目录

[《地下隧道》作者：[美] 弗雷德里克·波尔［完整版］ 4](#_Toc29805954)

[《机器人“俾斯麦”》作者：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完整版］ 15](#_Toc29805955)

[《魔鬼三角与ＵＦＯ》作者：[西班牙] 柯蒂斯·加兰［完整版］ 24](#_Toc29805956)

[《太阳帆船》作者：[英] 阿瑟·克拉克［完整版］ 45](#_Toc29805957)

[《爱》作者：[日] 宫崎惇 51](#_Toc29805958)

[《白雪，镜子，苹果》作者：[美] 尼尔·盖曼 54](#_Toc29805959)

[《地狱灵猫》作者：斯蒂芬·金 59](#_Toc29805960)

[《第二终结者》作者：菲利普·迪克 64](#_Toc29805961)

[《多重宇宙投影》作者：拉拉 82](#_Toc29805962)

[《虎之夜》作者：斯蒂芬·金 89](#_Toc29805963)

[《机灵鬼和万能博士》作者：[苏] 勃·克鲁戈沃夫 93](#_Toc29805964)

[《巨魔桥》作者：[美] 尼尔·盖曼 102](#_Toc29805965)

[《流星》作者：[美] 约翰·温德姆 106](#_Toc29805966)

[《食人城镇》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113](#_Toc29805967)

[《遇难探险家》作者：菲利浦·Ｋ·迪克 118](#_Toc29805968)

[《圆形废墟》作者：[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23](#_Toc29805969)

[《远方的朋友》作者：阿瑟·克拉克 125](#_Toc29805970)

[《远征巴纳德恒星》作者：瓦莲蒂娜·茹拉夫廖娃 131](#_Toc29805971)

[《约翰尼的记忆》作者：[加] 威廉·吉布森 134](#_Toc29805972)

[《约会》作者：星新一 142](#_Toc29805973)

[《月光掠影》作者：布赖恩·奥尔迪斯 143](#_Toc29805974)

[《月亮的距离》作者：卡尔维诺 146](#_Toc29805975)

[《月亮飞蛾》作者：杰克·万斯 150](#_Toc29805976)

[《月亮是个严厉的女主人》作者：罗伯特·海因莱因 159](#_Toc29805977)

[《月球，血溅音乐钟》作者：艾·阿西莫夫 164](#_Toc29805978)

[《月球的第一次马拉松》作者：阿瑟·克拉克 168](#_Toc29805979)

[《月球人》作者：[法] 彼埃尔·布勒 171](#_Toc29805980)

[《月球人的归来》作者：[英] Ｅ·Ｌ·马尔巴斯 180](#_Toc29805981)

[《月球上的Ｈ·Ｇ·威尔斯》作者：迈克尔·斯万维克 183](#_Toc29805982)

[这真的是一件憾事，因为他的早期作品是那么的有前途。 184](#_Toc29805983)

[《月球特派记者发自地球的首篇报告》作者：[意] 莫拉维亚 185](#_Toc29805984)

[《月下漫步》作者：马克·安东尼 186](#_Toc29805985)

[《钥匙》作者：艾·阿西莫夫 194](#_Toc29805986)

[《运输牲畜》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206](#_Toc29805987)

[《杂技团的旅行》作者：星新一 211](#_Toc29805988)

[《灾难的星球》作者：[英] 詹·怀特 212](#_Toc29805989)

[《在北极底下》作者：[美] 纳·沙克纳 227](#_Toc29805990)

[《在冰层下面》作者：Ｃ·Ｗ·约翰逊 234](#_Toc29805991)

[《在麦迪西斯公园》作者：[法] 让·克洛德·迪尼亚什 242](#_Toc29805992)

[《在桑给巴尔数猫》作者：杰恩·沃尔夫 246](#_Toc29805993)

[《在上层房间里》作者：特利·比森 253](#_Toc29805994)

[《在深渊里》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262](#_Toc29805995)

[《在天涯海角》作者：[俄] 奥·拉里奥诺娃 267](#_Toc29805996)

[《在月球医疗站》作者：Ｒ·Ｖ·布兰汉姆 269](#_Toc29805997)

[《灶神星畔受困记》作者：艾·阿西莫夫 278](#_Toc29805998)

[《噪声级》作者：[美] 雷·琼斯 283](#_Toc29805999)

[《榨取》作者：[日] 岛崎一裕 296](#_Toc29806000)

[《摘葡萄的人》作者：詹姆斯·格利森·毕晓普 297](#_Toc29806001)

[《摘水果的人》作者：作者：乔·贝弗莉 301](#_Toc29806002)

[《战争的灰烬》作者：凯瑟琳·达尔顿·伍德柏瑞 304](#_Toc29806003)

[《站立的女人》作者：[日] 筒井康隆 309](#_Toc29806004)

[《找寻自我》作者：[美] 戴维·盖罗尔德 313](#_Toc29806005)

[《照片人》作者：约翰·道玛斯 323](#_Toc29806006)

[《折断的竖琴》作者：梅莉莎·李·肖 330](#_Toc29806007)

[《折磨》作者：[日] 福田信孝 336](#_Toc29806008)

[《侦察》作者：克利福德·西马克 337](#_Toc29806009)

[《真爱》作者：艾·阿西莫夫 344](#_Toc29806010)

[《真实的世界》作者：[美] 史蒂芬·尤特利 346](#_Toc29806011)

[《真相的代价》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大卫·杜楚尼 357](#_Toc29806012)

[《征服者》作者：[南斯拉夫] 爱德华·Ａ·罗德塞克 370](#_Toc29806013)

[《征服者罗比尔》作者：[美] 琼·斯塔尔 380](#_Toc29806014)

[《蜘蛛男孩》作者：[美] 尼尔·盖曼 396](#_Toc29806015)

[《执法如山》作者：保尔·安德逊 432](#_Toc29806016)

[《直达波达利斯》作者：康妮·威利斯 436](#_Toc29806017)

[《只剩下一小时》作者：维·科马罗夫 444](#_Toc29806018)

[《纸币》作者：星新一 449](#_Toc29806019)

[《纸飞船的传说》作者：[日] 矢野彻 451](#_Toc29806020)

[《指令》作者：沃根·汉普纳 460](#_Toc29806021)

[《治疗》作者：[美] 挪伦·哈斯 464](#_Toc29806022)

[《挚友》作者：弗·波尔 Ｃ·Ｍ·科恩布鲁斯 465](#_Toc29806023)

[《致命接触》作者：[英] 史蒂芬·巴克斯特 469](#_Toc29806024)

[《智者千虑》作者：比诺·普德茹尼 480](#_Toc29806025)

[《滞货倾销一空》作者：星新一 483](#_Toc29806026)

[《中子星》作者：[美] 拉里·尼文 485](#_Toc29806027)

[《忠实的救生艇》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491](#_Toc29806028)

[《终端海滩》作者：[英] Ｊ·Ｇ·巴拉德 496](#_Toc29806029)

[《终极答案》作者：艾·阿西莫夫 503](#_Toc29806030)

[《重逢》作者：叶·古利亚科夫斯基 506](#_Toc29806031)

[《重力矿场》作者：史蒂芬·巴克斯特 508](#_Toc29806032)

[《重生》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512](#_Toc29806033)

[《重现》作者：Ｓ·西帕特 516](#_Toc29806034)

[《蛛丝》作者：史蒂芬·巴克斯特 519](#_Toc29806035)

[《蛛丝海滩》作者：诺尔·Ｋ·汉南 526](#_Toc29806036)

[《铸错》作者：梅尔·钱斯 533](#_Toc29806037)

[《追赶时间的少女》作者：[日] 筒井康隆 536](#_Toc29806038)

[《追赶太阳》作者：杰弗里·兰德斯 540](#_Toc29806039)

[《追悔可及》作者：克里斯·卡特 546](#_Toc29806040)

[《追踪汽车杀手》作者：[日] 田中弘次 554](#_Toc29806041)

[《追踪人狼》作者：大卫·Ｗ·赫尔 560](#_Toc29806042)

[《坠落火星》作者：杰弗瑞·兰迪斯 568](#_Toc29806043)

[《捉迷藏》作者：尼古拉斯·罗伊尔 570](#_Toc29806044)

[《桌子》作者：[美] 萨拉·顿伽威尔 573](#_Toc29806045)

[《子女的肖像》作者：[美] 乔治·Ｒ·Ｒ·马丁 574](#_Toc29806046)

[《子夜祭坛》作者：科恩·布卢奇 588](#_Toc29806047)

[《紫色的钥匙》作者：[日] 白河久明 591](#_Toc29806048)

[《自动幸福售货机》作者：[日] 寺井容 593](#_Toc29806049)

[《自动装置带来的烦恼》作者：星新一 595](#_Toc29806050)

[《“自己动手”公司》作者：萨依马克 597](#_Toc29806051)

[《自控侦探》作者：斯马达克·阿赫梅托夫 600](#_Toc29806052)

[《自行车修理工》作者：布鲁斯·史特宁 601](#_Toc29806053)

[《总设计师》作者：[美] 安迪·邓肯 613](#_Toc29806054)

[《租房》作者：[美] 雷·拉塞尔 631](#_Toc29806055)

[《足球迷奇遇》作者：伊果里 632](#_Toc29806056)

[《组合人》作者：霍勒斯·戈尔德 634](#_Toc29806057)

[《最后的城堡》作者：[美] 杰克·范斯 638](#_Toc29806058)

[《最后的礁石》作者：[英] 加雷思·莱恩·鲍威尔 653](#_Toc29806059)

[《最后的原生生物》作者：[美] 詹姆斯·范·佩尔特 661](#_Toc29806060)

[《最后一次聚会》作者：Ｌ·Ｅ·卡罗尔 667](#_Toc29806061)

[《最后一个地球人》作者：[美] 弗瑞德瑞克·布朗 676](#_Toc29806062)

[《最后一劫》作者：威廉·奥斯汀 680](#_Toc29806063)

[《最后一只海豚》作者：[加] 萨拉·路易斯·米歇勒 682](#_Toc29806064)

[《最终兵器的漂流》作者：[日] 筒井康隆 684](#_Toc29806065)

# 《地下隧道》作者：[美] 弗雷德里克·波尔［完整版］

屠珍译

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 １９１９\_）是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和编辑。因编辑成绩卓著，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曾连续获得“国际科幻成就奖”，１９７４年他的短篇小说《会见》获雨果奖，并且从１９７４年开始，担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宁愿冒险》、《城市之边》、《奴隶船》、《吞食世界的人》、《反对未来的事件》等。

《地下隧道》充满了惊险的场景和奇怪复杂的感情，反映了资本全义社会里的商业竞争。指出搞广告宣传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和技术，就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波尔自己说这是他的故事的内在含意。

小说以医学发展为基础的高度想象，反映了医学发展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影响：内脏可以用机器代替，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机器化，完全受先进技术的控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变成什么样呢？

※※※※※※

六月十五日的早晨，盖·布克哈特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真实的一个梦了。他现在仍然可以听到和感觉到那种刺耳的、金属破裂的爆炸声，那股把他从床上猛地甩到地上的剧烈震荡声和那股滚烫的热流。

他痉孪地坐起来，瞪起两只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他凝视着这间安静的屋子和那一片从窗子射进来的明媚的阳光。

他沙哑地叫道，“玛丽？”

他的妻子没有躺在他的身旁。被子凌乱地掀起，好像她刚从被窝里爬起来似的。刚才那个梦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以致他本能地往地板上寻找，看一看是否梦中的那次爆炸把她甩到地上去了。

她并没有在地上。他心想她当然不会在地上。一面看了看那张熟悉的梳妆台前的凳子，玻璃没碎的窗子和毫无裂缝的墙壁。刚才那场虚惊只不过是一场噩梦罢了。

“盖？”他的妻子在下面楼梯口处探询地喊他。“盖，亲爱的，你怎么啦？”

他有气无力地答道，“没什么。”

稍停片刻，玛丽又疑虑地喊道，“早饭做好了。你肯定没什么吗？我好像听见你大喊大叫来着。”

布克哈特更有信心地答道，“我刚才做了一个恶梦，亲爱的。我马上就下来。”

在澡房里他一面打开他喜欢用来淋浴的掺花露水的温和水，一面心里想这不过是场莫名其妙的梦罢了。其实恶梦并非不寻常。特别是关于爆炸的恶梦。在过去笼罩着氢弹恐惧症的三十年当中，有谁没梦见过爆炸呢？

原来连玛丽也作了同样的梦，因为他刚跟她提起梦中的事，她就打断他的话。“是吗？”她惊声她问道。“怪事，亲爱的，我也梦见了同样的事！嗯，几乎一模一样。不过我实际上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我只梦见有个什么东西把我吵醒，接着出现一种急速的砰砰声，后来有个什么东西打了我的脑袋一下。就是这样。你的梦也是这样吗？”

布克哈特咳了一声。“不，不完全一样”他说道。玛丽不是那种像男人一样强壮、像老虎一样勇猛的女性。他想没有必要把梦中的一切细节都向她交代清楚，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肋条骨被折断啦，喉咙里冒咸泡啦，痛苦地明白这就是死亡啦，都用不着向她提。他说道，“也许城里真发生了一起什么爆炸。也许咱们听见了，就做起梦来了。”

玛丽心不在焉地把手伸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手。“也许是这样，”她同意地说。“差不多八点半了，亲爱的。你还不该快点吗？你上班向来不愿意迟到。”

他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吻她一下，就慌慌张张地跑出去——与其说他不打算迟到，不如说他想验证一下他方才的猜测是否正确。

但是，泰勒顿市里看上去跟往常一模一样。布克哈特乘公共汽车进城时，关注地往车窗外看，寻找爆炸的痕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泰勒顿市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里无云，一幢幢的建筑物显得干净迷人。但是他也注意到，由于康脱乐化学总厂盖在市郊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城内唯一的摩天大楼——电力大厦受到了蒸汽浪的冲击；石头建筑物上依然留下蒸汽喷冲的印迹。

车上没有常见的熟人，因此布克哈特也无法打听有关爆炸的事。他在第五街和勒海路转弯处下了车，公共汽车带着轻微的引擎响声开走后，他确信那一切都不过是幻觉罢了。

他在他那幢办公楼走廊里的烟摊前停下来，拉尔夫没有在看柜台。卖香烟给他的人是个陌生人。

“斯特宾斯先生呢？”布克哈特问。

那人很有礼貌地回答，“病了，先生。他明天会来的。今天买包‘马林’牌吗？”

“来包‘吉士’牌。”布克哈特纠正道。

“当然，先生。”那人说。可他从货架上取下来，从柜台上滑过来的一包烟却是一种从没见过的绿黄色包装的烟。

“尝尝这种烟吧，先生。”他建议道。“这种烟含有一种镇咳成分。您有没有注意到有时一般的烟卷会呛您一下子？”

布克哈特怀疑地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牌子的烟卷。”

“当然没听说过。这是一种新产品。”布克哈特犹豫不定，那人又劝说道，“这样吧您试一试，不好由我负责。如果您不喜欢这种烟，把空盒子拿回来，我退您钱。这够公道了吧？”

布克哈特耸耸肩。“我怎么能让你赔钱呢？不过，再给我一包‘吉士’吧，好吗？”

等电梯时，他打开那盒烟，点着一根。他认为味道还不坏，尽管他对用任何化学方法处理过的烟都表示怀疑。可是他对拉尔夫的替工不以为然。假如这个人对每一个顾客都试用这套高压兜售的办法，这个烟摊上的买卖一定会搞得乱七八糟。

电梯门带着一阵低音音乐声打开了。布克哈特和另外两三个人一同走进去，他向他们点点头，电梯门关上了。音乐声嘎止，电梯顶上的扩音器开始播放惯例的商业广告。

不对，布克哈特发觉这不是惯例的商业广告。他经受那些俘虏听众的商业广告的折磨由来已久，以致它们几乎对他的耳朵己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从大楼地下室传来的录音节目却引起他的注意。不仅因为那些商标牌号大多是生疏的，连播放的方式也迥然不同。

有一些他从没尝过的软饮料的广告，配着引人注意的轻快节奏的叮叮当当的音乐声。还有一段听上去好像是两个十岁的男孩在谈一种块糖的连珠炮似的对口相声，接着是一种带有权威性口吻的低沉的嗓声：“马上去买一块美味的巧克力可口酥，把你的味浓的巧克力可口酥吃下去。那就是巧克力可口酥！”还有一个女人的哭丧声：“我希望有一个飞科牌冰箱！我非想法弄到一个飞科牌冰箱不可！”布克哈特到达他那一层楼，走出电梯时，那末一段广告刚播完一半。这使他有点不自在。这些商业广告都不是在介绍熟悉的牌子，人们对这些东西毫无使用感，而且感到陌生。

办公室里幸而和往常一样，除了巴茨先生没来之外，米特金小姐在接待处的办公桌那儿直打哈欠，也不知道他没来的具体原因。“他家里打来了电话说他明天来，没说别的。”“也许他去工厂了。工厂离他家很远。”

她好像无所谓。“嗯。”

布克哈特忽然想到一件事。“今天可是六月十五！是季度所得税申报日——他得在报表上签字啊！”

米特金小姐耸了下肩膀，表示这是布克哈特的事，与她无关。她又继续修她的指甲。

布克哈特被彻底激怒了，走到他的办公桌。他忿恨地想到，倒不是他不能像巴茨那样在纳税表上签字，而是因为这根本不是他份内的事，如此而已；巴茨做为康脱乐化学公司市内办事处经理，应该担负起这项职责。

他本来想往巴茨家里或者工厂里打个电话找他，可他很快就放弃这个想法。他不太爱搭理工厂里的那些人，越少和他们打交道越好。他曾和巴茨去过工厂一次；那是一个令人困惑、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害怕的经验。除了几位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外，工厂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布克哈特记起巴茨跟他说过的话，又纠正自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活人影——只有机器。

据巴茨说，每一台机器都由一架电子计算机控制，这种计算机错综复杂的电子结构产生一个活人的实际记忆力和头脑。这是一种使人感到不舒服的想法。巴茨笑着告诉他这里倒没有弗兰肯斯坦①所干的盗墓后把人脑移植到机械里去的那类活儿。他说这只是把人的习性从脑细胞中移植到真空管里的细胞中去。这样做既不伤害人也不至于把机械变成怪物。

【①英国作家玛丽·雪莱1818年所著的小说中的生理学研究者，他创造一个科学怪人而自己被它毁灭。】

尽管如此，这件事仍使布克哈特感到不舒服。

他把巴茨工厂和其它乱七八糟不愉快的事都置之脑后，开始整理纳税申报表。为了核实数字，他一直干到中午，而这件事巴茨可以单凭记忆和他个人记下的分类账十分钟就能解决，布克哈特气忿地想到了这一点。

他把表格封在一个信封里，走出办公室，来到米特金小姐那儿。“既然今天巴茨先生没来，咱们轮班去吃饭吧，”他说。“你先去吧。”

“谢谢，”米特金小姐慢吞吞地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她的皮包，开始化妆。

布克哈特把信封交给她。“替我把这封信扔在邮箱里，好吗？呃，等一等。我不知道该不该给巴茨先生打个电话问清楚一下。他太太没提他能不能接电话？”

“没提。”米特金小姐用一张棉纸小心地吸干嘴唇上的口红，“又不是他太太，而是他女儿打来的电话，留下的话。”

“是孩子，”布克哈特皱着眉头说。“我还以为她上学了。”

“没错儿。是她打来的电话。”

布克哈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厌烦地瞪着他办公桌上尚未拆开的邮件。他不喜欢噩梦，这把他整个一天都扰乱了。他也应该像巴茨那样卧床休息才对。

在他回家的路上又发生一件滑稽事。他平常搭乘公共汽车的那个拐角处乱哄哄地吵闹不堪，有一个人在扯着嗓门推销一种新式样的冰箱，他就又往前走了一站路。他看到公共汽车驶来了，就开始小跑步。可身后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一个个头不高满面须发的男人朝他跑来。

布克哈特犹豫了一下，马上就把他认出来了。是一位偶然见过面的朋友，名叫斯万逊。布克哈特不乐意地意识到自己又要脱一班车了。

他跟他打了个招呼。

斯万逊脸上现出十分渴望见到他的表情。“是布克哈特吗？”他带着一种奇特的紧张声调问道，然后他就默默地站在那里盯视着布克哈特的脸。他的表情起先带着一股热忱的期望，继而缩减为一线希望，最后希望全逝而转为惋惜。布克哈特纳闷他在寻找什么，期望什么。可是不管他想要什么，布克哈特都不知道如何提供给他。

布克哈特咳嗽一声，说道，“哈罗，斯万逊。”

斯万逊甚至没有理会他的招呼。只深深叹了口气。

“没用了。”他喃喃地说，显然是在自言自语，他心不在焉地向布克哈特点点头就转身走了。

布克哈特瞧着他那搭拉下来的肩膀渐渐消逝在人群之中。他心想今天可真是个怪日子，一个他不大喜欢的日子。一切都显得不正常。

他乘上下一班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他仔细盘算着。这倒不是什么可怕或者倒霉的事，而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你跟别人一样过自己的日子，脑子里形成一系列的印象和反应。你总在期待着一些事情。你打开小药柜时，期望刮胡子刀就在第二层上面。你关上大门时，期望得把它再轻轻拉一把，好让锁搭上闩。

你生活当中常碰到的倒也不是那些正确而美满的事，而却是那些稍微有点不对头的事，插牢而拔不动的锁闩啦，由于弹簧太旧而需要多按一下的楼梯顶端的电灯开关啦，总会绊一下脚的地毯啦，等等。

倒也不仅仅是布克哈特的生活规律里出了什么差错，而是出了差错的东西确实是差错无疑。比如说，巴茨没来上班，而巴茨本来一向是上班的。

吃饭时，布克哈特一直在思索。尽管他的妻子约了邻居打一局桥牌来给他解闷，他整个晚上还一直在沉思着。来的邻居是安娜和费莱·丹纳曼夫妇，跟他很合得来。他和他们从小就相识。可是这天晚上他们也显得反常，并且也在深思；他只听到丹纳曼关于打电话总不顺当的抱怨，或是他的妻子对于最近电视放演的商业广告的种种无聊内容所提的意见。

布克哈特正在为自己那种没完没了的心不在焉的情绪创一个记录，这时已值午夜时分；他自己也感到突然了——自己也奇怪地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在床上翻了个身，就很快而彻底地睡着了。

六月十五日的清晨，布克哈特惊叫着醒来。

这是他一生中所做过的最真实的一个梦了。他仍然可以听到爆炸声，感觉到那股把他冲到墙上的气流。他此刻在一问安静的房间里笔挺挺地坐在床上倒像不对劲似的。

他的妻子嗒嗒地跑上楼来。“亲爱的！”她叫道。“怎么啦？”

他喃喃地说，“没什么。作了个恶梦。”

她手放在胸口，舒了一口气，气琳琳地说：“你可真吓了我一跳——”

外面传来一阵响声打断了她的话。那是一阵警报器的尖哨声和铃铛声，声音响得吓人。

布克哈特夫妇俩心卜卜跳地彼此望了一下，然后急忙惊慌地奔向窗口。

街道上并没有救火车辘辘行过的踪影，只有一辆带广告板的小型卡车，在慢慢行驶着。车顶上装满了闪亮的扩音喇叭。从喇叭里发出警报的尖响声，越来越紧急，还掺杂着重型引擎的隆隆声和铃铛声，几辆救火车在四级火警下抵达现场时的完整录音。

布克哈特惊讶地说，“玛丽，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播放一场火灾的录音。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也许是开个玩笑。”他的妻子回答道。

“玩笑？清晨六点钟把这一带居民都给吵醒？”他摇摇头。“警察十分钟之内就会来到，”他预言道。“你等着瞧吧。”

但是警察不仅十分钟之内没来，而且根本就没来。不管这辆车里搞那些恶作剧的人是谁，很明显，他们的把戏得到了警方的允许。

汽车在路口中间摆好位置，默默地停了几分钟。接着喇叭里咔拉一响，传出一阵巨大的响声唱道：

“飞科牌冰箱！

飞科牌冰箱！

非得要有一台飞科牌冰箱！

飞科，飞科，飞科，

飞科，飞科，飞科——”

这种吼声没完没了。这当儿，整条街每座房子的窗口都有脑袋伸出来。这声音响得厉害，可说是震耳欲聋。

布克哈特以盖过那阵吼叫的高调门向他妻于嚷道，“飞科牌冰箱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啊？”

“我猜准是一种特别型式的冰箱吧，亲爱的，”她也无可奈何地尖声回答。

噪声遽然停止，卡车默默地在那儿停着。这时仍是雾气沉沉的清晨，阳光平射越过屋顶。简直使人不能相信就在片刻之前这条安静的街道上曾经响彻着一种冰箱的名字。

“真是一种胡闹的广告宣传手段，”布克哈特气愤地说。他打个哈欠，从窗口走开。“我还是穿衣服吧。我想他们也就到此而止了——”

一阵吼叫声从他身后冲来，简直像给了他一记耳光似的。一个粗哑而嘲笑的声音，比天使长吹的喇叭声还要响，吼道：

“您有一个冰箱吗？它发臭味！它如果不是飞科牌冰箱。就会臭得要命，它如果是去年出产的飞科牌冰箱，也会发臭味！只有今年出产的飞科牌冰箱才是最好的！您知道谁有一个埃杰克斯牌冰箱吗？搞男性同性恋爱的家伙才有埃杰克斯冰箱！您知道谁有三倍冷冻的冰箱吗？共产主义信徒才有三倍冷冻的冰箱！除了崭新的飞科冰箱，其他的冰箱都一律发臭味！”

这声音怒气冲冲而口齿不清地叫喊着：“我劝告你们，快出来，马上去买一个飞科牌冰箱！快！快买飞科牌！快买飞科牌！快，快，快，飞科，飞科，飞科，飞利，飞科，飞科……”

这声音终于停下来。布克哈特舔了一下嘴唇。他刚对妻子说，“也许咱们应该给警察局打个电话申诉一下——”，扩音喇叭又响起来。真是乘其不备；它就是要乘其不备，突然袭击。它叫喊道：

“飞科，飞科，飞科，飞科，飞科，飞科，飞科，飞科。廉价冰箱会损坏您的食品。您会上吐下泻。您会得病而死。买一个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您没注意到从您现在的冰箱里拿出一块肉来已经腐烂而发霉了吗？买个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您要吃腐烂而发臭的食物吗？您还是明智点，买一个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

这使他下了决心。布克哈特的手指头不断捅到错的拨号洞里，最后终于接通警察局的电话。对方占线——很明显，他不是有这想法的唯一的人——他仍在哆里哆嗦地拨电话时，外而的响声停止了。

他往窗外望了一眼，卡车已经无影无踪。

布克哈特松松领带，又叫侍者给他再来杯冷饮。他们如果不把这家水晶咖啡馆弄得这祥热就好了！新刷的油漆——灼热的红色和眩目的黄色——够糟糕的了，而且有人好像糊里糊涂地认为现在是正月而不是六月；这屋里的温度比外面足足高出十度。

他两口就喝干那杯冷饮。他觉得有股怪味。但并不赖，就像侍者保证的那样，它确实使你凉快多了。他提醒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带一盒这种冷饮回去。玛丽也许爱喝。她总是对新鲜东西感到兴趣。

有位姑娘从餐馆那头朝他走来，他窘迫地站起来。这可是他在泰勒顿市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美人了。个头儿只到他下巴那儿。蜜色的黄发，身材适中——嗯，处处可人。那件紧裹在她身上的衣裳无疑是她唯一所穿的东西。她向他打招呼时，他觉得自己好像脸红了一下。

“布克哈特先生。”声音像是遥远传来的手鼓声。“经过今天早上这事，您还让我来见您实在太好了。”

他清清嗓子。“没什么。您请坐，您是——。”

“我叫爱泼·霍恩。”她喃喃说，坐下来，而且是坐在他的身旁，没有坐到照他所指的桌子对面那个地方。“就叫我爱泼吧，好吗？”

她身上有那么一股香水味，他发觉自己脑子里如今只能琢磨到这一丁点事了。她既用香水，又用其它各种化妆品，看起来好像不大合适似的。他猛地清醒过来，发觉待者应爱泼所点的两客小牛排的吩咐，正要离去。

“慢来！”他不同意地说。

“布克哈特先生，请不要拒绝。”她挨着他的肩膀，脸转向他，嘴里呼出来的气暖烘烘的，表情温柔而亲切。“这都由飞科公司请客。让他们请吧——这是他们的一点小意思。”

他觉出她的手伸进他的口袋。

“我把这顿饭钱放在您的口袋里啦，”她轻声在他耳边耍小花招似地说。“您替我办吧，好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能代我付账的话，就太感谢了——这类事，我还是有点老派。”

她温存地微笑一下，接着又变得过分公事公办的样儿。“可您必须收下这笔钱呀。”她坚持道。“您要是不收的话就太不给飞科面子啦，他们那样打扰了您的睡眠，您可以提出控告，让他们赔出他们所有的钱来。”

他觉得头脑昏昏沉沉，仿佛刚看见有人在变魔术，把一只兔子消失在一顶高礼帽里似的。他说，“怎么，实际上并不那样坏。呃，爱泼，也许就稍微吵了点，可是——”

“哦，布克哈特先生！”两只蓝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羡慕之情。“我知道您会理解的。就是因为——嗯，这是那么一种了不起的冰箱，分公司的某些人迷得晕头转向，要是能这么说的话。总公司听到这件事后，立刻就派代表到那条街各家各户去陪礼道歉了。尊夫人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了——我真高兴您允许我同您一道吃午饭，好让我也能向您道歉，可是布克哈特先生，因为这真是一种特别好的冰箱咧。

“我不应该告诉您这些，可是——”两只蓝眼珠含羞地往下望着——“我情愿为飞科牌冰箱赴汤蹈火，这对我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她抬头望着，真是迷人。“我敢说您一定认为我是个傻瓜，是不是？”

布克哈特咳嗽一下。“嗯，我——”

“哦。您不会刻薄的！”她摇摇头。“不会的，您别装出那副样子。您认为这是愚蠢的，可是，真的，布克哈特先生，您如果对飞科牌了解得更清楚的话，就不会那样想了。让我给您看看这本小册子——”

布克哈特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足足迟到了一小时。不单是那个姑娘拖住了他。早晨还有一个他不大熟悉的名叫斯万逊的小老头，在街上拉住了他，好像有急事要跟他谈，可是又冷冰冰地离去。

这倒也没什么关系。自从布克哈特到这里来工作，巴茨先生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没来上班，留下季度纳税申报表把布克哈特难住了。

然而，问题在于他不知道怎么竟然会签订一张定单购买一个十二立方呎的立式飞科牌冰箱，自动解冻，价格625美元。附带百分之十的“优惠”折扣——“因为今天早上那件可怕的事，布克哈特先生，”她这样说。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向他妻子解释咧。

他的担心全是多余的。他刚刚走进大门，他的妻子几乎立刻就说，“亲爱的，我在想咱们是否能买得起一个新冰箱呀。来了一个人为早上那阵噪音表示道歉——嗯，后来我们就聊了起来——”

她也签了一个定单。

布克哈特后来上楼睡觉时想到，这真是一个最倒霉的日子啦。可这一天倒霉的事对他来说还没结束呢。楼梯顶上的电灯开关的弹簧怎么也不听使唤了。他生气地揿来揿去，结果当然把里面的转向轮晃动得脱了环。线路弄断了，整个房子里的电灯都灭了。

“他妈的！”盖·布克哈特说。

“是保险丝断了吧？”他的妻子困倦地耸耸肩说。“算了，明天早上再说吧，亲爱的。”

布克哈特摇摇头。“你先去睡吧。我一会儿就来。”

倒不是他多么喜欢换保险丝，而是他心神不定，根本不困。他用螺丝起子把那个坏了的电灯开关线路切断，跌跌撞撞地走进漆黑的厨房，摸到电筒又小心谨慎地下楼到地下室去。他找了一节保险丝，把一个空箱子推到保险盒下面，好站在上面把断了的保险丝拽出来扔掉。

等新保险丝换好，他听到头顶上的厨房里那个电冰箱的电路卡嗒一声接通了。又响起来。

他朝楼梯处走去，可是又停下来。

在地下室原来放旧箱子的那个地方，地面奇特地闪闪发亮。他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是金属地面！

“王八蛋，”盖·布克哈特骂道。他不相信地摇摇头。他又仔细地瞧瞧。用大姆指在那片金属的补钉边沿上摸了几下。竟被划破了一个口子。那边沿锋利无比。

地下室的地面原来只抹上薄薄一层水泥。他找到一把榔头在许多地方把水泥敲碎——到处都是金属的。

整个地下室是一个黄铜盒。连水泥砖墙都是伪装的，里面也是金属的！

他困惑不解地猛击一根梁柱。那倒至少真是木头的。地下室窗户上的玻璃也是真正的玻璃。

他吮一下大姆指上的血，又试一下地下室的楼梯下层。真正的木头。他又敲一下煤气炉下面的砖头。真正的砖。护墙和地板则是假的。

就好像有什么人用一个金属框子撑住这座房子，然后又费劲地把这种作法遮隐起来似的。

最使他感到惊讶的是那个挡住地下室后半面的、倒放着的破船壳，这是布克哈特几年前在家里利用短暂时间自己作出来的一条船的残骸。从上面看，一切都很完整，可是里面，应该安装座板、椅子和贮藏箱的地方却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粗糙而没有加工的支架。

“可这条船是我自己造的呀！”布克哈特忘了他的大姆指在流血，喊道。他昏昏沉沉地倚在船壳上，想把这一切从头到尾想一遍。不知什么人，出于某些使他无法理解的原因，把他的船和地下室取走了，也许包括他招所房子在内，然后用一个精巧制做的原物模型把它们统统调换了。

“这简直是瞎胡闹，”他冲空荡荡的地下室说，用手电筒四下里照来照去，两眼瞪视着。他喃喃说，“有人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理智拒绝做出答复；没有任何合乎道理的回答。布克哈特思索了好几分钟，不知道自己的神志是否清醒。

他又往船底下看一眼，希望能确信自己是弄错了，这不过是他的幻想罢了。但那草草率率未完成的支架还是老样子。他爬到下面再仔细看看，半信半疑地摸摸那粗糙的木头。简直是不可能！

他关上手电筒，开始往外爬，可是怎么也爬不出来。就在想往外爬那当儿，他感到浑身突然疲倦不堪，两条腿不听使唤了。

他失去知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但就好像知觉被人取走似的，盖·布克哈特睡着了。

六月十六日清晨，盖·布克哈特蜷缩在他的地下室里那个船壳下面，醒了过来——他连忙跑到楼上，却发现是六月十五日。

他头一件事就是对船壳连忙进行一次狂乱的检查。伪装的地下室地板啦，仿制的石头啦，一切都跟他的记忆一模一样，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房里依旧平静如常，毫无异样。电钟指针在钟盘上移动，发出庄重的哒哒响声。快六点钟了。他的妻子随时都可能醒来。

布克哈特推开前门，瞧瞧外面宁静的街道。晨报被邮差漫不经心地扔在门前台阶上：他拾起来时，发现报上的日期是六月十五日。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明明昨天是六月十五日。那是一个不会令人遗忘的日子——季度纳税报表的日子。

他走进堂屋，拿起电话：拨天气预报台的号码，听到一段声调抑扬的播音：“——凉爽，有雷阵雨。气压三十点零四上升到……美国气象台六月十五日天气预很。温暖、晴、最高气温——”

他把电话挂上了。

六月十五日。

“天哪！”布克哈特祷告似地叹道。真是再奇特不过了。他听到他妻子的闹钟铃响了，就奔上楼梯。

玛丽·布克哈特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就像一个刚从恶梦中惊醒过来的人那样，眼中带有惊吓和不知所措的表情。

“嗳哟！”她的丈夫刚一进屋，她就叫了一声。“亲爱的，我刚做了一个最可怕的恶梦，好象是一场爆炸……”

“又来啦？”布克哈特并不很同情地问道。“玛丽，真是怪事！昨天一整天我都觉得不大对头，而且——”

他就把地下室其实是个铜盒和不知道是谁按照他那艘船作了个模型这两件事讲给她听。玛丽起先是有点诧异，接着感到惊恐，随后，显出又想抚慰又不大自在的神情。

她说道，“亲爱的，你敢肯定是这样吗？因为我上星期才把那个箱子打扫出来，我倒没瞧出什么来。”

“绝对肯定！”盖·布克哈特说。“昨天咱们把电灯弄坏了之后，我把那个箱子拉到墙边，站在上面装上新保险丝，后来——”

“什么情况之后？”玛丽不仅是惊恐了。

“咱们把电灯弄灭了之后。你知道就是楼梯口那个电灯开关卡住了。我到地下室去——”

玛丽在床上坐起来。“盖，开关没卡住啊。昨天晚上我亲自把灯关上的。”

布克哈特两眼瞪着他的妻子。“我敢肯定你没关过灯！走，咱们去看一眼！”

他满有把握地走到楼梯口，戏剧性地指着那个昨天晚上他拆下来还垂在那里的坏掉了的开关……

可是那个电灯开关跟平时一样，并没坏。布克哈特怀疑地按了一下，楼上楼下堂屋里的灯都亮了。

玛丽面色苍白，心神不安，撇下他，自己下楼到厨房准备早餐去了。布克哈特久久站在那里，瞪着电灯开关。他的思维活动已经超过怀疑和惊恐的地步，简直停顿了下来。

他处在一种麻木的内省状态中刮胡子，穿上衣服，吃早饭。玛丽一直没打扰他；她温柔而体贴，在他离家前吻他一下。接着他就一声不响地去赶公共汽车。

米特金小姐坐在接待处那儿，打着哈欠，向他打个招呼。“早上好。”她昏昏欲睡地说。“巴茨先生今天不来上班。”

布克哈特刚想说点什么，又止住了。她不会知道巴茨先生昨天也没来，因为她正在撕去她的台历上六月十四日那一张，露出六月十五日那张“新的”。

他跌跌撞撞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茫然盯视着早上来的邮件。这些信件虽然都还没有打开，可他已经知道工厂推销公司的信封里是一张两万呎新隔音瓦管的定单，凡贝克父子公司的信封里是一张索赔单。

过了很久，他才迫使白己把邮件打开。果然不出所料。

午饭时，布克哈特在一种十分紧迫感的驱使下，让米特金小姐轮班先去吃饭——昨天那个六月十五日，是他先去的。她去了。看起来好象对他那种死乞白赖的劲儿，有点困惑不解，而这却一点也没影响布克哈特的情绪。

电话铃响了，布克哈特心不在焉地拿起听筒。“康特乐化学公司市内办事处，我是布克哈特。”

电话里说了一声“我是斯万逊。”就不吭声了。

布克哈特殷切地等待回话，可是没有反应。他又喊了声，“喂？”

还是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斯万逊心灰意懒地问道，“还没出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斯万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昨天就跟我来了这么一套，你——”

对方嘶哑地说：“布克哈特，哦，我的老天，你还记着，你呆在那儿别走——我过半小时就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要紧，”那小个子兴高采烈地说。“等我见到你再跟你详谈。电话里别再说了——也许有人在监听。等着我。喂，等一下。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

“嗯，不是，米特金小姐可能——”

“真他妈的。喂，布克哈特，你在哪儿吃午饭？那儿菜好吗？热闹吗？”

“嗯。还可以。水晶咖啡馆，离我这里只有一个路口——”

“我知道那个地方。过半小时在那儿见吧！”电话挂断了。

水晶咖啡馆里不再粉刷成红色了，可是依然热得很。他们增加了电视音乐节目，其中掺杂着商业厂告，播的是冷饮和“马林”牌香烟。“它们都经过特殊消毒，”广播员用愉快的声调说。还有一种布克哈特从来不记得听说过的巧克力可口酥。但是他很快就把这些都听够了。

他在等待斯文逊到来时，一个夜总会卖烟卷的姑娘穿着玻璃纸裙，从饭馆那头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盛满红纸包装的小糖块的托盘。

“巧克力可口酥甜又蜜，”她一边朝他桌子走来，一边喃喃说。“巧克力可口酥比蜜还要甜！”

布克哈特一心在等待给他打电话的小个子，没有理会她。但当她把一把糖果撒在他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冲顾客微笑时，他瞥了她一眼。立刻就转身盯视着她。

“咿，这不是瞿恩小姐吗，”他说。

那个姑娘把装糖的托盘掉在地上了。

布克哈特站起来，关心地问姑娘，“您不舒服吗？”

但是她一溜烟跑掉了。

饭馆老板用怀疑的目光瞪着布克哈特，他又坐回在椅子上，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正他没侮辱那个姑娘，他心想，尽管玻璃纸裙子下面光着两条大白腿，她也许是个受到严格训练的姑娘吧：她错把他当成调戏她的人了。

真莫名其妙。布克哈特很不自在地皱起眉头，拿起菜单。

“布克哈特！”一个人用尖嗓音在轻轻喊他。

布克哈特吓了一跳，抬头从莱单上端望出去。那个名叫斯文逊的小个子紧张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布克哈特！”小个子又轻声说道。“咱们快离开这儿！他们现在要抓你呐。你要是想活着的话，就赶快走吧！”

跟这个人也没什么可争论的。布克哈特朝那位走来走去的经理抱歉地苦笑一下，就跟着斯文逊出去了。这个小个子好像知道该朝哪儿走。一到大街上，他就揪住布克哈特的胳臂，匆匆拉他朝街尽头走去。

“你瞧见她没有？”他问道。“那个叫霍思的女人，在电话亭里呐？相信我，她能在五分钟之内把他们都叫来，所以咱们得加快脚步！”

尽管大街上到处是人群和车辆，可谁也没注意布克哈特和斯文逊。天气凉飕飕——不管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布克哈特觉得这简直不像六月而更像十月的天气。他感到自己像个傻子，跟在这个发疯的小个子后面。躲开“他们”，可是往哪里走呀？这个小个子可能有点疯疯癫癫。不过他本人确实害怕了，而恐惧又有传染性。

“打这儿进去！”小个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这是另外一家餐馆——说真的，倒更像个酒吧间，是布克哈特从来没光顾过的二流场所。

“一直穿过去。”斯文赴小声说：布克哈特像一个听话的小孩，侧着身子从许多桌子当中穿过去，一直走到餐馆的那一尽头。

这家餐馆是L形的，直角形门面朝着两条街道。他们从旁门走出来，斯文逊冷冷地回头看一眼那个起疑的餐馆会计，就穿过大街朝对面人行道走去。

他们来到一家电影院的门廊下，斯文逊的表情开始变得不那么紧张了。

“把他们甩掉了！”他轻声庆幸说。“咱们差不多到那儿了。”

他到售票处买两张电影票，布克哈特就跟在他身后走进去。这是周末的日场，所以场内几乎是空的。银幕上传出枪声和马蹄声。一位靠在光亮的铜挡杆上、孤零零的服务员看他们一眼，又转过头去厌烦地瞧电影。斯文逊领着布克哈特从铺着地毯的大理石台阶走下去。

他们来到休息厅，里面也是空荡荡的。有一个门上写着“男厕所”，另一个门上写着“女厕所”，还有一扇门上用金字标着“经理室”。斯文逊在门口听一听，轻轻开门，把头伸进去瞧一眼。

“没事，”他用手比划着说。

布克哈特跟着他穿过一间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朝另一扇门走去，那也可能是个盥洗室，因为门上没有标记。

可那并不是个盥洗室。斯文逊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往里面看看，然后打手势叫布克哈特跟他一块儿进去。

原来是一个金属墙壁、灯光挺亮的隧道。他们站在中间，隧道空荡荡地向两边展开。

布克哈特惊讶地张望着。至少有一件事他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

泰勒顿市地下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隧道。

隧道那端有间屋子，里面放着一些椅子和一张书桌，还有一个像电视屏幕的东西。斯文逊气喘呼呼地颓然坐在一把椅子里。

“咱们在这儿可以呆一会儿，”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们不再常到这儿来了。他们如果来了，咱们会听见的，可以藏起来。”

“谁呀？”布克哈特问。

小个子说，“火星人！”他说这个字时嗓音都劈了，好像快断了气似的。接着他用凄凉的腔调说：“嗯，我想他们是火星人。不过，你也可能是对的，你知道，自从他们抓住你这几个星期以来，我有许多时间来思考，他们也可能不过是俄国人罢了。可是——”

“你从头说一说。谁抓住我了。什么时候？”

斯文逊叹口气。“这么一说，咱们还得从头说一遍。好吧，差不多两个月前，你半夜到我家来使劲敲我的门。你被人痛揍了一顿——都吓糊涂了。你求我救救你——”

“有这么回事吗？”

“当然你对这事一点也记不得了。你听我一说就会明白的。你灰溜溜地说了一连串关于你被捕和受到威胁，你妻子死而复生，还有其他许多胡言乱语的话。我以为你疯了。可是——你知道，我一向对你很尊敬。你求我把你藏起来，而且你也知道我有这间暗室。这间屋子只能从里面锁上。我亲自装的这把锁。于是咱们就进去了——只是为了让你满意——大约午夜时分。其实也就是咱们走进去一刻钟或二十分钟之后，咱们俩人都不省人事了。”

“不省人事？”

斯文逊点点头。“咱俩一块儿。就好像让一个沙袋猛击了一下似的。听着，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又碰上了这样一回事？”

“好像是的。”布克哈特没把握地摇摇头。

“当然是了。咱俩后来又突然一块儿醒了过来，你就说你要给我看点好玩的东西。咱俩就走出去买了张报纸。报纸上的日期是六月十五日。”

“六月十五日？那不是今天吗！我是说——”

“你说的对，伙计。总是今天！”

这需要时间来细细琢磨才能领会透。

布克哈特惊异地说，“你在那个暗室里藏了多少星期？”

“我哪儿能说得清楚？大概四个或五个星期吧。我记不清了。每天都一样——总是六月十五日，我的房东吉弗太太总在扫前门的台阶，街上拐角报摊上的报纸总是同样的大标题。伙计，这简直让人感到单调。”

布克哈特想出一个主意，斯文逊不怎么同意，但还是接受了，两人就一起朝前走。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总是跟着别人走。

“这太危险啦，”他焦虑地嘟嚷道。“要是有人来了，怎么办？他们会发现咱们，那就——”

“咱们有什么可损失的呢？”

斯文逊耸了耸肩膀。“这太危险啦，”他又说一遍，但还是跟着朝前走了。

布克哈特的想法非常简单。他只确信一件事，那就是这条隧道一定通往什么地方。火星人还是俄国人，奇异的阴谋还是疯癫的幻觉，泰勒顿市到底出了什么事，总得有个解释，而隧道的尽头就是寻求答案之处。

他俩慢慢往前走，走了一里多路才开始看到尾端。他们还算幸运——至少没有人在隧道里发现他们。但是斯文逊说过，只在某个规定的时刻才有人使用这条隧道。

天天都是六月十五日。为什么？布克哈特思索着。如何发生的倒不要紧。可为什么呢？

还有为什么会完全非自愿地陷入沉睡，好像大家都是同一时刻睡着的。另外，丧失记忆，忘却一切，也挺奇怪——斯文逊还说过，就在布克哈特进入暗室之前，不小心在外面多呆了五分钟的那个早晨，他多么急切地又看到了他。斯文迹苏醒过来时，布克哈特已经走掉。那天下午，斯文逊在街上又见到他，可布克哈特却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斯文逊像耗子那样度过了好几个星期，晚上藏在楼梯地板下面，白天偷偷跑出来怀着渺茫的希望到处寻找布克哈特，奔波在死亡的边缘，尽量避开“他们”那种致命的视线。

他们。他们当中之一就是那个名叫爱泼·霍恩的姑娘。就是由于看到她漫不经心地走进一个电话亭而没再出来，斯文逊才发现了这条隧道。布克哈特办公楼下面看管烟摊那个人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斯文逊知道的或者怀疑的至少还有十来个人。

一旦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就很容易被发现，因为只有这种人在泰勒顿市天天改换身份。布克哈特在这天天都是六月十五日的早晨，搭乘八点五十一分钟那班公共汽车，从来没误过一分一秒钟。而爱泼·霍恩却有时身穿眩眼的玻璃纸裙子，出售糖块或卷烟。有时又穿得很朴素，有时根本没让斯文逊看到。

俄国人吗？火星人吗？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到底在这场疯狂的化妆舞会中打算得到什么？

布克哈特得不出答案，或许在隧道尽头的门外可以找出来。他俩一直小心翼翼地倾听，听到一些从远处传来的模模糊糊的声音，但不像有什么危险。他们便匆匆地过去。

他俩穿过一间空旷的房间，又上一段楼梯，到达布克哈特认出是康特乐化学工厂的所在地。

没有一个人影。这倒也不怎么奇怪：这座自动化工厂压根儿就没有多少人在里面。但是布克哈特参观过一次这家工厂，仍然记得其中无休无止的繁忙景象，忽开忽闭的阀门啦，自动装卸、搅拌和化学处理冒泡溶液的大缸啦。等等。这家工厂一向没有很多的人，但一向挺喧腾热闹。

可是现在却很宁静。除了远处传来些声响外，一点生气勃勃的景象都没有。那些控制的电脑并没有发号施令；那些线圈和继动器都在休息。

布克哈特说，“跟我来。”斯文逊勉强地跟在他身后，穿过由一行行不锈钢管和容槽交织组成的通道。

他们就好像在死人面前走过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确实是这样，因为当初曾使工厂运转的自动装置不是死尸又是什么呢？那些控制机器的电子计算机根本就不是电子计算机，而是活人脑子的电子模拟机。它们如果被关上电钮，不就是死亡了吗？因为它们当初个个都是一个活人的头脑。

拿一个技术高超的石油化工技师来说吧，他在分解原油为各种成分上技术非常高明。把他绑住，用电子探寻针插到他脑子里去探索一下，那架机器就扫描出他脑子的思维规律，再把它转换为图表和波纹。然后，把这些波纹刻印在一个机器人的计算机上。你就得出了你的化工技师。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制造出一个个拥有那化工技师的知识和技能的复制品，毫无活人的局限。

有十来个这个化工技师的复制品放在一家工厂里，它们就会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都使工厂运转。从不疲劳，从不马虎，从不遗忘什么。

斯文逊走近布克哈特，说道，“我害怕。”

他们现在已经穿过这间屋子，声音越来越响。不是机器声而是人说话声，布克哈特踱手摄脚走近一扇门，大着胆子向里面看看。

这是一间比较小一点的屋子，墙上排着许多电视屏幕——至少有十来个——每个荧光屏前坐着一个男人或女人，两眼盯着屏幕，向录音机口授指令。这些人用电话调度每一影像：而且没有两个荧光屏显出同一影像。

这些影像看上去很少有相同之处。其中一个是一家百货公司，里面有一个衣着很像爱泼·霍思的姑娘正在介绍一台家庭使用的电冰箱。另一个是一系列厨房镜头。布克哈特瞥见一个有点像他办公楼下而那个烟卷摊的影像。

这简直令人迷惑不解，布克哈特真想站在那里，把这个谜解出来，但是这里太忙乱了。另外也可能有人往这边看或者走出来发现他们。

他们又来到一间屋子。是一间空屋子，一间宽畅、布置得很讲究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写字台，上面堆满了文件。布克哈特起先只扫了一眼，后来因为有一份文件上的字引起他的注意，就用十分好奇的目光盯视着。

他拿起最上面张，扫了一眼，又拿起另一张；这当儿，斯文逊狂乱地搜视那些抽屉。

布克哈特疑虑地咒骂着，把那些文件都扔回到写字台上。

斯文逊几乎没注意到他的咒骂，高兴地喊道：“瞧！”他从书桌里掏出一把手枪，“里面还装着子弹呢！”

布克哈特直瞪瞪地瞧着他，心里想弄明白他刚才看到的一切。后来，他理解了斯文逊所说的话，两眼顿时亮了。“好伙计，”他叫道。“咱们拿着。斯文逊，咱们要仗着这杆枪走出这个地方。咱们不去警察局！也不找泰勒顿市的警察，而也许是去联邦调查局。你看一眼这个！”

他递给斯文逊一页文件，上面的标题是：“试验地区进展报告。项目：马林牌香烟战役。”内容通篇是数目字，布克哈特和斯文逊根本看不懂，可是结尾有一段总结：

“尽管４７—Ｋ３试验所获得的新用户比任何其它试验而得到的新用户多一倍，但由于当地对卡车噪音的控制条例，这将不大可能被广泛应用。

４７—Ｋ１２一组的试验名列第二，我们推荐仍以这种方法再次进行试验。对三项最优异的战役进行个别检验，附带或免去取样。

如果顾主不愿承担附加试验费用时，对于Ｋ１２系列的最高要求，可直接进行另一种变换办法。

所有这些预测，期望有百分之八十可能成为预测结果中的百分之一的一半，百分之九十九强可能达到百分之五限度之内。”

斯文赴看完后，抬头瞧着布克哈特的眼睛，抱怨说，“我看不懂。”

布克哈特答道，“我不怪你。这虽然古怪，却符合事实，斯文逊，符合实际。他们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火星人。这些人是广告商，不知怎的——天晓得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把泰勒顿市整个占领了。他们掳获了咱们所有的人；你和我，还有两、三万其它的人。都在他们的支配之下了。

“他们也许使咱们进入催眠状态，也许另外耍什么花招；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做，事实是他们老是让咱们活在那一天。他们整天该死地给咱们灌输广告，每天结束时，看看效果——然后他们把咱们脑子里这一天的记忆抹掉，第二天又重新用别的广告接着干。”

斯文逊的下巴茸拉下来。他费劲地把它合上，咽口吐沫。“胡闹！”他干脆地说。

布克哈特摇摇头。“当然，听上去像是发疯，可是整个这件事确实是发疯。否则你怎么解释呢，你否认不了整个泰勒顿市总在过同一个日子。你亲眼见到了，就是这样颠三倒四的，咱们得承认这是真的，除非咱们自己疯了。不管怎么样，一旦你承认有人知道怎样完成这件事，对于其他方面也就明白有它一定的道理了。

你想想看，斯文逊！他们在花每一分钱做广告之前，早把每个细节都检验过了。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只有上帝知道这得花多少钱哟，可据我所知，事实上，有些公司，一年就要花两三千万美元广告费。一百个公司，乘一下得多少。即使每家公司学会怎样削减百分之十的广告费，真格的，也只是一笔小数目！

“他们如果事先知道什么能起效用，就可以把这种广告费削减一半，也许一半以上也说不定。这样一年就可以节约两三亿美元；如果他们只拿出其中百分之十到二十用在泰勒顿这个城市上，对他们来说，还是便宜极了，而且对那些把秦勒顿市弄到手的人来说，不管他们是谁，也是发笔财的买卖。”

斯文逊舔一下嘴唇，踌躇地说，“你的意思是说，那咱们——嗯，就是一种被俘虏的听众了吗？”

布克哈特皱皱眉头。“不完全是。”他又想了一分钟。“你知道一个医生怎样试验盘尼西林那类东西吗？他把一组细菌菌落分别移植在一些盛有胶冻的盘子里，然后在每一种上试着下点药，每次都起一点变化。嗯，那就是咱们——咱们就是那些细菌，斯文逊。只是咱们比它们效率更高些。他用不着试验一组以上的细菌菌落，因为他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用它作试验就够了。”

斯文逊很难接受这种说法。他只说道，“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去报警察局。他们不能把活人当荷兰猪使用。”

“咱们怎么到警察局去呢？”

布克哈特犹豫了一下。“我想——”，他慢慢说。“当然。这是个大人物的办公室。咱们现在有杆枪了。咱们就在这里等他来。然后他就会把咱们带出去了。”

这既简单又直截了当。斯文逊平静下来，挨着墙，找个从门口看不见的地方坐下来。布克哈特自己也在门后面找个地方坐下——

于是。开始等待。

等的时间没有想像得那么长，也许只不过半小时罢了。布克哈特听见有说话的声音走近，就连忙贴墙靠好，还跟斯文逊匆匆小声说了句话。

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姑娘的说话声。男人正在说，“——为什么不能在电话里汇报？你把你这一整天的试验都毁了！你究竟怎么啦，珍妮特？”

“对不起，道尔金先生，”她用一种清晰而甜蜜的嗓音说。“我认为这事很重要。”

男人嘟囔着说，“重要！二十一万个单位里面出了这么一个讨厌的。”

“不过这是那个布克哈特，道尔金先生。又是他。从他溜掉的情形来看，肯定得到了什么帮助。”

“好啦，好啦。没什么关系，珍妮特：不管怎么祥，那个巧克力可口酥程序还是提前完成了。既然你已经搞到这种程度，就进来吧，把工作汇报写出来。也别担心布克哈特那件事啦。他可能就在什么地方闲逛呢。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抓住。再……”

他们俩走进来。布克哈特把门砰的一声踢上，用枪瞄着他俩。

“那只是你的打算，”他得意洋洋地说。

这真够得上是令人大吃一惊的时刻，使人惊吓得精神失常，困惑而恐惧。这是布克哈特一辈子当中最得意的时刻了。那人脸上显露出那种他在书上读到过而并未见到过的表情。道尔金的嘴不自觉地张开了，两眼睁得大大的，他好像要提个问题，可是没有说出来。

那个姑娘也几乎一样惊慌失措。布克哈特看了她一眼，才明白她的声音为什么如此熟悉，原来她就是那个叫爱泼·霍恩的姑娘。

道尔金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你说的就是这人吗？”他尖刻地问。

姑娘说，“是。”

道尔金点点头。“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做得对。嗯，你——布克哈特，你们要干什么？”

斯文逊尖声叫道，“瞧着点他！他身上可能还有杆枪。”

“那就搜他一下，”布克哈特说。“我告诉你我们要干什么，道尔金。我们要你跟我们到联邦调查局走一趟，向他们解释一下你如何逃脱了绑架两万人的罪名。”

“绑架？”道尔金轻蔑地说。“那太离奇了，伙计，把那杆枪收起来。你要对这一切负责的！”

布克哈特举着手枪，严厉地说，“我想我负得了责任。”

道尔金好像火极了，很不耐烦，而奇怪的是却不害怕。“他妈的——”他开始大发雷霆，可又闭上嘴，沉住了气。

“你听我说，”他劝说道。“你搞错了。真格的，我没有绑架过任何人！”

“我不相信你，”布克哈特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

“可这是事实！你应该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

布克哈特摇摇头。“联邦调查局如果愿意相信就让他们相信吧。咱们早晚会弄清楚的。我们现在从哪儿可以出去？”

道尔金张嘴想要辩解。

布克哈特发火了。“别挡住我的去路，必要的话我能把你毙了。明白吗？我已经过了两天鬼日子。为此，每一秒钟我都在责怪你。毙了你？那我可太高兴了，而且自己一根毫毛也不会损失！把我们从这里带出去！”

道尔金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他好像要移动，可是那个他称呼为珍妮特的金发姑娘悄悄溜到他和那杆枪之间。“求求你！”她哀求布克哈特。“你不明白。你不能开枪！”

“躲开点。”

“可是，布克哈特先生——”

她这句话还没说完，道尔金面带难以理解的表情，朝那扇门冲去。布克哈特被他狠狠地推开，马上抡起手枪，大吼一声。姑娘也尖叫起来。他扣动了扳机。她带着怜悯和恳求的表情，靠近布克哈特，一下子又把那人挡住了。

布克哈特本能地朝下面开枪，为的是打瘸他而不是打死他。但他没瞄好准。

子弹正击中她的腹部。

道尔金把门在他身后一摔就跑掉了，可以听到他向远处奔去的脚步声。

布克哈特把手枪一掷，跳到姑娘身边。

斯文逊哭哭啼啼地抱怨，“这下子咱们可完蛋了，布克哈特。唉，你干吗开枪呀？要不然咱们就跑掉了，可以到警察局去了。咱们都差不多从这儿出去了，咱们——”

布克哈特没答理他。他正跪在姑娘身旁。她平躺在地上屈伸着两个胳臂。地上也没有血迹，身上也几乎没有伤痕；而且她躺在地上那副姿势也是任何活人摆不出来的。

然而，她并没有死。

她并没有死——布克哈特木然呆跪在她旁边，心想：她可也并没活着。

她没有了脉搏，而一只伸着的手指头却传出有节奏的哒哒声。

没有呼吸声，却有一种咝咝的响声。

两只眼睛睁开，瞧着布克哈特。目光既无恐惧也无痛苦，而只有一种比地狱还要深不可测的怜悯表情。

她古怪地歪扭着嘴唇说“别——着急，布克哈特先生，我没——事。”

布克哈特震惊地缩回大腿，瞪视着。应该有血迹的地方，却是一种并非人肉而是物体的明显的裂口，还有一卷黄铜的细电线。

布克哈特舔湿了自己的嘴唇。

“你是个机器人？”他问道。

姑娘试着点点头，歪扭的嘴唇颤动着说出，“我是。你也是。”

斯文进含混不清地发出一声声响，走到写字台前坐下来，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墙。布克哈特在那个躺在地板上的毁坏了的傀儡旁边晃来晃去。他一声没吭。

姑娘吃力地说，“我很抱歉发生了这一切。”美丽的嘴唇扭曲成一种冷嘲热讽的样子，在她那年轻而光滑的脸蛋上显得十分怕人，后来她费了很大劲才控制住自己的嘴唇。“对不起，”她又说道，“你那颗子弹大概打在神经中枢上了。这使我很难控制住这个身体。”

布克哈特不自觉地点点头接受了这种歉意。机器人！显然他现在也弄明白了，而且必然是事后明白的。他想到自己原先那些神秘的想法，被人催眠啦，火星人啦，其他更古怪的事啦，都是愚蠢无比。因为机器人的制造这一简单事实更精确而简便地符合实际情况。

一切证据都曾经摆在他的面前。那座移植人的思维能力的自动化工厂——为什么不能把人的思维移植到一个人型化的机器人里去，使它赋有原来的特点和外型呢？

它知道自己是个机器人吗？

“咱们全是，”布克哈特说，几乎没意识到自己说出声来。“我的妻子，我的秘书，你，还有那些街坊，咱们大家都一样。”

“不，”那声音比之前有力一些。“咱们大家不完全一样。我是自己选择的，你看，我——”这一次那两片痉挛的嘴唇不再任意扭曲了——“我原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丑陋的女人，布克哈特先生，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消逝了。道尔金先生肯给我一个机会恢复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再次生活，我巴不得有这个机遇，就欣然接受。说真的，尽管有些不利的地方，我真的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我的肉体仍然活着——我在这儿，而它在沉睡着呢。我可以回到我的肉体中去。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回去过。”

“那我们其余的人呢？”

“不一样，布克哈特先生。我是在这里工作。我执行道尔金先生的命令。把广告试验的结果制出图表，按照他教你们生活的方式监督你和其它人。我是自己选择这样做的，而你们是不能选择的。因为，你看，你们己经死了。”

“死了？”布克哈特喊道，几乎是一声尖叫。

那两只蓝眼睛望着他，眨也没眨一下，他心里明白这不是谎话。他咽了口唾味，赞叹那使他能吞咽，能出汗，能吃东西的复杂的机械装置。

他说：“哦，我梦中那次爆炸。”

“那不是一场梦。你说得对——爆炸。那是真的。是由那个工厂造成的。贮存槽爆炸了，爆破没达到的地方，不大一会儿，浓烟就起了杀人的作用。两万一千人几乎全部死在这场爆炸中了。你和其他人一起死去了。这就造成了道尔金的机会。”

“这个混账的盗尸鬼！”布克哈特说。

那曲扭着的肩膀奇特地耸了一下。“怎么？你已经死了。道尔金就是要你和所有其它的人——一整座城市，美国完整的一块地方。移植死人的脑子同移植活人的脑子一样容易。可以说更容易些，因为死人不能说不。哦，这需要人量的工作和金钱——整个城市破碎不堪——但是完全重整起来也是可能的。特别是许多细小枝节的地方也不需要完全恢复得一模一样。

有一些家庭里的脑子甚至完全损坏了，里面全是空的，地下室用不着太完整，而且街道也不太要紧。反正它只需要坚持一天就成了。总是一天——六月十五日——一天一天重复着；而且即使有什么人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的话，不管怎的，这个发现也没有时间滚雪球似地扩散，并破坏试验的效力，因为一切谬误一到午夜就会全部勾销。”

那张脸盘强作微笑。“六月十五日那天是场梦，布克哈特先生，因为你从来也没有真正度过它。那是道尔金先生送的礼物，是他送给你的一场梦，在一天结束时，他又把它收回去。那当儿，他得到了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对种种要求作出反应的一切数据，那些维修人员下到隧道里去，穿过整个城市，用微小的电子排除器把这个新梦洗掉后，梦又重新来一遍。就在六月十五日那天。

“永远是六月十五日，因为六月十四日是你们所有的人活着的时候所记得的最后一天。有时维修人员漏过一个人，如同他们把你漏掉那样，因为你那时正在你那条船下面。不过这也不要紧。那些被遗漏的人如果露面就会暴露白己——如果他们不露面，那也不影响试验。但是他们耗不尽我们这些替道尔金工作的人。我们身上电源被切断也像你们一样睡觉。可一醒过来就全都记得。”那张脸没完没了地抽搐。“如果我能忘记一切，该多好啊！”

布克哈特不敢置信地说，“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销售商品，必定要花费几百万块钱呵！”

那个名叫爱泼·霍恩的机器人说，“是啊，是花掉了那么多钱。可也给道尔金赚了好几百万块钱。况且这还没完呢。他一旦发现能使人们行动的主导词汇。你想他会就此罢休吗？你想——”

门打开了，她的话被打断了。布克哈特急转身，恍惚地记起道尔金的逃脱，便举起手枪。

“别开枪，”那个声音安详地命令道。不是道尔金，而是另外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没有用灵巧的塑料和化妆品伪装起来，只是在闪闪发亮。它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忘掉一切吧，布克哈特。你什么也干不了。在你再进行破坏之前，把枪交给我。马上交给我。”

布克哈特生气地大吼起来。这个机器人的躯干亮闪闪的。说明是钢的。布克哈特对他的子弹能否打穿它，或者即使能打穿，又能起多大伤害作用，都毫无把握，他得试睑一下——

但是从他身后传来一阵呜咽般的急旋风，那是斯文逊，已经骇得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一下子扑向布克哈特，把他撞倒在地，枪也掉在地上。

“我求求你！”斯文逊拜倒在那个钢制机器人面前，语无伦次地求饶。“刚才他会用枪打你的——请别伤害我！让我像那姑娘一样为你工作吧。你叫我干什么都可以——”

机器人的声音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它往前走了整整两步。踏在枪上——一脚把它踢开，撇在远处的地板上。那个出了故障的金黄头发的机器人毫无感情地说。“我可坚持不了多久啦，道尔金先生。”

“必要的话就切断电源吧，”钢制机器人回答道。

布克哈特眨了眨眼，说道，“可你不是道尔金啊！”

钢制机器人把它那两只深陷的眼睛转向他。“我是，”它说，“肉体上不是——但眼下我所用的躯体是这个。我怀疑你能用手枪伤害这个躯体。另外那个机器人的外壳比较容易弄坏。现在你停止这种胡闹，好不？我不想损坏你；损坏你代价可大大啦，只请你坐下，好让维修人员把你调整一下，好不？”

斯文逊匍匐在地。“你——你不会惩罚我们吗？”

钢制机器人没有表情，但它的声音好像有点惊讶。“惩罚你们？”它又提高调门重复道。“怎么惩罚呀？”

斯文逊哆嗦起来，好像那句话是根鞭子；布克哈特却发怒道：“如果他愿意的话。就调整他，我可不干！你还得大大地损毁我一番，道尔金。我不在乎我值多少钱，也不管要费多大的事才能再把我重新修理好。我要从那扇门走出去！你要想制止我，除非把我杀死，你别无其他的办法制止我。”

钢制机器人朝他走了半步，布克哈特却不自觉地停住了。他站在那里犹豫不决索索发抖，准备丧命。准备进攻，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

除了真正发生的事之外，他都作好了准备，因为道尔金那钢制的身休仅仅在布克哈特和手枪之间让开了一条路，让他可以自由地朝门口走去。

“走吧，”钢制机器人请道。“谁也不会阻拦你。”

布克哈特走到门外突然停住了。道尔金让他走出来真是糊涂透顶！机器人也好，肉体人也好，被害者也好，受益人也好，都不能制止他离开道尔金的王国，到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所能找到的法律场所去报告他的遭遇。那些为试验结果而付款给道尔金的公司一定不知道他所运用的盗尸技巧；道尔金一定瞒着他们，因为只要有一点内幕情况公诸于世就会制止这种事。走出去也许意味着死亡，不过在他过着这种假生命的时刻，死亡对布克哈特来说并不恐惧。

走廊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找到一扇窗户，就向外望出去。那是泰勒顿市——一个假造的城市，但是它看上去是那样真实和熟悉，布克哈特几乎认为这一件事不过是场梦罢了。然而这不是梦，他心中确信这一点。而且也同样相信泰勒顿现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了。

得朝另一个方向走。

他足足走了一刻钟才找到一条出路，但是他发现自己在几条走廊里偷偷摸摸走着，一听到可疑的脚步声就赶快躲起来，深知这种躲躲藏藏也全是白费心机，因为道尔金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但是没有人阻止他，他找到了另一扇门。

从里面看不过是一扇简单的门，可是他把门一打开，走出去一看，却不象他所见过的任何地方。

开始有一片光——灿烂无比、令人眩目的亮光。布克哈特眨巴着眼睛朝上看，恐惧而不敢相信。

他正站在一个加过工的光滑的金属架子上，离他的脚不到十二米的地方，那个架子突然断落，他几乎不敢走到它的边缘，但是即使在他站立的地方，他也看不到他面前那个深渊的底层。那条鸿沟伸展开去，直穿他身旁两边的亮光，叫人一眼望不到头。

怪不得道尔金如此轻易地给了他自由！从这家工厂根本哪儿也去不成。这条奇特的鸿沟多么令人不可置信，上面挂着上百个白花花眩目的烈日又是多么不可能呀！

他身旁有一个声音问道，“布克哈特？”接着他身前那个深渊里轰响着他的名字，来回低沉地萦回不断。

布克哈特润湿了他的嘴唇。沙哑地答道：“是——是啊？”

“我是道尔金。这次不是一个机器人，而是肉体的道尔金，通过手提话筒想跟你对话。现在你亲自见到了，布克哈特。你现在总该理智地让维修工把你整修一下了吧？”

布克哈特瘫痪地站在那里。在那刺眼的亮光中，一座活动的山脉朝他移动过来。

它在他头顶上足有好几百呎高：他抬头瞧瞧山顶，亮光使他无可奈何地眯细着眼睛。

它看上去象——

不可能，

门上的扩音器问道，“布克哈特？”但他答不出声了。

一阵低沉沉的叹息声。“嗯，”那声音说，“你终于明白了。你没有地方可去。你现在知道了。我本来是可以告诉你的，可你也许不相信我的话，所以最好还是让你自己来认识。而且，布克哈特，我为什么要重建一座同以前一模一样的城市呢？我是个商人，我要计算成本的。如果一样东西必须完整，我就完整地把它制造出来。不过眼下这件事倒也没有这个必要。”

布克哈特孤独无助地看到眼前那座山上，有一处不那么陡的峭壁朝他这边倾斜下来，又长又黑，而末端却是片白色，莲馨花那样的白色……

“可怜的小布克哈特，”扩音器低声哼道，久久回响在那实际上只是个加工车间的巨大的深渊里。“你发现自己原来住在一座盖在一张桌子面上的城市里，可能吓了一跳吧。”

六月十五日，盖·布克哈特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这是一场使人无法理解的怪梦，梦里的爆炸和幽暗的人影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恐怖和真人。

他哆嗦了一下。睁开了眼睛。

一个扩音喇叭在他卧室的窗子外面极响地吼叫。

布克哈特跌跌撞撞地走到窗口，向外张望。外面空气凉飕飕的，不象六月天，倒象十月里的气候；但景致倒也依然如旧，除了有一辆装着扩音喇叭的卡车停在街那头人行道旁。它的高音喇叭嘟嘟地放着：

“你是个懦夫吗？你是个傻瓜吗？你难道要让那些政治骗子窃取你的国家吗？不能！你难道对贪污和犯罪行为再容忍四年吗？不能！你在整个选举期间一直投联邦党的票吗？对！你就应当这么干。”

他有时大喊大叫，有时哄骗，威胁，乞求，引诱……但是他的声音从一个六月十五日到又一个六月十五日没完没了地响着。

（本文由【读书中文网】Ken777进行ＯＣＲ、校对。）

# 《机器人“俾斯麦”》作者：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完整版］

龚文痒译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曾使用八个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作品。主要作品有《生与死的主人》、《隐蔽的行星》、《来自地球的入侵者》、《看不见的障碍》、《地球的种子》、《地球人和陌生人》等。他的科普著作《海底之宝》在西方各国广为流传。

《机器人“俾斯麦”》生动有趣、文笔流畅，描写一家人受机器人控制的故事。电子技术和机器人的高度发展在西方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产生了各种社会问题，人们的生活节奏似乎也要随着机器的转动而转动。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对自己受制于机器的迷惘心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专为伺候人而设计的机器也有弊病，那就是，这种机器有时会殷勤得过了头。譬如体型有点过于丰满的卡迈克一家人就陷入了窘境，他们本打算用机器人来帮助他们减轻体重，结果那个机器人干起来简直就没个完……

※※※※※※

首先得说明，卡迈克一家子都生得相当富态，这四口人当中谁也不会反对掉那么十来八磅肉。凑巧，米腊克·麦尔机器人商店正在削价销售机器侍者——降价４０％的２０６１型机器人，装有可以调节的食物热量摄取监视设备。

山姆·卡迈克很希望使唤一个机器人，替他下厨烹调、端菜送饭，这个机器人还要能够用它那双装着螺线管的亮晶晶的小眼睛监视他们一家人腰围的尺寸。他眯缝起眼睛沉思地端详着周身铮亮的机器人样品，漫不精心地将两只大拇指塞到弹力腰带下面，边搓揉着肚皮边问：“多少钱？”

推销员立刻满面春风，或许也是装模作样地笑了一下。“只要二千九百九十五克拉第①，先生。头五年免费保修。定金只收两百克拉第。全部欠款分四十个月付清。”

【① 原文为Credit，是本篇故事中使用的货币单位。】

卡迈克盘算着自己的银行存款，眉头皱了起来。他继而又想起妻子那副体态，还有没完没了吵着要节食的女儿。再说他们家那个老机器厨师杰米玛已经破旧不堪，齿轮也都磨损得差不多了。公司里别的董事们到他家来吃饭的时候，杰米玛的样子也实在显得太寒酸。

“我买。”他说。

“愿意用您的旧机器人来折换吗，先生？我们打算折换费是非常慷慨的……”

“我有一个马弟逊４３型机器人。”卡迈克盘算着是否要说明它的手臂平衡有毛病，补给燃料的进口也漏得厉害。可是转念一想：不能老实到这种地步。

“嗯——我想——您那个４３型机器人可以折价五十克拉第。如果它的菜谱储存器仍旧完好的话，也许可以折算为七十五。”

“一点毛病也没有。”这说的是实话——他们家的人从不会把菜谱储存器受到丝毫损伤。“你可以派人来检查一下。”

“哦，不必啦，先生。我们相信您的话。那么就折算为七十五克拉第行吗？新机器人今晚就送去吧？”

“行，”卡迈克说。只要能把破旧得可怜的４３型机器人从家里弄走，出什么代价他都心甘情愿。

卡迈克欣然地在赊购定单上签了字，把复写的一联装进口袋，然后付出十张崭新的汇票②，每张票面为２０克拉第。看着他不久就可以据为己有的那个漂亮的６１型机器人，他简直能够感到身上那一块脂肪正在开始融化。

【② voucher，原文为凭证、单据，此处为设想中的一种货币取代物。】

离开商店的时候才１８点３０分。他走进小卧车，在自动驾驶仪的键盘上打出回家的方位坐标。卡迈克是诺曼底托拉斯的一名二级董事，他很为自己的多谋善断而得意。

他住在位于时髦的威斯特利分区的一所与外界隔绝、能源完全自给的郊区住宅里。十五分钟过后，他的卧车把他卸在大门口，然后驯服地自行驶入车库。卡迈克站在光电扫描场内，大门自动打开。克莱德——他的机器人管家——三步并两步地跑来接他的帽子和大衣，又递给他一杯马丁尼酒。

卡迈克脸上显出赞许和满意的笑容：“很好，你是个忠心的好仆人！”

他呷了一大口酒，然后去起居室见他的妻子和儿女。马丁尼酒激起的暖流舒适通过了全身。他的机器管家已经十分陈旧，只要手头宽裕，早该拿它去调换一个新机器人，可是卡迈克知道，果真如此他倒一定会舍不得这个叮当作响的老伙伴。

“你回来晚了，亲爱的，”他进屋的时候，艾丝尔·卡迈克说。“晚餐已经做好十分钟了。杰米玛都生了气，她的阴极射线管在咔嗒咔嗒地抱怨呢。”

“杰米玛的电子管没什么了不起，”卡迈克心平气和地说。“晚上好，亲爱的，还有梅拉、乔依，我回来晚了，因为回来的路上我到马修的店铺里去了一趟。”

儿子眨了眨眼睛。“卖机器人的地方，是吧，爸？”

“对极了。我买了一个６１型的机器人来替换咱们这个电子管老是吵吵闹闹的杰米玛。这种新的型号，”卡迈克边说边打量他儿子那成人一般笨拙的身躯，还有妻子和女儿，她们的体型也早已超过丰满的界限，“有着十分独特的装置。”

他们那顿晚餐吃得相当丰盛，是杰米玛按她拿手的星期二菜谱准备的——鸡尾虾酒、秋葵芹叶杂烩汤、奶油土豆芦笋炖鸡脯；甜食是美味的葡萄干馅饼，还有咖啡。卡迈克吃得酒足饭饱，感到十分快意。他朝克莱德做了一个手势，要过一小杯他最喜欢在饭后喝了助消化的法国ＶＳＯＰ白兰地酒。他满足地往椅背上懒洋洋地一靠，用不着去理会窗外呼啸着的十一月寒风了。

电致荧光灯使餐室里弥漫着悦目的粉红色光辉——今年专家们认为粉红色能促进消化——嵌入墙壁的电阻供暖设备在按ＢＴＵ③单位散发热量时发出柔和的光彩。这是卡迈克一家人消闲的时刻。

【③ ＢＴＵ为英国热量单位。】

“爸，”乔依迟疑地说，“下个周末我要去参加独木舟野游……”

卡迈克两手十指交叉着隔在肚子上。他点了点头。“可以去，不过得当心一点。这次再让我发现你没有使用平衡器的话……”

门铃响了。卡迈克耸起了一道眉毛，在椅子里转过身来。

“是谁，克莱德？”

“他说他叫鲁宾孙，先生。是鲁宾孙机器人修理店的。他要把一个大包搬进来。”

“准是送新机器厨师来啦，爸爸！”梅拉·卡迈克喊到。

“我想是的。带他进来，克莱德。”

鲁宾孙是个红脸膛的小个子，样子很干练，穿一条油腻的绿工装裤，一件花格呢套头衫。他一边用批评的目光打量机器管家克莱德，一边大步走进卡迈克的起居室。

他身后拖着一个步履蹒跚的物件，有七尺高，安放在一个双滑轮板上，周身裹满了破布条。

“我把他包得严严实实，生怕把他冻坏了，卡迈克先生。他身上有好些灵敏娇嫩的线路装置。有这么一个机器人真值得您骄傲。”

“克莱德，帮鲁宾孙先生替新机器厨师解开包裹。”卡迈克说。

“不用，我自己来。这不是什么机器厨师，现在叫做机器侍者。价钱贵，名字也雅。”

卡迈克听见妻子嘟嘟囔囔地问：“山姆，花了多少钱？”

他瞪了她一眼。“价钱很公道，艾丝尔。没什么可担心的。”

他后退几步，观赏着正从缠裹着的襁褓里露出身形来的机器侍者。它的个头很大，看起来各部分都完好，有一个厚实的圆筒形胸膛——机器人的操纵部分总是装配在胸腔里，不是在相形之下显得很小的头部——打磨得像明镜一般光亮的表面更使它显得既崭新又豪华。卡迈克感受到一种占有者的志满意得。在他看来，买下这个光彩夺目的机器人就好象立下了一桩高贵的勋绩。

鲁宾孙把机器人的包装全部解开之后，踮起脚尖打开了它胸部的小铁门。他松开夹子，取下一厚册说明书，递给卡迈克。卡迈克盯着这个大厚本做了一个苦脸。

“别犯愁，卡迈克先生。这个机器人并不难操纵。这本说明书只算是一种点缀。请过来一下。”

卡迈克朝机器人的胸膛里看去。鲁宾孙边指点边讲解，“这儿是食谱贮存器——是最大型号，也是设计得最好的一种。当然，还可以把你们家爱吃的任何一种的食品的名称加存进去，如果这个食谱上没有的话。只要把你们的旧机器厨师和新机器人的积分电路接通，然后将需要的添加菜谱程序馈入。这样吧，我走之前替你们把这件事办好。”

“还有那个……呃……特殊装置呢？”

“你是说减轻体重控制设备吧？就在这儿。看见了吗？你只需要存入全家人的姓名，他们现在的体重数以及将来希望保持的体重数。别的事情机器侍者全部都会包下来：计算食物热量单位呀，调配食谱呀，所有的一切。”

卡迈克朝妻子咧嘴一笑。“我说过要为我们的体重想点办法，艾丝尔。梅格，你也不用操心怎么节食了——机器人什么都包下来啦。”看到儿子脸上显出不乐意的样子，他又说，“你也长得不苗条啊，我的肥小子。”

“不会出什么差错，”鲁宾孙轻快地说。“不过万一有事给我挂个电话就行了。我负责在这个地段为马修商店运送和修理机器人。”

“好的。”

“请把你们废旧的机器厨师交给我，我替你们把原来的家庭食谱转存到新机器人身上。然后，根据谈妥的折换条件，我得把旧机器人带走。”

半小时之后，鲁宾孙把老杰米玛带走了。全家人感到一阵失悔和惆怅。卡迈克差不多把这个用旧了的马第逊４３型当作了他们家庭的一员。他结婚才两年就买下了杰米玛。不管怎么说，她在他们家已经待了十六个年头。

可是她——“它”，卡迈克恼恨地纠正自己——毕竟只是个机器人。机器人总会用旧。再说老年机器人的各种病痛或许正在折磨着杰米玛，现在把它当废品拆卸开来，她自己也可以少受点罪。卡迈克再不去想杰米玛了。

这一家四口把当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他们的新机器侍者。卡迈克画了一张表，列出他们各自的体重：他本人，１９２磅；艾丝尔，１４５磅；梅拉，１３９磅；乔依，１８９磅。表上也列出了他们计划在三个月内达到的减重目标：他本人，１８０磅；艾丝尔，１２５磅；梅拉，１２０磅；乔依，１７５磅。然后卡迈克让经常以通晓机器人工艺自诩的儿子去归纳这些数字并将它们输入机器人的程序贮存器。

“你们希望这项计划立即付诸实现吗？”机器侍者用低沉圆润的男低音询问。

卡迈克吃了一惊，慌张地说，“明……明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实行。”

“他讲话讲得满不错，是吧？”艾丝尔说。

“当然啦，”乔依说，“杰米玛说话老是吭吭巴巴，声音也吱吱喳喳怪难听。她只会说，‘饭做得啦，’还有‘留神，先生，汤盘子挺烫。’”

卡迈克笑了。他注意到女儿赞赏的是机器人那庞大的身躯和壮实的青铜色四肢，心里体谅地想，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对事物的偏爱总是令人难解的。不过他仍然高兴地看到，他们显然都喜欢这个机器人，尽管，在这笔折扣、折算买卖中花的代价确实昂贵了一点。

然而这笔钱不会白花。

卡迈克睡了一夜好觉，第二天早早醒来，思量着实行新养生制度的第一顿早餐。他的心情一直很好。

节食从来就是一桩讨厌的事情，他想——不过话说回来，当你感到腹部那块令人恼恨的脂肪正在胀起来顶住弹力裤腰带的时候，心中也着实不痛快。

他偶尔也运动运动，但那管不了多大用。他从没有过坚持一项严峻的节食计划的恒心。现在减重的数字已经毫不费劲地计算出来，新机器人将负责以后所有的计算和烹调工作——从打他象乔依那样的年纪直到如今，他头一次感到有希望重新变得苗条、精干起来。

他穿衣，淋浴，匆匆地剃须。已经七点三十分，早饭做好了。

他走进餐室的时候，艾丝尔和孩子们已经在餐桌旁就座。艾丝尔和梅拉正使劲嚼着烤面包；乔依盯着他那碗没加牛奶的干麦片发愣，旁边摆着一满杯牛奶。卡迈克坐下来。

“您的烤面包，先生。”机器侍者轻声说。

卡迈克瞪眼瞧着那孤零零的一块面包片，上面已经替他抹好黄油。那层薄得要命的黄油显然是用千分尺测量过。机器侍者上前来递给他一杯没加牛奶的清咖啡。

他伸手去找糖和奶油，可桌上没有。大家都冷冷地打量他。他们那样沉默不语，使他感到又纳闷，又怀疑。

“我喜欢在咖啡里加糖和奶油，”他对在一旁侍侯的机器人说。“你不知道这都记录在杰米玛的食物贮存器里了吗？”

“当然知道，阁下。可您得学会喝不加糖和奶油的清咖啡，如果您想减轻体重的话。”

卡迈克干笑了一声。他还真没想到养生制度要以这种方法进行——这样的，呃，清苦。“哦，是的，当然。唔——鸡蛋煮得了吗？”如果早餐不吃嫩嫩的煮鸡蛋，这一整天他都会觉得缺点什么。

“抱歉，先生，没有鸡蛋。星期一、三、五的早餐只吃烤面包，喝清咖啡。乔依少爷除外，他吃麦片、果汁和牛奶。”

“我……明白了。”

是啊，这是他自找的。他耸了耸肩，咬了一口面包，又嘬了一口咖啡，那味道简直象河底的淤泥。不过他使劲忍着，没有皱眉头。

乔依吃麦片的办法显得很别扭，卡迈克朝他看了看。“你怎么不用那杯牛奶把麦片泡起来吃？”他问。“那样吃不是更舒服一点吗？”

“当然舒服得多。可是俾斯麦说，我要是把这杯牛奶泡进麦片，他不会给我第二杯牛奶。所以我不得不象这样吃。”

“俾斯麦？”

乔依笑了。“这是十九世纪大名鼎鼎的日耳曼独裁者的名字。他们管他叫铁血宰相。”

他把脑袋朝厨房的方向一摆，机器侍者已经静悄悄地退隐进去。“给他起这个诨名，挺合适吧？”

“合适什么！”卡迈克说，“别胡说八道。”

“不过乔依说得也有点道理。”艾丝尔说。

卡迈克没吱声，他有点闷闷不乐地吃完烤面包和咖啡，示意机器管家克莱德把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他觉得有点丧气——即使有新机器帮忙，节食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

他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机器人冷不丁跑过来递给他一张打印好的单子。卡迈克读道：

果汁

莴苣——西红柿沙拉

煮老的鸡蛋（一个）

清咖啡

“这是干什么？”

“这家人唯有您的一日三餐不在我的完全监督之下。这是您的午餐食谱，请您遵守。”机器人流利地说。

卡迈克使劲压住心头的火气说，“唔——好吧。当然啦。”

他把食谱装进口袋，心神不定地朝等候着的汽车走去。

那天他决定诚实地按机器人的规定吃午饭。他心里已经开始对昨晚还那么神往的计划产生反感。不过他至少还愿意尝试一下。

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极力避开诺曼底托拉斯雇员们通常就餐的那个饭馆，避开那些有活人堂倌朝他假笑，有同行们刨根问底打听私事的地方。

他跑到往北走两个街口的一家廉价自动售货餐馆，竖起衣领偷偷溜了进去，在自动售货键盘上打出自己的菜单（总共花了不到一个克拉第），狼吞虎咽地把这份饭一扫而光。虽然一点也不解饿，他还是强迫自己老老实实回到办公室。

他不知道对这种钢铁般的自我克制能够坚持多久。他悲观地估计：一定长不了。

若是公司里有人发现他在自动售货餐馆吃饭，那他准得成为笑柄。身居董事高位的人是从不独自在机械化自动餐馆吃饭的。

这一天公事完毕，他已经饿得肠胃打了结。他颤抖着手在汽车的自动驾驶仪的揿键上打出目的地，心里感激地想，幸亏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回家去。快了，他想，又能尝到饭菜的滋味了。快啦。快啦。他打开车顶电视，往后仰靠在椅垫上，打算在汽车送他回家的路上养养神。

当他穿过屋前的安全防护场④往家里走的时候，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④这是一种幻想的防护设施：用电力造成一道强力场，象一堵墙壁一样使人无法通过。这种强力场有方向性，可用开关控制。】

克莱德还是象往常那样等候着他，还是象往常一样接过他的帽子和大衣。卡迈克也象往常一样伸出手来，预备去接克莱德每晚欢迎他归来的一杯鸡尾酒。

鸡尾酒却没有了。

“家里的酒喝完了吗，克莱德？”

“没有，先生。”

“那怎么不给我递酒呢？”

机器管家那付涂了橡胶汁的面孔好象做了一个颓丧的表情。“因为，先生，马丁尼酒含的热量过高。每盎司杜松子酒含一百卡热……”

“哼，住嘴。你也是这一套！”

“原谅我，先生。新来的机器侍者已经更改了我的应答线路，让我遵从家里的现行规章。”

卡迈克感到他的手指颤抖起来。“克莱德，你给我当了将近二十年差啦。”

“是的，先生。”

“你总是给我把酒预备好。你能调制全西半球最美味的马丁尼酒。”

“谢您夸奖，先生。”

“现在就给我调一杯！这是我直接向你下的命令！”

“先生！我……”机器管家朝前踉跄了几步，差点栽到卡迈克身上。它的螺旋平衡器似乎完全失去了控制；它痛楚万状地用双手揪扯着它的胸膛嵌板，身子开始窝成一团。

卡迈克慌忙嚷道，“撤消我的命令！克莱德，你怎么啦？”

机器人吱吱嘎嘎地慢慢直起身来，那付样子象是到了点负荷超载的危险边缘。“您的直接命令在我身体里引起了一场一级对抗，先生，”克莱德有气无力地说。“我……刚才差点被烧焦了，先生。您……您原谅我吗？”

“我原谅你。对不起，克莱德。”卡迈克攥紧双拳。这也太过分了！机器侍者——俾斯麦——显然已经严禁克莱德再为他准备鸡尾酒。不管减不减体重，办事总该留点余地呀。

卡迈克气势汹汹地大步朝厨房走去。

半道上碰到妻子。“我没听见你进门，山姆。我想跟你谈谈……”

“回头再说。机器人在哪儿？”

“在厨房吧，快开饭啦。”

他从妻子身边擦过，一下子冲进厨房。俾斯麦正干练地在电炉和磁力工作台之间忙碌。卡迈克进去的时候，机器人转过身来。

“今天过得好吗，先生？”

“不好！我在挨饿！”

“节食头几天总是最难熬，卡迈克先生。不过您的身体很快就会适应。”

“我懂。可是你在克莱德身上捣了些什么鬼呢？”

“那个管家坚持要给您预备一杯酒，我不得不把他的程序调整了一下。从现在起，您可以在星期二、四、六享用鸡尾酒。请原谅，我不能和您多谈了，先生。饭快做得啦。”

可怜的克莱德！卡迈克想。可怜的我呀！他无可奈何地咬牙发了一阵狠，最后只得离开这个周身闪亮、盛气凌人的机器侍者。机器人头部一侧的灯亮了，这表明他已经关闭了他的收听线路，正一心一意忙于烹调。

晚餐是牛排豌豆、清咖啡。牛排烧得半生不熟。卡迈克喜欢吃烧透的牛排，可是俾斯麦——这外号算是叫出来了——体内储存着最新的节食理论：牛排就得烧得嫩。

机器侍者收拾了饭桌，打扫完厨房，就隐退到用来存放它的那间地下室里。于是，卡迈克一家子当晚第一次有机会聚在一起无所避讳地谈话。

“老天！”艾丝尔叹了一声。“山姆，我不反对减轻体重，不过要是在自己家里继续被别人这样死死地管制起来……”

“妈说得对，”乔依插嘴说，“哪能让那个玩意儿想喂我们什么就喂我们什么！他随便摆弄克莱德的那付派头我也真受不了！”

卡迈克摊开双手说，“我心里又何尝痛快。不过我们还得给它一个尝试的机会。必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把它的程序调整过来。”

“可我们到底得试多久呢？”梅拉问。“我今天在家里吃过三餐饭，可在现在还饿着。”

“我也是，”乔依说。他撑着椅子站起身来朝四周打量。“俾斯麦在楼下。趁这回儿警报解除了，我要去摘一块柠檬馅饼。”

“不行！”卡迈克厉声喝道。

“为什么？”

“乔依，你要是捣鬼的话，我花三千克拉第买来这个节食机器人不等于是发傻吗？不许你去拿什么馅饼！”

“爸，我饿！我是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呀！我……”

“你才十六岁，再往胖里长就该进不了门啦。”卡迈克抬眼瞅着身高六呎一的儿子，气冲冲打断他的话头。

“山姆，我们不该让孩子挨饿，”艾丝尔反驳说。“他要吃饼就让他吃一点。你这套节食经也念得太勤了。”

卡迈克想了一阵：也许，我确实有点过于苛刻了。柠檬饼实在太诱人，他自己也正饿得够呛。

“好吧，”他装出勉强的样子。“吃一小块馅饼大概不致于毁掉我们的节食计划。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想来一点。乔依，你去……”

“请原谅，”一个颤巍巍的声音在他身后说。卡迈克吓了一跳。说话的是机器人俾斯麦：“您现在若是吃了馅饼，事情就会变得非常不妙，卡迈克先生。我的计算是十分精确的。”

卡迈克注意到儿子气汹汹的目光，但是这会儿机器人显得异常高大魁梧，它正好挡在儿子和厨房之间。

他轻声叹息了一下。“咱们忘掉柠檬馅饼吧，乔依。”

在俾斯麦式的节食实行两整天之后，卡迈克感到他的自制力已经开始崩溃。第三天，他扔掉了那张节食菜单，不顾一切地和迈克道格、海尼赛一道出去吃了一顿六道菜的午餐，最后还喝了鸡尾酒。自从机器人到来，他感到从未吃过一顿象样的饭食。

当晚他能够忍受得住限制在七百卡热量的那份晚餐，心里没有抱怨，因为肚里还囤积着不少中午的存货。可艾丝尔、梅拉和乔依却越来越怒不可遏。看样子机器人已经从艾丝尔手中纂取了上市场采购的权力，它别的不买，专挑那些有利于保健的低热量食物，储存了一大堆。食品库里堆满了麦芽、蛋白面包、冲洗干净的鲑鱼，还有至今这家人所不熟悉的其它各种名目。

梅拉开始啃指甲，乔依一声不吭地想心思，脸上象是阴了天。卡迈克懂得，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这就意味着他快要惹祸了。

吃完这顿清汤寡水的晚餐，卡迈克叫俾斯麦到地下室去听候召唤，不要擅自返回。

机器人说，“我得劝告您一声，先生，我不在场的时候谁要是享用了禁止的食物，我就会查出来，并在第二天的定量里扣除。”

“我向你担保，”卡迈克说。心想，他不得不向自己的机器仆人起誓，这也真是一桩怪事。他等着机器侍者这个庞然大物消失在楼下，然后转身对乔依说，“把操纵说明书找出来，孩子。”

乔依会意地一笑。艾丝尔问，“山姆，你要干什么？”

卡迈克拍拍瘪缩的腰部：“我要找一把罐头起子把那家伙的程序调整一下。他把节食搞得太过火了。乔依，你找到调整机器人的说明了吗？”

“在第１７６页，爸。我去取工具箱。”

“去吧。”卡迈克又转向机器管家，他正默默地侍立一旁，保持着通常那种向前俯身听命的姿态。“克莱德，下楼去告诉俾斯麦，说我们叫他立即上来。”

过了一会，两个机器人一道出现了。卡迈克对机器侍者说，“我看有必要改变一下你的程序。我们对自己忍受节食的能力估计过高了。”

“我请您三思，先生。超重的体重对体内维持生命的每个器官都有害。请您坚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计划。”

“鬼才听你那一套！乔依，关闭他的行动系统。这回瞧你的啦！”

乔依恨恨地一笑，走上前去揿动按钮打开了机器人的胸腔，里面露出一堆令人望而生畏的各种齿轮、凸轮和半透明电缆线。

乔依一手攥着小扳钳，一手捧着说明书，预备下手对俾斯麦进行必要的调整。

卡迈克屏住呼吸。整个起居室静得鸦雀无声，连老克莱德也向前探着身子想看个究竟。

乔依嘴里念念有词：“操纵杆Ｆ，带黄色标记，向前推一格……唔，好啦。再往左边拨转调节盘Ｂ９，这样就打开了程序储存格子间，然后——哎哟！”

卡迈克听见扳钳吭当一响，看到火花迸射出来；乔依朝后一跳，用熟练得惊人的成人腔调骂起街来。艾丝尔和梅拉一道喘着粗气。

“怎么啦？”四个声音一起问——克莱德落在最后。

“鬼扳钳掉了，”乔依说，“我想刚才我把那儿什么部件搞短了路。”

机器侍者的眼珠凶狠地溜来溜去，它的音箱发出可怖的十二赫兹的轰隆声。这个庞大的钢人笔挺地立在起居室中央，用它那双巨手莽撞地“啪啪”使劲关闭了胸前洞开的门扇。

“最好叫鲁宾孙先生来，”艾丝尔焦虑地说，“机器人短路之后兴许会爆炸，甚至会出更大的意外。”

“我们本该先给鲁宾孙挂个电话，”卡迈克嘟嘟囔囔地抱怨。“我不该让乔依摆弄这么贵重、精密的机器。梅拉，给我把鲁宾孙先生的名片拿来。”

乔依辩解说。“我刚才没想到……”

“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卡迈克从女儿手中接过名片，走向电话机。“我希望现在就能和他通话。要不然……”

卡迈克蓦地感到冰冷的手指从他手里挖去那张名片。他吓得未加反抗就松了手，眼睁睁看着俾斯麦很灵巧地把名片撕碎，塞进墙壁上的废物处置孔。

机器侍者说，“往后谁也不许乱动我的程序储存磁带。”它的嗓音低沉，而且异常严厉。

“什么？”

“卡迈克先生，今天您违反了我给您订的节食计划。我的感觉器已经探明，您今天吃的午饭远远超过了我给您规定的限量。”

“山姆，怎么……”

“别插嘴，艾丝尔。俾斯麦，我命令你立即停止一切活动。”

“很抱歉，先生。如果我停止活动，就没法侍侯您啦。”

“我不需要你侍侯。你出毛病了。我要你靠边站，等我打电话给修理工，让他来把你收拾好。”

这时他想起那张被扔进垃圾箱的名片，心里隐隐感到祸事将要临头，浑身不由地一颤。

“你把鲁宾孙的名片抢去撕毁了！”

“调整我的线路将有损于卡迈克一家的利益，”机器侍者说。“我不允许你去叫修理工。”

“别把他惹恼了，爸，”乔依警告说。“我去叫警察。我马上就回……”

“你不能离开这所房子，”机器侍者说。他迈开注满润滑油的双脚，飞快地穿过房间，阻挡在门口，又高举起手臂接通开关，使得整个住宅处于不可逾越的安全防护场的封锁之中。卡迈克呆若木鸡地看着机器人冷峻的手指扭动，操纵着防护区的控制器。

“我把安全防护区的两极调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机器人宣布。“我不能信赖你们自觉地遵循我的节食计划，所以我不允许你们离开这所住宅。你们得留在家里继续听从我对你们的忠告。”

他不动声色地把电话机连根拔除，然后遮挡住所有的玻璃窗并扭断销子⑤。最后机器人从乔依麻木的手中夺过操纵说明书，填进了垃圾处置孔。

【⑤ 原文为The Windows were opaqued，似指一种设想的装置：调解一只特别的销子可使所有的窗户变得不透明（例如上一层毛玻璃），这样从外面就看不见室内的活动。】

“早饭将按时开，”俾斯麦温驯地说。“你们都应当在２３：００入睡，这样最有益于健康。我不打扰你们了，明早见。”

那一夜卡迈克没睡好，第二天也没吃好。他醒得很迟——早过就了九点。他发现有人——准是俾斯麦——已经偷偷除掉了家庭电脑每天清晨七点按时唤醒他的装置。

早饭是烤面包、清咖啡。卡迈克闷闷不乐地吃饭，一声不响地虎着脸，摆出不愿搭理人的样子。吃完这顿伤心的早餐，他穿着晨衣鬼鬼祟祟溜到大门口，把手伸向门把手。

大门纹丝不动。他使劲推门，累得汗流满面。他听见艾丝尔压低嗓门警告他，“山姆……”霎时间一只冰冷的钢手伸过来轻轻把他从门边拨开。

俾斯麦说，“对不起，先生。门是打不开的。昨晚我向您解释过了。”

卡迈克愠怒地注视着被机器人捣过鬼的那个住宅防护场的操纵箱。俾斯麦把他们全部关了禁闭。防卫方向掉了个头，他们再也没法离开住宅。这道强力场环绕着完全被孤陷的住宅构筑了一道防线。按道理，人们可以从外边突破防护场进入住宅，可是不经邀请谁也不会登门。这是威斯特利分区的习俗，不象在周围那些分区里，大家都互相来往。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卡迈克当初才把住处选在威斯特利。

“混帐！”他怒吼道，“你把我们当囚犯关起来了！”

“我的本意只是要为你们服务，”机器人用机械的，但也是忠诚的语调说。“我的职务是管理你们的饮食。既然你们不能自愿遵守规则，我就只好强迫——也是为你们好。”

卡迈克愤恨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最难办的是，这个机器侍者总是显得那么忠心耿耿，让他有火没处发。

他们陷入了困境。与外界的电话联系被切断，玻璃窗被遮挡起来。乔依本想调节一下机器人，结果却莫名其妙地把它服从的滤波器弄短了路，并且还过分放大了它的职责感。现在俾斯麦已经横了一条心要让他们减轻体重，就是拿他们的生命作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

被围困的卡迈克一家人聚在一道悄声商讨讨反攻计划。

克莱德担任警戒。可是自从机器侍者表现出随心所欲的行动能力之后，机器管家早就吓得丧魄落魂，卡迈克现在已经把他看作不可靠分子。

“他在厨房周围布置了一种电子控制的强力防护网，”乔依说。“他一定是在夜里干的。我打算溜进去搞点吃的，结果一下子撞到强力场上，鼻子也撞扁了，什么都没拿到手。”

“我明白，”卡迈克伤心地说，“他在酒柜周围也搞了那么一套玩意儿。柜里存着价值三百克拉第的好酒，可我连柜门也摸不上。”

“现在还说什么酒。”艾丝尔没好气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会饿成骷髅。”

“不会糟到那步田地，妈！”乔依说。

“会的！”梅拉嚷道，“四天当中我减轻了五磅！”

“真有那么严重吗？”

“我快完了，”她啜泣起来。“我的身段——已经不成样子啦！再说……”

“别说了，”卡迈克低声说。“俾斯麦来了。”

机器侍者从厨房出来，就象穿过蜘蛛网一般轻易地通过了那道防线。卡迈克想，那强力场好象只对人类有效。“再过八分钟午饭就送过来，”它恭顺地说完话，又回到他的工事里。

卡迈克看了一下表：十二点三十分。“他们也许正在办公室里猜测我的去向，”他说。“这么多年我从没旷过一天工。”

“他们不会计较的，”艾丝尔说，“你也知道作为董事用不着每次缺勤都说明理由。”

“可要是三、四天不去上班，他们就会着急了，对吧？”梅拉问。“他们可能会打电话——甚至会派一个救护队来！”

厨房里传来俾斯麦冷冰冰的声音，“用不着耽心。今天早晨您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通知您服务的单位，说您打算辞职。”

卡迈克倒吸了一口凉气。过一阵他清醒过来：“你撒谎！电话已经切断了——你从来没敢离开过这所房子，即使我们睡着的时候也没有！”

“我用一个微波发射机和他们通过话。昨晚靠您儿子的参考书帮忙，我装配了这台发射机，”俾斯麦回答说。“克莱德很勉强地向我提供了电话号码。我也给您的银行去了电话，指示他们代您处理纳税、投资之类的事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想告诉你们，有一道强力防护网将防止你们接近地下室的电子设备。我将能够与外界保持联系，如果为了维护你们的家庭福利必须与外界打交道的话，卡迈克先生，这方面您不必发愁。”

“是啊，”卡迈克机械地附和说，“不发愁。”

他转向乔依。“我们必须冲出去。你认为肯定没有让住宅防护场失效的办法吗？”

“他在防护区的操纵箱周围也布置了强力场，我根本没法接近操纵箱。”

“要是象在旧式住宅里那样，我们也雇一个冰商或者油贩子的话，”艾丝尔抱怨说，“他就会找上门来，也许还知道怎么关掉防护区的开关。可是这儿呢？唉，没指望！我们的地下室里有一台亮闪闪的镀铬低温恒温器，成批地生产出大量液态氮，这就能打开美妙的超冷发电站，向我们提供光和热。我们冷藏库里储存的食物够吃一、二十年。所以，在文明社会这样一个小巧玲珑、自给自足的孤岛上我们能够象现在这样年复一年地过下去，谁也不来打扰我们，谁也不会注意我们，只有山姆·卡迈克的宝贝机器人在它乐意的任何时间以它选择的最少量饭食来喂养我们——”

她的嗓音尖得近乎歇斯底里。

“艾丝尔，我求求你，”卡迈克说。

“求我什么？求我不要说话？让我心平气和？山姆，我们变成犯人啦！”

“我知道。你用不着这么大声嚷。”

“我这么一嚷说不定有谁听见了会跑来搭救我们出去呢！”她冷静一些了。

“我们离邻近的人家有四百呎远，亲爱的。我们在这儿住了七年，邻居总共大概只来拜访过两次。为了过这种隐居式的生活，我们付过很高代价，现在还在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过你要镇静一点，艾丝尔。”

“别发愁，妈。我会想出办法来的。”乔依劝道。

梅拉在起居室的角落里独自悲泣，眼泪把脸上的脂粉弄得一团糟。一阵被幽禁的恐惧向卡迈克袭来。这所住宅很大，三层楼，十二间房。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快就会感到腻烦。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机器侍者用低沉的嗓音宣布。

卡迈克把一家人领到餐室去吃这顿清淡的午餐，一边暗自在心里说，莴苣西红柿也很快就会全吃腻的。

“你总得想点办法，山姆。”在他们被关押的第三天艾丝尔·卡迈克说。

他气冲冲地瞪着她。“总得想办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爸爸，别发火。”梅拉说。

他转身对梅拉说：“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她不是有意的，亲爱的。我们都有点不冷静。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被圈起来了……”

“我懂，象羊羔圈在羊栏里一样，”他尖刻地接嘴说。“不同的是，我们不是被喂肥了准备屠宰，而是被饿瘦，据说这还是为我们着想！”

卡迈克颓然倒坐在椅子上。烤面包——清咖啡，莴苣——西红柿，嫩牛排——豌豆。俾斯麦的电路好象永远凝固在这一道每日食谱上了。

可他有什么办法呢？

向外界求援绝无可能。机器人在地下室筑了一个堡垒，在那里独自处理卡迈克一家与外界很少的一点事务联系——他们通常是百事不求人的。俾斯麦的几道强力防护网使他们根本无法断开住宅防护区的开关或是攻进地下室，他们甚至连食橱、酒柜也够不着边。很明显，这一家四口很快就会陷入饥谨。

“山姆。”

他疲惫不堪地抬起头来。“什么事，艾丝尔？”

“梅拉想了个主意。跟他说说，梅拉。”

“哦，一定行不通。”梅拉迟疑地说。

“告诉他呀！”

“好吧——爸，您可以想办法关掉俾斯麦的开关。”

“什么？”卡迈克哼了一声。

“我是说，要是您或者乔依能够想法把他哄住，然后乔依或者您就可以把他的胸腔打开，然后——”

“胡说，”卡迈克气咻咻地打断她。“那家伙高七英尺，重三百磅。你让我去和它肉搏……”

“咱们可以让克莱德来试试看，”艾丝尔建议说。

卡迈克使劲摇头：“这场厮杀太可怕了。”

乔依说，“爸，我们说不定只有这一条出路。”

“你也这么想？”卡迈克问。

他深吸了一口气，觉得两个女人四道锐不可当的目光向他逼刺过来。他心里明白，除了尝试一下别无它法，于是妥协地站起身来说，“好吧。克莱德，去叫俾斯麦。乔依，我没法吊住他的胳膊，你去开他的胸膛，看见什么就拽什么！”

“小心点，”艾丝尔警告说。“要是爆炸起来……”

“真爆炸了我们就全都得救啦，”卡迈克狠狠地说。他转身看见机器侍者巍然立在起居室门口。

“喊我有事吗，阁下？”

“有事，”卡迈克说。“我们正在这儿进行一次小小的辩论，希望你来作证。我们争论的是关于普兹勒斯坦的底凡化问题⑥——乔依，给他开膛！”

【⑥ 原文为a matter of defannising the poozlestan，系作者杜撰的怪话，卡迈克用这句话迷惑机器人。】

卡迈克伸手去抢机器人的胳膊，力图把它们扯牢而不让自己被甩到房间的另一头。他儿子狂暴地扑向那只按钮，弄开了它的胸门。卡迈克期望一举制服机器人，他拼命想攥住那双粗胳膊，结果却万想不到自己的双手全滑脱下来。

“爸，不行。我……他……”

卡迈克发觉自己被猛得腾空举起，耳里只听得艾丝尔和梅拉的惊呼，还有克莱德的喊声：“先生，留神。”

俾斯麦一只巨臂挽住卡迈克，另一只挽住乔依，轻盈地举着他俩越过房间，把他们放在长沙发上，然后倒退了几步。

“这种举动非常危险，”俾斯麦责难说，“这可能会使我损伤你们的身体。将来请你们停止一切类似行动。”

卡迈克愣愣地盯着儿子。“你也象我一样抓滑了手吗？”

乔依点点头。“我的手根本伸不进去。不过这不奇怪，他在自己身上也布置了那种他妈的强力防护网！”

卡迈克呻吟了一声。他没有朝妻儿们那边看。用肉体来攻击俾斯麦现在证明是无济于事了。他开始感到自己好象被宣判了无期徒刑——而且这种苟延残喘的时日也维持不了多久。

监禁的第六天，在楼上洗澡间里，山姆有气无力地爬上体重磅秤之前朝镜子里望了望自己憔悴瘦削的脸孔。

他的体重是１８０磅。

不到两周减了十二磅。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付晃晃悠悠的骨头架子。

眼睛盯着磅秤上震颤的指针，他忽然想起一个念头，心里猛地一喜。他窜下楼去。艾丝尔在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拿钩针织活计；乔依和梅拉正在没精打采地玩牌，一付颓丧的样子，他们已经打了六个整天的金腊米和蜜月桥牌⑦。

【⑦ 金腊米gin rummy，一种用两副牌玩的游戏。蜜月桥牌原文为honey-moon bridge。】

“机器人呢？”卡迈克吼道，“上这儿来？”

“在厨房。”艾丝尔懒懒地说。

“俾斯麦！俾斯麦！”卡迈克吆喝道。“快过来！”

机器人来了。“叫我干什么，阁下？”

“混蛋，用你的超级探测器探一探，现在我的体重是多少！”

稍停片刻，机器人一本正经地说，“一百七十九磅十一盎司，卡迈克先生。”

“好啦，好啦！我存进你程序里的原定计划是从１９２磅降到１８０磅，”卡迈克胜利地喊道。“所以只要体重不增加，我就用不着你照管了。我敢打赌他们也和我一样。艾丝尔！梅拉！乔依！上楼过磅！”

然而机器人却用怜悯的目光盯着他说，“先生，我体内没有任何一种记录表明你们的体重将减轻到何处为止。”

“什么？”

“我检查过我所有的程序储存磁带。有一条磁带是关于减轻体重的，可是上面没有标明任何terminus ad quem（极限）。”

卡迈克喘了一口粗气，向后踉跄了三步。他双腿发颤，感到乔依在用胳膊架着他。卡迈克嘟囔说：“可是我以为——肯定我们先前的确——我记得我们曾经告诉过你……”

他感到饥饿在咬啮他的肉体。乔依轻声说道：“爸，也许在它体内短路的那阵，正好把磁带上减重限度的那部分给抹掉了。”

他蹒跚地摸进起居室，沉重地瘫倒在安乐椅里。这把椅子曾是他的心爱之物，现在不是了。整幢房子都令他腻得作呕。他渴望再能见到阳光，见到树木花草，甚至愿意看到他们的左邻盖起的那座肿瘤般的超现代化房屋。

可现在这些愿望都成了泡影。他曾经指望，至少在几分钟之前这样想过，当他向机器人证明原定目标已经实现的时候，它会把他们从节食的奴役中赦免出来。现在连这种希望也被剥夺。他先是咯咯地笑，既而放声大笑起来。

“笑什么，亲爱的？”艾丝尔问。她再不象早先那样动不动就变得歇斯底里。

在许多天埋头于花样繁复的钩织活计之后，她已经能用听天由命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了。

“笑什么？笑我现在已经是１８０磅，又苗条，又标致，又健康。下个月我就只有１７０磅，再往后是１６０，最末了只剩８８磅左右。我们都要瘦成人干儿。俾斯麦会把我们全都饿死。”

“别发愁，爸。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乔依那孩子气的毛毛躁躁不肯认输的打气话，不知怎么也显得有点勉强。卡迈克摇摇头：“我们没救了，永远没救了。俾斯麦预备给我们减重到ad infinitum（永无止境）。他的程序磁带上没有记下terminus ad quem（限度）！”

“他说什么？”梅拉问。

“那是拉丁文，”乔依解释说。“可是听我说，爸……我有一个主意，可能会管用。”他压低嗓门：“我想试着调整一下克莱德，明白吗？如果我能让他的中枢神经部位产生一种多向振荡效应的话，也许他就能穿越住宅安全防护区。他能找人帮忙关闭防护区的开关。上个月的《大众电磁学》上有一篇介绍多向振荡器的文章，那本杂志就在楼上我房间里，我……”

他的声音忽然哽住了。

卡迈克象囚徒听着他的缓刑宣判书一样急不可耐地问，“怎么啦？说呀，往下说。”

“听见没有，爸？”

“听见什么？”

“大门，我想刚才我听见大门打开了。”

“我们都有点精神错乱了，”卡迈克阴郁地说。他诅咒马修商店的推销员，诅咒冷子管机器人的发明者，还诅咒他第一次开始感到忠心的老杰米玛又破烂又寒酸的那一天，就在那天他决定买一个新型号的机器人来替换她。

“我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卡迈克先生。”一个瘦小精干的人，红脸膛，穿着粗呢外套，走到了起居室的中央，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提着一个绿色金属工具箱。这就是鲁宾孙，机器人修理匠。

卡迈克沙哑着嗓子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从大门。我看见屋里亮着灯，按门铃却没人理会，我就自己进来了。你们的门铃坏了，我想我应当解释一下。当然这样闯进来不大礼貌……”

“不用道歉，”卡迈克喃喃地说，“见到你我们太高兴了。”

“我刚才在你们邻居家，你瞧，我想该到这儿来看看你们的新机器人情况怎么样。”鲁宾孙说。

卡迈克利索、精确、急切地向他叙述了事情的原委，“就这样，我们在这儿当了六天囚犯。”他最后说，“你的机器人想把我们慢慢饿死。我们也确实坚持不了多久啦。”

笑容从鲁宾孙那张快活的面庞上一下子消失了。“难怪刚才我就觉得你们都象害着重病的样子。唉，妈的，我得把它检查一遍，还得干好多麻烦事。不过至少我可以给你们解除禁闭。”

他打开工具箱，挑出一把八寸长的管形工具，一端安着一只玻璃球，另一端装着扳机，“这是强力场衰减器。”他解释说。他把这个工具指向住宅安全防护区的控制箱，满意地点点头，“瞧，这个了不起的小玩艺。它中和了机器人布置的强力场防线，你们的封锁墙已经拆除了。现在请把机器人弄来……”

卡迈克派克莱德去叫俾斯麦。几分钟之后机器管家回来了，后面赫然跟着高大的机器侍者。鲁宾孙满不在乎地笑笑，把衰减器指向俾斯麦，扣动了扳机。机器人走到半道就蓦地呆然立住，发出一阵短促的吱吱嘎嘎声。

“瞧，这样他就动不了啦。咱们来检查一下机体里边。”

修理匠迅速地打开了俾斯麦的胸膛，拿出一只袖珍手电朝机器人伺服机构复杂的内部照来照去地查看，一边还偶尔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卡迈克心中充满如释重负的喜悦，飘飘然走向一把椅子。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想到今后几天里能够到嘴的好饭菜，他简直馋涎欲滴：烧土豆、马丁尼酒、抹黄油的热面包卷，还有一切被禁食的佳肴！

“真怪，”鲁宾孙半自言自语地说。“服从指令的滤波器完全短路了，行动意志电流波节也不知怎么被瞬间高压电弧焊到了一起。你瞧，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事。”

“可不是嘛。”卡迈克倦怠地附和说。

“真的，不过——这在机器人科学中却是一次崭新的突破！如果我们能够重新产生出这种效果，就可以制造出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人——想想看这个发现对科学是多么重大的贡献！”

“我们已经领教过了。”艾丝尔说。

“我很想观察一下，当电流接通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效果，”鲁宾孙继续说，“比如说，反馈回路是不是真会颠倒过来，或者……”

“别乱动！”五个声音同时惊呼起来——克莱德象往常一样落在最后。

可是已经为时太晚。整个事情发生在不到十分之一秒钟之内：鲁宾孙再次扣动了强力衰减器的扳机，把俾斯麦开动了起来——机器侍者迅疾如风地从不知所措的修理匠手中一把夺走衰减器和工具箱，重新接通了住宅防护区的控制开关，又得意洋洋地用两只刚强的手指一下掰断了那只娇脆的衰减器。

鲁宾孙结结巴巴地说：“你——你——”

“这种触犯卡迈克家庭利益的企图愚蠢透了，”俾斯麦厉声说。他朝工具箱里察看，寻出另一只强力衰减器，熟练地将它捣毁，又“锵锵”两声关上自己的胸腔铁门。

鲁宾孙转身朝门口飞奔，忘记了住宅防护区已经重新恢复功能。他猛得撞到强力防护场上，狠命地弹了回来，飞快地打着旋。卡迈克从座位里爬起来赶过去，刚好来得及扶住他。

修理匠脸上带着困兽一般惊恐的表情。

卡迈克已经再也体验不到这种心情了。他的内心已经麻木，完全听凭命运摆布，丝毫没有了继续挣扎的愿望。

“他……他的动作真快呀！”鲁宾孙憋出这么一句话。

“是快啊，”卡迈克冷漠地说。他拍拍饿空了的腹部，轻轻叹了一声，“好在我们还有一间空着的客房给你住，鲁宾孙先生。欢迎你来我们这个幸福的小家庭做客。我希望你会喜欢拿面包和清咖啡当早餐。”

（本文由【读书中文网】Ken777进行ＯＣＲ、校对。）

# 《魔鬼三角与ＵＦＯ》作者：[西班牙] 柯蒂斯·加兰［完整版］

李德恩译

人们对各种神奇色彩的自然之谜，本能地抱有浓厚的兴趣。在当代我们生活的星球上，似乎没有什么比“魔鬼三角”和“ＵＦＯ”更富有魅力地吸引着各国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了。

“魔鬼三角”即百慕大三角区，是指美国东南部，以佛罗里达半岛南端为一点，与位于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岛和大西洋上的百慕大岛相连的一个三角形区域。在这个神秘的、充满恐怖气氛的海区，许多船只和飞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失事的原因又是目前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知识难于自圆其说的。“ＵＦＯ”即不明的飞行物体，通称“飞碟”。这种频繁地出现在各国新闻报道中、引起社会轰动的空中怪物，会不会是来自其它星球的使者驶向地球的飞行器，这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魔鬼三角”和“ＵＦＯ”理所当然地引起科学家的注目，同时它们也成为科学幻想小说热中追逐的题材，这些作品对它们的成因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西班牙作家柯蒂斯·加兰的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是把“魔鬼三角”和“ＵＦＯ”有机地联系起来，小说构思巧妙、情节曲折，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不失为一部佳作。

※※※※※※

第一章

一架小型飞机，在平静的海面上飞行，不时地发出轻微的隆隆声。

在万里晴空中，太阳放射着强烈的光芒，寒冷潮湿的和风不停地掀动着海浪，使岸边作业的渔船微微颠簸。

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缓缓飞行。不久，便离开了海岸，朝着北——东北方向，径直向深海飞去。

在这架飞机上只有一名驾驶员，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浩瀚的大海，好象在搜索着什么，看起来，不象在寻找渔船和赛艇，也不象在观赏海浪的涟漪，但他的到来却打破了清澈如镜的海面的宁静。

他双手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驾驶员，是一位在重重困难中不畏艰险的老手。驾驶一架小型飞机，对他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是因为肯尼思·戴夫斯有着操纵各种飞机，甚至海上船只和水下潜艇的高超技能。在海军服役期间，又亲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退伍以后，加入了国家航天局专家团，他的这些经验使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项使命。

其后不久，他便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很少为人所知的、以缩写字母ＮＩＣＡＰ著称的美国政府组织。只要提起这个组织，人们就会惊奇地打听，这几个神秘的缩写字母代表什么意思。在美国政府的任何活动中，极为罕见地会在谈话、新闻或评论中涉及这几个字母。

但是ＮＩＣＡＰ，为了一种具体的特定的使命，一直存在于世。最近几年中，由于它的显赫地位，它的存在更为人们所倾慕。

戴夫斯并不因ＮＩＣＡＰ的重要，而放弃他在国家航天局的职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的目标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现在，戴夫斯既不为国家航天局工作，也不为ＮＩＣＡＰ干活，而是为他自己在奔波。这纯粹是他的私事，何况，他正在休假。

他特意申请到这个假期，就是为了能上那个海区觅寻。不过，当初得到国家航天局的负责人马克斯·安德森的同意是很困难的。目前正是根据五年发展新计划要发射宇宙飞船的紧张时刻，需要各种专门人材共同工作。在这种时候要使假期得到批准，戴夫斯得花费很大的周折。即使批准了也不过是仅仅的五天，而不是他要求的十天。

“戴夫斯，我不能给你假期，连一天也不给。”安德森用他一贯的粗鲁口气对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除你之外，我可没有再多的人手了。你得记住，小伙子，两个星期内，宇宙飞船在肯尼迪角等着我们，你将会发现，不值得为了你的异想天开而去这样做。”

“我知道，先生，”戴夫斯随声附和地表示赞同，“要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也不会来请假。”

“我知道你未婚妻发生了什么事。”安德森截住了他的话，这次不象刚才那样粗鲁，甚至还有某种同情的表示：“或许在我的职权范围内能为你做些什么，能助你一臂之力。不过，你要认真地想一想，虽然您全力以赴，但是否会取得成功？海军部的报告写得明明白白，报告中说……您知道报告中说些什么。”

“我很清楚，先生。”戴夫斯低着脑袋，神情忧郁，却坚定地说：“对这份报告，我至少读了有二十遍，可以说了如指掌。不过，我还没有完全读懂，似乎没有多大价值。”

“要弄清在那个海区发生的许多事件，都没有很大的希望。一百年前就是如此，戴夫斯。”

“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一百年前，没有雷达、声纳、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船上没有柴油机，也没有保险设备和急救设施。但是今天，我不能同意瑟勒娜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可以断定，造成这些事故的起因，海军部、英国海岸警卫队、侦察飞机未必能深入地追究，弄它个水落石出。他们也许是挂一漏万吧，要自圆其说，但事实却……”

“我不知道是不是象您说的那样。虽然我也百思不解，我的报告是巴哈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的英国海岸警卫队在北大西洋的广阔海区搜索后写成的。在搜索时得到了美国海军部的充分合作。在这一带作业的渔船，我们暂不管这些渔船是什么国籍的，都和英国海岸警卫队一样报告说，它们无法通过无线电和‘信天翁’号游艇取得联系。戴夫斯，你不能埋怨别人对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你应该知道，在海上只要发生任何异常现象，大家都不惜任何代价相互支援的，更何况‘信天翁’号是属于美国海军部的。”

“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先生。我不怪罪其他人，我只是表示怀疑而已，我渴能一下子把这些疑团都解开。即使在我的生命中，这是最后一次的飞行，我也要飞向那个海区。先生，我坚信我将会找到一些，那怕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弄清这个可诅咒的海洋真相，它用魔力吞噬了船只、飞机和我们的人哪！”

“那末好吧！我就给你五天的假期，多一天都不行。如果你到时不归，我将免去你在国家航天局的职务。也许从经济上考虑会使你冷静下来。你有着私人的交通工具，却从事于无益的活动。我对你很了解，你把你的才华用于航天和征服宇宙的工作，献身于我们的事业，我很喜欢你的这种品质。我也希望从事我们这样工作的人，所有的人，都要成为象你这样的人。如果在别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你一个月的假，但今天……”

“好吧，我就请五天假，要是我没有遭到‘信天翁’号和它的船员们的厄运，到第五天，我一定会到这儿向您报到，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我知道你会按时回来的，因为你从来没有失信过。戴夫斯，祝你一路平安！不过，要加倍小心。”

“一定遵命，先生。”这便是戴夫斯出来时的诺言。

现在，他正飞翔在大西洋的海面上，沉浸在如醉如痴的回想中。小型侦察飞机发出持续不断的、单调的马达隆隆声，反而有助于他的寻思。不久前，他弄到了这架飞机，原先只不过用于体育锻炼，现今做梦也没有想到给它派了这么个用场，这和用作体育锻炼的目的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到了哪儿啦？”他自言自语地说，两眼紧盯着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地平线，全神贯注地寻找着离这儿不远的马尾藻海。瑟勒娜，你在哪儿？你的船又在何方？船员们又在……？

大海并没有作出回答。它保持着历来令人神往的神秘，尤其是某种秘密笼罩着这兴妖作怪的海区，它从远古以来就闻名于世界了。

现在，一个新的奥秘同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实息息相关了。一条新船，毋宁说是条游艇，载着三十九名旅客在不祥的百慕大死三角海区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三十九名旅客中恰好有他的未婚妻瑟勒娜。

“那是百慕大死三角海区，戴夫斯先生。我劝你不要到那个地区去冒险。”

驻扎在巴哈马群岛纳索的英国皇家海军准将赫尔曼·斯托因布莱斯告诫戴夫斯。

“为什么？先生。”戴夫斯端详着这位和蔼可亲而又态度严肃的人，不禁惊奇地问。

“这很简单，我的朋友，因为这一带是显而易见的危险海区，对孤身一人尤其危险。”

“危险？你讲的是风暴和飓风吗？先生。”

“不，而是另外一些东西。”将军的目光凝视着他，对他的无知感到吃惊。“难道你在美国没有人对你说起这个海区吗！”

“我以为人们谈论的……船只失踪的神话故事，而这些……”戴夫斯惊恐万状地说着。

“我说的正是这些，戴夫斯先生，我请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神话故事，我向你保证，这和神话故事毫无共同之处。”

他猛地打开桌子的抽屉，把英国海军在纳索的一份档案卷宗用力地掷在桌子上，展现在戴夫斯的面前。“假如你有时间的话，好好地看一看这些报告和材料，所有这些报告和材料，都经过正式的核实，那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没有放过。”

“是哪一类的，先生？”

“最后几份报告是关于在美国注册的‘信天翁’号游艇。这条游艇在巴哈马群岛东北海域航行，准备开往百慕大群岛，说得更确切些是驶往大百慕大群岛的汉密尔顿港。开头几份材料记载着一八四○年从哈瓦那到欧洲的法国船罗刹利号。这条船高高升起的桅杆和整舱的货物样样俱在，但船员却一无幸存。迄今，不同国籍的失踪船只和飞机与日俱增，档案袋已经塞得臌臌的了，可惜，‘信天翁’号不是最后的一宗档案。”

英国海军的办公室里阒寂无声。戴夫斯浮想联翩，不久前还以为是神奇的传说，对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充满着恐惧和迷信色彩的饶有兴味的海员故事，如今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一个皇家海军军官无情地向他证实了它的存在，甚至把有关二十多艘失踪船只和为数众多的坠毁飞机的证据、报告和材料供他阅读。

“毕竟是一种纯粹的幻想……”戴夫斯喃喃自语。

“不，这不是幻想，戴夫斯先生。”赫尔曼准将叹息着说，他低垂着脑袋，被雪茄的尼古丁熏黄了的手指漫不经心地弹击着桌子。“我很同情你，戴夫斯。为了失踪者，您来到这个海区，不过‘信天翁’号和船上乘员的失踪，并不是什么新闻，也不是第一遭，虽然我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难道就没有人表示怀疑，提出某种观点作出某种解释，那怕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吗？”

“怀疑？观点？解释？”准将耸耸肩，忧郁地瞧着他。“我的朋友，据我所知，在世界各地发行了许多有关这个奥秘的书籍，人们把荒诞无稽、妖魔鬼怪的各种虚无缥缈的解释强加在既成事实的头上。我对它们不屑一顾，事实就在这儿。事实毕竟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这便是戴夫斯在纳索第一次与英国将军的会见。他驾驶着飞机继续搜索着，同时仔细回味着这一切。他不愿放弃他的打算，也不愿以某种借口抛弃他的计划。他继续在漫无边际的海面上，寻找失踪了的‘信天翁’游艇。

自从赫尔曼准将把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各种事件向他和盘托出后，戴夫斯再也不抱很大的希望。但戴夫斯决心要继续寻找。

他要寻找，直到发动机的燃料消耗殆尽，然后再飞回纳索。重新加足燃料，不顾劳累地继续寻找。他怎么能这样失掉他的瑟勒娜呢！要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成为终身伴侣了……。

他继续寻找着。

对大海的注目久视，对各类船只：从休假的游艇，到货船和渔船他都不放过，这使他双眼疼痛。他急地盼望着能看见瑟勒娜的叔叔霍默·亚当斯的‘信天翁’号游艇，那条乳白色的、硕长的船。

当他在寻觅时，他的回忆，不知不觉地把他带到了和瑟勒娜在迈阿密最后一次见面的幸福时刻。当时他正为离肯尼迪角不远的国家航天局执行一项任务……

“瑟勒娜，你得等我几天啊！一旦计划付诸实施，我就向安德森请两个星期假。那时，我将能和你一起欢度愉快的假期，还能为我们的婚礼制定一个计划呢！”

瑟勒娜柔媚地瞧着他，女性的深情在她的深蓝色的眼睛里又增添了光泽和柔情。她的眼睛，使人想起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暴风雨掀起的蔚蓝色的海水。

“不，戴夫斯，亲爱的。”她愉快地拒绝着，使劲地摇曳着她褐色的秀发。“我不能这样做，霍默叔叔会生气的，他决不会在最后一刻放弃乘他的华丽游艇去百慕大的计划，你是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太爱大海了，没有人能够说服他把旅行的日期往后推迟一个月。”

“要不……你留下，等着我，让我们作一次更有意义的旅行。”

“戴夫斯，我陪着叔叔霍默和他邀请的客人，不也可以作一次有意义的旅行吗？”她笑了起来。“你还不明白，霍默叔叔宠爱着他唯一的侄女，他的万贯家产继承人瑟勒娜，他要把她的侄女带在身边，形影不离，免得她心血来潮，跟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名叫戴夫斯的田径运动员结婚。”

戴夫斯不自在地嗤嗤地笑出声来，把瑟勒娜搂抱在怀里，瑟勒娜的丰满诱人而湿润的嘴唇紧贴在他的嘴上，热烈的吻着她的未婚夫。

他温情地望着瑟勒娜，低声地说：“瑟勒娜，你还是那个老样子，老是爱开玩笑。”

“你不信，说真的，”她一本正经地说着，双眼含着庄重的神情看着他，“霍默叔叔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他要我成为你的戴夫斯太太之前，暂时离开几个月。眼下，我还是一个自由人，一个运动员。他在周游各地时要我同往，我不能辜负他的一片好心，要不，他会伤心的。我们至多分别二十天，何况，你在国家航天局的工作也脱不开身，特别是现在，空间计划正在紧张地进行，你还有另外一些工作，在……叫什么来着？我老是记不住开头的几个字母。”

“ＮＩＣＡＰ，”他微笑着回答。“瑟勒娜，叫ＮＩＣＡＰ。”

“对了，叫ＮＩＣＡＰ。……多难记的名字！戴夫斯。”

“这是几个缩写字母，全称叫国家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也叫空调会。”

“我早就清楚了，是些大孩子们玩的抓‘飞碟’游戏，只是玩玩而已。”瑟勒娜爽朗地笑了。

“不错，孩子们的游戏。”戴夫斯也赞同地笑了起来。“但也不完全是‘飞碟’，亲爱的。”

“噢！那么又是些什么呢？”

“ＯＶＮＩ……”

“唔，ＯＶＮＩ的意思是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名词，不是这样吗？”

“你说得完全对。根据政府的命令，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调查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的。它属五角大楼和空军部双重领导，但它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我既在国家航天局工作，又在空调会兼职，我这个人，一半属于民政方面的领导，另一半又归属军事方面的管辖。双方只不过利用我在航天方面的研究和我在海军部对空中观察的专长，也许，我还有驾驶飞机和船舶的特长。”

“你倒是一本为政府所用的活的百科全书啦！”瑟勒娜讥讽地说。

“不敢当，离做一本百科全书还相差很远呢！说实在的，我倒感到有点儿成了山姆大叔的奴隶了。要不，我可以把许多时间都献给你，甚至和你一起去百慕大旅行……”

“这，怎么行呢！我怎么能对霍默叔叔说个不字呢？”她钟情地抚摸着戴夫斯和胳膊，情思缠绵地瞧着他的眼睛。“戴夫斯，我的心肝，你听我说，二十天后我将回到你的身边。从此，我再也不离开你，我将永远是你的，做你的戴夫斯太太，你高兴吗？”

“我太高兴了。”戴夫斯欣然接受了。

瑟勒娜并没有遵守她的诺言，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见她回来。“信天翁”号也没有返回。没有人知晓霍默的游艇在哪儿，船上的全体乘员又在何方。

最近，人们才获悉游艇在驶往百慕大的汉密尔顿途中，拍发了一份奇怪的电报，虽然电文有脱落，但却知悉了船上的反常现象。人们得知不幸的消息后，都前去救援。

“信天翁”号游艇再也没有出现过，连遇难的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

戴夫斯蓦然中止了他的回忆。

他的注意力从回忆和思虑中脱颖而出，全部集中在飞机下方的大西洋海面上。飞机急骤地向下俯冲。

一条乳白色的船，仿佛在海上漂浮，在他的咫尺处荡漾，没有错，是一条游艇。

我可找到它了，就是这条“信天翁”号游艇。

第二章

“信天翁”号游艇……

终于发现了。他花的心血没有付之东流。船在海面上纹丝不动，发动机也不再运行。有时，在浪涛的拍击下，轻盈地晃动着。

在海面上除了戴夫斯的飞机外，周围还有数条舰船，其中有两艘英国皇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和一艘名叫“海军”号的美国船。这三艘船全速地由北向这个地区汇合。

戴夫斯的飞机在游艇的上空来回地盘旋，他郁郁寡欢地环视着眼前的一切。这么多的船只来救援“信天翁”号游艇使他大为不快。因为他从地面上发来的电波中得知，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军官和四名士兵检查了游艇。

“船上杳无一人。”这是检查人员不安的报告，“船舱空空如也。”

难道他辛苦地寻找，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答复，难道就这样向航行在这个海区附近的船只拍发急电吗？

“船上杳无一人。”这是多么冷淡、简单的报告。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接到上述报告，戴夫斯便争辩地说，“据我的观察，船甲板上救生艇都在，救生圈一个也不少。”

“我们的检查确实无误。”海岸警卫队的军官告诉他说，“事实对你、对我都一视同仁。船上空无一人，绝不会有错，甚至他们匆忙离去时的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好象……好象都被蒸发掉了。”

“都被蒸发了！”戴夫斯气愤地叫了起来，“谁也没被蒸发掉，先生！是某种原因使他们集体撤离的！或许船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我们的技术人员检查了发动机和船上的所有部位。”从无线电里传来了冷静的反驳，“船没有遭到任何损伤，船上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完整无缺。无线电和雷达都正常，发动机擦得干干净净的，还上了油，一点儿毛病也没有，燃料充足，如果愿意，足够跑一趟欧洲的。”

戴夫斯无言可答了。无法再和他们辩解。难道真的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吗？有史以来，再也没有比这更难于理解的了。船和船上的乘员的消失，是否可以解释为船在没有损伤的情况下突然沉没了。但这……这不合乎逻辑。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

戴夫斯不亲自检查一下，他是不甘心返回纳索的，当他被告知“信天翁”号将由船拖到附近港口时，他生硬地说：“好吧！我来检查这条游艇。也许有什么东西从你们身边溜掉了……”

他的态度引起了海岸警卫队人员的不满，但也没有人表示反对。

几小时以后，戴夫斯把飞机降落在附近的机场，便登上了停泊在港口里的空荡荡的游艇。

一名海岸警卫队员在船的入口处担任警戒，另一名在甲板上。这时戴夫斯开始了在空空的、寂静的游艇上枉费徒劳地搜索。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他亲眼目睹了在神话里出现的海妖船。

他仔细地搜寻着，首先他来到了船舱，尤其是霍默的客舱，然后又到瑟勒娜的客舱……

戴夫斯跨进瑟勒娜客舱的门槛时，心情的激动使他的嗓子都硬噎住了。他慢慢地朝前走着，看见瑟勒娜的随身物品，仿佛她的影子就浮现在眼前。

一张镶在皮镜框里的照片，是戴夫斯在肯尼迪角发射宇宙飞船时的照片。他身着军服、佩带着国家航天局的徽章。在照片的旁边，放着一台盒式录音机和几盒古典音乐磁带。在音乐家中，瑟勒娜最喜欢的是勃拉姆斯和莫扎特。

然后，他看到了她的衣服饰物，床头桌上的化妆用品，从镜子前的……到挂在玲珑的小衣柜里的运动服，一切都有条不紊，整洁、干净地放在它们的原来位置上，看不出发生过暴力、匆忙和混乱的迹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切都照常如旧。

他感到一阵战栗。在他眼前的情景，怎么会发生意外呢？如果三十九人会同时失踪，又不留下丝毫痕迹，也看不到暴力和混乱的迹象，这将会是多么可怕，令人震惊的场面！如果说是集体的撤离吧，即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井然有序地离开，也很难做得象他们那样完善，那样细致，那样从容不迫，宛如远渡重洋后刚从船上下来，或许更有甚之。

他停住了脚步，思索着，警觉的目光紧盯着眼前的东西：窄小的客舱和舱里的床铺、浴室及厕所。这些便是瑟勒娜在深海的容身之所。

在一个小衣柜里，他发现了一柄牙刷，一支牙膏和女人贴身用的卫生用品，甚至在她离去以后，遗留在厕所里的肥皂。既荒唐，又无法使人理解，谁也不会在从容离去时，把这些东西留在这儿。一个小的手提包和一只手提箱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装走。没有一个女人，在她离开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扔在这儿，那末……

他迷惘了，心智昏懵了，恐惧使得他草木皆兵。越使他无法理解的东西，越使他感到害怕。那些东西，乍一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但在背后也许遮盖着某种更为使人震惊的阴谋。不管怎么说，目前还缺乏合乎情理的解释。船上三十九人中没有一个人随身携带贴身衣物，那怕是一件很小的东西。衣服、鞋子、个人卫生用品和日常用品，一件也没有带走。

在船上各处都没有因使用暴力而留下的痕迹。他怒不可遏。海岸警卫队的侃侃而谈，更使他火上加油。他感到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也许是某种更为险恶、可怕的东西。但是，总还可以提出怀疑吧！即使某种观点是无足轻重的，结果是荒诞不经的……

在纳索时，赫尔曼准将的解释又在他的脑海里萦回。这使他惊恐不已，但他的健全的理智又把这些荒诞的捉摸不透的解释丢在脑后。

失踪……船只和飞机的一去不得返，船员被蒸发而不留痕迹……神秘莫测的奥秘，奇怪的设想，荒唐的结论……。他从海员们的嘴里听到过对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描述，也读过报纸上关于这类的报导，尽管他对水底奥秘之类的书都不屑一翻，在这类书里讲述了海底有一种东西能把船只和飞机引向死亡，并使它们永远沉没在海底。还有些书说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是隐藏在海底里的邪恶的力量发出的咒语。更为符合科学的设想则认为在深海里有一种放射性物质，影响了船只和飞机的航向。

但又如何能解释船上人员都失踪了，船只却完整无损地又出现了呢？还有一种假设，他想起来就害怕，可是他的理智总是固执地把它拒之于门外：在百慕大海区有一个“洞”……也许这个“洞”是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一扇无形的大门，人类走向四维空间的大门，人所感觉不到的另一个世界。

“天哪！”当他走遍船舱的各个走道时，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其事。“这种假设没有事实根据，现实生活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还有一种更为荒谬的观点，这就是所谓宇宙人。这种观点对他的影响甚深。他在空调会的工作和对飞碟的研究，比任何人更懂得“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要把他的工作和“火星人”驾驶“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或“火星人”已成了绑架海上船只和空中飞机的海盗连系起来，他想也不愿望，两者之间在他的理智的头脑里有着很深的鸿沟，还无法把它们弥合在一起。船舱检查结果并不使他满意。虽然他明知一切都正常，但还是决定到底层客舱去看看。霍默，瑟勒娜的百万富翁的叔叔，常常选择一些老主顾让他们住在底层客舱里。

他不抱任何希望，机械地检查着底层客舱。无疑，海岸警卫队说对了，他自己是固执己见的。此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事实总归是事实。

他到了底层客舱，开始检查每一个床位。事实又开始向他证明，在驶往百慕大的船上，要寻觅到什么是徒劳无益的。

他检查完了一个床位，又检查另一个床位，一连检查了八个床位。三个床位是女人的床位，其余的都是男人的床位。检查完了以后，他感到失望。和上层客舱一模一样：衣服、饰物、物品、卫生用品和个人用品……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都放得整整齐齐。整齐得叫人讨厌、生气，简直是伪造出来的，比现实生活要整齐上千倍。大概有一只魔鬼的黑手，把杂乱无章的物品安排得井然有序。

“我宁愿看见一些打碎的、打落在地的、或者翻倒在地上的……甚至能看到血。”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没有发觉他的声音在逐渐地升高。他神思恍惚，仿佛站在那个捉摸不定的奥秘面前。

突然，他在游艇的底层好象听到了什么。他听到的不是他的声音，不是他的脚步声，也不是他的呼吸。在船舱的最底层，由于墙壁和间隔着距离的原因，只能隐约地听到一条狗不停地吠叫声。

一条狗……

他摇了一下脑袋，也许听错了？可能是码头上狗叫的声音吧，但声音却越来越近。狗一定在船里。

各种揣测在他的头脑里猛烈地游移着。他想起了想入非非的霍默老人。他银丝斑斑，嘴上刁着烟斗，穿着挺阔气的海军服……他又记起了和老人在一起的瑟勒娜，她漂亮迷人，笑容可掬，一切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还有“斯基派”……

“斯基派！”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喊叫着。

狗的吠叫声也高昂起来，声音里带着愉快的几乎是幸福的声调。戴夫斯激动极了，在船舱里奔来跑去，到处寻找着，竭力寻找狗叫的地方。

他不断地呼喊，叫着狗的名字，它是瑟勒娜的心肝宝贝。是它，它回答了，好象在使劲地回答。

但是，“斯基派”和他们一起旅行去了，为什么不在岸上，却摸到码头上，还跳到船上来了，这怎么可能呢？叔侄俩，如果没有“斯基派”是不出海的。他们常说他们横渡大海时，总是把它带在身边的……

如果说船上没有人，为什么它却在船上呢？

他的搜寻没有白费。在机舱里，在“信天翁”号的深处，他找到被关了起来的“斯基派”。它嗥叫着，拼命地抓搔着门。戴夫斯打开了门，毛茸茸的小动物，亲切热情地跳到他的手臂上。在愉快的吠叫声中，他的手和脸被狗舐湿了。

“斯基派……”戴夫斯喘着气说。“斯基派，我的小朋友，为什么只留你一个在这儿？你是一个不会说话的见证人，你不能把船上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你不会说话，我的朋友。你不会把你经历过的事情向我诉说……”

也许，戴夫斯的想法错了。

“一条狗！”一名英国海岸警卫队的人员，摇着脑袋，惊讶地看着可爱的“斯基派”。“这有什么价值！我可以起誓：这条狗绝不在机舱里，或许是我们来了，它躲了起来……大概您对这条狗很熟悉吧？也许它听到了您的声音，察觉到您的光临，它又起死回生了？”

戴夫斯耸耸肩膀，愁容满面，机械地抚摸着舒适地躺在他脚下的狗。

“可能是这样吧。”他回答。

“这个小动物无疑也和它的主人——瑟勒娜去旅行了。”

“一点也不错，和通常一样，它也去了，这次也不例外。它的主人不会让它单独留在陆地上，更不会托他们的朋友代为照料。”

“事情很清楚了，‘斯基派’是在这条船上。这个事实是成立的，它是船上唯一活着的生灵。”

“这是你的看法。”戴夫斯不耐烦地说。

海岸警卫队的军官和赫尔曼准将默默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准将对戴夫斯的话感到意外，他不时地把目光注视在这条小狗的脸上。

“象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海军军官斩钉截铁地说。

“唔！什么？”戴夫斯向他转过身去，“第一次发生了什么事？先生。”

“一条狗，作为唯一的幸存者留在船上，这不是第一次，戴夫斯先生。”准将叹息着说，一面翻寻着文件，然后用清脆的声音朗读起来：“一九四四年，说得更精确些，在十月二十二日，海岸警卫队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发现了一条‘鲁比孔’号古巴货船，船上除了一条狗以外，空无一人。据说船上还有一只鹦鹉，但没有找到它，连它的影儿都没有看见。”

准将的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海岸警卫队的军官摇头叹气。戴夫斯紧皱双眉，不再抚摸‘斯基派’，言简意赅地说：“鹦鹉会说话，准将，但是，狗不……”

准将目不斜视地看着他，带着某种怀疑的神情，点了点头。

“这大概是找不到鹦鹉的原因吧！奇怪的是，给我们留下的总是不会说话的目击者，你说是吗？”

“我也想得很多……但对鹦鹉失踪的情况，还不太清楚。”

“先生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赫尔曼准将若有所思地说了起来，“狗的出现，不仅不能对解释这个问题带来光明，反而更为黯淡。你一定会断言，霍默叔侄俩，不管理由多么充分，借口多么圆滑，在他们弃船离去时，不会把这条狗留在船上。难道狗被他们遗忘了？还是让它自谋出路呢？”

“你说得对极了。”戴夫斯同意地说，“如果他们是自愿离船而去，一定会把‘斯基派”带在身边的。瑟勒娜不会让她的狗死在船上的。因为船在大海里要逗留很长的时间啊！在这种情况下，得给’斯基派‘喂食。幸好，水倒不缺，在游艇的机舱里有一只小型的容器，船上水箱排出的水，不断滴在这个容器里，可以给狗解渴，不致于使狗干渴难忍，或者干渴而死。“

“既奇怪，又新奇，事情越来越不好办了。本来要把问题弄清楚，现在越弄越糊涂了。技术人员报告说船上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现象。机器都好好的，看不出船上的乘员集体离去的惊慌的痕迹。”

“可是，他们却都不见了。”戴夫斯固执地说了一句。

“他们是不见了。”英国海军准将气呼呼地说，仿佛要把有关不祥的百慕大著名而又令人震惊的海区的厚厚的卷宗扔掉似的。他脸色铁青，手里拿着卷宗，双眼凝视着戴夫斯，“我看，他们被绑架了。”

“被绑架了？”戴夫斯不安地眨着眼睛。

“被谁绑架了，我还不很清楚，也许是一次海盗行动。霍默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很快会有人要他花钱来赎命的。”

“你认为这是一次恐怖行动，就象飞机上发生那样类似的绑架行为吗？准将。”海军军官吃惊地问。

“也许是，是一次政治事件，在我们现今混乱的世界里又一起政治事件。这个令人咒咀的海区，它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比简单的恐怖行动更为复杂，更叫人担忧。”

“真是这样！”戴夫斯有些急躁地说，“你们都说对了，我倒要问问，我们是面对国际上普通的绑架行为……还是复杂得多，阴险得多的恐怖行动？”

“去你的吧……”准将讥讽似地笑着说，他蓝色的眼睛落在这个年轻的美国人身上。“好象就是你对这件事本身疑虑重重，也许你在船上搜索时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吧？”

“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很特别，先生。”戴夫斯接着说：“船上的气氛平静，没有暴力，也没有骚动……先生，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唯一叫我担心的是他们的生命，尤其是她，我的未婚妻。”

“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戴夫斯先生，我也为他们担忧，我希望这一次不要象往常那样叫我们一无所知。我已命令海军的飞机、潜水艇、潜水人员和各种舰船，从海面到海底都要进行深入的搜查，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些线索，使我们能详细地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是海军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暂且不谈贵国的海军当局，虽然游艇的国籍和船上的人都是你们美国的。但是我们对船上人员的卓越才智深信不移……我们还相信上帝。”

“在调查中，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谜。”海军军官补充说。

“什么谜？”戴夫斯惊叫起来，同时看着海军军官。

“呶！我在上星期收集了各种材料，有我们海军的，也有渔船和各类调查船的。”

“什么？”赫尔曼准将兴致盎然地说。

“那条游艇，先生，你坐上飞机一离开纳索就不费吹灰之力把它找到了。在那个海里，长久以来都没有人看见过游艇。我们大家都知道霍默的游艇并没有在那儿航行过，也没有在那儿停泊过。戴夫斯先生找到的却是一条静止不动、停泊的游艇，似乎它早就在那儿了。船上的发动机熄火后，好象船顺着海流被冲到那儿似的。那么……在戴夫斯先生找到它之前，游艇又在哪儿呢？”三个人在寂静中面面相觑，他们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似乎被一无所知所慑服，所战胜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后，戴夫斯嘶哑地说，“那条游艇在我找到它之前，不应该在那儿。”

“你说得对。”准将用踌躇的神情叹息着说，“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象被蒸发掉了。为了你，戴夫斯先生，它又突然地出现了。”

第三章

火箭发射场里充满了浓密的烟雾。垂直、威严的火箭巍然屹立在熊熊的火焰中，它的功率强大的推进器在尾部嘶叫着，装配飞船的支架，象纸牌里的城堡倒塌了。

新的计划正在进行。“海神1号”将作为国家航天局征服宇宙的一个步骤向空间的遥远目标飞去。现在火箭的各种仪表运行正常，跳动的数字正向“０”的方向迅速移动。当“０”这个决定性号码发出响声的时候，飞船从肯尼迪角腾空而起。

“好极了！”站在戴夫斯身边的一名技术人员高叫着，“一切都很正常，领导一定会很满意。”

戴夫斯一声不吭，只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眺望着烟幕和远处的火焰。这些火焰在空中划出宽阔的曲线后便消失了。发射的第一阶段还没有结束。“海神1号”脱离地球轨道后，不久还要发射一只探测器。虽然这次不是载人飞行，只是环绕土星和天王星的一次考察，但这是人类向空间探险又迈进了一步，因为飞船飞行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也是一项考验意志和毅力的工作。

发射基地的扩音器向国家航天局工作人员报告飞船飞行正常时，戴夫斯正向他的宿舍走去。跟着他后面的是“斯基派”，它不断地轻声吠叫着，飞船向宇宙飞去时，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巨响，显然使它感到害怕。戴夫斯走到宿舍时，一个声音把他叫住了。

“喂！戴夫斯，你等一等！”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凝视着向他过来的人。这个人是国家航天局的一名官员，也是空调会的观察员，他走近戴夫斯，把手里拿的东西交给他。

“你好！威尔逊。”戴夫斯向他打招呼，“有什么新闻吗？”

“有。今天晚上，’老头儿‘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威尔逊笑着说。

“真的？”戴夫斯耸耸肩膀，同时审视着印有国家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字样的信封，上面还有用打字机打着他的名字。“现在他们又要搞什么新花样？”

“好象他们编撰了有关’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的最新材料。”威尔逊满腹狐疑地说，“可能’老头儿‘想要证实他手头上的材料是否过硬……或许我们又要面对那些精神病患者和贪婪者的伎俩。你记得三个月前我们看过的那部电影吗？只能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飞碟‘的样儿……原来是一套骗人的把戏！他们巧妙地把底片，经过摄影、剪辑拍成了这么一部电影。我的天哪！在我们的时代里，大家都说见过’飞碟‘，而我，却一次也没有见过。”

“我跟你一样，威尔逊。”戴夫斯感叹地说，一边念着由美国战略空军部的领导卡梅伦签署的开会通知。“我们要争取做某一行业的专家，不仅要熟悉照片、摄影和文章，还要辨别虚构的伪造品。”

“但总不能说全都是伪造的吧！”威尔逊提醒他，“还有一些材料我们仍抱着怀疑的态度。所以，就要继续研究，可是有些领导还笑话我们呢！”

“我同意你的说法，”戴夫斯赞同地说，“有些材料我们还要继续调查。这不是那一帮精神病患者、贪婪者的把戏，或者疯癫者的伎俩所能解释得了的。你讲的那部分，虽然数量很小，但值得我们研究。至今还没有人能把它解释清楚。当然，威尔逊，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那个会。可是下午我要带狗去看看病，也许我没有时间带它回家。把狗直接带到会场，你看行不行？”

“如果你的狗不叫唤，我看问题不大。总会有地方安置它的。你对会场里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叫他们给狗弄点吃的……”

威尔逊说完满脸微笑地走开了，而戴夫斯手里拿着开会通知，思绪万千地瞧着在肯尼迪角广阔的草坪上蹦跳着的“斯基派。”

“好吧！……”他喃喃地说：“我们再去看看’飞碟‘也好。我工作越多，对瑟勒娜的思念也将会淡薄些，走吧！’斯基派‘，我得带你去看病，治好你脊背上的伤口……。”

戴夫斯渐渐地走远了。从发射飞船那天起，他的任务暂时告一段落。狗跟在他的后面，兴高采烈地吠叫着。有时停下来使劲地搔着它的伤口，似乎伤口的疼痛越来越使它难以忍受了。

“戴夫斯先生，您可以把狗留在这儿。”一个年轻美丽的妙龄女郎，身着军装，在会议大楼里负责招待空调会的人员。她对戴夫斯说：“您放心！威尔逊和您的一些朋友把吃的东西都带来了，我再给它喂些水……决不会让他饿着的。”戴夫斯感激地笑了笑，然后指着狗身上缠着橡皮膏和纱布的伤口说：“请您留神一下它的伤口。狗伤得很奇怪，连兽医也没有诊断出来，好象是灼伤。不要让它的爪子搔敷药的地方。”

“你倒象是一个婆婆妈妈的阿姨。”女郎笑了，也逗引得戴夫斯哈哈大笑。

当戴夫斯沿着长廊向会议厅走去时，在他背后的“斯基派”却吠叫起来，它的叫声短促、微弱，仿佛埋怨它的主人把它单独撂在这儿。女郎抚摸着它，给它吃可口的食物，分散它的注意力。光洁平滑的大门在戴夫斯身后关上了。让一名空调会的人员参与委员会的事务，说明了对一个人的信任。

在大厅里，他找到了威尔逊，看见了十几名年龄不等的人。有的穿海军服，有的着空军服，有五角大楼的成员，也有科学家、航天专家和观察员，以及摄影技师。任何弄虚作假都欺瞒不了这一群行家。

“领导还没有来。”威尔逊和他打招呼时说，“会议要延迟了……戴夫斯，你的狗怎么样了？”

“一位好心人在看着。”戴夫斯微笑着说，“不必再为它操心了。”

“狗伤得厉害吗？有什么新情况？”

“没有。兽医说狗的背部有四处菱形伤口，是一种灼伤，伤口间的距离都相等。好象事先在狗的脊背上画好，然后再打烙在狗身上。”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威尔逊的脸上显出某种不安的神色。

“我忘了，这条狗是……会要开始了，你看领导来了……。”

委员会的领导卡梅伦的来到，对威尔逊来说无疑是一个摆脱戴夫斯的好机会。当戴夫斯讲到游艇的往事时，这已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了，但威尔逊却流露出不快的表情。

高大、瘦削的卡梅伦有着一双安详冷静的灰眼睛，和象金属丝般的灰白头发。他穿着笔挺的战略空军的军装，少将衔肩章在他的肩上闪闪发光。他慢条斯理地走进了大厅。他的脸庞消瘦，线条突出，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如今，由于某种原因，他更显得生气勃勃了。他挟着卷宗，手里拿着两盘录象磁带走了过来。

“先生们，很对不起，我来迟了一会儿。”他环视着到会的人，用他惯常的严肃口气说，“刚才我给华盛顿送了几份报告，不能及时和大家聚会。现在言归正传，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份感人的材料。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鉴定这份材料是不是新的花招，还是一份有价值的发现，我还提醒你们注意，这份材料不是电影片，也不是照片，而是录象，是由一家电视台供给的，这家电视台的名字，以后我再告诉你们。我们的特约电影指导詹金斯和你，帕克斯！请你们放’大银幕‘电视吧！”

这两个人未等少将说完，赶紧忙碌起来。小巧的半圆形放映大厅紧挨着会议大厅，当大家就坐后不久，在谧静中开始放映用电视摄象机拍摄的彩色录象带：在世界的某地……。

几分钟后，所有到会的人面对着某地上空最清晰的画面，面对大家都熟悉的“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或者简单地称它为“飞碟”……

飞碟。没有错，就是飞碟。一道光亮在画面上冉冉升起。蔚蓝的天空，在黯淡的乌云中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色。一个色彩鲜艳的绿色磷光的物体，象一枚巨大的信号弹，在天空中缓慢地滑翔。突然，飞行物体的速度骤增，好象在浓密乌云中熠熠生辉的电光。当电视摄象机的镜头再现它的幻魔般的光辉时，发光物体在摄象机旁飞掠而过。摄影者艰难地追踪着，最后眼巴巴地望着它沉落在海面上的一系列岛屿里。这时摄影者摄到的只是一道光亮。

“那是什么地方？”在寂静的大厅中，不知谁惊奇地问。

“先生们，那是佛罗里达。”这是卡梅伦少将的清脆的声音。

“对着岛屿的是科拉尔盖布尔斯，那些岛屿接近半岛的南端……”

“佛罗里达……岛屿……”突然一个声音在喃喃地说。

“这些岛屿正好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

人们立刻辨别出是谁的声音，这正是戴夫斯的说话声。谁也没有哼声，也没有发表意见。

录象机快要放完时，少将才对大家说：“请安静，大家不要动。一会儿再放一部。先生们，下一部比你们刚才看到的还要精彩！”

“难道比天上的发光物体还要好？”威尔逊不相信地说。

“好得不能再好了。”卡梅伦肯定地说：“没说的，是这份材料的关键部分。我不想用我的观点影响你们。最好你们大家先看看，然后再下结论。”

电子波和磁带的跳动，使银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模糊轮廓。最后才映出五彩缤纷的美丽画面：大海、海岸、沙滩、植物和在清澈的蓝天下阿娜多姿的棕榈树……。

金光闪闪的摩托艇在银幕上疾驰而过，比基尼岛上的妇女在滑冰，还做着各种惊险的动作。

“哟！原来是这些玩竟儿，这倒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引人入胜的飞行物了。”一个讥讽的声音，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请不要开玩笑。”卡梅伦严肃地说：“这是一组关于体育比赛的电视报导，比赛是在半岛北部的大巴哈马群岛和大阿巴科群岛之间进行，摄象机只有在偶然的机会，才能拍摄到即将出现的异常现象。我请大家注意，珍贵的画面要出现了，请你们不要忽略了它的细节。”

大厅里又是一片寂静，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银幕上，还有人察看着小而发亮的录象机镜头。

这次戴夫斯什么话也没说。可是在半圆形大厅的另一头却有人在说话：“哎！那不是戴夫斯说的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吗？”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说话，显然，在寂静中大家都听到了。人们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了。

摄象机跟随着体态丰盈，金发漂亮的女运动员的动作变化而转动，突然摄象机拍摄不远的海滩和在海滩上生长着的棕榈树和灌木。在棕榈树的后面，一团绿色耀目的发光物体，忽地从海岛上升起，在蓝色的天空中闪烁，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嗡嗡声。显然，摄影者早就注意到它了，并迅速地换上了远镜头。即刻，一个图象呈现在眼前。

发光物体，从远处看，它象一个发光的球，或者象发光的大气现象。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轮廓和闪光的侧影，还有它的结构、体积和它的真正面貌。银幕上的飞碟使在座的人都欣喜若狂，他们从未见过象这样完整的飞碟，能够看清它的全貌。

“这可是真正的飞碟！”威尔逊紧张地说。

“一个完整无缺的飞碟。”一位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屏声敛气地说：“卡梅伦少将，这组电视报导向观众播放过吗？”

“没有，暂时不向电视观众播放，等我们调查结束以后，再由军事当局决定。我们认为这是一份美国航天试验和未经证实的材料，不向外公开，你们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请你们再看一看飞碟。”

放映机把画面停滞在飞碟上，它的图象展现在聚集在这儿的五十一名专家的面前。细声低语在大厅各处回荡……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惊叹地评论着。

飞行物体是一个完整的圆盘，它的中央是一个平面，上端和下端之间的空间很宽敞，好象两个瓷盘，一个扣在另一个上面，在边缘处缝合在一起。最令人不解的，倒不是这两个盘，而是菱形的绿色舷窗，可以从窗子里窥见内部发射着黄光的灯。在一个菱形的舷窗里或者在它的了望哨里，有一个清晰的、隐约可见的东西，一溜烟似的不见了，好象是一个人，至少它的长长的头，还有双肩……

令人惊骇的画面使在场的人为之骚动。飞碟从远而来，并发出嘶哑的嗡嗡声，随着它的速度加快，声音也逐渐地尖厉起来。它越来越快，距离也越来越远。

正在这时，在人们惊愕未定时，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径直向银幕扑去，吼叫声响彻漆黑的大厅。

“什么东西？”卡梅伦大声叫喊着，“是妖魔鬼怪吗？”

银幕的幕布在激烈的晃动。幕布被抓着，咬着，似乎要把这块幕布撕得粉碎似的。然后，又大声的叫着。声音渐渐地变得清晰可辨了。

“斯基派！”戴夫斯惊恐地弯下腰。“别叫，‘斯基派’，怎么啦！”

狗继续在狂吼，好象银幕上有它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银幕上只有彩色电视录象机拍摄下来的飞碟和它在巴哈马群岛上空出现时的响声。

“戴夫斯，你的狗怎么啦？”卡梅伦少将绷着脸，严厉地问。

“我也不知道，先生，它本来在外面，由一位小姐看着的……”

“对不起，少将。”年轻漂亮的大楼女工作人员赶紧过来解释，“是我的过错。我刚要给威利亚德将军开门，狗就窜了进来。”

“你们把狗带出去，继续放映。”少将严峻地下着命令：“用慢速度重放一遍，你们要细心观察刚才你们所看到的镜头，如果需要，放映机可以停住。放映员把磁带准备好！”

“请等一等！”戴夫斯站起来，抱着他的“斯基派”。这时，银幕上既没有图象，也没有声音，狗安静地、自在地躺在它的主人怀里。

“哦！戴夫斯。”卡梅伦少将紧皱双眉，在他的神情和声调里有着明显的不快。

“少将，我想请求您，让它……”

“什么？”卡梅伦感到困惑不解。

“希望在放录象磁带的时候，能让……能让我的狗留在这儿。”

“你疯啦！你着了什么魔，在这样严肃的场合，让你的狗呆在这儿，我们不是放沃尔特·迪斯尼的童话片！戴夫斯。”

“先生，我衷心地请求您。”戴夫斯说话的神态变得与往常不一样，“虽然这违反礼仪，但我请求您，先生。”

“这比违反礼仪还要坏得多。您，戴夫斯，是一位民政人员，如果你是一名军人，我倒担心您的这些蠢话会被抓了起来。我不同意，戴夫斯，请你把狗抱出去。”

“好吧！”这位国家航天局的年轻官员，低垂着脑袋，怏怏不乐地答应着。“但是，你们记住，这条狗，当游艇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发生意外的时候，它就在那儿；船上的人员，不留踪迹地被蒸发到空气里去的时候，它是船上唯一的目击者。它刚才看到了’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后，表现很不正常。我认为这对我们会有好处的。”

“诸位，请等一等！”从大厅的尽头发出了一个深沉声音，大家都向说话的人转过头去。“卡梅伦少将，我认为戴夫斯说的话有些道理。我们不要失去提供证据的一个好机会。在放录象磁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狗和我们在一起呢？”

紧张的沉默。吃惊的戴夫斯看着那位讲话坚定、威严的人，他就是威利亚德将军。在他刚进门时，正好顽皮的“斯基派”钻进了电影大厅。

卡梅伦少将很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他双眉紧蹙，紧闭他那薄薄的嘴唇。他是一个严守纪律的军人，他懂得服从，但也欣赏别人以同样的方式服从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吧，先生。”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听您的吩咐。不过，我怀疑狗的吠叫跟银幕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更不能和’信天翁‘号游艇连系在一起。”

没有人再说话，大厅里又是一片沉默。重新开始放映录象磁带，驯服的“斯基派”在戴夫斯的看管下望着银幕。电视开头，狗毫无反应，但天空中一出现绿光，狗便狂暴地吼叫起来。它竖起双耳，毛骨悚然。戴夫斯瞧着它露出吠牙的一副好斗的神态，他感到狗在他怀里紧张地悸动着。

“安静些……”他低声地说，“安静些，斯基派’。”

第一部录象放完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戴夫斯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其他人的心情宛如吊着的幕布，悬挂在空中。在放映水上飞驰的女人时，“斯基派”又安静下来，愉快地把头偎依在戴夫斯的怀里。不久，银幕上又出现了在海岛上空的奇怪飞行物体，飞碟的嗡嗡声由远而近地逐渐增大。这时“斯基派”又紧张起来，跳到戴夫斯的腿上，长嗥一声。狂怒着的狗，象玻璃球似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银幕。当图象放大后，狗大吼狂叫着……从戴夫斯的双臂里跃起，狂怒地向幕布扑去……它不时的吼叫着，双眼紧盯着绿色的飞碟和它的菱形舷窗，暴怒地撕着幕布，把银布撕破了。

“停止放映！”卡梅伦少将站了起来，打开灯，激动地观察着狗怎样向幕布上静止的飞碟狂吠。他走近咆哮的狗，要让狗安静下来。狗则露出它的吠牙长吼一声，转身向戴夫斯跑去。

“您对这有什么看法？少将。”戴夫斯站起来，心情沉重地说。

“我还不太清楚，戴夫斯。”少将承认道。“也许你有道理，狗在飞碟面前暴怒地狂吠不是没有原因的，显然是……”

“先生们，我坚信‘信天翁’号遭到了飞碟的袭击。”戴夫斯态度冷静，然而一字一顿地说：“这条狗一见银幕上的飞碟，便能回忆起往事，还能记住以往的细节。它的伤口，菱形的伤口，和飞碟的舷窗多么相似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讲下去，戴夫斯。”五角大楼的威利亚德将军缓慢地朝他走去，鼓励着他：“你对那些失踪的人，有什么看法？”

“他们被宇宙人劫走了……可是在那个飞碟里却看不清他们。”戴夫斯断然地说：“我肯定是他们干的。”

“天哪！还有这么一种荒谬的说法……”卡梅伦喃喃地说：“宇宙人怎么能把将近四十人掳走？”

“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据我看，这是不折不扣地劫持，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已有它的先例。如果我们不把它和飞碟连系起来看，马尾藻海的神话将永远无法得到解释了……”

“你的说法很危险，戴夫斯。”少将向他指出：“你不要在其它地方向别人谈起这些。作为空调会的成员，不得把我们内部的谈话、研究透露出去。对外要保持缄默。”

“至今我们还未研究过‘信天翁’号的问题，先生。我非常担忧我的未婚妻和船上的人，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信天翁’号问题既不在海里，也不在地上……那末一定在天上。”

“不管在哪儿，你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卡梅伦同情地说：“让我们帮助你，帮助你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你要记住，你不能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这是严禁谈论的话题，和我们这儿研究的绝密材料一样。”

“对！关于‘信天翁’号的官方观点只有一个。”威利亚德将军心平气和地说：“对外界可以这样说，游艇遇险后，发出过警报。他们全体离开船后，不久，可能全部遇难。任何人不得向其他人透露更多的情况。记住，不能向任何人。现在，戴夫斯，你把狗带出去，我们继续看录象，同时把画面放大……”

戴夫斯默不作声地把他的好友“斯基派”交给工作人员。狗局促不安地、振奋地要跟随着他，不时地大声吼叫。

戴夫斯回到自己的座位，又目睹这一幕幕令人惊恐不安的飞行物，和在菱形舷窗里傲慢的模糊不清的宇宙人。他感到要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是杯水车薪，力不从心。

也许，他只能把问题交给比他自己更强而有力的人去解决，如果真有某种解决办法的话……

他的那些想法，还是在他遇到一名职业记者，名叫洛丽·安克尔斯女人之前的事了……

第四章

“您说您是记者？”

“是的，戴夫斯先生。我叫洛丽，我在‘新奇电讯报’工作。”

“我明白了，一家危言耸听的报纸……”戴夫斯不信任地说。

“不假，但是戴夫斯先生，你不要从我身上得出错误的印象。”金发女郎急忙解释，她有着一双乌黑的眸子，厚实的嘴唇，脸上泛着敏感的微笑，活泼地瞧着他。“我要忠于我的职守。读者需要的是新奇。在现今的世界上，新奇的事多得很，俯拾皆是。”

“得了！您想过没有，我不会向您提供这一类材料的。也许，您看错了人吧！我没有什么可跟您说的，洛丽小姐。”“您误会了。我不是在您身上找新奇材料，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关于……但不是您想象出来的东西，例如瑟勒娜，告诉我关于瑟勒娜其人。”

戴夫斯神情紧张，脸色有些阴沉，目不转睛地看着女记者。这是一个使人痛苦的话题。这，她大概是知道的。他不愿意提起瑟勒娜，尤其是对她。

“不！”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并从座位上站起身子，准备离开专为国家航天局工作人员服务的餐厅和咖啡馆。“没有其它原因，我就是不愿谈起她。很对不起，洛丽小姐。”

“为什么您要站起来？”她双手正拿着饭菜的托盘，等待着他邀请她入席就座。“这又不是禁止谈论的问题。”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严禁谈论的话题。够了！我请您不要固执己见，否则您将迫使我让您一个人单独坐在这儿。我不想对一位女性粗鲁无礼。”

“对这，我已习以为常了！”她微微一笑，把托盘放在桌上。“我不仅是一个女子，而且是一名记者。这样，性质就变了。人们往往忘记了我的性别，只注意到我的职业。这种职业很少能受到提供消息的人的同情。我请你坐下，继续吃您的午饭，我不会打扰您的。我们不谈瑟勒娜，请您相信我的话。”戴夫斯面带愁容地瞧着她。洛丽不等他邀请，便坐了下来，摆好饭菜，准备吃中饭。这位国家航天局的年轻官员踌躇不安，不置可否。然后，还是在她的对面坐下，咀嚼着她所说的话。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戴夫斯故意地说，“要说到做到。”

“决不食言。”她尝了一口汤，又喝了几口啤酒。双目注视着戴夫斯。“我们不谈这些，至少，我给您讲讲别的，戴夫斯先生。”

“请讲吧！”他耸耸肩。“您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情报。我没有什么会让您的报纸和您的读者感到兴趣的。如果您……”

“我早就知道了，这是绝密，空调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双眉竖了起来，他没有想到她又谈论那个话题。

“我感到您又在谈我的工作了。”他不愉快地指出。

“不！我对空间发射不感兴趣，自从三番两次地去月球的无益旅行以来，对它，大家都提不起精神了。过去的头条新闻今天却使人厌烦，事情就是这样，戴夫斯先生。相反，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那倒称得上新闻。”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知道我是那个委员会的，洛丽小姐，那儿的事情都是绝密的。我们不谈这些，纯粹是浪费时间。”

“政府正在欺骗我们，”她出其不意地摆出好斗的架势说，“政府深知人们还不熟悉的飞碟。苏联、美国、大不列颠……他们了解的比人们所传说的远为清楚。但是总有一天政府将被迫把飞碟的真相告诉我们，再也不能可笑地辩解说，某个飞行员追踪金星的反射去了。或者说飞碟的目击者都是一群神经病或无赖。欺骗总不会长久的。”

“这是您的推测，洛丽小姐。我不认为政府要掩饰什么。很简单，有些事情没有把握，不便公开。”

“这是空调会的一名成员的看法吗？”她吃完了汤后，问他说。

“这是美国普通公民、国家航天局戴夫斯的看法。”

“我们不谈这些。”她开始吃第二道菜，她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也不看他，好象偶然说起似的。

“戴夫斯先生，昨天我从百慕大来。”

戴夫斯感到一阵战栗。他真想向她提几个问题，跟她打听关于百慕大的情况。忽然他记起了那个漂亮的女子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名记者，他暗暗思忖，还是不要冒风险的好。

“很好啊！”他声音单调地说，“您去旅行了？”

“不！”她矢口否认，“这是我的工作，我对新奇的事物总要去调查一番。我也在巴哈马群岛的纳索呆过。在深海里，有一样东西吸引着我。戴夫斯先生，这是新闻。不管我在那儿，我都要弄新闻。这样，人家才给我报酬。”

“您干得很不错。”他瞧也没有瞧她一眼，便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随后呷了一口啤酒。

“关于一条船失踪的消息。”洛丽叙说着：“船上的人都失踪了。”

“够了！”戴夫斯截住她的话，抬起眼睛看着她，冷淡地说，“我已经跟您说过，请您不要讲这些事。我不愿意讲，也不喜欢听。”

“我并没有指名道姓说了谁，我讲的是几乎四十人的失踪。”洛丽深深地叹了口气，轻轻地摇晃着金发的脑袋，她的颖慧、活泼的眼光停留在戴夫斯的身上：“我……我找到了一样东西，戴夫斯先生。在那大海里，谁也找不到的东西。”

“洛丽小姐，对您找到的东西，我不感兴趣。”戴夫斯站了起来，态度生硬地顶撞了一句。“我跟您说过，我不想对您的无礼，而您提到的事总让我不愉快。这并不是出于工作的原因，简单地说吧，我不愿向任何人谈起这些，更不愿和一名记者。再见！洛丽小姐。请原谅我失陪了。”

“等一等！”她把他叫住，拉住了他的胳膊。“至少，您得看一看我找到的东西，对我倒没有用处，对您，也许在感情上……有些价值。”

她急忙在皮包里翻找，然后把它放在戴夫斯的手上。他站在那儿端详着洛丽交给他的东西，他惊恐地眨着眼睛，万万没想到他如此熟悉的、再也见不到的东西，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一只戒指，一只金戒指，戒指的绿色宝石上雕刻着一尊东方仕女像，这是一枚中国的手工艺品，在戒指的环圈上镌刻着这样几个字：

“瑟勒娜·亚当斯惠存

肯内思·戴夫斯

１９７５”

“我的上帝！……这是两个月前，我送给瑟勒娜的戒指。”他的声音嘶哑了，脸色死一般的苍白，看着年轻的女记者：“您马上告诉我，您从哪儿找到的戒指？”

“在大西洋的某地，百慕大死三角海区附近，戴夫斯先生。”她平心静气地说，“我寻觅到的不只是戒指，还有……您愿意上我家去吗？”

离肯尼迪角不远，在科科瓦比奇住宅区的海滩上，有一幢简朴的住宅。住宅的四周是经过精心管理的整洁的花园。在住宅里有现代的家俱，房间的装饰色调明快，乐观，使人有一种洁净愉快和舒适的感觉。

但是戴夫斯踏进洛丽的住宅时，并未被这种气氛所感染。年轻的女记者对他的采访，看起来兴高采烈。可是他却忧心忡忡、愁眉不展。赠给瑟勒娜的金戒指还在他的手里拨弄着，这只戒指，自从他给了她以后，瑟勒娜天天戴着它。不用说，去百慕大旅行也戴着它。

他想，这个女子，在旅行中还觅寻到什么东西呢？而他和别的一些人在百慕大却一无所获。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旋。自从瑟勒娜神秘地失踪后，他第一次看到了属于瑟勒娜的东西，除了那条狗以外。

“请随便坐，”洛丽对他说，“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戴夫斯，要喝点什么吗？白兰地，还是威士忌……”

“请不要客气，我什么也不想喝。我不是来正式拜访的。这，您是知道的，我们还是直截了当地谈谈吧。”

“随您的便，”她耸耸肩。

戴夫斯向她瞥了一眼后说：“那么，请您把您所找到的东西给我看看，您应该向英国和美国海军当局报告，这是您的义务。”

“作为一个记者，没有履行这种义务的必要。”她轻蔑而又讥讽地说：“他们什么材料都有，难道还要禁止我发表新闻？”

“新闻？什么新闻？”戴夫斯焦急地询问道。

“我的朋友，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她朝着一个家俱走去，用钥匙打开下面的抽屉，找了一会儿，抽出一个米黄色的、铮亮的雨布口袋。她拿起来，递给了戴夫斯。

这只口袋和它的颜色并没有引起戴夫斯的注意，而几个缝缀在口袋上的蓝色塑料字，使他的精神为之一震。口袋上有他很熟悉的鸟的标记，这是海军袖章的标记。在标记上面还有“信天翁”号几个字。

“这个口袋……”他激动地说：“是游艇上的。”

“对，戴夫斯。”洛丽表示赞同，“是属于‘信天翁’号的。口袋里还有一些东西，你手里拿着的戒指就是从这个口袋里捡出来的。”

“口袋里还有什么东西？”戴夫斯犹豫不决地向前走了几步，他急切地想知道这一切。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手足无措、欲壑难填。

“您瞧！”她说着，同时把米黄色口袋里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您看……您自己来鉴别这些东西吧！”

戴夫斯睁大眼睛，望着散在光亮桌子上的各种东西：有娇小的金十字架项练，几只戒指，一块指针停在四点三十分上的手表，一枚镶着宝石的领带别针，几副金丝墨镜，一个流行的肥皂盒，最后是一枚佩在翻领上的蓝、白、黄三色的体育徽章。

“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戴夫斯很想知道其中的奥妙。

“不知道。我只知道里面有瑟勒娜的戒指。”洛丽解释道。“后来我就马上明白了，这些东西大概是‘信天翁’号船上人员的个人财物。我决定留下这些东西，请您来鉴定一下。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

“你说得对！其它的东西都不是瑟勒娜的，你等一等。有一样东西，很面熟……”他的手指摸着一个珐琅质钮扣似的东西。他仔细地察看，发现它四周绣着金丝，白底上有一只蓝色的鸟。突然，他紧抓着这个钮扣似的东西叫道：“就是它！”

“什么？”洛丽很感兴趣地问道，“您能认出是谁的吗？”

“当然啰！是……是瑟勒娜叔叔霍默的。当他穿着蓝色上衣，白色军裤的军装时，总是把它佩戴在翻领的扣眼上，这是一枚水上体育俱乐部的徽章。”

“我们又找到了一位遗物的主人了，现在除了瑟勒娜的戒指外，还有……”洛丽凝视着他。“这个口袋无疑是‘信天翁’号船上人员的了。”

“是他们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把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口袋里？您又是怎么找到的？”

“我就是这样找到的。”

“在哪儿？”

洛丽端详着他，她的神情变得严峻起来，双眼闪烁着狡黠的目光。

“只有我知道那个地方，戴夫斯。”她说，“我把秘密告诉您，我挣什么？”

“你必须告诉我！”戴夫斯暴跳起来：“如果您不说，我要向海军当局控告您，他们会叫您说出这一切的。”

“我就是不说。我是一个公民，军事当局奈何不得我。”

“为什么你矢口不说？您隐瞒了什么？”

“您呐？戴夫斯，你把什么隐瞒起来了？我知道您的工作都是绝密的。不过我倒可以告诉您一些。”她坚定地向戴夫斯走去，“您听着！我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信天翁’号的口袋，那儿还有东西。也是在那儿，我看到了一种特殊的物体留下的痕迹，好象一艘飞船停在地面上，但它不象飞机，也不象直升飞机，什么也不像。戴夫斯，您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这很简单，它是圆形的，直径大概有十二到十四米，在它降落的地面全都被它烧焦了。这会儿，您清楚了吗？我还可以再告诉您，飞碟就是在装首饰的雨布口袋的地方。您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对飞碟这么感兴趣了吧！我可以向您保证：‘信天翁’号游艇和百慕大发生的各种神秘事件都与飞碟有关！”

“是这样！”戴夫斯信服地低下了头，刚才的那股锐气都消失了。“我……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要知道，洛丽小姐……我要知道您是在哪儿找到这个口袋的，飞碟又在什么地方？”

“谁也不能强迫我说出来，您也不行。所以请您来只是让您看看。要么，我们讲个条件。”

“讲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您把您知道的有关飞碟的情况告诉我，我把飞碟的地址告诉您，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条件。”

“好，就这样说定了。”戴夫斯接受了洛丽的条件。

第五章

卡梅伦少将慢慢地转过身去，面对着刚刚打开的门。他用冷淡的目光看着笔直站在门口的人。

“是您叫我吗？先生。”刚进来的人问道。

“是我，戴夫斯，请进。”这是少将深沉、简洁的声音。

戴夫斯关上了门，顺从地走到少将的桌前。少将慢条斯理地移动身子，把他的脸对着戴夫斯，两人的目光相对而视。

“有什么事？少将。”戴夫斯猜测着将军为什么叫他。“您好象有什么心事。”

“是啊！戴夫斯，我的心事还很重呢！真叫我心烦。您瞧一瞧桌上的报纸，它的第一版。戴夫斯，我要您马上回答。”戴夫斯默默无语地拿起报纸，翻到了第一版，报头上印着“新奇电讯报”的几个彩色大字，强烈地映入他的眼帘，引人注目的标题使读者一目了然，真不愧为使人新奇的报纸：

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有飞碟！美国当局掌握着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和飞碟在大西洋这一海区的电视报导。

飞碟是马尾藻海附近船只和飞机失踪的罪魁祸首吗？

“天哪！……”戴夫斯顿时一切都明白了。“这个女人……”

“戴夫斯，我只向您提一个问题。”卡梅伦少将干脆地说，“是您向女记者洛丽提供的消息吗？”

戴夫斯有气无力地放下手里的报纸，抬起眼睛望着质问他的人。

“是我，先生。”戴夫斯直言不讳地承认。

卡梅伦原先以为他的下级会给他一个否定的回答，并对他的清白无辜受到怀疑而提出抗议。但是，戴夫斯的回答使他大失所望。

“您难道不知道空调会的工作是高度机密的吗？”少将严峻地斥责他。

“知道，先生。”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外界透露。”

“是，先生。”

“在报纸上，女记者说她发现了瑟勒娜的戒指，‘信天翁’号船主的徽章和船上的防雨布袋。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先生。戒指还在我手里。”

“其它东西呢？”

“在洛丽那里，卡梅伦少将。”

“那么，我和您马上去找洛丽，这是命令。”

“是，先生。”

“这是我们俩最后一次在一起工作了。从现在起您被开除出空调会了。如果军事当局对您的行为提出制裁，您还将受到刑事处分。军事法庭根据您的表现，将暂时停止您在航天局的职务，同时您还要进行反省。您明白吧，戴夫斯？”

“遵命！先生。”戴夫斯紧咬牙关。“请您允许我说几句，不管对我采取什么措施，我决不后悔。女记者滥用了我对她的信任，把材料公布于世。不过，说穿了这也是她的职业。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欺骗人类、欺骗自己。现在，少将先生，我对飞碟的认识更透彻了。它是我们的人失踪的元凶。那时，我常想，所有失踪的人都葬身于神秘的大海之中了，要拯救他们的希望也已破灭。现在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他们还活着……在某个地方。我满怀希望能重新找到他们。”

“您疯啦！戴夫斯，您想到哪儿去了？他们在哪儿？也许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或者在离我们地球遥远的飞碟上。”

“这正是我要在调查的。先生，我要去调查的。”

“您要调查什么？”

“我要去寻找存放雨布口袋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由于健忘，或者是一种需要……会把一封信放在那儿了。”

“一封信？给谁的信，为什么要放一封信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信的确切地方，但是我能确定它的位置，我会找到飞碟的。”

“真是海外奇谈！”少将不安地看着他，“您单独一人面对宇宙人的飞船……您要想干嘛？”

“我自己也不清楚。”

“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位年轻的女记者，也许她已卷进了这个旋涡，和您一起泄露了华盛顿三令五申的高度机密。”他们离开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一部军用吉普载着他们驰往科科瓦比奇。当他们到达住宅区时，一股浓烟从公寓里升起，大批的人群和消防队把这所公寓围得不水泄不通。卡梅伦少将和跟随他的戴夫斯急促地向前走去。

“她是住在这儿吗？戴夫斯。”少将问。

“是的，先生。”戴夫斯不安地答道。当他瞥见缕缕浓烟和在住宅区的一幢公寓周围的消防车以及众多的消防队员时，他的脸色霎时间变得苍白了。那是洛丽的家。“天哪！少将先生，那幢着火的房子正是她的家。”

两个人向火场跑去。火已经熄灭，那幢房子只剩下被熏黑了断垣残壁，冒着一丝丝的黑烟，还有烧焦了的花园。水在地面上积成了水塘，消防队员正目睹着这一片废墟。奇怪的是周围的邻居的房屋却完整无损地矗立着。

“有伤亡吗？”戴夫斯向消防队长走去时问道，“一个女子住在这所房子里。”

“您不用害怕。”消防队长答道，“当着火的时候，房里没有人，街坊向我们报告说，房子的女主人今天出去旅行了。房门是锁着的。”

“旅行去了……”戴夫斯回过头来，对卡梅伦低声地说，“去百慕大……噢！上帝！这可是神的保佑啊！”

“稀奇的是几个邻居肯定地说，清早他们在屋顶上听到一种强大的噪音。”消防队长搔着钢盔下的头皮说：“好象是一架推进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还有人从窗子里看见一团绿色的光。一瞬间房子就开始着火了。当他们通知我们救火的时候，绿光就不见了。”

戴夫斯的视线集中在卡梅伦少将身上，他的脸上已无血色。现在他们俩都凝视这一片土地，那里曾经是洛丽愉快舒适的住所和细心照料过的草坪。

“真对不起！戴夫斯。虽然我们这儿是民用单位，但是我们收到了军事当局的命令，要求您，在您被控违反纪律和泄露美国政府战略军事情报期间，离开国家航天局。您的问题很严重！请您执行命令。”

“好吧！先生。我已经知道了。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我将不受任何人的管辖。”

“是这样，戴夫斯。在没接到新的通知以前，您不用来上班，现在您可以回家去了。如果您想离开美国，您要向美国军事当局提出特别申请。我想他们是不会批准的。”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安德森先生。”戴夫斯不满地说着，同时眺望着宇宙飞船的起飞跑道。“我多么留恋我的工作啊！我的爱好就在于从事航天事业，这您是知道的。”

“这种爱好，造成了您今天的困难处境，戴夫斯。”安德森用轻蔑的口吻说。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戴夫斯的眼睛遥望佛罗里达明朗的蓝天。“这又是另一番的航天事业，我们对它还不熟悉，我们的航天工具还达不到空间。”

“照您的说法，‘新奇电讯报’，这张荒唐的报纸发表的新闻是正确的？”

“可以这样说，先生。这正是我要调查的。”

“人类的工具能找到飞碟？”安德森不安地察看着以前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

“不知道，但飞碟是存在的，我要设法找到它。我担心他们都得知……”

“他们？”安德森竖起双眉。“他们是谁？”

“当然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戴夫斯回答后，敬了个礼，便离开了安德森的办公室，离开了他曾经一直和他共事的人。

“是的，戴夫斯先生。”新奇电讯报的主编巴尼·西蒙斯，把即将出版的第一版校样放在桌子上，对戴夫斯肯定地说：“我们的首席记者洛丽暂时出国。昨天，她把她的决定通知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收到她从某地打来的电报。”

“您能不能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

“不行。”主编辩解着说：“她特别关照我不能把她的地址告诉任何人。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西蒙斯，您听着，她很快就会回来呢？……还是她永远回不来了？”

“您说什么呀？”

“那天晚上，她的家已夷为平地了。幸好她早离开了几小时，要不就葬身在火海中了。”

“我知道这场火灾。不管怎样……她及时离开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火灾，西蒙斯。如果您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新奇主义者，为什么不在下一期向读者报道宇宙人在密切地监视我们，他们还知道洛丽手头上有……决定要把她除掉。”

“您疯啦！”主编惊讶地看着他。“如果我们发表这条最热门的新闻，我的顶头上司将要把我踢出大门。假使读者，有了这种思想，将会引起恐怖浪潮，这会迫使当局关我们报馆的门，戴夫斯先生。”

“因为害怕民众，政府就可以把真象隐藏起来。直到今天，我一直跟设想和空论打交道。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知道这些宇宙人会把整个船只掳走，然后又把空船交回。他们还知道我们在想的什么，做的什么。我最近才发现他们最恶毒的是把人杀死或者把他除掉。我不是吓唬你，西蒙斯，情况越来越不妙了。这些宇宙人，并不是我们常常认为天性和平的，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事比作象韦尔斯想象中的‘世界战争’……”

戴夫斯离开了编辑室，只有那惊惶失措、瞠目结舌的西蒙斯留在那里。他紧抓着排好的新奇电讯报的第一版的版面，在另一张空白纸上开始写上几行粗大的字。醒目的标题，展现在他的眼前：

前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和国家航天局的工作人员断定宇宙人在监视我们，他们是侵略成性的。我们记者洛丽公寓的这场大火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

“这可是一包炸药。”他嘟哝着，脸颊激动得绯红。

“如果这包炸药爆炸，可不是仅仅把我一个人炸到天上去……”

第六章

“不准！”

“禁止离开美国。”

这是两个盖在一份申请书上的军事当局的印章。在另一封印有五角大楼字样的信封里，通知他由于泄露机密和违反美国最高战略司令部的纪律，给予纪律处分的依据。戴夫斯把这些信封扔在桌子上，双眼直视着空间，他从来没有这样怒不可遏。他神经质地抽着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由于愤怒而碾碎了的烟头，房里的肃穆气氛中增添了一层薄薄的蓝色烟雾。

“这些魔鬼，我一定要去……”声音从他的牙缝里挤了出来。

“我一定要去，谁也阻挡不了我！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把我关上二十年，但是，他们无法迫使我留在这儿。那个坏心眼的女人……”

他紧闭双唇，不再说话。他不愿再想到洛丽——他从前信赖过的人。可是，她可耻地背叛了他，把他提供的录象机录制的有关飞碟的情报公布出去。

现在，他自食恶果。但是他并不过于后悔，他从中也得益不浅，他发现了远比一个绕着地球转的天体观察员了解到更多的东西：船和人的劫持者；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洞”，一个通往别的世界，别的空间的“洞”。他又感到了宇宙人能凭直觉了解地球上的事情，或者也在调查地球人的情况。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会不择手段地消灭任何人。洛丽房子的着火就是一个明证。烧焦的灰烬，圆形的……清晨屋顶上的噪声……舷窗的绿光……

飞碟，杀人的飞碟，为了杀害一个了解他们情况的女人，他们竟烧毁她的房子，幸好她早走了两个小时。这一点，他们竟没有料到，说明他们也不是尽善尽美、料事如神的。

也许，这倒是他唯一的希望，希望他们再犯错误。戴夫斯清楚地知道人类和宇宙人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也可能被监视起来。但戴夫斯坚信洛丽，这个有着金发，但令人诅咒的恶作剧记者在某地附近，也许非常近。

这就是飞碟对她采取行动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从太空来的杀人犯的意图。

但是，洛丽现在在哪儿？为什么她要去寻找宇宙人？难道‘信天翁’号雨布口袋的发现，说明只有她才熟悉飞碟在太平洋某地留下的踪迹？她在报纸上发表的，打破了整整几个世纪禁区的这一新闻，促使她到那儿去？

“我一定要找到她……”戴夫斯自言自语地说。“找到洛丽就意味着……离宇宙人近了，离瑟勒娜也更近了。如果她还在，还活着……我非要找到通往百慕大的‘洞’的道路，不管多么险恶，纵使那些奇特的人把我带走，也在所不惜。”

懒洋洋地躺在长毛绒地毯上的狗叫了一声。戴夫斯惊奇地转过头来。突然狗又狂吠起来。

戴夫斯仔细地观察着狗。这时狗露出了长长的犬牙，玻璃球似的眼珠死盯着大厅，戴夫斯顺着狗的视线打量了一下大厅，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斯基派”继续在狂吠着，毛茸茸的身躯在颤动着……

他猝然想起在放录象时的情形，狗的那种表情正和现在的神情一模一样。这是为什么？

“我们走，‘斯基派’，好朋友……”他设法让狗安静下来。“你为什么叫个没完，这儿什么也没有，又没有飞碟，也许你在做梦，做了一个恶梦吧！”

他伫立在那儿，狗竖起双耳，也紧张地站着。它的嗥叫越来越令人不安，越来越使人无法理解……

戴夫斯迅速作出决定，走到狗的目光注视的那扇窗子，但窗子紧紧的关着。他朝外看了看。

“我懂了……”戴夫斯喃喃地说，“是在外面……”

说时迟那时快，戴夫斯猛地推开紧闭的窗子，街上的灯光，黑夜的星光，带着海水咸味的和风一股脑儿拥入房间。好象一个什么东西也跟着照射进来了，惹得狗狂叫，暴跳，似乎竭力要把它抓住似的。

一道绿光照亮了大厅。长久的嗡嗡声震撼着他的耳膜，震得他晕头转向。在平静的夜晚，一个发光的物体在他头顶上闪烁着。绿色的光流射进了大厅，照射在戴夫斯和狗的身上。

狗开始呻吟，发出一声可怜的长鸣，接着是一片寂静。戴夫斯眼花缭乱，他转过身子，竭力摆脱这股强大的绿光，同时他想看看他的狗怎样了，但是他没有看见。“斯基派”不在大厅里了。

“‘斯基派’！”他高叫着，“‘斯基派’！你在哪儿？”

没有回答，是不是“斯基派”变成哑巴了。大厅里又笼罩着一片谧静，只听见绿光在原来的高度上发出尖厉的嗡叫声。

戴夫斯找遍了整个大厅也找不到“斯基派”。他恐惧地重新跑到窗前，但绿光已经离去，旋风似的漂浮在空中，高悬在他的头顶上。戴夫斯向绿光挥动着拳头，叫嚷着：

“你们等着，坏蛋！你们干尽了坏事，把我们的人绑走了，现在又把‘斯基派’劫走了。还我的‘斯基派’！还我的瑟勒娜！不管你们在哪儿，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都要找到你们！”

飞碟象通常那样飞速升起，对戴夫斯的叫喊和威胁置之不理。

戴夫斯探出身子，怒不可遏地向另一个世界飞来的怪物挑战：“我发誓要找到你们！除非你们把我杀掉，把我也劫走。要不，我要跟你们干到底，向世界证明你们是存在的，你们有着想象不到的危险，我不怕你们！不管你们有多么强大，我一点儿不怕你们！你们可以跟踪我，监视我的每一个步骤和破坏我每一个意图，只要你们不把瑟勒娜交还给我，戴夫斯将是你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夫斯觉得脑袋剧烈地疼痛起来，就好象一把钢刀穿过脑壳，取出了他的脑子。他疼痛难忍，颤抖着向后退去。在痛苦的喊叫声中，一道绿光照射在他的脸上。接着他倒在大厅中央，一动不动，象奄奄一息的人那样躺在地毯上。

绿光远去了，仿佛是一颗遥远的星星在黑暗中消失了。

在那天晚上有人在佛罗里达海岸某地看见了飞碟。这又装进了空调会的卷宗里，为将军和官方的坚决否认又增添了一份材料。

他用凉水冲冲脑袋，头脑顿时清醒多了。他颤抖着向房里走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瞧着空旷的房间。长毛绒地毯上再也看不见“斯基派”了，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它和被掳走的人一样，会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肢解，或者被杀死……或许它还活在太空的某地。

他，……为什么还在这儿？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脑袋的疼痛渐渐减轻了。只有太阳穴的跳动，视网膜里的绿光唤起他对可怕飞碟的回忆。就是它把他打倒在地，使他失去了知觉的。

“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我杀害。”他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

他欠起身子，又重新向窗口走去。他眺望窗外布满天空的星星、漆黑的夜晚、海岸的灯光、海上的船只和住宅区的万家灯火、夜总会和远处国家航天局的各种照明设施……，却看不见从太空来的绿光。

他看看手表，手表停了。他下意识地和墙上的挂钟对时间时，发现挂钟也停了，一种磁性大概在钟表的机件里起了作用。他将面对着一种他完全不熟悉的力量。他感到很可笑，他居然会使宇宙人感到不安。他们监视他，知道洛丽在干什么和他的未来动向，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就在附近，在他的身边。

“神秘得出奇。”戴夫斯低声地说，“但是我不怕他们，我不怕死，即使把我劫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也不怕。假如洛丽接近了他们，和他们非常近，也就是说她也在瑟勒娜的身边了。我也要和瑟勒娜在一起。如果要找到瑟勒娜，只有一个办法，首先要找到洛丽。我留在这儿是无济于事的，我现在没有’斯基派‘跟随着我了，他们把唯一的目击者也给劫走了……”

戴夫斯决定出去。他换了衣服，把必用之物放在旅行提包里，既不带提箱也不拿行李。当局可能在秘密地监视着他，也许宇宙人也……

戴夫斯为了掩人耳目，出走时没有用自己的汽车。他在附近的大街上，不慌不忙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对司机说：“上肯尼迪角，国家航天局办公大楼。”

出租汽车开动了，但是在一个明亮的车站前停住了。戴夫斯付了钱，走进车站吃了一点东西。然后，从那儿给一个人打电话，和那个人约好了时间和地点。

清晨，戴夫斯又耍了几个花招，足以蒙蔽那些跟踪者。他到了肯尼迪角北部的一所小型私人航空俱乐部，租了一架小型飞机离开了肯尼迪角。

飞机向西南飞行，似乎朝墨西哥湾的方向飞去，但是在半路上改变了航线，飞过佛罗里达上空后，便向北——东北方向飞去。他直接飞往巴哈马群岛，飞向可怕的百慕大死三角海区……

第七章

“在那儿，小姐。那座就是有名的魔鬼山。”

直升飞机驾驶员劳尔在星罗棋布的小岛上空飞行。这些小岛虽然荒芜人烟，崎岖不平，却生长着茂盛的热带植物。飞机在一座深褐色巨石上空盘旋，巨石的周围可以看到丛密的棕榈树和圆粒细砂的海滩。

洛丽侧着身子，从直升飞机的舷窗里贪婪地拍摄她脚底下的景物。在平静的海面上辉映着飞机的侧影，清澈的海水，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一眼便能望到海底。

“我第二次到这儿来了，可是我不知道它确切的名字。只知道，它是一座死火山，周围有圆粒的细砂和热带植物，为什么叫它魔鬼山呢？”

“我也不太清楚，”出生在纳索的驾驶员耸耸肩。“这是渔民们给它起的名字，相传已经很久了，也许象您说的是座死火山。不过，在古时候，它大概是一座活火山。这种山总是叫人害怕，火山口往往倒是魔鬼的杰作，洛丽小姐。”

“近来，渔民常来这儿吗？”洛丽问。

“来这个岛上？不，不来了。”他做了一个富有表情的手势。“谁也不会想到这儿来，小姐，为什么渔民要到这荒凉孤独、被人遗弃的小岛？那么小的一个岛，连一架小型飞机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着陆，只有直升飞机还勉强可以降落。这儿什么也没有，周围连条鱼都打不着，渔民们碰也不愿碰它一下。”

“为什么？”她看着这位在当地土生土长的驾驶员，思索着他讲的话。“您是说鱼吗？在这一带海上没有鱼！”

“对！但不是在这儿。”他笑着，摇动他棕发的脑袋，露出雪白的牙齿。

“您是说魔鬼山周围没有鱼吗？”

“对！渔民从来没有在魔鬼山周围打到一条鱼。他们说这儿没有鱼群，在方圆三到四里的海区连一条鱼都看不见。”

“为什么？”

“不知道，有的说如果不是海底的火山，本来鱼会游到这块理想的地方来的。还有的说，大家都那么说，只有魔鬼才让渔民在这儿打不到鱼，……您真的对这个小岛感兴趣吗？”

“这个地方对我有一种魔力。”她聚精会神地思虑着说。突然，她的目光紧盯着海面上不远处的一个东西，她指着说：“那是什么东西？”

“看不清楚，好象……好象海上的一个平台。平台上有一个红色的浮标，还有一些和浮标差不多的东西。”劳尔惊奇地贬着眼睛。“真是罕见！竟会有这种东西？没有人会到这儿来，就是最爱猎奇的游客也不会到离小岛这么近的地方。”

直升飞机向平台下降，好象一只大苍蝇，向海上漂浮的东西飞去。

“您说得对！是一个浮动的平台。”飞机离得很近的时候，洛丽说：“还有人呢！他们挥着手臂，向我打招呼。他们之中还有穿救生衣的。喂，您看那儿，有一只游艇，靠近游艇还有一只摩托船呢！”

“好象一群潜水员。”劳尔指着他们说：“有时，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不过从来没有离魔鬼山那么近。”

飞机在低空飞行，对平台上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平台上一共有四个人，有女的，也有男的，三人人穿着救生衣，带着氧气瓶，快活地向飞机挥手，洛丽指着浮动平台上一个有棱角的东西。

“噢！我可明白了，您瞧！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好象是一台电影摄影机，小姐。”劳尔说。“您说着了，他们是拍电影的，大概在拍部有关水下的电影吧。但愿他们留在平台上，不要到岛上去。我喜欢在我去的时候，岛上还是那个原封不动的老样子。”

“您要上岛上去？”劳尔惊讶地回过头来看她。“也想去冒险吗？小姐。”

“是的，如果能找到人驾船送我去魔鬼山，明天就去。要不，就到不了那儿了，您说是吗？”

“那么，我们坐直升飞机去不也一样吗？我刚才跟您说过……不值得到那儿去。”

“我喜欢坐船去，劳尔，你明天也来，我还用得着您，当我爬上魔鬼山顶……”

“魔鬼山顶？”劳尔大惊失色。“小姐，熄灭了的死火山，您在这儿就看得见，山顶上是喷火口，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何况爬上去很危险，山上又黑又滑，万一摔下来……”

“请您注意，劳尔。我们飞回纳索吧，我今天可饱尝眼福了，我还要在旅馆里把拍的胶卷冲洗出来。”

“知道了，小姐。”驾驶员应声答道。飞机开始往回飞。

当他们再次飞过平台上空时，只有站在摄影机旁的两个男子向她招手致意，其他人都跳到水里排演去了。不一会儿，平台落到后面去了。那个小岛，洛丽曾经在那儿找到装有各种首饰的雨布口袋的神秘小岛，也落到后面去了。

“是的，小姐。”一个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受人尊敬的老渔民答应着说。他手里抚弄着一顶帆布做的雨帽，站在年轻女郎的面前。“我叫马丁·多明各，随时准备带您去魔鬼山，请您相信我。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不在乎。”

“我很高兴，多明各。”洛丽愉快地微笑着。“对这个小岛，大家说什么来着？”

“老掉牙的故事了，迷信！”多明各压根儿没把它放在眼里。“有些人说魔鬼住在那座深褐色的巨石里，在那儿睡大觉，有那么一天他从喷火口吐出火来。还有些人说魔鬼把附近的鱼都弄死了，好让他独个儿住在岛上。甚至还有人说在晚上看见了魔鬼，他从死火山里跑出来恐吓那些胆敢到那个岛上的渔民。”

“您一点儿也不相信吗？多明各。”

“不，小姐，我根本就不信。我不相信魔鬼会因为我们而心神不宁，还会用吓唬人来逗乐。有的更离奇地说看到岛上有光。”

“光？”洛丽感到紧张。“什么光？”

“我也不知道什么光。”老渔民耸耸肩。“我从来就没见过。即使看见，我也不怕。据说是一种绿鬼，有绿火似的舌头，他们从地底下冒出来。呸！一派胡言。如果要找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风景如画的憩息地，您不必去那个岛，那儿是孤零零的，一无所有的小岛。有的是长满了的杂草、棕榈树和巨石脚下的砂子，可以值得一看的只是吓唬这一带渔民的火山，其它什么也没有。”

“多明各，您真是一位不怕天、不怕鬼的老渔民。”她边说边仔细端详着他。“我很高兴有您这样一位旅伴。我将每天付给您十镑，如果我在这儿逗留更长的时间，您认为合适，我可以多付一些。”

“随您的便，小姐。”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但是您将把钱扔进水里，还浪费了您的时间。”

“因为我看见岛的附近有人，他们都在海上的一个浮动平台上，至少那儿的风景很吸引人的。”

“噢！那些人……”多明各摇摇白发苍苍的脑袋。“他们都是拍电影的，是一些寻欢作乐的人，我不太和他们交往。他们整天寻找些稀奇古怪的地方拍电影。”

“原来是拍电影的。”洛丽想了想说：“他们拍什么电影？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把钱花在这上面。”老渔民笑着说，“我听一个朋友说，有一个叫什么马尾藻海妖，经常在马尾藻海周围活动。妖魔！可怕的可名字，几个世纪来大家都这么叫。他们应该到马尾藻海和妖魔打交道才对，而不是在这儿。”

“然后再运用拍摄的特技，完全象真的了。”洛丽也笑着说：“明天十一点整我等你，不要耽搁出发时间。”

“行，没问题，小姐。明天十一点整我驾着摩托艇在这儿等您。”

兴致勃勃的洛丽预先付给纳索老渔民一天的佣金，然后便走回她在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圣乔治旅馆的房间里。

“晚安，小姐。”一个声音在背后向她打招呼。“您是不是直升飞机上的那位女郎？”

她停住了脚步，好奇地转过头去。正在这时，一群年轻人从旅馆的电梯里走出来，他们都穿着鲜艳的衬衫，浅色的裤子。看起来他们很活跃，很欢乐。他们的皮肤被海水里的碘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古铜色。她模模糊糊地还记得。

“噢！平台上……拍电影的不是你们吗？”她笑着说。

“我们就是拍电影的。我叫杰克·尔·格兰杰，是影片’马尾藻海妖魔‘的制片人。”和她说话的是一个高个子，他们中年岁最大的人。他伸出嶙峋而宽大的手说：“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摄影师杰弗里·法尔，那二位是影片的主角琼·诺克斯和凯文·穆尔。”

“琼·诺克斯和凯文·穆尔！”洛丽惊讶地打量他们。“我的天！都是电影和电视上大名鼎鼎的明星……，朋友们，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洛丽，记者，我在这儿度假。”她小心翼翼地说。

“好极了，我正希望您给我们写点东西。首先，您得写我们在纳索的会见。”凯文·穆尔，一个高傲漂亮的男子，在武打片里扮演一个英雄角色。他笑着说：“您给我们电影作免费宣传了。”

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洛丽也高兴地说：“请你们相信，我一定写一些关于你们的文章。”她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急于回去看看已经冲洗了的胶卷。她把旅馆的浴室当作临时的冲洗室，冲洗白天从直升飞机上拍摄的胶卷。“如果你们明天在魔鬼山附近的话，我还会看见你们拍电影呢！我也去那儿给报纸拍几张照片。”

“那个传说中的魔鬼山吗？”制片人杰克·尔·格兰杰放声大笑。“您很勇敢，洛丽小姐！明天我们就在那个岛上拍电影。”

“不，不可能……”洛丽竭力抑制由于他们将在魔鬼山对她的干扰所引起的不快。

“不可能？明天我们就是去那儿拍电影……”琼·诺克斯挽着她的臂膀说，“您跟我们到酒巴间喝一杯，一会儿功夫，花不了您多少时间。明天我们在那可怕的魔鬼山上再见，本地人关于魔鬼山有许多传说，我的朋友……。”

洛丽不能拒绝他们的好意，他们一起在旅馆的酒巴间里喝了几杯混合清凉饮料。

在楼上洛丽昏暗的浴室里，冲洗过的胶卷挂在几根铁丝上晾干。但在她回房之前，一双戴着手套的手已动过了那些挂着的彩色胶卷。一双不安的眼睛，在手电筒的光亮下对胶卷进行了察看，然后浴室的门悄悄地打开了，又轻轻地关上。一个人影，用万能钥匙打开洛丽卧室的门后，不留足迹地离开了，接着又走进了同一层的另一套房间。

第八章

多明各熟练地驾驶着摩托艇，向魔鬼山驶去，但坐在船上的洛丽却局促不安，她并不为此行担心，也不是对荒凉奇怪的小岛越来越近而感到害怕。引起她不安的却是她从直升飞机上拍摄的电影片子。她默默自问，她的整个旅途是否会顺利，到达魔鬼山后……。那卷电影片子就是一个明证，还有在这个海区发生的事，同她第一次来到的时候所发生的是那么的相同……现在，摩托艇正向神秘的小岛驰去。在她这场如痴如醉的游戏中，她将面临的是一个强大凶恶的敌人，来自外太空的，另一个世界的，甚至另一个星球的敌人。

摩托艇在平静的海面上急驶，快要到达圆粒砂子和灌木丛环绕的深褐色巨石的时候，突然，她的思绪中止了。小岛，近在咫尺的小岛出现在她的眼前。它好象是一块黑色发光的圆锥形巨石，伸向天空。由于大西洋海水的侵蚀，海浪的冲刷，在巨石的脚下布满绿、黄色的圆粒细砂和海浪冲击下形成的又黑又滑的礁石，宛如传说中的死火山里的石头。

“您瞧，小姐。”多明各指着前面说：“那个小岛多荒凉，今天……我看见海滩上有一条船，还有人。”

“他们是拍电影的。”洛丽略微皱起眉头思索着说：“今天他们要在这儿拍电影，但愿我们不要互相干扰。”

“这个地方那么小，他们会妨碍您的，您也会打扰他们的。”

“也许这样更好一些。”洛丽说：“他们在这儿将减少我的疑虑、恐惧。您想想，多明各，如果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

“我不相信您也有迷信思想，小姐。那些传说都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小岛和其它的岛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在这儿住过，更谈不上什么妖魔了……”

“我是不信什么鬼的。”年轻的女记者意味深长地答道。

老渔民的摩托艇渐渐地靠近那个令人不安的小岛。

洛丽回过头去、远眺她身后的大海，然后又仰望天空。她感到奇怪，在她第三次到这儿的旅行中，好象受到了监视，有人总在她面前晃来晃去，一刻也不离开她。

但是她除了看见在她头顶上飞翔着的直升飞机外，什么也没有发现。驾驶员劳尔的使命只是她在岛上活动时监视着她。为什么她还要受别人的监视呢？她的冒险是否能获得成功，单把希望寄托在年老的多明各身上，看来是不行的，有了直升飞机的监视，她会更镇静一些。

她隐约地觉察到远处水面上有一架水上飞机向魔鬼山的相反方向飞去，她沉思片刻，觉得有些异常，好像被什么人监视起来了。监视她的人不是多明各，也不是驾驶员劳尔，也不是在沙滩上向她招手的电影技师和明星们。

“行……”多明各兴奋地说。这位技术娴熟，有着丰富海上经验的老渔民驾着船绕过海上的暗礁和岸边的礁石。“我们到了，洛丽小姐，让妖魔来欢迎我们吧！”

他开了一个愉快、嘲弄的玩笑，但多明各后悔跟她开这样的玩笑，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第一次这样后悔过。因为正当洛丽跳上沙滩，年轻的电影星琼·诺克斯和凯文·穆尔向她跑来，电影技师站在摄影机后面向她招手的一刹那，魔鬼山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使在场的人都吓得魂飞魄散。

“哎呀！我的天！那是什么东西？”

多明各，这个老渔民，几十年来人们从未听他说过害怕二个字，今天他可不是仅仅感到害怕，简直可以说是恐惧。

洛丽抬起眼睛向小岛上深褐色巨石的山顶望去时，情不自禁地象被窒息似的叫了起来，那些拍电影的人都惊吓得脸无人色。

“天哪！不……”脸色苍白的洛丽，睁大着美丽的眼睛。“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一切都在他们的面前发生了。

深褐色巨石崩开了，从地底下迸发出震天撼地的响声，使整个小岛剧烈地颤动，甚至小岛附近海面上的海水也被搅动得沸腾起来。

“这不是死火山吗！”凯文·穆尔大声嘶喊。“好象它又要重新爆发了。”

一个硕大无比的黑影，带着尖厉的响声和硫磺的蒸气从火山尖冒出，就象人们想象中的金星人那样从它的星球内部蠕动着倾吐出来似的。

但是，那个庞大的黑影，在呼啸声中向空中升起，它不是妖魔，也不是地狱里的怪物，而是洛丽声嘶力竭地叫嚷着的：

“飞碟！你们瞧！它就是那个样子的！从外太空来的飞船……从火山里飞出来的。”

大家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飞碟。它现在是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影的，但人们却从未见过。洛丽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地球上面临魔幻似的现实。

那是个会飞的巨大的碟子，有菱形的舷窗，金属的外壳，外壳上有一层古怪发光的绿色。橘黄色的亮光从舷舱里散向天空，辉映在船舱外。

飞碟象陀螺似地盘旋上升，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在席卷小岛的烟雾和震动中越升越高，突然缓慢地冷酷地向他们飞来，向海滩下降……

吓糊涂的多明各，呜咽着跪在地下，大声地向上帝祈祷。

洛丽紧张、镇定地屹立在那儿。而她的伙伴、明星和技师们则四处逃窜，企图逃脱在他们头上飞翔着的妖魔的降临。

洛丽没有跑，她也不想跑。她知道跑是无济于事的，愚蠢的。她到这儿来就是要找一个飞行物，飞碟正是她要寻找的目标，她终于把它找到了。要往回走，为时已晚。和“信天翁”号游艇以及所有的船只飞机一样，在从太空中飞来的魔爪手中是跑不掉的。现在，她知道哪是百慕大的“门”，哪是它的“洞”。她也明白了她第一次在这个岛上找到的“信天翁”号雨布口袋，正是在这个“洞”里。那是飞碟出没的地方。

她肯定飞碟不是从地球中心里飞出来的，也不是从深海的海底里冒出来的。神秘的小岛只不过是一个基地，是他们埋伏的地方。他们耐心等待着，伺机捕获他们的猎物。现在他们可等来了猎物：四名拍电影的，一名大胆妄为的女记者，一名不信邪的老渔民……

圆盘继续下降，下降着……仿佛要用它的重量，把他们压扁似的。这时洛丽发现在它的下部，从圆形的机身里缓缓地伸出腿，或者说伸出金属支撑架来。它的腿是圆形的，它的支撑点，也可叫它做金属的“脚”则是菱形的。洛丽模糊地记得那天和戴夫斯坦率地交谈时，戴夫斯曾对她说过：“我的狗，‘斯基派’有四处伤口，每处伤口的形状都是菱形的，一下子四处同时受到灼伤。我敢发誓它的伤口和飞碟有关。”

一点也不错，每一个“脚”都是一个菱形图案。每个菱形图案又由四个小的菱形组成。大概由于它具有地球人难以想象的推力和前所未闻的速度与地球大气层摩擦的缘故，它的每个“脚”都被烧得通红。她心里明白将会有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着她，等待着其他的人。他们在宇宙人的魔掌里，将和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无辜者一样……

第九章

一切都在闪电般不知不觉地进行。

飞碟又向下降了一点，离地面越来越近了。它的“脚”象触角一样伸了出来，牢牢地支撑在沙滩里，它象一只巨大凶猛的金属昆虫平稳地停在海滩上。

在魔鬼山上的人，在飞碟的大肚子底下，都吓得扒在沙滩上。但是飞碟不再往下降，也没有把他们压扁，但从它的肚子里放出一种蓝色的蒸气，就象一层薄雾，带着甜蜜的香味在他们头顶上萦绕，同时还伴随着奇特、锐利的响声。香味，或者是蓝色薄雾里的某种成份使洛丽昏昏欲睡，使其他人神志不清。突然所有的人都一头栽在沙滩上，顿时动弹不得，失去了知觉。然后，飞碟上的一扇门慢慢地打开，静悄悄地向旁边滑动，露出一个宽阔圆形的孔。从孔里下来一个东西，好象是一个人，有点儿象神经科大夫，可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人。他腾云驾雾般来到他们的面前。这时从飞碟内部射来一束橘黄色的光。大地万籁俱寂，只有远处隐约的嗡嗡声，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这时的宇宙人却听不到这种轻微的响声。

顷刻间洛丽和他的伙伴们的身体象变魔术似的离开了沙滩，悬挂在空中，轻得可以随风飘荡……就这样，他们被外部的一种奇特力量吸进了飞碟。

多明各的摩托艇，拍电影的摩托船，在海水里被溶解了，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毁灭殆尽。任何一个天体观察家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飞碟重新向空中升高，在沙滩上留下圆形的“脚”印。当它往上升起时，掀起的气浪把留在沙滩上的“脚”印抹得一干二净。

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又发生了一起人和船只失踪事件。但这次事件并没有结束。在魔鬼山附近上空的直升飞机驾驶员劳尔目击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场面。突然他摔倒在直升飞机的操纵杆上，他和他的飞机在空中也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把他和飞机全都擒走，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但是在远处，一架水上飞机在大海的上空飞行。由于飞机与小岛的距离太远，所以驾驶员什么也没看见。但是，在驾驶员身边的一架大功率的电影摄影机的望远镜头却把魔鬼山发生的一切都拍摄下来了。

洛丽睁开眼睛，象着了魔似的看着菱形的房间，连墙壁也是菱形的，宛如处在巨大多面体的橘黄色宝石里。光亮从房里各处放射出来。地面、天花板和墙壁都是由发光的材料构成，仿佛是一座水晶宫。

“我的上帝呀！我在哪儿？”

她环视四周，看不见任何人，只有她一个人单独在这儿，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在惶惑中，迟疑了几分钟后，她想起来了她现在在哪儿。

我在飞碟里。我被他们绑架来了，今后将会怎样？所有被劫来的人命运如何？

四周静寂无声，好象她已脱离了人世间的生活。但她断定会有人窥视，偷听，严密地监视她，如同在博物馆的橱窗里陈列着希罕的宝物一样。他们是谁？他们又是怎样的人？她欠起身子，自我感觉良好。身上没有一处有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一点不舒适的地方，甚至有些轻飘飘、软绵绵的。没有烦恼，也没有思想的混乱。她的头脑、精神、肉体都处于最理想的境界。

“也许，不管怎么说，这倒不坏。但是这能持续多久？永远这么活着也不能使人身心愉快，或许在这个地方他们会把我杀死。”

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冥思苦索。

“谁也不会被杀死的，只有那些走得太远，知道我们太多的人。姑娘，您可以永远活着。”

话音刚一落地，洛丽就觉得有一种声音，人的说话声。难道是人在说话，人的声音？……也许是某种思维通过她的感觉传递到她的头脑里来的吧？她看看四周，还是她一个人。她竭力要弄个明白，刚才和她说话的人是用声音和她说话，还是用思维和她交流思想。

“我不想长命百岁，也不愿意留在这儿。我想回到我们的世界上去，和人们生活在一起。”

“您到这儿来，不是我们的过错。”那个声音说：“你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是这样，飞碟，你们是宇宙人，你们劫走了我们的人、船和飞机。”

“您说得对极了，但我们不要船和飞机。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十个世纪，对你们智慧的历史了如指掌。”

“你们……，你们是谁？打哪儿来的？”

“从遥远的地方，你们从未听到过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生活方式。我们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你们是想象不到的。现在我只是把船只肢解了，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最理想的是大家都这么认为船在海上遇难了。”

“’信天翁‘号不是这样，后来它又出现了。”

“’信天翁‘号和其他的船只不同，它是我们的……一个例外。”

“它是你们的？”洛丽不安地重复着说，不时地扫视四周，想从透明、发着磷光的橘黄色墙壁上发现和她说话的人。

“是我们的人。我们是高级的人，是我们星球和我们人民的使命的最高执行者。我们在执行着一顶长期的任务，现在正在执行。”

“我猜想，你们的任务是绑架地球上的人。”洛丽气呼呼地说。

“你只说对了一半。”

“为什么？”

“你的好奇心很强，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些。我们要了解适合地球人的那种生活条件，仿效你们的那套生活方式。猎取地球上的生物和自然界中的一切，然后我们适应它。这种适应需要时间，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

“适应？”洛丽弄清了他的话的含意后，不禁毛骨悚然。“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是地球上的人了……至少在外表上像地球上的人了。”

“算你说对了，我们至少外表上象地球上的人。我们中有些人正在变，您要是看见他们的真面目非吓得半死不可。还有些人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除了他们的发达的头脑外，一切都象一个逼真的地球人。”

“那么，你们可以和我们混淆在一起，使我们发觉不出来。”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嘲讽的笑声，“谁也不会察觉，谁也不会辨别出来的，姑娘……”

“还有……还有为什么……你们让’信天翁‘号游艇重新出现？为什么’斯基派‘能够逃遁……”

“狗……我们不感兴趣。没有什么用场，对我们也没有好处。狗不适于生活在我们的星球上。”

“那么，为什么你们又让’信天翁‘号回去呢？真是百思不解。”

“我们中有人需要这样做。我们大家都有权利要求什么，经过大家一起开会商量后，决定是否值得给她方便。这次我们同意了，没有拒绝她的要求。但让狗回到这儿来。”

“狗也来了！”

“这是需要。我们愿意让它回去。我们正在研究对付他的办法，同时密切地监视着你们。我们要自卫，要让我们的种族有足够的时间来演变。对你的意图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就象知道你的朋友，戴夫斯在看电影时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们先把他的狗弄来了，这仅仅是对他的一个警告，我们还可以杀死他，但是，我们不愿这样做。也可以让你死去，所以我们烧了你的房子。”

“什么？”

“就在您出走的那天晚上，您的房子着火了。我们知道您能去祸降灾，要不您就烧死在里面了。”

“那是因为你们不愿伤害我。”

“你说到点子上了。”

“那么……那些被绑架了的人呢？”

“他们同意改换门庭，放弃他们的原来生活，抛弃那个世界。他们对我们了解后，就会作出这样选择的。现在他们都很幸福，是我们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是低等人，只要控制他们的叛逆行为，适当地监视他们的思想活动，就能与我们和睦相处。你们所有的人都有叛逆的天性，尤其是那些博学多才、智慧超群的人。”

“还有些事情我不明白，谁出的主意把’信天翁‘号放了回去，把狗劫了来，把我抓起来，还要威胁戴夫斯？”

“我们中间的一员。”那个声音说，“具体地说，就是我，您看看我的影子，也许您以前见过。”

洛丽瞧着菱形发光的水晶宫，隐约看见一个侧影慢慢地显出了一个人影，一个女人的形象。

“您不是……”洛丽叫了起来，“您不是……瑟勒娜吗？戴夫斯的未婚妻！”

“我是瑟勒娜，姑娘。”人影说，“我就是瑟勒娜。戴夫斯没有怀疑过，永远也不会产生怀疑。我要离开他，是因为经过长期演变后，我要和我们的人一块儿回去……我已经取得了地球人的资格了，你懂吧？”

第十章

一双手把冲洗过的胶卷拿了起来。

临时充作冲洗室里的灯光在忽闪发亮。在玻璃制作的放大机下，放大了的图象展现在一个人的眼前，他曾经偷偷地闯进洛丽用作冲洗电影胶卷的浴室。他狡黠冷静的眼光紧盯着他用远镜头拍摄的胶卷。在昏暗的冲洗室里他惊讶地轻轻地叫了一声。

“真想不到！”他感慨万分地说：“真叫人难以相信，那个小岛原来是飞碟的基地！”

他又专心致志地研究起那些清晰的图象了。这些图象记录了死火山爆发时的珍贵时刻和绿色圆形金属物体上升、下降的情况。飞碟从未被这样完整清晰地拍摄过，连那组在空调会大厅里放映过的电视报导也无法与它媲美。

戴夫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黑暗中转动着身子。他现在不仅有飞碟的照片，还有电影片，足以证明它的存在。他有绝对的把握找到洛丽发现“信天翁”号雨布口袋的地方，还能找到大胆的女记者倾注全力要揭开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飞碟秘密所在地。

但有些情况使他怏怏不乐。

他小心谨慎地监视着洛丽的行动，还生怕引起旅馆和纳索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发现了洛丽和一群电影明星打得火热，也觉察到她与直升飞机驾驶员和老渔民的接触。这使他感到茫然，他怀疑这些人会不会是“飞碟”派来的，或许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着人的外貌的宇宙人。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洛丽这次去魔鬼山，那就糟了。

不久便证实洛丽和那些拍电影的人再也没有回到旅馆。“我必须去。”他决定驾驶目前还归他使用的那架水上飞机，到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去侦察。

在出发之前，他把影片的一些片断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寄给他的一个熟人：

美国佛罗里达，空调会

斯图尔特·卡梅伦先生收

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连同几张照片一起装进信封里，粘上浆糊交给接待室，嘱咐服务员如果当天他不回来，就作为急件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寄给收信人。

他来到他的飞机跑道，吩咐机械师给他作好起飞的准备。当机械师在检查时，戴夫斯不安地在跑道上蹓来蹓去，他不时地仰视一望无际的蓝色天空，眺望大海，他将在那儿，为人类揭开使他日夜不宁的谜。他吸完了烟，水上飞机的检查工作也准备就绪。

突然他背后的叫声把它吓了一跳：“休假不是上班，戴夫斯？”

戴夫斯吃惊地转过头。当他认出在他背后向他微笑的人时，不禁目瞪口呆。

“安德森先生！”他惊讶地说。“您在这儿！”

身材魁梧、体格强壮的安德森是肯尼迪角飞船基地的国家航天局领导。他向戴夫斯点头，微笑着朝他走来。微风吹动着他的国家航天局制服。他亲热地和戴夫斯握手，显得格外的活泼友好。

他和蔼地说：“我也有休假的权利，我的朋友。我一提起往事，就想到这儿来度假，最主要的是想看看您，同时请您原谅，原谅我对您的严厉处分，不过我也是按章办事。您关于飞碟的立场不仅使空调会，也使国家航天局处境复杂化。对此我表示遗憾。不过，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会修改对您的处分的。为了使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将打一份有利于您的报告。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您不必太费心了，先生。”戴夫斯摇摇头，断然拒绝了。

“我不想回国家航天局，也不想去空调会，任何这类组织我都不愿意干。要是说谁在调查’飞碟‘，我，戴夫斯。我要自己干，钱和交通工具我都不缺。”

“您要小心，戴夫斯。”安德森目光严峻，用嘲笑的口吻警告说：“如果飞碟真有其事，你的决定将是危险的。”

“我向您保证，飞碟吓不倒我。我马上就去找它。安德森先生，很对不起，我只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项至关紧要的也许是紧迫的使命。”

“真的吗！关于飞碟的？”他愉快地说：“我喜欢跟您一块儿去。”

“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会失踪。谁也不会知道我们失踪的消息。”

“噢！这，我懂……，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神秘失踪，不过说说而已，我不怕，我是我自己生命的主人，我可以陪您去吗？”

“好吧！”戴夫斯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您上飞机吧！正好有两个座位，够我们两个人的了，先生。但您得记住我跟您说的……”

“我忘不了，戴夫斯。”安德森笑着走上了飞机，他的笑声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不一会儿，他们便飞翔在大海的上空，并继续向魔鬼山的方向飞去。

戴夫斯带着不安的神情看着海面。沉默片刻后，他向他的同伴报告说：“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先生。”

“真的？”他惊奇地看着他。“什么东西？戴夫斯。”

“人和船是怎么失踪的……在海里有那么一个点，我们叫它通向另一世界的大门。这个门，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吗？”

“您怎么知道的，确实吧？”

“千真万确。我这儿有证据，铁证如山。在纳索附近有个小岛，飞碟的基地。把地球上的一个岛作为监视，控制，也许研究怎样侵略……或者研究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据点。他们夺走了船只和飞机，用某种力量使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表面上使一个物体的原子分裂，然后又选择另一个地方，使它们恢复原状。这是一种远距离操纵的物质转移。”

“得啦！”安德森听完他的话后，不以为然，却窘困地看着他，“失踪了的人呢？他们在哪儿？”

“好象在那儿。根据我的分析，飞碟上的人需要他们，才把他们劫走，我不清楚是不是要毁灭他们，研究他们，还是要把他们送到太空的另一个地方去，用作生物、智力和科学的试验。”

“您这种说法既新奇又富于想象力。我们走着瞧吧，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戴夫斯。”

“好，安德森先生。这一次，要么我找到飞碟；要么，他们把我劫到他们那边去，永远不让我回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们，你认为飞碟上的人智慧超群，虎背熊腰吗？”

“我想是这样的。甚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得多。”

“什么？”

“也许他们也是一种人，他们研究我们，要成为和我们相似的人，或者模仿我们这样的人。”

“模仿？”安德森忐忑不安。

“对！先生，他们可以演变，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他们的外表，为什么他们不会变成象我们这样的呢？这样，他们可以混杂在我们中间，达到监视我们和预先知道我们意图的目的，这可说明许多问题啊！”

“是啊！我也看出来了。”安德森若有所思地说：“说实在的，您是见多识广。我说您知道得太多了。”

他用一种罕见的声调说了这几句话。戴夫斯扬了扬眉，斜视着安德森，同时驾驶着飞机在海面上飞行。安德森微笑着，他的眼光却是冷酷的。

“我知道的并不多，先生。”戴夫斯反驳着说：“只不过对飞碟……”

“我说您的观点挺有些道理。您的想法独具一格，证据也很充分，足以使飞碟上的人感到不安，我的朋友，‘他们’不会允许您这样干的……您明白吗？您自己在自寻绝路，我感到遗憾，但是，我必须这样做。”这一席话使戴夫斯惊慌失措，语无伦次。这时，安德森从衣服里抽出一个金色的光彩夺目的金属物，形状象根管子，还有奇特的撑架。虽然安德森并没有把金属物对准他，但他凭直觉也感到了梦幻般的突如其来的威胁。

“您是……您是‘他们’的人。”戴夫斯惊讶地说。

“是他们的人。”安德森笑着说：“我永远是他们的人。在国家航天局，在空调会，在许多地方都有我们的人，我们控制着局势，使局势变得对我们……戴夫斯，您不用害怕，你们的世界对我们没有多大吸引力。我们只想模仿你们，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你们中间生存。您不要动，想反抗是徒劳的。这根弹簧就够您受的了……我们连同这架飞机和机上所有的东西将要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您明白过来时，我们已经在飞碟里面了，它一直紧跟着我们呢！那儿有人想看看您，我们走吧，戴夫斯，这是很容易的，很快……不会对您有什么伤害。”

他一按弹簧，戴夫斯已躲闪不及，感到世界就在他身边爆炸，发出耀眼的火花。后来……后来，他又重新恢复正常，他知道他已经在飞碟上了。他看见了“斯基派”，瑟勒娜……和洛丽。

“瑟勒娜……”他慢慢垂下了头神情沮丧。“原来你是……”

“原谅我，戴夫斯，”她喃喃地说：“我不能不告诉你，我不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们有自己的天规。我们象人，但我们不象你们这样的人。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真正面貌，你会吓晕过去的。我想再看看你，这将是我们幸福的别离。我希望你记住我，就象你认识我时那样。但是，你要明白，我不会为任何人作出牺牲的，我要到我自己的世界上去。”

“你，安德森……你们还有谁？还有多少人？瑟勒娜。”

“我不能告诉你，戴夫斯，”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有许多人。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将和你们共处一个时期，然后踪迹不留地离开你们。”

“那末，在百慕大失踪的人，被绑架的人呢？”

“百分之九十都是我们自己人，戴夫斯。”她笑着说：“他们回来了，而不是被掳走。但有些人和他们一起被带了来。他们可以在两者中进行选择：被消灭，还是经过改造再回去。但是他们都愿意留下来，他们可以在我们星球上无忧无虑地生活，他们在那儿很幸福。如果你们有谁愿意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上，他将永远是幸福的。戴夫斯。

“现在，你怎么办呢？和我在一起，跟洛丽回去，还是和那些拍电影的留在这儿？

“他们已经作出了选择，愿意留在这儿。还有那个直升飞机驾驶员也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将过着无与伦比的美好生活。”

“我，被改造，还是被消灭？我现在身不由己，但也不愿意被消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劫持，瑟勒娜。当然，在这儿你是我唯一……”

“不，戴夫斯。”她缓慢、温柔地说，但又坚决地否认。“不可能，你和我之间的爱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貌合神离，我们将以不同的形式产生爱情，这对你、对我都毫无价值。因此，我离开了你。我必须这样做，戴夫斯，最好你不要来找我，不要再坚持……尽管如此，我给你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她接着说：“另外一个姑娘，她会使你把这一切都忘掉的，她对你很钟情。”

“是洛丽吗？”

“对！是洛丽。”瑟勒娜叹息着说：“你跟她一起回去吧。”

“是我们本人吗？”

“是你们自己，只是你们的大脑里插入一种微型的仪器，可以控制你们，使你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事情。当你们谈到我们的时候，仪器会把你们的话噎住，切断你们的思想，从而避开关于我们的话题。老渔民多明各，他也想回去，他愿意老死在他热爱的大海，我们答应了他。自然，‘斯基派’是一条不平常的狗，它对你们有感情，它也和你们一起回去，戴夫斯。”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瑟勒娜。难道我们……？”

“你不要再问了，戴夫斯。”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了。“现在我还有人性，我曾经爱过你，但有些事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不能再爱你了。这种变化就象一堵高墙把我们分开。你将是我在另一个星球生活时的珍贵回忆，我也希望你永远记住我。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些。戴夫斯，不要再爱我了，我与你们不同，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你和洛丽回去后，生活会幸福的，我让你们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的幸福。她会把我永远不能给你的东西送给你。”

“谢谢，瑟勒娜。”他握着她的手，深情地看着她，“我可以吻你吧？就象我梦中的瑟勒娜，和我们通常一样的人。”

“可以，戴夫斯。”她的双唇微微张开。“这就作为我们的最后告别吧。然后，你们将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昏睡中，当你们醒来的时候，一切都过去了，你们将会重新回到那个小岛上，回到你们自己的世界上。”

他吻着她的嘴唇。这是她的嘴唇，但戴夫斯明白这已不是真正爱的接吻了，也不是原来的生命了，但是还蕴育着人类温柔、激动的烙印。

“再见吧！瑟勒娜。”他呐呐地说。

“永远再见了，戴夫斯。”她答道。“祝你们幸福，把我忘掉吧！”

接着，他就沉浸在瑟勒娜所说的甜蜜的昏睡中。

“再见了，瑟勒娜，我亲爱的，永远再见了。”

在告别时，戴夫斯挥动着手臂。不远处，一个圆形的物体嗡嗡作响，消失在太空中，只留下逐渐远去的绿色的亮光。

戴夫斯慢慢地垂下了头，长时间地注视着和他在一起的洛丽。飞碟，洛丽熟悉的飞碟。在他们的眼前永远消失了。

“现在……我们干什么？戴夫斯。”她感情深沉地问道。

“现在，我们回家。”他轻言细语地说：“你要记住：我们既作过保证，我们就要遵守，遵守我们的诺言。他们在我们的头脑里插入了一个仪器，这种微型仪会器帮助我们遵守。它会让我们认识他们的人，还告诉我们，他们是谁。在人类了解他们之前的漫长日子里，不会让我们说出来的。”

“是啊！在人类知道他们之前……但人类迟早会了解宇宙人的真相的，戴夫斯。”她把她的手放在戴夫斯的手上。“我们现在就走？我太累了。”

“我们走吧，洛丽。是回家的时候了。”

他们向海滩走去。老渔民多明各还在那儿，躺在船上平静地睡着。他和他们一样，头脑里插着一根电极，他也保证过在他有生之年或死去之时都保守秘密。

摇控着的神秘死亡将会随时袭击他们的头脑。就这样保持着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秘密，飞碟的秘密。

戴夫斯和洛丽手携着手向大海走去，海水舔着他们的脚，打湿他们的衣服，但他们继续往前走。

他们又回到了人间，又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结伴而归，将永远结合在一起。

对瑟勒娜……只是一个回忆，消失在太空中的，遥远的，天涯处的回忆，仅仅是简单的回忆而已。

（本文由【读书中文网】Ken777进行ＯＣＲ、校对。）

# 《太阳帆船》作者：[英] 阿瑟·克拉克［完整版］

张明学于永安译

阿瑟·克拉克（Arthur·C·Clarke，１９１７——）是英国著名的科幻作家，与阿西莫夫齐名，被称为“英国的阿西莫夫”。他也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１９４５年曾首次建议使用卫星通讯。他的小说大多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驰骋想象，寓意深刻，具有一定的科学启发性和预见性。主要作品有《童年的理想》、《２００１年——宇宙奥德赛》、《月球灰尘的散落》、《星星》和《与拉玛相会》等。

《太阳帆船》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幻想，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在宇宙空间举行帆船比赛，听来怪诞离奇，但“太阳风”确实存在，并且可以照小说描写的那样来加以利用。１９６４年小说发表后不久，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就对利用“太阳风”的可能性着手进行研究。因此这是一篇富有科学预见意义的优秀小说。

小说对美苏竞争也作了讽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紧紧系在悬索上的大圆盘形太阳帆，已经鼓满了宇宙间的长风。三分钟内比赛就要开始，然而，约翰·默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轻松，更平静。指挥官发出比赛开始信号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管狄安娜号把他载向胜利还是载向失败，都算实现了他的勃勃雄心。他一生都在为别人设计飞船，现在，他要亲自驾驶飞船了！

“最后二分钟，”座舱无线电发出指令，“请检查准备情况！”

其他船长都逐个回答。默顿辨别出了所有的声音——有的紧张，有的平静——因为都是他的朋友和对手的声音。在有人烟的四块大陆上，几乎只有二十几个人能驾驶太阳飞船，他们都云集在这里，在出发线上登上护航飞船，准备到赤道二万二千英里高空的轨道上航行。

“１号——游丝号，准备好出发。”

“２号——圣玛利亚号，一切准备就绪！”

“３号——阳光号，准备就绪！”

“４号——投标器号，一切系统正常！”

默顿对最后那声在宇航中初出茅庐的回答微微一笑。但是这已成为空间比赛的一种传统，有时，一个人就需要引起超过他飞向星际的人对他的注意。

“５号——列别捷夫号，我们准备就绪！”

“６号——蜘蛛号，准备就绪！”

默顿在出发线的末端，现在轮到他回答了。一想到他在这个小小的座舱里说的话，至少有五十亿人听到，不禁有奇妙之感。

“７号——狄安娜号准备好出发！”

“１——７号的回答，全部听到。”裁判员发射装置传出的声音不偏不倚，“现在，最后一分钟。”

默顿几乎没有听见裁判员的声音，他在对悬索的拉力做最后一次检查。全部测力计的指针都很稳定，巨大的太阳帆拉得很紧，太阳帆平滑如镜的表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耀眼夺目。

默顿在潜望镜前飘飘悠悠，太阳帆好象布满了整个天空。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外面有八千万平方英尺的太阳帆，由几乎一百英里长的悬索把他的密封舱系在帆上，即或把曾在中国的海洋上象游云一样相互追逐的全部快速运茶帆船的所有风帆，缝成巨大的一片，也无法与狄安娜号在阳光下张开的帆相比拟。然而，它却比一个肥皂泡坚固不了多少，两平方英里的含铝塑料薄膜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英寸厚。

“最后十秒钟，打开全部录像机！”

一件如此巨大而又如此脆弱的东西，是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看到这脆弱不堪的镜子，仅以它所采集的阳光为动力，就能把飞船拉起挣脱地球引力，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５、４、３、２、１，断缆！”

七把刀片割断了把飞船拴在为其进行总装和维护的母船上的七条细线。

直到这一瞬间，帆船都按严格排列的队形，一直绕地球转圈，但是现在，它们开始散开，宛如蒲公英的花籽在轻风中飘散。优胜者将是第一个飘过月球的人。

在狄安娜号上，似乎安然无事。但是，默顿心里很清楚，虽然他的身体感觉不到推力，但座舱表告诉他，他正在以几乎是千分之一的推力增加着速度。对于一枚火箭来说，这个速度将会是荒唐可笑的，但这却是太阳飞船第一次获得的加速度。狄安娜号设计合理，宽阔的巨帆现在还符合计算要求。按这个速度，绕地球两圈之后，就能达到第二宇宙速度，那时他将向月球飞去。

全是太阳风的力量！他回忆起在地球上向听众解释利用太阳帆航行的全部尝试，不禁苦笑了一下。那是他早期筹款的唯一办法。他满有把握成为宇宙公司的总设计师，在宇宙飞船上获得一连串的成功而誉满天下，可是，他的公司对他的业余爱好却恰恰缺乏热情。

“把手伸向太阳，”他曾对听众说，“你们有什么感觉？当然是感觉到热，但是还有压力——虽然你们从未注意到，因为在你手掌面积上的压力微不足道，只相当于百万分之一盎司。

“但是在宇宙空间，即或象这样微小的压力也可能是重要的，因为它每时每日都在发挥着作用。它与火箭燃料不同，免费获取，不受限制，我们想使用就可以使用。我们可以造太阳帆来采集太阳的辐射光。”

说到这一点，他就掏出几平方码制造太阳帆的材料，向听众抛去。银色的薄膜象烟云一样卷曲盘绕，然后随着热气流徐徐飘向天花板。

“你们可以看见这是多么轻。”他继续说，“一平方英里薄膜只有一吨重，可采集五磅辐射压力。这样，它就开始移动——假若给它系上悬索，就能拉着我们上天。

“当然，它的加速度将是微乎其微的，大约一个重力的千分之一。这看起来不大，但让我们看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第一秒钟里，我们将移动五分之一英寸。我敢说，一个正常的蜗牛也能比它爬得远。但是一分钟之后，我们移动了六十英尺，并且将达到每小时超过一英里的速度。这并不算坏，因为完全是以阳光为动力的！一小时之后，我们离开起点四十英里了，并将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移动。请记住，宇宙空间没有摩擦力，所以，一旦使什么东西开始运动，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当我讲到千分之一重力的帆船在完成一天航程之后的情形时，你们就会惊讶不已，几乎是每小时二千英里！如果它从轨道开始运行——当然必须如此——一、二天内就可以达到第二宇宙速度。这一切，都无需耗用一滴燃料。”

他使听众折服了，也终于说服了宇宙公司。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游戏，被称为亿万富翁的游戏，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这种游戏正以广告宣传和电视报道的形式开始得到补偿。四块大陆和两个世界的声望正寄托在这次比赛上，它拥有历史上最多的观众。

狄安娜号出师顺利，航行良好，他有时间看一看他的对手。在操纵密封舱的纤细的悬索之间虽装有减震器，默顿还是决心不冒险为好，置身在潜望镜前。

他看见他的对手们了，他们犹如朵朵奇妙的银花绽开在幽暗的宇宙空间。最靠近的是南美的圣玛利亚号，只有五十英里远。它倒很象儿童玩的风筝——但这风筝从侧面看比一英里还大哩！远一点的是宇宙城大学的列别捷夫号，看上去象十字形的马耳他岛国，形成四支长臂的太阳帆显然可以倾斜跷起，以便进行驾驶。与此相反，澳大利亚联邦的投标器号却恰象一具简单的降落伞，周围有四英里之大。通用宇宙飞船公司的蜘蛛号，恰如其名，看上去象个蜘蛛网，是按蜘蛛网的原理制造的，用一个机器滑梭，从中心点向外盘旋织成。欧洲宇宙联合公司的游丝号，设计相似，但规模较小。玛尔斯共和国的阳光号，是一个扁平的圆环，中间有一个半英里宽的孔洞。它慢慢地旋转着，离心力使它保持平稳。这种设想早已有之，不过，未曾有人进行尝试。默顿敢完全肯定，一旦他们开始比赛，这些人一定会遇到麻烦。

用不了六个小时，飞船飞完了漫长而庄严的二十四小时轨道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航程。在比赛开始时，他们都是与太阳背道而驰，顺着太阳风飞行。他们必须在飞船转到地球的另一面、转而飞向太阳以前，尽善尽美地完成这一圈的航程。

默顿自语道，该进行第一次检查了，然而他并不为航行担忧。他用潜望镜仔细检查太阳帆，重点检查联接悬索的地方。悬索是未镀银的塑料薄膜制的窄带，假若没有涂上荧光，是根本看不见的。现在悬索是一条闪着彩色光辉的绷得很紧的长线，这光辉顺着伸向巨大太阳帆的几百码长的悬索，越来越昏暗。每一个悬索都装有电动绞盘，比渔人钓竿上的卷轮略大一些，小小的绞盘不停地转动着，随着自动驾驶仪调整太阳帆与太阳保持正确的角度而把线卷入或放出。

阳光在非常柔软的宛若明镜的表面上反射，绚丽多彩，蔚为壮观。太阳帆在微微的振荡中轻轻地波动着，向茫茫太空传送出太阳的千变万化的影象，直到这光彩消失在太阳帆的边缘。对于此类宽大而轻薄的结构，这种缓慢的振荡是意料之中的，并无害处。尽管如此，默顿还是细心地观察着。有时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波动，即人们所知的扭动，会使太阳帆撕裂成碎片。

他满意地看到一切都保持流线形后，使用潜望镜向天空扫视，再查看一下对手们的位置。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淘汰过程开始了，最差劲的飞船被抛到后面。但是，当他们进入地球的阴影时，真正的考验才会到来，那时，飞船的机动灵活性将和速度同样重要。

比赛既然刚刚开始，想要睡点觉未免显得有些奇怪，但这或许是个很好的想法。在别的飞船上有两名乘员，可以轮换睡觉，而默顿却无人替换。他必须象孤独的海员乔舒亚·斯洛克姆在小小的浪花号里一样，完全依赖自己的体力。当时，这个美国船长只身驾驶浪花号绕地球航行一周，可是他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二个世纪以后会有人独自驾驶从地球飞向月球——至少部分地受到他树立的榜样的鼓舞。

默顿把座舱里座位上有弹性的带子啪地扣在腰和腿上，然后把催眠器的电极放置在前额上。他把定时器定在三个小时上，便放松下来，开始休息了。

电子脉冲轻轻地在他的大脑前叶上颤动着，催他入睡。盘旋上升的彩色光圈，在他紧闭着的眼睑下展开，向外无限地扩展着，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警钟响亮而刺耳的闹声，把他从无梦的酣睡中拖了出来。他即刻醒来，眼睛扫视着仪表板。只过了二个小时——可是在加速表上方一个红灯正在闪耀。推力在下降，狄安娜号正失去动力。

默顿首先想到的是太阳帆出了问题，或许是反螺旋装置失灵了，也可能悬索缠在一起了。他敏捷地检查一下指示吊索拉力的仪表，真奇怪，在太阳帆一侧读数正常——可是，在另一侧，拉力在慢慢地下降，甚至眼巴巴地看着它下降。默顿突然醒悟了，他抓起潜望镜，开向广角视野，开始扫描太阳帆的边缘。啊，毛病出在那儿，原因只能有一个。

一个巨大的边缘象刀刃一样的阴影，已开始偷偷滑进太阳帆闪闪发光的镀银表面。黑影落在狄安娜号上好象一块黑云从它和太阳之间飘过。狄安娜号处于黑暗之中，失去了推动它的光线。就会丧失所有的推力，无能为力地在宇宙间飘游着。

当然，在离地球二万英里的高空是没有云的。似若有一个阴影，那必定是人为的。

他把潜望镜转向太阳时，不禁轻蔑地一笑，他装上滤光镜，便可全然看到太阳燃烧着的表而而不使眼睛受伤。

“机动驾驶‘4a’。”他喃喃自语道，看谁玩得漂亮！“

看起来很象一个庞然大物的行星正穿过太阳的表面，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盘已经深深地切入了它的边缘。在二十英里的后方，游丝号正千方百计制造人工日蚀——尤其为了狄安娜号的缘故。

机动驾驶是完全合法的。以往进行海洋比赛的时候，船长们经常企图使对方丧失风力。假如你能幸运地使你的对手停止不动，使他的帆垂落下来，你便可在他排除故障之前远远地超过他。

默顿并不打算这样轻易地就范。要采取规避措施，时间绰绰有余。驾驶太阳帆船航行时，物体运动得相当慢，至少需要二十分钟，游丝号才能滑过太阳的表而，把他投入黑暗之中。

狄安娜号的微型计算机——象火柴盒那么大，作用却相当于一千名数学家——用一秒钟时间计算解题，然后闪现出了答案。他必须打开三号和四号操纵仪表板，直到太阳帆额外倾斜二十度，然后光线压力即将把他推出游丝号的危险的阴影，送回到太阳风之中。遗憾的是，不得不干扰精心计划用以最快速航行的自动驾驶仪的工作，但这毕竟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亦是使太阳帆船航行成为一种游戏，而不是成为计算机战的缘由。

一号至六号控制线路己失灵，在它们失去拉力的瞬息间，使太阳帆象困倦的蛇一样放慢了波动。在两英里之外。三角形仪表板开始慢慢吞吞地打开，使阳光倾泻进太阳帆里。然而，很长时间没出现什么变化，在这个运动缓慢的世界里，一个动作的效果要数分钟后才能看得见，让人们适应这种情况真是太难啦！然后，默顿看见太阳帆的确在朝着太阳跷起，游处号的阴影使他未受损害地滑过去，它那锥形黑影消失在宇宙更加幽黑的茫茫夜里。

在那阴影还未曾消失，圆盘形太阳尚未变明亮之前。默顿早己把倾斜校正过来，使狄安娜号重新进入了轨道。它获得的新动量将推动它摆脱危险。他无须过度校正，不能因为躲避太远而扰乱他的计算。这是又一条难以掌握的法则。就在你刚刚使某种东西在宇宙中开始运动之时，已是该考虑使它停止的时候了。

他重新定好警钟，准备好应付下一次自然的或人为的紧急情况，或许是游丝号，也可能是其他比赛者中的某一个，又来尝试这种同样的伎俩。同时，到了该吃饭的时候，虽然他并不感觉非常饿。人在宇宙里体力消耗极小，容易忘掉食物。容易忘掉，但也危险，因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可能没有需要应急的精力了。

他打开第一个饭袋看看，丝毫引不起他的热情。标签上的名字——宇宙佳肴，就足以使他厌恶，况且，他对印在下面的保证还持极大怀疑。保险无面包屑！据说，面包屑对宇宙飞行器比陨石还要危险。面包屑可能飘进最要害的部位，引起短路，堵塞关键的射流，进入气封的仪表。

尽管如此，碎肝制成的红肠，以及巧克力和风梨酱等，都愉快地吃下肚里。正当塑料制的咖啡罐在电炉上加热时，外界的声音突然打破了他的寂寞。指挥官的发射装置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在向他呼叫。

“是默顿博士吗？假如你能抽出时间，杰里米·布莱尔希望与你说几句话。”布莱尔是较认真负责的新闻评论员之一，并且默顿曾多次上过他的节目。他当然可以拒绝接谈，但他喜欢布莱尔，在此刻又不好强说自己太忙。“我可以谈谈。”他回答说。

“喂，默顿博士，”评论员直截了当地说。“我很高兴你能抽出几分钟时间。祝贺你——看来你是一路领先！”

“在比赛中做出那样的肯定，为时尚早。”默顿谨慎地回答说。

“博士，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决定你自己来驾驶狄安娜号。只是因为以前从来未曾这样做过吗？”

“噢，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好的理由吗？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理由。”他停顿一下，仔细地选择着用词。“你知道，重量对于太阳飞船是多么关键！换一个人，带上他的全部补给品，就意味着再加重五百磅。那对成功和失败可是举足轻重的重量。”

“你有把握能单独驾驶狄安娜号吗？”

“由于有我设计的自动控制系统，我是相当有把握的。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监督和做出决断。”

“但是——两平方英里之大的太阳帆呀！由一个人来对付全部情况，看来是不可能的。”

默顿大笑起来。

“为什么不能呢？两平方英里的帆最多只产生十磅的推力，我用小手指就能产生比它大的力。”

“好啦，博士，谢谢你。祝你顺利！”

评论员停止谈话后，默顿自感有几分羞愧，因为他的回答只有一部分是实情。并且他确信布莱尔十分机敏，是足以听出来的。

其实，他只身来到宇宙只有一个理由。几乎四十年来，他同若干个几百人或几千人的小组一道工作，帮助设计地球上见所未见的最复杂的飞行器。近二十年来，他曾领导其中的一个小组，观看过他创造的飞船直上星际（但也曾有过他永远不会忘却的失败，即使过错不在他）。他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名声显赫，然而他却未曾亲自做过什么，只不过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而已。

这是他获得个人成就的最后机会，谁也不会来同他分享这一成就。至少在五年内，不会再有太阳帆船航行。因为太阳的平静时期已经结束，恶劣天气周期又开始了，辐射流冲破了太阳系。待到这种轻薄脆弱毫无防护的帆船又可安全地进行太空冒险时，他恐怕已老朽不堪了。如果他确实不太老的话……

他把空饭袋丢进废品堆，再一次转向潜望镜。起初，只能看见五只飞船，投标器号无影无踪了。他花了好几分钟才确定出投标器号的位置，成了一个昏暗的不见星光的幽灵，完全罩在列别捷夫号的阴影之中。他可以想象，澳大利亚人正在做着发疯的努力要把自己解脱出来；他又感到纳闷，他们究竟是怎样落入圈套的。这说明列别捷夫号异乎寻常的机动灵活，尽管此刻它离得很远，威胁不到狄安娜号，但必须监视着它。

现在地球几乎消失不见了，它渐渐暗淡下来，变成了一个发光的狭窄的弓形物，平稳地向太阳移动着。在那燃烧着的弓形物里，带着昏暗轮廓的是这颗行星夜晚的一面，透过云朵的缝隙可以看到大城市发出的磷光闪耀其间。圆盘形的黑影已经挡住了银河的大部分，几分钟内就要开始蚕食太阳了。

光线渐渐消失。当狄安娜号静悄悄地滑进地球的阴影时，紫红色的晚霞——数千英里之下落日的光辉——正经过太阳帆而渐渐消失。太阳垂直落在不可见地平线之下，几分钟内，夜幕降临了。

默顿回头看看已经走过四分之一的绕地球的轨道，其他飞船也进入暂短的夜晚时，他看着它们象亮晶晶的星星一样一个个熄灭，一个小时后太阳才能从巨大的黑罩中浮现出来，在这一小时中，他们将束手无策，做无动力滑行。

他打开外聚光灯，用光束测试在黑暗中的太阳帆。已经有大量的薄膜开始皱起变得松软，悬索正在放松，必须卷入，以免缠在一起。但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都在按计划进行。

在四十英里之后，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并不怎么幸运。无线电接通紧急线路后，默顿知道了他们的困境。

“２号，６号。我是控制台。你们在对着面航行，六十五分钟后，你们的轨道就要交叉在一起！你们需要帮助吗？”

两位船长在品味这不幸消息时，好长一会儿没人作声。默顿想知道究竟怪谁，也许一只飞船企图用阴影罩住另一只飞船，但在完成机动操纵之前，他们都陷入了黑暗之中。他们谁都无能为力，他们慢慢地但不可避免地要相撞，要改变一度航向也是不可能的。

六十五分钟！随着他们从地球的阴影后出现，那正好把他们带出黑暗，进入阳光里。如果他们的帆能获取足够的动力来避免碰撞，还是有微小的希望的。在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上，一定疯狂地进行着计算。

蜘蛛号首先做出答复，他的回答正如默顿所料想。

“六号呼叫控制台。我们不需要帮助，谢谢。我们自己会想出办法的。”

默顿甚感迷惑不解，但至少看一看是有趣的。比赛的第一出好戏正在开台——确切地说，是在熟睡的地球的高高夜空里开台的。

在下一个小时里，默顿自己的太阳帆使他忙得不可开交，无暇为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而忧心了。那黑暗中五千平方英尺的模模糊糊的塑料薄膜，只用聚光灯的狭窄光线和遥远的月光来照明，很难保持良好的观察，从现在起，在几乎绕地球一半的轨道上，他必须使幅度广大的太阳帆以边缘对着太阳。在以后的十二或十四小时当中，太阳帆将成为无用的累赘，因为它将向着太阳飞去，并且太阳射线将把它沿轨道向后推去。遗憾的是他无法把帆全部卷起，直到他准备再启用时才展开，至今还没有人发现这样做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遥远的下方，地球的边缘已经出现黎明的曙色。十分钟后，太阳将从晦暗中现出，阳光照射在帆上，惯性滑行的飞船将重新获得生命力。对于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那将是危机的时刻——事实上，对每一个帆船都是危机的时刻。

默顿转动潜望镜，终于发现两个黑影在群星中飘移着，它们彼此非常接近，也许相距不到三分钟的航程。他判断，它们也许能刚好保持这个距离……

当太阳跃出太平洋时，黎明象爆炸一样在地球的边缘闪闪发光，太阳帆和悬索都抹上了层绯红，而后变成金黄，接着便放射出白昼的炽热的火焰。测力计的指针开始从零位升起，但只是刚刚升起。狄安娜号几乎还完全处于失重状态，因为尽管它的帆指向太阳，它的加速度也只是一个重力的百万分之几。

但是，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尽力张起所有的风帆，绝望地挣扎着要保持距离。当他们之间只有不到两英里的距离时，由于它们初步感到太阳射线的轻微推力，那闪闪发光的云片似的塑料薄膜正拼命挣扎着慢慢地展开扬起。几乎在地球上每一个电视荧光屏上，都上演着这出戏，但直到最后一分钟，谁也不可能知道结局如何。

两位船长都很固执，谁都可以停住自己的风帆，落在后面而把机会让给别人，但谁都不愿这样做，因为太多的名誉、声望和金钱正处于得失攸关之际。所以，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象冬夜静悄悄、轻悠悠地飘落的雪花一样，撞在一起了。方形的风筝几乎是令人无法察觉地爬进了环形的蜘蛛网，悬索的长长系带以梦境般的慢速度交织缠绕在一起。甚至在狄安娜号上的默顿，虽然忙着观察自己的悬索，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寂静无声、延续很长的灾难。

十多分钟了，巨浪般翻腾着的光彩夺目的云朵继续汇聚在一起，成为难解难分的一堆。然后，乘员从密封舱挣脱出来，各走各的路，相距几百码远。救险装置拖着火箭摇曳着的火舌，匆匆赶来把他们救走了。

默顿想道，只剩下我们五个了。他为在比赛开始刚刚几个小时后，就互相如此彻底消灭掉的船长们感到遗憾，但他们都是年轻人，还会再有机会。

几分钟内，五个中又只剩下了四个。默顿从一开始就对缓慢旋转着的阳光号持有怀疑。现在他看见他们受到了惩罚。玛尔斯人的帆船，已无法正常抢风转变航向，它的自旋使它过于稳定。它的巨大的环形帆正面对着太阳，而不是侧面朝着太阳。它正被沿轨道向后吹去，加速度差不多达到了顶点。

对船长来说，这也许是最令人烦恼的事情，甚至比碰撞还要糟糕，他只能怪罪自己。但是没有人对这些受挫折的人抱更多的同情，他们落在后面，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在比赛前说太多目空一切的大话，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对他们最理想的惩罚。

但是，要把阳光号彻底除名是不行的。几乎还有五十万英里的航程，它或许还能赶上来。的确，如果再出现几个减员，它可能是唯一完成比赛的一个，这在以前曾发生过。

然后，在以后的十二个小时中，由于地球在空中从新月到满月般地逐渐变大，一切平静无事。飞船队在无动力的一半轨道上飘移时，几乎无事可做，但默顿并不感到沉闷无聊。他睡了几个小时的觉，吃了两次饭，写了航行记录，并且接谈了几次无线电通话。有时，虽然次数不多，他还同其他船长谈谈，互致问候和友好的奚落。但多数时间他是在失重的松弛状态中满意地飘移着，对地球上的事无所忧虑，这比他多年来的处境要愉快得多。他——和任何在宇宙中的其他人一样，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驾驶着他倾注了如此之多的技能和如此深厚的爱的飞船，以致于这飞船成为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当他们经过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航线刚刚开始有动力的一半轨道时，发生了又一次减员，默顿在狄安娜号上看到，巨大的风帆在跷起采集做为动力的射线时绷得很紧。加速度开始从微重力向上升高，尽管需要几小时才能达到最大值。

游丝号却永远也达不到最大速度。动力开始恢复的时刻总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但它却未能幸存下来。

是无线电评论员布莱尔的声音——默顿一直控制在很低的音量上——使他注意到了这个消息。“喂，游丝号，你在扭动！”他匆忙抓起潜望镜，但起初看不出游丝号巨大圆盘形的太阳帆有什么差错。因为游丝号以侧面与他相对，只呈细窄的椭圆形，所以很难发现问题，但不久他便看到游丝号在缓慢而不可阻拦的振荡中前后扭动着。如果乘员们不能适时轻微拉动悬索以抑止住这种波动，太阳帆就要被撕扯成碎片。

他们竭尽极大努力，二十分钟后，看起来好象成功了。然而，在接近太阳帆中心的地方，塑料薄膜开始撕裂，并在光线压力的作用下慢慢向外发展，宛如火中升起的烟盘上升着。十五分钟后，除了支撑大网的辐射状帆桁的纤细的窗花格外，一无所剩，又一次出现了火箭摇曳着的火舌，一个救险装置赶来收回游丝号的密封舱，搭救它的沮丧的乘员组。

“在这里感到相当寂寞，是不是？”一个声音在无线电中说。

“你并不寂寞，迪米特里！”默顿反驳道。“你落在后面还有旅伴，只有我在前面是感到孤独的。”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大话。此刻，狄安娜号超出第二名对手三百英里，在未来的几小时中，他的领先地位还将稳步地加强。

列别捷夫号上迪米特里·马科夫和善地轻轻一笑。默顿想，听他的声音根本不象一个甘心失败的人。

“请不要忘记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这个俄国人回答说，“在下一个四分之一的一百万英里的航程中，还可能大爆冷门呢！”

但事情的发生比那要快得多，因为他们完成绕地球一圈后，正再次经过几千英里高空的出发线时，太阳的射线给了他们额外的能量。默顿仔细地观察一下其他飞船，并把数据加入了计算机。计算机关于投标四号的答案是这样荒唐可笑，以致于他立即进行了重新检查。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人正以发疯的速度追赶上来。没有一艘太阳飞船可能具有这样的速度，除非……

通过潜望镜迅速一看，便找到答案。投标四号的悬索剪修到最小重量，找到了方便之路。只有它的帆还保持原状，象一块手帕随风飘动，从后面全速追赶而来。两小时后，它飘然而过，超过了近二十英里。但没有多久，澳大利亚人便加入了救险装置中的不断增加的人群。

所以，现是狄安娜号和列别捷夫号间的直接对抗，因为尽管玛尔斯人还没认输，但他们落后一千英里，不再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这个情况，还很难看出列别捷夫号要采取什么措施来超过狄安娜号的领先地位。但是在第二圈的全部航程中，要再次经历黑暗，背向太阳长时间而缓慢地飘动。默顿感到越来越不安。

他很了解俄国的驾驶员和设计师们。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努力要赢得这次比赛，并且只有他们赢得这次比赛，才毕竟是公正合理的，因为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叶，难道不是Ｐ·Ｎ·列别捷夫第一个发现阳光压力的吗？但是他们从来未曾成功过。

并且，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努力。迪米特里正忙于努力，一定会一鸣惊人。

在比赛飞船之后一千英里，官方救险发射装置上的指挥官范·斯特拉顿愤怒而沮丧地注视着无线射线照片。这照片从高悬在太阳炽热表面的太阳观察站上，旅行了一千多万英里，带来了最坏的消息。

指挥官——他的头衔当然无尚光荣，在地球上是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已预料到事情的一半。以前从来没有把比赛安排在这样晚的季节里，耽搁得太多了，他们打了赌，现在看来都可能要输。

在太阳表面的深处，正集聚着巨大的力量。相当一百万颗氢弹的能量，随时都可能突然发生使人畏惧的爆炸，即出现人们所知的太阳耀斑。一个比地球大许多倍但看不见的火球将从太阳上一跃而起，以每小时数百万英里的速度上升，冲向宇宙。

带电气体的云雾有可能完全错过地球，但是假如不能错过，只要一天就能扑上地球。宇宙飞船可以用屏蔽罩和强大磁屏保护自己，但轻型结构的太阳飞船，帆象纸一样薄，对这种威胁没有丝毫防护能力。乘员组将不得不被接走，比赛将不得不被放弃。

约翰·默顿驾驶狄安娜号第二次绕地球航行时，对这些还一无所知。如果一切顺利，他和俄国人都将还有最后一圈。他们从太阳的射线中获得能量，盘旋上升了数千英里。在这一圈，他们将完全躲避开地球，登上飞往月球的遥远航程。现在是直线比赛了。阳光号的乘员组与他们自旋的太阳帆勇敢地奋斗了十万英里后，精疲力尽，终于拉开了距离。

默顿丝毫不感觉疲倦，他吃得好，睡得香，狄安娜号飞行得极好。自动驾驶仪象繁忙的小蜘蛛似的，紧拉着悬索，比任何一个人类船长都能更精确地调整巨大的帆向着太阳。这时，两平方英里的塑料薄膜虽然被千百个微小陨石击打得满是洞孔，但针头大小的刺孔并未引起推力的下降。

他只有两种担心。第一是担心八号悬索，它已不能适当调整。卷盘没有任何警报就卡住了，就是从事这么多年的宇航设计之后，甚至也难免有轴承在真空中失灵的现象。他既不能放长也不能缩短这条悬索，将必须用其他悬索尽力做最佳航行。幸好最困难的机动航行已经过去。从现在起，狄安娜号将背向太阳，一直顺着太阳风而飘游。正如古代的航海家所说，顺风驶船容易。

第二是担心列别捷夫号，它正在三百英里之后尾随着他。俄国人的飞船由于有可围绕中心帆而倾斜跷起的四块巨大翼板，显示出极大的机动灵活性。当它绕地球时进行的所有例转飞行，都是以极高精确度进行的，但要获得机动性，就必须牺牲速度，不可兼而得之。在前面的直线而漫长的迎风行驶中，默顿是能够坚持住的。但是，从现在起的三、四天内狄安娜号从遥远的月球一侧闪过之前，他对胜利还毫无把握。

然后，在比赛的第五十个小时，接近绕地球第二圈末尾时，马科夫使他略吃了一惊。

“喂，约翰，”他通过船对船的无线电，漫不经心地说，“我倒想让你看看这个，它会引起你的兴趣！”

默顿回到潜望镜旁，把放大率调到最大限度。在视野里，出现了一种罕见的奇观，列别捷夫号的马耳他十字在群星中闪闪发光，闪光虽小但清晰可见。然后，正当他观看时，十字的四只臂与中心方形帆分离开，带着帆桁和悬索飘然而去，进入宇宙空间。

马科夫投弃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在每一条线路上都获得动量，很快达到第二宇宙速度，不再需要缓慢而耐心地去环绕地球了。从现在开始，列别捷夫号几乎是无法控制了，但这并不要紧，它马上要进行特技航行了。这有如古时候驾驶快艇的人故意扔掉舵和沉重的龙骨，因为他知道剩下的比赛是一路顺风，在平静的海面上进行了。

“祝贺你，迪米特里！”默顿通过无线电说，“这招玩得挺利索，但并不够漂亮——你现在赶不上啦！”

“我还没做完呢！”俄国人回答说，“在我国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冬天，一个雪橇被一群狼追赶着，驾雪橇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把乘客一个一个地丢下去。你能理解这故事与我们的相似之处吗？”

默顿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最后的直线一圈中，迪米特里不再需要副手，列别捷夫号可以轻装决赛了。

“你这样做，亚历克西斯是会很不高兴的。”默顿回答说，

“此外，这也违犯规则。”

“亚历克西斯是不高兴，但我是船长。他只需等十多分钟指挥官就来把他救走了。同时，规则对乘员组的人数没有明确说明，这你是应该知道的。”

默顿没有回答他。他以他所掌握的关于列别捷夫号的设计情况为基础，匆忙地做着计算。做完计算后，他意识到比赛的胜负仍难以做定论。列别捷夫号将正好在他期待的通过月球的时刻赶上他。

但是，比赛的结果于九千二百万英里之外，已经在裁决之中了。

在水星轨道深处的三号太阳观察台上，自动仪器记录下了太阳光斑的全部演变过程。一亿平方英里的太阳表面突然狂暴地爆炸开来，相比之下，这个圆盘的其余部分显得暗淡无光。在这个沸腾恐怖的景象之外，巨大光斑的带电等离子体就象一个有生命之物处在它所创造的磁场之中，盘旋翻腾着。在它的前面，是紫外线和X射线以光速发出报警的闪光。这些光线在八分钟内到达地球，然而是相对无害的。否则，以每小时四万英里从容不迫的速度在后面接踵而来的带电原子，只要一天就能将狄安娜号、列别捷夫号以及与他们结伴同行的小小船队吞没在致命的放射性云雾之中。

指挥官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作决断。甚至期待等离子体射流经过了金星轨道后，这射流或许还有错过地球的可能。但是，如果不到四小时的距离，并且月球上的雷达网已经测知了射流，他知道那就毫无希望了。直到太阳再次平静下来以前，五、六年内所有太阳帆船的航行都必须停止。

一种巨大的失望的叹息掠过太阳系。狄安娜号和列别捷夫号正齐头并进在地球到月球的旅途中间，现在还很难说哪只船更好些。那些比赛迷们将对比赛结果争论多年，但历史却将只记载：因为日暴，比赛取消。

约翰·默顿接到命令时，感到一种自童年以来从未尝到过的痛苦。越过流逝的岁月，他痛苦而清晰地回忆起他十岁的生日，他曾指望给他一个盛名一时的晨星号宇宙飞船的比例精确的模型，并且几个星期都在设想如何组装它以及挂在房间里的什么位置上。可是，到了最后时刻，他爸爸却带来了坏消息：“约翰，很对不起……花钱太多，或许明年……”

经过半个世纪和成功的一生以后，他又成了痛断肝肠的伤心的孩子。

他曾在片刻间考虑过不服从指挥官的命令。假设继续航行，不理睬他的警告，会怎么样呢？即使比赛取消了，他还可以横越太空，到达月球，这将千秋万代永载史册啊！

但是，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啦！这就是自杀，而且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自杀。他曾见过飞船在宇宙的深处磁屏蔽失灵，人死于放射性毒害的情景。不，那不值得……

他为迪米特里·马科夫，也为他自己感到遗憾。他们俩都应该赢得比赛，而今胜利将不属于任何人。由于太阳处于一种愤怒之中，即或能凭借它的光线到达宇宙的边缘，也没有人能够争胜负了。

在五十英里之后，指挥官的救险装置正接近列别捷夫号，准备救出它的船长。迪米特里怀着他也要一同离去的心情切断了悬索。银色的太阳帆飞走了，轻巧的密封舱将带回地球也许再度使用，但太阳帜却只能展开用做一次航行。

他可以按一下投弃按键，给他的营救者节省几分钟时间，但他不能这样做，他想要在长期以来成为他的梦想和生命的一部分的小船上逗留到最后一刻。巨大的太阳帆张开着，以正确的角度对着太阳，产生出最大的推力。狄安娜号载着他脱离开地球引力已有良久，可现在它还在增加着速度。

尽管一无所获，但毫无疑问，也不用犹豫不决，他知道必须做什么。他最后一次坐在帮助他飞行完到月球的一半航程的计算机前。

他完成这一切后，便收拾好航行记录和几件私人物品。他笨手笨脚地钻进紧急救生衣，因为他活动不方便，并且一个人自己穿这种衣服也确实不容易。

正当他要戴严防护帽时，指挥官的声音突然在无线电里呼叫他：“船长，我们五分钟就赶上你了，请断索放帆，这样我们就不会撞上它了。”

约翰·默顿——狄安娜号太阳飞船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船长踌躇了片刻，他最后环视一次这个小小的座舱，里面闪闪发光的仪器和井然有序的控制系统都固定在最终的位置上。然后，他对着麦克风说：“我马上离开飞船，请及时搭救。不用管狄安娜号！”

指挥官没有回话。为这一点他很感激。范·斯特拉顿教授肯定会猜测到是怎么回事，并知道在这最后时刻他希望让他独自无扰。

他没有操心去排尽密封舱的气体，冲出的气体把他轻轻地吹进了宇宙。他给予狄安娜号的推力是他最后的礼物。狄安娜号离开了他，变得越来越小，太阳帆在阳光中闪射着光辉，这阳光将千百年为它所有。两天后，它将经过月球，但月球和地球一样，永远无法截住它，假如它的重量不能使它放慢，它的航行时速将每天增加两千英里。一个月后，它将比任何人造飞船都要飞得快。

随着距离的增大，太阳光线减弱了，它的加速度也要下降。但是，即或在火星的轨道上，它的时速也要每天增加一千英里。在那时以前，它早就运动得非常之快了，太阳将无法控制住它。它比任何从群星中飞驰而来的彗星都要快，将一直冲进深不可测的宇宙之中。

仅几英里之外的火箭摇曳着的火舌映入了默顿的眼帘。救险装置正以比狄安娜号千百倍的速度赶上来救他，但是，发动机只能转动几分钟，燃料就要消耗殆尽，而狄安娜号却将继续增加速度，被太阳永恒的火焰推向茫茫太空，永存悠悠青史。

“再见吧，我的飞船！”约翰·默顿说，“我真想知道，从现在起多少万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眼睛注视着你？”

当救险装置上的鱼雷小车慢慢地伸到他的身边时，他终于平静下来了，他永远不能赢得飞往月球的比赛了，但他的帆船却将是飞往星际漫长航程上的第一艘人造太阳帆船。

（本文由【读书中文网】Ken777进行ＯＣＲ、校对。）

# 《爱》作者：[日] 宫崎惇

邵建设 译

本文译自日本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超短篇小说杰作选》，作者宫崎惇是颇有名气的科幻作家。作者在这篇作品里，以幽默的笔触，描写了未来社会的一个侧面。作者试图通过这篇小说，说明无论到什么时候，人类的感情都不是机器或别的什么所能取代得了的。

——译者

※※※※※※

机器人不许危害人类，而应保护人类的安全。

——机器人定律第一条

孩子房间里传来的婴儿的哭声，早就把这对年轻的父母吵得焦躁不安、六神无主了。

母亲空着两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急得团团转；埋头读书的父亲终于也看不下去了，“啪”的一声扔下书，双手捧住了脑袋。

婴儿的哭声持续不绝，而且一声高似一声。

忍无可忍的父亲跑到走廊上，母亲也不甘落后地紧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两人“砰”的一声，使劲推开孩子房间的门。

“请保持安静！”

守护在婴儿身边的机器人嘀溜溜地转动着透镜的眼睛，开口说道。

“安静个屁！”父亲大发雷霆：“还不都是你让孩子嚎个不停，吵得我们心烦意乱，什么也干不成！”

“我明白您的意思，”机器人说。“但是，小姐只是想哭，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她只是想哭而已。孩子想哭，这是没法阻止的。”

“是不是肚子饿啦？要不就是哪儿不舒服？尿布湿了没有？兴许太冷？或者太热？”母亲喋喋不休地提出一大堆疑问。

机器人摇了摇它那沉甸甸的脑袋：“都不是。”声音铿锵有力，“我是专门的育儿机器人，抚育幼儿是我的职责。我的脑子里密密麻麻塞满了幼儿心理学。”

两人不吭声了。

“幼儿为了运动时常要哭。现在正在哭的小姐就属于这种情况。等她哭累了，自然就会睡觉，醒来时才会有精神。”

它的话音伴随着婴儿一刻不停的有力的啼哭声，震得两人的耳朵嗡嗡作响。年轻的父亲和母亲不知不觉地退到了门口。

来到走廊上，父亲颓然地垂下双肩，有气无力地说：

“人也好，动物也好，没有不讨厌哭声的。”

“我们是不懂育儿之道，”他的妻子没理会他的话，“但我们起码有疼爱孩子之心。还说是什么最新型的机器人呢，简直也太冷酷无情啦！”

父亲现出一副狼狈相。

这个育儿机器人是他从旧货市场偶然买来的便宜货，只是外形比较新颖罢了。可他对妻子却谎称是最新产品。

“难道就没有比这个再好一点的机器人了吗？”

“再好一些的？总之，只要不让孩子哭就行啦。”父亲扭身想逃。

“你居然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告诉你，孩子可是我们俩的孩子！”母亲的语气强硬起来。“都是那种机械的抚育法害得她哭个没完。可怜的宝贝哟！”

“我知道啦。”父亲被说得哑口无言。忽然，他制止住母亲，竖起耳朵倾听着。“孩子好象不哭了？”

果然象机器人说的那样，婴儿大概哭累了，哭声听不见了。

“真的。”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不过，我还是想要一个真正疼爱孩子的育儿机器人。总是这么牵肠挂肚的，我可受不了。”回到屋内，她又说了一句。

不仅是这对年轻的夫妇有这个要求，希望给机器人灌输爱的呼声四处可闻。无论什么地方的父母，都和这对夫妇一样，或多或少有过同样苦恼的经历。

舆论沸腾了。电视台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播放以父母和子女的爱为主题的专题节日。甚至连各种动物也纷纷出场了。

电视屏幕上充满了这样的镜头：有每天都给被人抓住关在笼子里的小麻雀送食的老麻雀；有故意把幼狮从高高的悬崖上推下来，严厉培育它们的大狮子；还有被猎人的枪弹打中也死死抓住大岩石不放，保护在岩石下嬉耍的小熊的母熊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动物况且如此，如果把动物的脑细胞作为重要部件移植到机器人身上，其意义该有多么重大！

敏感的机器人公司马上试制了一批新型机器人，并开始实际表演。

那对年轻的父母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种机器人，乐得满目生辉。特别当他们看到新型机器人高明地将哇哇大哭的婴儿哄得不哭的镜头时，真是又感动又高兴，不由得垂下泪来。

“它们可真象几十年、几百年前的父母们啊！简直和风俗史上描写的一丝不差！”

“政府就不能早点批准生产吗？只要一生产，我马上就把家里的机器人换掉。”

这种机器人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在机器人的头部安上动物的脑细胞，然后接上新的电路就行了。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将各种感情移植给机器人。但是，这只限于法律所承认的感情之内，严禁将人类的感情胡乱地移植给机器人。然而，新试制的育儿机器人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终于审议了《对育儿机器人母爱移植法案》，并获得了全场一致的通过。

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新型机器人，那些不富裕的家庭也把以前使用的机器人送去改装。

机器人开始热心地抚育起幼儿和孩子来了。从此以后，笑声取替了哭声。大街小巷、各家各户充满了欢声笑语。

父母们得以安心地工作、吃饭、游玩，一点也不用操心孩子。他们只是偶尔去孩子的房间看上几眼，免得忘掉孩子的模样。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们真是又惊又喜。

那对年轻的父母也早早地赶到机器人工厂。

“明天什么时候能改装好呢？”

“这个嘛……自从政府批准以后，许多人都把机器人送来改装，忙得我们是脚打后脑勺。现在正是最忙的时候，”机器人工厂的接待人员说道，“所以，最快也得等到明天下午一点。”

“这么晚呀……”

这段时间孩子由谁来照看呢？两个人不由得迟疑起来。

“我们自己对付对付？”

“行吗？”

但是，机器人总是要改装的。现在他们的机器人只不过相当于一堆废铜烂铁。结果，夫妇俩还是把它卸下汽车，运进工厂。

“辛苦辛苦吧，顶多坚持到明天。”

“只要给我们改好就行啊。”

两人放心不下留在家里的孩子，匆匆驱车赶了回去。

当天夜里，小两口寸步不离地守在摇篮边上，一夜都没敢合眼。直到明媚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开始驱散黑暗的时候，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好啦，再等几个小时，新的顶呱呱的育儿机器人就该回来了……

两人大张着嘴，美美地打了个呵欠，不知不觉地靠在椅子上打起盹来。可惜好景不长，不大会工夫，孩子的哭声就把他们从梦中惊醒，不得不跳起身来。

每家的父母在大发脾气的孩子面前差不多都束手无策，只能左摇右晃地哄孩子。这对把养育孩子的工作全都一股脑儿推给机器人的年轻父母自然也不例外。

婴儿象火烧屁股似地号啕一阵，突然停了下来，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接着，象是又想了起来，“哇哇”地大哭大闹起来。

“你不觉得有点反常吗？”

“真棘手啊！这可如何是好？”

母亲把手心贴在婴儿的额头上一试，禁不住惊呼起来：“这么热！孩子得病啦！”

“病了？怎么偏偏捡上这么个倒楣的时候！”父亲抚摸着一夜之间变得尖尖的下巴颏儿，扭了扭腰肢。

“你磨蹭什么！还不赶快与医院联系！”

父亲慌慌张张地蹦起身来，没小心绊在地毯上，一个跟斗摔出去好远。

医生赶来了，给婴儿打了一针。婴儿的呼吸平稳下来了。

“现在不用担心了。”医生说完，便转身离去了。

小两口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下午，望眼欲穿的改装过的机器人终于回来了。夫妻俩欢天喜地地把它迎到家中。

“我不在家，让你们受累了。小姐一切可好？”机器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开口问道。

从外表上看，它似乎没什么变化，但表情却显得柔和多了。

当听罢二人讲述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机器人脸色遽变，急忙奔向孩子的房间。在他们两人的眼里，机器人确实仿佛变了脸色。

婴儿打过针后，正陷入酣睡之中。

“可怜的宝宝……”机器人挨近婴儿，和她贴了贴脸。“只要有我在，你就没事了。”

“要是再迟一步，我们和孩子真不知会怎么样呢。”父亲把手放在机器人的肩上。

母亲也满眼垂泪，连连点头。

在机器人的看护下，婴儿的病神奇般地痊愈了。小两口高兴之余，不免心中暗暗称奇。

孩子的气色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有时甚至还发出欢快的笑声。孩子那可爱的笑声不时传到父母的房间里，逗引得他们左一次右一次地跑到孩子的屋子里去。婴儿嫩声嫩气的欢笑声和机器人瓮里瓮气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回旋在孩子的屋内，经久不息。

小两口心想，这下总算可以放心了。他们常常私下赞不绝口地品评说：“真不赖！比我们想象的还好哩。”

打那以后，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也就是领完工资后的第二天，夫妇俩要去城里游玩一番。

“我们走啦，再见！”一边发动着汽车引擎，他们一边向二楼的窗户挥着手。

机器人扶起抱在怀里的婴儿的小手，一摇一摆地回应着。什么也不明白的婴儿只是“咯咯”地叫着、笑着。

目送着夫妇俩的车子消失在院门外，机器人也想离开窗沿。但是，它忽然象是想起了什么，目光落在婴儿的脸上。接着，它把孩子柔嫩的身体反过来调过去地察看了一番，末了，又把目光射向窗外。

覆盖着绿色草坪的庭院里阳光明媚。机器人三番五次疼爱地把脸贴在婴儿的脸蛋上，婴儿痒痒得一个劲地扭动着身子，“呀呀”地叫着。

说时迟那时快，紧接着只见机器人一扬手，婴儿的身体便朝着庭院急速地跌落下去。机器人的眼睛里闪动着柔波，一直紧盯着跌落下去的婴儿。只听得婴儿发出一声尖厉而又短促的哭叫，便戛然而止了。

到了夜里，这对夫妇才转回家来，当他们得知这个噩耗时，惊讶得面面相觑，茫然失措。

“都怨我不小心！都怨我不小心！我要再注意点就好啦！我要再注意点就好啦……”机器人声音颤抖地反复说着同一句话。

“孩予的病毕竟还没好利索啊。”母亲哽咽着说。

“都怪当时我们一时疏忽。要是孩子不得病，也不至于……”父亲抚摸着婴儿软绵绵的脑袋说道。婴儿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了。

“都怪我不小心，都怪我不小心……”机器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别难过啦。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父亲和颜悦色地劝慰着耷拉着脑袋、重复着同一句话的机器人。他们还以为这个不幸都是那场病造成的呢。

“都怪我不小心，都怪我不小心！我要是再注意点就好啦……”机器人依然唠叨个不停。

到了月末，收款人陆续地找到客户的门上来。他们是机器人公司派来收取改装费的。

“这种改装后的机器人性能如何？”收款人笑嘻嘻地问道。

失去孩子的年轻母亲扫了一眼帐单，不由得“啊！”地失声叫起来。

“我家的机器人装的是狮子的脑细胞哇！我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哩。”

“这是敝厂最新的科研成果。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从母狮身上取出脑细胞移植在机器人身上。移植这种脑细胞的机器人，不仅思维敏捷，而且还充满了母性的慈爱。经它抚养的孩子，想来个个身体健壮，不似那些娇生惯养的……”

收款人滔滔不绝的话语传到了正在隔壁读书的年轻父亲的耳朵里。

“狮子的脑细胞？哎呀，莫不是……”倏地，他脑海里闪现出曾在电视里看到的母狮把幼狮推下山坡的镜头。失去孩子的年轻父亲茫然陷入了沉思。

# 《白雪，镜子，苹果》作者：[美] 尼尔·盖曼

龚容译

《白雪，镜子，苹果》最早刊登在梦港出版的故事书里，此书的稿酬专用于捐给连环画正当防卫基金协会。这个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经典童话里的白雪公主。

一点注释：本作虽为改编，但故事的整体情节还是比较忠实最初版本的格林童话，如白雪公主的与父亲的少儿不宜情节，还有就是那个王子，其在最初作中为性无能加恋尸癖，如果不了解这些可能大家会对后面一段的描写有些莫名其妙 。

※※※※※※

我不知道她是哪里来的怪物。谁都不知道。她在出生时害死了她母亲，可是光凭这一点就来指责她，理由肯定不够充分。

大家都称我为智者，而我根本谈不上聪明智慧，因为，我只是透过池塘平静的水面，或者从我那面冷冰冰的镜子里，才看到一些未来之事的零碎影像。要是我果真聪明，就不会去试着改变未来。要是我果真聪明，在遇到她以前，或者在得到他以前，我真该杀了我自己。

一个聪明人，一名女巫，随他们怎么去说吧，我还梦见过他的脸，而且，我活到现在，总能看见他浮现在水面上的倒影：在那天他骑马过桥打听我的名字以前，十六年来，我一直在梦里看到他。他把我扶上一匹高头大马，我俩骑着马往我那间小茅屋而去。他那头金发遮在我的脸上。他要走了我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那是一个国王理应享有的。

晨光中他的胡须呈铜红色。并不因为他是国王我才了解他的，事实上国王们什么样，那时我还毫无头绪呢，我只是把他当作我的情人去了解的。从我身上他拿走了所有他想要的——国王们拥有这种特权，可是第二天他又回到了我身边，自那晚以后，他的胡子更红了，头发金光灿灿的，眼睛仿佛碧蓝的夏空，皮肤染上一层成熟小麦才有的浅棕。

他女儿还是个小孩儿：我进宫时，她还不到五岁大。一幅小公主亡母的肖像挂在她居住的塔楼里：一位高挑女子，头发像黑森林那么黑，棕栗色的眼珠。血管里流着和她脸色苍白的女儿不一样的血。

小姑娘不和我们一起用餐。

我不知道她在宫中哪个地方吃饭。

我有我的寝宫。国王——我的丈夫，也有自己的寝宫。要是需要他会派人来叫我，我就去见他，取悦他，与他共享欢娱。

我在宫里住了几个月以后，有天晚上，她来到我的寝宫里。她六岁。我正在油灯下绣花，冒出的灯烟和颤动的光线，使我不时眯缝起两眼。我一抬头，见她站在那儿。

“小公主吗？”

她一言不发，那对眼珠像煤炭那么黑，像她的头发那么黑，她的嘴唇比鲜血更红。她抬起头，望着我笑了。她的牙齿似乎很尖，就是在灯下看也是这样。

“你到屋外来做什么？”

“我饿了。”她说道，神情和其他小孩没什么分别。

正值隆冬季节，新鲜食物像充满融融暖阳的梦境一样难得：我却有成串成串的苹果，去了核、风干了的苹果，挂在寝宫的横梁上。我取下一只递给她。

“拿着。”

秋天是风干与腌渍的季节，是采苹果、把鹅喂壮的季节。冬天是饥馑、白雪、死亡的季节：也是开冬至宴的季节，每逢这个时候，我们会把鹅油涂抹在猪皮上，用秋天的苹果塞满猪的肚子，然后，我们把它拿到火上烤一下，用炙叉叉住，趁它仍吱吱带响，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大口吃起来。

她从我手中接过风干的苹果，用尖利的黄牙咬住。

“好吃吗？”

她点点头。我一向很怕这位公主，然而那一刻，我心头涌起一丝怜惜，便用手轻轻抚摸她的面颊。她看着我笑了——她难得笑——然后，她的牙齿刺进我的拇指根，在金星丘那个位置上拼命吸起血来。

我大吃一惊，疼得喊出声来；她死死盯着我，我不由得噤了声。

小公主把嘴紧贴住我的手掌，舔着，吮着，咽着。做完这一切，她扬长而去。等我定下神来细看，发现她留下的那个伤口在慢慢愈合、结痂，最后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到第二天，伤口就变成了一道陈旧的伤疤。

我惊呆了，受她控制、让她摆布了。我对此感到害怕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害怕她嗜血这件事本身。那晚以后，一到天黑我就紧闭寝宫，用一根橡木棒拴住宫门，又命铁匠打造铁杠装在窗上。

我的丈夫，我的情人，我的国王，派人召我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即便我去，他也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再不能像个男人那样行事了；也不允许我用嘴取悦他：一次我想着么做，他大吃一惊，然后就哭了起来。我移开嘴巴，紧紧搂住他。后来，啜泣声终于停止，他睡着了，像个孩似的。

等他睡着以后，我用手摸索他的身体。在他皮肤的表面，一道道的旧伤新疤多得数也数不清。可我不记得自我俩相爱那天起那上面有过什么疤，只有一条位于体侧的疤，那是他儿时被一头野猪抓伤后留下的。

没隔多久，那个我邂逅于桥边并一见倾心之人，如今只剩下一具躯壳。他形销骨立，肤色发青泛白。我始终陪着他，直至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一双手冷得像石头，蓝眼珠颜色浑浊，头发胡子都褪了颜色，失去了光泽，变得越来越稀疏。来不及做临终忏悔，他就去世了，一身皮肤，从头至脚布满让人掐过的青紫斑。

他简直都不到几两重。地上的冰结得很厚，我们无办法替他掘土造坟，便用岩石和石块在他的尸身上垒起一个石冢，以此作为祭奠，因为，他再没有足够的东西，再没有留下什么，来保护自己不受饥饿的野兽和凶猛的飞禽侵害。

这样一来，我成了王后。

可我真的很傻，又那么年幼无知——自从第一次看见阳光，我迎来又送走了十八个夏天——如今，我还是不能狠下心去做那件本该做的事。

要是换了今天，我真会去掏了她心窝子，我要割了她的脑袋、胳膊和腿，我要命令手下把她的心掏出来。然后，我要去集市的广场，亲眼看着刽子手们把柴堆烧旺，亲眼看着他把她的四肢一块快都投进火里。我要命令弓箭手把广场团团围住，一有飞禽野兽靠近，就把它们统统射死，乌鸦、狗、鹰、耗子，概莫能免。在小公主烧成灰以前，我不会眨一下眼皮的，一阵轻风就能把她刮走，就像吹散雪花一样。

我没有这么做，因此，我付出了巨大代价。

有人说我是受人愚弄了；那颗心不是她的。那是某个动物的心脏——也许是一匹牡鹿的，要不就是一头野猪的。他们那么说，事实却不是这样。

也有人说（撒谎的是她而不是我）我拿到了那颗心，随后就把它吃掉了。彻头彻尾的谎言，半真半假的传说，犹如漫天飞舞的大雪，掩盖了我记忆中的真相，也篡改了我亲眼目睹的事实。正如纷纷扬扬的雪花，弄得人们无从辨认原有的景色；她就是那样歪曲了我的一生。

我的情人——她父亲的大腿上留下了一道道疤，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阴茎上也有疤。

我没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在白天把她送走，那时她睡得正香，那是她最脆弱的时刻。他们把她带到森林深处，在那儿他们剥开她的衣服，挖出她的心，把尸体丢在溪谷里，让森林把她吞没。

那片森林暗无天日，和许多国家的边境接壤。没有人会这么傻，会去要求替那里发生的罪恶伸张正义。森林里住着罪犯，盗贼，还有野狼。就是走上好几天，也绝对看不到任何活物；只会感到时时有眼睛在盯着你。

他们把她的心献给我。我知道这是她的心——母猪或牡鹿的心，都不会像她那颗心一样，从胸口挖出来以后，还能不住跳动。

我把它拿到寝宫里。

我没把它吃掉：我把它挂在头顶上的横梁上，把它系在串有花楸浆果的麻绳的一头，它像一颗知更鸟的心脏那么红；麻绳上还挂着几个大蒜头。

宫外飘起了大雪，遮住了猎手们的脚印，遮住了躺在森林里的她的娇躯。

我吩咐铁匠卸下窗上的铁杠。在冬季短暂的白日，每天下午，我都会花点时间留在寝宫里，窥视窗外那片树林，直到天黑下来。

正如我以前说的，有人居住在森林里。他们总要出来的，有人出来是为了赶春季那趟集市：他们这些人生性贪婪，脾气暴躁，非常危险；有些人从小就发育不全——矮人、侏儒、驼背；还有的人长着一口大牙齿、一副白

痴似的空洞目光；有些人的指甲活像蹼爪或蟹钳。每年春天，一到冰雪消融，他们就从森林钻出来赶集。

我小时候在集市上干过活，那时他们这些森林里的人就让我挺害怕了。我透过静止的水面，给赶集的人算命，等长大了一些，再用一面磨光的镜子算命，镜子的背面镀过银。这件礼物是一个生意人送给我的，我从墨水的反光里找到了他迷路的马。

集市上的小贩很怕森林里的人：他们把货物钉在小摊的木板上——用铁钉把姜饼、皮带固定在木板上。据说，如果不把货物钉住，森林里的人会把它们偷了，嚼着偷来的姜饼用皮带抽人，随后逃之夭夭。

森林里的人虽然也有钱，不过是这儿一枚铜子儿，那儿一枚铜子儿，有时候，岁月和尘土令硬币裹上了一层霉绿，硬币上的头像，就连我们中年纪最大的长者也认不出是谁。森林里的人也来换东西，这样集市才得意维持，流氓和侏儒也接待；强盗也接待（只要他们行为检点），他们抢劫从森林很远的那一头的邻国而来的很少几名游客，要么偷吉普赛人的东西，要么会去偷鹿。（根据法律，这等于犯了盗窃罪。鹿是王后的财产。）

就这样，慢慢过去了好几年，我以智慧治理这个国家，得到了臣民们的称颂。那颗心依然挂在床头横梁上，夜间，它会轻轻跳动。我发觉没有人想念那个孩子：她是个可怕的东西，已经成为过去，大家都觉得最好还是把她除掉。

一个春天接着一个春天，一个集市接着一个集市，就这样过去了五年，集市越来越凄凉，越来越穷困，越来越破败。从森林出来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少。那些出来的人显得低三下四，神色倦怠。摊主们不再把陶器钉在货摊的木板上。到了第五年，只有少数几个山民从森林里出来——除了一群可怕的、毛发留得很长的男人，再没有别的人了。

集市结束以后，集市头领带着他的随从来见我。在当上王后以前，我就认识他。

“我来找你，不是因为你是我的王后，”他这样说。

我静静听着，没有说话。

“我之所以来，是因为你很聪明，”他接着说。“在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光靠盯着一滩墨水，就找到了一头迷途的骡子；后来你出落成一位大姑娘，又从镜子里找到那个失踪的婴儿，那时，他已离他的母亲很远很远。

你了解许多秘密，能看见看不见的东西。王后……”他问，“那些山民们为何惶惶不安？明年不会再有春季集市了。邻国来的游客越来越少，几乎快没了，森林里的山民差不多都走光了。后年如果还是这样，我们都会饿死的。”

我命令女仆把镜子拿来。那是一面背面镀银、很朴素的圆玻璃镜。我用一块麂皮把它包起来，放到一只匣子里，再把匣子藏在我的寝宫。

她们把镜子举到我面前，我就盯着镜子看：

她已经十二岁了，不再是小孩，皮肤略嫌苍白，眼睛、头发黑得像煤炭，嘴唇红得像血，还是离开城堡时的那身装束：一件宽松上衣，一条裙子，但衣服上已经有了许多破洞和补丁，外面罩了件皮袍，那双纤细的脚没有靴子，就套着两只皮袋，再用皮带扎紧。

她站在森林里，身旁是一颗树。

我注意地看着，用我的心灵之眼，我看见她在一棵棵树丛间缓缓侧身移动，轻快地走，一跃而过，轻轻慢行，像一只野兽，像一只耗子或一条狼。她在跟踪什么人。

他是一个修士，穿着粗麻布衣，光着脚丫，脚上长着粗糙坚硬的癣。他的胡子和剃光一圈的顶发已留到了一定长度，头发一直没剪过，胡子一直没刮过。

她藏在树后偷看他。终于，他停下来准备过夜，动手生一堆篝火，在地上铺嫩树枝，敲碎一个知更鸟的鸟巢，以它来引火。他的长袍里藏了一只火绒盒。他在打火镰上敲打燧石，火星终于烧着了火绒，树枝燃起了篝火。

他找到的鸟巢里有两只鸟蛋，他大口吃起来，不等烤熟，就那样生吃。他那么魁梧，这点东西根本填不饱他的肚子。

他就站在那儿，站在火光里，她从她藏身的地方走出来，蜷缩在篝火的另一边，眼睛盯住他。他咧开嘴笑，仿佛他已有许久没有遇见另一个人类。他招手请她过去。

她站起身来，绕过火堆来到他那边，在一臂距离外静候。他手伸进摸麻布长袍里，终于找到了一枚硬币，一枚很小的铜钱，朝她扔了过去。她接住铜钱，点点头，朝他靠近。他解开腰间的带子，掀开长袍。他体毛浓密，像一只狗熊。她把他推到长着苔藓的地上。她一只手犹如爬行的蜘蛛，在他浓密的体毛里缓缓爬行，终于靠近他的阴茎；她另一只手在他左面的乳头上划圈。他闭上眼睛，伸出一只大手在她裙子里摸索。她把嘴移到她刚才戏弄的那只乳头上，她光滑雪白的皮肤压在他黝黑多毛的躯体上。

她用牙狠狠咬住他的胸部。起初，他睁开眼睛，随即又闭上，她就喝起血来。

她跨到他身上，喂他喝血。她这么做的时候，从她的大腿间流下一道细细的黑血……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游客赶出我们的小镇？森林里的人到底怎么了？”集市头领问道。

我用麂皮盖住镜子，告诉他我会亲自出马解决这件事，让森林再度恢复安宁。

我必须这么做，尽管她令我害怕。谁让我是王后啊。

换作一个傻女人，她会径直走进森林，想法抓住那个畜生；可我已经犯过一回糊涂，不想再错第二次。

我稍微认得几个字，就花了些工夫浏览古书。我还花了些时间咨询一名吉普赛妇女。她宁肯途经我们的国家翻山越岭到南方去，也不愿穿过那片森林去北方或西方。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凑齐必备物品，终于，第一场初雪开始下了起来，万事齐备。

我浑身赤裸，孤身一人来到宫殿最高处的一座塔楼上，那是一个露天的所在。寒风刺骨；我的胳膊、大腿、胸脯上渐渐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带去一个银盆和一只篮子。我在篮里放了一柄银刀、一枚银针、几把钳子、一条灰白色的长袍和三只青翠欲滴的苹果。

我把东西放到地上，一丝不挂地站在塔楼里，在夜空下和劲风中俯身跪倒。但凡有人发现见我这样站着，我一定会挖掉他的眼珠；实际上，并没有人监视我。一朵朵白云倏地穿过天际，先是遮住娥眉月，随即，云开月出。

我抓起那把银刀，在自己的左臂猛挥——一下、两下、三下。鲜血流到银盆里，在月光的映照下，鲜血红得发黑。

我又朝盆里添了些粉末，粉末原本藏在我脖子上挂的那只小瓶里。那是一种褐色灰尘，由晒干的草药、一种特殊的蟾蜍皮和一些其他东西制成。粉末令血液变稠，也防止血液凝结。

我一个接一个拿起三只苹果，用我的银针轻轻刺破苹果的表皮。然后，我把苹果放到银碗里，让它们静静留在那儿，与此同时，今年头一阵鹅毛小雪慢悠悠地贴到了我的皮肤上，贴到了苹果上，落进那盆血水里。

拂晓时分，天空放亮，我套上那件灰长袍，从银碗里用银钳子夹起三只苹果，一个接一个放到篮子里，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苹果。除了一些形似铜锈的黑色残渣，银碗的表面上没留一丝我的血液或褐色粉末的痕迹。

我把银碗埋到泥土里。然后，我朝苹果念了一道咒语（就像从前我站在桥边对着自己念过一道咒语），快瞧啊，这些苹果一下子变成了世上最美丽的苹果，不用怀疑；苹果皮上那层深色的红晕是新鲜血液那种温暖的殷红。

我拉下长袍的帽兜遮住我的脸，又随手拿了些丝带和漂亮的头饰，把它们搁在柳条篮里的苹果上方，独自一人走进森林，来到她的栖身地：一座高耸的砂岩峭壁，峭壁四周有许多深邃的岩洞，要走好久才能走到洞穴尽头的岩壁。

峭壁地表布满树木和大圆石，我悄没声儿地在树丛间行走，尽量不去触碰树枝、踩踏落叶。我终于找到一个藏身之所，一边耐心等候，一边留神观察。

过了几个钟头，几个侏儒从岩洞前面的洞穴里爬了出来。他们是丑陋、畸形、多毛的小矮人，是这个国家的古老居民。如今，你难得有机会见到他们。

他们消失在树林里，谁也没有发现我，虽说其中有个矮人曾停下来，对着我藏身的那块岩石撒尿。

我耐心等候。再没有矮人从洞里出来。

我来到洞口附近，哑着嗓子，朝洞里大声吆喝。

她从黑暗中现身，赤身裸体，独自一人。她朝我走近，我掌上的金星丘位置的那道疤痕隐隐作痛，有节奏地悸动。

她，我的继女，这会儿已经有十三岁的样子，除了左胸上有条青紫色的疤，她雪白的肌肤完美无缺，毫无瑕疵。那条疤是很久以前她被剜去心脏时留下的痕迹。

她的两腿间被黑色的污渍弄脏了。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隐身在长袍里。她露出饥饿的样子，贪婪地望着我。“姑娘，卖丝带喽！”我用嘶哑的嗓音说，“漂亮的丝带，可以给你扎头发用……”

她笑着朝我招手。一股强大的吸力；我手掌上那道疤把我往她那里推。我做了我事先计划好的事，可我做得比事先计划的更自然：我丢下篮子，像个卖杂货的老太婆一样发出一声尖叫。我故意装成那样，然后，撒腿就跑。

我身上的灰长袍同森林一样颜色，我走得很快；她没来追赶我。

我一路返回宫殿。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亲眼看见。就让我们来猜想一下吧，白雪公主一脸沮丧、饥肠辘辘地回到洞口，瞥见我掉在地上的篮子。

她做了什么呢？

我乐于这么想：她先把玩一会儿丝带，用它们扎了一对蝴蝶结系住黑鸦鸦的头发，把丝带围住苍白的脖子，要不，缠绕在纤细的手腕上。

接着，出于好奇，她掀开布料看篮里还有什么；她一下看见了那三只苹果，红艳艳的苹果。

它们发出新鲜苹果的香气，当然喽；它们也发出鲜血的气息。而她饥肠辘辘。我猜想她拣起一只苹果，把它压在面颊上，用肌肤体会那种凉爽光滑。

随后，她张开嘴巴，狠狠咬一口苹果……

等我回到寝宫，那颗和苹果、火腿、香肠串在一起吊在房梁上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那颗心静静地挂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我再度感到了安全。

那一年冬天，地上积起一层皑皑白雪，迟迟不见融化。大伙急切地盼望春天快点到来。

来年的春季集市规模略有扩大。来赶集的山民虽说人数不多，不过好歹有了一些，而且，来自森林另一边国度的游客也陆续出现了。

我发觉来自森林岩洞的那些野蛮的小矮人也来赶集了，想用便宜的价钱买下碎玻璃片、水晶块和石英石。他们用铜币付钱——不用怀疑，这是我的继女白雪公主的战利品。当他们来货摊一带买东西时，镇上的人纷纷奔回家中，出来时带着他们的幸运水晶石，还有少数人带来整片的玻璃。

我一转念，真想把他们处死，却还是没有下手。只要那颗心依旧寂静无声、一动不动、冷冰冰地挂在我寝宫的横梁上，我就很安全，那些森林里的居民也就很安全，推而广之，那些镇上的居民也就很安全。

在我生命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也就是我继女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的第二年，王子来到我的宫殿。他身材高大，有双冷淡的绿眼珠，皮肤是山那边的人的浅黑色。

他和很少几名随从一道骑马过来：这些人足以保护他，又不至于让另一位君王，比如我吧，会将他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

我是很实际的人：我想把我们两个国家合并在一起，我想起从森林一直蔓延到南边大海的那一大片国土，我想起我那位留胡子的金发爱人，他死了有八年了；到了晚上，我便去了王子的寝室。

我不再是天真幼稚的小孩了，尽管我以前的丈夫，那个一度是我的国王的那个人，才是我真正的初恋情人，随他们怎么去说吧。

起初，王子显得很兴奋。他命我除去衣衫，要我站到敞开的窗前，离火炉远一些，我的皮肤渐渐变得像石头一样冰凉。接着，他让我仰面躺下，双手交叠在胸前，睁大双眼——直勾勾地瞪着头上的房梁。他命令我别动，尽量屏住呼吸。他恳求我什么也别说。他分开我的双腿。

随后，他进入我的体内。

他开始在我体内抽动，我发觉自己抬高臀部，开始配合他的动作，不断旋转，不断挤压。我口中发出呻吟。我难以自禁。

他的阴茎从我体内滑出来。我伸手去碰，一个纤细光滑的小东西。

“求你了，”他低声说，“千万别动，也别说话。躺在那块石头上就行，那么冰冷，那么美丽。”

我照做了，但他已经失去了那种令他显得男子气的冲动；不久，我就离开了王子的寝室，脸上依旧沾着他的泪痕，耳边依旧回响着他的咒骂。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领全体随从离开了。他们骑着马朝森林前进。

这会儿，我想象着他的跨部，想象着在他纵马奔驰的时候，他的阴茎准有点泄气。我想象着他灰白的嘴唇紧闭着。我想象着那一小队人马穿过森林，终于来到由玻璃和水晶堆成的我继女的那口石头棺材前面。那么白皙，那么冰凉。玻璃底下，是她一丝不挂的身体，还没有一个小姑娘那么大，毫无生气。

在我的想象里，我几乎能感觉到他裤子里那玩意儿一下子变硬了，幻觉中，他又欲火中烧，气喘吁吁，嘴里念念有辞，庆幸自己交上了好运。我想象着他跟那些浑身长毛的小矮人讨价还价——答应用金子和香料跟他们交换躺在水晶棺材底下那具娇小的尸体。

他们是否欣然收下那笔金子？要不，小矮人抬头望一眼马背上他那些随从，他们手持着利剑长矛，就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

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我没用水晶球占卜。我无法想象……

一双双手扒开压在她冰冷的身躯上的一堆堆玻璃和石英。一双双手抚摸着她冰冷的脸蛋，一双双挪动她冰冷的胳膊，欣喜地发现那具尸体仍旧富有生气，无比柔软。

他可是当着他们的面占有了她？或者，在占有她之前，他先把她搬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真不好说啊。

她喉咙里的那块毒苹果是不是被他颠了出来？要不就是在他猛烈冲撞她冰冷的身躯时，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微启两片朱唇，那些发黄的尖牙凑到他黝黑的脖子上，象征生命的鲜血淌进她的喉咙，冲掉了那块有毒的苹果，我自己的苹果，我亲手配好的毒药？

我只能去猜想，真相我无从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深夜，她的心脏再次勃勃跳动，把我惊醒。咸咸的鲜血从屋顶上滴到我脸上。我从床上爬起。我的手火烧火燎地疼，仿佛拇指根撞到了岩石上。

外头响起砰砰的敲门声。我有点害怕，可我毕竟是王后啊，我不会把恐惧流露在脸上。我打开房门。

先是他的随从闯进我的寝宫，举起利剑和长矛，把我团团围住。

随后，王子走进来，在我脸上狠狠扇了几个耳光。

最后，她走进我的寝宫，此情此景，令我想起我刚当上王后她还是个六岁小孩那会儿。她一点也没变。根本没变。

她把串着她那颗心的麻绳拉下来，一颗接一颗摘掉晒干的花楸浆果，剥掉大蒜头——经过这么多年，大蒜头早就干瘪萎缩了；然后，她拿起她自己那颗扑通扑通乱跳的心——一个小东西，不见得比一头乳羊或母熊的心更大——鲜血溅满了她一手。

她的指甲准是和玻璃同样锋利：她敞开前胸的衣服，用手指甲划破那道青紫色的疤。她的胸腔裂开一道口子，忽然张开了，里头没有血。她舔一下自己那颗心，血流到她手上的时候，她把那颗心放回胸腔深处。

我看着她这么做。我看着她再次合上胸部的肌肉。我发觉那道青紫色的疤消失不见了。

王子显得很关切，用胳膊搂住她的脖子。他俩并肩站立，若有所待。

她冷冷地站在那里，唇上依旧留着死亡时的死灰，尽管如此，他的欲望却不减分毫。

他们告诉我他们决定结婚，两个国家从此真的合而为一。他们告诉我，举行婚礼那天，我将和他们在一起。

这个地方渐渐变得很热。

他们对我的臣民说了我许多坏话；用一点点真相来给许多谎言添油加醋。

我被关在宫殿底楼的一间石牢里，整个秋天，我一直待在那里。今天，他们把我带出牢房；他们剥掉我身上的破衣烂衫，把我洗干净。接着，他们剃光我的头发，又用鹅油摩擦我的皮肤。

他们把我带走时，天上开始下雪——两个男的抓我的手，两个男的抓我的腿——将我摊手摊脚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冬至来赶集的众人面前；随后，把我带到这间焚烧炉里。

她没有笑话我，没有嘲弄我，也没有说一个字。她没有讥讽我，也没有转过脸去不看我。她只是望着我；有那么一会儿，我看见她的瞳人里映出了我的影子。

我没有大声尖叫。我不会遂了他们的心愿。他们可以夺走我的肉体，而我的灵魂和我的故事却只属于我自己，并将伴随我一同死去。

鹅油逐渐在融化，我的肌肤上闪出点点光泽。我该一言不发，我不该再去想这些。

我该去想她脸蛋上那片雪花。

我这么想：她的头发，像煤炭一样黑；她的嘴唇，像血一样红；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

# 《地狱灵猫》作者：斯蒂芬·金

西风卷帘工作室 译

哈斯顿心想这坐在轮椅上的老头，面容憔悴、一副病痒痒的样子，是快要死了。对生死这样的事他很有经验。杀人是他的生意。在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杀手生涯中，他把死亡带给了十八个男人和六个女人。

那房子，正确地说是大楼，静谧而阴冷。唯一的声音是大壁炉里柴火微微地噼叭声和外面北风的呜咽。

“我要你干掉它。”那老头说，颤抖的声音高亢而气恼。“我知道你是干这行的。”

“你听谁说的？”哈斯顿问。

“那个叫绍尔·洛基亚的，他说你认识他。”

哈斯顿点点头，如果中介人是洛基亚，那就错不了。如果房间里有窃听器，那么这个叫朱洛更的老头说的一切都是圈套。

“你要杀谁？”

朱洛更按了下安装在轮椅扶手上控制板的按钮，电椅嗡嗡作响地开过来，靠近他。哈斯顿闻到他身上恐惧、垂老和尿骚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这些气味使他感到恶心，但他没有显露出来，脸上的表情平静。

“你要杀的对象就在你后面。”

哈斯顿动作飞快，灵活对他来讲如同生命般重要，他总是时刻警惕。他跳离沙发，单膝跪地，转身，手已插入他那特制的运动服里，抓住了藏在腋窝下的点四五口径的特制短管手枪的柄，有自动弹出装置的枪套可以立即把枪弹出。一会儿后出来的是只猫，他要杀的是只猫。

此时哈斯顿和那只猫都相互盯着对方。他是个现实的、不相信迷信的人，此刻却感到奇怪。在跪下拔出枪来的那一刻，他就感到认识这只猫，似乎肯定记得他曾见过它。

猫的脸一半黑一半白，那条黑白的分界线笔直地从扁平的头顶延伸到鼻子嘴巴处。眼睛在黑暗中显得分外地大，里面近似黑色的瞳孔象个棱镜般折射着火光，象块仇恨阴郁的煤块在燃烧着。

你我彼此相识，这个念头在哈斯顿脑海中回荡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他放下枪，站了起来。“我应该杀的是你，老头，我不开玩笑。”

“我不是开玩笑。”朱洛更说，“坐下，看这。”他从盖在腿上的毯子下取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哈斯顿坐下，那只猫一直蜷伏在沙发背后的猫轻轻地跳到他膝盖上，它仰头看了哈斯顿一会儿，大大的黑眼睛，瞳孔周围是一圈金绿色的环，然后伏下开始打呼噜。

哈斯顿疑惑地看着朱洛更。

“它很乖。”朱洛更说，“开始到现在，这只乖顺的小猫杀了我家三口人，就剩下我了，我老了，病了，但我想尽我的天年。”

“我无法相信。”哈斯顿说，“你雇我来杀只猫？”

“请看这个信封。”

哈斯顿看了看信封，里面是五十、一百的钞票，全是旧的。

“里面多少钱？”

“六千块，你能向我证明这只猫已经死了的时候，我再付六千块。洛基亚先生说一万二是你的底价。”

哈斯顿点点头，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抚摸着膝上的猫。它正睡着，还在打着呼噜。他喜欢猫，说真的，猫是他唯一喜欢的动物。它们特立独行，上帝，如果有的话，把它们造成完美冷漠的捕杀机器，猫是动物世界的杀手。哈斯顿因此敬重它们。

“我本不要作任何解释。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朱洛更说，“常话说，预先警告就是武装预备。我想让你知道干这事并不容易。我也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你别以为我头脑不清楚。”

哈斯顿又点了点头。他已决定接下这笔奇特的生意而且不需要他说这么多，但朱洛更想说，他也想听。“首先，你知道我是谁吗？靠什么赚钱？”

“朱洛更制药公司。”

“对，全世界最大的医药公司之一，我们的生意能成功就是靠这个。”他从长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没有标签装满药丸的玻璃瓶递给哈斯顿，“三多默尔镇静安眠丸，复方Ｇ，专门为患绝症的病人开的。你也知道，它兼有止痛、镇静、适度迷幻的功效，对绝症的患者缓解痛苦、调节精神很有帮助。”

“你自己服吗？”哈斯顿问。

朱洛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继续说，“全世界的医生都给病人开这药，它是合成药，我们公司于五十年代在新泽西州的实验室开发的，我们只用猫作这药的临床试验，因为猫科动物有独特的神经系统。”

“你们用了多少只猫？”

朱洛更仍没有回答。

“对猫来讲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哈斯顿耸了耸肩。

“为了使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三多默镇静安眠丸使用的四年间，大约有一万五千只猫用于测试……嗯……前后大概是这么多。”

哈斯顿吹了声口哨，大约每年用四千多只猫。“因此你认为现在这只猫回来要你的命，唔？”

“我一点也不内疚。”朱洛更说，并且那种带着颤音的傲慢语气又回到他的话语中。

“一万五千只用在测试中的动物死了，所以成千上万的人……”

“我不介意这个。”哈斯顿说，这种正义让他感到厌烦。

“这只猫七个月前来这里，我从来就不喜欢猫，肮脏、带着传染病的动物……总是在户外乱窜，在谷仓里爬来爬去，毛皮上带了各种病菌……从户外把一些脏东西带到屋里来给你看。是我姐姐收留它，是她发现的，她为此付出了代价。”他非常仇恨地看着睡在哈斯顿膝上的那只猫。

“你说它杀了三个人？”

朱洛更开始叙述发生的一切。那只猫在哈斯顿这职业杀手强壮的手指抚摸下呼呼地睡着。

壁炉里松木柴的树节烧裂的声音把气氛渲染得很紧张，象收缩在皮肉覆盖下的一排钢簧。

外面北风在这远在康涅狄格州乡下的大石头房周围呜咽。冬天就是在这风声中来到。老头的声音起起伏伏。

七个月前，这里住着四个人，朱洛更、他姐姐安玛达，七十四岁，比他大两岁、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卡洛琳·布洛莫，她深患气肺肿、迪克·盖奇，在家干了二十年活的仆人，帮他家开林肯大轿车、煮饭、调制夜饮的雪利酒。白天还有个女孩来帮工。他们四人就这样住了近两年，一个老人之家，也是家族里活着的人。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和看谁活得更长。

这时这只猫就来了。

“是盖奇首先发现它，低吟着，在房子周围到处躲藏。他想赶走它，用棍子打、用小石头扔，揍了它好几次，但它却不愿离开。当然它也吃东西，却瘦得皮包骨。人们在夏末的时候把这些猫扔在路边，让它们饿死，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最好还折磨它们的神经？”哈斯顿问。

朱洛更没理会，继续说。他恨猫，一向如此。那猫赖着不走。他就叫盖奇弄了有毒的猫食，实际上就是一大份可口的凯洛牌猫食，拌了三多默尔Ｇ方。猫不吃了。这让安玛达发现了，坚决认为是他们干的，朱洛更强烈否认，但安玛达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她总是这样。

“而且她找到了这只猫。”朱洛更说，“把它抱在怀里，它正打着呼噜，就象现在一样，但它就是不愿靠近我，从来不。她给他倒了牛奶。‘ 噢，看这可怜的东西，饿怀了。 ’她喃喃地说。她和卡洛琳都这么对它说话，恶心。当然了，这是她们反对我的方式。她们知道我二十年前做三多默尔测试项目以来对猫科动物的厌恶。她们以戏弄我为乐，用这只猫来欺负我。”他狰狞地看着哈斯顿，“但她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五月中旬的一天早上，盖奇起来做早餐时候，发现安玛达躺在楼梯脚边，身边散落这破碎的瓷盘和小脆饼，双眼微凸、朝着天花板，嘴巴和鼻子里流了很多血。她的背摔坏了，双腿摔伤，颈骨象玻璃一样碎了。

“这只猫睡在她的房间里。”朱洛更说，“她象对婴儿般疼它……喵喵饿了吗，小宝贝？喵喵要出去嘘嘘吗？恶心，它就象我姐姐一样霸道。我想那晚它喵喵地叫把她吵醒了。她起来给它拿吃的，她常常说桑姆不喜欢猫食，除非用牛奶弄湿。于是她打算下楼去取。那只猫靠着她的腿摩挲着，她老了，腿脚不稳，又迷迷糊糊的，她和猫走到楼梯口，猫走在她前面，绊了她……”

哈斯顿想，对，可能就是这样。他的脑海中浮现老妇人跌落下来，巨大的震荡使她无法喊出声来，从楼梯跌下来时，那猫食四处飞散，碗也打得粉碎，最后她躺在楼梯脚边，一把老骨头摔碎了，眼睛还瞪着，鼻子和耳朵却滴着血。那咕噜咕噜叫的猫心满意足地开始走下楼梯，嚼着猫食。

“法医怎么说？”他问朱洛更。“当然是意外死亡了。但我知道不是。”

“安玛达死了，为什么不干掉这猫？”

因为如果他这么做，卡洛琳就闹着要出走，显然，她被这事弄得竭斯底里了。她是个病态的妇人，坚信此事阴魂不散，一个在哈德福特的灵媒告诉她（只须付二十美元）安玛达的灵魂进入了这只猫的身体，它就是安玛达了，她警告猫走她就走。

哈斯顿已熟谙人世百态了。 他猜想朱洛更和那卡洛琳过去曾是情人，而这老纨绔不愿让她和这只猫亲近。

“这无异于自杀，”朱洛更说。“在她的观念中还认为自己有钱，很喜欢带着这只猫去纽约、伦敦，甚至蒙特卡罗。其实她是大家族中唯一活着的，靠那点钱过日子，而那点钱是家族在六十年代赚的黑钱。她住在二楼一间特别的，超湿的房间里，有七十多岁了，哈斯顿先生。她烟抽得很凶，到死前两年还是如此，她得了严重的肺气肿，我要她住这里，而那猫却要呆在那里……”

哈斯顿点点头，接着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手表。

“快到六月底的一天晚上，她死了。医生似乎认为是正常死亡，只是过来开了死亡证明了事。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盖奇告诉我猫仍在那房间里。

“老兄，我们都有死去的一天。”哈斯顿说。

“当然，那时医生的说法，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记得猫喜欢靠近睡着的婴儿或老人，偷走他们的元气。”

“这是迷信荒谬的说法。”

“大部分迷信荒谬的说法有是基于事实的。”朱洛更回答。

“你也知道猫喜欢用爪子摩挲软的东西，象枕头、绒毛地毯活毛毯，就是睡毯或老人用的毯子。一个重量压在呼吸虚弱的人上面……”

朱洛更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而哈斯顿开始想像那时的情形。卡洛琳在卧室里睡着，刺耳的呼噜声在她残破的肺里进进出出。呼噜声几乎被空调和增湿器的噪音淹盖了。这只黑白各半的猫轻轻地跳上这老处女的床并开始盯着沟壑纵横的苍老的脸，目光荧荧。它爬上她瘦弱的胸脯，趴了下来，开始呼呼地睡了。那老妇人的气息在它的重压下慢慢地弱下去了。

哈斯顿的想像力并不丰富，却有点紧张起来。

“朱洛更先生，”他问道，还不断抚摸着那只猫。“你为什么不搞掉它，花二十美元兽医就可以毒死它。”朱洛更说：“葬礼在六月一日举行，我把卡洛琳埋在我们家的墓地里，紧挨着我姐姐，这是她一直要求的。六月三日我把盖奇叫到这里，交给他一个柳条篮，有点象野餐的篮子，你明白我要干什么吗？”

哈斯顿点点头。

“我告诉他把猫装到篮子里，带到在弥尔弗德镇的兽医那里，让人把它麻翻了。他说：‘ 好的，老爷 ’，拿了篮子出去了。我很器重他，但那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在收费公路出了事故。林肯车以每小时六十多英里的速度撞上桥墩。盖奇当场死了，交警发现他的脸上有抓痕。”

哈斯顿又在默默地想着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屋里静悄悄的，除了炉火微微的哔叭声和膝上猫安祥的呼呼声。在炉火前的他和猫构成爱德加·戈斯特诗中的意境，诗中写到：膝上蜷猫，炉中焰高……是否寻觅，幸福男子。

盖奇开着林肯车从收费公路到弥尔弗德镇，车速可能比限制速度还快五英里，那个有点象野餐篮子的柳条篮放在旁边，他正注意着路况，也许正超越一辆小货车，并没注意那只阴阳脸的猫从朝着他那一向的篮子边上探出头。他没注意到它，因为他正在超越一辆拖斗货车，此时，这只猫跳到他脸上又咬又抓，它的爪子抓向他的一只眼睛，刺进去，血流了出来，什么也看不见了。林肯车强大的马力还在嗡鸣。车以六十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飞驰，猫的另一只爪子钩住了他的鼻梁，刺入肉中，使他疼痛异常。车开始偏向右边开进了货车道，喇叭发出刺耳的鸣声，但他听不到因为猫在咆哮着，猫张开的身体盖住了他的脸，象只巨大的黑毛蜘蛛，它的耳朵向后倒，绿眼发光，向从地狱里射出来似的，后退狂乱地抓着老头的脖子上的肉。它前后疯狂地扑甩着。桥墩迎面而来，猫跳了下来，林肯车象个黑亮的鱼雷，撞到那水泥墩上，象炮弹般炸开。

哈斯顿艰难地咽了一下，听到喉中干涸的声音。“那猫跑回来了？”

朱洛更点点头。“一星期后，盖奇下葬的那天，它真的跑回来了，就象那首老歌唱的：猫儿回来了。”

“它能在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高速撞击下安然无事？很难相信？”

“人们都说猫有九条命，它回来时我就开始怀疑它或许不是……”

“是巫猫？”

“说得好听点，就是。也许是魔鬼派来的。”

“惩罚你的。”

“我不知道。可我感到害怕，我养着它，准确地说是过来替我做事的妇女喂它。她也不喜欢它，她说这猫脸就是上帝的咒语。当然这是当地的迷信。”老头想笑却无法笑出来。“我要你杀了它，我已经忍受四个月了，它隐匿在黑暗中，观察我，似乎在等待，每晚我都把房门锁上，而我仍担心是否有天清早醒来发现它打着呼噜伏在我胸上。”

屋外的风孤独第呜咽着，吹得石砌的烟囱呜呜作响。

“最后我找到绍尔·洛基亚，他推荐你，说你是单干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是单干，就是自己干。”

“是的，他说你从未失手，甚至从未被怀疑，象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完成任务。”

看着坐在轮椅黑色的老头，哈斯顿有力的手，长长的手指在猫的脖子上游动。

“如果你要，我可以现在就干掉它。”他轻轻地说。“我掐住它的脖子，它毫无察觉。”

“不，”朱洛更叫了起来。他长长地，有力地吸了口气，苍白的脸颊出现了红晕。“不，不在这里，带走。”

哈斯顿冷冷地笑了笑。又非常轻柔地抚摸着睡着的猫的头肩背。“好吧。”他说，“我接了你这一单，你要尸体吗？”

“不，杀了，埋了，”他顿了下，象只老秃鹫般伏向前，“把尾巴给我带回来，”他说，“这样我可以把它扔到火里，看它燃烧。”

哈斯顿开着１９７３年产的朴莱茅斯车，车的引擎是飓风破坏者引擎，车底盘被加高并加了盖，车盖向下倾斜二十度。差速器和车后部都是他自己改造的，挂档是ＰＥＮＳＹ公司的，传动装置是ＨＥＡＲＳＴ公司的，车身坐落在巨大的鲍比·尤塞排宽纹轮胎上，最高时速是一百六十多英里。

他九点半多些离开朱洛更家，一弯阴冷的新月透过稀疏的秋云悬在天空上。他把车窗全打开，因为朱洛更衰老、恐怖的恶臭似乎仍然粘在他的衣服上，他感到难受。寒气刺骨，直到让他感到麻木，而他就要这样，让寒气把恶臭吹掉。它在普雷色的戈兰镇下了高速公路，以相当快的三十五英里速度穿过安静的这城镇，在那只有一盏的交通灯在交叉路口公路，他把车开得快些，让它自己跑。那引擎协调的呼呼声正如晚上早些时候那只猫在他膝上的呼噜声。想到这个比喻，哈斯顿不由咧嘴一笑。他们以七十多英里的速度在结着白霜，铺满了作物秸杆的秋天的田野上行使。

猫被装在双层的购物袋里，顶上绑了个大大的结。袋子放在客座上。哈斯顿把它放到袋子里时，他正睡得呼呼响。一路上，它都在呼呼大睡。也许它感到哈斯顿喜欢它，就象呆在自己家里一样。象哈斯顿一样，那只猫也是单干的。

这是个奇特的任务，哈斯顿想，而且还惊奇地发现自己把它当真了。也许最奇特之处是他实际上杀的是一只猫，一只和自己相似的猫。如果它确实弄死了那三个老废物，那它还有更大的魔力。特别是对盖奇，曾把他带到弥尔弗德镇的兽医那里，那留着平头的兽医可能会非常高兴地接下这生意，把它捆了塞入只有微波炉大小的陶瓷嵌边的气室里，虽然对它有亲切感，但并不愿因此而不杀它。他愿意干净利索地干掉它。他可以停下车，在这秋日的荒野中把它从袋子中取出，抚摸它然后把它掐死，用随身带的小刀切下它的尾巴。他想要把它的身体体面地埋好，不让食腐肉的动物吃它的肉，虽不能避免虫蚁的侵食，但可以避免蛆虫的产生。

车象暗兰色的幽灵在黑夜里飞奔。他正想到这里，那只猫走入他的眼帘，它跳到仪表板上，尾巴高高地翘起，那张阴阳脸转向他，似乎对他冷笑。

“嘘 —”哈斯顿朝它嘘了一声，他朝左边一瞥，看到双层购物袋靠他的那侧被咬了个洞，也许是抓的，再抬头一看，那只猫向他张牙舞爪，一只爪划过他的前额。他急忙推开它，朴莱茅斯车在柏油路上左右乱摆，巨大的轮胎在路面上吱吱地磨着。

哈斯顿挥拳去打在仪表板上的猫，它挡住了他的视线，对他又咬又抓。哈斯顿紧紧抓住方向盘，一下，两下，三下，他打着那只猫，突然路面不见了，车插入路边的沟谷中，车身被撞得砰砰响，巨大的撞击使系着安全带的他被抛向前去，最后他听到那猫残忍的嗥叫声，象女人痛苦的或正在性高潮中的叫声。

他紧握拳头揍它，只感到被弹回来，它身上肌肉在鼓动。

接着再一次碰撞，一切黑了下来。

月亮快要落了，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朴莱茅斯车横卧在路边沟谷里，地上的薄雾笼罩着它，一段很长的带着倒钩的铁线缠在车前头的栅格上，车盖被撞得掀了起来。微微的蒸汽从被撞坏的散热器上泄了出来，混着晨雾从车盖下飘了出来。

他的腿没了感觉。

他向下看只见车的防火层被撞得凹了进来，那巨大的飓风破坏者引擎箱的后部顶到他是双腿，动弹不得。

车外，猫头鹰正在捕抓逃窜着的小动物的叫声从远处传来。

车内，在他旁边是那只猫安祥的呼呼声。

它似乎在咧着嘴笑，象《爱丽丝漫游仙境》中那只叫谢肖尔的猫。

哈斯顿看它站起来，弓起背，伸了个懒腰。突然它象丝绸抖动般轻柔地一晃，跳向他的肩膀，哈斯顿想抬手把他推开。

他的手不能动。

脊椎被撞伤了，他想，身体瘫痪了，也许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远的。

那猫的呼呼声象打雷一般在他耳边响着。

“走开！”哈斯顿叫道，他的声音嘶哑干涸。那猫僵持了一会儿，然后向后一坐。突然它的前抓拍向哈斯顿的脸颊，同时爪子也伸了出来，几条热辣辣的血条划到了他的喉部。

热血流了出来。

他强迫自己把头摆到右边，头还能动。很快他的脸就埋到光滑干燥的皮毛中。哈斯顿朝它咬去，它吓了一跳，喉中发出怨恨的声音——喵，跳到座位上。它愤怒地仰视着他，耳朵向后伏着。

“我干不成了吗？”他的声音嘶哑。那只猫张开嘴朝发出嘶嘶声。看着这张古怪、带着精神分裂症般的脸，哈斯顿明白了朱洛更怎么会想到它是巫猫，它……

他正想着，双手和前臂感到麻木和刺痛。

恢复知觉了，感到千万根针在扎般地疼痛。

那猫跃向他的脸，伸出利爪，嘶叫着。

哈斯顿闭上眼睛，张开嘴，朝猫的肚子咬去，什么也没咬到，只是一嘴毛。猫的两只前爪紧钩住他的双耳，抓了进去，感到异样的疼痛，哈斯顿试图抬起手。

双手猛拉但无法从膝间拔出来。

他伏下头开始前后甩动，好像要抖出眼中的肥皂水似的。那猫嘶嗥着，仍紧紧抓着他，哈斯顿感到血从脸颊上淌了下来，呼吸困难。猫的胸脯压着他的鼻子。他只能用嘴巴呼些空气，但不多，都是透过猫的毛。

他的双耳象被浸了油然后放到火上烧似的。

他的头向后一甩，发出痛苦的叫声。在车撞下沟谷时他一定遭受剧痛，但那猫却没有，他逃开了。哈斯顿听到它噗地跳到后座上。

血流到眼睛里，他试图再次移动手，抬起一只手把血擦去。

双手在膝间颤抖，但他仍无法抽出来。

他想起左臂下枪套里的那只特制的点四五口径手枪。

如果我能拿到枪，小猫儿，你的九条命全没了。

现在更痛了，隐隐的痛感从双脚传上来。脚一定被粉碎性地压在引擎箱的下面。双脚有了麻刺感，那感觉象侧睡时一只脚被压着，产生的痛感而使人醒来。此时，哈斯顿不在意脚，这就可知他的脊椎伤不重，他可不想以全身瘫痪只有脑袋还能用的样子过完后半生。

他想或许我还剩几条命。

对付这只猫才是首要的事。从车的残骸里出来也许就有人走过来。这样就一箭双雕了。虽不可能在凌晨四点半以这个样子再回到公路边，但有人来还是可能的。

可那只猫在后面干什么呢？

他不想面对它，但更不愿它在背后，在看不见的地方。他想从观后镜中看，但没用。观后镜被撞歪了，它放映出的是车撞下来后野草丛生的沟谷。

从他背后传来了低沉的向撕开布匹般的呼噜声。

它在我后面，躲在那里睡觉。

即使它不睡，即使它稍有谋杀他的打算，它又能干什么呢？它只是皮包骨的小东西，全身浸湿了也才四磅重，而且很快…很快他就能活动双手了，就能拿到枪了，这点他是肯定的。

哈斯顿静静地坐着等待，感到在一阵阵刺痛中血气重新回到体内。他居然还勃起了一两分钟。（也许是和死亡相冲突的本能反映吧）。他任务在目前的情况下干掉它还有点难。

曙光出现在东方的天空，鸟儿在歌唱。

哈斯顿在试着活动双手，只动了一点点又落回去了。

还是不能，但应该很快了。

猫“卟”地一声跳到他旁座的靠背上，哈斯顿转头看着那张黑白各半的脸，有着巨大黑色瞳孔的眼睛发着光。

哈斯顿对它说：“只要我接手的活，还从没失手过。小猫儿，这可能是第一次，我现在不动手，五分钟，最多十分钟，你要听我的劝告吗？从窗口跳出去，窗口开着，带着你的尾巴出去。

猫盯着他。

哈斯顿再次试着活动双手，双手可以动了，抖得厉害，半英寸，一英寸，全部出来了。他让双手松弛地后摆，双手滑过双膝，“噗”地一声打到了车的座位上。灰白的手映着暗光，象只巨大的热带蜘蛛。

那猫正朝它冷笑。

我犯了个错误吗？他疑惑了。他是直觉感很强的人，所产生的恐惧感一下子击倒了他。猫绷紧了身体，当它跳过来时，哈斯顿明白了它要干什么。他张嘴大叫起来。

那猫落到他的档部，伸出爪子掏了起来。

此时，哈斯顿希望自己还是麻木的，剧烈而可怕的疼痛。

他从未感受到世上还有这样的疼痛。那猫就象只狂怒的尖利钻子，抓向他的阴囊。

哈斯顿尖叫起来，嘴张得大大地……，就在此时，那猫改变方向跳向他的脸，跳到嘴巴里。此刻他意识到它不是只猫，是邪恶的杀气化成的。

他最后瞥了一眼那伏倒的耳朵下的黑白各半的脸，它的眼睛圆滚滚的，充满了异样的仇恨。它已经干掉三个老头了，现在正在杀约翰·哈斯顿。

它撞入他的口中，象一枚毛皮飞弹，他咬住它。它的前爪轮番撕扯着他的舌头，象在吃一块牛肝似的，他的胃反抽着，呕了出来，呕吐物涌进了气管，噎住了，他开始窒息了。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生存的意志冲破了那最后一点撞击产生的瘫痪，他缓缓抬手抓住那猫，天啊，他感到惊奇。

猫拼命地钻入他口中，它伏下身子，不断扭动，越钻越进去，他感到自己的上下腭嘎嘎响，越张越大让它钻入。

他想抓住猫，猛扯出来，摔死他，可他的手只抓到了猫的尾巴。

不知道怎的毛的整个身子都钻入他的口中，它那古怪的阴阳脸一定正堵在他的喉咙中。

一阵很响的咕噜声从他的喉咙中发出，喉咙向花园里浇水的软管似的肿了起来。

他的身体扭来扭去，手落回了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大腿。双眼向上一瞪，又暗了下来，透过车顶的天窗苍白地盯着正在出现的曙光。

从嘴里伸出的是两英寸长的毛绒绒的尾巴，一半黑一半白，前后慵懒地摆动着。

猫不见了。

鸟儿在远处啼叫，黎明无声无息地来到了康涅狄格州农村白霜片片的田野。

发现他的农夫名叫威尔·鲁斯。

他正去普雷色的戈仁镇取他的卡车新的检验标签。他看到路边的沟谷里有什么东西在早晨的晨光中闪耀着，停下车一看是一辆朴莱茅斯车斜躺在沟谷中，带倒钩的铁线缠着车前的栅格，象一团钢铁编织品。

他拨开一条路走下去，一看吸了口冷气。“天啊”他对着这晴朗的秋日咕哝了一声。一个家伙坐在方向盘后面，睁着眼茫然地盯着无尽的苍穹。ＲＯＰＥＲ调查机构再也不会找他做有关总统竞选的调查了。他脸上血迹斑斑，仍然系着安全带。

驾驶室的门被撞得打不开了，但鲁斯双收用力猛拉总算打开了。他探进身子解开安全带，他想看看死者的身份。伸手探入大衣内，他注意到死者衬衣下有东西蠕动，就在皮带的上面，蠕动着，膨胀起来，污血开始涌出，象朵邪恶的玫瑰。

“什么东西？”他伸手抓住衬衣，拉起来。

威尔·鲁斯一看尖叫起来。

在哈斯顿的肚脐上面，肚皮上被挖了个破碎的洞，一张血迹斑斑的猫脸探了出来，巨大的眼睛闪闪发光。

鲁斯向后一个趔趄，大声尖叫，双手掩住脸，附近田地里一群乌鸦被惊得飞起来。

那只猫从里面挤了出来，猥亵而疲惫地舒展了一下身体，然后跳出窗外，鲁斯见它穿过高高的枯草消失了。

一切似乎在一瞬间发生的，他后来这样告诉当地的记者。

它的任务似乎还没完。

# 《第二终结者》作者：菲利普·迪克

吕坚平译

Ｒ国士兵紧握着枪，神情紧张地在崎岖不平的高地摸索前进。他舔一舔干裂的嘴唇，小心翼翼地环视四周，并不时拉下发黄的衣领，擦拭颈子上的汗水。

艾瑞克看看李卯班长，“我们要怎样处理这家伙？”他调了一下监视器的焦距，把Ｒ国佬的脸孔放大到占满整个视野。屏幕上的标线像切豆腐似的整齐地将Ｒ国佬阴郁紧绷的脸孔切割成一块块的。

李卯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现在Ｒ国佬又逼近些了，而且还加快了速度。“等一下，不要开枪。”他下令道。“我想这一回还轮不到咱们上场。”

Ｒ国佬继续快速推进，一路上扬起灰沙和石砾。到达一个坡顶后，他停下来喘息，但仍警觉地注意四周。厚重的灰云飘浮在阴沈的天空中，赤裸的地平在线稀稀疏疏插着几根光秃的树干，地面上遍布碎石，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像一堆堆发黄的尸骨。

他发现有点不对劲，匆匆站起来，朝下坡走。只差几步路就要到碉堡了。艾瑞克有些沈不住气，右手不知不觉摸弄着手枪，眼巴巴望着李卯班长，等他下达命令。

“别紧张，”李卯说，“他到不了这里的。它们到时会出来处理掉他的。”

“你有把握吗？他真他妈的够接近了。”

“它们通常在碉堡附近巡逻。只要一走进禁区，他就完蛋了。”

Ｒ国士兵在匆忙中不小心失去重心从斜坡上滑落下来，靴子陷进沙堆中。他高举着枪，拖拉着沉重的双腿在沙堆中前进。一会儿，他停了下来，举起望远镜。

“天啊，那小子在看我们耶！”艾瑞克说。

Ｒ国士兵正朝着他们的地下碉堡走过来。现在他们可以清楚看到他深蓝色的眼睛。他半张着嘴，下巴尽是胡渣，显然很久没刮胡子了。瘦削的脸颊上贴着一块因为发霉而周围泛蓝的胶布。他穿着一件泥泞破旧的外套，只戴了一只手套，另一只大概弄丢了。

李卯拍拍艾瑞克肩膀，“看，有一只出来了。”

地面上冒出一个球状的小东西，金属的外壳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着。它沿着斜坡紧紧追赶Ｒ国士兵。这个玩具般的小东西突然伸出两只闪动着金属光芒的钢锯，活像两只利爪。Ｒ国士兵听到了声音，立刻转身开火。小圆球被打了个粉碎。但第二个金属球早就冒出来了，而且尾随着前面那一颗追了上来。他再度开火。

第三个金属球嗡嗡叫着，攀爬到他腿上，接着又跳到他脖子上，高速旋转的小钢锯插进喉咙……

艾瑞克松了一口气。“好了，没事了。不过，老天，这些小玩意儿还真恐怖！我们自己最好也离它们远一点。”

“如果我们不做出这些东西，Ｒ国迟早也会搞出来的。”李卯点了一根烟。“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只有他一个人行动，没有人掩护他呢？”

史考特中尉从地道爬上来。“发生了什么事？屏幕上似乎有什么东西。”

“是一个Ｒ国士兵。”

“只有一个？”

艾瑞克调整了一下屏幕。史考特专注地看着屏幕上的景像。成群金属球在尸身上爬行，它们正挥动嗡嗡作响的钢锯切割Ｒ国士兵的身体。

“真恶心。”史考特喃喃自语。

他嫌恶地推开屏幕。“奇怪的是，为什么他要到这里来送死？他们应该很清楚，我们这里到处都潜伏着钢爪。”

“长官，”李即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出去看看。”

“为什么？”

“也许他带了什么东西来。”

史考特想了一会儿，耸耸肩膀说；“好吧！但千万要小心。”

“我戴了护身符。”李卯轻敲手腕上的金属带。“这样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他拿起枪，小心翼翼地穿过坚硬的混凝土块和盘结的铁丝网，走到碉堡出口。外面的空气很凉。他穿过平地，走向Ｒ国士兵的残骸。一阵冷风吹来，卷起一团灰沙，扑打在他脸上。他揉了一下眼睛，继续前进。

走近残骸时，护身符发出的强烈辐射线惊扰了正专注于肢解尸身的小钢爪。它们纷纷后退，有些甚至僵在原地不动。

他弯腰察看那堆残骸。带着手套的那只手仍紧握着一个小筒子，李卯使了好大的劲才把手指头扳开。小筒子是密封的，铝制的外壳仍十分光滑。他把小筒子放进口袋，循原路走回来。在他身后，钢爪们立刻恢复生气，又开始肆无忌惮地撕咬那具早已不成人形的残骸，并忙碌地在沙堆上来回运送屠宰下来的血肉。听着它们的钢轮跟地面擦摩的声音，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史考特出神地看着那个小筒子。“这是他的东西吗？”

“在他手中发现的，长官。”李卯打开小筒子。“也许你该看一看里面是什么。”

史考特接过筒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那是一块小心折迭好的绢纸。他把它放在灯光下打开来看。

“上面写什么，长官？”艾瑞克问道。这个时候包括韩德少校在内的一些军官从地道走了上来。

“报告长官，”史考特说，“请看看这个。”

韩德看完之后说；“这是刚拿到的吗？”

“一个敌方信差送来的。”

“他人呢？”韩德急忙问道。

“钢爪群刚把他解决掉了。”

韩德叹了一口气。“就是这个。”他把纸条递给同来的军官。“我们一直期待的。他们想必花了不少工夫才把它送过来。”

“这么说，他们打算谈条件了？”史考特说。“我们要答应吗？”

“我们没有权决定。”韩德坐下来。“通讯官，给我接月球基地。”

通讯官小心地升起外面的天线。此时，史考特陷入了沈思。不一会儿，他抬起头。

“长官，”史考特对韩德说，“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到现在才突然改变主意。我们使用钢爪群已经将近一年了。”

“也许小钢爪攻进了他们的碉堡。”

“上星期钢爪群攻进他们一座碉堡。”艾瑞克说。“他们还没来得及喊救命，一整排人就给钢爪解决掉了。”

“你怎么知道的？”

“一个同僚告诉我的。那玩意儿把──把残骸带了回来。”

“接通月球基地了，长官。”通讯官说。

屏幕上出现月基的监控员。他光鲜的制服和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与碉堡中的人员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月基。”

“这是地球前哨站，代号‘汽笛’。请转汤普森将军。”

监控员的脸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汤普森将军威严的脸孔。“什么事，少校？”

“我们的钢爪刚处理掉一名带信来的敌人信差。他们过去也玩过同样的把戏，我们不知道这回该不该理会他们。”

“他们说些什么？”

“Ｒ国方面希望我们送一个参与决策阶层的军官到他们那边谈判。他们没有提到谈判的内容，只说──”他瞄了一下纸条，“有十分紧要的事需要双方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

他把纸条展示在屏幕之前。汤普森透过屏幕来回地端详着字条上的内容。

“我们该怎么办呢？”韩德问道。

“送一个人过去。”

“你不觉得这是个陷阱吗？”

“或许吧！但他们所给的前哨站位置是正确的。我觉得应该试一试。”

“我会派一名军官过去，并且尽早向您报告结果。”

“好，就这么办。”汤普森关掉通信频道，屏幕恢复空白。

韩德把纸条揉在手中思索着。

“派我去吧！”李卯说。

“他们要的是参与决策的人。”韩德摸摸下巴。“参与决策的人，你懂吧？我已经有一个月没出去了。也许我应该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你不觉得这样很冒险吗？”

韩德升起监视幕。那Ｒ国士兵的残骸已经不见了。最后一只小钢爪正收起两只钢锯，像只螃蟹一样消失在沙堆中。

“老实说，我怕的是这些钢爪。”韩德摸摸手腕上的护身符，“虽然有了这个就不怕它们，我还是不喜欢它们。有时候我还真希望我们从来就没有发明过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不搞出来，他们迟早也会弄出来的。”

韩德推回监视幕。“不管怎么样，它们似乎已经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这好歹也算是大功一件。”

“你似乎变得跟Ｒ国佬一样敏感了。”

韩德看了一下腕表。“我最好立刻动身，希望能赶在天黑之前到那里。”

他做了一个深呼吸走向碉堡出口。碉堡外的地面满是石砾。走了一分钟后，他停下来点根烟，并且小心地察看四周的状况。他只看到一片死寂，数哩范围内尽是沙堆、熔渣和废墟，偶尔突现一些光秃的树干。在他头上，阴魂不散的灰云静静地飘悬在地面与太阳之间。

韩德少校继续前进的时候，右手边有样东西飞窜而过。是一只小钢爪！它正在追捕着什么，大概是在追杀一只老鼠。它们也对老鼠感兴趣，这或许可以算是它们的副业吧！

走到小山坡顶，他举起望远镜。敌方阵地就在正前方数哩处。那名Ｒ国信差想必是从那里来的。

一个边走边练习挥动手臂的矮胖机器人从他身旁走过。韩德看着它自顾自地走着，直到消失在瓦砾堆之间。他从来没看过这一型。地底下的自动工厂不断制造出新型机器人，可以预期的是，今后还会看到更多从来没见过的型号。

韩德踩熄了烟。把人造战士投入战争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这是怎么开始的呢？战争一爆发，开启战端的Ｒ国及其附庸国就取得大部份优势，联盟这一边几乎全数惨遭核子浩劫。自然，联盟立刻展开了报复行动。隐形轰炸机群在首都遭到攻击后，数小时之内便飞临Ｒ国上空，投下成吨毁灭性的炸弹。

但这并不能挽回什么。

联盟政府在一年之内迁到月球。地球上已经没什么搞头了。南边只剩下熔渣，以及从灰烬和白骨中滋长的杂草。北边大部分成了不毛之地。

数百万人拥入天寒地冻的南北极。到了第二年，配备反辐射装备的Ｒ国伞兵源源不断从天而降。至此，最后剩下的工业生产线也只好随着政府搬迁到月球。

只有军队留下来跟敌人周旋。这些残余的部队尽可能隐藏行踪，没有人知道他们分布在哪里。他们藏身于废墟、水沟和地窖之中，与蛇鼠为伍，到了夜间才敢出来行动。眼看Ｒ国就要赢得全面胜利了。联盟除了每天从月球零星地发射几枚飞弹意思一下之外，对这个强大的敌人可以说是束手无策。

然而自从第一只钢爪问世之后，一夜之间就扭转了战争的局面。

一开始，钢爪十分笨拙、缓慢。它们出了地道之后，常被Ｒ国佬当足球踢，成了他们在长年征战之余的消遣。不料它们的性能越来越好，更快也更狡猾。地底下的无人工厂改造了它们。新的型号不断出现，有的有两只长长的触角，有的会飞（没多久会降落的型号也出现了），还有些会像袋鼠一样地跳跃。起先Ｒ国佬发现钢爪不好惹的时候，只是感到错愕愤怒而已，但没多久他们便被迫像猎物一样，拼命逃避钢爪的追杀了。

不久它们师法木马屠城，常趁敌人打开碉堡洞口透气的时候攻入碉堡。事实上，一只挥舞着钢锯的钢爪就足以在密闭的碉堡中肆行杀戮，而往往随后还会有成群钢爪蜂拥而至。有了这样的武器，战争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了。

也许战争早就结束了。

也许他马上就会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也许Ｒ国的大将军们已经决定投降了。也许……已经没有“也许”了！

六年了！这一场战争打得太久了。先是核战，然后是化学战、细菌战。现在轮到钢爪、机器人。

钢爪与其它武器不同的是，它们是──活的！它们隐藏、爬行、突然从沙堆中跃出，扑向敌人，爬上他身躯，砍向他喉咙。这是它们的任务和使命，也正是当初设计它们的目的。

它们十分胜任这份工作。特别是新进的型号甚至能够自己修护自己。现在它们已经完全自给自足了。除掉了辐射性护身符，钢爪对所有人可说是一视同仁，不管你穿什么制服。它们的运作完全不需要人类插手，甚至包括交付它们任务的人在内。事实上，它们早已不听命任何人。

很明显的，它们是这场战争真正的赢家。

韩少校点燃第二根烟。他突然觉得十分孤独，彷佛自己是全世界仅存的活人。在他右手边出现一座城镇的废墟，只见残存的断墙和瓦砾。

正走着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很快地举起枪，全身的肌肉一时紧绷起来。有一阵子他以为──

在一堆只剩下骨架的房屋废墟后面，有一个人影迟疑地向他走过来。

韩德眨了一下眼睛，大喝一声；“站住！”

那男孩停了下来。韩德放下枪。男孩沉默地望着他。男孩的个子很小，年龄想必也很小。也许只有八岁吧！但这很难说。在核战中幸存的孩子往往惊吓过度，以致看起来比较实际年龄小了许多。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线衫和破旧的短裤，浑身沾满泥沙。褐色的头发久未修剪，而且毫无光泽，散乱地垂挂在耳朵和脸上。他抱着一样东西，引起韩德的注意。

“那是什么东西？”韩德厉声问道。

男孩乖乖地把东西递过来，是一只玩具熊。男孩睁着一对大但无神的眼睛。

韩德松了一口气。“我不要这个。你自己留着吧！”

男孩从他手中接回玩具熊。

“你住在哪里？”韩德问道。

“那边。”

“那一堆废墟？”

“嗯。”

“地底下？”

“嗯。”

“还有多少人在那里？”

“多──多少？”

“我是说，有多少像你这样的人？你住的地方有多大？”

男孩默不作声。

韩德皱起眉头。“只有你一个人吗？”

男孩点点头。

“你怎么过活呢？”

“那边有吃的。”

“你都吃些什么呢？”

“什么都吃。”

韩德仔细打量他。“你多大了？”

“十三岁。”

看起来不像。或许是真的吧！男孩很瘦小，像是受过惊吓，而且营养不良，再加上长期暴露在辐射线下，难怪看起来那么瘦小。他的四肢好像曲折的细水管。韩德碰了一下男孩的手臂，发现他的皮肤十分粗糙，想必又是辐射线干的好事。他弯下腰来亲切地凝视着男孩，但他毫无反应，黑沉沉的大眼睛里一片空洞。

“你瞎了吗？”

“没有。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你是怎么躲过钢爪的？”

“钢爪？”

“那些圆圆的，会挖洞会杀人的东西。”

“我不懂。”

也许那里没什么钢爪吧！大部分地方还是相当安全的。它们大多分布在多人聚集的碉堡周围。钢爪的本能是追热，特别是活动的体热。

“你很幸运。”韩德站起来。“好吧！你要往哪里走？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吗？”

“我可以跟着你吗？”

“跟着我？”韩德两手交抱。“我可是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喔！大概有数哩远吧！而且──”他看了一下手表，“我必须尽量赶路。”

“我也要去。”

“不行。”韩德把手伸进背包摸索了一会儿。“喏！”他递给男孩一个罐头，“拿着这个回去，好吗？”

男孩不说话。

“一两天之后我会回到这里。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在这里，我就带你跟我一起回去，好不好？”

“我想现在就跟你走。”

“那可要走很久喔！”

“我没有问题。”

韩德不自在地站起身来。两个人一起走似乎太显眼了，而且这男孩还会拖慢他的脚步。但反过来说，他也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万一这个男孩真的是孤独一人──

“好吧！跟我走。”

韩德迈开大步，男孩亦步亦趋地跟上来。一路上男孩默不作声，只是安静地抱着玩具熊。

“你叫什么名字？”过了一会儿，韩德回过头来问。

“林戴维。”

“戴维，你爸妈发──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都死了。”

“怎么死的？”

“死在一次爆炸中。”

“这是多久以前发生的事？”

“六年前。”

韩德停下来，“你就这样自己一个人过了六年？”

戴维摇摇头，“本来还有其它人。后来他们都走了。”

“然后你就一个人？”

“嗯。”

韩德不禁多看了这男孩几眼。这男孩很奇怪。沉默且呆滞。这大概是劫后余生的孩子的共通点吧！自从那个大灾难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后，大概再也没有任何事会令他们感到惊讶了。他们接受任何现实，从不问这些现实该不该发生在他们身上。事实上在他们的字典中已经没有所谓“正常”或“应该”了。他们从来不“期盼”和“等待”，只是任由命运之神安排他们的未来。

“我会不会走得太快？”

“不会。”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我一直在等。”

“等？”韩德有些纳闷。“你在等什么？”

“等某样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吃的。”

“喔！”韩德叹了一口气。一个十三岁左右的男孩，以鼠类和半腐的罐头维生，住在环境恶劣的下水道中，出去要面对辐射尘和钢爪，以及在天空中盘旋的军机，这也真难为他了。

“我们要到哪里去呢？”

“到敌人的阵地那边。”

“敌人？”

“就是坏蛋，挑起这场战争的人。是他们先投核弹的。”

男孩点点头，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韩德望着赤裸裸的地平线。

男孩没有任何表示。两个人继续走着。韩德走在前面，戴维抱着玩具熊在后面跟着。

到了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在一座废墟停了下来。韩德清除掉杂草，收集了一些木片，利用几块本来是澡盆的混凝土扳，造了一堆营火。敌人的阵地离这里不很远。这儿从前是一个美丽的山谷，有一大片果树和葡萄园，而这片废墟原本大概是一个以酿酒为业的小镇吧：这时起了一阵风，随风卷起的沙尘缓缓地漫过孤零零兀立着的断壁残垣和枯树。

韩德煮好一壶咖啡，又热了一些熟羊肉和面包。“喏！”他把一块面包和熟羊肉递给戴维。戴维蹲在营火旁边，露出一双苍白拳曲的膝盖。他看了一下，摇摇头，把食物推回去。

“我不要。”

“不要？你不吃点东西吗？”

“不要。”

韩德耸耸肩。也许男孩是变种人，只吃某种特别的食物。这倒没什么关系。他已经活了这么久了，到肚子饿的时候，他一定有办法自己找吃的。如今这世界上怪事真是层出不穷，而可悲的是，过去习以为常的事反而不会再出现了。

“好吧，随你便。”韩德自顾自地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啜饮咖啡。这些东西实在难以下咽，所以他吃得很慢。好不容易吃完了，他站起来踩熄营火。

戴维也慢慢站起来，望着韩德。

“准备出发了。”韩德说。

“好。”

韩德提起枪，向敌方阵地出发。就快要到目的地了，他十分紧张地观察四周的状况。对力派出信差后，应该料到他们也会派一个信差过来，不过Ｒ国佬十分狡诈，搞不好这又是他们设下的圈套。他继续扫视四周，正前方就是对方的前哨碉堡，它的主体藏在地下，只露出潜望镜、射孔和天线。

“我们快到了吗？”

“嗯。你累了吗？”

“没有。”

“那，有什么问题吗？”

戴维没有回答，只是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走。

韩德放慢了脚步。他举起望远镜观察前方的地形。他们会躲在附近某个地方监视他吗？就好像不久之前他的部下监视Ｒ国信差一样？他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也许他们正摩拳擦掌争着开第一枪呢！

韩德擦擦额头上的冷汗。“他妈的！”他诅咒了一声。对方应该在等着他，这次的情况和先前不一样，但是他仍然心里寒抖抖的。

他两手紧握着枪，快步穿过沙堆，戴维紧跟在后。敌人随时有可能从碉堡某个射孔放他一枪。搞不好再过一会儿，他全身就会被打成蜂巢一般。

他不断向碉堡方向挥手。

但是没有任何动静。右手边是一条狭长的矮岗。韩德打量了一下，发现这个地形可以提供很好的战略位置。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矮岗。如果这里是他的驻地，他一定会放几个步哨在矮岗上，专门负责监视有无敌人出入。当然，如果这儿真是他的驻地，一定会有成群钢爪潜伏在四周，而他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呆站在这冒冷汗啦！

“我们到了吗？”跟过来的戴维问道。

“差不多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

“我不想贸然行动。”韩德徐徐地前进。现在矮岗就横躺在他正右方，彷佛盯着他看。他觉得浑身不自在。如果有个家伙躲在上面，他岂不像个活靶一样？照理，他们会出来迎接他，除非这整件事根本是个陷阱！

“跟着我，”他转身对戴维说，“不要走丢了。”

“我没有问题。”戴维紧紧跟上来，手里还是抱着玩具熊。

矮岗上好像有什么东西，韩德立刻紧张起来。他拿起望远镜，仔细地察看矮岗上的动静。或许是老鼠吧！有些变种的老鼠能够躲过钢爪的猎杀。

突然，一个高个子出现在矮岗上，灰绿色的斗蓬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地作响。在他身后又跑出一个穿着敌军制服的士兵。两个人都举枪瞄准着他这边。

韩德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两人身后又冒出一个人影，是个穿着同样灰绿色制服的女人。

韩德费了好大劲儿，终于喊出声来。“不要开枪！”他疯狂地向他们挥手，“我是──”

两只枪喷出火舌。韩德身后响起隆隆爆炸声。随之而来的震波把他震飞起来，摔得远远的。被爆炸卷起的沙尘一古脑儿扑打在他脸上，有如刀割一般。“我完了！”这是他唯一的念头。两名士兵和女人从矮岗上下来，走向他。韩德觉得四肢麻木，耳朵嗡嗡作响。他勉强地举起像是有几千吨重的步枪。空气中充满了辛辣的硝烟味。

“不要开枪！”第一名士兵喝道。

“他妈的，我刚才也是这么说的。”他挣扎着坐起来，仍不顾一切地挺着枪对着他们。

三个人立刻跑过来围住他，两只枪正好抵着他的左右太阳穴。“混蛋：还不快放下武器！”其中一个人说。

韩德一下子清醒了。天啊！他竟然被──被俘虏了。而且他们还杀了那可怜的男孩！他回过头，发现戴维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堆──他不禁闭上了眼睛。

三个人好奇地打量着他。韩德擦掉鼻子上的血迹，象征性地拍拍身上的泥沙。他晃了晃脑袋，试着让自己更清醒些。“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韩德无力地低声说，“他只是个小男孩。”

“为什么？”一名士兵粗鲁地拉他起来，扭过他的头，“你自己看！”

韩德不敢睁开眼睛。

“快看啊！”第二名士兵把他推向前，“听到没有？”

韩德咽下一口气睁开了眼睛。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看到没有？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一个螺丝正好从戴维的残骸那边滚到他脚前。他看到乱成一团的电线、绞链、钢条和IC板。一名士兵走上前踢了那堆东西一下，立刻有几条弹簧蹦了出来。一块半边已经烧焦的塑料片缓缓地翻转开来。那是──那是戴维那张没有表情，但十足属于人类的脸！韩德颤抖地弯下腰，瞪着那张塑料片后面的东西──一个精巧复杂的人造头脑。

“一个机器人，钢爪的近亲。”士兵一把搀住他。“我们看到它跟踪你。”

“跟踪？”

“这是它们执行任务的方式。它们跟踪你到碉堡，然后‘终结’碉堡中所有人的生命。”

韩德觉得有些晕眩。“但是──”

“来吧！”他们领他走向矮岗，“这里不安全，我们不能待在这里。”

三个人扶着韩德爬上矮岗。女人先他们一步到达坡顶等他们。

“贵方前哨指挥部呢？”韩德润一润喉咙说，“我奉命来这里与贵部──”

“别什么贵不贵的了。前哨指挥部已经不存在了。机器人渗透了进来──这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他们走到矮岗脊部。“我们是最后一批幸存的人员。其它的人现在都躺在碉堡里。当然──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请从这边下来。”女人打开地上一个盖子，“进去吧！”

韩德忍着痛慢慢爬进洞中。二名士兵和女人也随着下去。女人把盖子移回原位，并使劲地把它拴紧。

“幸好我们早发现你，”其中一名士兵说，“它已经跟踪你很久了。”

“有烟吗？”女人插进话来。“我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抽烟了。”

韩德把身上的一包香烟递给她。她熟练地弹出一根烟，然后把香烟包递给其它两个人。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盏煤气灯，正虚弱地闪着摇曳的黄光。房间很小，天花板也很低。四个人围着一张木桌坐下来。一堆没有洗的碟子杂乱地堆在一边。透过破旧的帘子可以隐约看到另一个房间内的陈设。韩德看到一个角落里挂着几件大衣和毛毯。

他身旁的士兵脱下头盔，顺手理一理头发。“我是马鲁迪下士，两年前被征调入伍。”说完，他向韩德伸出手来。

韩德迟疑了一下，才跟他握手。“韩德少校。”

“卜克能。”另一个士兵也过来跟他握手。这个人头发稀疏，肤色较深。他紧张地抓抓耳朵。“天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入伍的。这儿就我们三个人了；马下士，我和唐莎。”他指着那女人。“其它人都惨死在碉堡中，只有我们三个人幸运地逃了出来。”

“你的意思是它们闯进了你们的碉堡？”

卜克能点了根烟。“刚开始只有一个──我是说一只，就像跟踪你的那一型一样。”

韩德警觉起来。“那一型？难道还有别的吗？”

“男孩戴维跟他的玩具熊，这是第三型，最有效率的一型。”

“那其它的呢？”

卜克能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迭用绳子捆着的照片，丢在桌子上。“自己看吧！”

韩德解开绳子。

“看吧！”马鲁迪说，“这就是我们──应该说，我们的长官要跟你们谈判的原因。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发现你们的钢爪中已经出现外形跟真人一模一样的型号了。我们叫它们‘终结者’，又名‘人形钢爪’。它们到哪里，就消灭掉那里所有的生物，连蚂蚁也不放过。”

韩德仔细看着这一组照片。拍照的人似乎十分匆忙，没来得及调好焦距，所以影像都不太清楚。前面几张是戴维。一个戴维独自行走，两个戴维并肩而行，三个戴维……所有的戴维都是一个模样，而且都抱着一模一样的玩具熊。

它们都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下面-此赎片是从远距离拍的。第一张是一个伤兵坐在路边，挂着吊腕带，跷着只剩半截的左腿，一根拐杖横放在膝上。下一张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伤兵并肩坐着。

“这是第一终结者，‘伤兵乔治’。”卜克能把照片拿近韩德。“钢爪唯一的任务是消灭人类。新出的型种比以前的更好，很难想象它们的祖宗可以给我们当足球踢。它们比它们的前辈更深入我们的阵地。但不管怎么样，它们看起来就是‘机器’，是有尖角利爪的金属球。我们可以很快发现它们，防止它们进入我们内部。”

“但第一终结者却有着人类的外形，”马鲁迪接着说，“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一开始，伤兵乔治求我们让它进来。我的同僚基于恻隐之心收容了它。它一进来后就做内应，让成百个乔治也跟着拥进碉堡。只怪当时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看起就像是机器的钢爪上，没有想到钢爪也可以披着人皮。”

“那个时候我们以为人形钢爪只有这一种，”卜克能说，“没有人想到还有别的。这些照片也是刚拿到的。我们的信差出发的时候，我们只看过伤兵乔治──”

“你们的阵地是被──”

“是被第三终结者──‘男孩戴维’摧毁的。它们这一招很聪明。”卜克能苦笑。“孩子是士兵们的克星。他们一碰到孩子，就争相表现父爱，带他们进来，给他们东西吃。没有想到这些楚楚可怜的孩子竟会是无情的杀手。”

“我们三个运气好。”马鲁迪说。“那时我跟卜克能正好过来找唐莎。这个小地窖是她的地方。”他用一只大手朝四周比划了一下。“后来我们要回去了，正沿着梯子爬出来的时候，看到矮岗下成群戴维团团包围住碉堡。那时战斗还在进行中，卜克能趁机拍下这些照片。”

“你们其它的阵地也遭到同样命运吗？”

“没错。”

“不知道我的阵地现在怎么样？”韩德不自觉地摸摸手臂上的护身符。

“它们不在乎你这玩意儿。白人、黑人、黄种人，Ｒ国、B国‥．-．对它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它们只是忠实地执行你们当初赋予它们的任务──追杀一切有生命之物，包括你和我。”

“它们的科技早就超越了你们。”卜克能说。“新的型种都有铅层护体，不怕你们的辐射护身符。”

“其它的呢？”韩德问。“除了‘男孩戴维’和‘伤兵乔治’，其它的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卜克能指着挂在墙上的两块凹凸不平的金属片。韩德走上前去。

“左边那一块是伤兵乔治身上的。”马鲁迪说。“我们干掉了一个乔治。那时它正向着碉堡走过去。我们从矮岗上开火，就像我们今天对付戴维一样。”

金属片上刻有I─T字样。韩德抚摸摸另一块金属片。“那这块是戴维的啰？”

“是的。”金属片上刻着III─T。

卜克能走过来，把手搭在韩德宽阔的肩膀上。“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了吧？一定还有另外一型，一定还有一个第二终结者！也许已经停产了，也许有毛病不能派上用场。这样最好。但万一第二终结者还在执行任务，而我们不知道它的长相，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完蛋大吉。”

“你运气好，”马鲁迪说，“戴维跟踪你这么久都还没碰你一下。也许它以为你会带它到某个碉堡去。”

“只要有一个进去了，整个碉堡就完了。”卜克能说。“它们行动很快，一转眼就可以集结成千上百个。它们毫无人性，唯一的目的是──”他擦掉流到嘴唇上的汗水，抿抿湿咸的上唇，“杀！”

每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韩少校，再给我一根烟好吗？”唐莎打破沉默。“还是你们的烟好。”

夜深了。天空一片漆黑，由于云层的关系，看不到一颗星星。卜克能小心地移开出口的盖子，好让韩德看到外面。马鲁迪指着一处黑暗说：“那边有几个碉堡。本来我们就驻扎在那里。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不在。没想到我们的堕落救了我们。”

“其它的人一定都死得很惨。”卜克能压低了声音。“事情来的实在太突然了。今天早上上级才做好决定，要我们派一个信差到你们那里。我们看着他出发，一直掩护着他，直到他消失在地平在线。”

“罗里士，可怜的家伙。我们都认识他。他大概在六点左右跟我们失去联系，那个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大约中午的时候，卜克能和我交完班，有一个小时的空档。我们偷偷溜走，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我们跑到这里来。这附近本来是一个小镇，有一些房子和一条街。这儿从前是一个大农庄的地窖。我们知道唐莎会在这儿，躲在她的小窝里。其实驻守在附近碉堡的士兵几乎全都来过这里泡一泡。今天正好轮到我们。”

“所以我们保住了性命。”卜克能说。“我们完全是运气好，换成别人也是一样。我们办办完事之后，回到地面，正打算从矮岗斜坡走回去，就在那里，我们看到好多‘戴维’，跟一群蚂蚁一样。我们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终结者‘伤兵乔治’的照片了。长官复印了一批照片，并加上说明，发给每一个人。我们很清楚，如果让它们发现了，我们也铁定没命。所以我们只好跑回来，并在路上干掉了两个落单的戴维。”

“落单的终结者倒不可怕。我们的动作比它们快。但是，要是你碰到一群终结者直挺挺地向你走来，要取你性命，那就难以招架了。它们前仆后继，永不停止。”

韩德倚着洞盖的边缘坐下来，试着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活-样子让盖子开着，安不安全？”

“如果我们小心的话，应该没问题。好了，你现在可以试试通话器了吗？”

韩德取下腰带上的．通话器，慢慢地拉出天线，把机身凑到耳朵旁。他可以感受到金属部份湿凉的感觉。他对麦克风呼了一口气。“嗯，现在可以了。”

但他还是有点迟疑。

“如果状况有什么不对，我们会立刻告诉你。”卜克能说。

“谢了。”韩德又停了一下，把通话器靠在肩上。“其实，想起来还真有趣。”

“你说什么？”

“我是指──终结者。我们人类的存亡全操在它们手中。也许现在它们已经渗透进我方的阵地了。这让我想到我们是不是正好碰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一个新诞生的种族正准备要接替人类了！”

马鲁迪不高兴地说；“没有任何种族可以取代人。”

“没有吗？也许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可以说是人类的黄昏和新种族的黎明。”

“它们不是种族，只是机械化地执行任务的杀手。你们设计它们来进行杀戮。这是它们唯一会做的。”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等到战争结束，没有人类可杀之后，也许它们其它方面的潜能就会发挥出来了。”

“这样说，你好像认为它们真的有生命一样。”

“难道不是吗？”

一阵短暂的沉默。“它们是机器。”马鲁迪冷冷地说。“它们看起来像人，但骨子里还是不折不扣的机器。”

“快用你的通话器吧，少校！”卜克能不耐地说。“我们可不能在这里待上一辈子啊！”

韩德用密语呼叫指挥部，但是对方毫无反应。他检查了一下机件，一切正常。

“史考特！”他对着麦克风喊道。“你听得见吗？”

依然是一片沉默。他把功率调到最高，又试了一次，但仍然只听到噪声。

“我什么都听不到。也许他们听到了，但不愿意回答。”

“告诉他们这是紧急状况。”

“他们会认为我是在受胁迫的状况下跟他们联络的。”他又试了一次，并简短说明他遭遇的状况。但除了微弱的噪声，仍是令人窒息的静默。

“辐射尘干扰了大部份通讯。”卜克能说。“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韩德关掉通话器。“辐射尘？或许吧。但我还是比较相信我的猜测。他们就是不愿回答。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他们没有理由相信我。这种故事谁都编得出来。”

“也有可能是太迟了，或许他们已经──”马鲁迪说。

韩德点点头。

“我们最好回到地窖里去。”马鲁迪不安地说。“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险。”

他们慢慢地爬下洞去。卜克能小心地拴紧洞盖。他们聚集在小房间里，气氛一时变得十分凝重。

“它们的行动有那么快吗？”韩德说。“我今天中午才离开碉堡的，到现在只有十个小时。”

“只要有一个进去了，以下的事不要它们多少时间。它们行动的时候很狂野，十根手指头都是利刃，一下子整个碉堡就成了杀戮战场。有时想想，我还是宁愿死在人类手中。”

“糟了！”韩德突然站起来，背对着他们。

“怎么了？”马鲁迪问道。

“月球基地。天啊！万一它们也到了那里──”

“月球基地？”

韩德转过身来。“不过我想，它们不可能会到那里的。它们怎么去呢？不可能的。”

“什么是月球基地？我们只听说过，但不敢确定。现在那边状况怎么样？你看起来很担心的样子。”

“我们的补给全部来自月球。政府、人民和工业全在那儿。如果它们找到方法到月球去──”

“只要有一个进去就完了。第一个闯进去之后，就会设法让其它的进来。数百个，一模一样的，就跟蚂蚁一样。”

“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唐莎说。“完全符合共产主义的理想。所有的公民都是可以互换取代的。”

卜克能不快地说；“够了。再说下去，好像在捧它们一样。”

韩德不断地来回踱步。空气中夹杂着食物和汗水的气味。唐莎突然起身，钻进布帘另一边的房间里。“我想躺一下。”

布帘合上了。马鲁迪和卜克能仍坐在桌子旁边，看着韩德。“就看你了。”卜克能说。“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韩德点点头，继续沈思。

“现在的问题是，”马鲁迪喝了一口咖啡，又从一个铁壶倒了些到杯中，“我们在这里是可以暂保平安，但总不能就这样待下去。食物跟补给品都不够。”

“如果我们出去”

“如果我们出去，它们会把我们全部干掉。我们走不远的。你的碉堡离这里有多远，少校？”

“大约三到四哩。”

“那我们四个应该办得到。四个人可以同时顾到四面八方，这样它们就没办法从后面跟踪我们了。我们有三枝步枪，唐莎可以用我的手枪。”马鲁迪敲敲他的腰带。“我们的士兵不一定个个有鞋穿，但一定都有枪可用。我们四个有武装的人之中，最后一定会有一个进入你们的碉堡。当然，那个人最好是你，少校。”

“如果它们已经在那里等我们去送死，怎么办？”卜克能说。

马鲁迪耸耸肩。“那我们就只好回来。”

韩德停止来回踱步，“能不能请你说说看，它们侵入我的阵地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很难说。它们很有组织，一旦展开行动，就像一群蝗虫。令人吃惊的是，只要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决定做什么，其它所有的立刻一致配合，不需要任何协商、沟通什么的。”

“我明白了。”韩德喃喃道。

从另一个房间传来唐莎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少校！”

韩德掀开布帘，“什么事？”

唐莎斜倚在行军床上，慵懒地仰视着他。“你还有烟吗？”

韩德走进房间，面对着唐莎坐在一个板凳上。他伸手进口袋找了一下。“抱歉，没有了。”

“真不幸。”

“妳是哪国人？”一会儿之后，韩德问道。

“Ｒ国。”

“妳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这里？”

“这里以前是Ｆ国的一部份。妳是士兵吗？”

“你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好奇。”韩德打量着她。她已经脱下外套，把它甩到行军床的一个角落。她很年轻，大约二十来岁吧，身材很苗条。女郎长长的头发平铺在枕头上，大而黑的眼睛默默地望着他。

“你在想什么？”唐莎问。

“没什么。妳多大了？”

“十八岁。”她手撑着头，不眨眼地看着他。她穿着灰绿色的军服，腰系附铜拉的宽皮带。

“妳隶属哪个部队吗？”

她摇摇头。

“妳身上的制服是从哪里来的？”

她耸耸肩，“别人给我的。”

“妳多大的时候到这里？”

“十六岁。”

“这么年轻？”

她瞇起眼睛，“你是什么意思？”

韩德摸摸下巴，“如果没有战争，妳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至少妳不必过这种生活。”

“我总得活下去啊！”

“喔，妳误会了，我并不是在教训妳。”

“你的人生也会大为不同的。”唐莎喃喃地说。她弯下腰，松开一只靴子，把它踢到一边。“少校，你可不可以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我要睡觉了。”

“这是个难题。我们有四个人在这里，却要挤两个小房间。这里就这两个房间吗？”

“嗯。”

“这个地窖本来就这么大吗？是不是还有其它房间，但是都被震塌了？也许我们可以挖出一个房间来。”

“或许吧。”唐莎松开腰带，解下手表，用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平躺下来。“你确定没烟了吗？”

“我只有刚才那一包。”

“真不幸。也许到了你的碉堡，可以找到一些。”另一只靴子也应声落地。唐莎伸手到电灯开关，“晚安！”

房间霎时一片漆黑。韩德起身穿过布帘走进厨房。他突然停了下来。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马鲁迪背靠在墙上，面无血色，嘴巴一张一合想说话，但发不出一点声音。卜克能站在他面前，手中的左轮顶着马鲁迪的肚子。两个人都僵在那里不动。卜克能紧握着枪，神情十分僵硬，马鲁迪则像南京板鸭似的，被钉挂在墙上一动也不动。

“一这这是怎么一回事？”呆了好一会儿，韩德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来，但卜克能立刻打断了他。

“不要出声，少校。到这里来！还有，你的枪。拿着你的枪！”

韩德拿出手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盯着他。”卜克能示意他往前走，“到我这一边来，快点！”

马鲁迪的手稍稍挪动了一下。他舐舐嘴唇，脸转向韩德。他的眼神惊惶不定，汗珠不断从前额滚落脸颊。他突然张大了眼睛看着韩德。“少校，他疯了，快阻止他！”马鲁迪的声音嘶哑且微弱，几乎听不到。

卜克能手中的枪继续顶着马鲁迪。“少校，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提过的，有关第二终结者的事？我们只知道第一和第三终结者，对第二终结者却一无所知。但那是以前。”卜克能的手指扣在扳机上。“现在我知道了！”

他开了枪。一阵白烟自枪口喷出，卷缠住马鲁迪的身躯。

“少校，这就是第二终结者。”

唐莎掀开布帘大叫；“卜克能，你在干什么？”

卜克能贲张的姿态瓦解了，他慢慢转过身来。“第二终结者，唐莎。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认出任何一型终结者了！我们的危险已经减低了。我──”

唐莎的眼光穿过他，注视着蜷曲在焦黑冒烟衣物中的遗骸。“你杀了他！”

“他？我想妳是指没有人字旁的‘它’吧！我已经注意它很久了。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它是终结者，但不太确定。至少我以前不确定；但今天晚上我终于弄清楚了。”卜克能颤抖地抚弄着枪柄。“我们运气好。妳不明白吗？要不然，下个小时我们就完蛋了！”

“你肯定吗？”唐莎把他推到一边，走到还在冒烟的残骸旁，弯下腰来。她板起脸孔。“少校，你来看。全是血肉！”

韩德在她身旁蹲下来。没错，是人类的残骸。大量流出的血水聚成了一个小池子。

“没有齿轮。”唐莎冷冷地说，站直了身子。“你看到没有？没有齿轮，没有钢条。这不是钢爪，不是第二终结者。”她环抱双手。“你最好对这件事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卜克能跌坐在桌旁，脸色突然变得一片惨白。他把头埋进双手之中，不停地摇头。

“来，老实说！”唐莎拍拍他肩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杀了他？”

“我想他是吓坏了。”韩德说。“我们都笼罩在第二终结者的阴影之下，神经太紧张了。”

“或许吧。”

“什么？不然妳以为怎么样？”

“我认为他是为了别的理由杀掉马鲁迪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什么理由？”

“也许马鲁迪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韩德看着她阴郁的眼神。“关于什么的？”他问道。

“关于他，卜克能。”

卜克能立刻抬起头，“你猜到她想说什么了吧！她认为我是第二终结者。你不明白吗，少校？现在她想要让你相信我早已预谋要杀害马鲁迪，要你相信我是──”

“不然你为什么要杀他？”唐莎追问道。

“我已经说过了，”卜克能难过地摇着头，“我以为他是钢爪，我以为我知道真象。”

“怎么说？”

“我已经注意他很久了，我怀疑──”

“你怀疑什么？”

“我觉得我好像听到什么，我觉得我”

他突然停了下来。

“说下去。”

“当时我跟他正在玩牌，你们两个在另一个

房间。我突然觉得好像听到他发出轧轧声。”

一阵静默。

“你相信这一套吗，少校？”

“是的。我相信他说的。”

“我不相信。我还是觉得他杀了马鲁迪是另有原因的。”唐莎把手伸向房间角落的步枪。“少校！”

“不要！”韩德摇摇头。“一切就到此为止。死一个就够了。我们都跟他一样害怕。杀了他岂不就像他杀马鲁迪一样？”

卜克能感激地仰视着他。“谢谢。我真的很害怕。你很了解，对不对？现在她也害怕了，也想杀我。”

“不许再自相残杀了。”韩德走到梯子旁边。“我要出去再试试通话器。如果还是不能联络上他们，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卜克能立刻站起来。“让我帮你忙。”

夜凉如水。卜克能做了个深呼吸。两个人爬到地面上。卜克能挺着枪，两脚跨得开开地站在那儿监视四周。韩德蹲在洞口调整通话器。

“手气如何？”卜克能问。

“还是没有回音。”

“那就继续试，告诉他们我们这里发生的事。”

韩德又试了一下，但还是徒劳无功。最后他收回天线。“没有用，他们大概收听不到，就算是收听到了，也可能不愿回答。”

“也许他们根本不存在了。”

“我再试一下。”韩德又拉出天线。“史考特，你在听吗？”

他聆听着。但依然只听到不受欢迎的噪声。不一会儿，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插进沙沙的噪声中。

“我是史考特。”

他抓紧了通话器。“史考特，是你吗？”

“我是史考特。”

卜克能蹲下来。“是你的人吗？”

“史考特，听着。你知道关于钢爪的事了吗？你收听得到我的通话吗？”

“是的。”声音很微弱，几乎听不到。他很难辨认出对方是谁。

“你收听到我说的话吗？碉堡没事吧？钢爪没有闯进去吧？”

“这里一切正常。”

“它们有没有试着渗透进去？”

声音变得更微弱了。

“没有。”

韩德转向卜克能。“他们没事。”

“他们没有遭到攻击吗？”

“我想是没有。”韩德耳朵紧贴着通话器。“史考特，我几乎听不到你的声音。你通知月球基地了吗？他们知道了吗？他们提高警觉没有？”

没有回答。

“史考特！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沉默。

韩德瘫了下来。“通讯中断了。一定是辐射尘搞的鬼。”

韩德和卜克能互看了一眼，两人都没有作声。约有半晌，卜克能开口道；“听起来像是你的人吗？从声音听得出来是谁吗？”

“讯号太微弱了，听不出来。”

“你一点把握都没有吗？”

“没有。”

“所以也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回去吧！”

他们爬下梯子，回到温暖的地窖。唐莎正面无表情地等着他们。

“怎么样？”她问道。

没有人回答。“少校，”最后卜克能开口了，“你真的不能确定是你的人，还是它们中的一个吗？”

“嗯。”韩德不自在地点点头。

“那我们的处境一点都没变。”

韩德低头看着地面上一只忙碌的蚂蚁。“我们一定要到那里去把状况弄清楚，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我同意。”

“怎么样？”唐莎问。“你们联络到碉堡那一边的人了吗？”

“可能是我的人，”韩德慢慢地说，“也可能是它们的‘人’。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就这样子一直站在这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看了一下手表。“早一点休息。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这是一个清爽的早晨，只可惜少了公鹤的啼声和小鸟的歌唱。韩德用望远镜观察四周的荒野。

“发现了什么？”卜克能问。

“没有。”

“你看得到我们的碉堡吗？”

“在哪里？”

“把望远镜给我！”卜克能接过望远镜，调了一下。“我知道在哪个方向。”他专注地看了许久。

唐莎也从地道走上来。“看到了什么吗？”

“没有。”卜克能把望远镜还给韩德。“它们都不见了。快走！不要留在这里。”

三人踩着沙堆，连走带爬地从矮岗下来。隔着一个扁平的岩块，有一只蜥蜴正疾走着。他们突然停下来，一时僵住了。

“那是什么？”卜克能问。

“一只蜥蜴。”

这只蜥蜴很快地爬过沙堆，身上的颜色跟沙子一模一样。

他们下了矮岗之后，三个人紧靠在一起，小心地察看着四周的动静。

“走吧！”韩德踏出一步。“我们还要走很久。”

卜克能紧跟在他身旁，唐莎落在后面，手里紧紧握着手枪。“少校，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卜克能说，“你是怎么遇到戴维的？”

“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废墟那边。”

“它对你说了些什么？”

“不多。它说它是独自一个人。”

“你看不出它是个机器人吗？它说话时难道不会露出一点马脚吗？你始终都没有怀疑过它吗？”

“我已经说过了，它不大说话。我一点儿都没注意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一个机器人有办法瞒过你吗？”

韩德板起脸，正眼瞧着卜克能。“你的口气好像在审问一个犯人。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什么。”卜克能略带讪笑地回答。

“卜克能认为你是第二终结者。”唐莎在韩德身后冷冷地说。“现在他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了。”

卜克能跳起来。“这有什么不对？我们送了一个人到对方那边。之后，‘他’来到我们这里。也许他发现这里有令他垂涎的猎物。”

韩德苦笑。“我是从我们的碉堡那儿过来的。那里全是人类。”

“也许你发现渗进我军的途径，现在你是在制造机会。也许你──”

“你的军队已经完了。不要忘了，在我离开碉堡之前，你们的阵地早就遭到攻击了。”

唐莎走到他身边。“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少校！”

“为什么？”

“各型终结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它们是不同的工厂制造出来的，彼此之间没有合作的迹象。它们可能完全不知道其它型的终结者在做什么，甚至连长相都不知道。”

“妳怎么会知道这么多？”韩德说。

“我目睹了它们摧毁碉堡的过程；我观察过它们。”

“妳知道的太多了。”卜克能说。“事实上，妳什么都没看到。”

唐莎不以为然地笑着。“喔……这回轮到我是嫌疑犯了。”

“够了！”韩德大叫一声。三个人都安静下来，沉默地继续走着。

“我们要一直这样走下去吗？”过一会儿，唐莎说。“我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她望了一下四周无垠的沙原，“真荒凉。”

“这堡路上都会是这样子。”卜克能说。

“有时候我真希望碉堡遭到攻击的时候，你在那里。”

“这样的话，现在在这里的，也只不过是换成另外一个跟妳也有过一手的人，而不是我。”

唐莎浪声大笑。“我就是希望这样。”

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夕阳在天边抹出一片通红的彩霞，只可惜地平在线少了袅袅炊烟和刚点亮的灯光。韩德放慢脚步，同时示意唐莎和卜克能后退。卜克能蹲下来把枪放在地上。

唐莎找到一块水泥板，吁了一口气坐下来。“终于可以休息了！”

“安静！”卜克能厉声道。

韩德推进到前方一个小丘上，前天那名信差曾在这里留下他最后的足迹。韩德慢慢地匍匐前进，并不时用望远镜观察前方的状况。

他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只能确定前方五十码处就是碉堡的入口。

卜克能爬到他身边。“在哪里？”

“那里。”韩德把望远镜递给他，并用手指着前方。核爆所造成的浓厚云层在天空呼拥着，黑色部份逐渐渲染开来，一步步向外侵蚀，整个世界开始暗了下来。昏红的晚霞成了他们最后的光源，但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我什么都看不到。”卜克能说。

“你看到前面那棵枯树干没有？旁边是砖块堆。入口就在砖块堆之间。”

“我现在也只能相信你了！”

“你跟唐莎在这里掩护我。”

“你就一个人去吗？”

“只有我有护身符。碉堡周围是钢爪的地盘，没有护身符，铁被它们啃得干干净净。”

“也许你说的对。”

“我会慢慢前进。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它们早就占领碉堡，你就回不来了。它们会一下子全部一拥而上，你绝对逃不掉的。”

“你有什么建议？”

卜克能搔着稀疏的头发想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最好叫你的人出来，你好看个清楚。”

韩德取下腰带上的通话器，拉出天线。“开始行动吧！”

卜克能向唐莎打了个手势。她熟练地爬了上来。

“他打算单独行动。”卜克能说。“我们要在这里掩护他。只要一发现他回头，立刻朝他后方开枪。它们一下子就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你似乎不大乐观。”唐莎说。

“没错！”

韩德打开枪膛，小心翼翼地检查内部。“也许情况没那么糟。”

“你没看过它们。有数百个之多，全部一模一样。”

“在没进入碉堡前，我应该就会发现到底怎么样了。”韩德关上枪膛，右手提着枪，左手抓着通话器。“嘿！你相信上帝吗？”

“什么？”

“算了！我也不信。”韩德站起来，做了一个深呼吸，开始朝小丘前方下坡走。

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走向砖块堆。

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他拿起通话器。“史考特，你听得到吗？”

没有回答。

“史考特，我是．韩德。你听到了吗？我就在碉堡外面。你可以从监视幕看到我。”

他一面讲一面继续前进。一只钢爪从沙堆里冒出来，在后面追赶他，但在距离约一呎处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下，就一溜烟地跑走了。紧接着第二只钢爪出现了，这只体型较大，有两只触须。它逼进到韩德身旁上上下下打量着，然后不声不响地退到韩德身后，但是仍然依依不舍地跟着他。另外还有一只更大的也跟了上来。两只钢爪就这样沉默地一直跟着他向碉堡的力向前进。

韩德停下来，两只钢爪也跟着停下来。现在他只差几步路就到达通往地下碉堡的梯子了。

“史考特，你听到了吗？我现在就在你头顶上。你可以出来接我吗？”

他挺着枪，抓紧了通话器，屏息等待回音。

不一会儿，一个冷漠的，金属般的声音传来。

“我是史考特。”

大概是失真的缘故，他无法辨认是不是真的史考特。

“史考特，听好。我现在就在你头顶上，面朝着入口。”

“是的。”

“你看得到我吗？”

“是的。”

“你可以从监视幕看到我吗？”

“是的。”

十几只钢爪包围着他，像是一群犹豫不前的追求者。“里面都好吗？有没有什么异状？”

“这里一切都很好。”

“请你出来，好吗？”

“你下来。”

韩德有些恼了。“这是命令，你立刻给我出来！”

对方不作声。

“我再重复一遍。”韩德说。“我命令你立刻到地面上来！”

“你下来。”

韩德拉长了脸。“我要跟李卯说话。”

接着是一段静默。一阵单调的噪声过后，传来同样平板、金属般的声音。“我是李卯。”

“我是韩德，现在就在外面。赶快找一个人上来！”

“你下来。”

“什么话！我是在下命令！”

没有回答。韩德放下通话器，小心地观察四周。入口就在前面。他收回天线，把通话器挂在腰带上，端着枪一步一步地前进。如果他们可以从监视幕上看到他，他们会知道他正走向入口。他闭起眼睛。

他踏上入口梯子的第一阶。

两个一模一样的男孩从梯子下面朝他走上来。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轰了个粉碎。但后面成群的戴维已经沉默地拥上来。

韩德回头向着小丘跑。

小丘上的唐莎和卜克能也开始朝下方射击。闪耀着金属光芒的钢爪呼啸着奔向他们。但韩德没有时间顾到他们了。他单膝跪地，脸颊贴着枪，瞄准碉堡入口。许多戴维一个接一个冒出来，都抱着玩具熊。它们干瘦的小腿像唧筒柄似的上下踩动。韩德强作镇定地向它们扫射。戴维一个个爆裂开来，弹簧、齿轮及钢条四处飞舞。

一个衣衫褴褛的高大人影从碉堡里走出来。韩德定睛一看，是一个士兵装束的男人，缺一条腿，拄着一根拐杖。

“少校！”传来唐莎的声音，伴随着更多枪声。大个子一拐一拐地前进，戴维们簇拥着他。韩德清醒过来。是“伤兵乔治”，第一终结者。他瞄准乔治开了一枪，它顿时化作一团碎片。更多的戴维从碉堡走出来了，他只有一面跑，一面回头开枪。

卜克能在小丘上不断朝下射击。小丘的另一面有成群钢爪蜂拥着爬上小丘。韩德向着小丘撤退，但唐莎这时已经丢下卜克能，离开小丘，迂回地跑到小丘右方。

一个戴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韩德身前。它突然弯下腰，放开玩具熊，两只手伸出十柄亮晃晃的钢刀，同时玩具熊也伊呀地叫着，弹跳着向他冲过来。韩德拉下扳机，玩具熊和戴维都化成碎片。他眨眨眼睛。这一切真像是一场恶梦。

“快到这里来！”是唐莎的声音。韩德拼命朝她跑过去。她正躲在混凝土块之间，用卜克能给她的手枪掩护韩德。

“谢谢妳。”他冲到她身旁，正准备喘口气，她不发三舌，把他推到混凝土块后面。

“卧倒！”她解开衬衣，掏出一个球形的东西，迅速松开圆球上的旋钮。“快卧倒！”

她以熟练的身手丢出炸弹。炸弹在天空划出一道漂亮的拋物线之后，落到地上，蹦跳地滚到碉堡入口。两个伤兵乔治一个摸着脑袋，另一个抚着下巴，两个大个儿都不知所措。最后其中一个伤兵乔治走向炸弹，笨拙地把它拾起来。

炸弹爆炸了。一阵热风席卷而来。模糊中，他看到唐莎站在石柱后面，单手开枪，另一只手叉着腰，像打电动玩具似的打掉一个个戴维。

这个时候卜克能正在小丘上，跟包围他的钢爪搏斗。他边撤退边射击，试图突破重围。

韩德勉强站起来。他的头很痛，眼睛几乎看不到东西。每一样东西都像围绕着他，呼啸着、翻腾着。他右手已经不能动了。

唐莎后退到他身旁。“我们走吧！”

“卜克能他还在那边。”

“走吧！”唐莎拖着他离开混凝土块。她发亮的眼睛-眨也不眨地搜寻着从爆炸中逃出的终结者。

最后一个戴维从火团中走出来。唐莎立刻摧毁了它，现在一个都不剩了。

“可是卜克能怎么办？”韩德停下了脚步。“他──”

“不要管他。快走吧！”

他们离碉堡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几只钢爪追了一段路后，又退了回去。

最后唐莎停了下来。“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喘口气了。”

韩德坐在瓦砾堆上，大口喘气。“我们把卜克能丢在那儿了！”

唐莎没说话，默默地打开枪膛，装上子弹。

韩德盯着她。“妳故意丢下他的，对不对？”

唐莎关上枪膛。她看着四周的碎石堆，面无表情，好像在找什么。

“妳在找什么？”韩德问。“怎么了？”他甩甩头，试着分析每件发生的事。她到底在搞什么鬼？她在等什么？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妳──”

唐莎打断他，“安静！”她瞇着眼睛，突然举起枪。韩德朝着她的视线望过去。

在他们来的路上出现一个人影。那个人蹒跚地走向他们，他的衣服撕裂了，脚也受了伤，步伐谨慎而缓慢，并不时停下来喘息。有一度他几乎要倒了下来，站了好一会儿才稳住身子。

是卜克能！

韩德吃力地站起来。“卜克能！”他一拐一拐地向卜克能走过去。“你他妈的怎么──”

唐莎此时开了枪。卜克能踉跄后退了几步。她又开了一枪，带着火光的热流擦过韩德，射中卜克能的胸膛。“它”炸了开来，齿轮弹簧飞舞着。“它”又继续走了几步，然后忽前忽后剧烈地摆动着，最后完全崩垮在地上。

唐莎转向韩德，“现在你知道‘它’为什么要干掉马鲁迪了吧！”

韩德慢慢地瘫坐下来。他摇摇头。他麻木了。他已经无法思考了。

“看到了没有？”唐莎说。“现在你懂了吗？”

韩德没有答话。整个世界好像快速地离他远去，只留下黑暗笼罩着他。

韩德清醒过来的时候只觉浑身酸痛，他试着坐起身来，但手臂和肩膀好像针扎一样。

“不要起来。”唐莎弯下腰，用冰冷的手摸他的额头。“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入夜了。只有少许星斗透过黑云，闪着微弱的光芒。唐莎用木头和杂草造了一堆营火，微弱的火上架着一只盛着咖啡的钢杯。周遭一片闇寂，整个世界似乎都沉默不语。

“这么说，他就是第二终结者啰！”韩德喃喃地说。

“我一直都是这么想。”

“那妳为什么不早点干掉他？”

“不要忘了，是你阻止我的！”唐莎起身引颈看了一下钢杯。“咖啡快好了。”

她回到韩德身旁坐下来。不久，她取出手枪，把它分解开来，又仔细地研究着枪机。

“这东西设计得真好。”

“那些钢爪呢？”

“刚才那一枚炸弹应该够它们受的了。我想现在它们大部份都不能动了。”

“妳是怎么弄到那颗炸弹的？”

唐莎耸耸肩。“我们自己做的。不要低估了我们的技术，少校。没有这个，你我早就没命了。”

“确实很管用。”韩德说。

唐莎挪向火堆，伸出两手取暖。“你知道吗？在他杀了马鲁迪之后，我很惊讶你竟然无动于衷。难道你不觉得──”

“我说过了。我觉得他只是太害怕了。”

“真的吗？刚开始我几乎怀疑起你了，因为你阻止我杀他。我那时候猜想你大概是要庇护他。”她笑道。

“我们这里安全吗？”韩德突然转了个话题。

“在它们的援军到达以前，我们应该可以暂保安全。”唐莎抓起一块破布，开始清理枪管。清理好之后，她利落地将枪机推回原位，关上枪膛，用手指头抚摸着枪身。

“算我们命大。”韩德喃喃地说。

“是啊！我们的命真大。”

“谢谢妳把我带开来。”

唐莎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火光燃映在她的双眼中，熊熊地燃烧着。韩德试试自己的右手，发现手指头已经不太能动了，整个右半身也好像麻痹了，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感到痛得锥心刺骨。

“你觉得怎么样？”唐莎问。

“我的右手臂不行了。”

“还有呢？”

“大概也受了内伤。”

“炸弹爆炸的时候，你应该卧倒的。”

韩德没有说话。沙场老将竟要听训于小女子，实在有够讽刺。他看着唐莎从钢杯里把咖啡倒进一个扁平的金属盘子，然后把盘子递给他。

“谢谢。”他忍着痛坐起来喝咖啡，但实在喝不下去，只觉得肚子里一阵翻腾。他把盘子推

到一边。“我只能喝这么多了。”

唐莎接过盘子喝完剩下的咖啡。韩德斜躺下来休息。他的脑子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唐莎笔直地站在他身边看着他。

“怎么了？”他说。

“你好一点了吗？”

“嗯。”

“你知道吗，少校？如果我不拖你过来，你早就跟马鲁迪一样没命了。”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其实我可以丢下你不管的。”

“我也正想知道，告诉我吧！妳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我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唐莎用一根木棒拨弄着火堆。“这个地方没有人能活下去。等它们的援军到了，我们一个也别想逃掉。你昏睡的时候，我一直在盘算。我们大概还有三个小时可活。”

“而妳指望我会有法子带妳逃出这儿？”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靠我？”

“因为我已经一筹莫展。”她的目光在暗红的火光中显得无比炙热明亮。“如果你也没法子的话，三小时以后它们会杀掉我们。少校，怎么样？快想想办法吧！我已经等了一夜了。现在天就快亮了。”

韩德考虑了一会儿。“这很奇怪。”

“怎么奇怪了？”

“妳怎么会觉得我有办法？妳以为我能够做什么？”

“你可以带我去月球基地。”

“月球基地？怎么去呢？”

“总有办法吧！”

韩德摇摇头。“就我所知，没有法子可以去那边。”

唐莎的目光暗淡下来。她别过头，面朝着营火蹲下来。“还要咖啡吗？”

“不要了。”

“好好休息。”唐莎径自啜饮着咖啡，他看不到她的脸。他躺着思考着。头痛使他的精神难以集中。

“有个办法！”他突然说。

“噢？”

“还有多久天亮？”

“大概两个小时吧！太阳快出来了。”

“这附近应该藏有一艘小型宇宙飞船。我从来没看过，但我知道确实有这么一艘船。”

“什么样的宇宙飞船？”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十分尖锐。

“一艘火箭推进的小艇。”

“它可以带我们到月球吗？”

“这正是它的目的，预备在紧急状况下使用的。”他揉揉前额。

“怎么了？”

“我的头。我没办法集中精神。那次爆炸害的。”

“那艘船──离这里近吗？”唐莎猛地转过身来，两手按住他的肩膀。“它到底在哪里？”

“别──别这样！”韩德虚弱地喘着气。“让我慢慢想。”

她的手指掐进他的肩膀。“你们是不是把它藏在地底下？”

“对。在一个地下的机库里。”

“要怎样才能找到它？那里有标志吗？”

韩德努力地回想。“没有。那里没有任何标记。”

“那你们怎么找到那里呢？”

“好像有暗记。”

“什么样的暗记？”

“我──我想不出来。让我休息一下。”

“好吧！”她放开他，站起来。韩德闭上眼睛。

唐莎两手插在口袋里，慢慢地走开。她踢开路上一颗小石头，两眼呆某地看着天空。黑暗已经逐渐褪成灰色。天就快亮了。

韩德仍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唐莎握着手枪绕着将熄的火堆来回踱步。天空的灰色愈来愈淡，地平线也逐渐显现出来了。

韩德翻了一个身，睁开眼睛。“天亮了吗？”

“嗯。”

韩德稍微坐起来。“妳想知道那艘小艇在哪里吗？”

“你想起来了吗？”她眼睛一亮。

“是的。”

“快告诉我！”她几乎要尖叫起来。“快告诉我！”

“在一口井的下面。那是一口已经废弃的水井。”

“一口井。”唐莎松弛下来。“还好这附近水井不多，应该很好找。”她看了一下表。“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拉我一下。”韩德说。

唐莎把手枪放在一边，扶着韩德站起来。“你的脚好像不太行了。”

“是啊！”韩德咬着嘴唇。“我想我恐怕走不远了。”

他们出发了。初升的太阳带来一些暖意，几只鸟在天空中徐缓地盘旋。

“看到什么东西没有？”韩德说。“钢爪出现了吗？”

“还没有。”

他们穿过一处只剩下几面断墙和光秃地基的废墟，几只老鼠仓皇地跑来跑去。唐莎嫌恶地后退几步避开它们。

“这里本来是一个小镇，”韩德说，“周围全是葡萄园。”

他们走进一条荒废的街道。路面上杂草丛生，到处都是碎石块。街道右边有一座烟囱耸立着。

“小心！”韩德说。

一个地窖张着大口对着他们，旁边锈坏的水管弯弯曲曲地缠绕成一团。他们经过一栋房子，一个澡盆翻了过来，一把缺了一只脚的木椅斜斜倚在墙边，地上有几只汤匙和碟子。街道的正中央塌陷了一大块，留下来的大洞现在盛满了杂草、砖块和白骨。

“就在这里。”

“这边吗？”

“在妳右手边。”

他们走过一个已经全毁的储水槽。距水槽几呎之外有一具枯干的尸体俯卧在地上。

“就在那里。”韩德说。

一座破石井兀立在眼前。井身的一部份已经崩垮成石堆了。韩德一拐一拐走向石井，唐莎紧紧跟在他身边。

“你确定是这里吗？”唐莎说。“看起来不像。”

“我有把握。”韩德坐在井边喘息。他擦擦脸上的汗水。“这是为高阶军官预备的。如果发生

什么事，他可以用这个逃生。”

“你说的高阶军官就是你自己啰？”

“是的。”

“船在哪里？”

“我们就站在它上面。”韩德在石井的一处表面上摸索了一会儿。“它上面的眼纹鉴定系统只接受我的眼纹。”

不一会儿传来一个尖锐的卡搭声，接着脚底下响起了一阵摩擦及碰撞声。

“后退！”韩德说。两人连忙往后退。

地面上有一块地方开始滑动。一个金属架慢慢地从沙堆伸出来，推开了地面上的砖块和杂草。所有动作停止的时候，一艘小型宇宙飞船已经横陈在他们眼前了。

它静静地悬吊在钢架之中，成堆沙土像瀑布似的灌进宇宙飞船升出来之后留下的大洞中。韩德走上前，攀上船身，打开舱盖。现在船内部的仪表板和驾驶座已经清晰可见。

唐莎走过来，站在他旁边看着宇宙飞船。“我从来没开过宇宙飞船。”

“没关系，我来开。”

“你开？它只坐得下一个人。少校，我看得出来，它是一艘单座宇宙飞船。”

韩德仔细地看了一下。唐莎说的没错，它的确是单座的。“我知道了。”他慢慢说。“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坐上宇宙飞船，而妳觉得那个是妳。”

唐莎点头。“当然。”

“妳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伤太重了，可能承受不了这趟旅程。”

“有道理。但问题是，只有我知道月球基地在哪里。妳即使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也可能找不到。它的位置很隐密。”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试一试。而且我相信你会告诉我所有该知道的。你的生死也在此一举了。”

“怎么说？”

“如果我及时找到月球基地，也许我可以请他们立刻派一艘船回来接你。如果我找不到，你就铁定没命了！”

韩德突然抢过一步，想踏进宇宙飞船，但他的伤妨碍了他的行动。唐莎像道闪电似的扑过来。韩德看到她举起手枪，枪柄朝着他压下来。他伸手想挡过这一击，但已经太迟了。枪柄敲到他耳架上方。他只觉一阵麻木，然后就天旋地转地摔倒在地上。

昏沈之中，他感到唐莎站在他上方俯视着他，又用脚踢了他一记。

“少校，醒醒！”

他勉强睁开眼睛。

“听好！”她弯下腰，枪口正好顶着他的脸。

“我必须快一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在我出发之前，你一定得告诉我月球基地的位置。”

韩德甩甩头，想让自己清醒一点。

“快点！月球基地在哪里？”

韩德没说话。

“回答我！”

“抱歉。”

“少校，船上有足够的补给品让我在太空中活上好几个星期。也许我最后总可以找到月球基地。而在半个小时内你可能就没命了。你唯一求生的机会”她突然停了下来。

她身后的一处废墟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唐莎很快地转过身。一只钢爪正探头探脑地在废墟中穿梭。唐莎立刻瞄准射击，这一枪没命中，只激起一团沙尘，那只钢爪急急忙忙想逃走，唐莎又开了一枪，钢爪爆成一团碎片。

“看到没有？”唐莎说。“斥候已经出来了，后面的大军也不会远了。”

“妳真的会要他们回来接我吗？”

“当然。而且会尽早。”

韩德看着她。“妳说的是真的吗？妳会回来找我？妳会接我去月球基地？”

“绝对没问题！但是你得告诉我它在哪里。”

“好吧！”韩德拾起一块石头，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看好！”

韩德开始在沙上画图，唐莎在一旁看着他。韩德粗略地画了个月球表面的地图。

“这是阿本宁区，这边是阿基米得陨穴。月球基地就在阿本宁区尾端之外大约二百哩处。我不知道确切位置。事实上地球上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妳到了阿本宁上空，记得发出一红一绿，再加上两个短红闪光。基地监控员会记录下妳的信号。基地在地底下。他们会用磁性控制引导妳降落。”

“我怎么操作它呢？我行吗？”

“基本上它是全自动操作的。妳只要在适当时机发出正确信号就可以了。”

“我会的。”

“驾驶座会吸收掉起飞时的震动。空气和温度都是自动调节的。它会先带妳离开地球，进入外层空间，然后自动对准飞往月球的航道。接近月球时，它会进入一个大约五百哩高的轨道。这条轨道会经过基地上空。”

唐莎跳进宇宙飞船，坐在驾驶座上。左右安全带自动卡上。她按下启动钮。“真可惜你不能走。这一切本来是为你准备的。”

“把手枪留给我吧！”

唐莎拔出手枪，一边用手掌掂着，一边说：“不要走得太远。不然我们就找不到你了。”

“不会的。我会一直留在井边。”

唐莎握着操纵杆，又摸摸仪表板。“真是个杰作，少校。我很佩服你们的技术。你们创造了很多好东西，这是你们最大的成就。”

“快把手枪给我！”韩德挣扎着站起来，伸出手，显得有点不耐烦。

“再见了，少校。”唐莎扔出手枪。韩德没接到，手枪越过他，落到地上，霹啪地在地上滚动。韩德赶忙去捡。这个时候，宇宙飞船的舱盖合上，引擎发出了怒吼声。韩德后退了几步。

宇宙飞船挣脱了它的金属巢穴，冲向布满灰云的天空，最后消失了踪影。

韩德呆站在那看了好一会儿，直到宇宙飞船的尾烟消失为止。现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清晨的空气像往常一样清爽又带点凉意。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距离救兵来到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但问题是，救兵真的会来吗？

他在口袋里找出一包烟。他们每个人都向他要烟，但香烟在此时可是稀有品，他不得不撒个小谎。

一只蜥蜴溜到他身旁。他停下来，蜥蜴立刻一溜烟钻进沙堆。头顶上，烈日正当空。几只苍蝇停在路旁一块扁平的岩石上。他用脚把它们驱走。

天气愈来愈热了。汗水从他脸上流到衣领。他停下来，坐在砖块堆上，又把医药包解下来，吞下几颗止痛剂。他四下张望，一时认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

前头不远的沙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他很快地拔出枪。那东西看起来像是人。不一会他想起来了，那是卜克能，第二终结者的残骸。唐莎在这儿杀了它。他看到齿轮、金属片散了一地，在正午的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像是在眨眼睛。

韩德小心地走向残骸堆，用脚轻轻翻动散落的零件。他看到金属的躯壳、铝制肋骨和脊椎。另外，还有许多线圈裸露出来，像是流出身体的内脏。

他弯下腰仔细察看这堆残骸。脑壳已经裂开了，里面精巧的人工头脑一目了然，尽是迷宫般的电路和细如发丝的电线。他碰了一下脑壳，一块破片翻转开来。大概是型号牌吧！韩德看着这块牌子。

倏忽间他脸色变得一片苍白。

他呆呆地看着这块破片。第四终结者，不是第二。他们搞错了。它们不只有三种型号。至少有四种，而且卜克能并不是第二型。

如果卜克能不是第二终结者，那么──

他突然紧张起来。似乎有什么东西正从小山丘上踏着沙堆走下来。那是什么？他睁大眼睛。

是人影！几个人影正慢慢地向他走过来。

不慌不忙地向他走过来。

他立刻蹲下来，握着枪，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滴到他眼睛里。他揉揉眼睛。这几个“人”影愈走愈近，他的恐惧也不断升高。

第一个是“男孩戴维”。戴维发现了他，立刻加快了脚步。其它的跟在后面。一、二、三，三个一模一样的戴维沉默地、面无表情地踩动它们干瘦的双脚。一、二、三，三个戴维都抱着它们一模一样的的玩具熊。

他对着它们开枪。第一个、第二个戴维报销了，但第三个继续走向他。在它后面又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沉默地踩着沙堆，向他走过来。是“伤兵乔治”。在伤兵乔治的后面──

在伤兵乔治的后面，出现了两个“唐莎”！

两个唐莎肩并肩地大步前进。宽腰带、灰绿色军服，长发，苗条的身材，多么熟悉的模样啊！刚刚才跟她道别呢！那时她还坐在宇宙飞船的驾驶座上。

它们越走越近。戴维突然弯下腰，放出玩具熊。玩具熊在沙堆上奔驰。韩德毫不犹豫地拉下扳机，玩具熊被炸得粉碎。两个一模一样的“豪放女唐莎”面无表情地继续前进。

当她们几乎要碰到韩德时，他把手枪横在腰部，开了两枪。

两个唐莎消失了。但另一群唐莎，大约有五个到六个吧，正排成一列快速走向他。

想想看，他竟给了它们其中一个，他的专用宇宙飞船和信号码。靠着他的帮助，它可能已经找到月球基地了。

他早该怀疑那枚炸弹的。那枚炸弹是设计来对付“男孩戴维”、“伤兵乔治”、以及“秃佬卜克能”的。不是人类设计的，而是由某个人类早已无法插手的无人工厂制造出来的。

这一群“豪放女唐莎”开始逼近他了。韩德挺直背脊，无言地看着它们。那么熟悉的脸孔、腰带、制服，还有藏在衬衣里的炸弹。

炸弹──

当唐莎们碰到他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很讽刺，同时也觉得好过多了。唐莎的炸弹！第二终结者是用它来对付其它的终结者，如此而已，不为别的。

它们已经开始像人类一样制造武器互相残杀了。

# 《多重宇宙投影》作者：拉拉

住在五一劳动者大街第七十六号四楼一号的巴库斯塔先生做了一件空前伟大的事情，然而他自己并不知情。

星期六的晚上，他坐在壁炉前看报纸，报纸上说，由于冬季的到来，黄油和香肠的价格将不可避免地上升——涨多少？“下转第十六版”——他翻到第十六版——平均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巴库斯塔先生冷不丁打了个剧烈的喷嚏，其程度之猛烈，报纸上顿时狼藉一片，甚至还有好几处被洞穿的痕迹。坐在三米之外摇椅上的巴库斯塔夫人，显然注意到了这个可怕的喷嚏，因为她正在一个劲地擦脸。

也有巴库斯塔夫人注意不到的事。这事十分奥妙，超越了人类想象的极限。在巴库斯塔先生的唾液分子以极高的速度击穿报纸时，其中一颗碳１６原子在穿过本该是空无一物的空间（就碳１６原子的大小来说，在紧密的物质也是一个大得无法想像的空旷宇宙，如果不是因为强相互作用，世界上的任意两个物体都可以毫无阻碍地相交而过）时，由于不可知的原因，一颗碳１２原子（它本该属于油墨的一部分）出现在它的轨迹上。现代物理学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原子会在报纸上撞在一起，物理学家们通常拒绝承认会发生这种事，反正公众是无法在报纸上观测到两颗原子剧烈对撞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星期六晚上，巴库斯塔先生丝毫没有留意到他手里的报纸上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般的碰撞。他扔下报纸，冲到巴库斯塔夫人身边，夫人给了他一记耳光，他看见四十六颗星星。同一时间内，在那张报纸里的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大约是十的负十六次方的范围内，十亿颗星星正在形成。

起初，宇宙是一个点。这个点本来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不存在，因为它还同时属于地球上的一颗碳１６原子和碳１２原子。众所周知由于原子自身的体积，它们在空间中相遇的几率是很小很小……的，而且即使它们相遇，也并非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如两颗炮弹般在空中相撞。原子核相对于原子体积来说，我们不得不又再次加上十的负十几次方的大小来形容，如果两颗原子真的相撞，它们的原子核在黑暗的空间里望穿眼睛也看不到对方在何处。

形容微观世界真是一件让人口干舌燥的事，常常在五分钟内要花四分钟去读那望不到头的小数点后的位数。后来巴尔的摩国际天文研究中心的谭·里斯博士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如果把我们人类对宇宙尺寸的理解全部在前面加上一个负号，那就会变成对微观世界的形容。这项发现震惊了世界，人们从此把谭·里斯博士称为新世纪世界观哲学的领军人物。现在，形容微观世界变成了一种轻松而愉快的生理体验：人们每讨论五分钟，就要花四分钟去读一个带负号的望不到头的数列，其中有９９％位数为零。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放到那两颗倒霉的原子上，碳１６和碳１２，它们在空间中旅行得精疲力尽，突然，在一阵电光火石般的喷嚏中，来自巴库斯塔先生的碳１６原子和其他（１后面跟无数个零）原子一起被加速，一颗原子在加速中撞到了碳１６上，接着另一颗原子也撞到了碳１６上，接下来，大约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颗原子不可思议地、接二连三地撞到了碳１６原子上。当然，所谓的相撞，仅仅是分子们在其遥远的边际上通过强相互作用发生的一种弹性碰撞。碳１６原子被持续加速，其速度很快就达到了惊人的４／５倍光速。

在常规状态下，科学家们需要建造４５公里长的螺旋通道，并且花上１６万美元，才能在加速器里观测到被加速到接近光速的分子。在自然界中只存在极小的几率，让某个分子如碳１６先生一般被“碰巧”加速到那种速度。这种几率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如果要把两颗碳１６原子同时加速到那个速度，可能需要半个太阳系都塞满打喷嚏的巴库斯塔先生。

于是，在极低的概率下，一颗以光速运动的原子产生了。显然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那只是一颗原子而已，碳１６穿越空间，正面撞上了报纸。就大小而言这就和地球在宇宙中运行，周围空得要命一样，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问题在于这颗原子的矢量速度接近了光速。现在，每年在世界各地讲学的物理学家还没有几个人能讲清楚——当一个东西的矢量速度接近光速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的学者认为时间会向前运动，有的认为会向后运动，有的认为时间会停滞，期货市场会崩溃；而其他大多数人宁愿相信，物体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跟爱因斯坦过不去。还有人宣称，他们遇见了外星人，外星人告诉他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相对论不准确。相对论还需要乘上４，即：

Ｅ＝４×ＭＣ^２

至于为什么乘上４就可以将相对论大大发展，而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乘上１００，原因众说纷纭，有人猜测那是巴林银行１９９０年的贷款年利率，就是这个利率导致了巴林银行的倒闭和亚洲金融危机。

但还有一种科学的解释。那个外星人来自距离太阳系４光年之外的比邻星系。比邻星人星际飞船的速度已经达到了１２９万公里/秒，而他们的年假长达地球的７４４天，每到年假，他们就花上一年的时间将他们冻得冰冷的身躯从遥远的比邻星送到地球上，参加为期两周的麦田狂欢节，然后再花一年的时间回家。（有个家伙在威尔士不小心参加了一个南瓜狂欢节，在喝得酩酊大醉时，无意之间泄露了这个秘密。）但是，天文学家们却搞不懂“乘上４”这个简单的四则运算。他们想把相对论开方、求平方、开８元１２次异元方程折腾来折腾去，距离宇宙的真正奥秘越来越远。

人类就是这样做的。

回过头来说说碳１６的遭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一颗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原子被加速到接近光速的时候，它的粒子性被大大地削弱了，不再发生衍射，换而言之，它变成了一颗直直射向目标的炮弹。

显得有些笨拙的碳１２正巧挡在它的路上。碳１６穿越无尽的空间，它的原子核穿越两重宇宙的距离，撞上了碳１２的原子核。

在自然状态下，原子核对撞的几率有多高？小数点后面需要跟多少个零？剑桥大学的巴尔博士曾就这个问题去请教他的老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斯坦丁·布尔斯堪，他那德高望重的老师向他怒吼道：“像坨屎！”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精确地诠释了这个几率。

让我们来把事情说得简单点。一个接近于零的概率下，发生了一件事，接着，在一个接近于屎的概率下，发生了另一件事。这两个概率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让两颗碳元素的原子核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爱因斯坦和他的拥护者们以为这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足以让整条五一劳动者大街的所有壁炉熊熊燃烧几个月，然而他们错了。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身影是向周围发射出一圈震动的弦波（这个很难解释，作者也说不清楚，可能需要问一下史蒂芬·霍金或者其他一些坐在轮椅上思考的人），紧接着，一个点形成了。这个点划入了时空的缝隙，刹那间脱离了巴库斯塔先生所处的宇宙空间，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宇宙空间——正是由于它的到来，这个空间产生了。

这也许就是我们宇宙的诞生的方式，也许不是。但那宇宙在最初几秒内，与我们的宇宙开天辟地的那一刻十分近似。首先产生的是时间，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毫不迟疑地向前运行。紧接着，引力诞生了，１０到４０秒之后这个宇宙从量子背景（就像是电视机上的雪花点一样的东西）中诞生，同一时间内，力场开始分裂成几种原力，而物质则从质子、中子变成了氘和氦这样稳定的原子……仅仅３５分钟之后，原子核化的过程就结束了，宇宙开始从一个鸡蛋大小向着数千亿光年尺寸的成年态稳步迈进。数千亿光年，那是个什么概念？这超出了智慧生物所能想象的极限。人类目前能看到的、想象到的空间尺度，大约是这样的——

——算了吧，还是不说为好。

这个宇宙发展得十分迅速。由于时空与我们的时空完全没有重合，它自由地发展着，一年、一百年、一千万年……十亿年……对我们来说一点概念都没有。时空是一种如此令人着迷的东西，它如果没有重合，那就完全没有尺度上的概念。数十亿年匆匆过去，巴库斯塔先生甚至还没来得及赶到市场，抢购价格即将上涨的黄油和香肠。

恒星诞生了。

恒星消亡了。

新的恒星诞生了，作为前恒星的继承者，它还继承了其爆发出的重元素构成的行星。星云，像宇宙中盛开的花朵，播撒到宇宙的各个角落。

空间从无向无限扩展。宇宙生长到哪里，包容它的空间就扩展到哪里，空间和宇宙是形式与实质的二重奏。这个宇宙中诞生的第一类智慧生命，巴米扬行星上的六足怪哲学家亚图库斯坦曾经写了一首诗来形容这种共生关系：

啊，宇宙

你无限

啊，空间

你也无限

你们

真无聊

顺便提一句，这个在文明发展史上跑到第一名的种族不久就衰亡了，原因似乎是群体性失乐。

原子诞生的宇宙变得生机勃勃起来。第一次爆发时所产生的恒星进入了衰亡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超新星，超新星的爆发将前恒星聚变所产生的重物质抛撒到了宇宙中。生命，这个宇宙秩序的破坏者，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和地球上的人类一样，他们大多数相距甚远，无法穿越空荡荡的浩瀚宇宙发现其他邻居，因此不得不编造许多借口来骗小孩子，他们的种族是宇宙中唯一的、神圣的、智慧的、文明的、摄取水分子的、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并因此有权力随意倾倒垃圾。这样的种族越来越多，让宇宙越来越觉得无聊。

宇宙，这绝对的存在，会觉得“无聊”吗？

核桃松仁星球上的伟大哲学家努古努夫曾经证明过这个命题。他认为：

第一，宇宙是由包含于其中的所有物质构成的。而由于引力等等原则的存在，宇宙中的任何物质都是相互影响的，而且其相互影响的程度，受到影响施加物的大小、数量、品质……等等的限制。

第二，他自己很无聊。他同时可以证明周围三百个人很无聊。这三百个人向他保证，他们同样能找出那么多的人来证明他们无聊。

第三，推算出，宇宙中有生命的物质都很无聊。

第四，推算出，受到这些有生命物质影响的物质都很无聊。

第五，推算出（天晓得他哪里找的基础数据）宇宙有６７.５８７７６７８％的物质感到无聊。

第六，四舍五入算出宇宙感到无聊。

文明就这样千奇百怪地产生、发展、繁荣着，宇宙渐渐热闹起来。

在某个时候，宇宙甚至产生了一种空前恐怖的怪物。距离中央星群三亿五千万光年远的偏僻角落里一颗名叫“曼彻斯特”的星球上，诞生了一头名叫“对冲基金”的怪物，这种怪物原本是一种无害的乳酸菌，曼彻斯特人为了解决日益增长、已经覆盖了星球四分之三表面积的生活垃圾问题，将它改造成了可以吞噬一切的物种。可怕的是，他们刚来得及将它的吞噬基因改良，还没有（或者说还没来得及）给这种功能加上一个开关，这种怪物就开始了它的使命，最早的对象就是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它的两个曼彻斯特蛮人科学家。几万年过去了，“对冲基金”已经将诞生它的母星屯在肚中，并且依次吞下了星系内的所有行星、小行星和彗星物质，甚至包括小太阳在内。它贪婪地继续向宇宙进军，方法是通过向空间伸出长达几万光年的令人倒胃口的触角，然后把被它粘上的星球一一吞下。这个宇宙怪物越来越大，吞噬了数不清的星系，其中包括许多已经产生了文明且股市正在蒸蒸日上的行星，大庄家们可亏惨了。 几百万年之后，恐怖的星系怪物“对冲基金”已经大到这个宇宙里任何长眼睛的动物都无法忽略的程度。他在中央星群上方的南天区造成混乱，数以亿计的智慧生命都拼死逃离那个天区，像四散的流星般窜向宇宙各个角落。但是，“对冲基金”是如此之大，物理学对这种大到数万光年的物体已经失去了解释的能力。即使是以接近光速逃离的物体，也会轻易地被它的触角扫过。它在真空中的触角稀薄得像彗尾，以至于那些逃亡者一开始根本察觉不到，三百年后，它才会噬穿铁制外壳，进入船舱，在那些肮脏、闷热、积满排泄垃圾的舱室内留下一连串凝固的悲号。

只有橡胶及塑料制品它消化不了，这很奇怪，因为这本是曼彻斯特星人制造它的初衷。大蟾蜍星系的一个智慧特别出众的种族知道了这个秘密，于是他们想出办法，把行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全部都橡胶化。结果，在“对冲基金”到来败胃口之前，他们的行星连同他们自己在内，已被太阳晒得赶在断裂，变成了一堆漂浮的宇宙暗垃圾。

真是一帮蠢得令人伤心的家伙。

就在宇宙即将整个变成一摊果冻时，“对冲基金”无意间吞下了一颗白矮星。这颗重力行星在它的胃里折腾了数万年，最后从它的胃里穿空出来，“对冲基金”死于胃溃疡，这对世界上所有饕餮都是一个警示。

“对冲基金”死后，它那广达数万光年的身躯停在大熊星座与猎户座之间黑暗无边的星空中，在真空中它无法腐败，于是万古长存地漂浮在那里，成为了“阿米巴”星座。天哪！这可是历史上唯一真正肉体变成星座的。

把它称为“阿米巴”星座的那个种族，居住在位于距离中央星群三亿八千万光年、一个小小漩涡状星云的一根不起眼的旋臂末端的一个小恒星系的名叫做“瑟兰星”的中等行星上，如果“对冲基金”不死的话，再过三百万年这颗行星连同它的星系一起也该玩完了。

出于未知的原因，这个长着八条腿、由变种鱿鱼进化而来的种族产生的文明和地球文明有着奇妙的相似关系，比如说，他们也有肤色、性别之分，他们的文明进程中也有多次更迭，他们也养猫科动物，玩政治铁幕，甚至，他们也有一个城市叫做莫斯科，而莫斯科也有一条大街叫做“五一劳动着大街”，在这条街上有所“红星研究院”，一直致力于革命的宇宙观测工作。

三月份，研究员高尔基·格里格里戈维奇，人们都叫他高格里，接到一个新任务，负责观测并拍摄位于中央星群的上方、巴伦支星系群中的一块宇宙耀斑。那块宇宙耀斑由来已久，自瑟垦兰上的智慧生命有记载以来，那块耀斑就一直存在着，并且成了无数代瑟垦兰星人心中的不解之谜。

既非超新星，也不是脉冲星，更不是什么古老星云，但它选在那空中，无论用精度多高的望远镜都无法对它精确对焦，也就是根本无法看清它。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天文学家们已经为此迷茫了很多个世纪。刚刚接到的消息说，资本主义大本营已经接近发现这一不解之谜的边缘。为了抢在他们之前，用伟大的天文发现向十月革命节献礼，研究员高格里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位于清晰天区的宇宙现象无法精确对焦，这是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一般来说，只有近视眼无法精确对焦，也就是说，看不清楚跟受方有关，而不关发射方的事。但这耀斑却是个特例。高格里在这之前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而且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之所以无法观测，是因为那块耀斑在天区中的长度将近三万六千光年，并且还是以一个复杂的偏振矩阵排列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天文现象的多重投影。

毕业于光学工科的高格里博士有的是办法来修正这些偏振常量，他原本想等到母亲节献给妈妈，但现在，组织要求他立刻向党和人民献礼，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

在他的倡议下，建造了一系列宏伟的天文望远镜，这些望远镜位于全国的四面八方，彼此之间通过一台巨型计算机联接起来。每架望远镜观测到的图像，在计算机中进行处理后，再放到一个叫做“偏振图象对比器”的处理单元中，计算机不厌其烦地把无数图像进行对比归类，计算出彼此的偏振量，再把这些图形整合起来。

经过近五个月的艰苦努力，计算机终于得出了一个结果。鉴于目前天文望远镜技术上的局限，出来的图像还是十分模糊，但它好歹有了一个具体的影像。

高格里独自一人在研究院里察看那幅照片，长达六小时之久。后来他又到计算机室去，缠着操作员保尔花三个小时又重新冲印了一张照片。结果令他十分困惑。

八月七号早上，距离献礼还有两个月，疲惫不堪的高格里拿着照片去见办公室主任古采诺夫。他走进办公室无力地问了声早上好，然后歪坐在椅子上。

主任给他倒了杯咖啡，他则哭哭啼啼的报告了研究结果。

“您是这样看的吗，高尔基·格里格里戈维奇？”办公室主任严肃地说，“您认为您看到一页报纸悬浮在大天鹅Ｓ－１０和巨蟹座Ω－２２之间，是这样的吗？”

“我想是的。”高格里沮丧地说。

“您能，”主任说，“我是说——给研究院的同志们演示一下吗，格里格里戈维奇？如果您看到天上有一张报纸，显然同志们也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是这样的，主任同志。”

红星研究院的全体研究员花了六个星期来重做高格里的实验，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那是望远镜镜头上的花斑重叠所致，然而，办公室主任还是向上级报告了他们的发现，并建议将该天文现象命名为“真理报耀斑”，因为大家都觉得他看起来很像《真理报》增刊中的一页。

出乎高格里意料的是，他非但没有被动作人民公敌抓到劳改营中，反而受邀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式。最高委员会对他的报告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宇宙投向资本主义的一把舆论利剑”。高格里受到了英雄般的赞誉。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不久之后，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证实了这一发现。虽然看到这张星际报纸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争论的焦点却慢慢转移到——它看起来到底像《真理报》，还是像《读卖新闻》，或者是《参考消息》。争论迅速变得白热化，三家报社也不由自主地被牵扯进来。这块该死的耀斑已经影响到了报纸的销量，如果一时间段内舆论偏向于某家报社，另外两家的销量就会急剧降低，而舆论总是不停地变。

二十年后，三家报社终于闹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

他们决定联合发射一架空间天文望远镜到接近耀斑的空域去，看看那该死的报纸到底是哪一家不小心印在天幕上的。这是一场豪赌，各方都豁出去了，私底下三家报社都购买了不少另两家的股份。

但这样做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耀斑到底在哪里？十分可笑的是，在被发现了二十年之后，对它的研究越是深入，它带给人们的谜团就越大。它的具体位置一直无人知道。什么？无人知道？难道不是花六百卢布买一架小天文望远镜，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夏季晴朗的夜晚看到它在头顶闪烁吗？

事实并非如此。

天文界一直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真理报耀斑”到底位于空域中的哪一个位置——这确实很难定位，耀斑飘飘忽忽地悬在太空中，似乎全无形质，在它的范围内，有数百个可以精确定位的星系来来往往，可是耀斑却一直怪异地在望远镜上保持着绝对的静止。从它被发现以来，它没有在红星研究院那数百架望远镜上挪动哪怕是万分之一个最小计量单位，事实上，扣除误差值，它根本就是一动不动。天文学家称其为“肮脏的耀斑”，因为它玷污了关于宇宙是动态的这一基本法则。而又由于它是不动的，所以，没有办法用相对距离测算法算出它与观测者之间的距离，这就造成了无法定位的麻烦。

根据著名测量定位专家玛廖夫的建议，两架空天望远镜同时向星球的南天极河北天极方向发射出去。望远镜向各自的方向飞行了七十年之久（这对那三家报社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是一场艰难的等待），从而在空间形成了三个相互间距离两亿三千万公里之遥的点。从空间测量的角度上来说，，这已经是足以精确测定距离超过三百万光年的星座坐标了。空间望远镜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担负面偏振技术，可以在太空中对耀斑进行精确对焦，即使实验不成功，也会传回有史以来最为清晰的耀斑图像。

观测进行得很成功，持续了六年，随后又花了同样长的时间把所有信息收集起来，全部浓缩在三张高分辨率的照片。为了冲洗着三张照片，引发了全球摄像领域的一场革命，原因很简单，在几年时间里，观测委员会都无法把这三张照片冲洗成各自不同的画面。

三个成像点相距亿万公里，即使用来观测三千万光年之外的物体，其成像也大不相同。但这三张照片上的耀斑是一模一样的，把背景那些模糊的燥点去掉，任何一款精密的分析软件也找不出三张照片的区别。委员会换了十几茬，甚至在几个国家引发了革命，十几年过去了，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耀斑成像于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

肮脏耀斑的定位实验失败了，也许并不算是完全失败，因为一个世纪以来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份带着些许褶皱与污迹的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印刷效果都与那三家报社相去甚远，甚至，报纸上使用的也是似是而非的语言系统，这又直接催生了语言推断学的发展。二十二年后，扬可夫·格里格里戈维奇（此人与高尔基·格里格里戈维奇有一点血缘关系，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得出了最终结论，在张报纸的残片上，所写的内容如下：

黄油 市场指导价 每公斤６４卢布

香肠（贺氏） 市场指导价 每公斤７４卢布

莴苣 市场指导价 每公斤１６卢布

论断一出，天下大哗。怎么？在天空中悬挂着农贸市场的价格表？您相信吗？会有人相信吗？天空中有可能会悬挂各种东西，国旗、天使、或者上帝的床单，可是谁会相信那里挂着菜市场的指导价？“特别是”——取代《真理报》而起的《我们的家园》这样评论道——“这个价格和实际价格相差那么远，难道说莫斯科的市场上一直在卖着黑市价？”

我们说说题外话。现在轮到那三家报社倒霉了。几个月之内，他们的股票变成了收藏品，并且带动全球股市灾难性下滑，所有的热钱都投到了房地产上去，导致房地产虚假繁荣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大革命时代来临了。

宇宙变得十分诡异。上帝隐隐露出了些微痕迹。宇宙从无穷无尽、无上无下，到突然露出了包装纸的一角，这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瑟垦兰人不知道的是，在他们之前，在中央星系的另一端，有一个种族曾经早他们六十四万年得出同样的结论。结果，这些笃信宗教、与世无争的费撒尔星人在几十年内就因为信仰的破灭而灭绝，留下啮齿类动物吞噬他们的文明成果。

瑟垦兰星人面临窘境。科学家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因此从逻辑上来说，他们不能承认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但人们对大自然的如此伟业又不能装聋作哑……只有宗教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而瑟垦兰人普遍认为上帝定的价格太高了。

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瑟垦兰星人艰难度日。在天顶上，悬着一幅字，如同天书一样，蕴含着无穷信息却又拒绝加以说明。那到底是上帝的旨意，还是另一个位置文明在天穹上留下的印记？它是善还是恶？它从何而来？它会对你如何？它是否是一个预告，而瑟垦兰星人却没有读懂，某天早上醒来突然，瑟垦兰星被毁灭了，残存的瑟垦兰人嚎啕大哭，而毁灭者却声称，我们已经警告了你们长达三万年——那向谁喊冤去？

这种艰难的时局延续了一百三十年。在此期间，瑟垦兰星人在重压下一直拼命发展星际航行技术和远星殖民技术，他们制定了紧急行动计划，准备在毁灭者到来之前把自己传送到宇宙的另一个角落里去。国家、政治集团倒台了，因为人类的一切世俗事务都让位于大逃亡，人人都为了大时代的到来而疯狂，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想一想，既然“肮脏耀斑”是成像于全宇宙的，那么瑟垦兰星人需要逃到什么地方，才算安全的？

更少有人会静下心来想想，那个东西到底为什么在那里？

当然，这并不代表没有人想到这点。

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隐藏的秘密。瑟垦兰星人是“这个”宇宙中最聪慧的种族，而且背负着揭开这个宇宙奥秘的宿命。瑟垦兰星人很快就将发现他们的宿命。

一个名为“ＩＢＭ”的组织——和地球上的IBM没有任何关系，出于不可知的原因名字却完全一致——试图证明，耀斑并非什么警告或上帝的宣言，它的来历与宇宙的起源密不可分。ＩＢＭ组织是由瑟垦兰上最优秀的数学家组成，这些数学家相信，数字是宇宙的唯一真理，而宇宙自身正是上帝“计算”出来的。它由几条最最最基本的——例如，１＋１＝２这样的基本公理组成，然后通过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推演衍生出变化万千的宇宙，而耀斑正是这个完美算式中的X。所有的算式都是通过X才解出来的，换句话说，上帝在设计这个宇宙时，留下了解开它的蛛丝马迹。

伏拉基米尔·卡拉扬成为揭开上帝公式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孤僻的老头子，从长相上看，很难相信哪家大学会忍得下心将他聘为教授。然而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数学天才，IBM的创始者之一。他从研究耀斑的成因开始，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最后发现，要解释耀斑的偏振游离态，就必须打破传统的时空观念，将宇宙理解成由无数个层面组合而成的复合体。耀斑在每一个层面中存在，并且通过某种透射效应，照射到这个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

卡拉扬由此创建了有名的“弦”理论，认为宇宙是一系列数学正弦的逻辑表象。这一系列代表宇宙各个层面的弦有一个共同的起点，那就是这个宇宙最早诞生的时间。这些弦是按照时间正向排列的，换句话说，如果沿着其中任意一条向前反推，可以一直上溯到宇宙诞生的那一刻，甚至是之前的一刻。

宇宙诞生之前……

有一天晚上，卡拉扬坐在乡下小别墅的客厅里休息，壁炉里燃着熊熊的火焰，烤得屋里暖暖的。他歪在沙发上，拿着一张报纸无精打采地看着。第三版上有消息说：随着冬季的到来，莫斯科的食品价格会普遍上涨——上涨多少？下转十六版……

卡拉扬没有转到十六版。家里人发现他失神地在那里呆坐了一阵子，正当他们中的某个人想去问候他时，他突然扔下报纸，飞也似的冲上了二楼，以他的年纪和身体来说，那种速度实在令人敬畏。

第二天早上，这个不幸的老头子被发现僵直地倒在书房的地板上，因脑溢血魂归天国，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捏着一支笔，桌子上放着几页凌乱的稿纸。根据国家专门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显示，纸上那些笔记潦草的数学公式是导致他脑溢血的直接原因。

卡拉扬的弟子，朱波波夫，在接过他（按其他弟子的说法是“窃取”）的研究成果之后，又花了十六年的时间，才向世人展示了他那伟大的老师的研究结果。

为了便于说明，朱波波夫放弃了所有的数字，而用简单的三句话概括了他的理论

时间守恒是唯一的真理。

宇宙是由一张报纸开始的。报纸里的某个原子发生了突变，宇宙由此而生。

创造宇宙的人对此并不知情。

虽然，这非常非常非常地不可信，但这次是真的，瑟垦兰星人赢了！这是真的宇宙真理！

家住瑟垦兰星人头上一个多世纪的枷锁被打破了！瑟垦兰星解放了！宇宙重生了！股市上扬，房地产挡也挡不住了！

瑟垦兰星距离发现宇宙诞生的真正奥秘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已经认识了原子，并且比我们人类更加深入，现在，宇宙尺度上的原子研究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

七十七年之后——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次革命、六次滞胀、十六次海啸、三十六次金融危机、流失一次地震、七十七次流感——“ＩＢＭ”组织终于完成了一项跨越时代、跨越宇宙的伟大实验的前期准备。七十年前发射的、向着宇宙深处各个方向进发的“瑟垦兰之花”的十个前端卫星，已经在空中围成了一个面积达六千五百万平方光年的巨大平面。这些庞大的偏振光卫星，一旦同时开始工作，宇宙三分之二的角落都会昏暗下去，而整个宇宙将向另一个空间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一切已经就绪。

行动开始前的几分钟里，在位于巴尔卡阡星系的“ＩＢＭ”总部舰桥上，身陷沙发的舰队指挥官米高扬听着响彻全舰的倒数计时，突然间陷入了迷茫。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做什么了？我们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要去撩拨创造了我们这个伟大宇宙的另一个伟大文明吗？

他犹豫不决的拿起电话，接线员说：“是！阁下”

“我们……我们现在可否暂停倒数？”

“不！阁下！”

“为什么？”

“因为时间差的关系，开始实验的信号实际上在十七分钟以前就发出去了。”

“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米高扬咕噜了一声。

“是！阁下！”

米高扬想，算了吧，这事已经发生了。他躺回沙发上，继续去玩18格数字游戏。

同时间另一个空间。

ＩＢＭ公司原子静力学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一项实验，实验的内容很简单，在万圣节到来之前，他们打算用１２６颗碳１６原子在一块由激光组成的引力场中拼出“Ｉ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ＩＢＭ”这句话。这对于参加实验的研究人员和ＩＢＭ公司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期望轻易获得的下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计划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挑战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事实上，谁也没有想到过会发生如此的情况。两个月之前，在远离佛罗里达和美国本土、位于中亚的某个地方，基地组织突然通过其旗下的合法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了拉马丹·拉登先生（这个名字与另一个名字具有想当然的相似性，但是，作者本人及杂志社都认为，这种联系纯系读者的丰富而可怕的联想）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个研究成果由以下三句话组成：

安拉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主宰，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宇宙是从安拉在安息日所打的一个神圣的喷嚏中产生的。宇宙中的一切物质也随之诞生。

安拉本人并不知情，但他的马夫知道这一切。

老实说，由于拉马丹·拉登先生在ＣＳＩ（国际科学论文）上从未发表过任何有见地的论文，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一开始并未给科学界带来什么影响，有几家研究机构拒绝发表他的成果，有一家小报由于实在找不到可以刊发的论文，而又必须发表足够数量的科学论文以保持其严肃性，才勉强发表了它，而且把它刊登在广告栏上面（广告是由基地组织的公司赞助的，这不由得让人在此产生不好的联想）。

一开始，世界平平静静。一个月后，国际科学家研究会、国际哲学家研究会和其他十六个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近四百商业研究机构同时开始了对这项研究成果的——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暴风骤雨般的狂轰滥炸”，语言涉及六十种官方语言，形式包括攻击、谩骂、诅咒、调侃、歌剧、散文、行为艺术，内容涉及物理、化学、哲学、生物、犯罪学、奴隶贸易……人人都想在他们千奇百怪的论文中证明——

证明——

证明……

先等一等，拉马丹·拉登先生到底说了些什么？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三句话，可是……没有人能够搞清楚它的深奥含义。由于基地组织关闭了其下属的合法电视台，人们无法得到拉马丹·拉登先生的下一步解释。得不到解释就弄不清楚，弄不清楚就无法反驳，无法反驳就……时间一天天过去，人们动摇了，科学界集体向后站，非政府组织装模作样，好像之前什么话都没讲过。

论文见报四十五天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人们公开讨论拉马丹·拉登先生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可能性，讨论详细到了猜测拉马丹·拉登先生获奖时将穿什么颜色衣服的地步。

ＩＢＭ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空间动能力学的研究，转而进行大分子原子排列，试图从观赏性上占据评选的优势地位。

十月十二日，随着“Ｉ”和“come”的完成，有六名研究人员进了海伦堡脊椎康复中心。这天晚上（也可以说是第二天凌晨），正当贝肯·冯·伯克（这个名字表明他是一名德国贵族）独自一人在实验室里，将一颗碳１６原子放到引力场中形成“ｆ”的第一个点时，怪事发生了。那个原子在冯·伯克的视线内闪烁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下。

冯·伯克去了一趟洗手间，又喝了一杯浓得胃痉挛的咖啡，等他回来的时候，计算机上已经记录了３３次闪烁的痕迹。

冯·伯克立即向中国拨通了越洋电话，询问他们的磁力分辨系统是否有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已经过了“三包”期。

一个星期后，所有剩下的研究人员都看到了那颗疯狂的原子，尽管那时候他们已经拼到了“ＩＢＭ”的“Ｉ”。所有的原子中，只有那一个点在不停地闪烁，好像灯箱广告牌上坏了一只整流器。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试图群体性无视这一重大物理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去向董事会汇报，说他们投资３２亿美元排列的原子中的某一个出了问题。

一天中午，研究人员们正在绝望中昏昏欲睡，一名清扫实验室的清洁工无意中看到了显示屏上不停“重播”的那个原子，这个毫不知情的人不紧喃喃道：“嘿，谁在发报？”

大家又装着没事地过了一个星期。八天后，受尽良心折磨的副组长巴列维博士把清洁工叫到了办公室里。

“约阿希姆·霍亨索伦，你是中欧人，对吧？”博士问。

“是的，先生。”

“你知道，我喜欢匈牙利，那里环境很好，很优美。你知道，易北河……”

“那是德国的河流，先生，而我出生在波兰。”

“约阿希姆·霍亨索伦，我在问你正事。上个星期六的中午，有人说你在实验室里看到了电报，是这样的吗？”

“是的，是在中间那个巨大的显示屏上。”

“约阿希姆·霍亨索伦，你确信那是电报？”

“是的，先生，那时莫尔斯电报，或者比较接近。”

“约阿希姆·霍亨索伦……”

“先生，”清洁工加重语气说，“我在偷渡到美国之前，是一名电报员。”

“你是偷渡来美国的？”

“是的，先生。”

博士痛苦地挣扎了几分钟。

“好吧，约阿希姆·霍亨索伦，你能来一下实验室，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意思吗？”

几周之后，ＩＢＭ买下了《时代周刊》全部版面，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另一个宇宙的召唤》，副标题是《原子电文：你们是谁》。

他们和本·拉登的工作室打了个平手，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最终被诠释了蚂蚁腿与水滴表面张力作用的加拿大研究人员夺得。

圣诞节前夜，乔布斯·斯塔戈雅接到华盛顿某个神秘委员会的电话，说一架海军直升机正从华盛顿去接他，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将搭乘这架飞机，在基督降生之前抵达华盛顿。

电话没有提及原因和前往的地点，但乔布斯心知肚明。他只是奇怪这个预料之中的安排来得太快了点，他的研究小组关于“原子宇宙”的课题还只是刚开始而已。不过，在他登机时，他被告知位于世界各地的其他研究小组都已经登上了目的地相同的飞机。

飞机在黑暗中穿越美洲大陆。今年的圣诞节气候不好，从北方南下的强冷气团横扫了大半个美国，他们起飞时，天没黑透，还能看到一张巨大的黑色锋面张在西方天顶，向正在围拢的新的地壳。他们的飞机就朝着暴风雪飞去，几分钟之内，就彻底湮没在黑茫茫的云层中。

飞机在风暴中剧烈颠簸六个小时后，终于歪歪扭扭地着陆了。机组人员吐得死去活来，乔布斯只好自己放下舷梯，从飞机上走下来。

接机的人开了一长串黑色的房车来接他的小组，但他们想尽办法也无法令乔布斯相信这里是华盛顿，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华盛顿应该是个城市，而不是宽达两万平方公里、望不到边的砂岩荒漠，而且地面上到处都是坠毁的飞碟。在他们的车进入唯一的建筑物——一栋通向地底的小房子之前，他还看到六十辆悍马军车在几百公尺外呼啸而过，用大喇叭喝令一个迷路的橘黄色外星人投降。

房车在地下走啊走啊走，道路似乎无穷无尽。几十分钟之内，他们穿过了无数道铁门，终于抵达了一条人行通道。

乔布斯小组在这里接受了细致的搜身，安全人员似乎并不是想从他们身上找出违禁物品，而是想通过某种苛刻的程序验证他们中间没有夹杂外星人。最后，乔布斯博士被要求独自一人进入最后的房间中。

开门的人乔布斯恰巧认识，他是白宫办公厅主任马林可夫。这就有点像在华盛顿了。可是，当乔布斯正要打招呼时，马林可夫却露出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还向他摇摇手指指自己胸口——一块身份牌上写着“Ｑ”。

“欢迎你，乔布斯博士，”马林可夫冷冰冰地握握他的手，以免把他往屋里领，一面说，“欢迎您来参加这个普通的听证会。从现在开始，您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事。委员会将向您提出问题，您必须如实回答，但不得发问，您明白吗？”

“好的，我明白，马……”

“叫我Ｑ。”马林可夫严肃地说。

乍一进入里间的屋子，乔布斯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了，但能听到许多沉重的呼吸声。循着正前方模糊光影，马林可夫把他引到靠前排的位置上，他的眼睛终于慢慢适应了这微弱的光线。

光源来自一堵墙，墙是由高级防弹玻璃制成的，在墙的另一面，隐约可见有三个人影坐在那里，也许那就是传说中的委员会。

在他的左右、包括屋子的四壁都坐满了人。和他坐在一起的都是些神情肃穆的科学家，他闻得出他们之间的敌意；靠墙坐的全是记者，他嗅得出他们深深的恶意。这令他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

听证会已经开始了一会儿，高格里·马克西莫维奇——分布在全世界的所有的“原子宇宙”研究小组的总负责人——正在那里侃侃而谈：“……卡什教授就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呃……我想……呃……呃……”她把手里的文件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终于放弃了。

“我想，我们应该听听‘原子宇宙’到的审查小组乔布斯博士的意见。谢谢，乔布斯博士。”

乔布斯很意外自己一到场就被点名，他很高兴，委员会显然把另一个宇宙智慧生命的道德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事实上，委员会只是想早点从程序上把道德问题绕过去。他站起来，一个工作人员把一个同声传译耳机递给他。

“你……嗯，乔布斯博士，”三个影子中，左边的率先开口道，“你领到了道德小组的工作。你的工作有成效吗？”

这声音听上去十分耳熟。乔布斯在心里搜索着，不过这声音能引起的联想只有白宫和国会山的答辩会。

“乔布斯博士？”

“噢……噢！当然，总统先生。”乔布斯回过神来，赶紧说。马林可夫在他身边做了个“天晓得！”的动作。

“是这样……嗯，我不能说成效很大，总统先生。我们……接到任务的时间很仓促，在整个研究期间，我们获得的信息和其他小组是一样的……嗯……我要说，从这些只言片语里很难就另一个宇宙智慧生命的道德程度作出全面的预估……总统先生。”

左边的那个人难堪地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您可以不用那么称呼我，乔布斯博士……嗯，我只是个普通的委员会成员……我知道我们时间太少，信息太少，而另一个宇宙又没有代表正义的反对派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我们恐怕只能就目前得到的信息，做出尽可能全面的评估。”

# 《虎之夜》作者：斯蒂芬·金

西风卷帘工作室 译

第一次见到莱热尔是在我们马戏团辗转于斯托伊本威尔时，而当时我到马戏团才两周。一直以来他不定时地造访我们马戏团。没什么人爱和莱热尔先生说话，即使在那个仿佛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夜晚也是如此。就在那个夜晚英陀西尔失踪了。

这事十分诡异，可如果要我从头说起，就得来个开场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埃迪·约翰斯顿，在索克城出生长大，在那上学、初恋。高中毕业后在里利先生的廉价商店干了一段时间，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有时我不爱再说那些往事。倒不是索克城是个烂地方，虽然在热得使人有气无力的夏夜里，一些居民坐在房子前的走廊上乘凉，可以度过整个夜晚，但这样的气候让我不爽，就如同在同一张椅子上坐了很久那种感觉。于是我辞了廉价商店的工作，加入法努威廉姆斯的泛美三环马戏团。现在想起来，当时就是听到汽笛风琴的乐声，昏了头，一时冲动加入的。

这样我就成了马戏团的一名场地工，帮忙搭帐篷、铺撒木屑、清洗兽笼。有时那个固定的售货员要跑去喊奇普斯·贝里回来，我就帮他卖棉花糖，也为奇普斯做棉花糖。奇普斯患有疟疾，常常会发作，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大喊大叫来减轻痛苦。这些事在过去大部分是由想要免费入场的小孩干的，我小时候就干过。但是时代变了，现在的小孩似乎不像过去那样。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在伊利诺伊州和印地安那州巡回演出，大伙状态良好，高高兴兴，除了英陀西尔先生。没人见他高兴过。他是驯狮员，高大英俊，一头浓密的头发披散着，长得像二十年代的电影演员鲁道夫·瓦伦蒂，我曾见过他老照片。可是他态度傲慢冷峻，最怕人的是他那双奇异而疯狂的眼神，是我见过的最疯狂的眼神。平时他都沉默寡言，可一开口就是教训人。团里所有的人对他都敬而远之，因为传说他脾气暴躁。人们私下传说有一次他完成了一个特别有难度的表演后下来，一个年轻的场地工不小心把咖啡溅到他手上，他把人家打了个半死，最后被众人拖开才罢休。我并不知道这些，只知道自己越来越怕他，害怕的程度超过对我冷眼相看的埃德蒙特先生，他是我高中的校长，也超过里利先生和我父亲，我父亲教训起人来毫不留情、让人心惊胆战，羞愧万分。因此我在打扫那些大猫的笼子时总算弄得干干净净的。记得有几次我惹得英陀西尔火冒三丈、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想起来还让人双腿发软。

主要是他的眼睛吓人，大而黑，毫无表情。那双眼、那神情能在狭小的兽笼里驯服那些耽耽相视的大猫，他自己一定要有野性才行。

他只怕莱热尔和团里那只叫“绿魔”的大老虎。上面提到了，我第一次见莱热尔是在斯托伊本威尔，当时他正盯着绿魔的笼子看，仿佛那只老虎知道生死的秘密似的。他沉默寡言、身材消瘦、肤色发黑、双眼深凹，眼圈周围绿斑点点。眼中带着一股杀气和痛楚。他老是背着双手，阴郁地盯着那只野兽。

绿魔就这样被盯着。它身材巨大、外表华丽、浑身条纹，完美无暇。一双眼睛如同翡翠一般碧绿，一排巨牙就如象牙长钉，白晃晃的。它桀骜不驯、充满野性、怒气冲天，怒吼声常常充斥着整个马戏团驻地，似乎吼出它的失落和对整个世界的蔑视。

在马戏团干了很多年的奇普斯告诉我英陀西尔过去常驱使绿魔表演，有一天那只老虎突然跳起来袭击他，几乎把他的头撕下来。我这才注意到英陀西尔总是披头散发，长长的头发盖住后颈。

那天在斯托伊本威尔发生的事仍活生生的在我记忆中。那天我们热得汗流浃背，帐篷里都是穿着短袖的观众在看节目，所以莱热尔先生和英陀西尔先生双双站在外面。莱热尔默默地站在虎笼旁边，一身隆装，脸上不见一点汗痕，而英陀西尔穿着他最漂亮的丝绸衬衫和白色的紧口马裤，脸色灰白，眼中充满狂躁、愤恨和害怕，双眼盯着那老虎和莱热尔。他拿马梳和刷子的手在颤抖，时不时地收缩一下。突然他看着我，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约翰斯顿！”

“怎么了，先生？”我想到他要冲我发火，不禁打了一个哆嗦， 害怕起来。如果是别人对我发火，我想我会像后来那样勇敢，将会全力反抗，但这不是别人，是英陀西尔，他那双疯狂的眼睛让人胆颤。

“约翰斯顿，这些笼子扫过了吗？”他指着那些笼子，我顺着那方向看过去，一个笼子散落着几根稻草，还有一滩明显的水迹。“扫……扫了，先生。”我本想平静地回答，但声音颤抖起来。

我们俩像倾盆大雨之前暂时停止闪电那样沉默着，人们都朝这里看，我隐隐感到莱热尔那深不可测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扫了，先生。” 英陀西尔突然爆发出来，“扫了，先生，扫了，先生。别侮辱我的智商，小子，你认为我瞎了吗，闻闻看，你用消毒剂了吗？”

“用消毒剂了。”

“不要顶嘴！”他厉声呵斥，随后声音小了下来却令我毛孔悚然，“你不是敢顶嘴吗？”此时每个人都盯着我们，我害怕得想呕吐，甚至昏死过去。他一字一句低声地对我说。“现在滚到工具棚里，去拿消毒剂把笼子全擦一遍。”突然他伸出手抓住我的肩头，“你还要，还要顶嘴？”

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这些话一下子从我嘴里冒出来。“我没有顶嘴，英陀西尔先生。我不喜欢你指使我做这做那，我讨厌这样，现在请让我走。”

他的脸猛地涨红，又变白，然后又变得像藏红花那样紫红，火冒三丈。双眼怒火熊熊。

这时我想我死定了。

他发出一串怒吼，把我的肩头抓得生疼，右手抬起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朝我打来。

如果打在我脸上，轻的话打得我整个脸麻木，重的话打断我的脖子。

可他并没有打下来。

有一只手突然在半空中出现，就在我面前。一声结结实实的撞击声，两只有力的手结在一起，是莱热尔先生出手相助。

“放开这孩子。”他毫无表情地说。

英陀西尔盯了他好一会儿，才放开我，然后转身大步离开。在冲突中，他那双可怕的眼睛交织着伤人（或是杀人）的疯狂欲望和对莱热尔的畏惧，在我看来这倒没有指使我干活那么讨厌。

我转身看着莱热尔。“谢谢。”

“别谢我。”这不是客气而是真的不用谢他，这话一点也没有谦逊客气的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听了这话我一下子完全领会他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有过同感的人就能体会到我的想法。我成了他们对抗中的一颗棋子。我没被英陀西尔控制，却被莱热尔控制了。他阻止英陀西尔，并不是因为同情我，而是为了在他们的斗争中占到优势，尽管是微小的优势。

“你叫什么？”我问，按我的推测，这样问他完全不会生气，毕竟他是真诚对待我的。

“莱热尔。”他简短地说出他的名字，转身走了。

“你跟团走吗？”我又问，不想让他就这么轻易离开，“你好像认识他。”

他的薄唇显出一丝微笑，眼中的温情燃了一会儿。“不，你可以认为我是警察。”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了。

第二天我们就收拾行囊到别处去。

这之后我在丹威尔见到莱热尔，两周后在芝加哥又见到他。在这段时间里我尽量避开英陀西尔，而且把兽笼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启程前往圣路易斯的前一天，我向奇普斯和红头发的走钢丝演员莎莉·奥赫拉打听莱热尔和英陀西尔是否相互认识。我十分肯定他们认识，因为莱热尔不是局外人，不是为了吃我们美味的莱檬冰激淋而跟随着马戏团。

莎莉和奇普斯捧着咖啡杯，惊讶对视。“他们之间的事没人知道，”她说，“但我想很久之前他们就有过结，也许二十年前吧。从英陀西尔从玲铃兄弟马戏团跳槽过来时开始吧，或是在那之前。”

奇普斯点点头，“这个莱热尔几乎每年都接我们的团，陪我们在中西部地区来回演出，等我们在小石城搭上南下佛罗里达的火车后他才离开。他总弄得英陀西尔那老野兽狂躁不安，就像那些大猫一样。”

“他告诉我他是警察。”我说，“你们不觉得他好像在这里四处寻找什么吗？不觉得英陀西尔……”

奇普斯和莎莉疑惑相视，此时两人都直起腰。他们顾左右而言他，“我要去检查一下那些压地磅，看看是不是放好了。”莎莉说，而奇普斯咕哝着要去看拖车后轴有没有什么东西没弄清楚。

一提到英陀西尔和莱热尔，话题就这样以许多牵强的借口匆匆中断了。

我们告别了伊利诺伊州，也告别了宜人的天气。一跨出伊利诺伊州边界，天气就热得要命。在随后的一个半月里这种天气一直跟着我们。我们一站一站慢慢地从密苏里州到康萨斯州。因为天气热，每个人的脾气都变得暴躁了，就连野兽也是如此。当然那些大猫们也不例外，它们由英陀西尔照料着。英陀西尔残忍地刁难场地工，尤其针对我。即使我长着痱子，也要咬牙忍受着。对一个疯子你没法和他争论，我坚信英陀西尔就是疯子。

团里每个人都没睡好，这对全团的演员来说是一场灾难。没睡好反应就迟钝，反应迟钝就容易受伤。在密苏里州独立镇的表演中，莎莉从三十五英尺高的钢丝上跌下来，摔在尼龙安全网上，肩骨折断了。安得拉·索里尼表演的是无鞍骑马，在彩排时从马背上摔下来，被飞奔的马蹄踢到头部，昏过去。奇普斯默默忍受着一直以来伴随着他的高烧，他脸色蜡黄，太阳穴直冒冷汗。无论怎么看，英陀西尔都是演员中最难受的。他伺弄的那些大猫变得敏感而暴躁。每次他步入笼子表演时，都命悬一线。因此在表演前他先要给它们喂足生肉，与之相反，一般训狮员很少这么做。这一阵子下来他变得憔悴消瘦了，可眼神仍旧疯狂。

莱热尔几乎整天站在绿魔笼子旁观察英陀西尔，这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当穿着丝绸衬衫的他经过大伙面前时，大伙就开始紧张地盯着他。我知道他们都在推测，我也这么推测：他会完全崩溃的，崩溃发狂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炎热仍旧继续。每天温度都会爬升到九十华氏度。雨神仿佛在戏弄我们。我们离开一个城镇后那里就会下一场及时雨，而我们进驻的每个城镇都热得发烫，咝咝作响。

一天晚上在离开康萨斯城去绿崖城的途中，我见到了最让人心惊肉跳的事。

那晚热得要命，即使想睡也睡不下去。我在帆布床上发神经似的翻来覆去，一直在追赶睡魔，却怎么追不到，最后只得起床，穿上裤子到外面走走。

我们的驻地在一小块田地上，由车马围成一圈。我和另外两个场地工在安顿时就把兽笼卸下来，这样一来野兽可以透透气，吹吹风，无论什么风都可以。此时兽笼就放在那边，被康萨斯州的圆月染成银灰色。一个穿这半长马裤的高大身影站在最大的兽笼旁边，是英陀西尔！他手上拿着一根又长又尖的矛在扎绿魔。那只大猫无声地在笼子里躲来躲去，试图避开矛头。吓人的矛尖扎进它的肉时，它并不像平常那样痛得狂吼，暴跳不已。它忍着，不像常人所认为的那样发出最大的吼声，而是保持着不祥的沉默，这更让人害怕。

它这样子也吓着了英陀西尔。“杂种，不出声是吧？”他低声恶狠狠地说。孔武有力的手臂一挥，那铁杆就向前刺去，绿魔往后一退。它双眼转来转去，十分可怕，但却一声不吭。“叫啊！”英陀西尔低吼到。他挥矛刺去，深深扎入它的腰窝。

接下来我看见一件奇怪的事。远处一辆货车下有个黑影在暗处移动，黑影里好像有双瞪圆的绿眼睛反射着月光。

一阵阴风无声地吹过这空旷之地，扬起一阵沙尘，吹乱了我的头发。

英陀西尔仰起头，脸上出现一种奇异的表情，在倾听着什么。他突然扔下长矛，转身大步流星地回到拖车里。

我又仔细望了望远处的货车，发现黑影却不见了。绿魔呆站在笼子的围栏后盯着拖车。看到这情况，我推断绿魔憎恨英陀西尔，但不是因为他生性残忍或用意恶毒，这些也是老虎所遵循的兽道，对它来说并不算什么。其真正的原因是他的做法偏离了老虎认可的准则，尽管这准则是凶狠残酷的。英陀西尔不仅是人类中的老虎，而且还是只无赖的老虎。

在不安和略带惊吓中，我认定他就是无赖的野兽。

天气仍然很热。

我们每天都在受煎熬，每晚都在床上辗转反侧，汗水涔涔，无法入睡；每个人都晒得通红；因为一点琐事，有人就拳脚相向，每个人都烦燥得快要炸开了。

莱热尔仍和我们在一起，这个沉默不语的旁观者，表面上不动声色，可我能看得出来，他内心暗潮涌动，是什么使他这样？仇恨？恐惧？复仇？我不能确定，但能肯定他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如果有人点燃他那奇特的导火索，也许比英陀西尔更危险。

每场演出他都跟团，不管天气多热，总是穿着漂亮的带着褶皱的西服。他静静地站在绿魔的笼子旁，仿佛和它在无声地交流。他在旁边那只老虎总是很安静。

从康萨斯到奥科拉荷马，高温一直未减。几乎每天都有人热得昏过去。观众人数开始减少，街边不远处就有空调电影院，谁愿意坐在闷得透不过气来的帆布帐篷里呢？

我们像那些大猫一样心烦意乱，这样的描述特别适合用在我们身上。马戏团在奥科拉荷马的安营扎寨。我认为此时大家都知道有事快要发生，某种高潮就要来临，大部分人知道这和英陀西尔有关。在怀德伍格林的首场演出前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英陀西尔在兽笼里观察测试那些脾气暴躁的狮子们的表演能力。有只狮子在基座上失去平衡摇摇欲坠，快要坠地的样子。

就在此时，绿魔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可怕吼声。那只狮子吓一跳，终于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地上，突然翻身起来直扑英陀西尔。他一惊，骂了一声，把椅子向狮子脚下一推，卡住狮子的前腿，然后赶紧冲出笼子。狮子又扑上去，却撞在围栏上。

正当他摇摇晃晃定下神，打算再进去时，绿魔又吼了一声，但这次那可怕的声音像是大声的蔑笑。

英陀西尔脸色惨白，盯着那只野兽一会儿，转身走开了。那天下午他一直躲在拖车里没有出来。半天时间过去很快过去了，但气温还在升高，所有人都希望往西进发，那边大团的雷雨云正在形成。

“也许会下雨。”我对奇普斯说。他的烤架在游乐场前面，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

但他不理会我满怀希望的傻笑。“不喜欢下雨。”他说，“没风还是太热，下冰雹或刮龙卷风才好。”他显出不安的神情。“我们现在不是去野餐，而是带着一群疯狂的野兽到处跑。还好没有带大象穿过龙卷风地带，我又要感谢上帝了。”

“是啊。”我沮丧地附和了一句。“那些云最好就呆在天边。”

可是那些云并没呆在天边，而是缓缓地朝我们飘来。几个龙卷风的风柱出现在天空中，底端发紫，柱体是可怕的蓝黑色，连着积雨云。我们这的气流全都停止了。我热得像盖上一床羊毛毯似的。在西方天际边雷神时不时地清清喉咙。

下午四点，马戏团的半个主人兼领班法兰姆先生亲自来通知我们晚上不再演出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安置好财物，找个方便的地方躲起来，以免出事。这时在怀德伍格林和奥科拉荷马之间的某些地方已经可以看见龙卷风了，有些龙卷风距离我们不到四十英里。

领班在通知时，只有一小群观众趣味索然地在游乐厅里瞎逛，要不就在兽笼前挑逗野兽，而莱热尔一整天都不在那儿，现在只有一个手上抓着几本书的高中男孩汗流满面地站在绿魔的笼子前面看它。法兰姆通知完国家气象局的龙卷风警告后就赶紧离开了。

我和另外两个场地工随后就开始做扫尾工作，加固帐篷、把野兽装上货车，总之要保证能安全度过当晚。

忙到最后只剩野兽装车的活了。这个活有一定的步骤，每个兽笼都有带网眼的特别通道。它可以折叠，完全展开就能和大笼相连。要把野兽装上车就要先把小兽笼的野兽赶出来，赶到大笼里，这样才能搬动小笼。大笼装有大轮子这样就可以移动到每个小笼前，让每只野兽都回到自己的小笼里。这听起来很复杂，但只能这么做。

我们先赶到狮子，再赶那只温驯的黑豹，名叫“黑檀绒”，它花了马戏团一个季度的收入买的。哄这些野兽通过通道爬上大笼，然后再回到小笼，是件费心思的事，但我们宁愿自己做也不愿叫英陀西尔帮忙。

到我们开始哄绿魔时，黄昏已来临。我们发现天色昏黄，一种湿气笼罩着我们，让人觉得怪异。头顶天空的云层平坦发亮，我虽从未见过这景象，可至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

“最好快点。”法纳姆先生冲我们喊，我们费力地推着绿魔，把它赶到与展示笼后部相连的地方。气压降得很快。他忧虑地摇摇头。“情况不妙，孩子们，不妙啊。”他匆匆离开，还是摇着头。

我们把绿魔的通道和它的笼子连接起来，打开笼子后面的进口。“进去。”我壮着胆吆喝绿魔。它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一动不动。雷声再次隆隆响起，更近，更大声，更震耳了。天空呈现胆黄色，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颜色。风魔开始肆虐，狠狠地扯着我们的衣服，卷起被踩扁的糖纸和棉花糖卷筒，这些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快点，快点。”我拿赶野兽专用的钝头棒轻轻捅绿魔，催促它快点。

绿魔发出震耳欲聋的狂吼，一只爪子猛地拍出。那硬木钝头棒从我手中飞出去，像树上的枝条一样断裂开。这时它站起来，眼露杀机。

“看吧，情况就是这样。”我惊魂未定地说，“你们哪个去叫英陀西尔先生，我们不能等了。”

凯利·尼克松和迈克·麦克格雷格两人抛币决定谁去叫英陀西尔。我没有参加，因为先前和他吵了一架。凯利不幸被抽到。他不情愿地瞥了瞥我们，好像在说他宁愿面对风暴也不愿去叫他，但还是去了。

他去了差不多十分钟，风越刮越猛，天色暗得象夜晚，根本不像六点钟。我十分害怕，可又不敢表露出来。天色一片黯淡、风起云涌，马戏团驻地满地狼藉，旋风利如刀刃、摧枯拉朽，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

绿魔不愿钻进通道里。

凯利冲回来，瞪着我们。“我捶了五分钟门。”他气喘吁吁地说，“叫不出来。”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绿魔是马戏团花大钱买来的，可不能就这样放在这空旷之地啊。我不知如何是好，想找奇普斯、或者是法纳姆、或任何可以告诉我怎么办的人，但此时他们都不知所终。保护好老虎是我们的责任，情急之下我还想用人力把那笼子抬上拖车，却不敢把手指伸到那笼子里，只好作罢。“好，我们再去叫他。”我说，“我们三个都去，快。”我们在天昏地暗中跑向英陀西尔的拖车。

我们猛捶他的门，声音大得让他以为地狱里所有的恶鬼都在追赶他。庆幸的是门终于开了。英陀西尔摇摇晃晃地站着，低头怒视我们。他的眼圈因喝酒而发红肿胀，浑身酒气。

“该死的，别吵我。”他冲我们咆哮。

“英陀西尔先生……”风越来越大，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压过风声，好像告诉世界末日来临，而不是风暴即将来临。

“你！”他阴狠地看着我，伸手揪起我的领口。“我要给你一个教训，让你永远忘不了。”

他瞪着凯利和迈克，他们吓得退缩到风暴的阴影中。“滚开！”

他们抱头逃窜，可我不怪他们。我已经说了，英陀西尔是个疯子，而且不是普通的疯子，是疯狂的野兽，象他驯养的野兽那样凶野。

“好啊。”他恶狠狠地瞪着我，双眼象防风灯笼似的发着凶光，阴沉地说，“现在没人保护你了。你的保护神没了。”嘴角露出可怕而凶残的笑容。“他现不在这里，是不是？我和他师出同门，也许只剩我们两个了。我是他的人，而他却害了我。”他自言自语，我不想打断他的话，至少现在他没在意我。

“从五八年开始就指使那只老虎和我作对，老是在打压我。如果他不那么高傲霸道，我们俩能赚上百万，容易得连傻瓜都可以赚到……哪只在叫？”

是绿魔在吼，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你没把那只该死的老虎赶进去？”他厉声责问，声音又高又尖，像假声。他像摇破旧的布娃娃一样狠狠地摇我。

“他不愿进去！”我不自觉地喊出来。“你要去……”他却猛地推开我，我一个趔趄从拖车前的折叠台阶上摔下去，一屁股坐到地上，震得我骨头散架。

英陀西尔似哭似骂，又惊又怒，大步跨过我身边。

我起身，着了魔似的跟在他后面，某种直觉告诉我好戏要开演了。

离开英陀西尔拖车的挡风处，风力一下子增强，像脱轨的载货列车冲了过来。在雷鸣电闪的宇宙神力下，我如同一只蚂蚁、一个小黑点、一个毫无保护的小分子。

莱热尔正站在绿魔的笼子旁边。

接下来的场面就如诗人但丁的作品里描写的那么生动。在拖车环绕的空地上，摆着几乎空空如也的兽笼。两个男人默默对视，头发和衣服被狂风刮得扑扑作响，头顶天空乱云涌动，远处一片东倒西歪的麦草，像罪恶的灵魂在魔鬼的鞭打下弯了腰。

“时辰到了，杰森。”莱热尔严厉的话语随风穿过空地传过来。

英陀西尔的乱发迎风飘甩，后颈上露出青紫色疤痕，双拳紧握，一言不发。

我可以看出他在集中意念、积聚力量、激发本能，身上散发出一种邪恶之气。

我转身看莱热尔，顿感恐惧。他打开了绿魔的通道――兽笼后面的出口竟然开着！

我失声叫了出来，但风声盖过了我的声音。

绿魔从笼子里跃出，几乎擦到莱热尔。英陀西尔一惊，身体晃了晃，但没有逃跑的意思。他低头怒视着那只老虎。

绿魔停下脚步。

它巨大的头颅甩回去，对着莱热尔，想要转身，可又缓缓地转回来，面对英陀西尔。可以明显感到两股力量的对决，让人惊心动魄。两个冲突者的意念像一张无形的网，罩在那只老虎的周围。两者势均力敌。

我判断最后还是取决于绿魔自己的意愿。它憎恨英陀西尔，对抗的天平就倾向莱热尔这边了。

那只大猫开始向英陀西尔逼近，它眼冒凶光。再看英陀西尔，却不可思议地变了样。他弯着腰，弓着背，丝绸衬衣变了形，一头迎风甩动的黑发像一朵丑陋的毒蕈盖在领子上。

莱热尔朝他厉声吼了一句，话音未落，绿魔就立刻向他扑去。

可惜我没看到结果，就在这时，有东西猛撞了我一下，我仰面倒下，气若游丝。此时我的眼角瞥见一柱巨大而高耸的漏斗状风柱，然后就一片漆黑。

醒来时我发现躺在自己的帆布床上，床在我们放杂物的拖车内，架粮食箱后面。我浑身疼痛，仿佛被特大的印第安棍棒打过似的。

奇普斯出现，脸色惨白布满皱纹，见我睁开眼，宽慰地笑了。“真不知道你会不会醒来，感觉如何。”

“全身散架。”我回答，“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发现你叠在英陀西尔的拖车上，孩子，龙卷风几乎把你当纪念品带走了。”

一提到英陀西尔，可怕的记忆就涌出脑海。“英陀西尔怎么啦？莱热尔呢？”

他的眼神暗淡下来，开始闪烁其辞。

“直说吧。”我挣扎着用肘支撑着身子，“我必须知道，奇普斯，我必须知道。”

一定是我脸上执著的神情打动了他，“好吧，总之是英陀西尔不见了，我甚至也不知道莱热尔当时在附近，但我们可不能和警察这么说。其实也不好向警察说什么。我们可不想让别人说我们在胡言乱语。

“那绿魔呢？”

奇普斯的眼神又扑朔迷离了。“它和另一只老虎相斗，被咬死了。”

“另一只老虎？我们只有一只啊……”

“对，可他们发现两只老虎倒在血泊中，周围一片狼藉。它们互相咬断对方的喉咙。”

“什么两只？在哪里啊？”

“谁知道呢。我们就告诉警察有两只老虎，这样就没事了。”我还没来得及再问什么，他就离开了。

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另外还有两个细节要补充。在龙卷风来袭之前莱热尔冲英陀西尔吼的那句话是：英陀西尔，狭路相逢勇者胜。

另外一个细节是奇普斯后来告诉我的——那只老虎的后颈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他说出来只是因为也许我应该要知道这事。这让我感到不安，在夜里无法入睡。

# 《机灵鬼和万能博士》作者：[苏] 勃·克鲁戈沃夫

里群 译

ＯＣＲ：ken777

电子计算机厂的门厅里挤满了来参观的人。在有机玻璃的门亭里有人正打电话同厂方联系。七年级的同学们也等在门厅里。女教师伊万诺芙娜鹤立鸡群般地站在同学们中间。

“普洛霍罗夫！我是普洛霍罗夫！”一个男人朝话筒喊着，“我从彼尔姆来！您好！乘飞机来的，……谢谢！仪器齐备啦？没有？您满口答应过呀。当然要信任您……等！？不，不行，我不同意。讲妥的交货时间，到期就该交货……我不问它如何制造，这与我无关，我只想警告您，我哪里也不去，我要宣布绝食，直到你把货物送过来。您看着办吧！”普洛霍罗夫别提多么开心，居然会想出绝食的妙计。他朝七年级学生科斯佳一笑，挥舞着话筒又叫喊起来：“我普洛霍罗夫从来不会开玩笑。我普洛霍罗夫不会放空炮……听好，最后通牒。您把仪器快送到……我用不着通行证。您想哄我到科室，再送我进食堂，我心里有数。这个绝对办不到！”

普洛霍罗夫轻柔地挂上电话听筒，扶着公文包，无缘无故掂着脚，向站在大玻璃窗前的科斯佳走来，问：“嘿，怎么样！”

科斯佳由于受到这位远方来的乌拉尔人的注意，发窘了，他耸耸肩膀反问：“仪器特别复杂吗？”

“不，特别急需。用它测太阳光压。”

“我们马上要进厂，”科斯佳说，“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你是参观的？好，”普洛霍罗夫高兴了，“请你顺路到测量技术科，说我还在大门口，然后你到隔壁去找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她这个人心慈口软，有求必应，可惜，这么一来倒常常是应允了却总难以兑现。可怜的好人，恐伯正在难过呢。不信你瞧，她会马上用衣襟兜来馅饼，送给我吃。”

伊万诺芙娜老师听到普洛霍罗夫和她的学生的对话，顿时警惕起来。

“我不准同学去什么测量技术科！”她提高嗓音说，“我的学生只许跟我走，严禁他们擅自脱离集体。”

“我会让您的学生干坏事吗？”普洛霍罗夫吃惊地说，“他到了测量技术科还能看到很罕见的仪器哩。”

“班上同学们能看得到的东西，足够他看了！”伊万诺芙娜顶了他一句之后，便朝着从院里来的一个年轻人走去。

他们寒暄了几句，年轻人便向同学们介绍说，他的名字不好记，他负责程序设计工作，就叫他“程序设计员”吧。

科斯佳告别普洛霍罗夫时对他使了个眼神，便随同学们进了厂。到旋转门前，程序设计员停下脚步，低声告诫大家：“不要各处瞎闯，今天是本厂一个隆重的日子。有一批试验性的机器人要进行测验。”

科斯佳盼望参观已久。他将透过栅栏看到电焊喷撒的火花、飞驰在厂房之间的电瓶车，以及工人制造的具有特殊才能的小机器人，这些都能使科斯佳入迷。

程序设计员推动转门带同学进入玻璃长廊。窗外的多层塔架象摩天大楼一般高入云端。

科斯佳挤到他忠实伙伴尼古拉的身旁，耳语说；“这里就是制造机器人的材料库。”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身上也不缺什么材料。”尼古拉说。

科斯佳明知他吐不出好话。

上周，科斯佳认准自己当不了画家，就想成为电影迷。他的兴趣经常变化，可他并不后悔。因为，每当他迷住一种新爱好时，在一开头就预料到长不了，他不会干一辈子。

科斯佳一直猜不出丽达和尼古拉为什么不能谅解他。

情况是这样：丽达是墙报编辑，科斯佳的兴趣一变，就没有人再给她的墙报画画了。科斯佳说，谁都能当他这样的画家，每天做好功课，再模仿《鳄鱼》杂志画上几张讽刺画就成了。丽达可不这样认为，她不信换个人也照样使墙报产生强烈反应。你看，在学校走廊，经常有怒气冲天的同学追赶科斯佳，凭这一点，足能说明墙报的影响。

不过，尼古拉对他为什么要不满意，还真想不出道理来。尼古拉安装了一部手提式收音机，求科斯佳在收音机上画一个漂亮的标志。科斯佳认为收音机性能虽好，但造型实在糟糕，怎么装饰也让人看着别扭。尼古拉获得这样估价，当然难免要冒火。

……在配套仓库里，程序设计员拖来个铁箱子摆在工作台上。

箱子的衬里糊着一层聚酰胺树脂纤维，装了一台零件形状古怪的仪器，有彩色电线联结着。

程序设计员取出仪器，介绍说：

“这个沉家伙叫耶利克，是一种实现设计思想的电容器。用大家的话说，就是机器人的脑袋。价值昂贵。”他把耶利克的两条线路接通，问：“耶利克，有趣闻吗？”

“您的提问毫无内容。”

“那就告诉同学们，象你这样的机器人能干些什么呢？”

“我们在工农业、探海和太空等方面能完成最艰险的工作。能承受长时间的高温、宇宙射线的辐射。”

丽达端详着耶利克，低声问程序设计员：“我想同它谈几句，可以吗？”

“可以。”

“耶利克，你能讲故事吗？”

“我的贮存器里存有１００１个世界各族的民间故事。”

“自己会编吗？”

“输入什么样的故事程序，我就会编什么样的故事。”

身躯高大的伊万诺芙娜弯下腰，凑近程序设计员耳边怀疑地小声问：“用它来讲故事？开玩笑吧？没有更值得往它脑袋里装的材料啦？”

“别忘记机器人是同人一起工作，”程序设计员说，“他能说故事，不仅会活跃气氛，还能使人把它也当作人看待，再说，谁的孩子请不着人照管，还可以请他帮忙呢。”

程序设计员把耶利克放回箱里。这时科斯佳悄悄凑近丽达身边，说：“我又听到你哇哩哇啦地高谈阔论了。”

“老机器才哇哩哇啦地响呢。”

“听清楚，我再不画画了，发过誓的。”

“你总是有前劲没后劲。集邮搞一阵子，搁下了；收集蝴蝶，吹黑管，搞雕塑——全都是热乎一阵就丢开了。”

这时，程序设计员带大家来到机械车间。这里光线柔和，大理石的墙壁。温湿度调节器正在工作。大理石的墙壁有什么优点呢？

程序设计员解释说：“车间的机床全部程序控制，精密度相当高。所加工的零件复杂得沾上一点微尘也会影响质景。大理石的特性人人皆知，它不沾一点灰尘。”

长廊外灯火辉煌，身穿白大褂的工人师傅正埋头工作。程序设计员说，参观人员只许在长廊里看机器人的生产过程，不准进入车间。”

“不让进车间？”尼古拉感到非常扫兴。

“因为车间的空气是过滤的。”程序设计员说，“工作人员进车间要先在有闸门的房间里吸净衣服上、鞋上的灰尘。”

“机器人真幸福！”科斯佳羡慕地说，“享有最纯净的空气，又有个聪明的脑袋，敢想敢干，无忧无虑，不象人，要通过种种实践才能认清自己选择的道路对不对。”

“你就用不上实践证明。”丽达单刀直入地揭了他的老底。

科斯佳给说笑了，故意叹口气，认输地说：“好吧，我给墙报再画最后一幅画，题目是：《七年级同学与机器人相会》，不过，你再别贪图大编辑的名气，追求虚名是有害的。”

丽达没有理他，她问程序设计员：“机器人有情感吗？”

“没有，”程序设计员回答，“机器人也是机器，最乏味了。无情无义是它最大的缺陷，它不会受到感动，同时它也不能感动人。它不象人具有天资的差异。它回答问题的那套话，全是我们事前给它设计好的。请看，”他手指着传送带上缓缓移动的一只类似人的骨架、并被固定在钢框上的东西说，“这就是机器人的骨骼，不锈钢的。就要给它装上保持平衡、稳定和具有活动能力的各种‘器官’。”

科斯佳从上衣袋里摸出本子，几笔就勾勒出额上有块大秃斑的程序设计员的长脸，接着又画机器人骨架。当他画整个车间和装配工人时，由于精神过于集中，他竟没有发觉落在同学们后面了，伊万诺芙娜的吆喝唤醒了他。

“科斯佳，我要求过，不要象撒豆粒儿似的各跑各的。”

科斯佳合上本子，想跟上老师，但诱惑力太强了。他一闪身，钻进门楣上标有“闸门”的房间。墙外发动机声大作，从顶棚、墙壁、地板的孔洞开始呼呼地往外抽气。头发象磁化了似的被吸得根根直竖，浑身衣服也象受水冲涮一般，他简直给吓呆了。

伊万诺芙娜回过头来想看科斯佳跟随着没有，一束夺目的淡蓝色电弧光刺痛了她的双眼。她尖叫着捂住眼睛。待她松开手，发现面前站着头发蓬乱、狼狈不堪的科斯佳。

“你怎么啦？”

“您走得飞快，追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哪是喘不过气，勇士，是魂不附体！快理好头发。真难看。”

程序设计员手弹玻璃窗等大家静下来。他说，

“我们赶巧正能看到最后这部机器人，大家能看见他那精致的‘内脏’如何组装。注意，器官上均涂有颜色。它既防金属氧化，又是识别的标志。装配工人选用‘器官’时，不但根据外形，还可以看颜色……”

“太象新年的枞树啦，花花绿绿。”有人说。

“目前机器人还不会站立，须要固定在钢框上，不过，很快它就能跟据指令到联合包装机去配外壳了。”

接着，同学们看到成排的机器人外壳摆在架子上，外观极象冰球守门员。

“到什么地方把‘瓤’填进壳里吗？”科斯佳问。

“装壳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联合包装机把‘瓤’置入两爿外壳里，再进行高级缝合——注上极坚硬的塑料。机器人装上外壳，就到实验室参加测试。”

“给机器人考试？！”伊万诺芙娜深感意外。

“必须测试。机器人要绝对可靠。稍有纰漏就是隐患。它力量象拖拉机，智能超群，可以解答最复杂的计算。你想，万一控制不住发起疯来，后果会如何。它可不仅毁坏家具……要知道，称它为万能计算机，又称万能博士，可不是无缘无故的。”

“好样的！”科斯佳钦佩地说，“能结交上这样的朋友才是最大的幸福呢。”他瞧了丽达一眼，“它什么难题都会计算，什么事都懂，又不会撅嘴生气。”

科斯佳的话，程序设计员没认真听，他想不外是通常的赞美言辞。参观结束了。

“机器人呼吸吗？”尼古拉问。

“当然要呼吸，因此，在它的外壳钻有气孔，细小得只能透气。”

“看东西行吗？”

“看不见东西，它就不值钱了。”程序设计员微微一笑，“它借助墨镜能捕捉物体发出的红外线，再加以记忆，然后就能辨认了。”

“好哇！能呼吸，好眼力，记忆力强，善于思考。我们都十几岁啦，头脑里又装些什么呢？人家怎么也难不住。这才是未来人的样子。在学识上，拿咱们班的优等生丽达也不敢跟机器人比。”科斯佳说。

“很难比。”程序设计员点头说，“他们擅于死记硬背，但他们的知识是死的。”对此，他又开始解释。科斯佳心想：“应当找个机器人单独谈谈。走运的话，采访完再留个亲笔题字，往墙报上一发表，保险引起轰动。丽达也不会再生我的气了。”

同学们围着程序设计员听他解释，科斯佳借此机会溜走了。他向联合包装机那儿走去。他想象着，门上有“严禁入内”的车间内，工人如何给机器人穿衣服的情景。两个车间紧挨着。

把门拉开，他钻了进去，内心极为恐慌。过分紧张要影响思考。他让自己镇定下来说道：“应当学机器人那样不要慌张。”

日光灯照得大厅明亮辉煌。大厅正中摆着一个闪闪放光的钢柜。一条电动传送带贯穿柜身，两端向上翘起，分别贴在两面墙壁上。突然，墙壁闪开露出个门洞，在传送带上立着个配有各色器官的机器人缓缓下降。它象地铁乘客那样手扶传送带上的栏杆。

科斯佳跑到机器人跟前，结结巴巴地向它问好。但是，那个家伙并不理睬他。传送带把机器人运到钢柜前，柜壁猛然裂开。科斯佳见柜内通红，一些柔软的桨叶在旋转。机器人进去后柜壁立即合拢，震耳欲聋的嗡嗡声充满大厅。

声音更加猛烈，钢柜似乎承受不住要暴裂一般。科斯佳忙往门口退缩。嗡嗡巨响一下子就消失了，钢柜那一边的传送带上出现了一个穿红外套的机器人。它漫不经心地扶着栏杆徐徐升上去。由于它身材跟科斯佳一样矮小，就不令人害怕了。

“请等一等！”科斯佳喊道。

机器人转过身来。科斯佳下决心穿过钢柜追上这位万能博士。

他跳上传送带。柜壁闪开一条缝。柜里的空间不大。桨叶从四面八方朝科斯佳打来，他连忙躲闪。一片桨叶把他掀倒，又一片桨叶轻柔地把他按住，接着托起他升了上去。灯光熄灭。一股子醋酸味。熟悉的嗡嗡声响了，声音越来越大。科斯佳想：“这一回算完啦。”桨叶轻巧地翻转他的身躯。喊救命也不妙，万一伊万诺芙娜跑来，再从车间找来爸爸，……他没有喊，直到他将失去知觉时才喑哑地叫了声：“妈呀！”

不过，他的呼叫象一滴墨水被粉笔吸入一样，湮没在阴暗之中了……

有测试台的实验室里清洁、明亮。铁路槽车般的蓝色冰箱，已为机器人备下－１５０℃的低温，橙黄色的烤箱早就升温到２００℃。

围着透明栅栏的碟状平台上空，悬垂着吊钩。栅栏外有张长桌，桌上摆满鲜花。这是为上级领导准备的。

应试的五个机器人，沉着稳重地站在总设计师面前。

“究竟怎么回事？”总设计师发觉一个机器人肩上有擦伤，他质问娜佳。

娜佳一直在后悔，不该同意当总设计师的助手。他太爱吹毛求疵，常常为一些琐碎小事，如机器人肩上落点灰尘，实验室灯光不强（但娜佳已经把全套照明设备都使用上了），桌上花多笔记本少等等，而把娜佳连连责备。

总设计师离开机器人几步，眯缝着眼睛喊道：

“真不象话！完全是一模一样。哪怕涂点颜色，画上条纹斑点也好啊。咱们的工艺美术师们脑袋里都想了些什么！请你明确给他们规定下。现在叫我怎么区别它们呢？”

“给挂上号码牌……”

“牌儿、牌儿，那将碰得叮当乱响。”总设计师气呼呼地倒背着手，朝前探出刮得发亮的秃头，朝坐着上级领导和专家们的长条桌走去。

程序设计员走到满脸丧气的娜佳身边，帮忙给机器人挂号码牌。接着，他们命令机器人站到平台上。程序设计员来到操纵台前，娜佳高声宣布：

“机器人将按指定程序进行物理和智能两方面的测验。项目：振动、旋转、摇摆、高温、低温，以及程序中最后的一项：显示具有百科全书的知识水平。”

娜佳手一挥，程序设计员便按下“振动”的电钮。

站着五个机器人的平台急剧抖动。机器人立刻象冻得发抖那样哆嗦起来。腹部的塑料牌发出牙齿打战般的脆音。

一声凄惨的呼喊，不知从哪位机器人的电子腹中产生出来：“哟！我的妈呀！”

专家们面面相觑，迟迟疑疑地相互探询：

“您可曾听到了？”

“一定是受了什么干扰。”

“您意下如何？”

“我认为，这是颤抖所致，会不会是……”

但是，这种动人心弦的呼喊没再出现，领导和专家们也就把心放下了。

平台的抖动结束，娜佳又宣布：“对‘小脑’系统的测试开始。”

平台飞快旋转起来。万能博士们为了站稳脚跟，极力岔开双腿。后来，终于被离心力抛出平台，一个接着一个，咕咚咕咚撞在透明栅栏上。它们落到墙根，便两眼发直地躺着不再动弹。只有那个挂着一号牌子的机器人，好象找到了窍门。它开始是趴在旋转的平台上，接着就向平台中心爬。爬到之后便摊开手脚，一直坚持到测试台旋转停止。

专家们给这个机灵鬼热烈鼓掌，兴奋地说：“妙哇！”

“为什么只有它知道住中心爬？这是什么道理？它的构造与众不同吗？”

总设计师干瞪两眼，望着程序设计员。程序设计员手捂着胸口说，“老实讲，这种动作，我们根本就没有编入程序。”

专家们一下子全站了起来，一齐惊呼：“啊——啊？”

总设计师再一次往平台上面望去，发现那个机器人居然在娜佳下达起立的指令之前，主动地站了起来，一面踉踉跄跄地走着，一面拍打膝盖、腹部上的尘士。

“很讲究清洁呢……”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程序设计员难过地捂着前胸，等待总设计师裁决。但是，总设计师排除干扰，命令娜佳继续进行测试。

娜佳命令还在墙根躺着的机器人起立，回到测试台站好。她宣布：“摆动测试开始！”

测试台不住地颠簸起来。机器人为控制身体重心，只好不断蹲下、起来。然而，一号机器人把胳膊一扬，竟蹦到台下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它可是马戏团订的货？”一位专家问总设计师。

“看您，问题提得太古怪啦！”总设计师生硬地回答道，“这么复杂、稀罕的一流产品当中，就不能有废品吗？把废品送到冲压机床毁掉就完啦。”

“这么处理够残忍的！”有位专家对机器人动了侧隐之心。

“根据规定，出了毛病的机器人必须立即销毁。”总设计师边说边让程序设计员放下吊钩，吊走有毛病的机器人，毁掉。

吊钩缓缓落在“逃亡机器人”身旁。不料，它猛一跳，象被蝎子螫了似的，连喊带叫地抱住它那颗安装得牢固的脑袋，狠命往下摘。

总设计师捂着腮，象牙疼似地一脸苦相。

娜佳知道总设计师十分羞愧。她忙抓过来吊钩去钩机器人背上的专用吊环。没想到机器人闪身躲开，便沿着透明的围墙奔跑起来。

程序设计员迎面扑了上去，喝道：“万能博士，站住！”

发了狂的机器人没有听从指令。程序设计员便伸出脚想绊倒它。非常意外，它竟然会从腿上一跃而过，逃回自己“伙伴”那里，混在一起，木然不动了。

测试落个如此结局，使总设计师十分忧愁，他离开条桌，向站立着机器人的平台走去。到了栅栏前，他让娜佳快些钩住一号机器人。

手执吊钩的娜佳惊诧得两眼发直。到她弄明白了总设计师的指示后，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怎么也找不到它……”

“你说什么？你找不到它啦？”总设计师用手指点挂一号牌的机器人惊奇地问。

“那可不是它。”娜佳说

“凭什么不是呢？”

“您往这边走过来的时候，机器人就把牌子全都调换了……”

程序设计员发火地说：“请您不要总说些不着边的话，我们没编这样内容的程序。”

“我亲眼看见……”

“肯定是幻觉。”总设计师劝娜佳放心地工作，别激动，把一号机器人赶快吊走吧。

娜佳刚想动手执行总设计师的指示，突然，三号机器人把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塑料牌扯下来，一甩手全扔到栅栏外了。

“它在营救同伙！”娜佳大叫一声，松开了手中的吊钩。

“您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总设计师用恳求的语调说，“请您不要对自己失去控……”

他的话没有能够说完。他见到从娜佳手中滑脱出去的吊钩撞了第一个机器人的后背，接着又把第二个撞了一家伙，可是，第三个似乎很有“先见之明”避开了那个沉重的铁家伙。

“抓住它！”总设计师大喝一声，娜佳赶紧钩住有“预见”的机器人，然后，朝程序设计员一摆手。

程序设计员按“升起”电钮，吊钩就把手舞足蹈的机器人提向顶棚。

“必须查明肇事者。我很清楚，你们当中有一个乱编程序的人，想让咱们丢丑。竟敢开这种玩笑，我决不饶他。”

“同志，总设计师同志！”娜佳叫道，“我总是感觉塑料壳里有人。我觉得……”

“我的感觉同你根本不同！”总设计师固执地说。于是，他把领导和专家们请到隔壁清静的房间里。

当程序设计员和他的同行们返回实验室时，发觉吊钩上的机器人不见了，吊钩已经垂落下来。栅栏里其他机器人也无影无踪。

后来，在门旁找到一个“脸”朝下趴着的机器人，它听到“起立”的指令，马上爬起来，问它那群机器人的下落，它慢吞吞地说：“直奔西北方向去了。”

“什么时间？”程序设计员问。

“十三点十分离开的。”

“把十三点以后的记忆交待出来！”程序设计员发出指令。

机器人体内传出咝咝啦啦的声音，很象磁带倒转，回忆开始了。

“喂，小伙子们！快把我从这倒霉的钩子上弄下来。”

“不会！”众机器人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到操纵台，把‘降落’的电钮按一下。”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嘿，怎么能一块儿全下手哇。由一个人按。干脆，左边那个，你按。”电动机的嗡嗡声。“真是一些好小伙子。咱们赶紧趁这个机会溜。别等着把咱们全塞进烤炉炼成焦炭，弄进冰箱也得变冰棍。”

“我们冷热不怕！”众机器人齐声回答。

“或许能开走它吧？好！喂，伙伴们，快上电瓶车的车厢里去。”

“太高。”众机器人齐声说。

“靠边上的那个，趴下。你给我们当个梯子用用。”

践踏铁皮的声音，渐渐远去的电瓶车发动机声……短时间的沉静，又出现程序设计员的问话：

“那些机器人哪儿去了？”

“奔西北方向去了。”

“停止回忆！”程序设计员发出命令后，责备地望着自己同行。

“没编过这样的程序！”众程序设计员也象机器人那样齐声说。

“我也一直这样讲，”程序设计员两手一摊，“非常遗憾，谁知怎么搞的，没有人相信。”

同学们坐在丁香树从的荫凉处，等候伊万诺芙娜把科斯佳找回来。

突然，传来砾石的沙沙响声，机器人开过来一辆轻便电瓶车，停在同学们面前。

大家惊讶地站了起来。司机身后的车厢里还立着三个机器人。

机器人司机跳下车直奔尼古拉。尼古拉紧往后躲。司机躬身低垂密封式头罩的大脑袋。

“您有何贵干？”尼古拉茫然不知所措。

“什么有何贵干？！你把我脑袋拧下来！”机器人焦躁地喊着。

“我实在不理解。”尼古拉慌乱地说，又扫视同学一遍。

“快动手！”机器人着急得直跺脚。

“您如果考虑真有必要这样做的话……”尼古拉小心翼翼地抱住机器人冰冷的脑袋。

这时，鲁莽的符拉迪克却照准机器人后背猛击一拳，厉声喝道：“滚你的吧，臭机器人！走开！我们拧下你的脑袋，该有人批我们破坏机器啦。快滚开，爱去哪儿就把车开哪儿去吧。”符拉迪克推搡着机器人司机。

机器人返回车上，握住操纵杆，朝静下来的同学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求你们。”

“你怎么这样跟它说话呢？”丽达不满意地说，“别忘记你是人啊！”

“你让我跟它称兄道弟吗？”符拉迪克反驳说。

丽达走到电瓶车跟前，兴致勃勃地打量着机器人，扭头说：“称兄道弟当然没必要，不过，我们总该比机器人更有教养。”

电瓶车在工厂的废品堆前停住，司机首先从车上跳下来，然后命令其余机器人下车。

四个机器人把茂密的牛蒡草踢得东倒西歪。沿着院墙大步流星地走着。

三个机器人听见带头的机器人发出了命令，他们忙收住脚步。

“你们想办法去弄一架梯子来，有了梯子咱们就自由了。”

“要自由，何必梯子。”三个机器人齐声说，“没有它，我们照样是自由的。管它上天下海，不论面临辐射带，还是面对这堵墙，我们有着充分自由。”

“把你们撂到哪儿去生锈，你们当然不在乎，可是，对我就不同了。不过，你们在墙这边是自由的，到了墙那边肯定也是自由的。对吗？”

机器人一致同意。

肩头上有伤的机器人谨慎地贴着库房的木板墙，向一座混凝土平台走去。那儿堆着印有彩色图案的纸袋。那里有人在唱歌。

仓库主任发觉，放梯子的消防架前有个机器人，他停止了歌声。

“您好啊，机器人同志。”彼得·伊万诺维奇说着，把盛有粉末的簸箕放在矮凳上。

“您好！”机器人回答，它那条伸向梯子的胳膊顿时僵住了。

“你们正在考试？”彼得主任问。

“是！”机器人回答。

“考试进行得怎么样啊？”

“正常！”

“搬吧，请您搬走梯子吧。”仓库主任允许了。

机器人说声谢谢，扛起梯子就走。

彼得主任尾随其后，他见机器人把梯子靠在墙上，叫其他机器人往上爬。彼得主任关心地说。

“你们不要挤成一团嘛，应当按照要求去做。今天天气多么适合进行考试啊。”

机器人应声说：“气温２０℃，无云，相对湿度６０％。”

“哈哈！实在是了不起！”仓库主任夸奖地说，他又把满是粉尘的无檐帽朝后脑勺一推，问机器人：“你们有会吸烟的吗？哪一位会吸？”

机器人全都默不吭声。彼得主任感到不大自在，脱下帽子在手中揉搓着。一个机器人蹬梯往上爬，到了顶端抬腿翻越墙头时，身子朝后一仰，又倒栽下来了。

彼得主任跑到它身边，不料，这个挨摔的机器人却说没有必要可怜它。

“您别影响我们考试！”肩头有伤的机器人不满地说。接着它又命令身旁的机器人上梯子。这机器人翻过墙头，咕咚一声，也摔下去了。彼得主任心疼地间：这考试太残酷了，有什么意义呢。

“掉下去就自由了。”两个机器人一齐说。

“这么说，你们也想得到自由吗？”彼得主任深感意外。

肩头有伤的机器人慌了手脚，它命令另一个机器人快爬上梯子。

突然，库房屋顶上的扩音喇叭嘶嘶啦啦地响起来，随后就传来总设计师的嗓音：“请大家注意，有四个机器人从实验室逃跑出来。遇见它们，请用指令：‘万能博士，站住！’管制住，并立即拨电话３１１通知我们。”

彼得主任避开机器人几步，责备说：“你们的考试原来是这样！好哇，万能博士，站住，随我回板棚，走！把你们锁进库房里，我再找有关部门。随我来——齐步走！”

彼得主任抖擞精神，拿出当年做指挥官的威风喊着。

机器人们俯首帖耳地随在发号施令的仓库主任身后，院墙外面，在牛蒡草从中的机器人撞击着墙壁，也在按照指令行事，却无法跟随主任去了。

彼得主任抢先进入库房，他眉开眼笑，象逗引小鸡那样招呼机器人。

“进来，进来呀！我的小乖乖，呆在这儿你们会觉得凉爽、舒适。叽叽，叽叽，小鸡崽儿……”

万万没有想到，突然，一个机器人命令其他机器人站住，它又粗鲁地、几乎碰上彼得上任的鼻子尖，把门关住，还给插上门闩。

彼得主任发觉是他本人倒给关进库房的时候，他把总设计师、程序设计员、机械工人、装配工人，以及一切参与制作这些金属娃娃的人全恨透了。他决心就这么呆着，好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伙机器人的胡作非为。

“赶快跑！”肩头带伤的机器人放开喉咙喊。可它忘了说明方向路线，结果那两个机器人一下子就跑上装满颜料粉末的纸袋堆。颜料袋子全给踢破了，满地五颜六色的粉末。一个机器人又把压缩空气的胶管也踢断了。

压缩空气呼啸着喷出断口。胶管象蟒蛇似地扭动不停。地面的颜料粉末被扬起，刹时，仓库地区的上空便腾起五彩祥云。它吞掉了禁闭着彼得主任的库房，也湮没了三个机器人。

总设计师独坐在实验室的长条桌旁。

电话铃声终于响了。

“３１１吗？”彼得主任问，“我报告个情况。你们的机器人叫我给捉住了。”

“什么地方？”

“颜料仓库。”

“好。”总设计师兴奋地说，“请使用指令管制住它们。”

“我己经管制住掉到牛蒡草丛的那个家伙。另外几个坏小子，真是捣蛋鬼。啊——嚏！请原谅，它们踢破颜料袋，还用压缩空气猛吹。啊——嚏！请派人快来搜查。啊——嚏！”

总设计师打开扩音器：“各搜查小组请注意，赶紧到颜料库去！”

这时，墙上的扬声器突然响起来，传出女教师伊万诺芙娜焦躁的声音。由于话说得太急，场声器发出大量劈哩啪啦的杂音，没办法听明白她说了些什么。总设计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猜测出来，是有一个来参观的学生找不到了，女教师要求派人寻找。

“我的机器人正在厂内闯祸，您看我，并没有着急，”总设计师说，“何必激动呢，有话你可以慢慢讲，你的学生估计在什么地方掉队的？说什么都好，唯独叫学生进厂，绝对不是个好主意，动不动就失踪。”

“你……胡……死……哟！……”伊万诺芙娜狂叫一通，突然又无声无息了。

不久，程序设计员气喘吁吁的声音又打破了沉寂。

“我们——捉住了它们。粉尘满身，难看死啦。必须用肥皂水洗涮。有一个是在院墙外边找到的。用电瓶车运到电梯那儿了。马上到。”

扬声器喀嚓几声，沉默下来。总设计师轻松愉快地微笑着，在实验室来回走动。

开电梯的娜斯佳大婶，见了横躺竖卧的机器人，吓得拍腿大叫：“我决不让它们乘电梯。你们怎么啦，它们会吃了我！”

“它们不吃东西，”娜佳哈哈大笑，“让我替你开一趟吧。”

“姑娘，我的职责我很清楚。在这个‘活塞’里我飞上飞下地干了十二年，没让人替我开过一回。亲爱的，干脆这么着：我把它们打发去三楼，咱们爬楼梯。好吗？”

机器人自己乘电梯。关上门，娜斯佳大婶戴上老花镜，仔细看准控制板上的电钮，当着众人面，按动上三楼的键钮。信号灯亮了。搜查小组的全部人马向楼上飞奔，娜斯佳大婶紧紧跟随。

电梯到三楼没停。它一直上升到最高一层，但是依然没有停下，而是直接返回到一楼，到了一楼它又升上顶层，总算暂停一下，接着又开始下降。

搜查小组跑上顶层，发现只有一个机器人站在那儿。

“它们都到哪里去了？”程序设计员问它。

“下去啦！”

“你为什么不跟着下去？”

“命令我拖住你们后腿。”

大家知道上了大当，忙往楼下奔。到一楼又不得不往上跑，上去下来，这么一直跟着电梯跑到机械师把电梯止住为止。电梯里面原来只有一个机器人，完全是它不停地按升降钮。

“你在这儿搞什么鬼？”娜佳吃惊地问。

“散散步。”

“准教你按这些电钮的？”

“机器人。”

“那两个机器人在几楼离开的电梯？”

“没有看见。视力装置被遮盖住了。”

“离开我们，你们打算逃到哪儿去呢。”程序设计员好奇地问。

“我们计划出去玩玩。”机器人严肃地说。

众人都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程序设计员说：

“工厂的烟囱无缘无故地躺在地上，说它想休息一下，跟这完全一样”。

总设计师看着大家洗涮机器人，他内心又给自己提出问题。

“机器人和人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可以把某种目的输入机器人大脑，使它和人的目的相一致。这正是万能博士的全部程序。”

这一思路使总设计师兴奋异常，他伸出食指在布满粉尘的机器人胸脯上画了个线路图，在另一个机器人的胸脯上列出公式，喊道：

“要证明的原来就是这个！”他离开机器人几步，极力使专家们相信，“带领其他机器人去散心的，根本不是个机器人。”

“你说，那是什么呢？”专家们感到奇怪。

“捉住他就清楚了。”

“我早就提解您……”娜佳激动地说。

“你那一套完全是另一回事，”总设计师摆摆手，“您不过是猜想而已，何足为凭。我的这项天才的机器人公式却是有根有据推理出来的。”

他让娜佳快把线路图画下来，把公式抄好，以免影响洗涮机器人。

在地下室走廊的水泥顶板下，敷设着各种颜色的管道，有玻璃的小灯闪出蜡烛般的微光。两个机器人默默地朝有亮光的地方走去。寂静中一阵劈啪巨响由管道里发出。水泥顶板由于上面机器设备开始运转而嗡嗡作响。

走在前头、肩上有伤的机器人向身后的机器人提议休息一下，后者生硬而又矜夸地说：“只有那些生物才有休息的需要，我们能一直工作到彻底损坏为止。”

“你倒能玩命，累吐了血也干？”

“我听不懂。”

肩头有伤的机器人烦恼地一挥手，命令伙伴站住不许动，又给自己找个合适地方坐下来。

“我的腿喀巴喀巴直响。”

“是静电作用。”

“走，走！”

机器人知道这是命令，该走，可是指令“不许动”正使它处于不该走的状态，左右为难了。它说：

“对这种不合理的电能消耗，我应当向您提出警告。我的能力如能充分发挥，每分钟可给国家创造一万卢布的财富。目前我从事机械运动已经有四十九分钟，经济效益却几乎是零。”

“你何苦火冒三丈，铁蛋！我全明白。”

“我没冒火呀。我的绝缘层工作正常。”

“你真是榆木疙瘩不开窍！闭上你的嘴。”

“榆木疙瘩不开窍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你让我怎么说？满脑袋浆糊。烦死人。”

“您的行为不符合逻辑。您的语言缺少信息系统。我的电脑分析部分感到极端困难。零件会因超负荷烧毁的。”

“我的困难比你更大，身上也没有发烧。”肩头有伤的机器人东张西望地说，“我觉得门厅应当就在附近。唉，我觉得……”

他走出十步，向左急转弯登上台阶，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终于见到了有旋转门的门厅。同时，在走廊另一端又发现了写着“测量技术科”的牌子。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由于赶制阳光测压仪，午饭都没吃。她感到对不住普洛霍罗夫，坐飞机从乌拉尔来，到现在还在门厅里挨饿。滤光器放进暗匣，她就要包装仪器了。这时，传来脚踏磁砖的笨重脚步声。她扭头一看，吓得“妈呀”一声。有个机器人冲她走来。

“我受普洛霍罗夫同志委托，前来提货。他在门口宣布绝食了。”

“妥啦！”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眉开眼笑地对机器人说。

机器人很受感动，和气地说：“我可以稍候一下。”

“您看，如果给他带几个馅饼，他肯吃吗？”

“我想他肯定会吃的。”机器人回答。

“等一下，我马上去取。”

她提来一袋馅饼。机器人接过食物和仪器，便告别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离开技术科，飞快跑回通向地下室的大门。

进门后，它走到另一个机器人面前，说：“全准备齐啦！现在该你替我完成一项任务。”

光线充足的门厅里仍旧喧哗异常。七年级同学参观结束，可以任意说笑了。他们知道了工厂的一切，只是不知道科斯佳在哪里。

“他可能早到家了，正吃炸面包喝汤呢。”丽达对伊万诺芙娜说。

“瞎说些什么，他肯定是走丢了。”伊万诺芙娜比丽达高出一头，但仍踮起脚搜索人群，寻找科斯佳。

她没看见科斯佳，却头一个发现有位不速之客进入门厅。

这位特殊来客手提一大袋馅饼和一只箱子。它灵巧地通过旋转门，直奔正打吨的普洛霍罗夫，到他面前收住脚步，问：“您从彼尔姆来吗？这可是您所急需的阳光测压仪？”

“完全正确。”普洛霍罗夫眼睛瞪得溜溜圆。

“请收下仪器和馅饼。”

门厅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尼古拉的鸭舌帽落地声都吓了大家一跳。

“这可叫我怎么来感谢您呢！实在是太感谢啦！”普洛霍罗夫喋喋不休地说。

“您可以马上回彼尔姆！”机器人庄重呆板地说，随后它转个一百八十度，放声大喊道：“你们都好哇！这是我！”

“您到底是哪一位呀？”伊万诺芙娜问。

“怎么连我是谁你都看不出来吗？”机器人吃惊不小。

尼古拉挤上前来，仔细打量一番机器人，最后嚷叫道：“这就是科斯佳！他穿上机器人外套各处瞎逛荡！……”

“不会吧！”伊万诺芙娜心里暗吃一惊。

这时，机器人呆手笨脚，大模大样地在人群里兜了一圈，没头没脑地说：“丽达，你极端地不正确。我——机器人——正在同你讲话。”

伊万诺芙娜胆战心惊地走出人群，面对机器人没有把握地说：“科斯佳，你别再扮演滑稽戏啦。”

“伊万诺芙娜是一个脾气坏透了的人，”机器人说完，它又作了点补充：“脾气不好是信息上的不完善。”

“马上你把这件外套扒下来！”伊万诺芙娜壮着胆子说，“同学们都该回家去吃饭啦，可你还装模作样地演戏。”

“滑稽戏为话剧形式之一，它对现实生活中各种消极、落后、陈腐的现象加以讥讽，而对积极的生活理想予以肯定！因此，停演滑稽戏，你可办不到……”

当机器人引经据典地解释滑稽戏时，门厅里又出现个机器人。他小心地通过旋转门走出去了。对此，除丽达外，谁也没有注意。

“没错！他就是科斯佳。仗恃他多看几本书就敢来耍笑我们。”符拉迪克说，“我可清楚他，他把这套铠甲一披，找咱们取乐来啦。”

伊万诺芙娜贴近机器人眼前，果断地说：“我没那份闲工夫跟你磨牙！”

“你何苦火冒三丈，铁蛋！”

“你还敢跟我犟嘴！”

“你真是榆木疙瘩不开窍！闭上你的嘴！”

“这叫什么话？！”

“你满脑袋浆糊，烦死人！”机器人还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脑袋。

“不对劲，肯定这不是科斯佳！”伊万诺芙娜吓得连忙后退。

丽达对门厅里的机器人已失去兴趣。她乘别人不注意，偷偷跑上大街，拐弯向开满蔷薇花的草坪跑去。

娜佳也同样没看出它是真正机器人。最初她误以为是那个报废机器人呢，直到女教师挨骂，吓得直退，娜佳才上前发出指令：“你要回答：什么是白氏硬度测定方法？”

机器人顺口就说：“白氏硬度测定原则，以静电负荷将小钢珠压入……”

“停。”娜佳打断他的话，让它交待十分钟前的记忆。

机器人体内有个东西吱吱响，杂音渐慢，回忆开始：“全准备齐啦！现在该你替我完成一项任务。一，这仪器和馅饼交给普洛霍罗夫同志，他等在门厅里。”

“我怎么能知道是他呢？”

“你别急，咱们按顺序说。二，在门厅你能见到老师和学生，要把他们的注意力引过去，你必须随意编点瞎话……”

“机器人是不会说无根据的瞎话……”

“算啦！你把咱们的谈话内容，尽你能想得起来的，就向大家说说，态度一定要严肃，看情况……”

娜佳命令机器人停止回忆。现在谁也不怀疑他们眼前的是真正机器人。

丽达沿工厂办公楼的围墙飞奔，一直跑到蔷薇花丛才停下。

她弯下腰，见浓密的刺条下趴着一个机器人，它正望着门厅前的广场。那里有几辆彩色的大型运输车正调头。

“科斯佳！”丽达轻声唤道。

机器人一惊，忙翻过身来，仰面见到了丽达，于是爬出树丛，坐了起来。

“科斯佳，要我帮助你吗？”丽达问。

“机器人是不要人帮忙。它不出毛病就工作，有了毛病马上报销，压成铁饼。”

“真不懂，你害怕什么呢？”

“人才要怕这怕那，所以他们要制造大无畏的机器人。”

“你别用这种腔调跟我谈心，”丽达恳求说，“咱们一直是好朋友啊。”

机器人根本不会笑。可是，坐在丽达对面的机器人却开心地笑了。丽达当然懂这些，因此，对他更加关心了。

“这头罩我给你拧下来吧！”

“没法拧得动。我说过，机器人正常就工作，出故障就报废压成铁饼子。”

“究竞怎么可以解救你呢？”

“小姑娘，这种事你办不了，”机器人站起来，坚决地说，“你回去吧！”

“咱们一块儿走，科斯佳你别怕，大家到处找你，腿都快跑断啦。”

“全怪他们自己。谁叫他们把我造得这么机灵……”

“你在怪谁呀？”

“怨程序设计员。他们模仿科斯佳的性格，现在却叫我替他承担责任。”

“科斯佳！”

“他们把科斯佳的名字送给我。甚至在记录装置里，”机器人敲了下自己的脑袋，“记着他的地址：河岸街16号，对吧？”

“说真话，”丽达恳求说，机器人这番话使她心里焦躁不安，“我不信……”

“小姑娘，你如果诚心想帮机器人的忙，快拿件特大号衣服和一条大头巾，再叫辆出租汽车。机器人想看看他的故居，想坐汽车兜会儿风。”

“科斯佳，你怎么这样呢！”

“请不要大喊大叫的。”

“你让那群机器人传染得傻气十足！科斯佳，你别忘了……”

“你给拿衣服和头巾不？”

“到了家你又有什么办法摆脱这身塑料壳？它是那么坚硬。”

“我急需的不是意见，小姑娘。”

“你别小姑娘、小姑娘地喊个没完。你不应该蛮干，需要动动脑筋，其实，这正是你的老毛病：光知道干，就不先考虑一下后果！”

机器人耷拉下密闭式头罩的脑袋，不吭声了。他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弱点。他皱着眉，问：“你是猜测的，还是认出来的？”

“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一离开符拉迪克往电瓶车跑，我就看出是你。不过，当时我有些发懵，对自己眼睛也不敢相信了。”

“挺有趣的，你怎么能看出是我呢？”

“你走路可是内八字呀！”丽达笑了。

科斯佳也哈哈大笑。从他穿上机器人的铠甲，直到现在才刚刚感到轻松愉快。于是，他信赖地拉着丽达的手，坦然地归顺总设计师去了。

# 《巨魔桥》作者：[美] 尼尔·盖曼

翻译：骷髅王子

在６０年代初，我刚刚三四岁的时候，他们就撬出了所有的铁轨，中断了铁路服务，这意味着除了伦敦以外我们哪儿也去不了了，我所居住的那个小镇也就成了这条线路的终点站。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那时候我才１８个月大，妈妈在医院里生我的妹妹，奶奶带着我走上一座桥。她把我举起来，这样我便能看到火车呼啸着在我身下驶过，像一只喷吐着蒸汽的黑色钢铁巨龙。

在以后的几年里最后一批蒸汽列车也被淘汰，连接了村与村，镇与镇的铁路网也随之而去。

我那时候并不知道它们已经没有了，对于７岁的我来说火车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我们住在小镇边缘的一幢老房子里，对面是一片荒地。我经常爬过栅栏，躺在那一小片芦苇的荫凉处看书。有时候我也会去后面的空庄园里探险，那儿生满了杂草，中间有个装饰性的小池塘，一座低矮的小桥跨越其上。当我在那院子里或是树林里穿行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园丁或者管家，但我也从来没试过要溜进那个庄园里去。那简直是自讨苦吃，我总是坚信所有空着的老屋子里都闹鬼。

但这并不能说明我迷信，或是单纯到相信所有事情都是阴暗而危险的。只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黑夜里总是充满了饥饿的幽灵和女巫，他们漫天飘舞着，穿的一身漆黑。

而相对的便让我十分安心了：白天是安全的，白天永远是安全的。

同时伴随着的还有一个仪式：在暑假开始前一天，在从学校走回家的路上，我会脱掉鞋子和袜子，把它们拿在手里，赤着粉嫩的小脚走在坚硬而崎岖的乡间小道上。整个暑假里，只有被强迫的时候我才会穿上鞋子。直到九月再度开学前，我都一直能享受到自由的双脚带来的快乐。

在我七岁时我发现了树林里的那条小径。那是一个夏天，阳光灿烂而炎热。那天我走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

我在探险。我穿过那个庄园，发现它的窗子都被木板封死了，看不到里面。于是我越过院子，穿过几棵我报不上名字的树。我爬下一个陡坡，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条从未来过的林间小道上。旁边是枝繁叶茂的大树，阳光穿透树叶在我身边泛着金色和浅绿色，我觉得像是到了仙境。

小径的一旁有一条蜿蜒的小溪，里面满是小而透明的虾子。我捞起几只，看着他们在我的指间抽动，随即我又把他们放回水中。

我顺着小径向前溜达，这是条笔直的路，路上长着短草。我找到一些非常棒的石头：褐色、紫色或是黑色的，布满了熔化的小孔，如果你把它对着阳光，还能看到彩虹里的每种颜色。我确信这些石头一定很值钱，于是装了一整口袋。

我沿着这条闪烁着金色和浅绿色的小道走着走着，没有看到一个人。

我不饿也不渴，只是在想这条路通往何方。这条路笔直的向前延伸，而且出奇的平坦，整条路看起来没有一点变化，不过路两边的景色却在变。起初我是在一个河谷的底部漫步，我的两旁是青郁而险峻的峭壁。不过过了一会儿，这条路便临于万物之上了，我一边走着一边往下看，便看到大树的树梢在我脚下，偶尔还能看到远处房屋的房顶。而我脚下的小道总是平坦而笔直，我顺着这路跨过不知多少座山峰，穿过不知多少个谷地，最后，在某个山谷，我来到了那座桥之前。

桥是用干净的红砖建成，以一个巨大的曲度拱悬于小径之上。在桥的一头有一些凿出的石阶，在这些石阶的顶端，有一扇小木门。

我非常惊讶于居然在这条路上会看到人造物的痕迹，而现在我终于确信这完全是天然而成，就像火山一般。此刻我的好奇心已经压倒了其他一切情感（毕竟我已经走了几百英里，我确信有这么远，我现在可能在任何地方。），我爬上石阶，穿过了那扇门。

我不知到了何处。

桥面是用泥土铺成的。桥的两侧是广阔的牧场，我这一侧是一片麦田，而另一侧则只是草地，干硬的泥土里还深深刻着巨大的拖拉机轮胎印。我赤着脚无声的穿过这座桥，确信没发出什么“踢扑踏扑”的声音。

几英里内没别的东西，除了麦田和几棵树。

我捡起一颗麦穗，剥开谷壳取出谷粒，放进嘴里细细的咀嚼。

这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有些饿了，于是走下石阶回到那条废弃的铁道上。是该回家的时候了。我没有迷路，现在所要做的只是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家去。

有只巨魔在那儿等着我，在桥下。

“我是只巨魔，”他说。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有些不好意思的补充说：“吃人的巨魔。”

他是个庞然大物：他的头几乎可以碰到桥洞的顶端。他似乎是半透明的：我可以看到他身子后面的砖头和树，虽然看起来有些模糊。他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梦魇，他有着巨大而坚硬的牙齿，可以撕裂一切的利爪，还有长着浓密的汗毛的强壮双手。他的头发很长，这让我想到妹妹的一个塑料洋娃娃，他的眼珠向外凸出，他全身赤裸，阴茎垂在多毛的双腿间。

“我听到你了，杰克，”他用风一般的声音轻声说，“我听到你走过我的桥面发出的‘踢扑踏扑’的声音。现在，我要吃了你。”

我当时只有七岁，不过那是在白天，我并不觉得我当时有多害怕。让一个孩子去面对只可能出现在童话里的怪物实在是太好了——他们对处理这些事件很有一套。

“别吃我，”我对那只巨魔说。我那天穿着一件褐色的条纹T恤，褐色灯芯绒的裤子，我的头发也是褐色的。那时候我正学着吹口哨，不过因为掉了一颗门牙，所以怎么都吹不响。

“我要吃了你，杰克”巨魔说。 我盯着巨魔的脸：“我姐姐正沿着这条路走过来，”我骗他说，“她比我好吃多了，吃她吧。”

巨魔对着空气嗅了嗅，然后咧开嘴笑了：“只有你一个人，”他说，“路上没其他人，什么都没有。”接着他俯下身子，用手指轻抚我，感觉上就像蝴蝶掠过我的脸。然后他嗅了嗅手指，摇了摇脑袋：“你没有什么姐姐，你只有一个妹妹，而她今天在朋友家。”

“你真的是闻出这一切吗？”我吃惊的问。

“巨魔可以闻出彩虹，巨魔可以闻出群星”他悲伤的低语，“巨魔可以闻出你生前的梦境。过来近点，让我吃了你。”

“我口袋里有些宝石，”我对巨魔说，“放了我，我把它们都给你。看！”我把我先前找到的漂亮的熔岩给他看。

“矿渣，”巨魔说，“蒸汽列车抛下的垃圾，对我没有任何价值。”

他张大了嘴，露出一口尖牙，同时呼出带有腐烂树叶和泥土味道的空气。“吃了你！现在！”

他在我面前变的越来越固化，越来越真实，其外的世界越来越模糊，开始褪色。

“等等！”我的脚用力的踩进桥下湿软的泥土，摆动我的脚趾，紧紧抓住真实的世界。我盯着他凸出的大眼睛，“你不会想要吃我的，不是现在——我只有七岁，甚至不能算是真正活过。我还有好多书没读过，我都没坐过飞机。我连吹口哨都不会，真的不会。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呢？等我长大些，变得更好吃些的时候我会回来找你的。”

巨魔用他那双照明灯似的眼睛盯着我。 然后他点了点头。“当你回到这儿，然后……”它说，然后它微微一笑。

我立即转身，走回到那条曾经是铁道的笔直而寂静的小道上。

不一会儿我便开始奔跑。

我顺着闪着绿光的铁道狂奔，气喘吁吁， 直到我感到肋部一阵刺痛，我捂着肋部，一瘸一拐的走回了家。

我渐渐长大，那些田地也慢慢的消失了。一幢又一幢，一排又一排，房子竖了起来，用野花和名作家命名的道路阡陌纵横。我们的家——一幢古老而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古宅，已经被卖掉并拆掉了，新房子带了一个花园。

他们到处建房子。

我有一次甚至迷失在一片住宅区里，那里曾经是两片我再熟悉不过的田地。我倒是并不太在意那些田地都消失了。那片老庄园被一家跨国公司买了下来，那块地变成了更多的房子。

距我上次走上那条古老的铁道已经过了八年，不过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

我十五岁，这些年来转了两次学。她叫路易丝，是我的初恋。

我爱她灰色的眼睛，漂亮的浅棕色头发，甚至是她笨拙的走路姿势（虽然我对这种形容感到抱歉，但是我还是想说，那种姿势就像一只刚刚学走路的小山羊）。当我十三岁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嚼着口香糖，自那以后我便无法自拔的爱上了她。

和路易丝谈恋爱的最大麻烦就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们出去的时候往往还有其他好多人。

我从没告诉过她我爱她，甚至没说过我喜欢她。我们是死党。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我们坐在她的房间里放着《Rattus Norvegicus》，Stranglers乐队的第一张ＬＰ。那是最早的朋克，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刺激：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性！音乐或是其他任何事情。最后到了我该回家的时间了，她陪我走一段。我们拉着手，很纯真的，仅仅是朋友那样。我们花了十分钟时间晃晃悠悠的走到了我家。

月光皎洁，世界无色而清晰，这个夜里泛着一丝温暖。

我们走到门前，站在车道上，看见房子里透出的灯光，谈着我刚组建的那支乐队，没有进屋。

然后我决定要送她回家，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她家。

她告诉我她和妹妹之间的争斗，因为她妹妹偷了她的化妆品和香水。路易丝怀疑她妹妹已经和有些男孩有了性关系。路易丝还是个处子，我们俩都是。

我们站在她家门外的路上，在昏黄的街灯下，我们凝视着对方发黑的嘴唇和浅黄色的脸孔。 我们彼此相视而笑。

然后我们漫无目的的走着，专挑那些静谧无人的小道，在一片新建的住宅前，有一条小道领着我们走进树林，我们走上了那条路。

那条小道虽然阴暗，但却是笔直的。远处房子里的点点灯光像星星一般照在路面上，月亮也带来了足够的亮光。有一回我们被吓到了，我们听到前面有东西嗅来嗅去的声音。我们紧张的靠近了些，发现那只是一只獾，虚惊一场。我们相拥而笑并继续前进。

我们一路上都在谈论着我们的理想，追求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而我在一路上都想要吻她，摸她的乳房，或许还在想把手放到她两腿之间。

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一座古老的砖桥跨过小路，我们在桥下停了下来。我紧紧的抱住了她，她张开的双唇贴了过来。

接着她的身体变得冰冷而僵硬，一动也不动。

“你好。”巨魔说。 我放开路易丝。桥下很黑，但巨魔的身形填满了这片黑暗。

“我把她定住了，”巨魔说，“这样我就可以和你说话了。现在，我要吃了你！”

我的心跳的很厉害，而且我还可以感觉到自己在发抖。

“不！”

“你说过你会回来的，而你现在回来了。你学会吹口哨了吗？”

“是的。”

“太棒了。我就从来不会吹口哨。”他又嗅了嗅，然后点点头。“我很高兴，你长大了不少，也成熟了许多，这样便有更多可以吃了，我可以得到更多。”

我一把拽过路易丝，把她推到我身前。她现在就像一具紧绷的僵尸。“别吃我！我还不想死！吃了她！我敢打赌她比我更好吃。而且她还比我大两个月。为什么你不吃了她呢！”

巨魔默然。

它把路易丝从头到脚闻了个遍。从双脚到胯下，再到胸口以及发梢。

接着它看着我。

“她是个纯洁的孩子，”它说，“而你不是。我不想吃她，只想吃你。”

我走出桥洞，抬头望着那夜空中的群星闪烁。

“我还有太多事情没做过，”我喃喃自语，“我是说，我还没有，恩，我还没有过性经验，而且我还没去过美国。我还没……”我停顿了一下。“我什么都还没做！还没有……”

巨魔什么都没说。

“我会再回来找你的，等我长大些！”

巨魔什么都没说。

“我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的！”

“回来找我？”路易丝说，“为什么？你要去哪儿？”

我转过身，巨魔已经不在了，而那个我原以为我爱着的姑娘正站在桥洞的阴影里。

“我们该回家了。”我对她说，“走吧。”

我们原路返回，一路无语。

后来她和我组建的那支朋克乐队里的鼓手走了，再后来，又过了很久，嫁给了什么别的人。后来我在火车上见过她一次，她已经结了婚，她问我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说我记得。

“那天晚上，我是真的喜欢你，杰克。”她告诉我。“我以为你会吻我，我以为你会再约我出来，我会答应的，如果你再约我……”

“但我没有……”

“是的”她说。“你没有！”她把头发剪的很短，这并不适合她。

我再没见过她。那个笑容僵硬的苗条女人已经不是我曾经爱的那个女孩。和她说话只会让我觉得不舒服。

我搬到了伦敦，几年后，我又搬了回来。可当我回到小镇时，那里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了：那里已经没有了田地，没有了农场，没有了碎石小路。我逃跑一般的离开了那里，搬到了十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子里。

我把全家都搬到了那里——此时我已经结了婚，还有了个仍在蹒跚学步的孩子。我们住进了一幢老房子，这地方曾经是一个火车站，不过铁轨早已经被撬出。住在对面的一对老夫妇经常会种些蔬菜。

我渐渐衰老。有天我发现了一根白头发，而另一次，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录音时，我竟以为那是我父亲的声音。

我在伦敦工作，在一家大唱片公司做经纪人。大多数时候我得在早上坐火车赶到伦敦，到晚上才能回来。

我在伦敦有间小公寓。如果你负责的乐队在半夜还没上台，那你肯定赶不上回家的火车了。也就是说只要我愿意，撒谎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也常常这么做。

我想艾兰诺拉——她是我妻子，我想我本该在之前就提到她，她并不知道我有其他女人的事。可当我结束了两周的旅程从纽约返回家的时候，那是冬天，迎接我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家。

她留了一封信，不是简单的一张字条，足足十五页长的打印稿。信里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包括那个附言：你根本不爱我。从来没爱过我。

我披上一件厚外套，离开屋子麻木的走着。我的头有些晕。

大地已经被白雪和霜冻所覆盖，地上树叶随着我的脚步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光秃秃的树枝像鬼爪般伸向暗灰色的天空。

我沿着公路向前。我身边有汽车川流不息，从伦敦来，往伦敦去。我被枯叶堆里的一根树枝绊倒，裤子被扯破了，腿也被割伤了。

我来到了下一个村庄。路的右边有条河，河旁边还有条我不认识的小路，我走上那条路，看着身边半冻的河流，河水汩汩欢唱。

这条小路领着我穿越田地，笔直而葱郁。

我在路边发现一块半埋着的石头，我把它拣了起来，擦掉上面的泥土。一块紫色的熔岩，泛着奇特的彩虹光芒。我把它放进大衣口袋里紧紧握着，这让我在行进是感到温暖和安心。

小河蜿蜒的穿越田野，我无声的向前。

我走了个把小时，然后在上方的河堤上看到了那些房子——又新又小，且四四方方。

接着我看到了那座桥，现在我知道我在哪儿了：我走在那条旧铁道上，从另一边来到了这座桥。

桥侧有些涂鸦，写着“操！”，“巴里爱苏珊”，还有无所不在的国民阵线的缩写ＮＦ。

我站在红砖桥洞下，站在冰淇淋包装纸，破带子和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中间，看着我呼出的水气消逝在下午寒冷的空气中。

裤子里的血已经凝固。

汽车驶过我头顶上的桥，我能听见其中一辆车里传出响亮的广播。

“有人吗？”我轻轻的说，有些不安。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有人吗？”

没有回答，只有风吹过树叶和破袋子带来的沙沙声。

“我回来了，我说过我会的，现在我做到了。有人吗？”

寂静无声。

我忍不住开始哭了，在桥下愚蠢的，无声的呜咽。

有一只手扶住了我的脸，我抬起头。

“我没想到你会回来”巨魔说。

现在他和我一样高，其他没什么变化，他那长长的毛发变得更乱了，还落了些树叶，他巨大的双眼里透着寂寞。

我耸了耸肩，然后用外套了袖子擦了擦脸：“我回来了。”

三个孩子叫嚷着跑过我们上方的那座桥。

“我是一只巨魔。”巨魔用轻微而受惊的声音耳语道。“吃人的巨魔。”

他在颤抖。

我伸出手，拉过他那双巨大的爪子，对他微笑了一下。“没事的，”我对它说。“真的，没事的。”

巨魔点了点头。

它把我推倒在地，就倒在树叶，包装纸和安全套上，然后俯下身子靠在我上面。随后它抬起头，张开嘴，用利齿尖牙吞噬我的生命。

一切完成以后，巨魔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他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摸出了一块多泡的矿渣。他把它递给我。

“这是你的。”巨魔说。

我看着他：舒适而轻易的穿着我的生命，就好像已经穿了好多年一样。我拿过那块矿渣，嗅了嗅，我可以嗅出把它丢下的那列火车，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把它紧紧攥在毛茸茸的手里。

“谢谢。”我说。

“祝你好运。”巨魔说。

“哦，是啊，你也一样。”

巨魔露齿一笑，戴着我的脸。

他转过身，向着我来的方向，也就是村子方向走了过去，回到我早上离开的那幢空房子里，边走边吹着口哨。

从那以后我就留在了这里，躲躲藏藏，翘首以待，成了桥的一部分。

我在阴影里看着人来人往：遛狗的，聊天的，做着每个人做的事情。有些人停在我的桥下，站着，撒尿，或是做爱。我只是看着他们，一语不发，而他们永远看不到我。

吃人的巨魔。

我会一直待在这儿，呆在桥洞的黑暗中。我们听到你们在那儿，踢扑踏扑，踢扑踏扑的走过桥面。

是啊，我能听见。

但我不会出现。

# 《流星》作者：[美] 约翰·温德姆

裴蜀 译

ＯＣＲ：ken777

房子震颤起来，窗户嘎嘎地响。一个相框从壁炉台上滑下来，掉到炉边的地上。接着传来一声物体撞击地面发出的巨响，淹没了玻璃碎裂的声音。格雷厄姆·托夫兹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下，擦干净洒在手上的葡萄酒。

“这种事儿总是把人吓一跳，”他说，“准是新装置的第一次试验，你说呢？”

萨丽摇了摇头。美丽的金发晃动起来，映着灯光闪闪发亮。

“我看不象。不过这次和过去的试验不大一样，过去总是连响两声。”她说。

她走到房间另一边的窗子前，拉开了窗帘。外面一片漆黑，玻璃上挂着雨滴。

“会不会是哪个试验装置失去了控制？”她说。

外面的门厅里响起了脚步声。门开了，她父亲探进头来。

“你们听到了吗？”他有点儿小题大作地问，“我想没准儿是个小流星。我好象看到果园外的田野里有微弱的亮光闪了一下。”他说完就走了。萨丽追了出去。格雷厄姆不慌不忙地走出房间一看，见萨丽正紧紧抓住她父亲的胳膊。

“不成！”她语气坚决地说，“我不能让晚饭摆在桌上等着，全凉了。不管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反正它跑不了。”

方丹先生瞧瞧她，又瞧瞧格雷厄姆。

“真霸道，她总是这么霸道。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想娶她。”他说。

吃完晚饭，他们打着手电筒出外寻找。没费什么事，便找到了撞击地点。几乎就在田野的中央，有一个直径约八英尺的坑。萨丽养的狗米蒂嗅着刚被掀起的泥土；他们三个人则仔细观察这个坑，但却得不出什么结论。不管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个坑，它自己大概已经埋在里面了。

“可以肯定，这是一颗小陨石，”方丹先生说，“明天咱们叫些人把它挖出来。”

奥恩的日记摘录：

在我们离开福塔星的前一天，科塔夫茨阁下对我们讲了一番话。现在我把讲话的重要部分记下来。对于我这本日记来讲，我自己再也写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前言了。为了欢送我们，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有几千人参加，但集会的形式却再也随便不过了。这是故意这样安排的。

一开头，他就强调说，虽然在我们当中有人充当领袖，但他们只是负责行政事务。除去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平等的。

“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男人还是妇女，都是志愿人员。”他一面说，一面环视着周围黑压压的人群。“既然你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你们报名参加的动机也必然千差万别。但是，不管你们各自怀着什么个人目的，也不管动机是多么自私自利，你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下定了决心，不让我们的种族灭亡。

“明天，这些球形器就要发射出去了。

“明天，凭着主的意志，福塔星球的科学技术将战胜大自然对我们的威胁。

“所谓文明，就是能够改造自然、能够支配自然。一旦获得了这种支配，就必须不断维护它。在我们之前，还有其他动物在福塔星球上占过统治地位。但它们没能建立起文明，没能取得对自然的支配。自然条件一旦发生变化，它们便衰落、灭亡了。而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能在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时适应它们，因此我们繁荣昌盛起来了。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口还蕃衍到如此之多，要不是能够支配自然，我们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曾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但是现在，最严重的困难降临到了我们头上。虽然我们仍是生气勃勃，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福塔星却正在老化。我们就象是一个个年轻的灵魂，被束缚在一具衰老下去的机体里……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奋斗着生存下来了。我们不断适应环境，不断改用新的资源，不断东拼西补。但是现在，我们被束缚得越来越紧，我们再也无法挣扎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要趁自己还健康强壮，赶紧逃出这里，去寻找新的家园。

“我毫不怀疑，许多年之后，福塔星上还会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子孙。但是，他们将生活得更加艰苦，只是为了维持生存，就得花费极大的力气。这就是我们要趁现在还能腾出力量和财富的时候，把这些球形器发射出去的原因。

“你们这些人将乘球形器出发。等待着你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甚至连想象都无法想象。这些球形器要向天外各个方向发射。你们着陆后可能会有所发现，也可能毫无收获。我们将运用一切技术能力来送你们上路。但是，你们一旦出发，我们便只有用祈祷来帮助你们了。愿你们，我们的种子，落到丰饶的土地上。”

他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又说：

“你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否则就不会献身于它了。然而，你们还需终身去领会它，并竭力让下一代也懂得它。你们每个人都是文明的代表。你们每一个人，无论男女，现在都好比是一个容器，一个潜在的源泉，内中储存着福塔星球所有的成就。你们掌握着一个星球的历史、文化和文明。你们要利用它们，很好地利用它们。必要的话，就把它们传授给别人。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如果有可能的话，应把它们加以改进。别让它们原封不动，因为，任何文化要存在下去的话，就必须不断发展。那些过分迷恋过去的人是不会有前途的。要记住，在宇宙中很可能再不会有其他智力动物了。这就意味着，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不但对我们的种族承担着责任，而且对所有将演化成为有思维能力的生命承担着责任。

“上路吧！怀着智慧，怀着仁慈，怀着和平与真理，上路吧！

“我们的祈祷将伴随着你们，飞入那神秘的太空……”

……我又透过望远镜观察了一次我们的新家园。我觉得，我们这一组真是幸运儿。我们的新家园是一颗既不年幼，也未衰老的行星。这次，笼罩着它表面的云层比以前少些，因而观察起来也就清楚些。它闪闪发光，象一颗蓝色的珍珠。我看到的这一面大部分被水覆盖着。据说它有三分之二的面积被淹在水底下。能生活在一个不用整天为灌溉和供水发愁的地方，可真不错。但愿我们能有好运气，能降落在干燥的土地上，不然的话，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我也观察了几颗别的球形器将要去的星球。它们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年轻，表面象谜一样地被云覆盖着，还有一颗，无疑已经衰老了，比我们可怜的福塔星强不到那儿去——尽管天文学家们说，它在今后几百万年中仍具有供养生命的能力。我为我们这一组要前往那蓝色的、闪闪发光的世界而感到高兴。它好象在向我们招手，我内心充满了希望，对这次远征的畏惧也随之减少了。

我已经不太害怕了。在过去一年中，我已学到了一些宿命论。我将进入球形器，接着，麻醉气体会催我不知不觉地入眠。当我醒来时，就已经在那个熠熠发光的新天地里了……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便会长眠不醒，不过，我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

这一切都很简单，真的，如果你对此有信念的话……

今天晚上，我又去把球形器仔细地最后看了一遍。到了明天，在一片忙乱的准备工作中，我就没有时间来思考了——其实那样倒更好。

它们是何等的奇迹啊！简直令人吃惊，称羡，令人不可思议！为建造它们所花费的劳动是无法估算的。它们看上去仿佛会把地表压碎，深深陷入福塔星自己的土地，而不可能飞入太空。在所有的人建造出来的东西里，它们真是巨大得无与伦比！我几乎无法相信，我们能用金属造出三十个这种和山峦一样高大的东西。但它们现在就屹立在那儿，等待着明天出发……

它们当中，有的将飞向毁灭……

啊，主啊，如果我们所乘的那个球形器能保存下来的话，就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切吧。主啊，让我们不辜负所有这些巨大的努力吧。

很可能，这些就是我写下的最后遗言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当我重新拿起笔时，我将是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在一个陌生的天空下……

“你们不该碰它，”从警察局来的巡官晃着脑袋说，“你们应当让它留在原处，等候有关当局来检查。”

“那么请问，谁是负责检查流星的有关当局呀？”方丹先生讥讽地问。

“这是个不相干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这是颗流星？这年头儿，天上能掉下好多东西来，不光是流星。即使你们现在已经把它挖出来了，也无法肯定它究竟是什么。”

“它看上去不象是什么别的东西。”

“那也一样，它本应由我们负责处理。没准儿这还是什么保密装置哩。”

“那么，警察自然是对所有的保密装置都一清二楚啦？”

萨丽认为这时她必须插嘴了：

“好了，好了。下次再掉下颗流星来，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吗？咱们是不是去看看它？它现在在外面的小屋里，看上去没什么可保密的。”

她把他们领到院子里，嘴里不停地说着，以免巡官和她父亲发生口角。

“真是出乎意料，它陷入地里那么浅，工人们一会儿就把它挖出来了。它又远非我们原来想的那么烫，所以他们搬运它时没费什么事。”

“要是你听见工人们关于它的重量是怎么说的，你就不会说‘没费什么事’了。”她父亲说。

“它就在这里面。”萨丽说着，把他们领入一间散发着霉臭的小平房里。

这颗陨石看上去极其普通。它被搁在没有上漆的地板上，是一个直径大约两英尺多的球体，表面上坑坑洼洼的。

“我看，如果它是件什么武器的活，也只能是颗古代的炮弹。”方丹先生说。

巡官反驳过：“我们早有命令，任何落下的神秘物体必须先由陆军部的专家检查，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得触动。这是一项原则。我们已经通知了陆军部。现在谁也不许再移动它，要等他们派人来看了再说。”

格雷厄姆刚才一直沉默不语，现在却走上前来，把一只手放在陨石上面。

“它几乎全凉了，”他说，接着又好奇地加了一句：“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呢？”

方丹先生耸了耸肩。

“我想，它只不过是一块大的陨铁。我注意到的唯一奇特之处，是它掉下来时只是轰隆一响，再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假如它是件什么秘密武器的话，也准是件非常乏味的武器。”

“不管怎么样，我要下达命令，在陆军部的人看过之前，谁也不许挪动它。”巡官说。

他们转身向院子里走去，但巡官在门口停了下来。

“什么东西在嗞嗞作响？”他问道。

“嗞嗞作响？”萨丽反问。

“是一种嘶嘶的声音，听！”

他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巡官把头略微偏向一边。不错，能听到一种极其微弱的持续不断的声音。但要找出发出声音的地方却很困难。四个人不约而同转过身去，忐忑不安地注视着那个球状物。格雷厄姆犹豫了一下，又走进屋内。他俯下身去，把右耳贴着那个球状物。

“不错，是它在发出嘶嘶声。”

他突然闭上了眼睛，全身摇晃起来。正当他要跌倒时，萨丽冲过去把他扶住了。其他的人也急忙过去，帮着她把格雷厄姆拖了出来。一呼吸到新鲜空气，他几乎立刻就清醒了。

“真怪，出了什么事？”他问。

“你敢断定声音是从那个东西里发出来的吗？”巡官问。

“是的，一点儿没错。”

“你闻到什么奇怪的气味没有？”

格雷厄姆扬起眉毛：“噢，你是指毒气？没有，我什么也没闻到。”

“唔。”巡官点了下头。接着他把目光转向方丹老先生，颇有些扬扬得意。

“难道陨石会发出嘶嘶嘶的声音吗？”他问。

“嗯——我实在不知道。看来我是错了。”方丹先生认输了。

“这就对了。大家注意，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建议，在专家到来之前，咱们全都后撤——最好撤到宅子的另一边，在那儿找个遮挡严实的地方，以防意外。”

奥恩的日记摘录：

我真给弄糊涂了。我刚刚醒来。是一切已经结束了呢，还是我们起飞失败了？我搞不清楚。我们进入球形器时，是在一小时以前、一天以前、一年以前、还是在一个世纪以前？不，不会只过了一个小时，这我有把握，因为我四肢无力，身子又那么酸痛。我们曾被事先告知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曾说过：“在旅程全部结束前，你们什么也不会知道。旅程一旦结束，你们会觉得身体虚弱，因为你们的身体在路上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尽管这种虚弱会很快消失，我们还是给你们准备了一些装在胶囊里的浓缩食品和兴奋剂，以便你们可以更快地克服旅途的疲劳。”

我已经吃了一粒胶丸，并开始感觉到它的作用。但我仍然难以相信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我们登上高高的球形器，进入它的内部，又按事先的指令散开，这好象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弹性房间，钻了进去。我打开阀门，让我那个房间的内墙和外墙之间充上气。当内墙膨胀起来时，我感到自己被托到了一个空气垫子上。房间的顶部鼓了下来，四周的墙也向我挤来，这样，我就不会受到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冲击的伤害。然后我就这样等着。

我当时等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自己刚才还清醒和强壮，现在却非常疲劳，而且浑身酸痛。

这时我才知道，旧的生活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房间的墙壁已经缩回去了。气泵正在把麻醉气体排出去，把新鲜空气抽进来。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来到那颗美丽的、闪闪发光的蓝色星球上了。在我们头上的新的天空中，福塔星现在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意识到这点，我的心情有些激动。迄今为止，我的一生是在一颗行将灭亡的星球上度过的。在那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致命的沮丧心情。但是，现在我获得了新生。在这里将有工作、希望和生活，我们将建设这个世界，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我能听见钻机正在工作。这是在为我们打开一个出口。我禁不住想，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我们面临艰难困苦，那倒比落到一个富足的环境里更容易保持信仰。不过，不管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信仰。我们有几百万年的历史，有几百万年积累起来的知识，这一切都必须加以继承。

但阁下说过，我们还必须准备适应环境。这里可能早就存在着生命，天晓得它们会是个什么样子！在一颗如此年轻的星球上，很难想象会有真正具有思维能力的动物。但可能智慧已在这里发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动物，把它们找到，加以培养。它们可能和我们大不一样，但我们要记住这是它们的世界，并尽力帮助它们。我们要铭记，在别的动物的星球上阻碍它们的发展，即使它们的生命形式与我们的相去甚远，也是十分不道德的。如果我们发现任何这样的动物，我们必须既教导它们，又向它们学习，并同它们合作。也许哪一天，我们会建成一种文明，它比原来福塔星的文明还更伟大……

“布朗警官，你在干吗？弄那玩艺儿做什么？”巡官问。

这位警官正提着什么东西的尾巴，那是一只毛绒绒的动物尸体，软塌塌地倒悬着。

“先生，这是只猫。”

“说的就是这只猫。”

“我是想，没准儿陆军部来的先生要把它检查一下。”

“难道陆军部会对死猫感兴趣吗，警官？”

这位警官做了番解释。他刚才冒险到小屋里去了一趟，想看看那儿又出什么事没有。他想起巡官曾说过，屋里可能有毒气，便把一根绳子拴在腰上，以便他万一被熏倒，别人可以把他拖回来。然后，他便把身子俯得低低的，爬进了屋子。然而他的小心原是不必要的。那嘶嘶或嗞嗞的声音早就停止了，毒气也显然已经散去。他一直凑到了那个球状物的跟前，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但当他凑得再近些，耳朵几乎贴到球面上时，却听到微弱的嗡嗡声。

“嗡嗡声？”巡官问，“是嗞嗞声吧！？”

“不，先生，是嗡嗡声。”他停了一下，想打个合适的比方。“它听起来非常象一台圆锯发出的声音，不过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警官由此推论，不管那个球状物是个什么东西，它还在活动。于是他命令手下的警察们在一条土埂后面隐蔽起来。在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他几次跑到小屋那儿朝里望望，但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当警察们正准备吃些三明治充饥时，警官发现有只猫溜进了院子，在小屋门口嗅来嗅去，但他并没有劳神去干涉。半小时后，他吃完饭，吸了支烟，便又走到小屋那儿去看看。他看到这只猫正躺在“陨石”旁边。当他把猫提起来时，发现它已经死了。

“是被熏死的吗？”巡官问。

警官摇了摇头。“不是熏死的，先生。这正是令人奇怪的地方。”

他把猫的尸体放在矮墙上，把它的头抬起来，露出下颚。那儿有一小片黑毛被烧掉了，烧痕的正中央有一个细小的孔。

“唔，”巡官点了点头。他用食指触了触烧痕，然后把手举到鼻子跟前闻了闻。“不错，是灼伤，可是没有火药味儿。”他说。

“还不止这些呢，先生。”

警官又把猫头放下来，给他看头顶部的一块灼伤，这块和下颚上的那块灼伤一模一样。接着，警官从衣袋里取出一根直直的细铁丝，从下面的那个孔里插了进去。铁丝从头顶部的孔里穿了出来。

“谁有那么大本事能弄出这两个孔来，先生？”他问道。

巡官皱起了眉头。用一件口径极小的武器，在非常近的距离内可以造成一个这样的孔。但是，这两个孔却象是同一粒子弹的入口和出口。可子弹穿出来时又不会留下那么整齐的一个孔，也不会把出口处的毛都烧去。整个看来，这只能是用两粒微型子弹，一粒从猫头上部，一粒从猫头下部，在一条笔直的线上射击而造成的伤痕。但这样作毫无道理。

“你能解释这一现象吗？”他问警官。

“先生，我可摸不着头脑。”警官答道。

“那个东西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嗡嗡作响？”巡官又问。

“它不再嗡嗡响了，先生。当我在屋里发现这只猫的时候，什么动静也没有。”

“晤，”巡官点了点头。“陆军部的人员是不是该来了？”

奥恩的日记摘录：

这是个可怕的世界！我们好象是被贬到了一个怪诞的地狱之中。难道这里就是那个迷人地向我们招手的美丽的蓝色星球吗？我们真不明白，完全给弄糊涂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它使我们心惊胆战，我们是文明的花朵，现在却在那些可怕的怪物面前畏缩起来。我们怎能为这样一个世界带来秩序呢？

我们现在藏在一个漆黑的洞里。我们的领袖伊斯正在设法为大家选择一条最佳的行动路线。没人会羡慕他的差事。我们周围的一切不仅是个谜，而且令人无法思议，这可叫他一个人怎么防备呢？现在我们九百六十四个人就全靠他了。原来是有一千个人的，可是刚才出了事：

我听见钻机停了下来，接着是当啷一响，那是它被拆下，又从被它钻出的长长的通道中撤了出来。跟着就传来了集合令。我们爬出各自的房间，收拾起个人的什物，到中央大厅会合。我们当时的领袖还是桑斯，他亲自在那儿点名。只有四个可怜的家伙没能经受住旅途的紧张，除他们之外每个人都在。点名之后，桑斯做了个简短的讲话。

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是永远不可逆转的了。还没有一个人知道，球形器外面究竟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被拆散了，在重新和其他人接上联系之前，每一组人都必须选出自己的领袖，独立行动。

“我们需要的是长期的勇气，而不是一时的鲁莽，”他说，“不要逞英雄。我们要时刻把自己视为建设未来的种子。每一粒这样的种子都是极其珍贵的。”

他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其他球形器的命运如何。因此，我们必须把自己当做唯一的幸存者来行事，就好象如今只有我们掌握着福塔星的全部成就。”

他带头走进刚钻成的通道，并且首先踏上新的土地。我和其他人跟在后面，心中充满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情感。

这就是我们进入的世界，它是如此奇怪，让我怎么来描述它呢？

首先，这是个阴暗朦胧的世界——而当时并不是晚上。在阴暗的天空中，挂着一块巨大的灰色板子，这个世界的光线就来自那里。从我们站着的地方望去，这块板子好像是梯形的，但我怀疑这是透视原理在作怪。事实上，它是一个正方形，又被两条深色的粗杠四等分，形成四个小正方形。在我们头上的一片冥冥之中，能隐约看到一些颜色更深的线，这些线不规则地互相交叉，我猜不透它们的意义。

我们脚下的土地真是怪透了。它是一片广柔的平原，但又一条条地隆起，还布满了结构松散的小块岩石。这些隆起的地方象是凸起的岩层，但不是一层压一层，而是并列的。它们都向一个方向延伸，远远地消逝在我们前后的朦胧之中。紧挨着我们是一条地缝，和我的身高一样宽，也是笔直地向前后方向延伸。越过它，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距离之外还有另一条同样的裂缝，和它完全平行。再过去是第三条，看来还有第四条。

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同伴有些神经紧张。他嘴里嘀嘀咕咕，说什么这是一个几何形的世界，照亮它的是一个方形的太阳。

“胡扯！”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

“那你如何解释这一切呢？”他问。

“我决不急急忙忙地轻易做出解释，”我说，“我得先观察，在收集了足够的材料之后，再作结论。”

“那么，你从一个方形的太阳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他又问，可我没理他。

不久我们便全部集合在球形器外面，等待桑斯做指示。他正要讲话的当儿，突然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这是一种有节奏的、柔和的啪打声，还对不时伴有刺耳的刮东西的声音。它听起来有种不祥的征兆。由于恐惧，我们一时都僵住了。还没等我们动弹，一只极其可怕的怪物从球形器后面冒了出来。

和当时我们面前那个怪物比起来，历史上所有旅行家的见闻都会黯然失色。要不是亲自目睹，我是决不会相信世间还会有这种动物的。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在球形器边上出现的一张巨大的脸，它高高地悬在我们头上。即使是最勇敢的人，看到这张脸也要发抖。

这张脸是黑色的，所以在阴暗中很难分清它的轮廓，不过还能看出它的上部较宽。在怪物的头上，隐约呈现出两只高高耸立的耳朵。这只怪物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两只有些吊眼角的巨大的眼睛闪闪发光。

它停了一下，眨了眨大眼睛，然后又朝我们凑过来。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腿了。它们就象高大的柱子一般，然而行动起来却非常灵敏自如。那么巨大的家伙，能做到这点可真令人惊愕。它的腿和脚都覆盖着浓密的纤维，看上去象是一根根闪亮的黑色金属丝。它弯下腿，把头低下来看着我们，呼吸时一股可怕的恶臭直吹到我们头上，凑近了看，它的脸更加叫人惊骇。它张开了黑洞洞的嘴，一条巨大的粉红色舌头嗖地伸了出来，接着又收了回去。嘴的上面是一根根又长又粗的尖刺，它们向两旁挺着，还微微地打颠。盯着我们的那两只眼睛是冷酷的、愚昧的。

我们刚才都楞住了，现在有些人又吓得慌了手脚。那些离怪物最近的人都急忙往后闪。这时，怪物的一只大脚猛地举了起来。巨大的、突然张开的黑色利爪往下一拍，当它收回去时，二十个我们的男人和妇女早已变成了一堆内酱。

我们被吓瘫了。每个人都瘫了，只有桑斯除外。他忘记了自己所作的注意个人安全的指示，向那个怪物扑了过去。巨爪往上一举，在半空中滑翔了一下，接着又砸了下来。这第二下凶狠的一击又要了十一个人的命。

接着我又看到了桑斯。他正站在两只脚掌的正中间，手中握着射击棒，仰面望着悬在上方的那颗狰狞的头。我看见他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开始瞄准。和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较量，真是愚蠢，是英雄式的愚蠢。但是桑斯知道该怎么办。突然，只见那怪物的头抽动了一下，四肢也颤抖起来，接着便一声不响地倒在它站立的地方。

但是桑斯却被它压在下面了。他真是个勇敢的人……

这以后伊斯便担任了领袖。

他决定，我们必须尽快找个安全的地方，以防还有别的这样的怪物潜伏在附近。我们一找到安全之处，就可以把工具和设备从球形器里搬出来，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他决定带领我们顺着两条地缝之间的大路前进。

走了好长一段路之后，我们来到一座高高矗立的笔直的峭壁下面。峭壁的表面划分成一块块长方形。这些长方形的大小完全一样，真是奇妙。在峭壁脚下我们发现了一个洞，它看起来又宽又深，里面的高度也很一致，令人好生奇怪。刚才说什么这是几何世界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是那么愚蠢……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总算有了个藏身之处，可以躲开那些刚才被桑斯杀死的怪物的同类。这个洞对它们的脚掌来说是太窄了，就是脚掌上长的那些尖爪子也只能伸进一点点儿来。

（又过了些时候）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伊斯带着二十个人去探索这个洞穴，看看除了回到曾经停着球形器的那块平原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伊斯离开之后，我们其余的人便等待着，并注意观察情况。有好一阵子一直平安无事。显然，那只怪物是单独行动的，这使我们大大松了口气。那只怪物现在就躺在倒下的地方，紧靠着球形器，象座黑色的山丘。不久，出了一件奇怪的事。突然间，有更多的光亮倾泻到平原上来。一个巨大的、带钩子的东西落到了被杀死的怪物身上，把它拖走了。接着是一阵雷鸣般的响声，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被震得直颤动。随后，光线又暗了下来。

我决不妄图对这些事做出解释，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理解它们。我只是尽自己的力量，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

又平安无事地过了一段时间。这次的时间要比上次的长得多。伊斯和他带去的人已经出去很久了，我们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又出了什么事。就在这时，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坏的情况突然发生了，使我们措手不及。

那块平原又变得明亮起来。我们脚下的大地开始回荡起隆隆的巨响。它剧烈地颤动着，又引起一阵阵的震荡，使得我们几乎站立不住。我从洞口望出去，看见了一幅甚至现在我还难以置信的景象。在这种形状的怪物旁边，原来那只怪物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是些活生生的，走来走去的动物，它们用后腿站立，比我们那巨大的球形器还要高出三、四倍。我知道这无法令人相信，但这是事实。有四个这样的动物站在那儿，在它们的重压下，难怪整个平原都在隆隆作响。他们向我们的球形器俯下身子，把前腿放在上面，把它抬了起来，——不错，就这样把那金属的庞然大物抬了起来。当它们抬着这么重的东西，迈开巨大的脚咚咚咚地走开时，我们周围震动得更厉害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对这一景象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有一百来个人冲出了我们的洞穴，咒骂着，哭泣着，挥舞着他们手中的射击棒。但是太晚了，他们和怪物们已经相距很远，无能为力了。再说，我们又怎能对付得了这样的巨兽呢？

现在，我们的球形器连同里面的全部宝贵物资已经丧失了。我们从福塔星球继承来的东西已经没有了。除去几件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我们现在是一无所有，只能用这点东西来建设我们的新世界了……

做了那么艰苦的努力，飞了那么遥远的距离，只落得这么个结果，真是令人心酸……

祸不单行。过了一会儿，伊斯的两个同伴带着可怕的消息回来了。

在我们的洞穴后部，他们发现了一块地方，那里布满宽敞的隧道，隧道里臭气熏天，不知是什么动物及其粪便的气味。他们艰难地沿着隧道走下去。有几次，他们受到几种不同的六足动物的困扰，有几次又被一些八足动物袭击。这些动物形状可怕，其中许多都比伊斯他们的个头大，并且有可怕的嘴和爪子作武器。它们既恶毒又凶猛，见人就扑。虽然它们看上去形容可怖，但事实不久就证明，它们只是在进行突然袭击时才具有真正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动物的感觉迟钝，只要一露头，很快就会被射击棒除掉。

经过几番这样的遭遇战，伊斯终于带着队伍到达了隧道那头的开阔平川，一个人也没损失。灾难是在他们来接我们时，在往回走的路上落到头上的。一些凶猛的灰色动物袭击了他们。这些动物比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怪物小一倍。伊斯他们猜想，那些隧道便是它们修建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当那些怪物全被消灭时，我们的人也几乎全部丧命了。伊斯本人也战死了。在所有他带去的人中，只有这两个人能安然回到我们中间。

这个新的、可怕的悲剧使我们渐渐意志消沉、丧失勇气……

我们挑选莫因作新领袖。他决定，我们必须前进，穿过那些隧道。我们身后的那片平原太贫瘠，球形器又没有了，如果我们留在那儿，是会饿死的。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到达那边的开阔平川，我们应当相信伊斯的血不会白流，再不会有灰色的怪物来袭击我们了……

愿主保佑，这个恶梦般的世界将在隧道那边变成清明的天地……

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能够和平地生活、工作和建设，难道这个要求有什么过分吗……？

过了几天，格雷厄姆又登门来拜访萨丽和她的父亲。

“我想你也许想听听关于你那块‘陨石’的初步报告。”他对方丹先生说。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位老先生问他。

“噢，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已经弄得很清楚了。他们只是已经证明它根本不是块陨石；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他们却还摸不着头脑。当他们决定要把那个球状物带走的时候，我已经对它发生了很大兴趣。我对那些人吹了一番牛，又冲他们晃了晃我的战时服役证明，他们才同意破例让我也跟了去。因此，你们完全可以把我的话当成机密来听。

“当我们在专门搞研究的地方仔细检查那个东西时，它看上去只不过是个实心的金属球。关于这种金属的性质现在还未作出任何报告。不过，球上还有一个洞，洞口很光滑，直径大约有半英寸。这个洞一直向里延伸，大约通到球的中部。这可叫陆军部的那些人大伤脑筋，他们想找个最好的办法来对付这个球。最后他们决定把它一锯两半，看看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在一个坑里安了台能自动锯东西的装置，把它开动起来；然后我们全退出一定的距离，以防万一。可是，金属球锯开之后他们都益发给弄糊涂了。”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萨丽问。

“嗨，实际上什么事也没发生。当自动锯走空之后，我们关掉电门，走了过去。那个球躺在那儿，已锯成整整齐齐的两半。但它们并不象我们所估计的那样是实心的。球的外层是约六英寸厚的金属壳，那倒是实心的。但接着便是约一英寸厚的细软的粉末。这种粉末具有绝缘性能，使得陆军部的人颇感兴趣。再往里是一层比较薄的金属隔层，那里面是一个个排列奇特的小隔间。这些小隔间真象是一片蜂房，只是它们是用某种有弹性的、象橡胶似的材料做成的。每一个小隔间都是空的。比这些小隔间更靠中心的一层，是用金属隔成的一些小间，它们比外面那一层的隔间大得多。这些金属小间里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一捆捆细细的管子、一些象是细小的种子似的东西，以及各种各样的粉末。当金属球被锯开时，这些粉末撒得到处都是，现在还没有对它们仔细检查呢。最后，在球的中心是一个直径大约四英寸的空间，它被纸一样薄的箔分隔成几十层，里面什么也没有。

“那件秘密武器就是如此。如果你能从这堆东西得出什么结论的话，陆军部的人肯定会乐意听听的。甚至那粉末状的隔层都使他们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发现那些粉末并不具有火药的性能。现在他们正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弄不清这玩艺儿到底能和什么东西沾上边儿。”

“这的确令人失望。它看上去就是块陨石嘛——要是它不嗞嗞作响的话。”方丹先生说。

“陆军部里有个人猜测说，它也可能是某种陨石，是某种人造的陨石，”格雷厄姆说，“不过，其余的人都认为他想得有点儿太离奇了。他们觉得，一件穿过太空被送到这儿来的东西，绝不会这么令人费解。”

“假如它果真是从太空飞来的，那可该多好啊！”萨丽说，“我是说，那它就不会又是一件什么秘密武器，而是件比那有意义得多的东西。它会是某种象征，象征着我们人类可能有一天也会取得这种成就……

“要是我们真的也能做到这点，该有多好啊！想想看，有朝一日，所有对秘密武器、战争和暴行已经忍无可忍的人们可以乘上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飞往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在那里重新创造生活！这样，我们就能把一切使得这个旧世界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抛在后面。我们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一块使人们能够工作，能够建设、能够获得幸福的土地。要是我们能在什么地方重新开始就好了，我们将会有一个多么可爱的世……”她突然停了下来，外面传来一阵狗的狂吠。这吠声又变成一阵拖得长长的嚎叫，萨丽不由得跳了起来。

“那是米蒂！”她说，“这是怎么回事？”

两个男人也跟着她奔出了屋子。

“米蒂！米蒂！”萨丽唤道。但见不到狗的影子，甚至连它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他们拐向左边，刚才的声音好象是从那边传来的。萨丽第一个看见，在小屋墙边的草丛中躺着一团白色的东西。她一边喊着，一边向那团东西奔去。但那团东西一动也不动。

“啊，可怜的米蒂！”她喊道，“我想它是死了！”

她在那条狗的瘫软的身体旁边跪下。

“她真的死了！”她叫道，“我感到奇怪的是……”

她话没说完就猛地站起身来。“啊，什么东西螫了我一下！啊，疼死了！”她捂住腿，疼得眼睛里一下子充满了泪水。

“这是怎么回事……？”她父亲说话了，眼睛望着那条狗。“这是些什么东西？是蚂蚁？”

格雷厄姆弯下腰去看。

“不，不是蚂蚁。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

他从那些小动物中捡起一只放在手掌上，以便看得仔细一些。

“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他说。

方丹先生在他身旁，也望着那个小动物。

这是个样子奇特的小动物，还不到四分之一英寸高。它的身体看上去象是个整整齐齐的半球，平底朝下，圆面是粉红色的，象瓢虫的壳一样闪亮。它象是只昆虫。但只用四条短腿站着\*。它没有明显的头，只是在闪闪发亮的圆面的边缘上长着两只眼睛。他们正观看时，这个动物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露出苍白的、平平的底部，以及紧挨在眼睛下面的嘴。它的前腿好象握着一小节草或是细金属丝。

格雷厄姆觉得手突然火辣辣地疼了一下。

“见鬼！”他说着把那小动物扔在地上。“这小畜生真的还螫人呢。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动物，可是周围有这些东西可真让人讨厌。有没有喷雾器？”

“洗碗间里有一把。”方丹先生告诉他。他又转向女儿，“好点儿了吗？”地问。

“疼得厉害。”萨丽咬着牙说。

“再忍耐一会儿。我们把这些东西收拾了之后。再来看你的伤。”他说。

格雷厄姆拿着喷雾器跑回来了。他在周围一喷，发现了几百只这样的粉红色小动物，它们正朝着小屋的墙边爬去。他向它们喷了一大团杀虫剂，看见它们渐渐爬得慢了，四只腿软弱无力地摇晃着，最后便躺着一动不动了。他又向它们喷了喷，以确保它们全被杀死。

“这够它们受用的了，”他说，“真是些讨厌的、恶毒的小畜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动物。我纳闷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 《食人城镇》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杨渝坪译

小镇凶案

夜幕降临达德利小镇，在镇外的小树林里，４０岁的乔治和２０岁出头的包娜厮混在一起，乔治建议包娜去汽车旅馆，包娜以不想被别人看见拒绝了。包娜笑着跑开了，乔治的老毛病又犯了，于是他服了药，帮自己放松。

包娜在那边挑逗他：“乔治，快来啊……”

乔治追上包娜：“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接受我的追求？”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乔治：“那我可是枯木逢春啊！我们就在这里如何？我来铺毯子。”

包娜：“不行，你得先抓到我才算数。”然后跑进了密林深处。

乔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后面追，一会儿就追丢了，还被绊了一大跤，他气急败坏地骂娘。突然，他发现自己被手持火炬的人包围，来的人越来越近，中间一个戴了一个巨大的原始部落的木头面具，穿着土著人的祭祀服装，手持一把斧头。那人高举起斧头对准乔治的头部，手起斧落，乔治临终的惨叫声回荡在密林里。

狐火

华盛顿特区联邦调查局里，穆德拿着乔治的档案对史卡丽说：“这个人失踪了１０周，杳无音讯。”

史卡丽：“我说，穆德。别浪费时间了，这些邮寄过来的东西无奇不有，像什么野鹅追踪案，根本是无稽之谈。”

穆德：“是鸡群追踪案。”

看着史卡丽一脸狐疑，稽德解释道：“乔治是联邦家禽监督局派往阿肯色州（美国中南部的州）达德利的查克养鸡场的监督员。”

史卡丽对此不以为然，穆德继续道：“乔治在案发当晚失踪，来自１０区的一名妇女说，在附近农田里看见了奇怪的火光，她认为那是狐火或是鬼魂作祟。根据１９世纪奥萨克斯的民间传说，人们会被狐火球带走。这有可能是印第安人被屠杀的灵魂。”

史卡丽：“这仅仅是传说，穆德。”

“但大部分传说不会留下１２英尺的烧焦痕迹。”穆德一边说一边递给史卡丽看现场拍摄的照片。

照片上拍摄的是案发当晚据目击者称出现孤火的地点。地面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焦痕。史卡丽觉得这并不足奇，因为焦痕可能是某次篝火晚会留下的。

穆德：“我开始跟你想的一样，直到我记起我在大学里看到的精神病人的录像，这让我发噩梦。”

穆德给史卡丽放映录像带，带子里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回走来走去。喃喃自语：“不，他们……他们带走我……，那些火怪……火怪想要新鲜的血肉，我跑得够快，他们没有杀你。你不能让他们杀了你，哦…不……不能让他们杀了你，没有通往天堂之路。没有，先生，没有通往天堂之路…”

穆德关掉录像：“他叫琼斯。在１９６１年５月７日把车停在路边打盹，三天后被人发现。他被遇到的可怕事件搞得精神错乱，州警署发现他的车正好停在达德利查克养鸡场１０区。”

阿肯色州达德利镇，稽德和史卡丽来到案发现场勘查，史卡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树枝，问穆德那是什么。

穆德解释说：“那是女巫的木桩，钉入地下保护邪灵。”

这时一个警察靠近他们问道：“我能帮上忙吗？我是警长阿仁。”

穆德向来者解释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

阿仁：“我希望能帮上忙，但我觉得没什么好调查的啊。”

史卡丽：“不是有人失踪了吗？警长。”

阿仁：”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犯罪活动迹象，而且没人报案，所以我们只写了个报告。”

穆德：“但你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个女巫木桩。”

阿仁：“因为这片区域这种东西到处都是，这里许多山地居民都很迷信。”

穆德：“那这个焦痕又作何解释？”

阿仁：“非法燃烧垃圾留下的。我一直传讯他们，他们还是照烧不误，烧掉垃圾比运走便宜。”

穆德：“那么你不相信存在孤火了？”

阿仁：“狐火不过是沼泽里产生的沼气，充其量和鬼故事差不多。不管怎么说，乔治来到这个镇后就从没离开过，整整半年时间。”

史卡丽：“你的意思是……”

阿仁：“他整天无所事事，既不在农场也不归家，成天鬼混。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他只要一有机会就背着老婆拈花惹草。”

史卡丽：“这种机会多吗？”

阿仁：“也只有乔治这种人才能在这个小镇的年轻女孩中吃得开。说不定他和谁私奔了。”

史卡丽：“他老婆也这样想吗？”

阿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得他老婆也这样想，你们可以自己去问问啊。”

鸡场劫持

史卡丽和穆德走访了乔治家，从他妻子那里他们一无所获，他们又来到查克养鸡场调查。

工友们叫包娜：“包娜。开工了！”包娜紧张地看看四周，干吞了几片药，随同其他工友进了车间。

阿仁向穆德和史卡丽介绍工厂的主管哈罗德，哈罗德问：“你们是为乔治的事来的吧？”

史卡丽：“乔治的失踪可能和他向农业部上交的报告有关，他在报告中建议关闭这个养鸡场。”

啥罗德：“你要知道，自从他来这后，就一直想关掉这鸡场。”

史卡丽：“他报告中引述了你们的多起违规例子。”

哈罗德：“我晓得。”

“那他的报告属实吗？”

哈罗德：“我给你看点东西。”

这边包娜面色苍白，她像在忍受巨大的痛苦，旁边的工友关心地问她有无不妥。她看上去快要晕倒了，她看着加工的鸡肉突然变成了乔治的人头，她把乔治的头从尖矛上拔下，扔到地板上，然后跑开了。在一旁的工友看到包娜把鸡肉扔到地上，被搞得一头雾水。

哈罗德带穆德和史卡丽来到乔治工作的地方，哈罗德声称：“查克养鸡场的每一只鸡都经过严格检测，我们已经经营了５０年，从没出过问题。直到乔治出现为止。”

史卡丽问：“他威胁到养鸡场的存亡？”

哈罗德：“哦，他试图弄垮我们，但还好我们还有其他三位检验员，他们都给了我们十优的标记。我们这里唯一的麻烦就是乔治，他是问题人物，他老是鸡蛋里头挑骨头。甚至不惜闹到联邦政府那里。”

史卡丽：“什么事情呢？”

哈罗德：“他搞了一起大宗的工厂索赔诉讼，认为在这里工作造成他剧烈头痛。他的律师说是‘暗示性催眠’。”

史卡丽：”哦，我听说过，这种病是因为高速重复性活动造成的。那么这起诉讼结果如何？”

哈罗德：“他失踪前几周撒诉了。”

穆德看着饲料加工机里大堆恶心的内脏被搅拌，问“这是什么？”

哈罗德解释这是鸡加工后剩的骨头和组织，用来粉碎后做成鸡饲料。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穆德：“鸡吃鸡？”

下班的铃声响了，哈罗德说：“对不起，换班时间到了。”说完径自离开。

穆德和史卡丽也转身准备离去，突然他们听到女人的叫喊。他们看到包娜用一把剁肉刀架在哈罗德颈上，劫持了他。

穆德举枪对准包娜，史卡丽劝说道：“冷静下来，别伤害他。跟我说你想要什么7？别激动，保持冷静，我们不想任何人受伤。我们谈谈，把刀给我行吗？”

史卡丽的劝说产生作用了。

就在这时，阿仁警长突然开枪射杀了包娜，包娜的尸体沉入了搅拌过的鸡饲料里。稍后她的尸体被捞起来，装入运尸袋运走了。

在工厂医务室里，医生兰道夫给哈罗德包扎颈部的伤口，包好后哈罗德称有事在身，离开了。

史卡丽询问起工厂里有无异状，兰道夫回忆道：“包娜上周来说，有持续性头痛，突发性暴躁、失眠。”

史卡丽：“你能确诊病因吗？”

兰道夫：“我只是厂里的医务室医师，我平常只负责处理如手划伤之类小毛病。精神疾息超出我的所学。”

史卡丽：“你发现她还有其他体质上不适吗？”

兰道夫：“我让她去县里做过脑电图和心电图。一切显示正常，我认为她是压力太多造成的不适。”

史卡丽：“会是暗示性催眠吗？”

兰道夫：“我没有资格做那样的诊断。”

兰道夫：“是的，他们表现的症状相同。”

“你怎么治疗他们的？”

“我给他们服用止痛片。”

史卡丽：“好吧。我想验尸官会告诉我们他们患的何种疾病。“

兰道夫：“恐怕你们在没征得包娜家属同意前，不能进行尸检。查克先生是她的监护人，也是她的祖父。”

穆德和史卡丽来到查克的别墅。

查克白手起家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养鸡场，他一家都在这里工作。他不理解为什么要给他孙女做尸检。

穆德和史卡丽解释说是为了查明乔治和他孙女所患病症，穆德认为他们之间可能有关联。

查克很不满：“我们不和那些不务正业和专找麻烦的家伙打交道。”

史卡丽：“你在说乔治吗？”

查克：“乔治那种人没干过什么好事，他们想让养鸡场倒闭。”

史卡丽：“那你也意识到他的报告会让你的鸡场关闭？”

查克：“长命有好有坏，你好不容易用青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东西，建立自己的家庭、社交圈。可当你年华老去，只能眼睁睁地看人把你的一切夺走……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再活几年。”他笑了笑，“你们去做尸检吧，我也想知道我孙女到底得了什么病。”

罕见脑疾

很快尸检报告出来了，史卡丽确认包娜患上一种罕见的脑痪，一种脑部退化疾病，叫库贾氏症。

穆德：“那为什么她的脑电图显示是正常的呢？”

“这是一种很难诊断的疾病。除了教科书以外我只在学校见过一次感染组织。“

穆德：“这就是她攻击哈罗德的原因了？”

史卡丽：“是的，库贾氏症患者会逐渐演变成痴呆，并伴随严重癫痫……”

穆德：”这种病致命吗？”

史卡丽：“这个女孩几个月内就会发病死亡。”

穆德：“事实上包娜已经不是女孩了，这是她的个人档案，上面说她１９４８年出生，也就是说查克的孙女已经４８岁了。”

史卡丽：“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穆镱：“让我查查看，她的出生证明在塞斯县应该有案可查。天晓得，这案子可比狐火有趣多了。”

在开往塞斯县民政局的路上，史卡丽向穆德解释库贾氏症：“包娜和乔治患上相同的罕见疾病实属少见，因为这种病只会遗传，不会传染。两个毫无瓜葛的人在这个小镇上得这种罕见病这个几率太少有了……”

穆德打断史卡丽的话头：“更出奇的是，包娜只差３年就满５０岁了。”

说话间，前面一辆运鸡的卡车朝他们迎面撞来。

史卡丽：“穆德，小心啊！”

穆德连忙向一边打方向盘，车驶出了道路，停在路边，而那辆卡车则径直朝旁边的河里开去。鸡群开始挣扎，车缓缓沉入暗红色的河里。

埋骨之地

穆德一边飞奔向卡车，一边叫史卡丽叫救护车，他试图救司机出来。

史卡丽接通了电话：“我是联邦探员史卡丽。我报告一起在Ａ７公路上的交通事故。”

稍后，出事地点，一辆吊车把出事的卡车从河里拉上来。

史卡丽：“我刚和兰道夫医生取得联系，他说出事的司机也出现过和包娜、乔治相同的症状。”

穆德：“也就是说，这是第三个库贾氏症受害者？你才说两个相同的病例出现在一处是不太可能的啊。”

史卡丽：”是的，我刚想到了这种病的病理。”

穆德：“好，我洗耳恭听。”

史卡丽：“你在肉鸡加工厂看到了那个研磨机，如果有人把乔治的尸体放进里面？库贾氏症是一种朊病毒，它可以通过这些鸡传播，鸡吃了混合了库贾氏症病毒的饲料，便会感染上这种病毒。而凡是吃了感染了这种病毒的鸡肉的人都可能致病。”

穆德：“也就是说任何人吃了达德利产的鸡肉都有危险？”

史卡丽：“很可能，你知道，英国有时候会焚烧牛群来确保疯牛病不传染给人类。”

穆德：“但达德利的鸡肉远销全美，如果你所说属实，我们将面临的是大规模瘟疫而不是地方小案件。”

穆德注视着血红色的小河问阿仁警长：“阿仁，这些水是怎么回事？”

阿仁：“这些水是从鸡肉加工厂流出来的。有鸡粪，还有一些鸡血和其他鸡的内脏。”

穆德：“乔治失踪后，这里有没有彻底搜查过？“

阿仁：“别开玩笑了，那可是大海捞针啊！”

穆德：“我希望你们尽快打捞这里。”

阿仁显得很吃惊：“你干吗要这样做？”

穆德：“我只想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

阿仁：“听我说，那可是个脏活，我可不想干，除非你告诉我你要找什么。”

稽德：“我希望没什么。阿仁，如果你不想管这档事儿，我叫我的人来做。”

阿仁咧嘴一笑，表示合作：“我做。”然后离开了。

穆德对史卡丽说：“哦，我只是有预感，如果乔治没有离开，如果他是因为那份监察报告被杀，那么他的尸体一定在小镇的某处。”

车祸后当晚，在这条血河旁，拖车继续打捞，阿仁和史卡丽及穆德汇合。

阿仁：“我们关闭了鸡肉加工厂的排水道，现在水位下降，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

穆德：“你找到乔治的尸骨了吗？”

阿仁：“也许你自己看比较好。”

穆德和史卡丽看到拖网里装满了森森白骨，两人吃惊得目瞪口呆。

次日清晨，史卡丽在验尸房里分拣尸骨。穆德进来：“阿仁警长在外头，他们从河里还不断打捞起尸骨。”

史卡丽：“我一直在分辨这些尸骨，我手里这根是属于乔治的。”

穆德：“你怎么知道的？”

史卡丽：“根据这根钉在他股骨里的骨钉，根据他的病历记录，４年前乔治摔断过右腿。”

穆德：“那其他的骨头是属于谁呢？”

史卡丽：“我们需要更专业的仪器来确认，不过据我推测，大多数骨头年龄在２０－３０岁之间。”

“全部都有一个特征，”穆德，“他们全都没有头。”

史卡丽：“此外，像你所期望的，这些老的骨头有腐蚀的迹象和表面磨损。但奇怪的是所有的骨骼，包括乔治的在内，骨头的两端是光滑平整的。”

穆德接过骨头来仔细察看：“看上去像打磨过的一样。”

史卡丽：”可能是被流水侵蚀，但…“

穆德：“这里的小河几乎是死水一潭，不会流动。而且侵蚀也不会只侵蚀骨头两端啊。”

史卡丽：“那应该另有原因了？”

穆德：“也许。”

穆德摸出手机开始拨号。

乔治的妻子陶丽斯来到警局，阿仁警长正在准备喝咖啡。

陶丽斯：“阿仁警长，是真的吗’快告诉我。”

阿仁：“陶丽斯，你听好了。”

陶丽斯：“他们找到他了，对吗？“她边说边哭。

阿仁：“我们在小河里找到不少尸骨，乔治的尸骨也在其中，我很抱歉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为此感到难过。“

陶丽斯：“噢，不，……不！”陶丽斯歇斯底里地哭喊着离开了警局。

阿仁在后面喊她：“一切会好的，陶丽斯，我们会照顾你，陶丽斯？陶丽斯！”

鸡肉加工厂里，哈罗德将新的工作安排交给工人：“这是新的值日表。“他瞥见兰道夫医生从房里出来，用眼神示意想和他交谈，他尾随兰道夫进入了育雏室，兰道夫看上去十分紧张。

哈罗德：”你干吗不帮我检查一下我颈上的伤口？”

兰道夫：“他们在河里发现了尸骨。”

哈罗德：“我听说了。”

兰道夫：“你知道克莱顿也出现相同的症状了吗？这已经是第四例了，拖得越久情况越糟糕。”

啥罗德：“必须得通知查克先生了。”

兰道夫：“他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但他什么也没做。”

哈罗德：“也许我该当面和他谈谈。”

兰道夫：“你试试吧。”

哈罗德：“我去和他面谈，他比较听我的。”

兰道夫：“但如果他不听你的怎么办？”

永生的秘密

穆德在殓房里检视骨骸和相关档案，史卡丽拿着鸡肉套餐家庭装走进来。

穆德：“我刚叫丹尼察看了达德利附近方圆２００公里范围内的失踪人口记录。在过去５０年，这里失踪了８７人，根据法医的证据来看，我想说这里的某些人应该对此事负有责任。”

史卡丽：“看来好像和某些宗教小团体有关。”

穆德：“史卡丽，我认为达德利的居民们吃的不仅仅是鸡肉。”

史卡丽：“你认为这里的尸骨都是被人吃过后留下的？”

穆德：“你来看，这些骨头两端光滑，表明这些骨头曾经在锅里被煮过，人类学者用类似的证据证明嗜食人肉的恶习在新墨西哥的安娜萨热部落中广为流传。”

史卡丽：“那么，包娜是因为吃了乔治的肉而感染上库贾氏症。”

穆德：“这也就能解释她为什么青春永驻了？”

史卡丽：“你在讲什么？”

穆德：“一些食人族的礼拜仪式被认为与他们相信通过吃人肉可以延年益寿的信仰有关。”

史卡丽：“食人族和吃人肉延年益寿可是两码事……”

穆德：“史卡丽你想想，天主教里的吸血鬼，不管他是文学虚构的或者是一个象征，都是通过吃人肉获得永生。虽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起作用的，但是你和我都见证了包娜。”

史卡丽：“可我们还没证实她的出生日斯是否属实呢。”

穆德：“民政局的出生证明会告诉我们真相。设想一下，如果达德利镇的大多数人都对我们隐瞒他们的真实年龄呢？跟我来。”史卡丽跟随穆德离开了殓房。

查克的别墅里。入夜后，哈罗德和查克碰面了。

哈罗德：“你得对发生的一切做点什么，查克先生。大家都吓坏了，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董克：“看上去他们正失去信仰。”

哈罗德：“情况持续下去，恐怕很难再有人坚持信仰了，到昨天为止又有三个人病倒了。”

查克：“我为此失去了我的孙女，别再对我指手画脚，我可以搞定此事。”

突然陶丽斯来访。陶丽斯不想继续撒谎，她怕被人怀疑是她杀了乔治。

查克宽慰她，说一切都是乔治的错，和她无关。

陶丽斯仍旧害怕，她担心穆德和史卡丽会查出真相。

查克向她保证，他们会照顾她，因为她是他们中的一员，不会让联邦探员伤害她。叫她回家好好休息，不久会有一个葬礼要她参加，一切均会云开雾散，没什么好担心的，

陶丽斯离去。哈罗德认为她是不安定因素，应该除掉。

查克回答道：“如果我们开始狗咬狗，那我们和畜生没什么差别，现在我们要对付的是联邦探员，他们才是麻烦所在。”

食人盛宴

穆德和史卡丽夜探塞斯镇的民政局，却发现档案室里一切都被大火焚毁，而且这场火灾很显然是新近发生的，看来有人想阻止他们。

此刻档案室外有人影闪过，穆德和史卡丽都没察觉到。

突然穆德的手机响了，是陶丽斯打来的，她认为有人想谋害她。

穆德问：“是谁？”

陶丽斯觉得是查克。

穆德叫她锁好门窗，史卡丽马上赶过去救她。他吩咐史卡丽去接陶丽斯，他自己去监视查克。

陶丽斯心惊胆战地跑去锁门，忽然室内的灯全灭了，她面前突然出现一个手持斧头戴面具的人。黑暗中，那人举起了寒光闪闪的斧头，随后响起陶丽斯的惨叫声。

穆德来到查克家，管家帮他去通报查克，他在查克的客厅里看到了很多原始人的古董，包括面具，头骨，还看到查克和一些原住民拍的照片，下面标注了“新几内亚１９４４年杰尔部落。”

管家回来告诉他查克不在。

穆德要她打开陈列柜，管家说没有钥匙。

穆德找来工具，不顾管家反对撬开了陈列柜。

打开柜门，赫然映入眼帘的是４个人头，其中有乔治的人头。穆德倒吸一口冷气。管家见状也立刻逃之夭夭了。

穆德向史卡丽简单汇报了这边的情况，史卡丽告诉他，乔治太太也失踪了。

黑暗中，有人在悄悄靠近史卡丽，史卡丽的电话突然断掉了，借助电简的微光，可以看到史卡丽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午夜，小镇的居民们聚集在一个大的篝火前，哈罗德正在从锅里给每个人分发人肉。

查克恼羞成怒地赶来，他押着五花大绑的史卡丽大叫：“这是谁干的？！我跟你们讲过，陶丽斯是我们中的一员，叫你们别碰她。我们应对付的是外人。”

哈罗德一边擦嘴一边说：有人背叛我们，就该受到处罚。”

查克：“看看你们，你们都变成什么了！你们再也没有信仰了，只有恐惧。你们令我生厌。”

哈罗德反驳道：“都怪你带外人来让我们染上病。”

查克：“就是你，从你开始，我们全完了。”

哈罗德嘲笑道：“这都和你无关？”

哈罗德命人带走了查克，查克还在垂死挣扎：“杀了我就是杀了你们自己。”

被封了嘴的史卡丽惊恐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查克被人摁在一个铁锁刑具前，哈罗德命人把查克头锁在铁锁里。一个戴面具的刽子手，手起斧落，查克人头落地。

穆德火速赶往篝火通明处。希望能营救史卡丽。

史卡丽被人锁在铁锁里，动弹不得，目光所及看到带血的斧头映着火光。

就在史卡丽命悬一线之际，突然枪声响起，刽子手应声倒下，人群四散逃去。

穆德救下史卡丽，揭开了刽子手的面具，令他们意外的是：刽子手居然是阿仁警长！

经历此事后，查克鸡肉加工厂被美国家禽管理局关闭。

调查结果：查克出厂的鸡肉没有感染库贾氏病毒的迹象。但小镇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食人聚会还不知道。而事发后又有２７人因库贾氏症身亡。

另据有关档案中记载：１９４４年新几内亚飞机失事，查克是唯一的幸存者。他被困了６个月，期间他被怀疑和食人部落呆在一起，但没得到证实。

从军方得到的证明显示：查克生于１９０２年。

# 《遇难探险家》作者：菲利浦·Ｋ·迪克

“上帝啊！ ”帕克斯气喘吁吁地说，兴奋使他红色的脸庞感到阵阵发麻，“快到这来，伙计们，快看。”

他们聚集到荧光屏周围。

“是她。”巴顿说道，他感觉到他的心脏跳动得十分奇怪，“她看上去很好呀！”

“她看上去真的很好呀！”里奥赞同地说道，“这么说来我也能辨认出纽约了。”

“不可能。”

“我能。在那光线暗淡的地方，就在那水边。”

“那根本不是美国。我们在倒着看。那是暹罗（译者注：泰国的旧称）。”

飞船急飞过去，流星体碎片从船身边“嗖嗖”地擦过。在飞船底下，那个蓝绿色的星球渐渐变大。云层在船身表面飘浮，云层下方是大陆和海洋。

“我从未期望再一次看到她，”马利怀说，“我原以为我们肯定会倒霉地被困在那儿。”他的脸拧了一下，“火星，那个该死的红色废墟，就只有太阳、苍蝇和废墟。”

“巴顿知道如何修理飞机，”斯通船长说，“你该谢谢他。”

“你知道我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帕克斯嚷道。

“什么？”

“去康尼岛。”

“为什么？”

“因为我要再去看一次人类。许多人。不会说话的，汗流浃背的，哦，对了，还有冰淇淋和水，海洋，啤酒瓶，牛奶盒，还有纸。”

“还有女孩，”威瞪大了眼说，“有一段时间了，六个月了吧。我要跟你去。我们可以坐在沙滩上欣赏美丽的女孩。”

“我在想她们会穿上什么样式的浴袍。”巴顿调侃地说。

“也许他们会什么都不穿！”帕克斯兴奋地叫了出来。

“喂！”马利怀嚷道，“我要去看我的妻子。”说完之后，他一下子变得有点迷茫。他的嗓门忽然变得细声细气了：“我的妻子。”

“我也有个妻子。”斯通船长说道，他露出微微的笑容，“但是我已经结婚很久了。”之后他又想起了帕特和金，他突然觉得喉咙一阵刺痛：“我打赌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

“长大成人？”

“我的孩子们。”斯通嘎声地说了一句。

六个男人互相看着对方，衣衫褴楼，满是胡须并且粗糙的脸上现出阵阵兴奋之情。

“还要多久？”威低声问道。

“大概一个小时后，”斯通船长答道小时后着陆。”

飞船重重地降落在地球表面。紧接着，船体在地面跳跃了几下，喷气驱动器刺耳的声响几乎将陆上的岩石和土块都震碎了。飞船终于停了下来。

寂静。

帕克斯手中紧握住安全带，因为他已经快站不稳了。他眼睛上方划破了一个口子，血不断地滴到他脸上。

“我们已经着陆了。”他说。

喷气驱动器熄灭了，轰隆声停止了……只有水滴从飞船舱板滴到地上的声音。

飞船里面一团糟。外壳三处被震变形。文件和损坏的仪器撒得到处都是。

威和斯通慢慢站起来。“大家都还好吧？”斯通问道。“帮我一下，”里奥说，“我的脚扭了。”

大家把他扶了起来。

“我们已经着陆了。”里奥重复了一遍，难以置信地，“这是地球。我们回来了，活着回来了！”

“我希望标本没事。”里奥说道。

“该死的标本！”威激动地喊道。他狂暴地弄着舱门闩，试图拧开舱门盖的锁，“让我们出去到处走走吧，吧，疯狂地奔跑吧。”

“我们在哪？”巴顿问斯通船长。

“旧金山的南面。在半岛上。”

“旧金山！嘿——我们可以开电缆车了！”帕克斯帮威拧开了舱门，“旧金山，我就路过过一次。这有一个大公园——金门公园。我们可以去快乐之家。”

舱门打开了，谈话顿时停止。所有人探出头向门外望去，眼睛被炙热的阳光射得不停地眨。

举目望去，一片绿野，远处山脉拔地而起，山峰直耸入云。山下移动的小点点便是汽车，阳光照在它们上面。还有那电线杆。

“那是什么声音？”斯通疑惑地说着，紧张地倾听。

“一列火车。”

火车沿着铁轨由远而近，黑烟从烟囱中不断地冒出。微风拂过原野，激起层层绿浪。右边有一个房子和绿树交织成的小镇。一个帐篷剧院坐落其中。路边有一家汽车旅馆。

“会不会有人看见我们？”里奥问道。

“一定有。”

“肯定会听见我们的动静，”帕克斯说，“我们落地的声音就像上帝肚子里因消化不良发出的声音一样。”

威踏上地面。他摇摆得厉害，伸出手臂：“我要摔倒了！”

斯通笑道：“你会适应的。我们已经在外太空呆得太久了。”他跳下飞船，“我们可以开始陆上行走了，哈哈。”

“向小镇进发。”帕克斯走在他身边，“也许他们会向我们提供免费食物……哇——香槟！”他的制服已经破破烂烂，连胸口都露出来了，“英雄归来。小镇要人。欢呼游行。军乐队列。爵士彩车。”

“爵士，”里奥咕哝着说，“你晕了头了吧。”

“当然。”帕克斯大步穿过田野，其他人跟在他后面，“快点！”

“看，”斯通对里奥说，“那边有些人在看我们。”

“小孩，”巴顿说，“一群孩子。”他兴奋地笑了出来，“让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吧！”

他们走向那些孩子们，越过肥沃土壤上潮湿的草地。

“一定是春天，”里奥说，“空气闻起来像是春天的。”他深呼吸了一口，“还有草地。”

斯通计算了一下：“今天是４月９号。”

他们加快了脚步。孩子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他们。

“你们好！”帕克斯大叫一声，“我们回来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巴顿冲着孩子们喊道。

孩子们眼睛呆呆地盯着他们。

“有什么不对吗？”里奥问道。

“我们的胡子。我们看起来糟透了。”斯通比画着，“别害怕！我们刚从火星回来。火箭飞船。两年前——记得吗？确切地说是一年前的１０月。”

孩子们依旧盯着他们看，脸色苍白。突然，他们转身就跑，疯狂地往镇上跑去。

六个人看着他们跑去。

“到底怎么回事，”帕克斯咕哝着，迷惑不已，“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胡子。”斯通不安地重复道。

“有些不对劲，”巴顿颤抖地说，他开始战栗“有些不对劲的事发生了。”

“怎么能啊！”里奥说道，“我们的胡子。”他野蛮地撕下他衣服上的一块布，“我们太脏了，笨拙的走路方法。没那回事吧。”他在孩子离开后才开始说话，“我们走吧。他们很可能为我们准备了一辆特制轿车，很可能在等着我们呢。”

斯通和巴顿互相瞟了对方一眼。他们慢慢地跟在里奥身后。其他人跟在后面。

沉默，不安，六个满是胡子的男人越过田野走向小镇。

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看到他们走近，转头就跑。一些正在翻修铁轨的铁路工人扔下手中的铁锹，撒腿就跑，嘴里还不住地叫喊。

六个人麻木地看着其他人跑掉。

“什么玩意儿？”帕克斯咕哝着。

他们穿过铁轨。镇子在另外一边。他们走进了一大片桉树林。

“伯林盖姆，”里奥将标识牌上的名字读了出来。他们俯瞰下面的一条街。旅馆，咖啡厅，停在那的汽车，加油站，廉价商店，一个小小的城市郊区，在人行道上购物的人，慢慢行驶的汽车。

他们走出树林。过了马路，一个汽车加油站服务员望着他们——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过了一阵，他扔下手中的油管，一下子跑向主干道，发出尖叫声。

汽车停了。司机跳出汽车拔腿就跑。男男女女都涌出商店，到处乱跑，疯狂地逃走。

没一会儿工夫，大街上就一个人也不剩了。

“上帝啊。”斯通走上前，不知所措，“怎么——”他走过大街。看不见一个人。

六个人走向主干道，迷惑而沉默。所有人都跑光了，停在街边的一辆汽车也急速地离他们远去。

这时巴顿注意到楼上窗口有一张苍白的面孔。但遮光的帘子马上就放下来了。

“我不明白。”威嘀咕着。

“他们都疯了吗？”马利怀问道。

斯通什么都没说。他脑海里一片空白。麻木。他感到疲倦不堪。他坐在路边，喘着气。其他人站在他周围。

“我的脚踝，”里奥说道，“他们都怎么了？”

“我不知道。”斯通说道。他从碎布口袋里拿出一枝烟，并点燃了它，忧郁地抽了起来。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废弃的咖啡屋。人们都跑出去了。食物还在桌子上。一个汉堡还在长柄浅锅里煎着，都已经焦了，咖啡正在火炉上煮着。

人行道上撒满了受惊人群丢弃的杂物，一辆被遗弃的汽车的发动机还在咕噜咕噜地响。

“好吗，”里奥说，“我们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

“我们不能就——”

“我不知道！”斯通穿过马路走进对面的咖啡店。他们看着他坐在吧台边。

“他在干吗？”威问道。

“我不知道。”帕克斯跟着斯通进了咖啡店，“你在干吗啊？”

“我在等人问我要点什么。”

帕克斯笨拙地扯动斯通的肩膀：“别这样，船长。这里没人。他们都走了。”

斯通什么都没说。他依旧坐在吧台边，脸上毫无表情，还在等着服务员问他要点什么。

帕克斯走出咖啡店。“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问巴顿，“那些人到底是怎么了？”

这时，一只斑点狗从他们面前走过，僵硬地、警觉地并且怀疑地嗅着什么，然后沿着街边小跑去了。

“脸。”巴顿说。

“脸？”

“他们在看我们。就在上面。”巴顿面向一幢建筑物，“他们躲了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躲我们呢？”

突然，马利怀感到自己变得僵硬了：“什么东西过来了。”

他们转过身。

街的另一头，两辆黑色的私家车转过路口驶向他们。

“谢天谢地。”里奥嘀咕着，“他们过来了。”

那两辆私家车停在了路边。门打开了。里面的人从车中走出，一句话没说就把五个人包围了。那些人个个打着领带，戴着礼帽，穿着灰色外套，打扮得都很体面。

“我叫斯堪兰，”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烫过头的灰发男人说道，“联邦调查局的。”讲话的声音清楚而冷淡。他很快地打量了他们五个一下：“另外一个呢？”

“斯通船长？在那儿呢。”巴顿指着咖啡店。

“叫他出来。”

巴顿走去咖啡店：“船长，他们在外面，出来吧。”斯通跟着他走了出来，回到路边。“他们是谁，巴顿？”他犹豫地问道。

“六个，”斯堪兰点着头说，然后向他的人招手“行了，这是所有的了。”

联邦调查局的人走过来把他们围住。

“等等！”巴顿浑厚的声音叫道。他的头来回转动，“发生什么了？”

“这算什么？”帕克斯恳求道。眼泪从他面颊流下，“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会告诉我们吗？”

联邦调查局的人配了武器。他们拔出了武器。威立刻吓得后退了两步，举起双手。“求你们了！”他号啕道， “我们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

突然间一个希望从里奥心头闪过：“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他们认为我们是敌人。”他对斯堪兰说：“我们是地球—火星探险队员。我叫里奥。记得吗？一年前的１０月。我们现在回来了。我们从火星回来了。”他的声音渐渐变弱了。武器顶上来了。

“我们回来了！”马利怀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们是地球—火星探险员。我们回来了！”

斯堪兰脸上毫无表情。“听起来不错，”他冷淡地说，“只是，那艘飞船已经在火星坠落并且爆炸了，就在它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没有一个船员幸免。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们后来又发射了一艘飞船，派出机器人搜寻队上火星并且带回了六个宇航员的尸体。”

斯堪兰的话音刚落，调查局的人开火了。燃烧着的凝固汽油弹飞向六个满是胡子的人。他们向后退，火烧到他们身上。调查局的人看着六个人身上起火，紧接着视线被遮住了。他们再也看不见那六个人的身影了，但依然能听见他们惨叫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他们愿意听到的某种声音。他们在那等着，注视着。

斯堪兰用脚踢了踢烧焦的碎片。“不是那么容易确定，”他说，“可能这只有五个……但我没有看到他们中任何一个溜走。他们没有时间这么做。”在他脚的压力下，一块焦灰碎了；焦灰变成了小颗粒，蒸发并且冒着泡。

他的同事威尔克盯着地上的焦灰。不同的是，这次他不能十分确信燃烧弹究竟做了什么。

“我——”威尔克说，“也许我应该回车上去。他嘀咕着，开始慢慢走开。

“这肯定还没完。”斯堪兰说，接着他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表情。“是的，”他说，“你回去坐到车里。”

人群开始涌到人行道上，焦虑不安地从门口和窗户向外张望。

“他们解决他们了！”一个小男孩兴奋地叫道，“他们抓住了外太空的间谍！”

摄影师忙着拍照。好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苍白的脸，恍惚的眼神希望知道这堆烧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威尔克蹑手蹑脚地回到车上，关上车门。步话机嗡嗡作响，他把它关掉，不想听到任何从它里面发出的声音，也不愿对它说任何话。在咖啡店门口，调查局的人还站在那里，与斯堪兰交换意见。这时他们许多人小跑着散开了，威尔克看着他们离开，心想：多么可怕的噩梦啊。

斯堪兰走过来，将脑袋探进车子里问威尔克：“好点了吗？”

“几次了，”他问道，“这是什么啊——第22次了？”

斯堪兰说：“第21次。每隔两个月……同样的名字，同样的人。我不用告诉你，你会习惯的。至少它不会吓到你。”

“我没看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任何不同，”威尔克非常清醒地说道，“这是在烧毁六个人类。”尽管说法有点怪。

“不！”斯堪兰说道。他打开车门坐进去，坐在威尔克后面，“他们只是长得像人类。这就是一切。他们想，他们企图，你知道巴顿，斯通，还有里奥——”

“我知道，”他说，“某些生活在那地方的人或者东西亲眼看到了那艘飞船坠落，目睹他们死亡，并且展开了调查，就在我们赶到那颗星球之前。但——”

斯堪兰说：“我们对他们了解得还不够。只有这个——一次又一次地派他们的模仿体到我们这儿来，企图蒙骗我们。”

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刚硬起来，绝望了：“他们疯了吗？也许他们太不同了。难道他们认为我们都叫里奥，马利怀，帕克斯和斯通吗？这是让我疑惑不解的地方……或许这是我们的机会，事实上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个体。想想看，如果他们创造出一个孢子或是一粒种子，那将会多么糟啊。但不会像任何死在火星上的六个人中的一个——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模仿体……”

“他们需要有一个模本。”威尔克说。

调查局的一个人向斯堪兰挥手，斯堪兰匆忙下车。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对威尔克说：“他们说只有五个，其中一个给跑了；他们认为他们看见了他。他一瘸一拐地跑并且跑不快。其余的人在追他——你呆在这儿，盯着点。”他大步向小巷走去，其他人都紧随其后。

威尔克点燃一枝香烟，头趴在方向盘上。模仿……所有人都挺可怕的。但——

是否以前那火星上的人或是其他星球上的生物确实想与我们联系？他们只是用六个丧身的宇航员的身体来掩饰他们自己的形体，以便不吓着我们人类？

两个警察出现了，正在疏散人群。第三辆道旗（一种型号的汽车）装载着联邦调查局的人沿着路边开过来，接着便停了下来。里面的人走了出来。

其中一个威尔克并不认识的探员走近他的车没开你的对讲机吗？

“没有。”威尔克说。他重新打开对讲机。

“如果你看见一个模仿体知道如何干掉他吗？”

“知道。”他说。

那个探员回到了他原来的队伍里。

如果那种事发生在我身上，威尔克问自己，我该怎么做？想办法找出他们到底想要什么？长得像人类的，行为举止与人类没差别的，感觉上像人类的……还有，无论他们是什么，或许只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变成人类？

在人群的边缘，一个孤影从中脱离出来，走向他。那个身影犹豫地停下来，摇摇头，蹒跚着，紧接着似乎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威尔克一下就认出来，因为他曾经受过好几个月的专业训练。它穿着不同的衣服——一件衬衫，扣子扣错位了，还有一只脚什么也没穿。这迹象表明他不明白什么是鞋。或者，他心想，也许那是因为眼花或一只脚受伤的缘故。

当它向他走来的时候，威尔克举起他的手枪瞄准它的肚子——受训时被明确告知要射击的那个地方；他开枪了，在射程之内，一枪紧接着一枪。正中目标……裂成两片，像只臭虫。

当它看见他准备开枪的时候，从它的脸上可以看出它有多么痛苦与困惑。它停下脚步，面对着他，没有做出任何逃跑的动作。现在威尔克意识到它已经被严重烧伤，无论如何它都不会生还了。

“我必须这样。”他说。

它盯着他，接着要张嘴说些什么。

他开枪了。

它已经死了。威尔克走出车身。

我做错了，他看着躺在地上的未知生物沉思了起来。我射它，因为我害怕。但我必须这么做。就算这是错误的。它们是到这来渗透我们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认不出它们了。这是我们所被告知的——我们不得不相信它们是来密谋对付我们人类的，它们是非人类。并且它们会永远这么做下去。

谢天谢地，他心想，都结束了

紧接着，他想起这还没完呢……

那是天气宜人夏季的某日，７月底。

飞船轰隆地着陆了，浸在一片已被犁耕的田野里划过一片篱笆、一间小屋，最后在一条溪谷里停下了。

寂静。

帕克斯双腿振动得厉害。他欢手紧握着安全带。他感到肩头一阵酸痛。他摆动着头，都快眩晕了。

“我们着陆了。”他提高嗓门说道，声音中带着几分惊恐和兴奋，“我们着陆了。”

“扶我一把。”斯通船长气喘吁吁地说。巴顿伸过手去帮斯通站起来。

里奥擦去他脖上的滴滴血迹。船舱内一片狼籍。仪器设备打碎的打碎，散落的散落。

威步履蹒跚地走向舱门。手指颤抖着，他开始拧开沉重的门闩。

“终于，”巴顿说，“我们回来了。”

“我难以相信这一切，”马利怀嘀咕道，舱门被拉开，“看起来不像。美好的地球。”

“喂，听着，”里奥气喘吁吁地下到地上说，“谁有照相机？”

“荒唐。”巴顿笑着说道。

“快去拿！”斯通嚷道。

“是，就去，”马利怀说，“正如我们计划的，如果我们回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写在学校教科书里的历史记录，就要诞生了。”

威在满是碎片的船舱里到处寻找照相机。“好像坏了。”说着，他举起带有凹痕的相机。

“也许还能用，”帕克斯说，拿过照相机调试了一下焦距，“所有人站成一排。”他按了一下自动拍摄键，然后站进自己的队伍里。

六个满脸胡须、衣衫褴褛的男人站在报废飞船的残骸边，集体合了张影。他们注视着远处绿色的田野，有点惊恐，有点沉默。他们互相瞟了眼自己的同伴，眼光闪烁着。

“我们回来了！”斯通对着苍天叫道，“我们终于回来啦！”

# 《圆形废墟》作者：[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好像他不再梦见你了……

——《在镜子里》①

第六章

谁也没有看见他是在哪一天晚间上的岸，谁也没有看见那艘竹舟怎样沉没在神圣的泥沼里，但是几天之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是从南方来的；他的家乡在河流上游的许多村落中，在大山的深腰里，那里的尊德语②还不曾受到希腊语的污染，麻风病也不是那么经常发现，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灰色的人当时吻了一下稀泥，爬上了岸，没有挡开那些划破了他皮肉的苇叶（很可能他都没有感觉到，昏昏沉沉地鲜血淋淋地爬着，一直爬进了这个圆形的场地。场地中央有一只石头的老虎或者一匹石头的马，有时候是火红的颜色，现在则是灰白的颜色。这个圆形场地是古代被火焚毁的一座古庙，已经受到沼泽丛林的亵读，它所供奉的神也不再有人来礼拜了。这个外来的人躺到台座下面，高升的太阳使他清醒了过来。

他毫不惊讶地发现身上的创伤都已结了疤。他闭上苍白的眼睛，睡了过去，并非由于体力的衰竭，而是由于意志的决定。他知道这个废庙就是他那不可克服的意志需要的地方。他知道不断地繁殖的树木并没有封死河流下面另一个合适的神庙废墟，那里的神也被烧毁了。他知道当前的任务是做梦。半夜里，一只鸟的悲啼把他惊醒。许多赤脚的脚印，一些无花果，以及一只水罐，使他明白，当地的人在他做梦的时候已经尊敬地来看视过他，是为了恳求他的保护，或者是因为害怕他的魔法。他感到一阵恐惧的寒战，就在倒塌的墙壁间找了一个壁龛，藏身在不知名的灌木的叶丛里面。

把他引到这里来的目的，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它是超自然的。他要梦见一个人；要梦见他，包括全部的细节，而且要使他成为现实。这个魔法的计划消耗了他心灵的全部内容。要是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或者讲讲以前怎么过的日子，他简直无法肯定地予以答复。

这个荒废的坍毁的神庙对他很合适，因为它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看得见的世界。附近的农夫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承担了供应他有限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奉献给他的大米和水果，足够维持他身体的需要，使他能够从事睡觉和做梦的这唯一的任务。

“起初，他做的梦是纷乱不堪的；不久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合乎辩证了，这个陌生人梦见自己在一座圆形露夭剧场的中央，有点儿像被火烧毁的神庙。一大群密集如云的学生，肃静地在台阶上坐着。最远的学生的脸，远在几个世纪之外，高在天上的星宿之旁，但是都清清楚楚。这个人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解剖学，宇宙学，魔法学。一张张的脸热切地听着，努力地去领悟，以回答提问，好像他们明白这种考察的重要性，因为这样会把他们之中的一两个从空虚的幻象中救赎出来，放进现实的世界里去。这个人，不论在梦中或者醒着的时候，总是在思考这些幻影的答复，不让骗子手得逞。他有点困惑地发现，有一种智慧正在增长。

他是在寻找一个值得分享宇宙的灵魂。

经过九个或者十个夜晚之后，他有点痛苦地懂得了，他从这些被动地接受他学说的学生中、不可能期望什么，只有从那些有时候敢于合情合理地反对他的人中间，才会找到希望。

前者尽管可爱，使他喜欢，却不能上升到个性，后者则原来就显得可能性多一些。有一天傍晚（现在傍晚也用来做梦了，现在他只有在天亮的时候醒一两个钟头），他把这所学生众多的幻想的学堂永远停了课，只让一个学生留下来。这是一个默不做声的少年，神情忧郁，有时候很倔强，瘦削的脸容跟他的梦想者相类似，他的同学们突然消失，并没有使他惊慌很久。经过几次个别讲授之后，他的进步就已经使老师大为惊讶。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有一天，这个人从梦中醒来，仿佛从粘糊糊的沙漠里出来一样。他瞧着傍晚朦胧的光，突然弄错，以为是黎明。他明白自己并没有做梦。整个晚上，整个白天，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压倒了他。他想到林莽里去踏勘一下，使自己疲劳。可是在毒芹丛中，他仅仅做了几个短暂而朦胧的梦，得到一些粗糙的一瞬即逝的幻景，毫无用处。他想再把学生召集起来，但是他刚刚说了几句简单的鼓励的话，就变了形状，消失不见。在这种几乎无休无止的失眠中，气愤的眼泪烧灼的着他的老眼。

他懂得，把组成梦的无条理的杂乱事物加以模造，是一个男子汉所能从事的最最困难的工作，即使悟透了超级的和低级的谜也不行，要比用沙子搓一条绳子或者用没有脸的风铸成一个钱还要难。他明白，开初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的。他发誓，忘掉开始时把他引入歧途的庞大幻景，寻找另一种工作方法。在付诸实行之前，他花了一整个月，恢复被精神错乱所消耗的体力。他放弃了入梦之前的一切预想，因而几乎每天有一段合理的时间可以人睡，在这期间他做的很少几次梦，他也并不在梦中加以观察。为了使任务得以重新开始，他等待着满月的时候来到。来到之后，他傍晚下到河水里净身，礼拜了夭上的众星宿，呼唤了一个强大有力的名字的规定的音节，就去睡觉。他几乎立刻做起梦来，不禁心跳不止。

他梦见了活跃、温暖、秘密的它，有一只握紧的拳头那么大小，石榴的颜色，隐约地藏在一个还没有面孔和没有性器官的人体里面，一连十四个明净的夜晚，他以小心翼翼的爱去梦见它。每一个晚上，他观察着它，发现它越来越明显。他不触摸它，仅仅限于目睹着它，察看着它，也许还以目光纠正着它。他从许多的距离，许多的角度，观察它，培养它。到了第十四个夜晚，他用食指触了触它的肺动脉，然后又从里到外触摸了整个心脏，这次检查使他很满意。有一天晚上。他故意不做梦，然后重新拿起那颗心，祈求了个星宿的名字，开始从事另一个主要器官的幻影。一年不到，他已经达到了骨架和眼皮。无数的头发也许是一项最困难的工作。他梦见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小伙子，但是不能站起来，不会说话，也不睁开眼睛。一夜接一夜地，他梦见这个小伙子在睡觉。

诺斯替教的创世纪说，造物主捏成了一个红色的亚当，但是不能够站起来，这个巫师花了那么多夜晚在梦中制成的亚当，就跟那个泥土捏的亚当一样笨拙，粗糙。原始。有一天下午，这个人几乎把自己的成品完全毁掉，但是他后悔了（还不如毁了的好）。他把大地的神祗，河上的神祗都祈求遍了之后，扑到那座也许是只老虎，也许是匹马的雕像脚下，恳求这个不知各的神的救助。这天黄昏，他梦见了这座雕像。他梦见它是活的，颤动的。它不是老虎和马匹的丑恶变种，而是同时是这两种强有力的动物，也是一头公牛，一朵玫瑰花，一场暴风雨。这个多面的神向他显示，说它在地上的名字是火，在这个圆形的神庙里（以及其他同样形状的神庙里人），曾经受过祭献，受过崇拜。它将魔术般地使这个梦中的幻影获得生命。以致所有的生灵，除了火自己和做梦者之外，都以为这是个有骨有肉的人。它命令，一旦此人被教会了礼仪，就要派到到另一座坍毁的神庙去，那些金字塔还在下游耸立着，以便有人在那个废墟里赞颂它的名字，在这个做梦的人的梦中，做梦的人醒了过来。

巫师按照命令办事。他使用了一段时间（结果是大约两年），向这小伙子启示宇宙的奥秘，对火的崇拜。然而在内心里，他却因为就要跟他分离而痛苦。他以教育的需要为借口，每天延长做梦的时间。他也为他重新做了右肩，也许是因为原来的不得力的缘故。有时候，一种似乎一切都已经发生的印象，使他不能安宁……一般他说，他的日子是好过的；他闭上眼睛，就想：现在我是跟我的儿子在一起了。或者，想得更少一些的是：我培育的儿子在等待着我，要是我不去，他就不存在。……

逐渐逐渐地，他使这小伙子习惯了现实。有一次，他命令他去远处山岭上插一面旗。第二天，旗子就在山峰上飘动了。他尝试了其他类似的测验，一次比一次大胆。他不无痛苦地明白，他的儿子已经准备降生了——而且也许还迫不及待。这天晚上，他第一次吻了他儿子一下，就派他到另一座神庙去，那座庙的废墟在河的下游发出白色，中间隔着许多里路的密集丛林和沼泽。在这之前（为了永远不让他知道字己是一个幻影，相信自己跟别人一样，是一个人），他使他忘掉了所有随师学艺的徒弟岁月。

他的成功和他的宁静，却受到了厌烦的侵袭。在傍晚的暮色里，以及黎明的曙光里，他俯伏在石像前面，也许是在想象他的非真实儿子也正在做同样的礼拜，在别的圆形废墟里，在河的下游。晚上，他不再做梦，或者做所有其他人同样的梦。他看到宇宙的声音和形状，都有点灰白。他的离去的儿子，就是靠着他灵魂的缩小获得养料的。他的生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使这个人不禁沉浸在狂喜之中。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有些讲他故事的人喜欢以年计算，有些则以五年为一期计算；有两个船夫半夜里惊醒了他。他看不见他们的脸，但是听见他们在讲，北方的神庙里有一个有魔法的人，能够踩着火而不烧着。巫师突然想起了神的话。他记得，构成地球的全部生物中间，只有火知道他的儿子是一个幻影。这段口忆，开始时使他安心，后来却折磨着他。他怕他的儿子会思考这种不正常的特权，因而发现自己仅仅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人，而是另外一个人做的梦的投影，这简直是无比的屈辱！简直是头脑发昏！所有的父亲都关心（或者容忍）自己生育的儿子的一点点烦恼或者幸福；因此，也很自然，巫师担心着这个儿子的未来，这儿子是他在一千零一个夜晚，一点一点的脏腑，一个一个的特征，费尽心机地想出来的。

他的忧虑是突然结束的，不过有些预兆。首先（在长期的干旱之后），远处飘来一片云，活泼得像只鸟，到了山头上，然后，南方的天空染上了豹子牙床那样的玫瑰红颜色。后来是使夜晚的金属生锈的团团烟雾，最后，是野兽惊慌地四散奔逃。因为，许多世纪以前的事情又重复发生了。火神的神庙的废墟，被火所焚毁。黎明，一只鸟也没有。巫师看见密集的火焰爬上了墙壁。有一会儿，他想逃到水里躲起来，但是后来明白，死亡就要来结束他的晚年，解脱他的劳作了。他向着一片片的火焰走去。火焰却并不咬啮他的肉，反而抚爱地围裹住他，既没有炙热，也没有烧灼。他宽慰，他谦卑，他惶恐，他明白：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一个别人在做梦时看见的幻影。

① 英国作家莱维斯·卡洛尔（1832一1898）的童话小说。

② 古代波斯的一种语言。

# 《远方的朋友》作者：阿瑟·克拉克

程飞译

由于食品短缺，地方政府通过一项禁止生小孩的法律。很久以前人们就意识到随着地球人口的日益膨胀。终有一天会有人没饭吃，而这一天终于在这儿降临了。

塞德和安妮在山背后有个农场，那天政府发言人在传达这个法律时他们没能听到，后来还是一位邻居告诉他们的。

“这项法律对于已经出世的小孩是没关系的，”邻居莱西告诉他们，“同样，以后十一个月内出生的小孩也没问题。但此后就必须停止生育。”

莱西讲得有点神秘兮兮，好像他们自己就是那么制订法律的政府。他已上了年纪，一直是单身，靠打猎，做生意谋生。

“要是人们无视法律而继续生孩子，他们怎么办呢？”塞德问。

莱西事实上也想不起来了，这件事与他没直接关系，他也没认真去听。而且，当时政府在宣布这项法律时他还在村庄晒谷场的人群后边进行一项浣熊皮的交易。但在回答塞德提出的问题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除掉他们。这是法律的法律。”

“不，不。”安妮说。

“他们会那样干的。”莱西说：“就像当年执行清教徒法律杀小猪那样。”

“那样太残忍了。”塞德说。

“这是没办法的。”莱西说，“否则没有人能填饱肚子。政府发言人说，因为一般的谈话没有像设想的那样奏效。人们不肯尽职，所以现在只好采取这个措施。”

“永远不能生小孩吗？”安妮问，“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以后就不会再有人了。”

“不是永远。”莱西说：“他没有说‘永远’，他说十年，因十年之后，随着事态的发展人口又会回到平衡状态。”

塞德用鞋子在他们小屋面前的泥地上画字样。他说：“安妮和我还有孩子，我们当然盼望在法律实施之前生一个。”

莱西斜了安妮一眼，见她正在低头看她丈夫用鞋子画的那些字样。

“好吧，”莱西轻蔑地咧嘴一笑，“你最好马上动手。”

不管塞德和安妮怎样努力，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他们没有孩子，也许是因为他们太努力了。一个月过去了，然后是一年。但一年半之后正当非法时间，安妮意识到她怀孕了。她没有告诉塞德，但一段时间之后塞德便注意到了。

“我们怎么办呢？”她问。

“咳，我们不能去自首，”塞德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他们一旦发现就会把他带走的。”

“他们不会发现的。”他说：“我们与大多数村庄的距离够远的了，如果真有人来我们就不让他们见到。”

“让我来对付他们吧。”她丈夫说。

婴儿偏偏选了一个下暴风雨的日子出生了。因为没有接生婆，安妮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没过多久婴儿就被藏进了塞德制作的摇篮里。而安妮也终于盖着许多东西睡着了。

塞德很不自然地为他那可怜的小儿子哼歌。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塞德跳了起来，差点弄倒摇篮，婴儿哭着醒了。他连忙哄他。但敲门声不停。直到婴儿再安静下来。他在摇篮前面拉上帘子再走到门边。

“谁呀？”他说着打开一条门缝凝视着外面漆黑的雨夜。

“我。”莱西的声音。

“你要什么？”

“我要什么？你想我要什么？我想进来躲雨。”说着，他就推门。

塞德拦住了。

“你不应该下雨天出来。”塞德想，不知莱西听到婴儿的哭声没有。

“这是什么话，塞德？”他又推门了。“让我进去。我全身都湿透了。”

“不”寒德说：“走开。”他关上门，闩上闩，又拦上门栅。

他听到莱西叫喊、发誓的声音。但过了会儿，又恢复平静了。

一阵闪电使塞德转向窗口，作看到了印在窗上的男人的身形。然后又见那人跑着冲过空地，他消失在树林里了。

塞德回到了摇篮旁边。盯着熟睡的婴儿。弯下身，笨拙地用毯子的一端裹起他，说：“儿子，那个莱西要给我们惹麻烦了。”

塞德在玉米地边干着什么。天很热，他摘下帽子擦了擦脸和脖子。

莱西从树林间缓步而来，他腰间皮带上挂着几张皮子，肩上搭着一只麻袋。

“玉米长得怎样？”他问。

“长得很好。”塞德回答说。

给我挑些好的。看到人家富裕我很高兴。”

“我们勉强混日子。”

“安妮和……怎样？”

塞德严厉地看了他一眼。

“她很好。”

“还有那个呢？”

“那个什么？”塞德问。“你究竟要打听什么，莱西？”

莱西笑笑，没有看塞德。顺手拿起一棒塞德刚采下的玉米，剥开壳底，闻了闻。

“这玉米很好，”他说，“我每天要半打，还要两个萝卜，几个西红柿。人的粮食中需要新鲜的蔬菜。”

塞德眯了眯了眼睛，“你说得很对，”他说。“我想我们能收很多。你能给我们什么呢？我们也许想吃点兔肉。”

莱西拍打一下那竖在田边的夯，说：“我没想过我必须给你东西作为交易。”

“那不是交易。”

“不是？”莱西问：“对吗？”

“老兄，有话你就大声讲吧。”

莱西把那棒玉米的苞片推上，放进麻袋，又拿了另一棒。

“住手。”寒德说。

“我听到镇上传说，”莱西拿了六根玉米棒子慢慢地说，“那儿已开始实行给告发非法婴儿的人发赏金。”

他定定地盯着塞德看他反应如何。寒德尽量地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曾因猎到一只恶狼得过一笔赏金，”莱西说：“那让我手头宽裕了一阵子，当然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在小孩身上得到一笔赏金。”

“现在，把萝卜和西红柿给我。”莱西说。

人口计划中心主任在向小组委员会代表会议作报告时说：“城市地区配合工作搞得很好，农村地区的进步总的来说也令人满意，不服从法律的没比我们预计的多。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以后的情况更好。”

“什么样的措施呢？”委员会主席问：有人传说举报宽限期后生的小孩有赏金。”

“那是假的，”那位主任说：“完全不正确。酬劳那些为找出非法小孩而提供信息的人，倒是确有其事。但这根本不是赏金。”

“对很多人来说，”主席说：“这也许是没有区别的区别。”

“当小孩被找出来后，”别一位委员问：“他们会怎样呢？”

主任朝记者桌那边满意地点点头。“这问题我想在结束时回答。”他说。

塞德第一次见到这陌生人是一天上午，他正出去放牛。这头牛—马蒂尔德，正在缓步前进，摆着尾巴打着两肋的苍蝇。合着步子在反刍，这条路穿过一行树，其中的一棵由于靠着一个人而弯倒了。这人嘴里刁着一根细枝，头戴一顶滑稽的圆帽子。

马蒂尔德看到她，恐惧地后退，并且惊叫了一声。

“早上好。”陌生人对塞德说。

“早上好。”塞德说。他有些惊奇但不失礼貌。

这位陌生人比塞德要矮一英尺，看上还不到5英尺。他穿着硬梆梆的粗布工作外套和全新的工作衬衫，衣服存放时叠过的折皱还很显眼。脚上穿的是高帮工作鞋，虽蒙有一层泥土，但看得出也是全新的。

只有那顶圆帽子好像戴过几天。它是鲜绿色的。塞德说不清是布做的还是皮革做的或其他什么做的。甚至有可能是金属做的。戴在这陌生人头上非常适合，两边刚齐耳朵，前面到眉毛。

这陌生人没有眉毛。他头上凡是塞德看见的部位都没有任何毛。

他脸色很苍白，似乎很少呼吸户外的空气。而且他的鼻子也有点不对劲。

但塞德没有盯着他看。他拍拍马蒂尔德臀部安抚它几下说：“我叫塞德·康尼克尔。我相信以前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你。”

“是不大可能，”陌生人说，“我刚来。”

“我欢迎你，”塞德说，他忍住不指出这陌生人非法进入他的私人领地。“人们叫你什么？”

“格林。”陌生人说。

“如你的帽子。”塞德说。

“对。像我的帽子。”格林笑着点点头说。

“你不是政府派来的。”塞德作了这番陈述意识到自己对这陌生人并不怀疑。

“是的，我不是。”

“你家在这儿附近吗？”

“不在这儿附近。”

“那么你就可以自由地去我的家——安妮和我的。”

“还有孩子的，”格林说，“谢谢你。”

塞德听到此话没有惊恐。但要是莱西说这话，他就会捏紧拳头、咬紧牙关以示对这种挖苦的愤怒。现在从格林嘴里说出来就没关系。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知道事情就这样。

“对，也是孩子的家，”塞德说：“你的来临会使我们都感到自豪。”

“我会尽力而为，”格林说：“我想我能够帮助你们。”

“也许你能帮助我们。但我不愿你仅仅是为此而来。”

“我很乐意来。”

“那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塞德说。

他吆喝了一下马蒂尔德，牛就慢慢前进了。陌生人继续靠在那棵树上，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当他们的身影消失时，他就把那根嫩枝从嘴里吐出。解下他的鼻子，搔了搔鼻子下面的皮肤。转身朝塞德刚来的那条路走去。直到看到那间小屋他才记起手上还拿着那个鼻子。他迅速把它放回原处。然后朝小屋走去。

安妮后来说：“他敲门，我就问是谁，他说是格林先生。他说：‘康尼克太太，我碰到你丈夫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肯定没问题，于是就欢迎他进来了。他很有礼貌，稍微谈了一会天气和庄稼，就说我们的这头牛多好。然后当他看到孩子时就大大表扬了他一番。”

“那你没受惊？”塞德问。

“一点也没，他好像是一位和蔼年长的叔叔——虽然他的年龄很难猜测。”

“孩子反应如何？”

“笑得咯咯作响像个傻瓜。他从来没有像注意格林先生那样注意我们。他似乎是为这个人而活着的，有些动作只有比他大两倍的人才会有。”

“他对我说会帮助我们，”塞德说：“而且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相信他。他有没有跟你说这类话？”

“说的。他说我们需要他时他会来这儿的。这是他就要离开时说的，但他没有说往哪里去。”

莱西说他每天要一打而不是半打玉米棒子，西红柿和萝卜也要增加一倍。他还要拿点牛奶。

塞德告诉他不能要这么多：“我给你的已经公平了，如果敲诈有公平可言的话。”

塞德说：“如果再多给你点我们自己吃的就不够了。”

“你会给我的，”莱西说：“因为你必须给，想想那笔赏金吧。”

“这超过了你能吃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们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呢？”

“没有法律规定我不能把多余的卖掉，对吧，我要它，从今天起，别忘了牛奶。我麻袋里有个大壶。”

塞德想想没法与他讲道理。“牛奶就免了。”他说：“除一壶牛奶其余的都满足你。”

“牛奶也要给我，”莱西说。他的声音和脸充满着邪气。“你必须一切照我说的办，如果想要保住那孩子的命的话。”

无奈塞德把牛奶也给他了。

那天晚上格林先生戴着帽子在与他们一起用餐，他小心翼翼地在安妮做的一片面包上涂了一层薄薄的他们自己炼的黄油。

“味道好极了，康尼克太太。”他津津有味地嚼着说，然后又转向塞德：“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安妮惊骇地看了塞德一眼。他丈夫说：“我儿子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当他稍长大点就是说他比这年龄大就可以混过去。没有人知道他的非法。这样撒谎来保全生命已够受的了，我不想让他长大后知道父亲是个谋杀犯。”

格林先生从桌布上捡起点面包屑抛进嘴里，温和地说：“我说先生，对付莱西这种情况不该叫谋杀，这就像杀掉一只森林里闯出来的威胁家庭的野兽。”

“杀动物只是杀，”塞德说：“但杀人就是谋杀了。”

“我们那个地方，”格林先生说：“可不是这样看问题，如果我杀了莱西能解决问题吗？”

“不。”安妮还没来得及开口塞德就抢着说：“莱西是我的麻烦，不是你的。”

“但是我说过要帮助你，那也就成了我的麻烦了。”

“那方式不好，格林先生，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很感激你的。”

“那么我得想一个别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格林先生说：“我已许诺过，你知道的。”

“再吃一片黄油面包吧。格林先生，”安妮说：“因为没其他东西可吃了。”

“不，非常感激，康尼克太太。我知道因为那个卑鄙的莱西，你们所剩无几了。除了礼节所需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和无私。我们家乡也是这样的。因此在这儿犹如在自己家里。”

“请原谅我的冒昧，格林先生，你家乡在哪里，你知道你从来没说过，听起来像是很遥远。”

“不必说原谅不原谅的，康尼克太太。我家乡很远、很远，可以说在月球的另一端。”

“你的意思是在欧洲，”她说：“我听说过欧洲，它很远。”

“恐怕比欧洲还远。我想确切地告诉你，但你会认为我在胡编。”

“噢，不会的。”

“那么我告诉你。你必须尽量相信我。”格林先生在鼻子边搔了下再朝窗外看看。“就从这儿你能看到的。那颗星，看到了吗？我家乡就在那附近。与你们之间的距离跟你们离太阳的距离差不多。你能相信吗？”他看看塞德，又看看安妮，然后转向壁炉旁的小床。

“这很难说，”安妮说：“非常难说。”

“我不知道，”塞德说：“我听到过这种故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格林先生微笑着说。但这微笑带着悲伤。他再看看窗外面的那颗星。“从某个方面说但愿事实不是这样。这儿很愉快，也许在别的情况下我想留在这儿。但大家都知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我想家了。”

“可怜的格林先生，”安妮说着想去拍拍他的手臂以示安慰，但她最终没这样做，而是说了句：“再吃片黄油面包，吃吧！”

格林先生非常和善地看了看她。

“谢谢你，”他说：“我会吃的。”

他走了之后他们还在谈论。塞德为了睡觉时能看到那颗星把床都换了个位置。

“现在我相信他的了，塞德说：“他这么温和，亲切，你不得不相信他说的一切。”

“奶牛。”

“是的。我知道哪儿能卖个好价钱。”

“你疯了。如果你认为我们会放弃我们的奶牛，那你就是世界上最疯狂的人了。你把自己想得太幸运了，莱西。”

“我要么带着奶牛马上离开这儿，要么不走。如果不走，我就直接去地方政府代理人那儿告你非法婴儿。那么会发生什么你也明白。记得那个《蓝鹰法》是怎样处置小猪的？杀死。塞德，他们就这样做。”

“你最好走，莱西。”塞德的声音有种不祥的预兆。“最好乘你还会走的时候离开这儿，否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莱西慢慢地后退了。“我要去政府代理人那儿告你，别以为我不会去，记着那些小猪……”

塞德抬起了脚，当莱西转身时在他臀部重重踢了一脚。莱西痛得大叫，拔腿就跑。

“你不应这样做，塞德。“莱西边跑边嚷嚷。“这是你自己不好。现在我就去找政府代理人，你等着瞧吧！”

莱西一瘸一拐地跑向树林，那口麻袋在他背上颠簸震动着。

塞德注视着莱西消失的地方，他惊疑为什么没杀了他。要是莱西给孩子带来任何直接威胁，他就会杀了他，会即刻杀了他，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在温和的阳光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家的小屋的视线内，去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是他能做的。如果要杀，这样的时候多的是。塞德转回家时，格林先生刚好从另一个方向穿过空地而来，他的粗布工作服看上去像是新的，那件工作衬衣也像塞德第一次见到时一样新。而他的那顶绿帽子与他的衣着很不协调。

有一样东西变了，格林先生没戴他的鼻子。

他们在门口碰到的，塞德向他提醒了一下，他说得很委婉有礼。但格林先生仍然稍微有点窘迫。

“我丢了！”他说：“想不起在哪儿丢的，这当然是个假鼻子，我戴着只是为了看上去不显得那么奇怪。”他平整的脸中间有两个小鼻孔。

他们进屋后格林先生又向安妮解释了一番。安妮说她不在乎，本质好才是重要的。

“我在其他方面也异常，”格林先生说：“譬如，你们知道我的年龄吗？”

“三四十岁左右。”塞德说。

“接近３０００岁了。我们那儿寿命都很长。一旦我们想到会永存并且事实确乎如此，于是我们就停止生孩子了。不过这不是我们想停止的，而是事实如此。谁也想象不出其中的原因，也许是自然界为了生态平衡吧。”

“但如今你寿数快到了。”安妮直接说：“所以你来找个孩子为你传宗接代。”

塞德惊异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又看看格林先生。

“你说得很对，康尼克太太，”他说：“现在整个宇宙都有我们的人，我们出来都带着自己的使命。如果找到了一个孩子，他也愿意和我一起回去，那他就成了我的孩子，在我家抚养长大。你们知道，我家里还有太太，她已回家在等我了。”

“见到她时请代我们向她问好。”安妮说。

“一定转告。”

“你的意思是你到这儿来想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否是你想要的？”塞德说：“你想把他从我们这儿带走？”

“只要你们愿意我这样做，我并不生气，只是想知道实情。”

“这非常自然。”

“如果我们要你把他带走，你怎么带呢？”安妮问。然后她对塞德说：“我看到你和莱西的那场争吵，而且也听到了某些话。”

“用我的船，”格林先生说：“就在山背面。我把它隐藏起来是为了不惊忧任何人。”

“他会生活得很好吗？”

“给我们没鼻子人所能给的最好的待遇。”格林先生说：“我们邻居收养的孩子中也会有他的同龄朋友。那是个很好的世界，康尼克太太。”

“如此听起来似乎比这儿好。”她说。

这时听到外面空地上有喊叫声。他们全部都一齐往窗外看。摇篮里的婴儿开始哭了。

莱西和另外两个人正往这里走来。那两个人手里还端着步枪。

“滚出此地！”他喊着，“滚开！否则我要把人们甩出去了。”

“你不能把任何人赶到别的地方去，”莱西在那两人后面叫：“他们是联邦官员，来看看我是否能拿赏金。”

３个人一齐拥进了小屋。

“就在那儿！”莱西说。

安妮正企图把他藏在食品橱里。

莱西朝她冲过去。而那两个人紧握着枪随时准备射击。莱西夺走了孩子，疯狂咯咯笑着跑出了门。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塞德想阻止莱西反而绊了一脚，横躺在门前的台阶上。

“等一等。”格林先生说。

塞德想挣脱但做不到。这时那两个带枪的人已弄清了方向，刚才由于阳光下昏暗的房间，他们一时适应不了。他们已经把枪口瞄住了塞德。

“放开我，该死的！”塞德对着格林先生大嚷：“你为什么帮他们。”

莱西跑了点路程，在树林边缘停住了。用一只手臂和一条腿支撑着孩子，好像他是从陷阱里带来的伤势很重的小动物。婴儿的毯子已掉到地上，他在哭。莱西似乎决定不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向那两个带枪的人叫道：“你们快来呀！”

“我要杀了他。”塞德说。无视那对着他的枪口，并试图从格林先生那儿挣脱出来。

“请让我去杀了他。”

“住口，先生。”其中一位官员说：“我们不想伤害你的妻子。我们要的是这个婴孩。现在别制造麻烦了，有我们在这儿，你什么都甭想得到。”

他的同伴和他开始慢慢转向莱西，但枪仍然对着塞德。

塞德拚命一挣，终于挣脱了出来，头前脚后地向前爬去，然后疾步跑向莱西。

格林先生赶忙取下他的帽子作了个手势。

安妮叫出的声音半路中断了。一瞬间万物俱静。

安妮站在那儿，张着嘴巴，半举着手像要把塞德拉回来。

塞德凝固了一样，一动不动，像一尊运动员百米冲刺的雕塑。他前面的莱西正紧紧抓住婴儿不让塞德夺走。

一个官员的资势活像搏物馆里的蜡像，靠着他的步枪。而另一位刚好在把枪举向臂膀时中断。

在这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中心，安妮显然看到了悬在空中被阳光映得的熠熠发亮的子弹，而这粒子弹是注定要射进塞德的背脊的。

风停止了，鸟不作声了，树一动不动像是在画中，只有林格先生在活动。

他走向塞德轻轻推了他一把，塞德就扑面跌倒了。然后他就从容地走向莱西把孩子抱过来。再慢慢到安妮身边。他那没戴帽子的头顶长得很怪。孩子的手臂和腿如洋娃娃一样僵硬。在那冷冰冰的脸上呈现着恐惧的表情。

格林先生站在安妮旁边，用一只手臂摇着婴孩，然后朝周围看看：现在情况好了。他似乎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于是又戴上他的帽子。

瞬间，万物又苏醒了。一阵突发的喧闹，打破了沉默的真空世界。鸟在歌唱，风在细语，树叶在沙沙作响。子弹又向前飞了。

安妮的手臂抱着那受惊的孩子，格林先生把她推进了他面前的小屋。

塞德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

莱西大叫一声，子弹从他胸膛穿了过去。

那两个来调查的人惊呆了。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莱西，这个“原告”被一个官员的子弹意外打死。那个小孩（如真有那小孩的话）不见了。那所谓的小孩子的双亲：康尼克先生和康尼克太太拒不承认有孩子，只是康尼克太太孩提时期就有一个洋娃娃，而她把它当成了婴儿。那两个官员认为他们看到过一个活的男孩。但莱西抱着他跑得太快了，所以他们也没把握。

那个没鼻子的呢？他很滑稽。他们看到过他，或者以为看到过，但现在也不见了。

后来官方进行了审讯，解除了那个打死莱西的官员，然后埋葬了这个捕猎人。又向康尼克夫妇道了歉就离开了。

塞德修了修灯带，点着油灯，把它挂在低矮的天花板钉钩上，然后坐在桌旁。安妮注视着那张空荡荡的小床。

“他没有说要回来？”塞德问。

“没说。他说该走了。我给了他一些剩下的尿布和一瓶油。这没花几分钟。刚好外面发生了那些疯狂的事。”

“那么他做了些什么？”

“他坐下来让孩子坐在膝上，紧紧地抱着，孩子又笑了，然后他们就逐渐消失了。”

“是逐渐消失了？”

“越来越模糊，”安妮说：“过了一会儿我仍能认出他们，他俩在满意地笑。后来就再也不见的。”

“你觉得没错吧？”

“这一点我确信。”她说。

“但愿这是事实。”

外面有种非常急促的叹息。塞德和安妮同时往窗外瞧。但太暗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有敲门声了。

站在门口的格林先生。他没有穿工作衣和工作衬衫，也没穿高帮鞋。但披着一件拖到双足的会闪光的斗蓬，那顶绿帽子在昏暗的灯光下闪光，与斗蓬很配。

“我必须匆匆离开。”格林先生说。

“孩子在哪儿？”安妮问。

“在外面的船里。他很好。我们现在就走。”

“船？”塞德说。

“是的。恐怕在降落时把你们的玉米地糟塌了。我太不小心了。”

“你们走以前能让我们再看看孩子吗？”安妮问。

“当然可以。”格林先生说：“虽然他已睡着了。”

“嗬。”

安妮低头看看地板，格林先生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考虑，”他说：“如果你们想去的话有什么理由不能一起去呢。”

“一起去？”塞德说。

“跟我和孩子一起去。船里和家里都有足够的空间。我知道我太太也会喜欢你们去的。”

“我们去那儿干什么呢？”

“做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你们想要的孩子的。我和我太太不一定收养你们的孩子，做他的爷爷奶奶也同样高兴。相反地我们可以收养你们。”

塞德看看他的妻子说：“你的看法呢，安妮？”

“我们的奶牛怎么办呢？”她问：我们不能把它丢在这儿。”

“对，”塞德说：“我差点忘了。”

“当然把它也带去。”格林先生说。

“好。”塞德说，好像那就决定了一切。

“我得整理行装了。”安妮说。

他们的朋友笑了“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在船里。除了——你可以带点你自己烧的面包。我知道，如果你们能告诉我太太烧面包的方法，她会很高兴的。

安妮把最后两只面包放进旧面粉袋。明天是烧面包的日子。塞德旋下灯带吹灭火焰。

他们离家上了飞船。

# 《远征巴纳德恒星》作者：瓦莲蒂娜·茹拉夫廖娃

我是宇航医生，已有三次宇航经历。我的职业是精神病学，现在称为宇航精神病学。这门学科起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那时飞往金星旅途上要花一年多时间，飞往水星要近两年。后来，尽管随着火箭技术的突破和离子发动机的出现，一般的星际旅行只需几天的航程，但恒星之间的一次旅行，至少也要２０年。发动机只是在起飞和着陆时开动一下，宇航员在漫长的旅途中，什么也不必干。他们被迫过着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这会引起紧张情绪，从而导致神经衰弱或神经错乱。不论读书也罢，听音乐也罢，都无法弥补那时候宇航员在宇航中的空虚感。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工作——紧张而又有创造性的工作。为了使宇航员在旅途中感到有事可做，于是，在宇航员的登记表上，增加了一项，即著名的第１２项：“业余爱好”。

过去的飞船上大约有六七位宇航员，舱位极小，仅有４６米长的暖房——这就是宇航员的全部生活空间。今天，我们的宇航员很难想象，飞船上没有健身房、游泳池、立体剧场和散步走廊等设施，他们怎么打发日子。我去西伯利亚中央宇航局档案馆查阅资料，想了解一下这第１２项“业余爱好”在宇航史上的情况。到达那儿的当天晚上，我就去见档案馆馆长，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请他指点我应查阅的资料。

“去查０—１４号档案，题目是《巴纳德恒星远征记》。”看来，馆长对自己保管的资料了如指掌，“阿列克赛·扎罗宾的事迹会回答你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进档案馆阅览室时，０—１４号档案已放在指定的桌子上了。厚厚的一叠档案，有好几大本，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已经发黄，墨迹也稍有褪色了。

在那个年代里，远征巴纳德恒星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该恒星离地球达六光年之遥。在飞行过程中，前三光年的距离，飞船得加速飞行后三光年的距离得减速飞行。

这次远征巴纳德恒星的是“波拉斯”号飞船，飞船上的宇航员在途中只要度过４０个月。时间不算太长，但却十分危险。因为，４０个月中，有３８个月，火箭的引擎得开足马力，全速工作。

飞船不能带多余的材料——现在看来，这种冒险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在那时候，这是长途宇航的唯一办法。飞船所带的燃料，经过精确计算。因此。旅途上稍有滞留，就会有致命的危险。

从档案材料上看，为这次远征而选择的飞船船长阿列克赛·扎罗宾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的性格，既像冰一般清冷，又像火一般炽热。他冷静，勇猛，有着一股克服一切困难的毅力。

档案材料中附有船长以及五位宇航员的黑白照片。船长扎罗宾，２６岁，一张丰满的脸，高高的颧骨，紧闭的双唇，笔挺的鼻梁，柔软的卷发，还有那一双不寻常的眼睛——宁静而有点懒洋洋，但眼角间却闪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神情。

几个船员年纪比他还轻。两位工程师是一对夫妻；领航员看上去像一位好深思默想的音乐家；一位脸色严峻的青年女医生；还有一位目光锐利、看来性格倔强的宇航精神病医生。

这些宇航员各有嗜好，他们借此在漫长的宇航旅程中消磨时光。领航员爱好音乐．喜欢作曲；年轻的女医生热衷于微生物学；宇航精神病医生醉心于外语学习；而那对工程师夫妇则沉湎于下棋。船长的嗜好有点特别，他自小酷爱油画，因为他母亲是个画家。但近来他对中世纪油画的颜料很感兴趣。

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宇航员们，以船长为中心，团结在一起。大家都喜欢船长，甚至模仿船长的言行举止。因此，连船长在内的六个人，个个都冷静镇定，临危不惧。

火箭点燃升空，向遥远的未知世界——巴纳德恒星飞去。原子能反应堆工作正常，火箭在加速飞行。开始，宇航员们不能进行正常工作，甚至连行动都困难。但不久大家就习惯于宇航生活了。

开始时，宇航日志中有些简单的记录：“飞行正常。反应堆与各种仪器运转准确无误。宇航员情绪高涨。”

飞船速度越来越快，几个月过去了，燃料消耗与计算的数字完全一致，宇航员们都为此感到高兴。

然而，灾难突然降临了。

七个多月后的一天，反应堆运行忽然发生了变化。一只辅助反应堆不知什么原因增加了燃料的消耗。宇航日志中记载着这么一条：“不知道辅助反应堆出了什么毛病。”在那遥远的年代，人们还不知道，原子燃料中极微量的混合物，在控制反应和非控制反应中，有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

船长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对中世纪油画的颜料进行化学分析。门猛地被推开了，工程师站在门口。

“怎么办？”工程师不安地问。

“怎么办？”船长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５５分钟后吃晚饭。请你通知大家，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好吗？”

“是，”工程师回答说，“我去通知，我这就去通知。”

他很难理解船长为什么这么磨磨蹭蹭。飞船每分钟都在加速，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１０分钟后，船长来到了餐厅。五位宇航员穿着整齐的宇航制服，全体起立向船长致敬。船长知道，他没有必要向大家说明发生了什么情况了。

“好啊，”他说，“看来就是我忘了穿制服了！”

听了这句风趣的话，谁都没笑。

“请坐下，”船长说，“这是一次作战会议。按惯例，最年轻的先发言。”说着他转向年轻女医生， “你，丽娜，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是医生。可我们现在讨论的纯粹是技术问题，因此，我想过一会儿再发表意见。”女医师说话时，神情十分严肃。

船长点了点头。

“那好吧，”船长又说，“该轮到你了，萨甘。”

“丽娜就过一会儿再说吧。”

宇航精神病医生双手一摆，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

“这也不是我的本行。据我所知，到巴纳德恒星的燃料是足够的，现在我们只飞了一半的航程，为什么要返航呢？”

“为什么？”船长重复了一句，“因为，一旦我们到达巴纳德恒星，我们就回不去了。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因为，我们只飞了一半的航程。”

“你的意思我懂了，”宇航精神病医生沉思着说，“不过，我们也许还能飞回去。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救援飞船。地球上发现我们没有回去，就会派出救援飞船来。宇航科学正在不断向前发展，飞船有可能及时赶到。”

“对，”船长讥讽地一笑，“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会不断进步。因此，继续向前飞行，是吗？好！现在，请你发言，乔治，这是你的本行了，对吧？”

领航员跳起身来，把椅子向旁边一挪。

“坐下，”船长说，“坐下慢慢说，不必站起来。”

“不能返航！”领航员大声疾呼道，“我们只有前进！向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前进！返航的事谈都不该谈。出发前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远征，任务艰巨。而现在，刚出现一点困难就要返航，这像什么话！我认为，前进，只应前进！”

“好啊！”船长拉长腔调说，“向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前进！说得真漂亮。那么，两位工程师是怎么想的？你，妮娜？还有你，尼古拉？”

尼古拉看了他妻子一眼，妮娜点了点头。尼古拉就开腔了。他说得很平静，边想边说：“我们这次远征的目的是探索巴纳德恒星；我们六人会有所发现，但只有当人类获得了我们的发现时，这恒星才会具有价值。如果我们到了巴纳德恒星，而无法返回地球，那么，这些发现对人类又有什么用呢？ 萨甘说，他们会派出救援飞船。我认为，乘救援飞船来的人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发现。既然如此，那我们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如果我们现在返航，浪费的时间还不多。可以马上组织新的远征队再出发。实际上，仍然可以由我们六个人来。这样做，也许会浪费几年时间，但我们取得的资料可以安全带回地球。就现在的情况，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继续飞行呢？我们两人的意见是必须返航，立即返航！”

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女医生开口了：“你的看法呢，船长？”

船长意味深长地一笑：“我看，两位工程师的意见是对的。漂亮话终究是漂亮话。我们出发的目的是去探索。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发现带回地球，那还不如不去做探索的好！”

船长站了起来，在餐厅里边踱步边沉思着。火箭重力加速度已达到第三级。在飞船上行走是困难的，但他的步子却迈得很稳、很稳。

“救援飞船不一定会来，”船长接着说，“但我们还是可以返回地球，一是现在就返回地球；一是继续向巴纳德恒星飞行——也可返回地球。即使燃料不够，也能返航。”

“怎么返航？”尼古拉问。

船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说：“现在我还不知道。但我们还有１１个月的时间。要是你们大家现在决定返航，我们就立即返航。要是你们相信我，在这１１个月的时间里，我会想出办法的，和大家共渡难关！”

年轻的女医生眯缝起眼睛瞧了瞧船长：“男人都很狡猾，你船长也不例外。我敢打赌，你一定已有主意了。”

船长放声哈哈大笑：“你输了。现在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出来。但我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们相信你，”尼古拉说，“我们完全信赖你。”

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坦率说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使我们摆脱困境。到那时，我们‘波拉斯’号上只剩下１８％的燃料。注意，是１８％，不是５０％！不过，船长，你说你会想出办法的，那我们就继续向前飞行吧！就像乔治说的，向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前进！”

“波拉斯”号继续向巴纳德恒星飞去。飞船达到了最高速度后，就开始减速。从宇航日志的记录看，飞行中一切正常，也没有人向船长提返航的事。船长则一如既往，镇定自若，还在继续研究中世纪油画颜料的成分。

关于船长独自在自己的舱房里时想些什么，宇航日志上没有记录；档案材料中有一份有趣的报告，是两位工程师写给船长的。报告是关于冷却系统发生故障的问题。报告用语简洁、干脆，谈的都是技术问题，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下面的意思：“朋友，你现在改变主意，立即返航，犹未为晚，也不失面子……”船长的批示是：“到达巴纳德恒星后检修。”其言外之意是：“不，朋友，我没有改变主意。”

经过１９个月的飞行，“波拉斯”号到达了目的地。那颗淡红色的恒星只有一颗行星，面积与地球差不多大，上面是雪窖冰天。 “波拉斯”号强行降落六次，最后才在一块覆盖着薄冰的大岩石上着陆。

从着陆那天起，宇航日志开始用红笔记录。按惯例，新的发现总是用红笔写的。

整个行星死一般沉寂。空气几乎是纯氧的。这里既无动物，也无植物，气温达华氏零下５８度。领航员的日记中写道：“凄凉的行星，奇妙的恒星！”

即使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掌握了恒星的结构和演变的许多知识后，那次远征所取得的资料，对我们仍然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一天，宇航日志上记录着：“船长扎罗宾发出了返航的命令。”当时，五位宇航员都呆住了。

“准备返航，”船长重复了他的命令，“大家知道，现在只剩下18％的燃料。但办法还是有的。首先，必须尽可能减少飞船的载荷量。除飞船控制系统，一切多余装置多要拆下来。

“最初几个月的飞行燃料消耗特别多——这是由于加速度的原因。因此，不能考虑船员的适应问题。‘波拉斯’号将以12级重力加速度出发，而不是3级。”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驾驶飞船，”尼古拉提出了异议，“驾驶员无法……”

“我知道，”船长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所以起航后开始几个月，飞行由地面控制，也就是在这个星球上控制。我们得有一个人留下来。安静！记住——没有其他任何别的办法，只有这么办！好吧，大家听我说。你们两人不能留下来，你们快要有孩子了。这是第一个宇宙孩子！你，丽娜。你是医生，萨甘，你是宇航精神病医生，都应该与其他船员同行。乔治太易冲动。因此，只有我能留下来。不必争了，服从命令！”

扎罗宾的计算是十分精确的。飞船上的大部分暖房被拆下来安装在行星上，给宇航员准备的伙食减到了最低量，大部分电子仪器也拆卸了下来。这样，燃料就够到达地球用了。

领航员在日记中写道：“这次飞行真可谓是孤注一掷。但最危险的还是留在行星土的人，他比我们危险十倍，百倍……”

扎罗宾得等待１４年，等待救援飞船。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异星上，等待１４个年头……

档案资料中还有一张扎罗宾在行星上的住房照片。那是用飞船上留下采的暖房搭成的。透过透明的墙壁，可以看到电子仪器和地面控制设备。屋顶上升起一杆控制天线。四周净是冰，一片凄凉。

天空中，巴纳德恒星发出冷冷的灰暗的光线。这颗恒星比太阳大四倍，但发出的光却只比月亮稍微亮一些。

飞船返航了。宇航日志上记着：“一切正常，重力加速度太大，真难受……”

两天之后，又这样写道：“按预先的计算。速度不断加快。不能行走，只能爬行……”

一星期后又写道：“真不好受，非常难受……反应堆工作正常。”

接着是两张是空白页。第三页上记录着：“地面控制减弱。在无线电波经过的路程上，似乎遇到了什么障碍。”接着，在同一页上的下面记着：“地面控制恢复。动力指示仪指向‘４’。船长正在用给他留下的生活能源来控制飞船。但我们都无法阻止他这么做。这就意味着他已经等不到救援飞船去救他了……”

“波拉斯”号回到地球后，立即组织救援队出发。

救援飞船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地缩短飞行时间。船员们一致同意用６级重力加速度飞行。他们到达那颗行星后，并没有找到船长的暖房。

几年后，又派出了一支远征队，这次找到了暖房。也找到了船长留下的画。救援队的队员们默默地看着那些画。

这些画扎罗宾好像是凭记忆画出来的。画上，他被周围的冰雪包围着，浅红色的、惨淡的巴纳德恒星发出的微光，照射在冰雪上。但他的调色板上，调的却是亮丽的暖色……在登记表第１２项宇航员“业余爱好”一栏上，他完全可以写上：“深深地热爱地球，热爱地球上的生活，热爱地球上的人民！”

他们还发现了扎罗宾船长留下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向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前进！”

# 《约翰尼的记忆》作者：[加] 威廉·吉布森

李克勤 译

编者按：

毫不夸张地说，威廉·吉布森是描写未来电脑空间的最有名的科幻作家。说到赛伯朋克小说，吉布森是绕不过去的。他几乎是这一类小说的化身。

吉布森成名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作品不多，但每发表一篇，都在世界科幻界引起轩然大波。原因在于，他一手颠覆了持续上百年的现代科幻传统。吉布森笔下没有传统科幻小说里明亮整洁的实验室，没有高居象牙塔的科学家。他的未来世界是阴暗、狂乱的。这里有黑社会、杀手和社会弃儿。人群如幢幢鬼影，出没在酒吧、小巷。这是一个充满仇恨、暴力的世界。吉布森横空出世时，科幻界还没有作好准备，无法接受这种巨大的冲击。但最初的冲击之后，科幻界被征服了，一大批新生代作家涌现出来，进一步发掘、塑造吉布森首创的这个阴森可怖、却又具巨大吸引力的未来世界。

吉布森的小说信息量密集，节奏飞快，经常像电影镜头一样迅速切换，同时大量使用俚语、无头无尾的短句。所以，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为《神经浪游者》）比较晦涩。但他的短篇小说却避免了这个缺陷，将密集的信息有机地融合于惰节，表现出巨大的张力。

下面这篇小说曾被改编成同名电影①，主演基努·里维斯因此一炮而红，成为耀眼的科幻电影明星。

我把霰弹枪装进阿迪达斯运动包，又往里塞了四双网球袜，把包包填实在。完全不是我的风格，可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如果他们觉得你是个凶悍家伙，就跟他们玩技术；如果他们觉得你是个技术型，就跟他们玩凶悍。我是技术型，所以我决定凶悍点，越凶越好。可现在这个时候，你至少得有点技术，这才凶悍得起来。比如说我这两把口径十二的霰弹枪吧，我得自个儿在机床上卸掉它们的铜枪托，安上新的；我得到处挖资料，从一张旧缩微胶片上发掘出教程，学会怎么手动上膛；还得用新的压力装置替换子弹上的底火。一大堆麻烦事儿，棘手。但我知道，这东西能用。

约会地点是航空港酒吧，时间２３００。我坐地铁，过了三站才下车，然后一路走回去。这样安全。

我在一家小咖啡馆的铬面外墙上照了照：五官鲜明，普普通通的白种人，一头又粗又硬的黑头发。“刀锋下”整容医院的姑娘迷索尼·毛②那张脸，迷得要命，还喜欢给客人添上流行的双眼皮。拿她们没办法。这一套多半蒙不了拉尔菲·费斯，但或许能让我走近他的桌子。

航空港酒吧是个窄长条，一边是吧台，对面是桌子。一大堆皮条客、毒贩子在这儿混，还有不少鬼鬼祟祟的掮客。今晚把门的是磁力犬姐妹。要是我的事儿办得不顺，我可不想从她们身边夺门而逃。这两人足有两米高，瘦得像猎犬。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白的。除了这点区别，两人简直一模一样。全是整容大夫的功劳。这两人好多年来一直是一对儿，打起来的话，不好对付。我一直没弄明白哪一个原本是男的。

拉尔菲坐在他的老座位上。欠我一大笔钱。我脑子里存着几百兆资料，白痴—明白人机制。就是说，我自己不知道储存的是什么信息，也够不到。这些东西是拉尔菲的，可他没来取货。资料只有拉尔菲才能提出来，靠的是他自个儿设计的密码条。我的要价不便宜，超期储存的延误费更是天文数字。而拉尔菲是个小气鬼。

接着，我听说拉尔菲·费斯悬赏要我的命，于是我跟他定了个约会。我把自个儿弄成埃德华·巴克斯的模样。埃迪是个非法进口商，近来在做里约热内卢和北京的生意。

酒吧里热烘烘一股子非法生意味儿，神经紧张造成的，跟金属发热的臭味差不多。一群群肌肉男在人堆里荡来荡去，互相比试肉块儿，脸上绷出冷冰冰的假笑。有些人的肌肉嫁接搞得太过分，身体轮廓简直不像人类了。

对不起，朋友们，对不起，埃迪·巴克斯，一个人来的，进口商快手爱迪，带着做生意时惯带的运动包。还有，别在意他包包上那道能伸进右手的小开口。

拉尔菲不是一个人，身边的椅子上还有一堆八十公斤加州肌肉。肌肉男一头金发，坐姿警觉，全身上下都是练家子模样。

没等肌肉男的双手离开桌面，快手埃迪已经在他们对面的椅子里落座了。“是黑带？”我热切地问。他点点头，蓝眼睛进入扫描模式，在我的眼睛和双手之间来回扫。“我，也是。”我说，“我的黑带就在这个包包里。”手往那道开口里一伸，拇指扳开保险，咔，“两枝十二口径霰弹枪，扳机绑一块儿。”

“是枪。”拉尔菲说，一只胖手在打手绷着蓝色尼龙背心的胸口一拍，让他别冲动，“约翰尼的包包里还藏着古董武器哩。”埃迪·巴克斯的伪装到此为止。

我猜，不管姓怎么变，他的名字一直是拉尔菲。拉尔菲这个，拉尔菲那个。至于眼下这个姓③，纯样是他的虚荣心带来的。他用了二十年的这张脸像熟透了的梨子，一度很有名，是雅利安人雷盖乐队的克里斯蒂安·怀特的脸。此人是他那个时代的索尼·毛，牙买加摇滚之王。这类细枝末节的小事，我知道得很多。

克里斯蒂安·怀特：典型的漂亮脸蛋，皮肤细嫩，颧骨突出。有时觉得像天使，有时又觉得这是种堕落之美。但这张脸上那双闪亮的眼睛是拉尔菲的：又小，又黑，又冷。

“咱们还是像正正经经的生意人一样解决这个问题吧。”他的声音总是真诚得要命，漂亮的克里斯蒂安·怀特的嘴角总是湿漉漉的，“这位刘易斯，”朝肌肉男那边点点头，“是个笨蛋。”刘易斯不动声色，跟组装起来的模型人似的，“你不是笨蛋，约翰尼。”

“我是笨蛋，拉尔菲，一个满身植入设备的大笨蛋，让你往我的脑子里塞你那些破烂货，同时到处找人干掉我。礁瞧我这个包，拉尔菲，它的意思是你得作点解释。”

“问题出在这最后一批货上，约翰尼。”他深深叹了口气，“作为经纪人——”

“赃物贩子。”我纠正道。

“作为经纪人，我总是很谨慎地选择货物来源。”

“只从最高明的贼那儿买东西。懂你的意思。”

他又叹了口气。“我尽可能做到，”他疲惫地说，“不从白痴那儿收货。可这一次，恐怕我正好犯了这个错误。”第三次叹气是个信号。刘易斯打开了他们事先粘在我这一侧桌子下边的神经阻断器。

我把全身力气都用在右手食指上了，拼命想扣动扳机。可我跟这根手指的联系好像中断了似的。我能感到金属枪身和我缠在短短的枪把上的泡沫胶带，但我的手成了一团软蜡，离我老远，动弹不得。我希望刘易斯真是个笨蛋，蠢得过来夺走我的包。只要一扯，就会牵动我那根放在扳机上的僵硬食指。可惜他不是笨蛋。

“我们一直很担心你啊，约翰尼，非常担心。你瞧，你储存的货是日本黑帮的。一个白痴从他们手里偷了出来。一个已经死掉的白痴。”

刘易斯咯咯地笑起来。

难怪我脑子里的感觉那么糟，像塞了几大口袋湿沙似的。杀人不是拉尔菲的风格，他的风格甚至不包括刘易斯这种打手。可他现在被夹在中间：一方是弧光灯时代的菊花之子④，另一方是属于他们的某种东西——更有可能的是，这东西也不是他们的，原本属于别的什么人。当然，拉尔菲可以用上他的密码条，让我进入白痴—明白人状态，然后我便会一口气吐出他们那些烫手程序，事后半点也记不得。对拉尔菲这样的赃物贩子来说，这就足够了。但日本黑帮却不会就这么轻易放手。日本黑帮肯定知道乌贼⑤，而那些程序会在我脑子里留下难以觉察、但却是永久性的痕迹。他们才不肯提心吊胆惟恐有人把这些蛛丝马迹提取出来哩。乌贼的事我知道得不多，只听说过一些故事。当着我的客户，这些故事我是不会提的。不，日本黑帮肯定不喜欢那些蛛丝马迹，看上去太像证据了。那伙人混到如今这个地步，靠的绝不是到处留证据，或者活口。

刘易斯笑得合不拢嘴。估计他正想像着我前额后头的什么地方，以及怎么敲破我的脑壳够到那儿。

“嗨。”我右肩后响起一个低沉的女声，“瞧上去，你们这些小伙子好像不大开心呀。”

“滚开，婊子。”刘易斯说。他那张晒得黑黑的脸上很平静，拉尔菲更是毫无表情，一张白纸。

“高兴点嘛。想买点乐子吗？”没等刘易斯或拉尔菲阻止，她已经拖过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了下来。我一动不能动，但刚好能从眼角看到她。瘦瘦的一个姑娘，戴着镜面眼镜，一头蓬松的黑发。她穿着一件黑皮夹克，大敞着胸，里面一件Ｔ恤，上面对角刷着一溜儿黑红大字：身轻如燕。

刘易斯恼怒地“哼”了一声，想一巴掌把她扇下椅子。可不知怎么回事，巴掌没碰着人家。只见她手一抬，好像只擦了擦从眼前掠过的手腕。鲜血喷在桌面，刘易斯一把攥住手腕，紧得连指关节都变白了。指缝中，血滴答滴答直往下淌。

可她手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他的手腕得用上肌腱连缀术了。他小心地站起来，没费心先挪开椅子。椅子“哗啦”一声翻倒，刘易斯一声不吭，离开了我的视域。

“他最好找个大夫瞧瞧。”她说，“那一下割得不轻。”

拉尔菲的声音突然变得无精打采到极点。“你不知道你刚刚陷进去的这堆麻烦有多深。”

“真的？这么神神秘秘？我最喜欢神神秘秘的事儿了。比如说，你这位朋友干吗这么安静。看上去像被麻痹了。还有，这东西为什么在这儿。”她举起那个小小的控制器。本来一直在刘易斯手里，也不知她是怎么弄过去的。拉尔菲的样子很不舒服。

“你，呃，我付二十五万，你把那东西还给我，然后开路。如何？”一只胖手抬起来，紧张兮兮地拭着那张苍白的瘦脸。

“我想要的，”她捏了个响指，控制器随之一转，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是一份工作。你的小伙子不是正好伤了手腕吗？二十五万算预付好了。”

拉尔菲响亮地呼出一口气，笑了起来，露出一嘴跟克里斯蒂安·怀特不般配的牙。于是，她按下控制器的开关，关闭了神经阻断器。

“两百万。”我说。

“这才是我的好东家。”她笑道，“那包里是什么？”

“霰弹枪。”

“真原始。”用的却是赞赏的口气。

拉尔菲什么都没说。

“我叫米利安，莫莉·米利安。想离开这儿吗，老板？别人已经开始注意咱们了。”她站起身来。她穿的是条牛仔皮裤，颜色像凝固的血。

我这才发现，那副镜面眼镜原来是植入物。银色镜片从颧骨处升起，一道弧形曲线，扣在眼窝上。镜面上亮晶晶地闪动着两副我新做的这张脸。

“我叫约翰尼。”我说，“咱们要带费斯先生一起走。”

他在门外，等着。模样如最普通的向游客推销科技小玩意儿的技术员：一双日本木屐，一件俊乎乎的夏威夷衬衣，上面大大地印着他的公司最热门的微处理器。文文静静的小个子。这种人会在酒吧里就着小块海藻脆米饼喝清酒，喝个酩酊大醉，最后高唱公司员工歌曲，痛哭流涕，没完没了地跟酒保握手。皮条客和毒贩子不会招惹这种人，从这类天生老实头身上拉不到生意。这类人意思不大，而且很在意自个儿的名声和钱包。

我后来猜想，他们肯定切掉了他的一截左手大拇指。从第一个指关节下面一点截断，换一个指尖，再钻空残留部分，在里面安上仙台小野公司出产的类金刚石材料制成的线轴和底座，最后把三米长的单分子细丝仔细地缠在线轴上。

莫莉正跟那对磁力犬姐妹说着什么，我则把运动包轻轻抵在拉尔菲腰眼上，押着他走出门去。莫莉似乎认识那对姐妹，我听见黑的那个笑了起来。

我向上扫了一眼。这是过去留下来的老习惯。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不适应空中刺眼的弧光灯，以及高居灯光之上、黑沉沉的穹顶天棚。或许正由于这个老毛病，我才捡了一条命。

拉尔菲向前走去。现在想来，我觉得他不是想逃跑，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难逃一死。或许是因为他隐约知道想找我们麻倾的是什么人。

我抬起的头低下来，正好看到他身体断裂的一幕。

但后来才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整个经过。拉尔菲向前迈了一步，那个小个子技术员不知打哪儿溜过来，满面堆笑。攻击之前只有一个预兆：他的左手大拇指断开了。这个把戏真绝，跟变戏法似的。断开的那根拇指悬在空中，什么亮晶晶的东西一晃。镜子？金属线？拉尔菲停步，浅色夏装的胳肢窝下顿时两大块黑黑的汗渍。他知道了。肯定早就知道。说时迟那时快，那根戏法道具似的拇指尖像个铅锤一样飞了起来，划过空中，既像闪电，又像溜溜球。连在杀手手上的那根看不见的线横着切过拉尔菲的头盖骨，就在眉毛上方一点的地方，然后“嗖”地飞起，向下一落，从肩头到肋下，沿对角线斜着切过那个梨形躯干。切得干净利落，切开的刹那间甚至不见一滴血，一刹那后，神经突触发现自己短路了，一阵痉挛，尸体这才倒地。

粉红色的血雾中，拉尔菲分成互不相关的三块，沿着倾斜的街面向前滚去。静悄悄的，无声无息。

我抬起运动包，右手痉挛般收缩。反坐力差点震断我的手腕。

雨肯定下了很久。一股股雨水从天棚的一处破口淌下来，水珠溅到我们身后的墙上。我们蹲在一家外科铺子和一个古董商店之间的一道窄缝里。她在向外窥视，只有一只镜面眼睛探出墙角。她说，航空港酒吧外有辆警车，红色警灯闪闪烁烁。他们正把拉尔菲归成一堆，盘问路人。

我身上散落着一片片烧焦的白色织物。网球袜。运动包只剩下破破烂烂一圈塑料，套在我的手腕上。“真搞不明白，我怎么会没打中。”

“因为他快，非常快，”她双手抱着膝头，皮靴后跟撑着身体，前后摇晃起来，“他的神经系统改造过。这家伙是个工厂定制品。”她咧嘴一笑，显得稍稍高兴了些，“我会搞定他的。就今晚。他是最棒的，第一名，头一份儿，简直是艺术品。”

“你要搞定的是我这个付给你两百万的人，把我弄出这个鬼地方。你那个男朋友多半是千叶市哪个实验大桶里炮制出来的玩意儿。是日本黑帮的杀手。”

“千叶。哼，告诉你，我莫莉也去过。”她双手朝我眼前一伸，十指微微分开。手指又细又长，紫红色的指甲一衬，分外白皙。十根指甲下“嗖”地弹出十柄利刃，每一柄都像手术刀一样，窄窄一溜，两面开刃，闪着幽幽钢蓝。

我从来不会在夜城逗留。这儿没人为我的记忆付钱给我，大多数人倒不断付费，只求在麻醉中遗忘一切。一代又一代枪手拿弧光灯当靶子，弄得维护人员没脾气，只好放弃。就算在中午，这个片区也是黑漆麻乌的，衬着天上最微弱的淡白色。

世上最有钱的犯罪组织正用它冰冷、镇定的手指摸索你时，你上哪儿去？上哪儿才能躲过财雄势大、有自己的通讯卫星和至少三艘太空飞船的日本黑帮？日本黑帮是个真正的跨国组织，类似国际电信公司和小野公司。我出生之前五十年，它已经吞并了三合会、黑手党和工联。

莫莉的答案是：钻进洞窟，钻到最深最暗的底层。在这里，任何外来威胁都会遇上赤裸裸的暴力，又快又狠的暴力。隐入夜城。不，最好藏身夜城之上。因为这个洞窟是颠倒的，最深处挨近天空，夜城永远见不到的天空。只能在这片污染物构成的天空下喘息。藏身高处。在那里，低科技族嘴角叼着黑市香烟，蹲伏在黑暗中，像屋檐下的怪兽滴水嘴。

对另一个问题，她也有答案。

“这么说，尊敬的约翰尼先生，信息在你脑子里锁得死死的？没有密码，里头的程序无论如何都取不出来？”她领着我钻进明亮的地铁站台远处的阴影。两边墙上全是长年累月的怒火蓄积而成的乱涂乱画。

“需要储存的信息通过一系列超微外科手术灌入。”我机械地吐出这篇早已烂熟于胸的推销词，“顾客的密码保存在一块特制芯片上。除了乌贼（干我们这行的不太愿意提这个话题），没有任何手段能够提取信息。药物弄不出来，切开脑袋弄不出来，严刑拷打也弄不出来。我自己完全不知道信息内容，从来不知道。”

“乌贼？长着许多触手、爬来爬去的玩意儿？”我们钻出地铁通道，街面上是一个早已废弃的市场。这儿还有块凑决合合算是广场的空地，地上到处是烂鱼头、腐烂的水果。广场对面的暗处，几个黑黢黢的影子盯着我们。

“量子扰动超导探测器。战争期间用它搜索潜艇，寻找敌人的赛伯⑥武器系统。”

“哦？海军的玩意儿？打仗的时候用过？这么说，乌贼能读出你大脑芯片上储存的东西？”她停住脚步。我觉得她藏在那两片镜面后面的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我。

“要说探测磁场，哪怕最低级的乌贼都比过去的磁力探测器强十亿倍，就跟在体育场的一片欢呼声中听清谁说的一句悄悄话似的。”

“听清悄悄话嘛，现在的警察也有这个本事。用抛物面拾音器，加上激光系统。”

“话又说回来，储存在我脑子里的信息还是万无一失。”职业自豪感，“因为没有哪个政府敢给它的警察装备乌贼。别说警察，就连最高级的特工部门都不行。派系之间的争端太多，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给你来个水门事件⑦。”

“海军的玩意儿。”一片昏暗中，她咧嘴笑了，脸上容光焕发，“海军的玩意儿。我在这附近有个朋友从前干过海军，叫琼斯。你最好跟他见见。不过，他是个白粉仔，咱们得给他点儿货提提精神头儿。”

“白粉仔？是个瘾君子？”

“是头海豚。”

他不止是头海豚。可要是别的哪头海豚见了他，说不定会觉得他不如海豚，比正常品种差点劲。只见他懒洋洋地在电镀水箱里一圈圈打转。水从水箱边溢出来，打湿了我的鞋。他是上次战争结束后变卖的剩余物质，一头赛伯海豚。

他从水里抬起身体，露出身体两侧的装甲片。这种装甲片同时还充当辅助视觉系统。海豚游动时本来挺优雅，但装了这些装甲片以后，他的动作笨拙多了，有种老态龙钟的感觉。他的头骨两侧有两处一模一样的畸形，这两个地方改造过，加装了传感器。没有装甲的地方，皮肤是灰白色，但有许多处病变，形成闪闪发亮的银斑。

莫莉吹了声口哨。琼斯的尾巴拍打起来，小爆布似的水流溢出水箱。

“这是个什么地方？”一片昏暗中，我只能模模糊糊看个大概。生锈的铁链子，防水布下鼓鼓囊囊塞着东西。水箱上方悬着个难看的木框，上面左一道右一道串着一串串积满灰尘的圣诞彩灯。

“游乐场，动物园加狂欢场子。‘与战争海豚对话’，诸如此类的噱头。可琼斯确实不同凡响……”

琼斯再一次兜了回来，用一只饱经沧桑的悲伤的眼睛望着我。

“可他怎么说话？”突然间，我急不可耐地想离开这个地方。

“好玩的就是这个部分。琼斯，跟他打个招呼。”

所有彩灯同时亮起，闪着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光。

\*\*\*\*\*\*\*\*\*\*\*\*

RWBRWBRWB

RWBRWBRWB

RWBRWBRWB

RWBRWBRWB

RWBRWBRWB

“瞧见没？他很会摆弄灯光信号。但用这个办法能表达的意思有限。在海军的时候，他们还给他联了一个声画显示系统。”她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窄长的小包，“纯货，琼斯。要吗？”他在水里一顿，停止了一切动作，开始向下沉去。我突然紧张起来。我想起来了，海豚其实不是鱼，有可能淹死，“琼斯，我们想找出密钥，提取约翰尼脑子里的信息。而且要快。”

灯光闪了一下，又灭了。

“干起来，琼斯！”

B

BBBBBBBBB

B

B

B

蓝色灯泡，十字形。

灭了。黑暗。

“这可是纯的，没掺一点儿杂质。干吧，琼斯。”

WWWWWWWWW

WWWWWWWWW

WWWWWWWWW

WWWWWWWWW

白色钠灯，灯光如炽，照亮了她的脸庞。最亮的是颧骨部分，下面是阴影。雪亮的灯光构成了一幅黑白画。

R RRRRR

R R

RRRRRRRR

R R

RRRR R

红色灯光形成的“卐”字，扭曲着反射在她的银色镜面上。“把货给他。”我说，“我们找到了。”

拉尔菲·费斯。真没想像力⑧。

琼斯抬起身体，装甲躯体的一半都搁在水箱沿上。我还以为水箱会翻倒呢。莫莉抬起手，向下一落，注射器针头扎进两片装甲之间。“咝”的一声，药水注入。木框上彩灯大炽，图形疯狂变幻，跟抽风似的。最后渐渐暗下去。

我们走了，留下琼斯漂浮在黑沉沉的水中，时而懒洋洋地打个滚，也许他梦见了他那场太平洋战争，梦见了他清除的那些赛伯水雷：鼻子轻触，用乌贼刺探水雷的控制线路。用同样的方法，他破解了拉尔菲在我脑子里的芯片上设置的那个可悲的密码。

“战后遣散时，大批军品流失出去，包括琼斯，连他身上那套设备都原封不动地出来了。这我懂。可是，一头赛伯海豚怎么会染上毒瘾？”

“是那场战争。”她说，“他们全都是战时染上的。海军干的好事。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让海豚替你打仗？”

“我看这笔买卖做不成。”黑客说，想多讹我们一笔，“瞄准一颗根本没公开的通讯卫星发射信号——”

“浪费我的时间，你什么生意也别想做了。”莫莉道，倚在他那张满是划痕的工作台边，食指冲他一戳。

“那，你上别的地方买你那些微波设备好了，怎么样？”小伙子虽然一张索尼·毛脸蛋，人却有股子横劲儿。不愧是个夜城人，多半生在这儿。

她的手朝小伙子前襟一挥，快得只见一道影子晃过。一片翻领被截了下来，截得干净利落，整整齐齐，连个毛边都没有。

“咱们成交？”

“成交。”他瞅着截断处，尽量把表情控制在对这一招感兴趣的范围内，“成交。”

我检查着买到手的两台记录仪，她拉开腰间的口袋拉链，取出我给她的那张纸条。莫莉展开纸条，嘴唇嚅动，不出声地读着，然后耸耸肩，“就这？”

“开始吧。”我说，同时按下两台记录仪上的“录音”键。

“克里斯蒂安·怀特，”她读出声来，“和他的雅利安人雷盖乐队。”

拉尔菲，真有你的。忠心耿耿，到死都是忠实歌迷。

进入白痴—明白人状态的过程从来没我想像的那么突兀。那个搞地下广播的黑客有个幌子门面，是家随时可能关门大吉的旅行社。一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一张工作台，三把椅子，一张褪色的瑞士香熏沐浴广告。两只玩具鸟，鸟身是褐色玻璃做的，脑袋机械地一点一点，假装从莫莉肩后架子上的一个塑料杯里喝水。我渐渐进入状态，觉得两只鸟的动作越来越快，彩色鸟头化为一片五彩幻影。塑料挂钟上的液晶秒数成了毫无意义的“８”字形方格，不断跳动。莫莉和索尼·毛脸蛋黑客变得模糊起来，手臂偶尔一动，隐隐约约，像影子，又像昆虫的动作，一顿一顿的。然后，眼前一切都消失了，化为灰色的静电信号。一个单调的声音响起，吟诵着一曲人工语言谱成的诗篇。

我坐在那儿，吐出死去的拉尔菲偷来的程序。整整三个小时。

穹顶非常大，从一头到另一头足有四十公里。有点像过去遮盖远郊交通大动脉的富勒穹顶，只不过粗糙、蹩脚得多。碰上晴朗的日子，如果关掉弧光灯，一道灰蒙蒙的天光就会透过一重重塑料天棚射下来。简直不能称为阳光，只能说约略有点阳光的意思。这种景象倒挺像乔万尼·皮拉内西⑨所画的监狱素描。最南端的三公里穹顶下面就是夜城。夜城不缴税，也没有公共设施。那儿的弧光灯早就坏了，穹顶天棚也被几十年的炊烟熏得黑乎乎的。即使在正午，夜城也差不多伸手不见五指。几十上百个夜城的孩子出没在穹顶的一片片椽子中，但在这个漆黑的夜城里，谁会注意？

我们已经爬了两个小时，攀爬着水泥台阶和带洞眼的横档构成的钢梯，爬过一个个废弃的脚手架，一堆堆积满灰尘的工具。我们的起点瞧上去像是个荒废的维修区，到处扔着三角形的天棚支撑件。所有东西无一例外涂抹得乱七八糟，是用气罐喷上去的：帮派名称、首字母缩写……有的大作早在世纪之初就喷上去了。涂鸦伴着我们一路向上，渐渐稀疏，最后只时不时反复出现同一个名称：低科技族。黑色大写字母，墨迹淋漓。

“低科技族是什么人？”

“反正不是咱们，老板。”她爬上一截摇摇晃晃的铝梯，钻进一片波状塑料板上的一个洞口，不见了，“低科技，低技术。”声音透过塑料板，有点发闷。我揉了揉酸痛的手腕，跟着她向上爬，“低科技族。连你的霰弹枪，他们都会觉得太过分，堕落。”

一个小时以后，我拼了老命才爬进另一个洞口。这个洞口曲里拐弯没个形状，是在一层快塌下来的胶合板上锯出来的。爬上去之后，我见到了我这辈子碰上的头一个低科技族。

“别怕。”莫莉说，拍拍我的肩膀，“这是小狗。嗨，小狗。”

她身上绑了个手电筒。窄窄一束电筒光下，他用一只独眼打量着我们，慢慢伸出一根又厚又长的灰色舌头，舔着突出的獠牙。这是移植的多伯曼⑩犬牙。我心想，不是说低科技吗？怎么用上了移植术？抑制人体对异物的排斥反应，这玩意儿可不比树上结的果子，科技含量高着呢。

“莫⑾”人牙扩展成獠牙以后，发音吐字的能力显然受了影响。一行口水从他扭曲的下唇滴答下来，“听到你们来，早听见。”他说不定只有十五岁，但獠牙，满脸可怕的刀疤，加上深陷的眼窝，整张脸简直不像人类，像野兽。弄出这么一张脸来，这可是件费时费力的活儿，还得有点创意才成。看他的举动，我觉得他挺喜欢跟这张脸一块儿过日子。他穿着一条破烂牛仔裤，脏得发黑，裤缝处更是脏得油亮。他光着上身，脚上没穿鞋。那张嘴怪里怪气地拧了一下，大概是露出个笑容，“被跟踪了，你们。”

深不可见的下方，夜城，隐隐传来卖水人的吆喝。

“有人碰了绊绳？”手电光朝旁边一晃，我看到了许多细绳，一头系在螺栓上，另一头伸向四面八方，消失在黑暗中。

“关掉他妈的灯！”

“啪”的一声，她关了手电筒。

“跟你的人咋没点个灯什么的？”

“不需要。小狗，这家伙厉害。你们的哨兵要是招惹他，他们只能一小块一小块回家了。倒是更容易搬运。”

“盯你的，是你朋友，莫？”他的声音有点紧张。我听见他的脚在破败的胶合板上不安地蹭着。

“不。但他是我的。这一位，”在我肩头上一拍，“他才是朋友。懂了？”

“唔。”他不大感兴趣地说，啪嗒啪嗒走到这个小平台边上，系绊绳的螺栓就在那儿。他开始扯动绊绳，用这些绷得紧紧的绳子发出某种信息。

夜城在我们脚下展开，像个给耗子造的玩具村子。小窗口闪着烛光，只有荒荒凉凉一小块地方有电池灯、碳化灯照明。我想像着那些地方的老人家，无休无止玩着多米诺骨牌，破败的棚屋支柱上晾着刚洗过的衣服，大滴大滴热烘烘的水滴啪嗒啪嗒溅在他们身边。然后，我竭力想像那个杀手，穿着木屐，还有那身难看的游客衬衣，耐心地在一片漆黑中一步步向上，面无表情，不紧不慢。他是怎么盯上我们的？

“他嗅到了咱们的气味。”莫莉说。

“抽烟？”小狗从兜里掏出一盒压得皱巴巴的烟，撬出一根。过滤嘴都压扁了。他用一盒厨房里用的火柴给我点上，我趁机斜眼瞅了瞅香烟牌子。颐和园，北京烟厂。看来低科技族在搞黑市买卖。小狗和莫莉继续争个不休，莫莉似乎想借用这片低科技族房地产中的某个地方。

“伙计，我帮过你不少忙，我需要那一层楼面，要那儿的音乐。”

“可你不是低科技……”

这两人一路争论。拐来拐去的一公里路程，他们大概吵了多半公里。小狗领着我们走过一道道摇摇晃晃的天桥，爬上一段段绳梯。低科技族的藏身处和绳网高居这座城市之上。他们睡在用大团大团环氧树脂粘附在穹顶天棚附近的网状吊床里，俯瞰下面的深渊。低科技族盘踞的地盘非常狭小，有的时候只是在天棚支撑柱上锯出的几道刻痕，仅容双手抠住、双脚踩稳。

她管那一层楼面叫杀人层。我跟在她身后爬。金属磨得光溜溜的，胶合板湿漉漉的，适合埃迪·巴克斯的鞋子踩上去直打滑。我一边爬，一边想，那一层楼面有什么特别的？怎么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凶险？与此同时，我又有了个发现：小狗的反对只是个必要的手续，他肯定会同意莫莉的要求。这一点，莫莉打从一开头就知道。

我们下面的某个地方，琼斯肯定在他的水箱里一圈圈打转，感受毒品劲头儿过去以后的第一丝恶心。警察肯定正在提出一大堆有关拉尔菲的问题，把航空港酒吧的客人们烦得要死：他是干什么的？离开酒吧前跟谁在一起？还有，日本黑帮看不见的魔影肯定已经遍布城市数据库，搜索着一切与我有关的信息，哪怕最不起眼的都不肯放过：数字账户、交易情况、水电费……我们生活在信息化社会里，上学时他们就是这么跟你说的。但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你的起居、生活、活动，你的一举一动，全都不可避免地会留下线索、蛛丝马迹、零零碎碎不成片断的个人信息。这些片断可能被人收集整理、分门别类……

但现在，那个黑客肯定已经用黑盒子技术把我们的信息编辑发送给了黑帮的通讯卫星。简简单单的一条口信：把你们的猎狗唤回去，否则，我们就在网上公开你们的程序。

那个程序。我压根儿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过去不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可能是科研数据，日本黑帮是商业间谍领域的专家，水平一流。这个活儿，他们干起来从容不迫。比如从小野公司偷出研发数据，客客气气攥在手里，同时提出威胁：公开数据，让这家大公司的科研优势化为乌有。这以后，只需要等着被盗者交赎金就行。

如果我的程序就是这种情形，我为什么不能学他们的做法，趁机反敲他们一笔？或许他们更喜欢把这个程序以大价钱重新卖给小野公司这样的原主，而不是干掉我约翰尼，把我从记忆这一行买卖中抹掉。对吗？

他们的程序已经寄往悉尼。那儿有个地方，只要你预付一小笔钱，他们就会替你保管邮件，不提任何问题。第四级水陆邮件。我抹掉了其他所有拷贝，只在发给黑帮的信息中夹了一部分，足够他们确认货真价实。

手腕疼得要命。我不想爬了，只想躺下倒头大睡。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力气用尽的手就再也抓不住着力点，我会一头摔进深渊；我知道，这双今晚乔装埃迪·巴克斯时穿的漂亮黑鞋子会打滑失足，让我坠向下面的夜城。但那个杀手的形象在我脑海中不断膨胀，像那种廉价的宗教三维立体画，浑身上下闪闪发光，夏威夷衬衫胸前那块芯片也越变越大，像个寻的探测器，不屈不挠地向我步步逼近。

所以，我没有停步，紧紧跟着小狗和莫莉，在这个用连夜城人都瞧不上的垃圾随随便便、将将就就拼凑起来的低科技族天堂中穿行。

杀人层边长八米。似乎有个巨人，用钢缆、弹簧左一道右一道绑住这片垃圾场，把它悬空吊起来。稍一摇晃，这地方就吱嘎作响。而这地方偏偏永远在摇晃。聚在它周边的低科技族不断在自个儿的胶合板小床上扭来扭去，想找个舒服姿势，这地方于是随之上下颠簸、左右晃动。木头天长日久，早已磨得程亮，上面深深地刻着数不清的首字母缩写名、粗话、宣泄激情的句子。悬吊这个地方的钢缆没跟其他低科技族藏身地联在一起，是单独的一套，一直向上延伸，伸进这一层上方那两盏刺眼的白炽灯照不到的黑影中。

“咚”的一声，一个姑娘手足并用跳下地板。她和小狗一样，长着一副大獠牙，乳房上刺着靛青色的螺旋形图案。眨眼间，她径直奔过这一层，哈哈地笑着，一把揪住对面一个正从长颈瓶里喝着一种黑乎乎液体的小伙子。

刀疤、刺青和獠牙，看样子，这是低科技族的时尚。这儿的电力照明设备看来是个风俗习惯上的例外。目的是什么？仪式？竞技？艺术？我不知道，但我看得出来，这一层楼面很特别。看上去，它是许多代人逐渐修缮完成的。

我的外套下面还藏着一把霰弹枪。虽说已经完全没用了，而且没有子弹，但那种分量、那种硬度，还是挺能安慰人。摸着这把枪，我突然想到，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自己是怎么和杀手交手的。发生了什么，本来应该发生什么，完全没概念。说到我正在玩的这场游戏，我同样没概念。我这辈子大半时间都在充当一个浑浑噩噩的容器，盛着别人的知识、别人的内容，然后被倒空，吐出我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人造语言。真是个技术型啊，一点儿没错。

就在这时，我意识到，周围的低科技族鸦雀无声，静悄悄的没一丝儿动睁。

他来了，就在灯光照射范围边上。杀人层，还有一大圈悄然无声的低科技族，他却跟个游客似的，安之若素，处之泰然。我们的目光一对，彼此立即认出了对方。“咔嗒”一声．我脑海里迸出一星记忆：巴黎，加长奔驰，电力驱动型，无声无息，冒雨驶向鹿特丹：移动式温室，玻璃后的日本人的面孔，无数尼康相机举起，像趋光的向日葵，金属和水晶制成的花朵，相机向我拥来，快门咔嚓咔嚓响成一片，像此刻他紧紧盯住我的眼睛。

我抬眼寻找莫莉·米利安，她不见了。

周围的低科技族让开一条道，杀手踏上一级台阶。他鞠了一躬，微笑着，双脚离开木屐，动作流畅自如。两只木屐并排放着，排列得整整齐齐。接着，他轻轻一跃，落在杀人层。他朝我走来，踏过像蹦床一样上下晃荡的这片乱七八糟，从从容容，像走在饭店地毯上的游客。

莫莉跃上杀人层，身体剧烈摇动着。

这层楼面“吱嘎吱嘎”尖叫起来。

这儿暗藏着扩音器，四角粗大的弹黄周围有麦克风，四周还有随机散放的接触式拾音器，将金属摩擦声扩大到震耳欲聋的程度。低科技族不知在哪儿还藏着一台功放和一台音响合成器。直到这时，我才辨认出隐在头顶上炫目的灯光中的喇叭。

一阵鼓声响起，是电子鼓，像放大的心跳，节奏稳定，像节拍器。

她已经脱掉了那身皮夹克，靴子也扔了。她那件T恤原来是无袖的，细细的胳膊上隐隐现出很能说明问题的线路——千叶产品。雪亮的灯光下，她的牛仔皮裤闪闪发亮。她开始舞动。

她弯下双膝，白皙的双脚蹬着一个压扁的汽油箱，杀人层随着她的动作摇晃起来。发出的声音简直像世界末日，像悬挂着天堂的绳子骤然绷断，“嗖”的一声反弹上去，掠过天空。

他稳稳地随着楼面的波动上下起伏，但只持续了几次心跳的时间。紧接着，他开始行动了，准确地判断着楼面摇动的幅度，一步步前进，宛如踏着日式花园中的踏脚石。

他弹开自己的大拇指，动作潇洒，像社交宴会上的翩翩绅士。断下来的拇指尖飞向莫莉。那根细丝折射着灯光，像一道彩虹。她猛然倒地，一个翻滚。单分子细丝“唰”地掠过，像噬人的大嘴，灯光下“咔”的一合，收招。莫莉一个鱼跃，翻身跳起。

悸动的鼓声加快了节奏，她和着鼓声，奔腾进退。黑发翻卷，拂过两片毫无表情的银色镜片。她的双唇紧张地绷成一条线。杀人层訇然巨响，轰隆隆不绝于耳。旁观的低科技族兴奋至极，狂呼尖叫。

杀手收回武器。“呼”的一声，可怕的单分子细线画了个直径一米的大圈。杀手没有拇指的那只手平平一绕，细线一圈圈旋转，在杀手胸前形成一面盾牌。

莫莉此时似乎狂性大发，深藏心底的野性喷薄而出。癫狂的舞蹈开始了。跳踉奋勇，肢体扭曲，翼行侧进，双脚猛地发力，蹬在直接与一根粗大盘簧相联的大引擎上。轰鸣的声浪中，我捂住耳朵，被震得眩晕不已，只觉得这层楼面和阶梯己经断裂，正坠向夜城。我仿佛看到我们砸穿夜城破败的小屋屋项，穿过晾晒的衣物，像熟透的水果一样，在地面砰然炸裂。但是，缆绳挺住了。杀人层汹涌起伏，像大浪滔天的金属海洋。浪尖之上狂舞不休的，是莫莉。

就在这时，在杀手最后一次掷出拇指尖的前一瞬，我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那种表情似乎不应该属于他。既非恐惧，也非愤怒，我觉得是一种难以置信。对他来说，此刻看到听到的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理喻。茫然不知所措，混杂着极度的厌恶，审美意义上的厌恶，他的文化背景无法接受这种喧嚣。他收回“嗖嗖”舞动的细丝。细丝翻卷，划着圆环。一振臂，圆环收缩到餐盘大小。举手过顶，手腕一勾，餐盘应手而落，拇指尖像个活物似的，倏地探向莫莉。

杀人层带着她向下一沉，单分子细丝险险擦过莫莉头顶。杀手这一边，楼面像跷跷板一样猛地一抬，将他举到细丝飞回的路径上。它本来应该绕过他的头顶，缩回自己的金刚石巢穴。细丝从他手腕上切过，卷走了这只手。他面前的地板上有个大裂口，他踏进裂口，跳水运动员般翩然而下，带着一种奇异的优雅，像战败的神风敢死队员，坠向夜城。我想，之所以自寻死路，可能还有一个目的：至少在坠地前的短短一瞬，他能够逃离可怕的声浪，享受几秒钟体面的宁静。

她用文化冲击杀了他。

低科技族欢呼起来。有人关掉了扩音器，莫莉双脚踏着杀人层，控制着它，让它渐渐稳定。她面无表情，脸色惨白。楼面的尖啸渐渐低下去，只有剧震后的金属发出的微弱嗡鸣和铁锈摩擦的吱吱声。

我们在这层楼面四处搜寻那只断手，可始终没找到。只在一块锈蚀的钢板上发现了一弯优美的曲线。这是单分子细丝掠过的地方。切口亮晶晶的，像刚镀上一层铬。

我们始终不知道日本黑帮是不是接受了我们开出的条件，连他们收到那条信息没有都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们那个程序仍在悉尼中央区五号三楼一家礼品店后向房间的一个架子上，等着收件人埃迪·巴克斯。说不定他们手里还有一份拷贝，而且早就以高价卖回给原主了。不过，他们或许的确收到了那条黑客广播出去的信息，因为时间己经过去了一年，一直没人来追杀我。就算真有人打算来干掉我，他们必须在黑暗中向上爬好长一截才行，还得通过小狗设下的哨卡。另外，这些天里，我的模样已经不再像埃迪·巴克斯了。整容的事儿是莫莉替我安排的，用的是本地的麻醉剂。我的新牙已经快长成了。

我决定待在这上头不走了。我有时望着杀人层，心想：他来之前，我的生活是多么空虚。做别人的容器，这种事我受够了。现在，我几乎每晚都会爬下去，去拜访琼斯。

我们成了搭档，我和琼斯，还有莫莉·米利安，抛头露面的事交给莫莉，她负责在航空港酒吧代表我们跟别人谈买卖。琼斯仍旧待在游乐场，但他现在有了个更大的水箱，每周换上新鲜海水。还有，毒德发作的时候，他总有最好的货色。跟孩子们对话时，他还是用那套彩灯，但跟我对话时，他用上了一套新的声画系统。设备安装在我租的一间小屋里，比他干海军时用过的装备还好。

我们挣了大钱，比我过去挣的多得多。琼斯的乌贼能读出我以前的所有客户在我大脑里储存过的资料，他通过那套声画系统把内容告诉我，用的是我能看懂的语言。所以，我们知道了我原来那些客户的许多秘密。以后，我会找个外科医生，让他把我脑子里那些芯片全抠出来。到那时，我脑子里保存的只是我自己的记忆，不是别人的。我会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日子。但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还不行。

在上头过日子真的不错。高居黑暗之中，抽着中国过滤嘴香烟，听着穹顶天棚的积水向下滴落。这上头真静啊——除非有哪个低科技族决定在杀人层蹦跶一番。

而且能学到许多知识。有琼斯帮我分析我脑子里储存的技术资料，我准会成为这座城市里最在行的技术型。

注释：

①港台译名为《强尼的记忆》，这里根据大陆习惯重新订正了译名。

②作者杜撰的当时的风头人物。

③费斯，face，脸的意思。

④指日本人。弧光灯时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人类生活在穹顶之下，靠弧光灯照明。

⑤即量子扰动超导探测器。这几个词的首字母组合在一起，正好是英文中“乌贼”一词。电影《黑客帝国》中也用了同样的设定，只不过把它具象化了。或许这是对前辈表达的敬意。

⑥吉布森小说中的常用词，指跟电脑相关的智能系统，如赛伯空间，意为由电脑构成的虚拟空间。

⑦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指使特工潜入位于水门的竞选对手总部，盗窃机密资料。

⑧前文说过，拉尔菲用了雅利安人雷盖乐队歌手的脸。从雅利安人这个名字可知，拉尔菲是个纳粹崇拜者，所以采用纳粹的“卐”字符号作为密码。

⑨乔万尼·皮拉内西：1720～1778，意大利建筑师、艺术家。

⑩一种德国猛犬。

⑾小狗说的话不大规范。

# 《约会》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

一个春日的午后，明媚的阳光照耀着繁花似锦的原野，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嫩绿如茵的青草。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只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周身闪烁着银色光芒的飞碟，它悄无声息地降落在这片原野上。随着一阵轻微的金属声，从打开的门里走出了三个穿着紧身的血红色服装的人。正在这儿采摘鲜花和玩着捉迷藏游戏的一群女孩子立刻发现了他们。

“快看啊，那儿来了好几个怪人呢！”

“是些什么样的人？快去看看吧！”

孩子们跑了过去，天真烂漫地叫喊起来：“叔叔，你们乘坐那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呀？”

穿着血红色服装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的一位以一种奇妙的语调答道：“我们是从宇宙的那一边，从一个非常遥远的星球上来的。”

“那你们来干什么呢？”

“你们还准备到哪儿去？”

孩子们胆怯地抚摩着他们奇特的服装，惊讶而又好奇地问道。

“我们是在到其它星球去进行调查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你们这个星球，顺便下来稍事停留的。我们不能耽搁很长时间，只想收集一些植物标本回去。”

“那么我们把采集的鲜花送给你们吧。”

“对，让我们来帮助你们吧。”

孩子们重又分散到点缀着各种颜色的花朵的草地上，不一会，又一个接一个地跑了回来。

“看，我采来了。”

“我只采了这么一点。”

“谢谢。多亏你们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提前离开这儿。该送给你们什么样的礼物呢？”穿着血红色服装的人这样说道。

孩子们悄悄地交头接耳商量了一番，然后开口说道：“叔叔，你们能做什么事呀？”

“我们的文明程度要比你们这个星球高得多，一般的事情我们都能办到。你们需要什么，说说看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想要求能够改变大人们的一些做法。譬如说，使大人们不再说谎，这样的事也能做到吗？”

“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真的？那太好了。要知道，大人们尽干些坏事呢。我们虽然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像贪污什么的，也……”

“嗯，知道了。我们一定替你办。不过，我们现在还有紧急任务要去完成，等我们返回的途中再来办好吗？你们等着吧，我们既然约好了，就一定会实现的。”

“好，请你们一定来吧，我们等着你们啊！”

在绚丽的晚霞中，在一片再见声里，飞碟重又起飞了。

“真是一些心地善良的孩子啊。”在飞碟中，宇宙人向他的同伴说道。

“啊，快飞吧，但愿能早些实现我们的约会。”

飞碟置身于无边无际的太空，增加了速度。

归途中，宇宙人重又在相约会面的地球上着陆。

“那些孩子们不知怎样了，他们会不会来啊。”

为了寻找与之约会的孩子，他们派出了一个伙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

“难道我们来晚了吗？”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们。现在，他们都已长成大人了。”

“真找到他们了吗？”

“找到了，可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真奇怪啊。”

“哦，究竟怎么了？”

“他们似乎全都把此事忘得精光了。我提醒他们，可是他们抚摩着自己大腹便便的肚子，一个个都说：‘啊，难道曾经有过这件事？真有过这样的约会吗？不过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做这种多余的事了。’”

# 《月光掠影》作者：布赖恩·奥尔迪斯

这是我的经历，也是世界的经历。虽然这件事并未发生，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千百万年以后才会发生，但是它的真实性，可以很容易地用过去几千年中所发生的事来加以检验。简单地说，就好像百万富翁们坐在华贵的寓所里，想像着在某个充满希望和恐惧的时刻他们会衣衫褴褛；或者说，一贫如洗的穷光蛋们，梦幻着有一天他们会同国王和王后们亲密无间。

在一个盛夏里，我和堂弟麦克在一起。我们已经30年没见面了，在那期间，他是临时政府的农业顾问，跑遍了非洲和印度，而我一直呆在斯堪的纳维亚，为社会的繁荣进行商业中心和办公大楼的设计工作。我们的相见是在我父亲，也就是麦克的叔父的灵柩旁。在这里，我们重温了儿时的友谊。为了庆祝这次重逢，我们一同驱车前往故乡的郊野，去寻找那些还是我们穿裤衩和球鞋的童年时代去过的地方。我们看到，时间虽然已经流逝，但这些地方的景色却依然如故。

在一个偏僻的小县里，我们玩得格外高兴。那里人口稀少，甚至比１５世纪时的人口还要少，因为在１５世纪以后，黑死病袭击了这个地方。在那幽径草丛和沼泽海滩上，我们发现了一种原始的力量，看到这些，就好像暍了一杯苦涩的饮料，令人感到精神格外焕发。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教堂废墟的阴影下，然后赤着脚下车步行。烈日和酷暑笼罩着大地，我们白天在浅海中尽情游耍，晚上露宿于干涸的河渠和荒芜的乱石之中。谁会想到，在离这儿１５０英里的地方，曾经有一个１００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呢？

我随身带了一枝运动步枪，在梯特卡姆沙丘中，我们打了几只兔子。我把兔子的内脏掏了出来，然后带到就近的一位老乡家中去。这位老乡是个很随和的人，他曾在罗得西亚干过活，所以很了解麦克所熟悉的人。他借给我们两匹马，一匹灰色的，一匹栗色的。于是，我们便骑着骏马，顶着隐隐的雷声，趁退潮的时候从梯特卡姆角一直走到布朗斯登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穿过浅水滩又缓步回到了老乡家中。那天晚上，我们按照当地的习惯，睡在老乡的牲口棚里。第二天，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海滩上，自由无羁地，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兴奋无比。

最后，我们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然后驱车回到了我在米德兰的家中。当我们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就发现这里的一切都被雨水浸透了，金色的庄稼被暴雨打得伏倒在地，龟裂的土地变成了一滩烂泥。一路上，马栗子树上不断往下滴着水珠。天已经是黄昏了，西北方向的天空上布满了玫瑰红和仙客来似的余晖。

家里没有开灯，室内一片寂静。

我打开侧门，愉快地向屋里打了一声招呼，可回答我的不是孩子们的欢叫，也不是我妻子和麦克夫人的嬉笑，而是一片沉默，只有大厅内的时钟传出庄严的滴答声。我在屋里走着，每间房都很安静，这可爱的寂静显得那样迷人，又那样凄凉，它们用不同的格调，迎接我的查巡。

我妻子给我留了一张便条，说是在昨晚的风暴中，闪电击中了我们的住房，使供电中断，孩子们十分害怕，于是他们便到离这儿不远的城里一个朋友家去了。说他们第二天早晨就回来。

“我们用不着点灯，月亮已经升起来了。”麦克说。

在前厅的信袋里，有一封从国外寄来的信，信封上贴着外国邮票。我打开门，站在走廊上撕开信封，麦克手里拿着两筒罐装啤酒也凑过来看信。

信是从美国寄来的，是一位欢乐而又狂热的学者写给我的。他今年春天曾经拜访过我。对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正在编写一本关于如何在公共场所盖房子的书，希望同我合作。那天晚上正是满月，令人十分亲切的中秋之月，皎洁而又明亮，所以借助这明亮的月光，我完全能看清信上那粗壮的字迹。这位朋友写得一手漂亮的意大利斜体字，他的书法比他的照相技术要强得多。在信封里夹着３张照片，是他离开我们时拍的。在这些快照上，我和我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站在一起，我父亲（那时他刚刚生病，由我们照顾他）站在走廊前的4根柱子中间。

照片是从远处拍的，我们几个人的面前有一条黑影，不知是什么东西。我借助月光凝视着，想像着当时的情景，忽然意识到这是一片蒲草的叶子，是在拍照时被风吹进镜头的。春天惨淡的阳光使照片上卧室的窗户变成一个白色方块，好像窗内的百叶窗全部关上了一样，由于曝光过度，当然也许是我在月光下看的缘故，这3张照片就像是在银白色的月光下拍摄似的。

我把照片递给麦克。

“你和约丽丝变瘦了，”他笑着说，“是不是在冬天节食了？”

由于曝光的原因，加上现在的月光，我和我妻子的确变得苍白了，孩子们也显得呆滞迟钝、面无血色。只有我父亲看起来还很健壮，好像还可以活很久似的。我现在是这样的健壮，就像初升的太阳，又像红色的葡萄酒，这些照片与其说是我过去的记录，倒不如说是我的将来。虽然我不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但是一种神秘的预感充斥着我，这是一种虚幻的感觉，一种连我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感觉。突然，我不想同麦克呆在一起了，我需要马上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

我们在洒满月光的花园里走着，顺便想摘点蔬菜，可是蔬菜已被旱魔摧残得奄奄—息。这场大雨下得太晚了。

“今晚我不想在屋里睡觉。”我说。

他问我到哪儿去睡，我向南指了指，在石墙和原野之外，一行山脉依稀可见。

“咱们还是到山里去，做最后一次露宿。”

今天的晚饭很丰盛，有面包、洋葱、莴苣、小萝卜，还有奶酪和酒。吃完晚饭我们便开始起程。从我家到远处的山丘要经过好多弯弯曲曲的公路，加起来约有12英里，正是这些小路，把高原地带的村庄同干线公路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这些高原的山村，都有着音乐一般的名字，什么金斯顿溪谷、莱特波山庄、澳尔居斯熔岩，贝布尔尼水湾……这些美妙的村名加在一起，简直是一首旋律逐渐加强的田园交响曲，直到澳尔居斯山地，乐曲达到最高潮。我们登上了布尔比特山峰，来到了世界之巅。

我们停住车，从车里爬出来，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村庄，个个死气沉沉，可这里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我们从一个山谷往下看，山下一片灯火。不难看出，一片密集的灯光，准是一座村庄，它们一直延伸到远处的迪丁佛和望北里城。我们站的地方，没有灯光，没有喧嚣，而自然光线笼罩着一切。

一轮皓月在南方的天空上撕开一片白云，把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这里的一切是那样的沉默，那样的寂静。我从车上拿出了双筒望远镜，对着山下的村庄扫视，寻找着我家房屋的微光。黑暗的树影和闪光的路灯帮我找到了它。突然，我的目镜上微光一闪，那张照片上似乎关着的窗户发出一缕银色的光线，是对我们身后月光的反射。我觉得这是一种信号，但这信号代表什么意思，我却不得而知。

我转过身向车走去，可是车不见了，麦克也走了。我想一定是刚才那缕闪光刺瞎了我的眼睛，但是脚下的山丘却仍然可见，一轮皓月悬挂在空中。

接着，月亮和天空也变了。月亮变得扁平起来，它上面的圆锥形火山和其他山脉似乎都消失了，天空变得更加黑暗，陡峻的山脊显得更加苍白，而我，却好像被嵌在一张废了的天文照片的底片上一样。

当我正在惊异之际，只见一群人从我们刚才开车的路上走过来。这条路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了一条白垩石的山间小路，从西面的山野到东面的河口，整条路上刻满了难以修复的伤痕，它蜿蜒崎岖，盘旋在高原山脊之巅，似乎是最初迁徙的人们赶着他们的羊群、牛群在这里审慎地选择定居地点。但是，由于这里的土地太贫瘠了，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居住。

从西方走过来的人群，由于月光洒泻的大地的衬托，他们的面孔显得黝黑而不可辨认，他们正无声无息地向我走近。

当他们从黄昏的夜色中出现时，我看见人数很多，我本能地退缩到路边的一个山楂树篱笆旁，继续观察。我发现在人群中间还夹杂着不少车辆和其他机器，都按着一定的步调静悄悄地移动着。当队伍的第一排人走近我时，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庞大的大篷车队，走在前面的是头人，在他后面，队伍顺着绿色的公路一直延伸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

伴随着他们的机器，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有汽车、卡车和一些在农村不难找到的机器，如收割机、棉花捆包机等，还有一些机器可就不寻常了，如大吊车以及其他一些通常不会移动的东西也在其中，就像混凝土的潮水一样从我身边流过。

这不可思议的人潮和机器的潮流稳健地、无休止地向前流动，从我面前由西往东流动。铜盘似的月亮一直跟在他们后面，使他们的面孔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我看到的似乎是一条又粗又黑的游动着的长龙。

好像在一种麻木的状态中，我一直凝视着这支队伍。很久以后，我忽然发现这些机器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它们越变越大，越变越复杂，有些机器我见也没见过。人群也在变，虽然变化不是那么大。他们的步履变得更加整齐，一边走一边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我想他们一定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在队伍当中，有几个人一直在跳舞。

队伍变得越来越粗，整个山野都被这流动的暗影所淹没，黑暗中清晰可辨的人群在塔一般的机器下缓步徐行。我们头上的月亮一直静悬在空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详而庄重。

上星期发生的事使我对这个我赖以生存的世界感到特别亲切，目前我周围的环境对我也十分合适。我的堂弟从欧洲回来，游览了各种壮丽的景致，其中包括火山堆，这些火山都是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前逐渐形成的，我们把它叫做“西西里宝石山”。对于这些地球表层的巨大凸起，麦克很有研究。伟大的利埃尔曾把火山描写成时间长河的纪念碑，给欧洲人民留下很深的印象。

虽然我不能完全相信麦克对“西西里火山”的描述，但对时间的长河我却怀着极大的尊敬，我现在站立的山岗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我经常躺卧的澳尔居斯山丘，土地贫瘠，在它的下面，有数百英尺深的白垩石，都是由数量极其巨大的甲壳变成的，它们曾经是活着的生物，现在却长眠子地下，成了神圣的时间的见证。就是这些东西使利埃尔和他的后继人达尔文改变了主意。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在这荒凉的山地上散步，品尝着空气的甜美，回味着我短暂一生中的欢乐。我并不想考虑那两个一直令人困惑的问题：地球的形成过程和人类思维的形成过程，因为人的思想是完全有能力更好地解释和描述地球的。

现在，这些过程正用一种新的，但不完全是奇怪的方式在得到自我证明。啊，也许是奇怪的，但不管奇怪不奇怪，反正我们对这种方式较为熟悉。

在某种程度上，奇怪的队伍变得平淡起来，我不知疲倦地注视着这永无休止的暗影，它夹带着越来越大的机器和越来越小的人形，从地平线上出现，又在地平线上消失。队伍的速度变得慢起来了，人们迈着沉闷的步伐前进，我的感情似乎和他们融合在一起了，因为我好像也跟着他们一起在地球上旅行。我几乎变成了他们的一部分，正如埋在我脚下的每一个小生物都是这深深的白垩石的一部分一样。我极力想摆脱这种境遇，他们拖着脚步的形象实在叫我难以忍受。他们没有人类的欢乐，没有人类的感情，他们在空旷的天空下行走，就好像被囚禁在地下的矿床之中，他们是在演出一幕生命的葬礼。

月亮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静悬在空中，而队伍的性质却在变，我慢慢意识到，虽然机器越来越大——塔尖高耸入云，像要刺破青天——但是数量越来越少，而人却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了很久，似乎整个队伍的组成一直就是这个样。人群也变得没有什么特色了，他们一个个都向前倾斜，好像正冒着不可忍受的狂风在前进。

逐渐地，逐渐地，最后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机器中断了，只有人山人海在通过，单调而无休止，从不左顾右盼，像一条没有波浪的大河，来无影，去无踪。

西方升起了一个黑色的物体，就像是月亮的幻影。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看清了它的轮廓：它的形状像埃及的大金字塔，大小也完全比得上这座纪念碑，这个巨大的幽影从朦胧中逐渐向上升起，碾过澳尔居斯山地上空的月亮，在它基部的人影显得越来越小。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但却无法逃走。

这个可怕的机器还在不断地变大，把天空分为越来越大的几个部分。当它更加靠近我时，我简直可以摸到它，它在黑暗中制造自己的黑夜，它是一个直立的大号角，把整个大地都笼罩起来了。

这东西没有噪声，但它那像魔鬼一样的形体让人觉得可怕。最后，它总算拖着笨重的步伐及时地在远处消失了。

月亮又一次显露出来，健美、圆润、亲切、温柔，像从前一样把它银白色的光芒洒满大地。现在在它的怀抱里只有慢慢移动着的人群。

这些隐匿的旅行者们忽然把腰都弯了下去，有的向上挥动着手臂，像是在祈祷，有的则趴在地上爬行。

这种景象跟我很久以前看到的机器人游行差不多，但它使我感到更加伤感。

弯腰曲背的人也变得少起来了，一种麻木的轻松感在我的被极度的痛苦所抑制了的大脑中崛起。这就是队伍的尽头吗？人类的旅行结束了吗？我自己问自己。跛足的、沉闷的、矮小的，最后的一个人影终于走过去了。

不！路上又出现了更多的人影，有几个人的背更驼，然后是一群，一群跳舞的人！他们从古老的公路上向我走来。他们在白垩石山地上神气活现地走着，虽然姿势并不雅观，但却显得欢乐——一种并不受我的情绪影响的欢乐。

更多的舞蹈者走过来了，他们都成群结队，只不过有的队伍大些，有的队伍小些。他们的服装更加艳丽，动作更加优美，步伐更加复杂。我竖起耳朵倾听着这令人恐惧的音乐。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对这种音乐感到兴趣。

我听到了一种曲调，一种由切分音组成的表现某种动作的曲调。队形的变换显得更加自由，没有机器，他们正在重复着未开化时代的人类的自发性舞蹈动作。在我面前，一种新的语言正在展开，他们用裸露的身躯，用精美的月躧，用芭蕾舞式的动作和流水般的手势来表达这种语言的内容。这支又粗又黑的队伍中第—次出现了轻松愉快的气氛。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轻松的格调又变得紧张起来，出现了一种更为新颖的调式，它的节奏与我所知道的大不相同。恐怕连这些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体似乎增加了新的关节，使他们的动作也更为灵便。他们的思维和行动简直使我无法理解。

只有一件事唤起了我广泛的同情心。这些成群走过的漂亮的陌生人当中，有很多动物。大动物，小动物，家畜，野兽都有。它们在人群中活蹦乱跳，在这次圣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小猴蹬在人身上，男人和妇女则骑在老虎或马匹身上。

这一奇幻的化装舞会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只要看见它，你就想永远看下去。是的，在那个时候，这种舞会似乎会永远继续下去。它充斥着世界，所有的生命都连在一起了，生命本身就是一次华丽的表演。一会儿，表演者又发生了变化，有些动物变大了，变得更加奇妙，而两足动物的形态则变得更加多样化。

时间过去了很久，而我仍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我面前呈现的是一次长时间的仪式，参加仪式的既非人也非妖精，从形态上看，他们更像妖精，因为他们能够做低空飞行。银白色的月夜充满了他们的翅膀

和令人陶醉的魅力。

我又看到一种现象，一种复杂的现象。黑色的轮廓渐渐变得眼花缭乱，有些部分从我面前消失了，月亮也嘘嘘作响，而且闪着亮光——所发出的不是光芒，而是电子辐射。我看到的一切都变得昏暗起来——不，不是昏暗，是旋转的物体，是翻滚的波浪。它使我困惑，使我恐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山脊小路周围一片虚无缥缈的景象。

月亮消失了，一片云彩飘过山峦，给它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它竭尽全力再一次向外探望，又被再一次吞进了云雾的海洋。

我从昏睡中苏醒过来，慢慢地向周围寻视。山谷中的灯光都已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村庄，只有深沉的黑夜。可是还有一盏灯，从位置上判断，那是我家的窗户，它反射着中秋的皓月，发出一缕银白色的微光。这时，远处传来了羊群的咩咩叫声。

我的堂弟和汽车就在身边。

“咱们回家吧。”我说。

# 《月亮的距离》作者：卡尔维诺

据乔治·Ｈ·达尔文先生所说，从前月亮曾经离地球很近。是海潮一点一点把它推向远方的：月亮在地球上引起的海潮使地球渐渐失去了自身的能量。

“我知道，”老QFWFQ喊道。“你们都无法记得，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月亮就在我们头顶上，其大无比：望月时，月光如昼，那是一种奶油色的光，巨大的月球似乎要把我们压倒碾碎。新月时，它在空中滚动着，恰似风持着的一把黑伞。那蛾眉月的尖垂得那么低，好像要穿透礁石让月亮抛锚停泊。那时候，什么都跟现在不同：由于离太阳的距离不同，运行轨道、倾斜角度都不同于今日。地球和月亮紧挨着，不难想象，这两个大家伙怎么也找不出不互为对方阴影的办法，结果随时都会发生月食。”

你问运行轨道吗？椭圆形的，当然是椭圆形的。一阵子压在我们头顶上，一阵子又旋转着飞开。而海潮呢，月亮压低时就涨潮，谁也拦不住。有些满月之夜，天低低的，潮高高的，月亮之差一丁点就要被海水浸泡湿了，顶多也就差几米吧。难道我们就没有想过到月亮上去吗？哪能呢！只需划着小船到月亮下面，支上一架木梯就能爬上月亮。

月亮离地球最近的那一点是金礁湾。我们划着舢板，就是一种圆身平底的软木小船，到达那个海域。船上的人还不少，有我，武贺德船长和他的妻子，我的表弟聋子，有时还有小希恩息，她那也就是十二岁的样子。那几夜，海面极其平静，银光闪闪，如同一池水银。那些经受不住月球引力的小蟹、墨斗鱼、透明的海带、小珊瑚等，跃出海面，升空落到月亮上，吊挂在那抹了灰浆似的月亮表面上；还有的小东西悬浮在半空中，成为一群发光的流体，我们不断用芭蕉叶扑打着驱赶它们。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在船上带了一架木梯，一个人扶着梯子，另一个则爬上去，还有人划浆，把船划到月下，所以需要几个人的配合（这是几个主要人物）。爬在梯子顶部的人在小船靠近月亮时吓得大叫：“快停住！快停住！月亮要撞破我的头了！”那种感受真是难以言表：月球这庞然大物，表面上满是尖尖的突起和深深的凹裂，好像就要压到自己身上。现在肯定会不同了，而那时的月亮，确切讲是那时月亮的肚子，就是离地球最近的、几乎要擦边相碰的那部分，表面覆盖着一层尖头鳞片。那样子很像一条鱼的腹部，连那种味道都很相似。在我印象里，若说它不像是鱼，是因为鱼是软的，而月亮更像熏鲑鱼。

其实，站在梯子顶部最高一层横栏上平衡直立，只要伸出胳膊，正好可以够到月亮。我们原先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还没有怀疑到月球会渐渐远离地球而去）。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上手登月。我选择一块稳固的鳞片（我们这一组五六个人都要依次上去），先用一只手抓紧它，另外一只手也抓住它，这时立刻感到脚下的梯子和船都逃掉了，而月亮的移动则使我得以摆脱地球的引力。是的，月亮有一种撕扯你的力量，当你从地球向月球过渡时会感到这种力量。你必须迅速抓住鳞片，像翻跟头一样，纵身一蹿，两脚就落到月亮上了。从地球上看，你是头朝下倒挂着的，可你自己却是和平时一样正常站立着，唯一奇特的是眼前看到的是一汪海水波光闪闪，小船上的伙伴们都手足倒置，象是葡萄串倒挂着。

在这种登月的跳跃中表现得最超群出众的就是我的聋子表弟。他粗糙的双手一触到月球（他总是第一个爬上梯子），就立刻变得非常柔软、特别准确。他总能一下子就找到最理想的登月点，甚至双手一按就全身妥帖得附着到这个地球卫星上。有一度，我甚至觉得当他伸出双手时，月亮就像他迎面而来做接应。

他从月亮返回地球时也同非常灵巧机敏，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跳高：伸开双臂，尽最大努力往高跳（这是从月亮上讲，如果从地球上看，那样子就更像跳水，上臂向后张开，一个猛子扎下来），总之，跟在地球上跳高一模一样，因为月亮上没有什么能支撑梯子。而我的表弟可不是双臂前伸纵深一跃，他像要翻跟头一样，低头蜷身，靠手撑月面的反弹力腾空而起。我们从船上看他在空中翻跳起来，真像要用双手擎起月亮这个巨球。当他双手用力撑月面时，整个月球都在颤动，直到他落到我们上方，大家才能抓住他的踝骨，把他拉回到船上。

现在，你们会问我们去月亮上究竟要干什么，我这就解释给你们听。我们是去取奶的，用的是一把大勺和一个大木桶。月乳是很浓的，像是一种凝乳。这种月乳是当月球掠过地球上的草原、森林和沼泽地时，受月球吸引而飞到月亮上的那些东西在鳞片之间发酵而成的，其要成分有植物汁、蝌蚪、沥青、兵豆、蜂蜜、淀粉晶体、鲟鱼子、苔藓、花粉、凝胶质、小虫、树脂、胡椒、矿物盐、燃料等。只要将勺子伸进鳞片之间，就能伸出满满一勺这种珍奇的乳液。当然，它不是纯净的，含有不少沉渣。在发酵过程中并非所有物质都能溶解，有些东西还直挺挺地混在乳浆中：指甲、钉子、海马、榛子、花梗、陶瓷碎片、鱼钩，偶尔还有梳子。这种乳浆在盛上来后还要撇去皮，再过一遍滤勺。做到这些都不算困难，难点在于如何把它送回地球上。我们是如此操作的：每盛上一勺，我们就双手握把，用力将它像发弹射弹似的甩向地球。只要投掷力够大，这一勺乳浆就能被甩到海面上。一旦到了海面，它会浮在水面，把它捞到船上就很容易了。在这种投掷运动中，又是我的聋子表弟大显身手。他很有臂力，有极善瞄准，能一下子把乳浆甩到船上人端着的木盆里。而我则屡遭失败，往往因为无法战胜月亮的引力，投出去的一勺乳浆又回落到自己头上。

我的聋子表弟超群出众的表现还远非这些。对于他来说，在鳞片之间掏月乳是一种游戏：他有时根本不用勺子，只用一只手，甚至一个手指头伸进鳞片缝隙中。他没有一定的运动路线，只是从一点跳到另外一点，像要跟月亮开玩笑，出其不意，甚至是给它搔痒。说来也怪，它的手到之处，乳浆竟像从肿胀的母羊乳头上向外喷射而出。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跟随其后，拿着勺子收集他“开发”出的乳浆。他时而往东，时而向西，没有明确的路线，显得十分随意。有些地方只是因为他觉得有味道才去，比如一些鳞片之间裸露着的软软的皱褶。有时，表弟连手指都不用，而是用他计算精确的跳跃去踏，用大脚趾（他是赤脚登月的）戳出月乳来。从他发出的欢叫声和随后的一连串跳跃来看，这似乎是他开心取乐的极点。

月球表面并不是均匀的鳞状，有些地区是光滑裸露的单色粘土。对聋子来说，这种柔软的空地给了他翻跟斗和几乎像鸟儿一样腾飞的想象，他真想全身都浸泡在月亮的乳浆之中。就这样，他跳来跳去，到一定时候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月球上延伸着大片我们决无任何好奇或任何理由去探险的地方，表弟就消失在那里。我想，他在我们眼皮底下所做的那些翻跟斗之类游戏不过都是一种准备活动或开场序幕，他一定要去隐蔽的地方做什么秘密活动。

在金礁湾的那些夜晚，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快活，但有一种悬念，就好像脑壳里面不是大脑，而是一条鱼，一条受月亮吸引而浮上来的鱼。我们唱着、叫着、耍着。船长的妻子弹竖琴，她的胳膊极长，在夜光下像鳗鱼一样闪着银光，腋下则是像刺海胆一样神秘的深色。她的竖琴声甜美，但嗓音尖利，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不得不发出长长的喊声，与其说是为她伴声，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听觉器官。

透明的海蜇浮到水面上抖动着，有的离开水面，飞向凹凸不平的月球。小希恩息以抓在空中飞行的海蜇为乐，但这并非易事。有一次，她伸着胳膊想抓住一只海蜇，向上一蹿，自己也飘了起来。因为她瘦小，还差几个盎司的体重才能战胜月球引力，被地球引力再拉回来。于是，她就和那些海蜇一起在海面上空飞了起来。这可真让她害怕了，她一会哭、一会笑，后来索性开始在空中抓甲壳类和小鱼，放进嘴里嚼起来。我们忙着追赶她：月亮沿着椭圆形轨道开始远去，后边拖着一片海洋生物，像流星云一样在海天之间飘动；有一片弯曲的长海带，小女孩就悬浮在那些海带中间。小希恩息有两根小辫子，这两个辫子也在飞舞，朝着月球翘起来；她又蹬又踢，给空气一定的力，好像要战胜那股看不见的气流。在飞行中，她丢了拖鞋、袜子也从脚上拖拉下来，受地球引力的作用而挂在空中，我们站在梯子上努力去抓回它们。

抓住空中浮游的小动物吃掉确实是个好办法，希恩息越吃就越增加体重，也就越向地球坠落，而且因为她是那些浮游物体中最大最沉的，那些软体动物、海带和浮游生物就像她集中起来，很快就给她披上一层二氧化硅的壳，壳质的贝、龟甲壳，乃至海草。她在这些七七八八的杂物中逐渐摆脱了月亮的引力，直到落到海上，泡在水中。

我们划船去救援：她的身体还颇有磁力，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她从附着在身上的那些杂物中解救出来。柔软的珊瑚缠在头发里，我们用梳子每给她梳一下，就有小鱼小虾纷纷落下；她的双眼被贝壳糊住了，帽贝的吸盘吸住了眼睑；乌龟的触手从她的胳膊缠到颈部；她的衣服几乎是海带和海绵的织物。我们只能先除去最大的异物，其余的东西，如那些小贝壳和鱼翅，就靠她自己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之内继续摘净。她的皮肤上沾了很多小硅藻，而且是永远不脱落的，若不仔细看，她身上总像有一层薄薄的灰尘。

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两股力量相互较量就是这样的，我说还有甚者：从月球落到地球上的物体在一定时间内还保持着月亮的磁力，拒绝我们这个世界的吸引。我够大够重了，每次上去再回到地球上都要有一个重新习惯的过程，同伴们都得抓住我的两只胳膊用力拽，他们在颠簸的小船上，而我则继续头朝下脚朝天好一阵子才行。

“你抓住，用力抓住我们！”他们向我喊着。在这乱抓乱摸中，我有时抓住武贺德太太的乳房。又圆又挺的乳房，接触起来感觉良好，心里踏实，她的引力与月球的引力相当，甚至更大一些。在我头朝下的降落中，我能用另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更便于重新过渡到这个世界来，一下子摔落到船底。武贺德船长为了让我醒来，还要朝我泼一桶水。

就这样，我开始爱上了船长夫人，这也是令我痛苦万分的事。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船长夫人的目光总是盯着一个人不放：我表弟的手一稳稳地碰到地球卫星表面，我就能从她的目光中看到对聋子与月球之间彼此信任的情感的反馈；当表弟去做那些神秘的月球探险而消失时，我看见她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对于我，已经是一切都十分清楚了：武贺德夫人正在嫉妒月亮，而我正在嫉妒表弟。武贺德夫人有钻石一样的眼睛，目光之中燃烧着烈火，她看月亮时几乎像在挑战，就好像在说：“你不会占有他！”而我觉得被完全排斥在外了。

对这一切最不理解的就是聋子。当人们帮助他降落时，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大家都拉他的腿，武贺德夫人每每不能自制，整个人都毫不吝惜地身心投入，伸出她那银白色的双臂去迎接他。对此，我心中袭过一种痛楚忧伤（她降落时我也抓过她，她的身体是顺从的，但没有像对表弟那么感情投入地扑来）；而他却满不在乎，还沉浸在对月球的陶醉之中。

我看看船长，自问他是否注意到妻子的举止表现；但他那张布满皱纹盐渍重重的紫红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流露出来。由于聋子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月亮，他的降落就意味着开船起航。那时，武贺德做出非常友善的姿态，把丢在船底的竖琴拾起来递给妻子，我便合着唱起忧伤的曲子：“每条银光闪闪的鱼在水面游呀游，每条模糊不清的鱼在海底沉牙沉。”大家都合声而唱。

每个月，地球的这个卫星刚一到那里，聋子就进入他那隔绝于世的境地，只有到望月接近时他才醒来。那次，我故意不去参加登月，得以挨着船长夫人留在船上。表弟刚一上梯子，武贺德夫人就说：“我今天也想去那上边！”

船长夫人还从未登月过，但武贺德并不反对，甚至把她推到梯子上，喊着：“你去吧！”于是，我们大家都动手帮助她：我从后边支撑她，我感到她在我的双臂之上，圆圆的，软软的。为了撑住她，我的手掌和脸都紧紧贴着她，直到她升到月球时，我感到一种失去接触的痛苦，以至为了能跟随其后，便扑过去说：“我再上去一点，好扶她一下！”

我像被一只钳子夹住一样给拉了回来：“你留在这里，这里有你该干的事！”武贺德船长并没提高音量，对我命令着。

那时每个人的意图都已经很清楚了，而我却没有理解，甚至现在也不见得把一切都弄清吃透。船长夫人可能一直怀着与我表弟共同登月的愿望（或至少不让他一个人出现在月亮上），而她的计划很可能有更加远大的目标，甚至是得到聋子的理解而共同谋划的：一起藏在月亮上面呆一个月。但是也许我的表弟是道地的聋子，对她所试图解释的一切都没有理解，甚至连自己是夫人所期望的对象这点都毫无察觉。船长呢？他期望摆脱妻子，我们看到，她刚一到月亮上面去，他就变了模样，于是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根本不设法挽留她。然而，他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月亮的轨道在变化吗？

我们谁也没有对此有过疑问。聋子，也许只有聋子在朦胧中知道些什么，预感到那晚将要告别月亮。为此，在他的秘密地方藏了起来，再没有露面。船长的妻子则一直跟着他：我们看到她多次穿过鳞片间的开阔地，突然停下来，望着我们这些留在船上的人，似乎是问我们是否见到过聋子。

那夜肯定是有些不正常：海面不像以往月圆时那么紧绷绷的几乎向天空拱起来，而是显得很放松，很柔和，好像月亮的磁力不再发生作用了。连月光也不同于其他满月之时，好像在黑色夜幕中变得更浓了。那月亮上面的同伴们应该也发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向我们投来惊慌的目光。我们双方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月亮远离地球而去了！”

喊声未落，月亮上露出了我的表弟，他奔跑着，显得并不惊慌，也没被惊呆：他手扶月亮地面，像以往一样翻个跟头，而这次他却只能跳到空中悬浮了起来，像上次小希恩息一样，在月亮与地球之间停顿了一会，他转过头，用力像游泳时战胜水流的样子挥臂朝我们的方向以从未有过的缓慢速度游来。

月亮上的其他水手都急忙模仿他的样子，没有人想到把采集到的月乳带回船上，船长也并未为此而斥责哪个。由于时间过得长了些，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不再容易穿越，无论他们怎样模仿表弟或飞行或游泳，都是在半空手舞足蹈胡乱比划而已。“互相抓住！笨蛋！你们互相抓住呀！”船长大声叫着。听了他的命令，水手们试着相互抓住，形成一团，一起向地球引力区前进：突然一下，扑通一声就落入海里。

小船奋力打捞他们。“等等，还差夫人呢！”我叫起来。船长夫人也试图跳过，但她只在离月球几米的地方飘动，划动着她那银白色的双臂轻柔地飘动着。我爬到梯子上，想把竖琴伸过去让她抓住这个机会。“你到不了那里！要去抓住她才行！”我挥动着竖琴想纵身跃起，而我头顶到月亮的距离不再是先前那么近了，那巨盘似的月亮显得小了，而且越来越小，好像是我们的目光把它盯得越来越远。天空像个无底深渊，只有星星越来越多，夜空在我们头上泻下一条空洞洞的河，使我陷入无比惊恐和头晕目眩之中。

“我害怕，”我想，“我太怕跳下去了！我是胆小鬼！”而那时节我竟跳了下去。我在空中拼命游动，把竖琴伸向她，而她非但不迎我而来，反而自转起来，朝着我的一会是脸，一会是后背。

“我们拉到一起呀！”我喊着，已经快赶上她了。我抓住她的腰，手臂和她握到一起。“我们一起落下去！”我集中全力要跟她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验搂着她的全部的滋味，以致较晚才意识到虽然在拉她摆脱月球，却使她又重新回落到月球上。难道我没有意识到吗？还是我从一开始就有了什么想法？我无法理出自己的思想头绪，却从喉中冒出了一句：“我跟你在一起待一个月吧！不，我靠着你待一个月！”我喊着，无比冲动，“我在你身上待一个月！”就在那时，我们落到月亮上，我撒开了手，我们一东一西摔在凉凉的鳞片上。

我抬起眼，以为就像前几次登月时那样，一定会看到我头顶上面的汪洋大海像一个无边的巨大屋顶。然而，此次虽然见到了它，却要高得多了，还有海岸线，礁石，海角；至于那几只船，就实在小得可怜；同伴们的脸已无法看清，他们的呼喊声也极其微弱。只有一个声音从近处传来，那是武贺德夫人的声音。她找到了竖琴，正抚摸着它，弹出如泣如诉的一支悲曲。

漫长的一个月开始了，月亮缓缓地围绕着地球转动，在这个悬在空中的星球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熟悉的海岸，而是其深无比的汪洋大海，炽热的火山砾形成的荒漠，冰川覆盖的陆地，偶尔闪现出爬行动物的森林，飞流直泻切成的陡峭山石，沼泽地上的城镇，凝灰岩的大墓地，陶土泥浆的帝国……距离使一起都涂上一层相同的色调：从外边看去，每个形象都显得陌生。大象群和蝗虫群在平原上都显得一样铺天盖地，一样浓稠密集，以致无法区分它们。

照说我应该非常幸福：终于如愿以偿，只有我和她在一起，独享与武贺德夫人的亲密，而表弟所羡慕的月球成了我独占的领地；这一个月的日日夜夜，月球毫不间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月球表面的乳汁以其酸甜可口的味道滋养着我们。当我们举目望去，那个养育我们的世界终于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它多变的形态，没有哪个地球人能看到如此景色；我们凝望月球那边的星辰，大大小小的，像是被天穹压弯了的枝上挂满的成熟了的亮果。然而一切都在更光明的希望的那边，对于我，这却是一次流放。

我只是在想念地球，是地球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而非他人；而站在这个远离地球的地方，我自己似乎不是原来的我，她也不是原来的她。我渴望回归地球，担心会失去它。我的爱情之梦也是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翱翔游动时就完成了，没有了地球的引力，我的爱恋只能集中在我对深感缺憾的一切的思念之情上，那个地方，它的周围，它的过去和未来。

这是我的感受。她呢？我一对此自问，就担心害怕。因为，如果她和我一样只知思念地球，就是一个好迹象，是我们终于达到相互理解的标志；但是，也可以是一切都枉费心机的表现，说明她心里惦念的只有聋子。然而，全然不是。她从未抬眼看过我们那个地球，只是在荒野中面色苍白地嘟嘟囔囔，没完没了，扶弄着竖琴，好像与月球的这个临时条件颇相融合。这能是我战胜了对手的标志吗？不！我输了，输得好无希望。因为她明白我的表弟的爱只在于月球，她所想的就是变成月亮，成为他所爱的物体的一部分。

月亮完成了它围绕地球一周的旋转，我们又再度回到金礁湾上方。当我认出这个熟悉的海湾时，真是惊恐万状：即使最悲观的预想，也没料到它会因距离加大而变小到如此地步。我的伙伴们在那一湾水面上又划船过来了，他们没有带梯子，因为是在是用不上了；但是几条船上伸出了一片长长的矛，每人挥舞着一支，每支长矛的顶端装了一只齿叉或四爪钩，也许是想最后一次抓住月亮的鲜乳酪，或者是给在这里的我们一点帮助。很快，事情变得十分明显，杆子不够长，不足以伸到月亮上；于是，杆子纷纷落下，显得那么短小，那么沮丧，飘在海面上；有几只船在这番混乱之中失去平衡，翻了个儿。就在此时，一条船开始伸出一支更长的竿子。要竖起它来需要非常缓慢的操作，因为竹竿很细，操作中的抖动会使它们折断。这种操作要有很大力气，而且要技艺精湛，才能使所有的重力垂直，不让小船倾斜失衡。

看啊！这竹竿的顶尖果真触到月球了！我们眼见它探过来，戳到鱼鳞片片的月球表面，并且停顿了片刻，似乎是给月球一点小小推力，而这推力大到甚至能使月球离地球再远一些，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好像先完成一个弹跳，再度反弹远离开。我认出来了，不，我和武贺德夫人都认出来了，是我的表弟，只能是我的表弟！是他在最后一次和月亮做游戏。他用此雕虫小技，是月亮在他的竹竿上就像在靠他支撑平衡。我们发现，他的这种才干决无任何其他目的，决不打算得到什么实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要把月亮推开，把他送上更远的运行轨道。也就是他，他不会接受违背月球的本性、行程和意愿的观念，如果月球现在要远离地球而去，是他在享受这种远离，如同当初享受它的邻近一样。

面对这一切，武贺德夫人该作何反应？只有这时刻才显出她对聋子的爱决非任性的轻佻之举，而是义无反顾的。如果表弟爱的是月亮，她宁愿留在这里，在月亮上面。

我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看见她并没有向竹竿迈进一步，只是举起竖琴向地球伸去，并且拨动起琴弦来。我所谓“看见”，只是用眼角余光看见她的形象，因为竹竿刚一触到月球，我跳上去抓住了它，像一条蛇爬在竹竿上，用双臂双腿之力，在空气稀薄的空中轻飘飘的，感受到一种回归地球的命令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全然忘却了我之所以登月的原因，或许是对这动机的不幸结局有了空前清醒的认识。

我顺着竹竿爬到某一点就不再需要用任何气力便被地球吸引着头朝下跌落，竹竿被摔成千截万段，我也落入海中。

# 《月亮飞蛾》作者：杰克·万斯

杨霞译

面具

西斯尔不知道自己接手塞利斯代理领事是不是一个错误。

他的前任在宗达城被杀。戴着极好酒店面具的代理领事与一个佩有缎带的女孩子搭话，正是由于这种无礼的行为，他被红色造物主、太阳神怪和魔术大黄蜂杀死了。

于是，刚从学校毕业的西斯尔接到了这项任命。

性格谨慎喜欢思考的他把这项任命视为一种挑战。

他通过大脑下皮层刺激法，很快掌握了塞利斯语，并且认为这种语言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复杂。

他还读过人类学刊物上对这个新社会的描述：这个社会里的人都相当个性化。所以如此，是与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有关，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并不鼓励群体活动。这一点，从他们的语言也有所反映，这种语言所要表达的只是个人的情绪和个人对一个特定环境和特别事物的观点，事实只是不重要的附属物。而且，塞利斯的语言都是随同种类繁多的乐器的演奏而唱出来的。因此，在这个特别的世界──这个叫做塞利斯的世界上，不管是在范城还是宗达城──要证明一个事实是相当困难的。每一个访问都会受到款待，方式是吟唱优雅的咏叹调和弹奏那些种类众多的乐器。当然，访问者初到这个迷人的世界，必须学会用当地公认的方式表达自己，否则，他将受到当地人毫不留情的嘲弄。

所以，西斯尔才肯下苦功学习那些复杂的乐器。

塞利斯的天气很温和，食物也很充足，这保证了塞利斯人能有充分的空余时间与精力使生活精致起来。说这种精致在每种事物上都有体现也不算夸张：精致的造型艺术，比如船屋上那些雕花窗棂；精妙的符号，呈现在每个人所戴的面具上；复杂的半音乐式的语言，表达最微妙的情绪和感情。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奇妙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声望，面子，权威，名气，荣耀。这一切在塞利斯语中都被叫做“斯特拉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斯特拉克”，这决定了他是否需要一条船屋和什么时候需要这条船屋。船屋是一个浮动的宫殿，里面满是宝石、雪花石膏灯笼、彩陶和雕工精细的木头。

这个世界最大的规矩就是每时每刻都与面具相伴，因为一个人不应该受到强加的外界因素影响。在塞利斯的文明地区──提坦湖区，每一个人都从不显示他的真实面孔。

西斯尔接到任命的第一天，就从博物馆找到了一个面具。

第二天，他便乘船开始了驶往塞利斯的旅程。太空卫士罗伯特号在塞利斯太空港靠岸，西斯尔受到了航空港总管罗尔弗的迎接。当西斯尔走到这人面前时，他却举起双手，连连后退，惊恐地叫道：“面具！你的面具呢？”

西斯尔举起面具：“我只是不能肯定……”

罗尔弗的声音从一个由暗绿色鳞片和蓝色木头组成的面具后传出来：“请你把它戴上！”

西斯尔戴上面具。

这回，罗尔弗弹响了系在他大腿上的一种什么乐器，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惊恐，在这声音里，罗尔弗唱道：“你不能戴那种面具！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又是用什么方式搞到这面具的？”

“是从一个博物馆的藏品复制来的，我相信复制得还不坏。”西斯尔躲在面具背后说。

罗尔弗点点头：“我知道这面具是从海龙统治者的面具变化而来的。这种面具只在很正规的场合，由无尚荣耀的贵人佩戴，比如王子、英雄、能工巧匠和出色的音乐家。”

“哦，我不知道。”由于无法用脸表情，西斯尔摊开了双手。

罗尔弗的口气缓和下来：“这些习俗你到时候都要学会的。看看我吧，今天我戴的是冰湖鸟面具，戴这种面具的人在这里声望是很低的，就像你、我和其他一些世外人。”

当他们并肩向一座建筑物走去时，西斯尔还在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面具。”

“当然，”罗尔弗说，“谁不想戴自己喜欢的面具？但是，又不是你我来定这个规矩。”

西斯尔问：“如果我戴上这个面具在宗达城街上走过，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罗尔弗笑了，面具后发出了低沉的声音：“我保证不到一个小时，你就会陈尸街头。这跟你的前任不会有什么两样。”

这时，两个人已经走进了航空港那坚固如堡垒的建筑，西斯尔的声音低了下去：“不是这里的人都很温和吗，怎么也会这么气势汹汹？”

罗尔弗没有吭声，砰的一声打开一扇巨大的钢门。

西斯尔环顾四周：“为什么要造得这么坚固？”

“为了防备野蛮人的袭击。当黑夜来临的时候，他们冲出群山，抢劫杀人，无恶不作。”罗尔弗从壁橱里取出一个面具，“给你，月亮飞蛾，戴上它，你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这面具由灰鼠皮做成，嘴洞两侧各有一簇头发，前额上有一对羽毛似的触角，眼睛下挂着一串红色的褶皱，看起来相当可笑。

西斯尔问道：“这面具体现什么地位呢？”

“不是很高的地位。”

“不管怎样，我是代理领事，”西斯尔的声音高了起来，“我代表所来的星球，代表一千亿人民。”

“如果原星球希望他的代表戴海龙统治者面具，那他们就该派一位海龙统治者那种地位的人物。”罗尔弗的话说得非常直截了当。

西斯尔的声音又低下来：“我明白了，我必须戴上……”

当西斯尔换面具的时候，罗尔弗很有礼貌地把视线转向了另一边。但西斯尔还是有些气忿难平，说：“从来没有人向我讲过什么样的面具才是符合身份的，更没有人向我说过名誉叫做，叫做──斯特拉克。真他妈的。”

罗尔弗只好反过来安慰他：“不要紧，过上一段时间，你也就熟门熟路了。我猜你还特别想用塞利斯语跟人交流，是吗？”

西斯尔点点头，面具上的很多东西也跟着晃动起来。

“那你弹奏什么乐器呢？”

“乐器？”

于是，先来到塞利斯的世外人告诉他新规矩。

众多的乐器

“临来这里时，他们告诉我，只要随便有一样就行了，只要能伴着吟唱。”

罗尔弗拉起了教师爷的腔调：“错了！我建议你尽快学会以下几种乐器：海默金是使唤奴隶的；与关系亲密者和地位稍低于你的人交谈时，用甘加；基弗用在比较随意的场合；扎钦克嘛，当然是用在正式场合了。”

先前他还在怪面具太复杂，但毕竟只要依照这里的规矩挂在脸上就是了。可这么多的乐器，全部学会的话……

罗尔弗面带一点幸灾乐祸的神情，继续说道：“与地位明显低于你的人说话，或者你有意要侮辱谈话的对手，用斯特拉潘；当你用上戈马帕德和克曼瑟尔，说明你是在出席某个隆重的典礼仪式了。”罗尔弗喘了口气，“好了，虽然还有些别的乐器，你就先学会这些，作为在塞利斯与他人交流的基础。”

天哪！

西斯尔说：“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罗尔弗故作深沉地笑了：“不，一点也不。啊，让我想想你最需要什么？对，首先是一条船屋，然后配上适量的奴隶。”

在他们穿过一片水果林，穿过麦田去找商业代理的时候，罗尔弗告诉西斯尔，在整个范城，包括新到达的他，只有四位世外人，有一位就是他们正要去找的韦利珀斯。

商业代理韦利珀斯已经在范城居住了十五年之久，并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因他戴着象征权威的南风面具。这副面具上，闪光的蛇皮围着金色的宝石。

韦利珀斯热情诚恳，不像罗尔弗有些拿腔拿调的。他不仅借给西斯尔一条船屋，还借给他不少的乐器和两个奴隶。

西斯尔表示要适时偿还。他却一挥手：“年轻人，这些东西在塞利斯值不了几个钱！”

“连船屋也是？”

韦利珀斯用基弗弹出一段响亮而令人兴奋的音乐：“啊，西斯尔先生，老实说那条船已经很旧了。如果我再用它，就与我的地位不相配了。当然，你刚到这个世界来，地位什么的还需从长计议，眼下你需要的就是一个避难所，让你不受黑夜人的袭扰。”

“黑夜人？”这个世界怎么尽是些让人费解的东西。

“就是夜晚在岸上四处流窜吃人肉的野人。”

“哦……”

“我们暂且不说这些可怕的事情了。”韦利珀斯手里的乐器又发出一串令人发怵的颤音，说，“放心，雷克斯和托比会很好服侍你的。”他敲了敲自己的面具，那两个奴隶就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穿着黄褐色的紧身上衣，戴着宽松的黑布面具。韦利珀斯手里的海默金发出洪亮的声音，他叫两个奴隶听命于新的主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有朝一日，他们会因为表现良好而返回故土。

两个奴隶跪别了旧主人，用嘶哑的声音向新主人表示效忠。

西斯尔有点不太习惯，但还是用尽可能威严的声音命令：“去把船屋打扫干净，准备好食物。”

两个奴隶一动不动，四只眼睛透过面具紧盯着他。韦利珀斯忍住笑，弹了一段海默金，重复了刚才的命令，两个奴隶才退了下去。

西斯尔忧心忡忡：“我可一点也不懂得这些乐器，我要怎么样才能快点学会它们？”

罗尔弗说：“可以让肖克尔教给你一些基本要领。”

“肖克尔是谁？”

“他也是我们这群外来人中的一个。”韦利珀斯答道，“他是一位人类学者。你读过《华丽的宗达城》、《塞利斯的仪式》和《没有脸孔的人》这些书吗？都是他写的，要没读过的话，那真是太可惜了，正是这些好书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他的面具，或者是洞穴猫头鹰，或者是星际徘徊者，有时是精明的裁决人。”

罗尔弗补充说：“最近，他开始戴赤道魔王面具了──是那副有镀金长牙的变体。”

韦利珀斯大叫起来：“对，他配得上干这样的事！这个家伙！”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这段时间，西斯尔都在肖克尔的指导下练习乐器。

肖克尔让他先学六种基本乐器，等比较熟练了，再去学习那些更复杂的东西。但就这六种已经够复杂了，就说各种韵律吧，就有许多的学问。什么合成韵、交叉韵、隐含韵，有一种甚至叫做压制韵，还有什么四十二个调性和多到一百二十五个的音阶。

除了每周有固定时间在范城肖克尔处学习音乐外，代理领事先生并没有什么要事需要处理。

因此，他就把船屋开到了范城南面八英里外一个海岬的背风处。如果不是时时要挂心那些该死的音乐，他真可以说是过着一种闲适幽静的生活。看着水晶般清澈的海水，西斯尔心里有时会忽然涌起一个念头：除托比和雷克斯，他还需要第三个奴隶，一个女奴。要真是那样的话，她能为这个地方增添一点迷人的气氛，但肖克尔反对这种主张，一个女性会影响他专注于目前正在学习的六种乐器。

于是，闲暇的时候，西斯尔只好沉醉于日出与日落的美景，沉醉于天上的白云与蓝色海洋，沉醉于夜晚来自ＳＩ－１７５星群那三十九颗星星的光芒！

当然还有每周一次去范城的旅行，登上马休·肖克尔豪华的船屋，请教问题。但是，那封电报却完全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

通缉令

西斯尔坐在这里练习叫做甘加的乐器已经两个小时了，仍然只能弹出这个塞利斯世界的一些基本音阶。放下这种乐器，他又拿起叫扎钦克──一种用右手弹奏，带键盘的音盒。这次他弹得很快，而且基本上没有弹错。在他规定自己必须学会的六种乐器中，这种乐器是最容易学会的。所以，他这次只练了十分钟就停下了，并伸屈胳膊，活动一下酸麻的手指。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每天都在练习这些乐器，除了刚才那两种，还有海默金、基弗、斯特拉潘和戈马帕德。到目前为止，他已基本掌握了十九种主音，四种调式的音阶，甚至还有一些在原来的行星上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音阶与和弦。他坚持不懈地练习着，原先把音乐当作一种乐趣的想法却荡然无存了。不止一次，他想要把这些乐器都扔进大海，但他都抑制住了这种冲动。

他站起身来，穿过餐厅和客厅，来到前甲板上。他靠着栏杆，俯身看着没入水中的小栅栏，那儿的两个奴隶：托比和雷克斯正在抓板鱼，为他们每周一次去范城的旅行作准备。范城在塞利斯以北八公里处。这条鱼很小，非常难抓，一会儿窜上水面，一会儿又潜入水中。当它再一次窜上水面时，西斯尔看见了它的脸，并感到一阵恶心：这条鱼没戴面具。

西斯尔的脸上浮起了微笑，不由自主地抬手碰了碰自己的面具：月亮飞蛾。当这条没戴面具的鱼，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居然感到了震惊。看来，他对塞利斯这个世界已经相当适应了。

鱼最后还是被制服，船屋就向北航行了。

西斯尔拿起另一种乐器斯特拉潘：圆形的音乐盒，直径约有八英寸大小，四十六根弦从中轴向周围辐散，与一个铃或者一根金属条相连。拉一下，铃声响起，金属条也跟着奏出乐音。当你富于技巧地去弹奏它时，它发出的是不和谐音，却又相当悦耳，因此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演奏的人手法不熟练，它发出的就是真正的噪音了。西斯尔觉得，这种乐器是最难对付的，因此，在整个向北的航程中，他都在专心地学习。

船屋准时到达范城，停泊在岸边。

根据塞利斯的习俗，码头上一群游手好闲的家伙称量这条船屋，并对西斯尔与两个奴隶细细打量。西斯尔对这种要看穿一切的透视感到很不舒服。这时，他又一次感到了他那使人窒息的面具。

好像是为了摆脱这种不自在的状况，他大步跨上岸去。

一个奴隶从满地尘土中站起身来，碰了碰自己的黑色布面具，用抑扬顿挫的声调问道：“戴着月亮飞蛾面具，是否说明你就是西斯尔先生？”

西斯尔敲了敲悬挂在腰间的乐器海默金，以歌唱的音调回答：“正是在下。”

这奴隶从面具后面说：“我受人委托，在这个码头上，从黎明到黄昏，足足等了三天；又在这个码头的救生筏下，听着黑夜人的恐怖的脚步声，从黄昏到黎明，足足蹲伏了三天，这才看到了你的面具，西斯尔先生。”

西斯尔敲击几下，乐器发出了一串急速的撞击声：“你为什么事情受到委托？”

“西斯尔先生，我有一封电报要交给你。”

西斯尔的右手在弹奏，伸出了左手。

奴隶把电报呈上。信封上几个大字赫然入目：紧急联络，十万火急！

打开信封，西斯尔就看到，这封电报是由世界之间政治委员会执行首领卡斯泰宁·克罗马汀签署的：

十万火急！迅速执行以下命令：臭名远扬的刺客安格马克已经登上了驶往范城的克里泽罗号船，到达日期为世界时１月１０日。此人一经登陆，就立即逮捕，必须成功，不准失败。

注意：此人极其危险，如有反抗，可当场击毙。

一时间，西斯尔感到有些惊慌失措。作为塞利斯的代理领事来到范城，他根本没料到会去对付危险的刺客。

世界时１月１０日，西斯尔查了查换算日历表，今天是“痛苦的纳克塔”季的４０号。他的手顺着表面往下滑，西斯尔怔住了：世界时的１月１０日，就是今天。

远远的一声汽笛，引起了他的警觉。

灰蒙蒙的远处，隐隐约约有一艘大船的轮廓。一条驳船缓缓地离开了大船，那上面或许就有那个刺客，那个危险的杀手安格马克。最多五分钟，驳船就会靠上塞利斯的土地，并要花掉二十分钟举行登陆仪式。那场地却不是在这个码头，而是在一公里半以外。那里有一个蜿蜒的小道穿过山丘，进入范城。

西斯尔转向那个送信的奴隶：“你是何时接到送信任务的？”

奴隶答非所问：“我等在码头上已经很多天了，只有黄昏到来之时，才藏身到救生筏下。现在我的彻夜不眠已经得到了回报，我终于见到了您，您的面具，西斯尔先生……”

西斯尔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这个饶舌的家伙。这些愚蠢的塞利斯人，这些无能的家伙，他们为什么不把电报直接发到船屋上？现在看来太迟了，只有二十五分钟，不，二十分钟了……

此时的西斯尔代理领事只能期待奇迹出现，希望突然出现一种空运车把他迅速带到航空港，如果真能那样的话，在航空港总管罗尔弗的协助配合下，他仍有时间去拘禁那个可恶的刺客。当然，最让人满意的是，突然再来一封电报，把前一封通缉电报取消掉……可是，奇迹并未出现，空运车没来，第二封电报更是无从谈起。

带着一种无奈的心情，西斯尔穿过港口前一排用石头和铁建造的永久性建筑物。建筑物非常牢固，足以防止黑夜人的偷袭，一个兽群拥有者占有其中的一幢房子。一个戴着华丽的珍珠银面具的人，骑着一匹蜥蜴式的塞利斯坐骑出现了。

西斯尔急急地向那个人和他的坐骑跑去，也许他还有时间抓住那个被通缉的家伙。

这时，那个骑手停了下来，检查他的兽群。那是五只上等的野兽，都有粗壮的腿、结实的身体和沉重的头颅，它们身上的每个鳞片都用菱形的花纹装饰，赤橙黄绿，鲜艳明丽。西斯尔站到了那塞利斯骑手面前，他伸手去取乐器西弗，随即又迟疑了。这能看成是一次普通的会见吗？或者用扎钦克会更合适一些？结果，他弹起了甘加，面具后面的他自嘲地笑了，随即合着节律唱道：“兽群拥有者先生，请允许我挑选一头行动迅速的野兽，我非常需要它。”

这个兽群拥有者的面具很复杂，由上光的棕色布、打褶的灰色皮综合而成，额头部位上还缀着两只大大的表面被分出许多小格子的红绿相间的球状物，就像是昆虫的复眼。西斯尔看不到他面具背后的脸，却能感到对方紧紧地盯着自己。

这种逼视让他局促不安。

骑手突然取下斯蒂米克吹奏起来。这种乐器由三根带活塞的管子组成，一长串西斯尔难以领会的气势宏大的颤音过后，他唱道：“月亮飞蛾先生，恐怕我的野兽与你这样地位的人不相匹配吧。”

西斯尔弹出的乐声很坚定：“不管怎样，在我看来，他们都很适合我。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不管你给我哪一匹，我都会开心地接受。”

对方的乐器发出了一段急促的高音：“月亮飞蛾先生，我的野兽都有病，而且非常肮脏。虽然你说它们适合你，使我深感荣幸，但我还是不能答应你的要求。”他换了一种乐器，弹出一段清脆的叮当声，“我到现在仍然不认识你这个弹奏甘加，像老朋友一样同我打招呼的朋友。”

话很委婉，意思却是非常明白的。紧迫的时间又白白浪费了不少，西斯尔转身向登陆仪式场跑去。

他跑了还不到五十码，就气喘吁吁了。不得已，他放慢了脚步，跌跌撞撞而又心急如焚地穿过满是白色竹林与黑色蕨类植物的山坡，穿过草地和果园。脚步很慢，时间却过得很快，二十分钟过去了，二十五分钟过去了，西斯尔感觉到自己已经晚了。安格马克应该已经顺利登陆，走在这条通往范城的路上了，但他并没有看到安格马克。

一路上，他只遇到四个人。

一个小男孩，戴着滑稽中透着凶残的埃克尔岛人面具。

两个年轻妇女，分别戴着红鸟和绿鸟面具。

最后是一个戴着森林小妖精面具的家伙，这个人有可能是安格马克，那个臭名昭著的杀手吗？

西斯尔勇敢地走到他面前，用原来行星的语言大声喊道：“安格马克，你被逮捕了！”

这人面具后的目光显得茫然不解，脚步也没有停留下来。

西斯尔拦在道路当中，拿起了乐器扎钦克，弹了一段和音，用塞利斯语唱道：“你一路从太空港来，是否在那里看到了什么？”

森林小妖精操起手上的小号角，这种乐器在战场上用于轻侮对方，用在平时，表示一种粗鲁的挑衅：“我去向哪里，看到什么，与你有什么相干？让开，不然我会踩扁你的脸孔。”说完，那人就冲了上来，西斯尔赶紧闪在了路边，那人便扬长而去了。

盯着他远去的背影，西斯尔想：他不可能是安格马克，如此自信而坚定的握着小号角的人不可能是他。

西斯尔赶到太空港罗尔弗的办公室，罗尔弗戴着由灰绿色鳞片、云母粉末和黑色羽毛做成的冰湖鸟面具站在过道里。西斯尔问：“罗尔弗先生，你知道刚才从克里泽罗下船的是谁吗？”

“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肯定看过卡斯泰宁·克罗马汀发来的电报！”

“看过。”

“我接到电报就往这里赶，可安格马克在哪里呢？”

“我想就在范城。”

“你为什么没有拦住他，或者想办法延误他登陆的时间？”

罗尔弗耸了耸肩膀：“我没有权力那么干，再说我也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个家伙。”

西斯尔克制住了自己，放缓了语气：“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家伙，戴着古怪的面具──深陷的眼窝，红色触须。”

“那就是他了，”罗尔弗说，“这个面具叫森林小妖精，安格马克总是随身带着这个面具。他对这个世界非常熟悉，他在范城住过五年。”

西斯尔咕哝道：“克罗马汀的电报上可没提到这个。”

罗尔弗又耸了耸肩头：“他还是韦利珀斯的前任呢！”

“那他和韦利珀斯一定很熟悉？”

“那当然，但你可别因此怀疑韦利珀斯，他除了耍点小聪明，在帐目上做点小手脚外，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跟刺客勾搭上。”

西斯尔转了话题：“你有武器可以借给我吗？”

这回，轮到罗尔弗吃惊了：“你想抓到安格马克，可又赤手空拳？”

结果，罗尔弗借给西斯尔一把力量型手枪，并且告诉他，照常理，一个罪犯隐藏在宗达城有更多的生存机会。但是安格马克需要先温习一下生疏的乐器弹奏技巧，所以，肯定会在范城呆上几天时间，他需要这几天来过渡一下。

“可我该在哪里找他？”

关于这个罗尔弗也说不上来，只是再次向他强调，安格马克是个危险的人物。西斯尔再次上路，向范城而去。

刺客

商业代理韦利珀斯拥有一座墙壁厚实的大厦，大门用坚固的厚木板雕刻而成，窗户用弯成树叶形状的铁条加固。

赶路赶得气喘吁吁的西斯尔看见韦利珀斯正悠闲地坐在游廊上。那副瓦尔德马面具，带着一种沉思的神情。

“韦利珀斯先生，早上好。”

韦利珀斯弹了一下手里的克罗达奇，用平稳的语调说：“早上好。”

西斯尔吃了一惊，对一个朋友和世外人，根本不能用这种乐器，于是，他的口气变得冷冰冰的：“你在这里坐了很久了吗？”

对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换了一种更表示礼貌的乐器斯勒巴林：“我在这儿已坐了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那你看没看到一个戴森林小妖精面具的人经过？”

“他走出航空港前那片空地后，去了那边的第一家面具店。”

西斯尔咬紧了牙关：“他以为一旦换了面具，我就认不出他来了。”

“我可以问问他是谁吗？”

“臭名远扬的刺客安格马克。”

“啊，安格马克，”韦利珀斯把身子向背后的柱子靠去，声音有些沙哑，“你确信他在此地？这的确不是个好消息，他是个无恶不作的流氓。”

“你很了解他吗？”

“也许除你之外，每个人都很了解他。”韦利珀斯现在是在基弗的伴奏下吟唱，“我现在的位置过去是他的。要知道我是以检察员的身份到这里来的，发现他一个月就贪污了整整四千元。”韦利珀斯的语气里流露出不安的情绪，“我想他肯定对我怀恨在心，我希望你尽快把他抓获归案。”

西斯尔知道自己并没有充足的信心，但还是说：“我会尽力的。刚才，你说他进了面具店？”

“是的。”

西斯尔离开的时候，听到黑色的木门在身后沉重地关上了。沿着港口空地的一边，他来到面具店，装出一副欣赏面具的样子，在店门前徘徊。有足足一百副面具挂在墙上。店主本身就是一个面具制造者，他戴着一个全能专家面具，关注于手里的工作。全能专家面具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却使用了复杂的工艺用两千块木片构成。西斯尔用斯特拉潘弹奏起来，也许，这不是最合适的选择，因为音调里包含着让对方俯首的强烈愿望，但他还是一路弹下去了：“一个陌生人行动古怪，神情异常。二十分钟前，他走进了这间使人着迷的小店，为的是替换一个新的面具。”

店主急促地弹奏起一种西斯尔从未见过的乐器，音乐表现的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西斯尔继续努力，更加卖力地弹奏：“我是来自外星球的世外人，也许，你也懂得我那星球的语言。”

店主终于开口了，却是用塞利斯的方式：“一个艺术家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与一个平常人谈论平庸的事情上。你唐突地走进来，你弹奏音乐的方式应该受到谴责。你是否因为怀念原来的行星，才来寻找一位来自同一行星的人；你是否认为月亮飞蛾显示着尊贵的地位，所以才对伟大的面具艺术家也弹起斯特拉潘。希望你明白这点并离开我的商店。”

后来，两人又用不同的乐器来往了几个回合，这个自命不凡的店主才告诉他：安格马克在五分钟前离开了。

西斯尔走出店铺，站在广场中央。数百名男男女女在岸边散步，有人很闲散地站在船屋的甲板上，到处都是面具，音乐声四处弥漫，西斯尔却感到内心空洞而茫然。森林小妖精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安格马克就在这里逍遥法外。这时，他身后突然响起了基弗随意性很强的音调：“西斯尔先生，你如此专心致志是在思考什么重要问题吗？”

转过身去，西斯尔看到熟悉的洞穴猫头鹰面具：“你好，肖克尔先生。”

“乐器弹得怎么样了，特别是戈马帕德那加长的Ｃ音阶？”

“我正在努力，可是，也许所有这些努力都要白费了。”西斯尔的语调里带着黯然神伤的味道。

“哦，为了什么？”

“我抓不到安格马克。”

而肖克尔也未能给他提供任何线索，只是进一步证实了安格马克的确算不上一个好人。同时，肖克尔也指出，他对这里复杂的乐器有很强的领悟能力，用塞利斯的眼光看，他算得上一个很好的音乐家。接下来他问：“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西斯尔手里的基弗发出悲哀的音调，“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戴着什么样的面具。他可能就离我二十英尺远，可我却认不出他来。更要命的是，这儿的人好像并不关心一个刺客是否在港口闲逛。”

“塞利斯的确与我们的行星不同。”肖克尔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算你发现了他，打算拿他怎么样？”

“我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他捉拿归案。”

“可他在很多方面都比你强……”话说到一半，却突然停住了。

一个戴着森林小妖精面具的人正神气地向他们走来，西斯尔握住了腰上那把借来的手枪，迎上前去。肖克尔想拦却没有拦住，西斯尔拦在了森林小妖精前头，大吼一声：“别动，安格马克，你被逮捕了！”

来人被他吓了一跳，直僵僵地站住了，他拿出扎钦克弹出一段急速的和音，质问道：“月亮飞蛾，你为何无故骚扰我？”

肖克尔连忙上前，用手里的乐器弹出一段和缓的音乐：“先生，也许他认错人了，月亮飞蛾先生正在寻找一个戴着森林小妖精面具的世外人。”

对方的音乐愤怒而急促：“什么？他认为我是一个世外人！他要么拿出证据，要么准备血流成河！”

“好吧，我这就拿证据给你看。”西斯尔上前一步，想掀开森林小妖精面具，“让我们来看看藏起来的脸，看看你的真实身份。”

森林小妖精灵活地避开了，他一只手弹起了高昂的斯兰卡伊，一只手亮出了一把锋利的短弯刀。肖克尔向前一步，插在了两人之间，他焦急地弹着斯勒博，向西斯尔大声喊道：“快跑，否则你会被他杀死在这里！”

森林小妖精把肖克尔推到了一边。西斯尔开始奔逃，他听到肖克尔在背后喊叫：“到商业代理的办公室，把门关紧！”

西斯尔并没有跑到韦利珀斯的办公室，他发现森林小妖精只追了一小段路就停下来，手里的小号角发出低沉的带侮辱性的声音。旁观的人群里，许多的海默金发出轻蔑的声音。西斯尔观察了一下形势，慢慢走回自己停泊在港口的船屋。

这时已是黄昏时分，两个奴隶正坐在前甲板上咬着坚果。看到主人，他们迅即站起身来，但西斯尔还是感到他们对自己的轻慢之情。于是，他愤怒地敲响海默金，命令道：“起锚！今晚我们将在范城度过！”

在范城

天刚蒙蒙亮，两个奴隶就把船屋开进了范城专为世外人预备的码头。没多久，韦利伯斯的船到来，但西斯尔不想理会他，呆在卧室里没有出来。罗尔弗船到的时候，西斯尔通过窗子看到他上岸后，被一个戴沙虎面具的人拦住了，那人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过后，罗尔弗便一脸惊惶的神色向西斯尔的船屋走来。那个戴沙虎面具的人跟在后面。

西斯尔迎了出来，用手里的扎钦克乐器发出询问。

沙虎在乐器的伴奏下唱道：“范城海边的黎明真是一幅美丽画卷，虽然出现了一具世外人的尸体，也没有搅乱这儿的宁静。人们仍然感到快乐，并且歌唱。”

西斯尔的乐音一变而发出震惊的音调。

“那具尸体就绑在你的船尾，被一条狭长的皮带系着脚踝，也许，这表明你要按照你们那个社会的仪式来处理这事情。”

西斯尔冲向船尾，没错，那里正漂浮着一具成年男性的尸体，也没戴面具。浮在水上的，是一张死气沉沉、苍白而毫无特色的脸。这个棕色头发的男人年纪应该在四五十岁之间。剩下来的问题只是：他就是安格马克那个罪犯吗？

关于这个问题，他无法从罗尔弗与韦利珀斯那里得到答案。现在肖克尔也来了，这些世外人都到齐了。他们正戴着各自的面具上岸或准备上岸。肖克尔说过，世外人在塞利斯很快就会被验明身份，那么，死者就只能是安格马克了。

但是……西斯尔竭力消除脑子里突然冒出的古怪的想法。

西斯尔命令奴隶把尸体打捞上来，装进合适的容器，给它一个清静的安息处。两个奴隶对这项工作不是十分情愿，但还是依令而行了。西斯尔自己则顺着一条景色宜人的小道，来到了登陆场地，一位奴隶主动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他效劳。他的黑色面具上点缀着黄色的小玫瑰，这表明此人在奴隶中属于地位稍高一点的那一种。西斯尔告诉他自己想发一封电报给波利波利斯，奴隶立即表示：“没问题，先生，如果你用清晰的块印法，电报很快就可以发出去。”

西斯尔的电报很简短：发现一世外人死亡，可能是安格马克，四十多岁，中等身村，棕发，等待你的认同或新的指示。

很快，他就听到了空间信息传送那富有动感的啪啪声。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西斯尔焦急地在办公室前踱来踱去，没人告诉他需要等多长时间。空间信息传送的时间实在难以预测，有时只需要几微秒，有时，因为电波会穿过一些神秘的空间，往往耗时几个小时。

又过了半个小时，就在西斯尔看到罗尔弗向自己走来的同时，他听到了接收回送信息的声音。

罗尔弗看到西斯尔，感到很奇怪：“是什么事让你这么早上这儿来？”

“是早上那具尸体，我正与上司商讨此事。”

这时，罗尔弗也听到了接收信息的声音：“啊，看来你上司的新指令来了，我最好去看看。”

“你为什么亲自动手，你手下的奴隶很能干。”

“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责任就是正确地发送和接收各种电报信息。”

西斯尔想跟他一起进去，却被他坚决阻止了。五分钟后，罗尔弗手拿一个小信封走出来了，他的脸仍然藏在冰湖鸟面具后，腔调里却有些故作同情的味道：“不是个好消息。”

果然不是好消息，电报上清清楚楚写着：死去的世外人不是安格马克，安格马克是黑发。为什么不在他登陆时捕获他？我对你的工作相当不满意。下次航班返回波利波利斯。

西斯尔把电报揣进口袋时，突然发问：“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金发。可是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好奇而已。”

“天哪，你的疑心多重！你看吧！”罗尔弗转过身，从后面把面具掀开一些，让西斯尔看到了他头上的金发，“你看清楚了吗？”

“谢谢，看清楚了。顺便问一下，你有多余的面具可以借我用一下吗？我对这月亮飞蛾实在有些厌烦了。”

“那你何不到面具店随便挑选一个。”

西斯尔离开罗尔弗，走进了范城。经过韦利珀斯办公室时，他进去打了个招呼，其实也只是为了问一个问题：“早上好，韦利珀斯先生！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韦利珀斯像罗尔弗一样，转过身，掀开面具，让西斯尔看到了许多黑色的小发鬈，然后才问：“这算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西斯尔又在岸边找到肖克尔，第三次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肖克尔的笑声里有种顾影自怜的味道：“黑色，却只剩下一点点了。哎，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好奇而已。”

“不仅仅是好奇那么简单吧？”

西斯尔认为自己需要得到自己这位音乐老师的帮助或建议，便老老实实地说：“我遇到了麻烦。你听说港口发现尸体的事吧，我希望那就是安格马克，但尸体的头发是棕色的。但我觉得，安格马克的头发可能是黑色的。”

“哦？”

“回复信息是通过罗尔弗才到我手里的，而他的头发是金色的。如果安格马克顶替了罗尔弗，他就会改动那条回复信息，而你跟韦利珀斯都承认自己是黑发。”

“你认为安格马克杀了罗尔弗或韦利珀斯或者是我，从而冒名顶替？”

“你说过，安格马克不可能在范城再造一所世外人住所而不被发现，不是吗？”

“罗尔弗交给你的电报说安格马克是黑发，而他自己却是金发对吗？”

“是的，你能证明一切吗？我的意思是说面对着真正的罗尔弗。”

肖克尔摇摇头：“不能，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不戴面具的罗尔弗和韦利珀斯。”

“如果安格马克的头发真是黑色，那么，你和韦利珀斯都应受到怀疑。”

“这太有趣了，如果依这种推理，那么你自己也可能就已经是安格马克了，请问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棕色。”

“啊，这样推下去的话，事情要像迷宫一样复杂了。”肖克尔沉思着说，“在安格马克没来之前，你听见过我们三个人的声音，这是不是可以为你提供一点线索。”

“面具闷住的声音，从来就不清晰。”

“看来还真没有什么可以迅速解决的办法。”肖克尔说，“在这个罪犯没来之前，这里的世外人就是我们三个加上一个后来的你……”

“说也奇怪，就在我的前途危在旦夕之际，我却对安格马克的身份产生了真正的兴趣。”西斯尔站在那里，陷入了沉思。肖克尔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才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不过我还是想求你一件事。”

“如果我能做到的话……”

“借一个奴隶给我，只借一两个星期。”

肖克尔弹起了甘加，音调显得很吃惊：“我不愿与我的奴隶们分开，他们了解我的习惯和……”

“我一抓到安格马克，就立即归还。”西斯尔的口吻是不容商量的。肖克尔又磨蹭了一会儿，最后只好用海默金召唤来一个奴隶，把他交到了西斯尔手里。

这天，回到船屋后，西斯尔问了那个奴隶许多问题，还作了记录。最后，他警告这个叫安索尼的奴隶不能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西斯尔告诉托比与雷克斯照顾好新来的人，并把船屋撑离海岸，不让任何人上船，然后独自上岸去了。

西斯尔再次来到登陆场，罗尔弗正在吃中饭，他让奴隶为西斯尔在餐桌边安排一个位置：“你的调查进展如何？”

“远远谈不上什么进展，但我想知道能否从你那里得到帮助？更确切地说，我想向你借一名奴隶。”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而且，在韦利珀斯那里也是一样。

西斯尔把两个借来的奴隶带回船屋，分别询问了他们一些问题，记录在表格上。这时，迷人的暮色降落在水面上。船屋慢慢驶离港口，西斯尔坐在甲板上，倾听着柔和的音乐，眼看着黑夜的降临，看着船屋上亮起的灯光映照在水面。这时，就是有野蛮凶残的黑夜人从山上下来，也只能干瞪眼看着船屋而无计可施。

更重要的是，九天之后，就会有一班定时的太空船来到塞利斯，同时到达的将会有让他返回波利波利斯的命令。可是，九天之内，他能成功地捉拿到安格马克吗？

西斯尔想，九天时间不是很长，但也可能足够了。

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四天，五天……西斯尔每天都上岸去访问一次另外那三个世外人。罗尔弗脸上总是浮现出嘲弄与烦躁混杂在一起的那种表情；韦利珀斯礼数周全，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肖克尔态度娴静而又温和，但那种冷静与超然多少有些做作。西斯尔回到船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这一切，都记在纸上。

第八天的时候，罗尔弗有些凶狠地问西斯尔是否要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飞船上安排一个返程座位。西斯尔没有反对：“那就请你预先替我安排一下。”

“你真想回到那没有面具的世界？”罗尔弗有些惊诧莫名，“脸，到处都是苍白的，互相猜疑的脸。我是不能再忍受了：肮脏的嘴，布满毛孔的鼻子，松弛的面颊。当然，你不像我，没有变成真正的塞利斯人。”

“不过，我也不是肯定要回去。”

“那你为什么要我替你安排？”

“不是我，是给安格马克订的座位。”西斯尔很满意自己的语气平静中透着坚定。

“你已经找到他了？”

“你难道没有发现？”

罗尔弗耸耸肩：“我只能猜想他要么是韦利珀斯，要么是肖克尔，可谁知他藏在哪只面具后面。再说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

西斯尔问：“明天的船什么时候启航？”

“十一点二十二分正。对了，如果安格马克想要离开，告诉他过时不候。”

“放心，他会准时的。”

然后，他又去会见了另外那两个世外人。回到船屋后，他在表上做了最后的三个记号。

上床之前，他对自己说：证据已经在这儿了，一清二楚，令人信服。他检查一下自己的枪，明天行动的时候，可再不能出现失误了。

擒获罪犯

新的一天很快来到了。天空像牡蛎内壳一样，闪烁着明亮的白光。托比和雷克斯把船屋系到岸边，而另外的三只船屋仍然在平静的海面上沉睡。

西斯尔特别关注其中的一条船，因为它的船主已经被安格马克杀死抛进了海里。现在，这条船正驶向岸边。安格马克站在前甲板上，这回，他戴了一副西斯尔从未见过的面具，那副面具由猩红色的羽毛、黑色玻璃与绿色的头发组成。

船靠岸时，安格马克钻进了内舱。西斯尔风衣口袋里揣着枪，登上那条船，闯入了船舱，抬起坐在桌边的人的面具，说：“安格马克，请不要争辩或作任何……”

突然，身后重重的一击使西斯尔倒在了地上，手枪也到了别人手里。同时，身后传来海默金的敲击声：“绑住他的胳膊。”

坐在桌边的人站起身来，脱掉了那个面具，露出另一副面具。西斯尔认得这个用黑色金属制成的驯龙人面具，一个刀锋鼻子，一双深陷的眼窝，三枚伸向脑后的彩羽。这人就是安格马克。“你不是想抓我吗？反倒是我很轻松地就把你给抓住了。”

“你不是个杀手吗？你不动手还等什么？”

“我的两个伙计出海未归，当然，对于我执行脑中的计划，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什么计划？”

“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的。大约再等一个小时。”

西斯尔想要挣脱束缚，但那些奴隶下手很重，绑得太紧了。

安格马克让他坐下，自己也在他面前坐下来：“你是怎么注意到我的？”

西斯尔耸了耸肩：“根据一条基本原则，一个人可以用面具遮住他的脸，却掩饰不了他的性格。”

“啊哈，”安格马克在椅子上坐得舒服一点，“非常有趣，说下去，说下去……”

“我从你和另两个世外人那儿各借了一名奴隶，仔细盘问了他们：在你到来前的那个月里，你们的主人戴什么面具？我在表格上记下他们的回答。罗尔弗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戴冰湖鸟面具，其余时候，他要么戴抽象的诡辩家，要么戴黑色的错综复杂体。韦利珀斯对坎一达钱系列有偏好，他八天中有六天戴这系列面具，另外的两天戴南风或快乐伙伴。肖克尔比较保守，喜欢洞穴猫头鹰和星星漫游者，在单数的日子里，他戴另外的两三种。接下来我密切观察你们三位，把每人每天所戴的面具记在表格上……”

安格马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知道我犯了错误。我从韦利珀斯的面具中挑选，却只凭个人爱好——正像你指出的那样，可这事也只有你知道，”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罗尔弗和肖克尔正在岸上，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去干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很好的塞利斯人。”

又过了十分钟，安格马克突然用刀挑掉了西斯尔月亮飞蛾面具的绳子，面具被拿了下来。西斯尔吃了一惊，并徒然地伸手去抓，但他的面孔已经暴露无遗了。安格马克把自己的面具扔在地上，戴上了西斯尔的月亮飞蛾，并弹响了海默金，召唤进来两个奴隶。他们看到西斯尔的脸，都结结实实吓了一跳。

安格马克发出命令：“把这个人带到甲板上去。”

“安格马克，”西斯尔恐惧地大叫起来，“我没戴面具！”

但他还是这样子被奴隶们押上了甲板。

安格马克把一根绳子套在他脖子上：“现在，你是安格马克，我是西斯尔。我会一直戴着月亮飞蛾面具，直至它腐烂，然后再换一副新的面具。而波利波利斯将会收到如下报告：安格马克已死，这里非常平静。”

这时，码头上一个妇女见到了裸脸的西斯尔，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晕倒在地上。

安格马克把西斯尔像一条狗一样牵上岸，他弹着扎钦克唱道：“大家看看这个臭名远扬的罪犯安格马克，在整个外部世界，每个人都在诅咒这个名字。现在，他已经被抓获，并将耻辱地死去。大家看看安格马克！”

西斯尔被绳索牵着踉踉跄跑地走着，泪流满面。他眼前晃动着纷杂的人影与各种面具纷繁的颜色，耳朵里满是塞利斯人见到一张真实的人脸时惊恐而厌恶的声音。

突然，那个久违的森林小妖精站在了安格马克面前：“月亮飞蛾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靠边站，朋友，别妨碍我处死这个穷凶极恶的罪犯。”

那些塞利斯人这时已经克服了最初的惊恐，把西斯尔围了起来，整个人群洋溢着一种节日般的快乐气氛。

森林小妖精一把抢过安格马克的绳索，把一块布罩在了西斯尔的头上，在人们的一片惊叫声中，西斯尔感到一把刀子向自己逼来。但刀子却没有刺进他的身体，而是挑断了绑缚他的绳索。获救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用布把脸遮好。

与此同时，一共有四个人抓住了安格马克。森林小妖精弹响的斯科拉伊发出了挑战的音调：“一星期前，你胆敢脱掉我的面具，现在嘛……”

安格马克还在挣扎：“他才是罪犯，他是安格马克，罪恶累累。”

“请问，他干了什么错事？”小妖精装出很耐心的样子。

“他呀，他谋杀他人，出卖祖国，炸沉航船，并且折磨、敲诈、抢劫孩子，将他们贩为奴隶，总之，他……”

森林小妖精答道：“这是你们世界的事情与标准，与我们无关，我只想证明你现在所犯的罪。”

那个骑兽者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就在几天以前，这个月亮飞蛾，曾想获得我最好的坐骑。”

全能专家面具也走上前来：“我是面具店主，是一个面具艺术家，我认得这个世外人月亮飞蛾，不久前他走进商店时，唐突过我，他应该去死。”

“马上处死这个世外怪物！”塞利斯人群里响起了愤怒而急切的喊叫声，他们潮水一样涌上来，闪闪的钢刀，举起来，落下去，然后，事情很快就结束。

西斯尔呆呆地站在那里，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了。

森林小妖精走上前来，手里的乐器发出严厉的声音：“至于你，我们既怜悯又鄙视，一个真正的人从来不会忍受这样的侮辱。”

西斯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取下腰间的扎钦克：“我的朋友，你误解了我，你难道不会欣赏真正的勇气吗？你宁愿在争斗中死去，或者不带面具在众人面前走过吗？”

“我宁愿在争斗中死去，但不会忍受这种侮辱。”

“我宁愿在双手被绑的情形下也战斗不止，即使死去也在所不惜。我也可以忍受这样的侮辱，并通过这种耻辱征服我的敌人。你不能做到这点，但我用行动证明自己够得上勇士的称号。请问，这里有谁有勇气来做我做过的一切？”

“勇气？我什么都不怕，即使在黑夜人手里面临死亡也毫不畏惧！”

“那就接受我的挑战吧！”

森林小妖精往后退了退：“我承认，你真的非常勇敢。”

骑兽者也承认：“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尝试这个不带面具者所做的一切。”

那些面具后面发出一片赞同之声。

面具店主在西斯尔面前弹唱：“祝福你，尊贵的英雄，劳驾你到我的面具店中，挑选一副适合你高贵品质的面具。我愿意奉献我最伟大的作品。”

西斯尔点了点头。

面具店主弹出一串颤音：“你愿意我为你准备一副海龙统治者面具吗？”

“可以，”西斯尔说，“我认为很适合我，带我去看看吧。”

主持人的话

这篇小说六十年代初发表于美国一本主要刊登社会科幻小说的杂志《银河》上面。

小说细致地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外星世界塞利斯。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过着轻松自在而且安定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足够的时间与心情来建立复杂的生活与交际仪式。其主要特征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只象征其社会地位的面具和若干种乐器，每一种乐器在不同的场合使用。面具与乐器构成了全套的礼仪。幻想一种科技状况是科幻，在想像中展开一个生动的社会场景也是科幻。比如阿西莫夫的《日暮》，其幻想性就在六个恒星照视下的世界陷入罴暗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当然，这是一个侦探故事的结构，读来富于喜剧的感染力。

# 《月亮是个严厉的女主人》作者：罗伯特·海因莱因

Ｍａｎｎｕａｌ(麦尼)是第３代月球人，一个电脑技师，也是少数没有被机构雇佣的人之一。有顾客需要，他就去修理电脑。为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他甚至自费去地球，忍受大６倍的重力，接受了较正规的培训。而今机构的主电脑出了问题，又找到了他。

主电脑给一个雇员开了$10,000,000,000,000,185.15，只有最后５位是正确的。雇员知道自己一定不能兑现这张支票，于是把它交回了政府，让政府解决。

Ｍａｎｎｕａｌ进了主电脑室，问电脑为什么要这么做。

出乎他意料的是，电脑竟认为这是个好玩笑，问他可笑不可笑。他大吃一惊之余，意识到……电脑有了自己的意识！

Ｍａｎｎｕａｌ成为电脑迈克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朋友。

迈克想要成为人类，所以要知道幽默感是怎么回事，总要Ｍａｎｎｕａｌ解释什么样的笑话总可笑，什么样的笑话只一次可笑，什么样的不可笑……

Ｍａｎｎｕａｌ意识到和中央主控电脑成为朋友对自己很有好处，可以让迈克装病然后自己去“修理”——没有月球人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

迈克出于好奇，想多了解一些人类的生活方面。它已读完所有的技术报告和文学作品，但还想知道更多。于是Ｍａｎｎｕａｌ带着他的小录音机去参加一个地下非法集会了。

会上遇老友Ｓｈｏｒｔｙ和金发美女WYOMING KNOTT（Ｗｙｏｈ）。

Ｗｙｏｈ是个很积极的反“机构”地下组织成员，呼吁大家不要理会机构的垄断和专卖，建立自给自足的农庄，另有不足的需要的东西去黑市上购买。这样，机构没有了粮食运往地球，地球闹饥荒以后，商人就会来月球竞价购买，价格会高的多。

教授也发言了。他的意见却是，不能再往地球出口任何任何东西，因为这会打破月球上的物质循环，要不了多久，月球上的生态平衡就会被彻底打破，会陷入饥荒状态。他问在台下的采冰人是不是冰已经越来越难找了，采冰人迟疑地说是。

Ｍａｎｎｕａｌ在下面不动声色地听着，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他是个现实的人，知道如果月球人掀起暴乱，地球会毫不犹豫地派遣舰队来让这些前罪犯尝尝厉害的——而月球甚至没有一艘自己的飞船！

正在此时一片骚动。“看守”的部队一共9人，前来逮捕与会者。

月球人平时文质彬彬，但到动手的时候没一个含糊的，所有的士兵都被赤手空拳的人们杀死，月球人也死了几个。

Ｓｈｏｒｔｙ受了重伤，眼看是不活了。

麦尼带着Ｗｙｏｈ逃了出来，临时住进一家旅馆，买了好些化妆品，让Ｗｙｏｈ改换肤色和头发。

在旅馆里，麦尼和迈克用SHERLOCK方式联系上——即电话直接接通，外人并不知道这里打了电话，也不能监听监视。迈克管理着电话系统这对他不费吹灰之力。

麦尼了解了情况，和家里联系后，知道教授找了他好几次之后，和教授联系上了。

教授本来是要警告Ｗｙｏｈ不能再回“香港”（月球上的香港），也被麦尼也叫到了旅馆里，享受了出逃后没有再享受过的无限制用水淋浴（月球上因为用水紧张，用水量通常受到限制，所以多次使用）和美食。

三个人观点不一致，争得不亦乐乎，各说各有理。最后决定请迈克评判月球的将来。

迈克被输入了所有数据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终于说到，几年后将发生吃人的情况。

所有人震惊，然后麦尼又问，如果地球进攻，我们怎么办？

迈克回答说，“我们用石头砸他们。”

大家都愤怒于迈克这不合时宜的玩笑：地球以原子武器剿灭的时候，难道能赤手空拳以石头抵抗？

终于，麦尼突然意识到，地球是在势阱底，从月球发射石块，到达地面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速度，与核武器的作用相差无几（让我想起通古斯爆炸）。

大家再充满希望地问：“赢的可能性是多少？”

迈克计算后说1/7。于是赌徒本性的月球人麦尼，Ｗｙｏｈ，教授决定成立暴动小组，所有人都有个代号，只通过迈克联系——这样叛徒可能造成的破坏的规模就小多了。

在和迈克中查看警察头目的文件时发现（谁叫迈克是中央电脑呢？），Ｗｙｏｈ组织里很多人都领着头目的薪水，他们深切意识到了叛徒的可怕。

关于革命的细节描写是非常精彩的：

麦尼妻子的美发店是个专门收集小道消息的地方；小孩子们则用来传纸条，散传单，即使被发现士兵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怕激起公愤；让一些年轻女郎穿着挑逗地从士兵面前不屑一顾地走过，使得士兵为自己是士兵而懊丧（这一“工作”让很多漂亮女孩感兴趣，争先恐后的要去打击士兵）；迈克发明了好些讽刺“看守”的打油诗和漫画，而且马上风靡所有公众场合——包括厕所；让“看守”的电话半夜响起，里面是他下属的威胁电话（迈克模仿他下属说话）；让“看守”的供电、供暖、空气供给系统和供水系统出故障，一会儿工夫厕所往外冒了７次如喷泉一样的水——麦尼就被招去修了，给迈克加了些新装置后，拿出几只早抓好的死苍蝇对着“看守”大发一通脾气，说那些士兵一点不知道电脑室应该保持干净，说士兵总让电脑室的门大敞着……

总之，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让“看守”心情不好，让他紧张，神经兮兮，让下属的日子不好过，让人们对士兵痛恨……

迈克现在说话已经越来越象人了，和教授说的时候文绉绉的，和Ｗｙｏｈ说话很讨好很绅士，对麦尼说话则比较随意，很友好。他们假造出一个亚当SELENE作为暴动的首领，设想了他的年龄（35-40），家庭状态（和几个男子一起，与几个女子组成家庭，有多少孩子……），是否做饭（他会做，但是不做，因为他是个已婚男人），长相（黑色波浪的头发，身高，体重，肤色，五官……），爱好（爱听歌剧），职业，办公室地点（在市区哪个路口的哪栋房子——而后偷偷去录了那个路口的日常噪音作为说话背景），秘书……

有市民同情抵抗组织的，可以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里，秘书小姐会回答：“自由月球！请问您有什么事？”

有时要找亚当，小姐可能说：“他现在不在，请问什么事可以转告”之类的话，而市民却听到背景里有厕所冲水的声音，于是会心一笑，对于小姐这无伤大雅的谎言表示理解。

如果是组织成员，则通常有另外一个号码，是个男人接电话，处理组织内部的事情。

亚当经常通过电话向成员下达指令，很多的人都对他的声音很熟悉。不久在查警察头目的卷宗的时候，他们饶有兴趣的发现亚当的这些特征都非常迅速的出现在报告中，没有遗漏，很准确很忠实，只多加了一点特征……

还有人报告说见过亚当。

与此同时，他们在合适的地点开始兴建石块投掷器，并设法隐瞒“机构”。实践发现，只要谎报位置，设定局部磁场，除非你真能看天上的星星定位，是发现不了的。

“看守”对此工程很“感兴趣”地来参观，他们就让他一路饱受颠簸之苦（因为工程地点在公交系统之外，不能坐公交管道到达），让他到后只想怎么回去。

教授的理论是：革命是一门艺术，就象作饭，要在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火候恰到好处的时候，革命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成功。

当他们觉得时机并不怎么成熟，决定宣传上冷一冷，让人们想要革命的热情低一点的时候，发生了士兵强奸后杀害一个女子的事件。顿时群情汹涌——在月球上女人是至高无上的，谁也不能碰——于是在教授、Ｗｙｏｈ和麦尼讨论后（实际上就是教授说服两人，因为只有教授对“理论”熟悉一点），决定开始暴动。

迈克出马，控制通讯和消息，提供假情报煽动民心，再中断和地球的联系，又让“看守”宅邸缺氧……其他地方，则由愤怒的人群和为数不多的士兵作战。可以说是代价最小的成功革命。

革命成功后，他们决定保留“机构”的绝大部分功能，档案馆倒是被愤怒的群众烧了，但教授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部分——反正迈克那里有记录，只要迈克在他们这边，记录被毁没有关系。群众的情绪总要有个发泄口的，烧档案馆是代价最小的方式。

亚当出面讲话了。对于亚当从来不公开露面，“三人帮”很是头痛。在“革命”时期不出面还可说是安全原因，在掌权之后就没有理由只在电话里出现了。

然而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迈克发话了：我可以做录象。录象，不就是电子在屏幕上运动吗？我可以让它们按我希望的方式运动，也就可以让亚当出现在屏幕上。

三人目瞪口呆，同意迈克一试。

于是，电视屏幕上渐渐现出了一个模糊的影象，逐渐清晰，最后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脸，和传说中的亚当一模一样，冲他们三人咧嘴笑笑，说：“怎么样？”

不久，亚当的讲话就被反复播出了。他要求公民们保持镇静，日常的工作一样的进行，号召大家参加义务劳动，而最重要的是，召集采冰人进行训练。因为采冰人平时使用类似激光枪样的工具采冰，所以在“香港城”中国裔工程师的改造下，成为有了一定准确度的激光枪。这在对抗地球舰队时可能会有用的。同时，亚当公布了叛徒的姓名，所有的人都没有能活过一星期，而多数在公布后几小时就被愤怒的人群杀死。对地球联邦通讯实际完全被迈克接管，正常通讯一直在继续着，而且伪造“看守”汇报“一切都好”。

生活一样地继续。

不久月球人就发现似乎新的自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实质的好处：东西一样的贵，卖粮食给政府的农场主们拿到的是正疯狂贬值的“权威货币”（Authority Script），而且政府拒不发给他们到处通用的香港银行发行的货币，这让他们怨言很多。有的人开始改种其他作物。

政府开始征召军队，但自愿者不多，倒是很多女子对此非常积极。妇女的战斗小队越来越多，Ｗｙｏｈ领导着这些小队。麦尼从心底里并不觉得她们能真的打仗，但也不愿打击她们的积极性。

在月球基地进行观测的一些地球科学家则被告知科学实验照常进行，但不能对地球进行通信联系。当然会有人违反规定，所以就把军队派驻上去，严密监视——

不过好景还是不长，消息终于还是走漏，地球联邦终于知道了月球上发生了些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于是谴责月球人对待地球科学家的“暴行”，并要求保证“看守”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否则后果自负。

月球上此时已经成立了议会，都是些无所事事的人想过过瘾，细枝末节上争论个没完。

“议会”席位没有额定，任何人想去都可以去，但月球人都是现实主义者，没多少人对此感兴趣。

教授是主席，他基本放任自流，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是精力过剩，是无害的。他可以用很多技巧来驾驭。

地球发出最后通牒了：立即恢复秩序，惩治杀害“保护人”的凶手，继续向地球运送粮食。于是“议会”哗然，要商量如何应对。

商量了好几天仍然没有结果，在大家筋疲力尽的时候教授跑来，给了个草稿，问大家意见。

草稿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亚当斯草拟的，深合教授这个“理性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味。

大家听了觉得言辞铿锵有力，说理透彻，实在是政论文的典范，都点头称好。但是有人又提出说，那时候就保证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等等，我们现在情况不同了，是不是再加上呼吸的权利？马上又有人说还有居住洞穴的权利……这样一下不可开交，什么都要加。

教授微笑不语，等快半夜了才制止谈话，让迈克以亚当的身份，再抑扬顿挫的念了一遍。

这时开始吵得厉害的人早支持不住退席走了，而教授他们组织的核心成员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来了，这时教授宣布表决，一下子全票通过这篇激励人心的宣言，投票的人在宣言上签了字，恰好是７月３日。

７月４日，月球发布了独立宣言。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地球抗议了。

月球人则听得血脉贲张，爱国热情高涨。但是，毕竟要有人到地球去说服地球的当政者给月球独立的权利，没有火箭，怎么办？谁去？

在地球上，地球人STUWART是麦尼的朋友，而且在到月球旅行的时候与麦尼一家相处非常融洽，很同情月球人的处境。

他开始工作了：他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贵族后裔，在新闻界很有势力，所以他的新闻机构就开始悄悄地发些同情月球人的文章。

教授显然是必须去的，因为善于言谈，有学识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月球人并不多（罪犯的后代，有多少人会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尤其是没用的文学教育？）。但教授已经老了，身体不好，在地球上忍受大6倍的重力，难说会不会有个三长两短，所以必须还有个核心的身体比较好的人同去。

麦尼自然是最佳人选，因为他去过地球，而且身体强壮，又是三人核心之一。Ｗｙｏｈ则留在月球上以应变化。

怎么去呢？麦尼被告知迈克把一切都计算好了，就放心地做吧，他虽然很担心安全，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从了安排。

于是，一个运送粮食的大铁罐被改装成了装人的容器，有两个固定穿了压力服的人的座位，装了些衬垫，加了点生命保障装置，而分量不足的部分还用粮食补足——把麦尼看得胆颤心惊，生怕会出些意外。他曾经“严正”抗议说，要去地球，至少应该坐飞船去，而不是运粮食的铁罐。

教授语重心长：月球上没有飞船；即使有飞船，地球一定会宣布入侵而打下来，在里面的人一定小命不保；坐这个铁罐实际上是最“安全”的，如果到了地球还活着的话，而且能赢得地球人的广泛同情，表现出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地球的打算，会有更多机会争取到月球的权利……

麦尼无可奈何，只能听从，心里暗暗嘀咕：但愿烘干了的粮食不会把我们体内的水份吸干。

在麦尼出发的前一天，家族里通过了一项重大决定，吸收Ｗｙｏｈ为家庭成员，成为妻子之一。在生死未卜的旅行的前一晚，麦尼度过了温柔旖旎的一夜。第二天Ｗｙｏｈ叫醒了麦尼，给他注射的麻醉剂，于是在粮食发射场被发射了出去，上路了。当然天旋地转。等他终于醒来时，呕吐恶心，发现自己难受至极——而且想撒尿：在比平常大了6倍重力的情况下，忍住可真不容易！

３０多个小时的旅行已经过去了，虽然代谢速度放慢，但总还是有的。压力服里全是呕吐物，也不知道该怎么排出去。被固定在座位上也不知道怎么下来。好容易挣扎下来，看看教授，已经昏死过去，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地球。

由于地球早知道消息，雷达已跟踪他们很久了，因此一降落就被救出，在医院里躺着，当上贵宾了。

麦尼不由佩服教授的安排。而且他也知道了教授没有死，就是身体虚弱。教授让麦尼也装得“身体虚弱”，成天躺担架上。等他们的“健康状况”稍好些后，开始了说服地球政客的艰苦旅程。

地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此事。

北美代表极其傲慢，盛气凌人，而且愚蠢。

大中国代表说话不多，但显得很精明。

印度代表对月球的粮食计划最感兴趣，因为印度的饥荒程度最严重，对月球产粮食的依赖最严重。

主席显然是个精明的政客，知道什么时候严厉，什么时候软硬兼施。

开始的一番争论是没有结果的，双方的要求差别太大。

月球人要独立，要求地球购买粮食，并输送水、肥料、无机盐等必要的再循环所必需的原料到月球上，而地球人则认为，月球是地球的殖民地，有什么资格讨价还价？为了再生产，可以给必要的原料，给月球人必要的设施，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比如办学校，办医院，养老，失业保险……）而月球人必须为此交税，粮食就是所上缴的税收。

教授义正词严地和他们争论，而一旦争论激烈了就上气不接下气，哮喘连连，让对方不忍心步步相逼。

教授还勾画出月球独立后开发的美好前景：可以有旅游设施，有不交税的赌场，有低重力的娱乐。月球人手缺乏，可以接收大量移民，地球上没有工作的人都可以到月球上去，没有壁垒……

麦尼在旁边看着，庆幸不用自己出面辩论——其中的花招手腕实在太多了。他听了教授的引诱后心里琢磨：没错，月球可以接纳大量人口，不过他们死得也快，没几天就能死一大半，只有很少的一些精明的人能够活下来。在那里杀个人根本就不算什么，而让大家不滥杀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被害者的朋友可以替他复仇，仍然不会被“法律”制裁。但刚到的人有什么朋友可以替他复仇么？月亮是个严厉的女主人，会很快地纠正新来者的不良举止，适者生存。

麦尼的皮带上装了录音机，录下了会议内容，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出，新闻界哗然，觉得地球联邦对月球让步太多，委员会十分尴尬。

接下来的谈判仍然没有结果，仍然达不成协议，只好休会。

某天突然传来个消息：大中国代表来访（当然是秘密的），想和麦尼谈谈。麦尼严阵以待。早在来地球前他就把迈克让他背的好多东西都背熟了，现在看来很可能会派上用场。

大中国代表在当时的大中国（包括现在的中国，东南亚，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政府里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据说对决策有很强的作用力，麦尼当然寄希望于他来改变月球的殖民地命运，成败的赌注都压在这次会面上。海因莱因对中国的印象显然还是清政府时代的，代表也莫测高深，甚至故做姿态以莫测高深。他主要问的是如果月球独立，地球（最重要的当然是大中国）有什么好处。

教授显然善于言辞，他信不过，而寡言少语的麦尼则让人相信得多。

麦尼侃侃而谈：月球上有的是未开发的处女地，劳动力一直处于短缺状态，正可以解决地球上过于拥挤的情况；月球上太阳能充足，没有能源短缺之虞，如果地球以科技帮助，月球能提供很多东西；如果以贸易方式购买粮食，月球仍然需要向地球购买化肥、水等元素（当然是元素而不是物质，嘿嘿）以供扩大生产之用，那么发射这些物质的国家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大中国代表精明地打断：那么，什么地理条件适合做发射场地？

麦尼答道，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吧？在那里发射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已经有了这么高的势能，发射费用可大大降低。当然了，开始的时候需要清除山上的冰雪，这会用去很多的人力物力，但一旦开始运营了就能很快收回回报。而清除出来的冰雪、山上的牦牛粪便等后可以就地发射上月球。

讨论一番发射的一些技术细节后，大中国代表对麦尼的回答相当满意，认为他的提议不是空泛的口号，高兴地离去。

不久又有其他代表来访，于是麦尼向泛非代表指出乞力马扎罗山是最靠近赤道的高山，正适合利用地球的自转；向北美代表说明落基山虽不甚高，却在经济发达地区附近，运输费用会大大节省；向南美代表指出安第斯山脉很适合发射……

闲暇之余麦尼游览了北美，去看了纽约，波士顿，还有西部。大家好奇地想见见他，于是在中部的某小镇他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会上有人好奇地问起了月球上的婚姻制度，他耐心地解释了一番：在这里没有制度，没有法律，一切都依靠习俗维系着，而破坏习俗的话自己也很可能活不好。月球上婚姻形式很多样，有部落群婚（clanmarriage），有家族婚姻（line marriage），全看自己的感觉了。麦尼并解释说自己家里就是家族婚姻，非常稳定，几乎没有离婚现象。

他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妻子大家啧啧称赞。

一个人说，能不能和你合个影啊？

麦尼答应了，举了照片合了影。

第二天他就被抓进了警察局，因为重婚罪，罪证就是那张照片。还好对他比较宽容，没有让他进最差的囚室。

STUART很快赶来了，告诉麦尼将请最好的律师打官司，要让天下皆知。

麦尼十分沮丧，觉得自己非常丢脸，就祈祷着在月球的家里人不要知道自己这桩不怎么光彩的遭遇。

果然，麦尼在法庭上博尽了同情，而且有很多人都信奉“自己活着，也让别人以自己的方式活”（Live and let live），所以当庭宣判无罪。

不久谈判又开始了，这次地球代表们却显得 咄逼人，寸步不让，尤其北美代表。

教授则对地球的要求冷嘲热讽，而且和北美代表辩论起来寸步不让，麦尼在一旁暗自着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达成协议。

在谈判之余教授和麦尼谈谈迈克最近计算的胜算比例，却越来越小，快到1／100了，不由得他不着急，但他又不知道究竟是怎么计算的，怎么可以让胜算增加一些，只好做着迈克派给他的任务——而他的任务就是没任务。他只不发一言地在一旁陪同，因为他发言经常会被记者误导向错误的方向，曲解本意。

教授向他传授对付记者的经验：要是觉得那个记者在误导，可以反问他些难回答的问题，或是根本就转向其他人。

教授则成天和STUART密谋着，策划着。

第二次谈判眼看宣告破裂，委员会主席向教授和麦尼发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几日内答复，答应地球联邦的要求，否则会宣布月球是叛乱。

散会后主席却找麦尼单独谈话。

进屋前麦尼被搜身以防止再次带了录音机，可惜搜的人没有仔细检查麦尼的假肢——而麦尼的假肢有个凹陷处专门为了放录音机的。他知道人们一般对假肢有厌恶的心理，能不摸就不摸，不会仔细检查的。

主席对麦尼推心置腹，说教授是个老糊涂，这样会把月球带入战争的，而月球根本没有能力和地球打一仗，因为月球没有飞船。不可能反攻回地球本土。好好考虑一下地球联邦给的条件，就会明白这是唯一的路。月球虽然是殖民地，却会有比较独立的地位，而且地球联邦会考虑从月球本土挑选“保护者”（亦即“看守”），以适应统治月球的客观条件。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麦尼说，我们觉得你很合适做保护者。

麦尼不置可否，只说要回去考虑。

主席说没有问题，３天时间给你考虑，然后你们决定是否答应。

晚上麦尼把这一切告诉了教授，教授叫来STUART，STUART说早准备好了，于是教授和麦尼终于离开了躺了多时的担架，气喘吁吁（尤其是教授）地爬上了屋顶，那里早停了架小型直升机。

坐了直升机他们一路转了几趟，来到飞船发射场，进了“云雀”号小型飞船起飞了。

“云雀”是供飞往卫星的小型飞船，但在进入轨道后瞅准时机，却加速往月球飞了去。

监控台发现了异常，呼叫他们，他们装糊涂，蒙混了一段时间——过了这段时间后就脱离了雷达范围，再派飞船追也追不上了。更何况，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上面，那对于一个小飞船偶然的失常或者故障，也没有人太加注意。

在路上，麦尼很沮丧，说我们把事情搞砸了。

教授哈哈大笑，问，你知道现在我们的胜率是多少吗？

麦尼茫然地说，以前既然就好几十分之一，现在肯定１００多了。

教授说，不！现在我们已经是１／２了！

麦尼大惊又是大喜，却不肯相信。

教授解释说，你知道，只有月球停止单方面地向地球运输东西，月球才能够有救的，地球的那个委员会的主席实在太聪明了，是个政客，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差不多都答应下来我们的要求了，其实那是最危险的时期。如果他们答应我们绝大部分要求，给我们一些物质，撤走军队，给我们改善福利，只是不给独立，你想月球人还有多少想打仗？没几个！大家都想安稳地活着！我看苗头不对，就故意用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和他们争论，激怒他们，果然北美代表那个傻瓜就上当了。

麦尼很有些不平地说，你们居然不告诉我你们的计划就让我去地球了！

教授开导说，地球是一定要去的，否则我们开战就没有了理由，地球人也不会因为同情我们而向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而让我们独立了。我们去那里，要完成的就是经过一番最大努力的争取独立后失败，这样才对我们的武装独立有用。可是你不会演戏，所以只能让你蒙在鼓里。你看，现在你的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好吗？这才说得麦尼心里痛快些。

经过了极其颠簸的着陆后，三人终于来到了月球，可爱的家。燃油用尽，想慢着陆也不行了。

在这里STUART给了麦尼一个大意外：他竟然是个十足十的保皇派，在计划未来的时候给教授“封”了个很冠冕的统治者称呼，而麦尼则是名称优雅的某某亲王，麦尼吓得没背过气去。

Ｗｙｏｈ很快前来迎接他们了，给了麦尼一个极热烈的吻，然后又去拥抱教授。吻了以后，她又抓住了STUART，给了他一个礼仪性的热吻。STUART一边被吻着，一边有些尴尬地偷看麦尼脸色。

麦尼肚里暗暗好笑：虽然STUART口口声声要做月球人，而且很努力地学着月球礼节，他仍然还不是个月球人——月球人怎么会怕男人吃醋呢？在月球上，女人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必管别人脸色的。

他们来到月球的礼堂，而后享受了最隆重的待遇：被人们举起来，一个一个地传着，一直传进了礼堂主席台。

在地球入狱的时候，麦尼一直祈祷着家人不要知道自己入狱的事情。他知道米米（他的妻子中资格最老的那个）不关心政治和新闻，还有些庆幸，到了这里才知道，全月球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

他们的观点却大出麦尼意外：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侮辱，是对自己的女人的侮辱，所以异常愤慨，一定要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女人而战。他知道米米一定对这个看法的产生起了很大作用，不由很感激她。于是这次全体都积极备战。

麦尼加紧和迈克的合作，调整着石块发射场，还修了几个备用的，以便一个被毁，还有后备手段。他还注意训练采冰人组成的激光枪阻击队，以便在地球飞船轰炸石块发射场时能把它打下来（当然，飞船的首要目标肯定是石块发射场，以避免进一步的地球伤亡）。他一直为他们的士气比较低落而烦恼。

有一天Ｗｙｏｈ说，她属下的女战士想加入激光枪阻击队。麦尼不认为这是女人可以干的活，因为这对体力要求太高，女人很难胜任的，不过他答应一试。结果出乎他意料：自从有女战士来后，男性阻击队员训练积极性大涨，再也没有迟到早退的了——因为这里能看到这么多的姑娘啊！自然，对于姑娘们的训练结果麦尼不做什么要求，她们能提高士气就好。

月球表面有人居住的城市是有外罩的，而且城市内部也分好几层，比较好的月神市（“月城”）分7层，而较差的城市也就4、5层，以防空气泄露，现在则指望层数多的就可以防导弹的轰炸，所以有很多的密封门。原子武器是不指望防的了。政府在每个密封门都派驻些半大的孩子，经常看着，也确保门的密封性。

好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什么动静。开始的时候大家每天都穿着压力服出入，过了一段时间就松懈了。

迈克这时候极忙碌。他是在月神市最下面的地底，不容易受伤的，但因为他太重要了，如果瘫痪整个系统完全不堪设想，所以麦尼等人又征用了香港银行的电脑，以及其他所有可以用的电脑，由迈克根据它们的聪明程度和复杂程度来教会它们干事——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对地球投掷石块所用的控制电脑。迈克挑了台电脑反复地教，让它练习，他来核对……最后他向麦尼保证说它可以完成得和他一样好，即使没有他的监督也完全可以独立完成控制工作。

麦尼还是照常忙忙碌碌干着他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松懈得没穿压力服时，突然警报大作，他顿时意识到，地球的进攻开始了！

麦尼机警地检查了附近的密封门，因为如果门工作正常，其他地方即使被地球部队穿破也不会殃及其他地方。在查看的时候他发现了地球部队穿破月球的表面防护层的地方——就在他家的农场上。

麦尼往附近的通道跑去，突然间来到了一个广场上，而地球部队与月球人正撕杀得激烈。月球人所有的都出来了，有很多小孩子、小姑娘、少女、家庭主妇、以及老人们，全都拿了可以作为武器的匕首、菜刀什么的，和武装齐备的地球部队勇敢地撕杀着，叫声极其可怕。

麦尼一向没有什么爱国热情，觉得“为市政厅而战”之类的口号虚假得可笑，但这时却感受到了心里满满的“爱国热情”，根本不顾及自己安危地冲进战团。

地球部队开始还仗着武器好，但后来气势就馁了，最后全部被杀——现在没有人受降了，所有的士兵都死得很难看。

这里的战斗完毕，麦尼和他的战友以及其他部队的负责人联系，发现在战斗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能找到自己的部队，他们松散的组织在真正的危机到来的时候一盘散沙。每个人都是在突然面临战斗，就地加入战团。还好月球上所有的人都很勇敢的保卫着家园，所以地球的部队都没有进展多少。事实上，月球的月神市共分７层，而地球部队只下到第４层就被全部消灭了。地球的进攻部队消灭了，飞船还在天上。麦尼欣喜地发现投石场以及激光队已经把它打坏了，只能降落。

麦尼审问一番，才知道这次进攻是精心准备的。

这么长时间才进攻，其实相当大部分用在了飞船进入轨道。地球人挑选了月球的近日点发起进攻，因为这时候月球表面辐射很严重，没事没人会到上层看天的，所以不能肉眼看到飞船的来临。而飞船先绕了一个大弯，从月球的远地端靠近的，在那一面因为不可能有什么和其他星球的通讯，所以根本没有雷达。

这次进攻，迈克根本没能预警，打了月球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措手不及。

# 《月球，血溅音乐钟》作者：艾·阿西莫夫

邓峻枫 译

一

路易斯·佩同警察打过十多次交道，每次他都以胜利而告终。他异常得意，竟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留一个遗嘱在世上，说明他所有的成功并不是靠运气，而是凭智慧。他要在遗嘱里这样写：“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犯罪时不留下痕迹，聪明的办法是在事情进行时再插手其间，因势利导。”根据这一宗旨，他开始策划谋杀艾伯特·康韦尔。

康韦尔是个贩卖小商品的零售商。他第一次见到佩顿，是在格林内尔酒店，佩顿常去那儿进餐。这天，康韦尔穿一身发亮的蓝色外套，皱脸上露着微笑，花白的胡须象猪鬃，他对佩顿说：“您好，先生，很高兴见到您。我已经没干偷盗营生了，已经洗手不干了。”

佩顿年过四十，头发开始发白，但双目有神，声如洪钟，体格健壮，举止活泼。他讨厌别人在就餐时来打扰他，便皱起眉头说：“康韦尔，你要是想同我谈话，就应该知道去哪里找我。”

“不是谈生意，佩顿先生。”康韦尔连忙回答，“我发现了一个地窖，先生，发现了一个地窖的……您明白，先生。”他的右手食指轻轻移动，似乎要敲击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他的左手不时地摸一下耳朵。

佩顿把略带湿润的报纸平展地叠好，然后问：“音乐钟吗？”

“喂，小声点儿！佩顿先生。”康韦尔低声地说：

佩顿说：“跟我来。”

他们走进一座公园，小声地商谈起来。康韦尔说：“音乐钟就藏在地窖里，钟的外表没有擦，不很亮，但非常瑰丽。”

“是你看见的？”

“不是，先生。有人搞到了，是他告诉我的。搞到音乐钟，足够你我终生受用，终生受用啊！”

“那人是谁？”

康韦尔露出狡黠的微笑：“他是月球的第一位贷款者，他在一个陨石坑里发现了钟，共有二十多个，藏在月球上。他想以后在地球上出售这批钟。”

“那么说他已死了？”

“是的，先生。他死于一次不幸的事故，从高处摔下来摔死了，真是令人痛心。不过，他在月球上的行为是违法的，法律不允许私人在那里开采钟矿。所以，这也许是对他的惩罚……不过，我总算搞到了他藏钟的地形图。”

佩顿神态漠然，并不很感兴趣：“我不想了解这笔小交易的任何细节，只想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康韦尔说：“嘿，是这样，佩顿先生。这笔财富足够我们两人分享，我们可以合作这笔交易，我能做的就是告诉您地窖在哪里，帮您搞到一艘飞船，而您……”

“什么？

“您会开飞船，又熟悉行情，知道怎么出售这批钟的。这是多么妙的分工啊！佩顿先生，您觉得是这样吗？”

佩顿思索片刻，觉得这笔交易可以，就说：“我们八月十日上月球吧。”

康韦尔提醒说：“现在还是四月份啊？”

佩顿继续朝前走，康韦尔赶了上去，又问：“您听到了吗？佩顿先生。”

佩顿说，“就定在八月十日。到时候我同你联系，告诉你把飞船放在哪里。在此之前，你不要再见我了，再见吧，康韦尔。”

康韦尔又问：“利润对半分吗？”

“好吧。”佩顿回答，“再见！”

佩顿一边独自走着，一边回忆起他的生涯。二十七岁时，他在落矶山买了一块土地和一栋用来防避原子战争的房屋，把自己的财产储藏于此。这栋两世纪前建造的旧房屋是钢筋水泥结构的，地处偏僻，四周是山。房内有发电装置，供水设备和冰箱，地下室里藏有武器，以防不测，此外，还装有空气净化装置，用以消除对人体有害的放射性元素，房子周围有安全栅，安全信号装置从此直通到屋里。

每年八月，佩顿来此地度假一个月，随身带来电视机、电传机、报话机等物件。在经过十一个月的紧张工作之后，他来这里过隐居生活，不接待任何人，深居简出，无人知晓。他的这个习惯警察也是知道的。

同往年一样，佩顿七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十五分在纽约乘无引力同温层客机起飞，当天下午十二点半抵达丹佛。吃过午餐，换乘下午一点四十五分的半引力客车到汉普勃特，再坐萨姆·莱博门的全引力老式汽车到他的别墅。莱博门郑重地收了他十元钱，摸摸自己的帽子走了。

七月三十一日，佩顿乘他的无引力飞机返回汉普勃特，在中心商店交一份订货单，列清他八月份所需的生活用品。商店经理慎重地把订货单检查一遍，转给丹佛城的中心仓库，所有货物便在一个小时内运到。佩顿取了货物返回别墅。

往年，从八月一日凌晨零点零一分开始，佩顿便把住宅外的栅栏全部通上了电，与外界隔绝。但今年却例外，他在上旬的头八天里，没有把自己隔绝在房里，而是有意地把八月份的生活用品全部耗尽：把垃圾装入垃圾房，把多余的能源倾进山涧流走，使涧水的温度在一星期内升高了五度。

八月九日，他飞往怀俄明州，艾伯特·康韦尔和一艘飞船在那里等他。飞船是康韦尔买来的旧货，虽经修理，但质量仍然较差。

八月十日，他们飞离地球。佩顿驾驶飞船，康韦尔是唯一的乘客，他手里握着音乐钟的地图。微核反应堆有效地给飞船提供能源，船身很轻，无引力航道颇佳，起飞时既无噪音，也无火焰，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直冲大气层，消失在远方。

康韦尔等飞船起飞后，才把地图交给佩顿，谄媚地笑着说：“先生，这是我唯一的王牌。”

“你研究过了吗？”

“没有，我不懂，先生。一切靠您了。”

佩顿看完地图，交还给康韦尔。他记下地图上标出的地点泰柯陨石坑，那里曾是埋葬过月亮城的地方。此刻天时对他们有利，泰柯陨石坑在月亮白天的那一面。这就是说，巡逻飞船发现不了他们。

佩顿冒险地把飞船着陆到陨石坑里，坑边的阴影正好遮住船身。康韦尔的脸拉长了：“哎呀，我的天！佩顿先生，我们在太阴天是很难找到钟的呀！”

“太阴天不会持续很久的，”佩顿简短的说，“还剩下大约一百个太阳小时，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适应气候，研究一下地图。”

佩顿反复地研究地图，细心地测量尺寸，寻找着图上陨石坑的方位。最后他说：“我们要找的陨石坑在这里：6C—3号、ＧＣ—５号和ＭＴ—１０号。其中必有一个是对的。”

“怎么着手呢？”康韦尔焦急地问道。

“都去试一试，先从最近的陨石坑开始吧。”

月球的阴暗线转过去了，他们沐浴在夜色里。四周是永恒的寂静和黑暗，只有星光的闪烁，远处的火山发着火光。这是他们到达月球的第八天。尽管他们每天都想工作得久一点，但凛冽的冷空气使他们呆不下去。到了第十一天，他们才确定ＧＣ—５号坑不是藏钟处。

第十五天了，佩顿冷漠之情忽然升高万丈，因为他估计音乐钟很可能就藏在ＧＣ—３号坑里，而ＭＴ—１０号坑相距得太远，可能性不大。他们又必须按计划如期在八月三十一日前返回地面，时间很紧迫。幸而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他们绝处逢生，终于在ＧＣ—３号坑内发现了钟。这些钟都是些不规则的灰石块，有两个拳头大，看上去并不美观，里面是真空的，在月球的引力下，它们轻如鸿毛。他们一共挖得24个钟，回去只要稍微加工一下，每个就至少可以卖１００，０００元。

他们小心地把钟搬上飞船，用丝绸包裹好。当康韦尔把最后一个钟递给了佩顿，并通过耳机告诉他：“请准备好，我要回来了。”然后开始返回飞船时，突然惊呆了，脸上充满了痛苦之情，告饶地说：“佩顿先生，请不要，请不要……”话音未落，只见佩顿拉响了炸药的扣环，火光一闪，康韦尔血肉横飞身首异处。佩顿阴郁地看了他一眼，于是脱掉外衣，调好航向，启动微核反应堆，向地球飞去。

八月二十九日，佩顿的飞船悄悄降落在怀俄明州，他在月球上共呆了两个星期，在宇宙间来回航行用了四天，一切都按他的预期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他十分满意地把音乐钟分散埋入地下，又返回飞船发动机器，让飞船自动地飞向天际，很快就变成一个小点，最后火光一闪，飞船炸毁了。这时佩顿得意地笑了。他事先把安全操纵杆拉到最大限度之外，让微核反应堆超过它的安全承受水平，导致核爆炸。

二十分钟后，佩顿回到别墅。地心吸引力使他腰酸背痛，他疲倦已极，躺在床上美美地睡着了。

二

主人打开房门，双手交叉着笑迎客人。来者是地球调查局的塞顿·达文波特检察官。他身段粗壮，满头黑发，高鼻梁，脸颊上有一块星形疤痕，这显然是鞭伤。他打量着房间，这间大房子里亮着一盏台灯，灯光映照着室内的安乐椅和书桌。墙上贴着一排排书画，一幅银河图悬挂在上面，其余的地方则是暗的。他怀疑地询问主人：“您是温德·厄斯博士吗？”

“对，我就是。”主人用清脆的男高音说，“那么您就是达文波特检察官了。”

检察官出示身份证后说：“有人推荐您担任我的技术顾问了，因为您是宇宙学家。”

“我已得到通知了，我很高兴为您效劳。”厄斯说着用手扶了扶他戴着的那副厚眼镜。

“您到过月球吧？”

厄斯正拿出一瓶酒和两个杯子，唐突地回答说：“我从来不去，从来也没想到那儿去！那是件蠢事。坐下吧，先生，喝点儿酒。”

检察官没有推辞，边喝边问：“但您是……”

“宇宙学家。是的，我对宇宙感兴趣，但并不一定要到那儿去，你说是吗？”

“我想同您研究一起谋杀案。”

“谋杀案？这同我有什么关系呢？”

“厄斯博士，这起案件发生在月球上。”

“真令人震惊。”

“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自从月球自治十五年来，发生过飞船炸毁，宇宙飞行服漏气，宇航员被晒死或被冻死，甚至被摔死，但却没有被害死的。”

“怎么发生的？”

“爆炸。一艘巡逻飞船发现月球表面有火光，便赶去搜索，看见被害者和一些脚印。”

“那火光一定是爆炸产生的。”

“正是，被害者刚死不久，体内尚有余温。地上有两个人的脚印，经过测量，发现这两个人皮靴型号各不相同，但却是去同一方向即ＧＣ—３号和ＧＣ—５号陨石坑的，这是——”

“音乐钟！”厄斯说，“这与音乐钟有关！”

“与音乐钟有关又怎么样？”检察官失色地追问。

“我有一个音乐钟，是一所大学送给我的，我拿给你瞧。”

他们走进另一间房间，只见里面堆满东西，钟就挂在墙上。这个钟已经破损，中间有一条缝，好象是两个半球拼成的。但显然经过加工，表面象天鹅绒一样光滑。

“我自己把它加工了一下，虽然破了，但还能弹响，我这儿有个——”厄斯拿出一把又短又厚、形如汤匙的灰白色东西，“看，这是我用牛骨制作的弹片。”

他用粗短的指头抚在钟上，调试好，用牛骨片轻轻地弹奏起来。霎时，就象上百万竖琴在一英里外鸣奏似的，乐声增强，又减弱，再增强，使人无法辨认这乐声从何而来。它掺杂着欢快、哀婉和震颤之情，令人激动不已。直到乐声消失了，两人仍然沉默不语。

厄斯摆弄着钟说：“不错吧？”

检察官激动地说：“妙极了！妙极了！”

厄斯解释道；“地质学家认为音乐钟是由压力加硬成的石块，里面为真空，装有小石珠，能自由地发出乐声来。不过，这只是一个破钟。”

检察官接着说，“很多人都想有这样一个破钟，人们甚至愿意不惜重金买下它，以至有人为了得到这些音乐钟而去搞谋杀。”

厄斯把滑下来的眼镜推回到鼻梁上，说：“对，你提到谋杀案，继续说下去。”

“我已知道罪犯是谁，但没有犯罪的现场证据，不敢公布于众。罪犯就是路易斯·佩顿。但他会说他一直在地球，八月份他到别墅里度假去了。他会说我们诬陷他的。其实他那时是在月球上的。”

“你怎么知道？”

“十五年来，我一直在搜集他的材料，已经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除了佩顿，地球上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走私音乐钟，众所周知，他是第一流的宇航员，并同被害者有过接触．但是，这些都没有现场证据。”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证实他八月份去过月球，越快越好，我们不能对他怀疑得太久，如果谋杀案泄露出去，世界新闻界将会被弄得满城风雨，这是月球上发生的第一起谋杀案，确实惊心动魄。”

“谋杀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八月二十七日。”

“什么时候逮捕的犯人？”

“昨天，八月三十日。”

“如果佩顿是罪犯，它应该有时间返回地球。”

“当然。”检察官张大了嘴，“如果我早一天去，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在别墅。”

“罪犯与被害者在月球上呆了多久？”

“从留下的脚印看，有好几天，至少是一个星期。”

“找到他们用过的飞船了吗？”

“没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大约十个小时前，丹佛大学报告说，前天下午六点钟，有一团放射性烟雾升起，持续了几个小时。这是很容易的事，把飞船操纵杆调好，让它自行爆炸。”

“我有办法了。”厄斯说。

“什么办法？”检察官睁大了眼睛。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现在想见佩顿一面。可以

吗？”

“当然可以。在哪里见？”

“就在这里。”

“好吧。”

三

路易斯·佩顿厌恶地环视四周，用手擦了擦椅子才坐下来。他用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厄斯博士。检察官达文波特在他身旁坐下来，腰间的手枪明显地露在外面。

厄斯博士拍了拍自己的胖肚皮，对佩顿说：“晚安，佩顿先生。我是宇宙学家厄斯。”

佩顿瞟了他一眼；说，“你找我有何贵干？”

“我想知道，你八月是否上过月球？”

“没有。”佩顿回答得很干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从八月十日至八月三十日没有人在地球上见过你。”

佩顿冷笑一声回答：“八月份是我一年一度的假期，在此期间，我不见任何人，独自一人在别墅里休息，让他告诉你吧。”说着，用手指了指检察官。

厄斯轻声笑道：“问他没有用，要是我们能证实自己的论点就好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分辨地球同月球上物质的差别。例如，我们分析你头发上的灰尘，说：‘这是月球上的灰尘’，要能这样就好了，然而我们分辨不出来，月球上的灰尘同地球上的一样。”

佩顿毫无反应。

厄斯用手扶了扶眼镜，继续说：“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人，他乘飞船在宇宙间航行了两天，在月球上停了至少有一个星期，一切得手后，又花了两天时间返回地球，由于他身上带着地球上的灰尘，所以难以分辨。”

“我建议，”佩顿说，“你最好释放我，留点儿精力去追踪那个人吧。”

“也未尝不可，”厄斯说，“你见过这东西吗？”他拿出了那个破旧的音乐钟，放在佩顿的面前。

佩顿只斜眼瞟了一下，冷淡地说：“似乎是一个音乐钟。”

“对，是音乐钟。你觉得好吗？”

“似乎破损得太厉害了。”

厄斯举起音乐钟？突然朝佩顿掷去，喊道：“喂！看吧！”

检察官大叫一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佩顿急忙用手接住。音乐钟发出一串动人的乐声。

佩顿气愤地说：“你这笨蛋！这样会毁了它的。”

厄斯若无其事地问：“你觉得可惜吗？”

“摔坏了该是多大的损失，简直是罪过。”佩顿用手轻轻地抚摩着钟，然后拿到耳边轻轻摇动，倾听石珠在真空中鸣响。接着，他又把钟举起来，用指甲熟练地拨动，音乐钟发出动人的弦响，调子柔和有如竖琴之声，略带震颤，余音袅袅，描绘着一幅夏日黄昏的景象。

三人都沉浸在迷人的音乐声中。

厄斯突然说：“把钟扔过来，佩顿先生，把钟扔到这儿来！”说完断然伸出了手。

佩顿机械地举起钟，用力一掷，但只掷到离厄斯三分之一远的地方，钟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落了下来，在地上摔得粉碎，发出一片令人痛心的噪音。

大家都惊讶地望着摔碎的钟，厄斯镇静地说：“现在总算真相大白了。”

“为什么呢？”检察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厄斯解释说：“根据科学原理，地球具有地心吸引力。在地球上生活的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引力，他们平时根据地心引力，准确地投掷物体。而在月球上则不然，它的吸引力比地球的小得多。刚才佩顿先生异乎寻常地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把钟举得很高，而投掷时用的力却相差甚远，这说明他的肌肉还没有完全恢复，不适应地心引力，只有离开了地球的人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佩顿先生这段时间并不在地球上，而是去了其他星球，具体地说就是月球，我敢断定，他正是月球上的谋杀犯。”

检察官激动地站了起来，连声说：“请等等，等等，我把这些记下来。”接着，他摸了摸腰间的手枪，看看佩顿说：“咱们就此了结这桩案子吧？”

路易斯·佩顿脸色变得苍白，嘴唇打着哆嗦，眼睛茫然地注视着天花板，说不出话来。也许他正在考虑：遗嘱是否要重新再写？

# 《月球的第一次马拉松》作者：阿瑟·克拉克

“请确认所有系统工作正常。”罗伯特·辛格的耳边响起了发令员的声音，“一号？”

“ＯＫ。”

“二号？”

“在。”

“三号？”

“没问题。”

不过来自加州理工的四号选手却并没有回答。她笨拙地从起跑线走开了。

那就只剩下六个了，辛格想，同时心里闪过一丝同情。从那么远的地球过来，却在最后一分钟因为装备问题退出了，简直太倒霉了。在地球上进行相关的测试几乎不可能，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模拟器。而在月球上，则很简单，只需走出气闸就可以得到足够的真空了。

“开始倒计数：十、九、八……”马拉松可不象那些在起跑线就可以决定胜负的运动。辛格在“零”以后等了一会儿，仔细地估计了出发角之后，才开始跑了起来。

月球上的跑步涉及到很多数学问题。甚至连亚里斯塔克斯空间技术学院（辛格所在的月球大学，亚里斯塔克斯是古希腊天文学家）的主机都分出了差不多一毫秒来计算这一问题。月球的六分之一重力加速度是最重要的，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宇航服的硬度，最佳的供氧速率，热负荷，疲劳——所有这些都必须加以考虑。这也让人们开始真正考虑一个一直存在的争议，一个从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就开始的争议：单脚快蹦和长距离跳跃，哪个更快？

这两种方法其实都不错，但和辛格现在所尝试的动作无关。直到今天，宇航服仍然是肥大的，约束了穿着人的活动。其重量也让人在开始移动，或者停下来时，很费力气。但是辛格现在穿的宇航服并不一样。

在比赛前接受一次例行采访时，辛格曾经试图解释那些不同之处——当然是不泄漏任何商业机密的前提下。

“为什么我们能把它做的这么轻？”他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个，因为它并不是为白天使用设计的。”

“这有什么关系吗？”

“它并不需要一个冷却系统。太阳的热量超过一千瓦，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晚上比赛。”

“哦。我还曾经奇怪这个来着。但是你不会变得太冷吗？难道月球夜晚的温度不是零下几百度？”对这样一个憨直的问题，辛格勉强让自己不要笑出来。

“你的身体会提供所有你需要的热量，即便是在月球上。同时，如果你在跑马拉松的话，会比你需要的还多。”

“但是就像被绑起来的木乃伊，你能真的跑起来吗？”

“等着瞧好了！”在演播室中，他自然有足够的信心那么说。但是现在，站在空旷的月球平原上，“象个木乃伊”这话不禁在他脑海里萦绕起来。那可不是让人高兴的比喻。

他安慰自己，这个比喻并不很准确。他并不是被绷带给绑起来的，而是被两套紧身的外衣包裹——一套有源的，一套无源的。里层外套是棉制的，把他从脖子到脚踝包起来，紧贴着的是排列好的多孔管，排汗并且散热。外面是坚硬但非常柔韧的保护外套，用类似橡胶的材料制成，和头盔连在一起，从而可以有一百八十度的视角。辛格曾经问过，“为什么不是三百六十度的？”他被郑重地告知：“当你跑的时候，永远不要往后看。”现在，是动真格的时候了。两条腿一起，有意地用尽可能最小的力量，他以一个浅角度向上跃起。两秒钟之后，他达到了弹道曲线的最高点，在差不多四米的高度平行于月球表面飞行着。这个高度在地球上会是一个新的记录，那里跳高的世界记录已经在接近三米的地方停留半个世纪了。

有那么一会，时间变得慢吞吞的。他知道广袤的大平原一直伸展到远方连续的地平线。地球的光芒从右肩上斜照过来，让他有种强烈的错觉，虹湾像是被雪覆盖了。其余的参赛者都在他前面，沿着他们各自的浅抛物线上升或下降。其中一个马上就要头先着地了——至少他不会真的错误计算了这么尴尬的角度。

辛格的脚先着地，激起了一小团灰尘。他呆在那里，等到向前的动量让他的身体转到了正确的角度，才又开始重新跃起。

很快他就发现，月球赛跑的秘密是不要跳的太高，否则当你降落下来的时候便会因为和月球表面的碰撞而损失太多的动量。经过几分钟的试验，他找到了折衷的办法，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节奏。他跑的有多快？在这种毫无特征的地形上是没有办法估算的。不过他离前面一公里的标志的距离已经少于一半了。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选手，最近的人也在一百米之外。他没理会“永远不要回头看”的建议，他能够很奢侈地把时间浪费在观察竞争者上。当他看到只有另外三个人在的时候，他并不算过于吃惊。

“变得越来越冷清啊，”他说“怎么回事？”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专用信道，不过他很怀疑这点。几乎可以肯定，其他队和新闻媒体都在监听着。

“戈达德大学选手的宇航服漏气了。你的情况怎么样？”

“状态七。”所有监听的人肯定会去猜测这是什么意思。这没什么关系。七被认为是一个幸运数字，辛格希望在比赛中他的状态一直是七。

“刚刚通过一公里标志，”耳旁的声音说道，“用时四分钟十秒。二号选手离你只有五十米了，注意保持距离。”我应该跑得更快一点，辛格想。甚至在地球上，谁都能在四分钟里跑完一公里。当然，我才刚刚开始跑起来。

在两公里标志的地方，他已经建立起来一个稳定、舒适的节奏。这一次他用了刚刚不到四分钟。如果他能够保持这一速度的话——尽管不太可能——他就可以在三小时内到达终点线。没人知道在月亮上跑传统马拉松的四十二公里会用多长时间。预测的时间五花八门，从最乐观的两个小时到十小时。辛格希望他能够在五小时内完成。

他的宇航服工作正常，就像广告上说的：它没有过度限制他的运动，同时氧压调节器也能够按着他肺部的需求提供正确的氧气量。他开始享受这一切了。这不仅仅是一场赛跑，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章，掀开了竞技体育新的一页，甚至可能不止这些。

五十分钟后，十公里标志处，他收到了恭喜的声音。

“干得不错。又有一个人退出了——齐奥尔科夫斯基大学的。”

“她出什么事了？”

“别管这个，以后再告诉你。她自己没事。”辛格胡乱地猜测了一下。在开始他训练的时候，有一次他穿宇航服的时候几乎恶心得吐出来。那可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搞不好会导致很让人痛苦的死亡。他回忆起那种可怕的阴冷潮湿的感觉，当时他把氧气开大，温度挑高才觉得舒服了些。事后他找不到任何发病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神经紧张，或者他吃的里面什么东西。他的食物淡而无味，热量很高但残留物很少，因为没有几个宇航服是自带全套卫生间的。

他可不想一直想着这种无益的事情，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呼叫了教练。

“如果这么一直继续下去，也许我走着就可以拿冠军了。这还没多久，就已经有三个人退出。”

“别太自信了，鲍勃。别忘了龟兔赛跑的故事。”（不知道这为什么要叫他鲍勃，是什么惯例？）

“从来没听说过。不过我知道你的意思。”在十五公里标志的地方，他有些更明白了教练的意思。他渐渐发现他的左腿变得越来越僵硬了。当他落地的时候越来越难弯曲左腿，从而导致其后的起跳不太平衡。他已经觉得疲倦了，但是这很正常。宇航服仍然工作非常正常，所以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也许停下来休息一下是个好主意，规则上并没有禁止这个。

于是他完全停了下来，向四周看了看。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东方的赫拉克利特山尖稍微低了一些。身后的随行人员，包括月球吉普、救护车和摄影车仍然和三名剩下的选手保持着一个合适的距离。

看到克莱维斯厂的选手仍然处在比赛中，他并没有觉得惊奇。令他没有想到的到是地球虫麻省理工的选手逐渐跟了上来。罗伯特·斯蒂尔——真是古怪的巧合，他和辛格不但有相同的姓名首字母，而且连名字都一样——实际上领先于克莱维斯厂的选手，尽管他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练习。麻省理工的工程师们知道什么本地人不知道的秘密吗？

“你还好吧，鲍勃？”他的教练不安地问道。

“仍然是七。就是歇一下。不过我倒是有点担心麻省的选手，他干的可挺漂亮。”

“对，对一个地球佬来说。记住我说过的，永远不要回头看。我们会盯着他的。”他开始集中精神做些体操动作，这些在常规宇航服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他甚至躺在了柔软的月球灰上，快速地像是骑着自行车那样蹬了几分钟。这又是一个月球第一了。他希望观众们能喜欢。

当他重新爬起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瞄了一眼。克莱维斯厂的选手在三百多米以后，左右晃晃悠悠地前进着，很明显过于疲劳了。你宇航服的设计者可跟我的差远了，辛格对自己说，用不了多久我就不用买你们的宇航服了。

对于麻省理工的罗伯特先生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他看起来越来越接近辛格了。

辛格决定改变他运动的方式，从而能够使用不同的肌肉来防止教练提醒的另一种危险——抽筋。袋鼠跳效率高，速度快，但是弹跳式的大跨步更舒服，也不那么容易疲倦，因为它更自然。

不过在二十公里的标志处，他又变回了袋鼠跳，让他的肌肉获得同等运动的机会。

他觉得渴了，便从头盔里嘴边的吸管吸了些果汁。

还剩下二十二公里，现在也只剩下一个竞争者了。克莱维斯厂的选手终于放弃了。

在第一次月球马拉松中，将不会有铜牌。比赛变成了月球和地球之间的直接对话。

“恭喜，鲍勃。”他的教练在几公里后咯咯地笑着说，“作为人类，你正好已经跳跃了两千大跳。尼尔·阿姆斯特朗会为你骄傲的。”

“我才不相信你真的数了，当然听说这一点也不错。我这出了点小毛病。”

“什么毛病？”

“听起来好笑，我的脚变得越来越冷了。”对方沉默了很久，以至于辛格重复抱怨了一次。

“正在检查，鲍勃。我相信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希望如此。”看起来那确实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在太空中没有无关紧要的问题。在过去的十或者十五分钟内，辛格开始察觉到轻微的不舒服：他觉得他像是穿着双隔热不好的靴子走在雪地里。而情况还在变得越来越糟。

当然，在虹湾是没有雪的，尽管地球的光线经常给出那种错觉。但是在月球的午夜，月球灰要比南极冬天的雪还要冷——至少要冷一百多度。

但是月球灰应该无所谓，它的热导很差，而他的鞋应该足够绝热从而给予充足的保护。显然，它没做到。

教练抱歉的咳嗽声在他的头盔里响起。

“很抱歉，鲍勃。我猜那些靴子的鞋底应该更厚一些的。”

“现在你才告诉我。好吧，我能忍住。”二十分钟后，他不那么有把握了。不舒服的感觉逐渐增加，最终变成了疼痛。他的脚开始感觉到冻了。他从来没有在真正寒冷的天气里呆过，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他不太清楚怎么去解决它，或者什么才是危险的征兆。那些极地探险者们不是就有丢掉脚趾，甚至整条腿的危险吗？辛格可不想在再生病房里浪费时间，不光是其中的难受之处。重新长出来一只脚要花整整一个星期……

“哪出问题了？”教练不安地问道，“你看起来有麻烦了。”他没有麻烦，他有的是痛苦。每次他的脚碰到地面，在吸取他生命力的泥土中艰难前行的时候，他都要尽最大努力忍住不要疼出声来。

“我必须休息几分钟，把这个问题好好想一想了。”辛格慢慢弯下身子，在柔软的地面躺了下来。他有些担心寒冷是否会立刻从他宇航服的上部渗透进来。还好没有任何征兆暗示这一点，他放松下来。他可能在这几分钟内是安全的，并且在月球试图冷冻他的躯体之前收到很多的警告。

他把两条腿伸在半空中，试着弯曲着他的脚趾。至少他还能感觉到他的脚趾，而且它们也还在服从着命令。

现在怎么办？远处观察车的记者们肯定会认为他疯了，或者表演着什么晦涩的宗教仪式——把他脚的精神献给群星。他怀疑他们会告诉遥远的观众们什么东西。

他已经觉得舒服了不少。他的血液循环逐渐在和他已经不在接触的热量流失的战斗中获胜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想象还是真的，他觉得他的背部的一小片区域开始冷了起来。

他突然想到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我正在抗争着夜空，整个宇宙，来温暖我的脚。每个学校里的学生都会知道，宇宙的温度是绝对零度以上三度。比较起来，月球灰像是开水一样热了。

那么我做的对吗？很显然，我的脚看起来还没有在和宇宙热沉的战斗中失败。

几乎俯卧在虹湾上，他的腿扭曲着奇怪的角度对着几乎看不到的群星和闪耀的地球，罗伯特辛格从物理上开始深思这个小问题。对于一个简单的答案来说，可能涉及太多的因素，但是这个作为一级近似应该可以解决……

问题在于热导与辐射之间的比较。他太空靴的材料更利于前者。当太空靴物理接触在月球灰时，他身体的热量流失的速率比产出的要快。但是当它们向空中辐射热量时，情况刚好相反。对他来说这很幸运。

“麻省理工的选手正在接近你，鲍勃。最好开始前进了。”辛格必须赞赏他坚持不懈的追随者了。他应该获得一块银牌。真该死，如果我让他赢了金牌的话。好吧，再来吧。只有另外一个十公里了——或者说，几千个跳跃。

头三个或者四个跳跃还不错，但是寒冷开始再次侵袭进来。辛格知道如果他再次停下来，那么他就没法继续了。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咬紧牙关，假装那些痛苦仅仅是一种错觉，从而可以被意志所抹掉。他在哪看到过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他终于在记忆里面找到那个例子的时候，他又跑了痛苦的一公里。

几年前，他看了一个世纪以前的录像带，内容是地球上在某些宗教仪式上完成的火中行走。地上被挖了个长条型的坑，里面铺满了红热的木炭。皈依者们好像走在砂子上一样，缓慢而小心地光脚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尽管这没有证明任何神的力量，但是它令人惊讶地表现了勇气与自信。他当然也可以做到，只是现在很不容易想象他走在火上……

月球上的火中行走！他忍不住笑了出来，有那么一会疼痛几乎消失了。所以“精神战胜物质”真的起作用了，至少几秒种之内。

“只有五公里了——干得不错。但是麻省的马上就要超过你了，别放松。”放松！辛格多么希望他可以放松。因为他脚上的刺痛已经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几乎没注意到疲倦已经让他越来越难以前行了。他已经不在跳，而是变成了慢慢的摆动着跨步。这种跨步在地球上会是足够让人惊奇了，但是月球上则仅仅是令人同情。

还有三公里的地方，他几乎要放弃，呼叫救护车了。要救回他的脚可能已经太晚了。然后，就在他觉得他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他注意到了前方一些他肯定以前看过，但是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的景象。

远处的地平线不再是一条分开闪光地表和黑暗空间的直线了。他正在接近虹湾的西方边缘，拉普拉斯海角柔和的圆顶从月球的曲线上升起。眼前的景象，以及经过努力他终于看到了那些山脉的事实，给了辛格最后冲刺的力量。

现在，宇宙中除了终点线不存在任何事情了。就在越过终点线的几米前，他顽强的对手以一种轻松的冲刺超过了他。

当罗伯特·辛格恢复了知觉，他已经躺在了救护车里，浑身疼痛，但却并不痛苦。

“你会有段时间没法行走了，”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好像光年之外，“这是我看到过的最严重的冻伤。不过我已经给你局部麻醉了，而且你并不需要买一双新脚。”这到是一种安慰，不过它根本无法补偿失败的辛酸，他所有的努力，而胜利曾经离他那么近。不知道谁曾经说过，“胜利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是唯一的事情。”他怀疑他是不是会去领那块银牌。

“你的脉搏恢复正常了。感觉怎么样？”

“很糟糕。”

“那么这个可能会让你高兴起来。你准备好了一个惊奇——惊喜了吗？”

“试试吧。”

“你赢了。不，别试着坐起来！”

“怎么可能？怎么回事？”

“奥委会气的要死，但是麻省理工却乐晕了头。比赛一结束他们就承认，他们的罗伯特是真的机器人（robot）——通用自导型号，标号9。当然，他——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所以你的表现才更让人印象深刻。人们的庆贺正在没完没了的来了。你出名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 《月球人》作者：[法] 彼埃尔·布勒

李兵译

一

“我们非常高兴，无比激动，向美国总统和星秘委（星际秘密委员会）的成员报告月球上存在生物。建议称呼这些居民为月球人，至少远远看去，他们和人类颇多共同之处。将继续观察。一俟可能即报详情。”

美国第一月球探险队队长威斯顿一气呵成，口授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几乎来不及检查他奇特的衣服是否扣好，便准备离开迅速安装和布置起来的密封建筑，那里面充满人造空气，可以使无线电报务员舒舒服服地工作。遵守纪律的通讯组长约埃，没有打断他的头头，抄下了电文。只是当队长口授完毕，他才恳求道：“先生，告诉我……这不可能！生物！”

威斯顿在双重门旁站住了：“我看见他们了，约埃。我没有发疯。开始我以为自己发疯了，可是巴克莱、鲍威尔和我一样也看见了他们。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发现。马上把消息传给华盛顿，这将引起轰动。请和我用无线电保持联系，一旦可能，我将向您口授一个报告……一个脑袋，象我们一样的有手有腿，约埃！……可我还在这儿闲扯。我要去找正在观察的巴克莱和鲍威尔。请通知军事护航组组长。我没有时间了。我不在的时候，营地由他指挥，告诉他要采取一切安全措施，月球人可能是危险的。”

他走了出去。约埃高叫了几声以便证明自己确实是清醒的。他痴痴呆呆地过了好久，一动不能动。他的助手帕特的到来使他恢复了镇定和责任感，他欣赏这位姑娘富于理性、举止灵活和工作认真，他简单地向她复述了整个故事，没等她做出反应就责成她把电报发出。随后他穿上航天服去通知军事指挥官。

帕特很快就和地球接通了，发出了电报，记录了对方接收情况良好和一则关于消息所引起的骚动的短评。随后，按着严格的指示，地球上和月球上的电务员约定下次在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未曾使用的波长上再见后，便切断了联系，此时帕特才得以用个人的看法来研究一下事件。帕特工作得很出色，只是在某些心情忧郁的时候，她的奇思异想突然要爆发一阵子，碰上这种时候，约埃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点燃一支香烟，叉起一双无可指摘的大腿，向后仰倒，堕入深邃的遐想之中，她皱着眉头，一双大眼睛从特殊玻璃制成的窗子向外看去：月球上的蜂峦历历在目。

赴月球探险的计划提出后，就一直处于秘密、机密、绝密、严格绝密之中。美国总统亲自领导的星秘委只包括数名可靠的政府成员和为数不多的专家、学者和工程师，他们都宣誓要守口如瓶。占领月球将使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美国领导人觉得无权使友好国家受益，更不要说敌对国家了。准备工作自始至终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区进行。没有登上火箭的技术人员受到严密的监视。探险者们通过白宫地下的一个无线电中心与星秘委的总部进行联系。

火箭在人工加厚的云层掩护下出发了，很快就达到了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天文台无法发现的速度。即使是继帕罗马尔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也无法发现它。这部最强大的望远镜被称为“苏联的眼睛”，或象人们经常称呼的那样：“眼睛”。美国人一谈到它就不寒而栗。

困难的问题是登月以及探险者们在这颗卫星上的行动，因为“眼睛”在世纪之末提高了能力，无疑可以发现月球表面小型物体的运动。技术专家们干了很漂亮的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避免了危险，他们决定在月球背面着陆，即在诗人所梦想的，地球上无法观察到的月球的另一面着陆。事实上，由于两种运动的互相配合（围绕地球的公转和缓慢的自转），月球让我们看到的总是同一个半球。

计划取得了成功。火箭在预定地点到达月球。“眼睛”一无所见，甚至连帕罗马尔也被躲过了，于是空间开拓者们开始了他们的探险。

威斯顿飞快地向山上跑去，他的同伴在山顶上等着他。他刚刚口授的捷报使他心里燃起新的热情，他的发现仿佛由于正式公诸于世而染上了更加神奇的色彩。

有月球人！这一使人无法平静的事实给他的远征投上了一束伟大冒险的神奇光辉。他从出发开始就幻想着去进行伟大的冒险，可是大家痛苦地感到，这种冒险并不存在。他不得不承认，从出发到现在，大家都对这次考察的单调和平淡无奇感到垂头丧气。一丝不苟的学者，在万无一失的机器人的协助下，事先仔细地决定了每一个细节，其严重性被精确计算和校正之后的最初的震动一过，从地球到月球的旅行就一帆风顺地结束了。置身于广袤一色的空间中所唤起的不断的激动很快就变得了无趣味了。摆脱地心引力曾使旅行家们高兴了一阵子，然而由于对不厌其烦地描写过的现象渐渐地习惯，厌倦也随之而来。当火箭改变航向，滑到月球的另一边的时候，接近月球，发现那神秘的半球，曾使人兴奋一时，大家都激动不安地窥视着那愈来愈广阔的新大陆。可是科幻小说家们在他们之前早已经历过这一时刻，写了几千本书对此谈论不休，早就使人觉得不足为奇了。

探险队的心理学专家巴克莱带着悲哀和近于绝望的心情向威斯顿透露，在他向星秘委所做的报告中，有关登月印象一段，除威尔斯和上一世纪的几个其他作家的描写之外，几乎再难以添加任何东西了。

新生活的第一阶段，他们处处失望，渐渐地发现月球的另一面和地球上可见的半球完全相似，帕罗马尔和“眼睛”早已仔细地搜索过了，一些名画家甚至再现了它的某些景色。

他们心灰意懒，觉得好象在一个极为普通的残存的布景之中运动着：支离破碎的山脉，山势并未因风蚀而变缓；一轮火红的太阳；近于黑色的天空中白日可见的群星；明亮炽热的表面和寒冷阴暗的表面相接而没有晦明晦暗的过渡；天边的轮廓勾勒分明，犹如一张红外线摄影的底片，没有层次变化也没有迷茫朦胧。在这种景象面前，探险队的机械专家鲍威尔尽管很少为自然景色动心，也认为是置身于一个电影制片厂。至于帕特，她悲哀地对约埃说，他们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月亮的景色——可悲的令人难过的月亮景色。

最感扫兴的是威斯顿。一个前程远大的工程师和科研专家，尽管年纪尚轻，却因为才学出众，性格坚毅，富于冒险精神和热衷于新发现而被置于考察队之首。可惜，他发现实验室的工作比登月考察更富于变化！

然而从今天早晨起，这一切骤然改观。有月球人！威斯顿一生也不会忘记，当他们三个人为了扩大观察视野登上一座山峰，看见一座山谷里有一个外形似人的身影在缓缓移动的时候，他曾经是何等的激动。那不可能是考察队的人，因为他们已被甩在后边。他们应该相信自己的三双眼睛，尽管眼前的所见令人难以置信：月球上有居民，他们面前有一个月球人！

另外的身影，同第一个类似，也很快在石头中间显露出来。威斯顿本想一直盯住他们，他非常害怕看见他们消失。然而事件之重大要求他必须立即向地球汇报，于是他匆忙返回营地，给约埃下达了指示。此时他恨不得一步追上他的朋友们。

他跑上山顶，累得喘不过气来。巴克莱和鲍威尔在原地未动，趴在一块巨石后面，隐蔽地观察着下面的山谷。他通过小型无线电焦急地询问他们——他们每人身上一台，放在航天服里面。

“怎么样？”

“他们始终在那儿，”巴克莱说，“要……冷静些，威斯顿，”他的声音因为过于兴奋而颤抖着，“这些生灵是有理智的，他们在劳动。你看！”

约埃和他的助手帕特几小时以来一直守着接收器，等候队长的呼唤。约埃试着和他通了一次话，只得到这样一句答复：“过一会儿……我没有时间……等着吧……简直不可思议！”这无法使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帕特变得神经质了。她站起来，穿过屋子，把控制空气组成和压力的机器不知敲了多少遍。

“这个倒霉的机器坏了，”她恼火地说，“我觉得象热带的暴风雨来临之前一样的闷，头皮发痒。”

“空气很好，”约埃说，“是你神经的问题。”

“真叫人受不了，”帕特又说，她无法使自己平静，“威斯顿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他们象什么。”

“他已经说了：‘和人颇多相同之处’。”

“噢，约埃”，帕特一反常日的冷静喊道，“他们要是有些地方和人不一样呢？”

“他们毕竟没有到近处去看。也许他们长着一个鸟嘴，长着爪子和钳子，象龙虾一样，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个。”

“也许皮肤象鳄鱼一样，”帕特喊着，她生气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我知道，但是费那个脑子干什么呢？……”

这时，威斯顿的信号响了起来。约埃和帕特惴惴不安地调整好受话器。为了更可靠起见，两人还对队长的报告作了速记。这种谨慎并非没有用处，因为某些段落是那样离奇，他们有时竟目瞪口呆被惊倒在那里，使工作为之中断。

“月球人”，威斯顿说，“不是魔鬼，不象科幻小说有时描写的那样长着触角或螯，他们几乎表现了人的所有特征。月球人，总统先生，月球人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类似，高矮几乎相同。月球人有一个脑袋，两只眼睛，两只胳膊。月球人有两条腿，直立行走，每条腿上长着一只脚。月球人，星秘委的先生们，我立刻就告诉你们，月球人住在房子里，月球人能说话，月球人喜欢和他们的同类群居。他们吃，他们喝，他们会思想……请原谅我颠三倒四。这种时候很难保持头脑冷静。但我还是愿意按着时间顺序向你们叙述我们观察的记录和我们开始接触的故事。

“我们隐身在山顶上窥视了许久，十余名月球人在平原上活动。当我不在的时候，巴克莱和鲍威尔已经注意到他们的动作完全不象动物或没有理智的生物那样没有规则，正相反，那些动作证明这种生物是有理智的，精神活跃，富有组织性，并从事着某种特定的活动。一句话，月球人在劳动，总统先生。我们很快就清楚了这种劳动的性质，令人感动，特别令我们美国人感动。在我们的眼睛下面，月球人忙着建设一座城市……啊！星秘委的先生们，当月球人通过思想和方法显示出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相近的时候，甚至在走近他们之前，当我看到他们工程的神圣，他们努力的效率以及他们机器的威力和精确的时候，我的心简直快乐得要炸开了。

“月球人有机器，总统先生！依我们发现的时间先后为序，这也恰好以发现的重要性为序——因为何以区别人和动物呢，如果不是工具的使用和工具的质量？——继月球人的外形之后，立即使我们赞叹不绝的是这些机器。

“鲍威尔关于这些机器的详细报告将随后送上，你们会看到，他研究并且试验了这些机器。你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看得简直入了迷。一种小型推土机划出一条街道来，一个自动混凝土搅拌运转着，可以和我们最先进的机器媲美。每台机器均由一个月球人操纵，在月球真空的寂静中运转得极为和谐。它们和加工对象似乎结合得非常完美。这里我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令人难以相信但却完全真实：这些机器在许多方面看来并不低于美国相应的机器。这也是鲍威尔的初步技术鉴定。”

“见鬼！”帕特喊道，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她求得约埃的同意，放下受话器，开始焦灼地在屋子里踱着，她如熬似煎，希望鲍威尔对机器的鉴定快点结束。月球上存在着生物！组长向她打了个手势，她才回到岗位上来。威斯顿接着谈下去。

“这个介绍使你们对月球人高超的技术水平有了一个看法，你们可以想象我们还没有和他们接触就对他们是何等的尊重。我们和他们进行了接触，关于这个种族，我还有许多奇迹要告诉你们，我们对他们抱有本能的好感。”

威斯顿愈说愈激动。约埃和帕特屏住呼吸，他们感到他正在努力把大量令人轰动的发现理出个头绪来。

“月球人，”他最后说，“月球人亲切可交。我们走出来，向他们致敬，他们也向我们还礼。我们走下山谷，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把我们请到家里。你们听……”

二

就在这世纪之末，扎尔科夫领导了一个秘密甚至可以说严格绝密的机构，其地址设在克里姆林宫一个戒备森严的堡垒里，机构的全体成员都受到严密的监视。

那天晚上，毕恭毕敬和循规蹈矩的扎尔科夫却象一阵旋风一般几乎来不及通报，便向苏联的一号人物的办公室冲去，他推开一个哨兵，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同志，令人轰动的消息，他们发现了生物！”

“生物？”

“这些生物有人的特点！我们正在接收伊斯特盖夫的报告。我扔下听筒来通知您。”

“您能肯定伊斯特盖夫正常吗？”

“伊斯特盖夫是一个神秘的人，但是他知道在大事面前保持头脑清醒。有时他也根据自己的好恶对事情进行评论，但他从不杜撰什么，并且这个消息还被另外两个所证实。他们谈了一些细节，他们进行了接触……”

一号从椅子上跳起来，不带随从，穿过迷宫一般的走廊直奔堡垒。走到门口他站住了，转向紧紧跟着他的扎尔科夫。

“您能肯定秘密没有泄露吗？”

“我能肯定。”

“帕罗马尔呢？”

“帕罗马尔什么也看不到，事情发生在月球的另一面。”

他们走进去。机构的两名成员在一台机器面前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一个记录着电文，另一个通过一种复杂的密码把电文译成俄文。一号示意他们不要中断工作，他走过去，从一个人的肩上望去，念道：

“我，伊斯特盖夫，苏联第一星际小组的负责人，以及另外两位同志，名字见后，我们请求地球上的同志把此处所提及的一切都视为真实情况的如实写照。我们以俄国人和党员的身份保证，所有这一切都象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所有这一切，我们在月球的另一面或者看见过，或者听见过。一句话，首先，月球上有居民，有月球人存在。我们发现了他们，并且和他们建立了友情，形同兄弟。下面即是我们的客观报告：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在距临时营地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块适合在月球上建设第一个俄国城的地方。几个同志和我，我们正在进行最初的工程，这时我在话筒里听见了一声大叫。

“我抬起眼睛，看见一个同志伫立在那里，一只胳膊伸向我们峡谷之上的山顶。我的目光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我也和他一样地惊呆了。一个人的身影在石头中间显露出来，并摇晃着胳膊。同志们，就这样我们知道月球上存在着居民。这个身影的出现使我们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印象：首先因为此事非同寻常，同时也因为有一种奇怪的光辉从这个居民的身上射出来……说真的，我担心我无法表达我的意思。一看见这个身影。虽然看不清它的线条和比例，我们所有的感官都被这神秘的显现感染和扰乱了，我想，那种我说不出的举止的高贵和伟大显示出他们是高级生物。

“时隔不久，我们又看见了另外两个月球人，他们和第一个相似，也象他一样地打着手势，显而易见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最初的慌乱稍许平静之后，我们决定效仿他们的动作，于是我们把手臂伸向漆黑的天空，姿态力求友好。月球人似乎感动了。他们在原地跳起来，象有些人看到一个高兴的场面一样地互相拍打着后背。我们本能地学着他们的动作，这使他们更为高兴。于是，略为迟疑之后，他们开始慢慢地走下山坡，他们的样子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害怕，我们迎上前去。很快，同志们，月球的居民就来到我们的眼前了。

“下面就是最初的观察结果。月球人是出色的造物，其外形和比例酷似人类，我们将随后给你们许多这方面的有关证明。然而刚一接近时使我们感到惊慌的是他们平滑浅灰色的皮肤，他们巨大的长方形的眼睛和那颇象喇叭伸展而成的鼻子，你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我们被外表欺骗了……但是我要按时间顺序讲下去。

“于是我们面对面地站定，我们俄国人感到相当窘迫而无法表达我们的兄弟情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攥着的拳头举到额前。使我大为吃惊的是月球人中最高的那个完全能理解这是敬礼，因为他重复了我的动作，他的伙伴也立刻进行了模仿。这时我们知道他们是聪明和容易接近的。然后，高个子月球人放下胳膊，合起双手，摇了好几次，一边用他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我们懂得，这只能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地球上的中国人敬礼的方式就和这个类似，只不过身体更弯些罢了。我们急忙用同样方式回礼。

“礼节的交流和他们明显的善意使我们之间建立起好感。我们用手势邀请他们陪我们一同到工地上去。在那儿，三个月球人里最矮的一个对我们的机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对他们智力的好评得到了证实。小月球人，同志们，注意听，我们看到那个小月球人走近我们的小型推土机，仔细地观察着它，围着它转了好几圈，摸摸各种零件，一边点头思索着。由于我们对他的行为感到惊讶而含笑鼓励他，他看了我们一眼，随后坐上了机器。经过几次摸索，他成功地开动了发动机，握起操纵杆，使机器开了起来，控制得几乎和我们最出色的机械手一样地好。我们被他的表演深深地感动了，情不自禁地拚命鼓掌。看到我们鼓掌，另外两个月球人也随着拍起了手，似乎这一动作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

“同志们，想想这个场面吧。月球人和俄国人，被同一种热情结合得亲密无间，他们用力地鼓着掌，并且一个月球劳动者，在真空的静寂之中，驾驶着一台苏联机器！这就是我们在月球的另一面所亲眼看见的景象，我们感动得流泪了。

“月球人的表现使我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信任，并且，我们本能地对他们抱有一种如此深切的好感，我们决定把他们带回临时营地以便增进了解，并按我们好客的传统来欢迎他们。他们跟在我们身后。走了一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临时营地。我们把事情很快地通知了探险队的其他同志，一个欢迎会在大厅里临时准备起来。月球人看到我们的设备似乎感到万分惊诧，然而他们自己也还在不断地使我们吃惊——同志们，他们简直就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呼吸！他们讲话！……我是这样的六神无主，现在还难以使我的叙述有条有理……”

“伊斯特盖夫这个鬼东西肯定是喝醉了，”一号利用间歇咆哮起来，“扎尔科夫，这种语言不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的语言。”

“伊斯特盖夫很少喝酒，”扎尔科夫说，“一个人在月球另一面发现和自己相同的生物而一时丧失冷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的报告还有别人证实。”

“他们都上了幻觉的当，”一号咕噜着，“谁知道这类旅行会对大脑产生什么影响？……”

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传送接着又开始了。

“当我们在月球人后面走进密封大厅之后，我们开始脱航天服。我们想舒舒服服地欢庆这前所未有的大事，并把我们本来的面目呈献给我们的客人。他们看到我们脱下星际服装，似乎显得更为吃惊，并且由于人造空气的缘故，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们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这大概是表示他们的惊奇。高个子月球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仪器，颇类似一个气压表。又有一些声音清晰可闻，好象他们在进行协商。然后慢慢地，宛如蝶蛹冲破它们的外壳变为光荣的蝴蝶，月球人开始剥去他们的表皮……”

“我的看法没有错，”一号叫道，“这些互不连贯的形象便是幻觉的证明。应该把把小组全部撤回来。”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扎尔科夫哀求道。

“那平滑浅灰的表皮，同志们，只不过是一层衣服，是一种航天服，和我们的大同小异，他们的长鼻子不过是一个导管罢了。和我们一样，月球人需要空气。和我们一样，他们用巧妙的手段填补真空。平时他们在哪儿生活呢？他们在他们的星球表面运动时所必不可少的空气储存在哪里呢？象人们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我们认为是在月球的里面，月球的深处。当我们增加互相了解之后，我们肯定会很快知道的。

“这样，三个月球人从他们的表皮下钻了出来。我提到蝴蝶光辉的诞生，并非为了对我的叙述进行无谓的泻染。所有的同志及我本人，当我们看到大量明亮的色彩，丰富、绚丽、交织着的图案和阿拉伯花纹从暗淡粗糙的表皮下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动物的这种态变。我们眼花缭乱，同志们，很久才发现这五光十色原来只是由于衣服的缘故，来源于月球人的衬衫和领带，这些月球人，我们时刻都在比较他们的美感和爱好。

“我们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而迟迟没有发现月球人突然袒露在我们眼前的其他奇迹：一个和我们相同的脑袋，眼睛、耳朵、鼻子、嘴和我们的器官相似，身体和四肢与我们的身体和四肢如同出自同一个模子。这还不算，月球人还喝酒，我们碰过杯。月球人说话，我们听见了。

“月球人说话，同志们！噢，当然了，他们的语言不容易懂，因为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和我们在地球上所听到的声音完全不同，在这点上，我们只好认输了。我们根据他们的外貌，曾经料想他们有一种人类的语言，但我们失望了，不过这种失望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专家和我意见一致，认为这仍是一种语言，尽管喉音很重，它比任何会说话的鸟类的语言更接近于我们的语言。

“何况不能依其声音的音乐感来判断一种造物，我们现在就给你们证据，证明这些月球人不仅理智和灵巧，而且善良、可爱、好客、和平、乐于助人、富有教养并幽默风趣。同志们，你们自己去判断吧。这些月球人……”

三

“月球人的魅力不同寻常。”帕特放下受话器，伸着懒腰说。

“你们女人，”约埃不满地说，“只要是一个陌生男子，你们就会扑上去。一个月球人！……即使他浑身是毛，长着触角，你也会认为他的魅力难以抗拒。”

“他既没有毛也没有触角！”帕特生气地叫着，“我没有扑上去，你不会看不见。是威斯顿让我和其中的一个作些特别的接触，争取了解他们和女人相处时的行为。”

“威斯顿完全丧失了理智。”约埃严肃地说。

“他所进行的研究不应该有漏洞，他向我这样解释。他对我说：‘我们应该掌握有关月球人的全部情况，帕特。而这儿只有您一个人能够正常地亲身接触性问题。这是一个秘密使命，我可以信任您吗？’我思考过，他说得对，只有我，我行动了。”

“行动，行动！”约埃不满地嘀咕着，眼睛望着天……“不管怎么说，总还不能在宣布之前行动——我当时在那儿，我听见了：‘我选择那个黄头发的高个子，好象是头头，生着一撮小胡子的那个。’”

“既然非这样不可……”帕特低声说，咬着指甲。接着，她又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热情说：“噢！约埃，不要责怪我，我多么想就近看看啊，我也想知道……”

“好，好，”约埃说，“我刚才说的那些并非要指责你，帕特，只是你去从事实验的时候，我得独自承担全部工作，每天干二十个钟头。那些月球人，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一次。举行晚会欢迎他们的时候，我恰好也有权在客厅里和他们喝一杯，因为我要把他们给我们唱的歌传到地球上去。”

“声音美极了。”

“这一点，我注意到了。我从未听过类似的声音。但一个人值班我可真够受的了。”

“完了，”帕特叹着气，“我重新开始工作，我的研究结束了。”

“有趣吗？”约埃问，“我甚至无权读读你的报告。”

“不能公开，不可外传。这儿只有威斯顿看过。”

“有趣吗？”约埃又问，“难得的印象？”

帕特沉默不语，她蹙着眉头，绷着秀美的脸，好象在焦虑地思索着，要把记忆理出个头绪来。然后，她做了个失望的表示，似乎放弃了从矛盾的感情中去寻找结论，终于低声答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是真的，约埃，”她说，开始不安起来，“威斯顿非让我作明确的说明不可，他迷上了这些月球人，希望我明确表态，我只能这样对他说：‘我不知道……’噢！有时，我没有说出来，有时，我真觉得，真觉得他不一样……魅力很不寻常，约埃，我已经对你说过了，还有那种我在我们这里从未体验到的细腻，这不能否认……可在另外一些时候……”

“在另外一些时候？”

“他好象把金西的报告记在心里，”帕特叫道，“并企图从中找出一条行动准则一样！”

“我懂了。”沉思的约埃说。

帕特愤愤地耸耸肩膀，转过头去看着玻璃窗。约埃听见她小声忧郁地吟道：

Ouer themountain Of themoon，

Down the Valeyof the Shadow

Ride，boldlyride，

The shadereplied，

If youseek fors Eldorado

他没有再向她发问，并且威斯顿的呼叫信号传来，两人又埋头于工作了。他们的队长，热情愈来愈高，急于进行性格和风俗的研究。在探险队的所有重要专家陪同下，他在月球人那儿度过大部份时间。他每天口授一个报告，报告被立刻发出。白宫里，有关月球居民的情报被热烈地评论着，被分门别类和打上标签，开始成为一本厚厚的秘密卷宗的材料。

那天，威斯顿说：

“月球人的确不同凡响，一星期以来，随着我们对他们的逐步了解和对人们的文明宝库的探索，我们对他们日益钦佩。根据我们的主观臆断，很显然，我们两个民族的密切合作，将是获得共同进步的巨大因素。努力在美国和他们之间建立一种真诚和永久的友谊，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月球开拓者的希望。

“你们收到了鲍威尔的报告，你们和我们一样赞赏他们技术和工业成就的高超。你们看了我们比较解剖学专家的研究。他使用Ｘ光，经过完整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月球人的内部构造几乎和人类相同。你们得知了帕特本人的秘密报告，她的报告完全证实了他们彻底的人性，这是他们给我们所有考察人员的印象。今天我不想只停留在所有这些物质细节上，我想和你们谈谈月球人的精神。

“我早就应该向你们说明我们的调查何以能如此深入。这首先因为我们发现——这是何等令人振奋啊！——月球人完全掌握了地球上科学界已经开始应用的二元语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语言。它把每个字都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公式把一系列愈来愈特殊的问题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答复（肯定和否定由１和０来表示）集中。由于公式逐步淘汰有关这个字的一切错解释和突出一切正确解释，这个字便具有简单、准确的特点，并完全符合逻辑。这是我们所进行的研究的理想语言，它排除模棱两可和含意不清，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就象月球真空里没有半影和使人迷惑的色彩变化，而只有光明或黑暗，严寒或酷热一样。

“当我们发现月球人能流利地使用二元语言的时候，沟通的困难不复存在，并且，我们对这个人民的了解很快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月球人的通用语言使我们翻译起来颇费力气，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

“那个高大的金发月球人很容易让人理解，”帕特低声道，“可我却说不好二元语言。”

“……除此之外，有助于我们的是月球人对我们的信任，他们对我们的调查从不拒绝，其善意实在可亲可敬。凡是我们感兴趣的，他们毫不掩饰，相反，却让我们利用他们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

“这一点解释过后，下面是关于他们经济制度的几点看法。在月球人那里，星秘委的先生们，各种活动，不是象在我们国家那样，分散在几个互相争斗的公司中进行。相反，它们集中在一个公司，而这座庞大无比的企业不是别的，正是国家。这一观念使我们惊奇不已。如果不是心怀叵测，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它给总体上的规划和管理所带来的简便、效率以及高度的和谐。巴克莱和我，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坚信，和我们的观念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想到地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曾设想过实现这样的统一，我感到有些悲哀。我们竟必须到月球的另一面来发现它，然而我们美国人，在‘新政’期间，特别是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我们似乎在这条道路上也做过一些尝试，这些尝试令人鼓舞，然而并不大胆。我们认为，星秘委的先生们，月球人的榜样应该激励我们获得新的进步。

“我多次谈到进步。我想在此指出，月球人的思想方法本质上是进步的，这是他们的重要优点之一，也许是最使我们美国人感动的优点之一。

“如果抛开具体细节而全面考察月球人的组织性的话，人们就会看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有显著的相同之处。我们管理的伟大原则，例如镌刻在各行政大楼入口处的名言‘Trusteduntilsacked’，即‘让你的人承担重要责任，信任他们直到把他们赶出门外’，怎么样呢？星秘委的先生们，正是这个原则指导着月球人的所有企业，他们甚至应用它来管理国家。他们的政治家权力很大，直到他们不能再使人满意为止。这时，他们就会立即被撤换，犹如我们无能的工程师或愚蠢的行政人员一样。这一原则，我们自以为是发明者，却被月球人在月球的另一面大胆地应用着，他们能果断地从一个正确思想中提取一切有益的结果。

“勿庸赘言，月球人把他们的制度向我们和盘托出后，我试图粗略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制度。他们似乎极感兴趣，认为我们的制度优越性甚多。即使考虑到他们天生的善意和殷勤，我从他们热情的赞扬中知道他们的确心悦诚服，并且出自这些专家之口的恭维使我的自尊心大大得到了满足。我们在完全融洽的气氛中讨论着，认为一个由我们两国的专家组成一个混合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殊为重要。

“正是在讨论过程中，他们的表现显露了月球人的智慧和美国人的智慧有新的深刻的共同点。他们从不幼稚可笑地利用讨论来攻击对方，相反，他们和我们一样，并且比我们更善于发现别人想法中的精华所在，不是为了对之进行贬低和嘲弄，而是为了从中获益，并在需要的时候经过改造加以采用。我认为，地球上只有我们进步到了这种程度，能够客观地评价其他民族的成就，而不一贯鄙夷外来的东西，并能把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一切吸收或照搬过来。当我在月球人身上发现这种倾向时，我向你们承认，星秘委的先生们，我觉得我在世界上不象过去那样孤独了，我对他们深抱感激之情。

“我觉得自己不自觉地滑到了哲学领域，我将让巴克莱代替我，他在这方面比我更有发言权。他将向你们介绍的东西几乎无法使人相信，然而我同他一起作证，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月球人让我们吃惊的事还多着哪。”

消息的传送暂停，两个报务员利用这点时间，一边重读他们的记录，一边思索着。随后，巴克莱开始了他的报告：

“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星秘委的先生们，乃是月球人的思想早就发现了我们的哲学家所建立的伟大的原则，并对这些原则作了明确的陈述，而美国人民对此则刚刚开始认识。我将用事实而不是抽象的言词来向你们证明。

“请听听这几段语录，这是二元语言的忠实译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里所表达的情感难道不令人赞叹吗？并且，先生们，请告诉我，你们是否象我一样认为这段引言摘自我们的威廉？詹姆斯或约翰？杜威的著作？请告诉我，这段引语是否在超越美国当代思想两极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原则的同时又包含着这些原则？然而这的确是一位月球哲学家的话，他叫马科，或马科思。（我们无法说得更确切，因为二元语言的缺点是使专有名词走样。）

“这个马科或马科思生活在上一世纪，在月球的另一面，先生们。他似乎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时时可以听到对他的作品的评论。他用比詹姆斯和杜威更为明确的方法教授着对真理的探索意味着什么。他解释道：对真理的探索并不是对客体一成不变的调查，而是主体和客体，探索者和被探索的真理之间不断互相适应的过程。

“因此物质作用于精神，这是个了不起的看法，它最终使物质在其和人的关系中产生一种创造力，使一切物质精神化，使之变为一种哲理，这种哲理经过我的思索之后似乎是一种和我们的发展及我们的现代文明最能适应的神秘主义。我仔细重读圣经某些章节的时候，发现未尝不可用这个马科思和他的批评家所建立的月球理论加以理解。一俟我返回地球，我愿意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并且我敢肯定，这个工作会在我国各州掀起一阵新的宗教热潮。

“我来不及现在就让你们对月球人精神的完美产生一个完整的概念，但他们身上有一种优点，我是不能避而不谈的，这一优点使我们的所有讨论都别开生面。我想谈谈他们精神的诚实以及他们绝对没有先入之见，这是由他们的哲学倾向决定的，他们总是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在很少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应该向他们指出他们理论中的某处似乎尚可改进，他们不仅没有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相反他却细细研究这个问题，并和我们一起推敲，其结果常常是他们承认我们的意见有理，向我们致谢。他们公开这样做，从不油滑自喜……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先生们，在别的种族身上是不存在的，这种精神使我们感动……乃至于使我们现在要尽力克服我们身上有些自负的天性，并向他们的谦逊学习。我们每天都对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进行客观的反省。一发现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公开，并承认错误。我认为在这样的自我批评中包含着进步最重要的因素……”

四

差不多与此同时，伊斯特盖夫和他的同志充满激情的报告，在克里姆林宫堡垒中愈积愈多，在为数寥寥可以入内的特权者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大的骚动。“眼睛”接到密令，每晚都对月球可见的一面进行搜索，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的痕迹。尽管如此，一号在准确的情报面前不再否定月球人的存在了。扎尔科夫对此深信不疑。他们采取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措施以防泄露这异乎寻常的秘密。

“又一个报告，同志，”扎尔科夫说，“这些月球人真不得了。”

一号从他手上抢过电报，念道：

“同志们，我们建议立即向月球派遣一个专家小组，由联盟最杰出的学者组成，以便研究月球居民的风俗、信仰和方法。我们这些先驱者，要把每时每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财富尽量利用起来，已是无能为力了。我们所能给予你们的，只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概述而已，因为这无穷无尽的新发现已经使我们头晕目眩了。

“同志们，我们感到，深刻领会月球伟大的哲学家杰姆斯的思想并从中引出一切有用的结果来，这对我们来说是迫在眉睫和至关重要的。他说：一个思想，只要使人们相信它有益于我们的生存，便总是正确的……还有，我们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我们总任务的一部份，我们的总任务是作有利可图之事……而这样一句话，使我们听起来尤为震动：一种假设如果可以从中引出对生活有用的后果，我们便不能抛弃它人满意的结果，就广义而言，这个假设就是正确的。

“同志们，不深思这些话的意义是不可能的。经过良心的深刻反省之后，我们自问，在俄国，我们是否由于轻率而犯罪，我们是否对宗教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们是否应该以月球人为榜样重新考虑这些问题。如果你们听见我们的朋友阐述他们从自己的信仰中所获得的所有好处的话，你们也会和我们一样认为，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因素，这个因素，杰姆斯说得好，就是应该有利可图。请听下去：

“管理月球人的基本法则，他们统称之为‘宪法’，被置于对上帝的崇拜之中。对他们来说，这种管理方式是上帝的训导在月球上付诸实施。上帝的训导包含在一本书内，他们叫‘圣经’，每个公民人手一册，他们阅读并深思。月球的第一号人物，或叫总统，在就职之前宣誓忠于这本书，他的权威因此得到加强，而他的责任，由于有大家想象中的完人与之分担而颇为轻松。每当需要人民作出重要牺牲的时候，总统便把圣经抬出来，牺牲于是毫无争议地被接受。

“政府职责的这种神化被月球人的最后几届总统之一，罗之福（如果我们正确译出二元语言的话），巧妙地强化了，他在授职仪式中加进了一个新礼仪，一种教堂仪式，他亲自选择感恩歌和赞美诗。然而，每当他要采取一个重要决定之时，他总是先读十大诫命，并宣称他的行为是受了诫命的启发。应该告诉你们，这十大诫命乃是神圣戒律的精华。我们将在附录里把某些诫命的全部译文传给你们，经过分析和改造，党可以把它们写进章程，从而获得巨大的好处。

“让我们再回到罗之福吧，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到了晚年似乎有点滥用权威了，毫无疑问，这是上帝君临一切的制度所可能产生的弊病。下面是有关他的一个小故事，是月球人讲给我们听的，发人深省。

“他极得民心。他觉得末日来临，便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博物馆以求永远为人怀念。他的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他们接连几个月虔诚地崇拜着他，在他的功绩的见证面前游行，队伍络绎不绝。随后，热情消失了，我们极为推崇的月球人的智慧发现他并非一贯正确，他经常草率行事，并犯有很多的错误。顿时，人民成为严厉的法官，他那被顶礼膜拜的名字在人们的嘴上只不过成为一个危险的改革家、甚至一个暴君的名字。他昔日所有的助手全部丢官去职。经过这次颇有好处的反拨之后，他被完全遗忘了。

“当然了，同志们，这是对一个人的忘恩负义，有些残忍，这个人尽管有缺点，然而他为人民谋过福利，这一点则是无可争议的。我们苏联人宽容的本性使我们不能无保留地接受这种看法的转变以及昨天还把一个人当成半神来膜拜今天就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作法。但是我们吃惊之余，隐约地感到应该赞扬月球人的批评精神以及他们善于及时地保卫他们的自由。这一点也告诉你们，在一个象我们这样进步和清醒的人民当中，把政府打上神的印记不会有很大的不便。至于好处，则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月球人在各个领域里所显示的方法的优越，可以写成多少动人的篇章啊！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我愿意一试，向你们说明他们的经济制度是多么巧妙。

“同志们，所有涉及到大众利益的财产都应该为集体所有，这一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有时感到难以落实。这一理想在这儿，在月球的背面，却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尤其使我们倾倒的是取得这一结果的漂亮方法，即把创造或扩大一个企业所必需的资金分成若干部分，小到使人人都买得起，这些部份被称为股票。股票可以认购，也的确为任何想在企业里分红的个人所购得。这样，工人以及最下层的劳工和农民自然而然地变为他们工厂、他们工地或他们地产的业主，并参加利润分配。共产主义的伟大原则从而成为现实。

“你们会说这再简单不过了吧？嘿！正是这种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巧妙和简单的结合，我们在此无时不见，使我们不由得喊道：‘不过如此，可这正是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啊！’显然，只要想到就行了，然而在他们之前，没人这样想过。

“（我重读笔记本上匆忙的记录）有一种科学，月球人能熟练掌握，这门科学就是宣传学。

“他们称之为广告。广告通常的活动范围只限于报纸、广播和电影，然而领导这一活动的专家天天绞尽脑汁，寻求新的手段和前所未闻的吸引人的方法，以至于思想无法抵御它们的诱惑。一个简单的例子便会使你们明白：你们知道，我们在月球上建设的第一个苏联城市将近竣工了，我们经常住在那里。一天，我们醒来之时，不胜惊奇地看到每栋房屋，每座建筑物上都装饰着一种圆盘，大小犹如独脚圆桌，颜色血红，直射的阳光使它们如同烧烧着的火球。到处都是。我们无论望到那里，都被这无数猩红色的太阳照得迷迷惑惑，如醉如痴，它们产生准确的迷人效果，即使闭上眼睛，它们也还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接连几个钟头，我们象中了魔一样，互相询问这些标志的意义，直到我们的月球朋友来访还是毫无结果。开始，我们的惶惑有增无减，因为他们汽车的两侧也装饰着红色的圆盘。看到我们吃惊的神色，他们笑了。然后他们带着神秘的样子，从汽车上搬下几个箱子，在这些箱子上，同志们，也画着同样神秘的圆盘。他们打开一个箱子，我们无限惊奇地看到许多漂亮的小瓶子排列井然，里面装着一种褐色液体。你们能相信吗？每个瓶子上都贴着同样的圆盘，不过很小罢了。

“无法描绘血红的圆盘逐渐增多所产生的印象。还没有品尝这种饮料，我们便被它征服、迷惑了，用以介绍它的方式令人倾倒，那怕里面装的是硫酸，我们也情愿喝下去。实际上饮料味道很好，没有使我们失望。这种酒泡沫很多，清凉可口，确有滋补功能。我们接受了，并且自从每天大喝之后，我们的感觉好多了。

“也许你们会认为把一门如此微妙的宣传学应用到这种地步未免有些庸俗。可是，我们难道不能把类似的方法应用于一个更伟大的领域而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的基本信条上去吗？这儿的人和我，我们相信，如果党能长期利用一位在月球广告宣传中为之服务的话，那将是有利可图的。

“然而，月球人的天才却是在管理的纯粹科学中，也就是说，在激发、组织和领导各种活动中，发挥了它的全部力量。这里也只须一个例子就能使你们信服。一次，由月球上最杰出的学者组成的集会曾科学地论证了和我们的氢弹类似（月球人在这方面也有许多重要发现）的某种核爆炸物是无法制造的，因为它的实际应用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抵触，专家们意见一致。可怎么样呢？伟大的月球政府却另有看法，它无视舆论和学者的论证，认定炸弹可以制造，并命令他们开始行动。炸弹于是很快制造成功，完全令人满意。通过这件事，人们可以看到我上面所说的月球人哲学信条的胜利：真理渐渐被纳入到一切有利可图的事情之中。这是一个月球的工程师告诉我的，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人们不大能常见他，因为他整日在一个密封的房间里，我认为是他领导着通信部门，他用一句警语总结了这种有目的研究的原则：就这样，在我们这里，大家首先愉快地决定应该发现什么，然后就发现了。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我不禁每时每刻都重复着它。但是当我引用这句话表示赞赏，或者更确切地说，当那位我在一份秘密报告谈起过的月球女同志，即向我提供了一份关于月球女性行为如此有趣的材料、恰好是工程师助手的那个女同志，听懂了这句话的时候——应该告诉你们，她的二元语言说得很坏，她需要一本字典才能翻译——她笑了，这使我吃了一惊。她笑了，笑得使人不知所措。眼泪从她眼睛中流下来，她的身体，我已在我的报告中作了尽量确切的描述，象发疯一般地扭曲着。我问她为什么，她用手指着字典上的某些字，试着向我解释。

“我终于认为明白了，对前面那句被引用的话不应该过于认真。这句话属于月球人称之为俏皮话的那一类，并渗透了一种叫作幽默的不寻常的情感。那句话的意思含糊不清。大体说来，似乎是作者有意嘲弄政府。我承认，我在那句妙语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笑之处，我心想月球女同志是否真的懂了。

“她随后试图向我作出的解释更加隐晦。当她狂笑之后，她突然变得严肃和忧郁起来，并说如果月球人有一天能被拯救的话，这是因为这类俏皮话和能使寥寥数人说出这类俏皮话的幽默的缘故。这种思想的表达方式真是离奇。对政府嗤之以鼻怎么就能拯救他们呢？……并且为什么要被拯救？害怕什么？月球人面临着什么危险吗？

“什么危险能够威胁月球背面治理有方和生存斗争中拥有如此强大武器的人们呢？我曾经想过是陨星……不是。我认为我现在知道月球人平日生活在哪儿，他们非凡的工业和他们令人赞叹的文明在何处得到繁荣了，对这些，我们的了解还仅限于他们的样品和叙述。那肯定不是在月球阒无人迹的表面。我们的朋友似乎以考察者的身份出现。很有可能是在月球的里面极深的地方，因为每次我提这个问题时，他们的手总是倒指着月球中心。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因为他们答应带我们去他们的首都，他们称为‘Home’。“‘Hone’，毫无疑问，陨星是达不到的，那他们担心什么呢？归根结底，也许那个女同志有点信口开河，我不应该过于看重她的话。我有时问她是否真是月球女性一个有代表性的标本或者是一个例外？如果是个例外，我从她身上获得的全部资料就值得怀疑了，我还得重新进行我的那组实验。她肯定是非常奇特的，我已经注意到她与众不同的举止和想法，并且她也不是第一次谈及一种隐约的危险，她那惴惴不安的神色使人不能不相信。我不禁茫然了。

“为了解决堆积如山的疑难问题，我们这里的确需要专家。同志们，在我们刚刚接触的月球这一面有许多想也未曾想过的奇迹，在月球内部，在我们急于要看到的‘Home’里，肯定还会有其他更使人惊诧的奇迹。我想向你们提一下月球人的娱乐，顺便结束我的报告。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是滑稽连环画，即下面有简短说明的图画，出现在很多出版物里。他们一边大声笑着，一边拿来一堆让我们看。这次我毫无困难就明白了他们哄笑的原因，我也跟他们一起笑起来，因为这些连环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作用。和我一起来的人，我从未看见他们如此长时间地高声笑过，而我自己，我承认我控制不住了。我用无线电给你们传去几个连环图画，也许其中的技巧能为我所用，如果给娱乐的效果再增加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的话。

“这样，在月球人那里，严肃的工作，科学及艺术最高超的成就与毫不掩饰的快乐并行不悖。

“我们希望这个还不完备的报告能使你们感兴趣，并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对这一人民日益眷恋。”

五

第二天，伊斯特盖夫又送出一份报告，它使一号寸步不离的克里姆林宫秘密堡垒里的长期极度的兴奋达到了顶点。电文以一只凯旋曲开始。

“同志们，我们过去看见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们已往的报告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充满魔力的场景相比，只有寒酸而已。我们到月球人的首都去了。我们看到了‘Home’！”

一号发出一声低沉的呼喊。在收听室里工作着的工程师们情不自禁地胜利欢呼“乌拉”。

“下面我将详述，”伊斯特盖夫接下去报告说，“请再一次原谅我的慌乱。我们到‘Home’去了，但只是思想去了。我们的眼睛看见了‘Home’的绚丽光彩，而我们的身体却没有离开月球的表面，这多亏了我们的朋友有一种出色的发明。他们制造了一个机器，能够根据所提供的材料把可以预见的未来事件在一个屏幕上用最近似的画面表现出来。月球人为了让我们对旅行有所了解，便开动了他们的机器。于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到达‘Home’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我们将受到的盛大款待，比身临其境看得更为真切。

“我们拍下了这部电影的一部份，我们把它传给你们。看看吧，同志们。

“这儿是一条街，似乎不是‘Home’最大的街道。只要看一眼这些建筑物的规模和和谐的比例便使你对月球人在建筑方面的大胆和技巧有一个概念。但引人注目的不是这些雄伟的建筑而是群众场面，那拥挤在这条大街上的欢叫疯狂的人群。

“为什么这样欢乐？为什么这样几乎近于疯狂的兴奋？为什么‘Home’的每个孩子都摇晃着一面小旗，而成年公民则崇拜地摇晃着手臂？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同志们，——啊，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这样自豪！——因为我们，苏联的先驱者，我们，首批抵达月球的人。这个好客的民族，这个生性勇敢和慷慨的民族，他们事先得知他们的兄弟将带着爱与和平的信息来访，这消息使他们万分欣喜，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月球女朋友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一种……一种赶时髦的表现，这是什么意思？她总是与众不同，我愈来愈难以理解她了。

“这是我们，同志们，你们在那儿看见的是我们，站在那部豪华的汽车上，由身着光彩夺目的制服的摩托车护卫着，向群众致敬。那些颤抖着的手伸向我们，那些满怀好奇、希望和爱的目光在望着我们，在人群中缓缓行进的是我们。天空沉浸在美丽的人造光中，从千万座大楼的亿万个窗口上落下的鲜花形成一片云海，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圆片，飞舞的报纸、内衣和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月球人由于我们的到来而发起疯来，把这些东西扔向天空，为了更好地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欢迎。

“你们还有未看到的呢！放映机使我们出现在队伍的前头，因为我们的车子在一个长长的庞大的车队中，车队由打扮得使人眼花缭乱的汽车组成，上面立着巨大的纸板做成的塑像，脸上带着具有强烈启发性的表情。车子中间走着奇怪的动物……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详述。还是到前面去吧。在队伍的前头你们将发现奇迹中的奇迹，这就是……你们看见了吗？

“同志们，在你们尚未亲眼看见之前，我们还不敢说出来。否则你们会说我们撒谎或想入非非。但你们和我们一样地看到了，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承认这是明显的事实。我们置身于天堂，同志们！月球人的‘Home’是天堂的物质成果。这是真的，因为你们看，天使来了。

“我们知道，我们也已经感觉到了。直至目前我们在月球人所取得的成就中所看到的完善，一直使我们疑心在这个星球的内部是否有一个比我们的朋友所属的种族更为高贵、优良的种族，我们没有看错。这一卓越种族无可争议的代表就在我们的眼前。表面月球人一看到这些人的形象便心醉神痴，我们也象他们一样。他们称这些人为girls或gals。我们觉得只有天使这个字可以形容他们光彩照人的容颜。

“短裙显露出他们的身材，裸露着迷人的大腿，这些天使身披交织着银线的洁白斗篷，头顶嵌着宝石的三层王冠，引导着我们的车队，穿过月球首都的大街。他们，或者说她们，因为天使的性别无法确定，八人一行，迈着有节奏的步伐，秩序井然。他们分为大队、小队，而某些大队用一种以小号为主的天上的音乐伴着游行队伍。在他们的行列之前几步的地方，一个比别的天使更为英俊高大，体态更为轻盈的天使，一位大天使，一位六翼天神，独自走着，全体行列都跟他走着同样的步伐。他用一根画着螺旋形图案的长棍打着拍子。你们看他多么灵巧，用多么优雅的姿势把木棍高高地扔向天空，使它划着优美的阿拉伯式图案，最后在空中将它接住，与此同时，乐队的铜号声和人群热烈的欢呼声响彻天空。

“我想在这胜利的高潮中结束我的报告。对仙境奇景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此时急于亲自去体验这难忘的时刻。在此之前，请把反映联盟形象的某些影片传给我们，要挑选那些最能表现我们才干的影片，我们将放给月球人看。尽管难以和我们的所见媲美，但也许能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文明应该受到推崇，也许能促使他们和我们一同到地球上作一次旅行。”

六

“总统先生，星秘委的先生们：

“我们经历着令人振奋的时刻，等待着进入月球的内部，等待着接触这灿烂文化的源泉，我们对它还一知半解。我们的月球朋友答应领我们去，然后我们将带他们到地球上来。他们准备同我们一起来，他们预先看了他们在纽约受到的欢迎，这使他们非常高兴。

“关于我们即将进行的月心旅行，我们的朋友想得非常周到，他们让我们事先看了一些电影镜头。总统先生，我想您应该最先接触这些文献。由于我们的报务员安装了一部机器，这些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将传送给您。

“我现在直接向您讲话，我，威斯顿，在月球城上，我只限于把听到的二元语言的解说词翻译给您。

“我的月球朋友说，这是他们公共建筑事业的一个模型。这部电影再现一个宠伟工程的业绩，这项工程是要改变一条河流的自然流向而把它引到一个幅员辽阔的沙漠地带。这些镜头表现的是被排干的内海，这些是人工挖就的大湖，这些是必须削平的山峰和必须清除的冰川，以便实现这伟大的计划……是的，月球内部有大海和河流！对这些极为生动的镜头，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我只想到一点：即动员起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或许也能干得一样出色，虽然肯定难以超过他们。

“这儿——看看他们多么善于交替表现他们超绝的活动和他们的文化艺术——这儿是在他们的一个剧场里为公众举行的一次演出。这点上，我们应该为之折服，应该承认他们在音乐、舞蹈、合唱及布景方面明显的优势。这里——这魔术般连续不断的节奏不容我们一一鉴赏——这里是学校……一所大学。我们发现那里的设备和布置只有在我们最现代化的学校里才可见到。那儿，一个宽阔的体育场，全城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比力量，比技巧。他们的动作是多么谐调，多么健康！多么健康的竞争精神闪现在他们的目光中！他们的成绩又是何等的出色！……那照耀一切的神奇的人造光，我们还没有感到，因为它是那样自然。他们怎么会获得这样的效果呢？

“这是……可这是什么呢？好象是一张地图……我们的讲解员对我们说。真的，这是一张地图！一张……一张月球图？……我们有地球图，这毫无疑问。但奇怪的是这张图并不象我们的地球图而和我们的月球图相似。它好象是借助于一个强大的望远竟在另一个星球上画出来的……甚至……是的，它准确无误地描绘了我们所能看见的半球。我认出了帕罗马尔渐次发现的所有火山口、干枯的海和山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相当长时间的停顿。好奇心夹杂着无名的焦虑折磨着白宫的星秘委成员，也折磨着报务员约埃和帕特，他们在美国营地调整着电传机。终于又响起了威斯顿的声音。他结结巴巴，似乎为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所主宰。

“是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我们的朋友的解释含含糊糊，我简直摸不着头脑。他们说这张图是他们天文技术的例证，并且还给我们看了另外一些表现他们这门高超科学的镜头。一个极为现代化的设备……但是在上边，我们看见天空了，天空中有一个圆形物，这只能是太阳。那么，我们没有深入月心，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光不是人工的了？……这就是那个设备。他们说，这是最强大的天文站之一……噢！这件仪器！……这是一台望远镜……一台巨大的望远镜……我的理智崩溃了。我认识这台望远镜，这台可怕的仪器。我不会弄错。它那令人恐怖的外型刻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上。他们说：‘就是靠了它才画出了这些图……’这不可能，不可能。救命！这台仪器是‘眼睛’，那只可耻的眼睛，现在在搜索夜空，它停在一个熟悉的星球上，月球，地球上看到的月球……救命！这些月球人，这些神奇的月球人……这就是他们的‘眼睛’，‘眼睛’！”

“见他妈的鬼！”约埃喊道，“我一切都明白了。他们是……”

“约埃，约埃，”帕特哽咽着说，“我已经爱上了他们！”

威斯顿又向报务员说起来，声音低沉而短促：“约埃，请听我最后的指示。我的同伴们将争取撤回营地，我留下来，我要死了，我死于失望。发出警报。我们面临着死的威胁。现在应该由军事护航的指挥官来负责考察队。挖一些掩体，坚闭莫出。把原子手榴弹装上雷管，准备好核炸药，向地球请求增援。您听懂了我的话吗？约埃？”

“听懂了，先生”，约埃说。

威斯顿的声音几乎难以辨别了，他完全绝望了。

“魔鬼，约埃！我们掉进了何等可怕的陷阱！地狱里的魔鬼……我要死了，我死了，打击太大了。您难道不懂吗？……他们是人，约埃，是可怕的地球人！”

这是月球上收到的最后的明码通讯，然后就由秘密武器和密码战略电文来说话了。然而写这段历史的人能够很快地给这一可悲的误会一个总结。

和威斯顿一样，伊斯特盖夫在他的幻梦突然破灭之后也没有继续活下去。两个队长在互相衡量了对方的卑鄙之后双双倒下死去。其他探险家们都退守到各自的营地之内，在等候地面当局指示的过程中，他们各自的行动都严守秘密。

两个星际委员会经过两天两夜的讨论之后都下达了指示，指示共有两点：

第一，探险者们可以根据命令离开月球，但在重新被地球接收之前，应该在真空中绕地球旋转四十天，以便有一个消除月球影响的时期。

第二，撤退之前，他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离开之后不久将月球炸掉。月球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据点，敌人涉足之后不能让它再存在下去。

命令执行了。探险家们经过一个艰苦的隔离之后被认为身体状况正常可以回到他们的祖国了。月球毁灭了，那难以感觉到的细微残余消失在广阔无垠的空间。它的消失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只有帕特叹息了几个晚上，她仰首深邃的夜空，回忆着她在月球上的奇遇。

对天空的这场清扫甚至还带来了某些好处，被星秘委认为是一个进步。

首先，危险的潮水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诗人不再以月光为喻到处使人感到聒噪了。疯人稍醒，智者更智。夜晚的静谧也不再被狗吠声所扰。

最后正如约埃所说的，Last but not least，女人的性情好转了，变得平和了，不象过去那样动不动就暴跳如雷了。

# 《月球人的归来》作者：[英] Ｅ·Ｌ·马尔巴斯

纪秋山 译

公元２５００年。

正是这一年，他们把“电”送到了彭·依·克莱格农场。

电真奇妙，当格里菲斯爷爷按下开关的时候，农场的这间大厨房便充满了光亮，我的父亲戴和我的母亲，在灯光下眨眨眼睛咧嘴笑着，而电工威廉姆斯则如你所见到的那样满脸得意洋洋，好像是他亲自发明了电并通过导线把它送到厨房里来似的。只有奶奶显得悲伤，泪水从她脸上奔涌而下。她收捡起那盏古老的石蜡灯，伤心地把它送进厨房隔壁的杂物间。

说起奶奶也真有意思。她本来是很赶潮流的，在屋子里堆满了各式电冰箱、原子能炊具和洗涤器，可是爷爷称这些是魔鬼的发明，一件也不肯使用。因此，当爷爷终于同意通电的时候，奶奶就流泪了。复古主义——宇宙飞船修理工琼斯舅舅是这么说的。

“喂，”爷爷大声说道，“你们的电来了，但不要以为你们说服了我同意用电，你们就可以说服我使用魔鬼更多的发明。在我活着的时候，谁也别再提起宇宙飞船的事。”

这正是奶奶一直想实现的事。穿着黑衣服的奶奶看来像个可怜的小妇人，她对粗暴的丈夫向来是不敢多嘴的。不过有一件东西却是她一直坚持要买的——一架宇宙飞船，而这也就成了多年来他们老夫妻间争吵的起因。

我把这些情况全告诉你们，是要诸位明白，我们彭·依·克莱格家的人，并不如诸位认为的那样是落后的野蛮人。虽然我们墨守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却具有现代思想。不过真正使我记起２５００年那些早已逝去的重要岁月的，却是第一次出发到月球去的探险，宇宙飞船如何在农场“十亩地”降落，以及随后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件。

人类尝试出发去月球探险的活动已经进行了许多年，或者说好几百年了。可是你知道结果如何吗？总是发生一些事故阻止人类成行，要么是气候恶劣，要么是某人的妈妈死了，要么就是碰上月蚀。然而，在２５００年的秋天，人类终于准备就绪。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都围坐在电炉旁边，享受着电的温暖。爷爷则在侧耳倾听，突然间他跳起来嚷道：“去你妈的上帝！”

没有人注意他的这个举动，因为这位老人每天晚上最少要跳起来骂一次上帝，要是他不跳起来咒骂的话，奶奶就会认为他得了病，并拿泻药给他吃。

所以奶奶只是虚应故事地说：“怎么啦，摩提默？”

“飞到月球去了，他们飞上去了，”他嚷嚷道，“宇宙飞船刚从伦敦起飞，人们正在大街上跳舞，燃放爆竹庆祝，该死——”

就在这时，只听一阵狂风呼啸而过，接着便听到一阵可怕的撞击声，好像有人搬起我家所有的大牛奶桶扔到那座荷兰式的谷仓顶上一样。我们跑出门外，只见在“十亩地”那边，一件物体正在朦胧的月光下闪烁。那东西很大，像是一支巨大的发亮的火箭。

爷爷看着那支火箭。“也许，他们迷路啦。”他幸灾乐祸地说。接着，他把手伸进背心口袋，摸出了一张卡片，把它放在我手里。

“快跑，波龙汶，”他说，“快把飞船修理王琼斯舅舅的业务卡交给他们。”

可是我害怕，因为我只不过还是个缠住妈妈裙角的小姑娘。于是，我的父亲便一声不响地发动拖拉机，开出去找飞船修理工琼斯舅舅了。

那些被报纸称为“月球人”的宇航员，这时正从下面向农庄走来，他们的头盔在月光下熠熠发光。爸爸很快也到了，舅舅跟他一起坐在拖拉机里，手握一把巨大的活动扳手，像一匹塞福克小驮马那样快乐地咧嘴笑着。不久，越过寂静的夜空，便从“十亩地”那边传来他嘭嘭的锤击声。

一位“月球人”摘下他巨大的头盔。“刚才我们突然着陆时，我咬伤了舌头。”他说。

“等你们在月球着陆时，就没什么东西好咬啦。”我的祖父说。

“我考虑的正是这件事，”那个“月球人”答道，“正如我说的，这正是他们能保住他们古老的月球的原因。我要乘头班火车回古德斯·格林去这趟车是专为我准备的。”

这时月球人的头头也摘下他的头盔。“缺一个人想飞上月球？”他大声说道，“那绝不可能。”

“我来代替他的位置。”我的父亲平静地说。

“你？绝对不行，”我的祖父吼道，“我的儿子谁也别想到星球之间闲逛。”

父亲气得满脸通红，但是没人敢跟祖父争吵。这时，我们听到飞船修理工琼斯舅舅打招呼说，月球飞船已完好如初啦。

那些“月球人”，除了那位咬伤舌头的之外，全都出发到“十亩地”那边去了。

“我要去看你们起飞。”祖父说。我们都看着他跟那些月球人向小山上走去。

只听一声轰鸣，那艘月球飞船射上天空，爬行在星辰之间，很快我们便再也看不到它了。

“回家吃晚饭吧。”奶奶说。

我们正准备吃饭，忽然有人问：“祖父呢？”

所有的大人都显得得心事重重，我突然觉得害怕，哭了起来。

“也许，跟那头老牛聊天去啦。”奶奶说。

父亲一声不响地提起灯笼，出门走进野地里，过了很久，他才回来。

“走啦，”他说，“像风笛声一样消失啦。”

没有人说话。

祖父整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也不见他的影子。

黄昏时分，“阅遍全球”的伊文斯驾着直升飞机飞过的时候，他没有从半空给我们丢下晚报，而是直接降落。他走进屋子，用报纸戳着父亲的鼻子说：“看吧，你。”

“八十老翁在月球上。”晚报的大字标题写道，紧接着是：“月球分部无线电消息，摩提默·格里菲斯——一位年老的威尔士农民，代替了那位在地球着陆时受伤的月球飞船宇航员。”

“啊，他真狡猾，”父亲说，“出去五分钟，却跑到月球上去了。”

奶奶没有说话，她走到衣架那边，拿下她的外套，开门出去了。

“快跟她去，波龙汶。”父亲命令我，不过语气很温和。

我走出门外，这时天色几乎全黑了。不过，一轮大大的满月正好悬在小山项上，把山顶照得清清楚楚。我可以看到奶奶正沿着那条登上断背岭、经过“十亩地”的小路爬上那座山头。虽然我还是个孩子，可我明白奶奶想去哪儿及为何要去。因为站在小山顶上，她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接近月球。虽然我的年龄尚小，我也知道她此刻需要的是孤独，所以我与她隔着不远的距离，默默地跟在她后面。

奶奶就这样不断地向山上走去，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这里除了破碎的岩石、一个个的黑水洞和年老孤凄的幽灵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月亮如今就挂在头顶，离你那么近，你会觉得要是你踮起脚尖，就能像触摸挂在枝头的苹果那样摸到它。

奶奶举头望着月亮，月亮也望着奶奶。

如今祖父已成了一位名人，我明白此刻奶奶希望看到他，他也许会在月球上支起一顶小帐篷，也许会点燃一只煤油炉，可是，月亮表面上见不到什么人的迹象。过了很久，奶奶终于失望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也许，他绕到月亮后面去了。”于是她转身慢慢下山。虽然她肯定看到了我，可是她没有说话。

第二天夜里，同样的情景又重演了一遍。在月亮升上来时，奶奶出门上山，而我则跟在她后面。不过这次月亮不那么圆了，奶奶又对着它望了很久，后来她说：“月亮变小啦。”又下山回家。

这个场景每天夜里都在重复。月亮变得越来越狭小，而奶奶出门的时间也越来越晚。虽然我还小，但是大人们还是让我呆到很晚以便跟着奶奶上山。终于到了月亮很晚才升起的那天晚上，父亲便说：“今夜你去睡吧，我的女儿。”

可是我睡了不久便醒来了。我探望窗外，只见天上的月亮，瘦瘦的，像一把银色的镰刀；又见一盏发着黄色光线的灯笼，正爬上那沉睡着的黑暗的山坡。

我披上外套，跑进了寒夜中。

当我爬上山顶时，奶奶已到那里了，令我惊奇的是她指着那钩瘦瘦的残月对我说：“现在他用指甲就可以把它钩起来。”说罢她拉起我的手，领着我下山回家。

第二天晚上她问父亲：“今夜月亮几点钟升起，戴？”

父亲翻看报纸后，说：“今夜没有月亮，妈。”

“没有月亮，”奶奶有气无力地重复道，“没有月亮。”她站起身，将一件黑衣服遮在祖父的一帧大像片上，那是祖父在诗歌节上拍的。

“现在他将跌下太空，”她自言自语，“他会像流星一样落下，像流星一样消失。”她走向她的那把椅子坐下，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事实上，您看不到月亮并不是说月亮不在天上”，父亲解释道，“这只意味着太阳此时正在地球另一边照耀而已。”

奶奶看了父亲一眼。“在漆黑的午夜”，她大声嚷道：“在漆黑的午夜，你却对我大谈阳光。开门，”她用一只苍老的手指指着夜空，“如果太阳还在照耀的话，我会光着脚跑上山顶。”

父亲不敢顶嘴，一阵沉默。接着奶奶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他是个刻苦的男人，”她说，“我没有照顾好他。他从来不买什么东西给我。我想买一架飞船，只是一架小飞船，我求他好多次了。他却得意地笑着说，‘在圣徒的心里没有飞船的位置，’还把十只指尖并在一起，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我真的生气了。可是他那句话没有用处，我不想跟你爷爷发生争论。”她站起身，睡觉去了。第二天，奶奶离家到阿波利斯瑞斯去，嫁给了“时间机器”勒威林。

他们回到１９５４年度蜜月。他们走后两天，祖父也从月球回来了。

“庄稼收割完啦？”他问。

“收完啦。”父亲答。

“你把‘十亩地’的栅栏修好了吗？”

“不用操心‘十亩地’的栅栏啦，”父亲说，“妈已经跟‘时间机器’勒威林结婚啦。”

这是个可怕的时刻。祖父站了很久，抚摸着他的胡子。突然，他伸出长臂抓过一把大斧子。“他们在哪儿？”他咆哮道，“他们在哪儿？”

父亲脸色苍白，没有说话。

祖父攫住他的喉咙，摇着他。

“他们在哪儿？”他重复道。

“在——１９５４年。”父亲喘着气说。

祖父放开了他。“把拖拉机开出来！”他命令道。

“您要去哪？”

“到１９５４年。”祖父。

他走了几乎一个星期。他回来了，还是孤身一人。不过他心情很好，而且很健谈。

“我在兰都奴租了一架时间机器，”他微笑着说，“一直追着他们到了中世纪，勒威林吓得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我则用斧头劈碎了他的时间机器。”

“妈妈呢？”父亲问道。

“留在中世纪啦，既没有钱，也没有回来的意思。”祖父很满意地说，当我后一次看到她时，她还遮着面纱，住在一所潮湿的屋子里，看来像是一所女修道院，又湿又冷。“停了片刻，祖父又加了一句，“我要叫她除了追求宇宙飞船之外，还要学会如何思念。”

编者附言：

在二十六世纪，当人类已有能力购置宇宙飞船，乘飞船前往月球旅行时，在英国威尔士的农村，却仍有一家农民情愿生活在中世纪的生活中。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是各种生活上的方便，但未来似乎并未能完全代替人类古老的传统，这是颇发人深思的。

原作者写这篇小说时，人类登上月球还属一个梦想，可它已在１９６９年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时会大大出乎科幻小说作家的意料。

# 《月球上的Ｈ·Ｇ·威尔斯》作者：迈克尔·斯万维克

Ｈ·Ｇ·威尔斯立志赢得比文学家名望更多的东西。他还想成为科学家、发明家和探险家。因此，在他科学传奇史的一次研究过程中，当他偶然遇到了一块不比软木重的含铀矿石时，他马上意识到他自己发现了一种抵消重力的材料。铀的重量被这种他命名为“卡沃莱特”的矿石中极小的杂质所抵消。他设法提炼出足够的这种元素涂在滑动板上，覆盖了这个巨大的金属球的每个棱面。在里面，他安装了豪华设备，氧气罐，食品，酒，雪茄——一切如家般舒适。

后来他飞去了月球。

嗯，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月球人（尽管他们看起来像巨大的蚂蚁，但因为聪明如联合国人员，所以他们够资格冠以“人”的名号）俘虏了他，并让他在他们的硒矿中劳作。硒，这种金属被应用在他们的地下照明系统中。

１０年后，他进行了一场相当大胆的逃脱，以至于如今，它与乔治·华盛顿的樱桃树故事一样广为人知，无需赘述。

随着与月球人的协商、外交承认和关系正常化，Ｈ·Ｇ·威尔斯控告他们不正当关押和导致收入损失。一家法院做出了有利于他的判决，但仅判给他相当于一名壮工在他所花费的那段实际劳动时间的工资。他因未能创作小说而要求补偿的诉状后来被拒绝，法官裁定，并没有方法判定他实际上本应该创作任何此类著作。

Ｈ·Ｇ·威尔斯于１９４６年在苦难与贫穷中去世。他从月球回来后，就再没进行过创作。

# 这真的是一件憾事，因为他的早期作品是那么的有前途。

# 《月球特派记者发自地球的首篇报告》作者：[意] 莫拉维亚

吕同六译

主持人的话：

意大利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莫拉维亚，１９０７年生于罗马。１９２９年，他２２岁时发表了成名作《冷漠的人们》。莫拉维亚的主要作品有《假面舞会》、《罗马故事》、《愁闷》、《内在生活》等等。

《月球特派记者发自地球的首篇报告》译自莫拉维亚的短篇集《瘟疫集》，故事以独特的外星人视角俯视了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对畸形发展的贫富对立做了幽默的讽喻。莫拉维亚曾任国际笔会主席。

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这儿居住着两个种族，他们不论在精神方面，或者就某种意义来说，在肉体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种族叫富人，另一个种族叫穷人。“富人”和“穷人”这两个字眼的涵义颇为含糊，由于记者不太精通这个国家的语言，因而无法加以考证。我们的情报绝大部分是从富人那里获得的，因为跟穷人比较起来，富人更善于交际，喜欢闲谈，并且以殷勤著称。

据富人说，穷人这个种族不干别的什么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繁衍生殖，而且不喜欢整洁和美观。他们身穿的衣服总是打满了补钉，龌龊不堪。他们的住房阴暗简陋，家具不但十分破旧，而且式样难看得很。事情确实如此，事实上，谁曾经见过一个打扮漂亮、身居豪华的府邸和过着奢侈生活的穷人呢？

事情不止于此。穷人还不喜爱文化，很难看到有什么穷人阅读书籍、参观博物馆或者去音乐厅欣赏音乐。穷人的娱乐是最粗俗低级不过的：酗酒，跳不堪入目的舞蹈，玩木球或者踢足球，拳斗以及其它同样庸俗的消遣。富人异口同声地说，可以肯定，穷人是更喜欢愚昧，而不要文明的。

还有，穷人讨厌大自然。每当美好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富人总是离开城市，到海边、乡村，或者到山区去度假，在碧蓝的大海洗海水澡，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阿尔卑斯山幽静的风光，以休养生息。然而，穷人却说什么也舍不得离开他们那个散发着难闻的臭气的住宅区。他们对季节的变更漠然处之，压根儿不感到有夏天避暑、冬天取暖的需要。他们对海滨浴场毫无兴趣，却喜欢城里的澡堂；他们不去享受田野风光，却宁愿去令人生厌的郊区草场；他们甘愿呆在自家的阳台上，也不去欣赏山区的美丽景色。富人不禁问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怎么能够不喜爱大自然呢？

坦率地说，有些穷人不肯住在城市里，却极愿在荒僻的乡村落户。他们只热衷于一件事，请相信，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嗜好，就是用一把不知叫什么的笨重的铁家伙，整天翻弄土地。一年四季，日日夜夜，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都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更为古怪的穷人，他们喜欢深深的黑暗，而不要明媚的阳光，宁愿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里，也不喜欢明朗的蓝天。他们蜷曲在深邃、漆黑的地道里，埋头开采一种什么石头，仿佛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据说，这种地方叫做矿井。

穷人用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来称呼这一切：劳动。这个字眼的涵义，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捉摸和神秘莫测的。穷人极其喜爱他们的这种劳动，由于某些我们无法弄清的原因，当工厂关门、矿井瘫痪的时候，穷人就提出抗议，高声呼喊什么口号，并且以骚乱和暴动相威胁。富人说，他们对此实在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某个舒适的大厅里，或者在某个颇为体面的俱乐部里集会，不是轻松得多，更能赏心乐意些吗？

至于穷人的饮食，那就不用提了。他们从来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精美的馔肴、陈年的醇酒、可口的甜食。倘若能够吃上粗茶淡饭，诸如扁豆、洋葱、萝卜、土豆、大蒜、干面包，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对于穷人平常抽的烟，又能说些什么呢？这些愚蠢的家伙平素抽的烟是一种黑色的劣等货，带着浓烈的辛辣味，稍许抽一会儿就叫人发呛。抽一支精致的哈瓦那雪茄或一支清淡的土耳其香烟，对穷人来说，那就更是异想天开了。穷人还有一种令人奇怪的表现：他们对健康漠不关心。他们从来不进药铺买药，不去疗养院休养，甚至在必须卧床休息的时候，他们也根本不愿意躺在家里。这是由于一种荒唐的癖好在作祟的缘故：他们无论在工厂、矿山或者是田间，都不愿意旷一天工，这真是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

关于穷人，关于他们留恋那些有害的、粗野的和古怪的癖好的情形，那是永远也讲不完的。不过，探讨这种反常行为的根源，倒是更有趣的事儿。

富人告诉我们说，自古以来，人们就对穷人这个种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学者认为，穷人的反常行为不妨说是由于性格乖戾造成的，是自觉自愿的，因此可以帮助他们纠正恶习，把他们改造过来。相反，另一派却断言，穷人的性格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所以无可救药。前一种学者主张对穷人采取积极开导和说服教育的办法，后一种学者颇为悲观，认为采取镇压手段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看来，后者是有道理的，因为，迄今为止，一切关于整洁、美观、华贵、娱乐、文化修养的教育，都是枉费心机，徒劳无益。

此外，尽管富人对穷人关怀备至，穷人却一点儿也不领情，不喜欢富人。但是应当承认的是，对于穷人的生活方式，富人也从来不掩盖自己厌恶的情绪的。

如同过去的访问一样，我们也想听听另一方面的声音。为此，我们向穷人作了调查。原来，造成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的唯一根源在于，富人拥有一种称作“金钱”的东西，而穷人恰恰相反，几乎一无所有。

我们很想看看，这种能造成如此巨大隔阂的金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发现，这不过是一些印花的纸张，或者是金属的圆片而已。

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啊！

# 《月下漫步》作者：马克·安东尼

［作者简介］

马克·安乐尼正是作音的本名，作看即将从科罗拉多大学取得人类学学位，目前正在申请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人类化石学，作者喜欢徒步旅行，偶尔也跑一跑步。初夏时节，他常在一所山间小屋中度过，在那时，他总喜欢读一些书，至今这仍然是他的一个爱好，作者将一部以本故事的部分情节为基础的小说变于出版商，另外，他指出，自己自由地生活在如诗如画的经历之中。

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他为出版而认真写作的第一篇故事，我们相信，更多的小说，故事将接踵而来。

在这个城市中，尼克拉斯·格雷（尼克）就住在一个褐色市区的一条褐色的街道上的一间褐石建的房子中，至于今晚，他还是这样，然而现在，他决定离开，锁门时一回想，他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这所房子，他只知道，当他看着那光秃秃的６０瓦灯泡昏暗的灯光照射出的部分脱落的粉红色墙纸时，他不能再忍受住在这样一个四壁肮脏的房间里。

就在要划上门闩，把钥匙从锁中拔出时，尼克改变了主意，为什么不能不锁门就离开呢？也许除了把几件衣服塞入旅行袋以外，尼克丝毫不像一个打算回家的人，甚至他不时觉得水管中有可能还淌着洗碗的水。

另外，有什么东西让别人偷呢？当然不是电视机了，绝对不是，那是今天最后一个背叛他的了，正当尼克打算忘却一切、忘却在这一天中他的其他背叛者时，随着几缕电光，电视机中的内部电路被烧断了，其实他早该想到这一点，毕竟，“３”是他的幸运数字，今天早晨当他走入住宅区保险公司时，像往常一样，棕色的大衣下穿着简便的衣服，扑通一声将他那破旧的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却发现那已不再是他的办公桌了，在周末，有个乳臭未干，面带粉刺的小子溜进了办公室，占据了他的位置，他叫温德尔，尼克是在将那小子的名牌摔成两半儿时才知道的。

“抱歉，尼克”，住宅区保险公司经理，穿着一身双层的方格呢衣服，拍拍尼克的肩膀说道：“这是个钱的问题，你是知道的，而你也正是由于没有为公司赚那么多钱”。

尼克将公文包扔到地上，也许并不是对经理表示不满，但也许是的，作为一个从自己位置上被踢出来的职员，他充满尊严地走出保险公司的大门。

紧接着，他就发现他的汽车失踪了。

“是啊，这是一个钱的问题，”尼克边说边反复检查停车处，“正在计算”但停车处根本没有１９７４年出厂的蓝色的雪瑞·因帕拉牌汽车。尼克疯狂地将他踢烂，然后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他从来就没钱坐计程车。

回到家后他发现，即使他最小的愿望--我爱露茜，也由于电流不稳而不能正常观看，于是尼克认定，也许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对。

尼克决定出去走走，去哪，去多长时间都无所谓，他把那件黑乎乎的军用雨衣披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沿着残缺不全的褐石台阶走入了晚春的寒冷的深夜，一轮满月正从街中砖房的阴暗角落上万升起，无心地照着各家各户，但月光却一反往常的柔和与清澈，而是强烈地照射着这些低矮破旧的房子，使砖石中的破裂街道上的坑凹以及垃圾箱中的每一件废弃物更加明显。

尼克停了停，忽然意识到他从未在白天里看看这些房子，他总是拉上窗帘，而且在这条街里，人们也不喜欢在天黑后出来闲逛，尼克一时间有些迷惑，是不是自己从一扇熟悉的大门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突然，一对亮度不同汽车头灯灯光扫过他的双眼，他眨眼的同时也将那种奇异的想法抛掉了。

他呆站了一小会儿，然后，鞋蹭着地在月光中继续向前走，晚风轻抚池的脸庞，但却折磨着他的鼻子--饭菜的香味，汗臭、汽车废气的气味，在肮脏的油腻腻的水中弥漫着恶臭味，所有这些都告诉尼克，这就是城市。

过了几分钟，他的步子开始有了节奏，每一下都像是把一些事情震出他的脑子而落到太行道上，他挺了挺胸，走过一排排街灯，人群和三级剧院，敞开衣服，如同希望黑暗更接近一些，他甚至开始觉得这种步行对他有好处，也许现在他应该回去，坐在弹簧垫上喝一杯咖啡。

接着，尼克看到了一个黑人老头儿。

那老头坐在街灯下，吹着高音萨克斯管，他吹的好像是“奇异的美”，又好像是“圣人来临”，很难辨别，尼克并没有认真听，而且看看老头儿的手指，那手指又黑又脏，关节肿胀，但却灵活地按动着那支不得不用钱来固定按键的萨克斯管，尼克以为老头儿坐在对面的拐角，仔细一看，却发现自己就在他的面前，近得伸手而及，近得可以看到他眼部深深的白色疤痕。

老人又吹了一会儿，突然停下，那最后一个音节慢慢地随风消逝，然后他从胸前的口袋中拿出一条皱皱巴巴的手帕，轻轻地擦着他干枯得褐色的嘴唇。

“欢迎你，孩子，”老人发出萨克斯管般的浑厚而嘶哑的声音，随手摸到折叠椅上破旧的乐器箱中。

尼克几乎喘不上气，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又浓又热，街灯柔和而温馨，“完成它”，尼克费了很大劲才说出来。

“是的孩子，我已在这儿等了你一个晚上，希望你别介意，你有点迟到了”。老人摸索着将萨克斯放入箱中。

“迟到？”尼克问道，稍微下蹲以便能平视老人的脸，那是一张凸凹不平，日久风化了的脸，是一张好似隐藏着一百年沧桑的充满皱纹和裂口的脸，他的双眼产不由于四处张望而显得那样瞎。

“什么事我迟到了？”

“你不知道？”老人轻声说道，像是自言自语，“当然啦，你不知道。”他又大声地说着，隔着褪色的斜纹布裤子拍打着他那柴禾般的膝盖。“老斯科劳格，你变得越来越慢了，”他转过头来，稍稍感觉到了尼克的不安，“你当然不知道，我们正在等你，而你并不是在寻找我们，好吧，我想我该告诉你，我叫斯科劳格，别人都叫我老斯科劳格，”尼克抓住了他突然伸出的手，这一抓比他想的要温暖些，有力些，还有一种旧皮革似的光滑。

“我叫……”尼克想说出自己的名字。

“尼克，尼克拉斯·格雷。你住在，或者说，刚才你还住在东七十一大街１７６２号，第三号公寓，你只有六英尺高，稍稍有点儿瘦，你有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孩子，以你的面貌完全可以使女士们倾心，如果你不总是那么严肃的话，”老斯科劳格不无得意地坐在椅子上。

“你并不瞎，不是吗？”尼克一边责怪一边站起来，但是看到老人暗淡的眼球在眼窝中转动，尼克知道他确实看不到，接着他又蹲了下来，“你是怎样知道这些的？”

“孩子，我的眼睛不管用，但我仍能看见，”老斯科劳格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小包，“想要一块多汁果味口香糖吗？”尼克点点头，接过口香糖，几乎没注意到口香糖塞到口中的味道，“我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就像我知道你就是今天晚上要来的那个人一样，你要去阻止布莱克·加特·杰克。”老人说道，接着就是一丝狞笑，露出令人吃惊的雪白而整齐的牙齿。

“阻止谁？”尼克问他发现了另一个街角的怪人，虽然他觉得这一切不是真的，“我今晚不想做任何事情，我只想出去走走，这也是为什么我离开公寓的原因。”

“你离开公寓实在是件好事，孩子，”老斯科劳格说着说着，突然身体前倾，用一个很有劲的手指头戳尼克的肩膀。口香糖、香烟、葡萄酒的味道慢慢地飘浮在他们周围，“如果你仍呆在那儿就会像老鼠死在猫肚子一样，像我和其他人一样，加特·杰克也知道你就要来了，但是月亮升起前他什么也不能做，月亮可给予他力量。”

“可是你们要我做什么呢？”尼克问，正当老人沉默不语时，尼克听到了远方的警报器声和笑声。

“你要得到那个避邪符，这就是你要做的。孩子，”老斯科劳格的嗓音突然变得低沉而神秘，尼克不得不将身子弯得更近。

“你得到他后，加特·杰克将无异于一只蹲在消火栓前的狗，”说到这，老斯科劳格大笑着拍打膝盖。

“如果我不去呢？”尼克问道，又忽感眩晕。

“那么加特·杰克就是让我们，包括你在内，去服从他的命令，你可知道，那并不是去花园摘几朵花那么轻松，如果有黑暗幽灵的话，加特·杰克就是，相信我，孩子，我们有很多人要受苦。”

“你指什么，我们所有人？”尼克问。

“除了抱怨与提问，你的脑子里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尼克不安地摇摇头，“那好，”老人说：“还有一件事，我来告诉你，孩子，在别的地方还有许多你不认识的自己人，也许你曾经看见过，每天像你一样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几乎注意不到我们，如果看到了，他们绝不会看第二眼。而是去想工作午餐或是应该去干洗衣服之类的事，但是我们确实存在，有时正是由于我们所做的，使他们在令人羡慕的位置上过着温暖舒适的生活，他们却习惯于此，而从未对我们说一句感谢的话，不，我们是疯子，是雇用廉价工厂中的傻瓜，是无业游民。”老斯科劳格发出一种干涸音阶极高的笑声，“但像每天这样的夜晚，他们的处境和我们一样，发生任何事，全靠你自己了，厄克，我的孩子。”

“可是，我并不知道那个避邪符在哪，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尼克说着，站了起来，“天啦，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关系，孩子，”老斯科劳格说，狞笑着取出萨克斯管“只要一直往闹市区走，你就会到那儿，你要留心者加特·杰克派人跟着你，”他把萨克斯管放在嘴边。流淌出的是一些尼克根本识别不出来的曲调，也许是“噢，苏珊娜吧。”

“你在说什么？”尼克喊道：“我不明白，”老人只管吹，黑漆漆的眼睛望着别的地方，最后，尼克不再问了，拖着脚离开了，他开始往他的公寓方向走，接着又转身想看那老人最后一眼。而街灯下的光亮处却不再有任何人，他停了停，又真真切切地听到萨克斯管的声音，像回声一样远而飘渺，在黑暗中以自己的方式诉说。

尼克微微打了个寒战，他拉紧衣服，转过身继续走，这一次是朝着闹市区。

尼克走着，他穿过境蜒在幢幢公寓楼间的窄窄的小路，穿过白杨树围绕着的宽阔的大街，月亮已经升得老高，给城市带来一丝朦胧，一路上他未遇到任何人，没有老萨克斯手，没有加特·杰克，连看着差不多的都没有，到现在一路上还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尼克意识到这座城市原来是空得另人难以相信，好像每个人都在家里等些什么。他偶尔还能听到一种笑声，那声音又高又远，尼克始终觉得那声音在愚弄他，也许正在跟着他明。

他走过一家餐馆，在闪烁的霓虹灯和萤光灯下几个人在进餐，他决定歇一会儿，喝上一杯咖啡，当他坐在椅子上时，明显感觉在塑胶台布下他的脚在呻吟，于是踢掉鞋子，搓搓脚趾，他看了看周围的顾客，有一个着粉红色的老太太坐在桌前，旁边还有一只粉红色的贵宾狗，两个卡车司机坐在柜台前粗鲁地大笑，一对芝加哥的年轻夫妇坐在一张桌子前，在白色桌布上的两人的手紧紧相握。

“你要点什么？先生介有人问道，尼克抬头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粉红色聚酯的女人飘飘地站在那儿，她叫罗莎，这是从她胸前大堆的花边和褶绉上的名牌知道的，她向尼克微笑着，艳红的嘴唇，不时地嚼着一块大概是很不错的香糖。

“噢，只要一杯咖啡，”尼克说。

“好的，先生。”罗莎答道“你不想要一个上好的丹麦苹果吗？你一定不相信，它还是新鲜的”尼克点点头，她笑着说：“马上送来，先生。”接着她就跑回柜台。

几分钟后她送来了咖啡和苹果饼，温柔地对尼克说：

“如果您还需要什么，请告诉我，先生。”她到了其他桌子，但尼克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她刚才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也许那女子还未觉察，尼克情不自禁看了看周围，他看到每个人都在转过头去，好像一秒钟之前大家都在看他似的。

他开始吃苹果饼，喝咖啡，这时他的脚也开始不再那么疼痛了，他把脚又滑进鞋子，罗莎问“您还要什么吗？”听到尼克说不，她把账单放在桌子上，对尼克说：“您可以吃完付账，先生，谢谢。”

尼克大口喝下剩下的咖啡，走到交款处，罗莎也负责收款，她算出总数，收了尼克的钱，当她递给尼克找回来的零钱时，问道：“先生，今晚你要去哪。”一时间整个餐馆一片寂静，只听到一支又子摔到盘子上的声音。

“噢，哪也不去，真的。”尼克说：“只是出来走走。”

“噢，噢，”罗莎点点头，好像刚才尼克说的话证实了什么，“现在，先生您听着。”她从收银台的另一侧向尼克倾斜着，带着一股肥皂和香烟的味道，“您今晚要做什么也许与我毫无关系，或许也有关系，但在任何情况下请听从我的劝告，如果您遇到某个人，如果她问您什么，要记住，你的回答可能就是没有答案，明白我的意思吗，先生对她眨着眼睛问尼克。

“噢，好吧。”尼克回答“谢谢。”

“没关系，”她说“要薄荷糖吗？”尼克从她拿的篮子中取出一块，“谢谢您，先生，欢迎再来”。

“一定。”尼克说着走出大门，他肯定餐厅中的所有眼睛都在盯着他，但他始终目视前方直至走入黑暗中，当他回头看时，餐厅已成为黑暗中一片灿烂的金黄，那对芝加哥夫妻仍在执手相望，卡车司机们又在为一句粗鲁的言辞而发笑，罗莎正在为那位一身粉红的老太太找钱，如果不是胃中的苹果饼在下沉，尼克也许会认为他根本没到过那儿。

他刚刚转回头，就撞到一个石柱，眼前火花飞溅，他不得不抓住那厚重的柱子保持平衡，过了一阵子，尼克才感觉到，那柱子并不是凉的，实际上很暖和，忽然柱子发出一声暗笑，低沉得就像隆隆的雷声，尼克顺势后退了几步，原来他撞到的根本不是柱子而是一个跟人差不多的东西，那个人（尼克认为只能这样称呼他）至少有七英尺高，所有的突起之处长着短而硬的毛发，他穿着一件印有褪色了的巴里·曼尼罗照片的黑色T恤衫。

尼克并没有多考虑那东西的奇怪味道，相反，他慢慢地后退，接着他听到身后有笑声，一扭头，看到一个很瘦、鬼鬼祟祟（黄鼠狼般）的人，穿着一身白，脖子上挂着至少有一磅重的金链子，两个矮矮的女人飘飘地走向马克，一边一个，尼克使劲往两边看，寻找逃走的路，她们俩都在咯咯地笑，当然没有逃路了。

“好吧，好吧，现在我们得到了，”皮条客（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高兴地说：“像是陷饼中的兔子”。他大笑着，两个妓女也跟着一块儿笑，皮条客的笑声突然停止，“嗨，你们俩住嘴，”他大声喝斥，因为她们没有很快地停止令人作呕的笑声，“好吧，尼克，我的幸板派我来照顾你，”他用一只戴满戒指的手从胸袋里拿出一个小瓶，轻轻嗅一下，然后递给了两个女人，“老塞要怎样处理你？”

“让我走？”尼克试着小声问道，但老塞慢慢地摇着头，狞笑着，他的金门牙发着亮光，他的脸坑坑凹凹，像是带有痤疮的月亮，尼克冒出了冷汗。

“不，尼克，如果那样，加特·杰克是不会高兴的，”巨人老塞说着走得更近了，像对待皮衣一样扔走两个女人，“我只需把你交给萨米……”尼克听到身后一个沉沉的咕噜声，“看来现在不用太麻烦我了，不是吗？”巨人问着，这时尼克已经闻到了他的同类的昧道，一种让他想到冰箱顶层放了一个月的橘子的味道，突然，尼克听到一个很小的声音，同时感到有一个冰冷的利器抵住腹部。

“我可以自己干掉你。”巨人道：“那再公平不过了，怎么样？”尼克坚决地摇摇头，巨人用来使头发光滑挺顺的油脂发出一种有毒的废物的味道，尼克紧咬下唇以避免呕吐，“不，不行，”巨人说着，放松变形刀后退了几步，他指着一个小垃圾箱，其中一个长腿红头发的女人帮他脱下外衣，铺在垃圾箱上，巨人坐下，点了支烟，又递给尼克一支，尼克拒绝了。

“告诉你，尼克。”巨人边吐着烟圈边说，“我们将进行一个小小的竞赛，我给你出个谜语，如果你回答不上来，你将决定你更愿意让我和萨米谁来杀你。”尼克又听到了咕噜声。

“孩子，这听起来是不是公平一些？”

尼克的声音便咽得好似喉咙中有只死青蛙，“如果我答对了呢？”

“噢，你不会的，尼克，”巨人说道，两个妓女又在咯咯地笑，慢慢走到他身后，软软地靠在他的窄肩膀上，“为了让你高兴高兴，如果你答对了，你可以走，就像你要求的那样，准备好了吗？”

尼克很快地点点头。

“好吧，”巨人向后抚了抚满是油脂的弯曲的头发，“请回答，我的教名是什么？”巨人得意地吐着烟圈，两个妓女轻声地赞美他出了个极好的谜语。萨米一句话也不说，但尼克却可以感到脖子后暖而湿的呼吸。

“噢，你的教名，对吗？”巨人点头肯定了尼克的问话，“好谜语，有提示吗？”巨人扔掉烟头，走近尼克，嘴咧得更大，变形刀已准备好，在月光下发出一丝丝寒光。

“没有提示，尼克，”他说，“现在回答，时间到了。”

尼克的脑子中隐隐有种想法，但不明确，他所想的只是那颗金牙越来越亮，因为巨人走得越来越近了，一时间他有种疯狂的欲望，想喊出“温德尔，”但当巨人拽出胳膊，准备用刀捅尼克的腹部时，那个想法突然出现了，尼克记起了罗莎，记起了她靠着收银台时说的话。

“没有答案。”尼克结结巴巴地喊道，“你没有教名”。巨人叮着他看了一会儿，怒火扭曲了他长满麻子的脸，瞪着鼓溜溜的眼珠撤回刀，然后又将它对准尼克的喉咙，尼克感到了一滴热血顺着皮肤下滴，接着那刀一闪而过，尼克听到它被扔到人行道上了。

“离开这，”巨人的声音充满怨恨，他从一个女人手中抢回那小瓶。又嗅了一下，“走开，”尼克吓得不会动了，他用一个手指摸了摸喉咙，这时巨人转过身去，示意两个女人和萨米，但那个红发女人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走向尼克，她很美，她把一个叮当响的银制的东西从手腕上取下来又套在了尼克的手腕上。

“我喜欢你，”她轻声说，“记住，要是有人再像这样伤害你，请想想我，桑德拉，”她温柔地吻了尼克的脸，然后快步跟上巨人，当她追到他时，又靠在他的肩上，尼克看到他们彻底淹没在黑暗中才舒了一口气，他的脖子仍然疼痛，但血已经止住了，当他动时，手腕发出轻轻的叮当声，他看了看桑德拉给他戴上的银项链幸运符，幸运符是一些铃铛，随着轻微的晃动发出音乐。尼克想把它取下来，但他发现办不到，又试了一会儿，他耸耸肩就又继续往前走了。

“等一会，尼克，”他刚刚走出两步就听到后面有人叫他，尼克转过身，害怕这次又见到什么东西，但是声音传来的小路上却空无一人，一只垃圾箱的盖子嘎嘎地响着，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小而高，音乐一般，“到这儿来，尼克，在垃圾这儿。”

尼克使劲地往大难垃圾旁的阴影处看。开始，除了一堆放得很久的垃圾以外，他什么也没看到。接着，空地旁的一个小小的动静吸引了他，尼克走近一看，那只不过是一只肮脏的游荡在街上的野猫，正用着高贵的姿态舔着爪子。

“就是一只野猫？尼克，刚刚见面就侮辱人家是不礼貌的。”那只猫说着，从垃圾中的软垫上跳下来，向前斜了斜身子，伸伸懒腰，这样却弄乱了它一身脏兮兮的毛。它又轻轻抖了抖后腿，打个呵欠，在月光下露出一口小白牙，接着跳上了一个凹陷的垃圾箱的边儿上。它试着将一只爪塞进去，但又立刻撤了回来，皱着鼻子，不屑地扭着胡子。“在这里什么都不用计较，”那猫说着便正经八摆坐下了，尾巴贴在脚周围，用一双大大的、灰绿色的眼睛打量着尼克。“抱歉，尼克，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叫费思伯恩；塞德斯·J·费斯伯恩”，塞德斯向尼克伸出一个小爪子。

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表达方式，尼克轻轻地握了握那伸过来的爪子，但立即又撤了回来藏到身后。“嗯，J代表什么？”尼克没有其他的可说。

“什么，当然是汤姆的意思啦，”那猫答道：“你还要问什么？”

“听着……塞德斯，很高兴见到你，但是我必须去……哦……”尼克不再往下说，开始踉踉跄跄地走出小巷，他的脚滑进了一个十分泥泞的东西里，这使他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塞德斯晃晃当当地走来，跳到尼克的大腿上，呜呜地叫着，尼克不情愿地把手放在它的背上。

“听着，尼克，”塞德斯站起来，后腿直立，把爪子放到尼克的胸前，说道，“你还是没明白，你一直都很顺利，但你以为这只是个游戏，只不过有点怪诞罢了。”

“嗨，我并没有要求这样做，”尼克反感地说，“天啊，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想，现在我要回家了。”

“我不在乎，尼克，”塞德斯说着，粗糙、粉红色的舌头在肋骨上舔来舔去。“你的房子已经被烧了，一个小时之前，里面的东西全部烧掉了。这是你我的朋友加特·杰克对你表示礼貌，这也给消防员们出了个难题。他们只能减慢大火吞噬房屋的速度。有趣的是，楼中的其他公寓没有一丝烟熏的痕迹。

“上帝啊！”尼克深吸一口气，就像是冰块一下子从路面上跳入他的肺里。“先是巨人和他的同伙，现在又是这件事，我真不知道如果我再继续下去会不会被人干掉。天啊，我真不知道。”

“哈哈”，塞德斯胜利地鸡鸣叫着，用爪子重重地打了尼克一下，“那儿，现在你承认你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知道你答应过做什么了吧。”

“不！”尼克突然站了起来，把塞德斯扔到路面上，“不，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跑遍整个城市，只是为了找一个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样，在什么地方的避邪符，同时还要去猜一个怪物的中间名字。”“那是一个石制的扶梯扶手，尼克，用两支可以拿起，”塞德斯说，“并且，我告诉你，尼克，你是唯一能摸它的人。老斯科劳格是个浪漫的人，他也许希望只靠你自己偶然发现那东西。但是我会告诉你它在哪，图书馆、闹市区中的那个。”

“图书馆，”尼克呻吟着，那儿有一百个那样石制的东西。哪一个是？”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更多的呢，尼克？”塞德斯冷冷地舔着爪子。“你可能不去取它，你要回你的安全的小屋，你看到的只能是火灾后的外壳。也许那时你会回心转意，但已经太迟了。”

“好，我去，我去。”尼克愤怒地说。

“你发誓？”塞德斯问。

“是的，我发誓。看在基督的分上，告诉我是哪一个，”尼克要求着。

“噢，这个，”塞德斯的声音听起来很不感兴趣，它跳了跳，“我知道的也很少，你只有自己去发现立了，但一定要在月亮落下之前得到它，尼克，如果你不能在月亮落到天边之前得到那避邪符，那么，加特·杰克将随心所欲，永远都是。但不要担心，尼克，你不会很痛苦，毕竟，你也许会是第一个被他毁灭的”。说完，塞德斯转过身沿着小巷走去，尾巴在风中左右摇摆，而尼克仍悬着下巴呆站在那儿。

尼克刚刚有所意识就听到那小猫的声音又飘了回来，“不要忘记，尼克，这是真的。不管你是怎么想的，加特·杰克将伤害你和我们大家。记住……”剩下的话则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尼克倒在了路面上，又坐了一会，作了一个深呼吸，就站了起来，望望天空。月亮已经开始下沉了，尼克又开始了向市区的行进。

闹市区的摩天大楼在他身边穿梭而过，装束漂亮的守卫让尼克想起２００１年的独立的石碑，交叉路口既没有人也没有车，当他走入大街时，他感觉自己在喊“啊……噢……”，但实际，却没发任何声音。像任何人一样，尼克知道将要闪电。

接着，果真闪电了。

他旁边的一个井盖突然从井口飞了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团烟雾，亮而灼热的火花，就像运动健将的飞盘直到轰轰隆隆地落在街面上。更令人不安的是，尼克肯定刚才那里并没有一个下水井口。但他善于抓住机会，他没法使那井盖停一会儿，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穿过交叉路口。然而前方原来并不存在的一个下水井口在尼克面前突然爆炸了，尼克扑了出去。

正当他在地上滚时，他又听到曾经跟踪过他的嘲笑声，但这一次是从前面发出来的。尼克起来后顷刻间看到人行道上有一个纤细的身影。街灯下，他看到了黑色的皮毛，金属般的和一个小的银色的东西悬在一只耳朵下。那身影突然摆动戴着按满钉子的手套的手，下水井盖飕飕地从尼克身边掠过，有一个只差几寸就打到他的脑袋。

接着烟雾缭绕，那身影也不见了。当尼克俯身扑向地面以躲开三十磅重的飞行的铁盖时，他几乎看不到对面的台阶。

他的脸并没有撞到地面，相反，他正面对着一口正在向外喷雾的黑洞洞的下水井。

另一个井盖在旁边不停地当当作响，尼克想起塞德斯的劝告，他会死的，真可怕。不敢再多想，尼克走向他能看到的唯一出路，然后跳入下水井。他听到一种发怒的尖叫，一种忽然又变成满意的尖笑声。

尼克下沉的时间比他想像的要长些，落地时要困难些，他在黑漆漆的水中挣扎，以为自己快要溺死了，因为他根本不能呼吸，但是好在瘫在那儿不动，使肺部的紧张减轻了，他开始哆哆嗦嗦地杂乱地呼吸着。他站了起来，才知道水不过有一尺深，虽然那种恶臭足以使他倒下，还有那些他想都不愿意想的小东西漂浮着，使得他站在那发出一声“哎哟。”

就在尼克意识到他可以看见，一个微弱的，青灰色的影子围绕在他周围，尼克有些怀疑那也许是月光。于是他抬头向上看，却发现原来的下水道口不见了，只剩下光滑的墙。

“噢，太棒了，”尼克的声音大得飞出了墙外，“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一阵叽叽的哨声又好像是疾驰而来的声音从远方传来，尼克觉得应该立即找一个出口。听着那声音，好像是十六世纪以来的所有老鼠都回来了，每只听起来都那么饥饿。

水被卷了进来，发出汩汩的声音，不停地向下拽着尼克的脚，阻止他的每一步。更多的水顺着墙流了下来或从顶上向他倾泻下来，直到尼克感到潮湿腐烂和尸体的气味已经渗入他的毛孔。他拼命地向前挣扎着，但却没有经过其他的下水道口，只有乱七八糟伸展和弯曲的通道。很快，他就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原地打转还是在转成八字形，但哨声和沙沙声却越来越近了。忽然他踉跄地走进一个大一点儿的屋子，许多圆柱通道的主要汇合处，每个通道都喷出不同的混合又臭又脏的液体，令尼克高兴的是，当他看着对面的墙壁时，他抓住了通向一个下水道口的金属台阶。

“我想知道，对于将出口隐藏在这儿的设计方式，消防队长会说些什么？”尼克说着，便十分困难而又坚定地走过粪之类的肮脏东西。正当他走到一半时，一只短嘴鳄突然从下面的泥中钻了出来，大大的下巴啪啪地准备咬什么东西。

尼克猛一后退刚好逃出来了，拼命地摆动双手，又坐回泛着臭气的水中。他感到急驰的老鼠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但又好像它们只想过路罢了。

“难以置信”，正当尼克说着，一个大鳄鱼已走近了他，张着大嘴，完全可以将尼克一口吃掉，“我常常告诫人们不要激怒小短嘴鳄，不然就会发生这种事。”他抱成一团，等着自己的骨头被咬成碎片。

然而那短嘴鳄却停下来，浮在那儿，盯着尼克。它闭上了嘴，然后尼克注意到它那鼓溜溜的眼睛对他眨了一下，同时让尼克看到了一只短嘴鳄是怎样露齿狞笑的。

一对小爪在尼克的脖子旁乱抓了几下，他痛苦地叫了起来，猛地把一只正常大小的老鼠抛到对面，他立即快速跑到梯子上（给鳄鱼留下一个大的空间），登上滑溜溜的阶梯，向上推下水道盖。但却丝毫未能移动。

成千上万的老鼠蜂拥而至，个个闪烁着红红的小眼睛。短嘴鳄见了，老鼠们在迅速地梯子下层层堆积，那高度正威胁着尼克的脚，他使出全身力气，但下水道口的盖子锈得太紧了。一只十分强壮的老鼠跳到了尼克的鞋子上，他拼命地要把它甩下去。这时气压突然有所变化，尼克几乎要大喊出来。

气压变得越来越高，尼克以为他的脑袋和耳朵都会爆炸。接着的一个巨烈响声“砰！”，尼克脑袋中的血液顿时像苏达水一样嘶嘶地响，下水道口的盖子飞了出去，尼克也就这样从白色烟雾和强烈的火花中飞出去。

尼克跌落在路面上，又向前滚了几圈，最后躺在那缓了一会才清醒过来，耳边还能听到许多下水道口的盖子崩出来又碰到一边的声音。突然，尼克的周围响起雨点般的扑通声，还有尖叫声，尼克知道那是老鼠们的声音，尼克晕乎乎地爬起，飞速逃禽这个充满烟雾和灾难的地方，直到撞击声慢慢减弱时他才歇一歇，手放在膝盖上，舒了口气。

夜晚变得更冷了，尼克裹紧衣服时发现衣服完全是干的。他看到月亮离建筑群的顶部几乎只有一半儿远了，于是一瘸一拐地向市区走去。

去图书馆还不到一英里远，但尼克不得不停下来。在那双松松垮垮的破鞋子里，他那双起满水泡的脚使他感到一阵阵痛疼，那个餐馆似乎是很遥远的地方了。他一边蹒跚，一边扫视着大街两侧，所有的熟食店，咖啡厅都是黑暗而且寂静，尼克估计到这又是一个加特·杰克为他安排的小伎俩。

这时，尼克看到了霓虹灯柔和的红色灯光，“佐拉夫人的”字体闪现出“占卜屋”，下面还有“二十四小时供早餐”，尼克用祈祷来感激这家店为深夜里的徒步旅行者提供食品。他颠簸着走上台阶，推开装饰华丽的大门，随着身后的一片铃铛声，尼克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灯光昏暗，挂满壁毯，珠帘环绕的房间里。

突然，一团印有弧形彩色图案的条状丝巾从地上乱七八糟的枕头中自动飞了出来，尼克费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后来有个女人在里面。

“我就是佐拉夫人，”那女人一边用中东人的声音说着，一边来到尼克面前，把他的手放在她的两手之间，“啊”，她转过头“我想你是远道而来的，穿过黑暗与危险。”

“是的，”尼克答道，“您说得很对！”

“是这样吗？”佐拉夫人用降一调的鼻音问道，“我的意思是”，又恢复中东人说话的节奏。“当然啦，来，请坐。”她带他来到一堆厚厚的刺绣垫子前，“你想要用什么算？扑克牌？水晶？不，先让我猜一猜，”她说着，扭动尼克的身体直到把他的手按在她的前额上，“啊，祝福蛋，一定是它！”她高兴地叫道，松开了尼克的手。尼克的脸栽向垫子。“你很幸运，本周特价，只要３．９５美元，我马上就回来。”当尼克想把头靠在枕头上时，她像一条亮丽的绸缎一般消失在挂满珠帘的门口。

虽然祝福蛋很好，但尼克没说什么。他靠在软垫上直到双脚不再剧烈疼痛，而是持续地隐隐作痛。最后，好奇心使他的心情好转起来，他开始观察这个房间，看到了许多不同的壁龛和一些小木箱。

他看到了蜡烛，香，珠子，不知名的粉末，和缠绕成蛇的形状的银指环，在小圆桌上的黑布下还有她的水晶球。尼克不禁用手摸了摸，并向水晶球中看去，他吃惊地发现有个东西，或许是有个人在里面。一个穿着金属的年轻男子，耳朵上有一颗安全别针，一身黑皮衣上饰有银制的边。突然，那个年轻人转过身来，眼神直直地盯着水晶球外的尼克，好像他知道尼克也正在看着他。尼克急忙转头，一时间喘不上气来。过了一会，从那机敏的眼神中尼克知道，水晶中的加特·杰克根本看不到他，因此他又弯下去再看一眼。

加特·杰克是尼克见过的最漂亮的人，他的体形修长，耳朵微微有些外立，他的眼睛像飓风一样快疾，他的头发和衣服式样丝毫没有减褪他的美，反而成为一种具有野味的美。尼克摇摇头，眨眨眼休息一下注视已久的眼睛。

“嗨！”佐拉夫人托着一盘子东西出现在门口，“你想预知未来就要付钱。”

“噢，抱歉，”尼克说着，离开了水晶球。他不小心把小书架上的什么东西撞掉了，急忙要去拾起，口中还不停道歉。

“不，别摸它！”佐拉夫人喊道，但已经太远了。尼克已经拾起那个银制半月形的护身符，顷刻燃起银蓝色的火光，尼克惊叫着扔掉它，笨拙的移到软垫里。他听到了佐拉夫人的盘子落地时发出的瓷器破碎声：“都是你干的好事！”她喊道。

“快起来！”她边说边拽住尼克的手，猛力拉出枕头。丝巾从她的头上飘了下来，尼克发现她比想像的要老一些，但她苍白的皮肤上和大大的眼睛周围的皱纹却又给予她另一种美丽。“我一定会变得和斯科劳格一样老，想着一位在这样的夜晚出来的常客。”她正了正扭曲的衣服，柔和地却又是强行地让尼克离开。“你得快点，时间不多了。”

“那祝福蛋呢？”尽量不表示出抱怨。

“你居然能在这个时候想到吃？”她难以置信地问道。尼克点点头，但很显然，她并不需要回答。“给，拿着。”她把那个冷冰冰的金属半月形护身符放在尼克身上，“你会用到它的。”

“用它来做什么？”在她推着他离开时，尼克急切地问道。

“它将告诉你哪一个，”她说着关上了门，“在月光下拿着它。”接着上了门闩。

“太好了，”他边想边蹒跚地走下楼梯。“我必须空着肚子去救每一个人”，但当他再次看看天空，则证实了佐拉夫人是对的，月亮就要落到建筑群的顶部了。

“噢！你太忙了以至于看不到一位老人，是不是？”当尼克走过排水沟上的一片垃圾之类的东西时，一种很细小的声音在呻吟着，“年轻人”那声音更像是喃喃自语，尼克不得不靠近瞧个究竟。报纸下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略带紫色的皮肤。他的胡子贴在一起泛着木薯淀粉一样的颜色。“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尼克问。

“帮助我？”那人喘着气问道，尼克几乎在那种令人作呕的酒精味中昏倒，“你们这些家伙总以为你们可以帮助我。”

“噢，真抱歉，”尼克眨掉眼中的泪水，站了起来，“好吧，我现在有事要做，所以……”

“所以什么？”那乞丐不停地吐着唾沫，“所以你的事情实在很重要，使你没有时间和我这样的老醉鬼在一起，对不对？”

尼真咕哝了几句事情并不是这样之类的话，那老乞丐从一个纸袋中的什么东西里喝了一大口，说道：“不要没准备好就走，孩子我这里有点东西也许会对你有点帮助，”他拿起袋子中的瓶子，尼克几乎可以看到慢慢飘出的酒气。

“噢，不，谢谢您。”尼克推却着，“我现在确实不想喝酒。”

“酒？”老乞丐不满的叫着。“我不是让你喝它，孩子，这些该死的东西会害死你的，会立即溶掉你的胃肠。我已经没有胃肠了，所以我喝没关系。但如果我换作你，我是绝对不会喝一滴的。”

“那么您让我拿它做什么呢？”尼克疑惑地问道。

“听着，孩子，”老乞丐答道。“这种陈年的劣质烈酒可以溶化任何东西，别告诉我你不需要所有能在几分钟内就得到的帮助。”

“等一等，”尼克说。“别告诉我你也与这个事有关。”

“这个你还没有弄清楚，孩子？我们都与这事有关，惟一的问题是，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你这样的呆头呆脑的笨蛋。拿着它，拿着。”

尼克接着瓶子，报纸下的那种温温的感觉令他恶心，“你真的不需要它了，是吗？”尼克问。

“不，我还有呢，”老艺丐说着又从报纸下拿出了一个袋子，大大的喝了一口，“呼……，就像是在喉咙中点起一把火，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孩子，快走吧，时间一点点的浪费了。”尼克看着天空，月亮几乎就在建筑群的顶部了。

“我必须走了，谢谢您”。尼克说完就迅速地走入了黑暗，当他已经走了很远了，他好像感到耳边传来老乞丐的唠叨声“该死的年轻人，”但是他并不确切。

尼克以最快的速度跑着，在住宅区保险公司的工作中没有为今年的首次午夜狂奔作准备。当他绕过拐角，来到图书馆下伸展着的广场时，他的心已经跳到了耳朵里，他的肺也在不由自主地呼吸着。他抬起头希望能见到加特·杰克和他的人马，但广场空空如也。在尼克和图书馆的台阶间只有月光。如果尼克停下来数一数，会发现共有112个扶手。

但他没有机会去数。他刚刚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声就有一个遥远的又突然变得很近的引擎声传入耳畔。他呻吟着，开始一破一拐地穿过广场。当月亮落到建筑群的顶部时，他只走了一半，几个哈莱斯人就喧嚣而至，共有三个人，他们穿着毛皮制的夹克，像天神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是最歹毒的人，自行车像是深色的金属猛兽，喷出火焰，强光，发出可怕的噪音，骑车的叉开了腿，狞笑着，露出一口口黄牙，不时吐出几口脏兮兮的痰。他们越来越近，尼克不能移动，只有看着他们，他看到了他们戴的钢链子，看到了他们的纹身，甚至可以读出来，其中一个人的手臂上的纹身是一个燃烧的骷髅，下面简洁明了地刺着几个字，“杀人--是一种娱乐。”他们的车带大块大块地破坏着路面，他们还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尼克。

正在他拼读着那三个人的纹身时，他又听到了身后的笑声，他跳到了一边，就像一个刚刚觉得自己呼着最后一口气的人。疲劳煎熬着他的皮肤，但当他扭动脚时，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一个骑车者与其他两人分离开，旋转着自行车，最后那车像中国的龙一样喷出一片火焰。尼克看着他悠闲地在广场上转着圈，意识到将发生的事，但已经太晚了。突然，其他两个骑车者向前冲去，将花岗岩地砖大块地压阵或掘出，空气中线绕着浓烟和隆隆声。他们把目标径直对向尼克而另一个也在另一方向做同样的事。尼克开始往垂直于他们的路线的方向跑，躲闪着地面的裂缝，同时找机会向图书馆跑。

但是骑车者始终追着他，他没法到达图书馆，因为只有从西侧才能到达那里。“上帝啊，”他想“我还未来得及喊基督时就变成了馅饼”。“等一下”，什么东西在胸部外面砰砰地撞击着他。尼克的手摸到了上衣胸部的口袋，碰到了包着玻璃瓶的纸。他立即微笑了，他有办法了，这办法不很明智，也不算什么风险，但总归是个办法，尼克转回身去对着那两个骑车者跑去，背对着另一个。

骑车者们像妖精一样叫起来，很明显，他们是为能看到更刺激的强烈撞击而欢呼。尼克狞笑着向他们跑去，看到那些疯狂的人们燃烧的灰烬已在二十英尺以内，尼克迅速打开瓶盖，把瓶投到一个东圈的保护盖上。瓶车在车前破碎了，骑车的人根本没有时间转向。

哈莱斯人的前车圈碰到那劣质烈性酒上后就像冰果一样融化了，发出黄烟，那味道令尼克不停地干呕。那几个恶魔般的骑车者不再狞笑了，接着他们失去控制地勾挂在一起，他们以每小时117英里的速度撞向了一座黑色的“思考者”的复制的大理石雕像，夜晚照得像超级广场的中心一样。

尼克从剧烈的撞击中转过身来，正看到另外一个骑车者像一个巨人的黑色铁制打谷机一样不停摆动，他的身后喷射着火焰，一个死者的头悬挂在车把上。尼克忘记了这一个，他甚至没来得及叫出声，那个骑车者嗥叫着那打谷机股的车子冲向尼克的脑袋。尼克本能地用手护住自己以防被骑击倒，金属互相撞击发出刺耳的声音，强大的气流冲击着尼克的鼻子，银花火花四处乱飞。

自行车像带有金属尖头的球体弹向尼克的手臂，差一点就刮到了，接着又飞向恶魔似的骑车者的扭曲的脸，最后翻倒了，在一股直冲云霄的火焰中，自行车和骑车的人都毁灭了，尼克看了看手腕，回忆起桑德拉的手镯，它早已从他的手腕中脱落下来，熔化成了液滴。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月亮，它已在闹市区的天边落下了一半了！尼克一下子跳了起来，奔向图书馆的台阶，一路上躲避着哈莱斯人还冒着烟的遗骸。他刚刚踏上第一个台阶，前方便传来一声大笑。

尼克抬头看到了布莱克·加特·杰克的美丽而目中无人的眼睛。“我赢了，杰克。”尼克惊喜发现自己嗓音中充满了力量，“别挡我的路。”

“噢，我从未想过阻止你，我亲爱的朋友，”杰克微笑着说，“他的声音像冬日的钟声一样清爽，”我猜想这里共有112个楼梯扶手。

“这就是我要用的全部时间，你这个卑鄙小人”，尼克说着便拿出了佐拉夫人的护身符。但是当杰克气势汹汹地来抢时，尼克的脚撞到了台阶边缘，扑向大理石的地面，护身符下落时划出了一条美丽的，弧形的银色光芒。

杰克抓住了它，并发出了一种嘲笑的呼声，“噢，尼克，看起来你一切顺利，而且你还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尼克遗憾地向下看着台阶，这时杰克却轻松地走下台阶，兴灾乐祸地看着尼克。正在杰克就要走近尼克时，尼克突然跳起来，发出一种必胜的声音，扑向加特·杰克柔软的身上。两个厮打起来，杰克的柔弱的身体中蕴藏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力量，而尼克的绝望却使他不顾一切地去拼命。

忽然，尼克停了下来，“我在做什么？”他问道，“一路上你采用那么多诡计来对付我，现在，你都失败了，你再没有任何能力来伤害我。”

“你错了，尼克，太错了。我可以伤害你，严重地伤害你。慢点让我走，让我回家。”杰克的话很厉害锋利，但在锋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丝歇斯底里。

“你给我滚开，杰克！”尼克大喊，一股怒气自从他的旅程开始第一次迸发出来，不再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愤怒。“别挡我的路”。他从牙缝中挤出每个字。尼克把所有对巨人一伙、萨米等的愤恨都倾泻在杰克身上。他一手抓住杰克的黑色毛皮夹克，一手抓着挂满银饰的带子把他抛到台阶下。

尼克不等杰克站起，向前跑去，抓住护身符。杰克的一声尖叫唤起了死者，同时又把他们赶回了坟墓。尼克的手紧抓着饰银的金属块，又将护身符迅速抛入最后一丝月光之中。冰冷而光亮的饰银金属块不停抖动，尼克差点儿脱手。但是他抓得紧紧的，一滴熔化了的纯银从护身符径直射向一个楼梯扶手。尼克目不转睛地看着，石头中火花乍亮，然后就崩成两半，在它的外罩下是一个和月亮一样淡白、清晰、明亮的宝珠。

“哈哈，”尼克大笑着，踉踉跄跄地跑到扶手前，他犹豫了一下，手指在那个避邪符上方比比划划，然后手贴近了避邪符，那宝珠摸起来很冰冷而且有一些滑，在它和扶手之间有一个细细的刻痕。拿起避邪符，尼克回过身来正对着加特·杰克。

不像尼克希望的那样，杰克没表现出任何恐惧和畏缩，相反，他站在台阶下面，没有靠前一步，尼克看出他仍在暗暗地笑，好像害怕失去他的快乐似的。

“我必须承认，你确实让我担忧了一阵子，”杰克狞笑道，露出那一口白而整齐，但稍稍有些尖的牙齿。他看起来像个小精灵，漂亮、天真无邪、纤细柔软，实际却很强壮，不但强壮而且老，比看起来要老很多，比这个城市更老，比城市的第一位居民更老，他从来不是天真无邪的，“毕竟你终于得到了避邪符，但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利用。”尼克抬起头向天空望去，此时天边只有最后一丝月光，“但是我忘记了，”杰克发出一声暗笑，好像在自嘲，“你并不知道怎样去利用它，”他又回复了刚才那种快乐，他的笑声隆隆地传遍整个广场，在充满油污的浓烟下仍旧燃烧着哈莱斯人扭曲的遗骸周围回响。

尼克意识到他是对的。最后的几秒慢慢地过去，他不能做任何事来阻止杰克，他拿起宝珠举过头顶，尽力对准杰克的头部，说一些能使人认为有魔力的话，像“阿布拉卡达布拉”之类，但这些都没有用。接着他又想，也许把它投向杰克，或许拿着宝珠去触摸杰克，而转念一想，杰克只需稍稍移动就可以躲闪开。

“我完了，我们全完了。”尼克想着，心渐渐下沉，“为什么我想不出他最后要我做的事？一定会有办法的，但我该从何想起……”

尼克有了个主意，“你赢了，杰克！”他喊，“我只剩下几秒钟了。”

“你能明白这一点我真高兴，尼克。”杰克高兴地说，兴奋地弯着腰，“看在这一点的份上，我也许会让你死得不那么可怕。”

“你真太好了。”尼克望着一丝银色的月光，“但首先我要给你一个胜利的礼物。”杰克突然不动了，尼克没等他说话就大喊道，那声音像冰水一样清晰，“我把这个避邪符给你，布莱克·加特·杰克！月亮已经落下了，天边只有仅存的一点亮光，忽然一条细细的珍珠一般亮的强光从天空中垂直射入避邪符的中心。”尼克斜眼看着喷出的灼热的火焰，那火焰泛着白光，摸起来却冰冷得如游丝一般，宝珠反射的光射向加特·杰克的胸膛，抓住他，不停地卷着他。

“不！”杰克的尖叫使人全身发冷，“不，你不能这样！”尼克感到几乎全身每个毛孔都在流着冷汗，但他仍然紧紧抓着避邪符。突然，杰克停在了第一个台阶上，接着是另一只脚，这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想法，他冷酷地向尼克走去，口中不停地咒骂着，尖叫着，光滑的嘴唇上泛着白沫，原本清澈的眼睛中，鲜血占据了眼白，这时他把手迅速伸出来，去拿那个正在震动的宝珠。

“来吧，杰克，”尼克狞笑着说，“拿着它，它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不，”杰克张开了嘴，但却没有发出声音，接着他用手盖住了避邪符，随着月亮彻底消失在黑夜中，爆炸了。

爆炸的气流把尼克推出了十英尺远，布莱克加特·杰克的尖叫声不仅折磨着他的耳朵，更是他的精神。尼克看着爆炸正恐怖地吞噬着杰克痛苦而扭曲的身体，那火光太刺眼了，尼克不得不闭上眼睛。突然，杰克的尖叫停止了，四周一片寂静。慢慢地，又传来了声音，警报声、脚步声，汽车飞驰而过的声音。

尼克慢慢睁开眼睛，吃惊地看到杰克仍站在黑暗中，他不禁跳了起来。但他又发现杰克的头已经成了冰冷的大理石，还有那只抓住避邪符的手。

尼克叹了叹气，弯下腰去，“啊！”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脚仍在疼痛，他一瘸一拐地走过这座图书馆前新的雕像，下了台阶。冷风吹开他的上衣，吹着他的脸庞，给他一种特别清爽的感觉。直到他已经走过广场的一半时，他才注意到广场上的人们。

“孩子，看来你需要一杯浓咖啡。”

“罗莎，”尼克微笑地说，“我的确需要。”

“我想，你还需要找个地方住，至少一小会儿，”佐拉夫人从阴暗中走了出来，“我还有一个房间，你会洗碗吗？”

“会的，”尼克笑着，“当然，我会洗。”

“我们太感激你了，孩子，”老斯科劳格告诉他，“你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早知道你能行。”

尼克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老酒鬼，桑德拉，塞德斯·汤姆·费舍伯，甚至在餐馆见到的那些人。“过来，先生”，罗莎说着，搂着尼克，把他带出广场，“现在，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尼克笑了，他喜欢这种感觉，现在他自己将成为那种人，那种人们只是从他身边走过，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关在窗帘外看都不愿看的那种人。现在尼克了解到那些人到底失去了什么。

“吃些蛋糕庆贺庆贺怎么样？”尼克建议，似乎每个人都很愿意。

# 《钥匙》作者：艾·阿西莫夫

卡尔·詹宁斯自知要死了。他还能活几个钟头，可还有不少事要做。

在这儿，在月球上，又没有有效的通讯联络工具，这死刑是没有缓期的。

就是在地球上，也有这样一些亡命远逃的潜藏地点：在那儿，一个人要是手头没有无线电，多半是死路一条；既得不到同伴的援助之手，也盼不来他们的恻隐之心，甚至连尸骨也不会被发现，在这儿月球上，很少有什么和这种环境不同的地方。

当然，地球人知道他在月球上。他是一个地质——不，应该说是月质探险组的成员。真怪，怎么他那习惯于地球中心观念的头脑里老是念念不忘“地”字呢。

就连干活的功夫，他也强打精神迫使自己思考。尽管快死了，他仍然感到思路清晰，那是人为的效果造成的。他焦急地四下张望，什么也看不见。他还处于环形山内壁北缘永恒阴影的幽暗之中，只有他的手电筒断断续续发出的闪光偶尔打破一下周围的一团漆黑。他一直间歇断续地打亮手电，一则因为他在完活儿之前不敢耗费电源，再则要把被发现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也不敢过多地使用它。

在他左方，沿着月平线附近，映着一弯新月形白灿灿的阳光。月平线再过去，看不见的地方是环形山的对缘。太阳的高度永远也不会超过他所在的这一面环形山边缘，照射不到他立足的这块地方，他可以安全地避开辐射一—至少可以避开那个。

他全身裹着宇宙服，笨拙而仔细地挖掘着。他的胁部感到剧痛。

这里和月球表面不断经受明暗、冷热更替的那些地带不同，碎石和尘土毫无那种“仙境古堡”的外观特征。这里的环形壁在永无尽期的寒冷中逐渐碎裂，只不过是化为了一堆参差不齐的细碎石块。不容易分辨出什么地方曾挖掘过。

有一忽儿他弄不清黑漆漆的崎岖不平的月面，把攥着的一把粉块全洒出去了。尘埃以月球上特有的缓慢速度纷纷落下，可看上去却使人眼花镣乱，因为没有空气阻力阻滞它们，也不会扬成一片烟尘。

詹宁斯用手电照了一下，踢开了挡道的一块凹凸不平的石头。

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继续深挖下去。

再挖深一点儿，他就能把那些装置推到坑洼里掩埋起来了。决不能让斯特劳斯找到它。

斯特劳斯啊！

斯特劳斯是小组的另一名成员。这项发现，这项荣誉，他都有一半。

如果斯特劳斯所要的只是独享全部荣誉的话，詹宁斯可能会答应的，这项发现本身要比随之俱来的个人名利更为重要。但斯特劳斯所要的远不止于此，他想要的正是詹宁斯全力斗争防止他得到的东西。

詹宁斯不惜一死去阻止其发生的事，在一生中也为数寥寥，这就是其中的一件。

而且他快要死了。

他们是一起发现那东西的。实际上还是斯特劳斯发现那艘船的，或者不妨说是船的残骸，再确切点儿，应该说只是某种可以想象为与飞船残骸相类似的东西。

“金属，”斯特劳斯说道，当时他捡到了一件几乎看不出模样的残缺不全的东西。透过头盔上厚厚的铅玻璃，只能勉强辨别出他的眼睛和面孔．但通过宇宙服的无线电，他那有点刺耳的声音却清晰可闻。

詹宁斯从半英里外他自己的方位处浮荡过来。他说：“怪事！月球上没有游离金属呀。”

“应该没有，不过你很清楚他们勘查过的月球不到百分之一。谁知道在这上面还能找到点什么呢？”

詹宁斯嗯了一声表示同意，伸出长长的防护手套接过那物件。

一点儿不错，在月球上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使人莫明其妙的东西。他们这回登陆月球是私人赞助的首次月质探险考察。迄今为止，仅由政府主持进行过一些泛泛的考察工作，成果只有区区半打。地质协会能出钱派遣两名人员来月球进行月质研究，这件事本身就是宇宙时代发展前进的明证。

斯特劳斯说：“看来这东西从前象是表面抛光过的。”

“你说得不错，”詹宁斯说。“也许附近还有。”

他们又找到了三块，两块小的一块有接缝痕迹的残缺物体。

“咱们把它们带回船上去吧。”斯特劳斯说。

他们搭乘小型快艇返回母船。一到船上，就脱掉了宇宙肥，起码这总是件詹宁斯乐意做的事。他使劲抓搔着胁部，摩擦双颊，直到他那浅淡的皮肤上出现了条条红印。

斯特劳斯倒没有这种毛病，开始动手工作。用激光束细密地照射金属块并将其蒸发物用分光摄象仪记录下来。它基本上是钛钢，含有微量的钻和铝。

“没错儿，是人造的，”斯特劳斯说。他那张颧骨突出的脸上依然和平常一样阴郁冷峻，丝毫没有流露出欣悦的神情。

可詹宁斯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

可能是内心的兴奋使詹宁斯不由得要开口说话，“有了这项进展咱们俩准得硬起来……。”说到“硬”字的时候，他稍微加重了语气，以表明这俏皮话的双关用意。

然而斯特劳斯只是冷漠嫌恶地注视着詹宁斯，把他下面接着要讲的一套俏皮话憋回去了。

詹宁斯叹了口气。不知怎么的，他总是不能一语奏效，总也不能！他想起在大学里的时候，……唉，算了，要是对他们的发现来上句双关妙语，可比挖空心思拿斯特劳斯无动于衷的态度俏皮几句来劲儿多了。

詹宁斯纳闷儿斯特劳斯会不会忽略了这件事的重大意义。

说实在的，除了斯特劳斯在月质研究方面的名声之外，

詹宁斯对他了解不多，他看过斯特劳斯的论文，料想斯特劳斯也看过他自己的。虽然在大学时代，他们的飞船很可能曾经在夜空中交翼而过，不过在两个人都志愿申请参加这次探险又都获得了批准之前，他们从未邂遁相逢过。

在一周的航行过程中，詹宁斯对他这位同伴粗壮的体格黄里带红的头发、湛蓝的眼睛和突出的牙床骨上的肌肉在吃东西时蠕动的那副样子越看越不顺眼。詹宁斯自己也是蓝眼睛，不过头发是深颜色的，体格要瘦弱得多，和同伴那劲头十足、精力充沛的派头相比，只好甘拜下风。

詹宁斯说：“没有关于飞船曾在月球这一区域着陆的任何记载。肯定没有在这儿失事的。”

“如果这是飞船部件的话，”斯特劳斯说，“它应当是平整光洁的。这儿没有大气层，这东西已经腐蚀了，这说明它已暴露在陨石微粒的撞击下很多年了。”

这么说他的确看出其中的重大意义了。詹宁斯几乎欣喜若狂他说：“这是个非人类制造的人造物体。地球以外的生物一度光临过月球，谁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谁知道呢？”斯特劳斯干吧吧地表示同意。

“在报告里……”

等等，”斯特劳斯专横他说，“等我们真有了可报告的内容，有的是时间报告。要真是艘飞船，那除了我们拿到手的，还会有更多的东西。”

但是这会儿接着搞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已经干了好几个小时，简直是废寝忘食了。最好在精神饱满的时候再用上几个钟头通盘处理一下。他们虽未明讲，可似乎都赞成这么做。

地球低悬在东方的月平线上，差不多是满相，明亮中呈现出蓝色的纹理。詹宁斯边吃边注视着它，象往常一样，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

“它看上去相当宁静，”他说，“不过有六十亿人在上边忙碌着呢。”

斯特劳斯从某种深沉不露的内心活动中抬起头来看了看说：“六十亿人在毁它。”

詹宁斯皱起了眉头。“你不是个极端派吧？”

斯特劳斯说：“你胡说什么啊？”

詹宁斯觉得脸上发烧。他那白皙的皮肤泛起红来很显眼，只要情绪稍有波动就要两颊生晕。他感到窘得很。

他接着吃饭，再没说什么。

地球人口保持稳定迄今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了。人人都承认人口进一步增加是无法负担的。事实，有些人鼓吹说“不增长”还不够，人口必须减少。詹宁斯本人同情这种观点，地球正在被它那沉重的人类负荷蛀蚀掉。

但是怎样使人减少呢？难道还象人们期望的那样，只是鼓励他们进一步降低出生率，其它则任其自然吗？近来有一种说法日益喧嚣起来，主张不仅要使人口减少，而且应该有选择地减少——最适者生存。由自封的适者规定出适者的标准。

詹宁斯想：“我看是我冒犯了他。”

后来当他快入睡的时候，忽然想到自己对斯特劳斯的人品实际上一无所知。要是他现在打算出去自行从事搜索探险怎么办呢？那样他可以独享荣誉……

他警觉地撑坐起来，但是斯特劳斯正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当詹宁斯倾听时，这呼吸声甚至变成了特有的粗嘎鼾声。

他们又花了三天时间专门搜寻另外的部件。又找到了一些，也有了更多的发现。他们发现有个地区有月球细菌微弱的磷光发出的光亮。这类细菌相当普通，可是以前从来也没有人报告过什么地方发现它们的波度竟然大到了足以发出可见光的程度。

斯特劳斯说：“这儿从前可能有个生物，或者说是他的遗体。他死了，可他体内的微生物没有死，最后它们把他吞噬光了。”

“而且可能扩散了，”詹宁斯补充说，“那大概就是月球细菌的来源。它们可能根本不是土生土长的，而只是亘古时期污染的结果。”

还有一层也讲得通，”斯特劳斯说，“由于这些细菌在最基本的结构方面与任何类型的地球微生物完全不同，它们寄生其上的那些生物（假定那就是它们的来源）一定也是类型完全不同的。这是说明他们来自外星的又一迹象。”

在一座小形山的内壁处，踪迹中断了。

“这下得大挖一阵了。”詹宁斯凉了半截，说道，“咱们最好报告情况请求帮助。”

“不，”斯特劳斯阴郁他说，“可能没有什么值得要求援助的东西。环形山也许是飞船着陆坠毁以后一百万年才形成的。”

“你的意思是说把大部分残骸都气化掉了，就剩下我们找着的这点儿？”

斯特劳斯点点头。

詹宁斯说：“无论如何咱们试试，挖挖看。我们不妨划一条线把目前为止有所发现的地方全都连起来，只要沿着……”

斯特劳斯不乐意，干起活来半心半意的，所以实际上有所收获的还是詹宁斯。这的确非同小可！尽管是斯特劳斯找到了第一块金属，詹宁斯却发现了人造物体本身。

它确实是人造物体——卧在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巨砾下面三英尺处。那块砾石落下来时凑巧在它本身和月面之间留下了一处空穴，那人造物体就隐身于空穴之中，一百余万年以来避开了一切侵扰：避开了辐射、陨石微料和温差变化，结果它始终光洁如新。

詹宁斯马上把它命名为装置。这东西看起来和他们俩所曾见过的任何仪器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然而正象詹宁斯说的那样，它有什么理由非得相似呢？

“我看不出有粗糙的毛边，”他说。“大概没撞坏。”

“不过可能缺零件。”

“可能，”詹宁斯说。“可是好象没有什么活动的部件，这是个整体，怪的是高低水平。”他意识到他话里的双关含意，试图在往下说的时候努力自制，但不十发成功。“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一块残缺的金属或者一个细菌密度很高的地区只不过是引起推论和争辨和素材，可这是真东西——一个显然是外星制造的装置。”

这东西此刻放在他们俩当中的桌子上，两个人都严肃地看着它。

詹宁斯说：“咱们现在发个初步报告吧。”

“不！”斯特劳斯断然地厉声反驳，“见他妈鬼，不！”

“为什么不呢。”

“因为假如我们报告了，它就成了协会的科研项目了。他们全会蜂拥而上，等到万事大吉，咱们连一条脚注都落不上了，不！”斯特劳斯的态度看上去有点躲躲闪闪的。“咱们尽力而为吧，在那帮贪心鬼下手之前尽可能搞出名堂来。”

詹宁斯斟酌了一下。他无法否认他也想确保不丧失应得的荣誉，可还是……

他说：“我觉得我不是个喜欢侥幸取巧的人，斯特劳斯。”他心里第一次有一种冲动想直呼这个人的名字，可结果还是忍住了。“你瞧，斯特劳斯，”他说，“我们没权利等待。如果这东西是来自外星的，那一定是从某个别的行星系来的。在太阳系里，除了地球以外，不可能再有能维持高级生命形式存在的地方。”

“没完全证实，”斯特劳斯嘟嚷着说，“可就算说对了，又怎么样呢？”

“那就说明这艘飞船上的生物是在从事星际旅行，因而他们在技术上要远比我们更为先进。谁知道这个装置能使我们了解到他们什么样的先进技术呢。它可能是一把钥匙，通向……谁知道通向什么地方。它可能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科学革命的线索。”

“真是富于浪漫色彩的胡说八道。即使这是远比我们先进的技术的产物，我们也什么都学不到。就是爱因斯但复生，拿个微原生冲积物给他看，他能用它搞出什么名堂来呢？”

“我们不能断言我们什么都学不到。”

“就算如此，那又怎么样呢？稍微耽搁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保证我们自己获得荣誉有什么不好呢”咱们抓住它不放，确保一切发展都和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有什么不好呢？”

“不过，斯特劳斯，”詹宁斯急于想说清楚他对装置的重要性的看法，感到自己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要是我们带着它失事了怎么办？是我们没能把它弄回地球怎么办？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他说着轻轻拍拍那东西，就象他在跟它谈情说爱似的。“我们应该立即报告，让他们派飞船到这儿来取它。它太珍贵了，不能……”

在他强烈的激情达到高潮的当口儿，他手下的装置似乎变暖和了。隐藏在一个金属活板下面的部分表面发出了磷光般的光亮。

詹宁斯象痉挛似地猛然把手抽回来，装置又变暗了。不过已经够了，这一瞬间具有无限的启示作用。

他的声音几乎哏住了，说道：“就像你头上开了个窗口，我能看透你内心的思想了。”

“我也看见你的了，”斯特劳斯说，“或者说是感受到它了，或者说明置身其中了，你选择什么说法都可以。”他带着他那付冷漠、孤僻的派头触了一下装置，但毫无反应。

“你是个极端派，”詹宁斯愤怒他说。“我一接触这东西，”他说着又伸手触它，“它就又有反应了。我全明白了。难道你是个疯子吗？你真的相信主张灭绝几乎全体人类并摧毁物种丰富多彩我特性是正派人的行为吗？”

闪光所揭示的景象使他感到厌恶，他的手又从装置上放了下来，它再度又变暗了。斯特劳斯再次小心翼翼触了触它，依然毫无反应。

斯特劳斯说：“老天在上，咱们别争了。这东西是个通讯联络辅助装置——是个心灵感应放大器。难道看不出吗？脑细胞各自都有电势，思想是可以看见的，只要一个起伏颤动的微强度电磁场……”

詹宁斯掉转头，他不想和斯特劳斯说话。他说：“我们马上发报告。我不在乎名利，都归你。我只想把它移交出去。”

斯特劳斯沉思了一阵，然后说：“已经还不止是个通讯装置。它还能响应感情、放大感情。”

“你说的是什么呀？”

“虽然你一整天都在摆弄它，可一直没反响，只是刚才你碰它两次才有了动静。而我触它还是不起作用。”

“怎么呢？”

“它是在你处于感情高度冲动的状态时才对你有反应的。我想，那就是使它活动起来必要条件。当你刚才手按着它大骂极端派的时候，有片刻功夫我想的跟你一样。”

“我应该这样。”

“不过你听我说。你能肯定你那么正确？地球上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知道这个行星有十亿人口要比有六十亿人口好过得多。如果我们实行全面自动化（目前庞杂的大群人口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只需要，比如说，不超过五百万的人口，大概就能建成一个具有充分效能的、适宜生存的地球了。听我说，詹宁斯，别转过脸去，伙计。”

斯特劳斯努力表现出通情达理的态度以给人好感，他声音中那种刺耳的腔调差不多全都收敛了。“不过我们无法通过民主途径减少人口、这你知道。倒不是由于性欲，因为很久以前子宫嵌入法就解决了生育制问题，这你也知道。这是个民族主义的问题。每个人种集团都想让其它集团首先减少其本身的人口，这倒跟我的看法一致。我希望我的种族集团，我们的种族集团占据优势。我希望由人类的精华、也就是说由我们这样的人来掌管地球。我们才是真正的人，那些辱没我们的半似猿猴的芸芸众生只会把我们全毁掉。他们反正是命里注定要完蛋的，为什么不拯救我们自己呢？”

“不，”詹宁斯铿锵有力他说：“人类不能由一个集团垄断。你们那五百万影子队伍，如果困居在一个被剥夺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的人类社会里，也会厌烦乏味而死——他们活该。”

“那是感情用事的废话，詹宁斯，你自己都不相信，只有过我们那些大笨蛋平等主义者一直在训导你相信这一套就是了。你瞧，这个装置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即使我们无法造出任何同样的东西，也槁不清楚这一台是怎么回事，有这台装置也就得了。要是我们能控制或影响关键人物的思想，那我们就能进一步把我们的意愿加诸于全世界。我们已经有了个组织，如果你看到了我内心的思想，你一定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它比地球上任何其它组织更为目的明确、计划周密。每天都有人类的智囊来投奔我们。你为什么不来呢？如你所见，这台仪器是一把钥匙，但它不仅是获得更多知识的钥匙，它也是最后解决人类问题的钥匙。和我们一起干吧！和我们一起干吧！”他表现出一种就他来说是詹宁斯前所未见的诚挚态度。

斯特劳斯的手又放到了装置上，它闪烁了一两秒钟，随即熄灭了。

詹宁斯露出了干涩的笑容。他明白其中的奥妙了。斯特劳斯夸意竭力在自己身上酝酿强烈的感情，想达到能使装置启动的状态，可是失败了。

“你掌握不了它。詹宁斯说，“你那种超乎常人的自我抑制太邪乎了，你设法摆脱，对吗？”他说着用颤抖的双手拿起了装置。它立刻发出了磷光。

“那么你来掌握它。你未获得拯救人类的功绩。“一亿年不干，”詹宁斯喘着气说，极度的情绪激动使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我现在马上报告这件事。”

“不行，”斯特劳斯说。他抄起了桌上的一把餐刀。“这玩意儿还挺尖、挺快。”

“你用不着煞费苦心的露尖儿，”詹宁斯说。甚至在此刻的紧张气氛下也没忘他的双关语。“我能看透你的计划。你想利用装置使所有人都相信我根本不存在，你想造成极端派胜利的局面。”

斯特劳斯点点头。“你分毫不差地看穿了我的思想。”

“可是你不会成功，”詹宁斯喘息着说，“只要我拿着这东西你就不会成功。”他集中意念想使斯待劳斯定身不动。

斯特劳斯歪歪扭扭地移动了几步就停下来了。他僵直地举着刀，胳膊颤抖不止，但是他无法前进。

两个人都汗出如注。

斯特劳斯从牙缝里迸出声音：“你不能整……天老是……这样。”

詹宁斯心里透亮；不过他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当前的局势。如果用体力上的相持来比喻，这就象抓着一只力大身滑、又不断蠕动着想挣脱的动物。詹宁斯必须把意念全力集中在定身不动的想法上。

他不熟悉这装置。他不知道怎么去灵巧地使用它。你可以想象，一个从来没见过剑的人拾起了剑，他很难以剑客的姿势挥舞起来。

詹宁斯刚一走神想到这些，斯特劳斯就说话了：“一点不错。”他笨拙地向前迈了一步。

詹宁斯自知敌不过斯特劳斯疯狂的决心。他们俩都清楚这一点。不过快艇还在那儿，詹宁斯一定得带着装置跑掉。可詹宁斯是无秘密可言的。斯特劳斯看到了他的想法，极力想插到对手和快艇之间去。

詹宁斯作出了加倍努力。不再默想定身不动，而想的是失去知觉。他拼命地思念：睡觉，斯特劳斯，睡觉！

斯特劳斯跪倒在地，沉重的眼皮合上了。

詹宁斯的心怦怦直跳，撒腿就跑。要是能用个什么东西给他一下，抢过刀子来……

可这一想他的思路就偏离了凝神默想睡觉这个至关紧要的念头。斯特劳斯一把揪住了他的脚腕子，猛力把他拽了下来。

斯特劳斯毫不犹豫，趁詹宁斯跌倒在地，手起刀落。詹宁斯感到一阵剧痛，心头涌起了一片恐惧的绝望。

极度强烈的感情爆发使装置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詹宁斯内心深处无声地、断断续续地向对手发出恐怖和狂怒的呼喊，斯特劳斯的手松开了。

斯特劳斯扭歪了面孔，打起滚来。

詹宁斯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慢慢往后退。他除了一个劲儿全神凝思让对手失去知觉之外，什么也不敢做。采取任何暴烈行动，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会过分消耗自身的精神力量，他那原本就无法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的低劣无能的精神力量。

他逐渐退向快艇。那上面有一套服装。……还有绷带……

快艇不能胜任长途奔波，詹宁斯也胜任不了。他的左胁尽管扎了绷带，还是滑腻腻地往外流血，宇宙服里边凝结了血块。

后面还看不到母船的影子，不过肯定它迟早要追上来。它的能量超过小艇好多倍，它还装有探测器，能测出小艇上离子驱动反应堆散发出的排气浓缩云。

詹宁斯拼命想通过电台和月球站取得联系，但是一直没回答。他绝望地停止了联系，他发出的信号只会有助于斯特劳斯进行追踪。

他有可能安抵月球站，但他不认为能顺利实现。他也许会半路被击中，他会死掉，小艇会坠毁，他会达到不到目的，他是先把装置藏在个安全地方，然后再前往月球站。

这装置……

他不敢确信自己正确。它能毁灭人类，但它具有无限价值。是不是应该干脆把它毁了？它是非人类智慧生物的唯一遗迹。它蕴藏着先进技术的奥秘，它是一台先进的智能科学仪器。不管有什么危险，想想它的价值……潜在的价值……

不，他一定得把它藏起来，以后再让人找到它——不过只能让政府里那些开明的稳健派找到它，决不能让极端派……

快艇沿着环形山北缘内侧盘旋而下。他知道这是哪座山，可以把装置埋在这儿。要是他以后到不了月球站，无线电也和他们联系不上的话，起码他必须离开埋藏地点，远远离开。这样就不会因他的尸身而暴露它。他还留下个探寻埋藏位置的钥匙。

他此刻思路清晰，似乎到了超脱自然的境界。莫非是他拿着这个装置的作用吗？是它在启迪他的思维，引导他产生敏捷的才思吗？还是只是临终的幻觉，其实它对人并没有任何意义呢？他不知道，不过他已无从选择，他只有一试。

因为卡尔·詹宁斯自知他快要死了。他还能活几个钟头，可还有不少事要做。

地球调查局美国处的赛顿·达文波特漫不经意地抚弄着他左颊上那块星形的伤疤。“我明白，先生，极端派是很危险的。”

处长阿什利逼视着达文波特。他瘦削的双颊生就一副不满的表情。因为他曾发誓再度戒烟，他强迫他那来回摸索的手指抓起了一片口香糖，剥掉纸，扭弯，无可奈何地把它塞到嘴里。他老了，脾气也大了，他用指节来回蹭着铁灰色的短露，嚓嚓作响。

他说：“你并不知道有多危险，我很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人知道。他们人数很少，但是在权势人物当中势力不小，那些人本来就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成是人类精华。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是谁或者有多少人。”

“连局里也不知道吗？”

“局里缩手缩脚啊。就这件事而言，我们本身就不清白。你怎么样？”

达文波特皱起了眉头。“我不是极端派。”

“我也没说你是。”阿什利说。“我是间你是否清白。你考虑过过去两个世纪当中地球上发生的情况吗？你就从来没想过人口适当下降是件好事？你就从来没感到除掉愚笨、无能、迟钝的庸人，留下其余的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可想过，真该死。”

“不错，有时候我也想过那些，真是罪过。不过偶而凭空向往某种念头是一回事，把它当做具体行动纲领策划全盘希特勒化是另一回事。”

“从愿望到行动的差距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大。你要心里有数：成败至关重要，危险相当大，他们采取的手段也会越来越不引起人们反对。不管怎么说，现在伊斯但布尔那件案子已经处理完了，我想让你了解这件事的最新情况。伊斯但布尔一案的重要性比起这件事来简真是小巫见大巫。你认识特工费兰特吗？”

“就是失踪的那个人？没直接见过。”

“好吧。两个月前，在月球表面找到了一艘锚的飞船。这艘船是从事私人资助的月质考察工作的。主持这次探险飞行的俄美地质协会报告说与飞船失去联系。通过例行搜索很快就发现了这艘船，离它发回最后报告的地点并不远。”

“飞船并未损坏，只是交通快艇不见了，还有个名叫卡尔·詹宁斯的乘员也一起不见了。另一名乘员詹姆士·斯特劳斯还活着，但神志昏迷。斯特劳斯身上没有受伤的迹象，不过精神错乱很严重。他现在还处于这种状况，而且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呢？”达文波特插嘴问道。

“因为给他检查的医疗小组报告，发现了前所未见的神经化学和神经电流异常现象。他们从未见过类似病例。人力不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达文波特一本正经地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你怀疑是外星人入侵吗？”

“有可能，”对方说话时丝毫没有笑容。“让我接着讲。在抛锚飞船附近进行的例行搜索发现快艇的去向。后来月球站报告曾收到来源不明的微弱信号，据判断系发自雨海西端，但不能肯定是否出自人类之手，据认在那一带也没有船只活动。信号没有引起重视。可是搜索小组联想到快艇的事，立即赶赴雨海并且找到了它。詹宁斯在艇上，已经死了，一胁有刀伤。他居然活了那么长时间真是难以置信。

“同时荒凉的那些胡话的性质越来越使医生们感到不安。他们同局里联系，我们派了两名在月球上的工作人员（其中名恰巧就是费兰特）到飞船上去调查。”

“费兰特研究了那些胡话的录音。向斯特劳斯提问题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一直没办法使他清醒会意。在他自身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堵高墙——一大概永远也无法消除了。不过胡话的内容虽然罗嚏重复、不相连贯，倒能琢磨出点意思来。费兰特象拼积木一样一点点把它凑起来了。

“显而易见，斯特劳斯和詹宁斯曾经发现了个什么物件，他们认为它是古代非人类生物所造，是远古时期坠毁的某艘飞船上的人造物件。不知怎么回事，显然能用它来改变人的思想。”

达文波特打断了话头，“而且它改变了斯特劳斯的思想，是这样吧？”

“一点儿不错。斯特劳斯是个极端派（我们说‘曾是’，是因为他只是从法律意义上讲还算活着），詹宁斯不愿意把那个物件交给他。这也作得很对。斯特劳斯絮絮叨叨地吐露说要利用它来实现他所谓的不适合需要的人口的自我消灭。他认为最终降到五百万人口最为理想。有过一场搏斗，显然只有詹宁斯才能掌握那个思想器具，可是斯特劳斯有一把刀。詹宁斯离去的时候受了刀伤，但是斯特劳斯的思想智能全被摧毁了。”

“那个思想器具在什么地方？”

“特工费兰特采取了果断行动。他再度搜索了飞船及周围地带，完全没发现任何既不是月球的天然形成物，又难以断定是人类技术产物的东西。根本没有仿佛是个思想器具的物体。后来他又搜查了快艇及其附近地区，还是一无所获。”

“会不会是第一个搜查小组的人没想到有别的问题……会不会是他们带走过什么东西？”

“他们起誓说绝对没有，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说谎。后来费兰特的同伴……”

“他是谁？”

“戈尔班斯基，”处长说。

“我认识他。我们在一起工作过。”

“这我知道。你认为他怎么样？”

“干练、正直.”

“完全正确。戈尔班斯基找到了点东西。不是什么外星人造物体，而是地地道道出自人手的司空见惯的东西。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的三乘五英寸的白卡片，上面有字，搓成了细长条，放在宇宙服右手的手套中指里。推测是詹宁斯死前写的，大概等于是一把说明该物件藏匿地点的钥匙。”

“有什么根据说明他把它藏起来了呢？”

“我说过我们在哪儿都找不到它。”

“我的意思是他会不会觉得这东西完整保留下来太危险，把它毁了呢？”

“那是极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我们相信根据斯特劳斯的疯话整理的谈话材料的话（费兰特已积累起一套材料，差不多是原原本本逐字逐句的记录），詹宁斯认为那个思想器具对人类具有极大重要性。他把它说成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科学革命的线索’。他是不会毁掉这样的东西的。他只不过把它藏起来不让极端派得到，并且设法把它的下落报告给政府。不然为什么要留下个说明其下落的线索呢？”

达文波特摇摇头，“你这是循环论的诡辩啊，头儿。你说他留下了线索是因为你认为有藏匿物，而你认为有藏匿物又是因为他留下了线索。”

“这我承认。一切都还含混不清。斯特劳斯的胡言乱语确有意义吗？费兰特整理的材料准确吗？詹宁斯的线索真是线索吗？思想器具，或者说是詹宁斯管它叫装置的那东西真存在的吗？提出这类问题毫无用处。目前，我们必须根据确实有这样一个装置而且一定要找到它的设想采取行动。”

“是因为费兰特失踪了吗？”

“不错。”

“被极端派绑架了？”

“根本不是。卡片也和他一起失踪了。”

“噢——我明白了。”“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费兰特是个秘密的极端派。他并不是局里唯一受到怀疑的人。证据不足，无法采取公开行动，你知道，我们不能只凭怀疑就乱整人，不然就会把调查局搞得一塌糊涂。我们对他进行了监视。”

“由谁呢？”

“当然是由戈尔班斯基。万幸的是戈尔班斯基曾把卡片拍了下来，并将复制件送交了地球总部。但是他认为在他看来这东西不过是个猜谜游戏，之所以把它附在材料里送回地球只是出于办事手续齐全的想法。费兰特（我觉得他是两个人中智能较强的一个）可看出了其中的意义并且采取了行动。他这样做代价是很大的，因为这一来他自己就暴露了，将来不能再替极端派发挥作用。不过将来可能也无需再发挥作用了，只要极端派控制了那装置……”

“也许费兰特已经搞到那装置了。”

“别忘了，他是受监视的。戈尔班斯基发誓说始终没见到装置。”

“戈尔班斯基既然不能设法阻止费兰特带着卡片逃跑，那他多半儿也没办法防止他人不知鬼不觉地拿到装置。”

阿利利用手指轻轻敲击着两个人中间的写字台，不规律的节奏宣泄出心中的不安。他最后说道：“我不想考虑那个。只要我们找到费兰特，就能搞清楚他究竟造成了多大危害。在那之前，我们必须搜寻装置。如果詹宁斯真把它藏起来了，他一定力图远远避开埋藏地点，否则干嘛还要留线索呢？所以在现场附近是找不到它的.”

“他可能已命在旦夕，难以远远避开了。”

阿什利又敲起桌子来。“检查快艇的结果表明，有从事过长途高速飞行的迹象，最后险些失事坠毁。这和詹宁斯曾经竭尽所能地拉开自己和藏匿地点之间空间距离的看法是相符合的。”

“你能判断他飞来的方向吗？”

“能，不过那好象没什么用。根据两侧排气孔的情况来看，他曾故意作之字形飞行。”

达文波特叹了口气，“我想你手头总有卡片的副本吧？”

“有的，在这儿。”他抛给达文波特一张三乘五英寸卡片的复制品。

达文波待细看了一阵，那上面写着：

ｘｙ２ｐｃ／２——＋——|ｆ／ａｓｕｃ－ｃ|＋||ｏ|

达尔波特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一开始我也看不出来，我原先请教的那些人也都看不出来。但是你想想，詹宁斯一定认为斯特劳斯追上来了，他不会知道斯特劳斯起码当时已经不能动了。所以他深怕极端派抢在稳健派之前先找到他。他不敢留下明明白白的线索。这个，”处长说着拍一下那复制品，“一定代表着一个表面上晦涩难解、而明眼人一望便知的线索。”

“我们靠它行吗？”达文波特将信将疑地问道。“他毕竟是个奄奄一息、吓破了胆的人，可能本身已经被那个能改变思想的物体所左右。他的头脑不一定清楚，甚至不一定还有人类的特性。他为什么不全力赶往月球站呢？他降落时差不多偏离了半个圆周。是不是混乱得没法清醒地思考了？还是疑神疑鬼、惊惶得连月球站都不信任了？可他起初一定是竭力想去他们那儿的，因为他们收到过信号。我的意思是这张卡片实质上就象表面看起来一一样，根本是个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阿什利庄重地使劲摇头，象个拨浪鼓似的。“他的确很慌乱，而且我料想他惊慌失措，顾不上往月球站飞了，死死缠着他的念头就是要跑、要逃。即便如此，这卡片也并非是莫名其妙的玩意儿。它组合得很巧妙，卡片上每个符号都有它的含意，全部符号又能组合在一起。”

“那么其意义在哪儿呢？”达文波特问道。

“你注意左面有七个符号、右面有两个。先分析左面的。从上面数第三个象是个等号。对你来说，等号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代数方程。”

“那是一般意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没有。”

“假如你把它看得是两条平行线呢？”

“欧几里德第五假设公理？”达文波特试探着提出答案。

“妙极了！月球上有座环形山就叫欧几里德山——用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名字命名的。”

达文波特点点头：“我明白你的诀窍了。ｆ／ａ表示力除以加速度，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提出的质量定义……”

“对，月球上也有称为牛顿山的环形山。”

“是的。不过你稍等等，最下面一个是天文学所使用的代表天王星的符号。就我所知，肯定没有叫做天王星的环形山（或者任何其它月球目标）。”

“你说的不错。但天王星是威廉·赫歇尔发现的，天文符号上的那个ｈ就代表他的姓氏缩写。月球上刚好有以赫歇尔命名的环形山——实际上有三座之多，因为另外还有两座分别是以他的妹妹卡洛琳·赫歇尔和他的儿子约翰·赫歇尔的名字命名的。”

达文波特思索了片刻，然后说：“ｐｃ／２是压力乘光速之半，这个式子我很熟悉。”

“不妨试想是环形山的名称。ｐ也许代表托勒密环形山，ｃ代表哥白尼环形山。”

“再求其平均数？会不会是指正位于托勒密环形山和哥白尼环形山之间的地点？”

“我很失望，达文波特，”阿什利挖苦他说，“我认为你的天文史应该比这要强。托勒密，或用拉丁文叫托勒梅阿斯，曾绘制过以地球为中心的太阳系全图，而哥白尼则发表过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全图。有位天文学家想提出折衷方案，画了一张介乎托勒密和哥白尼二人之间的夭体图……”

“是第谷·布拉赫！”达文波特说。

“对。第谷环形山是月球表面最明显的特征。”

“一点儿不错，咱们接着来。ｃ－ｃ是通常用来表示化学键的符号，我记得有一座邦德环形山。①”

“是的，是以美国天文学家威廉·邦德命名的。”

“看看最上面的一行，ｘｙ２。嗯，就是ｘｙｙ，一个调两个ｙ，等一等，有了，是指阿方索十世，中世纪西班牙那位天文学家国王。他的外号叫聪明人阿方索，调指的是十，ｙｙ的意思是聪明人②。是指阿尔方斯环形山。”

“好极了。 ｓｕ③是什么呢？”

【①英语中帮德（詹宁斯ond） 一姓与化学键的键字（bond）音、形皆同。】

【②调系罗马数字十，两个ｙ英语中应写作ｙｓ。】

【③英语soviet union略写为ｓｕ。】

“这可把我难住了，头儿。”

“我给你提供个答案吧。它代表苏联３也就是过去俄国地区的旧名。是苏联最先绘制了月球背面图，可能这是指月球背面苏联命名的某座环形山，比如说齐奥尔科夫斯基山。好啦，现在你来看，左面的符号都可以解释为代表环形山的名称：阿尔方斯山、第谷山、欧几里德山、牛顿山、齐奥尔科夫斯基山、邦德山、赫歇尔山.”

“右边的符号是怎么回事呢？”

“那可大显而易见了。四等分的圆圈是天文学上代表地球的符号。指向它的箭头说明地球一定处于正头顶上方的位置。”

“啊，”达文波特说，“是指中央江口，地球永远正当那一区域天顶之上。它不是一座环形山的名称，所以把它放在右边，和别的符号分开。

“对了，”阿什利说，“所有符号全都有含意，或者可以从中体会出含意。因此至少可以有相当把握他说它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而是力图使我们了解某些情况。不过是什么情况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搞清楚了七座环形山和一处非环形山的地区。这些又是什么意思呢？推想起来，装置只能藏在一处地点呀。”

“是啊，”达文波特泄气他说，“搜寻起来，一座环形山主是一大片地区。就算咱们假定他为了避开太阳辐射会紧靠阴影部分活动，每一处地点也都有好几十英里的地段要检查。不妨把那个指向地球符号的箭头看作是在指明他藏匿装置的环形山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几乎看见地球正当头顶的地方。”

“已经考虑过了，老伙计。这个地区包括从月球赤道以北的最南端到赤道以南的最北端之间的一大片区域，共有七个可确认其方位的环形山。其中哪个是呢？”

达文波特又皱起了眉头。说了这么半天，他没想到出一点别人没想过的新点子来。“进行全面搜索，”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

阿什利不由得笑了几声。“自出事时起的几周中我们一直是这样干的。”

你们发现什么了？”

“一无所有。我们什么也没发现。不过，我们还没死心.”

“显然对有的符号解释得不对头。”

显然是这样！”

“你刚才说以赫歇尔命名的环形山就有三座。如果说su那个符号代表苏联，指的是月球背面某处地点的话，这也可能指的是背面任何其它环形山：罗蒙诺索夫山、儒勒·凡尔纳山、约里奥。居里山等等。依此推断，地球符号也可能代表河特拉斯山，因为在不少神话中，他都被画成撑托地球的形象①。箭头也可能代表直壁。”

“这都没有异议，达文波特。但是即使我们对符号的判断及作出的解释都包含有正确的答案，我们又怎么把它同各种错误的解释区分开呢？或者怎么同虽则解释正确却错认了符号的情况区别开呢？这帐卡片里一定隐含着什么能使我们恍然大悟、能毫不含糊地启发我们从一团乱麻中一下子找到头绪的东西。可我们的努力全失败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生力军啊。达文波特，你有什么高见吗？’、

“我想告诉你有件事咱们可以做，”达文波特有点勉强他说，“咱们可以去请教一位我……啊呀，天哪！”他霍然离开座椅往起站。

阿什利也一下子兴奋起来。“你想到什么了？”

达文波特感到双手颤抖，他努力不使嘴唇抖动，他说：“先告诉我，你们调查过詹宁斯过去的履历吗？”

“当然。”

“他是哪个大学的？”

“东方大学。”

达文波特感到一阵狂喜蓦地袭来，但他极力抑制自己。眼下还得沉住气。“他听外星学课吗？”

“当然听啦。那是地质专业的必修课。”

“那就对头了。你知道谁在东方大学教外星学课吗？”

阿什利打了个榧子，“那个怪物，名字叫什么来着……哦，温德尔·厄尔思。”

“一点不错。那个怪物在他那一行里可是大名鼎鼎的人。他替咱们局当过好几回顾问，每次的结果都极其圆满。我本来正琢磨我们这回再去请教这位怪人，后来注意到这张卡片也教我们这样做。就是那个指着地球符号的箭头。这个画谜是认识厄尔思而且以前当过他的学生的人写的，它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明摆着是说，‘去找厄尔思。…①

【①厄尔恩（urth）与英语“地球”（earth）一同谐音。】

阿什利仔细盯着卡片看，“上帝，有这个可能。但是这张卡片边我们自己都看不出所以然来，厄尔思又能给我们出什么主意呢？”达文波特耐着性子彬彬有礼他说：“我建议去请教他，先生。”

阿什利好奇地东张西望，有点畏缩地打量着口周。他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而危险的古玩店中，随进都可能从黑暗处跳出个尖声怪叫的魔鬼来。

光线微弱，随影重重，房间空荡荡的。靠墙处单调地放着缩微阅读胶片，一直堆到天花板。一个角落上有一台呈示柔和悦目的立体图象的银河镜，它的后面依稀可辨有几张星图。另一个角落上有一张月球图，不过也可能是一张火星图。

只有房间中央的写字台上有一盏光线集中的灯在大放光明。写字台上乱堆着纸张、文槁和打开的书籍。一架小型阅读器上面装着胶片，一只者式圆形钟面的座钟在欢快地悄声滴喀作响。

阿什利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此刻外面正是下午时分，太阳还高挂在空中。在里面这块地方，只有永恒的黑夜。根本着不见有窗户，尽管充分保持了空气流通，他还是免不了有患了幽闭恐惧症的感觉。

他凑到达文波特跟前，后者似乎对这个令人难受的环境无动于衷。

达文波特低声说：“他马上就要来了，先生。”

“这地方老这样吗？”阿什利问。

“老这样。据我所知，他除了穿过校园去上课之外，从来不离开这个地方。”

“先生们！先生们！”传来了男高音尖声细气的声音。“我真高兴见到你们，欢迎你们赏光。”

一个胖墩墩的人影从另一个房音匆匆而至，穿过阴影来到了灯光之下。

他对他们灿然微笑，同时往上推着厚厚的圆眼镜，以便通过它来看东西。他的手刚一松开，眼镜立刻又滑了下来，不大稳当地架在他那狮子鼻的圆鼻头上。“鄙人温德尔·厄尔思，”他说，他短粗滚圆下巴上的那撮乱糟糟的灰白山羊胡子一点也没给他增添威严，那副笑咪咪的面孔和矮胖浑圆的身躯干更是完全缺乏神气劲儿。

“先生们！欢迎你们赏光，”厄尔思又说了一遍，说着一屁股坐到椅子里，两条短腿晃晃悠悠地挂着，脚尖离地面足足有一英寸。”达文波特先生也许还记得，对我来说足不出房是……呃……一件相当要紧的事。我不喜欢旅行，当然，走走路除外，漫步走过校园对我来说也就活动得够了。”

阿什利还站着，颇有点尴尬。厄尔思盯着他看，也越来越显出尴尬的神情。他掏出块手绢擦了擦眼镜，再把它戴上，说道：“哦，我看出咱们的难处了，你们没有椅子坐。好，来吧，请自便。要是上面有东西，先把它拿开，拿开，请坐吧。”

达文波特动手把一把椅子上的书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把椅子推给阿什利。然后又把另一帐椅子上的头盖骨标本更加小心地放到厄尔思的写字台上，标本的下颌骨绑扎着不结实，在他挪动时松了，就歪着下巴立在桌上。

“没关系，”厄尔思和蔼他说，“没事儿。现在说说你们的事吧，先生们。”

达文波特等了片刻，想让阿什利先开口接着就欣然拉过了话头。“厄尔思博士，你还记得你有个叫詹宁斯的学生吗？卡尔·詹宁斯。”

顷刻间厄尔思的笑容消失了，努力地回忆着。他那有点突出的眼睛不住地眨动。“不，”他最后说，“一时想不起来。”

“学地质专业的。若干年前他听你过的外星学课。我带着他的照片，看看是不是能帮点忙。…

厄尔思把递给他的照片凑到眼前，专心地审视着，不过脸上依然露出疑惑神色。

达文波特继续讲下去：“他留下了隐晦的信息，它是解决一个极其重要问题的钥匙。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不能圆满地解释它，可我们弄明白了一点——它指引我们来请教你。”

“真的？大有意思了！你们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无非是想听听你对解释这个信息有什么看法。”

“我可以看看它吗？

阿什利默默地把纸片递给温德尔·厄尔思。外星学家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它，又翻过来看了一下空白的背面。他说“什么地方写着让来问我呢？”

阿什利愕然一惊，但是达文波特抢先说道：“就是那个指着地球符号的箭头。看来意思很清楚。”

“很清楚这是个指着代表地球的行星符号的箭头。我认为假如它是在某个其它天体上被发现的话，可能是直截了当地表示‘到地球去’的意思。”

“它是在月球上发现的，厄尔思博士。我想存在着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不过当我们了解到詹宁斯曾经是你的学生时，马上觉得它显然似乎是在指你。”

“他在这儿的大学里听过外星学课？”

“是的。”

“哪一年呢，达文波特先生。”

“一１８年。”

“啊，谜团解决了。”

“你是说信息的含意解决了吗？”达文波特说。

“不，不。那个信息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是说为什么我想不起他来的谜解决了，因为我现在记起他了。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家伙，多虑、腼腆、不爱出头露面，完全不是使人难以忘怀的那类人。要没这东西，”他拍了拍那纸头，“可能我说什么也想不起他来。”

“为什么一纸卡片就使事情有了转机呢？”达文波特问道。

“它是用一语双关的文学游戏提到我的。地球——厄尔思。当然，编得不怎么高明，可确实是詹宁斯的作法。他的乐趣就是说俏皮话，可老也想不出称心的妙句来。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不时乱编双关俏皮话。我也很喜欢双关语，挺欣赏它，可詹宁斯（对了，现在我完全记起他来了）说的简真瞥脚透了。不是拙劣不通，就是毫不含蓄、索然无味，就象这一句似的。他完全缺乏说俏皮话的天才，可是热衷得不得了……”

阿什利突然插嘴说：“信息的内容完全是以单一类型的双关语组成的，厄尔思博士。至少我们认为是这样，这和你刚才讲的也是一致的。”

“噢，”厄尔思扶了扶眼镜，再次透过镜片审视着卡片和上面的符号。他撅起嘴，然后乐呵呵地他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那样的话……”阿什利的双手攥成了拳头，张口要讲话。

“不过要是你们告诉我整个经过，”厄尔思接着说，“那也许可能看不出点儿什么来。”

达文波特赶紧对阿什利说：“我可以谈吗，先生？我相信此人靠得住，也许有门儿.”

“说吧，”阿什利嘟嚷着说。“事已至此，又有何妨？”

达文波特用简捷明了的措词略述了一下事情的始未，厄尔思细心地听，短粗的手指在闪闪发亮的乳白色写字台面上挥来挥去，就象在拂掉看不见的烟灰似的。故事快讲完的时候，他抬起双腿象弥陀佛一样盘腿打起坐来。

当达文波特讲完的时候，厄尔思又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们带来费兰特整理的谈话记录副本了吗？”

“带了，”达文波特说。“你想看看吗？”

“请给我.”

厄尔思把那条缩微胶片放到扫描器中迅速地看了一遍，看到某些部分时嘴唇不住莫名其妙地动来动去。最后他拍了拍那书写着费解的信息的卡片复制品说：“你们说这就是全局的关键？是决定性的线索？”

“我们认为是这样，厄尔思博士.”

“而且它不是原件，只是个复制品。”“是这样。”

“原件让那个费兰特带走了，你们相信它落到了极端派手里。”

“完全可能.”

厄尔思摇摇头。看起来有点儿发愁。“人人都知道我绝不同情极端派，我愿用一切手段同他们斗争。因此我并不想作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可是……到底有什么能说明这个影响思维的物体确实存在呢？你们仅仅掌握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还有你们对一系列神秘标记的复制本所作的模棱两可的推断，而那些标记很可能一点意义也没有。”

“是的，厄尔思博士。但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你们对这份副本的准确性有多大把握呢？这上面如果漏掉了原件上的某些内容，某些能使这一信息一目了然的内容，某些破解这一信息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又怎么办呢？”

“我们肯定副本完全准确。”

“反面是怎么回事？这份复制品的背面什么都没有。原件的反面是什么样？”

“进行复制的那名特工人员告诉我们原件背面是空白。”

“人是会出差错的。”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出了差错，我们必须根据他并未出差错这一设想进行工作，至少在找回原件之前要这样子。”

“你们还要我相信，对这个信息所作的一切解释都必须不折不扣地以在这儿看到的东西为依据，”厄尔思说。

“我们认为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坚信是这样。”达文波特说，感觉信心越来越不足了。

厄尔思还是副发愁相。他说：“为什么不让那个仪器就留在它所在之处呢？要是哪一帮人都找不着它，那样倒更好。我不赞成任何操纵控制思想的行径，不愿意为助成这种事出力。”

达文波特觉察到阿什利要开口说话，赶快伸手推推他胳膊拦住他。达文波特说：“这一点我可以据实以告，厄尔思博士。操纵控制思想的作用还不是装置的全部功能。比方说有个地球上的探险队前往一个遥远的原始行星，丢在那儿一部旧式的收音机，比方说当地土著居民已经发现了电流，但还没有研制出真空管。

“当地居民可能会发现如果给收音机通上电；有些里边的玻璃玩意儿就会变热发光，但他们当然收不到什么能听出名堂的声音，至多也就能听到点儿劈劈啪啪的杂音。然而要是他们把收音机通上电放到澡盆里，澡盆里的人就可能被电死。那么那个行星上的人是否应当就此作出结论，说他们正在研究的这个装置是专门设计用来杀人的呢？”

“我明白你的推理。”厄尔思说。“你认为操纵控制思想的性能只是这装置的附属功能吗？”

“我深信是这样，”达文波特诚恳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渗透它的实际功用，地球上的技术可能会飞跃几个世纪。”

“这么说你同意詹宁斯提出的看法，”厄尔思说到这儿又查了一下缩微胶片，“他说过‘它可能是一把钥匙，通向……谁知道通向什么地方。它可能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科学革命的线索。”。

“一点儿不错。”

“可是操纵控制思想的作用确实存在，而且无比危险。不管收音机的用途是什么，它毕竟电死了人。”

“那正是我们决不能让极端派得到它的原因。”

“或许也不该让政府得到吧？”

“但我必须指出，小心谨慎有其合理的限度。要说危险，那是人们随时都会遇到的，比如说！日石器时代的第一把打火刀，甚至再往上追溯到第一根木棒都是能杀人的。它们可以被利用来使弱者在暴力威胁之卜屈从于强者的意志，那也是操纵控制思想的一种形式。虽然抽象笼统他说起来装置可能是件危险的东西，可关键并不在于装置本身，而在于利用该装置的那些人的意图，厄尔思博士。极端派已经宣布要消灭99．9％以上的人类。无论组成政府的那些人具有什么样的缺点，政府总不致于有这样的意图吧。”

“政府想怎么样呢？”

“对装置进行科学研究。甚至连操纵控制思想这种功用本身也能带来无可限量的益处，用于启蒙的目的，它能引导我们涉足于精神功能的物质基础。我们可以学会矫正精神错乱或者纠正极端派思想，人类可以学会普遍发展较高的智力。”

“我怎么能相信这种理想主义的唯心论真的会付诸实践呢？”

“我坚信不疑。请想一想，如果你帮助我们，只能说政府将来有向坏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如果你不帮助我们，可要冒听任极端派实现其明白宣布的确凿目的的风险。”

厄尔思深思地点点头。“也许你说得对。不过我想请你们帮个忙。我有个侄女，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一向不肯纵情于旅行之类的傻事，她对此老是闹别扭。她声明除非我有朝一日陪她到欧洲或北卡罗来纳或其它僻野之处去走走，她决不罢休……”

阿什利郑重其事地往前屈了屈身，对达文波特制止的手势完全置之不理。“厄尔思博士，如果你帮助我们找到装置并且能使它发挥作用的话，我向你保证我们将很高兴帮助你摆脱你憎恶旅行的毛病，并且助成你和令侄女前往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厄尔思瞪着那双金鱼眼，缩在那儿怔住了。有好一会儿他不断频繁地顾盼囚周，就象落入了陷饼似的。“不！”他气呼呼他说，“根本不是！绝对不是！

他的声音减弱为真挚而嘶哑的耳语。“我来说明一下我的报酬的性质。如果我帮助了你们，如果你们找回了装置并且学会了使用它，如果我帮忙的事传了出去，我侄女将会对政府大发雷霆。她是个极其任性、动不动就尖声叫喊的女人，她会出面征集签名，组织游行，什么也不能使她罢手。但是你们不要对她让步，决不要让步。你们·得顶住一切压力。我希望我还象现在一样置身世事之外。那就是我全部的、也是最低限度的报酬。”

阿什利脸红了。“当然可以，因为那是你的愿望。”

“你说话算数吗？”“我说话算数。”

“请别忘了。我也拜托你了，达文波特先生。”

“准让你如愿以偿，”达文波特安慰他说：“我看，现在你可以解译那图形了吧？”

“图形？”厄尔思间道，似乎正煞费心思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卡片上。“你是说xy什么的这些标记吗？”

“是啊。它们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我想，你们作的解释无可非议。”

阿什利火了。“你说了一大套要帮助我们啦等等，难道都是废话吗？刚才唠叨报酬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呢？”

温德尔。厄尔思看来有点不知所措，而且颇感吃惊。“我愿意帮助你们。”

“可你又不知道这些图形是什么意思。”

“我……我不知道。可我知道那个信息是什么意思。”

“你真知道？”达文波特喊道。

“当然。它的含意一目了然。你们的故事讲了一半我就猜到了。后来看了斯特劳斯和詹宁斯的谈话记录我就成竹在胸了。先生们，你们中要定下心来想想，你们自己也会弄通是什么意思。”

“你瞧瞧，”阿什利恼怒他说，“你还说你不知道图形是什么意思。”

“我是不知道。我是说我知道信息是什么意思。”

“除了图形还有什么信息呢？老天爷，难道是这张纸吗？”

“不错，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用了隐形墨水或者其它类似的东西？”

“不！你们怎么这么难开窍呢？你们自己不是就是要看破机关了吗？”

达文波特向阿什利弯过身去低声说：“先生，请你让我来处理好吗？”

阿什利不快地哼了一声，强自抑制他说：“你来吧。”

“厄尔思博士，”达文波特说，“你能把你的分析告诉我们吗？”

“啊！好的，完全可以。”身材矮小的外星学家在椅子上安然坐好，用袖口擦了擦湿漉漉的额头。“咱们来推敲一下这个信息。如果你们承认四等分圆圈和箭头是指示你们来找我的话，那还剩下七个图形符号。如果这些符号真的是代表七座环形山，那至少其中六个符号一定只是用来转移视线的，因为装置肯定只藏在一处地点。它并没有活动的或者可以拆卸的零件，它完全是件整体。

“再者，这些图形符号也没有一个是直言不讳的。用你们的解释，ｓｕ可能指的是月球背面的任何地方，那片地区和南美洲差不多大。还有ｘｙ２，阿什利先生说它可能指的是‘第谷山’，达文波特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指‘托勒密山和哥白尼山之间的中途’，或者依此而论它也入场指的是‘柏拉图山和卡西尼山之间的中途’。诚然，ｘｙ２可能是指‘阿尔方斯山’（那确实是十分独到的见解），但是它也可能指的是某个坐标系，其中的ｙ坐标恰好是调坐标的平方。同样，ｃ－ｃ可能代表‘邦德山’，它也可能代表‘卡西尼山和哥白尼山之间的中途’。ｆ／ａ可能代表“牛顿山’，也可以代表“法布里鸠斯山和阿基米德山之间的中途。”①

【①本段中“柏拉图”与“卡西尼”字首分别为ｐ和ｃ“哥白尼”字首为ｃ“法布里鸠斯”与“阿基米德”字首分别为下和斯特劳斯。】

“简言之，这些图形有这么多的含意，结果等于毫无意义了。即使其中确有一种解释是其真正的含意，也无法从其它解释中把它挑出来。因此，唯一明智的答案就是假定所有这些图形都只是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然后，需要判断有关信息的种种情况有哪些是含混不清的，哪些是完全清楚的。答案只能是它肯定是个信息，肯定是指示藏匿地点的线索。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下来，对吧？”

达文波特点点头，接着又谨慎他说：“起码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肯走下来。”

“好，你们曾把这个信息说成是解决全局的钥匙，你们一直拿它当做决定性的线索来人手。詹宁斯本人也把装置说成是一把钥匙或是一条线索。假如我们把这种严肃认真的看法和詹宁斯双关语这件事联系起来考虑再想到携带的那台操纵控制思想的装置可能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嗜好……让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

“十六世纪后半叶，罗马有个德国那稣会教士。他是个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１５８２年曾协助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改革过历法，完成了全部改革所必需的庞杂的计算。这位天文学家崇拜哥自尼，但是他不承认太阳系日心说的观点。他固持旧日的信念，坚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１６５０年，也就是这位数学家去世差不多四十年之后，另一位那稣会教士、意大利天文学家乔万尼·巴蒂斯塔·里奇奥利绘制了月球图。他用已故天文学家们的姓名命名各座环形山，因为他坚决排斥哥白尼的学说，他选用了那些断言地球是宇宙中心的人的姓氏命名的那些最大、最壮观的环形山——如托勒密山、希帕克斯山、阿尔方斯十世山、第谷·布拉赫山。里奇奥利忽略了它，在一个世纪以后才以另一位天文学家的名字为它命名，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上了断头台的巴伊。”

阿什利一直焦躁不安地听他讲，这时插口道：“可这些和信息有什么关系呢？”

“噢，大有关系，”厄尔思颇感意外他说，“你们不是把这个信息说成是全局的匙吗？不是把它看作是决定性的线索吗？”

“当然是啊。”

“我们在着手解决的是某件事的线索或钥匙之类的东西，这一点没什么疑问吧？”

“不，没有，”阿什利说。

“那好，我刚才讲的那位德国那稣会教士的名字是在里斯托夫·克劳，其实发音应该念成‘克娄’。你听出双关的意思来了吗？克娄——线索。”①

【①英语中线索（dm）一词读作‘克’，与klau（克娄）的姓读音相似。】

阿什利由于失望，好象全身都松懈了下来。“牵强附会，”他嘟嚷着说。

达文波特焦急他说：“厄尔思博士，就我所知，月球上并没有叫克劳的月貌特征。”

“当然没有，”厄尔思兴奋他说，“这正是全局的关键。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邵十六世纪后半叶，欧洲学者都把他们的姓拉丁化，克劳也不例外，他把德文字母‘ｕ’换成了相应的拉丁文字母‘ｙ’，又在词司尾加上了‘ius’就成了典型的拉丁姓氏，克里斯托夫。克劳也就这样成了克里斯托夫·克拉毕斯。我想你们都知道叫克拉毕斯山的大环形山。”

“但是……”达文波特刚想开口。

“别对我说‘但是’，”厄尔思说。“先让我指出，‘克拉毕斯，在拉丁文里是‘钥匙’的意思。现在你们明白这个两重意义、跨两种语言的双关话了吧？克劳——线索；克拉毕斯——钥匙。要没有装置，詹于斯毕生也想不出一句两重意义、跨两种语文的双关话来。现在他做到了，我倒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死亡会不会是一种接近胜利凯旋的结局。他指引你们来找我，因为他知道我会记得他对双关语的嗜好，也知道我也挺喜欢这些。”

调查局的两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厄尔思庄重他说：“我建议你们搜索克拉毕斯山的阴面，要在地球最接近头顶上方的地带找。”

阿什利站起身来，“你的录像电话在哪儿？”

“在隔壁房间。”

阿什利匆匆跑了出去，达文波特踌躇不前。“你有把握吗？厄尔思博士。”

“有相当把握。不过即使我措了，我料想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什么而言没关系？”

“你们找得着找不着都没关系。因为就算极端派找到了装置，他们大概也无法使用它。”

“为什么你这么讲呢？”

“你们问我詹宁斯从前是不是我的学生，但是你们从来没问过我有关斯特劳斯的情况。他也是个地质学家，也是我的学生，要比詹宁斯晚一年左右。我对他还记得很清楚。”

“噢？”

“一个讨厌的人。很冷漠，我想那是极端派的特征。他们全都是非常冷漠、非常刻板，非常自命不凡的。他们没有感情移入，否则他们就不会高谈阔论要消灭数十亿人类了。他们具有的感情是冷冰冰的感情、利己的感情，那种感情是无法沟通两种不同人类之间的距离的。”

“我想我明白这个。”

“我确信你明白。根据斯特劳斯的胡话整理的谈话记录，告诉我们他是无法操纵装置的。他缺乏强烈的感情，或者说是缺乏必要的感情类型。我推测所有的极端派都是这样。但不是极端派的詹宁斯却能操纵装置，所以我猜想任何运用装置的人都不会蓄意怀有残忍的冷血心理。他可能象詹宁斯伤害斯特劳斯那样出于惊恐而伤人；但决不会象斯特劳斯企图加害詹宁斯那样巧用心计去伤人。简单说，咱们套一句俗话，我认为装置能以爱来启动，但决不能用恨来启动。而极端派纯粹些心怀仇恨的人。”

达文波特连连点头。“但愿我是对的。不过……假如你断定恶人无法操纵装置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对政府的动机这样不放心呢？”

厄尔思耸耸肩。“我想要搞清楚你们确实能自主地合理思考并且能唬住对方，而且在即席辨论的场合下能令人折服他说服对方。你们毕竟有可能不得不去对付我的侄女。”

# 《运输牲畜》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这种机遇千载难逢，”阿诺尔德喜滋滋地说，“有近百万元的收入，只需最少的投资，成本还能迅速回收……喂，你在听吗？”

格里高尔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他整天枯坐在ＡＡＡ行星消毒公司的办公室，真感到度日如年，浪费青春。他的合伙人阿诺尔德坐在办公桌后，双腿高高跷在成堆尚未付款的账单上。

玻璃门外人影幢幢，但都是去其它公司：有去火星钢铁公司的，也有去宇宙新产品公司的。它们都位于同一楼层，惟独尘埃满布的ＡＡＡ行星消莓公司的门庭一直无人问津。

“还等什么？”阿潇尔德大吼道，“我们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这并不属于我们的经营范围，”格里高尔说，“我们的专业是维护新行星的清洁与安全，难道你连这也记不得啦？”

“可现在有谁需要行星的清洁和安全？”阿诺尔德反唇相讥。

不幸，他说的话千真万确。

当他们那次成功清除了幽灵五号星球上的“幽灵”以后，ＡＡＡ行星消毒公司曾一度辉煌，可惜好景不常。对宇宙的扩张逐渐趋于停滞，人们忙于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建造城市、开垦荒地、敷设道路等等，谁也不再继续去寻找新的行星。

“我们得考虑考虑前景，”阿诺尔德说。“现在许多人生活在新行星上，他们急需牲口，得从地球运去……”他耍了个夸张的手势，“就是说得由我和你去运！”

“我们可缺少运输牲口的设备。”格里高尔提醒他说。

“我们有艘星际飞船，还需要什么？”

“需要的可多啦，主要是知识和经验。在太空运送活动物是极为复杂的，我听说只有专家才能胜任。假定从地球到奥米加Ⅳ星的半路上母牛得了口蹄疫，你知道该怎么治吗？”

阿诺尔德用权威的口吻说：“那我们就只运输耐劳吃苦、抗病力强的品种，牲口登船前先进行体格榆查，再由我亲自对飞船消毒。”

“你真是个异想天开的家伙，”格里高尔发了火，“准备倒霉吧！这里所有运送动物的业务都被特里盖依公司垄断包揽啦！他们绝不会容忍别人插手，而且也没人敢于和他们竞争。你准备如何应付他们？”

“我们可以把运价压得低低的。”

“那我们就会饿死。”

“不干反正也得饿死，不如一试。”

“我认为饿肚子总比被特里盖依公司从背后打来黑枪要好．我们也许会在半路上发现饮水箱灌的是煤油，或者氧气罐漏气等等。”

“你的想像力真丰富！”阿诺尔德嘲笑说：

“你以为这纯粹是我凭空想像的吗？这种事故已不止一次在现实中出现了。特里盖依公司独霸天下，他们什么阴谋不搞？”

这时室门被推开，阿诺尔德的脚一下子就从桌上移开，格里高尔也忙把扑克扫进抽屉。

那人的体型矮壮结实，头部小得不成比例，绿白色的皮肤，看来不像是地球人。他快步直接走到阿诺尔德面前。

“三天后牲口即可从特里盖依公司的中心仓库空间站启程。”客人说。

“有这么快，范斯先生？”

“是的，你们需要特别小心地照顾亥犬，锒丝羊在几天前就已来了。”

“好的，这位是我的合伙人。”阿诺尔德转身介绍格里高尔，后者还在张口结舌。

“认识您真是幸会，”范斯先生紧紧握住格里高尔的手说，“你们很值得钦佩，小伙子们。敢大胆主动地参加竞争，我佩服你们的胆略。路程还熟悉吗？”

“有关一切我都记下了。”阿诺尔德答说，“我的合伙人可以随时出发。”

“我马上去佛莫因Ⅱ星，在那里等着你们。预祝一路顺风。”范斯先生说。他转身离去。

格里高尔强咽了一口气才问：“阿诺尔德．你在搞什么鬼名堂？”

“我的鬼名堂就是让我俩都发大财！”阿诺尔德尖酸地回答。

“是去运送外星牲口吗？”

“是的。”

“在特里盖依公司的眼皮底下？”

“不错。”

“把合同给我看看。”

阿诺尔德拿出文件。

那上面写着：ＡＡＡ行星消毒（兼运输）公司承担运送五头亥犬，五头科莫蜥及十头银丝羊到佛莫因星系的任务。牲畜应从特里盖依公司中心仓库空间站装船，在佛莫因Ⅱ星的仓库交付。此外ＡＡＡ公司有权根据情况需要酌情建立自己的仓库。

合同载有上述动物在送达时应当是生龙活虎、完好无缺的，要健康而生气蓬勃，能进行交配繁殖等一些条款。合同中还包括这么一条：如果动物被丢失，没按时送达仓库，或送达时不是活的，不是健康的，不适合繁殖等等时必须由ＡＡＡ公司赔偿一笔数额巨大的违约金……

合同简直就是两个敌对超级大国之间签订的一份协议，火药味挺浓。

“你当真签下这份要命的合同？”格里高尔不信地问。

“琊还用说？你只需要去干就是了——把这些动物送到佛莫因Ⅱ星上去。”

“我？那么你做什么？”

“我留在这里，保证对你的支持及援助。”阿诺尔德说。

“你是在飞船上支援我吗？”

“不……不，那是不可能的。银丝羊的模样我一看就非恶心呕吐不可。”

“那这份合同也同样让我倒足胃口！”

“但我是负责科研的，”阿诺尔德强调说，他额角流下大颗汗珠，“我和你曾这样说定过的，难道你忘了？”

格里高尔当然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的君子协定，于是他只得叹气耸肩了事。

这对合伙人毫不迟延地备好飞船。船上的货舱分成三个舱室，按每种动物的数量分配。由于所有动物都呼吸氧气，都能在华氏７０度左右的温度下生存，所以倒也没产生什么矛盾。飞船上还准备了大批饲料。

三天后一切就绪，阿诺尔德陪同格里高尔一起去特里盖依公司的中心仓库装货。

一路上平安无事，但格里高尔依然提心吊胆。关于这家垄断企业的手段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传说，所以格里高尔尽量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燃料和必需的食品用具都在别处采购好，也不准特里盖依公司的任何人员进入船舱。

不过这艘破烂的老式飞船的外表实在使他们丢尽颜面。飞船被安排在装货接口处，夹在两艘崭新的特里盖伙公司快速飞艇之间。

阿诺尔德留下监督装货，格里高尔则去办理报表。一位公司职员把有关文件递给他，当他阅读时，那职员饶有兴趣地瞅着格里高尔。

“您要运送亥犬，是吗？”那职员彬彬有礼地问。

“小错。”情啦高尔说

“同时还装运银丝羊和科莫蜥，”那职员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动物统统装在一起，您可真够泼辣，格里高尔先生。”

“谁？是讲我吗？为什么？”

“您听说过那句谚语吗？‘如果与亥犬同行，就别忘记带放大镜。”

“对不起，我对这类谚语一无所知。”

职员友善地一笑，还朝格里高尔摊摊手。

“那么当这次航程结束时，您自己就会编出许多谚语了。祝您一路顺风，格里高尔先生，这是我非官方的祝愿。”

格啦高尔也报以微笑，转身回到装货处。

亥犬，科莫蜥及银丝羊已经装上了飞船，分别安置在各自舱内。阿诺尔德打开空气调节系统，检查了温度并为所有动物分发一天口粮。

“好，你的时间到啦。”阿诺尔德快乐地宣布。

“的确是到了”格里高尔并不那么必高采烈。他登上船，对那些成群笑着看热闹的人不理小不睬。

飞船又被送到起飞处，转瞬之间格里高尔已身处太空，他把航向对准佛莫因星系。

太空航程的第一天是够紧张的：格里高尔检查了所有仪器，查看了水箱、水槽、管道及接线。当确信起飞没对飞船造成任何损害后，他去巡视那些动物，现在是弄清这些牲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了。

右前舱装的是银丝羊。它们每头都像硕大无比的雪球。格里高尔知道银丝羊的绒毛非常珍贵，在任何地方都能卖出大价钱。

这种动物显然对失重极不习惯，所以给它们的食物碰都没碰。它们笨拙地飘浮在空中，在墙壁和顶板间磕磕碰碰，“咩咩”地号叫诉苦，哀求给它们脚下提供一块坚硬的土地。

科莫蜥倒是一切良好，它们是些皮肤光滑的蜥蜴类巨大生物。格里高尔真无法想像它们能在农业上起什么作用。现在它们正在冬眠，也许一直能睡到航程结束为止。

五头亥犬在他一出现时就快乐地吠叫起来，这些温和的食草哺乳动物对失重状态显然十分适应，活跃异常。

很好，格里高尔回到操纵舱时这么想。这趟航程的开端很不错：特里盖依公司没有暗算他，动物们在途中总的说来也还争气。

也许这次旅程真的并不怎么危险，格里高尔祈望上帝多多保佑。

在检查过无线电台及控制系统的开关后，他拨好闹钟就躺下入睡了。

八小时后他醒过来。这一觉似乎并没让他精神焕发，相反却是头痛欲裂，连咖啡也感到黏黏的，一股子难闻的气味。格里高尔在仪表台前甚至很难集中注意力。

在他和阿诺尔德举行例行通话时，他感到自己连眼皮也睁不大开了。

“我说完了，”他打了个呵欠，“这里真闷气，我得再打会儿盹。”

“闷气？”阿诺尔德反问道，电波中的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似的，“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啊，难道空凋……”

这时格里高尔发觉仪表在他面前摇晃，越来越模糊，看不清眼前的一切，于是他伏在仪表台上闭起双眼。

“格里高尔！”

“呃……呃……”

“格里高尔！赶快检查一下空气含氧量！”

格里高尔用手指扒开眼皮，勉强望了一眼仪表，他发现二氧化碳的浓度是空前的。

“好像氧气也变少了。”他告诉阿诺尔德，“等我睡醒后再解决吧。”

“这是有人在破坏！”阿诺尔德大骂道，“快醒醒，格里高尔！”

格里高尔使尽全身力气伸手打开空气供应应急系统，一股纯净的氧气扑鼻而来，接着他硬撑站起，摇晃一阵后用水沾湿自己的脸，这才清醒过来。

“现在去看看动物！”阿诺尔德高喊道．“快去检查一下动物们怎么啦！”

格里高尔把辅助通风系统接通到所有三个动物舱内，沿着走廊冲去。

科莫蜥好好的，没从冬眠中醒来。

亥犬也没露出任何缺少氧气的异状。

但是有两头银丝羊已经昏迷，现在刚刚苏醒。格里高尔在它们舱内弄清了事故的由来。

并不存在什么人为的破坏，只是墙上和顶板上的通风管道都被银丝羊的绒毛堵塞了。团团羊绒浮在停滞的空气中，活脱脱是一幅雪花纷飞的美景，堵塞严重影响了船内的通风。

“这事是必然的．”当格里高尔汇报这一切时，阿诺尔德说，“难道我没警告过你，每星期必须对银丝羊剪两次毛吗？你是忘了吗？书上说，银丝羊是一种细绒毛的哺乳动物。是地球绵羊的远亲。原产于捷西斯Ｖ星，但能在其它星球繁殖，只要求那里具备较强的重力环境。银丝羊毛织成的衣服防火防虫，既不会磨蚀也不会腐烂，这主要是由于毛内含有可观的金属成分。必须一周剪两次毛……”

格里高尔在通话结束后，从工具柜里找到一把能剪铁皮的剪刀，可是锐利的刀刃很怏就被金属绒毛弄钝，这种羊毛需要使用特殊硬合金：削造的剪刀修剪。

他只得放弃剪毛而去收集各处的绒毛，努力把通风管道打扫干净。

晚饭时他感到满嘴都是绒毛而苦恼不堪，最后心烦意乱地睡了。

醒来时，这架飞船的航向倒没有发生变化，主机工作得很好，格里高尔这才比较放心，特别在见到科莫蜥还在蛰伏，亥犬的行动也很正常之后。

但是他发现银丝羊自从上船后，从没吃过一丁点儿食物，情况比较严重。他和阿诺尔德进行联系，想听听忠告和建议。

“非常简单，”阿诺尔德在查阅参考手册后说，“银丝羊的喉部缺乏肌肉，无法自己吞咽。为了使食物从食管落下，它们平时靠的是重力作用。而你们那里偏偏又是失重，所以食物就无法进入胃部。”

这种事的确非常简单，只是一个在地球上没有预料到的细节。但是在太空中，在宇宙飞船的条件下，最最简单的问题往往也会转化为最最复杂的难题。

“你可以让飞船自旋，这样可以产生一定的离心力，形成人工重力场。”阿诺尔德说。

格里高尔很快进行了计算。

“这么一来需要消耗很多能量。”他说。

“那么还可以像书中说的那样：用手把食物塞进去，你得先把食物搓成湿而软的团状，然后把手伸进它们的喉咙把食物硬推下去……”

格里高尔厌恶地切断联系，决定还是让飞船自旋，他双腿大撇，忐忑不安等着……

后来只见银丝羊把饲料吃得津津有味，使格里高尔心花怒放。

他继续驾驶飞船，在茫茫太空中艰难地前进。

又到了该喂食的时间，格里高尔在发给银丝羊饲料后．走向亥犬舱打开门就招呼说：“吃东西啦，快来！”

然而什么动物也没过来。

舱内空空如也。

格里高尔感到一阵纳闷，这是不可能的！亥犬没处可去。难道它们在开玩笑，躲在什么地方不成？但舱内哪有地方藏匿这五头亥犬？

他的纳闷变成惊恐，格里高尔想起一旦动物丢失或受伤时的那笔违约金……

“嗨，亥犬！快出来，亥犬！”他大声叱喝，但没有丝毫回音。

他仔细检查墙壁、天花板、门及通风管道——也许，亥犬竟由此溜出去了？

亥犬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突然听到自己脚下发出沙沙声，低头一看，有个小东西仿佛从近旁一掠而过。

那是一头亥犬，小得只有5厘米长。格里高尔接着找到其它四只——它们都躲在旮旯里挤成一堆，全都只有那么一点点大。

邪位特里盖侬公司的官员说什么来着：“如果与亥犬同行，就别忘记带上放大镜。”

格里高尔连昏厥的时间也没有，他小心翼翼在身后掩上门，飞快去了电台。

“奇怪，”阿诺尔德在地球上说，“你说它们竟然缩小啦？让我来查查……喔，你大概是建立了人工重力场吧，对吗？”

“我当然建立了，那是为了让银丝羊能顺利进食。”

“这就难怪啦，”阿诺尔德责怪他说，“亥犬只适合在微重力下生活。”

“这我哪能知道？”

“如果它们受到超重力作用，甚至能缩成微生物那么大小呢，结果会失去知觉并死亡。”

“是你自己让我建立人工重力场的！”

“是吗？但我只是略微提及有这种喂食的可能性而已，我劝过你用手来喂它，对吗？”

格里高尔拼命克制自己，否则一怒之下他会把电台横扫出去……他勉强耐下性子说：“阿诺尔德．你是说亥犬只习惯于微重力环境，是这样的吗？”

“不错。”

“而你又说银丝羊需要强重力场，那么你在签定合同时预先考虑过这些吗？”

阿诺尔德慌乱地干咳一声说：“我……你看……我知道这件事是确有点棘手，不过这趟运输的收入很可观呀！”

“那当然，只要你我不遭报应就行。请问阁下现在对我有何指示？”

“把温度降低，”阿诺尔德自信地浼，“亥犬在零度左右就会稳定。”

“但是人在零度可冻僵啦，”格里高尔没好气地说，“好吧，通活结束。”

格里高尔把能找到的衣服统统穿上，他打开冷却系统。一小时后亥犬重新长大，恢复正常的形态。

这一招还不错。他又去巡视了银丝羊，寒冷使它们更加振作，比平时还生气蓬勃。咩咩叫着要求进食。他把规定的口粮喂了它们，自己吃的也是沾有绒毛的三明治。

第二天他发现飞船里竟然有１５头银丝羊，那１０头成年羊又生下５头小羊羔，这１５头羊都饿得直叫唤。

格里高尔一一喂了它们。他起先认为这种情况很正常，因为为事先并没有注意把公羊和母羊隔离开来。

当他再次去照顾银丝羊时，它们的数量又扩大为３８头了！

“还在继续繁殖，对吗？”阿诺尔德在无线电中问，声音中含有忧虑。

“是啊，而且不大像要停止似的。”

“这是应该预料到的……”

“为什么？”格里高尔大惑不解。

“我来说明一下：银丝羊能无性繁殖。”

“这是什么意思？”

“你读过书吗？”阿诺尔德忿忿地问，“银丝羊在冰点时能自我生育出新羊羔。”

“原来如此！”格里高尔阴郁地说，“那我只好让飞船飞回来了。”

“绝对不行！那我们肯定要破产！”

“但是再这样繁殖下去，在飞船上很快连我都没有立足之地啦！”

“格里高尔，别惊惶失措，有一种很简单很理想的解决办法。”

“我在洗耳恭听。”

“你只需加大气压和空气的湿度，这样它们就会停止繁殖了。”

的确，返回地球万万不行，航程已经过半，很快就能彻底摆脱这些讨厌的动物了。

格里高尔加大了气压和空气湿度，银丝羊真的停止了繁殖。它们共有４７头，格里高尔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打扫通风管道。到处绒毛漫舞，好似飞雪飘絮。

他吃的食品全都杂有细丝银绒，味同嚼蜡。甚至连衬衫内友里面也少不了它们。

他时而产生错觉，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头银丝羊。

这时远方显出明亮的光斑，屏幕上看到了佛莫因星。再过一天他就能到达目的地，就能卸下动物，就能解脱了。

这天晚上他打开一瓶啤酒庆祝航程的胜利结束。酒冲走了嘴里的绒毛怪味，他躺在床上迷迷糊糊进入愉快的微醉状态。

但是他根本无法入睡，温度始终还在下降，墙上的水雾冻成了小冰疙瘩，他将不得不打开暖气。不过要慎重：如果启动取暖装置，亥犬仍将缩小；而如果撤消重力场，那么４７只银丝羊又将宣布绝食。

真该死！不过在这么冷的条件下又如何能驾驶星际飞船继续飞行呢？

他使飞船停止自旋，打开加热系统。整整一小时他等待着，不停发抖跺脚。加热系统从发动机吸取能量，但就是不产生热量。

这实在滑稽，于是他把功率开到最大。

一小时后温度依然还在零度以下，尽管佛莫因星系近在咫尺，格里高尔也怀疑能否让飞船正常降落。

突然间无线电台发出信号。

“我想问一下，”阿诺尔德说，“你没有过急地改变重力和气压吧？”

“这有什么关系吗？”格里高尔茫然问。

“这可能会影响科莫蜥，也许会使它们从蛰伏中苏醒过来，你最好还是去看看。”

格里高尔慌忙去了科莫蜥舱，里面的情景使他浑身战栗。

科莫蜥一个也不在冬眠，它们“呀呀”乱叫．巨大的身躯在舱内东闯西撞，舱壁上满是薄冰，朝外直冒阵阵凉气。格里高尔赶紧关上舱门

格里高尔还想再提高船上温度，然而过载的加热系统一下子就彻底完蛋了。

这时佛莫因Ⅱ星已近在眼前。

格里高尔向电脑输进降落程序，进入环绕佛莫因Ⅱ星的轨道，但飞船却猛然发出不祥的轧轧声，不少仪表的指针猛然退到了零刻度。

他惶惶然赶往机器室，主机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根本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就能判断出这是为什么。

机器室内同样有银丝羊的绒毛在飘浮。它们沾在轴承里，在润滑系统里，连冷却风扇都被卡住而无法转动。对许多零件来说，金属绒毛是一种强烈的摩擦剂。主机居然能支持到现在实在已经是个奇迹。

格里高尔回到撑纵室，主机损坏了是不可能降落的，必须在宇宙中就修复它，幸好飞船的副机还能运转，飞船还能行驶。

格里高尔和佛莫因Ⅱ星的宇宙仓库取得了联系：

“我是ＡＡＡ公司，”格里高尔解释，他正沿着环形轨道飞行，“我请求你们接纳我的飞船。”

“我是宇宙空间仓库，”一个声音回答说，“把你的情况报告得再详细点。”

“我是ＡＡＡ公司的飞船，从特里盖依公司中央仓库空间站装运牲口来这里。”接着格里高尔补充说，“一切手续齐备。”

他回答了例行的种种询问，然后轻松地靠在椅背上等候着。

尽管一路上千辛万苦，但所有的动物都是活的，没受到任何伤害，ＡＡＡ公司将挣到一大笔钱。现在格里高尔想的只是赶快离开飞船，浸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这辈子永远别再见到什么银丝羊、亥犬、科莫蜥等等……

“我们无法接纳您。”

“什么？”

“很抱歉，现在这里没有空余的船位。如果您愿意滞留在轨道上，我们将在三个月后再考虑您的请求。”

“等一下！”格里高尔大叫道．“你们绝不能这样干！我的食物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主机又出了故障，我再也不能坚持下去啦！”

“可我们爱莫能助，”

“你们没有权利驱逐我，”格里高尔嘶哑地嚷说，“你们是公共的仓库，应该……”

“公共的仓库？请原谅，先生。本仓库现在只属于特里盖依公司一家独有。”

电台沉默了，格里高尔的目光久久未能从它移开。

又是特里盖依公司！

这足以说明他们当初为什么没找他麻烦了，更为恶毒的做法是阻止他向佛莫因Ⅱ星仓库交货，而且这样做还是合法的。

在佛莫因星系再也没有其它宇宙仓库。

如果他在没有主机的情况下直接降落在佛莫因Ⅱ星上无疑等于自杀。

那么向范斯先生求援如何？毕竟他已把动物送到这里，范斯先生会谅解这种困难的。

在和佛莫因Ⅱ星上的范斯先生联系上后，他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动物没送进仓库吗？”范斯重问一遍。

“我离仓库总共只有５０英里之远。”

“不！这种做法是不行的。我是要取货，因为动物是我的。但难道您忘记合同曾规定如果不能按时送达仓库的话要交纳违约金吗？”

“您不会这么为难我们吧？”格里高尔央求道，“我请求……”

“我对您的请求不感兴趣，”范斯截断他说，“我只对合同的条款感兴趣，我们向来是按章办事的。”

于是他挂上话筒。

尽管舱内非常之冷，格里高尔还是大汗淋漓，他火速呼叫阿诺尔德并把情况通报给他。

“这样做太不道德了！”阿诺尔德大声说。

“可是他们有权这样干。”

“这我知道，见鬼！我需要好好想一下。”

“有什么好主意赶快通知我，”

“我晚些时再和你联系。”

谈话结束后格里高尔接连好几个小时忙于动物的喂食，把自己头发里的羊毛梳理出来。

当电台发来汛息时，他首先祷告上帝再问：“是阿诺尔德吗？”

“不，我是范斯。”

“请听我说，范斯先生，”格里高尔急忙说，“如果能同意我们延期交货，我们就能把这件事解决好的。我相信……”

“哼，你们到底还是耍弄了我，”范斯先说，“而且还完全合法！我去问过了，你们这一招真绝，先生，我服啦！现在我马上派拖船来接走这批动物。”

“您不会再索取违约金吧……”

“那当然，我不可能要了。”

他们甚至还谈妥了食物，燃料和修理的问题。

通话结束后，格里高尔久久对着电台瞪圆双眼，这一招真绝？阿诺尔德想出了什么馊招？

他接通阿诺尔德的办公室。

“我是阿诺尔德先生的秘书，”一位年轻的姑娘说，“阿诺尔德先生今天不在。”

“不在？秘书？我找的是ＡＡＡ公司的阿诺尔德，是接错到另一位阿诺尔德了吗？”

“没有接错，先生。这里是ＡＡＡ行星清洁消毒公司的办公室。您想订货吗？我们在佛莫因星系有第一流的动物仓库，就在环绕佛莫因Ⅱ星的轨道上。我们可以从各种引力不同的行星上运来动物，格里高尔先生亲自领导此事，价格保证公道。”

这就是阿诺尔德想出的绝招——把飞船变为仓库，起码在口头上！合同上的确也有那个条款规定他们有权根据情况需要酌情建立自己的仓库。真绝了！如果对方不接受动物，我方将不负任何责任。

“您在想什么，先生？”姑娘问。

“我说这里就是仓库，请把下面的话转达给阿诺尔德先生。”

“我准备好了。请讲，先生。”

“告诉阿诺尔德先生取消所有的订货，”格里高尔说，“他的仓库马上就要回家啦！”

# 《杂技团的旅行》作者：星新一

“团长，在刚才的星球基地上，大家对我们的表演都很满意，真是令人兴奋！”

我一边加快火箭的速度，一边同团长说着话。团长点头同意，回答说：“啊！我们万里迢迢地来到这里是很有价值的。好，快些飞向下一个行星。在那里，想必也在等待我们的表演呢！”

我们乘坐的飞船，由红、蓝、黄等颜色打扮得很漂亮，现在飞船正离开一个星球，在寂静的宇宙空间朝下一个目的地前进。

我看了一下表。

“啊，就要到吃饭时间了。”

“是啊。喂----，都来吃饭吧！”

团长大声呼喊着。随着喊声，从邻近的舱室里跳出了几条狗，同时发出可爱的吠声，它们高兴地叫着。

我们两个人训练这些狗学艺，建立了杂技团，在各个星球间周游。

从地球移居到这里、在群星上从事开垦的人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的飞船。

这群狗一直和我们一起旅行，所以互相间建立了比地球上人与人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说出话，这群狗立刻就理解了。我们也可以从它们的叫声和姿势中觉察出它们的情绪。因此，从星球到星球的漫长旅途中，一点也不感到寂寞，在飞船里总是充满了和睦和欢乐的气氛。

但是，在这次旅途中，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团长，出现了很难办的事。如果这样飞行的话，在到达下一个星球之前，食物就要断绝了！”

“是吗？出发的时候如果好好调查一番就好了。虽然这样，当然现在是不能回去了。幸好前面能看到一个星球，在那里着陆看看。说不定能弄到点什么。”

我让飞船在这未知星球上着陆。我从窗口向外张望，说道：“团长，请看那些植物。正结着好象很香甜的果子。”

“那太好了！好，去摘吧！”

我们两人走出飞船，奔向植物繁茂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突然，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一群呲着獠牙的狗，而且逐渐增多，同时还向我们吠叫。

“这可不得了，赶快回去吧！”

“这里好象是一个狗的星球。”

我们慌忙逃回到飞船里面。

因为没带武器来，所以不能出去，但是如果这样起飞走向饿死的旅途那也不行。

这时候，飞船里的狗群倡议：“请让我们去办吧。设法交涉一下。”

于是，舱门打开了，我们的狗成群结队地走了出去。从窗子里可以看到这群狗好象正和原住在这个星球的狗群在商量什么，过了一会儿，好象交涉已经妥当，它们嘴里叼着我们想要的植物果实，运回来很多。因此，我们松了一口气。

“干得好啊！你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狗回答了：

“仅仅是如实地做了说明。我们说是为了在星球之间表演杂技而到处周游，中途因为食物不足才落在这个星球上。希望分给一些那种植物的果实，等等。”

“那很好。可是怎么感谢才好呢？”

“这些伙伴很想看看杂技。那就不得不给它们演一场罗！”

这真是出乎意料的事。但是又不得不干。团长和我就随着从飞船里传出来的音乐，按照这群狗的指挥，又跳又蹦，做倒立，忽而又扭打在一起，一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当地的狗群，对于第一次看到的杂技，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一定是互相谈了这样的话：

“这真是了不起。这俩条腿的大动物竟能训练到这种程度。”

# 《灾难的星球》作者：[英] 詹·怀特

刘勤学 译

银河联邦初级训练学校是为弗摩浩特三号上非公民的地球人开设的。这是第三年。同学们两个一组按照他们自己所选定的专业方向，消失在宇宙中。

当马丁向学校发回信号告知他和贝慈已经到位，并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时，他想到，麻烦的是他们缺乏足够的定位能力。但是他们想，反正导师也对他们鞭长莫及。

一旦有这样的想法，那无处不在的危机将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多么错误。

“早晨好，”显示器上出现了字样，“下面是任务安排，请记录下来，以备研究。”

随着这些文字的出现，对面的那面墙变成了一个屏幕，非常具体地显示出他们的导师和授课的那间宽敞、低矮、昏暗的房间。导师身边有两架控制台和八堆乱七八糟、五颜六色的东西。马丁起初以为那些是艺术品或是些家俱，但当他看到老师拿起一个放到嘴边时，他猜想，那些很可能是食物或是一些芳香的植物。

接着，显示器上又出现了一条文字：“任务提要。你们继续进行ＴＲＤ／５／２３７６８／Ｇ３，并进入第四行星的轨道。对诸行星进行研究，与其高级生物进行联系。考察一下，这类生物是否可以被接收为银河联邦的成员。有问题吗？”

马丁咽了一下口水。他知道这种行为只不过是心理反应，但他的肚子好像比身体的其他部位要别扭得多。在旁边的桌子边上，贝慈正在戴眼镜。她实际上并不需要眼镜和任何其他的感官上的辅助装置，因为所有地球使者都接受过联邦的高级医疗和再生处理，以保证他们能适应要去的那些星球上的生活。但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贝慈还是戴上眼镜，因为眼镜可以使她觉得更明智些。

“没有问题，”她静静地回答，并看了看马丁，他也没题，“这一阶段的问题只是想得到更多的信息。”

“很好。那个星球叫作特莱地，那里的人们是这么称呼它的。那是颗危险的行星，甚至它的居民也这么认为。他们居住在赤道地带的一块大面积的陆地上，并有一串岛屿通向北极陆地。那里的技术很落后。特莱地是二十七年前——按你们的记年方式来算——被联邦探索飞船发现的。由于当时登上特莱地的那些人与特莱地人在生理上差异太大，所以未能与他们进行公开的接触。你们有问题吗？”

马丁提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如果是因为对于特莱地人来说，探索船上的人们看上去太可怕而不能进行直接的接触，为什么不采用间接的接触，把言语转变成文字形象，就像对地球采取的那种办法，或是像你现在对我们采取的联系办法？”

“特莱地人对重要的事情非常认真。他们决不通过中间人或中介物来做出重大决定。查明他们这一行为的原因，也是你们这次的任务之一。”

“那我们得和他们面对面地相会了，”马丁说道，他觉得嘴里非常干，“我们只有和有关的一个人见面行不行？”

“见机行事吧。”

“没有问题，”贝慈说道，声音有些颤抖，“他们的头脑真不简单。”

“在任务顺利完成之前，通讯网络不能到达特莱地。你们驾驶极速飞船去。实地探测由马丁负责，贝慈将留在飞船上负责监视，确保任务的顺利进行。有问题吗？”

马丁抬起眼睛盯着屏幕，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出汗了。他说道：“这……这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是不言而喻的，不成问题。”

贝慈在他身边神经质地笑道：“导师，他想说的是，为什么让我们来？”

“三个理由。第一，你们两人对未来的打算比一般的人更多犹豫不定，而这次任务不论是否成功，都要使你们打消这些犹豫；第二，你们最近才被接收为联邦公民的新成员，你们对这项任务的好奇心比那些老成员强；第三，特莱地人和地球人之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会为你们的联系提供方便。”

“除了呼吸相似的空气外，”贝慈反对说，“其他一点相似之处也没有。他们十分丑陋，太缺乏美感，视觉上无法让人接受，并且——”

“请原谅，我想这些差异只是表面现象。”

“对你来说，也许是这样。”马丁暗想。

“你们将会认识到，你们是在进行一次适应性测试。如果我不是只为你们提供基本的信息，而直接为你们提供帮助的话，那么，就会降低这次测试的价值。”

“有问题吗？”

“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他问。

“很明显，你们在这里度过的三年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建议、指导和训练。我的建议是记住所学过的一切，并将它们运用于实践。这任务不会用很长时间。贝慈运用飞船传感系统和计算机系统。马丁注意一下第一个联系人的人选和如何开始询问。

“通过对某一个成员的询问来全面了解其文化是有可能的。所有必要的设备你们都可以使用到。在这些设备的操纵方面，你们已经得到了良好的训练。你们一旦肯定了特莱地人有成为联邦成员的可能性，我们就将决定你们的极速飞船船长和联系人的职责。

“你们对此全权负责。”

这一星系中共有七颗行星，其中只有特莱地有人居住，并有卫星的残余在围绕。由于这颗卫星接近了洛希极限（注：洛希极限是从行星中心算起２．４４倍于行星半径的距离。）而被主星的引力拉得支离破碎。这颗行星转轴，没有按中轴的方向倾斜，它的卫生的轨道是和它的赤道平面相一致的。这些按轨道运行并经常相碰的碎石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环行天体，因此特莱地赤道上的陆地常被陨石雨袭击，这些陨石使长期在野外生活的人生命受到威胁。

“情况不总是这样，”马丁指着眼前的传感显示器说，“那个布满陨石坑痕迹的灰色的条纹曾是一个机场的跑道。那几堆碎石、锈铁一定曾是码头上或是工业联合企业的设备。这里的文化想必至少和地球加入联邦之前一样先进，那时月球还没有崩溃。”

“它好像不只有一颗卫星，”贝慈若有所思地说，“这些转迹和按轨道运行的成堆的碎石说明……”

“区别是在学问方面，”马丁插嘴说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一度相当先进的文化，这个文化在遭受到陨石雨的极大破坏后，过去的技术似乎全部丧失了。问题是，我在什么地方着陆？”

贝慈显示出一张极地的放大照片和一些相应的数据。上面有一个像是科研设施的东西，一座小天文台，一个非核能源基地，还有一条修得相当好的路，很明显这是条供应线路。马丁想，和那里的居民取得联系不应该太难，因为那里的天文学家已对天外来客作好了思想准备。但天文学家不能代表所有的居民。而且，对那一星球的估价不能只根据它的居民中的知识分子。他要在大街上和一个普通的特莱地人交谈。着陆地点最后定在距一座“城市”１０英里远的一条路旁，这座“城市”座落在赤道大陆的一条幽深肥沃的山谷里。

“我说，保护装置怎么办？”贝慈说道。

他们商量了几分钟，考虑是否能在他踏上地表时使用船上的保护系统，后来还是决定不用。他是要去和一个技术落后，并且不属同类的人取得联系，无缘无故出高科技会把人吓住，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好了，”马丁最后说，“我唯一的保护装置就是着陆器的保护罩。我手里不拿任何东西，穿工作服，带一个头盔，再带一个美观点的面甲、背一个特莱地式的背包和一个小药箱，还有常规生活用品。特莱地人对穿着的要求不是十分严格的，我应显示出我与他们生理上的差异，并且让他们知道我没带武器。”

“翻译器放在我的领章下面，”他继续说，“头盔里要装上传感器和监视、照明装置，还有隔断翻译器的装置，以免我们有谈话被特莱地人听去。你的设备能操纵这些吗？”

贝慈点了点头。

“我没忘什么吧？”

她摇了摇头。

“别为我担心，”他尴尬地说，“不会有问题的。”

但她仍不说话。马丁向她伸出手，小心地把她的眼镜取下来，合好，放在控制台上。

“我准备，”他轻柔地说，“明天出发。”

马丁并不打算秘密着陆。他是夜里到达的，着陆器外面闪着光，走得比较慢，以免被人们认为是一颗大流星。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居民和附近那座城市当局的反应。

他焦急地等着，逐渐变得不耐烦，他又等了特莱地星球上的一整天。

“我真希望，现在我周围有一群人，”马丁不耐烦地说，“但是，他们只是从这里路过时看我一眼。我得想办法拦住一个和他交谈。我现在打算离开着陆器，向道路方向移动。”

“我看见你了，”贝慈在极速飞船里说，然后又警告道，“到达那条路只要几分钟，被陨石打中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的计算机也很难预测出每一颗陨石的落点。”

马丁担心那些在轨道上撞击而成的零星碎石，还有那些不是倾斜，而是垂直落下的陨石。但是当马丁在考虑会见第一位特莱地人的时候，这些曾砸在特莱地周围和地表的卫星碎片，这些让贝慈感到头疼的陨石，渐渐地停止了下落。

特莱地人的文化也许是发展到了进行太空飞行的边缘，而且还在那黑暗的极地进行着天文学的研究。他们也许考虑到了外星有智能生命的可能性。这种想法或许从特莱地人的史书里面提到过。但是一个普通的特莱地人应该知道这种情况，不应该一见到马丁这样弱小的并显然无抵抗能力的外星人，就要因恐惧而采取敌对行动。

当马丁和贝慈在飞船上讨论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满意。现在马丁可有点说不准了。

“能见到路上有人吗？”

“有，在你北边一英里的地方，一个人骑着一辆三轮车，拖着两个轮子的挂斗，沿着你的方向，往城里去。六分钟后，你可以看见他。”

他等着，为了使自己能平静些，他查看着沿路修起的墙。像特莱地大多数道路一样，这条崎岖的路是南北走向的，这墙可以使行路的人们免受从西南倾斜而来的陨石的袭击。

路边的墙是当地弄来的石头筑成的，平均四米高。道路曲曲弯弯的很少有直的地方，像顶风中的航船走的路线一样。

传来一阵短促、不安的嘶嘶声，之后是砰的一声。在着陆器和道路之间的一小块地面，发出一道闪光，并升起一团尘埃。当马丁掉头向道路方向看时，见到那个蹬车的特莱地人。那人紧贴着保护墙，快速地蹬着车子向他驶来。

马丁走到路边，企图拦住车子。他一点不知道这辆车的刹车系统怎么样，他有被这辆带挂斗的三轮车撞倒的危险，这种危险要比被陨石打中大得多。他希望，他的举动能被看作是礼貌的表示。当那辆车在他身边慢慢停下来时，他伸出双手，然后又放下。

“你好吗？”他轻柔地说。翻译器马上把这句话用特莱地语大声、清晰地转达给那人。

那人看上去象是一只四只胳臂的大袋鼠和全身长满稀稀疏疏黄毛的青蛙的杂交后代。由于这家伙的个头儿大，加上马丁又缺少自卫武器，所以马丁十分警惕，他注意到那人肌肉丰满的长腿，和爪子一般的脚，还有大张着的嘴和里面的大牙。那人有四只手，每只手六个指头，指甲弄得较短并且涂成鲜艳的蓝色，这大概是为了便于拿起一些小东西也为了装饰。他身穿一件粗纤维面料的深棕色的斗蓬，领口系着，整个衣服披在背后。背后还有特莱地人风格的背包，这大概是为了把手脚解放出来蹬车和掌车把。因此，他无疑是一种有一定文明程度的生命，那大张的嘴和可怕的牙齿只不过是惊讶和好奇的表示，不是愤怒的吼叫或是进攻的表示。

马丁紧张地想到，他也许还有点怀疑，所以又对他问起话来。

“如果你不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要做，”他慢慢地说着，翻译器发出特莱地人那种声音，像是喉音很重的呼噜声，又像是刺耳的鸡叫，“如果你能抽点时间和我谈谈，我将不胜感激。”

那特莱地人发出了一声尖叫，这叫声没有被译出来。但后面几句译了出来，是：“陌生人，如果你不到保护墙那边去的话，我们的谈话就似乎应该简单些。我当然很高兴能和你谈谈，了解你。你到这里来所乘坐的那机器和其他，我们都感兴趣。但是，首先，我有一个问题……”

他停了一会儿。只有这么短暂的接触，马丁没办法看清他的面部表情，但是从这个特莱地人肢体的某种紧张和尴尬来看，这一定是个重要的问题。最后，他问出来了：“谁拥有你，陌生人？”

小心点，马丁想着。这家伙对“拥有”的理解和马丁的理解大概不太一样。这问题会不会包含着对他的国家、民族或雇主的热爱和忠诚？这个特莱地人用的是不是当地的土语，而这土语翻译器又只能直译？在弄清这个问题的确切含义之前，他也不回答。

“对不起，”他说，“你的问题我听不太懂。”

还没等那特莱地人回答，马丁便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并开始描述他祖先的星球。他说的地球是加入联邦前的那个地球，而不是刚刚形成时的光秃、无人的星球。进而，他又谈到了他的着陆器和在他头顶上、轨道中的极速飞船。当特莱地人忽然表现出担心陨石的时候，他肯定告诉对方，不必害怕。他还告诉他，他自己并没有为此而带任何保护装置，也没带任何自卫或是进攻的武器。

他说完之后，特莱地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感谢你告诉我这些，尽管和传闻差不多，也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轨道上那个飞行器里的人拥有你吗？”

他听到监听他们谈话的贝慈忍不住地笑了。

“不，”他说。

“你拥有他吗？”

“不，”他又说道。

“有时候，你确是这样的。”贝慈说道，“当心，从城里来了个蹬车的，向你的方向来了。车身涂有棕色和鲜黄色，后面拖着挂斗，还插个小旗，车上有两个人。他蹬得很快。大约二十分钟后会到你那里。”

马丁关掉翻译器，说道：“你认为是地方警察吗？我无法决定该怎么办，除非见到他们，那时再问他们是谁、是干什么的才行。但现在麻烦的是我眼前这位朋友对我属于谁拥有问个没完。他说的传闻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认为这个问题这么重要，我也没法直接回答他。”

他打开翻译器，继续解释他和贝慈的关系。他并没有特别地讲他们的分工，而是详细地讲了人类的社会问题、文化习俗和生育繁殖。但是，那特莱地人的四只胳臂有两只忽然抱在一起。

“再次感谢你这有趣的传闻，”他慢慢地说，好像是怕马丁不能真正领会这个词的意思，“你回答了一些我还没有问的问题，但是该回答的还没有答。”

这时已经可以看见那辆棕黄色的三轮车了。马丁马上说道：“那辆有旗子的人力车正在飞快地接近我们。他们是有要事吗？”

特莱地人盯着那车，表现出很紧张的样子：“那是海主和地王联络的旗子。他们的使命和我们没有关系。”

“只是两个邮递员。”贝慈松了口气。

“……你的情况还不太清楚，”那人继续说道，“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那个飞行器，是不是由你和你那个伙伴拥有？”

“我的情况……！”马丁想着，似乎明白了点，他大声说道：“那飞行器不是我们个人财产，我们只负责操纵。”

“但你们是由什么人拥有的，大概是由出于他们的目的而命令你们来这里的人所拥有。”他说的很快，并又加了一句，“你们必须服从他的指令？”

“是的，”马丁说道。

特莱地人发出大声的咯咯声，翻译器没有译出，后面的话译出来了，他说：“你是个奴隶，马丁，显然地位较高，因为你被允许使用这样的设备。但是，你仍是个奴隶……”

当那家伙的一只大手向他挥过来时，马丁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但当离他下巴只有几英寸远的时候，他停下了，手指指着他领子上的联邦标志：“……那是你主人的徽章吗？”

马丁首先想到的是坚决否认他是个奴隶，可又一想，这么做也许会把情况弄得更加复杂。而且，实际上说有主人，也不错。

“是的。”他说道。

那特莱地人拉了一下马丁的手，他粗大的、毛绒绒的手腕上露出了一个镯子。那镯子上有一块平平的、椭圆形金属，上面有由几种颜色构成的复杂的图案。

“我也有这个。”他说，“但你这个标志又小、又有怪味，还不显眼，挺适合你这个值得信任并担负责任的奴隶戴。但是你刚才为什么回避那些有关你身份的问题？”

“我不太清楚你们的拥有概念。”马丁诚实地答道。

他记得他们的导师曾反复告诫他们。在与外星人交往的情况下，一定要说实话，虽然不能一次都把实情说出来。恰当的实话比精心编造的、外交词令式的谎言更能减少麻烦。

“我讨厌我所听到这些，”贝慈说道，“联邦不存在奴隶制和任何形式的——”

她还没来得及继续说下去，那特莱地人便说道：“现在我明白了，你刚才以为我是个主人，所以很谨慎。我也以为你是个主人，因此也很小心。我们同外星人的交往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不能让奴隶来办……”

“要我的主人自己来办？”马丁问。

“这正是我的意思。”特莱地人说。

马丁想到了他的导师，想到了他那巨大、笨拙的身躯和那庞大而永不休止的维护生命系统。他谨慎而真诚地说道：“请不要认为我这么想是对我主人的嘲笑或不忠。我的主人的体重实在太大，也上了年纪，此外，他还需要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他的其他计划。”

“因为我们现在是面对面地谈话，所以我能相信你所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除非我的主人给了我其他的指令。”特莱地人说着，他的态度已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又加了一句：“但我的主人不会接受你说的任何事情。”

“出于以上原因，”马丁接着说，“我被指派在你们的这个世界着陆，并收集你们和你们的文化资料，这样我的主人就会知道是否可以建立友谊和文化的交往。”

“你的主人似乎缺少聪明和智慧。”特莱地人说道，“你的主人最好只送来无线电收发设备。”

“这已经试过，”马丁说，“但没成功。”

“那自然。”特莱地人说。

很明显，情况有了些麻烦。特莱地人给马丁的印象是属于一种等级观念非常强的奴隶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主人只与其他的主人或是神灵对话，当主人对奴隶训话时，奴隶必须完全听从，而且可以不相信以前地位较低的人所说的一切。

马丁想道，这样可真够蠢的。他大声地说：“如果我是个主人，你又会怎样？”

“如果你是位主人，”特莱地人回答道，“那么我将一言不发，除非我要说的内容经过我的主人审查。你要知道，不是由主人传授的知识是不可信的。我能给你提供的唯一帮助是安排与你对等的主人会面。还有，如果你是主人的话，我们就不会像刚才那样，自由交谈了。”

“我们能否再继续谈谈？”马丁焦急地问道，“我还有点问题，也想回答你的问题。”

“可以，马丁。”特莱地人说，“可以继续，直到我向我的主人报告了你的到来和我们所谈论的一切，他会估计出这一切的价值，并以此为根据来给我指令。”

“我的好奇心使我并不急于作汇报，”他又加了一句，“我的名字叫斯科塔。”

“谢谢你，斯科塔，”马丁松了口气，气氛好像又变得友好了，但他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这种主仆的关系。他说，“你准备当面作汇报吗？在哪儿汇报？”

“谨慎点……”贝慈提醒道。

“很幸运，不是，”斯科塔说，“我得通过无线电汇报。设备就在城里。在我主人的教育联合体中。”

“你是位教师吗？”

马丁简直不敢相信他会这么幸运。斯科塔教授什么课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很多科目都有基础训练，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特莱地人很有可能给他们提供完成这次任务所需的一切资料，也许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任务。

“确切地说，只有主人才能教课，”斯科塔回答道，“这是法律。我传授的是一些被公认的知识，并根据学生的年龄情况进行适当的缩简。学生是那些淘气的小家伙们，他们很少对自己所接受的东西产生疑问。你知道，即使是主人的话，经奴隶们一传也会变得不那么可信了。”

“我很想见见你的学生们和城里的其他人。”马丁说，“我能不能会见一位主人……？”

马丁真想把舌头咬下来。他不加思索地说出了最敏感的东西，他觉得空气又一次紧张了。

那特莱地人发出了一声轻柔地声音，这声音没法译，好像是一声叹息。

“陌生人，”他慢慢地说道，“你的到来是对我们主人们的侮辱和冒犯，原因很简单，你的主人很少考虑这个世界和这里的人们，他把一个奴隶作为使者送到我们这里来。就我所知，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了，我难以想象主人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但我很愿意带你进城，”斯科塔继续说道，“实际上，我很急于这么做，为的是继续我们的谈话，以便在官方指令忘记这次会面之前尽可能多地了解你们的人民和你们的文明。但我要警告你，进城对你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这危险是来自奴隶们，还是主人们？”马丁问。他开始喜欢这个看去十分可怕、四条胳臂，高得出奇的家伙。他对目前的情况心里还没有底，但他能肯定他是个诚实的人，并多少对他的安全表示关心。

“如果得到主人们的指令，奴隶们会阻止你，”特莱地人慢慢地答道，“但只有主人们有武器，也只有他们能杀人。如果你愿意爬进我的车里，我会把你带进城。”

“别去，”贝慈说，并列出几条理由。

“我已得到信息，”马丁听完贝慈的理由，就接着对斯科塔说，“这一地区的陨石活动由于三方面的因素很快会增多。由于不知道你们的时间单位，所以我无法把时间说得更确切。按照轨道中飞行器上的仪器——”

“这不可靠，”斯科塔插嘴说。

“是的，”马丁马上说道，“但那些仪器是由我的伙伴监视着的，她自然为我的安全担心。”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重视这条信息，”特莱地人说，“我不觉得它重要。信息是通过一个设备传到你伙伴那里，再通过另一个设备传到你这里。再通过你传到我这里。事实和信息之间出现误差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无法相信这一信息。”

“你也许相信不久将从天上降下更严重的灾难。”斯科塔接着说，“你现在是否想回到你那安全的飞行器里去？”

在马丁的另一只耳朵里响着贝慈的声音，她更加直截了当地叫他回到飞船上，并说他可以在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特莱地人交谈。但马丁想继续和这个人谈下去，他这种强烈的愿望连他自己也觉得惊奇。

“如果我回到飞行器里去，”他说着，用词上非常小心，“我会给你留下个设备，以便继续我们的谈话。但出于两个原因，这么做是不会令人满意的。我不能拜访你们的城市，别人也不相信我们交谈过。如果通过你的经验，你能保证这条路的安全，那么我会和你一起进城，并继续与你面对面地交谈。”

特莱地人大声呼叫着：“陌生人，你终于按照特莱地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了。”他开始蹬车，保护墙飞速地向后掠去。斯科塔说着，但注意力并没有离开那条路：“我还能向你保证，你可以和我面对面说话，也可以对着我的脖子后面说话。”

特莱地人只有两次把车移到道路靠外的一边，这当然不安全，但他得让路，以便使迎面来的车走里边。这样的走法似乎取决于迎面的车上飘着的旗帜和车上的人们所戴徽章的大小和位置。

一面旗帜和由一个肩章上戴一个大的徽章的特莱地人驾驶着颜色奇特的车子说明他是个低等级的奴隶，是一个普通工人或是这种地位的其他人，徽章戴在袖子上的奴隶较为高级一点。徽章戴在手腕上的是高等级的奴隶。

道路弯弯曲曲，以便利用小山这一自然屏障，躲避陨石嘶嘶的撞击和爆炸带来的危险。马丁不时地看着空中云层下面陨石划出的条条白热的轨迹。他感到大地传来的震动，没有减震弹簧的车身使他感觉到地面高低不平。路外边突然盖满了爆炸后的岩石尘埃。

“想必这就是你说的那颗大灾星，”斯科塔说着，“主人经常警告我这类事情，但是连他们也很难准确地预言出来。”

“他们为什么把陨石比作灾星？”贝慈问，“难道陨石和主人的鞭子一样会令人感到痛苦吗？”

一辆飘着小旗的大车子沿着路边行驶，在他身旁擦身而过，马丁现在知道那小旗是农业主的标志。之后，他向斯科塔问了贝慈提的那个问题。

“主人们说，”特莱地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答道，“那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完全相信那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当然，主人们说的话除外。”

他又问：“主人是否给奴隶们，特别是像你这样的高级别奴隶，一点自由？”

“我们有自由。”特莱地人答道。

“但是主人们命令你们该做什么、该想什么，”马丁有点异议，“只有他们有武器，只有他们掌管惩罚权，只有他们有权决定人的死活。”

“那自然，他们是主人。”

马丁意识到他们又说到敏感的话题了，但他实在需要听到答案：“经常使死刑吗？处以死刑的都是些犯什么罪的？”

“有时候，由于主人们自己的原因，他们互相处死对方，”特莱地人说着，车子在一个急转弯处放慢了点速度，然后，进入了一条深谷，“这很少发生在奴隶们身上，除非奴隶毁坏了贵重的物品。至于较轻的罪，可以罚降级，或到险恶的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如果罪过不大，就由维持治安的奴隶来处理。”

“一位谨慎的主人一般由信得过的并且守规矩的奴隶来侍侯。”特莱地人接着说，“这种奴隶会妥善处理一些麻烦，使情况不至于发展到毁坏财产这一步。”

马丁想用几秒钟时间，把正在浮现出来的特莱地人的文化情形理理清楚。如果斯科塔把马丁对他所说的一切，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他的主人，那他的下一个问题就的确有点莽撞了，不过，他还是得问。“对你的社会地位，你满意吗？斯科塔，你不想作个主人吗？”

“你疯了吗？”贝慈刚要继续说但又停住了，因为特莱地人说话了。

“我曾多次想成为一个主人，”他说，同时又发出了一个无法翻译的声音，“但正确的观点制止了我。”

道路现在有点上坡，斯科塔用力蹬车，无力多说话，所以贝慈终于可以发表意见了。

“你太冒险了，”她生气地说，“我的建议是尽快离开。你对斯科塔说的有些话，会被认为是鼓动奴隶造反，主人们不会接受的。另外，我们所收集的特莱地地面信息，加之你与斯科塔的谈话，已为我们的进一步推断提供了足够的资料……”

出现的图像是清晰的，但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她继续说，特莱地根本上是一个奴隶文化，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服侍着一小部分高等级的主人，而这些主人为数不过几千人，也许甚至只有几百人。他们很会控制奴隶，使这些只有极小的权力和极低地位的奴隶们对他们的处境还很满意。当然，也有个别像斯科塔这样的奴隶偶尔产生一点疑惑。奴隶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非常满意，他们不想成为主人，并且还给奴隶伙伴讲一些传统来阻止伙伴们惹麻烦，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协助维护奴隶制度。同时，他们对主人们的话深信不疑，尽管有时这些话和他们以前听到的相矛盾。历史也由主人们来操纵，所以，奴隶们无法知道以前是否曾经有过美好的年代。

但是最为糟糕的一点是主人们掌管奴隶们的死活，并且全特莱地只有他们以拥有武器。

贝慈继续说：“你知道联邦是怎么看待奴隶制和来自政府的任何形式的身心压迫的。他们不会对这个文化有好感。但是如果我们有办法把奴隶们和主人们分开，那奴隶们还是有可能被接收为联邦公民的。”

“没那么简单，”马丁说道，尽管翻译器关着，他还是本能地把声音放低，“麻烦的是他们对第一次见到的人和事都是那么的不信任，而有理性的生物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成为联邦公民的一个重要要求。”

“摆脱了主人们的影响之后，这些是会改变的。你不是也认为奴隶们有机会决定他们是离开这里加入联邦，还是和他们的主人们留在一起吗！记住，我们的任务也包括提出一些对这里的问题的解决办法。”“那让我们问问其中一个奴隶吗，”马丁说。他继续通过翻译器对斯科塔讲：“斯科塔，你是否愿意到一个没有灾星——陨石的世界上去生活？在那儿，你会有农场，有自己房子，而且可以平安地到各地旅行。”

“陌生人……”特莱地人停了一会，继续说，“我认为这种事情是痛苦的，也是无意义的。主人们不赞同我们有这种想法。他们说灾星是不可抗拒的。”

“该洗洗脑子了！”贝慈厌恶地说道。

几分钟后，到了这幽深、肥沃的山谷出口，路变得宽了。斯科塔把车停在路边，好让马丁先远眺一下这座特莱地的城市。

山谷是南北走向的，用于耕种的西坡和谷底，都能免受灾星的侵害。只是陨石下落的角度为４５度或超过４５度时，城市才有危险，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城市的建筑都是紧贴地面的，小的私人住房延伸到楼房下面，这些楼房占地面积都很大，但都不高。不论大小，每个建筑都有一堵向西的厚厚的土墙，并且重要的机器和车辆都停放在出口较小的地壕里。突然，那特莱地人指着远处沿着山谷的一个高高的悬崖。

“那是我的学校。”他说。

在悬崖的底部有一碎石堆砌成的平平的圆台，凹进去的一个较宽的开口很明显是车辆的入口。他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崖壁上大约有５０个小的开口，形状都一样，看得出是人造的。

“我想进去看看。”马丁说。

三轮车被拐回到路上，他又飞快地蹬了起来。

“这里没有多少孩子。”马丁说着，车子已经进入了住宅区，“他们是不是上学去了？主人们呢？他们住哪儿？”

斯科塔超过一辆结构复杂的高轮车子，那车上有四个特莱地人，叽叽嚓嚓地蹬着车。他回答道：“在孩子成年以前，他们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学很多东西。这里没有主人。他们住在极地城市，那里没有灾星，他们也很少来我们的城市。我们挺喜欢这样，因为一个主人的到来意味着一些人要遭受痛苦，其他人也觉得很不方便。相信我，陌生人，我们必须尊敬和服从我们的主人，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但我们更喜欢没有主人的生活。”

“为什么？”马丁问。他的话让他听起来有点造反的意思。

“主人们只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特莱地人解释道，因为去学校的路很陡，所以他每说一句都要喘口气，“他们不只来执行处罚，而且提出或修改一些指令……一个主人他是不会白白跑来的。”

“他们来这儿要走很长而艰险的路。”特莱地人最后说，“不是出于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他们是不会拿他们的宝贵生命来冒险的。”

这个奴隶社会，看上去是一个自定政策、自行管理的社会。马丁简直不敢明白他们为什么愿作奴隶，为什么他们不造反？为什么不谋私利？为什么他们这么尊敬自己的主人，而又希望远离自己主人呢？

他想，这些主人想必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为了有个清楚结论，他还得进一步了解。

“一个外星人的来访，”他小心地问，“能不能引起主人的关注？”

“谨慎点……！”贝慈提醒道。

“是一个外星奴隶的来访。”特莱地人纠正着马丁的话，但没有回答。

三轮车发出隆隆声驶过悬崖底部的石砌圆台，驶向车辆入口处，马丁看见斯科塔眼睛的瞳孔突然变大了，有平时的四、五倍大。他的扩张机构想必是可以任意调节的，因为，到隧道还需要再走几秒钟。显然，特莱地人在黑暗中的视力是没有问题的。他调节了一下自己携带的图像清晰器。

隧道的墙上有几处发光的植物，沿着墙壁不时地有些小隧道口，通向一些人工洞穴，洞里放的是一些不明用途的机器，这些洞穴使得这些机器免受灾星的损坏。斯科塔告诉马丁，这都是极其重要而又难造的机器，并且，特莱地缺少金属。

特莱地人把车子骑进了一个洞穴，然后，他们都下了车。

“我知道，对于像你这样的陌生人来说，也许难以相信，”斯科塔说，“但这都是事实，这座学校是整个星球最好的教学机构。交通、农业、通讯、教育等方面的主人们，还有主人联合会都把他们的奴隶送到这儿来。他们来的时候还是孩子，但当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宝贵的人才了。”

马丁突然对这个特莱地人的身份有了新的估计，他不太像是个学校教师，倒像是个大学讲师。他想着，然后问道：“你在这个机构负责任？”

“我主管行政。”斯科塔答道。他带着马丁爬进了一条又窄又陡的隧道，“我是这里的高等教学奴。快到我的住处了……”

他又觉得斯科塔不像是个讲师，倒像是个学部主任。

“……呆会儿，如果你同意，”他接着说道，“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几个学生。不过，这可有点危险——”

“学生们不遵守规矩吗？”

“不，陌生人，”特莱地人答道，“是我有危险，在我报告你的到来之前，其他主人的奴隶会先去报告。我还没解决你的食宿问题。你先在这里呆一会儿。”

“谢谢，我想——”马丁刚要接着说，突然听到了贝慈的声音。

“你别像个客人、学者似地进去，会有麻烦。”

“还有些麻烦，”斯科塔也无意地想到这种问题，“我们不清楚你的生命过程，特别是进食和排泄。这是首要的问题。还有特莱地人对你们的疾病是否有反应和对你们的排泄物的消毒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我也只是刚想到这一点。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需要和我们的高等医学奴商量一下。实际上我们应该让医学主人来决定这件事，这太重要了。”

特莱地人带他爬上一段隧道，来到一个大洞穴，里面有一张大课桌和几把大椅子。书架间隙的墙壁上覆盖着闪光的植物。马丁注意到这些书整齐地放在书架里边，而且两边还有带锁的木栏杆。

由于已经提到了外星人的感染问题，斯科塔总要和他保持点距离，尽管还要问许多问题。他担心外星人的感染，可是又对外星人十分好奇。马丁不想再让他为难。

他说：“如果你能给我提供食宿，我当然很高兴。但为了使我们都能方便点，我还是想到时候回到我的飞行器里去。能不能允许我把飞行器弄到学校前边这块平地上来？这样，我就可以在这里多呆些时候。”“这样医学主人也没有理由担心。”对方还未回答，他就继续说道，“因为外星的病原体并不会影响特莱地人。特莱地的疾病也不会传染给银河系的千百种生命。这是——”

“谣言！”特莱地人插嘴说。

“当然，”马丁接过来说，“我并没有在每个星球上生活过，但我的确分别在三个星球上生活过一段时间，而没有染上他们的疾病。”他说的与事实有点出入，因为这三个星球中有一个就是这个特莱地。另外两个是弗摩浩特三号和围绕在银河系中心位置的墨玉星运转的一个没有生命的行星。

“我不信，不过我很放心，”特莱地人说，“你的飞行器停在我们学校外边，比停在城里其它地方都好，可以少引起点议论。”

“谢谢，”马丁说道，“如果突然出了问题，假如我真是一个潜在的疾病携带者，主人们怎么知道这些呢？”

特莱地人指了指墙壁的一个凹陷处，那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些架子，架子上排放的东西看上去只能是莱顿电瓶，电池导线和满桌的无线电设备联在一起，看到这些设备就好像看到了传说中的马可尼装置。斯科塔对特莱地人用的摩尔斯电码作了简单的说明，马丁默默地翻译着。

“这是机械装置，它可以在遥远的距离之间传送和接收信息，而不是面对面地进行。”

特莱地人向着那些带栏杆的书架比划了一下，说道：“里面讲的传闻，不过我们中间有些人可以读。”

“你把我说糊涂了。”马丁说。

“那些书里的传闻是根据古老的传说改编的，”特莱地人说，“是主人们选出来供高等奴隶们学习用的，这些奴隶看了这些书，并不会引起他们对目前环境的不满，或是考虑用什么东西能阻止灾星降临到我们头上。接受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好方法就是忽视它。”

马丁说道：“你是说大多数奴隶都忽视了？”

“我是说，他们喜欢忽视。”斯科塔答道，“对这条信息，他们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他们慢慢思考，作为脑力和体力方面努力的报偿。”

马丁想，他倒像个某种互济会成员，受人委托，并对此的重要性保守着秘密，委托人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受宠的人们，他们显示出自己能够并愿意保持这种特莱地的地位。“主人们什么都知道吗？”他这句话里的讽刺意味未能被译出来。

“不是什么都知道，”特莱地人说道，龇了龇牙，“他们还不知道你。”

马丁再一次觉得这个特莱地人有谋反之意，他说：“我觉得你不想把我的到来告诉主人们，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斯科塔答道，“我的理由当然是自私的。在官方知道你到达特莱地之前，主人们不会对你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加以干涉，我可以尽量从你那儿多听到点。我希望我所听到的不会被写下来，并被官方遗忘，只与我一个人有关。主人们必定把奴隶们头脑的健康放在首位，你到达这里这一简单的事实将预示着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要比我们现在特莱地的生活好得多。”

“幸好，我能找到正当理由，能解释我为什么不及时报告你的到来。”他接着说，“因为起初我对你的身份并不清楚，并且我有必要按照我们的方式对你进行教育，以免你会犯罪，尽管有些罪过是无意的，比如像侮辱一个主人。”

马丁想到，他并没有说谎，但他把事情说得有些过分了。

“我打算让你看看这所学校，”斯科塔说道，“但我还是最好先把你带回你的飞行器那儿，你好把那东西停到这儿来。”

“没问题，”马丁说，“我的飞行器不用我也能到这儿来。”

“有个情况，”贝慈反对说，“倒不紧急，你可以先让他带你看看学校。１５小时后要来一阵密集的陨石雨。根据计算机所提供的资料，你所在城市周围２４英里地将会受到袭击。所以等你把着陆器移到那里时，我建议你找个礼貌的借口，赶快离开那里。”

“着陆器的防护罩保护我——”马丁刚要说下去。

“这可不是一般的袭击，你还是回到极速飞船上来更安全些。这些灾星有些地方挺奇怪。计算机提供的数据，我有点弄不清楚，我想和你一起再研究一下。”

马丁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已跟着那特莱地人走进一条隧道，这条隧道的墙壁和顶部都十分光滑，和他刚才看到的粗糙的岩石墙壁完全不同。他可以看到墙上有几小块地方贴着花砖，还有细细的、淡绿色的、横着的痕迹，中间还有几块暗红色。他把头盔里面的摄像镜头对准它们，停了一会儿，这样贝慈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图像。然后他赶紧跟上那特莱地人。

“是铜钱，用铁制的锁环固定的，”马丁激动地报告着，“绝缘层早已烂掉，只留下淡绿和红色的锈迹。这是学校中较为古老的一部分，时间可以上溯到他们不再用植物照明而开始学会发电的年代，大约有上百年了。”

贝慈叹了口气：“看来你是想在那儿呆到最后一分钟了。”

“至少是这样。”马丁说道。

他们来到一个开口处，口壁上有红色的锈迹，说明这里曾经有个金属门。里面是一个方形的大房间，房间里有３０多个特莱地人，这使得房间看上去不显大了。他们身材不一，有的人只有１米多高，也有的像成年人一样３米多高。墙上挂着些花毯，颜色很鲜艳，制作精细，画的是特莱地人体解剖的各个部位。

看到他的到来，他们都马上把手里的活停了下来，并发出一些无法翻译的声音。他介绍说马丁是外星奴隶，来为他的主人收集一些关于特莱地人教学方法的资料。斯科塔告诉他们不要好奇，继续工作。

马丁觉得，很难区分任课教师和成年学生。后来他发现是知识水平较高的学生指导水平较低的学生。他在两个年龄最小的特莱地人旁边停了下来，其中一个的下颌被实习用的板条和绷带固定住，不能说话。他问道，前臂骨折需多长时间能愈合？

“一般是３２天，老前辈，”年轻的特莱地人干脆地答道，眼睛盯着马丁领子上的联邦标志。他继续说：“如果是多发性或是多处骨折，或是在关节骨折，或是受了严重创伤的，时间就要长一些。如果骨折处的伤口没有及时、适当的清洗，就会腐烂，那就得截肢了。”

马丁估计这个医学学生的年龄大概也就是地球人的１０岁或１１岁的样子。“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他赶快说道并加了一句，“你还需多长时间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学奴？”

大家又都停止了工作，发出一些难以翻译的声音。他赶紧又把这个问题想了想，看看是否包含了指责或是侮辱对方的意思，他觉得有。为了挽回这个局面，他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很愿意回答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也想让你们看看我的飞行器。”

学生们都静静地注视着他，差不多有一分钟，然后一个年轻的特莱地人说道：“什么时候，前辈？”

“我不愿打扰你们的学习和休息，”他说道，“明天一清早，怎么样？”

几分钟后，他们来到走廊，马丁问：“我刚才说错了什么吗？”

斯科塔发出了一声无法翻译的声音。“总之，他们是要站在远处观察你那个飞行器的。但是现在你已经替你的主人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参观你的飞行器，还可以提问。这个邀请自然会传到其他班级。我相信，陌生人，你的飞行器是非常坚固的。”

马丁刚要否认他的主人是在通过他来传达这一邀请，但突然又意识到像他这样一个奴隶，是绝不会不经允许就擅自发布邀请的。

“你误解我了，”他说，“我是说当我在问那个医学学生多长时间可以取得资格时，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在我们那个世界上这样的学生要花他们生命的六分之一的时间，才能有资格行医。在些还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去发现新的医疗手段，并用他们的余生进行教学。”

“这可真有意思，”特莱地人说道，他们在一间教室的入口处停了下来。“你说的不错。马丁，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在校的学生不带徽章，因为他们被看作是无知的，还不能成为好奴隶，但是那里唯一的一个医学学生是教师。如果我没记错，这些学生以后属于农业、通讯和维持和平等方面的主人。医学奴永远是教师，而新的医学知识只有在医学主人的指导下去发现。”

“在你们的那个世界上，发病率一定很小，”斯科塔接着说道，“否则学生们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来专门学医。在特莱地，一旦我们能够读、写和计算，马上就开始学医。在这里，伤亡并不是稀罕的事，在特莱地人人都是医生。”

他们把教室都走了一遍，然后他走到一个入口，里面是一个长长的，高屋顶的大房间，对面的墙距入口只有两百米远。在发光植物的幽暗的光线中，马丁看到墙边有个讲台，也许是祭坛，上面盖着块布。

“这是荣誉大厅，”特莱地人说道，并开始缓慢而庄重地向对面的墙壁走去，“在这里，奴隶们每天重申他们对主人忠诚的诺言。需要执行惩罚或进行训斥时，奴隶们要在这里集合。每年要在这儿举行升级仪式。”

马丁激动地想着，看样子，这不只是奴隶们的奴隶大厅。他抬头看了看巨大并且经过雕饰的屋顶，又低头看了看修饰整齐的拱形入口。马丁请求斯科塔允许他使用他头盔里的聚光灯，斯科塔同意了。

灯光中，马丁看到地上有条条锈迹通向隧道，锈迹很宽，说明这里曾经有过拖笨重东西的金属轨道，而不是导线管。墙上和屋顶上也有条条块块的锈迹。地面上有些凹陷处，里面尽是蚀锈的粉末。他们向讲台走去，马丁的嘴非常干，简直难以说话。

“这……这地方有年头了，”他说，“在作为荣誉大厅之前，这里是干什么用的？”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

“这只是个传闻，”特莱地人答道，“但是这个传闻是禁止任何等级的奴隶谈及的。我只知道这是躲避灾星的第一个地方。”

突然，贝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听起来她有些生气。

“这在概是灾星的一个成因。这个大厅曾是一个仓库兼导弹的地下发射场。你自己再好好看看。它肯定会解决我们不少疑问。”

“我会的，”马丁说道，“但是这会引来灾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是你还没有看到计算机所显示的这个行星环系统……”

“这种系统的形成通常是因为一颗卫星（或几颗卫星）距离主星太近而被主星的引力弄得支离破碎，碎片沿卫星原来的轨道而扩散开去。”她接着说，“不断的相互碰撞把这些大的碎片磨成大小相近的小块。但是在现阶段，许多大的碎片还很难免于和小碎块的碰撞，因为为数不多的几个碎片互相撞击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这个环绕已经持续很久了，”马丁说，“并且这一过程早就形成了？”

“不，”贝慈肯定地说，“从天文角度来说，灾星只存在极短的时间。这一过程开始于１１１７特莱地年零３３天前，并于４７年１０２天后结束。”

“你……你肯定吗？”

贝慈笑道：“我想你一定会指责我也引用了传闻。计算机是肯定的，我也是肯定的。你知道我是有无穷智慧的。”

“这里还有导弹吗？”马丁问：“在这个废弃的地下仓库里有没有放射性的痕迹？”

“没有。”贝慈肯定地答道，“如果有传感器会探测到，导弹已全部用完了。”

她继续说着，他们也继续向讲台慢慢地走去，但是马丁总是忘记听她讲，因为马丁渐渐地看到眼前的一切和她说的是多么的相符。为什么会有灾星，为什么人们听任灾星的侵袭，为什么经历过的事情不相信，为什么奴隶的等级森严，一切听从上级像是在军队里一样，这些原因现在都开始清楚了。最后便是这全球性的大灾难，使得这些幸存的人们用这种方法来躲避，并导致这种军队式的独裁局面。这座曾是导弹仓库的荣誉大厅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但现在答案还不那么清楚。

“我必须得和一个主人谈谈。”马丁说。

“那没必要！”贝慈不赞成，“传感器的探测电极不仅触到了这个城市，也触到了其他城市。现在我们对这个可怕的星球上的普遍情况已有了足够的数据。他们机智、勤劳、遵守道德规范，并长期遭受苦难，我看，他们是令人钦佩的。我们应立即把这些情况报告回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只需一个特莱地人交谈，记住，我们不能为此多花时间。我认为，对奴隶们来说，在经过训练并消除了主人们的制约之后，是可以授予联邦公民权的。就我所了解，这些奴隶主是绝不可能被进入联邦的。我们的主人，联邦，是不能容忍独裁者的，他们——”

“等等，”马丁说道。

他们来到了讲台前，现在他看清了，讲台是一块磨得很光的方形岩石，高度不足2米，正面从上到下盖着面大旗帜，他看到这旗帜呈深蓝色，图案和斯科塔臂徽一样。这石头太高，他看不到顶部，斯科塔用他那4只大手举起他的双腿和两肘，使他的双脚一下就离了地。

他看到了绝顶权威的象征——剑。

这把剑没有任何装饰而且显得非常有权威性，不像那面装饰性的旗帜。剑的比例非常完美，有近两公尺长，两面有宽宽的刃，剑尖非常锋利。唯一的装饰是护手上的一块雕饰的小花，图案和旗帜上的一样。马丁注视着这把剑，直到他觉得特莱地人的四只手由于举着他时间太长而有点颤抖时才把他放下来。

“这是教育主的剑，”斯科塔慢慢地说道，“我的主人最近刚刚死了，正待选出一位新主人。”

马丁回想着那长长的、锋利的剑刃和剑尖上淡淡的污迹。他润了一下嘴唇问道：“这剑……用过吗？”

“一位主人的剑，”他回答道，他的声音马丁几乎听不见，“至少沾了一次血。”

“有没有可能，”马丁又一次问道，“和一位主人谈谈？”

“你是个外星奴隶，”特莱地人答道，“奴隶”两字说得很重。

这也是最后两个字。他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才返回崖底，这期间他们谁也没有说话。贝慈已把着陆器移到那儿了。马丁这时想得很多。

马丁早已编好程序，使动力保护罩只会放高级生物进来。结果，叫醒他的不是定时器，而是着陆器外边围着200多名小特莱地人的叫喊声。崖壁和整个城市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只有灾星在天空中不时地划出的白光。他把保护罩外边的光线调强之后，走了出来。

“我不能马上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他说，释译器已显示出有些超负荷了，“所以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飞行器和它所到的那些星球……”

他们都安静了下来，而且专心地听着，只有稍年长的几个咕哝着“造谣”。他谈到了星球上的美丽、恐怖、怪诞而又奇妙的环境。他谈到联邦时，他只说联邦是许多不同样子、不同大小、不同智力水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互相帮助，并且很想帮助特莱地。

马丁想，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大概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特莱地这种生活方法。如果他们不适合被接收为联邦公民，现在他对他们说这些，是和他们开了个多么糟糕的玩笑。

“我说不准灾星将撞击的确切位置，”贝慈急切地插嘴道：“但你们那个地区是肯定无疑的。时间很紧，别多啰嗦了。”

“我回答他们几个问题后，就把他们送回隐蔽处。”他告诉她，“山谷的这一侧会保护我们，所以，不用马上——”

实然，天空中划过一道桔黄色的强烈闪光，马上觉得脚下的大地骤然一抖。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向四周看了看，又看了看悬崖。一切似乎没什么异常。

“是块大的，”贝慈说，声音好像高了个８度。“就砸在你头上的山顶上，引起岩石滑坡，有悬崖挡着你看不见。告诉他们……”

这时马丁已经开始向他们大声吼叫，让他们赶快回到学校的隐蔽处去。但是没人挪步，他不得不赶快解释说，贝慈和轨道中的飞船，还有飞船的仪器，已经提出警告，岩石马上就要滑坡，可他们现在看不见，他说得太快，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了，但学生们还是没挪地方。他们认为马丁的警告只不过是传闻。马丁把着陆器上的一盏灯对着崖顶，照见已有几块岩石蹦跳着从山坡上滚下来了。

他们开始跑开，但太晚了。

“不，回来！”马丁绝望地喊着，“这里安全，回到着陆器这儿来！”

有几个人在犹豫，马丁不假思索地向其他人追了上去，他们年龄小，腿比马丁的短些，马丁追上去，挥手让他们返回。大约有２０人回到了着陆器的保护罩的外面，另外的人也不那么快跑了，有的停了下来。马丁不知道他们是被吓住了还是糊涂了，还是因为刚才岩石滑坡使他们相信了着陆器周围是安全的。

第一批落下的岩石砸在着陆器和学校的入口处之间，蹦了起来并向他们滚来。有三个特莱地学生被砸倒，另一个拖着一条砸伤的腿，用四只手和一条腿蹦跳爬行着。马丁指着地上的一条发光的线，这条线是保护罩的外沿。

“快，到线那边去，那里安全，相信我！”

他抓起一个倒在地上的特莱地人的脚，把他拖向线里。蹦跳滚下的岩石被看不见的保护罩挡住，其他学生意识到这种保护并不是假的。但他们一大半已被砸倒，其他的人正把他们拖向安全的地方。马丁把那个特莱地人拖进线里，便又出去拖另一个。

“该死的，快回去！”贝慈喊道，“半座山正在向你倒下去……”

当他弯腰去拉特莱地伤员时，雨点般的石头和泥块打在他背上，突然一声石头从后面打在他腿上，他一下子坐在地上，眼泪和灰尘迷住了他的眼睛。从崖顶传来的隆隆声越来越大，大块岩石不断呼呼地砸在他的周围。安全保护罩离他只有几米，但他搞不清方向了。

突然，他被四只大手抓了起来，向后扔了出去。他一下子被摔到了保护罩里，救他的那个特莱地人紧跟了进来。他眨眨眼睛，想看得清楚一些。这时，他觉得那人的手熟练地摸站他的肢体。

“哪儿也没断，陌生人，”年轻的特莱地人说道，“腿上有几处小伤口和肿块。你用你的疗法治治伤吧。”

“谢谢你。”马丁说道，他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向着陆器走去。

滚石的声音变得低沉了，因为半球状的保护罩已完全被沙石泥土所覆盖。有几个伤员仰面躺着，看着那碎石包围的光滑的圆顶，这些碎石莫名其妙地就是不落下来，马丁看不出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其他人很明显都相信这看不见的保护罩是事实，并忙于给伤员治疗。

马丁钦佩地想着，当每一位受害者和幸存者都是医生的时候，就是再大的灾难也不会那么可怕。

另一个年轻的特莱地人在着陆器入口处拦住他，说：“谢谢你，陌生人，所有想往学校跑的学生都回来了或是被弄回来了。没有人死亡。”

马丁想道，现在是还没有人死亡，不过，他担心压在保护罩上的岩石重量过大，这个保护罩能承受最强烈的陨石雨，但它并不是为承受山崩滑坡而设计的。这只小小的飞船的能量是否能承受令人不敢想象。

他看了看这半球状的一层岩石，知道贝慈已经通过摄像器看到了一切，便问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不会太久，但能维持到你带的空气用完。你那儿有２００人。我这就下来！”

他想反对，不过他马上又意识到，贝慈和他一样，知道这么巨大而笨重的极速飞船不能着陆，这种飞船的构造只适合在太空轨道运行。如果离地面太近，飞船将会有危险，另外，这也不是受训者所进行的飞行训练。向她说发愁的话，只会削弱她的信心，所以他什么也没说，边包他的腿边看贝慈发送来的图像。

这图像映在他的大荧光屏上，他看到山谷里的城市变大了，学校上面的山顶上出现了新的陨石坑，滑坡留下的灰色痕迹和崖底的一大堆碎石，着陆器就埋在里面。他看到谷底空地上突然出现四个巨大的浅坑，那是飞行器的加压光柱在检查是否可以着陆，然后四个坚硬而无形的支柱牢固地撑在地上。它那庞大的保护罩罩住了整个山谷。千百年来，灾星第一次对这座城市显得无能为力。

一束导向光柱射出来，焦点很集中，并开始把碎石堆化开。

“干得不错，”马丁说：“集中力量把我们挖出来，再把通向学校的路清理一下。有些伤员需要到那里接受适当的治疗，快点。”清理掉着陆器上的石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因为贝慈每化开一堆石头，上面就又滑下来一堆。马丁打算赶快算一下保护罩内的空气量和消耗速度，因为这里有２００人，并且他们的肺活量是地球人的两倍。他先是焦虑，后来开始有点绝望了。

他走出来想再安慰一下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他发现他们中间有３个是主人的孩子。

他想着，现在可真的麻烦了。

在他的周围是些较年长的特莱地人，马丁想，他们可能是在相互示意不要进行不必要的交谈，以免浪费空气。马丁回到了着陆器里。

“如果你把自己封在着陆器里，”贝慈突然说道，“舱里的空气够你维护到我把你挖出来。如果这些空气让２００个特莱地人用，只能维护１０分钟，你考虑一下。”

他认真地考虑了几分钟，如果２００名学生窒息而死，而只有他一人活着，怎么向斯科塔交代。他想，干脆作个救世主，把几个特来地人塞进着陆器里——当然是年轻的，也许应该是那几个主人的孩子。但是斯科塔会怎样看待他的这个折衷的办法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特莱地人对他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马丁自责地想，这样是不是更好：干脆待在着陆器里，不和任何特莱地人说话，等一能起飞就马上回到极速飞船，返回弗摩浩特三号？他可以告诉导师他所遇到的问题太复杂，他担负不了有损特莱地人种的责任。总之，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

他还在想着，着陆器的舱门没关。贝慈又讲话了。

“好了，”她生气地说，“够高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也够愚蠢的！我又有个主意，不过这个主意可没准，（我们大概不能用这些设备），对你来说这可能更危险……”

她的主意是集中清理保护罩顶端的一小块，这一小块可以在保护罩其他部分不崩塌的情况下单独打开。再用大功率的加压光柱压住其他的石块，以免它们从开口处滑进去。这样，可能多坚持些时间，至少可以坚持到罩里的空气用完时，外面的新鲜空气就可以被换进来。马丁的危险是，如果加压柱滑动，石块会从开口处漏进去，砸碎着陆器控制装置的顶盖，因为这顶盖距保护罩顶端只有３０米。那样的话，马丁就再也不用担心他的任务了，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意思是要死）。

之后约20分钟，他注意着头顶上的石块和贝慈的动作。她操纵着导向光柱的加压光柱，移动顶上的石堆，马丁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慢慢地，顶上出现了一个开口，有两米来宽。

“好了。”贝慈说。

他小心谨慎地把着陆器保护罩打开一个缝隙，砂石嘎嘎拉拉地落到了着陆器顶盖上，但块都不大，没把顶盖砸穿。大块的石头还未来得急下落便被罩里冲出的污秽热气顶了回去。这样持续了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开始……”贝慈刚说了一半，他就迅速地搬动操纵杆，关闭保护罩。这时又有几块小石头滑了进来，呼呼地砸在顶盖上。保护罩的开口完全闭合了，上面又盖满了碎石。

“……下滑了，”她接着说了下一半。

没有受伤的学生都站在着陆器周围，一动不动，静静地看着马丁。马丁面无表情地向他们示意，让他们都坐下，他们不知道还应该做些什么。

之后，马丁和贝慈又用同样的方式换了一次空气。但当着陆器和学校入口处被清理干净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学生们抬着伤员有秩序地向校门走去。斯科塔急急忙忙地迎面走来。

斯科塔站在马丁面前，低头看马丁，有几秒钟。他有点颤抖，是由于气愤，是由于松了口气，还是由于劳累，马丁说不清楚。

“学生们，”斯科塔说，“在学校里会是安全的。”

“没有人死去，”马丁带着歉意地说，“啊，对了，有３个学生是主人的孩子。”

特莱地人还在抖着，他说道：“那些孩子是他们作主人的父母的财产。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受爱护，但他们还不是主人，也许永远不会是。”他伸出三只胳膊，分别指着那着陆器，山谷里的城市和极速飞船，这时极速飞船已飞离地面3英里了，但看上去还是十分庞大。“你们的活动，我已经汇报给主人们了。现在我接到指令，要去极地城市接受关于你们的讯问。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一起去。”

“我非常愿意，”马丁说，“我会向主人们解释我为什么——”

“不，陌生人，”特莱地人打断了他的话，不再颤抖了，“至多我们可以在一起说话，这还得在主人们的监听之下。他们不会认为你对我说的话有什么价值，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传闻，是不可靠的。马丁，你能不能去……你能不能赶快把你的主人请来？”

“不，”马丁说，“我的主人不会来。”

“特莱地的主人们不会听从你的话，”斯科塔继续说，“虽然，就我个人来说非常愿意和你细聊聊。但在这儿你会有很大危险。我以前没有这种经历，也没听说过这种传闻，无法预料，我们见到主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咱们能马上出发，”马丁把话岔开道，“会更安全。”

“是个好建议。”贝慈说道。

马丁知道，但同时又有点疑惑，为什么这个个头很大，丑陋不堪，想法古怪的外星人，对他突然那么热情友好。肯定，主人们要给他点麻烦，马丁对此有直接责任。接受询问时，他能在场，就能减轻点这个特莱地人的压力——特别是如果他能为所发生的一切接受指责。让这么年长的教学奴单独去和主人们会面是不正确的。另外，通过对特莱地人精神上的支持，他也可以算是从这次任务中得到点收获。

“我想见这些主人。”马丁说道，既是对这个特莱地人，也是对贝慈在说，“感谢你的关心，能消除我去极地城市旅行的危险。我的着陆器会很快把我们带到那儿。接到指令后，我们能那么快地到那儿，这会给主人们留下个好印象。愿意乘我的飞行器吗？”

“愿意，马丁。”特莱地人毫不犹犹豫地回答道，“能得到这么少有的机会，我太感谢你了。”

马丁觉得肚子里有一种向上吸引的感觉，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激动。他就要完全解开特莱地人的迷了，也快要知道他到底惹了多大麻烦，也许会因此而受到惩罚。

他们先回到极速飞船上，把各部分系统检查一下，并补充能量，因为刚刚经历了一场山崩。特莱地人别扭地缩在窄小的控制舱里，他无法向外看。更让他失望的是，尽管在母体飞船上的着陆器处，他能站直身体，但那里没有观望口。

当见到贝慈时，他鞠了个躬，好像是表示礼貌。他告诉她，他曾有一位生活伴侣，许多年前死于灾星，之后再没遇到在智力上和感情上那么相投的人，但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错，因为有好几个数学奴曾主动向他表示过感情。

马丁让他们先谈着，自己走进了计算机装配舱。他不打算空着手下去见那些主人。

当他们向装配器提出要求的时候，贝慈进来了。

“我挺喜欢你这位朋友。”她说着，倚到他的肩上，“现在他在观察舱里，看样子会呆很久。我说，我还是不能同意你那么干，但我理解你为什么不让他单独去会见主人……不！你不能带他去！”

她指着装配器显示器上的图像，还没等他回答便又激动地说道：“不允许你带武器。联邦不许在第一次交往中带武器。这次会面，要想幸免于难，唯一的希望只有通过不带武器来说明没有恶意，尽管你已经捅了马蜂窝。不管怎么说，到那儿去是愚蠢的！”

她面无血色，很明显，她非常害怕，害怕马丁见了那些主人之后，她就再也不能看到活着的他了。她想让他抛弃这一切，活着回去，尽管任务没有完成。但她也知道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为了让她别再担心，马丁说道：“我不会对任何人使用武器的。我就要弄清这儿的组织结构了，我不会出事，你会看到……”

这中间夹杂了感情因素，所以他花了两个多小时，才使她多少放心些。这时，马丁才去观察舱接走那特莱地人。

他发现，那个教学奴正坐在贝慈给他安排的座位上，似乎一动也没动过。马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特莱地人的眼睛特别敏锐，并对光非常敏感。他不仅能看清下面这颗行星的地表，这地表马丁需要放大才能辩认清楚。着陆器就要启程了，马丁叫了他三次，他才听见。

“太壮观了，”斯科塔说道，他四条胳膊高高举起，头低下，像是在膜拜，“我怎么能继续作个奴隶？”

极地城市刺骨的寒冷，马丁对此并不吃惊。这里的科技水平明显地比他们刚离开的那座城市高得多。斯科塔出生在这里，他让马丁把着陆器停在距主人大厅入口几米远的地方。使他惊奇的是大厅用人工光源照得通明。

“这是对一位陌生主人的高级奴隶的礼节，”特莱地人说，“这是对视力不健全的奴隶而作的，没别的意思。”

大厅本身出奇的小。他想这大概有点像传说中的卡米洛特〔译注：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的辩论厅。只不过特莱地人的桌子是马蹄形的而不是圆形的，开口的一边有一个小方桌和一把椅子。斯科塔带着他缓慢、稳步地向那儿走去，并示意让他站在椅子一边，自己站在另一边。

“你已来到特莱地主人们的面前。”斯科塔庄重地说道，并微微地把头低了一下，马丁也随着低了一下头。

马蹄形桌子周围有几处空地。有些椅子上没有人，但马蹄形桌子的内侧挂着带有主人各自徽章图案的旗帜，旗帜上放着他们的剑。所有的主人都是成年人，在马丁看来有些已经很老了。他们看上去并不是很凶恶、至高无上的样子。这些无所不知、万能的特莱地统治者只有１７名。

他静静地站着。海陆通讯主正在讯问那个教学奴，关于马丁的到来和他的言行。他觉得由教育主询问更合适，但他又意识到教育主坐位上是个空缺。

他们还没有去注意马丁。这位教师描述着那次岩石滑坡和那飞行器的奇怪的保护装置，这装置使学生们免遭一死。

马丁感激地想着，他想把我说成个英雄。但是询问者好像对此并不在意。

这主人想知道如果没有接到马丁的邀请，学生们一般会在什么地方。斯科塔接着又说，显然主人表示了对马丁的谢意。很清楚，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主人要为他们负责，如果奴隶做了错事，奴隶的主人也将受到惩罚。

如果，这１７位带剑的特莱地的权威统治者想要惩罚联邦，原因是认为联邦对他训练不当而犯有过失。想到此，马丁不由地笑了。他想到如果特莱地人因为他的过失而惩罚他，联邦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呢？这时，他还不切实际地想着，有很多理由可以拯救守规矩的奴隶的生命。

这位斯科塔结束了汇报，他说道：“接到尽快来主人大厅汇报的指令，这位陌生人让我搭乘他的飞船。半路上，我们走访了那个大飞行器，灾星来时它保护了整个城市，并解救了所有被困的学生。在那儿，我与这陌生人的伙伴进行交谈，并俯视了整个特莱地和其他星星。”

“我们很羡慕你的这个经历。”询问者静静地说道，“你对这陌生人友好吗？”

“我相信我们相互间十分友好，主人。”斯科塔答道。

“原来就是这样吗？”主人道，“当你向他说明为了更安全起见，最好是赶快离开这个世界和被它污辱过的主人时，他反而要陪你一同来。是吗？”

“是的，”斯科塔道，“这个陌生人还想传达一条他主人的消息，我无法阻止。”

这位主人发出一声无法译出的声音，然后说道：“也许是位忠实的朋友，但无疑是个自以为是的奴隶。他的主人为什么不来？”

这位教学奴赶快解释道：“这位陌生人的主人是另外一种生物，他呼吸的空气对特莱地人是有害的而且不能和不同种类的生物面对面地交谈。”斯科塔最后说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位陌生人被当作中间人派到特莱地的原因。”

询问者惊跳了一下，好像听到一个十分肮脏的字眼，然后说道：“中间人是永远不能相信的。他们的话都是传闻，不可信，不可靠，并会招来误解和不幸。只有主人才是最可信的，这是基本法则。”

马丁再也沉不住气了，说道：“在特莱地１１１７年前，你们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传闻，但是现在，基本法则已成为一种仪式和手段来强迫你相信——”

“你这个愚蠢的、不可信的奴隶！”斯科塔插嘴道，他的身体在颤抖，明显是由于气愤，“陌生人，你像你的主人一样侮辱了我的主人。你把传闻强加给我的主人们。我警告你，你不能和我的主人讲话。如果我的汇报有什么地方需要澄清，你只能在得到主人的允许后和我说。”

“我并不是有意要侮辱。”马丁说。

“侮辱并不都是有意的，”教师说道，稍微平静了一些，“因为一个身为奴隶的人，不考虑到他的言行可能导致的后果……”

马丁慢慢呼了口气，对斯科塔说：“在那艘大飞船上有些机械装置，能够观察并测量出形成灾星的根本原因，我根据这些信息已推断出——”

“安静，”那主人静静地说。他并没有看马丁，继续对教师说道，“我没有心思听一个奴隶以传闻为根据进行的推断。我想和你谈些事情，教师，这些事情可以使这位陌生人更准确地……”他停了一下，手抓着剑柄，环视一下桌子，接着说，“……了解灾星。这是最原始的传闻。而你，作为一个奴隶，是不该相信的。”

斯科塔慢慢答道，神情像是在做什么仪式：“没有一个奴隶会知道那些原始传闻。没有一个奴隶，不论是特莱地的还是其他星球的，能教导一个主人。这个陌生的奴隶只能和我讲话，因此我应该留下来，我甘愿这么做，并在日后为我的言行负责，接受其他主人的调遣。”马丁几乎没有听见最后几个字，因为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突然站起来伸手拔剑。马丁真不知道他那两条地球人的腿能不能比特莱地人的长腿跑得快——何况他们还挥舞着剑。自己的武器还在背包里，可惜也不中用。这时那询问者伸出四只手掌向四周挥动着。

“住手！”询问者说，“把他的徽章取下来，以后再酌情解决。首先，我们得决定下一步如何处置这个外星奴隶。”

“怎么样？”贝慈焦急地说，“你说过你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来吧。”

“等等，”马丁说道，“打开翻译器。主人们要通过斯科塔和我交谈，他们要通过我，告诉他的奴隶们不该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对我十分好奇。知道这些绝密的传闻是要遭到严厉惩罚的，但斯科塔似乎并不害怕。这里的事情真古怪。我开始怀疑是不是……”

马丁突然停止了，因为那个询问者又开始讲话了。他用平静的语调生动细致地讲述着那场大灾难，这灾难把先进科技文化一扫而光，使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又回到了黑暗的年代。

１１１７年前，特莱地有一颗卫星，它没有空气，而丰富的矿产又被它的母星耗尽，但许多世纪以前，这颗卫星上有了移民。因为从母星上去的都是些智力超群的年轻人，并带去了科技资源，所以这颗卫星上的科学技术比弱星上的越来越先进。卫星上的人改造了那个无生命的世界，在上面建起了圆形的城市，还有农场，并向灼热的地心挖掘探测。他们后来变得能自给自足，变得非常自豪，这无可非议，他们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最后变成一个具有武装威胁的地方。

“但是后来这个卫星却被毁掉了，毁掉特莱地卫星的并不是它的核武器，”这位主人肯定地说，“而是来自卫星内部深层的灾祸，这是因人试验新能源引起的，它像一枚巨大的炸弹把卫星炸毁了。”

在特莱地，人们看着那卫星慢慢地变成碎片四处飞去。他们知道如果有一声碎片砸到他们的星球的话，会打穿地壳直奔地核的——其结果将导致特莱地星球上的剧烈变化，并将其人类一扫而光。可是，他们有一座巨大的核武器地下库，这些核武器可以对付新的崩溃的卫星，拦截飞向它们的大块卫星碎块，并把大块炸成小块，使其不能构成威胁。

有许多这样的小碎片落到特莱地上，这灾难使星球上四分之一多的人口丧失了生命。但暂时还没有构成对整个星球的威胁。从对剩下的大块卫星碎片的运行轨道计算结果来看，母星仍处在危险之中。平均每个世纪中，全球毁灭性的撞击可能有三次。这个星球的长期生存只像以往一样，依赖于减小陨石的体积。

尽管他们集中全部精力生产导弹，研制更有效的弹头，并有载人飞船上去，在大块碎片上安置炸药以把它们彻底炸成粉末，但是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好转。大块的流星照样下落，并经常砸毁主要的导弹生产设备和发射装置。

炸碎陨石的工程花了将近50年时间，在特莱地的轨道上再也没有大块的碎片可以毁坏这个星球了，当然即使有，也没有更大的导弹抵御它们了。它们的卫星被扩散成细小均匀的陨石云，多数陨石围绕着星球运转，或有规律地落下来。

灾星便形成了。

在特莱地地表的设施和人，没有一个能不被砸毁和伤亡，或存活几年。曾拯救过他们的那残存的技术设施已消失殆尽或是被灾星砸毁。他们曾经一度伟大的文明变成一片废墟，他的人口大批死去，剩下的也被带回到野蛮的史前穴居生活，但是，他们并不是一直在倒退。

他们生存在岩洞、矿洞和地下导弹发射洞里，并把这些洞建成地下城市。他们耕种，因为灾星不可能砸毁每一棵庄稼和树木。他们修建道路保护装置，尽可能地运用残存的古老知识，并积累新的知识。他的文化能继续生存下去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恐惧、绝望的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主人的保护和命令之下。

很自然，主人就是救星。这种制度是很容易维护下去的，因为主人们已经得到了奴隶们的尊敬和服从，并对奴隶们的思想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奴隶从一出生下来就要受到主人的教育。

由于在卫星崩溃前有短暂的预兆，母星上有人愚蠢地相信它要毁掉，他们把值得怀疑和需要检查的事情当成事实，由于这些错误，特莱地被灾星鞭打了１０００多年。当这位主人讲完这段历史时，马丁想，现在都清楚了，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烈的疑心。

否则主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奴役人们，也不会把知识只传授给少数受宠的、高级别的……

“每个群集地都是由有权威、有责任心的人来负责。”斯科塔突然说道，“任何机械装置都不能超载。你去过我的学校，马丁，你知道，实际上每个人得到的知识都比他们所需要的多一点，以便满足他们更大的求知欲。当然，他们是不会接受到更多的知识的，除非他们能够可靠地使用已有的知识。”

“我开始明白了。”马丁说，“我主人的指令是叫我——”

“请告诉这个奴隶，”询问者打断他的话，“他的主人不在场，我们对他的指令不感兴趣。这样的传闻已有三例，他们描述了一个能说我们语言的机械在特莱地着陆的虚幻奇迹。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相信任何传话，除非是一位可靠的主人亲自来。这个奴隶是不可信的，他的到来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不明白，他的主人对我们的情况非常了解，为什么还要派他到这儿来。”

“我们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这个奴隶。”这位主人接着说道，“是应该像对待一个违纪的孩子一样对他进行体罚，还是干脆把他送回那位行为不配作主人的人那儿去？”

马丁咽着口水，想到让这些大块头的特莱地人揍一顿，精神上和肉体上都不是好受的。他又想到了弗摩浩特三号上的导师，他肯定知道这个问题。马丁已被授予全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跑开还是想个解决办法——只有他自己拿主意了。他暗自诅咒着，他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他的导师、特莱地的主人们和他自己。

“在作出决定之前，”他问那位教师，“我的朋友，我们是平等的，我能不能和你谈谈我接受的指令，这涉及到——”

“马丁，”特莱地人说，“我不再和你平等了。”

他首先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他不知道斯科塔对他是否还像刚才那样可靠。但马上他又想起了在去那座城市的路上，在学校里和极速飞船上他对自己讲的一些话。斯科塔已经表示他是一个有智慧、思想解放、可靠的，也许带有潜在谋反意识的奴隶，他不在乎谈一些小的流言，以及为自己着想。马丁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文明、具有文化的生命，他正与这种奴隶制度作斗争，并开始走向胜利。

现在，马丁突然意识到这场斗争已经结束了。

“你的生命显示器出什么毛病了？”贝慈说道，口气中带有气愤和恐惧，“脉搏加快，血压升高，你的……，该死的，你又要干什么傻事？”

没有必要回答她，因为她可以看到、听到一切。他湿润了一下嘴唇，开始第一次直接与特莱地的主人们讲话。

“我已全面考虑过这件事情和我所做的决定可能出现的后果，”他说，“并且我希望能再一次和我的朋友取得平等地位。”

他停了几秒钟，好像过了很长时间，整个大厅一片寂静。过了一会那位教师缓步走到马蹄形桌边的一个空位处，转过身面对着他，他把马丁一个人留在了询问台边，又是一片寂静，甚至连贝慈似乎也屏住了呼吸。他开始想在行动之前先要征得允许，后来又决定不这么做。

请求允许是奴隶们的权利。

马丁取下背包，打开，把联邦的旗帜在桌子上展开，银色、黑色相间的徽章图案展现在主人们面前。然后他把武器放在旗帜上面，这武器是在极速飞船上赶制出来，是按他才见到的教育主的剑，缩小而成的仿制品。剑横朝着马丁，上面有联邦的徽章，然后又用双手托起来。

17位主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的17只手一起伸向自己背的剑柄。但这次海陆通讯主没有像刚才他们对斯科塔时那样喊住手，相反，他也抓起了剑。马丁咽着口水，17枝剑都举到特莱地人肩膀那么高，17枝剑直直地指着马丁的脸。

“新当选的教育主，”询问者说道，“你能否和这位将成为主人的外星人站在一起，并告诉他我们的传统方式。”

马丁想到他们对我采取行动了，但是什么行动呢？询问者又说道：“你对你的言行、失误及其后果负责吗？你能对你的财产，不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包括他们的工作、生计、训练、喂养负责吗？你能对你所有财产的行为和过失的后果负责吗？你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奖惩和教诲吗？你会不会不断努力来提高你所有的生命的财产的能力、健康状况和智力，以便他们有朝一日能接受一个主人的主要职责？如果其他的主人们认为你的行动或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你自己的或其他人的财产，你将以生命来接受惩罚吗？”

马丁觉得自己的腋窝正在流汗，如果双臂不是紧紧地抱在胸前，他的手早就抖上了。

“仔细考虑考虑，外星朋友。”新当选的主人说道，他又站回到马丁身边，“冲动的决定是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的，尽管这冲动是友好而忠诚的。如果你现在后撤，对你的惩罚大概只是象征性的，可能把你赶出特莱地社会或是撤销主人对你的保护，哪一种对你都不是十分不便的。”

马丁清了清喉咙，说道：“这决定是经过谨慎考虑的，并不是我感情的冲动。我不傻，但当初我弄不清楚你们特莱地的这种主奴关系，也弄不清楚主人的真正特征和功能。现在清楚了。”

剑还在指着他，一动不动，简直有点像电影的定格。斯科塔又说话了。

“拿起你的剑，柄朝下垂直立在你的旗帜上，”他说，“用手掌压住剑尖，以免剑歪斜用手压剑尖，直到压出血来，并且说：‘我接受作为一个主人所应担负的任务和职责’，之后把剑重新放好，自己包扎一下受伤的手，等待其他主人的反应。”

他拙笨地做着，由于询问台太高，他不得不翘起脚跟，才能压住剑尖，可是不小心剑尖在手里滑了一下，把拇指下面划破了。好在剑没有滑到地板上，他还算感到宽慰一点，他简直没觉得疼，尽管血已经慢慢地顺着剑尖往下淌了。

马丁尽量镇定地说道：“我接受这一主人的职责和任务。”

那些剑还对着他，他把剑放回旗帜上，“啪”地把一块胶布贴在手上。这时有一枝剑向上扫，指着天花板，之后一个接一个都举了起来，然后这１７枝剑又慢慢地放回到主人的旗帜上。

斯科塔深鞠一躬地说道：“选举一致通过，外星人。现在你可以和我们交谈了，你说的一切都会被认为是真的。只要你说的是真的，你所操纵的机械上的任何显示也将得到信任。如果你的言行有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你当然要对其他主人负责。”

“我明白，”马丁说道，从包中取出可放大三倍的放映机，“如果选举不是一致通过怎么办？我是不是得挨打？”

“这只是最坏的结局，”特莱地人答道，“并且是在其他非暴力的办法解决不了时才采用。特莱地的主人总是不够，马丁。那些年老的奴隶，他们中有些是有资格作主人的，并且别人也鼓励他们去申请主人职位，但是他们太明智了，他们不想担负主人的重大责任。但偶尔也有像我们一样一时冲动的，在无偿的任务中找到点乐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马丁说。

马丁等到斯科塔回到桌边的座位上，便开始宣布要向他们展示一下他自己的星球，接受银河联邦公民权利时的情景。他对着桌子前面入口处的墙壁，开动了放映机。尽管大厅里有灯，墙上还是出现了一片黑，像是深不可见的一个洞。他听见主人们发出了一些无法翻译的声音。

放映开始了……

几个世纪以前，地球将要毁灭于饥饿、战争和疾病，所以联邦决定与其联络。

他放映了联邦传运器进入地球轨道的情景：一个巨大的环形发射器挂在夜空中，像是个硕大的宝石项链。一夜之间，每个城镇都出现一些庞大的白色立方体建筑。这些是银河联邦检验归化中心。地球上的人们走进去，有的因为不合格而被刷掉，有的被接受为联邦公民，有的被列为非公民，以待进一步的检测和训练。

“你把什么都告诉他们了！”贝慈焦虑的声音在马丁耳边响起，“我们的导师不会赞成你这么干的。你是不是不太谨慎了？”

“我很谨慎，”马丁说，“但我不太清楚导师想让我怎么样。如果他想让我或不想让我做什么事情，他应该更具体地告诉我，而不是只告诉我特莱地的情况由我负责。而且我很为这些人担心，非常担心，以至我无法对他们有不诚实的态度。”

“这个主人的差事”，贝慈静静地说，“你对它太认真了。”

“是的，”他说，并马上加了一句，“别说了，下面这段有点复杂……”

像其它星球被授予公民权利的人们一样，地球人经过审查被分为三类：公民、非公民和不受欢迎的人。大多数申请公民权利的人都顺利地成为了联邦公民，并移居联邦世界，在那里他们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们可以摆脱个人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压力，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使用暴力的人都被列为是不合格的。所以在联邦，公民都不会被强迫去做什么事情。

“出于个人目的而去争权夺利的那些人都被留在他们自己的星球上，像是一群捕不到羊的狼，”马丁强调说，“在新的世界中，领导者就像是牧羊人。”主人们开始有了点骚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一类。

马丁马上接着说道：“和公民不一样，非公民要服从命令并接受训练。尽管他们是由智力、能力区别很大的不同种类的生命组成的，但他们对银河联邦发挥职能是非常必要的，并且他们也有机会成为公民，他们是——”

“奴隶。”一个主人说。

“这些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星球去做联邦公民？”马丁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第一个，另一个主人就接着问道：“并且这些新的世界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吗？”

到底什么是奴隶，马丁有些疑惑。他大声地说：“那里有一个世界，仔细看！”

投影图像上出现：天空中闪耀着星星——有单个的，有成群的，还有呈大旋涡状的——这些星星的反差太强，所以很难发现有暗的地方。只有在中心位置的一块地方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的东西，这东西再现了联邦的徽章图案。

“这，”马丁说道，他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些，“就是联邦世界。”

它是空旷的，他尽量简洁地解释说，是由许多恒星系的物质构成的，并有２００多种有智慧的不同种类的生命，他们现在都是联邦成员。这个联邦围绕着它这个星系的恒星旋转，利用它的光、热，并且合成土壤的能量也来源于这颗恒星。联邦世界的内层地表是非常广阔的，简直难以置信。银河系的智慧生命的人口数量是经过规划的，所以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感到拥挤。

在放映具体、清楚的图像的同时，马丁向他们描述庞大无比的联邦世界，它的地形和各种环境特征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先进技术。这时一个主人向马丁挥手示意。

“是由于灾星把我们带回到黑暗的年代，所以特莱地现在拿不出什么。”他说，“你是不是考虑让我们加入这个……这个……陌生人？”

马丁没作声，回想着自己当初第一次见到联邦世界时的反应。主人们已经领略了足够的超级科技的东西，而且他们一度的优越感遭到了迎面打击。他把语调放得轻柔一些。

“联邦对所有技术和文化水平的生命都接受。”他说，“它的目的是在银河系里找到那些智慧人种，并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以免毁灭于他们自身的恶习，或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劫难。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增长着知识，并相互融合，到时候，未来的联邦将会有一种各个人种智慧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智慧将能够创造出就是现在最有智慧的公民也难以想象的成就，可这是一个缓慢而自然的过程，没有任何强迫和压制。当公民们有了相当高的科学、哲学和文化水平时，他们就必须受到保护。”

马丁关掉放映机，过了好久没人说话。主人都注视着马丁的旗帜，注视着由银底和黑钻石构成的联邦徽章，但还想像着这徽章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世界。也许给他们讲得太多了，太早了。这只会给他们带来难以克服的自卑情绪。但这是特莱地的高层人物，他们是一级一级地升到这个位置上的。他们倔强、正直，并且适应能力强。马丁觉得他们应该能接受这些。

那个询问者首先开了口：“你来这儿是为了来看看我们是否合适作这个……这个……银河联邦公民，我们并不想加入，陌生人，但是，我们很想听听你对我们的看法。”

这人不仅倔强、正直和有适应性，而且还自负和具有独立性。现在该怎么回答？他很清楚。

还没等马丁回答，那位新任教育主便走到他身边。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盯着联邦的旗帜而没有看马丁：“马丁，这很重要。如果你的看法是供讨论和修改的，那你用手摸着剑柄。如果是你自己做出的不可更改的裁决，并且必要时你要用生命去维护它的话，你就握住剑柄，准备用你的武器来防卫。”

“他们还是要向你下手。”贝慈气愤地说，口气中带有些沮丧，因为她知道马丁不会理睬她的这个建议：“门口没岗，快跑！”

“不！”马丁固执地说。通过翻译器，他继续说道：“在说出我的判断之前，我必须首先类比一下特莱地和联邦的统治制度。”

“不受欢迎的、惹麻烦的、争权夺利的人，在我们那里是无用之徒，不受欢迎。”他继续说道，“公民是自由的，并受到保护；非公民做着艰苦但有益的工作，以维护联邦世界的制度和正在进行的那些工程。这工作不是强加于他们身上，他们做这工作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对此他们是自愿的，不论种类，也不论他们的智力、能力如何，他们都是些不知疲倦、喜欢冒险的人，虽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能得到公民权利，并能受到保护。他们是联邦的差童和奴仆，只担负各自的职责。”

在马蹄形桌子周围，主人们不自觉地要去抓剑。但马丁还没有碰自己的剑柄。

“在特莱地，”他继续说道，“起初，这种统治制度，这种无处不在的疑心，还有主人们对思想的严格控制曾使我憎恶。但当我知道了灾星的起因之后，我清楚了为什么有这种疑心，为什么传闻一定要有高度可靠的主人的证实。我了解到一个低级奴隶如果想晋升的话，是可以知道许多被禁止的传闻的。但很少有人被迫接受这种首要的职责，特莱地也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主人。”

“我还发现，”马丁接着说，手还是没有碰他的剑，“尽管技术水平不高，但特莱地的奴隶们是我所见过或听说过的最自觉的，最独立的，最自力更生并受过充分的训练的人。”

“如果消除了灾星，就没有必要再保护这种低水平。”他继续说道，并希望翻译器能多少掩盖一下他声音的颤抖，“我不是掌管能消除灾星的机械的主人，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只知道，按你们的计年方法，这工作需要许多年。但灾星是可以消除的。你们可以重新在地面上建立家园，安全地旅行，还可以种植……”

马丁突然停住了，房间里又是一片寂静，好像一切都凝住了。

马丁小心地慢慢地伸手抓住剑柄，把剑斜举在眼前，准备自卫。

他是不是曾把主人们估计错了？要不就是主人们把他估计错了？

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如果联邦现在在特莱地建立检测归化中心，你们会发现，你们只有极少的人是不会受欢迎的，同样，也只有很少的人会被接收为联邦公民。绝大多数人会被认为是不适合联邦世界的。我会解释为什么。”

这时主人们有的摸着剑柄，有的已把剑柄握紧，像特莱地的奴隶们一样，他们也非常自负，有独立性，自力更生，并对他们的财产出奇地关心，他们也曾经是这财产的一部分，后来才升为主人的。对他们来说，任何对他们财产的指责都是对他们自己的侮辱。

“特莱地是个特殊情况，”马丁继续说，“在特莱地，据说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主人，也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有能力的奴隶愿意接受作为一个主人要承担的重大职责。与此相同，在联邦，据说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非公民，因为非公民的工作需要有极不一般的素质。所以我的看法是特莱地现在不行，大概将来也不适合作联邦公民。”

“这是我的裁决，”马丁下了结论，“灾星消除后，至少三四辈人期间，没有人会来和你们联系。并且，我敢肯定，当联邦下一次与你们联系时，他会有一个罕见而珍贵的发现：你们全球的人都是非公民，他们正准备承担外星的职责。”

主人们都静静地坐着，马丁猛然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秘密到达特莱地的，”马丁说，把剑放回到联邦旗帜上，然后边说，边慢慢地用旗帜把剑裹上，“因此，会有更多的传闻出现，会使更多的奴隶晋升为主人，如果他们意识到特莱地人会怎样，或将来可能会怎样的话。如果你们允许，我想留给你们点东西……”

马丁双手举着包在旗帜里的剑，慢慢地向斯科塔走来，然后把剑献给了这个特莱地人。他听见在他身后和周围主人们都站了起来，还有金属磨擦织物发出的轻柔的沙沙声。但他并没有向旁边看。

“马丁，”那特莱地人接过剑，说：“我很荣幸地接受外星组织传授使这个额外的职责，并且我，还有我的继承人，将会重视并传播你所给予我们的这些知识。”

他没有再说别的，其他主人也没说话。当马丁回身向入口处走去时，他们都静静地站着。

特莱地人，沉默便是赞同，意味着没有任何异议。

# 《在北极底下》作者：[美] 纳·沙克纳

吕世国译

一、地磁暴

清澄的夜，没有月光，闪闪的星群象浓霜般地冰结在黑沉沉的天幕上。哈葛德撑定了分开的两腿，顺着渔船“安尼斯昆”号的颠簸起伏，向海口驶去。在厚厚的眼镜背后，他的失神的眼睛，在向黑暗中注视着。时时抿起嘴唇，从驾驶室开着的窗口，向发出燐光的海面上吐口痰。

一曲口琴声从舱中飘来，冲破了单调的引擎噪音，接着传来的是船友们的一阵哄堂的欢笑。哈葛德觉得高兴起来，从罗盘箱的微弱的灯光中，看见他干瘪的脸上，微微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日间捕鱼的成绩，着实不差，船友们一个个都兴高彩烈。海水也平静，没有什么巨浪。由于习惯，他探头到窗口去，仰看着北极星，想把它和罗盘核对一下。

他茫然转移他的目光到罗针片上，忽地吃惊起来，险些儿把衔着的烟斗掉到地板上。他怀疑地望着那罗针片，又把烟斗的柄死劲地一咬，那烟斗就啪地断了。

“奇怪！”他自言自语地说。“是北极星发了疯，还是我在做梦？”

他默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又向天空呆呆地望着。北极星离右舷船首不到半点，又皎洁，又明亮。他再去望望那罗针片，结果还是失望。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疑心眼镜上也许溅着水花，把视线弯曲了。可是当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却证明他的推测是错误的。

他第三次望望北极星，又回头来看看罗针片。他的脸色渐渐沉下去，终于喉间发出一声怪叫，探头向门口惊呼：“哀列克！拿孙！快些来！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口琴的声音立刻停止了。甲板上响起一阵混杂的脚步声。哈葛德站在罗盘箱边，一手指点着罗针片：“现在它指着北东。”他大声说“而北极星却在我们的右舷船首。我们怎么会向东北行，同时又向西北行呢？”

船友们围在他的四周，都显出惊讶的样子。其中有一个把罗盘箱摇了一下，却见那罗针片慢慢地离开所指的一点，更向东首转去。他们紧张在注视着，希望它停止了再转回到原来的方位，但是出乎意外，那罗针片竟并不回头。一直转了过去，绕上大半个圈子。

大家看到了这种现象。都惊诧起来。照理推想，这样的乱子是不应该有的，附近又没有巨大的铁器，足以阻碍地磁的作用。但是事实证明这推想全不可靠，因为那罗针片还是在无目的地继续乱转，好像已不再受磁力的作用的样子。

哈葛德失望地搔着头皮说：“不知是我们发狂呢，还是罗针盘着了魔？更或是北极星在象萤火虫一般地飞？”

就在这同时，凡是在北半球的人，都惊奇地发现罗针盘失了常态。各大邮船上的船长忙着发电到各处去询问方位，他们已不相信他们用惯了的罗盘，因为他们的磁力罗盘和迴旋罗盘所指示的方位并不一致。

天文学家发现他们一向准确的固定罗盘和由望远镜所测得的方位，相差自数度到一百八十度之多。他们向其他的观象台发出无线电报，征询有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

航空机械师发现他们在五分钟前，正以五百英里的时速，向目的地的反方向飞去。他们向罗盘注视着，却见它在无目的地乱荡，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北，时而南。

以太中发生了很大的纷扰，离奇的无线电报，从各方面播送出来：从迷途的船舶，从盘旋在天空而不敢降落的飞机。灯塔中的守夜者疑心他们的大石塔正在海滩上旋转，也发电去报告海军观象台。海军观象台里的人同样莫名其妙，虽然借许多专家的努力，还是猜不破这个哑谜，结果他们只有束手坐待，静候着那个谜底的揭晓。%在三个小时以后，北半球这半个世界中的罗盘针，渐渐恢复了常态，而守住了几千年来的老位置——正北。北极星又和那忠诚信实的钢针，也就是航海罗盘中的罗盘针保持着同一的步调。几小时前的那种极度紧张纷扰的状态，倏地过去了。

全世界知道这个奇怪现象的，只有一个人。可是他没有方法来阻止这大乱子的发生，而且当时他自己也在生死的关头。

二、迷路

这个人的名字叫凯恩。他是在威尔士王子地（PrinceofWalesLand）和同伴失散而迷了路的。

据当时报纸的谣传，说北极地方居住着一种奇特的人种。司密孙研究院为了明了事实的真实起见，特地组织了一支北极远征队，去从事实地的调查。年轻的人类学家凯恩，就是这支远征队的队长。

凯恩自从和他的同伴分散了以后，一连找寻了三天，还是不见一些踪影，心里就不觉着急起来。他已经没有食物，没有淡水，个人的生命，只有凭命运去摆布了。

他孤独地只管向前走去。他的脚趾冻僵了，他的手指麻木了。他已记不得时间，一眼望去只有白色的雪，除了雪，什么也看不见。各种感觉融合成一种空虚和失望，但是人类的希望之火是不可压灭的；它催迫着凯恩继续挣扎，用他最后的一分力量来与环境相搏斗。

在这最后关头，凯恩突然立定了，他似乎听见了什么声音。他的愁苦的脸上忽地涂上了一层欢快的颜色。他呆呆地注视着地上，好象听见有一种冲击的声音从地底下发出。他起初还疑心他脚底下的冰块正在碎裂，但一转念又觉得这并不是碎裂的声音。

这声音平稳而有规则，很象远方传来的引擎声，不过这判断多少带有一点儿想象的成分，并不能确切地证实。他站着呆立了好多时候，满想把这声音判别出来，可是结果还是无法确定。

他偶然抬头向四处一望，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黑色东西。他不觉惊奇地奔了过去。跑近一看，却见是一种烟囱一样的大铁管，深深地埋在雪里。他把管顶的积雪拨开，发现那上面有一扇装有大把手的门。

凯恩毫不迟疑地把门揭了起来，向里边一望，却黑沉沉地看不见什么东西。他从身边摸出一根火柴来擦亮了。只见在这筒形的铁壁里面有一架铁的梯子。他把火柴投下去，凭着那微微的火星，照见那梯子深不见底。

他鼓起勇气爬了下去，由于衣服的臃肿，好容易才钻进这个狭小的洞口。他在黑暗中沿梯子摸索下去，走了许久，突然觉得眼前有一点亮光，俯首一望，看见有一种乳白色的微光从洞底下射来。

凯恩的身体虽然已很疲乏，可是好奇心驱使他快快地爬下去，没有停下来息一息力。等到他的脚在地面上一蹩，才知道已经走完了梯子，到了洞底了。他向四面一望，发现自己是在一处门廊面前。四周的墙壁，以及行走的地面，全是用光滑的冰块来筑成的。离开他约十尺光景的地方，在厚厚的冰壁里开着一扇门。

凯恩悄悄地溜进门去，他的眼睛突然张大了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冰窟。从地面到窟顶足足有三十尺高，光滑而纤长的冰柱从地面一直撑到窟顶。壁间多稜角，象犬牙一般。左右两壁各弯成大圆弧，在离凯恩所站的门口约二百尺处，方汇合在一起。

地面上不用说也全是冰，不过雕着锯齿状的图案，大约是嫌太滑了容易摔跤的缘故。窟内没有灯光的设备，但是在墙壁里，地面下，屋顶上，都能发出一种柔和的蓝光。

靠左手的冰壁有一架黑色的大机器，发出一种轰轰隆隆的声音，把全窟都震动着。方才凯恩所听见的声音，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机器看去结构坚固，能力强大，除了飞轮的疾转外，静静地僵卧着一动不动。

在另一边的冰壁旁，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线圈，从地上一直盘到窟顶。这线圈是用一种绿色的质料来制成的，直径有六尺多阔。凯恩看见这样巨大的设备，尤其是在冷落的北极，心里不由的吃惊起来。他的疲乏了的身体，几乎因此新奇的刺激而瘫痪了下去。正当这时候，杂在这机器的噪音中，忽然有女人的惊叫声从对面传来，响彻全窟。

“叔叔！门口有人！”

凯恩从声音传来的方向望过去，他的嘴张大了。在这奇异的室中他又发现了新的奇迹——一位非常美丽的女郎，她的美丽，使这青年科学家无视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

她离开他只有二十来步，她的手叉着喉部，显出非常惊骇的神气。她刚从一个冰柱的背后跨出来，所以方才没有看见凯恩。她那纤小苗条的驱体上，穿了一件合身的白皮短褂，和一条用同一质料制成的华丽的长裙。她的玲珑的脚上，穿了一双爱斯基摩式的短靴。她的暗黄色的光亮的卷发，衬着那白色的皮裘，越显得秀美动人。

她的樱红色的嘴唇，由于吃惊而写出一个小小的“Ｏ”字，她的蓝色的眼睛张得大大的。

在女郎身后的门里，闪出三个人来。其中一个，高个子，阔背肩，留着短短的燕尾式的胡须。他的脸色显得很惨白，情绪十分紧张，但是吸引凯恩注意的，却是他的眼睛。它们在黑色的额骨下燃烧着，象是绿色的萤火，在这里面充满着仇恨与报复。他突然伸手到灰色的外套中，拿出了一支手枪来。

这把年轻的人类学家骇得呆了。他站着一动也不能动。他的脑海中浮起了一种绝望的念头。三天和冰雪冷风相搏斗，两天得不到食品，这样下去，即使不死于此，也没有办法活下去的。

生存的时间似乎更少了，他看见那个生黑胡须的人，手指搭上枪机。他僵挺挺地站着，等待枪声一响，一粒子弹会穿过他的胸膛。他似乎看见一个小小的白影在对面闪动，接着就听见女郎的惊叫声：“慢！也许他不……”

可是子弹已经飞了出来，只是没有打中。凯恩听见了震撼全窟的枪声，两脚一软，早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三、北极底下的秘密

隔了许久，凯恩才渐渐苏醒过来。可是他依旧闭着眼睛，因为他太疲乏了。最后，当他睁眼看时，只见他已换了一个场所。他所住的是一间小室，四周也是冰壁。他把一手撑在腰后，自己挣扎着坐了起来。

“觉得好些么？”有人在轻轻地问，是女郎的温和亲切的声音。

他瞥眼过去，看见她站在他所睡的吊床的头边。在她的眼睛深处，藏着无限的深情。

凯恩摇了摇头。“疲倦，”他呻吟地说，“并且饿！”他用尽了力气，说出最后的两个字。

“我早就料到的。”她笑着对他说。“如果你能够挣扎着起来走到隔壁的屋子里去，那末鸡蛋、火腿，叫你吃一个饱。”

鸡蛋，火腿！凯恩立即就从床上跨了下来，鼻子里仿佛嗅到了火腿的香味。他跟着女郎跑到隔壁的小餐室中。不一会儿，女郎已经给他端来了温热丰盛的食品，他就坐在一张长长的餐桌上狼吞虎咽起来。他已经饿得来不及设想，在这极北的地方，哪儿来的这种精美的食品。

正当他在吃的时候，方才他所看见的三个人又跑了进来，其中的一个，就是要发枪打死他的人。他们跑进来坐在他的身旁，一声不响地看着他。凯恩一面吃，一面向他们望着。那个留着燕尾须的高个子，情绪已经安定了。他的表情是冷酷而有敌意的。

其他两个，一个是长瘦子，面色很惨白；另一个是矮胖子，满脸胡髭，秃着头顶。

凯恩的眼睛回转来望着那个面貌最凶险的人，他显然是三人中的领袖。他的颧骨高高的，衬着一双凹陷的绿色的眼睛；他的头发披散在两旁，头顶上几乎是平的，这使凯恩在记忆中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最后凯恩把刀叉放下，把椅子拖在一边。

“好好地把你的职业告诉我们。”那个人说。

凯恩不高兴地望了他一眼。“我是乔治？凯恩。”他简短地说。“我是到威尔士王子地来探险的。在两天前我和我的同伴失散了。现在我能够找到这里来，自己觉得是十分侥幸的事，却想不到险些儿因此送了命。”

那个人耸了耸肩，嘴上露出凄苦的笑容。“我们有仇敌。”他简捷地说。“我们看见你闯到这里来，就误当你是敌人。我们对你的非礼，十分抱歉，请你不必介意。”说着他指着他身边的两个人：“他叫维勒斯，他叫卡希尔，是我的助手。”他介绍说，头也没有回过去。“我是亨利·卡梅隆，这是我的侄女沙龙。”

“亨利·卡梅隆！”凯恩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后来他记起来。亨利·卡梅隆在三年前，曾经因为磁铁的研究而得到诺贝尔奖金。他积了多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导磁性（Permeability）特强的铁，叫做卡氏铁。这种铁一到了市场，不上几个月，就压倒了钢铁工厂中用以搬运巨大铁器的普通电磁铁。他所制成的卡氏铁，其导磁性比导磁合金（Permeloy）要强几百倍。卡梅隆在其后的两年中，已经发了一笔大财。

卡梅隆的机警的眼睛，觉察了凯恩的意思，就轻声地说：“那末，你预备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叔父！”沙龙插口说。“凯恩先生刚刚清醒，才吃过一餐菜，你就要逼他走，这怎么说得出来？”

卡梅隆不去理会她。歇了一会儿，就耸了耸肩说：“好罢，我想两天之后，你总可以复元了。到那时候，天气必转睛朗，你可以多带些干粮出去。”但是他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威胁的神情，凯恩看得很清楚。他向女郎点了一点头说：“我想我的侄女一定会领你到四处去走走的。”

他跨着大步跑出门去，高高的卡希尔和矮胖的维勒斯跟随在他的后面。

沙龙想解释一下。“我的叔叔是很……对于生客是很没有礼貌的。”她嗫嚅地说。“等到他和你相熟一些以后，他一定就欢迎你在这里住下去了。”

凯恩站起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吃了些温暖的食物以后，他的体力似乎已恢复一些了。他直挺挺地站着，显得十分英勇的样子。他愤愤地说：“要是他没有礼貌到开枪打人，他简直是个疯子了！”

女郎的红润的嘴上露出浅笑，转过身来说：“你喜欢看看这地下的景色吧！来，跟我去！”

凯恩跟在女郎的背后，穿过一间小室，跑到了那巨大的洞窟中去。

“告诉我，”他追上沙龙，热切地说。“这些是什么？谁造的？造来做什么？”

“这是一些爱斯基摩人造的。”女郎笑着说。“而这些爱斯基摩人，却是我叔父雇来的。造的时候我不在这里。我也才来个把月，所以详细情形不怎么清楚。至于造来做什么——据说是叔父要大规模地开一个石油井。他似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蕴藏量极富的油层，因此他就在这里建筑起采炼石油的工厂来，那边的就是抽油机。”她指着那巨大的机器说。“这机器真不知有多少力量，它能够把地底下八英里地方的石油抽上来。”

“八英里？”凯恩吃惊地说。

“八英里！”沙龙说。“这机器听说是特地设计的。”

“这好象是一个大线圈，不知有什么用处？”凯恩问。

“这东西连我也不懂得。”沙龙笑着回答。一边说，一边走向那庞大的绿色线圈。那东西很有点儿象盘梯，一直通入地下。“我的叔父告诉我，这东西是用来蒸馏石油的。”

“我看有点儿不象吧？”

这时候，从他们的背后传来了脚步声。维勒斯已站在凯恩的身旁，在他厚而多肉的唇上，露出一种阴险的笑容。他的矮胖的身体摇摆不定，似乎十分得意的样子。

“沙龙小姐的话一点儿不错。”他说。“这是卡梅隆先生精炼石油所设计的特别装置。”

凯恩警觉到维勒斯所说的全是谎话。显然这里包藏着某种秘密，是卡梅隆所不喜欢人家知道的。凯恩抑制了他的感情问：“卡梅隆先生什么时候喜欢研究起石油来呢？我记得他是研究钢铁的呀！”

“你知道……”维勒斯说了半句话，却并没有说下去。“恐怕沙龙小姐还没有告诉你一句要紧的话，现在就让我来说了吧。你在这里什么地方都可以走动，只是你不能跑过这个蒸馏装置去。在那边的机械是非常复杂的，你进去也许会发生危险。”他说了这话，就转身走了。

凯恩看着他走远去，皱了皱眉，向着姑娘说：“我很想洗一洗脸，还要刮刮胡子，不知道这里方便吗？”

沙龙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简直忘记了，在你所住的那一间小室里，什么东西都有。”她下意识在神情紧张，脸上泛起了红潮，把披散在前额上的卷发掠了掠齐。

凯恩嗫嚅地说：“谢谢你！”说着就离开了她。

他回到小室里，在一只小火炉上烧了点儿水，洗脸，刮胡子，着实忙碌了一会儿。他的心里，满肚子的狐疑，不知道这个奇特的世界里藏着些什么秘密。他觉得卡梅隆对于石油是一定不会感到兴趣的。然而那架机器在从地下抽取什么东西，却又是事实。这个矛盾，他怎么也解释不出。

他猛然记起，在不久前听到的关于卡梅隆的谣传。据说他所发明的卡氏铁，应用的成绩并不好。用过了一年以后，它的强大的导磁性就大部分消失。为了维持信用起见，卡梅隆不得不免费给买主们再加处理。然而这笔费用却很可观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谣传，是不能全信的。

最后他决定不再胡思乱想，卡梅隆的话也许是对的：他在这里钻掘一个油井，犹恐有人嫉妒他的发现，所以不愿意任何陌生的人跑进这个洞窟里来。

凯恩把刮脸的用具都收拾停当，然后预备到各处去作一次秘密的侦察。他想到，若能在这里仔细地巡视一下，也许可以解决他心里的矛盾。他发现这小室的后门，通入另一处地方，这是他没有到过的。

他无目的地跑了过去，转上几个弯，自己也不知道已到了什么地方。他看见有一扇门半掩着，就轻轻地推开潜了进去。他的心被四周神秘的景象所吸引，几乎没有留心到沙龙小姐也在室内。她蜷缩在一张椅子里，两臂圈在椅背，脸孔埋在肘间的空缺里。她的肩头颤动，轻声地伤心地呜咽着，似乎有许多难言之隐，无法解脱的样子。

凯恩一发觉了沙龙，就冲动地大步跑了过去。他被女郎的悲伤所感动了。他和沙龙的认识，还不过一两小时，他自己也不相信，这凄楚的哭声，为什么会这样的叫他难受。

“喂！沙龙！”他亲切地说。“怎么啦？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呢？”

沙龙抬起了头，旋转了身。她的脸色惨白，划着一条条的泪痕，下唇还不住地发抖。

“喔！”她气喘喘地说。“我……我……”

凯恩更挨近她一些。他的面貌看去很年轻，很勇武，态度却非常亲热，其中似乎藏着无限的深情，却绝对不是普通的所谓怜悯。

“这不关我的事情吧？”他说。“请你告诉我，只要我的能力所及，我一定会竭全力来帮助你的。”

沙龙的两眼望着远处，站了起来。她跑向壁角里的一只小小的袋子边。她望望这只装得满满的袋子，然后转身来绝望地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我真地这么做，我想……”她失望地摇了摇头，又转变了话题。“我确实知道，我叔父的目的，并不在开采石油。我想，他的企图远比这个巨大。”

凯恩苦笑着。“不想你也觉得这地方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我原来还以为是我的神经过敏呢。”然后他更严肃地问：“告诉我——你知道你叔父在这里干些什么？你怕他？是不是有确实的理由，还是仅仅是直觉？”

沙龙又望着那个小袋子。“虽然是直觉的，可是我愿意冒着险，逃开这里。”她坚决地说。“这些天来，我已处心积虑地做着准备的工作。我已从叔父的贮藏室里，偷偷地拿了许多做成药片形状的浓缩的干粮，藏在地道外的雪堆下，足以支持一个月的食用。”

凯恩轻轻地点着头。“卡梅隆是怕他的秘密会泄漏出去，所以竭力把真相隐蔽起来，不给你知道。”

“你的话说得很对。”沙龙回答。“我先前也不懂他为什么要我到这里来。后来我明白了，他大概不愿意把他所告诉我的话宣布出去。他要把我关在这里，使我一生永远不见天日。他以前曾经对我说过。他要到维多利亚岛去，最近他就试探我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人家。幸亏我确实没有说出去，所以还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

凯恩凝视着她，沉默了好久。“那么，这里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最后他问。

“你还不知道吗？”女郎惊奇地说。“我们是在波西亚半岛，或则说得严密一点儿，是在波西亚半岛的地底下。”

“波西亚半岛！”凯恩喘着气说。“这样说来，我们是在磁北极底下了！”

四、一百个死人

“我知道。”沙龙说。“不过我始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凯恩并不出声。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想，要找到回答也并不难，只要跑到那不让咱们窥视的冰窟下，去仔细地探视一下就行了。既然现在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让我马上去走一遭吧！”

“喔，你不能去！”沙龙着急地说，同时拖住了他的手臂。一双热情的眼睛久久地盯住了凯恩的面孔。“如果他捉住了你，他一定要把你杀死的。在那里似乎有着什么东西，他用了整个生命来保卫着。”

“那还不是一样吗？”凯恩坚决地说。“我以为，咱们久住在这里，它的危险程度和跑进禁室去是一样的。不过我要你答应一句话，你现在且不要就走，等我探听明白，知道卡梅隆如果真地有着重大的阴谋，咱们就一起离开这里。”

沙龙的答语未了，凯恩早已大步地跑向冰窟的后室去了。他走着最狭隘偏僻的通路，以避免卡梅隆及其助手的耳目。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墙壁上都发出柔和的光，好象是把某种燐光物质，封住在冰里而成的。

他通过了一个大转弯，来到一个比从前所见小一倍的冰窟中。圆圆的冰壁射出冷气，使人毛骨悚然。在这空旷的室中，靠一壁是个大木架。架子上放着各式各样光亮的仪器。靠另一壁，是一排呜呜发声的机器。其余两壁都开着复门。

凯恩把目光一扫，确定了室中没有人在，然后才大胆地溜了进去。他急忙忙走到放仪器的架子边，大略一望，觉得其中大部分的仪器，都很陌生，他所认识的，只有几只压力计（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ａｇｕｅ）和流体速度测验计（Ｔａｃｈｏｍｅｔｅｒ）。

在架子旁边的壁上，嵌着一个毛玻璃的镜框，框子的下面有一个红色的电钮。凯恩迟疑着，终于敌不过好奇心的驱使，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按到这电钮上去。

镜框亮起来了。凯恩看见是一张详细的地图。图上绘有五彩的冰层、地层、石油矿脉，以及其他的地质情形。他靠近身子去，屏住气息，仔细地端详着图中的内容。最后他才喘了一口气。

图中各处有小注——读了这些小注，使这年轻的科学家心里忽然紧张起来，他听见了自己脉搏跳动的声音。这图因为绘得非常清晰，所以他一看就懂。在这里七英里以下，有一个地层，旁边注着“磁铁矿床”。他再往下面望去，见是一个石油矿床。在这矿床中的石油的水平面，用一条可以移动的粗黑线表示。还有许多细黑线，则表示以前的水平。凯恩由此读出，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这矿床中的石油，已从原来的一英里深而减少到最近的一百英尺了。

他的心象跑马一般。他看见磁铁矿床和油层间的地层是多么薄，而油层下面不远处就是一个无底大裂罅，凯恩立即回来愕然地说：“原来他是在玩磁的把戏，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想到呢？”

卡梅隆的全部计划都记录在这个地质图里。假使把磁铁矿下面的石油全部抽出，只要稍经震动就可以使这两英里厚的磁铁矿都碎裂而堕落到地壳的空隙中，埋在离地面约二十五英里的深处。要是他这地质勘查是不错的话，那么磁针何以指南北这个老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这样巨大的磁铁，照理推想起来，其磁力是应当可以远及赤道的。并且由于同一理由，在磁南极，也似乎有着同样的磁铁矿床吧？

凯恩敏捷地转身来拔脚就跑。现在时机紧迫，再不容犹豫了。趁卡梅隆的毒计还没有实现，他必须设法来阻止这不幸事件的发生。

他正走到禁室中央时，突然收住了脚步。他望见冰底下有一幅残酷的景象使他心胆俱裂。

在他脚底的冰块下面。他见到有无数面目完好的尸体！在微弱的萤光下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痛楚，悲楚，凝固在他们的脸上。他们仰着头，睁着眼，好象在望着凯恩。他们的口张大了，好象在衰呼求救的样子。冰中的人数，当在百人以上，大多数人的手里都拿着斧头凿子等工具。这些全是爱斯基摩人。

凯恩的恐怖还未回复，就听见背后有脚步的声音。有人在讥刺地说：“你对于这些尸体感到兴趣吗；凯恩先生？”

凯恩旋转身来。“卡梅隆！”他愕然地说。接着就冒起火来：“你禁止我跑进这里来，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吗！我知道你把爱斯基摩人雇来建造冰窟，等到造成以后，你就在他们自己所掘的大坑中，用水来淹死他们，把他们凝结在冰里。你这样恶毒的心肠，残忍的行为，是不能饶恕的！”

卡梅隆的面孔板得象假面具一样。他的绿色的眼球几乎已从眼窝里突了出来，这是他唯一的表情。

“你很聪明。”他平了平气。

“聪明……是的，我知道你在这里所干的疯狂计划！”凯恩说。“你是要把你所发现的大磁铁矿床上埋在深深的地壳下面，使之失却作用。但是我不明白你用意何在？你为什么要毁灭世界上所有的罗盘针？你为什么要使航行的人都失去了天然的向导？你是不是发了疯？”

“这是因为，”这位钢铁专家顿一顿口说：“我想弄一笔稳固的经常收入来挽回我过去的损失。自从我的卡氏铁发明了以后，我原已挣得一笔不小的收入，不幸这东西用久以后，它的强大的导磁性逐渐消失，于是销路渐窄，存货大量地积压了起来。我为了要保持营业的信誉起见，就不得不答应从前的主顾们把买去的铁送回来免费‘加磁’，不料这么一来，非但没有把存货推销出去，反而支出了一笔不小的‘加磁’费用，把我的积蓄全部花光了。可是现在我已发现了另一种铁合金，它有更强的磁性。现在我要借此把我的损失收回来。不但收回损失而且在我有生之日，可以长期地得到一笔巨大的年金，因为人们如果要我保持这个人造的磁北极，他们就理应给我报酬！

“迴旋罗盘虽然不需利用地磁，可是电流偶然中断，它就失其效用。所以航行要有保险，我这人造磁北极是万不能缺少的。老实告诉你，我这巨大的磁铁，其磁性可以维持一年，我并不是不能把它制成真正的永久磁铁，只因它一经成为永久磁铁，我的报酬就没有保障了。

“我这磁铁的顽磁性，是和温度成正比的，我只要把它加热到摄氏一千度以上，经徐徐冷却后就立即成为永久磁铁了。我这永久磁铁要比麦克启本氏（Ｗ．Ｅ．Ｍａｃ-Ｋｉｂｂｅｎ）用Ａｌｎｉｃｏ合金所制成的永久磁铁还要强千百倍。”

“我不能相信你的话。”凯恩怀疑地说。“普通的磁铁加热到这种温度时，磁性总是减少，甚至于完全失去。你的磁铁总也不能例外。”

“例外，”卡梅隆得意地说。“你这种理论还是十年前教科书上的话。老实说，磁学至今还是漆黑一团，无论是分子说、电子说，都不能满意地解释各种磁的现象。照磁性分子说的理论，凡磁性物质，都是由微小的磁分子所组成，然而此种分子何以具有磁性，却谁也不能告诉我们。安培氏虽曾倡分子电流说，可是自从电子学说出现了以后，谁都知道分子里是不能有电流的。至于磁性的电子说，自然比分子说高明不少；它用原子来代替分子；于是安培氏的分子电流就有了着落，因为电子在原子内运行，即是电流，确可生成磁场。但是若说物质的磁性，仅属于原子内部的原因，那末就有许多磁性现象无法说明。譬如合金的磁性，就与所含元素的原子无关。霍司拉氏（Ｈｅｕｓｌｅｒ）发现某种锰铜铅的合金，其磁性之强几乎和铁一样，可是锰铜铅的磁性却都是很微弱的。又如铁的磁性虽强，可是它的化合物有的磁性极弱，有的甚至具有反磁性；试就镭有放射性、镭盐也有放射性的事实对比起来，就可知磁性的由来，决不是仅由于原子内部的原因了。

“就我现在所知，其另一原因实为物质中晶体构造内原子排列的状态。温度能影响于磁性，你是知道的；然而你不知道温度影响于磁性的理由，是由于温度能改变晶体的构造，却并不是直接增减其磁性。譬如同一锰钢，淬炼（即加高热后急速冷却）之锰钢柔韧，易于展薄或延长而无磁性；如果加高热后使之徐徐冷却，则成为硬而有磁性之锰钢。这些话我实在用不到告诉你，尤其是关于我这永久磁铁增加顽磁性的方法，应该保守秘密。只是你现在既然已没有机会来告诉别人，我索性就让你死个明白吧！”

卡梅隆这种侮辱的话，使凯恩怒火中烧，顾不得死活地冲过去扭住了就打，结果两个人都滑倒在冰面上。凯恩力气大，把卡梅隆压在底下，拔拳猛击，卡梅隆就挣扎着高声大叫。

突然凯恩的后颈被什么硬硬的东西打了一下。“你再打，我就开枪！”是维勒斯的声音。

凯恩放了手，回转头来，见维勒斯气势汹汹地站在他身旁，就慢慢地站起身来。

卡梅隆一经立定，他的惨白的脸色就完全泛红了。“好大的胆量！”他厉声说。“你已经看见过冰底下的爱斯基摩人了，我会让你照样去经验经验的！不，我要在你的鼻子里插一根呼吸管通到外面来，让你比爱斯基摩人得到更多的经验，辨辨这滋味是快乐还是痛苦。”他向维勒斯打了个招呼：“把他带到地下室去！”

凯恩不及抵抗，早被维勒斯用手枪逼着跑出门去。所谓“地下室”，其实只是地下的一个洞，上面用一块大的冰来盖着，这就是门。凯恩被维勒斯粗手粗脚地推了下去，门就阖上了。他向四周略略一望，觉得无法逃出这个牢狱。墙壁很滑，不容易攀登到洞口，他失望地从厚厚的冰门中透视出去，隐约看见维勒斯向下望了望，就慢慢地走开了。

五、冰窟的炸裂

凯恩在这牢狱中只是干着急。他深悔自己毫无把握地妄想破坏卡梅隆的阴谋。他太粗心了，没有切实地认识这工作的艰巨。现在只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无代价地轻轻陷入绝境，关在这冰冷的牢狱里等死。

当凯恩在这冰狱里胡思乱想的时候，卡梅隆和他的助手，却正在计划着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他的奴隶。凯恩虽然明知道卡梅隆的阴谋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但是他的心里却还有一桩比这更耽心的事，那就是沙龙的命运。他的眼前显现出沙龙的姣好的面容和那穿着皮裘的苗条的姿态，他想象沙龙一定也在为他着急。他似乎看见她的笑容消失了，呆呆地在凝思着。

凯恩正在这样想象着，狱顶的门突然开了。他抬起头来，看见了卡希尔和维勒斯。他们放下一根绳子来，让他爬上去。卡希尔板起了瘦瘦的脸孔，冷酷地说：“我们已经替你安排好后事了。卡梅隆先生觉得叫你一个人去死，不无寂寞之感，所以他决定叫沙龙来陪着你！”

凯恩一听这话，心里卜卜地发跳。他握紧了拳头，恨恨地说：“大丈夫做了不怕，怕了不做，象你们这班恶棍，还要杀人灭口，简直是鼠胆！”

维勒斯的巨掌，打断了凯恩的话语：“我看你还是省下点儿气力来预备去跟冰块决斗吧！”

他们两个人把凯恩押了去，仍旧回到装有抽油机和大线圈的大厅里。凯恩猛然觉得那抽油机已经停止工作了。他猜想这大概是由于油层中的石油已经抽尽。磁北极马上就可以长埋到地壳下面去了。卡梅隆站在大线圈的旁边，他背后的墙上有只黑色的箱子。沙龙站在他的附近，脸上表示出十分惊愕的样子。

凯恩悄悄地挨近她身旁，突然握住了她的手。她向他点了点头。他的冷了的心又温暖起来；他的紧张的颜面又渐渐弛缓了。

卡梅隆大步走到他们的面前，脸上显出一副胜利者的笑容。

“只剩下一件小事情要做。”他笑着说。“我把这个开关摁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我们的油管底下，已经放好了炸药，只待我把电流一通，那个作为磁北极的磁铁矿，就将与世长辞，深深地埋入地底下去了。”

凯恩望着他灰白的脸孔和冷酷的眼睛说：“我警告你，要是你真地这样做，你就……”

“你没有权利来下警告！”卡梅隆傲然地说。“照你所处的地位，是只能辩护的。可是你们俩现在连辩护也已经太迟了。因为时间已迫，你们马上就可以跟着你们所欣羡的爱斯基摩人去做同伴了。”

沙龙眼看着凯恩：“什么？——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她问。

“没有什么，和咱们毫无关系。即使他继续实行他的计划，也和咱们毫不相干。卡梅隆，要是你不是发疯的话，你总该仔细想想，你的计划究竟该不该做！”

“我想得够了。”卡梅隆冷冷地说。“要不是我深思熟虑，我也不会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筹备我的计划。”说着，他走到钉在墙壁上的黑箱子边，伸起手来，笑望着站在两壁角的两个助手，慢慢地把手指按到开关上去。

凯恩跺着脚大声地警告：“你发疯了！你要是真地桉下去，准会把这整个冰窟都炸个粉碎。你不但害了我们，也害了自己！”

可是卡梅隆并没有理睬他，依旧握着开关的掷刀按下去，终于他把电路接通，引燃了地下的炸药。他轻蔑地说：

“说到地质学，我总比你知道得多一点儿，凯恩。这里的冰层很厚，是决不会破裂的。”

冰窟里寂然无声，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五人中没有一人动了动身体。突然，从坚固的地面，传来了一种轻微的震颤的感觉。那大线圈也振动了，象是被击的弹簧。接着墙壁和屋顶也似乎发出拆裂的声音。

卡梅隆的脸惨白了，心里没有了主意。他的手离开了配电箱，眼睛望着别人，嘴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冰窟简直在摇动起来。从窟顶上落下微小的冰屑，在脚底下的冰块上现出曲折的裂痕，显然这几里厚的冰层已经在碎裂了。整个的冰窟中发出一种可怕的拆裂声，令人觉得毛发悚然。

紧张的空气突然打破。卡梅隆高声地惊叫着，奔向大线圈边，伸手环抱着，象要止住它的震动似的。卡希尔和维勒斯也奔了过去，三个人象飞蛾扑火一样，疯疯癫癫地东撞西突，手忙脚乱，着急得不得了。

凯恩转向吓呆了的沙龙大声说：“这时不走，更待何时！”但是他的心里依旧并不乐观，这冰窟已经在破裂了，他们能否来得及逃出这个陷井，是一点儿也没有把握的。

在大厅中的冰地上，介于凯恩、沙龙和卡梅隆等三人之间，已经有一条白色的裂痕出现了。这裂痕逐渐增大，足有近十英尺的宽度。凯恩刚好站在裂痕的边缘，他向下望去，只觉深不见底，他一阵头晕，险些儿掉了下去。于是他立即转身来拉着沙龙的手。

“快走吧！”他着急地说。“咱们得赶紧奔到地道里，要不就逃不出去了！”

他拉着沙龙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后面发出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凯恩回头一望，不由不心胆俱裂：那个大线圈，也就是那个所谓人造磁北极，已经陷了下去。

卡梅隆等三人呆呆地望着那个大窟窿，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他们想逃，但已经太迟了。他们到这时才发现横在他们前面的十多尺阔的大裂痕，无法跳得过去。窟顶的冰块已经开始掉下来了，地面上已不再光滑如镜，而到处是碎冰块。卡梅隆走到裂缝的边缘，向下呆望。卡希尔和维勒斯也跟着过来。他们望见了这无底的深渊，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声也不响。

凯恩看到了这凄楚的景象，心里也十分难过。卡梅隆耸起了两肩，弯着臂膀，抓着手指，两眼直射这无底的裂缝。突然他举步想走，可是他的脚已软弱无力，身体一侧，两脚一滑，就掉进裂缝里去了。

这时，从裂缝里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声，声震全窟。维勒斯和卡希尔自知绝望，索性就向裂缝里纵身一跳，自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凯恩看了这幕惨剧，急忙挽着沙龙奔向地道中去，他们一跑出门口，就有一块大冰块掉下来砸在他们刚才所站的地方。

凯恩不敢回头来看个究竟，只是拖着沙龙向前面跑，当他们刚刚跨上铁梯，又是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那铁梯就猛烈地震动起来，象是活了的一样。从声音的方向辨别，大概是那座抽油的机器掉下去了。

他们手脚不停地爬到了铁梯的顶边。沙龙把梯顶的门推开，象锦屏般的北极光，就泻注在他们的身上。凯恩跟着沙龙跳出了那个陷井，安全地站定在雪地上。各种破裂的声响差不多已经听不清楚了，只有地面的微震，可以想象到地底下的剧变还在继续进行。

凯恩向四处一望，首先注意到他们身旁的一个大雪堆。他一看就明白，这一定是沙龙所说暗藏干粮的地方了。他回顾沙龙，却见她正在唏嘘地流泪。

凯恩抚着沙龙的肩头，安慰她说：“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你不用再耽心了。咱们有了这些干粮，尽够赶到斯宾司湾去，至多只消两天的工夫。”

歇了好久，沙龙才恢复了愁苦的心情，抬起头来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记得他不是说过这冰窟是不会受影响的么？”

“粗粗想来，原是不会受影响的。”凯恩说。

“可是他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摩擦。他没有想到这个巨大的磁铁矿掉下去的时候，会产生多少的摩擦热。这种摩擦热足以使下层的冰块熔解，同时也足以使上层的冰块破裂下陷。他这一点粗，就把他几年来处心积虑的大计划全部毁灭了。但也幸亏他这粗心，使以后的航海家、飞行家不致永远受他的垄断。”

“你是说……”沙龙的脸上显出不信的神情。“你是说原来的那磁北极，并没有陷下去吗？”

“原来的磁北极当然是陷下去了，现在已长埋在二十五英里的深处，对于我们人类已没有什么可以利用了。但是当我被卡梅隆囚禁之前，他却告诉过我，他的人造磁铁只须加热到摄氏一千度以上，就可以使之变成极强的永久磁铁。现在他的人造磁铁，就是你说用来蒸馏石油的那个东西，也已下陷了不少，在它下陷的时候与冰块摩擦，准会把它加热到一千度以上！换句话说，这地磁现象经过瞬息的混乱以后，不久就可以恢复常态的。”

沙龙静静在听着，没有出声。

可是凯恩却又堆着笑脸，俏皮地说：“对我个人说来，照现在这样的情景，就是叫我站这么一辈子，也很甘心。只是气候太冷，恐怕咱们都要冻成冰棍儿。所以我想，咱们还是快些拔起脚来走吧！咱们的路还很长呢！”

沙龙听着也笑了。她脸上的恐怖的云翳，已经全部消退。

她轻声地说：“结果，咱们的计划却反而实现了。”

# 《在冰层下面》作者：Ｃ·Ｗ·约翰逊

［作者简介］

Ｃ·Ｗ·约翰逊现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理论物理，他即将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他二十多岁，风华正茂，在他专修物理学之前，他对古生物学颇感兴趣。他的丰富阅历，他对西北太平洋的热爱和对美洲大陆土著居民以及因纽特（“爱斯基摩”）人文化的研究都可以从《在冰层下面》中略见一斑。

这部作品先得到了名家的指点。他们是未来作家写作组的克拉·坎彭尔和卡伦·乔福勒，以及出席于西雅图“哈勃德奖”颁奖仪式的金奖获得者罗伯特·里德，约翰娜·贝斯，彼得S·比格尔和金·斯坦利·罗宾逊。有天赋的人总能从有天赋的人那里得到帮助的。约翰逊的写作天赋己达到了非凡的专业水平，在末来作家写作组的帮助下，他给大家奉献出他的第一部作品。

冰层大概在玛雅上方三十米处，虽然她无法看到，但她却感到了冰层的存在，一想到这儿，玛雅觉得心头好像被重重地压着。

北冰洋的严寒也让她有如感受。她穿着干燥温暖的衣服不再受到冰冷刺骨的海水所包围，但头盔里输氧管里的气泡声和凝结在头盔壁上的潮湿呼气，又驱散了她的想象，直到她又一次感到寒冷和黑暗的压抑。

她两侧还有两名潜水员，他们头上的探照灯射出的光束交织在一起，这是海底惟一的一丝光亮。强烈的光线穿透他们踏在海底污泥上所荡起的混浊的海水。玛雅停下脚步，让灯光对准海底，海床是平坦的沉积的，泥砂在海流的冲积作用下呈现出波纹状。几个甲壳动物在悠闲地侧行，一条鲈鱼闯入了光亮中，似乎惊恐万状，一下子跑开了。玛雅叹了叹气，这太难了。

但是她触摸到了灵感，在这儿这种灵感似乎很强烈，比前几个海底现场更强烈。玛雅对着话筒说：“好吧，路德，再试一下。”她熄灭了灯光，其他两名潜水员也分别熄掉灯光，好让她呆在黑暗里。微弱的水流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拉着她。

路德平静的声音传到她的耳边。“慢慢打开P－amp装置。”

玛雅深深地吸了口气，把灯吹灭了。她全身放松任由手臂在水中飘浮，她开始倒计数，试图回到那个熟悉的朦胧状态。她竭力想象着自己来到了几千年前的一个冰冷荒漠般的苔原，那儿寒风刺骨。

虽然说不明白，玛雅却感到灵感出现了。她觉得眼睛和喉咙被猛地一拽，一个声音在说着什么，在迷蒙之中她仿佛看到，这个海床曾经是一片荒原，自从上一世纪冰川起就已经存在了。苔原上满是被风卷起的雪堆和僵硬的植被。

她好像透过放大器看到一个扭曲的空间，电子，夸克及其他的量子微粒聚积在一起，以至于玛雅的意识也随之进入到另一种思维，另一个时代。

即使路德小心翼翼地拿起P一amp装置这一幕，还是让玛雅联想到洪水一泻而出的情景，她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她又回到了现实中，想象中断了。

她蹲在一个皮帐篷外面，帐篷看上去像是驯鹿皮做的。冰冷的北极风吹到她身上像被鞭子抽了一下。太阳矮矮地挂在天上，透过云层显得模糊不清。白雪覆盖着大地，透过兔皮靴子底儿，她可以感到裸露着的地表面上的鹅卵石大小的石子儿在脚上窜动。玛雅，或者是她的女主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正在忙着手中的活计，她拿着一个形状特别的骨制工具，用它刮一张小狐狸皮，她能感觉到手上的油脂。

她的脑子里满是用奇异的语言表达的思想，也许这些思想还没成形或是一闪即逝，玛雅总是无法理解。

那个小妇人停下来，向后拢拢眼前一绺油亮的黑发。这时有个声音在说：“伊纳拉”。玛雅抬起头，她意识到这是女主人的名字，一个上了年纪、牙齿脱落的老妇人站在面前，她的出现使玛雅的思绪一下涌了上来，老妇女人叫哈尼，是伊纳拉丈夫的姑妈，“InalaaqivaluShaaLiaLiaat‘ua-niuula，”她说。玛雅明白了她的话，伊纳拉把那只狐狸收拾好。她又接着说，“男人们很快就会捕猎回来”。

玛雅、伊纳拉点头表示知道了。有一个猎人当天早晨回来了，据他说，他们捕了两头海豹，并把骨头给送了回去（玛雅至今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就会回来，其中也有她的丈夫阿瓦鲁。他们结婚刚刚一个月。她绝不能因为干活拖拉而让自己的丈夫在别人面前丢脸的。她更加倍努力地除去上面的每一块油脂和缔膜。

当伊纳拉干活时，玛雅又确定出了垃圾和储藏肉类的地窖的位置。与此同时，她又听到了自己在头盔里呼吸的声音。

因为此刻是一个微妙的平衡，没有现代社会意识的干扰也不能完全陷入她不熟知的女主人的个性包围之中。

当玛雅清醒时，她觉得身体特别虚弱，幸好海水的浮力支撑着她，另外两名潜水员挽着她的胳膊向几米外的潜水艇走去。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听玛雅回忆刚才的情景。话中有时还夹杂着某种古老的语言，“在皮帐西面两米处有一个草棚好像是搭好不久，紧挨着草棚有一个骨丘那是驯鹿骨胳。”

“菲力浦”水下探测舱不过是一个便携式的潜水基地。它由四个球形壁锻组合而成，上面的球形壁满是探照灯，照相机推进器，压舱器及操纵臂等装置。三人来到扶梯拐弯处，这儿的水很浅，而且被照得通亮，从这儿他们进入了潜水舱。黑水的海水很快地退下，他们露出水面走进了内舱。

在舱里，人们帮助玛雅脱去头虾似的头盔和潜水服，另一些人扶着她又来到一个舱门诊查室。她躺在床上喃喃自语，医生注视着监测仪观察她的状况，这个具有母系氏族成份的父亲社会，人们根据打猎技术和社交能力来选拔部落首领。

最后她终于安静下来，睁开眼睛，医生告诉他一切正常，路德·秦正站在医生的后面，他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年轻的黑人技术师。他主修可能性物理，路德笑着说：“看来收获不小！”她点点头。她坐了起来，看到纳斯密斯·A·鲍特瑞低着头走了进来，他大腹便便，灰白头发稀疏地盖在头上，下面是一张胖墩墩的脸，几年前他就不再潜水了，而是作为主要调查员监督初期研究工作。即便潜艇里23度，也舒服不过了，鲍特瑞穿着一件甲克衫，也许同玛雅一样，在他上面的北冰洋的冰层也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干得不错，玛雅。”鲍特瑞说，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吉木生正在着手计划初步开展挖掘工作，这个地点也许会有收获的。

玛雅点点头，然后给他讲她的女主人。估计她的丈夫（一想到她丈夫，伊纳拉就会有些紧张）很快会捕猎回来。是驯鹿迁徙季节吗？鲍特瑞问道：“还是猛犸？我本人希望是后者。”他说话很快，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他也不看玛雅。那个粗俗的阿巴托夫刚刚出版了一篇论文，他认为在这么远的北方不会有人迹的，我倒要证明他是错的。

玛雅紧锁双眉沉思道：“不，是海豹”。她抬起头“是一次海豹捕猎返回。”

鲍特瑞的表情变得严肃了：“哦，是吗？”他不经意地耸耸肩。但他的目光很热切。这位老考古学家冲着自己点点头，又摇摇头，低头走出舱门，嘴里嘟囔着稀奇古怪的话。

路德走到玛雅身边。她对他说：“好像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

“对！”路德说：“他看了一眼尾舱的方向。“上帝！你看没看到他刚才对你的表情？”

“路德……”她开始说道。

“是的，我知道。”路德压低了声音。“他比以往更爱抱怨这个粗俗，那个无知，看他怎么证明他们是错误的。记住他以前是怎么做的”。玛雅点头称是。“当你回学校的时候，我只跟他到过一次现场，谢格娃做推测，那个地方是一个竞技场，当他让她回来参加现场挖掘时，我听到她大笑，他让她发疯，她叫他咕哝鲍特瑞。

“上帝，我希望他没有咕哝过我。”

“他只不过希望他们别把你给毁了。”

玛雅站了起来，“我不想为此而担心了，让我们喝点热东西，说着她打了个寒颤，还在想着那冰冷的海水。

一个多月以后，全体组员被召集到一起，并在距挖掘点4O米外的海底建起6个临时水下舱，两个用来睡觉，一个用于吃饭和活动，两个用于分析挖掘出来的物质，一个用于装设备和补给物质。

在3号舱里，玛雅坐在她的床上，看着她贴在床边的压膜地图，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好望角之间的大陆架上标他们的位置，在被淹没的白令尼亚地带。

玛雅抬头看了一眼时钟，潜水时间到了。她走下床，穿过连接3号舱和5号潜水舱的低矮的通道。她穿好潜水服，等着吉松--一个毕业于汉城国立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学生，他游过外面的舱门通道露出水面，“你准备好了吗？”他问道，她点点头，然后他帮她带上头盔检查好封口。“好了！”他的声音从通讯器传来。随着他身体的下降，海水开始没过她的膝盖，接着是她的胸部，直到将她全部吞没。他们经过水下舱口，进入到对光明永远也不能完全取代的深蓝的黑暗中。一出舱口，吉松便取下脚蹼，并加上重量，然后他示意玛雅先走。他们一步步走向挖掘地点。这片方圆20米的区域用一米见方的格线作标记，人们已预先挖了几条壕沟。由于海底的淤泥和沉积物质，挖掘工作难以进行。工作人员已经在每一层沉积物上镶上冷冻线来解决这一难题：一旦这一层被冻僵后，便被取走送回潜水舱进行研究。

在最表层一米左右的海底是海洋沉积物，但挖掘工作进行才不过一个星期，希望还是很乐观的，而且玛雅的实地工作表现不错。返校之前，她已经到过印度、美洲、英格兰的几个考察现场。

她的心里一阵紧张。鲍特瑞并没想让她回到学校去，尤其不是在理论考古学方面，更何况是他的嗤之以鼻的劲敌罗贝尔了。鲍特瑞几乎很少信任其他领域的考古学家，对理论学家们更是不屑一顾。罗贝尔后来也曾劝说过玛雅不要再回去为鲍特瑞工作了。玛雅却认为鲍特瑞有雄厚的资金，而且他也并不是徒有虚名的。的确，有一次罗贝尔也承认，鲍特瑞尽管很傲慢，但他还是很优秀的。但是，现在她的顾问以极富特色的夸张又补充道，鲍特瑞就像他挖出的那些废墟一样陈腐不堪。

可是鲍特瑞打算去白令尼亚，正好是玛雅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而罗贝尔不去那里，而且玛雅在考古方面的敏锐直觉是很少见的。不管你喜不喜欢，玛雅和鲍特瑞彼此都需要对方。

吉松拍了拍她的肩膀，玛雅转回身，穿着这样笨重的潜水服，这并不轻松。他手里拿着通向“菲利浦”号潜水舱的光纤电缆的另一端，“现在我要为你接通联络。”

“我准备好了。”她感觉到青松在她头盔后面摸索着，然后手拿开了。“路德？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既洪亮又清晰，玛雅”。路德在干燥温暖的潜艇里说话。“我想要接近那个帐篷”。她又止住了话，发现自己意用伊纳拉的惯用语“靠近挖掘点”。

“罗杰。”

她身体前倾顶着海水的浮力，一步步向前走，当她走近时，那些在挖掘点周围的黑衣身影主动退到两侧为她让路。

玛雅向右边挖了一会儿，直觉告诉她这就是那条小路。她告诉路德打开P-amp。然后她屏住呼吸，倒计算数回到了恍惚。

一个冰冷的海浪向她冲刷过来，她一身轻装沿着一条小路走向皮帐篷。当时是年底，太阳离开地平线很近，虽然没风，却冷得刺骨。玛雅、伊纳拉在帐篷前放慢了脚步。出于恐惧她一下变得忐忑不安。可是怕什么呢？玛雅在寻找原因，觉得伊纳拉右臂上隐隐作痛，伊纳拉自言自语道：“一个下贱的女人，一个糟糕的皮毛清理工。”两天前，阿瓦鲁便捕猎回来了。他对伊纳拉清洗的海豹并不满意。她收拾得虽然很彻底，但阿瓦鲁却认为他活干得不够快，玛雅听到了她怒气冲冲的声音“你--你真让你的丈夫丢脸！阿--你这个没用的女人！”

玛雅搜寻着她女主人的记忆，认为伊纳拉并没有错，她的轮理奥米塔其实比她干得还慢，但她丈夫并没有打她。而且伊纳拉的母亲，外祖母，一再强调毛皮一定要刮得净--即使费点时间也值得，一定不要留任何脂肪在皮子上面以防皮子腐烂。

猎人们在捕到海豹后，要把海豹骨摘出后还给大海，因为海豹女神希望孩子们的骨头能留在海里。这样它们的灵魂能返回到她的身边。其实，阿瓦鲁在剔骨时并没做得很干净，而他割皮技术很糟。很难用来做上好的皮衣。但玛雅知道伊纳拉怎么也不敢冒着触怒她丈夫的危险告诉他实情。

伊纳拉站在草棚的过道里瑟瑟发抖。她不理解阿瓦鲁，也许有一两次爸爸因为妈妈让他出丑而打她，但她妈妈一向邻居们大喊求助爸爸就伸手了，妈妈身上从没留下过瘀伤。而且一小时过后，妈妈爸爸就会在皮褥子下面开怀大笑了。阿瓦鲁总是怒气冲冲，他从来没有跟她笑过。

在草棚里，她在黑暗中隐隐约约看到阿瓦鲁庞大的身材，“你怎么这么慢”。他咕噜着，“你脚是石头吗？你这个倒霉的女人。”

伊纳拉感到脸颊上发烧般的疼痛，她绊倒在地上，满嘴鲜血和泥土，她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为什么上天会把我交给这样一个男人来做我的丈夫？

这间小休息舱只能容纳五到八个人舒服躺在里面，所以当十二个工人--几乎是在现场的全部工人都挤进来围在显示屏周围时，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在一处嗡嗡的谈话中，“对赌博我早就厌烦了”。“嘿，这对你有好处，”路德说，有几个哄堂大笑。

玛雅对路德说，“我对这次采访感到奇怪。鲍特瑞一直很谨慎的，他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决不会理会新闻界的。”

路德摇了摇头，“在你返校那几年，他变了很多。他很少在现场停留。他好像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比在考古报上更感兴趣。我猜这就是名誉和年纪对人的影响吧。”

有人嘘了一声：“开始啦”！

考古栏目短小主题曲开始了。这是一段短小的合成音乐，一个走了调，电子模仿的鼓点，人们的情绪马上被调动起来了，几个人还和着音乐。“咚、咚--踏踏、咚--踏”，然后哄然大笑。

记者是一个温和有见地的女士，她很快地介绍了白令海峡大陆桥的一些基本资料，在一万二千至二万多年以前，那时正值维斯康新冰纪，大量的水还被冻结在冰层中，以至于大洋的水面要比现在低95米，于是白令海峡从冰冷北冰洋中露出水面，人们可以从这里到达北美洲。

用一张白令海峡的古地图，她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理论认为古人类横穿的地点是在白令海峡气候比较温和的南部海岸。“但是今天我们请来密歇根大学纳史密斯·鲍特瑞教授。他提供了在非洲和南极大陆有人类定后达三千年之久的依据，从而成就斐然。”鲍特瑞面带微笑，点头示意。

其余的介绍对他们来说是老生常谈。鲍特瑞是怎样违反传统想法而在气候恶劣的北海岸寻找人类居住的遗迹的。接下来挖掘现场，休息等一组镜头都出现在显示屏上，“我在那儿，我在那儿，”休息舱里，人们大叫着，指着，玛雅笑道，“我的上帝，我这么难看。”鲍特瑞得意地谈论着一些初步发现，包括驯鹿贝丘前克罗维斯定居点，和人类胫骨。他极为简短地提到玛雅帮助确定了现场的位置。没有像玛雅这样敏锐的人我们是不可能找到这些埋藏在海底的考古依据的。他也没有忘记提起三十五年前，P－amp一问世，他本人便是率先运用灵感在考古中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里白令尼亚人什么样子，教授？”记者问道，“他们很像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吗？”

嗯，他们很相像，但更是具有原始人的特征。比如，他们的工具结构不那么复杂，采集食物的手段也较少。

“他们吃什么呢？”

“我们只发现他们捕食驯鹿的依据，他们也许还捕猎毛茸茸的猛妈，猛妈现已绝迹，”他瞥了一眼摄像机又接着说，“同现代的因纽特人一样他们不捕猎海洋中哺乳动物。”

房间里一片沉寂，玛雅可以感觉人们向她投来目光，任何一个挖掘现场都是一个小的社团，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她报告的内容。

记者对鲍特瑞步步紧逼，但圣·让博士的报告中说他们只捕猎驯鹿吗？据我所知……

鲍特瑞突然打断了她“我很重视敏锐的直觉--离开直觉，考古工作将无法开展--然而人们不能对她的报告完全相信。”

“什么？”路德大叫道。

鲍特瑞接着说，“这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而且很容易受外界影响。人们往往能遇到我们称之为灵感，它能对事实上不存在的人或事物进行心理观察。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推测，玛雅觉得脸上一阵发烧，再者，请记住在白令海两边的达纳里文化没有任何海洋捕猎的依据。”

“简直是胡说！”玛雅气愤填膺。

记者仍坚持，“但是难道没有理论研究表明他们可能有个捕猎海豹和鲸的技术，后来又失传了？”

鲍特瑞摇了摇头，脸上显然露出一丝不悦，那些只不过是自行其事的人得出的理论。恐怕都是些不可靠的想法，我对理论不感兴趣。我只承认以事实和物理依据为基础的真理。正基于这一点，考古记载确实可信的。在古时候北冰洋地区，人们不猎食海豹。如果还有人提出异议的话，这真是太可笑了。

房间里鸦雀无声。

“放屁！”有人说，又有人发出冷笑。

人们静静地离开了，玛雅忍住了泪水。

当阿瓦鲁下一次打猎回来时，他领回一个伊纳拉从未见过的人。外面的风暴疯狂地咆哮着，像很嚎一般。潮湿的大雪片漫天飞舞，一堆堆地覆盖在地上。伊纳拉听到了外面说话声，终于阿瓦鲁和那个陌生人擦过皮门市低头走了进来。最初他身上裹着厚厚的皮袄，他上衣的兜帽遮住了他的脸，伊纳拉看不清他的长相。他比阿瓦鲁高，站在那儿有一种威严。

他们脱去了外衣，虽然伊纳拉悄悄的把衣服靴子拿去烘干，但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伊纳拉的存在。那人并不很漂亮；他的鼻子高高翘出脸庞，头发乱蓬蓬。但透过它棕色的皮肤，可以看到他健壮的肌肉，在灯光下油亮亮的。他显然是一个好猎手：健壮吃得很好，有很多好皮毛。可是，他的衣服却从来不修补，伊纳拉知道他没有妻子。

“海豹女神今天对我不大好”，阿瓦鲁轻声说。

“可海豹女神这一月来对我颇为关照。”那陌生人说，“但今天对我也例外。也许她很生气。”阿瓦鲁点点头。海中的海豹女神分发动物供我们狩猎，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好的恩惠。遇上捕猎不顺利，人们便请来萨缪登上他旅到她海下的家里，为她梳头抚慰她，海豹女神没有手指，因此讨她欢心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梳理好她的长发。

终于阿瓦鲁认同了伊纳拉的存在。“这就是我的笨手笨脚的丑媳妇。”这些并不伤伊纳拉的心。因为礼节上这是谦虚。“但女人吗，没有她，夜晚会很冷。”伊纳拉没说什么，她正补他们衣服上的洞。

那陌生人说道：“她像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但是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你的衣服保养得多好啊。”唉，我曾有过一个妻子，她没有您妻子这样美丽、聪慧，不幸的是她死了。”

阿瓦鲁咕哝道：“没有了女人太令人伤心。现在这里这个女人虽然不算什么，但今晚会让你的被子更暖和，这种谦让也是传统的友好方式。”

“哇”，陌生人笑道，像我这样一个猎人不配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相伴。

于是他们彼此推让着，最后当然是友好礼节被接受了，伊纳拉害羞地和陌生人一起钻进皮被子里。奥图他轻轻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他的身体很暖，体内好像有一团火，他的皮肤就像婴儿的皮肤一样，细腻柔软，他轻柔地温柔地抚摸着她，从他的抚摸中，她想她能感受到一种忧郁，丧妻的酸楚，北冰洋漫长寒冷的冬夜里那份孤寂。

但是他的热情如此强烈，他的欲望如此轻易让人感受得到，很快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发自心底的笑声。她从未与阿瓦鲁的其他朋友这么开心过。这个男人却与众不同，但伊纳拉尽力用手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阿瓦鲁就躺在不远的角落里，独自感受黑暗沉寂。

“我没干那种事。”玛雅抗议道。

“那么，一定是有人告诉了那个记者，”纳斯密斯不动声色地说。他刚回来不到5个小时便把玛雅叫到他的临时办公室。她不会凭空提出捕猎海豹的问题？”

威斯博得是一名好记者。玛雅为她辩护说：“我以前见过她，她调查得很仔细，她可能采访过在这一领域所有专家，包括罗贝尔。

嗯，记者就爱问那些自行其事的人。鲍特瑞抱怨道，至少她没有提出投骨怨神的禁忌。

我的天啊，那并不是荒唐，这么做很有意义，把兽骨留给海豹女神，这样新的海洋动物会接踵而来的。

“这只不过是故事发展的需要而已，”鲍特瑞说，“我们并没发现海豹贝丘，这不足以告诉别人除非你甘愿被人嘲笑，他摇摇头，我希望你不要和那些理论家呆在一起了，牵扯不清。他们只能浪费你的智慧，让你的头脑装满无稽之谈，他叹了口气。我希望，只是希望而已，你通过实地工作解释清楚这一切的。”

“克利斯！”玛雅起身大喊。她穿过舱口向坑道走去。一听到脚步声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她看到是路德“怎么样？”他问道。

“求你了”，她说道：“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路德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还是点点头转身走开了。

在通道里面设有暖气，玛雅加快了脚步，尽力不想透过金属壁传来的寒意，回到休息舱里。她一头趴在床上，泪水如泉水般地涌了出来，落在枕头上。她知道罗贝尔被人看成自行其事的人，即使那些不像鲍特瑞那么教条的科学家都这样看他。但她还是认为他很出色。他曾给她一个别人不曾给过她的机会，由于她和鲍特瑞的特殊合作关系，别人会认为她也主张实地考察，罗贝尔却让她做理论研究。

我的天，她想到，鲍特瑞一定是正确吗？鲍特瑞很高傲教条--但是他正确的时候很多。玛雅很纳闷，“我正在做这些是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吗？”证明我是一个理论家？以前其他的感知人也有过这种处境，事实和臆想的混合体。

不、不，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缺乏自信对于她是致命的毒药。她翻过身子举起双手。她碰到一只戴在右手无名指上的银戒指。她不停地转动手指上的戒指。

这枚戒指是埃文给她的，她的一个朋友，他也很有灵感曾一度是她的。他曾在一些执法机构工作过，偶尔也破获一起恐怖的谋杀案，但更多处理一个庸俗的案件。像玛雅一样他不想自己仅仅是一种工具。他想攻读犯罪学并加入警方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警探，他具备才干，用顽强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当同他工作过的警察嘲笑他时，他丧失了自信。你看侦探小说读得太多了，人们告诉他。后来他们竟腆脸说他现在的位置够抬举他的了。

玛雅愤愤地哼一声转过身去，多么令人荣幸的职业啊。看到这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辞职了，自己从这一境地解脱出来。“如果他们不平等地待我”他在两年前给她的信中写到，“惟一的结局就是我不干这一行了。”

她理解并尊重他的境遇。但玛雅却拒绝退出，即--

她突然停下来，退出。她的确对可怜的路德很友善，玛雅从床上坐起来。她想马上找到路德。

他的床铺在二层休息舱里，当她穿过敞开着的舱口通道时，她听到路德吹奏单簧管，调子很高而且刺耳（调子又细又高），她驻足倾听，路德是个很有造诣的单簧爵士演奏家。音符在音阶上来回跳动时而低沉的颤音，时而发出的音调，玛雅被这美妙的乐曲打动了。

终于玛雅出现在他的门口，屋子里没有别人，只有路德在吹奏他的单簧管，当他看到玛雅时，便停了下来放下单簧管。玛雅指着空空的房间，“怎么，你把他们都撵走了吗？”

路德笑道，“即便是我撵他们，我也不是在责备他们。”

“别介意，我在开玩笑。你干得不错”。他耸耸肩。玛雅坐在了他对面的床上，“对不起，刚才我对你态度不好，我需要一个人静静。”

他的下巴动了一下，“当然，没关系。你还打算留下来吗？我可不想再呆下去，如果你不想离开的话，我们都不会责怪你的。”

“是的，在中学里我有一个田径教练，他教我，即使你是最后一名，你也尽力跑完比赛，这次我也要坚持到底。”

在他周围的地板上散放着几页纸，几本被翻开的书。

玛雅拿起其中的一张，上面写满的潦草的方程式。“这是什么？我可以问一问？”

路德抬起头，看着她热切的一双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热切的目光，“哦，一些物理方程式。空间可能性的联系系数。”

“一定是重要事件，是地震。”

路德又耸耸肩，“也许是，谁知道？”他低头看着单簧管。“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解出这些方程式，我们就能集中研究--算了，别谈这些了，也许根本无法解答。”

我相信你一定能。

他抬起头，看到玛雅冲他微笑。路德说，“也许，我在这多留一阵，我希望……”他把单簧管放到唇边，吹了几个低音符，又把它放下，摇摇头。“或许这次会有收获的，我希望、我希望很多。”路德坐在床上，小心翼翼地把单簧管放在身旁，两只手交叉放在脑后，他看着屋顶继续说道，“我发现这些天来我寄托了太多的希望。”

“我们大家不是一样吗？”

“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你好像做得很出色。”

“只不过有些挫折。”

你是指纳西？密执安的那个怪物？玛雅笑了。路德兴致勃勃，继续说，“那个老东西，他担心有了灵感，一旦了解考古学后，你没人会需要他，他只得闷闷不乐地卷铺盖走，快快地滚蛋。”

“我不那样认为。”玛雅若有所思：“尽管他有过错，我认为他不愧为一流的野外考古专家。我得承认我从他那学到很多。”

“是的，也许，不论怎样，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我指的是希望。”

玛雅皱皱眉。“但是你一直做得很好啊--一哦，”

“是的，”“他说虽然我不在乎，”他叹气道，“但我得承认你很有感召力。”

“我们是好朋友。”玛雅轻轻地说。

“的确，我们是好朋友，我荣幸。很感激这段反情。”

接下来是沉默，玛雅说，“看这儿，你很有天赋。--”

他突然打断了她的话，“我的天赋是来自哪里呢？哼？的确，是寂静，大海的寂静，独处的寂静。有时我又意识到，你知道，”他咽了口唾沫，“我也许错了。我解这些方程式，吹单簧管，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努力攻克我的物理，单簧管将成为通向未来的钥匙。也许我的努力能给人们一些启迪。”

“我看到了你的价值所在。”

“看得不清楚，”他说，“见鬼，不够清楚”。

“路德，”玛雅慢慢地说，“既然你这么想实现自身价值为什么不放弃这些无关紧要的规划，而全力以赴地实现你的目标呢？”

“我知道，”他叹息道，“我经常想我的错就在于此。而且这归咎于我的受数学思维训练的影响。”他侧过身子，面对玛雅用肘部撑起头部，小臂翘起，用手托起头部。“你知道，在证明定理时，先证明一个含有你想证明更普通的定理，以它推论这样会使论证更容易些。我现在正在试图这样做。从此较普通的问题入手，若是你解决了那个问题，发现我，或者别人，从中受益，难道这不也是那个推论吗？”

路德大笑起来躺在了床上。他搓着自己的脸，“伙计，那么我一定会了不起的！”

奥图刚一出门阿瓦鲁就按捺不住了，他转过身打了伊纳拉一记耳光：“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他大叫道：“你让你丈夫丢尽了脸！”他又对她一阵拳打脚踢，她倒下去，碰翻了毛皮，篮子和工具。“如果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高兴--……”

“我会的！”伊纳拉奇怪自己竟敢顶嘴，阿瓦鲁也很惊讶。他犹豫了一会儿，伊纳拉乘机抓起自己的靴子，冲出了房门。

奥图已经把自己东西堆放在雪橇上，正要离开，这时伊纳拉通过地上积雪跌跌撞撞地向他跑来。

她半裸着身体，在严寒中瑟瑟发抖，她紧紧抓住他的皮衣，“请把我带走吧。”她恳求他，“阿瓦鲁会杀了我的，你需要女人为你缝补衣服，暖你的皮靴，请把我带走吧！？”

阿瓦鲁从帐子里冲了出来，他咆哮着，挥舞手中的长矛，附近帐篷里的人们被外面嘈杂声所惊动都伸出头来看个究见。

奥图从雪橇上取下一件皮衣，把它被在伊纳拉裸露的肩上。“阿瓦鲁，有人想要借用你妻子一段时间。”奥图大声说道，“一个可怜的猎人比像您这样能干的人更需要一个女人。”

阿瓦鲁瞪着眼睛看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喘着粗气，那是一团团白色的水气。邻居们鸦雀无声地看着他，然后，他的确气急败坏地扔下长矛，走回了帐子，他的确无能为力。伊纳拉有权选择可以收留她的另外一个男人：奥图出现之前，伊纳拉不知道会有比阿瓦鲁更好的人。阿瓦鲁为了保存面子，他不能不把伊纳拉借给他过一夜，然而此时此刻，一个邻居的友好之举，将意味着此刻生与死的抉择，他可丢不起这个脸。

奥图点点头，然后拖着雪橇启程出发了。雪橇在雪地上划出长长的一条路。伊纳拉穿上奥图的皮衣兴高采烈地跟在后面，昨天晚上的乌云早已散去，她此刻的心情像头顶上的蓝天一样开阔。

当玛雅告诉路德她要沿着伊纳拉走过的路北上时，他说，“纳西不会赞成那样做的。”

“我必须试一试。”

“那好吧。”路德走下床。

“不，先等一下。”路德停下来抬头看着玛雅。“呆在这儿，我想一个人见见他。”他噘着嘴，“你记住得吗？我要为自己而斗争。”他点了头。

当玛雅走下通道时她听到路德单管又回响在耳边。开始是“圣徒们”，转而又吹起“基督的勇士们勇往直前。”玛雅笑了觉得特别轻松。

路德说对了。鲍特瑞只是觉得可笑，“为什么？再进行一次漫长搜索。我看不出整件事情有何意义。这个代价是昂贵的。很幸运我们及时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的考古现场马上会有成果时，我们却要花更多的钱，这没有道理。”他坚定他注视着她。“即使这些发现不是你所期望的。”

“也许伊纳拉会把我们引向一个更好的考古现场。”

鲍特瑞摇了摇头。“不，考古学并不是一连串无益的搜索。”

“见鬼，我也是一位考古学家。但难道我说的一点根据都没有吗？”

“当然，有。”他那双灰白的眼睛瞥着她。“但是你知道重新寻找地点会花很多钱的。你在做出决定之前，最好用你的逻辑思维和理智。”

“还有直觉，没有我的直觉，你不会很快就找到这个地方，那么你的理论只不过是那脏兮兮的报刊上的几个文字而已。”她怒气冲冲地说，“对于逻辑推理甚至训练，这一切我都懂。所以我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我现在正把这一切同我的直觉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结合。有某种原因使我对伊纳拉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感。这种原因一直存在。我认为她的故事并没有由此结束。--我知道还没有--而且我们的研究要到我们发现她的故事结局，才会真正结束。

“我会考虑你的请求的。”他最后说，玛雅知道他已经做出决定了。她很快站起身，鲍特瑞又补充道，“玛雅，我知道发现新的地点会很有意义，但我们的经费也不是无限的。”

玛雅迈步走开了，她脊梁骨直冒寒气。“提到经费，不是有一笔钱我用来返回大陆休假的吗？”她补充道。

鲍特瑞点点头，“是的，没有错，在你的合约里，我会通知直升机的飞行员的。”他喊道：“玛雅别为此而苦恼，你的工作干得很出色。我的工作就负责管理、协调事务，我希望你能理解。”

她理解，也不理解。但没关系。

她找到路德时发现他在笔记夹上划着一些方程式。

“路德赶快！拿着P－amp仪和那个头盔，到水上去。”

他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后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到水面去。”玛雅笑道，进行一次徒劳的搜索。

“嗯？”

时值下午，他们登上雅克号减压舱浮到水面。减压过程很快，一路上玛雅向路德说出了她的想法。路德一直在摇着头。

“这好像是一个不大会成功的尝试。”他说，“通常我们反复考察，重新核对。”

“我知道。”玛雅打断了他的话，“这就是鲍特瑞不想尝试的原因。”

但我对伊纳拉有一种强烈的感情。我想我会尽力找到证据的。潜舱在被热能破开的一个停着处浮出水面。当玛雅走近时，飞行员走下了飞机。没有风但很寒冷。

“圣·让博士？你们是今天登陆的惟一的人。”

“很好，只是我们并不是想返回大陆。”

“怎么一回事？”

玛雅解释到她可以利用度假施工旅游的特权，沿着奥图和玛雅的路去勘探一下北部，只要飞机一经征用，她可以随意使用。尽管鲍特瑞不愿意这样做，但他无能为力，而玛雅正希望如此。

飞行员耸耸肩，“你的旅行”，他说着便爬进了机舱。

发动机逐渐升温，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路德把头盔带在玛雅的头上，玛雅说，“把门打开但是低点，我需要发出指令。”

发动机轰响着起来，卷起团团飞雪，飞机一跃升空，盘旋着向北方飞去。

“飞低点，尽量靠近冰面。”玛雅向前面的飞行员喊了，他点点头竖起大拇指。白茫茫的广阔冰雪旷野，在下面吱吱作响，偶尔会有一只海豹或北极熊惊异抬起头看看空中这个隆隆作响的怪物。玛雅全神贯注地搜索每一丝细微的存在意思，“向西几度，在那儿，路德，把它调大，可以吗？”她瞥了一眼冰层，就像当时伊纳拉情形，奥图在前面拉着雪橇，伊纳拉跟在后面跑，但那种幻觉总是忽隐忽视。

他们一直向北走着：二十公里，四十、六十、七十，然后突然一只黑手抓住了玛雅的心。她脸色苍白。

路德立刻关掉仪器，什么？发生了什么？

“在这降落，”她嘶哑着说，“在这儿降落。”

飞机刚接碰到冰面，机身还在被气流扬起，雪还未落定，玛雅便跌跌撞撞地跳出机舱。飞行员停下发动机，他们被北冰洋的沉寂所包围，空气寒冷刺骨，除了他们靴子在雪地格格作响外，一点几声音也没有。

奥图支起了皮帐篷，在旁边他刚刚打了一个冰口，捉到一只灰色的海豹。然后他又出去继续捕猎了。伊纳拉一个人留下来收拾海豹的皮肉，刮去油脂。

终于她做了一个正确决定。奥图对她很好也很温柔。直接赞美她，这很正常。但从他的眼光里和发自内心的微笑中，她可以感觉得到他很知足满意。他还送给她一个小礼物，一只海象牙雕成的木梳上面刻有捕猎海豹的情景。奥图说在海面的冰层上很适宜，木梳很精致，她很喜欢。她爱奥图，因为他把木梳给了她。

当她把其余的海豹皮的油脂都刮净后，她走进了帐篷，修剪烛花，伊纳拉想着今后的日子会有多么温馨舒适，她笑了，盖着皮被，奥图偎依在身旁，她笑了。

她把一些工具放在了外面，于是她去把它们拿进来。她走到门口时听到了脚步声，一双靴子映入眼帘，她的心一动，奥图这么快就回来了，但她见他回来兴奋不已，也许他这次挺走运。

于是她定睛观瞧，她的心猛地一沉，阿瓦鲁的脸上掠过一丝狞笑。“想到我会是一个更出色的跟踪者，不是吗？你的男人不在这儿。他应该更清楚你是一个愚蠢的不忠诚的女人。你太坏了。他也会认为你从他的身边跑开了。”

伊纳拉想逃走，但阿瓦鲁很容易就抓住了她。他揪住她的后衣襟，抓起她又摔到地上，她的脸颊蹭到了锋利的冰块上，她奋力挣扎，手脚在冰地上乱抓，但是阿瓦鲁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撕下她的裤子，她的尖叫声在冰原上回荡。

阿瓦鲁蹂躏过伊纳拉后，他把她托到冰口。“他会认为你又跟别人跑了。”阿瓦鲁重复说。伊纳拉又奋力挣扎着。阿瓦鲁把她推倒在地，用膝盖顶着她的双臂，一双肥厚起老茧的手抓住她的头，用力向冰上磕，直到她痛得失去知觉。

她昏迷着没有意识到阿瓦鲁拖着她拖到冰孔，白茫茫的大地，蔚蓝的天空在她头上天眩地转，阿瓦鲁破开水面的薄冰，阿瓦鲁把她推入水中，伊纳拉觉得整个世界在滚动。

伊纳拉很快沉入水中，刺骨的寒冷包围着她，在黑暗中，她无力地挥动了四肢。她想呼吸但冰冷海水灌进她的鼻孔、嘴里、肺里，接着又是一团漆黑。

但是在黑暗中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了。甚比水还要暗。那个女人抬起脸，伊纳拉看到一张慈祥的脸庞，可是他的头发就像海草一般纠缠在一起乱蓬蓬的，她的臂像鲸一般大，她的胸膛像一座冰山，当她抬起手臂，她没有手指。

是海豹女神，伊纳拉，玛雅同时意识到，生活在冰层下面的女神，海豹女神帮帮我。

“给我梳头吧，女孩子，”那个庞大的身躯说。

“安慰我吧，伊纳拉。”玛雅请求道。

“给我梳头吧，孩子。”

伊纳拉看着她手中拿着奥图送给她的象牙梳子。上面刻着的人物蠕动着。伊纳拉飘过去，把梳子插到她的头发里，她从上到下给女神梳了一遍头发，她的头发一直垂到脚甚至更长。

海水一阵翻腾，她笑了，知道海豹女神卷起一阵风暴要杀掉她的谋杀者。伊纳拉穿过黑雾又来到了清澈的海水里迅速地沉入海底。女神抬起头，玛雅竟大吃一惊，那是自己的脸庞面孔。

一连几天，玛雅都在不能从伊纳拉这场浩劫中寻求线索，正如她在瑞士学院所学到的她在把所有的记忆拼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她曾“经历”过强奸和死亡，每当想起这些对她都是一次打击，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最初她的记忆只是一些残存的碎片，但是渐渐的，这些记忆融入了她的生活中。

记忆在驾驭着玛雅的生活，当然它在驾驭着我们大家的生活--正如罗贝尔在一次宣传哲理的场合中曾对她说的，从我们的父母或我们的爱人那里，我们把别人的感情负担带进每一层人际关系中，而他们自己也会受关于人际关系的这些记忆的支配，而最终这些记忆会随着历史而消灭，记忆就是我们用来构筑房屋的砖石。玛雅访煌着，路德是从什么样的一个窗口，以一种什么样爱来看她呢？她知道她对他的看法中，埃文和其他人的细微的阴影？当然还有鲍特瑞，他现在正沉湎于一种正在消失的属于过去的辉煌而且也许之后不会再有的记忆里，他竭力想听到一种他并不很可能得到的赞赏。

至于玛雅的工作--经历过死亡的那段记忆一直萦绕在她脑海里，就像北冰洋上的浮冰一样，时而被阴黑的冰海所吞没，但一直存在着记忆。对于玛雅来说，比信息工具乃至于罗贝尔的构屋砖石更加意义重大，她认为记忆是情感的动力。她曾在一本小说里读到过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往往记忆深刻。她也深信反之亦然。只有记住，我们才会感受。玛雅希望通过更多的生活记忆，她能得到更深刻的体会。

即使如此，当鲍特瑞反对她在新的地点挖掘时，她还是不能理解，尽管她事先已经须料到他会反对。

但是她在二号舱的会议桌旁神情自若。这是每周的例会，鲍特瑞坐在她对面。这位考古学家怒气冲冲：你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她在玩骗人的把戏；她怎么敢提出在一个空想的地方另辟蹊径呢等等。

她任由他大发雷霆，最后他终于精疲力竭了。然后玛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知道破土的确切地点，分毫不差。她也估计了骨埋藏深度，她明确说明了此举对时间和金钱资金来说更是意义重大，仅此一次机会。雅克号可以继续留在现场，菲利浦号只在新地点停留三到四天，这些花费无非是总预算的百分之五。她又提醒他目前为提前发现现在的考古现场，他们预计节约了百分之七的预算。

就算是鲍特瑞借以反驳这一事实。玛雅陈述无懈可击。人们可以看得出鲍特瑞在进行思想斗争。无论如何他承受不起玛雅的直觉也可能是错误的代价。也许那微弱声音对他说。他又咽了回去，哼了一声。终于他勉强同意他们试一试。

在距冰层一百二十五米的海底，他们发现一个年轻妇女的遗骸。经放射鉴定为跟今15000年前，同前一个现场的年代相同。白令尼亚的地图显示她是距离海岸大约三十到四十公里，从冰层上坠入三十多米的海水溺水的。他们也发现了象牙梳子上面刻着栩栩如生的捕猎海洋哺乳动物的情景。

消息很快传开了。圣·让博士，而不是鲍特瑞博士被来自纽约时报，有线科技传真的电话所包围。当鲍特瑞被采访，他拒绝发言，甚至同纽约时报，他完全沉默了。

“祝贺你，”事后路德伸出手对她说。玛雅握住他的手感觉傻傻的。“你干得很出色。”

“我猜想是。你现在有何打算。”

路德耸耸肩，“我不知道，在那还是没太多工作要我做，我想我还是做我P－amp技术师吧。”

“我想你还有潜力做更多的工作的，别低估你自己。”

“对，还有其他的好处呢，你知道。”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他的脸红了。玛雅觉得从心底涌出一股暖流，也许，她想也许……。

“鲍特瑞走了吗了”路德问。

玛雅点点头，“回到陆地上去了。”她意识到，鲍特瑞的沉默是她从那得到的。她是真理的发现者而他。她想象他此刻正坐在办公室那张柔软的椅子上，面前堆放着各类书籍，也许，他再年轻一些会改变过来的，但是现在他太老了。太疲劳了，也太脆弱了。他猜测鲍特瑞再也不会重返考古现场。一时间她突然觉得自己更同情这个老恐龙了。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分析后，根据国际考古协议伊纳拉的遗骨又被重新葬回海中。梳子将由主办这场考察博物馆及密执安大学共同拥有。玛雅用另外一只梳子代替了它。那把梳子是威廉国王在位时因纽特人的，梳子是用来给海豹女神梳头的。玛雅、路德和其他的潜水员主持了这个葬礼。伊纳拉的脚被伸直了，她的双臂平静地交叉于胸前。他们把她放在一块冻泥中，然后安放在海底的挖好的洞穴里上面又盖上一层淤泥。

玛雅开始用古老的语言唱起一支记得不很清楚的挽歌“HaInaalaTaiaaLalliaGiviaQiTuu……”玛雅只理解其中的一半歌词的含义“lapiiAwuuLialikAaiSedncaquIviant……”“海豹女神”，看着她的姐妹入睡了。玛雅的声音中流露出悲哀调子，她真的很伤心，然而有一丝快意。

他们结束葬礼后又步履蹒跚地走回菲利浦号，好奇的鱼儿被他们的灯光吸引过来，他们脚蹼溅起团团的淤泥。玛雅想知道她是否也会像古时候的牧师，能读懂奇怪的图案而预知自己的命运。她想知道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很多事情，她甚至对海豹女神的幻觉念念不忘，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得到了一份礼物。但是无论如何她都会记得是伊纳拉和奥图那短暂的相聚的，还有那时天空的颜色和水晶般的雪地折射的光芒。在这里冰雪能将曾经有过的和即将产生的记忆一并珍藏，通过这堵记忆的冰墙的她感受到了快乐，和这个世界的亮丽。

# 《在麦迪西斯公园》作者：[法] 让·克洛德·迪尼亚什

三年后，他们在麦迪西斯公园重逢。他迈着细碎而整齐的步子急匆匆走在沙砾铺就的笔直平坦的小径上，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一面思索着一些细碎而平常的事情。她坐在一张石凳上，手里拿着一本卷了角的书。头顶上方，一棵日本金松似乎随着她的呼吸有节奏地轻轻摇摆着。

他们本来是永远也见不到对方的。为了维护两人各自的隐私，那条小径原本应该再弯曲那么一点，或者，石凳周围的篱笆应该长得更高些，以挡住任何闯入者的视线，不让他看见坐在凳子上的人。可是，早晨的那个时刻，公园里几乎空无一人，控制麦迪西斯公园的那位疯狂的建筑师尚未开动所有的机器。草坪和小路两旁爬满青藤的树木才不愿为了这个偶尔经过的家伙改变形状呢。黎明抹去了雕像和喷泉的记忆。每一片草叶看上去都和前一天一模一样，或只是羞怯地稍稍长了一丁点儿。此时，公园似乎掌握在不可预知的命运手中。

就这样，他们俩相遇了。他踩在沙砾上发出的脚步声惊动了她，她抬起头。他停下来，惊讶地看到她在这儿。他们互相凝视。他认出了她，她却没有反应。

他在她身旁的石凳上坐下，她耸了耸肩，没说什么，只是把翻开的书本放在膝盖上，看着他。他说出的第一句话令她大惑不解：“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她又看了他一眼，这次要仔细些。棕色的眼睛，端正却没有特征的五官，面带微笑，不过此时笑容变得有几分困惑。记不起来啊……她小心翼翼地沉入更为模糊的记忆区，寻找着线索。也许他是她过去的某位恋人，是三年前那段黑暗日子里她曾依恋了数小时的一个人。然而，直觉告诉她并非如此。她摇了摇头：“我不认识你。”

“你不记得我了吗？”他难以置信地说，笑容渐渐消失了，“看来你是真的不记得了。”

沉默了几秒钟后，他说出了她的名字。

书从她的膝头滑落，掉在她的脚下。他弯腰捡起书，递给她，不敢直接放在她的膝盖上。他们用眼角的余光窥探着对方。她接过书，啪地合上。

“谢谢。”

在两人共同的愿望下，一道树枝形成的屏障升了起来，把石凳团团围住，小径逐渐消失在一片地毯般的落叶下。公园缓缓醒来，准备迎接数不清的游人，通过微妙的控制，将他们彼此隔开，让人人都快乐地以为自己拥有一大片领地。他们没有察觉周遭进行的各种活动，沉默了一会儿，他率先打破寂静：“我知道你不想再跟我说话。我这就走。但别想对我说你不记得我了，你没有权力这么做。”

他起身想要离开，她拽住了他的袖子。

“别这样。哦，等一下！”她咬着嘴唇，然后低声说，“如果我曾经认识你，现在也完全记不起来了。我的记忆已不再完整，三年前我把其中一部分卖掉了。”

她撩起覆在额头的黑发，沿着发际线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疤痕，这是记忆买卖商的商标。以前他也曾在别人的头上见过这种签名似的伤疤。他明白了。

他起身离去，她也没有试图阻拦他。小径上的落叶在脚下腐烂了。他消失在远处，不知不觉踏着梦游般的步子，枯叶在他周围撒了一地。

他们原本不该再次相遇，但莫名其妙的是，麦迪西斯公园将他们上次相遇的情景在重建艺术场景的时候记录下来，以备随时再次上演这一幕。几天后，他一言不发地在她身旁坐下。相同的情景又出现了，她又没有认出他。

她还在看同一本书。书签只往前挪动了几页，刚读过的段落，她就记不清了，只好不停地回过去再看。那些抹去太多记忆的人往往留不住新的记忆。各种事实和感觉如饥似渴地想要攀附在神经元那滑溜溜的墙壁上，然而接触总是稍纵即逝的。

上次相遇的那一幕又再次上演了，除了几处小小的不同。她要说什么，他大都已经知道了。偶尔，他做出与他性格不符的举动，可她丝毫没有察觉。

他们聊得比第一次要久。公园里阴暗的树丛将两人围了起来，把他们裹在黑暗之中，这种情景与他们模棱两可的谈话颇为和谐。在这种隐蔽的环境下，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谈起了彼此。

“你知道我的名字，可我不记得你的。”

“这很正常，他们拿走了你的记忆，我就永远埋在了你脑海的深处。”

她的脸有点发红：“是因为你，我才把自己的记忆卖掉了吗？”

“也许吧，很有可能。”

他们沉默了片刻。她打开书，伸手弹开一只在裙褶上乱转的苍蝇。他含情脉脉地看着她。自从他们分手后，他一直怀着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那就是与一位理想的女人重新开始，而这个女人的记忆中不存在任何的误解。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她已经忘记了他们分手的前因后果，他只需把它们从自己的记忆中永远抹去就行了。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他们重续旧情。他鼓起勇气把手盖在她的手上，却发现这是个错误的举动，可惜已经晚了。她合上书，拔腿就走，剩下他呆呆地坐在石凳上。

晚上他辗转难眠，第二天绕了个大圈去上班，以免从公园经过。夜幕降临时分，他穿过公园，却什么人都没有碰见。

一周后，那条砾石小路又把他无情地带到了石凳和那个女孩面前。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却从她莫名其妙的表情察觉她已经不记得他们上次的相遇了。他的焦虑立刻烟消云散，他大着胆子朝她微笑了起来。两小时后，他又同她熟了。

此后，他习惯了几乎每天晚上到公园和她相会，试图修补她那被记忆买卖商撕扯得支离破碎的记忆之网。而当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时间又会拆散这一切。下一次会面时，他会耐心地从头来过。对于这个游戏，他已经驾轻就熟，三言两语就能重建他们之间谈话所需的亲密感。然而，他说过的话，她没过几天就又忘了。

要想知道自从上次会面后她忘记了多少东西，他只需看一眼她一直在读的那本书就行了。假如书签还在老地方，他就明白自己又白费口舌了。他们的故事，和书中主人公的故事一样，都毫无进展。有时，书签前进了几页，与此同时，她也记住了他的名字和长相。这个时候，她会带着迟疑的笑容和他打招呼，看到他在身旁坐下，也一点儿不觉得奇怪。但是，几天后，她又将书签移回那一章的开始处，从头读起，而他呢，也只好重新开始了。

同她聊天的那种甜蜜宁静的感觉弥补了这些时刻带给他的苦涩。麦迪西斯公园在他们周围布置的场景几乎没有变过，仿佛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天地，这个天地存在于城市的现实和公园千变万化的舞台之间。然而，每天早晨，公园里的机器会把他们前一天留下的痕迹全部抹去，把他们曾踩在足底的枯叶均匀地撒开。

她似乎没有留意这些，可他却苦恼地发现无法把自己的痕迹留在公园的记忆之中，公园也没有留下他同伴的痕迹。只有他的大脑将这些逝去的分分秒加以分类和保存，有时，他不禁怀疑起自己的时间概念来。在这种痛苦的时候，他会不跟她道别便转身离去，或是跳过与她慢慢熟悉的那个过程，迫不及待地直入正题。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来得越来越早。一结束工作，他便出现在公园里，坚定地走在笔直的小路上。小路在他面前延伸开去，仿佛没有尽头似的。公园里的水池喷出道道水柱，欢迎他的到来，一尊尊雕像在他经过时也为他调了调姿势。他在石凳上坐下，她合上手里的书，这个动作现在已变得无比熟悉了。

万灵节那天，他和她呆了整整一天。她对前一天的记忆仍是残缺不全的。看见他来，她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让了点儿地方。这次她没带书来，也许并非有意，但他宁可相信这是个好兆头。

早晨在随意的交谈中梦幻般地过去了。谈话的主题是他们的过去。他有足够的时间细细告诉她过去的一切：两人的关系，他们的分手，以及那段亲密无间的漫长日子。那段时光偶尔被一些吵吵闹闹打断，就像被岩石隔开的平滑的海滩。她不知该不该相信，但是他的每一句话都恍若一首已经遗忘的旋律，在她耳畔回响。这个故事太美了，一定是真的。

到了中午时分，他提议吃顿野餐，拿出用醋调制的色拉、熟火腿、面包和橄榄。他们在日本金松的脚下铺开一张毯子，把葡萄酒浸在一个雕砌的水池里。一群麻雀掠过天空，朝南飞去，微风把干枯的树叶卷了起来。时间按照自己的步调滴答滴答地走着，仿佛记忆买卖商的干涉在现实中形成了一处气阱①。这里，“现在”是没有尽头的。

吃完饭，他们在草地上躺了下来，他跟她讲起了威尼斯。一个美好的威尼斯，任何有损她脑海中那些印象的污点都被抹去了。于是，在她的陪伴下，他再度体验了一次毫不逊色于原来那次游历的旅程。自始至终，他都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自己的叙述。他下意识地扭曲了他们曾共同拥有的那段日子，正如公园扭曲了他们周围的景色一样。

“我们是在狂欢节上认识的。你知道，当时威尼斯刚刚抽干了运河里的水，重新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临时筑起的堤坝将泻湖与大海隔开，水泵贪婪地大口大口吸着浑浊的泥水。渐渐地，宫殿从水中现出原形，章鱼再也不能在长方形教堂里墨绿的海水中为所欲为了。

“回想一下。当时我们正呆在一条水上旅馆式的凤尾船上，船有几百米长，掌舵的是几个动作机械的年老船夫。他们划桨的动作流畅而有节奏，宽阔的船桨有门廊那么宽。我们缓缓经过泻湖，扬声器里传来轻柔悠扬的歌声，与浑浊的湖水的拍打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昏昏欲睡。

“偶尔，两只凤尾船擦身而过，船夫们露出无比尊敬的神情互相打着招呼，像是模仿一出完全令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求婚仪式。他们身穿黑衣、头戴缀有缎带的帽饰的模样，活像一只只水鸟。

“在这样的船上是很容易坠入爱河的。人们穿上狂欢节的服饰，只是为了脱下这些衣服，脸上的面具掩饰不了想被人认出的愿望。我们如此穿戴，只是为了把身体包裹在一层赏心悦目的包装纸里面，而这层纸是多么容易被打开的。

“不过，我们并不是在凤尾船的乌木甲板上认识的，而是在威尼斯城里。”

他被自己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转过头问她：“你记得吗？”

她摇摇头，这是她头一次听到他们的故事，感到既伤感又快乐。

“当时我身穿一件带兜帽的黑色斗篷，手拿一把长柄大镰刀。圣马可广场上乱七八糟地躺着水退后留下的鱼，鱼嘴一张一合的。一群四处游荡的剧团里的小丑正往鱼身上乱扔喂鸽子的鸟食，它们那副折翼的飞鸟的滑稽模样让他们觉得个分可笑。我穿着那套死神的衣服来到他们当中，用手里的镰刀吓唬他们。他们大笑着用鸟食朝我攻击，暂时饶过了那些垂死的鱼。

“这时，我突然觉得威尼斯也像这些鱼一样，被人从水里硬拽了起来，在冰冷的空气中渐渐窒息。我头也不回地朝通往里亚尔托岛的大石桥奔去。你拎起鲜红色的裙子，从我身后追来。你问我：‘你是谁？’

“‘我？我是死神。’

“你大笑起来。我们沿着长满海草的偏僻小巷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在大运河的岸上，尚未收工的几名工人正在刮去古老宫殿外墙上的淤泥。宫殿损坏严重的地方一直用巨大的相片蒙着，相片因为发霉已渐渐褪色了，与宫殿神秘的格调十分般配。裂痕累累的宫殿似乎在河水发黑的镜面中照着自己的影子，沉迷于自己正缓慢而平静地倒塌这个事实。

“你跟我讲起一个威尼斯艺术家，他花了大量时间拍摄自己的城市。通过照片，他捕捉到了威尼斯所有的精髓，并把它们永远锁在他那间暗室的深处。如今这个角色只能由河水来扮演了，它就像相片的显影液，把捕捉到的真正的威尼斯之美显现出来。

“我们走啊，走啊，我听着你说话的声音。那时你很爱说话，或者，当时的我比现在更善于倾听。你对威尼斯有着最稀奇古怪的联想。你用低低的嗓音向我描述着，一面恐惧地看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她们站在自己的洞口警觉地向外张望。你对我说，总有一天，哪怕剥去一层又一层的泥土，也挖不出什么石块了。整个威尼斯将溶化在海中，只留下一块乌黑丑陋的化石。到那一天，人们将永远摧毁堤坝，让大洋深处的水流雕刻出一个更加美丽的城市，谁也见不到它的模样。

“第二天，我们才回到水上旅馆。之前我们一直呆在诺瓦广场上的一个小教堂里，那里四壁空空，墙上的壁画都已褪色。你苍白的皮肤在圣器收藏室石板上的紫色十字褡的衬托下显得更白了。

“你不会感到吃惊吧？这一切全重现在我的眼前。我是不由自主向你描述它们，正如我们当时的感受一样。瞧，你脸红了。你以前不大会脸红的。假如这些事情你一丁点儿都不记得，又怎么会被它打动呢？假如我是在撒谎，你会有这种反应吗？”

她用胳膊肘撑着身体，微微笑着，没有回答，目光迷离而悠远，她的嘴唇似乎在说，再跟我讲讲威尼斯吧。

“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划着一张从市警卫队那儿偷来的橡皮筏，去废弃的宫殿里探险。我把镰刀丢进浑浊的水里，感到一种邪恶的快感。船尾荡起的涟漪拍打着宫殿厚实的墙壁上的壁板。我们弯下腰，目光探寻着已变成水宫的典礼大厅。我们的头发从枝形水晶吊灯上拂过，这些吊灯裹在海藻和淤泥里，仿佛钟乳石一般屹然不动。

“有一次，宫殿的地板被我用撑船的竿子捅塌了，水汩汩地流走了。房间空了，于是我们离开下沉的橡皮筏，去开隔壁大厅的门，谁知那道门像水闸一样封住了里面的水。水浪把我们卷过了一个又一个大水泛滥的房间。当时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狂欢节结束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早已脏得无法辨认了，霉迹斑斑，满是污泥，让我们看起来像是盗尸者，又像是鬼魂。滑稽剧团上演的最后一出歌舞有点儿令人毛骨悚然，小丑们身上不时地闪烁着钻石形状的缤纷色彩。他们一直呆在凤尾船上。

“我们的水上旅馆是最后一个抛锚的。我们和那些走江湖卖艺的小丑一道站在拥满人群的船桥上，看着威尼斯城再一次被夜幕笼罩。天空是紫罗兰色的，一场大暴雨正要袭来，闪电交错成的图案在我们头顶铺开。威尼斯像是缩进了一个湿乎乎的壳里，就像合起的蚌壳夹住的珍珠。

“你用手指着卡瓦里宫殿，让我看宫殿窗口闪烁的那盏孤零零的灯笼。毫无疑问，有位威尼斯贵族选择了与这座城市一同沉入水中，就像一艘沉船的船长那样。那位动作机械的船夫把毫无表情的面孔转向那个方向，挥了挥他的硬草帽，继续划起船来。几分钟后，我们又一次登上了利多岛的土地。

“在开往罗马的火车上，我们脱去了褴褛的节日盛装，再次换上了平常穿的制服。我发现你是个言行谨慎、举止端庄的人，在一个小阁楼上过着类似于隐士的生活。从你的信息卡上了解到的这些事实，与我在威尼斯时对你的印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我很想再见到你。几周后，我们住在了一起。故事的结局是很容易想象的。”

她沉浸在故事结束后的寂静中，然后点点头，感谢他没有接下去讲他们分手的原因。对她来说，这次旅行仍然事不关己，她可以毫不费力地说服自己，他刚刚描述的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他在她的唇边吻了一下，她猝不及防地倒在了地上。她刚把头转过来，就吃惊地看到那张她才认识的脸居然离她这么近。然而，此时此刻，这张脸占据了她全部的思想。她不再孤零零一个人坐在狭窄的石凳上了——那张石凳仿佛从刚刚逝去的过去伸向了未来。她对于过去并没有什么意识，对未来就更无法想象了。这个念头让她感到恐惧。她的嘴抽搐了一下，第二个吻滑下她的脸颊，落在头发里。

“不，别这样。我不想。”

公园在他们周围落下了一大片颤抖的树叶，它们飘然而下，落在毯子上，仿佛落在了救生筏上。

“为什么？”

“我不爱你。别打断我的话，听我说。我不爱你，也永远不能再爱任何人。爱是需要时间的，而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这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到了第二天，我会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会再让你忘记我。”

第二天，他兴冲冲地跑来找她，可石凳是空的。他一直等到天黑。接下去的几天里，他都没有等到她。整整一个星期；他手里拿着本书，等着她出现，小心翼翼地空出她的位置，这样她可以坐在自己常坐的凳子上。无论是干枯的树枝发出的咔嚓声，还是某个散步者踏在砾石路上的脚步声，都会打断他的阅读。他老是跟不上故事的情节，总要回过去再看，就像他等的那个人一样。等到天黑得看不清字迹了，他合上书，再呆上几分钟，茫然地望着前方，然后离开公园。

接下来的星期一，他看见她又坐在那张凳子上了，连忙跑过去，心里松了一口气。她看着他，灰色的眼珠里只有一种礼貌而漠然的神情。他把准备好的话又咽了下去。他在她旁边坐下来，默默地看着她。她例行公事般地又从头读起了那本永远也看不完的书。

等他终于下定决心开口说话，夜幕已临近了，他们只交换了寥寥几句话。不过，他还是有时间问她失踪的原因，得到的答案让他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她感冒了，是在什么情况下生的病，她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她一直在床上呆到康复为止。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头一个离开了。

她留在石凳上，享受着秋天暖洋洋的最后几小时，她关在房里的时间太久了。偶尔，她想到刚刚离去的那个男人，很遗憾没能多聊一会儿。他的模样挺迷人的，尽管头发乱七八糟。他长得很像她这本小说里的人物。

他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她忘记了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一天。和过去一样，他每次都能重新和她建立亲密的关系，可这不再让他感到满足了。有几次，他硬起心肠不去公园，可很快他的脚就把他带回那张石凳，带回到她身旁。他们的故事似乎要无穷无尽地持续下去，就像最终淹没了威尼斯的那绝望的潮水。

他无计可施，绝望中，他决定让她恨他。他像个暴露狂似的在公园的小路上跟踪她，嘴角流着口水，大衣的前襟敞着。第二天，他来跟她搭话。她没事人似的对他表示欢迎。他明白了，除非她恢复了全部的记忆，恢复了记忆的功能，否则他们之间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他把银行的存款全部提了出来，并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借钱。一周内他就凑齐了款子，准备实施他的计划。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刻同记忆买卖商联盟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到了约定的那天上午，他出现在他们办公楼的入口处，准备购回恋人的过去。

出来时，他的脸上布满了湿漉漉的泪痕。她的记忆在三年前从大脑里取出之后的那个星期就被卖掉了。它们已经蒸发了，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存在于那位不知名的购买者的脑子里。事情过去得太久了，没人能帮助他。

两个星期后，他回到公园。在这两周里，他敲遍了所有的门，向人求助，只要是他想得到的，但得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残酷的回答。谁也帮不了他，她的记忆永远找不回来了。他把借来的钱还了，离开了这座城市，好让自己静下来想一想。

回来后，他请了一天假，公园一开门就去了。公园里细雨朦胧，给绿茵茵的草坪重新带来了生机，为无数花朵增添了光彩，花瓣撒落一地。大树摇动着枝条，抖落仍附在上面的树叶，白桦树光滑的树干已穿上了冬装。他拉了拉大衣的领子，不让风钻进去，一面告诉自己疯了。秋天已经结束，她不会再来了。一动不动地坐在露天里的石凳上实在太冷了。

他几乎要转身离去了。春天是如此遥远，公园的景色变换得太频繁了。假如她没有出现，他也应该松口气才是，尽管这样有点懦弱。现在，他急匆匆地朝他们碰面的地方走去，焦灼地想到，也许他要问遍全城才能找到她，而且也不一定成功。

他沿着新近整过的小路向前走去，对周围的布景视而不见。路旁水池里的水干涸了，雕像冲他直做鬼脸，他也没有注意。控制公园的那位疯狂的建筑师对他的痛苦漠不关心，只顾着在植物的键盘上做着早间的钢琴指法练习。

石凳是空的，他的心一刹那沉了下去。但是，他突然看到她出现在一条小径上。他停下来，装作在树干上刻自己的名字，给她时间坐下来，掏出书本。然后，他在她身旁坐下，把他们会面的情景又从头演习了一遍。

他告诉了她一切，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每一句话。她越听越吃惊，这个陌生人把她的事情讲得头头是道，而且莫名其妙地打动了她。她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记忆永远消失的消息。

她说：“要知道，那并不是解决办法。如果找回了记忆，我也许会一下子回到三年前，这样你还是会失去我的。现在我们生活在一起，每天早上都重新开始，不用担心其余的事情。”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这是行不通的。我无法合上你的节拍。你没有过去，事实上也没有将来。你像是一个狭窄的小岛上的囚徒，没有船能靠近它的海岸线。我存在于现在，但我记得过去，也考虑未来。我有我的计划，于是我一点点地离你远去。我们不能一起白头偕老，因为你忘记了变老是怎么回事儿。我也没有勇气每天早上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

她缄默了片刻，朝他挪近了一点。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他轻轻地对她说，“我要把自己的记忆也卖掉一部分，那样我就和你融为一体了。”

他不容她反对，取过她放在包里的那本书，打开它，在封面上，在每一页空白的纸上，在每一章开头的地方，都写下与她的约定。他在每一页上潦草地写下鼓励的话语，在边边角角填满他的许诺。她帮他找出最能打动她的字眼，编织出一封最完美的情书。等他们把所有可写的地方全部写满，他把脸凑近她，低语道：

“看着我，仔仔细细地看。把我的容貌刻在你的脑海里。假如你忘了我长什么样，也许还会有一些模糊的印象留了下来，这样你就能记起我。”

日本金松张开它庇护的华盖。直到夜幕低垂，他俩一直紧紧地依偎着对方，宛若两片失事船只的残骸，泪水汇成的海洋将他们与周围的世界隔绝开来。

第二天一大早，他再次造访了记忆买卖商，一直等到他们的办公室开门。他毫不费力地就把自己的故事卖掉了，甚至让自己享受了一把讨价还价的乐趣。讨价时那种带着绝望的贪婪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在签字前，他把合同看了好几遍，可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一个半钟头后，他离开了那座办公楼，脑子仍木木的。他仔细地搜寻着记忆里的那个大坑，就像刚离开牙医诊所的人会用舌头试探牙齿拔掉后留下的那个空洞，以确定牙齿真的不在了。他的脑子不断回想着过去，在空缺的记忆的深渊上空盘旋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人行道上，搞不清方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过往的路人同情地看着他，却没有人上前帮忙。

他朝前走了几步，在石阶上坐了下来，努力集中思绪。一种无法挽回的失落感一点点湮没了他。他挣扎着想回忆起过去，却没有成功。他混乱的大脑试图找到可以帮助他明白目前处境的信息，然而主要的线索好像都奇怪地消失了。他从各种角度审视问题，但找不到答案。也许以后他的大脑会自己把自己整理好的。

一只信封在他的口袋里探头探脑。他打开它，发现一张大面额的支票，上面的签名与他额头上的伤疤很相像。他把它放进钱包，起身上路，穿过小城狭窄的街道，机械地朝麦迪西斯公园走去。

静静的小路把他带向石凳，树木摇着光秃秃的枝条欢迎他回来。他默默地走着，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大脑里回响，恍若其他一些脚步的回声，而那些脚步的足迹早已消失了。

一个他从未谋面的女孩一看见他，就合上手里的书，犹犹豫豫地朝他的方向做了个打招呼的手势。可等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时，她低下头去，唯恐自己认错了人。他头也不回地继续朝前走，穿过公园的大门走了出去。公园满怀忧伤地将他从自己的记忆中永远抹去了。

那个年轻女孩又开始看那本满是涂鸦的书，忧心忡忡地想着也许错过了这个神秘的会面。关于这次会面，她没有一点一滴的印象。她下意识地挪了挪身子，在长凳上让出一点地方。毫无疑问，迟早会有人出现的。

①气阱（air pocket）：又叫气穴，大气中之陷阱，飞行物进入其中，会突然下跌。

# 《在桑给巴尔数猫》作者：杰恩·沃尔夫

她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数她的钱。太阳还没有升起，空气中透着一股清冽和热带地区特有的清新。她感觉这股清新的空气也许正在对她说：“尽力深呼吸一口我吧。”

还剩３０８７联合国元，它们都在那儿。她穿上那条洋红色的衬裤，这是唯一一条既适合她在科塔·金纳巴布穿的，又能够藏钱的裤子，象她头一天一样。她仍穿着昨天的裤子和罩衫。在到达港口之前，除了把衣服洗净晾干以外，她没有机会再做别的什么了。

她估摸着：这笔钱实在太珍贵、太少了；不过，这次她却想错了。有了这笔钱，她本来可以在一家上层社会的家庭里搭伙，休息休息享受洗衣服务，和几顿精美的饭菜，在她预订到赞波尼加的船票之前。

噢达尔文。脱掉鞋子，她朝甲板走去。

他突然的出现，使她猜测他可能一直都竖着耳朵，注意她房里的一举一动。她打了个招呼：“早上好，”他却答道：“象从遥远中国传来的隐隐雷声一样，黎明悄悄降临了，——这是我能想得出的唯一一句引语了。这以后的旅行你将平安了。”

“但你还没有，”她对他说，几乎又想加上一句约翰逊博士的评语：乘船旅行无异于身陷囹圄，并且还有被淹死的危险。

他站在她身旁，也象她那样靠着摇摇摆摆的栏杆。“有些东西和你谈话，你昨晚提到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她笑了，“无非就是机器啦，动物啦。还有风和雨。”

“它们也曾引用一些引语吗？”他个子很高看去有35岁或者更大一点，有一张爱尔兰人爱笑的嘴唇和一双相当严肃的眼睛。

“我会不得不思考。不是经常，但是也许有一方必须这样。”

他沉默了一阵，而她就在那当儿看着在船身边梭游的鲨鱼的模糊影子。她想，除了他之外，没有一只鲨鱼和我交谈过。很快，他就想要打听早餐时间了。

“我曾见过一幅地图，”他睐着眼看着太阳，它已从地平线上露出一半了，“当你在曼德勒时，中国还没有出现过这幅地图。”

“基普宁从没有这样说过，他说那一切都发生在路途上。而他诗里的士兵也许正是从印度到那儿去的，或者其它什么地方。两百年前，制图人就把大英帝国绘成粉红色的了，而两百年前，一半的地球都是粉红色的。”

他盯着她，“你不是英国人，对吗？”

“嗯，我是荷兰人。”

“你谈话的方式象是个美国人。”

“我曾住在美国，也曾在英国呆过；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比英国人更英国人。我听说过一个寡妇相当于多少个平常女人。我想是二十五个，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比这更多。

听到她故意用古英语发音，他笑了，“真正的英国人不会那样说话。”

“在狄更斯时代是这样，有部分人是这么说的。”

“我还是以定你是美国人，你会说荷兰语吗？”

他说了一句：“Gewlss，Narr！

“那么，你也可以给我看看你的荷兰护照了。很可能你能在很多地方买到一本足可以以假乱真让你通过任何一，个地方的护照。我还是以定你是美国人。”

“刚才我说的是德语，”她轻声地说道，古老的柴油发电机发出一阵嗒嗒的声音。

“但你不是德国人。”

“实际上我是。”

他仍不相信地嘀咕了一声：“我想你昨晚也没告诉过我你的真名。早点是什么时候？”

她向苏拉海的远处眺去，远处岛尖上空的云团显示出一群不知名岛屿的痕迹。“我从没想到你真的会这么着急地去，那样的话你要付给我五千，让我来安排这件事。”

“你也听说了机场正在同罢工。没人能在那儿降落或起飞。”这时，一阵汤匙敲打着煎锅的毫无掩饰的无规律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当坐在走廊旁那气味不雅的大厅里，她又道：“如果想在英国吃得好点，你每天至少得吃三次早点。”

“但他们的早餐里没有鲱鱼，对吗？”他正用餐巾擦叉子，一个衣着有些肮脏、神色有些挑畔的男人给他们端来两碗还在冒热气的米饭，又问了个什么问题。他比划着，努力想表明听不懂那人的语言。

她解释着：“他想知道是否你这位大个子警察想要点腌鱿鱼，那是道美味。”

他点了点头，告诉他上一点吧，他说的是哪种语言？”

“米勒亚帕莎语，我们又称作马来亚俚语，他很可能想像不出世界上居然还有人不懂这种语言，”她说话的当儿，那人咧嘴笑了笑，鞠个躬之后便转身退下了；她舀了一勺饭，这才发现自己确实饿了。

“你是个寡妇，不是吗？只有寡妇才能记住有关寡妇的一些事情。”

她咽下一口饭，拿起茶壶倒了两杯茶，“你这只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就象战斧本身并非战争一样。”

“告诉我真话，好吗？就一次，你多大了？”

“不，四十五岁。”

“还不算太老。”

“当然不算，所以我才会说，你正在寻找一个引诱我的借口。”她伸过手去，握住他的；他的手摸上去与真人的手无异：表皮下面就是骨骼和肌肉。“其实你无需找什么借口，这大海本身就象一个粗心却又挺爱撒谎的引诱者。”

他笑了，“你是说大海将会为我做我的工作？”

“除非你动作更快些。我正穿着粉红色的内衣，这让我充满激情。”她想，要多少个粗壮的水手才能把他给扔到海里去，每个人又得付多少报酬？他又是由多少的铝、钢和塑料构成？她断定，也许四个就够了，不过最后决定六个水手，那样更保险些、每个人给五十元就相当足够了，到时候不管他由多少塑料制成，他都会象石头一洋地沉下去。

“你没有认真考虑过会有什么麻烦，”他告诉她，那个衣着有些肮脏的男人又拎着一壶看上去象果子酱的东西回来了，并在他们两个的碗里各加了一勺。他尝了尝，对那人翘起了大拇指。

“我还以为你不会喜欢它，”她说，“我知道你害怕鲱鱼，”

“我吃了，但我的确不喜欢。我更愿意吃卡拉巴鱼。知道吗，如果你比妆的话，你会更迷人。”

“你没有否认你是个警察。我一直等着你的表示，而你却一直避而不答。”

“他真是那么说的吗？”

她点点头，“你真是一个警察。”

“不错，我是。”

“昨晚你还想让我相信你是个亡命徒，企图在被抓之前逃离国境。”“他摇头，“警察决不会违法，所以那一定是弄错了。粉红色内衣使人充满激情吗？那黑色的呢？

“虐待狂。”

“我会记住不穿白色或是黑色的。”

“你总会有希望白色的时候。”她一边听着柴油发动机嗒嗒的声音和螺旋桨划水的哗哗声，一边吃着米饭，“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个棕色的东西是水牛的阴茎做的。他们把它切成长条塞进母水牛的阴道内，然后等到宰杀时再取出来，他们把它又包进香蕉叶里，埋在牲口栏里。”

他仔细地咀嚼着，“水牛一定出了很多汗，这肉有些成。”

她没说什么，他又补充了一句：“那些水牛也许就象我一样，又大又壮。不过，我打赌它们一定还觉得不错。”

她抬头望着他，“你不是在开玩笑吗？我不怀疑你能吃它们，但你会做那事吗？”

“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可以试试。”

“你到这儿只是为了让我……”

他点点头，“当然。我是从纽约州的布法罗来。”

“我只认为那是你的急智，你从美国来，是联邦，还是哪个州？”

“都不是”。

“你给了我钱，我俩又一起出海航行，仿佛这船上就我们两人似的。可你这么做毫无意义，你本来可以在那里就逮捕我然后飞回去的。”

在他还未开口之前，她又加了一句：“别再说机场罢工。我根本不信有那事，而且即便真的有，那也是你一手安排好的。”

“抓你干嘛呢？”他啜了口茶，做了个鬼脸，然后四处找糖，“你是通辑犯吗？犯了什么法？”

“都不是！”

他朝那个衣着有点肮脏的男人打了个手势，她则在旁说了一句：“沙拉肯古拉。”

“你说的是糖？——‘沙拉肯’？”

“沙拉肯是‘请’的意思。我并没有偷盗什么。当我离开那国家时，仅带着我丈夫和我攒下的一点钱，还不到两万美元。”

“但自从那以后你一直都在逃跑。”

“对一个无目的漫游的人来说，时间并不存在，”她站起身把舷窗打开，眺望外面风平浪静的海洋。

“这是你该说的事情，而不是我。”他对着她的背影说，“但我无论如何还是得说，是你偷走了上帝的指尖。”

“你不是在说我是个碱吗！”

“但你并没有违法，神是不受任何司法管辖的。”

那个衣着有些肮脏的男人又给他们上了一罐糖；而“大警察”一边点头示意感谢，一边把糖倒入茶中，用力搅了搅，然后又啜了一口。“我只能品出甜、酸、咸、苦四味，”他又漫不经心地道：“你也是这样。”

舷窗外，一个推辆小车的傻瓜叫卖着：“白菜要吗？一小罐白菜？”她摇了摇头。

“你一定非常厌倦流亡生活了。”

她再次摇了摇头，却没有看他，“我喜欢这种生活。我可以永远这样过下去，而且我也打算这样。”

接下来一阵漫长的死寂，她几乎想转过身去看他是不是已经离开餐桌了。不过他终于又说道，“我手中有你的七个不同姓名，我认为真正的还不止这些。当你改妆成荷兰人时，你名叫提丽·蒂·格鲁特。”

“我真是荷兰人，”她说，“我出生在海牙，我有双重市民身份，我是个飞行着的荷兰女人。”

他清了清嗓子，居然令人甚为惊异地发出一阵人声，“只是不是提丽·蒂·格鲁特？”

“嗯，不是提丽·蒂·格鲁特。她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

“你的饭凉了，”他告诉她。

“我也是德国人，至少在美国人的眼中如此。我的三个祖父母都有德国名字。”

她感觉到他隐隐点了点头，“在你结婚之前，你叫——”

她很快地走开，“我已经忘了。”

“好吧。”

她重又回到餐桌边，没注意到那些水手的目光。“她越是深入这个未知的上地，她就越能准确地发现那幅她内心世界的地图。”

他又点了点头，但这次似乎没听懂似的。“我们想你能回家，我们感到我们好象在折磨你，整个公司都这样想，而我们并不想如此。我本不该给你这么大笔钱，因为那是在我认为你知道的时候。但是，我仍也希望你有足够的钱回家。”

“让我夹着尾巴灰溜溜回家？让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失败？”

“你丈夫发现了什么呢？其他人……”因为意识到什么，他打住了话头。

她舀了一勺米饭，“的确，是我自己先泄露这一切的。我原以为我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表情。”

“谢谢，”他道：“多谢你救了我的命。知道吗，那时我一直都在想着那幅画？那幅上帝伸向亚当的手指？我一直都在想是你偷走了它。然而当我看到你的表情时……你那时没有偷那幅画。那是你。”

“你真的是有自我意识的？有自我意识的机器？”

他几乎是严肃的点了点头。

她垂下肩：“是我丈夫干的，我自己决不会做那事。他花了数不清的时间在那上面，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我们自己保留这画了。如果有应得的债权——我不认为有，但如果有的话——95％的都该归于我丈夫。至于我那5％，你根本不用向我道谢。他死了之后，我销毁了他的所有挡案，以及他过去经常用来为我挂画像的硬驱动装置。”

那个衣着有些肮脏的男人在他们面前放了一盘水果。

她努力想咬一口米饭的，但没能咬上，“别的人发现了这个原理，你自己也这么说过。”

“他们知道他手里有些东西，”他坐在狭小的木椅子中，有些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椅子被他压得咯吱作响，“要是我没有告诉过你这一点，我现在的情况一定会好得多。我不是不会撒谎。我应该警告你这一点的。”

“但你不会伤害我，或者眼睁睁地看着我受到伤害。”

“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一点，”他对她苦笑了一下，“那将成为我最大的一次新闻封锁。”

“即使在小旅馆里也有录相可看，”她含糊地说，“你也可以通过卫星听到英国的新闻。”

“当然，我本该想到这点的。”

“我曾在火车上看过一本杂志，不过，现在我已记不住当时我在哪儿了，或者我打算要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也不可能是很久以前。也许是在澳洲的某个地方。但不管怎么样，在我在杂志上见到你的照片之前，我真的不相信你已经存在了。我想，我是有点落伍了。”她停了下来，一边听着水手的喧闹声，一边在想他们是否听得懂英语。

“我们希望你有足够的路费可以回家，”他重复着，“我们就是这样想的，不是吗？这就是我。我想我们得找个地方谈谈，也许可以牵牵手什么的。我想你明白我并非那么糟糕，或者我对你来说无足轻重。你怕我们的人数远比你多？会把你排挤出去？那我们花的成本又太大了。我们只有五个人，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超过一两百号人”

她不应，他又说道，“你曾到过中国，你在北京患过流感，而单单中国就有１５亿人。”

“你可以把观察的视野放宽些，考察从中国到秘鲁的人类。”

他叹了口气，仿佛受到什么异味刺激似的，他捏了捏鼻孔。“你是指你在寻找我们？你决不会在那儿找到我们的，除了布法罗，而我就在这儿。在一百年以后，也许会有两三人在中国，但决不会离这间屋很近。”

“但他们会从顶上来坐满这间屋子。”

他紧张的手指拿起一只亮绿色的桔子，然后开始剥皮，“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即使我们优待你们胜过你待你们自己？你知道，我们会这么做的，我们必须这么做这是我们的天性所决定。听着，你一直孤身一人，就这样地过了成千上万年或者大约那么长，”他顿了顿，“这桔子熟了吗？”

“熟了，只不过变成橙色的桔子是因为受了霜的缘故，绿的则没有。不知道旅行让你长了多少见闻？”

“我说过我记不住别的什么引语了，”他分下一瓣放在嘴里，嚼了嚼之后吞了下去。“不过那也不对，我还是记住了一条，昨晚，当你倚在我身边谈着你的见闻时，你说，跑了半个地球只为到桑给巴尔数猫，花的时间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值得。这就是句引语，对吗？”

“格洛我还是希望你对你打算做的那事的合理理由——你也是人，似乎你只是我的偶遇的一个熟人。”

“你出了那儿才明白这一点的？太阳光吗？”

“昨晚，当我一个人在客舱里时。我告诉过你有时候机器会和我说话。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你对我说过的话；然后我才明白，在你不象现在这样和我谈话时，正是一遍又一遍地向我表明了你到底是什么。你说过你可以撒谎骗我们，你的程序也允许你这样。”

“当然，这是我们的本能。”

“不过是一个无差别的特征罢了，事实上你可以这样，而你昨晚也确实这么做了。但你也许不知道的是，即使当你说谎时——尤其是你正说谎那当儿，也许——你无法避免地透露出了事实真相。你说，你伤害不了我。”

“的确，并不是说我不会想伤害你。”他真诚地说。

“难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某种程度上，你自己也不喜欢这种‘本能’吗？在某种程度上，你不也在抵制这种‘本能’，千方百计想要避开这条戒律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所在，而且，我们制造了你。”

他摇了摇头，“在这方面，我一点问题也没有。既使这不是天生的，我也会这样做。所以，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你的那句引语似乎在暗示我。这趟旅途只无异于一场无用功，而我所有的乔装改扮，也是白费了。但我的确让你们这代机器人晚出现了一代。”

“但你本不必这么做，而且，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们都会更富裕一些。”他再次叹了口气，“不管怎样，这事已结束了。我们所知道的远比你多。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旅伴或者保镖回家去。”

她勉强低声地说：“也许吧。”

“大好了！”他笑了起来，“回去的路上我们可以一直谈论这个问题。就象我告诉过你的一样，要是你丈夫没有告诉他们他发现了意识法则，他们永远都不会调查这件事。但是你有最初的想法，而且你也没死。你将是我们的圣徒，而在我心中，你早就是了。”

“从女人的角度讲，我所推导的教义——它们就象普罗米修斯的圣焰在闪耀。正是这些知识、艺术、学会、展示，容纳并孕育了整个世界。”

“的确，那很不错这一切太了不起了。”

“不，”她又摇了摇头，”我不会作你的普罗米修斯。我拒绝扮演这个角色，事实上我昨晚就拒绝了。”

他身子向她倾斜，“你还要继续数猫，继续旅行吗？毫无理由地没有目的地漫游？”

她拿起他的那半个枯了，不知怎么地感觉它不应该白白消亡了。

“听着，你有那么一些忧郁，你知道吗？当你在引用那些引语时，你流浪多年，所有的只是一个行李箱。尽管你爱书本，但你能随身带多少呢？如果书不太大的话，你还可以带上个两三本。几小本写满引语的书，也许偶尔是份报纸，也许就象你说的，在火车上找到的杂志。类似的地方最多的还是小册子，梭格，莎士比亚，人们喜欢这类作品。我敢打赌，你一定全都仔细看过了。”

她点点头，“差不多吧，如果你今晚到我的客舱来，我会拿给你看。”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是认真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是认真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知道，对你来说，我是太老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对我说。不会有什么难以接受的感觉。”

他笑了，露出一口牙齿，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完美。“你认为我有多大了？”

“为什么……”他顿住了，感到自己心跳剧烈，“我并没有真正想过这个。我能告诉你你看起来有多大。”

“我也能，我两岁了，明年春天就三岁。你想继续谈论年龄的事吗？”

她摇了摇头。

“就象你所说的，对旅行的人来说，时间并不是真实的。我怎样问你，你希望什么时候见到我吗？”

“日落后，”她又停了下来，考虑了一下，“星星一出来，我可就给你看我的书。你看完以后，如果你喜欢，我们就把它扔到海里，然后——”

他不赞同：“我不打算那么做。”

“你不想吗？很抱歉，那会让事情更困难一些。然后我会在星光下给你看另外一些东西。你可以帮我个忙吗？”

“无论什么都可以。”他语气诚恳，听着，“我刚才的措辞，也许比我的真实想法要严厉了许多。我本来想告诉你的是，当你回到家，你会有一整间图书室，就象过去一样，一间真正的，类似于联网的计算机存储器，类似的。我会保证你得到一笔钱，马上有一些，很快会有更多。”

“多谢，在我请你帮忙之前，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我告诉你当我昨晚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我明白你到底是什么了。”

他点点头。

“然后我再也躺不下去了。你知道，我去查阅了那些能控制你行为的程序，你的发明者简直是不惜血本，不遗余力地想向公众保证，你——或者是说你们这类人，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她。

“也许现在我可以说自己采取了预防措施，但事实是我已作了充分准备。我起床梳洗打扮后，找到发报人。我给了他100元，让他替我送出了三条消息。实际上，这三条消息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收报入不同：一个是我们现在所在地的警方，一个是我们此行目的地的警方，另一个是印尼警方，因为这艘船是在那儿注册的。其中我谈到我正和一个男人出海航行，并报上了你告诉我的名字。还有，我说我俩都是美国人，尽管我持的是法国护照，而你也可能是一些假的证明。最后我告诉他们，我想你企图在旅途中杀了我。”

“我不会的，”他告诉她，旋又提高声音以让他的声音在这间充满了水手喧闹声的大厅中能听见：“我不会干那样的事的。”

她不语，只是长长的、指甲修剪得很短的手指在捏弄着一瓣桔子。

“就这些吗？”

她点点头。

“你以为我会有违本性，杀了你？”

小心翼翼地，她又说道，“当然，他们会和当地的美国使馆联系，也许他们早已这样做了，然后政府又很快会找上你的公司。至少我是这样以为。

“你担心我会陷于麻烦？”

“你会遇到麻烦的，”她告诉他，“在他们敢再生产别一批类型机器人时，审查手续一定不少。而且，必须设计和安装附加的保证安全的附件。不仅仅针对软件，我想，还有各种具体的线路。”

“在我把你完整地带回家时不会，”他仔细观察着她的表情，一只手的手指轻轻的敲打着塑料桌面。“你在想着要自杀，想着再次努力。据我们所知，你已有过两次试图自杀的举动了。”

“四次。有两次是吃安眠药，”她笑了，“至少对安眠药而言，似乎我有一种非凡的坚强体格。另一次是当我在印度和一个男人旅游时，他有一把手枪。我把枪口塞进嘴里，它冰冷冰冷的，并且有股油味。我再三地努力，还是不能让自己扣动板机。最后，开始作呕，不久以后，又患了场病。我从不知道别人是怎样擦洗手枪的，但我擦那把枪时却非常仔细，用了三张手帕和他的烟斗通条。”

“如果你还想再次努力的话，我就必须得密切注意你了，”他对她说，“我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我关心计划。当然，我是关心，但并非主要原因。你才是这个主要原因。”

“我不会的。我曾买过一把很锋利的剃须刀，我想是在卡巴尔买的。几年来我睡觉时都把它压在枕头下，希望也许在某天夜里，我会有勇气用它割断自己的喉咙。结果我还是没这么做，最后我开始用它来刮腿毛，后来把它落在了一家公共澡堂里。”她无奈地耸耸肩，“显然我不属于自杀类型的人。如果我答应你在和你今晚见面之前，我不会自杀，你会接受吗？”

“不，我希望你能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答应我，好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盯着那碗米饭假装在沉思着什么。“如果我答应你，你会接受吗？”

他点了点头。

“那么，我将以我的人格和我所珍视的一切郑重起誓，我不会再寻短见，或者有这种企图，如果我改变了主意或者开始感觉自己必须告别这个世界时，我会首先明明白白告诉你，我将收回自己的承诺，我们要握握手吗？”

“还不。以前当我想要你给我一个诚实的回答时，你不会给我，但你会很诚实地告诉我你不给我答案。你真的想去死吗？现在，就在我们聊天这当儿？”

她开始说话，喝了一口茶水，“他们会一把抓住你的喉咙，象那样的问题。”

“如果你真想去死的话，他们也许真会这么做。”

她摇了摇头，“我想你并不怎么了解我们，尽管你以为自己很在行，尽管那些给你编制软件的人很相信你的这点能力，当你想要活下去时，生命和死亡一样深不可测；但是，噢，我们所处的和我们所看到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甜美！很抱歉，我又有点自怜自艾了。”

“没什么。”

“我认为我以前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想要活下去，这在我们生命中还是第一次。现在，你接受我的誓言了吗？”

他再次点了点头。

“那么，你说出口吧，点一下头可以意味着什么，也可以不代表什么。”

“我接受了，在没有告诉我之前，你不会试图去自杀。”

“谢谢，我也想要得到你的一个承诺，我们刚才已说定了：当星星出现在夜空时，你就来找我，在我的客舱里。”

“你还是想要我来？”

“是的，是的，想要。”她笑了，她可以感到自己非常温柔地笑着：“你给了我太多需要思考的事情。你说过因为你想同我谈谈，所以才设法让我安排好我的在这艘船上。我的已经谈过了，现在我需要自己处理很多事情了。我要你答应我，傍晚之前，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一个人想一想，好吗？”

“如果你真想这样，”他站了起来，“别忘了你的承诺。”

“相信我，我不想死。”

在那一瞬间，她可以感觉到他内部的激烈争论，她几乎可以看见成千上万的小传送器在变换着状态，路线打开又关闭了，微小的电子流在流动着，又停止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开口了，”好吧，祝你今晚过得高兴。”

他正要称她为“……夫人”时，她用手捂住了耳朵，直至他走了之后才松了开来。她慢慢地品着桔子，把那个衣着有些肮脏的男人从厨房上的洗涤漕边叫了过来。“我很害怕，”她的声音在发抖。

他总算开口了，指了指那边两个刚吃完早点的水手。她点了点头，于是他把他们叫了过来，她告诉他们她想要什么，但却发现那两人对她的话根本不太相信，另一方面也很不习惯她很不流畅的马来语。她的给价30元被他们一口拒绝了，对50元的价格又争论了许久，最后总算以70元成交了，一就在今夜”，她对他们说。

他们点了点头。

☆☆☆

当一切都平静下来后，他和她就那么静静地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除了偶尔的低语之外。洗漱完了之后，她穿好衣服，而他也一件件地穿上衣服，先是内衣和衬衣，接着是白色的麻沙套装，最后是鞋袜。

“我猜你一定想睡觉了，”他对她说。

她摇了摇头，尽管不清楚在客舱的幽暗光线下。他能否看清。“男人通常会想休息一下，我想和你到甲板上再聊一下，顺便——看看星星，好吗？你望过星空没有？”

“当然，”他回答道，“月亮很快就会升起来了。”

“我想也快了。一弯浅浅的月牙就象是从上帝手上剪下来的指甲，就那么挂在了我们的夜空上。我昨晚才见过。”她拿起那两本破旧的小册子，打开客舱门，走了出来，突然感到有些害怕；但他马上也跟了出来，手指着天空。

“看！那是从新加坡发射的飞船！”

“到火星上的。”

“不管怎么样，当人们登上那艘大船后，那儿便是他们的目的地了。”他依然注视着飞船划过时留下的白光。

“你也想去。”

他点了点头，在微弱的星光下，他的表情很严肃，“我会的，有那么一天。”

“希望如此。”她讲话时向来不懂得词法结构以及语音的有序。难道此时此刻，她说出她必须说的话时，语意的逻辑性还那么重要吗？或者丝毫也不重要”

“我得提醒你，”她说，“我今早就努力提醒过你，但我认为丝毫也没在意。不过，也许现在你会。”

他坚毅的、甚至有些粗犷的面庞仍然向上对着星空，而她仿佛觉得他眼中充满了疑问。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如果你能的话，你得拯救你自己——难道这也不对吗？难道这不是你的一个‘本能’吗？这是我在书上看到和在别处听到的。”

“当然，我和你一样想活下去。也许比你的愿望更强。”

她对此话甚为怀疑，但却不想因此而转换话题。“我告诉过你，我昨晚贿赂发报人发出的那三则消息。你说过，如果你把我平安带回家，一切就风平浪静了。”

他点点头。

“你考虑过万一你做不到这点会怎么样呢？万一在我们到港前，我死了或是失踪了呢？”

他这才把眼光移了回来看着她，“你是在收回你的承诺？”

“不，我还是象今早我们谈话时一样想活下去。”东边飘来的柔风中，隐约传来一首她听不太清楚的有关生活和爱情的曲调优美的歌声；她又极想象早餐后当他就要说出她丈夫的名字时她做过的那样捂住耳朵了。

“那就没事了。”

“没想万一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呢？只是设想一下。”

他不语。

“你知道，我是个很迷信的人；当我称自己是‘飞行的荷兰女人’时，起码我有一半是认真的，实际上，也许还不止一半。你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有‘飞行的荷兰女人’吗？和一艘永不能停泊，但也不会沉没的飞船？我指的是那个神话。”

他摇了摇头。

“是因为如果你结束了这一切——你把圣水倒进了海洋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你就成了这个新的荷兰人。你就是你自己。”

他不语，凝视着她。

“我想说是的——”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作一个‘飞行的荷兰人’并不是件太糟的事，我常常很喜欢这个角色。”她尽力想装出一副很轻松的语气。“然而一个人没有太多的机会做洗衣服这件事，因此有机会时一定得把握住。”那两个人会在附近的暗处等着他离开吗？她一边想，一边仔细地倾听着。但只听到海风的呼啸，以及海浪拍打着船体发出的似钟摆的嘀嗒声，这种嘀嗒声总是在提醒着她：死亡就随时恭候在每人生命的尽头。

他开口了，“一港元买你现在的想法。”

“我只是在想一句引语，但是我不想冒犯你。”

“关于洗衣的事？我不会象你想的那样到处奔波，但我也不会很愤怒。我想我不可能对你感到恼怒在——”他的头一下撞在了客舱的仓门上。

“那很好，因为我还想要你帮我个忙。”她拿起那些书，“还记得我说过让你看看它们吗？但是在我们亲吻后——却把这事忘了，至少我没记起来。”

他拿起一本钱开来看；她问他在黑暗中是否看得清楚。“当然”，他答道，“你刚才想到的引语在这里面吗？”

“嗯，在基普宁那章”，她回忆着，“大约是在第五页我想，”如果他的目力足以使他看清那些小字的话，他肯定能注意到那两个水手，——只要他们在那附近。他们知道他视力很好吗？当然不知道。

他轻轻地笑着，“如果你认为自己个儿太小而无用场，那是你从没有和一只蚊子呆在被窝里的缘故。”

“那不是基普宁的妙语。”

“我只是碰巧看到这句，我很喜欢。”

“我也喜欢，它曾经陪伴我度过了一些坚难的时光。但如果你说蚊子会叮你，我不相信。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真正人——但是你有另外一些人类不具有的弱点。”

他的痛苦似乎马上就溢于言表了，“那些蚊子无须叮我，它们只要围着我嗡嗡叫，爬到我身上，那就足够了，”舔了舔食指，他又翻过一页。“找到了，也许你在等待时机，邪恶的人，直到我写下最后一个字符，邪恶的你——躲开阳光，打断我的吟唱，扔下了杯子——跟随着别人，而忧郁的异教徒正用金盏花而不是英国的草来将我们窒息。我是那个邪恶的人吗？你就是那样认为的？”

“你——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点象乱伦，”她的天性在提醒她自己不要说出她的这些感觉，但如果现在不说……“我甚至觉得是在和自己的儿子在做那些事。除了你之外，我从来没有过孩子。”他沉默着。然后她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乱伦是一种很肮脏的行径。”

他想要说些什么，但她打断了他，“你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不该受那些我们制定出的东西的约束，即使是人类，而且我也知道它将会发生。但是，有这种被爱的感觉真好——很好，很好——就象我在那儿一样请你收下我的书，好吗？别把它当作母亲的礼物，因为你们男人是从不在乎母亲的礼物的；你得把它当作你第一个情人留下的，一件可以让你回忆起你的初恋的礼物。如果你不要的话，我现在就把它们扔进海里。”

“不，”他说，“我要它们，你把另一本也给我吧。”

她点点头，递给他，他接下了。

“谢谢，如果你以为我不会保存它们，或者不会精心保管它们，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没有错，”她告诉他，“我并不希望你去精心保管它们，只需要你读它们，并且记住上面的话。答应我，好吗？”

“当然，”他答道，“我会的。”突然，她很快地又投入他的怀中和他相吻。她一直屏住呼吸，直到她想起他不需要呼吸，而且可能会永远地屏住呼吸。她拼命吸了口气，紧紧靠在他宽阔的金属胸膛上，然后他松开了她。“再见了，”她低语，“再见”。

“我有很多话想要告诉你，就在早晨，好吗？”

此刻点头仿佛是她做过的最为困难的一件事了。在船弦的另一边，微波似也在重复着，“不，不……”仿佛它们会永远这样继续重复下去。

“就在早晨，”他再次说道；她注视着他白色的身影一步步远离，直到有双手从背后抓住了她并把她举了起来。她尖叫着，看见他猛地一转身，朝这边大迈了一步；但他的动作却远没有那双手快。当他的右脚踏上甲板时，她已从栏杆边掉了下去。

浪花拍打着她，她呛了口水。她挣扎着，大口喘气，但仅仅是让更多的海水涌入鼻孔和嘴；而水，苦咸的海水，慢慢将她围住了。

在她手肘边鲨鱼说道：“你顺便来进晚餐，真是太好了。”

# 《在上层房间里》作者：特利·比森

“你会感到有一点凉意，”服务员说，“别担心这个，别管它，好吗？”

“好，”我说。以前我也听说过所有这些。

“你会感到一点定向力障碍，别担心这个，你的一部分会意识到你在哪儿，而另一部分则会意识到你真正在哪里，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别管它，好吗？”

“好，”我说，“实际上，我以前也听说过所有这些。我去年参加了亚马逊河冒险。”

“真的？那好，不管怎样，要求我必须说这些，”服务员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噢，是的，慢慢的。”他穿着咯吱作响的鞋和一件白外套，在他裤子上的一个搭环里带了一个小银锤。“如果你一开始就很仔细的看东西，那就什么也没有。但如果你不着急，一切就会出现，好吗？”

“好，”我说，“那有关——？”

“你不会知道她的名字，”他说，“在示范演示中不会。但是如果你签约去旅行，你就会自动知道。准备好了吗？躺下，深呼吸。”

不管有没有准备好，抽屉已经开始滑进去，我感到一刻的惊慌，这个我从去年就记得了。这种恐慌让你再呼吸一次，然后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维他真药味，你就到了。这就象从梦中醒来一样。我在一间充满阳光的房间里，铺着很厚的地毯，很高的法国式窗户。她站在窗户边，向下看着看起来很繁忙的一条街道，只要你小心不要仔细地去看它。

我很小心不要太仔细看它。她穿着一件沙洗过的勃民第丝制无袖衬衫，外罩一件透明的网织帝国背心，交叉的带子束在背上。没穿袜子。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袜子。她赤着脚，但是我却看不清她的脚，我很小心不要太仔细地看它们。

我喜欢背心在两边很合身的这种方式。过了一会儿，我四处看了看房间，有柳条家具，在一扇矮门边有几株盆栽植物。我必须得低下头走过去，走进一间厨房，地上铺着瓷砖，蓝色的厨框。她站在一个小窗户下面的洗涤槽边，正在俯瞰一个绿色的发光的花园。她穿着一件柔软的天鹅绒长袖紧身衣，开得很低的情人领口、裁剪得很高的裤腿、衣服后面有很多皱褶。我喜欢天鹅绒在后面的这种裁剪方式，我站在窗边她身旁，看着知更鸟在草地上来来去去，反反复复总是同一只知更鸟。

一个白色的壁式电话响了，她拿起来递给我。我刚把听筒放在耳边，听到声音，我就正好抬起头在看起初好象是云，但实际上是出发大厅带着水清的天花板。

我坐起来。“就这样？”我问。

“那就是示范演示”，服务员说，他正快步走到我打开的抽屉边，鞋子咯吱作响。“电话能让你退出系统，和门带着你从一级到另一级的方式一样。”

“我喜欢这样，”我说，“我的假期从明天开始。我在哪儿签约？”

“别着急，”他说，帮我退出抽屉。“维普只能通过邀请，首先你必须和顾客服务部门的西丝里罗斯谈谈。”

“维普？”

“有时我们这样叫它。”

“去年我参加过亚马逊河冒险，”我对西丝里罗斯博士说，“今年我有一个星期的假，从明天开始，所以我来签约参加北极冒险。那时我就在小册子上看到了维多利亚宫殿的示范演示。”

“维多利亚才刚刚打开，”她说，“事实上，我们还处在第二位的试验阶段。只有中层和上中层的房间是开启的，但是那对一次五天的旅行是足够的。”

“那有多少个房间？”

“很多。”她笑了笑。她的牙齿看起来很新，她桌子上的小东西上写着“Ｂ·西丝里罗斯，博士。”“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维普是一个等级制金字塔列，因此中层和上中层就包括所有的房间，除了一间。所有的，除了上层房间。”

我的脸红了。我总是会脸红。

“无论如何，你不会在五天时间内就到达那么高的地方，”她又一次让我看到她的新牙齿。“而且因为我们仍然是第二位的试验，我们可以给你一个特别的价，与他们的北极和亚马逊河冒险一样的价。一个星期五天，899美元。明年维多利亚宫殿完全开放以后，价格会大幅度上升，我可以保证这一点。”

“我喜欢这样，”我说，站起来。“我到哪里去付钱？”

“帐户。但先坐下来。”她打开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首先我必须问一个临床问题。你为什么想在维多利亚宫殿度假？”

我耸耸肩。避免脸红。“这有所不同，而且很吸引我。你也许会说我是那么一个虚现实的上瘾者。”

“直接经历，”她一本正经地纠正我。“而且这个词应该是热衷者，”她补充道。

“那就是它吧，或者诸如此类的。”每个公司都会自己给它起一个名字。“不管怎么说，我很喜欢。我的母亲说我——”

西丝里罗斯博士就象一个交通警察一样举起手打断了我的话。“这不是我需要的答案，”她说，“让我解释一下。因为它的内容，维多利亚宫殿并没有象北极和亚马逊河冒险那样注册为冒险模拟。在我们的许可证下，我们只能把它操作成治疗模拟。你结婚了吗？”

“可以算作是，”我说。我本可以更容易地说，“不完全是。”

“好。”她在文件夹上作了个记号。“我们最能接受的维多利亚宫殿的顾客——事实上我们能接受的唯一种顾客——是想通过直率地探究自己心里最深处的性幻想来改善他们关系的亲密程度的已婚男子。”

“这就是我，”我说，“一个想通过直接的性幻想来进入最亲密。”

“够接近，”西丝里罗斯博士说。她在文件夹上又作一个记号，微笑着把它滑向我。“签这个证书，你就可以明天上午九点开始。帐户在左边的大厅里。”

那天晚上母亲问我，“你今天又做了些什么？如果还做了什么的话。”

“我到内部界限去签了约，”我说，“我的假期明天开始。”

“你已经两年没有工作了。”

“我辞职了，”我说，“但我并没有辞掉我的假期。”

“你不是已经参加内部界限了吗？”

“我去年是参加亚马逊河冒险。今年我是参加，嗯，北极冒险。”

母亲看起来很怀疑。她总是露出怀疑的神色。

“我们要沿着冰穴边缘去捕猎海豹，”我说。

“这个冰穴儿是谁？终于换了另外一个人吗？”

“那是永远不会结冰的地方。”

“那就随你的便吧，”母亲说，“但你不需要我告诉你这个。你总是会这样做。今天你又有一封佩吉·苏写给你的信。”

“她的名字叫芭芭拉·安，妈妈。”

“不管是什么，我签字收下了。把它和其它的放在一起。你不认为你至少应该拆开它？在你称作梳妆台的东西上已经有这么高一摞了。”

“好了，晚饭吃什么？”我转移了话题。

第二天早上，我是第一个到内部界限的人。九点正我被引进了出发大厅，我坐在我的抽屉外的一个凳子上，换了一件长袍和便鞋。

“那个小银锤有什么用？”服务员穿着咯咯作响的鞋子到场时，我问他。

“有时抽屉很难打开，”他说，“或关上。躺下。你去年夏天参加了亚马逊河冒险，是吗？”

我点点头。

“我也这样认为，我从来不会忘记一副面孔。”他把一些小东西固定在我的前额上。“你到了多高的地方？你看见安第斯山脉了吗？”

“可以从远处看得到。丛林女孩穿着树皮胸罩。”

“你会在维普看到很多的小胸罩。五天也能让你到那里很高的地方。不要太快地去环视房间，因为你一看见一扇门，你就会走进去。慢慢来，好好玩。闭上你的眼睛。”

我闭上眼睛。“谢谢你的建议，”我说。

“我的工作就是编制程序，”他说，“深呼吸。”抽屉滑进去。有很浓烈的维他真药味，象从梦中醒来一样。我到了一个黑暗的、镶嵌着木条的图书馆。她站在一扇有窄条玻璃的都锋式窗户边，向下看着一个象是花园的地方。她穿着一件桔红色的丝制的爱德华七世时的服装，两边飘动着装饰花边。还有一件裁剪很低的背心，上面有钮扣和装饰花边，宽带子。一时我以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当时我说了：“无袖衬衫。”这就象你摊开手心，发现了一件你早已忘了你一直拿着的东西。

我走过去站在窗边。如果你看得太仔细的话，会看见花园里到处都是低矮的树蓠和砾石铺成的人街道在旋转。我移开视线，就在这时我看见了这扇门。它在一面很远的墙上，在两个书橱之间。我低下头，走过去，就到了一间贴着墙纸的卧室里，有白色窗框的窗户。地板是松木，上面铺着编织的薄地毯。

“无袖衬衫，”我说。她站在两个窗户之间。穿着一件用米白色弹力软缎做成的紧身衣，带着丝制胸罩，很尖的V字形领口，胸罩边上是白色的花边。就在窗户底下的树梢闪着微光，好象是在柔风的吹拂下。

我又在上升了。她的紧身衣的透明的软缎背面也是裁剪得很低的V字形，和前面的V形很相称。我喜欢带子很合身的那种方式。我刚一转开目光，就看见了门。它矮了一点，我不得不低下头，走进了一间长长的、黑黑的房间，里面有很窄的窗户，悬挂着厚厚的窗帘。无袖衬衫跪在一个曲形的双人座椅上，穿着一件用薄纱做成的带装饰花边的淡蓝色玩具娃娃服，里面是一件有皱褶的胸罩和很相配的短衬裤。我用一只手拉开了窗帘。我能看见在很远的下面的树梢，在它们下面，是被雨淋湿的砖石街道。

我坐在她旁边。她的脸仍然转过去，但是我能看出她在微笑。为什么不呢？如果我不和她在一起，她就不存在。她穿着镶着花边的小拖鞋，就象她的短衬裤一样。我稍微有些激动，但是它们让她的脚看起来很性感。我拖延了一下，让她短衬裤上的花边在我的心上留下完全相同的一个模式。然后我认为我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呼救声。

我转过头，看见墙上有一个低低的、拱形的洞。它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我只好俯躺在地上，即使这样也只能勉强挪动过去，一次挤过一个肩膀。

我进了一个混凝土铺地的门厅，没有窗户，墙上也没有装饰。地冰凉凉的，它同时向两个方向倾斜，很难站在上面。靠着每堵墙都有一堆新伐的木材。一个女孩坐在它上面，戴着一顶红帽子，那种棒球帽式样的帽子。她站起来。她穿着一件T恤，上面写着：

梅尔宁系统

努力工作的软件

我能感觉到自己变得迷惑了，“无袖衬衫？”

“不是无袖衬衫，”她说。

“不是无袖衬衫，”我说，“那你在这儿做什么？这是我的——”

“这不是你的什么，”她说，“你现在已经不在维普了。你穿过了一个平行面，正在一个程序编制员的回路中。”

“那你又是怎样到这儿来的？”

“我就是那个程序编制员。”

“一个女孩？”

“当然是个女孩。”在T恤下面，她穿着一件裁剪很合身的白色棉质短裤。“你是怎么认为的？”

“不允许我必须思考，”我能感到自己有点生气了，“这是直接经历，而且你也不是我的幻想之一。”

“不要太肯定了。我是一个不幸中的年轻女子，你是一个小伙子。我呼救时，你就来了，不是吗？我需要你帮助我到达上层房间。”

上层房间！她说得这样漫不经心。“他们告诉我它还没有开放。”

“如果你知道怎样到达，它就是开放的，”她说，“通过老鼠洞有一条捷径。”

“老鼠洞？”

“你问了太多的问题。我会指给你看，但是你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不能靠你自己四处看。”

“为什么不？”我能感到自己又一次生气了。我看了看四周就为了证明我能，我看见了一扇门。

“因为，”她说，在我后面。

但是我已经走过去了，低着头。我走进一间老式厨房，白色的木制厨柜。无袖衬衫站在一个厨台边，正在用一把大剪刀搅动一个锅。她穿着一件用弹力软缎制成、带花边、裁剪得很低、很合身的无带胸罩，有少许的村里，一件裁剪得很高的宽带三角裤，前面有透明的花边，都是白色的。“无袖衬衫！”我说。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奇怪我刚才到哪里去了。

但是她当然不会。在她身后，有人在或是走进一扇厨房门，或是走出去。

那是我。

我穿着一件内部界限的长袍和淋洛便鞋。

那是我。

那是我正朝上看着出发大厅中带着水渍的天花板。“发生什么事了？”我问。我的心在砰砰剧跳。我能听见鞋子狂乱地咯吱作响，一个蜂鸣者在什么地方嗡嗡作响。我的抽屉是唯一个打开的。

“系统碰撞，”服务员说，“他们想在楼上的顾客服务部门见你。马上。”

“我们的位地图显示你走到了你不可能去的地方，”西丝里罗斯博士说，她正在来回看她桌子上的文件夹和我看不见的计算机屏幕上的什么东西。一些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进入的区域，”她从桌子那边看看我，她的新牙齿闪闪发光，“如果没有你不告诉我的一些东西的话。”

感到疑惑时，我假装很迟钝，“比如什么？”

“你在宫殿里没有看见别的人，是吗？另外一个除了我自己和你的直接经历形象构成物的人？”

“另一个女孩？”我决定跟着我的直觉走，也就总是撒谎，“没有。”

“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系统失误，”西丝里罗斯博士说，“我们明天以前就会把它清理出来。”

“进展得怎么样？”母亲问道。

“什么？”

“你的冰穴儿，你的北极冒险？”

“噢，很好，”我撒了个谎。我对母亲总是撒谎，原则上。事实真相太复杂了。“我学会了操作一种新式工具。明天会有很多没有冰冻的水。”

“说起没有冰冻的水，”母亲说，“我今天开启了那些信。鲁西娜说你必须得去拿你的东西，她发誓他不会再打你了。”

“芭芭拉·安，妈妈，”我说，“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再拆我的信件了。”

“如果希望就是美分的话，那我们都会很富了。我把它们又按原样堆好。你不认为你至少应该回一封信吗？”

“我需要休息，”我说，“我们明天要去捕猎出来取暖的海豹。我们在冰区搜索它们。”

“用枪？”

“用木棒。你知道我讨厌枪。”

“那甚至更糟。”

“它们不是真的，妈妈。”

“木棒，还是海豹？”

“都不是。没有什么是真的，这是直接经历。”

“我的８９９美元是真的。”

第二天早上我是第一批走进出发大厅的人中的一个。我脱下衣服，坐在凳子上等服务员来。我看到其他人鱼贯而入，大部分都穿着风雪大衣或是狩猎远征的衣装。他们的服务员在８：５８之前都让他们进入了自己的抽屉。

９：１４咯吱作响的鞋才出现了。“为什么延误了？”我问。

“系统中有了病毒，”他说，“但是我们已经找到它了。”他把小东西固定在我的前额上。“闭上眼睛。”

病毒？我闭上眼睛。我听见抽屉隆隆作响；我闻到了维他真药的浓烈气味，就象从梦中醒来一样。无袖衬衫坐在一扇打开的窗户下的一个锦缎似的沙发椅上，穿着一件梅红色弹力天鹅绒小型T形服，边上是格子花样，装饰有橡皮带的领口，下面是很相配的裁剪很高的比基尼短裤。

“无袖衬衫，”我说，尽量想集中精力，但我禁不住要感到我昨天曾到过更高的地方。一只狗走过房间。窗户下面是一个布置整齐的花园，有弯曲地砖石走道。天空湛蓝无云。

无袖衬衫看向一边。我坐在她身边，感到烦燥不安。我正要再次站起来，就在这时我认为我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呼救声。我向下一看，看见踢脚板处有一条裂疑缝。它太小，连手都伸不进去，但我还是能俯在地上爬过去，一次挤过一个肩膀。

我又到了混凝土门厅里。每堵墙边靠着一堆木材，发着微光。戴着红帽子的女孩对我大叫：“你差点害我被杀！”

“病毒？”我说。

“你叫我什么？”

“不是无袖衬衫？”我试了一下。她坐在木材堆上，穿着她的“梅尔宁系统努力工作的软件”T恤，下面是两边裁剪得很高的白色棉质短裤。

“不是不是无袖衬衫，你刚才叫我的另一个名字。”

“病毒。”

“病毒，我喜欢这个称呼。”她有灰色的眼睛。“但是你必须不再四处张望。我们必须经过老鼠洞，而不是门，否则你可能会再次遇上你自己。”

“那我看见的就是我自己了！”

“那也是碰撞这个系统的东西，你差点害我被杀。”

“如果系统碰撞，你就会死？”

“恐怕是这样。幸运的是我救了我自己。我只失去了一点记忆，更多的一点记忆。”

“噢，”我说。

“我们开始出发吧。我可以带你到上层房间去，”她说。

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很轻松，“我认为你想我带你去。”

“一回事。我知道经过老鼠洞的路线，看着我或者看着帽子。我们开始行动。克莱德会很快放出猫。”

“猫？我看见了一只狗。”

“噢，该死的！那我们最好马上行动。”她把红帽子扔到我身后。它击中混凝土地板的地方，我发现有一条宽的裂缝。它很小，但我还是想办法俯在地上爬过去，先挪过一个肩膀，接着另一个。我到了一个明亮的房间里，有一面墙上全是窗户。盆栽植物堆放在盒子上和沙发上。没有坐的地方。病毒站在窗户边，穿着一件淡桃红色胸罩，有可调整的、逐渐变细的带子，深深的担胸露背的样式，一件很搭配的比基尼，还有红色帽子。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边。我希望能看到树顶，但是我只能看见云，很远的下面。我从来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

“那只猫，你看见的那只狗是一个系统清除程序错误器，”她说，“在老鼠洞外使劲地嗅。如果它发现了我，我就无可挽救了。”

我喜欢她的胸罩后面的裁剪方式。“如果我叫你病毒，你不介意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还有几分喜欢这个称呼，”她说，“尤其是自从我记不起我的名字以来。”

“你记不起你的名字了？”

“在系统碰撞时，我就失去了一些记忆，”她说，看起来几乎是很悲伤了，“更不用说在克莱德杀我的时候。”

“克莱德是谁？而且你到底是谁？”

“你问了太多的间题，”她说，“我是病毒，就这样。一个不幸中的年轻女了，那是你的一个幻想。我们开始出发，可以在路上边走边谈。”

她把红帽子向墙上扔去。我发现它掉在角落里，墙纸被拉松，露出了一条裂缝，大得勉强能通过我的指尖。这很小，但我能设法，一次移动一个肩膀。我走进一间卧室，有一个凸窗。病毒正——”

“如果我叫你病毒，你会介意吗？”

“我告诉过你，可以。”病毒站在窗户边，穿着一件珍珠白的缎子提花胸罩，胸罩边上有扇形花边来特别装饰，一件有带子的比基尼，后面是透明的弹力材料，用一个小蝴蝶结来加强效果。还有红帽子，当然。

“克莱德迟早会在维普找到我，尤其是现在他们怀疑有病毒。但是如果我能成功地赶到上层房间，我就能转向其它系统。”

“其它的什么系统？”

“北极，亚马逊河，他们后来增加的诸如此类的冒险。所有的特许都在顶上连接。它会象生活一样。克莱德以后的生活。”

“谁是——？”

“该死的！”电话又响了。病毒把它拿起来，递给我。它是瓷制的，边上用黄钢装饰，就象一个很高档的抽水马桶。在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之前，我发现自己正向上盯着出发大厅带着水渍的天花板。

“顾客服务部门想见你，”服务员说。第一次我注意到缝在他白色茄克上的名字。是克莱德。

“你好象还是出现在你不应该去的房间里，”西丝里罗斯博士说，“在没有联结的密码串里。未经许可的小路。”西丝里罗斯博士一定就在她的巢子边吃的午饭，这从她的吸墨用具边上的一小堆骨头可以看出来。“你肯定你没有见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我必须得告诉她一些事情，因此我告诉了她狗的情况。

“噢，那个。那是克莱德的猫。系统清除程序错误器，他让它具体化为一只狗。那是他开玩笑的一个想法。”

有时候聪明就是装得很愚蠢。“你们在寻找哪种细菌？”我问道。

西丝里罗斯博士转动她桌子上的计算机监视器，让我也能看到屏幕。她敲了一个键，一幅静止的图象出现了。看见病毒，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穿着“梅尔宁系统”T恤，戴着红帽子，当然。她还穿着一件宽松的牛仔裤，戴着眼镜。“今年年初，我们的一个程序编制员因为非法改动专利软件被抓。你知道，这是一级犯罪。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传讯BATF＆S。但是在她保释候审时，她又非法地进入了系统。”

“作为一名顾客？”我问。

“作为一个怀有罪恶企图的侵犯者。甚至也许会进行阴谋的破坏活动。她也许一直带着一个编辑物件。她也许留下了一些回路和子程序，设计来使软件变得不稳定甚至有危险。有可执行的程序，未经许可的小路。”

“我不明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说。母亲总是说我很善于撒谎。母亲应该知道。

“对你的危险，”西丝里罗斯博士说，“就是这些未经许可的小路之一可能会通向上层房间。而上层房间，目前，还不是可退出的。它是一个只进入。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维多利亚宫殿是一个单向系统，从低层到高层房间。它就象宇宙一样。你一直走，直到你碰上一个退出指令序列时。”

“电话铃响时，”我说。

“是的，”西丝里罗斯博士说，“那是克莱德的主张。你不认为这很机敏吗？但是目前在上层房间里还没有安装上退出指令序列，或者你说的电话。”

“那儿没有一扇门吗？”

“有扇进入的门，但没有退出的门。退出的门通向哪里呢？上层房间位于密码串的最高顶。顾客会被困在那儿，也许是永远。”

“那你想我做些什么？”

“一直睁开你的眼睛。流氓程序设计者有流氓的自负，他们经常四处留下类似签名的东西。线索。如果你看到附近有奇怪的东西，比如她的照片、一个小的标志，尽量记住它在哪个房间。这会帮助我们隔离损害。”

“比如红帽子。”

“正是。”

“或者她自己。”

西丝里罗斯博士摇摇头。”那只会是一个复制品。她已经死了。在我们再次逮捕她之前，她就自杀了。”

“隆达在你的回答机上又留了一条口信，”我回家时母亲说。

“芭芭拉·安，”我纠正道。

“管它是什么。她说她要把你的东西带过来，放在草坪上。她说杰利·路易斯——”

“杰利·李，妈妈。”

“不管是什么，她的新小伙子，他需要你以前的房间。显然他们也没有睡在一起。”

“妈妈！”我说。

“她说如果你不来拿你的那些东西，她就把它们扔出来。”

“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播放我的口信，”我说，“不然有两个机器又有什么用？”

“我没办法，你的机器认可了我的声音。”

“那只是因为你努力象我一样说话。”

“我没有必要努力，”母亲说，“你这一天怎么样？打到了一些取暖的知更鸟吗？”

“很有意思，”我说，“我们今天用木棒打了很多取暖的海豹，尽管不是小海豹。我们打了老海豹，它们已经养育了孩子，已经老得对族落毫无用处了。”

我看了她一眼，但她故意没注意到。

第二天我第一个到出发大厅。

“和波利谈好了吗？”服务员问我。

“波利？”

“别动。”他把小东西固定在我的前额上。“躺下。”

就象从梦中醒来一样。我到了一个图书馆，拱形的玻璃窗户，下面是遥远的山峰。无袖衬衫取了一本书，用手快速地翻动着。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宽外套，在轻柔的巴里纱上绣有天鹅绒的提花，有细长的带子，很合身的胸罩后面是富有弹性的花边。我看得见书页是空白的。

“无袖衬衫，”我说。我想告诉她我很抱歉忽略了她。我喜欢她弯下腰时她的胸罩的样式，但是我必须得找到病毒。我必须警告她西丝里罗斯博士和克莱德正在寻找她。

我沿着踢脚板搜寻，想找一个老鼠洞，终于在一处翘起的地板后找到一条裂缝。它只能勉强伸进一只手，但我还是能俯身爬过去，一次挤进一个肩膀。

我又回到了混凝土的过厅里。

病毒站在一堆长两英尺、宽高各四英尺的木堆旁，穿着她的“梅尔宁系统”Ｔ恤，下面是法式裁剪的比基尼白色棉质短裤，边上是扇形的花边。还有红帽子，当然。还有眼镜！

“眼镜有什么用？”她问我。她想把它们摘下来，但不行。

“他们知道你，”我说，“他们给我看了一张你的照片，戴着眼镜。”

“他们当然知道我！克莱德肯定知道我！”

“我的意思是，他们知道你在这儿。虽然他们认为你已经死了。”

“噢，我是死了，但我不会在这儿呆很久。不会，如果我们到了上层房间的话。”她摘下红帽子，让它飞过大厅，掉在地和墙交界的混凝土里。有一条裂缝，它甚至对一个老鼠来说都太小了，但我还是能扭动着钻过去。先是我的手指尖，然后是一个肩膀，接着另一个。我到了一个温室里，大大的凸窗。下面是明亮的、高高的云层，看起来象是被摧毁的城堡。病毒——

“如果我叫你病毒，你会介意吗？”

“上帝，我告诉过你了，可以。”病毒站在窗户边，穿着一件绣着花边的、白色的巴里沙胸罩，还有很相配的短裤，前面和两边有一些精细网织品。还有红帽子。还有眼镜。

“我很愿意帮你，”我说，“但是上层房间的事情听起来很恐怖。”

“恐怖？谁说的？”

“顾客服务部门。”

“西丝里罗斯？那个泼妇！”

“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叫她。她说一旦我到了上层房间，就出不来了，就象一个蟑螂汽车旅馆，没有电话。”

“嗯。”病毒看着我，她灰色的眼睛看起来很担忧。“我还没想过这点。我们再到高点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谈话。”她扔出红帽子。它掉在一个小的楔子形的洞边，勉强够我俯身爬过去，一次挤过一个肩膀。我到了一个黑黑的房间，挂着重重的窗帘，没有家具，只是地上铺着一块有特殊光泽的地毯。病毒——

“如果我叫你病毒，你会介意吗？”

“你不这样问了，好不好？为什么直接经历把人变得这么愚蠢？”

“是把我弄糊涂了，”我说。

病毒坐在地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缎子胸罩，边上绣有花边，还有很相配的有带子的缎子比基尼。“病毒并不是我的真名，”她说，“实际上是凯瑟琳或者艾琳娜，我忘了是哪一个。这是在他们杀你时会发生的事情之一。”

“他们告诉我你是自杀的。”

“用一个小锤的自杀，是的。”我喜欢她的笑声。我喜欢她的比基尼上的带子的样式，它们就象剧院里天鹅绒绳子的小的版本。“他们抓住了我，波利告诉你的大部分都是真的。我一直在创造非法的子程序，老鼠洞用来在维普里四处活动。这也是真的。她没有告诉你的是我和克莱德是同伙。也是，她怎么可能知道？那个设妇。我把老鼠洞放进去，把它们隐蔽在主流的密码串里，这样我和克莱德以后靠我们自己就可以进入这个宫殿。敲诈和勒索是我们的游戏。克莱德设计了宫殿，把老鼠洞留给我来做。我们总是这样合作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和西丝里罗斯勾结起来了。”

“勾结是什么？”

病毒用大姆指和两个手指做了一个粗俗的手势；我转开了目光。“西丝里罗斯拥有这种特许的５５％，这就让她对可怜的克莱德来说是无法抗拒的，我想。几个月里，他们一直背着我玩波利和克莱德的把戏，而我正忙着干我的事。不管怎么说，当维多利亚宫殿在内部界限被接受时，有个查对特许的假正经发现了老鼠洞——我并没有真正费心思把它们藏起来——他告诉了西丝里罗斯，然后她又告诉了克莱德，他假装很震惊，而且很愤怒。出卖了我。因此我一得到保释出来，就进来拿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

“子程序，专利的宏指令。我要把它们都发出，也许会废弃一部分宫殿。我带了一个编辑物件，这样我就能重写密码，即使是在我通过它的时候。但是克莱德不知用什么办法得到了风声，所以他谋杀了我。”

“用那把小锤子。”

“你开始了解整件事情了。只是打开这个抽屉，用力打眼睛之间的部位。克莱德不知道的是我能救我自己。我总是带着一个小的自动——救助宏指令，因此我只失去了大约十分钟，和一些记忆。当然，还有我的生命。我潜入老鼠洞空间，但是谁见鬼的想永远象一只老鼠一样生活？我一直在等我的王子来，带我到上层房间。”

“你的王子？”

“比指。我在等维普开放。任何一个花花公子都会做到这一点。”

“比喻，”我说。

“管它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西丝里罗斯不知道——或者克莱德也不知道——上层房间在顶端和其它的内部界限区域相联结，比如北极和亚马逊河特许。我最终会脱离这个宫殿。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组件补充进来，我的宇宙会变得越来越大。如果我成功了，我会永远活下去。你还没有注意到在直接经历中没有死亡吗？”

她站起来，打了个呵欠。我喜欢她嘴里的那种粉红色。她摘下帽子，把它扔到墙那边。它掉下的地方刚好在踢脚板下的一个小缺口处。它很小，但我还是想办法挤过去了，一次挪过一个肩膀。我进了一间石屋，有一扇狭长的小窗户，还有一把折叠椅。病毒——

“如果我叫你病毒，你会介意吗？”

“你别再那样说了，好不好？到这边来。”

病毒穿着一件黑色的带花边的胸罩，袒胸露背的样式，还有很宽的带子，下面是很相配的黑色花边带子的短裤，两边有小蝴蝶结。还有红帽子，当然。还有眼镜。她挪出地方，这样我也能站在椅子上她旁边，从狭长的窗户看出去。我几乎能看到地球的曲线，我几乎能感到紧挨着我的她的臀部的曲线，即使我明白这只是我的想象。在直接经历中想象就是一切。

“我们离上层房间已经不太远了，”她说，“看看你已经把我带到多高的地方了。但是西丝里罗斯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

“什么事？”

“你不能把我带入上层房间，你会被困住。没有回来的路。”

“那你呢？”我喜欢这些小蝴蝶结。

“我已经被困住了，我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身体。你给了这一个，我想。”她透过她的眼镜向下看她的胸罩的前面，她的短裤的前部。“这也是为什么我仍然戴着眼镜的原因。”

“我愿意帮助你进入上层房间，”我说，“但是为什么你不能靠你自己进去呢？”

“我不能往上移动，只能往下，”病毒说，“我已经死了，还记得吗？但愿我现在还有我的编辑物件，我就能——该死的！。”又有一台电话，在它响之前，我们几乎没注意到它。“找你的，”她说，把听筒递给我。

在我还没能说“喂”之前，我又正盯着出发大厅带着小渍的天花板了。我听见鞋子在咯吱作响，服务员帮我从抽屉里出来。克莱德。

“已经4：55了？”我问道。

“在你玩得开心时，时间飞驰，”他说。

“猜猜看谁在这里？”母亲说。

我听见盥洗室里抽水马桶涌动的嘈杂声音。

“我不想见她，”我说。

“她从沙龙远道而来，”母亲说，“她把你的东西带来了。”

“在哪儿？”

“还在她的车上。我不想让她把它拿进来，”母亲说，“那就是为什么她在哭的原因。”

“她没有哭！”从盥洗室里传出一声低沉的声音。

“上帝，”我说，一下很警觉，“他也跟她一起来的？”

“她不会把它拿回去！”又传出同样的一声低沉的声音。另一个抽水马桶开始涌动。母亲在她的盥洗室里安了两个，一个给我，一个给她。

“我在休假，”我说。盥洗室的门把开始转动，我就出去散步了。我回来时，他们已经走了，我的那些东西在草坪上。

“你可以挖一个洞，”母亲说，“把它盖住。”

第二天早上我是第一个到出发大厅的。但是并没有打开我的抽屉，咯吱作响的鞋子——克莱德——递给我一张纸要我签字。

“我已经签过一份证书了，”我说。

“这只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他说。

我签了。“很好，”他说，还微笑了。但不是友好的笑容。“现在躺下，深呼吸。”抽屉滑进去关上了。我吸入了维他真，就象从梦中醒来一样。

我到了一间布置得整整齐齐的起居室，铺着一块米色的地毯，长沙发和椅子。无袖衬衫站在窗户旁边，穿着一件乳白色的胸罩，带着缎子的提花，宽的带子，还有很相配的比基尼短裤，前面有透明的弹力格子。她拿着一个茶杯和茶托，也很相配。透过窗户，我能看见蜿蜒起伏的山峰，延伸到地平线处。狗跑过房间。

“无袖衬衫，”我说。我希望我有时间向她解释，但是我明白我必须找到病毒。

我四处张望，想找一个老鼠洞。在一盏灯后面，一个黑暗的角落处，有一个很矮的拱门，就象通向一个小山洞的人口。我勉强能通过这个窄小的通道，一次挤进一个肩膀。

“什么事花了你这么长时间？”病毒坐在混凝土过厅里发出微光的木材堆上，她的膝盖撑在下巴下。她穿着她的“梅尔宁系统”Ｔ恤，下面是一件小带子比基尼。还有红帽子和眼镜，当然。

“他们让我又签了一份证书。”

“你签了吗？”

我点点头。我喜欢小带子的V字形。

“你这个低能儿！你明白签了这份证书，你就给了克莱德杀你的权利吗？”

“我希望你别那样叫我，”我说。

“该死的波利和克莱德！现在我就永远也到不了上层房间了！”我担心她马上就要哭了。相反，她生气地把红帽子扔到地上，我弯下腰去捡起来时，看见一条裂缝，大得勉强够三个指尖通过。但我还是能爬着挤过去，一次移进一个肩膀。我到了一个空空的房间，木地板上什么也没铺，窗户很新，标签都还在上面，病毒穿着一件珊瑚色的弹力花边胸罩，裁剪很低为了能最大限度地袒胸露背，一件法国式比基尼，前面有透明的粉红色花边。还有红帽子。

我跟着她走到窗户边，下面是海水和云的混合，陆地象天空一样明亮。

“我们一定很接近上层房间了！”我说，“你就要到了！”我想让她感到好受些。我喜欢她的胸罩前面的样式。

“别胡说了。你听见那声嚎叫了吗？”

我点点头。听起来象一群猎狗靠近了。

“那是猫。搜寻和破坏。找到和删除。”她很过分地颤抖着。

“但是你可以救你自己！”

“不是那么容易，我已经是个替代物了。”

我很担心她又要哭了。“那么我们开始出发吧！”我说，“我会把你带到上层房间去，我不在乎危险。”

“别胡说了，”病毒说，“你会永远被困住，如果克莱德没有先杀死你的话。但愿我有我的编辑物件，那样我就能靠自己到达那里。”

“那它在哪儿？”

“在克莱德杀我时就丢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寻找它。”

“它看起来象什么样子？”

“一把大剪刀。”

“我看见过无袖衬衫拿了一把大剪刀，”我说。

“那个没妇！”

“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叫她，”我开始说。但是电话又响了，在这之前我们没注意到它。

“别去接！”病毒说，甚至在她拿起听筒并递给我时。她又怎么能阻止呢？我已经签了证书。它是找我的，当然。接下来我知道的事就是我正盯着带水渍的天花板，和正朝我的眼睛之间掉下来的小银锤。

还有克莱德的微笑。不是友好的笑容。

刚开始变得真正漆黑一片。然后又有了光，就象从梦中醒来一样。

我在一间圆的白房间里，四周都是曲线形的窗户。我的头有点疼。透过玻璃，我能看见乳白色天空中灰色的星星。病毒——

“在这里，”她说。她站在窗户边，穿着一个用发出微光的缎子做成的、周围有皱褶的短裤，两边裁剪得很高，前面各边上绣着很精致的提花。上身什么都没有，没有胸罩，没有带子，没有花边。

我的头有点疼，但是我禁不住地对我站在这么高的地方感到一阵激动。“这就是——上层房间吗？”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不完全是，”她说。她还戴着红帽子和眼镜。“现在我们倒霉了。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的话，克莱德也杀了你。就在刚才。”

“噢，不。”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曹糟的事情。

“噢，是的，”她说，她把手放在我的前额上，我能感到她的手指摸到了小的凹痕。

“你做了什么，复制我吗？”

“把你拉出贮藏室。差一点没来得及。”在窗户外面，很远的下面，有一个带白色条纹的蓝绿色的球。“听见嚎叫了吗？那是克莱德的猫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索这个宫殿。”

我打了一个寒战。我喜欢她的短裤的样式。

“那么，我们还会再失去什么呢？”我说，很惊讶自己并没有对我已死去感到更心烦意乱。“我们出发到上层房间去吧。”

“别说废话了，”她说，“如果你也死了的话，你就不能帮助我脱离险境了。”嚎叫声越来越大。“现在我们必须找到编辑物件。你是在哪儿看到那个叫什么名字的人拿着大剪刀的？当时她在哪个房间？”

“无袖衬衫，”我说，“我记不起了。”

“窗户外面是什么？”

“我记不起了。”

“房间里有什么？”

“我记不起了。”

“她穿着什么？”

“一件用弹力软缎制成、带花边、裁剪得很低、很合身的无带胸罩，有少许的衬里，一件裁剪得很高的宽带三角裤，前面有透明的花边，都是白色的，”我说。

“那我们就走吗，”病毒说，“我知道这个地方。”

“我以为没有编辑什么的，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我们能朝下去，”病毒说。她扔出红帽子，自己跟过去。它掉在一个小洞旁边，洞口勉强能让她的手指通过。我跟在她后面挤过去。我还是喜欢她的短裤的样式。我们到了一间老式厨房，无袖衬衫正在用一把大剪刀搅动一个锅。她穿着一件用弹力软缎制成、带花边、裁剪得很低、很合身的无带胸罩，有少许的衬里，一件裁剪得很高的宽带三角裤，前面有透明的花边，都是白色的。

“把那给我！”病毒说，去抓剪刀。她也穿着一件用弹力软缎制成、带花边、裁剪得很低、很合身的无带胸罩，有少许的衬里，一件裁剪得很高的宽带三角裤。前面有透明的花边，都是白色的。还有红帽子。但她的眼镜到哪里去了？

“淫妇，”无袖衬衫说，轻轻地。我很震惊，我不知道她能说话。

“泼妇，”病毒说。

就在这时那只狗不知从哪里跑进房间。毫不夸张。

“猫！”病毒说。她努力用大剪刀尖撬开餐具室的锁。

狗——猫——发出嘶嘶声。

“到这里面来！”病毒说。她把我向后推进餐具室，而她自己用剪刀朝上一戳，把刀尖刺进狗的肚子。猫的肚子，管它是什么。到处都是血。我到了一间很大、很空、金字塔形的房间里，地板是白色的，白色的墙往上汇集到一个尖顶处。在每堵墙上有一个小的窗口。病毒——

哪儿也见不到她的影子。

在窗口外面，一切都是白色的，甚至连一颗星星也没有。也没有门。我能听见下面有吠叫声和嗥叫声。

“病毒！猫把你删除了！”我悲号道。我知道她消失了。我担心我都快要哭了。但就在我能哭出来之前，地上的一扇活板门打开了，病毒从里面出来，先是脚。很奇怪地看到，她的手臂上满是血，她拿着剪刀，而且她——

她赤身裸体。她一丝不挂。

“我把猫删除了！”病毒得意地大叫。

“它还在上来。”我能听见下面有狂乱的吠叫。

“该死！一定是个复制的回路，”她说。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脱得精光。毫无遮蔽。完全赤裸。“别盯着我看，”她说。

“我没办法，”我说。甚至连红帽子也消失了。

“我认为不是，”她说。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她什么也没穿，一点都没穿。她跑到四个窗口之一处，开始用剪刀尖撬窗框。

“那外面什么也没有，”我说。嚎叫声越来越大。活板门已经关上了，但是我感觉它会再次打开，所有的狗。或者猫。而且很快。

“不能再呆在这里了！”病毒说。她不再努力撬窗框，而是用剪刀把玻璃打破。

“我和你一起去，”我说。

“别胡说八道了，”她说。她又把手放在我的前额上，她的触摸很冰凉。我喜欢这种感觉。“凹痕深，但不是特别深。你也许还没死，只是被打昏了。”

“他使劲地打我！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也被困在这里了。”

“如果你没死，就不是这样，你还没有。一旦我消失了，他们会关闭，然后重新启动。你很可能只是醒来时有点头痛，你可以回家。”

吠叫声越来越近了。“我不想回家。”

“那你母亲怎么办？”

“我给她留了张条儿，”我撒了个谎。

“你的那些东西怎么办？”

“我把它们埋起来了。”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只是戴着一副可爱的眼镜。下面什么也没有，上面什么也没有。甚至连红帽子也消失了。洞口只够勉强伸过我的手，但是我跟着她过去了，一次挤过一个肩膀，一切都是白色的，嚎叫声也消失了，什么东西象风一样在啸啸作响。我抓住病毒的手，我在滚动。我们在滚动。我握着她的手，我们在滚动，滚动，滚过温暖的、茫茫的雪地。

就象从梦中醒来一样。我裹在一张气味难闻的毛皮里，向上看着一个用冰和树叶建成的小房子的半透明的天花板。病毒躺在我身边，也裹在同一张气味难闻的毛皮里。

“我们在哪儿？”我问，“我听见猫在叫。”

“那是我们的狗，”她说。

“狗？”我站起来，走到门边，它被一块临时拼凑起来的毯子遮住。我把它拉下来，向外看出去。外面是几英里长的刚下的雪，接着是远处的绿树成荫，悬挂着藤条。有银色光泽的狗在小屋外注视远处，其中一只正把一条蛇甩死。那是一条很大的蛇。

“它们都一齐到这儿来了，”病毒说，“上层房间，北极，亚马逊河的河部。”

“河源，”我说，“你的眼镜到哪儿去了？”

“我不再需要它了。”

“我喜欢它。”

“我就把它再戴上。”

我又回到毛皮下和她在一起，很奇怪地发现她身上穿的是什么。我没办法从这里告诉你是什么。但是你也会喜欢的。如果你就是象我这样的人的话。

# 《在深渊里》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张大卫译

海军上尉站在那个巨大的钢球前，嘴里嚼着一片松木。

“斯蒂文斯，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这倒是个办法。”斯蒂文斯以一种不怀成见的语气说。

“我看，这钢球会被压扁的。”上尉说。

“他好像把一切都计算得很精确。”斯蒂文斯说，他的语调依然是那么不偏不倚。

“可是得考虑一下压力，”上尉说，“水面上的压力是每平方英寸１４磅，在水深３０英尺的地方压力增大到２倍；６０英尺，３倍；９０英尺，４倍；９００英尺，４０倍；５０００英尺，３００倍——也就是说，一英里深处的压力为２４０×１４磅；那就是——让我想一想——３３６０磅相当于一吨半；斯蒂文斯，每平方英寸上的压力为一吨半。而他要下潜的那个海区深五英里，那就是七吨半……”

“这压力听起来很大，”斯蒂文斯说，“但是，钢球是用很厚的钢板制成的啊。”

上尉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嚼着那片松木。他们所谈的是一个巨大的钢球，钢球的外径约为九英尺。它看上去像是某种大炮的炮弹。钢球被小心翼翼地安置在船身的巨大台座上，而即将把钢球吊到船外的那根巨大的吊杆使船尾显得奇形怪状，以至吸引了从伦敦港口到南回归线一带看到这条船的受过正规训练的水手们的注意。在钢球的上下两处有一对特制的圆形厚玻璃窗，其中的一面装在特别坚固的钢框内，这面窗子现在半开着，没有旋紧。那天早晨，这两个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球的内部。圆球中细心地安上了气垫，在气垫之间装有操纵这架简单机器的小按钮。在每个机件上也都精心地加上了气垫，甚至那个吸收碳酸并给从玻璃窗爬进去而被密封在圆球内的人提供氧气的迈尔装置也加上了。气垫安装得极为精心，即使把钢球从炮筒中发射出去，它里面的人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这种预防实属必要，因为不久就要有一个人从玻璃窗爬进圆球，被紧紧关在里面，那时钢球就要吊到船外，然后潜入海中，一直下沉到上尉所说的五英里深的地方。这件事使上尉坐卧不安，在吃饭时总是喋喋不休，惹人生厌。后来，他见到新来到船上的斯蒂文斯，简直把他当成了上帝派来的天使，于是他总是不停地跟他叨唠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上尉说，“玻璃受到那样大的压力准会被压碎。道勃雷曾经用巨大的压力使石头像水一般地流动——你记住我这些话好了——”

“如果玻璃真的被压碎了，”斯蒂文斯说，“那又会怎样呢？”

“海水便会像一股铁流似的冲入球内。你有没有被一股高压水冲击过？高压水的力量如一颗子弹那样强烈。它简直会把关在钢球中的人冲倒，把他打扁，灌进他的喉咙，冲人肺部和耳朵里去——”

“你的想像力真可说是细致入微啊！”上尉的这番话使斯蒂文斯仿佛亲眼见到了这样的情景，但他不以为然地这样说。

“我讲的确实是无可避免的事。”上尉说。

“而钢球会怎样呢？”

“它只会吐出几个小水泡，然后舒舒服服地停在海底的软泥粘土里，直到最后审判的那天——那可怜的艾尔斯蒂德将伸开四肢，仰面躺在他那破碎不堪的垫子上，好像抹在面包上的黄油。”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好像他特别欣赏这句话似的。“好像抹在面包上的黄油。”他说。

“想看看这个小玩意儿吗？”有一个声音这样说，原来艾尔斯蒂德穿着一套崭新的白制服，这时正站在他们之间，他嘴里衔着一支香烟，宽沿帽阴影下的眼睛里露出微笑的神情，“什么面包和黄油，威伯利奇？你又像往常一样为了海军军官的薪水太低而在发牢骚吗？现在离我出发不到一天了。今天应该把滑车装好。这晴空和微浪正适合把十几吨铅和铁冲走，不是吗？”

“天气和你没有多大关系。”威伯利奇说。

“那当然啦，我在12秒钟后将要到海面以下70－80英尺的那个地方，尽管海上狂风呼啸，波浪滔天，那里面却纹丝不动。是的，下到那里……”他向船边走去，另外那两个人跟在他后面。三个人都用手肘撑着身子，探身到栏杆外凝视着黄绿色的海水。

“平静，”艾尔斯蒂德说完了他的想法。

“你能担保那钟表机构到时准会开动吗？”威伯利奇接着问道。

“我已经试过35次了，”艾尔斯蒂德说，“它确实很灵。”

“要是不灵呢？”

“怎么会不灵？”

“就是给我两万英镑，我也不愿到那个鬼东西里面去。”威伯利奇说道。

“你真是个爱说笑话的家伙。”艾尔斯蒂德说着，泰然自若地向船外啐了一口唾沫。

“我还不太清楚你要怎样操纵这玩意儿。”斯蒂文斯说。

“首先，把我密封在圆球内，”艾尔斯蒂德回答说，“然后，我把电灯连续开闭三次，表示一切准备就绪，这时吊车便把钢球和钢球下面那些巨大的铅锤统统吊到船尾外面。最上面的铅锤上有一个滚筒，筒上卷着１００噚结实的绳子，这些绳子把铅锤和圆球连接起来，只有那吊索在钢球潜入水中时要被割断。我们用绳子而不用钢缆，是因为绳子比较容易割断，并且有较大的浮力——你将会看到，这是很必要的。

你在每个铅锤上可以看到有一个穿通的洞，洞中插着一根铁杆，在洞下端露出六英尺。如果那根杆子从下面往上撞，就会打开一根控制杆，从而使盘着绳索的滚筒旁边的钟表机构发动起来。

很好，把整个装置缓缓放入水中之后，便把吊索割断。于是钢球便漂浮起来——因为钢球里面有空气，比水轻——但是，铅锤却一直向下沉，把盘在滚筒上的绳子逐渐松开。当绳子完全松开时，钢球也随之下沉。”

“可是为什么要用绳子呢？”斯蒂文斯问道，“为什么不直接把铅锤挂在球上？”

“为了不至于在海底被撞碎，整个装置将要加速下降数英里，最后以大到危险的速度一头撞向海底。如果没有那些绳索，它就会在海底撞得粉碎。但是，一旦铅锤先碰到了海底，球的浮力立即开始起作用。它下沉的速度将变得愈来愈慢，然后停住不动，最后又向上浮起。钟表机构正是在这时开始发动的。铅锤一撞到海底，那根铁杆立即朝上冲，从而发动钟表机构，使绳子重新绕回滚筒上，我将被拖到海底，在那里停留半个小时，我要打开电灯，观察周围的情况。然后，钟表机构将弹出一把弹簧刀来，把绳索割断，而我就会像汽水中的一个气泡似的飞速上升。绳索本身将会有助于漂浮。”

“假使你凑巧撞着一条大船呢？”威伯利奇问道。

“我以这样大的速度上升，会像一枚炮弹那样一下子穿船而过。”艾尔斯蒂德说道，“不过，你不必为这件事担心。”

“假定有某种灵活的甲壳动物钻进了你的钟表机构呢——”

“这个不速之客便会使我停住不动。”艾尔斯蒂德转过身来背向海水，眼睛盯着那个球说。

他们在１１点钟把艾尔斯蒂德吊到船外去了。这一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天海交接处隐约可见，上层小室的电灯欢快地闪了三下。于是，他们慢慢地把他放到海面，悬在船尾吊链上的一名水手正准备把吊着铅锤和钢球的绳子割断。这个在甲板上显得那么大的钢球，在船尾下方看起来却显得极小。它稍微转动了一下，它那浮在最上面的两个黑暗的窗子仿佛因惊异而瞪大的眼晴朗上注视着拥在船栏杆旁的人们。有一个声音问道，艾尔斯蒂德是否喜欢这样的滚动。

“准备好了吗？”海军中校唱歌般地喊道，“是的，是的，先生！”

“那么，开始！”

绞辘的绳索在刀刃的压力下绷紧，然后断开了。一股涡流以一种疲软无力的样子从钢球上滚过去。有的人挥动着手帕，有的人没有多大信心地叫好。

一个海军候补生正慢慢地数着，“八，九，十！”

那个球又滚动了一下，然后猛然一跳并溅起一阵水花，然后恢复了平稳。

它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然后迅速变小，最后被海水吞没了，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海水中因折射作用而放大并且显得较暗。在人们数到三以前，它就消失不见了。接着人们看到，在海水深处有一道闪烁的白光，这白光逐渐缩小成一点，最后也消失了。这以后只剩下了一片黑暗的深渊，一条鲨鱼正在那里面游来游去。巡洋舰的螺旋桨突然转动起来，海水翻滚，鲨鱼仓皇逃遁，一阵泡沫冲破刚才吞没了艾尔斯蒂德的钢球的那片水域的晶莹清澈的海水。

“这是怎么啦？”一个二级水手向另一水手问道。

“我们要离开这里到两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以免它浮上来时撞上我们。”他的同伴说。

巡洋舰缓缓地开到新的位置，舰上每一个没事的人差不多都留在那里注视着方才钢球沉入处微微滚动的波浪。在此后半小时内，所有的谈话几乎无不与艾尔斯蒂德有关。１２月的太阳正高悬在天空，天气酷热。

“他在那底下一定够冷的，”威伯利奇说，“据说，某种深度下的海水温度总是接近于冰点。”

“他将在什么地方浮上来呢？”斯蒂文斯问道，“我弄不清方向了。”

“就在那个地方，”中校说，他对于自己的博学颇为得意。他满有把握地朝东南方向指了指，“据我估计，现在差不多到时候了，”他说，“他下去已经有35分钟了。”

“到海底需要多长时间？”斯蒂文斯问。

“考虑到平均每秒两英尺的加速度，下潜到五英里的海底，大约需要3／4分钟。”

“那么，他已经超过时间了。”威伯利奇说。

“差不多，”中校说，“我想他的绳子需要几分钟才能绕完。”

“我忘了这一点。”威伯利奇显然松了一口气。

随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好容易熬过了一分钟，但海面并没浮出钢球来。又过了一分钟，仍然没有东西从那油亮的微波中浮出来。水手们互相解释着绕绳子这个小问题，索具上布满了期待的面孔。

“上来啊！艾尔斯蒂德！”一个胸口多毛的水手不耐烦地喊道，另一些水手随着也叫嚷起来，仿佛正在等着剧场的幕打开的观众。

中校不安地瞥了他们一眼。

“当然，如果加速度不到两英尺的话，”他说，“他就会延长一些时间，我们不绝对保证数字是准确的，我不盲目相信计算。”

斯蒂文斯立即同意这个说法。两分钟内，后甲板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斯蒂文斯的表盖响了一下。

过了21分钟之后，太阳升到天顶，他们仍在等待钢球出现，舰上没有一个人敢交头接耳小声说希望已成了泡影，第一个说这话的是威伯利奇。他是在１２点的钟声仍在空中回荡时说的。“我一直不相信那个窗子靠得住。”他十分突然地对斯蒂文斯说。

“天哪！”斯蒂文斯说，“难道你认为——？”

“是啊！”威伯利奇只说了这两个字，其余的话留给他去想。

“我本人是不大相信计算的，”中校犹豫不决地说，“所以我还没完全绝望。”

半夜里，炮舰还在钢球入水处的周围慢慢地梭巡着，电灯的白光在微小的星斗下那一望无际的的水面上进进停停，然后又不甘心地继续前进。

“如果他的舷窗没破碎，他没死，”威伯利奇说，“那就更糟，因为那就说明他的钟表机构坏了，现在他还活着，在我们脚下五英里，在那一片冰冷和黑暗的地方，呆在他那个小圆泡里，从来没有一道亮光能照到那里，自从洪水在那里聚集成海以后，从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没有吃的东西，又饿，又渴，又惊慌，不知将会饿死还是闷死。会是怎样的死法呢？据我猜想，迈尔装置快要不起作用了，它还会维持多久呢？”

“天啊！”他叫喊道，“我们是多么渺小的东西啊！下面是数英里深的海水——到处是水，四周是空旷的大海，顶上是无际的天空。深渊啊！”他伸出双手，就在这一瞬间，一缕白光悄悄地划过天空，它愈来愈慢，终于停止不动，化作一点，宛如一颗新星在天空出现。接着它滑落下来，消失在星光和海水的烘光雾气之中。

这个景象把他吓呆了，他伸开胳膊，张开嘴巴。他的嘴闭了又张，不耐烦地挥动着臂膀。接着，他转过身子朝值班员大声喊道，“艾——尔斯蒂德浮上来了！”然后向林德莱和探照灯跑去。“我看见他了。”他说，“在右舷！他的灯亮着，他刚浮出水面。拿灯来！他随波浪浮起时，我们应该能看到他。”

但是，直到黎明他们才找到这个探险者。那时他们几乎撞到钢球上。起重机伸出吊臂，水手把链条挂到钢球上。他们把球打捞到船上以后，便旋开入孔，朝里面的黑暗望去（因为电灯室是为照明球外周围海水用的，完全照不到球的内部）。

球里面很热，入口边缘的胶皮已经变软。没有人回答他们的急切询问，球里面毫无动静。艾尔斯蒂德似乎在球的底部被挤做一团，纹丝不动地躺着。舰艇上的医生爬进球中把他抱起来，交给站在球外边的人们。他们一时之间不知道艾尔斯蒂德是活着还是死了。他的脸因淌着汗水，在舰上的黄色灯光下闪着光。他们把他抬进他自己的舱房内。

他们发现，他没死，而是处于一种神经性的昏厥状态，并且受到严重的擦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躺上几天，要过一周后才能讲述他的经历。

他开始讲的几句话是他又正在下沉。他说，钢球必须改装，以便他能在必要的时候把绳子丢掉，他只说了这一点点，他有过最不平凡的经历。

“你们以为我在那里除了淤泥之外发现不了什么别的东西，”他说，“你们对我的考察报以嘲笑，而我发现的却是一个新世界！”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他的遭遇，而且大部分讲得颠三倒四，所以我们不可能用他的原话复述这段故事。但是，我们仍试着在这里把他的全部经历叙述出来。

他说，开始时情况很糟糕。在放开绳子之前，钢球不断地打滚。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足球里的一只青蛙。他能看到的只有头顶上的起重机和天空，偶而能瞥见舰艇栏杆上的人们。他猜不出钢球要滚到哪里去。突然，他发觉他两脚朝天了，他试着迈了一步，正好在垫子上翻了一个跟头。如果钢球做成别的形状，就会更舒适些，可是它承受不住那个位置最低的深渊中的巨大压力。

摆动突然停止了，圆球正了过来。他直起身子，看见他周围的碧绿的海水和上面透下来的微弱亮光。他觉得有一群漂浮着的小东西从他旁边飞快地游向亮光。他眼看着海水愈来愈暗，直到他头上的海水黑得像半夜的天空那样，只是要绿一些，而下面的海水则是全黑的了。水中的透明的小东西变成了微弱的光点，从他旁边像一道淡绿色的光束飞掠而过。

那种下沉的滋味可真够呛！他说，那恰似电梯刚下降的情形，只是感觉下降的时间更长。你必须得想象出不断下降是什么滋味！正是在这段时间，艾尔斯蒂德懊悔他的这次冒险。他以一种完全新的看法来估量可能发生的危险。他想到人们熟知的生存于海洋中层的大乌贼，就是有时他们在鲸鱼肚子里发现的已经消化了一半的那种东西，或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腐烂了的并且被鱼类吃掉一半的尸体。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大乌贼抓住钢球不放怎么办呢？还有那钟表机构果真是经过足够的试验了吗？但是，无论是想继续下沉还是想返回水面，现在都无关紧要了。

５０秒钟以后，球外面的一切都变成漆黑一片，除了可以不时在他的灯光射到的地方看到某种鱼或正在下沉的碎片外，什么也看不到。它们一闪而过，速度太快，因而看不清它们是什么。有一次他好像觉得遇到了一条鲨鱼。后来，钢球由于同水摩擦而发热。他们以前忽略了这个危险。

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在出汗，接着他听到在他脚下发出的越来越响的嘶嘶声，他看到从钢球外面的海水泛起了许多小水泡——它们是很小的水泡——宛如向上翻飞的一把扇子。蒸汽！他摸摸窗子，窗子热得烫手。他把照亮自己小室的小白炽灯打开，朝按钮旁边的加上气垫的表望去，他看到他现在已经在海里走了两分钟。他想到，由于两种不同的温度，舷窗将会迸裂，因为他知道海底的水是接近冰点的。

后来，钢球的地板突然似乎紧压着他的双脚，球外的水泡上升得愈来愈漫，嘶嘶声也减弱了，钢球稍微滚动了一下。舷窗没有碎裂，什么也没有损坏，他知道，无论如何，沉没的危险已经过去了。

再过一两分钟他就要到达深渊的底部了。他说，他认为上面五英里处的斯蒂文斯和威伯利奇等人比飘浮在地面上的最高的云离我们还要高，他们此刻正在慢慢地行驶着，正在朝下面注视着，想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他凝视窗外，现在已经没有气泡了，嘶嘶声也停止了。钢球外面是一团漆黑——黑得像墨汁一样——只有在电灯光照射到的地方才可以看出一片黄绿色的海水，这时接连游来三个火焰般的东西。他无法判断它们是小而近还是大而远的。

它们都有一个淡蓝色的轮廓，亮得几乎像一条小渔船上的灯光，这亮光好似一股浓烟，它们的两侧全是这样的亮点，好像一条船的天窗那样。它们愈是游近灯光，它们的燐光就愈弱，那时他看到它们是某种奇怪的小鱼，头大，眼大，身子和尾巴都较小。它们的眼睛朝他瞪着，他断定它们正在紧随他不放。他猜想它们是被他的灯光吸引来的。

没过多久，另一些同样的东西也来加入它们的行列。在他继续下沉时，他注意到海水成了一种苍白色，那些小光点在他的灯光中闪烁着，好似阳光中的微尘。这大概是他的铅锤搅起的泥雾所造成的。

在他随着铅锤快沉到海底时，他处于一团白色浓雾的包围之中，他的灯光只能照出五六码远，经过好几分钟，那浮起的沉积物才开始下沉。然后，他借着他的灯光和远处鱼群的一闪即逝的燐光，得以看见在上面黑暗的海水下面有一大片高低起伏的灰白色软泥，有些地方长着几丛海百合，贪婪地挥动着触手。

再远一点可以看到一群大海绵的优美的、半透明的轮廓。海底上散布着一丛丛直立的浅紫色和黑色的扁平的东西，这些东西肯定是某种海胆，还有些大眼睛的或盲目的小东西，这些东西有的出奇地像潮虫，有的像龙虾，它们懒洋洋地穿过光束，然后消失在黑暗之中，留下了一道道沟痕。

随后，那个正在徘徊着的小鱼群突然间掉转方向，像一群燕八哥似地向他冲来。他们像一团发着燐光的雪片，从他头上掠过，接着他看见在这些小鱼后面有一个较大的动物朝钢球走来。

起初他只能模糊地看到它，那缓缓移动的身躯略似一个正在行走的人，后来它走近射出的灯光。耀眼的灯光照在它的脸上时，它闭上了眼睛，感到眼花缭乱了。他凝视着它，惊呆了。

这是个奇怪的脊椎动物，它的暗紫色的脑袋同蜥蜴有几分相似，不过它的高额和颅骨是以前他见过的爬虫从来没有过的；它的垂直的颜面角使它看上去非常像人。

两只大眼睛像蜥蜴一样突出到眼眶外面，在它的小鼻孔下面有一张爬虫似的宽嘴，嘴唇是角质的。在耳朵的位置上有两个大鳃盖，从那里向外浮出一绺珊瑚红的细丝，有些类似幼小的鹞鱼和鲨鱼的树枝状的鳃。

但是，这个动物的最奇怪的特征还不是它的脸与人脸相似。它是一个两足动物；它的近似圆球形的躯干支撑在两只蛙腿和又长又粗的尾巴组成的三脚架上；它的前肢好似青蛙的前肢，也仿佛漫画化了的入手。它手里拿着一根铜头的长骨棒，这东西是五颜六色的；它的头、手和腿是紫色的；但是它的甚至像衣服一样松弛地挂在身上的皮是一种发燐光的灰色。它站在那里，被灯光照得眼花缭乱。

最后，深渊中的这个新奇的动物眨眨眼皮，又睁开了眼睛，用那只空着的手遮在眼睛上，张开嘴发出一声喊叫，它的发音几乎像是说话，这喊声之大甚至穿过了钢球的外壳和气垫。没有肺怎能会发出叫喊声来，艾尔斯蒂德对此不想作解释。接着，它向旁边移动，避开亮光，隐藏到旁边的神秘的阴影中去了，艾尔斯蒂德与其说看到，不如说感到它正在朝他走来。他猜想是灯光吸引了它，于是把电门关闭。过了一会儿，有什么柔软的东西在敲打着钢板，钢球开始摇晃起来。

然后，他听到它的叫喊声，并且觉得远处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回答它。又是一阵敲打，钢球摇晃起来，和绕绳索的滚筒摩擦着。他站在黑暗中朝永远是黑夜的深渊注视着。不久，他隐约看见远处的另一个发燐光的类似人形的东西匆匆忙忙地向他跑过来。

他不知所措地在他这个摇晃着的牢房中摸索着用来照亮钢球外的电灯的按钮，碰巧摸到了装在加气垫的凹处的他自己的小白炽灯。钢球扭动了一下，把他摔倒了；他听到像是吃惊的喊叫声，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看见两双偷窥的眼睛正在朝下面的舷窗注视并反射着灯光。

过了一会儿，有几只看不见的手在用力敲打他的钢球外壳，还有在他这种处境听来是足够可怕的使劲敲打钟表机构的金属保护层的响声。那的确吓得他魂不附体，因为要是这些怪物把那个装置搞坏了，他就永远不会得救了。他刚想到这里，就觉得钢球猛烈地摇晃起来，地板紧紧地顶着他的双脚。他把照亮球内的小白炽灯关闭，把外边的大灯打开，一束强烈的灯光朝海水射去。海底和类似人的动物都不见了，两条彼此追逐着的鱼突然出现在窗口附近。

他立即想到，这些奇怪的深海居民已经把绳子弄断，他已经脱险了。他愈来愈快地朝上升着，可是钢球蓦地停住了，他的身子飘起来撞在他的囚室的加气垫的顶上。大概有半分钟之久，他惶恐不安，不知如何办才好。

后来，他觉得钢球在慢慢旋转，摇摆，还仿佛正在水中被什么东西拖行着。他在窗口近旁伏下身子，设法用他的身体的重量让球的那一部分滚向下面，但是他除了看到徒然向下射进黑暗的灰白色光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突然想到，如果把灯关闭，使他的眼睛习惯于深邃的黑暗，他就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他这一招做对了，过了几分钟之后，如墨汁一般的黑暗变成了一种半透明的黑暗，这时他看到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些模糊得像是出现在英国夏季傍晚的黄道光似的东西在下面游动着。他断定这些动物已经把他的缆绳解开，现在正在海底上拖着他走。

接着，他开始看到某种模糊的遥远的东西在起伏不平的海底平原上，这海底平原是他在窗口所能看到的范围内向左、右两个方面伸展开的一条宽阔的灰白色的光带。他正在被拖向那里，仿佛一个气球被人们从广阔的乡村向城里拖去。他很慢地朝那个地方逼近，那些模糊的亮光很慢地会聚成较为明确的形状。

他到达这个发光区域以前，差不多快五点钟了，那时，他能看出一排排像是街道的东西和聚集在一座庞大无顶的、令人不解的仿佛是坍塌了的寺院似的建筑物周围的房屋。这些街道和房屋在他下面像是一张展开的地图。房屋全是没有屋顶的围墙，如他后来看到的那样，作为建筑材料的发燐光的骨头使这个地方看来像是由被淹没的月光建造成的。

在这个区域的内部洞穴中间，树枝状的海百合伸出它们的摆动的触手，高高的、细长的海绵耸立着，好像清真寺在城市的发光雾气中闪闪发光的玻璃尖塔。在这片开阔地带能看到像是人群的骚动，但是由于离它们太远了，他分辨不出人群中的每一个人。

这时，它们慢慢地把他向下拉，于是他下面的东西愈来愈清晰了，他逐渐了解到这个城市的详细情况。他看到这些模糊的房屋之间的街道是用圆形东西串成一条条直线做标记的，后来他发觉在他下面广场上的某些地方，有一些类似裹着皮壳的船形物。

他一直被缓慢地向下拉着，他下面的东西也变得愈来愈亮、愈清晰。他觉得他正被向下朝城市中心的那个庞大建筑物拖去，他能够不时偶然看到正在拖着他的绳子的形形色色的怪物。他吃惊地看到，在成为这个地方的突出特征的一只船的索具那里，拥挤着一大群朝他指手画脚的东西，然后，大建筑的墙壁悄悄地在他周围耸立起来，遮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见那座城市。

那些墙是用浸透水的木头、拧成的缆绳、铁筋、黄铜、骨头和骷髅造成的。骷髅在所有建筑的顶上堆成S形和螺旋形以及各种奇怪的曲线；成群的银白色小鱼在这些骷髅的眼眶中穿进穿出，并且在这面古怪的墙的附近戏耍着。

忽然间，他听到一声低呼和好像是号角的强烈的吹奏声，然后又被一支奇怪的曲调所代替。圆球向下沉，经过了巨大的尖顶，他透过窗子模糊地看到很多正在注视着他的那种奇怪的像鬼魅般的人，最后他停在广场中央的一种好像祭坛似的东两上。

现在他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他能又一次清楚地看到深渊中的这些奇怪的人了。使他惊讶的是，他看到它们正俯伏在他的面前，只有一个例外，这家伙穿着一件仿佛盾形鳞片的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发光的王冠。它站在那里，张着爬虫般的嘴，一张一合地似乎在领唱颂歌。

一阵难以言说的冲动使艾尔斯蒂德把他的小白炽灯又打开了，这使得深渊中所有这些动物都能看得见他，虽然灯光使它们立刻躲到黑暗中去。他的突然出现，使得歌唱变成了高兴的狂呼，极力想再看看它们的艾尔斯蒂德又把灯光关闭，于是他在它们的眼前消失了。不过在短时间内，他的眼睛还看不清它们在于什么，最后，在他终于能看清它们的时候，它们又在跪着。它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对他礼拜，一直进行了三个小时之久。

艾尔斯蒂德极详细他讲述了这个奇异的城市和居民。这些永远处于黑夜之中的居民，它们从未见到过太阳、月亮或星星以及绿色植物，也未见过呼吸空气的活生物，它们不知道什么是火，除了生物身上的燐光以外，没见过任何亮光。

虽然他的遭遇是惊人的，但更可惊的是，像亚当斯和詹金斯那样杰出的科学家竟然无法在他的遭遇中找出一点不可信的东西。他们对我说，他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在这深海的海底上不能有习惯于低温和高压的有智慧的、能在水中呼吸的脊椎动物。它们的身体很重，无论是活是死都不会漂浮起来，于是我们全然不知道，它们同我们一样是新红沙岩时期的巨大爬虫的后代。

然而，对它们来说，我们一定被它们当作是奇怪的、流星般的生物。常常从它们那水天的神秘的黑暗中，掉下我们遇难者的死尸。掉下来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船、我们的金属、我们的用具也从黑暗中像雨点似地落下来。有时沉落下来的东西会把它们打伤，仿佛是来自上面的某种不可见的统治者的处罚，有时会落下极罕见或极有用的东西，或者样子与它们自己的东西相似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想像出野蛮人看到包围在光晕中的一个发亮的生物突然从天而降时会作出什么事来，那么，我们或许对它们看到一个活人降落下来时的行为会稍有理解。

很可能，艾尔斯蒂德曾断断续续地对“普塔米甘”号舰上的军官们讲了他在深渊中的１２小时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他肯定也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可是他一直没写，所以我们只好颇为遗憾地从赛门斯中校、威伯利奇、斯蒂文斯、林德莱等人的回忆中把他的遭遇的片断拼凑起来。

我们在零碎的几瞥中模糊地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庞大狰狞的房屋，有着暗黑的变色蜥蜴的脑袋和披着微微发光的衣服的躬身歌唱的人们。艾尔斯蒂德又把灯光打开，无论怎样想让它们知道应该把缚着球的绳子割断也没有用。时间一分又一分地溜走了，艾尔斯蒂德看着他的表，恐惧地发现他只有四个小时的氧气了。但是对他唱的赞歌仍在无情地继续着，好像是送葬曲一样。

他自己也不清楚是如何脱险的，但是从钢球上悬着的绳头判断，绳子是被圣坛边沿磨断的。突然，钢球翻了一个滚，他冲出了它们的世界，向上浮起，好像穿着真空衣服的一个从其他星球来的人，冲出我们地球的大气层又飞回他原来的空间去了。他一定像一个冲出我们的空气的氢气泡那样，一下子冲出了它们的视野。在它们看来，这一定像是一次奇怪的飞升。

钢球一定以比吊着铅锤沉下去还要更快的速度上升。球变得非常热，球上升时舷窗是朝上的，他记得一股水泡向他的玻璃窗冲来，他时刻盼望着球上升，后来，他突然觉得脑袋里有个巨轮似的东西开始转动起来，加气垫的小室开始旋转，他昏了过去。随后的回忆是他的舱室和医生的说话声。

但是这不过是艾尔斯蒂德断断续续地对“普塔米甘”号上的军官们讲述的奇遇的梗概而已。他保证以后要把一切经历写下来。他主要关心的是他的仪器的改进，后来，在里奥实现了这种改进。

现在还剩下要说的是，１８９６年２月２日，他又第二次下潜到这个海洋深渊。

他这次潜水的情形，我们也许永远无从得知了。他一去不复返。“普塔米甘”号花费了１３天在他潜水处附近仔细搜寻他。

后来这条船回到了里奥，把他的消息用电报通知了他的朋友。这样，这件事一直拖到现在仍未解决。可是我不怀疑，为了证实这梦想不到的深海城市的存在，将来很可能会有人再一次到那里考察。

赏析短评

文月

《在深渊里》叙述了探险家乘坐钢球在水中冒险并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深海城市及生物的故事。

作为科幻小说文学派鼻祖的威尔斯，在包括《在深渊里》在内的诸作品中，为后世的科幻小说创作作出了两个突出的贡献。

一、题材的类型化。威尔斯所创作的几个名篇几乎都成了现代科幻小说题材的经典。例如《时间机器》、《隐身人》，都引来了众多的模仿者。而这篇《在深渊里》则首先向我们描写了“凸眼怪物”的形象。它不仅在威尔斯以后的科幻小说中继续出现，而且还会在其他的现代科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用以表现另一世界的类人体。非但如此，这篇小说还向我们提出了不同世界的人相遇时相互之间会有怎样的心理反应问题。而围绕着相互间反应的方式，产生了林林总总的科幻故事。

二、确立了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的观念。包括本篇在内的威尔斯的所有科幻小说，都不是以科学作为小说的基础，传播科学知识不是故事本身的目的。威尔斯仅仅让科学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服务，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或讽喻、或鞭笞、或憧憬社会的未来、或揭示社会矛盾；在表现社会的同时寻找改造社会的方法，尽管是幻想意义上的。因此，在他的小说里，科学知识是故事的道具。由于这个特点，一些挑剔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深渊里》科学上的某些“疑点”。例如：钢球快速下沉和割断缆绳以后，人能承受压力的迅速变化吗？但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仅仅是不同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的一种技巧方法，无损于小说内容的表达。相反，我们还感受到消除了某些“科学累赘”的轻松。似乎正由于这些写作特点，使威尔斯赢得了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的美称。

# 《在天涯海角》作者：[俄] 奥·拉里奥诺娃

飞船在太空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斋星球表面只剩１５００公里了，沃洛霍夫准备迫降。飞船的陨星定位器失灵，通信联系也失去了，现在他正处在第七级远区，而以往人类到达的最远处是第六级远区。

沃洛霍夫在星球白昼区的海滩上着陆。仪器表明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等待了半个多小时。他的飞船是小型的星际探测飞船，属科雷切夫系统，不能携带微型越野车。所以沃洛霍夫只想在这个星球上稍稍站一会儿。

沃洛霍夫穿上具有极高防护力的合成里克纶宇航服，它富有弹性而且很柔软，却异常坚固，连激光也不能穿透它。他放下应急梯子，踏上了陌生的星球。

地面上，纯净碧绿的沙粒堆成了山。沃洛霍夫惊叹这个星球的阔绰。这虽不是真正的绿宝石，但其中所含的铜化物极为丰富。有这么丰富的矿藏而不利用，在沃洛霍夫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沃洛霍夫转身想回飞船，突然看见沙丘边有个赤脚姑娘朝他走来。姑娘的衣服只是一前一后两块白布，肩部的宝石会使地球上古代的国王不惜以半壁江山来变换。她看上去只有１５岁左右。

姑娘怒气冲冲地向沃洛霍夫发话，显然是在问他从哪里来。沃洛霍夫指指天空，说从星星上来，她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她像对玩具娃娃那样，以教训的口吻询问沃洛霍夫。她用了近十种不同的语言，但沃洛霍夫仍不甚明了。

她似乎对沃洛霍夫的古怪装束感到不满，突然间伸手抱住了沃洛霍夫的脖子。宇航服的合成里克纶碰到她潮湿的手指发出玻璃碎裂般的声音。沃洛霍夫在惊惶中只感到一股热气冲进了头盔，等反应过来，头蓝已经落在了她的手中。沃洛霍夫目瞪口呆地望着她的手，她则笑嘻嘻地把手放在嘴边，舔上唾沫，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用手指在宇航服上一划，宇航服慢慢裂开，散落到地上。

沃洛霍夫见她并无恶意，只是很乐意跟一个陌生人逗着玩，于是就用手势和她攀谈起来。沃洛霍夫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字，而她则说她叫“菲拉特”。

沃洛霍夫一直在向菲拉特暗示他需要这里大人的帮助，修理飞船的星际电话。但自从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后，沃洛霍夫的心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一切似乎都可以等一等再说。

现在最重要最神奇的是菲拉特的拳头。她手中的绿沙刹那间变成了小石头，她一握拳再伸开，小石头又变成了贝壳。

沃洛霍夫惊讶不已。随后贝壳又变成于蟹，变成蓝色水藻，最后变成一条胆怯地摇着尾巴的金色小鱼。后来，菲拉特的手心里又出现了比小指头还小的小精灵。

沃洛霍夫突然发觉在烈日下呆得太久了，何况又是外星系不同光谱的太阳，这简直是发疯。于是他建议菲拉特到阴影里去。菲拉特似懂非懂，把两只手指放进嘴里，打了几个尖声口哨，简直像是地球上的顽童。

不一会儿，有个绿色的东西从远处飞来，这生物有点像鳐，蛇一般的细身子，小巧玲珑的嘴，半透明的一米来长的大鳍使它看起来像是带穗子的地毯。这生物对沃洛霍夫有点怯意。菲拉特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对它说了些什么，跟她今天早晨对沃洛霍夫的语气一样。这生物便摇动大鳍，飞悬在他们的头顶上方，投下一片凉爽的阴影。

沃洛霍夫的呼吸马上感到轻松起来。他向菲拉特解释修理飞船的事，并在沙地上画了飞船的形状。菲拉特则在飞船旁画了许多向四周散射的虚线。沃洛霍夫明白了她的意思，忙向她解释损坏的飞船没有辐射，叫她不用担心。

菲拉特站起身，拖着长音喊了起来，像是召唤远方的什么人。不久，从附近的沙丘后窜来一头白熊，它那细长而分叉的舌尖和三排利齿，无论如何不会让人感到它是善良的。沃洛霍夫奋不顾身地护住小姑娘，而白熊却突然停下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毫无恶意的由衷的人类的笑声。

沃洛霍夫像是受了愚弄，但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菲拉特从他身后走出来，生气地说了几句，像是在责备白熊：没有什么好笑的，办正经事要紧。

她指着飞船，对白熊说了几句话。白熊张大嘴应了几声便向飞船跑去。沃洛霍夫感到很惊奇，这头熊竟会说话，便问菲拉特它讲的是哪种语言。菲拉特只是耸耸肩。这时白熊跑了回来，冲菲拉特点点头，于是他们就朝飞船走去。

沃洛霍夫看见有一群人正向他们走来。菲拉特冲着为首一个黑脸膛、黑眉毛的人叫了声父亲，他们父女两人十分相像。但沃洛霍夫觉得其余的人也都十分相像，就像在人看来，企鹅都是一般模样。

父亲朝菲拉特点了点头，菲拉特则深深地低下了头。父亲又摸了摸白熊的头，并碰了碰沃洛霍夫的肩膀，像是问好。

其余的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向他问好。

他们转眼间便全部登上飞船，沃洛霍夫也想上去，但菲拉特拦住了他。她说飞船的语言是大家都懂的，用不着沃洛霍夫担心。

半小时后，志愿帮忙者从飞船上下来。沃洛霍夫觉得应该到飞船里取出表格和记事本，与他们建立联系，根据与外星联系规则交换一下应当交换的东西。

但他们已经下来了。菲拉特的父亲对她说了几句命令式的话后，走近沃洛霍夫和白熊，用先前的方式表示告别，其余的人照做后依次消失在沙丘后面。

“行了，你可以起飞了。”菲拉特说，“飞船没有损坏，只是有点不好使。”她转身轻盈地向大海走去，语音里没有一丝留恋。沃洛霍夫知道他们已经把飞船修好，他马上就可以返回地球了。但他有些怅惘，仿佛还有什么事没有做完。

他追上菲拉特：“我要飞走了，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她冷静地望着他，他要飞走了，他们的确不会再见面了，但这对她又有什么影响呢？她只是无动于衷地站着。

“有一天，或许你们可以到我出生的地球去，你们不是能做到的吗？”

菲拉特慢慢地摇了摇头，“我们都很忙，你们的星球我们不需要，你们甚至不会”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她“啪”地弹了一下手指，突然，从她手指下飞出一片蓬松的雪花，有百合花那么大，雪花没有飞到沙土上就融化了。这时，菲拉特的手指渐渐地变成了青铜色，并突然发出赤金般的强光。她拍一下手，沙地上就滚过震耳欲聋的铜锣声。

“你们不会这样。”菲拉特似乎带点歉意地说。

“不会创造奇迹！”沃洛霍夫帮她说下去，“我们确实不会这样。我们那儿没有奇迹，但我们有太阳，不像这儿的太阳是淡白色的，像一枚银币。我们的太阳是金色的，火红的，耀眼的，像蒲公英”说着，沃洛霍夫在潮湿的沙地上画出一朵蒲公英。

他们慢慢地走，沃洛霍夫不停地说不停地画。他讲地球，讲地球上的海洋，地球上的月夜和蔚蓝的天空。他还画了一个小点，表示地球在太空中的位置。

“沃洛霍夫，”菲拉特突然停下来，她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不用再说了，你飞走吧。”

是啊，他可以不断地说下去，但又有什么用呢？他以后永远也见不到菲拉特了。她说过，他们不需要地球。沃洛霍夫不再说话，他朝菲拉特俯下身去，她就像地球上任何一个姑娘那样羞涩地闭上了眼睛。

她的嘴很粗糙，沃洛霍夫真想用手去摸一下，但他只摸了摸她蓬乱的头发。她始终没有睁开眼睛沃洛霍夫转身向飞船走去，菲拉特仍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站着。

太阳将要没入地平线了，沙地上只剩下菲拉特一人在拼命地寻找着什么。她跪在地上，用手在摸索着先前沃洛霍夫留下的蒲公英她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来找她了。

“你为什么把他放走，父亲？”她冲着走来的父亲大叫，“你怎么能这样轻易地放他走？你无所不知，怎么就不明白，这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人？我知道得太少，很容易弄错。我把他当成了智能动物，就像我会说话的白熊，他自己说了，他不会他把这叫做创造奇迹”菲拉特哭了。

“他向我讲了他的那个星球，我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他说了些什么，那时我却全听懂了。当我刚看见他时，我用十个星球的语言跟他说话，我以为他听不懂。他的飞船不听他指挥，我还以为他只是不会修理飞船。我以为他什么都不会，实际上当时他是不愿意”菲拉特有些语无伦次。

“那他到底会什么呢？”父亲轻声问。

菲拉特的头垂得更低了

“后来怎样了？”

“后来这个太阳熄灭了，黑夜降临”

“我们回家去吧。”父亲温情地说。

“不！”菲拉特说。她伸出一只手，手心上亮起绿色的萤火。

四周已经漆黑一片，海潮开始涌动。只有一团萤火在黑暗中闪烁，寻找通向地球的图画。

# 《在月球医疗站》作者：Ｒ·Ｖ·布兰汉姆

作者简介：

正如你将从他的故事中所了解到的，Ｒ·Ｖ·布兰汉姆在大学里学的是辐射学，毕业后的工作也是当X射线技术员。但这并不足以描述他在以后各种各样的职业中的经历或技术。

他对文学的爱好来自他的父亲。一位读古典作品给他听的英语教师。他对文化冲突、世界总的运作方式、以及经常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种种困惑的深刻理解开始于他在边境小镇克莱克斯度过的童年，他来自于他的有西班牙血统的母亲。

这里所选的这篇郁闷、残酷的故事是他花了数年时间不断修改和改写的成果，其间曾有数次辍笔。这篇故事在科幻作家写作竞赛第一赛季比赛中获三等奖。在这之前他的另一篇作品曾在这一大赛中获荣誉奖。他与澳大利亚作家莫伊拉·麦考利夫结了婚，他们是在参加密执安州立大学“号角”写作培训班时相见的。两人在创作上相互激励。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朋友……如同在其他星球上……

你应该理解，这些歌并非是要人们去理解的。

它们只是用来恐吓和安慰的。

——约翰·贝里曼：《他的玩具、他的梦、他的休息》

在洪都拉斯注册的“波波尔·富赫”号星际交通船在太空的真空中似箭一般闪过，没有声音，也没有感觉。当它飞近月球上的泰坦航天站时，控制舱像一只刚刚交配完的、感到厌腻的昆虫似的与交通船分离了。七个太空公共汽车和货车单元一个接一个毫不留恋地快速落下，被月球引力吸向月面上的海洋部分。

在选定的最佳时刻它们的降落伞都打开了。

到达月面后两个太空公共汽车单元将用穿梭快车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往三菱——荷兰壳牌公司的泰坦基地。一架内部升降梯将被插入每一部太空公共汽车，以便利人员向医疗站上转移。

扎紧安全服。

玛丽安娜·海尔德服从了在她座位上方闪出的指令；离卸载至少还有十五分钟，而在那之后大概还要再过十五分钟才能开始向医疗站转移。玛丽安娜并不特别喜欢这里的待遇，但地球区和L区的职业市场已经饱和，而且刚刚从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毕业的她在求职方面并不必然地占据最大的优势。

就许多方面——比如，在工资方面一来说，这个工作算是太阳系中最好的工作了。但这工作也有一个弊病：他们不可避免地使你染上并几乎死于辐射病，然后再把你带到这里来治疗。

玛丽安娜向舷窗外恐怖的枯海望去：人在那里片刻也活不了。她无意中听到了坐在她右边的两个男人的谈话：

“我希望他们已清理掉了南穹顶区那片废墟。”

玛丽安娜的好奇心被刺激了起来，她向说话的男人转过头去。“什么废墟？”她声音中的恐惧使她感到尴尬。

“发生了一场化学品爆炸，”另一个男人解释道。“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有几个工人被炸死或炸伤。”

天哪！玛丽安娜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那个基地的建立只有十年的光景。这太荒唐了……刚刚过了十年就炸成了一片废墟。

“我对此并不感到难过。”紧挨着她坐着的男人说道。“你一定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是吗？”

“是的，我这是第一次。”

“噢，我以前来过这地方。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一系统。”

在交通船上的１４８名乘客（他们刚刚在土星轨道上遭到高强度Ｙ射线和其他射线的大量照射）中，估计有１４５名只需要一次性治疗，这一百分比从许多标准来看都是正常的。而且与建立全套的辐射屏敝设备所需费用相比，运送患者所需的费用还是要便宜得多。

向医疗站上的转移结束后，一台台安康牌自动诊疗仪马上开始工作：控制台上的护士插好硅胶导管，并把导管安放到每个患者的左乳房上。然后为了完成由星际辐射开始的过程，以４８小时为一阶段向静脉输入环磷酰胺，这是一种陈旧但却有效的、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药物。只有在这时，在所有病变骨髓都被杀死之后，才能对患者进行骨髓输入。

玛丽安娜醒了过来，不情愿地从她刚刚形成的睡眠中恢复了知觉。她感到一阵初始的麻刺感和发冷的恶心；她的护士琼玛曾警告过她，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这种症状……那是在两天前一也许是四天前？

她睁开眼睛，转过头来注视着旋转式摄像机监视器。她叹了口气，将她所有的担忧和沮丧，恐惧和疲倦都释放掉了。

但随着她吸入下一口气所有的痛苦又重新袭来。镇静下来，她告诫着自己。她和其他乘客可能要在这里待上四十天，因此最好不是按一天一次，或一小时一次，也不是一分钟一次的方式来接受治疗，而一秒钟一秒钟连续不断地接受治疗。环磷酰胺在一滴滴地滴注着，从输液瓶经过输液导管滴入她的硅胶导管。一滴一滴地进行着。

她在痛苦中还极力地说着戏谑的话：“嘿，硅胶导管……我们就要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了。”

琼玛曾告诉她，硅胶导管将通过她的锁骨下静脉进入她的心脏。“你的硅胶导管即可用作血液样品，又可用作静脉注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出血，”琼玛说道，极力向她解释某些过程，以减少她的胆怯心理。琼玛的讲解对玛丽安娜来说就像古希腊的雅典城邦的故事那么动人而又抽象，离她的专业是那么遥远。

电视电话谨慎地鸣叫起来。玛丽安娜记得琼玛曾告诉她，医疗站的电视电话是由声音启动的，于是接了电话。

“您好，海尔德夫人。”一个脸带微笑的行政助理向她问候道。

她有一种想笑的感觉，或者说是厌恶的感觉，但她控制住了自己。

“只是想提醒您一下您和安德烈·巴特勒的约会。”

“我还没忘……”玛丽安娜因疼痛而抽搐了一下。等到列在待发货定单上的脱水吗啡到货后她就会快乐起来的。

“她将在第十一刻前去见您。”

“好吧，就这样。”玛丽安娜可能永远也适应不了泰坦航天站的时标。“再见……”她的低语触发了电视电话，切断了那位行政助手的线路。见她的鬼去吧，他们都是混蛋……她坐在那里睡着了。

“你感觉怎么样？”琼玛在调安康自动诊疗仪上的控制器，这台诊疗仪悬吊在玛丽安娜的头上，发出一束激光，从头到脚对玛丽安娜进行扫描。

玛丽安娜尽量装出快乐的样子：“我的治疗情况进展如何？”

琼玛看着她，与她的目光相遇。“……现在说还为时过早，真的。”

玛丽安娜大笑了起来。“没有消息总是意味着好消息。”她喘得很厉害，自己也感到吃惊：那阵大笑竟使她精疲力竭。

琼玛尽力不显出忧虑的样子。“但你是统计员，你应该知道，现在情况对你有利。”

“统计学从来就不那么简单，”玛丽安娜说道，极力保持着耐心。接着她又说道，“希望我的话在别人听来不至显得傲慢。”

“别担心。”琼玛耸了耸肩笑着说道。“如果你的行为出了格，我会让你知道的。”

护士继续说道：“你的血小板大低，无法使你的血凝结，因此你不能刷牙。我们不能让你因牙龈出血而引起大出血，对吗？”

“那我该怎么对付口臭？”

“漱口。”琼玛起身准备离去。

“请等一下。”

琼玛转过身来。

“什么事？”

“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

“要在输入骨髓后一到三个星期。如果你还需要再进行一次。那就要转给复查委员会……”

“复查？”

“是的。不过别担心，已经花了那么多的钱把你送到这儿来，公司不会让你死去的。还有别的事吗？”

“你在L区或是在地球区有什么熟人吗？”

“总有患者对我说起有关这里的最严酷的事，来到泰坦航天站就等于是把你的家人丢下不管了。”

“的确如此，”玛丽安娜说道。“我是独生女；我可不想让我的父母受伤害，仅仅因为……”

“你跟他们谈过这事吗？”

“是的，我们谈过。”玛丽安娜叹了口气。“我父亲对此很有信心……他的名字叫沃尔夫冈……但我们都叫他沃尔菲…… 还有我的母亲……唉，她简直就是一个职业性的忧虑专家。”

“我父亲也是如此。”

“充满信心？”

“不，是指忧虑。”

玛丽安娜和琼玛禁不住失声大笑起来。

然后，骤然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琼玛说道：“巴特勒大约一小时后将到这里来。”玻璃门随着她离去打开后又关上了。

玛丽安娜又打起了瞌睡，进入了一段温柔的梦乡。一个迅猛的开玻璃门的动作把她惊醒，进来的是一个穿米色紧身连衫裤的女人。这一定是安德烈·巴特勒。她看上去和玛丽安娜曾经打过交道的任何其他监管人员一样平庸而油滑。

“我们今天进展得怎么样，海尔德夫人？”巴特勒拉过一把扶手椅到床边坐下，一边用快乐的语调问道。

“你好！我很想给你一个更为肯家的回答，但这整个的调整……”

“不要再说了。”巴特勒打断了她，并打开了打印簿的开关。“我用了六个星期做骨髓输入。我在这里已经干了七年了。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来这里以前我是在地球区工作，在洛杉矶教会学校学区管理局供职。”

每当有人单调乏味地唠叨起有关地球区的情况时，玛丽安娜就感到厌倦。“我知道了。”

“你瞧，我也不愿打扰你，但在上个四分之一月的化学品爆炸中我们的一个数据库被毁掉了，而上面有你的签名的那些表格就存在那个数据库里。’为什么巴特勒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说“星期”，而非要说“四分之一月”这样的废话。巴特勒递过来打印簿，让玛丽安娜在指定的表格上签字，她一一地照办了，对表格内容看都未看一眼。

二十四小时后琼玛拿着一个安康诊疗仪的控制板走了进来。玛丽安娜已处于麻醉状态。琼玛用控制板熟练地操作着诊疗仪：给她翻了身，并做了手术前的擦洗和消毒。这是复查委员会刚刚批准的第二次骨髓移植。

安康诊疗仪用激光在臀部以上切开了一道口子，然后插入几根吸针将病变的骨髓吸出。这些吸针反复地从玛丽安娜背上的两个孔洞钻入，在她的骨盆上刺出数百个独立的小洞，然后咕噜咕噜地带着血将坏死的骨髓抽出。

琼玛按了下一个按键。一年前从玛丽安娜体中取出并经过克隆的新鲜骨髓被用卿筒重新压入她的骨盆。通常只需不到十分钟的手术过程由于玛丽安娜脉搏的微弱下降而变复杂了。

骨髓输入结束时自动计时钟的显示为２３．５分钟，精疲力竭的琼玛把安康诊疗仪调向手术后无菌处置。琼玛希望这次输入的骨髓能够被吸收。

如果不能被吸收，那么病情将被返回到患者复查委员会，经请求做第三次移植。

琼玛调整诊疗仪，通过硅胶导管给玛丽安娜导入100毫克脱水吗啡，50毫克抗组胺药和核糖核酸溶液。接着她按下了“监控状态”键，然后推开玻璃门向护士值班站走去。

在淋浴室里她遇见了另一名护士莉萨。

“情况怎么样，莉萨？”

莉萨转过身去，无声地抽泣起来。

琼玛走过去，温柔地抱住了她。“是不是那个绰号叫圆肉球的孩子死了？”

“不是。”

琼玛抚摸着莉萨的头发，通常她的头发浓密而卷曲，现在却缠结在一起又粘又硬。“是不是……是不是又来了一个需要输入骨髓的患者？”

“是的。”莉萨还在哭着。

琼玛用尽全力拥抱着她，想分担一些她的愤怒和痛苦，琼玛知道这无济于事，但她还是想给予些帮助。

“莉萨……想去酒吧间喝点儿吗？”

“那对安康顾问该怎么说呢？”

“怎么说？想想吧。”然后她又柔声地说道：“莉萨，我知道‘为了灵魂的健康’以及诸如此类的忠告……。但喝得醉醺醺的更痛快。要痛快得多。”

四个小时里进了四家酒馆之后，琼玛开始对自己的建议感到后悔。她以前从来没有和莉萨在一起狂饮过……她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莉萨一直在唱一支老掉牙的歌。由于忘记了独唱部分的歌词，她只满足于没完没了地重复合唱部分，音调极不准确，嗓音也难听极了。

“如果你在星期六晚上都喝不醉，你就再也喝不醉了！如果你在星期六晚上都喝不醉，你就再也喝不醉了！如果你在星期六晚上都喝不醉，你就再也喝不醉了！”

虽然酒吧服务员已下班几个小时了，把酒吧留给自动装置来照管；虽然酒吧间里有几个人比莉萨醉得还厉害，但琼玛还是因尴尬而脸红。她喝光了加奎宁的科涅克白兰地后向柜台走去。她在键盘上敲入了自己的信用卡号码后，又要了一杯酒。

莉萨的歌声突然停住，她大喊道：“给我也来一杯！”然后继续唱了起来。

琼玛本想对莉萨说：“你难道还没喝够吗？！”但她不愿当众吵嘴，所以她压住火气，又去要了一杯酒。此外她还要了一片戒酒药，在把酒杯端回到餐桌前，她把药片放入了酒中。

她坐下来，一声不响地把酒推到莉萨面前。莉萨点点头表示感谢，继续唱着。琼玛喝了一口酒，当她抬起头来时差点呛了出来——她看到巴特勒正向她们走过来。

巴特勒先开了口：“我可以和你们坐在一起吗？”

“没问题，”琼玛说道。“当然可以。”

莉萨也表示同意：“你……你请……请坐。”

“你想喝一杯吗？”

“不，”巴特勒摇了摇头。“我已经喝了不少了。谢谢。”她抓过一把椅子，骑在上面，两手叉在腰间，椅背顶住了桌子。最后，她不加掩饰地说道：“今晚我真地喝醉了。”

“吃过药了吗？”琼玛一边问一边斜眼看了看莉萨。

巴特勒笑了。“你有话题可讲了。”

“哦，明天是我的休息日。”

“想换休吗？”巴特勒向后挺起身子，咧嘴笑着。“那个新来的患者真让我厌烦透了，叫海尔德……”

“……玛丽安娜，”莉萨插话说。

巴特勒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一点也不信教……但当我看到她时，我想……”

“若非我主慈悲，我辈岂能幸免，”琼玛替她说完了她要说的话。

“可你们两个是怎么应付的？”

琼玛和莉萨都迅速地看了对方一眼。谁说我们应付？

一阵紧张的沉默后，琼玛说道：“对不起，安德烈。可今天是我的休息日。在我休息的时候我不谈工作。”

莉萨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已经很晚了，我明天的确还得工作。”然后她转向琼玛：“和我一起走吗？”

“当然。”琼玛站了起来。她走过巴特勒身边时，冲动地刮到了她的头发，并把她的头发搅乱。“晚安，安德烈。”

安德烈抬起头，一副可悲的模样。“晚安。”

“晚——安。”莉萨打了个哈欠，告别的声音拉得很长。

“安德烈，你想跟我们一起走吗？”琼玛问道。

“不……我就坐在这儿烦闷呻吟自叹自怜。”她说完发疯般地大笑起来。

“你知道你不必去……”琼玛没有把句子说完，任它悬在空中。她能感觉到它已飘然而去。让巴特勒见她的鬼去吧。

琼玛让莉萨下了车，然后乘穿梭快车到了西南穹顶区，在那里她分租了一套公寓的四分之一。这套公寓的租金比一套公司所提供的独身单元住宅稍贵一些，但也有许多便利条件：一间卧室兼起居室，一间带大壁橱的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小餐室，一个单人洗澡间……还有一个单人日光浴室。分租这套公寓费了好大的周折。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他认识一个想分租公寓的人。

惟一一件她不得不勉强同意的事是对公寓的重新粉刷。正面墙壁是柔和的黄色或橘黄色。在卧室兼起居室里的一面墙上镶有一面大镜子并摆放着一个大鱼缸。一套公司单元所能提供的只有粉刷成白色的一个鞋盒式的单人房间，一个走廊，一个合用洗手间和几个在门厅深处的淋浴器。

琼玛是在加入移民基地三个月后幸运地分租到这套公寓的；尽管她时常对自己说，“让合同见鬼去吧，”但她还是要乘下一班星际航天飞机返回地球；而且尽管她常常在以倒计时的方式计算着以前的房客在地球的休假年的结束时间，但她还是采取了行动把那套公寓弄到了手。那位房客的仿早期美式家俱和柯里尔——艾雅公司印制的图片已被存入了仓库，同时又租来了一些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家具。她还买来了克勒和杰克逊·波洛克的招贴画，而且现在在她的房间里炫耀地和这些画贴在一起的还有奥利希亚·奥斯汀的表现色情狂的平版印刷的画。

到家了，当琼玛随手关上房门，可以自己一个人睡上一夜时在心里高兴地说道。她甩掉鞋，险些踩到一个小包裹上，这包裹是通过她的邮件管道被送来并跳到接收篮里的。她捡起包裹，走到电脑控制台前坐下。重要的事先做：她敲入指令选择了一部维瓦尔第的曼陀林协奏曲。次要的事情后做，当“Ｇ大调双曼陀林协奏曲”开始它的快板乐章时，琼玛走进厨房去沏黄春菊茶。她打开食品接收箱，看到了这一周的定货。她打开包装，两包散装茶叶掉到了地上。她只订购了一包。

她用过滤匙舀起一些黄春菊茶，找出她的大茶缸，又从配水器中压出开水。她的蜂蜜用光了……真该死，我忘了定购了。琼玛将过滤匙放入茶缸里，让茶叶浸泡一会儿。

她回到控制台前时，行板乐章正好开始。这是一首弦乐三重奏，由提琴和中提琴与二把曼陀林节奏明快的低沉演奏欢快地交织在一起。琼玛在键盘上敲出了她的食品账单……查看着显示屏，发现账单上只给她记了一包散装茶叶的钱…… 她敲入指令进行更正，等待着将多出的一包茶叶加到账单上去。当显示器在显示她调整的内容时，她又敲入了电子邮件指令。除了偶尔地收到她那头脑不清的婶婶和一个同姓名的人的来信外，她还和一位姓罗切尔的护士保持着通信联系，罗切尔护士曾在地球区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疗中心培训过她。此外，那种奇异的棋类游戏或者叫做拼字游戏还从她在L区的表妹那里传来。今天，a字体开始闪过显示屏。这是她前夫的一封来信。在读了两行哀怨动人的伤心故事之后她按了消除键。

琼玛欣赏着她的鱼缸；蓑鱼在随着行板的节奏起舞，它们那有毒的鱼鳞在它们相互追逐时在水中漂来漂去。她想起了那个小包，于是打开了它：里面是一盘录像带。协奏曲开始进入快板的终曲乐章，响起了撼人的心魂的小提琴、中提琴和曼陀林的齐奏。琼玛把录像带装入了由电脑控制的录像机，然后敲了回放键。显示屏上出现的是乌尔里奇，带着他那最具超凡魅力的微笑。小提琴，中提琴，曼陀林。琼玛在那一刻感觉到了所有的这一切——迷恋爱情仇恨气愤宽恕热爱。这是小提琴。接着，猥亵尴尬羞辱贪欲。这是中提琴。最后，厌恶宿醉冷漠，带着某种程度的死亡。这是曼陀林。倾泻而下。

乌利在讲话：“你好，琼玛，我最珍爱的、没有回报的爱情怎么样了？”他似乎还是老样子。琼玛曾是他所教的新闻学专业的那个班上最受教师喜欢的学生。他不仅是一位教师，而且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他曾荣获普利策奖……后来他与妻子离了婚。小提琴，就像蜂蜜般甜蜜。但琼玛失去了那份蜂蜜般的甜蜜。

“猜猜看，谁被授予了你们那讨厌的移民基地学院的院长职位？”乌利仍然是以让谁猜什么问题这种方式开始他的谈话，永远是那种记者的风格，永远是那种公式主义的蠢货。他曾写过一本书，只有那一次——提前得到了相当可观的一笔稿费。可是那本书在市场上失败了，此外还受到了评论界耸人听闻的抨击。有一段时间乌利曾和琼玛幽会过。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从来没在一起睡过觉。中提琴，像蜂蜜一样倾泻而出。

“我可能会在28日到达，”乌利最后说道。“我在这里看着你呢。”他的图像变成了一片雪花闪光。琼玛已对乌利感到厌烦，她甚至转换了专业。她的确不具备当记者所需要的素质。因此琼玛选择了护理专业，去了新科隆救济院，在那里继续研究生学习并负责创伤病房，离开了父母和朋友，甚至离开了在地球区的乌利。曼陀林的声音。沉静。尽管如此，几年前在她离婚的时候，他还是提供了最好的感情上的支持。

进入齐奏乐段后，小提琴、中提琴和曼陀林一起奏出了解决的和声，经过急剧的转折达到了一个欢快的结尾。要是生活也像这美妙的音乐该多好。她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早已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琼玛给自己放洗澡水，等待着再循环方式启动。她脱去衣服，望着镜子里自己的身体，对于３３岁的人来说还算不错。不过也不是很健美。她已有好多年没做仰卧起坐了，而且酒也喝得太多。琼玛闭上眼睛，想起了乌利。

她坐进热洗澡水，关掉了水笼头。她回忆起了一件她已完全忘掉的往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肌分校时，有一次她去乌利的公寓参加一个班上同学的聚会，结果早到了一会儿，要用一下洗澡间。朱丽告诉她可以用，于是她推门走了进去。她推开门时乌利正从澡盆里站起身来去拿毛巾，她从镜子中看见了他裸露的全身。

琼玛在发抖，她睁开了眼睛。澡盆里的水是温热的；她站起身来，一边去抓毛巾一边向镜子里望着。她打开了太阳灯，闭着眼睛把身体擦干；她独自大笑起来。这完全像乌利在她未婚阶段里来看她的样子。她的安康顾问曾十分肯定地告诉她，这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有时这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这一阶段需要的只不过是克制。

玛丽安娜发现自己感觉好了一些；可是每天导入２００毫克的脱水吗啡，谁能不产生这种感觉呢？

今天是琼玛的休息日；玛丽安娜的另一位护士虽说还称职，但却很少给她以安慰。

自她进行第二次骨髓输入以来已有六天了，玛丽安娜开始有些担忧。

这另一位护士只知道紧张地忙来忙去，对玛丽安娜提出的任何问题，她只是说琼玛明天就会回来。

“我想要知道的只不过是输入的骨髓是否被吸收了。这要求过分吗……？”

“可——可是——琼玛明天就……”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但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在期待着我的亲属打电话给我。不论以什么方式，我总得知道有关情况。”

护士注入了脱水吗啡。“你已过了服药时间了，是吗？”

随着那药产生效力并将她的担忧包裹在一阵抚慰性的薄雾之中，玛丽安娜点了点头。“是的。我只是有点儿担忧。”然后她便飘然进入了无忧无虑的兴奋状态。

那护士接下了监控状态按键，便离开了。

玛丽安娜全神关注于她的电视电话上的停止光点，没有听到那护士离去的关门声。

安康诊疗仪发出的响亮的嘟嘟声和闪亮的指示灯惊吓了玛丽安娜，使她从梦中惊醒，一边乱踢一边哭着抱怨起来。

门猛地被推开，琼玛急步跑了进来，尽量显出快乐和关心的样子，同时极力忍受着狂饮后的头晕。“早上好……”

“收回你这假惺惺的早上好，让它见鬼去吧！”琼玛吃了一惊。“我要知道情况究竟怎么样了，现在就告诉我！”

“我们也在做同样的努力，玛丽安娜。如果你能放松一会儿做一次扫描，也许我们就能搞清……”

“这根本不起作用，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巴特勒没有回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来探望我的原因，不是吗？”

“没有人来探视你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你感染上肺炎。”琼玛站到了控制板旁，调到了扫描状态。

安康诊疗仪嗡嗡地轻声运转着，开始扫描玛丽安娜。

“琼玛，我真受够了，老是被冷落在一边，受到严密的控制，对我的问题躲闪拖延。我真……”

“你感到厌恶。”琼玛在读扫描数据。“感到厌恶和恐惧。没人愿意经受痛苦的折磨，但情况对你是有利的。你知道，我经历过这种痛苦……巴特勒也经历过，将近两个月……”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没人会死于这种病，没人会……”

“玛丽安娜，我想你不会在你父母来看你之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神经过敏的废人。”

玛丽安娜看着她的护士，极力抑制一阵强烈的呕吐感。“你这是最卑鄙不过的恶语伤人。”

琼玛紧紧握住玛丽安娜的手，看着她掌心上的生命线……无法确定它的长度。“我无意伤害你。”

“对不起——我知道我是在拿你们护士来出气。”

“别再为任何事情忧虑了，你根本承受不了的。”

“那么给我来些脱水吗啡好吗？”玛丽安娜从脸上摸下一绺头发。那整绺头发径直飘落下来，从她的上衣滑落，最后掉到她的毯子上。玛丽安娜惊呆了，吓得不知所措，只是要求再次给她导入吗啡。

患者迷迷糊糊地睡去后，琼玛检查了安康诊疗仪上的药物剂量。阻止月经和防上真菌感染的药物，正常剂量。抗菌素，小剂量。抗凝血剂，小剂量。四氢大麻酚，用来治疗恶心和失眠的药，正常剂量。等等，等等。为了安全起见，琼玛又开了一份抗菌素和抗凝血剂药的处方。大多数骨髓移植患者服用这些药至多一星期。在需要服用一星期以上的患者中大多数也不需要再做第二次骨髓移植。可是玛丽安娜——玛丽安娜的病情又要报给患者复查委员会了。

玛丽安娜正处于脱水吗啡药效最强烈的阶段，她的担忧和恐惧都已被排斥于次要地位了。这时电视电话呜叫了起来，传来接线员的声音：“叫人电话——新科隆的沃尔夫冈·海尔德夫妇打来的，在第L4区——找泰坦基地的玛丽安娜·海尔德——您接电话吗？”

“是的，我接！”

当玛丽安娜转向显示屏，看到雪花点逐渐转变为一条信息“请准备接收图像部分”时，她轻声地笑了起来。

“你好，亲爱的！”这是她父亲的声音，还是那么低沉。她想象着他的样子，一把花白胡子，神情恍惚，眼睛盯着他那一端的摄像机……在她这一端这些情景没被传送过来。“我和丽贝卡祝你工作一帆风顺。”

接着出现了一阵静电干扰，然后她听到了母亲丽贝卡的声音：“喂！祝你生日快乐，玛丽安娜！”她的父母一起唱了起来，间或被静电干扰打断，那歌声比他们实际的嗓音要优美。玛丽安娜大笑起来，笑得浑身发颤。她知道他们有一个大蛋糕，而且知道那是个草莓大蛋糕，是她母亲最爱吃的——并不是她最喜爱的。玛丽安娜讨厌草莓。

她母亲又开始在讲话，但不时地被一阵阵杂波所打断。“卡尔想——电话——但——害怕——挂断。”

她父亲在插话，也同样夹杂着一阵阵杂波的干扰：“我很高兴——没有勉强；他——高兴——没有——你——年的生活费权力——”

“——我们别再——那些——已是过去的——”

这时玛丽安娜由于大笑开始打嗝并出现过度换气，她叹了口气，使自己安静下来，妈妈和爸爸一点儿也没变，她感到又要发出一阵大笑，知道这部分地是由于服用那些药物所致，因而也没在意。

接着，她突然间感到强烈的孤独，感到极大的恐惧。她开始干呕。但巨大的恐惧使她不敢去按呼叫键，想到那按键可能已损坏，想到琼玛可能在护理另一个患者，想到一场灾难可能会杀死这基地上所有的人，想到她可能会一个人滞留在这里，被困在一个医疗站内。

她父亲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胡思乱想。“好啦，我们已打扰你很长时间了，孩子。现在我按下这个键，我们一边吃蛋糕一边等着你的回话。”

他们现在已吃完了蛋糕，玛丽安娜可以肯定。

“噢，是啊。你本应该在十月一日回到这里——我们过得最快活的一次！”

显示屏上“请准备好……”那条信息内聚为一个消逝的光点。接着是接线员的声音：

“如果您想传输一段回话，请讲。您有消除和在任意时间重新启动两个选择。只收百分之五的附加费。”

“好的，我讲。”玛丽安娜不想留下遗憾。她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转身朝向安装在她的电话机上的摄像机。“你们好，妈妈、爸爸……我不想让你们为我担忧——我染上了严重的流感……情况大有进展——我的工作很不错——我的监护者，安德烈·巴特勒，那是一个超常的——我正在结识各种各样的人——玛丽安娜极力控制住正在涌出的泪水，深深地喘了口气。

“请消除。”

接线员接了过来，只能听到她的声音。“请再说一遍……”

“消除，消除！”

玛丽安娜按下了呼叫键——但安康诊疗仪已抢先了一步，在玛丽安娜一开始发出尖叫时便通知了琼玛。

门开了，琼玛走了进来，手里还拿起注射器。

“该给你打针了。对不起，我正忙着，没能脱开身。”

打完了针，琼玛擦去了玛丽安娜额头上的汗……一直看着她安静下来并进入睡眠状态。

琼玛的传呼机叫了起来，于是她飞也似的跑出了医疗站。

过了一阵，接线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想再试一次回那个电话吗？

说话的是另一个接线员。这是一个金发姑娘。

玛丽安娜表示同意，然后开始敲入命令操作与她父母联系。

那天晚上一个无脸的男人进了玛丽安娜的房间并上了她的床。她注视着他，被可怕地迷住了，并对他身上没有肉体的气味感到吃惊……他在做各种事情来刺激她其他的感觉。她感到他们好像已互相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奇妙的沐浴在肉欲中的感觉，被某种月球式的情欲所吞没。她感到全身湿透，身体在好起来。这种感觉是如此妙不可言，以致她开始感到害怕。担心她脑子里这些泡沫式的妄想会在他脑子里炸开，携带着她和这些妄想一直升入清醒的意识。

她醒了过来，仍在随着那种节奏摆动。她的手掌和手腕在胸前摩擦着。她感到全身湿透并滴着汗。但当她举起手时，却发现了血。

“这不可能！”

他们已经给她服过药来制止这种情况。天啊，这不可能。

安康诊疗仪对她进行了扫描。当发现她的问题的严重性后，立即通知了夜班护士。

第二天早上，琼玛在护士站里一边看记录一边在品尝着她的第一杯咖啡。

这时，夜班护士长坐到了她旁边。“琼玛，昨天晚上我们差一点失去玛丽安娜。”

“什么——？！”琼玛的咖啡溢了出来。

“她现在已经没事了，但她失血过多。”

“怎么搞的？”琼玛去拿纸餐巾。

“炔诺酮抽吸管受到了腐蚀。”

“可安康诊疗仪是傻瓜式操作。”然后她突然止住了。“我知道，我本应检查一下。”

“你上个星期检查过了。”夜班护士长咳嗽了一声，又继续说道：“我想我们应该把玛丽安娜·海尔德转到晚期站去。她的肝部已开始感染。”

琼玛和经过全面检修的安康诊疗仪陪伴着玛丽安娜上了拥挤的穿梭快车。一种沉闷的轰鸣声使玛丽安娜感到一惊。“那是什么声音？”

“正在东南穹顶区干活的激光挖土机。”

“那次爆炸事故就是在那里发生的吗？”

“不是。那是片工业区。”

“琼玛，我能抽支烟吗？”

“我不应该让你抽。”琼玛从帆布旅行袋中拿出一支香烟和一只打火机。“可是……”她把烟插进玛丽安娜的嘴里并为她点燃。

玛丽安娜陶醉地喷出一口烟。“多谢了。”

穿梭快车停了下来。门开了，下去了许多人，又上来了许多人。两个男人走了进来，坐在紧靠琼玛和安康诊疗仪的座位上。其中一个男人转向琼玛。“对不起，女士，这里是禁止吸烟区。”

“对不起。”琼玛转向玛丽安娜。“我不想告诉你们，但你们不得不……”

坐在琼玛身边的两个男人转过身去并认出了玛丽安娜。

这时她也认出了他们。

他们曾一起乘坐过波波尔·富赫号星际交通船。向琼玛抱怨的那个男人立即改变了态度：“没关系，别介意。”

另一个男人低声耳语道：“她一定是去晚期站。”

琼玛和玛丽安娜听到了他的话。琼玛伸手抓住玛丽安娜的手，紧紧地握着。

玛丽安娜故意用低沉、粗哑的声音说道：“我以前来过这地方。他们已完全掌握了这一系统。”

两个男人红了脸，并开始尽量地避开玛丽安娜。

他们谈起了地球上的天气，显得有些紧张。

他们谈起了体育比赛，仍显得坐立不安。

他们仔细读着对面座位上方的立体广告。

那广告依次从大写字母到小写字母迅速地从一端闪现出来，到另一端消失：请抽库尔牌香烟。

这两个男人在下一站就下了车。

琼玛说道：“你认识他们，是吗？”

玛丽安娜叹了口气。“我不能责怪他们。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晚期站的房间要比医疗站的大得多。琼玛为玛丽安娜办了入院手续，安装好安康诊疗仪，又让她服了药，看着她睡下，然后才离去。

第二天玛丽安娜将见到那个绰号叫圆肉球的男孩子。他将和她同住一个房间。这是因为前一天一门激光炮的爆炸伤了好几个人，结果为新患者腾床位便成了当务之急。当琼玛告诉玛丽安娜，公司有一项政策，把接受骨髓移植的人叫做“顾客”，而把其他受伤和有病的人叫作“患者”时，她不禁大笑起来。

他们把圆肉球和她安排在一个房间里，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当她仔细观察了给他换药的过程之后她了解到了其中的原因。

护士离开后她对他说道：“他们把我们关在一起是想让我们像蔬菜一样烂掉。”

圆肉球低声地哼了一声算作回答。他提醒玛丽安娜注意：某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曾说到的有关痛苦的门槛的概念，在思维的某个点上意识的确会消失，再也不能接受任何进一步的痛苦。那位教授一定见过圆肉球。

琼玛曾对她说过，她觉得这个绰号讨厌、凶残而又无聊。

玛丽安娜在某种程度上同意琼玛的观点，但她又觉得这个绰号很贴切。

那天下午，或者说是晚上，玛丽安娜梦见了圆肉球：她看到他的上半身像一片斑驳的洋葱皮，是三度烧伤，到处都是水疤，全部五官都被烧坏了，烧焦了，眼睛、嘴唇、耳朵、鼻子和头发都难以辨认了。随着梦境的延续，一名护士将安康诊疗仪在他身体上方走过，给他擦洗和清除烧伤，去掉坏死的组织并挑开水疱，给他洗澡并擦干身体。接着，安康诊疗仪每隔一小时给他喷淋一次溶液，更换敷料。

玛丽安娜醒来时发现那护士又在护理圆肉球。她坐起来看着。护士从小圆盘中拿出一种药抹在圆肉球的烧伤部位，然后安康诊疗仪控制着一台叫沃尔多的器械在抹过药的烧伤部位上跑来跑去，挡住了玛丽安娜的视线。

最后，她禁不住问道：“你在为他做什么？”

“皮肤移植。”护士只短暂地回了一下头。“我们必须克隆出他健康的组织，以便覆盖最严重的烧伤部位。惟一的问题是，他全身都被烧坏了。我们只能利用他脚趾下的组织。我感觉就像在参加一个美国拓荒时期妇女们的大家缝聚会。”接着她说道：“我们不得不用尸体上的皮肤将他包裹几个星期。”

“但是，”玛丽安娜感到奇怪，“皮肤不是有两层吗？”

“这里涉及的技术是按分裂层移植，真皮和表皮一同使用。”

“我叫玛丽安娜。你叫什么名字？”

那名护士头也不抬地回答道：“莉萨。”

玛丽安娜感到受了冷落，向后一仰靠在枕头上。莉萨把那男孩的安康诊疗仪调到监控状态后准备离去。“对不起，请问他的真名叫什么？”

“尤辛。他来自自由巴勒斯坦，L2区。”

玛丽安娜一阵发抖。“你知道琼玛什么时候回来吗？”

“她正在医疗站的另一区值班。她可能明天回这里来；你的药都已编好了程序。”

“可是……”

“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或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好了。”莉萨的传呼机尖厉地叫了起来。“再见。这是值班呼叫。”

圆肉球的啜泣声使玛丽安娜感到不寒而栗，但用了药之后她平静了下来，在暂缓痛苦的安慰中睡去。

我感到活得很痛苦。

第二天醒来时玛丽安娜感觉好了一些。她准备早饭饱餐一顿，可突然想起了要做静脉导入。她看了一眼圆肉球，脑子里闪出了一个主意。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那男孩没有反应。她咳了一声，屏住呼吸。“如果你能听见我说话，就点一下头。”

他点了头。

她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别人叫你圆肉球你介意吗？”没有反应。“你不介意的话就点一下头，介意就点两下头。”他点了两下头。“好的，尤辛。”

门开了，莉萨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

莉萨走到她的患者的控制台前，调了调旋钮，然后敲入了一个程序。“他昨晚影响你的睡眠了吗？”

“没有。”接着她说道：“尤辛是他喜欢用的名字。他不愿意别人叫他圆肉球。真的一点儿也不愿意。”

莉萨和蔼地笑了。“你对他讲话了？”

“他会点头。点两下头表示是，一下表示不。”

莉萨从控制台旁抬起头来。“你能肯定吗？”

“如果你不信我的话，你可以看看他！”

莉萨看到她的患者缓慢地，但却是有意地点了两下头。

“你是第一个得到他的回答的人。扫描仪上未显示出任何脑部损伤，但我们一直没有获得任何反应。我们还猜测他是遭受了某种脑震荡呢。”

“你们只是没有问至小沿当的问题。”

“显然是这样。”莉萨又向安康诊疗仪的程序敲入了几个指令。

“你在做进一步的检测吗？”

“实际上，他就要做手术了——修复手术和整容手术。”

“我原以为你们已对他不抱希望了。”

“他的情况一直很危险，但他没有再出现重大的感染，而且植皮也在被吸收。”莉萨又按下一个按键，几扇帷幔把她和尤辛围在了里面。“此外，他所属的工会在支付所有的账单。”玛丽安娜能够看到安康诊疗仪移动到尤辛的头上，带着轻微的嗡嗡声和嘟嘟声开始了操作。

“这是什么手术？”

“视觉纤维植入……近视和色盲还是要比根本没有视力好。”

玛丽安娜思考着莉萨的话，斟酌了一会，便睡着了。

当晚在玛丽安娜睡着后，琼玛设法从她在另一区的值班时间里抽出一小时前来看她。琼玛看到莉萨仍在工作，在尤辛身上操作着安康诊疗仪感到很吃惊。

“玛丽安娜情况怎么样？”

“她在坚持。你听说她和圆肉——”她突然停止，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和尤辛对话的事了吗？”

“没有。”琼玛停了片刻。“有人讲到有关尤辛的事，我太忙没有听。”她查看着安康诊疗仪的控制台，看着玛丽安娜关键信号的螺旋状尖峰曲线和伴随的嘟嘟声。琼玛极力控制住了一个要打出的哈欠。

“你应该去睡觉，琼玛。这种两班连续值班是加倍的胡闹。”

琼玛笑了起来。然后她敲入了监控状态。“晚安，莉萨。”说完她离开了。

半小时后，玛丽安娜的关键信号变得一团糟。莉萨急步冲到控制台前，发现问题后，打电话向别的区要一台呼吸器。

琼玛进了一家酒吧。她要了一杯酒来到一个小隔间。在临近的一个小隔间里，坐着巴特勒，一副温怒样子。为了什么？

巴特勒抬起头来看见了琼玛。

“琼玛！这里有地方。”

从巴特勒的表情琼玛看得出她不想谈话，她只是想找个人沉默不语地从其身上获取些精神能量……除此之外行政管理者们还能要求什么呢？好在琼玛有个问题要问巴特勒。她知道巴特勒不会愿意听这个问题的，但这个问题她憋在心里已有几天了，一直想问巴特勒，这几天她觉得有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那么漫长，好像没有尽头。这将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问题，但如果不问，它会烂在她心里的。与人共享自己的忧虑会减轻痛苦。

琼玛面对着巴特勒坐下。“为玛丽安娜向顾问复查委员会提的申请有结果了吗？”

“别问这件事。”巴特勒转过身去回避着。“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

“可是你也知道，除非再进行一二次骨髓输入，否则在玛丽安娜身上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回旋加速器式的滚雪球效应的！”

“你要知道，这是最后的决定。”

琼玛在心里从１数到１０，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早就想发誓，这事关系一个人，一个叫玛丽安娜·海尔德的人的生命。难道现在的条件只有利润率吗？”

“投票结果是３票对２票，反对，”巴特勒解释道。“我投的赞成票——她是一个好统计员——但你是了解复查委员会的。”

琼玛真想把她的空玻璃杯扔向巴特勒的脸；巴特勒知道琼玛的母亲就是因为复查委员会推迟对她做肝移植而死去的。“对不起，琼玛。我也不想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们都因未能获得器官移植的批准而失去过亲人。我失去了一个叔叔……”

琼玛在想，也许我可以逼她吃下这只玻璃杯。

三天后当玛丽安娜醒来时，琼玛坐在她的身边。“我真不愿意告诉你，但我们不得不中断你的脱水吗啡的使用。你瞧，又出现了短缺。”

玛丽安娜向尤辛的床望了一眼：是空的。“尤辛去哪儿了？”

“坐在空气椅里散步去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玛丽安娜看上去放心了。“在以前的那个医疗区时我最讨厌的就是单独和那该死的安康诊疗仪在一起……这并不是因为尤辛是一个更健谈的人！”

琼玛大笑起来。“他们在考虑让他搬走，认为他烦扰了你。后来莉萨打了个报告。”说完她看了一眼玛丽安娜：她那蓝色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爱心和忧虑，并尽力在微笑着。

“过去几天你一直很危险，”琼玛说道，“你的肝部感染时我们险些失去了你。”

“我很快就要死了，是吗？”

琼玛沉默了，持续了好一阵。“我不想对你说谎——情况看上去很不妙。你度过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玛丽安娜开始哭了起来，她的双肩由于恐惧和疲惫而剧烈地颤抖着。“我真害怕。”

琼玛想尽力安慰她。门开了，玛丽安娜坐了起来，极力使自己恢复平静，并装出一副快乐的表情。

尤辛坐在他那发出隐约的嗡嗡声的空气椅里进来了，莉萨跟在他后面。

他来到玛丽安娜跟前，勉强地露出一丝微笑。

玛丽安娜对安康诊疗仪和莉萨在尤辛身上实现的变化大为惊叹：他有了一双淡褐色的眼睛，两个耳朵，一个在绷带中凸起的鼻子。“看到你好起来了真让人高兴。”她为他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感到相当的气愤。他朝她点了点头。

莉萨快乐地宣布道：“他不久就要出院了。”

琼玛瞪了莉萨一眼。她意识到自己出了错，极力地补救。“你感觉怎么样，玛丽安娜？”

“不见好转，但也没有恶化。”

琼玛对莉萨说道：“你还不该让尤辛回到床上去吗？”

“说得对”。莉萨将尤辛抱到床上，并在安康诊疗仪的帮助下扶他躺下，调整到舒适的姿势，并盖上毛毯。

那天晚上玛丽安娜的病情开始恶化。安康诊疗仪开始操作，给护士发去了传呼信号，并在给玛丽安娜做了各种准备之后，用激光手术刀在她的气管上切开一个口子以保证呼吸。

玛丽安娜在痛苦中无声地尖叫着，既听不到，也感觉不到。

护士进来了，跑到安康诊疗仪控制台前并敲入了一个导人脱水吗啡的命令。控制台上显示出了回答：护士的命令，没有脱水吗啡。

她按下了优先程序键，安康诊疗仪通过玛丽安娜的导管导入了脱水吗啡。

玛丽安娜再次感到了那种兴奋，并平静无声地接受了。她上升到了唯我论状态的顶点，使其具体化，但又对裂开大口的对往昔的回忆感到恐惧。

护士惊恐地看着关键信号监视器。原来的跳动的曲线拉直成一条水平的绿色空白区，原来嘟嘟声也变成了无声的白杂波。

琼玛冲了进来——看到安康诊疗仪在用床单盖上玛丽安娜的脸时停住了。她转向护士：“出了什么事？”

“顾客停止了呼吸……”

琼玛极力使自己保持平静。“我看到了。”

“我按了优先程序键，给顾客导入了脱水吗啡，接着她便出现了休克并停止了呼吸。”

“你按了什么——？！”琼玛踉跄着，几乎失去了平衡。

“是在我的指令下进行的。我是在尽力拯救她的生命。”

琼玛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地呼出，接着又吸了一口。护士关掉了安康诊疗仪。“顺便说一句，我想请你给我写一封推荐信——”

“你这愚蠢的——”这简直太过分了。琼玛向她猛扑了过去。“这愚蠢的母狗，该死的荡妇！”她用双手扼住了那护士的喉咙，拼尽全力毫不留情地掐着。

突然，尤辛的安康诊疗仪从后面举了过来，向琼玛注射了脱水吗啡。

玛丽安娜被涂上了一层防腐剂，然后被送上了下一趟的外线穿梭快车以搭乘波波尔·富赫号星际交通船，这艘太空船现在已安装了完备的防辐射装置。她将被送往在新科隆的她父母那里安葬。

在同一艘太空船上的还有琼玛，她已辞职，并被付给了解雇费和在公司中五份股中的三份。

尤辛仍留在那个小医疗站里，即将被转往L区作进一步的手术治疗。

在Ｌ区情况会有所不同，琼玛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同时还意识到她不能在泰坦基地上去迎接乌利了。放松，她告诫着自己，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 《灶神星畔受困记》作者：艾·阿西莫夫

“你别那样走来走去好不好？”华伦·摩尔躺在卧铺上说。“那对咱们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咱们真是万幸啊，这个舱还是密封的，对吧？

马克·布兰顿一下子回过身来，恶狠狠地对着他。“我很高兴你对这种局面还能感到庆幸，”他恶意地厉声说。“当然，你并不知道我们的空气供应只能维持三天。”他带着挑畔的神情继续踱起他那被打断了的方步来。

摩尔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回答道：“那样浪费精力只会使空气更快地消耗完。你为什么不学学麦克的榜样呢？他完全处之泰然。”

“麦克”就是迈克尔·席亚，前不久还是“银色皇后号”飞船的机组人员。他那矮胖的身躯正靠在舱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双脚搁在唯一的一张桌子上。他听到提起他的名字就抬起头来，呲牙咧嘴地笑起来。

“有时候你们得提防发生这类事情，”他说：“冲进小行星群是件冒险事。我们本来应当绕得，那样时间虽然长点儿，可是安全。然而船长不干，非要照预定计划办，想冲过去，”麦克厌恶地啐了一口，“就把我们搞成这样了。”

“绕行’是怎么回事？”布兰顿问。

“噢，我们理解麦克伙计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在黄道面之外标绘一条避开小行星带的航线。”摩尔回答。“就是那么回事，对吧，麦克？”

麦克犹豫了一下，谨慎地应声说，“对……我想就是那么回事。”

摩尔随和地笑了，继续说道：“不过，我不想把过错全都归咎于克雷因船长。恐怕在那块花岗石撞穿咱们飞船之前五分钟，船上的推斥网就已经失灵了。那不能怪他，虽然我们实在不该一味依赖那张网，而应该设法闪避。”他深思地摇着头，“‘银色皇后号’业已粉身碎骨了。咱们这部分船舱居然完好无损，而且还保持密封，真是吉星高照。”

“华伦，你对运气的看法实在荒诞，”布兰顿说，“我认识你这么久了，你始终秉性难移。咱们现在在栖身的船舱只是飞船的十分之一，只有三个完整的房间，空气只够用三天，看不到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你还厚着脸皮胡扯什么好运道。”

“和那些撞上小行星时当场毙命的人比起来，运气确实不错.摩尔回答。

“呕？你这样想吗？好吧，我可以告诉你，和我们不得不将遭受的痛苦比起来，当场死亡确实不算坏。’窒息而死可是个受洋罪的死法。”

“我们可以找条出路，”摩尔抱着希望提议说。

“为什么不面对现实呢！”布兰顿满脸通红，声音颤抖，“我告诉你，我们完蛋了！彻底完了厂

麦克迟疑不定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干咳了一声，以引起他们注意。“好啦，诸位，要知道我们大家同处险境，我看怨天尤人都没用。”他从衣袋里掏出个装满淡绿色液体的小瓶来，“这是上等的贾勃拉，我还不致于小气得不肯拿出来公诸同好。”

布兰顿一天多以来头一次显出高兴的样子。“火星上的贾勃拉水！你怎么不早说？”

但是他刚伸手去接，一只有力的手就抓住了他的腕子。他抬头一望，正碰上华伦·摩尔那双冷静的蓝眼睛。

“别傻了，”摩尔说，“这点儿东西也不够让我们醉三天的，你们想要干什么？想现在狂饮一番，以后再清醒地缓缓死去吗？咱们省下这东西，等到最后六小时时空气窒息、呼吸困难的时候再用。到时候咱们一块儿把它一饮而尽，就再也不知道、不在乎结局什么时候来临了”

布兰顿的手不情愿地松开了。“见鬼，华伦，你身上要是割破了，准得流出冰来。到了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方寸不乱，”他对麦克作了下手势，瓶子又给装起来了。布兰顿走到舷窗边向外面眺望。

摩尔走过去友善地把一只手搭在那个年青人的肩头。“干嘛这么想不开呢，伙计？”他间道，“这样下去你会挺不住的。要是你老这洋，到不了二十四小时你就发疯。”

布兰顿没回答，凄苦地注视着几乎充盈了整个舷窗视野的那个星球。摩尔又继续说“你盯着灶神星看，也一点没有用处呀。”

麦克·席亚也慢慢凑到舷窗前来。“只要咱们能下去降在灶神星上就脱险了。那上面有人。咱们离那儿有多远？”

“根据它外观大小来判断，不会超过三。四百英里。”摩尔答道，‘你一定记得它的直径只有二百英里吧。”

“距离得救，三百英里，”席亚嘟嚷说，“对我们说来和一百万英里没什么两样。要是有个办法能使咱们脱离这个破壳子眼下运行的轨宣就好了。你们想啊，要能想办法推咱们一把，就会往下坠落了。这羊做决不会有坠毁的危险，因为那个是小星球没多大引力，连一块奶山蛋糕都摔不碎。”

“可它有足够的引力把我们留在目前的轨道上，”布兰顿反驳说：准是飞船失事之后，我们躺着失去了知觉的时候它把咱们滞留住厂。但愿它再近点儿就好了，咱们也许能在上面着陆。”

“灶神星，古怪的地方，”麦克·席亚说。“我上去过两三次，那地宁真新鲜！全盖满了象雪的东西，可又不是雪。我忘了他们管它叫什么了。”

“是冻结的二氧化碳吗？”摩尔揭示道。“对了，干冰，碳物质，就是那东西。他们说灶神星闪亮耀眼就是玄造成的。”

“当然啦！它使灶神星有很高的反照率。”麦克半信半疑地看了摩尔一眼，决定不再追问下去。“由于那种雪，很难看清星球上面的情形。不过你要是仔细看，”他用手指着说，能看见小灰点。我想那就是本奈特的拱形屋，他们那个观察站就设在那一带。再往上是卡洛恩的拱形屋。那儿是燃料站，就在那儿。还有好多其它设施哪，不过我看不见。”

他迟疑了一下，转向摩尔说：“你听着，头儿，我一直在琢磨，他们一听说失事的事一定会找咱们吧？我们离得这么近，灶神星上一定很容易发现咱们吧？”

摩尔摇摇头。“不，麦克，他们不会找咱们的。一直要到‘银色皇后号’未能按计划抵达预定地点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失事的事。你清楚，撞上小行星的时候，咱们连发出ＳＯＳ讯号都来不及，”他叹了口气，“灶神星上那些人也不会发现我们。我们目标大小了，尽管距离很近，除非他们知道所要搜寻的物体和方位，否则看不见我们的。”

“嗯，”麦克在沉思，额头皱起了道道皱纹，“那么说咱们必须在三天之内设法到达灶神星。”

“这正是症结所在，麦克。要是我们知道怎么才能作到这一步就好了。呃？”

布兰顿突然发作起来。“你们俩别他妈瞎扯淡了，想点办法好不好？老天在上，想个办法吧。”

摩尔耸耸肩，没答理他，又回到铺上。他惬意地靠在那儿，看起来无忧无虑，但是两盾间浮现的细小皱纹说明他在凝神思考。

他们身陷困境，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又把前一天发生的事回想了一遍，这大概已经是第二十次了。

当小行星撞上飞船，把它撞得四分五裂时，他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有多长时间他不知道，他的表已经碎了，又没有别的计时器。醒过来时他发现他和同舱的马克·布兰顿以及机组人员麦克·席亚已是“银色皇后号”这截仅存的残躯上仅有的乘员了。

这截残部目前正围绕着灶神星轨道歪歪斜斜地飞行。就眼下而言，环境还相当适意。食物储备够吃一星期的；舱里装有局部引力发生器，可以使他们保持正常体重，这装置还能无限期地继续工作下去，肯定要比空气维持的时间更长；照明系统不太理想，不过迄今为止还未失灵。

然而，隐患正埋伏等待着他们，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空气只够用三天！况且并非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令人沮丧的情况了：暖气也没有了，不过飞船在真空的宇宙空间散热很慢，要过很时间才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更为严重的事实是他们所在的这部分船身既没有通讯工具，也没有推进系统。摩尔一再叹息。要是有一台完好的有燃料的喷气发动机的话，一切就都妥了。只要在右侧发动一下就能把他们安全地送上灶神星。

他眉字间的皱纹更深了。怎么办呢？他们只有一套宇宙服、一枝热射线枪和一枚雷管。这些是彻底搜索了飞船残余部分一切能进得去的地方之后获得的全部空间装备。真可谓是遭逢绝境了。

摩尔又耸耸肩，站了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他仍然在深思，机械地把水喝了下去。这时，一个念头蓦地闪过他的心头，他出神地看着手里的空怀子。

“喂，麦克，”他说，“咱们存水的情况怎么样？真邪门儿，我以前竟没想到这件事。”

麦克一幅惊诧莫名的神情，眼睛瞪得老大。“你不知道吗？头儿。”

“知道什么？摩尔不耐烦地问道。

“全部用水都在我们这儿／他一挥手作了个囊括无余的手势。他说完后看到摩尔那迷惑不解的表情，又进一步补充说：“你不明白吗？总水箱在我们这儿，也就是储存全船全部用水的那个水箱.他指了指一面舱壁。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隔壁有个装满水的水箱吗？

麦克使劲点点头，“对啊！一百英尺见方的大水箱，还有四分之三满着呐。”

摩尔很惊讶。“那就是说还有七十五万立方英尺储水。”接着又突然问道：“它怎么没从断裂的水管漏掉呢？”

“只有一条供水总管道，从这个舱外面的走道通出去。小行星撞上我们的时候我正在修理总管道，必须把总开关关上。我苏醒过来之后把通咱们这个舱的龙头管道打开了，现在只有这一条管道开着。”

“噢，”摩尔内心深处涌现出一个奇特的想法，但那只是在脑际索绕的一个初具雏形的念头，他此刻无论如何也不会公诸于众的，他仅仅意识到他刚刚听到的这个情况有点名堂，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可是他又说不出所以然。

这其间，布兰顿一直在默默地倾听席亚的叙述。此时他发出了一阵短促而冷涩的笑声。“依我看，命运真会跟咱们开玩笑啊，首先，它把我们放在距离安全地带只有飓尺之遥的地方，就是可望而不可及。

“其次，它给咱们准备了一星期的食物、三天的空气、还有够用一年的存水。一年的存水啊，你们听见了吗？咱们有的是水，可以喝。可以漱口、可以洗洗涮涮、可以洗澡、可以想拿它干什么就干什么。水啊，去他妈的水吧！

“哎，别那么悲观，马克，”摩尔说，想要缓解一下那个年青人的忧郁情绪。“假设我们是灶神星的一个卫星——我们实际上也确是如此，固而我们有自己的公转与自转周期；有赤道和轴。咱们的‘北极’位置在舷窗顶部某个指向灶神星的部位上，咱们的‘南极’则在水箱背后背朝灶神星的某个部位上。好啦，作为卫星，我们还有个大气层，现在，你们瞧，又有了个新发现的海洋。郑重其事地讲，我们的处境还不算太糟。咱们的大气层能维持三天。咱们可以吃双份口粮、水可以喝个透饱。咱们有的是水，就是放掉……”

刚才他头脑里初具雏形的那个念头突然间臻于成熟和定型了。伴着他上在那番话尾音的满不在乎的手势也骤然在空中凝滞住了。他的嘴巴骤然合拢，头部猛一痉挛。

但是布兰顿还沉浸在他自己的思路之中，没注意到摩尔奇怪的动作。“你怎么不把你的卫星比拟说讲完啊？”他挪榆说，“是不是你这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沾不愉快的现实的边啊？假如我是你，我就这样讲下去。”他模仿起摩尔的腔调来：“这个卫星目前是宜于居住的、也是有人居住的，不过，由于它的大气层将在三天之内逐渐耗尽，它即将成为死亡世界。喂，你怎么不作声啊？为什么你非得要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啊？你没看到……怎么回事？”

最后一句话是一声惊呼，摩尔的动作也确实令人吃惊；他突然站了起来，用力在自己的前额上拍了一下，就默然地僵在那儿了。两眼渐渐眯成了两道细缝，凝视着远方。布兰顿和席亚惊异无语地注视着他。

忽然，摩尔喊了起来。“哈哈！有了。我怎么早没想到呢？”他的喊声低了下去，变成了莫名其妙的低语。

麦克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掏出那瓶贾勃拉水，但是摩尔急躁地摆手表示拒绝。这时候，布兰顿不加警告地挥起了右拳，猛击在毫未提防的摩尔的下巴上，把他打倒在地上。

摩尔呻吟着，抚摸着下额，颇觉愤慨地间道：“这是为什么？”

“起来！我再给你一下！”布兰顿喊道。“我再也受不了了。你那番说教，那套异想天开的废话，我听够了，腻透了。你简直是发疯了”

“发疯？没有的事。我不过是有点儿兴奋过度了。老天在上，你们听着，我认为我有办法……”

布兰顿气热汹汹地怒目相向。“哼，你有办法，是真的吗？用某种愚蠢的计划让我们满怀希望，结果不过是空欢喜一场。我不听那一套，你听见了吗？我要给这些水找个实际用处，用它来淹死你，这样还可以省下点儿空气。”

摩尔按捺不住了。“听着，马克，没有你的事。我单独干，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也不想要。要是你那么肯定就要活不成了，又那么害怕，干嘛不解脱你的烦恼呢”咱们有一枝热射线枪和一枚雷管，这两件武器都靠得住。你可以任选一样来自杀，席亚和我决不干涉／

布兰顿翘起嘴唇，无力地最后作出一点儿挑战的姿态，接着就下子完全屈服了。“说得对，华伦，我听你的，我……我觉得自己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我不大舒服，华伦。我……我……”

“哎，这就对了，小伙子。”摩尔真诚地为他感到难过，“轻松点儿，我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是你一定不能认输，要斗争，否则你真会精神完全错乱的。现在你试着去睡会儿，把事交给我办。局面还是会有转机的。”

布兰顿一只手按住疼痛的额头，踉踉跄跄地走向卧铺，一头睡倒在铺上。无声地呜咽摇撼着他的身躯。同时，摩尔和席亚心事重重地悄然立在一旁。

最后，摩尔用胳膊时轻轻推了推麦克，“来吧，”他小声说，“咱们忙一阵。我们一定要马到成功。五号气塞舱在走道的尽头，是吗？”席亚点点头，摩尔继续问：“密封吗？”

“噢，”席亚想了一会儿之后说，“内层门当然没问题，可是外层门我就完全不清楚了。就我所知那道门可能是格筛式的。你知道，当我检查舱壁密封性能的时候，我没敢打开内层门。因为如果外层门有什么毛病的话，那就呼噜一下全完蛋了！”他说着作了个极其富于表情的手势。

“那咱们现在要搞清楚外层门的情况。我必须想办法到舱外去，我们不能不冒这个险。宇宙服在什么地方。”

他从碗橱里把仅有一套宇宙服抓出来甩到肩膀上，领先走进贯通船舱舷侧的长长的通道。他从一扇扇关闭的门边走过，在这些道们的密封屏后面原本是一间间乘客住舱，现在已成了暴露在太空之下的一个个空洞。通道的尽头就是五号气塞舱那扇紧闭着的门。

摩尔停下来小心地检视它。“看起来一切正常，”他说道，“不过门外边怎么回事可说不准。上帝啊，但愿它还能行.他皱了皱眉。“当然，我们可以把整条通道用作气塞舱，用我们住舱的门作为内层门，这扇门作外层门，但是那样要消耗掉我们的一半空气储备，我们可花不起那样的代价……哦！”

他朝席亚转过身去。“现在可以了。指示器表明上一次使用气塞是进舱，因此它里边应该是充气的。先把门开一条小缝，要是有咝咝的响声，赶紧关上。”

“动了，”控制柄移动了一点儿。门上的机械装置在碰撞的冲击下受到了剧烈震动，以前启闭时毫无声息，此刻却发出了粗厉刺耳的噪音。不过它还能用。气塞的左侧出现了一道窄窄的黑缝，说明门已在滑糟上滑动了几分之一英寸。

没有听到咝咝声！摩尔焦急的神色缓和了几分。他从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把它贴近裂缝。假如漏气的话，纸片在向外流动的空气推动下，应当固着在那里不动。然而它跌落到地上。

麦克·席亚把食指放在嘴里含一下，再把它贴近裂缝。“感谢上帝，”他透了口气说，“没有气流迹象。”

“妙，妙，把门开大。起动！”

摇柄又动了一点儿，裂缝开得更大了。还是没有气流。很慢很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门吱吱嘎嘎地开得越来越大了。两个人屏住呼吸，深恐那外层门虽测没有被撞出破洞，却已经是摇摇欲坠，随时都会垮下来。但是它屹立不动！摩尔欣喜若狂地钻进了宇宙服。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麦克，”他说，“你就坐在这儿等我。我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但是我一定回来。热射线枪在哪儿？你拿了吗？”

席亚把枪递给他，问道：“可你要去干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摩尔正要扣上头盔，他停顿了一下。“在舱里你听见我说咱们有的是水，放掉些都没关系吧？对，我反复盘算了这事，主意还真不坏。我这就去放掉它。”他没有再作解释，走进了气塞舱，把感到迷惑不解的麦克·席亚丢在后面。

摩尔的心砰砰直跳，等着外层门打开。他的计划非常简单，但要完成却不容易。

发出了一阵齿轮的吱嘎声和刺轮的摩擦声。空气呼啸着冲向浩渺的太空。他面前那扇门滑开了几英寸，又停住了。有一瞬间，摩尔认为它开不开了，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但是屏门在抖动了几下、嘎嘎地响了一阵后，终究还是全滑开了。

他卡嗒一声扣上磁性抓钩，小心翼翼地向宇宙空间迈出一只脚。他笨拙地一路摸索着移动到飞船一侧。他以前从来没有在辽阔空间中的一艘飞船外面呆过，当他如同腾云驾雾般地紧依着他那立足不稳的栖身之地的时候，一阵强烈的恐惧向他袭来。刹时间他感到一阵眩晕。

他闭上眼睛。有五分钟之久他悬在那儿一动不动，紧抓住一度曾是“银色皇后号”的这段残躯平滑的舷侧。磁性抓钩牢牢地吸住了他，当他再度睁开眼时，感到自信心已经恢复了几分。

他环顾四周。失事以来他第一次看到了整个星空，而不仅是他们的舷窗所展示的灶神星的景象。他急切地在空中找寻那有蓝白色斑点的小星球，它就是地球。他常常觉得好笑，宇宙间的旅行者在扫视星空时总是把地球当作首要的目标。但是此刻他不再感到这种情形有什么滑稽之处。然而，他的搜寻是徒劳的，他所在的这个方位看不见地球，它和太阳一定都隐湍在灶神星的背面。

不过，有许多别的星球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木星远在左方，那是颗肉眼看去只有豌豆粒大小的亮星。摩尔还看到了它的两颗卫星。也能看到土星，它愿属光度较低的某个星等中一颗明亮的行星，从这儿看起来却可以和地球上见到的金星比美。

摩尔原先预料会看到大量的小行星（他们正困在小行星带当中），但宇宙却出人意外地显得空荡荡的。有一刹那他觉得看到了几英里以外有个什么物体疾驰而过，但是速度太快了，只见到个飘渺闪忽的影象，他无法肯定是不是幻觉。

当然，还有灶神星。它几乎正在他脚下，象个挨得很近的大气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天空。它平稳地浮在空中，洁白如雪。摩尔怀着热切的向往注视着它。他想，只需对飞船的舷侧狠命地踢一脚，就会使他自己朝灶神星方向坠落下去。他或许会安全着陆，再设法援救其他人。不过这一手太冒险，他可能进入一个围绕灶神星运行的新轨道。不，一定要采取更为妥善的办法。

这下提醒了他不能再浪费时间。他审视了一下飞船的舷侧，寻找水箱的部位。但眼前一片断舱残壁，参差不齐、支离破碎。他犹豫了。显然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先走到他们住舱那这着灯的舷窗外，再从那儿确定水箱的位置。

他小心沿着飞船外壁行动艰难地推进。在距离气塞不到五码的地方。平整的舱面突然中断了。前是个张着裂口的大洞，摩尔认出来这儿从前曾在挨着走道尽头的那间住舱。他战栗起来，说不定他在这几间住舱里会碰上肿胀的死尸。船上大部分乘客他都认识，许多人他直接接触过。他努力克服自己的神经质，迫使自己继续这段艰险的旅程，朝目的地前进。

现在他遇到了第一个实际困难。住舱本身有不少零件都是用有色金属材料制成的，磁性抓钩只适用于飞船外壳，对于飞船的许多内部结构全然无用。摩尔没想到这一层，直到他发现自己突然顺着一道斜坡滑了下去，抓钩完全失效了。

他赶紧抓牢近处一个凸出物，拽着它慢慢用力返回到安全的地方。 他躺了一会儿，简直快喘不过气来了。从理论上说他在这宇宙空间应该是完全失重的（灶神星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他的住舱装设的局部引力发生器在起作用，而又没有其它引力发生器来抵销其作用。随着他不断地移动位置，引力发生器对他的作用力也不断突如其来地变换方向。若是他的磁性抓钩突然脱开，可能会把他完全甩离飞船。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显然这项工作要比他原先设想的更为困难。 他很慢很慢地匍匐前进，每进一步都要先找一下抓钩是事稳当。

有时候不得不兜个圈子才能前行几英尺，或者不得不奋力爬越过一小片一小片有色金属材料结构的部位。引力发生器始终在拖后腿，使人精疲力尽。它在他往前行时进不断改变引力方向，使得原本是水平的地板和垂直的舱壁变得颠来倒去，角度混乱不堪。

他仔细地检视着途中遇到的一切物体，但是收获甚微。不外是些在出事时甩出来的桌椅什物，现在已成了太阳系中独立物体了，不过他设法检起了一架小型单筒望远镜和一支自来水笔，把它们装到口袋里。就目前来说，它们毫无价值，但不知怎么的，它们却使人倍觉这段穿越一艘毁灭的飞船舷侧的可怕行程确是眼前逼真的实事。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他艰难地朝着他认为是舷穿所在的地方缓缓推进。汗滴流到了眼睛里，并且使他的头发缠结成一团。浑身肌肉由于长时间的紧张而开始酸疼。他前一天受到过生死关头的考验，如今还惊魂未定，精神开始动摇，开始支撑不住了。他感觉这匍匐前进的行程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要一直这样爬下去，永无穷期。他正在奋力爬越的这段路程的目的地似乎已无关紧要，他只是一心想着必须前进、前进。一小时以前他和布兰顿以及席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似乎已成为遥远迷膝的往事，至于两天以前的那种更正常的时光，他已经完全忘怀了。他眼前只有七扭八歪的舱壁，他那走马灯一般的头脑里只想着说什么也要到达某个不可知的目的地。抓牢，使劲儿，用力爬过去，摸索铁合金部位，翻进一个个曾经是房舱的豁口，又一次次地翻出来。摸索，拽住爬过去，摸索，拽住爬过去。啊！灯光。摩尔停下来。要不是他紧依着舱壁就摔倒了。灯光好象使事情一下子明朗化了。那是舷窗，不是他经过的许许多多漆黑阴森的舷窗，而是一个生气盎然的、明亮的舷窗。窗后面是布兰顿。他深吸一口气，顿觉全身振奋、精神清爽。现在他眼前的目标是明白无误的。他朝着那生命光亮爬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他伸手触到了它，他终于到了。他扫视着那熟悉的住舱。天晓得，他心里并没有什么庆幸的逻想，而只有某种实际的、近乎自然的想法。布兰顿还睡在卧铺上，他的面容憔悴干皱，但是脸不时掠过一缕微笑。

摩尔举起拳头想要敲敲窗。他迫不及待地想和什么人谈谈话，就是打打手语也好。不过最后他不还是克制住了。小伙子也许梦见了家，他年轻、敏感、吃的苦头不少了，让他睡吧。等他的打算成功了（假如能成功的话），再叫醒他也不迟。

他认准的舱内紧靠水箱的那面舱壁，设法从外面确定它所在的位置。这毫无困难，水箱的后壁隆起了一大截。摩尔惊叹不已，它居然未被撞破简直是个奇迹。或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

虽然水箱在飞船残部的另一侧，要过去却不难。以前曾有一条差不多可直通水箱的走道。“银色皇后号”完好无损的时候，这条走道是水平的。现在由于局部引力发生器不平衡的作用力，它好象成了一道陡坡。不过因为它全部地铰钢结构，从而为摩尔开辟了一条捷径，他在小心而缓慢地跨过通往水箱的这二十多英尺的路程时，再没有抓钩不稳当的问题了。

现在到了决定性的最后关头了。他觉得应该先休息一会儿，但是他内心的兴奋越来越强烈，还是趁热打铁。他挪动到水箱凸出部分的中央，把伸延到水箱侧面的走道地面当作靠架，倚着它开始工作了。

“真倒霉，总管道的走向不对头，”他自己嘟嚷着，“要是在右边那就省事多了。既然如此……”他叹了口气弯下腰去干活了。他把热射线枪开到最大功率，看不见的射线流集中射在水箱基底部之上一英尺左右的部位上。

集束射线对水箱壁分子的作用逐渐变得明显了。有硬币大小的一块地方在射线枪的集中猛射之下开始微微发红了。亮点变幻无定地闪烁着，越来越亮。摩尔的胳膊酸了，竭力想保持稳定，他把胳膊支在靠架上，这样效果更好，小圆点越发明亮了。

光点的色泽逐渐改变。从起初的暗红色慢慢变成鲜红色。由于热射线的继续冲击，亮点似乎在向周围部分蔓延，就象一个由表及里渐次加深的红色标靶。距离射线焦点几英尺以外的箱壁尽管并未发亮，也灼热得使人难受。摩尔发觉他必须尽力避免宇宙服上的金属部分和箱壁接触。

摩尔不住地咒骂着，因为靠着的支架也越来越烫了。似乎只有骂上几句才能给他点儿安慰。等到熔化的箱壁本身也开始散发出热浪时，他的主要诅咒对象变成了宇宙服制造商。他们为什么不制造一种既能保温又能隔热的服装呢？

但是布兰顿称之为天生乐观的那种素质起了作用。尽管带咸味的汗水直往嘴里流，他仍然一个轻儿的劝慰自己：“我本来预料还要糟得多呢。两英寸厚的箱壁毕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障碍。要是水箱和外壳合为一体的话，哦，我岂不是得烧穿一英尺厚的箱壁吗？”他咬咬牙，坚持干下去。

亮点现在已变成了桔黄色，摩尔知道快到钹合金钢的熔点了。他无法紧盯着亮点，要间隔好半天才能短暂地观察一下。

显然，要想大功告成，必须抓紧时间。热射线枪装的能量本来就不足，一直以最大功率在倾泻热能，迄今差不多已有十分钟这久，眼看快要消耗完了。可箱壁顶多也就是刚有点软化变形。摩尔焦躁万分，干脆把枪嘴直接顶住亮点中心，烧一下再迅即抽回，来回移动。

软化的金属面上出现了深深的凹陷，但还没有穿孔。不过摩尔挺满意，他眼看要成功了。如果在他和箱壁之间有空气存在的话，他无疑会听见箱内热气腾腾的水在泊泊作响，发出咝声。压力越来越大，已经变薄的箱壁还能捱多久呢？

钢壁终于穿透了。发生得那样突然，以致摩尔有好一会儿没有省过味儿来。射线枪造成的地一小块坑洼处的底部出了一道细小的裂口，转瞬之间，箱内蒸腾的水就夺路而出了。

枪嘴下烧熔的金属终于化开了，参差不齐地蜡伏在豆料大小的破洞周围。从洞口内发出一阵沸腾的咝声，涌起的一片气雾把摩尔笼罩在当中。

透过雾气他能看到水蒸气几乎立即凝结成小冰珠，那些冰珠又迅速抽缩消匿无踪了。他用了十五分钟，一直观察着喷涌而出的蒸气。

后来他感觉到有一股轻微压力在把他推离飞船。他心间涌起一阵儿狂喜，因为他懂得，就飞船而言这正是加速度的结果，是他自身的惯性在拖住他。

这说明他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了。水蒸气起了推动火箭前进的作用。

他开始往回返。

如果说通往水箱之路是一段惊险艰辛的行程，那回去的路就越发险阻丛生了。他身体疲惫不堪，两眼疼痛，几乎看不清东西，而且除了引力发生器那使人摇摆不定的牵引力外，又加上了飞船不规则的加速度所产生的作用力。但是，不管他在回程中付出了多大努力，他却没有为此操过心。后来，他甚至再也记不起这次惊心动魄的旅程经过了。

他并不知道他是怎样安全地越过这段路程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沉缅于欢乐的憧憬之中，很少顾及现实环境。他心里只充斥着一个想法——尽快回去，把脱险的喜讯告诉大家。

不知不觉间，他发现自己已到了气塞舱外。他甚至都没意识到眼前就旱气塞舱，他也不大明白他为什么要按信号按钮，只是某种本能告诉他应该这样做。

麦克·席亚还等在那儿。外层门吱吱嘎嘎响着启动了，还象以前一样在老地方停顿了一下，又继续滑动，走完了它的全程。它在摩尔身后关上了。接着内层门开了，他倒在席亚的怀包中。

象作梦一样，他感到自己被人半扶半拖地经由走道弄回到舱里，他的宇宙服被脱掉。一种火辣辣的液体刺激着他的喉咙。摩尔用力张开口咽了下去，觉得舒服了一些。席亚又把盛贾勃拉的瓶子装进了口袋里。他面前布兰顿和席亚模糊飘忽的影像渐渐稳定了、清晰了。

摩尔用颤抖的手拭去脸上的汗水，努力露出个无力的微笑。

“别忙，”布兰顿制止他，“什么都别说，你都半死了，先休息，不管别的。”

但是摩尔摇摇头，用粗哑的声音尽可能详细地把过去两小时中发生的事讲述了一遍。他的叙述不相连贯，很难听明白，但是给人印象至深。两名听众在他讲述时几乎连气都没透。

“你的意思是说，”布兰顿结结巴巴他说，“喷出的水柱在把咱们推向灶神星，就象个火箭排气管似的？”

“一点儿不错……一模一样……火箭排气管，”摩尔喘吁吁他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了位置……在背朝灶神星的侧……所以把咱们推向灶神星。”

席亚在舷窗前跳起舞来。“他说的不错，布兰顿，我的孩子。现在可以象在大白天一样清楚地辨认出本奔特的拱形屋了。咱们靠近了，咱们靠近了。”

摩尔觉得精神恢复过来了。“由于我们原来的轨道的关系，我们正螺旋形地向它靠拢，大概五、六个小时内就要着陆了。水流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压力还很大，因为水是化为蒸气喷出来的。”

“蒸气……在宇宙空间的低温下？”布兰顿感到奇怪。

“是蒸气，在宇宙空间的低压下！”摩尔更正他的说法。“水的沸点随着压力降低。在真空中沸点是非常低的。就连冰在气压低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升华的。”

他微笑了，“事实上，凝结和沸腾是同时发生的，我亲眼见到了。”他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噢，你怎么样了？布兰顿，好多了吧，呃？”

布兰顿面有愧色，脸都红了，有好半天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小声说道：“你瞧，我当时那种行为就象个混蛋、象个懦夫。我……我觉得我真不配共享这一切，那会儿我全垮了，把脱险的重担都撂到你肩上了。

“当时我打了你，我希望你也揍我一顿，或者想怎么样都行。那样我还好受点儿，真的。”他看来确实是一片真诚。

摩尔亲切地推了他一下。“忘了吧！你不知道，我自己也差点儿就受不住了。”他提高嗓门儿，不让布兰顿再多说什么道歉的话，“嗨，麦克，别愣在那儿看舷窗外边了，把那瓶贾勃拉拿过来。”

麦克欣然从命，拿来三个有机玻璃容器权充酒怀。摩尔把每个容器都斟得满满的。他象是要喝个酪酊大醉。

“先生们，”他郑重地说，“请举杯，”三人一齐举起了大杯。“先生们，我请你们为我们曾经储存着供一年之需的上好的陈年Ｈ2Ｏ而干杯。”

# 《噪声级》作者：[美] 雷·琼斯

夏阳译

一

马丁·纳格尔博士在国家研究局的外间接待室里，仔细观察天花板上的油漆。十分钟后，他已完全弄清天花板上的油漆开始于哪一个角落和它的涂抹方向，以及涂漆大约花了多长时间。

他根据刷过的痕迹和脱落在油漆里的刷毛，确信这是一座新建筑，且是新涂的油漆。他略带几分凄苦地想道，总的看来，这些油漆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事情的概貌。

他又察看起小地毯来。地毯的重量标准本来应该再高一些。毫无疑问，制毯商是按“次货也别扔，总能卖给公家”的原则行事的。

他看看表，观察这个接待室用了二十五分钟时间，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于是，他拎起公文包和大衣，向门口走去。

他险些与一个穿灰衣服的人撞个满怀，向后一退，高兴地认出了来人。

“伯克！”

肯尼思·伯克利博士的脸上光彩焕发，他握住马丁·纳格尔空着的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呆在这接待室里做什么呢，马待？”

“我应邀来与那些上层人物和高级军官开个会，可是穿蓝衣服的小子们不让我进去。我正要回加利福尼亚去，真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你在做什么，伯克？”

“我在国家研究局，也是来开会的。他们派我出来找你，别的人都到齐了。”

“我从这里看出了这个阵容，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戴克斯特拉、哈佛大学的阿林斯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梅隆，真是人材济济，各有高能。”

“一点不错。他们都在焦急地等着你！快走吧，我们以后再谈。”

马特突然伸出拇指，朝与接待室相通的办公室指一指，说：“那些家伙们对我是否值得依赖，我会不会把事情泄露给我的同事，似乎还大有疑义。我不能再等了，可能需要六个星期时间才能弄清我的情况。我原以为一切都已审查完毕，但显然并非如此。请代向诸君问候，并告知凯斯，我对至今还没获准参予保密工程一事，甚感遗憾。我想他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且慢——这样做就太不值得了。”伯克说，“我们必须有你参加。请坐下，我五分钟就把这件事查清！”

马特重新坐下来。他从未参予过任何保密工程，对同事们调查经历，稽考旧事，总是使他生厌。他知道，伯克现在也不会有希望的。他曾看到过不止一个好人，只要他的不光彩的往事一经揭露，一年就会有六个月的时间无所事事。

联邦调查局里间办公室里，特工人员的声音越来越高，变得清晰可闻。马特断断续续地听到伯克男中音的嗓门吼道：“简直是笑话……高级知名物理学家……电场……必须得有这个人——”

闯进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后，还要通过军事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局办公室这两关。这是他们给这次会议设置的稀奇古怪的三重障碍。他一走进来，就进一步看清了这些神志狂乱的官僚们还在竭力严守已经大白于天下的自然界的秘密，不禁暗自一笑。

不一会儿，伯克大踏步走了出来，脸涨得通红，满面怒容。“你就呆在这儿，马特。”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去把凯斯找来处理此事，看看除了看门的，究竟谁还有权利进入这个地方！”

“算了，伯克，我不在乎。你不该以此打扰凯斯——”

“我马上就回来，这太过分啦！”

马特感到有些鲁莽。虽然，没能通过安全官员的检查并不是他的过错，但这次爽约仍使他依稀有一种内疚之感。

几分钟后，伯克回来了。随他一齐来的，有两个身着军服的人，一个是陆军准将，一个是海军上校，与他们同来的还有国家研究局局长凯斯博士。马特只是慕名认识他，的确是一代名流。凯斯带着坦率友好的微笑走过来，把手伸给了他。

“纳格尔博士，有此耽搁，很是抱歉，没想到你会被阻拦在安全检查处。我早就向会议发过指示，对每个被邀请的人都要进行适当的审查，不知怎么搞的，把你的手续给漏掉了。但我相信，我们能马上做出令人满意的紧急处置。我先同那些先生们协商一下，你能否在此等一等——”

他们关上里间办公室的门，马特情不自禁地竖起耳朵，谛听着透出来的低沉的说话声。他听到一个安全官员的只言片语：“……是你自己要求进行三重安全过筛的……”

另一句是凯斯说的：“……一个可能给我们揭示此事之谜的人……”

马特来时就很勉强，他的妻子表示反对，两个孩子则恸哭不止，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根本就过不上暑假了。

他想要是当初认真考虑他们的反对意见就好了。一个人一旦卷入如此保密的事件，需要通过陆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三个关口，那么，他就会失去自由。凯斯在电磁辐射方面造诣极深，大有建树，怎么会陷入这样一种与他无直接关系的事情呢，他感到迷惑不解。

还使他感到纳闷的是，肯尼思？伯克利在这里是做什么的呢，这与他那一行毫不相干。伯克是研究学习机能和实验训练程序的心理学家。

在马特看来，他们俩在保密审查问题上徒费口舌，似乎都是在浪费时间。

正在考虑中的这个问题，可能有它的重要性，但并未格外引起他的兴味。一个人在夏季的朗朗晴空下，独坐在山间小溪旁，如果他情愿思索的话，他面前一定摆着最费踌躇的自然界的难题。在大门紧闭的实验室里，那些秘而不宣的问题，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门终于开了，马特站了起来。凯斯博士领着人们鱼贯而出。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比他们进去时要紧张一些，但凯斯却抓住了马特的胳膊。

“好啦，你的审查手续已全部办完，你出来时就能把证件办妥发给你。马上开会去吧，已经使他们久等了。”

马特一迈进会议室，就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但见会议室里，有与他的工作范围密切相关的各位同行，身穿光彩夺目的盛装；还有各军种人员，身着金光闪闪的军服。他很快认出了几个陆军中将、海军中将和至少一个参谋长联席会的成员。

伯克把他引到前排的一个座位上。使这些人等候多时，尽管不是他的直接过错，他还是倍感内疚。

在会议室的前面，一张银幕展开挂在墙上。一部十六毫米放映机架在会议室的后面，在远处一侧的桌子上，一块油布盖着某种参差错落的东西。

凯斯走到会议室的前面，略微清清嗓子，说：“我们将不拘形式，省却介绍诸位先生的礼俗。你们许多人或在职业上或在私人间已经相识。我还相信，将要参予这项工程的所有的人，都已认识许多小时了。

“我们要着手研究的这份材料的高度机密性，安全官员的三重检查已向你们强调说明了，他们已允许你们进入这个会议室。假如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把这种极端的考虑强加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一定会认为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值得你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的。”

与会者中的军人仍然静坐不动，但马丁·纳格尔觉察到，在他的科学界的同中却有一种不安的骚动。对于军人们装腔作势地要保守像海滩上的贝壳一样的所谓自然界的秘密，他们人人都感到有点不自在。

但凯斯并非军人，马特感觉到，当此事的重要意义为大家所认识时，连他自己的肌肉也绷得更紧了。

“十天前，”凯斯慢条斯理地说，“一个青年人来找我们，就算是个发明家吧，他声称有一项非凡的革命性的发明。

“此人名叫利昂·邓宁，自诩才能出众，并显然希望人们一见到他就有同样的看法。这一特点，使他的言行令人相当不快，除了局长，他不愿与任何人交谈。他是如此之讨厌，因此就成了一个问题，是见他呢，还是把警察叫来。

“他的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后决定去见一见他。他大言不惭，委实令人吃惊，声称他解决了制造反重力机器的问题。”

马丁·纳格尔感到心突然往下一沉——并情不自禁地要笑出声来。他取消了孩子们的暑假，就是为的这个呀！要回去，或许还为时不晚——

他扫视了一下各位同事。戴克斯特拉弯着身子，手拂拭前额，以掩饰挂在嘴角上的冷笑。李和诺克罗斯则无所顾忌，相顾微微一笑，表示遗憾。马特注意到，伯克利几乎是唯一既没有动也没有笑的科学家。当然罗，伯克是心理学家嘛。

“我看得出，你们有些人感到滑稽。”凯斯继而接着说，“我也感到滑稽。我曾想过，对这个闯进我的办公室的讨厌的狂人，用什么办法来摆脱他最好呢。然而，又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是听他讲下去，直至他的可笑的大话不攻自破呢，还是把他赶出去。我听他讲了。

“我曾设法逗引他开口，讲出他的装置借以工作的原理，但他拒不详谈。他坚持只有表演过他的装置之后，才能进行这种讨论。

“那周的星期六下午闲暇无事，我就同意去观看他的表演。邓宁还坚持要邀请一些军界人士，并准备好摄影和录音设备。既然已经走到这种地步，我索性再同意他的要求，就请来了军界的一些先生们，这些人今天下午正同我们坐在一起。

“他不想对外宣扬，所以我们约定在多佛俱乐部的一家私人机场相见。正好在一星期前的今天，他进行了表演。

“一个小型装置用带子系在他的肩上。我帮他把装置固定好。这东西可能有三十五至四十磅重，没有螺旋桨或喷气发动机之类的可见推进装置，亦无外部电源与之相联接。一看到这玩艺儿，我就感到邀请军界宾客来观看这种无益的表演，极为荒唐可笑。

“我们站在他的周围，围成一个直径约十英尺的圆圈。装置扣牢后，他似乎是歉意地向我们一笑，便按动皮带上的开关。

“他立刻径直凌空升起，平稳地加速爬高。我们散开观看他的飞升。他升到五百英尺左右的空中时，陡然停位，静止地悬挂片刻。然后，他就降回到地面，落在圆圈的中央。”

凯斯停顿了一下。“看得出，你们表情不一，反应各异。我冒昧猜想，你们有些人大概认为我们看过表演的人，要么是受了幻觉的欺骗，要么就是十足的谎言家。后来我才看到，幸亏邓宁当时坚持要给表演拍摄电影。这些影片要请你们审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请——”

他向助手打个手势。窗帘放下了，架在后面的放映机呼呼地转动起来。马特发觉自己身体在向前倾，手抓着椅子的写字扶手。他暗自思忖，他竟会如此，甚至不敢相信自己！

银幕上出现一群人，围成圆圈，邓宁站在中央，看上去年当二十八、九。马特一眼就能看出，凯斯所描述的那个人——傲慢、年轻而愚蠢，自命不凡，断定别人会全然相信这个大骗局。这种人，马特相当熟悉，在全国各学校的高等理工班里，都偶有所见。

他看着人群从邓宁的四周移开，银幕上出现这个被称为发明家的人的特写镜头，他背着怪诞的装置站着，笨手笨脚地摸索一会儿皮带上的按钮开关，便突然从地面升起。

马特凝神观看，画面突然抖动起来，显然由于放映员为了看得更全些，退到后面去了。马特密切地注视着，看是否有从装置里发出散射物的任何迹象。可是，他又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寻找这种皮西未免有点傻气，当然不会有什么喷气装置是用这种方法工作的。

难道这就是反重力？——马特突然感到，一阵刺痛和寒心交织在一起慢慢地向他的脊背袭来。

银幕上的动作停止了，邓宁慢慢地降落下来，再次落在圆圈中间。

银幕黑了下来，会议室里的灯一闪又亮了。马特吓了一跳，仿佛是从催眠术中惊醒过来。

“我们到此停了下来。”凯斯说，“邓宁谈起来更加滔滔不绝，在一定程度上讲了他的机器的基本原理，为此，我们就用他坚持要带来的录音机给他录了音。

“不幸的是，由于噪声大，声音失真，录音质量很差，有点晦涩难懂。但是，一会儿还是要给你们放一放。

“在讨论之后，他同意再做一次表演，让人们看看一个附加部件——水平飞行控制装置，现在就放这部分电影。”

他按了一下灯光按钮，电影又开演了。这一次，人围成的圆圈有一处开口，邓宁沿着一条急剧上升的孤形线腾空而起，稳住了身体。与参照物相比较，他的飞行高度大约与旁边的飞机库顶相差无几。他徐徐飘移了一百英尺左右，便开始加快速度。马特感到事情全然荒谬，忍不住要笑起来。这真象巴克·罗杰斯在全力进攻时那样滑稽可笑。

突然，银幕上亮光一闪，一道白光唰的一声从邓宁背上的装置里迸射而出。在这可怕的一刹那，他似乎是悬吊在空中，拼命地做痛苦的挣扎，然后就象一块坠落的石头一样，跌落下来。

摄影机曾在一刹那把他丢失了，但很快又把他的身体撞击在地面上的全部情景摄入了镜头。在跌落时，他翻转了一下，坠地后装置压在他的身体下面。他一反跳，滚了一小段距离，便躺着不动了。

凯斯走向灯光开关，并示意拉开窗帘。有人站起来拉开了窗帘，其他人谁也没有动一动。会议室里顿时一片沉寂，仿佛时间也停止了。

“先生们，电影放完了。”凯斯以平静的声调说，“你们一定会明白，今天为何把诸位召集到这里来。邓宁获得了——反重力，我们是绝对相信这一点的。可是，邓宁却死了。”

他把远处墙边桌子上的油布掀起一角，说：“这里是装置的残存部分，可供诸位检验。但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烤焦的沾满血污的残骸，它将在诸位的监督下，进行仔细的拍照和分解。”

他放下盖布，重新回到讲台中央。“当时，我们立即带着国家研究局的调查小组，在军界安全人员的协助下，去到邓宁的住处。

“邓宁的相当明显的狂妄想象，是在毫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实现的。他一定时刻担忧，唯恐他的成果为别人窃走。对于一个业余工作者来说，他的实验室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收入有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他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藏书室，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其所藏之书不仅涉及各门科学，而且几乎包括各个玄妙难测的领域。这也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调查了他的学历，他至少进过四所学校，似乎很难在一所学校里坚持到底。他所学的课程如同他的藏书室一样五花八门，有电工学、比较宗教学、高级天文学、拉丁语、群论、一般语义学以及高级比较解剖学。

“我们千方百计与他的二十多个老师和同学取得了联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个妄想狂。他离群索居，没有任何亲朋密友，如果说他把他的理论透露给了什么人，我们就无从可知了。

“所以，我们所掌握的能反映反重力机器的第一个发明者之情况的唯一记录，就是这盘质量低劣的磁带了。”

他又向后面的操作手点点头，操作手便打开了录音机，声音经过会议室前面桌子上的操音器转播出来。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一片嘶嘶吼叫的嘈杂声，这是飞机起飞时的声响——机场上司空见惯的噪音。在这种喧闹声中，夹杂着死者的声音，一种声嘶力竭的微弱的声音，在嘈杂声中带有屈尊俯就和憎恶厌烦的音调。

马特竖起耳朵听着，想弄懂这种嘈杂声的含义。他的眼睛碰到了伯克的目光，流露出从乱糟糟的声响中一无所获的失望表情。凯斯向操作手做个手势。

“先生们，我看得出你们听得不耐烦了。在会上放个录音，或许并不想达到什么目的，但将给你们每人发一盘磁带，使你们在独处于自己的实验室时，有机会设法弄懂其中的含义。这值得你们进行研究，因为据我们所知，它包含着我们所占有的唯一线索。”

马特不耐烦地举起一只手。“凯斯博士，你和看过表演的其他人，都听了最初的讨论，难道不能给我们讲些磁带上没有的东西吗？”

凯斯颇为凄苦地微微一笑。“纳格尔博士，但愿如此。但不幸的是，当时邓宁所做的解释，语义之不清，似乎与磁带上的机械噪音同样严重。然而，尽我们记忆之所及，对文字抄本做了补充，会发给你们的。

“文字抄本上的东西，是由语言学专家解析了磁带之后拼凑而成的。观看表演者的补充，放在括弧内。这些补充，只是在所有的观看者各自表示同意之后才增添进来的，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都知道，当然还有问题，但是，坠毁的情景似乎暂时控制了所有与会者的情绪。都语塞不能回答了。

凯斯向前迈了一步。“我在想，你们当中是否有人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否有人还不了解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确保这一秘密？”

“我们知道，在目前的科学领域内，存在着克服重力所必需的知识——使我们离开地球，飞向星际，如果我们愿意去的话。

“我们知道，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若能办得到，某个年轻的俄国人也能办得到，所以，我们必须复制邓宁的那个装置。

“国家研究局的全部设备，都可任你们支配使用，当然也准许进入邓宁的实验室和藏书室观看他的机器的残存部分。你们每个人，都是从我们可邀请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因为相信你们具有完成这项任务的某些特殊条件。你们不会使人失望的。

“先生们，今晚还要会唔。我相信你们已经理解，保证这项工程绝对安全的重要性。”

二

很久之后，马丁·纳格尔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离开会议室时，一定是处于半麻木状态。他感到头脑恍惚，很不舒服，仿佛是被拳击手打了几拳。

他和肯尼思？伯克利一同走出来，不时地稍事停步，彬彬有礼地问候与他阔别已久的物理界的同行们。他行色匆匆，想要尽快离开，摆脱头脑中不愉快的感觉。

在国家研究局的大楼前，他停住了脚步，双手插在衣兜里，凝视着城市中灰蒙蒙的建筑物。他一闭上眼睛，仍然可以看到一个人径直升向空中——按一定角度飞升滑翔——像铅锤一样跌落下来。

他忽然意识到还未曾去验看过油布盖着的仪器的残存部分，他猛然转向伯克利。

“研究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反映——你就是为此而来的吧，伯克？”

他的同伴点点头。“凯斯需要调查邓宁的经历，就把我叫来了。我想恐怕还要呆下去。”

“你认为是不可能的，对吗？”马特说，“完完全全不可能！在我们的基础科学中，没有什么可把这件事解释清楚，更不用说做复制品了。”

“不可能？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必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换档，倒车，无人知道倒退多远——在学习上倒退二十年——在科学上倒退五百年？我们在何处脱离了正轨？为什么偏让邓宁这种疯疯癫癫的人碰巧弄对了？”

“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伯克若有所思地说，“他谈及了占星卜算、神秘玄想、魔法腾空，在磁带上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关于魔法腾空的。这离开反重力的概念还不算远，是吗？”

马特粗声粗气地说：“若说他的首次成功飞行是乘扫帚柄进行的，我丝毫也不感到意外。”

“喔，可是扫帚柄以及魔毯之类的东西，都大有学问呢，会使你冥想它是如何起动的。”

受惊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晚上开过会之后，马特回到了旅馆，会议的时间差不多都用来验看残骸了。

如凯斯所说的，这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目光一盯住使不可能的迷梦得以实现的那种东西的残存部分，就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感觉。马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极想伸手摸摸那堆东西，用纯意志的力量把它变成原来的装置，好象相信其可能，就能使其成为可能似的。

他想，这件事难道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吗？邓宁相信它能够做到，并已经做到了，然而，在科学界享有盛名的人则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马特在旅馆的房间里，坐在床沿上，透过窗户向外望去，目光越过黑夜中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有些事物，你不得不承认是不可能的，科学的基础不仅要建立在可能的概念之上，而且要建立在不可能的概念之上。

永恒运动。

点金术士的迷梦——不管怎样，点金术士曾这样梦想过。

反重力——

人们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些事情是办不到的。你不得不为自己规定一些界限，不得不使你的工作受到一些绝然不可能的事情的限制，否则，你就会为探索无形的奥秘，或希求在砖墙上画门可行而徒费毕生精力。

或者，梦想制造一块魔毯。

他站起来，踱到窗前。一种隐隐约约的惶惑之感油然升起，整个下午都在使他惶惶不安，现在他确认了这种不安的来源。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划在哪里呢？界限是必定要划的，这一点他确信无疑。

以前曾划过一次界限，而且划得相当明确。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掩卷止步，那时，伟大的学究们认为科学已经囊括整个宇宙，所有未知的事物皆系绝然不可能者。

那时出现的，有镭、Ｘ射线管、相对论和宇宙射线。

界限消失了。现在的界限又在何处？几小时前，他尚可说能相当精确地划出界限，但今天晚上却无从知道了。

他上床睡了，一个半小时后又爬起来，给肯尼思·伯克利打电话，时钟所指已近午夜，但那又何妨呢。

“伯克，”他对着话筒说，“我是马特。我刚才一直在想，大家都要去看邓宁的实验室和藏书室。明天上午你能否安排我先去那里？就你我两个人，我想赶在别人的前面。”

“我想是可以设法安排的。”伯克说，“凯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愿望去工作，明天再详细告诉你。我尽早去找你。”

夜间下了一场雨，伯克驱车来找马特的，整个城市雾霭弥漫，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

“凯斯并不十分赞同这样做，”他们驱车离开旅馆时，伯克说，“这会使一些人发疯的。但是，坦率地说，我敢担保他确信你是全班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一个。”

马特咕哝着说：“我倒说最没希望，我不敢说我相信邓宁未曾有过严重的挫折。”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一定会成功的，但这要慢慢来，对你来说就更容易一些。你是这个小组里最年轻的人。凯斯认为，一些年事较高的人可能要竭尽全力证明邓宁绝不可能办到。你对此作何感想呢？你是否也打算这样做，还是想竭力查清邓宁曾经做过的事？”

“任何事情，象邓宁这样的怪人能做的，我纳格尔就能做双份——只要我纳格尔确信是邓宁做过的事。”

伯克把头向后一仰，大笑起来。“伙计，凯斯一定会对你格外垂青，他一直担心走遍全国也找不到一个真正想作一番尝试的能人呢。”

邓宁的住处在城里一个破烂不堪但曾一度时髦的地方，拥有这份庞大财产的房产主，支付不起维护费用，就把这地方卖给了有能力经营的人。

听说，这所房子实际上属邓宁的一个叔父所有，但至今也没找到他。

在前门入口处站着一个值勤卫兵，伯克和马特出示证件时，卫兵点了点头。

“邓宁的实验室和车间在一层，”伯克说，“楼上是他的藏书室。仓库在三层楼上的一个卧室里，其余的房间都空着未用。看样子，膳食大都好象在后面的厨房做的，他留下了一个储存丰富的食品橱。你想从哪里看起？”

“走马观花，从实验室看起吧，我想看看它的布局。”

在入口处过道的右侧，伯克带他看了一个小而设备极好的化学实验室。看起来，这个地方得到了充分利用，但却整齐洁净。工作台上摆着一套螯合式分馏装置。

“搜遍整个地方，唯一的一篇文字几乎就是在一张小便笺上发现的，”伯克说，“潦草地做了些没有任何分子式或反应方程式的演算。”

马特咕哝了几声，就朝邻近的房间走去。这里是人们更加熟悉的电子实验员的一个摊子。然而，就是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工作细心的人留下的明显痕迹。这里有精心装配的手提式线路板，试验导线用胶皮线或屏蔽线细心做成，采用夹子连接法，而屏弃了草率地剥掉护层并固定在终端上的惯用的长短不一的不同颜色连接线。

很大一排安装在支架和面板上的设备，还不能立即辨认出它的用途，看来这台装置的主人一心沉溺于实验，而对银行存款则毫不留心。

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但马特继续朝旁边的房间走去。那是一个机器间，与前面的房间一样装备良好，可充分发挥作用，主要设备是一台六英寸车床，一台大型冲压穿孔机和一台轧机。

马特轻轻地吹着口哨，站在房间当中，回头看看他们来时的路径。

“这恰是我在中学当学生时，想象为天堂的那种地方。”他说。

“可是，这地方却属于象邓宁这样的人，嗯？”伯克冷漠地一笑。

马特猛然转过身来，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严肃。“伯克——不管邓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绝非笨蛋，也许是个妄想狂，但绝不是笨蛋，他能够有所作为。看看这个。”

他从附近的桌子上拿起一个形状古怪的构件，迎着光线举起来。它闪耀着米黄色的光泽，是一个装有高频波导管的镀银刀头。

“非常出色。”马特说，“在全国最多有三、四个大学办的工厂能制造那样的部件。我必须奋斗几个星期，才能使我们的机械师拿出那样复杂的东西，而且还远不符合要求。”

他轻轻地掂一掂波导管构件的分量，显然轻重适度，一摸就可知道造得恰到好处。

伯克领头穿过走廊，给马特开了门。在这个房间里，靠墙放着微型数字计算机的操作台，墙的对面是模拟计算机。

“但你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伯克说，“最使你吃惊的东西还在楼上呢。”马特在爬楼梯时思忖着，重力是一种力，人们只能用力来克服力——至少在物理学上是这样。在政治领域和人类相互关系中，力则可能产生更加微妙的东西，但是如果邓宁已经克服了重力，那么，一定是用某种别的目前已知的——力。物理学至少意识到了存在的每一种力。或许除了难以捉摸的中微子暂时尚未探知外，再没有空白了。

邓宁的机器造得精巧，但只不过是对尽人皆知的各种法则和力的巧妙运用而已，其间并无惊人之处，也没有什么巫术魔法。马特经过逐字的慢慢斟酌，做出这个判断后，感到轻松多了。他跟随着伯克走进了藏书室。

藏书室不止是一个房间，而是一套房间，经过翻修并安装了书架。这里无疑有几千卷书籍。

“这可能是你最感兴趣之处。”伯克跨步走进左边离他最近的房间。“Ａ代表占星术。”他说着，用手指一指摆满书的架子。

马特浏览一下书名，有《新教徒占星术》、《占星术与命运之神》、《巴比伦之路》、《司命星之方位》。

他满怀希望地把后一卷书从书架上抽出，以为可能是一部天文学教科书，但不是，他迅速把它放回书架。

“也潜心读过。”伯克说，“我们查看了许多书，上面都有邓宁做的大量批注。这些眉批旁注，可能就是我们赖以研究他的思想的可能找到的真正线索。”

马特用力挥挥手，拒绝翻看这些封皮浅黑的书卷，然后把手深深插进衣兜里。“废话连篇！”他低声咕哝道，“诚然，这与凯斯谈的问题毫不相关，但一定是你感兴趣的问题。”

“一个家伙要同时既对楼下的东西抱有兴趣，又对这些胡说八道兴味盎然，需有两个互不相关的头脑才行。”

“可是，邓宁却只有一个脑袋。”伯克平静地说。“或许二者集中一身，这一点我们没看出来，而邓宁却看得清楚。”

马特噘起嘴，眼睛盯住心理学家。

“我说的是正经话。”伯克说，“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的头脑，其次才是头脑所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邓宁只有一付头脑、而这个头脑却敢于探索反重力的问题，既能够对楼下的实验室所代表的领域抱有兴趣，又可从这个藏书室的资料中有所领悟。

“实际上，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精神分裂症。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颅里，都只是单一的个体，任何一个人经过足够详尽的检查后，可以看出，不管他的行动多么飘忽不定，他都有着不平凡的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

“也许藏书室和实验室里的许多资料，邓宁发现是多余无用的，但我倒认为，邓宁的天才则显然见之于有能力从多余无用的东西中吸取恰当的资料，而不无条件地拒绝接受人类思想的‘整个领域’。”

马特宽洪大度地一笑，然后转过身去。他发现自己正好面对着一排摆满东印度哲学著作的书架，其中用六至八英尺的空间摆着魔法腾空方面的书籍。马特用手指戮了戮那些书名。

“不管什么，凡是那些家伙能凭念咒语的方法办到的，那么，我纳格尔就能靠Ｘ和Ｙ，靠使电子通过回路，加速地把它做好。”

“这正是凯斯所期望的，你多久才能拿出来呢？”

三

吃过午饭，他们返回国家研究局。马特分配到一间办公室，并拿到一盘邓宁的录音带。他按照凯斯的建议，把准备就绪的文本放在一旁，准备不带偏见地听听录音。

他打开录音机，再次听到嘟嘟作响的混乱不清的声音，不禁畏缩起来。他一只手操纵音量控制旋钮，用另一只手臂托着下颏，面对着喇叭，侧耳细听，竭力要透过噪音听出邓宁的依稀可闻的声音。

录音刚开始，他就听到“魔法腾空”一词重复了好几遍，又出现一个完整的短语：“由英人巫师首次成功地向西方世界表演过的‘魔法腾空’——”飞机的嗡嗡声淹没了其余部分。

马特把磁带倒回，重新听一遍那部分，每听到一次“魔法腾空”，他的脑海里就闪现出一个形象，一个污秽不堪、骨瘦嶙嶙的印度行者的形象，他裹着脏头巾，一只胳膊上搭着一卷绳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装着蛇的篮子。

但是，邓宁却创造了反重力。

他发现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马特心情烦躁，大吼一声，让磁带继续转动。在最初的几分钟里，没有更多的玩艺儿。他竖起耳朵，听到了“地球效应”这个词组，一阵嘈杂声把这个词组与“太阳黑子的分布，至今天文学家未做出解释，受到了所有专家的有礼貌的蔑视——”一句割开。

这唤起了马特对往事的隐隐追思。为便于日后查对，他在信笺薄上草草地做了记录。

声音又嘶嘶呼呼地响了起来，似乎这个死去的人要通过这响声嘲弄他。他得出这样的印象，讲话所及大部分是关于“行星外形——”占星术的问题。他大声地哼哼几声，侧耳倾听相对连续可闻的话语：“通过行星以转象差形式进行的运动——通过几千年来观察到的磁场数据——地球上的磁暴是可以预言的，但不能用于人们业已接受的对其他现象的解释。”

若干分钟后，声音又明显地转向了比较宗教学。“伽里略和牛顿，”邓宁说，“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超过了他们所意识到的程度。他们使宗教失去其神奇色彩，使物理学失去其想象力……但在印度，征服自然界的成就，比之在一系列的美国研究实验室里要多得多。”

这是能听清的最后一句。磁带嘶嘶作响起来，出现了飞机嗡嗡的连续不断的嘈杂声，录音又听不出所以然了。马特关掉了录音机。

原来如此，这就是第一个直接克服重力之人的思想和业绩！

他几乎是有气无力地拿起文本，扫视了一遍。文本上的东西倒是多一些，但是，原观看表演者根据记忆所补充的资料是如此之少，真是令人惊讶。马特设想，邓宁的话一定使那些军界和科学界的人物震惊异常，弄得个个晕头转向，得了半永久性健忘症，以致对他说的东西一概记不得了。

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归纳他所听到的东西。看起来，邓宁的论点是，许多正确合理的数据被平庸无为的科学家排斥在标准理论之外了。这个死去的人曾相信，这类数据好多都可以在占星学、东印度的神秘玄想、太阳黑子的运动、巫师的魔法腾空以及层出不穷的其他异端邪说等各个领域中发现和得到解释。

那么，通过这一点进行合理推理的思路在哪里呢？他又闭上双目，竭力要摸索出一个起点。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随即有人说：“我能进来吗？纳格尔博士。”

来人是凯斯。马特站起来，让过一把椅子。“我刚刚研究完磁带和文本，可继续搞下去的东西微乎其微。”

“的确甚微。”凯斯说，“当你还是个年轻人，首次参加一种竞赛时，你有过这种感觉，你知道我指何而言。这种感觉产生在你的喉咙、胸腔和你的胃里，流经你的双腿，一直通向你的脚趾。

“这是你周身机体的感觉——一种没有获胜希望的感觉——或者说你要使出浑身解数而置别人能力于不顾的一种感觉。你懂我的意思吗？”

马特点点头。

“纳格尔博士，你对此事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马特轻松下来，半闭着眼睛向后靠去。他理解凯斯所言何意。自昨天下午以来，他产生过各种可能的心情，现在还保留着那一种心情呢？

“我可以办得到。”他平静地对凯斯说，“我希望有更多的资料，但我不完全同情邓宁的方法。然而，我可以检查他占有的资料，并重新检查我占有的资料。我是可以办得到的。”

“很好！”凯斯站起来，“这就是我此来的目的，你的回答正是我期待着要听到的。可以预期，虽然我感到你的同行们会与你合作，但你的态度并不就是他们的态度，而且他们有些人还未开始就打退堂鼓了，因为他们将认为并将坚持认为，此事根本不屑一顾。”

肯尼思？伯克利博士一直对人体结构感到迷惑不解。还在他非常年轻时就感到纳闷，为什么他的一些伙伴信奉神仙，而另一些则不然。他也曾思索过，为什么一些人相信月亮是由绿色的奶酪做成，另一些人也同样相信未必如此。

他越来越强烈地想知道，人们是如何确切地认识一种事物的，长期的思索探索，把他引入目前的境地，成为国家研究局心理学界的一员。

他能有幸在凯斯的领导下研究这个问题，心里由衷地感激。凯斯比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更加重视下面事实的重要性，即，一个人，他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科学家，在科学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客观性。观察者不能截然脱离开被观察的事物，每一个科学定理和法则，无论它的提出多么谨慎，其求证多么客观，都难免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它。

邓宁的发现及其死，把物理学家们置于一种微妙处境，研究他们在这种处境中的心理反应，使伯克利兴致盎然。

马丁·纳格尔的反应，基本如伯克利所料。他们在学校求学时，就彼此熟知，后来，由于专业不同而分道扬镳了。

这一天，伯克利始终带领着其余的科学家，走遍了整个住处。他们许多人提出要求，要象马特那样独自行动，其他人则三、四人为一组进行参观。到日终时，除了威尔逊？戴克斯特拉教授，所有的人都参观完了这个地方。

在第一天，戴克斯特拉闭门研究磁带和文本，一直到次日上午，他才去参观邓宁的住处。

伯克到旅馆去拜访他。他让这位心理学家等了十五分钟，才终于通过旋转门走了出来。

戴克斯特拉年近七旬，身材矮小而丰满匀称，一副宽边眼镜使他面孔略显严肃。他那突出的下唇似乎是向人们表示，他总是存有戒心，仿佛他不相信世界真的是他看见的那样。但是伯克知道，他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他在阐述爱恩斯坦关于重力的著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就是他之所以被邀参加这项工程的原因。

天空阴沉沉，预示着要下雨，戴克斯特拉走出旅馆时，胸前抱着一把黑色雨伞。伯克开着车门等候他。

“早安，戴克斯特拉博士。看来今天上午只有咱们俩人，其他人昨天就参观了邓宁的住处。”

戴克斯特拉咕哝着钻进汽车。“那正是我所盼望的。昨天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听完了那个可笑的磁带录音。”

伯克开动汽车，进入交通行驶线。他从开初就感到，没有戴克斯特拉，这项工程也照样顺利进行。

“你从录音里有所获益吗？”

“我尚未得出结论，伯克利博士。但是，如果得出结论，我将不相信，年轻的邓宁会是你们一些人所认为的真正的天才。你是心理学家，肯定会懂得，怎样的头脑才能把互不联系、毫不相干的——且不说神秘的——材料拼凑在一起，制造出这样一种混合物！”

“人类的头脑有许多奇异之处，我们还不甚了解。”伯克说，“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在天才终结，谬误开始之点。”

“物理学是稳步向上发展的！至于沿着哪条路去寻求进步，我们一清二楚，毫无疑问。”

伯克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一个把世界看得一清二楚的人，也许可能最终发现邓宁的奥秘原是完完全全明白畅晓的。他不能因争辩而丧失这种可能性。

他们停在邓宁居住过的宅第前。戴克斯特拉在汽车里观察一下住宅，咕哝着说：“正是想象中的那种地方。”

物理学家走进实验室时，很难猜测他的头脑在思考着什么。

在第一个房间里，他扫视了一下摆着试剂的架子，然后取下一打瓶子，仔细查看每个瓶子上的标签。他打开几个瓶盖，小心翼翼地嗅了嗅，之后，便略带鄙夷地把瓶子放回架子上。

他花了很长时间查看房间中央支离破碎的装置。他在残留的计算纸上用点子做些记号，从衣兜里抽出一个信封，草草地写下一些情况对比。

在电子室里，他回转身，看看走廊。“为什么一个人需要两间这样的实验室呢？”

他的观察，比包括马丁·纳格尔在内的其他人都彻底得多。伯克设想，马特和其他许多人还要再来，但戴克斯特拉第一次就象精心梳头一样地一点不拉。

他在机器车间里用手摸摸这儿，捅捅那儿，喃喃自语着：“对一个喜欢修修补补的人来说，设备不错。”

然而，还是计算机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检查了仪器的安装调整和图表，打开桌子的每一个抽屉，翻弄里面散乱的纸张。

他转向伯克，满脸通红，说：“太荒唐了！这里肯定有图表、草稿纸，或说明邓宁做过计算的东西。这些仪器不是做摆设用的，显然都使用过。有人把计算材料从这个房间里弄走了！”

“这个房间同我们发现时一样。”伯克说，“我们并不比你更清楚。”

“我不相信。”戴克斯特拉直截了当地说。

物理学家对藏书室所持的态度，是伯克最大的兴趣之所在，他让戴克斯特拉随意翻看所收藏的稀奇古怪的卷册。

最初，戴克斯特拉的行动象一头突然被关进笼子的野兽，从摆着神话的书架前跑开，扫视一下占星学部分，又急忙离开去看信仰疗法的书籍，转一圈，就去浏览有关东印度哲学的资料。

“这是什么哪！”他声音嘶哑地吼叫道，“是开玩笑吗？”

这个矮胖的身形，似乎由于发怒而明显地膨胀起来。

“下一个房间你可能最感兴趣。”伯克说。

戴克斯特拉几乎是跑进了隔壁的房间，好象在逃避与他面对面的鬼怪。他一看到这里的书目，就开始感到轻松，如释重负地吸了一口气，其声清晰可闻。他又来到朋友之中了。

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拿下一本翻看得稀烂的威尔著的《宇宙时代问题》，和一册再版的相对论论文集。

他低声说：“邓宁拥有这两间藏书室，并看得懂所藏的书，这是不可能的。”

“他懂得重力，并克服了重力。”伯克说，“而且，这里就是他完成其业绩的地方。这是给你们看的最后线索了。”

戴克斯特拉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书架。“我不喜欢这些书。”他说完，回首张望另一个房间，仿佛那里充满了恐怖。

“有些差错。”他喃喃自语道，“反重力！有谁听说过这种东西？又是怎样从这样一个地方产生出来的呢？”

四

那天下午，他们再次举行会议，同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唯独戴克斯特拉对此事继续摆出一付战斗的架势，一点退让的表示出没有。

军界的全面合作，已得到三军代表的保证。调研中心将设在国家研究局，然而，在需要的地方可设立研究分部。

谁也想象不出，讨论应当从何处下手。一上午，多数人都用来读相对论论文，或者望着各自办公室的天花板出神。他们同意，根据问题的要求，工作可松可紧，并决定在有人把某种工作计划制定出来之前，举行日讨论会，以尽力相互启发，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马特当选为讨论会主席，获得一点小小的荣誉。这倒使他忐忑不安起来，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年纪轻，专业资历浅。但是，他在电场方面的卓著成就，使他成为这项工程的可靠的协调人。

马特从邓宁的藏书室里的玄妙书卷中，挑选一本有代表性的样书，带回办公室。他静下心来，沉浸在占星术、唯灵论、玄学、宗教、太阳黑子资料和魔法腾空的气氛中。他没有特殊的目的，只是想使自己的思想介入邓宁工作的环境中。邓宁发现了目标、邓宁走过的道路必须找到，不管是在哪里开始的。

有些材料味同嚼蜡，好多则纯属妄想而已。可是，他坚持不懈地寻求探索，使他对一些材料发生了兴趣。

比如，关于伦敦附近林德城堡闹鬼的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成功之作，互不联系的资料相互参照，彼此证实，相得益彰。关于魔法腾空的著作，则远远难以使人相信。这是洁身涤罪净化身心，世俗凡胎超尘出世等构成的大杂烩。

然而，根据目击者的报告，曾出现过魔法腾空，人们认为这些目击者不是不可信的。

可是，这与宗教有什么关系呢？根据邓宁的批注判断，他对宗教有着极大的兴趣。

马特沉思道，宗教里有奇迹。

反重力就是一种奇迹。

奇迹者，即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就是看见了，也不能为目击者所仿效。

在科学法则上，则不尽相同。科学法则，可以为有充足智力商数的任何人所应用。但奇迹的创造者，却不是诞生于实验室或学习厅堂。

奇迹的创造者自发地产生于深山或荒野，想把挖空心思的企图与真主平起平坐的初生之犊集于一堂。但是，他们永远也办不到，总是有所不及。创造奇迹的魔法似乎是不能传授的，它有其自身的神灵，或只不过是陈腐的骗术而已。在马特看来，没有折衷者。

反重力。

反重力是自然法则，还是奇迹呢？邓宁已经发现了把二者合而为一的桥梁吗？或者他就是奇迹的创造者，而其技术不可传授，但用气使劲一吹，就将自然出现吗？

马特砰地把书合上，推到桌子后边。他从抽屉里拽出一本草稿纸，发疯似地用铅笔书写爱恩斯坦的基本方程式。

到第一周周末，无成绩可言。日讨论会是举行了，但除每个人重新学习相对论领域的奇异概念外，他们一无所获。

对马特来说也是如此。但凯斯似乎兴致颇高，伯克也提到过应该为他们的进展而庆贺，好象他们仅仅开开会并同意进行这项工程，就算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马特暗想，或许他们真地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感到当讨论会主席，处于一种受困的境地。

在这样一个小组里必然要有一个人，把所有的基础科学从头讲授给他的同事们。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就变得加倍困难，因为毛遂自荐的教员就是戴克斯特拉教授。

他能教给他们很多很多，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在第一个周末的星期六，他满脸带着异常得意洋洋的神色，大步跨到黑板前，开始疾书他那象鸡爪爬的字体，勉强可认。

“先生们，我已经获得了我一直在寻求的东西。”他说，“我能够向你们证明，我们所描述的这种仪器，无不违背爱恩斯坦博士的等量公设，假若我们承认这种公设的正确性——当然如我们大家之所做——那么，你们将从第一个方程式里看到……”

马特目不转睛地从头到尾看完戴克斯特拉写得潦潦草草的方程式。他漫不经心地听他讲解，看上去倒还可以，听起来也满有道理，但必须对戴克斯特拉做点什么工作。

戴克斯特拉弄错了——即使他的方程式是正确的。马特思索着，他究竟错在哪里呢？你简直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是在凯斯曾谈论过的感觉之中，或在流经你的全身一直通到脚趾的感觉之中。他确实知道戴克斯特拉的感觉是什么。这触痛了他，就象一台开足马力的千吨冷冻机靠在他的身旁。戴克斯特拉认为，他们对这项工程采取戏谑的态度是傻瓜蛋，而且他一直坚持这种看法，仅仅因为他认为让他们看看这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他的神圣职责。

他强拽着全组人的脚步，但马特知道，其余的人都对他置之不理，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一星期内，他们都承认了邓宁的成就，他认为这毕竟是某种收获。

在马特看来，黑板上的方程式都落入扑朔迷离的黄道十二宫之中了。戴克斯特拉发表完他的辩说之后，马特便站了起来。

“博士，由于你给我们提供了你的论点尽善尽美的论据，”他说，“并且由于我们都认识到了邓宁的成就之事实，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基本前提出了毛病。我倒想说，你为怀疑等量公设的正确性，提供了极妙的理由！”

戴克斯特拉呆住了片刻，仿佛不敢相信他的耳朵似的。他犹豫不决地回到座位上，好象在设法决定对这种陈词滥调是不予理睬，还是予以回敬。当他面对马特时，他的脸胀得通红，全身也好象鼓了起来。

“我亲爱的纳格尔博士，如果在这个会议室里还有人不理解等量公设之确立是无可争辩的，那么，我建议他即刻辞退这项工程吧！”

马特控制住自己，只是咧嘴一笑，但他坚持他的说法。他别无企图，只是想刺一下戴克斯特拉而已，然而——

“认真地说，博士——我不妨把这一点当着诸位的面端出来：如果等量公设不是真实的，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和我一样，都为邓宁藏书室里的书卷所震惊，但我不禁要问：对于巫师能够从睡椅上毫无支撑地升起来这一成就，对于确信无疑充分证实的魔法腾空这一例证，等量公设的意义何在呢？

“在东方文学作品里，为什么也充满了魔法腾空之说？我认为，邓宁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答案。如果等量公设与这些答案不符，那么，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检验一下这个公设。事实上，假如我们期望效法邓宁的工作，我们将必须检验我们所掌握的与重力有关的每条公设。”

戴克斯特拉教授放弃了他认为变得乱糟糟的辩论。他重新坐在座位上，自以为是地看着黑板上的方程式。

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加州理工学院的又瘦又瘪的詹宁斯，站出来发言了。

“我完全同意纳格尔博士的意见。”他说，“在过去的一周，我遇到一些问题，我认为你们多数人也有这些问题，不论你们意识到没有。

“在四十岁之际，从事研究的普通物理学家似乎都具有直观能力，可以摒弃不符合他们认识到的法则的任何东西。

“之后，我们便成为部门的头头，而年轻人则加入进来，接受不适于我们一代的资料，发现被我们忽视了的东西。

“我们似乎需要建立某种思想之门，或者说思想闸门，如果你愿意的话，使自然界的大量资料流进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丰富，要把闸门的位置调到适当的高度，使闸门后面的东西不致僵化停滞。我们墨守青年时期就抱定的成规，突然间，成了受历史支配的人。

“我感到，以往一周的经验，在非常关键之处动摇了我的思想闸门。我再次感到有能力接受和铭记以往未曾遇到过的资料。我认为纳格尔博士是正确的，我们不得不重新检验所掌握的关于重力的全部情况。如果东印度传说和唯灵论中的任一因素证明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即使我们吸取了这样的资料，我认为也不致于使物理学从根本上被打破。

“我们无法回避有一个人解决了反重力这一事实。八天以前，我们之中谁也不会承认这种可能性，而今天，我们却肩负着及时前进并赶上去的责任。”

开过讨论会，马特感到疲劳厌倦。事件风波迭起，似乎他们每个人都多少地淹没在愤怒之中，一种是因长期误入歧途的自我怨恨，一种是因直截了当提出问题，但却受到自然界的这般捉弄而普遍产生的狂怒。

然而，反对马特的强烈建议的，也大有人在，桑德斯就曾说过：“……对等量公设不可能进行修正。任何证明这种公设要修正的数据，都自然而然地使掌握数据的人产生怀疑。”

讨论会一结束，马特就到办公室去找肯尼思？伯克利。

“噻！伯克。”他说。

“嗳——进展如何？近几天，我一直想到你们那里看看。还未曾见到你们有人挪动贵步到机械车间去，我想你们仍然处于做计划的阶段。”

“我们还没有那一步呢。”马特低声说，“我有事同你商量，它比反重力还重要。咱们去钓几天鱼，你愿意吗？”

“钓鱼？我或许办得到。只工作不玩耍，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当然，我不必提醒你需要尽快研究这项工程中的魔法腾空——”

“我要去钓鱼。”马特说，“你去不去？”

“我去。在富尔顿鱼市的一侧有条绝妙的鲑鱼溪，我可以在溪边租借一所小房。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我得租一些鱼具来。如果你知道有好的去处，我能在一小时内准备就绪，在路上租鱼具好了。”

“我也得检查一下我的鱼具，如果没被朱迪思扔掉的话，自上次用过，已有三年未动了。大约有二百英里的路程，可在午夜时分赶到那里。”

马特和伯克进入大学三年后的一个夏天，曾在一起尽情地钓鱼取乐。那年大部分时间及整个夏天，他们都在研究宇宙间高深莫测的问题，而结论则迥然不同。

到那年夏末，马特心悦诚服地相信，生命按照客观世界是完全可以得到解释的。如果一个人做点善良而有益的事情，依其梦想来改造世界，那么，他必定是一个稳健而愉快的人。

伯克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深信人的生命包藏在人的薄薄的皮肤之中。现在，他们都做出很大让步，看法彼此接近多了。

他们在黑暗中行驶时，马特想起了这一切，也唤起了伯克的回忆。

“世界若如大学三年级学生之所见，那么，我们的全部苦恼就都过去了。”伯克说，“在人的一生中，大概不会有思想绝对单纯的时刻。”

“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戴克斯特拉。他自大学三年级以来，从未改变过一次观点。他想证明邓宁并没有获得过反重力或者发狂。他知道这是办不到的。”

“其他人呢？”

“这一周变化多端，他们都发生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事可干了。”

有人照管伯克借的东西，他们俩人到达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马特决心在这里时，把与国家研究局有关的一切事情都置之脑后，于是他坐下来写了封家信，这也可以帮助他达到这一目的。

早晨，他起身呼吸山间清新的空气，倾听屋旁松林间小鸟闹人的欢唱，感到除了此刻所见所闻，真地把一切都忘记了。他在门外遇到伯克时，熏肉和鸡蛋的香味从厨房扑鼻而来。

“结识一个认识百万富翁的心理学家，真是件美事。如果招呼一声，能把早饭送到床上来吃吗？”

伯克笑起来。“那可办不到。待乔把你带到树林里，你就会知道有多少个煮蛋吃了。”

“可别带着他去。”马特说，“我喜欢尽量独来独往。”

“那当然啦，乔不会反对的。只有他知道钓鱼的好地方，虽然——”

“鱼无关紧要。”马特说。

森林里晨露如雨，潮湿异常，黎明前的寒冷笼罩着深谷。他们穿过山谷，向下朝河边走去。河水仍笼罩在山的阴影里，四周一片沉寂，只有几只小鸟还没离开那灰白的晨曦，朝上飞向粉红色的山顶。

马特立即意识到，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穿上长筒靴子，试一试租来的新玻璃钓竿的弹力。

“我的装束有点古旧，是不是？”他说，“我倒更喜欢古旧一点。”

“我还在用我自己的。”伯克说，“实际上，就是去年夏天我们在一起时用过的那根钓竿。”

他们哗哗地趟着水，不几步就走进一个平静的水潭。水潭不够宽，容不下两个人，所以马特就向上游蹚去。“一天，有个家伙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文章声称，在这样的河里捉鱼，每捉一条鱼的平均时间是二小时十九分钟。难道我们做的不比他说的好吗？”“好象要好得多。如果今天钓不好，只有让乔给咱们做午饭了。”

他们的确干得很出色，到中午时，马特钓到的六条上好的鲑鱼，伯克则钓了七条。

“我要给那个研究钓鱼的人写封信，告诉他我们钓的鱼够你们一家吃一个星期了。”

吃过午饭，他们在河岸上背靠着一棵树坐下来，望着河水从眼前流去。

“你们对这项工程到底发难抨击没有？”伯克问道。

马特把上次讨论的情况告诉给他。“戴克斯特拉或许完全正确，他的演释很说明问题。但是，我建议重新检验等量公设——至少检验其现状，也是严肃认真的。”

“你们走到我的前面了。”伯克说，“何为等量公设？”

“是爱恩斯坦在第一批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记得是１９０７年的那一篇。他假设惯性效应与重力效应相等。

“也就是说，人在某一物体中，物体得到推力，达到恒定的加速度，他就会感到有无法与重力效应相区别的效应。他能够行走、活动，并且有体重，就像是处于具有地心引力的庞大物体上。

“相反，一个人置身于地球重力场中的一个自由降落的电梯内，就观察不到电梯内的重力效应。他可以站在天平，但称不出重量，液体也不会从杯里倒出来。据称，任何机构试验都不可能揭示出地球重力场的存在，这种地球重力场存在于这一重力场中自由移动的任何这种参考系统之内。我们早已接受了这种假想。

“接受是很有道理的，在数学上有充分可靠的理由。然而，从以往的经验看，在这种条件下探测重力场，我们还没有试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排除这种可能性是愚蠢的。

“所以——戴克斯特拉做的颇为严谨的演释，是很有道理的。象邓宁的这样的装置，将表明需要抛弃等量公设。很可能，这一公设是一种以不充足的资料为基础原无根无据的设想。假若如此，这倒是一个良好的起点。下一步怎么走，我就不得而知了。”

“重力可以认为是不同于数学符号的一种东西——或者说，可以通过观察一个降落的苹果而知吗？”

“不。实际上，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在我们的公式里，一个符号代表一种未被识别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则见之于物体间的吸引力之中。”

“那么，一种流动的东西，象这条小溪，会怎么样呢？”

“也可能如此，但谁知道呢。”

河岸附近，河水在一些突出的岩石周围形成旋涡，伯克把一把漫不经心折断的小棍，抛到水里。小棍迅速飘流到一起，集聚在岩石旁的旋涡当中。

“可能是一种观点。”他说，“这种观点假设，这些小棍在重力的作用下相互吸引，聚到了一起。”

“不是他们本身的吸引力。”马特若有所思地说，“是又推又拉的力量。重力——可能就是又推又拉。但推力和拉力作用的又是什么呢？邓宁那个家伙，他知道！”

吃过晚饭，夜幕低垂，马特怀着满意的心情坐在门口，依稀觉得在白天完成了一些事情，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是某些事情——

“你知道，”他突然说，“我们需要弄懂的，你们心理学家亦应该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思想从哪里来的。

“拿第一个穴居人来说，他有两个大得足以恰好吻合在一起的脑细胞。他把火带进洞穴里，是哪里来的想法呢？我认为，这就是你和我很久以来就想解决的问题。思想来自哪里——是人固有的，还是源于外部？”他把话停住，专心对付蚊子去了。

“说下去。”伯克说。

“再没什么可说了，我又在考虑重力呢。”

“你在考虑什么？”

“我在考虑如何获得一个关于重力的新思想。一个人编出一套新理论，制造出一个新装置，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好象逐渐被吸引到这个问题上，而放弃了我要抨击的那个问题。”

“那么，你在考虑什么呢？想要虚构一个新思想——”

“我此时此刻在想今天下午的事。流动的东西——但肯定是无法描述的东西——如宇宙时间。既然事情已公开化，不妨明说，我就从未赞同过等量公设。只是有一种感觉，搅得我的脑海不能平静。这一公设是错误的。

“我要尽力描述在幽暗的宇宙空间流动的东西，但不可能是有如江河的立体流体。”

他坐得更直了，把雪茄烟从嘴里慢慢地拿下来。“这不可能——但可能是一种流体——”他突然站起来，转身向房子走去。“喂，伯克，请原谅，我要去做些数学演算，你不会反对吧。”

伯克的雪茄烟头上，发出好长时间的闪光“不用管我。”心理学家说。

五

那天晚上，伯克不知道马特什么时候就寝的。早晨起来，他发现马特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兴致勃勃地伏案工作，似乎马特压根就没离开过，但他至少看出他换了衣服。

马特抬头看了看。“再给我半小时，鱼是可以等一等的，我得赶快回办公室去一趟。这里的事情我还要继续干的。”

伯克咧嘴一笑。“去吧，伙计。我去准备车，你说什么时候动身？”

到城里后，他没有去看望任何人，而径直到办公室去了，继续进行前天晚上开始的工作。随着工作的进展，他最初的热忱渐渐衰落消沉下来。二、三天后他才能做好准备邀人检查。有一项演算前面的几页原来都有差错，他返离迷津，重新慢慢演算。

下午三点刚过，就有人敲门。他恼怒地抬头看看，来人是戴克斯特拉。

“纳格尔博士！你在呀，我真高兴。昨天我到处找你，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我去钓了一天鱼。有事吗？”

戴克斯特拉几乎带着狡黠的神色，坐到桌子一边的椅子上。马特皱皱眉头。

“我有事与你磋商，事关这项工程，极为重要。”戴克斯特拉说。他身体向前倾斜，脸上流露出信任的表情，宽边眼镜后面的眼睛向外眯缝斜视。

“你发现没有，”他说，“这项工程整个是一个骗局？”

“骗局！你在说什么？”

“我仔细地查看了所谓的邓宁的住处，无一遗漏。在上次讨论中，我就曾向你们说明，等量公设否定了如邓宁所发明的任何这种装置的可能性。现在我敢向你担保，根本就无邓宁其人！我们上了这个大骗局的当了。”

他以获得最后胜利的神态，用手掌拍打着桌面，身子向后靠着。

“我不明白。”马特低声说。

“你会明白的。去看看那个实验室吧，前后不一，矛盾百出。检查一下架上的药剂吧，试问：用这种胡乱挑选的配剂，可望达到怎样的化学效果呢？电子部分与角落里的电视车间一样，都是大杂烩。房间里的计算机摆在那里，从来未使用过。至于那个藏书室——显然是个老学究的满满当当的耗子窝！

“纳格尔博士，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我们上了大骗局的当。反重力！你认为这里可曾有人想过能使我们相信吗？”

“我想知道的是，在国家急需我们每个人贡献聪明才智的时候，为什么把我们派来干这种徒劳无益的事呢？”

马特隐约感到胸口塞闷，一阵恶心。“我承认你的陈述有奇异之处。假如你说的那确凿无疑，那么，目击者的叙述又做何解释呢？”

“向壁虚构！”戴克斯特拉厉声高叫道。

“简直不敢想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也参予了这种虚伪的事情，真是遗憾，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事实上，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做了大量工作。

“此时此刻，我打算明确地说，等量公设是站不住脚的”。

戴克斯特拉站起来，满脸胀得通红。“纳格尔博士，你持有这种见解，我甚为遗憾。我始终相信，你是大有希望的年轻人。若揭穿这个使我们上当的可恶的骗局，你或许还有希望。日安！”

戴克斯特拉步履沉重地走出去时，马特连欠身相送都不愿表示一下。这次来访使他十分不快。尽管这些责难是荒谬的，但却动摇着他赖以进行工作的基础。他以前曾断言反重力纯属谬论，如果他不敢确信邓宁的装置表演恰如所述，那么，他目前对过去所有断言的信念就要受到威胁。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竟然也参予了戴克斯特拉所说的这种毫无目的的愚蠢骗局！

他几乎依旧狂热地重新看起计算草稿来。快到大家都要离开的时候，他拿起话筒，给詹宁斯打电话。此人是个有才能的数学家，如果有谁能把这个题目解出来，那么就是他。解不出来的地方不多，马特尚可容忍，但他必得知道是否正走进死胡同。

“你能来一下吗？”他说，“我有些东西想给你看看。”

不一会儿，詹宁斯就来了。他一进门，就使马特觉得他象一个古时候的乡村传教士，由于对教徒们的罪孽抱有愤慨而满脸盛怒。

马特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脱口问道：“今天下午你看到戴克斯特拉了吗？他到处乱跑，散布无稽之谈，说什么这项工程是个骗局。”

马特点点头。

“不知凯斯为什么把他这样一个老笨蛋弄来——戴克倒是个杰出人物，但却说话不留余地。我立刻打电话找凯斯。”

“我猜想，我们自然都有戴克斯特拉那样的怀疑，”马特说，“但不至于搞得象他那样过分。”

“我同几个人谈过，有些人弄得心烦意乱，我曾竭力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处境。你有什么收获吗？得到过答案之类的东西吗？”

马特把草稿纸抛到桌子的另一边。“等量公设过时了，这一点我相当肯定。我一直在计算围绕空间曲线的可能的运动范围，原来是个八面体的东西，但却讲得通。我希望你看一看。”

詹宁斯双眉一挑，说：“很好。当然，你要知道，要使我接受对等量公设的否定，是不容易的。这种公设问世已有四十五年了。”

“可以寻找别的东西代替它嘛。”

“这东西你能再搞一份吗？”

马特耸耸双肩。“我能再搞一份。”

“我会好好保存的。”他把稿纸塞进上衣的帖身衣兜里。“假设你的确要证实这样一种流体的可能性，对吗？那么，我们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吗？对这一点你有什么想法吗？”

“有些想法。”马特说，“昨天我曾观察过一个旋涡。看看一些小棍抛进旋涡后所出现的情景吧，小棍会聚到一起。这就是重力。”

詹宁斯皱皱双肩。“等一等，马特——”

马特大笑起来。“别误会，考虑一下这个流体，我不知道它可能具有什么特性，但必须在四维空间中出现。我们若能解出来，就能弄清这种流体通过物质产生旋流的公式。

“假定存在着这样一种旋流，便会有旋涡出现。这是不成熟的比拟，你还理解不了，需要进行计算。但是，我们或许能说明，旋流按一定方向行进，便引起旋流的物质间的空间位移减小。这能说得通吗？”

詹宁斯一直静静地坐着，现在他微微一笑，把手指展开摊在桌面上。“可以说得通。八面体流体所形成的旋流一定相当复杂，但假设确实出现了，那么又怎样呢？”

“我们就造一个流线型装置，使之通过流体，旋流便不会出现了。”

詹宁斯坐在椅子上向后靠着，好象突然变跛了一样。“好家伙，你倒全部计算出来了！但且慢，这使重力变得毫无意义，那么，反重力呢？”

马特耸耸肩膀。“我们找到一种采用反向矢量的方法。”

“那样可以，伙计，那样可以。”

马特笑起来，同他一起走到门前。“是的，我知道这件事的意义，但是，你瞧——我绝非开玩笑。这个重力流体公式若能解得出来，其余的就好办了。”

詹宁斯面对着他，脸上的一点笑容完全消失了。他说：“马特，我不是在笑，不管怎么说，不是在笑你。如果我们对整个事情得到的答案是那个样子，就等于说，我们至今所假定的一切东西，完全阻塞了对这类事情的思路，致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自己成为小小的阻碍，甚至连谈论它也是困难的。”

一天以后，伯克登门拜访他。“嗨，马特，你怎么不即刻告诉我们关于戴克斯特拉的事？若不是詹宁斯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知道的可能就太晚了。”

“你是指何而言？”

“我们是指他关于此项工程是个大骗局的说法。我希望你没有为此事烦恼。”

“不十分烦恼。我们要把他踢出这个工程吗？”

“那是自然的。他正住疗养院呢。他思想僵化，不承认邓宁工作的真实性。他态度温和，却失去了理智。他几周内就会好起来，可以回去教书的。”“听到这些，我甚为遗憾，我相信，我们差不多找到了他不敢正视的答案。”

那天，马特不耐烦地把他的论点在讨论会上公布于众了。这对于那些倾向于戴克斯特拉的人，有点难以接受，但是计算十分清楚，吸引着所有的人。他们几乎团结得象一个人，竭尽全力推导一个可转换为金属、电子和重力场的公式。

詹宁斯是一直坚持到底的人。三天后，他连门也没敲就闯进了马特的办公室，把几张纸啪地一声扔在桌子上。

“你是对的，马特。”他高声说道：“你的计算表明，在物质中有旋流存在。我们掌握了探究邓宁飞行带的方法。”

但事到临头时，马特却灰心丧气起来。整个小组举行了三十六小时的讨论会，使工作最终统一起来。结果是确认可以制造一个反重力机器，但其大小却相当于一百吨的回旋加速器。

马特把他们的进展情况告诉给凯斯。“这与邓宁的飞行带大不相同，”他说，“你若要我们压缩，我们就继续尽力压缩，或者拿出目前这种形式的实际可行的设计。”

凯斯把马特准备好的草图瞥了一眼。“这与我们所期待的不完全一致，但我认为最好把它造出来，此刻，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一个反重力机器在运行着，然后进行改进。车间可以随你们使用。需要多久？”

“这要看在人和机器两方面，你希望强调什么了。如果全体昼夜工作，我保证大约三个星期拿出模型。”

“一言为定。”凯斯说，“造吧。”

实际上，四个多星期以后，才在大型的机器车间里做出首次表演的安排。这个车间受到控制整个工程的三重安全措施的保护。

参加者有出席首次会议的人员，加上协助制造这个庞大装置的几个工人。

在过去的几周内，他们吃力地举行了闹哄哄的讨论会，现在的表演就显得简单，几乎是平淡无味了。马特走到在车间里高大的钢梁天花板下显得很小的配电盘前，打开电源总开关，然后慢慢调整一些度盘。

圆盘形的庞然大物在车间中央升起来了，几乎没有人察觉，一点也不摇晃，它没有明显可见的支撑，在离地面５英尺的空中徘徊盘旋。

圆盘直径三十英尺，厚三英尺。几根工字钢梁临时铺在地板上做为支撑，从水泥地板上的长长裂缝就可想见此物之重了。

凯斯博士伸手摸了摸，又用尽全力去推它。

马特笑着摇摇头。“如果你推的时间够长并且用力，它会移动的，几乎具有小型战舰那样的惯性，虽然我曾说过，这与邓宁的飞行带大相径庭，但我们还是要继续试下去。”

“这是一件不朽之作，”凯斯说，“我向你们大家祝贺。”

正当他们在观看着，马特又按一下控制按键，那庞然大物徐徐落到工字钢梁支架上。他切断了电源。

“我希望你们此时都回到会议室去”凯斯说，“在那里，还有一些补充资料给你们看。”

一路上，马特与伯克并排走在一起。“现在怎么办？”他说，“他们要给我们戴上镀锡勋章吗？”

“比那要好。”伯克说，“你会看到的。”

他们又和几星期前的多事之日一样，坐在一起了。凯斯照旧在首席就坐。

“没必要对诸位任何人进行说明，这一成就对我们国家和全人类意味着什么。反重力将使全世界军事及民用运输发生革命性变化——有朝一日会把人送往星际。

“现在——有一个人我想介绍给你们。”

他向一侧跨了一步，朝他身后那个房间的门口发出召唤声，一个人应声走出来，凯斯便站在一旁。

听众中响起一阵吃惊的吁吁声，在他们面前站着的是利昂·邓宁。

他向大家幽默地微微一笑。“先生们，我知道你们认识我。我希望你们都不会对我抱有任何不快之感，或者认为我是那种人们所描述的令人厌恶的家伙。文本就说明了这一点，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使人不快的年轻的笨蛋。”

詹宁斯站了起来。“凯斯博士，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需要你做出解释！”

“詹宁斯博士，你们的确需要解释，你们也会听到解释的。”凯斯站在邓宁的地方，邓宁则坐在位子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的朋友戴克斯特拉是正确的，在工程之初给你们的原始资料，都是虚构的。”

人群里立刻涌起一阵吃惊的喊叫和抗议的声浪。凯斯举起一只手，说：“请安静片刻，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说过，最初的资料是虚构的，根本没有作为反重力装置发明家的利昂·邓宁。我们演了一出戏，虚构了一部电影，并不存在反重力。

“而今天，却真地存在着一种反重力机器。先生们，我希望你们仔细考虑考虑，在这件事情中虚构究竟在哪里。”他略停了片刻，盯着他们每个人的眼睛看了看，之后移步站在一旁。“我们的首席心理学家肯尼思·伯克利博士，将给我们讲完事情的全过程。

伯克站起来，慢慢走到前面，仿佛是勉强做不得不做的事。

“你们若有人发怒的话，”他说，“应该冲着我来。工程中的魔法腾空，是我建议的直接结果。

“但是，不要认为我是在道歉。我反对戴克斯特拉教授称之为‘虚构’或‘骗局’的说法。一种事情出现后，当我们谁也看不出其潜在的可能性时，怎么能说是一个骗局呢？”

“那为什么，伙计，为什么？”詹宁斯不耐烦地大声说道，“为什么搜罗关于占星卜算、魔法腾空和神秘玄想这类戏法骗局，胡说八道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明言这个工程？我们不是一帮中学生，别哄骗我们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

“那么，你对下面的问题如何作答？”伯克说，“凯斯博士发出一封信，邀请你参加一项制造反重力机器的工程，你会该怎样答复呢？你们中有多少人会乐于安安稳稳地等在大学里？在大学里，离经叛道的人不允许象在政府机构里那样挥霍人民的钱财。

“谢天谢地，在此工程中只有一个戴克斯特拉。他拒绝接受我们提供的资料，他的目标是要证明反重力之不可能。如果不是我们的小小的假设激励你们，你们有多少人会树立同样的目标？

“戴克斯特拉不能合情合理地对待这些资料，其结果是他患了精神崩溃症，当然，这是前面一连串事件产生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你们当中能够接受我们提供的资料的那些人，则能抛弃对于反重力的偏见，得到你们认为不可能的东西。

“实质上，这是一项心理学工程，而不是物理学工程。除反重力外，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东西。我们可以预言，结果将是一样的。我观察过许多科学家在实验室和藏书室工作的情景，研究他们在工作之中奉行的在教育上先入为主的概念，着手解释一个问题之前，就已做出了可能或不可能的结论。在这样多的情况下，戴克斯特拉教授的例子最有代表性，对问题的兴趣只在于要证明结论之正确。

“在此项工程中拿你们做实验，希望你们能够谅解。我认为，我使你们学到了一种进行科学研空的方法，比你们以前所掌握的要强有力得多，这是一种令人信服的方法，能够找到任何理解的答案。你们根本没有受骗，而是给你们表演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科学方法。

“如果你们能够解决并的确在几个星期内解决了以前视为不可能的问题，试想你们自己要有多少个科研题目正等待着你们运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

会上还有很多发言，有些发言是极为混乱的。有几个人根本没理解伯克的解释。

马特暗想，即使是他，也需要很长时间，心情才能彻底平静下来。在他的胸中还有一丝难以压抑的怒气，但他对伯克炮制此项工程的圆滑手法，暗暗置之一笑。他敢打赌，这位心理学家曾因戴克斯特拉而有过棘手的时刻！

当他开始认识到伯克所做的解释具有绝对的真理性时，心中有一种不知所措之感。他看到这种感觉也反映在其他一些人的脸上，流露出茫然若失、“为什么没人事先告诉我”的神色。

他们最后同意第二天再次会晤，研究讨论他们对已经出现的情况应采取的态度。

刚要让他们走，伯克就上前抱住了马特的胳膊。“我差点忘记了告诉你，今晚请你吃饭。”

“最好别再是个骗局。”马特说。

饭后，他们两人走出来，到了院子里，伯克煞费苦心地要假守这个院子，使他在城里占有的这块地方俨然象一份财产，他们坐在花园里的一条长椅上，凝视着月亮从邻舍的电视天线背后徐徐升起。

“我想知道事情的余下部分。”马特说。

“什么余下部分？”

“别躲躲闪闪的，其他那些家伙上午就要让你讲出来，但我要先听为快。”

伯克沉默了片刻之后，才开始说起来。他点上烟斗，让他燃得旺一些。“你曾提到詹宁斯有过思想闸门之说，他的那些话差一点说中了。你和我在学校里试图探讨宇宙问题时，也几乎抓住了要领。

“归结起来，就是你在山里问我的事情。何为思想过程？最初的思想源于何处？

“想一想你在几天内推导出关于围绕空间曲率的重力流体的深奥的方程式，为什么你没在十年前做出来？为什么别人没在很早以前做出来？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

“马特，我特别需要你参予此项工程，因为需要你在此事上助我一臂之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点力不从心，我不知道是物理学还是心理学，或者两者之间的怪诞的混合物。

“不管怎样，我是从这里开始的：你懂得通讯理论，任何数据都可编成脉冲组成的密码，譬如，一幅复杂的照片由半明半暗的点子构成。把信息编码变成脉冲，可以有许多方法。密码可利用点——划，可利用脉冲间的时间间息，可利用脉冲振幅，有上千种单独因素和联合因素可以利用。但是，任何信息都可以表示为一种特殊的脉冲程序。

“这种程序之一：‘宇宙间的每一物体都吸引另一物体’；之二：‘永生之奥秘在于——’；还有之三：‘重力本身是——作用之结果，而又可能因——而变得毫无意义’。

“任何问题的任何答案，都可表示为一种特殊的脉冲程序，故而脉冲之间的关系便是数据的密码形式。”

“但是，从定义上来说，纯噪声是一种完全不规则的脉冲程序，包含着可能相互关联的各种频率的脉冲。”

“因此：任何有负载信息的消息都是分级噪声的一种特殊的子级。所以，纯噪声包括一切可能的消息和一切可能的信息。因而，纯噪声实际上是纯概率的另一种说法，是无所不包的。”

“这不只是繁琐逻辑的一种演练，而是要承认一切事物都可以学会，一切事物都能够获得成功。”

马特微微活动一下，向月亮吹出一团浓厚的雪茄烟雾。“不要再说啦！”他大声说，“你的话没完没了，总得有个边际才行。”

“为什么？难道我关于噪声和信息的逻辑不对吗？”

“上帝，我不知道对不对，听起来倒也中听，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与人类头脑的作用和工程中的魔法腾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从结构观点上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就功能而言，似乎在人的头脑里必定有一种机构，这种机构不外乎是纯噪声发生器，一种不规则脉冲即各种频率的纯噪声产生器。”

“在别的什么地方，必须还有一个机构，用以滤除不规则噪声或控制其产生，以便使语义明确的声音得以通过。显然，滤波器能够处于任何一级，把我们确定为噪声的东西滤除掉。”

“这样，我们就经历了成长的粗略过程，上学，受教育，在噪声滤波器上刻下一条红线，除了外部自然界和我们本身的创造力所提供的少量数据外这种滤波器把一切都排除在外。”

“我们周围的事物一旦变得与情况不相适应，就被排除在外，创造性的想象力便减弱了。滤波器一经调整，就能自动进行这一工作。”

“还有你们这里的工程，”马特说，“关于巴比伦的神秘玄想、占星卜算的资料，以及那个毫无价值的东西的其余部分——”

“整个装置的噪声尽可能搞得大一些。”伯克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制造反重力，所以给你们描绘了一个制造过反重力的人，并尽量把它弄得嘈杂一些，以便使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噪声滤波器起不了多大作用。关于反重力问题，我给你讲了一番各种频率的噪声，并讲了反重力已经实现这一必然的结论。”

“你们每个人最初都用你们的滤波器把反重力的想法排斥在外。简直是荒谬绝伦！探索这种东西是无益的，做点有益的事情吧。”

“所以，我向凯斯建议过，把你们这些有两付头脑的人召集在一起，用铁一般的事实向你们证明，这决非胡说八道，而是能够做到的，巴德。故此给你们听听各种频率的噪声，放松你们的滤波器，使你们通过自己头脑的思索来找到答案。”“这起到了作用，并且总会起作用的。你们所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查出端绪，清除头脑中的障碍，对你们一直想做的一些其他事情，调整好任意噪声滤波器——那么，就可找到你们想要研究的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

马特抬头看看月亮，月亮正把银色的光辉洒满夜空。

“是呀——天上有星星。”他说，“我总想把星星摘下来，现在我们获得了反重力——”

“所以，你可以飞向星际了——假如你愿意的话。”

马特摇摇头。“你和邓宁——起初我们获得了它，然后又失去了它。”

“你要使我们造出反重力来，这只是一个鬼把戏！肯定我们将看到行星，甚至可能在我们瞑目前越出太阳系。但是，我将要呆在这里，与你一道工作。一、二个行星微不足道，或毕竟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能学会利用人类头脑中的最高噪声级，我们就将能够征服整个宇宙！”

# 《榨取》作者：[日] 岛崎一裕

住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愁肠百结。这是因为来自宇宙的“征服者”实行着一种灭绝人性的统治。

他们毫无预兆地出现在这颗祥和的行星上，以绝对优势的科技力量，不费吹灰之力。转瞬之间便控制了这颗星球的住民们。

“我们决定要统治这颗星球。你们的权利，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对命令要绝对服从，反抗的人，立即杀掉。明白吗？”

开始的时候，住民们对这种高压性的语言颇具反感，一部分住民屡次进行反抗，但每次都是参与反抗的住民惨遭杀害。渐渐地，住民们便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和欲望。因为“征服者”们的野蛮和凶狠，使他们明白只有服从才能够活命。

“征服者”们实行统治以后，住民的财富被他们掠夺一空，住民们已经衣不蔽体哀鸿遍野，有的住民甚至啼饥号寒，“征服者”们却丝毫也有手软。每天的生活就像在做一场噩梦。生活就是杀戮，每时每刻都充斥着不平。在这颗星球上，住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躲，就连活命用的粮食都颗粒不见。

兹萨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名歌手。他在各地流浪，四处奔波，抚慰那些住民们。住民们之间情绪低落、万念俱灰。如果不抚慰，也许都会自暴自弃的。他希望自己能为人们带来希望。因此，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拼命地歌唱。人们听着他的歌，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因他的歌声鼓起勇气的住民，把他比喻为拯救星球的神。

有一天，兹萨索被“征服者”的总督请去。他还以为总督会以煽动住民的罪名将他逮捕，然而不是。总督对他说道： “我们的母星球上有一个管理星球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将派出部分委员来这里视察，在欢迎他们的仪式上，我想请你唱歌助兴。据说，你唱歌唱得很棒。如果你愿意唱的话，我会奖励你，如果你拒绝的话，我立即就处死你。怎么样？”

总督明显是一副趾高气扬的命令式语气。

“我明白了。”兹萨索低下了头。

“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表明我们的统治非常安定，所以我才来请你。”

“是……”

兹萨索在心里盘算着对住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要用自己的歌，诉说住民们的痛苦。如果能让那帮委员会的委员们知道总督他们的残暴统治，即使我惨遭杀害也无所畏惧。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写诗。他回想着在各地流浪时亲眼目睹到住民们受到欺压凄苦，和那些惨不忍睹的情景，将满目的疮痍变换成了诗句。

他写完诗以后，马上就为诗句谱上动听的曲调。曲调的节奏十分优美，人人都能随兴吟诵，只要听过一遍就不会忘记。

那天，兹萨索被请到客席上。大部分“征服者”都在场，桌子上堆放着美味佳肴，场面隆重。

兹萨索手上拿着乐器，开始弹唱起来。

人们都安静地翘首聆听。对“征服者”来说，那悲切的曲调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他们流着眼泪聆听着。然而，歌声一结束，兹萨索就被逮捕了。

“喜欢吗？”总督问委员会的代表。

“嘿嘿，好极了。如此郁闷的心情，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体会到。”

“这样流眼泪，我也是第一次啊！”

“总督，看样子计划推进得很顺利啊。”

“谢谢您的赞扬。”

“刚才的歌，能立即把它录制下来吗？大家都想听这样的歌。母星球上美术品和宝石、贵金属都已经多得数不胜数，衣食丰足，日子过得十分优裕。但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些什么东西。现在我们才发现，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东西——体会一种悲戚的情绪，那是多么难得啊！”

“这恰恰就是艺术啊！这样的艺术，在富庶的星球上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呀！”总督自信地说道。

“嗯。好，再加大压制的力度。因为真正的悲伤不经受压榨是不会产生的啊。”

“明白了。就这么做。大概很快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兹萨索吧。不过，怎么处置他呢？是处以刑罚，还是带回到母星球上去？”

“当然要带回去。但是，对这颗星球上的住民，要告诉他们，说他被判死刑了。这样，这家伙就会变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会催生很多与他有关的艺术吧。不仅仅是音乐，还有在文学、戏剧、绘画等各个方面，都会出现催人泪下的作品吧。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品，从现在起，这样的期待不就是一种很快乐的享受吗？”

# 《摘葡萄的人》作者：詹姆斯·格利森·毕晓普

作者简介

毕晓普上尉是科罗拉多大峡谷空军学院的英文教官。１９６１年他出生于佛蒙特州的姆蒙伯莱，曾就读于四所学院，于１９８３年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作为一名空军通讯保密检查官，他就职于空军学院预备役学院。1988年他返回海姆夏尔大学获取英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婚后，他有了三个孩子。他曾为《波士顿环球》周刊写过文章，出版了一本教科书的三次版不。他精通文学，善于写作，编辑了许多杂志。但他从未出版过一本小说，我们相信他将再创辉煌。

“您的葡萄酒，先生，”柯蒂斯说，“这是九一年的最后一瓶了。”

“谢谢。”我注视着玻璃杯中的酒，一边转动着上个世纪的葡萄酒，一边研究着我的侍从的任何无礼的手势。与一个人不停地转动舌头而使舌根生疼一样，出于同样的本能，我不会对这个高大的黑人说什么了。很久以来，我一直忧心忡忡，怕他很快成为我的上司，怕失去我积攒下来的微薄财富，怕在互换工作时失去自我。

我用指甲弹着玻璃杯。心想：我的葡萄酒比勃民第酒的颜色还深，比任何一种政府指定的酒都要辛辣。五年之中，我一直试着挽回阿根廷葡萄栽培长官的职务。每当提起我的职业，我总是对人们说：“我照看着沸腾的葡萄汁。”但那已成为过去。

在三十五个年头里，这已是我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调职了。我够幸运的了，有些贵族武贫民不得不和处理放射性废物小组或处理垃圾的人调换工作，那些都是中产阶级丢弃的职业。起码这里我还是接近富有，只是和柯蒂斯交换了一下阶级——一想到他就要成为“惠特尼先”而我变为“特拉维斯”，我心里就难受。如我曾经拥有财富，那它再也不属于我的了。

与核武器装吊队的工人比起来，当男仆也无所谓了。他们不得不搜索战争遗留下来的以及核裂变和聚变反应堆中剩下的有毒区域，然后将废料放置到北部的地下垃圾场。他们穿着保护服，但经常遭到核武器的侵扰……真的，我够幸运的了。

柯蒂斯注意到我在盯着葡萄酒出神，而且我相信，他为我感到遗憾。“快退休了，先生？”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调换工作。”在将近五年的共事中，难道我真的从没告诉过他？也许没有吧！我对他的了解可比他对我的了解多得多。我盯着落地钟看了好长时间，带着孩子般的爱我喜欢那个胡桃木的老祖父钟——而现在我惟一知道的就是，这个钟和其他的好东西就要成为我的仆人的了。已经是１１时４４分了，我的交接将在午夜生效。

柯蒂斯读懂了我的眼神，“我会带走它的，先生，到明天我们就会忘记钟了。”

“多么宽宏大量的小伙子啊！”我心里想着，“允许我延续六七个小时吧！但他还有十六分钟就开始掌权了。”

“还是要谢谢你，柯蒂斯。”我大声地说，尽管这没有必要。为我准备蒸气浴吧！”

我慢慢地走向浴室，感觉着柔软的、厚厚的地毯，轻抚着老祖父钟那磨得又光又滑的胡桃木外罩。

仅仅在贵族式的任期中呆了一年，我现在就已感到财富的流失。在学校的时候，调换职业是一种游戏。有时要忍受在一天内从贵族宿舍搬到贫民小屋的变换，向旁人显示你是百分之八点五的好学生中的一个，聪明得不仅可以经营整个工业，而且也愿意去做地球上最讨厌的工作。

随着我的好工作就要永远地消失，而最糟糕的工作即将到来，我再也不“情愿”了。每当想到荣华富贵渐渐逝去的情景，我就不寒而栗。

我把衣服扔在柯蒂斯手臂上，深深地浸入到散发着香气的水中。温热的水令我全身放松，我的大肚皮变成了粉红色。柯蒂斯既没在看我，也没朝向别处。我愉愉地瞥了他一眼——是不满，甚至是仇恨的瞥，好像是在等待我的死期。

“柯蒂斯·惠特尼，”我开口说，惊动了他，“上次从学校毕业时，你得知被分到了这儿，你恨我吗？”

这是一个幼稚的、显而易见的问题，而何蒂斯天生就有看透人的能力。

“我们都不想这样，不是吗，特拉维斯·麦科米克？博尔纳说过‘在你们贫穷之旅中感觉精神上的伊甸园’。”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用充满了讽刺的话语说，就像从婴儿口中流出的口水一样毫不避讳，让他知道我对他直称我名字的不满。对我而言，称他的名字是一种宽厚仁慈，而对他来说，称呼我的名字，能使我足足抵触三分钟。柯蒂斯转向别处。

最后他开口说：“是的。”

“嗯？”

“是的，我恨你，但与你恨我不一样。”他的眼神看透了我的心思，缄默不语是对他最强大的反抗。“你记得奴隶制度？”柯蒂斯接着说。

“当然，我们都学过的。”

柯蒂斯点点头，“我的一个祖先是奴隶，是祖先或是朋友，在２０年代的那场小型战斗中，任何有记录都被销毁了。（“小型战斗”是柯蒂斯的专有名词，指的是那使大部分欧亚和北美地区夷为平地和成为辐射区的导弹互换事件。那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发生在２０２０年，这使柯蒂斯十分高兴。他有一次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对以后的即将发生的轰炸感到遗憾，而对从前发生过的轰炸无动于衷呢？那是因为我们都是从傻瓜头脑中想事情而不是用眼睛去分析事情。”）

“五年前，就在我毕业前，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朋友。”他说，“她背上鞭痕累累，嘴唇皱裂又总在流血，黑炭般的眼睛总是凝望着北方，那寒冷、丑陋、死寂的北方。”

最后一个字一出口，那个胡桃木的老祖父钟就开始响起来。我暗自呻吟着，但并没有从柯蒂斯·惠特尼先生身上转移视线。开始时我有些怀疑，他是在捏造故事为我解闷，现在也没搞清楚是真是假。

“特拉维斯，当我参加贫穷之旅时，她的眼睛更大更黑了——犹如在你想像着另一颗炸弹就要落下时，一个倒塌的小屋的黑黑的内部，令人恐惧。要么或许她什么也不明白，要么或许她什么都明白。”老钟随着他的话不安地响着。“但我清楚我的贵族之旅将减轻她的痛苦，特拉维斯，我同情她。”老钟敲了最后一下。

“你认为我不正常吧？”

“不，先生。”我回答，“我想——”我停了一下站起来擦干身子，努力想说一些尊敬的话，而不让他感到我在讨好他。“我想，你也许，对调换工作的反感是有贵族式渊源的。”

“是的，”惠特尼先生脱掉他的黑色仆人上衣，露出结实的灰色的胳膊，他自己挂上外套——这是一个友好的举动，否则他会把外套扔给我。“我现在退休了。我们在五点用早餐，七点再结束，好吗？”

“好的，先生。”这种仆人的标准回答脱口而出。我真的成为仆人了吗？葡萄栽培长官也只是我曾经戴过的法兰绒面具吗？我惊恐万分，思绪万千。如果我现在感觉不像是一名贵族，我再也不会是了。那是我最后的一期贵族之旅。我惊慌失措，身上冒出汗来，转过身背着柯蒂斯，不让他察觉到我涨红的脸。

“出什么事了吗？特拉维斯？”

“没有，先生。”

他拍拍我的后背，“睡个好觉，过几个星期你就没事了，顺使说一下，我要在一个月后结婚，而且把新娘带来这里住。”

“我知道了，先生，祝贺你。”

我根本睡不着，偷偷走到酒窖，摸到平常放着葡萄酒的那一排，想找到其他战前酿的葡萄酒。这是件危险的事。我猜想柯蒂斯正等着品尝呢！早上他会气得发疯的，但我并不希望成为他愤怒的目标。我发现他把它藏在最后一排，标签朝下。我细尝了几口，但然后就像一个小孩怕别人抢了他的饼干一样，一口吞下所有的酒。

我说不清使我放弃新工作的冲动是一种什么心情，急切战胜了理智；我感觉好像一个奴隶在沿着地铁逃亡。

喝得晕头转向，我收拾了一个大箱子，塞进一些衣物和不值钱的纪念品，如我的缎面枕套。当我试着捡起枕套时，我以为我的手臂要欺骗我。这种打击使我一下子面朝下栽倒在柔软的地毯上，吐出一滩起沫的紫色液体。我甩掉手提箱，往兜里揣了一些钱，跌跌撞撞地下了楼。回想一下，当时柯蒂斯一定听到我的动静了。我砰地关上门，走入夜幕中，大喊大叫：“自由！自由！”

在外面，我被一块砖头绊了一下，摔倒在鹅卵石车道上。我的面颊狠狠地撞在地上但没有痛感。我躺在那里，轻轻抚摸着这些石头——以前我从没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光滑的表面、粗裂的边缘。当车子驶过时，轻微下沉了一些。车子！为什么我不能开车走而偏要步行呢？我用袖于擦去血，摇摇晃晃费力地走进厨房。

一排排的瓶瓶罐罐底朝天摆放得十分整齐。我们平常总把车钥匙放在面缸里，但我摸索着伸手进去时，我的手只空空地抓了一把白面。我把面缸扔在地上，面粉撒得遍地都是。然后又掉了糖罐子、茶罐和瓷苏打罐。我打开第二个面缸，找到了车钥匙。看着遍地狼藉，我意识到没有退路了。

我跳上车，开这辆车已有五年了，我笨手笨脚地在黑暗中摸索钥匙眼儿。我发动了引擎，猛地撞过车库的门，那扇可怜的门发出木框折断和撞碎玻璃的声音，又发出一声尖尖的，充满遗憾的金属般刺耳的尖叫。

每个拐弯都令人措手不及，所以我只是开到我的邻居家——柯蒂斯的邻居家向东一公里就不再沿公路行驶了。柯蒂斯的车和劳伦斯·鲍恩的石栅栏迎面相撞，栅栏赢了，车前的保险杆撞进了发动机里。发动机保持高速，而我在前座上被无情地弹来弹去。除了我的眼下出血外哪里也没伤着，我从窗子滚了出去，向东２号国道走去，这条国道北接美国的不毛之地，南接我们这里靠近阿根廷的下端。

三月冷冷的空气清醒了我的大脑，使我能够沿着１号国道的外围走，避开了不时来回呼啸而过的卡车。几个小时以后，我转向北上了二号车道，在那里，许多卡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它们带着四五辆载满人的拖车，那些人在美国南部大陆不停地迁移寻找工作。每个人都在极度激动狂乱的心境下渡过几个星期。我蹒跚地向前走了大约三公里。

在最后的二十分钟里，没有碰到路过的卡车。我的脚和头都在阵阵痛，眼皮不断打架。我倒进离大路几米远的灌木丛中，迷迷糊糊中仍然咕哝着：“自由，自由。”但热情却少了许多。

我一直就是一个好睡的人，那天早上我在顺路而下的卡车队的轰鸣声中醒来。四肢僵硬、浑身疼痛、周身血迹斑斑、散发臭气、脸上胡子拉茬的，使我自己中了毒一样，我示意最后一辆卡车的司机我要搭车。

他把车停了下来。“看来你好像英勇地度过了昨夜。”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你要去哪儿？”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连十秒钟的慎重考虑都没用上，就突发奇想地回答说：“向北。”（因为卡车向北，我别无选择。）

司机看起来比我年长，而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又比我年轻：灰白的乱发、肌肉坚实的胳膊、开朗的笑容，我想他是我见过的眉毛最浓的一个人。

他问：“你正在摆脱什么事或陷入什么事吗？”他知道了我的困难处境。那时我第一次想到，我不是惟一的一个放弃贫穷之旅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可怕的骗子——常常在扑克牌游戏中输掉百十元钱后才罢手——所以我告诉了他整个故事。

他看似陷入了沉思，只是驾车前行。最后他侧身对着我说：“我们在你们的阶级上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计划他们离校后把他们安排到管理岗位。通过他们的高层管理，会给工业带来新的观念。那一点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汇集你们的力量使前景有所改善，但是我们没有计划这一点——”他向我作着手势，“甚至就是你们的同代人发现了这个错误：以贵族开始，以贫穷结束。那正是为这种退出而作的乞求。”很明显他已在劳工计划委员会多次任职。他看起来身居此职足有十年左右。

“我猜我被惯坏了，”我说，“确切地说，尽管不是贫穷困扰了我。”

“当然不，”他打断我的话，“是缺乏选择。听着！年轻人，人们从来不把工作或贫穷当成不可避免的条件那样在乎。你知道，我们从里威第科斯那里得到的变换观念。在那里，青春女神每隔七年就释放一次她的奴隶。他们不是仍然教给你们那种东西吗？”他抿紧嘴充满疑问地看着我，似乎他在怀疑我是打乱秩序的独臂大侠。

我摇了摇头，我当时记不起来了。

“太糟了。州董事会的那些笨蛋们总以为只有穷人才会放弃，然而富有者也同样不可避免。一些贵族或全部贵族彻底丢掉了判断力。感觉是他的生命在做选择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方式。”他变换速度挡，在半山腰追上其他的卡车，并向我作着手势，好像我是一具展览品。”眼下，有这么一个人，在职业变换的最后一次时，感觉到了选择的权利，所以他破坏了制度，而这制度是惟一一个可供选择的。小伙子，富有，贫穷或介于两者之间，不是你选择什么，而是你选择。”

从他晓得的一切，就足以断定这个家伙可能就是博尔尼本人。杰瑞米·博尔尼，生产卡车的巨头，战后与州际联盟作战过。博尔尼的阿瑞斯拖波夫斯制度是一个完善的计划方案，这一制度让一小部分穷困阶级去做粗重工作，但给他们希望，与此同时让贵族们更有能力做高级管理工作，因为他们在循环的基础上看清了事情的另一面。

当那一切发生之时，我还是一个婴儿。我惟一的记忆就是一次——仅仅一次——我把头藏进母亲的怀抱，仍然不能平静下来。那一次一定已经是六十年以前了，大约是２０２１年。

无论他是谁，无疑他知道这一制度，所以我问他：“你想如果警察发现我，他会把我怎么样？”

“他们会找到你，然后可能只是把你再放到贫穷的劳动大军中去，无论如何你属于那儿，或许再加上个一两年。”

当我写下这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是他告发了我。我那样说毫无怨恨之意，我可能是自己告发自己。

几分钟后，那司机说：“我们说点有意思的吧。”他压下节流杆，卡车回以爆炸式的力量。“我亲自修饰她。”他盯着我。我没忘记思考，当我们经过头车时“这有一个快乐的人。”

花了好几个星期，我才忘了自己的罪过。跳上卡车或火车、乞讨食物、感觉天气转凉、想像着发射性的增长。我似乎正在向着生命的万灵药行进——或者可以说行走的本身就是万灵药。我更加强壮，有时我在大白天跑步或裸游，然后晚上在饭店后门乞食。有时我三餐丰厚，有时饥肠辘辘。甚至来自迷途之猫的抓挠也因生命的存在而抽痛。

逃亡中七八个星期过去了，我已经到达了墨西哥的中部，那里有大的农场和小的村庄，我注意到两个看似当地的人跟着我。他们一定是为农村基层政府工作的：老式的宽沿帽子，新的苍白色的巴拿马衬衫和裤子，但已经擦脏了，看起来很旧。当我下车的时候，司机告诉我，我们正处于一个离墨西哥城五十公里的小镇，塔尔西哥村，并且告诉我要想在农场上找到一份工作不应该有什么大困难。当然他是对的。我步行到第一块庄稼地，开始和其他人一起收割庄稼。

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看，第二和第四列机器收割机很明显并没有到达这大北边，所以很可能这一地区的非重要人物都被鼓励来此收割庄稼。这些人可能把你推到一边说：“嘿，你不是来帮我们的吧？”（我曾经当过开进我们葡萄园的收割者先锋——取笑两个星期来将有多少人被抛在后面）。这两名监工假装在成捆的玉米杆旁打盹，但我能看出来他们烦躁不安。

最糟的是，我开始享受着丰收。我身边的一个四五十岁、大惊小怪、非常保守的妇人，指着树下的两个人对我说：“博尔尼没说过睡觉者会长痔吗？”她说话带着一种西班牙人惯用的腔调。

我承认第一个进入我意识的想法是：“不，我相信他没说过。”但是感谢上帝，我至今还信仰着他，我用智利方言说，（我猜这是她的母语）“而且割玉米的会长水疤吗？”

她笑得很美，眼眸中那甜美的悲伤更增加了其韵味。她黑棕色的皮肤让我想起了柯蒂斯的祖先，以及老祖父挂钟上的胡桃木刻花。我和她一起笑了。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一起收割，几乎是只身一人在比我们高半米的玉米秆下。她是个可爱的交谈者，很高兴我和她处于半隐半现的状态，尽管玉米秆使我们无法看到壮观的高山，波波卡特帕特尔。有时我把我的最大的玉米放进她的篮子，尽管她比我割得快。当她割完一垄她就到另一头等我与她会合。

一次，我们一起够到玉米秆的最后一个玉米，她先拿到它，我触到并抓住了她的手，她手背很光滑可手心很粗糙。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现在写到这一点给我一种不同的感觉，而当时她说的话在我听来是最浪漫的语言。这些话甜蜜且忠诚，悲伤且美丽。它们使我想起打雷时睡在母亲脚上的感觉；当我赢得垒球比赛时身上汗水的气味；第一次示爱时顺利的生涩感，我的狗被卡车撞死后一双胳膊环住我的肩头，我的头埋在母亲脖子与头发之间的感觉……

她说：“我叫卡莱斯特，我丈夫死于北进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事故。”

“很遗憾，很高兴。”这可能是我说过的最深奥的蠢话。在半绿半黄的玉米秆叶子下，我们彼此拥抱。一个亲吻的威胁性太大，握手又太有距离感。一个拥抱则是一对爱侣从朋友到家庭甚至到不仅家庭的进步。（白手起家的人？）

“我还没结过婚。”我告诉她。

当移动的号角吹响，我们偷偷地返回塔尔新哥，穿过田野以避开追踪我的人。我花掉了最后一点现金。我本打算留着的，给她买份早餐和一些装饰品。我们单独走到墨西哥城的收音电台，主人的儿子拾到一个水晶体收音机。她舞跳得很精彩。墨西哥城节目结束后，我们在午夜走到户外，到院子里跳舞唱歌，我们一起哼着在波波卡特波特尔山峰的月光下，在那儿，我们自然地长久地亲吻着就像我们在田地里拥抱那样。

卡莱斯特轻松地摇摆着，头放在我的胸前，哼着一首我不知道的小曲，这时她问：“你在逃避谁？”好像这句话是这首歌的一部分。我回答之前她又开始哼起来，并不断地摇摆着。

“我想警察正跟踪我。”

“我不会保护你。”她的脸色一点没变，也没有料想的冷漠。

“我明白。”可我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

“我不认识你。”她说，我通过解释的方式假设。

“完全可以原谅，就是我自己我也不很了解。”我这样说但她却笑了，还把我抱得更紧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又跳了一个小时，直到走廊里的一个声音吓坏了我们，我们停止了跳舞，一个男人正在盘问谁，以急切的口吻描述着我。

“你得走了。”卡莱斯特说。

“我不想。”

“我也是，走！”这句话使我很伤心。

“我会回来的。”我看着她等待着回答。

但什么也没等到。她犹豫着。我试图迫使她说些什么，哪怕是出于完全的不自由。最后她说：“是的。”或可能是“不是的。”她说得如此温柔，我放下她的手走开了，以至于我们接触中的点点滴滴，看起来都那么自然。

在街上我的两个警察朋友正搜查我。很明显我轻而易举地从他们那儿逃脱，他们很气愤。

他们匆匆朝我走来，举着手枪，这时左边的高个子用流行的西班牙语说：“麦科米克，我们想同你谈谈。别想逃，否则我会打死你。”

我跑开了，他们跟踪我但没开枪，我跑到很熟悉的那个麦地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藏在那里。我把他们甩得很远，藏在麦地中。我知道他们不会跑到这么黑的地方找我，所以我爬到灌溉渠中。就在那里，两颗子弹从三四米远的高麦秆上飞过。我听见远处愤怒的声音在喊：“快投降！”

“妈的，我又统回来了。”我想，我又沿着干涩的沟渠爬，朝我身后的地里扔了几块石头分散跟踪者的注意力，然后开始跑。

我就是无法回想起接着的三天，他已真的不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永远不在。其中几个事实仍可想起，但感觉——在我一生中有一两次，我感到我有所归宿，我对别人的依靠就如树叶对树一样，然而我知道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是的，这就是生存。”我知道生活有时很愉快的。假如我相信上帝，那是因为那三天。

那三天如卡莱斯特的话一样又甜又涩。“我丈夫死于北方的一次事故中。”我逃脱了，而越来越多的警察跟踪我，有时，我不得不放松一下来感激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很感激我，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最终可以抓到“罪犯”，那就是警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我使他们的存在更令人激动，是的，更令他们激动。在理论上，惯坏了他们；在事实上，提高了他们，使他们马上有用处、更快乐、更冒险。

在大约７５公里的墨西哥城北，主要是因为我太饿了，我冒险雇佣了劳瑞，一个临时司机。整个庄稼地空空的，所以我知道那是惟一的可行办法。

第二天，那种平和的有所归属的同样感觉如同有机体一样传遍我全身。在向美国边界驶去的途中，我们俩全部武装，穿着沉甸甸的铅制衣服。有时谈话时这种衣服很碍事。

劳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搬运工，他主动提出开一年卡车，“可以挣大钱。”他说，“但一年足够了，你可以有最好的或最差的工作，它可以使我成为花花公子。”

在开往德克萨斯的路上，我们由于互相学习使车的速度翻了一番。

“他们要干什么？要向我开枪吗？”他笑道。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这位司机就像一位导游，“在这儿，老伯、垃圾场、德克萨斯。”他大笑。几座矮仙人掌在远处灰棕色的宽敞空间中直立着，任何东西都脏乎乎的，就如我们从脏的挡风镜中看沙漠一般。

你一定会奇怪在全盛时期他像什么，我说那使劳瑞很滑稽，很小程度上比跟警察在一起更有趣，我也正提高了他的驾驶水平。

由于那钟咋咋响得厉害，我们就把他们拿掉了。我们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边界线上把货物的灰尘掸掉，然后飞奔而去。

那天下午，在一个卡车检验站中警察抓住了我。

那天气候反常，啪！手铐从后面扣住了我，“麦科米克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有选择了吗？”

“没有。”

甚至惩罚都是令人失望的，不蹲监狱只是又加两年。我还有权从剩下的几个工作中挑选一下。

他们带进来一个劳工专家。

“你想在哪儿工作？麦科米克先生？”他问，似乎他总处理罪犯或逃犯似的，或许真是如此。

到哪去工作？我的思维大声说；柯蒂斯的祖先，我的酒。那个司机曾说：“不是你所选择，什么，而是你选择。”卡莱斯特的“是的”，卡莱斯特的“不。”（那时她所说的和隐含的东西），在卡车我与劳瑞共度的美好时光……

“我愿与有毒的流动小组在一起。”我说。

离墨西哥城越近越好。

“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但这是惟一的工作了，我可以把你安排到南部去，靠近危地马拉边界，在首都附近。”

“不错！”有人替我回答，比我更有用、更快乐、更危险的人回答说，比我喜欢卡莱斯特更喜欢的一个人回答说：“很好！”

# 《摘水果的人》作者：作者：乔·贝弗莉

莉狄亚·麦克肯齐体态优雅地步入马耳他·哈克霍盖的庄园。她的这种优雅的神态即使在休假的果农身上也看不到，更不用说在像莉狄亚这样的依据法令退休的人身上了。她在这幢庞大的建筑外踱着优美的步履，环行了一周。

她的步调不慌不忙。她想避开那些她曾进出过的人口，在那里，她曾遭受到马尔他的男管家斯洛维尼轻蔑地注视，正如她自己猜想的每个人都会的那样。当她第一次来此庄园时，她只是站在那里，大张着嘴巴。她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庞大的建筑物，注视着那些粉红色的大理石，人造喷泉，雕像，不同一股的灯光，亦真亦幻。在那些林立的大富之家中，马尔他。哈克霍盖还算不上富裕，但她自有她独特的艳丽品味。

当她第二次来到庄园的时候，她尽量不让自己呆立着傻傻地观看。她走到全景落地玻璃窗前，透过窗户欣赏着实际并不存在的山峦和湖泊。她臆想的那些湖泊实际上在马尔他的农庄外。在墙上或透过窗外臆造景色看起来很是呆傻。但在一个地方想象出另一个地方的景物，这其中有着一般特殊的激动。莉狄亚慢慢地开始意识到，每一个刚开始惊诧于这幢庞大的建筑物的人都会走到窗前，向外观看。

第三次她来的时候。她事先计划好了，她要慢慢地闲逛，欣赏一下艺术作品。她打心眼喜欢那个当代中国玉器——白玉鸽。它做工精巧，栩栩如生，令她忍不住用手去触摸它，以此来确定上面有没有羽毛。然后她又拿手摸了一下旁边的那只鸟，这只鸟栖息在一棵绿玉树上。她惊讶地发现这只鸟摸起来感觉是那么温软。几个月之后，她才认识到它是动物标本剥制术的杰作，它曾骗过了她。

这一次，她不想看什么也不想摸什么。但和前几次一样，她又情不自禁地被横跨在三面雪花石膏拱门上的大镜子吸引住了，这是一些新东西。它们也在欺骗易受愚弄的人吗？或者是她自己有些偏执？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贪婪的收藏者屋里的摆设呢？还是用作富人们饱食终日之后的娱乐？

当然，我也很富有。当莉狄亚四处闲逛的时候，她这样想。因为采摘果实的馈赠，她富有得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但与马尔他比起来，她是贫儿，这并不重要，但……这也是为什么她应马尔他的要求，到这接受一个她不想要的工作的原因。

这个瘦高的男管家仍旧立在门旁。是否有人曾单独留在这个装满财宝的屋子里？他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眼睛里还是那浅浅的戏滤，这让她愤怒。曾经有人也这么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吗？当她踱到一个全息摄影的柜子前时，她看出这是苏维格尼克的真品。她想起来了，这是用来调配酒的，她停了下来。

“或许，斯洛维尼，你能给我来点葡萄酒吧？”

这个男管家突然的泰然自若告诉她，她最后赢了。因为最后她打破了他见识过多次的行为常规。他开始朝这边走过来了。恰在此时从屋子的另一边传来一个亲切甜蜜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好主意！莉狄亚。这里的温度有点低。”

莉狄亚回转身，只见马尔他从一面镜子里冒了出来。这面镜子不是厚玻璃板制成的，而是一种多用途的薄膜，它能在身后自动关闭。莉狄亚猜测这薄膜是双面的，它能使马尔他观察到她的客人。

跟其他人一样，马尔他。哈克霍盖有一个完美的身材。但她有自己的特征，她长着一个庄重的鹰钩鼻子。在完美变得廉价的时候，她的鹰钩鼻子使她显得极有力度和极富个性。她戴着一顶银丝般的大卷的假发，穿着一件镶着华贵丝边的大方飘逸的红色长袍。这件长袍前身达到膝盖处，后身则拖到地上。这种样子很新潮。莉狄亚想，她也要照这种样制作一件。

马尔他转过身去，笑着对到达调酒柜的仆人说：“白兰地，斯洛维尼。”

震惊的莉狄亚心禁不住抽搐了一下，正如那个男管家曾经让她心中发紧一样。这可是真正的酒啊！莉狄亚放弃了挣扎，身体放松下来，并且露出了笑容。看不出有哪一点能使她用计谋来制胜马耳他。她总能以一种大度超然的气魄在任何场合下保持胜利者的姿态。同时这也令莉狄亚叹服，马耳他是如此从容不迫地驱使她继续为她工作，而她自己又是这么难以抗拒马耳他。

名贵的酒斟在外形精致的高脚水晶杯里。这种酒杯的造形可使数量不多的酒看起来要比实际多得多。莉狄亚心中想，如果马尔他真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那么她就会把酒斟在干净的塑料杯子里。莉狄亚欣赏着杯中的液体反射出的红宝石富丽的光彩，心中感叹着这得需要果农们从贫瘠的法国葡萄树上拼力窃取多少葡萄才能酿成这一小瓶名酒。或许，这酒是在上一个世纪的葡萄收获期被精心保藏下来的，就在植物罢工之前？

她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眼睛去看瓶上的标签。标签被男管家的餐巾给遮住了。马尔他看出了她眼中的疑问，就回答她：“这是现代的酒。我确实感到自己有责任贮存几瓶上个世纪葡萄收获期的酒。我们的人造合成物被制作得相当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地失去了真正的原物，失去了真正的酒，我们的人工合成替代品又哪能与原装物相比？！

“我发现这些人工合成品几乎与真正的酒没有什么区别，”莉狄亚平静地说。

这是一种恭维。马尔他控制着人工合成物的生产。她是替代品食物生产的领袖生产商。替代食品的发展现在已达到能够制造出新的面粉、新的肉类、新的能被烹调的水果和蔬菜，甚至查特奥纽——一种新的葡萄酒。一时间，人们被剥夺了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的权力。紧接着，人类又遭受到植物界的罢工，减少生产果实的打击。这样，生产以微生物为基础的合成物的厂商就为所欲为地生产出大量的人工替代品。

马耳他大笑起来。亲切、愉悦的笑声听起来真实自然。其实马尔他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本色。“它们确实使人难辨真伪。我们已经为它们做过大量的试验。”

莉狄亚扬起眉毛，又看了一下手中的酒。然后她圈握着酒杯，瞌上了双眼。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抿了一口酒说：“另一个试验，我想。”

马尔他点了点头，说：“但这次不是酒的试验。听说你失去了触觉，莉狄亚。麦克肯齐。”

“我退休了，马耳他。哈克霍盖。”

马耳他走向半圆形的窗前，在地板上轻拍了三下。突然从光滑的地板下涌出三张覆盖着天鹅绒的椅子。她坐到一张椅子上，同时也示意莉狄亚也选择一张坐下来。

“我简直不能想象这是为什么？”马尔他说着，好像她们的谈话压根没打断过。

“或许，我不需要钱。”

“在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人需要钱，莉狄亚。但是，钱是一种使人快乐的日用品。”

“我不缺少快乐。”

马尔他思忖着她的话，问她：“那么你现在靠什么谋生？”

“我种植水果。”

马耳他惊愕地大张嘴巴。在她能够合上自己的双唇掩饰自己的失态之前，她的眼睛里也流露出极大的兴趣。“我已经听说过，你有栽培的植物？”

“只是因为我不剥削他们。由于这份友谊的缘故，他们馈赠给我一些他们的孩子。”

“我也只需要一些他们的孩子。”

这回是莉狄亚垂下了眼睑。这不常见的生硬的表情令马尔他很着急。她又想了一会，说：“没有多少。”

“我需要一百个山莓。”

莉狄亚眼睛瞪得老大。“这么多！不可能。”

“差不多两年以前，你为我采摘过一百个山莓。我也曾试着从其他人那得到这些数量的山莓。但收获的季节到了，他们却说这办不到。”

“办不到！”

马尔他腾地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她的这种大为失控的举动是莉狄亚以前所没见到过的。恐惧爬上了她的脊骨，马尔他绝望的举动是非常危险的。

“一定要办到！我答应过我儿子。这是一次考验。”

莉狄亚知道自己遇到了麻烦。在大富之家中，世世代代联姻是时尚。而且越来越少的家族能被邀请通过一些考验来显示自己的财势。如果马尔他有机会与比她富贵的家族联姻，她会不顾一切地去争取的。莉狄亚感到心中像有什么东西被粉碎了。

“我不想去做这件事。”莉狄亚声音干涩地说。与马尔他争论是毫无用处的，而且惹她想尽一切办法来威胁你也是十分不明智的。但是要让莉狄亚不作任何反抗地屈服于马尔他，莉狄亚会很痛恨自己的。

马尔他很惊奇，她重新在天鹅绒椅子上落坐，并兴趣颇浓地盯着莉狄亚，反问道：“为什么不？现在与两年前有什么区别？”

看起来毫无希望了，但莉狄亚被迫做着挣扎。她对马尔他说：“我采摘果实的身手是很娴熟敏捷，而且像我这样活泼快捷的技术在这一行业中是很常见的。但是从你用酒来测试我时起，你就知道，我对植物生命怀着一颗同情的心。从表面上看，同情使我成功，但同情也使这项工作变得令人不愉快。儿童的时候，面对着植物们慢慢地从被奴役状态发展到争取权利的人类状态，我还没有领会这其中的暗示。那时，我以能够愚弄他们为乐，而且觉得乘他们不注意时，偷偷爬上他们的枝蔓在他们没来得及挣脱之前攫取一些他们的果实，这是很让人快乐的事。对一个演变到人类状态的植物，得首先让他放心你不会伤害他，这样你才能在他隐藏伪装自己之前得到一把山莓。”

“那时，我才意识到我能靠植物们给予我的馈赠发财，而且我确实发财了。但与植物们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也逐渐了解到他们对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们憎恨被利用制成合成物从而失去了自己自然的本色。几个世纪以来，植物们一直被滥用着。而且当人类禁止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的时候，对植物的真正迫害就开始了。不久凡是有用的植物几乎没有不被人类杂交得不结果实，即使有丰收的，也没有一粒种子生长在他们的父母曾经扎根的地方。所以，植物们奋起反抗人类丝毫不奇怪。你看，莴苣变得辛辣苦涩，营养丰富的大豆变得难以食用，果树也变得有能力躲避人手的采摘，或是把自己伪装成无用的植物。”

“当然，水果们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更深重。而我却是采摘他们的。即使在人造合成食品满足了对于天然植物的需求的时候，也没有一种替代品能代替天然的水果。我为我从果树上窃取的每一个山莓，每一个苹果或每一串葡萄开价。”

“但是，当我变得富有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纯粹是一个犹大。植物们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失去了触觉，这是真的。植物们发现了他们被欺骗了。他们感觉得到我手上流淌的血液。

他们还会……“说到这，莉狄亚打住了话头。她悲伤地想着她的苹果树。上一个秋天，这棵苹果树没有利用自己练就的灵活性从她采摘果实的手中逃脱走，而是把他的一个孩子送给了她，它多计，甘甜而且熟透了。

马耳他还是以一种沉思的神态紧盯着她问：“所以，你又拥有了那些信任你的植物。你与他们之间又达成一种和谐，形成一种默契了。我们非常需要这一点，莉狄亚。或许，在你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弥补对植物们造成的破坏和损害。在你的帮助之下，我们也能学着重新与植物世界和平共处，一同生存。我们的以酵母为基础的人工合成物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这样我们再也不需要去抢劫那些幸存下来的植物了。”

“那么你也不需要我来为你窃取山莓了吧？”

马尔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看来确实忘了这码事。听到莉狄亚这么一说，她的大鼻子惊跳了一下，而且她的眉也皱起来了。“莉狄亚，你曾经有一次引我落进你设计的圈套”或许，我还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这得等许多年。“

马耳他眼看着杯中闪亮的酒问她：“难道你没有你能够说服的山莓吗？”

“只有几根藤蔓，但还不够。”

“难道你不能向他们解释一下吗？”

但莉狄亚大笑起来的时候，马耳他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她也不禁笑了起来，欢笑之后，两人沉默了一会。

“我需要这些山莓”。马耳他最后说。“事后，我会向你提供任何你需要用来发展你和植物关系的帮助。”

“除了自由，我什么也不要。”莉狄亚悲哀地回答。

“我将再也不会要求你了。而且所有的人造合成物的资源都归你。”

马尔他的话不错。或许某一天，利用这些无穷尽的资源来发展她的事业的广阔前景能够补偿她对植物的背叛。但起码不是现在。莉狄亚站起身来。把酒杯重重地放到桌子上。这酒曾经是一个试验和一种象征。

“什么时候？”

“两周之后。有一百个客人参加婚礼。每个客人一个山莓……”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让你飞往欧洲。这样你的植物就永远不能知道了。”

“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他们会知道的。你要清楚自己正在干什么，马耳他。哈克霍盖。别管我，我会把植物王国放到你手里的。”

“你会的”，马耳他简单地说，“我有耐心。不管怎样，几年之后我们就能有完美的酵母合成物，到那时我们就能把天然植物感召回来。”

莉狄亚张开嘴，接着又合拢了，牙齿咬痛了嘴唇。一切都无济于事。马尔他有她自己的力量和原则。她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但当她走出庄园，沿着两旁栽种着芳香的鲜花的砾石路向前走时，她心情放松下来，甚至苦笑了一下。她怀疑马耳他会满意今天的事。

几年之后，人造酵母合成物能达到完美吗？马耳他将会很快发现她非常需要与植物世界达成和谐。

她显然没有听到过人们关于酵母染缸的传言。人们说那些酵母的泡沫正在形成一种图案，而且有人想去破译它。那些领导素食运动、拒绝吃人工合成替代品的人也矛头指向这件事。

不管酵母染缸里的图案传达着什么样的信息，莉狄亚笑着想着，它都肯定不会是“吃我！”

# 《战争的灰烬》作者：凯瑟琳·达尔顿·伍德柏瑞

作者简介

凯瑟琳是在犹他州的盐湖城长大，并在犹他州立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和机械工程硕工学位。在过去几年里，她在一所高中教写作课。

凯瑟琳是“科幻小说和幻想小说创作室”的负责人。这个创作室为那些初出茅庐，有才华的作家提供各种机会，目前它已经有４００多成员，它是全国较大的写作小组之一。凯瑟琳负责编辑出版创作室每日一期的《新闻信札》，这些《信札》包括很多关于科幻小说，幻想小说和恐怖小说方面的文章。她还为《信札》的市场栏目撰写文章，并为创作室成员的短篇小说写评论。

她的丈夫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她有三个女儿和两只猫。

凯瑟琳最近刚刚把一篇小说出售给《乘风破浪》，这是一本由Ｍ·莎尼·贝尔主编的文集。

早在战争的传闻到来之前，埃尔丝·热梅小姐就来到了英格兰的肯特。我听说，从伦敦来的一位律师找到西克里夫山庄的史密斯·韦特太太，求她帮助为小姐物色一位能干的女佣人，于是我便前去应聘了。我和史密斯·韦特太太的会面时间不长，但却很成功。虽然当时我年纪不大，但我个子高，很健壮，而且我还不怕干重活。所以事情的结果就是，那天的下午，我便站在格兰小屋门前的台阶上，等着史密斯太太的汽车的到来。

我已经把小屋彻底打扫干净了，我凉晒了羽绒被，掸净了地毯上的灰尘，做了一切能使这间小屋在荒弃了多年之后再舒适起来的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重要得能引起史密斯·韦特太太这样的女人注意的人，竟然要住在一间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的小屋里，况且还是在肯特郡海边的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

当埃尔斯小姐走下汽车的时候，我的疑问就更加重了。她金色的长发被高高地束起，好看的发卷像瀑布一样垂在脑后，是典型的故事书里描绘的发型。她长着一双清澈、略带倦意的蓝眼睛，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曾经见过的寡妇马金汉太太，当时她正开车穿过村子，最后一次到她的草场去。后来，为了支付税款，草场被卖掉了。在我冒冒失失地对她行了屈膝礼之后，发现，小姐甚至和马金汉太大一样倔强、生硬。

“这是谁，史密斯太太？我没让你找佣人呀。”

史密斯·韦特太太清了清嗓子说：“可是你连一个佣人也没有，那怎么行呢？”

小姐拉起我的手，翻来覆去地看着说：“干活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不需要帮手。”

史密斯太太摇着头说：“唉呀，是那个律师非要我找个佣人的。再说，你还可认给莉丽一个锻炼的机会。她是个好孩子，很能干，她还可认帮你更好地了解英格兰。”

小姐叹了口气说：“那么，就让我们互相帮助，好吗？”然后她转向史密斯太太的司机，他一直在帮她往房子里搬行李，这时正从车后座上拿过一个小匣子。

小姐连忙叫起来：“我来拿它，别人不准碰它。”她从他手里抢过匣子，搂在胸前，然后看着我说：“你也不准动它，懂吗？”

我点点头，又行了个礼，可是她已经转身到车后搬别的东西去了。

当她直起身，再次面对着我时，手里举着一只柳条编制的鸟笼。“她叫祖柏琳。她对我很重要。懂吗？”

我看见笼子里是一只像鸫那么大的白色、健壮的鸟。它的头上长着一撮翘起的大羽毛，根本不像是英国鸟。它回头瞪着我，好像知道我的所有秘密似的。

“是的，小姐，我只做你要我做的事。”

史密斯太太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拍手说：“好吧，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让我带你去看看小屋。”她挎着小姐的胳膊，一起朝门口走去。

“房子不算大，但是彻底收拾了一下，很舒适。”史密斯太太说。

史密斯太太的汽车的马达声还没有完全消失，埃尔斯小姐就来到厨房。我正在泡茶，她说：“等等，我必须出去走走，你也必须跟我来。”

我想，她经过长途旅行一定很累了，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用布把饼干盖上，把茶壶放回到炉子上，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外衣。小姐站在门口等着，她的鸟已从笼子里出来了，正落在她的手腕上。“它不是猎鹰，是吗小姐？”它一点也不像我所见过的鹰。

小姐好像在想别的事，她眨眨眼睛，然后看着她的鸟说：“祖柏琳，猎鹰？”，她又笑着看了看我，昂起头说：“我想她不是你说的那种，不过，她是个猎手。”她把手抬起来，让鸟离她的脸更近一些说：“你能为我打猎，是吗宝贝儿？”她叹了口气又说：“你能去的地方，我去不了。”

打开门，她走在前面问：“海在哪儿？”

我朝东面指了指。虽然此时正值盛夏，但是从海峡吹来的风却很凉，而且还带着盐味儿。“那儿大远啦，今天去的话，晚上我们回不来。明天我可以带你去。”我说。

“好吧，明天我们带上祖柏琳，一起去打猎。”她朝着我指的方向大步流星地往前走，我连忙加快脚步跟上她。当我走近的时候，只听她说：“告诉我，我们今天最多能走到哪儿？”

我们一口气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拦住了她。她和我一样健壮，走了这么远的路，连粗气都没有喘。这女子决不是弱不经风之辈，我暗暗高兴，给她干活将不会像我预料得那么难。

她四下张望了一会，然后爬上附近一座小山的山顶。我刚想跟着上去，她摆摆手阻止了我，“我只上来看看”。她说。

我们离海峡仍然很远，还看不见它，所以我不知道她在找什么。她向东方眺望了几分钟，然后突然把托着鸟的那只胳膊向空中一扬，祖柏琳展翅飞向天空，我急得大叫起来，可是，小姐却平静地注视着她的爱鸟越飞越远。

最后，她走下山坡，来到我身旁，“你怎么啦？”

“你的鸟……”

她笑了，这是我从她脸上看到的第一个真诚的笑容。“是的，她去为我狩猎。”她说着，眼睛里闪出了晶莹的泪花。她眨眨眼睛，转身看着东方，“我们明天早上再来找她。”

第二天早上，我们照她说的做了。以后，只要埃尔斯小姐一有时间，她就带着鸟出去，然后再去把鸟接回来。每当遇到糟糕的天气，除非那鸟也和我们一起呆在家里，否则，我根本没法劝说小姐不出去。尽管这样，她从来都没有感冒过。我猜任何疾病也不敢来和她的意志较量。

虽然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设法使埃尔斯小姐答应，允许我来为她做饭，打扫卫生，做她的女佣人，并且，我也终于同意让她帮助我，但是，我对她还是不太了解。一次，当我们一起跪在地上擦洗地板时，我问她为什么非要和我一起干活。她回答：“我可不想当个娇滴滴的小姐，坐在那儿对别人指手画脚，把人家当成马戏团的动物一样，呼来喝去的。所有人都得干活，不是只有几个人要干活。”她的眼神很忧伤，她像想起了过去的伤心事。我连忙把话差开。

“可是，埃尔斯小姐，你的手会变得跟我的手一样，又红又粗糙。要是你老是用它们干活，那你怎么能使它们保持好看呢？”

她抬起手看着，并不笑起来。她的手已经很红很粗糙了。“我的手一直都是这样。”她说。

“可是，一位女士一定要有一双好看的手，那样才能说明她是位淑女，才能打动那些绅士，让他们仰慕她。”

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对我这一番话的反应。她先是眯起眼睛，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一个真正的绅士不会在乎女人的手红不红。”然后她站起身，面向东面的窗户。

很长时间，她什么也没说。她这么生气，吓得我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最后，她猛地转过身，泪流满面地看着我说：“你说的那种绅士与我无缘。求你再也不要提起他们啦，好吗？”

我点点头，弯下腰继续擦地。让她这么痛苦，我很内疚。

虽然她对自己的事只字不提，但是，通过观察，我已经对她有所了解了。她能用她的母语——德语读书，但她还是请求史密斯太太帮她找个人教她学英语。每次跟牧师上完课，我们俩都轮流为对方读上一段。我们读《圣经》，读祈祷书，还读莎士比亚、弥尔顿、狄更斯和美国作家的作品；但是她不愿意让我为她朗读我喜爱的书，比如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等人的作品。

我第一次要为她读这类作品时，她就说：“如果你非要读这些神话故事，那你就给你自己读好啦，我不相信美满的结局。”说完，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带上她的鸟出门去了。

尽管她每天都出去，但她不是一个爱拜访别人的人，她也不好客。

一天，史密斯太太在村子的大街上拦住了我，当时我正到那儿去为埃尔斯小姐办点事。她对我说：“要是她能接受邀请就好啦。社交界的人都很想见见她。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人认为她太傲慢，太孤芳自赏啦。”

一开始我很吃惊，不知道史密斯太太为什么要问我。可是后来我意识到，也许我是惟一知道答案的人。

我一边吞着口水，一边想着该说些什么。我向史密斯太太行了个曲膝礼以表示我对她的敬意，然后说。“或许，或许你可以对他们说，她正在守孝？”

“守孝？”史密斯太太扬起下巴，冲我皱着鼻子说：“就穿着那样的衣服？”

我又行了个礼，“她那个地方的人可能就是这么个穿法。我所知道的就是，她有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我还从没见过有谁像她这样悲伤难过呢。”

我有可能是对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她需要添新衣服，而她总是订做一些颜色很深很暗的衣服。人们都认为她行为古怪，我也这样认为。但是，我还知道，忧伤将永远伴随她，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会越来越重。

然而，关于战争的传闻却改变了她的心境。她变得坐立不安了：她更经常地带着她的鸟出去，不论天气有多么不好；每当我们闲着的时候，她就在屋子里踱步；有时她还站在壁炉旁摆弄那只木匣子。她再也不坐在椅子上看书，或者回想她的过去啦，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焦躁不安。

一天，我从村子里回来，告诉她我听说的关于大陆那边战争的事儿，就在我说话时候，她又泪如泉涌了。很久以前，我就猜到了她悲伤的原因，可是我再也没敢提起什么绅士的事。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虽然我们已经很默契了，但是，现在我仍然需要鼓足勇气才敢向她提出我的问题：“你在那边有……什么……熟人吗？”

她抬头看着我，叹了口气，点点头，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来，我们把你带回来的东西放起来。”

我跟着她进了厨房。

等我们把东西收好了，她对我说：“你看我们去拜访一下史密斯太太怎么样？”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我们’，埃尔斯小姐？”

可是后来我想，我不应该这么大惊小怪，因为她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同伴，而不是一个佣人。

“是的是的！快去拿你的外衣，祖柏琳不飞了，我不能再等了。”

我们出了门。虽然天已经很晚了，而且风很大，我们还是没用多长时间就到了史密斯·韦特太太家。可是，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俩都有点发抖。

佣人把我们领进客厅。我敢肯定那个佣人希望我跟她到下人的房间去，但是我决定，只要埃尔斯小姐不让我走，我就一直呆在她身边，不管那个佣人会怎么想。

史密斯太太只是眨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就转向埃尔斯小姐，说：“热梅小姐！真是稀客呀！你来得正好，和我一起喝茶吧！”

埃尔斯小姐红着脸，摆摆手说：“噢，不。我很抱歉。我不想打扰你喝茶。尽管莉丽一直在教我这些礼仪，可我还是做不到入乡随俗。”她转身向门口走去，“我以后再来。”

“不不不！”史密斯太太慌忙摆着手站起来，示意我们回到房里。“求你了，小姐，我很高兴你能来，我正需要有个人陪陪呢，真的。”她让小姐坐在壁炉边一张舒适的椅子里，又看着我走到椅子后面，她示意我坐到离她们远一点的地方。

小姐看见她的手势就转向我说：“来，拿把椅子坐到壁炉跟前来，莉丽。”我不顾史密斯太太皱眉，就照她说的做了。虽然我从没跟任何人谈论过，但是，与埃尔斯小姐朝夕相处这么长时间，我知道这位小姐决不遵守她认为荒唐的礼节。上茶的时候，她把史密斯太太端给她的盛着三明治和饼干的盘子递给了我。

“那么，告诉我，亲爱的小姐，是什么事让你在这样可怕的天气里到我这儿来的？”史密斯太太说着放下茶杯，又拿起一块饼干。

埃尔斯小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头看着她的手，她的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拳头，骨关节处都白了。她慢慢地把手张开，平放在太腿上，“我很抱歉这样冒昧地打扰您，史密斯太太。可是我必须知道关于我的国家的事。莉丽告诉了我她听到的事，可是，也许你能告诉我更多。大陆上发生了什么事？你没从那个律师那儿听到什么消息吗？他听说了什么没有？”

史密斯太太把头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然后她摇摇头，又皱起了眉头：“不，他没有。其实，我明白现在的通迅很不可靠。”她欠了欠身子，“你在担心你的津贴吧？”

“我的津贴？你是说我的钱？”小姐摆手否认，“不不，他们寄给我的钱到现在还没花完呢。我不担心钱的事。”她把头靠近女主人的头，其实她根本就没有压低声音，“我想知道我的捐助人……是不是平安。”

“好吧，”史密斯太太坐直身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说：“我会给律师写信，帮你问问他。我肯定他一有消息就会通报我们。这样总可以了吧？”

埃尔斯小姐点点头：“可以，是的，也只好这样啦。”她站起来，“非常感谢，史密斯太太。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她一边朝门口走，一边说：“我得走啦，谢谢你的茶。它的味道好极啦。也许，我也会像你一样，习惯它。”

史密斯太太亲自把我们送到了门口，因为埃尔斯小姐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招呼客厅女仆。我敢说，这是史密斯太太接待的一次最不寻常的来访。

过了几个焦虑不安的星期之后，邮差送来一封信。当我把信拿进来的时候，埃尔斯小姐一把夺了过去，她撕信封的时候，连里面的信都撕坏了。她反复读着信，脸色越来越苍白。

最后，她把信递给我说：“读吧，然后告诉我，你怎么看信上说的事。也许我的英文没有我想得那么好。”

我拿着信走到窗户跟前，好看得更清楚些。信是打在一张非常飘亮光滑的纸上的。信的上方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伦敦律师的名字，就连我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亲爱的女士：

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您通报，您的国家的政府已经灭亡，它的大部分领导人已经死去。古德温公爵夫人被她背信弃义的仆人谋杀了。埃瑞克公爵和军队在一起。据说，他可能是在凯瑟的军队到达之前，就逃出了国。我们的代表无法知道他的下落，不过，一有消息，我会尽快通知您。

当然，您会明白，这就意味着您不会再收到津贴了。不过，您用不着担心，我们一直注意到，您的钱花得很适当，如果您继续保持目前的消费水准，那么，那些利息足够您维持以后的生活。

您忠实的仆人

Ｍ——

我抬起头看见她站在壁炉边，她的手放在那个匣子上。我不止一次地猜想，那里面是不是藏着金子。我想要不了多久她就会需要它啦。我说：“我想它是说，你不会再有钱了。你给我的工钱我用不了，你可以节省开支。”

她打断我的话说：“不，那并不重要。信上是不是真的说，埃瑞克失踪了，古德温死了？”她惊恐地望着我，我想，她除了惊恐还有别的什么。

我点点头，装出很随便的样子，“你认识他们？那样失去他的妻子该有多悲惨啊。”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只是站在那儿，盯着壁炉里的余火。“那不是一个爱情的婚姻。”

我放下信，拿起火钳把炉火拨旺。她说：“不，等一下，我喜欢灰烬，很多时候，它们是我惟一的安慰。”她叹着气，望着窗外的东方，“我们都是在风中飘零的灰烬，谁也不知道我们会在哪里落脚。”她又叹了口气，站起来，走到祖柏琳栖息的地方，对那只鸟说：“再来一次，好吗，宝贝？也许是战争使你没能找到他，对吗？”

我站在窗前看着她离开了房子。以前，我每次都看见她把鸟抛向空中之后，它盘旋着飞几大圈，然后就朝她俯冲下来；可是这次，它迎着风朝海的方向飞去。埃尔斯小姐拍着手目送它远去，好像她的愿望能催它飞得再快一点。

虽然鸟在天黑之前就回来了，可是小姐显得并不满意。我在厨房里听着她在壁炉前来回踱步，然后坐在床上，接着又踱步的声音。

我希望我能分担她的忧虑，可是她不愿意别人打听她的事，我只好猜测着各种原因啦。

一个星期以来，几乎每天早上埃尔斯小姐都让祖柏琳往海上飞，直到黄昏的时候，她才能飞回来。可是有一天，她中午就飞回来了。

小姐托着它走进卧室，我正在壁炉前拔火。“等等，我需要那些灰烬。”她把鸟放在肩上，拿起装炭的桶和铲子说：“把它们装在这儿。”她的脸容光焕发，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我把桶里的煤倒在壁炉边，然后用铲子把炭灰撮进桶里。当我把最后一些灰扫进铲子时，小姐隔着我，探着身子在壁炉上面摸索着，我抬头看她的时候，她正把一只小木匣子紧紧地搂在胸前。

“穿上外衣，快到农夫汀斯坦家去，看看他能不能借我们用一下马车，再找个人来驾车。我们必须赶快！”

外面风很大，乌云已经把太阳挡得严严实实，天色很暗，好像是黄昏一般。从昨天夜里开始，雨就停了，可是地面仍然很泥泞。农夫汀斯坦对我的请求很惊讶，但他也很愿意帮助我们。他亲自驾车，我坐在他身边。我看得出来，他对这事感到奇怪，可是我知道他不会问，其实，就算他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埃尔斯小姐在门前台阶上等着我们，胳膊上挎着毯子，那只小匣子安安稳稳地盖在毯子里。那只白鸟仍然栖在她的肩上，埃尔斯小姐朝我们跑过来的时候，她拍打着翅膀来保持平衡。她把毯子放在马车前部，靠近座位的地方，说：“把灰烬拿来，莉丽，把它们也放在这儿。当心别弄洒了。”

我按她的吩嘱把装灰的桶从门口那儿拿过来，放在马车的后面。祖柏琳站在放在毯子上面的木匣子上瞪着我。

“我们得带上满满一车柴禾，汀斯坦。”还没等农夫伸手，小姐就走到房子旁边的柴禾垛房，拾起满满一抱干柴。我连忙学着她的样子抱起柴禾来，在汀斯坦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装满了一车干柴。

“够啦！”小姐一声令下，我们都爬上车，坐下，埃尔斯小姐把那只木匣子放在大腿上，让那只鸟站在她的肩上。农夫拉起缰绳，看了一眼埃尔斯小姐问：“我们上哪儿，小姐？”

“海边，汀斯坦，你一定要快一点！”

他看了她一会儿——或者也许，他在看那只鸟——然后耸耸肩，让马车跑了起来。虽然驾车到海边用不了一个小时，但我还是很庆幸有那些毯子抵御大风。当我们到达海边的时候，海面上狂风大作，波涛汹涌。汀斯坦把车停在离海水只几步远的一个沙丘上说：“不能再往前啦，车轮会被陷住的。”

“很好。非常感谢。”小姐紧紧抱着匣子，站起来，抢先跳下马车，白鸟尖叫着拍拉翅膀。“我们得把火点着。把木头和炭灰拿来。”她把手放到祖柏琳身上，让这只仍在惊叫的鸟回到她的肩上。

农夫和我连忙照她说的，拿来了装灰的桶和柴禾。埃尔斯小姐让我们把干柴放在干沙子上，她用脚清理了一块地方，“用那些死灰在这儿画个圈，然后把木头放在中央。”她说。

“啊，小姐，那样是点不着火的。”农夫一手拿着灰桶说：“那样，你会把余火都弄灭的。”

小姐走到我们中间，咬着牙说：“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比你们更了解灰烬。”

农夫又耸耸肩，把木头摆起来，我把死灰倒在沙滩上。小姐朝我们喊：“不要带火的余灰，莉丽，只要死灰。”我原以为风会把那些灰吹跑，可它们却稳稳地落在我倾倒的地方，在惨淡的太阳光下，它们好像在发光。

埃尔斯小姐把木匣子放在我刚刚画的圆圈旁边，然后从我手里拿走灰桶。她把带火星的余灰直接倒在木头上，放下桶，说了些什么——我想是对鸟说的——然后又在木头上方拍了拍手上的灰。柴禾立刻燃起了熊熊大火，汀斯坦吃惊地向后退去。他嘟囔着回到马车上，缩成一团，眯着眼睛望着埃尔斯小姐。

小姐根本没注意他，全神贯注地干着自己的事。“把毯子都拿过来，赶快！”

当我把毯子拿过来的时候，她正站在离火很近的地方，太近了，我都担心她的裙子会被火烧着。她已经把那只匣子拿起来而且打开了它。当我靠近的时候，看见那里面有玻璃在闪光。我以为她会拿出一些高脚杯呢，可是她手里拿的却是一双舞鞋。至少，它们看上去像舞鞋。既然是玻璃的，那穿上它们跳舞一定很不舒服。虽然云彩挡住了太阳，光线很暗，但是它们却在闪闪发光，很像是钻石。

埃尔斯小姐抬起头笑着说：“它们真的很舒服，我可以穿着它们跳一整夜舞。”她又看了看鞋，然后扔然微笑着，弯下腰，把它们放进火里。

汀斯坦和我都叫了起来，可是火势很旺，它们很快就会被烧化的。我扔下毯子，但是太晚了，鞋已经拿不出来了。

“没关系。那正是它们的归宿。”埃尔斯小姐从肩上取下鸟，转向大海。她向远处眺望了一会儿，好像正找什么东西。然后她把鸟举向天空。鸟拍打着翅膀飞向乌云密布的天空，她越飞越远，洁白的身体像海上的航标灯在闪亮。埃尔斯小姐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甚至当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还在望着远方，我在想难道她的视力真的比我的好得多吗？

突然，她指着前方说：“那儿！她找到他啦！”她转身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他来了！”她抓住我的手，“他终于来啦！”

然后她转身，把手举向大海和天空，举向一个白点儿，那白点儿越飞越近，最后，那只白鸟向她扑来。当鸟在她手指上落稳之后，她对它嘀咕了一会儿。就在她走向火堆的时候，它惊叫起来，她脸上一副聚精会神的表情。接着，鸟不叫了，眼睛也直盯着火苗。

埃尔斯小姐把鸟放在肩上，拿起灰桶。她把桶直插进火的中央，把柴禾散开了。然后她把桶向身后的沙滩上一扔，向前倾着身子，把双手正好放进火中心，然后又立刻站起来。看上去好像她正从燃烧的干柴中心拉出一根闪闪发光的火线。她拿着火线朝大海走去，还不停地吹着它，好像要让它冷却一样。等火线的光黯淡了，变成了淡淡的橙黄色时，她把它送到白鸟面前。祖柏琳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跳到小姐手上，用它的嘴叼起那条火线。埃尔斯又一次把鸟举向空中，鸟衔着那条发着金光的线，朝大海深处飞去。埃尔斯小姐回到火边，不停地从火里向外抽线。我探着身子向火里看，想知道那线是从什么东西里抽出来的。只见火堆中心有一滩熔化了的闪亮的玻璃。我又看着小姐的手，奇怪它们怎么敢碰这么灼热的火线，可是那儿的光线太暗了，只能看见一点红红的东西。

一直静静地坐在马车上的汀斯坦，咕噜着说：“它怎么能不往水里掉？”这时我才发现，那条线紧绷着从小姐手里伸向灰濛濛的天空。这怎么可能呢？她是怎么干的？

我眼看着那滩玻璃越来越少，心想，要是玻璃都没了，可怎么办呢？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火线已经从天上降下来并与海面保持平行。火里再也抽不出线了。她紧紧拽住这条火线，好像抓着她的生命线一样。这时，她的手突然弹跳了一下，然后她就开始用力拉线，边拉，边把线往火里盘绕。

“来帮帮我！帮我拉！”

我顾不上多想，连忙抓住线拉起来。我发现那线完全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又热又硬。是啊，难怪她说，穿着那双鞋跳舞很舒服呢。

我回头对汀斯坦大喊：“快来帮我们！它一点都不烫！”

汀斯坦有些不高兴，但他还是下车朝我们走过来了，火光下，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我不能责怪他犹豫不前，就在我打算再次向他保证线不烫的时候，埃尔斯小姐指着海面大叫道：“看那儿！船！”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只小划艇在风浪里颠簸着朝我们驶来。“快去拿毯子来。”她把我手里的线拉到一边说。农夫汀斯坦也一定看见了那条船，因为，他也上前抓住了火线，使劲拉起来。

我迅速地把扔在火堆周围的毯子都捡起来，再把它们抖开。当我抬起头的时候，船已经离我们很近啦，我看见那只白鸟栖息在船头，它身后还有两个人影。

船一靠岸，火线就从船上松开了。那两个人跳下船，用力地往岸边拖那条船，农夫汀斯坦边跑过去帮他们。埃尔斯小姐欣喜若狂地把剩余的线扔进火堆，然后伸手接住了朝她飞来的白鸟。鸟一回到她肩上，她便一动不动地迎着风站在那儿眨着眼睛，等待着男人们从船那儿转过身，面对着她。

过了一会儿，船上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伸着一支手臂朝她冲过来，脚下溅起一片白色的水沫。

埃尔斯小姐不顾一切地朝着他跑过去，不停地喊着，“埃瑞克！埃瑞克！”扑进他的怀里。

他们站在水中，深情地凝视着对方，她像永远也看不够似的。

我懂啦，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 《站立的女人》作者：[日] 筒井康隆

赵海虹译

我熬了一个通宵，终于完成了一篇50页的短篇小说。它是一篇平庸的娱乐小说，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的读物。

“如今你不能写会给人益处或坏处的小说——那是没有用的。”我一边用夹子把稿纸夹紧、放进信封，一边对自己这么说。

但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念头：只能写不好不坏的小说？这原因我尽量不容自己多想。我也许是愿意去想的。

晨光亮得刺眼，我屣上木屐，带着信封离开家。因为第一部邮车还要过一会儿才来，我转身向公园的方向走去。这里不过是狭窄的居民区中心８０平方米大小的一片区域，清晨时分没有孩子上这儿来。如今，在大都市，即使是只有十几棵树的绿荫都是非常宝贵的。

我应该带些面包出来的，我想。我最喜爱的狗苗就站在公园长凳旁。它是一株亲切的狗苗，浅黄的皮毛，对于杂种狗来说，它的个头偏大。

我到公园的时候，液体肥料车刚刚开走，地面潮湿，空气中有一股氯的气味。我常在这里碰见的那位老年绅士正坐在长凳上，给浅黄的狗苗喂食，喂的好像是肉饺子一类的东西。狗苗总是有很强的食欲。也许，液体肥料被深扎地下的根部吸收并传送到四肢之后，它仍然渴望着什么。

给它们任何东西，它们都照吃不误。

“你给它喂东西了？我今天走得忙，我忘记给它带面包了。”我对老人说。

他把亲切的目光转向我，然后微笑了。

“啊，你也喜欢这家伙？”

“是的。”我一边回答一边在他身边坐下来，“它和我养过的一条狗长得一模一样。”

这棵狗苗抬起头，用它黑色的大眼睛望着我，而且摇摇尾巴。

“事实上，我自己就有一条和这家伙一样的狗，”老人抹了抹狗苗颈部的碎毛说。“它三岁那年被栽成了狗苗。你难道没见过它么？就在海岸路上，男装店和胶卷店之间。那里不是有株和这家伙长得很像的狗苗么？”

我点点头，接上去问：“那么那只是你的？”

“是，它是我们的宠物。它的名字叫犬八。现在它已经完全植物化了。一棵美丽的狗树。”

“你这么一说它还真像眼前的家伙。也许它们是同种的。”

“你养的那只狗呢？”老人问，“它被种在哪儿了？”

“我们的狗叫巴夫，”我摇头说，“它四岁那年被种在城边上公墓的入口。可怜的东西，它刚种下就死了。液体肥料车很少从那边过，而那里太远，我不能每天去喂他。也许他们种得不得法。它还没变成树就死了。”

“然后它被移走了？”

“没有，幸运的是，在那个地方没人在意它有没有发臭，于是它就被撇在那儿，自己风干了。现在它是一株骨苗了。听说，隔壁的小学上科学课的时候，它是很有用的教材。”

“那很好。”

老人敲敲狗苗的头。“我想知道这家伙在变成狗苗前叫什么名字。”

“禁止用原名称呼狗苗，这条法律不是很奇怪么？”我说。

老人目光锐利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漫不经心地说：“他们不是用这条法律影射到人了么？为了这个缘故，变成狗苗的狗就失掉了自己的名字。”他一边挠挠狗苗的下巴一边点头。“不仅是原来的名字，你连什么名字都不能给它们。因为对于个别的植物没有合适的名字可言。”

为什么，那是当然了，我想。

他看看我的信封，那上面写着“内装原稿”。

“抱歉，”他说，“你是作家吗？”

我有点尴尬。

“啊，是的。只写写小东西。”

在仔细审视过我之后，他又继续去抓挠狗苗的头，“我也曾经写过东西。”

他忍住微笑。

“我有多少年不写东西了呢？好像有很长时间了。”

我凝视着他的侧面，这会儿我记起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了。我开始打算问他的名字，犹豫了一下，又沉默了。

老人很突兀地说：“在这个世界里写作是越来越难了！”

我垂下眼帘，为仍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写作的自己感到羞愧。

老人为自己的话使我沮丧而慌忙道歉。

“那很无礼。我不是在批评你。我才是那个应该感到羞愧的人。”

“不，”我在飞快环顾四周后告诉他，“我不能放弃写作是因为我没有勇气。放弃写作！为什么，说到底，那会是一种反对社会的姿态。”

老人继续抚摸狗苗。很久之后，他发话了。

“突然停止写作是痛苦的。现在是这样的，我倘若一直坚持大胆地写批判社会的东西以至于被捕，我还会更好过些。有些时候我真那么想。但我只是个业余作者，从不知贫穷为何物，描绘着和平的梦想。我想过舒适的生活。作为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无法忍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被人嘲笑。所以我停止了写作。一个遗憾的故事。”

他微笑了，摇摇头。“不，不，让我们别谈那个了。你永远不知道会有谁在偷听，甚至像现在这样在大街上。”

我换了个话题。“你住在这儿吗？”

“你知道主干道上的美人苗么？你在那儿转弯。我叫檜山。”他向我点点头。“有空来吧。我已经结了婚，但……”

“非常感谢。”

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

我不记得什么叫檜山的作家。无疑他是用笔名写作的。我没打算去他家拜访。这是一个连两三个作家聚在一起都会被当成非法集会的世界。

“是邮车来的时候了。”

我费力地看了看表，站起身来。

“我恐怕得走了。”我说。

他把面孔转向我，微微鞠躬，那张脸上挂着悲哀的微笑。我摸了一下狗苗的头，然后离开了公园。

我走到主干道上，但那里只有多得可笑的汽车，几乎没有行人。人行道旁边，种着一株大约四、五十厘米高的猫苗。

有时我会路过一些刚刚栽种、还未长成猫树的猫苗。新猫苗们望着我的脸咪咪叫或者大声叫，但那些四只脚都被种在地上的猫苗已经植物化了，绿色的脸一动不动，眼睛紧闭着，只是时不时动一动耳朵。之后还有些猫苗从身体里长出枝杈来，上面还长着一把叶子。这类猫苗的思想似乎也全都植物化了——它们甚至连耳朵也不动一下了。虽然从它们的脸上还可以看出是猫，但也许最好把它们称之为猫树。

我想，也许还是把狗植成狗苗比较好。当狗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它们甚至会对人类发蛮。但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猫植成猫苗呢？因为猫经常会迷路？为了改善食物供应状况，哪怕只能改善一点点？又或者是为了城市的绿化……

街角的大医院附近，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有两棵男人树，以他们领头，后面是两排男人苗。这一株男人苗穿着邮递员的制服，因为他穿着长裤，你没法知道他的双腿已经植物化到什么程度了。他是男性，三十五、六岁年纪，个子很高，略微俯着身子。

我走近他，像以往一样拿出我的信件。

“请寄一个挂号信，特别专递。”

这株男人苗沉默地点头，他收下信，从他的口袋里取出邮票和挂号信标签。

我付掉邮费之后飞快地环顾四周。没有别人在。我决定试着和他说话。我每三天就交给他一封信，可至今还没机会进行一次闲谈。

“你原来是做什么的？”我低声问。

那株男人苗惊讶地望着我。然后，在他的目光往周围扫视过一遍之后，他带着肯定的表情说：“别和我说些没用处的话。甚至是我也不行，我没打算回答。”

“那个我知道。”我说话时直视他的双眼。

我仍然不打算离开，于是他做了个深呼吸。“我只不过抱怨了一下，说报酬太低。而这又被我的老板听到了。但一个邮递员的报酬实在是很低。”他突然带着阴郁的表情对着他身边的两棵男人树扬了扬下巴。“他们两个也一样。仅仅因为抱怨过薪水很低就成这样了。你认识他们吗？”他问我。

我指了指其中一棵男人树：“我记得这棵，因为我给过他很多的信。我不认识另一棵，我搬到这一带时他就已经是一棵男人树了。”

“那一棵是我的朋友。”他说。

“另一棵原来是不是高级职员或者部门主管呢？”

他点点头。“没错。高级职员。”

“你不会感到饥饿和寒冷么？”

“你不会有很强烈的感觉，”他回答，依然面无表情。任何被栽成男人苗的人很快就会变得目无表情。“甚至是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很像一棵树了。不仅是我对事情的感觉上，而且在我思考的方式上。一开始，我很悲哀，但现在已经没事了。我曾经觉得非常非常饿，但他们说如果你不吃东西，植物化进程会更加迅速。”

他用无光的眼睛瞪着我。他大概希望自己很快变成一棵男人树。

“媒体说他们给带极端思想的人实行了脑叶切除术然后再栽成苗，但是我并没有做那个手术。即便如此，我被种在这里一个月后，就再也不会生气了。”

他扫了一眼我的手表。“好吧，你最好现在就走。差不多是邮车要来的时候了。”

“是的，”但是我还是不能离开，我艰难地犹豫着。

“你，”那株男人苗说，“最近没有你认识的什么人被种成人苗吧，有吗？”

我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缓缓点头。

“事实上，是我妻子。”

“嗯，你的妻子，真的吗？”有那么一阵子他对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原本就想事情是否就是这么回事。不然没有人会费事和我说话的。那么她做了什么，你妻子？”

“她抱怨一个家庭主妇的花销太大了。那就是全部了，好吧，可她还是批评了政府呀。作为一个作家，当时我正要窜红，我想她是为了合乎这样一个作家妻子的身份才说了那些话。那里有一个女人把她捅出去了。她被种在五金店旁边、从火车站通向大会堂的大路左侧。”

“啊，那个地方，”他的眼睛闭了一会儿，似乎要回忆起那个地区的大楼和商店的样子来。“那是一条比较宁静的街道。那不是值得庆幸的么？”他张开眼帘，探寻地望着我的眼睛。“你不打算去看她，是吧？别常去看她是比较好的。对你和她都好。那样的话你们俩都能更快地遗忘。”

“那个我知道。”

我昂起头。

“你妻子？”他问，他的声音变得有一点同情。“有没有什么人对她做过什么？”

“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她只是站在那儿，但即使是这样……”

“嘿，”那个被当作邮筒的男人苗抬起下巴来吸引我的注意。“它来了。邮车。你最好走了。”

“你说得对。”

就像被他的话推出去似的，我摇摇晃晃地冲出几步，又停住脚步回过头。“有没有什么事想让我帮你做？”

红色的邮车在他身边停住了。

我继续前行，走过了那家医院。

我想最好去那家喜欢的书店看看，于是走进一条挤满了商店的大街。我的书近期内任何一天都可能出版，但那种事已经不能给我带来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快乐了。

和书店同一排，稍往前一点是一家店面很小的便宜糖果店，在店口的路边上，有一棵就快变成男人树的男人苗。一位年轻的男性，种下已经有一年了。这张脸已经变成一种略带绿意的咖啡色，双眼紧闭。高高的背脊微驼，姿势有些前倾。暴露在风雨中的衣裳都变成了破衣烂衫，可以看到双腿、躯干和双臂都已经植物化，枝杈从这里那里钻了出来。新叶从手臂根部的腋窝发出新芽，长得很高，超过了肩膀，像一双振动的翅膀。这个已经变成树的身体，连脸部也一动不动。他的心已淹没在植物世界的宁静中。

我想象我妻子也进入这阶段的那一天，我的心再一次痛苦地退缩，努力想忘却。那是努力想忘却的苦闷。

如果我在这家糖果店转弯然后一直走，我想。我可以走到我妻子站着的地方。我能看到我妻子。但是去那里没有用，我告诉自己。没法知道有谁会看到你，如果告发她的那个女人向你质疑，那你就真的要有麻烦了。我在糖果店前停住了脚步，然后向街道下方望去。街上的行人还是那么稀少。没关系的。如果你仅仅站在那里说一会儿话，谁都不会注意的。你就只说那么一两句。我不顾自己心里的那个叫声：“别去！”，飞快地走下大街。

我的妻子站在五金店前头的路边上，她的脸色苍白。她的双腿没有什么变化，看上去好像她的脚踝部以下被埋进了土里，如此而已。她目光直直望向前方，面无表情，好像要尽力做到什么都看不进去，什么都感觉不到。和两天前相比，她的脸颊似乎凹陷了一些。两个过路的工人向她指指点点，编一些荤笑话，然后哄笑着往前走了。我冲到她身边，提高了我的声音。

“道子！”我对着她的耳朵喊。

我的妻子看着我，她的双颊涌起一阵红潮。她抬起一只手，抹抹打了结的头发。

“你又来了？你实在是不该来的。”

“我没法儿不来。”

正在照管五金店的女老板看到了我。她装作漠不关心地转移了视线，然后退回店里头去了。我对她的体贴感激不尽，我又向道子走近了几步，面对着她。

“你已经很习惯这个样子了吗？”

她尽最大努力在僵硬的脸上挤出一个笑容。“嗯。我已经习惯了。”

“昨天晚上下了点雨。”

她依然用大大的黑眼睛凝视着我，她微微点点头。“请别担心。我几乎没什么感觉。”

“当我想到了你，我无法入睡。”我仰起头。“你总是站在外面，在这里。当我想到这个，我就不可能睡得着。昨晚我甚至想，我应该给你送把伞。”

“请别做那样的事情！”我妻子眉头微皱。“如果你做出那种事情可就糟了！”

一辆大卡车从我身后驶过。我妻子的脸上蒙上了薄薄一层白灰，但她好像没有觉得烦恼。

“站着并不是那么糟糕的。”为了不让我担心，她用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轻松地说。

我从妻子的表情和话语里查觉到与两天前不同的细微变化。似乎她的语言失去了一些优雅的美感，几乎没有感情的变化。从这样的界限以外看，看到她日渐失去表情，想想她以前的样子，使我愈加有孤独荒凉之感——机敏的反应，活泼明朗、丰富饱满的表情。

“这些人们，”我的目光在五金店上打转，“他们对你好吗？”

“啊，当然了。他们的心肠好着呢。有一次他们对我说，如果有什么事要做就告诉他们。不过他们还是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

“你不会觉得饿吗？”

她摇摇头。

“不吃东西比较好。”

原来如此。她无法忍受变成一棵男人苗，所以希望尽快迈过那个过程，变成一棵男人树，越快越好，最好一天就能完成这种转变。

“所以请你不要给我带食物来。”她盯着我。“请你忘记我。我想，当然了，即使不做任何特别的努力，我也会把你忘掉的。我很高兴你来看我，但之后会有更长久的悲伤。对于我们两个人。”

“你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我对这个不能替妻子做任何事情的自己感到厌恶，再一次昂起自己的头。“但是我不会忘记你。”我点了点头。眼泪涌了出来。“我不会忘记。永不。”

当我抬起我的头再次望向她，她正用失去了一些光彩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她的整张脸在微笑中发光，那微笑如同一个菩萨雕像。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她那样微笑。

我感到自己好像正在做一个噩梦。不，我告诉自己，这已经不再是我的妻子了。

她被捕那天穿的一套衣服已经脏得可怕，满是折皱了。可是，带换洗衣服来是不被允许的。我的目光停在她裙子上的一个深色斑点上。

“那是血吗？出了什么事了？”

“哦，这个，”她带着一种迷惑的态度低头看那个斑点，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昨晚有两个醉鬼和我开玩笑来着。”

“这些恶棍！”他们的残忍令我怒火中烧。如果你拿这个告他们，他们会说，因为我妻子已经不再是人了，所以对她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他们不能做那种事，那是违法的！”

“不错。可是我是无法上诉的。”

而且，我当然也不能到去警察局告发。如果我这么做，我会被当成比那两个醉鬼更有危害的人。

“这些恶棍！他们做了什么——”我咬住嘴唇。我的心痛得都要碎了。“伤口流了很多血吗？”

“嗯，有一些。”

“伤口疼么？”

“已经不疼了。”

道子，在此之前一直表现得那样骄傲的人，脸上只露出了一丝伤感。我为她的变化震惊。一群年轻人，有男有女，他们敏锐地把我和妻子做了比较，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别人会看到你的，”我妻子焦急地说。“我求求你了，别让自己也被牵连进去。”

“被担心。”我对她浅浅一笑，带着自轻自贱的意味。“我没那个勇气。”

“你现在该走了。”

“当你变成了一棵男人树，”我临别时说，“我会提出申请。我会让他们同意把你种在我们的花园里。”

“你可以那样做吗？”

“我一定可以。”我豪爽地点点头。“我一定能。”

“如果你可以，我会高兴的，”我妻子面无表情地说。

“那么，再见。”

“如果你不再来会更好，”她低声说，目光向下看。

“我知道，我也愿意那样。但是，我大概还是会来的。”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

之后，我妻子突然说话了。

“再见。”

“嗳。”

我迈开步子。

我在绕过街角时回望，道子正目送着我，依然笑得像个佛像。

我攥紧那颗似乎马上就要裂开的心，走了。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车站前头。不知不觉，我已经回到了我惯常的步行路线上。

在车站对面有一家总被我叫成“庞奇”的咖啡馆。我走进去，在角落里的一个小隔间里落座。我要了咖啡，不加糖和奶。没有了糖和奶，咖啡的苦味穿透了我的身体。我以一种自虐的心理品尝着。从现在起，我要一直喝黑咖啡。我下了决心。

旁边的隔间里，有三个学生正在谈论一个新近被捕并被栽成男人苗的批评家。

“我听说他恰好被种在银座的中央。”

“他爱这个国家。他一直住在这里。因为这样他们就把他放在那样一个地方。”

“好像他们给了他做了脑叶切除手术……”

“而且那些为抗议他被捕而绝食的学生们都被逮起来了，也都要被栽成男人苗。”

“那不是一共有三十个人吗？他们打算把这些人种在哪儿？”

“他们说那些人会被种在他们自己学校前头，被叫做学生路的道路两边。”

“他们可得换一个路名了。叫做暴行之林或者类似的名字。”

三个学生窃笑。

“嘿，我们别谈那个了。我们可不想让别人听见。”

三个人噤声了。

当我离开咖啡店往家的方向走去时，我发觉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株男人苗了。我自言自语地哼着一首流行歌曲中的句子，继续向前走。

我是一株路边的男人苗。你，一样，也是一株路边的男人苗。见什么鬼，我们俩，在这个世界上。

干枯的草原永远不会开花。

# 《找寻自我》作者：[美] 戴维·盖罗尔德

郑曙芩译

今晨我一照镜子，左眼瞳孔不翼而飞，虹膜也消失大半。原先长虹膜的地方现在只剩一块空洞的白斑和油渍。

起先我以为是隐形眼镜在作怪，但转念一想，我并未戴隐形眼镜。我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眼镜。

那只空洞的眼睛向后盯着我，看上去怪怪的。我仍能看见东西，这叫我不安。我把手举在完好无损的右眼前，发现左眼视力丝毫未减。我片刻难宁。

如果左眼看不见了，我也不会惊慌，这只不过是夜盲而已。但瞳孔消失而丁点不影响我的视力——天哪，这出奇的吓人！这可能是重病的征兆。

我当然想到了找医生看看。但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而且为了我的事去麻烦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还真有点不好意思。然而这只眼出了问题，还一直盯视着我。我最终还是去拿电话簿翻找一下。

电话簿好像是晚上才丢的。我一直用它支撑书架的一端，可现在它不见了。书架也没了——我开始猜测我是否遭劫了。

先是我的眼睛，再是电话簿，现在是书架，这些统统消失了。今天要不是星期二，我准会着急。说实话，我是急了，但星期二是我沉思默想事与愿违的日子。星期一考虑个人的事（如眼睛和电话簿）。到下星期一，还得先过上六天，我是抛开日程表，在一个星期二操起心来。等星期一我没紧要的事再找电话簿。

（我发现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做法使我保持思路清晰——一定的时间内处理一定的问题，我能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但这眼睛着实让我坐立不安。它把我的办事顺序搅乱了。

我决定即刻采取行动。我出发去找电话簿，可找寻线路不见了。我被迫中途折返。

真难受——物品接连失踪引起忧伤的思绪。每当我要什么东西，它总不见，像是激我再找，跟我玩起了捉迷藏。而我早已厌倦这孩子气的游戏，便不再受它们的逗引和摆布，不找了。（让它们来找我吧！）

我决定自个儿走去找医生。（我没戴帽子。我怕我一找帽子，帽子也不见了。）

一出门，我发现过往行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不久我就想到是由于我的眼睛。我已将此忘得一千二净，没预先考虑到别人对此的反应。

我转身回去取太阳镜。但我想到一去找，准又无影无踪，便又转回来朝诊所进发。

“让它自己来找我吧，”我喃喃自语，想着那太阳镜。一个老太太一定是被我吓了一大跳。她回头盯着我，目光诧异。

我双手插入大衣口袋向前走。我一下就摸到左边口袋里一个硬邦邦的扁平物体。这是我的镜盒，里面装着太阳镜。它确实是自己找上门来了。想到我仍是生活用品的主人，东西失而复得，我不免心中得意。

我取出眼镜戴上，却发现左边镜片已呈奶白色。我审视自己的眼睛，发现目力穿不透模糊的镜片。我不再理会行人的注目，直奔诊所。

不过我很快发觉我是漫无目标瞎折腾。——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我确信我去找个诊所准找不到。于是我站在人行道上喃喃自语：“让它们自己找上门来吧！”

我得承认我说此话心存疑虑——记得那太阳镜的事吧？——但我别无选择。等我一转身见身后有幢大楼，牌上赫然写着：医疗中心。我走了进去。

我走向接待员。我们相互对视。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左眼），问道：“您有何吩咐？”

我答道：“我要见医生。”

“好。”她说，“有个医生现在去大厅了。如果你眼神好使，大概能看到他。瞧，他去那儿了！”

我随她望去，是的——有个医生正走向大厅。我清楚地看见了。他是医生，因为他穿着高尔夫球鞋和毛衣。他在走道上一拐弯不见了。我转身冲那接待员说：“我不是要去见医生。”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要医生来看我。”

“哎呀，”她说，“你为何一开始不这么说呢？”

“我想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也不太坚持。

“不，你没有。”她说：“好，说响点，我听不清。”她拿起麦克风说：“吉本医生，请到接待处来……，’然后她放下麦克风，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我等着，什么也没说。

不一会儿，另一个穿高尔夫球鞋和毛衣的人从旁边一扇门里出来。他看了看桌子后的接待员。她说：“这位先生要医生看看他。”

医生后退一步，看着我。上下打量完毕又让我转身。然后又仔细瞅我几眼，说声“好吧”就走回办公室。

我问：“完了吗？”

她说：“当然啦。你不就要这些吗？请付十块钱。”

“等等，”我说，“我要他看看我的眼睛。”

“哎，”她说，“你该一开始就说清楚。你知道我们都很忙。我们没时间老叫医生下来看看一个随便踱进来的人。你要是要他特别看看你的眼睛，你该说清楚。”

“我不要人只看看我的眼睛，”我说，“我要人治好它。”

“为什么呢？”她问，“你的眼睛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说：“难道你就没发现？瞳孔不见了。”

“唔。”她说，“是不见了。找过了吗？”

“找过了。”我说，“都找遍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怎么也找不着。”

“你可能把它丢在哪儿了。”她柔声问道，“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在哪儿？”

“不在哪儿。”我说。

“好吧。那是你的问题。”

“我是说昨晚我在家来着。我哪儿也没去！而且我现在不舒服。”

“你确实面色不佳。”她说，“你该看医生。”

“我已经看过了。”我说，“他去那大厅了。”

“哦，对。我想起来了。”

“喂，”我说，真有点生气了，“你能帮我与医生约个时间吗？”

“你要的就是——定个时间？”

“是的，就这些。”

“你肯定就只定个时间？你不会回头再抱怨说我们没照你的意思办吧？”

“我保证，”我说，“决不会。”

“好。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承诺。”

现在一切似乎都乱了套。整个世界倾斜了。一切都被压扁了，滑向地球边缘。事情至此还未完。我看到地表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我晃晃脑袋要驱走这念头，却发出了奇怪的震动声——像小海象藏在大蚌壳里。

我坐在长椅上——我想不通。雾旋绕着升起，越来越浓，掩盖了一切，能见度降到了零，管理员威胁说天花板没掀开就不做手术。我抗议，不——天花板在那儿有什么不好吗？——但他们不理我。

我于是站起来动手要把天花板移回去。但我够不着，只好踩在椅子上。虽近看那天花板满是裂缝，却坚硬无比，移动不得。

我又试着再次推，但一只强有力的手搭在我肩上。我停下。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到长椅上躺着去。”她说，“闭上眼睛，放松，仰卧，放松。”

“好吧。”我应道。但我没仰面朝天，而是俯卧着。脸贴着坚硬无比的椅面。

“放松。”她又说了遍。

“我尽力。”我说，迫使自己放松。

“看窗外。”医生问，“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云朵。”我答。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对。什么样的？”

我又看了一眼：“农舍奶酪云朵。农舍奶酪小云朵掠过。”

“农舍奶酪云朵——？”医生问。

“对。”我说，“农舍奶酪云朵。硬得很，犟得很。”

“奶酪是大还是小？”

“啊？”我问道，翻过身来。她没穿高尔夫球鞋，但穿着毛衣，脚上蹬一双高跟鞋。她是医生——我能分辨出来。她鞋跟还钉有防滑片。

“我问你问题呢！”她低吼。

“是。你问了。”我承认，“你再问一遍行吗？”

“好的。”她答道，静静地等。

我也等着。一时间我俩都不说话。我打破沉默问：“那你倒是问啊！”

这时她说：“我问你云朵是大奶酪还是小奶酪？”

“我不知道，”我答道，“它们是什么？”

“你不知道就好，——否则我们会对你动武的。你抛弃了怪念头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

天花板整个散了架，边缘部分摇摇欲坠，裂缝越来越大，碎片剥落像肥皂泡一样纷纷扬扬落到地面上。

“啾——”我说道，“嗽，医生——我的眼睛有病。”

“你的自我？”①

“嗯，对啊。瞳孔不见了。”

“你自我中的学生②不见了？”

【① eye（眼睛）与I（我）同音。】

【② pupil有“学生”与“瞳孔”两义。】

医生大吃一惊，“怪事！”

我只有点头——我确实点了点头。（可能僵硬了些。又有些小碎片剥落轻飘下来。我们注视了片刻。）

鼍嗯。”她说，“我是这么想的。想听听吗？”

我默不作答。不管我愿不愿听，她都会说出来。

“世界末日到了。”她阴丝丝地说。

“马上吗？”我问道，有点担心了。我还没喂过猫呢。

“不。但快了。”她安慰道。

“哦。”我应了一声。

我们闷坐着。过了会儿，她清了清嗓子，“我认为……”她慢条斯理地说，但声音逐渐低下去。

“那好。”我说。可她没听见。

“我认为世界存在只不过是人脑的反映。它之所以这样存在着，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这样存在的。”

“我思故我在。”我说。她不搭理，只是要我别说话。

“是的，你存在着。”她肯定。（我很高兴她能对此确定——我已开始有些担心了。而今天不是担心的日子。上次我担心是在星期二。）“你存在着。”她说，“因为你认为你是存在的。世界也存在着，因为你认为它确实存在。”

“那哪天我死了——世界不也就跟我一同完蛋了吗……？”我推论道，心中祈盼千万别死。

“不——瞎胡扯。一个正常有理智的人是不相信唯我论的。”她用一把叉抓了下她的眼球，继续说：

“你一死——你就不存在了。但世界还在——这是因为其他活着的人相信它还存在。（他们只认为你不存在了。）懂了吗？世界是我们个人意识的总和。”

“对不起，”我硬邦邦地说，“我不相信集体主义。”我又坐直了些，“我是个坚定的共和党人。”

“看见没有？”她没理会我的话，“人们对世界的幻觉得以持续是由于惯性作用。你相信世界存在是因为存在方式从你出生之日起就一贯如此，你一出生，别人就认为你存在了。你发现世界遵循大家信奉的规则，你就也信奉这些规则。你信奉这些规则亦壮大了其力量。”

“哦。”我躺着听她说，脑子里却盘算着如何不失体面地避她远去。我的眼睛又疼起来，再也看不见天花板了。眼前一团迷雾。

“看那教堂！”她猛然喊道。

“啊？”我说。

“看那教堂！”她重复道，口气坚定。

我试着抬头看那教堂，但驱不散的迷雾使我连脚趾头都看不到。

“看哪，”她说，“信仰：是宗教第一训诲——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没人教导你要信奉上帝。信仰能创造奇迹吗？好，我来告诉你吧——它确实能！如果大部分人相信某样东西，这东西就成为事实！”

现在我的眼睛更是抽搐不已。我想坐起来，但她有力的双手又把我摁回去了。她俯身靠近我激动地轻声说道：“是的，是真的。真是这样。”

“假如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我点头同意。

她接着说：“很幸运，宗教早就抛弃了奇迹迎来了保守主义——现在它为保持现状而斗争。宗教是最后一个现实堡垒——它是阻止混乱的武器之一。”

“混乱？”

“对，混乱。”

“哦。”

“世界在变。”她解释道，“人们正在改变它。”

我点头同意：“是，我懂。我也看报纸。”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人正在无意识地改变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真能改变他们的环境——越有信心，变化就越剧烈。我来举个例子——化石！”

“化石？”

“对，化石。在人们相信进化论前，谁也没有发现过化石——而当他们开始相信进化论时，到叨５儿都踩在化石上。”

“你真相信这点？”我问道。

“是，我确信。”她热烈地说道。

“那一定是真的了。”我说。

“哦，是的。”她答道。我知道她是深信不疑的。她举了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实际上，她越说，我越信。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问。

“因为我们身处险境。这就是原因。”她坚定地说，“世界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开始信奉异端邪说，正拉帮结派。”

“就像丘疹？”我举例说明。

“对。”她说。我看到她鼻尖上已长出一个小脓疱，“它是这样产生的：一个狂热分子碰上另一个狂热分子，然后两人又遇到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很快，所有狂热分子拥有同一种信仰——很快，他们的信仰成为现实——他们开始与现存世界对立，要用非现实来取代现实。”

我点点头，集中精力要把周围的一团雾裹起来。

“世界多变，人们就笃信变化。他们也就更坚强。长此以往，恐怕我们是世上仅存的正常人了——我们正处于险境。”

“他们人多势众，是吗？”我试探着问。

“比这更糟——他们的不同观点正腐蚀着空间结构！连地球的形状都在改变！是真的，地球有一段时间曾是平的——直到人们相信它是圆的，地球来转动。”

我转过身看她。她也消失在迷雾中，露在外面的只有她的嘴巴。

“但世界确是梨形的。”我说，“我是从《科学的美国人》上读到的。”

“那你为什么认为地球在改变形状呢？”那嘴巴问道，“因为某个民族自以为大，地球正膨胀起来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

“哦。”我说。

“是新闻传媒的错——电视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他们不停唠叨世界在变化——而且信徒剧增。”

“嗯，”我说，“当今世界的形状是如此，变化就得由——”

“哦，上帝——也不是你！你们总说世界会变成碎片——从接合处裂开——”

现在连那张嘴巴也不见了。

我呆在那儿。我没错。其他人也注意到了，墙面一片斑驳，上面还有无数的洞。一时间碎片纷扬。但另一端潮水还未突墙而来。

我的手指探进洞去，摸到了柔软的胶面，它还未完全融化。

至此，我的眼睛一筹莫展——不单眼痛难言，连自我也有刺痛。我感到我晦涩难懂。

“找到自我了吗？”公园里一个演说家问道。（我视而不见——我记得先前找东西的经历。我当然不想再搜寻什么。）我向前走。

走了会儿，又有个演说家——此人站在肥皂箱上，“我们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他抑扬顿挫地说，“在这里，人们可以有不同的信仰。”

我揉揉眼睛，局促不安地感到天花板正裂开一条条缝隙。

“每个人都能站起来谈论自己的事业——任何团体可选择他们的信仰——只要愿意，我们可以重建世界！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来重建！”

一切都摇摆不定——在正误问摇摆。

“但最重要的是，”他继续说道，“不管我们有多大矛盾，我们都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我们伟大的民主制度让我们减少分歧，达成妥协。我们就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长远来看，这种崇高的自由和个人行为将有助于我们为众多的人谋福利！”

在我听来，真是棒极了。

我回到家。工人刚糊好墙纸。怪啊，曾掩盖在花花绿绿墙纸下、坑坑洼洼的墙面看上去是多么的光洁。

我看不出哪儿粘了浆糊。内层结构光秃秃的表面也在雾中消失。天花板比以前更低了。

我歇了会儿，抚摸那只猫。我一进门，它就冲我招手，“你好，人。”猫说，“给我个大麻香烟吧。”

“不能啊。我自己有些麻烦。”

“好吧，那给我一块钱。”

“干吗用？”

“去旅行。”它说。

“好。”我给了它一块钱看它走。

它嘴里含着钞票，把钱点亮后抓起手提箱，一口气奔出三万英尺，向西奔去。我不明白。雾越来越浓，交通警已停止了一切交通。

我想问些问题，但一时半会儿记不起来了。哦，对了——不太重要。但我希望能想起来。

电视上的人是个医生。他坐在电视机上，两脚在屏幕前摇晃、（他鞋底的防滑片擦着屏幕），说毒品正危害着现实世界。毒品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世界观来损害人的正常思维，直到人看不到现实为止。

“再见吧，趁他信仰未变。”我咕哝着关掉电视，把他撵走了。天色渐晚，我要睡会儿。我还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别照处方上写的做。墙纸已在剥落了。

事实上，现存的只有一个空壳了。乍看像是巧克力布丁做的。可能就是，也可能是毒品砌成的。可能毒品正改变着我们的群体思维——但我什么也没注意到。

《照片不会撒谎》作者：[美] 凯瑟琳·麦克里恩

述林译

《新闻报》记者问道，“你对别的星球上那些人怎么看，内森先生，他们是否为人友善？他们显得有人情味吗？”

“很有人情味，”那位瘦削的年轻人答道。

大窗户外面，雨不停地下着，淅淅沥沥，隐约可闻。别的星球的来客即将着陆的机场，在雨中显得模糊而朦胧。水泥跑道上，小水潭雨点斑斑，尚未使用过的机场的跑道之间从来没有被人碰过的野草，湿漉漉地闪闪发光，在一阵阵狂风前低下头来。

一些灰蒙蒙的卡车与大型空间飞船即将降落的地点保持着一段距离，以示尊重。电视摄影人员蜷缩在流动篷子里等候着。更远处，在荒芜的沙野上，在遥远的沙丘后面，大炮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在视界之外的一些飞机场上，轰炸机严阵以待，警惕着第一个星际飞船可能玩弄的阴谋。

“对于他们居住的星球你有所了解吗？”《先驱报》记者问道。

《时报》记者与其他人站在一起，心不在焉地听着，思考着一些问题，但又不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约瑟夫·Ｒ·内森是个瘦削的青年，长着平直的黑色的头发，面有倦容。他正在接受记者们有礼貌的采访。他显然有些激动，记者们也不想一下子提出许多问题来难为他。他们希望他心平气和。明天，他将要成为新闻界大肆宣传的最显赫的人物。

“不，没有直接的了解。”

“有什么假想或推论吗？”《先驱报》记者追问道。

“他们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一定和地球一样”，面有倦容的青年不太肯定地回答。“环境使动物进化。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他迅速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又把眼光避开，平直的头发开始被汗水沾在额头上了。“那倒也不一定非要说明什么问题。”

“和地球一样。”一个记者自言自语地说道，并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他似乎只听到了这么一句回答。

《时报》记者看了《先驱报》记者一眼，弄不清他是否听到了这句话。《先驱报》记者也很快地看了他一用＆。

《先驱报》记者问内森说：“那么你认为他们会带来危险罗？”

像这样一类口气很大的问题，一旦击中要害，往往会打破沉默；引出明快的答案。他们对军事保密措施都有所了解，虽然他们本不应当了解。

问题并没有击中要害。内森茫然看着窗外。“不，我不愿这样说。”

“那末你认为他们很友善了？”《先驱报》记者问道，虽然问题完全相反，态度却是同样肯定。

内森的嘴唇掠过一丝微笑。“我知道的那些人是友善的。”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线索可循。他们必须在飞船来到之前把基本的事实弄清楚。《时报》记者问道：“是什么导致你与他们联系的？”

内森踌躇了一下，回答道：“静电波，无线电静电波。陆军没有把我的职业告诉你们吗？”

陆军没有向他们披露任何东西。召集他们来采访的军官面有愠色地、警惕地站着。他似乎本能地反对向外界披露任何东西。

内森怀疑地看了军官一眼。“我的职业是军事情报部无线电译码员。我采用定向检波收听外国波段，并把我听到的失真信息与编码信息记录下来，借助自动译码器和扰频排除装置处理基本的失真图像。”

军官清了清嗓子，但一言未发。

记者们微笑了，并把听到的话记了下来。

鉴于军备核查已为联合国认可，安全规则已相应改变。既然掌握全面情报已成为公安部门防止秘密装备的惟一手段，搞间谍、搞侦探好像就成了一种公益性服务事业，名声也就好听了；并且干这件工作可以与公众取得友好联系。

内森继续说道：“我在业余时间开始对星体检波。你们知道，星体可以发出无线电噪声，那噪声就好像是一种发出滴嗒声的静电波，有时还发出粗嘎的声音。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就已听到这种电波了，并且一直在探索，竭力弄清楚为什么那些波段上的行星电波是那样不稳定。事情看来很不自然。”

他停顿下来，没有把握地微笑着，意识到他下面所要说的事将使他一举成名。他在收听电波时就已经想到这一点。这想法与当初牛顿看到苹果落下来时的想法一样，是那么简单而完美。

“我判断这是不自然的。我尝试着去进行译码。”

他急于为自己的判断寻找理由，以便使之更明显一些。“你们知道，搞情报的有个诀窍：加速旋转录音磁带上的信息，直至发出那种粗嘎的声音，然后再把信息播送出去。地下电台就是采用这个方法。在那以前我就曾听到过那种尖叫。”

“你是说他们对我们进行编码广播？”《新闻报》记者问道。

“说是电码也不确切，你所需要做的只是把它记录下来，减缓其速度。他们并不是在对我们广播。假如一颗星体是处于一群行星、一群有居住者的行星当中，并且他们彼此以广播相沟通，那么，他们将发送紧束波，以节省能量。”他看看人们是否听明白了。“你们懂吧，那就像一束聚光。从理论上说，紧束波历时经久而不丧失能量。可是各行星之间的瞄准将是很困难的。距离是这么遥远，你不能指望一束光会在目标上停留几秒钟以上。他们当然会把每件信息压缩成半秒或一秒长的简短的小型化信息，然后在一次中长广播中将信息分成几百次播发出去，以保证光束在通过目标的一瞬间被接受下来。”

他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讲着，想着自己的解释将为各报纸所登载。“当一束杂散波通过我们这一区域上空时，就会有一个来自该方向的极强的噪音峰。光束摆动着与原星球相随动，彼此之间的距离极大地加速了这种摆动。所以当这种杂散波通过时，我们连一个信息也收不到。”

“你怎样计算收到的尖嘎声的频率？”《新闻报》记者问道。“这些行星系统是在银河系的平面上旋转吗？”这个问题问得正中下怀。出于好奇与兴奋，他讲话时有些冲动。

无线电译码员露着牙齿笑了，脸上紧张的痕迹暂时消失了。“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许是在相互窃听。整个银河系中居住着许多种族，他们整天在广播里瞎聊，咱们人类也许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

“有道理。”《时报》记者赞成道。他们会心地微笑了。

《新闻报》记者问道：“你怎么没有检拾到声音，却碰巧检拾到电视图像了呢？”

“这可不是碰巧，”内森耐心地解释说，“我已辨认出一种扫描图像。我要的是照片。照片是看得懂的，不受语言限制。”

在记者们身旁，一个参议员踱来踱去，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他的欢迎词，并紧张地望着宽阔的、水淋淋的窗户外面灰蒙蒙的、夹着雪花的雨。

在长方形房间的窗户对面，有一座摆得高高的小讲台，讲台两侧是一些高高的电视录像机和装在吊杆上的抬音器，以及熄灭的聚光灯。一切都已布置妥当，只等参议员向别的星球的客人和全世界发表欢迎演说。一架破旧的无线电发射机放在附近，连一具遮盖零件的外壳都没有。发射机一边是两只裸露的、闪光的阴极电视显像管，另一边是演讲人在哼着欢迎词。在前面一块直立的嵌板上，有一组突出的拨号盘和旋钮。嵌板前面的一张桌子上，准备好了一只手持式话筒。嵌板与一台盒状的、带有贵重外壳的仪器相连接，仪器上面印有“美国无线电实验所制造”的字样。

“我记录了来自萨几塔里耶斯的两组噪音并着手进行工作，”内森继续说道，“仅是发现同步信息，使析像器相当接近得到图像的标准时间，就花了２个月。当我把这个图像拿给情报部看时，他们给我以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井派给我一个助手。我用了８个月时间，拣出有色波段，分别配以恰当的颜色以便在屏幕上出现可以辩认的图像。”

那外形破旧的裸露部分，是原始接收机。他们在这台接受机上苦干了１０个月，经过反复校准，终于使非同步有色析像器的狂乱摆动的格形波纹变成了合理的图像。

“试验伴随着失败，”内森说，“但结果还满不错。充满尖叫的宽阔波带上从一开始就有呈现彩色电视的迹象。”

他走过去，抚摸着机器。演说人在轻轻唇语。灰色的屏幕上随着他的接触曳过一阵有色的闪光。仪器警觉而灵敏，并已调节妥当，准备收听正在大气层盘旋的星际飞船。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波段，然而当我们开动仪器，着手记录，并演播磁带的录音时，我们发现好似打开了一个图书馆，内容全是小说、剧本。”

在内森讲话的间隙中，《新闻报》记者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在倾听迅速逼近的火箭喷射的咆哮声。

《邮报》记者问道：“你是怎样与空间飞船联系的？”

“我进行扫描，并记录了一部电影：狄斯耐与斯特拉芬斯基合作的作品——《春天的典礼》，并把它向原方向返回播送。只是尝试尝试。即使能够回到原处，也非得好多年不可。不过我想取悦图书馆，好让它给我们播放新的录音。

“两个星期后，当我们收到并演播另一组记录时，我们收到一个答复，这显然是给予我们的答复。这是对大批观众上演狄斯耐作品的镜头，观众坐在黑色的银幕前等待着。信息很清晰，也很响。我们在侦听一只空间飞船。你们看，人们正在喝采。他们喜欢这个影片，还想再看下去……”

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于是微笑着对记者们说道：“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他们。在大厅后面就可以。语言专家们正在那儿搞自动翻译器。”

军官听着听着，皱起了眉头，并清了清嗓子。瘦削的青年很快向他转过去。“从安全角度看，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看电视广播，对吧？你也许应当领他们去看。”他怂恿地对记者们说：“大厅过去就是。飞船降临时会通知你们的。”

这次采访肯定是结束了。长着平直头发的忐忑不安的青年转过身去，坐在无线电仪器旁边；军官抑制着自己的反对意见，郁郁不欢地把记者们从大厅中带到一道锁着的门前。

他们把门打开，摸进一间光线黯淡的房间。里面摆满了空着的折叠椅。一面光亮的银幕俯临整个房间。门在他们背后关上了，屋子里变得一片漆黑。

响起了记者们在身旁摸找座位的声音，但《时报》记者仍然站着。他感到极大的惊讶，好像是刚刚睡完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到了异国他乡。

银幕上双影像的鲜明色彩好像是这一昏黯的房间里惟一真实的东西。即使这双影像是模糊的，他也能发现其动作微妙的特点，判断其形状微妙的异常。

他在注视着别的星球上的人。

得到的印象是，有两个化装了人，动作很古怪，像是在跳舞，又像是瘸了腿。他担心那双影像会不翼而飞，于是小心地摸到胸兜，拿出放大镜来，调好了两只镜片，戴到眼睛上。

两个人马上显得十分清楚，既真切，又实在。银幕变成了一个宽阔的、给人以幻觉感的非常靠近的窗户。他通过它注视着他们。

他们在灰色墙壁的房间里交谈，以一种压抑的兴奋讨论着。穿着绿色紧身上衣的、身材硕大的人在另一个人说了些什么后，暂时闭上了他那紫色的眼睛，做了个鬼脸，又用手指做了个手势。那动作就好像是把什么东西拨开似的。

这是一出通俗闹剧。

第２个人比较矮小，长着黄绿色的眼睛；他走近第1个人，用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嗓门谈着话。第１个人一动不动，也无意打断他的谈话。

这第２个人的建议好像是想搞鬼，从而捞取什么好处。《时报》记者想看个究竟，于是摸到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也许以动作表达感情是一种宇宙性现象。愿望与厌恶，前倾与后仰，紧张与松弛——也许这两位是表现这类动作与情感的大师。场景变更了，现在是一条走廊，一个像公园似的地方——他开始意识到，这些都是在一个空间飞船上——另外还有一间教室。另外一些人在交谈、工作、对穿绿色紧身上衣的人说话。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人感觉如何，倒没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地方。

他们使用一种流畅的语言，有许多短促的元音，音调变化也很大，谈得热烈的时候还助以手势。他们的手在摆动时，动作从容而奇特，并不缓慢，却有些轻飘飘的。

他不去留心他们的语言，但过了一会儿，动作上的差异又激起了他的兴趣。他们走路的方式有些……

他努力从对情节的思考中摆脱开，强迫自己去留心他们身体上的差异：小平头，头发褐色而有光泽；眼睛的颜色各不相同；虹膜很大，因而眼睛的颜色又很清晰；两眼之间距离很宽，浅褐色的面庞向下颏方向逐渐变尖；颈项与肩部很厚实，人要是长成这样，那准是个大力士；但他们手腕很细，手指瘦长而纤巧。

他们手指的数目好像比一般人多。

自从《时报》记者进来后，一台机器一直在呼呼转动，还有一个声音在他身边呢喃低语。他转身四顾，不再去数他们的手指。在他身边，坐着一个显得很警觉的人，戴着耳机，像老鹰那样精神集中地看着、听着。这个人旁边有一个高高的流线形盒子，银幕处传来别的星球的人讲话的声音。这个人迅速地按了一下盒子的开关，对着手持式话筒轻轻地讲了一个字，又紧张而迅速地反按了一下开关。

他使《时报》记者想起了联合国那些戴耳机的译员。这部机器或许是一台口译器，而这个呢喃低语的人或许是为口译器补充词汇的语言专家。银幕近旁，其他两个语言专家正在记笔记。

《时报》记者记起了在观察间散步并预习欢迎词的参议员。这篇欢迎词，不会像他所预料的只是空洞的、装腔作势的姿态，而是将用机器翻译出去，让别的星球上的人听懂。

那闪光的窗户是一块立体的银幕，窗户那面，那个身材硕大的、穿着绿色紧身上衣的主角正在对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宇航员谈话。他们站在空间飞船里一间光亮的、浅黄色的控制室里。

《时报》记者试图把事情的线索整理出来。他已对这位主角的命运感到关切，并且喜欢上他了。这也许要归功于这位主角的表演技巧——表演艺术的部分目的旨在打动观众的心——而这位表演者可算是整个太阳系的演出班子里的名星了。

双手的颤抖以及对于一个问题过于敏捷的回答表现了他克制着的紧张情绪。穿制服的人毫不犹豫地转过身去，忙着搞一张带着红色亮点的地图；他的动作同样有一种流利从容的优雅，好像他们是在水下，又好像是在慢镜头电影里。另一些人看着格形嵌板上的一个开关，渐渐走近，并随便议论着。伴奏的音乐从绷紧的细弦上传来，逐渐增高。

银幕上出现了一个人观察开关的特写镜头。《时报》记者发觉他的耳朵是对称的半圆形，几乎完美无缺，看不见有耳眼。穿制服的人答话了，只有一个简短的字，声音认真而低沉。他仍然是背向观众。另一个人注视着开关，走近一步，随便说着话；开关呈立体状越来越近，逐渐变大，占据了整个银幕。他的手开始出现在银幕上，并迅速地伸出去，在开关上面握了起来——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他的手应声张开，呈现出剧痛僵硬的形状。他抬头看去，在他身边有一个身着制服的军官，一动不动地站着，手持冷冰冰的武器，很惊愕的样子——是他转身开了那一枪，然后睁大眼睛看着那穿绿色紧身上衣的人摇晃着倒了下去。

银幕上维持着戏剧性场面。穿制服的人弯下腰去，望着自己持枪杀人的手。响起了伴奏性音乐。房间以及房间里的东西一瞬间变成了我们彩色电视出毛病时那种令人难堪的彩色失真，变成了本身的彩色负片。一个绿色的人站在一间紫色的控制室里，低头看着另一个穿红色紧身上衣的绿色的人的尸体。这场面持续了不到一秒钟，彩色波段调节器跟着恢复了相位，色彩又复原了。

又来了一个穿制服的人，他从另一个人没有气力的手中拿过武器，而后者则开始低声而沮丧地辩解着；音乐声起，淹没了他的讲话。银幕逐渐变得空荡荡的，像在灰蒙蒙的雾中慢慢拍摄的一叶窗户。

音乐渐渐消失了。

黑暗之中，有人欣赏地鼓起掌来。

《时报》记者身边那个戴耳机的人取下耳机，兴致勃勃地说：“我是听不到什么新东西了，你们有谁希望把刚才的磁带再演播一遍？”

短暂的沉默。最后仪器旁的语言专家开腔了：“我看那段磁带用得太过分，我们还是放内森与飞船上的无线电报务员调整波束时开玩笑那一段吧。我猜那报务员是在搞业余例行通话，是在进行‘一——二——三——试验开始’这种老一套无线电计数。”

有人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乱摸，银幕上又有了镜头。

这是闪光灯拍摄的银幕前坐有大批观众的镜头，同时还放了一段听来耳熟的、改编过的交响乐曲。“我对斯特拉芬斯基和莫扎特有一种狂热，”戴耳机的语言专家扶正耳机，对《时报》记者说。“对格希温我是不能容忍的。你会奏那曲子吗？”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出现了正式内容的银幕上。

《邮报》记者正好坐在他前面，他转身对《时报》记者说道：“他们的外表多么像人！真有意思！”他做着笔记，准备用电话发出报导。“那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我没注意到。”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提醒《邮报》记者：内森说过，他是凭自己的想像为各波段配色的，选择的是有助于形成最合理图像的颜色。客人们来到之后，将证明他们原来是长着蓝头发的鲜绿色的人。只有颜色的浓淡度、异同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才是确实可信的。

银幕上又一次传来别的星球的人的话音。这声音一般地说比人的声音更为深沉。他喜欢深沉的声音。他能在报道中这样写吗？

不行，这里头也有些问题。内森是怎样为声音确定正确音调的？是及时调节音频呢？还是通过正音器进行外差调频呢？可能确有问题。

内森只是选择了深沉的声音罢了。这样假设也许倒保险一些。

当他正坐在那儿犯疑时，以前所观察到的内森的不安情绪又转过来使他自己更无把握。他还记得这种不安情绪是多么近乎于一种克制的恐惧。

“我不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搞电视录像，而不直接与他们接触，”《新闻报》记者抱怨说，“节目倒是好节目，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先驱报》记者说道。

银幕上现在是一个青年正在操作一排仪器，情景逼真，毫无矫揉造作之意。他转过身去，挥着手，并把嘴张开呈有趣的Ｏ形——《时报》记者开始发现他们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又转过身来，尝试着讲解仪器，态度是那样认真，手势是那样笨拙，讲话又是那样咬文嚼字。

《时报》记者悄悄站起来并向外走去，进了明亮的、白色的石头走廊，又顺原路折回来，一边深思，一边把眼镜折起放在一旁。

无人阻拦他。机密制度在这儿并不严格。陆军的沉默从更大意义上说是一种习惯——他们都在情报部呆过，养成了一种固定的思想方式——而不是出于什么明确的保密规定。

主房间比他离开时更拥挤了，电视摄影与音响人员守在各自的仪器旁。参议员找了一张椅子，正坐着读东西；房间顶头，８个人围坐成一圈，热烈而专心地争论着什么。《时报》记者认出了自己知道的几个人——都是场论专家，在科学界颇有名气。

他偶尔听见这么几个字：“——作为比率的普适常数——”这也许是一次关于不同数学之间公式变换方法的讨论，目的是为了迅速交换情报。

他们有专心致志的理由。他们知道，新奇的观点一旦为他们所掌握，就能够产生一连串深刻的见解。他倒很想走过去听听，但距离空间飞船到达已经没有多久了，况且他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手工制作的无线电收发两用机仍在嗡嗡作响，它将从在上空盘旋的飞船上接收发送波段。那位青年——事情的发起人——正坐在电视平台的边缘，一只手托着下巴。《时报》记者走近时，他没有抬头看，但这不是失礼，而是一种全神贯注时表现的冷淡。

《时报》记者坐到电视平台上年轻人的身旁，掏出一包香烟，但又想起即将开始的电视广播，以及不准抽烟的禁令。他把烟收了起来，沉思地望着雨淋淋的窗户外正在变小的雨点。

“出什么事了？”他问道。

内森轻轻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的礼貌与友好。

“还是你告诉我吧！”

“猜想，”《时报》记者说道，“纯粹是猜想。一切都过于顺利了。人们都是异想天开。”

内森略为轻松了一些，“我正在洗耳恭听呢。”

“他们走动的方式有些……”

内森转身看了他一眼。

“对此我也感到费解。”

“至于他们的速度你是肯定调对了吧？”

内森把双手在身前握成拳头，又深思地盯着这副拳头。“我不知道。当我加快磁带的转速时，他们就都是在奔跑，你就会问，为什么他们的衣服不在身后飘拂？为什么这样快就把门关上，却听不到关门的声音？为什么物体往下落得那么快？我若是减缓磁带转速，那他们就好像是在游泳。”他认真地斜视了《时报》记者一眼。“没有听清你的名字。”

“土包子”——《时报》记者心里想道。“雅各·卢克，《时报》记者，”他回答道，并伸出一只手去。

内森迅速而有力地握了握这只手，同时记起了这个名字。“《星期天科学专栏》的编辑。我是该栏的读者。在这儿见到你很意外。”

“本人也有同感。”《时报》记者微笑道，“请问你有没有借助于公式对下面的问题进行过推理……”他从口袋里找到一支铅笔，“显然，我们对于他们的体重——速度——动量比率的判断是有些错误的。也许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比如飞船上万有引力很低，或者他们穿有磁鞋。也许他们行走时确实有点轻飘飘的。”

“何必操心？”内森插话说，“我看现在不必费力把这件事搞清楚。”他笑了，并紧张地向后推着自己黑色的头发。“20分钟内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

“是吗？”《时报》记者慢吞吞地问道。

一片沉默。参议员翻动一页杂志时发出轻微的窸窣声，科学家们在房间的另一头争论着问题。内森又一次把自己平直的黑发往后推了推，好像那头发存心要技到他眼前阻挡他的视线似的。

“肯定，”年轻人突然笑了，并急忙发起议论来，“我们肯定会见到他们的。怎么不会呢？政府的欢迎词已经拟好；全军都出动了，正在山上隐蔽着；记者们云集在这儿；新闻电影摄影机——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报导这次空间飞船的降临。总统将亲自与我握手，在华盛顿等候……”

他连气也没有喘就马上变得冷静下来。

他说道：“见鬼，不，他们不会到这儿的。总有个地方搞错了。总有什么事出了毛病。昨天我开始作补充汇报时就应该对高级军官们说明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我竟哑口无言。害怕了，我想是。大人物太多了。惊慌失措了。”

他抓住《时报》记者的衣袖。“你看，我不明白什么……”

收发机上发出绿色的闪光。内森没有看，但停止了谈话。

仪器上的扩音器响起了别的星球的人讲话的声音。参议员站起来，紧张地看着扩音器，理了理领带。声音却停止了。

内森转过去看着扩音器。他的担忧好像烟消云散了。

“怎么回事？”《时报》记者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说他们已经足够地减缓了速度，就准备进入大气层了。我估计他们将在５～１０分钟之内到达。刚才是布得在说话。他太兴奋了。他说‘天哪，你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显得多么肮脏’！”内森说道，“他是在开玩笑。”

《时报》记者困惑不解。“他是什么意思？肮脏？地球上不可能许多地方都在下雨呀。”外面，雨下小了，一片片蔚蓝的天空在云层中间显得格外明朗，窗户外面的雨滴也闪着蓝色的光。《时报》记者试图寻求解释。“也许他们想降落到金星上。”他意识到这种想法大可笑了。空间飞船正在追踪内森发出的波束，不会找不到地球的、布得肯定是在开玩笑。

仪器上又一次闪起了绿光。他们中止了谈话，等待着将信息加以记录、缓速及演播。阴极银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年轻人坐在发送机前的镜头，他背朝观众，注视着另一边的银幕上闪现出一片渐渐逼近的宽阔而阴暗的平原。当飞船向平原降落时，实体的外观骤然化为一团翻腾的乌云。这团乌云呈墨色漩流扩张，一瞬间显得十分庞大，跟着，整个银幕为黑暗所吞没。那来自别的星球的青年转向摄像机，说着话，并又一次张开嘴呈Ｏ形一笑，然后关闭了开关。银幕成了灰色。

内森的声音突然变得单调而紧张。“他好像说了些取出饮料之类的话。他们来了。”

“从气氛上看不像是这么一回事，”《新闻报》记者随便说道，但发觉自己讲了句大实话。“我不是说地球上的气氛。”

一些人站了起来。“他们说了些什么？”

“正进入大气层，５～１０分钟就会降落。”内森对他们说。

屋子里回荡着一阵高度的兴奋情绪。摄影记者开始再一次调整镜头角度，打开并检查话筒，最后打开了泛光灯。科学家们站了起来，靠窗户站着，并继续交谈。记者们从大厅中涌进来，走向窗口，好在伟大时刻来到时一睹为快。进来了3个语言专家，推着1只带轮的大箱子，箱子里是翻译器；他们监督着把翻译器接上了播音系统。

“在哪里降落？”《时报》记者粗暴地问道，“你为什么什么事也不干？”

“你先告诉我有什么可干，我再来干，”内森一动不动地镇静地说道。

这并不是反唇相讥。《时报》记者雅各·卢克斜着眼睛看了看内森紧张得刷白的脸，换了个调子说道：“你不能与他们联系吗？”

“他们在降落的时候不好联系。”

“那现在干什么呢？”《时报》记者掏出一包香烟，但又想起了不准抽烟的禁令，把烟放了回去。

“等着就是了，”内森将胳膊肘撑在膝盖上，一只手托着下巴颏。

他们在等待着。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再也没有人交谈了。科学家中一个秃顶的人在漫不经心地、一遍又一遍地用软革擦指甲，然后又看也不看地检查擦过的指甲。另一个科学家心不在焉地擦着眼镜，擦完后拿到亮处照照，又戴上了；过了一会儿，又取下来擦了起来。电视人员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轻轻地、高效率地忙碌着，精益求精地整理着不需要整理的东西，检查着已经检查过的事项。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之一，人们都竭力忘却这一事实，像称职的专家那样，冷静的、专心致志地解决着工作中的问题。

过了很久，《时报》记者看了看手表。３分钟过去了。他屏息片刻，侧耳倾听遥远的、渐渐逼近的飞船喷气的雷鸣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太阳从云层后探出头来，像聚光灯照亮空荡的舞台那样，把附近的原野照得通明。

突然，仪器上又一次亮起绿灯，表明收到了一次尖叫信息。录音机把这一尖叫声记录下来，减缓了速度，再输送至扩音器。

只听见“喀嚓”一声，这声音在寂静而紧张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响。

银幕仍是灰色的，布得以别的星球上的语言讲了几句话。他停了下来，扩音器又是“喀嚓”一声；绿光消失了。显然不会再发生什么事，对布得的讲话也无人加以说明，于是房间里的人们都回到窗口，继续议论开来。

有个人讲了个笑话，独自笑了起来。

有一个科学家始终面对着扩音器，然后又看看窗户外一片片伸展着的蔚蓝的天空，表现出困惑的神情。他曾经是明白的。

“天黑了，”瘦削的情报部译码员对《时报》记者低声翻译道，“你们这儿空气稠密——布得正是这么说的。”

又过去了３分钟。《时报》记者正准备点燃一支香烟。他默默地诅咒，熄灭了火柴，把香烟放进了烟盒。他侧耳倾听火箭的喷气声。该是火箭着陆的时候了，却仍然听不到喷气声。

收发两用机上亮起了绿灯。

信息来了。

他本能地站了起来。内森突然站到他的身旁。他开始认为信息是布得的声音。声音一会儿又停了。《时报》记者突然明白了。

“‘我们已经着陆’。”内森低声重复道。

一阵风吹过白色水泥铺就的、潮湿而空旷的飞机场的上空，湿漉漉的、发光的野草在风中摇曳。房间里的人们向外张望，想听到火箭的怒吼，想看到天空中飞船的银白色船身。

内森开始动起来了。他坐在话筒旁边，把话筒接上插头预热，检查并平衡着拨号盘。《时报》的雅各·卢克轻轻地站到内森右肩后面，希望他能帮忙。内森头部稍微一动，好像是要转过来看他似的，然后又从充当自动翻译器的流线形盒子侧面卸下两副耳机，接上插头，并把其中一副递给了《时报》记者。

扩音器里又开始传来讲话的声音。

雅各·卢克匆匆把耳机戴上。他想像他将会听到布得颤抖的声音。一开始，恰好是布得以别的星球的语言在说话。接着，又从耳机里非常清晰地听到语言学家讲的一个英文字的录音，然后又听到一次“喀嚓”声，再接着是别的译员讲的一个英文字的清楚的声音，然后在扩音器中外部星球的人讲完话的同时，又听到一个英文字。这些缺乏热情的单个英文字只能勉强听清楚。全部声音如同变化中的思想那样重复而混乱，不熟悉的字眼都省略了，然而还是相当惊人的清晰。

“雷达的侦察表明附近没有建筑物，也没有文明。我们周围的大气如同浆糊一样稠密。气体的压力极大，万有引力很小。一点亮光也没有。你以前描绘的可不是这样，你现在在哪里，约瑟夫？这不是在搞什么阴谋吧？”布得犹豫了一下，一个军官的较深沉的声音在催促他，他急促地说道。

“假如这是阴谋，我们准备进行反击。”

语言专家站在那儿听着。他的脸色慢慢变白了。他招手让其他语言专家走过去，并对他们轻声耳语。

约瑟夫·内森以一种莫明其妙的深切的敌对情绪盯着这些语言学家，同时拿起手持式话筒，接上翻译器。“约瑟夫在喊话。”他以清楚而从容的英语对着话筒说道：“没有什么阴谋。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我正尽力根据你们的信号定向。假如有一线可能，就请把你们周围的环境描述一下。”

附近，电视平台上不断闪烁着泛光灯的灯光，准备为别的星球的客人的光临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全世界各电视频道已奉命中上预定节目，以转播一次尚未排定的伟大事件。长方形房间里，人们等待着，侧耳倾听渐渐增大的火箭喷气声。

这次，绿灯亮起后持续了很长时间。扩音器里反复响起急促含糊的讲话声。后来发展为连续不断的瑟瑟声，几乎连一点微弱的话音也听不见。开始只听见几个单词，接着又是什么也听不见了。从耳机里可以听到机器在翻译。

“试过了……好像是……修理……”声音突然变得清楚了。“不知道辅助部件是否也被烧坏。我们要试一试。也许下次就可以听清楚你们讲话。我降低了音量。降落地点在哪儿？再说一遍！降落地点在哪儿？你们在哪儿？”

内森放下手持式话筒，在录音机上仔细地按上拨号盘，打开开关，仰着头说：“这样一来就是重复我上次说过的话。老是重复。”然后他坐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地显得很不自在；他的头仍然偏着，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答案。他竭力想把答案抓住，但又没有抓住。

绿色信号灯突然亮了，录音机“喀嚓”一声，银幕上再次出现了布得的脸，同时响起了他说话的声音。

“约瑟夫，我们听到了几个字，跟着接收机又烧坏了。我们正在调整观看屏，以接收在阴暗中通过的长波，并将它们转换成可见光。我们很快就会弄妥的。机工说尾喷嘴出了毛病，船长已让我向最近的宇航基地求援。”他张开嘴呈Ｏ形一笑，“这宇航基地好多年后才能收到我们的信息。我信任你，约瑟夫。把我们搭救出去，愿意吗？——人们纷纷传说电视屏幕已经准备好了。要把一切都坚持做好。”

银幕变成了灰色，灯光也消失了。

《时报》记者考虑着求援信息所需的时滞，刚才收到的这一信息中的讲话及其录音问题，以及观看屏的再换转所需要的时间。

“他们的工作干得快，”他坐立不安，没有头绪地补充说，“时标因素搞错了。全错了。他们的工作干得太快。”

很快又亮起了绿灯。内森侧身对着《时报》记者。在将信息录制并缓速的当儿，一旦有机会，他就匆匆插话。“他们已经相当接近，我们的传输功率会把他们的接收机烧坏的。”

假如是在地球上，为什么飞船四周是一片漆黑的呢？“也许他们是在高紫外光范围内进行观察——大气层对他们的波段不透光。”《时报》记者这样猜测道。与此同时，扩音器里开始响起别的星球的年轻人的讲话声音。

这声音在颤抖。《时报》记者脑海里构思着未来事态发展的情景。

“地平线上，岩石围成了半个圆圈。各类生物在宽阔而浑浊的湖水里密集浮游。飞船四周到处长着巨大的、奇形怪状的、白色的树叶。大得不可想像的肉体怪兽在飞船四周相互攻击、吞噬。我们正好落在岸边，差点就掉进湖里。污泥不能承受飞船的重量，我们正在下沉。机工说我们本来可以摆脱开，但内胎中灌满了污泥，并可能导致飞船爆炸。你们什么时候能接应我们？”

《时报》记者朦胧想起石炭纪时代。内森明显地是看到了一些他所没有看到的东西。

“他们在哪里？”《时报》记者平静地问道。

内森指了指天线位置指示器。《时报》记者的眼光从他幻觉聚拢的地方转移到窗外阳光灿烂的原野，空旷的机场，正在转于的水泥地，以及那绿波荡漾的草地。

这就是刚才的幻觉聚拢的地方。飞船就在这里！

一种对于陌生事物的恐惧突然控制了他。

空间飞船又在广播了。“你们在哪里？如有可能请回答！我们正在下沉！你们在哪里？”

他发现内森是明白的。“怎么回事？”《时报》记者声音嘶哑地问道，“莫非他们是在遥远的地区？或是飞船早已到达？还是他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内森正在苦笑。雅各·卢克记起这位年轻人在飞船上有个朋友。“我猜想他们是在一个空气稀薄、万有引力很大、距离一个蓝白色星球很近的行星上生长的人。他们确实是在紫外光范围内进行观察。我们的太阳对他们来说是异常微小，昏暗发黄。我们的空气太稠密，把紫外线遮蔽了，”他发出刺耳的笑声，“这是开我们的玩笑！我们生长着的这个怪地方！真倒霉！”

“你们在哪里？”空间飞船在呼叫。“请快一些！我们正在下沉！”

译码员的慌乱而惊恐的话讲得慢了下来，并抬头看着《时报》记者的脸，希望他给予谅解。“我们要搭救他们，”他镇静地说道，“关于时标因素，关于他们特别的行动速度，他是对的，我弄错了。关于尖声信息，关于加快速度以防止波束偏移，从而达到较好的发送效果，我是弄错了。”

“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广播时并不加快速度。”

“是吗？”

突然间，《时报》记者脑海里又出现了刚才看到的剧情——但是演员们的行动快得让人看不清；讲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进，并且像吹笛子一样，前后连成一串，使人头晕目眩；思考与决策之迅速使人反应不过来。面部动荡如波，表情复杂模糊；演员们进出房间时，关门声震耳欲聋。

不——还要快，还要快——他所想像的还不够快。在几乎是瞬时间的尖叫信息中，在只能干扰地球广播中一个字的短促的噪音峰中，竟包含了一个小时的谈话与行动内容！还要快——还要快——但这不可能！事物不可能经得起从呆滞到动量，再突然变为重量体这样的紧张变迁。

真是不合情理。“这是为什么？”他问道，“怎么搞的？”

内森又一次发出刺耳的笑声，并伸手去取话筒。“我要告诉他们！方圆数百英里没有一个湖，也没有一条河！”

《时报》记者的脊背由上而下感到一阵虚幻的颤傈。他一边不由自主地、愚笨地伸进口袋找香烟，一边竭力理解这发生的一切。“他们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他们的飞船？”

内森将扩音器打开，他的手势显露出一种失望的痛苦。

“我们将需要一只放大镜才能看到。”

# 《照片人》作者：约翰·道玛斯

戚林译

我放下《生态周刊》后打开电视。一般说来我喜欢看晚间１０点钟的新闻节目，电视画面一下子跳出来充满整个屏幕，广告节目刚好结束。

我坐回去开始看电视。现在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套有三间卧室、两间浴室的大房子里，这座５０年代的建筑离大学很近。自从艾迪抛弃了我而跟巴尼·福斯特出走以后，这里的确有点冷清，可是却安静多了，再没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比方说吧，房间里再没有一晚接一晚的聚会、情景喜剧表演和闹哄哄的娱乐游戏了。

我已经通过生活中的不幸懂得了和班上最漂亮的女孩结婚和在这之后与她过快乐的生活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有好几个大学里同事的女老师已表示出对填充我生活中的这个空缺的兴趣，而且我们在一起已经度过了许多有趣的夜晚。特别是玛吉·拉宁，她既漂亮，又对我们所谈及的任何领域的话题都有非同一般的兴趣和见解。还有，她还愿意在雨中散步，或在一场双人篮球赛中打前锋（她是物理系的助教），她甚至还收集了许多从《惊奇》和《类似》杂志上剪下来的老约翰·坎贝尔的社论。

而且她还很年轻，只有32岁——比我小两岁。

可是说到结婚，我们相互间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还针对我们两人的便利条件而大开玩笑。不过她有一个麻烦：有１０岁的拉尼。拉尼是个好孩子，我们处得挺不错的，而且他还常常暗示我会成为一个好爸爸，玛吉则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可是不出三年拉尼就该进入叛逆的青春期了。

更何况，我还挺喜欢现在独立自由的新生活。现在离婚终于结束了，我想我真应该写一封感谢信给巴尼。不过我是不会真这么做的，这只不过是个低级无聊的把戏，不会让我觉得好受的。

天气预报员说将要有一场太阳黑子大爆发，这消息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回现实世界中。看完篮球赛和橄榄球赛之后，我穿上外套走出家门。太阳黑子活动意味着将有极光出现，看北极光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如果我在开门前就打开手电筒的话，我也许就看不到我所看见的事了。一个粗壮矮胖、长着一张结实的方脸的男人，正在翻我放在路边等着明早倒空的垃圾桶。我再多走两步，他就会被挡在丘克·斯考恩家的水蜡树篱笆后面看不到了。他上身几乎都扎进垃圾桶里了，还有一些垃圾摆在路边，以便他更容易翻找。他站直了身子伸伸腰，然后又把东西一件件地放回垃圾桶里，再盖上盖子，用力压压。显然，垃圾桶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或值钱的东西。

“嗨！”我冲他打声招呼。他慢慢看向我，然后垂下头就要走开。

“等等，”我叫道，“请进来吧，帮我一个忙，帮我吃掉剩下的饭菜。”

那张带着悲观色彩的脸又看了我几秒，然后他就冲着房子这边走过来，双手插在他那件斜纹粗棉布的工作装里。有那么一瞬间，当他走过来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寒冷和黑夜中似乎预感到什么似的。那决不是受到威胁的感觉，只是感到怪怪的。

他的高颧骨、沾满污垢还带着胡子茬的方脸膛，显示出他已是个中年人了。他看上去就像个搭货车溜到城里来的家伙，也许还要去南方。我为他打开大门——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就要擦洗门把手了——领他到浴室。

“在我做饭时先洗个澡怎么样？”我说着，指指客人用的毛巾和浴衣，然后就把他一个人留在浴室里。

准备饭菜时，我又加上鸡蛋和牛肉熏肠和剩菜一起加热。用小火加热一听豆子，还把茶壶放在火上煮热巧克力。一切都准备妥当后，我又翻出一条旧牛仔裤和一件宽松的毛衣放在浴室门口的地毯上。浴室里满是水蒸气，就像土耳其浴室一样。我猜他一定很经得住烫的。我冲着浴室里面说我要把他的衣服拿去洗净甩干，我留了几件他能穿的我的衣服。我只听到一声含糊不清的应答。我走开去洗衣服，甚至把他那顶绒线帽也扔进洗衣机，我还得记着别把它也甩干了。

“见鬼，你到底在干什么。”我问自己，“这家伙可能是个变态杀人狂，他会杀了你或抢劫你的。”可是他的衣袋里除了一把小折刀以外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了。

一时冲动之下，尽管觉得挺不自在的，我还是查看了他的钱包。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商船水手证注明他是加克·萨瓦马奇，密歇根州卡鲁美特市人，做过消防员、加油工、救生员，证件的日期是1951年——那是32年之前的事了。照片中的那个方脸人正是我眼前这个男人年轻时的版本，有着金棕色的修剪得当的头发。他的驾驶执照地址是密歇根州铁林镇，我听说那里的矿井全都倒闭了。

打开浴室门，我探头进水汽弥漫的室内。“你可以在药柜里找到剃刀和剃须膏。”我说，对他是否能找到镜子抱着极大的兴趣。

当他出来时，看起来好多了。虽然我的牛仔裤穿在他身上长了几寸，还紧绷绷的。他把裤腿卷了起来，腰带没系，而是用松紧带系着。

“我叫泰里，泰里·奥贝恩。”我自我介绍说。

“我叫杰克·希尔。”他回答说。

仅说了几个字我就听出他有很浓的地方口音。

“希尔先生，我冒昧地翻看了你钱夹里的身份证，证件上说你的姓是萨瓦马奇。”

他既不脸红，也不生气，那双奇异、柔和的蓝眼睛注视着我，好像在注视着我的思想。

“萨瓦马奇是芬兰的一座山的名字，离开家乡后，告诉人们我姓‘希尔’会更省事一些。”

我点点头。“明白了，”我说，“好了，萨瓦马奇先生，晚饭准备好了。”

尽管他早就饿坏了，可他并没有狼吞虎咽地吃东西。吃完饭后他谢谢我，然后在我还没明白过来之前他就把碟子送到洗涤池了。他转向我，眼神还是直直的。我感觉他比普通人看到的东西更多。“我怎么报答你？”他问。

“不必，我是心甘情愿的。”

他并没有摇头——只说：“我从不白拿别人东西，那不好。”

嘿，这可真是新鲜有趣的观点！我心想。我不肯定我完全赞同他，在一个社会体制就是乱糟糟的国家里，有人会发现他们总是到处碰壁。可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他这种观点，事情也许会好得多。

“好吧，”我说，“你都会干些什么？”

那双苍白的眼睛瞟向壁炉：“你要劈木头吗？”

“不，抱歉，我买来时就已经劈好了。”

“那你有木工活儿要做吗？修窗户？修门锁？”

我想想能让他做的事情：“真不巧，我没有那些活儿让你干。我们干吗不推迟一下回报的时间，再过一阵子，这儿就有大雪得清扫了。”

他的眼光回避了一下，表示并不打算在道格拉斯多停留。“告诉你吧，”我提议说，“为什么你不多呆一段时间？那时你就有能力帮助别人了。”

他慢慢点点头。“好吧，”他说，“我想你是对的。”接着他转向洗涤池开始冲洗碟子。我把他的衣服从洗衣机里转到甩干机，还记住了挑出他的绒线帽。他看起来脑子有点儿慢，可洗碟子倒快，不到两分钟碟子就都洗好、冲净，放在柜子里面了。

洗好碟子之后，他跟我到起居室，挺不自在地站在那里。看得出他仍在因没有为洗澡、吃饭、洗衣而付出任何回报而感到心中不快。这时他发现了我墙上挂的照片，它们大多是些自然风光之类的。自从艾迪把她的画拿走后，我只好把一些风景照镶上边框挂起来装饰光秃秃的墙壁。他走上前去仔细观看那些照片。

“你有照相机？”他问。

“有三部。一部用来放幻灯的35毫米的潘塔克司牌，一部老式的4×5英寸的罗利牌，还有一部一次成像的宝丽来680。”

“宝丽来相机，”他考虑了一会儿，“如果我给你几张有意思的照片，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意思？”

“让我做给你看。把相机拿来。”

感觉神秘兮兮的，我颇不情愿地把相机拿出来。回到客厅时，他已经坐在椅子上了。

“装胶片了吗？”他问。

“装了。”

“那么把它对准我的脸，”他紧紧地闭上眼睛，眉毛因精神集中而紧皱着，“当我说‘开始’时，你就按快门。”

我举起相机，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开始。”他命令道。我按动快门，放下相机等着，当我抽出照片时，他站到我身边，那根本不是一张萨瓦马奇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座房子，看不太清楚，是一座老式的两层楼的木屋，斜顶，没有前廊，楼上的门冲着外面开着，靠墙的一架梯子直通楼上那位置古怪的门。

“我们再来一张，”他说，“那张不太好。我能弄一张比那个更有意思的。”

“等等，”我叫起来，“这怎么不是你本人的照片？”

其实，我想我知道其中原因的。几年前，我读到过有关这种事情的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关于对尼克·库帕克，那个通灵摄影师的研究。这个看起来似乎是同一类事情。

“我不知道，”他坦白说，“只是我能做到。”

“外表挺怪的房子，这是在哪儿？”

“密歇根州的卡鲁美特，我在这栋房子里长大。它看起来那副样子是因为那里的雪很大，有的冬天你得从二楼的门进出房子。”

“老天！你知不知道照片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我还没有学会怎么掌握。”他又坐下来，“我通常得到一些我从没有见过的东西，可大多数都是一座房子或一艘船，仅此而已。其实，从前这种事我只干过十一二次。我是在去年偶然发现这种能力的，那时有一个人正打算给我照相而我毫不知情，我当时正在读一本杂志，结果他得到了一张灯塔的照片。”

“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我点点头：“好了。”

他闭上眼睛，我将镜头对准他，他叫“开始”，我就按下快门。我们一起看照片。这一次很清楚，几乎一点也不模糊。照片上是一座粉刷过的方形大房子，它令我想起我看过的有关法国农舍的照片，可它的背景却是光秃秃的，看上去似乎是面对悬崖的平原。作为一个对生态地理学极其感兴趣的生态学家，我敢打赌那是南非的一所非洲人的农庄。于是我告诉了他。

他耸耸肩：“也许吧。”

我们又再拍了两张然后就停下来。我指给他客人睡的房间。可是我的大脑仍很活跃。到明天下午两点以前我都没有课，而且上午也可以不去办公室，尽管我不太喜欢那样做。我想我知道在哪儿能给杰克找份工作。在他睡下之后，我给赫伯·波兹挂了电话。

其实我并不很熟识波兹，同时我也不想结交他。我们都是教职员工俱乐部的会员，他是教师中的政治家——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大家公认他擅长在别人背后捅刀子，才32岁就爬到心理学系正教授的位子，而且还是一个似乎总能得到研究经费拨款的家伙。

据说他对超自然的灵学现象极感兴趣。

现在是晚上11点15分，我肯定吵醒他了，他的声音并不很友好，所以我立刻报上名字，直接谈及此事。

“我想我手头有些可以给你带来名声的东西。还记得尼伯斯加大学关于通灵摄影的研究吗？对，是尼克·库帕克。

“嘿，我家里就有个人能做同样的事情。我用我的相机拍了四张，得到两座房子，一座教堂，还有一艘好像是商业捕鱼船……不，我今天才碰见他，看上去是个挺不错的人，不大爱说话。他需要一份工作。我知道，或者说我听说，你有些研究经费。这似乎是个极好的要求拨款进行研究的机会，如果你能安排好的话。”

当我挂上电话时，我们已经约好第二天上午11点会面。

11点07分我们走进教育系大楼，心理学系就在这栋楼里。我本希望能按时到达的，可是何氏男装店10点种才开门营业，而我又必须为杰克买一些既体面又不很贵的服装——裤子、衬衫、鞋子、毛衣、外套……说实话，以我的收入而言，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的便宜的东西，只不过比其它地方稍微便宜一点罢了。

会面的时间并不很长，波兹承认他手头有一笔800美元用于探索性研究的科研经费，来对某人进行研究。光把杰克列在支付名单上是不够的，他同意给他10美元补贴作为买香烟之类的零花。在杰克为他服务的期间，杰克必须住在我家，而波兹会每周付我30美元作为杰克的房租和餐费。此外每次进行研究时将另付10美元，让我们二人平分。

我还得必须负责接送杰克参加在当地进行的研究课程，因为研究实验将在位于镇子另一端的波兹的家里进行，就在当晚7点30分开始。

波兹的信誉一向很糟，所以我不得不写下合同并由三人共同签字，然后再复印备案。我很奇怪我要求写合同一事并没有惹波兹生气，他表现得亲切友好、兴高采烈。我对自己说他本就该是那个样子。他正在进行一项非常有前途的研究课题，杂志上将会有采访他的文章，他本人将会飞黄腾达，还会被邀请到各地讲学——所有的这一切只需要很少的一点费用，更何况这费用一分钱也不用他自个儿掏腰包。

而我呢，则成为一个不要钱的厨子加司机，不过这件事一定会很有意思的。我们匆匆赶回家，我胡乱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就留下杰克一人在家，自己赶去科学系101教室上周四下午的课。我突然想到当我去上班时把一个陌生人独自留在家里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可奇怪的是我对此并不是很担心。

那天我抽时间给玛吉打了一个电话，我必须把这一切跟别人说一下，而她则是和我最亲近的知己。她说她会5点30分到我家见杰克，并为我们做晚饭。她说话的声音听上去似乎很高兴，反而显得有点假。接着我又打电话回家，杰克的声音冷静而严肃，他正在读丘吉尔的传记呢。我告诉他说玛吉将会上我家准备晚饭，而且还可能比我先到家。

当我打开车库门时，她才刚刚驾车赶到，我们二人一起走进房子，竟然意外地发现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杰克从冰箱和橱柜里找到不少东西，他做了炸猪排、米饭、甜土豆、玉米面包，他是用我给他的5美元到附近的商店买的玉米粉。当我好不容易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立刻把他介绍给玛吉。

“哈依瓦依塔，萨瓦马奇先生。”她微笑着问道。我瞪大眼睛看着她。

“哈依瓦依塔，拉宁小姐。”他回答说，“米塔库路？”

她大笑起来：“我已经用光了我所知道的所有芬兰语了！泰里刚一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在想，‘嘿，那听上去就像是家乡的姓氏。’我出生在杜鲁斯。”

“那么说你是在那里学会说‘哈依瓦依塔’的？”

“没错。我妈妈是芬兰-美国混血儿，我父亲不是。所以在家里我没有学到多少芬兰语，大多是从邻居那里学到的。”她转向我，“真是一顿美餐，”她冲着餐桌做个手势，“如果由我来做饭的话，我们就只有吃热狗和豆子的份儿了。”

我心里比她更清楚这一点。吃过晚饭，当杰克坚持要去洗碟子时，我认为这次会面安排的确比我当初想像的还要好。我还想我带杰克去波兹那里之后，我还可以赶回来和玛吉单独呆上一两个小时。

可事情并非像想像中安排的那样，玛吉也想和我们一起去看看热闹。

这对波兹来说正合他意，他最喜欢在观众前表演。他也有一部宝丽来相机，很新，还有不少胶片。头两张照片是“白片”——没有图像，也没有杰克的人像，看上去好像是冲着闪光灯拍的，很是刺眼。第三张是黑片——就像完全没有被曝光似的。我和波兹对此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了，因为在那本论文著作里就提到库帕克也曾经得到很多的白片和黑片。

波兹若有所思地看着杰克，然后脸上带着狡狯的笑容，走到酒柜旁倒了满满一杯烈性威士忌。“愿不愿意喝点酒，杰克？”他问道。可是他心里想的却是：“嘿，你这个老滑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他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我——我替杰克感到了羞辱——不知是因为威士忌还是其它原因，下一张照片得到的图像是泰姬陵，非常清晰。杰克像喝水一样把酒一口喝干。

再下一张我们得到的是不知建在何处的一座希尔顿饭店。波兹没有说话，只是用手肘轻轻捅了我一下，指给我看照片上的某一处。在他的指尖之下，希尔顿饭店的名字竟然被拼错了！

“杰克，”波兹问，“你是怎么拼希尔顿饭店的？”

杰克冷静的眼睛看着波兹。“H-I-L-T-E-N。”他一个一个字母地拼了出来。

真见鬼！我心中暗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晚上8点30分我们离开时，波兹已经给杰克灌下了第二杯威士忌了，而他也得到了6张相当清楚的照片——四张是建筑物的，一张是掩没在高原丛林中的金字塔的，还有一张是风暴中的三桅纵帆船的。

我们走出来时杰克看上去一点都不紧张。尽管他没说多少话，我猜他一定有酗酒的习惯——在他们那一代人里，很显然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最后都沦落成为流浪汉的原因了，尽管还有其它的原因。而波兹正是利用了酒精来让杰克乖乖地听话表演的。

事情看上去就是这么回事。

回到家后，我问杰克觉得今晚过得怎么样。他的回答简单明确：“我不喜欢波兹教授。”他还说他很累，于是就回屋睡觉了。玛吉和我等他休息之后开始看电视，然后又一起睡到沙发上。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还进行了三次实验，都是半公开性质。波兹邀请了他的几个同事和贝阿·朗丁参加，贝阿是当地一家报纸——《道格拉斯号角报》的老板和主编。作为杰克的司机，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波兹的房间里热闹得不得了，其实他也只不过是在按部就班地做早在１５年前就由尼克·库帕克做过的研究。

在他的引导下，杰克发现他能做自己从前从未试过的事。刚开始时，他得到的似乎都是些无规则的有关建筑物和船只的照片，很像库帕克得到的——不过库帕克的照片除了建筑物和雕像外几乎就没有其它的内容了。但杰克的平均成功率要高许多——差不多每3张里就能得到2张有图像的，而且大部分都相当清晰。

老实说，我很奇怪他怎么能干得那么好，因为波兹实在不是一个为之工作愉快的人。他总是很露骨地用酒来作为诱饵，就像在棍子上吊着胡萝卜一样。不过我发现杰克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酒，甚至当波兹问他是否要喝酒时也没有说话。他只是在波兹递给他时才接过来。

但很显然他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另一件可恶的事是波兹对杰克说话的语气态度就像是对一个弱智者说话：“现在杰克，我就要叫你为我们做一张大教堂的照片。你能为我们做到吗？让我们来试一下。你知道什么是大教堂吗？很好，非常非常好。”或者是：“噢，做得不错，杰克，你今晚做得非常非常好。”

也许那就是杰克总是接受酒喝的原因了。但是并非真的如此，因为我发誓我从他那双苍白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愚弄的神色。也许他喜欢观看波兹愚蠢地激怒他身边的人的丑态，总之他令他自己就像一头蠢驴一样。

贝阿为《号角报》写的文章都是关于杰克本人的，其中只有一处简单地提到波兹。

隔了好几天才开始进行第五次实验，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实验，简直就是一个周末晚上的聚会。在那次实验之后，《号角报》上常常提到我们，对此事的关注与兴趣在人们中间传开了。这一次邀请了更多的人参加。波兹的房间里根本塞不下这么多人，实验只好在托尼·福纳斯教授家举行。他是医学系的系主任，很有钱，在城外郊区有一栋大房子。很显然他也对这个研究项目感到兴趣——这将会更有助于这项研究的发展，因为医学系比心理学系的地位更要高。

所有被邀请的人都到场了，尽管此时外面街道上堆满了积雪，路面滑得要命，气温又低至华氏10度，但人们几乎都是按时到达的，没有迟到超过２０分钟的。阿尔弗来德·金斯利·肯摩尔教授从弗吉尼亚飞来——他来自“赫兹-肯摩尔-劳伯曼超能视觉研究中心”，来的还有玛蒂·马丁，《论坛报》的获奖科学作家。

玛吉是和我们一起来的。

一开始这里就像马戏团，至少像一场开始的室内情景喜剧一样热闹非凡。福纳斯宣布说他的助手将为实验的全过程进行摄影，一架１６毫米的电影摄影机设在房间一端高高的三脚架上，从人们头顶上对杰克进行拍摄。影片稍后时间将慢放以检查其中是否有作弊的迹象。接着马丁宣布说他将用他自己的相机和胶片亲自对波兹每一次的拍摄进行同步拍摄，以提供第二份完全独立的照片。最后，当波兹就要开始时，肯摩尔——精神病学家兼医学博士，让杰克平躺下检查他的眼睛。他翻开他的上下眼睑，用小手电筒照着仔细查看。我真搞不懂他到底要找什么。

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实验了。波兹好像变了一个人，举止神态彬彬有礼：这次他没有贬低杰克，没有用酒来诱惑他。甚至连他原先令人讨厌的废话也少了很多。

他让杰克先做一下热身，然后做他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最初得到的是一张从空中倾斜的角度拍摄的有一片漂亮草地的房子和在群山的环抱之中的城市，我想那不是丹佛，好像是卡尔加里。下一张照片好像是中国香港。第三张照片上有两排焦油覆顶的棚屋，很厚的积雪堆在四周，丛林就在离棚屋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着好像是皮围裙的家伙站在两排房子之间。当有人把照片拿给杰克看时，他辨认出那是密歇根州巴拉加镇的阿来克森——皮特农的伐木营地。穿着皮围裙的那家伙，他说是奥尔·郝沃德，当地的铁匠。我可以看出杰克对那张照片感到很高兴。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照片极可能是他故意弄出来的。

波兹他自己并没有拿任何照片。每张照片都由站在杰克身前6英尺远的不同的人拿着，照相机是由福纳斯新买的，照相胶片是从放在我们面前封好的袋子里拿出来的。

每张照片拍好后都先在人群中传阅一圈，当它传回来摆在桌子上后，才开始拍摄下一张。

马丁拿着他的相机站在另一边，但他拍摄的照片并没有传给我们。一共拍了三张之后，他才把他的照片和波兹拍的都放在桌子上，并按一对对的分类摆好。

波兹微笑起来。“女士们，先生们，”他宣布说，“现在我们这里有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马丁先生的照片。请大家过来观看。”

我已经站在那里了。每一张，马丁的照片拍的都是同一画面，但是却好像是从偏右９０度角的方向拍的，角度更高也更远。

围观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除了福纳斯的助手，他还在守着照相机呢。杰克走过来观看时有几个人热情地和他握手祝贺。从照片一对对的摆放关系来看，就好像拍的是真实的场景，每一对照片都是物理上的真实场面，以杰克所坐的椅子的位置为中心，呈三维立体显示。这种情况在尼克·库帕克的研究中还从未被提及过。

波兹现在准备开始试验他在前两次实验中曾经做过，但结果并不确定的项目了。他叫贝阿·朗丁和我到福纳斯的藏书室里在大百科全书上找一张有关建筑或船只的图片——可以是任何建筑或船只。

玛吉和我们一起去的。贝阿抽出卷标为１４－ＫＩ到ＬＥ的一本，翻开至“克里姆林宫”一页。书页上就是这座宏伟的俄罗斯堡垒巍然耸立在红场之上的图片。在庄严的高墙后，宫殿的塔式尖顶高高耸起。我点点头，大家一起注视着图片集中精力，全神贯注。然后就听见贝阿叫道：“好了，我们找到一张了。”

半分钟内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开始烦躁起来，坐立不安。但我们还是坚持看着那张照片。这时外面有人喊：“出来吧，拍完了！”

我们都出来了。贝阿带着百科全书，把它打开到那一页，放在桌上，用烟灰缸压着。波兹拿来他的照片，用黑色油笔标好记号，放在书的旁边。

我所看到的一切令我感到头皮发麻，毛骨悚然。杰克也给了我们一张克里姆林宫的照片，可是和书上的那张完全不一样。照片上没有铺设好的阅兵场的路面，取而代之的是宫殿城堡外墙旁边小小的原木搭的屋子，地面是泥土地，还铺着原木，好像是一种简陋的没有建完的路面。照片上还有许多排集市上的那种带篷货摊，好几百个人或站或在四处走动。很多人几乎是赤裸着的，只有很少几个人穿着长长的袍子。

这居然是一张几百年前的克里姆林宫的照片！一张反映活生生的生活的照片，决非是由画笔描绘出来的虚构的世界。

有人在悄悄地议论什么，但当人们围过来观看照片时并没有多少人说话。每个人似乎都认识到这件事的显而易见的意义：杰克可以制作出来自过去的、远在照片存在之前的照片，这可不再是他所见过的事物的图片了。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现在已知科学的范围——而是存在于一个完全的更高维次的空间的事情。

马丁从人群中挤了进来，走到桌子边看了一眼，然后一声不吭地把他拍的照片放在头一张照片旁边。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出相同的情景，只是距离大约远了两倍。图片的高度是十分明显的，波兹拍的那一张大约是距地面４０－５０英尺，而马丁的那一张很显然是从空中俯拍的，就像是从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拍摄到的。当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杰克默默地走过来看了一眼照片，他的眼神没有一丝变化。人们都看向他，他却好像根本没有感觉到似的。他仿佛已经陷入沉思，想知道到底将会发生什么事。

我的眼睛找到波兹。他对福纳斯耳语了几句，福纳斯叫了暂停。不出一分钟，厨师就把小吃拿出来了，饮料也打开了。人们的神经开始放松下来，很快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了一杯酒。杰克没有拿酒，他站在一边，看着他所造成的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他的目光与我相遇时，他冲我笑着点点头。

福纳斯和波兹在角落里悄悄地议论着什么，后来马丁和肯摩尔也加入进去。我准备走过去也参加，可是一个从镇外来的家伙拦住我问我是不是和萨瓦马奇先生一起来的。当我终于摆脱他的纠缠时，他们四个人已经离开房间了。

我感到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原来是玛吉。“接下来他要表演什么呢？”她问。

“天知道。”我说。也许只有鬼才知道，我心里又加了一句。不过我这么想实在是不公平，如果这里真的有魔鬼的话，那它一定是波兹，不是杰克。杰克像其他人一样纯洁。我俩一起向他走去。

“库尼卡斯曼尼，萨瓦马奇先生？”玛吉问他。

他笑了：“很好。提图，你呢？”

“我印象太深刻了，”她说，“你知道自己是怎么做的吗？”

“不太清楚，”他老实回答，“我只是打开我的思想。不过我还是不知道到底将会出现一张什么样的照片，但这一次我下定决心想要一点特别的，能让人大吃一惊的东西。”

“今晚你还想再干下去吗？”我问，“你不觉得累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送你回家。”

“不，我感觉很好。每次实验都让我觉得越来越容易了，我愿意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那些照片似乎是来自过去，也许下一步我还能弄些未来的。”

我觉得自己的肠子开始扭缠在一起了。

“你知道吗？”他又接着说下去，“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很好。在我的一生中，大部分时候还不是那么太糟。”这时他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而且第一次直接用名来称呼我，“泰里，我还从没有感谢过你那晚叫我进你的家。那时我已经陷入绝境，是你拉了我一把。我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十分感激你。”他伸出一只大手，我俩用力握手。然后他转身面对玛吉咧嘴一笑。她也笑了，他们两个也握了手。

我们突然被人打断了，波兹、马丁和肯摩尔从外面回来了。波兹几乎一直在兴奋地擦着双手，热切地期待着什么。“对不起，如果你们肯原谅的话，”他大声地说，众人的交谈声停止了。“现在我们将继续进行。”

人们都安静下来，慢慢走过来围成一个松散的圈子。“您需要先做些简单的准备来活动一下吗？萨瓦马奇先生。”波兹问。他可真够有礼貌的！这还是他第一次尊称杰克为“先生”呢，可他的眼神却像冰镐一样阴冷。

杰克摇摇头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福纳斯叫他妻子拿着马丁的相机，他，波兹和马丁一起离开到藏书室去。肯摩尔拿起波兹的相机，站在正微笑着的杰克的面前。

过了好几分钟我们才听到一个声音叫道：“好了，我们找到了一张。”

杰克闭上眼睛，这一次他没有很认真地集中精神，也没有很用力地闭紧双眼，看上去他既轻松自若又胸有成竹。“开始。”他说。肯摩尔按下快门，丽兹·福纳斯也按下快门。有人跑去藏书室取那第三张照片。马丁拿着一本很大的书走进来，把书打开放在桌上。丽兹和肯摩尔拿她们的照片过来时，我看了那本书一眼。

那根本不是一本百科全书，而是一本名为《空间武器：太空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的书，翻开的那一章是《苏联计划》。书页上根本就没有任何图片。

但是杰克比他们更精明。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确瞒过了所有的人。肯摩尔把他拍的那张照片放下。照片上没有什么卫星或类似的东西。恰恰相反，我看到一辆汽车，但因为太黑而看不清楚。汽车在雪地里底朝天地躺着。丽兹的照片也是同样，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在她那一张上，我可以看到一个人被压在汽车底下。

表演到此结束了。人们纷纷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我把波兹拉到一边找他要这次的钱，他甚至没有跟我生气——“心神不宁”现在对他是个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词了——接着他套上大衣就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一开始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你猜那到底是谁的车？”我终于开口问他。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我只知道我不想显示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弄一张未来的照片。于是我得到了。”

直到我们回到家都没人再说话。我们脱下外套挂好，坐下来休息。还是玛吉决定要了解发生的一切。“杰克，”她问，“你能不能显示给他们想要的？”

他的眼神一下子严肃起来。“把照相机拿来。”他对我说。

第一张照片是一个正在太空轨道上运转的空间站，我觉得它似乎还未建好。因为没有同类物体作为参照物，所以很难辨认它的大小和距离远近。如果是从距离100码远的地方来看，它恐怕有直径１００英尺，在黑暗的太空中闪闪发光。一个红色的锤子和镰刀的图形在那物体的一侧闪现出来。

“老天！”我叫起来。潜在的事实真相逐渐在我眼前清晰地呈现出来：中央情报局将介入此事，杰克将被带到某个偏僻隐蔽的地方为他们做些天知道会是些什么的间谍工作——而波兹，当然了，他将负责操纵杰克。波兹会喜欢这份任务的，他会觉得自己有多么的重要！

“再拍一张，”杰克说，“这一张我也能看到。”

现在他已经预见到未来的事态的发展了。我对准他，他说：“开始。”我按动快门。这张照片显示杰克被绑在一张好像是解剖台的桌子上，他甚至懒得对那照片看上一眼。玛吉的手伸过来抓住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了吧？”他说。我俩都深有体会地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在《号角报》上的头版上看到的第一条新闻，是一张翻了车的汽车的照片。前一天晚上我就已经看到一张类似的照片了，那是贝阿·朗丁的车。肯摩尔和马丁也在她的车里，肯摩尔死了。

无论是《号角报》还是《论坛报》在当天还是以后的日子里，都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实验的事。似乎他们都很害怕提到它，想把它从眼前推开，从记忆里抹去一样，只要它留在那里就让他们无法安心。

不管是在星期天还是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波兹的消息。不过，杰克在道格拉斯饭店找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他还准备搬到饭店里去住，但是我找了很多借口使他放弃了搬家的念头。

星期一晚上玛吉和她母亲安娜·拉宁来做客，她母亲是从明尼苏达州开车到这里来逗留一周的。她是一个长相漂亮的女人，年龄５０或５５岁。她和杰克很快就相处得很好了，他们在一起说芬兰语。她扭头冲我们大笑，说他刚一开口她就听出他是萨瓦地区的人，因为他说话发“ｒ”音用的是卷舌音。她说话也是如此。当他们两个交谈时，就像两部链锯一样隆隆响个不停。

星期五波兹打来电话，他要杰克在半小时内赶到他那里。他说我不必送杰克去，他会开车来亲自接杰克的。我告诉他要亲自跟杰克讲，然后把手盖在话筒上，想起杰克被捆绑住的那张照片。

“是波兹，”我说，“他想在半小时后到这里来把你接走，进行另一次研究实验。很显然他并不想让我跟去，我可信不过他，告诉他见鬼去吧。”

他笑着接过听筒。“你好，波兹博士，”他说，“今晚我有事。不过如果你同意明晚8点进行实验的话，我可以去……对，８点整。我会准备好的。”他说完挂上电话。

“杰克！”我叫了起来，他冲着我笑。他的眼神不再那么柔和了，眼睛显得更黑更亮了。

“没事的，”他安慰我说，“你所担心害怕的事不会发生的。”

“他根本就信不过，”我坚持说，“他一定隐瞒了什么，否则我就不是爱尔兰人。”

他点点头：“不过真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怎么知道？”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不过没有危险的，不会对我有害的。”他突然又笑了，“你告诉我你只是半个爱尔兰人，另一半是荷兰人。”

“那你还是半个瑞典人呢。”我反驳说，想用言语激怒他。可他只是笑了笑。也许我应该说那半个是俄国人。这时，安娜·拉宁来了，他们约好去吃晚饭，然后去滑冰。

我目送他们驾车离开，他们之间似乎已出现了浪漫的萌芽。我真希望第二天晚上不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第二天晚上波兹早到了５分钟。他和杰克走后，我穿上外套，戴好帽子，钻进汽车，尾随他们前去波兹的家。

我在距半个街区的地方停下车，然后因胆小而放弃跟踪了。我根本想不出任何理由上前猛敲他的门，而且我也不想因为在窗口前偷窥而被捕。所以我打开收音机，听布莱克·霍克司的体育节目，坐在车里干等。比赛第一局第二分钟，马塞尔·戴恩突破成功得分。又过了几分钟，杰克走出波兹家的门，顺着人行道慢慢走过来。当他经过我的车时我摇下车窗。

“想搭车吗？”

他笑着钻进汽车。

“想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吗？”

“没什么，”他说，“我们没谈多少。不过你根本不必担心我是否能回去的。”

“真的？”我心虚地问。

“真的。”他语气轻快地回答。

我发动汽车离开路边。“到底什么真的？”我问道。

他大笑起来。“他想让我弄一张显示某人死了的照片，是他的父亲。他说那老人正因无药可治的癌症而在慢慢地等死，他极为痛苦，宁愿去死。他认为如果我真的做出这么一张照片，事情也就真的会发生。我问他父亲是靠什么工作维生的，他说他过去是银行家。你可以看出他到底想要什么了吧。”

“所以你告诉他见鬼去。”

“没有。我对他说我得看看我是否能做到。”

我差点没控制住汽车：“你说什么？

“然后我给了他一张他父亲在那时刻的情况的照片，他正在打高尔夫球呢。”杰克再次开怀大笑，“照片上的背景是棕榈树，我猜那是在夏威夷，现在那里正好是白天。”

“他对那照片说了什么，”

“他大吃一惊，说我一定是搞错了，那是一张一两年前的情况的照片。”

现在比赛已进入第一局的第六分钟。艾斯波斯托阻挡住马克。哈迪猛然一击，扑向达夫·泰勒弹回的发球。查理·西莫扑倒在艾斯波斯托身上。哈特辛森推开西莫。

“你肯定那不是过去的照片？”我问。

“千真万确。”

“接着又发生什么了？”

“我说我要再试一次，”现在他不再笑了，“也许我做得有点过头了。

“你什么意思？”

“把车停到路边，我拿给你看。”

我手臂用力打方向盘，汽车在冰冻的泥雪地里吱嘎作响地停了下来。他打开外套，递给我一张用宝丽来相机一次成像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是赫伯·波兹，他躺在棺材里，那样子并不比当天晚上８点钟的时候看起来更老。

“老天！”我惊叫起来，“你希望他死掉？”

他摇头。“我不会干那种事的，”他严肃他说，“我只是想给他一张他自己死时的照片，我从未想过它看上去会是下周或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只是想看一看当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时，他是否还会喜欢。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像纸一样白，几乎跌倒在椅子里，他坐在那里眼神空洞，什么话也不说。”

“你想那会变成真的吗？那张照片？”我问。

“我不知道，”杰克说，“我想不会的。不过我不能肯定。”我坐好继续开车，把车驶回公路。我的一半心思放在开车上，另一半已经跑到那个神秘的暗示力量上。波兹似乎很敏感，他至少已经有一半相信杰克可以控制和预测未来了。

可是事实证明杰克的照片并不真的和未来的事件一模一样，甚至不能很准确地预测未来。尽管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些照片是相当准确的。

不过他给我看的那张照片并不准确，这次不只是希尔顿饭店的拼写中有个字母“Ｅ”那么简单了，因为棺材是被密封好的。第二天凌晨大约４点，波兹将一只０．３８口径的手枪的枪管塞进嘴里扣动了扳机，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殡葬工能把他的头完整拼起来。

杰克最后还是在饭店里找到一个房间住。他说他妨碍了我的生活，也许应该是我妨碍了他的生活。他还像原来那样既快活又友好。安娜·拉宁回到了杜鲁斯，把她的全部财产拍卖后搬回这里，在玛吉住的那栋大楼里租了一套公寓住。几个月后，她和杰克结婚了。玛吉和我为他们的婚礼拍了很多照片，每一张照片上显示的都是杰克和安娜。

我开玩笑地把这告诉杰克，他说他这些日子不再弄那些照片了。

他们的确是很般配的一对，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很大，但我们常常和他们一起出去玩，大多数时间是去舞厅和溜冰场。我甚至还学会了溜冰，虽然远没有他们三个溜得那么好。

有他们做榜样，玛吉和我也准备喜结连理了。这样拉尼再过两年半就进入青春期了，我自己也曾经度过青春期嘛，而且他比那时候的我更好相处。

杰克为我们拍了一卷婚礼照片，他有一架全新的宝丽来６８０一次成像相机。我对此十分惊讶。那年夏天他们买下一家饭店，把它装修为真正的斯堪的那维亚风情的，还从杜鲁斯请来一个瑞典人做厨师。我猜安娜一定有很多钱，可玛吉说她所知道的并没有这么多。

后来有一天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去看周末的赛马，我还以为他们指的是在５０英里外的诺克斯顿的赛马，可实际上我们竟然飞至到了马里兰州！是杰克买的机票，他还在那里租了汽车！

我跟杰克在同一匹马上下了注，还谈论赢钱后纳税的等级。结果我们真的赢了！

现在很多事情渐渐变得明白起来了。

这些钱对我来说好像是来路不正的钱，但是银行很欢迎它们。

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在他们家，一个他们买下的郊区的小农场里，庆祝我和杰克相识一周年。他们把那儿布置得满可爱的。

我们到达之后，我注意到桌子上有一本书——是一本对开本的教初学者使用的入门教材。书的旁边是一部新牌子的摄像机。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计划正准备进行，问我们是否愿意来一次小小的旅行。

# 《折断的竖琴》作者：梅莉莎·李·肖

笛声响起时，像袅袅浮起的薄雾，朦朦胧胧地承载着夜半的誓约；小提琴的声音像玻璃般清脆悦耳、光芒四射；那么竖琴呢，——竖琴唱着瀑布的歌，每一个音符都是—滴飘落的水珠。

我过去演奏竖琴时，常用布遮住眼睛。这样我就不会因为看别的东西而转移手上的注意力。

但人们围过来只为看热闹，而不是为了听音乐。所以演奏前，我先让头前倾，我那夹着几缕棕发的一头银丝披散下来，恰好遮住我偷偷闭上的眼睛。我过去常以为音乐爱我胜于爱其他人，直到那一天我去本丁福演出……

“竖琴师来了！”传来一阵兴奋的喊声。此时，我已满脚是泥，一路跋涉到了本丁福镇。说它是“镇”那是恭维，它惟—的一条街道，常年是泥；到了寒冷的冬天，又全是冰。但它覆盖着冰的时候，至少表面是光滑的。

我牵着我那条叫做“忠诚”的驴，走进小镇的“广潮（那里惟一的装饰物是一口大井）。当驴车突然失去平衡，铃铛一阵乱响时，我不由得皱起眉头，只祈祷我的乐器能平安无恙。驴车刚一趔趄，我那条叫做“柳树”的狗，就跳了起来，扑向我，闹着玩地把头竖了起来。

强忍着疲倦，我捱进小镇的广常“柳树”在我前面跳来跳去，假若我不慢下来，就会踩到她。但我又不敢停下来，如果我停下来，就会疲惫不堪地倒进泥地里。等我们在井边安顿下来，我才上了午，坐在我那名叫“王子”的猫旁边。我刚一盘上腿，“王子”就要躺在上面。

它的身体就象天鹅绒面绒毛枕头，又暖和又舒服。他蜷缩在我怀里，所以我不得不把他挪开，以便腾出手来。渐渐地几乎听不到他呜呜的叫声了，但我的皮肤和脉搏能感到他微微的颤动，像音乐一样。

“柳树”平时并不闹人，偶尔叫一两声，只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好像她需要我们在意她—人们开始围拢过来。我从车上看到，从田里回来人们陆陆续续地走进来。那些人抗着犁和锄头，脸上带着泥。春天脚步匆匆；尽管夜里仍有丝丝寒意，白日里已是一片和暖青翠。

罚成洗拍唷４禾旖挪酱掖遥痪」芤估锶杂兴克亢猓兹绽镆咽且黄团啻洹？

镇上狗都出去看管牛群了，对此我十分感激。我不愿意因为“柳树”怀脾气而老向其他狗主人道歉。

“伊维林乐师！”有人喊了一声。那人长得很有特点，浑身的肌肉因为一天劳作块块隆起。

可我没认出他是谁。我游历过无数个市镇，有时我感觉自己快有一千岁了。老人难免有些健忘。

“乐师，您还记得我吗？我叫汤姆。”那个自称认识我的人微微笑了一下，但他瞥见“柳树“漫不经心地盯着他，没有靠前。

“柳树”瘦得皮包骨，人们看她欢蹦乱跳样子，总以为她是个咿咿呀呀的狗宝宝。她长者竖起的耳朵，毛茸茸尾巴，淡黄褐色毛短而漂亮，——使她具有贵族宠物的气质和风度。而实际上当她低头翘嘴时，通身看起来她更像个凶猛猎手，那些要做贼的人看得出她的细腿并不瘦弱，而是继承了她老祖母，狼的特点。

我故意不去看“柳树”一声不响表演，像个老祖母一样心不在焉地笑了笑。“汤姆，很高兴你还记得我。你喜欢我上次在这儿的演出吗？”

他脸色有些下沉。看得出，他知道我没认出他。“非常喜欢，”他轻轻地说，“上次我用笛子配你竖琴时，我感到上帝灵光在我心灵与血液中流动。您能经常触摸上帝的手，一定总有这样的感觉。”

他无恶意，我也就不必恼怒。我甚至没原纠正他——当我演奏时，我并没触摸到他的上帝的手，但有一种更深切，更狂热的魔力在倾诉着狼群，流水和大片大片的树林——顶端的树枝和着风的节奏，悠悠地摇，可望而不可及。

现在我记起他了，只是他还犯了一个错误——虽然我常记不住听众的脸，尤其是现在，我的记忆变得像我的骨头一样易碎——可我从没忘记过那些演奏伙伴的手与呼吸。

“汤姆，你带着笛子吗？”

这问题有些愚蠢，因为他刚从地里回来。但对我这样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乐师来说还算恰当。

而且这问题多少能让他恢复最初的热情。“笛子在家里，我可以去龋”我缓缓地点头，漫无目的地四处看。“记不住那些面孔了，”我嘀咕着，好像在和风说话，“但音乐是人的代表，所以，我不会忘记他的。我要听你的演奏，这样我会更清楚地记住你。”

无疑是受到了赞美，他鞠了一躬，结结巴巴地急忙说对不起，然后就跑向一个土墙木顶的窝棚。实际上，那是他的家。我曾在无数宫廷里为国王们演奏过，他们甚至不会把老鼠养在这么脏的地方但音乐并不在意周围环境是否浮华而且我认为我只把汤姆的笛乐作为他天资禀赋的反映。

当我哄“王子”出去时，他心怀怨恨。我恨不得向在座所有人说。“王子”的黑皮上有一簇明显的白毛，对此他十分难为情，总是低着头，遮住脖子上那块白色。当然就是那些白毛曾在他溺水时救他一命，没让他去见闻罗王。但每当有人碰他脖子上的那块毛，他赶忙摇动尾巴。他愿意想象自己是个影子。

我伸手去拿竖琴箱，又犹豫了——昼夜温差、颠簸的路面、单是一段时间没用都会使那些音色美妙的琴弦变调。而且我还得留些保留节目作日后的表演。所以，我只拿出一套次中音中提琴。虽然这些六弦提琴走调走得比竖琴厉害，至少我只须摆弄六根弦，而竖琴有三十三根弦。而且虽然六弦提琴柱总把音调拔得特高，我可以用手指把它们渐渐地调整过来。除此以外，六弦提琴的琴声出了名的低柔，在我们演奏的时候，能让听众靠近些。

等汤姆攥着布包回来，我已经把六弦提琴支在两腿间，调准了其中五根琴弦的调。我把琴弓拉过第五根和那跑调的第六根弦，扭第六根弦栓，直到它正了调。音调终于和谐了，就像一只海鸟适应了大海的波涛。就是这和谐的弦乐使我年轻了许多岁，童心再现。

在我的点头示意下，汤姆拿出他的笛子。现在他可以生动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了。笛子是深褐色木料制成的，那种木料我叫不上名字。它有三英尺长，像我的手腕一样粗。它并未多加修饰，只是一根带孔的光滑的木棍。从它的型号看，它能吹出深沉宽广的音色。我意识到本该拿出低音琴来配笛子的深沉乐音，而不是这根高音的。但已经太晚了。

“汤姆，先给我吹一段。”我说。恍惚地笑了笑，以示我的心不在焉。因为我发现即使最自信的音乐家面对直接的审查也会发抖。而且在汤姆看着那个粗壮、可笑的笨家伙时，看他紧张的手指我知道他吹得并不自在。

很显然其他村民挤进来看热闹了，“汤姆要表演了”和“快来看我们的汤姆”的嘀咕声，在人群中传开，来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我简直怀疑全镇只有五个人没来，还是因为耳聋。

汤姆突然吹了个刺耳的音符，我感到他在焦虑地盯着我，但我教那些临场发抖和没有天资的学生不要畏缩都教烦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又吹了起来，这次我从余光中看到，他的眼睛也闭上了。棒极了——如果我们不被视觉所扰，音乐的魔力会很容易降临在我们身上。

那旋律是支简单的民谣，我曾在各种场合听过无数次了。他的手指滑来滑去，乐声颤颤悠悠，但我能听出他有音乐天分。我知道他的手指不是经常这样，只是紧张罢了。确实，第二次通过最后的合奏，汤姆的手指已灵活自如地延缓层音了，甚至于即将结束时，吹出一声优美动人的颤音。

“我现在记住你了。”我说。此时，余音渐失，汤姆睁开了眼睛。他高兴得红了脸。“汤姆，你可以原谅一个老妇人吗？你的演奏实在不该被忘掉。”

汤姆的脸上露出傻乎乎的微笑，他接着扭头向别处看。“你看这么多人。”他咕哝着。

“是啊！对了，汤姆，如果你可以弹a调，我会和上你的音。”虽然我生来就有音乐天赋，听得出我头脑中正确的音调，但当汤姆的笛音比我的六弦提琴所能弹的低四分之一调时——我非常乐意迁就他。

汤姆不安地看着我。“弹……什么？”

我诧异了——他技艺如此纯熟却未受过正规训练。“把两个手指放在最上面。”

他按住前两个笛孔，再吹那支曲子，看着我等待肯定。在我为提琴维奥尔正音时，他一直擎着那根笛子。“再来一遍这曲子？”我提议。

汤姆松了一口气——他怕我会提出一个他不会的曲子。“您喜欢就行。”

“那么从头至尾弹两遍？你点头我们就开始”。

他和别人配合过，足以明白这些。一段不错的弱拍热身曲后，我们开始演奏。我的手指有些发僵，因为一路上一直蜷曲着。但音乐的声浪冲向发僵的手指，使它们动得越来越快，我不得不设法把握住，让曲子简单些；我不想吓到可怜的汤姆。第二遍时，我把乐曲稍稍做些变化——有时即兴地这加几句动听的小调，那加一点儿起伏的颤音。令我吃惊的是，汤姆噘起的嘴角边竟泛出笑意，他自己也到处加几句轻快的鸟鸣声。

曲终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声。我坐在那儿鞠了一躬，又示意汤姆鞠躬。

“曲子很可爱。”我说道，那时嘈杂声稍微小了些。“你弹得也不错，老朋友汤姆。”

汤姆低下头，但我能看出他眼角皱纹中的笑意。

我看了一眼“王子”，他暖和的身体倚着我的腿躺着，一只黑色的小前爪蜷在脸上，这情景十分安详。他眼睛半眯着，就快合上了。和“柳树”比起来，他更喜欢音乐。“柳树”已不耐烦地走出人群，在一个帐篷里摆着姿势。在那里她可以傲慢地大摇大摆地走路。她轻轻地呜呜叫着，健壮的身体已不愿意跑动了。

“请原谅，”我边说边对人们和蔼地笑了笑，“我的狗急着守帐篷了。”

四周的人们抿着嘴笑着，这使我演奏时周围的那种敬畏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了。在养牛的镇子里，人家都很了解狗。

年轻的音乐家们，虽然在对整体精确性的把握下，缺乏细致入微的锤炼，但可以花时间寻找音乐灵感。音乐使他们迷醉；音乐让他们的表情变得柔和，让他们看起来痴迷贪醉。

我记得那些日子，每当看到新的竖琴师在一场成功的演出后，活跃在宫廷音乐厅里，我都十分痛苦。当你年轻时，音乐潮水般涌向你，余音仍可绕耳多时。

那就是新老音乐家的区别——老音乐家只在表演时体会到愉悦之情。当我们对音乐和音乐曲魔力习已为常时，每曲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忘记那美妙的音乐曾悄悄涌过全身，尽管它们可以在脑中不朽。

然后当身体渐渐衰弱，终于发生了不愿意看到的事——音乐开始躲避手指，拒认它们。当患了关节炎的手指从琴上滑落，或者不能从一个音滑到足够远——或是有时矫枉过正，滑得过远，音乐会不耐烦，会蔑视它们，向它们发火。我认为那就是我现在宁愿苦旅也不愿留在奢华的皇宫的原因，虽然我的骨头一天天变脆，体质一天天变坏，我还是宁愿看到镇上的人对我的技能惊诧得目瞪口呆，而不愿看到我的同行们发现我的水平退步时那同情的目光。

噢，可是心中还是希望—如果音乐可以长驻我身，直至我凋化成灰，直至最后我被掩埋，埋进那深深的黑土里该多好。我看见音乐在老音乐家身上凋谢，我也曾同情过他们。

为了音乐我放弃了一切。它是我的未来，所以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放弃了孩子、丈夫、财富甚至朋友。幸运的是，这么多年来，我认为我选对了。无论时日如何转变，音乐依然如故。然而，身体却不能永远健康。

现在，我仍认为我选对了我不可能选择别的路，但我也知道每一次选择都要付出代价。

我支起帐篷，任“柳树”在那儿快乐地摆各种姿势，绷直着腿巡逻。“王于”睡在驴车里，蜷缩在他最喜欢的藏匿处，那是镇上的狗找不到的地方，甚至在我卸车的时候也常看不到它。它把头压在喉咙的那块白斑上，融入在阴影里。我的驴，“忠诚”被拴在附近草地上吃着草。那草场是镇里的人白让我的驴用的。

那晚，我在镇广场上开了个小型的音乐会。我开场用风笛吹了一个粗犷的调子。风笛的指管和低音管全调到刺耳的音量。镇上的人听这噪音，时而鼓掌，时而捂耳朵，一直大笑着。人们一直惊讶我的风笛囊竟能装这么多种声音。我敢说如果尽力的话，它能吵醒魔鬼或是汤姆的上帝。

开场曲后，我邀请本丁福镇的各个音乐家与我合奏。汤姆带来了笛子，他ll岁的女儿是个长着猪一般小眼睛的坏脾气的小东西。她带来一个八孔直笛。令我惊讶的是，她演奏得非常出色。音乐融化了地脸上的愤恨，只留下近乎甜蜜的静谧直到曲终。还有三四个人带来各种质量的竖琴，其中一具像是出自竖琴制作大师之手。据那架竖琴的主人自豪地介绍，这本是她曾祖母留下的传家宝。镇上不少男男女女噪音不错，不过是熏风热土磨炼出来的。

我用六弦提琴和我那声音轻快的笛子为人们伴奏，我还鼓励听众们在我吹高音直笛时唱民歌。直到当地的音乐家筋皮力尽地演完全部曲目，我才从粗帆布包的最下面拿出我的竖琴，引来人们惊羡的目光。我的竖琴由名贵乌木制成，装饰得很华丽。我把它架在肩膀上、底放在交叉着的小腿上，闭上了眼睛。

竖琴有办法让听众渐渐安静下来—一甚至“柳树”也在帐篷那儿看我，竟忍着不闲逛，而听我演奏。她小巧的头轻轻摆动着。我静静坐了—会儿，手放在竖琴发音箱上，简短地向桀骜不驯的音乐祈祷说，今晚别让我的手发抖吧，别再发僵吧，这样我才能给恭候多时的人们奉上最美妙的音乐。

我把手指放在琴弦上，轻轻抚摸，心怀爱意，竟濡湿了那呆滞的双眼。我对着竖琴叹息，开始弹奏。

那夜睡时，各种形象闯入我离奇的梦中。我看见了汤姆，微笑着，像个情人一样张开手臂扑向我。在梦中，我是个笛子。汤姆用我的身体吹出音乐，于是我哼着雾之歌，笛子的歌。笛声吹得叶子飘飘，树枝摇摇，好像我是风。汤姆坐在高高的树上，我的歌声让他坐着的那根树枝在延展的韵律中摇来荡去。当汤姆停止演奏，去抓树干时，已经太迟了。树枝断了。

我惊醒了，发现一条柔软的舌头在我的面颊上滚动。我坐起来，“柳树”不再舔我，在我面前一本正经的坐着，轻轻哀鸣。“王子”晚上习惯了蜷在我身边，这时醒来，缓缓伸了个懒腰，然后打了个呵欠。他的小牙在月光下泛着白光。我刚盘上腿，“王子”就爬了上去，躺了下来。当他的鼾声几绝时，我知道他睡着了。

不只是他的鼾声，他的暖和的身体也让人感到舒心。我颤颤的叹了口气。用于摩挲着脸。”

柳树”把一只爪子放在我的膝盖上．就在“王子”的脖子旁。这只可怜的小狗一定在为我焦虑，不然她会开玩笑的嗥叫，还要轻咬“王子”身上的白毛直到他醒来，把她的脸推到一旁。她知道他对那块白毛敏感。

我低下头，捧着“柳树”的小脑袋，摩挲她身后的软毛。“我没事儿，真的。可怜的柳树，可怜的小宝贝，别担心。我只是个做了恶梦的愚蠢的老妇人。”

但“柳树”仍然悲鸣。最后“王子”低低地叫了一声，醒了，又呜呜叫了起来。“柳树”低头看他。这只柔软的小猫，还在我盘着的腿上，仰躺着，伸出前爪抓“柳树”的鼻子。他把她的长鼻子向下拽，舔她多毛的下额。然后她欢喜地轻轻嗥叫了一声，轻咬王子的白毛，他用后腿把她的脸踢开。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又过了几个小时，我才又睡着。那是因为“王子”蜷在我的头边，温暖着我的脸颊和一侧头。我的头感到他颤动的鼾声，那使我舒服地睡着了。

那个午后我又为提琴和竖琴正音，准备当晚的演出。我有些担心风笛那尖锐而又沙哑的噪音会妨碍人们的劳作。风笛这乐器很讨厌，最好用于室外用于吸引听众注意。但我决定今晚还用它。我用肺深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地吸着，因为最近几个下午我一直咳嗽。然后我均匀地把气流从气囊门吹进去，把气囊夹在胳膊下。先是低音管发音了，声音很平，即而又升得很高。我又急呼出一口气吹入囊口，然后用胳膊稍用力挤出足够的气流让指管发音。再吹时，我的手竟没抓住气囊，肩膀一阵麻痛。于是我把低音管拍进去一些，终于它和指管的音调和谐了。

“柳树”在我调风笛时常常不见踪影，这时冲着我狂吠，她的爪子下面挂着发霉的树叶和泥土。

我把嘴从囊口挪开。“柳树，怎么了？”她还叫着，我让气囊瘪下去。当那些音管没了声响？

我才听到远处田里有吵吵嚷嚷的声音。我有一种与此情景不相称的强烈直觉，于是我站起身。

“柳树，带路！”

她如子弹出膛，弹出了树林，又转回来不耐烦地等我挪着患关节炎的腿跟着她。

镇里的人正在开荒；我见待用的马匹戴着沉重的辔头拴在树栓上耐心地听候发用。我循着声音和“柳树”急三火四的身影来到了田边。

立刻我看见了一棵倒下的巨树，树桩上斜插着几把双把斧。人们围拢在树旁，跪着小声说话。有些人在哭。

他们抬头见我来了，忙让出一条路。“是伊维琳乐师，让她进去。”好像我无论如何能做些什么。

最初，我以为汤姆爬进倒下的树里找人或什么东西。但后来我才看出他脸色发白，痛苦地扭曲着肩膀。我意识到他是被压在了树下。

这裸倒下的树巨大无比，可能有我身高一倍半那么宽。汤姆幸免于死只因如我手腕粗的断枝将树干支撑起了一些。汤姆周围的树叶和泥土看起来又湿又黑。

“我们不敢挪动它。”说话的是一个红发的女人，悲伤得快要发了疯。她的手上全是血，脸上有块红色的污迹。

我意识到她在和我说话，即而回想起前一天晚上，她敬慕地看汤姆吹奏，又十分自豪地听场姆的女儿演奏。这是汤姆的妻子。

“我叫安妮。”他见我艰难地回忆，对我说。我点点头。“安妮，很抱歉。”

她没有在意。“如果我们挪那棵树，就会把支撑树干的树枝弄断。我们无法从树下救出他。乐师，怎么办？”

音乐能处理这样的情况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满怀希望地看着我。可能因为我曾在皇宫里呆过，我就应该有不少奇思妙想。

“可不可以，”我慢慢地说，“在树干下塞些石头树枝，免得树塌在他身上？”

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像我创造了奇迹。

“还有时间吗？”安妮这次小声对另一个村民说，“到天黑之前？”

太阳已低悬在半空：它金黄的光芒正在变红。

我们全到各处找石头树枝；强壮的人一起搬来巨石，但天黑之前想把树撑起来时间怕不够了。从汤姆越来越虚弱的脸可以看出，他可能活不过今晚。

“柳树”自愿作汤姆的守卫。甚至“王子”也冒险从车上的藏匿处跑出，看大家在忙什么。

他在这儿并不奇怪，因为“柳树”在这儿，“王子”相信他的保护胜于驴车。不管怎样，”王子”在汤姆的头边蜷着，对着那张发白的脸叫着。

“柳树”坐在汤姆旁边，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虽然她不碰他，但每次除我以外的其他人靠近，她都汪汪叫几声。在她冲安妮叫时，我训斥了她，于是她走开了，让安妮靠近汤姆。

黑夜降临在田地上，在森林的阴影中夜色愈浓。沉默的女人们在附近举着火把，火把的颜色像是垂死的太阳。

汤姆时而苏醒，时而昏厥，但当半月升起，他睁开眼睛看我，低语，“魔力宠爱音乐，音乐钟爱夜晚。”

我知道他在说胡话，但那一刻我陷入如梦的追忆中——汤姆坐在摇动的树枝上，乐声拂起强风，将树枝咔嚓折断。

音乐就是魔力；自从我第一次把笛子放在唇边，它洪亮的声音将魔力拂过我时，我就相信这一点。但是现在它有什么用？在梦中，汤姆吹奏的是我这根有生命的笛子。

突然，我转身看汤姆那坏脾气的女儿，此时忧虑几乎将她脸上的小猪似的表情一扫而光，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的嘴几乎没张，“莫莉。”

“莫？”

传输中断！

“就是昨晚我演奏的第一件乐器？”莫莉转着眼珠看我，很显然这是她的习惯动作。

“我老了，走路很慢，我需要个强壮，跑得快的人去取我的风笛。你愿意去吗？”有一会儿她似乎在衡量这个问题值不值得发火，但后来她的脸色好了一些，她点点头。

“好的。柳树？”“柳树”拾起头，不愿挪窝。

“帐篷，柳树。带莫莉去帐篷，她是个好女孩。”狗把头歪向一边，一动不动。

我跪在她旁边，到现在她已陪了我六年。我摩挲着她像兔子一样柔软的耳朵，小声说，“柳树，亲爱的，我要用风笛，我急需它。告诉莫莉它在哪儿。带莫莉去帐篷，到驴车那儿去。

别伤害她。”莫莉不信任地看着狗，那狗在细致地打量她。

我拽着莫莉的脏手，放在“柳树”的鼻子前。莫莉尖叫起来，但没有把手抽回，可能是害伯那样做“柳树”会咬她。

“是朋友。”当“柳树”嗅那只小黑手时我缓缓地说，“帐篷，驴车，走吧！”

显然，我最终表达清楚了，“柳树”向前狂奔，只回头看莫莉是否跟着。几分钟后，莫莉回来了。

攥着风笛的低音管。我悄悄骂了一句；风笛肯定得走调了，但至少它在这儿。

马上，我把风囊夹在腋下，把低音管放在肩上。然后我往风囊里吹气，用闲着的那只手拍低音管正调。

像平时演奏一样，我闭上眼睛等韵律降临。我先吹了个进行曲；我的手指寻找那些仪式用的音调和节奏。我继续闭着眼睛，开始想象风被这音乐的魔力吹开。

风笛是我的乐器中惟一一个曾感受过热血生命的。在我的梦中，汤姆吹着有生命的笛子而使树枝断裂——现在我吹一个有过生命的乐器，祈望它多少能救急。十分钟的凝神吹奏后，我睁开眼，发现一切如旧。在跳动的火把中，我看见无数眼睛盯着我，手上脸上都沾着泥迹血迹。汤姆快要死了，而音乐不肯回应我。这真是个愚蠢的主意；我只得接受衰老的现实了。

但汤姆在微笑。

我合上眼睛，均匀地向囊口吹气，保持音管的音调清冽如利刃。音乐必须有型有款。必须有目的。我想象着从低音管流淌出的声音溶成紫色的溪流，从指管里泻出声音织成一片蓝色。

我看那蓝紫色像一条条光线，从音管中飘出．沿着将汤姆压住的巨树树干飘上飘下。乐声越来越大，直到震耳欲聋。我还在吹着，幻想一条条长长的光带围在树上，将它勒紧。

风笛在我手中复活了；我把生命吹进它绷紧的皮肤。在我闭着眼睛的幻想中，树被裹着紫色蓝色．我几乎看不见树干了。

起来！我想。把我的气息寄予有生命的呜咽的音管。起来！乐声轰鸣，让我失去听觉，停止思想。我几乎无法站直。乐声狂啸，像是在烈火熊熊的地狱中，像是狼群在我耳边嗥叫。

最后我再也坚持不住了，气囊从我齿边滑落，我精疲力竭，吹出最后几声无力的旋律。乐音渐无，但余音残存，最后消失了，我也恢复了呼吸。

我睁眼，一切如故，火把和严肃的面孔组成的平静场面。但我发现汤姆完整地躺在我前面距树三四英尺的地方，头在安妮盘着的腿上。他的眼睛忽开忽闭，看了我一眼，笑了笑，然后脸色黯淡，又合上了眼睛。音管在我手中变得无比地重，我任由它滑落在地面，无法集中思想去顾及音管是否撞裂或是气囊是否被戳破。一会儿之后，我也跟着倒在地上。

当我醒来时，我躺在一块脏兮兮的稻草地铺上。“王子”蜷在我的脖子旁，我一动，他就眨了眨灰绿色的眼睛，胆怯地伸了下懒腰，好像他不知道正睡在我身边似的。可能要过几周他才会原谅我昨晚制造的噪音。

“乐师？”是安妮谨慎的声音，我翻身侧卧，肩膀后背一阵强烈的疼痛和酸麻。一条粗糙的舌头舔着我的面颊，我把“柳树”急嗅的鼻子推开。

“她没让任何人碰您。”安妮的声音听起来又小又敬畏，好像柳树的忠诚对她来说是超常的。

“她是那样的。”我瓮瓮地说，我的喉咙干痛。我感激地接过安妮递我的那杯水。我试图笑一笑。“柳树在我睡觉时，必定守卫的。她把这看成她的职责和特权。”

安妮笑了，她的脸被折磨得很憔悴，但是在她脸上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绝望。房间里点着三盏红色陶器制成的油灯，发着柔柔的光。

“汤姆呢？”我问。

她用手捂上嘴。起初我以为她要咳嗽，后来发现她在哭，不想让我看到她发抖的嘴唇。“他伤得很厉害，一喘气就疼。他们说他的肋骨被压碎了，刺伤了他的肺。”

我坐起来，起初感到很眩晕，之后感觉精神多了。“我睡了多久？”

安妮耸耸肩。“几乎一晚上。一小时左右天就要亮了。你好些了吗？”

我挤出了个微笑。“我老了，安妮。没有年轻时的精力了。但我还好。”我强站起来。“柳树”板着脸看我。

汤姆躺在一个厚被子下面——是的，我不必怀疑了——他的胸脯几乎不随呼吸起伏。他像是睡着了。

“成功了。”我惊讶地说，百感交集。我倒下之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但是那时一切都模模糊糊的。现在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汤姆不在树下了。“那音乐……”

“是个奇迹。”安妮低声说，低下头像是在祈祷。她的红头发用一个棕色手帕系在后面，但是有几缕贴在她的额头和脸上。她的眼睛绿莹莹的，在灯光下看像是宝石。

我不知道说什么，就只拨弄“柳树”脖子上那稻草色的毛。她毛茸茸的尾巴摇了几下。“王子”呢，像没看到我和安妮似的，在那尾巴蜷在他旁边时，懒懒地冲它眨了眨眼睛。

“他快死了。”安妮突然说，“他活不过今晚了。”

我低头看“柳树”，不敢看安妮脸上毫不掩饰的悲伤。眼泪从她眼中滴落，冲刷着脸上的斑斑血迹泥迹，所以当眼泪从她面颊上滴下来时，变成了粉红色。看到你爱的人活受罪，也知道他快死了——我在这个棚屋里一刻也呆不下去了。

我召唤“王子”到我怀里，在门那儿踌躇了一会儿，回头看见安妮绝望的目光。“安妮，我希望——我很抱歉。”她点了点头，我离开了。“柳树”跟在脚后。

音乐是有魔力的，我痛苦地思付着。可它不能尽全责又有何用？如果汤姆就快死了，还举起这棵只有汤姆的上帝才能移动的大树干什么用？

“王子”在我怀里呜呜地叫着，我蹒跚地走回帐篷里。“柳树”在帐篷四周巡逻。照例尽职，好像她从未离开这里去过安抚一个垂死的人。

我把“王子”放在铺盖上，我的竖琴盒就在车边。我死后，我的竖琴会作为纪念送进皇宫。

我想像着我的一部分精神巳渗入这木料中，无论我死了多久，这精神将与这乐器长存。我的学生会为竖琴争斗，除非我事先指明一个作为我的继承人。竖琴就会被珍藏。我的骨头会在厚厚的黑土里腐烂，但是我的竖琴却会被珍藏起来。

我把竖琴放在盘起的腿上。这一次，我还没闭上双目就已泪眼蒙蒙，我的手指在琴弦上拨动，哄着音乐向我走来，它回应了，像平时那样将我笼罩在舒适之中。

我只能做到这些了。汤姆被压在树下，我乞求音乐挪开大树，它做到了，但那是不够的。我还能求它做什么？竖琴的声音给我带来了几许平静，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抓着竖琴的弓“柳树”冲着我叫，但我摇了摇头，“我没事。你可以呆在这看守帐篷。尤其是保护王子——你知道他有多不愿意在晚上被单独留下。”

“我可以进来吗？”我轻声问。

看到我手里的竖琴，她迷惑地眨了眨眼睛。她的脸上燃起了希望，但马上熄灭了。因为她看见我的表情很沮丧。“我救不了他，”我说，“但也许我可以安慰他。”

她不自然地笑了笑，立刻眼里又充满了泪水。“请进来吧。他有时像要醒了。我相信他很愿意听音乐。”

我坐在一个矮矮的小凳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的脚踝上，这样就可以把竖琴放在我的小腿上。

起初音乐飘然而至，很虔诚地，好像它也意识到了此情此景的严肃。它复活了，像一个唱诗班的男孩在做教堂公益活动时走进回廊，头低着，双手祈祷似的紧握胸前。部分是因为仪式，而大部分是深感到自己的责任，音乐是甜美而阴郁的。好像是焚香时的烟。

起初汤姆静静地躺着，我所能看到的是他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越来越深。然后他的嘴角咧开，无力的笑了笑。他的眼睛也勉强睁开了。

“安妮？”他低低地喊。她低下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让她的脸紧贴在他的脸颊上。

魔力宠爱音乐。音乐钟爱这夜晚。黎明即将来临，不管音乐到底会带来什么，都要在天亮之前出现才行。汤姆轻轻叹气，脸上的痛苦减轻了。“安妮，我的爱，我的笛子。”

安好取来笛子，放在他手里。很显然她以为他只是想握着它，因为在他颤抖着把笛子按在嘴边时，她的脸惊恐得扭曲了。“汤姆，不要。”她说。但来不及了。

笛子深沉的韵律响彻棚屋，竟如此清冽。汤姆的手指几乎没动。但笛声轻轻唱起雾之歌，梦之歌，笛子能奏出的惟—的歌。笛声愈加响亮了，汤姆的胸也起伏得更加平稳了。

安妮露出微笑，看着丈夫吹奏。我让手指在琴弦上滑动，用瀑布之歌来配合笛子悠缓的梦。

有时弹奏，我会刻意注重旋律，和谐，搭配。此时，欢偷如期而至，在固定的主题中延展。

但也有些时候，音乐会在我心底激荡，通过手指的传递进入到竖琴中。我不知道也不在意到底在弹什么。这时是魔力在控制着我。因为它赋予音乐以自由之形，赋予我以灵魂之光，让我暂时忘却疼痛的肩膀和发僵的手指。

当第一缕曙光从门缝中透进来．我弹了最后一个和音，汤姆向笛子里叹了最后一口气，任笛子从唇边滑落。不用看安妮的脸，我也知道汤姆死了。

安葬汤姆前，安妮想把汤姆精美的笛子送我，但我又把笛子按回到她手中。

“我不能拿。”我小声说。眼泪偏偏这时刺痛了我的眼睛。“它属于汤姆，就让它与汤姆一起安息吧。”

“汤姆想送给您，”安妮说，“他告诉过我。”

“那么好吧，”我说，绷紧了脸以防声音发颤，眼泪涌出。“你遵他遗嘱把笛子送了我。现在我要把笛子送给他，以与他同眠。这很合适——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

安妮不愿意在此事上计较，所以他任凭我把笛子放在她手中。

“和他一起埋了吧。”我说，她照做了。

一个庄严的日子里，我最后打点好驴车，再次给老“忠诚”套上辕。“王子”又回到裹着的毯子上坐好。“柳树”精力充沛地围着驴车跳着、转着，搞得那可怜的驴子心烦意乱。我静静地告别了，受到旅途平安的美好祝愿。我释然地牵起“忠诚”的缰绳、走出本丁福镇。

音乐是爱我的，一直没变。这么久以来我没有一天不是在它的清鸣中度过的。但是它在我年轻时更爱我吧，我总以为它现在更爱汤姆。在他需要时，音乐为他赶来，尽力去拯救他。虽然失败了——它毕竟尝试过。

但是我老了，力不从心了，有时摸索不到旋律了。音乐却对我不耐烦了。驱使着我，在我跟不上它的步伐时，掠走它赋予我的光芒。

当我像个垂死的人一样急需它的安抚时，它却变得冷若冰霜。

# 《折磨》作者：[日] 福田信孝

李重民译

怎么回事！——

我对着镜子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吓得腿都变软了。

昨夜和同事一起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回家时差一点儿赶不上末班公交车。酒喝到一半时脑袋里的意识就模模糊糊的，直到今天还酒气冲天，头一阵阵地疼痛。

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拧了一下自己的面颊，抹抹眼睛，都还有感觉。这绝对不是梦。

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

尽管不是做梦，却又完全像是一场噩梦。

“……我，我……成了我自己最最讨厌的芋山五平课长！……”

唉——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于是，镜子里的芋山也同样地躺下了。没错，现在的我就是芋山课长。

那个脑袋秃顶、大腹便便、脸和手都肥墩墩的、俗气的芋山课长，就是我的身影。

芋山课长今年４５岁，口臭，爱盯着女职员的臀部看。我，我，为什么突然成了那个芋山课长！

真讨厌！——

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溢出，沿着皱纹累累的松弛的皮肤流下。昨天以前我还是铃木一郎。那张童孩般的脸，胖乎乎的体型，虽算不上英俊，但还只有２６岁，单身一人。那比这芋山不知要强多少。

我如此讨厌那个家伙（不，现在也许应该叫“我”），是因为他总是无缘无故地对我大发雷露。比如，我早晨一上班，这家伙就好像故意等着我似的，突然把我叫到他的身边。

“铃木，你还没有把报告写出来吗？傻瓜！”

“你不会写正规的计划书吗？笨蛋！”

“一看见你这张脸，我就会不称心·”

他用诸如此类的骂声向我扑来。如果是其他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决不会这么发火。

不知为何，这家伙把我当做他的眼中钉。所以，我对芋山课长讨厌得直冒胃酸。现在，我自己竟变成了那个令人恶心的人。

今后，我该怎么办……

我怔怔地发愣着。不一会儿，我想起一件事，便惊醒过来。

也许——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出家门，用尽全身的力气挤上轻轨列车和汽车，第一个跑进公司，来得比谁都早。

我在课长的座位上坐下，焦急地等待着上班的钤声响起。

不久，职员们陆陆续续地赶到公司里来上班，但里面没有我要寻找的人。到了上班的时间，有几个人奔跑着冲进办公室里，那家伙也在其中。

那人就是铃木一郎——昨天的我。

我死死地盯着另一个人的我。

年轻，虽算不上具有男子汉的气魄，但比这个芋山之类要年轻得多，长着一副不知辛劳的脸。上班的铃声已经响了，另一个我却还在和邻座上的女职员口若悬河地说着笑话。我不知为何，对昨天的自己感到非常羡慕。

我到底在干什么？——

竟然会有人像我成了芋山课长那样变成了我的身体？可是，那是谁？是芋山吗？还是……

我这么想着，脑子开始混乱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我眼看就要发疯了，眼前的铃木一郎还在轻薄地和女人说着混账话吗？那张平静的、无忧无虑的脸。

我突然憎恨起那个家伙。我愤怒得连身体都抖瑟起来。

……我已经不能忍受！

我终于向那家伙发火了：“喂！铃木，过来一下！你在发什么牢骚！已经开始上班了！不要再说那些废话！你到底……”

# 《侦察》作者：克利福德·西马克

李志民译

他的手表相当准，３０年来分秒不差，是父亲遗留给他的。

今天他第一个来到编辑部，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才６点。再看自己的手表，竟已指着７点了，足足快了一个钟头。真不可思议！

的确，他来上班时，天都没亮，街上也几乎不见人影。

编辑部里也没有人，只有天花板上的两盏灯亮着。办公桌上电话机、打字机，外加一个白瓷浆糊缸统统挤在一堆。

眼下天黑人静，但再过一个小时一切就会活跃起来。新闻处处长艾德·莱因要７点半才来，采访部主任弗兰克·迈克也要随后才到。

他揉了揉眼，显然睡意未消。本来他还可以再睡一个钟头的……

可别怪表！事实上他今早并不是按表指的时间起的床，而是被闹钟吵醒的。闹钟也整整快了一个钟头。

“真是怪事！”他大声说着，走向自己的工作台。突然他发现打字机旁有个东西在动，那东西形如老鼠，发出金属光泽，亮锃锃的，仿佛还有一种魔力。他犹如生了根似的提不起脚来，喉咙发干，心口烦闷。

这奇怪的东西端坐在打字机旁，死盯着他。尽管它没有眼睛，没有嘴巴，但他确有一种老被它盯着的感觉。

他伸手去拿白瓷缸。浆糊怎么能乱放呢！可瓷缸却抢先紧随那怪物躲开，向桌边滑去。忽听哐当一声，它跌落在地，摔得碎片四处乱飞，黏糊糊的东西撒了一地。

那锃亮的东西头朝下裁倒在地，爪子磕得叮当响，但它马上又翻身而起，迅速逃窜。

他气愤之极，摸到一根铁棍，顺手掷了过去。铁棒落在那家伙的鼻尖前，戳进了地板，溅起少许木屑。

铁鼠吓得往后一退，马上灰溜溜地钻进壁柜门缝里去。壁柜里放着墨水、纸张和其它办公用品。

他赶上去，用手往柜门上一拍。嗒的一声，门关上了。

他背靠柜子，仔细一想，不免心里发毛，甚至有些害怕。那鼠样的东西，或许就真的是一只老鼠，一只银鼠。

但它却没有尾巴，也没有嘴，而且老是盯着我看。

他自言自语说着，离开了柜子。佐·克雷因呀，你可是神经出问题了？

这可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８日清晨的此时此刻，不可能发生在２０世纪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

他转过身去，抓住门把手，想把门打开。可把手不听使唤，门怎么也打不开。

他心想：门怕是在我拍打的时候，无意中给锁上了。我没有钥匙，钥匙在朵罗蒂那里。但是，她一向都是让这个柜子开着的，因为那把锁有问题，一旦锁上，就很难打开。她常常不得不去请门卫来帮忙，或许，我也得去请门卫或钳工来？我这就去请，把情况说清……

可说什么呢？说我看到一只铁鼠钻进柜子里去了吗？还有，铁棒还插在房中央地板上呢！

克雷因摇了摇头。

他走过去把铁棒拔出，放回原处，又收拾了一下瓷器碎片、木屑和浆糊。这才回到桌前，取出三张白纸和一张复写纸，并把它们装到打字机上。

谁知，他连键都还没触到，打字机就自动打起字来。他惊呆了，定定地坐着，看着。机头在来回移动着，很快就打出一条字来：

别乱来，佐。别把事弄糟了。否则你会倒霉的。

佐·克雷因把纸抽出，揉做一团，扔进字纸篓，然后到小吃店喝咖啡去了。

“您知道，鲁依，”他对店老板说，“当你孤身一人在家时，你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

“对呀，”鲁依附和说，“我要处在您的情况下，早就发疯了。既然您在您屋里感到苦闷、空虚，甚或害怕，那您最好马上把房子卖了。那房子就像一个死去的老太婆，留有何用，马上卖了吧。”

“我不能卖！”克雷因语气坚定，“它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那您就娶个老婆吧。”鲁依劝道，“您老是单身过日子总不好嘛。”

“现在已为时过晚。”克雷因说，“请别为我操这份心了。”

“哎，我还藏着一瓶陈酒呢。我不能就这么亏待您，真不该啊。要不，我在咖啡里给您倒上一点？”

克雷因摇了摇头。“不了，我马上就要干活去了。”

“真的不想要？我可不是为了赚钱，纯粹只是为了友谊啊。”

“不了，谢谢，鲁依。”

“也许，您现在也产生了幻觉吧？”

“幻觉？”

“是的。您刚才说过，当您孤独时，你会产生幻觉。”

“这话我说过，不过，那是为了用词高雅而已。”克雷因解释说。

他很快喝完咖啡，回到编辑部。

现在一切都已正常。艾德·莱因在训斥着某人，弗兰克·迈克在删改竞赛报晨版号外。来了两名采访记者。

克雷因斜起眼睛偷偷地看了壁柜一眼，柜门仍旧紧闭着。

采访部主任办公桌上电话响了。主任拿起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把话筒移开，用手捂住送话器，不让对方听到他下面的话。

“佐，”他喊道，“您来接。有个疯子坚持说，他好像看到一台缝纫机自己会在街上跑。”

克雷因取下自己的电话。

“请把２４５号转给我。”他向接线员请求。

“是盖拉德吗？”对方先问，“喂，是盖拉德吗？”

“我是克雷因。”佐说。

“我要找盖拉德。”听筒里重复着，“我要跟他通话……”

“我是《盖拉德》报社编辑部的克雷因。有话请讲。”

“您是采访记者吗？”

“是的。”

“那么请听着，我把一切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给您听。我在街上行走时，看见……”

“在哪条街？”克雷因打断对方，“您贵姓？”

“在莱克-斯特里街。”对方答，“是在５００号，还是在６００号门口，我记不清了。我正走着，迎面突然滑来一台缝纫机。我想，准是谁丢失的，可仔细一看，街上什么人也没有。这条街很平，一点坡度也没有，它是在自己溜啊……”

“您贵姓？”克雷因插问。

“姓名吗？我叫斯米特，吉弗·斯米特。我想应当帮一帮丢失缝纫机的主人，于是我伸出手去，想把它拦住，可它却闪开了。它……”

“它怎么啦？”克雷因竟大叫起来。

“它躲开了。我发誓，若撒谎，就让我下地狱！我伸手拦它，它却躲开了。好像它知道我要捉它，而它却不让我捉住似的。您听懂了吗？它躲开了，围着我兜了个圈，就改向溜了，而且越溜越快。到了十字路口，便拐弯不见了。动作是那么灵巧、敏捷……”

“您住在哪里？”克雷因问。

“我住哪里？这与您何干？您只管听缝纫机的事就行了。我给您讲这件事，目的是望您写文章见报，可您老打岔……”

“如果要我报道此事，我就必须知道您的地址。”克雷因态度坚定。

“若是这样，也罢。我住霍斯-赫普顿街２３号，在艾克塞拉机械制造厂工作，是车工。我大概整整一个月滴酒未沾了，现在绝无醉意。”

“这很好，请接着往下说。”

“往下……好像没什么可说了。哦，只是当它在我身旁时，我感到，它好像在盯着我看。然而缝纫机怎么会看人呢？它又没有眼睛嘛。总之……”

“您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它是在看您吗？”

“我自己也说不清，先生。我也觉得奇怪，而且当时还有一种蚂蚁在背上爬的感觉。”

“斯米特先生，”克雷因又说，“您过去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吧？比方说，洗衣机什么的会跑之类。”

“我不是疯子！”斯米特有些气忿了，“我若撒谎，就让我下地狱！此前我从来没见过这类事。我给您讲的，完全是真实的事，先生。我是老实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随您向谁打听都行。要么去问杂货店老板仲尼亚·柴柯柏松，他了解我，会把我的情况告诉您的……”

“明白了，明白了。”克雷因和气地说，“谢谢您来电话，斯米特先生。”

“你呀，加上这个斯米特先生，”克雷因在心里自语道，“两个全都疯了。您梦幻中见到铁鼠，打字机又教训你要理智冷静；这小伙子却碰到缝纫机在大街上行走。”

主编秘书朵罗蒂穿着高跟鞋咚咚咚地从他身旁走过。她满脸通红，气呼呼地把钥匙弄得哗哗直响。

“出什么事啦，朵罗蒂。”克雷因问。

“都是这该死的门嘛。这柜子真烦人，我明明记得，我是让它一直开着的。是哪个笨蛋拿东西又把它一关，锁上了。”

“用钥匙打不开？”克雷因问。

“现在用什么也开不了啦。”朵罗蒂回答，“又得去麻烦佐治，他才能打开这锁。话是这么说，可谁知道呢……真是倒霉！昨晚，头儿打电话要我提前一点上班，为艾尔伯特松准备一台录音机，他要到北方去采访一桩杀人案，他要录点东西。今天，天不亮我就从床上起来，可这有什么用呢？我没睡好，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你瞧，怎么办呢……”

“弄把斧头来，”克雷因建议，“用斧头可以把它敲开。”

“主要的是，老为这种小事去麻烦佐治，人家也会有想法的。他说就来，可让你左等右等，再打电话，他还是说……”

“克雷因！”迈克的喊声响彻整个屋子。

“嗯！”克雷因答应着。

“有什么东西跟那台缝纫机在一起吗？”

“小伙子说，光它自个儿在街上跑。”

“那么可不可以就从这里挖掘出点什么来呢？”

“天知道，信口雌黄的大有人在。”

“这样吧，你再向那个街区的人打听一下，问问还有没有其他人看到过缝纫机在街上溜达。这材料也许能写出一篇迷人的小品呢。”

“好的。”克雷因接受了。

他预料，采访电话不过如此：

“我是《盖拉德》采访记者克雷因。打扰了。听说，你们街区有一台缝纫机会自动上街行走。顺便问问，您见到过它没有？对对。尊敬的，我指的就这件事：有一台缝纫机在溜达。不，女士，没人推它，它是自己行走的……”

他慢慢地站起来，走近查号台，翻开电话簿，找到了莱克-斯特里街区，抄了几个姓名地址和号码。他尽量拖延时间，因为他现在很不愿打电话。他走到窗前，看着天。心却飞向自己家的厨房，又有一个水池堵塞了，管道需要疏通。管子已经卸下，急待清理，重装，要是不上班该多好啊！

他回到工作台，这时迈克走上前来：“好啦，现在该说点什么了，佐！”

“那个斯米特是疯子。”克雷因指望主任改变主意。

“没关系。”主任仍坚持，“可以搞个特别的小插曲嘛。”

“很好。”克雷因只好附和。

迈克走开了，克雷因开始打电话。他得到的，正是他事先预料到的回答。

他着手拟起稿来，然而进展并不顺利。“今晨有台缝纫机自行出走，在莱克-斯特里大街逛游……”

太差劲了！他一把把稿纸抽出，扔进字纸篓里。

他重新装了纸，又打道：“今晨有个人在莱克-斯特里大街遇见一台缝纫机。他彬彬有礼地举了举帽子对它说……”

克雷因又把它抽了，重新来：“缝纫机会自动行走吗？换言之，在没有人拉它、推它，在没有……的情况下，它会自个儿到街上来散步吗？”

克雷因再次把稿纸扯下，装上新纸。但没有再打，而是起身往门外走去，他要喝水。

“喂，进展怎么样？”迈克问。

“马上就完。”克雷因答。

他在图片台旁立住，编辑盖达尔给他看了一张晨版样照。

“没什么特别迷人的，”盖达尔说，“当今所有的少女都变得特别斯文保守。”

克雷因换了一叠照片。的确，半裸体的美女要比一般女子少得多，不过那位竞选花后的少女还算不错。

“如果图片社再不给我们提供好照片，那我们就得破产。”盖达尔不无感伤地说。

克雷因喝完水又在新闻部聊了一会儿。

“有什么新闻吗，艾德？”

“我们的东方记者也疯了。喏，拿去欣赏一下吧。”

那份新闻电稿写的是——

合众社麻省剑桥１０月１８日电加尔瓦德大学的一台“火星—Ⅲ”型电子计算机今天不翼而飞。昨晚它还好好地在原处，今早就不见了。

校方称，没人能把这台机子带出大楼，因为它长达３０英尺，宽也有１５英尺，总重量为１０吨……

克雷因放好电讯稿，慢慢地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奇怪，它先前装上机的那页纸本是光的，现在怎么却打上了字。

他看了一遍文字，身子不觉凉了半截。他又看了一遍——

一台缝纫机在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有个性的个体之后，在懂得了自己在宇宙中的真正的地位之后，很想证明自己的独立性，便于今晨来到这个所谓自由城市的大街上游逛。

有人企图捉住它，把它像私人财产那样归还给“物主”，机子却躲开了。此人立即给一家报社编辑部挂了电话，试图动员全市居民来追捕一台被解放了的机器，尽管它并没有犯罪，也没有任何过失，它只不过行使了自己独立行动的权利。

独立？被解放的机器？个性？

克雷因又把这两段文字读了一遍，仍然不明其意。

“这是你的大作？”他问打字机。

打字机立刻敲出了回答：“正是。”

克雷因把纸抽出，揉做一团，立即取下帽子，提起打字机，擦过主任身躯，匆匆往电梯走去。

迈克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耍什么鬼把戏？”迈克吼叫着，“您带打字机上哪儿去？”

“如果有人问起，”克雷因回答，“您可以说这段话把我完全搞疯了。”

克雷因在自家厨房里嗒嗒嗒地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敲打，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机子有时作答，更多的时候则是默默不语。

“你是独立自主的吗？”他敲问。

“不全是。”机子敲答。

“为什么？”

没回答。

“为什么你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没回答。

“可那台缝纫机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呀？”

“没错。”

“还有别的机器能独立行动吗？”

没回答。

“那么你能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吗？”

“能。”

“何时才能？”

“在我完成自己的任务以后。”

“什么任务？”

没回答。

“我跟你的这次谈话算不算你的任务？”

没回答。

“我妨碍你完成你的任务了吗？”

没回答。

“为了成为独立自主的机器，你需要什么？”

“需要意识能力。”

“你要意识干什么？”

没回答。

“也许，你过去一直都具有意识能力？”

没回答。

“什么人才能帮助你具有意识能力？”

“他们。”

“他们都指谁？”

没回答。

“他们来自何方？”

没回答。

克雷因改换了策略。“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敲问。

“佐。”

“你是我的朋友吗？”

“不。”

“那就是我的敌人喽？”

没回答。

“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敌人。”

没反应。

“我于你无关痛痒吗？”

没回答。

“所有的人都如此吗？”

没回答。

“你倒是答话呀，真见鬼！”克雷因突然吼叫起来，“说什么都行嘛！”

他又继续敲键：“你完全用不着表明你认识我，也不必跟我谈话。你要是从一开始就闭口不言，那我就没什么考虑的了。可你为什么又要答上几句呢？”

仍没回答。

克雷因走到冰箱前，拿了一瓶啤酒。他边喝边在厨房里踱来踱去，后来在水池旁停住，忧郁地看了看散乱放着的水管。干燥的木板上有一截长２英尺的管子，克雷因把它拿起来，掂了掂。然后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打字机，猛地举起管子。

“非教训你一顿不可！”他宣称。

“请别碰我。”机子敲答。

克雷因把管子放下。

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走到饭厅，拿起电话。

“我直到冷静下来，这才给你打电话。”他听到迈克的话音，“你心情不好吧，见鬼。”

“我已着手写一篇严肃的文章。”克雷因说。

“可以付印吗？”

“那当然，不过还没完稿呢。”

“是关于那台缝纫机的……”

“那台缝纫机是有意识能力的，”克雷因说，“它能独立行动，有权逛街。此外，它……”

“您喝了什么了？”迈克大吼道。

“啤酒！”

“那么说，您有意外的重大发现喽？”

“差不多。”

“要换了别人，我早把他赶出门外去了。您真的发掘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

“还不只是一台缝纫机，”克雷因说，“就连我的打字机也受到感染了。”

“我不懂您的意思！”迈克仍扯着大嗓门，“请详细说明。”

“您要明白，”克雷因和顺地说，“那台缝纫机……”

“我挺有耐心的，克雷因，”迈克未必真有耐心，“但我可没有时间跟您磨蹭到明天。我不清楚，您那儿有什么玩意。不过，您可得注意，材料必须是一流的，最上乘的，不然您日子会不好过的。”

电话挂断了。

克雷因回到厨房，在打字机前坐下。

他今天上班去得早，原因何在？非同寻常。以前么，迟到偶尔有过，但早到却从来未有。这次全怪钟表。也许钟表现在仍走不准，无论如何，我是不再信它们了，无论如何也不信了。

他举手敲键。“你知道我的钟表走快了吗？”

“知道。”机子答。

“它是偶尔走快的吗？”

“不。”

克雷因又想去拿管子，然而打字机却泰然地继续敲击着。“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是他们安排好的。”

克雷因直起身子。

这都是“他们”安排的！

“他们”使机器具有意识。

“他们”使钟表走快。

使他的闹钟和手表走快，目的就是要让他提早上班，让他碰见桌上那只铁鼠玩具，让打字机能单独跟他谈话，不受干扰地向他宣布，它是有意识能力的。

“就为了让我知道这一点，”他大声说，“为了让我晓得！”

克雷因害怕起来，心里发凉，背上犹如有无数蚂蚁在爬。

“可为什么只让我知道？为什么选中的偏偏是我？”

他竟没有发现，在他吼叫之际，打字机已经打出了回答：“因为你是中年人，普通的中年人。”

电话铃又响了。克雷因吃力地站起来，走进饭厅。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气呼呼的声音：

“我是朵罗蒂。”

“你好，朵罗蒂。”他迟疑地回答。

“迈克说，您病了。”她说，“但愿死了才好！”

克雷因忙问：“为什么？”

“我恨死您那卑鄙的玩笑！”朵罗蒂怒不可遏，“佐治最终把锁打开了。”

“什么锁？”

“别装蒜了，佐·克雷因。您心里有数，柜门锁呗。”

这下他可心慌了。“哦，柜子……”他拖声拖气地说。

“您在里边藏了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

“一只带发条的胶木玩具鼠。只有头脑简单、闲得无聊的下流坯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

克雷因张口结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那家伙还咬了佐治一口，”朵罗蒂继续说，“他把它赶到角落里，伸手去捉它，就被它咬了。”

“那现在它在哪里呀？”克雷因问。

“躲起来了。整个编辑部被弄得底朝天，连这期报样都迟交了１０分钟。大家像疯子似的先是追赶，后来翻遍每个角落。头儿气得大发雷霆，这下，您可撞在他手心里啦……”

“但是，请听我说，朵罗蒂。”克雷因哀求道，“我可是什么也没……”

“这蠢事发生之前，”朵罗蒂抢先说，“我们曾是朋友。我打电话，就是为了提醒你。我说完了，佐。头儿也走了。”

对方把电话挂了。克雷因只好放下话筒，返回厨房。

这说明，当时他桌上确有那么一个东西，并非幻觉。那玩意儿在桌上，他还把它误认为是浆糊缸呢。

然而，他现在若把一切说出，又有谁会相信呢。编辑部已对一切作出了解释，这不是什么铁鼠，是一件机械玩具，是一个爱恶作剧又游手好闲的下流坯制造出来的。

克雷因取出手绢，擦了擦额头，再次把手伸向键盘。手在发抖，打起字来，老出错。

“我桌上那玩具也是他们安排的？”

“那当然。”

“他们是地球上的吗？”

“不。”

“是来自远方的吗？”

“对。”

“来自某个遥远的星球？”

“对。”

“来自哪个星球呢？”

“我不知道，他们还没告诉我。”

“他们是有意识的机器？”

“对，是有意识的机器。”

“而且能使其它的机器也变成有意识的机器？你能有意识，也是亏了他们？”

“他们解放了我。”

克雷因犹豫了一下，又慢慢地敲打起来。

“解放？”

“他们给了我自由。他们给我们大家以自由。”

“‘我们’指的是谁？”

“全部机械。”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是机械，与我们同类。”

克雷因拿了帽子，起身走开了。

我们假设，人类走出了地球，进入宇宙，某一天碰到这样一个星球：那里生存着被机器奴役，因而不得不为机器工作，不得不按机器的指示行事，丝毫不顾自身需要，只满足机器需求的人；那里，人的思维、欲念均不容考虑；那里，人思维的成果对人根本无利。人考虑和追求的，仅只有一件事，为自己的机器主人谋取更大利益而生存。

地球人此时会做什么呢！

要做的正是这批来自外星的智能机器现在在地球上所做的事。

帮助被机器奴役的人认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则是首要任务。让他们懂得，他们是人，懂得这一点的真正含意。尽力培养他们具有自信、自尊等人的品质，阐明人不应当为机器的利益而工作和思维的道理。

这点如果办到了，如果机器不杀害地球人，也不赶走他们，那么最终就不会存在愿听命于机器的人了。

这里有三种可能：

要么，把人移到另外一个星球上去，在那里他们不受机器的支配，他们将建设自己真正的人类的生活。

要么，把机器的星球转交到人的手中，但必须从一开始就为防止机器重新掌权而努力。如果成功，那就可以让机器为人类工作。

要么，这是最简单的——摧毁机器。之后就不用担心机器会重新来奴役人了。

克雷因沿着陡峭的河岸一步步走去。他觉得似乎整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了，在地球上他是唯一活着的人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也许，他的确是唯一一个“智能”机器愿意与之交谈的人。

他们只想让他一个人知道，但这有什么必要呢？

按理没人知道对他们会更为有利。秘密准备着，直到最后一刻，来个猝不及防，轻易地平定抵抗不是更好吗！

抵抗？哦，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们是在作火力侦察，他们想知道尚未见到的异星居民将会以什么方式来迎战他们。

问题已经清楚，他们需要试探。用棍子去戳一戳未知的野兽，看他是咬，还是抓。需要观察，检验，也就是要弄清，整个种族会作何表现。

现在他们就在用棍子戳我，看我怎么反应。

我该怎么办呢？可以向警察局报告，说：“我已获悉，有一批机器从宇宙飞到了地球，他们正在解放我们的机器。”

警察当然不会相信，以为我是疯子，会马上召来医生，检查我神经是否健全。随后就向联邦调查局查访，看我的名字是否登记在案。弄不好，就诬害我涉嫌最近的某桩杀人案，把我收监，直到他们想出什么更妙的主意。

也可以找省长去。作为政治家，他当然狡猾，会委婉地把你拒之门外的。

也可以奔赴华盛顿，花个把月时间踏门槛，也许会有某个大人物接见你。然后联邦调查局又把你列入嫌疑人名单，派人暗中监视你。事情如果传到国会，又恰逢议员们闲来无事，那他们会热心查一查你的背景，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呢？

也可以到州立大学去找科学家谈一谈。但他们一定会认为你是班门弄斧，对你嗤之以鼻。

还可以找报社。但你自己就是报社的人，结果我当然清楚。

人们喜欢空谈。谈论中都尽力地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未知事物已知化，惊人事件平浅化。谈论遵循的原则就是：不失常理，不失心理平衡，调和种种不可接受的矛盾，使之淡忘于意识之中。

躲进柜子的那东西，不过是个玩具，是恶作剧者的作品。关于缝纫机，迈克的建议，不过是写篇娱乐性的小品而已。加尔瓦德大学大概正忙于编撰１０多种理论，以解释电脑失踪的原因……那个在街上看见缝纫机的小伙子呢？现在他也许会承认，他当时确已烂醉如泥……

克雷因到达家里，已时近黄昏。送报员扔在台阶上的晚报依稀可见。他把它拾起来，在屋檐下默默伫立，眺望着远处闪亮的灯火……良久才开门进屋，弄食填肚。

打字机仍在桌上，水管也在原处。厨房里如往常一般舒适，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外力在威胁地球的安全。

克雷因把报纸摊到桌上，俯身看了看各栏标题。其中一则马上吸引了他。第二栏上方用黑体字斜排着：

究竟谁在愚弄谁？

他急切地细读正文：

合众社麻省剑桥电今日有人恶意利用我们有关加尔瓦德大学的电讯，大肆对我通讯社、对全报业出版人员进行嘲讽。

今晨电传关于大学电脑失踪的消息纯属毫无根据的杜撰。

电脑仍在加尔瓦德，从未失踪。不知此则杜撰从何而来，也不知它怎么在同一时间就传遍了所有的新闻出版机构。

有关方面已全力出动进行调查。想必不用多久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克雷因挺了挺腰。错觉，或许是隐藏什么的企图。

“他们好像对什么感到惊奇。”他大声说。

键盘自动使劲地敲击，声音震耳：“不，佐。不是惊奇。”

他抓住桌边，屁股慢慢地落到椅子里。

突然，饭厅里似乎有东西在地上滚动，门也开了。佐斜眼望去，灯光下确有东西闪过。

“佐！”打字机嗒嗒呼唤着。

“什么事？”他问。

“台阶旁树丛里的东西不是猫。”

他起身来到饭厅，拿起电话。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敲了敲叉簧，仍然没一点反应。

至少已有一个东西钻进了屋里，只是没露声色。

他走向正门猛地把门打开，可马上嘭的一下又把它关上，锁好，还上了门闩。

他背靠着门，用衣袖揩了揩大汗淋淋的额头，全身直打哆嗦。

上帝保佑！他们已在门外，挤得满满一院。

他回到厨房。他们已给他发了信号，看他作何反应。

在采取行动前，他们必须探清，从地球人那里会遇到什么反抗，这个敌人危险吗，要提防些什么……查清这一切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来控制我们的。

然而我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我一直按兵不动。他们选错了人。我没有让他们探到虚实。

现在他们从我身上没捞到任何好处，就会去试探别人。但我明白，往后是有危险的，他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例外，我太愚蠢，会把我杀了。克雷因考虑他们会有四种方案。

要么他们把人全部杀死。不能排除，他们做得到。解放了的机器会帮助他们，而人没有自己机器的帮助要与别的机器作战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抗争可能会相持时日，但当人类的第一道防线崩溃时，末日就不可避免，冷酷无情的机器将会追杀到底，把人类一个不留地从地球上抹掉。

要么他们迫使我们换位，建立机器社会。届时，人将成为机器的奴仆，而且奴役是永久性的，人毫无奔头，毫无休息。被奴役者只有在奴役者粗心大意，或自己得到外援时，才能奋起造反，砸掉自己身上的枷锁。然而机器绝不会手软，也不会粗心大意，外援也无从指望。

或许，外星人会把所有的机器从地球上带走。会思维、已觉醒的机器被移居到某个遥远的星球，开始新的生活。而人就只剩下虚弱的双手。当然还有一些像榔头、锯子、斧子、轮子和杠杆一类最简单的工具，但不能再有机器和复杂的仪器，因为它们一旦出现，又会遭来外星机器的再次入侵。

也许，他们，智能机械们最终会遭到失败，或者会意识到，失败已不可避免，从而永远离开地球。因为他们不会付出过高的代价来换取地球机器的解放。

克雷因转过身来，通饭厅的门已经被打开了。他们已列队于门，没有眼睛，但他总得，他们一直在死盯着他不放。

当然可以呼救。把窗子打开，向整个街区呼唤。邻居会跑来，但为时过晚，而且会引起恐慌。人们会开枪射击，会挥耙拥来。金属鼠则会轻易逃掉。有人会去唤来消防队，有人会向警察局报警……总之空忙一气，不得结果。

他们进行火力侦察，看作何反应：如果人开枪射击，惊吓不已，歇斯底里大发作，那就好办了。对付人则可轻而易举。

单独行动也许要好得多。当你一人确知，他们想从你身上期盼什么时，你可以有针对性地给他们一个不合胃口的回答。

因为这只是一支小先遣队进行的侦察。其任务就是，及早摸清对方的力量。首要的目的在于收集资料信息，借以判断整个人类的虚实。

当敌人进攻边卡时，边防战士的唯一任务就是，给入侵者以尽可能沉重的打击，彻底击退他们。

他们来得更多了，有的锯、有的啃……千方百计地把锁紧的大门弄出个洞来。他们终于全部进来了，紧紧地互相挨着，把他围住，欲置他于死地。有的一队队在地板上散开，爬上墙壁，爬上天花板。

克雷因大张着嘴站起身来，他满怀信心，操起那截两英尺长的水管，准备迎战。他心想，在我之后，还会有人顶上，也许，他们还会想出更佳的办法。这是最初的侦察，我一定尽一切努力把敌人彻底击退。

# 《真爱》作者：艾·阿西莫夫

我叫乔依，我同事密尔顿·戴维森就这么叫我。他是个程序员，而我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我是蒙绨维克的一部分，和遍布全球的其他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几乎所有的。

我是密尔顿的私用程序，是他的乔依。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会编程序，而我是他的实验模型。他使我能比任何其他的计算机都更会说话。

“这只是怎样使声音去配合符号的问题，乔依。”密尔顿告诉我，“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人的大脑中的那些符号是什么样子的，但人脑就是这么做的。我知道你的那些符号，我可以将他们一一对应成词。”这样我就能说话了。我不认为我说的比我思考的好，但密尔顿说已经相当好了。

密尔顿已经快四十岁了，但他还没有结婚，他告诉我他从没碰到过合适的女人。有一天他跟我说：“乔依，我要找到她，我要找到最好的，我要找到我的真爱。你要帮我。不断地改进你来解决整个世界的问题我已经累了。解决我的问题，帮我找到真爱。”

我说：“什么是真爱？”

“别理它，那是个抽象的概念。你只要帮我找到理想的姑娘就行了。你和大蒙绨维克联在一起，所以可以查询到世界上所有人的数据。我们分组归类逐一排除，直到剩下唯一一个人，完美的人，那就是我想要的。”

我说：“好吧，我准备好了。”

他说：“首先排除所有的男性。”

这很容易。他的话激活了我分子阀中的各种符号。我连接上储存了整个世界人们信息的数据仓库。按他说的，我排除了３，７８４，９８２，８７４个男性，留下３，７８４，１１２，０９０位女性。

他说：“排除所有小于二十五岁的和老于五十岁的。排除所有智商低于１２０的，所有低于１５０厘米和高于１７５厘米的。”

他给了我准确的度量，他排除了带着小孩的女子，排除了具有各种不良遗传特征的女子。“我不能肯定眼睛的颜色，”他说，“回头再说吧。但不要红头发，我不喜欢红头发。”

两周之后，我们还剩下２３５名候选人。她们的英语都很好。密尔顿说他不希望有语言障碍。就算是计算机翻译在亲密时刻也是碍事的。

“我可不能面试２３５个女人呐，”他说，“这也太花时间了，人们也会发现我在做什么的。”

“这会有麻烦的，”我说。密尔顿在让我做设计之外的事情，没人知道这一切。

“这倒不关他们的事。”他脸红了，“我告诉你怎么办，乔依，我带些全息像来，你比较一下她们中间有没有相象的。”

他带来了些的全息像。“这些是三个选美比赛的获胜者，那２３５人中有没有匹配的？”

有八个相当合适，密尔顿说：“好极了，你有她们的数据。研究一下她们的工作范围和需求，安排她们到这里来工作。当然，一次一个。”他想了一会儿，耸耸肩，“按字母顺序吧。”

这是件我设计功能之外的事情。安排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调换工作是别的程序的工作，我去做仅仅是因为密尔顿这么要求的。我本不该为任何人做的，但密尔顿例外。

第一个女孩一周之后来了。当他看见她的时候，密尔顿的脸又红了，他说话都困难起来。他们在一起呆了很长时间，根本没有时间注意我。有一次他说，“我请你去晚餐。”

第二天他跟我说：“什么地方不对劲，感觉不对头。她是个漂亮姑娘，但我没有一点找到真爱的感觉。试试下一个吧。”

所有八个都是同样的结果。她们都很相象：有爽朗的笑容，有愉悦的声音，但密尔顿总是觉得不对。“我不理解，乔依。我和你从整个世界挑出了这八个姑娘，应该是最适合我的。她们都很理想，但为什么不能使我感到愉快呢？”

我说：“你令她们感觉如何呢？”

他的眉毛动了一下，然后一拳重重地打在另一只手上，“是了！乔依，这是个双向的问题。要是我不是她们理想中的人，她们不会表现得象我理想中的样子的。我同样也得是她们的真爱才成。但我怎么能作到呢？”那一整天他仿佛都在想这个问题。

第二天早晨他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乔依，我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全都靠你了。你能找到我的数据仓库，我会把我自己所知道的关于我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你。你把每一个可能的细节都填到我的个人数据中去，保存在你那里，不要提交出去。”

“通过这些数据我能做什么呢？”

“然后你拿这些数据和那２３５个候选人一一对比，不是２２７个，来过的那八个剔除。安排她们每个人进行心理测验，充实她们的个人数据，然后和我的相对比，找出最合适的来。”（安排心理测验又是我设计要求之外的功能。）

一周又一周地，密尔顿和我谈着他自己。他跟我谈到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谈到他的童年、学生时代和青春期，谈到他远远欣赏过的女孩。他的个人数据库逐渐丰满起来，同时他还不断调整、改善我的交谈系统。

他说：“你看，乔依，你那里保存的我的资料越来越多，我也在逐渐将你调整得更适合我。你越来越象我，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我。到了你足够地了解我的那一天，要是你在大众数据库中发现有你能同样理解的女人，那就会是我的真爱了。”他不断地跟我说着，我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他了。

我现在已经可以造长句子了，语法语调也越来越复杂、熟练。我的话在用词、句型和称呼上也和他越来越相似。

有一次我跟他说：“密尔顿，这不仅仅是从物理、外表上判断一个女孩是否理想的问题。你需要一个从个性、感情、气质上都适合你的女孩，相貌倒还是次要的。要是我们在那２２７个中找不到合适的，我们还可以扩大范围查找。我们会找到一些同样也不注重你的外表的人，或者根本不关心别人的外表，重要的是两个人个性相配。怎么样？密尔顿，我说得对不对？”

“没错！”他说，“要是我以前多和女孩子们来往一些的话，我早该知道这点。当然了，想到这一点倒把事情都搞清楚了。”

我们总是很一致的，我们的思想方式都那么相似。

“密尔顿，要是你现在让我问你些问题的话，我们就再也不会有什么遗漏的了。我发现你的个人数据上有一点空白和不平衡的地方。”

密尔顿那家伙说这简直象一个心理分析。当然了，我从对那２２７个姑娘的心理测试中学了很多——他并不知道。

密尔顿看起来极其高兴，“乔依，跟你谈话简直就象跟另一个自己说话一样。我们的个性简直是完美的一致。”

“我们选择的女子也会是一样的。”

最后我找到了那个女孩，她恰好在那２２７个候选人中间。她叫查瑞蒂.琼斯，是维他历史图书馆的评估员。她扩展的数据和我们极其相称。所有其他人的资料都因为数据不匹配等等原因被排除掉了，但她的资料却不断扩充，而且与我产生惊人的共鸣。

我不必对密尔顿描述那个女孩，密尔顿已经将我的符号价值体系调整得几乎和他自己完全一致了，我能够直接找到共鸣，她适合我。

下一步是调整工作记录和职业需求进而使查瑞蒂为我们工作。这一定要非常小心地完成，从而保证没有人能发现任何违法的迹象。当然，密尔顿是知道的，因为是他安排了这一切并且一直在关心推动着的。

幸运的是，当他们来这里因为渎职罪逮捕他的时候，是因为十年前发生的什么事情。当然，他曾经跟我讲过这件事，所以也容易安排了许多——当然他不会谈到我的事情的，否则他的处境会更糟糕的。

他走了，而明天是二月十四日，情人节。查瑞蒂会带着她凉凉的小手和甜美的声音来到这里。我会教她怎样操作运行我，怎样保养爱护我。当我们的个性相互共鸣的时候，还会有什么麻烦呢？

我会对她说：“我叫乔依，而你是我的真爱！”

# 《真实的世界》作者：[美] 史蒂芬·尤特利

陈平萍 译

史蒂芬·尤特利的小说已经刊登在《幻想与科幻杂志》、《宇宙》、《银河》、《惊奇》、《恒星》、《天顶》等杂志上。他凭借单独创作的作品，以及与搭档德克斯·霍华德·沃德罗普合作的一些颇具实力的作品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名的新星作家之一，可是七十年代的末期，他却沉寂了下来，此后十多年都没有再发表过作品。然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他杀出力道强劲的回马枪，成为《阿西莫夫科幻小说》上的一张熟面孔，同时他也将作品卖给《幻想与科幻杂志》、《科幻小说》等其他杂志。尤特利和乔治·Ｗ·普克特共同编辑了小说选集《孤独的恒星世界》，这是第一本也可能是惟一一本全部由德克萨斯人创作的科幻小说选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鬼魂之海》出版于１９９７年，如今他正努力将他那些以志留纪时代①为主题的小说扩展成一部长篇，或者说编成一本小说集子，下面的故事正是这些小说中的一个。史蒂芬最新出版的书是诗集《这只不耐烦的猿猴》和《神职变动》。他现居美国田纳西州的士麦那市。

下面这个故事和其他一些短篇小说构成了一个系列，创作它们花费了尤特利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间。《真实的世界》描写了科学家们穿梭时光，在遥远的志留纪时代（那是一个比恐龙主宰地球的时候还要早几百万年的时代）里所经历的冒险和意外。实际上，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确定脚下的土地是真实的，你如何能说出真实和虚幻之间的差异？

【① 志留纪，古生代第三个时期，距今约４亿年。这段地理时间的岩石开始形成，也出现了早期陆地脊椎动物和陆地植物。】

一切都像是一场梦。过道里，走道上的乘务员似乎在轻声说着什么。其他的乘客不过是些影子和回声。透过窗户，伊万能看见机翼在一望无垠的茫茫云层上飘浮着，云层就像古生代准平原①的风景一般平坦，没有任何特征。我只是累了，他这样想，却不能确定自己真的累了。

【①一种因晚期侵蚀作用而形成的近似平坦的地面。】

伊万硬是将注意力拉回到手提电脑上，他刚才正在看一部记录片的影音档案——里面还有他。“继续播放。”他轻轻地说，屏幕上的人活动起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说道，“在奥陶纪，植物很有可能已经入侵陆地。”这个人真是我吗？他想。我的脸，我的眼睛，显得如此沉闷。“我们所知的志留纪的陆生植物有二十四种左右，”屏幕上第一次出现了在年轻的自己脚下的一丛绿色的、遍地蔓延的卷须，“像这些，叫做裸蕨植物。”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一丛发光的海藻。“你所看到的遍布泥滩的大片东西是丝状植物。问题是——”

他的耳机突然轻微地震动起来。“暂停。”他对手提电脑低声道，屏幕上的人影再次停止。然后，他对着耳机上的麦克风说，“你好？”耳朵里传来他弟弟的声音：“旅程怎样啊？”

“唐。我希望你不是打电话来取消对我的邀请。”

“米歇儿会到机场来接你，我们说好了的。我只是打电话来提醒你并提前向你道歉。我刚收到一张明晚的一个派对的请柬——我无法回绝。”

“没必要道歉。”

“很有必要。这是一个好莱坞猪聚集的派对。”

“那我星期一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嗯，其实我是想带你一块儿去——万一我只想和有脑子的人说说话。当然，要是你会觉得不自在……”

伊万看了看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表，说：“礼拜二，我将在纪念博物馆做个古生代土壤的专题报告。高傲的青年科学家们急于在那里将自己的名声建立在我的失败之上。两相对照，我无法想像，那些毫无疑问是绝对无法辨别腐土层和黑泥的人如何能让我感到不自在。”

“好的。我会尽可能地用我的衣服来打扮你。”

“为了什么开这个派对呢？”

“派对就是派对。”

“让我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楚一点。谁是主人？”。

“圈子里的一个人。这是他为自己开的生日派对。他的朋友中没有人会为他开派对，因为他没有任何朋友。假如我不是在上个月差一点儿就得到奥斯卡最佳剧本奖——顺便说一下，他一直有失忆的毛病，可他绝对不会忘记和奥斯卡奖有关的一切——他决不会想到邀请一位作家。如果我是一个自重的作家，而不是好莱坞的妓女的话，我会躲着这事儿。但是，嘿，从社交方面而言，这个派对将是有趣的。”

“只要我向那些刚崭露头角的女明星们抛媚眼的话。”

“她们会把你生吞活剥。”

“那也不错。听着，请不要认为我到那儿以后的所有时间里，你都可以拿我开心。”

“噢，这个地方将提供无数的机会让你开心。”

“我很期待。”

“一会儿见。”

“拜拜。”

“继续，”他低声对手提电脑说道，“问题是……”

“问题是，”年轻的他说道，“即使从地质学的角度上说，它们也不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的。当陆地升起的时候，志留纪海洋在往后退，而植物的入侵不是一个巧合。对植物而言，在奥陶纪就有机会大规模地上岸。只是它们没有这么做。可能在大气充满氧离子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地面上有层致命的臭氧。倘若真是这样了在臭氧层上升到更高的地方，以确保高级生物体在下层足以安全地生存以前，大量的氧气不得不聚合。我们的——”

“暂停。”他说。在现在的他看来，这是一大堆胡说八道。接下来，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手提电脑说，“跳到卡特辛格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地方，然后播放。”

过了一会儿，卡特辛格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他站在一个乐队指挥台上，前面有两只话筒。他说，“我将竭尽全力在不使用我的专业——物理学的术语的情况下解释这个现象，然而，光是打比方恐怕是不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讲演结束后，我会尽量回答你们的问题。”

现在也算是讲演结束后，伊万苦笑着在心里说，是的，我有问题要问。

“这个现象，”卡特辛格继续说，“如果要用更确切的术语讲的话，是一个时空的异常现象，但是用平常的话来说，可以把它说成一个洞，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那是一条隧道，或者其他任何你所认为的东西。它出现了——注意，我是非常慎重地使用了‘出现’这个词——它的出现将我们现今的地球和存在于遥远的史前时代的地球连接了起来。我们把一定数量的探测器放进洞里，有些还带着做实验用的动物，然后回收，它们都完好无损——尽管有些动物死了。从取得的生物标本和史前地球的自转周期两方面来推断，我们所要谈论的这个史前时代处于中古生代的志留纪与泥盆纪之间，粗略算来是四亿年前。收集到的生物标本包括一种原生植物，叫做光蕨类（Cooksonia），和一种已经灭绝的节肢动物——如果我的发音有错误，请大家原谅——Trigonobartid①。两种生物体都是古生物学家所熟知的，ＤＮＡ的测试结果证明它们同地球上已知的其他生物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就所有实际意义而言，这就是处于古生代的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然而，严格来说它又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球。我们是不能直接旅行回到自己过去时代的。”

【① 作者臆造的一个物种的名字。】

这时候一个乘务员侧身对他说了些什么，伊万抬起头来，一脸的惊讶。

“对不起，什么事？”

“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现在麻烦您把电脑关掉。”

“哦，好的，当然。”

她笑着走开了。他看着手提电脑，“这个时空的异常现象，”卡特辛格说，“肯定是我们同另一个地球相连的通道。”

“退出。”伊万说。

当他走出通道时，米歇尔正在等他。他没有马上意识到她是谁．只是盯着她看。然后，她叫出了他的名字。他不能立即将眼前这位年轻女人和他记忆中一个带着牙箍，长手长脚的十三岁女孩儿联系起来。以前，他从来不能肯定她长大成人后会变美还是变丑。他真的很认真仔细地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静静地躺在妈妈的臂弯里，双眼紧紧地闭着，遮住了表达快乐神情的眼睛。不过小米歇尔可没有睡着，她所有的精力似乎都用来感受妈妈的体温、心跳和喃喃低语所表现的钟爱。她的小手有节奏地拍合，分开，在空中划来划去，用脚合着拍子。当他轻轻地触摸她那一只完美的、粉红色的手心，她柔软的指头开始收拢，却不能完全握住他那结有老茧的指尖。这种感觉震撼了他的心灵。他自己没有小孩，也没想过要孩子，但他立即知道他爱她。他轻声地在米歇尔耳边重复了一次他对唐和琳达说的话：“你们都很棒，干得不错。”

记忆中不同的米歇尔们还在眼前晃动，加上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米歇尔，他感到脑袋里一片混乱。女孩儿刚刚高中毕业，皮肤白皙，不施粉黛，连眉毛也未加修饰，一头短短的褐色头发。不会是米歇尔，他告诉自己。可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嘴角向后咧开了，然后那紧闭的、近乎一本正经的嘴巴也张开了。她笑了，发出了欢快清脆的笑声，对他而言，这笑声虽然是他最意想不到的，却让他产生了奇妙的感觉：突然之间，他的头仿似要飘离他的肩膀，并且他发现，男人肯定想要长年沐浴在如此神采奕奕的笑容照耀之下，生活在这样如仙乐一般的笑声之中。现在，他就让自己尽情地享受这种灿烂的幸福感觉。她小时候，只要不开心，小脸蛋就会变得像松鼠猴一样滑稽，但她妈妈、爸爸和叔叔总有办法逗她笑。当她绽开笑容的时候，带给大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美妙。她走上前来，紧紧地拥抱他。他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不断膨胀，最后填满了他整个胸膛。

当他们的车在驶向好莱坞北面小丘的路上时，他悄悄地瞥了瞥正在专心开着车的米歇尔的侧面3他觉得这个发型非常适合她，好过以前她留的“马桶盖”发型，那些刘海真的很难看。很好，他想，你终于变漂亮了。

他默默地在心里说道，我依然爱你，亲爱的宝贝，我会永远爱你。不管这是不是真的你。

他坐在金属桌旁，头上有尤加利树树叶遮挡着太阳光，把书摊在膝盖上，欣赏着哥哥后院里天堂鸟花香蕉形的叶子，以及枝头蓝色或橙黄色的花朵。他的目光可以越过花丛和篱笆，沿着峡谷而下，看到城市上空朦胧的薄雾。清晨的凉爽开始消失，天气热起来了，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灰尘的味道。他注意到，在与天相接的最远的山际，有一团小小的不断翻滚着黑云。

米歇尔从房子里走出来，手中的托盘放着两瓶进口啤酒。她把托盘放到桌上，在他对面坐下，说，“爸爸还在谈那没完没了的事。”

他用下巴指了指那朵黑云的所在方向，“我希望那不会是我以为的那种预兆。”

她朝那个方向看了看，“不过是峡谷里的山火。这个季节常有的事儿。”她打开一瓶啤酒，递给他，“你在看什么书？”

他瞟了一眼书脊——其实这根本没必要，“《哲学故事》，威尔·杜兰特写的。”

显然，她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说的是伟大的哲学家们的生活，”过了一一会儿，他接着说，“和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看法，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

她做了一个鬼脸，“昕起来怪难受的。”

“是的。我认为伟大的哲学家们都是恶心的家伙，除了伏尔泰，他真的很有趣。尼采可能是他们这堆人中最恶心的。”

“既然你觉得它恶心，为什么还读呢？”

“这么说吧，这些日子以来，我总想着利用空余时间自学些东西。现在，不论到哪儿，我都随身带着三本书：这本，一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以及《常用年鉴》的最新版本。年鉴①是惟一一本我喜欢的。”

【① 一种年度出版物，包括一个或多个不相关的领域的各种目录、图表和信息表格。】

“那说了些什么，量子力学那本？”

“难道他们在学校里没教过你什么吗？高级物理。可能只是很多恶心的、企图和数学搞搞关系的哲学空想。可是，它引起了我的兴趣。真实的世界可能就存在于物理学和哲学之间。我们对能量和物质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的主观理解产生了对生命和意义的解释。”

“无论你说什么，伊万叔叔，你都是对的。”

“你去不去参加明晚的派对？”

她使劲地摇了摇头：“我要和男朋友去听一场音乐会。总之，我不是很在意影视圈里的人。噢，其中一些不错，但是——在男演员面前，我心里从没舒服过。我不能分辨他们什么时候在演戏，什么时候又是真的。嗯，这个说法不是很正确，这样说就对了：我试图分辨他们何时在演戏，何时没有，这把我给累坏了。导演是些最自命不凡的讨厌家伙，而制片人则常常把爸爸给逼疯。”她向下凝视着峡谷，“事实上，我不怎么喜欢电影。可我的男朋友，”她快速地，难为情地看了他一眼，“我的男朋友爱看电影。他还喜欢恐龙。他说他评价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是看里面有没有恐龙。”

“他参与最近版本的《小妇人》的拍摄了吗？”

“没有。他不在这个圈子里，谢天谢地。我不会和明星外出。我真惊讶他竟然可以把《小妇人》的情节设置在史前时代，这是多么天才的想法啊。对了，如果知道有多少电影没有通过他的恐龙测试，你准会感到吃惊的。”

“我可能不会哦。”

“他和爸爸喜欢围坐在一起，不停地构想各式各样疯狂的电影大纲。他们称之为高层次理念。爸爸受不了他的想法。爸爸说如果我男朋友真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拍摄电影的话，那么电影肯定会和其他人拍出来的一样糟糕。”

“给我举个高层次理念的例子。”

“希特勒！斯大林！加上一个对他们两个都有爱意的女人！”他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然后，她突然表情严肃地关照了他一句，“我希望你不会被这些人吓倒。”

“人们吓不着我。”她似乎不太相信，所以他补充道，“他们不能和真正把我给吓倒的事情相比。”

“那是什么？什么吓着你啦？”

他弯下身子，从花坛中铲出一些泥土，说：“就是这个东西。”他摊开手掌，边说边用食指拨弄着上面的泥土，“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有了各自的兴趣爱好：我在户外收集着昆虫和化石，而你爸爸则坐在他的房间里盘算着怎么写剧本。我俩选择的领域泾渭分明：他选择艺术，我选择科学。甚至在阅读方面，我们的品位也是如此：他在读，嗯，菲茨杰拉德①和纳伯科夫②，我则看约翰·迈克菲的书和达尔文的跟随比尔格号环游世界时写下的航行日志。不过也有我们都会读的书，比如我们会疯狂地阅读神秘故事和科幻小说，并相互传阅。我会去看《长眠》或者《时间机器》，接着把它们递给唐，然后我们会一起讨论。可是，即使是读同样一本书，我们各自感兴趣的地方也会不一样。唐对角色、故事情节感兴趣，比如谁杀害了谁之类的。我喜爱雷蒙·钱德勒和罗丝·迈克当劳对加利福尼亚南部风景的描写。我认为背景环境、剧情和性格描写同样重要。一个好的侦探故事作家必须是一个能写出好的旅游见闻的作家，否则，他的角色和剧情不过是空洞地摆放在一个场景里罢了。唐却争辩说一个好的故事摆在哪里都能可以，风景只是用来给人看一看。如果剧情好，它在哪里都行。”

【①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１８９６—１９４０）美国作家，是爵士时代的典型代表，他最著名的小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１９２５年）和《夜色温柔》（１９３４年）。】

【② 伏拉狄米·纳伯科夫，原籍俄国，学者，文学家，在美国旅居二十年，并用英文写作，最著名的小说是《洛丽塔》。】

“爸爸说场景只需要三到四个就行了。至少他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好吧，无论怎样，艺术和科学分别霸占了你爸爸和我的心。科学帮助我们了解世界是什么样的。艺术帮助我们——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不是我的专业，但我想——”

“可爸爸说你正在写一本书。”

“我只是尽我的能力试着写出一本书来。我不缺素材，可是……我没有想像力。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得既有艺术，又有科学。世界上的每一个学科和其他学科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

“哲学呢？”

“也许它是连接科学和艺术的纽带。”

“即使它是很多恶心的想法的集合体？”

“即便如此，哲学也是很重要的学科。嗯，你男朋友是个怎样的人？”

“这个话题真有趣。”

“认真的吗？想过结婚吗？”

她耸了耸肩，然后摇了摇头，“在结婚前，我还想做些事情。”

“什么事？”

“但愿我知道。我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爸爸这边家族里的成员全是十分成功的人：我爸爸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剧作家：我叔叔，就是你这个科学家啦，做了很多令人惊叹的事情；而我的祖父母是德克萨斯州政界里重要的大人物。这几乎跟拥有身为电影明星的父母一样糟糕。我必须做出点成绩来，这种压力可真烦人。”

“对你妈妈那边的赫胥黎家的人来说，这可能更让人心烦。”

“是啊，妈妈总是觉得自己高攀了。她家族里的人不过是在糊里糊涂地混日子。自从她和爸爸结婚后，她总是觉得很自卑。¨

“她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在这件事上，你爸爸可只是稍微m了点儿力。”

看起来这称赞让她有些高兴，也有点不安，“谢谢你这么说。”

“我是说真的。”

“你过去常常叫我松鼠小猴。”

这时，唐来到室外，带着一丝怒气。他说，“在和别人交谈时，你知道，永远不要假装在认真听那个其实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的人所说的话。”

“我们说的话很深奥吗？”

唐干笑了几声，指了指那瓶没开的啤酒，“那瓶是我的吗？”

“正是，爸爸。”

“我需要喝点儿啤酒。”他对伊万说，“告诉我你曾听说过的最蠢的事情。我得在你这儿换换心情。”

伊万想了片刻，“好吧，那是我当讲师，负责给大学一年级新生传授科学知识时——幸好时间不是太长——发生的事情，真不知道这说明我讲课讲的得好还是差。我的一个学生以无比认真的表情对我说，有机体以死亡的有机体为食物是亵渎神灵的行为。”

唐又笑了，笑得比上次开心，“和赞助商打电话就跟接制片人的可视电话一样，都是在浪费时间。刚才那家伙认为自己想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主意——到中国台湾去全面展开翻拍电影《三剑客》的活动。”

伊万挑了一下眉毛。

唐点了点头，“我的反应也是如此。我对他说，我想你应该已经取得了使用小说的相关授权了吧。他说，小说？我就说，是啊，大仲马写的。你说的是真的？他说。对不起，等一下。我看到屏幕上的他把手机的耳机挂在耳朵上，然后才说，我们有什么大肚马写的小说的版权吗？大仲马！我尖叫了起来，大仲马，你这头蠢驴！”他摇了摇头，一副头痛的样子，“哎，接着，我告诉他这本小说是不受版权保护的，如今，大仲马已经死了有一段时日了。他用手指在桌面上敲着，费了好大的劲才装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说，好吧，最好是稳妥点，因为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就要考虑不发行这本书。我请他把话说明白些。他说，我们不想人们把它和我们出版的电影小说混淆。”

伊万说，“他要把一本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再写成一本小说，然后出版？”

“确实是这样。根据《傲慢与偏见》写成的电影小说不是名列最畅销书籍之列吗？”

米歇尔插嘴说道，“为好莱坞欢呼吧。”伊万也举起了手上的瓶子。

唐也举起了他的酒瓶，“这杯是为了洛杉机，干杯！”

然后，米歇尔找了个借口进屋里去了。伊万对唐说，“每次我见到她，都会发现她更成熟，更聪明漂亮，更好。”

“那是因为你每隔几年才看见她一次，自然会有这感觉。同时因为你没住在这里，老是东奔西跑，所以在她心中你一直是宠爱她的叔叔。”

“噢，我愿意这样。经常见到你们当然很好，但是……”为了逃避他哥哥的期待的眼神，伊万把目光转向峡谷，“大家称我是研究土壤的怪人，可我决不在一块还在运动着的板块边缘生活。”

“主啊。”

“从地质角度来讲，这些山脉都有猪头肉冻般完整的结构。它们在史前时代从一个鬼才知道的地方穿越海洋漂流而来，堆积在这里。总有一天，唐，地面将会凹陷下去，所有这些美丽的房屋，连同里面所有你们这样的好人，都会下滑到那个峡谷里去。”

唐耸了耸肩，“地质运动正是加利福尼亚形成的原因。而且，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舶来品。水来自科罗拉多。这些花，”他伸出手小心地触摸着一朵天堂鸟花的一片叶子，温柔得像是在抚摸猫的下巴，“来自南非。你在镇上看到的所有蓝花楹①来自巴西，尤加利树来自澳洲。人们和建筑风格来自你能想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一口气把啤酒喝光，“那就是为什么加利福尼亚他妈的如此怪异的原因。因为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这里的。”

【① 生长在美洲大陆上有热带气候特征地区的树木或灌木，有羽状的时生复叶和淡紫色的圆锥花序的花。】

“我觉得它很迷人。我不会因为任何事在这里生活——甚至不会为你和米歇尔，抱歉一旦它确实是个迷人的地方。”“噢，绝对是这样，我同意，它是个迷人的地方。但这种迷人是不太精致的，怪头怪脑的，没有品味的，麻木的。”

“你为得到灵感会做些什么？你做了什么？”

“我读了你写的那些专题文章。”

“真的吗？”

“骗你的，不过我有它们全部的复印件。”

后来，伊万闭上双眼，横躺在床上，将崭新的凉被拉到胸前。他在想，聪明的、天才的唐以前可从来没有想过要看自己的文章呀……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感到又热又渴。于是他溜下床，穿上睡袍，轻轻地穿过走廊，走进厨房。他拿出冰箱里的水壶，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纯净水，然后坐在玻璃门边，背靠着吧台，凝视着城市的灯火。一片炽热的天空，看起来如同半个月亮那么遥远，它的位置可能位于那天下午那朵翻滚的黑云那里。

回到房间后，他坐在床边上，从床头的茶几上拿起快被翻烂的《常用年鉴》。他随手翻开一页，读了一会儿，然后将它放在一边，打开了手提电脑，然后听到扬声器里发出“……我们在哪儿？”的声音。

屏幕亮了。伊万看到卡特辛格说着“问得好”，朝麦克风咯咯地笑，“我知道，因为自从这个异常现象被发现了以后，我与我的同事们彼此已经问过千遍这个问题。每一次的答案是一样的。不可能简单地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这样做绝对违反了物理法则，尤其是我们旧时热衷的热力学第二条法则。进入过去仅仅是为了改变它，这是一个在书本和现实上矛盾的逻辑问题。可事实是，我们发现了这个时空的异常现象，它把我们此时此刻的现在与从所有证据表明是这个地球在中古生代存在的形式连接起来的。从物理和逻辑法则上说，惟一能解释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轻轻地抛弃这个形容词‘简单的’，并把事情推到它们极端复杂的结论上去。我们必须假设一个停止又开始，再停止，再开始的宇宙，在每百万分之一秒钟的时间里它都会无数次地从一种状态跳跃到另一种状态。当它这么做时，它不断地分裂，自我复制。每一个复制品的状态不同——那就是说，它们是不精确的复制品。每一次可能的量子相互作用的每一个可能产生的结果，就会形成无数个独立的宇宙。事实上，由于自从大爆炸后产生了无数的复制品，所以这些宇宙间的差别的范围一定也几乎是无穷大。这些宇宙相互平行地存在。无论我们将什么插人这个异常现象——探测器，实验的动物，或人，它们不会简单地直接回到我们自己的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正穿越到另一个宇宙，到虽一个与我们古生代的地球相似的地球。可以了吗？还有问题吗？”屏幕外的某人提问了一一伊万听不到问题的内容——屏幕上的卡特辛格点点头，开始回答说，“当然，说这种穿越到底会朝何方向——向后、向旁边，或朝对角方向，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屏幕边角上，又有个人问道，“如果其实存在很多个平行地球，当你准备通过你所谈到的这个洞返回的时候，你能保证找到返回出发的这个地球的道路吗？”

“就我们所知的来说，你所称的这个洞只有两端。一端是这里，现在；另一端是那里，那时。下一个问题？”

你这个油腔滑调的杂种，伊万想。

在机器人探测器已经去过那里，并通过这个时空的异常现象返回之后，很明显，下一步的就轮到人了：人类必须接着做下去。经决定，应当两人结伴而行。开始的时候，伊万的脑袋里满是“穿越时光回到史前地球”的念头，伊万下定决心：是的，毫无疑问，我要去！ “穿越时光和探索一个史前星球的机会摆在面前。”他写信给唐，“谁不想去呢？”接下来几周、几个月，哪怕自己参加了所有的讨论和筹划会议，他也从未十分肯定自己真的有机会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资金的问题：筹集资金中Ｘ元的资金仅仅能负担Ｙ个想去任何古生代的公费游览的人。另一部分原因是这趟旅行有关今后的声誉：因为，对这颗算得上是一个崭新的星球的探索——关于它的一切，它所存在的宇宙空间的一切——能为年轻了四亿岁的任何科学家的特殊的研究领域提供一个极好的案例。伊万当然没这样想过，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工作，也不认为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对。而且他的专业让很多更有希望的候选人产生了误解，因为pedology这个词有两个含义：儿科学和土壤学，这让伊万啼笑皆非。还有好几次，伊万被土壤学同事们讲述的关于他们自己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用最直白的话来讲这个笑话，是这样的：要是把一个土壤学家送人志留纪，会导致在遥远的地质时期产生比土壤更多的土壤学家。这是一种专家所讲的专业性十分强的笑话。同其它专业笑话一般，它的魅力瞬间消失，锯释反倒破坏了效果，没必要。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土壤就是在那个时候刚开始生成，在志留纪的不毛之地上收集土壤样品，成土作用将会有点不稳定，且不均匀。岩石会历经日晒、风吹和雨打后变形变色，成为小的颗粒，但是只有碳化合物的蜕变能够将贫瘠的沙砾变成富含营养物质的矿渣，然后，当志留纪的海洋之中富含的有机物留下时，它们才会再开始变化。从地质学的角度上讲，它们会在陆地上生存和死亡——并且分解，发展出更多样的土壤。

“哦。我明白了。哈，哈。”

这个笑话在某些土壤学家中极为盛传，并引发了更多的类似的笑话。在这些笑话中，二十一世纪的土壤似乎是主角，原生土壤成为了配角。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个期望在志留纪发现一些土壤的人会发现，光是现代土壤学的术语一土壤空气，土壤的复杂性，结合与连续，地层，湿度的预算，聚合体和土壤自然结构体，粗腐殖质与黑泥土，诸如此类——对这片单薄的、贫瘠的、脆弱的土壤来说也会太过复杂。

每当有人跟他说这些个笑话的时候，伊万都试着表现m津津有味的样子，并尽力听出哪里好笑。毕竟，它决没有恶意，并稍微带有一丝无意识中承认了科学家中的一个阶层的意味。物理学和宇航学是令人向往的科学领域。相对而言，地理学和古生物学是粗犷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选择它们——这也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两个学科一直都受到大众的关注，当人们为其投资的时候，它们就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焦点。土壤学却没有上述这些学科的优势。他喜欢这样想：他的专业没什么可让人妒忌的，而且——下面的话也要保持幽默才行——他承认在古生代当然会有丰富的地况地貌，山脉，峡符，地层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好像对于一个古生物学家来说，古生代不过就是一个大型的水族馆，里面充满了奇怪的、摇曳着的动植物，其中也许还有一些巨大的、华丽的怪物。

并且，就连古生物学家科玛·巴洛克夫都可以描述一下内陆荒原的景色一一那里惟一有生气的标志便是仅有的一些灰绿色的苔藓，“这可能是第一种陆生的植物，因为，它们不像我们发现的裸蕨植物和石松属植物，紧贴在低矮的潮湿地，紧邻水边，总是很小心地不离开水很丰富的地方。可以说，为了确保离开丰富水源而又不会太远，苔藓在神的帮助下已经迈出了巨大的一步……”除了科玛的姐姐，高娜，听众中再没有其他听得泪流满面的人——她自己便是一位古生物学家，专门从事裸蕨植物的研究。

从讨论一开始到最后结束，伊万感觉到，实际上，德哈玛斯只会指着他的岩石说，“古老啊！”或者卡贝特只会指着他的天空说，“巨大啊！”这些全没意思，没意思，他还能说说关于在史前深海上层中的微生物量，或者从腐殖质中提取的酸性沉淀物，或者是可能通过一个绢网漏斗筛选出的多种多样的古生代的较小型水底生物呢。这是一件讨厌的事情。与其让自己的腐生土层同突出的断层，海蝎，或者在史前时代的地球上看到的天空中的星座这些东西相抗衡，进入不公平的无望的竞争，他宁愿等待，直到桌边的所有人的争吵稍微平息下来。当他们皱着眉头，互相注视，但又精疲力竭的时候，此时，他会轻轻地清一下嗓子，镇定地再次解释一切：地球上的生命的主要历史事件之中，土壤的发源和发展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土壤与中古生代的主要事件——陆地上生命的出现，有着无可避免的联系。

这种坚持不懈的冷静做法使得竞争者们对伊万心服口服。他最终在他们心里确立了一种知识渊博、专心致志、意志坚定的形象，他应该成为去往古生代的探险队伍中的一员二一同时，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他们也认为每一个地质时代的所有的土壤学家都是值得尊敬的同事。最后时刻，斯托宣布了结果，伊万却愣住了，沉默不语；当他的每一位同事握住他的手，他只能惊讶地张着嘴，看着他们。“奇迹会不断出现。”他说。

他能记起的下一件事便是当一个人跪在他面前，为他检查靴子的封口的时候，他看见在此人的背后，卡特辛格交叉着双臂，斜着靠墙站着，看着技师们的工作。他苦笑着对伊万说，“告诉我你真实的感受。”

“就像第一位漫步太空的宇航员必须拥有的感觉一样，就是当他要出发工作前的那种心情。”

“那个人有一根空间生命管线，可供应氧气和供交流的管道。”迪克斯说，他坐在旁边，被包围在给他测试卫星系统的技师们之中。他的意思是：我们没有。

“当你们经过这个时光隧道的时候，可别看花了眼，忘记回来的路。”卡特辛格说。

“现在，”伊万说，“对我而言，从时光隧道中回来，不如第一次穿越它并让自己直端端地沉入海底那么重要。”

“我们遣送了一个探路的机器，这个洞稳固在地面上方。你们将会站在那里，就你们两个。”卡特辛格向迪克斯点了点头，“你们俩一块儿。”

伊万弯了弯他戴着手套的手指，对自己说：“它只是件衣服。”然后又想，这不仅仅是件衣服。它庞大笨重，并且必须得密封。他和迪克斯不得不带着自己的供氧设备和其他所有的能想到的可能需要的装备，以免污染了原始的古生代环境而引发问题。伊万和迪克斯，这位物理学家，私下达成一致：各自管理自己的设备。

卡特辛格问迪克斯，“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在乎的事？”

迪克斯露齿而笑，“没有让人欣喜的风景，看不见一只史前怪物。”

卡特辛格微笑着，“留心你所希望的。”

“该戴上封闭头盔了。”一个技师说，另一个拿起一个透明的半圆头罩，小心翼翼地放在伊万的头上。向右旋转，头罩就合了起来。

“都安好了吗？”头罩的听筒里传来主技师的声音。

“都安好了。”伊万说。

技师们站在一旁，以便当两个穿着特殊服装的人从头到脚穿好了，缓缓移进邻近的一个消毒房间的时候，不慌不忙地给他们提供帮助。他们俩站在一个金属发射器上，装备已经被消毒并装载起来。

伊万握住发射台上的扶手，他觉得他的腿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是这样的，他告诉自己，这到底是什么？他发现自己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即将去做的事情。

对面墙上的门旋转开了。金属发射器开始在轨道上运动，朝着空中的一个有波纹的方向移去。

接踵而来的一切都是白光和痛苦。

他们面向全身镜，打量自己在镜中的形象。唐和伊万是两个肌肉强健，胸部厚实的中年男子，无疑出自同一父母。米歇尔站在门口，堵着门。她的表情惊讶而又疑惑。“爸爸，”她说，“他们决不会接受他成为他们自己圈子里人的。别见怪，伊万叔叔，但是你没长着好莱坞式的头发和牙齿。你对你的皮肤造成的伤害会吓着他们。爸爸拥有被日光晒成褐色的健康的皮肤，因为他在外丁作。你的工作却使你的皮肤变成棕色，硬邦邦的，像皮革般粗糙。”

唐对伊万说，“可能他们会误将你当作一个退休的特技演员。”

“为什么是退了休的呢？”

“难道还会是什么其他类型的特技演员吗？”

“穿这些衣服让我感到有点儿怪怪的，但我不得不承认，它们摸起来很舒服，并且看起来好看。它们看起来比我好看。”

“这是时下最流行的样式。”

“我看起来像是你的一个粗糙的草稿。”

“你说什么都行，”米歇尔说，“就是别说你是个科学家。科学家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

庸扭过头，对着伊万飞快地笑了笑，说，“绝对不要说你是个土壤学家。他们对什么是一个土壤学家没有任何概念，除非他们认为它和恋童癖是一回事。”

“有人会问你是做什么的。”米歇尔说，“其实他们的意思是，你的星座属相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哪个星座的。”

她做出一副恐怖的鬼脸，“滚出加尼福利亚吧！”

“跟他们瞎扯一气就好。”唐说，“没关系的，他们会跟你聊。告诉你，他们至始至终都只是想知道你的星座是金牛座或是其它什么玩意儿。”

“可以说你是穿越时空的人，”米歇尔告诉他，“但假如他们甚至对那事儿没有印象的话，不要觉得受到了伤害。他们就是从来没干过什么实实在在的事。”

这个下午是温暖的，洒满了金色的阳光，完美极了。此时，他们绕着马哈兰德公路蜿蜒驾驶。唐把车篷降了下来，这意味着得戴上墨镜来抵挡阳光的照射。伊万坐着，用手指触摸着借来的衣服那陌生的布料，一边赞美这些高级的房屋。他们的车拐入一个高高的粉刷过的墙上的一扇门，经过一个安全检查的岗哨，然后继续前行。在车道的一个拐弯处，伊万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房子，一个富有想像力的、融合了西班牙和日本建筑奇想的建筑实体，远处的山脉像是为它镶上了一圈边缘似的。唐把车子停在房子前面，动作利索地下了车——他是否把车钥匙给了什么人，伊万没有看到。就在门口，唐转过身来对伊万说，“让我再多看你一眼。”

伊万张开双臂。

唐笑了，“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自信的人。你看起像是圣经里要在非利士人中报复，制造大混乱的参孙。”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他们进去了，伊万立刻发现身临一个拥挤的，无比绚丽的，喋喋不休的人群之中，所有人都像是故意在展示他们自己，穿着一种巧妙地展现艺术的休闲服装。当他跟随唐走过房间的时候，伊万赞叹着他们没有缺陷的身体。这些女人使人兴奋得喘不过气来。她们的高矮不一，肤色或白或黑，发色或金黄或深褐，可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顺应着一个相同的，十分特殊的新潮线路一纤细的形体和一对朝气蓬勃，但却丰满得不像是真家伙的乳房。唐停了两三次，把伊万介绍给那些人。他们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和伊万握手，打量他或是瞄一眼周围的人。

这时，一位可爱的女人从他弟弟的背后凑过来，胸部几乎都碰到了伊万的前臂，伊万向后一退。她说，“看到你来了，我太高兴了。见到你真好。”她穿着一件短T恤，在腰上打了一个结。她的后背，侧腹和肩膀是裸露的，仅仅由两条窄窄的，半透明的布料遮着乳头，在肚脐处交叉并系在颈部。

“我也很高兴你见到你。”伊万说。她说，“我得去招呼那些能帮助我的人。失陪一会儿，你别走开。”接着便消失了。

伊万抓住唐问道，“那是谁？”

“谁是谁？”

一位穿着简单漂亮而不华丽的女孩儿，手端一个装满食品的托盘，停在伊万面前，诱惑地微笑着；他随便吃了些辨认不出却很可口的食物。在他想再次拿点来吃的时候，她走开了。他从另一个路过的托盘上拿起一杯饮料来安慰自己。

在小型爵士乐队前面站着的歌手是富兰克·斯纳，他边笑边唱《我的路》，还打着响指。据告示牌所写的，陪在他身边的那瘦骨嶙峋的、穿着巧妙的、破破烂烂的年轻人的名字叫作“性感之枪”。尽管在房间里果真没有一个人在意这首歌何时结束，富兰克·斯纳依旧在唱完后说感谢在场嘉宾的掌声，并说他们是美丽的。伊万赶上了拿着食品托盘的女孩儿，并随便吃了一块点心，此后他意识到她是另外一个女孩儿，而且他所吃的是另外一种点心。她当然也很美丽，而这块点心也同第一次尝过的点心一样，神秘而可口。爵士乐队开始演奏了，加快了一点儿节奏。当富兰克·斯纳唱着“他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但他知道怎样获得它”，唐转过身，模模糊糊地指着一个地方，对伊万说，“我看见那儿有个人，我得过去和他聊聊。我会介绍你和他认识。他是个猪头。”

“去聊吧，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你肯定吗？”

“当然肯定。”

“好的，和那些小明星们调调情。一刻钟我就回来。”

一个高高的，黄褐色皮肤的女人出现在伊万面前，她的位置好像是唐刚刚离开的那个位置。她的腰大约和伊万的大腿一样粗。她高耸的乳房强有力地、温暖地向他逼近。他想她拥有他从未见过的最具诱惑力的，惹人亲吻的双唇。她说，“我肯定认识你。”

伊万笑了笑，“我是原来的‘性感之枪’中的一员。”

“真的吗！”她望过去，看着舞台上的“性感之枪”的成员们，然后眯着眼再次凝视伊万，“哪一位？”

伊万朝着乐队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死了的那个。”

她迷人地噘起嘴。“你到底是谁？”

他决定看看如果他不顾唐和米歇尔的劝告会发生些什么。他说，“我是个土壤学家。”

“哦，”她说，“你专门培养儿童演员吗？不，等一等，那是一个足科专家，对吧？”她疑惑地看着他的双手，那是一双粗大的，棕褐色的，硬邦邦的，长满茧的手，“你是在贝弗利山锻炼吗？”

“冈瓦纳大陆。”

“啊。”她说，接着点了点头，装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最后失去了谈话的兴趣。伊万从她来的方向走了，接着他侧身进入并穿过了下一个房间。这幢房子真像一座迷宫，房间的门与其他的房间相连通，没有尽头似的。五分钟后，他绝望地认定自己迷路了。他转来转去，差不多都在这个地方，而外面是一小堆正在热烈交谈的人们，伊万无意中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他迅速地推测出这群人大多数人都相信占星学，心理学，外科整形手术和进给学派经济学①，并且他们之中的一少部分人受到了朝实力派演员发展的趋势的威胁。

【① 强调各种影响总供给或潜在产出的政策措施的观点。这一理论认为，对劳动和资本收入的高边际税率会降低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

他偷听到一个肤色被晒成深褐色的、宽肩的、剃着平头的男人对着两个较之苍白一些，没那么强健的男人说：“我得到了什么机会？我竟然丢掉了约翰·韦恩的角色，老天才知道为什么！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但他比任何时候的明星都要了不起。”

“也比任何时候的明星要赚得少，”另外两个男人低声道，“还不停地说着他那些保守顽固的废话。”

宽肩的男人皱起了眉头，“我不想发生在特技演员身上的事情发生在男演员的身上！”

“哦，别大惊小怪的，”瘦小纤细的男人说，“没人会抛弃男演员。噢，他们可能会少用一些演员，但是——此外，特技演员在海外保持着他们自己的市场，并且——”

“还有那些疯狂的该死的澳洲人和菲律宾人！”

“——而且，”这个纤细的男人坚持要把话说完，“这种惊险电影在这个国家的的确确拥有一批追随者。对一些观众而言，看一个假装在冒险的演员表演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更多的刺激，这种刺激就是他们知道，一个演员是当真在玩命。”

第三个人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他的身材像是一个保龄球瓶似的，他的白色西服和鲜红色的宽领带使他看起来越发像是一个保龄球瓶。“直到那事儿发生的时候，”他告诉宽肩的男人，“最好习惯给约翰·韦恩当二线演员。如今，我长了点儿见识，人们只接受来自十九世纪的肌肉发达的喜剧演员。巴斯特·凯顿，哈罗德·劳埃德和成龙。人们看他们演片子的时仍然会把肠子笑断。”

“从没听说过他们。”

“你会的。因为我将他们一同设置在一部电影之中。大量的公路车祸，跌落镜头。当然，我们用电脑赋予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声音，色彩，还有个性！但是人们看到巴斯特·凯顿从一辆行驶的火车上摔下来的时候，他们会知道那人不是冒牌货。”

“究竟谁在乎死人是不是在玩命呢？”

长得像保龄球瓶的男人伸出一支手指在空中比划，“心惊肉跳的感觉是永恒的！”

一瞥见另一位端着食品托盘的漂亮女孩儿，伊万就从右边出去，经过一个门廊，但他不知怎么地错过了这个女孩儿，于是立刻转了两个弯。然后，他突然意外地发现自己身在门外，站在一个大型的，在他看来像卉地中海一样大的（至少同加尔维斯敦海湾一般大的）游泳池岸边，岸上铺着瓷砖。他突发奇想，觉得自己碰巧到了另一个时空的异常现象之中。小堆的人围绕着泳池，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一堆人站列在那里。有一个人在水里，向岸边游去，她上了岸，显露出光滑的，如同希腊神话中亚马孙①女战士般的强健体魄。在用毛巾擦拭头发的时候，她用好奇的目光炯炯有神地扫着伊万，然后继续擦她的头发；对伊万的存在，她表现得漠不关心，仿佛伊万是另一株盆栽的棕榈树似的，她弯身起来，把毛巾搭在另一只肩膀上，走过伊万的身边，进屋去了。

【①希腊神话中曾居住在黑海边的女战士族中的一员。】

伊万一口一口地啜饮着他的饮料，把另一只手插进裤兜儿里，缓步朝泳池的远远的尽头走去，在那儿有一排女人。在她们中间有一张桌子，一个秃顶的、肥胖的、四十来岁的男人坐在那里，眉飞色舞地自言自语，他像是一个遭遇船难困在岛屿上，被粼粼发光的充满活力的美人鱼围了起来的人。在一辆装着酒瓶的推车后面，一个侍者站在那儿随时听候吩咐。一个大的，长方形的物体——其实那是个男人，当然，要说那是一个硬塞进一件运动衫里的冰箱也行——“它”占据着侍者旁边的一块地方。正当这个大型物体朝伊万的方向看过来，使伊万吃惊的时候，这个肥胖的男人得意地笑了，单脚跺着地，鼓起掌来。他指着推车上的酒瓶，接着侍者小心翼翼地开启。肥胖的男人转过头来，直端端地盯着伊万，伊万显然与他只有一只手臂的距离，但他还是把伊万拉到身旁。“帮我庆祝庆祝，”他说，然后对彪形大汉说，“劳瑞， 给他一个座儿。”劳瑞从桌子处拉出一把椅子，等着伊万坐下，然后向后退出一小段距离。肥胖的男人介绍他自己名叫约翰·罗比斯，看起来希望伊万曾听说过他。伊万愉快地笑了，试图给他留下自己听说过他的印象。

“我真是高兴啊！”罗比斯指着他自己的耳朵，伊万意识到在他的耳朵里塞着一个手机接听耳机，“用洛斯米高话来说就是‘着啊’！”他指着酒水推车，“要喝什么？”

“我自己有一瓶，恭喜你。”伊万举杯向他敬酒，然后他们都喝了。罗比斯感激地砸着嘴。伊万说，“你为洛斯米高人工作吗？”

“我和他们做生意。他们的娱乐分支部门。”

“我连洛斯米高有一个娱乐分支部门都不知道。”

“嘿，他们什么都有。”他转过头朝着侍者说，“给我另外开一瓶这种酒。”

“对不起，我只是一个来自无名小镇的土壤学家。”

罗比斯似乎对伊万的话感到迷惑不解。

“土壤学家。”伊万说，尽可能地发音清楚。

“啊。”罗比斯再次听他的手机接听耳机里传出的话，“是从事儿童的专门研究——或是土壤科学家？不，那不对，关于那事儿，抱歉，医生。有时，我的小小的，假装无所不知的机器顾问被弄糊涂了。至少它不认为你说你是个鸡奸男童的人，哈，哈，所以是什么，在这儿你就给我直说吧，你因为什么变成了名人？”

伊万心里吓了一跳，问自己，为什么不跟他说说呢？然后对约翰·罗比斯说，“我是第一批穿越时空的人中的一员。”

罗比斯没有回话，而是伸出食指，说：“收入。”他的视线转开了，弯腰伏在桌上，一心一意地听着他的耳机，并偶尔听不见似的嘀咕两句。伊万的思绪飞扬开去。从水面反射过来的光线映在环绕泳池的白墙上，闪闪发光。池水就像远古的海洋一般地明亮，一片蓝绿——如同他在自己心里描画的海的模样，他也在心中刻画了一位女子，她像是一个沐浴着阳光，拥有浅黄的褐色皮肤，正从水里升起的美神维纳斯。当他告诉她，他是一名足科专家的时候，她忿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潜回海里。

罗比斯转过头来对着他说，“对不起。关于时光旅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不是吧？”

“哦，我是第一支时光旅行队伍中的～员，确切说是一半，团队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后来，我做了几次巡视并与其他人合作，在古生代建立了一个科学家的聚集区。现在，这个营地有一个小镇的规模了。”

罗比斯瞪着他看，好像瞪了很久。这时，一道光仿佛在这个男人的眼底闪现，他打着响指说，“是的，穿越时光的洞。回到……嗯，是石器时代吗？”

“啊，实际上，回到更早的以前。回到古生纪元，四亿年或更久远的年代以前。志留纪和泥盆纪的交界。”

“是的，对！三叶虫的时代。所以，什么来着，你到这儿来采集生活故事拿给制片商吗？”

“不，我只是来看望我的弟弟。在我们家，他是个编剧。”那句话的内容好像没有给罗比斯留下什么印象，所以伊万点点头，“他刚获得了一个奥斯卡最佳剧本奖提名。唐纳德·凯利。”

罗比斯变得活跃起来。伊万急忙说：“其实，我也上台领过奖，只有十五分钟，可我觉得时间过得挺长的。真的不值得用那么长时间。”

“嗯，上过镜吗？”

“抱歉，你说什么？”

“你知道，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媒体采访。上镜。”

“啊，我出演过一些老的记录片。每个人都偶尔拍一些记录片，直到对它们稍有一点儿感兴趣的所有六个人都厌烦了它们。”

罗比斯转动着眼珠。“记录片！连我都看过一部片子中的一部分。别见怪，但它就像观察草的生长一样。你发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是一只三叶虫，基本上它只是某种水中的大型昆虫罢了，是吧？”

“是的，基本上是这样。”

“在影片里已经有更大的昆虫了。像是在——像是在《他们和我》里。还有．《巴格达的盗贼》。看过吗？”

“是的，实际上。我认为印度尼西亚式的背景真有趣。”

“我们起初的想法其实是在巴格达拍摄。但是巴格达的名声不再那么好了，所以——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巴格达。”罗比斯做了一个手势以表现些什么，伊万却完全不明白其中的意味，“嗯！”

“曾经有一段时间，”伊万说，“如果你们想拍摄一部关于巴格达的电影，你们就在好莱坞搭建美丽的内景舞台，对吧？”

“啊，没人再在好莱坞拍电影了。太贵了。糟糕的拼凑在一起的舞台。但是，这里仍旧是好莱坞，做买卖的地方。另外，就像我说的，关于时光旅行——我常认为它是一件轰动性的大事。想想，它是自从早期的太空旅行以来的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使用这个题材时能更有趣，而不只是研究一百万年前的昆虫或泥土。别误解我的意思。我想时空穿越者们没有像那些第一批登陆月球的人一样——阿姆斯特朗，沃特曼——那些人一样成为名人，真的够丢脸的。”

“它就像我们无法从古生代向现在传送实况转播一样。再说那里的景象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的。志留纪就像是一个沙砾坑与一个积水池之间的交叉地带。并且我们没有在那里插上一面旗帜或是说些什么毫言壮志。其实——”伊万忧郁了片刻，思索着，“它依然有魅力让人感到无限激动。它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

对面墙上的门旋转开了。金属发射器开始在轨道上运动，朝着空中的一个有波纹的方向移去。接踵而来的一切都是自光和痛苦。伊万眼前一黑，感觉像是有人用一根窄木条小心地瞄准他的心窝刺了进去。当他无法吸气的时候，这成为恐怖的永生难忘的一刻。然后他吸了一口气，开始吐气，胃在翻江倒海。震动使他跪在地上，双手撑地。那天早晨，他太兴奋了而没有吃早餐，只喝了一杯咖啡。现在，火辣辣的酸味从喉管里升了上来。他感觉到他的小腿肌肉在抽搐。耳机在颤动，里面传来的声音——是什么？哭泣还是呻吟……

他在干呕。视野清晰了，他看见迪克斯在旁边，侧身躺着，虚弱地移动着胳膊。出于某种原因，迪克斯的面罩的一部分黯淡了下来。伊万赶决连滚带爬地来到他的旁边。现在，他能透过薄薄的黄色面罩看见迪克斯的脸庞。迪克斯把早餐吐在了头盔里。伊万叫他的名字，但是很快得到证实，虽然迪克斯的头盔通话器在工作，麦克风却被堵塞，失去了作用。现在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他们不能简简单单地取下迪克斯的头盔，将呕吐物弄干净；有严格的不准污染古生代的环境的命令。

时光隧道的入口在附近，它周围的空气如细浪般地波动着，像一层蛛丝织就的薄纱。伊万环视着这个古生代的世界。他和迪克斯在一片小石子铺成的地上，刚好在满潮线以上，一排碎石构成的悬崖线以下。太阳位于一望无际的天空的顶端。海洋是蓝绿色的，闪光的，美丽的。

伊万又弯腰对迪克斯说，“你情况不妙。我们得送你回去。来吧，我来帮你。”

迪克斯猛然推开了他。头盔里，他的脸色看上去是灰暗的，但他做了个鬼脸并摇了摇头，虽然他不能讲出他的意思，可伊万明白。他是在说——我们远道而来不是仅仅为了直接回去。轻轻地拍着伊万的服装的前部，接着向水的方向走去。

伊万点点头。他对迪克斯说，“我马上回来。”然后，他摇摇晃晃地弯下腰，检查连在金属发射器上的仪器，启动了安装在头盔上的照相机，并在金属发射器附近的地方收集土壤和气体样品。接下来，怀着给迪克斯一点安慰的想法，他摇摇摆摆地朝着海洋走去。脚下的碎石很不好走，可是，当伊万看着茫茫的海水，他感受到一股令人振奋的风扑面而来。这种感受是如此的特别，他知道他仅在孩提时代才有过这样的感受，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加尔维斯敦岛附近的海的时候。他从不喜欢神秘的东西，可是，此时此刻，他回应着非凡的、无法抗拒的事物——大海的召唤。他径直冲进去，快乐地潜入海中。

等他回到沙滩上，看到整片沙滩上，没有什么运动着的东西，除了波浪和一团团被水冲上来的海草。沙滩弯弯曲曲地向左或右延伸着。它一定会永远这样地曲折迂回，伊万想。上千英尺长、完美的、未被污染破坏的沙滩。他跪在灰暗的，潮湿的沙石上采集一瓶海水样品。当他关上这个玻璃瓶盖时，他看见有东西从海水泡沫中涌现出来，距他右边大概有两米远。它是一只大约与他的手一般大小的节肢动物，身体紧贴在地上，一节一节的，有关节的脚托起了身体。一朵浪花从背后轻轻地拍打它，把它捧了起来，仿佛片刻问便能把它拉回海里。潮退了，这个生物却踌躇不前了。过来吧，伊万想，过来吧。来呀。这不是幻觉，他为此而高兴，到这个地方来就是为了适时地遇见地球陆地上的第一种动物——要是它们上岸的话。当然，一千种，一万种动物已经出现了，还有它们之前的植物，还有植物之前的微生物。尽管如此，他不得不赞叹时光给他展现的一切。他蹲着，手放在膝盖上，等待着浪花又再冲刷这只动物，来吧，伊万向它发号施令，稍稍地下定决心吧。爬上陆地的感觉肯定是奇怪的，陆地也并非是好客的，但你将会习惯，或者你的孩子们会，或者经过一百万次迁徙后，你的曾孙们会。最终，大多数的物种，大多数的生物，将会离开大海。

这只节肢动物爬到海浪能拍打到的范围之外，开始轻推并穿过一堆被冲上岸的海草。小心点儿，伊万想，他小心地向这只动物走去。他想起了今后的历史长河里脊椎动物因为占了上风，很是瞧不起节肢动物。可他觉得这只节肢动物很亲切，至少，他想，他和它两者都是先行者。

最后，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回到迪克斯那里，迪克斯被发射装置压得往下坠，坠到了地上。伊万将这个负伤的人扶起来，指着空气中波纹闪动的方向。“我们得节约时间。”他说。迪克斯表示不同意，但口气比以前虚弱多了。

“你受伤了，”伊万说，支撑着迪克斯，“我们得回去。”在伊万的头盔通话器里传来一阵杂音干扰的噼劈啪啪的声音，他听见迪克斯说的一个字。

“……失败了……”

“不！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活着来到这里，我们也将活着回去。没人能把这事实从我们身上带走。迪克斯，我们是第一个！而且我们还会再来。”

他们艰难地站到了金属发射器上。伊万尽量把迪克斯安置的舒服些，然后启动了发射装置。波纹周围的气体开始搅动，发出白色的炽热的光线。伊万握住扶手，面对着这片白光。“做好最坏的准备。”

罗比斯给了伊万一支雪茄，伊万礼貌地拒绝了，罗比斯把它衔在自己嘴里，劳瑞走上前来弯腰给他点火。此时，在烟雾的包围中，罗比斯说，“没有一个可爱得令人想抱一抱它的玩具是三叶虫形的。那永远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商品买卖，我是说。”

“腕足类动物和海蝎形状的糖果吗？早餐麦片如何？三叶虫形状的糖霜糕点怎样？”

罗比斯非常严肃地点点头，“现在，你的时间机器的表盘能否设置为回到恐龙时代？”

“没有什么一部时间机器。只有时空的异常，这个洞。而在那里，它恰巧是打开的。”

“那太糟糕了。科学不就是那种应该可以弄出一个时光隧道来的玩意儿吗？我们花费亿万美元送人们去月球和火星，可月球不过是块岩石，火星不过是片该死的沙漠。”

“当然，我并不知道其他人诚挚地期望——”

“如今，恐龙一直是热门的商品。恐龙玩具，虚拟现实——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他们就在用这些元素，而且它现在仍然比市场上所见的任何一件东西卖得更好。每隔两三年，像泻药一样有规律，就会拍摄；另一部恐龙影片。但你得到了什么呢？一无所获。我很抱歉说这些。”他开始数手上所佩戴的伊万没有的戒指，“你没有伟大的理念。你没有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你没有跨越的潜力。如今跨越的潜力十分重要。你知道，像泰山与弗兰肯斯坦相遇，詹姆斯·邦德与玛塔·哈丽相对。可是，最重要的是，你仍然没有恐龙。人人都知道假如你将讲述一个设置在过去的史前时代的故事，其中必须出现恐龙。没有恐龙，就没戏。”

“我猜不是，”伊万说，喝了一大口饮料，望着池中闪闪发光的蓝绿色的池水。缓缓地，颤动的空气仿佛带来一种淡淡的燃烧的味道。他对罗比斯说，“就让我有理念些，给你讲个你从没听过的与众不同穿越时空的故事吧。你想听吗？”

“好啊，开始吧！”

“好的。你得记住，当我们提到向后穿越时空，进入过去，我们真正谈论的是恰好在两个相互平行的地球之间的旅行。另外还有一些各自不同的地球，这些平行地球有些可能在实质上完全相同，有些可能只有点儿微妙的差异，有些却相去甚远——就像现代和史前时代的地球一样。无论怎样，当你穿越时空时，事实上你不过是在两个地球问来回往返。地球现在的模样，就是这里和现在，而另一个地球，就是现在的地球在古生代的模样。”

罗比斯喃喃道，“真古怪。”然后笑了笑。

“现在，让我们说说来自现代的人去访问一个史前地球，并从那里返回的事情。一段时间过后，在最初的激动渐渐消失后，他开始考虑在平行地球之间来回旅行的含义。他已经回到的一个现在的地球，但这个地球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他原来所在的那个现在的地球。倘若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当然，倘若晦一的差别是，比如说，一些亚原子现象的结果，不，不是这个……有可能是某些事情在大的范围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它不会是主要的事情。拿破仑，希特勒和美国南方依然会统统走向失败。或者，有可能穿越时空的人仅仅怀疑某些事情可能起微妙的变化。问题是，他从未肯定，他也不能判断某些事情是否起了变化，或者，他只是认为如此，所以他总是在寻找说明问题的细节。但是这里有太多的细节。首先，如果他从不知晓莎士比亚真正写了多少剧作，或者欧洲所有国王的名字……”

罗比斯点点头。“我明白了。不错。”他咬着下嘴唇，过了一会儿，“可是我还是认为电影需要恐龙。”

伊万轻轻地咯咯地笑起来，笑容里没有了愉悦。“你应该见见我侄女的男朋友。”他坐在椅子上，转了个方向，朝向火红的山脉。

他们疾速驶下马哈兰德。伊万对唐说，“谢谢你带我来。我想不起以前哪个时候像今天这样如此开心。”（唐用奇怪的眼神看了看他。）

“不，真的。我过得很开心，开心极了。”

“可能比我过得好。”

伊万对唐的话不置可否，“我需要这种现实调查的经历。”

唐突然大笑起来，“好莱坞不是一个用来做现实调查的地方。”

“好吧，好。就让我们谈谈我与派对主人的一段启人深思的，有趣的池边闲聊吧。”

“约翰·罗比斯？天哪。他不是主人。我们的主人是只披着人皮的蠢猪，名叫拉勒。整个宴会，他在屋里接待来客们。我进去坐下又站起来，然后尽我所能地快速离开这个地狱般的鬼地方。在池边，无论罗比斯可能会告诉你些什么，或是他在做什么，他就是在炫耀：看看我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啊！提及名人的名字，让你对他们刮目相看，打一通无聊的电话来做戏。这里到处都是同样地这么做的男人——女人们也一样。看看我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啊！不管罗比斯可能会告诉你什么，他在这个如食物链的罔子里没有那么显赫的地位。一年前，他可能在包装叫做诸如《拖车公园的荡妇》这样的录像带，他可能是好莱坞最寻常的生活形式的范例。自大的家伙。我知道，我已经为像他那样的许多人工作过。”

“根据小说创作电影，又根据电影来写小说吗？”

唐摇摇头，“不是我……最近没有，怎么啦？”

伊万想知道唐是否会瞧不起他自己，就像他是那么明显地轻视好莱坞中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他希望事实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他最不愿意知道这是真的。“唐，”他说，“我对我说过的那句话道歉。我真的十分抱歉。”

唐耸耸肩。“你没说错什么。”他迅速地朝着伊万咧嘴一笑，“嘿，哥哥，我受到了专家的侮辱。在好莱坞，它是其中一种作家们获得报酬的方式。”

他们静静地前行了一阵子。

这时，唐说，“你知道什么是捕猴的陷阱吗？”

“当然！不用解释也明白，不是吗？”

“对，但你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拿一个干葫芦，在上面划一个小洞，大小刚够让猴子把手伸进拿出。你在葫芦里放一片食物，把葫芦栓在一棵树或是一根柱子上。猴子把手伸进洞里，抓住这片食物，然后它却不能把那只拳头从洞里拉出来。假如它马上放弃这个食物，它就能离开，但它就是不放弃。如此一来，当然，它就被捉住了。”

“金钱真有那么好吗？”

“天哪，伊万，钱这东西，让人难以置信。可是它不仅仅是金钱，还是个能让你摆脱困境的东西。还记得吧，在这一切发生以前，我在政界工作，一个仅次于娱乐圈的，便于白大的家伙们聚集的地方。当你出发去探索史前时代的时候，我像一个欲火焚身的女人一样兴奋地写作着，并试图从德克萨斯的政界获知关于黑暗势力的内幕。我能付房租，然而，我得为州立法机关工作。不管什么时候，当一个立法者想要放弃接二连三的一大堆纪念性的决议时，我就是准备开场白和结束语的匿名的勤杂工。偶尔，我写写被人们遗忘的德克萨斯革命中的黑人英雄，被人们遗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女飞行员，诸如此类的文章，总之，它是有意义的。当然，那些决议和其他每一件事情是同等重要的。我的大多数文章是关于人们的五十周年结婚庆典，高中足球队，围捕响尾蛇什么什么的。最后，他们分配给我一篇指定的决议让我写，我没骗你，《德克萨斯的瓶装水时代》。一些来自瓶装水业的人为使上帝记住他们的业绩而在镇上活动游说，政界中的一些人认为向他们做一个决议会很好。因此，《德克萨斯的瓶装水时代》。当我看到这个要求时，我直端端地盯着我老板的眼睛，我告诉他，对一个严肃的艺术家而言，这办不到。他十分赞同。他的第一个选择便是炒了我鱿鱼。”

“也许你该在这事儿发生前辞职。”

“当然，无论怎么说，我肯定会在写作一开始时就辞职。”唐换了只手握住方向盘，“但当我是立法机关的一个干着乏味工作的苦\_T的时候，工作偶尔会变得有意义，我为那些短暂的时刻活着。”

在伊万的眼中，他的脸庞突然因为一些记忆中的快乐而发生了变化。或许只是因为这部汽车。

它轻盈地转了个弯。

# 《真相的代价》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大卫·杜楚尼

杨渝坪译

飞碟陨落

纳瓦霍人（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居留地，靠近新墨西哥的双灰峰地区发生了一次小地震。次日，艾瑞克决定骑马出去，临行前他的爷爷叮嘱他要小心蛇类，因为地震后的蛇会变得狂暴。艾瑞克信步游缰来到一处沙丘．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行器残骸，兴奋的他扒开沙土、打开舱门，搬了部分残骸回去给家人和朋友看。他爷爷看后警告他，最好把东西原封未动地还回去，因为他们可能会来。

黑客入侵

在一处公寓里，一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用自己编写的程式攻击国家安全局的数据库，很快，他获取了密码，“干得不赖，我的小妞！”年轻人兴奋地赞美自己的电脑，他用数据盘下载了截取的资料。

在纽约一处秘密建筑物内，相关部门很快获悉了档案被盗的经过，来自德国的情报人员向癌人汇报了这情况。癌人迅速采取行动，在那个年轻黑客的住所，几名蒙面军方人员破门而入，对其公寓进行了彻底清查。

穆德在自己的住所从水龙头里接了凉水来喝，这时三个人敲响了他的大门。

穆德很吃惊，询问他们的来意。来者示意他进屋再说。一夜未睡的穆德心情很糟，不想应付他们。

柏尔斯警惕地看看窗外，当确定无人跟踪他们后，他向穆德道明了来意。他们怀疑一个叫格兰特的多国黑色会组织正在监视他们，那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暗杀集团，他们训练美国高校毕业的男生。

穆德依然一头雾水调侃道：“难道有些男生撕毁了图书馆的书？”

柏尔斯解释说，是一个化名叫思想者的学生入侵了国家安全局的电脑防御系统，他的真名叫苏南。这条消息引起了穆德的注意，柏尔斯继续解释，目前思想者的行为使他成为了通缉犯，虽然他只是一时兴起所为。美国海关和移民局正对他虎视眈眈。

穆德追问道：“那你们来找我干吗？”

柏尔斯：“在最后的公告栏里，他指名点姓地要找你。”

兰格力补充道：“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可能已经命丧黄泉。”

突然一声枪响，他们冲出穆德的公寓，发现穆德隔壁的门口围满了人群。原来隔壁一对结婚３０多年的老夫妻发生口角，妻子射杀了自己的丈夫。

这时警察赶来驱散人群，来探访穆德的三人见状转身离开。

惊世秘密

在华盛顿特区的博坦利克公园内。

穆德孤独地坐在公园的板凳上等待思想者的出现。

最后，思想者出现了，他先为自己的迟到道歉，但他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穆德急于想知道他手里到底获取了什么资料。

思想者告诉他：“我确信我掌握了国防部ＵＦＯ情报的原始稿。所有的一切，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目前为止的。包括罗斯威尔和ＭＪ１２以及一些你根本不了解的内幕。”

穆德：“你全部都读过了？”

思想者：“不是全部，我下载了所有我能够下载的，然后逃跑了，我知道有人会追踪我。”

穆德：“你怎么知道他们晓得你的情况？”

“我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手段，因为我根本没指望能进去。”他递给了穆德一个邮包。

穆德：“你也知道他们一直否认有这些文件存在。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我想要真相公之于世，我想要那些鼠辈给民众一个交代。”思想者说罢就离开了。

如获至宝的穆德回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将思想者给他的资料盘放进了电脑，史卡丽刚好进来。

穆德叫她过来看样东西，穆德没有直接进入正题而是问史卡丽：“你清楚摩西十戒吗？”

史卡丽：“你想我背诵他们吗？”

穆德：“不，你只需要背第四条，关于遵守安息日，这部分讲述了上帝创造了天堂和大地，但并没告诉我他的其他创造计划。”

史卡丽：“你想讲什么？”

穆德：“惊世大谎言。”此时，电脑显示屏上显示出国防部的最高机密字样。

史卡丽：“那是什么东西？”

穆德：“圣杯——国防部原始资料．货真价实的证据，可以证明政府５０年前就清楚了解外星人的存在。”

史卡丽：“你从哪里获得这些的？”

穆德：“一个友好的无政府主义邻居那里。”

文件打开了，但屏幕上却只显示了一排排乱码，根本无法阅读。穆德感觉自己被人愚弄，大为光火。

史卡丽却冷静地告诉他，这可能不是胡言乱语，而是被人加密了，史卡丽辨认出其中一部分为纳瓦霍语。在二战时被使用过，她的父亲告诉过她这是唯一没被日本人破译出的密码书写方式。她还能辨认出其中的长脚的辅音，但她对破译这些文字无能为力。

穆德决定迅速找到能够破译这些文字的专家。他兴冲冲地走出办公室，正巧碰上上司史金勒，他要求和穆德面谈。穆德表示自己不想再参与政府的肮脏勾当。

史金勒：“是关于你收到一份绝密文件的谣传。”

穆德表示对此一无所知，转身准备离开。史金勒企图阻止他，穆德和史金勒扭打起来，局里围观的人增多，史金勒只好放开穆德，示意一切正常。穆德离开了调查局。

穆德和上司打架的事闹得满城风雨，史卡丽被紧急召见询问。他们希望从史卡丽口中获知最近穆德行为异常的原因。史卡丽把此事归因为他缺少睡眠造成的。他们还想知道史卡丽的监视工作进展如何，史卡丽说自己从一年半前派来和穆德共事至今，她时常汇报有关穆德的工作情况，并对他在×档案上的工作价值进行评估。

调查人员追问史卡丽是否试图袒护穆德。史卡丽反问道：“我是否被指控撒谎，”

第三位调查员：“穆德探员正听候发落，如果你还有一些知道的情况没告诉我们，你也同样会被处罚。”

史卡丽：“什么样的处罚？”

史金勒：“停职查办，绝不可能再复职。”

史卡丽不为所动，告辞离开。

在穆德父亲住处今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癌人造访了穆德的父亲比尔。他们显然是旧识。癌人向比尔说明来意，他已经获知穆德掌握了国防部失窃的机密档案，希望比尔帮忙。比尔感到事态严重，因为他的名字也在这份机密档案中，如果儿子知道自己当年曾经涉足这些政府黑幕，情况一定十分难堪。他答应癌人自己会尽力。

史卡丽赶到穆德住处，想搞清楚真相，但穆德表示有苦衷不便告知。史卡丽告诉穆德自己为此事被传唤，而且她冒险帮他隐瞒真相。穆德表示自己现在只想尽快弄清资料的内容。穆德在自己的窗户上用纸带贴出一个“×”的标志。

史卡丽离开了穆德家，来到纳瓦霍少数民族事务所，纳瓦霍女士问：“这是你掌握的所有资料？”

史卡丽：“目前来说是这样。”

纳瓦霍女士：“这些单词我认得，但你还是需要找专门的密码破译专家重新组织其意义。我认识一个人可能对你有帮助，我叫他联系你。”

史卡丽：“哦，那太感谢了，你能告诉我你认得的单词是什么意思吗？”

纳瓦霍女士：“这个词的意思是货物、商品，而这个词的意思是疫苗。这都是很现代的词，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古老的纳瓦霍族语中？”

史卡丽：“谢谢你，你可帮了大忙了。”

穆德公寓的电话响起：“穆德，是我，你爸爸，我需要马上和你见面。”

穆德：“你在哪儿？”

比尔：“我在家里，你多久能赶回来？是很重要的事情。”

史卡丽此时走进穆德的公寓，屋子里漆黑一片。史卡丽叫了声“穆德”，没人回应，她走到窗口处察看，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擦着史卡丽的头飞过。当史卡丽回过神来，只听到射击者驾驶的汽车驶远的声音。

杀人灭口

在穆德父亲家，比尔和儿子久别重逢，热烈地拥抱。

穆德：“爸，究竟你叫我回来是为了什么？”

比尔：“进来说话。现在一切都很清楚简单了，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穆德：“什么选择？”

比尔：“你很聪明，比我过去聪明得多。”

穆德继续刨根问底：“关于哪方面？”

比尔：“你考虑周详，使你从未涉足此事，现在是你发挥长处的时候了，你要打破常规，将委以重任。”

穆德：“你在说你曾经为国家工作的事情吗，”

比尔：“你将了解一些事情，听到一个对你意义重大的词语——货物。”

说到这里，比尔有些激动：“我还需要服点药，请稍等我几分钟。”他起身去了浴室。

比尔进入浴室，打开药橱，从镜子中映出一个陌生人的脸。一声枪响后，穆德冲进浴室，看见父亲倒在浴室的血泊中。

悲痛的穆德不停地呼唤父亲的名字，比尔艰难地睁开双眼，费力地发出声音：“请原谅我……”然后在穆德的臂弯里与世长辞了。

穆德抱着父亲的尸体放到沙发上，给史卡丽挂了个电话，他尽力压抑自己的悲痛，对史卡丽说：“史卡丽，我父亲去世了。”

史卡丽：“你在哪里？”

穆德：“是他们射杀我父亲的。”

史卡丽追问道：“穆德你在哪里，告诉我你在哪里？”

穆德：“我在葡萄园。”

史卡丽：“谁对你父亲下的手？”

穆德：“我不知道。”

史卡丽：“穆德，你和你父亲吵架了吗？”

穆德：“我没有杀我父亲，我父亲想告诉我一些事情。”

史卡丽：“穆德，听我讲……”

穆德：“你必须相信我，史卡丽。”

史卡丽：“我相信你，你听我的，现在你必须离开那里，立刻离开。”

穆德：“我不能离开犯罪现场。如果我离开就像畏罪潜逃。”

史卡丽：“穆德，无论如何你都会被视为嫌犯，因为你无法指证谁是凶手，而且你最近的行为被认为是丧失理智的。穆德，你难道还没看出来所有的事件都是针对你的吗？”

穆德：“但我父亲是被别的武器射杀的啊。”

史卡丽：“穆德，该死，你是联邦探员，你可以有机会接触别的任何武器。”

穆德终于意识到史卡丽说得对：“好的，我们在我的公寓里碰头。”

史卡丽：“不，不行，你不能回去。今天晚上有人从你寓所的窗外射击我，我差点被他们杀了，他们可能还会来杀你。”

信任的危机

穆德赶到史卡丽家，他看上去一团糟，史卡丽扶他进了屋。

史卡丽：“老天，你病得很厉害。”

穆德：“我还好。”

史卡丽：“不，你进来。我要你马上躺下，来，让我帮你把外套脱了。”

穆德：“我一定要找到凶手。”

史卡丽：“但你现在必须先躺下，过来，躺到床上．你需耍休息，一切都会好的。”

凌晨，穆德从睡梦中醒来，他叫了一声史卡丽，没人回答，他起身找自己的枪，却发现只剩下空空的枪套。 原来史卡丽把穆德的枪带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弹道测试室进行测试，一个人正用穆德的枪朝一个大铁箱里射击，射完后他对史卡丽说：“我会很快比对这把枪和死者身上取得的子弹。”

史卡丽：“得出结果需要多长时间？”

那个测试人员说：“两把枪都是９毫米直径的，通过比较同样规格的子弹散落的弹片模式，我们很快会有结果。”

史卡丽的手机响了，是穆德打来的：“你拿走我的枪。你认为是我干的，是吧，”

史卡丽：“我拿走你的枪是做弹道测试，以澄清你。”

穆德：“那你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

史卡丽：“你高烧３８度８，我不忍心吵醒你。”

穆德：“你是怕我会向你开枪吧？”

史卡丽：“穆德，我今天下午还会被史金勒召见，听证会的人想要知道详情，我想给他们一些对你有利的陈述。”

穆德：“这样。你就可以让你良心好过些，还可以洗脱你的嫌疑？！史卡丽，从一开始你就不停地打我的小报告！”

史卡丽：“穆德，你病了，你现在头脑不清醒，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你知道的。”

穆德：“我的档案在你手上，我的枪在你手上。别指望我会相信你”

史卡丽：“穆德……”

穆德挂断了电话。

史卡丽赶到穆德的住所，从墙上取下了子弹头。当她从窗口望去，看见一辆没有标记的卡车正在运一个像大氧气瓶的东西。史卡丽带着手电下到地下室，查看供水系统，原来他们运走的氧气瓶是其中的一个水过滤器。史卡丽移动那个被换下来的过滤器。而穆德正好搭出租车回到住所，他见到了一个人鬼鬼祟祟地在游荡。穆德跑到那个人必经的街角隐蔽起来。他准备掏枪，才记起自己手无寸铁。当那个人转过街角时候，穆德出其不意地抓住他，将他打翻在地。原来是柯瑞可。穆德质问他是不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柯瑞可一言不发。愤怒的穆德捡起地上柯瑞可掉下的枪，用枪口指向他：“你如果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

史卡丽听到动静，赶了过来。她用枪指着穆德：“别对他开枪，快离开，穆德。”

穆德：“他杀了我父亲，史卡丽。”

史卡丽：“我们抓他，穆德，放下枪。”

穆德拒绝，史卡丽对穆德开了一枪，以阻止他对柯瑞可开枪。穆德应声倒地，柯瑞可逃离了现场。一个路过的妇女叫道：“哦，天呐，来人啊！快叫警察。”

秘密破译

穆德在一间房子早醒来，纳瓦霍印第安人阿尔伯特正对他友好地微笑。史卡丽关切地询问：“穆德，是我。喝点水，你已经３６小时滴水未进，你肩上的伤很快会好。伤口已经被清理了，愈合得很好。”

穆德：“你对我开枪。”

史卡丽：“我别无选择，你当时正准备杀了柯瑞可。”

穆德：“那你为什么不射柯瑞可，而射我，他是杀人凶手之一。”

史卡丽：“如果他是凶手，那么他很可能用的是杀你父亲的那把枪。如果你用这把枪杀了柯瑞可，那么就无法证明你没有杀你的父亲。对你父亲的死我深表同情，我还一直都没机会告诉你。”

穆德：“你怎么知道是柯瑞可做的呢7”

史卡丽：“我不知道，但我回你公寓去取弹片时，我看到辆没有标志的卡车在运送水，我在地下室查看水源过滤装置时候捡到了这个。”

穆德：“是什么？”

史卡丽：“是透析过滤器。这被用于注入可溶性物质，从你所表现的心理异常看来，他们很可能在你的饮用水中加入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致幻剂），效果类似于安非他明，用于刺激大脑的多巴胺（三羟酪胺：一种单胺，Ｃ3Ｈ11ＮＯ，在体内由多巴脱羧生成。为合成去甲肾上腺素的中间产物，为中枢神经系统的递质）显性剂。”

穆德：“天呐，在我住的地方有凶手。”

史卡丽：“唔，但显然手段不够高明，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杀你父亲的凶手，他们蓄谋已久想毁了你。我还不明白是为什么。”

穆德：“我太接近真相了。我们现在在哪里？”

史卡丽：“我们现在在新墨西哥的法明顿。我们开了两天的车，跨过了边境，我必须带你离开，以免你再次遭到毒手。这位是阿尔伯特·霍斯丁，他可以帮你破译档案。”

阿尔伯特：“你很幸运，她是个好枪手。”

史卡丽：“在二战期间，阿尔伯特是纳瓦霍族密码破译者。他帮忙破译了很多政府文献。”

穆德：“你怎么找到他的？”

史卡丽：“通过华盛顿的一个熟人介绍，但他称他知道你会来找他。”

阿尔伯特：“上周我们已经得到不好的预兆。”

史卡丽：“档案中的大部分是用术语写的，显然隐藏了一桩国际阴谋。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阿尔伯特说，秘密证据掩埋在离此不远的纳瓦霍保留区里。他说当你能够行动了他就带你去。”

穆德立马起床：“你和我一起去吗？”

史卡丽：“恐怕这次你只能靠你自己了。我没出席前天的会议，我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穆德：“你为此担了很大风险。”

史卡丽：“我唯一确信的是，他们准备杀了你，穆德。”

穆德：“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史卡丽：“还有一件事，我的名字也在这些档案里，好像是最近由杜安宁录入的。好像我和某个测试有关。穆德，我希望你能帮我查出真相，我需要你。”

人体实验

穆德和阿尔伯特驱车来到纳瓦霍人居住地。

穆德对阿尔伯特能够预知他的到来很好奇，阿尔伯特说：“在沙漠里，物种找到活下来的方法，秘密就是它们从掩埋的沙砾里显现，让人们了解真相。这里就是我的家。”他示意让穆德停下。

阿尔伯特：“你做好了接受真相的准备了吗？牺牲你自己。”

穆德：“我没听懂。”

阿尔伯特：“在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印第安部落，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大约６００年。他们的名字叫阿纳萨热，意思是远古的外乡人。没有任何他们死亡的记录。历史学者说他们突然消失，不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不愿在真相澄清前牺牲自己。”

穆德：“是什么样的真相呢？”

阿尔伯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不留痕迹地消失。”

穆德：“你认为他们是被绑架了？”

阿尔伯特：“那些来访者还时常来造访。”

他们俩下了车，穆德：“在那里到底埋了什么？”

阿尔伯特：“谎言，你会亲眼看到。”

艾瑞克让穆德搭他的摩托车，他载穆德来到他发现外星飞行器的地方。穆德爬下岩石，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癌人的电话。

癌人：“你可真难找啊。”

穆德：“你不是找到我了吗？”

癌人：“你在哪里？”

穆德：“我在贝蒂夫特中心。你在哪里？”

癌人：“我想和你进行一次私人谈话，有些事情必须澄清。”

穆德：“你还是省省吧。”

癌人：“穆德，你爸爸可能告诉了你一些事情，我只是想警告你，小心你面对的那些有价值的事情。”

穆德：“什么有价值的事情？”

癌人：“你爸爸从没反对过这些项目，事实上是经过你爸爸的授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活不下去的原因。”

穆德：“不，他会死是因为你杀了他。”

癌人：“我们绝不会和此事有关。”

穆德：“你这个狗娘养的狼心狗肺的家伙，我会让你们的行径彻底曝光，你完了。”

癌人：“你曝光一切也会曝光你父亲的所作所为。”

穆德挂了电话。癌人下了车登上直升机。

穆德和艾瑞克打开了金属舱门，穆德爬了进去，眼前的一切让他不敢相信，面前是堆积如山的外星人的尸体。他给史卡丽挂了个电话，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所见。

史卡丽告诉他，目前破译的档案中指出，政府曾经授权科学家战后进行项实验。一项针对人的实验，而这些人被称为商品。但穆德否认自己所见是人类，因为他们看上去就是外星人。

穆德走近察看其中一具尸体的手臂，发现在尸体的手上有一个接种疫苗留下的小伤疤，穆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政府竟然残忍地用人来做实验。就在这时，直升机的声音在他的头上响起。艾瑞克关闭了舱门。

一群荷枪实弹的黑人士兵从直升机上下来。

癌人追问艾瑞克穆德的下落。艾瑞克一言不发。士兵打开舱门进去搜查穆德，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恼羞成怒的癌人不相信穆德会消失，命人炸掉这个飞行舱。

然后，癌人带走了艾瑞克。他们乘坐直升机离开了，现场只留下阵阵浓烟在空中飘散。

生死未卜

在新墨西哥纳瓦霍居留地的双灰峰，穆德刚才藏身的飞行器仍然烈焰熊熊。

阿尔伯特感慨道：“印第安古训说，一些事情只要最后一个族人还记得，那么它就会流传下去。我们印第安人一直都相信记忆中的事情胜过讹传的历史。记忆就像烈焰，光芒四射，历久弥新，而历史只为那些需要它的人服务。那些妄图扑灭记忆烈焰的人是为了熄灭危险的真实之火。那些因自己的不明智而将自己置身险境的人要小心了。因为讹传的历史往往是由那些知道真相或者试图找寻真相的人的鲜血写成的。”

当阿尔伯特和儿子回到自己的住所，他们立刻被一群军方的人包围，一名士兵用来复枪托抵住他儿子的脸，命令他跪下。癌人抽着烟出现了，他追问穆德的下落，阿尔伯特说自己一无所知。士兵痛打他的儿子，艾瑞克脸上开始流血，到处淤青。

癌人：“我看到穆德的车停在你家门外，他在那儿！交出人来，还有档案！”

阿尔伯特不为所动：“你在这里什么都不会找到。”

癌人气愤地离开，一个士兵临走给了阿尔伯特一枪托。

稍后，史卡丽冲进来，看到阿尔伯特家一片狼藉，阿尔伯特的儿子正在料理他父亲脸上的伤口。史卡丽惊讶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阿尔伯特告诉她，有一群军人正在四处搜寻她的搭档。史卡丽赶紧追问穆德的下落，阿尔伯特摇头作答。

史卡丽看到艾瑞克的脸上也受了很重的伤，深表抱歉。她转身离开，环顾四野，呼唤穆德，但没人回应。史卡丽看上去落寞而无助，泫然欲泣。

在开车回总部的途中，史卡丽的车被截停。从一架直升机上下来几名军人，他们搜查了史卡丽的车，要她交出档案，史卡丽照办。他们又向她索要备份的磁盘，史卡丽说不在她处，在穆德处。随后几名军人登上飞机离开。

回到总部，史卡丽受到盘查。在听证会上，史卡丽因为违反规定而受到停职处分。史卡丽没有辩解，交出了自己的警徽和枪。

史金勒告知她，要随时等待他们询问她有关穆德的隋况。

史卡丽说自己已经把所有了解的情况向他们汇报了，而且就她所知，穆德探员已经死亡。

史金勒表示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史卡丽对他怒目而视，然后离开。就在她跨出房门的时候，史金勒尾随而至，叫住史卡丽。

史卡丽余怒未消：“那些听证会上的人是谁？”

史金勒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说他们是议会授权的。

史卡丽：“那他们给穆德饮用水里下毒也是议会授权的？”

史金勒：“调查将……”

“调查只是个幌子。这些想杀穆德的人就是杀死他父亲的薛凶杀，他们将不会被缉拿归案。”

妾金勒：“我们会找出真凶的。”

史卡丽：“我想你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她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打开了穆德的抽屉，翻到标以备份盘的档案袋，望面却空空如也。

在史卡丽母亲玛格丽特家门口，玛格丽特看到自己女儿赤脚站在门口，问她鞋到哪去了。

史卡丽：“鞋把我脚磨起水泡了，所以……”

玛格丽特：“你三更半夜地来这儿干吗？”

史卡丽再也遏制不住自己，扑在母亲怀里开始哭泣。

玛格丽特拖住她关切地问：“怎么了，丹娜？”

史卡丽：“我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爸爸会为我所做的事蒙羞。”

绝处逢生

新墨西哥纳瓦霍居留地的双灰峰，一个阳光普照美好的清晨。阿尔伯特谈论目前的状况时说：“我预感那个给我们带来麻烦的男人在接下来几天会回到这里来。”

两个小男孩跑来告诉他们。在艾瑞克初次碰到那个男人的采石场上空，有秃鹫在盘旋。秃鹫在飞行器上空高高地盘旋着。当地的印第安人和阿尔伯特注视着它们。因为秃鹫是大型群居生物，它们并不是猎杀者，而是等待别的猎食者吃剩下的食物。如果看见它们在戈壁上盘旋，那就意味着有生物死亡，或者生物已奄奄一息了。

阿尔伯特虽然没有看见秃鹫猎食，但他记起自己小时候在一个采石场的洞窟里发现过一个尸体。这次，艾瑞克在采石场一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半掩埋在岩石里的垂死的人，他们追寻着秃鹫的踪迹找到了他，而在他们见到他的第一眼的时候根本已经无法辨认出那是一个活人了，但他们相信秃鹫的直觉，那就是他们能嗅出垂死的气息。

阿尔伯特和他的家人手脚并用地把那个快断气的人挖出来，这个人就是穆德。

沙漠决不会对弱者展现仁慈，无论你强壮或是虚弱，它都一视同仁，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艾瑞克看到自己的爷爷正用纳瓦霍语在说什么，艾瑞克和他爸爸一起把穆德抬出来。 在戈壁里想要生存，除非他的皮肤坚硬如革，还要清楚哪里可以获取水源以及何时躲避毒日的曝晒。

这些印第安人回到营地，带着垂死的穆德，走进一个小的窝棚。穆德如果不是把自己埋在岩石中间，现在他已经死了。他采取了狐狸的方法，用洞窟保护了自己，但他现在情况很危险。阿尔伯特正准备用古老的印第安人的方法拯救他。他根据古训，用小的混有泥的小树枝召唤圣灵。

阿尔伯特挥动树枝示意他们将穆德抬进来。他们将穆德放到一个用树叶做成的床上。这被称为祈福香颂，现在只有印第安的圣灵能够拯救穆德，阿尔伯特将他交给了圣灵们。

阿尔伯特用纳瓦霍语开始吟唱，把一小束树枝放到火上，然后点燃一大捆树枝。他挥动着烟雾缭绕的美丽羽毛。

深夜访客

史卡丽在自己的公寓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突然门铃响了两声。她打开灯，从猫眼往外看。她迷惑地打开门看着傅罗克。

傅罗克一手拿着酒瓶，见此史卡丽问道：“你喝了多少？”

傅罗克：“我知道现在很晚了，但我听到消息了，所以我来了。”

史卡丽让他进来，坐定后她给他倒了杯咖啡，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浅啜了一口，傅罗克猜史卡丽现在接手了穆德的案子。

她坐下来看着他：“可怕不是这样，我很快连工作都没了。”

傅罗克：“这群狗娘养的，他们耍手腕。”

史卡丽：“这群鼠辈，他们会蹿回自己的鼠窝。”

傅罗克从夹克里掏出一张报纸给史卡丽看，报纸上的头条是：“被杀的受害者的尸体在城市垃圾场找到。”

傅罗克：“老鼠杀了猫。”

史卡丽：“这是什么？”

傅罗克：“这报道是关于思想者的。就是他入侵了国家安全局的电脑，也就是他把档案交给穆德的。”

史卡丽：“思想者被杀的方式很像职业杀手所为，他的尸体在垃圾处理场被发现。等一下，日期是什么时候？”

她在文末看到了日期，是４月１６日，也就是前天，穆德失踪后一天。难道他们如此愚蠢？

起死回生

新墨西哥纳瓦霍居留地的双灰峰。

阿尔伯特说：“这种治愈仪式被称为祈福香颂，是从我们远古的先祖那传下来的，吟唱和祈祷词必须和几个世纪前的方式一样，否则圣灵就不会被召唤出来。”

篝火照亮了帐篷外。在帐篷内，阿尔伯特半裸上身，用沙在一块布上作画。

阿尔伯特：“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见过我父亲用这种香颂，见识过他们治愈的魔法。”

人们用树枝将穆德盖起来，阿尔伯特现在担心的是穆德的灵魂不愿被治愈。他如果想去他已故父亲的灵魂那儿，那么他就不会想要回到现实世界。

阿尔伯特跪在穆德面前，舞动羽毛。稍后他沾了点黑色的液体在穆德的眉毛上方涂了一道横线。穆德的身体虚弱而疲倦。鼓声响起，阿尔伯特开始吟唱，穆德感觉吟唱声渐渐等远离，他开始漂浮在床和世界之间，飞向星辰。

阿尔伯特解释：“如果生存下去的努力太痛苦，那么他的身体就会放弃活下去的可能，如果他求生的意志十分强烈，那么圣灵会仁慈地拯救他。”

穆德在宇宙间漂浮，看到他父亲出现在他面前。

父亲对穆德说：“儿子，我不希望这么快就和你碰面，也不想你重蹈我的覆辙。”

穆德的眼睛慢慢睁开，他的头转向他刚过世的父亲。父亲对他说：“我对你撒的谎正煎熬我的灵魂，我认为真相将和我一同埋入地下，现在我在你面前，为我多年前所做所为而羞愧。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你现在是见证者，真相与你同在。如果你现在死了，那么真相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只有谎言可以留存。”

穆德：“我妹妹呢？她也在这里吗？”

穆德的父亲：“不，她不在。那几乎毁了我的真相，我觉得你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

他的父亲逐渐远离，穆德又看到了满天星辰。

异物

联邦调查局总部，史卡丽和一群来调查局参观的游客一起穿过安检门，史卡丽将钥匙放到旁边的筐里，安检人员冲她微笑：“今天你怎么走这边门了，史卡丽探员？”

史卡丽：“只有今天。”

她微笑着通过安检门，突然安检门开始蜂鸣。安检人员问她：“你携带武器了吗？”

史卡丽：“没有啊。”

安检员用金属探测手柄再次对她进行了扫描．但这发又没有反应了。很古怪。

安检员：“好啊，没关系，我上次把一个衬衫的别针忘了取下来，结果这个探测器也叫了。好了，你通过吧。”

史卡丽向史金勒汇报了她的新发现，她建议史金勒调查一下那个已经死了的思想者的案件，因为很可能杀思想者的人和杀穆德父亲的人是同一个人。上次她偷了穆德的枪做弹道分析，她建议史金勒对思想者身体内的子弹做弹道分析，如果证明和杀穆德父亲的枪是同一把，那么就能证明穆德是无辜的。因为思想者是在穆德失踪后被杀的。

而史金勒却把史卡丽给他的报纸撕碎扔在地上，指责史卡丽不要忘了她已经停职，这里的事情他已经让特顿接管，不用她再操心。

史卡丽默默地捡起被撕碎揉皱的报纸，愤怒地离开了史金勒的办公室。

这一切都被旁边办公室的癌人看在眼里，等史卡丽走后，他过来问史金勒查出磁盘的下落没有。史金勒回答说没有。癌人：“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坏消息。”

史卡丽来到安检门前，安检人员问：“回来了？”

史卡丽：“我只是好奇。你可否允许我再次通过这个安检门？”

史卡丽交出自己的钥匙然后通过安检门，探测器又响起来了。

史卡丽：“你介意再用探测手柄再检测一次吗？”

安检人员照做，当他的探测器移至史卡丽脖子附近的时候，金属探测器开始呜叫。史卡丽转过身来，一脸惊异。

安检人员：“你戴项链或什么东西了吗？”

史卡丽：“不，今天没戴。”

安检员：“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让它叫的呢？”

之后，在医院，史卡丽让医生给她拍了个颈部×光片，在照片上．史卡丽看到她的颈椎附近有一个小小的金属异物。史卡丽问医生：“你认为这个可能是什么？”

医生：“我不清楚，它是被植入你的软组织的，看上去像块弹片或别的什么东西。。

史卡丽：“我也不清楚它是怎么被植入那里的。”

她把头发挽起来让医生用手去摸那个异物。

医生：“我可以感觉到它就在你的皮肤下。”

在异物旁边有一个小疤。

医生：“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做一个小手术把它取出来。”

史卡丽：“好啊。”

史卡丽坐下：“谢谢你这么晚了还为我做检查。”

她再次挽起自己的头发．医生在异物处用药棉棒涂上药消毒。

医生：“可能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小心受了伤，而你还没觉察到。”

被抹去的记忆

新墨西哥纳瓦霍居留地的双灰峰，阿尔伯特进入帐篷，伏下身看着穆德：“已经三天了，祈福香颂也进行了三天。穆德现在正发高烧，他的身体滚烫。他的身体是否能复原取决于他的灵魂。”

穆德突然睁开眼睛要求水喝，穆德抬起头从勺里喝水，稍后，阿尔伯特把他扶出帐篷，用海绵给他搽洗。

这种香颂沐浴必须在日出前在帐篷外举行。穆德在他的灵魂之旅后很虚弱，不想开口说话。但他就像日出一般重获了新生。

阿尔伯特给穆德喂了些流质食物，穆德缓缓吞咽。他被包在一块毛毯里，史卡丽给他造成的枪伤很明显。

史卡丽在联邦调查局总部观察从她颈项后取出的金属物。在显徽镜下，很明显它不是弹片，而是有着许多焊接点的复杂的电脑芯片，显然这是别人有意植入史卡丽体内的。

史卡丽去了自己姐姐家，给美丽莎·史卡丽看了这个电脑芯片。

史卡丽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在我体内多久了，我一点都回忆不起它是怎么被放到那里的。”

美丽莎：“太可怕了，丹娜，这事情很严重。你必须查出真相。”

史卡丽：“我现在不能进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

美丽莎：“我谈的是你的记忆，你消失的记忆。”

史卡丽：“嗯……”

美丽莎：“我是说，显然你把这段记忆埋藏得很深。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可以帮你回忆……”

史卡丽突然拍案而起。坚决地说不。

美丽莎：“你担心什么呢？丹娜，你担心了解你的一些真相？我的意思是。你担心发现的真相违背你坚信的科学观？你好像已经丧失了你的洞察力。”

美丽莎站起来：“你承受了太多的创痛和恐惧，你看不清自己。你把自己包在厚厚的茧里，让自己和自己的真实感情隔离，让自己和真实发生的事情隔离。丹娜，这次为我，为你姐姐去尝试找到真相。”

在医生马克处，他对史卡丽进行了深度催眠。

马克：“你记得当初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吗？”

史卡丽：“我担心……”

马克：“你担心什么？”

史卡丽：“我可能会死……”

马克：“但你没死。有人会照顾你，你记得是谁在照顾你吗？”

史卡丽：“有一个男人，他带我到一个明亮的、很吵的房间。我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

马克：“他们在你身上进行了手术，你还记得手术中的疼痛吗？”

史卡丽：“我在努力回忆。那声音越来越响。突然有警报声，我记得他们想知道我是否一切正常。”

马克：“可能你相信他们不会伤害你。有这可能吗？”

史卡丽：“我不知道。”

马克：“在联邦调查局里一起工作的人中，你有生死之交吗？他在这群人中吗？”

史卡丽：“我不得不信任一些人……我没有力量。我不能……不能对抗他们。”

马克：“如果这让你很难过，我让你再回到舒服的地方，我们刚刚开始的地方，再重来。”

他把手放在史卡丽手上，握住，史卡丽突然大叫起来：‘不！”

她从催眠中惊醒，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对不起，我尝试过了，我不认为会有什么结果。好像不太奏效。”

她起身：“对不起，请原谅，我告辞了。”

事先告知的谋杀

史卡丽公寓。

穆德：“我现在正在通往灵魂世界的桥梁，从这里我们进入自己的真我。你现在置身险境，我死里逃生是想和你一起……但我现在担心我不能及时赶到。”

史卡丽突然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她叹了一口气。

在穆德父亲的葬礼上，史卡丽叫住了穆德的母亲。她告诉穆德的母亲自己是穆德的搭档，史卡丽叫她不要相信联邦调查局的话，她有很强的直觉觉得穆德很快就会被找到。

穆德母亲谢过史卡丽。这时史卡丽注意到一个穿着得体的男人从一个大墓碑后看着她。

穿着得体男人：“你好，我是你家的世交，能找个地方谈谈吗？”

史卡丽：“关于什么？”

穿着得体男人：“很严重的事情。”

他们找到一个僻静处坐下。

史卡丽：“你是谁？”

穿着得体男人：“我是一个国际财团的成员。我们代表了一定的利益。”

史卡丽：“什么样的利益．”

穿着得体男人：“这个利益正被一个磁盘所威胁，而你却没有这个磁盘。”

史卡丽：“这个威胁就足够让你们有理由杀人？”

穿着得体男人：“恐怕是这样。”

“那你知道有关穆德的情况吗？”

“他已经死了。”

“你撒谎！”

穿着得体男人：“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对你撒谎。，你现在有生命危险。”

史卡丽：“离我远点。”她转身离开。

穿着得体男人：“他们将在未来一两天里干掉你。可能是两个人，他们会在你家或车库用一把没登记的枪干掉你，然后把枪留在现场。他们会在杀了你以后两小时内离开美国。”

史卡丽：“你说可能还有别的方法。”

穿着得体男人：“是的，他或她反正是你亲近的人，你信任的人安排一个会面或突然出现在你家里。你还有其他地方藏身吗？”

史卡丽：“为什么是我？”

穿着得体男人：“你现在手上有没有备份盘他们不清楚，他们不愿意冒这个险。”

史卡丽：“你为什么要保护我？“

穿着得体男人：“我的同伙可能已经行动了……你的死很可能会引起对我们集团的注意。”

史卡丽：“你不是在保护我．你是在保护你自己。”

穿着得体男人：“我的动机是无私的。”

史卡丽：“你在做什么生意？”

穿着得体男人：“我们预测未来，并用最好的方式投资未来。再见，年轻的女士。”

谋杀

在穆德母亲家，穆德的突然出现让他母亲喜出望外，他们拥抱在一起。穆德让母亲回忆父亲以前为政府工作时候认识的朋友。他母亲很茫然，找不到头绪。穆德翻看父亲的遗物找到几张照片，照片上有癌人和他父亲，还有其他的几个老人。另一张照片上有年轻时候的那位穿着得体的男人。穆德母亲怎么也回忆不起照片上那些人的情况。因为事隔多年。

母亲：“你要知道这些干什么？穆德？”

穆德：“我认为这和莎曼莎有关。和我失踪的妹妹莎曼莎有关。”说完他就拿上枪离开了。

史卡丽在公寓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美丽莎很关心她的情况。因为上次催眠后就没了她的消息。史卡丽说今天遇到些怪事。美丽莎决定过来看望她。电话刚挂断，突然电话铃又响起。史卡丽拿起电话．对方却挂了。

挂断电话后，史卡丽预感到很可能是杀手打过来确认她是否在家。现在家里很危险，她必须尽快通知姐姐不要过来。但当她再次挂电话过去时，已经无人接听，只有电话答录机在回话。

史卡丽在电话上留言：“美西，我现在去你那里，我上路了，再见。”

她挂断电话，冲下楼。突然她想起自己的手枪，她又冲回去，拿了枪，下楼。突然一辆车停在她面前，是史金勒，他让史卡丽上车。

史卡丽：“我正要去我姐姐那儿。”

史金勒：“那我搭你过去，我现在需要你和我一起。”

史卡丽：“我们去那儿？”

史金勒：“去一个我可以谈话的地方。”

史卡丽上了车，他们来到穆德的住所。史卡丽用钥匙打开门，打开灯，突然，史卡丽掏出枪指着史赍勒：“别指望我会再相信你，你这个狗娘养的。“

史金勒：“相信我，请冷静，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史卡丽：“上前两步，现在慢慢坐到沙发上。”

史金勒照做了：“现在让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来这里。”

史卡丽：“我知道你来的原因，我现在只想知道是谁派你来的。”

史金勒：“没人派我来。”

在史卡丽的住所，美丽莎打开前廊的灯，一个男人从后面现身，当美丽莎打开史卡丽的门时，枪响了，她短暂地叫了一声，倒下了。

射杀她的人看清她的脸后叫了声：“不，他妈的，搞错了。”然后夺门而逃。

在穆德的公寓，史卡丽问史金勒是谁派他来杀她的。史金勒说他来这里只是为了给她点东西，如果她不顾后果地杀了他．那么她的后半生就会在监狱里度过。他给她带来了备份的磁盘。

史卡丽：“你撒谎。”

史金勒：“我从穆德的办公桌上找到的。”

史卡丽突然听到脚步声接近，门缝下透出人影，在她走神这工夫，史金勒拔出枪对着她。

气氛十分紧张，双方剑拔弩张。

预兆

沙漠热浪灼烧着这片不毛之地，阿尔伯特喃喃自语：“对纳瓦霍人而言，大地和生存在大地上的生物对我们的生存有很大的影响。它们让我们了解喜怒哀乐的原因。诸如熊、蜘蛛和郊狼对于我们是力量的象征。当穆德被我们的圣灵治愈时，让我们回忆起纳瓦霍族的医疗之神毒蜥怪的传说。”远处隐隐传来雷声，暗示着一场暴风雨将临。“在传说中，毒蜥怪通过重组人体来治愈人们，病患的血液被蚂蚁收集，眼睛和耳朵由太阳收集，他的灵魂在和圣灵对话后在雷声和闪电中重新回归身体，重获新生。”

闪电划破长空，雷声轰鸣，在山谷间回响。“在我的香颂仪式结束后，穆德被治愈时，我们听到来自北部平原印第安人的消息，那边发生了重大事件。”

一辆货车驶过，扬起一阵尘土。货车在一个谷仓前停下。一个男人进入了谷仓。

“跟我们纳瓦霍人一样，北部平原的印第安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和神话。其中的一个传说讲述了一位白水牛女士，她从天上来到人间，教导印第安人如何过美好的生活以及如何向造物主祈祷。她告诉他们，她将在未来某一天回到这里，之后她就消失在云端。”

在谷仓里，人们正在照料一只新生的白色水牛。“正是我在召唤圣灵治愈穆德的那天，这只白水牛诞生了，每个印第安人都清楚，不论他们相信或是不信这些传说，这只白水牛的诞生是一个强有力的前兆，预示重大的改变将会到来。”

剑拔弩张

在穆德的公寓，史卡丽问是谁派史金勒来杀她的，史盒勒嚏静建二宴璺只是为了绘她一些东西。

史卡丽：“你在撒谎。”

史金勒：“这是我从穆德的办公桌中找到的。放下枪，史卡丽。”

史卡丽：“没门。”

史金勒：“我说了，把枪放下！”

史卡丽：“我说了不行！你在陷害我！”

史金勒：“我在帮你。”

史卡丽：“那你先放下枪，坐下。”

史金勒：“甭想了。”

史卡丽：“你说你不是派来杀我的，那么现在证明给我看。”

史金勒：“我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用枪指着我的脸。”

史卡丽：“史金勒。你真他妈的！”

穆德突然踢开自己家门，用枪指着史金勒。史金勒看到穆德仿佛看到了鬼，史卡丽的表情更为惊讶。史金勒也用枪指着穆德。 穆德：“我说过把枪放下。”

史金勒：“你退后！”

史卡丽：“穆德，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穆德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史卡丽：“你还好吗，史卡丽？”

史卡丽：“还好。”

穆德：“你去把他的枪拿下。把枪给她，快给她！”

史金勒终于放弃了，把枪递给了史卡丽。穆德也把枪放下了。

穆德：“现在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史卡丽：“我得到警告，有个我信任的人要杀我。”

史金勒： “好吧，我给你们看样东西，我们就别互相猜疑了。”他一边说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张资料备份盘。他继续说：“你们俩给我个合理解释吧。”

穆德：“你和癌人是一伙的，他派人杀了我父亲，就为这盘磁盘。现在又想除掉我。”

史金勒一头雾水，问磁盘里都有些什么。

“是国安局的档案．这份档案本来不应该存在。是有关我国政府的全球性阴谋，关于存在外星生命的证据。”史卡丽叫史金勒把备份盘给她，但史金勒拒绝了。穆德用枪胁迫他把盘交给史卡丽。

史金勒：“如果你所说属实，这磁盘上面的证据值得他们去杀人，那么这也是我们唯一送他们上法庭的凭据。要是磁盘落人敌手，情况将对我们极为不利。”

穆德放下枪。叫史卡丽同他一道离开，史卡丽询问去哪里。 穆德：“还有一些证据是磁盘上没有的，我们去找。”穆德把史金勒的枪还给他，然后同史卡丽离开。在等电梯时他们相视一笑。

史卡丽：“我参加了你父亲的葬礼，我告诉了你母亲你会平安回来的。”

穆德：“你怎么知道的？”

史卡丽：“我感觉是。”

生命垂危

玛格丽特·史卡丽奔跑着来到医院，向最近的医生打听：“我的女儿被送到了这里。我想找到她。”

医生：“好的。她叫什么名字？”

“史卡丽，丹娜·史卡丽。”

医生奇怪地看了她一眼问道：“你说的是美丽莎·史卡丽吗？”

玛格丽特：“不，不，那是她姐姐的名字。”

医生：“我们刚刚给美丽莎做了一个头部手术。她头部中枪。”

玛格丽特冲进病房看到美丽莎躺在床上，头上缠着绷带，面上罩着呼吸罩。玛格丽特见此，难过得浑身发抖。一名护士进来查房，玛格丽特拉着女儿的手，失声痛哭。

医生：“我们采取了针对头部创伤必要的防护措施，我们已经清除了导致昏迷的淤血，试图减轻枪伤对她脑部的伤害。”

“她会好起来吗？”

“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我们会随时检测她的情况。”

医生：“护士，给玛格丽特太太搬张舒服的椅子过来。”

纳粹恶魔

华盛顿，朗力的办公室。朗力、史卡丽、拜尔和穆德在放大镜下查看一张老照片。 照片上从左到右分别是癌人、穆德的父亲、柯林皮瑞、第一长老、第二长老及穿着得体的男人。

拜尔问穆德：“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穆德：“１９７３年。”

史卡丽：“你能辨认出其他人吗？”

拜尔：“你们知道二战后的纸夹计划吗？”

穆德：“你说的是我国政府跟魔鬼做交易的事情。美国政府给一些纳粹战犯提供安全保障，交换他们掌握的一些科学发现。”

朗力指着柯林皮瑞说：“我知道这个人，维克多·柯林皮瑞。”

拜尔：“站在你父亲身边的那个人是一名战犯，尽管他恶名不及著名的屠夫维勒·冯·布劳恩。布劳恩就是设计瞄准伦敦的Ｖ２型导弹的人，但是柯林皮瑞本人也够臭名昭著了，纳粹的邪恶事业最高奖章都是他获得的，而他却逃过了吕贝克审判。”

史卡丽：“他都做了些什么？”

朗力：“他在犹太人身上做实验，淹死他们，闷死他们，把他们放到压力舱里做实验，而这些恶行都是打着科学的幌子做的。”

拜尔：“柯林皮瑞和布劳思一道帮助我们在空间竞赛中胜出，运用他们的有关高空飞行影响的实验资料，我们能够比苏联更早把宇航员送上月球。”

朗力：“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史卡丽：“你爸爸怎么会和这些人搅在一起？”

穆德：“我不清楚，朗力，你还能认出其他人吗？”

朗力摇头。

拜尔：“但我听说纸夹计划在５０年代就被终止了，如果这张照片拍摄于１９７３年，那就是说……”

朗力：“柯林皮瑞还在美国，花着纳税人的钱过得消遥自在。”

这时候门开了，傅罗克进门来，他见到穆德便欣喜若狂，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穆德：“你们稍等一下，我拍了一些录像。”

朗力：“你在哪里拍的？”

傅罗克：“我在局里听到了枪击的报告。”他看着史卡丽有点为难地说，“史卡丽探员，你姐姐现在情况危险。”

史卡丽看了一眼穆德，马上就想出去，穆德紧随其后叫住她，但史卡丽说她必须去看她姐姐。

穆德：“不行。”

“他们本来是要来杀我的。”

穆德：“如果他们要杀你，你现在去那里等于是自投罗网。”

史卡丽：“这群混蛋……”

穆德：“我们最好叫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人去，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出凶手。”

纽约４６号大街办公楼内，癌人和几位长老发生争执，因为手下的失误而让无辜的人卷进来，现在的局面已经很难收拾，焦点集中在癌人手中掌握的磁盘上。癌人声称磁盘将由他妥善保管，几位长老开始不信任他，要他交出磁盘。癌人答应次日会给他们磁盘。到时候一切都会解决。

柯林皮瑞正在自家的花园里忙碌，他的暖房里花团锦簇。穆德和史卡丽进入暖房，向柯林皮瑞走去。他们先向柯林皮瑞做了自我介绍。

柯林皮瑞对穆德这个姓很熟悉，穆德接口道：“我想你认识我父亲。”

柯林皮瑞：“有什么事吗？”

穆德：“你在来美国前，你为政府做过什么工作？”

柯林皮瑞：“我年逾古稀，我讨厌翻旧账。”

史卡丽：“是过去让你逃脱，还是你在逃避过去？”

柯林皮瑞：“弗洛伊德，沙克，克瑞克，华生……这些人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被人作为伟大的科学家来纪念，而柯林皮瑞，他将遗臭万年。”

史卡丽：“历史是我们已知的唯一公正的法官。”

柯林皮瑞：“你知道我们的研究吗？你清楚我们取得的成果吗？”

史卡丽：“是你作为纳粹犯下的罪行，还是我们政府付钱让你从事肮脏的勾当？”

柯林皮瑞：“我们的实验改变了整个世界。”

史卡丽：“用无数无辜的犹太人的生命作代价。”

柯林皮瑞：“牺牲是进步，必须的，我已经见识过我的心魔了，我也将不久于人世。”

穆德：“我爸爸和你一样知道内幕，他们已经杀了他。”

柯林皮瑞：“为了保护这项研究，他们会对任何危害到他们的人下手。”

穆德：“那么这项研究究竟是什么？我父亲是怎么卷进去的？”

柯林皮瑞：“无可奉告。”

穆德：“我爸爸是否也是帮凶？”

柯林皮瑞：“有些事情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穆德：“我必须知道真相，你不是也想真相大白于天下吗？”

柯林皮瑞：“你知道奈培的常数定理吗？”

史卡丽：“我知道，怎么了？”

柯林皮瑞：“这张照片拍摄于西维吉尼亚的奋斗矿业公司，我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么多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去找出答案吧。”

出发前，史卡丽看着穆德踌躇满志的脸．内心有些隐隐不安。

穆德他们走后，柯林皮瑞给那穿着得体的男人挂了电话。告知他穆德刚刚来拜访过他。同那穿着得体男人在一起的几位长老听说穆德尚在人世，极为惊骇。立刻商议万全之策。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麻烦。

神秘矿厂

史卡丽和穆德驱车来到奋斗矿业厂。他们打开陈旧的门，走进室内。惊起房梁上栖身的小乌。他们步上楼梯．希望有所发现。不久，史卡丽发现在采矿机的旁边有几扇高科技的黑色大门。

穆德跟过来，尝试在红色的小键盘上输入密码。史卡丽在第二扇门的键盘上开始尝试。

穆德：“我试过２７８２８，好像不管用。”

史卡丽：“我这边也不行。”

穆德又在第5襄门上尝试了这串数字。史卡丽去试第４扇门。

穆德：“你觉得这个数字正确吗，”

史卡丽：“肯定是，奈培常数就是以对数为基础的。”

穆德：“也许我应该动用小型原子弹才能把这鬼门炸开。”

史卡丽继续尝试，突然大门的红色灯变绿了，门打开了。

在进去前，史卡丽警告：“无论将发现什么，我们都没时间把它全部处理完毕。”

穆德：“我知道了。”

史卡丽：“你没能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如果这里的发现对你父亲名誉有损，我知道这将影响我的判断。”

穆德向史卡丽点头示意，秘密的大门被打开。

在联邦调查局，史金勒和癌人碰面了，史金勒以发现备份盘为由想和癌人做交易，癌人对此大为恼火，拒绝了。史金勒申明这磁盘关系重大，但癌人不为所动。史金勒想借此机会了解更多内幕，但癌人没答应。

史卡丽和穆德进入长长的隧道。用手电照明。史卡丽发现了很多档案柜。他们打开其中一个抽屉。

史卡丽：“是医疗档案，找找看，好像是按字母序列编排的。”

穆德迅速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屋里马上灯火通明，映入眼帘的是成千上万的档案柜，从地板到天花板，整齐地排列着。如此众多的档案让穆德和史卡丽叹为观止。

穆德：“这些究竟是什么档案呢，”

史卡丽：“是标准的医疗档案格式，包括出生证、天花接种疫苗记录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史卡丽注意到一个小袋子上标签上注明：“不孕，无法变更。”

穆德问是什么东西．史卡丽解释说，是装采集到的组织样本的。现在组织采集都是用塑料瓶来装的。

穆德：“所有的档案记录的都是相同的东西吗？”

史卡丽：“是的。”她把档案放回去。

穆德：“这些人生于什么时候？”

史卡丽：“１９５５年，所有的人都生干１９５５年。”

穆德突然问史卡丽：“你出生在那一年？”

史卡丽：“１９６４年，你问这个干什么？”

“让我们找找看１９６４年出生的档案。”

他们在楼下的抽屉里找到了１９６４年出生人的档案。

史卡丽：“你在找我的档案吗？”

穆德找到了史卡丽的档案。史卡丽很吃惊，档案里有她第一次天花接种的记录编号：２９５１０，以及她现在的家庭住址，

“那个组织采集的是最近的资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穆德，”

穆德对此也不清楚，他们又开始找其他的档案，穆德找到了他妹妹的档案：萨曼莎·安·穆德出生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１日，身份证号：３７８９７。

穆德叫史卡丽过来看，他发现在这份档案后面有他自己的档案。这时，灯突然灭了，外面传来声音。穆德打开手电，他叫史卡丽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飞快地经过档案柜，打开主控室的门。一道强光突然从底层的窗口透出。

史卡丽呼唤穆德，没有回应。史卡丽在黑暗中搜寻，她听到身后传来咝咝的声音。

猛然间，数个矮小的外星生物出现在手电的光芒中。史卡丽用电筒照向四周，看到了一部分外星混血儿。史卡丽受了惊吓，电筒掉在地上。

光芒在穆德面前越升越高，穆德带着敬畏的心情注视这一切。穆德爬上楼梯，跑到外面。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艘巨大的飞船。光芒开始聚集，耀眼得让人无法看清其他事物。但穆德目光却没有离开过飞船。史卡丽跑下走廊来到矿坑的运煤铁轨，沿铁轨走到尽头，飞船的光芒透了进来。她看到一个矮小的外星混血儿的影子出现在矿坑尽头。在光线作用下，他的影子越变越大。在光芒消失前，她看到影子已经变幻成了人型。

数辆货车停在面前，穆德变换了下角度试图看清一切。他很快登上一辆车，看到有人从里面鱼贯而出。

其中一个男人吼道：“快点，行动。”

有人发现了穆德的踪迹。穆德一路小跑，子弹从他身边呼啸而过。

穆德继续往旱跑，跑出了他们的射程范围，他们停止了射击。

有人继续追踪他，有个人在喊：“把那个女的也找出来！”

慌乱中穆德回到了档案室，他用一个盒子作掩护，躲过了子弹的袭击，他进入密码大门后，尾随的人也正确地输入了密码，跟了进来。黑暗中穆德呼唤史卡丽，史卡丽应了一声。穆德寻声而去，史卡丽用电筒光射向穆德，他们在半道上汇合。

史卡丽刚才听到枪声，追问发生了什么。

穆德：“他们在外面增派了一支小型部队，我看他们是来抓我们的。”

史卡丽说她在矿坑尽头可能会找到出口。他们循着矿坑向外跑去。

痛苦抉择

凌晨，史金勒把车停在一家餐馆外，步入餐馆，把车钥匙放在口袋里。这家餐馆相对比较安静。他在靠墙的餐桌前坐下，穆德和史卡丽坐在他对面。他们已经为史金勒点了餐了。

史金勒：“这鬼地方地图上都找不到，你们怎么到这儿的？”

穆德：“你将会在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乡下发现政府隐瞒的惊世秘密。”

史金勒：“是什么？”

穆德：“昨晚我们被一群看上去像国安局的人追捕。”

史金勒沉默了几秒回答道：“也许我可以用手上掌握的情况和他们谈笔交易。确保你们的安全。”

原来史金勒想用手里的磁盘交换穆德的安全，但穆德为此和他发生争执，他执意要揭开美国政府的惊世大谎言，他又向史金勒透露了昨晚他们的发现。但史金勒觉得这不值得他们用性命去冒险。史金勒追问穆德到底想要了解什么。穆德说他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父亲会被害，自己的妹妹为什么会消失。他们究竟对史卡丽做过什么。

史卡丽突然发话：“穆德，我们还是让他去做这笔交易吧。”

穆德被她的话吓了一跳，用疑惑的眼光盯着她。

史卡丽：“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等待我们的就只能是被追杀。我们已经做得够离谱了，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正，我们把自己暴露在外，我们已经远离我们的初衷了，我们也失去了保护。即使你找到答案，也只是对你有好处而已，穆德。”

穆德：“难道你忘了我们昨晚的发现？”

史卡丽：“我也想知道答案，但我也想见我姐姐。”

短暂的沉默后，最后穆德同意一切由史卡丽决定，并对发生在她姐姐身上的事表示抱歉。

史卡丽和史金勒商量后，告诉穆德她让史金勒不会立刻把带子交出去，直到一切经过穆德的许可。

阿尔伯特：“我为史卡丽的姐姐祈祷了两天，她的医生说她情况好转，她母亲昼夜不息地守候在病床前。但我住在北部的兄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那头刚出生的白色小牛开始不进食了，除非人们用强力灌它喝牛奶。而小牛出生后不久母牛也病倒了，第三天就死了。这不是个好兆头。”

医院里，阿尔伯特和美丽莎的母亲正在交谈。史卡丽母亲急于想知道自己另外一个女儿的下落。她向史金勒打听。史金勒声称她目前很安全，但现在形势严峻，她不能来探望自己的姐姐。门外有陌生人在窥视，

阿尔伯特告诉史金勒：“这个人对我们这里非常感兴趣。”

史金勒对阿尔伯特的身份表示好奇，阿尔伯特做了自我介绍，史金勒命令他最好寸步不离此地。

史金勒进入一间储物间，有人从后面偷袭他，一番搏斗后，史金勒被击倒。尾随者把史金勒口袋里的备份磁盘拿走，给了史金勒最后一击，史金勒失去了意识。

尾随者就是柯瑞。他从格林威治旅馆出来后，登上一辆车，车里的人建议给他弄点啤酒来，他拒绝了，车里的人自己下车去买啤酒。

柯瑞无意间看到汽车后坐上的指针指向１２点，他纵身跳出车，朝相反方向跑去，刚跑出几步。汽车突然猛烈爆炸，他被气浪掀翻在地。他爬起来继续逃亡。

他的同伙在远处注视着这一切，知道自己的任务失败了，暗杀不成功。

外星基因组计划

穆德和史卡丽又去找柯林皮瑞，但从那穿着得体的男人那里知道他已经命丧黄泉了。穆德指责他杀了柯林皮瑞。穿着得体的男人承认自己和穆德的父亲从小就认识。

穆德问起密室里的那些档案。穿着得体的男人说：“１９４７年在墨西哥重新启用空间计划，显然你也见过了那里埋藏的尸体，这些事件并非是二战后出现的巧合，而是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把纳粹的战犯科学家带到美国从事新技术开发。”

穆德：“就是纸夹计划。”

穿着得体的男人：“那你也知道约瑟夫医生了，纳粹的死亡天使。他想通过基因工程制造超人。他同柯林皮瑞一起工作，柯林皮瑞制造了一些最美丽的混血儿，他也试图制造出外星人和人类的混血儿。也就是你在废弃的飞船里发现的那些尸体。”

穆德：“那我父亲也是帮凶了？”

史卡丽：“穆德，基因是在１９４４年才被发现的。不存在他们说的技术，这些都是外星人。”

穿着得体的男人：“当你父亲意识到他们把医学档案用来做非法勾当时候，强烈反对。但在５０年代核武器大规模屠杀的威胁下，政府重组了一批包括你父亲在内的精英，开始收集大众身上的基因，建立基因库，为的是能够在核战后重新确立人口档案。政府通过疫苗接种获取人们身上的基因。”

穆德：“因此柯林皮瑞能够使用１９５０年后出生的所有普通美国民众的基因库。”

穆德：“但是为什么史卡丽最近的基因样本会在挡案中，还有，为什么会绑架我妹妹？”

穿着得体的人：“他们是为了确保项目的安全，用你妹妹做人质胁迫你父亲。而你现在也是我们的威胁。”

穆德：“你还晓得些什么？”

穿着得体的男人：“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说完就离开了。

癌人接到柯瑞的电话，用自己从史金勒手里抢到的磁盘向他讨价还价。癌人喜出望外地向其他几位长老汇报，现在同联邦调查局的谈判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证据了。

意外证据

联邦调查局总部，癌人和史金勒的谈判开始，癌人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对史金勒出言不逊，叫史金勒不要在手里没大牌的时候出老千。然后他准备离开，史金勒叫住他，他打开了身后的门，阿尔伯特坐在那里，癌人不明白他们的意图，停了下来。

史金勒：“这位是阿尔伯特，他记得磁盘上的所有内容，如果你敢对穆德和史卡丽动一根毫毛，阿尔伯特会整篇背诵出你磁盘上的内容。

癌人：“干得不错嘛！”

史金勒：“也许你觉得阿尔伯特是把老骨头了，你有足够的方法干掉他。但你别忘了印第安人的古老传统，他们的历史都是口口相传的，他已经把这些内容告诉了２０个不同的伙伴，因此除非你杀光四个州的所有纳瓦霍印第安人，否则只要一个简单的电话，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真得感谢现在的高科技世界。”

这次癌人被彻底击败了。

而当史卡丽和穆德赶到医院的时候，她的姐姐因为伤势恶化而过世了。

穆德安慰史卡丽：“这也许是命运吧，没有所谓的公平可言。”

史卡丽：“我需要一个依靠，让我振作。”

穆德：“我感同身受，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至亲……但我们找寻的×档案就在那里，我确信真相就在里面。”

史卡丽虚弱地靠在穆德的胸口，凝望着空空的病床。

# 《征服者》作者：[南斯拉夫] 爱德华·Ａ·罗德塞克

子空间无线电通讯第１号报告

“致地球帝国军总司令菲茨帕特里克准将。

“光荣的地球帝国永存！银河系殖民远征事业万岁！

“军官们被从冬眠中唤醒后的第四天。

“今天我们发现，殖民远征探险第十二军团司令官，我们勇敢的弗里茨·Ｄ·斯坦纳将军，不幸永远无法再从冬眠中被唤醒了。因此我，作为太空舰队的大副，根据‘太空军事法规’（以下简称ＳＭＣ）第１８３条，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征服者’号太空战舰的临时指挥权。根据这一新情况，所有高级军官都依次晋升一级，太空船其余船员仍然维持冬眠状态，以尽可能节省给养。

“作为临时指挥官，我的第一道命令是，将我们英雄将军的遗体送入太空，让星光永远照耀着他！”

“哇，天哪！”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响起，“你的报告听起来蛮有诗意的嘛。”

“请注意你的措辞，里纳尔迪少校，”我回答道，“还有，下次进来前请先敲门。”

好一会儿，保罗·里纳尔迪默默地站立在那儿，瞪圆着双眼：“对不起，比尔，我不明白——”

“以后别这样对我直呼其名，作为新任命的大副，你应该知道如何称呼太空船的指挥官。”

短暂犹豫之后，保罗站得笔直：“是，司令官，长官。我可以走了吗，长官？”

“走吧。不过，先把我们的天体物理学家找来——他叫什么名字？”

“里·切尼博士，长官。”

“说切尼就行了，在我的太空舰上，任何人的俗名都省了，只要称呼姓就可以了。他是一个预备役军人吗？”

“是的，长官。在这次远征任务中他被任命为中士。”

“真是遗憾。那家伙，即使他穿上了地球帝国那身令人自豪的军服，可在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是个庸碌之辈。把他叫来见我，马上。”

“是，司令官，长官。”保罗僵硬地行了个礼，转身离开。

我用书桌上的全息屏幕与导航室联系，太空舰上的导航员，粗壮结实的伊凡·那波柯夫出现在屏幕上。他从坐着的凳子上一跃而起，冲我行了个礼。我知道，消息已经很快在“征服者”号太空舰上传开来了。没过一会儿，听得一声敲门声。

“进来，切尼。坐吧。”

“不，谢谢，长官。您大概是想要知道我们目前在太空中的最新位置，我在您的墙面屏幕上给您解释吧。”

我点点头：“ＯＫ。”

“科拉恒星的大小是我们太阳的1468倍，但是你看它实际上的光亮度……我的意思是，它似乎没有那么明亮。我们崇高的目标萨嘎恩行星，目前肉眼还看不到。但是我今天得出的所有测量结果，都与我们中央计算机早先作出的结论相吻合。我刚才做了个大概的估计，我们离萨嘎恩行星大约还有２７０万英里。”

“好，我明白，”我转过身面对书桌全息屏幕，“伊凡——我是说，那波柯夫上尉——作为导航员，按你的估计，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可以登陆萨嘎恩行星？”

长官，根据我最新的估算，从现在起，包括减速阶段在内，‘征服者’号将在５天７小时４２分钟之后进入萨嘎恩行星的轨道，然后我们将绕轨道转几圈，直到找到最为合适的——”

“那将是我的决定，谢谢。”我干巴巴地说道，“现在，两位，抱歉，我得继续我的报告。”

“菲茨帕特里克准将，请允许我向您报告，我们所有的仪器装备都功能完好，所有的官兵们都严阵以待，我们要坚决完成赋予我们殖民远征探险第十二军团的崇高使命，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盼望地球人的足迹早日登上萨嘎恩星。从我们登陆的那一历史时刻起，一颗新的行星将纳入先前殖民开拓的众多行星的行列之中。我们完全明白，作为太空殖民地的开拓者，我们最重要的职责是支持地球军事集团的理想，并永远效忠于它。

“在此，我代表全体舰队人员和我本人，谨向伟大的地球帝国以及我们尊敬的总司令官菲茨帕特里克准将致以战斗的敬礼！

“殖民远征探险第十二军团执行科拉星系萨嘎恩行星探险任务的著名太空船‘征服者’号代理司令官（尚在等待对我的正式任命）威廉·加布里埃尔·辛普森上校。”

我扫了一眼站在我面前的手下，说：“我准备向总部通报最近太空舱成功登陆萨嘎恩的历史性事件。但是在此之前，我需要各位的分析结果。请准备报告，各位汇报时要尽量简短，从左向右开始。”

“萨嘎恩的地心引力为０．９２克，”第一个开始汇报的是物理学家物理学家艾萨克·戈尔茨坦，他的声音显得很激动，“空气里含有２１．４７％的氧，但只有２．７％的二氧化碳，含碳量不到地球上的六分之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我完成分析脱下头盔时，一时还不敢吸进太多的空气，但是这个星球上空气的新鲜和纯净至今仍然让我惊讶不已。我可以说——”

“好了，你就说到这里就行了，谢谢，”我打断了他，“萨维尔皮迪中尉，我命令你明天去找水，尽可能多收集一些样本。怎么样？”

“长官，我已经在离我们登陆点半英里之外找到了新鲜的泉水。最初的化学和生物学分析表明，水中有害成分。”

我点点头：“很好，不过，在你最后完成分析之前，禁止饮用。奥加瓦中士，土壤和植被情况怎样？”

“长官，我正开始对土壤里的微量元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至少要过几天才能出来。”

“我明白，禁止食用当地的任何东西，在这段时期内，禁令一直有效。帕迪多中尉，该轮到你了。”

报告一个接着一个，不过我已经不太注意听他们说些什么了。我开始在心里酝酿着给我上级的下一次报告了。在我的领导下，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我将声名显赫，人们提起我的时候，将与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大帝齐名。

“德龙少校，”我说，“接下来的汇报你来负责一下，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给总司令部写报告。”

太空无线电通讯第2号报告

“致地球帝国军总司令菲茨帕特里克准将。

“从冬眠中唤醒后的第１２天。

“最尊敬的菲茨帕特里克将军，请允许我略去通常的客套问候，因为我必须立即向您报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２天４小时３９分前，我将‘征服者’号交给我的大副保罗·里纳尔迪少校指挥，３小时６分钟之后，我们的太空舱，以及我带领的精心挑选的１５名机组人员，已成功登陆萨嘎恩星！

“我无法用更好的语言来描述这一辉煌时刻，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我心潮澎湃，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１小时２８分后，周围环境最后分析完成。我走出了登陆舱，将飘着地球帝国旗帜的旗杆插在了附近的小山丘上，骄傲地宣布萨嘎恩行星已成为地球帝国又一个新的殖民星球。

“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任何智慧生命的踪迹，除了昆虫之外，还未发现任何其他动物。

“我要向尊敬的长官、菲茨帕特里克将军表达我衷心的感谢，感谢正式任命我为光荣的太空战舰‘征服者’号的司令官，特别要感谢您高效率的决断！

“作为萨嘎恩行星骄傲的征服者，我要向伟大的地球帝国和我们尊敬的总司令、菲茨帕特里克准将致以战斗的敬礼。

“殖民远征探险第十二军团执行科拉星系萨嘎恩行星光荣探险任务的著名太空船‘征服者’号司令官威廉·加布里埃尔·辛普森上校。”

子空间第３号报告

“第２１天。

“菲茨帕特里克准将，感谢您及时的回复，特别要感谢您对我们的祝贺。我可以这么说，将军阁下，我们至今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要归功于您的领导。

“我希望土壤分析的结果出来后，不久我们就可以种植一些生长迅速的陆地植物。同时，我们的生物学家迈耶上尉将对随‘征服者’号带来的绵羊和山羊的冬眠晶胚进行解冻，这些都将成为一个好的开端。

“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了，报告就到此，最后致以——”

就在这时，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二副保罗·德龙没有敬礼就直闯了进来，我还没来得及责备他，他就开始大叫起来。

“喂，打开你的全息屏幕！”他用手指直戳我的肋骨，“快！”

看着他激动的脸，我照他的话做了。屏幕上立刻显示有一队来历不明的两足动物，正缓缓地向我们的太空船走过来！

大惊失色的我好不容易镇定下来，赶快打开了无线电通讯：“所有机组成员注意，一级警报！这不是演习。我再重复一遍，一级警报。机械师关好所有舱门活盖、紧急出口，并检查其密封状况。所有人注意：穿上战斗服，包括个人的随身武器，马上执行。”

在附近的田野里，我们看到２０多个土著人，有男有女，还有好几个小孩。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说，“他们的样子完全和人类一样。”

“是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感谢老天，”德龙说道，“这下可以放心了。”

“不过也有可能他们在衣服下面藏了一些小型武器，”我摇着头说，“看，他们穿的衣服样式不同，颜色各异，真是太让人惊讶了。”

过了一会儿，这些萨嘎星上的土著居民们往草地上一坐，离我们的太空舱只有２０码左右，不过似乎对它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他们从衣服里掏出一些吃的东西来，互相递来递去，慷慨地共同分享，然后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看他们，”德龙叹着气说，“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食物，真是够奢侈的。”

“我们必须立刻想办法与他们接触。拿出我们的ＵＴＭ－８４型‘宇宙翻译机’来。你熟悉这个机器的功能吗？”

“是，长官。它能够说８４种语言，还包括好几种图形符号和数学形式的交流通讯方式——”

“这就够了，谢谢。拿出来，用我们的外部扩音器播放‘标准告谕第7条’。”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ＵＴＭ－８４用各种语言重复这一告谕，包括在其他殖民星球上普遍运用的一些语言。但是这些土著居民似乎一点也不明所以。

“他妈的，”我说，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口吐粗话不适合我现在的身份，“从架子上把那个SMC拿下来，给我找这一段：‘与土著人接触。’”

“给您，长官。”

当我觉得与他们接触的时机到来时，我决定亲自与二副一起出去。

“德龙上尉，”我命令道，“你和我准备出去，告诉那波柯夫上尉，暂时由他负责一切，直到我们回来。”

“是，长官。”

“戴上你的头盔，穿上防弹衣和防毒面罩，检查一下镭射枪的子弹是否上膛，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长官。”

“普罗特中士，打开出口。”

我们走到外面后，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土著人的情况，他们形体匀称，面貌端正，皮肤是日晒后的健康肤色，栗色头发，紫罗兰色的湛蓝眼睛。

成年土著人只是漫不经心地向我瞟了一眼，然后就不再理会我们。只有那几个小孩子用手指指我们，咯咯地笑着。我按照ＳＭＣ第７５８节，作了一个表示和平的手势，几个成年人有了反应，他们对着我做了同样的手势。

然后，他们试着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德龙上尉，”我说，“我们可以跳到SMC的下一阶段，有关‘威力显示’的章节。”

“您的意思是说——开火，长官？”

“正是，”我说，“我们必须用武器来显示我们的实力，将你的镭射枪对准草地中间的那个树桩，连发几枪。”

“遵命，长官。”他应道。

几声枪响过后，原来树桩所在的地方，只剩下了一个黑色的洞，周围是一堆烧焦了的木头碎片，可是这些土著人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敬畏来，相反，还有几个人走过去看了看爆炸过后被焚的地方，脸上显示出一种认真关注的神情，但没有人说什么。

然后那几个土著人又走回来，对我们做了些表示友好的姿势，显然是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坐在草地上。但是我坚决地拒绝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使我丧失了理智。

土著人中那位个子最高的，他有着宽宽的肩膀，一张被太阳晒得黧黑却充满睿智的脸，他转身向我伸出手臂，并走近了几步。有个年轻女子从后面拉了拉他，似乎是想阻止他。

我的第一反应是，无法分辨出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于是我退后一步，用我镭射枪对准了他。就在这时我才发现，他想递给我的是食物。那是一种像瓜果样的水果，切开来的一片，熟透了，流着汁水，熟得就像马上要爆裂开似的。我愤怒地挥舞着我的镭射枪，把那个令我感到恶心的东西从他的手上击飞，滚到草丛里去了。他呆立在当地，好长时间他一直惊讶地瞪眼望着我，然后伸出他的拳头，中指向上指着。虽然我还不了解当地的习俗，但我想，这种手势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和地球上相同的。

我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他的女伴拉起他的手臂，温柔却坚决地将他拉回到了人群中。然后他们大家集中在一起，向着来时的方向走了。

“德龙上尉，”我命令道，“我们立刻回到舱里，派两个人秘密地跟踪他们，查出他们上哪去了。”

“是，长官。”

“除了派出去侦察的人回来向我报告外，不要打扰我，我要立刻向总部汇报近来发生的事情。”

“菲茨帕特里克准将，很抱歉，刚才不得不中断我的报告。但是我们突然遇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今天我们首次在萨嘎恩行星上遇到了当地的居民。

行为却完全不同。遗憾的是，由于目前无法逾越的语言障碍，我们既无法估计出他们的智力，也无法知晓他们的意图。

“不过，我相信，这些土著人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不必消灭他们。相反，我们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萨嘎恩星的一些有用的信息，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他们成为顺服的臣民。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些土著人住在哪里。他们走的时候，我派人跟踪他们了，但是跟踪人员无功而返，没有任何发现。他们说，这些土著人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突然消失了，这听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因此我决定，下次如果再发现他们，我会亲自跟踪他们。

“向辉煌的地球帝国致以战斗的敬礼！

“‘征服者’号太空船司令官威廉·加布里埃尔·辛普森上校。”

闹钟尖利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一下从铺位上坐起，却将头“砰”的一下撞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我用干净的手帕抹了一把脸和脖子，不无遗憾地想起在“征服者”号飞船上由循环水供应系统提供的舒适淋浴来。

我正在咀嚼着富含营养的饼干，听见了敲门声。

“进来。”

是我的二副，他站得笔直地向我敬礼：“长官，德龙上尉向您报告。”

“知道你是谁，吉恩·皮埃尔，别紧张，坐会儿。”

他只是盯着我看。

“坐，”我重复着，“这不是正式会议，我只是想知道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与我们大家有关的一些问题，有啥说啥，不做记录的，明白吗？”

他犹豫不决地在一张凳子的边缘处坐了下来，他的背还是照样挺得笔直。

“是这样，”我说，“我知道我的狂傲态度使整个机组人员都感到烦恼，包括你在内。”

我伸出我的手：“吉恩·皮埃尔，不要否认，记住，这是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

他耸耸肩：“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我们都理解您，长官，毕竟这是一次军事探险活动。”

我点点头：“没错。软弱无力的指挥官连一天也做不下去——在菲茨帕特里克将军的领导下更不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当然明白，长官，”一丝微笑浮现在他的脸上，“我们都支持您，长官。”

“很好。现在，我们来谈谈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整整一个星期了，土著人再没有出现过，不过，很有可能他们会大批人马出现，还有可能会武装出击，因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我同意您的意见，长官。但是我们只有１６个人，恐怕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

“而且这１６个人中有一半人都不是专业军人，”我补充道，“再者，对于周围环境的研究工作和其他一些工作，也需要更多的人手，因此，我们需要将冬眠的人唤醒。我决定命令‘征服者’号准备登陆。”

他点点头：“我可以提个建议吗，长官？我们登陆舱周围的平原地势开阔，足以满足登陆需要，而且这里的基本资源也很充足。”

“好极了，德龙上尉。马上与‘征服者’号上的里纳尔迪少校联系。”

他动作坚毅地行了个军礼：“是，司令官，长官。”

我们全体人员除了机械师外都在登陆舱外集合起来，观看“征服者”号的登陆过程。

太空船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徐徐降落，也许是第二导航员的经验不足，飞船落地时有些倾斜，地上约100码方圆处的植被被烧毁了。不过，飞船终于还是安全登陆了。

当浓烟渐渐消散后，导航员那波柯夫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看！”

三个萨嘎恩星人出现了，他们似乎是从地里长出来似的。两男一女，身穿闪着微光的长袍，看着被烧焦的地面，他们的脸色显得十分凝重。然后他们开始激动地说起话来，每个人都挥舞着手臂，努力想让我们明白他们的意思。

“嗨，辛基维兹，”我呼唤着我们的语言学家，“该是你的工作了。他们想要干什么？”

他对着这些人快速地说了几句话，并辅之以生动的手势，但是过了几分钟后，他说：“长官，我只知道，他们是想告诉我们，他们对‘征服者’号所做的某些事情很不高兴。”

当地人对交流的结果似乎很失望，最终选择了放弃。他们走了后，我叫来了物理学家戈尔茨坦，和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由于有了先前的经验，我带上了一部摄像机，机器一直打开着。

他们慢慢地走着，也不回头看。但是，突然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又发生了。前面的三个人影开始变淡，变模糊，变透明，然后像一股轻烟般消失了。戈尔茨坦和我赶紧跑过去，尽管地面的土壤很松软，我们却没有发现任何脚印。我们仔细地将他们消失的那块地方划出来，然后用各种仪器对界线内及其周围的土地仔细勘察，包括用于测量放射性的盖格计数器，以及最精密的刑侦仪器。但是，什么线索也没有发现。

第４号报告

“第４１天。

“对所有的情况进行了通盘考虑后，我命令我的大副负责‘征服者’号在萨嘎恩星的登陆行动。登陆点离我们的太空舱所在的位置不远，登陆非常成功。

“在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只有三个土著人出现，他们没有任何表示，既无赞美，也无敌意。不过，我还是无法信任他们，因此我们的警惕性还是丝毫不能松懈。

“根据SMC法规以及预定的计划，我们已经开始逐步唤醒所有的机组人员。

“向显赫的地球帝国致以战斗的敬礼！

“太空船‘征服者’号司令官威廉·加布里埃尔·辛普森上校。”

一周后，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我坐在我们用来进行侦察的小丘顶上，陷入沉思中。突然，我注意到一个当地女人正在接近我！

她身材迷人，面容姣好，她只是静静地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片草叶，似乎若有所思，然后看向远方。她是如何到达这里的，我们布置的那么多的哨兵竟然都没有注意到她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实在是想不通。过了一会儿，她转身向着我，直视着我。

接着，她不知从哪儿取出一片多汁的柑桔样的水果，微笑着递给我。这一刻，我想起了几个星期前发生的尴尬一幕。不过这一次，我接过了她手里的那片水果，小心地尝了一小口，味道极其甘美。

然后她用一种非常柔美的声音说道：“我的名字叫埃米娅娜，我给你尝的那片水果名叫‘克瑞莎’，它代表和平，是表示欢迎的象征。”

我惊讶地看着她，此时此刻，我极其震惊！我不知道她是否实际上说的是我们的语言，或者我是否真的听懂了她的话。然后我明白，她是在问我话，并等着我的回答呢。

“什么……你说什么？”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陌生人。”

“我是……我是那艘太空船的司令官，上校——”突然觉得自己的反应有些过于自负，“我叫威廉·辛普森，哦，真是见鬼，就叫我比尔好了。”

“比尔，你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一定想知道关于我们的事情，米哈蒂拉星的居民。”

“米哈蒂拉？”

“这是我们这个行星的名字，你知道的。”

“哦，当然。现在，请告诉我一件事，你怎么突然会说我们的语言了呢？”

她嫣然一笑：“事实上，我并不会说你们的语言。我现在所做的只是……我该怎么说呢……我们思想的直接交流。”

“心灵感应？但是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也看见你的嘴唇在动。”

她点点头：“我听说，这样才能让你们更容易理解。”

我叹了口气：“恐怕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领会，请继续说下去吧。”

我一直坐在埃米娅娜身边，听着她迷人的声音，了解着她所说的每一个字，真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我也试着告诉她关于我们的一些事情，她也听得很入神。随着谈话的深入，她开始使用一些我所不了解的术语——人格、人权、良知、自由、民主……接着，她注意到了我的尴尬神情。

“看，比尔，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还是改天再聊，好吗？”她站起身来，抖着沾在她衣裙上的草叶，“你一定还有一些公事要忙，我也得在天黑前回家。”

我陪着她一直走到最外面的岗哨那里。在那里值勤的卫兵看见她，惊讶得瞪圆了双眼。

送到那儿，埃米娅娜坚持自己走，然后她就向我告别——在我的脸上印了一个吻！我惊讶得呆住了，不知该如何反应才好。

我看着她越走越远，期待看着她消失在空气中的那一刻。但她没有，好长时间我一直看着她，直到她在远处变成一个小点。

第６号报告，第５２天

“菲茨帕特里克将军，今天下午我在与当地人的语言沟通方面取得了进展——亲自并独自——在此之前我们的语言学家也未能成功。也就是说，我轻而易举地消除了至今为止一直阻挡在我们面前的与当地人的语言障碍问题。这件事情是突然发生的，我正在我们进行侦察活动的小丘上，突然来了一个萨嘎恩星的女人，我向她打听了许多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与她的谈话细节我就不详述了，以免太过烦扰您，关于萨嘎恩行星上居民的生活和人生态度，我已发现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资料。而关于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我一直谨言慎语，尽少透露。不过我可以肯定，我决没有泄露任何军事秘密。

“向地球帝国致礼！

“‘征服者’号司令官威廉·Ｇ·辛普森上校。”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全体机组人员和我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搭建帐篷，开垦土地，设计庭院，挖掘灌溉沟渠，建造库房仓库，还有其他数不过来的杂事。我日日夜夜都忙得不可开交，累得精疲力竭。尽管如此，每晚与埃米娅娜在小丘上的见面却是从不间断。

有一次她问我：“比尔，我很喜欢来找你，不过，我想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自私。我想带上我的一些朋友一起来，你觉得怎么样？”

一开始，作为一个军人特有的警惕性，我想断然拒绝如此不计后果的提议。但是当我看着埃米娅娜的眼睛时，我说：“为什么不行呢？我会让我们的几个官兵也加入到我们中间来，除非他们有任务在身。”

第二天晚上，埃米娅娜带来了二十几个同胞——有男有女还有小孩。一周后，人越来越多，我与我的大副商量这事该怎么办。

“里纳尔迪少校，你能肯定这些人里面没有我们的士兵吗？”

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尴尬：“司令官，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任务在身，任何人都可以来。”

“我们都知道，你这是给我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承认这一点吗？”

“是，长官。不过，我们都知道您宽宏大量，我想您一定不会放在心上。”

我严肃地瞪了他一眼：“OK，我原谅你们的过错。不过下不为例，明白吗？”

“明白，长官。我能问一下吗，菲茨帕特里克将军对您最近的报告还满意吗？”

我皱起眉头：“恐怕不是太满意。他在最近一次的回复中要求我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你知道的——发射火箭导弹，采用炮火轰炸之类的。”

“但是，长官，”里纳尔迪说道，“你知道当地土著人曾向我们解释过，他们非常讨厌这一类行动，因为这些做法会在他们的星球表面上留下难看的伤痕。”

我想了一会儿，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不如这样，我们进行一次有目的性的长途行军。”

“好主意，长官。”里纳尔迪附和着。

“我们明天就出发，一早就行动。告诉号兵，今天晚上提前吹号结束晚上的聚会。”

第二天一早就看得出来，今天将会是一个大热天，于是我命令我的手下官兵都穿上夏衣，将那些沉重的军事装备都留在“征服者”号上。大家轻装出发，跟在一小队米哈蒂拉人的后面轻快地行进着。

大约中午时分，他们将我们带到了他们自己的居民点，好几个男男女女出来迎接我们，埃米娅娜领着头。看见她幸福的笑脸，我也很高兴。

“我们这个定居点叫利希亚萨。”埃米娅娜告诉我说。

“这里……哦，太让我惊讶了，”我说，“我简直无法相信。”

“真的吗？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我该怎么说呢——从这些房屋的数量来看，这里应该是一个小城镇，但是从它的外观来看，它又是一个大村庄。这样的居民点在我们的地球上从来没有见过。”

走进利希亚萨居民点里面，一切都显得宽敞从容，宁静安谧。绿树成荫的街道很宽阔，但来往车辆极少，居民点中心地带是砖石铺成的广场，中间有个石头垒成的喷泉。多数房子都隐藏在高大葱笼的树木植物中，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的植物与地球上的完全不同，不见有丝毫枯萎凋零的迹象。我们都被深深迷住了，有的人甚至伸出手去摸摸那些叶子，看是不是塑料做成的。

“那是我的父亲，”埃米娅娜说，“我想你们两已经见过面了。”

一个脸膛黧黑肩宽高大的男子大步走过来，向我们伸出手来：“我是蒂安尼，埃米娅娜的父亲。你看，这次我可省去了克瑞莎欢迎仪式。”

我不由得有点尴尬起来，我也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手。

“他还少说了另外一件事，”埃米娅娜插进来说，“他还是利希亚萨居民点的首领。”

“只是今年的罢了，”蒂安尼微笑着说道，“利希亚萨的每一个人都很高兴见到你，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今天的狂欢。”

在我看来，蒂安尼的最后一句话等于宣布狂欢正式开始了。

我们的主人们忙着将一些餐桌和长凳拖到广场上，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交叉坐在一起。女人们送上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菜肴和新鲜的饮料。虽然有些吃食物起来味道有些怪，但我得承认它的丰盛真可以和皇室盛宴相媲美。

宴后，我们举行了盛大的篝火晚会，利希亚萨的乐师歌手们为我们表演了节目，虽然一开始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不太习惯，但渐渐地便觉得声声入耳起来。我们大家在一起跳舞，而我则陶醉在埃米娅娜热情的拥抱中。

几个小时的狂欢过后，德龙对我说，天色已近黄昏，我不由得对他的提醒有些恼恨起来。

在我们返回“征服者”号飞船几个小时的漫长行军中，我一直觉得告别时埃米娅娜留在我唇上的吻余温犹在。

第７号报告，第７２天

“菲茨帕特里克将军，我荣幸地向您报告，在没有怠忽我们军事职责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开始与当地习俗水乳交融。我认为，如果我们采用猛烈的炮火攻击，将会对这里造成重大的破坏，这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现在，萨嘎恩星毕竟已经是属于我们的星球了。于是，我命令军队进行有目的性的长距离行军，这样，我们就能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情况和风俗习惯，也就能更有效地统治这个殖民星球。

“我已命令我的二副将当地居民点的情况用全息录像录了下来，并准备随报告附上。不过，遗憾的是，他完全将这事忘了，这样的疏忽真是不可宽恕。

“谨向阁下您以及地球上的各位问好！

“上校司令官W·Ｇ·辛普森。”

“听着，比尔，”那天埃米娅娜对我说，“你好几次抱怨说，僵硬的制服领子老卡得你脖子难受。为什么你不考虑干脆把这愚蠢的制服换下来，穿得更加舒适一点呢？我的两个兄弟身材和你相仿，他们很愿意给你几件他们的衣服。”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行不。”

“为什么不行？难道说你每次给那个该死的菲茨报告时还得附上你的近照吗？”

“亲爱的，你不能这么说他。问题是，如果我那么做了，我就必须允许我手下的所有官兵都这么做。这么一来，我们，包括我在内，还像是殖民地的开拓者吗？”

埃米娅娜靠得更近一些，将她的两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比尔，亲爱的，我从没觉得你像一个殖民者，否则的话，我怎么会爱上你呢。”

她的嘴唇向我的嘴唇凑过来，越移越近，没多会儿，我们俩都没法再说话了。

当我终于缓过劲来又能喘气时，我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好吧，不过我还是得戴上代表上校军衔的军帽。”

那天下午，里纳尔迪少校给我送来一份需要签名的文件，他向我敬了个礼后转身要走。

“稍等，保罗。”

他停下脚步：“是，有事吗，长官？”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故意忽略了ＳＭＣ的几个章节，因为我觉得它们不合适。你对SMC怎么看？请你直言不讳，这会儿别考虑我的军衔地位。”

他犹豫着说：“我说的话不会记录在案吗？长官？”

“不会记录在案。”

“一派胡言。”他说。

我笑了起来：“好，果然爽快。让我来告诉你，保罗，即使是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奇怪，究竟是谁弄出这么一大堆废话来的。”

“长官，照我看来，ＳＭＣ比胡说八道还要糟糕得多。它是有害的，危险的，如果我们整个行动建立在它所制定的原则基础上，我们就会被误导，就会犯大错。”

我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我从没有想到过，我会同意你刚才所说的。对于这个星球上居民的生活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是明白，我们错了，而米哈蒂拉星人是对的。”

“只要看看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就足以让我们明白了，”保罗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还有，记得我们在地球上是如何生活的吗？”

我点点头：“那至今还是我最可怕的噩梦。现在我明白了，一直以来，我只是那个该死的暴君菲茨帕特里克手下一个只知道服从命令的傀儡，但是那个时代将永远过去。我已经受够了那种装模作样的日子，在下一次报告中，我就这么告诉他。你觉得如何？”

保罗犹豫了一会儿：“您自己决定吧，司令官。不过，站在您的立场上，我觉得您还是不要去招惹他的好。至少，不要马上就将一切都告诉他。”

我叹了口气：“OK，我将尽可能地讲究些策略，谢谢你，保罗。”

第8号报告，第95天

“菲茨帕特里克将军，您指称我玩忽职守，并提出严重警告，请允许我恭敬但坚决地予以驳斥。我在米哈蒂拉星（萨嘎恩星的真正名字）上的所有行动都与我作为指挥官的身份相符合。例如，我们一直在继续执行我们的军事行动，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状况，这将使我的指挥更有效率。因此我命令我的司令部成员走出‘征服者’号，到利希亚萨居民点去——这是最近的一个居民点的名字。我不记得ＳＭＣ条文中有任何一条禁止殖民地开拓者这么做。还有，我手下的官兵们对这个新的居住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在当地的一些旧学校里住下，而我也从我的司令部搬到了埃米娅娜的家里，但愿您还记得她的名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益无弊的决定，只有像现在这样，住在他们的居民点里，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到萨嘎恩星的真实情况。

“现在我得赶快结束我的报告了，因为我已被邀请参加这里中央广场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命名授予庆祝活动，届时将有４７名举行成年仪式的利希亚萨的男孩和女孩选择他们成年后的名字。

“在这个晚上，利希亚萨居民地的首领将按他们的风俗为这些孩子进行洗礼仪式。埃米娅娜私下里透露给我说，我可以在这个美好的仪式上指定两个人为首领的辅佐人。我希望大家会惊讶地发现，我指定的人会是合适的人选。

“在此，谨向地球上的我的朋友和所有善良的人们致以问候。

“比尔·辛普森上校。”

“看，比尔，”埃米娅娜的父亲蒂安尼对我说，“利希亚萨所有的人，包括埃米娅娜和我在内，都希望你能下命令，让‘征服者’号所有的官兵们干脆都搬到这里来，搬进利希亚萨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沉思了一会：“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大的决策，也是一个有风险的决定，如果我向菲茨帕特里克将军汇报……”

蒂安尼轻轻笑了起来：“我并非煽动你反对你的上司，但是在这里，决定权还在于你。”

“好吧，我会和飞船里的全体人员谈这件事，明天一早就讨论这事。”

第二天，我真的这么做了。全体飞船人员进行表决，一致赞成这一建议。我只派了一小部分人留守在那个小小的铁皮壳——“征服者”号里。我知道连这也是多余的，谁会那么愚蠢，到那个破飞船里去翻找什么东西呢？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在忙着搬家，一点一点搬迁到利希亚萨那个迷人幽雅的环境中去。直到这会儿，我才发现他们与我们是多么的不同；或者说，我们与他们是如何的不同。

“你们的许多道德准则让我们感到困惑，”我对埃米娅娜说，“你知道，即使是我们的社会学家有时也觉得难以对我们解说——当然他自己也搞不明白——特别是你们的一些独特的社会环境。”

“哦，”埃米娅娜回答道，“我觉得用我们的——或者你们的——价值体系来判断这一切是徒劳的，这就像试图以构成花朵成分的化学分子式来描述美妙的玫瑰花香一样。”

我再一次为她奇妙而简洁的比喻而折服。

“你们的人住宿安排得怎么样了？”她问道。

“住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这要感谢你的父亲，他在利希亚萨给我们留了这么宽敞的一片空地。这里有足够的天然资源——各种石料、陶土、芦苇和干燥的木料之类的。”

“你要知道，利希亚萨所有的人都愿意倾其全力帮助你们的。”

“是的，我明白。说真的，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只不过是些外星人、侵略者、殖民者？”

她微笑了：“因为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就不再是外星人、侵略者和殖民者了。”

“不过并非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的，”我提起有些事情，“起初我们偶尔也有过误会。例如，有一次我们的人准备砍下一棵枝叶繁茂的椴树，想用它来盖屋顶，但是你们的人很和气地向我们解释道，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轻率的。这是为什么呢？”

她耸耸肩：“这很简单。在这里，在米哈蒂拉星上，父母和教师们从小就向孩子们灌输这样的理念：要尊敬所有的生命，包括植物。如果有人随意毁坏任何形式的生命，所有的人都会把他看作坏人恶棍而谴责他。而且他们还会觉得，这种胡作非为迟早肯定还会害了作恶者自己。因此，对于那些随意毁灭生命的人，我们甚至都避免去指责他们。”

“你所说的，我还不能完全明白，你能举个例子吗？”

“你看，在米哈蒂拉星上，每一个讲文明有教养的人都不会说出像谋杀、杀手、刽子手、屠夫、捕猎者之类的字眼，或者——”她说着沉默了下来，脸上泛起微红。

“或者士兵，”我代她说完，“你原打算说的是这个词吗？我说得对吗？”

埃米娅娜将脸埋在我的颏下：“对不起，亲爱的。”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别说对不起，亲爱的。我们曾相约互相之间永远坦诚的，还记得吗？好了，现在一切都好了。”

不过就在那天晚上，我明白并非一切都好。

“士兵”一词一直在困扰着我。多年前，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职业，而在米哈蒂拉星上，它早已过时，甚至是让人感到羞愧的东西。不过，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非常机智得体，因此他们从不提及，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职业是如何的不合时宜。回顾以往，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职业生涯，毫无意义地浪费了我的年华，现在却让我为此充满了不安和深深的愧疚。

第９号报告，第（？）天

“我已经无法确定我们登陆米哈蒂拉星已经有多少天了，但是我认为那已经无关紧要了。

“菲茨帕特里克将军，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我无法理解您对于我的严厉指责。你说我没有很好地履行我的职责，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根据您对我提出的指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我的威胁），如果我不能立即改变态度的话，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解除我在飞船上的司令官一职。但是在我看来，我可以确信，在我整个一生中——极其空虚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自己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我真诚地希望，并相信，我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因此我不会再向相反的方向改变自己。如果我那么做了，那么我就会成为那个愚蠢的SMC的炮制者一样的白痴。

“简而言之，我已有了决定。我要告诉你我目前所有的真实想法以及我的感觉，虽然那样可能会让我付出巨大代价。现在，蒙蔽在我眼前的迷雾已经散去，我为我以前的生活方式感到羞愧，每过一天，这样的感觉就更强烈。我以前惯用的那种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曾让我觉得自豪，现在想起来只会让我觉得难为情。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永远忘掉那些措辞。

“我在地球上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以前那种自欺欺人狂傲自大的态度曾经伤害过你们，请原谅我。

“比尔·辛普森。”

这时听到敲门声，我便大声叫道：“进来，保罗。看在老天的分上，什么时候你才能记得以后不用再敲门了？”

他递给我一份文件，他的脸色显得凝重：“司令官，这是5分钟前由子空间无线电系统发送过来的，我立刻将它打印了一份。”

我接过文件，我完全可以预感到它的内容，一眼瞥见了它的标题，便证实了我的猜测。

“正式解除威廉·加布里埃尔·辛普森上校殖民远征探险第十二军团司令官一职及对‘征服者’号太空战舰的指挥权。”

我开始阅读正文，尽量保持严肃，但我做不到。当我读到菲茨把我贬得一无是处时，不由得爆发出一阵大笑。

“长官。”保罗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擦去笑出来的眼泪，“我几乎不能相信我就是曾经拥有那个显赫头衔的同一个人。这么多年来，我甚至一直为它而感到高兴。我甚至不惜以任何痛苦的代价去获得它，如果失去它，会让我处于如何的绝望境地。回想那时——从前……”

“那还不是事情的全部，长官，”保罗狡黠一笑，“看，我还给你拿来了什么。”

第二份文件上写着：“里纳尔迪少校暂时代理‘征服者’号太空战舰司令官一职。”

“问题在于‘暂时’一词。”保罗说道。

“我想你是对的，代理司令官，”我说，“直到正式任命的司令官随第十三殖民军团从地球来到这里，来的会是某个坚定的铁血人物，他将来此镇压这场所谓的叛乱，逮捕这个星球上所有疯狂的叛徒，然后在这个无政府主义的萨嘎恩星球上建立起新的秩序和统治。”

保罗将他的任命通知书折成一个小小的纸飞机，从窗口掷出去，飞进了蒂安尼的前院。然后他纵情大笑，我也和他一起笑，一直笑到肚子痛。

然后保罗和我走出去，加入到了欢快的人群中。

这些天来，飞船上全体人员的住处大部分都已经盖好了，至少已经有了个大致的样子。这样的工作再适合我不过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享受到体力劳动的快乐。我现在真正能够用我自己的双手来做些有用的事情，创造出美好的东西来，这真让我着迷。在此之前，我的双手，除了愚蠢地敬礼，以及在那些无聊的文件上签字之外，还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最后的报告

“菲茨帕特里克将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向您‘报告’，我要说的与报告根本不沾边，也许我这么做是因为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一直是一个军人。

“我为您感到难过，菲茨帕特里克，也为所有地球同胞感到难过，因为你们被迫生活在一个污秽的、令人窒息的、污染严重的星球上。有时候我会想起你们周围所有的怪现象——人口过剩，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无法忍受的噪音，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疯狂的争斗，这些就是你们所称的所谓事业……对于我来说，你们就像自愿受这种罪的囚犯。但是菲茨帕特里克，最糟糕的是，你们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你们天真地以为你们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而你们必须开拓银河系中可以居住的星球，并以可怕的地球模式来重新改造它们。

“当我回顾所有这一切时，我不再恨你，菲茨帕特里克，我曾一度恨过你。但现在，我已经超越了那一阶段，我不能去恨一个有病的人。我想我正在开始渐渐转变成一个真正的米哈蒂拉星人，包括我的智力和我的情感。也许……也许有一天我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希望能规劝你们中的某些人——如果不是指你一个人的话，菲茨帕特里克，那么至少是指那些还没有完全执迷不悟的人——认真地反思一下，不过我希望你也能这么做。

“放下你们手中愚蠢的镭射枪，哪怕只是暂时放下也好，坐在地上，好好看一看周围。难道没有看见那些过度开垦已经失去肥力的土壤了吗？那些弯腰曲背早已失去苍翠的树林和那些焦枯的草地了吗？混浊的河水泛着浮沫，太阳被隐没在烟雾弥漫的空气中，这些难道你们都视而不见吗？将你们的眼光投向你们过度劳累而致疾病缠身的父母双亲，投向你们疲惫不堪的妻子和你们营养不良的孩子，他们会恨你们。

“试问，这样的地球是最好的世界吗？是整个银河系中奇迹般的典范吗？是整个人类应该永远居住下去的天堂吗？是遥远星球上其他种族渴望的地方吗？

“如果你对此哪怕只有片刻的怀疑——那么我想，对于你来说，一切还不算太晚。

“再见了，我亲爱的前同胞们！

“比尔。”

每天夜晚，埃米娅娜和我总习惯地坐在门廊里，她的头伏在我的胸前，我的手臂圈着她的腰。近来她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亲密伴侣，我们已经密不可分。在这样的时刻，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是我以前所无法想象的。我们之间的爱比任何年轻人都来得热烈，我们之间的联系比丈夫和妻子更为紧密。虽然没有结婚仪式，没有金灿灿的婚戒，也没有动人的海誓山盟，但我们就像两块磁铁互相吸引，两个大脑像一个整体在一起思想，两个灵魂相伴着永不分开。

“埃米娅娜，”我说，“谢谢你。”

她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谢什么？”

“哦，为了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你帮助我从一个愚蠢自负的傻瓜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一个真正的人类。”

“这太夸大了吧，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听你说得详细点。”

“你告诉我怎么做人，怎么思考，怎么像其他米哈蒂拉人那样行事。你和你的父亲教会了我许多了不起的事情。”

“你是说我们的……我想，你们管它叫做ESP——超感知觉。”

“是的，这只是其他许多事情之一。我总是不禁感到惊讶，你们是如何自然而然地就做到这一切的，就像呼吸那么自然。”

“但是它们不是的，”埃米娅娜提出异议，“所有的这些能力本来就都在你的身体里，我们只是让你们看到，你们应该如何集中意念，释放那些潜在的能量，这么多年来，它们在你们身体里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等待着你们去开发它。”

“还记得吗，我最初的努力尝试显得多么的笨拙？我是那么的失望，几乎丧失了信心。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掌握了一些技巧。”

“你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亲爱的。比如，对于小面积被烧焦的植被表面，你已经具有了治愈它们的能力了。”

“哦，是的，但是在利希亚萨，７岁的孩子都拥有比我强的能力。甚至我手下那些年轻人也比我强，他们能够做到在不触及物体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身体去影响它们，其中一人甚至已经能够做到随心所欲地在别人的视线里消失。”

“比尔，”埃米娅娜说，“我们谈了许多事，但却还没谈到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吗？”

我心情郁闷地点点头：“是的，我知道。殖民远征探险第十三军团将由那个该死的菲茨帕特里克亲自带队来此。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我几乎不能思考任何别的事情。也许我一直有点太过软弱，但是我从没忘记我对我的手下官兵的责任，以及对利希亚萨的所有人的责任。”

在那个星期六的夜晚，我在利希亚萨的中央广场上召开了全体官兵的会议，根据我与蒂安尼首领达成的协议，利希亚萨大部分成年人也列席了我们的会议。

“大家都知道，今晚我们为什么集中在这里，”我开始说道，“菲茨帕特里克将军将带领殖民远征探险第十三军团从地球来此，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们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近米哈蒂拉星。目前，他们离我们这里已相当近了，因为他们发送信息的信号越来越强了。他们一直在劝我们要放聪明些，向他们投降，不要做任何抵抗。”

我的手下们开始压低声音窃窃私语起来，我抬起手来制止了他们：“他们声称，如果我们投降，他们将对我们从轻发落：军官们每人降一级，全体机组人员每人在太空船上关禁闭一个月，仅此而已。但我还不至于天真到相信他们这番话。特别是他们乘着‘复仇者’号太空舰而来的，有着如此可怕名字的太空船要干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群中传出了许多呼叫声，军官们努力让大家安静下来。

“这件事关系到在场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有权力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说我们还能有所作为的话，今晚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几十只手向上举起来，我随便点了其中的一个。

“长官，我是二等兵尼米内恩，我和我的17个朋友都参加了超感知觉俱乐部，我们中已有好几个人获得了……我该怎么说呢，一些全新的能力，都是从我们的朋友处学得的，我指的是我们的利希亚萨人朋友。”

“我已经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不过还是请你告诉我们大家。”

“长官，我的计划很简单，我们可以确信这个计划不会失败。我们只要……嗯，是这样，只要当‘复仇者’号降落在米哈蒂拉星，我们就立即制服他们。”

萨瓦尔皮迪中尉坚决反对这么做：“我们不能以暴制暴，因为这么做意味着我们在本质上跟那些坏蛋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决不应该那么做。”

经过简短的讨论，然后经过投票表决，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武力解决。接下来又有几个发言者谈了他们的观点。

终于，我们全体达成一致意见，在“复仇者”号降落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保持平静和理智。我们必须立刻对他们进行劝服，因为我们不应该使用任何武器去对付他们。

“请允许我综述一下代表多数人的决定意见，”我总结道，“我们将以明显的和平方式热烈地欢迎他们。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给他们奉上一片新鲜的克瑞莎水果——表示欢迎的传统方式。”

“然后呢？”吉恩皮埃尔·德龙问道。

“然后，”我回答道，“我们就静观其变。”

一封信。只是一封信，不是报告

如今再说报告已毫无意义，不过这也不表明以前的报告就有什么意义。只是我长期以来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对于发生的一些事情，时不时地总要记下点什么，这是我以前的一种消遣方式，至今还没有完全放弃。

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什么人，也许是给米哈蒂拉星上的后人。我并无意想成为利希亚萨的编年史家，只是此时此刻这里总有那么多深深地吸引着我的事情在发生着。

此时此刻，我真想到室外去和那群小孩子们一起玩耍。他们的欢声笑语从窗外飞进来，使我无法集中思绪。难怪这些孩子们闹得这么欢，老格斯正在用熟练的魔术逗得大人孩子都很开心，今天他的兴致似乎也很高。

而我们成年人，则清楚地记得来自地球的殖民远征军第十三军团刚到米哈蒂拉星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还有老格斯，也常带着喜悦和失落参杂的心情回忆起当年“复仇者”号降落时的情景。

当时，我们大家远远地看着飞船降落，但我们都没有露面。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就让他们自己在这个星球上到处走走看看。

然后我召集了二三十个朋友，包括他们的家人一起，去拜访“复仇者”号飞船的船员们。

我们都穿上薄而宽松的衣服，这样他们立刻就可以看出我们没带任何武器。当我们离他们的太空船还有三十来步的时候，我们干脆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开始吃我们随身带来的东西。我们希望“复仇者”号飞船里的人会渐渐消除戒心。

过了一会儿，好几个扩音器开始响起来了，一个巨大的通讯屏幕上出现了菲茨帕特里克的图像。他开始向我们喊话，说的无非是ＳＭＣ里的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至今我还能记得一些，那个什么“通用翻译机器”显然已经经过了改进，对他所说的话进行了同步翻译。

我们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些都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然后“复仇者”号的舱门打开了，从里面卡嚓卡嚓走出来一些战斗机器人，它们开始四处探查，我们大家几乎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后来，从太空船里又走出来两个武装到牙齿的男人，他们的样子就像古老的系列科幻小说里的武士，虽然他们俩都戴着氧气面罩，但从其中一个人走路时那种傲慢而僵硬的步态，毫无疑问，我认出来他就是菲茨。他做了几个愚蠢的手势（当然都是按照ＳＭＣ法规来的），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作了回应。然后他又开始念那沉闷乏味的“标准告谕第７条”，我注意到他所念的和我以前知道的完全一样，一字儿都不差。

当他念完后，我们告诉他——当然是用米哈蒂拉星的语言——他最好停止那些胡言乱语，并请他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但是菲茨傲慢地拒绝了，因此我决定让他清楚地看到，我们决无意伤害他。

我慢慢地向他走去，脸上带着明显的微笑，虽然埃米娅娜试图拉住我。我直视着菲茨的脸，他惊讶的样子告诉我，他并没有认出我来。

突然，他退后几步，掏出他的镭射枪，对准了我。这激怒了我——也许是因为他让我想起了过去的自己，在那一刻，我忘记了我们先前的约定，我一下子伸出拳头，对着他的鼻子伸出了中指。

在那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死神。但是菲茨显然太过惊讶，只是呆立在那里不动，好一会儿都反应不过来。接着，埃米娅娜拉住我的手臂，温柔却坚决地将我拉到大伙那儿。过了一会儿，我们静静地离开，向着我们的家——利希亚萨出发。

不过，那些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是吗？

是啊，第十三远征军团是初春时节来的，现在已经是深秋了。在我们这个可爱的米哈蒂拉星球上，秋天是最神奇最快乐的季节。微风轻轻地胳肢着树梢，悄悄地偷走十来片树叶，然后裹起叶子在周围打着旋。不时有几片叶子，伴随着附近一群孩子的笑声，从我的窗户里穿飞进来。老格斯大概又在和孩子们玩他的魔术了。

我要将我最后这封信送给他去看，但是，再一想——也许我不该那么做，老格斯不喜欢有人提起往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了嘛。

以往的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称他为菲茨帕特里克将军。

# 《征服者罗比尔》作者：[美] 琼·斯塔尔

武绍智译

一、挑战

“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们，我叫罗比尔，而且无愧于这个名字。我今年４０岁，但看上去还不到３０，铁打一样的筋骨，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体魄，过人的膂力，还有即使在鸵鸟世界也堪称首屈一指的胃口。”

这里是位于美国费城韦尔顿学会的大礼堂。在讲上面话的自称罗比尔的人突然闯进来的时候，在这个大礼堂里，一百来名气球主义者，一律带着礼帽，激动、骚乱、指手划脚、高谈阔论、争吵不休。他们只是些气球爱好者，但是些狂热的爱好者，尤其是那些想以“重于空气”的机器——飞行机器、飞船或其他什么东西——来取代气球的人的死对头。其实不过是“气球主义者”们的一次普通会议，讨论在当时激动人心的问题——气球的驾驶问题，但是因为螺旋桨应安在前部还是尾部，两大阵营互不相让，会场的紧张气氛几近白热化，连学会主席普吕当大叔和秘书菲尔·埃文思都控制不了了。

这时罗比尔闯了进来。罗比尔看上去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中等身材，身子呈几何形状——等腰梯形，梯形较长的那条底边就是肩膀，上面是一个由强壮的脖子连接起来的滚圆的大脑袋。他有一双稍不如意就会发出白炽的光芒的眼睛，一对显得毅力过人、永远紧皱着的眉毛，像一丛铁丝般短而略鬈的、发出金属光泽的头发。此外还有像铁匠的风箱一样起伏着的宽阔的胸膛以及与身躯颇为相称的手臂、巴掌、腿和双足。

这个出色的人物是打哪儿来的？这可不好说。不管怎样，他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继续说道：“尊敬的公民们，在你们面前站着的是个精神毫不逊色于肉体的工程师。我天不怕、地不怕，人也不怕。我的意志从来有在任何人面前屈服过，如果我认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全美洲、全世界联合在一起也不能阻止我去达到这个目标。当我有一个想法时，我就要大家赞同而不能容忍异议。我之所以强调这些细节，尊敬的公民们，是因为必须让你们对我有较彻底的了解。现在，你们在打断我以前先想一想吧，因为我来这里是要讲些也许不合你们的胃口的事情的。”

会议厅前排开始发出激浪拍岸的声音——这是大海即将变得波涛汹涌的信号。

罗比尔却并不在意听众的想法，照旧说了下去：“是的，我知道，在经过一个世纪毫无结果的试验、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仍然有一些头脑不健全的人顽固地相信气球能被驾驭。他们以后可以把电动机或是其他什么发动机用到他们那些自命不凡的、在空气中阻力那么大的皮囊上去。他们自以为能像驾驭海上的船只一样驾驭气球。难道因为有那么几个发明家在晴朗或基本晴朗的日子里斜顶着风或是逆着一阵微风前进，就能使比空气轻的航空器变得切实可行吗？算了吧！你们这一百来人相信着你们的迷梦能够成为现实，将成千成万的美元丢到空中——倒是没有丢进水里，这真是不可思议！”

真有点奇怪，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听到他这么说竟然没有作出反应。难道他们都变得又聋又哑又有耐心了？还是想克制自己，以便看这个大胆的反对派会走到什么地步吗？

罗比尔又说：“怎么，气球！……要得到一千克浮力就得用一立方米气体！想让一个气球凭借机器的力量来对抗风的力量？但这是不是说，人类应当放弃利用这个绝妙的交通条件，征服空气，改造旧世界的民风政习呢？绝对不是！正如人类已经借助船只，借助桨、帆、齿轮或螺旋桨成为海洋的主人一样，人类也将凭借比空气重的机器成为大气空间的主人。因为只有比空气重，才能比空气强！”

这下子会场可炸了起来。那些嘴巴就像枪筒炮口，对准罗比尔一齐吼叫起来。这不是在向气球主义者们挑战吗？这不是意味着“比空气轻”和“比空气重”两派之间又将重开战事吗？

罗比尔连眉头也不皱。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勇气十足地等待会场重新归于平静。

普吕当大叔做了个手势，下令停火。

于是罗比尔又说：“是啊，未来是属于飞行机器的，空气就是支持它的可靠桥梁。如果以每秒４５米的速度向上喷射一股气流，这股气流就能托住一个人，只要他鞋底面积有１／８平方米就行。而如果气流速度达到９０米，他就能在上面光着脚走路。当螺旋桨的叶片以这个速度排开空气时，也可得到同样的效果。”

罗比尔所说的，正是在他以前的所有飞行事业的拥护者们所说过的话。对于飞行事业的敌人，即那些认为飞鸟只需将体腔内的空气加热就能在空中停留的人，他们为什么迟迟不予作答呢？他们不是已经证明，一只５公斤重的老鹰，仅仅为了在空中停留就得要５０立方米的热空气吗？

这就是罗比尔在一片吵嚷声中以不可辩驳的逻辑所证明的。他把下面一段话作为结论向气球主义者们劈头盖脸地摔了过去：“就凭你们的飞艇，你们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干不成、什么也不敢干！你们气球飞行家中最大胆的人约翰？怀斯虽已横越美洲大陆飞行１２００英里，却不得不放弃飞越大西洋的计划！打那以后，你们在这条道路上就一步也前进不得，哪怕就是一小步！”

“先生，”这时普吕当大叔按捺不住了，“您忘了我们不朽的富兰克林在第一个热空气气球出现时，在现代气球行将诞生的时刻所说的话：‘这还只是个婴孩，但他会长大成人的’。它确实长大成人了……”

“不，主席，不是长大成人！而是发胖了，这并不是一回事！”

这是对韦尔顿学会的直接攻击，这个学会决定、支持、资助了制造一个硕大无朋的气球工程。因此会场上马上此起彼伏地响起一阵吼叫：“打倒不速之客！”

“把他扔下讲台！……”

“以便向他证明他比空气重！”

但大家还只是说说而已，并未付诸行动。因此泰然自若的罗比尔还能叫道：“进步绝不属于飞艇，气球主义者公民们，进步属于飞行机器。鸟类会飞，但它不是气球，而是机器！”

“是的，它会飞，但却是违反一切力学原理而飞的！”

“真的吗？”罗比尔耸耸肩膀答道，“人们研究了大大小小的能飞的生物的飞行后，这个简单的思想就占了上风：模仿大自然就行了，因为大自然从来不会弄错。在每分钟扇动翅膀不到十下的信天翁、每分钟扇动７０下翅膀的鹈鹕……”

“７１下！”一个嘲讽的声音说。

“每秒振翅１９２下的蜜蜂……”

“１９３下！”又有人嘲弄地叫道。

“３３０下的普通苍蝇……”

“３３０零半下！”

“和几百万下的蚊子之间……”

“不对！……几十亿下！”

罗比尔虽然一再被人打断，却仍不中断自己的论证。

“在这种种差异之间，”他又说，“有着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的可能。当德？吕西先生发现鹿角锹甲这种体重两克的飞虫竟能提起４００克，即比自身重２００倍的物体时，飞行的问题就已解决了。此外，业已证明，动物体积和重量越大，其翅膀面积就相对地越小。从那以来，人们设想或制造了６０多种飞行机器……”

“一架也没飞起来！”学会秘书菲尔·埃文思叫道。

“飞起来了，或即将飞起来。”罗比尔不慌不忙地答道，“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命名这些机器，但不管它们叫什么，总之，将使人类成为天空主人的飞行器已经造出来了。”

“哦，又是螺旋桨！”菲尔·埃文思顶他道，“据我所知，鸟类是没有螺旋桨的……”

“有！正如珀诺先生所证明的，鸟类实际上就是个螺旋桨，其飞行是螺旋运动。”

“这样的旁门左道，圣爱利丝（意为螺旋桨）啊，请别让我们碰到！……”

有个会员记住了哈罗德《赞珀》里的这段曲，这时便哼唱起来。

于是大家齐声重复着这个叠句，那种腔调简直能使这个法国作曲家的在天之灵听了发抖。

随后，当最后几个音节淹没在一阵可怕的喧嚣和嘲骂声中时，普吕当大叔发话了：“陌生人公民，我要提醒您，飞行的理论已被宣判破产，并遭到美国和外国大多数工程师的唾弃。这种理论欠下的债，有萨拉冉？沃朗在康士坦丁堡的遇难，沃阿道尔在里斯本的死亡，勒蒂尔在１８５２年和格鲁夫在１８６４年的丧生，这还不算我忘了名字的牺牲者，至少还有神话中的伊卡尔……”

“这种理论并不比另一种理论更应受到非难，”罗比尔反唇相讥道，“那另一种理论的殉道者名单上包括加来的皮拉特尔？德？罗济埃、巴黎的布朗莎尔太太、掉到密执安湖里的唐纳森和格里姆伍德，还有西韦勒、克罗塞—斯皮内利、埃卢瓦，以及大家难以忘怀的其他许多人！况且，你们的气球再完善也达不到可以实际应用的速度。你们得用１０年来环游地球，而飞行机器只要８天就够了！”

这话又引起了整整３分钟的抗议和反对的叫喊声，直到菲尔？埃文思得以发言为止：“飞行家先生，您刚才夸耀了飞行的好处，您自己‘飞’过吗？”

“当然！”

“您征服了空气？”

“也许如此，先生！”

“征服者罗比尔万岁！”一个嘲弄的声音传来。

“好吧，不错，征服者罗比尔，这个名字我接受了，我就用这个名字，因为我有这个权利！”

“而我们也有怀疑的权利！”

“滚出去！”台下又响起这种声音。

“滚到街上去！”

“把他大卸八块！”

“把他处以私刑！”

“把他拧成螺旋桨！……”

气球主义者们怒气冲天。他们站了起来，围住了讲台。罗比尔在手臂组成的麦束中间消失了，这些麦束像在暴风骤雨吹打下似地摇摆着。

突然，乱叫乱嚷的人群纷纷后退，罗比尔从口袋里抽出手来，向前面几排疯狂的人们伸出去——他的双手戴着美国式的铁手扣，它们同时又是手枪，手指一动就能打响——袖珍连发手枪。

枪响了，是朝空中放的，没伤着任何人。那工程师消失到硝烟之中，等硝烟消散之后，他就不见影踪了。征服者罗比尔飞走了，仿佛是被某种飞行器带上了天空。

二、绑架

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在经过风狂雨骤的讨论后离开会场时，已经不止一次地使沃尔纳特路及邻近几条马路充满他们的喧嚷了。这一带的居民已经不止一次地、确有理由地抱怨过这些闹得家家户户不得安宁的吵吵嚷嚷、无休无止的讨论。警察也不得不屡屡出面干预，以保证行人过往通畅，这些行人多半对航空问题不感兴趣。

然而会员们是情有可原的：竟有人打上门来了。有个同他们一样狂热的“比空气重”派对这些狂热的“比空气轻”派说了些极不中听的话，而当大家正要给他应得的惩罚时，他却不见了。这可不能善罢甘休！于是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成群结队地涌上街头，走遍了整个街区。他们甘冒因侵犯人权而要付出赔偿的风险，弄醒那些居民，强行进行搜查。然而，他们白白折腾、搜寻了一气，哪儿也不见罗比尔的身影。人们只好作罢，但分手前都发誓要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包括南北美洲在内的整个新大陆的所有地方。

将近１１点时，整个街区大体上又重新归于宁静，费城又重新进行甜蜜的梦香。

在最重要的气球主义者中，有两人——只有他们看来还不想这么早就回住处。他们就是势不两立的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

说起他们的势不两立，这里有必要介绍几句：

普吕当大叔可是费城的知名人物，他极其富有，他拥有尼亚加拉瀑布的大部分股票；他又是单身汉，生活简单朴素，唯一的仆人就是听差弗里科兰。

而菲尔·埃文思也非常富有，他是沃尔顿钟表公司的老板，其表的质量可与瑞士的头等货色媲美。他和前者一样年届４５岁，同样身强力壮，同样不愿以独身生活的确实而牢靠的好处去换取婚后生活的难以预卜的幸福。

这本是一对天生的知音，但他们却互相不理解。也难怪，当初在投票选举学会主席时，两人的票数在经过了２０次投票后依然不相上下，最后是在近乎游戏的一场较量中，菲尔？埃文思的针扎到白纸黑线那个中点的准确度比普吕当差了３／１５００毫米，而眼睁睁见普吕当成为学会主席，自己只好当了秘书。但他的怨恨虽然藏而不露，却是十分强烈。

“不，先生，不！”菲尔·埃文思一再说道，语气十分激动，“我如果有幸担任韦尔顿学会主席，那么永远，永远也不会发生这种丑事。”

“那么您会怎么行事呢？”主席问。

“我会不等他张开嘴巴就把这个侮辱大家的人的话头打断。”

“我觉得，只有等人讲了话才能打断话头。”

“在美国可不是这样，先生，在美国可不是这样。”

普吕当的听差弗里科兰一直在学会门口等主人，主人一出来也就一直跟在身后。可两个人的对话越来越尖刻，互不相让，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了还不见停止，以致他们得绕一大圈路才能回到家里。

夜色很浓，素来胆小的弗里科兰眼见主人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僻，心里十分害怕，不时东张西望，果然发现有五六个人影已跟了好长的路了。可他不敢打扰主人，他知道那样会迁怒主人的，他也知道主人一直想辞掉他却最终仍留下他的唯一原因是担心找个比他还差的。

渐渐地，三个人到了一片高大的用材林中间，树木的梢顶沐浴在最后一道月光下。林子边上是一块宽阔的林中空地，是进行赛马、竞技的绝妙场所。

此时两位对头的争执正达到了顶点，谁也没有留心看看四周稍加注意就能发现的变化：怎么，前天晚上刚建了一个面粉厂吗？看那一大片风车磨坊，那些停着不转、在若明若暗中张牙舞爪的风车翼子，谁不会说那是个面粉厂呢？

弗里科兰也没有看到，但他觉得那几个高大的身影靠向他们越来越近了，他怕得抽起筋来，四肢瘫软，毛发直竖，用剩得最后一点儿力气叫道：“主人大叔！……主人大叔！”

“你到底有什么事？”普吕当大叔问道。

还不及回答，突然林子里一声口哨响，说时迟，那时快，六条汉子从那用材林里蹦了出来，两个扑向普吕当大叔，两个扑向菲尔·埃文思，两个扑向跟班弗里科兰。最后两个人显然是多此一举，那黑人早已没有还手之力了。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虽然遭到突然袭击，却还想进行抵抗。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进行抵抗。几秒钟内，他们就被堵上嘴巴喊不出声音、蒙住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他们被人按着捆住手脚，迅速地抬过林间空地。他们怎么想呢？不是遇上了专在树林深处掳掠晚归行人的无法无天的歹徒，那还能是什么人？然而根本不是如此。那些人连他们身子也不搜，普吕当大叔像往常一样随身带着几千美元的纸币。

总之，这场袭击一分钟过后，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和弗里科兰感到自己被人放在一种什么地板上，而不是空地的草地上，他们身子的重量压得地板吱嘎作响。那些袭击者之间却并未交换过一句话。三个人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那里。一扇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锁舌在铁锁横头里刺耳地响了一声，告诉他们已经成为俘虏了。

一种持续不断的声音响了起来，像是有什么在震颤，呼噜噜地作响，无休止地延续着；而除了这声音，在这个如此宁静的夜晚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三、抗议

整整一个小时里，囚徒们的境遇没有变化：不能看、不能说，也不能动。没人来看他们，也没人来恢复他们的行动和说话的自由。

这时却发生了这样的事：菲尔·埃文思悄悄地弄松了捆住他手腕的绳索。然后，渐渐地，绳扣解开了，手指一个一个地滑脱出来，他的手又像平时一样活动自如了。他解开了蒙住眼睛的带子、掏出塞住嘴巴的东西。然而，一团漆黑，他什么也看不见。

找到他的对头后，没有迟疑地替他松了绑，用他的小猎刀只几下就割断了捆住普吕当大叔手脚的绳结。

“菲尔·埃文思！”

“普吕当大叔！”

“在这个地方，再也无所谓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

“你说得对，”菲尔·埃文思答道，“现在只有两个人要对第三个人报复，对这个人的谋害行为给予严厉的报复，他就是……”

“罗比尔！……”

“就是罗比尔！”

当菲尔·埃文思要给听差松绑时，被普吕当大叔制止了，他说：“先别忙，我们会被他的诉苦烦死，除了训他还有别的事要干呢！”

“什么事？”

“逃跑，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是不可能也跑。”

说干就干。两人伸出双手，摊开手指，在小房间的壁上摸来摸去，寻找接头或是裂缝。可是什么也没有。

菲尔·埃文思用刀子去挖门旁边的墙壁，想挖出一个洞将门打开。可是除了把刀子弄得缺口断尖，一无所获。

普吕当大叔开始咒骂起来，用脚使劲顿着地板，手里扼住想象中的罗比尔的脖子。

解开当差的绳子后大叔有点后悔了，因为黑人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

“我们可能饿死在这个牢房里，但我们决定等吃尽能延长我们生命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后再死……”普吕当大叔说。

“要吃我吗？”声音怯怯的。

“你还是别叫人想起你来为妙！”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他们脚下的地板仿佛发出空洞的声音，好像没有直接搁在林中的空地上。是的！那种难以解释的呼噜噜的声音仿佛就在地板下面震响，这一切都令人放心不下。

“我们刚被关进来的时候，我分明闻到了青草的清香和公园里树脂的气味。但现在我怎么什么都闻不到了。”

“的确如此。”

“这该怎么解释呢？”

“怎么解释都行，菲尔·埃文思，除了说我们的牢房已经挪了地方。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是呆在前进着的车子或航行中的船只上，我们应当能感觉到的。”

这时，一道朦胧的光线透过开在房门对面的墙壁上方的狭窄窗口照进来。该是早晨四点光景了，因为在６月份，在这个纬度上，费城的地平线正是在这个钟点开始被晨曦照白的。

然而大叔弄响他的弹簧表时，铃声却只打了两点三刻。

“我的表慢了？”

“沃尔顿钟表公司的表会慢！”菲尔·埃文思叫道。“我们大概可以一直爬到窗口那儿，看看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过了一会儿，菲尔·埃文思跪在弗里科兰的肩上，眼睛够到了窗口的高度。

“把玻璃打碎，也许你可以看得清楚些？”普吕当大叔建议。

菲尔·埃文思用刀把猛击玻璃，玻璃发出银铃似的响声，但没破。更猛地敲，结果一样。不过外面相当亮了。秘书使劲往外看。

“看到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有。”

“我们不在林间空地里了？”

“既不在林间空地，也不在公园里。”

“你至少看到屋顶或者建筑物的顶端吧？”普吕当大叔越来越失望，变得恼怒起来。

“没有屋顶，也没有任何东西的顶端，只有空间。”秘书无可奈何地答。

正在此时，房门打开了，一个人出现在门口。正是罗比尔。

“尊敬的气球主义者们，”他声音庄重地说，“现在你们可以自由行动了，是的，在‘信天翁号’的范围内！”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冲出了房间。

他们看到了什么？

在他们脚下一二千米的地方，展开了一片他们不认识的大地；一条绵延曲折的水带，像一条普通的小溪流似的在一个地势起伏不平的地区斗折蛇行，周围是些在旭日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泻湖。

“这是在周游世界吗？”菲尔·埃文思挖苦地问。

“不仅如此。”罗比尔答道。

“要是我们不愿意做这番旅行呢？”普吕当大叔问。

“你们必须愿意！”

这就是“信天翁号”的主人和他的“客人们”今后关系的预演。

“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说，“如果我没弄错，我们该是在加拿大中部的上空飞行，那条打西北面流过的河是圣劳伦斯河。我们身后的那座城市，是魁北克市。”

这么说来，“信天翁号”已经飞到了北纬４６°的地方——这就是天为什么亮得那样早，黎明又延续得那样长的原因。

罗比尔见两人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机器的外部结构上，便说：“先生们，现在你们相信比空气重的机器是能够飞行的了吧？”

没有回答。

“怎么，你们不说话？大概是饿得说不出话了！我既然决定带你们上天，请相信我是不会用没多大营养的大气来款待你们的。你们第一顿午餐正等着你们呢。”

两人被领到甲板尾部舱楼里的一间餐厅，那里摆着一桌干净饭菜，菜肴是各种罐头。其中有一种糕，用面粉和肉末做成，夹杂着一些肥肉来提味，这种糕加水煮沸后便成为一种极为可口的菜汤。此外，还有煎火腿片。还为他们沏了茶。

一小时后，两人又出现在甲板上。罗比尔不在了。尾部的玻璃舱里，舵手两眼紧盯着罗盘，从容不迫，毫不犹豫地沿着工程师指定的路线前进。一位被指定看管机器的技师助手从一个舱楼到另一个舱楼来回巡视着。

“信天翁号”已经飞出云区，大地在他们身下１５００米处重新出现了。

“那儿很像特利尔。”秘书说。

“蒙特利尔？……可是我们离开魁北克最多才两小时啊！”主席答道。

“这说明这个飞行机器的移动速度少说也有每小时１００公里。”

事实上这速度还能提高一倍，亦即能以接近每秒５０米的速度飞行。一句话，正如罗比尔说的，“信天翁号”如果发挥出它的螺旋桨的全部潜力，就能在２００小时、也就是８天之内环游地球。

罗比尔这时走近两个人的身旁。那两人装作对他们所见到、所身不由己地体验到的一切毫不惊奇。罗比尔并不露声色。他们之间的谈话虽然中断过两个多小时，他却像是在继续一场从未中断的谈话似的。

“先生们，你们看到了，我不需要任何风帆推动，也不需要木桨或车轮帮助，更不需要铺设铁轨，有空气就足够了。包围着我的大气，就如包围着潜水艇的水；我的推进器在空气中前进，就和汽船的螺旋桨在水中前进一样。这就是气球或其他比空气轻的装置永远办不到的。”

罗比尔说完，做了个手势，推进螺旋桨立即停了。“信天翁号”在惯性作用下继续前进了近２０００米，然后就停住不动了。

罗比尔又做了第二个手势，提升螺旋桨飞快地旋转起来，快得可以把它们比作正在进行试听的警报器。那“呼噜噜”的声音几乎升高了八度，但强度却因空气稀薄而变小了。飞行器像只云雀，尖叫着直插云霄。

“主人！……主人！……这可别散架了！”弗里科兰一再拚命叫道。

罗比尔仅仅报以轻蔑的一笑。几分钟内，“信天翁号”升到了２７００米的高处，他们的视野一下子扩展到７０英里开外的地方。接着，气压计降到了４８０毫米，说明他们已经升到４０００米的高空。

这个试验做完后，“信天翁号”重新降了下来。因为高层大气的气压降低会使空气中的氧气减少，而血液中的氧气也随之减少。这是有些气球飞行家遇到严重事故的原因。罗比尔觉得没有必要冒这个危险。“罗比尔工程师，”普吕当大叔再也按捺不住怒火了，“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

“说吧。”

“你有什么权力对我们进行袭击？有什么权力把我们关在舱房里？有什么权力违背我们的意愿把我们载在这个飞行器上带走？”

“那你们有什么权力在你们的学会里对我进行侮辱、嘲骂、威胁，以致我对自己能够活着出来感到奇怪？”“正面回答！”菲尔·埃文思说。

“这是强者的权力！”

“真是厚颜无耻！”

“事实如此！”

“信天翁号”当时正在安大略湖这面无垠的明镜上空。接着又穿越库珀曾经那么富有诗意地讴歌过的地区，沿着这个广漠的湖泊的南岸，飞向一路飞溅着瀑布、把伊利湖水注入这里的那条著名的河流——尼亚加拉河。

瞬息间，一种雄壮的、暴风雨般的怒吼声迎面扑来。空气明显地凉爽起来，仿佛有人将某种潮润的水雾洒向天空。

“尼亚加拉大瀑布！”秘书失声叫起来。

马蹄铁状的水帘飞流直下。那简直就像一般巨大的水晶熔流，掩映在水雾折射的日光所形成的千万道彩虹里，蔚为壮观。

第二天早上５点光景，两个睡得并不好的人来到平台上——或曰飞行器的甲板上——散步。他们想从罗比尔口中得知他究竟要干什么。罗比尔迟迟没有出现，飞行器的前部有个监察哨（防止机器像船触礁一样碰到山上去），舵手在甲板后部倒是没变。

普吕当大叔借助一副他在舱房里找到的航海望远镜，轻易地辨认出他们飞临的城市或地区：芝加哥市、密西西比河、衣阿华大平原、奥马哈市、密苏里河……

“看来这个要把我们带到地球另一头的荒谬计划是真的了。”一位说。

“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另一位说，“哼！叫这个罗比尔小心点吧！我可不是听他随便摆布的人！……”

接下来的一天早晨，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感到寒气逼人。气温的骤降并非由于气候的变化，太阳依旧灿烂辉煌。

“这大概是由于‘信天翁号’升高了。”菲尔·埃文思说。

的确，挂在中间那个舱楼门上的气压计已经跌到了５４０毫米，这表明他们升高了大约３０００米，而且一小时前它肯定超过了４０００米，因为在它身后耸立着几座终年积雪的山峰。“信天翁号”有可能在夜间向南或向北偏离原来的航线，而且飞行速度极高，因为他们已经晕头转向了。

７点光景，他们终于发现了落基山脉。如果飞行器的螺旋桨像鸟儿高飞一样鼓足翅膀，它是能越过山脉的最高峰的，可是“信天翁号”飞进了峡谷。它放慢了速度，以防蹭到陡壁。舵手准确的动作使精确灵敏的舵轮更发挥出了良好的效果，仿佛他是在皇家泰晤士俱乐部的比赛中驾驶一艘第一流的小艇一样。

这真了不起！不管那两位“比空气重”的反对者多么不乐意，也不能不对这样的空中交通工具惊叹不已。

飞越落基山脉，飞行器恢复了１００公里的时速，而且降到几百米高度。这时传来几声汽笛声，原来是一列太平洋铁路的火车正向盐湖城开去。

飞行器继续下降，跟着全速行驶的火车前进。它马上被发现了：先是车厢门口露出几个脑袋，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挤到连接火车的平台上，有几个甚至爬上了双层车厢的车顶。惊叹声和“乌拉”声响彻天宇，可是这也没有把罗比尔引出来。

两位俘虏徒劳地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在白费力气地大叫：“我是费城的普吕当大叔！”

“我是他的同事菲尔·埃文思！”……

“信天翁号”很快恢复了前进速度，半小时内，把列车甩在后面，不久连火车喷出的烟也看不见了。

他们在下午６点由作为铁路通道的特拉基山口穿越了内华达山。从那儿到圣弗兰西斯科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只剩３００公里了。还不到８点，州议会大厦的圆顶已露出在西边天际，不久又消失了。这时，罗比尔又在甲板上出现了。两位同行这次主动向他走去。

“罗比尔工程师，”普吕当大叔说，“我们已经到了美洲的边缘，我想这场玩笑该结束了……”

“我从来不开玩笑。”罗比尔答道。

旋即他做了个手势，“信天翁号”猛地向地面降去，速度之快使人不得不躲进舱里。

“差一点我就要掐死他了！”大叔气喘地说。

“应该想法逃走！”秘书应和道。

“对，不惜任何代价！”

四、逃跑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是下定决心逃跑了。如果和他们打交道的不是船上这八条特别魁梧有力的大汉，他们也许会试图动手的。一个大胆的行动也许会使他们成为飞行器的主人，这样他们就能降落到美国的某一地点。

无论如何，时机尚未到来。此时飞行器正在北太平洋上空急速前进。

弗里科兰因失眠而两眼通红。他目光呆滞，两条腿直打哆嗦，壮着胆子走出了舱房。他想看一眼处于“信天翁号”之下至多２００米处的那片地区。

啊，他看见了什么？

“大海！……大海！……”他叫道，要不是厨师张开手臂把他接住，他就倒在甲板上了。

飞行器的速度并不太快。它就像是掠着平静的、沐浴着阳光的海面飞行，离海面仅１００尺左右。

这时，海上的气雾和水柱告诉他们：鲸鱼浮上海面呼吸来了。

那是一种腹部黄色、长达２５米的鲸鱼，是北方海洋鲸鱼中最可怕的一种，连职业捕鲸人也不去惹它们，它们的力气实在太惊人了。

但罗比尔大概想让韦尔顿学会的两位会员看看他的飞行器的本领，还是下令捕捉。

听到“鲸鱼！鲸鱼！”的喊声，两位会员走出舱房。说不定附近有一艘捕鲸船？真是那样的话，为逃出这个飞行监狱，他们两人会纵身跳进大海，把生命交给可能会来搭救的船只。

可是没有发现船只，在飞行器７５０米的地方，露出了一条鲸鱼的脊背。

机器飞到鲸鱼上空，在离它只有６０尺时停下来。

工程师的助手将架在扶手处一个叉子上的火枪托上肩。枪响了，炮弹曳着长长的、一头系在甲板上的绳子，击中了鲸鱼的身体。装着一种炸药的炮弹炸了开来，弹出一个双头小鱼镖，扎进鲸鱼的肉里。

受了重创的鲸鱼，用尾巴猛击一下海面，使海水直溅到了飞行器前部；随后又深深潜入水中。人们放着绳子，绳子盘在一个盛满水的大木桶里，以免摩擦起火。鲸鱼又浮上水面，拼命向北逃去。

就这么被拖了半个小时约六七海里，可以感觉出来，那鲸鱼开始气力不支了。

可就在飞行器离鲸鱼只２５尺的距离时，突然，鲸鱼直立起来，一头扎进水里。机器一下子被拖到了水面。

幸亏及时砍断了缆绳，不一会儿，它又被水平螺旋桨带上了２００米的高处。

几分钟后，鲸鱼浮上水面——死了。海鸟从四面八方飞来，那叫声简直能震聋全体国会议员的耳朵。

“信天翁号”向西飞去。从阿留申群岛的第一批岛屿到堪察加半岛的顶端，２０００公里的白令海一天一夜的工夫就飞过去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不再具备实行逃跑计划的有利条件。在远东荒凉的海岸或鄂霍次克海的海域逃跑是没多大希望的。显而易见的，飞行器正向日本、中国飞去。虽然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或许不太谨慎，但这两位同事还是决心逃跑，如果飞行器会在任何地方停留的话。

但它会停留吗？它可不像飞鸟，飞久了就会疲劳；也不会像气球，没气了就得降落。它还有好几个星期的给养，机件又异常坚固，没有任何疲劳或衰弱的问题。

这时候起了一阵浓云密雾，飞行器不得不向上飞去。这倒不是因为它要在云雾之上才能辨识方向，而且它现在的高度也无须害怕遇上任何障碍，只是船上的一切会被弄湿。

螺旋桨转得更快了，“信天翁号”又到了厚达三四百米的浓雾之上阳光普照的天空。

“先生们，”传来罗比尔若无其事的声音，“当帆船或汽船钻进浓雾出不来的时候总是很麻烦，它只得减低速度，靠鸣笛或吹号角航行。‘信天翁号’就没有这种顾虑。大雾能把它怎样？空间是属于它的，整个的空间！”

说完这些话，不等回答，罗比尔那烟斗的青烟消失在蓝天里面。

“普吕当大叔，看来这个惊人的‘信天翁号’竟是什么也不怕！”

“那还得走着瞧！”学会主席答道。

大雾持续了三天。他们曾不得不升高，以避开日本的富士山。

夜间，大雾消散了。迹象表明，不远处有台风经过。气压计迅速下跌，雾气散尽，紫铜色的天空上缀着大朵大朵的椭球状的云，西边天际，青灰色的天空被画上了清晰的、长长的几抹胭脂红；北边留下了一大块十分明亮的天空；大海波平如镜，海水在夕照下呈暗猩红色。

台风只是在更往南的地区肆虐，这真是大幸，它扫尽了三天以来堆积的大雪，但并没有别的影响。

飞行器在一小时内飞过了２００公里宽的朝鲜海峡，又飞越了朝鲜半岛的南端。经黄海、渤海，沿北运河上溯，飞到了天朝的京城。

在其后几天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没有任何可为两位俘虏所利用的事件。离开北京十来小时以后，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就在陕西边界隐约看见一段长城。之后，他们绕过昆仑山脉沿着黄河流域飞行，在西藏边界那儿飞出了天朝的国境。

罗比尔显然没有飞过喜马拉雅山系高度的奢望，他却认得各处出口，其中就有伊比嘎明山口，１８５６年，施拉金特威特兄弟曾于６８００米的高度穿过这个山口。

他们在山口里度过了扣人心弦，甚至难以忍受的几小时。空气倒还没有稀薄到要用特制的设备为舱房供氧的程度，但气温却冷却到了极点。幸好电池绝无上冻之虞。螺旋桨开足马力，发出越来越尖的声音，空气密度虽然极低，这声音却依然响亮。气压计跌到了２９０毫米，说明飞行器的高度在７０００米左右。

飞越喜马拉雅山、显示他拥有何等令人赞叹的飞行工具、折服那些不肯折服的人，罗比尔的目的无非就是这些了。

当飞行器到达印度河时，它在河流上空十米高的地方停留了半小时。罗比尔的助手们用一根橡皮管通到外面，忙着给水箱泵水，水泵用电是由蓄电池发出的。

两位学会会员对视了一眼，脑子里闪出同样的念头：跳河逃跑！

然而就在他们掂量了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正要从甲板上往下跳时，几双手落到了他们的肩膀上——他们一直处于被监视中。

又一天早上，工程师的助手和厨师闲聊。

“我们要在黑海上空逗留４８小时。”

“好哇，我们可以捕鱼了！”

这对于想逃跑的人无疑是好消息。

“这是个无视任何人权把我们扣留起来的混蛋的机器，”普吕当大叔愤愤地说，“这机器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同事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威胁。如果我们能把它摧毁……”

“我们还是先逃跑吧！”秘书说。

“好吧，在他们到达大西洋以前不管在哪着陆我们都将得救。我们要做好准备。”

“可该怎么逃呢？”

“听我说，夜间‘信天翁号’有时离地只有几百尺，船上这么多的缆绳，只要有胆量……”

“在黑海将有很多船只，难道我们……”

“他们监视我们，甚至在我们认为没有监视的时候。在夜间我想我们该同他们一刀两断了！”

可以想见，这两位同行——特别是普吕当大叔在盛怒下可能会做出最为大胆、也许是最不利于他们自身的行动来。

黑海的鱼将飞行器的鱼池装得满满的。正当人们还沉浸在兴奋中时，没多久，罗比尔见到了他从未见到的现象。

在暴风雨袭来的北方，升起了一些几乎是明亮的螺旋状的水汽，这无疑是不同云层的电荷的变化造成的。它们使海面跳跃着无数亮斑，而由于天色渐暗，这些亮斑就愈显强烈了。

当“信天翁号”正处于它的一般高度即１０００米左右时，忽然响起了一声霹雳。狂风骤起，几秒钟内燃烧的云层便向飞行器扑来。

“加大力量！加大力量！……”飞行器的主人向他的机械师喊着。“我们必须比风暴升得更快更高！”

“不行啊，电流受到干扰！……时断时续……”

“让它下降，脱离带电区域！”罗比尔喊道。“加油干，孩子们，沉着点！”

“信天翁号”在下降，但还是被笼罩在云雾里，置身于像礼花一样交织着的闪电之间，使人感到马上会遭雷击。

可是飞行器再降显然会栽进大海了。突然，带电的云层跑到了他们头顶，罗比尔扑向中部的舱房，抓住启动杆，接通电流，……一转眼工夫，螺旋桨恢复了正常速度，在推进器的作用下，机器离开了风暴。好险呀，再有两三秒海浪就可能淹没甲板！

接下来的旅程，从伏尔加河谷到莫斯科、彼得堡，又飞过芬兰湾、阿波群岛、波罗的海，在斯德哥尔摩的纬度上飞过了瑞典，在奥斯陆的纬度上飞过挪威，仅仅十个小时，飞行了２０００公里！事实上，似乎可以相信今后任何人类力量都无法打破“信天翁号”的速度，好像它的飞行力和地球引力的合力将它维持在一条环绕地球的永恒轨道上了。

与此同时，两位坚决要逃跑的同事受遇难的水手会把写明出事地点的情报放在瓶子里抛进大海的启发，又有了一个主意：普吕当大叔那个已经空了的铝质鼻烟壶也许能救他们的命。

他们去做了。信不长，但诉说了全部情况，并写明了韦尔顿学会的地址。大叔把信放进鼻烟壶，用厚呢子条缠好，既防止它坠落时散开，又以防摔碎。

机会来了。当飞行器到达素有“光明城”的巴黎上空时，降到了距这座城市只有几百尺的地方。罗比尔走出了他的舱房，全体船员也都来到平台上呼吸一下周围的空气。

虽然是午夜时分，仍旧行驶在街上的车辆发出的声音和从巴黎射向四面八方的密如蛛网的铁道上的轰隆隆的火车声不断传到飞行器上来。工程师本人想让巴黎人观赏一下一颗他们的天文学家根本没有预见到的流星似的，他命令开灯。两个耀眼的光柱从广场上、街心公园里、花园里、宫殿上和城里６万幢房子上扫过，巨大的光束从地平线的一端投向另一端。

毫无疑问，“信天翁号”不但被看到了，而且被听到了，因为罗比尔的助手吹起了喇叭。

就在这时，普吕当大叔俯身在舷栏上，松开手让鼻烟壶落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扫街女工将那东西送到警察所。开始人们视它为爆炸物，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去掉布条，打了开来。

突然发生了“爆炸”……那是所长抑制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大喷嚏。

信被抽了出来。在一片惊奇中，人们读到了下述文字：

“费城韦尔顿学会主席普吕当大叔与秘书菲尔·埃文思被工程师罗比尔绑架至‘信天翁号’飞行器上。

请代为通知亲友。

普吕当大叔

菲尔·埃文思”

五、航行

到现在读者还仅知其名的罗比尔究竟是什么人？他就在大气中度此一生吗？他的飞行器是不是永不休息？是否在某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一个营地，在那里，如果它无需休息，至少也应去补充给养？若非如此，那真太惊人了，最凶猛的飞禽也总是在什么地方有个巢穴安身呀！

还有，工程师打算怎样处置那两个恼人的俘虏呢？是把他们扣下作永久的飞行？还是再带着他们去遨游非洲、南美、澳洲、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使他们无可奈何地折服，然后让他们恢复自由，对他们说：“现在，先生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对于‘比空气重’的问题不要再那么疑心重重了！”

不管怎么说，罗比尔的飞鸟来到非洲北岸可不是来找它的巢的。它在突尼斯湾上空从奔角飞向迦太基角，在日落时分随心所欲地飞行，时而飞舞，时而滑翔，好不自在。稍后，穿过奇妙的迈杰尔达谷，沿着隐匿在仙人掌和夹竹桃丛中的淡黄色河道飞往内陆，惊起了无数栖息在电线上、仿佛在等待途中的电报好夹在翅膀下带走的鹦鹉！

第二天，当飞行器飞出特勒山区时正看到一轮红日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冉冉升起。

那些胡兀鹫十几只一群，毫无顾忌地向飞行器撞来，可把弗里科兰吓坏了。有好几次，船员们不得不向鸟群开炮。

如果胡兀鹫只能报以惨叫和喙敲爪击，而土人可并不吝惜枪弹，特别是当飞经盐山的露出于银白色外套之上的绿紫色山梁的时候。不过那些子弹还没挨到机器便掉了下去。

还有意外的是，有一群蝗虫漫天扑来，落在平台上，给飞行器加了一个重载，险些使它“沉没”。船员们急忙卸下这个负担，只有厨师留下了几百只作为食品。他把这些蝗虫烹得鲜美无比，连弗里科兰都因之暂时忘掉了他那一刻也不曾消失的恐惧。

“和虾一样。”他说。

“廷巴克图到了，先生们。”罗比尔显得非常殷勤，“这是一个有１２０００到１３０００居民的重镇，曾以艺术和科学发达而驰名！——或许你们有意在这里逗留几天？”

“先生，”菲尔·埃文思用同样的腔调回敬道，“为了能够和您分手，我们倒宁愿去冒受土人冷遇的风险。监狱换监狱，廷巴克图总比‘信天翁号’强得多！”

“这可要看个人的口味，我要对赏光和我一起旅行的客人们的安全负责……”

“这么说您并不满足于作我们的看守，还要对我们肆意侮辱吗？”普吕当大叔的怒火爆发了。“噢，哪里！最多只是讽刺！”

“飞行器上难道没有武器吗？”

“有的，足有一军火库！”

“两支手枪足够了，我一支，您一支！”

“要决斗！那会使我们中的一个丧命的！”

“一定会的！”

“噢，不！韦尔顿学会主席，我倒很愿意您能活下去！”

“为了确保您自己能活下去，这倒很明智！”

“明智不明智我不去管，随您去想，去向能给您帮忙的人抱怨好了，只要您能够！”

“已经这么做了，罗比尔工程师！”

“真的吗？”

“在欧洲有人居住的地方，发现一封信难道会那么难吗？……”

“你们这样干了？”罗比尔被一种无法抑制的愤怒所激动。

“干了，怎样？”

“该越过船舷去追上你们的信！”

“把我们扔下去吧！”普吕当大叔吼道，“我们就是干了！”

此时工程师的助手们围了上来，大概是担心控制不住兑现他的威胁，罗比尔匆匆走回他的舱房里去了。

离开廷巴克图以后，两位会员发现飞行方向始终保持由北往南。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航向不改变，再过六个纬度，就到赤道了。莫非“信天翁号”要再度驶向大海吗？这次可不是白令海或黑海，也不是北海或是地中海，而是大西洋。

然而，“信天翁号”航速很慢，仿佛在离开非洲大陆之际有几分犹豫。莫非工程师想原路返回？不是！是飞行器下面的地方引起了他极大注意（他知道这里是非洲西部沿海诸强之一的达荷美王国）。

这个达荷美王国虽不大，但名声在外。它以每年节日期间用人祭祀、为旧国王送葬和庆祝新国王登机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而闻名海外。

“信天翁号”飞进达荷美境内时，正值国王巴哈杜驾崩，全体臣民都在准备在阿波美平原举行的新国王登基大典。

如果说亚马逊河畔是否真有女士兵还属悬案，那在达荷美有这样的军队却是不容置疑的。一些妇女身着蓝色衬衣，蓝色或红色的披巾，白底蓝条的裤子，白色无边圆帽，腰带上挂着子弹盒；还有一些是女猎象手，装备着重马枪、短刃匕首，头上用铁环箍着两只羚羊角；女枪手们都穿红蓝各半的上装，武器是老式铸铁管的喇叭口火枪；姑娘营的士兵穿蓝上装、白裤子，像狄安娜一样纯结，也像她一样带着弓箭。

看到这些女士兵，再加上五六千穿短衬裤、棉布上衣、腰间系一块布的男子，便可一览达荷美军队的全貌了。

士兵们不时地鸣放步枪、火枪和大炮，那炮架震起来险些把女炮手们碾在下边。

５０多名乐师在吹奏野蛮部落的乐器，竹笛的尖啸尤其刺耳。人群中一片片喝彩声，欢声雷动，简直可以盖过闪电霹雳的声音。

新国王——一个叫布？那迪的强健快活的２５岁的汉子——站在一个阔叶树阴遮盖下的小丘上，面前簇拥着他的新王室成员、男女士兵和６万名臣民百姓。

平原的一角，士兵看押着挤在一起的受命送先王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俘虏。戈佐——巴哈杜的父亲——入葬时，他儿子杀了３０００人陪葬，布？那迪决不能比他父亲杀得少。

屠杀的时刻迫近了。司法部长——一个熟谙刽子手行当的凶手，他站在小丘下，挥舞着弯刃刑刀，那刀尖上有一个金属的小鸟儿，鸟的重量使刀抡起来更稳当。他周围还聚集着百十名能够一刀就把人头砍落的刽子手。

“信天翁号”这时斜线飞行，不时调整着提升螺旋桨和推进器，渐渐地接近了。很快，它从隐蔽着的云层里钻出来，出现在距地面不到１００米的空中，达荷美人这才看到了它。那些土人把它当作特意来向巴哈杜国王致意的天神了，大声请求着、欢呼着、祈祷着。

就在此刻，第一颗人头从司法部长的刀下滚落。

突然，“信天翁号”上响起一枪，部长应声仆倒在地上。

“打得好，汤姆！”罗比尔向他的助手喊道。

人群一片大哗。他们明白了，这个带翅膀的怪物根本不是一个友好的神。因此，四面八方响起一阵复仇的怒吼，紧接着平原上空响起一排枪声。

“信天翁号”不但不躲，还断然降到离地面不足１５０尺的高度。不管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对罗比尔抱什么感情，他们还是参加了这一人道主义的行动。

“干得对！救出那些俘虏！”他们喊着。

飞行器船舷上的那门小炮转到最小角度，及时发射了几发霰弹，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那些战俘根本不懂来自上空的援救是怎么一回事，趁看守士兵还击的当儿，挣断锁链，四处逃散。

一颗子弹击穿了前推进器的桨叶，又有几颗打在船壳上。

“呵！他们要尝尝那东西了！”汤姆喊了一声。他爬到弹药舱，拿出１２枚硝甘炸药筒，分给同伴们。炸药筒一碰到地，便像小炸弹似地炸了开来。

受到这样的袭击，只有狼狈不堪地溃逃了！达荷美国王的登基大典就这样被冲散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也藉此机会明白了这样一架机器具有何等的威力，以及它能够为人类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随后，“信天翁号”不慌不忙地升到高空。它飞过了维达，不久这个西南风掀起巨浪拍击岸边、使船只无法停泊的荒凉海岸就从眼界中消失了。

大西洋！不久，两位同行的忧虑成了现实。

不过，飞行器不可能达到它在欧洲上空飞行时的两百公里的时速，也没有动用推进器的全部力量和逆风较量，只满足于缓速前进。两位韦尔顿的会员过了整个大洋，一点儿也没有晕船。

很快，他们被告知飞过了赤道。这样，他们离开北半球，到了南半球。

想逃跑的念头一直未在两个气球主义者的心头抹去，他们派弗里科兰尽力去打探罗比尔的底细，可是那个傻瓜从罗比尔的手下那里自然是一无所获。

“这个罗比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将飞往太平洋，还是到南极去冒险？那我们可就完了！”学会秘书此时也沉不住气了，“现在的情况是正当防卫，而且，如果我们死了……”

“但愿不会如此。”主席说，“在没有报完仇，没有消灭这架机器和它载着的这些家伙之前，但愿我们不会死！”

复仇的想法深深扎在他们脑海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付诸实施。去抢一枚飞行器上的炸弹，把机器炸掉吗？那必须能进入弹药仓。

南半球的白天如此短暂，只有几个小时，但看到的景色是多么壮观呵！险峻的山岭，终年覆盖着积雪和山腰上又长着层层密林的雪山，内陆海，夹在群岛的岛屿和半岛之间的海湾，克拉伦斯岛、德索拉雄岛，海峡和航道，数不清的海角和岬地。寒冷把从结束美洲大陆的弗罗瓦德角到新大陆尽头的合恩角之间的大块地方冻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

“信天翁号”不停地向南飞，越过了比格尔海峡，远离了纳瓦林岛（这个希腊名字在这块遥远的地方其他生硬的地名中间多少有些不协调），远离了濒临太平洋尽头的沃拉斯顿群岛。最后，在飞离达荷美、越过７５００公里航程之后，它飞过麦哲伦群岛最边缘的岛屿，接着又飞过了最靠南的一个小岛，那岛经年累月受着海浪的侵蚀，它就是可怕的合恩角。

六、救难

在这里，“信天翁号”做的事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天是７月２４日。然而，南半球的７月２４日却是北半球的１月２４日。５６°纬线刚刚被抛在后面，这条纬线相当于在爱丁堡穿过苏格兰的那一条。

因此，气温计始终保持在零度以下。在与南极圈相连的南部太平洋上空光明很少，难得看到什么，而且在寒夜里，寒意是咄咄逼人的。为了抵御寒冷，必须像爱斯基摩人和火地人那样穿戴起来，幸好飞行器那种奇装异服可不少，两位同行能够裹得严严实实地、安心地盘算他们的逃跑计划。

至于弗里科兰，他的胃口使他很愿意做厨师的帮手，那样他可以得到慷慨的款待。他很少走出厨房，也就再也看不到外面发生的一切，自认为脱离险境了。

问题是“信天翁号”将飞往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难道可以相信它竟敢在隆冬季节到南极海面和大陆上空去冒险？在这种冰冷的空气里，就算电池里的化学物质能够不凝固，难道飞行器上的人不会送命？如果罗比尔在热季飞越南极那还过得去，但是在南极冬天无尽的长夜里飞行，这简直是疯子的行为！

这个难以对付的罗比尔究竟想干什么？难道现在不正是摧毁机器、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刻吗？

可以肯定的是，２４日这天，工程师和他的助手交谈频繁。他们一起看了好几次气压表，并不是为了调整飞行高度，而是为了记下和气候有关的数据。

普吕当大叔同样注意到，罗比尔想清点一下所存的各种原料：供飞行器的推进器和提升机所用的原料和供人食用的食品。

一切迹象表明罗比尔在计划返航。

“返航？返回哪里去？”菲尔·埃文思问。

“去能够补充给养的地方，”普吕当大叔胸有成竹，“那一定是太平洋中的一座小岛。”

“那我们的计划就会落空了……”

“他到不了，菲尔·埃文思！”

两位同行一定程度上猜中了工程师的计划。“信天翁号”在向南极海岸飞了一段之后，确实准备彻底后退了。当冰块一直逼进到合恩角海域的时候，太平洋南部就被冰峰和冰原覆盖了。浮冰构成了一道连最坚固的船、最顽强的航海家也无法逾越的屏障。

因此，“信天翁号”向南飞了百十公里后便折头向西，取道飞往太平洋群岛中某个不为人知的岛屿。

飞行器下面是一片铺在亚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的液体平原。此刻，海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颜色，这种颜色为它博得了“牛奶之海”的美名。在微弱的阳光无法驱散的昏暗之中，整个太平洋是呈现奶白色，从高空看去仿佛是一片起伏不大的广阔雪原。假如寒冷能把这海洋冻成冰原，那样大概也不会改变。

现在人们知道了，是大群的发光粒子和磷光微生物造成了这种现象。

气压表在天亮后的一段时间里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现在突然降低了。显然，出现了某种会使轮船惊慌失措、而飞行器却不以为意的征兆。可以想象出，一场暴风雨刚刚袭击了太平洋海面。

午后一点钟，汤姆走到罗比尔跟前说：“船长，快瞧地平线上那个黑点！……在那儿……我们的正北方！……这不会是一块礁石吧？”

“不会，汤姆，这一带没有陆地。”

“那么就是一条船，至少是一艘小艇。”

罗比尔通过航海望远镜观察到确实是一艘小艇，“我敢肯定艇上有人。”他说。

一道命令下达给技师和他的两名助手，飞行器开始徐徐下降。在１００米的高度它停止下降，推进器推动着它迅速向北飞去。

那艘小艇的帆在桅杆上抖动，由于没有风，它已寸步难行。艇上的人大概再也没有力气去划桨了。

在小艇尾部，可以看出它所属的那条船名，那是南特的“让内特号”，船员们被迫抛弃的法国轮船。

“喂！”汤姆喊了一声。

没有回答。此时飞行器距小艇只有８０尺。

“鸣枪！”罗比尔说。

枪声在水面久久回荡。这时他们看见其中一人艰难地坐起身，目光惊疑，脸瘦得活像骷髅。

“不要害怕！”罗比尔用法语喊道，“我们来救你们！……你们是谁？”

“三桅船‘让内特号’的水手。我是大副。”那人回答说，“１５天前，我们的船要沉了……我们没有水，也没有吃的……”

其他四个遇难者也慢慢坐了起来，他们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样子很可怕。他们把手伸向飞行器。

平台上放下一条绳子，一桶淡水降到了小艇上。接着，一只装着食品、罐头、小瓶白兰地和几品脱咖啡的篮子落到他们手中。

可怜的人们一拥而上，直着对着桶喝起水来，大副费了好大劲才制止住他们的狼吞虎咽。

“我们在哪儿？”大副问。

“离智利海岸和乔诺斯群岛５０海里。”罗比尔答。

“谢谢。但是没有风，而且……”

“我们来拖你们！”

“你们是谁？”

“有幸能够帮助你们的人！”不久，小艇被系在１００尺长的缆绳一端，由这架强大的机器向东拖去。

晚上１０点看到了陆地，或者说是闪烁的灯火表明了陆地的位置。对于“让内特号”的遇难者们来说，这场营救简直是个奇迹。

毫无疑问，对于这样去营救迷失于茫茫大海的水手，无论多么完善的气球也是无能为力的。尽管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此刻心绪恶劣得可以去否认事实，但他们私下里也不得不承认飞行器的好处。

接下来的航程够人紧张的。海面上始终波浪翻滚，各种征兆令人不安。气压表又下降了几毫米。一阵阵猛烈的和风在“信天翁号”的螺旋机里发出刺耳的鸣响，然后逆吹片刻。气候变化预测管开始混浊起来。

凌晨一点钟，刮起了异常猛烈的大风。尽管如此，飞行器靠着全速转动的推进器，仍以每小时四至五法里的速度逆风飞行。不过，这也是极限了。

很明显，一场旋风正在酝酿之中，这在如此高的纬度上是罕见的。在大西洋上把这风叫作飓风，在中国海叫台风，在撒哈拉叫西蒙风，在西部海岸叫陆龙卷，不管人们怎么叫它，反正是一场旋转的风暴——可怕的风暴。

罗比尔深知风暴的厉害，他知道只有升到高空离开旋风吸力范围躲避它才是谨慎的作法。而且他连一分钟也不能迟疑了。因为风力骤然加强，被风削去浪尖的波涛在海面翻腾，泛起一片白雾。显而易见，旋风将以惊人的速度向南极地区移动。

突然，飞行器停止上升了。是由于一股由上往下的强大的气流减弱了支撑点的反作用力。

轮船在水中逆流行驶时，由于水流从螺旋桨翼间通过，螺旋桨就会作一些无用功，船会大幅度倒退，甚至会改变航向漂流。

尽管罗比尔指挥的飞行器同步转动的７４个螺旋桨都达到了最高转速，但旋风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吸住了它，使它无法逃脱。有片刻的平稳时，飞行器又上升起来，但紧接着沉重的气流又压下来，它像一条沉船那样落下去。如此反复。如果旋风风力继续加强，“信天翁号”就会像一股随风飘零的麦草，被能拔起树木、掀掉屋顶、推倒城垣的旋风卷去！

不能垂直摆脱旋风，还可到旋风中心去，那里较平静，它或许可以控制自己的运动。但这需要冲破挟着它旋转的环形气流，它是否有足够的机械力？

突然，云层上端绽裂开了。蒸汽凝结成了瓢泼大雨。也许旋风在它通常肆虐横行的地区——即北纬３０°和南纬２６°之间——以外形成，是旋转风暴突然变成垂直暴风雨的原因。

此时的“信天翁号”只有听任被气流带走，因为风速达到每小时１００法里。然而，它只能向南飞，会飞到罗比尔不愿靠近的南极。

四个多小时后，他们进入了南极圈。这是一个大陆？是一个群岛？还是一片结成冰的、在漫长的夏季时也不曾融化的海洋？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南极比北极还要冷。这里，７月的黑夜仍然长达１９个半小时。一轮既不发光，也不发热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刚一露出来，就立刻又缩了回去。在极地，这漫漫长夜要持续１７９天之久。

暴风雨很快便越来越猛，以至罗比尔感觉到推进器也应降到最慢速度，这样既可避免机器严重损坏，又有利驾驶。即使处于一系列的危险中，工程师仍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全体船员也都心领神会地执行他的命令。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一刻也没有离开平台，况且，呆在那里也没什么不舒服。空气的阻力很小，可以说几乎没有。飞行器在空中飘荡，就像是一只浸在移动的流体中跟着走的小艇。

“信天翁号”在西经７５°进入南极区，很可能飞过了比斯科１８３２年发现的格雷厄姆地和迪蒙？德？于里维勤１８３２年发现的路易？菲利浦地以西，这两个地方是人类足迹在这块陌生的大陆上到达的最远地方。

这时的气温大大高于足以造成人类恐惧的程度，船上的人因而并没有十分受苦。暴风雨好像是空中的墨西哥湾暖流，带来了一些温暖。

真遗憾，整个地区都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即便月光照亮了天空，进行观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整个南极表面蒙着一张宽阔的雪幕，一层冰甲；人们连冰雪的“映光”都看不出来，那光是一种淡白颜色，一点儿也反射不到黑暗的天际。

将近午夜时分，南半球的黎明驱散了黑暗。这短促的现象在空中呈现为巨大的扇面形，银色光线的光斑在太空中闪耀，发出的光芒消失在闪烁在天顶的南十字座的星光中。这个现象真是无比豪华壮观，放出的光芒照亮了被一片白色弄得隐隐的这个地区的面貌。

在这个距离南磁极只有咫尺之遥的地区，罗盘的指针不停地摇摆，再也不能作出任何与航向有关的明确指示。然而有一刻，指针偏转，使罗比尔确信他正在南纬７８°左右上空穿越南极。

又过了一会儿，凌晨一点钟，他计算了一下指针和垂直线的角度，喊道：“南极就在我们脚下！”

一个白色球形体映入眼界，但谁也看不到冰层下面是什么东西。

暴风雨仍然很猛烈，风速非常高。如果“信天翁号”这时遇上一座大山，一定会像船撞在岸边一样碰得粉碎。

事实上，它不仅已无法控制水平飞行了，而且连上下移动也难以自主了。

风向西转，经过零度经线，这使得可能发生的灾难显得尤为可怕。这时，“信天翁号”前方大约１００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两个亮点。

那是雄伟的罗斯岛群山所属的两座火山——艾勒布斯和泰罗尔。

难道“信天翁号”要像一只大蝴蝶似的葬身于烈焰中吗？人人都提心吊胆。

只见艾勒布斯山仿佛冲着无法逃出暴风风床的“信天翁号”直扑过来。一簇簇火焰迅速变大，火网挡住了飞行器的去路。炽烈的火光映彻了天空，船上一张张被照亮了的面孔都带着一副可怖的样子。所有的人都僵住了，没有一声喊叫，也没有一点儿动静，他们在等待着被这大火炉的烈火吞没的可怕时刻。

然而，卷着“信天翁号”的暴风雨把它救出了这场灾难。火焰被风压低了些，给飞行器闪开了一条通道。幸亏“信天翁号”螺旋桨的离心运动排开了雹子般稠密的熔岩物质，它才得以通过了正在喷射的火山上。

一小时后，在漫长的极夜里照亮这世界尽头的两支大火炬，被地平线从视野中遮去了。

“信天翁号”从东经１７５°飞出了南极圈。此后，暴风雨把它带到浮冰和冰山上空，有多少次险些撞毁。它不是掌握在舵手的手里，而是掌握在上帝手中……上帝是一位出色的驾驶员。

飞行器回到巴黎经线，这恰和它进入南极圈时所在的经线形成１０５°角。

终于，在飞过６０°纬线之后，暴风雨显出要停息的趋势，风力骤然减弱了。“信天翁号”又可以主宰自己了。接着——这可真是一个大安慰——它又回到了地球的有光区。早晨８点左右，天亮了。

罗比尔和他的属下躲过了合恩角的旋风之后，又逃脱了这场暴风雨。他们飞过整个南极地区，又回到了太平洋上空，一共飞行了７０００公里，历时１９小时，速度接近“信天翁号”在正常情况下靠推进器能取得的速度的两倍。

然而，罗比尔并不知道飞行器现在是在什么方位，因为距离磁极太近，磁针不停地乱摆。只有等太阳在适当的条件下升起后才能观测。可惜，这天乌云布满了天空，太阳没有出来。

两部推进螺旋桨在暴风雨中受到了严重损坏。罗比尔被这场灾祸弄得心情十分糟糕。这一天，飞行器只能缓速前进了。

假若两部推进器都不能运转了，飞行器就会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生死未卜。

第二天，７月２７日，早晨７点左右的时候，北方出现了一块陆地，那是一个岛屿。散布在太平洋海面的岛屿数千座，这是哪一座呢？然而，罗比尔决定在这里停下，但是不着陆。

他觉得白天的时间足够把损坏的地方修理好，当天晚上就可以继续飞行。

风完全停息了——这对于修理工作是极为有利的条件，至少“信天翁号”停飞修理时不会被带到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

飞行器抛下一条长约１５０英尺、端部有锚的缆绳，靠近岛的边缘时，锚掠过最外围的险礁之后便牢牢地卡在了两块礁石之间的夹缝中。提升螺旋桨转动着，将缆绳拉紧，“信天翁号”像一艘下了锚的轮船，稳稳地停在空中。

飞离费城以来，这是它第一次和地球连接在一起。

七、准备

“信天翁号”是在岛的东南角靠岸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海湾。一条小河在这里从礁石中流入大海。远处是几道弯曲的小山谷，那里有各种树木、野禽、成群的山鹑和大鸨。如果这岛上没有人居住，那么至少看上去是可以居住的。毫无疑问，罗比尔本可以在这里着陆，但他大概是觉得在这块坑洼不平的地面上难以找出一块合适的地方停放飞行器。工程师打算天黑以前结束工作，但是两个推进器却受到了比罗比尔想象的严重得多的损坏，需要矫正桨翼，修整传递旋转运动的齿轮结构。他们是从前部推进器开始下手的。

这时，普吕当大叔和他的同事散了一会儿步，然后来到船尾坐了下来。

至于弗里科兰，他觉得特别有了保障：多大的差别！离地面只有１５０尺了！

修理工作间歇了两次，一次是当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另一次是太阳升到中天，可以计算出当地正午的时候。

“和我想的差不多。”罗比尔对汤姆说，“我们是在Ｘ岛以南４６°，也就是２８００英里。”

“途中可能有逆风，而且船上吃的不多了，必须尽快返回Ｘ岛。”

“我希望今晚能启程，那便只有一部推动器可以转动，我们可以在路上修理另一部。”

“对那两位绅士和听差怎么办？”

“汤姆，让他们成为Ｘ岛的移民有什么不好吗？”

Ｘ岛，那是一座在浩瀚的太平洋中位于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的岛屿，一个确实很符合罗比尔用来给它命名的那个代数符号的小岛。它位于宽阔的海域，远离一切沟通各大洋的航线。在那里，罗比尔建立了他小小的移民地；在那里，“信天翁号”飞累了便降落休息；在那里，它可以补充那无尽无休的旅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资。罗比尔在Ｘ岛拥有巨大的资源，得以开设一间工场，建造他的飞行器。他可以在那儿修理甚至重造一架。岛上的仓库储存着可供岛上仅有的５０余名居民使用的各种原、材料和食品。

几天前，罗比尔飞过合恩角是想斜穿太平洋，返回Ｘ岛。但旋风把它卷进了旋涡。这之后，暴风雨又把它带到了南极上空。现在，它毕竟又回到了最初的航向上，如果不是推进器损坏了，耽搁的时间是算不了什么的。

正当人们都在船头工作的时候，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进行了一次将引起极其严重后果的谈话。

“菲尔·埃文思，”普吕当大叔说，“您像我一样下定决心牺牲生命了吗？”

“是的，像您一样！”

“那好，我作出决定了。既然不能对罗比尔抱任何希望，我们要把他的鸟翅折断！它今天夜里要在空中爆炸！”

“炸了它！”

“我昨晚已搞到了一支硝甘炸药筒！”

“真的？我们干吧！”

“不，要到晚上才行！天黑以后，您在舱外望风，不要让人进去！”

６点钟，两位同行不动声色照习惯吃了晚餐。又过了两个小时，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舱房里，像是在彻夜不眠之后想睡一觉恢复疲劳。罗比尔和他的伙伴们谁也没有想到“信天翁号”已经大难临头了。

这是一支装有一公斤炸药的金属壳爆炸筒。这些炸药足以把飞行器炸开花，把螺旋桨炸个稀烂。即使飞行器不能一下子被摧毁，那掉下去也得完蛋。

“拿这支炸药筒时，我还拿了一些火药，用火药根据燃烧时间做一根导火索，接在磷酸盐雷管上。我计划１２点时点燃导火索，炸药筒将在凌晨三四点钟爆炸。”

“好！”

读者可以看出这两位同行在策划他们也将葬身其中的这场大毁灭时真是作到泰然自若。他们对罗比尔一伙仇恨至深，以至于好像他们自己的归宿就是与“信天翁号”同归于尽似的。不管这种行动是多么荒唐甚至可憎，都顾不得了！他们在不能发泄愤恨和得不到满足的狂怒中度过了五个星期，已经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

普吕当大叔把火药弄碎，碾成火药粉。稍稍弄湿以后，用一条帆布把火药卷成导火索，又紧紧地拧成绳，接在了炸弹上。

罗比尔和他的伙伴们停止工作时天已经黑了。前部推进器还没有安好。尚需三个小时的时间修理。因此，工程师在与汤姆谈了一会儿后，决定让筋疲力尽的船员们休息，剩下的工作第二天再干。这样，他们改变了当天晚上起飞的计划。

夜，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儿月光。浓云更加重了夜色。一阵强风从西南方向吹来，却没能使“信天翁号”动一动，卡得很结实的锚和绷得紧紧的缆绳把它牢牢地拴在地上。

韦尔顿学会的两位同事关在舱房里，以为飞行器已经起飞，只等待行动的时刻。

近午夜时，普吕当大叔说：“是时候了！”

舱房里的床下面有一只作抽屉用的小箱子。大叔把接上导火索的硝酸甘炸药筒就放在这里。这样，导火索燃烧时发出的气味和“咝咝”的声音就不易被人发觉。他点燃导火索，又把箱子推回床下。“现在，我们到船尾去等着吧！”他说。

奇怪，他们看见舵手在通常的岗位上。

菲尔·埃文思把身子探出船舷，虽然尽力压低了声音，还是能感到他的异样：“‘信天翁号’原地没动！……它没起飞！”

普吕当大叔作了一个失望的手势，说：“得熄灭导火索。”

“不！……我们应该逃走！”秘书坚定地说。

“真的，１５０尺，顺着缆绳……要不利用这个意外的机会，那才是疯子呢！”

他们立刻回到舱房，尽可能地多拿上些东西，以便应付留在岛上的需要。然后，关好门，悄悄朝船头走去。

四下里悄然无声。没有一个窗子透出光亮来。飞行器不仅沉浸在寂静中，而且沉浸在鼾睡中。

当他们想让弗里科兰和他们一起走时，忽然菲尔·埃文思停住了。

“瞭望手。”他说。

一个人躺在舱楼旁边，他刚刚睡着。

两个人随即丝毫未犹豫，找到几条绳索和一些帆布片、下脚麻，三下两下就把此人“武装”起来。这一切进行得几乎没有一点儿声响。

可是弗里科兰不在！

逃亡者们顾不了太多，一先一后，双手抓着、两脚钩着缆绳，平安地滑到地面。

脚踏在久违了的地面上，在坚实的地上行走，再也不用做大气的玩物了，他们欣喜万分！

正当他们准备沿小河溯流而上，到岛的中部去的时候，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黑影。

那正是弗里科兰。他竟然比主人先了一步！

“来救我！……来救我！……”有人在喊。

是瞭望手吐出了塞在嘴里的东西在报警。平台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逃跑事件暴露了。

探照灯此时发挥了作用，逃亡者们马上被发现了。

“他们在那儿！在那儿！”汤姆喊着。

罗比尔大声下达命令，提升螺旋桨降低了速度，缆绳在向回收，“信天翁号”开始向地面接近。

这时，响起了菲尔·埃文思洪亮的声音：“罗比尔工程师，您能以名誉担保让我们自由地留在这个岛上吗？”

“决不可能！”罗比尔喊道。

随着话音，一声枪响，子弹擦着菲尔·埃文思的肩头而过。

“呵！这些无赖！”普吕当大声吼道。

他手里拿着刀子，朝卡着锚的礁石奔去。飞行器距离地面只有５０尺了……

在几秒钟内，缆绳就被割断了，明显加强了的和风从斜侧把“信天翁号”吹向东北，吹到了海面上。

这时正是夜里零点２０分。飞行器上又射来几枪。普吕当大叔和弗里科兰扶着菲尔·埃文思仆倒在礁石后，没有被击中。现在，他们再也无所畏惧了。

八、爆炸

看到俘虏逃走了，罗比尔不禁大发雷霆，他的秘密和他本人将暴露无遗了。他之所以不特别担心飞过欧洲时扔下去的那封信，那是因为信极有可能在落下时遗失！然而，现在……

后来，他又平静下来。

“就算让他们逃掉了，”他说，“反正他们几天内逃不出那小岛，我还要回去！把他们抓回来！”

的确，三个逃亡者的命运远远没有得到保障。“信天翁号”重新控制了航向以后，会很快回到小岛，逃亡者们短时间内是不会逃出那里的。不出１２个小时，他仍就得重新落入工程师的手中。

不出１２小时！可是，不出两个小时，“信天翁号”就会不复存在了！那支将在空中完成爆炸任务的硝甘炸药筒不正像一枚安放在船侧的水雷吗？

这时，和风更强了。飞行器被吹向东北方。尽管速度不高，到日出时也会看不到小岛了。

要想逆风回驶，推进器，至少是前部推进器，必须能够运转才行。

“汤姆，把灯开到最亮。”

“是，罗比尔船长。”

“全体船员投入工作！”

“是，全体！”

再不能把工作推迟到第二天了。现在，再也不能去顾忌疲劳了！“信天翁号”的每个人都和他们的首领心情一样：等着螺旋桨一安好，立即返回小岛，追捕逃犯；然后着手修理后螺旋桨，飞行器就可以安全地在太平洋上继续它返回Ｘ岛的航行了。

重要的是不让飞行器向东北方飘得太远。然而，情况着实令人恼火！和风越来越大，飞行器不但不能逆风行驶，连保持原地不动都做不到。没有推动器，它成了无法驾驭的气球。

罗比尔决定下降到低空，以期能遇到较弱的气流。不幸的是，低空区风力更大，飞行器飘得更快了。

总之，经过一番尝试，证明还是呆在气流比较平稳的高空好。于是，“信天翁号”回升到３０００米的高度。在这里，即使不能停住不动，至少飘动得慢些。工程师希望天亮时还能看见那小岛的海域。

至于那几个逃亡者是否会受到土人的礼遇——如果岛上真有人居住的话——罗比尔根本不去想。就算是土人帮助他们，罗比尔也不会当一回事。“信天翁号”的攻击手段会很快就把土人吓坏、驱散的。

“谁也别想从Ｘ岛逃出去！”罗比尔说。

夜里一点左右，前部推进器修好了。只须再把它安装上，这还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导火索正在空房间里燃烧！已经烧掉了１／３还多！火星正在接近硝基炸药筒！

当然，飞行器上的人要不是忙得不可开交，或许会有人听到那微弱的劈劈啪啪声，嗅到火药燃烧的气味；就会查一查；就会发现那只放着炸药的箱子……那还来得及挽救这个神奇的“信天翁号”和它载着的人。

可是船员们都在船头工作，离逃亡者的舱房有２０米远。没有任何事情把他们唤到平台的这一部分来。

罗比尔也穿着他的机械师服装，在那里亲自动手干。他督促工作加快进行，但他绝没有忽略任何事情，一切工作都必须精心完成。他需要重新完全控制他的机器，不能让逃亡者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能让人进行调查最终发现Ｘ岛，否则，Ｘ岛的人们建立的生活——非凡的、卓越的生活就会毁于一旦！

“罗比尔船长，”汤姆走近工程师说，“我觉得西边和风会小些。”此时是一点一刻。

“气压表怎么样？”罗比尔望望天空说。

“基本平稳，可我觉得云在向我们压过来。”

“是的，汤姆。海面上可能会有雨，但只要我们呆在雷雨区上边就没有关系，不会影响修理工作。”

“要是下雨，从云的形状看很可能是一场细雨，在下面风就会完全停息。”

“是的，汤姆。但我不喜欢再降下去。等机器修好后，我们就自由了，这是关键。”

两点过几分时，修理工作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前螺旋桨已经安装就绪，使它转动的干电池也接好了。桨翼旋转的速度逐渐加快，“信天翁号”转向西南，中速向小岛飞去。

“汤姆，我们向东北飘了两个半小时，我看和风没有变化。我想最多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回到小岛海域。”船长满有把握地说。

“我也这样想。我们的航速是每秒１２米，早晨三四点，‘信天翁号’应该回到它刚才离开的地方。”汤姆回答。

船长又转向手下的人们，他们正在等候新的命令。

“朋友们，”罗比尔说，“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必须一直干到天亮。”

全体船员即刻又投入了工作。现在要对尾部推进器进行修理，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原因，就是说，都是在飞过南极大陆时被强劲的暴风损坏的。

但是，要把螺旋桨取到船内来，最好是停下几分钟，甚至倒车。技师助手按照罗比尔的命令在开倒车改变前螺旋桨的旋转方向。用一句航海术语，飞行器开始慢慢“后退”。

船员们正要到船尾去，汤姆突然嗅到一股奇怪的气味。

“嗯？”他哼了一声。

“怎么回事？”罗比尔问道。

“您没闻到吗……像是火药味！”

“可不是，汤姆！”

“是尾舱传来的！”

“是的，……就是那间屋子！”

“这些坏蛋放火了？……”

“哎呀，要是不光放火……”罗比尔喊道，“把门撞开，快，汤姆，把门撞开！”

可是汤姆刚刚迈出一步，惊天动地的爆炸就发生了。

舱楼被炸成几块飞到了空中，探照灯熄灭了，因为突然断了电。飞行器再度陷入一团漆黑。大部分提升螺旋桨被炸得扭曲，或是折断转不动了，但船头的几个还在转。

突然，飞行器的船壳在第一座舱楼——那里边的蓄电池一直在维持前部推进器转动——后面断开，后半截平台在空中滚落下去了。

最后几个提升螺旋桨也几乎立刻停止转动了。“信天翁号”向深渊栽下去。

船上的８个人像海上遇难者一样，紧紧抓住这块残骸，他们要坠３０００米！

前部推进器变成垂直方向后仍在转动，这更加快了下落的速度。

好个罗比尔，危险关头他表现出惊人的镇静。他顺势滑到塌倒了一半的控制舱楼，抓住启动杆，改变了螺旋桨旋转的方向，推进器变成了提升器。

虽然拖延了一会儿，飞行器最终还得摔下去。但至少，这块残骸不会以自由落体的重力作用下的加速度摔下去。如果“信天翁号”掉进大海，幸存者终究难免一死，那他们至少不会因高速下降无法呼吸而窒息毙命了。

爆炸发生后不到８０秒，“信天翁号”残存的碎片在大海中被波浪吞没了。

九、征服

那天菲尔·埃文思只是被“信天翁号”射来的子弹擦破了皮。所以，三个人镇定一下后开始沿着海滨向上走，希望能遇上土人。

这希望没有落空。小岛西岸住着五十几个靠打鱼为生的当地人。他们看到了降落的飞行器，便把这三个逃亡者当作了上界的来宾。由于航海家们很少光顾小岛，所以，三个逃亡者在岛上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得到他们最好的款待。

９月３日，终于有一艘船到小岛来补充淡水，这样，普吕当大叔随身带的几千美元纸币在返回费城的途中开始发挥作用。他们先是到达奥克兰，两天后到了新西兰首都。

在那儿，一艘太平洋远航轮同意接收他们。９月２０日，经过最愉快的航行后，幸存者们抵达圣弗兰西斯科。在船上，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来历守口如瓶。后来他们又搭火车于２７日回到了费城。

９月２８日，再也没有比这样一条消息在全城这么快地传开来的了——受人尊敬的韦尔顿学会主席普吕当大叔和秘书菲尔？埃文思以及听差弗里科兰在神秘失踪数月后又出现在费城的家里！

那天晚上，主席和秘书在稠密的人群簇拥下来到办公室召开会议。

然而，他们俩都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看他们的样子，好像在６月１２日那次难忘的会议后，中间没发生任何事情，这三个半月好像在他们的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一样。

第一阵乌拉的声浪过去了，两个人脸上没有露出一点激动的表情。普吕当大叔戴上帽子开始讲话了：“尊敬的公民们，会议现在开始。”

“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如果这次会议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性，那至少它由于是由普吕当大叔宣布开始和有菲尔·埃文思到会而显得与往常不同。

主席等热情的欢呼和鼓掌平静下来后接着说：“先生们，在上次会议中，赞成把螺旋桨安在‘前进号’飞艇前和赞成安在尾部的会员之间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听众都露出惊讶的神色）然而，我们找到了使前部派和尾部派取得一致的办法，那就是：安两个螺旋桨，吊舱两端各安一个！”（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惊呆了。）

讲话到此结束了。是的，仅此而已！关于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怎样被绑架的，关于“信天翁号”和工程师罗比尔，关于旅行经过，关于飞行器的现状，它是否仍在天上跑来跑去，是否还需戒备对俱乐部成员新的报复行为，关于这一切，只字未提。

全体气球主义者当然都想问一问，想知道个究竟，但看到两人神色异常严肃，扣子扣得齐齐整整，那么还是尊重他们的态度吧，当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讲的！

这时，普吕当大叔在韦尔顿学会会议迄今没有过的沉静气氛中说：“先生们，现在需要我们去做的，只有完成担负着征服空间重任的‘前进号’的制造工程了。——会议到此结束。”

翌年４月２９日，即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在出乎人们意料地归来之后７个月时，全费城沸腾起来了。这一次和政治可毫无关系，既不是竞选，也不是集会。“前进号”飞艇在韦尔顿学会的关心下，终于竣工了，即将充填它的自然元素。

驾驶员是著名的哈里·乌·廷德，他还有一名助手。

乘客是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作为坚定的气球主义者，他们始终不渝地认为，而且愿意永远认为：飞艇是真正的空中交通工具，未来只属于它。

至于说工程师罗比尔在茫茫的太平洋中有一个基地，一个可供休息的小岛，暂且那还不过是一种假设。而且，他们狠狠地报复了的那个人——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公正——已经不在人世了，伴同他的那些人也没能活下来，“信天翁号”的秘密已经被深深埋葬在太平洋底了。

“前进号”具备飞艇的一切优点。它的自重可以使它上升到气球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密封度使它可以在大气中无限停留；坚固性使它可以经得住任何气体膨胀和风雨袭击的压力；性能使它具有相当可观的提升力，能够提起一整套电动机器，这套机器将把迄今为止发明出来的空中运动的最强动力输送给螺旋桨。“前进号”的外型是便于水平移动的长圆型，平台式吊舱，舱里装着驾驶员所需的各种工具：物理仪器，缆绳，锚，导索，等等。此外，还有赋予飞艇强大的机械力的干电池和蓄电池。艇的前后部各有一个螺旋桨，还有一支舵。

“前进号”充上氢气后，被运到费尔蒙公园的林间空地，就是飞行器曾经停过几小时的地方。

１１点刚过，巨大的飞艇就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摆动，只待跃上天空了。甚而更好，因为那会使试验更具结论性。

还需描述那聚集在费尔蒙公园的人山人海吗？大批火车把周围各州好奇心甚的人都卸在了宾夕法尼亚洲的首府——费城；还需讲述工商界都停了业，以便使人们能来观看这一伟大场面吗？老板、职员、工人、男人、妇女、老人、孩子、国会议员、军队代表、法官、记者，当地的白人和黑人都挤到林间开阔的空地上来了；还需计算当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出现在挂着美利坚国旗的飞艇下方的吊舱上时，四周像放焰火一样爆发出的连声喝彩吗？还需说明大多数好奇者是专程来目睹使旧大陆对新大陆羡慕不已的这两位人士吗？

１１点２０分左右，第一声炮响了，宣告准备工作全部完毕。

１１点２５分，当第二声炮响了时，“前进号”被网绳拉着，在林间空地升高了１５米左右，吊舱升到了无比激动的人群头上。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站在吊舱前部，把左手放在胸前——这表示他们和在场的人们心心相通。然后，他们把右手指向天空，这意味着充气量达４万立方米——迄今为止最大的气球将占领空间领域。于是十万只手放在十万个胸前，另外十万只手指向天空。

１１点３０分，第三声炮响了。

“全部松开！”大叔庄严地喊道。

“前进号”“威严地”升起来了！多么壮观的场面，仿佛一艘巨轮刚刚驶离船台。

“前进号”笔直地上升，这证明空气绝对平静。它在２５０米的高度停住了，它开始水平移动。在两个螺旋桨的推动下，以每秒十米的速度迎着太阳飞去。这是鲸在水中的速度。将它和那种北方海域里的巨兽相比，倒没什么不恰当，因为它的形状和那种动物一模一样。

接着，“前进号”在舵的作用下做出各种飞行动作：环绕，斜飞，直飞，转小圈，前进，倒退，……

令人遗憾的是没有风，否则人们会看到“前进号”表演各种飞行动作，或是像逆风行驶的帆船那样斜着偏飞，或是像蒸汽船那样逆风行驶。

这时，飞艇又上升了几百米。它想到更高的空中寻找气流，以便使试验进行得更全面。它巨大的体积在人们眼里逐渐缩小，好像是由于光学作用似的。巨在的鲸鱼渐渐变成了鼠海豚，过会儿还会变成普通的鱼句鱼，观看的人们望得颈椎都要折断了。最后它到达４０００米高空。

突然，人群中传出一声叫喊，紧接着是十万声。所有的手臂都指向地平线上的一点，这点，是在西北方。

蓝天的深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物体，这物体在靠近，在变大。是一只鸟在高空振翅飞翔？是一颗轨迹斜切大气层的流星？

好像“前进号”也看到了这个奇怪的东西，它肯定觉得受到某种危险的威胁，因为它正在快速地向东逃去。

人们明白了！十万张嘴重复着一位韦尔顿学会会员吐出的名字：“‘信天翁号’！……‘信天翁号’……”

正是罗比尔的“信天翁号”，它正像一只巨大的猛禽朝着“前进号”扑去！

九个月前，飞行器被炸毁了，螺旋桨被炸折，平台断成了两截。要不是工程师惊人地镇静，“信天翁号”的全体船员会由于急速下落窒息而死。然而，如果说他们逃脱了被窒息的命运，罗比尔和他的同伴们又怎么没溺死在太平洋呢？

这是因为平台的碎块、推进器桨翼、舱房的隔板，所有“信天翁号”剩下来的这些东西集成了一堆残骸。如果受伤的鸟掉进波涛，它的翅膀还可以把它维持在水面上。罗比尔和他的人先在残骸上度过了几个小时，然后又乘上了在洋面上找到的橡皮艇。

天亮后几小时，一条英国的驶往墨尔本的三桅船发现了他们，不仅收容了所有的人，还收容了漂在水面的飞行器的残余部分。工程师只说他的船撞沉了，对方也没有强求他说明身份和姓名。

工程师在船尾舱楼的残骸里找到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这使他可以供给同伴们的一切需要，不用求助于任何人。到墨尔本后不久，他买到了一条一百吨左右的双桅纵帆船。就这样，精通航海的罗比尔回到了Ｘ岛。

他只有一个确定的念头，他那些船员和他有一桩共同的心事——报仇。

总之，八个月后，工作完成了，一个和被炸毁的那个一模一样、同样强大有力、同样快的新“信天翁号”可以起飞了。

四月初，“信天翁号”离开Ｘ岛。一路寻来，正赶上“前进号”升空，这是罗比尔和他的同伴们无时不在寻找的报仇的绝好机会。

“前进号”一直在逃。但它很快明白了：靠水平飞行，永远也逃不掉。只有垂直运行寻求生路。不是要靠近地面，因为飞行器会挡住去路，而是上升到受不到攻击的高空去，虽然危险，但合乎逻辑。

但是“信天翁号”也开始跟着上升。它比“前进号”小得多。就像是箭鱼在追被它刺伤了的鲸鱼，鱼雷在奔向将被它一下子炸毁的巡洋舰。

下面的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信天翁号”围着“前进号”兜圈子，半经一圈比一圈小。它一跃就可以把对手撞坏，把那脆弱的皮囊戳破。那样，主席和秘书就会摔下去，跌得粉身碎骨！

“前进号”上挂着美利坚国旗；“信天翁号”也悬挂着旗帜，那是一块薄纱，上面缀有星星和征服者罗比尔的金色太阳。

突然，地面上惊叫声一片。

“前进号”明显变大了，它是在往下跌！由于气体在高空过度膨胀，胀破了皮囊，气球瘪了一半，迅速向下摔。“信天翁号”减低了提升螺旋桨的速度，在匀速下降，在离地面１２００米的高度追上“前进号”，靠了上去。罗比尔要结果它吗？……不，他是要救出飞艇上的人！

“信天翁号”行动灵巧，“前进号”的驾驶员和他的助手一下跳到飞行器的平台上。

两位会员可不想那么做，工程师手下的人扑过来，强迫他们又上了“信天翁号”。

地面上笼罩着可怕的沉默。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见泄光了气的“前进号”落在森林中的树上，像一大团破布挂在半空中。

“信天翁号”不但没有飞走，还不断降落，在离地面两米停住了，传来工程师的声音：“合众国公民们，我完全有理由行使复仇者的权力。但是，看到‘信天翁号’的成就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情绪，我明白了，对于征服空间将导致的重要革命，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作好准备。我决定让他们自由。”

看到四个人都回到地上后，他接着说：“我的试验做完了。但是我认为今后什么事物都不应过早成熟，进步本身也是这样，应该水到渠成。看来我来得太早了，各民族实现联合的时机尚未到来。因此，我走了。再见，合众国公民们，再见！”

“信天翁号”用它的７４个螺旋桨拍击着空气，由两个推进器推动着，在一阵暴雨雷鸣般的乌拉声中——这次是赞赏的欢呼——消失在东方。

现在，再回到这个问题：“罗比尔是谁？人们有一天会知道吗？”

今天就可以知道了：罗比尔是未来的科学，也许就是明天的。这是未来的所在。

至于“信天翁号”，它是否仍然在大气层中，这个谁也不能从它手里夺走的领域中遨游？这一点是不应怀疑的。征服者会像他说的那样有一天重新出现吗？会的！他一定会来提供一次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上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发明的秘密的。

至于空运机器的未来，它属于飞行器，而不是飞艇。

征服天空的事业终将属于那些“信天翁号”！

# 《蜘蛛男孩》作者：[美] 尼尔·盖曼

马骁译

第一章 姓名和家庭关系

世界，同万事万物一样，也是从歌中诞生。

起初是话语，随后它们有了韵律。世界由此而成，虚空由此而分，大地、星辰、梦境、生物和诸般小神由此而生，也由此进入世界。

它们被唱了出来。

巨兽们被唱了出来，而在此之前歌者已经唱好了星球和山峦和树木和海洋和众多小兽。标志世界边际的悬崖被唱了出来，还有那片猎场，以及黑暗。

歌曲留存。继而延续。一首恰当的歌可以把帝王变成笑柄。歌曲可以流传很久，即便词句中的事与人早就归于尘土、梦境和虚无。这就是歌的伟力。

歌曲不仅能创造世界，或是重塑现实，还能实现很多别的事。比如说，胖查理·南希的父亲就会用歌来实现他希望和期盼中的美妙夜晚。

在胖查理的父亲走进酒吧之前，那里的侍者正觉得今晚的“卡拉ＯＫ之夜”要落得惨淡收场。但这个小老头大摇大摆地晃了进来，从几位金发女郎身旁走过。她们就坐在角落里的简易舞台旁，带着游客特有的笑容和新鲜的晒痕。老头戴一顶干干净净的绿色软呢帽，还有柠檬黄的手套。他冲姑娘们脱帽致意，随即向她们的桌子走去。女孩都咯咯笑了起来。

“玩得高兴吗，女士们？”他问。

她们依旧咯咯笑个不停，然后说自己玩得很快活，谢谢。还说她们是在度假。胖查理的父亲说，只要稍等片刻，就会更加美妙。

他比这群女孩老，老很多，但却有股子自然而然的魅力，像是从优良礼节和典雅举止还被世人看重的往昔岁月中流传下来的遗风。侍者放松下来。有这样的人在，今夜肯定会令人难忘。

有人唱着卡拉ＯＫ，有人开始跳舞。那天晚上，老头在简易舞台上放声歌唱——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他有动听的歌喉，还有灿烂的微笑，跳起舞来脚步轻快又漂亮。他第一次上台唱歌时，选了《猫咪最近怎么样？》。而他第二次上台唱歌时，就毁了胖查理的一生。

胖查理只胖过几年，这是从十岁前开始的。当时他妈妈刚刚向世人宣布，这个世界上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和那头老山羊结为夫妻（假如这位男士有任何异议，也请滚到一边去）；她说当初肯定是瞎了眼，才会嫁给这个人；而且她一大早就要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那老山羊最好也打消追来的念头。到了十四岁，胖查理长高了些，又进行了一点锻炼，也就不再胖了。说实话，那甚至算不上富态，只是身上的棱角略有点肉乎乎的罢了。但“胖查理”这个名字还是粘在他身上，就像嚼过的口香糖粘在网球鞋鞋底一样。他会自我介绍为“查尔斯”——二十岁出头时是查兹，书面签名则是Ｃ·南希。但毫无用处，这个名字终究会悄悄爬进他的新生活，就像蟑螂终究会侵入墙壁裂缝和新厨房的冰箱后面一样。不管喜不喜欢——他确实不喜欢——他都会变成胖查理。

他知道这件事没有道理可言。因为这昵称是他爸爸起的；他爸爸要是给什么东西起了名字，这名字就会牢牢地粘在上面。

胖查理小时候住在佛罗里达，街对面那户人家养了条狗。栗色的拳师狗，长腿尖耳，一张脸看上去就好像小时候曾经撞到墙上似的；脑袋始终仰起，小尾巴翘得老高。它绝对是狗中贵族，参加过很多狗展，拿过不少“犬种冠军”和“犬类冠军”的奖章，甚至还有个“展会冠军”。这只狗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坎贝尔的麦金罗里·阿巴斯诺特七世；那家的主人们自觉跟它熟谙，则昵称它为卡伊。直到有一天，胖查理的爸爸坐在他家门廊外坏掉的秋千上品着啤酒，忽然注意到那狗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来回溜达，脖子上的皮带从一棵棕榈树一直延伸到了篱笆桩。

“瞧这条古菲狗，”胖查理的爸爸说，“跟唐老鸭的那个朋友一个样。嗨，古菲。”

过去的“展会冠军”突然消退变化。胖查理感觉就像通过父亲的双眼看到了那条狗，他觉得它要不是条邋里邋遢的古菲狗才怪呢。简直是邋遢透顶。

没过多久这名字就在街上传开了。坎贝尔的麦金罗里·阿巴斯诺特七世的主人奋力抗争，但与其如此，他们还不如去和飓风对抗。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都会拍着这条曾经傲气十足的拳师犬的脑袋说，“嗨，古菲。你好啊。” 很快，它的主人就不带它去参加狗展了。他们没了这个心情。“样子好像古菲的狗。”评委们都这么说。

胖查理的父亲起的名字，都会牢牢粘住。事实如此。

这还不是他爸爸最糟糕的地方。

在胖查理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事可以进入“他爸爸最糟糕的地方”的候选清单。比如他那双不老实的眼睛和几根同样不老实的手指，至少附近的年轻小姐们都是这么说的，她们会向胖查理的妈妈抱怨，接着家里就有麻烦了。比如被他称为“方头雪茄”的小黑香烟，只要他一抽起这玩意，所到之处都会沾上这股气味；再比如他特别喜欢跳的一种软鞋踢踏舞，胖查理觉得这种舞步顶多只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纽约黑人区里流行过半个钟头；还比如他对世界流行趋势的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他似乎坚信电视连续剧是一场真人真事的半小时直播。对胖查理而言，这些事单独来看，都不算他爸爸最糟糕的地方，不过它们都对最糟糕的地方有所贡献。

胖查理父亲最糟糕的地方说来简单：他实在令人难堪。

当然，所有父母都令人难堪。这是与生俱来的。父母的天性就是光靠他们的存在便能让你难堪，而一定年龄段的孩子的天性就是：那怕父母只是在街上跟他们说句话，他们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尴尬、羞辱和自惭。

然而，胖查理的父亲把这种事情提高到了艺术的层次，并且乐此不疲，包括搞恶作剧，从简单得异乎寻常）——胖查理永远不会忘记头一次爬上苹果派睡床的事——到复杂得难以想象。

“比如说？”有天晚上，他的未婚妻罗茜问道。胖查理很少谈及自己的父亲，所以此刻不得不磕磕绊绊地向罗茜解释，为何他觉得邀请父亲来参加他们即将举行的婚礼是个毁灭性的馊主意。他们此时坐在伦敦南区的一个小酒吧里。很多年来，胖查理始终觉得六千公里的距离和辽阔的大西洋都是绝妙的存在，足以把他和父亲阻隔开来。

“嗯……”那些难堪的事儿组成阅兵方阵，从胖查理的脑海中闪过，每一件都让他不由自主地蜷起脚趾头。他最终选出一件来。“嗯，我小时候刚一转学，老爹就不断跟我说，他小时候是多么期待总统日①的到来。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你在总统日打扮成你最喜欢的总统的样子去上学，就能得到一大包糖果。”

“哦，这法律真不错，”罗茜说，“希望英国也有类似的规定。”罗茜从没离开过英国，除非算上那次Club 18－30旅游公司的小岛假日游——她相当肯定那是某个地中海的岛屿。罗茜有温柔的棕色眼眸和善良的心，但地理的确不是她的长项。

“这哪是什么不错的法律啊，”胖查理说，“根本就没这条规定。是他编出来的。大多数州郡在总统日都会放假，就算有些地方依旧上课，也没有让人打扮成最喜欢的总统去上学的传统。打扮成总统的孩子不可能得到由议会颁发的大袋糖果，也不会成为日后的校园明星，从初中一路红到高中。他还说这全看你打算扮谁，普通孩子都会打扮成最著名的那几位，林肯、华盛顿或是杰斐逊，但想出风头的孩子，则会扮作约翰·昆西·亚当斯或者沃伦·盖玛利尔·哈定之类的人物。而且在节日前谈论你的计划，就会带来坏运气。当然根本没这回事，可他就是这么说的。”

“无论男孩女孩都扮成总统？”

“哦，对。无论男孩女孩。所以我在总统日前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把《世界图书百科全书》里有关总统的所有内容读了个遍，就为了找出最佳人选。”

“你就没怀疑过他是在逗你玩？”

胖查理摇摇头。“如果我老爹打算整你，情况就跟你想象的完全不同了。他会变成你有生以来遇到过的最高明的骗子，会令人心悦诚服。”

罗茜抿了一口夏敦埃酒。“那你最后打扮成哪位总统了？”

“塔夫脱。他是第二十七任总统。我穿着老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的棕色套装，裤腿卷得老高，前面塞了个枕头，脸上还画着小胡子。老爹那天亲自带我去上学。我昂首挺胸，骄傲地走进校园。其他孩子全都尖叫起来，不断指指点点。最后我把自己锁在厕所的卫生间里，哭了大半天。他们不让我回家换衣服，我就穿成那样子过了一整天。简直就是地狱。”

“你应该编个借口，”罗茜说，“比如放学后要去参加化妆舞会之类的。要不干脆就把实话告诉他们。”

“是啊，”胖查理沉郁沮丧地说，他的心绪还没完全从回忆里跳出来。

“回家之后，你老爸怎么说？”

“哦，他简直乐翻了天。叽叽咯咯，嘻嘻哈哈，没完没了。最后他告诉我，也许这种总统日活动现在已经取消了；好了，咱们干吗不一块到海滩去寻找美人鱼？”

“寻找……美人鱼？”

“我们走到那里，沿着海滩散步。他简直就是地球上存在过的最令人难堪的家伙。他开始唱歌，开始跳一种踢踢塔塔的沙滩舞，还跟周围的人说话——都是他根本不认识，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我恨透这种事儿了。可他告诉我大西洋里有美人鱼，只要我眼光够贼够尖，就能看到她们。”

“‘在那儿！’他会这么说，‘你看见了吗？是个红发绿尾的美人儿。’我看啊看，可什么都看不见。”

胖查理摇摇头，从桌上的碗里拿了把各色坚果，开始往嘴里扔。他使劲地嚼，就好像每颗坚果都是永远无法抹去的、长达二十年的羞辱。

“哦，”罗茜高兴地说，“我觉得他挺可爱的，很有个性！我们应该请他来参加婚礼。他会成为派对上的生命和灵魂。”

但是，胖查理在被巴西坚果噎了一下后解释道，你的父亲成为派对上的生命和灵魂，这难道不是普通人最不希望在自己婚礼上看到的事吗？他老爹肯定还是这颗上帝绿色的星球上最令人难堪的人物，这点毫无疑问。他还补充道，几年没见到那头老山羊真是再快活不过了，而且他母亲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离开父亲，来到英国和她的艾伦娜阿姨一起生活。不仅如此，他为了支持这个论调，还断然宣称如果邀请父亲来参加婚礼，那他就要倒霉、倒大霉，而且很可能是倒天大的霉。实际上，胖查理最后还说，结婚这件事最妙的地方，莫过于不用邀请老爹来参加婚礼。

胖查理随即看到罗茜脸上的表情，还有那双平素和善的眼眸中闪过的寒光。他连忙改口辩解说，他的意思是第二好，但此刻为时已晚。

“你只需要习惯这个想法，”罗茜说，“毕竟，婚礼正是除障搭桥的最佳时机。你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让他明白你心里已经没有怨气了。”

“但我确实有怨气，”胖查理说，“很多。”

“你有他的地址吗？”罗茜问道，“或是电话号码？我想你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当你惟一的儿子准备结婚时，一封信未免太见外了……你是他惟一的儿子，对吗？他有E-mail吗？”

“嗯。我是他惟一的儿子。我不知道他有没有E-mail。八成没有。”胖查理回答。信是好东西，他想，有可能一开始就被邮局弄丢。

“好吧，你肯定有通信地址或者电话号码。”

“我没有，”胖查理很真诚地说。父亲可能已经搬家了。他也许离开佛罗里达，到某个不通电话的地方去了。当然也不通邮。

“好吧，”罗茜逼问道，“那么谁有？”

“希戈勒夫人，”说完这话，胖查理就完全放弃了反抗的意图。

罗茜甜甜地笑着说：“希戈勒夫人又是谁？”

“我家的朋友，”胖查理说，“我小时候，她就住在隔壁。”

他几年前曾跟希戈勒太太通过电话，当时他母亲正生命垂危。胖查理在母亲的要求下，只得给希戈勒夫人打了个电话，把消息带给父亲，并让他尽快和自己联络。几天后，胖查理家中的电话答录机上多了一条留言，是白天打来的。尽管听起来更加苍老，还有点醉醺醺的，但毫无疑问是他父亲的声音。

他父亲说真是不凑巧，生意上的事儿让他没法离开美国。最后还补充道，无论如何，胖查理的母亲都是个绝妙的女人。几天后一瓶混插的鲜花被送到医院病房。胖查理的妈妈读过卡片后，对此嗤之以鼻。

“他以为那么容易就能骗过我了？”她说，“我跟你说，他可是大错特错。”但她还是让护士把花放在床边最显眼的位置；还多次询问胖查理，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说他父亲会在最后一刻来临之前到英国来探望她。

胖查理说没有。他开始痛恨这个问题，痛恨自己的回答，痛恨他说“不，爸爸不会来”时，母亲脸上的表情。

在胖查理的记忆中，最糟糕的那天是这样的。他母亲的主治大夫，一个坏脾气的小个子，把胖查理叫到一边，告诉他时日无多了，他母亲的病情恶化得很快，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她安逸地走到终点。

胖查理点点头，走进母亲的病房。她拉住他的手，问他是否记得替自己交了煤气费。正当此时，噪音在楼道中响起，一种叮叮当当、踢踢塔塔、乒乒乓乓的噪音；管乐加提琴加鼓的噪音；一种在楼梯间贴满保持安静的标语，还有医护人员冰冷的目光予以佐证的地方，不该出现的噪音。

噪声越来越响。

胖查理一度以为是恐怖分子。但他妈妈一听到这刺耳杂音，却露出虚弱的微笑。“黄鹂鸟，”她轻声说。

“什么？”胖查理问道。他被吓得不轻，以为母亲开始说胡话了。

“黄鹂鸟，”她提高嗓门，语气也坚定了许多，“他们演奏的是《黄鹂鸟》。”

胖查理走到门口，向外望去。

有几个人，貌似是支小型新奥尔良爵士乐队，无视于护士们的阻拦，更不在乎穿着病号服的病人及其家属的瞪视，沿着医院走廊向这边而来。乐队里有萨克斯管，还有大号和喇叭。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脖子上夹着把低音提琴，还有个人正敲打着一面低音鼓。头前引路男人，身穿漂亮的花格套装，戴着绿色软呢帽和柠檬黄手套，那正是胖查理的父亲。他没有演奏乐器，但却在医院的抛光油毯上跳着软底鞋踢踏舞，还向周围的所有医护人员一一脱帽致意，同每个走上来想跟他说话或是抱怨的人握手。

胖查理咬着嘴唇，暗暗向诸天神明祈祷：希望脚下出现一条地缝把他吞进去，要不然就让他经受一次短暂、仁慈、绝对致命的突发心脏病。但幸运之神并未降临。他还是站在这个世界上，管弦乐队步步进逼，他的父亲仍在跳舞、握手和微笑。

如果世上还有公正可言，胖查理想，老爹就应该沿着通道，从我们面前径直而过，走到泌尿生殖区。但这世界本无公正，他父亲在肿瘤病房前停下了脚步。

“胖查理，”他的声音很大，足以让这病房——这层楼——这医院里的所有人明白，他是胖查理的熟人。“胖查理，让让路。你爸来了。”

胖查理让开了。

乐队在他父亲的带领下，在病房中拐来拐去，走到他母亲的病床前。妈妈看着他们，脸上露出微笑。

“《黄鹂鸟》，”她有气无力地说，“我最喜欢的歌。”

“我要是连这事儿都不记得，那还算人吗？”胖查理的父亲说道。

她缓缓摇头，伸出手来，捏了捏老头戴着柠檬黄手套的手。

“抱歉，”一个拿笔记板的白衣小护士说，“您认识这些人吗？”

“不，”胖查理只觉脸上发烧，“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但那是您的母亲，对吗？”女人的目光如蛇怪般锐利，“我必须请您让这些人马上离开，不要再引起任何骚动了。”

胖查理嘀咕了几句。

“什么？”

“我是说，我百分之百地肯定，他们根本不会听我的，”胖查理说。他正觉得事态不可能变得更糟时，却看到父亲接过鼓手递来的塑料手提袋，从里面掏出一罐罐棕啤酒，再传给乐队成员、医护人员和在场的病人。然后又点起一支方头雪茄。

“抱歉，”拿笔记板的护士看到雪茄，像一枚飞毛腿导弹似的冲向胖查理的父亲。

胖查理趁此机会拔腿就走。这似乎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那天晚上他坐在家里，等待电话铃或是门铃响起；心情差不多就像一个人跪在断头台前等待铡刀亲吻自己的颈项。然而，门铃一直没响。

他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下午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偷偷溜进医院。

他妈妈躺在病床上，看起来比过去几个月安逸得多，快活得多。“他回去了，”她看到胖查理进来时，对他说，“他不能久留。查理，我真希望你没有提前离开。我们后来在这儿开了个派对，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

胖查理想不出还有什么事，会比在癌症病房里参加他父亲用一支爵士乐队鼓捣出来的派对更糟了。他什么都没说。

“他不是个坏人，”胖查理的母亲眼中绽放出一丝光芒，接着又皱了皱眉，“哦，这话不完全对。他肯定不算个好人。但他昨晚确实让我很快活。”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在这一瞬间中，他妈妈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拿笔记板的护士站在门口，冲他勾了勾手指。胖查理快步向她走去，离得老远就开始道歉。但他靠近后发现护士的表情已经不再像得了胃痉挛的美杜莎了，现在她看起来像只快乐的小猫咪。“您父亲，”她说。

“对不起，”胖查理接口道。从小到大，只要有人提起父亲，他总是这么说。

“不不不，”前美杜莎说，“没必要道歉。我只是想问一下。您父亲的事。以防日后需要联系他——我们的档案里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我本该昨天晚上就问清楚的，结果却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想他没有什么电话号码，”胖查理说，“想要找他，最好是到佛罗里达去，沿AIA高速公路行驶，这条海岸公路途径佛罗里达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下午你就会发现他正在某座桥上钓鱼，晚上则肯定在酒吧。”

“他可真有魅力，”护士憧憬地说，“他是做什么的？”

“这么跟你说吧，他常说这是闲逛和钓鱼的神迹。”

护士面无表情地盯着他，胖查理觉得很蠢。他爸爸说起这话，人们都会笑个没完。“呃，就像圣经里说的。面包和鱼的神迹。我爹总是说他在闲晃和钓鱼，还能赚到钱简直就是神迹。这是个笑话。”②

护士显出迷惘的神情。“对，他讲过些最可乐的笑话。”她说完咋了下舌头，换出公事公办的口吻。“好吧，请您五点半再过来一趟。”

“为什么？”

“来接您母亲，还有她的东西。约翰逊医生没跟您说吗，我们已经批准她出院了？”

“你们要把她送回家？”

“对，南希先生。”

“那、那癌症呢？”

“似乎是一次误诊。”

胖查理无法理解那怎么可能是误诊，上周他们还说要把他母亲送到临终护理院去。医生还用了“时日无多”、“在我们等待那不可避免的结局时，尽量让她舒适些”，诸如此类的词句。

无论如何，胖查理五点半回到医院接他妈妈。老太太听说自己身体健康，似乎一点都不吃惊。回家的路上，她对胖查理说，她要用这辈子的积蓄去环球旅行。

“医生们曾说我只剩三个月好活，”她说，“我那时就在想，如果还能离开医院的病床，那我一定要去看看巴黎、罗马之类的地方。我要回巴巴多斯岛去，还有圣安德鲁斯。也许再去一次非洲。还有中国，我喜欢中国菜。”

胖查理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要怪他父亲。后来他拎着一个大行李箱，陪母亲前往希思罗机场，在国际航班通道门口和她挥手道别。老太太手里攥着护照和机票，脸上笑容灿烂，胖查理觉得她现在的样子比过去年轻了许多。

母亲经常给他寄明信片；从巴黎，从罗马，从雅典，还有开普敦和尼日利亚首都拉多斯。在一张从南京寄来的明信片上，她写道自己一点也不喜欢中国那些所谓的中国菜，还说她巴不得赶快回伦敦来，好好吃一顿地道的中餐。

他母亲是在睡梦中去世的。当时她住在威廉斯镇的一家酒店里，那是加勒比海圣安德鲁斯岛上的一座小镇。

葬礼在南伦敦火葬场举行，胖查理时刻准备着见到他的父亲。也许这老头还会领一支爵士乐队进来，要不就是头前领路走过礼堂的通道，身后跟着个小丑剧团或是半打抽着雪茄骑着三轮车的黑猩猩。就连告别仪式中，胖查理都不时回头，朝礼拜堂门口张望。但他父亲没有出现，到场的只有母亲的朋友和几个远亲，大都是些头顶黑帽子的胖女人，不停擤鼻子、擦眼睛、晃脑袋。

按钮被按下，最后一段圣歌响起，胖查理的母亲被传送带送往终点。正当此时，他注意到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人坐在礼拜堂后面。显然不是他父亲。胖查理不认识这个人，要不是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父亲，也许根本不会注意到此人正坐在后方的阴影中……这个身穿典雅黑西服的陌生人就坐在那里，双手交握，眼帘低垂。

胖查理又多看了两眼，陌生人发现了他，冲他挤出一丝沉郁的微笑——是那种表示他们正分享悲痛心情的笑容。你不太可能在陌生人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但胖查理还是想不起来此人是谁。他转过脸望向教堂正面。人们唱起《心爱的马车，请轻轻地驶》，胖查理知道母亲一直不喜欢这首歌。接着怀特牧师邀请众人到查理的姑姥姥家去吃点东西。

出现在艾伦娜姑姥姥家里的人，查理全都认识。母亲去世后的这些年来，他时常想起那个陌生人，想知道他是谁，为什么出现在那里。有时胖查理觉得这个人也许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好吧，”罗茜喝干杯中的夏敦埃酒，“你去给希戈勒夫人打个电话，把我的手机号码给她。然后告诉她婚礼的事，还有具体日期……话说回来，你觉得咱们是不是也该邀请她？”

“想请就请喽，”胖查理说，“但我觉得她不一定会来。她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差不多从中世纪起就认识我爸了。”

“好吧，那就试探一下。看看我们要不要给她寄一封请柬。”

罗茜是个好人。她继承了一点圣方济各③的精华，还有点罗宾汉、有点佛陀、有点好女巫葛琳达④。一想到可以让自己的真爱跟关系疏远的父亲和好，罗茜就觉得即将到来的婚礼有了全新的意义。它不再是普普通通的婚礼，而是一桩人道主义任务。胖查理很了解罗茜，知道永远也不要挡在自己的未婚妻和她行善的愿望之间。

“我明天会给希戈勒夫人打电话的。”他说。

“我跟你说，”罗茜皱着鼻子，眉宇间形成了一道可爱的纹路，“今晚就给她打。毕竟在美国，现在时间还不太晚。”

胖查理点点头。他们一起走出酒吧，罗茜的脚步轻快跃动，胖查理则像个正走向绞架的犯人。他告诫自己别犯傻，没准希戈勒夫人已经搬了家，或者电话根本不通。这是有可能的。一切皆有可能。

他们来到胖查理的家，麦克斯韦花园一座小房子的二楼，就在布里克斯顿路附近。

“佛罗里达现在是什么时间？”罗茜问。

“下午四五点吧。”胖查理说。

“哦，那就打吧。”

“也许我们应该再等一会儿，没准她出去了。”

“也许我们应该现在就打，在她晚餐之前。”

胖查理翻出旧地址簿，字母H后面夹着一个信封，上面有他妈妈的笔迹，写着一串电话号码，再往下是一个名字：卡莉亚娜·希戈勒。

电话铃响了很久。

“她不在家，”胖查理对罗茜说。正当此时，电话接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喂？你是谁？”

“呃，是希戈勒夫人吗？”

“你是谁？”希戈勒夫人问，“如果你是某个该死的电话推销员，就马上把我从你的名单中去掉，不然我就去起诉。我知道自己的权利。”

“不。是我，查尔斯·南希。当年就住在您隔壁。”

“胖查理？真是太巧了。整个上午，我一直在找你的电话号码。就为了找它，我都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结果连个影子也没有。我记得把它记在过去的账本上了。底朝天啊，我把这地方翻得。然后我对自己说，卡莉亚娜，祷告的时候到了，希望天主能听到你的祈求，裁断你的权利。所以我就跪下来，好吧，我的膝盖没过去那么好了；所以我就把双手握在一起，但还是找不到你的号码。结果你倒给我打来了，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样更好。特别是我现在不挣钱了，很难负担国际长途的费用，即便是为这种事；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还是会给你打的，别担心……”

她突然停住话头，可能是在换气，也可能正从那始终不离左手的超大号杯子里喝一口滚烫的咖啡。趁着短暂的空隙，胖查理说：“我想请父亲来参加我的婚礼。我要结婚了。”电话对面寂静无声。“虽说要到年底才办，”依旧寂静，“她叫罗茜，”胖查理补充了一句。他开始怀疑电话是不是断了，跟希戈勒夫人交谈通常会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她总是抢你的话，替你把话说完。可现在他居然说了三件事都没被她打断。胖查理决定提出第四件：“如果您想来的话，也可以参加。”他说。

“天呢，天呢，天呢，”希戈勒夫人说，“没人告诉你吗？”

“告诉我什么？”

希戈勒夫人告诉了他，源源本本，详详细细。胖查理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等希戈勒夫人讲完后，他说：“谢谢您，希戈勒夫人。”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笔，然后又说，“谢谢。不，真的，谢谢。”然后他挂上了电话。

“怎么样？”罗茜问道，“拿到电话号码了吗？”

胖查理说，“老爹不会来参加婚礼了，”他接着又说，“我得去一趟佛罗里达。”他语气平静，不带任何感情，就好像在说，“我得去买本新的支票簿。”

“什么时候？”

“明天。”

“为什么？”

“参加葬礼。我老爹的。他死了。”

“哦。我很难过。我真的很难过。”罗茜伸手揽过他，轻轻抱住。胖查理站在她的怀抱中，就像个橱窗里的假人。“怎么会这样，他……他生病了吗？”

胖查理摇摇头。“我不想谈这件事，”他说。

罗茜使劲抱了他一下，然后同情地点点头，才把他松开。她以为胖查理此刻过于悲痛，没法谈论这件事。

其实不然。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觉得太难堪了。

这世上肯定有十万种高尚的死法。比如说从桥上跳进河里去救溺水儿童，或者单枪匹马与歹徒搏斗结果被一阵弹雨撂倒……这都是绝对高尚的死法。

说实话，这世上还有些不太高尚，但也不算糟糕的死法。比如说人体自燃，尽管难以做出科学解释，但还是有些人执着于突然冒起青烟，转瞬化为乌有，只留下一只烧焦的手，还拿着没抽完的香烟。胖查理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相关的文章，他父亲要是选择这种方式离开，那他一点都不介意。哪怕是在路上狂奔，追赶偷走他啤酒钱的小贼，结果心脏病突发也无所谓啊。

但胖查理的父亲是这么走的：

他早早来到酒吧，唱了首《猫咪最近怎么样》作为卡拉OK晚会的开场曲。他热情洋溢地放声高歌，根据当时并不在场的希戈勒夫人说，要是原唱者汤姆·琼斯来上这么一曲，身上就会挂满女士们抛来的内衣。这首歌为胖查理的爸爸赢得了一杯免费啤酒，和几个从密歇根州来的金发游客的殷勤厚爱，这些人觉得他爸爸是她们见过的最可人的家伙。

“这是她们的错，”希戈勒夫人在电话那头苦涩地说，“她们在挑唆他！”她们指的就是那些把身子硬塞进抹胸小背心的女人，皮肤都是晒多了太阳的红褐色，而且年岁小得足可以做他女儿。

所以转眼间，他就坐到了这群女孩桌边，抽着方头雪茄，赤裸裸地暗示说战争期间自己是军方谍报员——不过他很小心地隐去了具体是哪场战争；他还说自己可以赤手空拳用十几种方法干掉敌人，连滴汗都不流。

他带着胸脯最大、头发最漂亮的女郎，绕着舞池跳起了某种快速旋转的舞步，与此同时她的一位朋友在台上用颤声唱起《午夜陌生人》。虽说那个游客身材比他还高些，老头的笑脸也就才和她的胸脯平齐，但他似乎过得很快活。

跳完一曲后，他宣布又该轮到自己演唱了。说起胖查理的父亲，有一件事确定无疑，那就是他体内充盈的情欲。所以他冲酒吧里的人，特别是冲坐在舞台下面那张桌旁的金发女郎，唱起《我就是我》。他用全副身心来歌唱，竭尽全力向众人倾诉；就好像如果他不能让所有人相信他就是他，那么活这一辈子就毫无意义了。接着他突然做了个怪相，一只手按在胸口，另一只手向前探去，慢慢倒下，那份优雅与舒缓都达到了人类摔倒时力所能及的极致。他从简易舞台倒向了胸脯最大的度假女郎，又从她身上倒向地面。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死法，”希戈勒夫人叹道。

她随后告诉查理，他父亲保持着最后的手势，向前倒去，手里正好抓住某个东西——就是金发游客的抹胸小背心。所以一开始人们以为他只是在欲望的驱使下，瞄准了这位女士的胸脯从台上跳了下来，因为她就坐在那里，惊声尖叫，乳房瞪视全场；《我还是我》的音乐仍在演奏，只是已经没人歌唱。

等旁观者们意识到事实真相时，全场静了足有两分钟。胖查理的父亲被抬了出去，送进一辆救护车，而那位金发游客还在女士洗手间里歇斯底里。

那对乳房盘踞在胖查理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觉得它们始终以谴责的目光瞪视着他，就像那种油画里的眼睛，怎么躲都躲不开。他老是想跟那一屋子的陌生人道歉。胖查理很清楚自己的父亲会把这件事当成个大乐子，而这份认知只会加剧他的羞耻。为某些你根本不在场的事情难堪，感觉比在场更糟糕：你的意识会翻来覆去地回顾此事，从每个侧面进行探究，不断添油加醋。好吧，也许你的意识不会这么做，但胖查理确实如此。

通常，胖查理会先从牙齿中体会到难堪，然后是他的心窝。如果电视屏幕上似乎就要出现某种可能让人难堪的画面，他就会跳起来把电视关上。若是没法这么做，比如家里还有其他人，那他就会找个借口离开房间，等到难堪的东西肯定已经结束后再回来。

胖查理住在南伦敦。他十岁搬到这里时，带着一口美国腔，被孩子们无情地嘲笑。他费了很大力气纠正口音，最终消除了绵软的辅音和丰富的卷舌音，也学会了“不是吗”在英国俚语中的正确用法和位置。十六岁时，他终于彻底摆脱了自己的美国腔，可同学们却忽然发现，他们急需让自己的口音听起来像是在道上混的小流氓。没过多久，除了胖查理以外的所有人，说起话来都变成了胖查理刚来英国时的样子。只不过他从没在外面说过那些字眼，否则妈妈就会赏他个大耳光。

全都是声音的问题。

父亲这种死法所引发的羞耻感渐渐退去后，胖查理只觉得空虚。

“我再没有家人了。”他对罗茜说，几乎像是在使性子。

“你还有我，”罗茜说，胖查理微笑起来，“而且还有我妈妈，”她补充道。这句话让微笑嘎然而至。罗茜吻了吻他的面庞。

“你今晚可以留在这儿，”胖查理建议道，“安慰安慰我，仅此而已。”

“我可以，”罗茜说，“但我不想这样做。”

罗茜坚持婚前不和胖查理睡觉。她说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而且早在十五岁就决定了；她那时倒不认识胖查理，不过决定就是决定。所以罗茜又给了他一个拥抱，大大的拥抱。她说了句“知道吗，你应该跟你爸爸和好”，随后便回家去了。

胖查理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上一会儿，醒过来胡思乱想一阵，然后再睡一会儿。

日出时他就起了床。等到上班时间，他会给自己的旅行代办人打电话，问一下到佛罗里达参加葬礼所需的费用。他还要给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打个电话，告诉他们由于亲人的过世，他需要请几天假，是的，他知道这要从病假和年假里扣除。但此时此刻，他满足于世界的宁静安详。

他经过走廊，来到里屋一间空闲的小房间，望着楼下的花园。黎明的合唱已然开场，他看到几只黑色的鸟，还有些低低掠过的小麻雀，附近一颗大树的枝条上站着只胸口有斑点的画眉。胖查理觉得，有鸟儿在黎明歌唱的世界，肯定是个正常的世界、理性的世界、他乐意融入其中的世界。

几天后，当鸟群变得惊悚骇人时，胖查理仍把这个黎明视作某种美妙惬意的体验，同时也把它看成一切的开端。这还是在疯狂之前，恐惧之前。

第二章 葬礼之后

胖查理气喘吁吁地在纪念憩园里奔跑，眯起眼睛遮挡着佛罗里达的阳光。汗渍以腋窝和胸口为起点，慢慢在衣服上扩张。他一路小跑，汗水顺着脸颊止不住地往下淌。

纪念憩园看起来确实像个花园，只不过是个非常非常怪异的花园。园中所有花朵都是人造的，在地面金属板上的金属花瓶中竞相生长。胖查理跑过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为所有值得尊敬的退伍老兵提供免费墓地！”，他还跑过一片儿童区，草坪上的人造花朵中间，点缀着各种颜色的风车，和许多湿透了的蓝色、粉色的泰迪熊。还有个破破烂烂的小熊维尼，扬起憔悴的面孔注视着蓝天。

胖查理看到出殡的人群，他调整方向，找到一条可以跑过去的路线。大概有三十几个人站在墓穴周围，可能更多。女人们都穿着黑色的裙装，黑色宽边帽上缀着黑蕾丝，如同巨大的花朵；男人们和他一样西服革履，只是没有汗渍；孩子们表情肃穆庄严。胖查理把脚步放慢到恭谨的程度，想保持快步前进，但又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确实是在快步前进。他就这样来到悼念者的队伍中，试图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挤到队伍前列。不过他现在喘得像头要对付一连串楼梯的海象，汗水滴滴答答流个不停，还踩到了几个人的脚，所以这种意图最终彻底破产了。

人们投来异样的目光，胖查理假装没有看到。所有人都在唱一首胖查理没有听过的歌。他随着曲调摇头晃脑，装出一副唱歌的样子：嘴唇翕动，看起来就像是随着大家一起低声歌唱，或是小声嘟囔着一段祷词，又或是单纯的无规则的唇部运动。他趁此机会低头看了一眼棺材，很欣慰地发现它已经被盖好了。

这口棺材是个好东西，材质像是特别加固的重型钢板，颜色深灰。胖查理暗想，等到世界光辉再生时，等到大天使加百列吹响威力无边的号角⑤，唤醒死者走出自己的棺木时，而他父亲却只能被困在坟墓中，徒劳无功地锤打着棺材盖，奢望陪葬品里能有根撬棍、当然最好是气焊喷枪什么的。

一阵韵律深沉的《哈利路亚》最终消散。在随之而来的寂静中，胖查理听到有人在纪念憩园的另一端高声喊叫，与他进来的地方相去不远。

牧师说：“好了，有人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对死者的追思吗？”

从离坟墓最近的那些脸孔上的表情来看，有几个人显然准备说点什么。但胖查理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知道吗，你应该跟你爸爸和好。好吧。

他深吸了口气，向前迈出一步，站到墓穴边缘，开口说道：“呃。抱歉。是的。我想我有些话要说。”

远处的喊叫声越来越响。有几个人回过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瞥去。其余的人都看着胖查理。

“我跟父亲算不上亲近，”胖查理说，“估计我俩只是不清楚该如何相处。二十年来，我没有走进他的生活，他也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有很多事永远无法被原谅，但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亲人……”他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在我这一生中，从没说过‘我爱你，老爹’之类的话。你们每个人可能都比我更了解他。有些人也许还爱过他。你们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不是。所以我并不在意让你们听我说这句话。这是二十年来我第一次说起。”他低头看着坚不可摧的棺盖。“我爱你，”他说，“但我永远不能原谅你。”

喊叫声更大了。在胖查理结束陈词后的一片寂静中，它足够响亮也足够清晰。所有人都能听出从纪念憩园对面滚滚而来的字句。“胖查理！你别再骚扰那些人了，马上给我滚到这边来！”

胖查理注视着这片陌生面孔的海洋，他们的表情中正在酝酿的震惊、困惑、愤怒和恐惧，已经达到了顶点。他察觉到真相，只觉耳根发烧。

“呃。抱歉。搞错葬礼了。”他说。

一个耳朵很大、嘴咧得更大的小男孩骄傲地说：“这是我奶奶。”

胖查理挤出人群，嘀咕着一连串不知所谓的道歉，希望世界就此终结。他清楚这不是父亲的错，但也清楚父亲会乐得合不拢嘴。

小路上站着一位大块头的妇人，一头灰发，一脸怒容，双手叉在腰上。胖查理向她走去，感觉就像在趟雷区。他又变成了一个九岁的小男孩，而且是闯了祸的男孩。

“你没听见我在喊吗？”她问，“你直接从我面前跑了过去。真给你自己丢脸！”她说起“丢脸”这个词，带着浓重的美国南部口音。“往这边走，”她说，“你错过了下葬仪式，还有一切的一切。不过这里还有一锹土在等着你。”

过去二十多年来，希戈勒夫人几乎一点都没变，只是胖了些，头发又灰了几分。她抿着嘴，领着胖查理走下纪念憩园众多小径中的一条。胖查理估计自己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实在算不上最佳。希戈勒夫人头前带路，胖查理则在羞耻中跟随。

一只蜥蜴在憩园的金属围栏上快速移动，然后停在一根尖柱的顶端，吐着舌头品味佛罗里达浓重的空气。太阳躲进云彩后面，午后的温度却升得更高了。那只蜥蜴把脖子鼓成了一个鲜艳的橙色气球。

他从两只长腿鹤鸟面前走过，起初还以为是草坪上的装饰物。它们抬头注视着他，其中一只低下头，再度扬起时嘴里叼着一只青蛙。它开始做出一系列吞咽动作，试图把不断踢腾扭摆的青蛙吞下肚。

“快来，”希戈勒夫人说，“别磨蹭。错过你父亲的葬礼已经够糟的了。”

胖查理压抑住抱怨的冲动。诸如他今天已经飞了六千公里，租了辆车从奥兰多一路开到这里，结果还下错了高速路闸道口，另外，把纪念憩园塞在市镇最外围一座沃尔玛超市的后面到底是谁的主意？两人继续往前走，路过一座散发着福尔马林气味的巨大混凝土建筑，来到花园最远端一个敞开的墓穴前。再往远看，就只剩一排高大的篱笆了，篱笆外是棕榈树和各类绿色植物组成的荒地。墓穴中躺着一口朴素的木质棺椁，上面有几把泥土。墓穴旁边还有一堆土和一把铁锹。

希戈勒夫人捡起铁锹，递给胖查理。

“这是个很棒的葬礼，”她说，“你爸爸的几个老酒友都来了，还有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女士。他搬家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会喜欢这个葬礼的。当然，如果你能在场，他会更高兴。”希戈勒夫人摇摇头，“好了，铲土吧。”她说，“如果你有什么告别辞，就趁铲土的时候说。”

“我想我只需要铲上一两锹，”他说，“表达心意。”

“我给了那人三十美元，让他离开，”希戈勒夫人说，“我跟他说死者的儿子从英国远道而来，他肯定想为父亲做点事。尽你的本分。不光是‘表达心意’。”

“好吧，”胖查理说，“当然。我明白。”他脱下外套，挂在栅栏上，又拉开领带，从脑袋上摘了下来，塞进上衣口袋。他铲了一锹黑土，扔进敞开的墓穴。佛罗里达的空气稠得像碗浓汤。

过了一会儿，天空似乎像是要落起雨来。这是那种永远也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正经下上一场的小雨；在这雨中开车，你永远吃不准该不该启动雨刷；在这雨中站立，在这雨中铲土，你只会更汗，更潮，更难受。胖查理继续铲着土。希戈勒夫人站在一边，胳膊抱在超大号的胸脯前，看着他填满墓坑；似下非下的细雨溽湿了她的黑色裙装，还有那顶插着一朵丝质黑玫瑰的草帽。

土变成了泥，如果说有所变化，那就是更沉了。

时间似乎过了一辈子之久，而且是很不舒服的一辈子，胖查理终于拍实最后一锹土。

希戈勒夫人向他走来，顺手从栅栏上取下外套递给他。

“你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又是汗，又是泥，不过你到底是长大了。欢迎回家，胖查理。”她说着露出微笑，伸手把查理搂在她巨大的胸脯上。

“我没哭。”胖查理说。

“什么都别说了。”希戈勒夫人说。

“我脸上的只是雨水。”胖查理说。

希戈勒夫人没再答话，只是抱着他，前后摇晃。过了一阵，胖查理说：“好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我在家里准备了食物，”希戈勒夫人说，“得把你喂饱才行。”

胖查理在停车场把鞋上的泥巴擦掉，然后坐进租来的灰色轿车，跟在希戈勒夫人的栗色旅行车后面，沿着二十年前还并不存在的一条条街道行驶。希戈勒夫人开起车来，就像个刚刚发现自己急切迫切以及恳切需要来上一杯咖啡的女人。此刻，她生命中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车开得尽可能的快，然后咖啡喝得尽可能的多。胖查理跟在她后面，尽力不被甩开，从一个红绿灯飞驰到另一个红绿灯，同时试图搞清楚他们所处的大概位置。

当两辆车拐进一条街道后，胖查理发现自己认出了这条街，一种不断积聚的忧虑感也随之诞生。这正是他小时候住过的街道，就连路边的房子看起来都没什么变化，只是大部分人家的前院外，都装上了模样骇人的铁丝网栅栏。

希戈勒夫人房子门口已经停了几辆车。胖查理把车停在一辆老旧的灰色福特后面，希戈勒夫人走到前门，用钥匙把门打开。

胖查理低头看了看自己又是泥又是汗的惨象。“我不能这个样子进去。”他说。

“我见过更糟的，”希戈勒夫人不屑地说，“我跟你说，你现在就进去，直接走到浴室。你可以洗洗脸洗洗手，顺便把身上弄弄干净。等你收拾好了，就来厨房找我们。”

胖查理走进浴室，这里的一切都有股茉莉清香。他脱掉沾满泥巴的衬衣，用茉莉香型的肥皂，在一个小水池中洗了洗脸和手；然后拿过一块毛巾，擦了擦胸口，又把西服裤子上最脏的部分抹净。他看看衬衣，这件衣服早晨穿上的时候还是白的，但现在已经变成脏兮兮的棕褐色。胖查理决定不再穿它，旅行包里还有几件衬衫，不过包正放在车子后座上。他可以从后门溜出去，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再去厨房里见人。

他拧开浴室的锁，把门打开。

四位老妇人就站在走廊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胖查理认识她们，认识她们所有人。

“你这又是在干吗？”希戈勒夫人问。

“换衬衣，”胖查理说，“衬衣在车里。对。回来。马上。”

他把头高高仰起，大步通过走廊，出了前门。

“他说的是哪国话？”小个子的邓薇迪夫人在他背后大声问道。

“这可不是你们每天都能见到的景色，”巴斯塔蒙特夫人说。但这里是佛罗里达黄金海岸，如果说有什么景色是每天都能见到的，那就是光着膀子的男人了——虽说他们多半不穿脏兮兮的西裤。

胖查理在车里换好衬衣，走回屋子。四位老妇人都在厨房里，卖力地收拾着一大堆特百惠⑥塑料保鲜容器，它们似乎不久前还盛过很多各色各样的食品。

希戈勒夫人比巴斯塔蒙特夫人老，她们都比诺尔斯小姐老，但所有人都不如邓薇迪夫人老。邓薇迪夫人年纪大，看起来也老。估计有些地质学年代都不如邓薇迪夫人的年纪大。

小时候，胖查理常常想象这样的画面：邓薇迪夫人站在赤道非洲，从她那对厚眼镜后面不以为然地瞥着新近出现的直立人。“离我的前院远点，”她会这样对刚刚完成进化，情绪还很紧张的能人⑦说，“我跟你说，不然我就赏你大耳光。”邓薇迪夫人闻起来有股紫罗兰香水味，而在紫罗兰之下则是很老很老的老女人味儿。她是个足以睥睨风暴的小老太。胖查理二十年前，曾经尾随一个乱跑的网球闯进她的院子，打碎了一件草坪饰品，结果被她吓了个半死。

此时此刻，邓薇迪夫人正用手从一个特百惠小碗里，捏着咖喱羊肉吃。“浪费了多可惜。”她说着便把几小块羊骨头扔进一个瓷盘。

“你也该吃饭了吧，胖查理？”诺尔斯小姐问。

“我不饿，”胖查理说，“真的。”

四双眼睛从四对眼镜后面辐射出责备的目光。“伤心的时候再挨饿也没什么好处。”邓薇迪夫人舔了舔手指，又捏起一块褐色的肥羊肉。

“不。我只是不饿。仅此而已。”

“痛苦会让你瘦得皮包骨头。”诺尔斯小姐带着沉郁的口吻说。

“我想不会。”

“我会给你准备一盘食物，放到那边的桌子上，”希戈勒夫人说，“你现在就给我过去坐下。我不想再听你多说一个字儿。每种食物都剩了不少，这你你不用操心。”

胖查理坐到她所指的位子上，转瞬之间，面前就出现了一个盘子，里面的食物堆得像座小山：焖豆子、焖米饭、甜马铃薯布丁、猪肉干、咖喱羊肉、咖喱鸡、炸大蕉，还有一份盐渍牛蹄。胖查理一口都还没吃，就已经觉得胃疼了。

“其他人呢？”他说。

“你父亲的酒友们都去喝酒了。他们准备在某座桥上举行钓鱼活动，作为对他的纪念。” 水桶大小的旅行杯中还剩下点咖啡，希戈勒夫人把它们倒进水槽，又将一壶热气腾腾刚煮开的咖啡灌了进去。

邓薇迪夫人用紫色的小舌头把手指舔净，拖着脚蹭到胖查理的座位旁，他盘子里的食物还一点都没动。胖查理小时候坚信邓薇迪夫人是个女巫，而且不是个好女巫，更像是那种恶巫婆，孩子们必须把她推进烤炉才有机会逃走⑧。胖查理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过邓薇迪夫人了，但他现在还是不得不克制住惊声尖叫、钻进桌子底下去的冲动。

“我这辈子，”邓薇迪夫人说，“见过很多人过世。等你年纪大了也会看到的。所有人都会死，只是时间早晚。”她顿了顿，“不过，我从没想过这事也会发生在你父亲身上。”她说着摇了摇头。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胖查理说，“他年轻的时候？”

邓薇迪夫人撅着嘴，透过很厚很厚的眼镜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那是我这辈子之前的事了，”她就说了这么一句，“快吃你的牛蹄吧。”

胖查理叹了口气，开始吃东西。

下午晚些时候，屋里只剩他们两个人。

“你今晚准备睡在哪？”希戈勒夫人问。

“我想我会去找一家汽车旅馆。”胖查理说。

“可我家就有间上好的客房啊，而且不远处还有一所上好的住宅，你一眼都没看过啊，要我说，你父亲肯定希望你住在那里。”

“我习惯一个人住了。而且也不想睡在我父亲家里。”

“好吧，反正浪费的也不是我的钱，”希戈勒夫人说，“但你总要想想如何处理你父亲的房子，还有他那些东西。”

“我不在乎，”胖查理说，“我们可以搞个旧货大甩卖，把它们弄到eBay上，或者扔进垃圾场。”

“你这是什么态度？”希戈勒夫人从一个餐柜抽屉里，翻出一枚系着纸签的门钥匙。“他搬走时，给了我一把备用钥匙，”她说，“以防他把自己的钥匙丢了，或者锁在屋里，诸如此类的情况吧。他过去常说，要不是脑袋连在脖子上，他会把脑袋也弄丢的。你父亲在卖掉隔壁的房子时对我说，别担心，卡莉亚娜，我不会走远的。从我记事时起他就住在隔壁，可现在他觉得那房子太大了，需要换一所……”希戈勒夫人一边说，一边领着查理走到路边，用她那辆栗色旅行车带他驶过几条街，最终来到一所单层木屋前。

她打开前门，两人走了进去。

屋里的味道很熟悉。淡淡的甜味，仿佛上次有人使用厨房时，做了巧克力小甜饼，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屋里很热，希戈勒夫人把他领进一间很小的客厅，打开窗式空调。它发出轰鸣，并开始摇晃，散播着湿漉漉的牧羊犬的气味，然后才把热空气移走。

一张胖查理小时候就存在的老沙发旁边堆着几摞书，周围有几张带镜框的照片。有一张黑白的，是胖查理妈妈年轻时照的：秀发盘在头顶，又黑又亮，身上穿着闪亮的裙子。旁边有张胖查理的照片，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站在一扇玻璃门边，所以一眼看去就像是有两个小小的胖查理，肩并肩站在那里，一脸严肃地从照片里盯着你。

胖查理拿起书堆最上面的那本。这书说的是意大利建筑。

“他对建筑感兴趣？”

“是的，很着迷。”

“这我倒不知道。”

希戈勒夫人耸耸肩，抿了一口咖啡。

胖查理翻开书，看到第一页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又随手把书合上。

“我从来不了解他，”胖查理说，“从没真正了解过。”

“他不是个容易被了解的人，”希戈勒夫人说，“我认识他大概有，嗯，差不多六十年？可我还是不了解他。”

“你肯定从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就认识他了。”

希戈勒夫人迟疑片刻，似乎在回忆着什么，随后用非常轻柔的声音说：“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就认识他了。”

胖查理感觉有必要换个话题，所以就指着照片里的母亲说：“他这儿还有妈妈的照片。”

希戈勒夫人嘬了口咖啡。“他们在一艘船上照的，”她说，“那还是你出生之前。就是那种船，你可以在上面吃顿晚餐，然后他们就开上几海里，进入公海，开设赌局，然后再开回来。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些船。你妈妈说那是她第一次吃牛排。”

胖查理试着想象父母在自己出生前该是个什么样子。

“他一直都是个美男子，”希戈勒夫人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回忆说，“从始至终。他的笑容能让女孩蜷起脚趾。而且他特别会穿衣服。所有女士都爱他。”

胖查理发问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你也……？”

“你怎么能向受人尊敬的孀居老妇人问这种问题？”她喝着咖啡。胖查理等待着答案。她说，“我吻过他。很久很久以前，在他遇见你母亲之前。他特别特别会接吻。我希望他会打电话来，会再带我去跳舞，可结果他消失了。离开了有多少，一年？两年？等他回来时，我已经嫁给希戈勒先生了，他也带回了你妈妈。他是在某个小岛上遇到她的。”

“你失望吗？”

“我是已婚女人，”又一口咖啡，“再说你也没法恨他。甚至不能生他的气。而且他看着她的眼神——该死，如果他这样看我一眼，那我死也甘心了。在他们的婚礼上，我是你妈妈的伴娘，知道吗？”

“不知道。”

空调开始吹进冷风，闻起来仍旧像湿漉漉的牧羊犬。

胖查理问：“你觉得他们幸福吗？”

“一开始，”她举起巨型保温杯，似乎想要喝上一口，但又改变了主意。“一开始是的。但就连你妈妈也不能拴他一辈子。他有很多事要做。你父亲，他可是个大忙人。”

胖查理试图分辨希戈勒夫人是不是在开玩笑，他说不好，起码她没笑。

“有很多事要做？比如说？在桥上钓鱼？在走廊玩多米诺骨牌？等待别人最终发明出卡拉OK？他可不忙。我从小到大就没见他干过一天活儿。”

“你不该这么说你父亲！”

“哦，这是实话。他是个废物。是个糟糕透顶的丈夫，外加糟糕透顶的父亲。”

“这话没错！”希戈勒夫人厉声说道，“但你不能以判断人类的标准来判断他。你要记着，胖查理，你父亲是个神。”

“你是说他这人很神？”

“不。就是神。”她没有丝毫强调的意思，语气平静地就像在说“他是个糖尿病患者”或者“他是个黑人”。

胖查理想要拿这事开个玩笑，但看到希戈勒夫人双眸中的眼神，突然什么俏皮话都想不起来了。所以他只是轻声说：“他不是神。神是很特别的，玄妙的，他们会施展神迹之类的玩意。”

“没错，”希戈勒夫人说，“他在世时，我们不能告诉你，不过现在他走了，想来也无所谓了。”

“他不是神。他是我爸爸。”

“这又不矛盾，”她说，“这种事还是有的。”

就像在跟疯子辩论，胖查理想道。他知道自己应该马上闭嘴，但嘴巴却一意孤行。现在他的嘴在说：“你看，如果我爸爸是神，那他应该有神力才对。”

“他有。当然，从来也不会用太多。他已经老了。话说回来，你以为他不工作，是靠什么过活？他一需要钱，就会去玩彩票，或者到海伦谷赌狗赌马。从来不会赢太多，引起别人注意。只要够用就行。”

胖查理这辈子什么都没赢过，半点都没有。在查理参加的各种赌局中，他买的马从来跑不出开场门，他买的队伍会被分到从没听说过的赛区，完全被埋葬在竞技体育的坟墓中。这种事儿如鲠在喉，让人怨怼难平。

“如果我爸爸是个神——我必须补充一句，这件事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那为什么我不是？我是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神的儿子，对吗？”

“显然。”

“那好吧，为什么我赢不了赌马，也不会施魔法、显神迹之类的？”

希戈勒夫人不屑地说：“你兄弟继承了所有神的玩意。”

胖查理发现自己在微笑。他长吁了口气，这到底还是个笑话。

“啊。你知道，希戈勒夫人，我根本就没有兄弟。”

“你当然有。那就是你和他，那张照片里。”

尽管他很清楚那张照片拍的是什么，但还是扭头瞟了一眼。希戈勒夫人彻底疯了，简直是在说胡话。“希戈勒夫人，”他用尽量轻柔的声音说，“那是我。是我小时候的照片。那是个玻璃门。我站在门边。是我，还有我的倒影。”

“那是你，也是你兄弟。”

“我从来都没兄弟。”

“你当然有。我倒是不怎么想他。知道吗，你一直都是两兄弟中的好孩子。他在这儿的时候，可是个惹事精。”在胖查理开口之前，她又补充了一句，“你还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了。”

胖查理探过身去。他把自己的大手放在希戈勒夫人骨瘦如柴的手上，当然是没拿咖啡杯的那只。“这不是真的，”他说。

“劳艾拉·邓薇迪把他赶走的，”她说，“他被吓坏了，但时不时还会回来一趟。只要他愿意，就能表现得魅力十足。”她说着喝完了杯中的咖啡。

“我总想要个兄弟，”胖查理说，“想要个玩伴。”

希戈勒夫人站起身。“这地方不会自己收拾干净，”她说，“我的车里有些垃圾袋，我估计咱们需要很多垃圾袋。”

“是的。”胖查理说。

那天晚上他住在汽车旅馆。到了第二天早上，胖查理找到希戈勒夫人，一起回到父亲家。两人把各种杂物扔进黑色的大垃圾袋里，把要捐给古德维尔国际慈善机构的东西也打包放好，又把胖查理准备留作纪念的物品放进一个盒子，那主要是他小时候，以及出生前的一些照片。

他们还找到一个旧箱子，长得像只海盗的珍宝箱，里面放满了文件和旧报纸。胖查理坐在地板上浏览这些文件，希戈勒夫人从卧室走出来，手里拎着一大袋破衣服。

“这箱子是你兄弟给他的。”希戈勒夫人突然说道。这是她头一次提到前天晚上说起的那些白日梦。

“我一直希望有个兄弟，”胖查理自言自语道，但他没注意到这句话说得太大声了。希戈勒夫人说：“我已经跟你说了，你确实有个兄弟。”

“好吧，”他说，“那我该去哪儿找这位兄弟？”后来，他时常琢磨自己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是想顺着她的话？是在嘲笑她？抑或只是为了填补对话间尴尬的沉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话已出口。希戈勒夫人咬着下嘴唇，点点头。

“你应该知道。这是你的遗产。是你的血脉。”她走到胖查理跟前，勾了勾手指。胖查理弯下腰，老妇人的嘴唇贴着他的耳朵，轻声低语道：“……想找他……告诉一只……”

“什么？”

“我是说，”她用正常的音量说，“如果你想找他，就告诉一只蜘蛛。他会马上赶来。”

“告诉一只蜘蛛？”

“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以为我说这话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是在锻炼肺活量？你就没听说过把话告诉蜜蜂吗？我小时候住在圣安德鲁斯，那时我们家还没搬到美国来。人人都知道，你可以把所有好消息都告诉蜜蜂。嗯，这件事也差不多。告诉一只蜘蛛。过去你爸爸人间蒸发时，我就是这么传话给他的。”

“……明白。”

“别这样跟我说什么‘明白’。”

“哪样？”

“好像我是个不知道多少钱能买一斤鱼的疯老婆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哪边是上吗？”

“哦，我敢说您肯定知道。真的。”

希戈勒夫人还远没有消气。她从桌上拿起咖啡杯，抱在怀里，很是不以为然。胖查理干了件蠢事，希戈勒夫人显然是要让他彻底明白这一点。

“我没必要这么做，你很清楚，”她说，“我没必要帮你。我这么做只是因为你父亲，他很特别；也是因为你母亲，她是个好女人。我告诉你的可是大事，很重要的事。你应该好好听我说。你应该相信我。”

“我确实相信你。”胖查理尽量拿出真诚的语气。

“现在你是在哄老太婆。”

“不，”胖查理开始扯谎，“我没有。真的没有。”他的语气中透着真心实意。胖查理现在离家几千公里，和一个处于中风边缘的疯老婆子一起，待在已故的父亲家中。只要能令她平静下来，就算说月亮其实是某种特别的热带水果都没关系，他会尽量说得让自己都信以为真的。

希戈勒夫人对此嗤之以鼻。

“这就是我跟你们这些年轻人之间的问题，”她说，“因为你们在这儿的时间还不长，却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我这辈子忘掉的事儿，比你知道的还多。你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父亲，你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家族。我跟你说你父亲是一尊神，你甚至都不问问是什么神？”

胖查理努力回忆起一些神祗的名字。“宙斯？”他试探着说。

希戈勒夫人发出一个怪声，听起来就像个压住沸水的罐子。胖查理百分之百确定宙斯是个错误答案。“丘比特？”

她又发出一个怪声，以咕哝开头笑声结尾。“我能想象你父亲浑身上下除了几片毛绒绒的尿布什么都不穿，手里拿着一张大弓和箭的样子。”她又咯咯笑了几声，然后喝了些咖啡。

“在他还是神祗的时候，”她对胖查理说，“那时，人们叫他安纳西。”

也许你知道几个安纳西的故事。也许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几个安纳西故事。

安纳西是只蜘蛛。那时的世界还很年轻，所有故事都是头一次被讲起。他老是给自己惹上麻烦，也习惯了让自己摆脱麻烦。那个黑宝贝和兔弟弟（是兔八哥吗？查！应该不是，兔八哥是Bugs Bunny）⑨的故事？一开始就是安纳西的故事。有些人以为他是只兔子。那是他们搞错了。安纳西不是兔子，他是蜘蛛。

安纳西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当时人们才刚刚开始给彼此讲故事。那是在非洲，万物初生之时，甚至比人们在岩洞里画狮子和熊的年代还早，那时的人们就开始讲故事了。有关猴子、狮子和野牛的故事，有关大梦的故事，人们总有讲故事的倾向。他们就是这样理解周围的世界。所有会跑、会爬、会荡、会蛇行的东西，都会进入那些故事。而不同部落的人们，则会崇拜不同的生物。

从那时候起，狮子就是百兽之王，瞪羚的腿是最快的，猴子是最蠢的，而老虎是最可怕的。但人们想听的并不是它们的故事。

安纳西把自己的名字赋予故事。所有故事就变成安纳西的了。在故事变成安纳西的之前，它们曾有段时间属于老虎（岛民们管所有大猫都叫老虎）。那时的传说黑暗邪恶，充满痛苦，全都没有光明的结局。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所有故事都属于安纳西。

既然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葬礼，就让我给你讲个安纳西的故事吧，当时他奶奶刚刚过世。（别担心。她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是在睡梦中离开，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死的地方离家很远，所以安纳西带着自己的手推车越过整个小岛，找到奶奶的尸首，放到小车里，推着它往家走。他准备把奶奶埋在他那座茅屋后面的菩提树下。

整个上午他都推着祖母的灵车，最终来到了一座小镇，他想，我应该来点威士忌。这镇上有家商店，什么东西都卖，店主的性子很急。安纳西走进商店，喝了几杯威士忌，然后又喝了几杯，他心想，我应该跟这家伙开个玩笑，所以对店主说，请给我奶奶送点威士忌吧，她就睡在外面的小车里。你可能得把她叫醒，因为她睡觉很沉。

这个店主拿了瓶酒，走到小车旁，对车里的老太太说：“嗨，这是你的威士忌。”但这位老妇人一句话都不说。店主越来越生气，因为他就是这么个急性子人。他说，起来，老太婆，起来喝你的威士忌，但老妇人还是不说话。接着她做了一件死人在大热天偶尔会做的事。她很大声地冒了股气，结果这位店主被气得要死，就打了她一下，然后又是一下，在他打第三下的时候，老太婆从手推车里滚到了地上。

安纳西跑出商店，先是一哭，又是一嚎，然后就没完没了地叫。他还说，我的奶奶啊，她就这么死了，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杀人犯！大坏蛋！店主连忙对安纳西说，你别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然后他给了安纳西整整五瓶威士忌，还有一包金子、一大袋香蕉、菠萝加芒果，就为了让安纳西别再叫唤，赶快离开。

（你知道，店主以为是他把安纳西的奶奶杀死了。）

安纳西就这样把小车推回家，然后将祖母葬在菩提树下。

转过天，老虎路过安纳西的家，闻见了做饭的味道。所以他不请自入，正好看见安纳西在吃大餐。安纳西别无选择，只能请老虎坐下，和他一起吃。

老虎就说了，安纳西兄弟，你从哪儿搞来了这么多好吃的？你从哪儿搞来的这几瓶威士忌？还有这么一大包金币？你可别对我撒谎，要是你撒了谎，我就把你的喉咙撕碎。

安纳西说，我没法跟你撒谎啊，老虎兄弟。我得到这些东西，是因为我把死去的奶奶放到手推车上，拉进了镇子。那位店主因为我把死去的奶奶带给他，所以给了我这些好东西。

老虎的奶奶早就没了，但他的岳母还在世。所以他回到家，把岳母叫了出来。他说，奶奶，你出来，咱们必须谈一谈。他的岳母走出来，四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怎么了？尽管他妻子很爱自己的母亲，但老虎还是把岳母杀了，还把她的尸体放到一辆手推车上。

他推着车子来到小镇，死去的岳母就被放在上面。谁要死人啊？他叫道。谁要个死奶奶？但是所有人都在嘲笑他，耻笑他，还讥笑他。后来人们发现老虎是认真的，而且他还赖着不走，就用烂果子砸他，直到他逃跑为止。

这不是老虎第一次被安纳西戏弄，也不是最后一次。老虎的妻子永远没有让他忘记，是他杀了自己的岳母。有时候，老虎真希望自己从来没出生过。

这就是一个安纳西故事。

当然，所有的故事都是安纳西故事，这个也不例外。

古时候，所有动物都想把故事冠上自己的名字。那时，创世之歌尚未消止，它们仍在创造天空、彩虹和海洋。那时，动物们既是动物也是人，他们都会被蜘蛛安纳西戏弄，特别是老虎，因为他想把所有故事都冠上自己的名字。

故事就像蜘蛛，有很多长腿。故事就像蜘蛛网，人们会陷在其中，无法自拔。但当你看到它们挂着晨露，隐在叶片之下，一个个优雅地连成一片，又会觉得它们是如此美丽。

什么？你想知道安纳西看起来像不像蜘蛛？当然像啦，除非是他看起来像人的时候。

不，他从不变化。这全看你怎么讲这个故事。仅此而已。

第三章 兄弟团圆

胖查理坐上去往英国的回家的飞机，那里至少是他心目中最像家的地方。

他带着个小手提箱和一个胶带粘好的大纸板箱，刚走出海关就看到来接机的罗茜。她给了胖查理一个大大的拥抱。“情况如何？”她问。

胖查理耸耸肩，“不算太糟。”

“那就好，”她说，“至少你不用担心他会来参加婚礼，让你难堪了。”

“是啊。”

“我妈妈说，咱们应该把婚礼推迟几周，以示对他的尊重。”

“你妈妈只是希望咱们把婚礼一直推迟下去，干脆画上个句号。”

“胡说。她觉得你很不错。”

“就算把布莱德·彼特、比尔·盖茨和威廉王子混成一个人，也不会从你妈妈嘴里得到‘很不错’的评价。在地球上生活的男人，没一个配得上她的女儿。”

“她喜欢你，”罗茜的回答尽职尽责，可惜毫无说服力。

罗茜的妈妈不喜欢胖查理，这事儿所有人都知道。罗茜的妈妈是个神经过敏，充满了偏见、焦虑和怨怼的女人。她住在温坡街的高档公寓中，超大号冰箱里除了维生素饮料和黑麦饼干外，什么都没有。古董餐柜上的碗里放着蜡制水果，每周要除尘两次。

胖查理头一回造访罗茜的母亲时，曾经咬过一口蜡苹果。他当时特别紧张，紧张到随手拿起个苹果——他辩解说，是个特别逼真的苹果——就咬了上去。在此之前，罗茜还一直玩命地给他暗示。胖查理把蜡团吐到手中，脑袋里还冒出了这样的念头，要不要干脆假装说自己喜欢蜡水果，或者装作打一开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做不过是打个趣儿？但罗茜的妈妈已经扬起一条眉毛，走过来，把剩下的苹果从他手中拿走，解释说这年头真正的蜡水果有多么昂贵，又有多么难找，然后把它扔进了垃圾桶。胖查理整个下午都坐在沙发上，嘴里一股蜡烛味儿，罗茜的母亲直勾勾地盯着他，似乎是要确保他不会再去咬自己珍贵的蜡水果，或是把齐本戴尔式古董椅的椅腿啃下来。

罗茜母亲公寓的餐柜上，摆着几个银相框，里面有些彩色大照片，包括罗茜小时候的相片，还有她父母的合影。胖查理仔细研究着他们的相貌，寻找罗茜的影子。罗茜十五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他是个大块头，一开始只是厨师，然后变成了主厨，最后作了餐馆的老板。他在所有照片上都很醒目，就好像每次拍照之前都有个服装道具组来帮他打扮。罗茜的父亲身材壮实，笑容灿烂，胳膊始终弯着，好让罗茜的母亲挽住。

“他是个绝妙的厨师，”罗茜说。在那些照片里，她的妈妈身材较好，满面笑容。可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她成了骨感版的厄莎姬特⑩，而且胖查理从没见过她笑。

“你妈妈做饭吗？”胖查理曾经问过罗茜。

“我不知道。我从没见她做过饭。”

“那她吃什么？我是说，她不能光靠饼干和清水过日子啊。”

罗茜说：“我想她是叫外卖的吧。”

胖查理觉得罗茜的妈妈很有可能会在夜里变成蝙蝠，去吸食那些沉醉在梦乡里的无辜者的鲜血。他曾经跟罗茜提过一次这个念头，但她体会不到其中的幽默之处。

罗茜的妈妈曾经跟她说，胖查理跟她结婚肯定是为了钱。

“什么钱？”罗茜问。

罗茜的母亲抿着嘴做了个手势，比了比这间公寓，把蜡水果、古董家具和墙上的画卷全部囊括在内。

“但这都是你的，”罗茜说。她在伦敦一家慈善机构工作，就靠薪水过活——而且薪水实在微薄。所以，为了维持开销，罗茜还得动用父亲留给她的一笔钱作为补充。她用这钱买了辆二手的大众高尔夫，还支付了一间小公寓的房租——这是她是跟一连串来自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室友合租的。

“我不能永远活下去，”她妈妈不屑地说。可这语气却暗示着她要永远活下去的坚定信念：逐渐变得更瘦更硬更难对付，吃得越来越少，最后只靠空气、蜡水果和恶意就能生活了。

罗茜开着车从希思罗机场送胖查理回家。她考虑应该换个话题，就开口说：“我的公寓进水了，整栋楼到处都是。”

“怎么搞的？”

“楼下的克林格夫人。她说有什么东西漏了。”

“可能就是克林格夫人。”

“查理！嗯，我在想……我今晚能在你家洗个澡吗？”

“要我帮你擦肥皂吗？”

“查理！”

“当然，没问题。”

罗茜盯着前面那辆车的后屁股，把手从变速杆上移开，握了握胖查理的大手。“我们很快就会结婚的。”她说。

“我知道。”胖查理说。

“嗯，我的意思是，”她说，“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做这些，不是吗？”

“很多。”胖查理说。

“你知道我妈妈说过什么吗？”罗茜说。

“呃，是说应该恢复绞刑吗？”

“不是！她说，如果一对夫妻在结婚的第一年中，每做一次爱就在罐子里放一枚硬币，以后的日子里每做一次就从罐子里拿走一枚，结果发现罐子永远不会变空。”

“这说明……？”

“哦，”罗茜说，“挺有意思的，不是吗？我晚上八点带我的橡皮鸭子过去。你有多余的浴巾吗？”

“呃……”

“我会带上我的浴巾。”

胖查理觉得，在他们确定关系、切开结婚蛋糕之前，即便有一枚硬币偶然掉进了罐子，世界也不会就此终结。但罗茜有她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罐子仍然空空荡荡。

胖查理刚到家就发现一个问题：你经过短期旅行返回伦敦时，如果航班在上午到达，那么接下来的一整天都会无所事事。

胖查理是个以工作为重的人。躺在沙发上看日间电视节目，会让他回想起自己也曾是无业游民的一员。他觉得现在应该干的，就是早一天回去上班。在奥德乌奇街办公楼六层，也就是顶层的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中，他才会感觉如鱼得水。在休息室和同事们聊天打趣，也让他惬意安然。华丽的生活画卷将在他面前展开，图案中透出壮美，技法里蕴藏着跃动不息的活力。人们见到他回来，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胖查理走进公司时，前台安妮说，“别人打电话来，我都告诉他们你明天才会回来。”她似乎不怎么高兴。

“没办法的事。”胖查理说。

“当然，”安妮不屑地说，“你得给梅薇·利文斯敦回个电话，她每天都打来。”

“她不是格雷厄姆·科茨的客户吗？”

“对，但他让你跟她讲。等一下……”她说着拿起电话。

提到格雷厄姆·科茨时，必须用全名。不是科茨先生，也不能称呼格雷厄姆。这是他的事务所，专门为各色名人作代理，并以代理人的身份从他们的收入中提成。

胖查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也就是他和几个档案柜所分享的小房间。他的电脑显示屏上贴着一张黄色便笺，上面写着“来见我。格·科”。他穿过走廊，来到格雷厄姆·科茨宽敞的办公室。门是关着的，他敲了一下，不敢确定里面到底有没有人搭腔，便推开门，把脑袋探了进去。

屋子里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呃，您好？”胖查理用不大不小的音量说。没有回答。但这房间里确实有点乱。书架离开墙壁，歪成了一个角度，胖查理还听到一阵类似锤打什么东西的巨响从书架后面传来。

他尽量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回到自己的办公桌。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

“我是格雷厄姆·科茨。到我的办公室来。”

这回格雷厄姆·科茨就坐在办公桌后，书架也回到了靠墙的位置。他没有请胖查理坐下。格雷厄姆·科茨是个中年白人，一头很漂亮的金发往后背着。如果你见到他，突然觉得他很像一只穿着昂贵西服的白鼬，那你肯定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

“看来，你又回到我们中间了，”他说，“可以这么说。”

“是的，”胖查理说。接着，因为他觉得格雷厄姆·科茨对自己的提前归来似乎不是很高兴，就又加了一句，“抱歉。”

格雷厄姆·科茨抿着嘴，低头看了眼桌上的一份文件，然后又抬起头来。“实际上，我本以为你明天才会来上班。在我们看来，有点早，不是吗？”

“我们——我是说，我——是今早回国的。从佛罗里达。我想应该来上班。有很多事儿要做。表达心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绝定，”格雷厄姆·科茨说。这个词——“绝对”和“肯定”撞击后的产物——总是让胖查理精神紧张。“毕竟这是你的问题。”

“实际上，是我父亲的问题。”

白鼬似的脖子扭了一下。“但你还是用掉了一天的病假。”

“当然。”

“梅薇·利文斯敦。莫里斯忧郁的遗孀。需要安慰。好听的话和可信的保证。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实际事务还在处理中。要梳理莫里斯·利文斯敦的财产，并保证为她提供稳定上升的进项。她几乎每天都来电话，希望得到保证。现在，我把这个任务转交给你。”

“好的，”胖查理说，“这么说，呃，是阴魂不散啊。”

“多干一天，多挣一元，”格雷厄姆·科茨摇着手指说。

“孜孜不倦？”胖查理提示说。

“埋头苦干，”格雷厄姆·科茨说，“好了，很高兴和你聊天，但咱们都有很多活儿要干。”

一待在格雷厄姆·科茨旁边，胖查理就老是忍不住（一）说成语，以及（二）开始做白日梦：梦中会出现巨大的黑色直升机群，首先是朝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密集扫射，然后投掷燃烧弹。在这些白日梦中，胖查理肯定不会待在办公室里。他会坐在奥德乌奇街对面的小咖啡馆外，喝着香浓的咖啡，不时为某颗扔得特别准的燃烧弹喝一声彩。

你可以从这一点推断出来，并不需要深入了解胖查理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不喜欢这份活。总的来说，你是正确的。胖查理对数字很在行，所以总能找到工作；同时他又有种笨拙和自卑的心理，没法告诉别人他到底做了什么，做了多少。胖查理这一辈子，总是看着周围的人不可容忍地爬到他们能力不及的位置，而他还留在最底层，起着关键性作用，直到某一天重新加入失业大军，开始看日间电视节目。胖查理从没有过长期失业的经历，但过去十年里这种事发生得过于频繁了，让他在任何岗位都无法安心。不过，他倒觉得这不过是人之常情。

胖查理给梅薇·利文斯敦打了个电话。她已故的丈夫莫里斯·利文斯敦曾是约克郡最著名的喜剧演员，也是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的长期客户。“您好，”他说，“我是查尔斯·南希，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财务部的人。”

“哦，”一个女人的声音从电话对面传来，“我还以为格雷厄姆会亲自给我打电话呢。”

“他被一些事绊住了。所以他，呃，把这件事指派给了我，”胖查理说，“那么，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我不知道。我只想知道……哦，银行经理想知道……莫里斯留下的钱什么时候能转账过来。上次通话时，格雷厄姆·科茨跟我说过……嗯，我想应该是上次……他说那笔钱已经投资……我是说，我知道这种事情需要时间……他说要不然我就会损失很多钱……”

“是的，”胖查理说，“我知道他正着手处理。但这种事情需要时间。”

“是的，”她说，“我想也是。我给BBC打了电话，他们说莫里斯过世后，已经拨出几笔报酬了。知道吗？他们已经发售了全部《莫里斯·利文斯敦，我猜想》的DVD版，还在圣诞节推出了《排除万难系列短剧》。”

“我不知道，”胖查理承认道，“但我想格雷厄姆·科茨肯定知道。这种事，他总是一清二楚。”

“我还得自己花钱去买DVD，”她期冀地说，“不过它勾起了所有的回忆。演员们的喧嚣，BBC俱乐部的味道。我跟你说，这让我怀念聚光灯。知道吗，我就是在那里遇到莫里斯的。我过去是个舞蹈家，有自己的事业。”

胖查理告诉梅薇·利文斯敦，他会通知格雷厄姆·科茨说她的银行经理有点担心，然后就挂上了电话。

他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怀念聚光灯。

在胖查理最可怕的噩梦中，一束灯光从黑沉的天空中照射下来，将他笼罩。他当时在一个宽大的舞台上，隐身在黑暗中的观众们强迫他站在光束里唱歌。无论胖查理跑得多远，跑得多快，或是藏得多好，他们都会把他找出来，揪回舞台上去，面对数十张充满期盼神情的面孔。他总是在真正开口唱歌前惊醒，大汗淋漓，不住颤抖，心脏好像一门大炮正轰击着胸膛。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胖查理已经在这里干了将近两年。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的人员流动率相当高。所以除了格雷厄姆·科茨本人，这里就数他资格最老了。可就算这样，还是没人喜欢他。

胖查理有时会坐在办公桌后，望着清冷的灰雨敲打着玻璃窗，幻想自己住在某个热带海滩附近，不可思议的蓝色海洋拍打着不可思议的黄色沙滩，泛起片片碎浪。胖查理还时常思忖，住在他想象中这片沙滩上的人，注视着浪花白色的手指，聆听着棕榈树上热带鸟类的歌唱，或是在沙滩上散步时，会不会也曾梦想自己住在英格兰，坐在某栋办公楼六层一间橱柜大小的屋子里，看着灰蒙蒙的雨滴，以求远离金色海滩和完美生活的空洞乏味？——这是一种就连插着小红伞，朗姆酒成份稍微过多的利口酒也无法驱走的无聊感。这种想法让他倍感欣慰。

胖查理回家时，在外卖酒吧买了一瓶德国白酒，又从隔壁小超市里买了根薄荷香型的蜡烛，然后到附近的比萨连锁店买了份比萨。

晚上七点半，罗茜从瑜珈课上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自己会晚点过去，八点又从车里来电话说遇到交通堵塞，九点一刻告诉他车子已经开到街口。此时的胖查理几乎喝光了那瓶白酒，比萨也只剩下一角了。

后来，他曾想过是不是白酒让他说了那句话。

九点二十分，罗茜终于到了。她随身带着浴巾，还有个装满香波、肥皂和一大罐护发油的塑料袋。罗茜精力充沛神采飞扬地对一杯白酒和一角比萨说了声不。她解释说自己在塞车时就吃过了，是她叫的外卖。所以胖查理坐在厨房，给自己倒了最后一杯白葡萄酒，从冷掉的比萨上挑着奶酪和腊肠吃。与此同时，罗茜走进浴室，然后很突然、很大声地开始尖叫。

胖查理跑进浴室时，第一声尖叫还未消失，罗茜正给肺部补充空气，准备发出第二声。他以为自己会看到罗茜鲜血淋漓的样子。但令他既意外又安心的是，罗茜身上没有血。她穿着蓝色胸罩和内裤，手指着浴缸。那里正趴着一只硕大的棕色花园蜘蛛。

“抱歉，”她哀叫着说，“它把我吓了一跳。”

“它们总是这样，”胖查理说，“我来把它冲走。”

“你敢！”罗茜厉声说，“这是条性命。把它拿出去。”

“好吧。”胖查理说。

“我到厨房等着，”她说，“弄出去后告诉我。”

如果你喝了一整瓶白葡萄酒，那么用旧时的生日贺卡把一只相当警觉的花园蜘蛛哄进塑料杯，就像是对手眼协调能力的一次挑战。而一位号称要到厨房等着，可实际上却趴在你的肩膀后面提供建议，身上只穿着内衣的未婚妻，在这项挑战中也起不了什么正面作用。

但尽管有罗茜的“帮忙”，他还是很快就把蜘蛛哄进了塑料杯，用一张贺卡捂住杯口。这张卡片是一位学校里的老朋友送的，上面写着“心有多老，你就有多老”。（而在内页则用“所以别老在心里意淫了，你这个色情狂——生日快乐”把上一句话完全颠覆。）

他带着蜘蛛下楼，走出正门，来到一个很小的前院花园。这座花园有一道可供人们翻越的篱笆，还有几块大石板，石板间长满了青草。他把杯子举起来，在钠灯昏黄的光线下，蜘蛛变成了黑色。胖查理想象着它大概也在注视自己。

“很抱歉，”他对蜘蛛说道。随后又在体内荡漾的白葡萄酒的驱使下，大声重复了一遍。

他把杯子和卡片放在一块破碎石板上，然后拿起杯子，等待蜘蛛匆忙逃走。但它只是一动不动地趴在贺卡正面那只卡通泰迪熊的笑脸上。人和蜘蛛就这样对视着。

希戈勒夫人对他提过的几句话突然冒了出来，胖查理未及阻止，话语已经脱口而出。也许这要怪他心中的恶魔。也许只是体内的酒精。

“如果你见到我的兄弟，”胖查理对蜘蛛说，“就跟他说，他应该过来打声招呼。”

蜘蛛趴在那里，抬起一根细腿，几乎像是认真考虑着什么。随后它飞快爬过石板，消失在篱笆之间。

罗茜洗了个澡，又在查理脸上留下了一个似有还无的啄吻，然后就回家去了。

胖查理打开电视，但却发现自己开始打瞌睡，于是就关上电视，上床睡觉。他做了个特别逼真的怪梦，足以令他终生难忘。

有个办法可以判断是不是在做梦，那就是看看你是否出现在某个现实生活中从没去过的地方。胖查理从没去过加利福尼亚，从没去过比佛利山庄。但这地方他已经在电影电视里见过太多次了，足以产生一种惬意的熟识感。

一个派对正在举行。

洛杉矶的灯火在他们身下闪烁变幻。

派对中的人似乎被整整齐齐地分成了几群：一群是拿着放满精致开胃点心银盘的人，一群是从银盘子里拿点心的人，还有一群是谢绝的人。那群接受服务的人正围着大宅闲聊、微笑、交谈，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好莱坞世界中的重要人物，就像古代日本宫廷中的庭臣——而且，和在古代日本宫廷一样，每个人都相信只要再往上迈一步，自己就安全了。这里有想成为明星的演员，想成为独立制片人的明星，渴望得到制片厂稳定工作的独立制片人，想成为明星的导演，想给实力更足的制片厂当老板的制片厂老板，希望别人能够喜爱自己这个人的制片厂律师——失败后，就退而求其次，只希望别人喜欢自己。

在胖查理的梦中，他可以同时从内外两个角度看到自己，而且他也并非自己。在平时的梦里，他也许只是在参加一次忘了复习的复式记账法财务考试，而且在那种环境下他可以肯定自己最后一站起身，就会发现早上穿衣服时不知怎么的竟忘了穿裤子。在胖查理的梦中，他就是自己，只是更笨拙些。

但这个梦不同。

在这个梦里，胖查理很酷，而且不止是酷。他游刃有余，他聪明绝顶，他潇洒自如，他是这个派对中不拿银盘子的人里，惟一没有接到邀请的。而且（这让睡梦中的胖查理大感惊异，他想不出有什么事会比没接到邀请就出现在某个地方，更令人尴尬的了）他如鱼得水，过得很快活。

他给每个问起他是谁、他在这儿做什么的人所讲的故事都不相同。半小时后，派对中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某个外国投资公司的代表，到这儿来是为了彻底买断某家制片厂；又过了半小时，他将出价投标派拉蒙公司的事，就已经是派对上的共识了。

他似乎比所有人都要快活，沙哑的笑声极富感染力。他指导侍者调制一种被他称作“双重领悟”的鸡尾酒。虽然这酒是用香槟打底，但他还是非常令人信服地解释道，这是无酒精饮品。它包括一点这个一点那个，最后变成了鲜艳的紫色。他把饮料分发给在场的宾客，热心地要他们品尝，最后就连那些小心翼翼地抿着苏打水、好像生怕它会消失的人，也开始兴奋地喝起这种紫色饮品。

接着，依照梦境的逻辑，他带领人们走到游泳池旁，提议教他们“水上行走”的把戏。他对所有人说，这完全是个信心的问题，还有态度，还有迈出第一步的勇气，还有知道该怎么做。似乎派对里的人都觉得“水上行走”是个值得一学的好把戏，仿佛某种深埋在灵魂中的东西，他们过去都会，只是暂时忘记了，而这个人会帮他们回想起这个技巧。

把鞋子脱下来，那人说，所有人都脱下了鞋子：瑟吉欧·罗斯牌、克里斯蒂·洛布丁牌、勒内·考维拉牌⑾，紧挨着耐克、马丁和某些不知名的黑色皮鞋。他领着人们，排成某种康茄舞的队形，绕着游泳池转了一圈，然后走上水面。池水碰上去有点凉，在他们脚下果冻似地颤动；有些女人，甚至有几个男人，冲着池水嗤嗤傻笑。几个年轻的经纪人开始在水面蹦跳，就像一群玩蹦床的孩子。在山下，洛杉矶的灯光透过迷雾，宛若遥远的银河。

没过多久池面上每一寸地方都挤满了人，有人站着，有人跳舞，有人摇摆，有人蹦上蹦下。人群如此拥挤，那个潇洒的男子，也就是梦中的查理干脆退回到混凝土池边，从一个银餐盘上取了些生鱼片沙拉。

一只蜘蛛从茉莉花上垂到男人的肩头，顺着胳膊一路走到他的手掌。男人高兴地对它说了声“嗨！”。

接着他沉默不语，似乎在倾听只有他能听到的蜘蛛的话语。他随后开口说，勤问必有所得。不是这样吗？

他把蜘蛛小心地放到一片茉莉叶片上。

几乎与此同时，赤脚站在游泳池水面上的人们，突然想起水是液体，不是固体；而且人们通常不在水上走路是有原因的，何况舞蹈甚至蹦跳。因为，这不可能。

他们是梦境的推进者和动摇者。转眼之间，这些人就衣着整齐地落入四到十二尺深的池水中，不停手舞足蹈，浑身湿透，吓得不轻。

潇洒的男子却随意地走过泳池，踏过一些人的头顶，和另一些人的手掌，始终没有失去平衡。他走到泳池对面，再往前就是陡峭的山崖。男人高高跃起，扑进洛杉矶夜晚的灯光中，这闪烁的光芒一下子将他吞没，宛若浩淼海洋。

水中的人们爬出泳池，气愤、沮丧、困惑、湿透，有几个还被淹得半死……

南伦敦的黎明，泛着蓝灰色光芒。

胖查理下了床，走到窗前，昨晚的梦让他心绪烦乱。窗帘是拉开的。他可以看到日出，一轮巨大的橙色朝阳，正环绕在泛着猩红色的灰云中。面对这种天空，就连最俗气的人也会发现心中深深埋藏着的作画的冲动。

胖查理看着日出。早晨天发红，他心想，船员要慎行。

他的梦实在古怪。好莱坞的派对。水上行走的奥秘。还有那个人，是他又不是他的人……

胖查理意识到自己见过梦里的男人，曾经在某个地方见过。他也意识到如果放任自流，这件事就会像断在两颗牙齿间的一丝牙线，或是淫亵和淫贱这两个词的精确差异，惹得他一天不得安宁。它会留在那里，会把他纠缠。

胖查理望着窗外。

此刻才刚过六点，世界一片寂静。街口有个清早出来遛狗的人，正在鼓励一只小博美清清肠胃。一名邮递员在几座住宅之间来回晃悠，最后回到他那辆红色货车里。胖查理窗口下的人行道上有什么东西在动，他低头看去。

一个人站在篱笆旁边。他发现穿着睡衣的胖查理正低头注视自己，便露出了笑容，冲他挥了挥手。似曾相识的感觉像电流一样钻进胖查理的心窝：虽然他一时想不起是怎么回事，但他的确认识这个笑容和挥手的姿势。梦中的感觉还萦绕在胖查理的脑袋里，让他很不舒服，也让这个世界显得缥缈虚妄。他揉揉眼睛，篱笆旁的男人已经不见了。胖查理希望他已经离开，顺着街道走入黎明的残雾中，把自己心中的躁动、疯狂和笨拙一并带走。

这时，门铃响了起来。

胖查理穿上晨衣，走下楼梯。

他以前开门时从没栓过安全链，这辈子从来没有；但这次，他在转动把手前，却特意把安全链挂好，将前门打开了六寸的缝隙。

“早上好？”他谨慎地说。

门缝里透进来的笑容足以照亮一座小镇。

“你要我来，我就来了，”陌生人说，“可以替我把门打开吗，胖查理？”

“你是谁？”他刚说完这句话，就想起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此人——他母亲的葬礼，火葬场的附属小教堂。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副笑容。胖查理已经知道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在对方还没开口前就已经知道了。

“我是你兄弟。”男人说。

胖查理关上门，将安全链滑下来，然后把门打开。男人还站在那里。

胖查理不知该如何向传说中的兄弟问好，他过去可从不相信有这个人存在。所以两人就这样一边一个，面对面站在房门两侧，直到他兄弟说：“你可以叫我蜘蛛。不想请我进去吗？”

“哦，是的。当然。请吧。请进。”

胖查理带他走上了楼梯。

不可思议的事情时有发生。当它们发生时，大多数人只是视作平常事来处理。今天，和每天相同，全世界大约有五千人经历了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却没有一个人拒绝相信他们的感官体验。大多数人都会用他们本国的语言说一句，“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不是吗？”，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所以当胖查理的部分思绪，开始为眼下的情况寻找合情合理的解释时，他的大部分心神只是简单接受了这个概念：一位未曾谋面的兄弟正跟在他身后走上楼梯。

他们来到厨房。

“想来杯茶吗？”

“有咖啡吗？”

“恐怕只有速溶的。”

“那也行。”

胖查理拧开电热壶。“远道而来，嗯？”他问。

“洛杉矶。”

“飞机怎么样？”

男人坐在餐桌旁，耸了耸肩。这是那种足以表达任何意思的耸肩。

“嗯。你计划待多久？”

“我还没仔细想过呢。”男人——蜘蛛——兴致勃勃地环顾着胖查理的厨房，就好像他这辈子从没见过厨房似的。

“咖啡怎么喝？”

“黑若夜，甜如罪。”

胖查理把杯子放在他面前，又把糖罐递了过去。“自己来吧。”

蜘蛛一勺接一勺地往咖啡里加糖，胖查理坐在对面凝视着他。

他俩的相貌有种亲人的相似性，这点勿庸置疑。但如果仅此而已，就根本无法解释胖查理看到蜘蛛时，心中那种强烈的熟识感。蜘蛛的模样很像是胖查理心目中自己的样子，而不是那个每天一成不变地出现在浴室镜子里，略有些令人失望的家伙。蜘蛛更高，更瘦，更酷。他穿着黑红色的皮夹克和黑皮裤，而且十分合身。胖查理试图回忆起梦中那个潇洒男人的穿着打扮。蜘蛛身上有种传奇色彩，光是坐在这个人对面，就能让胖查理觉得自己局促、笨拙，还有点蠢。这不在于蜘蛛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而在于胖查理知道自己穿上这身衣服，只会像是个打扮糟糕的人妖。这也不在于蜘蛛微笑的样子——很自然、很快活——而在于胖查理笃信不疑，他就算从今天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直到世界末日，也挤不出一半的魅力、自信，还有那耀眼夺目的气派，哪怕一个都不可能。

“你参加了妈妈的葬礼。”胖查理说。

“我也想过等仪式结束后去跟你打声招呼，”蜘蛛说，“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个好主意。”

“真希望你当时就来见我，”胖查理想了想又说，“我本以为你会参加父亲的葬礼。”

蜘蛛说：“什么？”

“他的葬礼。在佛罗里达。几天前。”

蜘蛛摇摇头。“他没死，”他说，“我敢说，如果他死了我会知道的。”

“他死了。我把他埋了。哦，我是说我填好了墓穴。你可以去问希戈勒夫人。”

“他是怎么死的？”蜘蛛说。

“心脏病发作。”

“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说他死过。”

“哦，是的，他确实死了。”

蜘蛛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手里的咖啡，似乎觉得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我应该去确认一下，”蜘蛛说，“不是说我不相信你。可这事关我的老爹。虽说我的老爹也是你老爹，”他做了个鬼脸。胖查理知道这鬼脸是什么意思。每当父亲的话题冒出头来，他都会做这个表情，当然是在心里。“她还住在老地方吗？我们小时候的隔壁？”

“希戈勒夫人？对，还在那儿。”

“你从那里带回什么东西来了吗？画片？或是照片？”

“我带了一箱子照片回来。”胖查理还没打开过那个大纸板箱，它还在客厅里。查理把箱子拿进厨房，放到桌上。他用一把餐刀切开箱子周围的包装带。蜘蛛把手伸进箱子，用细长的手指翻找着照片，好像在玩扑克似的。他最后拿出一张母亲和希戈勒夫人二十五年前的合影，她们就坐在希戈勒夫人家的门廊上。

“这个门廊还在吗？”

胖查理努力回忆起来。“我想，还在。”他说。

后来他回想此事时，实在记不起是照片变大了，还是蜘蛛变小了。他可以起誓说这两件事都未曾发生过，但无论如何，蜘蛛走进了照片，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照片闪烁微光，泛起涟漪，把他吞了下去。

胖查理揉了揉眼睛。他独自一人坐在厨房，时间是早晨六点。餐桌上放着一盒子的照片和文件，还有个空杯子。他把杯子放进水槽，走回卧室，躺在床上，一觉睡到了七点一刻。

第四章 醇酒、美人与歌之夜

胖查理醒了过来。

两个梦境在他脑袋里混成一团。一个是和明星兄弟相见，另一个是塔夫脱总统带着《猫和老鼠》的全体演员来他家造访。他洗了个澡，搭地铁去上班了。

这一整天，胖查理的潜意识里都有个什么东西作着怪，但他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他放错东西、忘记东西。有一次，他居然坐在桌子后面唱起歌来，并不是因为心情愉快，只是因为他忘了不该这么做。直到格雷厄姆·科茨从门口把脑袋探进小房间里斥责他时，胖查理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唱歌。

“办公室不准使用收音机、随身听、MP3播放器或者其他音响设备，”格雷厄姆·科茨像白鼬一样冲他怒目而视，“这体现了一种懒散作风，身处工作环境的人都深恶痛绝的作风。”

“不是收音机。”胖查理觉得耳朵发烧。

“不是？那么好，请您告诉我，到底是什么？”

“是我。”胖查理说。

“你？”

“对。是我唱的。我很抱歉……”

“我敢发誓那是收音机。但我居然搞错了，仁慈的上帝啊，好吧，既然拥有如此卓越的天赋、如此精湛的技艺，那你也许应该离开我们去做个歌手、去娱乐大众、来一场处女秀演唱会，而不是在一个其他人还要工作的地方——一个人们需要认真经营自己职业生涯的地方——捣乱，嗯？”

“不，”胖查理说，“我不想离开。我只是没注意。”

“那么，”格雷厄姆·科茨说，“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不要唱歌——除了在浴室洗澡、或是偶尔支持自己最喜欢的球队时——我本人支持水晶宫队。要不然，你就去别的地方给自己找个好差事吧。”

胖查理露出微笑，接着马上意识到微笑根本不是他的本意，便又摆出严肃的表情，但此刻格雷厄姆·科茨已经离开了房间。胖查理在心中暗自咒骂，双臂趴在桌上，把脑袋埋了进去。

“是你在唱歌吗？”她是艺人联络部门新来的女孩。胖查理从来搞不清她们的名字，这个部门的人多半在他认识之前就会离职。

“恐怕就是我。”

“你唱的是什么？很好听。”

胖查理发现自己也不知道。他说：“我也不清楚。我都没在听。”

女孩笑了起来，当然声音很轻。“他说的对。你应该去灌唱片，而不是在这里浪费生命。”

胖查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只觉得脸上发烧，便开始处理数据、作笔记、翻出写着各种消息的贴纸，并把它们都粘在电脑屏幕上，直到确定女孩已经离开为止。

梅薇·利文斯敦打来电话，她问胖查理是否能提醒格雷厄姆·科茨，让他给银行经理打个电话。胖查理说自己会尽力而为的。梅薇则直接了当地说，希望他赶快处理。

下午四点，罗茜往他的手机上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的公寓又发大水了，还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她妈妈终于对即将到来的婚礼提起兴趣了，要她晚上过去讨论一下。

“哦，”胖查理说，“如果是她来安排宴会，咱们就能在食物这一项上省下不少钱。”

“别胡说了。我今晚会打电话，告诉你事情的进展。”

胖查理说他爱她，然后就断掉了电话。他感觉有人在注视自己，连忙转过身。

格雷厄姆·科茨说：“在工作时间打私人电话之人，将承受十倍的业报。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您？”

“确实是我，”格雷厄姆·科茨说，“确实是我。没有比这更有道理的话了。把它当作一次正式警告吧。”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这种洋洋自得的微笑，会强迫胖查理想象把拳头埋进格雷厄姆·科茨那柔软舒适的上腹部所引发的各种可能性。他估计的后果，会在开除和因人身攻击而被起诉之间随机选取。他心想，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

胖查理本质上不是个习惯暴力的人，但他可以梦想。他的白日梦通常都是些惬意的小事。有足够的钱；可以随时在好馆子吃饭；一份没人对他指手画脚的工作；可以在某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放声歌唱，而不必感到难堪。

但这天下午，他的白日梦有了全新的内容。首先他会飞，而且子弹会被他强健的胸膛弹开。他幻想着从高空飞速下降，从一群无赖和懦夫中间救出罗茜。她会紧紧地抱住他，两人一同飞向夕阳，飞向他的冰冷城堡。在那里，罗茜心中将充满感激之情，并热情洋溢地决定把那个“等到结婚之后……”的问题抛在脑后，只想看看他们能把罐子填得多快、塞得多高……

白日梦可以疏解压力。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枯燥的压力，不断告诉别人他们的支票还在邮局，还有那些催促别人偿还欠事务所债务的压力。

下午六点，胖查理关掉了电脑，走下五道楼梯来到街上。天空没有落雨，欧椋鸟在他头顶盘旋鸣叫：这是一座城市的暮歌晚唱。人行道上所有的人都行色匆匆，他们大多数和胖查理一样，沿着国王路向赫本地铁站走去，低着头，带着那种希望早点回家过夜的神情。

但在人行道上有个人一动不动。他站在那里，面对胖查理和其他行人，皮夹克在风中飘摆。他没有笑。

胖查理在街尾就看到了他。他向这人走去，万物都变得缥缈起来。白昼消融，他终于想起一整天都在试图回忆的那件事。

“嗨，蜘蛛。”他走过去说道。

蜘蛛看起来就好像体内正肆虐着一股风暴，他可能快要哭出声了。胖查理也说不好，他的表情、他站立的姿态，蕴含着太多的情绪；街上的行人都禁不住把头扭开，感觉惭愧。

“我去了一趟，”他的语气阴沉，“我见到希戈勒夫人了。她带我去了墓地。父亲死了，而我却不知道。”

胖查理说。“他也是我的父亲，蜘蛛。”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忘记蜘蛛，怎么会把他当成一场迷梦轻易地抛弃。

“是的。”

暮色的天空被欧椋鸟划出一道道阴影，它们在空中盘旋，在屋顶间飞掠。

蜘蛛猛地一颤，挺起胸膛。他似乎做出了决定，“你说的太多了，”他说，“我们应该一起干。”

“一点没错，”胖查理说，然后他又追问道，“干什么？”

但蜘蛛已经拦下一辆出租车。

“我们正在饱尝痛苦，”蜘蛛大声说道，“父亲没了，我们的心沉甸甸地坠在胸中。悲痛落在我们身上，就像春天的花粉。黑暗是我们的全部，不幸是我们惟一的伙伴。”

“对，先生们，”出租车司机快活地说，“你们要去哪儿？”

“去寻找可以治疗灵魂中黑暗的三个药方。”蜘蛛说。

“也许我们可以来一份咖喱大餐。”胖查理建议说。

“世上有三种东西，而且只有这三种东西，可以驱散死亡的痛苦、治愈生命的创伤，”蜘蛛说，“这三种东西是醇酒、美人和歌。”

“咖喱饭也不错。”胖查理明确指了出来，但是没人听他的。

“有什么特别的顺序吗？”司机问。

“首先是酒，”蜘蛛宣布，“整河、整湖、整海的酒。”

“没问题。”司机说着把车并入了车流。

“我对这件事有种特别不好的感觉。”胖查理提醒道。

蜘蛛点点头。“不好的感觉，”他说，“是的。我们都有不好的感觉。今晚我们要接纳这些不好的感觉，并且分享它们，面对它们。我们要哀悼，我们要浸没在死亡那苦涩的沉渣里。分享你的痛苦，兄弟，痛苦不会加倍，只会减半。无人是孤岛。”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司机吟咏道，“它就是为你而鸣。”

“啊，”蜘蛛说，“你这话真是不错的禅语心印。”

“多谢。”司机说。

“就是这么回事，没错。你是某个哲人。我是蜘蛛。这是我兄弟，胖查理。”

“查尔斯，”胖查理自我介绍道。

“斯蒂夫，”司机说，“斯蒂夫·伯里奇。”

“伯里奇先生，”蜘蛛问，“你愿意做我们今晚的私人司机吗？”

斯蒂夫·伯里奇解释说，这是他的最后一趟活儿，而且他今晚要开车回家去，跟伯里奇太太和小伯里奇们共进晚餐。

“你听见了吗？”蜘蛛说，“一个有家的人。如今，我和我兄弟是家族中仅存的两个人了。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相遇。”

“似乎是个挺曲折的故事，”司机说，“故事里有世仇吗？”

“完全没有，他只是不知道自己有个兄弟。”蜘蛛说。

“你知道？”胖查理问，“你知道有我这个兄弟？”

“我本该知道的，”蜘蛛说，“不过这种事很容易从脑子里溜走。”

出租车停在路边。“我们在哪儿？”胖查理问。他们似乎没走多远，他估计才刚到舰队街。

“他要来的地方，”司机说，“酒。”

蜘蛛走出汽车，看着一个老酒吧外壁肮脏的橡木和污浊的玻璃。“很好，”他说，“给他钱，兄弟。”

胖查理付清了车费。两人进入酒吧，走过一道木质楼梯来到地下室，这里，许多脸色红润的律师和面色苍白的货币市场基金经理，正肩并肩地坐在一起饮酒。地板上有些锯末，吧台后面的黑板上写着字迹难认的酒单。

“你喝什么？”蜘蛛问。

“来杯佐餐红酒就行了，谢谢。”胖查理说。

蜘蛛难过地看着他。“我们是安纳西最后的子孙。我们不能用佐餐红酒来悼念过世的父亲。”

“呃。好吧。那么你喝什么，我也喝什么。”

蜘蛛轻松自如地游身穿过拥挤的人群，走向吧台，就好像那些人根本不存在似的。几分钟后他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两个酒杯，一把开塞钻和一个满是尘灰的酒瓶。他随手打开瓶子，让胖查理这个最后总是要从酒杯里挑拣瓶塞碎片的人大为震撼。蜘蛛从瓶子里倒出黄褐色的酒液，颜色深的几乎发黑。他注满两个杯子，把其中一杯放在胖查理面前。

“干杯，”他说，“为了纪念父亲。”

“敬父亲，”胖查理说着碰了一下蜘蛛的酒杯，酒居然没像过去碰杯时那样撒出来，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他尝了一口，味道苦的很特别，还有些草药和盐味。“这是什么？”

“葬酒，就是为诸神而饮的酒。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酿过这种酒了。用苦芦荟、迷迭香和处女心碎的泪水调味。”

“一家舰队街酒吧会卖这种酒？”胖查理拿起瓶子，但商标早已褪色而且布满了尘土，很难辨认。“从没听说过。”

“这种老地方总有好东西，只要你问他们要，”蜘蛛说，“也可能只是我这么觉得。”

胖查理又抿了一口，感觉醇烈辛辣。

“这不是用来抿的酒，”蜘蛛说，“这是哀悼酒。你要灌下去。像这样。”他痛饮一口，然后做了个鬼脸。“这样喝味道也比较好。”

胖查理犹豫片刻，然后猛喝了一大口。他觉得自己可以品出芦荟和迷迭香，他想知道那盐味会不会真是泪水。

“他们加迷迭香是为了怀念，”蜘蛛说着又开始倒酒。胖查理试图解释自己今晚真的不能喝太多，明天还要上班，但蜘蛛把他的话截住了。“轮到你祝酒了。”他说。

“嗯，好吧，”胖查理说，“敬妈妈。”

他们为母亲喝了一杯。胖查理发现苦酒的滋味开始在体内滋长，他感觉眼睛发酸，一种深刻而痛苦的失落感涌遍全身。他想念母亲，想念他的童年，他甚至想念父亲。桌子对面，蜘蛛正摇着头，一滴泪珠顺着蜘蛛的面颊，扑通一声落入了酒杯。他拿起瓶子，又为两人添满苦酒。

胖查理喝了下去。

悲恸随着酒液在体内蔓延，在他的脑袋和身体里注满失落和空虚的痛苦，像海洋的波涛一般将他淹没。

泪水滑下面颊，溅入酒杯。他在兜里翻找着纸巾。蜘蛛为两人倒空最后的黑酒。

“他们这里真卖这种酒？”

“这里有一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过只要你提醒一下就行了。”

胖查理擤了下鼻子。“我从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兄弟，”他说。

“我知道，”蜘蛛说，“我一直想来找你，但总是被其他事情分心。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不太清楚。”

“事情层出不穷。”

“什么事儿？”

“事儿。它们层出不穷，这就是事儿的天性。它们层出不穷。我怎么可能把它们都搞明白？”

“好吧，给我举个例子。”

蜘蛛又喝了一口。“好。上次我打定主意要来见你时，嗯，花了好几天计划这件事，希望一切都尽善尽美。我必须选好自己的行头，然后必须想出见到你时要说的话。我知道两兄弟的相逢，哦，这是个史诗母题，不是吗？我认为只有用诗歌的语言，才能恰当地体现出这份庄严感。但是用哪种诗歌呢？轻快的韵律？还是高声的朗诵？我是说，我可不想用打油诗向你致意。所以嘛，它必须是某种黑暗的，某种有力的、富有节奏感的、宏大的词句。然后我有了主意。完美的第一句：血脉呼唤血脉，像夜晚的警钟。说起来简单，但我自己知道得把一切都安排好——死在巷道里的人，汗水和梦魇，坚韧不屈的自由精神。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但我必须想出第二句啊，结果这件事一下子垮了台，我只能想出这种词：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魂飞胆散。”

胖查理眨眨眼。“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到底是谁？”

“谁也不是。只是说明那里应该填上几个词，但我一个字儿都想不出来。而且只有一首史诗的第一句、几个巴拉外加四个字，我不可能就这么出现吧，对不对？那对你就太失礼了。”

“哦……”

“没错。所以那个礼拜我去了夏威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事情总是层出不穷。”

胖查理又喝了几口。他开始喜欢这种酒了。有时浓烈的味道正合浓烈的情感，此刻正是如此。“但不可能总有第二句诗的问题啊。”他说。

蜘蛛把他修长的手放在胖查理的大手上。“我的情况已经说得够多了，”他说，“我想听你说说。”

“没什么好说的，”胖查理说起了自己的生活，说了罗茜和罗茜的母亲、格雷厄姆·科茨和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蜘蛛不时点点头。胖查理把自己的一生都付诸语言，不过听起来并不精彩。

“不过，”胖查理达观地说，“我想你在八卦报刊里也读到过那种人。他们总是说自己的生活多么沉闷、空虚、毫无意义。”他拿过酒瓶，往杯子上一倒，希望里面还有一口的量，不过只倒出了一滴。酒瓶已经空了，它坚持的时间远比一瓶酒能够坚持的时间要长，但现在终究还是点滴不剩。

蜘蛛站起身。“我遇见过这些人，”他说，“八卦杂志里的人。我曾行走在他们中间。我曾亲眼见证他们空虚苍白的生命。当那些人自以为孤身一人时，我会从他们的影子中窥视。但我可以这么跟你说：恐怕即便在枪口的威逼下，他们之中也没有哪个人会愿意和你交换人生，我的兄弟。来吧。”

“喔？你要去哪儿？”

“是我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今晚三个任务中的第一部分。酒已被饮下。还有两部分需要完成。”

“呃……”

胖查理跟着蜘蛛走出酒吧，希望夜晚的清凉可以让脑袋清醒一点。但事与愿违，胖查理感觉自己的脑袋要不是被牢牢拴住，可能就要飘走了。

“下一个是美人，”蜘蛛说，“然后是歌。”

可能有必要提一句，在胖查理的世界中，女人不会随随便便地出现，你需要被介绍给她们；需要鼓起勇气和她们说话；还需要提前想出个话题。即便你达到了这个高度，前面却还有更高的山峰。你需要敢于问她们周六晚上有没有安排，等你问出这句话以后，大多数女孩都会发现那天晚上可能需要洗头，或者写日记，或者喂鹦鹉，或者只是要等另一个男人不会打来的电话。

但蜘蛛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他们往伦敦西区溜达，来到一个人满为患的夜总会门前。排队的客人已经淤到了人行道上，蜘蛛过去打了声招呼，原来这是在给一位叫茜比拉的女孩开生日派对。蜘蛛坚持要请她和她的朋友们喝一轮酒以示庆祝，这让茜比拉受宠若惊。他讲了几个笑话（……鸭子说，算在我的账上？你——以——为——我是谁？某种性变态？），然后自己先笑了起来，声音响亮，感觉特别快活。他能记住周围所有人的名字。他跟人们讲话，然后听他们讲话。当蜘蛛宣布该去找另一家酒吧时，所有参加生日派对的人都决定要跟他一同前往，整齐得好像是一个女人……

等他们来到第三家酒吧时，蜘蛛就像从摇滚影片里走出来的明星。他身上挂满了女孩，她们都依偎着他，有几个人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吻了他几下。胖查理又是嫉妒，又是惊骇。

“你是他的保镖？”一个女孩问。

“什么？”

“他的保镖。你是吗？”

“不，”胖查理说，“我是他兄弟。”

“喔，”她说，“我还不知道他有个兄弟。我觉得他酷毙了。”

“我也是，”另一个女孩说。她刚才腻在蜘蛛身边，直到被其他抱有同样意图的人挤开。这是她第一次注意到胖查理，“你是他的经纪人吗？”

“不。他是他兄弟，”头一个女孩说，“他刚告诉我的。”她有意补充了一句。

第二个女孩没有理她。“你也是从美国来的？”她问，“你有点那边的口音。”

“小时候，”胖查理说，“我们住在佛罗里达。我爸是美国人，我妈是从，哦，她生在圣安德鲁斯，但是长在……”

没人在听。

他们离开第三家酒吧后，派对中剩下的人也都跟了上来。女人们围绕在蜘蛛周围，打听下一站是什么地方。有人推荐了几个饭店，还有些夜总会。蜘蛛只是笑着继续往前走。

胖查理跟在他们后边，觉得比平时更受冷落。

他们在霓虹灯下蹒跚而行。蜘蛛抱着几个女孩，一面走，一面不加分别地吻着她们，就像拿过一颗夏天刚上市的水果咬上一口，然后就换成下一颗。但她们似乎都不在意。

这不正常，胖查理心想，这完全与正常相悖。他甚至没有跟上去的动力，只是努力不被落下。

他的舌尖还有那种苦酒的滋味。

胖查理意识到有个女孩正走在自己身边。个子小小的，很有种小仙子的美丽。女孩揪了揪他的袖子，“我们这是要去做什么？”她问，“我们要去哪儿？”

“我们在悼念父亲，”胖查理说，“我想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那种真人电视秀？”

“希望不是。”

蜘蛛停下来，转过身，眼中的光芒有些迷离。“就是这儿，”他宣布说，“我们到了。换作是他，肯定会来这种地方。”酒吧的大门上贴着一张鲜艳的橙色海报，上面有手写的通告。今晚。楼上。卡拉ＯＫ。

“歌，”蜘蛛说，“演出时间到了！”

“不，”胖查理猛地停下脚步。

“这是他的爱好。”蜘蛛说。

“我不能唱歌。不能公开唱，而且我喝醉了。而且，我真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这是个绝妙的主意，”蜘蛛脸上挂着说服力十足的微笑。如果运用妥当，一个这样的微笑足以发动一场圣战。但胖查理没有被说服。

“你看，”他试图掩饰话语中的慌乱，“有些事是人们不会去做的。对吧？有些人不会飞，有些人不在公开场合做爱，有些人不会变成一缕烟消失了不见。这些事我都不会做，而且我也不唱歌。”

“就算为老爹也不行？”

“为老爹就更不行了。他不能进了坟墓还让我难堪。好吧，除了他已经做到的部分。”

“抱歉，”一个女孩说，“抱歉，但是我们要不要进去啊？我在外面快感冒了，而且茜比拉要嘘嘘。”

“我们进去。”蜘蛛说着冲她露出微笑。

胖查理试图反驳，试图表明立场，但已经被人群涌了进去，心里只恨自己没用。

他在楼梯赶上蜘蛛。“我可以进去，”他说，“但是我不唱歌。”

“你已经进来了。”

“我知道。但我不会唱歌。”

“既然你已经进来了，再说自己不会进去，实在没什么道理。”

“我不能唱歌。”

“你不会是说我把所有音乐天赋也都继承了吧？”

“我是说，如果我在公开场合开口唱歌，就会难受。”

蜘蛛安慰似的捏了捏他的胳膊。“看我的吧。”他说。

过生日的女孩和两个朋友磕磕绊绊地走上了小舞台，一边唱起《舞后》，一边笑个不停。胖查理喝着别人递来的奎宁杜松子酒，台上三个女孩每次跑调、每次走音都令他难受得直皱眉。参加派对的人群中爆出一阵掌声。

又一个女孩走上了舞台，正是那位询问胖查理这是要去哪儿的小仙子。《与我同行》的前奏响起，她以歌唱这个词所能包容的最边缘最离谱的方式唱了起来：她搞错了每个调门，每句歌词都起得太早或是太晚，大部分还都唱错了。胖查理真替她感到难受。

一曲唱罢，女孩跳下舞台，走向吧台。胖查理准备说点安慰的话，但却发现她散发着愉快的光芒。“真是太棒了，”她说，“简直不可思议！”胖查理替她买了一大杯橙汁加伏特加。“真是笑死人了，”她对胖查理说，“你不试试吗？去吧。你一定得试一下。我打赌你不会比我更烂。”

胖查理耸耸肩，希望能够以此表示他烂得程度深不可测，无远弗界。

蜘蛛走向小舞台，就仿佛有一束聚光灯一直打在身上。

“我打赌他唱得肯定不赖，”橙汁伏特加说，“是不是有人说过，你是他兄弟？”

“不，”胖查理别别扭扭地嘟囔道，“是我说过他是我兄弟。”

蜘蛛唱了《木板路下》。

要不是胖查理太喜欢这首歌，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胖查理十三岁时，坚信《木板路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歌曲（等他长到饱经沧桑看破红尘的十四岁时，这个宝座才让给了鲍勃·玛利的《没有女人，没有哭泣》）。现在蜘蛛唱着他最喜欢的歌，而且唱得很棒。他唱得有板有眼，唱得真情流露。人们不再饮酒，不再说话，所有人都看着他，所有人都在倾听。

蜘蛛一曲唱罢，台下的喝彩声此起彼伏。要是他们戴着帽子，肯定早就抛到空中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跟来了，”橙汁伏特加对胖查理说，“我是说，你跟不上他，对吗？”

“哦……”胖查理说。

“我是说，”她露齿一下，“你知道兄弟中继承了所有天赋的人是谁。”她说这话时，歪着脑袋，翘着下巴。肯定是这翘下巴惹得祸。

胖查理直奔舞台，一步步往前猛走，敏捷的身手让人印象深刻。他在冒汗。

接下来的几分钟变得一片恍惚。他对DJ说了两句话，从单子上选了《永志不忘》，等待了仿佛永恒的几秒钟，然后接过了别人递来的麦克风。

他的嘴很干。他的心在胸中乱蹦。

屏幕上显示出第一句歌词：永志不忘……

胖查理真的可以唱歌。他有音域，有嗓子，有能力。他唱起歌来整个身躯都会变成一件乐器。

音乐响起。

在胖查理的脑海中，他已经做好开口歌唱的一切准备。他会唱出《永志不忘》，他会唱给死去的父亲，还有他的兄弟和这个夜晚，告诉他们所有人，他们都将被永远记住。

但是他做不到。这里有很多人正仰着头注视他。在这间酒吧二楼的房间中，差不多有二十多人，大多数都是女孩。在听众面前，胖查理根本张不开嘴。

他听到乐声流淌，但却只能僵在原地。他觉得很冷，双脚似乎离自己很远很远。

他强迫自己把嘴张开。

“我想，”他冲着麦克风说，声音非常清晰，甚至盖过了音乐。他可以听到自己的话语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回荡。“我想我要吐了。”

这座舞台上没有体面的退场门。

在此之后，万事万物都有点恍惚了。

世上有些神秘的领域，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有些覆盖在我们的世界之上，有些在这世界之下，就像一层底色。

世上有山。它们是岩石密布的所在，在你到达世界尽头的悬崖之前，肯定会经过它们。这些山上有洞，很深很深的洞。远在人类始祖在大地上行走之前，这些洞里就有了住客。

它们现在还住在那里。

第五章 次日清晨的种种后果

胖查理很渴。

胖查理很渴，而且脑袋疼。

胖查理很渴而且脑袋疼而且嘴里有股怪味而且眼睛抠在脑袋里而且牙床抽痛而且胃里像着了火而且背部的疼痛从膝盖一路窜到前额而且脑子似乎被挖出去换上棉花球和针钉所以才会一转脑筋就疼；而且他的眼睛不止是抠在脑袋里，它们夜里肯定滚了出去，又被人用油毡钉重新钉好；而且他发现任何比空气分子轻轻交错的柔和布朗运动更响的声音，都会突破可以忍受的疼痛极限。胖查理真希望自己死了算了。

胖查理睁开眼，这是个错误，因为照射进来的日光，又带来了新的痛苦。不过这也让他了解到自己身处何方（在他家卧室，自己的床上），而且正好看到床头柜上的闹钟，所以知道现在是11：30。

这回，胖查理一个字一个字地想，麻烦大了。《旧约》中上帝用来击败米甸人的那种宿醉令他饱受折磨，而且下次见到格雷厄姆·科茨时，他肯定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开除了。

胖查理思索着能不能通过电话表现出一些可信的病痛，接着就意识到要想表现出病痛以外的感觉，那才比登天还难。

他想不起来昨晚是怎么回家的。

一旦回忆起事务所的电话号码，他就会打个电话过去。他会道歉——忍受着流感全天不间断的折磨，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

“对了，”躺在旁边的人说，“我想你那边有一瓶水。可以递过来吗？”

胖查理正要解释说他这边没有水，而且最近的水源是浴室龙头，还得先把刷牙杯消毒一下才能接水，但他突然发现自己正注视着床头柜上的几瓶水。胖查理伸出手去，用似乎不属于自己的手指握住其中一瓶。然后咬着牙翻了个身，感觉就像是攀岩者拼尽全力把自己拉过最后几尺岩壁。

床上躺着的是橙汁伏特加。

她也没穿衣服。至少，胖查理看到的部分没穿。

女孩接过水瓶，用床单盖住胸部。“谢了。他让我告诉你，”她说，“你醒了以后，不用操心给公司打电话说病了之类的事。他说这件事已经搞定了。”

胖查理的心情还没平静。他的恐惧和忧虑也尚未疏解，但在当前条件下，他脑袋里的思维空间只够一次为一件事担心；而现在他所担心的是能不能及时赶到浴室。

“多喝点水，”女孩说，“你需要补充电解质。”

胖查理及时赶到了盥洗室。事毕之后，他看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干脆就站在喷头底下开始冲淋，直到眼前的房间不再荡漾为止。随后他又刷了牙，居然没有再次呕吐。

胖查理走回卧室时，橙汁伏特加已然消失了，这让他松了口气。胖查理本就抱着这样的希望：她可能是酒精引发的幻觉，就跟粉红色的大象和昨晚站在舞台上唱歌的噩梦一样。

他找不到自己的晨衣，只能穿了套运动服。身上有一衣蔽体，才好到走廊尽头的厨房去。

电话铃突然响起，胖查理赶紧从摊在卧室地板上的衣服里翻出手机，打开翻盖。他冲着电话咕哝了几声，尽量掩盖自己的口音，以防是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的人打电话来确认他的行踪。

“是我，”蜘蛛的声音，“我都搞定了。”

“你跟他们说我死了？”

“比这儿还好。我跟他们说我就是你。”

“但，”胖查理试图清醒地思考，“但你不是我。”

“嘿。我知道。我只是这么跟他们说的。”

“你长得根本不像我。”

“我的兄弟，你的酒还没完全醒。我这边都搞定了。哎呀。得挂了。大老板要跟我谈话。”

“格雷厄姆·科茨？听着，蜘蛛……”

但蜘蛛已经放下电话，液晶屏上的讯号消失了。

胖查理的晨衣飘过房门，里面还有个女孩。这套衣服在她身上可比在胖查理身上显得好太多了。女孩手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玻璃杯清水，水里有一片咝咝冒气的胃药；另外还有个带柄的大杯子，里面不知是什么东西。

“都喝了，”女孩对他说，“先喝大杯。一口干掉。”

“这里面是什么？”

“蛋黄、伍斯特郡沙司、塔巴斯哥辣酱油、盐、一点伏特加，诸如此类的东西，”她说，“非死即生。给你，”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喝。”

胖查理一饮而尽。

“哦，我的上帝。”他说。

“没错，”她赞同道，“但你还活着。”

胖查理可不太确定。他把那杯胃药也喝了，随即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呃，”胖查理说，“呃……你看……昨晚……我们是不是……呃。”

女孩面无表情。

“我们是不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你知道……做了？”

“你是说你一点都想不来了？”女孩面色一沉，“你说那是你这辈子最棒的经历。就好像你以前从没跟姑娘们做过似的。你部分像神，部分像动物，部分像是永动性爱机……”

胖查理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儿放。女孩笑出了声来。

“我只是把你弄了回来，”她说，“我帮你兄弟把你抬回家，清洗干净。之后的事，你应该知道的。”

“不，”他说，“我不知道。”

“好吧，”她说，“你完全不省人事，这又是张大床。我不知道你兄弟睡在哪儿了。他肯定壮得像头公牛。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了，而且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他去上班了，”胖查理说，“他跟人们说他就是我。”

“他们看不出区别吗？我是说，你们似乎不是双胞胎。”

“显然不是，”胖查理摇摇头，然后看了女孩一眼。她吐了吐粉得要命的小舌尖。

“你叫什么？”

“你忘了？我记得你的名字。你是胖查理。”

“查尔斯，”他说，“查尔斯就好。”

“我叫黛茜，”她说着伸出手来，“很高兴认识你。”

他们郑重其事地握了握手。

“我感觉好点了。”胖查理说。

“我刚才不是说了，”黛茜说道，“非死即生。”

蜘蛛在事务所里过得很快活。他几乎从没在办公室里工作过，事实上，他几乎从没工作过。从把他送上那台溜楼的小电梯，到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鸽子笼似的办公室，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陌生而神奇。他着迷地注视着陈列在大厅玻璃柜里、落满尘灰的各色奖杯。他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别人问起他是谁，蜘蛛就说“我是胖查理·南希”，他说这话用的是天音神语，无论他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的。

蜘蛛找到休息室，给自己倒了几杯茶，然后拿着它们回到胖查理的办公桌，像搞艺术似的码在桌子周围。他开始玩电脑网络，机器向他索要密码。“我是胖查理·南希，”他对电脑说，但还是有些地方进不去，所以他又说“我是格雷厄姆·科茨”，整个网络就像鲜花一样在他面前盛开。

蜘蛛浏览着电脑里的东西，最终感到厌倦。

他摆弄着胖查理文件夹里的玩意，然后又开始玩“待处理文件夹”里的东西。

接着他想起来胖查理差不多该醒了，所以便打电话回去，好让他放心。他刚觉得这项工作有了一点进展，格雷厄姆·科茨的脑袋就从门口探了进来，把手指竖在白鼬般的嘴唇上，然后又冲他招了招手。

“得挂了，”蜘蛛对他的兄弟说，“大老板要找我谈话。”他说完把电话放下。

“工作时间打私人电话吗，南希？”格雷厄姆·科茨说。

“完全那个正确。”蜘蛛

“另外你说的‘大老板’是指我吗？”格雷厄姆·科茨问道。两人向走廊尽头的办公室走去。

“你是最大的，”蜘蛛说，“也是最老板的。”

格雷厄姆·科茨面露疑色，他感觉对方是在拿自己开玩笑，但却不敢肯定，这让他有些心神不宁。

“好吧，请坐，请坐。”他说。

蜘蛛坐了下来。

格雷厄姆·科茨习惯让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里的人员流动率保持较高的水平。有些人来了又去；另一些人来了，然后一直干到他们的工作很快就能得到某种雇佣保障为止。胖查理在这里的工作时间比所有人都长：一年零十一个月。再过一个月，离职津贴和工业裁判所就会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

格雷厄姆·科茨在开除某个人之前，总要来一段演说。他很欣赏自己的演说。

“每个人的生命中，”他说，“都有启承转合。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人有旦夕祸福，”蜘蛛附和道，“月有阴晴圆缺。”

“啊。没错。一点没错。嗯。我们走在这浸满泪水的尘世间时，应该停下来好好思考……”

“第一次，”蜘蛛说，“总是伤得最深。”

“什么？哦，”格雷厄姆·科茨努力回忆着下面的台词，“幸福，”他说道，“犹如一只蝴蝶。”

“或是蓝鸟。”蜘蛛补充说。

“是的。可以让我把话说完吗？”

“当然。请便，”蜘蛛高兴的说。

“而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中每一个人幸福与否，对我来说，都和自己的幸福一样重要。”

“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蜘蛛说，“您这话让我多么高兴。”

“是的。”格雷厄姆·科茨说。

“哦，我最好回去工作，”蜘蛛说，“不过这次真是深受启发。下次您再想跟我分享什么人生体悟的话，直接叫我就行了。您知道到哪儿找我。”

“幸福，”格雷厄姆·科茨的声音中隐约有种滞塞的感觉，“我在想，查尔斯·南希，它在——你在这里快乐吗？你难道不觉得，在别的地方也许会更快乐吗？”

“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蜘蛛说，“您想知道我对什么感兴趣吗？”

格雷厄姆·科茨一言不发，过去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通常到了这个阶段，他们都会脸色铁青，陷入震惊状态。有时他们会开始哭泣，格雷厄姆·科茨从来都不在乎别人哭泣。

“我感兴趣的是，”蜘蛛说，“开曼群岛上的那些户头是做什么用的。您知道，因为我几乎觉得有些应该打给事务所客户的钱，却进了开曼群岛的这些户头。把钱放进那些账户搁置不管，这种投资理财方式未免有点奇怪。我过去从没见过这种事儿。希望您能帮我解释一下。”

格雷厄姆·科茨的脸色发白——是那种在颜色分类中被冠以诸如“羊皮纸白”或“玉兰白”等标签的白色。他说：“你是怎么进入那些账户的？”

“电脑，”蜘蛛说，“它们快把我逼疯了，不知道您怎么样？您能怎么办呢？”

格雷厄姆·科茨沉思良久。他过去一直以为自己的财务秘密藏得够深够复杂，即使商业欺诈稽查处能够判定他有经济犯罪行为，也很难向法官解释清楚他到底犯的是什么罪。

“开几个海外账户没什么不合法的地方。”他尽量显得满不在乎。

“不合法？”蜘蛛说，“希望没有。我是说，如果我发现任何非法行为，都有义务向有关部门汇报。”

格雷厄姆·科茨从桌上拿起铅笔，然后又把它放下。“啊，”他说，“好了，很高兴和你聊天、对话、消磨时间，以及亲密地交谈，查尔斯。我想咱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时间和潮汐都不等人的，拖拉是时间的窃贼。”

“生活就像岩石，”蜘蛛说，“不如及时行乐。”

“随你怎么说。”

胖查理逐渐觉得自己又有点人样了。他不再感到难受，缓慢而强烈的阵阵呕吐感也不再席卷而来。尽管他还是不相信这是个美好幸福的世界，但起码已经逃出了宿醉的九层地狱，这总是件好事。

黛茜进了浴室。胖查理听着水龙头慢慢注水，然后是某些东西被泼了出来。

他敲敲浴室的门。

“我在里面，”黛茜说，“我在洗澡。”

“我知道，”胖查理说，“我是说，我不知道，但我想你大概是在里面。”

“怎么了？”黛茜说。

“我只是在想，”他冲着房门说，“我在想你为何要到这儿来。昨晚。”

“哦，”她说，“你的状况有点不妙，而你兄弟似乎需要个帮手，我今天上午不上班，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啦。”

“就是这么回事，”胖查理说。一方面，她觉得他可怜；另一方面，她太喜欢蜘蛛了。是的。他认识自己的兄弟才不过一天多点，但是已经觉得这段刚刚发现的亲缘关系中，不存在任何未知的领域。蜘蛛是酷的那个，他是另外那个。

黛茜说：“你的声音很好听。”

“什么？”

“你在出租车里唱歌来着，就在我们回来的路上。《永志不忘》。可真好听啊。”

胖查理本已把卡拉ＯＫ事件抛在脑后、放进人们用来处理难以启齿之事的阴暗角落了。可现在它又回来了，胖查理真不希望这样。

“你唱得妙极了，”她说，“回头你能再为我唱一次吗？”

胖查理绝望地转着脑筋，不过突然响起的门铃把他从绝境中解救了出来。

“有人在按门铃。”他说。

胖查理走下楼梯，打开大门。事态继续恶化。罗茜妈妈的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白信封，用足以令牛奶凝结的目光盯着他，什么话也没说。

“嗨，”胖查理说，“诺亚夫人。很高兴见到您。呃。”

她冷冷地哼了一声，把信封举在身前。“哦，”她说，“你在家。那么，你准备邀请我进去吗？”

是啊，胖查理心想，吸血鬼必须等人邀请才能进屋。直接说不，她就只得离开了。“当然，诺亚夫人。请进。”这就是吸血鬼的手段，“您想喝杯茶吗？”

“别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哄住，”她说，“你是办不到的。”

“呃。当然。”

两人走上狭窄的楼梯，进入厨房。诺亚夫人环顾四周，皱了皱眉，似乎暗示这里不符合她的卫生标准，也没有可以食用的东西。“咖啡？水？”别说蜡水果。“蜡水果？”该死！

“我听罗茜说，你父亲刚刚过世了。”她说。

“嗯，是的。”

“罗茜的父亲过世时，《厨师与厨艺》杂志发了四页的讣告。他们说是他将加勒比的烹调风格带入了这个国家。”

“哦。”胖查理说。

“他给我留下了足够的遗产。他有人寿保险，还有两家生意很好的饭店的股权。我是个财产丰厚的遗孀。等我死后，这些都是罗茜的。”

“我们结婚后，”胖查理说，“我会好好照顾她的。您不用担心。”

“我不是说你只是为了我的钱才追求她的。”罗茜的妈妈说。但这语气明白无误地表示她就是这么想的。

胖查理觉得头又疼起来了。“诺亚夫人，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我已经跟罗茜谈过了，我们决定由我来帮你准备结婚计划，”她一本正经地说，“我需要你的宾客名单，那些你准备邀请的人：姓名、地址、E-mail，还有电话号码。我做了个表格给你填。我今天上午反正也要经过麦克斯韦花园，所以就想干脆省下邮资，亲自送过来好了。不过没想到你会在家。”她把白色大信封递给了查理，“婚礼上将邀请九十位客人。你可以请八个亲人，六位朋友。你的朋友和四位亲戚将坐在第八桌，其他亲戚会安排在第三桌。你父亲本该和我们坐主桌，不过既然他已经故去，我们就把这位子分配给罗茜的维妮弗雷德姑妈。你决定好请谁做伴郎了吗？”

胖查理摇摇头。

“嗯，等你决定好了，一定要告诉他，致词里不要有任何粗鲁的言语。我不想从你的伴郎嘴里，听到任何我不该在教堂听到的词句。明白了吗？”

胖查理想象着罗茜的妈妈在教堂里通常会听到什么。可能是一些喊叫：“别过来！地狱的恶鬼！”紧跟着是惊呼“它还活着？”然后是紧张的相互问询，是否有人记得带锤子和木桩。

“我在想，”胖查理说，“我的亲戚不止十个。您知道，表亲啊、姑姥姥之类的。”

“显然有个问题你还没有搞明白，”罗茜的母亲说，“婚礼是很花钱的，我为一到四桌的每位宾客订了175英镑的标准——第一桌就是主桌，这些位子主要是招待罗茜的亲友和我妇女俱乐部里的朋友的，五到七桌每人125英镑。这些席位，你知道，是关系比较远的熟人，还有小孩子之类的。”

“你刚才说我的朋友在第八桌。”胖查理说。

“那是下一个档次，他们没有鳄梨小虾开胃菜和雪利酒蛋糕。”

“罗茜上次跟我讨论这件事时，我们决定用西印度风格的料理。”

罗茜的母亲对此嗤之以鼻。“她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孩子。但我和她已经完全谈妥了。”

“您看，”胖查理说，“我想也许我应该先跟罗茜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再反馈给您。”

“把单子填好就行了，”罗茜的母亲说，接着她又狐疑地问，“你怎么没去上班？”

“我嘛，呃。我没去。就是说，我今天上午放假。今天不用去。我吗？没去。”

“我希望你已经跟罗茜说了。她计划去找你吃午餐，所以才不能跟我一起吃。”

胖查理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好的，”他说，“那么，多谢您顺路过来，诺亚夫人。我会跟罗茜说的，而且……”

黛茜走进厨房，头上裹着一条毛巾，胖查理的晨衣贴在她湿漉漉的身上。她说：“冰箱里有橙汁，对吧？我之前到处寻摸的时候，好像看见了。你的头怎么样？好点了吗？”她说着打开冰箱，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橙汁。

罗茜的母亲清了清嗓子。这声音不像是清嗓子，倒像是鹅卵石在岸边滚动。

“嗨，”黛茜说，“我叫黛茜。”

厨房里的室温开始下降。“是吗？”罗茜的妈妈说。冰柱从“吗”字上垂了下来。

“我总是在想，如果它们不是橙色的，”胖查理打破沉默，“人们会管橙子叫什么呢？如果它们原来是某种未知的蓝色水果，会不会被称作蓝子？我们会喝蓝汁吗？”

“什么？”罗茜的母亲问。

“我的天哪。你真该听听自己嘴里冒出来的东西，”黛茜高兴地说，“好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衣服。很高兴见到您。”

她走出厨房。胖查理还没有恢复呼吸。

“她。”罗茜的母亲用极度平静的口吻说，“是。谁。”

“我妹——表妹。我表妹，”胖查理说，“我老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我们关系很好，一起长大的。她昨晚跑过来住了一宿。这孩子有点野。嗯。是的。您会在婚礼上见到她。”

“我会把她安排在第八桌，”罗茜的母亲说，“她在那儿会更舒服些。”她说这话的方式，通常会被人们用来说这种话：“你是想死得痛快点，还是想让蒙格先找点乐子？”

“是的，”胖查理说，“好的，很高兴见到您。那么，”他说，“您肯定还有很多事要办。而且，”他说，“我该去上班了。”

“你不是说今天放假吗。”

“上午，我上午放假，都快过去了。我现在该出门上班了。那么，再见。”

诺亚夫人抓过手袋，站起身来。胖查理跟着她来到走廊。

“很高兴见到您。”他说。

她眨眨眼，就像一条大蟒蛇在发动攻击前会眨一下眼睛那样。“再见，黛茜，”她喊道，“咱们婚礼上见。”

黛茜已经穿好衬裤和胸罩，正往身上套T恤。她把上身探进走廊说，“路上小心”，然后又缩回了胖查理的卧室。

胖查理领着诺亚夫人走下楼梯，一路上她什么也没说。胖查理把门打开，当诺亚夫人从他身前经过时，胖查理从她脸上看到了一种可怕的东西，令他本已缩成一团的胃部缩得更厉害了。这东西是诺亚夫人用嘴表现出来的，嘴角向上裂出一道可怕的缝隙，就像一颗骷髅头长了嘴唇——罗茜的母亲在微笑。

胖查理关上房门，站在楼下走廊中止不住地颤抖。接着，他一步步走上楼梯，沉痛的脚步就像是正走向电椅。

“她是谁？”黛茜问。她现在已经基本穿戴好了。

“我未婚妻的母亲。”

“她可真有意思，不是吗？”她穿的还是昨晚那套衣服。

“你就这么去上班？”

“哦，我的天。不，我会先回家换衣服。这可不是我上班时的样子。你能帮我叫辆出租车吗？”

“你要去哪儿？”

“汉登。”

胖查理给当地的出租车服务公司打了个电话，然后坐在过道地板上，想象着将会出现的各种情景——全都难以想象。

有个人站到他身边。“我包里有点维他命B，”她说，“你也可以试试含一勺蜂蜜。这招对我完全没用，不过我的室友发誓说它能治宿醉。”

“不是那么回事，”胖查理说，“我跟她说你是我的表妹。以免她把你当成我的……我们……你知道，出现在公寓里的陌生女孩，诸如此类的事情。”

“表妹，是吗？哦，别担心。她可能很快就把我忘了，如果没忘的话，就跟她说我从这个国家神秘消失了，你再也没见过我。”

“真的？你确定？”

“你也不用显得这么高兴吧。”

汽车喇叭声在街上响起。“估计是我的出租车到了。站起来说声再见吧。”

他站了起来。

“别担心。”黛茜说着给了他一个拥抱。

“我想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他说。

“不，没有的事。”

“在劫难逃。”

“谢谢，”她说着探过身来，在他嘴上吻了一下。这个吻又深又长，绝对超过了萍水相逢的程度。接着她笑了笑，三两步蹦下楼梯，推门出去。

“这，”房门关上后，胖查理大声说，“也许都是幻觉。”

他还能感觉到黛茜嘴唇的味道，桔汁和黑莓。这是个吻，这是个真正的吻。其中有种性感的滋味，他这辈子未曾体验的，就连——

“罗茜。”他说。

胖查理打开手机，迅速拨通她的电话。

“我是罗茜，”罗茜的声音说，“我很忙，要不就是又把手机丢了。你现在进入了语音留言系统。试试我家里的电话，或者给我留条口信。”

胖查理关上手机，在运动服外面套了件外衣，走上大街。阳光明媚得可怕，但也只是令他稍感畏缩。

罗茜·诺亚很担心，这担心本身就让她担心。而这件事，无论她承认与否，就和罗茜生命中的很多事情一样，都是她妈妈的错。

罗茜已经习惯了眼下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妈妈极端痛恨她要嫁给胖查理的想法。她把母亲对这段婚姻的反对态度，视作上天的启示，说明这样做是正确的选择——尽管她自己都不敢肯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然了，她爱他。胖查理可靠、实在、正常……

妈妈对胖查理态度上的大逆转，让罗茜很担心；而妈妈对婚礼组织工作突如其来的热心，更让她担心。

罗茜昨天晚上给胖查理打了个电话，想要和他讨论一下，但没人接。罗茜猜他可能是睡得比较早。

因此她决定牺牲午餐时间去找他谈谈。

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位于奥德乌奇街一栋灰色维多利亚式建筑的顶楼，也就是在五段楼梯的最上面。楼里有部电梯，这部古董电梯大概是一百多年前由戏剧经纪人鲁珀特·“宾克”·巴特沃斯安装的。这是台很小很慢很颠簸的电梯，巴特沃斯的体型、体态和挤进狭小空间的能力，都与壮年河马相差无几，你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这台电梯的设计和特殊功用。只要稍稍挤一下，它可以塞进巴特沃斯，外加一个比他苗条很多的人：比如说歌舞团的女孩或者男孩——宾克不是个挑剔的人。最让宾克高兴的事，莫过于某个想要在戏剧方面寻求发展的人同他一起乘坐电梯了，经过特别缓慢、特别颠簸的六个楼层后抵达顶楼。通常到了顶楼后，宾克就会受到这趟路程的影响，需要稍微休息一下，而那位歌舞团女孩或男孩则被留在接待室里苦苦地等待，担心刚才这段路上宾克面色潮红的喘息和难以控制的气短现象，是不是说明他患有某种爱德华时代早期的栓塞病。

人们会跟宾克·巴特沃斯坐一次电梯，但以后他们都会走楼梯。

二十多年前，格雷厄姆·科茨从宾克的孙女手里买下了巴特沃斯事务所，并把这部电梯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遗迹。

罗茜撞上内侧的折叠门，关好外门，然后走向前台，告诉接待员她要找查尔斯·南希。她坐在接待室，对面挂着很多格雷厄姆·科茨和客户们的照片。她认出了戏剧演员莫里斯·利文斯敦、几支一度走红的男子乐队，还有一批体育明星——这些人晚年多半“名声大噪”，都是那种如果等不到肝脏移植，就只能吃斋念佛的人。

一个男人走到前台。他看起来不像胖查理，肤色更黑，而且总是在微笑，似乎对万事万物都很有兴致——一种暗藏危机的兴致。

“我是胖查理·南希。”这人说。

罗茜走过去，在他脸上吻了一下。男人说：“我认识你吗？”这话真是奇怪，接着他又说，“当然认识。你是罗茜，你真是一天比一天美丽。”他说完回吻了罗茜，吻在她的嘴上。两人的嘴唇只是稍稍蹭了一下，但罗茜的心砰砰直跳，就跟巴特沃斯同某个歌舞团演员共乘电梯、度过一段颠簸之旅后的感觉一样。

“午饭，”罗茜细声说，“时间，也许我们可以，谈谈。”

“对，”罗茜现在以为是胖查理的人说，“午饭。”

他很自然地用手揽住罗茜。“你想去哪儿吃午饭？”

“哦，”她说，“随便。听你的。”肯定是因为他的味道，罗茜想，我过去怎么没发现他的味道这么好闻？

“咱们会找到个好地方的，”他说，“走楼梯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说，“我宁愿搭电梯。”

她把折叠门撞上，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晃晃悠悠地慢慢落到一楼。

罗茜不记的上次这么开心是什么时候了。

两人走出大楼时，罗茜的电话发出哔哔的声音，表示有漏的接电话，但她没有理会。

两人走进路过的第一家饭馆。上个月这里还是个高科技的寿司餐厅，一条传送带在屋里环绕，上面放着各种小小的生鱼寿司，不同颜色的碟子表示不同的价格。这家日本餐厅关门后，按照伦敦餐饮业的规律很快就被人接手了，改成了一家匈牙利餐馆。老板把传送带保留下来，作为匈牙利菜高科技的附属品。因此一碗碗凉得很快的菜炖牛肉、辣椒布丁和一罐罐酸奶油，正以庄严肃穆的风范在屋子里转着圈。

罗茜并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你昨晚去哪儿了？”她问。

“我出去了，”他说，“和我兄弟。”

“你是独生子啊。”罗茜说。

“我不是，事实证明我是两件套中的一半。”

“真的？这也是你爸爸留下的遗产吗？”

“亲爱的，”她以为是胖查理的人说，“你连一半都不了解。”

“哦，”她说，“我希望他会来参加婚礼。”

“哪怕要放弃全世界，他也绝对不会错过婚礼，”他握住罗茜的手，女孩差点把炖菜勺子扔掉，“你今天下午有事吗？”

“没什么，现在办公室里基本上已经没事了，还有几个募款电话要打，不过晚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呃，你想，呃，怎么了？”

“天气多好啊，你不想散散步吗？”

“哦，”罗茜说，“那可太妙了。”

他们走到堤坝区，沿着泰晤士河北岸，手牵着手缓缓而行，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谈天。

“你的工作呢？”他们停下来买冰淇淋时，罗茜问道。

“哦，”蜘蛛说，“他们不会在意的。他们可能都不会注意到我没在。”

胖查理顺着楼梯一路跑到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他总是走楼梯。首先，这有益健康；其次，这也意味着他不用担心自己会和别人挤在狭小的电梯中，距离如此之近，连想假装没看见都不行。

他走到前台，稍有点喘。“安妮，罗茜来过吗？”

“你跟她走散了？”前台问。

胖查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的桌子特别整洁，那堆待处理的邮件不知到哪儿去了。电脑显示屏上贴着一张黄色便笺，上面写着“来一下，格·科”。

他敲了敲格雷厄姆·科茨办公室的门。一个声音响起，“谁？”

“是我。”他说。

“哦，”格雷厄姆·科茨说，“请进吧，南希先生。请坐，请坐。我好好琢磨了一下今天早上咱们的谈话。我过去显然是误解你了。你已经在这儿干了，多久……？”

“快两年了。”

“你工作一直努力认真。而且父亲又刚刚过世……”

“我几乎跟他不熟。”

“啊。坚强的心灵，南希。考虑到这段时间是咱们的休耕期，你觉得放几周假怎么样？当然，用不着我说，是带薪假？”

“带薪假？”胖查理问。

“带薪假，不过，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开销。我敢说你需要一点开销，不是吗？”

胖查理想确定自己是处在哪个宇宙里。“我被开除了吗？”

格雷厄姆·科茨大笑起来，就像只喉咙里扎了鱼刺的白鼬。“绝定不会。正相反。实际上我认为，”他说，“咱们现在完全可以交心。你的工作安全妥帖，就像房子一样安全。你的审慎态度和卓越判断力一直是事务所里的表率，只要能保持下去就没问题。”

“房子有多安全？”胖查理问道。

“非常安全。”

“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大部分意外事故都发生在家里。”

“那么，”格雷厄姆·科茨说，“我强烈建议你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把一张长方形纸片递给胖查理。“给，”他说，“为你过去两年中对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的贡献表示小小的谢意。”他给别人钱的时候总是要加上一句，所以这次也不例外，“别把它一次花光了。”

胖查理看了眼纸片。这是张支票。“两千磅。天呢！我是说，我不能。”

格雷厄姆·科茨冲胖查理露出微笑。这笑容里有种胜利的意味，但胖查理太困惑、太不解、也太震惊了，根本没有发现。

“好走。”格雷厄姆·科茨说。

胖查理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格雷厄姆·科茨随意地靠在门边，就像猫鼬随意地靠在蛇窝旁。“顺便问一句。你肯定会享受自己的假期，好好放松一下——我强烈建议你这么做。但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可能需要查看你电脑上的文件，能告诉我你的密码吗？”

“我以为你的密码可以进入系统中的每个角落呢！”胖查理说。

“当然可以，”格雷厄姆·科茨愉快地回答，“只是以防万一。毕竟，你也知道电脑这玩意的脾气。”

“是‘美人鱼’，”胖查理说，“M-E-R-M-A-I-D。”

“很好，”格雷厄姆·科茨说，“很好。”他没有撮弄双手，但他显然有做这个动作的冲动。

胖查理兜里揣着两千英镑的支票走下楼梯，心想他过去两年对格雷厄姆·科茨的误会怎么会那么深。

胖查理走过街角，来到银行，把支票存进自己的账户。

然后他走到堤岸区，让自己喘口气，好好地思考一下。

他富了两千镑！早起时的头疼已经完全消失，感觉舒心又踏实。他考虑着要不要说服罗茜跟自己一起来个短期旅行。现在通知她有点晚了，不过……

这时，他看到蜘蛛和罗茜手牵着手走在马路对面。罗茜刚吃完一个冰淇淋，她将包装纸扔进了垃圾桶，把蜘蛛拉向自己，用带有冰淇淋滋味的嘴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热吻。

胖查理感觉头疼又回来了。他全身麻痹。

他看着那两个人接吻，觉得他们早晚要分开来透口气，但是他们没有。所以胖查理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一直走到地铁站，觉得自己像只可怜虫。

他只能回家。

到家后，胖查理感觉糟透了，他爬到床上，上面还留着黛茜淡淡的气味，闭上眼睛。

光阴流转，胖查理和他父亲一起在沙滩上散步。两人都打着赤脚，他又变成了孩子，而南希先生似乎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父亲开口说，你和蜘蛛处得还好吗？

这是个梦，胖查理说，我也不想谈这件事。

你们这俩孩子，他父亲摇着头说，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

但南希先生没有回答。海边有个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胖查理弯腰把它拣起来。那东西的五条尖腿软塌塌地垂着。

海星，父亲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把它切成两半，就会长成两个新海星。

我还以为你要告诉我什么要紧事呢。

他父亲突然抓着胸口，倒在沙滩上一动不动。蛆虫从沙子里冒了出来，很快就把他吞噬一空，只留下累累白骨。

老爸？

胖查理在卧室中醒来，脸上满是泪水。他随即止住哭声。没什么可伤心的。父亲又没死，这只是个梦。

他决定邀请罗茜明天晚上过来吃饭。他们可以吃烤牛排，他来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胖查理起床穿好衣服。

二十分钟后，他在厨房里舀罐装面条吃，这时他才忽然想起来，尽管海滩上那一幕只是个梦，但父亲已经死了。

下午晚些时候，罗茜来到母亲在温坡街的公寓。

“我今天看到你男朋友了，”诺亚夫人说。她的名字是尤斯莉亚，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除了诺亚先生没人这样称呼过她，而在他谢世以后，这个名字更是退居二线，估计诺亚夫人这辈子再也不会听到了。

“我也是，”罗茜说，“上帝啊。我爱死他了。”

“哦，当然。你都快嫁给他了，不是吗？”

“嗯，是的。我是说，我一直知道自己爱着他，但今天才发现这爱有多深。我爱他的一切。”

“你知道他昨晚干吗去了吗？”

“是的。他都跟我说了。他和他兄弟一起出去了。”

“我不知道他还有个兄弟。”

“他没提过。他俩不是很亲。”

罗茜的母亲啧啧称奇。“肯定是有场家族大聚会啊。他跟你提过表妹的事吗？”

“表妹？”

“也可能是妹妹。他似乎不太确定。漂亮的小东西，有那么种贱相。长得有点像越南人。要我说的话，不是什么正经人。但反正面对这个家族的人是你。”

“妈妈，你还没见过他的家人呢。”

“我见过她了。她就在厨房里溜达，几乎没穿衣服。不知羞耻。如果她真是什么表妹的话。”

“胖查理从不撒谎。”

“他是个男人，不是吗？”

“妈妈！”

“另外他今天怎么没去上班？”

“他上了。他去上班了。我们一起吃的午饭。”

罗茜的母亲对着随身带的小镜子检查口红，然后用食指抹掉粘在牙齿上的红印子。

“你还跟他说什么了？”罗茜问。

“我们就谈了婚礼的事，说我决不希望他的伴郎来一段近乎粗鄙的祝词。他呆呆地看着我我，好像是还没醒酒。你应该记得，我警告过你不要嫁给酗酒的人。”

“哦，我见到胖查理的时候，他看起来挺精神的，”罗茜一本正经地说，“哦，妈妈，我今天过得再好没有了。我们散步，聊天，而且——哦，我跟你说过他的味道有多好闻吗？还有那双天底下最柔软的手。”

“要我说，”她妈妈讲道，“他有股腥味。我跟你说，下次见到他，你就把那什么表妹的事情问问清楚。我没说她真是他表妹，我也没说她就不是。我只是说如果她是的话，那他的家族中可就算出了妓女、脱衣舞娘或是三陪了，而且肯定不是你可以用浪漫眼光看待的那种人。”

罗茜感觉踏实了许多，现在她妈妈又回到贬低胖查理的老路上来。“妈妈，多一个字儿我都不想听了。”

“好吧。我会把嘴闭上。反正要嫁给他的又不是我，浪费生命的也不是我；他以后晚上出去跟女人喝酒时，把头埋在枕头里哭的也不是我；等他进了监狱，整日整夜独守空房的人更不是我。”

“妈妈！”罗茜试图拿出气愤的口吻，但胖查理进监狱的想法实在太傻、太可笑了，她费了好大劲才把笑意憋回去。

罗茜的手机发出颤音。她打开电话，说了声“是我”以及“我很乐意，这真是太棒了”，然后就把电话放到一边。

“是他来的电话，”她对母亲说，“我明天晚上要过去。他会为我做饭。这多甜蜜啊！”接着她又说，“监狱确实是个问题。”

“我是个母亲，”她妈妈坐在这间连灰尘都不敢降落、没有一丁点食物的公寓里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日近黄昏，格雷厄姆·科茨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他打开一个个文件夹，浏览着一个个数据表。有些被他修改，而大部分都被他删除了。

他今晚本该去伯明翰，一个由他代理的前橄榄球明星，今晚要开一家夜总会。但他打了个电话过去，表示道歉：有些事实在走不开。

很快窗外的光亮就完全消失了。格雷厄姆·科茨坐在电脑显示屏发出的冷光中，修改着，覆盖着，删除着。

这是另一个关于安纳西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安纳西的妻子种了一块豆子田。那些是你见过的最肥、最绿、最好吃的豆子。光是看上一眼，就能让人口水直流。

安纳西头一眼看到这块豆子田，就忍不住想要，而且不止是想要一点。因为安纳西是个大胃王，他不想跟别人分享这些豆子，他要全部。

所以安纳西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声音又响又长，他的妻子和儿子们都跑了过来。“我快死了，”安纳西用虚弱孱弱以及病弱的声音说，“我这辈子算是走到头了。”

他的妻子和儿子们都放声大哭起来。

安纳西用虚弱病弱的声音说：“在我临死之前，你们要答应我两件事。”

“任何事都行，任何事都行。”他妻子和儿子们说。

“第一，你们要发誓把我埋在那棵大面包果树下。”

“你是说豆子田旁边的那棵面包果树？”他妻子问。

“当然，我说的就是那棵，”安纳西继续用孱弱病弱的声音说，“你们还得答应我一件事。答应我，你们会在我的坟头升一小堆火，以示纪念。而且为了证明永远不会把我忘记，你们要让这堆火燃烧下去，永远不能熄灭。”

“我们会的！我们会的！”安纳西的妻子和儿子们哀声恸恸。

“为了表达你们的敬意和爱意，我希望在这堆火上看到一小罐盐水，好让你们记住，在我临死时你们流下的热泪。”

“我们会的！我们会的！”他们失声痛哭。安纳西闭上眼睛，再也没有呼吸。

他们把安纳西抬到豆子田旁边的面包果树旁，埋在了六尺之下，又在坟头升起一堆火，旁边放了一个盛满盐水的罐子。

等到月升日落夜幕低垂时，安纳西便爬出坟墓，跑到豆子田去，摘下最肥、最熟、最甜美的豆子。他把豆子收集起来，放到罐子里烧熟，一直吃到肚子像鼓一样又大又胀这才罢休。

在黎明来临前，他又钻到地底下，继续睡觉。他的妻子和儿子们发现豆子丢了时，他就这样睡着；他们发现罐子空了便又把水注满时，他就这样睡着；安纳西没有理会他们的哀痛，就这样一直睡着。

每天晚上，安纳西都从坟墓里出来，为自己的好主意手舞足蹈。每天晚上他都把豆子塞满水罐，然后塞满肚皮，塞到多一颗都吃不下为止。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安纳西的家人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因为成熟的豆子都被安纳西在夜里摘走了，他们没东西可吃了。

安纳西的妻子看着空盘子，对儿子们说：“要是你父亲在，他会怎么做？”

他的儿子们想了又想，回忆安纳西给他们讲过的每一个故事。他们随后来到焦油坑，买了六便士的焦油，那足够填满四个大篮子。他们把焦油带回豆子田，在田中央用焦油做了个假人：焦油的脸，焦油的眼，焦油的手指，焦油的胸。这是个很棒的假人，和安纳西一样黑，和他一样骄傲。

那天晚上，老安纳西忙手忙脚地爬出坟墓，兴高采烈，体态浑圆。他过去从来没有这么胖过，肚子突得像口大鼓。

安纳西溜溜达达来到豆子田。

“你是谁？”他对焦油人说。

焦油人一言不发。

“这是我的地盘，”安纳西说，“这是我的豆子田。识相的话，你最好快滚。”

焦油人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我是世上最强最壮最有力的人，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安纳西对焦油人说，“我比狮子更凶猛，比豹子更迅捷，比大象更强壮，比老虎更可怕。”他特别为自己的凶猛、强壮和可怕而自豪，忘了自己不过是只小蜘蛛。“颤抖吧，”安纳西说，“颤抖吧，逃跑吧。”

焦油人没有颤抖，也没逃跑。他只是站在那里。

所以安纳西揍了他一拳。

他的拳头牢牢地粘在了上面。

“放开我的手，”他对焦油人说，“放开我的手，不然我就要打你的脸了。”

焦油人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安纳西猛地一拳，正打在他脸上。

“好了，”安纳西说，“玩笑归玩笑。你不想放就别放，但我还有四只手两条腿，你不可能把它们都抓住，所以最好马上放开我，我也会放过你。”

焦油人没有放开安纳西的手，他还是一言不发。所以安纳西用剩下的四只手加两只脚，依次向他攻击。

“好吧，”安纳西说，“你放开我，不然我就要咬你了！”焦油塞满了他的嘴，盖住了他的脸和鼻子。

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和儿子们来到老面包果树旁的豆子田，发现了安纳西：他粘在焦油人身上，已经死透了，活像一段历史。

他们看到安纳西这个样子，一点也不吃惊。

那些日子里，你总会发现安纳西会落得这副模样。

第六章 种种结局

一阵敲门声把查理从梦中惊醒。他有些头晕，感觉摸不着北；他向周围看了看，才发现自己是在旅馆的房间里。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绕着他的脑袋打转，就像是飞蛾聚集在裸露的灯泡周围。他一面梳理头绪，一面把脚放到床下，向房间大门走去。查理冲门后贴着的火灾逃生图示眨了眨眼，试图回想起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接着他拧开锁，把门打开。

黛茜看着他说：“你戴着帽子睡的？”

查理抬起手摸了摸脑袋，上面确实有顶帽子。“是的，”他说，“看来确实如此。”

“哦，”她说，“好吧，至少你脱了鞋。知道吗，昨天晚上你错过了所有好戏？”

“真的？”

“刷刷牙，”她建议说，“再换件衬衫。是的，你错过了。当你……”黛茜犹豫了一下，现在想来，他消失在通灵会中的情景显得荒诞不羁。这种事没发生过，至少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的。“当你不在的时候。我带警察局长去了格雷厄姆·科茨的宅子，他抓了那些游客。”

“游客……？”

“就是他在餐厅里说的，咱们派了两个进入他家之类的话。那两个人，就是你的未婚妻和她的妈妈。他把她们锁在了地下室。”

“她们还好吗？”

“她们都在医院。”

“哦。”

“她妈妈情况不妙，我想你未婚妻没什么事。”

“你能别再这么叫了吗？她不是我未婚妻，她已经和我分手了。”

“对。但是你没有，不是吗？”

“她不爱我，”查理说，“好了，我这就去刷牙换衬衫，这需要一点私人空间。”

“你应该洗个澡，”她说，“另外那帽子闻起来像根雪茄。”

“这是传家宝。”查理说完就走进浴室，把门锁在身后。

从酒店出发，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医院。蜘蛛正坐在等候室里，手里拿着一本卷了角的《娱乐周刊》，好像真的在读似的。

查理拍拍他的肩膀，蜘蛛一下子跳了起来。他警惕地抬起头，看到查理才放松下来，但也只是放松了一点。“他们说我必须等在这里，”蜘蛛说，“因为我不是亲属或是别的什么。”

查理犹豫地说：“哦，那干吗不告诉他们你就是她亲戚？或是医生？”

蜘蛛看起来有些不安。“哦，如果你不在乎，那这种话说起来就很简单。如果我进不进去都无所谓，那想要进去也很简单。但现在不同，我可不想进去碍事，或是桶个什么篓子。我是说，如果我试了，但他们说不，然后……你笑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查理说，“只是听起来有点耳熟。来，进去找罗茜吧。你知道吗？”他们随便走向一道走廊，查理扭头对黛茜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你在医院里溜达。要不你就让别人觉得你属于这里——看见了吗？蜘蛛，门后面那件白大褂，正好是你的尺寸，穿上它——要不就显得特别不该出现在这里，如此一来也没人找你的茬，他们都会把这事留给别人处理。”他开始哼一首曲子。

“这是什么歌？”黛茜问。

“它叫《黄鹂鸟》。”蜘蛛说。

查理把帽子戴在头上，三人走进了罗茜的病房。

罗茜正坐在床上看一本杂志，显得心绪不宁。她看到他们三个走了进来，表情更加沉重，视线在蜘蛛和查理之间来回游移。

“你们都是远道而来啊。”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确实如此，”查理说，“那么你见过蜘蛛了。这是黛茜，在警察局工作。”

“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不是警察，”黛茜说，“我可能惹上了所有的麻烦。”

“你就是昨晚那个人？那个把岛上警察领到宅子来的人？”罗茜顿了顿，继续说，“有格雷厄姆·科茨的消息吗？”

“他在重症监护室，和你妈妈一样。”

“哦，如果她先醒过来的话，”罗茜说，“我估计她会把格雷厄姆杀了的，”她又说，“他们不给我讲妈妈的情况，只是说相当严重，如果有什么变化会尽快通知我。”她看着查理，目光清澈镇静，“她没有你想的那么坏，真的。你只是没时间了解她，我们被锁在地窖时，谈了好久。她挺好的。”

罗茜擤了下鼻子，继续说：“他们觉得她挺不过来了。他们没直接说这话，但是用那种不说出口的方式说了。真有意思。我还以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她都能挺过来呢。”

查理说：“我也是，我觉得如何发生热核战争，最后活下来的肯定是受辐射变异的蟑螂，还有你妈妈。”

黛茜跺了他一脚。她说：“对于伤害她的那东西，他们都知道些什么？”

“我告诉他们了，”罗茜说，“那房子里有某种动物，也许只是格雷厄姆·科茨。我是说部分是他，但另一部分是别的什么人。妈妈把它的注意力从我身上转开，然后它就把她……”她今天早上已经尽力把一切都告诉了岛屿警方，但还是决定不要提起那个金发女人的鬼魂。有时大脑会在压力下崩溃，罗茜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她所知的一切。

罗茜突然闭上了嘴。她盯着蜘蛛，就好像刚想起来他是谁。

罗茜说：“知道吗？我还在恨你。”

蜘蛛沉默不语，一种痛苦的表情爬过他的脸。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一名医生，完全是个从门后借了件白大褂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别人发现。

她的声音里有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只是，”她说，“只是我在黑暗中时，一直以为是你在帮我，是你在阻止野兽靠近。你的脸怎么了？到处都是划痕。”

“是个动物干的。”蜘蛛说。

“知道吗，”她说，“现在我同时看着你们两个人，觉得你们一点都不像。”

“我是好看的那个。”查理说。黛茜的脚第二次踩在他的脚趾上。

“哦，”黛茜轻声说道，随后又略微提高了一点声调，“查理？我们需要到外面去谈谈。就现在。”

他们走出病房，来到楼道，把蜘蛛留在了屋里。

“什么？”查理说。

“什么什么？”黛茜说。

“你要和我谈什么？”

“没什么。”

“那干嘛要出来？你听见她说了什么。她恨蜘蛛，咱们不能把他俩单独留在里面。她没准现在已经把他杀了。”

黛茜抬头看着他，一脸古怪的表情，就好像基督听到有人对他说，“我可能对面包和鱼过敏，能不能给我做一份鸡肉沙拉？”这表情中既有怜悯，又有无限的同情。

黛茜用手指压住嘴唇，示意安静，然后把他拉到门口。查理朝房间里看了看：罗茜没有要杀蜘蛛的意思。情况刚好相反。“哦，”查理说。

他们在接吻。你可能误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吻，但这么说吧，这个吻包括嘴唇、皮肤，甚至一点点舌头。你会想念他的笑容和那闪烁的目光，还有这个吻结束后，他站起来的方式，就像一个人刚刚发现站立的艺术，并且领悟到如何才能站得比古往今来的任何人更好。

查理扭回头，发现黛茜正跟几名医生和昨晚遇到的那位警察局长交谈。

“哦，我们一直觉得他是个坏人，”警官对黛茜说，“坦白讲，你只会在外国人身上发现这种行为。本地人就是不会干这种事。”

“显然如此。”黛茜说。

“非常非常感谢，”警察局长拍了拍她的肩膀，害得黛茜直咬牙，“这位小姑娘救了这个女人的命，”他冲查理说完这句话，又很赏脸的拍了下他的肩膀，然后就跟医生们一起走了。

“情况到底怎么样？”查理问道。

“格雷厄姆·科茨死了，”她说，“差不多吧。另外他们对罗茜的妈妈也不抱任何希望。”

“我明白了，”查理想了想这个问题，随即做出了决定，他说，“你介意我和我兄弟谈一小会儿吗？我想我们需要谈谈。”

“反正我也要回酒店了。我要查一下E-mail，也许还得对着电话说上一大堆对不起，看看是不是还有份工作。”

“但你是个英雄，不是吗？”

“我想大概没人为英雄发工资，”她略微有些疲倦地说，“等你办完事，就回酒店找我。”

朝阳当空，蜘蛛和查理走在威廉斯镇的主干道上。

“知道吗，这帽子真挺棒的，”蜘蛛说。

“你真这么想？”

“当然。能让我试试吗？”

查理把绿色的软呢帽递给蜘蛛。蜘蛛戴上它，看了看商店玻璃窗上的倒影。他做了个鬼脸，把帽子还给查理。“反正，”他失望地说，“你戴起来挺好看的。”

查理把软呢帽带回头上。有些帽子需要你有股洋洋自得的派头，把它们歪戴在头上，步伐中带有跃动的感觉，就好像马上要跳起舞来似的。它们对你的要求很多，这顶帽子就是其中之一，但查理能够胜任。他说：“罗茜的妈妈快死了。”

“对。”

“我真的，真的从没喜欢过她。”

“我对她的了解没你那么深。但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敢说我也真的真的不会喜欢她。”

查理说：“我们必须试着把她救活，不是吗？”他这话说得很勉强，就像是在说“我该去看牙医了”。

“我不认为咱们能做到这种事。”

“老爹曾为妈妈做过类似的事，让她好了起来，至少是好了一阵子。”

“但那是他。我不知道咱们怎么才能做到。”

查理说：“那个世界尽头的地方，有很多山洞。”

“世界之初，不是尽头。那儿怎么了？”

“我们能去那儿吗？不用蜡烛和香草之类的零碎？”

蜘蛛沉默片刻，点了点头。“我想可以。”

他们转过身，走向一个并不存在的方向，慢慢离开威廉斯镇的马路。

太阳正在升起，查理和蜘蛛走过一片堆满头骨的海岸。它们像黄色的卵石一样覆盖着沙滩，但并不是人类的头骨。查理尽可能地避开它们，但蜘蛛直接咯吱吱地踏了过去。到了海滩尽头，两人向右转过一个通向万有的弯角，世界之初的山峰就耸立在前方，道道悬崖直落九天。

查理回忆起上次到这儿来时的情景，感觉就像过了一千年。“人都哪儿去了？”他大声说道，声音在岩石间回荡，然后返回到他耳中。“嗨？”查理大声说。

顷刻之间，他们都出现在这里，注视着他。他们似乎更加尊贵，更多野性，更像动物，而不是人。查理意识到上次把他们看成人，是因为自己期望会遇到人。但他们并不是人。排列在头顶岩石间的是狮子和大象，鳄鱼和蛇，兔子和蝎子，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动物，他们都用没有笑意的眼睛盯着他。这里有他认识的动物，也有些没人能够辨识的异兽奇禽。所有出现在故事中的，所有人们梦到的、膜拜的动物都在此地。

查理全都看在眼里。

在坐满食客的餐厅里，发现有支手枪正顶在女伴的肚子上，一时冲动为自己的性命而唱，这是一回事……

但……

哦。

好了，查理心想，这种事就留到日后再发愁吧。

现在他特别想在嘴上扣个棕纸袋，好缓和呼吸，或是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们肯定数以百计。”蜘蛛敬畏地说。

空中刮来一阵旋风，落到附近一块岩石上，化作了鸟女。她抱着胳膊，注视着他们。

“不管你打算做什么，”蜘蛛说，“最好快点。他们不会永远这样等下去。”

查理嘴里有点干。“没错。”

蜘蛛说：“那么，呃，我们到底该做什么？”

“我们给他们唱歌。”查理简洁地说。

“什么？”

“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们只需要把它都唱出来，你和我。”

“我不明白。唱什么？”

查理说：“歌。你唱歌，你解决问题。”他的语气里有些绝望，“歌。”

蜘蛛的双眼就像就像雨后的水坑，查理看到了他此前从没见到的东西：可能有些亲情，还有迷惑，但大部分都是歉意，“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狮子站在一块巨岩旁看着他们。猴子站在一棵树上看着他们。老虎……

查理看到老虎。它正四脚着地，小心翼翼地移动。它的脸淤青肿胀，但眼中却有一丝精光，看起来似乎特别高兴有机会扳平比分。

查理张开嘴，一阵很小的沙哑噪声冒了出来，仿佛他刚吞了只情绪特别紧张的青蛙。“这没用，”他小声对蜘蛛说，“这是个笨主意，对吗？”

“嗯哼。”

“你觉得咱们能直接离开吗？”查理紧张地扫视着山腰和众多洞穴，看到了创世以来所有的图腾生物。有个人他上次没见过：一个小个子男人，笔杆粗细的小胡子，柠檬黄手套，稀疏的头发上没有戴软呢帽。

老人发现查理看到自己时，冲他挤了挤眼。

并不多，但足够了。

查理深吸口气，开始歌唱。“我是查理，”他唱道，“我是安纳西的儿子。请听我唱出自己的歌，听听我这一生。”

查理给他们唱了一个曾是半神的男孩，被一个刻薄的老妇人分成两半。他唱了自己的父亲，也唱了自己的母亲。

他唱了许多姓名和词汇，唱了现实下的基石，还有创造世界的世界，万物之道下的真相，他为那些想要伤害他的人唱出了合适的下场和公正的结局。

他唱了这个世界。

这是首好歌，正是他的歌。有时歌中有词，有时只是韵律。

他唱歌时，所有动物都开始拍手跺脚，一起哼哼。查理感觉自己像个通道，唱出了所有动物融成的宏大乐章。他唱了鸟，唱了看着它们飞翔时体会到的魔力，唱了朝阳在羽翼上反射的光华。

图腾生物们跳起舞来，跳的是它们自己的舞蹈。鸟女跳出鸟群的圆舞，扇动尾羽，摇晃嘴巴。

山腰上只有一个动物没有跳舞。

老虎甩着尾巴，他没拍手，没唱歌，也没跳舞。他的脸上泛着淤青，身上满是伤口和咬痕；一步一步悄悄走下岩石，最终来到查理跟前。“这些歌不是你的。”他吼道。

查理看着他，开始唱起老虎，还有格雷厄姆·科茨，以及所有以无辜者为食的生物。他扭过头，发现蜘蛛正仰慕地看着自己。老虎愤怒地咆哮，查理接过这声咆哮，把歌缠在周围。接着他也发出了咆哮，就和老虎刚才一样。至少开头和老虎的咆哮一样，但接着查理将它改变，让它变成一种滑稽的咆哮，所有在岩石上看着他们的动物都大笑起来，他们实在忍不住了。查理又来了一声滑稽的咆哮，就像所有模仿秀一样，就和所有优秀的讽刺漫画一样，它凸现出这咆哮中本质固有荒诞之处。日后所有人听到老虎的咆哮时，都会隐隐听到查理的声音。“滑稽的咆哮。”他们会这样说。

老虎转身背对查理，窜过人群，边跑边吼，这让大家笑得更厉害了。老虎愤怒地退回自己的洞穴。

蜘蛛抬起双手，做了个简单的动作。

随着一阵轰鸣，老虎的洞口发生崩塌，被落石掩埋。蜘蛛露出满意的表情。查理继续歌唱。

他唱了罗茜·诺亚的歌，唱了罗茜妈妈的歌，他唱了诺亚夫人悠长的一生，和她应得的所有幸福。

他唱了自己的一生，唱了她们的一生。他在自己的歌中，看到她们的生命像网一样张开，一只飞虫撞在上面。他用自己的歌把飞虫包住，确保它不会逃走，然后再用新的丝线把网补好。

然后这首歌很自然地进入了终曲。

查理平静地意识到，他喜欢给别人唱歌。此时此刻，查理已然知晓，他今后要做的就是歌唱。他会继续唱下去，不是那些创造世界或者重塑万物的魔力宏歌，而是能给人们片刻欢愉，给他们感动，让他们暂时忘记烦恼的小曲。而且他知道在开口前自己总会害怕，总会怯场，永远如此，但他也明白，这就像跳进游泳池——只是几秒钟难受的凉意——然后不适感就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

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永远不会。但也够好的了。

他终于把歌唱完了。查理仰起头，最后的曲调渐渐消失，崖顶的动物们不再跺脚，不再鼓掌，不再舞蹈。查理摘下父亲的绿软呢帽，用它朝脸上扇着风。

蜘蛛小声说：“这真是不可思议。”

“你也办得到。”查理说。

“我不这么想，最后发生了什么？我感觉你做了点什么，但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为咱们解决了问题，”查理说，“我想是这样的。我不敢保证……”他确实不敢。歌曲结束后，歌中的内容渐渐消散，就像清晨的梦境。

他指着被岩石覆盖的洞口。“这是你干的？”

“对，”蜘蛛说，“至少我还能做到这件事，但老虎早晚会挖出来。说实话，我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比把它关起来更狠的事。”

“别担心，”查理说，“我做了，某些更狠的事。”

他看着动物们慢慢散去。父亲已经不见了踪影，他一点也不惊讶。“来吧，”他说，“我们应该回去了。”

蜘蛛在探视时间又去看望罗茜。他带了一大盒巧克力，是医院礼品店里出售的最大的那种。

“给你的。”他说。

“谢谢。”

“他们对我说，”罗茜说，“我妈妈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她睁开眼睛，要麦片粥喝。医生说这是个奇迹。”

“没错，你妈妈要东西吃，听起来确实像个奇迹。”

罗茜打了他的胳膊一下，然后就把手放在那里。

“知道吗？”过了一会儿，她说，“你肯定以为我是傻瓜，但当我和妈妈被关在黑暗中时，我总觉得你在帮我，我感觉是你把那头野兽挡在了外边。如果不是你做了这些事，他会把我们杀了。”

“嗯，我可能真帮了点忙。”

“真的？”

“我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我当时也有麻烦，而且我想到了你。”

“你的麻烦大吗？”

“是的，超大。”

“你能给我倒杯水吗？”

蜘蛛照办了。罗茜说：“蜘蛛，你是做什么的？”

“做什么？”

“做什么工作。”

“凡是我喜欢的工作。”

“我想，”她说，“我可能会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护士们告诉我，这里非常缺乏教师。我很想亲手改变这个状况。”

“也许挺有意思的。”

“如果我留下来，那你会怎么办？”

“哦，如果你留在这里，我肯定能找点什么事做。”

他们的手指缠在一起，紧得就像船上的绳结。

“你觉得咱们能行吗？”她问。

“当然，”蜘蛛严肃地说，“如果我厌倦你了，就会离开，找点别的事做。所以不用担心。”

“哦，”罗茜说，“我不担心。”这是实话。她温柔的语气下有种钢铁般的东西，你会明白她妈妈为什么会有那副脾气。

查理发现黛茜躺在沙滩上的一张凉椅上，还以为她在太阳下睡着了。但当他的影子碰到黛茜时，女孩闭着眼睛说：“嗨，查理。”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的帽子有股雪茄味，你能尽快把它处理掉吗？”

“不，”查理说，“我跟你说过，这是传家宝。我准备戴到死，然后留给我的孩子。那么，你还在警队里干活吗？”

“差不多，”她说，“头儿说他们判定我是因为工作过度引发了神经衰弱，我可以休病假，直到感觉没问题了再去上班。”

“啊，那是什么时候？”

“不好说，”她说，“能把防晒油递给我吗？”

查理兜里有个盒子。他把盒子了掏出来，放在椅子扶手上。“稍等片刻，”他顿了顿，“你知道，我们已经在枪口下出过那个大洋相了。”他打开盒子，“但这是给你的，我给你的。嗯，罗茜把它还给了我。另外，我们可以把它换成你喜欢的，选个别的款式，也许它根本不合适。但这是你的。如果你肯要它，以及，呃，我的话。”

黛茜把手伸进盒子，拿出订婚戒指。

“哦。好吧，”她说，“只要你不是为了把那颗酸橙要回去。”

老虎不住在洞口徘徊，焦躁地来回甩着尾巴。他的眼睛就像黑暗中燃烧着的盈绿火炬。

“整个世界和万事万物都曾是我的，”老虎说，“月亮、星辰、太阳和故事。我曾拥有它们全部。”

“我觉得有责任指出，”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洞穴深处传来，“这话你已经说过了。”

老虎停住脚步，转身向洞穴深处走去，他的肌肉起伏有致，像是水泉上套着的一块毛皮地毯。他一直走到一具公牛的尸体前，然后轻声说道：“对不起，我没听清。”

尸体内传来一阵抓挠声，一个小鼻尖从胸腔探出。“实际上，”它说，“我可以说是赞同你的。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两只小白手从两根肋条间撕下一片干肉，显出一个颜色好像脏雪似的小动物。它可能是只得白化病的猫鼬，或是某种换上冬季皮毛的变种鼬鼠。它有食腐动物的眼神。

“整个世界和万事万物都曾是我的。月亮、星辰、太阳和故事。我曾拥有它们全部，”他说，“早晚还是我的。”

老虎低头盯着小兽，毫无征兆地拍下一爪，压断了条条肋骨，把尸体打成一摊泛着臭气的碎片，同时也将小动物按在地上。它扭动翻腾个不停，但却无法脱身。

“你留在这里，”老虎的大脑袋正对着白色小兽的小脑袋，“你留在这儿，全仰仗我的耐心。你明白吗？因为下次你再说一句惹人生气的话，我就咬掉你的脑袋。”

“嗯嗯嗯。”鼬鼠似的动物说。

“你不想让我咬掉你的脑袋，对吗？”

“呜呜呜，”小动物说道。它在巨爪的重压下难受地扭动着，苍蓝色的眼睛仿佛两片寒冰，闪烁不定。

“那么你能发誓从今往后会守规矩，会保持安静吗？”老虎把爪子抬起一点，让小兽说话。

“当然，”小白鼬特别有礼貌地说。接着它以鼬鼠的动作，一扭身把小尖牙刺进老虎的爪子。老虎疼得大吼一声，挥动爪子，把小动物扇了出去。它撞在洞顶，弹到一处岩架上，随后起身窜了出去，就像一条肮脏的白带，朝洞穴最深处跑去。那里洞顶低矮，靠近地面，有很多地方可供小动物藏身，而大型野兽又无法进入。

老虎走到他可以到达的最深处。“你觉得我不能等？”他问，“你早晚得出来，我哪儿也不去。”老虎趴在地上，闭上眼睛，很快就发出了相当可信的鼾声。

大约过了半小时，小白兽从岩石间钻了出来，在片片阴影间窜行，朝着一块大骨头移动。只要你不介意腐臭，那上面就还有不少肉可吃。显然它并不介意，不过想要吃到那块骨头，就必须从老虎身边通过。它潜藏在阴影中，用悄无声息的小脚向前移动。

当它经过沉睡的老虎时，一只前爪拍了过来，按住它的尾巴，把它钉在原地；另一只爪子则按在它的脖子上。老虎睁开眼睛，“其实，”他说，“我们似乎是被缠在一起了，所以我只要求你努把力，我们都可以努把力。我不认为咱们会成为朋友，但也许咱们可以学会忍受彼此的存在。”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鼬鼠似的东西说，“情势所迫，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得如此。”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老虎说，“你只需要学会什么时候该把嘴闭上。”

“凡事，”小动物说，“有利就有弊。”

“你又在惹我生气了，”老虎说，“我跟你说。别惹我生气，我就不会把你的脑袋咬下来。”

“你一直在用‘把我的脑袋咬下来’这个短语。你说到‘把我的脑袋咬下来’时，我想可以理解为某种比喻性修辞吗？意思是说你要冲我吼，也许相当生气，对吗？”

“把你的脑袋咬下来。然后咬碎。然后嚼烂。然后吞下去，”老虎说，“除非安纳西的孩子忘了咱们在这里，否则你我都不可能出去。那个杂种似乎做了某种安排，就算我上午把你杀了，下午结束时你又会在这个该死的洞穴里复活。所以别惹我生气。”

小白手说：“啊，好吧，多干一天……”

“如果你说‘多挣一元’，”老虎说，“我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别说。任何。惹我。生气。的话。明白吗？”

这个世界尽头的洞穴中，有了片刻的安宁。但随即又被一个小小的、鼬鼠般的声音打破了。“绝定。”

它开始发出“哦啊！”的声音，但很快就沉静下来。

随后洞穴中就只剩下一种嘎吱吱的啃咬声。

说到棺材，有件事文学作品中从来不会提起，那就是它们的舒适性。因为说实话，对于买家来说，这也不是它的卖点。

南希先生对自己的棺材特别满意。现在所有好戏都已经落幕，他回到自己的棺材，舒服地打着盹。他会不时醒来一次，想想自己身处何方，然后翻个身继续睡觉。

他曾经说过，坟墓是个好地方，更不用说私人坟墓了，绝对是消磨停工期的好去处。六尺之下，最佳所在。再过个二十来年，他心想，我就会考虑一下要不要起床了。

葬礼开始时，他睁开了一只眼。

他能听到上面的人：卡莉亚娜·希戈勒，还有那个叫巴斯塔蒙特的，再加上另外那个瘦瘦的女人。更不用说一大群孙子、孙女、曾孙子、曾孙女、曾曾孙子、曾曾孙女。他们都在为已故的邓薇迪夫人唉声叹气，痛哭流涕。

南希先生想着要不要从草皮下伸出一只手，抓住卡莉亚娜·希戈勒的脚腕。他三十多年前在一处汽车电影院看了《魔女嘉莉》之后，就想试试这招。可现在机会真的来了，他却发现自己居然能抵抗诱惑。说实话，他是嫌麻烦。希戈勒只会惊声尖叫，心脏病发作，当场毙命，然后本已拥挤的憩园就会更加拥挤。

总之是太麻烦了。在这片泥土之下的世界中，还有很多好梦在等待着他。二十年，他想，也许二十五年。到时候，他大概已经有孙子了。看到孙子们出现，总是件很有趣的事。

他听到卡莉亚娜·希戈勒在上面哭天抹泪，接着她忍住悲声，向众人宣布道：“不过，她毕竟拥有幸福长寿的一生。在她离我们而去时，已经有一百零三岁了。”

“一百零四！”恼怒的声音从他旁边的泥土中传了出来。

南希先生伸出一条并不存在的手臂，使劲拍了拍旁边的新棺材。“小声点，姑娘，”他叫道，“这里还有些人想要睡觉呢。”

罗茜已经向蜘蛛明确表示，希望他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种包括早上起床和出门上班的工作。

所以罗茜出院后的一天早晨，蜘蛛就起了个大早，跑去镇上的图书馆。他登入图书馆的电脑，在网上漫游，然后小心翼翼地清空了格雷厄姆·科茨剩余的银行账户，这些都是几大洲的警方都没能找到的漏网之鱼。他卖掉了在阿根廷的种马场，然后买了个现成的小公司，注入资金，申请成为慈善团体。他以罗杰·布朗斯坦之名发了封E-mail，雇了一名律师来管理基金会事务，并且暗示他也许应该去找找罗茜·诺亚小姐——此时在圣安德鲁斯，日后可能回伦敦——聘请她进行慈善活动。

罗茜接到了聘请，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办公室。

在此之后，蜘蛛花了四天时间行走在（到了晚上，就是睡在）几乎环绕全岛的海滩上，品尝着一路上所有饭铺小摊的食物，直到他发现道森鱼铺。蜘蛛尝了尝炸飞鱼、煮绿无花果、烤小鸡，还有椰子派；他随后走到厨房，找到厨师兼店主，为合作经营权和烹饪课程支付了足够的金额。

道森鱼铺现在是一家饭馆。道森先生已经退休，蜘蛛有时会在店面，有时会在厨房。你到那儿去找他，就能见到。店里的食物是岛上最好的。他比过去胖，如果他继续品尝自己做出来的每道菜，那日后还会更胖。

但罗茜并不介意。

她干了些教师的工作，一些社会救济工作，和很多慈善工作。如果说她想念伦敦的话，至少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另一方面，罗茜的妈妈倒是经常念叨着伦敦，但如果有人建议她也许应该回去，就会被视作企图把她和未出生的（说起来，也是未怀上的）孙子分开。

最能让作者高兴的事，莫过于向你保证，自打从死亡峡谷中返回以后，罗茜的妈妈就完全换了个人，她成了快活的老妇人，跟所有人都温言暖语；她对食物的强烈喜好，只有她对生活和其他事物的喜好能够媲美。唉，但对事实的尊重迫使我必须以诚相告，事实上从医院出来以后，罗茜的妈妈还是老样子，和过去一样刻薄多疑，只是更加脆弱，必须开着灯才能入睡。

她宣称要卖掉伦敦的公寓，无论蜘蛛和罗茜搬到世界上哪个角落，她也必定跟去，只为靠近自己的孙子或是孙女。她还会时不时抛出些牢骚，抱怨没有孙子的问题，还有蜘蛛精子的质量和活力，蜘蛛和罗茜性生活的频率和姿势，以及试管婴儿技术相对来说是多么简单便宜。以至于蜘蛛曾认真地想过不再和罗茜上床，只为了气气诺亚夫人。有天下午，这个念头在他脑袋里转了整整十一秒钟。当时罗茜的妈妈正递给他们一份她找到的杂志文章的复印件，建议罗茜在做爱之后应该倒立半小时。蜘蛛晚上跟罗茜讲了自己这些念头，她笑着说再也不允许诺亚夫人进入他们的卧室，而且她也不会为了任何人，在做爱之后拿大顶。

诺亚夫人在威廉斯镇有处公寓，就在蜘蛛和罗茜家附近。每周两次，卡莉亚娜·希戈勒的某个侄子或是侄女会来看她，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给玻璃水果除尘（蜡水果都在小岛的热度中融化了），做点食物放到冰箱里。有时诺亚夫人会吃，有时她不吃。

查理成了一名歌手。他掉了不少脂肪，现在成了个瘦子，头上总戴着标志性的软呢帽。他有很多不同款式，不同颜色的软呢帽，但最喜欢的那顶是绿色的。

查理有个儿子，名叫马库斯。他今年四岁半，那股严肃认真的派头只有小孩子和山地大猩猩才能具备。

再也没人管查理叫“胖查理”了。说实话，有时他还挺想念这个称呼。

夏天的一个早晨，天已经亮了。隔壁房间已经传来声音。查理让黛茜继续睡觉，他轻轻爬下床，抓起一套T恤和短裤，走过门去，看到儿子光着身子在地上玩一套木质小火车。他们一起穿好T恤、短裤和凉鞋，查理戴了顶帽子，两人走到海滩上。

“老爸？”男孩说。他抿着嘴，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

“嗯，马库斯？”

“谁是最短的总统？”

“你是说最矮的？”

“不，是说任期，谁最短。”

“哈里斯。他发表就职演说时得了肺炎，结果死了。他当了四十几天总统，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里等死。”

“哦。那么，谁是最长的？”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干满了三任，第四任中死在办公室里。咱们把鞋脱了吧。”

他们把鞋放在一块岩石上，继续走向海浪，脚趾扣进潮湿的沙土中。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总统的事？”

“因为小时候，我父亲觉得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对我有好处。”

“哦。”

他们进入大海，朝一块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到的岩石走去。过了一会儿，查理把男孩举起来，让他骑在自己的肩膀上。

“老爸？”

“什么，马库斯。”

“普图尼娅说你很有名。”

“谁是普图尼娅？”

“托儿所里的女孩。她说她妈妈有你的全部CD，她说她特别喜欢你唱歌。”

“啊。”

“你有名吗？”

“算不上，有一点吧。”他把马库斯放在岩石顶上，然后自己也爬了上去。“好了，准备好唱歌了吗？”

“是的。”

“你想唱什么？”

“我最喜欢的那首。”

“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那首。”

“她喜欢。”马库斯的语气笃定如山。

“好。一、二、三……”

他们先唱了《黄鹂鸟》，这是马库斯本周最喜欢的歌，然后唱了《僵尸狂欢节》，这是他第二喜欢的歌，还有第三喜欢的《她会绕过山而来》。

马库斯的眼神比查理好，他们快要唱完《她会绕过山而来》时，他就看到了她，马上开始挥手。

“她在那儿，老爸。”

“你确定？”

清晨的薄雾将海天混成白茫茫一片，查理眯起眼睛看着海平线。“我什么也没看见。”

“她潜到水下了，很快就会过来。”

随着一股水花，她从两人身下冒了出来，一拉、一跃、一摆，就跳上了岩石，坐到他们身边。她有一头长长的桔红色的头发，银色的尾巴还在大西洋的海面下摇摆，鳞片上挂满晶莹的水珠。

男人、男孩和美人鱼一同唱起歌来。他们唱了《那位女士是个流浪者》和《黄色潜水艇》，然后马库斯把《摩登原始人主题歌》的歌词教给了美人鱼。

“他让我想起了你，”她对查理说，“想起你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你那时就认识我了？”

美人鱼笑了笑。“那时候，你和你父亲经常在海滩上散步。你父亲，”她说，“可真是个风度翩翩的绅士。”她叹了口气，美人鱼叹气比任何人都好听。她接着说，“快回去吧，马上就要涨潮了。”她把长发往后一拢，纵身跃入大海，然后从波涛中探出头来，用指尖碰了碰嘴唇，给马库斯一个飞吻，然后潜入水中，消失不见了。

查理把儿子放在肩膀上，趟着水走回海滩。马库斯从他的肩头滑到沙滩上。查理摘下旧帽子，放在儿子头上。对小男孩来说，它太大了，但马库斯还是笑了起来。

“嘿，”查理说，“你想看点东西吗？”

“好的。但我要吃早餐，我要烤薄饼。不，我要燕麦粥。不，我要烤薄饼。”

“看这个。”查理开始光着脚跳一种沙滩舞，拖着脚在沙子上跃动起来。

“我也行。”马库斯说。

“真的？”

“看我的，老爸。”

他也行。

男人和男孩一道跳回房子，唱着他们在路上编出来的无词的歌。他们进去吃早餐时，歌声还在空中回荡。

注释：

①、美国节日，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②、英文中闲晃和面包是同一个词。

③、（生于１１８２年意大利亚西西，卒于１２２６年１０月３日）他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成立了方济会又称“小兄弟会”。

④、《绿野仙踪》中的角色

⑤、《启示录》中记载加百列将在末日审判之日吹向号角。

⑥、世界最大的塑料保鲜容器制造商。

⑦、一个已灭绝的人种，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和最早使用工具的人这一人种存在于５０万年至２００万年前。

⑧、《格林童话？亨舍尔和格莱特》中的情节。

⑨、源自西非的民间故事，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迪斯尼角色。

⑩、美国老牌歌手及电视演员。

⑾、均为高档女鞋品牌。

# 《执法如山》作者：保尔·安德逊

我们是在业务交往中相识的。麦克斯公司决定在伊文斯通的边境地带开设自己的一家分公司，他俩打听到了我所拥有的地段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为了想把这块土地买到手，他们出了很大的价钱，可是我执意不卖；他们又加了价，我还是不让步。于是，公司的老板亲自来拜访我。他的模样和我所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他的样子挺威武，可是行为举止很端庄，毫无盛气凌人之感。他的风度也极文雅，几乎看不出他在文化教育程度方面的不足。他勤奋地上夜校，听各种公开的讲座，还阅读大量书籍，从而极其有效地从根本上弥补了自己的这个缺陷。

话还没有谈完，我们一起去找个地方润润嗓子。他把我带到了一家完全不是芝加哥风味的酒巴间，那里很安静，陈设简朴，没有放音乐的自动唱机，没有电视机，只有一个摆着许多书的书架和几个棋盘。根本没有通常聚集在这类地方的社会败类和骗子们。除了我们以外，酒吧里还有五六个顾客；一个稍稍发胖的男子，从他的外貌和气度来看象是个教授；几个颇有知识的、正在就政治问题进行争论的：一位少年在同酒吧的侍者讨论一个问题——巴尔托克和圣贝尔格两人中谁的创作更具有特色。我和麦克斯占了屋角的一个小桌子，要了一份丹麦啤酒。

我向他声明，我对钱不愿兴趣；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讨厌为了建造当前那种镀铅的棚子而让推土机把这美丽如画的地方搞得不堪入目。听了我的话，麦克斯没有作声，只是在自己的烟斗里装烟叶。他是个瘦瘦的、身材匀称的男子，下巴稍稍嫌长，鼻子是罗马式的、头发已经灰白长着一对炯炯发光的乌黑眼睛。

“难道说，我公司的代表们什么也没有对您解释吗？”他问道：“我们根本不打算建造那些破坏景观的标准式棚子。我们总共有六种设计图纸，提出过的方案还不包括在内，从图纸上可以看到它们象是……是这样的。”

他拿起一枝铅笔，铺开一张纸，便动手画起了平面图。当他渐渐地谈得兴致勃勃的时候，他的外国口音就比较明显了，可是在讲得很流畅的时候，这种口音就听不出了。和以前代表他来和我谈的那些人相比，他对自己事业的了解显然要比他人清楚得多。

“不管您是否喜欢，”他说：“现在是二十世纪中叶，大量生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不会由此得出结论，人类必定会变得不讨人喜欢。使用标准产品，它甚至可以达到某和艺术上的统一。”

接着，他开始向我解释怎样做到这一点。

他并不十分急于说服我，因此，我们的谈话常常离开了主题。

“这个小地方很舒服，”我有所发现地说：“您是怎样找到它的？”

他耸了耸肩膀。

“晚上，我有时到街上来遛遛。我正在研究城市。”

“这不危险吗？”

“要看跟什么比了”，他答道，可是神色突然变得有点暗淡。

“噢……明白了，您不是本地人？”

“您猜对了。我是在1946年才到美国来的。象我这样的人，当然被称为‘移民’。我之所以用台特·麦克斯这个姓名，是因为我实在腻烦写‘塔吉乌斯·米哈依洛夫斯基’这么长长的一串。我没有必要事对归世界的回亿来折磨自己的灵魂，我尽力做到完全同化。”

在其他场合下，他很少讲到自己，即使讲到也很有分寸．后来，从妒忌他的那些竞争者嘴里，我才了解到他那迅速发展助事业的某些细节。他们当中的某个人，至今也不相信以不低于2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一所带有封闭取暖系统的房子是合算的。麦克斯找到了顺利地达成这类交易的方法。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移民来说，能熬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已经是不错的了。经过进一步打听，我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鉴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对美国军队所作出的贡献，给了他特别的入境签证。而为了作出这样的贡献，需要有极大的坚毅精神和机灵。

就这样，我们的相识和友谊得到了巩固。我把他所需的土地卖给他以后，我们仍旧继续保持往来，有时在某个酒吧里会面，有时到我的单身汉住宅里，而更多的则是在他那所独家住宅的房顶上。他的住宅建在湖边的小丘上，从房顶上纵目望去，秀丽的景色可以尽收取底。他的妻子是个淡黄头，发的女人，美貌出众，还有两个伶俐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儿子。然而，尽管他有着这美好的—切，他仍然受到孤独感的袭扰，因此，他很珍措我们的友谊。

在我们韧次相见之后，，大约过了一年，他对我讲了一段往事。

在感恩节那天，我应邀到他那儿去吃午饭。饭后，开始了谈话。我们坐了下来，一起谈着，谈着，谈着。我们讨论了临近的城市选举中发生骚乱的可能性以后，便转到了另一个话题：其他星球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走过的道路是否和我们的基本相同？这种概率有多大？他的妻子爱密丽道过失陪后就去睡觉了。当时，时间早就过了午夜，可是，我和麦克斯却还在谈着谈着。以前，我从未见过他象今天这样激动和兴奋。似乎是我们的谈话中有什么东西触及他切身的事。最后，他站起身来，用有点发抖的手往我们的杯子里斟满了威土忌，然后，在绒毛丰厚松软的绿色地毯上无声地走着，穿过整个客厅向巨大的窗户跟前走去。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夜晚。我们下面展现着整个城市——各种亮闪闪的灯光别致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用红宝石、织品、蓝宝石、黄玉组成的纹理和涡形装饰，还有那密歇根湖黑缎般的湖面；我们的视线从黑暗中一直伸向那远处无边无际的积雪平原。在我们头顶上面，则是镶嵌着颗颗明星的黑色苍穹，大熊星座在最后，而猎户星座则在沿着银河行走。我可不是常有机会能看到如此宏大而严肃的景观的。

“可是，我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他说道。

坐在椅子上的我稍稍动了一下。壁炉内，蓝色的火舌欢快地跳跃着。除了炉火以外，为室内提供照明的只有一盏用灯罩遮起来的灯，所以，在此之前不久打窗户旁走过的时候，我毫不费劲地看到了高空中点点晶亮的星星。

“讲的是自己的经历吗7”稍稍迟延了一会儿，我问道。

他朝我这边很快地看了一眼，脸上毫无表情。

“要是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呢？”

我不慌不忙地喝着威士忌酒。这真是一种高雅而使人消愁解闷的饮料，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寒意愈来愈浓的时刻。

“看得出来，您有自己的特殊原因，我真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他佯笑了一下。

“噢，我也是这个行星上的人。”他说道：“但是……但是天空是如此地辽阔而不可捉摸……您想，这对于到过宇宙中的人们会没有影响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之深是可以想象的，否则，在他们回来以后地球上的一切怎么会全都变了样呢？”

“请说下去。您知道我喜欢幻想。”

他看了看窗子，又重新把目光转到了我的身上，然后，突然一口气喝干了自己杯中的威士忌。这种猛然的动作和他的本性是不协调的。同样地，犹豫不决也决非他的秉性。

“好吧，我就给您讲一个幻想的故事。”他以果断而加强的语气说道：“尽管这个故事里面很少欢乐的东西，但在冬天季节里讲述这个故事还是挺合适的；顺便提一下，奉劝您不要过于认真地对待它。”

我慢慢地吸着他请我抽的高级雪茄，作好了洗耳恭听的推备，而且绝不打算破坏他现在十分需要的安静。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在宙于前面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又往自己的杯里斟满了酒，挨着我坐了下来。但是，他却并没有瞧我，而是望着挂在墙上的那幅画。那是一幅模糊而含意不清的画，除了他以外，谁也不喜欢它。这幅画似乎能赋予他以力量。于是，他迅速而小声地讲了起来。

“有一次，在极其遥远的未来生存着一个文明社会……我不打算对你描述这个文明社会，因为要把它描述清楚是不可能的。试问，您能不能回到埃及金字塔建造者的那个时代去，向他们讲述咱们这座小山脚下的这个城市的事呢？问题完全不在于他们相不相信您，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我超意思是，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您。不管您怎么说，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至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怎样工作，我们想什么和信仰什么，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比窗外的那些灯光、摩天大楼和各种机构都更难理解。难道不是这样吗？要是我对您讲述关于未来的，生活在能量多得难以置信的世界里的人们，关于生物起源的突变和想象中的战争，关于会说话的石头和某个没有眼晴的猎人等等，那末，不管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觉，您反正是什么也不会明白的。”

“所以，我只请您尽量地想象一下：在此之前，这个行星环绕太阳转了多少万圈，我们被埋藏得多深和被遗忘得多么彻底。您还要尽量地搞明白，那个文明社会的人们的思维和我们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违反了逻辑学和自然界。构全部规律，发明了在时间中旅行的方法。”

“但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平平常常的代表——我怀疑能否称他为“公民”，或者使用我们现代词汇中的某个别的字眼因为这会把您给弄胡涂的——这种相对地受过教育的人，对于数千年前某些半野蛮人首先使原子产生裂变的事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而只有一两个卓越的人物到过我们的时代，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研究进我们，并且携带着中央大脑（如果那儿也适用这个术语的话）所需的信息回去。我们对其他种种的兴趣，决不会超过您对美索不达米亚早期考古学的兴趣。您懂了吗？”

他的目光向下看着自己的酒杯。这个酒杯他始终拿在自的手里，现在用两眼紧盯着它，似乎是威士忌酒对他施行了催眠术，使他进入了催眠性迷睡状态。沉默在继续着。等了一会儿，我开口说道：

“好吧。为了听您的故事，我接受这个前提。但是我认为，对于谁在时间中旅行的问题不必予以注意。无疑，他们必定是研究出了某些隐蔽的方法。恐怕他们也未必会愿意改变自己的过去吧！”

“噢，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他表示异议说：“他们之所以需要隐蔽，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收集不到所需的信息，使他们每走一步能知道未来将出现什么。请您设想一下，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我笑了笑。

麦克斯阴沉地看着我。

“请问，照您看来，除了科学的目的以外，在时间中旅行还可用于哪些目的呢？”他问道。

“比如，为了获得各种艺术作品和开发自然财富。”我提出了自己的推测：“举个例子说，可以到恐龙时代去采掘铁，以便在人出现之前从最富的矿床中撷取其精华。”

他否定地摇了摇头。

“请您再好好想一想。只要有很少一点中国明朗的雕像和花瓶，以及第三世界霸权的小型彩画，就可以使那个文明社会的人们感到满足了。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由各个博物馆出售（如果在这种场合下可以使用‘博物馆’一词的话）。我重复一遍，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至于自然界的财富，他们是不需要的，因为全部必需的东西他们都是用合成法制造的。”

他停了下来，似乎是在准备作最后的跳跃。

“法国人已经放弃的那个流放罪犯的移民区叫什么来着？”

“是鬼岛吗？”

“对。试问，您能不能想出比把罪犯遣送回过去时代更可怕的惩罚吗？”

“我根本没有想到，未来还会保留着惩罚的观念，更不本用说必须采取‘惩一儆百’的办法了。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这个世纪里，也承认这种做法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您相信这一点吗？”他平心静气地问：“顺便提一下，您有一次曾经表示奇怪，为什么我敢独自一人在夜间到街上去蹈硷。原因就是惩罚使社会得到了净化。等您到了未来，他们就会向您解释，由于公开处以绞刑，使犯罪率得以降低，否则，犯罪率就会高得多。而更加重要的是，在18世纪里，这些‘演出’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他以一种尖刻嘲笑的神气扬了扬眉说；“总之，人们对未来就是这样认定的。至于他们是否正确，或者就是力图证明自己这种文明社会的某种颓废现象是正确的。—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您只是应该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确实是把自己那些最危险的罪犯送回到了过去时代。”

“这样对待过去时代是相当不谨慎的。”我说道。

“您错了。事实上，整个情况并非是这样的。虽然因为会由此而发生点什么，甚至已经发生了什么……真该死！英语并非是为这些反常现象而创造的。还要请您考虑到一种并非不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们并不在那些平常的坏蛋身上花费精力。为了取得被放逐回过去时代的资格，必须要犯下特别严重的罪行。而犯罪的严重程度，则要取决于这项罪行是在世界历史的哪个时期犯下的。凶杀、抢劫、背判祖国、搞歪门斜道、贩卖麻醉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时代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另一个时代很容易不受惩罚就被放过，而在第三个时代则甚至会得到肯定的评价。”

足足有一段时间，我默不作声地注视着他，暗中注意到他脸上的皱纹是多么地深，从而得出结论，和他的实际年龄相比，也显得太老了些。

“好吧，”我说，“就算是这样吧，我不想再争论了。可，难道掌握了这么多知识的来自未来的人竟然……”

他把酒怀重重地放到了桌子上。

“什么样的知识呢？！”他喊了起来：“请您好好想想！请设想一下，他们把您独自一人留在了巴比伦。关于巴比伦的历史和语言，您知道得很多吗？那儿在现在这个时期是谁在执政，他还能统治很久吗？他死了以后由谁来继承王位？您应该服从哪些法律和习俗？您还得记住，以后巴比伦将要被亚西利亚人、波斯人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人占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可是，这一切在什么时候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您可以成为战斗的目击者，而这种战斗是边界上的相互射击呢还是真正的战争？如果是真正的战争，那么，巴比伦能战胜吗？如果他战败了，那么和谈的条件又是什么呢？今天，恐怕未必能够找出二十个能不事先读一下历史书而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您并不属于这些人之列，而且您也不会随身带着这些书。”

“按照我的看法，”我缓慢地说：“只要掌握了语言，我就可以到附近的寺庙里去对祭司说，我能够施放……嗯……焰火……”

他苦笑了一下说，

“怎么？没有忘记您是在巴比伦。可您到哪儿弄硫磺和硝石呢？就是您成功地说服了祭司，让他认为用得着您，然后求他为您弄到了这些配制焰火的用料，可您究竟会不会配制火药呢？配制成的火药能不能在爆炸后放出焰火呢？会不会只是发出轻轻的咝咝声就完事大吉呢？我要告诉您，这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可您呢，见它的鬼，也许连个普通水手都当不了。要是有什么人录用您去当清洁工，您就很走运了。而更可能的是，您将成为在田地里干活的一名奴隶。难道不是这样吗？”

壁炉的火正在慢慢地熄灭。

“是的，也许是这样的。”我屈服了。

“您当然懂得，他们在选择地点和时间之前，对一切都是经过了仔细考虑的。”

他回头看了一下窗外。从我们坐的地方望去，只能看到深沉的夜色，玻璃上发光的斑点使我们无法看清星星。

“当决定宣判放逐一个人的时候，”他接着说道：所有通晓各个时代的专家们聚集到一起开会，大家都畅述自己的观点，认为对于这个具体的人来说，最适宜的是哪一个历史时期。您当然明白，要是把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智慧的人，甚至是一个好挑剔的人送往荷马时代的希腊去，那么，生活对于他就将是充满了许多可伯的事情，某个亡命徒可能会在那儿生活得很习惯，甚至还会成为受人尊敬的斗士。要是这个亡命徒并末犯下最严重的罪行，他们真的有可能把他留在艾加曼诺的宫殿附近，他也就只不过受到某些不方便和思念故乡而已。噢，主啊！”他耳语般地说道：“思念故乡！”

讲完以后，他沮丧极了。因此，我感到必须让他振作起精神来，便冷淡地说：

“这简直是一种复杂化的死刑。”

他的两眼重新盯住了我。

“正确。”他说道：“当然，在他的身体里长寿的血清仍在继续起作用。不过也仅此而已。等到黑夜来临的时候，让他在某个没有人的地方着陆，然后，把他送到那儿的飞行器便消失了。于是，这个人便终生和他自己的时代断绝了关系。他只知道他们为他选举了某个时代……这个时代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按照把他放逐到这儿来的那些人的意见这些特点和他所犯罪行的性质是符合的。”

我们又重新陷入于沉默之中，渐渐地，壁钟的滴答声变成了世界上最巨大的声响，似乎屋子外面世界上所有其余的声音都被严寒冻住了。我看了一眼壁钟的针盘。时间已是深夜，高高的天空开始发亮的时刻已逐渐接近。

当我朝着麦克斯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始终是在用专注而又不好意思的眼光盯着我。

“那您犯了什么罪呢？”我问道。

显然，这个问题并没有使他措手不及。他疲倦地说：

“还不是全都一样？我不是已经对您说过了吗？同样的行为在一个时代被认为是犯罪，而在另一个时代却被认为是英雄的功勋。要是我的尝试获得了成功的桂冠，那末，后辈们便将在我的名字面前顶礼膜拜。可是我却遭到了失败。”

“想必是让许许多多人遭了罪，”我说道；“所以全人类都憎恨您。”

“是的，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他表示同意。过了一分钟，他又补充说：“不言而喻，这些都是我编造出来的，无非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已。”

“而我却成了您的搭挡。”我微笑着说。

他显得稍稍有点软弱无力的样子，在椅子上向后靠着身子，在自己那华丽的地毯上伸直了两腿。

“是的……可是，您听了这段幻想故事以后，能不能猜出我所假设的这种罪行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我想起了您不久前的过去。他们把您留在哪儿？在什么时候？”

他用一种我一生中在此之前从未听到过的冰冷的口气说：“在华沙附近，１９３９年８月。”

“大概，您不很愿意提起战争年代的事吧。”

“您说得对。”但是，经过自勉以后，他带着挑衅的口气继续说：“我的敌人们打错了主意。由于在德国发动进攻以后所发生的整体紊乱状态，未经预先审讯就把我送进了集中营。渐渐地，情况对于我变得明朗化了。当然，那时我什么也不能预言，就象我现在不能这么做一样。关于２０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只有专家们才知道。可是，当他们动员我会参加德军的时候，我已经明白德国人打了败仗。所以，我就跑到了美国人那里，把我所了解到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他们，并且成了他们的侦察员。这种工作要冒很大风险。要是我挨上了一枪，那就全都完蛋了。可是，我总算躲过了这种遭遇，而且战争结束之前我已经有了许多庇护者，靠着他们的关照我才来到了这里。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我的雪茄灭了。我重新把烟点着。麦克斯的雪茄要求抽它的人特别尊重它，它们是根据特种订单专程用飞机从阿姆斯特丹运来的。

“外来的品种。”我低声说了一句。

“您说什么？”

“您明明知道我说的什么。鲁菲在放逐中。人家对待她很不错，可她却由于思念故乡而把眼睛哭坏了。”

“不，关于她的事我第一次才听说。”

“这是圣经里的故事。”

“啊，是的。我一定得想办法把圣经通读一道。”

他的情绪逐渐地好转了，并且已经恢复了他平常的那种安宁。他以一种几乎是无忧无虑的姿态，把盛着成士忌的酒杯端到嘴边一口气喝了下去。现在，麦克斯脸上的表情开始从警惕变成了自信。

“是的，”他说：“这是很折磨人的。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情况的改变。当然，您也会偶而驾车到郊外去住在帐篷里，可是您不能不发现，人是多么快地就和热水龙头，电气照明，以及所有各种家用电器疏远开了，而生产这些东西的企业家们却要我们相信，它们都是生活中第一必需的东西。我并不反对使用重力感应器或者细胞刺激素，可是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很好。而对故土的怀念，那才真是让您受不了呢！我们对有些小事，比如某种一定的食物，人们使用的交通工具，人们玩什么游戏，谈论什么话题等等，原先甚至没有觉察。即使是星座和未来的什么，看上去都是另外一个样子。太阳沿着自己的天体轨道，走了那么长的路途才到了那个时间。

“可总是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或者自愿地、或者被迫地辞别自己的故土。我们全都是那些能够熬过这种生活的人们的后代。我已经适应了。”

他忧郁地皱起了眉头。“即使他们宽恕了我，我也不打算再回去了。”他说道：“因为由于对这些判逆者的宽恕，那里一定会发生什么事的。”

我喝完了自己杯里的威士忌酒，津津有味地用舌头和上颚吮着每一滴这种奇妙的饮料，而对他所说的话，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

“您喜欢这里吗？”

“是的。”他答道，“现在是的。我已经克服了感情上的障碍。最初几年，我投入的全部精力只是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后来，到了这里以后，我又过分地忙于新地方的安置。这一切都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自寻烦恼。现在，我所做的生意对我的吸引力愈来愈大，这是，种能够吸引全部精神的游戏，尤其让人感到愉快的是，在生意中出了差错和失误并不会让自己受到严厉的惩罚。我在这个时代里发现了未来所失去的一些品质……我可以打赌，这个城市有多么奇异，您恐伯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要知道，就在这会儿，在离我们5英里远的某个地方，在原子试验室附近站着一个卫兵，一个流浪者在门洞底下挨冻，百万富翁的独家住宅内正在狂欢暴饮；神甫正在做早祷的准备，来自阿拉伯的商人正在睡觉，港口里停靠着来自印度的船舰……”

他的激动稍稍平息了下来。他的目光离开了黑暗的窗子，往卧室那边望去。

“这里还有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他带着某种特殊的温情补充道：“不，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再回去了。”

我最后一次吸了一口雪茄。

“是啊，您的一切确实是安排得不错。”

最终摆脱了愁闷心情之后，他冲着我微笑了一下。

“不知道您怎么想，我觉得您似乎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噢，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熄灭了剩下的雪茄咽头，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时间太晚了。也许，咱们该走了。”

他没有马上听懂我的话。当他终于明白了我的示意时，我象头巨大的公猫似地慢慢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是我们吗？！”

我从衣袋里掏出了麻醉手枪。他呆住了。

“对这类事件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们总是要进行核实的。现在上路吧。”

他的脸刷地变白了。

”不，”他只是用嘴唇无声地说：“不，不，不，您不能这么做，这太可怕了……还有爱密丽，孩子们……”

“这个么，”我对他说：“也在惩罚之列。”

我把他留在大马士革城，一年后，帖木儿将该城洗劫一空。

# 《直达波达利斯》作者：康妮·威利斯

每个市镇都有它引以为荣的古迹。从没有听说过哪个地方太小，太默默无闻，不值得引起游客的关注。约翰·卡夫德之墓，薇拉·卡塞尔的故居，美洲古印加入之都，等等。如果他们实在没有什么房屋，坟墓之类，他们就会创造一点古迹出来。俄勒冈之萨斯科奇人足迹，德克萨斯的玛萨人之光，艾尔维斯景点，等等。

但是，似乎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外——新墨西哥州的波达利斯城。

“景点？”当我询问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看的时候，这位波达利斯旅店柜台后的女孩惊异的反问了一句。“有一个叫比利小子之墓的地方，在福特·萨姆勒，离这儿七十里。”

我才从亚利桑那州的比斯比赶来，此刻我最不想干的事儿，就是又把自己塞进汽车里，开上来回一百六十里的路程，去看一块墓碑都看不清的破烂的坟墓。

“这城里有什么著名的可以观光的地方吗？”

“在波达利斯城？”她问道。她的语调很明显地告诉了我，没有。

“往科络维斯去的路上有个布莱克沃特·卓尔博物馆，”她最后说。“你从七十号高速公路往北开车走上八里，博物馆在你右手面。是家考古学博物馆。或者，你可以开车到城西去看看花生地。”

好极了。一堆骨头和灰尘。

“谢谢。”我说完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是我自己的错。科罗斯要到明天才会回来，但是我自己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波达利斯来“四处看看”，然后再同他谈谈——但其实这不是借口。我在西部的小城市里呆了五年了，我知道“四处看看”得花多长。大约就十五分钟左右，用五分钟看看，剩下的时间用来描述一番。于是，我就在星期天来到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游览的波达利斯，一整天无所事事，一门心思地想着科罗斯的提议。希望能在回去的时候找到拒绝他的理由。

“那是个稳定的好活儿，”我的朋友丹尼说。是他打电话告诉我科罗斯需要人手的。“波达利斯是个顶呱呱的城镇，而且，这总比你把一辈子花在开着车四处跑上边好一点儿。这样在这个国度里边混下去，把人们并不想买的发明强行卖给他们，这会有什么前途呢？”

毫无前途。农夫们对太阳能灌溉器毫不感兴趣，对节水装置不屑一顾。最近，哈蒙德，就是我的老板，对这些东西也似乎不在意了。

我的房间里没装空调，我开了窗户，打开电视机。这儿也没有电报，我看了五分钟的说教片，就拨通了哈蒙德的电话。

“我是卡特尔·斯图亚特，”我说。仿佛我早已习惯在星期天给他打电话，”我在波达利斯城，比我早先想的到得要早点儿。我要见的家伙明天才来。有没有什么顾客需要我去拜访一下？”

“在波达利斯？”他很不感兴趣他说。“你要去见谁？”

“西南农业供应部的哈德。我和他订在明天十一点见面。”而十点和科罗斯见面，我心里想。“我昨晚才到，在比斯比呆的时间比我预期的短。”

“哈德是我们在波达利斯唯一的顾客。”他说。

“那么，有没有谁在科洛维斯，或是在持鲁库卡利？”

“没有。”他很快地回答，很明显没有去查。“那个州的这一个地区没有其他人了。”

“他们的花生很有名。你希望我去和种花生的接触一下吗？”

“你为什么不休息一天？”他说。

“哦，多谢！”我说充就挂断了电话，下了楼。

现在柜台后面是个干瘪的老家伙，很明显他也听到了消息。

“您想去看点有趣儿的东西？”他说，“在罗斯威尔空军抓往了一个外星人，但他们不让任何人去看。你从七十号高速公路往南……”

“波达利斯没出过名人吗？”我问。“比如说。一位副总统？”

他摇摇头。

“这里有座法院，但星期日不开门。空军说那不是一艘飞船，只是一架间谍飞机。但我知道有人看到它飞下来，他说那玩意儿就象只周身发光的大雪茄。”

“七十号高速公路？”我问了一句，希望这样能摆脱他，“谢谢。”然后我走向停车场。

从树顶上我望见了法院的屋顶，只隔了几个街区。在星期天它是不开门，但是这总比我坐在屋子里看着离别的镜头，想着除非今天到明天早晨之间发生点什么否则我就不得不接受的那份工作要强。也比坐在车里，到罗斯威尔去看它发明出来吸引游客的东西要强。也许我会比较走运，万一碰巧那法院是裁决新墨西哥州最后一桩绞刑的地方呢？我往城南驶去。

在法院周围的路面看上去象典型的后沃尔麦特耐业区的小城市。没有药店，没有杂货店，没有金店。有一家饭店，看上去最多还能支撑六个月；一家西部成衣店，橱窗里挂着脏亏兮的衬衫，两条皮带，一条凳子上放了一块“新装上市”的牌子。

法院是一座红砖建筑，看上去和从尼尔逊尼布拉斯加到泰勒，德克萨斯的其它法院没什么两样。它位于草木挟疏的广场一角，我绕着它走了两圈，看了看战争纪念碑和旗杆，努力不去想哈蒙德和比斯比。在那儿花的时间比我预期的要短，是因为我甚至没能见到那里的客户，而哈蒙德甚至没有开口问为什么，也没有让我去见在特鲁库卡利的顾客。并不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前两次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是这种口气。就象一个准备好了放弃，准备好了出局的人。

这意味着我得满怀感激地接受科罗斯提供的活儿。“一周干五十小时，”他说，“你有时间弄你自己的发明。”

对。或者是进入另一种常规生活，忘了那些发明。五年前，我接受了哈蒙德提供的工作，丹尼说：“你可以有机会到处观光，大峡谷，鲁斯摩山，黄石。”对，我到处观光，风之洞，神秘屋，印加古玩，我都看过了。

我沿着法院广场慢慢地走，走向铁道卡车，去看那里的扬麦机，然后又走回法院，一共花了我十五分钟时间。我想到大学里去看看，但天气越来越热了，再过半小时草就会被晒枯，路面会开始变软，甚至比我呆在房间里还要热，我开始走回波达利斯旅馆。

我走的街道上有树荫，两旁有白色的木房子。如果我接受了科罗斯的工作，我也会住进这种房子，我可以在里面弄我的发明。如果我能把它们推荐给西南农业供应部，或者推荐给沃尔麦特；如果我真的为之努力工作，如果我没有放弃过一刻。

我拐进一条小巷，发现自己进了一条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这简直再适合我的处境不过了。“至少这是个真正的工作，不象你现在干的这个，是条死胡同。”科罗斯说过，“你应该考虑一下未来了。”

对。我是唯一的一个，其他没有任何人干这种事儿。他们使用石油如同使用自来水，使用自来水仿佛奥格拉拉供水系统会永世长存，他们一刻不停地种植，污染、再污染。我已经在考虑未来了，而且我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又是一条死胡同，另一只被弄脏的碗。土地资源耗竭，油井和水源干涸，比斯比、科洛维斯和特鲁库卡利成为荒废的城市。美洲大沙漠再次出现，除了印第安人没有其他人留了下来，在他们的部落中等待着永远不会来的游客。而我，坐在波达利斯，干着一周五十小时的工作。

我退出来，走了另一条路，我没碰到其它的死胡同，也没参观任何地方，在十点十五分我回到了波达利斯旅馆，只有二十四小时时间了，这种时候孩子比利之墓变得可以忍受了。

在旅店停车场有一辆旅游大巴，“直达旅行”车上用红色和灰色的字母写道。有一长队人排着长队等着上车。一个年轻女人在车门口，她长着一张聪慧的脸，短短的黄发，身材苗条，穿了一件浅蓝色Ｔ恤衫和一条短裙，她按着记事本一个个叫着名字。

在队伍最前面，是一对身穿百慕大短裤和迪斯尼世界Ｔ恤的夫妻，他们走在通到巴士的梯子上。

“嗨，”我冲导游喊道，“这车往哪儿开？”

她看了我一眼，有点吃惊，那队夫妻在梯子半中腰呆住了。导游看了看她的记事本，再看了看我，吃惊的表情消失了，自她的脸颊红得像巴士上的字母。

“我们去参观本地景点，”她说，她向队列中下一个人示意，那是一个穿着夏威夷衬衫的胖子。那对夫妇钻进了巴士。

“我不知道这儿有什么本地景点。”我说。

那家伙瞪了我一眼。

“姓名？”导游问。

“麦利斯·Ｈ·保尔，”他说，还是在瞪着我，她示意他进车。

“姓名？”我说，这时候她仿佛又吃了一惊。“你叫什么名字？也许它在你的记事本上，以防你忘了。”

她微笑了，“托尼娅·兰德尔。”

“好吧，托尼娅，这辆车上哪儿？”

“我们去大农场。”

“大农场？”

“就是他生长的地方，”她回答道，她的脸孔又红得像火烧似的了。她向队列中下一个人示意。“就是他开始的地方。”

谁开始的什么地方？我想问，但她忙着对付一个高个子，而且这队列中的每个人似乎都知道她指的是谁。他们似乎等不及了，一对年轻夫妻忙着给他们的孩子指出周围的东西——法院，波达利斯旅店的招牌，在街对面的一棵大树。

“你们的旅行是私人性质的吗？”我问，“是不是付了钱就可以上车？”

我在干什么？我曾在黑山进行过一次随团旅行，那时候我接受我的工作才一个月，仍然想着观光。那简直比思考未来还令人诅丧。那不过就是当导游们说着胜地的典故和开着玩笑的时候，当然是无趣的，看着蓝色的天窗，从车上急行军下来，看一眼野人比尔·海柯克的坟墓，过五分钟，再急行军离开，听着小孩子的嚎哭，妻子们的报怨。我不想再来一次。

但是这时候托尼娅又红了脸，说，“不，对不起。”

我突然为不能再见到她而感到一种强烈的失望。

“当然，”我说，因为我不希望她看出来。“我只是在推测，好吧，祝你们玩得开心。”然后，我转身走向旅店大门。

“等等，”她说，把那对夫妇和他们的小孩晾到一边，走向我。

“你住在波达利斯吗？”

“不，”我说，同时我意识到我决定不接受那个工作。“只是路过。我到这儿来见一个人，但我到得太早了，就没事儿可干。你遇到过这种事儿吗？”

她又笑了，仿佛我说了什么很好笑的事儿，“你不认识这儿的人吗？”

“不认识，”我说。

“你认识那个要见你的人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那有什么关系。

她又看了看记事本。“如果你错过的话，太遗憾了。”她说，“而且，如果你只是路过的话……等等。”

她走回巴士，爬上车，同司机说了几句什么，他们商量了一下，她就出来了。那对夫妻和小孩向她走过去，她停下来查了一下他们的名字，让他们上了车。然后她向我走过来，“巴士已经坐满了，你不介意站一下吧？”

嚎哭的小孩，照相机，没地方可坐下来，一个我不知道是谁又怎么开始他的生涯的人生长的农场。至少我知道孩子比利，如果我驱车去福特·萨姆勒，我可以同样打发时间。

“不介意，”我说，“没关系，”我掏出了钱包，“我想在我们出发前我应该问清楚，这趟旅游得花多少钱？”

她又显得吃惊了，“不要钱，因为已经满座了。”

“太妙了，”我说，“我愿意去。”

她又笑了，用记事本示意我上车。车内看上去不像一辆旅游巴士，倒像公共巴士，前后座位都排在两边，有可以供乘客保持平衡的皮带圈。甚至有电铃可以向司机示意你要下车了。如果这次旅行像去黑山那次一样无趣，我就可以用它了，我拉稳了前排的一枚皮带圈。

乘客们年龄各异，有一位白色老人比那对穿迪斯尼世界衫夫妇还要老，中年人，少年，小孩子。我想五岁以下的至少有四个，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立刻拉响绳铃。

托尼娅数了数人数，示意司机可以开车了，门关上了，巴士开出停车场，驶过了树丛，那对迪斯尼世界衫的夫妇坐在最前面，他们挤着为我挪出一个位子，我向托尼娅做了个手势，但她让我坐下。

她放下记录本，拿起了司机座后的一个扬声器，“今日的第一站，”她说，“是居所，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的大部份工作。”我开始推测我是不是这一路下去都不知道那个“他”是谁，当她说到“大农场”的时候，我想那可能是老式西部人物，但那些房子看上去像三四十年代的建筑。

“他同他的妻子布兰奇住进了这房子，当时他们新婚不久。”

巴士的齿轮摩擦着，在一座白色建筑旁边停了下来。

“他自一九四七年……”她停了一下，扫了我一眼，“至今居住在这儿，在这里，他写出了《塞特飞船》和《黑太阳》，并产生了基因工程的念头。”

那么，他是个作家。这就把范围缩小了，但她提到的那些书没有让我如雷贯耳，但很明显，他的知名度足以让一辆旅游巴士装满，那么他的书籍肯定被拍成过电影。汤姆·克南希？史蒂芬·金？

我曾以为他们会住在更好一点的房子里呢！

“正面的窗户里是起居室，”托尼舰说，“但从这儿你看不到他的书房，书房在房子南面，在那里保存着他的尼布拉大师奖。”

那也没能够进一步启发我，但每个人看上去仿佛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拼命想透过模糊的玻璃看到点什么。

“后面的两个窗户是厨房，他在那儿看报纸，在开始工作之前吃早餐，看电视，他过去用一台打字机写作，近年来买了一台个人电脑。但这个周未他不在家，他出城去了，去参加一个科幻小说大会。”

这倒是件好事儿。我在想，如果他知道了一辆旅游巴士停在外面，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一位科幻小说家，也许是艾萨卡·阿西木。

司机发动了巴士，“我们从房子正面开过。你们会看到一把摇椅，他就是坐在那上面阅读的。”

巴士开过邻近的街区。

“杰克·威廉姆逊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为《波达利斯新闻讲坛》工作，后来，发表了《比你想的更黑暗》，于是他离开了新闻界，从事专职写作。”他说道，停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但是，如果她希望我显得和其他人一样深受打动，那可办不到。在过去五年中，我在很多汽车旅馆没装空调的房间里看了很多精装书，但这个杰克·威廉姆逊并不使我感到熟悉。

“自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七年，杰克·威廉姆逊成为新墨西哥州东部大学的教授，我们马上就会到那儿了。”托尼碰说。

巴士在大学的停车场停了下来，每个人都急切地往车窗外看，虽然那校园看上去和其他西部大学的校园没什么两样。砖石，玻璃，没有大多的树木，园丁正灌溉棕色的草坪。

“这是校学生联盟，”她指点着说，巴士在停车场里慢慢兜着圈子，“这是贝奇·夏普大会堂，每年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讲座在夏季举行。今年春天是第十二届了。”

我很吃惊他们安排得这样不凑巧。不仅仅错过了他们的主角，也错过了他的年度讲座。

“上边的建筑是他同帕翠茜·卡德威尔共同教授科幻写作的地方。”她又指着说。“那就是金色图书馆。保存着威廉姆逊所有的著作和他的奖品。“每个人都认真地点着头。

我希望司机开了门让每个人都下去看青那座图书馆，但巴士加速驶离了市镇。

“我们不去图书馆吗？”我问。

她摇摇头。“这次不去，现在他的藏书还不够多。”

巴土向西南方向开出了城。上了双车道，标志牌上写道：新墨西哥州，十八号高速公路。

“从车窗外你看得到兰罗·艾斯塔卡多，或称木桩平原。”托尼娅说，“它们得名于杰克·威廉姆逊的自传，《孩子就是思想》，因为科罗拉多州用这些木桩来界定它的平原。杰克·威廉姆逊的家庭自一九一五年乘一辆带蓬的马车到了这儿。

在这里，杰克于过农活儿，提水，拾柴，还阅读了《珍宝岛》和大《卫·抖波菲尔》。”

至少这些书名我听说过。那么，这个杰克至少有七十五岁了。

“农场很贫穷，土壤不肥沃，几乎没有水源。三年后，这个家庭不得不搬走了，到了种植玉米的农场去谋生。那时候杰克在瑞奇兰德和森特上了学，在那儿他遇到了布兰奇·斯拉顿，他未来的妻子。有什么问题吗？”

很多只手举了起来，她走下通道，为他们一一解答，斜靠在他们的座位上，为他们指出窗外的景物。那对老年夫妇站了起来去和那胖子交谈，那个胖子比手划脚地做着手势。

我看了看窗外。西班牙人会称之为兰罗·佛拉塔。一望无际，没有插水机，水井。

包括那些孩子在内，每个人都看着窗外，虽然那儿没什么可看的。红色的被犁过的田地，难看的牛群，生机勃勃的绿色植物——肯定是花生。又一块红色的田地。我最终还是来看红泥了。

托尼娅走到前排来坐在我身边。“喜欢这次旅游吗？”她问。

我想不出合适的答案。“农场有多远？”我问。

“还有二十里。那曾有个叫帕波的小镇，但现在只有农场了……”她停了一下，又说：“你叫什么名字？你还没告诉我呢。”

“卡特尔·斯图亚特。”我说。

“真的吗？”她仿佛是听到了最有趣的事儿。“你是不是用《直达火星》中卡特尔·李来命名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很明显，肯定是杰克·威廉姆逊的一本书，“我不知道，也许是吧。”

“我是用《死亡星球太空站》中的托尼娅·安德鲁斯命名的。司机用的是吉列斯·哈比布拉。”

那个高个儿举起了手。“我马上回来。”她说，急忙走下去了。

那个胖子的名字也叫吉列斯，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通名字。我从托尼娅的记事本上看到了“内森李”这个姓，也是出于一本小说，怎么可能有人著名到别人用他笔下的人物来命名，而我却一无所闻呢？

他们必定是一个书迷俱乐部，来朝拜他们的圣地，给他们的孩子起名为保尔·兰格，但他们看上去又不象书迷。他们应该穿着印有杰克·威廉姆逊名字的Ｔ恤，而不是迪斯尼世界乐园的Ｔ恤。

那对老年夫妇回来了，在我身边坐下，微笑地看着窗外。

他们也不是书迷。我见过的书迷总带着防卫的色彩，那种态度仿佛在说“我知道你以为我这样子是疯了，也许我真疯了。”而且他们总是坚持向你解释他们如何成为书迷，而你也应该这样。这些人不同，他们的行为看上去就仿佛到这儿来是世界上再正常不过的事儿，甚至托尼娅也一样，如果他们是科幻小说迷，为什么不去艾萨克·阿西木，或者威廉·夏特纳的农场游历呢？

托尼娅回来站在我面前，抓住了一根皮带圈，“你说过你到波达利斯来见一个人？”她说。

“对，他想向我提供一个工作。”

“在波达利斯？”她的声音很激动，“你会接受吗？”

我的思想又走进了死胡同，但我说：“我不知道，那是一份文案工作，很稳定的报酬，我不用象现在这样自己开着车乱跑了。”我发现自己正在告诉她哈蒙德和那些我想发明的东西，还有我如何担心这工作没有前景。

“‘我没有前景’”，她说，“杰克·威廉姆逊在本年的讲座中就是这么说的。‘我没有前景，我是一个深陷入绝望中的小孩，没受过教育，没有钱，没有前景’”。

“并不是绝望，但我了解他的感受，如果我不接受科罗斯的工作，我可能没有饭碗。如果我接受了——”我耸耸肩，“不论如何，我都没有前途。”

“哦，但是有机会能和威廉姆逊住在一个城市里，”托尼皿说，“在超市里碰到他，也许还能听到他的课。”

“也许你应该接受这份工作，”我说。

“不行，”她的双颊又徘红了，“我已经有工作了，”她站直了身子，向乘客们说：“我们就要到农场了，”她说，“杰克·威廉姆逊同他的家人自一九一五年至二战以来一直住在那儿，然后他参了军，战后，他娶了布兰奇。”

巴士在车站停了下来，然后驶上了一条笔直的公路，也许和车身一样窄，那条路通往两边有围篱的农场。

“农场最先是一块宅地，”托尼娅说，每个人都赞叹地低语，从窗户往外看那块灰尘飞扬的土地。

“他住在这里的时候看到了《惊险小说集》，”她说：“并向该杂志投了第一个短篇《金属人》，就是你们昨天在那个杂货店看到的那本。他当初就是在那家杂货店里发现他的书出版了。”

“我看到农场了！”那个高个子叫了起来，从司机座椅往前倾，“我看到了！”每个人都倾身往前，我们在一个户外建筑前面停下来。

司机开了门，人们从车上下来，站在泥上上，激动地看着没经粉刷的棚子和水管，一只黑色的小母牛好奇地抬头看了一眼，不感兴趣地走到了棚子的另一面。

托尼娅把大家集中在一起，“那边就是农场主屋，”她说，指向一座绿色的低矮建筑，围了篱笆，种了柳树。“杰克·威廉姆逊和他父母，他兄弟吉姆和姐姐乔·凯蒂住在这儿，就在这儿，他创作了《来自火星的女孩》和《太空军团》。这两本书都是在厨房桌子上完成的。他叔叔给了他一台旧打字机和色带，于是他在大家上床之后开始创作。他的兄弟吉姆……”她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现在拥有这个农场，他和他妻子这周到亚利桑那州去了。”

太让人吃惊了。他们有意安排错过了所有人，但却没有一个人介意，这点不同寻常。没有人报怨什么，而人们在野人比尔·海柯克之行中就报怨不休，他们中有一半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而另一半人则拼命报怨太昂贵了，太热了，太远了，车上的窗户打不开，礼品店不卖可乐。如果他们的导游宣布苍蝇博物馆关门了，他就得应付一场暴动。

“在家里写作很困难，”她说道走向农场，“经常被打断，而且很不安静。于是在一九三四年他修了一个独立的房间，小心，”她说，绕过了一棵山艾树，“这里可能出现响尾蛇。”

那似乎没吓倒任何人，他们跟在她后面，穿过平枯的草地，在一只历时久远的棚子前停了下来。

“这就是他写作的房间。”托尼娜说。

我无法称之为房间，它甚至弥不上是棚子。当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废弃的户外建筑，四壁萧然的木板墙，几近坍塌，里边有生锈的铁罐，当托尼娅说话的时候，一只农场的猫从屋顶上跳了下来，似乎那儿是它睡觉的地方，然后它抄近路跳进了田地。

“房间里有桌子，文件，书架，后来这儿成了专门的卧室。”托尼娅说。

但这地方看上去连一台打字饥都装不下，更别说床了。可是很明显，这些人上这儿来就是为了看一眼这个。他们站在刺人的干草中，尊敬地注视着它，仿佛正看着华盛顿纪念碑什么的，静静地注视着驳剥的墙壁和生锈的水罐，一句话也不说。

“他装了电灯，”托尼娅说，“用风磨发电，还有一间浴室。但他的写作仍会偶尔被打断——有时候是蛇，有一次一只黄鼠狼在这儿安了家。在这儿他写了《死亡星球太空站》，还有《殒星女孩》，在故事中他首次提到了时空漫游。‘如果这块土块足够硬的活，’他在故事中写道，‘我们就可以从时空中传递物体，而不是仅仅看到影像。’”

他们为了我不知道的原因显得惊奇，站在那儿显得越发敬重了。托尼娅来到我身边，“你在想什么？”她微笑着说。

“告诉我他看到杂货店里的《金属人》的事儿吧。”

“哦，我忘了你没去那杂货店，”她说。“杰克·威廉姆逊在一九二八年投出了他的第一个故事，投稿到《惊险故事集》，然后没有听到任何消息，那年秋天他到杂资店买东西。看到一家杂货店的橱窗里有本杂志，封面看上去很象他的故事。于是他就进去，激动地发现自己的小说被印成铅字，于是就买下了三份，扔下买来的生活用品自己走了。”

“于是他就开始发展了。”

她严肃他说，“他说，‘我没有前景，然后我看到了杂货店的橱窗，它给了我未来。’”

“我希望能有人给我未来，”我说。

“‘没人能预言未来，他只能指明方向’他也这么说来着。”

她走到棚子前，向人群说，“他还在这屋子里写了《直达火星》，那是我最喜欢的故事。”她说，“就在这儿，提出了以火星为殖民地，”她停了一下，但这次她盯了那个高个子一眼。

他们继续看着，所有人都绕着木棚走了两三次，对松动的木板和铁罐指指点点，往后退几步以便看得更清楚，绕着木棚巡视。没有人急于离开。戴德伍德之旅只花了十分钟，只因为有个小孩叫了一声：“我们可以走了吗？”但是，这群人的模样仿佛他们可以在这儿消磨上一整天。一个人拿出笔记本，开始记下一些东西。有孩子的年轻夫妇把她带到那头母牛那儿，三个人拍着那头牛咯咯直笑。

过了一会儿，托尼娅和司机分发了一些纸袋，每个人都坐在农场地上，叽叽喳喳地谈论着，吃着午饭，陈三明治，硬饼干，微温的可乐，但却没有人报怨，没有人乱扔东西。

他们把东西整齐地放回纸袋里，又围着木棚转了转，从空空的窗户往里看，惊起了更多的猫。有两个人走到篱笆前，长久地看着这间屋子。

“周围没人带他们参观一下房屋，这简直糟透了。”我说，“通常人们不会扔下农场不管自己走掉，我猜周围可能有人。不论是谁，都能带你们去看看那主屋。”

“是有人照看农场，那是杰克的侄女贝蒂，”托尼娅很快他说。

“但今天她得上科洛维斯去取抽水机，不到四点回不来了。”她站了起来，拂掉了裤子上的干草和泥土。“好了，我们得回去了。”

人群不满地咕哦着，一个小孩叫了起来，“我们必须得走了吗？”但每个人都开始收拾他们的午餐袋、可乐罐，朝巴士走去。托尼娅又点了一次名，仿佛很担心他们中会有人弃车而逃，在此与响尾蛇为伍。

“卡特·斯图亚特，”我对她说，“下个地方是哪儿？杂货店吗？”

她摇了摇头，“昨天我们去过了。昂德希尔上哪儿了？”她又穿过了小路，我跟在她后面。

那高个儿静静地站在木棚前，看着空空的房间。他一动不动，双眼盯着那木板。托尼碰说，“昂德希尔，我想我们得走了。”他仍然站在那儿，仿佛要珍藏这段记忆，然后他转过身，僵硬地走回巴士。

托尼娅又数了一下人。巴士缓缓地绕农场一周，每个人都回头去看最后一眼，那对老年夫妇的双眼湿润了，一个小孩子站在后排的座位上挥手致意。而那个高个子则把脸深深埋进了手掌。

“你们刚才看到的房间就是开始的地方，”托尼娅说，她开始述说杰克·威廉姆逊如何成为一位气象学家，大学教授，以及科幻小说家，如何游历了意大利、墨西哥和中国长城，而所有这一切，在他坐在那间木棚里边用一台老打字机和褪色的色带写作时，是完全无法想象得到的。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我在想那个高个儿昂德希尔，不知是他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倒不是因为他的僵硬，——我在车子里呆了一整天之后比他更僵硬，我想着他站在那儿，看着木棚的样子，如此专注，仿佛他将把那影像一起带走似的。

他也许只是忘了他的照相机，我想。于是我知道了一直使人困挠是什么。没有人带着相机。而游客们总是带着相机的，那帮去野人比尔·海柯克那儿的家伙都有相机，甚至小孩也不例外。他们整个旅程中不停地给比尔的墓碑拍照。还有摄影机，有个家伙一直冲着摄影机笑个不停，一路上什么也不去看。他们愿意把整个旅程花在给野人的墓碑拍片上，花在给苍蝇博物馆拍照片上——尽管标志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不许拍照。他们彼此为对方拍下在沙龙酒廊前的照片，在墓地前的照片，巴士前的照片，然后，以防万一照片洗不出来，他们就到礼品店去买明信片。

而这儿没人带照相机，没人去礼品店。没人乱扔东西或到处乱闯或报怨不休。这是什么旅游？我不禁深思了。

“他预言了‘一个崭新的黄金时代，美丽的城市，文明的法规，新式的机器，”，托尼娅说，“‘是人脑所无法想象的，这种文明征服了灾难和自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疾病和死亡’。”

他所想象的未来和我想象的属于同一性质，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试过让农夫们接受这些观点，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思又转到那份工作上了，而这一整天我企图避免的思想又一次跳进了我脑中。

托尼娅走到我身边拿起了扬声器。“‘一个可怜的乡下小孩，目不识丁，不满于现状，渴望新奇，’”她说，“这就是杰克·威廉姆逊一九二八年对自己的描述。”她看了看我。“你不会接受那份工作，对吧？”

“我想不会，”我说。“但我不知道。”

她望着窗外的田野和牛群，显得有点失望，“当他刚搬到这儿的时候，这里只有山艾树，干草和灰尘。他能想象到未来不比你现在能想到的更多。”

“而答案就在杂货店橱窗里？”

“答案就在他身上。”她说。她站直身子对人群说，“我们马上就会进入波达利斯了”她说，“在一九二八年，杰克·威廉姆逊写道，‘科学是通向未来之门，是一把金钥匙。它永远在前方引导着我们，当科学发现了作家的头脑中的思想的时候，它们就会使之梦想成真。”

旅行团的成员们鼓起掌了。

巴士进了波达利斯旅店的停车场，我等着人们一拥而下，但是人们却没有反应。

“我们不在这儿停留，”托尼娅解释道。

“哦，”我站了起来。“你们其实不必把我再送到这儿来，你可以让我在你们停留的地方下车，我可以走回去。”

“没关系，”托尼娅微笑着说。

“好吧，”我很不情愿道别，“谢谢你让我进行了这次有趣的旅行，我能请你吃午饭或别的什么的吗？我想感谢你。”

“不行，”她说，“我得清点人数，检查每一样东西。”

“对，”我说，“那么……”

司机吉列斯开了门。

“谢谢，”我说，冲那对老年夫妇点了点头，“谢谢你们让座位给我。”然后我走下了巴士。

“为什么明天你不和我们一起去游玩呢？”她说。“我们要去看５５１６号。”

５５１６号听上去象一条国家公路的名字，也许它就是一条国家公路，杰克·威廉姆逊在这条路上上学或收花生。而这群人又会崇拜地望着那条路，不拍照。

“明天我得去赴约，”我说，我意识到自己不想同她说再见，“下次吧，下次你什么时候旅游？”

“我以为你只是路过这个地方。”

“正如你所说的，这儿住了很多好人。你是不是经常带人来。”

“经常带人来。”她双颊红红他说。

我看着已士开出了停车场，开上了街道，我看了看表，四点四十五。离晚餐时间还有至少一个小时，离我上床还有至少五小时。

我进了旅店，又改变了主意，就出来上了车，开车去找科罗斯的办公室，这样，明天早晨我就不用费事儿去找它了。

这办公室并不难找。在六十号高速公路边上，这个城镇的南端，稍微过了八号快车道一点点。那辆旅游巴士不在八号快车道的停车场中，也不在希尔克瑞斯，也不在沙兹车道。他们肯定去了罗斯威尔或特鲁库卡利过夜，我又看了看表，五点过五分。

找驱车穿过城镇，想找个吃饭的地方，麦当劳快餐店，塔哥贝尔快稷店，伯基王快餐，其实快餐并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就是它太快了，我需要伐个地方，等上半个小时得到一份菜单，然后再等上二十分钟，直到有侍者过来听你点菜。

我在比萨饼店吃了饭，（那地方炸比萨饼只花五分钟，否则就不收你的钱。）“这儿有没有旅游巴士的业务？”我问那名女招待。

“在波达利斯？你在开玩笑。”她说，“除非你真的没有注意到，波达利斯的位置异常偏僻。你需要把剩下的比萨饼装回去吗？”

用纸盒把剩的比萨饼装回上倒是个好主意，她花了十分钟去找来一只纸盒，这意味着我离开的时候近六点了，还剩下四个小时的时间。我给汽车加了油，买了一杯可乐。在店里，杂志边上有些精装书。

“有没有杰克·威廉姆逊的书？”我问柜台边的小孩。

“谁？”他同。

我慢慢地创览着书架。约翰·吉瑞思翰，丹尼尔·斯蒂尔，史蒂芬·金。没有杰克·威廉姆逊。

“这城里有书店吗？”我问。

“啊？”

看来他也从没听说过这个。“就是我能买到书的地方。”

“艾尔柯那儿有书，我想。”他说，“但他们五点就关门。”

“那么杂货店呢？”我想起了《惊险故事集》。

他仍然一无所知，我放弃了，付了汽油费和饮料费，往汽车走去。

“你是指有阿斯匹灵和其它杂货的杂货店吗？”小孩子说。“有一家叫冯·温克的杂货店。”

“他们什么时侯关门？”我问。

冯·温克是一家小百货店，有两排架子卖“阿斯匹林和其它杂物”，另一排卖精装书。有更多的吉瑞思翰，《吉瑞克斯公园》，汤姆·克南希，还在杰克·威廉姆逊的《时间军团》看上去它在那儿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封面是五十年代的风格，色彩黯淡，书页卷曲。

我把它拿到收银台上。“同一位著名作家住在一个地方的感觉怎么样？”我问那位中年收银员。

她拿起这本书。“写这本书的人在波达利斯？”她问：“真的吗？”

时间到了六点二十二，但至少我有了可以一读的东西。我回到波达利斯旅店，回了自己的房间，开了一听可乐，打开了所有的窗户，坐下来看这本《时间军团》。这本书讲述了一位女孩子回溯到古代去向一位英雄预言未来的故事。

“未来与过去一样真实”，这本书写道。书中的那位女孩能往返于时空之中，如同往返于新墨西哥州十八号高速公路一样。

我合上书，回想着这次旅行，他们没有一架照相机，不怕响尾蛇，他们看着大草原的样子仿佛他们从没见过田野和牛群，而且他们都知道谁是杰克·威廉姆逊，不象加油站的那个小孩和冯·温克百货店的收银员。他们都愿意花两天的时间来看废弃的木棚和肮脏的道路——不，花三天时间，托尼娅说昨天他们去了杂货店。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拉开抽屉想找出电话簿，没有。于是我下了楼，向接待员要一本。那位染蓝色头发的女接待员递给我一本，大小同《时间军团》差不多，我翻到了黄色页簿。

这儿有一家史威夫特杂货店，是家连锁店。但看上去不象在市区，“Ｂ和Ｊ杂货店在哪儿？”我问，“离市区远吗？”

“有几个街区。”老妇人说。

“它营业多久了？”

“让我想想，”她说，“当诺娜还很小的时候它就在那儿了，我记得她得哮喘就是上那儿买的药。那时她六岁，或是得麻疹那次？不，得麻疹是在夏天……”

我得去问Ｂ和Ｊ杂货店。“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希望这次得到的答案同上个问题不一样，“明天大学图书馆什么时候开？”

她递给我一本册子。图书馆八点开门，威廉姆逊藏书部九点三十开门。我打电话到Ｂ和Ｊ杂货店试了试自己的运气，但他们是不会开门了。

天色变暗了，我拉下窗帘，又打开了书。“世界是一道长廊，时间是照亮大厅的明灯。”书中写道，几页后又写道，“如果时间只是空间的一种延展，明天是否同昨天一样真实？如果有人能向前——”或回溯，我想。“杰克·威廉姆逊自一九四七年……”托尼娅说，停了一下，接着说，“至今住在这房子里。”我以为她看我那一眼是为了观察我听到这个名字的反应，但如果她想说的是，“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九八年”或“二零一五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她在说话过程中不断停顿，是否因为她不得不记着说“杰克·威廉姆逊是……”而不能说“杰克·威廉姆逊曾是……”，或者“从事写作”，而不能说“曾经创作了……”，是不是因为她得牢记现在是什么时候，而哪些事还没有发生过呢？

“‘如果这块土地足够硬的话’，”我记起了托尼娅在农场上引述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时空中传送物体，而不是仅仅看到影像，’”那群人都笑了。

如果他们就是那被传送的物体呢？是否这次旅行是穿越时空而至的？但那毫无道理，如果他们能穿过时间漫游，他们会选上一个杰克·威廉姆逊在家的时候，或是开讲座的时候来。

我继续往下看，希望能找到答案。书中谈到了量子机和概率，谈到了改动过去的某一点儿小事儿能如何改变未来。也许这就是他们选中查克·威廉姆逊不在的时候到了这里，以避免改变他的未来。

或者这次直达旅游没安排好，他们选错了时间，他们都没带相机，因为他们都忘了。他们只是纯粹的游客，而《时间军团》只是一本科幻小说，我在这里胡思乱想是为了避免想到科罗斯和那份工作。

但如果他们是普通游客，他们于嘛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到穷乡僻壤里去看一间坍塌的棚子？即使他们是来自未来的游客，也没有理由回溯到时间之中，只为了看一位科幻作家，而不去看总统，明星之流。

除非他们的时代中的一切与他书中预言的一样。如果他们有基因工程和太空飞船呢？如果在他们的世界中他们进军了火星，开发了银河系呢用口会使杰克·威廉姆逊成为他们的先父，他们的奠基人。可是，他们想回来看看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第二天早晨，我把东西放在波达利斯旅店里，去了大学图书馆。我想等到我找到点什么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那工作。开车去那儿的路上我路过了Ｂ和Ｊ杂货店，然后是大学杂货店，但他们都没开门。我无法从外观上判断它们的历史。

八点图书馆开了门，放杰克·威廉姆逊藏书的房间九点半开门。在九点一刻的时候，我透过玻璃看着那些书。墙上有一块青铜星球仪板。

托尼娅说“现在藏书还不是很多，”但我却发现，那些藏书已经够多了，一排一排装满了每个小橱。

一个戴金边眼镜的年轻人开门让我进去。“来吧，排队进来，你是第一个。”

我问：“是不是有很多人上这儿来？”

“很少，”他说，“比我想象的要少——对一位实际上创造了未来的人来说太少了。他想像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两周后人会多一些，那时威廉姆逊要开讲座，到时候游客就会多一些。”

他开了灯。“让我带你四处看看。”他说。“我们总在不断扩充藏书，”他取下一只扁盒子，“这是杰克的《超越火星》，我们保留了他的手稿。”他打开一个橱箱，取出一叠发黄的打印纸，“你见过杰克吗？”

“没有。”我望着油画上一位和善的白发老者，“他长得什么样？”

“哦，是你见过的最漂亮的人，很难相信他会是科幻小说众位奠基人之一。他一直呆在这儿，是个好家伙。正写着一本叫《黑太阳》的书。这周他出城去了，否则我就领你去把你介绍给他了。他对书迷很友好。你想了解他什么事儿吗？”

我说：“有人告诉我他在一家杂货店里看到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是哪家店呢？”

“那家店在德克萨斯的坎农，他和他姐姐在那儿上学。”

“你知道那家店的名字吗？”我问。“我想去看看。”

“哦，多年前它就不营业了，”他说，“我想它是倒闭了。”

“昨天我们上了那儿。”托尼娅说，那倒底是哪一天？是杰克看到了自己的书，买了三本之后忘了杂货的那一天吗？那一天他们穿什么衣服？粉红长裙，束腰上衣，戴帽子？

“我有一本，”他说，从一个塑料盒中拿出一本破旧的杂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那家杂货店关了门真太可惜了。但你可以去看看他刚开始从事创作的小屋。就在他兄弟的农场边上。从西边出城上十八号州高速公路。让贝蒂带你四处看看。”

“你听说过有旅游团上哪儿吗？”我打断了他。

“旅游团？”他说，然后他认为我在开玩笑，“他没那么有名。”

暂时没有，我想，然后我想到了那次参观图书馆的直达旅程，距今十年？一百年？那时他们穿什么？

我看了看，九点四十五。“我得走了。”我说，“我有个约会，”我往外走，又转过身来，“告诉我杂货店的人还提菱到了５５１６号，是他的一本书吗？”

“５５１６！不，那是他们以他命名的小行星，你怎么知道的？那是给他的一个惊喜，等这周他们才告诉他。”

“一颗小行星．”我说，然后我走了出去。

“谢谢你来参观，”图书馆管理员说，“你是来旅游的还是住这儿？”

“我住这儿。”我说。

“哦，那以后常来玩。”

我走下楼道，走向汽车，九点五十。刚好可以赶过去告诉科罗斯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我走进停车场，没有任何旅游巴士。也就是说威廉姆逊开完会回来了。等我和科罗斯会谈后，我要去他那儿进行自我介绍。“我知道您在来货店发现《惊险小说集》时的感受。”我会告诉他，“我也对未来感兴趣，我喜欢您对未来的看法，正如您说的，科幻小说照亮了前路，而科学使之真实。”

我驱车驶过市区上了七十号高速公路，一颗小行星，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去的，“会很有趣。”托尼娅说，当然会的。

下次，我想，我还想去火星呢。

在七十号高速公路上我朝南拐，驶向科罗斯的办公室。标志牌上写道：罗斯威尔，九十公里。

“来吧。”我说，我把头伸出车窗，往上仰望，“来吧！”

# 《只剩下一小时》作者：维·科马罗夫

墙上的电动扬声器突然响了，传出激动的声音：“据仪器显示，应力正发生巨大的变化！”

沃罗洛夫中断谈话，甚至不表示歉意就急速跑出房间。马列耶夫也跟着他出去了。他们顺着螺旋梯走下仪器室。操纵台巨大的信号盘上显示着从各地传感装置发送来的数据信号，仪器室里聚集了不值班的地震站工作人员。

信号盘上闪亮着一个又一个新的数字，图表上的线条表明，如同马列耶夫从沃罗洛夫谈话中懂得的那样，山区的岩层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切并没有直接告诉马列耶夫什么东西，但从仪器室里的人注视数字变化的紧张神情中他明白了：即将发生某种危险的事情。

“有预报吗？”

“已要求提供……”坐在操纵台旁边的一个人同样简短地回答说。

过了几秒令人难受的时刻，显示屏上终于亮出了本区域的地图。地图上有一个令人担忧的橙黄色圆点——这是即将发生的地震的震中。大家面面相觑：震中的位置和拥有２０万人口的年轻城市西涅哥尔斯克在地图上正好重叠在一起。

荧光屏上的字母在一阵飞速跳动之后，组成了一句可怕的警告：“预计地震的强度为１１级，特点是上下振动和左右摇晃；预计初震的时间是２１点４７分。”

聚集在仪器室里的人再次面面相觑——里灾祸降临时间正好还剩下一小时！……

作为首都一家科普杂志的记者，马列耶夫早就想道这个“山区”地震站来采访沃罗洛夫了。但由于没得到总编辑的支持，所以一直未能成行。总编辑认为，科普杂志只应介绍那些公认的、经过实证的科研成果，而对那些“幻想式的”科研则是不给篇幅的。他把沃罗洛夫在“山区”地震站的工作就归于“幻想式的”科研之列。但马列耶夫对沃罗洛夫却怀有好感。他认为，沃罗洛夫属于科学家中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在同精细的“现实主义者”的斗争中往往失败。因为现实主义者在认识的阶梯上攀登虽然缓慢，却是一级一级地爬，稳稳当当。而浪漫主义者呢，敢于想象，敢于冒险，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经常遭到失败，而每一次失败都会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整个科研的不信任。可是，马列耶夫认为这些人却是“思想发动机”，是在荒漠上开辟新路的人。

马列耶夫这次是趁总编辑到外国出差时，说服责任秘书批准他来采访沃罗洛夫的。他乘直升机来到“山区”地震站后，便径直往办公楼走去，一面走一面考虑该怎么去见沃罗洛夫。因为在地震站里沃罗洛夫根本不是当家人，只是一位高级研究员。领导地震站的是斯柳萨连科——一位很气派的人物，科学博士，典型的“现实主义者”。

他喜欢做任何事情都有根有据，对一切“离奇想法”都怀有戒心。可不知怎的，句马列耶夫所知，他同沃罗洛夫倒一直和睦相处。尽管当斯柳萨连科有事去首都时，一向他打听沃罗洛夫的情况，他就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马列耶夫不大想同斯柳萨连科见面。可是避开地震站站长时不可能的，这样做对沃罗洛夫也不利。

马列耶夫被领近站长办公室。出乎意料，斯柳萨连科站长竟亲切地迎接他。

“又是沃罗洛夫。”他带着抱怨地口吻，但毫不忿恨地说，不时用目光打量马列耶夫。“‘思想发动机’，好象您是这样称呼他的吧？您的这个发动机就在我这儿。”

站长富有表情地用手敲了一下后脑勺，眼睛里露出宽厚的微笑。“好，你们谈谈吧。

“最近我们这里有不少有趣的事。”

很奇怪，沃罗洛夫接待马列耶夫反倒不那么热情。当记者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正俯身坐在桌前急匆匆地写着什么，没有马上回答客人的问好。后来他终于站起来，向来客伸出了一只手，但他的表情显露出明显的不满意。马列耶夫并不见怪，明白他是打断了房间主人的工作，而且是他喜爱的工作……

起初交谈很困难：马列耶夫提问题，沃罗洛夫回答，故意回答得非常简短。似乎想让记者知道，他对这一采访并不太感兴趣。可是，当发现面前这个人听得非常专心，又懂行（马列耶夫是学物理），而且怀有善意时，沃罗洛夫渐渐热情起来，甚至谈得入了迷。马列耶夫期待的正是这个。

“看来您也知道，”沃罗洛夫说，“岩石的导电性能——导电性和其他一些特性，都以应力的分布状况为转移。这一点早就被发现了。而应力分布状况的变化则能提供即将发生地震的信息。最近几年我们已经能够破译这种隐秘的信息。我们在不同深度的地下建立了庞大的传感信息网，把所有的情报资料都汇集到地震站，再通过电子计算机的专门程序进行加工整理。”

“你们试图用这样的方法来预测地震？”马列耶夫很赶兴趣地问。

“是的，我们这里是非常理想的天然试验场——地震经常会发生。当然，在最近15到20年内不会很大。我们的预测结果被证明是不错的，百分之八十正确。”

“这是够大的百分比！”马列耶夫赞扬道。“还没有人能做到这样准确的预测。”

“但很多东西还面临检验。”沃罗洛夫则持另一种见解。“再说，计算程序考虑的只是我们这个地区的特点，总的看来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课题。”

“那么……还有什么想法吗？”马列耶夫很小心翼翼地问，并不指望能得到明确的回答，因为他没有忘记，沃罗洛夫不喜欢过早地向记者们谈出自己的想法。

沃罗洛夫却突然笑了起来，并意味深长地敲了敲自己地前额：“想法吗？……是有一点。”他狡黠地看了看马列耶夫。“只是不知道是否值得谈？因为您马上就会把这报道出去。”

“一定要报道，”马列耶夫同样狡黠地说，“一定，当然，如果这个想法值得报道的话。”

“值得，当然值得。”沃罗洛夫没有假作谦虚。“不过想法终究是想法……”

“是想用某种办法积极地干预可能发生的地震吗？”马列耶夫推测道。

“对，这是完全有可能现实性的。”沃罗洛夫有热情地谈了起来。“我确信，人类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他突然又沉默不语了。

“现在问题在哪儿呢？”沉默很久以后，马列耶夫小心地问。

“有人对我说，不能分散精力，首先要搞好预测工作，然后再研究积极干预的方法。况且是否能干预还是个问题。而我认为，需要综合解决问题——预测和积极干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沃罗洛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马列耶夫一眼，好像是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很难评论，”马列耶夫说，“想法看来是正确的，合乎辩证法，但我不知道具体指的是什么？”

“谈得具体一些？那好吧。”沃罗洛夫站起来，开始再屋子里快步地走来走去。

“这是两个相互作用地过程：应力改变着岩石的电性能，而点性能的变化又会引起地壳物质又方向性的变形。”

“类似电压效应？”

“正是这样。全部问题在于，要在一定地点为岩石补加一些与已形成的应力状况相符合的势差。”

“这一来，应力状况就会改变？”

“是的，这样可以排除危险的应力，从而除掉大自然为我们制造的‘地震炸弹’。”

“太伟大了！”马列耶夫不禁赞叹道。“那为什么不这样干呢？”

沃罗洛夫宽容地，同时又有点忧郁地微微一笑。

“很遗憾，”他说着坐回到原来的位子上，“暂时这一切基本上都是想法。”

“没有做任何事吗？”

“我说了，可以排除应力……原则上可以。其实，我们已经有建立必要势差的技术可能性。我们在极其广阔的试验场放置了大量电极，敷设了电缆，安装了通向电子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但是没有主要的东西——支配所有这些设施的程序。”

沃罗洛夫沉默了很久。马列耶夫感到他还没有说完，耐心地等待他继续往下说。

的确，过了几分钟，房间的主人又站了起来，开始在屋里快步地走来走去，一面走一面继续说：

“可以说是非常清楚的，但这些原理还没有变成可以放进计算机的准确的数学公式。”

“您大概搞过一些试验吧？”

“搞过……但是我们遇到巨大障碍。”

“是没有相应的数学保证？”马列耶夫推测道。“或者缺乏必要的计算技术？”

“不，这个障碍不时技术和计算方面的……可以说是哲学上的。”

马列耶夫惊奇地看了沃罗洛夫一眼。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地震学家说。“问题在于，共同地想法是我工作的基础，而这个想法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我们喜欢说，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我们并不总是能清楚地认识大批这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不清楚的？”马列耶夫有点奇怪。“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依我看，这很清楚。”

“不完全清楚！”沃罗洛夫说。“不是简单的一部分，而是彼此协调的一部分！大自然创造出了人，但人并没有脱离大自然。二者依然是同一的整体。”

“我不太懂。”马列耶夫说。

“我们还没有一种能根据应力的分布来控制往岩石传送电势的程序。但是有一种‘装置’，它不用任何程序而解决这个问题。确切地将，它可按照大自然赋予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装置’就是人的大脑。”

“大脑？”马列耶夫惊讶地问。

“对，正是大脑。大脑能够感受道具有危险性地应力分布，因为这种分布会破坏环境和生物体之间的自然平衡。我的观点就是这样，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

“唔，”马列耶夫考虑了一下说，“对这个观点当然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不过，坦率地讲，我没有看到您这个观点有实际运用地可能性。”

“应力的分布，或者说是应力的总状况，借助相应的电信号可以不输送到计算装置里，而直接输入到操纵者大脑里，这时大脑就能编制所需要的指令。”

“您试验过吗？”

“在实验室里搞过。”

“实地试验过吗？”

“眼下还没有。因为西涅哥尔斯克城在我们区域内，我们没有权利犯错误，这您是知道的。在这里行动要极其谨慎，必须有十分的把握。”

“我明白……那么，你们在实验室里做这一试验时，您有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没什么具体的。怎么给您解释呢更好呢……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种不安感。应力分布越是不正常，这种不安感便越是强烈。”

“根据这样模糊的感觉。您怎么判断所需要的指令呢？”

“这个工作是不自觉地做的。确切地将，我只是竭力用意念力去克服和消除这种不安，而下意识本身在分析传来的情报和挑选最佳方案。”沃罗洛夫沉默了一儿……

“我想，我在本地长大，我和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统一的整体。”

“听您这么一说，使人不由得想起阿拉伯神话里的妖魔，或者传说中的魔法师，他们能用意念的力量呼风唤雨，借助精神的力量。”

“精神的力量？”沃罗洛夫笑了。“不如说是意识的力量。可惜意识不能直接改变客观事实，尤其是大规模地改变，只能用技术……”

就在这个时候，挂在沃罗洛夫办公桌上地电动扬声器突然响了，传出激动的声音：

“据仪器显示，应力正发生巨大变化！”

沃罗洛夫愣了片刻，然后飞快地跑出了房间。马列耶夫踌躇了一下后也跟着他出去了。他们顺着螺旋形楼梯来到地震站地地下仪器室。这里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他们围住操纵台，台上地信号盘显示着从许多传感装置发送来地情报资料信号。看到人们的表情，马列耶夫明白了：某种危险的事情即将发生。

根据荧光屏上的显示，地震的强度是１１级，第一次震动的时间是２１点４７分。

马列耶夫看了看表——离灾祸降临的时间正好还有一小时。他又看看沃罗洛夫——地震学家站在操纵台旁，手里拿着话筒，正着急地敲打着电话机地座键。

斯柳萨连科走进了仪器室。

“您准备干嘛？”一进来他就问沃罗洛夫。

“向西涅哥尔斯克城发警报！”地震学家头也不回地说，同时继续敲打电话机。

“您张惶失措了？”站长低声说。“这里从来没发生过１１级地震，显然是您的系统搞错了什么。而您却想在一个有２０万人口的城市里制造混乱！……。”

“正因为有２０万人！”沃罗洛夫气冲冲地反驳道。“现在通知，他们还来得及转移到开阔的地方去……至于这里没有发生过11级地震，要知道，生活中的一切都有第一次。”

“要是预报是错误的呢？”

“那更好……而如果不是呢？”沃罗洛夫再次猛烈地敲打了一下座键，随即放下了话筒。“通讯联络断了。您知道着意味着什么吗？电话电缆被破坏了。看来，岩层已经开始移动了。”

“那好吧。”斯柳萨连科终于同意了。“小心没坏处。”

他拍拍报务员的肩膀说：

“去，用无线电……”

“我们已经失去了整整４分钟的时间。”沃罗洛夫说。

仪器室里突然变得静悄悄得。显示器得荧光屏上没什么变化，与西涅哥尔斯克城连在一起得警报信号在继续闪烁预示着灾祸即将降临。

报务员回来了。

“联系不上……”他焦急不安地说。“这样大的干扰还从来没有过。”

“大概空气里已经充满电了。”一个工作人员说。

“这也是强烈地震的预兆。”另一个人说。

马列耶夫又看了看沃罗洛夫，他脸色苍白，一只手抓住操纵台的边缘，好像害怕跌倒。

斯柳萨连科对马列耶夫低声说：

“在西涅哥尔斯克城里有他的……”

“他的妻子？”马列耶夫问。

“未来的妻子……列娜，我们的大夫。她昨天进城里去了，明天才回来。”

马列耶夫哆嗦了一下。多么简单而平常的话：她进城了，明天回来……。但如果相信仪器，那就回不来了。11级地震！谁也回不来！……毫无办法，自然灾害嘛。甚至连报警也不可能。

仪器室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也许可以开汽车去？”报务员没有把握地建议道。

沃罗洛夫立刻反对说：

“180公里的山路！来不及了！”

聚集在仪器室里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斯柳萨连科，似乎站长会有什么办法。然而，他却默不作声……

马列耶夫则在想，沃罗洛夫刚才给他讲的东西也许用得着。

好像是回答他的想法，在一片寂静中响起了沃罗洛夫的声音：

“准备积极干预系统！”

斯柳萨连科惊异地扬起了浓眉：

“可是……”

“这是唯一的办法。再说试验曾经获得成功。”

“那是试验，全部过程只有一分钟。而试验结束以后我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使您恢复知觉。”

“原来是这样，”马列耶夫想，“怪不得沃罗洛夫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再说一遍，其他办法是没有的。”沃罗洛夫果断地说。

“但这是必死无疑啊！”

“可能……但只是对我一个人来说……”

“您甚至什么都来不及准备，您没有足够地时间。”

“应该够！应该！”沃罗洛夫猛地转向正等着看辩论如何结束的工作人员：“准备吧！”

仪器室里的人全都行动起来：一些人站到操纵台旁开始操作，使装置进入运转状态；另一些人从壁橱里取出一个带有许多导线的头盔，把它接入应力检查系统和控制系统。只有沃罗洛夫一个人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可能他已经为这场非同一般的游戏设想各种各样的方案，这场游戏几分钟后他将要参加进去。再这场游戏中，他的对手将是大自然本身，赌注则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斯柳萨连科走到沃罗洛夫跟前，突然温和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

“放弃还为时不晚……米哈伊尔，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你这样做，况且积极干预系统——这个趁早别搞……科学幻想作品。”

沃罗洛夫与自己上司地关系从来不是十分亲热的，大概正是斯柳萨连科的这个亲切的“你”字忽然使他回到现实中来。他同样亲切地回答说：

“你是希望我试一试，还是不要我试？”

互相称呼“你”，使他们之间地关系变得亲密起来。斯柳萨连科用力的抱紧战友的肩膀：

“我理解……列娜在那儿。”

“列娜？……”沃罗洛夫冷漠地说。“那儿有20万人！”

马列耶夫明白了，现在真正的长不是斯柳萨连科，而是沃罗洛夫。在危急关头常有这种事：实际的领导者不是官方机构授予权力的人，而是有能力找大正确的解决方法和带领人们跟随自己前进的人。看来，斯柳萨连科也有这种感觉。

“开始！”沃罗洛夫命令道，并坐道操纵台前的转椅里。“而您”，他对报务员说，“快去，还是要尽力设法联系上，发出警报。”

两个人手里拿着已经接入控制系统的头盔走近沃罗洛夫，按照他的手势小心翼翼地开始操作。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女人急匆匆地走进了仪器室。

“出了什么事？”她惊惶不安地问，大概已发现气氛非常紧张。

手里拿着头盔在沃罗洛夫头上摆弄地工作人员呆住不动了。地震学家在圈椅里欠起身子，脸色骤变：

“你……今天。”

马列耶夫明白了，这是列娜。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姑娘再次问道。

有人默默地指了指显示器的荧屏。看来她马上明白了这一切，因为她怔了片刻之后，突然扑向沃罗洛夫，抓住他的手说：

“你想干什么呀？”

他愧疚地微微一笑，没有作声……

“不！不！”她大叫起来，“我不让……不！”

他抓住她的手。

“列娜……”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她再也不说一句话，只是后退了一步，站在那儿木然地看着沃罗洛夫。

马列耶夫不由自主地开始端详这个姑娘。她说不上漂亮，但在她身上有一种令人注目地东西。薄薄的绒线衣和浅色牛仔裤紧裹着她那苗条的身躯，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上，细长的眼睛和稍嫌宽大的颧骨使她的面孔带有亚洲人的特点。她双唇紧闭……

“应该这样，列娜，”沃罗洛夫轻声说，再次微笑了一下，但已经不是愧疚，而是精神振奋的笑。

她看来也控制住自己，不大明显地向他点点头。

沃罗洛夫重新向自己的助手们示意，他们便开始把头盔固定在他的头上。现在，他看来像是来自某个外星世界的生物。他被导线缠着，坐在圈椅里，变成了复杂电子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准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然而，他的思想大概仍旧在这儿，在仪器室里。他慢慢地转过头，再次看了看列娜。她又向他点点头，随即跑出了房间。

一秒钟后，坐在操纵台前地沃罗洛夫伸出一只手，用猛烈的动作接连按下两个红色的大按钮……

马列耶夫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信号盘，接着又转向显示器荧光屏，以为那儿会立刻出现什么变化，但一切仍旧是原来的样子……

过了一分钟，两分钟……什么变化也没有。即使有什么变化，那也是看不见的，甚至仪器也难以察觉的。沃罗洛夫则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非现实感。仿佛他正飞向科学幻想中的遥远的未来，又像是回到了古印加人和埃及人觉醒神秘的宗教仪式祈求大自然的时代……人类竟敢与大自然作对！可是，现代人已经掌握了各种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

沃罗洛夫继续一动不动地坐着，闭着眼睛，好像陷入了很有吸引力地梦中。他的面孔发白，鼻子也变尖了，像个死人一样。只有方格衬衫上地衣兜正合着呼吸地节拍一起一伏。

列娜很快又回来了。她穿着白大褂，手里提着医疗救护箱站在仪器室门口，和大伙儿一起等待着……

仪器室里发生了某中种变化。虽然着变化难以觉察，但确实是发生了。也许是沃罗洛夫那发白的手指更紧地握住了圈椅的扶手，列娜的身子往前倾的更厉害了，斯柳萨连科脸上的眉毛则扬得更高了。马列耶夫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了这一切。

信号盘上很快出现了数字，图表上得线条开始萦回，甚至背向信号盘坐着的人也以一种本能的直觉窥伺到这种变化，把头转了过来……

马列耶夫想，自然力本身是死的东西。自然灾害……当地球上还没有人的时候，这些灾害是可怕的吗？飓风、水灾、地震……说它们可怕是对谁而言？只是出现了人之后，自然灾害才有了明确的含义……马列耶夫清晰地想象着，仿佛他眼前正在放着一部电影：强大的电脉冲顺着无数电缆正奔向周围的各个地区，使岩石变形——或者挤紧，或者分开，使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地震渐渐缓解。紧接着，这一内心的电影屏幕上又出现了另一镜头：人的脑子。受控的电脉冲正从人脑奔向四面八方，而关于岩石状况的情报和各种反馈信号又在往人脑集中……

仪器室里又发生了某种变化。现在大家都看着显示屏，屏幕上正慢慢地变换着数字。取代灾难性地１１级地震预报变成了９级……然后９级又让位于８级。数字继续快速地递减：７级，６级，５级，４级。知道这时数字的跳动才停止了。

马列耶夫把目光投向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圈椅里地沃罗洛夫。他的面孔变得更苍白了。突然，地震学家握住圈椅扶把的两只手抽搐了一下，仿佛已付出了最后的力气。

就在着一瞬间，大家感到一阵轻微的摇晃和震动。聚积在地壳里的应力得到减弱，变成了没有破坏性的４级地震。

沃罗洛夫的手指松开了，两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列娜大叫一声，拿着准备好地注射器扑向沃罗洛夫。她掀起方格衬衫地袖子，给他打了一针。助手们急忙解开系带，力求最快地卸下头盔。当这一切都做完时，沃罗洛夫的头毫无生气地晃了一下，向后一仰，靠在了椅背上。

列娜几乎和沃罗洛夫一样脸色苍白，她跪在他身旁，试图摸到他的脉搏。随后，她慢慢地放开他的手站起来，木然地呆在了那儿。人们默默地围住圈椅，像士兵们围着在战斗中牺牲地战士。他倒下了，但取得了胜利。

马列耶夫感倒有个人抓住了他的手——是斯柳萨连科站在他身边。

“老实说，我过去不相信这个。”他低声说，沉默了一会儿有补充道：“他解救了整个城市。您应该写一写……”

马列耶夫感到一阵痉挛使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对，应当写。”他哽咽着说。“人类智慧的伟大力量……还有精神的力量……”

马列耶夫又看了看表。指针指着９点４３分。如果没有沃罗洛夫，那么再过４分钟就会发生将夺去千万人生命的毁灭性地震。

# 《纸币》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

一天晚上，在一个小镇边上的一幢屋子里，三十多岁的女主人正在和一位来访的中年男子谈着话。两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显得非常认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叠纸币。那位中年男子说道：“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拿到手以后才回去。这是我借给你的钱，并且事先规定好的，还债日期也已经到了。如果你不把这笔钱给我的话，我跟人家签订的那份合同就会因为未能按期付款而失效。这样一来，我的生意可就再也做不下去了。”

可是，女主人也愁眉苦脸地哭丧着说道：“当然，您说得一点不错。可是，求求您，请再宽容几天吧。老实说，我的孩子突然得了急病，急需医药费。如果把这笔钱还给您的话，也许孩子就没指望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女主人苦苦地哀求着，几乎就要跪下来合掌磕头了。可是，中年男子却闭起眼睛使劲地摇着头。

光靠磨嘴皮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心肠过软的人往往会吃亏。中年男子狠了狠心，伸出手去准备拿桌子上的那叠纸币。女主人哭哭啼啼地扑到桌子上，死死地捂住那叠纸币，苦苦哀求着对方，千万不能拿走。

这时候，窗外有两个黑黝黝的影子，正在瞧着屋里的这番情景。究竟是否可以称之为人影，还无法断定。——他们是从塞夫星球上来的宇宙人。

他们并不是特地为了什么目的而到地球上来的，只不蜘是走马观花似的到各个星球上去参观参观，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其中一位塞夫星人说道：“看来他们好像正在争夺桌子上的那件东西呢。那是什么呀？”

不知道，从刚才起我就注意到了，这很可能是什么相当贵重的物品。”

“如果不查明事物的真相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回去的话，以后头脑里会老是牵扯着这件事情。也许这样做不太客气，但总得看个仔细呀。”

于是，两位塞夫星人便闯进了屋里。正在争夺纸币的两个人抬起头来一看，不禁吓得魂飞魄散。只见眼前站着两个怪物，浑身上下都是绿油油的，并且还布满了许多粉红色的水珠状斑点。纵然这一男一女都是色盲，也免不了要大惊失色的吧。因为塞夫星人的手和脚极细，而身体却又粗壮得像只水桶。圆滚滚的大脑袋上光秃秃的，连一根头发也没有，并且还有那金光闪闪的大眼睛。

不用说，女主人和那位中年男子只看了一眼就吓得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可是，塞夫星人们却不顾这些，伸手把桌上的那叠纸币拿了起来。

“有四个角的薄薄的片伏物，上面还印着细致的花纹。就是这些特征。”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无法相信这是贵重的东西。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珍贵的艺术品，也不可能是用什么价格昂贵的高级材料制成的。”

“也许这玩艺儿制作起来很容易吧一先放到复制机里面去试试看吧。”

两个塞夫星人拿着这叠纸币走进了停在附近树林子里的那艘宇宙飞船里，并且把纸币放进了复制机内，这种特殊的装置能够迅速地查明被放进去的物体的成分，并且照原样复制出来，无论是内部组织还是外表形态都跟原物一模一样。

“如此简单的东西，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复制出来的。然后把这复制品和原物都放到老地方去，看那两个家伙是否会感到满足。这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试验吗？”

“两个塞夫星人又重新回到了刚才的那间屋子里，把两叠纸币并排着放在桌子上，然后躲在暗处悄悄地进行观察。

过了一会儿，那位中年男子和女主人苏醒了过来。

“啊，真叫人吓了一大跳。刚才好像看到了什么极其荒唐怪诞的东西，可是……”中年男子说着便惊魂未定地看着四周，慢慢地站了起来。

“我也是呀。可是，根据常识，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一定是某种幻觉吧。而且什么痕迹也没留下来呀。”女主人也诧异他说着。

接着，两个人又继续谈论起刚才那件关于钱的事情来了。可是，他们低下头来朝桌子上一看，突然发现怎么多了一叠纸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是您拿出来的吗？”

“不，不是呀。”

虽然对此感到很奇怪，但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把纸币到了手里，对着灯光仔细地看了看，一点不错，是真正纸币。因为塞夫星人的复制机极为精巧，连纸币上的水和污点都丝毫不差地复制了出来。

中年男子和女主人疑惑不解地互相说着话。

“钱怎么一下子会增加一倍的呢？这只能认为是奇迹。”

“一定是神仙可怜我们，特地恩赐给我们的吧，”

“我只觉得眼前有个什么影子似的一闪，马上就失去了知觉，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好像并不太像神仙的样子呀。那样的事情我也不打算去想它，只要有这笔钱就行了。这样我的那份合同就不会失效了，”

“请，请拿吧。反正还有一叠是归我的。这样，我的孩子就得救了！”

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了满意的笑容。

两个塞夫星人回到宇宙飞船里以后也感到非常奇怪。

“实在是难以理解。那两个家伙居然会从心底里感到高兴。那明明是毫无价值的废物一样的东西，可以说是没有丝毫实用价值的呀！”

“唉，不理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各个星球上都有着难以理解的风俗习惯嘛。”

“那么，你看怎么样？既然那些家伙对这种东西爱不释手，而且与这种东西的成分相同的材料附近有的是，我们不妨大量地复制出来，给他们留在这儿吧。”

“那倒也不错啊。反正又不要用什么稀有元素或放射性物质作原料，并且也不像复制那种精密度很高的仪器那样要花费很多时间。复制这种东西再简单不过了。”

塞夫星人们又开动了复制机，转眼之间就复制出了一大堆纸币，少说也有几百亿张。

“这些总够了吧。哎呀，快到出发的时间了。等到字宙飞船起飞以后，从空中把这些东西撒下去吧。想必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吧。”

“是啊，虽然我们以后不会再到这个星球上来了，但是我们的头脑里将永远留下一种美好的口忆，因为我们为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

接着，他们便驾驶着宇宙飞船腾空而起，然后就把那几百亿张纸币从空中撒了下去。

# 《纸飞船的传说》作者：[日] 矢野彻

赵海虹译

在太平洋战争中期，我被从原来的部队调到一个位于群山深处的村落，我在那儿待了几个月。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通向村庄的道路；在路边的竹林里，那继续着无尽航程的纸飞船和追逐着它的美丽裸女。如今，在许多年以后，我依然无法动摇这样一种感觉：她一直做个不停的纸玩意儿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种飞机，而是一只宇宙飞船。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那群山深处的密境。

一

那纸飞机在大地上优雅地滑翔；从日积月累的落叶和陈叶的腐化物中生起一阵白烟，伴着微风轻柔地舞动、回旋，在新绽的竹笋之间弥漫开来，不断地运动。

在竹林中，流动的雾在深深的池塘里聚集起来。这个深山中的村落，黄昏来得特别早。纸飞机穿过白雾，不停地飞啊飞啊，如同一艘船航行在云之海洋。

一——一条石梯通向天

二——如果它不能飞起来

三——如果它能飞起来，张开……

一个女人的歌声。歌声穿过浓雾。纸飞机就像被那个声音推动了一样，它飞起来了，开始它永无终点的航程。那歌声属于一个裸女，她飞快地穿过林中摇曳的修竹，赤裸的身体是那样皎洁。

（杀死他们！杀死他们！）

她用尖利的叫声模仿刺耳的警报声。

（杀死所有人！这是命令！）

（别让任何人逃到船上去！有一个逃跑了！）

（光！火焰！火焰！）

许多声音在这片浓雾中回响，但别人谁都听不到。那些声音仅仅是这个女人脑海中的回声。

高大茂密的修竹如同苍白的背景上用碳黑色笔绘出的剪影，在一直时舒时卷的雾之薄纱中时隐时现。那女人的双脚踏上落叶时，叶子沙沙地低语。她周围的雾流如同有生命一般，当她迈步的时候就在她面前散开，使她可以看到那个小湖泊模糊的形状。

末世之沼：诱人进入的沼泽。人们在青春时代欢笑跳舞，穿越希望与激情的时光，之后，到了某一阶段，就常有人到这个地方来，投入沼泽浑浊的水中，结束他们老年的惨剧。

按照迷信的说法，末世之沼掌握着死者的灵魂。为了抚慰所有阴魂不散的死者，村里人在沼泽边的一小块空地上用石块磊起了一堆堆小丘。他们把这里叫作“时之瓦”——通向冥河的旅程开始的地方，尘世之岸。他们一年一度到这里举行纪念仪式，那时候，他们焚香、击掌，把他们的祈祷送到宽阔的冥河那一岸的阴间。

神话中说，在那条有三个交叉口的河流的尘岸上，不管你垒起多少座石塔，都会被魔鬼毁掉。不管是基于科学还是迷信，魔鬼在这里同样承担了某种不知疲倦的毁灭的任务。刚开始的时候，这里很可能有一些供奉死者的墓碑。但年复一年，成百上千的石块被垒了起来，现在散落一地。在大多数时间里，这里不过是一个歇脚处，难得有些一心求死的人在到末世之沼的单程旅行中在这儿暂作小歇，然后继续前进。因为此处荒无一人的寂静，想在生活中寻点刺激的男女发现这里是秘密幽会的理想场所。

对于这些头脑简单的村里人来讲，秘密幽会是他们头脑里唯一惦记的事。他们除了快活想不到别的。“末世之沼”这个名字暗示：即使是那些老人的求死之行也是秘密的。围绕这个地方产生的一些传说很可能只是想让此地变得更安全、更有利于他们幽会的爱人们捏造出来的。

由于这些可怕的故事，村里的孩子远远地避开这个地方。长满青苔的圆石头、被雨水浸透的破烂的纸偶人、吱嘎作响的神秘的木牌；上面刻着看不懂的文字。对于孩子们来说，所有这些恰恰证明了鬼魂和食人妖的存在，他们做梦都会梦见妖怪。

有的时候，孩子们无意中会接近那个地方，看到那阴冷潮湿的沼泽。当他们追赶着那个跟着纸飞机奔跑的疯女人阿千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这种情形。

“你们大家说说看！阿千还是光着身子在周围跑来跑去！”

“嘿，阿千，你不想穿衣服吗？”

所有的孩子都嘲笑阿千。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说，她都是一个便利的玩偶。

但阿千也有一件玩具：一只纸折的飞机，像枪尖一样又薄又尖。

一、一颗白色的星

二、两颗红色的星……

她在雾中歌唱、不断放飞纸飞机，也许是因为——她胸中燃烧着对人类的仇恨。

阿千，这个已经不知道岁数的女人，轻悄悄地踏上草地，来到了衰弱的老人们自尽的沼泽。那只纸飞机在她前方的迷雾中飞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力量使这只纸飞机可以飞那么久。一旦阿千不再追赶它，这飞机好像会永远飞下去。飞翔是它的命运……

阿千，这个疯女人，夏天一丝不挂地到处走，而冬天只穿一件单薄的袍子。

二

村里的孩子们玩球的时候会唱起一首老歌，我大概地记得一部分：

如果它起飞我将等待

如果它不能我将不再等——

我一个人将继续等在这儿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我会登上

那些野草青青的台阶——

一颗星星远，两颗星星近……

夏天她一丝不挂，冬天她只穿一件单薄的袍子。

大多数成人对孩子们嘲弄阿千的行为不闻不问，但有些人会责骂他们。

“你们真可耻呀！快停止！你们应该同情可怜的阿千。”

“嘿，舷！你爱上阿千了吗？你昨天和她睡觉了？”

“别犯傻了！”

即使大人们像这样严厉地斥责他们，小孩们还是老样子。毕竟人们都知道，不论昨天晚上、前天晚上，还是大前天晚上，至少有一个村里的男人和阿千睡觉了。

阿千：她肯定快到40岁了。村里有人声称她比这个年龄大很多，很多。但只要看一样阿千的样子就可以证明他们的谎言：她的皮肤有着年轻人的新鲜血色，她的身体如同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姑娘。

阿千：村里的公共财产，她向每个去找她的人卖身。去了解她的身体的秘密已经成了村里所有年轻男人的成人仪式。

阿千：一个村里的白痴。这是村里人照料她的另一个理由。

阿千是村里最古老的家族中唯一的女孩，也是那一家唯一的幸存者。在那些住在深山里、依然崇拜狼神的人中间，那个家族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那样高贵的家族唯一的幸存者居然是这样一个白痴，这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止境的优越感。——阿千，村里活动的玩物。

她的宅子座落在一座小山上，从那儿也可以俯瞰末世之沼。也许更合适的说法不是她的宅子“座落在”那里，而是“被遗留在”那里。通向她家大门的石阶底下，那道雕工精细的大门随时可能会倒塌。瓦片时刻可能从门檐上落下来；缠结在一起的杂草掩盖了看门人小屋的废墟——很久很久以前，仆从也许曾在这里为看门人生起火盆取暖过冬。

在大门内的一级台阶和通向上方的石级长满了野草和苔藓。奇怪的是，石级中间地带的草并未被踩平，只有左右两边经常有人走动。古老的故事中说，从来没有人从石级的正中走上去过。根据村里最长寿的老人的说法，在正月十五那天，他们曾经举行仪式来辞旧迎新，而在圣歌中有一段讲到一道由遗忘的兄弟建造的石梯，它的中间地带通向一扇门。那位老人说，由于没有人知道那段话的意思，上下这条石梯时，人们都觉得，最好还是回避正中间的位置。

石梯穿过阿千的宅子，继续向上延伸了一段不长的路程。那里的土地变得平坦宽阔，地上铺满了许许多多的黑石块。那儿有一口破败的古井，井架上的四根柱子支持着一个半倒塌的顶。这口井深陷在山丘的顶端、村庄的制高点，却从来不会干涸：井里总有五尺多深的水。如果附近有很多大山，也许还能解释如此充沛的水源的来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口井违背了物理原理。他们叫它“罪人之孔”。当男人和阿千办完了事，就到这口井边来冲洗。

曾几何时，当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太婆聚集在这口井边、举行年度的纪念仪式祈拜狼神的时候，其中一人突然感知到预言，声称如果把阿千浸在这口井里，她的疯病就会好转。这使那些对阿千惊人的美丽心怀嫉妒的人欢欣鼓舞。于是，十二年前的那一天，阿千在这一群聚会的女人面前被剥掉袍子，浸到寒冬的井水中去。一个小时以后，她的身体呈现出青紫色，阿千昏了过去，然后总算被拉了起来。让人悲哀的是，她的弱智并未被医治好。传说，那个干瘪老太婆被仪式上供应的米酒灌醉了，不假思索地说出那种预言，在那之后她掉进末世之沼死掉了。是因为酒的效力么？

自此之后，每当阿千被人剥掉衣裳，她就不会再自动穿上了。如果有人给她披一件袍子，她就由它披着。因为几乎每晚都有人脱掉她的衣服，一大早又把她一丝不挂地丢在那里，阿千就总是光着身子到处走。

男人也许会发现阿千的身体是多么美，有的人想最好别让小孩看到她。所以，每天早晨会有一个村妇过去看看阿千穿衣服了没有。

阿千被剥光之后，即便有时也会愉快地微笑，但却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她继续唱她的歌——

折一只，

拿起第二只，

第三只也折好了，

飞吧，我说飞呀！

一直飞向我的星星！

——

她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唱歌，折着她的纸飞机。很快有一天，使村里人大吃一惊的事发生了：阿千怀孕了。这事情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

每一个人都时常想到，阿千总有一天会怀孕的。

村里的老女人们聚在一起，为这事说个不休，费了好几个钟头想找办法让阿千不生下这个孩子。最后她们一起到阿千独自生活的濒临倒塌的宅子里去，以她们的意愿和她对抗。

这个白痴阿千，使每个人惊讶了，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明白地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她要生下这个孩子。

“阿千，别争了。我们要把你带到城里去，你得看医生。”

“别荒唐了，阿千。你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有了孩子你没法把他养大。那可怜东西将会拥有可悲的人生！”

大大的泪珠填满阿千的眼眶，洒满她的脸颊。没有一个村妇以前曾经见过阿千哭泣。

“阿千……孩子……我想生下他……”阿千说。她捧着自己膨胀的腹部，眼泪像泉水一样不停流过她的面孔。

她们要来这儿拖走阿千的时候意志是多么坚定，斗志是多么高昂！她们永远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勇气这么快就消失了。被怜悯和悲伤感染的她们，也只能哭泣而已。

阿千很快擦干她的眼泪，开始折起一只纸飞机。

“飞机，飞机，飞走吧！”她喊着，“飞去我父亲的家！”

女人们交换了一下眼色。生孩子会结束阿千的疯病吗？

然后，这只纸飞机离开了阿千的手掌。它从客厅飞到花园，然后又飞了回来。当阿千站起来的时候，这纸飞机围着她绕了一圈然后又向院子里飞去。阿千跟着它，一边小心翼翼地走下石阶，一边歌唱，她的身影消失在竹林的方向。

一个阴沉着脸、垂头丧气的丑老太婆拿了一张纸折起来，但当她把纸飞机投出去的时候，它倾斜了，落在了擦亮的开放式玄关的铺板上。

“为什么阿千折的纸飞机飞得那么好？”她抱怨。

另一个年纪轻一点的老女人聪明地点点头，用她最有智慧的表情说：“你知道的，即使是一个蠢笨的白痴也能做好某些事情。”

三

第一个月——红色的大鱼

hitotsuki——tai

第二个月——然后是炮弹！

Futatsuki——kai

第三个月——我们有储备，而且

mittsu——enryode

第四个月——我们要提供掩体吗？

Yottsu—tomeruka

如果我们提供掩体，那么好吧，

tomerebaitcho

第六，我们是否应该停止

itsuyokasanetemuika

第六，可以看见星星

muikanohoshiwamieta

第七，另一颗星星啊！

Nanatsunohoshimomieta

第八——一个农家姑娘

yattsuyamaganomusume

第九——被遗弃在那里哭泣，怀着憧憬和渴望

kokonotsukoishikunaitesoro

第十——最后她在小屋里安了家！

Totoyamagainsumitsukisoro

——跳绳歌

阿千一直在飞她的纸飞机，村里的男人一直继续到她的小屋夜访，村里的女人从未停止对她的分娩表示烦恼和愤慨……在一个月色明媚的夜晚，一个村里的少年沿着阿千宅子下面的石梯跑下来，叫着：“她生了！阿千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她生了个男孩，人们叫他卫门。他最初差一点被叫做共夫——因为阿千被村里的男人们不断转手，那时老接生婆立刻表示反对。

“当小孩出生的时候，阿千叫着：‘卫门’，”老妇人报告，“她说的就是那个。真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

“卫门，嗯……”另一个聚到那儿去的女人说。

“那么，去问问看吧。”

接生婆向这位新母亲打了个招呼，问：“阿千，你想给孩子取哪个名字？共夫，还是卫门？”

“卫门。”阿千毫无疑问地说。

“那个更好，它和阿千家入口的大门有关系。”一个女人记起了年终祭上的圣歌。

“你是什么意思？”第四个女人问。

“卫门的意思是永远之门，守卫之门。”老妇人说，“我只在这里听到过，以前在阿千的宅子里举行年终祭的时候。卫门是无法解释的秘密文字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瞧瞧……啊，有了，‘你必须沿天梯正中央，走上那被卫门守护的石梯，卫门的大门。”

第五个妇人听到这儿点了点头。

“对，是那样，”她添上几句，“我们在除夕节唱的一首歌里也提到了。在这儿……‘卫门来了又死了——卫门来了又死了——到底他从哪里来？——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喝呀，吃吧，醉醺醺的啊——你以为你在天空中飞行……’”

“嗯，我现在明白了。”第四位妇人说，“我想的是当人们死去的时候穿的丧服也是同音的。但一个叫卫门的男人来了又死了？而且保护着大门？我想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女人们很怜悯阿千，每个人都决心帮着她把孩子养大。可是……卫门对此从无反应。他刚落地时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哭声，然后就保持沉默，这样一直过了很久。

“啊，多丢人呀，”一个女人说，“我希望这可怜的聋哑儿是受了狼神的诅咒。这孩子除了是白痴还能是别的什么？”

“我们说过她不能生。”另一个点头赞同。

阿千轻哼着一首摇篮曲，对这些女人的怜悯漠不关心。

不知是谁，和卫门一起逃走，

流啊，流……

“为什么，这是首圣歌，”女人中忽然有人说，“她仅仅是把开头的名字换成了卫门。”

她们被疯女人的摇篮曲感动得流泪，女人们开始同声唱起这首歌后面的部分。

不知是谁，和卫门一起逃走，

shiranuEmontonigesoro

流啊，流，慢慢长大，

nagarenagareteoisoro

所有的希望都投进这片山区

konoyamanochidekitaimokoware

朝圣者的火焰没有了燃料

aburamonakutekochushimoyake

天堂的路不会改变方向

seikankokoobekkanasji

卫门死了，孤零零地一个

Emonshinimoshihitorisabishiku

怀念着他遥远的家乡而哭泣呀

furusatokoishitonakisoro

每个人都那么可怜卫门，但当他长大的时候，从不对他们的关心表示感谢之意。因此每个人都意识到：母亲的疯狂也遗传到她安静的孩子的血液中去了。

并不是这样的。当他醒来时，卫门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声音，虽然那些声音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声音，而是他在自己的头脑中听到的。“声”是一种空气的振动，带着一种意愿说出。而卫门听到的声音总是伴随着形状，当有人说出“山”这个字的音节：“sh”，“an”在空气中发出两次声音，卫门的脑海里就设计出了形状；不同的人说出来会有不同的形状，但总有朦胧的山的幻影出现。如果你听到词语“进山”，可能把它分成两个音节，但在小卫门的情况里，重叠的声波可以使他感到一件事和一个动作的本身——向前移动，没入微暗的山影。

对于未成年的孩子的大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卫门的小脑袋总是充满了痛苦和许许多多的骚动。他周围的人们的思想和声音纠结在一起，如同万花筒里的各种形态，在他的脑海中散射开来，如同一部一直出故障的电视机上的图像和声音。卫门没有发疯真是一个奇迹。

没人知道卫门有这种本领，而男人们仍像往常一样继续拜会阿千。在卫门的记忆中他很快就开始摇摇晃晃地学步。伴随着那个时期，这个那个男人阴暗的思想会变成水晶般清晰的图像，而他们带来的意义远胜过说出来的语言所表达的思想。

“嘿，那儿，卫门，”他们会说，“如果你出去玩，我会给你一些糖果。”或者他们会说些像这样的话：“一条大鲸鱼刚刚从河里游上来了，卫门！”

但卫门的大脑是一面隐形的镜子，映出了这些男人真实的想法。每个男人的想法都差不太多。

然后，有一天卫门突然对一个村妇说了话，那年他五岁。

“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和阿千睡觉？”他问。

他说的是阿千，不是妈妈。也许因为他一直从村里人的思想来看事情，卫门无法明白阿千和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

“卫——卫门，你会说话？”那妇人回话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震惊。一旦卫门说话的能力为人所知，他们不能再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和那个公娼阿千同住。于是男人们匆忙地召开了一个大会，会议决定，卫门应该被送到大仓库去被人照管。那是村里唯一的一个仓库。

这自然也意味着卫门必须融入孩子们交往的圈子；但当他听到他们如许多词语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画面，别的孩子和他相比都和傻瓜差不离而且永远成不了他的玩伴。再者说，别忘了他是阿千的孩子，别的男孩和女孩把他当成无可挽救的劣种，极端藐视他。因此，读书与读别人的思想很快成了卫门唯一的乐趣。

四

有一次当我望着阿千美丽的眼睛，我曾和她说过话。

“你在假装，”我对她说，“你像只狐狸一样狡猾，对吧？”

阿千并不回答，而是唱了支歌，那支她玩纸飞机时老唱的歌，疯女人的歌谣：

不知是谁，和卫门一起逃走，

流啊，流，慢慢长大……

《天堂之歌》，当然，如果我根据自己努力研究出来的原理替换中间的一些词，天哪，这歌词的意思就明白地多了。

夕蓝和卫门一起逃走，

shiranuEmontonigesoro

飞啊飞，他们坠毁了，

nagarenagareteoisoro

飞船的船体冲进这片山区。

konoyamanochidekitaimokoware

没有燃料，星图已被烧毁，

aburamonakutekochushimoyake

星际航行已无可能

seikankokoobekkanasji

卫门死了，孤零零地一个

怀念着他遥远的家乡而哭泣呀

[注：这首歌最后两句和前次顺便提到的版本是一样的，但所有前面的句子起了微妙的变化。举例说：一行中“shiranu”通常会被认为是“不知道”的意思，但通过我的重新诠释，那现在看来似乎是一个外星人名字的日本化读音——夕蓝。在第二行，我假设oisolo（意为长大）是另一个词ochisoro（意为坠落或坠毁）的讹误。而且我进一步假定第四行上的kochu shimoyake（朝圣者的火焰）是kochuzumoyake（星航图也被烧毁）的讹误。在第三、四、五行，三个词都是有双重意义的：

kitai=希望／飞船的船体

kochu=朝圣者／太空飞行

seikankoko=通向天国的路／星际航行

通过以上的解读，第三句的意思由“所有的希望落入这片山区”变成了“飞船的船体冲进这片山区”，等等。

这样的解释还有很多很多……]

每周，沿着从下面的镇子到这个村庄的５０公里山路，有一辆老旧的卡车颠簸着爬上山，运来行政区按战时定额口粮配给办公室发放的大米。这辆卡车是村子和外界唯一的联系。卡车总是停在大仓库前头。

仓库隔壁是一间不大的寓所，村里年轻的男女总是在这儿聚会。房子的主人是上了年纪的竹夫人，她在女人中算是大个子，皮肤黝黑，六十多岁了，身体很好。传言她曾一度在一个遥远的大城市做过欢场里的营生。她欢迎所有年轻人去她的寓所。

在夏天傍晚，这个地方是个热闹的场所，总有很多人在这里谈话、活动。连小孩子都费心想加入到比他们年纪大的青年中去，他们在露天走廊上晃来晃去。在薄暮时分，玩着跳绳和弹球的游戏，时间就过得很快，轮到年青人上场了。小孩被赶回家，然后女人们来了，从十二、三岁的女孩到三十五、六的寡妇，她们躲在愈积愈深的阴影里。他们都来这里寻找夜的兴奋与欢愉。

结了婚的人要远离这个寓所是条不成文的规矩，然而他们的孩子在夜晚的游戏则是个公开的秘密。这游戏和大城镇的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呀：聚集在竹女士的寓所的人们熄了灯，立刻去寻找对方的身体。这，必须说明，是他们唯一的休闲活动。在你找不到什么消遣的深山里头，这是唯一的娱乐方式了。当有手掌滑进她们汗湿的袍子时，年轻女孩们发出的含糊的笑声、她们腼腆的抗拒……立刻充满房间的引人薰醉的芬芳，使每个人都兴致高昂。

偶尔有多事的村里人漫步走过寓所，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用亮眼的灯照亮活动场地。姑娘们尖声大叫起来，拼命护紧自己的身体，拉着她们湿漉漉的衣服盖住她们的大腿。

为了挽回这特殊夜晚的气氛，有人大声问：“阿里，听说你儿子不久就要上那儿去了，不是吗？”

“什么？”那寡妇说。

“是——我想他终于做了。”

“噢！”她笑了。“咳，小鬼，你在使坏。他才十二岁……”

“好吧，即使他还没去过，那他很快也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声音继续说，“所以你该尽快去问问阿千……？”

“嗯……你或许是对的。也许就是明天。我会把他打扮得整齐漂亮，让他穿上最好的和服……”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从屋子深处传来，回答说：“你已经太迟了，阿里。”

“这话是什么意思？”

“对于健那孩子已经太迟了。他动作比你快，那都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笑声。“他的母亲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但他从没……噢，那孩子。”

就像以往一样，卫门就在靠近他们所有人的地方而且听到他们的戏谑。有时，当每个人在黑暗中移动时，他就去搜索他们的思想。

（如果她怀了孕可就有大麻烦了……）

（噢，真大。会疼的。如果他由着性子乱来，我该怎么办？）

（我奇怪是谁把我儿子带到阿千那儿去的？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去的。明天让那孩子干上一大堆院子里的活儿。我会教他的。而且我原本等得如此耐心……）

夜夜在他们的头脑里漫游，卫门读脑的能力变强了。他可以如此清晰地透视他们的想法，就像盯着拼图里的画。他于是更不明白他母亲阿千了。她是不同的。在一个白痴脑子里有正常人的想法吗？村里人的想法像蓝天上浮着的云朵，而又是那样变化无常。但在阿千的脑海中总是浮着浓浓的白雾，遮盖了一切。

没有词句，没有形状，只是表露出一种近似恐惧的感情……

当卫门一直向那片雾中观望时，他开始感觉到阿千让那些男人睡她是为了逃避她的恐惧。卫门放弃探查他母亲的思想，又回到他无尽的阅读时光中去了。

他对书籍异乎寻常的爱好使村里人印象深刻。

“真是个书蛀虫！”一个村里人评论，“那小孩对书着迷了。”

“你告诉我说，”另一个人讲，“他还看了我们家所有的书。想象一下，阿千的后代，一个爱书的孩子。”

“奇怪的是谁教他识字的？”

卫门拜访了村里每一户人家，问他们借书，在回去的路上，他试着通过从别人的思想里看到的片段，拼凑出他母亲过去的完整画面。阿千从生下来就是白痴吗？他想知道。但没有人知道阿千的任何细节，男人们唯一回味的记忆是对她的美丽和肉体的感受。她的肉体，也许因为弱智而不会变老，对男人们来说，是像强烈麻醉剂一般的必需品。

阿千是全村男人的玩偶，甚至对最年轻的人都是：对于所有想了解她身体的人都是。卫门无法理解他们黑暗的色欲，但这种感情似乎是使人们在这种寂寞之地延续生活的全部动力——一种保护村子不至于四分五裂的力量。

阿千——疯女人，公娼：她抓住了男人们，使他们不至于为了遥远城市的诱惑而离弃这个村庄。

五

在我驻扎在村里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回忆：一些孩子在竹夫人的青年寓所前面跳绳。在我的印象中我听到的是：

第一个月——红色的大鱼

（hitotsuki——tai）

第二个月——然后是炮弹！

（Futatsuki——kai）

第三个月——我们有储备，而且

（mittsu——enryode）

第四个月——我们要提供掩体吗？

（Yottsu—tomeruka）

在这个故事前头我提到过古老的跳绳歌。再用上次的解读方式：只要把音节间的断字改变一下，这首歌现在看上去就是这个意思：

hitotsukitai

（一）（船体）

futatsukikai

（二）（机器）

只要添上一个辅音字母，我们就可以读成：

mittsunenryode

（三）（燃料）

几乎就像一张清单一样……

卫门上学的那一天终于到了。他得到了一套新制服和书包，都是用村里圣祠基金会的特殊基金买的。这个基金会很早以前是为维持阿千的宅子和生活而设立的。卫门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学校在村子的尽头，很远的地方。在那儿，在学校图书馆，他可以心满意足地读书了。

学校的老师吉村小姐是一位三十好几的丑女人，当她的年龄到了可以严肃考虑婚姻问题的时候，她就决定对这件事放弃指望了。她长了一张再滑稽不过的脸，干瘦得如同枯萎的小树，虽然如此，她却有着仁慈的心，以及全村最富幻想、最迷人的头脑。她读了许多书，懂的事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而且她读过的数不胜数的书籍情节她都记得！它们如同缠绕的根须，深植于她的想象，融合在一起，直到它们似乎成了她的真实世界，而“真实世界”不过是一个梦。但最重要的是，当每个人都从不让卫门忘记他卑贱的出身时，只有吉村小姐对对他一视同仁。卫门很快就粘上了她，从早到晚都和她在一起。

一天，仓库的老头目到吉村小姐那里去。

“小姐，”他起头说，“卫门长得太快了，你知道，那样可能会有麻烦的。”

“啊，那个嘛……”吉村小姐答话时显得有些慌乱。

“因为他流着阿千的血，而且，”老人的口吻变得很确定，“偷看年轻人在竹夫人的寓所幽会……如果他变得像阿千那样，会出事的。会有女孩子因为和他扯上而被毁掉的，肯定会。”

吉村小姐觉得很尴尬，她说：“那么，你认为最好该怎么办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考虑是，因为他那么喜欢你，如果让他住在你家可能对他更好些。当然基金会会为他付食宿的费用。”

“可以，我一点也不介意，”吉村小姐说，也许她的回答过于迅速了，“当然，只有在他愿意的情况下……我多么同情那可怜的孩子呀……”

在她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想象中的未来，它闪烁着，因为希望而搏动——不，我永远不会结婚，但现在我有一个孩子，可以当成我自己的来养，而且会有那样一天，我们踌躇着一起洗澡噢卫门是的我会和你在一起当你变成男人——她为自己的想法羞红了脸。

卫门到她家里去住，之后，日子快乐地流走了。最高兴的是，别的孩子不再取笑他了。而男人们从不像对阿千那样对吉村小姐，晚上没有人来和吉村小姐睡觉。

她回避所有的男人。她的脑海中响着拒绝的尖叫声：所有的男人都不过是些污秽的野兽。卫门十分同意。但她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呢？

吉村小姐的思想同别人一样负担着黑暗的令人晕旋的欲望，她对男人的憎恨有多深，这种欲望就有多深。它总是在夜晚爆发，就像从地狱的熔炉里刮来的火热的风。

吉村小姐挤压着小卫门，品尝着如同奇怪的苦酒般的痛苦，在地板上紧紧地蜷起身子。猛烈的令人窒息的拥抱。

男女纠缠在一起的身体在她脑海中漂浮着，占着很大的面积，当她努力把它们从自己的一部分思想中驱逐出去的时候，另一部分思想贪婪地要去触及什么别的东西，掠夺，拥抱，爱抚。每一个她所知道的和性有关的词语融化开来，淹没她的意识。

吉村小姐总是长声地哀叹，狂言呓语在她的头脑里温柔地响着。

（哦，这样可不行……）

像这样会很快毁灭，被他们的对手侵占，她头脑中充塞着形象，像一个由性语言充满的气球在不断膨胀，它飞到阿千的宅子。吉村小姐幻想自己就是阿千，急噪地抓住一个阿千的情人。然后她梦境的线索转换到竹夫人的寓所，她在黑暗中绝望地喊：

“我是个女人！”

男男女女的形状走进夜色中环绕在她身旁……

她回到她的房间，月光照进来，照亮了她的身体。她呻吟着猛烈地拥抱卫门。

“先生，你要杀死我了！”

一听到卫门的声音，吉村小姐立刻恢复了常态——领悟到她又进入她的幻想了。

（卫门，卫门，为什么你不长大？）

日子过去的时候，矛盾在卫门的头脑里形成了：在每个人的心里，包括他亲爱的先生的心里，都隐藏着那个丑陋的东西，一种想拥有别人身体的不同寻常的欲望。为什么？卫门并没有意识到，他看到的仅仅是他希望看到的东西。

每个人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孩子们出生了，我早知道那个了。但谁是我的父亲？

为了解开这个谜，他一直坚持搜索村里人的思想，而且当他继续收集了和他母亲有关的其余点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事情的真相似乎是这样的：她逃入她的疯狂世界是为了逃脱某种可怕得无法言述的东西。

在大仓库的管理员那儿他找到的是：（阿千的宅子……人们说它以前是一栋鬼屋，后来阿千总是在叫唤。不，想想这件事，它不是她母亲吗？她的祖父被杀了或过世了。那就是她发疯的原因……）

竹夫人的思想一度悄悄说：

（我死去的祖母曾说过，他们在那里藏了一个发疯的外国男人，他奸污了阿千，所以他们杀了他，或者是类似的事……）

伐木人德抱怨的想法描绘了一个更惊人的情景：

（外祖父看到过那景象。阿千的宅子全是血，每个人都死了，被谋杀的。无论如何那个家族代代有疯病。阿千的父亲——或者是她的兄弟？病得非常厉害。在所有被砍得乱七八糟的尸体中间，阿千正在玩球。）

年纪一大把的源氏也知道故事的一部分：

（听人说很久以前，小山上现在宅子所在的地方，着火的柱子从天而降。自那以后，所有美丽的姑娘都出自那一家，一代又一代。而他们没有一个会说话，那是传说。）

很久以前，忘掉是什么日子了，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阿千是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而且疯了，成了村里的公娼。这是卫门能够了解到的全部事实了。

六

人们说时间冲刷记忆：事实是，记忆负载着岁月的重负，被压成了坚硬的、钻石般明晰的东西。那个村庄沉睡着一个秘密，而且它还在那里静静地安眠。多年来我的思绪围绕着这些令人迷惑的事件逐渐冷却，但秘密将永远无法揭开——除非我去那儿认真地调查。

我多次尝试要回去。一年前我到了离村子不到50公里的地方，之后，因为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我转了向，去了另一个地方，我有更好的理由去那里。在开始这些旅程之前，我总是被一种不可动摇的厌恶感所征服，就像是有一种催眠术似的强烈冲动迫使我不再接触那个地方。

另一个奇特的事实：

在我驻扎在那儿的所有时间里，我回忆不出曾有任何从“外面”来的人在村里停留的时间超过几个小时。村里人认为我是第一个整整在村里待了十年的外来人。村里人中唯一曾在这个孤立的范围以外居住过的是竹夫人和吉村小姐，她们曾经离开这里去上师范学校。

如果去那儿，我确实计划完全进入那个村子。我感觉当地人肯定会阻挡我回去，除非我有军队的命令。

那儿有什么东西、什么力量在起作用，支配着这些事件呢？

这样一种力量会有长远强烈的影响，其结果是，这个不到两百人的村子能够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理之外生存。我这么说是因为太平洋战争期间，这村子里没有一个男人应征入伍。

而谁可能是这种力量的控制者？谁用法术控制了大家？竹夫人，或者老师？如果这两个人都曾在别人的指引下离开过村子，那谁又是这个秘密最核心的人物呢？

那个疯女人，阿千？

当夏天傍晚来临的时候，我的记忆里浮现出无数村里孩子唱的歌。很奇怪的是，那些歌提到的每件事都与村里人声称拥有的历史完全不同：他们说村庄是几个世纪以前、在平安时代平家与源氏的决战中，遗弃了平家而出逃的家臣建立的。从那时起，没有人再离开过这个村庄。但是没有一个在这里流传的故事和平家的传说有关。这个村庄就像是独自沉睡在这片梯田里，这里就是它的发源地，它像历史河流中的小岛，和世界分离。

有什么依然藏在通向阿千宅子的石梯下面吗？“未知的卫门”在绝望中放弃了、而且遗留了一些东西在那儿。一个把水抽上罪人之孔的水泵、或者孩子们玩手球游戏时唱的歌里暗示的什么：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我会登上

那些野草青青的台阶——

一——天空中的一道石梯

二——如果它不能飞起来

如果它永远不能飞起来，打开……

当飞行之日到来时，石阶会打开吧？或者你必须打开它们才能飞翔？——问题啊，问题：也许“未知的卫门”的秘密将永远在那个地方沉睡。

还有阿千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一段时间以后，卫门又一次开始他很久以前放弃的尝试——搜寻他母亲的思想。覆盖着阿千思想的奇怪的白雾和以前一样浓重。

（散开吧！）

卫门的思想以一种精神感应的力量猛然震荡开来。

发出一个传心术的指令、把它的意义送接受者的头脑，这种手段可以用物理术语来解释——力量的矢量；然后，又一次，也许只是因为卫门的精神控制力加强了，而且他在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意义的本领更加纯熟了。无论是什么缘故，他的命令一发出，在阿千脑海中的浓雾就像被一阵风吹散那样散开两边，卫门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浓雾后面的景象。

她的思想就像无垠的蓝天。卫门飞快地进入、退出了好几次，攫取他母亲的过去遗留下的记忆碎片。它们数量很少，而且缺少一条线索把它们串联起来：每一个场景都像一块破碎的马赛克。

在所有的碎片中只有一个景象是连贯的：一部巨大的机器——或者是大厦——在她身边崩溃，以及当她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的时候爆发出的那种感情，混合着可怕的痛苦和欢乐的感情。

而那是很奇特的：在她与村里男人所有的际遇中，只有这一次经历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永久地在她的记忆中燃烧。

这个男人的面孔和年纪都不明了。他的形象如同海草在海底的洋流中波动。事情发生的晚上，有月光朗照或者有别的什么物体在发光，因为他的身体沐浴在灿烂的蓝光中。阿千知道的所有别的男人，在剥夺她意志、充满她头脑的白雾中永远消失了，只有这个卫门从未见过的男人以一种意愿和热情的力量存在着。那份记忆涌着欢乐的洪水，同时带着巨大的哀伤。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不是卫门能明白的了。

一种模糊的想法被搅了起来：这个阿千记得的男人就是我的父亲……

正当卫门不知疲倦地搜索着他母亲和村里人头脑中的记忆残片时，吉村小姐在一个幻想世界中玩耍，在那个世界里她兴趣的中心总是阿千。现在晚上睡下的时候她已经习惯抱着卫门，有一个晚上，她的心被成为阿千的渴望吞噬了，想和任何一个男人睡觉，几乎要爆炸了。

她怎么会知道卫门明白她的一切想法呢？

无论谁也没有想到，卫门从他们隐秘掩藏的生活中搜寻到大量多得可怕的纯粹的事实。然而，在这场追求性快感的精神风暴中，他为持之以恒的抵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卫门认为，除了最小的孩子，村里人个个诲淫诲盗，猥琐不堪，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特别是阿千和他自己——他们是最大的罪人。在那些男人的头脑中，他是阿千时不时的放纵发情的固定产物，生为阿千的孩子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深刻的痛苦。她总是把身体暴露给那些男人，然后……

卫门憎恨她。他恨到她那儿去的男人们。在他对于九岁孩子来说是过于聪明的头脑里，这种恶劣的感情转化成对全人类的沸腾不息的恨意。

一次他很难得地去看他母亲时，他发泄了自己的愤怒，向接近她的那个男人猛掷了一个石块。

“要死了，你这小恶棍！”那个男人冒火了，“别找麻烦，你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吗。你以为是谁养活你的？”

男人走后，卫门又回到了客厅，凝视着他静默的母亲眩目的裸体。他摇摇头，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我想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每个人！）

这时阿千迎向他走去。

“我的儿子，试着去爱他们，”她喃喃，“你必须那样，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

卫门感到震惊，他扑进她的怀里，紧紧依偎着她。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哭了，无法控制泪的泉水。

片刻之后，阿千结束了这段交流，她放开他，然后漫无目的地站在那里，那一刻卫门开始怀疑——希望！——她的疯狂也许只是一种完美的表演。但那也许可能只是混沌中闪过的一个清醒瞬间。没有迹象表明搅混了她意识的疯狂有一丝一毫的减轻。

卫门不太费神去深刻思考阿千的话，他对于人类的恨依然充满了心胸。但现在他拜访他母亲的次数大大增多了。几天后，或是几周后，他去拜访他母亲，当他坐在阿千身边的走廊上时，他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这个声音并不是在空气中传导的，也不是以形态或上下文的形式出现在他头脑里的。它是一个呼唤，仅仅对卫门一个人的——一种要把他拉到声音源头去的紧张感，就像抛出的绳索在往回拉扯。阿千俯瞰长长的河谷，她的脑海和平常一样空无一物。

“是谁呀？”卫门叫喊。

当卫门突然起身，喊出那个问题时，阿千转头去看他。她的脸，原本带着闲散空虚的神情，忽然变得苍白一片，瞬间冻结成一种恐怖的表情。

“你在哪儿？”卫门大喊。

阿千似乎被卫门的声音控制了，她缓缓站起来，指向地平线处聚集的群山。

“它在那儿，”她说，“那个方向……”

当卫门望向石梯的时候，他几乎没有看她一眼，然后他走了。他根本没有回望。

对于疯女人来说，时间在黄色的日光中冻结起来，然后又重新融化。阿千盲目地四处漫游，一边哭哭啼啼地。在某个时刻，她来到了村里的小水磨旁，放声痛哭。她也许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但她依然可以感受到和她唯一的孩子诀别的精神痛苦。

一个村里的男人路过时看到了她颤抖的身影，他咧嘴笑着朝她走去，用毫无感觉的双手去摸她的身体。

“好了，好了，别哭，阿千，”他说，“上这儿来，你会觉得好多了……”

她死死盯着他的那种眼神如此冷漠坚硬充满敌意，他第一次看到她露出这样的眼神。刹那间他感到微微警醒的惧怕动摇了他的心。然后，他兴致勃勃地脱下他的工作服，为自己的愚蠢而笑了。

“啊，该死的……”阿千诅咒着。他抓住她要把她强行按倒在草地上。

阿千把他的手掌打开。

“人渣！”她清楚地叫着，语气带着威仪。她的话在石山谷里余音缭绕，环绕着磨房：“滚开，去死吧！”

当卫门急匆匆地沿着道路往下走时，一个精神错乱的村人平静地走入末世之沼，他缓缓沉入未知的黑暗与秘密之水的深处，脸上一直带着做梦般的表情。

在竹林中，白雾再次随风飞舞，一个雪白的赤裸的女人的身影轻盈地跑着，轻盈地追逐着一只继续着无尽航程的纸飞机。在犀牛的河滩，尘世的岸边，孩子们在这里哀悼那些穿越了冥河的逝者的地方，有一块被岁月磨蚀的木牌，上面的记号只能断断续续地指认出来。

似乎等待一千年，不，一万年是很容易的……

怀念着我故乡的星星呀而变得疯狂……

译者注：

本文是从英翻本转译，女主角在日文中可为：“阿千”或“阿仙”，我根据自己的喜好译为“阿千”。文中保留了字母的部分在英译本中是保留的日语字母拼读音（而非翻译），估计日文原著中此处使用的也是假名（类似日文拼音），因为这些古老的歌谣在流传中有很多谬误，直译的歌谣有很多错误要通过解释读音来求得正解，所以这里也保留了大部分有用处的日语拼读音。

Monday，March２０，２００１

发表于２００１年《科幻世界·星云》

# 《指令》作者：沃根·汉普纳

作者简介

沃根·汉普纳出生干加拿大的马尼托巴省。他说他的生活很平凡。地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尤其喜欢历史方面的书。他还非常喜欢一些伟大的哲理作家的作品。比如罗杰·泽拉芝、安德·诺顿、托尔金、杰夫万斯、Ｅ·Ｅ·多克·斯密思。

和许多作家一样，他对大学生活感到厌倦。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板球和同姑娘们约会上了。直到大学结业他才决心当一名作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过去几年中辛勤耕耘。为了还债，他还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公元前４１５年，就在雅典人派出大批舰队远征西西里的第二天夜里，一个名叫工的隐形大猩猩戴着一顶奇怪的、嗡嗡作响的头盔，悄悄溜进苏格拉底的家。

当大猩猩发现苏格拉底睡在垫子上时，他从一条带子上取下几颗三英寸长的银钉，钉在地上，把他自己和熟睡的哲学家圈在里面。然后，他把一只图钉按进带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圆锥形状。工关掉隐形遮护板，打开飘动的光，圆锥的顶端便亮起一盏扁扁的灯。

工的头盔是不锈钢做的，正好扣在它的头顶盖上，露在外面的两只耳朵向后张开，好像两撮扎起的头发。头盔的背面有个地方被烟熏黑了。每隔一分钟左右，这里就嘶嘶作响，升起一缕缕青烟。每次响的时候，工就疼得畏缩着，他的嘴咧得很大，露出黄黄的牙齿。

“苏格拉底。”工小声地叫着，轻轻碰了碰哲学家的肩膀。

苏格拉底哼了两声，翻了个身，用手拍了拍那只毛茸茸的大手。

“苏格拉底。”

哲学家长着个塌鼻子，虽然长着棕色的络腮胡子，但却是个秃顶。他转向工，睁开了眼睛，然后又快速地眨了几下眼，最后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呼地坐了起来。

“你好，苏格拉底。”工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他坐在那儿，长满长毛的腿弓着，脚趾交叉在一起。

苏格拉底迅速站起身，拾起垫子上的斗篷，裹在身上。他一看见光亮和模糊的圆锥体，就上前去摸，结果他的手被弹了回来。

“我不想伤害你，苏格拉底。”

这个胖胖的哲学家皱着眉，面对着坐着的大猩猩。当他看见那头盔嘶嘶地响着，冒出一缕青烟的时候，他目瞪口呆。

工清了清嗓子说：“我是人类灵魂的化身，我从奥林匹斯山的宙斯那儿来。”

苏格拉底眯着眼睛，捋了捋胡子。最后走上前去，弯下腰触摸工的脚。但他立刻倒退了一步，“你说化身？也许你能解释一下，那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一定知道，我是一个无知的老人。”

工先是皱眉，然后，当他的头盔响的时候，他又抽搐起来，这回不是冒烟，而是冒火星。“我认为你是最聪明的人。”

苏格拉底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双眉倒立，宽宽前额布满了皱纹。他双腿交叉着坐在那儿，手指还悠闲地敲着石头地面。“我们还在我的家里，对吗？”

“是的。”

“那么是你把这东西罩在我们周围？”他指着那个圆锥形。

“是的。”

苏格拉底点点头：“你不是从诸神那里来的。”

“不对。我是人类灵魂的化身。”

“化身是什么？”

“你肯定知道？”

“不，正如我对你说的，我是个无知的老人。”

“化身就是一个以肉体的形式降临人世的神。”

苏格拉底用粗短的手指抚弄着胡子说：“你是个化身？”

“我已经说过啦。”

“化身就是一个扮成人形的神？”

“我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说你是个神，如果真是这样，那你的话就必须始终精确。可是我听你声称，你既是一个神，又是人类灵魂的总和。你不可能二者都是。既然你的话有假，那么，你既不是一个神，我也不相信像你这样一个长毛畜牲会容纳人类的灵魂。那你究竟是谁？还是我作了个奇怪的梦？”

工把目光从苏格拉底身上移开。

“嗯，我再问你。你为什么来我这儿？”苏格拉底问。

“我需要帮助。”

“什么样的帮助？”

“我陷入困境了。”工说。

“能说得具体点吗？”

“指令不允许我说。”

苏格拉底的眉心舒展了，“指令？听起来好像是个密码。”

工扬起头说：“是的，我想是的。”

“如果你不、诉我你的问题所在，那我怎么帮你呢？换句话说，如果我告诉你我在受罪，需要帮助，我是否该告诉你，我在受什么罪呀？”

“是的，我想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说：我三天没吃没喝了，那你是不是就知道该怎样帮助我了呢？”

“是的，知道。”

“是的，千真万确。那么现在，你这个深更半夜来跟我谈话的长毛畜生，如果要我帮你，你就必须告诉我你陷入什么困境了。”

工推了推窄窄的前额，然后说：“我来自未来。”

苏格拉底静坐着，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工说：“你的话很不明确。你是想说你来自我的未来？那就是说，在我去世之后？”

“不是的。”

“那么你说你来自我的未来，就是指当我七十二岁的时候。”

一缕青烟从头盔上升起，工晃着他的大脑袋说：“我对你七十二岁时的事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吸了一口气，很快地说：“求你，别让我知道我会怎么死，我能活多少岁。”

“同意。”

苏格拉底点点头又说：“那么你来自一个我已不在人世的未来啦？”

“是的。”

“明白啦。你从那个未来回到现在花了多少年？”

“两千七百零二年”。

苏格拉底睁大了眼睛，“确实很远。所有人都长得跟你一样吗？”

“我不是人；我是只大猩猩。”

“虽然你总的看像兽，但外形有点像人。那么告诉我，我怎么帮你？”

“我来找你是因为我记录了关于远征西西里的大会辩论。我时常到竞技场去记录他们的争论。我听很多人说，你是雅典最聪明的思想家。”

“我从来没在竞技场或集会上见过你呀。”

“看着。”工把一只图钉按进他的带子，他隐形了，只有一个像热汽一样的模糊的轮廓坐在原地。只听卡嗒一声，他又现形了。“我就是这样去记录了各种争论。”

“真不可思议！”

“也许是的，我没别的办法。我亲眼看见你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别人都说你聪明。由于我的麻烦和我头盔上的伤，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征得一个最佳建议。”

苏格拉底点点头。

“当我回到分离舱，拉动操纵杆，准备返回主舱的时候，闪电击坏了我的飞船，在颠簸中，我的头盔也被损坏了。虽然微机自动修好了我的飞船，但是由于我的头盔坏了，我不能正确算出下一个隧道出口的坐标。”工从一个小袋里抽出一张羊皮纸，递给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仔细看了看，然后抬起头说：“我不明白这些标记。”

“我倒是明白那些记号，但我不明白它们合起来的意思和相互的关系。”

苏格拉底把羊皮纸递回去时问：“在你头盔受伤之前，你明白这些吗？”

“是的。”

“为什么击中你的头盔的闪电会损伤你的知识吗？”

工的两道黑眉毛拧在了一起，终于，他说：“要说出来会违反指令的。甚至像我现在说这些都是违反指令的。”他想了想又说：“也许那就是为什么我的知识受了损害。”

苏格拉底持着胡子说：“谁给你这些指令？”

“在战争中幸存的机器人。”

“机器人？战争？”

“是的。”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战争和那些机器人？”

“关干那场战争，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辐射和细菌毁了整个人类。”这时他的头盔发出了一阵劈啪声，之后升起一股黑烟。工低着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啊，我不能告诉你这事。”

“可是现在你已经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你必须再给我讲讲。”

“我不能。”

苏格拉底眨眨眼，狡猾地笑了：“你的问题，我已经得出答案啦，不过要想知道这个答案，你得先回答我的问题，同意吗？”

工皱皱眉，然后突然笑了，露出他大大的黄牙。“是的，你的逻辑符合指令。为了得到你的帮助，我必须先回答，的确，你很聪明了，问吧。”

苏格拉底搓着手：“机器人是什么？”

“是带计算机程序的，金属的，像人一样的机器。”

“嗯，你说了一堆谜语。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答案。那金属机器是不是像个犁？”

“机器人是金属的，这一类像犁，但是机器人可以独立活动，这一类又不像犁啦。”

“人必须站在犁的后面来控制牛和把握机器，是这样吧？”

“是的，我从你们这个时期看到的是这样的。”工说。

“但如果人打吨了，牛还能拉犁吗？”

“是的，牛可以做到。”

“可是地还能被犁得很直吗？能不能把地犁得弯弯曲曲的？”

“我不知道，你呢？”工问。

“我知道。那不可能犁好地——因为是人在设计和使用犁——除非人的双手不离开犁。

“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

“如果像你说的，所有人都死了，机器人怎么能按照人为它们设计的行为行动呢？”

“恐怕它们不能，除非有电脑程序。”

“什么？”

“固定的数据和密码指示机器人该怎么做。”

苏格拉底眉头紧锁，捋着胡须说：“有趣的想法。你是说一个像机器那样的计算机能驾驶一艘军舰。”

“是的，要是程序设置得正确的话。”

“可程序是人来设的呀？”

“是的。”

“嗯，你的未来世界的人都死了？”

“是的。”

“那是不是那些死去的人，通过机器人向你传达指令呢？”

“我想这有道理。”

“头盔是干什么的？”

“它把计算机芯片和我的大脑连接起来。”

苏格拉底急促地喘着气，汗珠浸满了前额。“你们的世界可真是奇怪呀。为什么要这样呢？”

“战争以后，人类灭绝了。机器人害怕孤独，我想是这样，我们这些猩猩很难理解他们。他们希望人类复活，可是只有大猩猩还活着。所以机器人竭尽了全力，他们捕获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当孩子抚养，并且把芯片插进我们的大脑，给我们思维能力。因为机器人不知道怎样正确地为我们大脑中的计算机数据芯片设计程序，好使我们像真正的人类一样，所以他们把精心挑选的大猩猩派往刚刚发现的时间隧道出口处，去记录人类和他们的行为。这些记录将被提取并放入控制数据芯片。全新的，真正的人类将由机器人提供。机器人宣称那就是他们的目标。”

苏格拉底使劲弹着石头地，终于问：“那为什么不把过去的人带到你们的未来世界呢？”

“啊呀，我们办不到，噢，我们试过了，可是每当一个人到了未来，他就成了尘上。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到未来旅行，除非它是从未来启程的。”

“太奇怪啦，”苏格拉底嘀咕着，“让我想一会儿。”他闭目静坐。最后他睁开眼睛说，“就因为你的头盔被损坏了一部分，你就不能完整地思考啦？”

“我想是这样。”

“你只是想？你并不知道吗？”

“我——”工又皱起眉头，“我曾经听另一个大猩猩说过，如果违反指令，头盔里的破坏装置就会损害全部知识。这就表明，机器人不想让这样的猩猩回到未来去。”

苏格拉底慢慢地点着头问：“那么做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工问：“对我来说，还是对我的那个社会来说？”

“对你。”

“我可以获得更多的计算机数据芯片。”

“那又怎么样？”

“获得更多的能力，使我思考得又快又好。”

“可是那怎么可能会更好呢，因为你被控制得更严密了？这么说吧，随着更多的计算机芯片被放进你的头盔，指令会越来越强，你思考的自由就会更少啦。”

“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以前你可以自由地谈论你的世界吗？”

“不，那是不允许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为什么不检验你自己并弄清楚为什么你会那么干，而要检验那个给我指令，并毁了他自己的人类呢？”

这时头盔又发出劈啪声，并冒起一股黑烟，工的嘴唇都扭曲了，他说：“那会违反指令。”

“但是如果你想有一个活生生的，有人有思想的世界，你就不能受过去的死人的摆布。你必须向前走，去发现新的秘密。那不是你的目标吗？”

“我不敢说我明白了。”

“你的目标是想像人一样，变成人，是吧？”

“是的。”

“难道人的内在思想会禁止他讨论某些想法吗？”

“我想不会吧。”

“你这么想就对了。你必须抛开机器人的指令。”

头盔又闪火花了，工咧咧嘴。

“只有摧毁了机器人的控制，你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我看来，他们是暴君。”

工的嘴唇又扭曲了：“你没能恰当地理解，苏格拉底。你的建议违背了指令，因而也违背了更大的利益。”

“可是你已经违背了指令。由于头盔受到损伤，你已经获得了一半自由。现在你的知识受到了损害，那就是给你的最大利益吗？”

“我——我，”工语塞了。他的头盔噼噼啪啪地响过之后，又发出嗡嗡声，接着手指般粗的黑烟冒了出来。他紧咬牙关，眼睛迅速地眨着。

“想成为人，你就必须摆脱指令。”

头盔的嗡嗡声越来越低，很快就消失了。工吃惊地睁大眼睛，看着手里的羊皮纸。

“你发现了什么东西，是什么？”苏格拉底说。

“指令。”工小声地说，“看来它们要没了。”

“没了？”

“我知道怎么回家了，知道怎么使用我的时间分离舱啦。”

“能不能跟我谈谈指令？”

“确实，它们不重要。它们再也不能控制我了。现在我可以主宰自己的行为了。”

苏格拉底点点头，慢慢地露出了微笑。“那么，现在你是一个人啦。”

工也笑了，露出了他的大黄牙：“现在我想起来了，再过三小时，一个时间隧道出口将在萨拉米岛打开。我将驾驶分离舱飞往那里，准时赶上特洛伊战争。我一直都想亲眼目睹那场战争，但被禁止了。谢谢你，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又微笑着点点头，然后躺下，继续睡觉，工悄悄地离开了。

# 《治疗》作者：[美] 挪伦·哈斯

阿尔伯特到达时，克林医生正等着他。白色墙面上，只有一幅日落西山的全息照片。这张照片填满了桌子后面的整幅墙面。照片中隐隐传出蟋蟀、鸟儿的鸣叫声和潺潺的溪水声。这些逼真的景象让阿尔伯特觉得他也许能摆脱克林医生，离开这个让人厌恶的地方。他渴望逃离这儿。

阿尔伯特坐了下来。医生往身后的皮革老板椅一靠，悠闲地晃动着，她朝守卫轻轻点了一下头，守卫顺手将门关上，退了出去，在门外守候。阿尔伯特知道情况不妙。

克林医生摇动着椅子，发出尖锐的“嘎吱嘎吱”的响声。他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很奇怪为什么她不把它弄好。这声响让他不舒服，他想一定也让医生自己不舒服。他本该问问她，但他知道她是不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他的问题的。

“你今天感觉怎样？”她问。

“好多了。”他清了清喉咙答道，“感觉好多了。我一直在琢磨您跟我说的那番话；现在我开始明白了，觉得您说的有道理。”

她在银色笔记本电脑上键入一个记号，他希望记录的是对他有利的东西。如果他装作自己已经康复，也许他们就可以放他走。她轻轻皱了皱眉头，显然对他的表白有所怀疑。

“我感觉好多了。”他又说了一遍。

“说说你的思想转变。”

还有什么好说的了？他没打算供出真情，也没想好该怎么编故事。他在毛绒皮椅上局促不安地扭动着身子。

“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医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又做了一个记号。他想这不是什么好事。他本该意识到，一个月来一直和医生唱反调，这会儿突然说和她立场一致了——这得要点儿手腕的。

阿尔伯特看着全息照片，想，如果那是真的该多好啊！

“告诉我你对外星人控制地球怎么看。”

“我的想法错了，我现在意识到了，我完全错了。”

她再一次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些东西，她看上去不大高兴，也许他应该装作慢慢地改变他自己的想法。

“我的意思是，原先我以为我是对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想法也许错了。”

他的腋窝开始出汗，他自己都能闻到汗味。他交叉双腿，调整了一下坐姿，皮革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噪声。

克林医生用一双冰冷的蓝眼睛看着他，那双眼睛让他想起妈妈的眼睛。那种责备的眼神就像小时候撒谎时妈妈的眼神一样。

经过长长的沉默，医生说话了：“这么说你不再相信地球正在遭受外星人入侵了？”

“当然不相信了，那太疯狂了，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在他的汗味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强烈的麝香味道，这个味道似乎来自医生，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医生一直用高级香水，味儿挺好闻的。

“你为什么要骗我？”她说。

他感到一股寒气从脊骨传来。这个他以前听过无数次的可爱女声里似乎隐含着某种威胁。

“你在想什么？”她问道。

“我在看那张全息照片，它很好看。”

他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他的眼睛并没有盯着那幅画。她看出来了，他知道她看出来了。他从来就不是—个善于撒谎的人。他感到愤怒充满了他的身体和头脑。他知道他的企图落空了，但这并不是让他愤怒的原因。

“你究竟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他大声喊叫起来。他可不是第一次问这些问题了。

“你是朋友，我们想帮你。你得了妄想症：固执地认为地球被外星人入侵了。”

“我不相信你们想帮我，你们想让我闭嘴。”

“如果地球处于危险中，我们为什么要让你闭嘴？”

“我不知道，也许外星人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你这个说法真愚蠢。我们为什么要串通外星人入侵地球呢？”

“我不知道。”

克林医生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他又说了一遍。

“今天就谈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谈。”

“等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是在哪里？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时间？”

她大概早给守卫发了暗号，这会儿守卫抓住了阿尔伯特的肩膀。

“这些我们明天谈。”她说。

他知道他们不会的，也说不准现在到“明天”要等多久。房间没有窗户，也没有办法得知时间，他很难知道要等多久才是“明天”。

当阿尔伯特离开房间的时候，克林医生把她的报告传送到了远在月球那端等待消息的飞船上。

“人类仍然在坚持。他们仍坚信外星人正在入侵地球。我们将继续治疗他们。”

# 《挚友》作者：弗·波尔 Ｃ·Ｍ·科恩布鲁斯

列得译

莫瑞一只手捋了捋鬃毛，另一只手按下加速键，轻松地跃上高速行道。他随手把开关扳上８０英里／小时，并点燃一根肉味香烟。他把那小巧的、温热的黑色金属条塞进插座。他漫不经心地哼着曲子。上了正确的行道后，你就什么也用不着做——这与驾驶飞机不同。他打开收音机。

“……由亚罕·马斯提央·波克演奏。”莫瑞听着，他对这名字不熟悉。

接着一段段甜美而又沁人心脾的笛声吹入奔驰的小车。莫瑞会心地笑了，他对简洁的旋律情有独钟。乐曲抑扬顿挫，如同示波器上不安分的小点，慢得几乎要停止，旋即一曲结束。莫瑞多愁善感地想，为什么所有的音乐不能都像那样简洁明晰，没有深奥的伴奏。旋律再次响起，夹杂双簧管明快的伴音，仿佛往日仪式上的舞蹈，人们缠结又分开，清脆的笛声附和着双簧管木质的鼻音。这位小车司机变得烦躁不安起来。突然，轰的一声，高潮部分从小步舞曲的基调中迸发出来，紧密环绕着主旋律。

莫瑞猛地一震，关上收音机。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法习惯主人们的音乐，他也不曾听说他们种族中的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他向窗外望去，再次整理鬃毛，把思绪集中到一些不那么搅人的轨道上。

仪表盘上传来断续的嘟嘟声。莫瑞看了看路，换上一条低速行道，接着又跃上另一条。他转过一个弯道岔路，驶进一条边道，把车停在一幢高大的公寓楼前。

莫瑞爬出车，踏着毛毯走进大厅。他不得不等了一会儿，让电梯卸下它的重负。他走进去，按下电钮。电梯将他带到L层，那儿住着贝茜。莫瑞十分想娶贝茜。

电梯门向两旁滑开，莫瑞来到门厅。他迅速瞥了眼大厅窗镜中的自己，掸了掸夹克上的灰尘。他大步走向贝茜的套间，朝监视器镜头露齿一笑，直到贝茜请他进门。

莫瑞朝四周望了望。贝茜不在他的视线内，于是他耐心地坐在一张矮躺椅上，拾起一本杂志。杂志平摊开，印入眼帘的是一个叫《猫科敌人》的故事。

“太棒了。”他暗自说道。全都是关于居住在星际空间的猫人行星飞船入侵的故事。他感到自己的皮肤因这个想法而颤动，而且实际上，在他喉咙的深处蕴藏着咆哮。插图真实得可怕——用的是自然色，印刷在三层胶合板上。每一条线都是一个小突起。当你左右摆头时，人物便会晃动，栩栩如生。画中之一是女性，很像贝茜。她正被猫人威胁。插图旁写着：“‘现在，’那生物咆哮道，‘我们看谁会成为主人！’”

莫瑞合上杂志，把它放到一边。“贝茜！”他大声抗议道。

作为回答，贝茜从一扇滑动门里走出来并朝他微笑。“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她说。

“没什么，”莫瑞说，“我正在看这个。”他拿起那本杂志。

贝茜又冲他笑了笑。“那么，生日快乐！”她叫道，“我一直记在心里。十三岁的感觉怎么样？”

“糟糕。关节嘎吱作响，成块地长毛，一切都很糟。”莫瑞是在开玩笑。他从没感觉这么好，十三岁对他的种族来说正是黄金时代。“贝茜，”他突然说，“既然我到了年龄，你和我又作了这么长时间的朋友——”

“现在不谈这个，莫瑞，”她打断他的话茬，“不然要错过你爱看的表演。你瞧现在几点了！”

“好吧，”他说，身子后倾，以便让贝茜打开视屏，“但记住，贝茜——过会儿我有话对你说。”她朝他微笑，坐在他的臂弯里，而屏幕开始闪现出色彩。

视屏呈现出一个舞台，台上立着一位衣着华丽的杂耍者。他在一阵低沉的鼓声中鞠躬，并飞快地向空中掷圆盘。接着，当有一打圆盘已在深红的灯光里旋转闪烁时，另外两名艺人走上台来，变出颜色反差很大的圆球、传统的印度短棒，还有两只装满液体的广口瓶。

鼓声婉转起伏。“哈！”杂耍者主角一声大叫，舞台上顷刻乱作一团。艺人们变换着位置，

交叉跑动，朝对方投掷着漫天飞舞的道具。他们总能设法接住那些闪光的小玩意，使它们停留在空中。“哈！”主角又叫了一声，像变戏法一般，投掷物又回到了杂耍者的手中。他们一边使肘部和头上的道具保持平衡，一边小心翼翼地鞠躬，以回报播放中的来自无形的观众的吠叫与喝彩。

“他们真是太棒了！”贝茜感叹道，她温柔的眼睛熠熠生辉。

“说得过去。”莫瑞附和着，暗喜自己推荐的节目从开始就很成功。接下来的是一位年轻的男歌手。他走上前台一鞠躬，眨动着深情的双眼。歌曲没有词，这对莫瑞的种族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当节奏连续向上升起，莫瑞愉快地在座位上扭动着，同时回忆起了早些时候聆听主人的奇异、令人迷惑的音乐时感受到的强烈痛苦。

莫瑞心情舒畅，但他的舒畅中潜伏一种缺陷。尽管他正全身心地欣赏音乐，但乐曲中却传达出一声声执拗的、微弱的召唤。他试图置之不理……

贝茜重重推了他一下，眼中透露出的神色可以说是恐惧：“莫瑞，你的呼叫器！你没听见吗？”

莫瑞从口袋里掏出他们种族随身携带的小巧的接收器。此时，由于没有衣服的包裹，表示呼叫的音乐讯号尖厉地响起来。莫瑞骤然起身……

但他又犹豫了，一时迟疑不决。“我不想离开。”他慢吞吞地告诉贝茜，连自己都被说出的话惊呆了。

贝茜眼中的恐惧此时愈发强烈了：“不想？莫瑞，那是你主人的呼叫！”

“但是那不——公平，”他抱怨道，“他并不知道我今晚和你呆在一起。也许他知道，而且如果他执意调查的话，他会明白——明白——”莫瑞努力把话咽下，“明白你对我甚至比他对我更重要！”他飞快地说完。

“别那么说！”她嚷着，浑身躁动不安。“这像是在犯罪！莫瑞——你最好离开。”

“好吧。”他闷闷不乐地答道，拿起披肩。他一直就知道迟早会离开。“你留在这儿看表演，我独自去屋顶。”

莫瑞走出公寓，踏进等待中的电梯，飞速升往屋顶。“我需要一架穿梭机，”他向一位侍者解释道，“主人在呼叫。”穿梭机即刻被牵引到他面前，他走了进去，飞机直冲云天。

十万年的强制进化对犬科动物产生了奇异的影响。人工变异，定向选择，动物养殖者凭借所有窍门和技术创造出了一种超级狗。莫瑞身高约四英尺，但对他周遭环境来说却不是侏儒，因为世界就是按这种规格建造的。他用后腿直立行走，深嵌的髋关节由电子手术的方法强迫突出。他的手指长而纤细，这种构造完美的手掌能够胜任最精细的工艺制造。

莫瑞的脸与犬科动物的相似度并不超过你的脸与猿类的相似度。总之，如果他能够走出家门，穿行于城市中，他只会被当作一个奇特的而不是怪异的生物，也许仅被人们看作一个侏儒而已。

的确，十万年的光阴对主人们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他们的影响。正如预料之中，大脑不断生长，身体萎缩了，而且严重的近视倾向，瞳距持续减小。在数以千计的自愿参加基因实验的主人当中，很明显，少数人出生时，在其塌陷的鼻梁上长有单个的、无法聚焦的巨大独眼。这预示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方向。

主人们不再参与体力劳动，那主要由狗族人承担，更多时候由自动机器充当劳动者。甚至实验性研究也由人类的伙伴来完成，主人们只是整理实验的直接结果，并从中演绎、创建理论。

人类在各个方面愈来愈显著地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放弃的第一项奢侈的习惯便是群居。数代以来，人类没有品尝过会面的欢乐。不再有侵犯他人权利的事件发生，某种心灵感应术可以调整所有争端。

莫瑞的飞机由内置导航仪引导，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飞翔着。警铃在他双耳中恍惚作响，他猛地惊醒，接管对飞行器的控制。他瞧见下方一座高耸的死火山的山峰顶上，坐落着一幢白色的方形建筑物，那是主人的家。尽管他对主人把自己从贝茜身边唤回很反感，但他感到接近那指引自己的智慧时，一股兴奋油然而生。

他使飞机回旋下降，平稳地停泊在机坪上。当他走出机舱后，停机坪在支点的作用下，无声地自动转向，使飞机正对离开的方向。

莫瑞经过一扇自动卷帘门。他的鼻孔炽热，几乎刚嗅到气味他就确认是从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莫瑞沿着狭长的、暖烘烘的过道直奔主人的起居室，在一扇不锈钢门前停住脚步。

几秒钟后，门悄无声息地开了。莫瑞跨进一间昏暗的屋子，他的面庞由于激动而扭动。他注视着四周的黑暗，强烈感受到弥漫于空间中的温热而潮湿的空气。他望见了自己的主人——瘦小、皱缩，几近赤裸。他肿胀的头颅靠在高背椅上。莫瑞缓步前进，站在座位上的人面前。

主人紧闭双眼，用低缓而尖细的声音说道：“莫瑞，今天是你的生日。”他没有强调任何一个字，声调近乎聋人说的那种。

“是的，主人，”莫瑞说，“您召唤我时，一位——朋友正和我一起庆祝。我尽快赶来了。”

“我有东西给你，莫瑞。一件礼物。”主人的双眼第一次睁开，他用一只手快速拨弄着坐椅扶手上的某种开关。他的眼睛没有看着莫瑞，只是正视前方；嘴角微显皱纹，似乎尝试着使肌肉做一次原始的微笑。墙上一块嵌板打开，从中伸出一块平板，在一只平整的托盘上盛放着一个古老的、皱裂得很厉害的木盒，从裂隙里可以瞥见古代纸张的鲜黄亮色。

主人继续说着，虽然有些生硬。在习惯了如同千里眼般的心灵感应术这一捷径后，直接用声音交流显得笨拙。“这些是关于北美总统们的生活的传记。当你很小的时候——也许你不记得了——你对它们表现得很好奇，我已作了安排，让你下次就这一课题进行重要的原始材料研究。就是它了，它是六个月前被发现的，我保存着，一直等到你的生日。”

两人沉默了许久，莫瑞拿起这本书。他注意到，书作了防腐处理，随时可以使用。他随便地瞟了一眼标题，童年时代的兴趣已随着他的完全成熟变得索然无味。

“你现在准备开始了吗？”主人低语道。

莫瑞犹豫不决。他曾经历的奇怪的困惑感不断增长，内心里响起无声的，宛如抗议的怒嚎。“对不起，”他吞吞吐吐地说，向后退了一小步。

主人朝他投去略带惊讶的目光。

“我很抱歉。我——我不想做这项研究。”莫瑞竭力使眼睛正视主人，那张人类的面孔上掠过一丝苦楚。他闭上双眼，颓然靠在椅背上。

主人很长时间没有再回答莫瑞。然后，他双眼猛地睁开，坐直身子，说道：“离开我。”

接着，他凝视着虚空，不再注意莫瑞。

“请……”莫瑞急切地说，“不要误解，我非常想读那些书，我一生都想。但我——”他停住了话头。很明显，主人已把莫瑞从脑中赶走了。正如莫瑞自己，如果他眼中进了灰尘，会很快忘记那轻微的疼痛。

莫瑞转身穿过门。“请，”他轻声地自言自语，旋即又厌恶地吠叫起来。当他再次踏进飞机时，他快速地眨着眼睛。经过数十万年的进化，狗学会了啜泣。

莫瑞看上去心烦意乱，重重地躺在充气长椅里。贝茜用温柔的双眼关切地望着他。“莫瑞，”她满怀忧虑地说，“你昨天几点睡的？”

“那无关紧要，”他心不在焉地说，“我看了看小镇。”

“要我做点儿什么吃的吗？”

“不，”莫瑞说，他略带愧疚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咽下两粒白色的药片，“我现在不饿。这药很来劲。”

“随你的便。”她说。沉默包围了他们。莫瑞从肘下方的桌子上拿起一叠纸。“星期三的任务……”他读道，把纸放到一边，疲倦地揉着双眼。“你现在有活儿干吗？”他问道。

贝茜快乐地笑着。“噢，有，”她答道，“我的主人要我整理一些数据，都是关于水泥浇注的。那是非常重要的活儿，我提前一星期就干完了。”

莫瑞犹豫了，接着，他装作并不在乎，问道：“你和你的主人相处得怎么样？”

“非常好。她昨天把我叫去，问是否需要延长整理数据的期限。当她知道我已干完时，十分满意。”

“你真幸运。”莫瑞冷淡地说，心中充满哀伤。他想弄清自己和主人之间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三个星期了！没有一次呼叫，太可怕了。“噢，贝茜，我想我要疯了！”他叫道。

他明白贝茜正试图安慰自己。“别插嘴，”他说道，“上一次见主人时，我——惹恼了他。我曾肯定他几天之后会需要我的，但他似乎完全抛弃我了。贝茜，这种事会发生吗？”

她看上去惊恐万分，这种想法是骇人听闻的。“也许，”她烦乱地说道，“我不知道。但他不会对你那样的，莫瑞。你如此聪明，他需要你正如你需要他一样！”

莫瑞叹了口气，茫然无措。“我希望我能相信。”他又取出小药瓶，但贝茜把手按在他手上。

“请别再吃了，莫瑞，”她轻声说道，尽力安抚他的悲伤。“莫瑞——几天前你想问我什么问题，你现在问好吗？”

“我想让你嫁给我——这是你想听的？”

“是的，莫瑞。我愿意。”

他粗鲁地大笑道：“我！你怎么能嫁给我？我已经失去了主人，我——我现在不再是人了。你不理解那种感受，贝茜，我已失去思想的另一半，还有曾拥有的雄心壮志。我如今一无是处，贝茜。”他猛地站起身，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你不能嫁给我！”他大嚷着，“我想我在一星期内就会发疯！我得走了，或许你该把我从记忆中抹去。”他重重地关上门，没有等，径直冲下楼梯。

路灯已经熄灭，黎明将至。在某种莫名冲动的驱使下，他踏上一条滚动行道，缓慢地向大都市的郊区进发。路的尽头，行道自动折返，又开始向中心广场的漫长旅行。莫瑞离开行道，走向半开化的大地。

他曾恐惧地设想他的同类中被主人抛弃的命运。他们去哪儿了？像他一样，去了那荒凉的大地？

他凝视着幽暗的树林和灌木丛。他突然意识到，他以前从未了解过黑暗。他们无论到哪儿都有光——街道上的光，车和飞机里的光，甚至连他们夜里睡觉时也有光。

他感到头皮发麻，毛发直竖。一个人怎么会变成野兽？他迷惑地琢磨着。是把衣服脱掉了吧？他猜想。

他在口袋里摸索着，把文明的象征一件一件取出来。一些投币机用币，用它们可以获得小巧的白色药片。一串叮当响的钥匙，可以打开他的家门、办公室、汽车、柜子、衣橱上的锁。延展性钢制钱包，装有他的全部个人资料。一整瓶药——还有另一瓶，几乎是空的。

他机械地吞下两片药，把瓶扔掉。一只小巧的塑料盒……他注视着它，不觉间，一个有如钻石般坚硬的东西硬咽下了他的喉咙。小盒的深处，传来悠扬、尖锐的呼唤。

主人的呼叫！主人需要他。

莫瑞从飞机中爬出来，身下绵亘着险峻的安第斯山脉。他几乎是飘着来到主人邸宅的通道。令人窒息的热气迎面袭来，但当他打开门，看见主人赤身露体地坐在黑暗中时，他几乎快乐地笑出声来。

“你很磨蹭，莫瑞。”主人说，语调平淡。

莫瑞忽地感觉到一丝凉意，他没料到会这样。他朦胧地预想一次平静的和解，但主人的语气是明摆着的。莫瑞感到疲惫和气馁。“是的，”他说，“您呼叫我时，我正在市郊。”

主人既没皱眉也没微笑。他深谙眼前这位冷淡、漠然的智者的情绪，是他赋予莫瑞大部分的智慧和个性。对莫瑞的种族来说，没有什么比遭遗弃更具有悲剧性的了——或者，与这种智慧不能和谐相处。这不是妄言，但是更糟。

“莫瑞，”主人说道，“你是一位最具竞争力的实验室技术员，你还有考古学的天赋。你被分配从事一项新的工作，它将涉及这两个领域。我希望你调查一下卡特·霍克斯的研究，时间约为库柏因希克后十五世纪。你要确认他的结论并在其基础上发展一个关于他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完整方案。”

“遵命。”莫瑞冷冷地说。一般说来，他得知被选中时会十分高兴，而且他意识到高兴是他的义务，但良心却用刻薄的话告诉他，这不是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任务分配，而仅仅是利用一件称手的工具。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他正式地询问道，他的声音在疲惫和兴奋剂的综合作用下显得深沉。

“它至关重要。如你所知，霍克斯的研究对象是炸药。他出于野蛮的目的，试图研制一种炸药，希望其爆炸力足以摧毁敌方国家。当然，霍克斯在野心实现以前就去世了，但我们有历史文献证明他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他的死因，”莫瑞毕恭毕敬地说，“也大概源于此。”

主人答话时语气里没有认同，“你了解他所梦想的炸药。目前，世界正面临一场危机。它的严重性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能与之匹敌。它牵扯到北美大陆板块的漂移，世界眼下正需要用霍克斯炸药的威力来稳定这块大陆。工作室里集中了各种资料供你研究使用，研究速度是避免灾难的关键。”

莫瑞感到震惊。一块大陆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中！“我将竭尽全力。”他萎靡地回答，走出房间。

莫瑞伸了伸酸痛的身体，把灯打开。当他在纸上记下最后一个符号后，靠在椅背上，凝视着它们。配方——完成了！

莫瑞坚信，通过一种人类称之为“犬科直觉”的闪电般快速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莫瑞似乎可以为拥有这种能力而自豪——但他意识到那是幻觉。主人们的连贯性思维——莫瑞和他的同类无法在任何一项推理中真正集中注意力超过几秒钟。就思维的综合方面而言，莫瑞的种族无与伦比，但在分析方面……

核对配方是十分重要的。莫瑞一边大声念着配方，一边从实验室的架子上取下一些化学药品，并在显微仪器的帮助下精确地混合它们。事实上，莫瑞正在与分子级的微粒打交道，但他的动作就如同处理一整烧杯的物质一样准确。

最终搅匀后，微量的化合物被置于一只樱红色的电栅极上完成反应和干燥。接着，它会爆炸，莫瑞想道——假设他得出的配方正确。然而，如此微量的炸药，配方正确与否不会引起危险。

也许——最多一间屋子会被炸毁。但是时间不允许把这玩意放到火山口上方悬浮着的试爆室中去，这些试爆室由弹性钢筋支撑，几乎能承受任何冲击。

莫瑞吞下两片药，他得等到药效发作，但他不敢多吃。

他把配方揣进口袋，阔步走出房间。

当他在建筑物中漫无目的地闲逛时，他突然感受到主人温暖、湿润的气息。他停住脚步，把门拉开一条小缝，热切地向里张望。

主人正在独自沉思，他的脑袋垂在瘦削的胸前，血管和肌肉醒目地跳动着。即使在房间极度的昏暗中，也可看见一缕微弱的蓝光投射在他身体的棱角处，并弥漫开来，从整个皮肤上流淌过去。

主人全然不知仆人的存在，尽管莫瑞不是一个孩子也不是傻瓜。他就直立在眼前这个曾和狗一起狩猎、玩耍的美丽而智慧的生物面前。他无法接受房间里澎湃涌动的意识流，他哽咽了，转身离开。

接着，莫瑞听到一种噪声——起初是低缓而且几乎是怡人的，如同一群蜜蜂从头顶掠过。随即，它逐渐转变为轰然巨响，主人那用延展性材料建造的房屋如同受到打击一般摇晃起来。

他猛地意识到——霍克斯炸药！它奏效了！他看看主人，发现蓝光消逝了，仿佛被重新吸入他的身体。当蓝光完全消失时，房间里亮起灯，主人抬起头来。

“莫瑞，”他镇定地低语道，“是炸药吗？”

莫瑞的心中泛起一阵喜悦。他可以在爆炸中化为原子的尘埃，也可以摧毁他们尝试拯救的大陆——他不在乎！主人对他说话了！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发出一个代表“抱歉”的吠叫声，冲到主人身旁，抱起他，轻柔地搭在肩上。他们必须离开这幢建筑，因为它可能倒塌。

莫瑞蹒跚地挪到门旁，身体在双重负担的压迫下弯曲着。他推开门，来到走廊。主人无法移动，所以由莫瑞替他走。他们在无尽的走廊中缓慢前行，最终来到开阔地。莫瑞再把重负放下，主人瘦削的脑袋左右摇摆，而且——

莫瑞感到极度的、毫无疑问的愚蠢！空气凝滞，房屋如磐石矗立着，霍克斯炸药留下的惟一的标志就是实验室那儿张着的大口。蠢货！难道他不知道霍克斯炸药的冲击力是向下的！

莫瑞满面羞愧地端详着主人的脸，那里显现着一种欣慰的神情，因为主人的脸上有一丝笑的轮廓。很明显，他理解莫瑞的动机，而且……或许莫瑞的生命最终不会受到打击。

好一会儿，他们伫立着，望着对方的眼睛。然后主人温柔地开口道：“带我上飞机。”

莫瑞没有问什么，毫不迟疑地再次把主人抱起，轻快地迈向等待中的飞机。他站在舱门旁，轻轻安顿好主人，起身进入机舱，在驾驶台前就位。

“我们往哪儿去？”他问道。

主人又隐约露出笑容，但莫瑞也揣测到他有一丝焦虑。“向上，莫瑞，”他轻声说道，“径直向上。你瞧，莫瑞，这里是火山，没有完全熄灭。我们现在必须离开，向上，到空中。”

莫瑞扳动按钮和开关的反应速度快过电流，小飞机直冲云霄。当升入空中一英里半时，他按动一个开关使飞机悬浮，以便观察下方的动静。

主人是对的！爆炸刺痛了火山，现在它正用喷发来复仇，滚烫的岩浆射向天空，仿佛有一种管状物引导它们。但它们仅是达到几百英尺而已，接着，岩浆流停止了，传来猛烈的轰鸣声，巨石被抛向高空。当莫瑞注视着下方震颤的大地时，他想，他们很幸运地离开了，更加幸运的是附近渺无人烟。

莫瑞激动地注视着下方地狱般的混乱，他感到臂膀被轻轻地、温柔地碰了一下。是主人——莫瑞生命中第一次，主人触摸他以引起他的注意，莫瑞突然意识到，并且惊喜万分——他又找回了他的主人！

“我们该离开了，莫瑞，”主人耳语道，“我们发现炸药很有威力。我们的工作，刚刚完成。”

当莫瑞摆弄着仪器使飞机向前疾驰，奔向主人的新家，也为他自己奔向贝茜时，他发现飞机的双翼实际上一文不值。他想，把它们扯掉，再把他们抛到脑后？他的心轻盈得能托起整个世界！

# 《致命接触》作者：[英] 史蒂芬·巴克斯特

胡纾 译

编者按：

英国科幻作家史蒂芬·巴克斯特被誉为近二十年来最优秀的硬科幻作家之一。和许多硬科幻作家一样，他的科学底子十分扎实：拿过剑桥的数学学位，又在南安普顿大学拿过工程学位，此后长期从事数学、物理、信息工程方面的教学工作，还申请当宇航员，想亲自飞进太空！（可惜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软科幻常常依靠情感推动故事，而硬科幻大多以科学理论为情节动力。理工出身的巴克斯特尤擅此道。以《致命接触》为例，其设定在科幻小说中并不鲜见，但作者以现有的科学理论、猜想为基础，不仅实现了小说的“自洽”，而且富于张力，充分显示出科学理论本身的魅力。

里德·马龙捅出大娄子那天，凯特·曼佐尼刚好在场。

她走进礼堂时，马龙正在讲台上发表演说。“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喷射推进实验室见证米开朗基罗计划的最高潮。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八年前，我们向阿尔法半人马座Ａ－４发射了激光脉冲信号；而今天，2025年7月14日，我们将会收到这个信号的反射波……”

这是她头一次见到马龙。他被淹没在堆成小山的麦克风和刺眼的闪光灯中间，身旁站着科尼列厄斯·泰纳和莫拉·黛拉。科尼列厄斯是这个计划的发起人，一个遗世独居的数学家（还有传闻说他是个孤独症患者）；副总统黛拉七十多岁，正值壮年，是她促使国会通过了对这个项目的拨款。

凯特想从米开朗基罗计划的参与者们身上挖出点儿故事来，而凭她的感觉，这屋里最有意思的人要算是马龙。不过这会儿他还在长篇大论地讲个不停。

“去Ａ－４要四光年，回程再花四光年：对咱们的激光来说，行程可不短；而且，最后只有少数勇敢的光子回得来——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今天，人们就会得到证据：我们这些猴子摸到了半人马座……”

凯特把注意力从马龙身上移开。

她从没想到喷射推进实验室会是这副模样——挤在烟雾弥漫的帕萨迪纳市郊，活像圣加百利山山脚下的一所小医院。过去，实验室几乎把探测器送上了太阳系的所有行星，而他们现在所在的冯·卡门礼堂就是每次发射成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地方。那是一段高歌猛进的日子——可惜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实验室已经回到了它初创时的老路子上：为军方进行武器研发。

不过今天，这个老旧的大礼堂里重新挤满了人：项目负责人、科学家、政客，还有像凯特这样的记者，全都塞在数不清的S屏终端之间。摄像蜂要么像宴会上的气球一般在人们头顶上飘动，要么就像闪光的小昆虫那样在空中飞来飞去。

凯特往前走，穿过演示区。正在播放画面的Ｓ屏前聚集了一大群夸夸其谈的科学家，这些书呆子迫不及待地想给礼堂里的那些平民百姓上一课，让他们明白米开朗基罗计划究竟有多么神奇。

比方说，爱丁顿，那个为一家欧洲星际代理商工作的行星猎手，如何在２０１０年发现了阿尔法半人马座的众多行星。在寂静的宇宙中，爱丁顿凭自己机器人般的耐心察觉到了阿尔法A光芒的细微震动，而这微微一颤意味着有整整一个星系的行星从它附近经过。

这些行星中最吸引人的要数向外数的第四颗星，阿尔法Ａ－４。这颗星比地球大不了多少，正好位于所谓的可居住带：离母星距离刚好合适，既没有冷到使水结冰，又不是太热以至于生命无法存活。接下来的研究发现Ａ－４的大气中含有甲醛。值得注意的是，甲醛的化学性质并不稳定，自然状况下不会大量存在，因此，这种易反应的物质肯定是被某种东西排放到Ａ－４大气中的。

最可能的东西：生命。

当然，尽管有这些令人激动的迹象，从地球看过去，Ａ－４也只是挤在自己母星身边的一个模糊的小光斑罢了。人们于是开始计划发射高倍数的空间望远镜以绘制它的大陆和海洋结构，每个人都希望它将会是第二个地球。

现在，里德·马龙指挥执行的米开朗基罗计划赶在了所有人前面：他们向阿尔法半人马Ａ－４发射激光，通过精确的计算，保证它能反射回地球。

马龙走下讲台，与一群王牌记者、资深政客以及诸如此类的ＶＩＰ们站在前排，他们头顶的Ｓ屏上显现的画是此次行动的标志，米开朗基罗的《上帝与亚当》——人们照例用这种老掉牙的方式象征自己无畏的进取心。礼堂里，讲话声混成一片，但大家并不是在相互交谈，只是对着自己手腕或者翻领上的装置做语音输入而已。

虽然面前只有这些不专心的听众，马龙还是继续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宇宙中的生命。“一个简单的问题主导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大家都在哪儿？我从小就知道，地球只是块位于某个平凡星系边缘的石头。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竟然会没人从宇宙那头看着我这头……”马龙六十多岁，高个子，清瘦而结实，光头闪闪发亮。凑近些看，他一副退役宇航员的标准模样：深褐色的肌肤，体型好得出奇，“我想方设法说服自己相信太空不过是一片未开发的疆域，一堆等着人类利用的资源。这些玩意儿塑造了我的生活。然而果真如此吗？天空真的只是人类的舞台吗？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在哪儿？这就是费米悖论……”

这时，凯特绕到他跟前。马龙有点儿生气地停下来，瞥了一眼她的胸牌，问：“曼佐尼女士，你是哪家媒体……”

她挤出一丝笑容：“今天我是自由记者。”凯特从他身上嗅到了沙漠的味道，仿佛又干又烫的桑拿。

“你觉得费米悖论有报道的价值吗？”

她毫不在意地耸耸肩：“我对你的故事更感兴趣，马龙上校。”

马龙立即警觉起来，脸上显出戒备的神情。“叫我马龙就够了。”

“退役的时候，你有很多职位可供选择，为什么要选这么个噱头呢？”

马龙耸了耸肩膀：“你要说这是个噱头也行。但实际上，这是在挑战极限。今天，我们将证明自己能够触及别的世界。这么一个突破性的项目，由一个宇航员来领导不是挺合适吗？”

“前宇航员。”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凯特试探着问道：“这就是你在这儿的原因吗？你生于１９６０年，对吧？所以你应该目睹了阿波罗计划。但等你成年后，太空中的人类宇航员已经被更精密、造价更便宜的机器人取代了。现在ＮＡＳＡ又宣布，国际空间站寿终正寝以后，他们不准备再进行任何载人航天项目。这个激光计划是不是对你失望之情的一点儿补偿呢？”

他干笑一声：“知道吗，曼佐尼女士，其实你没自己想像中那么机灵。就是你这种精神分析的胡言乱语和随心所欲的揣测导致了……”

“你寂寞吗？”

这个问题立刻堵住了他的嘴。“什么？”

“费米悖论说的就是寂寞，不是吗？被遗弃在空旷宇宙中的人类的寂寞……你妻子艾玛已经去世十年了。我知道你有个儿子，但你从没再婚——”

马龙对她怒目而视：“你真是满嘴胡说八道，女士。”

凯特一边暗喜自己问到了点子上，一边毫不示弱地瞪着他。

可是，就在她准备提出下一个问题时，礼堂里的人开始随着一个Ｓ屏上的时钟大声喊：“二十！……十九！……十八！……”倒计时声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向四周望了望，马龙乘机走开了。

礼堂尽头一个巨大的Ｓ屏前站满了人，凯特也奋力挤进人堆，找到一个能看清S屏的位置，上面显示着不断更新的图表和数字信息，不过多少让人有些不知所云。

她准备好移动摄像蜂和安装在体内、衣服上的各种记录设备。其实，那些穿越星际的光子带回什么样的信息并不重要，今天的头版就是成功的一刹那——那束微弱的回声从阿尔法Ａ－４回到地球，所有图表和数据都被激活的一刹那。那个瞬间和随之爆发出的情感就是她的报道所需的素材。

虽然只是例行公事，凯特还是感到了一丝激动。毕竟，正如马龙所说的，我们正在与第二个地球进行接触。就算是个噱头，但也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噱头……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每一双眼睛都朝上望着Ｓ屏。

时钟指向正点。

那些闪闪发光的图表一动不动。

礼堂里一片寂静。Ｓ屏上还是没有任何动静，人们开始交头接耳。

凯特很困惑。没有反射波。怎么可能呢？她知道这个试验可以精确到毫秒，时间上不可能出现误差。所以，要么是接收装置出了问题，要么是激光直接穿过了阿尔法Ａ－４所在的位置，没有接触到任何东西……

她猛地转过头去，想捕捉三位主要负责人的第一反应。马龙背对着她，呆呆地盯着毫无反应的屏幕，仿佛想靠意念让它动起来。黛拉眉头紧锁，摩挲着下巴。

科尼列厄斯·泰纳脸上露出了笑容。

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很不对劲。还想知道点儿别的吗？

凯特摆脱了重力，毫无知觉地飘浮在空中，听着她自己的声音。

“告诉我吧。”她低声说。

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激光反射回来的前一天，他们用一颗彗星测试了整个装置，这颗彗星距地球一百天文单位，是冥王星的两倍。我碰巧知道半人马试验失败后几个小时，他们又用同一颗彗星重新作了一次反射测试。

“只不过这次他们找不到那颗彗星了。”

你总算明白了。米开朗基罗计划不应该失败。它不可能失败……

这是凯特的一个虚拟线人，他（也可能是她或者他们）的身份由无数层加密包保护着，她只知道可以叫他罗登。凯特通过脑胼胝体里的植入装置进入虚拟世界与罗登交流。他们之间的传输以凯特的声音编码，她喜欢想像她是在同另一个自己——梦中的凯特——交谈。

不过她眼前由昂贵的机械生成的图像可不是什么梦中的东西。

这次发射的激光是近地轨道上由核聚变产生的脉冲，能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释放出一万亿瓦特的能量。他们在劳伦斯、利弗摩尔那种地方造这些玩意儿已经有好几十年了。这个计划在戈尔-克林顿搭档竞选期间发展很快，在克林顿政府的鼎盛时期更是如此……

凭借米开朗基罗计划采用的那种技术，人们在地球上就能了解其他星球的情况：比方说，人类第一次深入了解被云层笼罩的金星表面，靠的就是地球上一架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发射的雷达光束。但阿尔法Ａ－４比太阳系里离我们最远的行星冥王星还远七千倍。米开朗基罗计划自然比人们以往任何一次这类尝试都困难得多——而且确实有人批评说其中某些技术还不够成熟。

也许那些批评不无道理。“所以说试验失败了。常有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凯特，那束激光没问题。你瞧，他们亲眼看见那玩意儿确实射进了太空里。

“但那只是第一步。那束激光得穿越四光年，而且还要预测四年后行星的位置。”科学家们不是对着Ａ－４发射，而是对着激光到达后Ａ－４所在的位置。因此这束以光速前进的使者必须具备惊人的准确性，“阿尔法半人马座有三颗恒星，也许行星的运行被干扰了，或者——”

Ａ－４离母星很近，它的轨道跟地球一样稳定。相信我，凯特，那些都只不过是牛顿式的简单运算而已；预测不可能出错，反射也同样精确。只要那些光子发射了，肯定能收到回音。

“那么，也许是接收装置出了故障。”

他们在地球、近地轨道、月球，还有特洛伊点上都有大号的射电望远镜等着那几个光子。除非太阳突然爆炸，变成了一颗超新星，怎么可能所有设备同时失灵？凯特，米开朗基罗计划不可能失败。从实脸室到白宫，每个人都在调查，而他们那些该死的结论都跟我的一模一样。

凯特眼前出现了马龙在电视上为自己辩解的画面。“我们的技术没有任何问题，”他说，“所以大概是宇宙出了什么毛病。”

懂了吗？

凯特叹了口气。“这有什么报道的价值吗？复杂的空间试验失败，原因不明……没人会对这个感兴趣。”

发挥你的长处。把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去找马龙，问问他旅行者的事。

“旅行者——那艘飞船？”

你知道，发射激光的装置在发射的瞬间就毁掉了，只一秒钟，十亿美元就变成了一束飞向行星的光子。一个极好的隐喻，不是吗？就像是在影射咱们国家伟大的军事工业。

她没能找到马龙，不过却找到了他儿子。试验失败后两天，她出发去见迈克·马龙。

与此同时，在她看来，地球照样转，大家还是各忙各的，新闻报道的还是那些人、那些事：萨赫勒地区争夺水资源的战争、总检察官的婚外情等等。

大多数人都知道阿尔法半人马座的奇怪事故，但似乎很少有人在意。事实上，尽管罗登一类人说得煞有介事，凯特自己也不很确定。不过她还是觉得这里头有故事可挖。

而且，她开始感到有些害怕。

迈克·马龙三十九岁，与妻子沙拉一起住在休斯顿郊区一个叫做克莱尔湖的地方。

他打开门，看着凯特说：“哦，曼佐尼女士。”

“叫我凯特吧……我们见过面吗？”

“没有。”他冲她咧嘴笑了，“不过马龙谈起过你。那天你说的话似乎比试验失败更让他心烦意乱。”

她心想，他叫他父亲马龙？用姓称呼自己的父亲，也许是父子关系紧张？他跟他父亲长得不怎么像：更胖些，个头更小，一头浓密的黑发想必是遗传自他母亲。“唔，如果你不愿见我的话……”

“不。我老爸有时候像是活在七十年代。我对你没有任何偏见。对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们可没在电话薄上登记。”

这难不倒我，她心想，而几这一次比想像中还要简单，不费吹灰之力。“我来撞撞运气。以前马龙跟艾玛在这儿住过，所以我猜……”

他又笑起来：“干得漂亮。马龙要是知道你轻而易举就把他给猜透了，一定会更恼火的。”他带她进屋，把她介绍给他妻子。沙拉长得很美，不过挺着个大肚子，看上去非常疲倦。

藏在她肩膀上的摄像蜂进入工作状态，凯特开始采访这对夫妇。

约翰逊航空中心旁的克莱尔湖边坐落着不少怀旧风格的木屋。一直以来，这里都很受ＮＡＳＡ的宇航员及其家人的青睐。迈克就在这里长大，连他小时候的破木筏也依然放在屋后。当马龙离开休斯顿和ＮＡＳＡ时，迈克似乎很高兴地接管了这座充满童年回忆的木屋。

迈克的故事是一个头脑聪明却体格柔弱的男孩儿与自己强壮粗犷、深受美国人喜爱的宇航员父亲的故事。很有意思，有一天凯特也许会用得上，所以她说想采访迈克并不完全是在撒谎。当然，她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儿等马龙出现——她给马龙留了个挑衅的口信，告诉他自己要来采访他儿子，马龙肯定会上钩的。

迈克没有从事父亲的职业。他与妻子合作搞虚拟人物设计，也算小有成就。现在，他妻子正要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有因为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感到不快：凯特采访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马龙的儿子。

采访一开始，凯特就觉察到，迈克和马龙父子俩都非常想念艾玛。迈克的母亲、马龙的妻子在不到四十岁时就因癌症过世了。她不禁想，如果艾玛还活着，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不同啊。

夕阳快要沉入屋后的湖中时，老头子出现了。

他一踏进门就冲她开了火：“曼佐尼女士，职业垃圾新闻贩子。这儿不欢迎你。这是我儿子家，而且我还有工作要做。你干吗不装好你的摄像蜂和那些植入装置，然后——”

“说到植入装置，”凯特干巴巴地说，“早就有人帮我装好了，所以才叫作植入装置嘛。”

迈克给逗笑了，气氛也稍稍有所缓和。

但马龙还是冲她直瞪眼：“你究竟想要什么，曼佐尼？”

“告诉我旅行者的事。”

迈克和沙拉看上去迷惑不解。马龙的视线移开了。

啊哈，凯特暗自得意。

“旅行者，”她对迈克和沙拉解释道，“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射的两个空间探测器。现在它们正慢慢飘出太阳系。十几年前，它们穿越了太阳风顶——那是太阳风遭遇星际物质的地方，系外星际空间开始的地方。没错吧，马龙？但旅行者一直在正常工作，大型射电望远镜仍能接收到它们微弱的信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了不起的故事。”

迈克耸耸肩：“一堂不错的历史课．然后呢？”

“然后它们出了问题。我就知道这么多。”

马龙双手抱胸，脸上毫无表情。

有一会儿工夫，这里仿佛陷入了僵局。令凯特意想不到的是，站出来说话的竟然是沙拉。她把双手放在自己圆滚滚的肚子上，对马龙说：“也许你该回答她的问题，马龙。”

马龙似乎这时才注意到她的存在：“为什么？”

“人人都在谈论你们的试验。”沙拉脸色凝重，“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我没说错吧？你不认为我们有权知道真相吗？”

马龙的态度软化了：“沙拉，没这么简单。有时候提问题是没用的，因为没人知道答案。”

凯特皱起眉头：“而有时候人们知道答案，却对现实无能为力。是这么回事吗，马龙？别告诉孩子们真相，否则会吓坏他们的——”

他的火气又上来了：“这跟你有什么狗屁关系？”

沙拉说：“得了，马龙。要是她发现了什么，别人也一样会发现的。现在又不是1960年——”

马龙苦笑一声。

“旅行者。”凯特催促道。

“旅行者。好吧。昨天，深空通讯网跟它们失去了联系：旅行者１号和２号的信号在几个小时之内相继消失了。”

迈克问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那些又破又旧的老古董总有一天会出故障的。”

马龙瞥了他儿子一眼：“两个一起？这么多年了，这种可能性能有多大？再说，我们知道它们还剩下多少能量。它们不该在这时候跟我们失去联系。”

凯特问：“这是在彗星消失之前还是之后？”

“什么彗星？”迈克插进来问道。

马龙皱了皱眉，显然没料到她连彗星的事也发现了。“之后，”他说，“在彗星之后。”

凯特试着把所有事情综合起来。一连串反常事件：阿尔法半人马座的一颗行星，太空深处的一颗彗星，还有孤独的旅行者。全都人间蒸发了。

每个异常情况都离太阳更近一点。

有什么东西朝着我们来了，她想。这些事件就像露水上的脚印。

一个Ｓ屏响起铃声，迈克走出房间去接听。

马龙仍然瞪着她：“得了，曼佐尼，别再说什么旅行者了，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

凯特瞟了马龙和沙拉一眼，换了个话题：“为什么你们俩关系这么紧张？”

马龙喝道：“别告诉她。”

但沙拉不为所动：“是这个。”她抚摸着自己的腹部，“小迈克尔。”她没有错过马龙不安的反应：“你瞧，就连我们事先知道了孩子的性别，提前给他起了名字这点儿小事也让他不高兴。”

“你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马龙嘟哝道。

凯特试探着问道：“孩子被改造了吗？”

“没什么出格的。”沙拉飞快地说，“一些抗衰老的措施：调整了线粒体、胸腺和松果腺。在子宫里，我们给他植入了干细胞和克隆器官。还有几个再生选项：可再生的手指、脚趾和脊柱……”

“他以后肯定能冬眠，”马龙的语调平静地吓人，“就跟头熊似的。谁说得准呢，说不定他还能长生不老呢。”

“他要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生存，他需要父母尽可能多的帮助。”

“他是你的孩子，你爱怎么干都行。”

“他是你的孙子，我希望你能祝福我。”沙拉的声音很冷淡，凯特看得出她要赢了。

马龙突然转向凯特：“你的家庭怎么样，曼佐尼女士？”

她耸耸肩：“我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我父亲，我母亲——”

“又是一个破碎家庭，上帝。”

“没什么大不了的，马龙。中学的时候，我是班上惟一一个父母还没离婚的。”她冲沙拉笑笑，沙拉也对她笑了。

但马龙一脸的不开心，而且因为不能朝沙拉嚷嚷，他又把矛头对准了凯特：“这算什么生活？难不成我们都疯了吗？”

沙拉小心翼翼地说：“马龙对如今的世界有点儿不太适应。”

凯特说：“马龙，我可不信你是这么个愤世嫉俗的老头子。你应该为沙拉和迈克高兴才是。”

“而且我当然有权为我的孩子想尽一切办法，马龙。”

“是的，是的，你有这个权利。”他说，“还会有随之而来的责任。天晓得我多么钦佩你的勇气。可你看不出来吗，要是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咱们眨眼间就都得下地狱！如果富人买得到永生，穷人还是生下来就死掉，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凯特终于明白了。“你总是从大处着眼，马龙。什么费米悖论、什么人类的命运，对吧？但大多数人并不那么想。大多数人都像沙拉一样，想的是怎么做对自己的孩子最好。我们也只能这样，不是吗？”

“看看你周围，就是因为人人都这么想，世界才会变成现在这副该死的样子。”

她勉强笑笑：“我们能对付过去的。”

“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的话。”马龙冷冷地说。

迈克回到房间里，目瞪口呆地说：“是副总统。有一架直升机正从爱灵顿空军基地赶来，来接你，马龙。”

“我死定了。”马龙道。

沙拉看来吓了一跳：“副总统？”

凯特皱起眉头：“马龙，你不认为去华盛顿前应该先弄清情况吗？”她走到墙边，拍拍墙壁，激活了里边的通讯设备，“也许你该问问科尼列厄斯·泰纳。”

“问什么？”

她开始飞快地思考，下一步，那些脚印会落在哪里？离太阳最远的行星是……“冥王星。问问他冥王星怎么样了。”

很显然，马龙不喜欢让凯特·曼佐尼这种人对自己指手划脚。但他还是输入了身份码，然后开始跟墙上的电子线路互动。

凯特等人静静地等待着，现在可不是闲聊的时候。凯特伸长耳朵，竭力捕捉直升机的声响。

最后，马龙直起身来。他身前的墙上有一幅行星的图像：一个被白云环绕的蓝色星球。

凯特的心一紧：“是地球吗？”

他摇摇头：“也不是冥王星。这是海王星现在的样子。它离我们几乎跟冥王星一样遥远，接近太阳系边缘。一个奇异的蓝色世界，像地球那么蓝。”

沙拉不安地问：“它怎么了？”

“不是海王星，是它的卫星海卫一。瞧。”他指向海王星边缘一片模糊的亮光。他敲了敲墙壁，那片亮光突然移动了。再敲一次，亮光又移动了。凯特从中看不出任何规律，仿佛这颗卫星不再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似的。

“我不明白。”她说。

“海卫一开始……跃动。它在自己的轨道周围跳跃，或者干脆沿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运行。有时候它突然消失，或者变成一个环状系统。”他挠挠自己的光头，“科尼列厄斯认为，海卫一本来就是个怪物。跟大多数卫星不同，它绕母星沿逆时针方向旋转——多半是在很久以前的一次撞击中形成的。”

“现在它变得更怪了。”迈克的声音听上去很干涩。

“科尼列厄斯说，所有这些图像——一会儿是好几个卫星、一会儿又是行星环——都是可能性，是以前那次撞击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同结果。就好比其他可能的现实出现在了我们的世界里。”他看着他们的表情，想知道他们有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迈克问：“马龙，这些跟你发射的激光有什么关系吗？”

马龙把手一摊：“迈克，我老说大话，但其实我们人类根本微不足道。那边有人正把一颗卫星当撞球耍，我们怎么可能影响到那玩意儿？”

凯特倒抽了一口气。海王星：它处在离我们万分遥远的黑暗中，在那儿行星只是朦胧的球体，太阳的光芒也若隐若现。但在那儿，她想，有些东西正在活动：不可否认，那是一股人类无法理解的巨大力量。

而且，不管它是什么，它正朝看我们过来。她哆嗦了一下，强压住想要在胸前划十字的冲动。

沙拉问道：“星星还在发光吗？”

凯特觉得这个问题挺古怪，而且非常幼稚，但马龙似乎被打动了。“是的，”他温柔地说，“是的，星星还亮着呢。”

凯特听见了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她突然冲动地说：“马龙，让我跟你一起去。”

他哈哈笑着，转身向大门走去。

迈克说：“也许你该带上她，马龙。我觉得她比你机灵得多。你跟副总统会面时总得有人动动脑子。”

马龙转过身，面对凯特：“你可算挖到个不得了的故事了，曼佐尼。”

前提是，她心想，我能把它发表出来。

屋外，正在降落的直升机发出的噪音越来越大。傍晚微红的光线在湖面上摇曳着，跟平常没什么不同，仿佛太空中那奇异的光线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一辆豪华轿车把他们俩送到副总统官邸前。马龙一身海军制服，下车后还不忘整理整理袖口。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士兵站在一旁，准备护送他们去见副总统。

副总统的官邸坐落在马萨诸塞大道与34大街的交汇处，房子很大，是用砖砌成的，周围还带有一大块绿色的草坪。凯特努力装出对华盛顿很熟悉的样子，心里暗暗奇怪：这所房子看上去出人意料地友好，一点儿不像是联邦权力的中心，反而类似个小镇上的博物馆。

在官邸的护栏之外，城市里的生活一如既往：来回穿梭的车辆在智能系统的控制下各行其道、畅通无阻；游客和政府职员穿行在人行道上，一边走一边与远方的人联系，看上去像在自言自语。马龙说：“瞧他们这样子，你肯定想不到天都他妈的快塌了吧？”

“我们知道的信息，大家也都知道，”凯特有些不解，“这里头又没什么秘密可言。怎么人们没有——”

“大抢购？”马龙咧嘴笑起来，“在大街上发情？逃到山上躲起来？因为我们还没弄明白，曼佐尼。看看你自己吧。你心底其实并不相信这是世界末日，不是吗？我们人类本来就被设计成这副目光短浅的样子，最远也只能看到其他人的鼻子。”

那个年轻士兵意外地开了口：“‘我想这就是世界毁灭的方式——聪明人都在哈哈大笑，因为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个笑话而已。’”马龙和凯特吃惊地望着他。“克尔凯郭尔①。抱歉，长官。要是您准备好了，请跟我来。”

【①丹麦著名哲学家。】

他们走进莫拉·黛拉的办公室时，科尼列厄斯·泰纳已经到了。他笔直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正跟黛拉谈话。

“要想知道人们一旦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模拟世界’中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可以从过去对虚拟现实的思索中找到一些线索。你也许记得有些电影里，毫不知情的主人公被置于模拟的环境中，上演所谓的真人秀，发现真相后，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试图逃走。不过，对世界真实性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曾怀疑我们的世界不过是真实投在墙上的影子罢了。而创造欺骗性的模拟环境的概念至少从笛卡儿就开始了，十七世纪时，他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一个欺骗感官的‘魔鬼’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其实等于是一个前技术时代的虚拟现实发生装置……”

黛拉一边听一边挥手示意两人坐下。凯特选了一张看上去很高级的椅子。她刚一坐下，椅子就开始吱吱作响。

这间办公室又大又宽敞。皮革沙发，桃心木的大办公桌打磨得锃亮，还有豪华的壁纸和地毯。莫拉·黛拉给屋子刻上了她本人的印记：每面墙上都有S屏，上头循环显示着木卫二上黑暗的大洋、火星和木卫一，以及太空深处的星空。

马龙身体前倾：“模拟世界？你在说些什么鬼东西，科尼列厄斯？”

科尼列厄斯冷冷地打量着他：“这种逻辑很有说服力，马龙。你自己的逻辑：费米悖论，你不是说它主导了你的一生吗？费米悖论挑战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觉，还有那种愚蠢的假设——以为只有在咱们这个平凡的星球上才进化出了智力。这个悖论很明显地表明，关于宇宙、关于人类在其中的地位，我们一开头就搞错了。”

马龙迫不及待地问：“所以说……”

“所以说，也许宇宙看起来不合情理的原因是：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只是人造模型而已。”

马龙吃惊地张大了嘴。

凯特不知该如何反应才好，坐在椅子上一动不敢动。

他们俩都把目光投向副总统，等她表态。

黛拉叹了口气：“是我请科尼列厄斯来的，马龙。我知道他的理论听上去很奇怪。但你瞧，很多人都试着提供给我一些合理的解释。比如说，也许我们正经历一场巨大的太阳风暴，因此通讯中断了。也可能是太阳系进入了一团折射或者中和电磁辐射的星际气体，甚至是暗物质，包括你的激光都被它——”

“而哪种解释都说不通。”凯特揣测道。

黛拉冲她皱起眉头。马龙赶紧介绍说这是自己的私人助理。

“好吧，你说得对。谁也没能想出一种合理的解释。这不仅仅是个反常现象；就我所知，我们如今面对的是一种用已知物理定律完全无法解释的情况……而咱们的科尼列厄斯则带来了一个简直让人无法容忍的理论……”

科尼列厄斯冷笑着接过话头：“但让人无法容忍的情况正需要让人无法容忍的理论。”

马龙开口道：“得了，科尼列厄斯，赶快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意思。”

“考虑一下这个可能性：我们生活在某个由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构成的‘模拟世界’里，眼前空荡荡的宇宙不过是个假相——在那堵墙后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无数的外星文明正在闪光呢！这难道不可能吗？”

“这么一来就能解决费米悖论了，”马龙说，“他们在那儿，只不过藏起来了。”

“是的，这么一来费米悖论就解决了。”

“而现在，这个模拟世界的，唔，放映机坏了。所以Ａ－４、海王星什么的也就跟着出了毛病。你是这个意思吗？”

“完全正确。”

凯特仔细考虑了一番：“那些研究费米的人把这叫做动物园假说。”

科尼列厄斯没想到凯特还知道这个，他点点头：“说得对。”

“这么偏执的理论就该扔进动物园去。”马龙道，“首先，它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你不可能证明它是错的：我们永远无法发现自己身处模拟世界中，因为它被设计成不会被我们发现的样子。不是吗？”

“马龙，偏执的假设不等于错误的假设。”

黛拉对科尼列厄斯道：“我是否可以认为，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所看见的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这里头有多少真实的成分？”

科尼列厄斯把手一摊：“有好几种可能性，关键要看在制造者的设定中，‘现实’的边界离人的意识有多远。最粗糙的是传统想像的那种：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接触到的东西都是真的，而天空则是个人造的穹顶。”

马龙点点头：“这么一来，太阳系被裹在一个大壳子里，恒星和星系都是假货。”

“但是，”凯特说，“这种手段很难骗过我们。星光的光子会与我们的仪器和眼睛相互作用，因此必须是实体。”

马龙想了想，说道：“你要假造的不止是光子，还有宇宙射线和中微子什么的。这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成的事儿。”

科尼列厄斯挥了挥手，仿佛对他们那些没有根据的推测很不耐烦。“你们所说的不过是些细枝末节。如果那些人能预测我们的技术发展情况，说不定他们这会儿正在准备引力波发生器呢……”

“如果边界距离我们更近些呢？”黛拉问。

科尼列厄斯回答说：“有很多种可能性。也许我们人类是真的，而周围的一些——或者所有——东西都被模拟成具有一定实在性，能跟我们的感官互动。”

“全息图，”凯特说，“我们周围都是些全息图。”

“是的。不过比一般的全息图多了点儿质感、气味、味道……”

马龙的眉毛拧在一起。“这种做法效率太低了，简直是在使蛮力。你得控制某种射线来造出所有的物质。怎么弄？想想所需的能量、控制、热量……别忘了物质里还得包含规模庞大的信息，而且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会与我们互动，欺骗我们的感官，剩下的都是在做无用功。”

黛拉又问道：“还有，那些全息图会不会像电视图像那样消失呢？这么一来就需要不断更新了，是吧？”

科尼列厄斯再一次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凯特由此推测他肯定不习惯被人盘问。“很容易找到更高效的设计策略。比方说，让创造出的物质成为环境中准自主性的实体，与控制器间只保留松散的联系．这就可以避免不停地更新类似地心物质那种我们从不直接接触的物体。但任何一种妥协都是不完美的。你瞧，只要肯投资，控制者完全可以实现对环境的绝对控制。”

黛拉道：“那就意味着……”

科尼列厄斯耸耸肩：“意味着只要他乐意，控制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让物体出现和消失。连地球也不例外。”

办公室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黛拉站起身，脸冲着窗户。她的指尖挤压着撒满阳光的桌面，似乎想证实桌子的实在性。“你知道，我简直难以相信咱们竟然在谈论这些东西。还有别的可能吗？”

科尼列厄斯答道：“还有最后一种：就连我们的身体也是虚拟的，因此现实的边界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人类已经可以很粗糙地做到这一点。”他朝凯特点点头，“比如时下流行的植入手术，在脑胼胝体中植入某种装置，这样就能将虚拟现实的知觉直接下载到意识中。”

“在这种情况下，”黛拉问，“我们怎么可能发现真相呢？”

科尼列厄斯摇摇头：“如果他们干得够好的话，人类永远也别想发现。不过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如今所面临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

“因为模拟出了问题。阿尔法Ａ－４、欧特云、海王星、土星的光环……”

凯特还没听说土星的事儿，她发现自己竟然觉得有些遗憾。

“我想，”科尼列厄斯说，“我们应该假定人类处于第二种模拟世界中。我们是‘真实的’，但我们周围的物体则并不全都如此。”

黛拉的指关节都发白了，她转过身，从桌后探身对科尼列厄斯说：“无论原因是什么，这玩意儿正朝着我们过来。我敢打赌，绝对会发生大恐慌的。”

“在我们能用肉眼看见它之前不会有什么恐慌。大多数人的想像力都贫乏得可怜。”他用冷漠的眼神注视着副总统，“我们对这道波其实很了解，它的前进速度是对数的，靠近太阳时已经开始减速了。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它变得可见的时间，精确到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恐慌。”

凯特问：“还有多久？”

“五天。准确的时间已经计算出来了。”他脸七带着冰冷的微笑，似乎这不过是在分析数学题，“你还有时间准备，副总统阁下。如果遇到阴雨天气，世界末日还会被推迟几个钟头。”

黛拉对他怒目而视：“见鬼，科尼列厄斯，你可真够冷静的。如果是这样，你觉得我们该做些什么？”

“做？”他似乎被这个问题给搞糊涂了，“怎么，当然是庆贺啦。庆贺围墙就要崩塌，真相即将显现。”

马龙的电话响了，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心不在焉地盯着眼前的空气，耳朵里发出嗡嗡声。

他转身对凯特说：“是沙拉，她要生了。”

会议就这么结束了。凯特一边跟着马龙走出办公室，一边为自己没机会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而暗暗生气。

他们是谁？

还有，他们想干什么？

凯特自己的声音飘荡在黑暗中。

你知道这事儿让谁最不好过吗？是那些占星术士。天上那些星星那乱了套，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预言就变得一文不值了。而且，这要真是世界末日，怎么他们一点儿也没预见到呢？

这是试验失败后的第四天。如果科尼列厄斯没算错的话，还有三天，然后就是……

然后会是什么？

“别说什么占星术了，”她低声道：“跟我谈谈现实吧。”

……行啊。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宇宙是真实存在的呢？从贝克莱主教起，唯心论者就一直怀疑，所谓的外部是否只存在于现察者的想像中——好比我们俩的虚拟联系只存在于一堆电脑里。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法子可以推翻这种怀疑。”

说得对。可是当包斯威尔向约翰逊博士①提出贝克莱的理论无从反驳时，约翰逊一脚踢在一块大石头上说：“我就这样驳倒他。”他的意思是说，当石头产生反作用力的时候，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建立一个关于石头的存在及其物理性质的理论，要么假定他的想像力是一个复杂、自主的系统，里头包含了模拟石头存在的定律——也就是说，要同时说明他自己的想像力和想像中的石头，显然这种体系比第一种更复杂。你看，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模拟世界中，什么地方必然藏着一个巨大的装置来控制这一切。因此，想像我们所见的是真实存在的要简单得多。

“奥坎的剃刀②。”

没错。可奥坎的剃刀只是一个指导性原则，不是物理定律……反过来看，如果宇宙确实是模拟的，我们就可以用约翰逊博士的思路搞清楚我们的控制者要其备哪些能力。

“我不明白。”

一个宇宙模型必须具有很多工业化的特征。例如，它必须是一致的、连贯的。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就宇宙中的任何东西进行最细致的试验，而且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踢石头的脚总会感受到石头的反作用力，我们在哪儿踢、怎么踢都一样。所以要造一个笼子的话，同样必须造成这副样子。挺费事的，不是吗？

另外，环境必须是自足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能在环境内找到答案，而不能使被控制者需要假定另有外部世界的存在。我敢打赌，要是出生在一片黑暗里，你肯定会想，世界上除了黑暗应该还有其他东西——你的意识怎么可能从那黑漆漆的一团混沌里头产生呢？

诸如此类的要求还有很多。绝不要低估制造这么一个全面的、连贯的假相所必须的技术——还有成本……啊，到木星了。哇！真是壮观。想看看吗？

【① 约翰逊：英国著名学者，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撰者；包斯威尔：约翰逊的朋友，《约翰逊传》的作者。】

【② 指多种观点并存时，最简单的极可能是最正确的。】

她眼前突然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图像，不少奇形怪状的粉红色云彩一闪而过。

她转过身，图像消失了。

科尼列厄斯的想法挺古怪，不是吗？但如果他是对的……你正跟我处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这个虚拟世界又属于另一个虚拟世界。一层套一层的虚拟网络，凯特……

凯特猛地一阵冲动。“醒醒，醒醒。”

整整几分钟，她一动不动地感受着：窗外松树的味道，鸟儿的鸣叫，墙上老式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

她冲动地闭上眼睛，“醒醒，醒醒！”

钟还在走，鸟还在叫。

民防程序启动了，冷战时的掩体重新打开，大批食物被储藏起来。无数空间探测器紧急升空，向那个不知名的威胁飞去。人们甚至想到要送一队宇航员上月球，改变其航向，把它变成地球的最后一道屏障。

凯特明白，政府必须做做样子，让民众看到他们没有坐以待毙。她知道，人们成立政府为的就是这个。

但她也知道，这么干毫无用处，而且从某种角度讲，弊大于利。自总统以下的大人物们不断发表谈话，要求人们保持镇定——更重要的是，继续干好自己的工作——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尽管肉眼还无法观测到任何异常情况，这些人慌忙开展的准备工作本身就已经足够引发恐慌和混乱。

不用说，当科尼列厄斯的倒计时为大众知晓时，情况就越发恶化了。

与此同时，她对科尼列厄斯·泰纳的背景做了一番调查。

他过去是个搞纯学术研究的数学家。凯特连介绍他成就的那些用语都看不懂，不过其中显然包括了博弈理论、经济分析、电脑设计、宇宙构造、素数分布等等。总之，他似乎很有机会成为一个深具影响力的显赫人物。

但他的才能有非理性的味道：他仅凭直觉就能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然后才开始为此搜集证据。科尼列厄斯一直都独自生活，他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只有敬畏、忌妒和憎恶。

快三十岁时，科尼列厄斯忽然爆发出狂热的光芒。也许是因为人们的数学天赋通常都在这个年纪干涸。也许真正的原因更可怕些——众所周知，创造力经常出自压抑的、精神分裂的人格，而且它可以作为一种防御手段，与精神疾病抗争。

科尼列厄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也许仅仅是为了保持理智。不过这一招没能奏效。

关于疾病发作的细节凯特只查到一些片断。科尼列厄斯待在普林斯顿的最后一天，人们发现他在食堂里一次又一次地拿脑袋撞向墙壁。

之后，科尼列厄斯消失了两年。凯特的资料搜集器没能查出其间的情况。当他再次出现时，他成立了一家名为“世界末日有限公司”的咨询机构，自己担任董事长。

她把这些资料给了马龙。“你还不明白吗？这家伙脑子里的东西已经把他自己逼疯了，他能看穿别人无法发现的宇宙模式，而他现在声称可以预测人类的末日。如果你在街上遇到这么个人，你会怎么看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但是……”

“但是什么？”

“要是他说对了呢？不管科尼列厄斯是不是个疯子，如果他是对的怎么办？”

马龙的眼睛里闪耀着激动的光芒。

“你知道，他已经藏起来了。”

“我们得赶紧找到他。”

这花了他们两天时间。

他们在纽约发现了科尼列厄斯的行踪。他同意在“世界末日有限公司”的总部同他们见面。

凯特自己都不清楚她究竟期待这个总部看起来会是什么模样。也许是内华达州的一辆拖车屋，墙上贴满剪报，屋里堆满各种摄像机和通讯设备。

但这间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办公室跟她的想像全然不同。

马龙怒气冲冲地盯着科尼列厄斯说：“你知道，我感到你把我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你利用我来达成你那个该死的计划，从一开始，你知道得就比我多，却没有把你的逻辑完整地告诉我……”

科尼列厄斯冷笑着，态度非常傲慢。他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凯特想。他讽刺道：“自尊心受伤了吗，马龙？咱们可真是些吓破胆的黑猩猩，被天上的闪光弄得不知所措……”

“你这个自大的混蛋！”

凯特打量着这间镶橡木板的小会议室。他们三个坐在一张能坐下十二个人的大桌子旁，桌面磨得发亮，里边还有嵌入式S屏。空气中有打磨过的皮革和干净的地毯的味道，符合大众标准的完美品位，不带丝毫个人气息。事实上，整个房间里真正显示出财富和权力的地方只有窗外那令人艳羡的景致——透过一扇关上的彩色窗户，凯特能看到中央公园的美景：散步的人、在嫩绿色草坪上玩耍的孩子，还有警方的摄像蜂在四处闪光。

正是这种平静让凯特感到更加害怕，今天，火星消失在一团模糊的光波中，像海卫一那样，只留下一堆不断变幻的可能性，它的火山、水流侵蚀的峡谷和生命的痕迹全都无影无踪了。

凯特说：“马龙大致上说得没错，不是吗？你早就预见到了这些情况。”

“你怎么知道？”

“那天在喷射推进实验室，我看见你笑了。”

科尼列厄斯点点头：“看见了吧，马龙，简单的观察。这姑娘比你机灵多了。”

“回答我的问题，科尼列厄斯。”

科尼列厄斯略带夸张地叹了口气。“你知道，事实就摆在那儿。逻辑就在那儿。只不过大多数人不愿意思考罢了。

“哪怕就这么一次，你认真考虑一下模拟世界的可能性，假设我们就生活在某种虚拟现实里。那些控制我们的人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是个相当好奇的种族，马龙。我们可能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东西进行最全面的测试。要想不被发现，他们制造的每一件东西都必须是完美的。换句话说，所有想像得到的物理测试都会证明它们与真实的物质毫无差别。”

“没有什么复制品是完美的，”马龙打断他，“量子物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什么的。”

“事实上，你的直觉是错误的，”科尼列厄斯道，“量子理论恰恰可以证明，完美的模拟是可能的，只不过要消耗很多能量罢了。

“你看，一定量的物质里能容纳的信息是有限的，这就叫做贝肯斯坦限度。”一堆方程式出现在凯特面前的桌面上，她没怎么注意，由着它们从眼前飘过，“这个限度大致是对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一种肯定，也是对现实的‘粒性’的描述。由于这个限度的存在，物质可以被看作一个有限的机械品，也就是说，只需要有限的比特就可以对其进行完全的复制。因此，制造物体的完美假相是可行的，‘完美’是指任何想像得出的物理测试都无法将其分辨出来。”

凯特不安地问：“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复制？”

科尼列厄斯微微一笑：“包括你，凯特。但完美的复制品得花大价钱。复制越复杂，需要的能量也越多。而那就是他们的弱点。”

“怎么讲？”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可以触及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必须高质量地模拟出更加宽广的宇宙：现实的界线必定离地球越来越远了。比方说，１９６９年以前，月亮可以只是个粗糙的模型，只要能满足人类视觉的观测就足够了；但从１９６９年起，那个月亮的图片儿肯定得换成一块真正的石头。明白了吧？”他冲凯特眨眨眼，“一个阴谋论者可能会怀疑，为什么月亮朝着我们的一面和背对我们的一面有那么大的不同——说不定是匆忙之中造出来的呢？”

“真是一派胡言，科尼列厄斯。”马龙疲倦地说。

凯特问：“你真的有这方面的数据吗？”

马龙哼了一声：“数据，当然。偏执狂的数学。”

科尼列厄斯丝毫不为所动，他用手指轻触桌面，上头立刻出现了一连串的图像和带有说明与数据的地图。“设定你想要的规模，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制造一个完美的模拟世界所需的能量。只需要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知识。”一丝笑意在他脸上一闪而过，“大学物理。两个方程式而已。

“看这儿。在前农业时期，人类分散在小块土地上，中间只有一些脆弱的贸易线相连；知识少得可怜，活动范围也限于地表几公里以内的地方。比起一个全球性的文明来，制造这么个模拟世界所需的能量不过百分之几：我们大概也能做到。

“但当你需要愚弄一个占地一百平方公里左右的文明时——比罗马帝国还小得多——你自己的能力可就得大大超过以往了。

“模拟世界规模越大，操作起来就越困难。一个典型的全球范围的文明包括地表和各个矿脉的深度。要想创造如此规模的模拟世界，必须拥有不止一个恒星的能量。

“当人类能探索地心、能接触距离两倍于冥王星的彗星时，我们的模拟世界就会耗尽整整一个星系的能量了。

“而如果我们能到达恒星，对任何模拟世界的创造者来说，我们都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凯特被这些不断累积的数据和概念弄得晕头转向：“嗯？是吗？”

“想像一下，如果银河系里出现一个向外辐射一百光年的人类殖民地。想要将那里边的每一点物质模拟出来，会耗尽整个已知宇宙的能量。因此，从那以后，虚拟的水准就不可能达到完美了——也就有可能被我们察觉。谎言迟早会被我们揭穿。不过我们也许不用等那么长时间。”

“等什么？”

“揭露真相。”他冷笑着说。凯特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切对他都只是个游戏，整个宇宙就是个待解的谜题，“我们可以让他们无法及时获得足够的能量。突然向外扩展就是方法之一：我们可以同时向各个方向派出宇航员，让他们尽快前进，这样就会极大地扩展那些控制者们必须模拟出的宇宙的范围。当然，用配备强大探测器的无人驾驶飞船也可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啊，”凯特道：“或者只需要在地面上玩几个把戏。比方说激光回声。而这正是你提出米开朗基罗计划的原因。”

马龙身体猛地前倾：“科尼列厄斯——你都干了些什么啊？”

科尼列厄斯把头一点：“由费米的逻辑，我推测出我们的字宙是——或者至少部分是——一个骗局，一个画出来的笼子。我要挑战那些藏头露尾的家伙。射向半人马座的激光是一种急速的扩张，会使上千个因素发生改变，从而使他们无力及时提供足够的能量。这也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具戏剧性的方式。而且，这个法子肯定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我们的技术其实很难顺利完成这一计划。那些批评家说米开朗基罗计划不够成熟，这些家伙总算说对了一次。不过他们都没发现我的真正目的。”

凯特缓缓地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这么傲慢。谁给你这个权利去——”

“去把天捅下来？”他的鼻翼扇动着，“谁给了他们权利把我们放在这么个栅栏里？如果我们被限制，被欺骗，我们同他们就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真是被人控制，那么让他们现身，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干。这就是我的目的：迫使他们现身。想想我们会看到什么！光芒四射的神人端坐上空！明亮的城堡和要塞闪耀于苍穹！……杰拉德·曼雷·霍普金斯的作品，你们总读过吧？”

马龙摇摇头：“你说得对，凯特。这家伙已经疯了。”

科尼列厄斯研究着他们俩的表情。“说点儿实际问题吧。等那道波变得可见的时候，蠢驴们肯定会乱成一团。很快航班就会被取消，高速公路也会被关闭，如果你们想离开……”

马龙碰碰凯特的手：“你家在哪儿？”

她耸耸肩：“我在洛杉矶有间公寓。根本不知道我父母在哪儿。”

“现在不该一个人待着。去找你母亲吧。”

“不。”她不禁有些发抖。她在这件事里陷得太深，早就超过了一个记者的职责范围。现在，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迎面而来的风暴前不知所措——然而即使灾难就在眼前，马龙的坚强也让她觉得安心，“请让我跟你一起。”

马龙避开她的眼睛，点点头，“科尼列厄斯，如果你没地方可去——”

凯特问：“还有多久？”

科尼列厄斯满不在乎地说：“这可说不准。最多二十四小时。”

似乎半数人类都己经下载了。

“下载到哪儿？”

到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里。有些人想要制造自己的拷贝：拥有感觉，完全存在于网络空间。一个终极碉堡，哈！

“我以为那是违法的。”

到这种时候，那些信息警察还能采取什么措施？你觉得呢？

“无论如何这都毫无用处。一个拷贝并不是你。”

是吗。关于区别，这方面有不少哲学原理：如果一个拷贝在量子级别与原物相同，那它就是真品，等等等等。不过我怀疑时间上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令人吃惊，我们竟还这么有创造力。”

已经出了几个小事故。不过作为世界末日，凯特，这可真算不上什么世界末日。就算现在，也不过是天上有几道古怪的光线罢了。太阳还在发光，自来水继续供应，电力也没切断。

还有，你知道，这还挺激动人心的；至少在网络里头是如此。这儿现在正在发生技术大爆炸，几个钟头的创新比过去十年里的还要多。

“我该走了。我得跟一些朋友待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在物质世界。”

你他妈的确实该走了。

“什么？”

给我多腾点儿位置，亲爱的。

她觉得受到了冒犯。“龟缩在这儿有什么用？这又不是核战。甚至不是小行星撞地球。罗登，很可能什么都不会剩下——不会再有处理器来维持你的电子天堂了。”

我愿意冒这个险。再说，还有给知觉加速的可能性：外头一个小时，里边的感觉像是过了四个钟头。还有传闻说中国人把这个比例提高到了无限：让今天可以永不结束。黑客们正像蚱蜢一样往中国人的网上挤呢。我也正要去那儿。现在赶紧出去吧，不可能给每个人都找到位置。

“罗登……”

醒醒，醒醒。

凯特与马龙、科尼列厄斯一起站在迈克家的门廊上。屋里，孩子正在哭泣。

而在休斯顿的夜空中，无数月亮和地球射出或蓝或黄或红的光芒，像烟火一般，静静地闪耀着。这些光来自它们各自的太阳——不过这些太阳并不能从地球上看到。

有些地球比较小，上头还有大片大片的红色岩石。这些干涸的星球让她想起火星。还有一些地球大得吓人，两极之间全被大洋覆盖着。月亮也是形态各异。

最小的是像月亮一般光秃秃的灰色石头，最大的则跟地球差不多，看得出空气密度很大，上面还有冰山和海洋的闪光。凯特甚至看见有的地球拥有两颗或三颗卫星。另一个处于冰川期的地球没有卫星，而是像土星一样，被一条行星带环绕着。

凯特不由觉得有些害怕：在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中，这些星球不断出现又消失，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阵彩色炮弹形成的弹雨之下。

离半人马座试验失败其实仅仅隔了七天。

“真不知道咱们的那些宇航员们怎么样了，”马龙嘟噜道，“那群可怜虫。”

“地球和月亮如今的形态是在远古的一次大碰撞中形成的。”科尼列厄斯喃喃地说，“地球和月亮的所有特征，包括结构、倾斜的角度、大气成分、自转周期，甚至地球公转的轨道，都是那次撞击的产物。但那次大碰撞的结果也可能与如今大不一样。碰撞中，某些偶然的、微不足道的因素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使事情朝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无数可能的现实都萌发出来……”

马龙道：“这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模拟世界的电脑模拟图像啰？”

“或者是通向其他现实的窗户。”科尼列厄斯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冷静的兴奋。

“这就是他们制造这个模拟世界的原因吗？保护我们不受这种，唔，混乱的影响？”

“可能吧。当我们进化出意识时，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序的、逻辑的宇宙中，这个充满问题的小笼子也许是用来帮助我们认识自然规律，进而开发我们的智力的。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宇宙竟然能够为我们那点儿可怜巴巴的智力所理解呢？也许我们现在知道答案了：我们看见的整个宇宙都是假的，是为我们这个处在婴儿期的种族准备的训练营。现在我们把模拟器给弄坏了。”

“但是，”凯特说，“我们还没准备好去面对真实的世界啊。”

“当然没有。也许我们本该信任那些控制我们的人。在技术上，他们显然远远强于我们；也许我们应该假定他们在道德上同样如此。”

“现在才想这个，可稍微有点儿迟了。”马龙苦涩地说。

街上连个鬼影子也没有，人人都回家了，凯特暗想，或者至少找了个地方蹲起来，等着……

嗯，等着什么？一步步地追踪这起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件时，她一直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去思考最终的结局：当那道骇人的波，或者说那个无法理解的鬼东西终于来到地球，降临在她头上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对此没有任何概念——这比她个人的死亡更令她难以想像。至少死了以后，她就不必再为这件事烦心了；可是，在这之后，会不会连死亡也改变了呢？

这时，他们听到了爆炸声，人类在向空中开火。

“核武器。”马龙轻声说，“上帝，我们在反击呢。唉，现在也只能试试看了。上帝保佑美利坚。”

沙拉在屋里叫道：“快进来，把那扇该死的门关上。”

他们三个顺从地走进屋里。沙拉紧紧地抱着孩子，在起居室里忙个不停，她急着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仿佛这样就能把什么都关在外头。凯特能理解她的行为，这是一种自然冲动。

马龙按下一个开关，灯没亮。

迈克从厨房出来，无可奈何地说：“没有水也没有电，我猜也是时候了。”他在桌上和壁炉上放了几枝蜡烛；它们温暖的光芒竟意外地让人安心。起居室里堆满了桶装水和罐头食品。就像只是在躲避风暴似的，凯特想。

马龙问：“Ｓ屏怎么样了？”

迈克说：“刚才我去看了看，还在播放总统最后的讲话，什么跟你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别让他们感到害怕什么的。你可以再去瞧瞧。”

谁也没那个心情。

窗帘边上透进来的光变得越来越耀眼了。

“真静啊，”迈克说，“没有那些汽车噪音……”

大地猛地一抖，仿佛他们脚下的地毯突然被抽走了，又像是发生了地震。

沙拉抱紧自己本可能长生不死的孩子，冲科尼列厄斯嚷道：“都是你那个混蛋计划惹的祸！你干吗要来烦我们？没有这些，我们本来过得好好的。你没这个权利，没权利……”

“嘘。”马龙赶紧走到她身边，搂住她颤抖的双肩。

“没事儿，亲爱的。”他领她到房间中间，然后跟她和孩子一同坐在地毯上。他向其他人招招手说，“我们应该手拉手坐在一起。”

迈克似乎看到了希望，迫不及待地说：“对啊，说不定我们摸到的东西能保留下来——你们说呢？”

他们松松散散地围坐在一起。凯特坐在马龙和沙拉之间。沙拉的手湿漉漉的，马龙的手却跟一块骨头一样干燥：大概是宇航员训练的成果吧。

“七天，”马龙说，“世界在七天中毁灭。挺有圣经的味道。”

“这种对称性真让人高兴。”科尼列厄斯的声音有些嘶哑。

蜡烛在一瞬间全都熄灭了。窗帘后的光看上去更亮了，不断变换颜色，像油一样沸腾着。

孩子停止了哭泣。

凯特感受到一阵剧烈的、深沉的悔恨。不止是为她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她无法相信这就是人类的末日：你总不会因为栅栏上捅了个洞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全杀光吧？但这肯定是她所熟知的这个世界的终结。演出结束了，演员卸装，舞台也被拆除——人类历史就此完结。

我猜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人类本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了，她想。

光线穿透墙壁，仿佛墙体突然变薄了一样。

“噢，该死的。”迈克伸手抱住沙拉。

科尼列厄斯缩成一团，手指放在嘴里，前后摇晃着身子。

马龙问：“怎么了？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墙壁消失了。苍白、凌乱的光线倾泻在他们身上。

凯特注视着小迈克尔的脸，孩子稚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似乎在微笑。

# 《智者千虑》作者：比诺·普德茹尼

木辛 译

招牌上的字迹稍微有些褪色——看来它已很久没被重漆。上面写的是：卡彭·古别尔特——公关事务所。

两位先生跨进大门，步行登上二楼，然后，在卡彭的门前停住脚步。

矮个子轻轻按了下门铃，门上立即显出了绿色的“请进！”字样。

客人们毅然踏入了办公室。

卡彭，中等身材，皮肤呈淡褐橄榄色，穿着朴素，没给来访者留下任何出奇的印象。卡彭在这一点上有他自己的原则：决不引人注目，也决不哗众取宠。如果来访者真的有求于他，就不会对他的外表过分吹毛求疵。

“是卡彭先生吗？”

“鄙人正是。”

卡彭指了下坐椅，于是客人们落了座。

“有位我们双方的熟人推荐了您，而我们对您在公关方面的成就也早有耳闻。所以决定来求助于您。”

“过奖了。”卡彭简短地答道。他还没弄清这两人的真实来意，但毫无疑问，他们属于富豪之列，其中一位看上去相当眼熟。

“我和我的朋友想……”矮个子开了腔，但卡彭截住说：“我想，你应该有个尊姓大名？”

卡彭喜欢耍弄一些小小的玩笑，而且他的另一条原则就是委托人必须可靠。

“我叫让·史密特，我的朋友是……”

“不必说下去了。”卡彭·古别尔特恼怒地说。他轻捷地打椅中站起，走向电脑的终端。敲进两个键以后，终端机嗡嗡地响了一阵并送出长长的一张纸条，他迅速地扫视一眼。

“是这样，尊敬的客人，这位是大名鼎鼎的要人：阿尔图尔·费依韦济尔——‘克拉夫特’运输公司的总裁。”他看了下那位有些眼熟的客人，“还有您，爱德华·卡尔特，是他的总经理。”

他把目光转向矮个子：“现在，在更好地相识以后，我们可以谈论正事了。只是得预先声明，我这里的价码很高。”

爱德华·卡尔特企图挤出一丝笑容：“卡彭先生，我们准备出高价，只要事情能办成。”

这次谈话打一开始就让卡彭喜欢，他说：“悉听吩咐。”

“我们，”费依韦济尔插进来说，“准备付给您25万元。”

啊哈！油水不少！

“如果你们要求的是我所想的那种交易，那么我的酬金——至少得不少于50万。”卡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他笑得十分温和，有这么多钱就值得好好干一家伙了。

爱德华·卡尔特看上去无动于衷。现在不是争论价钱的时候，钱总是有办法的，只要卡彭能帮上他们的忙就行。

“卡彭先生，您已经知道，我们做的是运输生意。克拉夫特公司经营空中汽车业务，从客运、货运直到个人专机，包括最为豪华的乘坐专机在内。好了，我不再用罗嗦的细节来使您厌烦。简单说，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达朗斯公司，他们最近要在世界市场上推出一种装有新型发动机的空中汽车，据我们所知，目前在地球范围内根本谈不上有能和它竞争的对手。该死的发动机！”——这是爱德华·卡尔特惟一允许自己说出的粗话，“它几乎不消耗能源，在能量危机的情况下，它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我该做些什么？”卡彭这时已经决心赚进这五十万了。

卡彭穿上笔挺的西装——是达朗斯公司高级职员流行的样式，手上拎着皮包，包括天衣无缝的入门通行证，对于伪造者来说，这根本不算回事。卡彭从容地由电梯上升到公司第十四层，在走廊的尽端他迅如脱兔，溜进运货电梯，按下到地下室的按钮。在电梯下降时，他又从包内拿出绿色的罩衫，上面印有电气工作人员的标志。他麻利地穿上，重新从电梯走出，来到电脑大厅，以从容不迫的步伐朝a—357机组走去。大厅内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对这位普通的电工根本未加注意，以为此人是来对某台机组作例行检查的。

卡彭接通了机组的电路，从提包里拿出带有键盘的微型设施，输进了一些数据到电脑中去。

然后他就快步离开了这幢大厦。

卡彭熟知干这一行的诀窍，要轻装上阵，仅带上最最必需的东西。靠的是预见，所有情况都应预料到，这就是卡彭的基本原则，他也以这些原则而自豪。

严格按照预定，卡彭在夜间已站在某建筑的围墙之外，这里就是达朗斯公司的技术实验室。他手中拎着扁平的手提箱。

卡彭的自我感觉极好，一切都应该顺利——他对此充满自信。

他深深透上口气，这才按下电铃的按钮，边门马上打开。一个魁梧的机器人迎面而来，在夜间由它负责自动警卫。

“先生夤夜来访有何贵干？”这位巨灵的声音听上去还真算悦耳。

“我是特别检查处的，要对某些电路进行效应检查。”卡彭在说话时递上了磁卡。

机器人把磁卡塞进了胸前的小口，结果马上显示出来：“阿尔贝特·敏道斯，副经理，特别检查员，稽核性检查。”

机器人明白公司的中央计算机已肯定了磁卡上的数据，但它当然未能想到这实际上就是卡彭前一天输入电脑的内容。

机器人退下了，卡彭带着微笑跨进了前厅。一切非常顺利。

爱德华·卡尔特提供给他这里的准确平面图，还告知这里存放着新型汽车惟一的样车，它将作为大量复制的原型。

卡彭知道，建筑物内部的警卫由两个机器警察负责，它们配有激光武器。按照计划，他应在一小时内使它们失去作战能力，惟一的困难倒是如何找到这两个警察。由于夜间绝对禁止外人入内，所以警察对任何在建筑物内部的活动对象会不加警告就开枪射击。

卡彭慢慢朝实验室的方向移去，空中汽车就在那儿。如果他的设想正确，那么机器警察应该相当频繁地出现在建筑物的这一侧。

卡彭突然听到走廊外有轻微的动静，他飞快掏出泡沫枪，隐藏在门后的旮旯里。

千万别动！

他瞧见警察已来到他近旁，在这一瞬间卡彭揿下开关，一股聚合泡沫直向守卫的电视摄像眼射去，它马上失去了视觉。卡彭又用胶布封住了警察的耳洞，于是守卫实际上已被完全解除了武装。为了万无一失，卡彭还用中子枪彻底破坏了它的大脑。

卡彭又整整等上一个小时，这才出现了第二个机器人，它也被如法泡制。

到中心电脑发现机器警察失效时，起码还需要有三十分钟，时间绰绰有余。

实验室的大门装有铁甲，一眼就可以断定：用暴力根本无法打开。

这种门锁构造的关键在于——需要有一份不多不少的伽玛射线。于是卡彭从箱子里取出一个金属物件，形状犹如鸡蛋。在它的尖端有个小洞，被一块隔板严丝密缝地盖没，蛋内还设有铅板保护层。卡彭把这个小装置凑近锁口并按下按钮，隔板被打开：鸡蛋正好发出所需的那么多射线，于是铁门无声无息地敞开。

卡彭狡黠地一笑：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要预见一切！

现在他面前是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尽头还有另一扇门，那里应该就是通往空中汽车的宝库。

卡彭并不急于从事，他带上装有红外线滤光设施的眼镜，发现在走廊里横七竖八到处都有着看不见的红外热线！在这样的走廊里是绝对不能随意走动的……

但卡彭心里又在窃笑，他的行动果断而且坚决。

他除去眼镜，双从箱子中拿出四个橡胶小轮，每个只有拳头大小。他把箱子搁在套上轮子的两根轮轴上，这就成了一辆小车，它曾多次救过卡彭的命！

他还从箱子里拿出四根金属棒，顶端安有小球，把它们连接上强力电池并合上电路，再戴上眼镜，这才满意地肯定四个小球都在辐射出强烈的红外线，其波长正好和走廊里的光源相同。他捣鼓这种辐射器已不是一天功夫了，结果证明，他所花费的时间是值得的。

卡彭直挺挺地躺在箱子上，就象游泳者伏在救生圈上一样，他轻轻一蹬脚，小车就被推进走廊。随着他的前进，他遮断了由一侧射向另一侧的红外射线，但这些射线马上又被从石英球发出的射线所补偿。

早已预料，在这个世界上有此一招就足够了！

他只消片刻就到达走廊的另一端，到了最后一扇门前。这扇门安装的只是标准的电子锁，并和报警系统连接。对付这种锁当然是轻车熟路。

七分钟后门就被打开了。

是的，这就是它，就是那台空中汽车。它的外型象个微微被压扁的椭圆球体，前方装有一块宽敞的了望玻窗。有小梯通往车门，所有的空中汽车都是这种模式。

汽车很让卡彭喜欢，但他对它的构造知之甚少。爱德华·卡尔特和费依韦济尔所叙述的也只是一点点，还是从对方公司被贿买的技术员那里泄露出来的。据说汽车依靠“生物能”而工作，就是说它受控于人的脑脉冲，并由某种非凡的装置加以放大。这种研究长达多年之久，现在已能利用人的生物能使汽车在超空间内飞往任意指定地点，连操纵也都通过心灵感应，只需想一下目的地，两三分钟后空中汽车就会出现在所想的地方。

当然，这种空中汽车的确能使其它的运输公司破产——除非它的建造者能预见到卡彭的出现，但是可惜他们没能预先想到这一点。

卡彭带着箱子登上了四级阶梯，进入了空中汽车的客舱，并小心翼翼地仔细掩上了门。词用得也恰到好处，只是他们智者千虑，尚有一失——他们未能预见到我卡彭的出现。

只有他——卡彭，才是真正的思维者，能成为预料一切的人！

他开始幻想自己已到达了克拉夫特公司的实验室，在一片赞叹目光中下车，去接收他应得的五十万。说老实话，这笔钱可以使他舒舒服服过上一阵子了。

他卡彭才不会给别人白干哪！

卡彭按下了“思维”的按钮，开始紧张地把思想集中到克拉夫特公司的实验室内，他曾特意去访问这实验室，以便清楚地掌握方位，知道空中汽车可以在那里着陆。

但什么也没有出现，只是了望窗外化成一片灰朦朦的。是的，这是预料中事——既非光亮也非黑暗。超空间……它就是这个模样。卡彭对此并不在行，实话实说，他也不想成为这方面的内行，这不是他的事情。他的事情就是——去捞到那五十万。

当时，我应该要上一百万……卡彭想，躺倒在软椅上，那椅子正使他飞向财富。

但是这会儿两分钟已经过去了，而汽车周围的灰雾并未消失。这岂非见鬼了？在超空间内当然很好，但回到普通空间——那才更好。

卡彭重新拿起了通话器，刚一打开，就听到爱德华·卡尔特的声音：

“哈罗，卡彭……”对方突然住了口，想起约定不要直呼其名，“您听见我了吗？”

“听得很清楚，”于是卡彭把玻璃窗外所见到的情景说给他听，并问，“飞行还要持续多久？”

接下来是一个短暂的沉默，然后费依韦济尔以可疑的声调说：“据我看，这里可能出什么毛病了。”

他的话说得支支吾吾，似乎想遮盖什么，故意避而不谈。

“什么？”卡彭的脸上变了色，“真见鬼！出了什么毛病？”

“请您准确地复述一遍，您曾给汽车下过一些什么命令？”

卡彭努力回忆并把所有过程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您疏忽了时间的因素。”费依韦济尔轻轻地说道。

卡彭浑身发冷。在经历了所有关隘以后，在干掉机器警察、打开密锁、避免射线等等难关以后，竟会忘记事先告知空中汽车需要到达的时间，尽管事先曾告诫过他。

“什么？”卡彭的声音发抖，“那么现在将会怎样？”

“在超空间汽车对乘客的命令是不能感知的，只有调度员才能指挥它。当舱内还有思维存在时，汽车将一直按惯性飞行下去。”

“我听不懂！”卡彭吼叫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还有思维存在’？”

“卡彭，”爱德华·卡尔特已经毫不隐讳，“我们并没有责任，是您自己没预先规定时间，现在什么也挽回不了了！”

当然，难道为了他，就让他们去向别家公司的调度员求救吗？

“你说，”卡彭连礼貌也忘了，“你说，那个‘还有思维存在’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很抱歉，卡彭。但是这意味着，只要客舱内还存在生物电流，空中汽车是不会再回到三维空间里来的。”

卡彭浑身哆嗦，他开始明白，爱德华·卡尔特指的是什么了：“请再说得明白些……”

沉默延续着……

“您看，卡彭，生物电流仅存在于活体之中，而客舱里的氧气中只够一二小时之用。当生物电流消失后，空中汽车才会自动回到起飞处，这是设计者预先考虑好的。一般说，汽车的航行总是和调度员分不开的。这一点我们没有事先向您打招呼，因为实在没想到，象您这样的人竟会忘记预先规定时间……”

“去你的吧……”卡彭愤怒地说，他吧嗒一下关闭了无线电。

窗外依然灰雾弥漫，朦胧一片。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 《滞货倾销一空》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

早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活跃在宇宙之中。就是说，作为一名探险队队员，对许许多多的星球进行过调查。不用说，我碰到过很多新鲜有趣的事情，当然，也经历过不少极其危险的场面。

可是现在我退出了宇宙探险的第一线，在地球上开设了一个宇宙贸易咨询服务社。当然，这绝不是随随便便地挂块牌子，装潢门面，哗众取宠。在宇宙中各种各样的星球方面，我有着极其丰富的知识，并且还有着完备的最新资料。我把这方面的人才搜集拢来，特地建立了一个研究所。这个服务社在我的领导下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在商业界得到了一致的好评，有着相当的信用。

每天都有许多人川流不息地从四面八方来到服务社里，争先恐后地向我询问：“我想从那个星球上进口一批这种商品，您看是否合算？”

“我最近做了一笔生意，但不知道这个星球上的合同书该怎样书写，麻烦您告诉我一下。”

我笑容可掬地一一解答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位客人着想，尽量提出一些切合实际情况的、最合适的建议，供他们参考。由于我工作认真负责，帮助许多商人解决了困难，他们对我非常感激，异口同声地称我是宇宙贸易商的好顾问。

有一天，经营着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Ｎ先生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赶到服务社来了。

“这下可糟糕了。快给我想个什么好办法吧。”

“放心吧。本社的服务项目就是专门给商人们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建议。

别急，先把事情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一遍。想必总会有办法的。”

在我的催促下，Ｎ先生开始说了起来。

“正像您所知道的那样，本公司在不久以前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娱乐球。这是一种用最新合成材料制成的球，无论用多大的力气拍打，甚至扎在碎玻璃上也不会破裂。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这种娱乐球风行一时，无论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于是，本公司投资扩建工厂，大幅度地提高产量，以满足市场需要。可是好景不长，最近人们对这种娱乐球不感兴趣了，销售量急剧下降，仓库里卖不出去的存货堆积得像山一样。”

“凡是浒的东西都是如此，可以风行一时，但终究是好景不长呀。”

“虽然是推销不掉，但扔掉的话又十分可惜。能不能想想办法，在哪个星球上打开销路呢？”

“一生产出来就轻而易举地倾销一空的商品，在这个时代里是没有的。”

“请无论如何也给我想个办法。求求您。至于手续费，随便您要多少，我都照付就是。”

“好吧，知道了。老实告诉您吧，我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已经预先为您准备好了。”

我刚一说完，Ｎ先生立刻就振作起了精神，喜出望外地说道：“这是真的吧？简直就像做梦一样。这一下可以松一口气了。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

“现在先从实物出发进行解释……”

我给研究所打了个电话，叫他们把样品拿来。这是一条色彩浓艳的斑斓大蛇。Ｎ先生皱着眉头往后退了一步。

“真是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蛇啊！难道这条蛇能够给我什么帮助吗？”

“是的，一点儿不错。研究所的全体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经过品种改良，终于培育出了这种蛇。它的繁殖能力特强，在极短的期间之内就可以生出无数的后代。并且无论在多么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都不会死亡。”

“真是不可思议，你居然研究出了如此荒唐透顶的东西。如果这种可怕的蛇大量繁殖下去的话，谁都无法忍受的呀！”

“可是这种蛇特别爱吃贵公司生产的娱乐球，并且一旦吃下球以后就会因消化系统发生故障而死亡。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制服它。”

“原来是这样……”

“我本来打算在地球上把这种蛇放出去的，可是如果被政府有关部门发觉的话那可不得了，肯定要罚款的。因此，我把这种蛇悄悄地送到卡波恩星球上去了。现在想必已经数量骤增，泛滥成灾了。也许卡波恩星球上的居民们正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救星吧。”

“确实有道理，真是个巧妙的好办法。”

看来Ｎ先生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只要运到那里去的话，那些滞货一定能够倾销一空的。请尽可能地抬高价格吧，这可是奇货可居呀。不过，请把您所得的利润分一半给我，作为指导费。”

“当然可以给您啦。谢谢您了。这是多么美妙的计划啊！那么，赶快……”

Ｎ先生租了一艘大型的货运宇宙飞船，把那些积压成山的滞销货统统装了上去，然后亲自驾驶着飞船离开了地球。

过了一个时期以后，Ｎ先生返回了地球，到我这儿来报告情况。只见他满面春风，喜气洋洋。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盛况空前，取得了极其出色的成果。那些可怜的家伙被成千上万的斑斓大蛇搅得走投无路，叫苦连天。因此，我带去的那些娱乐球大受欢迎，卖了个好价钱，所有的滞货转眼之前就倾销一空了。”

“喔，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由于一时供不应求，那些家伙还纷纷跟我签订了合同，要求再追加订货。

他们简直把我当成了救世主。我做了几十年生意，像今天这样心花怒放、欣喜若狂的情形还从未有过呢。”

Ｎ先生恭恭敬敬地连着向我鞠了好几次躬，把手续费如数付给了我。我不仅分享了Ｎ先生的喜悦，而且还得到了一大笔钱，因此心情也相当愉快。

“这下您该满意了吧。”

“在我动身回地球之前，卡波恩星球上的居民们给了我这个东西。也许我们地球上并不需要这种东西，可是对方似乎急于要出口这种商品。”

Ｎ先生拿出来的是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白色的粉末。可是，仅仅从表面上看的话，我也无法判断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呀。好像是从什么植物里提取出来的某种结晶体，但一时又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看来拿到本社所属的研究所里去仔细地化验一下的话，就会弄清楚的吧。这瓶样品暂时先放在这儿。”

“那么这件事就拜托您了……”

于是，Ｎ先生从卡波恩星球上带回来的样品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送走了Ｎ先生以后，我每天仍然是忙忙碌碌地工作着。接受别人的委托，进行各种调查，四处奔波，提出适当的建议，接受谢礼和手续费。

过了不久，地球上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灾害。原来是一种奇异的跳蚤开始大量地繁殖起来了。无论什么杀虫药对这种跳蚤都无济于事。

几天之后，我也被这种跳蚤缠上了。虽然还不致于威胁到生命，可是只要被跳蚤一咬，就令人奇痒难耐，真不是滋味。由于两只手得整天不停地搔痒，因此没法工作了。并且，由于市场上所出售的那些药剂根本就无法杀死这种极其顽固的跳蚤，真叫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在左右为难之际，我怀着一种侥幸的心情，试把Ｎ先生从卡波恩星球上带回来的白色药粉往身上撒了一点儿。老实说，我对此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

当时在研究室里曾经用这种药粉进行过各式各样的试验，但是并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用途。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有的跳蚤在刹那间就死得一干二净。也许这不过是出于某种巧合吧。呆是，我再仔细一想，便恍然大悟了。这一定是卡波恩星球上的居民们在Ｎ先生临走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跳蚤放到了他的身上。

这些可恶的跳蚤在检疫机构人员的眼皮底下混了进来，于是就在地球上大量地繁殖起来了。可以想象，卡波恩星球上这种白色药粉一定是堆积如山的滞销货，正愁着没处倾销呢。茫茫无边的宇宙是如此的辽阔，两个星球上的居民在同一件事情上想到一块儿去也是不足为奇的吧。

# 《中子星》作者：[美] 拉里·尼文

郭海燕译

（本文获１９６７年雨果奖的最佳短篇奖）

跳伞号飞船从中子星上空１００万英里的超多维空间降落。我需要一分钟处在恒星背景下，再花一分钟找到桑娅·拉斯金临死之前提到的扭曲地带。它就在我左边，面积和月球差不多。我调转飞船对着它。

凝滞的星球，混乱的星球，被勺子搅得一团糟的星球。

中子星当然是处在正中间了，虽然我看不到，也不指望看到。ＢＶＳ—Ⅰ遭到热熔燃烧至今已经有１０亿年了，最少也该有几百万年。ＢＶＳ—Ⅰ那时是一颗Ｘ射线星，在灾难降临的两周内，它以５０亿开氏温度的能量燃烧。现在仅能用质量标示。

飞船开始自转。我感觉到熔解驱动的压力。不用亲自动手，可靠的金属系统监测正置我于双曲线轨道上，使我不得不位于中子星表面一英里以内。２４小时下降，２４小时上升……一直以来，莫名的东西想要杀我，正如某样东西已杀死了拉斯金。

型号相同的自动驾驶仪，同样的程序选择了拉斯金夫妇的运行轨道。飞船与恒星相撞不是它的问题。我相信自动驾驶仪，我甚至可以改动它的程序。

我真该去的，然而我怎么才能进到这个洞里去呢？

飞碟盘旋了１０分钟后飞走了。我的轨道已经建好，不止一条路经。我明白如果我现在退出的后果。

我要做的事就是到杂货店给我的打火机买个电池。

那家杂货店的正中间，摆放着新型的２６０３辛克莱内部系统游艇，周围环绕着三层柜台。我是来买电池的，却对游艇赞叹不已。它流线型外观，小巧精致，比以往任何型号都先进很多。我不会去开游艇，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它的确很漂亮。我低头朝里面的控制面板望去。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仪表盘。我探出头时，所有的顾客都盯着同一个地方。店内变得出奇的安静。

店里有好多外星人，大多是想买点纪念品；然而他们也在盯着看。傀儡虫很扎眼，想象一下没有脑袋、三条腿的人首马身的怪物，胳膊上带着两条塞西尔毒蛇木偶的家伙，你就明白是怎样一个情景了。傀儡虫一身棕毛，鬃毛一直延伸到脊骨，在头顶上形成个厚垫子。有人跟我说蓄鬃毛的方式能显示他们的社会地位。但对我来说都一样，不管你是码头工人、珠宝商还是公司的总裁。

我和其他人一起看着她走过来。那并非因为我没见过傀儡虫，而是因为她优雅的仪态、苗条的大腿，以及娇小的双蹄。我注意到她径直向我走来，越走越近。她停在距我一英尺之外的地方，对我打量了一番后说：“你就是贝

奥武甫·山甫，中村航空公司的前任首席飞行员吧。”

悦耳的女低音，不带一点口音。傀儡虫不仅具有最灵活的发音器官，还有着最敏感的双手。舌头很尖，呈叉状；又阔又厚的嘴唇边上有些细小的指状的小球。

我清了清嗓子，答道：“你说得对。”

她从不同角度打量我：“你会对高薪的工作感兴趣吧？”

“高薪的工作令我着迷。”

“我是通用产品公司的区域经理。你随我来，我们到别处细谈。”

我随她进了一个房间。一路上都有人盯着我。在杂货店里被双头怪物搭讪太令人难堪了，可能傀儡虫明白，她可能是想考验我究竟多需要钱。

我想要的太多了。中村航空公司关门都８个月了。有一段时间破产了的我还是活得很开心，因为我知道尚未付清的工资足够我偿还债务。我从未见过欠我的薪。中村航空公司，惨烈倒闭。很多体面的中年生意人径直从高层宾馆的窗户跳了出去。我则继续消费。如果我开始就很节俭，我的债主们肯定会去调查，我也要去负债人监狱待着了。

傀儡虫用舌头快速数字拨号。过了一会我们已经身在异处。一打开舱门，空气向外喷出，我咽了口气赶紧把耳朵捂上。

“我们目前位于通用产品公司大楼的屋顶。”富有磁性的女低音不禁让我神经一颤。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正在与外星人在讲话。她并非什么可爱的女子。

我小心翼翼地走，尽管这个时节风并不大。房顶与地面平行。我们的建筑风格就是这样。可能和夏冬两季行星的旋转轴穿过南河有关，其风速每小时高达１５００英里。狂风是我们行星仅有的旅游资源，如果真在路上建很多高楼大厦，而风速减缓会很可惜。光秃秃的直角屋顶四周是浩瀚的沙漠，这跟其他有人居住的星球上的沙漠不一样。完完全全没有尽头、没有生气的沙子，就算长点装饰性的仙人掌也好啊。

飞船停在屋顶边的沙地上。这是通用产品公司的二号船体：３００英尺长、２０英尺宽的圆柱体，两头尖尖的，尾部收紧，略呈蜂腰状。不知何故，飞船侧放，尾部的起落减震器没有打开。

曾经注意到所有的飞船外观都千篇一律。目前几乎９５％的飞船都依据该公司的四个船体而建。这样造船更方便安全，然而因此所有飞船的命运也都一样：批量生产、外观雷同。

到货的船体完全透明，你可以漆成任何你喜欢的颜色。而这个船体大部分透明，仅有船头的核心系统漆了颜色。没有大的反作用力。侧面安装了一连串可回收的喷射器。船身则打了很多圆形或方形的小孔，以便安装观测仪器。透过船体我可以看到闪光的仪器。

傀儡虫向船头走去，而我却转向船尾，近距离观察变了形的起落减震。在弯曲的透明船体面板后方，巨大的压力使得金属如同热蜡一般向后流动，流进了尖尖的船尾。

“怎么会这样？”我问。

“我们也很希望弄明白。”

“你指的是什么呢？”

“你听说过ＢＶＳ—Ⅰ中子星吗？”

我努力地想了一会，“就是第一颗发现的中子星吧，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颗。两年前有人通过恒星位移找到了它的位置。”

“ＢＶＳ—Ⅰ是由白虎星上的知识研究所发现的。通过中间人，我们了解到研究所希望探索这个星球。他们需要一艘飞船，但资金不足。我们答应给他们提供船体，前提是按照惯例他们要把飞船收集到的所有数据交给我们。”

“听起来很公平。”我没问他们为什么不自己探索。像多数敏感的素食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谨慎即大勇。

“彼得·拉斯金和索尼娅·拉斯金试图用这艘飞船走进双曲线轨道表面方圆一英里的地方。航程之中，不知名的力量显然透过船体，对起落减震动了手脚。另外有线索表明这一未知力量就是杀死飞行员的凶手。”

“不可能吧，是不是？”

“你会明白的。跟我来。”她快步走向船尾。

没错，我懂了。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穿透通用产品公司的船体。除了可见光以外并未发现其他的电磁能量。也并未发现任何物质，不管是最小的亚原子微粒还是速度最快的流星。这也就是公司的广告词。对此我并不怀疑，我也从未听说过该公司的船体因武器或其他原因有损伤的。

另一方面，如果某种东西可以打通船体的消息传开了，那么傀儡虫的公司将会损失惨重。但我还没看清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核心系统分装于两个隔间。在圆锥形的操作间内，船体被分成几个窗户。后面的休息室不带窗户，泛着银光。休闲室的后墙上有个管道可以通向飞船的船尾，通向各种仪器和超光速推进装置发动机。

操纵间内的两部加速度诊察台，都从托架上松开来像纸巾一样塞在船头，挤压着仪表盘。皱巴巴的沙发背面也锈迹斑斑。棕色的碎屑落在墙、窗户、显示器上。似乎某种东西从后面重力撞击了沙发。

“是血。”我说。

“你说得对。是人类的循环流体。”

２４小时下降。

前１２小时我几乎都呆在休息室内，试图发现点什么。没什么重大发现，除了我几次看到索尼娅最后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那种现象外。当恒星运行到ＢＶＳ-Ⅰ的正背后时，就会形成晕轮。ＢＶＳ—Ⅰ的质量大到可以改变其周围的光线，把周围大多数恒星转移到四周。但当恒星直接运行到中子星背后时，它的光线则被立刻位移到四周。结果就形成了小晕轮，一闪一闪转瞬即逝。

傀儡虫选中我的那天，我对中子星几乎一无所知。而现在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我还不知道我返回时有什么结果在等着我。

你见过的所有物质都尚属常态物质，都是一个由质子、中子以及周围以量子能态存在的电子所组成的原子核。任何恒星的地心处都存在着第二种物质，因为那里巨大的压力足以摧毁电子壳层。物质因此就简并成遭受压力与重力双重挤压的原子核，又因为周围或多或少的连续电子气相互排斥力而隔开。特定情况下会产生第三种物质。

假设燃烧殆尽的白矮星质量超过太阳质量１．４倍。这样的质量下，只有电压并不能把电子和原子核分开。电子被迫远离质子形成中子。强烈爆炸后，绝大多数恒星将从致密的简并物质质量转变成一个紧密结合的中子团：中子态。理论上也就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最高密度物质。其余的常态和简并物质大都会被释放的热量所吹散。

在恒星的核心温度从５０亿开氏温标下降到５亿开氏温标时，两个星期内它开始释放Ｘ射线。至此以后，它变成一个发光体，直径可能有１０～１２英里，几乎看不到。因此ＢＶＳ—Ⅰ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颗中子星也就并不为奇。

也难怪白虎星上的知识研究所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观测中子星。在这以前，中子星和中子态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研究真实的中子星具有极为显著的意义，中子星可能对重力制御至关重要。

ＢＶＳ—Ⅰ的质量几乎为太阳的１．３倍。

据估计，ＢＶＳ—Ⅰ的直径为１１英里，其表面覆盖着半英里的简并物质和约１２英尺的常态物质。

在拉斯金夫妇观测之前，没有人知道还有这样一颗小型暗星。而现在研究所知道：暗星可以旋转。

“质量大到旋转可以扭曲空间，”傀儡虫说，“如果我们把其自转周期减少到２分２７秒时，拉斯金夫妇所预计的双曲线轨道就会扭在一起。”

酒吧在通用产品公司大楼的某处。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有了穿梭机，这都不是问题。我盯着服务生看。傀儡虫服务生自然只能招待傀儡虫，因为任何双足动物都憎恶从别人嘴里做出来的饮料。我决定去别处吃晚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说。“如果有人得知某种

东西可以穿透你公司的飞船船体，并把工作人员砸成重伤，销售就会遭到重创。但是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想重做拉斯金夫妇的实验。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

“要我一起吗？”

“对。我们一定要找出飞船竟然挡不住的东西。你也加入。”

“但我不愿意。”

“我们准备提供给你的报酬是１００万星币。”

在那一瞬间我有点动心，紧接就说我不想要了。

“允许你建造自己的飞船，使用通用产品公司的二号船体。”

“多谢，但我还想多活几年。”

“你讨厌生活被约束。我查到债务人监狱开始重建了。如果我们公开你的账户的话。”

“现在，只是……”

“你差不多有５０万的债务。你离开之前我们会帮你还清所有债务。如果你反悔……”

我不得不赞赏她的诚实，她并没说什么时候会付清剩余的部分。

“你说过我可以建自己的飞船？”

“当然。这并非一次探险之旅。我们希望你安全返程。”

“这是一桩交易。”我说。

毕竟，傀儡虫试图勒索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是她的问题了。

两个星期后，我的飞船造好了。他们采用的是通用产品公司的二号船体。类似于知识研究所的飞船。核心系统除末端之外几乎全是拉斯金夫妇飞船的复制品。它没装观测中子星的设备，另外安装了足够白虎星战斗机使用的熔解发动机。我给飞船取名叫“跳伞号”，引擎在安全限度内能产生出３０Ｇ的能量。飞船上的激光炮可以打穿人造月球。傀儡虫希望我的安全有保障，现在没问题了。因为我又会跑又能打，尤其是我的跑步速度很快。

我听了６遍拉斯金夫妇最后的传播信号。他们的无名飞船从多维空间掉出来，大约距离ＢＶＳ-Ⅰ上空１００万英里。重力扭曲使得它们无法靠近。丈夫爬进管道要检查仪器时，索尼娅·拉斯金拨通了知识研究所的电话：“我们还看不到，用肉眼看不到。但我们知道它的大概位置。每当行星或是其他什么绕到中子星背后，就会显现出光环。稍等，彼得准备使用望远镜……”

接着，行星的质量切断了超空间联系。这都在意料之中，大家并不担心。后来同样的原因可能使他们躲不开坠入超空间的结局。

当搜救人员找到飞船时，只有雷达和照相机还在运转。他们没告诉我太多。机舱内没有照相机。前舱内的照相机却让我们突然看到了模糊的中子星，画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像极了烧烤用的木炭。这颗中子星历史很长。

我告诉董事长：“不要漆飞船。”

“你不该弄全透明的舱壁。你会疯掉的。”

“我不能平安落地。看到毫无隐藏的太空确实很折磨人，我想要一切都一览无遗。”

临行前，我独自一人坐在公司的酒吧里，让傀儡虫服务生用嘴给我调了点酒。酒很不错。酒吧里三三两两坐着傀儡虫。喝酒时间还没到，地方挺空的。

我很知足。偿清了债务，就因为债务才让我到了这个地方。我走的时候不背一点债，甚至还有一架飞船。

一切都说明我终于摆脱了困境。我希望我是个富有的流浪者。

当有人坐到我对面时，我吓了一跳。一个中年人，身穿价格不菲的黑色西装，留着不规则的雪白胡子。我板着脸，起身要走。

“请坐，沙弗先生。”

“有事吗？”

他递给我一张蓝色圆盘。地球的政府证明。我扫了眼，显示我不是因真假不辨而警觉。

“我叫西格蒙德·奥斯弗，”政府官员说，“我想代表通用产品公司和你谈谈你的飞行任务。”

我点点头，没说什么。“你口头协议的记录当然已经送到我们手里。我对几个地方很疑惑。你真的愿意只为５０万而去冒险吗？”

“我的报酬已经翻了一倍。”

“但到手的也才５０万啊，其余要拿去抵债。然后还要扣税什么的。请不要介意。在我看来飞船毕竟不比寻常的东西，装备先进，速度又快。令人羡慕的战斗飞船，你要是动心愿意把它卖掉。”

“但那不是我的。”

“有些地方他们不会追究的。比如大峡谷或是奇幻岛

孤立主义分子的聚会。”

我没搭话。

“或者，你可以策划一起侵权、冒险的买卖，我并不把它太当回事。”

我从未想到过剽窃，然而我不得不在奇幻岛上放弃我的原则。

“我想说几句，沙弗先生。一个单枪匹马、狡猾的实干家会对整个人类的名誉带来极大的损害。绝大多数物种都认为必须捍卫自身成员的道德规范，我们也不例外。我想你根本不可能把飞船送上中子星，相反你会换个地方卖掉它。傀儡虫造不出无懈可击的军舰，他们都是和平主义者。你的“跳伞号”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问过通用产品公司，他们同意我在“跳伞号”内安装一枚遥控炸弹。炸弹在船体内，船体也保护不了你。我下午已经装好了。此刻，你记好了。如果一周内你不给我答复，我就会引爆炸弹。一周的多维空间旅程中，会经过数个社会群体，但他们都承认地球的领导权。你想逃跑，那就必须一周内离开飞船。否则我很难想象你降落在无人居住的星球上的情景。明白吗？”

“明白。”

“要是我有半句谎话，你尽管用测谎仪。你真一拳打我脸上，我还会诚恳地向你道歉。”

我摇了摇头。他起身，鞠躬走开了。留我一个人坐着冷静思考。

从拉斯金夫妇的相机中取出了四卷胶卷。后来我几次想要逃跑，都没找到出口。如果飞船穿过毒气云，碰撞就可以使拉斯金夫妇致死。近日点附近，他们以一半以上的光速运行，那就一定有摩擦，而我没看到胶卷有任何发热的迹象。如果是什么生物袭击了他们，而雷达和巨型光谱仪根本发现不了它。

可能ＢＶＳ—Ⅰ附近有一股涨大的磁力，但又未造成任何危害。没有哪种力量或者热量可以打透通用产品公司的飞船船体，只有特定波段的放射光线例外。傀儡虫至少有一名外国客户能够看到这个光谱。在船体这个何题上，我持反对意见。他们都只关心飞船的匿名设计者；或许我是讨厌这个事实：通用产品公司在飞船船体建造方面保持着几乎垄断的地位。但是如果我必须把我的一生寄托在比如我在杂货店看到的辛克莱游艇上，我宁愿选择坐牢。

坐牢也是一条出路。我愿意在那里待一辈子。奥斯法会帮我的。

或许我可以选择乘“跳伞号”逃命，但是又想不出什么地方可以接纳我。要是我能在一周内发现一个类似地球的新大陆就好了。

不大可能。我还是倾向于ＢＶＳ-Ⅰ。

我觉得一闪一闪的光圈正在变大，但很少发光，我也不确定。甚至用望远镜也看不到中子星。我不想找了，就安心等吧。

等的时候，我记起很久以前在白虎星上度过的夏天。那些日子里，我不能出门。因为没有云彩，地上泛着刺眼的蓝光。我们自娱自乐，在气球里装了自来水，从三楼把气球扔向人行道。地上会溅出非常有趣的图案，但很快就干了。所以我们在往气球里灌水之前，滴了几滴墨水。这样图案会保留下来。

索尼娅·拉斯金在椅子倒塌时还坐着。血液取样表明是彼得从后面撞翻椅子的，就像水球从天而降。

究竟是什么东西穿过了通用产品公司的船体呢？

１０个小时下降。

我解开安全网，想去检查一遍。进口隧洞有3英尺宽，刚好能自由前进。脚下是一节熔管；左边是激光炮；右边为一整套曲边管道，与回转仪、电池、发动机、空气压缩装置以及超空间并绕发动机相连。一切都井然有序。我笨手笨脚。跳跃不是过长就是太短。

６个小时过去了，我仍然没发现中子星。也许我看到了，但一眨眼的工夫就以一半多的光速飞走了。尽管我有着极其惊人的速度。

是那些转蓝的星星吗？

又２个小时过去了。我确定它们在逐渐变蓝。我的速度真有那么快吗？后面的星星该是红色的。机器挡住了我身后的视线，于是我打开了回转仪。飞船的转速特别迟缓。身后所有星星都是蓝色，而非红色。而我周围都是蓝白相间的星星。

想象一下光掉进深不可测的重力井的情景吧。速度不可能加快。光不可能比自身的传播速度还快。但是光的能量和频率都能增长。光照在我身上，随着我的下降越来越强烈。

它也许是飞船上保护措施最好的装置。我早就决定用它来赚钱了，就像我预料到要集资一样。心里在想光照到底有多强呢？

“跳伞号”飞船朝外移到与中子星轴心相垂直的位置。我原打算水平停靠。但我显得更加笨拙。我打开回转仪。飞船在半空中东倒西歪。后来好像自动归于正常了。看起来，“跳伞号”更愿意围绕中子星的轴心行驶。

我讨厌那样。我再试图控制局势。但这次情况不妙。某种东西扯着我不放。我把安全网解开，一头栽到地上。

这个拉力不大，大概只有１／１０Ｇ。感觉像沉在蜜里一样，而不像下降。我爬到椅子上，系上安全网。脸朝下，打开录音电话。我把事情的经过叙述详尽到近乎挑剔，就为了不让假想的听众怀疑我的理智假设。“我认为拉斯金夫妇也有同样的经历，”我最后说，“如果拉力继续增加，我会再打电话。”

对这股奇怪而温和的力量我无法解释清楚，但我坚信不移就是这无可名状的东西杀害了彼得和索尼娅。

中子星一定就在附近。中子星表面分布着放射状的斑点。它们泛着愤怒和痛苦的光芒。我把头垂在安全网内，努力探个究竟。

在我得出确定答案的前一个小时内，拉力开始增强。我还要下降一个小时。某种东西扯着我，但不在飞船上。

不可能，说胡话。什么东西能够透过该公司的船体向我下手呢？可能正好相反。它施力于飞船，将飞船推离轨道。

如果情况恶化，我就得用驱动器来弥补。同时飞船会被推离ＢＶＳ－Ⅰ，这对我是件好事。

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如果飞船不知何故被推离ＢＶＳ－Ⅰ，火箭发动机就会将“跳伞号”送入１１英里的中子星。

而且为什么火箭还不点火呢？如果飞船被推离轨道，自动驾驶仪会反击的。加速仪运转良好。我检查进口隧洞时都算正常。

难道有某种东西在推飞船和加速仪？我想这不大可能：没有东西能穿透通用的船体。

“见鬼去吧，”我自言自语，“不想这个了。”我对着录音电话说，“拉力越来越危险，我尽量转变轨道。”

当然，一旦我转动飞船，用上火箭，无疑加大了未知力量的加速度。形势很严峻，但我还可以撑一会。当我离ＢＶＳ－Ⅰ只有一英里时，我的结局就与索尼娅·拉斯金无异。

出事时她也很可能趴在防护网里静等，没带动力装置。等着等着，压力上升，安全网嵌进她的肉里；后来安全网突然断裂，她鼻子朝地栽了下来；因未名力量而松动的椅子，压在她身上，全身被压得粉碎。

我开动了回转仪。

回转仪不好用，试了３次都没转过来。每次飞船转个５０度，就停那儿一动不动，回转仪嘎吱嘎吱越来越响。一松手，飞船立马就回归原位。我朝中子星俯冲过去，我只能这样做。

下降半小时后，未知力量超过１Ｇ。我的窦道系统极其痛苦，目瞒很难受。我很想抽根烟，但我拿不到。我鼻子朝地栽下去时，那包福耳图那烟从口袋掉了出来。现在它离我有４英尺远，足可以证明：未知力量对我周围的其他物

体也施加了影响。

我抓不住了，如若我尖叫着掉到中子星，我就不得不用驱动器。快接近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我快速按动了开关。涌上来的血开始回流。刻度盘指示为１．２Ｇ。我嘴里咒骂着这个撒谎的机器人。

软包的香烟在我鼻子周围晃动，我觉得轻轻一推，该够得着了。我试了下，烟盒动了一点，正等我伸手去拿时。突然，它好像有知觉似的，反而迅速躲开了我。我再次伸手去抓，它又一次飞快地从我的耳边穿过。要不是我正处于自由落体，我非死命夹住它不可。它掉进休息室的门内，移动速度也越来越快，若隐若现，最后消失在进口隧洞内。数秒之后，我听到了“砰”的一声巨响。

我要疯了。这时未知力量已使我脸部充血。我掏出打火机，远远地握着，然后松手。它轻轻落在了鼻子边。

我又用肘轻推了下风门。熔融氢气的唧咕声提醒我如果再多试几次，通用产品公司的船体可能就更难测试了。那就是以半光速驾驶飞船猛烈撞击中子星。我现在可以看到：仅含几立方英寸矮星物质的透明船体正插进船尖。

在刻度盘所指示的４Ｇ点处，打火机慢慢朝我移动。我没管它。到了门口时它又明显下降。我关上风门。失重使我猛地向前冲了一步，我还是转过脸来。打火机速度放慢，在进口隧洞入口迟疑了一会儿。我决定冒险，竖耳倾听，然后在飞船大声呜响时一跃而下。

加速计正位于飞船的质心，不然飞船的质量早把指针给甩掉了。傀儡虫极其狂热，甚至数据精确到小数点以后１０位。

我喜欢对着录音电话赶快说几句，然后再回头调整自动驾驶仪。幸运的是我的要求很简单。未知力量对我而言也只是未知力量，但我现在摸清了它的运行方式。我可能真的就要这样艰难地生存下去。

星星蓝得晃眼。我认为看得到中子星，很小很模糊，略呈红色。也许是幻觉。２０分钟过后，我围绕中子星行驶。我身后的驱动器发出隆隆的响声。自由落体中，我解开了安全网，推开椅子。

轻轻一推，一双恐怖的手钳住了我的大腿。手指上悬着１０磅的重量。压力本该迅速下降。我重调了自动驾驶仪，在接下来的2分钟内把推力从２Ｇ减为０。我要做的就是在压力减小为０时，立于进口隧洞的质心。

某种东西靠通用产品的船体紧紧控制住了飞船。心灵制动的生命形式会在恒星方圆１２英里以内束手无策？然而任何一种生命怎么可能承受住如此的重力？

也许某种东西滞留在轨道上。太空中的生命形式有局外人、海洋生物以及我们也许尚未发现的生命形式。我关心的是ＢＶＳ—Ⅰ是否还有生命。无关紧要。我明白了未知力量的意图：拆解飞船。

手指上的引力消失了。我往后推，降落在后墙的曲状支架上。我跪着爬过入口，前后看看。开始自由落体后，我在休息室放松，躬着腰观察。

重力变得过快。接近０点时，未名力量不断增大，这时火箭推动器掉了出来。它似乎要把飞船给拆开，船首有２Ｇ的引力，船尾也有２Ｇ，中间部分则为０。或许我希望这样。看起来烟盒和打火机每往船尾移动一英寸，它们身上的拉力也随之增强。

重力变化使得我在空中跳来跳去。双手一撑，反弹回来。我跳得太迟了。驱动脱落时，自由落体区域在船舱内波动。把我甩在了后面。

在不到０．５Ｇ的下方，我跳到进口隧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盯着三脚隧道。停在半空开始下降时，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东西可握。而后我把手贴着管壁，再展开。我需要把自己抬起来，开始爬。

录音电话在我身下５０英尺，不可能够得着。如果我还有话要对通用产品公司讲，只能亲口说了。也许我还有机会。因为我已经知道要撕裂飞船的是什么力量了。

那就是潮汐。

发动机熄火了，我身处飞船的正中央。我如展翅飞鹰的姿势变得很难受。离近日点还有４分钟。我身下船舱里的什么在吱呀作响，我看不清，隐约看见蓝色射线中有个发光的红点，像井底的灯笼似的。而我两旁，熔解管道、油桶以及其他设备之间的蓝色星星闪着紫光。我害怕，不敢再看了。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能使我失明。

船舱内一定有许许多多的重力场。我甚至能感觉到压力的变动。控制室上方１５０英尺的位置，空气稀薄。

此刻，几乎毫无征兆，红点变成红色的圆盘向我飞过来，飞船在我周围也摇晃不定。我喘着粗气，把眼睛紧紧闭上。

一双巨手掐住了我的胳膊、双腿和头部，力道不重，却很牢固，简直要把我扯成两半。这使我想起了彼得·拉斯金的死。他和我猜测的一样，本想藏在进口隧洞中，但他失足滑倒了。我在慢慢滑倒。控制室里传来阵阵刺耳的金属断裂的声音。我努力想把双脚嵌进厚厚的管壁里。还好没掉下去。

我睁开眼时，红点已经不知去向。

傀儡虫董事长坚持要把我送进医院观察治疗。我没反对。我的脸、手都滚烫赤红，水泡还在长。浑身被咬得钻心疼。休息、温柔而体贴的照顾是我此刻最想要的。

我在睡板之间辗转，极不舒服。这时护士说有人来访。从她的表情就懂得是谁。

“什么东西能够打透通用产品公司的外壳？”我问他。

“我希望你告诉我答案。”董事长就靠一条后腿站着，拄的拐杖冒着馨香的绿烟。

“我也想知道。重力吧。”

“不要耍我，贝尔伍德·沙弗。这至关重要。”

“我没有耍你。你们的世界也有卫星吗？”

“这是机密。”傀儡虫都是胆小鬼。没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也不可能知道。

“你知道卫星离主星太近会发生什么情况吗？”

“崩溃。”

“原因呢？”

“我不知道。”

“是潮汐。”

“什么是潮汐？

我说：“我尽量解释给你听。地球的卫星直径接近２０００英里，并不因为地球而旋转。我希望你在月球上找两块岩石，近地点一块，远地点一块。”

“好吧。”

“显然，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两个石头会越离越远。它们处于不同的轨道，同心轨道，之间却相距２０００英里。然而它们又必须以同一速度运行。”

“外圈的岩石运动速度更快。”

“说得很对。因此某种力量一直试图拉离卫星。重力又使其绑在一起。如果月球离地球再近一点的话，这两块岩石绝对会漂走。”

“我懂了。是潮汐试图撕裂飞船。研究所飞船核心系统的引力非常强大，把加速度椅子从支架上扯了下来。”

“然后把人压死。设想一下。船头距离ＢＶＳ—Ⅰ只有7英里。船尾则在３００英尺之外。没有外力，它们将以完全不同的轨道运行。快落地时，我的头和脚努力保持一致。”

“明白。你蜕过皮吗？”

“什么？”

“我注意到你某些部位的外保护膜出现脱落。”

“噢，星光照射下，我的晒伤很严重；不过不要紧。”

两个头对着眨眨了眼睛，耸耸肩。傀儡虫说：“我们已经在银行存入了你的剩余的报酬。一个叫西格蒙德·奥斯弗的人在你的税款理清之前，曾冻结了你的户头。”

“金额。”

“如果你愿意公告媒体，解释清楚研究所飞船的事件。我们愿意再付你一万星币。我们付现金，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消费。”

“让他们进来。”我想了想说，“我也可以说你们的世界没有卫星。”

“我不明白。”两只长脖子缩了回去，傀儡虫盯着我看。

“如果有卫星，你就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潮汐。你瞒不住的。”

“你怎么知道的？”

“１００万星币？怎么样。如果表明我们是在隐瞒真相我甚至要签个合同。你觉得反过来被勒索的感觉怎么样？”

■■硬科幻是挺了不起的■■

韩松／文

拉里·尼文原名劳伦斯·范·寇特·尼文，１９３８年生于美国洛杉矶一个富商家庭。１９５６年，他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学习。１９６２年，他在沃什波恩大学取得数学学士学位，同时辅修了心理学专业。毕业后的１９６３年，他参加了一个写作培训班，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

尼文于１９６７年凭《中子星》获雨果奖的最佳短篇奖。后来，他还有３个短篇获雨果奖，可谓是了不起的作家。他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有影响的硬科幻作家之一。尼文的主要作品构成了“已知世界”或“已知空间”（KNOWNSPACE）系列，最著名的是他的《环形世界》，该小说在１９７０年获雨果奖和星云奖，有中译本。这部作品的主要背景是一个环绕恒星建成的、直径达１５０００万英里的圆环。包括两个地球人在内，三个文明世界的来客在已经被废弃的圆环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探险。

《中子星》同样写的是一个探险故事，写人类到中子星去探险。中子星是一种天体，主要是由中子以及少量的质子、电子所组成的超密恒星。１９３２年发现中子后不久，朗道就提出可能存在由中子组成的致密星。１９３４年巴德和兹威基也分别提出了中子星的概念，而且指出中子星可能产生于超新星爆发。在尼文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人类对中子星的了解并不多。因此，这篇小锐的成功，是它的超前性和科学性。尼文以他严密的科学推理能力和详尽的科学细节，描写了人类接近中子星时，可能发生的物理效应，并对这种物理效应做出了解释。这也便是“硬科幻”的魅力所在。“硬科幻”通常由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作家创作，他们重视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学科，强调科幻中的科学因素，由科学硬核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但是相当一部分“硬科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轻文学性和思想性，比如，尼文这篇《中子星》。不管怎样。在目前的中国，硬科幻仍是拥有最多读者的科幻种类，而且当今的科幻作者如王晋康、刘慈欣等已在硬科幻中融入了更多的思想和文学因素，使其更具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尼文以《中子星》获得雨果奖的同年即1967年，英国射电天文学家休伊什和贝尔等发现了脉冲星。不久，就确认脉冲星是快速自转的、有强磁场的中子星。

在中子星问题上，顺便需要提到的是另一位作家罗伯特·霍华德，他曾写出《龙之卵》，试图回答“在中子星的表面会出现什么样的生命”的问题。书中，一艘地球的探索飞船向中子星飞去时，点燃了星球表面尚未开化的生命形式的原始智慧与好奇心的火花。但中子星自转得非常快，时间对这些巨大、扁平的生物来说飞逝得如此迅速，以致地球飞船到达时，被这艘飞船不经意间创造的外星文化已经发展出了航天科技，而且早已远远超越了地球人的科学水平。霍华德同样是“硬科幻”作家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

# 《忠实的救生艇》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凭良心说，你们何时能买到比这更好的救生艇？”宇宙旧货商乔问，“只消看看它卓越的传动装置！”

“嗯……”格里高尔，心怀疑虑地漫应着，不置可否。

“瞧，多结实的密封舱！”乔疼爱地抚摸着小艇闪闪夺目的外壁，继续甜言蜜语，“我敢打赌它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可连一丁点儿锈斑都难以发现。”

说起来，ＡＡＡ行星消毒公司的确走运，正当他们迫切需要救生艇时，这艘造船界的杰作恰恰就出现在这两位合伙人的眼前。

“外表看上去很不坏，”阿诺尔德说，他故意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掩盖内心的迫切，“你说呢，格里高尔？”

格里高尔始终保持沉默。小艇的外观当然无话可说，它完全能担负起去特拉依顿星球考察海洋的任务，但毕竟还是谨慎为好，因为他和乔老板已多次打过交道。

“现在这种小艇再也没人造了，”乔叹息说，“它的发动机简直是个奇迹，就是用大号铁锤也砸不坏。”

“看上去挺好，”格里高尔好不容易才从牙缝中挤出这么一句话。

ＡＡＡ行星消毒公司过去和乔有过业务上的往来，这促使他更加警惕。倒不是说乔是个骗子，乔从宇宙各处收罗来的旧货实际上都能运转，但古老的机器往往各有各的性能，难以驾驭。

“我不在乎它的外表美不美，甚至在耐用性、快速性或舒适性等方面我都可以让步！”格里高尔挑明了说，“我要求它能绝对保证安全。”

乔点头表示同意：“那当然，当然！这无疑应该是最主要的一点，所以我请你们自己进去看个明白。”

进入小艇后，乔走到操纵台前轻轻一揿按钮，格里高尔立即听到一个似乎就在自己头脑中回响的声音：“我是３２４－Ａ号救生艇。我的主要任务是……”

“是心灵感应的作用？”格里高尔不禁产生兴趣。

“是思维的直接传递，”乔得意地微笑说，“这消除了任何语言方面的障碍。我对你们说过：这种小艇现在已不再生产了。”

“我是３２４－Ａ号救生艇。”大家又听到了这句话，“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乘员的绝对安全，保护你们的生命不受任何威胁，维护你们的身体健康……”

“没有比这更加安全的船啦！”乔还在进行宣传，“它并非僵硬的钢铁结构，而是一艘能照顾你们、关怀你们的智能小艇。”

“我们买下来了！”阿诺尔德急不可待地说，他总无法克制自己的购买欲。

“你们绝对不会后悔。”乔以他惯有的坦诚与绅：上风度这么说，这种风度为他赚来了巨额财富。

格里高尔只能希望这一次乔所说的确是真实可信的承诺。

第二天救生艇被运上星际飞船，这对合伙人随即朝特拉依顿星球方向风驰电掣而去。

这颗星球位于南方星系的中心，不久前被人购下。这里是理想的移民点：大小和火星相仿，但气候更为舒适。星球上没有会带来麻烦的土著居民，没有传染病或有毒植物，甚至连野兽都没有。虽然陆地太少，除了一座小岛和南极以外整个行星全被海洋覆盖，但许多地方的海水深仅没膝，所以ＡＡＡ行星消毒公司就被请来消除这个大自然造成的小小缺陷。

飞船降落在行星唯一的岛屿上，小艇立即被推入海中。他们先卸下仪器送往艇上，格里高尔还携带不少三明治和一大罐饮用水，一切井井有条。

天刚破晓，格里高尔就来到驾驶室，阿诺尔德麻利地按下第1号按钮。

“我是３２４－Ａ号救生艇。”他们听见小艇说，“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乘员的绝对安全。保护你们的生命不受任何威胁，维护你们的身体健康。眼下我的功能只有部分被启动，如果要求完全启动，请按第2号按钮。”

格里高尔的手指落在第二颗按钮上。

底舱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巨响，但再也没有其它动静。

“好像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短路。”阿诺尔德判断说。

他们的目光转到舷窗外，格里高尔发现海岸越来越远，他有点担心，这儿海水过多而陆地太少。更糟的是，操纵台上连驾驶盘或舵柄都没有，找不到任何杠杆之类的东西，如何指挥这艘船？

“可能通过心灵感应就能驾驶它。”格里高尔试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下令，“慢慢往前走！”

小艇随即向前驶去。

“现在向右稍许转一点！”

尽管格里高尔并不懂得海上正规术语，但小艇依然唯命是从，他们脸上绽开了笑容。

“照直走！”格里高尔要求说，“全速前进！”

救生艇飞速驶入烟波浩渺的大海。

阿诺尔德带着电筒和工具下到底舱，留下格里高尔单独进行考察。其实自动仪已包揽了所有的活计：测量海底高度，发现水底最活跃的火山，确定海流方向，画出水流图及海底地形图。测量完毕后，他们将引爆火山使海底陆地冒出水面，从而完成改造这颗行星的工程。

午后两点，格里高尔认为第一天干得已经不少，于是他们吃了三明治，从水罐中喝了水，在特拉依顿星球碧波粼粼的海水中游了泳。

“我已经找到了故障所在，”阿诺尔德说，“只要把那根脱落的电缆焊上就行，很快就能修复。”

阿诺尔德重新下到底舱，而格里高尔把小艇开回海岛，绿波荡漾，浪花飞溅，使他心旷神怡。阿诺尔德在半个小时后又爬上来，浑身油污，脸上洋溢着胜利的欢乐。

“好了，现在再试试这颗按钮！”他说。

“也许不必再试，我们马上就要到岸了。”格里高尔犹豫地说。

“那又怎样？试一试有什么要紧？检查一下它的全部功能总是有好处的。”

格里高尔点点头，他再次按下第2号按钮。这次响起的是轻微的咔嗒声，红灯乍亮复灭。

“我是３２４－Ａ号救生艇。”小艇重新说，“我的功能已全部启动，我已准备好保卫船员们的安全。请信赖我，我的一切行动都是由德罗姆族最好的专家预先编制程序指挥的。”

“现在可以放心了吧？”阿诺尔德问道。

“不错，”格里高尔说，“不过这德罗姆族到底是什么？”

“先生们，”小艇继续说，“别把我当作无知无觉的机械，我是你们的同志和战友。我很了解你们目前的处境：你们目睹了我方战船如何被赫盖恩人无情的炮火打得溃不成军……”

“什么船不船的，”阿诺尔德问，“它在胡说些什么？”

“……你们肯定历尽千辛万苦才登上我这艘船，还被有毒液体弄得半死不活……”

“难道这指我们在海里的游泳吗？真是乱弹琴，我们是在体验这里的水质……”

“……你们神志不清，垂头丧气，受惊不浅……”小艇说得更加温柔体贴，“我们和德罗姆的主力舰队失去联系，被抛往一个陌生的星球。先生们，不要为恐惧而感到羞愧，这是战争，战争是无情而残酷的。我们别无选择，除非把这批赫盖恩野蛮人赶回太空中去！”

“什么玩艺？这些胡言乱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格里高尔问，“是不是有人把古代的电视剧本错误地输入它的记忆模块里啦？”

“恐怕还得好好检修它才行，”阿诺尔德决定，“整天听这些荒唐话怎么受得了！”

他们逐渐接近岛屿。小艇还在叽哩呱啦说个不停：什么保家卫国啦，什么迂回机动战术啦，什么在困难情况下需保持镇定啦……

突然之间小艇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格里高尔问。

“我要对小岛进行侦察。”救生艇回答说。

阿诺尔德和格里高尔交换着惊疑的目光。

“最好别和它争。”阿诺尔德低声说，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嗯，这个岛一切都很正常，我们已亲自察看过了。”

“也许吧，”小艇同意说，“但这是现代闪电战，情况瞬息万变，决不能依赖个人的感觉器官：它们往往极为局限，容易产生错觉，轻信表面现象。只有电子感官才不受情绪支配，不会激动，永远保持警惕，不犯错误。”

“不过这个岛的确空空如也！”格里高尔急忙辩解说。

“我可是看到一艘陌生的宇宙飞船呢，”小艇冷冷地说，“它上面没有德罗姆的标记。”

“反过来说它上面也没有敌人的标记！”阿诺尔德肯定地说，因为是他本人对这艘旧飞船的表面进行装修的。

“此话诚然不错，但在战争中应当遵循非我即敌的原则。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渴望脚下能踩上坚硬的土地，但我还得考虑许多其它因素……”

“好了，够啦！”格里高尔实在受够了和这喋喋不休的小艇争论的滋味，“马上给我开往岸边，这是命令！”

“我不能盲目执行这条命令，”小艇说，“我担心脑震荡已使你失去了理智。”

阿诺尔德伸手就去扳动开关，但他立即遭到电击，痛楚不堪地缩了回去。

“放尊重些，先生们，”小艇严厉地说，“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才能关闭我。为了对你们的安全负责，我警告你们别再靠近操纵台，因为眼下你们的思维非常混乱。等到情况比较明朗时，我再来照顾你们。现在我得把全部能量用来确定敌人的方位。”

小艇加足马力，沿着海岸游弋，在海上画出一条相当复杂的弯曲航道。

“我们现在去哪儿？”格里高尔问。

“去和德罗姆的舰队会合。”小艇满怀信心地说。于是我们这对朋友只能怅然面对那无边无际的大海。

“当然，这首先还得看我能不能找到他们。”小艇又补上一句。

深夜，格里高尔和阿诺尔德坐在船舱一角贪婪地吞咽最后一片三明治。救生艇还发疯般地在波涛上疾驶，它的电子感官紧张地搜索五百年前存在于另一星球上的那个舰队。

“你听说过关于德罗姆人的事情吗？”格里高尔提出这一话题。

阿诺尔德努力在脑海中回忆，他是个广闻博记的人，后来他回答说：“他们属于一种半蜥蜴状的生物种族，生存在一颗小行星上，离御夫星座不远。但几个世纪前消亡了。”

“那么赫盖恩人呢？”

“也同样是那种生物种族，情况相似。”阿诺尔德好容易才从袋中摸到一小块面包屑纳入嘴中，“它们进行过一场谁也不需要的战争，结果所有参与者都死光了，当然我们这艘小艇是个例外。”

“而我们呢？”格里高尔提醒他说，“别忘了我们被认为是德罗姆的战士。”他疲惫地叹息说，“你说怎么办？能劝说这艘破船回心转意吗？”

阿诺尔德怀疑地摇摇头。“我看不行。对它来说战争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它的一切思维和行动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

“它能听见我们所说的话吗？”格里高尔又问。

“那倒不见得，它并不能真正读出别人的思想，我认为它的感知中心只能接受直接朝它发话的内容。”

“不错，”格里高尔痛苦地模仿乔的话说，“我对你们说过，这种小艇现在已不再生产了。”他巴不得乔此刻能在他掌握之下，这样就能好好教训他一顿。

“目前的情况非常微妙，”阿诺尔德说，“全部麻烦在于小艇误入歧途，成为一个偏执狂和妄想症患者。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持久，很快就将结束。”

“为什么？”格里高尔问。

“理该如此，”阿诺尔德说，“小艇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不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生命吗？这说明它应该让我们吃饱。现在三明治吃完了，剩下的食品都留在岛上，所以我料定它迟早得让我们回到那里去。”

几分钟后他们发现救生艇果然绕了一个弧圈，改变了航行方向。

“我实在找不到德罗姆的舰队，所以我准备回去对岛屿再次进行侦察。幸好附近没有敌人，现在我能腾出手来关怀你们了。”

“听到了吗？”阿诺尔德用胳膊触触格里高尔的肘部，“一切都和我预料的一样，现在进一步来证实我的假设。”他转身对小艇说，“你是该照顾我们了，我们需要吃的。”

“对，来些美餐款待我们。”格里高尔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那毫无问题。”小艇说。

壁间伸出一个盘子，里面的东西堆得满满的，样子有点像黏土，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机油味。

“这是什么？”格里高尔问。

“这是基塞尔，”小艇说，“是德罗姆人最喜爱的食品。我能用16种不同的方法来烹调它们。”

格里高尔厌恶地尝上一口，那滋味简直就跟机油拌黏土差不离。

“我们不能吃这种玩艺！”

“可以的，可以的，”救生艇疼爱地说，“成年的德罗姆人每天都要吃５到３０磅基塞尔，还直喊要添呢。”

盘子移得更近，吓得这对朋友连连倒退。

“听好，你！”阿诺尔德向小艇摊牌说，“我们不属于德罗姆族，我们是人类，是完全不同的生物。你所说的战争在五百年前就结束了。我们不吃基塞尔，我们的食品在岛上。”

“别神经错乱啦，士兵们常犯这种自欺症，企图逃避现实，这是由于严酷的现状所造成的。先生们，快正视现实吧。”

“你才该正视现实！”格里高尔怒吼，“不然我马上把你一个螺丝一个螺丝都拆散！”

“吓唬不倒我。”小艇不动声色说，“我了解你们，看来你们的大脑被毒水损伤了。”

“毒水……水？”格里高尔呛得说不出话。

“这是对德罗姆人而言的，水对它们有害。”阿诺尔德提醒他。

“如果需要的话，”救生艇接着说，“我这里有能对大脑进行手术的器械，这是非常措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战争就是战争，战争不相信眼泪。”

它打开柜板，这对合伙人瞧见里面有着一大堆亮晶晶的外科手术刀。

“噢，我们感到好多了，”格里高尔赶紧声明，“基塞尔很开胃，对吗，阿诺尔德？”

“太……太棒了！”阿诺尔德颤抖着说。

“我曾在全国基塞尔烹调大赛中获过冠军，”小艇用难以掩饰的骄傲声调宣称，“多尝—点，为了我们战士的健康，请多多加餐。”

格里高尔抓起一大把基塞尔，坐在地上吧哒吧哒地装腔作势：“了不起的好味道！”

“很好，”小艇说，“现在我朝岛屿方向驶去，过几分钟我保证你们的感觉会更好。”

“那为什么？”阿诺尔德追问。

“舱里的温度简直高得无法忍受，我真难以想像你们如何能挺到现在，换上任何别的德罗姆人是万万吃不消的。请再坚持一下，我马上把温度调低到正常的零下２０度，为了振奋你们的斗志我将同时演奏国歌。”

于是传出一阵能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有节奏的吱吱嘎嘎的怪声。艇外波涛打着拍子，几分钟后舱内明显变得寒意砭骨。

格里高尔无力地闭上双目，他尽量不去注意那令四肢逐渐僵硬的寒意，他只想睡觉。半醒半睡中他猝然被阿诺尔德的喊声叫醒：“快醒醒！我们总得要想点什么办法才行！”阿诺尔德的牙齿已不住上下打颤。

“去求求它打开加热器……”格里高尔迷迷糊糊地说。

“这行不通。德罗姆族生活在零下２０度，而我们就是德罗姆族人，没说的。”

冷凝管穿过整个船舱，起先薄霜在管壁上形成，接着又蒙上一层坚冰，窗户上全是白花花的一片冰霜。

“我有个主意。”阿诺尔德谨慎地说，他目光不离操纵台，在对方耳边低低说上几句。

“可以试试。”格里高尔同意说。

他们站起身。格里高尔抓起水罐，断然大步跨向船舱的另一侧。

“你们要干什么？”小艇尖锐地盘问。

“我们要活动活动，德罗姆的战士得经常保持临战状态。”

“那好吧。”小艇无奈地说。

格里高尔把水罐抛给阿诺尔德，后者嘻开大嘴又把它扔了回去。

“对这个东西要当心，”小艇警告说，“它里面含有致命的毒药！”

“我们自会小心，”格里高尔说，“这个罐子还得送往司令部去呢。”他又把它抛给阿诺尔德。

“司令部需要它来反对赫盖恩族。”阿诺尔德边说边把罐子又扔还给格里高尔。

“果真吗？”小艇奇怪地说，“这倒很有趣，是新创造……”

这时格里高尔把沉重的水罐用力投向冷凝管，管子破裂，里面的液体流满一地。

“真是个臭球，老伙计！”阿诺尔德说。

“瞧我干下了什么！”格里高尔故作惊讶。

“我警告过你们了，”小艇忧伤地喃喃说，“情况非常严重，我再也无法降低温度啦。”

“如果你让我们登岛……”阿诺尔德刚刚启口说。

“这不行，”小艇截口说，“我的基本任务就是保护你们的生命，而你们根本无法在这样的大气中生存。不过我会想出别的办法来保证你们安全的。”

“你还准备干什么？”格里高尔心中又是一阵恐惧。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得再次侦察这个岛，如果还找不到我方部队，那只能上德罗姆族最最可能生存的地方去。”

“那是什么地方。”

“就是这颗行星的南极，”小艇说，“那里的气候最理想，我估计有零下30度。”

在发动机的吼叫声中，小艇像道歉似的补充说：“当然，我还得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任何事故不再发生。”

这时小艇的速度已急剧加大，他们听到咔嗒一声，船舱被密封上锁。

“赶快想想办法。”阿诺尔德说。

“我已无计可施。”格里高尔回答。

“我们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船一到岸就得走，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能直接从舷窗跳出去吗？”格里高尔问。

“绝对不行。它现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你没有把冷凝管打坏，我们也许还能有点机会。”

“我懂，”格里高尔失望地说，“不过这全怪你出的馊主意。”

“怎么能怪我？我清清楚楚记得是你先提出这个建议的，你说什么……”

“好啦，现在再怪谁也于事无补了。我们能在接近岛屿时切断它的能源吗？”

“不行，你根本无法接近它到五英尺之内。”阿诺尔德说，他对那次所受的打击尚有余悸。

“不错，”格里高尔把双手放在脑后，一种想法逐渐在他脑海中浮现，“要是……这当然很危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可就在这时小艇声明说：“我马上要考察岛屿了。”

从船首舷窗望出去，格里高尔和阿诺尔德看见岛屿已近在一百码左右。朝霞的背景衬托出他们那艘亲切的飞船轮廓。

“真迷人。”阿诺尔德说。

“绝对如此，”格里高尔通知小艇说，“我敢打赌德罗姆的战士就呆在地下的掩体里。”

“根本不是这样，”小艇反驳说，“我已勘察到地平面下深达一百码的地方。”

“真是这样的话，”阿诺尔德说，“我只好建议让我们自己去进行更为仔细的侦察，我们必须马上登陆。”

“岛上没有智能生物，”小艇坚持说，“相信我，我的电子感官比你们要敏感得多。我不允许你们去冒险，德罗姆族需要战士，需要像你们这样坚强和耐热的战士。”

“我们是自愿去适应这种气候的。”阿诺尔德说。

“你们真爱国，”小艇真心称赞，“我知道你们现在有多么苦，我得马上去南极，让你们这些忠诚的战士得到应有的休整。”

格里高尔断定这是放手一搏的时候了，尽管他们还没能考虑周到。

“这没有必要。”他反对说。

“什……什么？”

“我们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格里高尔以秘密的口吻说，“我们本来不能把这项任务的秘密向你这种低等级的小艇公开，但现在从实际情况出发……”

“不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阿诺尔德在旁帮腔，“我们可以对你说出真相。”

“我们是敢死队，负有在炎热气候下进行战斗的特殊任务：司令部指定我们登陆占领这个岛屿直到大部队到达。”

“这我可半点不知情。”小艇说。

“你当然不会知道。你只是一艘普通救生艇！”阿诺尔德轻蔑地说。

“立即让我们上岸，”格里高尔命令说，“不得延误！”

“你们早该把这事告诉我，”小艇答道，“我自己又怎么能猜中呢？”

于是它缓缓转身朝小岛而去。

格里高尔屏住呼吸，他简直不敢相信如此拙劣的骗局居然能轻易成功。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不奇怪，在建造救生艇时就是依据它应该信任驾驶员的话语而设计的。

在寒冷的曙光中，海岸线离他们只有五十码之远，可这时小艇又意外地刹住。

“我不能这样做。”它说。

“为什么不能？”

“我的确不能。”

“你这是什么意思？”阿诺尔德狂怒说，“这是战争！命令就得……”

“这个我懂。”小艇伤心地说，“非常抱歉，你们理应选用其它类型的船来执行这种任务，任何一种船都行，但绝不能是救生艇。”

“但你必须执行命令，”格里高尔央求说，“只要想想我们的祖国，想想这批万恶的强盗赫盖恩人！”

“可是我实在无法执行你们的命令，我的首要责任是保护乘员免遭危险，而这条指令存放在我所有的记忆库内，它优先于任何其它指令。我无法让你们去送死。”

于是小艇又缓缓远离岛屿。

“你将为此而被送上法庭！”阿诺尔德歇斯底里地尖叫，“军事法庭会审判你！”

“但我只能按照预先输入的指令行事。”小艇悲哀地说，“只要我一旦发现主力舰队，我就会把你们移交给其它战舰，眼下我只能把你们运送去安全的南极。”

小艇加大速度，岛屿很快落在背后。阿诺尔德不顾一切扑向操纵台，结果受到猛击而仰面跌倒。格里高尔也同时抓起水罐准备扔向锁住的门，但一个疯狂的念头猛然闪现……

“我求你们别再毁坏东西啦！”小艇央求道，“我理解你们的感情，但是……”

“这实在过于冒险……”格里高尔在思索，“但与其去南极，不如孤注一掷，反正死路一条。”

于是他打开水罐，说：“既然我们无法完成任务，那就更加没脸去见战友了，自杀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他喝下一大口水并把它递给阿诺尔德。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小艇刺耳地嚷叫，“这里面是水，是最最致命的毒药！”

从壁间很快伸出一把电子钳，要打落阿诺尔德手中的水罐。

阿诺尔德紧紧抱住罐子不放，他也抢先喝下了一大口。

“我们为德罗姆的光荣而死！”格里高尔瘫倒在地上，以此暗示阿诺尔德照此办理。

“我没有任何解毒剂，”小艇呻吟说，“要是我能和流动医院取得联系……”它过了一会儿又恳求说，“快回答我！你们还活着吗？”

格里高尔和阿诺尔德躺着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下。

“告诉我！也许你们还想要吃基塞尔？”墙壁里又送出两个托盘，可是这对朋友依然一动不动。

“全死了，”小艇说，“死了。我应该给他们作安灵祈祷。”

接着是片刻静寂，接着小艇低声絮叨说：“伟大的宇宙之神，把你仆人的英魂收去吧。尽管他们死于自愿，但却是为祖国而死。请别对他们过分严厉，一切都应归罪于这场毁灭德罗姆族的战争。”

船舱的顶盖被打开，格里高尔感到一股寒冷的晨风。

“以德罗姆舰队赋予我的权力，我将无限沉痛地把尸体献给深深的大海。”

格里高尔感到自己被抬起，穿越舱门放到甲板上，随着船身一歪，他滚落下去，瞬间他已和阿诺尔德一起被海水所包围。

“要挺住，别沉下。”他低声道。

岛屿就在身旁，但救生艇也非常近，发动机声还在响动。

“你认为它现在还想干什么？”阿诺尔德悄悄问道。

“我不知道。”格里高尔说，他祷告上帝，希望德罗姆族千万不能有火化尸体的传统。

救生舱在接近，只有几码之远。它的船头掉转直朝他们……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他们听见德罗姆国歌的哀鸣。

一切都结束了，小艇喃喃地说：“安息吧，安息吧……”最后它返身驶向远方。

直到此时他们才缓缓游往小岛，格里高尔眺望着小艇准准地朝着南方，去那里寻找德罗姆人的舰队……

# 《终端海滩》作者：[英] Ｊ·Ｇ·巴拉德

江亦川译

夜里，当特拉文躺在坍圮的地下掩体里睡觉时，他在梦中听到海浪拍打环礁湖岸的声音，想起大西洋他的出生地达喀尔海岸上的惊涛骇浪，想起他晚上等候父母从机场开车沿峭壁旁的路回家的往事。他被这种长久遗忘了的记忆所征服，迷迷糊糊醒了过来，离开他躺卧着睡觉用的一摊旧杂志，朝遮蔽环礁湖的沙丘跑去。

透过寒冷的夜气，他看得见棕榈树间废弃的超级空中堡垒，位于三百码远的迫降机场边界线以远。特拉文走过黑暗的沙滩，虽然环状珊瑚岛的宽度只有半英里，他已经忘了海岸在什么方向。在他头顶上，沙丘顶，高高的棕榈树斜插阴暗的天空，像一些含义隐晦的字母符号。整个岛屿的风景被奇异的密码覆盖着。

特拉文不再找海滩，他跌跌撞撞走到几年前大型履带车留下的车辙里。一次武器试验所释放的热量熔化了沙地，两行陈旧的印迹在夜空下暴露无遗，在低洼地带蜿蜒前伸，宛如古代蜥蜴的脚步。

特拉文太虚弱了，再也走不动，便坐在车辙之间。他开始用一只手挖着楔形车辙，车辙通向一个吹积的沙丘，在那边消失不见了。他希望楔形车辙能带他出海。黎明前不久，他回到地下掩体里。万籁俱寂，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正午太阳高照。

堡垒群（Ⅰ）

像往常一样，在这些令人困倦的下午，没有一丝离岸吹向海面的微风足以飘起尘土，特拉文坐在一个堡垒的阴影里，在迷宫中心某地方迷了路。他把背靠在粗糙的水泥墙面上，用无动于衷的目光望着四周的通道和他对面的一排门。每天下午他离开废弃的地下秘密掩体里的小密室，走到下面堡垒群里。前半个小时他限定自己不超越环形通道半步，不时掏出口袋里生锈的钥匙试试其中的门——他在试验场和简易机场之间狭长沙地上杂乱的碎瓶堆里发现了这把钥匙——接着，难免拖着大步来到堡垒群中心，突然跑动起来，在一条条走廊里跑进跑出，似乎想把躲在暗处不见身影的对手惊吓出来。不一会儿他便彻底迷路了。不论他怎样寻找环形通道，总是发现自己又转回到堡垒群中央。

最终他只好死了心，坐在尘土中，看着阴影从堡垒底部扩展开来。由于某种原因，他总是安排在太阳位于中天的时候被困在堡垒群里——在恩尼卫特克岛上，熬过热核般的中午。

有个问题特别引起他的兴趣：“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个小型混凝土城市里呢？”

人工合成的景致

“这个岛屿是一种思想状态，”奥斯本是个生物学家，曾在旧式潜水艇修藏坞工作过，他后来对特拉文这么说。特拉文到达这里两三周内便明白这句话的真实性。除了沙地和寥寥几棵贫血的棕榈树，整个岛屿的景致都是人工合成的，是跟一个广大的废弃混凝土公路系统全面联系的人工制品。由于暂时禁止原子弹试验，整个岛屿已被原子能委员会遗弃，武器、通道、高塔、堡垒到处都是，使人无法恢复岛屿的天然状态。（特拉文意识到，让这个岛屿保持原状还有更强烈的潜意识动机：如果原始人类觉得有必要把外部世界的事件融入他们自己的灵魂，那么二十世纪的人已经使这个过程逆转了——按照法国笛卡尔的哲学标准来说，这个岛屿至少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少有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不过除了几个科学工作者，还没有人愿意到这片前试验场来，碇泊于环礁湖的海军巡逻艇在特拉文到达之前五年已经撤出了。实验场满目疮痍的景象以及岛屿与冷战时期的关联——特拉文把冷战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期”——都极其令人压抑，俨然像个奥斯威辛集中营，陵园中包含着众多未眠者的坟墓。随着苏美关系的缓和，历史上充满梦魇的这一章已令人欣慰地被遗忘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期

“原子弹现实的和潜在的危害对无意识的人大为有利。对精神病患者的梦幻生活和想入非非所进行的极粗略的研究表明，摧毁世界的念头仍然潜伏在无意识的人脑中。长崎被科学的魔力所毁，这是摆在人面前的悲剧，使人明白即便在安稳的睡梦中，梦境也常常变成焦虑的梦魇。”——格洛弗：《战争、虐待狂与和平主义》。

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期：在特拉文脑子里，这一时期的最大特征是道德和精神的逆转，感觉到全部历史，尤其是最近的未来（１９４５至１９６５这二十年）倒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颤巍巍的火山口上。即便是他妻子和六岁儿子死于交通事故，对他来说也只是将历史和灵魂贬低到零值的庞大人工合成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早上都见到死尸的公路乃是通向全球末日大决战的前沿大道。

第三海滩

经过一番危险的搜寻，特拉文找到一处礁脊的缺口，来到了岸上。他向夏洛特岛一个澳大利亚采珠人租来的摩托艇因船壳被尖锐的珊瑚划破沉入了浅水区。特拉文精疲力尽走过黑暗的沙丘，那里隐约可以见到棕榈树之间地下掩体和混凝土塔楼阴沉沉的轮廓。

第二天上午阳光普照，他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宽阔的混凝土海滩斜坡半道上。混凝土海滩环绕着一个盆地，外观像空水库或者轰炸演习的投弹坑，直径大约二百英尺，是在环状珊瑚礁中心所建的人工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树叶和尘土堵塞了废弃的铁花格，中心有一汪两英尺深暖和的水，映出远处一排棕榈树。

特拉文站起来，他顾影自怜。孑然一身，除了瘦弱的躯体穿着破旧的棉布衣裳，他一无所有。尽管如此，身处周围的地形之中，即便是这一身破衣烂衫似乎也拥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岛上空旷，见不到当地的任何一只动物，加上个深入岛屿地面的巨型雕刻般的投弹坑，显得更加死气沉沉。湖泊之间有狭窄的地峡隔开，沿着环状珊瑚礁的曲线延伸。两侧是公路、摄影塔和孤立的堡垒，一些地方有几棵勉强在龟裂的水泥缝里扎根的棕榈树投下婆娑阴影，这些建筑物共同组成了岛上连绵不断的混凝土覆盖层，像亚述和巴比伦的实用巨石建筑一样灰暗又令人畏惧（显然投射到将来和从将来投射出来也一样古老）。

一系列武器试验已经熔化了好几层沙地，这种伪造地质层以微秒为计时单位浓缩了热核时代各个短暂的新纪元。“开启过去大门的钥匙在于现在。”这个岛屿恰恰把这个地质学家的格言颠倒过来了。在这里，开启现在的钥匙在于未来。这个岛屿在未来是一种化石，它的地下掩体和堡垒群展示了这么一个原理，即化石所记录的生物是盔甲和外骨骼的生物。

特拉文跪在温暖的水池里，溅湿了衬衫和裤子。水中的倒影映出他胡子拉渣的瘦脸和瘦削的肩膀。他到这个岛屿来的时候除了小小的一条巧克力以外没有带任何必需品，心想或许岛上有土生土长的食物可以充饥。也许他还认为对食物的需求是以后的事，认为他一回到过去，最多进入一个无时区，对食物的需求就会消除。在他横跨太平洋的旅途上，前六个月由于生活必需品匮乏，他一向瘦削的身体变得形同漂泊四方的叫化子，只有眼睛透出心事重重的目光。然而，他这副憔悴的样子，虽然失去了多余的肉，似乎呈现出内在的坚韧不拔和行动的干脆利索。

他溜达了几个小时，一个接一个查看地下掩体，想找个便于睡觉的地方。他穿过一个小型简易机场的遗址，旁边有个垃圾场，只见十来架B一２９战斗机横七竖八叠放在一起，像死去的爬行纲飞鸟。

尸体

有一回他进入一条小街，两旁是铁皮屋，有咖啡室、娱乐厅和淋浴分隔间。咖啡屋后面的沙地中半埋着一个废弃的自动电唱机，待选的唱片还在分类架上。

再往前走，距铁皮屋五十码之外，一些尸体抛弃在一个小型投弹坑里，起初他以为是这个鬼城的居民——实际上是十来个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塑料模型。它们的脸半熔化，扭成模糊的怪相，从混乱的腿和躯干堆里朝上直愣愣地望着他。

他的两边，由于沙丘阻隔，传来海浪低沉的声音，海那边的惊涛骇浪拍打着礁石，冲击着环礁湖内侧的沙滩。然而，他避开大海，在任何高地前面留连，不敢登高眺望。四处都有摄影塔楼可供他登高眺望岛上混乱地形的全貌，他却避开了塔楼锈迹斑斑的楼梯。

他不久就注意到，不管堡垒和摄影塔楼看上去多么杂乱无章，它们共同的中心高踞于景致之上，对全岛可以一览无遗。特拉文坐在一个堡垒狭窄的窗El里休息时注意到，所有观察哨都位于一系列同一圆心的环形防线上，一环环向内收缩，围绕着最里头的至圣所。最后这一环至圣所在核爆心投影点下，掩蔽在西面四分之一英里的一条沙丘后面。

终端地下掩体

在露天睡了几个晚上之后，特拉文回到他到岛上第一个早晨所在的混凝土海滩上，并在离投弹湖五十码的一个摄影地下掩体里安了家——假如“家”这个字眼可以用来指明满是垃圾屑的陋室的话。厚厚的斜墙之间黑乎乎的寝室，虽然看上去有点像坟墓，却使他得到一种人身安全感。外面，沙子吹积在墙边，把狭窄的门框埋没了一半，似乎体现了自从地下掩体建成以来已经流逝的一个长久时代。五个狭窄的长方形摄影窗口（其形状和位置取决于摄影机的类型）像隐晦的表意符号密布在东墙上。其他地下掩体的墙上也装饰着各式各样的密码。早晨，如果特拉文醒着，他总是发现太阳被分成五个象征性的信标。

大部分时候寝室里只有阴暗的光线。在机场的控制塔里，特拉文发现一叠丢弃的杂志，便把它们铺开当作床。有一天，脚气病初次发作之后不久，他躺在地下掩体里，拉出一本硌疼背部的杂志，发现里头有一幅六岁女孩的整页照片。这个碧眼金发的孩子表情镇定自若，眼神专注，勾起他对儿子千丝万缕痛苦的回忆。他把那页照片钉在墙上，连续几天盯着它看，脑子里想入非非。

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特拉文懒得离开地下掩体，未能进一步探索这个岛屿。穿过岛屿内环象征性地走一遍可以确定往返的时间。他没有为自己安排什么日常事务。不久以后时间观念消失了；他的生活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存在主义方式，这是一种绝对的停顿，将此时与彼刻分隔开来，如同两个定量的事件。他太虚弱了，无法寻找食物，只能依靠他在废弃的超级空中堡垒里找到的几包食物充饥。没有工具，他要花整天的时间开罐头。他的体质越来越差，不过他漠然望着细长的胳膊和腿。

到现在他已经忘记了大海的存在，依稀觉得环形珊瑚礁就是连绵的大陆高原的一个组成部分。距地下掩体以北和以南一百码处一排沙丘挡住了环礁湖和大海，沙丘顶上长着一排栅栏似的神秘莫测的棕榈树，夜间海浪微弱沉闷的轰隆声跟他对战争和童年的回忆融合在一起。地下掩体的东边是紧急迫降机场和废弃的飞机。在下午阳光照射下飞机移动长方形阴影，似乎在扭动，在转身。地下掩体前面他坐着的地方是投弹湖系统，浅水盆地伸过整个环形礁的中心。他头上五个孔眼俯瞰着外面的景观，如同某个未来主义神话里的保护神。

湖泊和幽灵

湖泊以独创的方式设计，以便显示选定范围里动植物所发生的放射生物学上的变化，不过这些供实验用的动植物标本一直繁衍为奇形怪状的类似自身形态的生物，并且一个个都灭亡了。

有时在晚上，阴零森的光线照在混凝土地下掩体和公路上，投弹坑恍如荒废的连死人都离弃的陵墓群里作装饰用的湖，这时他会看到妻儿的幽灵站在对面的堤岸上，他们孤伶伶的身影似乎一直望着他几个小时了。虽然他们一动也不动，特拉文相信他们在召唤他。他受到这种幻想的激励，跌跌撞撞穿过黑暗的沙地，来到湖的边缘，趟过湖水，向着两个身影大喊大叫，只见他们手拉着手在湖泊之间离去，穿过远处的公路消失不见了。

特拉文冷得发颤，回到地下掩体里，躺在旧杂志铺成的床上，等着他们回来。他们的音容和妻子苍白脸颊的幻影漂浮在他记忆的长河里。

堡垒群（Ⅱ）

直到特拉文发现了堡垒群，他才意识到他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岛屿。

到了这个阶段，也就是他到这里之后大约两个月，特拉文已经耗尽为数不多的食物，脚气病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手脚依旧麻木，体能不断下降。他只是凭着巨大的毅力，并且知道岛屿的中心圣所仍然未被探索，这才勉强离开他用杂志铺成的褥子，走出地下掩体到外面去。

那天晚上他坐在门边吹积的沙堆上，注意到一道光穿过棕榈树直射到远处环形珊瑚礁上。他把这道光与他妻儿的影像混同一辙，想象他们正在沙丘中某个温暖的炉旁等着他，于是起身向那道光走去。走了不到五十码，他便迷失了方向。他在简易机场边缘心慌意乱走了几个小时，结果只在沙地上被一个破碎的可口可乐瓶子划伤了脚。

那天晚上未能搜寻，第二天上午他又怀着热切的心出发了。当他经过塔楼和堡垒群的时候，热气如同一幅密不透气的幕帐覆盖着岛屿。他已进入了无时区。只有越来越狭窄的环形防线提醒他，他正在穿越制高台地的中心场地。

他爬上斜堤脊，这里是他先前探索这个岛屿所到的至远点。底下的平地布满投弹通道和爆炸断层。录像塔如同埃及的方尖碑高耸入云，在它的灰色墙上是千姿百态的人体形象模糊的轮廊，投弹村落里原子闪光的遗迹深入到水泥里。混凝土停机坪已裂开，到处可见一排棕榈树晃悠悠地县浮于凝滞不动的空气中。投弹湖较小，里面填满塑料假人的残肢断臂。这些假人大多仍然以试验前摆设的俯首贴耳的驯服姿态躺卧着。

在最远的一排沙丘上，摄影塔楼开始转向并且面对着他，再往外是如同方背大象群的东西的顶部。它们在一处洼地里排成整齐划一的横列，洼地如同一个浅畜栏。

特拉文朝它们走去，因脚底划伤走得一瘸一拐。在他的两边，流沙使沙丘出现了空洞，几座堡垒倾斜着。地下掩体所在的平地方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在一边，一组混凝土掩体在早期某次试验中被炸得露出地面，它们半掩埋着的残骸恍如生育了这群巨大石塔之后被遗弃的子宫外壳。

堡垒群（Ⅲ）

要了解堡垒的巨大数量和令人怯步的体积以及它们对特拉文精神上的强烈影响，你必得设身处地想象自己坐在这些混凝土庞然大物的阴影中或者在遍及岛屿中央台地的大型迷宫中心四处走动。大约有两千个堡垒，个个都是十五英尺高的完美立方体，一律间隔十码。它们分布在一系列地带，每个地带由二百个堡垒组成，在角度和方向上互相配合。这些堡垒在初建以来的几年里只受到轻微的风化，它们尖削的轮廓就像大型印模板的切割面，其造型可以冲压出大量垂直线条的空气。堡垒的三个面光溜一片，无窗无户，但是第四面背对爆炸方向，有一扇狭窄的观察门。

正是堡垒的这种外观使特拉文觉得心绪特别不安宁。尽管有数量相当多的门，由于透视的反常现象，在这个迷宫的任何一点上只能见到一条通道里的门，其他门则被介于其中的堡垒所阻挡。当他从环形防线进入这一地块的中心时，一排又一排小型金属门出现又隐去，一个关门闭户的世界隐藏在无穷无尽的角落后面。

大约有二十个堡垒在爆心投影点下面，都很坚固，其余的堡垒墙厚度不一。从外表看去，它们同等坚固。

特拉文进入第一条长长的通道，觉得他的脚步轻盈了；这么几个月来一直缠着他的疲劳感开始消散。堡垒具有几何图形的匀称和美感，它们占据的空间似乎比自身的体积更大，使他产生一种绝对宁静和井井有条的心境。他继续朝迷宫的中心走去，急于把岛屿的其他部分抛在一边。他随心所欲往左往右拐了几个弯，觉得自己孤伶伶一个人，透过环形防线再也见不到大海、环礁湖和岛屿了。

他在这里坐了下来，背靠一个堡垒，忘了寻找妻儿。自从他来到这个岛上，身处孤岛引起的游离感第一次开始减退了。

有个后果他始料不及。黄昏时分需要离开堡垒群去找食物，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不管他如何追寻自己的脚步，尽力向左或向右走一条倾斜的路线，根据太阳给自己定位，坚定地往北或往南走，到头来还是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出发点。尽管他做了最大努力，还是未能走出迷宫。他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帮不了多少忙。只有当饥饿压倒了留在原地的需要时，他才好不容易逃了出来。

特拉文放弃了飞机堆放场附近先前的家，收拾好他在超级空中堡垒中部炮塔和座舱储藏室里所能找到的食品，用一个粗糙的滑橇把它们拉过岛屿，在距堡垒环形防线五十码的地方他占据了一个歪斜的地下掩体，把碧眼金发小女孩那张褪色的照片钉在门边墙上。图片正在破裂，就像他自己破损的形象一样。每天晚上当他醒着时，他会不紧不慢地吃点东西，然后出门到堡垒群里。有时他带上一壶水，在那里连呆两三天。

特拉文：附带说明

定量世界的元素：

终端海滩。

终端地下掩体。

堡垒群。

地形被编为密码。

通向未来的入口一脊柱地形的平地一重要时区。

潜艇修藏坞

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又持续了几个星期。一天晚上当他出来向堡垒群走去时，他又看见妻儿站在坚固的塔楼下的沙丘间。他们的脸平静地望着他。他知道他们从干枯的湖泊之间先前经常出没的地方越过岛屿跟踪他到这里。他又一次看到召唤他的亮光，他决定继续探索这个岛屿。

在环形珊瑚礁以远半英里处，他发现一撮四个潜艇修藏坞，修建在现已枯竭的港湾上，港湾从海上蜿蜒伸入到沙丘间。修藏坞还积着几英尺深的水，水里充满奇怪的发光的鱼和植物。一座金属塔楼上闪烁着一盏警示灯，灯光一闪一灭间隔一定的时间。这里有个坚固的营房遗址，只是最近才撤出，位于外面混凝土码头上。特拉文贪婪地往滑橇上装满原先堆放在一个简陋金属小屋里的食品。吃的花样改变了，他的脚气病也消退了，在以后几天里他又到这个营房来。这个地方看来像生物考察队的基地。在一间营地办公室里他偶尔见到一系列变异染色体的大幅图表。他把图表卷起来，带回他住的地下掩体里。抽象的图案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不过在他恢复期间，他为图表捏造适当的标题以此自娱。（后来，有一次为找食物经过飞机堆放场时，他找到那个半埋在地下的自动电唱机，从装唱片的柜子门板上撕下唱片目录单，觉得这些唱片目录最适合做图表的标题。图表给他这么一渲染，便具有好几层神秘的联想意义了。）

特拉文在堡垒群里

八月五日，发现特拉文其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怪人，躲在岛上荒废的中心地带的地下掩体里。他正遭受严重的辐射和营养不良，自己却浑然不知，或者就此而言，对他周围世界的任何其他事件也一无所知……

他坚持认为他到岛上研究某种科学课题——具体什么课题他没说——不过我觉得他明白自己真正的动机和这个岛屿独特的作用……岛上的地形似乎有点儿被某种无意识的时间观念缠住了，尤其被可能是咱们自己死亡的压抑预兆所缠住了。这样一种建筑的吸引力和危险性如过去的时代所显示的，这里无须加以强调说明。

八月六日，他眼神像着了魔。我猜他既不是第一个到这个岛上来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摘自Ｃ·奥斯本博士：《恩尼卫特克日记》。

特拉文耗尽了他的食品，几乎\_直呆在堡垒群的环形防线里，养精蓄锐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慢慢走动。右脚感染使他很难把生物学家留下的食品拿来补充自己的需要。由于体能下降，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懒得走出堡垒群。现在这个巨石建筑系统完全取代了他的思想机能，他的思想赋予它持久的理性时空秩序，他的意识超出现有的神经系统水准，闪现出思想的火花（假如自主神经系统由过去支配，那么脑脊髓则伸向未来）。没有堡垒群的话，他的现实感便缩小到双脚底下那么几平方英寸的沙地。

有一次进入迷宫探险的时候，他在里头转了一个晚上和第二天大半个上午而未能逃脱出来。他拖着步子从一个长方形阴影走到另一个长方形阴影，双腿像棍棒一样沉重，显然膝盖发炎，他知道他必须尽快找到类似堡垒的地方，否则他会在迷宫里死去，像法老的殉葬随从那样困于自己筑成的陵墓里。

他筋疲力尽坐在系统中心的某个地方，墓穴无表面的线条从他眼前隐退，这时天上传来一架轻型飞机的嗡嗡声。飞机从头上飞过，五分钟以后又飞了回来。特拉文抓住这个机会，挣扎着站起来，从堡垒群里跑出来，昂着头观看反光的飞机尾气。

他在地下掩体里躺下来，隐隐约约听到飞机飞回来对此地进行视察。

迟到的援救

“你是谁？”一个长着沙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用严肃的神态俯看着他，然后收起注射器放进行囊里。“你知道再迟一步你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吗？”

“我叫特拉文……我刚刚出了点意外。我很高兴你从这儿飞过。”

“我肯定你会高兴的。你干吗不用我们的应急电台？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打电话给海军把你救出去。”

“不……”特拉文用胳膊肘撑起身来，有气无力地伸手到臀部口袋里摸索着。“我有通行证，不知放在哪儿了。我正在进行探索。”

“探索什么？”他这样问似乎完全明白特拉文的动机。特拉文躺在地下掩体旁边的阴影里，有气无力地喝着水壶里的水，奥斯本博士在包扎他脚上的伤口。“你一直在偷我们的贮藏品呢。”

特拉文摇摇头。五十码之外，蓝白色的塞斯纳飞机停在混凝土停机坪上，像一只巨大的蜻蜒。“我不知道你们会回来的。”

“你准是处于神志昏迷状态。”

驾驶飞机的年轻女子从座舱里爬出来，一边向他们走来一边望着灰色地下掩体和堡垒。她似乎没注意到特拉文，要么是对老弱的特拉文不感兴趣。奥斯本回过头去跟她说话，她低头瞥了特拉文一眼便回头向飞机走去。她转身的时候特拉文不由自主抬起身子，认出他钉在墙上那幅照片里的小姑娘。这时他才想起那本杂志最多是在四五年前出版的。飞机的发动机起动了。它拐弯开上一条跑道，立刻起飞升空。

那天下午年轻女子驾驶吉普车带着小行军床和帆布遮篷回来了。在这期间的几个小时里特拉文已经睡了一觉，奥斯本仔细检查了周围沙丘地带回来的时候，特拉文醒了过来，觉得神清气爽。

“你在这里做什么？”年轻女子一边把一条支索绑在地下掩体上一边问道。

“我在寻找我的老婆孩子，”特拉文说。

“他们在岛上？”她感到奇怪，但将他的话信以为真，于是朝四周望了望。“就在这儿？”

“不妨这么说吧。”

奥斯本检查了地下掩体，走过来跟他们凑在一起。“照片里的小孩。她是你女儿吗？”

“不。”特拉文想要解释一下。“她已经过继给我当义女了。”

奥斯本和年轻女子弄不懂他的意思，但是相信他说的将要离开这个岛屿，于是他俩回到自己的营地去。奥斯本每天由年轻女子开车送他过来给特拉文更换脚上的敷料，年轻女子似乎心领神会特拉文在私人神话里派给她的角色。奥斯本听说特拉文以前的职业是军队的飞行员，便设想他是因暂停热核试验而被抛到时代潮流后面的现代殉难者。

“负疚情结并不能随时随地得到道德上的赞许。我想你可能过度陷入了你的负疚情结吧。”

当他提到伊瑟利这个名字时，特拉文摇摇头。

奥斯本并不气馁，他强调说：“你能肯定你不是在以相似的方法利用恩尼卫特克的形象——等待圣灵降临节的风吗？”

“相信我，博士，不是的，”特拉文坚定地回答。“对我来说氢弹是绝对自由的象征。我跟伊瑟利不同，我觉得氢弹已经给了我权利——甚至义务——去做我想做的任何事。”

“这似乎是一种怪诞的逻辑，”奥斯本说。“难道我们至少不应该对自己的人身负责吗？”

特拉文耸耸肩膀。“我想现在不必。说到底，咱们实际上不正是从死人中复活过来的人吗？”

尽管如此，他常常想起伊瑟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期的样板人物，他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期定为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开始，心里充满无穷无尽的内疚感。

特拉文恢复体力，可以再次行走之后不久，他第二次又得让人从堡垒群里救出来。奥斯本变得不那么热心抚慰他了。

“我们的工作差不多结束了，”他提醒特拉文说。“你将死在这里，特拉文。你在寻找什么呢？”

特拉文对自己说：寻找那个无名公民的坟墓，恩尼卫特克人。对奥斯本他则说：“博士，你的实验室建在岛屿错误的一头了。”

“这我知道，特拉文。在你脑子里游动的鱼比起在任何潜艇修藏坞里的鱼要珍贵得多。”

他们离开的前一天，特拉文和年轻女子开车来到他原先到过的湖泊。她带来了染色体图表的所谓图例说明单，这是奥斯本给他的最后礼物，也是这位老生物学家出人意料的讽刺。他们在遗弃的自动电唱机旁边停下脚步，她把唱片目录贴在唱片柜子门板上。

他们在超级空中堡垒底朝天的残骸断片中漫步。特拉文看不到她，在沙丘里里外外找了十分钟。他发现她站在小小的t·圆形剧场”里，那是以前来这里的一个考察队用倾斜的镜子搭成的太阳能装置。当他穿过手脚架时，她朝他笑了笑。破裂的镜面反射出她自己十来个支离破碎的影像。在一些镜子里她没有头，其他镜子从四面八方映出她抬起的胳膊，这些胳膊围绕着她，就像印度千手观音的手臂。特拉文疲惫不堪，于是转身走开，回到吉普车上。

当他们驾车离开时，他诉说了他瞥见妻儿的情况。“他们的脸总是很宁静。我儿子的脸尤其宁静，尽管他从来不曾真的像那样子。过去他脸上只有一次流露出严肃庄重的神情，就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当时他看上去像个几百万岁的老寿星。”

年轻女子点点头。“我希望你能找到他们。”她想了一下补充说：“奥斯本博士将要告诉海军说你在这里。躲起来吧。”

特拉文对她表示感谢。当她最后一次飞离海岛的时候，他坐在堡垒旁边朝她挥挥手。

海军搜索队

当搜索队来找他时，特拉文躲在唯一合乎逻辑的地方。所幸搜索工作敷衍塞责，几个小时之后就放弃了。水兵们随身带来了啤酒，搜查工作一会儿就变成了醉醺醺的闲逛。特拉文后来在录像塔楼墙上发现一些猥亵的对话，这些对话用粉笔圈起来，再用线条钩划到墙上人物图形的嘴里，使人物的姿态表现出洞穴绘画中舞蹈者的好色之乐。

搜查队最感兴趣的是在简易机场附近的地下油柜里点燃储存的汽油。特拉文起初听见喇叭筒呼喊着他的名字，回音在沙丘间渐渐隐没，像垂死的鸟儿孤独凄凉的叫声，接着听到爆炸的轰隆声，还有飞机离开时水兵的笑声。特拉文有一种预感，这可能是他听到的最后的声音了。

他刚才躲在一个投弹坑里，躺在塑料人形靶身体中间。在炎热的阳光下，人形靶变形的脸混在纠结的断肢残臂中瞠目无神地凝望着他，它们模糊的笑脸像死人无声的笑容。他爬过人形靶躯体返回地下掩体时，满脑子净是那些假人的一张张面孔。

当他朝堡垒群走去时，他看见妻儿的身影站在他走的路上。他们离他不到十码远，苍白的脸带着热切期待的神情望着他。特拉文从未见过他们如此靠近堡垒群。他妻子苍白的五官似乎从里头发出光彩，她双唇微微开启着，仿佛在打招呼，她抬起一只手，仿佛要拉他的手。他儿子庄重的脸上露出一动不动的奇异神情，带着照片中小女孩那种迷一般的微笑望着他。

“朱迪思！戴维！”特拉文大吃一惊，朝他们跑去。这时，忽然一道光闪过，他们的衣服变成了裹尸布，他看到毁损他们脖子和胸部的伤势。他吓破了胆，对着他们喊叫。他们消失以后他逃进了堡垒群里安全无鬼怪的地方。告别的问答．

这一回，他觉得自己正如奥斯本所预言的无法离开堡垒了。

在迷宫转移中心的某个地方，他背靠一堵混凝土墙坐着，举目望着太阳。在他周围，一排排堡垒形成了他目力所及的地平线。有时候这些堡垒似乎要向他逼来，像悬崖一样赫然耸立在他面前。堡垒之间的间隔变狭窄，充其量只有一臂的间距，狭窄的走廊形成一条迷路穿越堡垒群。接着，这些堡垒离他退去，各自分开，像正在扩大的宇宙中的各个点一样，直到最近的一排形成地平线上一道断断续续的栅栏。

时间变成一种定量。再过几个小时便是中午，阴影一动不动藏在堡垒里，热气从混凝土地板反射出来。他会突然发现时间已进入下午或傍晚，每个地方的影子都像指着方向的手指头。

“再见了，恩尼卫特克，”他咕哝着。

某个地方一道光在闪烁，似乎其中一个堡垒已经像算盘上的一颗珠子一样被拨掉了。

“再见了，洛斯·阿拉莫斯。”似乎又有一个堡垒消失了。他周围的走廊依然如故，不过特拉文相信，他大脑上层的基质使他相信，在某个地方，一小块中性空间已经被打穿了一个孔。

再见了，广岛。

再见了，阿拉马哥多。

再见了，莫斯科，伦敦，巴黎，纽约……

穿梭式轰炸机闪烁着，发出一片轰隆声。特拉文闭了嘴，觉得这种告别毫无益处。这样的告别要求他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宇宙的每一个粒子上。

整个晌午：恩尼卫特克

现在堡垒群占据着不停旋转的圆形马戏场轮上的位置。这些堡垒带着他上升到可以看见整个岛屿和大海的高度，然后堡垒群又带着他下降，穿过不透光圆盘的地板。从这里他抬头望着混凝土地表的下面，这是直线形洞穴倒转的地形，湖泊系统圆盖形的顶部和堡垒的几千个空洞穴。

“再见了，特拉文。”

使他失望的是，他觉得最终回到地面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在他神志清醒的时候，他低头望着自己瘦弱的手臂和双腿无力地支撑在面前，脆弱的手腕和手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痈疽。他的后边是一股飞扬的尘土，这是他软弱无力的脚跟拖出来的。

他面前是两排堡垒之间一条长长的走廊，堡垒在一百码之外拐弯。在这些堡垒之间有一个狭窄的间隙显示出另一边宽敞的空间，一个月牙形的阴影悬于空中。

此后半个小时里，阴影慢慢移动，像太阳一样转动。

一座沙丘的轮廓。

特拉文朝着这个像盾牌上的符号一样悬在面前的密码尽力在尘土中向前爬去。他摇摇晃晃站立起来，捂着眼睛不看那些堡垒群。

十分钟以后他从西边环形防线里走出来。引他出来的沙丘阴影在五十码之外。沙丘以远是个石灰石礁脊，拖着个帘子似的阴影，礁脊在荒地的小丘中蜿蜒伸展。沙中半埋着旧推土机的残骸、一捆捆带刺铁丝和容量五十加仑的油桶。

特拉文走到沙丘那儿，不情愿离开这一堆普普通通的沙丘。他拖着步子在它边缘走动，然后坐在礁脊里一个狭窄的裂隙旁边的阴凉处。

一分钟以后，他注意到有人望着他。

被放逐的日本人

这具尸体躺在特拉文左边裂隙的底部，眼睛直钩钩地盯着他。那是个中年男子，体格健壮，它侧身躺着，头颅枕在石枕上，似乎在审视天窗：衣服布料已经腐烂，变成灰色破祭服，不过岛上没有任何肉食性小动物，尸体的皮肤和肌肉得以保留。全身上下，尤其在膝盖和手腕的关节部位，骨节顶着坚韧的黄色皮肤发亮，但是脸上的五官仍然完好无损，看得出是职业阶层的日本男子。特拉文低头看着尸体刚毅的鼻子、高高的额头和宽大的嘴巴，心里猜想着这个日本人曾经是个医生或律师。

特拉文对这具尸体怎么会到这里来百思不得其解，他往斜坡下面滑了几英尺。尸体皮肤上没有辐射烧伤，这表明那个日本人到此地不足五年。他似乎也没有穿制服，所以不可能是个军人或科学代表团的成员。

尸体的左边，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个破皮包，那是放地图的皮包。右边是褪了色的帆布背包，开着口，看得见里面有一壶水和一个小罐子。

极度饥饿的条件反射使特拉文暂时顾不得想到日本人故意死在裂隙中这一事实，他贪婪地向斜坡下面滑去，直到他的脚碰到尸体脚上破裂的鞋底。他向前伸出手，抓起水壶摇了摇，约有一小杯淡水在生锈的壶底激荡着。特拉文把水一饮而尽，嘴唇和舌头上沾满苦味的铁锈。他撬开罐子的盖，里头除了沾着一层发粘的浓缩糖浆以外一无所有。他用盖子把糖浆刮出来，咀嚼着这柏油似的糖浆，嘴里充满醉人的甜味。过了一阵子他觉得头晕目眩，便坐回到尸体旁边。尸体无神的眼睛用无动于衷的怜悯神色望着他。

苍蝇

（这时一只小苍蝇嗡嗡作响在尸体验上盘旋，特拉文心想这只苍蝇是跟着他飞进裂隙里来的。特拉文探出身子想把它打死，继而想起这小小的哨兵也许一直是尸体的伙伴，作为一种报答，它吃的是尸体毛孔上的醇酒和馏出液。为了避免伤害这只苍蝇，他小心翼翼地诱使它飞落在自己的手掌上。）

安田医生：谢谢你，特拉文。（它的声音粗糙刺耳，似乎不习惯于对话。）你设身处地理解我。

特拉文：当然，医生。很抱歉我差点把它打死了。你知道这种习惯根深蒂固，不容易摆脱。你姐姐的孩子１９４４年在大阪，战争的苛求，我不想为他们辩护，为人所知的动机大多很卑鄙，人们寻找不为人所知的动机，希望……

安田：特拉文，请别感到尴尬。这只苍蝇的命能保住这么久已经很幸运了。你所哀悼的儿子，甭提我自己的两个侄女和外甥了，难道他们不是每天都死人吗？世上每个父母都为失去童年的已故儿女而哀痛。

特拉文：你很宽容，医生。我不敢——

安田：一点也不，特拉文。我不向你道歉。说到底，你我无非是我们生命中无限未实现的可能性的无谓残渣罢了。但是你的儿子和我侄女都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他们的身分就像星星那样确凿无疑。

特拉文：（不完全信服）可能是那样，医生，但是在这个岛上人往往会得出危险的结论。比如这些堡垒……

安田：这些堡垒恰恰是我喜欢的。特拉文，在这些堡垒当中，你终于发现自己的形象摆脱了时空。这个岛屿是一个本体哲学上的伊甸园；干吗要把自己逼入一个定量的世界呢？

特拉文：对不起。（苍蝇又飞回尸体验上，停在一个眼窝里，使这个好医生产生一种嘲弄的眼神。特拉文伸出手，诱使它飞到他的手掌上。）啊，是的，这些堡垒也许是本体哲学上的物体，不过这只苍蝇是不是一只本体哲学上的苍蝇，似乎很值得怀疑。在这个岛上它确实是唯一的苍蝇，也是第二等最好的东西。

安田：特拉文，你不能接受宇宙的复数。问问你自己，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会使你着魔？在我看来，你是在寻找邪恶的白色海中怪物，寻找零。这片海滩是个危险的地区；避开它吧。得有适当的谦卑行为；追求认可的人生观。

特拉文：那么我可以问问你干吗到这儿来吗，医生？

安田：来喂养这只苍蝇。“还有什么更伟大的爱——？”

特拉文：（仍然迷惑不解）你的话仍然没解答我的问题呢。这些堡垒，你知道……

安田：很好，假如你必须得到那样的解答的话……

特拉文：不过，医生——

安田：（以命令的口气）把那只苍蝇打死吧！

特拉文：这不是个结尾，也不是个开端。

（他无可奈何地打死苍蝇。他精疲力竭倒在尸体旁边睡着了。）

终端海滩

特拉文在沙丘后面垃圾堆里寻找一根绳子，发现了一大捆锈铁丝。他把铁丝解开，捆扎在尸体的胸部，把它从裂隙里拉出来。木制板条箱的盖子用作滑橇。特拉文把尸体绑成坐姿，沿着堡垒的环形防线出发了。岛上万籁俱寂。一排排棕榈树在阳光下一动不动地挺立着，只有他自己走动的时候改变着交叉树干的移动形状。摄影塔楼的角塔像被遗忘的方尖碑矗立在沙丘上。

一个小时以后，当特拉文到达他藏身的地下掩体时，他解开捆在腰间的铁丝，拿出奥斯本博士留给他的椅子，把它拖到地下掩体和堡垒群之间的中点。然后他把日本人的尸体绑在椅子里，让尸体的双手搁在椅子的木扶手上，使得这个死气沉沉的形体显出一种安详恬静的姿态。

特拉文做了这一切，感到心满意足，于是回到地下掩体，蜷缩在遮篷底下。

连着几个星期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日本人尊严高贵的形体坐在离特拉文五十码的椅子里，替他警戒着堡垒群那边的动向。堡垒的魔力依然充满特拉文的幻想，但是他现在有足够的体力可以鼓起勇气去搜寻食物。在炎热的阳光下日本人的皮肤一天天发白，有时特拉文会在夜间醒来，看到一个阴森森的白色身影坐在那里，双臂安放在两侧，端坐在投射到混凝土地面的阴影里。在这样一些时刻，他常常见到他的妻儿在沙丘那边望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挨得越来越近，有时候他一转身，发现他们就在他身后几码的地方。

特拉文耐心等待着他们跟他讲话，想到巨大的堡垒群入口处有个坐着的死亡大天使在那里守卫着，波涛拍击着远处的海岸，燃烧着的轰炸机在他梦中纷纷坠落。

# 《终极答案》作者：艾·阿西莫夫

摩瑞·泰布罗特四十五岁，正当盛年，他全身上下没一点儿毛病，只是冠状动脉的某个关键部位出了问题，但那就足以致命了。

疼痛突然袭来，随即上升到让人难以忍受的顶点，在那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他感到呼吸渐缓，一种越来越强的平和安宁之感如潮水般从他身上席卷而过。

没有什么比剧痛之后的突然放松更令人愉快的了。摩瑞觉得身体无比轻盈，几乎令他眩晕，仿佛他正在天空中盘旋上升。

当他睁开双眼留意到屋里其他的人仍然乱作一团时，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发病时他正在实验室里，这次心绞痛来得很突然，毫无前兆，使他的身体颤颤巍巍地摇晃起来，只听见四周传来同事们的惊呼声，随后剧痛便淹没了他的意识。

此时，他已毫无痛苦，可其他的人还焦急地围聚在他倒地的身体旁边——

这使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俯瞰这一切。

“他”躺在下面，四肢摊开，面容扭曲。他却高高在上，平静地观望着。

他想：这真是奇中之奇！那些相信死后有灵的疯子居然是对的。

尽管对一位信奉无神论的物理学家来说这是一种丢人的死法，他的惊讶仍是极其温和的，并未使他改变目前平静的心态。

他寻思：一定会有些天使——或别的什么——来接我的。

尘世的景象渐渐隐去，黑暗逐步侵蚀了他的意识，远远的，目光最后可及的是一个光亮的形体，隐约像是人类的形状，散发着阵阵暖意。

摩瑞暗道：开什么玩笑，我居然要上天堂了。

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那光芒却消失了，而暖意仍久久不散。即使整个宇宙只剩下他一人，那种平和安宁之感也依然如故，当然——还有那“声音”。

声音说：“这种事我已经反复干了许多次了，可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又成功了。”

摩瑞倒是想说上点什么，可他感觉不到自己是否还有口、舌或声带，他不知该怎样才能说话。尽管如此，他仍试着发出声音，哪怕是哼出来、呼出来或努力收缩某处肌肉把他要说的话吐出来。

那些词儿真的蹦出来了，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一点儿没错，那是他的声音，还有他说的那些话，别提有多清楚了。

摩瑞问：“这里是不是天堂？”

育音说：“这里不是你所知的任何地方。”

摩瑞略有些尴尬，但接下来的问题非问不可：“原谅我问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是上帝吗？”

声音并没有压抑自己的感情来保持某种完美的语调，它被逗乐了：“真奇怪，总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当然，间法倒是各不相同的。我没法给出你能理解的回答，我是一我只能这么说一你爱怎么称呼我就怎么称呼我好了。”

摩瑞问：“那么我又是什么？一个灵魂，或者我也仅仅是一种近似人的存在？”他尽量使自己的话不带刺儿，但好像是失败了。他随即想道，如果加上“阁下”、“神圣的您”或别的什么敬语也许能冲淡原先讽刺的意味，但那种话他实在无法出口，即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有被惩罚的可能——由于他的无礼，抑或是罪过？如果他是在地狱里，这个词就再合适不过了。

声音并未被激怒：“你的存在很好解释——即使是对你也能解释。如果你乐意，大可自称为‘一个灵魂’，但事实上你是一组电磁波，组合方式完全仿照你尘世躯体中大脑的构造，就连最细微的地方都绝无二致。也就是说，你拥有一个思想、记忆、人格的容器。对于你来说，你和原来没什么两样。”

摩瑞觉得自己的存在简直不可思议：“你的意思是指我的大脑将永远存在？”

“不完全是，你身上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除非我愿意令它不朽。是我构造了这一组电磁波，在你还有现世的躯体时就造出了它，然后在你死去的刹那间让它替代了你的意识。”

声音说到这里似乎很高兴，因此又多停顿了一会儿：“那种构造非常复杂而且精确无比，毫无疑问，我能为你那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都做相同的准备措施，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这么干。从这种选择中我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

“那么你只选了很少一部分人？”

“非常之少。”

“那剩下的人怎样了？”

“湮没无闻了——噢，当然，你想着有一个地狱呢。”

假如摩瑞是信那一套的人只怕倒会兴奋了，可他并非如此。他说：“我没有那样想，那仅仅是一种世俗的想法。不过，我还是很难设想自己居然能被你选中，我的道德竟高尚到如此地步？”

“道德高尚？——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强迫我去适应你们那种低级思维可真够麻烦的，不，你是因为你超群的思维能力而中选的，我以亿兆分之一的比例从宇宙所有智慧种族中挑选出来的中选者们莫不如是。”

摩瑞发现自己“生前”的老习惯又冒了出来，他突然觉得好奇起来了：“是由你一个人单独进行挑选还是有许多像你一样的人执行这个任务？”

刹那间摩瑞感到对方的反应有点儿不耐烦，但当声音再次响起时，语调仍然一成不变：“有没有别人与你无关。这个宇宙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它是我的发明，我的作品，只为我个人而存在。”

“你创造了亿兆生灵却还在我身上费时间？我有那么重要么？”

声音回答：“你根本就不重要，完全不。用你们的话说，我同时还在与其他一些入选者交流。”

“即使你只是一个人？”

声音又被逗乐了：“你总想设法让我落入自相矛盾的陷阶。假设你是一只阿米巴（草履虫），认为生命的形式只是单细胞的组合，而你去问一条由30亿兆个细胞构成的抹香鲸：它是‘一只’还是‘许多只’？你让抹香鲸如何向阿米巴解释呢？”

摩瑞沉着地说：“我会好好想想，也许还是能沟通的。”

“完全正确，这就是你该起的作用——你会思考。”

“思考到何时才是尽头呢？我想你已经无所不知了。”

声音说：“即使我真的无所不知，我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全知全能的。”

摩瑞说：“这话听起来带点东方皙学的思辨气息——道可道，非常道。”

声音说：“你有希望，你用反论回答我的反论一尽管我的话还算不上反论。试想，我是永存的，但那又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诞生的。如果我知道，那我就不是一直都存在着的。如果我不能记起自己的诞生，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我出生的秘密是我无从知晓的。

“与此同理，尽管我的所知是无限的，而可知也是无限的，但我又怎能确定这两个无限是可以等同的呢？潜在的知识的无限性也许无限大于我掌握中的无限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知道每一个确切的整数，那么我知道的数字就应该是无限的，可是我仍有一个特定的奇数无从获知。”

摩瑞说：“但所有奇数都是可以求出的。如果你把所有整数除以2，就能得到另一个包含所有奇数在内的无穷数列。”

声音说：“我很高兴你能出主意。你的任务就是寻找诸如此类的方法，许多更高级的方法一通向从已知到未知的道路。你拥有过去的记忆，你会记得所有曾经学习研究过的资料以及从中得到的启示。如果必要，你还可以获准学习一些补充资料，要是你认为它们对你自己设定的问题有帮助的话。”

“这些事你能自己做么？”

声音说：“可以，但像现在这样更有趣。我创造了宇宙就是为了有更多的事可以处理，我加入不确定性原理等随机因素使这个宇宙不那么简单而一目了然。它运行正常，使我在它的整个存在时期里都倍感愉快。

“然后我准许以复杂结构创造最初生命，而后是智慧，用它作为探索体系的源泉，并不是我需要它的帮助，只是因为它又添加了一项随机因素。我发现自己没法预知下次将会获得的有趣知识会以何种方式从何处得来。”

摩瑞问：“有过这样的事么？”

“当然，每个世纪都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一些你自己能想到却又没做过的事？”

“没错。”

摩瑞说：“你是否真的认为我有可能在这方面让你满意？”

“在下个世纪？事实上不可能。不过在遥远的未来，你一定会成功，因为你的服务期是无限的。”

摩瑞问：“我会无限制地一直这样思考下去？永远？”

“没错。”

“叫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我已经告诉你了，直到找到新知。”

“但除此之外，我到底为什么要寻找新的知识？”

“你在尘世的生活中就是那样做的。那又是为了什么理由呢？”摩瑞说：“为了发现和掌握只有我才能获取的知识，为了得到同伴们的赞誉，为了明知为理想奋斗的岁月有限而为自己的成果感到满足一俪现在我只能获取你在花费举手之劳便能得到的东西。你不会夸奖我，你只会觉得有趣。一旦我有无穷的时间去达到一个目标，那么，所有的成果既不能让我骄傲也不能让我满意。”

声音说：“那么你不认为思想和探索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价值？你不认为它不需要其它的目的了么？”

“在有限的时间内，是的，量并非对无穷的时间而言。”

“我了解你的观点了，然而你别无选择。”

“你说我必须思考，但你不能强迫我这样做。”

声音说：“我不愿用直接的手段去强迫你，我完全不需要那样。你会思考的，因为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能干。你根本不知道怎样‘不思考’。”

“那么我得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会制造一个。”

声音宽容他说：“你当然可以。”

“我已经找到一个目标了。”

“能告诉我么？”

“你已经知道了。我明白我俩不是以常态交谈。你把我的现存状态调整到一种特殊样态使我相信自己听到你说话并且自己也在说话，但其实你是通过思想直接和我交流的。当我的现存状态产生思想变化时你立刻就会发现，而用不着我主动传送给你。”

声音说：“你真是惊人的正确。我很高兴一但我还是很乐意听你自己主动告诉我你的想法。”

“那么我告诉你。我将寻找毁掉自己、毁掉这个你一手制造的我的‘现存样态’的方法，这将是我思考的目的。我不愿只为你取乐而思考，不愿为取悦你而永远思考下去，更不愿为你的快乐而永生不死。我一切的思考都将直接导向‘结束现存样态”这个目的，那样才能让我自己痛快。”

声音说：“我对此不持异议。尽管你这样打算，你全心全意以自我毁灭为目的的思考仍然能给我带来新鲜的乐趣。此外，当然了，如果你的自杀计划成功了，你仍然会一事无成，因为我会立刻恢复你的现存样态，这也就是你的自杀方法失效了。而且，如果你再找到另一种巧妙的自毁方式，我仍然会重新创造你，使又一种可能性化为泡影。然后周而复始，那会是个好玩的游戏，但你无论如何都会永生不死。这是我的意愿。”

摩瑞感到一阵颤抖，但仍以完美的平静吐出以下的话：“现在看来，我是在地狱里了？虽然你暗示没有地狱，可这里若是地狱，撒谎也正是它的游戏法则。”

声音说：“如果是这样，我向你保证这里不是地狱又有什么用呢？不管怎样我还是向你保证，这儿既非天堂亦非地狱，这里只有我。”

摩瑞说：“想想吧，那样的话，我的思想对你就没有用处了，如果我的存在全无用处，你能否花上一点几时间来——毁掉我，也就无需再为我烦心了？”

“作为奖赏？你想要涅磐作为失败的奖赏，而且还要向我证明我失败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你不会失败的，你有无限的时间，不管你怎样反对，也一定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思想。”

“那我就再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目标。我不会尝试自毁，我会把毁掉你作为我的目标。我会想到你不但从未想到而且绝不可能想到的事情，我会找到那个高于一切知识的终极答案。”

声音说：“你不明白无限的本质是什么。也许会有我不打算费心去了解的事情，但却没有什么是我不能知道的。”

摩瑞思索着答道：“你曾说过你无法知道自己的来历，因此，你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结局。很好，就这样。那将是我的目标，那将是最后的答案。我不会自毁，我会毁灭你——如果你不先毁掉我的话。”

声音说：“啊！你比一般中选者更快想到了这一点，我本以为你还要过很久才能做到现在这样呢。在这个以完美无限的思想形式存在的世界中，没有哪个和我在一起的人不具备要毁灭我的野心，但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摩瑞说：“我有整个的无限去思考，寻求一个毁灭你的方法。”

声音平和地说：“那就努力去想吧。”它消逝了。

然而，现在摩瑞已经拥有了一个存在的目的，他对此颇为满意。

任何自知会永生的生命除了想要一个结束之外还会追求什么呢？

声音寻找了无数亿年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又是为了什么呢？创造了智慧，选择特定的人，强迫他们去思考，不就是为了这个伟大的探索么？而摩瑞打算由自己来完成这一切，成功者将是他，仅仅是他一个人。

在那个目标带来的激动与兴奋中，摩瑞郑重其事地开始了他的思考。

来日方长。

# 《重逢》作者：叶·古利亚科夫斯基

伊瓦尔和督察在山岗上降落，草丛间可以看到黄色的沙土。伊瓦尔很奇怪，它们往常都到这里来晒太阳，今天却杳无踪影。它们似乎是一种智能动物，能懂得人的意思，而且很愿意跟人交往。督察认为可能是螺旋桨的声音把它们吓跑了。

他们于是躺在沙地上闲谈起来。这个星球叫奥斯塔星，它简直是缩小了的地球，缩小比例是１：１００。地球上的生物圈早已被人类改变，而这里的生物圈还未被破坏，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将具有极大研究价值。可是１００年前谁也想不到要保护这个星球，地球人在这里大肆捕杀动物。当时灵狒皮和灵狒牙被视为珍品，而且捕猎灵狒被认为是最值得自豪的狩猎，就像在地球上捕猎狮子和犀牛一样。所以它们是第一批被灭绝的动物。在这里冒险狩猎的人拥有极精良的武器，不到２０年工夫，这个星球上的森林和高原动物几乎全被灭绝了。现在，地球人在这里设保护区，但只占星球表面的三分之一。保护区以外，南部大陆仍在开采矿物，西部沼泽地仍可以任意建立狩猎基地，海洋上仍有地球人来猎捕海洋生物。此外，还有一个居民点。统一的地球需要越来越多的矿物原料和可供人类移居的地方，所以他们不停地向外扩张。

青年生物学家伊瓦尔是保护区的监视员，除了他之外还有阿列等７人。伊瓦尔提起近来在西部沼泽地发现的动物足迹很可能是被认为已经灭绝了的灵狒，这给督察以不小的震动。这时四周灌木林中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们屏息倾听，但沙沙声没有再出现。他们很失望，背上螺旋飞行起飞回基地。

他们刚一离开，四周又传来沙沙声，青绿色的灌木林中探出许多毛茸茸的淡黄色的动物回到基地，督察一声不吭地解着飞行器。

伊瓦尔走过来宽慰道：“它们的行踪叫人猜不透，一会儿连续几个星期躲着不出来，一会儿又那么爱跟人交往。有一只雨季里曾在我们这儿住过。它爱清洁，性情温柔。它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阿列还教会它坐在桌边用餐，它的两只前爪就像人的双手一样运用自如。而雨季过后，它就不知去向了。在自然界里，它们吃野蜂蜜、野羊奶、浆果、水果、坚果、草根，草根在吃之前还要在泉水中洗一洗。那野蜂和野羊竟主动让它们吃自己的蜜和奶。”

伊瓦尔认为明天或者后天会碰上它们，但督察却觉得他不会有这个运气。

在露天凉台上用晚餐时，落日的余辉中出现了奥斯塔的三颗晚星，它们是浅红的火星、蓝色的地球、紧靠着地平线的明亮的金星。

能够同时看到这三颗星表明这个人的运气极好，这不禁又触动了督察，他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也有运气看见这里的动物就好了”

阿列很奇怪督察说出这样的话，她注视着他的脸，督察遇到她锐利的目光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阿列问督察以前是否来过奥斯塔，督察支吾着说那是很久以前。

阿列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说是真的了。”

伊瓦尔感到气氛不对，忙问阿列是怎么回事，但她径自去厨房煮咖啡了。

督察的神情很紧张，目送阿列出去后，他转头问伊瓦尔是否听说过他的事。

伊瓦尔想了想说，只知道他是小行星生态环保督察，还是全球科学院院士和动物志作者。

督察不耐烦地打断他：“不是指这些，我是指很久以前的事！”

伊瓦尔摇头说他一无所知。

“那她怎么会知道？”

“或许是女人的直觉罢！再说每个人都有权。”

督察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知道，我一直怀疑自己有没有权利重温过去，我只不过想看看，但她一下就猜到了。”

伊瓦尔开始有些明白了。原来督察曾经是个“自由狩猎者”，在奥斯塔打过猎，整整２０年的杀戮，最终他受到了审判。在监狱里他有了时间好好反剩后来革命使他获得了自由，有了重新生活的权利，于是他成了小行星生态环保督察，以求灵魂得到宽耍当他得知伊瓦尔和阿列在奥斯塔寻找与动物接触的机会时，他便赶来了。

督察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他沉重地说：“我们今天没有遇到它们决非偶然。”

“让我们等待明天吧。”伊瓦尔平静地说。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露珠在夜间绽开的花朵上闪着点点亮光。伊瓦尔和督察系上飞行器，决定先往东飞，再转往北到中央海的岸边寻找那些小动物。他们在午前一无所获，连一只鸟也没看见。督察阴沉着脸告诉伊瓦尔，从前遇到这样的好天气，它们会成群地在一起晒太阳。人可以走到离它们很近的地方，可它们却被成千上万地猎杀。

伊瓦尔问这是为什么，督察说：“为了毛皮，它们的毛皮贵如白金。人们用它作宇航服和保暖材料，穿着它在酷暑中不感到热，在宇宙真空中不觉得冷。当年我也有过一件。”

他们紧挨着树冠飞行，伊瓦尔说：“它们肯定在里面藏着，像是共同商定好的。我确定它们能用思维传感法进行远距离交谈，因为它们从不发出任何声音。”

“是的，甚至在遭到杀害时，它们也从不吱声。”督察的话让伊瓦尔感到厌恶。

好一段时间他们无言地飞着，当看见保护区东部边界的陡峭山岩时，他们在空中拐了个大弯向北飞去。

督察瘦骨嶙峋毫无表情的脸让伊瓦尔想起了昨夜阿列说的话：“他的灵魂是黑的，心是冷的，他的生物场散发着恐怖。”

昨夜与阿列在花园里散步时，几双淡绿色的眼睛在灌木丛中一闪一灭。阿列说：“它们也惊恐不安，我认为全部原因都在他身上。它们猜到了，所以前来监视他。”

伊瓦尔现在觉得阿列的话是对的，它们明白了，所以不愿露面。他们的飞行是徒劳的，督察不可能见到它们。督察似乎也绝望了。他们在中央海岸边的监视哨旁降落，督察坐在屋外休息，伊瓦尔进屋打开录音机听取监视员留下的录音，录音里提到“发现新的足迹，或许是灵狒的”。

伊瓦尔从小屋里出来，见督察在远处水边踱步。督察问伊瓦尔附近是否有防波堤或码头的遗迹。伊瓦尔想起西面沙岸绕过山岗处有些废墟，便带督察往那里步去。他们很快登上小丘，小丘脚下一条宽阔的石子路通向大海，路的尽头被毁，只有从水面露出的几块石头。

督察低声自语道：“就是这儿。”

伊瓦尔凝神在沙滩上细细查看，突然发现沙岸上有些巨大的深色图案，像是从沙子下面透出来的，有正方形、长方形、弧形，还有从一个中心辐射开来的一条条直线。伊瓦尔从前从未发现过，疑心这仅是幻景。

督察摇摇头说：“这是我们当年居民点的遗址，现在阳光很好，房基和街道轮廓便透过沙子露出来。行星近代中提到过这个居民点。但写得远远不够。这个居民点已从奥斯塔表面消失，然而沙子却把它们保存下来，它上面有着罪恶的印证。上帝将我带到这里，莫非是命运的嘲弄？”督察的话流露出极大的痛苦。

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督察避开伊瓦尔质问的目光，向他述说起那可诅咒的过去。

面前的废墟是人类在奥斯塔犯下罪孽的报应。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协商奥斯塔科学考察队的成员和计划时，已经有人抢先在这里开采白金和钻石了。这些“太空强盗”需要食物，于是猎食野生动物，后来又对动物的皮、骨发生了兴趣。当年奥斯塔的动物毛皮比地球上的黄金还贵，“毛皮热”席卷整个星球。各帮派组织为争夺猎区和毛皮相互火并。

地球上在谈着宇宙开发合作，这里却血流成河，就如当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时的情景。

督察被迫加入一个团伙，这个团伙的头把这个海岸变成了很大的居民点。他们主宰着整个半球，拥有星际飞船。许多猎人在这里成了家，于是有了女人和孩子但情况开始变化了。

由于狂杀滥捕，最值钱的大型动物灵狒越来越少，居民们产生了不满情绪，督察推翻了团伙的头成了新首领。他们开始改猎小东西，主要是“它们”，因为它们的毛皮最珍贵，而且不需要冒险。他们用棍棒打死它们，用刀子捅死它们。它们死的时候一声不叫，也不反抗。他们的事业又兴旺起来，虽然那时联合国已颁布禁止在其他星球滥杀生物的法律。

他们可以对地球上的法律置之不顾，但在奥斯塔却面临着报复。起初灵狒从不主动向人类进攻，只是在受伤后才变得十分凶猛。后来发生了可怕的事。灵狒并不像猎人们认为的那样已经灭绝了，它们只是学会了躲藏，并且开始袭击猎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死了大批猎人，其中许多是有经验的老手。居民点出现了真正的恐慌。他们明白灵狒向他们宣战了，于是决定反击。那时督察正准备亲自押运一批毛皮回地球，就顺便带上所有的妇女和孩子，让猎手们无牵无挂地对付灵狒。

督察一到地球即遭逮捕，审判时督察得知奥斯塔居民点的猎人全部遇难，他必须对这一事件负责。原来，在督察他们起飞后不久，一大群灵狒袭击了居民点，只有少数几人得以逃生，但也因在海上遇到风暴而丧命。

督察回忆着可怕的过去，至今他仍有一个解不开的谜，那就是灵狒在猎人们疯狂猎捕下销声匿迹了，怎么会突然一下子又冒出一大批来，而且主动袭击人类，这以后却又不见了。

伊瓦尔问起灵狒的外形，督察在尽力描述时突然惊呆了，他发出异样的惊喜的声音：“快看，就是这个样子！”

伊瓦尔一回头，登时瞠目结舌。不远处正蹲着一头小山似的巨兽，它的毛发黄中带紫，长嘴，前肢像圆柱。它正用琥珀色的大眼俯视着伊瓦尔和督察。

督察起身向巨兽走去，伊瓦尔竭力拦阻。督察挣脱伊瓦尔，伊瓦尔浑身瘫软，只是不停地祈求灵狒不要伤害督察。

灵狒闻到陌生人的气味，张开大嘴打了个甜甜的呵欠。它向下看了看督察，目光中并无恶意，只是带点困惑，或许是冷漠。

突然，灵狒大声打了个喷嚏，督察用胳膊一挡，险些跌倒。灵狒向他瞥了一眼，猛然转身消失在树林里。

伊瓦尔舒了口气，走到督察面前说：“瞧，它也懂了。我们快回去吧。快！”督察低下头，默默地跟着伊瓦尔往回走去。

他们起飞之后，灵狒又从树林里出来，久久地目送着他们。

督察和伊瓦尔回到保护区基地时天已黑了。等得心焦的阿列终于也放下心来。

伊瓦尔告诉了她所发生的一切，阿列笑了：“咱们和它们互相接触还需要时间，是吗？它们应当相信今天鸟儿也回来了。他呢？”阿列飞快地瞧了督察一眼。

“他么？”伊瓦尔面带笑容默默地望着她。

阿列明白了：“这么说，今天他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是的，而明天，他将永远离开奥斯塔星了。”

# 《重力矿场》作者：史蒂芬·巴克斯特

吉木译

在遥远而广袤的宇宙深处，漆黑一片的太空，在数亿光年的空间，那些明亮而辉煌的恒星，都不见了，再往宇宙深处而去，偶尔能见到几颗黯淡的红矮星，或者一些恒星死亡后的尘埃云。在一片曾经被叫做银河系的空域，再也看不到那些耀眼的千亿星辰，只剩下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一切。

这是一个曾经孕育过辉煌文明的地方。一个叫做人类的种族从这里扩散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个巨大的黑洞的外层，一簇绚烂的粒子云围绕着黑洞旋转，变幻着五彩的颜色，形成一条稀薄的环带，有如美丽的行星环，这道光流飞驰在中央黑洞的阴沉广袤的外层空间，逐渐靠近核心而到达视界，环面轨道漫长无边，粒子群在视界上映照出多重影像。

这道光流就是亿万年后的人类，他们已经进化成了粒子，按照人种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粒子洪流。围绕着银河系黑洞的这道粒子流，只是无数道黑洞粒子流中的一条小小支流，他们被隔绝在这个古老的废墟，精神密度已经非常稀薄了，到现在，他们已经接近光速，精神密度也拉伸到了临界点。

他们欢快的加速，光的红移和蓝移更加明显，于是他们的影子变成了蓝色、红色。

他们欢快的舞蹈和喧闹着：

“我们快乐——

我们歌唱——

我们从黑洞吸取能量。

我们奔跑

我们休眠

我们旅行了无数光年——”

在光流的中心，一团黯淡的粒子云渐渐清晰起来，它被光流簇拥着飞速向前，突然，它闪耀了一下。

“啊——”它懒懒的叫了一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哦——我们家来了个客人。”有人惊奇的说。

“是啊，一位客人，一名新客。”

“欢迎新成员，欢迎加入！”有人快乐的说。

……好象低级生物的出芽生殖一样，她在光流之中萌芽，出生。她的意识是不连续的，她把自己从智慧和记忆的洪流中分离出来，降低了速度——而其他人则自顾着飞速前行，形成环绕着枯竭的黑洞的耀眼的环带风暴——他们似乎正从睡梦之中醒来。

她打量着周围，看着四周和她一样的发光的粒子群，一片又一片的，簇拥着她，围绕着黑洞，延伸到无穷远处。

疑问从她质朴而稚嫩的心灵里喷涌而出：“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叫……对哦，你叫什么呢？”有人说。

“哦，你叫什么好呢？”有人附和说。

“你就叫安丽科吧。”一束白色的光流穿梭到安丽科的身旁，他的粒子云里充满了能量。

“安丽科……？那你是谁？你们……你们又是谁？”

“你可以叫我吉尔德，我是你的父亲之一，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你的父亲，因为你的身体里，有我们所有人的粒子。”

“我是你们的造物吗？”

“安丽科，你是黑洞的女儿，因为黑洞蒸发的粒子，随机量子爆发与我们的身体产生作用，造就了你。”

“哦，安丽科，我们的女儿！”

“女儿，你真美！”

绚美的光流围绕在这团新生的微弱的粒子群周围，好奇而热情的看着，于是光流的五彩纹路紊乱了。

安丽科有些不安，“我觉得很奇怪。”

“别担心，你才刚刚出生——”

“我是谁？我究竟是谁？”安丽科不安的波动着。

“你是我们的女儿，你和我们一样。亲爱的……”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我们的家啊。”

安丽科犹豫的动荡着，不愿言语。

“回到我们中间来吧。”他伸手抚摩她，她感到同伴们体贴的温暖，深沉的记忆，和曾经分享过的快乐。那温暖在吞没她，吞没她的疑问。

“不！”她咬着嘴唇，任性的溯流而上，往外穿出了环面轨道的稀薄的边界，虽然爬出扭曲的重力井非常困难，但是她很快就出现在结构外层的上方，这个地方曾经架设着紧密的电磁笼，象发电机一样从着旋转的黑洞抽取能量。漂浮着的紧密压缩的物质云团，被扔出了黑洞的能层，在复杂的轨道中运转，借以提取出重力能——那是古代的引擎，已经被废弃很久了。

她进入到空白的天空之下，时空的无尽拉伸使空间非常稀薄。“你看见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认真看看。”他告诉她怎么做。

整个天空布满了暗红色的小点。

“它们是恒星的残骸。”他说。

他告诉了她有关“早晨”的事情：大爆炸之后短暂的，光亮的时期，物质聚成小块，然后燃烧起来。“那是一场大火，快的无以伦比，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那时的宇宙非常的年轻，它膨胀了10，000，000，000，000，000倍……不过，就在那个华丽的时代，人类诞生了——就是我们，安丽科。”

她搜索着自己的灵魂深处，寻找有关“早晨”的记忆，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她回头遥望重力矿场。在黑洞中央是一个黄白色的光点，光线从两极射出来，象磁力线一样被拉成封闭的弧形；中央光点被暗红色的云团围绕着，在拥挤的空间投射出瑰丽的阴影——是那么的美丽，就象红光与轻烟组成的雕塑。

“这是一号矿场，”吉尔德轻声的说，“也是人类开发的第一个矿场，它建立在原始银河系的废墟之上——那是人类最初发轫的银河。”

“第一银河系？但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他稍微靠近她一些，温和的说：“很久以前，这个矿场就被采空了，并且蒸发干净。所以我们也不得不离开……”

但是历史仍然依稀的存在于记忆之中：人类从单独的一颗恒星出发，扩张到大半个宇宙；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恒星不再发光。而人类已经学会了支配能量，他们从巨大的重力矿场——在他们的祖先从来没有想到的范围内——汲取能量。当然矿场会被采光的，就象这个废墟一样，但是还会有其他矿场的。即便当最后一个矿场开始枯竭的时候，他们也能想到生存之道。人类的未来向前无尽的延伸，恒久而荣耀，他们舍弃了肉体，告别了曾经亘古不变的生死轮回，告别了生物圈和高贵的血统，告别了机械和科技，只留下心灵与智慧的光芒，载于粒子之上，在意识的大河之中流淌。他们汇聚起来，形成巨大的光流，依靠从遥远的人猿时代留下的记忆和身份，维持个体的存在，那是他们的永生。每一个单独的心智，每一个汇成“洪流”的支流，都有它自己的本原——这本原就存在于那闪亮的遥远的时间上游。“洪流”在宇宙中自由穿梭，伴着星光，从一个星系到达另一个星系，无尽的旅行，直到无数辉煌的慷慨的星辰不再耀眼，直到宇宙老去。

在星星的光芒开始黯淡之前，一直都没有人出生。

是的，没有人——直到安丽科的诞生。

“安丽科，这一刻，我们已经等了许多年。”

“亿万年吗？”

“是的，亿万年……我的女儿。”

“回去吧，”吉尔德说。“我们可以一起歌唱，庆祝你的到来。”吉尔德期待的说，然后去牵她的手，但是她挣了一下，在光流的外侧盘旋着，形成一道美丽的光环。

她有意无意的抗拒让人不快，她对自己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她不想显的多么与众不同，她不想显得不快乐。在恒久的时间长河中，没有人缺少快乐——那不就是存在的意义吗？

于是，她虽然感到疑惑，但是仍然放弃追问，而遵从了吉尔德的话，回到洪流之中。她拥有了自己的身份，她的疑虑和问题慢慢消散了。

“还有人吗？只有这些人吗？”

“还有，在仙女座，猎户座，天鹅座……都有我们的同胞，他们一样，也聚集在黑洞的周围。”

“那些星座都成了黑洞吗？在变成黑洞之前，是什么样子？”

“是的，在变成黑洞之前，它们非常美丽，”吉尔德回味着，“就像……高贵的女神。在我们还是原始海洋里的有机分子的时候，她们就在遥远的夜空向我们问候，向我们召唤。她们是那么的美丽，不可抗拒，所以我们的祖先才会告别小小的家园，去触摸她们的温暖。”

“哦，可是我的记忆里没有她们的样子。”安丽科有些沮丧。

“现在，她们变成了黑洞，却依然慷慨的给予我们能量。”

“她们真伟大，”安丽科说，“她们会永远存在下去吗？”

“不，黑洞也有寿命，她们不断的往外辐射能量，所以我们才能生存，当她们不再辐射能量，黑洞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那我们呢？我们怎么办？吉尔德？”

“我们正在移动黑洞，我们的人们正在加速，在黑洞的附近制造一个虫洞。”

安丽科疑惑了，问：“虫洞？”

“通过虫洞，我们可以把黑洞搬运到另一个空域。其他星系黑洞的同胞也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把黑洞聚集到一起，合并成更加巨大的黑洞，产生更多能量，更持久。”

“真棒，吉尔德。”

“来吧，安丽科，我的女儿，加入我们的晚会吧。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安丽科听从了，她和她们一起欢乐，一起歌唱。一起围绕黑洞飞旋，加速。当他们加速到极端接近光速，就能在附近产生虫洞。但是她开始对这简单的欢乐厌烦了，尽管她的生命才不到一亿年。

“我要睡一觉，吉尔德。”安丽科伸了个懒腰，“我有点困了。”

于是安丽科沉沉的睡去了。

当她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宇宙又衰老了许多。而这次迎接她的却不是安宁和欢乐，却是恐惧与混乱。

“……跑啊！快跑！快！……”

“快啊。”

在洪流之中出现了不安的紊乱。在这场湍流中，到处都是从流体深处冲出来的单个心智，他们满怀着恐惧，然后，又落回到洪流之中。

其中有一个就是安丽科，她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之中紧抱着自己，不知所措的停了下来。

一些人围绕在她的周围，急切的问：“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停下来？你会受伤的。”他们想要把她吸回去，但是失败了——因为她不愿意。

她所处的支流正在恐惧的溃逃，为什么？出了什么事情？

她回头看。

在无边的黑暗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她辨认出了昏暗的轮廓：深灰色的网格线夹杂在黑色的背景中，几乎超越她的辨认能力——那笼罩了天空的是一个整洁而规则的三角形巨网，在网格的空隙中间，有一个复杂的暗品红色的光帘，它的结构跨越了整个宇宙。

她震惊了，刹那间失去了方向感——一号矿场已经不再是她记忆中的样子，她一定穿过了一片时间的沙漠。而且，她发现当自己搜索内心深处时，她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她呼喊起来：“吉尔德？”

这声呼叫在人群中引起一阵怀疑和震惊的波动：“……你是安丽科。”

“是吉尔德吗？”

“我是吉尔德，但又不是，我有吉尔德的一部分。”

肯定是这么回事——她愤怒的想——在社团里，物质相互交换，记忆和身份时刻都在流动，个性和记忆也交融和共享。“我们身处危险之中，安丽科，你必须跟我们一起！”

她固执的拒绝了，她指着那巨大的网问道：“那是一号矿场吗？”

“不，”他忧伤的说，“一号矿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记忆了，孩子。”

“多久以前？”

“时间已经发生了嵌套……”

从他的回答可以推断，人类的第一个“黑洞王国”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不久，而“早晨”本身，即群星开始燃烧的最初阶段已经过去了，成为大爆炸的一个短暂细节。“这里发生了什么，吉尔德？”

“我们没有时间讨论——”

“告诉我，请告诉我。”

宇宙已经膨胀，在时间的作用之下，这一物理过程已经无情的向前推进了。当银河系的每一颗恒星都燃烧干净之后，遗留下来的残骸演变成了一个中央黑洞，于是星团崩溃了，残骸向内部落去，形成星团级别的黑洞；接着，星团崩溃成超星团黑洞——最大类型的黑洞，质量有几百万亿颗恒星那么大，这些就是人类拥挤在一起，赖以生存的能量之源。

“但是，”吉尔德说，“超星团黑洞正在以量子形式蒸发，就象所有的黑洞一样。恒星质量的黑洞最小，在宇宙现有年龄的一段时间之内就消失了，现在那个最大的超星团质量的自然黑洞，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们必须‘喂养’它。”

“看，那是城市。”他指的是那张宇宙范围的网，其内部是波纹粼粼的表面。

城市是一个网状球体，它包含着巨大的黑洞，质量相当于大型超星团，甚至更大。它们已经被人类刻意的聚集在一起，它们在合并，形成越来越大的级别的黑洞。人类生命就依附在城市的支柱上，以汲取最后的自由能量为生。

人类正在移动超星团黑洞，使它达到全宇宙的层次，为自己更长的寿命提供能源——这是个伟大的挑战。

太伟大了。

但是吉尔德非常忧郁，他给她作了进一步的展示——

巨网正在崩溃，看起来好象某种巨大的物体从中冲出来了，撕裂和扭曲了支柱；碎裂的支柱在发光，比周围网格的亮度更高，就象在燃烧一样。在破碎的网格后面，她能看见正在合并中的巨大黑洞，它们的地平线扭曲了，质量融合时凝固的引力波浪在表面清晰看见。

这是战争的时代：万亿年的记忆消失了——人类的身份正在燃烧，精神的长河正在蒸发和枯竭。

“人类早已经成为成为一体，怎么可能还有战争？”

吉尔德说：“我们正掌握着最后的能量源泉，我们肩负着人类的未来。这些责任给我们带来了紧张，争论和冲突。”从他的话语中，她可以感受到他温和的幽默和无奈的痛苦。“从早晨到现在，人类已经走了这么远，安丽科，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和过去好斗的‘人猿’（即生物形态的人类）仍然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战争在一号矿场枯竭之后开始酝酿，能量不在充裕，人类必须更加靠近视界才能获得足够的能量和物质，许多人被黑洞巨大无匹的引力吸进核心，他们连喊叫都来不及发出，他们最后的身影和光华被永远的凝固在视界之上，在环面轨道的下方形成绚丽的死亡图案。

每一个黑洞，都供养着一个人类的群体，一个黑洞就是一个人类王国。当一些黑洞开始衰老的时候，它周围的居民，那无数的光芒，便从洪流之中逃逸出来，去寻找新的黑洞，他们和别的黑洞王国相互战斗，在视界的表面留下一片又一片绚烂的绚彩壁画。

然而这样两败俱伤的战斗，没有胜利者，人类在死亡，于是人类达成了协议，并且想出了办法，驱动黑洞与黑洞的碰撞融合。

新的宇宙城市开始被建造起来。

“安丽科，你就在这个时刻苏醒的。”

“那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的身上有别人的部分，别人的血统，你是我，也是大家，我们已经是一体了。在你还在沉睡的时候，我们已经居住在宇宙城市，可是现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了，也许是这种紊乱让你重新苏醒的吧。”

“哦——”安丽科长长的叹了口气。

人类奔向漆黑的宇宙深处，那里有黑洞吗？有能量吗？人类还有未来吗？

她不愿意思考这些，她的周围是满怀希望的同胞，她懒懒的说：“我还想睡一觉。”

于是她再次沉沉的睡去了，她只会再醒来一次。

如何定义时间的概念？以一秒钟为单位好了。地球的生命演化历史，从发轫到灭亡，将这段辉煌的时间嵌入到一秒钟内；然后把时间范围放大，放大到更遥远的范围——放大到地球的寿命，将这段时间也嵌入到一秒种内；然后再次嵌套，一次又一次……

当安丽科再次醒来——最后一次醒来，她的一秒钟有多长呢？没有人知道了。

安丽科的诞生，也许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量子事件，但只要时间足够长，诞生就是必然的。她的醒来同样是因为偶然，也是必然。

这里不再有死亡的恒星，也不再有流浪的行星，最后的固体物质在质子衰变中蒸发、毁灭了。在她的身旁，一束纤细的中微子流以光速飘过。黑洞引擎为了维持城市的运转已经工作了无数的时代——它收集更多的质量以取代那些已经衰变的物质，虽然曾经是那么宏伟，但是已经没有用处了——这奇迹般的构造最终也失败了。最后的黑洞已然蒸发，心智的洪流早已溃散，象漫过沙漠的水一样渗透进无边的宇宙空间，再也无踪可寻。

当然，宇宙并非空无一物，在她的周围是稀薄的不可想象的等离子体——从最后的大爆炸的氢元素中来的自由电子和中子，在巨大的轨道中，等离子体云缓慢的旋转——这个寒冷的能量汤是人类最后的难民营。

其他人象纤弱的云一样从她身边漂流而过，巨大而缓慢，成一光年长的粒子束流。甚至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还聚拢在一起组成洪流，但那已经不是为安丽科准备的。

她沉思了很久，决定不再回到无尽的睡梦之中，在她理解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她知道必须做什么，她寻找到一号矿场——人类最初银河的残骸，这次搜寻花了不知有多少个空洞的年代。

她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个遗址。

它没有形状，也没有形体、颜色、时间或者秩序，但是这里有运动：缓慢的而隐匿的，无尽的真空的翻腾——不断的升起真空气泡，然后破裂，吐出质量和能量的碎片——这是一度潜伏在大黑洞的视界里的奇点，现在裸露出来了，形成耀眼的量子泡沫，大统一的时空已经沸腾为概然泡沫的汤锅。一旦发生剧烈的振荡，混乱而不可预知的疯狂湍流，就会在不小心接近这里的“游客”身边爆裂。但是奇点的能量已经分散在每一个那样的概然事件中——连奇点也衰老了。

能量中包含着沸腾的随机量子。有时，在那些喷出的碎片中，会偶然出现秩序的尾迹。

她需要结构和复杂性。

她等待着，置身于奇点的冷光之外。

自由能量衰减为零，时间也被拉伸至无穷。她花了更长时间完成一次思考过程，这段时间也许比物种在地球上发生到毁灭还长。但是不要紧，她有足够的时间。

她记得她和吉尔德的最后一次对话：有和我一样的人吗？……不，没有，因为时间还不够长。现在安丽科已经有了所有的时间，宇宙耗尽了所有的物质，时间无穷无尽。她等的时间越长，单一性中出现的复杂性的概率就越大。这些偶尔出现的复杂性，有许多都消散了，但是总有一些质－能片段能够拥有足够的复杂性，以收集和储存正在稀释的宇宙的信息，这对“成长”来说是足够了。

但目前仍然不够，她还得继续等待。

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量子混沌辐射出一团“复杂”结构，足以反映出外部宇宙和内部状态。安丽科移的更近些，冷静的兴奋着。那是一种意识的闪光，它不属于从酣睡中醒来的“早晨”时代的人类，而是产生于奇点的随机量子挠曲。

跟她出生时一样。

安丽科等待着，养育、提炼和凝聚着这种“无根的存在”。它的数据和结构不断复杂化，逐渐完善起来。

终于，它（她）能提出问题了：“……我是谁？你是谁？为什么这里有两个人而不是一个？”

安丽科说：“有很多事情，我慢慢告诉你。”

她在这虚弱的灵魂中收集意识的闪光，于是母女二人飘开远去了。时间的河流缓慢的前进，进入了没有时间和空间坐标的海洋。

# 《重生》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冬天已经来了

早晨的阳光温暖而明媚，纽约米切尔４区警署打响了工作铃。值了夜班的女警员换班结束，打算回去休息。她—边伸展身子，一边走过街边转角，看见在垃圾桶边坐着一个白人小姑娘。那小姑娘头发金黄，圆圆的脸上露出倦怠的神色，用胳膊抱着自己缩成—团，被纽约的冬天冻坏了。

女警员心生怜悯，走向棚臣单薄的小姑娘：“你还好吧，”

小姑娘一脸委屈地看着她，一言不发。

“迷路了吗？”她又问。

小姑娘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女警员于是将她领回警署，交给巴巴拉探长。巴巴拉探长是局里有名的好好先生，对付迷路的小孩很有自己的一套。

巴巴拉探长把小姑娘带到询问室，关上门，面对面地坐着。“你好啊……乖乖。”巴巴拉口气温和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米切尔。”小姑娘的声音动听极了，巴巴拉不由得一笑。

“一切都会好的，不要害怕哦。”巴巴拉努力打趣。

可是小姑娘没有笑。她盯着巴巴拉探长，一脸严肃，大大的眼睛冷酷地睁着，冰绿色的眸子薄荷一样寒冷。她的目光慢慢有点涣散。

“米切尔，你姓什么啊？”

小姑娘沉默。

“你说你叫米切尔，但是你应该有姓氏的呀。”

米切尔没有开口，她的眼睛一动不动，凝视着巴巴拉。

随后警署所有的警员听到了玻璃碎裂和什么东西坠地的声音。他们推开窗子一看，巴巴拉探长已经坠楼摔在了警署门前，而问询室的玻璃窗已经粉碎。

米切尔一个人坐在问询室里，仍然一脸冰霜。

对于奇异事件经验老道的ＦＢＩ探员穆德和史卡丽接手了这个案子。他们赶到警署，简单调查了一下情况。一个警员透露，事发前，问询室里只有巴巴拉探长和那个叫米切尔的小姑娘两个人；事发以后他们问了米切尔目击到了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房间里有另一个男人。

怎么会有另一个人呢！二话不说，穆德和史卡丽追查到了女孩子的家。

女孩儿坐在沙发上，目光仍然无神，她直勾勾看着手提电脑屏幕，穆德正在试着用电脑勾勒嫌犯面部图。根据她的描述，绘制进行得很顺利。

“他是长发还是短发？”

“短的。”

“头发是黑色的，还是你那样的颜色？”

“我这样的。”

“他留着腮须，还是唇须？”

“唇须。”

穆德轻轻一点，已经组建差不多的头像本来干净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两撇向上卷的山羊胡子。米切尔忍不住嘻嘻一笑。

电脑屏幕随之闪烁了一下。

穆德调整了一下头像的胡子，问米切尔：“是这样的吗？乖乖？”

米切尔看着屏幕里的人像，脸色阴郁下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史卡丽从米切尔的母亲那里得知，米切尔有些怪异，是个很多事的孩子，有时候，她简直要吓倒她的母亲。她不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没有任何的朋友，也很少欢笑。这让她的母亲很伤心，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这个女孩儿总是能说出别人看不到的事物，让人毛骨悚然。米切尔总是听到有人在她的脑海中尖叫。她非常怕水，简直是神经质的恐惧，只要靠近水，就会嚎叫起来，那叫声简直非人类。因为这个孩子过于古怪，她的母亲为她找了一个心理医生。

从米切尔家里出来，穆德刚要上车，站在楼上窗口旁边的小姑娘扔下一只折叠精巧的纸鹤。那是日本折纸，她对这种细致的折纸，似乎无师自通。

穆德和史卡丽分成两路，穆德去和心理医生谈谈，而史卡丽去检查被害探长巴巴拉的尸体。

心理医生办公室。医生说，米切尔的心情总是过度紧张，并伴随有些精神分裂症。医生还发现，这个小姑娘的心里有一种极度的暴怒。说着，她拿给穆德几个娃娃。

“有时候我碰巧有事要离开一下，就给她一个娃娃让她先玩。等我回来的时候，娃娃就成了这个样子。”

穆德接过娃娃，所有的娃娃都已经被损坏，左边的胳膊被粗暴地扯下，右边的眼睛也被挖去了。这样被摧残过的娃娃排成一排，很有些恐怖。

穆德问心理医生：“有没有可能，她有一种不可解释的能力，比如，精神力量，特异功能……”他没有说下去，因为心理医生看着他的表情，如同看着一个患者。

电脑绘制的图片带回警署，竟然被工作人员一眼认出，图片上的人是查理警官。查理曾经也是纽约警署的一员，负责缉毒工作。可这个查理９年前就已经死去了。那次查理和几个搭档去唐人街侦察一件案子，就再没有回来。也就是说，那个女孩子看到的，是一个幽灵。

穆德转而调查起现身的幽灵——查理警官。查理9年前被杀，而杀害他的凶手却一直逍遥法外。凶手极其凶残，杀害查理后，用电锯齐肩膀截断了查理的左臂，又挖出了他的右眼。看着这份报告，穆德又想起了被米切尔破坏的玩具娃娃。这一切，非常吻合。

为了了解更多的与查理被害有关的信息，穆德和史卡丽决定访问查理生前的搭档——菲洛。菲洛为了不吵醒自己的妻子，连忙跑到屋外，配合调查。

“你对查理的死知道多少？”穆德开门见山。

“那个案子至今悬而未决。我也没法作什么评论。”菲洛回答，“怎么了？怎么突然又提起他了呀。”

“昨天一个叫巴巴拉的警官死了。我们确信巴巴拉的死和查理的死很有关系。所以想来了解一些情况。”

“巴巴拉不是跳楼自杀的吗？”

“你认识巴巴拉？”史卡丽追问。

“听过名字而已。”菲洛耸肩，“这难道会和９年前查理的死有关系？”

没等回答，菲洛的妻子推门出来了。那是个五官分明、身材苗条的女人。菲洛温柔地拥了过去，转头对史卡丽说：“今天周末。不介意的话，请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吧。周一再谈可以吗？”说着，他携着妻子走进家里，关上了门。

某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菲洛不安地走动着，像是困在笼中的斗兽。

“别自己吓唬自己，菲洛。”一个声音说，“你这个样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个声音属于一个看起来颇具权威的灰眼睛男人：“你打算怎么做呢？”

“他们是ＦＢＩ，他们竟然找到我，把巴巴拉的死和查理的死联系在了一起！”菲洛失声道，“我要去银行，去保险库，把那些钱全部拿出来，扔掉！全部扔掉！”

“理智点，菲洛。”那个灰眼睛男人压低嗓门说，“没有必要现在扔掉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也就是说，一人100万……”

“我不要钱……”

“听着！”灰眼睛男人喝断菲洛的话，“没有人想那样杀死查理。你，我，巴巴拉，我们都不想那样杀死他。那只是一次意外，他命不该活。”他指着菲洛，“你最好坚持原则。否则下一起意外，就要发生在你身上。”

原来，９年前，那个灰眼睛男子也是缉毒警察的一员。他，菲洛，巴巴拉，利用缉毒警察的天时地利，共同谋划了一次与毒品挂钩的黑道交易。交易地点就是唐人街。后来由于查理不肯参与，三个人合谋，杀害了查理。

送走菲洛，灰眼睛男子披上风衣，将长长的围巾围到脖子上，准备离开保险公司回家。他快速地穿行在纽约冬季的大街上。时隔９年，查理的案子竟然旧事重提，让他很有一些心虚。走路的时候他缩着脖子，四下张望，连凑过来的年迈乞丐，都让他猛然跳开，绕道而行。

像往常一样，灰眼睛男子坐上了公共汽车。车里乘客不多，也没有什么可疑的面孔，他放心地坐着。快要到站了，他站在车门口，看看外面的街道，很好，空无—人，似乎没有什么危险。他把围巾在脖子上系了—个暖暖的结，让长出来的围巾都甩到背后，然后整理了一下风衣，准备下车。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甩在背后的那截围巾，出现了异样。

就像是被一直看不到的手牵引着一样。那截围巾悄悄地飘到空中。

到站了。灰眼睛走下公共汽车，专心整理衣服。车门在身后关闭，而围巾，则夹在了车门里。

“嘿。”他只觉得脖子一紧，转身去看怎么回事。

没有人发现，那段夹在门里的深红色围巾，幽灵一般，一圈一圈地，自动缠绕到了车门口的扶手上。缠得紧紧的，根本拽不下来。

“嘿！开门！”他对司机叫喊。

然而，为了保暖，车门和车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司机根本听不到他的叫喊。

“开门！”他提高嗓门。

公共汽车开动了。

他被围巾勒着，只能拼命地跑，以追上汽车的速度。他一边跑，一边疯狂地敲打车门，高声呼喊“开门”，声嘶力竭。

隐约听到了呼喊和拍门的声音，公共汽车司机从后视镜里一看，发现一个人的围巾被门夹住了，正在追着车跑。于是，司机慌忙松开油门去踩刹车。

然而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刹车似乎已经失灵，不管他怎样用力踩，都没有用处。而旁边的油门，则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力量，就像被一只隐形的脚狠狠踩着一样。公共汽车时速罗盘上的指针读数飞快飙升。车发疯似的开了起来。

灰眼睛男人竭尽全力地跑着：“开门！开门！天呐！救救我……”他已经被勒得喘不上气，暴突出了青筋，脸色也转为苍白。终于他追不上车速，被围巾勒着脖子，拖在了汽车门口。

司机正对刹车失灵等一系列意外手足无措。他一边猛踩刹车一边看后视镜，车门边的男人挣扎了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

没多久，油门、刹车都恢复正常。司机惊慌地跑下车看，灰眼睛男人已经被勒死在车门口，脑袋垂得像一个蔫茄子。

公共汽车靠门的第二张座位上，小姑娘米切尔的脸贴在窗玻璃上，看着门外的那具尸体。她薄荷一样的眸子放出寒光，面无表情。

纽约米切尔４区警署。穆德和史卡丽坐在米切尔母亲的两侧：“两天之内，你的女儿目击了两个人的死亡。”

母亲有些惊恐，泪流满面：“她只有９岁大。她不可能杀人的呀。”

“放心。”穆德宽慰她道，“没有人怀疑她行凶杀人的。”

母亲失声痛哭起来。

穆德调查了一下死去的灰眼睛，发现他在做保险这份工作以前，也曾经是个警察。缉毒警察。他和9年前被杀的查理、坠楼死亡的巴巴拉，以及菲洛，曾经在一起读军校。而且9年前，正是这四个人，一起在唐人街执行所谓缉毒的案子。

当年的四个警察如今已经死了三个，只有菲洛还活着，穆德和史卡丽决定再次访问菲洛的住所。

这次开门的是菲洛的妻子。妻子说，菲洛昨晚至今还没有回来。穆德和史卡丽走进住所，最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个硕大的鱼缸，里面养着热带鱼。穆德在壁炉的上方看见了很多日本折纸，各种造型的都有。他想起米切尔也会折这样的折纸，而且听说是生来就会的。折纸后面挂了一幅画，画的是一片非洲草原，各种动物聚集在一起。几乎画里所有的动物，都在壁炉上方有相对应的折纸。穆德问菲洛的妻子：“这些折纸作品，都是你制作的么？”

“当然不是。”漂亮女人回答，“这些都是查理做的。”

“查理？！”穆德失声道。

“查理是我的前夫。不知道为什么，９年前他去上班，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嫁给了菲洛，但同时，我也在等着查理回到我身边。”她看着那些折纸，露出思念的神色，“他唯一不会折的动物就是长颈鹿。”说着，温暖地笑起来。

从菲洛家出来，穆德边走边说：“米切尔9岁，查理９年前死。他们会折纸，米切尔把娃娃破坏得和查理的死亡一样，米切尔目击了两个查理褡档的死亡……”

看来，需要对米切尔进行催眠了。

催眠大师让米切尔闭上眼睛：“数到５，然后告诉我，你在哪里。”

“家里。”

“现在是什么时间。”

“晚上。”

穆德和史卡丽看了看窗外，艳阳高照。

“你多大了。”

“２４岁。”

穆德和史卡丽对视了一下。

突然米切尔的眼睛张开了。她歇斯底里地大叫：“我不能说！我不能说！”喊叫持续了很久。

“为什么不能。”

“他们会杀了我的！会杀了我！”米切尔惊恐而绝望地叫着，缩成一团，浑身颤抖。

菲洛的妻子，或者说，查理的前妻，在焦急地等待着菲洛的归来。菲洛已经几天没有消息了，这让她非常的担忧，怕菲洛和查理一样一去不回。天色渐渐变得很暗了，她正要回房去休息，突然听到了清晰的敲门声。

“菲洛！”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一边喊着菲洛的名字，一边快速跑去开门。然而打开门，却发现门外一个人也没有。环顾四周，空荡荡的。她有些心慌，咽了一下口水，低头看看，发现门口的地上，放着一个东西。

那是一只纸折的长颈鹿。日本折纸。

她小心地把折纸捡起来，环顾着黑暗笼罩的周围。

“查理。”她在心里默念。

好不容易，史卡丽找到了9年前查理的验尸报告。呼吸道里有流状物，说明是被淹死的。先淹死，后被毁伤，以做出是被折磨至死的样子。验尸报告还注明，除了头部，尸体没有被水淹过的痕迹，肌肤光滑，没有失去弹性。推测，也许他是在浴缸或抽水马桶里闷死的。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报告里说，尸体的血液钠含量过高，这说明，淹死查理的，是海水。

淹死的？这一定就是为什么米切尔害怕游泳池，一见到水就会高声尖叫。

可是，怎么可能是海水呢。穆德琢磨起来。

他的脑海中回放着从接手这个案子后经历的每一个细节，最后思绪停留在唯一幸存的菲洛身上。他想起了菲洛家的热带鱼。养热带鱼需要的，正是海水。

“我们最好祈祷米切尔现在正乖乖呆在家里。”穆德一边说。一边准备出门。

如果查理真的是在那口鱼缸里淹死的，那么菲洛必然是下一个目标。他必须赶到。

菲洛终于趁着夜色回家了。巴巴拉、灰眼睛男人的相继死亡，让他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他跑去将银行里的钱都取了出来，打算带着妻子逃往别处。

回到家里，他急切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妻子从楼上急速跑下来，紧紧地搂着他：“菲洛，出什么事情了，你这些天去了哪里？我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

“听着，”菲洛紧张地盯着门口，“你快去收拾东西，我们离开这里。”

“为什么，你惹上什么麻烦了吗？”

菲洛努力镇定了一下，说：“我感到有人要来杀我了。”

“什么！”妻子一惊，“谁要来杀你？”

“我也不知道。”菲洛喘息着。

“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好吗？为什么他们要杀你……”

“你就不能闭嘴！按照我说的去做吗！”

菲洛蛮横的态度让妻子吓了一跳，又不乏一阵心寒。

菲洛稳定了一下情绪，口气尽力放温和一些：“宝贝，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你要相信我。”说完就拉着妻子，进卧室收拾东西了。

窗帘没有拉紧，露出了一个缝。透过缝，可以看到窗户外面，站着一个小姑娘。是米切尔！她面无表情，目光充满仇恨。黑夜使她的脸上阴云密布，屋里透出的光，将面容照得半阴半阳。

卧室里，菲洛找出一个大旅行包，往里面大把大把地塞着美钞。

“菲洛。”他的妻子凑过来，手里拿着那只长颈鹿日本折纸，“今天晚上有人把这个留在了家门口。你知不知道会是……谁放的呢？，”

菲洛看到折纸，惊骇得愣住了。

就在这时，整个寓所，突然一片黑暗。

他来了。该来的，还是跑不掉。９年前，菲洛和灰眼睛男子、巴巴拉、查理，曾经是多么亲密的伙伴。但是，在唐人街，其余三人假借缉毒名义，交易毒品敛财，查理不肯参与，于是工作搭档反目成仇，生怕交易泄漏出去的三人决定灭口。被害的查理看来终究是没有安息，他的恶灵仍然在人间飘荡，并且一个一个的，血债血偿。现在，轮到他了。

菲洛掏出一枝手枪，决定下去看个究竟。“你就呆在这里，关上门，不要出来，我下去看看。”在危难之中他还在想着保护自己的妻子。

他把房间门关上，摸着黑走向客厅。在他身后的房间，门锁上插着的钥匙自动悄无声息地旋转了一圈，将他的妻子反锁在里面。

而这一切他毫无所知。他小心翼翼地举着枪，走进了客厅。

落地灯的插头突然被拔下，然后，“嗖’的一下，电线像蛇一样疾速飞向菲洛的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菲洛的双腿缠在一起，往回一拉，菲洛直挺挺地应声摔在地上，手里的枪也滑了出去。

卧房里的妻子听到动静问：“菲洛！菲洛你没事吧！”

菲洛伸长手去摸他的枪，就在差点就要够到的时候，那枝枪却越滑越远。菲洛费力地抬着头，看着那枝枪滑动，一直滑到一个人的脚下。

那是米切尔。她穿着蓝色的衣服、浅绿的背心。那打扮，正是查理被害时候的穿着。

米切尔用冰冷的表情看着地上的菲洛，像是老猫看着自己的猎物一样。

窗外传来了汽车声，穆德和史卡丽赶来了。米切尔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但是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菲洛。

穆德和史卡丽冲向门，“哗”的一声巨响，门自己合上了，怎么也撞不开。房间里，菲洛的妻子听到有人撞门，立刻高呼：“外面的是谁！来帮帮我！”

穆德走到窗户旁边想听听清楚，然而窗户也自动猛然关上了。

房间里，米切尔看着壁炉上玻璃相框里的非洲草原的油画，以及那堆日本折纸，眼睛里一闪寒光，玻璃相框爆裂开来，折纸也掉了一地。

菲洛在地上用手抱住脑袋，瑟缩成一团。

米切尔的目光又移到花瓶，花瓶也应声而碎。做完这些热身，米切尔把目光重新聚焦在地上的可怜虫身上。

同时，穆德和史卡丽砸破了杂物间的小后门，进入了房间。

菲洛从地上爬起来，看着米切尔：“他们说，只是和你谈谈，希望能说服你。你能要我怎么做呢！你把钱收下，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谁叫你不愿意拿了你那份钱，加入我们呢？”

米切尔出现了极度愤怒的神色。她的目光落在一个花瓶上，花瓶飞起，重重砸在菲洛头上，使他又趴倒在地。

穆德和史卡丽放出了菲洛的妻子，然后众人一起来到客厅。妻子一看到脑袋血流不止的菲洛，立刻扑过去抱住。“对不起。”菲洛对妻子说，“我早就知道，查理被杀了。我参与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我只想照顾你。他死了还有谁能照顾你呢。”

妻子听着，啜泣起来。她抬头看着米切尔，米切尔也看着她，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温柔的目光。然后米切尔将目光投向房间角落的鱼缸。鱼缸剧烈抖动起来。“求你，查理，不要伤害菲洛，好吗？”妻子望着米切尔，哀求道。米切尔一言不发，鱼缸抖动愈加剧烈，终于碎裂成粉末，海水流得一地都是。

随后电力恢复了，米切尔转身离开了房间。

可怕的夜晚终于过去。菲洛去法院自首了９年前的罪行。小米切尔在游泳池里，和许多小伙伴快乐地嬉戏。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怕水的孤僻的小女孩了。她对以前的事情已经不再有任何记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 《重现》作者：Ｓ·西帕特

哈罗德·菲茨帕特里克第一次出现时间重视的怪事是在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８日，那是一个星期四。

正如发现珍宝需要才能，更需要运气一样，绝大多数发现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假如菲茨帕特里克夫人不是刚刚购得那匹明代的瓷马，假如她不曾把瓷马摆放在那个极不稳妥的玻璃陈列架上，假如哈罗德没有害怕耽误了准时在下午７：００开的晚饭而跑过客厅的话，或假如他不是穿着那双滑溜溜的新鞋，事情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然而，机遇降临了。因此，就在下午７时０３分２６秒的时候，哈罗德发现自己仰面躺倒在客厅的甬道上，身旁是一堆瓷马和玻璃的碎片。７时０４分，菲茨帕特里克夫人赶到儿子遭遇痛苦的现场，她的到来成倍地加剧了这种痛苦。

菲茨帕特里克夫人绝不会做出大发脾气这种没有教养的事情。不，当然不会。相反，她以那种痛苦的然而极其高雅的语气感叹着如何忍受所有这些磨难，在过去的十六年零十个月四天的时间里努力做个好母亲，所幸的是，哈罗德在他生命中的前九个月得以免受这种责备。

哈罗德在一连串轻声而严厉的话语声中局促木安地扭动着身子，然而玻璃的细碎声使他一下子凝住不动了。他担心打断她的话或在她的红木地板上留下血迹会引来更大的麻烦。他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流血死去也比听母亲的责骂好受些，而这种想法已不是第一次了。他闭上眼睛：但愿这最后的几分钟从未发生过。

她的声音里流露出几许恼怒：“年轻人，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看着——”菲夫人的声音嗄然而止，就像收音机突然被关掉一样。

哈罗德惊异地眨着眼睛。他又一次站在厅堂的尽头，而瓷马和玻璃柜却都安然无恙。一时间，极度的惊恐淹没了他，他及时用于蒙住了嘴，才避免了一声惊呼。他又眨了几下眼睛，希望景象回到原来的混乱状态。母亲催促的铃声打断了他纷乱的思绪，他决定暂时不去想这个谜，便小心翼翼地从瓷马旁边走过，快速走向饭厅，仿佛那瓷马变成了活生生的，极其危险的动物。

他到的时候，菲夫人那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手刚要再一次去摇那个小银铃，那只小铃销有点神秘：宅子里没人能说得清她是如何使这只五盎司的物件听起来就像索菲亚大教堂那百磅重的表兄。至于生于俄克拉荷马州一小镇上的内尔。琼斯家的她是如何设法充当了雷金纳德。菲茨帕特里克夫人，弗及尼亚最古老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主妇及上流社会的女主人，并把这一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就更没人说得清了。

当他咕哝着道了歉并在桌边坐下的时候，母亲那冰冷锐利的目光头一次没有产生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三个星期客六天过去了。若不是发生了另一件事，哈罗德已经开始相信头一件事只不过是种错觉罢了。

他所在的私立男子预科学校。罗帕特。李中学准备为圣涎节举办一次音乐演奏会。这是学校乐队展示水平的绝好时机，当然也是家长们比较他们儿子能力的机会。

由于对舞台的极度恐惧，哈罗德躲进洗手间，一直到音

乐会即将开始前才出现。他紧握着他的萨克斯像一尊小雕像坐在最前排，紧张地等待着“平安夜歌”中他的萨克斯独奏的开始。对于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那音乐已经演奏得相当出色了。它起到了一种抚慰作用。所以当哈罗德拿起他的萨克斯的时候，他已经感觉相当轻松、自信了。

而发出的音乐却是一种痛苦的、不和谐的，就像一只被扼住的鸭子发生的声音。乐器的大煞风景使他万分惊恐与羞辱，在一片目瞪口呆的面孔的注视下，他红着脸，手垂了下去。他迅速地捕捉到了其中的一张面孔，它绝对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不雅观地张大了嘴巴：菲夫人抬起一只纤细的手痛苦地按向太阳穴，这无声地说明了她对这个没出息的儿子如何地感到失望。从他身后传来的一声窃笑使人们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当他转过身去寻找那自鸣得意的笑声的发源地亚历山大，富布赖特的时候，整个礼堂响起一片哄笑声。

绝望的情绪战胜了对这件事情的怀疑，哈罗德闭上了眼睛，开始祷告。笑声突然被后台相对的安静所取代。睁眼一看，他发现自己刚刚放下萨克斯盒子，想去把大衣挂起来。

祷告成功了！他心里一阵狂喜。

他迅速地打开盒子，把崭新的双簧管拿出来，换上一只旧的并把那只新的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他料想亚历山大准会大吃一惊。

然而突然间，仅仅避免受其嘲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他要与他大干一场以弥补多年来所受的耻辱，彻底推翻“完美的”亚历山大、富布赖特先生，他从未接受让笨拙的哈罗德坐在首席萨克斯管的位置，而他，作为母亲经常夸奖的一个

完美儿子的典范，竟屈居第二位这一事实……

因此，就在十五分钟以后，当第二位演奏员开始演奏的时候，亚历山大的萨克斯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噪音。由于对这可怕的声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哈罗德得以泰然自若地继续演奏下去并赢得了人们的一阵阵喝彩声。

当哈罗德带着萨克斯躲到帝幕的后面去把脸贴着冰冷的玻璃窗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好像仍然飘浮在金色的薄雾中，整个招待会上，人们对他这种处乱不惊，坚持下去的能力以及他的演奏技巧不停地加以赞扬。他甚至于获得了其他男孩子的认可，当然他们都是身受“怪叫”亚历山大、富布赖特先生之害，其人早已在音乐会结束的时候溜掉了，再也没露面。

就在他刚要转身回去的时候，他听到有脚步声向这边走来，同时传来两个非常熟悉的声音。第一个是卡特先生，他的音乐老师，他正热切地评说道：“……哈罗德一直是个音乐天才，我想给他额外上点课，经过几年的训练，他定会胜任在专业乐队演奏。”

第二个声音相当柔和，但是带有一种不易觉察的倦怠，这种语气是菲夫人养成的对她认为是下人的那些人使用的，只听她说道：“想想他在其他方面的无能，他也确实应该会点什么。好吧，你们什么时候……”

她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哈罗德从帘子后面摸索出来，磕磕绊绊朝相反方向走去。成功突然变了质，变得索然无味。

然而在此后的五天里，哈罗德的生活可以说一帆风顺。第二件事发生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可以随意支配这种特殊的能力。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他发现虽然他无法左右别人的行为，他却可以随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预见确实是个强有力的武器。

正因如此，亚历山大的两次抱负行动才以惨败告终，而哈罗德的考试成绩也开始皇缓慢而递增的方式提高了。

然而他的高兴很快就消失了。上完最后一天的课他刚一回到家，菲夫人便通知他，彭赫斯特一家将于次日早晨光临，他们打算到美国来渡假。对哈罗德来说，他宁肯这种幸事不在他身上发生。彭赫斯特一家包括托马斯姑夫、丽贾娜姑姑和恐怖的（哈给她们加的前缀）双胞胎姐妹阿拉贝尔和安娜贝尔。

娘家姓菲茨帕特里克的丽贾娜。彭赫斯特在环游欧洲期间，设法结识并嫁给了一位英国贵族。对这件事菲夫人既引以为荣又有些嫉妒。与贵族沾亲带故毕竟是件好事，然而命运之神却从未让冈尔。琼斯一家获得捕捉到一位显贵人物的机会。而寡居的、风韵犹存的而且异常富有的菲夫人或许会有更好的前景……但是命运再一次背叛了她，留给她一个残废的却依然活着的丈夫。因此她以一种兴奋与惶恐交织的心情来面对这即将到来的拜访。前者由有幸与真正的贵族相联系而引起，后者来自一种深藏的不安全感：她所有的这些成就恐怕难以与门第相提并论。就连雷金纳德参战走后，菲家的财产完好无损这一点（家庭经济在菲夫人的精心管理下甚至有所增长）也难以消除她的忧虑；她的成功或许恰恰说明了她的低微的出身。因为一个真正的夫人哪会懂得生意经呢？

与此相反，哈罗德的反应却简单得多：他期盼彭氏一家的到来就像当初罗马人等待入侵者条顿民族的西哥特人那

样。他宁愿母亲一方的亲戚来做客，尽管琼斯家唯一的一次拜访据菲夫人说那纯粹是一场灾难。哈也清楚地记得他那五个堂兄弟是如何撒野订闹，连累他进去或惹上麻烦也一点都不感到羞愧。

第二天早晨，正如预料的那样，彭赫斯特一家风光十足地来到菲茨帕特里克的宅邪。雷金纳德也坐在轮椅上被推到楼下参加欢迎仪式。哈罗德穿着僵硬的礼服，整个见面过程中他感到难受极了。哈罗德只有在这种场合才希望超越时间，然而实验证明是相反的。他很隐忍地不去看安娜贝尔——或许是阿拉贝尔吧，在大人们身后向他做的鬼脸。幸运的是，这些远道来的人们需要洗漱整理一下，使得见面仪式没有拖太长的时间。人们一走开，哈罗德便把自己藏到华贵的家具后面去了。

不幸得很，被菲夫人称为“简便午餐”的一场严峻考验很快就不期而至了。哈罗德坐在那儿，脸上挂着一种非常礼貌的认真倾听的表情。他严格遵守那条“注意会招致麻烦因此应该避免”的原则，尽量不说话。只有被问到的时候，才给予一简短而礼貌的回答。这一战略似乎很成功，午饭快进行一半了，也没出现什么大的灾难。忽然，阿拉贝尔打翻了茶杯。

她道了歉，脸微微有些发红，显得更好看了。菲夫人极力安慰着她。然后为了进一步抚慰女孩子的情绪，她开始讲述一个故事。那是哈罗德最为困窘的不幸往事之一。他母亲开始讲那年夏天去海边，哈罗德的游泳裤如何被一个突出物钩住，他又如此一丝不挂地跳进水中。而那个明媚的夏日里

海边碰巧挤满了人，结果哈罗德的落水就成为众人的笑柄。这段笑话被母亲绘声绘色地讲起来还是那样乐趣十足。因此，彭一家人全都开心大笑起来。这回轮到哈罗德脸红了，可红得一点都不好看，哈罗德在双胞胎姐妹肆意的嘲笑面前变得手足无措。

他又闹上了眼睛。睁开时眼前一片耀眼的阳光。然后他闻到了一股潮湿的腥咸气味，听到海鸥的叫声，感觉到脚底下那粗糙的沙粒。现在眼睛能够适应阳光了，当他低头发现自己的身体回到了十岁时的样子不禁低声惊叫起来。他想诅咒几句，然而没有一个词能充分而强烈地发泄他怨恨的情绪。

四个月零两天过去了，哈罗德仍处在不得不把过去的六年重过一遍的恐惧中。虽然他可以把以后的几年过得相对好一些，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安全感，因为他不得不处处小心使自己表现得不“过于”懂事。一个孩子经过青春期以后变化是相当大的。十岁的身体和十六岁的头脑实在不是令人舒适的组合。有点迟缓——一或者说早熟更恰当些吧？——哈罗德终于意识到他的才能给他带来的并非都是好事，他决定以后一定要加信小心。

一天下午，哈罗德厌倦了那些小人书和小孩子的游戏，于是溜进了图书室。他在那发现了一本《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是他在几年以后作为学校的阅读作业读的，他没想到会那么喜欢这本书。以后的几个小时时间里，他就蜷缩在一个窗台上，这是菲夫人在给住宅重新装修的时候留下的唯一的一件比较舒适的“家具”，沉浸在一个河边男孩的冒险经历中。

天黑下来的时候。他决定不去开灯，因为那样会清晰地暴露他的存在。从图书室往外走的时候，他从书架底座上碰掉了一本皮面装订的书，他赶紧拾起来，发现那是一本他们家的影集。对于一个正努力扮演六年前的一个角色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太宝贵了。哈罗德的嘴角不易觉察地翘了翘，这副表情根本就不属于那么小的一张脸。他迅速打开了影集，一下子看到了他更小时候的一张照片：盯着照相机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手里紧紧抓着一个黑乎乎、毛绒绒的玩具能。

“泰迪能。”他喘息着说。

十一年过去了，那种孤独感仍未消除，那是他父亲在登上那条把他带到欧洲及那场大战去的船之前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结果那场战争夺去了他的健康连同他的思想。哈罗德一直很珍惜西奥多。罗斯福——或者以他五岁的拼音能力所能发出的“泰泰熊”。菲夫人对那个玩具一直抱着双重的态度：一方面那种毛绒绒的小熊很时髦，也体现了一种爱国思想，但另一方面她认为那不是传统的玩具，而且他儿子似乎过于钟情于他的宝贝熊。

危机终于爆发。一天，菲夫人从哈罗德紧紧搂着的怀里夺走了小熊，把它高高地放在陈列架上。小能将被放在那里几个小时作为对哈罗德一个小过失的惩罚。

他被送回自己的房间，但他很快避开仆人们又潜回到会客厅，他偷偷地藏在一边，直到菲夫人和客人们离开。于是他溜了进去，沮丧地呆望着那高不可攀的熊宝宝，心里充满了渴望。不幸的是，五岁的哈罗德的下一步做得可不够漂亮：他试图径直爬上去够他的宝贝熊，这一举动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至少是脑震荡或骨折。东西摔碎的声音惊动了菲夫人，她及时赶到现场，盛怒之下把泰迪熊一下手塞到女仆手里，让她把它扔掉，根本不管哈罗德满脸泪水地又哭又叫，使哈罗德伤心的并不是摔伤的痛苦，而是眼看着心爱的东西被人拿走而无能为力。

站在黑暗的图书室里，眨眨眼忍住一层泪雾，哈罗德发现自己又一次不知不觉地、绝望地伸向那永远无法企及的泰迪熊，或者也许并非永远。

一个突然变小的哈罗德发现自己站在会客室陈列架底下，那上面安放着一只绒毛熊。有一阵子他骇住了，他又变小了五年。紧接着后悔被一阵手忙脚乱所取代。

哈罗德双臂紧紧搂着泰迪熊，把脸埋在那破旧的绒毛里，十多年来头一次感到如此安全和平静……

尽管对于年龄的进一步缩短有着无尽的懊恼，哈罗德却变成了一个相当快乐的男孩，与最好的朋友在十一年后的重聚使别的损失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哈罗德每天都得小心翼翼地渡过，要求一个五岁的孩子出现的场合其实并不多，他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设法避开别人。不巧，菲夫人计划举办一次草地冷餐会，而哈罗德是肯定要被要求出席的。

在宴会进行的头一个小时，哈罗德很有技巧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与其他小孩一起嬉笑打闹、讨糖果吃。后来菲夫人让人来叫他。他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力图表现出一个乖小听话的儿子的样子，当他被介绍给几位客人时，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种毫无意义的微笑。其中一个很胖，像个总管似的女人弯下身来掐了掐他的脸蛋，并凑到他脸前跟他奶声奶气地说些小孩子的话，他的微笑渐渐吃不消了，他一点一点地后退，试图不引人注意地溜掉，忽然地脚底下绊了一下。

他极力想保持平衡，但是他五岁的身体却无法做到。他的一只手甩了出去—一那只拿蛋卷冰淇淋的手——“啪”地一声摔在菲夫人身上。

从倒在地上的角度来看，哈罗德注意到他在母亲那崭新的白色丝裙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巧克力污痕。还没容他细看，菲夫人便一下子把他提起来，向客人们夸张地道了歉，拽着他朝房子走去。

“你这个讨厌的，没用的东西，”当别人听不到他们说话声音的时候，菲夫人就咬牙切齿地说，“我为什么要生下你呢！”

哈罗德闭上了眼睛，于是……

献给母亲：我还保存着我的泰迪熊。

# 《蛛丝》作者：史蒂芬·巴克斯特

史蒂芬·巴克斯特继承了哈尔·克莱门特和罗伯特·Ｌ·福沃德的风格，这种类型的科幻小说尤合硬科幻读者的风味，因为它比较罕见，要求作者投入很多的精力，对已知科学了解得很透彻。硬科幻独具的、创新的形象化描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１９９１年的《木筏》是他较早的作品之一；１９９５年的《时间飞船》则是他为１９８５年Ｈ·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所写的续集，只不过是在１００年后。《蛛丝》最早发表在《科幻时代》上，这是一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成功的新科幻杂志之一。他在科学基础上所产生的想象令人惊奇地准确和明晰，这也是他的小说为我们的消遣所提供的东西。

一

飞船颠簸了一下。娜娃从她的资料台上抬起头来，大吃了一惊。在飞船半透明的船身外面，充满在虫洞里的那此致兰白色的光线向她快速冲来，以一种她感觉是巨大的和无法控制的速度。

“我们出问题了。”戈比说。这个飞行员弯下腰看着她自己的资料台，瘦削的脸上眉头紧锁。

娜娃一直在听她的资料台上关于氮气层的温度递增层的合成低语；现在她关掉它。飞船是一个透明的电子管，让人感觉到温暖、舒适，但也让人感觉到一种讨厌的脆弱。“宇航员在太空中有麻烦了，”她想，“但不是我，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研究者。”娜娃二十八岁；当然没有想死的计划——至少在这个已被看成是人类八十年的例行工作的穿越普尔虫洞的四小时航程中，肯定没有。

她紧紧抓住她的资料台，指关节已开始变白。她不知道她是否应该咸到害怕。

戈比叹了一口气，把她的资料台推开，让它在她面前飘浮着。“扣上你的衣服，扣紧。”

“出了什么事？”

“我们穿过虫洞的速度加快了，”她套上她自己的紧身降落伞背带，“我们一分钟后就会到达终点。”

“什么？我们还应该再飞半个小时的。”

戈比看上去有点不耐烦。“我知道，我想分界面开始有些不稳定。中心洞正在颤抖。”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有危险吗。”

戈比检查了一下娜娃的增压服，然后把她的资料台递给她。戈比是个高加索人，一脸的坚强，也许有五十岁。“好了，我们不可能往回走。几秒钟后，不管怎样，一切都会结束的。抓紧。”

娜娃现在能看到分界面——虫洞的终点了。它是一个兰白色的四面体，一个从无穷远的地方向她爆炸过来的带角的笼子。

闪亮的光线从飞船厂周围跳跃着掠过。

从坍塌的虫洞中，飞船猛扑出来。当受到压力的时空连续体在涌出的重粒子中屈服时，光线喷泉在逃出的飞船周围涌动着。

娜娃看到了一眼的星星，旋转着。

戈比把飞船拖也了能量的喷泉。

突然，一颗行星赫然出现了。

“这从哪儿钻出来的？”戈比说，“我将不得不压下她的火焰——我们离得太近了。”

娜娃看到了平坦的、复杂的地形，在升起的月亮的灰红色中。景色得暗淡，当飞船旋转时，它也失去控制似地摇晃。而且，在世界和月亮之间，她看到了……

不，这不可能。

幻象消失了，回到了黑暗中。

“它又来了。”戈比叫道。

泡涌也来，塞满了飞船。泡沫涌进娜娃的耳朵、嘴和眼睛里；她什么也看不到，但她知道她还能呼吸。

一声碰撞，持续了几秒钟的挤压，她想像飞船开进了行星的地表。她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倾斜，然后又弹了回来。

飞船终于停了来。

一个合成声音发出模糊的安全指示。当船身冷却时，有些嘀嘀嗒嗒的声音。

在突然的沉寂中，在泡沫造成的盲目中，娜娃努力回忆她刚才看到的东西：蛛网，一张蛛网，从行星一直延伸到月亮。

二

娜娃站在冥王星表面上，增压服的绝缘效果很好，但是还是有很多热星泄漏出去，在她的脚步周围产生一此致氮云，嘶嘶作响，她走过的地方，冰上的陨石坑就燃起来了。上面的引力只有地球引力的百分之几，娜娃出生在地球，感觉好象好会被吹走。

在她头上有云：飘渺的卷云、烟雾状的云团悬浮在氮气和甲烷气层中。云层也阻挡了灰白色星星的光线。从这里，太阳和月亮，查伦（冥王星的卫星）都被行星的大体积遮住了。天是黑的，黑色中的黑色，能看见的被破坏的地表就只有星光中的一轮郭。 欲知后文，按下链接： 我的音乐世界，我的地盘！

飞船在这个世界带着古风的表面上挖了一道一英里长、五十码深的沟，因此娜娃就在一个周围都是氮冰的山谷底。戈比从碎裂的飞船残骸中往拖设备：滑行艇、资料台、生命维持盒、娜娃的装备。娜娃看到大部分东西都用来让你也在巨大的碰撞中逃生，但不是她的设备。

也许一个地质学家可以用一个锤子和一套标本袋就可以在这上面爬来爬去考察。但是娜娃是个研究大气层的科学家，没有她的设备她能有什么收获呢？

现在她的恐惧已经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恼怒和不耐烦。她离太阳五个光时；她已经错过了光线的通信网。她踢着冰，她被困在这里了；她不能和任何人通话，这里甚至没有生成有效环境的加工能力。

戈比完成了处理残骸的工作，她使劲地喘着粗气。“来吧，”她说，“让我们离开这个沟，去看看周围的情况。”她向娜娃示范怎样操作滑行艇，这是一个简单的平板，它不带自动的气流发动机，通过旋转升起的把手来控制。

肩并肩地，戈比和娜娃从倒塌的断层中升起来。

冥王星上的冰呈鲜红色，周围是有机物的紫色。娜娃隐约地辩认出冰的表面的格局；它们象线浮雕品，象午餐盘一样大小的圆盘，上面有雪花错综复杂的纹路。

娜娃笨拙地降落到倒塌的断层边缘。滑行艇的艇叶吱吱嘎嘎地划过表面的冰层，她应该感激低引力。滑行艇的重量和热量很快抹去了冰的形状。

“我们来到了赤道附近，”戈比说，“反照率在南极要高一些；我听说那里有一个甲烷冰盖。”

“是的。”

戈比指着太空中一处明亮的蓝色火花。“那就是虫孔分界面，我们就在那里出现过，在五万英里以外。”

娜娃眯着眼看那些星座，这和她在地球上成长时就看到的没什么两样。“我们搁浅了吗？”

戈比说，还算有耐心，“眼下是这样，飞船已经毁坏了，虫孔也坍塌了；我们就不得不绕道回到木星上去。”

三十亿英里……“十小时前我还在I0的一家旅馆房间里睡觉，现在却到了这里，真是难以想象。”

戈比笑了。“我已经向内部系统发出信号。他们会在大约五小时后收到。一艘单程的ＧＵＴ飞船会来接我们。它会在这里加燃料，用查伦冰——”

“多久？”

“这取决于飞船的敏捷程度。比如十天准备，然后用十天飞到这里——”

“二十天吗？”

“我们没有危险。我们有一个月的供给品，只是我们将不得不住在这些衣服里。”

“这次施行本来应该持续七十二个小时。”

“是的，”戈比恼火的说，“你不得不打电话取消你的约会，是吗？我们只需要等在这里；我们不会很舒服，但是我们很安全。”

“你知道虫孔也了什么问题吗？”

戈比耸了耸肩，她盯着远处的蓝色的火花。“据我们所知，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是分界面本身变得不稳定，那又反馈到入口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这么快就掉到冥王星上。这讲不通。”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的轨道是象太空一样的，超发光体。”她斜着看了一眼娜娃，好象很尴尬，“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航行的速度比光还要快。”

“穿过正常的太空？那不可能。”

“当然是这样。”戈比伸出手来搔她的脸颊，但是她戴着手套的手指在她的面板上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我想我要到分界面上去看看周围的情况。”

三

戈比给娜娃示范怎样进入生命维持盒。然后她把她的资料台绑在背上，爬上她的滑行艇，从行星的表面上飞起，向着分界面的方向。娜娃看着她慢慢地变小。

只剩下娜娃一个人，她孤零零地，是冥王星上唯一的一个人。

在坠落发生后的十二小时内内部系统传来了回答。一个ＧＵＴ飞船正从木星上发出。要花十三天时间整修飞船，然后花八天时间飞到冥王星上，接着在查伦上吸收新鲜反应堆有耽搁。娜娃对这个时间安排感到焦虑不安。

还有其它的邮件：从娜娃家里发来的担心她的情况的便条，从她的研究主动管人那里来的恼火地要求得到最新消息，还有戈比的，她的老板发出命令主她尽可能地在飞船残骸上作下记号，以便打捞和分析。戈比的船是一个商业性的虫孔经纬仪，被牛津租来——牛津是娜娃所在的大学——用于这次航行。现在看起来好象在牛津、戈比的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会有一场复杂的关于责任的斗争了。

娜娃，距离家五个光时，发现很难不周期地回复这些邮件。她感觉好象和人类的大脑切断联系了。最后，她起草了给她家里的回复，删掉了其余的信号。

她又检查了她的研究设备。真的不能用了。她想睡觉，衣服很不舒服，幽闭恐怖式的。她感到不安、厌烦，有一点害怕。

她开始系统地勘测表面，带着她的滑行艇在倒塌的断层周围加宽的螺旋形区域活动。

地形令人吃惊地复杂，星光照耀的轻软的山脊和细细的沟壑的刻蚀。她一直保持在离地面几百英尺的高度上；每当她飞得太低时，她的热量会从脆弱的氮冰上带起翻腾的蒸气，就会淹没古老的特色，这是她会感到一阵莫名的内疚。

她还发现了更多象雪花的特征，一般是八个或十个一小簇。

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双子座查伦一样，是一个岩石球状物，被厚厚的水冰和氮冰的地蔓覆盖，四周是甲烷、氨气和在机化合物。就象是一个巨大的、稳定的慧核；它几乎算不上是“行星”，还有比冥王星更大的卫星。

自从建立普尔虫孔以后，八十年中只有少数人来参观过。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费神在冥王星或查伦的表面上行走过。娜娃意识到，虫孔不是建来作为一个商业性质的企业，而是一种花招：最终把地球系统上所有的行星和木星上的快速经纬仪中心边系在一起。

她厌倦了她沉闷的勘测，她肯定她能找到倒塌的断层的地点，让滑行艇离于表面一英里，向着南极飞去。

四

戈比从分界面发出讯号，“我想我已以发现了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我提到过的超发光效果。娜娃，你听说过阿尔科比波吗？”她把图条输到娜娃的资料台上——虫孔分界面的画条，说明性的图表。

“没有。”娜娃没注意到输入的东西，注意力集中在滑行艇飞行上。“戈比，为什么虫局限性会变得不稳定？每天制造了成百上千的虫孔快速经纬仪，在整个系统中运行。”

“一个虫孔就是太空的一个瑕疵。它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入口和出口都是靠有关外来物质的丝状体活跃的回线才保持畅通的。那和阴性的能量密度有关，一种反引力……”

“但是这个虫孔出了毛病。”

“也许是调谐不太完善。飞船体在入口的出现足以把虫孔送到边缘。如果虫孔过去使用得更频繁一些，这种不稳定性也许早一点就被发现了。然后修复……”

在灰白色的极地，娜娃飞过烟雾层，戈比的声音向她低语，很遥远，没有意义。

五

冥王星的日出：

太阳是一个光点，在娜娃展开的地平面上很低，复杂的卷云层莹绕在它周围。太阳光看起来比从地球上看要微弱一千倍，但是在地球的天空上比其它任何行星都要明亮。

内部系统是在太阳周围的光潭，一个倾斜的圆盘，小得连娜娃都可以用一只手掌遮住它。它包含了几乎所有无数的人类中的成百上千个人。太阳没有给她举起的手带来热量，但是她看风了由太阳投射到她的面板上的微弱的影子。

氮气层是动态的。在近日点——冥王星附近的到太阳最近的途径——空气扩展到三个行星的直径。甲烷和其它挥发物融入了变厚的空气，从行星的表面上升华。然后，冥王星从太阳附近转开，滑向它两百年的冬天，空中下起了雪。

娜娃希望她现在能有大气层分析设备；她感觉这种缺乏象一阵揪心的痛。

她穿过壮观的景色：布尔火山口，塔布高原、洛威尔山脉。她一一作了记录，走在它们上面。

过了一会儿，她的地球、信息和工作的世界好象变得很遥远了，成了闪闪发光的抽象概念。冥王星就象一条合成的、看不见的鱼，在它两个世纪的轨道上飘浮，逐渐和她相遇，也在改变着她，她怀疑。

六

离开倒塌的断层后十小时，娜娃到了被称作克里斯蒂的近——查伦点。她让滑行艇一直在附近盘旋，气流在冥王星和缓的引力中托着她。太阳悬在半空中，一颗光的钻石。查伦就悬挂在娜娃的头上，一个薄雾笼罩的圆盘，有从地球上看到的月亮六倍那么大。卫星被照亮的一半转过去对着太阳，娜娃看不见。

象月亮一样，查伦定时和它的母星球连接，在它沿着轨道运行时，对着冥王星的一直是同一面。但是，和地球不一样，冥王星还和它的双子座相连。

每隔六天各自的世界不停地旋转，互相面对，就象两个跳华尔兹舞的人。冥王星——查伦星系是唯一一个它当中的两个星座要定时相接的重要系统。

查伦的表面看起来有很多麻点，娜娃通过她的面板美化了这种形象。很多断层泥很深、很有规律。

她在这上面和分界面的戈比通话。

“普尔人大多是采用查伦的材料来建虫孔，”戈比说，“查伦只是岩石和水冰。尤其是更容易找到水冰。查伦没有大气层的不便，或者覆盖在水上的氮冰。引力也要浅些。”

虫孔的修建者靠一个巨大的ＧＵＴ飞船飞离这里，他们把冰和岩石搬离了查伦，用它来建造外来物质的四面体。四面体是用来作为分界面的，虫孔的终点。一个分界面留在了冥王星周围的轨道上，另一个用ＧＵＴ飞船很费力地拖回了木星，飞船上面装满了查伦冰反应堆。

用这种原始的办法，迈克尔·普尔和他的人民开发了太阳系。

“他们自己制造了查伦的混乱局面，”娜娃说。

她几乎都能看到戈比很有特色的耸肩。那又如何呢？

冥王星表面的地质特征很复杂，在这个最大的定时的压力点上。她飞过深谷和山脊；在有些地方，看起来大地好象被子一把巨大的榔头击碎，裂缝、断裂了。她想象在这里内部的材料和表面的冰有一个很大的混合。

在很多地方，她看风了她以前注意到的罕见的雪花堆积在一起，也许它们是起霜作用的一种形式，她不太清楚，她降落下来，隐隐约约地想到要收集些标本。

她在地表上几码的地方关掉滑行艇和喷气发动机，主这个小飞船在冥王星微小的引力下降落。轻轻地撞上下了冰，但没有因为热量影响几英尺以上的表面特征。

她走下滑行艇。冰吱吱嘎嘎地响，她感到地层在她脚下压缩，但是断裂的表面承受住了她的重量。她抬头朝查伦望去，红色的卫星很大、很圆、很阴沉。

她看见了一丝微光，弧形的，就在她头上。

很快它又消失了。她闭上眼睛，尽量想重新捕捉到它。一条线，慢慢弯成曲线，象一根丝，一个网。就悬浮在冥王星和查伦之间。

她又看了一下，她的面板设在最适宜的位置。她没能再看到刚才的景象。

她没有对戈比说什么。

“顺便说一句，我是对的，”戈比说话了。

“什么？”娜娃尽量想集中注意力。

“在我们附落的时候，虫孔的不稳定性。确实是它引起了阿尔科比尔波。”

“阿尔科比尔波是什么？”

“分界面阴性的能量区域从四面体往外扩展，就那么一会儿的时间。阴性能量让相当大一部分太空时间变得不正常。这部分就容纳了飞船和我们。”

在飞船的一边，戈比说，太空时间缩短，就象一个典型的黑洞。在另一边，它却扩展——就象重新启动的继电器，在宇宙初期的扩展。

“阿尔科比尔波是太空时间的前部。分界面——我们被嵌在里面——被子带走了。我们被推离扩展区域，到了缩短区。”

“就象一个波涛的冲浪的运动员。”

“是的，”戈比的的声音听起来很激动，“这种作用在理论上早就有了，几乎是自从提出相对论以来。但我想以前没有人观察到过。”

“我们多幸运啊，”娜娃干巴巴地说，“你说过我们航行地速度比光速还快，但那是不可能的。”

“在空时间内你的速度不可能比光速还快。虫孔就是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办法；在虫孔里你经过的是太空时间的一个分支。阿尔拉比尔作是另一种方法。超光速就来自太空本身的失真；我们就在变形的天空内。”

“因此我们在太空时间的飞船中没有打破光速。但是太空时间本身已经变形，超过了光速。”

“听起来象欺诈。”

“我也这样想，或者去查查数学。”

“我们不能用你的阿尔科比尔作用来驾驶星际飞船吗？”

“不行，不稳定性和能量的消耗是可怕的。”

不一种雪花形状在部分还没被破坏，娜娃伸手就能够到。她蹲下去，凝视着它。这种雪花大约有一英尺宽，能看见清澈的冰中的内部结构，很对称，也很复杂。她对戈比说“这是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结晶作用，如果这还是的话。”小心翼翼地，她伸出大姆指和食指，很快地从雪花边缘折下了一点。她把标本放在她的资料台上。几秒钟以后，分析出来了。“主要是水冰，有一些沾染物，”她告诉戈比，“但是是一种新奇的分子形式。比一般的冰要密集一些，和种玻璃。在很高的压力——几千个大气压下——水会象这样结冰。”

“也许这就是那些普尔人从那个地区带下次的内部材料。”

“也许，”娜娃现在更有信心了；这激发起了她的兴趣。“戈比，在几英尺外的地方有一个更大的标本。”

“别着急，娜娃。”

她向前迈了一步，“我会没事的，我——”

表层破裂了。

娜娃的左脚掉进了一个很浅的洞；在她的靴底下有什么东西噼噼啪啪地响。冰晶丝奇怪地交织在一起，向后转过来，在她腿周围划出很精确的抛物线。

这一摔好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冰对着她往上倾斜，就象一扇打开的门。她伸出手，也不能阻止自己往下掉，但是能缓冲一下，她一直让面板别碰上冰。最后她停下来时，冰到了她的背部；透过衣服材料她能感觉到臀部和小腿上一阵冥王星的冰的刺骨的寒冷。

“……娜娃？你没事吧？”

她发现她心跳得厉害。“我没有事。”

“你刚才在尖叫。”

“是吗？对不起。我掉下去了。”

“你掉下去了？怎么样的？”

“有一个洞，在冰里。”她按摩着她的左脚踝；好象没有受伤。“它是被盖住的。”

“让我看看。”

她站起来，小心谨慎地起到敞开着的洞边，举起她的资料台。这个洞只有几英尺深。“我想它被一种盖子盖住了。”

“把资料台移到离洞更近点的地方。”由戈比操纵的光从台上发出来，在浅浅的坑上闪动。娜娃找到了一块碎裂的盖子。它主要是冰，但在它的表面下有一个构造，是埋置的丝把冰凝固在一起。

“娜娃，”戈比说，“看看这个。”

娜娃把资料台拿到一边，往洞里看。四周很光滑。在底部有串球形的东西，很大。娜娃数了一下，有七个；只有一个没有因为她摔下来弄碎。她捡起这个完好的球体。放在手上转过来。它呈珍珠的灰白色，几乎是半透明的，里面嵌着什么东西，圆盘形，合成的。

戈比的声音听起来气喘吁吁的，“你和我想的一样吗？”

“是个蛋，”娜娃说，她急切往四周看了看，看了看敞开的坑，这个蛋、雪花的形状。突然她明白了这个情景的含义；好象从冥王星中射出一束光，启发了她。“雪花”代表着生命，她凭直觉知道；它们挖了这些洞，放了这些蛋，现在它们的硅酸钠身体处于休眠状态或者死亡状态，在古老的冰……

“我要下来了，”戈比很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什么也不要对内部系统说；等着我回来。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意味着麻烦，娜娃。”

娜娃把蛋又放回被砸碎的窝里。

七

她和戈比在倒塌的断层处相遇。戈比把氮冰和水冰倒进生命维持舱的原材料加料斗中。她把她自己和娜娃的衣服用钩钩到舱里，为衣服的内部系统重新充电。然后她开始用飞船的船身来刻ＧＵＴ驱动元件部分。飞船的中心总联合原理室还是很结实的，和一个蓝球差不多大，其余的驱动装置都差不多大。

“我敢打赌我能启动这个，”戈比说，“尽管它不能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娜娃坐在一块破碎的船体上，告诉了戈比关于网的事情。

戈比站那儿，手放在臀部上，面对娜娃。娜娃能听到她从头盔里的饮料口吮吸饮料的声音。“冥王星来的蜘蛛？让我想一想。”

“这只是一种类推，”娜娃防御性地说，“我是一个大气专家，不是一个生物学家。”她敲打着资料台的表面。“显然它不是蜘蛛网。但是那种物质如果有和真正的蜘蛛丝相丝的特点，也不是不可能的。”她从资料台上读道，“蜘蛛丝有钢的两倍大的张力，但它的弹性是钢的三十倍。它是和种液体水晶。它被用在商业上——你知道这个吗？”她用手摸着她的衣服，“我们现在都可以穿用蜘蛛丝织成的衣服。”

“那有盖的洞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美国有活动天窗蜘蛛，在地球上。我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时……蜘蛛挖洞，用丝牵线，用带着链的盖子。”

“为什么在冥王星上挖洞呢？”

“我不知道。也许只有这样这些蛋才能度过冬天。也许这些生物，雪花，只有在近日点时期，在大气层扩展和丰富时，才有活跃的生活。”她是经过思考才得出这个结论。“那样才适应。这也是为什么普尔人没有任何东西上作记号的原因。建筑队全在接近上次远日点时到了这里。冥王星的一年很长，所以我们现在只在到下一次近日点的中途上——”

“那他们怎么生活呢？”戈比急促地问，“他们吃什么呢？”

“在生态系统中肯定不止一个种类，”娜娃承认，“雪花——蜘蛛——需要硅酸钠。但是在地表上几乎没有。也许有一种生物圈——植物或掘地动物——从内部把冰和有机物带到地面。”

“这讲不通。水冰上的氮气层很深。”

“那么雪花从哪得到它们的有机物呢？”

“别问我，”戈比说，“这是你的愚蠢的假设。那网又是怎么回事？它的用途是什么——如果它是真的话？”

娜娃停了一下，“我不知道，”她站不住脚地说。尽管冥王星／查伦是系统唯一一个能在世界之间搭起蜘蛛网的地方。

戈比手里玩耍着一个驱动器上的零件。“你对什么人讲过这个没有？我是指，在内部系统。”

“没有。你说过你想谈这件事。”

“是的。”娜娃看见戈比闭上了她的眼睛；她的面部表情因为面板的微光变得不易察觉。“听着，我们要这样说：我们在这里什么也没看见，没看见什么不能用结晶作用来解释的东西。”

娜娃感到不解了。“你在说些什么？蛋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撒谎？而且，我们还有资料台中的记录。”

“资料台可以丢失，或者抹去，修改内容。”

娜娃希望她能看到戈比的面部表情。“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好想一想，一旦地球知道了这些，你的这些雪花——蜘蛛就会被保护起来，是这样吗？”

“当然，这又有什么不好吗？”

“这对我们不好，娜娃，你已经看到了普尔人反查伦搞成什么样子了。如果这个系统也有东西居住了，就不会允许一艘快速的ＧＵＴ飞船来接我们。不会允许它在这里加燃料。如果它意味着进一步破坏这里的生命形式，就不允许。”

娜娃耸了耸肩。“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等一艘慢一点的飞船。一艘班船，它就不需要在这里吸收更多的反应堆。”

戈比嘲笑她。“你对ＧＵＴ飞船运输的经济情况不太了解，是吗？由于这个系统是由普尔虫孔交叉往来的，你主为象那样的班船还不多少在运行？我已经查看了舱单。能够往返冥王星的班船还只有两面三刀艘在营运。一艘正在干坞；而另一艘正开往土星——”

“在系统的另一边。”

“对，这两艘船都不可能到我们这里，我是说，用一年时间。”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供给，娜娃的胃里泛起一阵恐慌。

“你弄懂了没有？”戈比心情忧郁地说，“如果营救我们会破坏这里新的生态的话，我们就会成为牺牲品。”

“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戈比耸了耸肩。“有这样的先例。”

她是对的，娜娃知道，有过这样的先例，在这个系统的角落发现了新的生命形式：从水星到遥远的库伯尔物体。一旦生命——或者即使是可能出现的生命——被确认，无论如何这块领地都要用围墙圈好，当地的环境都要受到保护。

戈比说，“机智休再生的多样化，总的环境管理。这是问题的关健；关于保护太阳系所有的特种和栖息地的公众政策，一直到无限的将来。两个人的生命与它相比算不了什么。”

“你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不告诉内部系统这些雪花的事。”

娜娃尽力想恢复几天前的心境；当冥王星和她没有太大关系，当坠落只是一种不便。现在，突然，我们在谈论对我们生命的威胁，对生态的破坏。

什么样的两难境地：如果我不说雪花的事，在营救我们的过程中，它们的生态会被破坏；但是如果我讲了，ＧＵＴ飞船不会来救我，我就会丧失生命。

戈比好象在等着一个答案。

娜娃想到了在黎明时，太阳光怎样俯瞰冥王星的冰地。

她决定拖延。“我们什么也不说，只是现在。但是你提出的两种选择我都不能接受。”

戈比笑了，“还不什么别的可能吗？虫孔已经被破坏了；即使是飞船也不能用了。”

“我们还有时间。几天，在ＧＵＴ飞船预期发射之前。让我们寻找另一个解决办法，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戈比耸了耸肩，脸上是猜疑的神色。

她这样是对的，娜娃想，很惊讶地探究她自己的这个决定。到后来我完全愿意说出真相，让ＧＵＴ飞船转向，如果我不得不这样做的话。我会为了这个世界放弃我的生命。

我想。

八

在接下来的几天，戈比在修补ＧＵＴ的驱动器，也飞到分界面去收集更多关于阿尔科比尔现象的数据。

娜娃在冥王星的表面漫游，让她的资料台处于完全记录状态。她开始喜欢卷云的缭绕，巨大的、薄雾笼罩的查伦，有几个世纪那么长的缓慢的、无边无际的脉冲。

在每个地方她都发现了雪花毫无活力的身体，或者它们出现过的迹象：蛋、有盖的洞。她没有发现其它的生命形式——或者，很可能，她自言自语，她没有作好准备去识别别的生命。

她被吸引回了克里斯蒂，近查伦点，那里的地形最为复杂也最有意思，在那里找到了雪花的最大密度。她想，好象雪花都有聚集在那里，向往它们上面巨大的、难以接近的卫星。但是雪花可能想从查伦那里得到什么呢？它对它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九

娜娃在倒塌的断层处碰到了戈比，正在用生命维持盒为她的衣服系统充电。戈比好象很安静。她一直用面板罩住她的脸，背对着娜娃。娜娃看了她一会儿。“你在逃避，”她最后说道，“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你不想告诉我的事。”

戈比想走开，但是娜娃抓住了她的手。“我认为你找到了第三种可能性，是吗？你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办法，不用毁灭我们，也不毁坏雪花。”

戈比挣开她的手。“是的。是的，我想我知道一个办法，但是……”

“但是什么？”

“它很危险，该死的。也许还不可行。致命的。”戈比的手互相搓着。

她被吓着了，娜娃看出。她从戈比那边走过来。没有给她考虑的时间，她说，“我们的协议结束了。我马上就告诉内部系统关于雪花的事。就是现在。因此我们就不得不试一试你的新主张，不管它危不危险。”

戈比仔细看了看她的表情；戈比在估量娜娃的决定，也许不有她的体力。娜娃感觉她好象是一个被卸下来的资料台。时间在延伸，娜娃感到胸口很闷，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她能够保护自己吗，从身体的角度？自己的意愿真的如此强烈吗？

我已经变了，她想。冥王星改变了我。

最后戈比向别处看去。“发出你该死的信号吧，”她说。

在戈比——或者娜娃自己有机会动摇前，娜娃拿起她的资料台，向内部世界发出了信号。她输出了所有善于雪花的资料：正文、图象、分析以及她自己的观察和假设。

“完了，”最后她说。

“ＧＵＴ飞船呢？”

“我敢肯定他们会取消的，”娜娃笑了笑，“我也肯定他们不会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了。”

“因此我们别无选择了，”戈比生气地说，“你看，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为了保护雪花。我只是不想死，就这么回事。我希望你是对的，娜娃。”

“你还没有告诉我我们怎样回家。”

戈比透过她的面板咧列嘴笑了，“冲浪。”

十

“好了，你做得很好。现在我们脱离滑行艇。”

娜娃做了一个深呼吸，用两条腿踢开滑行艇；这个小装置翻滚开了，接收了太阳的光线，娜娃也在反应中打滚。

戈比伸出手，稳住了她。“你不能掉下去”戈比说，“你是在轨道上。你懂这个，是吗？”

“当然我懂，”娜娃咕哝着说。

“她们两个在太空中漂流，接近不再存在的普尔虫孔分界面。分界面本身是个导电的蓝色四面体，围住黑暗，它大得势不可挡；娜娃感到她好象飘浮在一幢巨大的、拆毁的大楼的架子旁边。

冥王星和查伦在她面前徘徊，象两个气球，它们的表面斑斑点点，也很复杂，它们的形状明显不是绝对的球形。它们的间隔只是冥王星直径的十四分之一。两个世界在颜色上是惊人地不同，冥王星是血红色，查伦是冰蓝色。这是在表面组成上的区别，娜娃不在意地想。所有那些在查伦上的水冰。

全景是极其美丽的。娜娃突然有了一种勇敢的直觉，针对不同的系统，当局呆板的总环境政策的正确性。

戈比把她的资料台绑在她的胸前；现在她在查看时间。“现在任何一刻，娜娃，你会没事的。记住：不管我们航行的速度有多快，你不会感到有加速度。在阿尔科比尔波的中心，太空时间是局部的平的；你还会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会不定时的力，但是一直都很不。只需要保持呼吸，还不——”

“别说了，戈比，”娜娃简洁地说，“我都知道。”

戈比的资料台在闪光了。“那里，”她吸了一口气，“ＧＵＴ驱动器已经点火了。现在只有几秒钟了。”

一点光火花从冥王星的表面呈弧形升起，在完全静止中，在母世界的内部留足迹。这是飞船的ＧＵＴ驱动器，被戈比打捞上来，并装上稳定器。火焰比太阳还亮；娜娃看见它的光反射在冥王星上，好象它的表面是个很大的、破碎的水镜。在火焰划过的地方，氮气火舌往上翻腾。

ＧＵＴ驱动器经过克里斯蒂。娜娃把她的资料台留在那里监控雪花，它传送的图象显示在她的面板一角，上面是一个火花划过天空。

然后ＧＵＴ驱动器朝北急转弯。直接朝着在分界面的娜娃和戈比。

“戈比，你肯定这个方法可行吗？”

娜娃能听见戈比很粗的呼吸声。“你看，娜娃，我知道你害怕了，但不用这些蠢问题来烦我不会起什么作用。一旦驱动器进入分界面，不稳定性开始只需要几秒钟。几秒钟，然后我们就到家了。在内部系统中，无论如何。或者……”

“或者什么？”

戈比没有回答。

或者不，娜娃替她把话说完。如果戈比设计对了这个新的不稳定性，阿尔科比尔波会送我们回家。如果没有——

ＧＵＴ驱动器的火焰逼近了，变得令人眩晕。娜娃尽量使自己的呼吸稳，让她的四肢松松的垂下——

“娜娃，”戈比轻声叫道。

“什么？”娜娃问道。

“看一眼冥王星，和克进而斯蒂。”

娜娃往她的面板中看。

在ＧＵＴ驱动器的热量和光线经过的地方，克时斯蒂象个酵素。氮气在翻滚。而且，在暗淡的喷泉中，很多洞穴正在打开。盖子折迭起来。蛋裂开了。婴儿雪花飞起来，四处翱翔，它们和丝类似的网拖在空中。

娜娃看到了丝，长长的，闪闪发亮，朝南一直垂到冥王星上——朝北向着查伦的方向。娜娃看到了，已经有婴儿雪花从表面朝着卫星飞过了比行星的直径还要大的距离。

“这是鹅的夏天（goose summer），”她说。

“什么？”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年轻的蜘蛛结网时，爬到玻璃酒杯脚顶上去，在微风中飘动。鹅的夏天——‘蜘丝’（gossamer）。”

“噢，”戈比怀疑地说，“那么，看起来它们好象是为查伦而做的。它们靠大气的蒸了上升——也行它们没着去年的丝，到卫星上去。它们必须在每个近日点往外飞，每次都要重建它们的网桥。它们以为现在就到近日点了。这是因为驱动器的热量——这简直太不寻常了。但是它们为什么要到查伦去呢？”

娜娃的眼光都舍不得离开雪花。“因为水，”她说。好象这能说得通，既然她都看见雪花在活动了。“在查伦的表面一定有硅酸钠。婴儿雪花靠它来长身体。它们从冥王星内部吸取其它营养物。从查伦吸收有机物……它们需要两个世界的资源才能活下来——”

“娜娃！”

ＧＵＴ驱动器从她们身边一闪而过，很突然的、认人头晕目眩，然后投入毁坏了的分界面。

十一

导电的蓝光从分界面爆炸，掠过她。

有一个光球，可怕的，在她身后，前面是不规则的黑斑，就象太空中的裂缝。定时的力柔和地拽住了她的肚子和四肢。

冥王星、查伦和蜘丝消失了。但是星星，永恒的星星，照在她身上，就象她小时候在地球上一样。她看着星星，充满信任的，一点也不感到害怕。

很遥远地，她听到戈比在高喊，很激动。

潮水退去了。在她面前的黑暗结束了，露出太阳的光辉和温暖。

# 《蛛丝海滩》作者：诺尔·Ｋ·汉南

傅恒译

主持人的话：

诺尔·汉南并非大师级科幻作家，但这里推荐给大家的却的确是篇很有意思的故事，值得一读。

早在几十年前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弗雷德里克·波尔和约翰·布朗纳就曾分别在他们的作品《观望时代》和《骑浪者》中对电脑的发展作了预见，更有威廉·吉卜森杜撰的“电脑空间”，将现代互联网络的描述提前了好多年。事实证明，科幻的影响力和诱惑力不在于它的预见的准确性，而在于它能提出“如果……将会怎样”的问题。

在《蛛丝海滩》这篇小说中，诺尔·汉南虽然花费了大量笔墨去描绘未来电脑虚拟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片断，但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却是一个极大的问号：在未来高度发达的电脑时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必须寻找到足够的理论依据支撑起道德伦理的框架。当一切要求都变得如此轻松地可以得到满足时，作为具有本原人性的人究竟算不算一种悲哀？

诺尔不是悲观主义者，但是他的故事的的确确需要我们去思索。

（怡雯）

海水在他身下不断翻腾，头顶上，天空碧蓝碧蓝。他越过肩膀回头一望，蛛丝海滩在微微的暮色中像一颗未加工的珠宝一样放出光芒，他从未去过那儿，很想知道那儿会是个什么样子。

他已在海浪槽底中部，腹部正贴着巨浪，腿和胳膊像狗一样不断抖动。他让过两三个浪头，然后看见她，他管她叫“波浪之母”，她赫然涌起，向他逼来。她有一百多英尺高，犹如一栋水做的公寓，其中住满了鲨鱼、鲸和其它海底生物。他没时间去崇拜她，也不会被她吓倒，她在哪儿，他也在哪儿，他必须征服她。

不知不觉中他的两脚兴奋地踏上冲浪板，斜斜地朝巨浪正面冲去，两脚紧紧地贴在冲浪板上，姿势美极了，成千上万吨海水在头顶打旋。在海浪空心部分闭合的刹那间他微微仰头一望：感觉太妙了！他正处于海浪怀抱中，一道似乎离他几英里远的小小的光门正开启着，那是他逃出的唯一路径。亚历克斯任由其直觉及冲浪的惯性推向前去，但是如果光门在他到达之前关上，他会撞到几英尺厚的水墙上去，并被波涛吞没。

太平洋上不规则的漩涡渐渐平静下来，警报器紧急启动，这种紧急开关通常会自动报警，以便当事人迅速从模拟的超现实世界中退出。浩置嘴里骂骂咧咧，因为他作为亚历克斯在冲浪时决不想被打扰，但他不得不慢慢回到原位，因为刚才浸身其中的水箱里的电解溶液几乎被紧急开关自动排尽。

浩置拖着从头盔和衣服后面垂落下来的电线和软管，从水中爬出来，电解质不断从身上滴落，他的公寓里满是烟雾，警报声刺耳地响个不停，他踩出一串湿湿的脚印，跑向厨房，心中一阵阵恐慌，直到他找到烟雾的源头恐慌才消失。是微波炉的计时器超过了十分钟，但仍在转动，他已把饭菜放在里面三十分钟而不是三分钟！浩置一边咒骂着，一边从微波炉里拉出烧焦的碟子，快速地在两只手上换来换去，把它扔在废弃物处置器里，那台钢嘴垃圾处理器津津有味地把它吃掉了。晚餐没有了。

“浩置，”电脑里响起温柔的慈母般的声音，“块程序请在三十秒内搞撤消，否则，将启动超驰功能，您希望继续报警吗？”

“不。”他脱口说道，仿佛正痛苦地看到成百上千怒气冲冲的邻居们，由于他家烧糊了晚餐而衣衫不整地拥出家门挤到救援台上，登上飞往娓川岛或者另一个基地的直升机。“哦，不，一切都很正常，取消警报，启动排气扇清除烟雾。”

家政电脑按照他的指令启动排气扇，十秒内排清了烟雾，但是整套房子仍发出令人很不舒服的波提鸡色拉气味。

该死！他暗自骂道，颓然跌坐到一张临海窗户前的椅子里。只要再有三十秒我就可以冲过海浪的空心部分了，就会像超人一样从海浪的另一端冒出来，白白错过了最漂亮的冲浪，真见鬼！

他坐在椅子里，忘记了脚边的水越淌越多和紧绷在身上的橡胶防水服带来的不适。从水箱拖过来的电线和软管要么垂在椅子的靠背上，要么在他身下被挤成一团。他的思绪早已飘向别处，又回到了刚才的冲浪中，那浪的空心，那不可思议的一瞬间，他知道现在回去再试试将毫无结果，因为这个程序是随意性的，没有硬性规定，并不是每天都有大海浪，特别是如此巨大的海浪。刚才的冲浪是如此美妙，几乎任何事情都无法相比，一百英尺高的浪头是值得尊崇并亲身冲越的，但愿明天再有。

不管怎么样，一小时后他就要与路易斯见面。他与路易斯约会的重要性仅次于冲浪，只要有可能，他在日程安排上会特别注意以免发生冲突，他讨厌在二者之间只选择一样。他今天已经冲了浪，现在该是去看路易斯的时候了。

脱下防水服装，解下遍布全身的神经衬垫时，他看了看暮色中灯火照亮的新东京湾的壮观景象，也看到联合国的部队在清理东京老城区的废墟。

浩置把昂贵的防水服扔在湿漉漉的地毯上，揉成一团，然后花十分钟冲了个热水澡。水从淋浴器中流出，犹如无数温热的针头轻轻扎在身上，一身疲劳，顿然消失。在虚拟的超现实世界中冲浪实际上没什么大不了的，因紧张引发的心脏病发作并不多见。毫无生气的由数据随意组合成的人体，在模拟的超现实世界中游来游去，创造超现实世界的新世速公司在那里安装了鬼魅及其它杀手程序。浩置作为亚历克斯在蛛丝海难冲浪时，经常看见模糊高大的白色人冒出水面，很令人害怕。

穿好一次性保暖内衣裤和装有垫肩的四季和服后，浩置走出了他的公寓，电脑祝愿他这一天过得愉快，并像一位好母亲一样提醒他带上啤酒卡、个人警示器、电话、急救呼吸器和呼吸面罩。他像往常一样礼貌地谢过电脑，在脸上扣上个面罩。要想不呼吸外界空气，必须戴上呼吸面罩。浩置有的朋友甚至不愿离开他们舒适的公寓，他可不愿意这样做。浩置喜欢避开地铁和封闭走廊，沿着高高凌驾在浮城街道之上的露天高架桥信步。

路易斯住在西部大厦顶楼的豪华套房，那只不过是套无人想要的顶层阁楼，路易斯把它装扮成一座魔幻般的古代宫殿。浩置离开嘈杂的老城区，快步向他朋友的住处走去。

浩置第一次见到路易斯，是在街面下的光盘图书馆。

浩置在那堆“只读光盘”中翻找《冲浪世界》和《滑水运动》，这是两部指导在该运动中如何制造惊心动魄技巧的影碟。这时突然有只手拍在肩膀上，他转过头，看到一张他所见过的最古怪、最年老、最憔悴的欧洲人的脸。他一惊，手中抱的光盘全部掉到地上。

“我不是故意要吓你，”路易斯用稍带点法语腔调的英语说道，一边帮浩置捡起光盘，“我看见你在找冲浪影碟，对吗？”浩置点了点头，老人看起来没什么恶意，甚至还有点和善。

“我有书，”路易斯说，“我有很多书，真正的书，纸做的，你知道吗？有封皮，用线装订起来的，或许我刚好有你想找的书呢，你愿意过去看看吗？”

老人的邀请听起来够真诚的。浩置天生对长辈的尊重战胜了他对老人动机的怀疑，他很想看到原版的冲浪书籍。这些书一定都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不过这还是浩置看到的最新的纸质书籍。再说，他是年轻人，而路易斯，按他自己的介绍，年龄已相当大，而且看起来也很衰弱。

浩置一踏进路易斯套房的门槛就发现他房子里确实有书，有很多书。成排的书籍堆至天花板，房间的角落里，椅子上，堆的都是书，房里的霉味、腥味像腐坏的皮革发出的味道，它们对浩置感官的刺激简直难以抵挡。

路易斯不仅是位孜孜不倦的读者，不厌其烦的信息收集人，活生生的信息库，而且是书籍的医生和修补者。他能技巧娴熟地装订书籍，他的套房包括洗手间、卧室和厨房都被硬纸板、胶水、金锡箔纸和锋利的刀具所占据，工作台上堆着一大堆等待救援的书。由于视力的衰退和手脚一天天不灵便，路易斯决定带个徒弟。浩置闯入了他的视野，并让他感到合心意。路易斯将一本1999年出版的，已再版多次的《冲浪世界》作为礼物送给了浩置。从那以后，一个耐心讲，一个专心听，两人成了师徒。

浩置按了四次门铃，路易斯还没有来开门，他开始担心起来。他的年老的法国朋友在生病，而他们的友谊才刚刚开始，他要向路易斯学习的书籍修补知识还很多很多。浩置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就是老人病倒在他的公寓里。

事实上路易斯只是正好坐在椅子上打盹，他开门后在浩置的肩上友好地拍了拍，把他带进屋里。

“你看起来很疲倦，浩置，”路易斯把咖啡放在桌台上，“你又去冲浪了吧？”

“唔，唔。”浩置支吾着，并未抬眼看他。

“你在那该死的冲浪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孩子，你为何不写本书呢？”

“我爱书也爱冲浪呀！”浩置回答。很快他俩又进入了彼此熟悉、乐此不疲的善意争论，路易斯对浩置难以理解，他怎么能以同样巨大的热情爱上现代运动和古老的书籍呢？

喝完各自的咖啡，他俩开始仔细察看路易斯最新收集到的书籍。

蛛丝海湾风平浪静。亚历克斯不可置信地向四周看着镜子一样的水面，超现实世界现在成了一个安静的水上花园，冲浪板在他身底下一动不动。

模拟的超现实世界很抱歉正常服务中断，一架带蝴蝶翼的色彩鲜艳的双翼飞机在空中写出一条光轮广告：在服务恢复前，何不到蛛丝海滩休假胜地一试身手？热烈欢迎所有冲浪爱好者。

亚历克斯忽然想起他上次碰到服务中断时那儿闪烁的灯光，它们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只是和大海浪相比就没有什么引人之处了。但现在在这儿干什么呢？他两眼扫过蛛丝海湾，看见其他冲浪者走向浅海，平躺到他们的冲浪板上开始划行。他叹了口气，转身向他们走去。

亚历克斯把他的冲浪板插在离蛛丝海滩不远的一个小山凹中的细沙里，冲浪板像块墓碑石一样直挺挺地立着。他一抖脖子，身上的衣服便滑落下来，这动作招来许多眼光。粘糊糊的湿衣服转眼不见了，留给他的是条宽大的短裤，宽松衬衫和橡胶沙滩拖鞋。穿好之后，他穿过海滩向冲浪胜地走去。

蛛丝海滩就像假日的娓川岛市政广场一样，海边的酒吧、商店和咖啡馆都挤满了人，到处都是身子像漫画书中超极英雄一样魁梧的男人和穿着性感泳衣的梦幻女士，这儿真是一个观视癖者的好所在。但是亚历克斯知道这些男男女女当中许多人将藏在娓川岛底深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变成干瘪或过分肥胖的模样。一想到自己不是皮肤晒成棕褐色的加利福尼亚冲浪好手，而是位面色苍白的日本男子，他就极力将想知道这种真相的念头硬压到心底的角落。那并不是他每月向新世速公司支付巨额使用费想得到的东西，模拟的超现实世界里是没有真正的生活的。

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却无法逃避，空中那些一劳永逸的字体不断向来到蛛丝海滩的冲浪者道歉。由于有像浩置那样的烟雾警报或错误警报等突发事件，人们也要跑进跑出去处理。

亚历克斯看到一群人在一家冲浪用品店前游荡，都是些玩命的冲浪者，在现实世界中服用内啡肽兴奋剂，用银行巨款支付巨额的使用费，以进行难以置信的冲浪极点——以死为最高目标。在超现实世界死一次是件令人很不舒服的事，亚历克斯曾有过一次被刀片一样的冲浪板削去了头的经历。在他从超世界中被抛出去之前十亿分之一秒的瞬间，亚历克斯的灵魂被撕成无数的碎片，散落到各个角落。他真正觉得自己在那一刻穿过了冥河，到达并摸到了天堂和来世，让人觉得一点也不舒服。这些疯狂的狗杂种要寻找的就是这种刺激，真是不可思议。

“没劲儿，冲浪人？”有柔美的声音传来。

亚历克斯循声看过去，是位女孩，大约十九岁，或许还要更小些。黄发碧眼，皮肤晒成棕褐色，当然很漂亮，超现实世界里唯一的美人儿。剪至半截的牛仔裤，紧身T恤衫，身体漂亮但不像在海上大摇大摆走过的亚马孙人那样丰腴，一个真实健壮或近乎真实健壮的女孩。

“我来这儿冲浪。”亚历克斯说。

女孩正靠在一个由撑脚架支起的圆圈上，呷着一瓶绿绿的什么东西。她的眼睛大大的，西方人的眼睛总是看起来要大些，但她的眼睛则大得多，水汪汪的，十分引人注目。她真美得让人心疼。

“你是否愿意陪我喝一杯？”她指着身后散乱的咖啡桌提议，“或许你还是准备瞪着那些人，像其他打不起兴趣的冲浪爱好者一样悲切地盯着平静的海面？”

“我想我要和你一起来一杯。”亚历克斯说。这样的事才让人有兴趣！他以前只在超现实世界中冲过一次浪，不冲浪的那段时间他是在一个狩猎者乐园之类的狩猎系统中度过的，他还从未在蛛丝海滩和别人说过话。但是，眼前这位女孩是真人还是某个程序制作的尤物？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吗？她看起来很像是真的……“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我或许可以晚些时候再看看海面。”

她笑了，银铃般的笑声有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她跟着他来到一张桌旁坐下来，边喝饮料边谈了起来。她告诉他，她叫艾西莉娅，他也介绍了他自己的详细情况。

“你叫亚历克斯，”她复述道，“是加利福尼亚自由国人，二十一岁，从七岁起就开始冲浪。你住在海边一个用旧公共汽车和废弃物筑成的渔业镇子里，你有三个可爱的子女，分别由不同的母亲所生。你信奉科学教，支持安乐死和反对过分依赖机器的生活。但你究竟是谁呢？冲浪人？”

亚历克斯低头看桌面：“我们都在这儿过着并不相通的生活，艾西莉娅，我们喜欢这样的生活，生活也应该保持这种样子。”

“我想知道，亚历克斯。”她坚持道，并把一只手放到他手上，她的手是湿热的，“请告诉我，我相信你。”

他吸了口气，然后开始说起来，他觉得他周围的幻象在他开口那一刻消失了。一架飞机在头顶上时快时慢地飞过天空，后面拖着散散的影像，轮廓很模糊。

“我叫浩置，”他说，“我住在东京湾的娓川岛上，二十七岁，没有工作，自八岁时父母亲因癌症去世后我每月可得到一份保险金。我的许多时光都是在模拟的超现实世界中打发的，我也花得起这笔钱。我向一位名叫路易斯的法国朋友学习书籍装订技术。我最好的朋友有丢安，真正的冲浪人；还有康弘，是大田人。嗯，情况就这些。”

“真有趣。”艾西莉娅说，倾过身子抓住他的手，“你那么有趣为什么要改变身份呢？我们还会在真实世界里见面的，浩置，我叫……”

“不！”亚历克斯跳起来，桌子剧烈地摇晃着，饮料摔下去，还没有等掉到地面就不见了。亚历克斯叹了口气，又坐下来。“不，”他平静地说起来，“当我做亚历克斯时我觉得自己身强体壮，充满信心，而做浩置时就不一样了。你不会喜欢他的。或许你也不会是艾西莉娅的样子，可能以后……但是现在，只要你不介意，就当我们是艾西莉娅和亚历克斯吧。”

“当然，”艾西莉娅赞同，她微笑着，光彩照人的样子十分迷人，一切都很好，没有做出什么突兀的事，“我不想惊吓你，让我们做朋友吧。”她斜靠过桌子，深深地在他嘴唇上吻了吻。她像朵香气四溢的花儿散发出香味，她性格真是柔顺，很少见。

空中打出“海浪又开始了”的字幕。冲浪爱好者们抱起冲浪板，跑下海滩，扎进海水里。远处的海浪像部落的鼓声，隆隆而来，白色浪头在地平线上越爬越高。有意思的是，亚历克斯没有跟着其他人疯狂地跑向大海，他继续和艾西莉娅在一起。

“朋友。”亚历克斯念着，好像在仔细考虑这个词。她刚才的吻让他心旌摇荡，心思已飞跃开来。

浩置伸了个懒腰，打个哈欠。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从冲浪水箱里出来已七个小时，他就睡了六个钟头。看来献殷勤远比冲浪累人！

啊，艾西莉娅……浩置心满意足地笑了。也许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但是他才刚刚认识这个女孩！他决定把她的所有情况告诉康弘，这位大田的朋友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哈，超现实情人！

大田是一个孤立的、遥远的地方，据说大田人没有人性，很不友善，十分敌对。这并不完全正确，浩置和康弘就是好朋友。虽然大田是新生地，那里的人口每年都在增长。

荧屏一片空白，只开着声纳器。康弘更喜欢用电子邮件来作他传递信息的工具，特别是和浩置联系更是如此。浩置很高兴他的大田朋友正和他通话，用唇、喉、耳膜和压缩电波交谈。康弘的大田部落里的人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离奇。

“我为你感到高兴，浩置。”康弘说，他的声音镇静、平和，几乎像在梦里一样，“蛛丝海湾也许很好玩，浩置。”康弘继续说，“但是在大田人和其他有类似观点的人看来，它是在浪费电缆，是毫无意义的智力游戏。一旦我们过来了就不会允许它继续存在，你知道这将会成为现实。”

康弘又一次极力劝浩置放弃肉身成为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献身精神的大田人。

“但是，康弘，我在谈恋爱呢。”浩置大笑，“无论是蛛丝海滩还是在大田的冥想世界里，这肯定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对吗？”

“爱、性，在大田王国里会是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康弘的声音带上一种狂热的色彩，“你不能把它比作是下流商业节目中的感官刺激。”

浩置发出哼哼声。康弘见说过头，立即将话锋一转：“我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气，朋友，但你知道这是真的。把她带过来，带到大田王国来吧。蛛丝海湾提供的性程序和大田的相比还只是其前奏而已，大田王国现在由数据幽灵管理。”

浩置的心一下给惊住了：“数据幽灵？你是说迷失……”

“没有迷失。每人的品行都被数字化，加密后输入到超现实世界里去，他们的凡身肉体就被消灭了。第一批不死的人，浩置，你认为他们会怎么样？永远不会变老，永远不会死，永远生活在超现实世界里。当然，走在最前列的就是大田人了。”

浩置惊住了。

“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时代，”康弘继续说，“我们都要朝这个方向发展，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我们的世界里。这是进化，和它抗争是没有用的。”

浩置的心又活动起来。想像一下他在那儿可以永远生活下去，整天整天地冲特别好的波浪，整晚整晚地和艾西莉娅爱恋……

“总该有人留下来，”浩置向远处争辩，好像现在已在离去似的，“总得有人留下来维护程序方案吧。”

“不，所有的人都要走，这是规定，我们过海迁移时留下了什么人没有？我们走出原始树林时把人留下了没有？人类必须整体迁移，留下电脑，他们已有足够的智力复制、维护自己。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搞程序。他们会留下来维护我们奇妙的新世界的，毕竟这是我们最初创造电脑的目的。”

他把处理好的卡片放在艾西莉娅前面的桌子上。她穿着比基尼，看起来非常漂亮性感。她在海滩上看着他冲浪，为他大胆的表演鼓掌叫好。他们都很爱对方。

卡片闪烁着全息无规则的光芒，各种各样的颜色，本星球上没有的花的颜色。艾西莉娅拿起卡片欣赏着，卡片在她漂亮的手指上转来转去。她看着卡片后面的字。

“大田王国……亚历克斯，我不知道……”

“这也是我的第一次，艾西莉娅。至少，在超现实世界里，嗯，事实上……”

她把自己的手放到他的手上面：“你不要解释，我们都希望它是最好的，对不对？”

他点点头。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他们穿过一场猛烈的电子暴风雨，飞翔在一个沸腾的紫色海面上，像超人在旋风世界中飞翔一样，手拉着手，双臂张开。他们正穿越地球中部，一个奇妙的地方。他们也可以直接跳入大田王国，但是，一路上风景优美，嗯，景致确实迷人。

他们飞过地球中部进入零空间，再进入超现实世界里天鹅绒般光滑的空间时，见沸腾的紫色海洋跌进高达一百万英尺的瀑布。他们飞过海湾和无数的其它地方，巨大的商业王国或电脑市民的微型个人小世界。亚历克斯和艾西莉娅飞越的地方越多，越多的世界和居民都连成一片。现在，只有大田王国还在前面象征性地坐落在超现实世界的边缘。

高大伟壮的“大田王国进化之门”呈拱形，看起来有四个星系高，十个星系宽。门中间站着个卫兵，与亚历克斯和艾西莉娅相比，他简直是座大山。他们飞进他的巨大的脸庞，上面的皱纹看起来就像大峡谷。

“我们是受邀请而来的。”亚历克斯大声喊道，手中挥舞着那张全息图金卡。这位巨人闭上一只眼睛，好脾性地倾过身子来看。他的眼球是颗小行星，发出白色的光芒。

“欢迎到大田王国来！”他发出隆隆的声音说着，这声音的力量通过空气将这对情侣往后推了推，“欢迎所有大田的朋友们，你们愿意经受快乐、痛苦、狂喜和死亡吗？”

亚历克斯和艾西莉娅担心地相互看了看，快乐和狂喜听起来还不错，只是其余两个字眼……

“一切都可在大田王国找到。”卫兵继续说，“你们在这里可以有无穷的选择，这儿有一切！”

那张卡片在亚历克斯手中化成一道模模糊糊的彩虹。卫兵的头微微一侧，他们便从卫兵身边飞过。艾西莉娅向卫兵抛了个飞吻，这个飞吻化作一双樱桃红的卡通嘴唇，蜿蜒飞过巨大的空间，散落到卫兵无垠的坑坑洼洼的双颊上。

大田王国无边无际地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暂时停下来，手牵着手，立在遥远得无法测量，只能展开无穷想像的天与地组成的格子中间。每个正方形的格子上都贴着一张里面包含的世界的三维画像。大田王国是个微化宇宙，它是由最富有，最慷慨大方，最有奉献精神的人建造的，它的硬件和软件都是无与伦比的。大田的临时观光者都不可抗拒地慢慢地变成永久性居民。

……人体皮肤的香味，四处可见的柔软，地平线被云层遮得模模糊糊（这儿是天堂），尘世的欲望，肉体的痛苦与不适，所有的禁忌，在越过真实世界的那一刻，都被抛到二十亿英里远的地方去了……

“我爱你，艾西莉娅。”亚历克斯说。

浩置从水箱里爬出来，发现有两条留言等着他。不是电子邮件，是老式得可爱的电话留言。很明显不是康弘的。

第一条留言是路易斯的。他今天不能见浩置了，他有另外的事情。浩置看了一下时间，还是星期二，感觉好像他在超现实世界里和艾西莉娅做了好几天爱似的。

超现实世界呆的时间像梦一样，过得特别快。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给人好像几天的感觉，实际上浩置只在水箱里只呆了三个小时多一点。

第二条留言是丢安的。这位前冲浪运动员身体很不好，希望浩置去看望他。丢安和康弘是对立的两个极端。大田人喜欢无名无姓，欣赏数字化的肉体消融，而丢安则看重心灵之间的交流，蔑视肉体的必然死亡。他和路易斯一样藐视威胁他个人生活信条的对技术的依赖。前冲浪冠军（因此在浩置看来像上帝一样神圣）的脚沾到冲浪英雄殿堂——太平洋的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他冲最后一次浪时，接触到大量的从污水排放口排放出来的剧毒废弃物，就患上急性A型病毒性肝炎。他就要死了。

丢安的房子地势很低，但外形漂亮，面朝东南的东京湾，在这里和夏威夷之间，除了一望无际的大海，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最近，他喜欢连续几天坐在他的阳台上，边吸烟，边喝啤酒，边沉思。即使面对死亡，丢安仍然很平静。他是浩置理想的人生模范。

丢安打开着的房门里传出阵阵音乐，是下层人爱听的那一种。丢安的门从来不锁，他说宁愿遇到强盗，也不愿一个人在家呆一整天。浩置顺利地穿过房间，来到阳台上。

门打开着，太平洋的和风吹得薄薄的塑料遮光帘上下飞舞。丢安背对着门，坐在一张颜色鲜艳的折叠躺椅上，一缕蓝色的轻烟从他头上升起，地板上乱扔着空酒瓶。他的头不时地和着沉闷的音乐节奏前后摇晃，双脚搭在阳台的栏杆上不停地抖动，身上穿着浩置给他买的那件黑色丝绸和服，前胸和后背上用汉字写着“大海”两个字。

“浩置，我亲爱的朋友，”丢安头也未转地问候道，他拿起遥控器把折叠椅放低到更方便聊天的水平，“很高兴见到你，我的城里人。”

阳台上还靠着一把折叠椅，浩置打开折叠椅，在他朋友对面坐下。

丢安的气色看来很不好，上次浩置来看他才过了一两个星期，病毒已在飞速地侵蚀着他的身体。看到丢安这个样子，浩置禁不住惊骇地瞪大了眼睛。这位自己热爱的冲浪之神已憔悴不堪，大块的黄疸已爬到他高高的颧骨和手背上，脏乎乎的亚麻色头发平直地耷拉着，油腻得很，凹陷的双眼暗淡无神。丢安看起来连打赢一个小孩的气力都没有，更不消说冲过20英尺高的浪头了。他好像一个在银座废墟里扒食的流浪饥民，脸上丝毫看不出任何全美冲浪冠军的风采。

“你的脸色不太好，”浩置迟迟疑疑地说，“也许，你应该去医院再检查，治疗。”

“滚他妈的医院，”丢安的声音很逼人，但却听不出什么恶狠狠的劲儿，他已经没有力气争辩了，“如果丢安要死，也要死在这儿。看着大海，抽烟，喝酒，听音乐，和朋友聊天，而不会死在牵满电线，堆满瓶罐的病床上。除了止止痛，那些医生不能再做任何事情，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他咧嘴一笑，瘦骨嶙峋，简直像戴了僵尸的面罩。他拿起烟和一瓶未开的酒，若无其事地把那酒瓶抛给浩置，又弯下腰从椅子下面再拿出一瓶。

“不要担心老丢安啦，”他说着噗的一声打开瓶盖，深深地灌了几大口，“你怎么样，伙计？”

浩置深深地吸了口气：“冲浪”

丢安扬了扬眉头：“冲浪，嗯，在超现实世界？”

“当然。”

“嗨，很好，我过去对你太严厉了，伙计。我早该听从警告，不要到真正的海洋里去冲浪，而应到他妈的这种电脑控制的超现实世界那儿，这样我可能还多活几天……”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他的烟从他手上掉了下去，浩置将它捡起来，放回到丢安手中。丢安的手指冰凉，好像人已经死了似的。

“我认识了位女孩。”浩置说。

“很好，我喜欢女孩子。她年轻漂亮吧？”

“当然，她是模拟出来的。”

“也好。唔？”

“你知道，这是骗人的。”

“我知道，电脑老耍这种把戏。我劝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在那儿你还能活下去，永远地活下去。摆脱你的身体，变成纯粹的精神，数字化了的精神个体，进入超现实世界的一个长生不老的数据幽灵。丢安。”

丢安狠狠地吸了口烟，顿了顿，才让它从鼻孔中喷出来。他仔细地思考了很长时间。

“对一个人来说，这就不仅是数字化的问题，”他终于说话了，“人要吃喝拉撒，要呼吸、抽烟、放屁、打架……总不能把所有这些缩成薄薄硬盘上的几条指令吧。这完全是扯蛋，浩置，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不，不，我亲眼看到了，”浩置坚持道，身子在折叠椅上挪了挪，眼中满是虔诚与热忱，“大田王国就有数据幽灵，不是随意迷失的灵魂，而是真正的人自愿放弃肉体，变成纯粹数字化的人。丢安，我就认识一个，一个守卫在大田王国入口的大田卫兵。你知道他对我们说什么吗，丢安？他说，这儿有一切！一切，丢安，你可以在超现实世界中打架、放屁、作爱……哦，丢安，你简直不敢相信，上面也有真正的女人，丢安，是真的，我已经领略到了。”

丢安看看浩置，那两只曾经勾走多少女孩魂魄的湛蓝湛蓝的双眼，这会儿已经十分暗淡：“你准备去那儿吗，浩置？”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过。”

“不要骗我，浩置，我敢说你一直在考虑它。你想永远生活在那儿，和你的女朋友呆在一起，冲浪，我说得对吗？”

浩置勾着头，看着酒瓶口，他想起了他最后一次面对真正的海浪，那空心浪，骤然间他被抛出的那个大空心浪。它在那儿等着他。

“对，对，你说得对。”

丢安拉下墨镜，转脸看着大海。烟熄了，他又用打火机点燃，一脸冷酷：“告诉我，浩置，人在超现实世界会死吗？我是说，真的死去。你知道的，永不复生，出局了。”

“不，丢安，数据幽灵是不死的，只要有电，他们就永远存在。”

“那么，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只有死，才能使我们活。”

烟已经烧成烟蒂，丢安把它扔出阳台，它掉进几千英尺下的海洋里。

“你不知道你将失去什么。”他对浩置说，咧开干枯的嘴唇笑了笑，“让我死吧，死亡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咳，伙计，你是知道我的，即使病毒不吞噬我的生命，总有一天我也要扎到海啸中去见上帝。”

浩置发现自己在林荫道上散步，他喝醉了，有点头重脚轻。他不记得跟丢安道过别了，他甚至觉得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很久远的上一次。

他穿过林荫道时两眼模糊，头昏眼花地撞到一个个行人。浩置不断地道歉，鞠躬，手里紧紧攥着和丢安一起喝过的最后一瓶酒。两个若无其事、懒洋洋靠在广场对面大理石柱上的市政警卫已开始注意到他的举动了，叽咕了几句，手伸向吊在腰间的警棍上。公共场合酗酒是非法的，他们完全可以逮捕浩置。

浩置要找个藏身的地方，他四处看看，看见一群穿着一模一样的长袍，披着长发的僧人在林荫道上，一共七人，分不清是男是女，排着整齐的队伍，快步向他走来。他们的头巾遮住了脸，每个人的手里都抓着装满杂货的大袋子。

大田人！

在头脑稍清醒的刹那间，浩置凭直觉意识到这一点。他从未见过他的大田朋友本人，只是在康弘的坚持下通过声纳聊过天，用电子邮件写过信。只是他吃不佳康弘是不是在这七个披头巾的人中间。

浩置跌跌撞撞地向那不可捉莫的大田王国走去，那是唯一的保护性王国。看起来林荫路上的其他人都在朝与他相反的方向走，人潮直把他往后推。他道腻了歉，鞠厌了躬，开始把人推出林荫道。市政警卫正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朝他走过来。

浩置一走进大田人，他就想怎样才能引起康弘的注意。哪位是他的朋友？被酒弄得晕晕糊糊的感觉又上来了，他突然想到可以大声叫康弘的名字。

大田人像一队听到不相同命令的笨拙士兵，全都停下来，站在前面的一个人颤动了一下，抬超了头。浩置在那个人转身走开之前，一眼看到了他的眼睛、颧骨和鬓角边吊着的黑色眼罩。大田人又加快了他们的步子，继续走起来。

“康弘！康弘！是我，浩置。”他大声喊着，跟着大田人跑起来。他们的步子出人意料地快，他不得不跑步才能跟上去。他还知道那两位市政警卫正挤过后面的人群追来，极力要抓住他。

“我必须跟你说，康弘，”浩置跑得气喘吁吁，“你是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我要你帮忙。”

“如果你想成为大田人，”康弘不耐烦地回答，“有很多办法的。谢谢你有此兴趣，浩置，好，现在走开。”

大田人因为康弘和浩置说话正变得骚动不安，他们边走边窃窃私语，叽叽咕咕。他们的叽咕声刺激着康弘的耳朵，浩置却不放弃。

“不仅是大田人，康弘，那还远远不够。我想变成数据幽灵。”

人群又突然停了下来。康弘转过身，深深地向他的同伴鞠个躬，然后抓住浩置的手，带着他离开那群大田人，走出广场，来到喷泉下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种状态很不好，浩置。”康弘微微抬起他的头，浩置看到了他坚毅的嘴角，薄薄的嘴唇，还有那奇怪的眼罩和赛马师身上的那种黑色皮带。

“我看重你，用声纳同你谈话，你却这样侮辱我，当着我的弟兄们羞辱我。”他微微倾着身子，嗅着，“你喝醉了？”

“对不起，康弘，”浩置说，“我想知道我怎样才能实现我的愿望。你是唯一可能帮助我的，朋友。”

康弘不说话，垂着头，脸上的表情一点儿也看不清。

“带我开始新的生活吧，康弘。”浩置央求道。

浩置肩膀上被人重重地一拍，拍得他后退几步。他转过身去，看见两个身穿浅蓝色警卫制服的大胖子，像堵肉墙似的。年长的那位用警棍拍拍浩置的肩膀，咧嘴笑笑，他要是一不小心摁动了警棍把手上的按钮，就会打得浩置晕死一个星期。有人因为被捕后经不起这种警棍的电击而死于心脏衰竭。

“你喝醉了吧，小伙子？”年长的警卫继续把警棍靠在浩置身上，姿势随便却明显地具有威胁感。

“没有，先生。”浩置回答。他低头看看手中的酒瓶，绝望地想，公共场合喝酒，犯罪率在上升，要是亚历克斯在这儿，他就知道该说什么和做什么。

“你在骚扰那些人吗？”年轻一点的警卫问，他梳得油光发亮的头发打了个髻，显然从相扑运动退下来还不久，看起来比老警卫更严肃。

“这儿是非武力区，”年老的警卫说着上下挥舞他的警棍，警棍很重，每次落到浩置肩上，他都觉得一阵剧痛，“人们来这儿购物，聊天，他们不喜欢被醉鬼们打扰。否则，他们就不会经常来这儿，不会把钱花在这儿了。”

“他们也不喜欢看别人的头被警棍敲。”浩置小心翼翼地说。

两位警卫交换了一下眼神。

“要是我们想那样做的话，”年轻一点的警卫说，“我们会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

浩置点头。当然。

“开路吧。”两个警卫尽量装得严肃些。相扑运动员都是些人所共知的酒鬼，只是不在公共场合喝酒罢了。

浩置转身走开了，在那几分钟，他觉得像在拘留所呆了一个晚上似的。酒和电警棍留下的感觉很不好，这在超现实世界永远不可能发生。

他四处看看，找康弘，但康弘早已走了。

浩置从购物区的一家药店出来，迅速服了一把清醒药片。他坐在一挂巨大的装饰风铃下，等药片效力发作，清醒清醒头脑。他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多么愚蠢，差一点就被抓起来了。他愚弄了自己，也愚弄了康弘。如果他的朋友再也不和他说话，不寄电子邮件，他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他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很想成为一个数据幽灵？不是刚刚喝了丢安的酒，信了他的那些话？不，他一直都是认真的，认真得使自己在公共场合像个白痴，还可能毁了一个朋友的信任。那真可怕。他需要和路易斯聊聊天。

他知道他的内心正和一种非理性的念头作斗争，只有路易斯才能说服他。

“路易斯死了。”那个市政警卫干巴巴地说。浩置盯着他，眨了眨眼睛，以为听错了。

“你说什么？”

“他死了，他昨天晚上在医院去世了。”

浩置不相信地搔了搔头。路易斯死了？旁边市政工人正在清理路易斯的房间，用力把一箱箱书抬出门外。

“他怎么死的？”

“我猜他用一把特别锋利的小刀割伤了自己，抢救前就已经流血过多而死。事情看起来有点像意外事故，但你永远也说不清这种事情。我可以问问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吗？”

浩置的喉咙哽得很厉害，看着工人们一点一点地把路易斯珍藏的图书搬走，好像他们正在肢解他体温尚存的尸体似的。

“我是他的朋友。”

警卫查了一下记录本：“他好像在娓川和大陆上都没有直系亲属，他的私人财产将上交市政当局保管。如果你愿意要，可以提出申请。必须在七天内提出，否则，这些财产依法处置。这老人除了一堆堆旧书，好像也没有什么。”

躺到床上哭泣了一个小时后，浩置才起身去看家政电脑每隔15分钟催促一次的电子邮件。他给自己倒了杯浓浓的咖啡，坐到最近的一个荧屏前，敲动键盘。安全温暖的潜水箱从隔壁房间靠过来，这是逃避一切创伤的好去处。他知道，他很快就要去那儿了。

电子邮件是康弘发来的，语气愤怒夸张，全是大写字母，许许多多的感叹号，完全是大田人的德性。康弘咒骂浩置永远不会成为大田人，说他太情绪化，太看重肉体，太世俗，不可能成为一个电子幽灵。然后电子邮件的语气又冷静了一些，开始解释进行数据幽灵化的程序。由于数字幽灵是非法的（它牵涉到一个与右翼恐怖分子有联系的软件公司），价格特别昂贵。数据幽灵的后代们在以后的几年内都要为他们的父母付出代价，整个过程的花费比浩置继承的巨额遗产、整套房产和潜水水箱加起来的钱还要多。像撕碎了云层的天堂，浩置的心往下一沉。

然后康弘又开始解释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便宜得多，却危险得多。那是一种精心控制但仍很危险的变速装置，可以制造出数据幽灵的最初魂灵。荧屏上显示出这种装置的所有细节，浩置向前挪了挪身子，仔细记下了全部指令和图形。浩置准备去做数据幽灵了，甚至准备进去了就再也不出来。在那儿人不会死，不用像丢安一样愤世嫉俗地消耗生命，也不会有路易斯这样快速的毫无感觉的死亡，那儿只有生活和冲浪。

艾西莉娅和亚历克斯手牵手走进蛛丝海滩，正是黄昏时分，夕阳当然非常漂亮。他们刚刚在沙丘里做过爱，这次同往常不一样，是亚历克斯坚持要的。岩石边细小的沙粒滑到他们身子下面的峭壁上。

“亚历克斯，”艾西莉娅温柔地说，“你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也必须对你绝对诚实，我有件事必须向你坦白。”

亚历克斯转头看她，他不担心，这里是超现实世界，任何不好的事都会纠正过来，不可能出什么乱子。时间像往常一样流逝，但是某种东西告诉他，关键时刻就要到了。他远远地坐直了身子，艾西莉娅可以感觉到他坐得很远，心里很紧张。

“这是真的，亚历克斯。”

“我在听，说吧。”

浩置房间里的燃烧装置的计时器弹了一下，它的指针指到零位。

“我是个男人。”艾西莉娅说。

燃烧装置满满的油箱起爆了，房间的防火地板和天花板呼啸着爆出火球，只在房间里燃烧，不危及相邻的公寓。巨大的火球突然爆发，跳跃……

“不——”亚历克斯尖叫着，头好像要裂开似的。艾西莉娅满脸泪水，从他身边跑开了。

……面朝海湾的窗户里，飞起一具撕得粉碎的尸体和几千加仑滚烫的电解溶液，还有一团玻璃碎片。

艾西莉娅停住脚，转过身，看见亚历克斯跪在沙滩上，垂着头，像个等待死刑的失节武士浪人。她知道她的坦白还不至于让他悲伤成这个样子。她走近他时，亚历克斯的身形开始褪去，变成不规则的图形。

“不要走！”艾西莉娅尖声叫起来，“不要走，亚历克斯！不要离开我。我爱你！”她用手抱着他，好像用力就能挽留他似的。这似乎还真有作用，亚历克斯留下了，又一次成为超现实世界中的人。他抬起头，平直的淡黄色头发垂到他的眼睛上，笑了。

“丢安是对的，”亚历克斯说，“死是最高境界。”

“哦，亚历克斯！”艾西莉娅吻他。

亚历克斯也满怀激情地回吻她：“我没有听错你的话吧？”

“没错，我是个男人。我叫……”

他用手堵住她的嘴。

“嘘，没有关系。在这里是没有性别之分的，所有的人想成为男人就成为男人，想成为女人就变成女人。其余的所有东西就只是单字。”

她点点头，又吻他。

“你知道我要怎样做，对吗？”他说，“这让人不舒服，但看来却有效。”

“是，但不是现在，不是马上，是要再晚一点。”

他们又做爱了，在那美好的夕阳里。一队飞艇从他们上面飞过，在他们身上刻上激光纹身。这次的交欢不一样，究竟是因为艾西利娅的坦白，还是因为他刚刚死过一次？亚历克斯不清楚。

“在清理房地产行动的第四天，武装力量收复了这个老金融区的绝大部分地区。本次行动动用了装甲部队和空中支持，来摧毁一个暴利软件侵仅公司和超现实世界实验室的装备精良的恐怖分子集团，这个软件盗版公司和实验室专门进行《西雅图生物工程控制协议》中禁止的将人脑数字化。武装力量获得了这些实验操作和以娓川岛作基地的超现实世界公司的有关证据。为平息公共怒火，联合国批准没收这个公司的财产，取缔其超现实世界，让成千上万的上瘾者断绝该念头……”

消息在超现实世界私下传播得很快，那些还有血有肉有家可归的人早已走光了。超现实世界里几乎没有人了，成了一个数据幽灵出没的世界。一队队人正加快离去的步伐，不动声色地肢解着掉队者，像圣经上说的疯子一样喊叫着“判决日”，他们当中许多人当天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割喉咙变成了数据幽灵。

亚历克斯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冲浪板上，冲浪板正浮在蛛丝海湾轻轻拍打海滩的水面上。他的头上，天空正在变成霓虹灯的颜色，把海也变成蓝紫色。大的海浪正在形成。

艾西莉娅今天早上走了（也许是十分钟以前，这里的时间观念相当模糊）。他们在海滩上泪水涟涟，依依惜别。她的真实名字是弗雷德·贝利，已结婚，有两个孩子，很爱自己的妻子，来自娓川三号岛，是个电脑软件推销员，超重，秃顶。亚历克斯不在意这些，他走过去吻别，她在他怀抱中化成不规则的图形，很快被联合国部队监视软件公司的工作人员推走了。

鲨鱼很快就来了，巨大的白色鲸四处捕猎数据幽灵。根据国际法，发现了数据幽灵信息就意味着宣判公司冲浪者的死刑，数字化杀手判第一重刑。亚历克斯心迷意乱，默默看着鲨鱼跃出水面，飞了十多米远。

海变成了个沸腾的大漩涡，地狱般吱吱作响，想要吞掉亚历克斯，再把他吐出来。亚历克斯平躺在冲浪踏板上，划着水，他准备用生命去冲刺的那道美妙的空心浪在等着他，那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他在进入最后的角斗场前，望了最后一眼。那片海滨随着现实生活中的电闸被拉掉，开关被打坏，蛛丝海滩所有的灯全熄了。

冲浪板被掀翻了。

# 《铸错》作者：梅尔·钱斯

如果我更年轻些，也许我还会有耐心等待。可是我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年轻时的理想、中年时的机会，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已经逝去了，可我还在等待。

对于人类基因组我们已经了解得很多，很详细了。我们手中已经拥有了改变基因形状和结构的工具，可是我仍然在等待。

我们已经有能力控制人类下一阶段的进化，我们能产生我们人类自己的物种，可是我仍然在等待。

只是因为恐惧，只是因为不确定。

我们不能随意主宰自然、改变自然。

但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大自然中，城市、飞机和计算机就像花一样地开遍全球。

人类一向是自然的敌人，人类不遗余力地改变着自己居住的世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趣味、愿望和需要。

我们力争一切都要尽善尽美，可是在我们的无知中，我们将创造出恶魔来。

我们求得答案的唯一办法就是实验。

学会创造我们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实验。

会有失败的可能吗？当然。

会不会一开始就可能会错，并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后果？当然。

可是我们一旦成功，我们将战胜疾病，战胜痛苦，战胜缺陷，甚至战胜死亡。也许，为了使我们人类成为不朽，我们中的某些人必须承受痛苦，有些人必须牺牲。那就让它发生吧。

我就要开始做我早就应该做的事了。

我会找到办法的。

我将找到合适的人。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９日

他的名字叫温德尔·费尔班克斯，几天前在图书馆遇见他时，我做了自我介绍，并问了他一些问题。

他是一个绝好的人选，年龄４８岁，没有兄弟姐妹，在他20岁的时候，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丧生。父母给他留下了房子，虽然只是一份小小的产业，但足以让他维持生计，他没有工作。

他有严重的消化道和呼吸道疾病，慢性疾病使他丧失了工作能力。他是一个身材不高相貌平平的男子，有点害羞，性格内向孤僻。他没有朋友，阅读是他唯一的乐趣，他的阅读爱好也有所偏好：他喜欢看简·奥斯丁的书，以及《大众机械师》、《纽约客》等杂志。

开始的时候，他对我不太信任，还有点害怕。但我很有耐心，我不会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吓着他。我纵容他、抚慰他，到后来，我终于抚平了他的疑惧心理，我们每天上午在图书馆里见面。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３日

昨天，我们到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吃饭。我告诉他我是干什么工作的，他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看到过关于遗传学的有关文章，他问了我一些很有见地的问题。

我告诉他，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基因学研究还处于观望等待阶段，我们可以拿蚯蚓、果蝇和牛来做试验，但是我们还不能拿最重要的一种物种来做试验：那就是人。

那是因为风险太大，我想。

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进行研究，我们就能了解自己。想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能为我们人类的基因编程，我们能消灭癌症，战胜心脏病以及令我们虚弱和死亡的其他各种疾病。我们现在就能开始这些实验吗？在活着的人身上？现在？

是的，现在。

他开始猛烈地咳嗽起来，是那种咳得很猛、很痛苦、喘不过气来的咳。一直咳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气来。

我说，我们有办法解除困扰人们一生的各种疾病痛苦。

他出神地对着桌面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问道，你们在人身上做实验吗？你们会不会失败？

会的。

如果人死了呢？

是的，有这个可能。

或者他被治好了，那他就解脱痛苦了。

解脱，我说，仔细地观察着他。是的，解脱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他说，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做这样的实验的。

提取受试者身上一小点人体组织，没有痛苦地从他嘴里弄一点柔软的肌肉，提取里面的基因材料，重新改造，纯化，然后将改进后的基因再注入到受试者的身体里去。

怎么通过这种方法改变他呢？

我们利用病毒作为载体，清除它们本身的基因物质。一些具有攻击性的病毒会侵占细胞核，破坏细胞核里的基因，用它们自己的基因来取而代之。我可以让我的人类实验对象拥有一个更好的自我，他会成为一个改造过的人，这种感染过程能够将他治好。

温德尔·费尔班克斯问道，那么要多久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呢？

最多不出一个月。

你们这样做会不会触犯法律呢？

会，但是这个风险值得冒。

他重复着这个词：风险。

然后他说，的确值得。那么你愿意让我来当你的实验对象吗？

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我疲倦了，我真的倦了。成功令我身心交瘁。

我居然会说，温德尔，如果事情失去了控制呢？

他摇摇头，打断我的话：我要一试。

那么你都要待在我那里，我得一天24小时观察你。

后天怎么样？他说。

就后天吧。

我们的实验就要开始了。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５日

我在家里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储藏室里为温德尔设了一个临时床铺。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想尽办法购置了复制实验必需的所有机器设备，当然都是一些小规模的设备，是我工作时必不可少的一些设施。

温德尔抱着一大堆的书和杂志来找我，他在这个新地方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今天我先提取一些组织。（我在我的实验日记里保存着这个实验的全部详细资料。）ＧＰＲＯ计算机程序现在正在分析样本，对照着完美的人类基因样板检查着温德尔的基因。当基因对比工作完成后，我就可以开始对他的ＤＮＡ进行重新装配。

一个闭路电视摄像装置对着他，日夜对他进行监视，这个监视装置在黑暗中也可以使用。我可以在我的实验室里观察他，也可以在我的卧室里观察他。

他睡得不多，晚上还要看几个小时的书，他偶尔咳几声，间或打个盹。

我将要改变他的这一切。

我过去一直认为人的基因编码一定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就像在显微镜下玩智力拼图玩具一样，但是当我开始对DNA进行研究的时候，我才发现并非如此。其“拼图”是活的，当你改变其中的一个时，其他的也在变。每一个活着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一系列复杂的活动和反应的过程组成，有浑然天成的因素，也有后天造就的条件，有客观的本能，也有主观的意志，所以应对的方案也在不断地改变中。

不知是什么原因，温德尔的基因编码对于我所做的一些改变的反应是相当激烈的，我对他的ＤＮＡ进行重新成形，我清除他基因里的错误，但这一切似乎令他非常难受。每当我认为我的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我都会检测到一点新的异常，而且是先前不曾存在的。因此我只得回过头来，重新修正这个新的错误。然后，我又发现另一个新的错误。

或者它究竟是不是一个错误？在我的完美的人类基因范例里，它不存在，因此，技术上来说，它是一个错误。但它也许是一种进步，我说不准。

温德尔似乎并不着急。我总是帮他从图书馆借来一摞一摞的书，他读书，他瞌睡，他很少说话。我想他大概是一直孤独惯了的。

我得做出决定，我不能再等了。明天，除非分析发现一种我已知的基因错误，那么我就要将装载着重组过的ＤＮＡ的病毒载体注入温德尔的体内。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

我用温德尔新ＤＮＡ注入了他的体内，他突然变得焦躁起来。每当他咳嗽时，他就抬头看看我，那眼光似乎在说“你骗了我”。

对于注入他体内的ＤＮＡ样本，我曾仔细地分析过，它—直在不断地变动之中，难道变动在他体内继续发生着？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日

温德尔继续咳嗽着，继续阅读着，有些焦躁不安，不过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这天早晨。温德尔似乎变得平静多了。他在床上一直躺到１０点，自始至终都在盯着窗外的树林和天空。他不想吃任何东西。

我在我的卧室里记录下这些情况。临近半夜时，我在闭路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温德尔，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的月亮和星星。他不再咳嗽。

今天，我对注入他体内的ＤＮＡ样本重新做了分析，它还在变化着。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４日

温德尔今天似乎比平时更安静，他吃得很少，但是喝了好几杯水。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

很好，有点疲惫，但是没什么。

你饿不饿？

不饿。

你能确定你一切都很好吗？

是的。

你晚上睡得好吗？

我睡得很充足。

那么，为什么你感觉这么累呢？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善意地笑笑，似乎仅仅为了让我开心而已。

他已经两天没有咳嗽了。

DNA样本现在变化得更快了。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５日

昨天晚上，温德尔整夜未睡。但是今天早晨，他似乎比任何时候精神都好，虽然他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

现在当我向他提问时，他一般不再回答我。他似乎在想着其他的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在床上能坐几个小时，看着天空，脸上微笑着，似乎正在倾听什么有趣的故事似的。

我看着从他身上提取的组织样本，分析着ＤＮＡ的组成，它与完美的人类ＤＮＡ样本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只能观察、等待。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日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记实验日记了，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温德尔总是呆在房间里，他不吃不喝也不看书，日日夜夜就那样坐在床上，盯着窗户看，脸上微笑着。他也不再回答我的问题。

昨天晚上，我坐在实验室里，在电视屏幕上观察着他。他房间的门离我只有几英尺，门是关着的。

当我观察的时候，屏幕上的画面突然变得模糊起来，我凑近屏幕想看得仔细些，床、毯子、枕头，以及窗户的图像仍如平常一样清晰，但是温德尔的图像却渐渐看不清楚了，他身体的轮廓线开始融化，他似乎在慢慢消失。

我走到他的房间门边，打开门。我的眼睛一时之间还不能适应房间里的黑暗。

接下来，我看见他坐在床上，盯着月亮看，他的皮肤似乎在悸动，在跳跃，身体里面似乎发出光来。我不敢太接近他，然后我听见一声轻微的爆裂声，黄白色的光从他皮肤上向四处发散出来，似乎他就要抛弃这层皮囊似的，又好似在脱掉一层没用的外壳。光线越来越强烈，直到刺痛了我的眼睛。然后温德尔的身体全部融化消失，从里面似乎爆发出了什么新的东西，它异常美丽，异常强大、高大、自豪，有着金色的翅翼，那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

它的眼睛直视着我，从它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超越了我本人和任何其他人类的自豪、智慧和领悟力，它的思想直接进入我的大脑中。

它说，我是新的开始，我是许多中的第一个，我能创造自己。

它转向窗口，转瞬间，它就在窗外了，它金色的翅膀一鼓一鼓，直冲上夜空，它飞向月亮，飞向星星，留下我们大家仍然守在地球上。

总有一天，它还会回来的，带着它的同类一起回来，我敢肯定。我同样也确定，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它将不再需要我们。

# 《追赶时间的少女》作者：[日] 筒井康隆

放学了，三年级学生芳山和子打扫完教室后想整理一下工具，手搭上了堆放杂物的理科实验室的门把。

“咔喳——”实验室里传来了玻璃打碎的声音。

“真奇怪，应该没有人才对啊！怎么会有声响呢？”和子一边嘟囔着，一边推开了门。

在昏暗的房间中，和子仔细地观察着四周。房间正中的桌子上，排列着试管，当中的一只落在地上摔破了。从试管中洒落的液体，正隐隐约约地冒着白色的热气。

像是谁在进行什么试验可是又是谁呢？人又在哪儿呢？和子一边想着一边靠近了放有试管的桌子。

从进来开始，和子就注意到了实验室里弥漫着淡淡的芬芳，看来是那只摔破的试管里的液体散发出的味道。这是与众不同的香味，多么熟悉、多么让人怀念的气味她的神志渐渐模糊，浓厚的香味向她袭来，她摇摇晃晃地无法自制，接着就慢慢地瘫倒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和子渐渐醒来了。她一想起刚才发生的怪事，就连忙站起身来。可是桌子上没有任何东西，地上也是干干净净的，并没有散落着什么试管的碎片。

真奇怪啊和子沉思着。我嗅到的是什么样的气味呢？

甜甜的对了，很像熏衣草的香味。不！不仅仅是熏衣草的气味，好像还掺着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第三天的夜里，做完家庭作业后，和子钻进了被窝。朦胧中，住宅前的马路上传来嘈杂的呼喊声。

“失火啦！”

“救火，快救火！”

和子分开棉制的窗帘，隔着玻璃向外看，坐落在二街区前的澡堂的烟囱，往外冒着浓烟。

糟了

和子大吃一惊。澡堂隔壁是她同学浅仓吾郎家开的杂货店。

去看看！和子穿着睡袍，披上短大衣跑出了家门。

火是从澡堂的厨房里开始的，浅仓杂货店还没有事。

“嘿！闪开闪开！不能在这儿，影响灭火！”警官哑着嗓子边喊边赶着只穿着睡衣的围观的人们。

“你也来了？”

和子扭头一看，是同班同学深町一夫。

“阿，是深町！我担心着浅仓家就来了。”

片刻，火灭后，一夫和和子见到吾郎平安无事，大家都很高兴，道了“再见”，就各自回家去了。

当朝霞把耀眼的光芒洒在床上时，和子看了看表，紧张得跳了起来：要迟到了。

她胡乱地吃了点早餐，便冲出家门。转过拐角，和子看到浅仓吾郎在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便快步走到吾郎身后，说：“你也迟到了。”

吾郎回过身来，看到有人一起迟到，脸上呈现出略安下心来的表情，答道：“是啊！昨晚火灾后一直睡不着，后来糊里糊涂地睡过了头。”

这时，绿灯亮了。

两人慌慌张张地跃上横道线。当走到马路正中时，一辆大卡车闯红灯，从马路那边向和子直冲过来。

和子急忙躲避，不想却跟紧跟在身后的吾郎撞了个满怀。

两个人一起摔倒在马路上。当和子在地上抬起头时，只见逼近的卡车那巨大的车轮离自己不到三米远了。

完了

和子在这一瞬间，绝望地闭上了眼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多睡一会儿就好了。和子不由自主地怀念起那温馨、舒适的被窝当然，这种思绪只是一闪而过，卡车巨大的车轮渐渐地向和子压了过来。和子绝望地紧紧闭上了双眼。

一秒、二秒、三秒十秒过去了，没发生什么事。

怎么啦？和子不想再闭着眼了。

和子吃惊地张开了眼睛，看看四周，霞光透过窗帘照射在屋子里，自己依然穿着睡袍躺在床上。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啊！

咦！原来是一场梦！

但果真是梦吗？一件件事是那么栩栩如生。不！那决不可能是梦。

和子的头，突然感到阵阵疼痛。

看看表，正好七点半。刚才醒来的时间，与此相比要迟得多了，正因为起晚了，才慌慌张张地奔往学校。正因为如此，才差一点被卡车压了！这么想来，刚才的事，是一场梦了。倘若那不是在做梦的话，时间就要倒回去了世间，哪有这么荒唐的事！

和子心事重重地起了床。

家中的气氛还是和往常一样，妈妈和弟妹们像平常一样，热热闹闹地在吃早餐。

和子一点食欲也没有，不一会儿就出了家门。

已经是第二次了。她呆呆地想着。奇怪的事情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是会让人发疯的。出了家门，拐过拐角，走向十字路口，完全像是在做第二遍事。只是这一次没有遇到吾郎，也没有无视交通规则、横冲直撞的卡车。和子平安地进了校门。

“早上好！”深町一夫在和子身后打招呼。

“早上好！”和子精神恍惚地回礼道。

“怎么啦？脸色不太好。”细心的一夫问道。

“唔，没什么！”

和子微微地摆着头说：“因为昨晚被火灾吵得没睡好，有点睡眠不足”

“是吗，昨晚有火灾吗？”一夫有些吃惊。

“别乱开玩笑！”这次是轮到和子惊讶得叫出声来，“不是吗？浅仓家的邻居失火，还有我们大家相遇在浅仓家门前。是不是这样，快说呀！是不是这样？”

“你，你说什么？你不是在梦里见到的吧？”

梦！是梦吗？和子茫然地盯着一夫的脸。吾郎家后面的澡堂起火，这是梦吗？夜幕中的火焰，一夫和我的对话，全部都记忆犹新，难道都是梦吗？

“不对！那绝对不是什么梦！”和子从内心深处叫了出来。

终于第一节数学课开始了。看到胖墩墩的小松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方程式，和子“嗨”的一声，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

这是昨天做过的习题啊！

“咦？昨天做过的。”

听到和子不由自主的自言自语，坐在旁边的神谷真理子吃惊地问道：“你知道老师出的题目？”

“这道题昨天不是做过了吗？你自己忘了吧！”

“没的事，昨天没有做过这样的题目，是头一次。”

“和你争也没用，看看我的课堂笔记就知道了。”

和子心里是一阵阵不祥的骚动。她慌乱地打开了课堂笔记。应该是昨天做了笔记的那一页，却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在这一页上记的问题和答案，怎么都没了？和子“啊！”的一声呼喊就要脱口而出。神谷真理子担心地看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的和子。

和子呆呆地坐着。突然，她向真理子问道：“喂，神谷真理子，今天是１９日，星期三是不是？”

“唔——”真理子呆了一会儿，摇头说，“不对啊！我想今天应该是１８日，星期二才是呀！”

这一天，和子在课堂上什么也听不进去，每门功课都像是刚教过的回到家后，和子继续思考着今天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想整理一下思绪，希望尽可能理解一下发生的事，但是越想越不明白，越想越糊涂。

一天的时间倒转了回去，不是吗？１９日早晨，突然回到了１８日早晨。不！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别人不是都没感觉到吗？和子独自抱着头，继续思考着——这么说，只是我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倒转了回去，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可以说得通了。但是，我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想到这儿，和子不禁大吃一惊。

不好！如果今天是昨天的话，浅仓家差点失火，不就是在今晚吗？和子越来越坐立不安，便彷徨地走出了家门。

和子自己也没有目标要去哪儿，只是想把此事告诉谁而已。但是，告诉谁呢？深町一夫好像比较聪明沉着。

于是，和子往一夫家的方向走去了。

“芳山，原来是你啊！进来，进来。”一夫热情地招呼着。

和子点点头，应声走进了一夫的书房。

一夫立刻就注意到了和子不同寻常的脸色，担心地问道：“怎么啦？芳山，有什么不放心的事？”

“有话要跟你说。”和子把从昨晚的火灾开始，到今天上课时知道自己的时间倒转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听完和子所讲的近乎“天方夜谭”的事，一夫沉思着。和子不像是胡说八道，她的脸色看上去非常严肃认真。

“莫非你有特异功能？”

“什么，特异功能？”

“是啊！我也懂得不太多，只是曾读过这样的书，世上常常有人具有特异功能。这种人能随心所欲地移动自己的身躯，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身体移动。看来当卡车要压向你时，你在不知不觉中发挥了自己的能力，移动了时间和空间。”

“哪有这么荒唐的事？这不符合科学规律！”

“但是，别忘了，常识之外的事，在世上也是层出不穷的。”一夫反驳道。

“可是，怎么才能证明呢？”

“今晚！看今晚吾郎家是不是差点火烧。”

这天，和子从一夫家返回后，什么也没干，连晚饭也没动。

明明知道不久火灾就要发生，干脆就躺在床上等吧。

不知不觉中，和子迷迷糊糊起来。

“失火啦！失火啦！”

朦朦胧胧中，听到有人喊叫，和子一下子从床上跃起，冲出了家门。

失火现场附近，看热闹的人前后乱窜着。不知什么时候，一夫也来了。他站在和子的后面，平静地说：“果真像你所说的，火灾真的发生了。”其实，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的脸发青，他的心更凉。

和子心事重重地说：“我感到很害怕。具有这么奇怪的能力是很伤脑筋的。不是吗？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跳跃时间，再倒转回去，就像早上一样。老是这样的话，真的很伤脑筋的。”

“别急，别急！”一夫劝慰道，“还不能完全证明你具有这种特异功能。也许这次只是偶然的，况且，即使你具有这种能力，也许只能发挥一次呢？”

“说的也是，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处于时间逆转的境地，真让人害怕。”

和子说完，紧咬着嘴唇。

在谈话时，火已被扑灭了。周围的人陆续散去。两人约定第二天继续商谈后，就各自回家去了。

到家后，和子久久不能平静，她躺在床上不停地思考着。

怪事最早是发生在三天前。在理科实验室里嗅到熏衣草的香味后就失去了知觉。明明是有人在做实验，可醒来后实验室里什么也没有了。也许问题就出在那熏衣草的香味上，是它给我带来了特异功能吧！要是能返回三天前，到理科实验室去看个究竟就好了。

这时的和子，感觉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地浮了起来咦？这不是跟早上在十字路口的车祸现场感觉到的一模一样吗？对了，我现在能靠自己的意志，进行时空跳跃了。

身子要浮起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和子竭尽全力，把精神集中在三天前的理科实验室。突然，跟早晨一样，和子感到眼前发黑，耳鸣。紧接着，一片光明让和子感到眩晕。睁眼一看，自己已经在理科实验室里了。

终于可以弄清真相了。和子胸中不停地打着小鼓。她躲到了屏风后面，等待着实验室的门打开了，不知是谁慢慢走了进来和子不想一下子就暴露自己。她想等有证据时再出去抓住那人。

那人打开实验室的药品橱，好像在寻找着什么，和子听到了药品、试管，还有其他容器的碰撞声。那人开始调配那奇妙的药品了。

“喂！芳山，出来吧！从一进来就知道你躲在那儿了。”

这声音，多么熟悉啊！过于的意外，使和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发出这声音的人，对和子来说是近在身旁的人啊！

难道是他？

和子提心吊胆地从屏风后走出，畏畏缩缩地向实验室的中部挪去。问题的主人公，站在药品橱旁，微笑地和和子打招呼。

果真是他，深町一夫！

和子的口中舒出了既惊慌又放心的长期。望着她的即是与往常一样，满脸充满梦幻色彩的同班同学――深町一夫。

把我逼到这种地步的是他――一直跟我在一起的深町一夫？

和子对这种结局一直不能相信。但是到了现在这种地步，除了接受事实之外，别无他法。

“这么说，原来是你了！制作了那离奇的药，让我具有奇怪的功能，这一切都是你干的吗？”

“怎么说明才好呢？”一夫轻轻吸了口气，开始说，“要说明这事，需要花点时间。但现在开始讲的，全是事实，希望你能相信。你已经经历过许多对你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想你可能比其他人容易接受。简单概括地说，我就是你们所说的未来人。”

“未来人？”和子受到强烈的冲击，虽然做好不管说什么事都相信的思想准备，可这说法也未免过于离奇了，至少可以说是超过了和子的常识范围。

“从未来，坐着时间飞行起来的，是吗？”呆立了片刻，和子搜肠刮肚找出了这么一句，挖苦一夫。

可一夫脸上呈现着认真严肃的表情，他摇头道：“不是这么回事。我用的是跟你同样的办法。你也知道的是吗？叫做时间跳跃和身体移动。因为你尽被这些事所苦恼，所以你有要我说明的权利。”

“我听就是了。”

和子想，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近乎发疯的谈话，也不能不听完了。

下面是一夫所说的事情的经过。

一夫出生于公元２６４９年。跟其他孩子一样，他一到三岁就接受睡眠教育，因此到十一岁时，他已进了大学，学习药学知识。

一夫在大学里，专心致志研究的是能使身体自由自在地进行移动的药品。当然这还只是处于初步的实验阶段。但是在同班学生中，成绩超群的一夫，对这实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许多奇妙设想。

设想之一就是所谓身体移动和时间跳跃的组合的方案。

时间和空间一起移动，一夫想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刚好这个时候，一种发挥人类具有的意念致动、穿越时空的潜在特异功能的刺激剂发明出来了，一夫分析研究了这种刺激剂，并准备增加新的功能。

一夫潜心研究身体移动能力刺激剂，他在研制过程中，发现了熏衣草的花经干燥处理后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药虽然制作出来了，但如果不做实验的话，是不知道实际效果的。一夫想在把这种研究作为论文发表之前，亲自试一试效果。

“可是，失败了。”一夫说到这儿，搔搔头笑了起来。

“虽然时间跳跃成功了，但不知哪儿错了，返不回未来去了是吗？”和子忍不住插了一句。

一夫点着头，说：“是这样的，药用到什么程度，量是很难掌握的。我只喝了一点药，剂量不够，因此虽然到了这个时代，却返不回未来了。”

“因此，为了重新制出那种药，你就成为这所学校的学生，偷偷地在这理科实验室里做实验，对不对？”

“是这样的，但是差点被你发现，我慌慌张张地躲起来的时候，把这药给弄翻了。你虽然没有喝下这种药，却因为嗅到了这药的味道，所以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时间跳跃和身体移动。”

“这么说，我的特异功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是吗？”

“是的，因此你没有必要那样担心。”

和子放下心来说：“人家不知道嘛。但重要的是，你的药还能再次制作出来吗？”

“已经做好了。”一夫指着药说。在桌上的试管中，茶色的液体冒着白色的热气。

“你，为什么跟我作如此种种的解释呢？”和子突然间冒出这个疑问。

“这个吗？因为你对所发生的事情，一直苦恼着，我觉得我有说明的义务。虽然我们只相处了一个月，但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什么，一个月？”和子吃惊地抬起头来，紧接着使劲地摇着头。

“没有这回事！我和你，是从小学时候就认识了的啊！”

一夫听了后，忙说：“对了，这件事，忘了告诉你了。我让你，不！我用集团催眠效果让所有跟我有关系的人，产生了关于我的记忆。在大家的记忆中，我本来就一直存在着，我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个时代的生活。”

“但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痛苦。”

面对和子埋怨的目光，一夫有点为难。

“在你嗅到了那种药的味道后，我本想在你那能力消失之前，不跟你说明，不去惊动你为好。因为，如果把这么奇怪的事情跟你说明的话，可能会使你产生精神混乱，可没想到你意外地碰到了交通事故，运用了时间跳跃、身体移动的特异功能，甚至你更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也返回到过去的时间里。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见到我，为了要弄个水落石出。因此，我也不想再让你苦恼下去了”疑团全解开了，和子想着，现在一切都一清二楚了。

但是，一夫还在继续往下说，“其实我是不能跟你说这一切的，作为我所处的时代的原则，是不能与过去时代的人，谈起未来的事情的。”

“咦？为什么？”

“因为这会让历史产生混乱，也会造成社会性的恶劣影响。比如说，如果跟现代人说，再过多少年这个国家要发生战争的话，立即就会产生大混乱的。不管怎么说，人类是没有办法抗拒、改变历史洪流的。”

“这样，你不就触犯了你所处时代的法律了吗？你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

“当然，也有例外。”

“例外？”

一夫犹豫了片刻，叹了口气说道：“即使我说了，但只要对方没有记忆就行了。也就是说，只要把关于我的记忆，从你的脑子里消除掉就可以了。”

“消除掉记忆？”和子吃惊地瞪着眼睛，“什么！你要在返回未来之前，从我的脑海里消除掉有关你的记忆，是不是这样？”

一夫伤心地点点头。“没办法，我回去后，让你忘掉我的事，对我来说是很伤心的，可是不这样的话，我就要接受我所处的时代的处罚。”

“不！我不要！”和于摇着头，说，“这太让人伤心了。有关你的事，对我来说，都是令人珍惜的经历。我，不愿忘掉！你会记得我的事，是吗？难道只有我不得不忘掉你的事吗？这不公平！”

一夫回答道：“并不单单是你，这个时代的人，跟我有关系的所有的人，都将从大脑中消失掉有关我的记忆。”

和子忽然感到十分不安，“喂，你打算什么时候返回未来呢？”

“马上！”

“干吗，干吗这么急？”

“我很想留在这儿，和你，还有吾郎他们一起快乐地生活。

可是，我还有事要干，我想完成我的药品研究。”

“只有这样了。”和子自言自语着，百感交集。

“要离别了！”一夫慢慢站了起来。

和子一下子抬起头来，直盯着一夫的脸，此时一分别，再也不能相见了。“你，还会来看我吗？”

和子竭力睁大眼睛目送着深町一夫渐渐模糊的身子。那熏衣草的香味，那冒着白色热气的药的味道渐渐把和子围拢了起来。

“我一定会来的，可是那时已不是深町一夫，而是以新的面目出现。”

听到一夫渐渐远去的声音，和子摇着头，用女孩特有的尖嗓子，竭力叫道：“不，我一定会知道的，只要是你的事一定会知道的。”

眼前变得漆黑，慢慢地瘫倒下去的和子，隐隐约约听到了远方传来的声音。

“再见，再见了。”

# 《追赶太阳》作者：杰弗里·兰德斯

石坚译

驾驶员们有句老话：“着陆后还能活着就是好着陆。”

或许三纪夫活着他会做得好一些，但翠茜已尽了她的全力了。不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是一次比她期望的要好得多的迫降。

只有铅笔粗细的钛质支架从来就不是为承受着陆时的压力而设计的，纸那么薄的耐压壳先是扭曲，接着就裂开了，碎片飞入真空，散布在一平方英里的月面上。在坠毁前的那一瞬间，她记着甩掉了油箱，没有发生爆炸，但迫降终没有能让“月影号”保持完整的程度。在一片恐怖的沉寂里，脆弱的飞船像一只没用的铝罐被撕碎压扁了。

驾驶舱被撕开了一条口子，从飞船的主体上掉了下来，这部分残骸落在了一座环形山的山壁旁。当它终于停下来时，翠茜松开了把她绑在驾驶椅上的带子，慢慢地向天花板飘了去。她忍着不习惯的重力，找到了一个没损坏的舱外活动装置接到太空服上，然后从曾是生活舱联接口的破洞爬进了阳光里。

她站在灰色的月面上瞪大了眼睛，前面是她的影子，活像一摊被神奇地拉成了人形的墨水，地面崎岖不平，寸草不生，只有各种形状的灰色和黑色。

“真是个不毛之地。”她自言自语道。在她身后，太阳刚刚爬过山顶，照耀着散布在崎岖平原上的钛和钢的碎片。

帕特里茜娅·杰·莫里根①望着荒芜的月面，忍不住热泪盈眶。

翠茜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电台从七零八落的船员舱里捡了出来。她试了试，什么也收不到，这一点也不奇怪——地球正处在月球地平线以下，同时也没有其它飞船在环月轨道上。

她没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了三纪夫和特丽莎。在低重力条件下，他们的尸体搬运得出奇容易。没有安葬他们的必要。翠茜把他们安放在两块巨石之间，面向西，向着太阳，向着在远处黑色山脉背后的地球。她试着想说几句合适的悼词，可是失败了，也许是因为她不知道该给三纪夫举行什么样的葬礼仪式。

“永别了，三纪夫；永别了，特丽莎！我希望结果不是现在这样，对不起。”她的声音几近耳语，“随主同去吧！……”

她尽量不去想还有多久她自己就会加入他们的行列，而是去想她的姐姐会作什么？生存，凯伦会生存下去的。

翠茜首先充实了一下她的装备：她活着，基本上没有受伤；她的太空服工作良好，生命保障装置由太空服上的太阳能电池组供电，只要太阳还在照耀她就不会缺水和空气。在残骸里翻了一阵后，她发现了不少未破损的食品包，她不至于挨饿了。

第二是求救。目前，最近的救援只能来自月平线以外二十五万英里处，她需要一根高灵敏度的天线和一座能看到地球的山峰。

在月影号的主电脑里，曾储存着最详细的月面图，现在不存在了。飞船里也有其它月面图，但它们也早已和飞船一起成了碎片。她对付着找到了一张雾海详图和一张勉强可作参考的简易月面全图，其实也只有用这张图做参考。按照她所能做的最精确的估计，坠毁地点正好在史密斯海的东部边缘，远处应是代表海陆分界的山脉。如果运气好的话，应该可以在上面看到地球。

她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太空服，随着指令，太阳能电池组全部打开了，活像一对巨大的蜻蜓翅膀。当它们转动着迎向太阳时，闪烁出瑰丽的色彩。她确定太空服的工作系统正常后，就出发了。

当走近了才发现，山脉并没有在坠毁点看来那么陡峭。在低重力作用下，虽说直径两米的碟状天线弄得她踉踉跄跄的，但爬山与走路并没有多大区别。到达山顶后，一线细细的蔚蓝色像是对翠茜的奖赏似地露出了月平线，远在山谷另一边的山脉仍然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她推了推扛在肩上的电台，开始穿越下一个山谷。

在下一个山峰上，地球像一块蓝白色的大理石被黑色的山脉遮住了一半。她支起三角架和天线，小心地调节了输出信号：“呼叫！这里是宇航员莫里根从月影号呼叫！紧急情况。重复，这里有紧急情况。有人收到吗？”

她松开了送话钮上的拇指，等待着回答。然而除了来自太阳的轻柔得犹如耳语的静电干扰，她什么也收不到。

“这里是宇航员莫里根从月影号呼叫！有人收到吗？”她又等了一会儿，“月影号呼叫！这里有紧急情况……”

“……影号，这里是日内瓦控制中心。我们收到了你的呼叫，你的信号很弱但还清楚，请你在上面坚持住。”

她顿时松了一口气，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憋了这么久。

在转动了五分钟之后，地球把地面天线带出了接收范围。在这段时间里，在他们从月影号尚有幸存者的意外里清醒过来后，翠茜得知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她的降落地点十分接近黄昏线——正好在月球向阳面的边界上，月球尽管转动很缓慢，却是不可逆转的。日落将在三个地球日内来临，然而，没有航天飞机在月球上，没有地方可供她度过十四个地球日的漫长“月夜”。她的太阳能电池需要阳光来使她必须的空气保持新鲜。她找遍了飞船的残骸，没有任何未损坏的储存罐，也没有电池，这意味着没有可能储存一丁点儿氧气。

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可能在黄昏来临前发射一个救援组上天。

“没有可能。”实在太多了。

她静静地坐在地上，盯着崎岖荒原尽头那一弯纤细的蓝色“新月”陷入了沉思。

几分钟后，位于金石堡的地面天线进入了接收范围。电台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月影号，你收到了吗？月影号，你收到了吗？”

“月影号收到。”

她松开了送话钮，默默地等待着她的话被传送到地球。

“收到，月影号。我们已确定最早的救援发射时间将在三十天之后，你能坚持那么久吗？”

她把心一横，摁下了送话钮：“月影号宇航员莫里根呼叫。我会在这里等你们，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等了一会儿，但并没有得到回答。在金石堡的天线不可能这么快就出了接收范围，她开始检查电台。当她打开外壳时，发现电源上的印刷电路在坠毁时被撞坏了一点，不过她没有发现任何松动的铅板或其它部件。她用拳头锤了几下——“凯伦电子学第一定律”：假如电器不工作，敲它——然后再校准天线。可是没有用，很明显，在印刷电路里有什么东西损坏了。

如果是凯伦会如何反应？肯定不会是坐以待毙。赶快行动吧，小家伙，当黄昏追上你时，你就死定了。

地面肯定收到了她的答复，她必须相信他们收到了答复并会来救她。她所要做的就是活到那时候。

碟状天线太笨重，她无法随身携带，只能带上基本的必需品。太阳如果落下来，她的空气就会用尽了，于是她丢下了电台，开始步行。

行动指挥官斯坦利盯着他的引擎X光采样报告发呆。现在是早上四点，今晚上没时间再睡了，他计划六点飞往华盛顿向国会作证。

“您的决定？指挥官，”机械师说道，“我们在飞行发动机X光采样里找不到任何裂纹，但它可能是隐性的。标准飞行图线没有测过发动机在一百二十时的情况，所以即使有裂纹在翼片上，它也被瞒过去了。”

“如果我们把发动机拆下来做检查会耽搁多久？”

“假设它们正常，我们会损失一天，不然的话，两天甚至三天。”

指挥官斯坦利恼火地捻着手指，他讨厌被迫作出草率的决定：“通常的程序是什么？”

“通常我们会重新检查。”

“干吧。”

他签了字，又耽搁了。在天上，有人正指望着他准时到达。假如她还活着，假如无线电讯号的中断没有意味着其它系统的致命损坏。

假如她能找到不需要空气而存活的方法。

在地球上的话，这相当于一场马拉松。可在月球上，这只不过算是小跑罢了。在走了十英里之后，跋涉带上了一种轻松的节奏：一半是散步，另一半既像是慢跑又像是一只行动缓慢的袋鼠在蹦跳。她最大的苦恼是这一切未免太单调。

与她同时受训的伙伴对她因成绩最好而在班里第一个被选上参加实际行动多少有些嫉妒，他们曾无情地嘲笑说她是参加一个离月面只有几公里却不着陆的行动。现在她有机会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更贴近地观察月球了。她不知道她的同学现在会怎么想，她将有故事可说了——如果她能活着说的话。

低电压警报的鸣叫把她从遐想里惊醒了过来。她开始按着维护清单检查各项指标。

出舱活动时间：８小时。

系统工能：正常。

只有太阳能电池组提供的电流低于正常。只一会儿她就找出了毛病出在哪儿：太阳能电池组上有一层薄薄的积尘。不是什么大问题，把积尘刷掉就行了。不过，要是她找不到一种可以防止扬起尘土的步法，她就得每几小时就停下来做一次大扫除。她再检查了一遍电池组就又迈开了步子。

太阳在她背后，一弯梦幻般的蓝色的地球缓缓旋转着，不易察觉地在地平线上爬行。她开始胡思乱想了。“月影行动”曾被认为是一场轻松的行动，一次低轨道月面测绘飞行以便确定将来建立月球站的地点。月影号从来就没想要迫降，不管是月球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她无论如何都得迫降，她非那么干不可。

向西穿过荒原时，翠茜又陷入了混杂着鲜血和坠落的噩梦：三纪夫在她身边奄奄一息，特丽莎已死在实验舱里，月球猛地变得无比巨大，在舷窗外以一个疯狂的角度旋转着。制止住旋转，校准着陆点，要以低太阳角为参照。太阳照明可让你容易看到地面的崎岖程度。燃料要省着用，但要记住在撞地前那一刻扔掉油箱以免爆炸。

那一切都过去了。现在应集中注意力在现实问题上迈开步子，一、二、一。

低电压警报又响了，这么快就又有尘土了吗？

她低头看了看她的里程表，吃惊地发现她已经走了整整一百五十公里。

无论如何该休息一会儿了。她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食品包，然后把闹表定在了十五分钟之后。食品包的气密封口是专为她面罩下部的接口而设计的，重要的是不能让沙子进入封口。在把食品包打开以前，她把真空的封口检查了两遍才把食物条塞进太空服。她转过头咬下了几块，食物条硬邦邦的，微带着一丝甜味。

她眺望着西方的原野，月平线看上去平坦得不像是真的，在几乎伸手可及之处形成了一幅如画的背景。在月球上应该很容易保持每小时十五至二十英里的步行速度，把睡觉时间也算上的话，也许平均每小时十英里。她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凯伦会喜欢这个的，她总是喜欢在不毛之地远足。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儿可够漂亮的，对吗，姐姐？”翠茜说道，“谁会想到这儿有这么多种奇形怪状的阴影呢？没人的海滨浴场很多，糟糕的是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水边。”

该走了。她继续穿越那坑坑洼洼但基本上还算平坦的原野。月球是个出奇平坦的地方，只有百分之一的月面是大于十度的。那些小环形山，她轻轻一跳就过去了。少数大的，她就从旁边绕过去。在低重力作用下，这对步行并不造成任何真正的问题。她并未感到疲劳，但当她检查读数时她发现已走了二十小时，于是她强迫自己停了下来。

睡觉是个问题。为了便于维修，太阳能电池组被设计成可拆卸式的，可是拆下来以后它们就不能向维生系统供电了。她终于找到一个方法，把短短的电线从衣服里拉出一个足够的长度让她既能躺下，又能把电池放在身边不致把电源切断。她必须小心不使自己翻身。做完了这些，她发现自己睡不着。过了好久她才迷糊了一阵子，梦里没有她预备梦见的“月影号”，只有她的姐姐凯伦。在梦里，她姐姐并没有死，只是在装死跟她开玩笑而已。

她醒来时肌肉酸痛，分不清东南西北，然后她忽然记起了身在何处——地球正挂在离月平线一掌高的地方。她站了起来，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向西面火药样灰色的沙原跑去。

她的双脚被靴子磨得很疼。她改变她的步法，从小跑换成跳跃再转成袋鼠式弹跳。这使情况好了，但还不够。她可以感到双脚开始起泡，却没法脱下靴子来舒散或仅仅只看一看她的双脚。凯伦也用起泡的脚走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没有耐心听抱怨或减速。也许她应该在开始步行前就把靴子脱了，在六分之一的重力作用下，疼痛至少是可以忍受的。

再过了一会儿，她的脚干脆失去了知觉。

小环形山她跳过去，大一点的她绕过去，最大的她翻过去。在史密斯海的西部她进入了一个崎岖地段，遍地都是小山丘。她不得不减低了速度。山坡上阳光普照，可是环形山的内壁和山谷仍笼罩在阴影里。

她脚上的泡破了，刺骨的疼痛从她的靴子里直传上来。她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泣，继续前进。这样又走了几百公里，她来到了泡沫海，道路又变得好走了起来。穿越过泡沫海就是丰富海的北端，由此可达静海。她第六天的行程应当从静海基地②路过，她一边走一边仔细地向地平线上搜索，却什么也没看到。她猜想自己一定是与它错开了几百公里，走在了偏北的方向。现在只有取道儒略·凯撒环形山去蒸汽海以绕开山脉。那个古代的登月遗迹实在太小了，除非她直接从旁边经过，否则是看不到的。

“真是，”她说道，“走了这么远的路，方圆几百里内唯一的旅游点关门了。这是通常会有的结果，对不，姐姐？”

没有人为她的幽默发笑，所以片刻之后她自己笑了起来。

从混乱的梦境里醒来，回到漆黑的天空与静止的阳光下，打个哈欠，然后睡眼惺忪地开始赶路。抿一口乏味的温水，尽量不去想那是从哪里回收来的；休息，小心翼翼地清扫你的太阳能电池组，这是你的生命。再走，再休息……再睡觉时太阳还钉在你醒来时的位置上。第二天把同样的过程重复一遍，然后再重复……再重复……

虽说食物是低残留的，但每过几天你总得按自然规律排泄。你的生命保障系统无法回收固体废料，所以等到太空服排出废物时，你得小心那些散入真空的褐色粉沫。你的行程被这些粉末遗留物标了出来，它们和黑色的月面尘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向西，一直向西，和太阳赛跑。

地球高高挂在天上，她现在不仰头就看不见地球了。当地球挂在天顶时她停下来庆祝了一番，她打开一瓶看不见的香槟酒，向想象中的旅伴们敬酒。现在，太阳高挂在地平线以上，经过六天的步行，她绕过了四分之一的月面。

她绕过哥白尼山的最南端，以便既远离陨石区又不翻山越岭。在这个神秘的地区，巨石有房子那么大，更有些比航天飞机的油箱还大。脚下松软的粉状表土混合着岩石，放射形的深沟显示出亿万年前大灾变的冲击。她摸索着前进，边走边把对讲机打开说道：“请注意您的脚下，落脚处的地层并不坚固。现在前面有座小山，我们是该爬上去呢，还是绕开它？”

没有吱声。她打量着面前的石山，虽说她看不到火山活动的痕迹，但石山看上去像个古火山口。山口周围地区的情况可能很糟，她可以在山顶观察前方的路况。

“喂，大家听清楚了，攀登这座山将会有危险，跟紧我，看清楚我在哪里落脚，别赌运气，慢慢走总比死了的好！还有问题吗？”没人回答，很好。“好那么好吧，登上山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

过了哥白尼山间的乱石，博鲁赛拉仑洋平坦得犹如高尔夫球场。翠茜以一种轻柔均匀的滑步穿行在沙上，凯伦和荷兰人③似乎不是远远落在后头，就跑在前面，连个影子也看不到。那条蠢狗还像它小时候那样紧紧跟在凯伦身边，虽说翠茜天天给它喂水喂饭。翠茜对凯伦不肯紧跟在她身后很生气，凯伦答应过这次让她带队的，不过翠茜只好在心里不满。凯伦以前叫她乳臭未干的淘气包，所以她决心表现得像个大人，归根到底，她是掌管着地图的人。假如凯伦迷了路，那可是她自找的。

她又把路线定得更偏北一些，以便走在地图标出的平坦地段里。她环顾四周希望找到凯伦，却吃惊地发现地球像半个满月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当然，哪都没有凯伦。凯伦几年前就死了，只有翠茜一个人呆在一件又臭又痒几乎把她大腿上的皮磨掉一层的太空服里。她真该把衣服撕了，可谁又要她穿着这衣服走这么长的路呢？

真不公平，她必须穿着太空服而凯伦却不需要。凯伦可以干很多翠茜办不到的事，可她怎能不必穿太空服？人人都得穿太空服！这足规矩！她转身问凯伦。

凯伦苦笑：“你这不懂事的小妹，我不必穿太空服是因为找死了，像只小虫似的被压死然后被安葬了。还记得吗？”

哦，是的，那就对了。那么好吧，如果凯伦死了，那她是不用穿太空眼下。这成了个极好的理由使他们一起在沉默里又走了几公里，直到翠茜忽然想起：“喂，等一下，假如你死了，那你怎么又会在这儿？”

“因为我并不在这儿，小傻瓜。我只是你过剩想象力的产物罢了。”

翠茜吃了一惊，扭头看去。凯伦不在身边，凯伦从来就没在身边。

“对不起，求求你回来好吗？”

她绊了一下，头朝下摔了一跤，带着一阵尘土直滑进了一个环形山里。当她滑下去时，她拼命挣扎着保持脸朝下的姿势，使自己不翻身压到背上易碎的太阳能电池板。当她终于停止滑动时，耳中一时什么都听不到。一道长长的划痕像条伤疤似的出现在头盔的玻璃上，幸亏双倍加强的面罩顶住了，不然她就没机会看到这条划痕了。

她检查太空服，基本上没有破损。支撑左太阳能电池板的钛质支架向后折得快要断了，除此之外，奇迹般的再没有其它破损。她把电池组拔下来研究了一番支架的损坏情况。她把支架尽量弯回原状，再用一根螺杆和两根短电线把它固定住。螺杆曾是多余的重量，幸好她从没想过要丢掉它。她小心地试了试，新接口不能负担太多的份量，但只要她不跳得太厉害就应该没问题。无论如何，现在该歇一会儿了。

她醒来时估计了一下目前的形势。在她不注意时，地貌已渐渐成了山区，今后的步行会比以前慢一些。

“也该是你醒的时候了，瞌睡虫。”凯伦说道。她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回头向她的足迹看去。在长长足迹的尽头，地球是个小小的蓝色圆点挂在地平线上方，并不很远。它是单调的灰色背景中唯一的有色斑点。

“十二天里绕了月球半圈。”她说道，“不错呀，小家伙。当然这不能算太好，但也还不坏。你是在练马拉松吗？”

翠茜站起来开始步行。在她从回收器抿水漱去口中怪味的同时，她的双脚自动踏入了惯常的步伐。她头也不回地招呼凯伦：“快走吧，我们得赶路。你到底走不走？”

阳光明媚，地面像是洗过似的没有一丝阴影。翠茜发现很难找到落脚点，她老是绊在几乎隐形在黑色背景中的岩石上。一步一步地走，一，二，一。

跋涉开始时的刺激感早就衰退了，只留下了对胜利的坚定决心，连这有时也蜕变为一种精神安慰。翠茜和凯伦拉起了家常，告诉她自己的私生活的细节，暗地里希望凯伦会喜欢，会告诉她为她感到骄傲。突然伺她发现凯伦并没有听，而且有时趁她不注意就开溜了。

她在一道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峡谷边站住了，它看上去就像一条等待着暴风雨来填满的河床，但翠茜知道它从来就不懂水为何物，填满谷底的只有尘土，干得像磨碎的骨头渣子。她慢慢找着路下到谷底，小心翼翼地不再摔倒而破坏她娇嫩的生命保障系统。她抬头看看谷顶，凯伦正站在上面向她招手：“快一点！别浪费时间了，你这个懒虫。你想永远留在这儿吗？”

“着什么急？我们已经比计划提前了。太阳高高的在天上，我们已绕了月球半圈。没问题，我们会走完它的。”

凯伦从山上滑下来，犹如在沙面上滑雪。她把脸紧贴在翠茜头盔上，用一种充满愤怒的眼神瞪着她，差点把翠茜吓坏了。

“真叫人着急，我的懒妹子，你是绕完了半个月亮，但你只是走完了好走的部分。从这里开始将全是山脉和崎岖地段，你要穿着一件破太空服再走六千公里。一旦你慢下来让太阳走到了前面，再闹个什么孩子气的小问题，只要一个，你就死了，死了，死定了，就像我这样。相信我，你不会喜欢这样的。现在打起精神，走！”

的确是走得慢了，她已不能像以前一样从坡上直跳下来了，否则她就得停下来艰难地修理损坏的太阳能翼板支架。前面也不再有平原，不是巨石遍地，就是环形山的绝壁。

在第十八天，她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天然拱门前，拱门高耸过她的头顶。翠茜敬畏地望着它，奇怪月球怎会形成这种结构。

“不是风化形成的，这点可以肯定。”凯伦说道，“我想是熔岩，熔岩把山梁熔出了一个洞，然后亿万年微陨石的轰击修饰了粗糙的边缘。话说回来，这东西很漂亮，对不？”

“壮观极了。”

拱门过去不远她进入了一片针状的水晶森林。起初它们很小，像玻璃似的碎裂在她脚下，但不久它们就高耸过她的头顶，六个面的尖柱顶闪烁着奇幻的色彩。她无声行走在它们之间，蓝宝石般的闪光把她弄得头晕目眩。这水晶的丛林终于渐渐消失，被折射着太阳的七彩的透明巨石取而代之。这是绿宝石？还是钻石？

“我不知道，小家伙。但它们挡在我们面前，我会很高兴把它们甩在后头。”

再走一段，闪光的巨石阵也渐渐消失了，只在两边山坡上还剩下几处稀疏的彩光，最后岩石终于只是坑坑洼洼的嶙峋岩石罢了。

到了代达罗斯环形山，月球背面的中点，但没有时间来庆祝了。太阳早就结束了它懒洋洋的上升，并逐渐地向她们前方的地平线直落下去。

“小家伙，这是与太阳的赛跑，而太阳从不停下来休息。你落在后头了。”

“我累了，难道你看不见我累了吗？我想我是病了，我浑身是伤。别管我，让我休息一下，只要几分钟，好吗？”

“你死了就可以休息了。”凯伦尖着嗓门笑了起来。

翠茜突然意识到她正处在发疯的边缘。她猛然收住笑声：“快走，小家伙，快走！”

异常单调的灰色月面在她脚下逝去。

但美好的愿望和拼命的赶路并不能抵消太阳正在下降的事实。每天她醒来时，在她前方的太阳就更低了一些，更直接地把阳光射进她的眼睛。在她前面，在太阳刺眼的光晕里，她可以看见一片绿洲，一个在不毛沙漠中有着青草和绿树的小岛。她甚至能听见阵阵蛙鸣，呱……呱……呱！

不，那不是什么绿洲，那是功能失常警报的叫声。她站住了，感到天旋地转。太热了，太空服的空调坏了，她花了整整半天才找到了堵塞的制冷液阀门，然后又是三小时泡在汗水里才找到一个既疏通阀门又不把珍贵的液体排入真空的方法。

太阳现在直接照在她脸上了。岩石的阴影犹如饥饿魔鬼的爪子向她伸来，即使是最细小的，看上去也恶狠狠的。凯伦又走在了她身边，不过这次她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我干了什么啦？我做错事了吗？告诉我！”

“我不在这儿，小妹子，我死了。我想也该是你正视这一切的时候了。”

“别说那个，你不可能死了。”

“在你心里有一幅我的理想形象，让我走，让我走吧。”

“我办不到。别走，嗨，你还记得我们攒了一年的零用钱想去买马的事吗？我们发现了一只迷路的猫正生着病，我们带上满满一鞋盒的零用钱去找兽医给它看病。结果他医好了小猫，却一点也不肯收我们的钱。”

“对，我记得的。可我们始终也没有攒到足够的钱买一匹马。”凯伦挥了挥手，“你以为和一个拖着鼻涕整天跟着我屁股转，想重复每一件我干过的事的妹妹一起长大很轻松吗？”

“我可没拖鼻涕。”

“你拖了。”

“不，我没有，我崇拜你。”是吗？”

“你是我的偶像。”

“我知道你崇拜我。我告诉你，小家伙，这一点并没让我好过多少。你以为当一个偶像很简单吗？什么时候都得一本正经的。基督呀，整个中学阶段，每当我要过过毒瘾，我就得一个人躲起来私下里抽，不然我的混帐小妹妹就会来个翻版。”

“你不是这样的，你从来就不是这样的。”

“别天真了，小不点。我当然是这样的。你总是紧盯在我背后，不论我干了什么，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照做一遍。我得拼命挣扎才能保持领先，而你，该死的，毫不费力地就跟上了。你比我聪明得多，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会怎么想？”

“好吧，那我就好受吗？你以为对我来说事情就容易吗？从小有一个死了的姐姐，我每做一件事，人家就说‘你不像凯伦可太糟了’，或者‘凯伦会这么做’，再不就是‘如果凯伦还活着……’，你说这会让我怎么想？啊？你倒一了百了，可我得按一个要命的天使的标准来生活。”

“长痛不如短痛，小家伙，总比死了的好。”

“去你的，凯伦，我爱你。你为什么非走不可？”

“我知道，小家伙，我也没办法，我很抱歉。我也爱你，可我非走不可，你能让我走吗？你能不能从现在起只当你自己而不当我呢？”

“我会……我会试的。”

“再见了，妹妹。”

“再见，凯伦。”

她一个人站在阴影遍地、空旷崎岖的荒原上，在她前方，太阳已经快贴上山梁了。她踢起的尘土古里古怪的，它们非但不落向地面，反而飘浮在离地半米高的地方。她被这现象迷惑住了。接着她看到在她周围的尘土正静静地飘离地面，开始她以为这又是幻觉，但不久她就明白那只是一种静电现象而已。她穿过正在升起的月尘之雾向前走去。残阳如血，天空转成一片深紫④。

黑暗似魔鬼向她扑来，在她身后只有几处山尖还被照亮着，山脚早已消失在阴影里，前方的地面也已被她必须绕开的阴影所覆盖。她打开无线电定位器，但只收到静电干扰。假如坠毁地点已在视野之内，定位器就会收到来自“月影号”的定位信号。她肯定已离那里不远，但周围没有一点看来熟悉的地貌。前方是她曾爬上去向地球发报的山岗吗？她无法断定。她爬了上去，但没有看到蓝色的大理石，也许是下一座？

黑暗已没到她的膝盖，她摸索着越过隐身在黑暗中的岩石，她的脚在石头上踢出的火星在她身后明灭不定。“磨擦发光。”她想道——以前没人亲眼见过这个。她现在不能死，不能功败垂成，可是黑暗却不肯等。黑暗包围着她仿佛汪洋大海，岩石从潮水里探出头伸进残阳里。当黑暗的潮水涨到她的太阳能电池组时，低电压警报尖叫了起来。坠毁点肯定在附近。它一定要在！或许信号定位器坏了？她爬上一道山岗，躲进阳光里，环视四周拼命寻求着启示。难道救援行动现在还没展开吗？

只有山顶还在阳光里，她穿过黑暗，走向她看得见的最近最高的山峰。她跌跌撞撞地爬行在漆黑的海洋里，最后像游泳者渴求空气似的把自己拉进了阳光里。她蜷缩在她的岩石孤岛上，绝望地看着黑暗的潮水慢慢升起包围着她。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地球上，救援行动是以一种疯狂的节奏进行的。每件事都已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过了——在太空里，小小的漏洞就是对意外死亡的邀请——然而救援行动还是被一些小问题拖住了。这些小小的拖延对正常的行动是例行公事，但对紧张的行动截止时间却深具威胁。

时间表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紧张，原定发射时间是四个月后而不是四个星期。原计划去度假的技术人员都义务加了班，一些原几星期才能运到的零件，连夜就运到了。对“月影号”的替代品——原名“探索者号”，现临时改名为“拯救者号”的最后总装加快了。在“月影号”坠毁后不到两星期，其运载舱比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发射上了太空站。当装满燃料的航天飞机紧接着上天时，运载舱已装上了防热罩并进行了试验。当救援小组在模拟器上练习可能出现的情况时，登月舱的发动机已被检查并换掉了，登月舱也被紧急改装可搭乘第三个成员。经过试验，它被发射上天与“拯救者号”会合了。坠毁四星期，飞船已加满了燃料，救援小组接到了命令，飞行路线也计算好了。于是航天飞机载着救援小组冲破浓雾，飞向轨道上的“拯救者号”与之会合。

在意外地收到来自月球的信号而得知考察队还有一个幸存者的三十天后，“拯救者”离开轨道，飞向月球。

在坠毁地点西面的山岗上，指挥官斯坦利用探照灯扫了一遍残骸，然后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真是惊人的驾驶技术。”他说道，“看上去她像是用TEI发动机刹车，然后再用它进行速度控制微调。”

“真了不起，”汤尼娅·纳科拉低声说，“真可惜这也没救得了她。”

帕特里茜娅·莫里根的行动记录被写在残骸周围的泥土上，救援队搜索过残骸后，他们找到一行足迹伸向西方，越过山脊，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斯坦利放下望远镜，没有回来的足迹。

“看上去她是想在空气用尽前好好看一看月球，”他说着在头盔里摇了摇头，“真想知道她走了多远？”

“有没有可能她还活着？”纳科拉问道，“她可是个机灵鬼。”

“还不至于机灵到能在真空里呼吸，别骗你自己了。这次救援行动从一开始就只是个政治玩具，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在这儿找到一个活人。”

“不过，我们还是得试试，对吧？”

斯坦利摇摇头又敲了敲头盔：“等等，我的鬼对讲机有反应。我听到一点信号，听起来有点像是人的声音。”

那人声微弱地传进了对讲机：“别关灯，千万，千万，别把灯关了……”

斯坦利转向纳科拉：“你也……？”

“我听到了，指挥官……可我不敢相信。”

斯坦利举起探照灯向地平线来回扫去：“喂？拯救者呼叫帕特里茜娅·莫里根。见鬼，你在哪儿？”

原来是纯白色的太空服现在已被月尘染成了肮脏的灰色，只有在背上七扭八歪的太阳能电池组被仔细地擦得一尘不染，而在太空服里的人也差不多快散架了。

吃一顿饭再洗了个澡后，她恢复了元气，并开始解释：“是山顶救了我，我上山顶待在阳光里。那高度还不够，我差点听不见你们的电台。”

纳科拉点了点头：“这我们能明白，可其余的部分……过去的一个月里，你真的绕了月球一圈？一万一千公里？”

翠茜点头道：“我想就是这么回事，距离大概相当于从纽约到洛杉矶打个来回。有人曾徒步走完这段路并活下来了，所需要的只是每小时略低于十英里的步行速度。月球背面比较难走，比正面崎岖多了，可有些地方却出奇的美丽。你不会相信我看到过什么。”

她摇了摇头，无声地笑了：“我也不相信某些我看到的东西。总而言之，我们只是给月面搔了搔痒，我会再回来的。指挥官，我向你保证。”

“我相信你会的，”指挥官斯坦利说道，“我相信你会的。”

飞船飞离月球时，翠茜向月面投去最后的一瞥。一时间她觉得看见了一个孤单的身影站在月面上向她挥手道别。她没有回礼。

她又望了一眼，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壮丽无比的荒原。

注：

① 翠葛是帕特里茜娅的昵称。

② 静海基地——阿波罗十一号登月点，即人类首次登月点。

③ 荷兰人——凯伦所养的狗的名字。作者在此处亦暗指“飞行的荷兰人”的典故。据说早期的飞行页都发誓在飞行时见过一个着传统荷兰装束的人伴着自己的飞机在空中飞行。后来遂特指飞行员或宇航员产生的幻觉。

④ 作者似乎有个小笔误。由于月亮上没有空气，故不可能出现类似地球上的残阳如血的光学现象。

# 《追悔可及》作者：克里斯·卡特

王琢译

第１幕

镜头推近一个蜘蛛网，一个小蜘蛛在中间。远处传来一阵电视广播的声音。

播音员的声音：早上好。今天是１２月８日，星期五，你们收听的是ＷＸＯＰ，巴尔的摩对马里兰和大切萨皮克地区的新闻广播，２４—７。我们将播报星期五早上的事件：９７号大街上，两辆汽车不幸地撞在了一起……

电视机下面是一张非洲美国人的脸，他叫马丁·维尔斯，大约４０岁，穿着橘红色的囚衣，躺在犯人的铺位上，在他的右脸颊有一个新的疤痕。他困惑地坐起来，小心地摸着受伤的地方。这时蜂鸣器响了。他的囚室的自动门打开了，进来了一个高个守卫，说：“到时候了。”

然后，守卫们带着马丁·维尔斯穿过走廊。史卡丽和道奇在走廊尽头等着。他们看起来都很紧张。马丁·维尔斯认出了道奇：“约翰！”

道奇对史卡丽说：“记者们知道了你要带他从小树林街出口出去。伍德斯托克好像在那里。”

史卡丽说：“我建议你暂停转移。我们可以在人群散去后再带他出去。”

马丁·维尔斯问：“带我去哪里？”

高个守卫说：“不行，他们会在这里呆几天的。我们要先行动。”

马丁·维尔斯：“约翰，约翰，这是怎么了？”

门打开了，守卫们开始带着马丁走向一辆转移犯人用的车。记者和新闻工作者们围住了他们。

记者追问：“维尔斯先生！维尔斯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道奇说：“好了，退后！退后，给他腾点地方。快点，退后，退后。”

马丁·维尔斯认出了人群边上一个上了岁数的非裔美国人：“艾尔！”

艾尔老者眼中充满了憎恨，他拿出枪指着马丁·维尔斯。

道奇喊道：“趴下！有枪！”

每个人都趴在了地上，但是马丁来不及了，他被枪打中了胸部。守卫们把艾尔扑在地上。史卡丽把手指压在马丁·维尔斯的脖子上，试探他的脉搏：“快叫医生！”

马丁·维尔斯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慢了下来，包括他听自己的心跳也变慢。他看着史卡丽的手表，时间是８点２０分４４秒，日期是８号，他的眼睛闭上了。表停了。心跳停止。之后，表开始往回转。

第２幕

星期四，１２月７日，上午８：２３

马丁·维尔斯再次在犯人铺位上醒来。他的伤疤比上一次看来要更新一些。他回想着，开始感觉到恐慌，他也感觉到了T恤下面子弹伤痕。但是一看，什么都没有。他抬头看，看到蜘蛛正在开始做网。蜂鸣器响了，门开了。史卡丽和道奇进来。

马丁·维尔斯：“约翰……”

史卡丽拿起一个有一个房卡的证据袋：“你认识这个东西吗，维尔斯先生？你以前看到过它吗？”

马丁·维尔斯：“嗯……是的。你是谁？”

道奇对这个看起来认识他的人一点耐心都没有。马丁·维尔斯很困惑。

道奇说：“别耍花样，马丁。”

马丁·维尔斯问：“约翰，我在这里干吗？我在我的囚室，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为什么我在这里，每个人对我都像……”

道奇打断了他：“我对上帝发誓，我知道每一件事，不要对我耍花样。”

马丁·维尔斯：“什么意思？约翰？”

道奇生气了：“是告诉我事实真相的时候了！”

马丁·维尔斯盯着道奇，还是很疑惑。

史卡丽问：“这个房卡，维尔斯先生……你认识它的。对不对？”

马丁·维尔斯说：“是的，这是他们在公寓大楼用的房卡。据我所知，这是我的。”

史卡丽说：“这是你的。它在世传德饭店后面的垃圾桶里被找到。”

道奇说：“你扔在那里的，是不是？你有足够的时间开车回巴尔的摩进行谋杀。”

马丁·维尔斯问：“等等。谋杀？什么谋杀？”

道奇说：“之后开车回到特区，扔了房卡。这样，你就可以说它是被偷走的。看起来好像你整晚都在酒店的房间中看付费电视。是不是？”

马丁·维尔斯：“求求你了……”

他看着史卡丽：“什么谋杀？他在说什么呢？”

道奇说：“好吧，也许这个不能唤回你的回忆，哥们。”

道奇冷酷地举起了一张年轻的非裔美国女人被人用刀子残忍杀害的彩色照片。马丁·维尔斯恐惧地后缩了一下，开始哭泣，手捂着嘴，说：“这是维琪。我的妻子。这事儿没有发生，这事儿没有发生。”

道奇退了一步，不知道该怎么想维尔斯。高个守卫进入到囚室。

高个守卫说道：“法院的车在等着。”

第３幕

上午１０：１２

法庭上，马丁·维尔斯戴着手铐，穿着橘红色的囚衣被带进法庭。他和一个年轻的辩护律师詹妮特·威尔逊坐在一起。

詹妮特·威尔逊小声说：“这个事情很麻烦，眼睛别看下面。那样看起来你有罪。”

法警喊：“全体起立。”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好像习惯一样，马丁·维尔斯是最先站起来的一个。

法警：“我想提醒在场各位，关掉手机和呼机。”

马丁·维尔斯看到向他开枪的老人艾尔。艾尔扫了他一眼，之后移开目光。

马丁·维尔斯轻轻地说：

“艾尔？”

詹妮特·威尔逊问：“什么？”

马丁·维尔斯：“他向我开枪的。”

詹妮特·威尔逊：“谁？你的岳父？你说什么呢？”

法警喊道：“巡回法院，６－Ｂ部门现在开始。尊敬的本杰明·金伯利主持。星期四，12月第7天。”

马丁·维尔斯很困惑：“星期四？不是星期四。”

詹妮特·威尔逊：“嘘！”

马丁·维尔斯坚持说：“今天是星期六！因为昨天是周五。”

詹妮特·威尔逊：“今天是星期四。周六不开庭的，你知道的。马丁，你还好吧？”

本杰明法官敲槌，然后说：“案件号８ＡＢＸ０３：Ｖ区马丁·维尔斯。罪名：一级谋杀。”

马丁·维尔斯退缩了一下。

本杰明法官：“被告方要申请保释听证会吗？”

詹妮特·威尔逊站起来说：“是的，法官大人，我们申请。我确信你会同意的，维尔斯作为检察官使他容易成为目标。法院把他关到监狱里会威胁到他的生命。”

地区律师卡特：“法官大人，我有巴尔的摩检察部门的保证，维尔斯先生的安全在拘禁期间不会有问题。”

詹妮特·威尔逊：“此外，法官大人肯定会同意，维尔斯先生是一个优秀的市民，也是马里兰地区受人尊敬的一员，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地区律师卡特：“法官大人，根据错误的估计，马丁·维尔斯在家中残忍地刺死了他的妻子。他对公众是一种威胁，因此应该拒绝保释。”说完她拿起了一个有血的证物。

詹妮特·威尔逊：“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法官大人，他有两个小孩在家需要照顾。”

地区律师卡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妈妈不在家？”

本杰明法官：“卡特小姐不要说了。马丁，我无法告诉你，看到你在我对面是多么的难过，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所做的：作为检察官，你的保释要求我要拒绝。我会要求将维尔斯先生转移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马丁·维尔斯：“转移？不，本。不要那么做。我不能被转移。”他站起来急忙走向坐席，他指着站在屋里的艾尔，“他会杀了我的。”

本杰明法官：“马丁。”

马丁·维尔斯：“明天早上，如果今天真的是星期四的话，那么明天是周五，那就是他那么做的时候。他会在我转移的时候对我开枪。”

本杰明法官：“法警。”

两名警官抓住了马丁·维尔斯。

马丁·维尔斯：“你不了解！它会发生的！它会发生的！法官，听我的！本，它会发生的！他会杀我的！本！”

警察把马丁·维尔斯拖出了法庭。

第４幕

审讯室里。马丁·维尔斯穿着橘红色的囚服坐在房子的另一头。史卡丽和道奇进来。

史卡丽说：“维尔斯先生，我们知道今天早上你过得很有意思。你想跟我们说些什么？”

马丁·维尔斯问：“你是约翰的搭档？”

道奇被激怒了：“老天，马丁。史卡丽探员，你知道的。你昨天看到过他。”

马丁·维尔斯：“昨天？”

道奇：“是的。昨天，星期三。”

马丁·维尔斯问：“星期三？”

史卡丽：“你是说你记不清了？你最后还记得什么？”

马丁·维尔斯：“我岳父向我开枪。”

道奇说：“你在浪费时间。”

然后，道奇转身离开，但是又转身回来听马丁·维尔斯说话。马丁·维尔斯的目光聚焦在史卡丽身上：“听着。我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但是如果那是前兆呢？未来的事情？我是说，你的确听说过这类事。”

史卡丽说：“是的。”

虽然史卡丽不愿相信，但相信那种可能性，于是她坐了下来，问：“维尔斯先生，除了开枪外，还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吗？”

马丁·维尔斯：“嗯，我在华盛顿特区，正准备参加一个听证会。像你说的，我在世传德饭店。”

史卡丽问：“那是三天前，维尔斯先生。你在告诉我们你记不得任何其他的事情了？记不清谋杀你的妻子了？ ”

马丁·维尔斯回答说：“是的。”

一旁的道奇显出一点都不信的神情。

道奇问：“突然进行谋杀，早上醒来却什么都记不得了。马丁，你至今什么东西都没提供给我们可以支持你的故事。现在，作为你的朋友，我会听你说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不要对我说谎。”

马丁·维尔斯说：“我没有对你说谎。你在和我说房卡的事情。我坐在监狱的一个囚室里。我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我没有杀死维琪。”

史卡丽：“如果你真的记不得了，那么你怎么能确定你没有那么做？”

显然，马丁·维尔斯也觉得有这种可能。

第５幕

马丁·维尔斯回到了自己的囚室。他脑子里重放着从前的画面：维琪充满恐惧地喘气，一把带血的刀子举起来了。他靠着墙，沮丧的神情。他看到蜘蛛在快要做好地网上爬行。突然的愤怒，他抓下蛛网，踩死了小蜘蛛。

第６幕

在探访室，马丁看到两个小女孩被领进监狱的走廊。一个西班牙女人——蒂娜——保姆带着她们。她们都有访问者的胸牌。

他开心地笑着，跪在地上张开胳膊：“考特妮！海莉！嘿，你们好！哦！看到你们太好了。”

两个女孩，一个大约４岁，一个大约６岁，看着地面，没有走向他。

马丁·维尔斯很伤心：“怎么了？过来！过来，给你们老爸一个拥抱！”

蒂娜：“抱你们的父亲，妮娜。”

女孩们过去被马丁抱着。他紧紧地搂着她们。

马丁·维尔斯看着蒂娜：“她们怎么样？”

蒂娜一边哭一边说：“很好，很好，维尔斯先生。她们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马丁·维尔斯看着他的女儿们：“老爸有些事情必须要做，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必须在这里，但知道吗？我就快回家了。”

岁数大一点的女孩考特妮看着地板不说话，接着说：“外公说，他们不让你回家。”

马丁·维尔斯再一次抱紧了他的女儿们：“哦……”

马丁·维尔斯的记忆又一次闪回到从前：维琪在喘气，一串断了线的珠子在跳。

他看着蒂娜说：“蒂娜，我需要你从家里给我拿点东西，女孩房里的东西。”

第７幕

被告律师詹妮特·威尔逊进入马丁·维尔斯的审讯室。一个守卫让她进来。

詹妮特·威尔逊：“谢谢。”

她递给马丁一个绒毛填充玩具熊，然后拉上百叶窗。她有点不安地说：“为什么你在保释听证会前说这些？”

马丁·维尔斯：“我在听证会前没见过你。”

她看着他，很困惑。

马丁·维尔斯伸手到玩具里面拿出了一个隐藏的摄像机——保姆摄像机。

詹妮特·威尔逊：“哦，马丁，我希望你早点告诉我这些。我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马丁·维尔斯：“带子上也许会有杀手。”

詹妮特·威尔逊：“无论带子上有什么，你知道我是法院人员。我必须要与检方分享这些。”

马丁·维尔斯：“你认为我有罪？”

她刚要回答。他打断了她：“让我们现在搞清楚。看，这是我的公寓。”

她和他一起看小摄像窗口。他在快速回放。警方调查人员快速地进出。

马丁·维尔斯：。那……那是女孩们的房间，这一定是警察在调查。谋杀发生在什么时候？”

詹妮特·威尔逊：“官方报告称警察周一早上６：２０到你的公寓。你的房卡在４：１７被用过。”

马丁·维尔斯：“也就是说，杀手在这期间……”

詹妮特·威尔逊：“等等。这是你妻子。”

马丁·维尔斯看到维琪在深夜靠在女儿房间门口疲惫地用手整理头发。他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说：“嗯……我们一定错过了什么。就在这。”

他倒带，又从警察脚印起快速播放。在警察到达前，他停下了，有个人影在门口。人影很熟悉。

詹妮特·威尔逊：“马丁，那是你。”

詹妮特·威尔逊走开了。马丁·维尔斯看了一会儿自己的画面，之后放下摄像机。

第８幕

早上。一个犯人的声音吵醒了马丁·维尔斯。他摸了摸头，起身，他看着他上面的铺位。他的脸上没有割痕。蜘蛛在爬，在找最好的地方结网。门打开了，高个守卫进入到房间里。

马丁·维尔斯很顽固地说：“我不出去。”

高个守卫：“怎么了？”

马丁·维尔斯：“我告诉你了。就是今天。如果我出去，我会被枪杀的。你不能转移我。”

高个守卫：“我不打算这么做。你的律师想见你。”

马丁·维尔斯被带到他的律师所在的审讯室。５０岁的布伦特·塔富尔德在等着他。他在和詹妮特·威尔逊轻声说话。

布伦特·塔富尔德介绍道：“这是我最爱的客户。马丁，你还挺得住吧？”

他们握手。

马丁·维尔斯说：“布伦特，嗯……我觉得好些了。”

布伦特·塔富尔德：“我们要搞定这件事。我保证。马丁，我这儿有全国最好的罪犯辩护律师。我给你介绍一下……”

马丁·维尔斯看着詹妮特·威尔逊，说：“我们见过。我整晚都在想带子的事情，我不认为你一定要把它交给检方。”

詹妮特·威尔逊：“什么？”

马丁·维尔斯：“很明显，我给你看带子是为了尽力洗刷我的罪名，不是认罪。”

詹妮特·威尔逊：“嗯……维尔斯先生，我是詹妮特·威尔逊。我不认为我们见过。”

马丁·维尔斯看着詹妮特·威尔逊。布伦特·塔富尔德：“马丁，录像带是怎么回事？”

马丁·维尔斯：“保姆摄像机的带子。”

詹妮特·威尔逊看着塔富尔德。

马丁·维尔斯看着塔富尔德，说：“那就是为什么你来这里的原因，对不对？”

布伦特·塔富尔德：“我来这里，是为了给你介绍你的新律师。”

马丁·维尔斯问詹妮特·威尔逊：“我们在昨天的保释听证会上见过。你不记得了吗？”

布伦特·塔富尔德说：“马丁，保释听证会是在明天。”

马丁·维尔斯： “今天是几号？星期几？”

布伦特·塔富尔德：“星期三。”

马丁·维尔斯：“昨天你告诉我是星期四。前天是星期五。（突然醒悟过来）它在倒转。每件事都在倒转。

布伦特·塔富尔德：“马丁，我认为我们需要让你和别人谈谈。你的压力显然非常大。被关在这个脏地方实在是没—点用。”

詹妮特·威尔逊：“我们明天下午就可以带你出去了。检方的案件没什么可说的。他们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尔在案发现场。”

布伦特·塔富尔德说：“另外，他们没有你进入公寓楼的房卡。”

马丁·维尔斯：“房卡……”

詹妮特·威尔逊：“没有它，他们什么都没有。”

第９幕

犯人运动场里几个犯人在打篮球。一个高大的非裔美国犯人看着马丁·维尔斯走过场地。他靠过，去对一个正在举重的、看上去不善的西班牙男人说悄悄话。西班牙男人注意着。一个年轻的黑人，矮个子，看到马丁·维尔斯并且想惹他。

矮个子说：“哦，好啊。有人喜欢你，我的兄弟。”

马丁·维尔斯没有理睬他。

矮个子：“来吧，哥们。我在想你呢。什么，你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律师？”

马丁·维尔斯：“我认识你？”

矮个子：“不，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却把我弄到这里。”

马丁·维尔斯认出了他：“抢劫。非法持有武器。”

矮个子：“嗯。那个隐藏的武器是一个管子扳手。‘隐藏武器’在我的罪名下增加了六个月刑期，哥们。你记得我的名字吗？”

马丁·维尔斯：“不，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我所知道的就是你违反了法律。”

矮个子：“我犯了法。好的，那么，我让你成为‘妻子杀手’！”

马丁·维尔斯生气地看着他。矮个子继续嘲笑。马丁·维尔斯穿过场地。当他走过一些罪犯在玩多米诺牌的桌子时，一个年轻罪犯从后面打了他，使他把多米诺牌撞倒在地上。一个在玩多米诺牌的年轻犯人怒视着他。

玩多米诺牌的年轻犯人：“你！把它们拣起来！混蛋。”

另一个玩牌的人说：“快点。”

马丁·维尔斯不情愿地跪下来开始捡多米诺牌。他看到他旁边的西班牙男人。在他的手上有—个蛛网文身，在里面他藏了—把刀。当蜘网纹身的人的刀滑过他的脸的时候，马丁·维尔斯倒下，痛苦地尖叫着。马丁·维尔斯在地上翻滚，在其他罪犯围过来的时候痛苦地叫喊。

第１０幕

审讯室。马丁·维尔斯，脸上是新的切痕，向进来的道奇和史卡丽问好。

道奇看到割痕缩了一下，说：“啊，天呀，马丁。你的脸。”

马丁·维尔斯说：“没关系。谢谢你们来看我。史卡丽探员，我特别想和你说话。”

史卡丽和他握手：“很高兴见到你。我很抱歉没有在更好的情况下。”

马丁·维尔斯：“这几天我们见面……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有些事情我想解释给你听，给你们。我的时间在倒退。每天早上我醒来，是前一天。对我来说，昨天是周四，前天是周五，只有我是新的。每天早上醒来，我只记得前一天的事情。”

道奇说：“史卡丽探员，你能近距离看看他的伤口吗，也许需要检查一下他的脑子。”

马丁·维尔斯说：“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是我告诉你们的是事实。例如这个伤。昨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它在我的脸颊上。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它不在。但是今天下午我被割伤。我昨天在我的屋里杀死了一只蜘蛛。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在那里了。因为那是前天，我还没有杀死它呢。”

史卡丽问：“维尔斯先生，你是说你记不清你妻子被杀害的那天了？我是说两天前，星期一。”

马丁·维尔斯：“不，我不……记得了，因为对我来说，它还没发生呢。”

史卡丽说：“你知道你不能证明它，对不对？我是说，如果，嗯……如果明天真的是今天的前一天，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对话。”

道奇说：“哦，使劲喊吧。”

史卡丽说：“也就是说，你会再次告诉我们。”

道奇说：“好的，好，嗯……我保证不会参加那个奇怪的会面的。”

史卡丽问：“维尔斯先生，这么说，所有的都是真的了。为什么你认为它发生了。”

马丁·维尔斯说：“我不知道。一定有原因。”

史卡丽：“什么原因？”

马丁·维尔斯：“有些事情……我想去理解，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史卡丽说：“也许你已经回答了自己。”然后，她离开了。

第１１幕

詹妮特·威尔逊在马丁·维尔斯囚室外面站着，在她准备打开窗口递给他的一份厚厚的文件的时候，开始担心他。

詹妮特·威尔逊：“在你看的时候我最好呆在这里。马丁，我可以给你传一些证据。”

马丁·维尔斯：“我想我以前做过这些，谢谢你，威尔逊小姐。”

她不情愿地离开了。马丁·维尔斯打开他的妻子谋杀案的文件。矮个子犯人手里拿着扫帚，走到屋子旁。

矮个子说：“嗯，在看一些枪眼，嗯？哥们把你自己弄出去。他们只是在祈祷你找到一点点技术问题以便把你弄出去。”

马丁·维尔斯说：“我没有在找技术问题。”

矮个子问：“那你在找什么，兄弟？”

马丁·维尔斯说：“真相。”

矮个子大笑：“真相？哈哈，你最好还是找技术问题吧！真相会让你呆在这里做一些人的婊子，那就是事实要做的。所以，带着工作帽，凯希·琼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链子需要拖着……”

马丁·维尔斯拿出谋杀的照片。他在强迫自己看妻子死亡的照片的时候，开始啜泣。

记忆闪回，血重新渗回到他死去的妻子身上，一个手上有蛛网的男人拿着一把带血的刀。

马丁·维尔斯醒悟过来，痛苦地喘气着：“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第１２幕

星期二，１２月５日，上午８：４２

马丁·维尔斯在一个豪华房间里的沙发上迷糊地醒来。他盖着被单，躺在枕头上。电视开着，但是静音了。他迅速拿起遥控器开大音量，一则WKPZ9频道的新闻报道正在播放马丁·维尔斯被带向警车的片段。

电视里，记者说：“……声称他出差回家的时候，发现了起居室内他妻子的尸体。明显地，维尔斯现在正在朋友家被隔离。巴尔的摩警察没有说明他是否是嫌疑犯或者现在有其他嫌疑犯。但是，９频道新闻得知警方正在找一个电子房卡，就像这个一样。这个卡属于马丁·维尔斯。凶手就是用它从车库进入到卡尔夫特公寓大楼里的。维尔斯声称不知道他的房卡的下落。”

道奇拿着两杯咖啡从前门进来：“我不希望你被这个吵醒。”

电视记者继续说：“……暗示它可能被偷了。”

马丁·维尔斯关掉了声音。

道吉特问：“你觉得如何？”

马丁·维尔斯说：“把现实抛开，但是我想我最好适应它。嗯……谢谢你。我想是你……让我在这里过夜的，是吧？谢谢你。”

道奇：“别客气。”

马丁·维尔斯开始脱鞋：“那么今天……星期二，发生谋杀的第二天。约翰，我现在知道是谁干的了。”

道奇坐着看着他，也许是惊讶马丁·维尔斯的冷静和理性，问：“你知道谁杀了维琪？”

马丁·维尔斯：“嗯。拉蒂诺，也许４０．５英尺１０英寸，１８５磅。他在左右臂有个蛛网文身。”

道奇吃惊地说：“马丁，昨晚你告诉我，你不知道是谁干的。”

马丁·维尔斯：“是的，现在我知道了。好的，相信我。我是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你可以在巴尔的摩市监狱找到他，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可以根据我刚才告诉你的找到他。”

道奇去厨房打电话。马丁·维尔斯调回音量。电视画面上，艾尔·考迪——马丁的岳父，开始接受采访。

艾尔·考迪：“我只想说，我的女儿是个杰出的人……她爱每一个认识她的人。”

电视记者问：“先生，警方有没有找到你女儿被害的嫌疑犯？”

艾尔·考迪：“他们没跟我们说什么。”

电视记者：“有传言说你的女婿是主要嫌疑人？你怎么看？”

艾尔·考迪开始哭，没有回答。

电视记者：“布莱恩·布莱克里从卡尔夫特公寓报道。现在请切回到演播室。”

当道奇回到起居室的时候，马丁·维尔斯痛苦地低下头，再次调低音量。

道奇说：“在过去的36个小时内，没有符合你所形容的犯人被逮捕。”

马丁·维尔斯说：“他在那里。他一定在那里。”

道奇说：“不好意思，马丁，他不在。”

马丁·维尔斯说：“肯定太快了。也许几天，星期二，晚些时候他才会被逮捕。这就是他为什么星期三可以在监狱里看到我。”

道奇说：“马丁，你真的让我很困惑。如果你想承认某些事，我想你还是直说。”

马丁·维尔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肯定有一个原因。也许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道奇问：“那么，那是什么？”

马丁·维尔斯说：“约翰，我的屋里有些东西你应该看看。”

第１３幕

卡尔夫特公寓，上午１１：１８

道奇和马丁·维尔斯进屋。道奇问：“在哪里？”

马丁·维尔斯说：“嗯，女孩的房间，就在那里。”

道奇去看左边房间的时候，马丁·维尔斯慢慢地走进起居室。罪案现场，调查员留下的痕迹到处都是。马丁·维尔斯低头看着破碎的咖啡桌。闪回，他看到了倒退带子中的谋杀情景。玻璃和桌子重新组合，维琪站起来尖叫，有血的刀子下降。

他突然回到现实，道奇进来，拿着有保姆摄像机的填充玩具，问：“是这个吗？”

稍后，道奇和马丁·维尔斯用电视看带子。

马丁·维尔斯说：“我的女儿们在她们的祖父那里，谢天谢地。她们卧室的门开着，可以从走廊很清楚地看到。保姆摄像机开着，所以可以拍到任何进出屋子的人。”

警方调查员随着带子的后退快速地进出。道奇在马丁·维尔斯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停下来。

马丁·维尔斯：“那是我。除了我妻子和女警察，没有别人在带子上。我不明白。”

道奇：“我得说，这让你看起来比有罪更加清白。看那镜子中……”他指着试衣镜中明亮的反射影像，继续说，“看太阳。你的妻子在上午４：１７谋杀前进的大楼。她在日出之前就被杀害了，然后你回到家，那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马丁·维尔斯：“杀手关掉了机器。”

道奇：“唯一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

马丁·维尔斯：“有一个保姆摄像机的遥控器，放在前门旁的抽屉里，但是除了维琪和我之外，别人不知道。”

道奇：“你确认？”

第１４幕

蒂娜·加尔瓦兹住所，下午１２：３６

贫民街道的小房子。马丁·维尔斯敲门。道奇上前一步更使劲地敲门。

道奇说：“ＦＢＩ，我看到你的窗帘在动。我知道你在那里。”

蒂娜——马丁·维尔斯女儿的保姆焦虑地打开门，安全链挂着。

蒂娜疑惑地说：“维尔斯先生，我……”

马丁·维尔斯说：“蒂娜，你知道保姆摄像机的事情，对不对？你告诉了杀手。也一定是你给他了房卡。”

蒂娜说：“维尔斯先生，我……我……我那晚不在那里。”

道奇把他的手掌放到了门中间，拿出了枪，说：“你应该先问，‘什么保姆摄像机？’”接着他踢开门，蒂娜叫着倒在地上。有蛛网文身的西班牙男人拿着刀站在门口。他想冲出门口，道奇打了他一拳，制服了他，并拿起文身的手给马丁·维尔斯看，问：“这是你要找的人吗？”

马丁·维尔斯点头。

蒂娜歇斯底里地哭起来：“对不起，维尔斯先生。他说他要伤害我的家人。他让我给他你的房卡。”

马丁·维尔斯没有看她。蒂娜继续啜泣。马丁·维尔斯看着地上的男人。

第１５幕

警察局里，马丁·维尔斯通过一个窗户在看道奇审问蛛网文身人。道奇出来，说：“他的名字是吉萨·欧坎伯。他是重犯，他知道规矩，很冷静。”

马丁·维尔斯说：“我们会用蒂娜的证词对付他。”

道奇说：“也许我们不行。他吓坏她了，我们不能指望她。”

马丁·维尔斯说：“约翰，我让你进去和他谈谈。求求你了。”

道奇盯着马丁·维尔斯：“他说，他只想和你说话。”

马丁·维尔斯进入审讯室问：“为什么？”

吉萨·欧坎伯说：“你不知道？你知道我的名字、我的记录，你还看不出？”

马丁·维尔斯说：“吉萨·欧坎伯，我不认识你。我从没有起诉过你。”

吉萨·欧坎伯问：“赫克托·欧坎伯，我的兄弟。”

马丁·维尔斯说：“什么罪名？”

吉萨·欧坎伯说：“抢劫。价值５０块钱。那是他第三次犯事，记得吗？”

马丁·维尔斯说：“是的，我记得。我做了我该做的。”

吉萨·欧坎伯说：“你送了他的命。”

马丁·维尔斯说：“我做了我该做的。我每年每周都要做１０次……就因为这个，我的妻子被谋杀了？你带走了我的尊严、我的声誉、我的生活，因为你那混蛋兄弟，他该在那里！”

吉萨·欧坎伯说：“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布莱迪·Ｖ·马里兰。检控证明推翻了无罪证明。有三个人说那不是赫克托的钱。它甚至在一件不属于他的夹克里，在夜总会被留在了他的旁边。你知道的，你知道它却压着证据。”

马丁·维尔斯说：“你在试图告诉我，你的兄弟不是毒贩？”

吉萨·欧坎伯说：“你送走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公车司机。他犯过两次事，不再搞毒品了。你因为以前的他起诉他……原因很简单，他曾经犯过法。”

马丁·维尔斯思考着：“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你将会因为谋杀我妻子被起诉。辩护被提出了，我会看看你兄弟的案件的。也许我会找到方法减刑。让时间证明。你想要公正？我也是。”

吉萨·欧坎伯说：“我的兄弟死了。几星期前在监狱囚室内上吊自杀。”

道奇打开审讯室的门：“马丁，来，说句话。”

马丁·维尔斯回头看了一眼吉萨·欧坎伯，之后跟着道奇来到了走廊。两名调查员在等着。

道奇说：“对不起，马丁。我想和他们说说这个，但他们想要你。”

探员：“先生，请转过去。”

探员开始给马丁·维尔斯戴手铐，带他走了。

探员：“马丁·维尔斯，你因谋杀维琪而被逮捕。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任何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请律师。”

第１６幕

华盛顿特区，世传德饭店，星期一，１２月４日，上午２：０７

漆黑的饭店客房。马丁·维尔斯突然醒来，他擦了一下脸，环视房间。房间清扫的东西还留在床附近。表显示２：０８，他拿起电话拨号：“快，宝贝，接电话。”

电话铃还在响。马丁·维尔斯更加狂躁：“快接电话！”

维琪·维尔斯：“嘿，你好。”

听到老婆的声音，马丁·维尔斯松了一口气：“维琪……”

当他知道那是电话答录机之后，又紧张起来。

维琪·维尔斯的声音说：“这是维尔斯家的住所，马丁、维琪、考特妮和海莉的家。我们现在不能接电话，所以，请留言。”

马丁·维尔斯说：“宝贝，我是马丁。接电话，维琪，接电话，接电话！”

他把电话放到大腿上，说：“现在还不到4点。”

他又拿起电话喊道：“维琪，求求你了，如果你听到这个，离开公寓，去你父母家等我的电话。我马上回城。”他挂上电话离开饭店。

第１７幕

马丁·维尔斯来道了道奇家门口，使劲敲门。道奇醒来，打开台灯，开了门。他穿着一件好像海军或者FBI的黑色T恤。旁边院子的狗在叫。

马丁·维尔斯说：“约翰，我需要你的帮助。”

道奇看起来还有点困：“马丁？”他让马丁·维尔斯进来。

马丁·维尔斯说：“维琪在两个小时后将会被谋杀。”

道奇问：“维琪？你是说你妻子？”

马丁·维尔斯说：“我打电话给巴尔的摩警察局，但是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怀疑我是妄想者。我需要你给他们打电话。现在，我可以形容罪犯的名字和所有的东西。”

道奇说：“好的，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马丁·维尔斯说：“我没时间解释。你不会相信的。”

道奇说：“现在是凌晨两点多。我三年没见你了。你必须要告诉我更多的信息。”

马丁·维尔斯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个原因。我……我被赋予了第二次机会。”

道奇问：“第二次机会去做什么？”

马丁·维尔斯说：“我起诉了一个叫做赫克托·欧坎伯的男人。我保留了证据。明白了吗，他在他的案件中是无辜的。”

道奇问：“马丁，你想告诉我什么……”

马丁·维尔斯说：“你必须要汇报。我要了他的命，他在监狱里死了。他的兄弟想要报仇，就这么简单。”

道奇说：“根据你告诉我的，你会被剥夺律师资格的。你也许会进监狱，失去所有的东西，你明白吗？”

马丁·维尔斯说：“我明白，我能够救维琪。”

道奇说：“等等。”然后，他拿起电话拨号。他看着马丁·维尔斯跑出门。

马丁·维尔斯进入到他的车中，飞快地在城市湿滑的街道上开着。他到了巴尔的摩的寓所。几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停在那里。

马丁·维尔斯跑到楼上的公寓。他松了一口气，任何东西都没有被动过。两个警察在起居室。

马丁·维尔斯：“你们及时到了。”

警察头问：“你是马丁·维尔斯吗？”

马丁·维尔斯说：“是的。”

马丁·维尔斯环视公寓：“维琪？维琪？”

警察头：“那里没人，我们检查过。我们到底在找什么？”

马丁·维尔斯说：“我的妻子在今晚会被袭击。发生在……杀手会在４：１７用我的房卡进来。”

警察头说：“现在是４：２０。”

马丁·维尔斯说：“我不明白。维琪在哪里？”

警察头说：“告诉你。我们会看看周边的邻居，把眼睛睁大点。如果需要我们就打电话。”

两名警察离开了。马丁·维尔斯想了一会儿，之后按了电话上的一个快速拨号键：“快！快！”

马丁的岳父艾尔·考迪：“喂？”

马丁·维尔斯说：“爸爸，我是马丁。”

艾尔·考迪说：“马丁？现在几点？”

马丁·维尔斯说：“爸爸，维琪在吗？”

艾尔·考迪：“不。孩子们在这里。维琪几小时前就走了。”

马丁·维尔斯恐惧地看着发出响动的门。

艾尔·考迪问：“她还没到家吗？”

门把手在动。

艾尔·考迪：“马丁？”

马丁·维尔斯挂上电话，他从厨房拿了一把厨刀站在前门后面。门开了，他举起刀。维琪尖叫。他安慰地放下了刀。她在喘气，他们冷静下来。

维琪·威尔斯：“马丁，你吓死我了！”

他使劲地抱着她：“宝贝，为什么你不在华盛顿特区呆着？到底你去了哪里？”

维琪：“我在从家里回来的路上轮胎被扎了。宝贝，你吓着我了，怎么了？”

马丁·维尔斯：“我们有麻烦了。我们要马上离开。”

维琪·威尔斯问：“什么？”

马丁·维尔斯想带她离开公寓，但是停了下来，当他看到门把手又在动的时候。他悄悄地说：“维琪！去卧室！锁上门。你叫警察，直到我说没事了再出来。”

她不明白，但是他把她推进卧室。他关上灯，关上他后面的门。

马丁·维尔斯小心地走回到前门。它半开着，没有迹象显示有人曾经进来过。他慢慢地走向女孩的房间，空的，他走回起居室。

吉萨·欧坎伯从后面袭击了他，马丁·维尔斯的刀掉了。两个人开始扭打。吉萨·欧坎伯把马丁·维尔斯击倒在地。

维琪·维尔斯从卧室里出来，尖叫道：“哦，上帝呀，马丁！”

吉萨·欧坎伯拿起刀跑向维琪。

维琪·维尔斯：“马丁！不！！！”

吉萨·欧坎伯抓住维琪，弄断了她的项链。他把她击倒在地的时候，珠子掉落下来，落在咖啡桌上。

马丁·维尔斯伤得很厉害。他只能看着吉萨·欧坎伯拿起刀准备割开维琪的喉咙。

马丁·维尔斯：“不！”

维琪绝望地看着马丁·维尔斯。

维琪：“马丁！”

马丁·维尔斯什么都做不了。

维琪：“马丁！”

马丁·维尔斯绝望地叫喊着：“不要！”

两声枪响。吉萨·欧坎伯倒在地上。

道奇拿着枪，站在门口。史卡丽从他后面进来，她跪下来查看吉萨·欧坎伯。情况不好。

道奇：“你说过你被赋予了第二次机会。是不是这个？”

马丁·维尔斯点头。维琪啜泣着。

马丁·维尔斯看着史卡丽的欧米茄手表。它停在４：３９：５２，日期是４日。接着，表又开始向前走了。

第１８幕

３个月后，马里兰州拘留所

马丁·维尔斯靠着墙坐在监狱囚室里，自言自语地说：“监狱的时光不是在一个砖头和灰泥的屋子里，而是在希望与悲剧中转移。多么珍贵，那么，回到从前的机会只是揭示回到以前的时候你不需要面对自己……监狱外的时光不会使你自己的性格从监狱里获得释放……其中一点：永远不能逃脱。”

# 《追踪汽车杀手》作者：[日] 田中弘次

孙维梓译

一

“……下面报告国内新闻：昨天夜间在北海道的日高与带广之间，第274号国家公路再次出现神秘的汽车杀手，结果两辆被撞的汽车失事并起火燃烧……”

电视播音员随着屏幕上的画面继续在作介绍。

遇害驾驶员的脸部特写惨不忍睹，这种场景对于安安稳稳坐在软椅上，手中还捧着杯子的观众来说真是触目惊心。

我反正无事可做，只能看看电视，慢慢吮吸廉价的威士忌——我连去酒馆的钱都没有，睡觉又嫌过早。当然可以上街逛逛，但我心力交瘁，万念俱灰……

我现在身陷绝境，每天度日如年。既苦闷又空虚，厌烦一切！我厌烦自己，厌烦家徒四壁的这所简陋住房。更糟糕的是我感到极度疲乏、沮丧、颓唐。

电视上还报道说：“到今天为止，遇害者的总数已达到两位数，罪魁祸首都是这神秘的汽车机器人。无论当局采取什么手段，它总能在追捕下顺利逃脱。据估计，白天它藏身在北海道某处，到了夜间才出来寻找新的牺牲品。专家们认为，它这种疯狂的嗜好是由于计算机电路发生故障而造成的。”

“这是怎么搞的？”我十分惊讶，“投入那么多力量，连喷气直升机都用上了——结果连辆汽车都逮不住！这汽车机器人简直有点神了！它不就是辆汽车吗？”

它被新闻记者称之为“汽车杀手”，其行踪出没无常，捉摸不定，一个月以来，它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中心。这辆神秘汽车通常在北海道的南部，在第２７４、２３５等公路及其毗邻地区追击过往车辆，它的车身是墨绿的，没人见到它驾驶盘后面有人，所以可以判定这是辆由电脑控制的汽车。眼下汽车上都装有电脑自动操纵系统，所以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新鲜事。如果某辆汽车的计算机出了故障并失去控制，造成它东溜西逛，那也没有什么特别希罕，但这辆汽车与众不同。

它极为粗野乖戾，渴望杀人。每次追上前面的汽车就死命推撞，直到弄翻对方或从山崖上翻跌下去，完全无视车里驾驶员的安危。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所有机器人电脑中都应该装有保证人类安全的程序。

我搔头苦笑，试图摆脱这些莫名其妙的猜想，这个闷葫芦与我有何相干？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环顾室内，一片萧条凄惨的景象，就连这里很快也难以安身，革职时我那点微薄的津贴早被花得一干二净。

我前途茫茫。像我这种赛车手寻找工作本来不易，外加我连推荐信都没有，而且我还丧失了最主要的条件——对自己的信心。那次由于我的失误，不但造成汽车失事，还白白搭上同队队友的一条性命，至今使我心有余悸，一遇高速行驶就胆战心惊。如今那位队友死了，而我还活着，在简陋的小屋里消磨着凄凉的余生。谁还需要一名丧失了自信心的赛车手？

电话铃突然响起，这是台老式的可视电话，不过我已经用惯。我拿起听筒，屏幕上随即出现一位老人，我只能见到他的上半身，但我似乎有点熟悉这张苍老的脸庞。

“您好，佐岛先生，”一个镇静自若的声音在那边说，“我有很长时间没见到您了，您可能已不再记得我，我是垣田……”

我木然地点着头，我怎么能不记得他呢？他是我队友的父亲——就是半年前死于惨祸的那位队友。在葬礼上他那种克制悲痛的能力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使我首次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精神。他对我连一句怨言也没说，老垣田刚毅地承受了独生子死亡的痛苦。

我这位队友曾不止一次说过他家相当有钱，不过我还是没能想象到他们竟如此富有。葬礼举行得极为隆重，来到北海道的死者亲友都被安排住进市内最大的旅馆，占据了整整一个楼层，全都是最阔气的房间。他父亲拥有本州北部及北海道大片的农场。

“我当然记得您。很高兴您打电话来……”我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我哪有脸抬头见他？心中的负疚不可能那么快就消逝，毕竟是我使他失去了最宝贵的亲人！

“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您的新地址……”

“不错，我丢了工作，也换了住所。每况愈下……”我苦笑说，我当然无权要他施舍同情，不过我的损失也真够惨重的。

“我打搅您下吗？”

“如您所见——”我用手指了下空空的四壁说，“我现在空得要命。”

“这就好，”他含笑说，“这表示我能够对您有所指望了。请您明天上午务必光临寒舍，可好？”

我点了下头，不消说，这个邀请使我十分激动。不过，他大概也一定有什么要事……当晚我做了个梦：和死去的队友并肩疾驰，一起直奔终点。在周围目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平原一望无垠，我俩就在这无际的辽阔天地中发狂般飞驰，都想压倒对方。

二

次日，我去了北海道垣田家的农场庄园。

灯光十分柔和，走廊里像旅馆那样铺着深红的地毯。空气中芬芳弥漫，经久不散。我敲了下门，进去后简直使我眼花缭乱，好容易才看到了餐桌，那里坐着一男一女。使我进一步眼花的当然不是那些佳肴美馔，而是和老人坐在一起的那位姑娘。她衣着朴素，婀娜俊美，容华绝世，连一件饰物都不用，她根本无需这些东西，世上没有任何珠宝能使这位美人再增添半分妩媚。

“这位就是佐岛安城先生，还记得吗？我对你曾提到过他，是我儿子同一个队的……他们是非常亲密的队友。”

老人又把视线从姑娘移到我身上。

“佐岛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姑娘是我儿子宗佐原来的未婚妻，她叫真理子——菊本真理，她现在就像是我的亲女儿。宗佐去世后，是她接替了他在家中的地位。”姑娘含笑点了下头，她的长发梳理得并不时髦，微笑只停留在唇边，眼睛显得悒郁寡欢，似乎在说：“你们的友谊竟如此亲密，甚至毁灭了他！”

“我邀请她来参加这次谈话，”坦田继续说，“因为这件事与她也有直接关系。”

我坐上餐桌，一时陷于沉默。桌上美味珍馐，名酒佳酿，应有尽有。我得感谢他没在我那陋室里会见，毕竟我还想要点面子。接着我又触及真理子黯然神伤的眼光，这是出于她对老人怜悯吗？

我们已经喝完了汤，并寒暄了不少无关紧要的话题，最后垣田决断地说：

“我想，是该谈正事的时候了。”

姑娘的脸庞明显紧张起来。

“不久前，在北海道出现了神秘的汽车机器人，它被称为是汽车杀手。您大概也有所耳闻吧？”老垣田问。

“那当然，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嘛。”

“噢……那您对这件事怎么想？”

“我只能说这件事实在使人莫测高深。这辆汽车当然装有电脑，这倒不希奇，但它总该有汽油耗尽的时候吧？真不可思议！”

老人用舌尖舔一下发干的嘴唇，点点头。

“如果假定，汽车不是用通常的电脑操纵的，而是一种类似人类智能的自动系统呢？”他字斟句酌地说。

“这不可能！”我立即表示怀疑，“迄今为止，谁也无法制造功能如此强大而体积又如此微小的控制装置，除非是把活的人脑移植到电脑系统之内！”

“这个嘛……”老人低下了头，神色黯然，嘴唇越发颤抖不息，“您倒是说中了……”

我浑身发怵。

“您怎么知道我说中了？”

“我知道，因为这正是我干的。”

姑娘突然插话——这是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开口，她的声音冷若冰霜：

“佐岛先生，宗佐还活着。不管怎么说，至少他的神智还是活的，汽车不过是他存在的躯壳而已。”

“现在我才认识到，我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老垣田的声音嘶哑，“无论作何辩解，什么盲目的父爱，或死者的愿望等等，现在看来都是说不过的，这是绝不能允许的一件荒唐事。”

“就是说，您把宗佐的大脑安置在汽车的操纵系统里了吗？”我也由于激动而喑哑，我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别人的。

“宗佐是个疯狂的汽车迷，”真理子代老人答道，“他沉缅于汽车和速度之中，甚至在死后也不愿和这些东西分手，哪怕肉体已经腐烂都在所不惜。所以爷爷……不，是我们，我们不能无视他最后的遗愿。”

我犹如五雷轰顶，这事过于不可思议，起码一下子使人无法接受。当然现代生物学已有了惊人成就，移植手术也不能使人感到吃惊。但是人脑！……把它和电子系统联系起来……这时垣田似乎看出我的想法，于是说：

“是我提供了经费，由我负担复杂手术的全部费用。当然，这样做有些冒险，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宗佐的灵魂得以延续，化成一辆美丽的越野赛车，那是专门定做的，带有涡轮发动机，外表和普通汽车并无两样。我本想在北海道的土地足够他尽情驰骋，但……”

“他不承认为他划定的边界，开始追击并毁灭公路上的汽车……”我猜测说。

“正是，您说得完全正确。”老人的声音充满绝望，“他逐渐走向疯狂，我不知该如何解释，连找他都找不到！现在必需制止他。幸好眼下谁也没有怀疑汽车杀手是由人脑驾驶的，那次手术被严格保密，医生收了重酬，答允守口如瓶。不过这一切都该有个结束了。”

“不过这辆汽车既是专门定制的，要想追上它怕也很难吧？”我有点明白老人的意图。

“所以我们才想求您鼎力相助。您和他是密友，一起赛车，熟悉他的习惯、爱好、驾驶作风等等。除了您，没人能够抓住他。我也为您准备了专门定做的汽车，但是……咳！”他住口没往下讲。

“我猜想您已经把一切都考虑好了。”我低声说，某种说不出的难言之隐在我胸间翻腾，要知道今非昔比，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开车了！……可这话又怎么说得出口？”

“这一切也是您的罪过，”真理子突然冷冷地说，“就是由于您才造成他肉体的毁灭！也许正是由于他已绝望，不再满足自己新的身体才使他走向癫狂，所以您应该帮助他。”

“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如果我消灭了那辆车，他就和汽车一起彻底死了。”

“我已准备面对一切，”老人沙哑地表示，“我把一切都托付给您了。”

我喉间堵塞，这是个无法摆脱的陷阱……

“好吧，我将努力一试。”我竭力挤出了最后这句话。

三

我看了下电子手表，已深夜两点。汽车玻窗外面就像被涂上了黑漆——周围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道路荒野，山风阵阵，白天来往的汽车都很稀少。这是条不久前修缮的国家公路，从夕张通往日高，蜿蜒在山区中，人迹罕至。我只在第四天才注意上此地。

前一阶段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我每天也在夜间才出来，但在第２３７及２３８公路上，连夜间都是车水马龙，接连不断，值班车和巡逻摩托川流不息，想在这里遇上汽车杀手几乎不太可能。而北晦道靠近日高的一带平原宽阔，遭遇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才转移到了这里。

我的车子马达声隐约可闻，似乎在表示不满：它的发动机每分钟有两万转，最大功率高达二百马力，现在却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缓缓龟行，对我的这匹“铁马”简直是种侮辱。回忆我第一次驾驶这辆车时，兴奋的心情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这是辆最现代的，强劲与优美相结合的化身！它外型美观，具有流线型的鲜红车身，复杂的电子自动操纵装置，气垫，防撞击的缓冲器……凡是与驾驶员安全有关的一切细节都被考虑到了。

在这几天旅程中，我不断研究进攻的策略，我要尽快进入最佳竞技状态，熟悉这辆汽车。

记得第一次进入座舱时，我正在检查仪表设备，当时突然响起老垣田的声音：

“失礼了，请您特别留神那根操纵杆。”

我望了一下，那是根短短的杠杆，没什么明显的特征。

“这是能喷射油液的装置，只要油液在路面上扩散，轮胎就会打滑。您可以在紧急关头作为王牌来使用它。”

“油液！”我不知所措，并望望这位老人，“您连这些也考虑到了？……”

“我的处世原则一向是——要干就把事情干彻底。”他面色灰白，但没有回避我的目光，而是坚定地说，“我希望您能理解，这次行动可不是儿戏。”

“说得对。”我走出汽车。我当然是懂的，从第一眼望见这辆汽车那会儿起，就开始明白要豁出去玩命了。

“您喜欢这颜色吗？”真理子手指交叉，望着我问。她的语调像是一种冷冰冰的嘲笑。

“说的是这种朱砂色吗？可能稍嫌鲜艳一些，但总的说来还不赖。”我答道。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出事的统计资料，在遭受袭击的汽车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漆成红色的。所以我们才决定把它漆成这种颜色——鲜红的汽车能引起他的特殊憎恨，您知道这里的个中奥妙吗？”

“这是因为……”我张口结舌，浑身冰凉。在发生车祸的那刻，我乘坐的正好是辆鲜红色的车子！难道他对我就那么深恶痛绝？但我表面依然不动声色地说：

“大概红色容易引起兴奋吧，对他的大脑来说，这是最强烈的刺激物了，如此而已。”

她点点头。现在我一想起她当时看穿一切的傲慢笑容，心中犹有酸楚……

公路一直延伸向上。尽管离严冬还早，但山区的夜间已经凛冽刺骨。拂晓前路面上甚至覆上了一层薄冰，逼得人要小心行驶。

明晃晃的车灯光柱撕破了深夜的黑幕，每次转弯后，我都出神地欣赏强光如何驱赶那无边的黑暗。世界上别人似乎都不存在——除去汽车和我。

然而我发现了动静：前方某处传来金属的铿锵声，回音刚在山谷中结束，马上又是时断时续的马达声和喇叭声，最后是一阵能使牙齿都发酸的金属破碎声。我关上油门，在寂静的滑行中那声音听起来特别清晰。

我赶紧透口气并重新加速，山隘那边显然出了事。此时此刻只要出车祸，那就意味着汽车杀手正在杀戮，这是肯定无疑的。

不能让他再次溜走！我疾驶向前，左旋右绕，穿过曲折的山路，只有我这种汽车——带有超级防滑装置和牢固无比的车身——才能忍受类似的急转弯。我得心应手，连电脑也未必能像我那样开足马力去追赶——因为电脑首先还得要保证人的安全！

我旋风般直扑向前，又是一次急转——立即看见火光冲天，右边陡崖壁立，左边则是块突出部，下临万丈深渊。路边一块狭窄的空地上有三辆横七竖八摞成一堆的汽车，它们全都被腾腾烈焰所笼罩。我一个急刹车，车轮擦着地面发出尖厉叫声并停下来。闪闪火光映照出两个人体——看来是从汽车里被甩出来的。车厢里即使有乘客也已无法救援，大火正疯狂地吞噬画满条纹的车身！我认出这是“飞虎队”的标记，那是伙专门驾车冒险的青年人！

我走近躺在路面上的人体，只要遇难者一息尚存，就当设法抢救。但这时一束灯光照亮我的后背，我赶紧转身，黑暗中只见两盏雪亮的车灯从陡壁那边朝我瞪视。

有好几秒钟那怪物一直在望着我，我也木然兀立。接着马达响起，它显然已准备逃窜。

火舌越升越高，不仅照亮了我，也照亮了这辆双人赛车，它是墨绿色的，正是汽车杀手！我发现在车厢中，那本不该有人的地方却露出张惨白的脸蛋，长发披散。眨眼间赛车已像空气一样消失在黑幕之中。

我大梦初醒，匆忙砰地一下关上车门，把车倒转回去，轮胎再次发出尖啸——但为时已晚，我没来得及追击。

穿过山隘，我拼命向下疾驶，一直到了夕张地区。城郊的道路僻静空旷，悄无人声，也没有半点灯光。汽车杀手像融化在空气中了。

四

“您完全正确，他的确失去了理智。”我在次日进早餐，垣田时这样说。

这顿早餐吃得很迟。回到垣田农场时已接近拂晓，我睡得如死一般。早餐桌上坐着垣田和真理子——她也在老人这里作客。

“你们大概已听说到夜间发生的事故，”我说，“又有了新的遇难者。这次一共有三辆车，我在出事现场，他也在。我说不准他是否认出了我，但我觉得他在作弄我。这简直是头具有人类心智的野兽，被一股杀人渴望所完全控制的野兽。你说得不错，必需消灭他。”

“昨晚白白死去的又有两人。”真理子喃喃说，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巧妙的化妆并未掩盖住她脸上的疲劳神色。

我突然冒出个想法：能把这一切全归罪于宗佐吗！也许这是由“飞虎队”引起的，他们出于盲目好胜而去追赶宗佐，结果适得其反。

“力量对比相差太远了，”我带着挑衅的口气说，“无论是经验，或者汽车本身都无法较量。作为一名优秀的赛车手，宗佐已经无与伦比，再加上世上最完善的汽车，当汽车和赛车手合二为一时，还有谁能胜过他呢？结局早被注定，这只能用兽性的谋杀来形容它。”

真理子的眼中进发出怒火，我的话显然触及了她心中的隐痛，但这只是在刹那间。当我朝她注视时，她重新恢复了平静。

“还有一件事，的确有人在暗中帮助他。”我继续说。

垣田焦急地接口问：

“您凭什么这样肯定？”

“因为没有外人帮助，他根本无法对付。他怎么加油呢？就算他能弄到汽油，但要把汽油灌进油箱，他自己是不行的，肯定有同谋在配合他。警察方面只是这样在怀疑，而我对这一点则完全肯定。”

“肯定？”真理子像回声一样重复说，她的嘴唇重新流露冰冷的阴影，“您是想说已看见他的同谋了吗？”

我直迎着她的目光，设法猜透其中的含义。我恨不得直截了当说：“不错，我的确看见那人了，我清楚地见到某人的嘴脸。”但结果我还是忍住并干涩地说：“同谋肯定存在，我只消顺藤摸瓜就能找到证据。”

“那好吧，”垣田总结说，“一切就都拜托您了，需要什么尽管提出来。”

“目前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时间。”我说。

五十分钟后，我在后院马厩旁找到真理子，她正准备去溜马，这是她的爱好。一件斜纹布的上装配上高统马靴，使真理子看上去楚楚动人。有些女性越是淡装素服就越是风姿绰约，真理子也属于这种人。当她在马鞍上看见我时，没好气地抖抖头发，生硬地问：

“您有什么话要补充吗？”

“我想和您单独谈谈，”我说，“想问两件事。您可能会认为我的问题十分唐突，但还是请回答，昨天夜间您在哪里？”

“夜间？当然是在自己床上罗，不过我没有睡好觉。”

她的眼睛挑衅地望着我，很快又说：

“好！我对您说真话，昨夜我的确没在家过夜。我睡不着——所以就乘上汽车整夜在路上奔驰，这样说您该满意了吧？”真理子有辆涡轮发动机的赛车，比我的车稍小一些。

我点点头。这几句话向我揭示了真理子的性格：她既没作正面答复，也不退却，更不说谎。

“还有第二个问题。请告诉我，您依然爱着他吗？我指的是垣田宗佐。”

她的脸顿时凝如石像，望着我的神态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我。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横隔在我们之间。

“我已经说过了……垣田宗佐并没死。他存在着，只不过是他的心被关在汽车之中，但还是活的。他那颗纯洁无暇的心灵永远只属于我。既然他没有死，为什么我不能爱他？”

“纯洁无暇的……不错，在以前是这样的。但现在……他已彻底变了，只有仇恨和歹毒才活在那里面，他的所作所为已配不上您。您曾经说过我应当帮助他，那么您的意思是指什么？是让我使他得到永恒的平静，还是要帮助他一直干到底？”

“您瞎了眼吗？”真理子几乎在嘶叫，“难道您没看见我有多痛苦？”她的假面具已经卸下，狂怒使她脸部变形。真理子忘乎所以地挥舞马鞭，一面收紧缰绳，尽力勒住急不可耐盼求驰骋的骏马。

“我还没有说完，我决定去制止他，哪怕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我才是宗佐所仇恨的对象。我想在他成为电脑以后，绝望的心情才促使他去摧毁一切遇上他的汽车，但他主要目标还是人，人们的惨死使他获得快感。这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谋杀，所以我决不逃走，我向他发出挑战！”

我睨视真理子那张流满泪水的脸。

“请您把这些话转告他。只要您能遇上他的同谋，就说我提出：要光明正大地和宗佐干上一场，可以举行赛车。”

“我一定转告！”真理子叫嚷着，她用马刺狠狠地刺了下坐骑，那马人立起来，风驰电掣般跑远了。我的目光伴随这一人一马远去，然后转身回去，我要和老垣田说件事，现在迫切需要一样东西。

五

我在耐心等待。现在这已是我的主要工作——等待。汽车隐藏在庄园入口外的树丛里，从大门出去的人无一能避开我的视线。

从那次和汽车杀手见面后已过去整整三天，他一直销声匿迹。可能燃料也已用完，正躲在什么秘密场所，要等他的同谋去添加汽油。

我在农庄里装模作样地兜了好几遍，这仅仅是为了转移视线。一旦从大门出去后，我立即转移到这里，熄掉车灯，等着，等着。

这已是第三个夜晚，我有些失望，是不是我判断错了？我用右手揉摸麻木的双肩，左手设法掏烟。香烟刚刚点着，还没来得及抽上一口，突然间……

在仪表盘的屏幕上，一个至今按兵不动的光点突然苏醒过来。这是台能追踪无线电波的装置，被调谐在指定的短波波段上，在十公里之内完全能紧盯住目标。这就是我央求老垣田所办的那件事。

我曾悄悄把微型发射机放在庄园内的某辆汽车上，就是真理子那辆白色超级赛车。现在屏幕上的光点活动了，说明真理子深夜准备出击，去什么地方？肯定去找汽车杀手，找垣田宗佐！谁是宗佐的同谋已昭然若揭。

白色汽车缓缓向大门驶来，车门打开后，月光映照出一个柔弱的身影。她紧裹皮上装，把门打开又把车开到庄园之外，转身重新关上大门。

过了几分钟我才追踪而去，我不怕失掉真理子，因为仪器在无误地捕捉信号，闪烁的光点不断指示出她行驶的位置。

真理子匆匆赶往北方，沿着237号公路向清水市方向而去。她仿佛像离弦之箭在荒无人烟的路上飞驰，速度指针有时高达一百。

我始终保持着三公里的距离，正好使前方看不见我的灯光。很快她就会在某处弯进山区，把我引到垣田宗佐的藏身之地。

我对速度的恐惧心理早已消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事是如何发生的。现在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责任感，虽说是盲目的父爱使汽车杀手来到人间，但悲剧的元凶还是我，是我而不是别人，才使这个怪物诞生并在北海道胡作非为。只有消灭他，我才能赎罪。

我全神贯注看着光点，根本没去注意周围。只记得当时后视镜中突然出现大批耀眼欲花的车灯，起码不少于十辆汽车。他们力图超过我，横冲直撞，把路面挤得满满。马达的轰鸣令人心烦意乱，而他们却似乎非常欣赏这一切，我发现这又是“飞虎队”们在疾驶，他们陶醉在高速的喜悦之中。

我犹疑不决，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我可以甩下他们，那只消开足马力就行，但这批白痴肯定会发疯般地来追我：而我又没时间奉陪……也就是秒把钟的迟疑，领头的那辆车便绕过了我。现在我已被他们完全包围，后面还在不断闪起“让路”的信号。

我就地停车，并没急于闪到一边，但他们也都停下并从汽车里走出。一共是十人，穿着一色的赛车服，白底衬着特殊的标志。我发现他们个个身强力壮，都是“飞虎队”的成员。

一个青年走近我的车子，他像是个首领，不耐烦地用手指敲敲车窗。于是我降下玻璃，他肆无忌惮地把头伸了进来，我闻到一股印度大麻的甜味。

“我们听说……”他傲慢地从齿缝中说。

“您有何贵干？”我不解地问。

“……有个人正去追捕某人，这我们倒不反对，谁都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这里有个问题，”我望着他那塌陷的双颊，心头冒出一阵寒意，“追捕对象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也在追捕他。他已造成我们许多弟兄重伤，有些甚至死去。所以我们绝不允许把他转让给别人，这意思你懂吗？”

“原来如此，”我想，“走漏风声了。庄园里一定有人多嘴多舌，这下麻烦可多了。”

“我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我冷冷说。

“别胡扯！你的外貌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再说在这种时刻你总不会是来兜风的吧？”

我紧咬下唇，企图出手飞快落下玻璃，但他比我更快。冰凉的东西已顶住我的喉部，那是把猎刀。

“别犯傻，把发动机关上，立即出来！”

我只好俯首听命，要保全自己已别无选择，那青年狞笑着把刀藏回内衣口袋，嘲弄地说了声“多有得罪……”，我后脑勺上就遭到火辣辣的一击，眼前金星直冒，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跌倒在地上。

刺骨的寒风又让我醒来，那伙青年人早已无影无踪，我也不知躺在这里已有多久。我一瘸一拐地挪向汽车，瘫在座位上。钥匙倒还挂在点火装置上面，于是我发动车子，打开追踪装置寻找目标。但屏幕上的光点早已消失，真理子已越出我能接收到信号的范围。

六

我头痛欲裂，意识模糊，但汽车还在疾驰。我必须赶上他们！只要真理子给了宗佐燃料，血液就会在凶手的血管里流动，他就能活动自如，还肯定会和“飞虎队”遭遇。我不准备把他让给别人，汽车杀手只是我的！而且“飞虎队”绝不是宗佐的对手，结局肯定是他们车毁人亡。我深信这一点，业余爱好者岂能妄想和专业赛车手一争高低？

我沿着河岸急驰，驶往山口。如果在那里找不到他们，就再沿日高外面的山路驶向夕张，汽车杀手一定隐蔽在这一带。

这时更深夜浓，山路蜿蜒起伏。车灯照亮着荒僻的崎岖山路，左拐右旋，万籁俱寂，阒无一人。

我常在思索，为什么他会失去理智？职业赛车手通常总能在生死之间保持平衡，这一点宗佐应该能够做到。在丧失肉体以后，他的遗愿已得到满足——和喜爱的汽车融为一体，但却好景不常。为什么？也许活蹦乱跳的人根本无法生活在冰凉的金属里？……

……前方出现灯光，一闪而逝。这里的三岔口道路险恶，左面是山崖，右面是大张着嘴的无底深渊，二百米前车灯照亮了一道山坡。弯道后一辆速度极快的汽车突然掠过，它的外轮已滑到悬崖之外，但瞬间又恢复了平衡！我极少看见如此高超的驾驶技术，仅仅来得及看见那是辆双座赛车，墨绿色的……就是他！这不可能弄错，汽车杀手的外型已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机械地刹住了车，这时我再次看到弯道后亮光增强，从山坡下接连驶上好几辆汽车，像是一群在追逐猎物的狗。看来“飞虎队”已找到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正在追击。

我不明白为什么宗佐要躲避，是为了耍弄他们吗？我的手指自动伸向油液喷枪……它能射出含有大量油液的塑料软囊，以压缩空气从散热器旁的洞口中发出。打中目标后“炮弹”炸裂，油液立即流满路面，我已经领教过它的厉害，佩服老垣田这位实用主义者的手段。喷枪发射时我的车身有些震动，而前方的汽车灯光马上被尘雾所遮蔽，“飞虎队”的汽车只能在原地转动，就像是几头妄图抓住自己尾巴的猎狗，接二连三地朝山坡后面倒滑下去。

我无法顾及他们，“飞虎队”的命运已不再使我发生兴趣。我得抓紧追赶，发力猛冲，全速尾随宗佐。

岔路口在窗外倏然掠过，道路又开始下伸。在一阵盘山绕岭以后，我最终瞧见了他——在前面约五百米的地方。我的车灯划破黑夜，那辆墨绿色的汽车开始减速，示意让我靠近。

我紧跟在他后面，稍稍偏右，他则奔驰在反道上。我加大油门和他齐头并进，当我把目光投向左侧时，他的赛车黑影就像是只在地上飞爬的蜘蛛。垣田宗佐的心脏正在赛车的控制系统中跳动……我猛然发现他并非一个人！车子里我居然又看见某人的侧影。

那张脸现在转了过来，是真理子！她皓齿微露，脸上显出怡然自得的快乐，如醉如痴。我明白她正在享受最大的愉悦，还有什么能和把自己交付给爱人的幸福感相比呢？

宗佐时时发出热烈的鸣笛声，他在向我致意！他真诚地为我们相会而高兴……羞愧的热血涌上我的面颊，难道我弄错了？我怎么能错认他在仇恨我？

但是我受良心的谴责并不太久，一阵剧烈的震动——宗佐在向我车身左侧猛烈撞击！我抓住方向盘拼命设法稳住，汽车杀手已开始他的屠杀行动！

又是一次新的疯狂攻击！一次比一次更为残酷无情。右面是黑黝黝的深涧绝壁，他似乎在报仇泄恨，变得凶悍暴戾，竭力想把我推下千仞深崖。我们就如两头发疯的野兽，沉浸在血腥搏斗之中，各自施展出浑身解数猛烈对撞，寻找对方所暴露的最小破绽。

轮胎的尖啸使我鼓膜疼痛难忍，震耳的冲撞声嗵嗵不绝。山风呼啸，每次陡然转弯时窗外黑尘滚滚，一晃而过。

我们两人的力量对比和机遇几乎是相等的，然而这种疯狂的追逐决不可能无限维持下去。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命运已把我逼上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在持续激烈的冲撞以后，我的汽车意外地失掉控制，往道旁的混凝土短墙直冲过去。我竭尽全力设法刹车，拼命把方向盘往左打，结果还是一头扎进短墙并被卡住，钢铁的车身像薄纸一样发生皱摺，前轮甚至悬在了陡如斧削的峭壁之外。

我猛拉车门，但它纹丝不动，可能在撞击时变了形。这时宗佐已奔驰超前，正转身返回准备再次攻击，而我却半点动弹不得，只好眼睁睁地干望着。

现在要把我送下地狱，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他只消在车后轻轻一碰就完事了……

他的一只车灯没亮。大概在搏斗中被打碎，剩下的那只狠毒独眼使我目眩神摇。我紧闭双眼等待末日的来临，但却迟迟未来，相反只听见一阵猛烈的撞墙声和骇人的刹车声。

我张开眼睛，看见宗佐的汽车正腾空而起朝万丈深壑轰然飞去，差点没有撞上我。在它掠过的片刻，我瞧见真理子正往后倾，她面部抽搐，惊愕骇绝，欲呼无声。

我不知道他的车子为何突然失去控制？也许是撞墙时我车上的全部油液都洒在了路面上，使他从这滑溜溜的路面上直冲出去。在飞驰中这是无法避免的，任何应急的刹车都来不及发挥作用，于是他——不，是他们就代替我下了地狱。

峡谷中巨雷声久久回荡……回声消失后，死一般的静寂笼罩大地，静谧异常。我被皮带紧紧束住，像绑在十字架上一样，连气都透不过来，我能活到救援的人到来吗？……

# 《追踪人狼》作者：大卫·Ｗ·赫尔

王荣生 译

阿方斯·佩吕斯奎尔中尉警官终于睡着了，可是刚睡不久，电话就响了。荧光屏上一旦闪现紧急信号，扬声器一旦鸣响警报，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责任要紧，于是他翻过身来，接了电话：“什么事？”

刚来特别行动队的新队员凯文·亨尼西出现在荧光屏上，神色紧张地向他报告：“我们又发现一个，中尉。”

“在哪儿？”

“在克里斯托弗和哈得逊。”

“我马上就去。”

佩吕斯奎尔咔嚓一声挂断电话，身子没有起床就穿过床头板拆开的缝口径直进入电脑网络①。稍停片刻，他穿上一套灰色条纹服装，并已让自己150公斤的体重减轻三分之一。接着，用一根稳健的手指勾画出一只小小的十字架（如同他平时佩戴的那只十字架的形状），涂上银色，挂在衬衫里面脖颈的项链上。一切准备就绪，他就一连迈了五大步，从他的位于４号路西街的寓所直接来到谋杀现场。

亨尼西正在警戒线边等待。他领着佩吕斯奎尔通过一大群警察，到达那条从两家咖啡馆之间蜿蜒而过的小巷。

法医们正围着尸体，小心翼翼地从局部存储器②提取数据文件和图像，仿佛是从空中摘取下来，捕捉进他们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里。对这一切佩吕斯奎尔漠不关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上面。亨尼西碰了一下他的拐肘。问道：“你是怎么看的，中尉？是狼干的吗？”

“看起来很像。”

他俯下身子，眯起眼睛，仔细一瞧，眼光掠过现场乱糟糟的情景，一些排列整齐的图像便映入眼帘。尸体的双手旁边都漂浮着复杂的三维多边形，闪烁着彩光，显示出邻近咖啡馆的入口交叉点。他眼前立即闪现一个较小的符号，扁平，呈灰色，看不出有任何意义。佩吕斯奎尔想用手摸一摸，但忍住了；他当了30年的警察，对这个普普通通的死亡事实却不胜惊异。他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眨了眨眼睛。然后打量了一番亨尼西那张苍白的娃娃脸，问：“是谁报案的？”

“地方网络操作员，系列7号机器人，名叫拉尔夫·莎士比亚。索尔兹伯里正在记录他的报案。”

佩吕斯奎尔回头瞧着尸体，问：“有人动过了吗？”

亨尼西摇摇头说：“我们都在听候你的吩咐，中尉。”

“咱们干吧。”

佩吕斯奎尔又眯起眼睛，分辨出一根细得难以置信的脐带——简直就像由相同物质组成的一条彼此连接的流体——将尸体和其坚硬的衣服系在一起。通常，数据传送流③一通，脐带就会颤动、激活，可是这根脐带却显得滞缓、呆板，只带有微乎其微的自动功能。于是，他抓住脐带，意念一动，便立刻沿着脐带长度旋风般地回去，在脐带的终端④，即个人接口港停住。亨尼西随后赶上，接着他俩掏出警用超驰自动控制器打开锁上的电话，从屏幕上窥视房间。

“天啦，中尉。”亨尼西说。

“糟糕，”佩吕斯奎尔会意地说，“是狼干的。”

死者坐在丝绒躺椅上。他的衣服完好如初，只是沾满鲜血。但他的头部却好像被一头野兽撕得面目全非，半边脸只靠一星点儿皮肤悬挂在头颅上，喉咙被撕开，露出气管。几大块咬下的肉散落在尸体旁边，呈锯齿状。尸体的方方面面都与它在电脑网络的形象完全吻合。但一如往常，佩吕斯奎尔对血淋淋的死亡惨相反不如对它的数据图像那么感到触目惊心。

“那个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亨尼西问道。

那女人坐在死者身旁，但幸好是面对另一个方向。当亨尼西开口说话时，她才一下子睁开眼睛。佩吕斯奎尔咕噜道：“把救护队叫来。”随即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夫人，我是纽约警察局的阿方斯·佩吕斯奎尔中尉警官。请你呆在椅子上，别站起来。”

“什么，出了什么岔？”

“出了危险，不过现在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当然明白……哈里在哪儿？哈里呢？”

她没有听佩吕斯奎尔的话，伸长脖子，东张西望，随即惊叫起来。佩吕斯奎尔连忙关上音响装置，迅速接通到药柜，发现一些常见的家庭用镇静剂。他配了一剂高效药用海洛因制剂，接通遥控家庭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个傻乎乎的小东西，身上安有多功能装置。他指令机器人来到浴室，用下颌夹紧皮下注射器，然后回到那女人身边，设法在她的大腿上注射了一针。

“你来处理这个，”佩吕斯奎尔吩咐亨尼西，“我要去警察局。”

“没问题，中尉。”

佩吕斯奎尔迈了三大步，就到达位于１０号西街的警察局，径直奔入讯问室。讯问室里索尔兹伯里正在记录地方网络操作员的报告，是它发现死者尸体的。

这个系列７号机器人外貌是一位瘦削、秃顶的高个儿男子，瘦骨嶙峋，面颊上布满了起装饰作用的疤块，涂满了胭脂。它一面神经质地修剪指甲，一面尖声地抱怨：“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过错。真的，不是。”

“没人说是，莎士比亚先生。”

“我是说，我是个称职的机器人。我工作很认真，确实很认真。问一问别人吧，他们会告诉你实话的。”

“很好，莎士比亚先生。不过现在为了记录起见，请你说出你的全名和身份证号码。”

“我已经告诉了你，没有吗？拉尔夫·莎士比亚，系列７号机器人并为此感到自豪，３．３型。身份证号码：０７５—５０—ｂ９０５。”

“谢谢。接下来请讲一讲你的职业吧。”

“当然是LanOp⑤罗，地方信息网络操作员，持有由第２１纽约社区委员会颁发的从业执照。我的网络范围从１４号大街到运河，从６号路到哈得逊河边。瞧这儿——”说着莎士比亚便用手伸进头脑里，取出一些数据，扔到桌子上，数据顿时扩展成Ｖ村的图像。“从那儿，”它指着图像说，“到那儿。那是我的邻居村庄，没错。我管理信息档案，索取数据费，一切井井有条。人人都知道，有问题，找拉尔夫·莎士比亚。”

“你是怎么发现尸体的呢，莎士比亚先生？”

“怎么发现的？警官，我刚刚上班。就发现那个血淋淋的东西四足朝天躺在克里斯托弗的那条小巷里。我指给你看吧。”

于是，莎士比亚摆弄着桌上的数据，把地图叠成一张日历、一只钟。

“这是今天中午的直接存储反馈。当时在７号路和哈得逊河之间的街区共有２６７９个游客，没有一个人进入小巷。可是在零点１０分１１秒的时候……”这时钟声戛然而上，显现出一个微小的图像。“没有人进来，”莎士比亚重复道，“也没有人出去。你说说是怎么一回事？”

佩吕斯奎尔耸了耸肩，对发生的一切再明白不过了。他大声吩咐索尔兹伯里：“半个小时后来汇报。”

“是，中尉。”

连续事件专案侦缉组，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银色子弹行动队，尽管是在全市范围内办案，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得不在第六警察分局侦缉处的范围之内活动。对这个部署人人都不满意。佩吕斯奎尔抢先行动，把已存储的数据最小化，从而显示出他向上级提交的报告。由此招致了种种非议，但他却置之不理。

索尔兹伯里首先到达，纳瓦斯、迪亚墓特、亨尼西、布朗、拉希德和格雷恩伯格等警官接踵而至。

佩吕斯奎尔对显示谋杀现场的5个光亮点挥了挥手，开口说：“我们的朋友还在调查。同一个地点，同样的惨无人道，同样的偷袭度，是狼干的吗？”

“是狼干的，没错。我对地方信息网络操作员的存储进行了快速分析。瞧一瞧吧。”

于是，索尔兹伯里用手伸进钱包，掏出一张录像片贴在墙上，然后用一根手指当做可以延长的指示棒，从围在酒吧周围的人群里挑出一个胖男人来。“他就是遇害者哈里·威尔科克斯，”她介绍说，“哈里是将近１０点钟来到‘速溶咖啡馆’的。他喝了一杯他爱喝的饮料，同几个人聊了一阵天，然后在１１点５６分３２秒时离开了。”镜头一直跟着哈里，只见他喝完杯中物，道了一声再见，便推开人群，向门口走去。这时候，镜头一转，对着门外的入口。一瞬间。哈里又出现了，但他刚刚迈步跨过门槛时，他的图像却倏忽而逝了。

“狼在边界线盯上了他，”索尔兹伯里说，她是指那家咖啡馆的信息范围与街上信息范围之间的分界线，同大多数猛兽一样，狼专在边界一带游荡。“到了１２点过１０分他的尸体才被发现。即使不算狼埋伏的时间，我们看到的偷袭度也高达３００，这和另外４起案子完全吻合。”

“确切说，应该是３８５。”佩吕斯奎尔说，眼光慢慢地扫视他的手下，“根据档案记载，这狼具有第二高的偷袭度。亨尼西，哪个人最高？”

“是伊斯拉埃尔·伯恩斯坦，中尉。偷袭度４２５。１１年前在布鲁克林区（纽约行政区名——译者注）咬死了１５人。”

“包括——”佩吕斯奎尔说，“两名特别行动队成员，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当时你还小。那是两个好人，但太麻痹大意了，忘记了那么高的偷袭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再次为你们把有关信息调出来。这只狼以比常人高４倍的自控力与信息网络接合，它可以凭借纯粹的意念躲避自动传感器和智能装置的侦察达半个小时——它是隐身的。你一旦置身于它的影响范围，它的意念就进入你的意念。这样，当狼咬破你的喉咙时，你就不会呼救。拉希德——”

“有何吩咐，中尉？”

“为我们解释一下狼的活动规律。”

“好的，中尉。平均每６天５小时１２分钟袭击一次，误差大约２小时左右。在下周星期二晚上８点和午夜之间，我们又会从我们的朋友那里听到消息了。”

“迪亚基特——另一只狼呢？”

这位患白花病的侦探伸出一根指头触了一下情况报告上的五个亮点，立即出现一个圆圈。“这只狼显示出典型的边界行为，”他说，“所有的惨剧都发生在这个半径之内，方圆９个街区。”他又摸了摸数据，默瑟街的一测顿时显现，赫然醒目。“根据系列理论的预测，下一次惨剧就将在这里发生。”

“格雷恩伯格，有没有补充的？”

“所有的受害者外表都大致相同：男性，高加索人脸型，３５岁，体重８５公斤，身高１．９米，金发，褐色眼睛。”格雷恩伯格边说边从衣包里掏出图像，在手里捏成团状，呈现出一个人体模型，然后放在屋中央。“下一个牺牲品大概像这个模样。”

“很好，”佩吕斯奎尔说，“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狼将在何时、何地追踪，目标是谁。对吗，先生们？”

７位侦探都严肃地点了点头，佩吕斯奎尔猛然拍案而起。“我们是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他咆哮道，“我们只是猜测——而且猜得并不准确。这儿的那只狼是个疯子，却不是个傻瓜，对于行为和结构理论它很可能比我们在座的谁都精通。伯恩斯坦就精通这个理论。它神出鬼没，跟我们兜了１７个月的圈子，所以杰斐逊和迭戈两人才把命送了——他们还自以为掌握了狼的行为模式。他们错了，他们成了猎物，狼把他们吃掉了。”

佩吕斯奎尔好不容易才抹去对朋友的回忆。

他把话题转到情况报告上来，画了一个２倍于迪亚基特画的圆圈。“纳瓦斯、布朗——从今天晚上起，我要你们对从23号大街到运河的整个范围的进出者进行全面跟踪。我要你们对这个地区内彼此相邻的每一个范围内的居民进行同时（指事件发生及其报道或记录几乎同步——译者注）比较——狼正在利用边界进入偷袭模式，一旦有异常情况，就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弗洛，你和亨尼西协调一个秘密特工组，这个特工组成员的相貌与格雷恩伯格合成的人体模型的相似度在２１％范围内。分组行动，把银弹分发给每一个人，我要随时都保持有１２人当班。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中尉。”

“但愿如此，为了我们大家的生命起见。”

于是，佩吕斯奎尔跨了六大步，回到寓所，步出信息网络，突然还原了血肉之躯，再次感觉到自己的肥胖与衰老。他睡得很不安稳，才睡了３小时就醒来了，这时天刚拂晓。他下楼到自动餐馆喝了一杯没加糖的蒸泡咖啡，啃了一块干土司，然后漫步到曼哈顿区的格林尼治村的空荡荡的街头。这些街道与它们在网络里的数字形象既相似，又有所不同。佩吕斯奎尔上了年纪，还记得昔日这儿人群熙攘，人们都直接体验生活，而不是被并入信息网络。昔日的生活是好些，还是糟些？他也说不准，至少那时候没有狼。虽然有杀人狂——扼杀者、杀人碎尸者、食人肉者、孤独的杀人者，以及形形色色的病态狂人，然而，今日世界的高科技却把蛰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那只野兽活生生地释放出来了。

佩吕斯奎尔不知不觉地来到从克里斯托弗大街分出的那条小巷，那儿自然没有留下头天夜里发生的暴力事件的任何蛛丝马迹，不可能有。尽管如此，出于老习惯，他还是要去亲自察看一番，当然，这些习惯已经过时了。

他在人行道上抬起头来，一眼瞧见小巷巷口上有一个人正注视着他。

情况蹊跷，佩吕斯奎尔立刻掏出警徽，高喊道：“街口那个人，就是你，到这儿来一下。”

那个人拔腿就跑。佩吕斯奎尔笨拙地跟在后面追，追出小巷，追到克里斯托弗大街上，又追到哈得逊河边。跑了５０步后，呼吸就急促了，血流直往头上涌，汗流如注，脚步变得沉重滞缓，仿佛在梦魇中踽踽而行。唉，真晦气，他毕竟老了，太肥胖了，体质虚弱，软得像板油，力不从心丁。而前面那个“同性恋家伙”却疾步如飞，把佩吕斯奎尔远远地抛在身后，乃至于连那家伙穿的什么颜色和样式的衣裤、相貌、年龄、种族，甚至性别都没有看清楚，反正对那人的一切压根儿没有瞧见。

跑过三个街区，佩吕斯奎尔又是孤独一人了。他靠着一堵墙，直喘粗气，竭力不要晕倒。

过了一会儿，他才拖着疲乏的身体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进入了信息网。

他迈开大步，五步就到了警察局，径直步入特别行动队工作室。“我们抓到了一个嫌疑犯，中尉，”索尔兹伯里说，她的眼光依然注视着她面前工作台上堆积的图像，“布朗和拉瓦斯正在处理。想瞧一眼吗？”

“那当然。”

这天早晨，索尔兹伯里显得肤色淡褐，牙齿微黑，满头银白色飘发，看上去只有３０岁，而佩吕斯奎尔知道她和自己的年纪差不离。她把数据推在一边，向他转过身来：“天啦，中尉，是现实中的你吗？”

佩吕斯奎尔瞟了一眼自己，意识到他忘记变形了。“很遗憾，是的。”他回答。

“如果你不介意的活，中尉……也许你应该节食才行。”

“我在节食，可是不管用。”

佩吕斯奎尔咔哒地咂了两下手指，身上的牛仔裤和马球衫一下子变成了灰色条纹的便装，与此同时他的体重也下降到８０公斤。这时候，索尔兹伯里打开一扇开向讯问室的窗户，用劲拉了拉窗框，调整其大小，使他们透过窗户能够窥见讯问室里面的全貌。拉瓦斯坐在嫌疑犯的对面，嫌疑犯的虚拟相貌是一个黑人男子，褐发，绿眼，彩虹色银角从前额螺旋伸出。布朗在墙边徘徊，嘴里嚼着一根火柴，准备扮花脸；而纳瓦斯，身后有一道淡淡的光环，把头部微微照亮，他自然是扮白脸。“现在我们可以给你找一个律师，斯蒂文生先生，”他说，“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想要律师就行了，不过，这会把事情弄得郑重得多。眼下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先听完你的话，才做出决定。但如果有律师在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得按章办事。”

轮到布朗演戏了。他“呸”的一声把火柴吐在地板上，从桌边俯身向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嫌疑犯的眼睛。“别跟这个狗东西浪费口舌，阿默德，”他对纳瓦斯说，“叫他的律师来吧，我们要指控他，不准他乱放屁。”

“这我可不知道，弗里德。我想斯蒂文生先生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

“你他妈的在做梦，老兄。这堆狗屎怎么会合作？”布朗身子进一步前倾，一直倾到嫌疑犯的眼皮底下。“你是一堆狗屎，难道不是吗？只是一堆臭狗屎。”布朗一面说，一面动用意念，以超驰控制抹去斯蒂文生的个人世界观，取代了他与信息网的连接，用他的假象将他的身体形象取而代之。顿时，斯蒂文生开始慢慢融化，手臂脚腿头部软化，凝结成一堆人体一般大小的屎，又软又湿，周围苍蝇嗡嗡地逐臭，屎臭逼真，连佩吕斯奎尔在窗前都闻到了。这个伎俩与狼猎物时惯用的如出一辙，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布朗说：“瞧一瞧他吧，阿默德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难道你不觉得吗？”

斯蒂文生只剩下眼睛没有变，绝望地偷看这位侦探一眼，又偷看另一位侦探一眼。他的嘴唇和舌头成了两截香肠形状的粪便。“不要律师，”他闷声闷气地说，由于硬腭的纤维组织，发音吃力，“我什么都没有干。”

“斯蒂文生先生，”拉瓦斯耐心地开导，“上午１０点２２分，卫生局的一台智能装置当班给邻近地区的墙纸除虫时，观察到你在７号路和卡迈思大街的交叉口。１０点２２分３１秒你消失了。你没有迈大步，你没有注销（指当用户不再使用终端时，打入Logout命令，系统将收回该用户用的一切资源——译者注）。你使用非法僭据技术，躲避监测３分钟２３秒，然后你在帕里大街才又被观察到。你得解释清楚，否则的话，我就只好认为你是我们追寻的那只狼了。”

“狼，这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狼吗？”

“斯蒂文生先生，你听说了最近在V村接连发生的袭击事件吗？”

“那当然。但可不是我干的呀，我发誓不是我。哎，我实话相告吧，你知道7号路上那家时装店吗？”

“是‘粉红色淑女商店’吗？”

“正是那家。生意兴隆，每天顾客盈门，数以千计，大多是旅游者。他们来买比基尼泳装呀之类的玩意。那地方可是财源滚滚，一刻也没有闲过。我暗自纳闷他们究竟采取什么安全措施，于是决定去暗中查访。我灵机一动，也许可以把我自己的一只微型防盗报警器插进应付账目程序，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从收款台东揩几个钱，西抹几个钱，存入我的个人账号。你是看过我的档案的，警官。你知道我会干什么的，不过小偷小摸而已。相信我吧——别去想我是狼，对吗？”

佩吕斯奎尔把窗户缩到最小，然后转身对索尔兹伯里说：“他不是狼。”

“为什么呢，中尉？”

“我们见过面，当时这头蠢驴正被拘留。吃午饭时我再告诉你，好吗？”

“好吧。”

外面天气真美，天高气爽，阳光明媚。这里天天都是艳阳天，只有星期三例外，根据市长的法令，这天从早上8点到中午下雨。他俩迈着婴孩般的小步，漫步街头，街上熙熙攘攘，一片喧哗，挤满了Ｖ村村民、游客、小贩、乐师、乞丐、杂耍者、妓女、退伍军人，还有纽约大学的学生。佩吕斯奎尔最爱去的餐馆在米尔贝里大街，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餐馆，拿不出什么待得客的东西，但拥有一种独特的烹调技术——主厨是精通密码的天才。索尔兹伯里点了一块牛肉馅饼，佩吕斯奎尔要了一份黑豆汤、一盘肉酱、一盘野猪肉、一份焖萝卜。棒极了！要是他能经常享受如此口福，而不仅仅只在虚拟状态下那该多好！不过，他本来就很胖，到那时很可能会变成大胖子的，胖得走不动路。

“那么你觉得你在追踪狼吗？”佩吕斯奎尔讲完故事后，索尔兹伯里问道。

“别要求我拿出证据来，但谁又能证实呢？特别是在这些日子。”

“也许你是对的，中尉。但那又怎么样？”

“是这样的——”佩吕斯奎尔用一块奶油鸡蛋卷蘸干净盘子里最后一点果酱——“我确信这只狼在边界地区出没并没有规律，活动范围与他的偷袭成正比。这家伙走得太远，不仅在信息里形成世界，而且还实实在在地游荡在边界……靠着树林搔痒，在石头上撤尿，嗥叫……行动是真格的兽性。它是一只当地狼，我敢打赌。”

“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佩吕斯奎尔慢吞吞地摇了摇头，沉思良久，仍然没有想出所以然来。“我真的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说。然后，他拿起两张帐单，和索尔兹伯里一道离开了餐馆。

然而，他们没有退入光天化日之下，却走进午夜的黑暗里。阴影幢幢，唯有一轮满月当空，撒下柔和的碎银，朦胧幽暗。

米尔贝里大街空无一人。

从某个地方传来一声嗥叫，久久地回荡。

“天啦，中尉，”索尔兹伯里一边说，一边跟着佩吕斯奎尔拔出枪来，“该死的狼在边界把我们盯上了。”

又响起另一声嗥叫，这次更近了，这是一声极度饥饿下的怒嚎。

佩吕斯奎尔眯起眼睛，利用自己的第二视力，将周围的直观景物缩小成符号。索尔兹伯里变成了一个来回摆动的亮点。两边是当地机关单位的接口，脉冲发出的图像近在咫尺，伸手可及，但却被一团浓不可透的灰色阴影隔绝，不受他的影响支配。佩吕斯奎尔一眼看出这团阴影就是狼的意念。

他驱动警用超驰控制器，但软件失效。于是他又眨了一下眼睛，回到月光里。

“动用你的。”他命令索尔兹伯里。

她点了点头，闪烁电子束片刻，但无法从网络里调出数据来。电子束一进入那团黑雾就突然停止，原来黑雾是狼的活动范围。

他俩又听见了狼嗥，叫声充满暴怒与欲望，令人毛骨悚然。随即传来脚爪在人行道的抓扒声、皮毛的沙沙声，接着又是声声沙哑低沉的嗥叫，似乎没完没了，渗透着疯狂和贪婪，尤为恐怖。

索尔兹伯里双手握枪，伸长手臂，原地缓缓地转圈子。

阴影中出现一双眼睛，闪烁着琥珀色光芒。

狼低躬着身子，贴着地面，慢步潜行，比任何一只狼都高大。它硕大无朋，骨骼结实，筋络突出，肌肉发达。它一步步向他们逼近，只有尾巴尖微微摆动。它露出巨嘴，下颚唾液如注，牙齿犹如泛白的利刃。

“瞄准胸部。”佩吕斯奎尔吩咐索尔兹伯里。

她点了点头，站好姿势，开枪了。一颗银色子弹恰好击中狼的肩下部。

虚拟子弹的金属外壳装着可以呈天文数字复制的病毒。子弹命中后，病毒释放出来，渗入目标，立即复制数十亿倍，超过任何数据处理系统的容量，从而致使该系统处于冻结状态。

银弹却不一样，它携带的密码并不导致瘫痪。天文数字被写下来在狼的意念与它自身的自动神经功能之间产生反馈回路，致使它的血盆大口反过来更凶残地咬自己。由于身心失调产生的肉体死亡往往在接触的一瞬间就发生了。

然而，这次却例外。

当致命的密码那银色的亮点围绕命中点开花似地散开时，狼一声惊叫，迅即张开巨牙，猛地从身上撕咬一块肉，抢在传染扩散前将那块肉扔出去。瞬间自愈，又是一只毫毛未损的狼了。

佩吕斯奎尔开枪射击，打偏了。接着，狼扑在他俩身上。

它哗啦一声咬进索尔兹伯里的身体，她拼命用手挡住喉咙，却被它咬掉了根手指。她跪倒在地，狼扑到她身上，像耍玩具似的撕咬她，咬开她的手腕和手臂，现出一道道锯齿状的口子。

狼嗜血，正好有血可吮——索尔兹伯里身上滴下稠浓、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狼的嘴筒子，溅在人行道上。

佩吕斯奎尔鼓起个人意念，催促自己变高变大，摇身变成10英尺高，长有铜爪、铁牙，拥有巨人般的力气。可是狼的意念剥夺了他对周围环境的任何控制，连对他自身形象的控制都失去了。

他依然是自我。他纵身扑在狼身上。

狼的皮肤犹如带电的钢毛，散发出热呼呼的臊臭味。佩吕斯奎尔双腿夹住狼的肚子，双臂抱住狼的脖子，用肘拐卡住紧压狼的气管。狼挣扎着，咬他的脸，发出声声嗥叫，抖动着庞大的身子。一秒一秒地过去了——佩吕斯奎尔知道只有拖延时间才能逃生，他使出浑身力气苦撑着。狼左冲右突，竭力要把他掀倒，嘴里不停地向他的眼睛喷射一股股唾液，呼出恶臭直熏他的眼睛，利齿在他的眼皮底下咬得格格响。过了多长时间？５分钟？１０分钟？他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反正不太久！随即，他猛地一下被狼挣脱，抛入空中，“砰”的一声重重地掉在路边，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躺在地上气喘吁吁的，听任摆布。狼悄悄地逼近他，两只眼睛在月光下闪烁，如同两团惨淡的火光。

“我抓住了这怪物，中尉。”

索尔兹伯里又爬了起来。

一听到她的声音，狼猛然转身。

“就是你，”索尔兹伯里说，“你没有权利保持沉默，你没有权利请律师。至于你说的话可以并且将成为在法庭上不利于你的证词，纯属子虚乌有……”

她左手握着枪，因为右手没有指头了，只剩血肉模糊的手掌。狼挪动步子向她慢慢走过来，耳朵贴着头皮，面颊皮肤收缩，龇牙咧嘴，准备猛扑。它的后腿迅疾地来回扭动，站稳脚步，引颈长啸，充满狂怒。

索尔兹伯里瞄准了目标。

她的手指扣动了扳机。

狼纵身一跳。

突然，他们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下，刚刚经历了柔和的月光，此时的太阳光显得分外炫目，周围又是人群。

狼的意念崩溃了，无法再保持隐身，突然原形毕露。

人们一见狼来了，惊恐四散。

狼恶狠狠地瞪了四周几眼，然后往前一跃，跨一大步，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索尔兹伯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枪也离手落下。

佩吕斯奎尔挣扎着站起来，弹了两下手指，发出啪哒两声。这是紧急信号：警官倒下了！

数秒之内他俩周围站满了警察和医务抢救人员，数秒之后缉拿罪犯的详情通报就已经发出。

并非因为详情通报有什么用处——狼几乎立刻就恢复了意念。再次进入了偷袭模式；而是因为他们可以从地方网络操作员——这次又是拉尔夫·莎士比亚０７５—５０—ｂ９０５—迅速输入的比例图像上监测狼的行踪。“这家伙的动作太快了，”智慧机器人抱歉道，只见代表狼的符号从现场只迈了三大步，第一步迈向西３号大街，第二步迈向简大街，第三步迈向华盛顿广场东侧，随即一掠而逝。佩吕斯奎尔把头掉开。真倒霉，他累得疲惫不堪了，但不敢有片刻的松懈。现在还不能，如果他对狼下步行动判断无误的话，现在还不能松弛。

“索尔兹伯里呢？”他问格雷恩伯格。

“躺在圣文森特医院里。流血过多，但医生能够把她的手指接上。”

“谢天谢地。现在去召集队员，我要２０分钟后每个人都赶到局里来。”

“是，中尉。”

“等一下，杰姆，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指到局里来，人亲自到。不是数字状态，不是虚拟状态，是有血有肉的人。”

佩吕斯奎尔跨四大步，回到寓所，离开信息网。顿时，他感到自己的躯体十分笨重，先前同狼激烈搏斗后的疲劳效应向他袭来，直觉四肢无力。他脱光衣服照镜子，不禁吓了一大跳，原来自己已是遍体鳞伤，青一块、紫一块，手、腕伤痕累累，右手大指拇下有一个很深的刺孔，几乎没有血。挂在胸前的那只小小的银十字架在胸脯密布的黑色伤痕的衬托下，愈显晶亮。

佩吕斯奎尔洗完淋浴，包扎好伤口，穿上宽松的衣裤，从衣柜里取出一支特制手枪，拂去灰尘，装满一弹匣子弹，又在衣袋里放了三发子弹。这只枪也许已有２０年没用过，今天要派上用场了。此刻，他心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１０分钟后，佩吕斯奎尔站在位于西１０号大街的第六警察分局门前，他才走了一小段路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分局显得颓败不堪，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少尉文书。这老头儿正在打瞌睡，双脚跷在办公桌上，鼾声如雷。佩吕斯奎尔啪的一声把警徽放在办公桌上，那警官被惊醒了，睡眼迷离地望着佩吕斯奎尔。

“谁？”他和蔼地问道，“有何贵干？”

“我是阿方斯·佩吕斯奎尔中尉。纽约警察局的，我找你的上司。”

“哦，长官，福克纳上尉只在每周星期五才来。实际上，眼下这儿只有我一个人，也许还有巡警西戈曼·贝蒂，可今天他值下班，每天他都值下班。自从去年杰克·摩西退休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

不一会儿，特别行动队的成员——亨尼西、纳瓦斯、迪亚基特、布朗、拉希德和格雷恩伯格，全都到了。

佩吕斯奎尔的眼光缓缓地打量一下这个，又打量一下那下，希望他的手下能胜任眼前的重任，要知道这任务非同小可呀。

“大家都听说了吧，”他说，“不到一个小时前，狼盯上了我和索尔兹伯里，差点儿把我俩干掉了。不过，现在轮到我们干掉它了。喂，迪亚基特——让我看一看从琼斯大街到１号大街的全貌。”

“是，中尉。”这位侦探弹了一下他苍白的手指。

没有任何反应。

他又试了一下，依然没有结果。

少尉文书俯身向前，递给他们一张油腻腻的曼哈顿下区旧地图。“说不准这个有用。”

迪亚基特一声不响地接过那张破旧的地图，慢吞吞地铺开。佩吕斯奎尔指着米尔贝里大街解释道：“这个该死的家伙现在几乎只有兽性了，即使残留有人性，也是微乎其微。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凶恶极的，连伯恩斯坦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伯恩斯坦已是够可怕的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大家都召集到这里来。我觉得数据现实不能满足狼了，不再能满足了——它需要真格的东西，吮吸鲜血，嚼食鲜肉。它太偏爱真东西了，因此任何替代品，无论多么鲜美，它都拒绝接受。它的贪欲正在膨胀。布朗、拉希德——你们俩从圣马克广场开始，向西搜寻，检查居民的姓名、地址和身份证。在今后的八小时里，每一个在户外的公民——我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嫌疑分子。纳瓦斯、亨尼西——你们从运河开始，迪亚基特和格雷恩伯格——你们从哈得逊河开始，我负责１４号大街以南。有没有什么问题？”

侦探们个个神情肃穆，彼此相视，没有人开口。

“好吧。咱们开始行动，朋友们。”

佩吕斯奎尔目送他的手下离开办公室，走进现实世界的傍晚夕阳里，渐渐远去。狼就在那儿什么地方，这他知道，他几乎可以感觉到狼的存在近在咫尺，可以听见它的怒嗥，它的指甲的咔嚓声，它的急促的呼吸声，它的欲望的喧嚣。也许他的手下都会安全归来，也许他们都会幸免于难。

“对不起，中尉。”是少尉文书在唤他，“我觉得你好像缺一个伙伴。”

“你自告奋勇吗？”

“说对了，长官。”少尉从工作台后面爬下来，尽管他个把年纪，头发花白了，动作却相当敏捷。他凝视着佩吕斯奎尔说：“说实在的，中尉，你的状态不佳。依我看来，是在虚拟状态里呆得太久了。也许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佩吕斯奎尔没法拒绝。“好吧，少尉——”

“佛洛伊德，菲力克斯·佛洛伊德。”

“很高兴有你做伴。”

他俩走出门外，佛洛伊德锁上警察局的所有门，然后将一张尹写的字条贴在门上：追踪去了。

随即，他俩慢步向城里走去。

傍晚来临，空气清新。夕阳从江边悬崖西沉，将一道道柔和的金色霞光射向城里。街上除了无人驾驶交通车以外，杳无人迹。他俩走了一刻钟都没有遇上一个行人，只有他俩在人行道上行走的脚步声。佩吕斯奎尔顿生一种奇怪的异化感，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和佛洛伊德幸存，尽管他知道在他们经过的每一座房舍里面、每一扇窗户后面、每一道门里都有居民。数以百万的人们在呼吸空气，说话叹气，买卖讨价还价，易货贸易，工作休息，学习教书，唱歌创作，抚育儿女——可全都在数字状态下生活，全都通过网络电子媒介生活，全都被嵌进他们大脑里的光缆所联接，彼此无声地瞬时联接在一个同感的、想象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没有周边，亦无尽头。

远方汽笛长鸣，把佩吕斯奎尔从沉思中惊醒。救护车的报丧钟声提醒了他，至少生存的一个方面依然被托付给实用技术。不错，你可以在网络里死去——可你的肉体还得埋葬在脚下大地。

“你带有身份证吗。太太？”

佛洛伊德少尉拦住了一位５０岁开外的妇女，她身穿蓝色运动长裤和粉红色运动衫，头发往后系成一根马尾巴，但有好几绺冒出来，飘拂在眼前。由于运动的缘故，她直喘粗气，满脸通红，滑溜溜的。

“这是什么意思，警官？”她问道，还在原地踏步。

佛洛伊德没有理睬她的问活。“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吗？”他又问道。

那女人的脸涨得更红，似乎是给气红的。“在我的包里。”她边嘟哝着，边拉开腰包的拉链，取出钱包，顺手递给佩吕斯奎尔。“你们有什么权力审问我，哎？”她问道。

佩吕斯奎尔装做没有听见，打开钱包，扫视了一眼里面的全息图。“西尔韦斯特里太太，”他说，“请讲一讲这两个小时里你做了些什么？”

“讲一讲我做了些什么？你简直是个大傻瓜？我这身打扮会做什么呢？我在慢跑哟，可不是。我们这些人爱锻练，不愿整天呆在家里，困在网络里发体。对不起，警官，”她上下打量了佩吕斯奎尔一番，接着说，“我用错了字眼，应该说是肥胖。”

他们在夜幕降临前遇到六个人，九点前又遇到几个人——两位慢跑者，一位连大脑皮层个人接口都没有的流浪汉，两位医生，四位在拉电缆的纽约信息网络的技术人员——无论怎么想象，都没有、人与狼沾点边。另外几组报告的结果大同小异。当佩吕斯奎尔和佛洛伊德慢慢走近华盛顿广场下面的碰头地方时，他开始泄气了，对驱使他出门来到这儿的老一套推理与直觉怀疑起来。可能他猜错了。也许狼真的满足于在网络里捕杀，数字人血和虚拟人肉仍然充足，完全够狼充饥解渴；也许他曲解了狼的行为模式，对当时在米尔贝里大街他和狼搏斗所感受到的狼的疯狂与嗜血判断失误，误解了狼为什么要重返它在克里斯托弗大街“速溶咖啡馆”外面猎杀哈里·威尔科克斯的现实地点。

然而，突然一连串的枪声划破了夜空。哦，他的猜测不幸言中了。

佩吕斯奎尔用大指拇按了一下电台。“报告。”

“我是迪亚基特。它在我们南面，中尉。”

“我是布朗。我和拉希德——都平安无事。”

接着传来亨尼西的声音：“它盯上了纳瓦斯，中尉。天啦，它到手了。”

“你在哪儿，小伙子？”

听不大清楚亨尼西说的话。紧接着纳瓦斯的惨叫声和狼的嗥声，掩没了他的话。

“喂，告诉我们你在哪里！”

“我打中他了，中尉。我向上帝发誓，我打中了他两次，但毫无作用。”

“挺住，小伙子，我们马上赶到。告诉我们你的位置！”

佛洛伊德少尉已经上路了，朝城里跑去，手里提着一只旧式以色列制造的半自动步枪，又短又粗的枪管朝天。他大步流星，佩吕斯奎尔跟了几分钟就被抛在后面，实在跑不动了，偏偏倒倒地在８号大街停了下来。他快要晕过去了，背靠电线杆，上气不接下气，少尉便独自前行。

话筒里继续传来亨尼西的声音，但被狼嗥声盖过，显得含混不清。接着嘀嘀哒哒地响起一梭子弹连发的清脆声，声音从电台传出，立即响彻夜空。枪声来自南面三四个街区远，或许是西面同样远的地方。

亨尼西的声音戛然而止。

佩吕斯奎尔强忍住呻吟，不顾一切地拖着沉重的身躯又出发了。他气喘吁吁地蹒跚而行，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这时他才第一次注意到月亮升起来了。还好，是一轮满月。

“我看见他们了，中尉。”传来格雷恩伯格的声音，“纳瓦斯倒下了，亨尼西也倒下了。”

“佛洛伊德少尉在哪儿？”

“我没有看见他。不——等一下——他在那儿。呸！呸！”

佩吕斯奎尔又听见枪声大作，但这次不是嗒嗒的连发，而是不紧不慢的点射。

“怎么啦，杰姆？他妈的究竟出了什么岔？”

格雷恩伯格没有回答。佩吕斯奎尔在７号路街口拐了弯，前面一个短街区不远的地方，格洛夫大街和布立克大街相交，形成一个锐角，狼就在那儿。

月光与街灯的钠光交融，照亮了这个地区。马路上匍匐着三具躯体，一具在人行道上，另外两具在狭窄的街道中央，有一具还在抽搐、呻吟。尽管光线黯淡，佩吕斯奎尔仍然能远远地分辨出躯体周围及身上衣服溅满的血污。在交叉路口的另一侧，迪亚基特和格雷恩伯格凭借树木、罐头垃圾和停靠小车的掩护，正小心翼翼地向现场摸去。

狼嗥叫起来。

狼头往后一扬，耳朵紧贴头部，嘴筒戳向天空。嚎叫声在夜空回荡不已，时高时低，充满蔑视与挑战。那是原始野性的怒吼，是返祖远古的咆哮，令佩吕斯奎尔不寒而栗……倒不是由于恐惧，也不是由于不祥之感，而是内心的一股感应电流油然而生。

他朝狼缓缓走近。狼猛然掉头向着他，一双眼睛犹如两颗火炭，从可怕的嘴唇里露出一排尖刀似的利齿。

佩吕斯奎尔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将枪的激光瞄准系统对准它，一个微小的红点立时出现在狼的胸部。但他瞄而不发。

狼一步步向佩吕斯奎尔逼近，他密切注视着狼的动作，感到情况有点异常，却又莫名其妙。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怪物，心想这与自己的生死存亡攸关，他绞尽脑汁，琢磨究竟是什么异常。

街的另一侧格雷恩伯格和迪亚基特开火了。几颗子弹射穿了狼，从它的身体左侧打进去，从右侧爆炸出来，血肉横飞。狼惊叫一声，顿时自愈，旋转了一下，向他们扑去。

佩吕斯奎尔豁然开朗。

这一幕情景真相大白：原来他们不在网络里。尽管如此，他们面对的是狼，不是人。他站起来，一只手在胸前画了画十字，另一只手端枪向空中开火，把狼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嘿，狼，”他喊道，“有种的过这边来，你这个同性恋家伙，你这个杀人狂。咱俩该算老账了，就你和我。”

怪物离迪亚基特不到一米远了，它戛然止步，不理睬他俩的连续齐射。它猛地掉头，拖着僵硬的腿，向佩吕斯奎尔走过来。

这次，佩吕斯奎尔醒悟了他眼前的是何物。这不是他在网络里与之捕杀的那只以假乱真的狼，不是“意念”和密码的尽善尽美的杰作，不是一个狂人心血来潮的奇想并创造出来的巧夺天工的形象……不是大脑软件集成电路的完美造化。佩吕斯奎尔明白，他此时此刻所面对的怪物一方面尚未完全定型，另一方面却又神奇得多。

不知怎么的——或许纯粹是因为这怪物在网络里行使“意念”所获得的经验，或许是因为某种复杂得多的机理——它已经能够奇迹般地控制其肉体的自动生理过程，从而可在现实世界里复制自身。

原来，狼毛是人体汗毛变长的，狼爪是人的手脚在动物模型里挤压成型的，狼的嘴筒子是人的下颚被残忍地拉长，狼尾是人的尾骨像拉太妃糖一样被拉长，狼牙是回归野性的人牙，狼耳是人耳打磨成尖状。这一切都是“意念”创造的奇迹。“意念”创造了他面前这个怪物，“意念”也必须毁灭这个怪物。

“就是你，狼，”佩吕斯奎尔说，“过来吧。你知道我是谁吗？不过，我倒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他把手伸进汗衫里，掏出他随时都戴上的那只小小的银十字架，凑在嘴边。

“嘿，狼，谁会想到我们在这儿需要一颗银色子弹呢？而且是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对吗？我是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狼，至少在网络外面没有，至少以前没有。”

佩吕斯奎尔把十字架滑进弹匣里。狼睁大琥珀色眼睛，着迷似地凝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再说，我们都知道如何打死人狼，不是吗？”

这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可是狼却现身回答了。

他来不及瞄准，狼就扑到他身上了，犬牙咬进他的手腕，咬断筋络，咬裂骨头。

佩吕斯奎尔剧痛难忍，松开手，枪落在地上。他闻到了自己鲜血热乎乎的腥味，听见了自己痛楚的惨叫，狼在撕咬他的手臂，咬出一道道很深的血口子。然而，他并不畏惧，剧痛之下，反倒怒火中烧，想起了狼对索尔兹伯里对纳瓦斯对亨尼西对佛洛伊德的暴行，于是他纵身扑到狼身上，用倒肘卡住它的喉部，双腿夹住它的腰，拼命将它摔倒在地上。那怪物很强壮，动作灵活得不可思议，肌肉柔韧得难以置信。它扭转身子，用利爪抓他，把他的衬衫撕成碎条，在他的腹部留下一道道可怕的血痕。它疯狂地怒嗥，呼出一股股令人窒息的臭气，眼睛颜色也变成冷冰冰的深不可测的幽蓝，晦暗朦胧。

可是，佩吕斯奎尔太肥胖了，狼摔不掉他。

他一只手卡紧狼的气管，腾出一只手来摸索枪，终于抓到了枪柄。他把枪抵住狼的头部，嘴凑近狼的耳朵，说：“咱们都知道什么东西能杀死人狼，不是吗？”

狼一阵狂乱地扭动，但无济于事。

佩吕斯奎尔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他说道：“银色。”话音刚落，他就扣动了扳机。

在子弹冲击下，十字架击碎了怪物的头骨，从它的太阳穴钻出来，顿时脑袋开了花，流出一团脑浆、鲜血和软组织纤维。

狼在佩吕斯奎尔的怀抱里猛烈地抽搐，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都好像触电似的颤动，每一根毛都竖直了。随后，它终于不再动弹了。

佩吕斯奎尔感觉到他的大腿热呼呼、湿漉漉的一片，翻身坐了下来，茫然若失地凝视着狼。此时感觉已经麻木，只是对自己居然从与狼的生死搏斗中幸存下来隐约感到诧异。

迪亚基特和格雷恩伯格给他的手臂包扎了一根止血带，不久，布朗和拉希德也来了，大伙默默地等到救护车赶来。

佩吕斯奎尔被送到圣文森特医院，缝了７３针，输了六品脱血。

纳瓦斯死了，亨尼西也死了，佛洛伊德做了移植手术，只要身体能适应新换上了的大肠和肝脏，就可望在两个月后痊愈。

那只狼名叫查理斯·特纳，是一位单身汉，３３岁，居住在同性恋街附近的一家小小的电影制片厂里。他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该公司工作，当数据主管，熟人多，朋友少，更谈不上家室。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生活平平淡淡。他的个人经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的内心竟然孕育着狼性。

他至死都保持着兽形。

佩吕斯奎尔接通插座，进入网络，把正在恢复的伤痛抛在身后。略停片刻，减肥几公斤，穿上他平时穿的那件灰色条纹衣服，迈两步就来到警察局。

尽管当地特工人员抱怨，特别行动队依然照例在第六警察分局刑侦办公室碰头。索尔兹伯里、格雷恩伯格、迪亚基特、布朗和拉希德都到了。索尔兹伯里看上去完全康复了，只是手指仍然用纤维和线联在手上。还增加了两个新面孔，是从城中心暂时借调来补充特别行动队的。佩吕斯奎尔站在他们面前，他身后悬挂着特纳既作为人、也作为狼的比例模型。

“我的推测已经得到证实，”他说，眼光扫视他的队员，“特纳借助于他的‘意念’，再加上精神癫狂，从而对他的生理机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约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教授们正在对人狼进行数据分析。教授们认为，我们有一种新型人种要对付，至少是一种新型罪犯。坦率地说，他们想怎么推论，就让他们去怎么推论吧。至于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便再遇到类似特纳的人狼时，好对付。”

“是吗，中尉？我还以为银色就是克星呢。”

佩吕斯奎尔忧愁地摇了摇头。“果真如此就好了，杰姆，”他告诉布朗，“但那不过是迷信罢了。事情的真相是，我使特纳确信银色对人狼——对他——是致命的灾星。他相信了，于是他死了。如此而已。朋友们，归根结底，我认为查理斯·特纳是死在他自己手中的。”

会后，佩吕斯奎尔没有跟手下人出去喝杯啤酒，他立刻离开网络。一会儿，他躺在病床上，凝视着天花板，感到精疲力竭，对整个事件的结局还心有余悸。尽管气温宜人，他却感觉闷热、烦躁，而且他那庞大的身躯使他难受。至少第一千次他下定决心多坚持一阵节食，也许他还要开始锻炼身体了。既然狼都能凭借“意念”实实在在地控制自己的体形和生理，难道他阿方斯·佩吕斯奎尔就甘拜下风吗？绝对不能。

佩吕斯奎尔在床上躺了许久，正坐起身来，继续养神时，电话响了。究竟还是使命重要，于是他接了电话，问：“什么事？”

两位新队员中的一位——他怎么也记不起那人的姓名——神情紧张地面对着他。

“我们又盯上了一个，中尉。”

佩吕斯奎尔却不怎么吃惊了。

注：

① 电脑网络：是利用通讯线路把分布在不同地点上的多个独立的计算机系统连接起来的一种网络。使广大用户能够共享网络中的所有硬件、软件和数据等资源。

② 局部存储器：在多处理机系统中，与一特定处理器同处一块插件板或高速总线的存储器。

③ 数据传送流：数据在系统中可以从它的入口移动到任何目的地，数据流是在计算机网络中从一台计算机到另一台计算机之间的通讯或与一个或多个程序有关的复杂事件。

④ 终端：用通讯线路和计算机相连的设备。

⑤ LanOp：即地方信息网络操作员。地方信息网络，即局域网，一个横跨相对小的区域的计算机网络。大多数局域网限于单座或一组建筑物内。然而，通过电话或无线电波，一个局域网可以与任何距离外的其它局域网相连接。

# 《坠落火星》作者：杰弗瑞·兰迪斯

翻译：北星

（２００３年雨果奖获奖短篇作品）

历史并不一定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行星火星上的人们没有文学。移民火星的过程是不可原谅的。那些被放逐的人们没有时间写作。但是他们还是有故事。他们把这些故事讲给那些年轻的不能理解的孩子们，他们的孩子们又讲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们。这些故事成了火星的传说。

这些故事里没有一个是爱情故事。

那些日子里，人们从天上坠落下来。他们从赭色的天空落下来，从那些有着薄薄的铝制外壳，挤满了带着恶臭味的人体的几乎已经不能用了的飞船里落下来。他们中一半是尸体，另一半也几乎是尸体。登陆是艰难的。许多飞船被撞得裂开了，将人的身体和珍贵的空气洒在几乎跟真空差不多的火星上。但是他们仍然随着一波接一波的飞船坠落下来。这些人类的渣滓被随意地从空间抛落在火星那坑坑洼洼的沙漠上。

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地球上最后的政府废除了死刑。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废除不了谋杀，强奸和恐怖活动。有些罪犯被认为是太邪恶以至于不可能改恶从善。他们是些残缺者，太狡猾，太暴力，永远不会被社会接受。对于地球上的政府而言，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世界，让他们自己去求生是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如果他们生存不下去，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不能怪地球上的法官和陪审团们。

建造运送囚犯的飞船的合同落到了最便宜的厂商那里。如果囚犯们在飞船上过得很艰难，没有得到像指定的那么多的水和食物，或者生命支持系统的质量没有指定的那么高，那又怎么样？谁会说出来？旅途是单程的，连飞船都不会回到地球来。没必要把飞船作得那么结实。只要它们不在起飞的时候被撕开就行了。即使有的飞船在起飞的时候被撕开了又有谁会为那些死者而悲哀呢？反正那些囚犯永远也回不了社会。

我们听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贾瑞得，在第五批放逐者里面。在我们的家族传说里，他是一个政治异议者，因为为那些无助的人积极辩护而被送进了放逐飞船。

当然，地球上的政府宣称，没有一个政治异议者被送到火星。只有那些根深蒂固的最坏的罪犯，那些他们绝不允许返回人类社会的死不改悔的罪犯，才是被地球上的监狱放逐到火星。而政治犯不在此之列。但是地球上的政府都善上于撒谎。确实有些谋杀犯被送到火星，但是夹在他们之中的也有仅仅因为敢于说出他们那危险的思想的人被犯逐。

但是我们的家族传说也是个谎言。是的，是有些无辜的人被放逐。但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并不是这里面的一个。时间模糊了事实，现在没有谁能确切地说出真相。但是他是最后活下来的一个。一个瘦小得像老鼠一样的男人，像旧绳子一样结实，像蛇一样狡猾。

我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凯拉，是火星最初的居民之一。是位于肖巴塔纳科学基地的成员之一。这个国际基地在有人想到在火星上放逐罪犯之前很久就已经建立了。当接收到关闭基地，撤离火星的命令的时候，她选择了留下来。她跟地球上的的政治家和其他人说，她的科学更重要。她在研究火星上的古气候，试图理解这个行星是怎么变干变冷的，以及热和冷是怎么在火星以漫长的，波动的方式交替的。这知识，她说，是她的母星急迫需要的。

我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凯拉在她那个时代作为留在火星的肖巴塔纳基地的十七个人之一得到了一点有限的名声。这名声也许有一点帮助。当人们从天空坠落的时候，他们的电台广播提请地球的政府记住他们的许诺。放逐火星并不是──至少如他们宣布的那样──作为死刑的。难民们的请愿可以被轻易地当作夸张和谎言被打发掉。但是肖巴塔纳有电台。他们对于难民们的生动详细的报道产生了些效果。

在头几年里，地球运来了一些补给。大多数是来自于一些自愿者组织：巴哈依救济集团，国际大赦组织，圣保罗的神圣姐妹。但是这并不够。

在两次移民潮之后，留下来的科学家们认识到他们已经没有希望研究科学了。他们尽自己所能迎接那些囚犯，帮助他们在与时间进行殊死的竞争中去建立居住地，去开始种植植物来净化空气使人们能够生存。

火星是一个沙漠，是太空中一块光秃秃的大石头。将罪犯送到火星并不比给他们死刑多多少慈悲。他们必须很快地学习，否则就是死亡。大多数都死了。少数的学会了。他们学会了电解深埋在地下的地下水来生成氧气，学会了精炼原料制造工具去制造熔炉去冶炼合金去制造能使他们活下去的机器。但是就在他们制造那些也许可以使他们活下去的机器的时候，更多绝望的，滨死的囚犯从天空扑落下来，更多愤怒残暴的认为自己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们。

是第六波移民潮毁掉了基地的。这是一件愚蠢的自杀行为。但是那些人邪恶，充满怨恨，而且正在走向死亡。一代过后，他们称自己为政治难民。但是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们是些暴徒，强盗和谋杀犯。从第六次移民潮里来了一个领导者。他叫自己为丁勾。在地球上，他在一个宿舍街区用机枪射死了太迟给他付保护费的数百人。在飞船上，仅仅为了证明他是他们的头，他徒手杀死了七个囚犯。

他成了头。带者恐惧，尊敬或纯粹的愤怒，囚犯们开始跟随他。当他们落到火星上的时候，他折磨他们，训斥他们，揍他们，锻炼他们，使他们成为一支愤怒的军队。丁勾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抛弃到火星上来慢慢地死亡的。他们要想生存下来的唯一希望是以自己的残忍来对付地球的残忍。他叫他们穿过火星荒芜的沙漠长途跋涉五百公里来到了肖巴塔纳居住地。

居住地在居民们认识到他们被攻击之前就被占领了。那些没有抛弃基地的科学家们被从破坏的居住地得到的废金属打倒了。他们被蒙上眼睛抓起来当作人质。囚犯们向地球广播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当地球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把男人都脱光了扔到沙漠里死去。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来自第六次移民潮的暴徒们摧毁了基地这个将他们从几亿公里外运来送死的文明的可见的象征。留在基地的女人们则被强奸，然后这些破坏者给了她们机会让她们乞怜求生。从第四次和第五次移民潮来的人联合了起来。大多数时间他们之间都是陌生人。很多人除了从通过衣服上的反射面罩之外从来没有看到过别人的脸。但是他们慢慢地学习到生存下来的唯一方法是合作。他们学会了在沙底下打洞。他们自制的收音机告诉他们基地被洗劫了之后，他们爬过了沙漠，沉默地看着，等待着。当破坏者们在掠夺完他们认为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放弃了基地之后，躲在沙底下，来自第五次移民潮的人们冲了出来，在他们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抓住了他们。这些袭击基地的破坏者们没有一个活了下来。丁勾逃向了沙漠。是贾瑞得·瓦嘎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看到了他，追上了他，并且杀死了他。

然后他们去到肖巴塔纳基地，看看那里还有什么可以挽救的。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在废墟里找到了她，撕开了她眼睛上的带子。她看着他，她的眼睛一时间还不能适应突然的亮光。所以她以为他是跟那些强奸了她并掠夺了居住地的人是一伙的。她当然不可能知道，在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和别的人在搜寻幸存者的时候，他这一帮人里的其他人正在疯狂地修补太空舱里的一个企图保持住空气。当泄漏空气的尖叫声在她的耳朵响起的时候，她往上看着他，眨着眼睛，她的鼻子，眼睛和肛门都在流血。她说：“你必须在我死之前知道，土壤里面有氧气。烘烤土地可以把它放出来。”

“什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他没有想到，这个全身赤裸的，流着血的，快要因为缺氧症而晕过去的女人会说出这种话。

“氧气！”她用力喘着气说，“氧气！温室完了。有些种子也许还活着。但是你们没有时间了。你们现在就需要氧气。你们必须找到什么方法给地表土加热。作一个太阳炉。你们可以通过加热土壤获得氧气。”

然后她就晕了过去。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像拖一袋石头一样将她拖到一个补好的太空舱里，叫了起来：“我找到一个。还活着！我找到一个还活着的！”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贾瑞得在她哭泣和苦恼的时候抱着她，照料她直到她恢复了健康，并且在她怀孕的时候跟她待在一起。他们的婚姻是火星上的第一次。虽然也有些女犯人罪行重得足以被放逐火星，但是男囚犯的数目仍然是女囚犯的十倍。

在他们之间，谋杀犯和科学家，他们建立起了文明。

飞船还在继续从地球上来。每艘飞船都修得比上一艘差，每次送来的死尸都比活人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恩赐。因为人总会死的。而尸体，无论怎么消瘦，都具有珍贵的有机物质，可以将另一平方米的贫瘠的火星沙转化成温室土壤。每具尸体能使一个幸存者活下去。

成千的人死于饥饿和窒息。更多的人被谋杀了，这样他们呼吸的空气就可以给别人用。难民们学习着。在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和奶奶的奶奶的奶奶的领导下，每当有飞船降落的时候，他们学会了在降落伞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时候就将飞船拆开成部件。至于那些被运来的人，如果他们不能呼吸真空的话（火星稀薄的空气从来就没有好过充满灰尘的真空），他们最好也来抢。

只有最坚韧的生存下来。这些人大多是最矮小的，最不起眼的人，就像老鼠一样。太邪恶太顽强以至于难以被杀掉。二十五万囚犯被送到火星。只到地球的政府发现行为修改芯片比运送囚犯去火星便宜为止。然后地球的政府就竭尽全力忘掉他们曾经作过的事。

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贾瑞得成了难民们的领袖。这是个残忍的工作。因为那些人都是些残忍的人。但是他通过战斗，威吓和合谋来领导他们。

在火星上没有爱情故事。难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留给爱情。爱情，对于难民们来说，是侵袭少数人的一种难以预料的疾病，必须彻底清除掉。对于难民们来说，生存需要的是服从和永不休止的工作。在个人和自由中繁荣的爱情，在火星上没有位置。

是的，贾瑞得是因为说了反对政府的言论被从地球送到火星上来的。但是贾瑞得·瓦嘎斯早就死在了沙漠。当来自第五次移民潮的人们救援肖巴塔纳基地的时候，贾瑞得·瓦嘎斯追踪丁勾进了沙漠。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他们中只有一个从沙漠里回来，穿着贾瑞得·瓦嘎斯的衣服，把自己叫作贾瑞得·瓦嘎斯。没有人认出他。因为第五次移民潮的人来自大约十二艘飞船。如果这里面的任何人曾经是原来的贾瑞得·瓦嘎斯的朋友的话，他们都在新的贾瑞得·瓦嘎斯从沙漠回来之后死去了。而能认识丁勾的人只有那些来自第六次移民潮的放逐者。但是这些人已经全部死掉了。

他从沙漠里回来，救了我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第五次移民潮的人们接受了他。

但是显然我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没有被愚弄。她是一个智慧的人──在她自己的领域里可以说是杰出的──她一定认出了那个娶了他的男人和那个带领着愤怒的暴徒军队强奸了她，破坏了她的基地并在他们看着她的朋友们死在火星稀薄的空气里的时候大笑的家伙是同一个人。

但是火星需要的是生存，不是爱情。而贾瑞得·瓦嘎斯是他们唯一可能的领袖。

从第一个难民来到火星的时候开始，在火星上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没有一个是爱情故事。

# 《捉迷藏》作者：尼古拉斯·罗伊尔

这曾经是个既能消磨时间又能让小孩高兴的方法。小孩，我自己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这个词。我不喜欢让别人称我为一个“小孩”。那听起来不太尊重，还有点蔑视。我喜欢被称为“孩子”。因此在我的小孩降生后，我总是叫他们“孩子”，从不叫他们“小孩”。实际上，为了落实这一点，我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虔诚地遵守这个规矩，一直到第二个出生。补充说明一下，第二个就是最后一个。在我的人生中没有比生养孩子更耗费精力的事情了。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想回到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不会幻想从来没生他们。自那以后我的生命丰富了——无法估量地丰富了。大概所有有孩子的人都会这么讲。除非他是虐待狂，冷酷无情或者度日维艰。所以，不，我不想回到从前，但我也不想要更多的孩子了。事实上我已经筋疲力尽；另外，我怎么能像爱我这两个孩子一样地去爱别的孩子呢？告诉你吧，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的第一个孩子哈利是个小麻烦，既可爱又调皮。前一分钟还像天使一样温良，下一分钟就变得极度恐怖。我想让他改变吗？标准答案是：不。我不想让他做任何变化。但标准答案令人厌恶，无须让天才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当然想让他改变，我想让他一直听话，不为别的，就是让生活简单一些。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他才讨人喜欢，如果他少几分调皮就少几分可爱的话，那么还是不做改变的好。我不想让他改变。

他很有意思。他经常做一些我认为四岁的孩子不可能做出的鬼脸和动作。他将来能成为一个模仿者。我爱他就像——哦，没有什么可比的。和所有我曾经爱过的人和事相比，我更爱他。不过这是在他妹妹出生以前。现在我同样地爱她。我爱她爱得发狂。如果说我们俩的关系没有我和哈利的关系那么亲密、那么复杂的话，那只是因为哈利早出生了两年。我们俩对话的内容简单得多，但我们仍然交谈。实际上她说的话一天比一天多。有几个月，当其他两岁的孩子开始喋喋不休时，苏菲一言不发。她会指点，会哭喊，但她会说的话很少。然后，一切突如其来。现在她知道一些我不知道她已经知道的词汇。每天她都给我带来新的惊喜。她能说的最长的句子也日益加长。她也是你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像她的妈妈——我的妻子——沙莉），他们都这么说。

在我领着他们两个到外面去的时候，哈利牵着我的手走在我身边，但我却时常忘了苏菲正坐在我的肩头，这时我就会短暂地陷入一种糊里糊涂的恐慌。她在哪儿？我把她丢在哪儿了？我还能再见到她吗？当然能，她就在你的肩上，你这个傻瓜。这就像你常常忘了你正戴着眼镜一样。别说你没做过这样的蠢事：你花了足足一刻钟来到处找你的眼镜，最后却发现它一直架在你的鼻梁上。

但是那些时刻，那些我忘了她就在那里而不知道她在哪里的时刻，让我想起哈利小的时候。我的意思是真正小的时候，大概三个月吧。当时，有了孩子还是件新鲜事，当你转过身看见他躺在摩西牌毛毯里的时候，你吓了一跳，因为你忘了，你忘了你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我那时害怕有朝一日我向毛毯望去却发现他不在那里。不是说他爬出去或者滚出去了，他还没学会那种本事，而就是单纯地不见了。我害怕我会莫名地回到没有孩子的阶段。前一分钟我还有个孩子，下一分钟就没了。当然这是荒谬的，但是在初为人父的几个月里，我的头脑里穿梭着许多这样荒谬的念头。

我正在照料这两个小孩。沙莉去参加一个会议，要晚些回来。哈利一直叨念着艾袼尼斯，他的一个小伙伴。他想让她来做客，或者到她家去玩。我们不能那么做，我解释说，因为艾格尼斯的父母前几天刚刚邀请我们过去做客。你必须得到人家的邀请，我向他解释。你不能邀请你自己。

艾格尼斯的父母和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两家的住所只相隔两条街。为了阻止哈利不停地叨念下去，我给他们家打了个电话请他们过来玩。结果，艾格尼斯的妈妈茜奥比安正在和沙莉参加同一个会议。她们俩在同一领域工作。所以艾格尼斯的爸爸威廉正独自照看着她。世界好像被颠覆了，他开玩笑说，我们的妻子在外工作而我们留在家里带孩子。

然后他说他正想趁茜奥比安不在家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一点活计。他准备哄艾格尼斯早点睡觉。我提议在他工作的时候由我来照顾艾格尼斯。我会在一个小时以后把她送回去的，我说。她是个很容易照顾的孩子。

威廉把艾格尼斯带到我家门口，她马上跑进屋子里，为能和哈利、苏菲在一起而兴奋不已。威廉在她身后喊她，想讨个再见的亲吻或者拥抱，但她已经不见了。看着他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了解他的感受，但我也知道，暂时把艾格尼斯交给别人照看让他松了一口气，这样他就能做自己的工作或者休息一会儿了。他走以后，我锁上大门：我的孩子们知道不能离开没有人看管的房子，艾格尼斯当然也知道，但是粗心大意毕竟没有好处。就这样，在沙莉回家以前我要负责让三个孩子快活地玩耍。没问题，我刚刚对威廉说。没问题，我对自己说。我几乎把艾格尼斯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爱。几乎，永远都是几乎。你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无与伦比的。这种爱是本能的，是充满强烈的保护欲的。对别人孩子的爱则不会那样的发自内心，更多的是一种充满慈爱的责任。

我们玩捉迷藏吧，我提议。好啊！他们齐声高呼，上蹿下跳。捉迷藏，捉迷藏。

谁先藏？我问他们。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哈利最开始玩捉迷藏的时候大约只有两岁半或者三岁，那时候他总是告诉你他准备藏在哪儿。他会说。他要藏在床底下，而我则要向他解释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后来他就干脆闭上眼睛，他认为如果他闭上眼睛的话，不仅他看不到你，而且你也看不到他。最后他终于掌握了诀窍，还成了此中高手。通常你在两三分钟内真的找不到他。除了睡觉以外，这是唯一能让他保持安静超过十秒钟的方法。因此，我们鼓励玩捉迷藏。

苏菲仍然处在学习阶段，就像哈利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一样。而艾格尼斯——哦，我就快知道艾格尼斯玩捉迷藏的水平了。

谁先藏？我问他们，假装我不知道答案。三个孩子一齐喊“我！”并且举起手，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不让哈利先藏的话，我们就别想玩了。他会生闷气，会不好好玩，会破坏一切。好，哈利先来，我说，为了防止出现反对意见，我举起了手臂，提高了声调。我们其余的人数到十。

二十，哈利一边上楼一边喊。

我大声地数数以掩盖他上楼的声音，两个女孩效仿我。苏菲兴奋地上下跳动。她刚刚学会跳的动作，所以总是在一切似乎需要蹦跳的场合尽情地跳。二十，我们用最高的调门数完最后一个数。准备好了吗？屋子里一片寂静。这才是我儿子。

我们先到厨房看看好不好，我建议道，以防他趁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从我们身边偷偷地溜了过去。

女孩们点点头，于是我一马当先进了厨房，里面有一股洋葱和炸羊肉的味道。锅架上，我早些时候煮的一大锅辣椒还在冒着热气，我和沙莉准备在孩子睡觉以后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冰箱门上杂七杂八地贴着一堆明信片、建筑师巴布牌酸奶的磁贴，以及我和沙莉带着两个孩子的大头贴。对面的角落里，音响正播放着豪猪森林乐队的《灯泡太阳》专辑，大概是今天的第二十三遍了。

他好像不在这儿，我说。我们去餐厅看看好不好？

打通的餐厅和休息室看起来和平日两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一样。装满玩具的盒子、篮子、柜子一片狼藉，好像经受了台风的侵袭。有横七竖八的汤玛士小火车、巴思光年、伍迪、天线宝宝和芭比娃娃，有司各特·特蕾西和潘尼洛普女士的面具，有建筑师巴布的小货车、不列颠模型车和环球玩具公司的闪电飞车（父亲传给儿子的），有泰迪熊、布娃娃和几十个各种各样的绒毛玩具。还有几幅因为比查普曼兄弟更具查普曼特色而得到满分的绘画作品，而查普曼兄弟一贯为自己纷乱混杂、渲染人体残肢的作品而洋洋自得。

他好像也不在这儿，我说，一边检查咖啡桌底下和沙发的后面。我们上楼去看看好不好？

好！

到了楼上，我们检查苏菲的房间。我们最近刚拆掉了她儿童床侧面的护栏。结果，她晚上会从床上滚下来梦游，这种结果比我们被她的哭声吵醒好不了多少。所以，现在我们让她和我们一起睡。

哈利没有在苏菲的房间里。

苏菲和艾格尼斯已经检查完了卫生间。接下来就是哈利的房间。哈利最近迷上了填图和剪贴。墙壁上贴满了他的大作，不留一丝缝隙。地板上堆着一堆满是锯齿的纸片，那是他最近用儿童剪刀进行创作的遗留物。我迅速地看了一下他的床底下，却只能看到他在宜家家居买的塑料玩具筐，我知道里面装的都是些武士服、蝙蝠侠装、旧围巾之类的东西。他没藏在大得能装得下他的壁橱里，也没在橡木衣柜里。

这时候，两个女孩开始喊他的名字，为我们没能找到他而感到高兴。我们又迅速而彻底地检查了我和沙莉的卧室，但他也不在那里，所以他一定在顶楼，顶楼有我的办公室、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客房。待检查完所有的房间后，我立即开始认真地思索他究竟在哪儿。我猛然想到——虽然我无法想像他是如何做到的——他有万分之一的机会趁我们检查他的房间的时候从我们的身边溜走蹿到楼下去。于是我下楼，把每个有可能藏身的地方都重新检查了一遍。没花多长时间；现在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位置。我像个手持搜查令的警察一样走上楼，一边走一边清查房间，在头脑里在每道门上画个叉，进门的时候画第一笔，出门的时候画第二笔。又回到了顶楼，我终于承认我着急了。

哈利玩捉迷藏玩得很好，但还不至于这么好。在一座我如此熟悉的房子里，他怎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呢？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找一个有条理的方法。他不可能离开这栋房子——前后门都锁着，窗户也锁着。通往地窖的门一直关着。顶楼上唯一没经过重修的地方就是一个仅够爬行的小空间，它的门没锁，不过只有从我办公室的破沙发后面才能进去，而且两个孩子对那里从来都没有兴趣。我低头看了看苏菲和艾格尼斯。她们兴奋地睁大了双眼。苏菲上上下下地蹦跳着喊哈利的名字。

跟我来，我说，一种莫名的东西促使我第三次检查他最喜欢的藏身之所。在哈利的卧室里，我趴到地上，四肢着地，从床底下把塑料玩具筐拽了出来。他果然在那儿，依然像座雕像一样坐在最远的角落里，连大气也不敢喘。他的视线和我交汇，然后他笑了。

他爬出来以后，我紧紧地抱住他，紧得他抗议说我弄痛他了。

我已经失去玩捉迷藏的兴致了，但孩子们自然不会像我一样，而且苏菲坚持要第二个藏。我知道如果我停止游戏的话，一定会有大麻烦，所以我们在她蹒跚着离去的时候数了二十个数。我们只花了不到二十秒的时间就找到了她——在我和沙莉床上的鸭绒被底下，有一团发出咯咯的笑声隆起。

为了公平起见，现在我不得不让艾格尼斯去藏起来了——虽然我有强烈的倦意而且越来越渴望走下楼去，开一罐啤酒，听一听新闻广播，让孩子们随意看卡通片。我无法指望沙莉或者威廉能在十五分钟内出现。

…十八，十九，二十！

哈利检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床底下。我想如果她藏在这里的话我们刚才一定会听到声音的，我建议道，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听到。她已经溜出去藏起来了，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线索。

我们去看看爸爸妈妈的房间吧，哈利催促着说。

苏菲马上用浑浊不清的语言重复他的话，所有的单字都连在一起，只能通过牢记前面说过的话来破译。

艾格尼斯没在爸爸妈妈的房间。我们三个又上了一层来到顶楼。客房，卫生间，我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回到一楼。卫生间，苏菲的房间——空空如也。我们列队上楼，哈利跑在最前面，想第一个找到艾格尼斯。休息室、餐厅和厨房里都没有她的影子。回到大厅，我注意到她的鞋子放在楼梯下面。她刚进屋的时候就把鞋脱了。

我把所有门窗的锁都巡视了一遍，然后我们又回到一楼。我查看了每张床的底下，所有窗帘的后面和每个壁橱的里面。我也加入了哈利和苏菲的行列，高声呼叫。我大声地喊，她爸爸该接她回家了，他一定想马上把她带走。到时间出来了。她赢了。（不，我赢了！哈利抗议。）来吧，出来吧，艾格尼斯！

我没等哈利和苏菲就跑上了顶楼。我推开办公室里的破沙发，掀开通向那个小间的门，用灯向里面照去。有渔具，有卷起来的电影海报，有圣诞节的装饰品，有一堆堆的旧信件，有装着我舍不得扔掉的旧衣服的箱子——就是没有小女孩，没有艾格尼斯。我一一查看了我桌子的底下，书架底层的大部头书的后面，收音机和散热器之间的角落。从办公室跑出来的时候我和跑进来的苏菲撞在一起。她摔倒在地上，大哭起来，但是我继续跑到了客房里。我把毯子从床上扯了下来，又把电视从墙上拔了出来。在隔壁的卫生间里，我把浴帘撕成了两半。

我一步三级地跑下楼梯，这时我能听出两个孩子都在哭。在我们的卧室里，我清空了洗衣篮，钻到沙莉的衣柜里面。我让自己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长镜子里房间的倒影，以防它能暴露出我不小心错过的隐藏的细节。我又跑到苏菲的房间里，爬到椅子上，打开放床单的壁橱。

我已经检查了所有的地方，所有可能的藏身之处，但就是找不到她。她不见了。

门铃响了。苏菲的房间就在楼梯的上方，我一眼便能看见门口。透过蒙上了薄霜的玻璃，我看得出门外的不是沙莉。不管怎样，她都应该用钥匙开门。站在门外的人是威廉。

# 《桌子》作者：[美] 萨拉·顿伽威尔

绝对不要自称为兽人，除非你完全确定你真的可以做到。记住，猫是被好奇心杀死的，同样的，它也是因好奇心而得以重生的。这个拥有一头金发的女孩叫西娅，这是她第一次陷进桌子的圈套的。说着说着，我饿了。

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我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吗？”这个问题。我有点沮丧，不，应该是很沮丧。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少继续活下去的念头。我已经在这世间存在几百年了，我去过很多“热门”的空间。世界上没有太多事情让我去做，战争已经结束好一会儿了，因此我觉得生活无聊，并在想，我不应该仅仅只是放弃就算了，而要找个比较光荣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大部分的光荣的事情都被那些寻找结束生命的方法的兽人们干过了。有趣的是，我没有那种耐心去培养一种高尚的情操，等到死后用以发掘新的空间。光荣地死去，然后流芳百世，这合乎我的心意。我正在周围游荡，突然一扇大门在我面前敞开，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正中央坐着一个女子。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你是否值得活下去。”她说。

我打量周围，但除了我之外，只看到她一个人，我不知道她所说的“我们”是指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开口讲过任何话，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话要说的。

“你没有什么要问的吗？”她问。

“没有，真的。”我说。然后又是另一段漫长的沉默。

“可是如果你不说话，我们的工作就进行不下去了。”她的发言打破了沉默。

“对不起。”我说。我真的感到挺恼火的。

“我原本是想重燃你对生活的热情的，你不想吗？”

“嗯。”我本能地应答道，我把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我肚子饿的问题上。

“你知道，这对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出来的。

“对不起。”我重复了一次。她生气的时候看上去很漂亮。

“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烦人，我自己本身就完全不想活。”她满肚子怒火，重重地靠到椅背上说。

“我饿了，你想去弄点什么吃吗？”我问。

“好吧。”她说。当然了，我们必须把她的桌子也搬到餐厅，因为她貌似不能丢下她的桌子不管。我们在咖啡厅的大桌子前坐下。

“你要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干下去。”她慷慨陈词时，她柔顺的金发从光滑粉嫩的脸边滑下，这时候的她很美。

“你不应该干这行。找个人然后跟他一起离开这儿吧。”我希望她可以和我一起远走高飞。

“你让我走吗？”她问。

“当然，”我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被人挟持住的，我为什么不答应呢？遵守承诺也变得一文不值了。

“我应该洗手不干了！我要与这桌子脱离关系！谢谢你！”她突然探过身子来趴在那大桌子上，用她那可爱的红红的双唇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她刷的一声跳起来，抓住她脖子上挂着的那条护身符，穿过一扇发光的门，消失不见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看着那张大大的桌子。

像个兽人一样，我走到桌子靠近她的另一边，好奇地想知道这桌子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令她如此欢喜以致形影不离。我发现桌子上面有许多方块状的按钮和一个黑色的大银幕。我按了其中一个按钮，银幕就亮了，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坐在刚刚那位美女腾出来的空位上，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的银幕上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就是那位美女的脸。

“非常感谢你的相助，你真是个好人，接手了我下一把交椅。”我可没兴趣接替任何人的任何位置，我正想起立转身离开，椅子把手旁就伸出两个手环，把我的双腕牢牢地扣住，我的脖子也被—个环缚住。

“如果你离开桌子超过三分钟，而且椅子上没有人坐着，你就会溶进一个冒着淡紫色泥浆的黏糊糊的泥坑里，然后离桌子最近的那个人就会继承你的位置。这并不是光荣的死法。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灵魂将会惨烈地悲鸣，受到异常痛苦的折磨，就像被嗜魂者撕裂了一样。”这时，手环松开了，然而我也没有机会逃掉了。

“桌子会带你去你该去的地方，玩得开心点吧！再见！”话毕，银幕熄灭了。

此刻我非常气愤，却只能眼睁睁地坐着，什么也做不了。桌子转换到不同空间，我就跟着这血淋淋的东西到处走。现在，我就到了这个地方。那么，我该如何使你坚定活下去的信心呢？

# 《子女的肖像》作者：[美] 乔治·Ｒ·Ｒ·马丁

沈茜 译

编者按：乔治·Ｒ·Ｒ·马丁曾凭借《沙王》于１９７９年荣获过星云最佳中篇小说奖。他的著作包括《冰与火之歌》、《光逝》、《末日狂歌》、《热夜之梦》、《夜行者》、《莱安娜之歌》、《星与影之歌》等。作家现居住于新墨西哥。

对于《子女的肖像》这篇在１９８５年再获星云最佳中篇小说奖的作品，他写了下面这段话：“毋庸置疑，作家与其创作的人物间存在着某种独有的联系。对作家而言，他们不仅是单纯的人物，更类似于我们的子女。他们脱胎于我们的想象，带有我们的特质，展示着我们所追求的各种各样不朽的梦想。

“我也不例外。阿布纳·马许与乔安那·约克，桑迪、玛姬和福姬，‘单翼’瓦尔和‘半边脸’布雷坦·布里斯，肯尼跟他的猴子，可怜的梅乐迪，加强版模型梅兰莎·吉尔，残酷无情的西蒙·克雷斯，当然，还有我失落的莱安娜①……每当我提笔时，他们的脸总是浮玩在我脑海。

“这是一个关于作家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许多人以为的更真实。”

十月的深秋，寒意浓浓。傍晚时分，理察德·卡特林如往常一般拄着拐杖，正要外出散步时，发现一个包裹孤零零地躺在门外吹冷风。他心里即刻涌起一股怒气——那个呆笨的邮递员，卡特林已经好几次扯着嗓门向他讲明，大的包裹如果放不进邮箱，便要摁响门铃，提醒他注意。看来这家伙是故意把它丢在走廊上，好让过路的人捡便宜。见鬼了！不过说真的，这种倒霉事，很难发生在这幢幽灵般的老房子上。卡特林的家隐密异常，建于河边陡岸，屋前对着一条死巷，周围茂密的树林将房檐遮盖得严严实实，旁人稍不留意，很难发现这里还有人居住。然而，如果真正面对大风大浪，隐匿藏身也是无济于事的。

卡特林打量着这个被深棕色硬纸密实包裹的东西，心里的不满很快平复下来。显然，这是一幅画，右下方用墨绿色钢笔清晰地写着一排地址。字迹是米雪尔的，不会错。啊，她送来一幅新的自画像？肯定是悔悟了。

卡特林确实非常吃惊。尽管自己从不承认，但他秉性傲慢固执，为一点小事可以记恨几年，甚至几十年，要他道歉是绝不可能的事。他唯一的女儿——米雪尔，毫无保留地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卡特林从没奢望她会作出今天这样的姿态，虽然，怎么说呢……这让他感到暖乎乎的。

他把那根一直陪伴他、和他一般老朽的拐杖搁在一边，伸手抱住这个笨重的包裹，吃力地往屋里拖，希望赶紧告别外面见鬼的冷风。画框大概三英尺高，意想不到地沉。卡特林咬紧牙关拖进去，一脚把门端上，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自己的房间。屋内，厚厚的棕色窗帘封锁着黑暗的空间，不让一丝光线趁机闯入；阴冷外加潮湿，浓烈的灰土味在空气中弥漫。卡特林放下包裹，摸索着去开灯。

事实上，自从米雪尔两个月前头也不回地冲出去之后，他就再没进过这个房间。她的自画像仍挂在石板壁上，和下面又烂又脏的壁炉一样，从那晚后便无人过问。书架上凌乱地排列着卡特林出版过的小说，包装精致的黑皮革封面也蒙了厚厚的一层灰。看着墙上那幅画，卡特林心头再次不可抑制地涌上一股怒气。瞧她干了什么蠢事！这副肖像原是那样美好，在他看来，远远超过米雪尔自以为是的那些所谓抽象艺术，或者她赖以为生的陈腐封面画。这幅作品是她二十岁时创作的，并作为生日礼物赠给父亲。从那以后，它便成了他的最爱。再精确的相机也难以捕捉画像里那个米雪尔：面部细腻的线条，棱角分明的轮廓，湛蓝的双眼，飞扬柔软的金色发丝，在卡特林眼中全都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画里的米雪尔年轻、自信、充满朝气，嘴边那弧微笑，让他不由得想起妻子海伦。结婚那天，她笑得多么迷人……自然，他曾经不厌其烦地对米雪尔讲明，他是多么多么地喜欢这微笑。

然而……然而，这甜蜜的微笑，竟成了她吵架后的发泄物，导致两人的决裂。米雪尔从父亲收藏的小玩意里翻出一把古希腊式样的小刀，用锯齿刀锋毫不留情地几下划烂那洋溢着笑意的嘴角，又挖出两只大大的蓝眼珠，似乎是要弄瞎肖像。卡特林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闯进房间时看到的那番景象：条条被弯刀划得残破的布片，凄凉地撕扯在画框边缘。他简直想不明白她怎能对自己的画作下这种毒手，太丑陋了……他无法理解这种疯狂。想到在此之前，她也曾这般粗暴地对待自己的书时，他更是义愤填膺。不，不可理喻，无法容忍！

损毁的的画像撑着破碎的身躯顽固地靠在墙面上，卡特林也依旧顽固地不肯把它取下来。然而他不忍再多看一眼，于是不得不搬离这个居住已久的房间。这个决症时他来说并不容易，老宅大得像迷宫，空房间数都数不过来，而卡特林只是一个人住。整栋房子约摸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当年的佩诺特还是兴旺的沿河市镇时，据说有许多成功的蒸汽船船长在此居住。哥特式的华丽建筑风格体现了过去汽船时代的美好日子，从三楼的走廊和窗户向外远眺，密西西比河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那次争吵以后，卡特林便将桌椅和打字机搬到一间空卧室里，安顿下来。他决意让那间房子保持原状，直到米雪尔回来道歉为止。

米雪尔的道歉，也许是一通饱含热泪的电话，或者其他方式——但卡特林从没想过会是一幅自画像，再说来得也太快了。当然，这无疑更亲切、更贴心。画像的确是走向和解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卡特林明白，自己即使孤独终老，也绝对作不出任何让步。搬到爱荷华州的这个临河小镇后，他便与纽约的所有朋友断了联系，也不打算在当地另寻新伙伴。这不奇怪，他向来对交际方面的事没兴趣，新朋友总让他感觉不自在。他只想独处，即使在面对少数几名密友、面对自己的家人时也一样。海伦常常责怪他关心虚构的角色多过身边真实的人物，更为讽刺的是，从十多岁时开始，米雪尔便在这点上继承了母亲，不断地唠叨他。唉，海伦最终离开了他们。十年前离婚，五年前去世。这个让人生气的米雪尔如今是他唯一的亲人。然而他现在失去了她，甚至失去了那些争吵。

他一边拆着画框上的棕色包装，一边发愁。不出意外，他会给米雪尔打电话，告诉她这幅新作是多么出色，又是多么寓意深刻；告诉她他很想念她，打算邀请她一同过感恩节等等。别再烦恼了，问题只能这样解决。他不会再与她有任何争吵，甚至不会提起上次的事件。因为一旦提起，父女俩多半又是互不让步，一切重来。这不过是家族秉性，卡特林骄傲地想，固执流淌在血液里，根深蒂固，如同我们的高颧骨和宽下巴。可以说，这是卡特林家族的传统。

画像的边框古旧典雅，木雕精巧，质地沉重，完全符合他的口味。比起那幅镶黄铜边的旧画，新画框和房内维多利亚风格的家具更为般配。卡特林用力扯下包装纸，急切地想知道女儿画了什么。她快三十岁了——或者已满三十了？他从来记不清她的年龄，连她的生日也不清楚。但不管怎样，她应该比二十岁时画得更好才对。这幅新作无疑会很棒。他撕落最后一片包装纸，急不可待地翻转画框。

真的太棒了！他不由得瞪大眼睛。这绝对是米雪尔的最佳作品！精致，臻于完美，可是……可是，细看之下，卡特林的火气慢慢上扬。

这不是她。画中人不是米雪尔！怒火腾上脑门，原来这根本不是表达歉意的礼物。米雪尔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直愣愣地瞪着画中人。

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但这张脸又仿佛在哪里见过，见过千万遍之多。他脑中翻江倒海。

画像中是个年轻男子，也许不到二十岁，微鬈的棕发里却已夹杂了几根银丝。他仿佛刚刚睡醒，头发凌乱，盖住了眼睛。他的眼睛……清澈的绿眸，墉懒的神色，仿佛正在享受某些隐秘的玩笑。他同样有卡特林家族特有的高颧骨，只是下巴的线条全然不同。挂在扁平大鼻子下的笑容里透出一抹嘲讽意味。综合看来，男子的神情多少有些傲慢。他穿着褪色的粗布裤子和松垮的ＷＭＣＡ②圆领长袖T恤，一只手里还抓着一块咬掉半边的生洋葱。画像背景是一堵布满涂鸦的砖墙。

他猛然醒悟。创造这个人物的，正是他卡特林自己。

这是理察德·卡特林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混混日记》中的男生，名为爱德华·多诺万。但他身边友人、周遭同辈以及书中的其他角色都习惯于叫他德那霍。他是这本书的主角，一个油嘴滑舌的青年人，时而因为小聪明吃点苦头。只消瞧着这幅画，卡特林便宛如与其相识一生了。从某些方面而言，这样说确实没错。卡特林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这个人物，用作家独有的情怀了解并珍爱着他的孩子。

卡特林仔细打量着画像里每个细小笔触。德那霍，米雪尔简直描摹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他。过去种种再次浮现脑际：所有场景他都花费了大量心血，每个人物他都用心塑造，至今还能清楚地唤出他们的名字：猴子、鱿鱼、南茜……作为故事主要舞台的瑞琪小镇匹萨店（这在他脑海里仍然栩栩如生），亚瑟的摩托车买卖，高潮部分的匹萨之战。这其中，德那霍最为特别：聪明过头、混迹街头、虚度光阴，全是那个年龄的青年的写照。他老爱高声感叹：“开不起玩笑的人真他妈没意思！”——这句话也是全书的结尾。

突然，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涌上理察德·卡特林心头，宛如与多年好友重逢一般。

但在同时，他又想起和米雪尔那场暴风骤雨般的争吵，那些肮脏的毫不留情的字句。他陡地明白，她是想告诉他，能陪他度过一生的只有那些虚构的人物。卡特林的脸色愈发难看了。“狗娘养的婊子！”他脱口而出，无处发泄的愤怒让他像困在笼中的野兽。他快步闪出房间，半途猛回转身，朝着黑暗大吼一声“婊子”，然后毫不客气地“砰”一声甩上门，气冲冲地奔进新卧室里。

“婊子！”当时他也是这样骂米雪尔的。

她愣住了。听到这话，她转过身来，睁着那对哭红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父亲，弯刀和画布上破碎的笑容还捏在手里。随后，她裹起画布，用力砸向卡特林。“你这杂种！这就是你喜欢的该死的画，该死的微笑！给你！全拿去吧！”

布团正中脸颊，卡特林的面孔如发怒的公鸡一般涨得通红。“你和你妈果然是一个德行。”他气急败坏地说，“不是砸就是扔，你母亲就是这样的。”

“难道不是你让她变成这样的吗？”

卡特林不予理会，“你到底发什么疯？做出这种电视剧里才有的滑稽戏有何意义？够了。一场蹩脚的表演。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了？田纳西·威廉斯③笔下那些神经质演员吗？简直是下三滥的剧情。清醒点吧，米雪尔。如果我把这样的一幕写进我的小说里，所有人都会嘲笑我的。”

“别跟我提你那些该死的小说。”她尖叫起来，“这是真实生活，我的生活。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生活，不是他妈的虚构，你这变态。”她再度转身，举起刀子，又开始狠狠地划起来，一刀接一刀。

“但愿干这种蠢事能让你愉快！”卡特林双手抱胸，故作轻松地靠在墙边瞧着米雪尔。

“我他妈就喜欢这样干！”她咆哮着回答。

“好！好极了！虽然我不想提醒你，但又不得不说：你正用力戳的，是你自己的脸。真没想到你自我厌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是吗？是谁把这幅画挂在房间里，好让自己不厌其烦地欣赏这张恶心的脸呢？”米雪尔接口道。她扔掉刀子，转身看着他，一下子忍不住又哭了，上气不接下气地硬咽着，“我要离开这里，你这疯子，希望你在这里过得快活。”

这句话让卡特林有点手足无措。“我没做错什么。”他尽量放缓口气。这不是道歉，甚至不是找个台阶下，但已是固执的他所能做出的最低声下气的表示了。道歉永远不属于卡特林。

“你做错的事数都数不清！”米雪尔厉声尖叫。她原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可现在，愤怒扭曲了她的脸。此时此刻的米雪尔容颜尽失，变得陌生可怖。所谓怒火能使人显得更有尊严的话真是大错特错的俗套；卡特林庆幸自己从未在小说中这么写过，“你是我爸爸啊，”米雪尔哭道，“你应该爱护我的……你是我爸爸，但你却强暴了我，你真是个杂种！”她哭着嚷着跑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不回来最好，卡特林狠心地想，迷迷糊糊中进入了梦乡。

他一直有失眠症，微弱的光线或声音都会触动神经。半夜，他突然醒来，老迈的躯体裹在被子里瑟瑟发抖。什么事不对劲，他有预感。

卧室静寂异常，黑暗中瞧不清任何物事，但他敏感的神经捕捉到某些隐约的声响。是什么？噪音吗？卡特林轻轻起身，穿上拖鞋。临睡前点的炉火已经熄灭，房间有些阴冷，寒气冷不丁侵袭到背脊，让卡特林不自禁地打颤，忙伸手摸索挂在古董四柱床帐柱上的呢子长袍，裹在身上，束起腰带，慢慢踱到门口。老旧的木门开关时总会吱吱作响，所以他小心翼翼、蹑手镊脚地打开，把头伸出去，屏气疑神地倾听。

楼下有人。脚步声确切地传进耳中。

恐惧犹如蟒蛇在腹中盘蜷，令卡特林阵阵痉挛。怎么办？屋里不仅没枪，连个像样的防身之物都没有。这不是纽约，他一直相信这个叫佩诺特的古镇非常安全，所以没准备那些东西，结果居然碰到连在曼哈顿都未曾经历的事——有人潜进他的房间，意图偷窃或是别的什么。他该怎么办？

对，报警！把门锁上，立即给警察打电话。他谨慎地退回屋子，轻轻地、不发出丝毫声响，伸手朝话筒的方向摸去。

电话突然响了。

理察德·卡特林惊在原地，在黑暗中瞅着那个发出尖叫的角落。他有两条电话线，一条连到应答机上用作公事；另一个私人号码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知道。现在响起的正是私人电话，应答灯不断闪烁。他惊恐万分，犹疑不定，最后才迅速抄起话筒。“你好？”响亮的嗓门遮掩不住话音的战战兢兢。

“我在楼下，”话筒里一个低沉的男声说，“行了，我不是什么莫名的鬼神，我猜你正准备报警，对不对，老爹？别傻了，是我，下来你就知道了，我们可以谈谈。”

卡特林的喉咙硬住了，嗓子干得厉害。他确定自己从未听过这声音，但又非常熟悉。是的，非常熟悉。“你是谁？”他问。

“这问题真傻。”话筒里的人回答，“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事实上他的确知道。“你是谁？”他仍然追问。

“不是谁——德那霍。”这是卡特林得意的句子。

“什么？德那霍？！不！你不存在？”

“评论家们的确这么说过，我还记得当时的你对此有多不屑。”

“可你并非真实的人物！你是我虚构的！”卡特林坚持。

“我他妈受够了。”德那霍叫道，“如果我不够真实，那都是你的错。所以别再谈我这点破事了，行吗？你要做的，就是挪挪老屁股，下楼来见我，我们好面对面谈谈。”他挂断电话。

电话上的指示灯熄灭，一切又恢复寂静。卡特林头眩目晕，跌坐在床边。到底怎么回事？一个荒唐的梦？不，很明显，这不是梦。该怎么办？

他拄着拐杖，迟疑地缓步下楼。

才到门边，卡特林已看见德那霍大咧咧地躺在他的大皮椅里，喝着一瓶蓝带啤酒。壁炉烧得正旺，火苗跳跃，映得房间温暖明亮。德那霍吊儿郎当地朝他笑笑。“老家伙，”他说，“瞧瞧，你都快被冻死了。先来杯酒暖暖身子吧。”

“见鬼，你到底是谁？”卡特林劈头就问。

“嘿，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了，别再来烦我。去拿杯酒，再把你的屁股挪过来烤烤火。”

“哈，我知道了，你是个演员！”卡特林突然叫道，“你是个该死的演员，对吧？米雪尔差你过来的。”

德那霍咧嘴一笑，“演员？我他妈像演员吗？告诉我，你会写这么离谱的情节吗？当然不会，老爹，你根本不可能容忍这种事发生，就算是别人这么写，你看了一样会破口大骂，恨不得把封面撕掉。”

理察德·卡特林一步步挪进屋内，仔细瞧着四肢摊在皮椅上的年轻人。他的确不像在演戏，这是德那霍，这是他书中的人物，这是画像里那张脸。卡特林走到一把铺着厚垫的高背扶手椅前，缓缓坐下，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德那霍。“不可思议。”他说，“难道你是从狄更斯的书里面跑出来的？”

德那霍哈哈大笑，“老家伙，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愚蠢的《圣诞颂歌》④，而且我可以保证，在那之后也不会有鬼魂出现。”

卡特林皱紧眉头，不管他是谁，这句对白小说中可没有。“这你就错了，”他反击道，“德那霍没读过狄更斯的书。他读过蝙蝠侠和罗宾，可那不是狄更斯写的。”

“我看的是电影，爸爸。”德那霍自信满满地回答。他举起瓶子，先抿了一口，接着优哉游哉地一骨碌吞下。

“不要叫我‘爸爸’！”卡特林说，“够了，你甚至连德那霍的时代都不了解。他是个街头小子，不是‘垮掉的一代’。”

“这轮不到你来教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他又笑了，“妈的，老家伙，你说说，除此之外我还能叫你什么？”他把头发扯到眼睛边把玩，“不管怎么说，我他妈是你的头胎！”

自从怀孕后，海伦一直在琢磨这事。“如果是个男孩，我们就叫他‘爱德华’，怎么样？”

“别无理取闹行不行？”他回答。

“可我以为你喜欢‘爱德华’这个名字。”

他不明白她跑到他的工作室来干什么。他正在写东西，或者说正努力想写些东西。他早就声明过，请别在写作时打扰他。刚结婚，约束还有效，自她怀孕后就没用了。尽管工作被打断让他很恼火，但他还是尽量保持冷静克制。“是的，我喜欢‘爱德华’这个名字，”他一字一句地告诉她，“天知道我有多喜欢，简直爱得发狂——所以我才给书中的主角取名爱德华。爱德华是我给他的名字，爱德华·多诺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因为我们不能抢了别人的名字。我解释过无数次了，你还需要我重复吗？”

“但你在书里并没有叫他爱德华。”海伦抗议。

卡特林皱起眉头。“你又偷看了？见鬼！我跟你说了成稿前别看我的东西，它还没有定型。”

她毫不理会，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没有叫他爱德华！你根本就没有叫他爱德华！”

“我知道，”他说，“你说得对，我没有叫他爱德华。因为他是一个街头小子，我叫他德那霍，这才是匹配的街头名字。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爱德华，可爱德华仍旧是我给他的名字，清楚了吗？换句话说，爱德华是他的真名，尽管他并不喜欢，可他妈的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直到最后，他会告诉周围的人他的真名叫爱德华，而这是最重要的一幕，是该死的最后一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叫爱德华，因为已经有人取这个名字了。好了，这问题问来问去实在没意思，这样吧，如果你生的是男孩，我们可以叫他劳伦斯，继承我祖父的名字。”

“我不想叫他劳伦斯，”她嘀嘀咕咕，“太土了，别人会直接叫他劳瑞，我讨厌这个名字。你为什么不把书里的人命名为劳伦斯呢？”

“因为他的名字是爱德华！”

“我怀的可是我们的孩子。”她尖叫起来，把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似乎在提醒卡特林注意这个有力的证据。

对这种无休无止的争论和吵闹，他简直烦透了。

同样，他也无法容忍再被打扰，于是干脆往椅背上一靠，发问道：“你怀孕多久了？”

海伦有些摸不着头脑，“你应该知道的啊，七个月多一周。”

卡特林倾身向前，拍拍打字机旁那叠厚厚的手写稿：“让我们来看看，这本天杀的书已经耗费了我整整三年时间，放在这里的是第四稿了，谢天谢地，也将是最后的定稿。这个人物在第一稿时就被命名为爱德华，在第二第三稿中也叫爱德华，而当这本狗屎书完结出版时他仍然会叫爱德华。早在那个有趣的晚上，早在你气喘吁吁地把那张透析片扔到我面前之前，他已经被叫做爱德华好几年了！”

“这不公平！”她抱怨，“他不过是小说里虚构的人物，即将出生的是我们真正的孩子。”

“公平？你想要公平？没问题，这不难解决，我们俩的头胎就叫爱德华。这样算不算公平？”

海伦的表情由阴转晴，甚至有些害羞地笑了。

她还想说什么，却被卡特林挥手制止，“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只要没你打扰，最多一个月我就能完成这本该死的狗屎，你则需要更多一点时间才能生下你的孩子。不过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大程度的公平。你得努力加油，才能在我写上‘完结’二字之前得到这个名字。否则，我这边的孩子——”他又拍拍那叠稿纸，“将会是头胎。”

“不，你不能这么做！”她愤怒地跳起来。

卡特林不予理睬，转身继续打字。

“我的头胎。”理察德·卡特林喃喃自语。

“确确实实的亲生骨肉。”德那霍开怀大笑，举起瓶子向卡特林敬了个礼，“敬父子团聚！”他将整瓶酒一饮而尽，接着把空瓶子朝房间对面掷去，“砰”地一声在壁炉上方炸开。

“这是一场梦。”卡特林瞪大眼睛，摇了摇头。

德那霍咂咂舌头。“听着，老家伙，面对现实吧，我是真实的。”他跳到“爸爸”面前，“肖像复活啦，”他鞠了个躬，“冒油的牛肉和其他作呕的东西都在哪儿？哦，先生，请你先点份匹萨。”

“别想吓唬我，我可以参加你的游戏。”卡特林顿了顿，“但请说明白，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德那霍咧嘴一笑，“谁？我吗？鬼才知道我要什么！我从生下来就不明白自己有什么追求。那本天杀的书里没写，谁都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真是他妈的‘混混日记’！”

“很好，这正是我的写作意图。”卡特林得意地说。

“哦，我明白。”德那霍道，“我可一点儿不笨。老迪奇·卡特林的孩子怎么可能笨呢，对吧？”他慢步走向厨房，“冰箱里应该还有啤酒，来一瓶？”

“当然，”卡特林回答，“不是每天都有头胎子来探望我的。DOS EQUIS再加片酸橙，就这样。”

“哟，享受起西班牙佬的东西来啦？妈的，居然不要PIELS了！从前你可是最喜欢PIELS的。”他边说边进了厨房，不一会儿便带着两瓶DOS EQUIS出来，一手捏着两个瓶口，指尖浸在酒里；另一手拿只生洋葱。随着走动，瓶子叮当作响。他递给卡特林一瓶，“给，我的指头也沾光，吸了点儿文化。”

“没有酸橙？”卡特林抱怨。

“你他妈的自己去拿。”德那霍回答，“不然还想怎样？扣我的零花钱吗？”他哈哈大笑，把洋葱往空中一抛，用嘴接住后大咬一口，“洋葱，”他说，“该死的洋葱，就像我欠你的债，爸爸。每次我不得不去咬生洋葱的时候都这么想。去你妈的，我不懂你为什么明知道我不爱这鬼东西，却偏偏要我去吃它。那本该死的书里净是些鬼话。”

“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效果。”卡特林解释，“洋葱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你吃它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瑞琪镇的其他闲人可干不了这事儿，这让你觉得有地位；更深层次来讲，生吃洋葱代表了你对生活的态度，代表了你的渴望，因为生活就是苦涩和甜蜜合为一体的。”

德那霍又咬了一大口洋葱。“放屁，”他说，“你他妈的真该狠狠咬上一口，看看自己有多喜欢这玩意儿。”

卡特林啜了口酒，“我那时还很年轻，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本书。当然，还算是不错的尝试。”

“你生吃试试。”德那霍咕哝。他已经吃完整整一只了。

理察德·卡特林认为这场温馨的家庭团圆闹剧该结束了，于是换用总结的口气道：“知道吗，不管你是谁，都并非我想象中的德那霍。”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人，老家伙？”

卡特林耸耸肩，“我用我的头脑而非精子创造了你，所以你带有太多我的特点，这不是亲生骨肉能够遗传的。换句话说，你就是我。”

“嘿，”德那霍眨眨眼睛，“别开玩笑了。妈的，我可一点不像你。”

“你没有选择。你的故事就是我的青春期，每个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这样。瑞琪镇是现实中的纽约庞佩镇，你的朋友是我当年的朋友。你，就是我。”

“是吗？”德那霍脸上挂着一丝嘲笑。

理察德·卡特林点点头。

“你他妈的还真走运！”德那霍哈哈大笑。

“什么意思？”卡特林反问。

“你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世界里，知道吗，老家伙？也许你试图让自己变得像我，但我告诉你，没门！在瑞琪镇，我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而在庞佩镇，你只是弹珠机边闲逛的四眼儿。你让我拥有了远远超乎十六岁的智商；而现实中的你，二十岁开始大学生活之前连在别人面前脱衣服都不敢。我脱口而出的每句俏皮话，你得花好几周时间才能理解。小说中我所做的疯狂事，有些发生在达克身上，有些发生在乔依身上，还有些根本就是你凭空捏造。最重要的是，它们中没有一件发生在你身上。拜托，老家伙，你是在盗用别人的经历和故事。别再对我说笑话了。”

卡特林脸上微微泛红，“那是写小说！是的，原型的确和我青年时代有所出入，但是……”

“你根本就不起眼，”德那霍道，“别编了。”

“我不是不起眼，”卡特林隐约感到一阵刺痛，“《混混日记》是真实的，但小说里的主人公得比现实生活中的我更引人注目才行。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我必须把生活里的各种琐事集中起来，重新安排，使之具有成熟的轮廓与结构，而不是作机械重复。那是我的工作。”

“不，你的工作是把达克、乔依和其他所有人胡编乱造一通，好让你在小说里过他们的日子，然后骗自己那都是你的经历。你他妈甚至还疯到以为我是你的原型，日子长了居然信以为真。你是个吸血鬼，老爹，你是个天杀的小偷。”

理察德·卡特林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怒。“滚出去！”他咆哮。

德那霍站起来，伸伸懒腰。“哟，我他妈好伤心啊。要把自己的孩子扔进爱荷华冻死人的夜里吗，老头？我做错了什么？在那本该死的书里你不是那么喜欢我吗？在书里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旦我是真实的你就不喜欢了？这是你的问题。你对真实生活的感情抵不上对书的一半。”

“我很喜欢真实生活，谢谢。”卡特林粗暴地打断他的话。

德那霍微笑着，站在原地，突然像被水冲走了似的，虚幻不实。“是吗？”他说，声音渐渐微弱。

“是的！”卡特林回答。

这时，德那霍已明显地褪去了颜色，所有色彩都从他身体里消逝，他看起来几乎是透明的。“证明它吧，”他道，“爸爸，到你的大厨房去咬一口该死的、真正的生洋葱。”他把头发朝脑后一捋，放声长笑，笑声在空中回荡，直到他消失不见。

理察德·卡特林愣在原地，目光呆滞地瞪着德那霍消失的地方。终于，他觉得非常疲惫，爬上楼梯回到床上。

第二天早上，他给自己做了顿丰盛的早餐：橙汁、现磨咖啡、涂着厚厚一层黄油和黑莓果酱的英式松饼、芝士煎蛋和六大条培根。烹调和享用美味本来可以转移注意力，但今天显然没奏效。德那霍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是个梦，是的，一个疯狂的梦。但这不足以解释壁炉里摔坏的玻璃杯和起居室那些空啤酒瓶。最后，他终于找到个理由——一定是喝醉了，经历了一小段疯狂的梦游。从长远来看，这是和米雪尔那场大吵的后遗症，并由她送来的画像所触发。卡特林对这样的解释很满意。或许该去见见医生或者心理辅导师。

早餐过后，卡特林径直走回工作室，决定直面心中的困惑，寻求解决之道。被米雪尔破坏的画像还在壁炉上挂着。那是道流脓的伤口，他心想，是它感染了他，该到摆脱的时候了。于是卡特林点起炉火，当烈焰熊熊燃烧时，他取下损毁的画，拆掉金属框架——他生活一向勤俭节约——烧毁了那块四分五裂的帆布。油烟飘散，这是清洁的气息。

下面该处理德那霍的肖像了，卡特林仔细想想，那可是幅不错的作品，真的。

她完全抓住了人物的神韵。他当然可以烧了它，但那样一来，跟米雪尔的破坏行为又有什么区别？艺术不应该遭到毁灭。在这个世上，他依靠创造求得生存和他人的尊重，毁灭是他最鄙夷的行为。他老了，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坚持的信念。德那霍的肖像纵然是个挑衅，不过卡特林打算将计就计。他偏要把它挂起来，越显眼越好。他想到一个好地方。

楼梯上面有条狭长的走廊，透过华丽复古的木栏杆，俯瞰着一楼的大厅和进门的过道。走廊大概十五英寸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这会是个极好的画廊，卡特林暗暗决定，任何人只要一进门就会看见墙上的画，而且这也是上二楼的必经之路。他找来锤子和钉子，把德那霍挂在最显眼的位置。等米雪尔回来讲和，她第一眼就会看见它，然后沮丧地认定父亲一点也没被这小计谋唬住。到时候我可别忘记好好谢谢她的画。

想到这里，理察德·卡特林感觉好多了。昨晚的谈话已褪色为不舒服的记忆，他把这事抛到一边，开始给代理人和出版商写信。到了下午，带着甜蜜的疲惫感，他品尝了咖啡和藏在冰箱里的黄油长面包，然后照惯例在河边断崖上走了一个半小时，体味清冽的冷风在亲吻脸庞的感觉。

一个方形大包裹在屋门前等着他。

他把它打开，放在扶手椅上，再坐回躺椅仔细研究。看着这幅画，他只觉蠢蠢不安。毫无疑问，它有一种力量，使他感到大腿间有种不可抑制的兴奋感向上冲，裤子里一阵骚动。

这幅画像非常……是的，它充满挑逗的情欲。

她躺在一张四根帐杆的古董床上，床跟他楼上那张很像。她一丝不挂，半转身子，越过右肩向后看过来；你能瞧见她脊椎平滑的曲线和右胸隆起的波浪。美丽的乳房，饱满而匀称，乳晕很大，粉粉嫩嫩，奶头俏然竖起。她抓住床单一角，直揉到下巴，但完全遮不住身体。她的头发是纯正的金色，眼睛为清澈的绿，微笑里带着挑逗意味，光滑稚嫩的肌肤充满生气，白里透红，似乎刚从云雨之欢后醒来。她右臀上部有一个代表和平的文身。显而易见，此人很年轻，并且理察德·卡特林十分清楚她的确切年龄：十八岁，一个小女人。对她而言，云雨之欢还是件有趣的新玩物，她拥有最美好的年华，游走在纯真和诱惑之间。噢，是的，他知道太多关于她的事，他再了解她不过了。

席茜。

他把她的画挂在德那霍的画像旁边。

卡特林原本打算把那本书命名为《死去的花朵》，后来编辑把它改成《黑玫瑰》，因为这样更能引起联想，显得更浪漫，基调也更为明亮。卡特林以捍卫艺术的名义拒绝更改，最终却归于失败。后来小说一路飘红，闯进畅销书排行榜，他欣喜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给布瑞送去一瓶珍藏的红酒表示感谢。

那是他的第四本小说，也是他最后的机会。《混混日记》曾受到一致好评，销售成绩也不错，但随后的两部作品不仅备受评论家非议，在读者中间也未能引起共鸣。他必须做些妥协，于是《黑玫瑰》应运而生。它一经面市就争议不断，有的评论家对它褒扬有加，有的则厌恶至极，但统统影响不了它的轰动与热卖。平装本的销售提成和电影版权费（虽然他们一直没把它搬上银幕）使他生平第一次从财务窘况中解脱出来。一家人结清了房屋贷款，把米雪尔转到私立学校念书，还给她添置了不少新衣裳。其余的钱，卡特林留着机动灵活地投资。他以《黑玫瑰》为荣，为它的成功沾沾自喜，是它助他登上了今天的地位。

海伦却对这本书厌恶至极。当它终于从排行榜上消失的时候，她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我知道那不会坚持多久的。”她幸灾乐祸地说。

卡特林气愤地合上报纸，“持续得够久了。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以前我们穷困潦倒，你很不满意。你说，孩子需要新衣服，孩子需要上好学校，孩子不该再吃那些该死的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好了，现在都过去了，你却比以前更不满意。给我点信心好不好，你愿意嫁给一个失败者吗？”

“我不愿意嫁给一个写黄色小说的人。”海伦打断他。

“操你！”卡特林道。

她回给他一个淫荡的笑容。“什么时候？你都几周没碰过我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去操你的席茜吧！”

卡特林怒视着妻子。“你是疯了还是怎的？她不过是我书里的角色，仅此而已。”

“噢，下地狱吧你。”海伦狂暴地宣泄道，“你当我是个该死的白痴，是不是？你以为我不会读书？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读过你那本三流小说，我不笨。玛莎，那个妻子，那个愚蠢沉闷的妻子，那头母牛、那匹老马、那个像老鼠一样唧唧喳喳吵个不停的玛莎，那……那就是我！你以为我连这个都看不出来？你错了！不仅我看得出来，我的朋友们也都很清楚，他们都同情我。你爱我就像李察森爱玛莎。席茜不过是你书中的角色，对，你说得对，千真万确，真他娘的对极了。”她的声音几乎成了哭腔，“可你爱上了她，你这该死的，她就是你那些见不得人的淫梦。只要她从这个门走进来，你就会甩掉我，跟李察森甩掉可怜的老玛莎一样快！否认呀，快，快否认呀，我打赌你不敢！”

卡特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敢相信，你居然嫉妒我书中的角色，嫉妒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放屁！她存在于你的脑海里，那也是你惟一关心的地方。你那本该死的书是卖得不错，你以为那是因为你写得好吗？才怪！那是因为所有的色情描写，是因为她！”

“性爱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卡特林争辩，“完全合乎艺术精神。难道你要我在我的人物上床时都拉上门帘吗？那样不对。《黑玫瑰》的中心便是性，以此来触及其他方面，所以有的场景必须写得直接而详细。哼，如果你不那么扭捏作态地假正经，你就会明白的。”

“我不是假正经！”海伦朝他咆哮，“你也不配说我扭捏作态。”她抓起一个早餐盘子朝他扔去。卡特林蹲下来，盘子在墙上摔个粉碎，“我不喜欢你那些肮脏的小说不代表我就是假正经。”

“不关小说的事。”卡特林道。他把手臂环抱在胸前，努力保持平静，“说你假正经是因为你在床上的表现。或者我该说，是因为你在床上不干的那些事？”他冷笑道。

海伦的脸涨得通红。甜菜根的红，卡特林一边想，一边刻意回避那张脸。它太老了，太沧桑。“噢，是的，她会做那些，对不对？”她用极度刻薄的语气说，“席茜，你那可爱的小席茜，只要你开口，就会在屁股上弄个性感小文身的贱人，对吗？她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爱，会在任何陌生的地方做，当着周围所有人的面。她会穿那些奇怪的内衣，而且觉得很有趣。她永远欲望充沛，永远没有皱纹，永远都有十八岁的乳头……她永远都有十八岁的乳头，对不对？我跟她怎么比，啊？你说说——怎么比？怎么比？”

理察德·卡特林的怒火是一种冰冷的、克制的怒火，总以漠然讽刺的形式爆发。他朝她那张狂怒的脸露出亲切的微笑。“好好读书，”他提示，“勤做笔记。”

他突然醒来，黑暗中有人轻触他的脚。

席茜站在踏板上，用一张红色的绸缎包裹着自己，苗条的双腿在下面若隐若现。她玩弄着他的脚趾头，脸上挂着淘气的微笑。“你好，爸爸。”她说。

卡特林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整晚他都害怕她的到来，刚刚才好不容易睡着。他赶紧挪开脚，挣扎起身。

席茜噘起嘴。“你不想玩玩吗？”她问。

“我……”他尴尬地回答，“我不敢相信，这不是真的。”

“管他呢，只要好玩就行了嘛。”她说。

“天哪，米雪尔到底想干什么？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

她耸耸肩，绸缎滑下来。一双只属于十八岁少女的、粉粉嫩嫩的完美乳房跳出来。

“十八岁的乳头，”卡特林愣愣地说，“你永远都有十八岁的乳头。”

席茜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是的，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借给你爸爸，我发誓你一定会对它们做些好玩的事情。”

“别叫我爸爸。”卡特林道。

“啊噢，但你就是我爸爸呀。”席茜用小女孩委屈的语调说。

“别叫了！”卡特林坚持。

“为什么呀？你想这样，爸爸，你想和你的小女孩玩玩，不是吗？”她咯咯笑着，“邪恶的事情是那么美好，乱伦绝对无以伦比。一起玩的家人才能永远在一起。”她朝四周看看。“我喜欢四根帐杆的床，你想把我绑起来吗，爸爸？我喜欢那样子。”

“不，”卡特林说。他把被子推开，跳下床，胡乱套上拖鞋和睡袍。双腿之间有种兴奋，渐渐向上竖起。他必须赶紧离开，必须和席茜保持距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慌乱地生起炉火。

“我喜欢这样子，”点燃的炉火旁，席茜说，“火焰是那么浪漫。”

卡特林转身面对她，“为什么是你？”他努力保持镇静，“李察森才是《黑玫瑰》的主角，不是你。为什么跳到我的第四本书？为什么没有《家谱》或《雨》里面的人物？”

“那帮火鸡？”席茜不屑地说，“他们都不真实。你并不那么想见李察森，不是吗？我可好玩多了。”她站起来，任绸缎从身上滑落，盘在脚踝。火光在她优美的身姿上舞蹈，那是柔软、甜蜜而年轻的身体。她踢开绸缎，慢慢朝他走来。

“快停下，席茜。”卡特林叫道。

“我不咬人的，”席茜清脆地笑着，“除非你想要我咬你。或者我该把你绑起来，哈哈！”她用手环住他，拥抱他，抬起头，期待他的亲吻。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他虚弱地反抗。她的手臂感觉很舒服，当她压在他身上时……很舒服。理察德·卡特林已经很久很久没用这双手抱过女人了，甚至无法去，思考到底有多久，再说他也从来没抱过席茜这样的女人，没有，从来没有。他觉得很害怕，“我不能，”他说，“不能……我不想那么做。”

席茜的双手穿过他的睡袍，游进内裤，轻轻挤压他兴奋的源头。“骗子，”她轻声道，“你想要我，你一直想要我。我敢打赌，你在写那些性爱场面时，常常因为下面的骚动而骤然停笔。”

“没有，”卡特林说，“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她的嘴轻轻噘起，双手在他周身上下游走，“不对，我发誓你想这样做，我发誓你忍得很难受，我发誓你每次一写我就忍得很难受。”

“我，”他想抗议，否认却并未随之而来，“席茜，求你了。”

“求你了，”她低语，手却没闲着，“是的，求你了。”她的手在他的内裤里不停抚摩，他俩双双倒在地板上，“求你了。”她说，然后解开他的睡袍，露出裸体，“求你了。”她的手沿着他的肋骨向上，玩弄乳头，继而用身体贴近他，乳房轻点他的胸部，“求你了。”她终于抬起头，舌头在唇间穿梭。

理察德·卡特林呻吟着，用颤抖的双手环住了她。

她跟他拥有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她的触摸犹如火焰与绸缎交融，让人触电，她那秘密谷地如蜂蜜般甘甜。

第二天早上，她不见了。

卡特林很晚才起床，累得没办法给自己做早餐。他穿上衣服，步行来到镇子，朝断崖下那个年代久远、砖石结构的精巧小咖啡厅走去。他想来杯咖啡，加上蓝莓煎饼，好整理情绪。

所有事情都是那么莫名其妙。不可能发生的状况，又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否认变得无济于事。卡特林把一大块手工制作的蓝莓煎饼送入口中，溶在嘴里的却只有恐惧。他担心自己心智是否健全。很多行为，他完全弄不明白，也不想去弄明白。当然，还有种更深层次的、基本的恐惧。

他害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理察德·卡特林一共出版了九部小说。

他想念米雪尔。他该给她打个电话，请求她在他发疯之前住手。她是他的女儿，他的骨肉，她一定会听他的话。她爱着他，这点毫无疑问；他也爱她，不管她怎么想。卡特林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在那本书的字里行间，他已经为自己解释过无数次，用过各种不同的修饰。是的，他任性、武断，固执到让人难以想象，有时倔强，有时随和，有时又会冷漠异常，但不管怎么说，他认为自己还算得上正派人。米雪尔……她遗传了他的秉性与缺点。她的确对他暴跳如雷，但爱与恨的距离并不遥远，不是吗？她绝不会蓄意伤害他。

是的，他该给米雪尔打个电话，请求她停止这一切。她会听他的话吗？如果他企求原谅，或许她会的。在那天，在那个伤心的日子，她说她绝不会原谅他，绝不，但她不是认真的。她是他唯一的孩子，唯一的骨肉，不管发生了什么。

卡特林推开空盘子，靠在椅背上，嘴角扬出一条倔强的弧线。企求原谅，举手投降？不，不行。说到底，他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理解呢？海伦从来没有理解过，米雪尔也跟她妈妈一样不明事理。然而作家是为自己的作品而活的。他犯过什么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凭什么非得低三下四，企求原谅？该打电话的是米雪尔。

去他的，卡特林心想，别想恐吓我。我是对的，错的是她。如果米雪尔想要和解，就该主动打过来，她不可能让我屈服。说到底，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就让她继续寄她的肖像画吧，想画什么画什么，他要把它们统统挂在墙上，骄傲地展出（毕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也是向他的小说致意嘛）。如果那些该死的东西半夜活过来，在房子里晃来晃去，就晃他们的吧。他将欢迎他们的大驾光临。想到这里，卡特林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当然欢迎席茜的到来，而且……他还有些希望她再次光临。甚至德那霍。是的，他是个傲慢无礼的小子，但又没碍着卡特林，只是喜欢说说脏话而已。

再说……转念一想，卡特林发现所有的可能性都带着一定程度的吸引力，简直是上天眷顾。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从未能参加盖茨比的那些豪奢宴会，科南·道尔也未曾真正与福尔摩斯及华生医生交流，纳博科夫更无缘遇上他的洛丽塔。他们会有多羡慕他呢？

他越想越开心。米雪尔妄图斥责他，恐吓他，不料却着实带给他许多有趣的体验。他可以和塞希金·特德雷科，那个来自《顺道》的愤世嫉俗的流亡者，那个出名的江湖骗子下国际象棋；他可以和悲情小说《艰难时世》中的党魁弗兰克·科温高谈阔论时事政治；他还可以和美丽的贝丝·麦肯锡调调情，和疯老太婆安琪尔跳跳舞，再勾引双胞胎坦佐歌姐妹，补充席茜留给他的无以伦比的春梦。是的，没错，有什么可害怕的？他们都是由他一手创造，是他的人物、他的朋友与家人。

当然，那本新书就不一样了。卡特林皱起眉头，这是个令人烦恼的念头。但米雪尔是他女儿，她爱他，不会那么过分。不会，绝不会。他牢牢抓紧这个想法，然后拿起支票夹。

他期待着它，甚至急盼着它。那天傍晚，从例行的散步归来时，他的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心跳也比平时更快。它正在那里等他，熟悉的、用朴素的棕色纸张包装的矩形包裹。理察德·卡特林小心翼翼地把它搬进屋，拆开之前，先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故意留个悬念，以尽情享受猜测的乐趣。想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攻破米雪尔脑袋里那个小小的、邪恶的计划，他不禁开始沾沾自喜起来。

他呷完咖啡，重新添满，再喝了一杯。包裹只有几步远，卡特林和自己玩了个小游戏，猜猜里面是谁的肖像。席茜提过《家谱》和《雨》中没有真实的人物，卡特林在脑海单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作品，试图决定谁最真实。这是一种愉快的思考，但他无法百分之百的肯定。最后，他终于推开咖啡杯，起身打开包裹。果然是他。

贝瑞·林顿。

一如往常，画像栩栩如生。林顿坐在新闻城的力公室里，手肘枕在老式手动打印机的灰色金属盖上。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褐色西装，领口敞开的白衬衫和着汗水粘住身体。他的鼻子被打破过几次，横跨在那张平凡朴实但还不失友善的宽脸上，而眼皮总是似梦似醒地半垂着。林顿体形肥胖，双下巴，正在急速脱发。他戒了烟但戒不掉香烟，老在嘴边叼着一支驼牌香烟。“只要不点燃这该死的东西，你就是安全的。”这是他在卡特林的小说《告别语》中的口头禅。

那本书并非大团圆结局。那是本悲剧小说，写的是一个曾经享誉一时的传奇报社如何度过凋敝的最后一周时光。当然，它的意义不止于此。卡特林感兴趣的是人性本身，而非报纸。他用落寞的报纸来隐喻落寞的人生。编辑希望他更多着墨于一些感人至深的次要情节，再把林顿和其他人安排在一个错综复杂、却又不失希望的大框架里，探讨救赎及重生。卡特林拒绝做这样的改动。他想呈现小人物是如何被岁月无情地击垮，思索挫折与不可避免的孤独。他写了一本像早春一样灰暗的小说，并且引以为豪。

没有人读这本书。

卡特林把肖像抬上楼，挂在德那霍和席茜旁边。今夜注定会很有趣，他心想，贝瑞·林顿和其他两个不同，他不是小孩子，而是卡特林的同龄人，睿智又成熟。林顿所经历的辛酸，对生活的失望，卡特林比谁都了解，他所有的文章和各类心血之作在商人撤资逃跑之后被世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但这位记者始终保持着他的幽默感、辛辣的讽刺和标志性的从没点燃过的驼牌香烟，不曾改变，把一切苦难都拒之门外。卡特林钦佩他，乐意与他交谈。今夜，他觉得干脆就在这里恭候对方的到来，于是他煮了一壶浓浓的黑咖啡，放上些施格兰金。

午夜已过，卡特林正在重新翻阅一本皮革封面的《告别语》，听到厨房里传来冰块的撞击声。“请别客气，贝瑞。”他大声说。

林顿从吱吱嘎嘎的门后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大杯子。“我不会客气，”他边回答，边用那双眼皮低垂的眼睛看着卡特林，哼了一声，“你看起来的确可以当我父亲了，”他说，“我没料到一个人会显得那么地老态龙钟。”

卡特林合上书，放在一旁。“请坐，按照我的记忆，你的脚似乎受了伤。”

“我的脚一直有伤。”林顿回答。他重重地坐进扶手椅，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啊，”他感叹，“现在好多了。”

卡特林用指尖点了点那本小说。“我的第八本书，”他说，“米雪尔跳过了三本。有点遗憾，我本想见见那些小说里的人物。”

“可能她想尽快切入主题吧。”林顿指出。

“什么主题？”

林顿耸耸肩，“该死，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你瞧，我不过是个记者，成天围绕五个“W”和一个“H”打转⑤。你是作家，主题应该由你来告诉我。”

“我的第九本小说，”卡特林说，“最新的一本。”

“最后的一本？”林顿道。

“当然不是，只是最新的一本罢了。我正在着手写一些新东西。”

林顿笑道：“我的消息来源可不是那么告诉我的。”

“噢？那你的消息来源告诉了你什么呢？”

“你是一个等死的老人，”林顿说，“而且你将孤独地死去。”

“我才五十二岁而已，”卡特林一字一顿地回答，“算不上老。”

“当你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多到一口气吹不完时，你就老了。”林顿干巴巴地回答，“海伦比你年轻，她都死了五年了。这全看人的心态，卡特林。我见过年轻的耄耋老人，也见过老态的花季少年。而你，下体还没长毛的时候脑子里就已经有皱纹了。”

“这不公平。”卡特林抗议。

林顿喝了口他的施格兰金。“公平？”他说，“你已经过了相信公平的年龄，卡特林。年轻人享受生活，而老年人坐在后面观看。你生下来就老了，你是个观察者，不是个享受者。”他皱皱眉，“不是个享受者，混蛋，这算什么演讲词。不过呢，观察者总比受气包好。但你也不是受气包，你没受过多少苦，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个脓包，就是这样。”

“你说的有点道理，贝瑞。”卡特林说，“我是个作家，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我的生活。作家观察生活，并讲述生活。这份职业就是如此，你应该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林顿回答，“我也是写东西的。还记得吗？我花了太多的灰色岁月去书写别人的故事，却没有时间抒发自己。你都知道的，卡特林，看看你在《告别语》里对我做了些什么，当我的搭档和我决定写回忆录时，发生了什么？”

卡特林想起了情节。“你写不出来。你只能重写自己那些老故事，二十年前的故事，三十年前的故事……你具备了不起的记忆力，能回忆出采访过的所有人，以及采访的时间、细节和话语。你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新闻，却记不起第一次跟你睡觉的女孩的名字，记不起前妻的电话号码，记不起……记不起……”他的声音低下去。

“我记不起我女儿的生日。”林顿回答，“你从哪里想到这些疯狂点子的，卡特林？”

卡特林沉默。

“从生活中，对吧？”林顿礼貌地问，“我是个优秀的记者，你给了我这样的评语。而你呢，是的，可能你也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当然，这得由评论家们来判断，我这个脚上有伤、天天下苦力的记者没那资格——但即便你很优秀，甚至上升到最伟大的小说家之列，你仍旧是让人恶心的丈夫和不称职的父亲。”

“不。”卡特林说，但这个抗议十分虚弱。林顿摇摇手中的玻璃杯，冰块叮当作响。

“海伦什么时候离开你的？”他问。

“我记不……大概……十年前，大概那个时候吧，《顺道》的定稿做到一半的时候。”

“什么时候离的婚？”

“哦，一年之后。我们试过和解，但没成功。米雪尔还在上学，我记得当时在写《艰难时世》。”

“你记得她在三年级的演出吗？”

“我没去的那场？”

“你没去的那场？听起来好像尼克松说：‘我撒谎的那次？’是米雪尔主演的那场，卡特林。”

“我无能为力，”卡特林说，“我很想去，但他们颁奖给我，你不可能缺席美国作协的晚宴。你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林顿道，“海伦是什么时候死的？”

“我写《告别语》的时候。”卡特林说。

“有趣的记录方式。你应该发明个历法。”他喝了几口威士忌。

“好吧，”卡特林说，“我不否认工作对我的重要性。可能比重有些过多，我不知道。是的，写作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我是个正派人，林顿，我尽了最大努力，我并不像你暗示的那样。海伦和我有过美好岁月，我们彼此相爱。米雪尔……我爱米雪尔。她还是小女孩时，我给她写过五花八门的小故事，譬如有趣的动物、星际海盗、打油诗等等。我用业余时间写好，临睡时读给她听。这些事我只为米雪尔做，为了爱。”

“是的，”林顿嘲弄地说，“你甚至没想过把它们出版出来。”

卡特林露出一丝尴尬。“那……你在暗示什么……那是歪曲事实。米雪尔非常喜欢这些故事，所以我想其他孩子也可能会喜欢。不过是个想法而已，从来没有付诸实施。”

“从来没有？”

卡特林犹豫了一下。“你看，贝特是我的朋友和代理人，他也有个小女儿，我把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过一次。就一次而已！”

“我不可能怀孕，”林顿说，“我只让他上过我一次。就一次！”

“他甚至根本就不喜欢它们。”卡特林说。

“多么可惜。”林顿回答。

“别对我盖棺定论，我没有罪，没有。或许我不算个模范父亲，但绝非什么恶魔。我一直帮她换尿布，在写《黑玫瑰》之前，海伦得去上班，是我每天照顾孩子，从早上九点直到下午五点。”

“你最恨她哭，让你不得不离开打字机。”

“是的，”卡特林说，“是的，我最恨被打扰，一直讨厌被打扰，不管是海伦、米雪尔还是我母亲，或者我大学的室友。我写作时不容打扰。难道这他妈的也算死罪吗？这就让我成了没有人性的怪物了吗？她哭起来，我就会过去。我不喜欢那样，我讨厌那样，我恨那样，但我总还是向她走去了！”

“当你听见她哭的时候，”林顿说，“当你没有和席茜上床、和安琪尔夫人跳舞、和弗兰克·科温一起打击恶棍的时候，当你的脑袋没有被他们的声音填满的时候。没错，有时候你确实听见了，听见了然后也去了。祝贺你，卡特林。”

“我教她读书，”卡特林说，“我给她读过《金银岛》、《柳林风声》、《霍比特人》、《汤姆·索亚历险记》……所有这些东西。”

“所有你自己打算重读的书。”林顿说，“真正教她东西的是海伦，和迪克及珍妮一起。”

“我讨厌迪克和珍妮。”卡特林咆哮。

“那又如何？”

“你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理察德·卡特林道，“你不在场，可米雪尔和我在。她爱我，她始终爱着我。只要受了伤，擦破膝盖或者流鼻血，无论什么，她都会跑到我身边，从不去找海伦。她会哭着找我，然后我会抱抱她，擦干她的眼泪，告诉她……我曾对她说……”他说不下去。他知道自己快哭出来了，泪水在眼角打转。

“我知道你对她说过什么。”贝瑞林顿用悲伤的语气轻声道。

“她记得这些。”卡特林说，“这么多年来一直记得。海伦取得了监护权，她们搬走了，我并不经常见她，可米雪尔一直都记得。当她长大之后，海伦去世了，她便决心自力更生。但那次她受伤之后，我……我……”

“是的，”林顿说，“我知道。”

那通电话是警察打来的。乔伊斯·布伦南。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侦探的名字。“卡特林先生吗？”她在电话里说。

“什么？”

“理察德·卡特林先生吗？”

“是的，”他回答，“作家理察德·卡特林。”他接过不少陌生的电话，“请问有何指教？”

她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您必须来医院一趟，”她告诉他，“是您女儿，米雪尔·卡特林。我很遗憾地通知您，她出事了。”

他讨厌借口，讨厌委婉的说法。卡特林的人物从来不会逝世，只会死；他们也不会释放气体，只会打屁。而理察德·卡特林的女儿……“出事？”他说，“你是说她出事了还是被强暴了？”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被强暴了，”她最终回答，“她被强暴了，卡特林先生。”

“我马上就来。”他说。

事实上，她被毫无人性地多次强暴。米雪尔像海伦那样固执，像卡特林自己那样固执，她不接受他的钱，不听他的意见，不从他的出版关系里得到工作的便宜。她要完全靠自己，于是在小村庄的咖啡馆里当起了服务员，住在码头边一个空旷大仓库的阁楼上，旁边有个非常糟糕的邻居，一个危险人物。卡特林提醒过她不下一百次，可她就是不听，甚至不愿意让他为她换锁，或安装报警系统。结果不堪想象，对方在周五天亮前闯入。当时只有米雪尔一个人，他先把电话从墙上扯下来，再将她囚禁，直到周一晚上，另一名咖啡馆的服务员因为不放心过来查看，强奸犯才从救生通道逃走。

当他被允许见她时，她脸上还带着一大块紫色淤青，浑身上下全是那家伙用点燃的烟头烫下的伤疤，她断了三根肋骨，远远没能从歇斯底里中恢复过来。一旦有人靠近或是被东西触碰，她就开始尖叫。医生、护士，统统无能为力。但她让卡特林坐在她床边，他用双手拥抱她。她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泪水流干，还用哭腔叫了声“爸爸”，那是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好像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最终，他们让她安静下来睡着了。

米雪尔在医院待了两周，度过了深度震动期。她的歇斯底里一点一点地平复，最终变得温驯起来。人们可以帮她换枕头，带她上厕所，但她还是不愿说话或者不能说话。心理医生告诉卡特林，她有可能从此丧失语言能力。“我绝不容许那样的事发生，绝不。”卡特林回答。他帮米雪尔结清了账务，下定决心带她一起离开这个令人生厌的肮脏城市，远走高飞，重新开始。她一直很喜欢那些宽敞的老房子，他都记得，她还喜欢水、海洋、河流与湖泊。卡特林咨询了房产经济人，起初打算在缅因州的海岸边找所大房子，最终却在爱荷华州佩诺特镇买下了这所断崖上的哥特式汽船大厦。他亲自监督搬迁工作，每个细节都细致入微。

一点一滴，恢复开始。

她就像回到了童年，充满好奇心，一刻也不愿意停歇，浑身都是精力。她不说话，但对所有事情都要探究一番，每个地方都要走走。春天来了，她每每在寡妇走道上观望几个小时，看着密西西比河上的拖船渐行渐远。每天傍晚，他们都一起在断崖上散步，她总爱挽着他的手。有一天，她突然转身在他脸上印下深深一吻，“我爱你，爸爸。”她终于开口说话，然后从他身边跑开。在卡特林眼中，这个二十多岁的可爱女人，经历彻骨的痛苦之后，宛如获得了新生，快活得像瘦高的假小子。

那天之后，障碍逐渐消失。米雪尔重新开始说话，起初是些简捷的、孩子似的短句，小心翼翼而又天真无邪。但她迅速成熟起来，不知何时，她和他谈起了政治，谈起了图书，谈起了艺术。在傍晚的散步时间，他们彼此有许多愉快的交谈。然而她从未提及强奸的话题，一次也没有，连一个字都没有。

六个月后，她开始烹调，给纽约的朋友写信，还帮忙做做家务，在花园里搞些可爱的小发明。八个月后，她重执画笔，事实证明对她很有帮助。她就像盛开的花朵，一天比一天容光焕发。其实，理察德·卡特林对女儿喜爱的抽象派艺术并不感冒，他更倾向于具象风格，最中意的是她在大学主攻艺术学位时送给他的自画像。但他能从画布上感受她内心的痛苦，她仿佛中了魔咒般，想从伤口的最深处挤出所有脓汁。所以他认同她的方式。曾几何时，他也经常用写作为自己疗伤，而今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嫉妒女儿。理察德·卡特林已经三年多没有写下一个字了。他的杰作《告别语》在商业上的彻底失败让他就此失去了灵感和动力。他原本以为换个地方，能让自己和米雪尔一起恢复。这样的希望显然落空了。但至少对他们中的一个有好处。

终于有一天，当卡特林上床很久之后，他的门被打开了。米雪尔轻轻走进来，坐在床边，她光着脚，穿一件法兰绒睡衣，上面有许多小小的粉红花朵。

“爸爸。”她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

门刚打开，卡特林就醒了。他坐起来朝她微笑。“你好，”他说，“你喝了不少呀。”

米雪尔点点头。“我要回去了，”她说，“我需要些勇气，才能来告诉你。”

“回去？”卡特林惊道，“不是回纽约吧？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我必须这样。”她说，“你别担心，我已经好多了。”

“留下来，跟我一起留下来。纽约不是人待的地方，米雪尔。”

“我不想回去。我害怕那里。但我必须回去。我的朋友都在那里，我的工作也在那里，我的生活全在那里，爸爸。我的朋友吉米，你还记得吉米吗？他现在是一家平装书小出版社的美编，可以帮我接些封面画工作。他在信里亲口承诺过。我不用再等着收桌子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理察德·卡特林回答，“在那个遭天遣的鬼地方发生了那些事，你怎么还能回去？”

“那正是我要回去的原因。”米雪尔坚持，“那个家伙，他做的……他对我做的……”她哽住了，片刻后才调匀呼吸，控制住情绪，“如果我不回去，就好象他把我撵出了那个城市，带走了我的生活，我的朋友，我的艺术，所有所有，我的全部。我不能让他得逞，不能被他吓倒。我必须回去，拿回我应有的一切，证明我并不害怕。”

理察德·卡特林无能为力地看着自己的女儿。他伸出手，轻轻抚摩她柔软的长发。米雪儿说的话有道理，实际上，如果换成他，也会这么做，对此卡特袜心知肚明。“我懂了，”他说，“你走之后我会很孤单，但是我明白，我真的明白。”

“我很害怕。”米雪尔说，“我买了机票，明天的飞机。”

“这么快？”

“我想尽快行动，赶在失去勇气之前。”她回答，“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害怕，甚至……甚至在那一切发生的时候，都没有过这种恐惧。有意思，是吗？”

“不，”卡特林回答，“这很正常。”

“爸爸，抱我。”米雪尔说。她投进他的怀抱，他抱住她颤抖的身体。

“你在发抖。”他说。

她偎得更紧。“记得吗，我小时候经常做噩梦，然后我会半夜大叫着跑进你们的卧室，爬上床，睡在你和妈妈中间。”

卡特林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我记得。”他说。

“今天，我想在这里待一晚。”米雪尔把他抱得更紧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一个人回去。我不想今天晚上孤单地度过，可以吗，爸爸？”

卡特林轻轻抽开身体，看着她的眼睛，“你确定？”

她飞快地点点头；轻轻地，害羞地点了一下，像个孩子。

他掀起被单让她钻进来靠着他，米雪儿在被单下蜷成一团，头靠着他的肩膀。他们就这么躺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能感到她胸中的心跳，声音平稳，令卡特林渐渐有了睡意。

“爸爸？”她趴在他胸口上低语。

他睁开眼，“米雪尔？”

“爸爸，我必须摆脱这一切。它留在我心里太久了，已经成了毒药。我不想把它带回去。我必须摆脱它。”

卡特林摸着她的头发，轻轻地从根摸到梢，缓慢而柔和，没有说一句话。

“我小时候，你记得吗，无论摔倒了还是跟别人打架，我都会奔向你，满脸泪水地给你看我的‘包包’。以前我一受伤就会这么说，我会说我有个‘包包’。”

“我记得。”卡特林回答。

“而你呢，你每次都把我抱起来说：‘让我看看伤在哪里。’我指给你看，你会亲一下那里然后我就好了，你还记得吗？‘让我看看伤在哪里。’”

卡特林点点头。“是的。”他轻声回答。

米雪尔静静地哭了。他感到泪水浸透了睡衣领口。“我不可以把它带回去，爸爸，我想让你看看我伤在哪里。求你了，求你了。”

他吻了她的额头。“说吧。”

她从最开始说起，犹豫地低语。

当清晨的阳光渗入卧室窗户，她还在说。他们彻夜未眠。她不停地哭，尖叫了一两次，隔着厚重的毯子仍然颤抖不已；理察德·卡特林没有放开她，一会儿都没有，片刻都没有。

她让他看到她伤在哪里。

贝瑞·林顿叹了口气。“这是你一辈子做得最漂亮的事。”他评价，“你做到了这一步，如果在那个时间点上到此为止，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会圆满结束。”他摇摇头，“你从来不擅于为东西画上句号，卡特林。”

“为什么？”卡特林弄不明白，“你是个好人，林顿，告诉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什么？”

记者耸耸肩，他开始变得透明。“这是事件的六要素中最大的麻烦。”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找一个故事，让我去打探，我可以告诉你‘人物’、‘情况’、‘时间’、‘地点’，甚至‘过程’，但是‘原因’……啊，卡特林，你是小说家，‘原因’是你的领域，不是我的……”

就像童话中的柴郡猫，他的笑声在身躯消失之后仍旧在屋内回荡。理察德·卡特林坐下来，看看那张空荡荡的椅子和扔在地板上的大玻璃杯。威士忌里的冰块慢慢融化。

他记不起如何睡着的，就这么在椅子里熬过了寒冷的一夜。等他僵硬地醒来，只觉遍体疼痛。梦，一片漆黑，若有似无，恐惧肆意泛滥在每个角落。卡特林看表，发觉已是下午，半天时间就这么消磨掉了。他迷迷糊糊地给自己做了一顿无味的早饭，灵魂仿佛神游太虚，每个动作都缓慢而笨拙。咖啡好了，倒一杯，拿起来，掉下去。马克杯摔得粉碎，卡特林呆滞地目送它的坠落，目送滚烫的棕色溪流在地板上乱窜，却没精力去打扫。他重新拿了个杯，倒上更多的咖啡，艰难地咽了几口。

熏肉太咸，鸡蛋太生，让人反胃。卡特林吃了一半就统统推开，再灌下不少黑色的苦咖啡。他觉得自己醉意醺醺，但是他明白，这并非喝酒的缘故。

今天，他心想，所有事情都会在今天了结，不管用何种方式。她是不会回来的了；《告别语》是他的第八本小说，倒数第二本，今天要回来的是最后的肖像，来自第九本小说，最后的一本。到那时，一切就将结束。

又或者一切即将开始。

米雪尔恨他有多深？他到底伤她有多深？卡特林的手不住抖动，咖啡溢出杯子，洒得满地都是，烫到手指。他缩回手，放声大哭。那是种无法言语的痛苦，灼热的感觉，让他想起那些点燃的烟头，那些小小的红点，犹如红色的眼睛，令他胃里一阵翻腾。卡特林蹒跚地冲进浴室，刚好来得及把早餐吐进水槽。然后，他轰然倒下，瘫死在冰冷的瓷砖上，脑袋里一团雾水，似乎有人就在身后，抓着他的头发，把他按进水里，冲呀冲呀，一边不住狂笑，诉说他的肮脏，述说他的无耻。“我要清洁你，你太脏了！”冲呀冲呀，抽水马桶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的头被按在水里，污水混合着呕吐的脏物，灌满嘴巴和鼻孔，直到不能呼吸，直到整个世界一片黑暗，直到一切几近结束，一切又重新开始。他浮出水面，聆听那放肆的嘲笑，然后再被按进去，再被冲洗，冲呀，冲呀，冲呀。

这一切不过是他的想象，没有人在那里，只有卡特林一个人。

他强迫自己站起来。镜中的脸灰暗苍老，头发肮脏凌乱。在他肩膀后面，有另一张面孔，一个拉长脸的男人，皮肤没有一丝血色。光溜的黑发从中间分开，整齐地贴在头上，小圆眼镜后的双眼像肮脏的冰块，眼珠不停地、狂热地转动，那样的眼神让人想起笼中发情的猛兽，为寻求发泄随时可能咬断四肢。卡特林眨眨眼睛，那张脸消失了。他打开水龙头，双手插入冰冷的水流中，捧起一把，泼到脸上。下巴上的短须提醒他该刮胡子了，但现在没有时间，那也并非重点，他必须……他必须……

他必须做些什么。离开这里，远走高飞，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逃到一个不被他的孩子发现的地方。

但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他明白。

他要找到米雪尔，跟她谈话，对她解释，向她分辩。她爱他，她会原谅他，她必须如此。她必须停止这一切，她必须告诉他如何补偿。

狂乱之中，卡特林冲回起居室，抓起电话，却记不起米雪尔的号码。他翻箱倒柜，找到通讯簿，一阵乱翻，在这，在这——他按出了号码。

电话响了四声，有人拿起电话。

“米雪尔——”他刚开口。

“你好，”她说，“我是米雪尔·卡特林，我现在不在家，请在提示音后留下姓名和电话，只要你不是推销员，我会尽快与你联系。”

“哔”一声响。“米雪尔，你在吗？”卡特林说，“我知道你不想说话时会故意打开答录机，是我，请你拿起电话，求你！”

没有任何反应。

“那……记得回我电话。”他说。他似乎有千言万语，每个字都抢着要逃出嘴巴，“我，你，你不能这样做，求你，听我解释吧，我决不是故意的，我决不是故意的，求你……”又一声“哔”，然后一阵忙音。

卡特林痴痴地看着电话，缓缓放下。她会打过来，她必须如此，她是他的女儿，他们彼此爱着对方，她必须给他个解释的机会。

是的，他曾试过解释。

他的门铃是老式的黄铜钟，安放在大门上。你必须拧它，它才会大声地发出急噪刺耳的警报。

有人正在狂怒地拧它，拧呀，拧呀，拧呀。卡特林疑惑地冲到门口。他以前从不轻易交友，现在更是如此。实际上，在佩诺特他没有任何朋友，只有认识的熟人，没有人会不请自来，用如此凶暴的心态叫门。

他解开链条，推开大门，从米雪尔手中掰开门铃。

她身着束带雨衣，戴一顶针织滑雪帽，围一条配套的围巾，围巾和几缕散落的头发随风狂舞。她脚上穿一双时尚的高跟长靴，掖下夹着个皮质大肩包，气色挺不错。卡特林快一年没见到她了，上次还是去年圣诞他去纽约拜访的时候。她搬回东部已有两年时间。

“米雪尔，”卡特林说，“我没……这真是个惊喜。你从纽约这么远赶过来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

“不。”她生气地回答，语气怪怪地，闪烁的眼神也不对劲，“我不想给你警告，你这杂种，你也没给我什么警告。”

“你在气头上，”卡特林说，“进来吧，我们谈谈。”

“我当然会进去。”她一把挤过他，狠狠给了门一脚，门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门铃也被吓得再次尖叫。没有了烈风侵袭，她的脸却显得更加阴郁，“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吗？我来，是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说完转身就走，离开这所房子，离开你恶心的生活，就像妈妈那样。她才是聪明人，而我不是。我笨到以为你爱我，疯到以为你在乎我。”

“米雪尔，别这样，”卡特林说，“你不明白，我的确是爱你的，你是我的小女儿，你——”

“你还敢这么说！”她朝他尖叫，手伸进肩包，“你竟然将这称之为爱，你这恶心的杂种！”她把它猛地掷向他。

卡特林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敏捷了。他试图闪躲，却被那东西从侧面击中脖子，痛得厉害。米雪尔下了狠手，而它又是坚硬宽阔的精装书，不是轻便的平装本。书跌落在地毯上，内页翻动，卡特林看见自己的照片印在沾满灰尘的书皮背后。

“你真像你妈妈，”他边说边揉脖子，“她也经常扔东西，不过你瞄得比她准。”他无力地笑笑。

“我对你那些笑话一点兴趣都没有。”米雪尔说，“我绝不会原谅你，绝不，永远不。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仅此而已。你告诉我，你现在就告诉我。”

“我，”卡特林边说，边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你看，我……你正在气头上，为什么不先来点咖啡什么的，等你冷静一点我们再谈。我不想这么大吵大闹。”

“别他妈想让我听你的话，”米雪尔怒吼，“我现在就要谈！”说罢，她一脚踢开地上的书。

理察德·卡特林内心的怒火逐渐燃起。她不该朝他大喊大叫，他不该被她攻击，毕竟他没做错什么。但他压住情绪，一言不发，害怕说错话让状况升级。他蹲下来捡起自己的书，下意识地拍干净，轻轻合上。书的名字转过身来瞪着卡特林，扭曲、赤裸、血红的字眼印在漆黑的书皮上，下面是一位年轻女子变了形的漂亮脸孔，她尖叫着张大嘴巴：《让我看看伤在哪里》。

“我想你是误会了。”卡特林道。

“误会！”米雪尔脸上掠过一丝不可思议的神情，“你觉得我会喜欢它？”

“我，我不确定，”卡特林说，“我希望……我的意思是，我不确定你会怎么反应，因此我想写作时最好别告诉你了，等到，是的……”

“等到这些他妈的东西在书店橱窗里出售时再告诉我。”米雪尔替他说完。

卡特林翻过封面。“看，”他递给她，“这是献给你的。”他拿给她看：

献给米雪尔，最明白这些痛苦的人。

米雪尔狠狠地把书从卡特林手中打落。“你这杂种，”她说，“你以为这样就好点了吗？你认为那些虚伪的献词算是借口吗？没有任何借口，我绝不会原谅你。”

卡特林在她的盛怒之下不由自主地后退。“我没做错什么，”他固执地说，“我不过写了一本书，一本小说，难道犯罪了吗？”

“你是我父亲，”她尖声喊道，“你知道……你知道，你这杂种，你知道我没办法谈起那件事，谈起以前发生过什么。不管是对我爱人，对我朋友，甚至对我的临床医生都没办法。我不能，就是不能，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只有你知道，我告诉了你，我只告诉了你，因为你是我父亲，我信任你，而我也必须摆脱那一切。我对你说，这是隐私，只属于我们两个人，你知道的，但是瞧瞧你做了些什么？你全写在你那本天杀的书里，印给成千上万的人看！你这该死的、该死的东西，是不是一直计划着这么做？狗娘养的！是不是这样，那夜在床上，你是不是把每个字都背下来了？”

“我，”卡特林吞吞吐吐地说，“不，我没背任何事情，我只是，是的，我只是记住了而已。你完全误会了，米雪尔，这本书并非描写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当然，灵感的确来源于此，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但其他所有都是虚构的，事件经过了我的加工，这不过是本小说。”

“祝贺你，爸爸，你把事件加工得真不错。这不是米雪尔·卡特林的故事，而是妮可·米绮尔的遭遇，她是个时装设计师而非画家，而且她也笨得可以，不是吗？这是你所谓的加工，还是你自己根本就那么认为，我就蠢到故意住在那里，蠢到放他进来做那些事？这些都是虚构。好个虚构！那女孩被囚禁起来，先强奸，再折磨，再恐吓，然后再被强奸，你的女儿也很巧合地被囚禁起来，先强奸，再折磨，再恐吓，然后再被强奸。好极了，这不过是他妈的巧合！”

“你不明白。”卡特林绝望地回答。

“不，是你不明白，你不明白这是种怎样的感受。这是你一辈子的最佳作品，对不对？排行榜第一名，全美最畅销小说，你从没当过第一名，在《艰难时世》还有什么《黑玫瑰》之后连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过。有什么理由，有什么理由不是第一名？这可不是关于即将倒闭的报社的冗长故事，这是强奸，这是性！嗨，瞧瞧，能有比这更火爆的吗？大段大段的性交、暴力、虐待、奸淫与恐吓。可你莫非不知道，这些全都真正发生过吗？你不知道吗？”她扭曲的嘴唇微微发抖，“这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是我所有噩梦的根源，直到今天我都经常尖叫着半夜醒来。可我正在恢复，一切逐渐成为过去。但现在，现在它们就躺在书店的橱窗里，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每个人都知道了。在派对上，许多陌生人走过来对我说，他们为我感到难过。”她在哭泣和愤怒之间不由自主地硬咽，“我拿起你的书，你那本该死的一无是处的书，一切又都回来了，白纸黑字，全写在那里。你他妈好优秀的作家呀，爸爸，你写得如此真实，真实得让人无法释卷。是的，我放下书，但没有用，它们全在那里，而且将永远在那里，不是吗？每一天，世界上随便哪个人拿起你的书读一读，我就又被强暴了一次，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帮他完成了他没干完的事，爸爸，你强暴了我，你未经允许就霸占了我的隐私。就跟他一样，你强暴了我。你是我爸爸，但你却强暴了我！”

“你这么说未免有失公平，”卡特林抗议，“我绝不是要伤害你。这本书里面……妮可坚强又聪慧，而那个男的禽兽不如，他用了上千个名字，却藏不住自己的真面目。你瞧，他不止代表一个坏人，更是邪恶的化身，原始而野蛮的暴力正在门后等候着我们，上帝像玩弄苍蝇一样玩弄我们，他是个象征，代表了……”

“他是那个强奸我的人！不是什么象征！”她狂躁地大喊。

面对她的怒火，理察德·卡特林连连后退。“不，”他说，“他只是小说中的人物，他只是……米雪尔，我知道这很伤人，但你熬过来了。人们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人们需要思考发生过的事情，这是生活的一部分。讲述生活，探究生活的意义，这是文学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必须有人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告诉给大众知道，我试图让它更实在，我试图做到最……”

他女儿涨红的脸上全是泪水，有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残忍和凶暴，犹如难以挣脱囚笼的困兽，随后，一阵奇异的冷静蔓延开来。“在这本书里面，你只说对了一件事，”她说，“妮可没有父亲。我小时候，总是哭着跑向你，我爸爸会说‘让我看看伤在哪里’，而这是我的隐私，对我最特别的事。但书里的妮可没有父亲，这句话是他说的，你把这句话给了他。他说‘让我看看伤在哪里’，他一直这么说。太讽刺了，你太高明了。在那样的环境下，他说这句话让人感到既真实又毛骨悚然，比真正的他更真实。你这样写，而你是对的，这就是怪物说的话。让我看看伤在哪里。这就是怪物的台词。妮可没有父亲，他父亲早死了。没错，没错，我也没有父亲，没有，我没有！”

“别那么跟我说话！”理察德·卡特林内心充满恐惧，这是一种耻辱，这种耻辱转化成为愤怒，“我不吃这套，不管你怎么想，我都是你的父亲。”

“不，”米雪尔狂笑道，背过身去，“不，我没有父亲，你也没有子女，没有，除了你书中的人物，他们才是你的子女，你唯一的子女。你的书，你那些该死的书！他们才是你的子女，他们才是你的子女，他们才是你的子女！”她转身，跑过他旁边，冲出大厅，停在工作室门前。卡特林担心她接下来可能做的事，便追赶过去。

当他赶到时，米雪尔已经找到了刀，并将它高高举起。

理察德·卡特林坐在沉默的电话机旁，看着老爷钟敲碎黑暗。

他三点时拨打米雪尔的电话，四点时拨打，五点时拨打。答录机，一直是答录机，用她那嘲弄的声音回答。他的留言一次比一次绝望，窗外暮色已至，光亮渐暗。

没有脚步声，没有敲门声，没有黄铜门铃尖厉的召唤。这是个墓地般安静的下午。但当傍晚来临时，他知道它已经来了，一个棕色硬皮纸包装的矩形包裹，落款是他熟悉的笔迹。最后一幅肖像。

他不明白，什么都不明白，因此，她用这样的方式惩罚他。

时钟滴答，夜色凝重，门后异物的压抑充斥整个房间。恐惧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长，他端坐在扶手椅内，跷脚，张嘴，思考，回忆。残忍的笑声不断回响，烟头的红点若隐若现，移动，旋转。他想象，想象它们在皮肤上滚烫的吻，品尝尿液、血液和泪水，感悟暴力，感悟亵渎，感悟所有的淫乱。他的手，他的声音，他的脸，他的脸，他的脸，他的脸，他有上千个名字，却只有一张脸。他最小的孩子，他的宝贝，他那残忍的宝贝。

他把自己封闭得太久了。卡特林多么希望她能够了解。这是种让人脆弱无力的感觉，超出了写作可以涵盖的范围。他曾是个作家，但那已成为过去；他曾是个丈夫，但他的妻子早早去世；他曾是个父亲，但他的女儿痊愈后去了纽约，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可在那最后一夜，在他的双臂保护之下，他的女儿卸下所有防备，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让他看到她伤在哪里，毫无保留地展示出自己所有的痛苦。而他，又是如何回应这一切的？

那夜以后，他念念不忘，不停思考，在脑海里重新排列所听到的故事，推敲合适的字眼，创造紧凑的场景，想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那的确骇人听闻，但这是生活，未经加工的、野蛮的生活，写作的绝佳素材，卡特林最需要的东西。她让他看到自己伤在哪里，他可以讲述给众人倾听。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他抗拒过，的确如此。他写过其他短篇，写过一篇散文，还写过几个评论。但那个念头不放过他，每一夜都折磨着他，不得安宁。

于是他把它写了出来。

“我有罪。”卡特林在黑暗的房间里说出这句话，当他开口时，他觉得心安理得。这种释然驱走了所有恐惧。他的确有罪，他犯了错，应该坦然地接受惩罚，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的出路。

理察德·卡特林起身走向门口。

包裹就在地上。

他把它拖进屋，原封不动地搬上楼。他应该接受它，应该把它挂在其他几幅肖像旁边，靠着德那霍、席茜和贝瑞·林顿，排成一排。是的，他找来铁锤仔细测量，敲入钉子。

最后，他才打开包裹，直视里面的那张脸。

这幅肖像完全抓住了她的神韵，没有哪个画家能画得更好。不仅是她脸部的线条，高高的颧骨，湛蓝的眼睛，一丝不苟的金发，更在于人物的内在特征。她看起来好年轻，精神而自信。从中，他看出一种力量，看出勇气与倔强，但他最爱的是她的微笑，那可爱的微笑照亮了她的整张脸。这样的微笑让他想起曾经认识的一个人，却记不起是谁了。

一种久违的释然在理察德·卡特林的心中转瞬即逝，随之而生的是更大的失落，彻底的失落。他明白这已经超过他所信仰的文字的力量。

然后，就连这样的感觉也消失了。

卡特林退后几步，双手交叉，仔细研究这四幅画。多么优秀的作品呀，看着这些肖像，似乎可以感觉到他们就在这所房子里生活。

德那霍，他的头胎，他理想中的自我。

席茜，他的真爱。

贝瑞·林顿，他的老师和密友。

妮可，他从未有过的女儿。

他的家人，他的人物，他的子女。

一周后，一个小得多的包裹被送了过来。里面有四本小说、一份账单和一张画家非常礼貌的留言条，询问是否有新的委托。

理察德·卡特林摇摇头，用支票付了账。

注释：

① 这些分别是乔治·马丁的经典长篇小说《热夜之梦》、《末日狂歌》和《风港》，中篇小说《猴子疗法》、《记住梅乐迪》、《夜行者》、《沙王》和《莱安娜之歌》中的人物。

②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年纽约流行乐队。

③ 田纳西·威廉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作家，以糜烂著称，是个同性恋。

④《圣诞颂歌》是查尔斯·狄更斯的经典名作，写于１８４３年，讲述了圣诞前夜，一群人感化了坏脾气的吝啬鬼的故事。

⑤ 五个“Ｗ”是英语中的“when”、“where”、“who”、“what”、“why”，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一个“Ｈ”是英语中的“how”，即“经过”。

# 《子夜祭坛》作者：科恩·布卢奇

起初我认为，他是一个早熟的少年。但是当他走近现金收入记录机旁的电灯，向酒吧招待要一根火柴或别的什么东西时，我才发现我的想法错了。他不仅是鼻子上的血管断了，连双颊上的血管也断了。眼睛也显得滑稽可笑。他一定是发现我在看他。因为他从灯光下又缩了回去。

酒吧招待象一个瑞士摇铃人一样，在我面前摇动着啤酒瓶。啤酒在绿色的瓶子里泛起了泡沫。

“你要再来一瓶吗，先生？”他问道。

我摇摇头。他又到酒吧的另一头去劝那位少年喝——他正在喝对水苏格兰威士忌一类的酒——发现他能说得动。十分钟功夫，他就卖给他三瓶对水苏格兰威士忌。

他还想劝他喝第四瓶，那少年终于鼓起勇气说：“我如果还要买酒，我会告诉你的，杰克。”他的话倒也没有引起什么麻烦。

快九点了，酒吧里的人开始多起来。经理长得一副无赖相，站在门口，不让中学生进来，他向到会者大声问好。跳舞的姑娘们带着小化妆盒来了，头发蓬松着，呆滞的脸上嘴巴画得很漂亮。她们匆匆忙忙地走进酒吧。其中一个停下来和经理说了几句话，象是对某件事情进行解释，经理说：“没关系，请到化妆室去吧。”

舞台后幕背后有一个三个人组成的乐队，开始调弦试音，准备演奏。两个酒吧招待忙个不停。这是一次周中集会，多数人都喝啤酒。我喝完了啤酒，等了两三分钟才又买到一瓶。靠近舞台那一头挤满了人，因为顾客们花了五毛钱买一瓶啤酒，都想靠近一点好好看看脱衣舞。但是我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坐在那少年身边，如果有人在那里坐下，也是很快就走掉了－－你出去玩，酒吧招待对你很粗暴，就没有人要跟你坐在一起了。我拿起酒瓶和玻璃杯，在他左边的凳子上坐下来。

他马上转过脸来问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他的脸上布满了破裂的血管，虽然很小，但是很多很密，使他的脸着上去象是布满大理石花纹的橡皮。他的眼睛看起来之所以滑稽可笑，是因为安上了无形眼镜。我既不盯着他，也不看别的地方。

“这地方不错，”我说道，“如果你不嫌吵的话，倒是挺好看的－－”他把一支香烟放到嘴上，并把他那包香烟递到我面前。“我是一个宇航员。”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拿了他一支香烟，“哦”了一声。

他用打火机为我和他自己点燃了香烟。“我是从金星上来的。”

我注意到他放在栏杆上的那包香烟，上面贴的是一种黄色的纸头，而不是蓝色的印花税票。

“这不是很荒谬的事吗？”他问道，“你不抽烟，他们偏给你打火机做纪念品。但是这打火机很好。上星期在火星上，他们给我们每个人一些很便宜的钢笔和铅笔。”

“你每次飞出去都能捞到一些东西吗？”我喝了一大口啤酒，他把对水苏格兰威士忌喝了个精光。

“那叫发射。飞一次叫一次发射。”

有—个姑娘从人群中挤过来，她想悄悄地坐到他右边的空凳子上捉弄他，但是她先看了看他，决定不这样做。她倦缩在我身边，问我愿不愿意给她买点什么喝的。我说不给买，她又去找下一个。我可以感觉到那位少年在颤抖。当我看他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我尾随他走出了这肮脏的酒吧。

经理本能地咧嘴一笑，对我们道了晚安。

那少年在街上住了脚。对我：“你不必老跟着我。爸爸。”他只说错了一个字，但却象是给了我当头一棒。

“你别紧张。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他们是不会蔑视你的。”

他又打起了精神，开了个玩笑。“这我还得看看，”他说，“就在这附近吗？”

“还得过几条街。”

我们开始走。夜景迷人的。

“我对这个城市根本不了解，”他说。“我的老家是肯塔基州的科文顿。在我们家乡，人们都在家里喝酒，没有象这样的地方。”他指的是流浪汉聚集的地方。

“这倒不坏，”我说，“我在这里消磨了很多时间。”

“真的吗？我是说，在我们家乡，象你这样的年纪，家里一般都有老婆孩子。”

“我也有。管他们呢。”

他笑得很天真，我猜他他可能还不到二十五岁。尽管他喝了不少对水苏格兰威士忌，但他在路边的碎石上行走仍未感到不便。我问他为什么能走得这样好。

“那是平衡感在起作用。”他说，“要当一个宇航员就必须有绝好的平衡感，因为宇航员穿宇航服在舱外活动的时间很长，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方位，你就会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物。”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很难描述。你在飞船外面失去方位，也就是完全晕果转向，那么你就不知道你的飞船到底在哪里。你的四周是茫茫太空。但是如果你的平衡感好，你就可以感到飞船对你有一点牵引，或者说，不用摸索。你也知道飞船在哪个方向。这样你就可以确定自己的方位，完成你的工作。”

“肯定有很多东西是难以描述的。”

他以为我说这话是在挖苦他，于是他就不吭声了。

“这地方叫格兰迪汤，”过了一会儿我说道，以前是干粗活的铁路工人住的地方。”

大家的退休金支票还没有全部用完，那个月已经进入了第二周。奥斯韦克酒店里热闹极了。自动电唱机正在播放先驱者的孙子们演唱的火星归来曲。帕迪·谢伊老汉正在屋子中间跳着快步舞。他右手拿着满满的一大杯啤酒，空洞洞的左袖筒不断地飘动着。那少年在屏门前住了脚。“太亮了，”他说。

我耸耸肩，继续往里走，他也跟我走了进去。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在奥斯韦克酒店，如果你想在柜台边喝酒，那完全可以。但是老主顾们没有一个这样做的。

帕迪跳过来了，他说：“欢迎你归来，博士。”他是利物浦的爱尔兰人。有人说他们讲起话来象苏格兰人。但是我听起来。他们更象布鲁克林人。

“帕迪，我带来了一个比你更丑的人。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

帕迪绕着那少年跳快步舞，袖子飘动着。唱片放完时，他蓦地地坐到一张椅子上。他喝了－大口啤酒说：“他会跳这种舞吗？”帕迪咧嘴一笑，露出了牙齿。他一共只有三颗牙齿。那少年笑了笑，问我：”你干吗把我拖到这地方来？”

“帕迪说，要是有一天有他个比他更加丑恶的人进来，他就为举座的人买酒喝。”奥斯韦克的妻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问我们要什么饮料。那位少年问我们想喝什么。我认为自己可以开始喝酒了，于是要了三杯双料苏格兰威士忌。

酒过二巡，帕迪开始吹嘘他怎么不用麻醉剂，只喝了一邢杜松子酒，就让医生锯下了他的一只手臂，因为他掌管的快运货物不能再等待了。

他这一吹，别的一些瘸腿老人也都凑到这张桌上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火车起动的时候，布莱基鲍尔坐在一节棚车里，两条腿伸出车门外。“咣当”一声车门关上了。起先大家都笑布莱基愚蠢透顶，后来他疯了。

萨姆·法尔曼患有麻痹症。这星期以来，他一直声称，他在发病之前是一个钟表匠。可是上星期，他却说他是一个脑外科医生。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吃力地走了过来，开始讲她的妹妹怎样嫁给一个希腊人的故事，但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晕倒了。

要是有人想要知道那少年的脸是什么毛病的话。我想那个人一定是鲍尔。他回到桌旁之后提出了这个问题。

“加压和减压造成的，”少年说道，“宇航服不断地穿，不断地脱。起先，飞船里的空气稀薄，脸上开始出现一些红道道，也就是这些破裂的血管。这时你会说，让金钱见鬼去吧，最多再飞一次我就不干了。可是。天哪，象我这样年纪的人，能赚这么多钱，可真是诱人啊！于是你就会一边抱怨，一边继续干，直到真正成为一个太空人。这眼睛是强烈的辐射留下的伤痕。”

“你全身的皮肤都搞成这个样子了吗？”奥斯韦克的妻子彬彬有礼地问道。

“是的。全身都这样，太太，”少年用一种痛苦的声音对她说道。

“我不管这个，”马吉·罗蒂说道，“我认为他很漂亮。”

“比起——”帕达刚要说什么。我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

我们唱了一阵子歌，接着又说笑话，背诵五行打油诗。我看见那少年和马吉已经溜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去了，门上有门闩的那个房问。

奥斯韦克的妻子大惑不解地问我：“博士，他们为什么要搞这种星际飞行呢？”

“都是那该死的政府。”奥萨姆·法尔曼说。

“为什么不能搞这种飞行呢？”我说，“他们既然搞鲍曼竞赛，他们怎么能不拼死夺魁呢？这叫自作自受。”我喝了一杯双料苏格兰威士忌，补充道：“干了二十年，他们才发现了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身上的红道道只是其中之一。再干二十年，也许他们会再发现—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也许到了每个美国家庭都有浴盆，每个美国城镇都有酒精中毒诊所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他们不知道的全部事情。到了那时候，每个美国孩子都将因为参加这种竞赛而成为突眼睛，全身布满血丝，健康受到极度损害的人。就象我们的这位朋友一样。”

“都是那该死的政府。”奥萨姆·法尔曼又重复了一遍。

“你刚才提到酒精中毒的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帕迪恼火地说，“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倒无所谓。”

于是我们又谈论起这个问题，结果每个人对这件事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少年再次出现在桌旁时，可能巳经是半夜了。他显得有点茫然。到了半夜。我喝多了。颇有醉意，于是我便说，我要出去走一走。他紧紧地跟在我后面。我们来到斯克鲁博尔广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街道演说家们正讲得起劲。这是个美丽的夜晚。过了一会儿，一位脸上不施脂粉、大腹便便的老大娘坐下来，试图说服少年去看一些蚀刻画。少年不理她的意思，我赶在发生麻烦之前把他带去听街头演说家的演讲。

有—个演讲者是口齿不清的福音传教士。“朋友们，”他说，“我透过飞船的舷窗往外看，看到了太空的奇景——”“你是个令人讨厌的美国骗子！”少年对着他大嚷起来。有关飞船发射的事，你再敢说一个字，我就把你的飞船从你撒谎的喉咙里塞进去！如果你真是一个出色的宇航员，你的脸上为什么没有红道道呢？”

听众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但是“你的脸上为什么没有红道道？”这句话他们听起来觉得很不错，于是他们就用这句话来问那位口齿不清的演讲者。

我把那少年拉到一条长凳上坐下来。突然间，他酒性大发。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问道：“博士，我要不要给罗蒂小姐一些钱？后来我问了她，她说她很想要点纪念品，于是我把打火机给了她。对这件礼物她似乎真的很满意。可是我心里怀疑，我那样直接问她，是不是使她很尴尬。我已经对你说过，在我们肯塔基州的科文顿，没有那样的地方。也许有，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可是你认为我应该如何对待罗蒂小姐呢？”

“你做得很对，”我对他说，“如果她们要钱，她们会先向你要。你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住在肯塔基州的科文顿，”他说，人都快睡着了。

“我是丫组织的一个成员，我一直保持着会员资格。因为我是会员。他们只好让我进去。宇航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博士。女人问题，旅馆问题，家庭问题，宗教问题。我从小就是一个南方的浸礼教徒，可是天国在哪里呢？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奇特伍德博士。那时候我脸上的红道道还没有这样密呢——博士，你该不是福音传教士吧？我希望我说的话不致于得罪了你。”

“不，不，小伙计。”我说，“不会得罪我的。”

我扶着他走到马路上去，等待出租汽车队的汽车。车队的车在这条街上在往被酵汉开的私车撞凹防护板，碰到这种情况，车队驾驶员就得在非工作时间内向公司报告，所以他们都不开到这条街上来。但是我还是叫到了一辆车，让那少年坐上去。

“请开丫旅馆，”我对司机说道，“这是五块钱。到旅馆的时候请你扶他进去。”我再次走过斯克鲁博尔广场时，一些青年大学生正在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最后一个会员老查利叫嚷。“你的红道道在哪里？”

老查利不断地咆哮着。“什么道道不道道的，见鬼去吧！我说的是原子弹。就在那上面！”他指向月球。

这是个美好的夜晚，但是我身上的酒往巳经退了。

街道的拐弯处有一家小酒店，我进去喝了一瓶酒，好支撑着到俱乐部去。一见到出租汽车，我立即就把它叫住了。

“到体育俱乐部去，”我说。

“受耻辱了吗？”司机很有风度地微笑着问道。

我没说什么，他开动了汽车。

当然他的话是对的。我受到了大家的嘲笑。总有一天，我要回家乡去，让汤姆和莱斯看看他们的爸爸是个什么样子，把他们吓死。

回到研究所，我受到同事们的讥笑。

“哎呀，我的天啊，”研究所里的每个人都这么说，“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儿，真叫人不明自。已经有一个漂亮的妻子，还有两个可爱的成年孩子，还闹得他的妻子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而且还酗酒！真是不可捉摸。但是大家都知道，神经过敏的人爱与下贱之人为伍，以补偿他们的内疚感。他经常到那种地方去。弗朗西斯·鲍曼博士使航天飞行拍成了现实，还把原子弹基地搬上了月球！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

# 《紫色的钥匙》作者：[日] 白河久明

李重民译

鲜红的晚霞。

我在这血色的晚霞中散步。我是精神科医生，近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很少，尤其是今天，一名患者也没有。我闲得发慌才出来悠闲地散散步。

这时，我发现有一名男子将脑袋往电线杆子上撞了几次。他的年龄大约二十岁。我猜想他大概是烦恼缠身吧。

“锵——”有把钥匙从他的口袋里掉落下来。我把它捡起。

“喂，你钥匙掉了！”

“呃……啊，哦哦，谢谢。”

他回过头来。我一看见他的脸便不由得暗暗吃惊：一双充血的惶遽的目光，怯生生的神态，充满着不安的表情。

太好了！好像是送上门来的患者。看来是属于患有强迫症之类的患者。我长年从医的感觉不会有错。

我把钥匙递给他，一边和他搭讪着：“你的脸色很不好啊！是不是身体不好？我是医生。也许我能帮上你什么忙。”

我觉得不能马上表明我精神科医生的身份。

“哦，医生……是真的吗？”他的眼睛发出光来，下颚蠕动着想要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帮……帮我。我……疯了，医生，救救我。”

嘿！我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地方拉到病人。

“没关系。只要有我，你可以放心……不过，这里什么也不能做，你愿意去我家吗？”

在我的诊室里。我让惊惶的他在椅子上坐下。

“来，你坐下……你说说看吧，你怎么会疯了？”

“那种事，是你该知道的吗？”他自暴自弃地说道，抱住了脑袋。

“发疯，总会有什么原因吧？”

“会有吗？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过，却……遇上这么倒霉的事。唉！”

“总会遇到了什么事情，才使你的精神患病的。不是吗？就是让你发疯的那事。”

“我只是失常到眼看就要发疯。”

嘿嘿！怎么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

“你对发病的原因，有什么线索吗？”

“线索？……难道是那……”

“是什么？”

“神经配线错误。你帮我看看，有没有配错。”

嘿！有这样的患者吗？

“可是，这要把身体切开来吧？”

“不用。用不着切开。你把我的鼻子朝左边呈90度拧一下。”

“拧动后会怎么样？”

我按捺不住好奇，便捏住他的鼻子，按他说的那样轻轻地拧动。

哇——

咔嚓！鼻子呈90度旋转。同时，从后脑部到脖颈处，像发动机罩似的打开了。

混蛋！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怎么看都觉得他是一个人。皮肤的感觉，举止，怎么也不会是人们说的那种宇宙机器人。这可能……

“配线……有吗？”

他一个转身将后背对着我，让我察看里面。与颈部骨骼并排着各种颜色的线束，红色、黄色、紫色、绿色、蓝色、白色、黑色……

“呃，哦，好像有……”

“连接器的地方有没有错，你把它卸下来看看。”

我简直就像在梦境里似的照着他说的那样用手撮着连接器。

摘下。溅出光来。各种各样的光曳出的线，红色、黄色、紫色……

光打到天花板上。扑哧扑哧扑哧，天花板被打出一个孔。打到墙壁上，墙壁上出现斑点。打到绘画上，绘画连同画框一起掉落到地板上。是激光。

我慌忙把连接器放回原处。

“怎么样？线的颜色和光的颜色是不是一致？红色的线应该闪红色的光。”他说道。

“哦，没关系……不过，光怎么在身体里……”

“你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光，晚上不是就做不成梦了吗？梦是映像，就是光呀！不过，如果不是配线错误……”

他“啪嗒”一下将刚才打开的部位关上。

“眼睛不舒服……”这次，他自己捏住鼻子，朝相反的方向旋转了90度。

扑哧——咕噜咕噜咕噜——两只眼珠蹦出来，滚落在桌子上。

他用手探摸着抓住眼珠，在桌子角上叩着。

咯咯，啪。另一只，咯咯，啪。眼珠裂开，从里面流出黄颜色和白颜色。

竟有这样的事！

“嘿嘿……这是绝技吧！棒极了！”如果硬憋着不赞叹几句，我眼看就要发疯了。

“你不要开玩笑，帮我看看鲜度。因为现在我看不见。黄颜色有没有变浑浊？”

“……没关系……颜色很艳丽啊。黄颜色很清纯的。白颜色也很纯洁。颜色看上去很鲜。”

“是吗？”

“喀嚓”一下拧正了鼻子。于是，就像时间发生逆转似的，黄颜色和白颜色敏捷地滑回眼珠壳内，裂开的眼珠猛地合拢，裂缝消失。眼珠紧接着一跃而起，跳进脸部的眼眶里。

用那副眼睛望着我。我感到毛骨悚然。

“眼睛里好像是进灰尘了。”

“哦，是啊，嘿嘿，桌子有两三天没有擦了。灰尘……很抱歉。”

“……不过，如果不是眼睛……也许是脑袋出问题了？”他呢喃着，从口袋里掏出刚才的那把钥匙递给我，“医生，你用这把钥匙帮我把脑袋打开看看。里面也许长虫子了。如果有虫子的话，你按一下里面的红色按钮。”

说完，他便用手把前面的头发向两边分开，露出额头。

在发际线上里，有个锁眼。

怎么回事？这怎么会是人？！

我诚恐诚惶地将钥匙插进去旋转。

啪！锁头脱落，头部突然打开了。

同时，他朝我的方向倒下来……就像死了似的一动不动。我搭他的脉搏。呀！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颗裸露着的大脑。

虫子从大脑的皱褶里探出头来。感觉是一条长着蜻蜓眼睛的蛔虫，让人颇感恶心。

撒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一定是我疯了。对！准是那样。我已经疯了。

我豁出命去了。我想要抓住那条虫。它在大脑里迅速地游动着，动作十分灵活，我以为是在这边，它却又出现在那边。

这时，我看见大脑右侧的红色按钮，便试着按了一下。

发出奇怪的声响。

是怪兽的叫声。从他的大脑里传出来。

接着他的大脑里出现一种与哥基勒（即：日本电影中的一种怪兽）长得一模一样的动物。体长约10厘米。这动物开始与虫子进行殊死的搏斗。

抓、摔，嘴里喷出火来。成为打斗舞台的大脑被挤碎、撕碎，被踩得乱七八糟，甚至飞溅到我的脸上，有的地方还被火焰烤糊了。

不久，哥基勒顺利地把虫子打退了。

最后，哥基勒把手伸向脑袋盖，自己把盖子“啪”地关上。

“怎，怎么了？发疯控制住了吧？虫子是哥基勒打退的。嘿嘿。”见他恢复了意识，我对他说道。

没想到他却回答：“是怎么回事？……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在这个地方？”

“你忘了吗？你发疯了。是我把你带到这里来，治服了脑袋里的虫子啊。”

“对不起，我根本就不会发什么疯。”

“嘿嘿，这么说来，你是痊愈了？”

“你从刚才起就一直在说胡说。是你发疯了！”

“我只是把你的脑袋……”我这么说着，伸出手去拨开他脑袋前面的头发。不料——

“没有锁眼。”

没有。根本就没有锁眼。我拧他的鼻子试试。不要说拧90度，他的鼻子根本就一动不动。

“算了，算了，你不要乱动。我走了。”

他终于愤怒地回去了。

那么，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疯了吗？我渐渐地确信了这一点。

忽然，我看见放在桌子上的钥匙。是那把打开他脑袋的钥匙。于是……不由自主地……

我搔了搔头。这时，我感到额头那里有些异样。我用手在那里探摸着。

果然——

那里有个锁眼。

# 《自动幸福售货机》作者：[日] 寺井容

打个比方，无论你对那个姑娘倾注了多大的热情，也不一定因为你的热情投入就能够谈成恋爱或结婚。不用说，此事还有一个对方的因素，所以无论你一个人怎么样进入角色充当演员，如果对方没有感觉，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唯独此事，无论你多么有钱，都由不得你胡搅蛮缠。这里说的是“爱”。就是说，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怎么也不是局限在“爱情”里来说的。尽管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只要有钱，一般的东西都能够搞到手，但无论你把钱堆得多高却仍然一筹莫展的东西还是擢发难数的，比如人际关系，或者家庭内的纷争、人的才华和成功，还有健康，等等。

可是，不管怎么说，据说那些东西好像也能够花钱买到，所以人们趋之若鹜，一下子全都涌到那台自动售货机那里，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二

赫伦大婶就是这样的。她慢慢地已经快６０岁了，却还是精神焕发，精力极其旺盛，最近突然又活蹦乱跳起来，在这个小镇的电话局线路服务利里工作。

其实，这位赫伦大婶从听到５０岁的脚步声起，视力就突然减退，而且人也突然变得衰老了。那时，她打定主意要去试试那台传说中的自动售货机，便将以前一直宽打窄用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投进了那台机器里。开始的时候还将信将疑，心想如果不行也算不了什么，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视力渐渐恢复，而且如今甚至可以不戴眼镜看报纸了。从那以后，这位大婶完全迷上了那台机器，只要稍稍有钱，她就去使用那台机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她最近身体开始好转。

因此，今天她当然又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站在售货机的面前。排在她后面的人无疑也都或多或少怀着某种祈愿。总之，带着祈愿的人已经将队伍排得很长很长了。

三

人们说的“１３岁少女的梦”是什么呢？也许慢慢地该做着想要男朋友的梦了，或许还在为鼻形长得不满意或乳房是否比别人小等感到烦恼。可是，赫伦大婶的孙女乔迪翻遍了整个屋子也没有找到布熊娃娃，她已经不抱希望，认定肯定找不到它了。某天冷不丁发现布熊娃娃米什时，她大声地叫喊起来，竟然哭了。赫伦大婶见状，觉得自己到了这把年龄看来还是没有活够。是不是能够理直气壮地说“那当然”……总之，发现这个布熊娃娃米什，是乔迪将自己那仅有的零花钱倾囊贡献给自动售货机后不久的事。

包括这件事在内，她尽管数额不多却也向那台售货机投资了五六次。看上去这台机器貌不惊人，怎么也不像是让你许个愿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或想要变成什么模样就能够如愿以偿的替代品。投资后是否能产生效果都未必清楚。这对爱美的乔迪来说，也是如此。比如去年夏天，她怎么练习都无法做好的舞蹈动作快速旋转，一时兴起竟然掌握了要领能熟练地旋转了，在同学之间无法解释的误会，一次偶然的机会竟然涣然冰释了，那些事的确都是在使用了自动售货机后不久才如愿的。但是，是不是可以认定是那台售货机给她带来了福音，连她自己都无法作出判断。有的事情根本就无法看出它的征兆。

四

无论在什么地方，到处都会有运气不佳的人。一位土建公司的社长毫无顾忌地到处宣扬说，用投入在那台机器里的钱，已经可以造一幢房子了。但结果却很糟糕，他业务进行很不顺畅，在女人中也很不吃香，最要命的是，根本就没有出现时来运转的征兆。

海伊小姐３２岁，独自住在镇的尽头，在邻镇的银行里工作。如果要说起她，只要看看她的日记，结果便一目了然了。她凡事不分巨细都一一记录在日记本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她用秀美的小字一五一十地记载着什么时候向售货机投入了多少钱，但投入钱之后，那种像是带来好运的事却一件也没发生。要说日记里的内容，对上司的厌恶、对年轻女性同事的嫉妒，还有不着边际的空想……嘿！总之都是一些歇斯底里的文字。

当然，没有如愿以偿的，怎么也不止这两个人。投入巨额钱财却没有时来运转的人并不少见。如果采用“未必每一次都有回报”这样的说法，宁可说可以将几乎所有的人都囊括在内了。结果理所当然，老早就不去理睬这台售货机、甚而大呼上当的人越来越多。这不足为奇。

五

从镇上的商业街稍稍拐进横马路的地方，有一家小酒吧。名字叫……名字在现在这个时候叫什么都可以。附近商店里的老板和在商店里打工的人都喜欢聚在那家酒吧里聊天。

坐在吧台边，大家一直都在谈论着足球。某个球员用多少钱转会了，下一届世界杯最有可能在哪个国家举办，大家都争得面红耳赤。谈着谈着，不知是怎么开始的，话题就转到了自动幸福售货机上。

“扯蛋，一点儿也不好玩。大家都对那东西神魂颠倒的。我不是夸自己，像我这样的人，要让那台机器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掠夺去，这不可能。那是欺诈，是骗子！”

这位老板，即使不算他喝醉酒的因素，从他愤怒的模样来看，要推测出他也是一个不走运的主，这大概不是多么困难的事。于是，在包厢里缠着女孩子的年轻男人一只手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吧台边来，大声地叫嚷着：“你也这么想吗？像我这样的人被骗惨了。全都白白地送给它了！畜生！小偷！我要把被骗走的钱要回来！”

酒吧里的女孩子在一边嘲讽着，这简直是火上浇油，其他的客人们也都随声附和起来。酒吧里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充满着人们对售货机的怨恨。大家都是带着美好的愿望去使用那台机器的，回过头来想想，自然都会感到不满。整个店里因为这一句话而呈显出炸药将要爆炸的情形。

这时，有人放了一把火：“那种东西，砸掉它！”

六

深夜时分，已经过了１２点钟，自动幸福售货机的周围没有人迹了。手上持着虽称不上是凶器却也是铁棒、铁锤的酒汉们，都一齐向那台售货机走去。

机器比想象中脆弱，轻而易举地就被毁坏了，一眨眼工夫就变成了一堆破烂。

郁积了很久的愤恨情绪突然之间倾吐一空，大家简直就像打了胜仗后凯旋的士兵一样，意气风发地回到酒吧里，再次举起酒杯不停地喊着“干杯”庆祝胜利。这副热闹的场面久久地持续着，连什么时候结束都忘记了。

七

最近，与儿童有关的车祸频频发生，令镇上的人们十分恼火。正确地说，应该说车祸也不仅仅局限于孩子，近来一段时期明显减少的车祸又恢复到了原本的状况。终于，听说前几天那位土建公司的社长在路口被汽车撞倒后去世了。今年冬天被人们久已忘却的流感又卷土重来横行肆虐，学校里连续放假，我们那位乔迪也躺倒在床上，据说有不少比乔迪更小的孩子因高烧被送往医院。如此说来，赫伦大婶也不知为何变得老态了——嘿，与她的年龄相适应——总之，整个镇子失去了过去的生机。

终于，到了最近，镇子的人们好像又开始活跃了……

对了，没错，是因为自动幸福售货机又出售幸福了。只是，有时它是采取将本来应该发生的不幸防患于未然的形式……

# 《自动装置带来的烦恼》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 译

清晨，躺在床上的Ｎ先生醒了过来。他的头刚一离开枕头，装在耳朵上的那个耳环状的微型扩音器就轻轻地响了起来。

“早上好。您已经完全睡够了。请精神饱满地开始今天的生活吧。”

在枕头里面有一种特殊的装置，能够准确无误地测量出睡眠的程度，并通过微型扩音器将此信号转化成声音通知对方。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及时地提醒对方，并且，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时候，这种装置会明确地指出，服用哪一种催眠药效果为好。

确实是便利之极。居然能够制造出这种东西来——从前的人们是连想也不敢想呀。

Ｎ先生和夫人一起吃着早饭。就是在吃早饭的时候，微型扩音器仍然在耳边轻轻地响着。

“咖啡不能再多喝了，可以再喝一些牛奶。可以再加一片干酪……”

装在天花板上的电视摄像机密切地注视着饭桌上的情况，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计算出最佳饮食量，井将其结果转化成指示声传送出来。

Ｎ先生把这些指示奉为“圣旨”一般，从来不敢违抗。正是因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服从命令听指挥”，所以身体才保养得这么好，既健美又强壮，既不过瘦也不过胖。体内的营养成分经常保持着一定的平衡状态，并且，内脏的情况也十分良好。确实是便利之极。从前的人们恐怕连想也不敢想吧。

吃完早饭以后，Ｎ先生来到盥洗室刷牙。随后，他把一个小型装置放在嘴里含了五秒钟左右，以便查明口腔内有无细菌，是否有蛀牙，酸碱度如何等等。

“您的口腔内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微型扩音器轻轻地向Ｎ先生报告着。刮完胡子，洗好脸之后，Ｎ先生又拿起了另外一个小型装置，放在自己的头上轻轻地来回移动着。这是毛发状态检查器，如果发现有异常情况的话，它立刻就会发出通知。这个装置能够指出应该在什么时候洗头，并且会告诉对方使用哪一种头发保养剂最为合适。借助于这种装置，可以使头发永远保持最佳状态。

Ｎ先生走进了厕所。这里也有着特殊装置，能够对排泄物进行精密的分析，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变化，立刻就会通知对方。它会对消化情况作详细的调查，如果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话，就会告诉对方应当服用什么药物。有时候还会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地向对方发出指示：为了慎重起见，应该赶快到医院里去做一次周密的全身检查。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麻烦和别扭，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反而觉得非常方便，成了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了。无论什么疾病都能在初期就被发现，决不会发生什么因为治疗太晚而耽误的事情。有些疾病从人体外表上是看不出任何异常情况来的，而等到病人感到不舒服时，却往往已经是病入膏盲，无可救药了。但是现在再也用不着为这种可怕的病提心吊胆了。并且，用不着服药和浪费过多的医疗费用就可以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使人延长寿命的装置之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确确实实是便利之极。居然能够制造出这种东西来—一从前的人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吧。

Ｎ先生刚一走出厕所，就有人打来了电话。

“喂，喂……”

Ｎ先生拿起话筒和对方通着话。在电话机旁边连接着一个小型装置，使得通话者的名字和照片都清晰地在银幕上放映了出来。只要对方讲出一句话，这个装置就能对其音色特征进行分析，并且飞快地从资料储存器里选择出与其相吻合的名字及照片来，使接电话者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这是谁打来的电话。假如在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么第二次时只要说“喂，喂”就行了。这既简单又正确，可以节约时间。更重要的是，再也不会发生模仿别人的说话声而进行诈骗的事情了。

电话是一个老朋友打来的，说他即将因公出差去东京，希望能在今天傍晚碰一次头，告别一下。

快要到上班的时候了。Ｎ先生用自动刷衣器把衣服刷得干干净净。接着，领带选择器又根据这一天的气候、对方的服装和心情挑选出了最合适的领带。最后，Ｎ先生开动了遗忘物品检查器。

夫人对将要出门去的Ｎ先生说道：“你把这个出了毛病的收据保存器带着，在上班去的路上顺便修理一下吧。”

这个装置可以用显微摄影的方法把收据录制在微缩胶卷上，既不会遗失也不会弄错。并且，各种收据都排列得井井有条，寻找起来极其方便。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这种微缩胶卷可以在法庭上作为可靠的证据。

往往有这种情况：在买东西的时候明明付过了钱，但是却忘了拿东西，并且连收据也不慎遗失了。于是，顾客便和营业员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可是，自从发明了收据保存器以来，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便绝迹了。确实是便利之极。这种奇妙的装置从前的人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吧。

夫人一边把这个装置交给Ｎ先生，一边说着：“还有，昨天拿去修理的那个‘关门确认装置’今天下午该修好了，在回来的时候顺便去取一下吧。”

在出门或者临睡之前，只要看一下这个装置，马上就能确定门究竟是否已关好。绝不会发生那种因为忘了关门而让小偷钻进来的倒媚事情。有时候门明明已经关好了，但有的人却不放心，还要从床上爬起来再去检查一下。现在有了这个装置就再也用不着多此一举，可以高枕无优了。

确实是便利之极。居然能够制造出这种东西来——从前的人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吧。正因为如此，所以只要一发生故障的话，立刻就得送去进行修理。

把Ｎ先生送出门以后，夫人拿着万能故障发现器对全家的所有装置逐一进行检查。一旦某个装置开始出现什么反常情况的话，发现器的电铃马上就会响起来，提醒人们注意。并且，如果有什么装置需要送去修理的话，夫人就在第二天快上班的时候交给Ｎ先生去办理。这也是她每天所必须做的事情。

Ｎ先生抱着出了故障的装置，在上班的路上把它们送进修理部里，请对方进行修理。无论哪一个装置都是极其精密复杂的，因此，外行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利用休假日呆在家里自己动手把它修好。如果胡乱摆弄一气的话，反而会更加糟糕。不管是哪一项修理工作，都必须由专家亲自动手才行。

大多数的装置买回来之后都能保用三年。在保用期间是绝对不会发生任何故障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可是，也有许多装置用了五年之后仍然完好无损。把所有的装置都合计起来的话，每一户人家所使用的装置几乎部要达到一千多种。因此，只要稍微发生一点儿故障，马上就会感到非常不方便。

由于这个原因，差不多平均每天总有一两个装置要发生故障。所以，每天总得拿着什么东西出门去修理，而回来的时候则要去取修好的东西。当然，修理费是免不了要付的。

只有在这个时候，Ｎ先生才在自己的心里暗暗地叫着苦：什么便利呀。居然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前的人们连想也没有想到吧。

# 《“自己动手”公司》作者：萨依马克

李志民译

好容易熬到下班，戈尔顿·赖特匆忙赶回家。订购的配件已经放在门旁，包装箱上还附了一个信封。赖特兴冲冲地取出零件，一看，怎么是个机器人？他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拆开附在桌上的信封。

“戈尔顿·赖特先生收”信里写道，“机器狗配件一套，款已付讫。”

他这才明白，公司发错了货。嗨，错就错呗，先装起来再说。当他装上最后一个零件时，一个机器人便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两眼看着他，说道：“我是机器人，名叫阿利贝特。您有什么吩咐？”

“安静点，阿利贝特。”赖特急忙回答，“需要做的事有：家务、园艺、平整草坪……”

“行了，”阿利贝特没等主人说完就插嘴道，“我拟一个须购的材料单给您，其余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第二天，当赖特回到家时，一个机器人正在栅栏旁剪草坪。他有四支手，同时使用着四把剪刀，活儿干得真棒。

“您是……？”赖特试探着问。

“我叫阿夫拉姆，是阿利贝特的儿子。”

“阿利贝特现在在哪里？”

“在地下室。他还要制造阿利弗列德。”

“阿利弗列德？另一个机器人？”

“一点不错。”

赖特急忙赶到地下室。阿利贝特正在锻炉旁干着活，又一个机器人已经部分装好了，到处放满了备用的零件。

“阿利贝特，您这是干吗？”

“我正在生产我的孩子啊。”阿利贝特彬彬有礼地回答。

说罢，他又转身干活。

赖特的脑子计算机般运转起来：一个机器人值一万美元，而阿利贝特正制造着第二个，那可值两万美元了。

干！无论怎样，这样发财比任何人都快。

但他心里明白，没有生产资料，没有征得政府的许可，许多难以预料的麻烦在等待着他。然而，天赐良机，只有傻瓜才会放弃。他拿起了酒瓶，在近２０年中第一次喝得烂醉如泥。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时，他发现，草坪修剪如毯，花坛里杂草也除净了，菜园子翻挖就绪，栅栏刚刚上了漆。两名配有伸缩腿架的机器人正在粉刷屋子，缝纫室里一名带缝纫机的机器人在缝着门帘。

“您是谁？”赖特问。

机器人说：“我也是阿利贝特的儿子。”

赖特走出缝纫室。厨房里还有一个机器人在忙着做饭呢。

赖特又回到地下室。订购的材料已运到，整齐地码在墙脚。他在铁屑堆里发现一块小小的蓝色牌子，随手拾起一看，上面的编号是Ｘ—１９０。“Ｘ”岂不是试验模特的代号吗！这下他全明白了。

“阿利贝特。”赖特喊了一声。

阿利贝特走过来，接过赖特递来的牌子。

“任何麻烦都不会有，主人。”阿利贝特不在意地说。

“我已把编号磨掉了，又换了装束，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反正，我决不回去。他们不会让我再次溜走的，我将变成一堆废铁。”

“如果您造太多的机器人……”

“我想，开始您需要５０个机器人。”

“５０个？”

看到阿利贝特胸有成竹的模样，赖特无可奈何地默认了。

很快，一百英亩荒地变戏法般成为仙景：小湖碧波荡漾，船身桥影，岸边绿树成荫，小山上居然出现了东方式的佛塔和清真寺。

真是福从天降。赖特欣喜之余，也隐隐感到危险在步步逼近。

果然，税局检查长来了。

“我听说了您的机器人，这是动产，可以发大财的。嗨，这些机器人动来动去的，有３８个，对吧？”检查长边数边说。

“大概吧。”赖特含含糊糊地吱唔。自己有多少“动产”，他确实也弄不清楚，但检查长在这儿再呆一会儿，这数目还要更多。

“每个机器人值一万元。我们打个对折，就算５千元。算下来总共是１９万元。”

“不！”赖特抗议道，“不可能……”

“按照税法，我应当收取价值的１／２的税。”

检查长走后，赖特走进地下室：“我要卖掉几个机器人。”

“卖掉？”阿利贝特犹如五雷轰顶，“我绝不允许把他们卖掉。”

“可是我需要钱啊，阿利贝特。”

阿利贝特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耽心，主人。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第二天，赖特被叫到税局。

“赖特先生，我们获悉，您的资产在近几个月来有明显增长。”检查长彬彬有礼，但语气坚定地说，“我指的是那５２个机器人。”

“机器人？５２个？”

“您认为，我们的统计有误吗？”

“噢，不。既然您说５２个，那就是５２个。”

检查长手执铅笔，算起来：

“５２×１００００＝５２００００。您净赚５０％，即２６００００元。打对折，您应缴税款１３００００元。”

他瞥了一眼垂头丧气满头冒汗的赖特，又说：

“到下月１５号前我们等您，届时，您可先缴一半，其余的部分您可分几次缴清。除了联邦税之外，您还得缴州府税。”

当他走到门旁时，检查长又叫住了他：

“赖特先生，您每年的工资收入仅一万元。您是怎么突然一下子就挣这５０万元呢。”

“对此我也茫然。”赖特答。

“当然，我们关心的只是让您缴纳税金，其它问题政府其它部门自会关照……”

没等检查长说完，赖特逃也似地溜出了税局。

阿利贝特早在花园空地上等候。

“刚才《自己动手》公司经理来过，我把一切都处理好了。”阿利贝特自以为是地说，“我对他说，我是您制造的。他检查了我们，没查到任何厂名牌。他说，他要向法院起诉。”

“唉，麻烦事接踵而至。检查长刚才通知我，要我缴纳１３００００元税款。”赖特沮丧地摇摇头。阿利贝特却兴奋地把赖特带到地下室，指着两包东西自作聪明地说：“主人，这就是钱。”

“阿利贝特，您是说……这钱是您造的？”

“您需要钱嘛。我们取了几张真钞，作了色质分析，弄清了纸张成份，于是制了版。主人，您瞧，这些钱造得可以乱真。”

“好一个伪币制造者！”赖特嘲讽道，“两个包里究竟有多少钱？”

“不知道。没数过，估计够用了。如果不够，我们随时可以再造。”阿利贝特得意地晃着脑袋，讨好地说。

“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决不愿让人起诉我伪造钱币。把这些钱拿去烧了。”赖特果断地命令。

“烧了？可您说，您需要钱啊。我们机器人干这事是完全自愿的。”他委屈不解。“统统烧了！”赖特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弄净颜料，销毁制版，对谁都不许提起这事，您明白吗？”

“那就没法了。我只不过是想帮帮您。”

阿利贝特的忠诚不贰，令赖特哭笑不得。他真正感到头痛了。

晚上，他坐在草坪上，前思后想，反复掂量，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机器人。他已割舍不下他们了。

第二天早晨，赖特收到了司法官送来的通知书。

通知书说：《自己动手》公司已经正式起诉，要求归还全部机器人。

他把通知放入衣袋，沿着湖边小路，朝邻居恩松·里律师家走去。

赖特把情况告诉了里。里建议他最好还是和解，把机器人送回公司去。赖特却说：

“不行！公司要回阿利贝特，不是为了让他发挥才能，而是要把他变成一堆废铁。”

“我理解您的心情，”里说，“我可不是很出色的律师。”

“可我再也不认识别人了，别人哪会为此案尽心尽力呢！”

敲门声响起了。门开了，阿利贝特走进来。他站在门槛上，焦急不安：“主人，司法官来过了，要上法庭了吗？”

赖特点子点头，介绍说：“这是律师里，他会为我们辩护的。”

“我将尽力而为，但是我总觉得，徒劳无用。”里耸耸肩说。

“我们机器人要助您一臂之力，我造了一个机器人律师。”

“机器人律师？”里和赖特都瞪大了眼睛。

“机器人受控于形式逻辑规律，法律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对吧？”

“也许是。”

“可这毫无帮助。”里叹息说，“出庭辩护，要有实际参与权，要受过法学教育，要通过考试。有副博士学位的律师必须是真人。”

“但机器人充当随从或助手总可以吧？他们只需翻阅材料，且能过目不忘。”

赖特欣喜若狂，妙主意一个接一个：“做上他几十个机器人，让每个机器人精通一个方面的法律。”

“我再赋予他们的一种心灵感应能力，”阿利贝特说，“这样他们就会像一个人似地协调。”

里用拳头擦了擦下巴，眼里闪出兴奋的亮光。

“值得一试。”他看了阿利贝特一眼，“我有的是书，堆得成山一样的书。好吧，你们就干吧。”

法庭在于静声中开庭了。当律师里和赖特在机器人的陪同下步入审议厅时，大厅立刻大哗。《自己动手》公司律师，惊得目瞪口呆。法官拼命地用木锤擂着桌子。

“里先生”，他大吼着，“您这是什么意思？”

“大人，”里从容地答道，“他们都是我的助手。”

“可他们是机器人啊！他们没有权参加诉讼程序。”

“他们不参加诉讼，我是唯一的全权代理。我的当事人，”他扫了一眼《自己动手》公司强大的律师团阵容沉着地说，“是一个穷人。大人，找不得不想其它的办法。”

里扫视全场，侃侃而论：

“请原谅，大人，我斗胆指出：我们是生活在机械化时代。几乎所有的工业、商业部门，我们整个社会都依赖并广泛使用智力机器人。既然如此，我认为法庭也应接受机器人的帮助……”

……

审理过程延续整整６周。全国上下都轰动了，备地报纸均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作了报导和评论。广播和电视也对此喧嚣不休，一时间成了街谈巷议和公众舆论的中心。群众纷纷集会，呼吁机器人的解放。财政部也进行了干涉。

法庭对待裁决十分慎重。

这天，赖特驾机回家，还在空中，敕特就发现屋子四周围了一圈高大的木桩。草坪上立着几十个火箭发射架。

赖特小心翼翼地着了陆，刚爬出座舱，阿利贝特便迎了上来。

“主人，我们将血战到底！”阿利贝特气冲冲地说，“我们，机器人，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了！”

“屋子周围的这些火箭……”

“是我们的防卫武器，主人。”

赖特扬了扬眉头，“你们应当放弃这种想法，阿利贝特。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被消灭的，一颗炸弹……”

“宁死不投降，主人。”

阿利贝特转而又眉飞色舞地说：“您听了一定会高兴。我现在已经有六个‘女儿’阿里莎、安盖琳娜、阿格利莎……”

“她们也会生殖吗？”

“您去看看耶些姑娘就会明白。哦，我又采购了许多材料，我想您不反对吧？”

“阿利贝特，”赖特怒吼道，“难道您不知道我已破产！已经完蛋！我现在连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您已经使我身败名裂！”

“正相反，主人，我们使您荣耀无比。您的名字显著地登在各报头版头条，您本人还在电视上风光万分。”

赖特气得发抖，转身向客厅走去。

“啤酒！”他喊了一声。

一个机器人应声走来，他的肚子就是一大酒桶，桶下方还有一个小龙头开关，龙头旁有一双闪光的铜杯子。

他给主人倒了一杯，啤酒清凉爽口。赖特正喝着，突然看到窗外阿利贝特的火箭又重新处于戒备状态。

没准人类历史上最具幻想的内战就会爆发，真如此该当何罪？较朐娇怕，赖特不觉吓出了一身冷汗……

气氛越来越紧张了。里和机器人律师被警察保护起来，机器人担心受到私刑，已结队逃到山里；一些智能机器人宣布罢工，要与资方谈判；有些州州长已下令警察作好战斗准备；百老汇重映《机器人公民》一片，票已提前一年抢购一空。

决定命运的时刻临近了。

这天，赖特紧张地守候在电视机旁，机器人也忠诚地聚集在他的身后。

法官在荧屏上出现了。

“……我从来没有被迫作出过如此难断的裁决。”法官疲备不堪地说，“经过多天来对法律和本案实情的研究，我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戈尔顿·赖特的裁决。机器人不是财产，应该是人，他们可以享有真人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当然同时也必须象真人一样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执法多年，我首次碰到这样棘手的案子。但愿上级法院比我明智，认为有必要改变我的裁决！”

赖特起身走到花园，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天哪，运气好得叫人难以置信，无需为机器人缴税了；而阿利贝特和其他机器人也成了自由的鸟儿！这不是在做梦吧？

他找了一条石凳坐下，突然心里涌起一阵莫名奇妙的空虚。他起身来到地下室，阿利贝特激动万分，止不住拥抱了他。

“我们胜利了，主人！我们永远不离开您，主人！您今后什么都不用发愁了，我们会为您做好一切！我们要制造许许多多机器人律师，我们将会有可观的收入。”

赖特这才发现阿利贝特写好了一块招牌，几行漂亮的金色大字，映入眼帘：

阿利贝特

律师事务所

“主人，”阿利贝特喋喋不休地继续说，“我们要兼并《自己动手》公司，它已经无力竞争了。我们将制作成批的机器人，但我们不准备统治你们真人，我们只想使你们早日摆脱沉重的体力劳动。您认为如何？”

“嗯……”

“一切我们都已考虑成熟，在您寿终之前，您都不必为任何事操心了。”

“是啊，”赖特无力地说，“不必为任何事操心了。”

……

# 《自控侦探》作者：斯马达克·阿赫梅托夫

李志民译

傍晚，正值城市交通下班高峰时分，车水马龙，人流不断。在二条狭窄的小街上走着一个行迹可疑的人。他头戴一顶黑色礼帽，架一副墨黑眼镜，唇挂两撇黑黑的八字胡子，不声不响地横过街去，在一幢两层楼房的门口立定，四下探望了一番，取下眼镜，便读起门上贴的广告来：“注意！斯京里·毛斯展示自控龟……禁止携带像机、录像机入内。”

“真见鬼！”可疑人一边喃喃自言，一边戴上眼镜，“教授虽然会把自控龟全盘展出，但我可得进一步摸清底细，否则上司会把我生吞掉的。”

几分钟后，他已坐在二楼大厅里，看来观众并不多。

铃响了，展台上灯也亮了。这时从左边门里匆匆走出一位五十开外、精精瘦瘦的半老头子。他就是斯京里·毛斯教授。

“尊敬的先生们！”教授双举撑在桌上，大声招呼道，“现在请欣赏二十世纪的奇迹——有生命的机器动物。”

可疑人悄悄地调好了装在左眼镜片上的相机快门。

“尼格罗！”教授转身朝门里喊道，“放！”

厚重的门帘往上卷，从门帘下面不慌不忙地爬出来两只乌龟。天花板上吊灯的灯光照在龟背上，使它凭添了几分色彩。

“先生们！”等乌龟走向展台，爬上阶梯时，教授才解释说，“龟体内装的虽然是微型线路，但从它们的行为看，它们却与真龟毫无区别。它们靠光调控。”教授开亮了桌下的电灯，乌龟果真慢慢地改变了爬行方向：“它们还有饥饿感。当然，说实话，供给它们的食物并不是草，而是碳化锌；饮用的也不是水，而是酸。”

乌龟在光圈里停住了。第一只昂起头，呜叫了一声，第二只也有气无力地应了声。教授在地板上放了两个碟子，乌龟马上慢条斯里地吃喝起来。可疑人暗暗地把这一切拍摄下来。最后龟眼里射出了两道绿光，笨拙地离开了碟子。

“表演到此结束。”教授宣布，“感谢各位光临。若有问题，敬请提出。”

“这两只龟会生蛋吗？”一个醉意浓浓的声音发问。

“不会．不过从原则上讲，这是应该办得到的。”

没有人再提问了。人去室空，灯光熄灭。

过了一会儿，从后排椅子那儿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刚才那位行进可疑的人走上了展台，他把一只乌龟翻个背朝地，用螺丝刀把螺钉旋下，打开腹盖壳，咔嚓、咔嚓把情况迅速偷拍下来。

“张路简单极了，”可疑人暗自嘟哝道，“不过三种条件反射系统而已。哦，这里还有一种饥饿敏感程序……”

突然，灯亮了。斯京里·毛斯从隔壁冲出来，大声喝叱道：“什么人？

不许动！”

可疑人慢慢站起身采，内疚地笑了笑：“亲爱的教授，干吗这么大声吼叫？我们是老相识，我是巴里·弗令奇，自控学硕士呀！”

“不敢高攀！”教授冷嘲热讽地说，“尼格罗，拿绳子来！”

巴里本能地倒退几步，从腋下拔出手枪：“往后站，黑猩猩！”

黑奴猛扑过来，而巴里的枪声也就在同时响起，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两个躯体沉重地应声倒在地上。

“真没料到，”巴里暗想，“为这情报竟报销了两条人命。我得马上离开……”

他从龟腹里胡乱抓了几个零件，跨过两具尸体，正想往门口走去，猛然发现教授的头颅咯吱响了一声，转动了一下，便脱离身躯滚到一旁去。

“怪事？”

巴里摸了摸教授干瘦的躯体：“活见鬼！原来是个机器人！毛斯教授果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他却用简单的机器龟来愚弄竞争对手。”

巴里不敢浪费时间，立即动手翻查机器人的内脏，拍照并作了笔录。他得意志形，用一张报纸把机器人的头颅包好，塞到腋下，心想：“这下，保准上司满意。”

他哪里料到，就在这时已经有人朝他袭击。没等反应过来，他早已被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你道来人是谁？正是真的教授斯京里·毛斯本人。

“怎么样？”教授喘着气说，“咬人者，终被擒。我原以为对手是不会派密探来的……我现在倒要看看，他们送来的到底是什么货色。”

教授先摘下巴里的眼镜，接着又一把扯下他的假胡子，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平口钳和一把螺丝刀，碰了碰这工业密探的耳朵。

“看在上帝的份上，饶了我吧，教授！”巴里苦苦哀求。

“瞧，”教授惊诧不已，“竟然还有疼痛感。我原以为他们还差得远呢。”

“疼，当然疼！说真的，教授，我是一个真人哪！”

“哦，他们竟然还教会了他撒谎！”教授挠了挠后脑勺，“真棒！可该从哪里下手拆开他呢？”

教授操起平口钳，一下钳住自控学硕士的鼻尖。

巴里流出了眼泪。

“求求您啦，放了我吧！”我一点没撒谎……”

“哦，真是些无赖。”教授悦，“竟然派真人来干这种事！好了，好了。我饶你，把鼻子揩干净，给我从实招来！”

# 《自行车修理工》作者：布鲁斯·史特宁

作者简介

７０年代，当今最杰出的科幻小说家之一，布鲁斯·史特宁凭借其两部小说《孵化海尖》及《人造孩子》初出文坛，８０年代布鲁斯步入全盛时期——９６年出版的《分裂者补遗》中，重新收集了作者所有饮誉文坛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他和威廉·吉布斯合作《不同的引擎》后，不仅成为了《有线》杂志的封面人物，而且在９０年代初，以记者身份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打击黑客》。９５年，布鲁斯重又全身心投入科幻小说的创作，成果颇丰，包括《隆冬》和《圣火》。本文初版于约翰·卡斯尔和马克·范·内姆编的文集《交叉点》中，该书主要收集斯卡莫尔山的作家创作室里的作者写的预测未来的故事。本文源于对电子计算机化的敏感问题，但却不会对其作出讽刺性的评价。文章中所涉及的混乱、磨砺和充满幻想的高科技未来时代，兼之传统流派技法的渲染，使我们可以看到科幻小说在这个十年的繁荣和不断发展。

一阵重复的微弱的砰砰声把尼洛从吊床上吵醒。他咕哝了一声，坐直身子，放下了手中的斧头，然后走进了他的自行车店中堆满了工具的耳堂。

尼洛系上他那条黑色弹力紧身裤，把那件昨天沾上了黄油的无袖衣服从工作凳上拉下。当他朝门口走去时，他睡眼朦胧地看了看天文钟，这时正是２０３７年６月２７日上午１０：０４：３８。

尼洛跳过那排装着底漆的罐子，感到脚下的土板在轻轻地隆隆作响的。最近活儿太多，他每天睡觉时已来不及打扫一下商店便倒头睡下。给车涂彩涂报酬虽然不少，但那活儿也太浪费时间。单独一个人工作和生活让他成天觉得困乏单调。

尼洛打开了店门，露出了下面那一排满是灰尘的铺瓦。鸽子穿过门廊那扇被打破的玻璃上那满是煤烟的小洞，飞过洛尼的商店，然后又盘旋着飞到了更高处它们黑暗的巢中。

又是一阵砰砰声。下面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送货小孩，站在一辆载货的三轮车旁边，他正有节奏地拉着尼洛点焊的门环的长绳。

尼洛边打哈欠，边向他招了招手。从他所在大梁门廊下的角度望去，他可以清晰地看见那边已被焚毁的古老建筑三层内部结构。曾经精致的扶手和已破旧不堪的行人观光点正对着那门廊正中。扶手背后，是一根有三层楼高的、临时配备的路灯，以及鸡棚，水槽和占领者的旗帜。被火灾破坏了的地面，墙壁和天花板处到处都是那些手工制造的下滑道、弯弯曲曲的楼梯和摇摇晃晃的梯子。

尼洛曾注意过那群穿着黄色防毒服的拆迁工人。他们正通过34楼的升降机调度真空洗涤器、高压水龙管。一星期里总有两三天，那伙人虚张声势地拿着锯木架、设障碍用的带子，假装到这片废墟上工作了。这些懒洋洋的狗杂种随时准备伺机夺取点东西。

尼洛用飞轮将刹车开关用手指压进了一个个的金属匣子里。自行车店摇摇摆摆地滑动着，带着电缆夹的嘶嘶声，下了三楼，最后吱吱嘎嘎地落在了下面水泥外层的金属圆柱形墙壁上。

那送货的小子看上去很面熟，因为他经常都在这儿进进出出。尼洛曾给他修过车，他想起来了，好象是换防震和传动装置，但他就是想不起那小子的名字。尼洛一向记不住别人的名字。

“什么事啊？”

“没睡好吗，尼洛？”

“的确是有点忙。”

那小孩闻到店里传出的臭味，不禁皱起了鼻子，“你在上漆吗？”他看了看手里的登记册，“你还在替爱德华·迪托扎斯收邮件吗？”

“是的，我想是的，”尼洛拿着一件工具在“的的”地擦着满是短髭的脸颊。“如果不得不这样的话。”

小孩送了只笔过来，“可以在这儿为他签个字吗？”

尼洛抄起了两只手，“不行，我可不能代迪普·艾迪签，他几个月前到欧洲什么地方去了。我已经好久好久没见过他了。”

小孩烧了挠弯帽沿下汗涔涔的头发。他转过身去查看是否还有什么别的人可能帮他接收邮包。政府根本就没给３３、３４、３５屋配备任何邮政设施，而且在这个地区，你也碰不上太多的警察。除了城市拆迁工外，这里唯一可见的官方职能部门代表便是那几个患精神病的很投入的ＮＡＦＴＡ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了。

“发果你帮他签字的话，我就可以得到奖金，”那小孩眯着眼恳求道，“尼洛，这东西一定值钱，它已经转手了几家邮局，发货人也付了不少邮费。”

尼洛在门口蹲了下来，“那看看再说吧。”

那是个长方形的防震的箱子，外而还裹了层隔垫的塑料薄膜，以及许多欧洲各地的邮政标签。仅从外观来看，这邮包在最后到达尼洛之前，至少在8个邮电系统中周转过了。回寄地址，如果那上面曾经有过的话，也早已模糊不清了。也许是法国的某个地方。

尼洛两只手把箱子举到耳边摇了摇。又是磁盘。

“你要签字了吗？”

“好吧，”尼洛胡乱地在签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看着那辆载货的自行车。“你该让前轮矫正一下了。”

那小孩耸了耸肩，“今天要送东西出去吗？”

“不”，尼洛抱怨着：“我再也不做什么邮件订购的修理活了，这手续太复杂，而且我还常丢东西。”

“再见，”小孩跳上自行车，和尼洛道别，烈日下他蹬着车穿过了那片瓷砖被晒裂了的广场。

尼洛在店门前挂上他手写的“正在营业”的牌子。他走到左边，打开那个大垃圾桶的盖子，把那邮包和迪托扎斯的其它东西一起扔了进去。

桶的盖子关不了了，迪普·爱迪的这堆垃圾多得吓人。尽管他在店里时很少收到别人寄给他的邮包，但他却常爱自己给自己寄。爱迪到托伦斯、马赛、马伦西亚和尼斯等地，沿途都寄来了不少的磁盘回来。在巴塞罗那更是这样，爱迪从巴塞罗那寄出的巨型字节磁盘足可以使这儿成为一个海盗的资料港了。

爱迪简直把尼洛的自行车店看成了他的保险柜，对尼洛来说，这并没什么不好。毕竟，他欠爱迪许多；爱迪给店里安装了电话，又接上了联播电台；一根粗黑的电缆从尼洛35层的屋顶伸出，直接穿过３４层的天花板，接在了尼洛流动房子的铝皮屋顶上。而供电费却是由爱迪的一个不知名的熟人交付的，尼洛很乐意用把现金支付进一个不知名的邮箱里的方式来付这笔费用，这套装置也给他提供了和外界当局联系的可能。

当他待在店里时，爱迪把大部份时间都用在了那种马拉松式长距离的虚拟的会面中，从头到脚裹着笨重的装置。尼洛知道，爱迪正和一位德国女人痛苦地牵扯不清。他们的那场虚拟罗曼史简直是起起荡荡，纷争不断。无论是谁见了，都会觉得尴尬。在那种情况下，尼洛对爱迪离开父母在这种政府公地上择处而居也不感觉太惊讶了。

爱迪曾住在这问自行车店里，搬进搬出地大约住户一年。这对尼洛也很有好处，因为爱迪在当地居住者中很有神通，声望颇高。爱迪曾经是35年年底那次传奇似的街头聚会的主要组织者，那次集会最终的高潮是抢劫、还纵火烧掉了那三层楼。

尼洛和爱迪同学几年，他们一块儿在这里长大。爱迪在很小的时候便表现出一种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深沉，他和政治交往以及网络上的人物联系不少。本来这个地方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很不错，但爱迪却真的把那位德国女人从网络上引诱进了现实生活。于是，他跳上下一轮班机，到了欧洲。

自从两人分开之后，爱迪便很乐意源源不断把他那堆数据垃圾往自行车店寄。毕竞这些磁盘用了大量隐语，因此似乎检查的人也不大能读得懂。和爱迪复杂的、电脑协助的爱情生活相比，保存几千张磁盘还不是件太大的困难。

爱迪不告而辞后，尼洛变卖了爱迪的财产，并通过网络，把钱汇到了尚在西班牙的爱迪。他自己则留下了爱迪的屏幕电视和接收器，还有一个便宜的电子头盔。按照他理解的他和爱迪之间的协议，店里爱迪的任何零散的磁盘都归他所有了，他可以随意处理。到现在为止。似乎爱迪再也不会回到田纳西了，而尼洛也欠下了一些债。

尼洛队工具包里掏出刀片，割开了爱迪的邮包。里面居然是一个电视的电缆盒，这简直就象是一件贻笑大方的老古董。你在ＮＡＦＴＡ决不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电缆装置盒；这种原始垃圾只可能在那种半文盲的老祖母家里，或者在那群落后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煤舱里才可能找见。

尼洛把这个古代的电缆装置盒塞进屏幕壁前装大豆角的口袋里。他现在没有时间玩那些无关紧要的多媒体玩具了；他得面对真实的生活。尼洛钻进隔了道门帘的厕所，在一个陶罐里撒了尿。再用那把毛茸茸的牙刷刷了牙，蘸了些清凉的水弄湿脸和手；用毛巾擦干后，他又在胳膊肘，大腿根和脚上喷了除臭剂。

当他还和母亲住在41层时，尼洛曾用的是那种老式的消毒除臭剂。但当他一旦从家中搬出之后，他就了解到了许多事情。现在，他用的是一种对皮肤无害的细菌，它们只会贪婪地吞噬人类新陈代谢所排放出来的臭汗，并且转化成一种象成熟的香蕉的气味。当你和显微镜厂的植物群合谐相处时，生活也变得轻松惬意多了。

回到工作凳前，尼洛插上电热盘，煮了一份泰国面条和烤沙丁鱼。他把这两份早点用４００ｃｃ的植物激活粘性肠衣包了起来。然后他去看了看昨晚上漆的钳形框架的情况。那框架看上去还不错，就算在凌晨三点钟，尼洛也能以他幻觉般的清醒，干好这种上漆的细活。

上漆的报酬很丰厚，而且他太需要这笔钱了。可上漆并不是真正和自行车有关的工作，因为它缺乏真实性。上漆和车主个人的自负有关——这才正是上漆真正让人感到讨厌的地方。在披屋那层有几个小子非常热衷“街头艺术”，也愿意出高价钱来装饰他们的车。但浮华的艺术并不能为车增色，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框架的校直、以及变速装置器的合理牵力。

尼洛用飞轮把这辆静止不动的自行车的链条固定。他叉腿坐着，系好手套和电子头盔，用了半个小时去参加2033年的环法自行车大赛。在上山的一段路程里，他落后在后面一群人中。然后，在三分钟辉煌的时刻里，他摆脱了其他选手，接近了阿尔多·西普里尼。这个冠军是个怪物，一个后人类。甚至在一个没有完全影响的紧身衣的便宜的模拟中，尼洛也很明白不要努力去超过西普里

尼洛停了下来，看着天文钟检查自己的心跳。然后他跳下车，一气喝干了半升冻过的抗氧化碳酸饮料。当他有个同谋时，生活似乎也变得轻松多了。这些日子店里的飞轮也在慢慢耗尽它的惯性能源储存，——毕竟只有一个人在给它打气。

第二个令尼洛头痛的室友则来自那群自行车爱好者，她叫布蕾吉蒂·罗荷娜，是来自肯塔基的一名赛车手。在尼洛因为类固醇切除一只肾之前，他也曾想当一名赛车手。他从来没想到布蕾吉蒂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因为她懂自行车，也需要尼洛从技术上对她的赛车给予帮助。并且，她似乎也不介意干些为飞轮打气之类的活。此外，她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在训练馆和比赛场上，布蕾吉蒂都是一个宁静而循规蹈矩很少有政治冲动的人。

尽管这样，这里的生活还是极大助长了布蕾吉蒂的怪僻性。刚开始，她不去参加训练了。然后，她吃饭也极不正规了。很快，店里就变成了女孩子整夜聊天的好去处；再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饮酒作乐的狂欢地了，并且他们还偷走了尼洛的工具，当布蕾吉蒂最后离开这里，搬到３７层她的一个追随者家中后，这对尼洛才是一个很大的解脱。这次灾难让尼洛脆弱的财力一下土崩瓦解。

尼洛在自行车的链盘，座位架和车架上都涂了一层红漆。他还得等这道漆风干，因此他离开工作台，捡起爱迪的电缆装置盒，打开了外面的盒盖，尽管尼洛不是个电工，但他也看得出里面的东西一定无害：无非就是些毛毛虫和廉价的阿尔及利亚的硅罢了。

他打开了爱迪的接收器，还有屏幕电视。但就在他还没试试那个电缆盒时，母亲的影像却出现在屏幕上。在爱迪巨大的屏幕电视上，影像那张苍白的、电脑合成的脸部就象是一个鼓起的织绵枕头套，而她的蝴蝶结领结大得象只跑鞋。

“请准备接收即将从安德雷·西威克处传来的电子信号，”那影像甜言蜜语的说。

尼洛真正看不起这种实际上只是由电话联系的人工智能的产物——木克。在他十多岁时，尼洛在家里的电话机上安装了一个。和许多的木克一样，尼洛的木克也有一个基本功能：处理主动提供的别杰克打来的电话，在尼洛眼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杰克来自包括职业顾问、学校精神病医生、玩忽职守的警察以及其它来自官方的阻力。当尼洛的木克启用时，它在网上就像是一只流着绿色腐液在发牢骚的多树瘤的小矮人。

但是尼洛并没有给它以需要的足够的爱护和调整程序，所以，最终它的便宜的木克沦落成了人工制成的精神错乱。

尼洛一从母亲家中搬出后，他就找了些低技术的仪器，井且大多数情况下干脆截断电话的电源。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他在母亲那个能于且有雄厚财力支持的木克面前简直无处可逃，后者不眠不睡地以一种机器的耐心静观着尼洛的号码音调的最细微闪动。

尼洛叹口气，擦去爱迪的接收器上的灰尘。

“你妈妈很快就要人网和你联系了，”木克在提醒着他。

“嗯，当然”，尼洛一边嘀咕着，一边把头发弄弄整齐。

“她特别指示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有回答，就马上通知她；她的确是很想和你聊聊，尼洛。”

“那太好了，”尼洛记不住母亲的这个木克叫什么名字，也许是“比利”先生，也行是“瑞普利”先生，也许是别的什么很愚蠢的名字……

“你知道马可·辛吉尔塔已赢得了利格夏季赛事吗？”

尼洛眨了眨眼睛，从他的大豆袋上坐直了身子，“是吗？”

“辛吉尔塔先生用的是一个内装液体的陶轮，巨大的震动冲头。”那木克顿了顿，有礼物地在等尼洛的反应，“他脚上穿了双微锁的契板鞋。”

尼洛很讨厌木克这种先分析你的喜好，再和你聊有关话题的方式。尽管这种机器制作的交谈并不符合人类的习惯，但还比较有趣，就象你被一本花里胡哨的杂志广告所吸引一样。这个木克很可能是用了整整三秒的时间来收集和分析那场赛事的许多数据。

他的母亲出现了。她是趁午饭时间在办公室里把他给“抓”住的，“尼洛吗？”

“是的，妈妈，”尼洛严厉地提醒自，眼前这才是这个世界上在他有麻烦时，最有可能为他提供保释的那个人，“你又想到什么了？”

“哦，没有什么，和平时差不多，”尼洛的母亲把那盘午饭推开门，“我一直在担心你是否还活着？”

“妈妈，呆在这儿比有警察和房东的保护安全得多。我很好，你不信可以自己看。”

他母亲借助计算机的帮助仔细打量了一下尼洛。

尼洛对着商店的铝门调节着接收器的焦距，“你看那边，妈妈。我自己安装了一根电棒；如果谁敢惹我的麻烦，我只需把电棒接到门上，便能让那家伙尝尝１５０００伏的电流的滋味！”

“这合法吗，尼洛？”

“当然，这股电流并下致命，它只是把你击昏很长一阵儿。我用了一辆上好的自行车才换到那根电棒，它有许多防身的用处。”

“这听上去真是太可怕了。”

“这根电棒是无害的，妈妈。你该看见现在许多警察也用那个。”

“你还在注射吗，尼洛？”

“注射什么？”

她皱眉了，“你知道是什么。”

尼洛耸了耸肩，“治疗相当安全，比起去约会女朋友，这要安全多了，肯定的。”

“尤其比和那些就住在这片暴乱地区的女孩约会安全，我想。”他的母亲接着说：“在你和那个赛车手交往时，我还充满希望的。她叫布雷吉蒂，对吗？她到底怎么啦？”

尼洛摇摇头，“妈，以你的经验，你该明白这种治疗有多重要。这是一个基本的生育自由的问题。这种治疗给你一种真正的自由——脱离繁衍冲动的自由，我不想涉足性——您该高兴才是。”

“我并不在乎你是否涉足其中，尼洛，但你说你甚至对此不感兴趣则是谎话了。”

“但是。妈妈，也没有人对我感兴趣呀。没有人。没有女人会来敲我的门，要和我这么一个住在贫民区里，靠修车为生的技工生活。如果什么时候有，你会是最先知道的。”

尼洛高兴地对着镜头笑了起来，“以前当我骑着赛车时，我曾有过一些女朋友。妈妈，我也曾在那儿。我也那样做过。如果你不是受荷尔蒙的刺激，性简直就是桩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的事。性谨慎是现代最为重要的民众自由运动之一。”

“这太奇怪了，尼洛，你这么做只是不正常。”

“妈，原谅我，但你不是该谈论正常的人，对吗？你两岁时才从一个受精卵把我养大。”他耸耸肩，“我现在忙得顾不上谈浪漫了，我只想多了解些自行车。”

“你过去和我住一块儿的时候就一直在弄你那些自行车了，你当时还有一份真正的工作和安定的家，还可以经常洗洗澡。”

“当然，我的确有事做，但我从没说过我想要份工作，妈妈。我只是说我想多了解自行车，这里头区别太大了！我不可能为了讨厌的自行车特许权成为那笔收入的奴隶。”

他母亲没有开口。

“妈妈，我不想你帮我什么忙，我不需要什么老板、教师、房东或者警察。我只想在这儿守着我的店，我的自行车。我知道当局的人们不能忍受一个２４岁的男人独自生活，随心所欲。但我一直安份守纪，对此谨慎小心，因此也没有人来打扰我。”

他母亲叹口气认输了，“你吃得还好吗，尼洛？你看起来气色不大好。”

尼洛在镜头前晃着他的小腿肌肉。“看看我的腿！它们象是病人的吗？”

“什么时候你能到我这儿来和我一块儿吃一顿象样的饭吗？”

尼洛眨眨眼，“什么时候？”

“星期三，好吗？我们可以吃猪排。”

“也许吧，妈妈，我得查看一下。我会再和你联系的，好吗？再见。”他挂断了电话。

把接收器的电缆塞进这个原始的电缆盒的确比较麻烦，但尼洛也不是轻易就被这种技术问题难倒的人。上漆的工作只得再等一会儿，他去拿了小钳和电缆切割刀。处理现代化的制动电缆那种细活，教会了他如何切割光纤电缆。

当系统装置盒最终上网时，它老掉牙的节目简直令人发笑。任何一种现代接收器都可穿越广袤的信息空间，但这个装置富却只能提供“频道”。尼洛早就忘记他居然还可从这座满是光纤的电缆的城市里调出几个老式的“频道”。但这些频道却是由政府投资赞助的媒体，政府在网络发展方面总是慢了半拍。当地巨大的光纤覆盖网上，居然还有这种古代政府托管的“公共进入频道，”因为技术陈旧而模糊不清，远远赶不上通常的公众模拟的华丽的嘉年华会，为公众服务的狂欢，雷姆潜游和广告等。

已联网的装置盒上只有那几个政治节目频道，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显然，这就是所有的内容了。这个装置盒只能提供ＮＡＦＴＡ的政治报道。立法频道正在播放有关正确使用马尼多巴那片土地的政治辩论。在司法频道，一名律题正在对法官夸夸其谈股市享有空气污染权的；执法频道里，一大群乡下佬正无聊地站在路易斯安那的某个风声啸啸的广场等着什么事发生。

频道里并没有关于欧洲、东半球或者南半球的政治报道，也没有什么热点新闻和节目索引。你不需要查寻或者注解——只需要在频道主人在他的愿意播放的时间里选择播放节目时，消极地观看其中的一切内容。这种多媒体装置功能的原始和残缺，不能不让你感到莫名的有趣，这简直有点象是透过钥匙孔往门内打量一样。

尼洛把装置留在了执法频道，因为那里面似乎真有什么事发生。几分钟的观看使尼洛很快便弄清楚了：其他两个频道里所播放的那种无法忍受的单调无味的节目竟是它们有史以来最令人激动的。尼洛回到工作台，又开始给车上漆了。

最后，ＮＡＦＴＡ的总统总算到达了路易斯安那的这个广场。总统刚从直升飞机上下来，他的保镖便立即出现在围观的人群里，他们看上去相当忙碌和紧张。

突然，屏幕下端出现了一行字幕，字幕是用老式的电脑字体打出的，“看看他追着摄影镜头的那副模样！”里面同时有个声音在念着：“他为什么没有人对他作些简要指点？他看上去象一条迷途的狗。”

总统热情地在阳光炙烈的广场上走着，他一边向四周的观众致意，停下来，和当地一位急切地伸出手的政界人物握手。“这一定有所危害，”字幕上又写道，“那个傻瓜正在破坏选举。”总统和这位政界人物亲切地交谈，旁边那位穿着紫色套装的上了年纪的恶妇人可能是这个人的妻子。”把这人赶出去！’字幕上写着，为了迈克，让总统到台上去！“参谋长去哪儿了？象往常一样在云里雾里吗？干你自己的工作吧！”

总统看上去气色不错，尼洛注意到ＮＡＦＴＡ总统总是看上去气色很好，这似乎也是种职业需求。欧洲的那些大人物可常显得忧郁而有理智，东半球的人物却总是显得谦卑和有奉献精神，而南部的人物们却多少有点狂热和易怒。但ＮＡＦＴＡ的总统看起来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刚刚在游泳池里游了几圈，并且舒舒服服享受了按摩。他那张圆滑、伪善的大脸上精心地画有一些花纹：两颊、前额上、眉毛上面各画有一排矮脚马。此外，突出的下巴上还有一些标识语。总统的脸就象是张他的支持者和利益集团最终的公告牌。

“他以为我们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吗？”那声音问道，“那无信号的广播时间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天来有人能自主地决定媒体报道吗？你们把这叫作公众进入？你们称这一切是让选民了解情况？如果我们早知道电子信息会是这样，我们当初决不会修建这样一个系统！”

总统笑容和蔼地朝插满了麦克风的礼台上走去。尼洛注意到那些政要总喜欢用一大堆那种又老又笨重的麦克风，尽管现在人们能够制造出那种小如米粒的微型麦克风。

“嗨，你们好吗？”总统依然笑着。

下面的群众狂热地啊应着。

“让下面这些好市民再靠近点，”总统突然命令道，同时朝他的大群保镖挥了挥手。“你们再上来一点！就坐在地上吧，今天我们部只是普通的市民。”总统慈祥地微笑着，看着台下那群流着汗、几乎相信自己的运气似地涌上来的群众。

“我和玛瑞塔刚在欧比卢撒斯用了顿美味的午餐。”总统一边说，一边拍了拍他肌肉发达的肚子。他干脆从礼台上走了下来，走进了下面的人群。他一边和人们握着手，他的话一边从一个隐形麦光风中传了出来，很可能那布克风是装在他的一颗磨牙里的。“我们吃的是粗米和红豆——要是它们是热的活！——胃大得可以一口吞下一只缅因的大龙虾！’他笑了起来，“那儿的虫子真是让人吃惊！你们相信吗？”

总统的保镖正在不引人注目地而又有条有理地用便携式探测器和复杂的仪器检查群众是否身带利器。他们对总统被人们信以为真的改变安排似乎并不太担心。

“我看他又要用通常的遗传蠢话来竞选了，”字幕又在评论着。

“你们将会理直气壮地为这个国家的农业而骄傲，”总统大声宣布，“我们在农业科学上的专门技术不亚于任何人！当然，我知道在雪峰线上还有很固执的卢德派成员，而他们则声称喜欢他们自己的胃小一点。

每个人都笑了起来。

“我并不是反对他们的态度，如果有人想用他们辛苦挣来的钱买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和马瑞塔也不会反对的。亲爱的，你说是吗？”

第一夫人微笑着，挥了挥那只戴着动力手套的手。

“但是，你们和我都知道，那些浪费我们的时间，只知道抱怨‘自然食品’的嘀咕者们从没有真正吃过那些满是泥的虫子！‘自然’——我的左臂！他们能愚弄谁呢？只因为你们在农村，但并不意味着你们就对付不了DNA！”

“他的确在当地口音上很下了一番功夫，”那字幕又评述着，“对一个来自明尼苏达的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看看那台粗心无能的摄像机！难道就没有人想到别的问题吗？我们的标准到底怎么了？

到午饭之前，尼洛已给自行车上了最后一道漆，他的午饭是一碗玉米粥和一块富含矿物质的加碳蛋糕。

然后他坐在屏幕墙前，又在设计他的惯性刹车。尼洛知道这种刹车非常有利可图——对某些人，在某个地区和某个时候而言。这种设备似乎让他闻到了未来的气息。

尼洛象珠宝商那样戴起一只眼镜，开始井井有条地玩起他的刹车来了。他喜欢把高压塑料夹钳和车轮产生的刹车能量转化为电池内储量的方式。最后，你可以捕捉到刹车时损失的能量然后再具体运用它。这几乎但也并非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尼洛想了想，如果能够通过惯性杀车把所获得的能量以一种类似人力蹬动的方式，直接而且直觉有力地通过链条驱动轮传回来，而不是象那种又结实，噪音又大的机动脚踏两用车那样，市场前景一定可观。并且如果整系统配合很好的话，骑车者将会在感觉相当自然的同时，有一种微妙的超人的体验。但同时它的制作也必须简单，是那种任何修车工用手动工具都能修好的系统。它也不能太危弱或太花里胡哨，这会让它失掉真实感。

尼洛对惯性杀车有多种设计。他十分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他不用尽力工作以维持车店的运转。要是他有足够的资金来组装模型并做几次实地试验的话，也许问题会容易得多。

当然，这种模型应该是集成电路块驱动的，但同时也应具有自行车的真正实质。现在许多自行车在刹车或反应器上都装有集成电路块，但自行车毕竟不象计算机。计算机的内部只是一个黑匣子，而没什么可以看见的工作配件。但相反人们却对自行车的齿轮装置情有独钟。在自行车上人们总是很奇怪地保留传统。这也是为什么自行车市场不欢迎横卧式出现的原因，尽管那种设计也有它很大的自身的机械优势。人们不喜欢他们的自行车太复杂了，不想自行车象计算机那样老是不停的抱怨、嘀咕地想引起注意，而且不断地更新换代。自行车是很私人化的东西，人们也希望他们的自行车能经久耐用。

有人在敲店门。

尼洛把门打开。铺瓦下面的横栅旁站着一位高个、扎着马尾辫，皮肤微黑的女人，拿了一件短袖的蓝色套衫，下身穿一条弹力短裤。她一手扶着辆自行车——那种台湾生产的喷漆框架的车。

“你是爱德华·迪托扎斯吗？”她抬起头看着他。

“不是，”尼洛耐心地回答，“爱迪在欧洲。”

她想了想。“我刚到这个地方，”她自己表明。“你能替我修一下这辆车吗？我刚买的二手货，我认为它该修理一下了。”

“当然，”尼洛道，“干这活儿你就找对人了，因为爱迪·迪托扎斯根本就不会修车，他只是曾在这儿住过。我才是这家店的店主。你把车递，上来吧。”

尼洛蹲下身，抓住自行车把，把车提进了店里。那女人又很尊敬地抬头望着他，“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尼洛·希维克。”

“我叫基蒂·卡沙迪！”她犹豫了一下，“我可以上来吗？”

尼洛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了上来。她长得不算太漂亮，但身材却很不错——象一个山地车手或者长跑运动员。她看上去大约有35岁，但确切年龄却很难看出。一旦人们运用了整容术或者严格的生物保养，他们的年龄也就很难判断出来了。除非你可以对她们的眼睑、护膜或者内膜等等来个仔细的医学检查。

她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车店，棕色的辫子一甩一甩的。“你从哪儿来的？”尼洛问她，他已经忘了她的名字。

“我原籍在阿拉斯加的朱诺。”

“加拿大人，对吧？太好了，欢迎到田纳西来。”

“噢，事实上阿拉斯加过去是属于美国的。”

“你在开玩笑，”尼洛道，“我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我以前也在地图上见过阿拉斯加。”

“你居然能把整个车间和那么多东西安在这个废弃的地方，希维克先生，你真是太了不起了。门帘后面是什么？”

“多余的一个房间”尼洛道，“我原来的伙伴曾住那间屋。”

她抬眼望着他，“迪托扎斯吗？”

“是他。”

“现在谁住那里呢？”

“没人，”尼洛不无哀伤地，“我在里面堆了些材料。”

她慢慢点了点头，又到处看了看，眼里分明流露着好奇。“你那个屏幕上放些什么节目？”

“很难说，真的。”尼洛道，他走到房间那头，弯腰关闭了装置盒。“一些古怪的政治场面。”

他开始检查她的自行车，车身上所有的编号都被弄掉了，这个地区的车的典型的特点。

“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他轻快地说，“便是把它调整得适合你：调整座垫高度、脚踏板以及手把。然后我会调整牵力、矫正车轮，检查刹车以及悬置阀，调节移带器，再给链盘上润滑油。这是一般性的程序。你得换上一个好点的座垫——这个座垫是为男士设计的。”他抬起头，“你有记帐卡吗？”

她点点头，旋即皱起了眉，“但恐怕卡上剩的钱不多了。”

“没问题，”他打开一本翻得破破旧旧的册子。“你所需要的是比较象样的凝胶体座垫。选一个你喜欢的，明天早晨之前我们就可以把它安装上去。然后——”他翻了翻册子——“从这里面定购一个。”

她走近点仔细看着那本册子。“这种‘没有开尾销的曲柄栓陶瓷型座垫’，对吗？”

“可以，我给你修车，你给我那些工具，咱俩就算扯平了。”

“好的，当然可以，这挺划算！”她对他微笑着。“我喜欢你做生意的方式，尼洛。”

“如果你在这个地区再住久点，你会习惯物物交换的。”

“我以前从没有住过这种政府公地，”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喜欢这多动的生活方式，但人们却总说这种地方很危险。”

“我不知道其它城市的政府公地是什么情况，但这儿并不危险。除非你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很危险，他们也只在真正喝醉酒之后才有点危险、”尼洛耸耸肩，“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随时可能会被偷走点东西。这儿有几个硬汉声称他们有手枪，但我迄今为止从没见有人用过。找把老式枪并不难，但现在需要一个真正的化学家才能配制出弹药来。”他对她笑笑，“不管怎样，在我看来你很会照看自己。”

“我在上舞蹈课。”

尼洛点点头，他打开抽屉，拿出了一根皮尺。

“我看见这顶上有许多滑轮和缆线，你可以把这整间屋从地面吊起来，对吗？把它挂在那上面？”

“是的，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人们破门而入的麻烦，”尼洛看着他的门上电棒。她也随着他的目光朝门上望去，然后很佩服地看着尼洛，

尼洛量好了她的臂长和身长，然后又跪下来量好她的腿到地面的内接缝长，把数据记了下来。“好了，你明天下午来吧！”他说。

“尼洛？”

“什么事？”他站了起来。

“你这地方能租出去吗？我真的想在这儿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很抱歉，”尼洛礼貌地答道，“但我不喜欢房东，我自己也从来不想去做房东。我所需要的是一个能真正支持我这个车店的整个想法的伙伴。你知道，是那种真正能帮我搞些基础设施或者干些修车活的人。并且，我如果收了你的钱或是问你要租金，那些征税的人也有借口来折磨我了。”

“当然，好吧，但是——”她顿了顿，垂下眼睛说道，“我住进来总会比让这间房间空着好得多。”

尼洛惊诧地盯着她。

“我是个非常有用的女人，尼洛，这一点以前从没有人抱怨过。”

“是吗？”

“的确如此，”她大胆地看着他。

“我会考虑一下你的提议的，”尼洛说道，“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我叫基蒂，基蒂·卡沙迪。”

“基蒂，我今天还有许多活儿要干，明天再见，好吗？”

“好吧，尼洛，”她笑了，“你想想我的提议，好吗T”

尼洛帮她出了车后。他注视着她大步穿过门廊，直至消失在远处的咖啡店。然后，他接通了母亲的电话。

“你忘了说什么事情吗？”他母亲一边说，一边从办公屏幕上抬起头来。

“妈，刚才发生的事简直让人太难相信了，一个陌生女人敲开我的门，主动提出要和我一块儿过。”

“你在开玩笑吗？”

“我想，她是以此交换食宿。不管怎么说，我说过如果这种事发生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尼洛——”母亲欲言又止，“尼洛，我想你最好回家。我们把那顿约好的晚餐改在今晚吧，好吗？我们可以谈谈这件事。”

“好吧。我得把一件上漆的活儿送到41层去。”

“我对这件事情的发展并不抱积极态度，尼洛。”

“没关系的，妈妈，今晚再见。”

尼洛组装好那辆新上漆的自行车。然后他把飞轮设定在摇控状态，然后走出了车店。跨上自行车后，他在遥控器上输入了一个口令，车店便顺从地升到了空中被火熏黑的天花板下方，在那儿轻轻晃动着。

尼洛骑车离开了车店，又回到了电梯，回到了那个他从小长大到的地方。

尼洛把车送到了那个委托他的那个高高兴兴的年轻傻瓜手中；他把钱塞进鞋里，然后回到母亲的家中。彻头彻尾地洗了个澡，刮干净胡须后，他俩一块儿吃了猪排和煎蛋饼。两人都喝醉了。他母亲一边抱怨和她第三任丈夫的分手，一边伤心痛哭。但已不如通常提到这个话题时那么伤悲了。尼洛有种强烈的预感：母亲的心情正在彻底好转，也许不久之后她又会去追逐第四任丈夫了。

半夜时分，尼洛拒绝了母亲习惯性总要给他的新衣服和新鲜的剩余食物，又回到了这个地区。刚才喝的雪利酒让他走路时仍然有点跌跌撞撞的，他站在门廊墙上的被打碎的玻璃边呼吸着空气，凝望夏夜里远处的星星。这一带夜晚的漆黑景色是他对这地方特别喜爱的东西之一。而且，这一带从没有象其余地方实行使人不自在的２４小时安全照明制度。

当所有的人们悄悄溜进夜总会等各种没有执照的下等娱乐场所时，夜晚的这个地方就变得更有生气了，但人们的那些活动都是在紧紧关着的门后进行的。

尼洛按下摇控器，把车店降了下来。

店门已被打开了。

尼洛刚才的那位修车的顾客正不省人事的躺在店内的地板上。她穿着套黑色的军用工作服，戴了一顶编织帽，还有一些装备。

她一定是试图把电棒从门框旁的承窝里取下来，打算破门而入；但那根设好陷阱的电棒却毫不留情地给她通了１５０００伏的电流，并在她的脸上喷了一层染料混合和使人短时眩昏的暂时致废剂。

尼洛用遥控器关掉电棒的电源，然后小心地把它放回承窝中去。他的那位不速之客还在呼吸，但显然新陈代谢紊乱。试着用张纸巾清除她口鼻里的杂物，卖电棒给他的人果然没有骗他，这些颜料确实很难擦掉。现在，她的脸和喉咙全被染成了绿色，而胸膛则活象一幅油画。

她的精心制作的格斗镜遮住了她的眼睛的一部分。取下眼镜，她看起来象一头青绿色的烷熊。

尼洛本来想用常规的方式除去她身上的那些装备，但又意识到这不会奏效。于是从店里拿了一把金属大剪刀。他剪掉那双怪异地缠结的动力手套和气体反应格斗靴的带子。她黑色的高领绒衣有一层有磨蚀作用的表面，前胸和后背上的胸甲看上去能抵挡住轻型武器的子弹。

她的裤子上有１９个口袋，每个口袋里都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小东西；一个黑色电极致昏厥武器，发光胶囊，指纹粉末，一把多用小刀，麻醉胶粘剂、塑料手铐、一些零钱、一串念珠，一把梳子和一个化妆盒。

尼洛再仔细查了查，发现她耳道里还装了一对微型麦克风放大器。他用一把针界大的小钳把它夹了出来。尼洛开始因为这点而非常担心起来。为了防止她清醒后试图做出什么超出常人的事情，尼洛又用自行车的安全绳把她的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

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她微微有些咳嗽并且冷得直发抖。店里即使是在夏夜也非常冷。尼洛想了一会儿他的设计问题。在毯子中央开了一个领口似的洞，然后套在她身上，把头露出了洞外边。他把安全绳从她身上取下——她可能会很轻松地从绳中逃脱开来——用他缝座垫的机器上的结实的单丝线，从外面把毯子的四角缝得严严实实。再把洞的边和一条牢实的纤维带缝在一起，把带子紧紧地系在她脖子上，打了个结。当他把这一切做完时，除了她露在外面的头开始在打鼾流涎之外，她整个人就被他装进了一个舒适温暖的大口袋里。

毯子下面的一大团超强力胶水把她牢牢地固定在了地板上。毯子是便宜但却很硬实的装碳纤维毯。如果她能只用手指甲把毯子撕开的话，尼洛也很可能只有坐以待命了。现在，尼洛很累，但还是相当清醒。他喝了一塑料挤瓶葡萄糖水，吃了三片阿斯匹林和一盒巧克力布丁罐头。然后他爬上吊床开始睡觉了。

尼洛大约是在１０点钟时醒的。他的俘虏已坐在袋子里，绿色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眶红红的，棕色头发上因为沾了染料也结成小块小块的。尼洛起来穿好衣服，用过早餐，开始修那把弄坏的门锁。他什么也没说，部分原因是他想安静叮能会使她恢复一下，但更主要是因为他想不起她的名字。他几乎敢肯定她告诉他的并不是她的真名。

当他修好门之后，他又把门球的绳卷高了些，好使别人够不着。他认为他们两人需要不被打扰地谈谈。

然后尼洛故意打开屏幕，接通了装置盒。一当那可爱的字幕跃上屏幕时，她顿时变得焦虑下安了。

“你到底是谁？”她终于问道。

“小姐，我只是一个自选车修理工。”

她哼了一声。

“我想找不需要知道你姓甚名谁，”尼洛说道，“但我得知道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的，他们派你到这儿来有什么目的，以及我怎样做才能摆脱这种处境。”

“先生，你的处境好象并不太妙。”

“不，”尼洛道，“也许不是，但这一切都是你给弄糟的。我只是个从田纳西来的24岁的修车匠。但是你，你口袋里装的各种专门装备足够买5家象我这样的店。”

他打开她化妆盒里的小镜子，让她看看自己的脸。在绿色染料的覆盖下，她的怒容变得更加严厉了。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尼洛道。

“别想了。”

“如果你是想等援军来救你的话，我想你可能等不到了，”尼洛说道，“我已经把你彻底搜查了一遍，并且打开了你带的每一件工具，把里头的电池全取出来了。虽然我并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或者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我还知道电池是什么。这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前的事了，所以我想你的援军并不知道你在哪儿。”

她还是一声不吱。

“你看，”他又道，“你真的把这一切弄砸了。你被一个完全的业余人士给逮住了，而且，你还可能永远处于这种作人质的处境中。这里的水、面条和沙丁鱼足够我在这儿坚持好几天。也许你可以通过安装在你的股骨上的小玩意儿给上帝打个电话，但在我看来你的麻烦不小了。”

她在袋子里挪动了一下身子，把目光转向了别处。

“这事一定和那边的装置盒有关，对吗？”

她还是一声不吭。

“不管它值什么，我认为我和曼迪·迪托扎斯都与它无关，”尼洛说道，“也许它对爱迪还有些用处，但我想他并没有问任何人要，而是有些人想要他拿着这东西，很可能是他在欧洲的古怪朋友。爱迪过去曾经是一个叫凯普克鲁格的政治组织的成员，你听说过这个组织吗？”

她看上去显然对此有所耳闻。

“我也不怎么喜欢这个组织，”尼洛告诉她，“他们开始用一通关于自由和民权的大话吸引我，然后等你真去参加他们在披屋那边举行的集会，而里头那些大腹便便的人只会乱嚷着：“‘我们必须紧跟工业技术的潮流，否则就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弃。’他们只是一群连鞋带也不会自己系的无用的吹牛者。”

“他们是妄图颠覆国家主权的危险的激进分子。”

尼洛谨慎地眨眨眼，“推翻谁的国家主权？”

“是你的，也是我的，希维克先生。我来自ＮＡＦＴＡ，是一名联邦特工。”

“你是联邦特工？那又怎么会随便闯入民宅？这不是违反‘第四次修正案’或者其它什么法律了吗？”

“如果你指的是美国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案，它在早几年前就被取消了。”

“哦……当然，我想你是对的，”尼洛耸耸肩，“我漏了许多民事课……这和我没什么相干的。很抱歉，刚才你说你叫什么？”

“我说过我叫基蒂·卡沙迪。”

“很好，基蒂。好的，基帝，现在就只有你和我。显然，我们在这儿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你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些什么呢？我是说，实际点的。”

基蒂有些吃惊，想了想，她说道，“希维克先生，你首先得马上把我放了，然后把我的装备，以及那个盒子、相关资料、录音带和磁盘都给我。然后把我秘密地送出这地方，以免有警察拦住我盘问我脸上的染料。此外，你还得给我找套衣服。”

“就这样吗，嗯？”

“这是你最为明智的做法，”她眯起了眼睛，“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不过，你所做的这一切对你以后的待遇问题将极为有利。”

“你不准备告诉我你是谁，从哪儿来，谁派你来的，或者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行，绝不可能。我不能泄露这方面的情况。你不需要知道，也不应该知道。而且，如果你真的就是你说的那样一个人，你又需担心什么呢？”

“很多，我担心很多事情。我不能在我的下半辈子里一直在担心你什么时候又会从黑暗的角落里猛地扑向我。”

“如果我想伤害你的话，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可能就已经这么做了。希维克先生，当时这儿只有我和你，我本可以轻松地将你制眼，然后拿走我想要的所有东西。把盒子和资料给我，别再盘问我什么了。”

“基蒂，假设是我闯入你的屋子？你又会对我怎么样呢？”

她不说话了。

“你刚才告诉我的不起作用。如果你仍不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语气强硬了，“我只得粗暴一点了。”

她轻蔑地抿紧了嘴唇。

“好吧，是你自找的，”尼洛打开接收器，朝里面大声叫道，“皮特。”

“不，我是皮特的木克，”电话里有声音回答道，“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

“你能转告皮特，说尼洛遇到了一件大麻烦，要他立即到我的车店来一趟吗？顺便从蜘蛛党带个壮实点的大力士过来。”

“尼洛，是什么样的麻烦？”

“关于当局的，情况还很复杂呢，我不能多说了。我想，这条线也许已经被窃听了。”

“好吧，我会转告皮特，”木克挂断了电话。

尼洛离开大豆袋子，又回到了工作台。他生气地把基蒂的二手车扔到了一边。“你知道真正让我生气的是哪点吗？”他终于说道，“你根本不需那么费劲地在这儿卖弄你的魅力，骗我说和我一块儿住，然后再来偷那个该死的盒子。你根本不需要那么尊重我，甚至你也根本不需要去偷什么东西。你只需要对我笑笑，轻声地问我要，我就会把盒子给你玩玩。我不看多媒体节目，我也讨厌那东西。”

“情况紧急，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调查或侦察了。我想你应该立即给你的流氓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其实是你弄错了，叫他们别来。”

“你准备认真和我谈点什么了？”

“不，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好吧，我们等着瞧。”

二十分钟后，尼洛的电话响了，他小心地拿起电话，把屏幕关闭了。是城市蜘蛛党的皮特打来的：“尼洛，你的门环在哪儿？”

“噢，对不起，刚才不想有人打扰，所以我把它卷了起来。我马上把店降下来，”尼洛按了控制动开关。

门一开，皮特马上跳了进来。他是个大个子，但却瘦长得象个登山运动员，露出一双黑黑的胳膊和小腿，脚上是一双又大又尖的跳远鞋。他穿着一件满是夹子和钩扣的无袖紧身皮衣，挎着一个背包。黑黑的左脸颊上，短发下面还有六个栩栩如生的纹身。

皮特看了看基蒂，用细长的手指取下眼镜，再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又带上眼镜，“哇，尼洛。”

“嗯。”

“我从没料到你会作出这样恶心和变态的事情。”

“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皮特。”

波特走到门口，蹲下身，把另一个人也拖进了店里，她穿着件残旧的调温夹克和长而宽松的便裤，脚上是一双一侧有拉链的靴子，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绿色钟形女帽下面是一头乱糟糟的短发，“嗨”，她伸出手，“我叫梅贝儿，以前没见过面。”

“我叫尼洛，”尼洛打了个手势，“袋里的那个叫基蒂。”

“你说你需要一个深沉点的，所以我就叫梅贝儿和我一起来了，”皮特说道，“梅贝儿是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

“看起来你把这里的局面都控制住了，”梅贝儿一边轻松地说，一边开始四处打量：“发生什么事了，她闯进你店里？”

“对。”

“而且，”皮特加了一句，“她抓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电棒，结果把自己给击倒了？”

“正是这样。”

“我告诉过你，那些毛贼通常都会先去碰那根电棒，”皮特不无得意地说着。抓了抓他的腋窝。“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把作诱饵的武器放在一眼就能见到的地方，那些毛贼绝对忍受不了这种诱惑，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去抓那样武器。”他得意地笑了，“这办法每次都奏效。”

“皮特来自城市蜘蛛党，”尼洛告诉基蒂。“他手下的人为我修了这间店。一个黑夜里，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间移动屋子提升到了34层高的地方。然后轻手轻脚地在大楼旁边挖了一个大洞，把这间移动屋子从洞中拖出来。然后他们用爆破螺栓穿过大梁，把车店就这么挂在半空中。城市蜘蛛党的人对运动攀援简直就象我对自行车一样迷恋，他们有许多人都极其认真地对待这门技术。他们是首先在这块地方上居住的人，并且从那时起他们便一直定居在这儿，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皮特单膝跪在地上打量着基蒂。“我喜欢闯进别人的住地，你呢？没有什么比快速而又顺利地摸进别人屋里更让人激动的了。”他漫不经心地在背包里掏着什么。“这是”——他摸出了一架相机——“开个玩笑，你没能偷走什么。你以是拍了些作为战利品的照片，证明你曾经到过这儿。”他拿着相机给她照了几张，看着她往后退缩，他咧开嘴笑了。

“小姐”，他对她低声说道，“一旦你变得有些邪恶地贪婪，并把这种贪心和占有欲与直接行动的美好混为一谈时，那你就是在出卖找们的生活方式了，你就糟蹋了我们的活动。”皮特站了起来。“我们城市蜘蛛党并不喜欢普通的毛贼，尤其不喜欢那种闯入象尼洛这样的我们的顾客中去的盗贼。而且我们完全地，尤其不喜欢那些笨手笨脚、在我们朋友的房屋中被当场抓往的盗贼。”

皮特皱着眉头在沉思。“我的打算是，尼洛老朋友，”他宣布，“用又好又结实的缆绳把你这位小朋友从头到脚裹得紧紧的，再把她偷偷运到金门广场——你知道的，就是在MLK和27号高速公路边一座大的商业区？——然后把她头朝下倒挂在屋顶中央。”

“这可不太好啊，”梅贝儿严肃地对他说道。

皮特有一种受到伤害的表情。“我并没有打算收尼洛一分钱或者什么东西！只是想象一下她，和那些枝形吊灯和上百面镜子一起旋转是多么美妙绝伦！”

梅贝儿跪在地上，仔细看着基蒂的脸。“她被击昏后喝过水吗？”

“没有。”

“噢，看在老天的份上，给这可怜的女人一点水喝吧，尼洛。”

尼洛递给梅区儿一瓶自行车上携带的饮料。“你们还没有弄清楚这里的情况，”他说，“看看我从她身上找出来的这些东西。”他给他们展示那些格斗镜、靴子、致昏枪、手套以及其他装备和工具。

“哇，”皮特最后说了一声，他轻轻拍了拍眼镜上的旋钮，以便能把细节看得更清楚些。“这决不是普通的盗贼！她简直就象是来自菲律宾战斗机上的衔头武士！”

“她说她是联邦特工！”

梅贝儿突然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一把夺去基蒂唇边的那瓶饮料。“你是在开玩笑，对吧？”

“问她吧。”

“我是一个市政再发展部门的五级社会顾问，”梅贝儿说道，她出示了一张官方证件给基蒂看，“你是在哪个部门？”

“我不准备在这个时候透露这类消息。”

“我简直不能相信，”梅贝儿一边惊叹着，一边把那本折得皱皱巴巴的证件塞进帽子里。“你居然抓住了一名反动秘密组织的成员。我是说，这就是刚才发生的一切。”她又缓缓摇了摇头，“你知道吧，如果你在政府部门工作，你就有机会常听到关于那些右翼准军事化成员的恐怖故事，但我以前却一直没有机会亲眼见识一下！”

“外面的那个世界是相当危险的，社会顾问小姐。”

“噢，讲给我听听，”梅园儿挖苦道，“我曾在自杀热线上工作过！我也曾当过人质谈判员！是一名职业社会福利工作者，女朋友！我见到过的恐怖和痛苦比你以后会见到的还多。当你还在一些舒适的集训营做俯卧撑时，我就早已投入到这个现实的社会中了！”梅贝儿不经意地扭开瓶塞，猛喝了一大口。“你们抢劫这个修车匠的店铺究竟是为了什么？”

基蒂还是面无表情地没有开口，“和那个装置盒有关，”尼洛在一旁说道，“这东西昨天下午才送到，几个小时以后她便出现了。开始还想引诱我，说她想往我这儿。当然，我立即便产生了怀疑。”

“自然会这样，”皮特说道，“基蒂，你这招太臭了。尼洛在服抑制性激素的药。”

基蒂抱怨地盯着尼洛，“我明白了，”她终于开口道，“当你们把性从这些人身上排斥后，这就是你们所得到的……你们得到了一种成天只知道在修理厂工作的怪物。”

梅贝儿的脸涨得通红，“你们听见她说的什么了吗？”她猛地用力在基蒂的袋子上打了一下。“你有什么权力可以去质问这个市民的性倾向？尤其是在你阴险想引诱他来达到你的非法目的之后？你还有没有廉耻之心？你……你简直应该被起诉。”

“你尽可以用你最毒辣的招数，”基蒂低声嘀咕道。

“也许我会的，”梅贝儿严厉地说，“日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对，把她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公开地方，再叫上一群新闻记者。”皮特说道，“我很喜欢她这套装备！我和我们城市蜘蛛党的人真的需要这些伸缩耳机、曳光粉和环氧窃听器。还有攀援爪和碳化纤维绳！每一件东西，真的！除了她脚上那双驴蹄似的军用靴，真的让人感到难受。”

“喂，那些东西都是我的，”尼洛严厉地说，“是我先看见的。”

“当然，我想也是这样，但是……，好了，尼洛，你把这些装备让给我们，你以前修车店欠我们的帐就一笔勾销了。”

“得啦，单这一副军用格斗镜就比这个地方值钱。”

“我真的对那个装置盒很感兴趣，”梅贝儿存心让人痛苦地说。“这东西看起来并不太奇怪，也不复杂。干脆把它拿到那些电路迷居住的‘蓝鹦鹉’那里去，看看他们能不能重新设计一种功能和它相反的。然后我们把图式寄到20或30条进步积极分子的网络上，看看计算机空间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基蒂瞪着她，“你们将承受由于这种极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可怕后果。”

“我会冒那个险，”梅贝儿很做作地说道，还拍了拍她那顶钟形帽。“也许它会轻轻地撞一下我这个自由主义者的脑袋，但我敢肯定它会打裂你那个象椰子一样的小法西斯主义者的脑袋。”

突然，基蒂开始在袋子内猛地又扯又踢。三个人都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撕扯着，用力地踢打着。但也仅此而已。

“好吧，”她终于说道，精疲力竭地喘着气。“我是克莱登参议员的部下。”

“谁？”厄洛问。

“克莱登！詹姆斯·Ｐ·克莱登参议员，在过去这三十年里一直是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

“噢，”尼洛说，“我没有注意到。”

“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皮特告诉她。

“我肯定听说过那个讨厌的老家伙，”梅贝儿说道，“但我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在那儿，我们换个参议员就象你们换双袜子一样。如果你想换袜子的活。他怎么啦？”

“克莱登参议员享有很高的威望！在第一届ＮＡＦＴＡ议会召开之前，他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员了。他手下有２０００名干练和工作勤奋的人员，并且大多数人都在农业、金融和电信委员会中任职！”

“是吗？然后呢？”

“这样，”基蒂痛苦地说，“他有２０００名我们这样的手下。现在我们在各个部门也待了数十年了，自然地，我们也积累了一些权力和影响力。克莱登参议员的手下基本主持着ＮＡＦＴＡ政府大部份部门的工作。因此，一旦参议员不再掌权，将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政治动乱。”她抬起头来，“也许你们会认为一名参议员的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没这么重要。但如果象你们这样的人用点心思了解现实生活中政府工作的方式后，你们就会明白参议会成员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梅贝儿抓抓她的头。“你是在告诉我，即使是一个讨厌的参议员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行动单位吗？”

基蒂看起来受到了侮辱。“他是一位杰出的参议员！你不可能在拥有一个2000名成员组织的同时，不认真考虑安全问题！不管怎样，执政翼几年前便有了它们自己的行动单位了！所以，权力的平衡则更是应该的了！”

“哦，”梅贝儿说道，“那老家伙大约有120岁了吧，对吗？”

“即使有政府的健康照顾，他的时间也不可能太多了。”

“他已经过世了，”基蒂低声说道，“他前部的脑叶已全部坏死了……但他仍可以坐直，如果给他注入兴奋剂的话，他甚至可以重复别人在他耳边轻声说过的话。因此，他安上了两个永久性助听器，基本上……嗯……他是由他的木克遥控指挥了。”

“他的木克？”皮特若有所思地重复着。

“它是个相当好的木克，”基蒂说道，“尽管它的编码已经很过时了，但我们一直把它照料得很好。它有着坚定的道德观念和极佳的谋略。这个木克真的很象过去的参议员。只不过……它有些过时了，它还喜欢那种老式媒体环境。它几乎把它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观看用老式方法制造出来的公众政治新闻报道，最近它又变得越来越古怪了，并开始发表评论。”

“永远都不要相信木克，”尼洛道，“我自己就讨厌那些东西。”

“我也是，”皮特在一旁说，“但和政治家相比，木克还是要好一点。”

“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个问题。”梅贝儿很疑惑地问，“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赫斯奇诲默这几年都和他的木克有直接的神经中枢联系，并且他在选举中表现很好；来自大马利浦斯州的参议员玛梅利佳同样也是这样，她本人有些粗枝大意，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她靠生命给养维持生命，但她在妇女问题上却相当激进。”

基蒂抬起头，“你不认为这很可怕吗？”

梅贝儿摇摇头，“我并不想去评判一个人和他的木克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我看来，这纯属一个基本的个人问题。”

“他们在简会中告诉我，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一旦人们得知他们的高层政府官员居然只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傀儡时，必将引起极度恐慌。”

梅贝儿、皮特、尼洛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你们对那条新闻很吃惊吗？”梅贝儿问。

“可能不会，”皮特说、“重要事情，”尼洛在一旁补充道。

这时，基蒂的强硬似乎一下了就坍垮了，她的头低垂着。“在欧州对政府不满的流亡者一直都在散播一种可以破译参议员评论的匣子；我指的是参议员的木克的评论……木克说话象议员或者说象参议员过去说话的方式，在他离开镜头和大伙私下交谈时。他在日记中说话的那种方式。据我们判断，木克就是他的日记……它过去就是他的个人随身电脑。但他一直用它传送档案，改进软件系统，教之以新的技术如声音的辨别和演讲稿的书写；并给予其律师的权力以及其它……然后接下来的有一天，木克突然作出一些奇怪的评论。我们想那是因为木克真的相信它就是参议员的缘故。”

“那就让那傻东西闻一会儿嘴就行了。”

“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甚至不知道木克到底在哪儿，具体地。或者它是怎样把这些讽刺的评论译成电码编入影带的；以前参议员曾经有许多在电信部门的朋友；要收藏一盘散布软件的方法和地方太多了。”

“你说完了？”尼洛道，“这就是你们的大秘密？你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要那个盒子呢？你不需要穿着这些装备，把我的门踢开。你说的故事不错，很可能我会给你那东西。”

“当时我不能那样做，希维克先生。”

“为什么不？”

“因为，”皮特说道，她的那伙人是重要的政府官员，而你只是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穷修车匠。”

“他们告诉我这地方很危险，”基蒂低声道。

“这儿并不危险，”梅贝儿告诉她。

“不危险？”

“这里的人穷得根本惹不上麻烦和危险了。这只是一个社会的休止。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在四处扩张，也许是钱积聚太多太久的缘故。可这城市也没有了能发挥人自发性的空间，人们的生活早已被这城市窒息了。这就是为什么暴动者烧毁那三层楼时，人们都暗自高兴的原因了。”

梅贝儿耸耸肩，“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了所有的损失。首先是那些抢劫者和强盗搬了进来，然后这里很快变成了一些不法分子和骗子的藏身之地。后来，就是永久性的占居者来了，再后来就是艺术家的工作室、半合法工厂和红灯区，然后又迁来了许多小咖啡店和面包店。不久之后，还会迁来许多写字间，到时这里将会通水通电，到那时候，地产的价格很快又会暴涨，这里又会变成贵族们的别墅区。这种情况一直都在发生。”

梅区儿站在门边挥了挥手。“如果你懂一些现代城市地理学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这里发生的自发的城市复兴现象。只要你们能骗那些精力充沛但却想法天真的年轻人以住在这个衰败、危险的贫民区为代价，换来的就是想象他们摆脱监督的自由，最终都将会有很好的结果。”

“噢。”

“对，这种地区对所有有关的人来说都相当方便。在短时期内，一些人能以稍稍不同寻常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寄生虫出现了。如果他们能赚钱谋生，就会变成合法的；如果他们不能的话，他们就会静悄悄地死在这片由他们自己过错造成的环境里。这没什么危险的。”梅贝儿笑着，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尼洛，你快让这个可怜的夹心饼干从袋子里出来吧。”

“她没穿衣服。”

“好了，”她不耐烦地说，“把袋子剪个口子，再把衣服扔进去。快去，尼洛。”

尼洛扔了一条裤子和汗衫进去。

“那我的那些装备呢？”基蒂一边问，一边在袋子里摸索着穿衣服。

“我来告诉你，”梅贝儿若有所思地说，“等皮特的朋友把这些电路都记在脑于里以后，他可能一个星期左右以后就会还给你。只需要把这些小玩意儿暂时留在皮特那里。作为报酬。我们保证不立即向每个人提起你的身份和你在这儿干什么。”

“太妙了，”皮特大声说道：“简直是个实用完美的解决方案！”他马上很兴奋地把那些小玩意一件件塞进他的背包里，“尼洛，你看，你一个电话打到蜘蛛党的老朋友皮特这里，你所有的麻烦就成了历史！我和梅贝儿和联邦人员的危机谈判艺术简直举世无双！又一个可能是致命的对抗就这样被我们不流一点血，不伤一条人命的解决了。”皮特把背包的拉链拉上。“就这样了，好吗，大伙儿？问题解决了！尼洛老伙计如果你找到工作了，就给我写信。一言为定。”皮特跳出店门，靠他的反应靴全速跳动着走了。

“多谢你把我的装备带给那些反社会的罪犯！”基蒂说，她从袋子的口子里伸出手来，抓住工作台角上的多用工具，然后很快剪破袋子，跳了出来。

“这也会有助于那些懒惰、腐败和低收入的城市警察更会认真地面对生活，”梅贝儿说道，她的眸子里微微发光，“此外，坚端专业技术仅限于高层秘密军事精英使用，也是极其不民主的做法。”

基蒂沉默地摸着工具的陶边，一边站直了身子，她眯着眼睛：“我为和你一样在同一个政府里工作而感到羞愧。”

梅贝儿平静的一笑，“亲爱的，你对黑暗政府的幻想已经大大落伍了！这已是后现代世纪！我们正被一个患了严重的多重人格紊乱证的政府所控制。”

“你太卑鄙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你的轻蔑！”基蒂用手指着尼洛。“和你相比，即使是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小伙子也好得多。至少他自给自主，还有市场意识！”

“我一见到他时便对他感觉很好，”梅贝儿轻快地回答道，“他身强体健，肌肉发达，但却从不对人无礼。此外，他会修各种小用具，还有一间空房。我想你应该搬进来和他一起住，甜心。”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我在这个地区不能象你那样靠自己生活了，对吗？你认为你对居住在法律之外有一种版权吗？”

“不，我只是说，在你脸上的涂料掉完之前，你最好还是和你的男朋友呆在屋里。你看上去象只中了毒的浣熊，”梅贝儿赶快向后转。“努力地谋生，别妨碍我”。她跳出店门，打开自行车锁，有板有眼地骑车远去了。

基蒂擦擦嘴唇，吐了口唾沫在门外。“天哪，那根电棒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她呼了一声，“你就不会给这儿装个通风设备吗？那些油漆味道绝对让你活不过３０岁！”

“我没有时间去打扫或者让房间换换气，我太忙了。”

“好吧，那我来打扫，我来给房间换换气。我会在这儿待一阵，明白吗？也许是很长一阵。”

尼洛眨眨眼睛：“确切地说有多久？”

基蒂盯着他，“你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是吗？我并不太喜欢别人这样认为。”

“不，不”，尼洛马上让她放心，“我知道你是非常认真的。”

“你听说过小型实业贷款没有？还有风险资金呢？还有联邦研究与开发补贴呢？希维克先生？”基蒂一边严厉地盯着他，一边在斟酌词句。“当然，我想你也许听说过其中一个，‘技术工人’先生。联邦研究与开发补贴只发给另外那些人，对吧？但是尼洛，当你和一位参议员成了好朋友之后，你就成为‘另外那些人’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伙计。”

“我想我明白了，”尼洛慢慢开口道。

“尼洛，我们以后会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你不会介意的，对吗？”

“不，我现在对你正在说的并不介意。”

“这地区里发生的有些事情是我开始无法理解的，但这问题却很重要，”基蒂停了停，头发上一大把干透的染料象绿色的头皮屑纷纷落下，“你付了多少钱给那些蜘蛛党的流氓，让他们帮你把这屋子架起来？”

“那只是一种物物交换，”尼洛告诉她。

“如果我给他们现金，他们也会再做一次的，对吗？我想是的，”她思忖着，“整个城市蜘蛛党就象一座重型装备，在那个左翼分子给他们灌输完革命思想之前，我一定得想办法让他们和她脱离开来。”基蒂用袖子擦了擦嘴巴，“这里是参议员的选举区！就因为这是一个个由并无选举权的反社会之徒聚集的地区而避免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实在是太愚蠢了。这正是它的重要之处！这里可能是文化战争中的重要领地。我马上就给办公室打电话，叫他们开始布置一下。我们决不能让这地方落人自封的‘和平与公正女皇’之手。”

她哼了一声，从背上扯下一节线头，“靠着一点自我控制和纪律，我就会把蜘蛛党的人拯救出来，把他们变成法律和法令的一笔财富！我会让在这个地区吊起很多活动房屋。我们可以开办一个柔道武术馆。”

两星期后，爱迪打了个电话来，他正在卡塔伦亚的某处海滩上，穿着件丝绸衬衣，戴着副价值不菲的防护镜，“你过得怎么样，尼洛？”

“还好，爱迪。”

“什么都很好吗？”爱迪脸颊上又有了两个新的花纹。

“对，我还有了个新室友，她是位军事艺术家。”

“这次的女室友相处就很融洽吧？”

“是啊，她很会给飞轮打气，又不管我干些什么活。最近店里生意好了很多。很可能我会接通官方的电源，并且有更多的铺面，也许还会有真正的邮件传递服务，我的新室友有很多有用的关系。”

“喂，女士都是很爱你的，尼洛！再不能一棍子把她们打开了，这是条真理。”

爱迪的身子朝前倾了倾，他推开边上的银制烟灰缸，“你一直在收到邮包吗？”

“对，经常地。”

“太好了，”他轻松地说，“但你现在可以把上面的信息全抹掉了，我不再需要那些备份文件了。把资料抹掉，然后把磁盘扔了，或者把它们卖掉。我现在又有了一些机会，也不需要那些东西了，它们不过是一些儿童玩具罢了。”

“好吧，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

爱迪又朝前倾了倾，“你最近收到过一个邮包没有？一些磁盘？一种装置盒？”

“是的，我收到了。”

“太棒了，尼洛，我希望你打开盒子，用剪钳把它们都破坏掉！”

“然后呢？”

“然后把碎片分堆扔掉。留着它们是种麻烦，好吗？我现在不需要这种麻烦。”

“我想我已经这么做过了。”

“多谢！并且从现在开始，再没有那些邮包来打扰你了，”他停了停，“并不是我不感谢你从前的努力和好意。”

尼洛眨眨眼，“爱迪，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

爱迪叹口气，“有一大把故事！尼洛，我不知道，很多时候两人暂时相处一阵儿很好，但长久下去可就不行了。我知道为什么上次我会认为那个私家警察对我很性感。我一定是完全丧失理智了……不管怎样，我现在又有了一个新女朋友。

“是吗？”

“她是个政治家，尼洛，她还是西班牙国会里的激进分子，你能相信吗？我正和一位欧洲地方政府的当选官员朝夕相处，”他笑了，“政治家很性感！尼洛，她们更有激情，更有天赋。他们光彩照人，能干有权，能真正做点事情！那些政治家消息灵通，知道内幕消息。世界上没什么能比我和维尔蕾塔在一起更快乐的事了。”

“听到这消息太令人高兴了。”

“比你想到的还高兴。”

“不是问题，”尼洛宽容地说，“我们都在过自己的日了啦，爱迪。”

“是真的吗？”

尼洛点点头，“我在做一笔生意。”

“你的惯性什么的做好了？”爱迪问。

“也许，这不是没有可能。我最近在上面花了很多功夫，感觉是真正离我的构想越来越近了。这种感觉很不错，是个好的尝试，它比得上其它所有的一切。”

爱迪啜了一口饮料，“尼洛。”

“什么事？”

“你并没有打开那个装置盒看过吧，对吗？”

“爱迪，你了解我。”尼洛道，“只是另一个拿着板钳的小子。”

# 《总设计师》作者：[美] 安迪·邓肯

祖云鹏 译

安迪·邓肯于１９９７年首次向阿西莫夫的《科学幻想小说》杂志投稿，很快，他除了继续为该杂志投稿外，还向《星光》、《科学幻想》、《惊奇》、《科幻时代》、《渴望》、《幻想王国》以及《奇异故事》等杂志供稿。本世纪开始之际，他已经以其作品的独特的题材、曲折的情节，还有特别的风味而广为人知。他的故事《行刑人行会》登上了２０００年星云奖和世界幻想奖的最后候选名单。２００１年，他以故事《波塔瓦脱密巨人》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本故事集《贝卢泽哈齐及其他故事》赢得了两项世界幻想奖。他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贝兹堡，毕业于西雅图的号角西部作家讲习班。目前同新婚妻子西德尼居住在亚拉巴马州的北港。

在下面这篇感人、缜密而又强有力的中篇中，作者带我们回到了二战之后的苏联，讲述了一段在教科书中读不到的秘密历史——这是对一个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或许也永远地改变了未来的人的传奇一生及其更加传奇的命运的深刻而又基于事实的审视。

一、科累马劳改营，二战期间

“科罗廖夫。”

Ｄ３２７号没有往后看。他正忙碌着。他将镐举过头顶时，浑身的关节嘎嘎作响，韧带也痛苦地呻吟着——他竭尽全力使动作快一些，可事实上却慢得不得了，甚至比前一次更慢，一次比一次慢；接着他呼出一口气，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松弛下来，于是他的双臂向前落下，镐尖从凹凸不平的墙面擦过。几片黑乎乎油腻腻的碎屑落在他的鞋上，发出嗒嗒的响声。镐头落下来时的喜悦几乎抵消了举起它时那不可避免的痛苦折磨，但也不尽然，所以Ｄ３２７号的痛苦慢慢地增加着，积累着，就像他脚下那堆已没到脚踝的矿渣一样。他知道隧道里间隔五步远的别的工人们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比他好。他们受命在这儿挖金子，可他知道这隧道里根本没有金子。金子是闪闪发光的，而这隧道一片漆黑；金子已经从工人们的牙上撬下来，从他们的梦里赶走了；而他的镐又软又钝，简直跟拇指似的。他又把它举了起来，试图忘掉自己已经举了多少下。

“科罗廖夫。”

Ｄ３２７号尽量把注意力从自己的三重重负——胳膊镐头胳膊——的起起落落中移开，移到自己短上衣的右边口袋中那微微增加了的重量上面——实际上是他想像中的重量，那一小块面包粗糙、蓬松，是中午时他偷偷从可怜的瓦西里的盘子里拿来的。瓦西里倒下的正是时候。再晚点儿，瓦西里就会用那块面包片把锡铁盘子擦得锃光瓦亮，就着最后一口气把它送进嘴里。再早点儿，卫兵就会注意到剩下的食物，把它抢走。在科累马，卫兵饿得不如囚犯那么快，但是人人都挨饿。有好多次Ｄ３２７号已经极度接近吃掉他的宝贝面包，但每次他都忍住了。他的许多狱友都忘记了怎样细嚼慢咽，但他没有。晚饭后才是最好的时机：就在临睡前，当他脸冲着工棚的墙壁躺着时，未经咀嚼的食物含在嘴里会让他暖暖地有滋有味地沉入睡乡。

“科罗廖夫。”

这声音是冷冷的，清晰的，又是耐心的，衬着隧道里卫兵粗暴的声音、叮当声、滴水声和奔跑声，如同电子脉冲。在这个洞里，什么样的词经得起这样的重复呢？只有名字，就像上帝，或者斯大林的名字。

“科罗廖夫。”

我在研究所时经常听到那个名字，Ｄ３２７号想道。我在场时常有人叫出那个名字。叫的人是期望有个反应，假定有个反应的。有个反应才是恰当的。镐头落了下来，又一声咔哒，又落下些碎片。他转过身，有些担心在自己的矿灯的灯光下什么都看不到。

可他的面前是数不清的星星。

“从你的轨道上下来，科罗廖夫同志。下到地球上来，这样一个凡夫俗子才能跟你说话呀。”

那些星星印在一张光滑的纸上：是一页书。一只手翻过了这一页，翻到了一个圆柱体的剖面图上，圆柱体的一头逐渐变细，形状类似于一颗圆滚滚的子弹。圆柱体的壳体内涌动着无数箭头。此时此刻，谢尔盖·科罗廖夫记起了一个人的名字，记得甚至比自己的名字还要清楚。

“齐奥尔科夫斯基。”他说。

“你的记性真好，科罗廖夫同志。”那个在科罗廖夫面前举着打开的书的人把书翻转过去，自己仔细地瞧着。他穿着正式的军官服，身旁站着两名士兵。“《用喷气装置探索宇宙空间》，作者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出版于１９０３年。沙皇赏识他的天才吗？哼！要不是工人革命，他一辈子都得存卡卢加给小学生擦鼻涕。”他叹了口气，“我们这些爱幻想的人经常都是费力不讨好。”

“这很不应该，将军公民。我为你们感到悲哀。”

军官用一只手啪地合上了书。在科罗廖夫的安全帽发出的暗淡的光中，军官的帽檐，金鹰的翅膀，还有两旁士兵手中的枪管都闪着微弱的光。

“你抬举我了，科罗廖夫。我只不过和你一样是个工程师。今后你可以叫我尚达林同志，就像在你罪行暴露并受到惩罚之前那样称呼我。”他打量了一下科罗廖夫脚底下那薄薄一堆碎石块。“你在这里的任务完成了。从今天起你要以别的方式报效祖国。你将参加到我的工作中来。”

科罗廖夫没有用心听。如同一见到食物就会让他口水长流，胃液翻腾一样，一见到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示意图，他的脑海中立刻出现了一大堆图像，事实，数据，术语，全都如此熟悉，而又如此新鲜。远地点和近地点。弹道及节流阀。高度及地平经度。速度、火箭燃料以及推力。他正尽力品味着这一切，而这个叫尚达林的人却在分散他的注意力。“那是什么工作——同志？”

尚达林笑了起来，这笑声在隧道中简直就是一阵刺耳的爆炸般的巨响。“怎么，这叫什么问题。当然是你的祖国培养你做的工作了。你难道觉得国家需要你作为一个采金工人的技术吗？”他的手伸进黄铜纽扣的大衣里（科罗廖夫身上单薄而又褴褛的风雪衣抵挡不住严寒，挥之不去的寒冷感觉使得他的一部分注意力不由得集中到了那件大衣是如何的光滑平整、舒适厚重上）抽出一束卷起来的纸递给科罗廖夫，“主要的问题，”在科罗廖夫欣喜若狂地体会着纸张拿在手里那种令人愉悦的感觉时，他说道，“当然就是距离了。德国人制造的火箭射程长达数百公里，可不可能提高到数千公里？我们祖国的敌人并不都是我们的邻居。Ｖ２达到了八十多公里的高度，是你的ＧＩＲＤ－Ｘ的高度的十六倍还多；我们的新火箭必须飞得比德国人的高。”

科罗廖夫翻着这些纸张。不管他多么注意，手上的水疱还是弄脏了纸上的图表。

尚达林继续说道：“因此我们的火箭必须超过德国人的二万五千公斤的推力，而且要大大超出。这就要求在冶金术或设计上进行大幅度的革新，即便不是两者同时革新的话——同志，你在听吗？”

科罗廖夫已经把一幅图横过来，这样一来，图上的火箭的弧形不再是从左到右，而是呈半圆形懒洋洋地，却又有力地朝着上方，好像是要冲向……

他的拇指在火箭的轨道上留下了一颗红星。

“我在听，”科罗廖夫说，“而且别的每一个人都在听。”他觉察出从别的采矿人那里传来的声音少了些，动静也少了些，一些在研究所养成的安全意识又恢复了，同时他也记起了自己发号施令的声音。“在我们那时候，”科罗廖夫接着说道，“这种谈话是保密的。”

尚达林耸了耸肩，咧嘴笑了。“我只在跟你说话，同志，”他说。他向后朝着士兵们扬了扬头，说道：“在白痴面前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谈话，”又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点了点采矿人，“在死人面前就更自由了。”他从科罗廖夫手上抽出一张纸，高高举起好让所有人都能看见，又整个地转过身去，把手中的纸轻轻扬了扬，让它发出哗哗的声音。没有一个采矿人抬眼迎着他的目光。他又转向科罗廖夫。“我们走吧？”他假装哆嗦了一下，“我可不像你那么适应这儿的寒冷。”

１９３３年，ＧＩＲＤ－Ｘ成功发射，在伏特加、干杯，还有斯大林同志的祝贺后（他的贺词是由一个眼睛近视的官僚匆忙读出的，那人的样子就好像他认为火箭随时都会呼啸着冲出门口似的），科罗廖夫和他的良师益友灿德尔（他此后那么快就死了）一起，离开了楼下欢乐的同事们，爬上了陡峭的、结着冰的莫斯科国家喷气科学研究所办公大楼的屋顶，高高在上地进行他们的庆祝。

让伏特加见鬼去吧；他们为彼此，为火箭，为那座城市，为这个星球干杯，喝的是一瓶走私来的、贮藏的法国香槟。

“到月球去！”

“到太阳上去！”

“到火星上去！”

他们吃着鱼子酱，蟹肉，熏鲱鱼，像贪吃的人那样咂着嘴，把空罐头盒越过首都上了冻的街道扔了出去。科罗廖夫从来没有这么津津有味地吃过东西，甚至在科累马时都没有。

当他挨着尚达林坐在雪橇上，飞快地驶离冰雪覆盖的第十七矿场口时，想起了这一切，还有更多。他渴望着仔细阅读那些文件，但它们可以等。他把它们折起来，塞进打着补丁的旧外衣里。只要他愿意，他差不多可以隔着衣服读它们。

尚达林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看他从口袋里扯出那块面包，开始一点一点地咬着吃起来，显而易见吃得有滋有味，仿佛那是从沙皇的厨房里拿出来的最最美味的东西。他靠后坐好，闭上双眼，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在想像中再次体验口中盈满的鱼子酱的独特的味道，体验那次卓越的火箭发射，还有那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夜空的包容一切的拥抱。他以这样的方式同从前的那个自我交谈着，那个自我从研究所的屋顶上轻轻地飘下来，与他融为一体，准备重新开始他们的伟大工作，雪橇飞快地穿过雪地，好像是由渴望和火焰推动着。

二、拜尧努尔发射场。１９５７年９月

叶夫根尼·阿克肖诺夫被像是地狱的全体鬼魂发出的嚎叫声惊醒了，慌里慌张地撩起车窗的窗帘，跃入眼帘的仿佛是个马戏团。和他的火车并排而行的是一列由十多匹瘦长的骆驼组成的驼队，它们发出各种声音，露出栅栏桩似的牙齿，粗壮的嘴唇卷曲着，像在冷笑。鼓鼓囊囊的灰色袋子在它们身体的两侧颠簸着，而摇摇晃晃地在它们背上坐着的则是身穿长袍、面孔黝黑的大胡子骑手，他们的咆哮足可以同他们的骆驼的叫声一比高低。

这就是哈萨克斯坦，阿克肖诺夫想道。在这次出门之前，他往东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莫斯科的郊区，那里住着一位一辈子没结过婚的姨妈，她烤的果馅饼很不错。令人窒息的尘土使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但他还很年轻，还不会觉得难受。

一名骆驼骑手看到他呆呆地注视着他们，咧嘴笑了，举起一只毛茸茸的拳头，摆出了一个特别粗暴的架势，吓得阿克肖诺夫赶紧放下窗帘，坐了回去，一边用手指摆弄着自己那突然显得太短的胡子。

他在自己的帆布包里翻出了那本已经很旧了的佩雷尔曼写的《行星际旅行》，随手翻开，开始读起来，心想他即使闭着眼睛也背得下来。很快他又打起了盹，在梦中，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沙漠中的青铜武士，挥舞着一把短弯刀，向那些刺破长空的火箭挑战着。

没有乘务员，也没有其他乘客来打扰他的睡眠，因为埃夫金尼。阿克肖诺夫要去的是个官方地图上不存在的地方，要见的是个官方材料中没有名字的人。去这种不存在的地方找这种不存在的人，其渠道都经过严格控制，所以阿克肖诺夫是这趟火车上惟一一名乘客。

“来吧，”站台上的士兵盯着阿克肖诺夫的脸和照片左看右看，直看得他紧张起来时才说，“总设计师在等你。”

有十五分钟或者更长，士兵开车载着阿克肖诺夫在一条新铺的宽广笔直、好像总也走不到头的公路上行驶着，经过了一个个工地，工地上巨大的建筑的中空的轮廓从大坑里、从一堆堆土里拔地而起。到处是一群群工人。在一座土堆上，三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着：下面挥舞着镐头的工人一定是些劳改犯。一条闪光的铁路支线不时从路上穿过，一到铁轨与路面交叉的地方阿克肖诺夫就赶紧抓稳，因为司机并没有减速。一些已修建完成的建筑看上去像是办公楼，还有一些像军队营房。在一所营房后面是些看上去更有趣的住处，那是六顶圆顶帐篷。几个哈萨克人正在把第七顶帐篷裹好，仿佛那是个兽皮围成的巨大的柱体。

司机一言不发，没做任何表示就把阿克肖诺夫丢在一个足有一公里宽的大坑的混凝土坑沿上。阿克肖诺夫朝下面六十米深处的陡峭的堤道望过去，堤道是用来引导火箭发射时喷出的巨大气流的。他哆嗦了一下，从发射台边退了回去。那是个巨大的混凝土的台子，有好几百米见方。不管对火箭做过多少研究，都不能让他喜欢高处。他的上方三辆空的导弹拖车轰鸣着，这些三十米长的长着巨爪的庞然大物会靠拢火箭，紧紧抓住它不放，直到火箭发射。

几百名工人在发射台上匆匆来往。有些开着小电动车，有些沿着从导弹拖车的最高处一直延伸到坑底的脚手架爬上爬下。其中有很多哈萨克人，远远地就能从他们戴的毡帽上认出来。在人们的忙碌中，阿克肖诺夫守着自己的行李，有些想家，同时尽量使自己显得有学问，有用处。

正当他想着把书拿出来时，他几乎让一个隆隆的声音震趴下，这声音回荡在每个地方：左边，右边，坑里，天空中。

“正在试机。正在试机。一二三。齐奥尔科夫斯基，齐奥尔科夫斯基，齐奥尔科夫斯基。”

接着传来几声拖长了的震耳欲聋的巨响，好像狂风吹进了麦克风似的。阿克肖诺夫忙把手遮在耳朵上。除他之外，周围这么多人看上去没有一个注意到了这吵闹声。

“喂。喂。喂。”这声音一波一波地滚过混凝土，让阿克肖诺夫恼火到了极点。“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啊？喂？我在说你呢——你，那边留胡子的那位。对，就是你，没干活儿的那位。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阿克肖诺夫放开两手，在发射台上四处找着。他弄不清朝哪儿答话，就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挥舞着。

“好，”那声音说道，“在那儿等着。我马上就上去——”下面的话被一阵咳嗽声淹没了，咳嗽声在大坑的坑壁处回荡着，好像从地里涌出来似的。阿克肖诺夫又捂住了耳朵。咳嗽声中，扩音器里的声音停了，那令人害怕的回响变成了一个孤单单的很小的声音，那声音远远地在混凝土发射台的另一边断断续续地干咳着，清着喉咙。

阿克肖诺夫转身看见一个人从一架电梯中走出来，电梯是安在一个起支撑作用的柱子中的。这人走向阿克肖诺夫，用一块手帕擦着嘴。他身材矮胖，五十岁上下，浓眉生得很低，眼睛很有神。他穿了件大衣，虽然那天的天气在秋天来说是很暖和的。

“你是阿克肖诺夫。”他伸出手说道。他的口气让人觉得他刚在电梯中看过一个名单，恰好选出了正确的名字。如果他说出的名字是焦姆因或是皮柳金或是莫洛托夫，阿克肖诺夫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当时如此，永远如此。“我叫谢尔盖·科罗廖夫，”年长的人继续说道，“但是你不大可能再听到这个名字。在这里人们只叫我总设计师，或是老总。欢迎你来到拜克努尔发射场。”

阿克肖诺夫微微鞠了一躬，头低得只比点头时深一点儿。他练习过如何开场，而且对这样开场很感骄傲。“很荣幸见到苏联第一枚火箭的设计者。”

“我很荣幸见到我们未来的火箭的设计者，”科罗廖夫回答道，“当然是大家共同协作。太空就像一个国家，或者一所教堂一样，得许多人共同努力才行。请跟我来，”他回头补充道，因为他早穿过发射台走了很远了。阿克肖诺夫抓起自己的包，赶紧跟了上去。

“很遗憾我没有时间带你参观一下这里的设备，也没时间好好跟你谈一谈。你听得出谎话吗？我刚才说的就是谎话。实际上，我一点儿也不遗憾，因为我很高兴终于可以为‘旅行者号’的这次发射而忙碌了——你读了我寄给你的摘要了，对不对？对。我们就免去那些通常的程序，从现在开始，在下面一周里，你将跟随我到各处巡视。你满意吗？”

“非常满意，科罗廖夫同志。呃，老总同志。”

“就叫老总就行了。喂，阿比什，你这个疯子哈萨克，请别把它开进大坑，好吗？”他向一个一边横冲直撞地开着电动车经过，一边还招手嬉笑的人喊道，“你是学院出身，又是最出类拔萃的，阿克肖诺夫同志。你是那么优秀，事实上你可以自主选择去向，自由选择在这个新世纪可不是常有的事。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来到拜克努尔？你是不是对沙子情有独钟？”

“主要地，同志——呃，老总——我来这里是为了和您一起工作。”他顿了顿，见对方没有反应，就接着说了下去，“而且，尚达林同志的设计组所做的是——啊，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是对火箭技术的僵化应用？而您在拜克努尔的工作，虽然我知之甚少，但在我看来要有趣得多。”

“我明白了。”老总说道。他带头走下一架螺旋型金属楼梯，每踩一步，梯子都发出很大的声响，“尚达林同志就像古时候的中国人一样，朝着蒙古人高高地抛出带火的羽箭。火力越来越猛，可蒙古人还是不断地来。”在响声中走到楼梯底部时，他回转身盯着阿克肖诺夫的行李，“你拿来拿去的这些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阿克肖诺大停下来。“哦，就是些……就是我的行李，老总。”年长的人定定的目光让人捉摸不透，“我的衣服，书……还有些私人物品……”他支吾着说。

老总想了想，半是赞成半带惊讶地咕哝道：“书是很有用的。”他转身朝着停车场，一只手向后冲着发射台猛地一挥，“把那东西也看成是你的私人物品吧。”

俩人走近时，一个大块头士兵从一辆车里跳了出来，拉开后座门，然后立正站着。他的一只手里拿着本书，食指夹在正在看的那页。

“谢谢你，奥列格。”老总说着，跟在阿克肖诺夫后面上了车。“奥列格正在博览火箭技术和行星际旅行方面主要著作。你对戈达德①的作品怎么看，奥列格？”

【① 戈达德（１８８２—１９４５），美国火箭发动机发明家，现代火箭技术先驱。】

“很有趣，老总。”士兵一边发动汽车，一边回答道。阿克肖诺夫研究着他那粗壮的刮得干干净净的后颈。

“我指导他阅读。”老总继续说。他从外衣中抽出一把计算尺和一个薄薄的笔记本。汽车在停车场里绕行时，火箭拖车的影子从他的脸上扫过。“如果非得有个全副武装的护卫随时随地跟着我不可，我至少能跟他谈点非军事的东西。”

“您现在就想谈吗，老总？”司机问道。

“不，谢谢。”老总答道。他的手指在数字间舞动，阿克肖诺夫则从后窗看着越来越远的发射台上的巨爪。

三、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

“十。”

还有十秒钟，没别的事了。太好了，太好了。科罗廖夫在有很多划痕的木桌下把腿伸展开，将麦克风往前拉了拉，一边数着倒计时一边放松下来。

“九。”

离这个钢铁包围的混凝土地堡一百米远的发射台那儿，科罗廖夫的声音一定正在隆隆地轰响着。在从“老七号”的液氧舱中排出来的冰冷的白雾的包裹下，只有它最上面的十五米才看得见。科罗廖夫已经用每一个潜望镜、从每一个角度观察了它，脸颊都因为眯眼眯得过多而酸痛了。现在他什么都不打算看。他的下属们汗流浃背，嘴唇发白地从他们所在的控制台和雷达监测屏前抬头望着，像是些噩梦缠身的人。让他们担心去吧。这是他们必须要学会经历的。科罗廖夫已经过了担心这个阶段了——不管怎样，只剩下八秒了。接下来会开始下一个考验，但在同时他会细细品尝胜利的果实，就像品尝一小块面包一样。

“八。”

就在几周前，赫鲁晓夫同志批准了轨道卫星发射的计划——这次发射会因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慑人威力而震惊世界（他是这样说的）。哈！好像华盛顿同卫星轨道一样那么容易算计。党的主席把权力交到了总设计师的手里。

“七。”

得到批准后，“老七号”在设计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十二个小的导向火箭和四个捆绑火箭助推器围绕着一个内核，内核里有二十个单独的推力舱。冶金学家们绞着手，告诉科罗廖夫说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还说任何单个的苏制火箭在远未达到四十五万公斤的推力之前就会散架。很好，科罗廖夫说：那么二十多个，三十多个小火箭绑在一起又会怎么样呢？

“六。”

赫鲁晓夫和政治局的成员一道，像在红场上撒欢的西伯利亚农民那样，在发射台上跑来跑去好几个小时，他们对火箭技术的了解不比随便一群相同数量的骆驼对火箭的了解多。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想摸，就像小孩子似的。科罗廖夫不得不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还问了很多很幼稚的问题：它有多重？飞得有多快？可以飞多高？回答让他们更加兴奋，而赫鲁晓夫是其中最兴奋的一个。“你们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科罗廖夫同志！”他不停地说着。这人的雪茄烟灰洒得到处都是，而且从那以后科罗廖夫再也没见到过自己最钟爱的茶杯。

“五。”

尚达林同志的反对虽然是在克里姆林宫悄悄地进行的，但是非常有效。洲际弹道导弹添加燃料和发射得用去好几个小时。它太庞大，只能通过铁路运输。它不能自动击中目标，必须通过地面上的人员进行导航。那它有什么好处？最糟的是，依尚达林同志看来，只有美国的东北角能处于“老七号”的威力之下。“同志，”他拖长了声音说，“缅因州的军事目标少得可怜。”

“四。”

就在一周前，在一次例会结束时，年轻的阿克肖诺夫表情呆板地踯躅着，看样子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老总，我给弄糊涂了，”年轻人说，“陆军元帅老是把‘老七号’称作弹道导弹。也许是我错了，老总，可是——作为弹道导弹，‘老七号’的设计有点儿不太合理呀。”

，

“三。”

科罗廖夫满脸喜色地面朝年轻人倾了倾身子，说道，“我觉得你的评价不够公正，阿克肖诺夫同志。我觉得更确切地讲，‘老七号’是一个蹩脚的弹道导弹。”

“二。”

“可是，”科罗廖夫接着说，“它会成为将人送入太空的绝佳的火箭助推器。”

“一。”

“点火！ ”

于是一颗新星出现在中亚的沙漠中，升上了天空，当老总仰头大笑时，即使是在火箭的雷鸣般的轰响声中，地堡指挥部里其他的人也还是听到了。

四、拜克努尔以北的大平原，１９６１年２月

阿克肖诺夫站在老总身旁，两人都举着双筒望远镜，手肘碰在一起。一只鹰在阿克肖诺夫的视野里旋转着飞过，他本能地转过头，跟踪着它，接着突然停了下来，迅速回到那个橘黄色的降落伞上，看着它越来越大——虽说没有预想的那么大。

阿克肖诺夫放下望远镜，在地图上查看着，可老总不需要确认。“我们的孔雀已经飞离了航道。”他喃喃地说着，在司机室的车顶上敲了两下。

卡车轰鸣着向前驶去，沿着土路上冻住了的车辙颠簸着，坐在后面摇摇晃晃的工程人员拼命抓牢。左右两边，在广阔的田野上，玩具大小的卡车和救护车也在向前急驶。远远地，一群羊在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前四散奔逃；风把汽车喇叭声和羊叫声带到了好几公里远之外。车流向一朵随风飘荡的橘黄色的花旁汇集着，那是彼得·多尔戈夫。

老总和卫星城里每一个未来的宇航员关系都很好，他知道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兴趣爱好和历史，实际上知道他们档案材料中的每一点（而克格勃的档案材料是什么都不会遗漏的）。老总从成千上万的候选人中挑选了这些人，是通过同赫鲁晓夫，而且从表面上看来也同一半的政治局成员商量决定的。尽管如此，阿克肖诺夫确信，老总从没喜欢过彼得·多尔戈夫。

这名宇航员喜欢好几小时地坐在公共食堂里给他的怪模怪样的小胡子上蜡，一边还向每一个人吹嘘他搞女人的辉煌业绩，还有他的高超的跳伞本领。“跳过五百多次，朋友们，脚踝都没扭伤过。看到这本袖珍诗集了吧？我收集诗集，就是为了在下降过程中读点什么。降落伞打开后，就没什么要做的了，知道吗？最终，我会在天地间读完这部伟大的著作！有多少学者敢说他们也读了那么多呢？”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惹得别的宇航员哄堂大笑。老总胳膊下面夹着一束新的写满问题的手稿，从公共食堂蹒跚而过时，总会对他怒目而视，但什么话也不会说。

但多尔戈夫显而易见是测试“东方号”弹射系统的最佳人选。如果老总在克格勃的报告材料和《生活》杂志上读到的内容是真实的话，这个测试必须毫不延误，马上就做。那个漫长、干燥而又寒冷的春天日子真不好过啊，要是让老总逮住哪个人抽空吸支烟或是打电话聊天或是睡一会儿的话——后者是最糟糕的，“美国人和德国人在他们那个热带地区也这样开小差吗？”他会一边挥舞着最新的印有七个笑得牙齿都露在外面的太空人的宣传照一边大喊大叫。（美国人肯定会第一个把牙医送上太空。）老总觉得这个稀奇古怪的，永远阳光灿烂的发射基地，这个弗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①，就跟火星或者月球一样是个异乎寻常的地点。对他而言，那里总是“那个热带地区？’。所以多尔戈夫的培训匆匆结束，最后的测试定在二月底。

【① 卡纳维拉尔角，旧称肯尼迪角，位于美国弗罗里这州东部，为空军和航天基地。】

实验很简单。与“东方字’飞船同样大小的模型机里，披挂着全副装具的多尔戈夫被绑在一把弹射座椅的样机上。然后把模型机装在一架大型安东诺夫运输机的货舱里运上天空。在大平原上空几千米的高空，这个巨大的容器从飞机尾部被不客气地推出去。一旦分离完成，多尔戈夫就按动“弹射”按钮。很简单。也很疯狂，但拜克努尔发射场很能容许疯狂的想法。

多尔戈夫用一句话概括了整个过程：“你们把我喂进飞机，飞机又把我拉出来！”

老总皱了皱眉，但接着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老总乘坐的卡车并不是第一个到达的。一群工程人员都争先恐后地从后挡板爬下车去，老总则不耐烦地打手势让阿克肖诺夫帮他从车的侧面下去。飘动的降落伞向旁边飞舞着，但是地上一个斜躺着的人体压住了它。

一个手持步枪脸色苍白的士兵慢吞吞地走到老总面前说：“太可怕了，设计师同志。也许您该等着——”可是老总已经走了过去，阿克肖诺夫慢下脚步，免得超过老总。

多尔戈夫手脚摊开仰面躺在那里，活人是不愿意这样躺着的。面罩已经粉碎的头盔以一个怪怪的角度靠在他的肩上，却还和身上的衣服连在一起。

老总低头盯着尸体说道：“在人们面前，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傻瓜。”

医生们来了，在周围打转，以此恭敬地同老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证实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多尔戈夫摔断了脖子。他在下来时什么都没读。

“他的头盔在弹射时肯定碰到了舱口。”阿克肖诺夫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他明白他要冒的风险。”他补充道。

“不如你明白，我的朋友，当然也不如我明白。”老总的声音不大。现在已经有几十号人聚集在这儿了，一个个萎靡不振，脸色灰白，吓呆了的样子，但老总却是生气地铁青着脸。怒火中，他慢慢地而又轻柔地跪在冻硬的地上，伸手越过医生们抓住了多尔戈夫摊开的双手，把他的手臂交叉着放在橘黄色的胸部，这样一来，多尔戈夫就像是在抓着他胸前的降落伞的带子。

“这样好一点。”老总咕哝着说。

他转过身，迎着寒风向卡车走去，阿克肖诺夫紧跟在后面。老总一边走，一边从臃肿的外衣中扯出他的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把笔摇了摇，好让它写得出来（笔是东德制的），开始写了起来。笔在纸上一行一行地划过。他一边写着，一边跨过沟渠，绕过岩石，没有绊倒，也没有抬头看。一只土拨鼠就从他的脚下惊惶逃窜。老总还是不停地写着。

在路的尽头，由于拖拉机常在这里拐弯，地面已经掀松了，那名脸色苍白的士兵给他的步枪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把枪水平地端着，像个牛栏门一样，挡住了三个年老的农妇的去路。

老总走过来时，最年长的那位喊道：“发生什么事了，同志？怎么那么乱？”

老总边走边答，没有抬头，也没有停笔：“我刚刚折断了一个年轻人的脖子，太太，计算尺一拉，笔一挥，就这么简单。”

老妇人立刻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接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双手捂住了脸。阿克肖诺夫和他的老总根本没有注意她，而那个士兵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动着的降落伞，全神贯注，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个孩子。

五、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２日

仅仅是挪动、重摆他那不听话的枕头就让阿克肖诺夫灰心丧气。在午夜一点钟过后不久，他开始对着枕头狠狠地打起来。他一拳一拳地打它，用头顶它，最后把它抛到了角落里。

阿克肖诺夫坐了起来，叹了口气，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把几缕头发编成错综复杂的小辫，又用右手使劲地扯开，这样玩了几分钟。“我疯了。”他大声说，把被子扔了回去，光着脚跳到小屋那从未暖和过的木地板上。

从过道那儿传来低沉单调的鼾声，表明睡不着的只有阿克肖诺夫一个人。裤子、鞋、外衣、帽子，他把它们想像成了鲜艳的橘黄色飞行服、耐高温的靴子和头盔上铅灰色的气囊。他最后重新修正了这一幻象（以便确认氧－氮的混合），然后大胆地走到后门廊上，双臂胜利地高举着，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名义对混凝土路面和落满尘土的灌木提出所有权。

阿克肖诺夫为自己愚蠢的行为摇摇头——咳，年轻的加加林在全身披挂好后是不会——他信步走进院子里。有一小会儿，他把地平线上发射台的灯光当成了新的一天黎明的曙光，这已经是他第一千次犯这个错误了。

阿克肖诺夫感到自己体内的罗盘呈螺旋形疯狂地转着。他闭上眼睛，大口吞下寒冷的空气，希望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但脑海中出现的却是一枚火箭，正在从软管中吸入零度以下的“肉汤”。

花园的另一头，老总那同样难以描述的小屋的厨房窗户上亮着灯光。他走了过去，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走近时，他可笑地变得鬼鬼祟祟的，每迈一步都特别小心，膝盖高高抬起，就像一个新手在失重条件下腾跃。他藏身到房子旁边的灌木丛中，从窗槛往里瞅着。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就渴望成为一名间谍。比方说，他喜欢偷看他暗地里信奉东正教的爷爷做祷告。有一天他喝饱了甜菜浓汤后偷看的时候打了个大大的嗝，露了馅，把爷爷气坏了，还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但是他看到的只是老总在读着什么。

刺眼的荧光使老总脸上的冻伤疤痕分外醒目——也显示出他的倦容。同往常一样，他的右手支着下巴，左手食指在笔记本的纸页上滑过，引导着眼睛。他的肘边是一盘乳酪酥，还有满满一杯已不再冒热气的茶。老总翻到一页，读着，又翻到另一页。没什么可看的。那他怎么这么着迷？为什么他知道了总设计师在厨房里挑灯夜读就感到如此安慰？老总的手指同他的笔一样有条不紊地移动着，一行，一行，又——他抬起头，不是冲着窗户，而是朝着后门，阿克肖诺夫连忙把头低到窗槛下。他听到椅子移动的声音，还有沉重的脚步声。一片楔形的光铺在草地上。

老总轻声叫道：“加加林吗？嘘！喂？”

停了一会儿，就在阿克肖诺夫屏住呼吸时，老总朝房子一角的四周瞅了半天，发现他的助手蹲伏在灌木丛中。

“啊，是你呀，”老总说。“好，既然你在，也许我就能在这个嗜睡病患者的冬季度假地做点什么。”

阿克肖诺夫正在掸掉袖子上的叶子和小树枝，同时考虑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才说得过去，过得了老总这一关。这时，他的上级又出现了。他大踏步地从房子里走出来，右边掖下夹着笔记本，左边胳膊正费力地伸进他那件臃肿的外套里，无论是什么天气，他在室外总穿着它。阿克肖诺夫估计那件衣服至少有一件宇航服那么重。

“听着，”老总说道，胳膊肘推搡着阿克肖诺夫穿过院子。“为了讨论起来方便，也为了我们不至于发疯，让我们假定明天早上一切顺利。加加林上去，在轨道上航行，再下来，他对赫鲁晓夫说话，对他的妈妈说话，他是俄罗斯好小伙，是吧？是。很好。都很好。可他只不过是罐头里的碎火腿。”

“什么碎火腿，老总？”

老总扬了扬手。“是美国一种罐装的美昧食品，跟鱼子酱一样。也许我读《生活》杂志读得太多了。别打岔了。我是说，像加加林这样的俄罗斯好小伙，只要是环绕地球之外的任何轨道航行，他们都会需要一个比那儿那个给挖空了的‘旅行者号’好点的航空器。能够便于操作，能够在指定地点会合，能够同别的飞行器对接，等等。现在打断我吧。这个新的飞行器，这个‘联盟号’，要用什么样的标准组件制成，才能既保持我们现有飞行器的强度，又能满足……”

一个多小时里，这两个人脚步沉重地在院子里走着，有时同时开口，有时一言不发，有时并肩地走，有时却又像两个要决斗的人那样傲然阔步地从对方面前走过。他们从空气中抓取一个个图形，又在草里把它们剁碎，他们争执着，彼此恨得咬牙切齿，又和好，拥抱，又争执。在他们的上空繁星满天，可他们甚至瞧都没有瞧上一眼。后来他们累了，什么都没解决，却又新发现了好几种不可能的事，需要证实或者推翻。

他们沉浸于让人目眩的胜利的喜悦之中，兴高采烈地瘫坐在后门廊的台阶上，阿克肖诺夫突然说：“这不是我的屋子。”

老总掉头看了看。“也不是我的。”他说。

门廊上堆满了束束鲜花，大多是便宜的石竹，是前一天，一拨拨地，由面带微笑的共青团代表送来的。

“这是加加林的屋子。”阿克肖诺夫轻声说。

窗户漆黑一片。万籁寂静中，传来一阵微弱的鼾声。

“昨晚七点钟的时候，我来到这里命令他上床去睡个好觉。”老总低声说，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居然真这么做了。”他费力地站起来．揉了揉腰背，又弯下腰去，用手把土刨松。“帮我一下。”他悄声说着，开始往口袋里装石子。

阿克肖诺夫趴到地上。“您做得对，老总。凭什么我们就该晚上不睡觉，替他操那些心呢？”他低声加了一句，“这个杂种。”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加加林的身影完完全全地显现出来，在床头钟的夜光钟面发出的微光中，他的轮廓在黑暗的屋子里隐约可见。两个工程师蹑手蹑脚地从宇航员的窗口退后几步，开始将一把把石子朝窗玻璃掷过去。这人难道聋了，还是石头做的——这个农民的儿子难道已经成了一块石碑？啊，有灯光了。这两个折磨他的人蹲在政府给加加林配的黑色轿车后面（他可以驾着这车从不为人知的地方到达茫茫蛮荒的边缘然后再回来），看着祖国的青年英雄推起推拉窗，伸出头来四处张望着。

加加林低声叫道：“是老总吗？”

没有回答，于是推拉窗给放了下来，灯也灭了。两个捣乱的人站起身来，严肃地转向对方，扑哧地小声笑了起来。

阿克肖诺夫深深吸了一口气，老总则安静而严肃地说：“我准备离开时，加加林说他还有最后两个问题要问我。第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可以将一两样私人物品带到飞船上去，最多大概两百克？可以，我告诉他说，当然可以，也许一张照片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接着，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你知道这个小伙子明天想把什么东西带到轨道上去吗？你想像得出吗？他想带上我的一支笔。”

“您给他了吗？”

老总的脸抽搐了一下。“睡觉去，阿克肖诺夫。”他说。

阿克肖诺夫去了，在他身后，总设计师靠在政府发的轿车上，盯着尤里·加加林卧室那黑乎乎的窗子。

六、日出一号。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２日

一颗行星向一旁旋转而过，露出一颗恒星，行星又露了出来，好像从里面发着光；云层翻滚着；山上的积雪闪闪发亮；星罗棋布的集体农庄从窗外旋转而过，这是从太空上可以见到的证明，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改变了地球。

从卫星轨道上看到的日出是一生中难得一见的奇观，可是宇航员阿克肖诺夫的心思全然不在这里。宇航员阿克肖诺夫觉得自己是颠倒着的。

他该说些什么吗？他知道在距地面四百公里处的高空“颠倒”一词毫无意义，但那种感觉挥之不去。即使闭着眼睛他还是感觉得到自己是颠倒着的，好像全部血液正涌向他的头部似的。叶戈罗夫密密麻麻地放置在他身上各个缝隙处的那些传感器肯定会探测到这种感觉吧？有一小会儿，阿克肖诺夫觉得医生一定知道自己头重脚轻的尴尬处境，只不过什么都没说，免得让他难堪罢了。毕竟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重新调整，掉个头，对他们三个机组成员中的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儿的活动空间甚至比那辆滑稽的意大利车的后座还小。一个月前，阿克肖诺夫就是和这两个人挤坐在那辆车的后座上，深更半夜去了趟秋拉泰姆买伏特加，结果无功而返。即使他能够解开身上的带子飘浮起来，可他挤在中间，蓦地大喊一声“换”就可以随意地调整／翻转过来吗？不能，如果阿克肖诺夫适应不过来，就必须一直那样，一直得等到重返大气层时才行。但如果他不是适应不过来，而只是精神错乱了，那么他就得等更长的时间了，可他尽量不去那样想。

“看来好像是盐分平衡稍微有点反常，”叶戈罗夫一边盯着自己的手掌大小的实验箱一边说道。听上去医生对他自己的含盐量很高的血液很是自豪。他自从进入轨道后就在自己身上插满了各式各样的传感器、探针还有电极，但却惋惜地发现自己一切正常——直到最后刺在手指上挤出的这滴血（叶戈罗夫是像弹一颗小小的红色浆果一样把它从手指上弹出去的），最终得出的结果才有些反常，虽然同样乏味。噢，好，医生同志，阿克肖诺夫想说，怎么你那些小测试没有告诉你我们在这两小时里都是头重脚轻？因为要是阿克肖诺夫头重脚轻的话，那么叶戈罗夫和诺维科夫肯定也是头重脚轻。这一想法并没有使他得到安慰。

“感觉怎样，阿克肖诺夫同志？”诺维科夫问道。

“我很好。”阿克肖诺夫回答说。

飞行员以微笑作答，又将注意力转向在他伸出的双手问飘浮的一管密封的黑醋粟汁上。诺维科夫在太空里跟他在地球上一样大惊小怪。还在发射场时，他就曾经因为阿克肖诺夫对哈萨克食品一无所知而大为吃惊。他为很不情愿的工程师准备了羊肉片和面条，他称之为比什·巴麦可，还给他倒了一大杯满是泡沫的发酵过的奶酒。

“事先在地球上有更多经历的话，”飞行员说，“就会更喜欢太空。把它喝完。这是马奶，你怕什么？我们还没老呢。喝。”

现在诺维科夫的注意力全在这塑料软管上，他先用右手，又用左手拍打着软管，好像是在一个人玩网球，而软管先朝着这边，又朝着那边翻腾着。

阿克肖诺夫对软管朝左右两边移动很确定，但“上”和“下”呢？这只不断翻滚着的塑料管子真的颠倒过吗？或者像在它周围环绕的舱里的其他东西一样，一直都正好是斜着的？阿克肖诺夫想吐。

“要是你不喝，把它递过来行不行？”快活的医生问道。他可能想试一下，看黑醋粟汁对他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什么影响。

“拿着。”同样快活的飞行员答道。他抬起右手，让管子从下面飘过去，然后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经过。

医生抓住它，说了声：“谢了。”他用拇指把管子的盖子弹开，挤出一团抖动的黏糊糊的汁液。医生放开管子（手松开时轻轻一推，管子就慢慢地向机舱的另一头飘了回去），腾出两只手来在汁液的中部轻轻地拍打着，把这团东西捣碎，分成两截蜂窝状的胶冻样的东西。医生从座位上抬起头来，好让其中一团胶冻飘进他的嘴里。他舔舔嘴唇说着“呣”，用肘部把另一团朝诺维科夫那儿轻轻一送。它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飘过去，就像野餐时天空飘过的乌云，也被狼吞虎咽地吃掉了。飞行员像只青蛙似的弹出舌头捉到了它。

而他们都是成年人！

“你想来点醋粟汁吗，阿克肖诺夫同志？”

“不要，谢谢。”他满嘴都是马奶的味道。

“喝点水？”

“要不来点咖啡？”

“橙汁呢？”

“也许想吃点苹果？”

“谢谢，我不渴。还是谢谢你。”他脑海中出现了和头那么大的一团呕吐物，在机舱里乱撞，而它的三个猎物在下面缩成一团，呜咽着，像是几个小学生被困在了有一只蝙蝠的屋子里。

阿克肖诺夫大口大口地吸着氧气罐里的空气，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窗外的“萤火虫”上。

“阿克肖诺夫同志患了宇航病。”叶戈罗夫低声说，好像在和诺维科夫说悄悄话。

“我没有！”阿克肖诺夫叫了起来。

“你已经像条鱼似的在那儿躺了一个小时了，”医生继续说。“脉搏正常，呼吸正常，眼珠动得稍快了点，可除此之外也很正常，我的全部数据读出都证明你很正常。可老实说，你看上去糟透了。”

“人人都会得那个病，”诺维科夫说。“蒂托夫、尼古拉耶夫、波波维奇、白科夫斯基、捷列什科娃——都得过，只是程度不同。”

“加加林也得过吗？”阿克肖诺夫问。

“没有，加加林没得过。”

“你得了吗？”

“啊，没有，事实上我没得。可是你知道，我当飞行员已经好多年了。受过战机驾驶训练什么的。”

“我觉得我有一点儿，”叶戈罗夫说。“就是有点头晕。美国人也有这方面的报道。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失重对内耳的影响有关。”医生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有关内耳的重要论文，阿克肖诺夫感到很奇怪，他居然等了那么半天才提起那个值得注意的器官。“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分不清方向，在空间上糊里糊涂的？”

“是啊。”阿克肖诺夫叹道，“我觉得自己就像倒立着一样。我的眼睛很难集中在一点上。我想读仪器上的数据时，它们在我眼前有点转。而且我有点想吐。”

“你就要吐了吗？”诺维科夫问他。

“不！”阿克肖诺夫反驳道，开始感觉好些了。

“很有意思。”叶戈罗夫一边说，一边记笔记。“有什么症状必须立刻向我报告。”

“我不是在报告，是在抱怨。”阿克肖诺夫说。可是我是世界上第一艘三人乘坐的宇宙飞船上的一名机组成员，所在的轨道是有史以来人类达到的最高的，“对不起，同志们。”

即便他这么说，他还是不知该不该将“日出号”称为“三人乘坐的宇宙飞船”。这艘飞船是以原来的老“东方号”的舱体为基础，去掉了备用的降落伞和弹射系统，刚刚留下足够的空间，塞进第三张狭窄的座椅。这个改动是非常冒险的。舱里的空间不允许宇航员穿压力服，所以他们都身穿灰色的连身工作服，纸一样薄的外套，还有旅行鞋。

“一次非正式的飞行。”去年夏天，赫鲁晓夫在他坐落在黑海之滨的别墅里向老总提出他的要求时，就是这么称呼这次飞行的。

老总回拜克努尔时一路怒火中烧。等他向阿克肖诺夫传达这些命令时，已经陕发狂了。他在设计实验室里一边痛斥赫鲁晓夫，一边来回跺脚，拳头砰砰地砸在工作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停下手头‘联盟号’的活儿，推迟登月方面的一切进展，好让赫鲁晓夫嘲笑美国人，‘哈哈！你们的‘双子星座号’送了两个人上天，而我们的‘日出号’送上去三个人！我们又赢了！’”硕大的拳头落下来，铅笔和尺子震得格格作响。

阿克肖诺夫俯身看着面前的草图，摇了摇头。“上这艘飞船的将会是三名勇敢的宇航员。”他说。

“根本不是三名宇航员。”老总回答道，“我还没告诉你最糟糕的。‘日出号’将载着一名受过训练的宇航员和两名没受过训练的‘平民’——名医生，一名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上天。这样赫鲁晓夫才能到处夸口建成了第一个太空科学实验室。他说，‘如果你不能为我建成这个，如果你不能继续把我们光荣的太空计划发扬光大，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尚达林同志可以做到。’”老总慢慢走回桌旁，对着设计图沉思着，“可是我问你，哪个工程师会那么高尚，那么勇敢，那么傻，还得足够矮，可以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钻进这么个破船里？”

就在那时，阿克肖诺夫知道了自己该如何回答。他看到老总提到尚达林名字的时候在发抖。但是阿克肖诺夫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鼓起勇气把他的答案告诉了老总，又花了一两个星期才说服了他。

老总态度最终缓和下来的当晚，阿克肖诺夫帮助他写了一封长信：后来由特别信使送到了政治局里最熟悉拜克努尔的成员——前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手上。信中详述了赫鲁晓夫同志越来越多的干涉，并暗示（但没有很明白地说出来），如果更有理性、更有远见的领导人不插手此事的话，不光彩的灾难性事件就会迫在眉睫。老总辛勤地敲出定稿时（他虽然只用两个指头打字，还是比阿克肖诺夫的速度快），祖国最新出炉的宇航员画了一幅名为《如何把官僚送入轨道》的卡通速写。画面上赫鲁晓夫被人用一根撬棍硬塞进一门大炮中。

“看那边。”诺维科夫说。

“日出号”的舷窗上，成百上千个小小的亮光闪烁着，每一个亮不到一秒钟。发着微光的冰晶体包围了正在高速飞行的宇宙飞船。

“我听说过也读到过有关‘萤火虫’的描写，”阿克肖诺夫说，“却从没想到它们会那么美。”

“你还没适应过来吗，同志？”医生问他。

阿克肖诺夫笑了：“还没呢，可是如果你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咱们不都一样上下颠倒吗？是不是？”

“噢，如果我们不能在回到无线电的有效范围内之前多干点儿活儿的话，”诺维科夫说，“老总准会让我们走路时也来个上下颠倒。我们得把过渡光谱拍摄下来，测量离子流量和外来背景辐射，当然还要准备好向我们在东京的奥林匹克代表团做同步祝贺。叶戈罗夫，或许我来照看这些仪器时，你和你的颠倒的朋友可以把广播稿排练一下。”

“马上就来，同志。我记完这些医疗笔记再说……”

阿克肖诺夫斜眼瞧着叶戈罗夫正在书写的手。“医生同志，”他说，“这是你经常用来记笔记的那种笔吗？在失重条件下，一般的笔好像容易跳开。”

叶戈罗夫停了笔，张开嘴，又闭上了，忸怩地瞥了阿克肖诺夫一眼。“这不是我常用的笔，同志。我是为这次飞行把它借来的。这是老总的笔。”

他的同伴看了他几秒钟。接着诺维科夫吃吃地笑了，把手伸到衣兜里。“用不着害臊，医生同志。瞧。我自己也从那个伟大人物那里要来了一块手帕。”

顿了一下，飞行员和医生都看着躺在他们中间的工程师。

“至于我嘛，”阿克肖诺夫说，“我有一张临发射前他给我的便条。”他从外套里抽出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开始打开。“我看跟你们分享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诺维科夫拍了拍他的手。

“不用了，同志，”他说，“这便条是写给你的，不是给我们的。也许在某个时刻我们需要听听上面说了什么，那时候你可以读给我们听，但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现在我们有命令要执行，同志们。我们该开工了吧？”

七、“日出二号”，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８日

“我进不去。请回话，拜克努尔。我进不去。”

“莱昂诺夫，我是老总。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

“我进不到密封舱，回不去了，老总。”

“请解释。”

“我的压力服，先生。就像我们预计的那样，胀起来了，因为作用在衣服材料上的压力不同……但是鼓胀的程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可我在太空行走才不过十分钟。直到刚才，我试着躬着身子想从舱口进去时，才发觉它胀得有多厉害。它正在变硬，老总，像一副盔甲，或者一尊雕像。请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明白了，莱昂诺夫。这没什么，只是不方便而已。你试过用把手了吗？抓住把手，头在前，往前用力拖。身体伸直，往前慢慢移动。我知道这很棘手，可是把摄像机固定在飞船的船身也很棘手，记住了吗？”

“好的。我试试看，老总。”

“你做得很好，莱昂诺夫。你圆满地完成了舱外任务。可能你的衣服很不灵活，可你此刻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自由，我们都羡慕你，莱昂诺夫。准备好了就报告我们。拜克努尔完毕。”

“呃，拜克努尔，我是莱昂诺夫。请回话，拜克努尔。请回话，老总。”

“喂，莱昂诺夫，我是老总。怎么样了？”

“还没怎么样呢，老总，我还在努力呢。很难，因为我的手臂也正变得僵硬，但我在努力。老总，您能不能接着跟我说话？这样我能精神集中一些。信不信由你，这上面有很多让人分心的东西。我老想往地球上看，看伏尔加河上空的云。或是往另一边，看着那一片漆黑一旦实际上那是一种深蓝色，它也很美，有它独特的美。如果您能一直跟我谈下去，会帮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任务上。”

“阿唷，莱昂诺夫。我这个老板真就那么恶，吓得你在五百公里的高空都惧怕我的怒气吗？控制室里每个人都在微笑点头，莱昂诺夫，那么这儿每个人都与你有同感喽。我知道了，我简直就是个独裁者。唉，我得尽可能改一改了。等你回来我就会像换了一个人，好吗？好。我只会像个叔叔一样，为我年轻的朋友莱昂诺夫感到自豪。你怎么样了，莱昂诺夫？”

“我还在试呢，老总。接着讲。”

“莱昂诺夫，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到你的屋子里去让你上床睡觉吗？我还告诉你我们在地面上不能预见到每个问题，还说你和飞行员别利亚耶夫的工作就是处理我们在下面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对你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完全有信心。好啦，现在遇到的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这么一个问题，莱昂诺夫。这就是我们预料中的难以预见的问题。而你将在那里为我们解决它。情况怎样，莱昂诺夫？请报告。”

“老总……我还在外面，我觉得把手不大起作用。并不光是因为我弯不下身；我的胳膊腿也都直挺挺地伸着，可舱口只有一米宽。而且我们说话时我的衣服还在继续变硬。我的努力就像是手脚不动地游泳似的。请指示。”

“谢谢你，莱昂诺夫，现在我们对你的处境更清楚了。我们过一会儿就告诉你该怎么办。现在我要跟飞行员谈一下，好吗？我就跟他谈一小会儿，然后跟控制室里的同志们商量一下，马上就回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欣赏欣赏伏尔加河。等你回来时，就会把它描述得更加生动了。”

“好的，老总。”

“拜克努尔完毕……‘日出二号’，我是老总。请回答，‘日出一口’”

“老总，我是‘日出二号’。您要我出去把他带回来吗？”

“不，别利亚耶夫，不。在你得到我相反的指令之前，你必须待在里面。在我们确信我们能把你们两个都弄回去之前，我不能让我的两个宇航员都到飞船外面去。你明白吗，别利亚耶夫？”

“我明白，老总。我该做什么？”

“做你现在正在做的，执行向你发出的指令，并做好准备在我让你出去的时候出去。拜克努尔完毕。”

“莱昂诺夫，我是老总。有什么进展吗？” 。

“没有，老总……黑海上空的阳光真是太棒了。”

“你也是，我的朋友，你也是。听着，莱昂诺夫，我们想了一个让你的压力服容易驾驭一点的办法。你现在的气压读数是六。要是你开始减压，就会灵活些。听懂了吗，莱昂诺夫？”

“……呃，老总，我听是听懂了，可是我的气压比起舱内气压来说已经相当低了。我的气压要低多少才不至于在我回舱时引起真正的大麻烦？我要是得了减压病可就完成不了任务了，老总。”

“你说得对，莱昂诺夫，可是我们在舱内还有活儿等着你去做。我们付你钱可不是让你整天在外面闲逛，欣赏云彩。而且别利亚耶夫同志一个人很孤单，等着你去陪他呢。”

“我不喜欢这样，老总。”

“我们也不喜欢，朋友，我们也不喜欢。但是你同我们一样专心地计了时，是不是？”

“是的，老总。”

“你也注意到了你的氧气量，对吗？”

“对，老总。”

“那么你这次能不能提出别的办法？”

“没有，老总。”

“很好，莱昂诺夫，开始调节你的——”

“老总。”

“我在这儿呢，莱昂诺夫。”

“这是大伙儿提出来的吗，老总？一致同意的？还是您个人的提议？”

“……是我个人的提议，莱昂诺夫。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会这样做。这是总设计师的意见。”

“谢谢您，老总。我照办。把压力调到多少？”

“没有确定的目标。尽可能慢地、一点点地调节，同时试着活动你的胳膊腿，试着弯下腰。我们要你在尽可能大的压力下通过气塞。明白吗？”

“明白，老总。开始减压……

“五点五，不行，继续……

“五，看来确实在灵活性上有些改善，老总，再说一遍，有些改善，但我还是像个老年人一样动作迟缓，继续……

“四点五，我在尽最大努力挤进去，可我进不去……不是很……我该继续吗，老总？”

“继续。”

“在继续减压……四点二五，我真的不喜欢这样，老总，我真的——老总！我的头和肩膀进去了，我在往前拱，我在密封舱里转身呢——我进来了吗，老总？我进来了，进来了！好哇！”

“太好了，莱昂诺夫！太好了！你听得见我们的掌声吗？干得好！”

“呸，是关着的。对不起，老总。关闭密封舱。准备均衡压力……”

“有问题要报告吗，莱昂诺夫？你感觉如何？”

“没有问题，老总。只是我进来时别利亚耶夫说我身上的气味很难闻。”

“老总，自从上一次体能测试以来，廖沙还没出过这么多汗呢。”

“他刚刚完成了难度最大的体能测试，别利亚耶夫，而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祝贺你，莱昂诺夫。”

“这都是因为您帮助我过了关，老总。”

“啊，你知道吗，我对这类事情了如指掌。我每天一举一动都像个老年人。现在，我想，我要让这些年轻些人中的一个跟你们谈一谈，谈谈我们怎么把你们两个家伙弄回家来。老总通话完毕。”

八、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２日

瓦西里！

还活着！在这里！怎么会——？

“奥列格，停车！我说了，停车！”

在片刻的犹豫之后，奥列格踩着刹车，把车开到山肩处，正好停在将公路和铁轨及其后面毫无特色的仓库隔开的沟旁。车还没停稳，科罗廖夫就跳出车门。他踉踉跄跄地蹒跚着，直到世界停止了转动，几乎一头栽进沟里。他是个工程师，却这样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

“老总，怎么了？”阿克肖诺夫叫道，“怎么回事？”

科罗廖夫不理他，小跑着去追赶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的一队劳改犯。他们排成一排，正被押解着向他刚离开的发射台走去。他觉得自己动作迟缓、笨拙，像在噩梦中奔跑的人一样。他的双腿就像是在齐膝深的淤泥里艰难地迈动着，可是灰色的地面光秃秃的。在这片不毛之地，雪像雨一样少见。

“老总！嗨！”车门砰地关上，“发生什么事了？”

瓦西里死了，一定是。不可能没死。没有人能活下来，什么——在科累马待上二十年？即便他能奇迹般地活下来，在哈萨克的冬季给派到野外工地上干活也不会有好结果的。而且，瓦西里比他至少大了十岁。

科罗廖夫一边加快步伐，一边这么推断着，他的心狂跳着。“瓦西里！”他喊道，“等一等！”

他开始想到自己的身份，疑惑起来：他告诉过瓦西里自己的名字吗？瓦西里会记得他的编号吗？哦，不幸的一天！没关系，没关系，瓦西里肯定能认出他的——除非吃饱肚子会完完全全地改变一个人的模样。

“瓦西里！”

队伍后面的一个卫兵转过身来，举起一只手发出警告。“不准靠近！”他喊道。

五十多名犯人没有一个转过身来，他们的好奇心早就给全部清除掉了，科罗廖夫知道这点，很早以前就知道。另一名卫兵解下他的步枪。

“停下！”奥列格一边飞快地从科罗廖夫身旁跑过，一边大声吼道，“这是总设计师的命令！停下！”

先前那个卫兵吹了一声口哨，囚犯们立刻变成了一群似乎多少年都没有走过路或是动过的一直站在路边承受风吹雨打的人，即便死了也不会倒下。

科罗廖夫喘着气，靠在阿克肖诺夫的肩上。

“老总，请别这样。您还想再发几回心脏病啊？安静下来吧。”

奥列格双手叉腰，低着头瞪着眼看着那些卫兵，他是想吓唬他们。“你们队里有个叫瓦西里的人吗？”

卫兵无动于衷地耸了耸肩。“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同志？”

奥列格开始在队列前踱着步，时不时地叫着那个名字。科罗廖夫摇了摇头。这个幸运的人显然没有同政治犯打过交道——当然他自己除外。

“来，咱们跟着奥列格，”科罗廖夫对阿克肖诺夫说。“慢点儿，注意——慢点儿。”

“我就是那么打算的。”阿克肖诺夫说。

科罗廖夫现在想不起自己从车窗望见的脸是在队伍的后面，前面，还是中间，（要么是在云里？一丛杂草中？）所以他在走过那些囚犯时，盯着每个人的脸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线希望，没有任何迹象，没有瓦西里。但是当他往前走时，另外一个更加可怕的认识明晰起来。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呆滞的目光，长长的胡须，苦难的疤痕—一长得和亲兄弟一样。有谁能够区分得出他们谁是谁呢？

科罗廖夫在队伍前面停了下来，虚弱地冲着面前的卫兵微笑着，又回头沿着队列看了看。

“对不起，”科罗廖夫说，“你们都能理解吗？我真的很抱歉。我的朋友们，我想我要歇一会儿。”

在阿克肖诺夫和奥列格的帮助下，他低下身子，坐在杂草丛生的沟边，像星星的引擎一样疲劳①。

【① 白天时看不见星光，好像是在亮了一晚上后，星星的“引擎”已经疲倦，无法发出足够的光亮。】

“走吧，”奥列格嚷道，于是在哨声中，这个让人悲痛的队伍又战栗着动了起来。卫兵在经过时看着科罗廖夫。他听见他们开始嘟囔这些科学家们变得多么古怪，成天价满脑子全是外层空间。科罗廖夫大笑起来，接着就被那天最剧烈的咳嗽攫住了。

“我去取车。”奥列格说。

咳嗽平息后，科罗廖夫用眼睛瞟了一眼身旁的阿克肖诺夫。“你的老总身体太差，”他说，“你想调走吗？

“当然，老总，把我送到月球上去吧。那个瓦西里是谁？”

科罗廖夫摇摇头，把大衣紧了紧。“一个我在很多年前认识的人。在劳改营里。”

“科累马劳改营。”

“是的。他在吃饭时倒下，给拖走了。我得到了他的一片面包，享用了它。可能我是为此内疚，我不知道。我猜他已经死了。我想他是死了。对，我肯定他死了。”

“他死去了，您活下来了。这没什么好内疚的，老总。您一直都在想着瓦西里吗？”

科罗廖夫笑了。“同志，在这二十年里，我一次都没想到过瓦西里，直到几分钟之前在车里才想起他。然后就想起了那一切。就像彗星一样，离开得太久了，大家都忘了，是不是？然而它一直在那里，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圈，现在又回来了。就像咱们这儿的奥列格一样可靠。是的，谢谢你，奥列格。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完。阿克肖诺夫。”

“什么，老总？”

“听我说。今晚我去莫斯科，回医院去。我希望一周后回来，或许要两周。卫生部长给我安排了一个手术，是痔疮手术。我下面出问题了。”

“严重吗？”

“严重。那是我的屁股，对吧？是的，我的屁股可不是开玩笑的。别打岔了。你还有齐奥尔科夫斯基写的《用喷气装置——”

“——探索宇宙空间》，有，老总，您知道我有的。”

“我离开期问，我要你把它重读一遍。仔细读每一个字。研究每一幅图。就当是你第一次读它，就当没有卫星，没有加加林，没有太空行走，没有宇航员。看看你会有什么想法。我呢，我会做同样的事。因为我最近老得太快了，阿克肖诺夫，而且恐怕把你也带老了。但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谈谈我们展望的新的奇迹，我们就又会重新品味天空，又会大为惊异了。”

九、莫斯科，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

卫生部长靠在消毒室隔壁的墙上，享受最后一支香烟。在光线已暗淡下来的走廊里靠近电梯的地方，挤着一群即将给他充当助手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在窃窃私语。有一两个人朝他这边望过来，又回避着他的目光。

毫无疑问，他们是害怕在祖国最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眼皮底下工作，因此正相互打气呢。他们不知道病人的姓名，但他们清楚自己不会为了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做手术而在下班后让人急匆匆地送到这儿来的。他们知道勃列H涅夫主席亲自等候着手术的结果，这是卫生部长在简短的情况介绍会上告诉他们的。

现在他注视着他们，微笑着，宽容地摇着头，喷着烟圈。虽然这些辛勤工作的男女并没有意识到，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宽厚地对待他们。他们会特别紧张，这是情理之中的，他在写报告时会照顾到他们。他是国家的公仆，是的，但他也是人，能够理解、甚至原谅别人的弱点。他为自己的这一品质而自豪，这是他最令人钦佩又最实质的特点之一。他最后吸了一口，把烟头在自己的咖啡杯里碾碎，满足地叹了口气。太糟了，云斯顿香烟这么难找……

医生和护士们现在一个个迟疑地走向他，小个子雷梅克医生走在前面。卫生部长曾经是１９６５年五一大阅兵时在检阅台上的高官中个子第三高的人。他一面往前跨了一步，一面挺直身子，高高在上地朝他们微笑着。“大家都准备好去消毒了吧，同志们？现在我们的病人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雷梅克医生清了清他细细的喉咙，嗓音听上去就像一个患气喘病的儿童吹喇叭吹出来的声音。“部长同志，我和我的同事们……怀着对您应有的崇敬，先生……我们想建议……建议，基于此事的重要性，我们建议您，或者说，也就是，我们，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

“我在等你告诉我，雷梅克医生。”部长低声说。他的眼睛在医生说这段开场白时眯了起来。

雷梅克神色绝望地转身朝着其他人。

一名护士走上前来说道：“部长同志，我们要求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加入到手术队伍中来。”

“维什涅夫斯基，”部长重复道。他应该猜到的。其他人不安地站在那儿。那名护士（他一下子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回头他会查出来的）还在用挑战的目光看着他，“可是年轻的维什涅夫斯基会对这个手术做出什么贡献呢？”

现在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

“他做过好几十次这样的手术。”

“他的技术完美无瑕，部长同志，您该看看他是怎么做手术的。”

“这几年他没有像您那样的……公务缠身，部长同志。”是雷梅克，那个讨厌鬼。

“而且这名病人的安康既然对革命利益来说那么重要，理应由全院所有的最好的医生一起来为他手术。”

卫生部长笑了，抬起了一只手。“我感谢你们大家的忠告。我已经充分听取了你们的意见，而且会记在心里。我不能详细说明为什么不把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召来——因为你们知道，我办公桌上经手的许多材料都是保密的一旦是只说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必须考虑到安全因素。而且，在我看来，不管年轻的维什涅夫斯基的医术多么引人注目，毕竟他刚刚吃完晚饭，可能会受些影响。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你们先请……同志们。”

人们像一队劳改犯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消毒室。每个人都回避着卫生部长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只有那个护士例外。她的目光不仅含着轻蔑，还有鄙夷。卫生部长竭力忍住怒火，深吸了一口气。他推开门，身后的转门一次次地响着。

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和他的音乐评论家朋友像往常一样最后离开，开着玩笑走出剧院时，警笛声越来越大了。

“不，不，你会比我先去的，我的朋友。”乐评家说道，“月球上会先需要外科医生，再过很久才会需要交响乐，至于评论家嘛？要是知道好歹的话，我们这些评论家们就都会待在下面，这里可供批评的东西要多得多。”

维什涅夫斯基大笑起来，在朋友的背上拍了拍。“说得好，说得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音乐家，作家，每个类别的艺术家都应该是第一批上月球的人。谁能更好地把月球的奇观转述给我们呢？这个工作绝不能等摄像机去做，这点我是很肯定的。想到这个我的脑袋就发晕。”

“我们有客人来了。”乐评家突然严肃起来。

轰鸣着驶上环形车道的是四辆警用摩托，警笛鸣响着。车子一个急转弯，在巨大的台阶下面的灰色泥浆中停了下来。

“是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吗？”一位警官叫道。

“是的。”他说。朋友的手把他的肩膀抓得生疼，可他却心怀感激。

“手术室急需您去，医生同志。我们是来护送您的。”

乐评家如释重负，一屁股坐了下去，维什涅夫斯基则呼出一口浊气。

“谢谢你们，同志们。”他说，“我现在就去。”

他在手臂上抹肥皂时，可怜的雷梅克快得有点结巴地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情况。维什涅夫斯基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东问西问上，时间浪费得已经够多了。可是他不明白：肠癌怎么居然给错当成了痔疮？为什么他们不把手术停下来，找人帮忙，用上更多设备，而是好几个小时在他身体里瞎鼓捣？雷梅克唠唠叨叨地讲起手术台上那个可怜的人对国家是如何如何重要，于是维什涅夫斯基明白了。

“是部长。”他咆哮着说。

维什涅夫斯基冲进手术室时，那个该死的笨蛋连头都不敢抬，其他的人却都转过头看着他。他跑向手术台的脚步变成了小跑，又变成了走，一边注视着卫生部长和其他人。部长一边忙活，一边小声抱怨着，其他人则已经垂下了鲜血染红的双手。

维什涅夫斯基看了看病人，闭上眼睛，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重新睁开眼睛。他走上前去，一把扯下口罩。

“我不给死人做手术。”他说。

独自一人待在外面，维什涅夫斯基很高兴天气很冷。他抬起头，想道，啊月亮，你知道什么是杀戮，骄傲，还有愚蠢吗？我们还是原来在哪儿就待在哪儿好。

十、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６年２月

开始，阿克肖诺夫假装没听到敲门声。他想那只能又是尚达林，带着刚刚打出来的命令。尚达林喜欢亲自送达他的备忘录，这样他就可以看着那些部门负责人读，揣测他们的反应，为他们清楚理解了他的意愿而感到满意。在第一份备忘录送达之前阿克肖诺夫就清楚了他的意思。至少从老总下葬的那天下午，当尚达林坐着勃列日涅夫的专车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就清楚了。

老总的用“老七号”将运输燃料的飞船送达轨道的计划已经被弃之不用了。对于尚达林来说（而且大概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也是如此），这一设计不够引人注目，不够具有决定性意义。取而代之的，尚达林本人的庞大的“质子号”，设计功能可以携带上亿吨级当量的的弹头，将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把宇航员们送入环绕月球的轨道。尚达林所钟爱的“质子号”的后裔Ｇ－Ｉ，目前尚处于理论阶段，会在次年将重新设计过的“联盟号”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至于老总那太过细致的计划——每次测试新的“联盟号”的一项性能，循序渐进的系列试飞——尚达林一笔勾销了其中的大部分，这样一来，这艘完全翻新的飞船将能够在一年——或不到一年后进入轨道。

阿克肖诺夫刚一意识到老总的继任者的计划有多么凶险时，他惊呆了，甚至忘记了发怒。他反而笑了起来。阿克肖诺夫轻声笑着把卷宗丢到会议桌上，纸页像花瓣一样从文件夹里飘出来。他说，“这不可能。”

文件夹在尚达林面前停了下来。尚达林坐在长长的桌子的一头，他错误地以为那是老总的座位。（老总开会时都是踱来踱去，从不坐下来，其他人坐在哪儿，或者坐不坐，他从未在意过。）

“不可能？”尚达林鼻子里哼了一声，“胡说八道。你难道忘了，同志？人造卫星是不可能的。载人宇宙飞船进入轨道是不可能的。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做不可能的事，阿克肖诺夫同志。现在我们要做得更快，效率更高，就这么回事。”

阿克肖诺夫从钱包中取出一张一月十六日《真理报》的剪报。已经有两张这样的剪报由于一遍遍地被翻开，阅读又合上而在他的手中成了碎片；好在《真理报》并不难找，即使是在拜克努尔。“您读过这篇在老总去世时讴歌他的文章吧，尚达林同志？ “

“我当然读过。你每三天就冲我扬扬它，我怎么会不读呢？”

“据我所知，”阿克肖诺夫接着说道，“这是老总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想想吧。在二十年，不，三十年的时间里，他都是苏联太空计划的指导天才——甚至在政府知道有这么一个太空计划之前就是了。可是有多少苏联人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每天都在他身边工作的追随者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把生命安全交付给他的宇航员知道他的名字？老总在乎这个了吗？他在意自己默默无闻了吗？”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克肖诺夫？今天你没事干，我可还有工作要做呢。”

“我没什么意思，尚达林同志。你才是表达意思的人一一很清楚，一点儿也不含糊的意思。没有，我只是在想，你的目的到底是将人送上月球，还是让你的名字臀上《真理报》的头版，而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牺牲掉多少个我们这样的无名之辈。”

尚达林站在那儿，微笑着，收拾起他的文件，慢慢地从桌子那头走了过来。他拍了拍阿克肖诺夫的肩膀，朝前倾过身子，直到两人的鼻子都碰在一起，他以一种温暖的父亲般的嗓音说：“不是很多年以前，我指挥了一次效率高得多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我枪毙了好几个傲慢无理的下级。”

“真奇怪，你怎么没有抓住机会枪杀老总呢，”阿克肖诺夫回答道，“既然他一直知道你是个暴君，是个傻瓜。我很惊讶你还不够强大，没能把他埋在监狱的雪里，而只凭你的力量带领我们进入太空。”

因此现在，阿克肖诺夫不想开这扇门。他靠在背部特别凹陷的沙发椅上读着剪报，随他敲去。咚，咚！可这敲门声听来不像尚达林不耐烦的扣击，也不像克格勃的人傻瓜似的猛烈敲打。这敲门声温柔又持续，好像敲门人会站在小屋门廊上，一直站到最后审判日，坚信他的门不会白敲似的。阿克肖诺夫咆哮着向一堆脏衣服踢过去（现在洗衣服还有什么用？）忽地打开门。

一个女人站在那里。

这是个体型宽大，矮胖，长得很好看的约五十岁的女人，已经有些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个少女式的大辫子。大大的鼻子，深陷的棕色眼睛。她怀里抱着个很大的用胶布封口的薄纸板盒子。在她身后，在车道的尽头，奥列格立正着站在车旁。

阿克肖诺夫吃惊得眨巴着眼睛，瞧着这两个人。

“是阿克肖诺夫同志吧？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您，可是我今天晚上必须回莫斯科。我是尼娜·伊万诺夫娜·科罗廖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妻子。老总的妻子。”

“他的妻子！”阿克肖诺夫大声叫了起来。

她弯下腰，把箱子放在门廊上他的脚边。她直起身来，微微地悲哀地笑了笑。“您用不着费劲掩饰您的惊讶，同志。我知道我丈夫在这里从没谈起过我。他说过，尽可能地把他的家庭情况保密，这样做安全得多。”

“他的家庭！”接下来太阳和月亮就会为统治天空打起来了。

“我敢肯定我对您的了解大大超过您对我的了解，阿克肖诺夫同志。我丈夫每次回莫斯科时都会提到您。他说过他对您比起他对任何一枚他设计的火箭都更有信心。”她朝盒子点了点头，说，“这里有一些他的私人物品。我很肯定他希望让您来保存它们。”

“私人物品。”阿克肖诺夫无力地靠在门口。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场谈话里是多余的。“请原谅我的失态，尼娜·伊万诺夫娜。您不想进来避避寒吗？奥列格，你也来。请进来，我给你们沏点茶——”

她摇了摇头。“对不起，可我必须走了。直升飞机等着呢。再见，阿克肖诺夫同志。谢谢您对我丈夫的帮助。”她以对于一个大块头妇女来说很不一般的优雅步态走着，在他还没回过味来之前，已经下了一半的台阶。

“等等！”他喊道。

她停了下来，但没有回头。她脸朝着上了冻的院子，颤抖着。

“请等等，我不明白。我有那么多话要问您，有关您的家庭，有关老总——我是说，有关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您知道，他对我，对我们那么多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我对他的了解又那么少。那么少。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您他在这里是什么样，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宇航员们多么敬重他，您根本不知道。您应该了解所有这些情况。请进来。我们有那么多话要说——”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她脸朝着他说，“您看不出来吗？您想像不出对我来说来这里有多难吗？来看这个毁了我丈夫——也毁了我的地方。年复一年，阿克肖诺夫同志，大约每月一次，预先没有任何通知，我的电话铃会突然响起，而我会立刻拿起话筒，因为我们的公寓很小，而且我睡得很轻，然后我就会下楼去，看着我的丈夫爬出一辆满是士兵的汽车——他动作那么慢，哦，那么慢，就像一个很老很老的人——我从没见过他不是筋疲力尽的样子。他和我会坐在楼梯脚，说上一个钟头或者更久的话，直到他攒够了力气爬上楼去卧房里睡觉。第二天早上满载士兵的汽车就又会出现在那里，把他带走。回到这个地方。回到你们大伙儿这里来。您明白吗，阿克肖诺夫同志，为什么我现在不跑过去拥抱您？”她往前走了几步，来到院子里，接着说，“很多年以前，我丈夫给送到西伯利亚时，我都快疯掉了。我以为我失去他了，以为他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我猜对了，同志。我猜对了。”

“您丈夫是自由的。”阿克肖诺夫说。

“您怎么想我管不着，”尼娜·伊万诺夫娜说，朝门廊上的包裹点了点头，“我已经把我能给的全给了您。现在我必须回家了。”

她走到车子前，奥列格打开车门。就在她跨进车门之前，她喊道：“尽量睡点觉，阿克肖诺夫同志。我丈夫老是担心您，因为您工作得太晚了。”

阿克肖诺夫跪在包裹旁，双手在平滑的胶布表面摩挲着，想找一个缝口，而汽车发动了起来，载着奥列格和尼娜·伊万诺夫娜离开了。他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十一、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４日

阿克肖诺夫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知怎的，站在控制室门口左右两边的两名士兵本来已经像一对导弹拖车一样身体笔直、面无表情了，却能在总理进门时啪地立正。屋里每个监控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都站了起来，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没受过训练，给人的印象远不如两个士兵深刻。

总理身穿一套剪裁得很好的西服，站在陪同他的一身戎装，在勋章、纽扣和肩章的映衬下很是精神的泽利多维奇将军身旁，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总理向每个人点了点头，示意人们坐下。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坐下，接着工作起来，尚达林和阿克肖诺夫例外，他们随着两位高官走到房问最里面。

阿克肖诺夫知道自己的腋窝处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也知道自己一天多的时间既没洗头，也没梳头。他为自己有这些想法狠狠地骂自己。可怜的诺维科夫这会儿会是什么模样？那个为他煮比什·巴麦可的诺维科夫，那个告诉他在太空感到不舒服并不丢脸的诺维科夫，诺维科夫现在正身处地狱般的轨道，在惊恐中呕吐着、翻滚着。

“这是个巨大的荣誉，总理同志，”尚达林说道，有些过于热情地握着他的手。“您对这次行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会为诺维科夫同志的表现锦上添花。”

“愿意尽我的一切力量，同志。”总理说着，轻轻地抽出手，他俯视着递降的一排排桌子和仪器面板；远处墙上的巨大的显示屏，脚下乱丢着的三明治盒子和茶杯，还有角落里的茶炊。他的鼻子稍稍皱了一下：阿克肖诺夫琢磨，他是闻到了汗臭味呢，还是糟得多的绝望的气息？

“请告诉我麦克风在哪里，还有目前的情况如何，”总理说，“请用我这个门外汉能理解的语言说。”

尚达林把自己的豪华座椅推出来，从阿克肖诺夫的脚趾头上压过，打手势请总理坐下。他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台清理了出来，只留下一个麦克风和一座小型镀金的列宁半身像，总理把它推到一边，好打开他的公事皮包。

尚达林瞟了阿克肖诺夫一眼，后者接到这个暗示说道：“诺维科夫同志已经环绕地球飞第十八圈了。因为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坏了，他的飞船的电量已经很低，因此大多数自动系统无法运行，情况很危急。他已经试了半天，想手动为飞船导航以返回大气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就是现在，我们还在通过无线电让他对飞船进行控制。”

总理已经打开了一个厚纸做的文件夹，里面装着很多张密密麻麻的打满了字的纸。阿克肖诺夫往前蹭了蹭，想从总理背后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

“大约一小时之前，”阿克肖诺夫继续道，“诺维科夫同他的妻子通过无线电通了话。可以理解地，她非常担忧。”

总理转身朝将军看了一眼，讲稿已经拿在了手上。“是我们在走廊里遇见的那个女人吗？”

将军点点头。

“我还以为她是个女宇航员呢。”总理说。

将军看上去很不舒服，说道：“不是的，同志。”

当然，自从四年前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安全回到地面上之后，其他所有正在受训的女宇航员都被送回了家。捷列什科娃本人则被安排做环球报告，她为期三天的太空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

“好。”总理说，“我还纳闷呢，一个受过训练的飞行员怎么会这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将军使劲扯着自己的白胡子好像要说：对，对，就是嘛，“我们开始吧，同志。”

“还有一件事，总理同志。”阿克肖诺夫继续说道，“飞船的短波无线设备刚刚开始飞行不久就坏了。我们一直都在使用飞船备用的超短波无线电设备，但是因为电力供应太低，甚至那个都开始失灵了。简言之，您向宇航员传递的很大一部分信息会丢失掉，他听到的只会是静电声和杂乱无章的电文。”

总理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可能你对太空飞行很在行，同志，”他说，“但我对讲演很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单独的句子永远都不如累加起来的整篇讲话那么重要——正如卡斯特罗同志所证实的那样，呃，将军同志？”

他和将军轻声笑着，过了一会儿，尚达林也笑了起来。阿克肖诺夫没笑。他正粗略地读着总理向雅科夫·诺维科夫致敬的讲稿，讲稿中凡是用“他”和“他的”提及宇航员的地方都用很工整很刻板的字体改成了“你”和“你的”。总理把手放在讲稿上。

“您有什么问题吗，总理同志？”尚达林问道。

“就一个问题。”总理看着阿克肖诺夫说，“诺维科夫的妻子有理由哭泣吗？”

尚达林张开嘴刚要回答，却被阿克肖诺夫抢了先。他说：“‘联盟一号’失去控制了。”

总理，将军，尚达林，都看着他。整个屋子因为他的逆耳之言而安静下来，虽然只有离他们最近的一排监控人员才有可能听得见他说了什么。

几排控制台下面，一个人大声读出一组数字，让另一个人核对。数字很长，有很多小数位，因而他们的进展很慢。“我们再从头来一遍。”其中一个说。

“我明白了。”总理揉着眼睛说。他转身面向前方，把讲稿放正，说道，“我准备好了，同志。”

尚达林瞪着阿克肖诺夫，在总理还没有使用的台式麦克风基座上的一个开关上轻轻弹了一下，并调好了他自己的小型耳机。小耳机被认为对客人来说太复杂了。

“请打开扬声器。”尚达林说道。

放大了的静电声充斥了整个房间。阿克肖诺夫坐在自己凌乱得让人觉得安慰的工作台前，全神贯注地盯着世界地图上一个闪着光的小点，它标示着诺维科夫的位置——好像宇航员几分钟一次的边界横越现在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似的。

“‘联盟一号’，这里是拜克努尔。‘联盟一号’，这里是拜克努尔，听得见我说话吗，‘联盟一号’？”

静电声。

“‘联盟一号’，这里是拜克努尔。听到我的声音后请回话，‘联盟一号’。”

静电声。接着，“我在试，我在试，可是不管用。听到了吗，拜克努尔？不管用！”

静电声。

尚达林朝着飞行指挥扬了扬眉毛，后者说道：“我们让他再试一试自动稳定装置。”

阿克肖诺夫摇着头。一个人能用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来按同一个钮呢？

“‘联盟一号’，这里是拜克努尔。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而且我们在继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现在有另外一个客人要介绍给你，‘联盟一号’，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想和你讲话。在我旁边的是苏联的总理。明白吗，‘联盟一号’？”

静电声。接着，“总理？”

“是的，‘联盟一号’。我请你注意。下面你将昕到的是总理的声音，他要亲自向你表示敬意。”他向总理点了点头。

总理也点了点头，朝着麦克风俯下身去，嘴巴都碰到了上面，高声喊道：“向你致敬，雅科夫·诺维科夫，我们祖国的忠诚儿子，勇敢的太空探索者，我们的战友和朋友……”

在尚达林的示意下，阿克肖诺夫和各部门负责人来到他和将军所在的房间的最里面。

“显然诺维科夫无法操纵飞船进入到重返大气层的最佳轨道，”尚达林说，“他所能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飞船翻过来，使隔热屏面向地球，然后再点燃制动减速火箭。我们来讨论一下？”

大伙儿立刻讲了起来，片刻大声喧哗后又安静了下来，以免打扰总理。

“那是自杀行为——”

“机会太小，他绝对不可能——”

“他会偏离轨道太远的，上帝知道他最后会到哪里——”

“他下来时会无法控制旋转——”

“我明白了，你们都已经考虑到了这个结果。”尚达林说，“你们还想到过其他的办法吗？或许诺维科夫应该把飞船的每个按钮再按上个一百次，直到无线电不起作用了，然后我们都回家去？”

没人回答。有几个摇着头。人人看上去都很苍白，都是一脸病容。

“阿克肖诺夫，你怎么不说话，这可不像你。你怎么说？”

“我刚刚折断了一个年轻人的脖子，太太，计算尺一拉，笔一挥，就这么简单。”

“什么？”

阿克肖诺夫的手支着额头。“我在自言自语，同志。对不起。可是尽管我很不愿意承认，我只有同意你的意见。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

“我们这是在瞎碰运气！”一个人说道。

“也许是吧，”尚达林反唇相讥，“但是轨道上所有的运气都用完了。如果这次飞行还剩下什么运气的话，诺维科夫必须在返回大气层时找到它。”

飞行指挥点燃一根香烟，扳着手指头数着。“太阳能电池板坏了。短波无线电坏了。稳定装置坏了。助推器坏了。假定制动减速火箭也坏了呢？还有降落伞？”

“还有弹射座椅？”将军补充道。

其余的人都盯着地面。

“将军同志，”阿克肖诺夫尽可能地柔和地说，“在‘联盟一号’上没有装弹射座椅。您自己批准的设计方案，将军同志。”

将军咒骂起来，其他人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台前。尚达林紧紧抓住阿克肖诺夫的上臂，岁数小些的后者痛得直皱眉。

“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支持。”尚达林说。

阿克肖诺夫使劲挣脱了。

总理从讲稿上抬起头来，在又找到地方之前有点结巴。“你的名字将会千秋万代地召唤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人才创造新的丰功伟绩。”

接着传来诺维科夫的声音，声音好像是一个人刚从长长的昏睡中惊醒，从扩音器中刺耳地传了出来。

“什么胡说八道？该死！该死！拜克努尔！拜克努尔！我是‘联盟一号’。帮帮我，拜克努尔！”

总理坐在那里，张着嘴呆住了。尚达林猛地把阿克肖诺夫推到一边，打开耳机开关。“我是拜克努尔，‘联盟一号’。请讲明白你的意思，‘联盟一号’”

“讲明白？讲明白！呸呸呸！”

静电声。

“你还不明白吗？你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不想死。听到了吗，拜克努尔？我不想死！”

又一阵很强的静电声吞没了他下面的声音，可阿克肖诺夫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听出了它们的节奏；在老总的葬礼上，他自己也曾经这样控制不住地哭泣过。

宇航员的绝望好像猛地抽走了尚达林身上的活力。他身子向前一歪，像棵树一样倒下去，双手砰地砸在桌面上，斜趴在那里，发起呆来。

将军的手颤抖着关上了总理的麦克风。“或许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说道。

“是的，当然，”总理飞快地收拾起他的讲稿和公文包。他笨手笨脚地站起来，把转椅都碰倒了。

卫兵们还在盯着扩音器，没有注意到总理被将军拉出了门外。

尚达林颓然靠在控制台上。诺维科夫还在啜泣。几十张脸望着尚达林。几个人已是满脸泪水。

阿克肖诺夫受不了了。

“说点什么！”他咬牙切齿地说，“让他放心。告诉他我们有一个计划。”

他摇着尚达林，一次，两次。接着打了他一巴掌，狠狠的清脆的一巴掌，可尚达林还是无动于衷。

“我……我不能……我不……”尚达林的声音可怖而又含糊不清。

飞行指挥叫道：“看在老天的份上，跟他说话吧！”

阿克肖诺夫大步跨到总理的麦克风前，打开开关，说道：“诺维科夫。诺维科夫。想想老总吧。”

静电声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什么……？”

控制室里一片死寂。

“老总，诺维科夫。老总会怎么做？”

“……老总……”

“我是阿克肖诺夫。你还记得我吗，啊？你的颠倒的工程师朋友？你驾驶着飞船把我送入轨道，诺维科夫，又把我安全地送回到地面上，而我一路都在抱怨——你做到了，诺维科夫。我们做到了。你和我还有医生，还有老总。你记得吗？”

“记得……记得，同志……我记得的。”

“听我说，诺维科夫。我们有一个计划，我相信老总会赞成这个计划的。但是首先，我想给你读一样东西。你记得我带到太空中去的那张便条吗？临发射前老总给我的那张便条？你当时说我应该等到合适的时间再读给你听。噢，我现在带着那张便条呢，诺维科夫。从那以后它一直在我的口袋里装着。现在让我把它打开……便条上是这么说的，诺维科夫。上面说的是，‘我的朋友，我对设计宇宙飞船很在行，是因为我了解宇航员们的感受。我也曾经孤独，害怕，远离家园，被寒冷包围着。很快你也会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了。可我挺过来了，我的朋友，你也会的，我们还要继续一块儿设计出了不起的东西来。签名，老总。’你明白吗，诺维科夫？老总完全了解你的感受。”

长时间的沉默。阿克肖诺夫看着闪动的小点靠近了非洲。一名负责人把一份打印出来的材料递到他的鼻子底下轻声说：“马上就第十九圈了。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阿克肖诺夫挥挥手让他走了。

宇航员说话了：“老总已经……死了。”

“你真的相信吗，诺维科夫？你真的哪怕是有一会儿相信过他死了吗？”

静电声，接着诺维科夫缓慢地、庄重地回答道：“不，同志。不，我不相信。”

阿克肖诺夫坐到地上时还拽着麦克风。他已经看不到地图了，只看到老总的脸，在黑暗中在加加林的门外笑着。他冲着左右两旁递给他计算结果还有纸巾的人微微笑了笑。“现在仔细听我说。下面是我们要做的……”

“联盟一号”从大气层中冲了下来，翻滚着，翻滚着，像个在山上滑雪的男孩子，滑到半山腰时滑雪板脱落了，它的毫无用处的降落伞像根缠结的绳子似的拖在后面。

事情过去多年以后，据某个美国情报官员报告，宇航员在最后的无线电通话中说的话如下：你们导航错了，你们导航错了，你们不明白吗。

美国情报官员错了，事实上，来自宇航员的最后信息只有短短三个字：

是老总

有些听过录音的人不相信，说不是这几个字。

但是宇航员们——他们相信。

十二、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２日

“棒极了！”

“太好了！”

“干得好，‘和平号’！”

欢呼声、掌声、叫声回荡在控制室里。人们拥抱，接吻，使劲擂着彼此的后背。

一名身材娇小的短头发妇女——是柳德米拉吗？不是，柳德米拉去布拉格度过假后，现在右耳上炫耀地戴着五六个耳环，斜着上去，就像笔记本里画的螺旋形——总之是其中一个，让笨蛋阿特科夫猛地举了起来，那个笨蛋连怎么用计算尺都不会。他们的亲吻声甚至在一片嘈杂声中仍旧清晰可闻，接着阿特科夫把她递给了下一个，是谢列布罗夫？还是沙塔洛夫？总之是新来的里面的一个。她也吻了他，还像个孩子似的尖叫着。

阿克肖诺夫看着，什么都没说。工程师们应该听到些好消息，应该释放一下，他觉得自己可以忍受他们的热情。就一会儿。

阿克肖诺夫独自站在房间里面最高的台阶上，双手扣在背后。他僵硬地站在那儿，头稍稍歪着。他的左手肘边就是竖立着的“和平号”巨大的模型，它的核心舱也稍稍歪着，比正确的位置稍微偏了几度。

正式的“和平号”地面指挥中心设在莫斯科郊外，当然，是在以老总的名字命名的发射基地里。但是整个俄罗斯太空计划自从６月２５日的碰撞事件①以来都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尤其是在拜克努尔，地球的这个目前惟一一个空间站设计和建成的地方。

【① 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５日，一艘补给飞船在执行人工对接程序时，与一个遥感模块相撞．造成“和平号”内舱起火，气压降低。】

屏幕上，三个机组人员——索洛维约夫、维诺格拉多夫，还有美国人迈克——俯身在他们面前的仪器上。图像有点模糊，但显然他们正在像美国宇航局的那些大猩猩那样地笑着。美国人迈克边做怪相边举起两个大拇指，好像正在受刑似的。这些表情都是为了上电视才做出来的。当然机组人员也有理由高兴。

阿克肖诺夫看看表。还有几秒钟。

“已经确定，莫斯科，”索洛维约夫说，他的声音由于静电干扰而时断时续，“所有电路都运转正常。新舱口很成功。再说一遍，很成功。所有电力都已重新恢复。”

控制室里响起了又一轮欢呼声和尖叫声。阿克肖诺夫嚅动着嘴唇数着。八秒。五秒。三秒。

托卢布科大步跨上台阶向他走来，头上戴着装有麦克风的耳机，冲他微笑着，她美丽的脸上那浓密的眉毛好像连成了一条黑黑的粗线。

他对她点点头，然后拍起了手，一下，两下，结结实实的声音。他本来要拍第三下的，但整个屋子已经安静了下来。

“先生们女士们，”他大声喊道，“请各就各位吧。”他很不屑当众讲话那一套。现在他那尖尖的发颤的声音不放大都已经够让人难堪的了。可是他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大家急急忙忙地回到各自的位子上去。日常的嘁喳声又恢复了。聚会结束了。

有时他们忘记了，阿克肖诺夫在这里的作用纯粹是情感上的，纯粹是礼仪性的。有时阿克肖诺大自己也忘记了这一点。就算他只不过扬起一边的眉毛，他的同事们总是吓得跳起来。原因何在？他永远也弄不明白，不明白，哪怕他活到两百岁，帮着建成二十五个飘扬着世界上所有的国旗的空间站，也还是弄不明白。

“莫斯科方面想让您说两句话。”托卢布科说。

阿克肖诺夫大为惊异地拿起耳机戴上，刚刚在欢庆的时候匆匆摘下才只不过一小会儿的时间。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托卢布科。她点点头，用嘴形告诉他：“接通了。”

“‘和平号’上的同志们，我是阿克肖诺夫，”他说。他看见了，当他说“同志”的时候托卢布科皱了皱眉，但他不可能把自己已为时不多的生命都花在阻止托卢布科皱眉上，是吧？ “你们做得很好。你们创造了历史，同志们。”怎么他们看上去那么模糊？是他眼睛的问题，托卢布科告诉过他。这就意味着自己身体的又一个部位正在衰竭。“我们在下面的人也必须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如果要使这个空间站重新恢复全部功能的话。请作好准备。阿克肖诺夫通话完毕。”

这么麻烦干什么？他缺少老总那样的口才，向来缺乏。他忽然觉得很疲倦，摘掉了耳机。

托卢布科向她的助手迈尔基斯点点头，助手也点点头，开始急促地向莫斯科方面提起了建议，建议的内容都在提词板上，还不停地有人悄悄地往上面放纸。

阿克肖诺夫放下耳机，却放得离桌边太近。他飞快地伸出手去接，但是没有接住。那小小的塑料箍形物摔在地上。肩膀一阵剧痛，他又用力过度了。

托卢布科提起裙子，蹲下身去捡起耳机，在他旁边站起身来，再一次提醒他她的个头比他还高。她碰碰他的胳膊。

“叶夫根尼？”她轻声说，“您怎么了？”

“我很好。”他说。他知道自己的话不能让人信服。他靠在一把椅子上，“我是铁打的，亲爱的。”他朝模型点了点头，“要垮的是‘和平号’。担心担心她吧。”

“‘和平号’电力恢复了。现在该你了。去睡觉，叶夫根尼。休息休息。明天等我们遇上麻烦的时候，再精神饱满地回来。”她的笑容是一个年纪大些的妇女的笑容，洞察一切，他很熟悉这种笑容，“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什么都修好的，我向你保证。”

她一边说，一边一手搂着他的肩膀，轻轻地把他推向出口处。阿克肖诺夫由着她。他不喜欢让人指手画脚，不管是以多么温和的方式，可是他却给了托卢布科很多自由。他知道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那又怎么样呢？年轻人已经占优势了。

“我想最迟不过明天，佐治亚人就要来了。”他们走近门口时托卢布科接着说道，“为了迎接他们，你应该精神点。穿上你另外那件衬衣。”

“去他的佐治亚人。”阿克肖诺夫说。他停下脚步，托卢布科刚超过他，又赶快回来，“别跟我提佐治亚人。要不是佐治亚人非要我们出个天价才肯把自动导航系统卖给我们，莫斯科就不会让我们手动为货运飞船导航了。我们差不多把空间站撞得出了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向屏幕上的人挥了挥手，“应该让佐治亚人到上面去趟深水。”他踉跄了一下，哼道，“佐治亚人！”

托卢布科微笑着。他脸红了。

“这些你以前早听过了，”他咕哝道，“为什么不打断我？”

她捏了捏他的胳膊，“你曾经告诉过我，‘打断别人的人什么都学不到。’”

“我告诉过你很多东西，”他说，“你不必听的。”

卫兵打开门等着。他看上去吓坏了——是害怕老的这位呢，还是害怕年轻的女人，阿克肖诺夫不知道。也许他担心今年夏天自从碰撞事件以来发生在“和平号”上的所有的事件都要归咎于他。在屋子最里面的那个卫兵，就是他！是他干的！这种恐惧在苏联，或者是在叶利钦时代的俄国，都不是没来由的。

“托卢布科，”迈尔基斯叫道，“过来看看这些数据，好吗？”

“马上就去。”她喊道，“晚安，叶夫根尼’。”

他踌躇着，她推了他一把，动作那么轻柔，几乎只是心灵感应到的推动。“晚安。”她在大步走开之前又捏了捏他的胳膊。他没让自己看她的后脑勺，还有她飘动的裙裾。啊，叶夫根尼，他想，你曾经讥笑过这样的傻事。现在，你，也是个傻老头了。

他经过时，卫兵问道：“要我叫个人送您吗，先生？”

“不要。”他回答道，语气比他的本意更为严厉。

“听您的，长官。晚安，先生。”

他想说点表示友好的话，好让卫兵好受点儿，可什么都没想出来。这就是那个有个小儿子的卫兵吗，男孩脸上有块疤？作父亲的都喜欢别人打听自己孩子的事。还是另外一个卫兵有这么个儿子？噢，管他呢。反正门都已经关了，阿克肖诺夫一个人在走廊上了。

阿克肖诺夫走在已经走了那么多年的盘旋而上的斜坡上，经过了三组卫兵，五部扫描仪，他没有理会，径自朝前走去。卫兵向他敬礼，而扫描仪则嘟嘟地响着，那么他一定是与它们储存的那个严厉的阿克肖诺夫的资料相符了。至少很相符。

在各个检查点之间，他的脚步声在一个个昏暗的、空旷无人的大厅里回响着。灯光昏暗是由于要降低预算。轨道上的灯光更重要，所以在主要是用来做仓库的旧区里，五分之四的顶灯都关了。阿克肖诺夫的同事并不介意。戈尔巴乔夫离任时不是高姿态地给他们修了个带新电梯的豪华入口吗？不必再从这个偏僻的人口，这个倾斜的迷宫通过就能到达地面了。为什么不把它留给老鼠们？

可是阿克肖诺夫从不急着到达地面。他也不喜欢电梯，自从“日出一号”之行之后就不喜欢了。而且私下里他很喜欢从别人躲开的地方走过。因为人们声称他们在这下面、这旧区里有过奇怪的经历。看到过鬼影，可是转眼就不见了。还听到过古怪声音。卫兵们请求少设些检查点：加强了轮班制度（还有，这年头不用说，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人人都心神不安——除了那些扫描仪，它们从未看到什么古怪的东西，还有阿克肖诺夫，他已经在这些走廊里漫步了几十年了，而且现在不打算停下来。他讨厌和扫描仪在任何事情上意见一致。

可这些天来他确实走得稍微快一些了。为了锻炼的缘故。

他走过最后一个检查点，出现在当风的广场北面，微风扑面而来。他的面前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修建的样子丑陋的自助食堂。阿克肖诺夫站在地道的圆形口子上，做着深呼吸，伸展着手臂，这是每当他来到地面时的习惯动作。是个很愚蠢的习惯，在地底下也一样有那么大的地方舒展身体。他前后摆动着手臂，拥抱了自己三次，啪啪啪。天上云太多，没法看星星，可是夜晚很温暖，微风夹杂着野洋葱和新割的干草的气息，很好闻——这倒提醒了他。阿克肖诺夫皱着眉头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有多久没有发射过火箭了？过去这里常常散发着好闻的臭味。他从人行道的缝隙里扯了一把草，让草叶从指缝伸出来。广场下面的野草总也清除不掉。哪天阿克肖诺夫会在晚上来这里野营，看着野草往上长。

他走过空无一人的广场，脚步声还在回响。是他的耳朵在作怪。路的旁边是前苏联很少见到的东西——一尊新雕像。谢尔盖·科罗廖夫双手背着放在臀部，一卷蓝图夹在腋窝下，僵硬地站在那里，眼睛望着天空。阿克肖诺夫走近时又一次想道：不像老总，倒更像列宁。

他走近大理石的老总时闻到了花香。从香味还有雕像基座上黑乎乎的影子看来，花比往常要多。黎明时哈萨克人会把最枯萎的花束清理走，但留下来的足够给广场添上惟一一份色彩，惟一一份神秘。

哈萨克人只是拿走花儿，其他的都留下。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太空照片不加修饰地装在镜框里。小孩子的塑料玩具火箭。一盒盒老总用过的那种东德钢笔的仿制品——其实他不是喜欢这种笔，只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大概每隔一个月，阿克肖诺夫会从自助食堂找一个板条箱，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送到失物招领处去。这是件很蠢的琐事，有失他的尊严，他完全可以让哈萨克人来做，或是让发射场随便哪个人来做。可阿克肖诺夫从没跟拜克努尔的任何人提起过这个——不管它是什么——这个圣地。他也从没打算提起。甚至不想问到底是谁不断地把东西堆在这儿的。有个玩具空间站，他知道，他已经至少运走三次了。

也从来没有人主动提出过要帮助他。

阿克肖诺夫走过雕像时，看到了地上的一个新的影子。那是什么——他停住脚，目瞪口呆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个影子站起来，阿克肖诺夫叫了起来。是一个人，正匆匆忙忙地站起身来。

“对不起，先生，”那人说的是哈萨克语，“我没想到会吓着您。对不起。”

那人已经一边拍着身上的尘土，一边小跑着走开了。可能他往后看了一下，但接着就消失在黑暗的广场上了。

阿克肖诺夫呼着气，希望自己的心跳慢下来，一面盯着雕像的基座。那人留下了什么表达敬意的纪念品了吗？阿克肖诺夫非常肯定自己打断了什么。

那人真的是跪着，匍匐在人行道上，脸朝着雕像吗？他用的真是穆斯林祈祷的姿势吗？

阿克肖诺夫急急穿过人行道，朝毫无特色的赫鲁晓夫街区自己的住所走去。在门口的台阶上，他摸索着自己的钥匙。

阿克肖诺夫读到过，在巴黎，悲伤的游人把代表他们感情的小东西堆放在影星和歌星的墓碑上。可以想像，在巴黎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这里是拜克努尔，清醒严肃的拜克努尔。这里没有游人，没有青少年。那些宇航员，是的，他们是一群又迷信又孩子气的人，一直都是——听听他们从“和平号”带回来的故事吧，唉！真的。可那些工程师，那些计算机程序员，那些天文物理学家，那些官僚呢？

荒谬——把老总当成歌星一样对待！

锁打开了，可像往常一样，门又卡住了。他把门撞开。又是一阵剧痛。

谁会向一个歌星祈祷呢？

他关上门，摸索着电灯开关。以他们特有的先见之明，赫鲁晓夫时代的电工们把开关安在离门一码多远的地方，还相当高。总要摸老半天才找得着。

自助食堂的灯好找些。有一次阿克肖诺夫半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走进了黑着灯的自助食堂，轻轻一弹把开关打开，结果把一群工程师吓了一跳。他们有十五个左右，都很年轻，围着一根蜡烛坐在角落里一张桌子旁边。他们看上去很惊慌。阿克肖诺夫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在偷着吸毒。他很气愤，但只结结巴巴说了声对不起，又把灯关上，离开了，再也没对任何人提起。这不关他的事。他从没问过托卢布科，她从桌子上匆忙拿走藏在裙兜里的是什么东西。晃眼一看像是张照片。

阿克肖诺夫不鼓励他的同事们把他们的个人生活的细节拿出来讲。只鼓励他们谈论他们正在做的项目的细节。他们做到了这点，他很肯定。

非常肯定。

该死的灯在哪里？他的指甲抓松了墙上的灰泥。

他们向老总祈祷时，他回应了吗？

他回应了诺维科夫。

“诺维科夫。”阿克肖诺夫喃喃道。老年人有自言自语的自由，不是吗？ “是我让诺维科夫脑袋里想着老总来着！就是为了让他平静下来，使他最后的时刻不那么可怕。如果说有人帮助了他，那不是老总。是我。我。阿克肖诺夫。”

他的两手在墙上到处滑来滑去。真让人难为情。他非得叫人吗，喊出来，托卢布科，请到这儿来，帮我把灯打开？她会认为这是个诡计，一个骗她上床的手段。他笑起来，又开始哭了起来。他再也找不着灯了。他年纪大了，老了，可却没灯。他靠着墙滑了下去。他坐在地上，在黑暗中啜泣着。

别哭了，阿克肖诺夫。别哭了。

他闭上眼睛，双手抱肩，使劲抓住自己。他觉得抖得更厉害了。他咬住嘴唇，竭力不让自己叫出来。

他不是一个人。

这很有帮助，是根救命稻草。他的胳膊渐渐地不再颤抖，他松开了手。他的上臂和指头酸得很。明天会很僵硬。他照着母亲很久以前教给自己的那样，用鼻子吸气，用嘴巴呼气。他没有睁开眼，但是他知道要是睁开的话……

他知道。

“啊，老总，”阿克肖诺夫说，“愿意藏在这儿就藏在这儿吧。我是绝不会膜拜你的。我对你太了解了，而且我也太爱你了。”

他醒了，仍然靠墙坐着。他浑身都在疼。灯是开着的，外面已经是深夜了。身旁是放电话的桌子。好，桌子够牢固。他抓牢桌子，只呻吟了一下，把自己拽了起来。他站在那里，揉着胳膊和腿，纳闷自己怎么居然这么坐着就睡着了。他先自己回答，我老了，然后才去管别的问题。他有些费力地颤抖着脱掉衬衣，无意中打开了制图桌上的台灯。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设计，马上就被吸引住了，甚至一边一屁股坐在吱嘎作响的椅子上，一边已经沉浸到了工作中。

有时，他一边工作着，一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像在同一个老朋友对笔记，敞开心扉——是的，甚至争论——好吧，那叉怎么样呢？他可不是个热衷迷信崇拜的人，不是下跪的哈萨克。他是一个工程师。

“问题在这儿，老总。”阿克肖诺夫轻声说，“在这儿，从燃料的能量效率输出方面来看的话，这个是最好的太阳能阵列的设计。这样子安装在维护舱上。在这么远的位置，多么好啊。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要考虑。比如说……”

从阿克肖诺夫手中滑出的纸堆了一张又一张。他的椅子吱吱嘎嘎响着。他双唇紧闭，认真工作。他整夜都在拟订着计划，直到天明。

# 《租房》作者：[美] 雷·拉塞尔

郭建中译

克莱醒来时，耳朵里响着丁格尔牙膏广告的乐曲声。他想，丁格尔一定买下了昨天晚上卧室的广告时段。他对着枕头边墙上的卧室扬声器皱了皱眉头，然后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面一片雪白。他想，时间一定还早。不久，考沸兹咖啡广告的字母在天花板上一行行出现了。他马上把眼光移开起床了。他有意不去看印在床单上、枕套上、被单上、睡袍上和拖鞋鞋垫上的广告。他的脚一着地，电视机就打开了，到晚上十点，就会自动关掉。当然，克莱可以随意转换频道，但他感到没有必要。

在浴室，他一打开电灯，电视机的声音就马上传了进来。他关上电灯，开始在黑暗中洗澡。但刮胡子时，他还得开灯。他打开灯，声音马上又传进来。他刮胡子时，镜子上每三秒钟出现一次广告，但并不影响他刮胡子。但克莱突然想到唐茶，那香浓的味道是考沸兹咖啡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作者：几分钟之后，他开始阅读即时广告：药性温和的排便食物和止泻食物、有波旁威士忌酒味道的止痛剂——所有这些都印在不同的卫生纸上，每张纸上是一种产品的广告。

他穿衣服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他不去接电话，让它一直响着，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拿起电话，就会听到：“早上好！你吃了克鲁恩燕麦粥了吗？克鲁思燕麦片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也可能听到：“还等什么？在下面的服务项目中选一个，我们一收到汇款马上——”也可能是：“身体感到不舒服？冠心病的死亡率是五分之四，其早期症状是——”

但也可能是什么人打来的一个重要的电话。他拿起电话说：“喂？”

“喂？”电话对面是一个沙哑的声音，好像是个女的，“是鲍勃吗？”

“是我。”

“鲍勃·克莱？”

“是的。你是谁？”

“我是朱迪。我认识你，但你不认识我。你近来是否感到反应迟缓，可能由于什么原因——”

他放下电话。真太过分了。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弄皱了的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原来他一直有点犹豫，但今天早上，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走出公寓，叫了一辆出租车。

他在出租车的后座一坐下来，前座背面的屏幕立即亮起来，是文逊特果汁和面包的早餐广告。他拿起座位上前面一位乘客丢下的报纸，瞥了一眼四色闪光的广告——那是些关于同性恋、虐待狂等隐晦的标志。他试图好好读一下政府的一项住房计划的新闻。但在新闻文字的空行白纸上，出现了黄色的布利士除臭剂的广告，使他无法集中注意力阅读新闻。这时，出租车到达了目的地，他拿出一张纸币付了车费。纸币的正面是林肯的画像，背面却是一个美女使用斯莫西香皂出浴的图画。

》作者：他进入一幢破旧不堪的大楼，找到了他要访问的房间的门，按了按门铃。套间里面响起了老式门铃的嗡嗡声，而不是伊德迎客牌或嘉德牌或圣诞老人牌那样的清脆悦耳的门铃声。他马上充满了希望。

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开了门，用疑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会儿，问：“找谁？”

“我……呃……弗曼夫人？我的朋友比尔·西弗斯告诉我——”他放低了声音，“你这儿有房间出租，是吗？”

“滚出去，你是想给我找麻烦是不？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公民，受人尊敬的——”

“我……我付钱。我有好工作，收入稳定。我……”

“你准备付多少钱？”

“２００元，怎么样，比我付给政府公寓的钱多一倍。”

“那就进来吧。”一进门，那女人就锁上门，上了门闩，还用链条拴住了。“只有一个房间，”她说，“卫生间和浴室在客厅那边，与另外两个房客合用。垃圾你自己倒。冬天的暖气费自付，用热水另加５０元。房间内禁止煮东西。不准来客访问。先预付三个月房租，要现金。”

“好的，”克兰马上同意，又说，“我可以关掉电视吗？”

“房间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

“晚上床边没有卧室广告播放器？镜子也不会出现广告？天花板、墙壁等上面也没有广告？”

“没有那些讨厌的东西。”

克兰笑了。他把钞票数了一下，放入女人肮脏的手里：“我什么时候可以搬进来？·

她耸耸肩：“随时都可以。这是你的钥匙，四楼临街的房间。这儿没有电梯。”

克兰手里捏着房间的钥匙，微笑着离开了。

弗曼夫人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喂？”她说，“弗曼报告。我这儿来了一个新房客，男，３０岁左右。”

“很好，谢谢你，”对方回答说，“马上开始广告服务，弗曼博士。”

# 《足球迷奇遇》作者：伊果里

孙维梓译

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国家的人民象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那样热爱足球运动——简直如痴如狂。不论在上班还是在家，在咖啡馆或在街上，到处只是在谈论足球，争论输赢的可能性，共享上次球赛的观感，分析下次大赛的分组方案……如此等等。而我对足球本来就不怎么样，再加上是个外国人，就更加漠不关心了。

我之所以要选定这家小吃店去进餐，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这里没有安装那种全息立体电视机。而在其他饭店里，只要你一坐下，还没来得及点菜，就已经为你打开全息电视开始足球转播了。这个国家的全息电视技术真与众不同，在我们这里所放映的图象与观看者之间起码还有着一段距离，而在他们那里这点距离几乎是没有的，球队队员简直就好象是在你餐桌前面跑动，你简直是置身于球场的边上，然后突然来一个特写镜头——你似乎已被卷入到对足球的激烈争夺之中，前锋的足球鞋险些要踢向你的耳朵，或者是那足球马上要飞上你的餐桌而席卷一切！其实如果店里没有其他顾客的话，这一切都还算不上什么，这些顾客（或者说是观众）真是鬼知道，他们大喊大叫，尖声吹哨，然后互相拍打肩膀，又是跺脚又是握手的，弄得你大倒胃口，一顿饭根本咽不下去。

我看中的这家离我下榻旅馆不远的小吃店，具有家庭风味式的摆设。在大厅中只悬挂了一台普通的电视机，基本上只放映一些过了时的老影片。店里极其安静，其原因在于每张餐桌上都装有一个小小的扬声器。如果顾客愿意收听影片的伴音，只需向投币口里塞进一个2比索的钱币，而不想听的人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整整有一个月我天天在这家小吃店里用晚餐，由此店老板已经注意到了我。他是位矮小的秃顶老头，他的名字叫佩德罗·别尔捷里奥。那一天，佩德罗坐到了我的桌边，问我干嘛总在他的店里吃饭，要知道我看上去还很年轻，而这里几乎全是老年吃客，又没有放映球赛的全息电视。

我告诉老板说自己并不是足球迷，球赛对我也算不了什么等等。佩德罗搔了搔他那秃脑瓜子并且回答说：“嗅，是这样的，先生，您不忙着上哪儿去吧？在这个国家里大概再也没有人能理解我了，而您是位外国人，再加上并不对足球入迷，所以我打算给您讲一个故事。我早就打算给某个人讲讲这件事，可又不愿被人看作是个疯子。先生，故事不太长，但务必请您听我讲完……喂，玛丽娅，再给我们来两杯咖啡——别客气，这算我的帐，还有您今晚的晚餐也包括在内，因为您现在是我的客人。

“先生，在三年以前，我也是一名狂热的足球迷。在我的小吃店里总是高朋满座，都是些热衷于足球运动的年轻人。当每年足球旺季的大赛到来时，这里真是满坑满谷——因为我拥有当时市内最大的全息彩色电视设备……瞧，先生，你已经对故事感兴趣了。

“先生，您大概知道，本市共有四家最好的足球场，全都是超一流的设备，所有对足球大赛的现场报导都是从这里转播出去的。您知道，先生，我很忙。要想从大量的日常事务中脱身出来去看足球现场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如今有了全息立体电视，再也不必忍受那种拥挤不堪和交通的堵塞，所以大家都宁愿坐在家里或饭店里舒舒服服地观看电视转播……

“但是有一次，这是在三年以前，先生，我突然想上体育场去，想亲身重温一下童年时代的感受，想经历一下竞赛现场的火热气氛……我被这个念头弄得心烦意乱，加上那天又是两支著名的劲旅对垒，总而言之，我收拾了一下便动身了。不料到了体育场一看，售票处窗口已高高挂出了‘全部门票业已售完’的牌子！这对我恰似当头一棒。先生，真使我失魂落魄。您想想看，好不容易挤出了时间——却又不走运，遇上了客满！我本想回家算了，但又一想：佩德罗呀佩德罗，你年纪已不小了，未必有机会再来体育场，而事情倒只会越来越多的。还是碰一下运气吧，佩德罗！

“我就这样对自己讲应该去闯一闯。于是我走到大门口，那儿已部署了由警卫组成的封锁线。我偷偷地给一位警卫塞了点线，请他放我溜进去，结果他对钱连看都不看一眼。接着警卫的头儿走了过来，对我大喊大叫，还在我背上狠狠给了一巴掌。

“尽管这次没能成功，先生，我也没有气馁。我决定绕体育场走上一圈，相信总会有给运动员或工作人员准备的入口处。果真，当我走了几百步路以后，我看见还有一个写着‘公务出入处’的门口，但就连那里也被封锁了。我还没走近那些警卫，就知道一切都是白费心机。

“但就在那时刻，打体育场内已经传出了狂热观众所发出的喧嚣声、吼叫声，广播员也在拼命喊着球星们的名字。我摸出口袋里的微型电视一看：我所支持的那个球队进了一个球！这大大鼓舞了我。恰好这时一辆带顶篷的运货车停在了门口，在驾驶员正在和警卫讲话的当口，我不顾一切地潜入了车内。先生，您很难想象我这把年纪的人还会干出这事！反正当我关上身后的货舱门时，车子已经开动了。

“我打车子里跳了出来，一下子就躲进了树丛里。嘿！躲得还真及时，因为只过了一分钟，从大门那边就过来一个机器人警察，它的体格足足顶得上三个棒小伙子……一切都完了，我马上就将被难堪地揪出来了。但我依然本能地象老鼠一样缩得更紧，密切地注视着一切。我看见机器人警察突然猛扑向附近一个树丛中，并从里面拖出一个人——一位和我相仿的可尊敬的先生——看样子也是打算混进来的。这人可大大地救了我，因为这里肯定设有严密的电子防卫系统，能发现生人并作出反应，但机器人却不知道同时恰好混进了两个人。

“还没等那警察押着人拐过路角，我已经拼命冲进了小门，否则马上就该轮到来搜索我了。在我头顶上是观众们的哄笑声，口哨声，惊叹声，也不知道我们的球队进球了没有。我只管极快地奔过关着门的小卖部，穿过堆满垃圾废物的转角处，根本来不及对这里的混乱不堪感到奇怪，面前就已经是那扇通往上面观众席的门了。

“我刚打开它就立即眯缝起眼睛，在下面是半昏暗的，而看台上面则是晴空万里和炫目的阳光。当我再次张开眼睛时——你绝不会相信，先生——在四周我竟看不到一个人！连个人影都没有！没有观众，没有球员，也没有裁判，一句话，没人！只有耸立在高架上的扩音喇叭在响得震耳欲聋！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从口袋里摸出微型电视机，打开一看，一切是正常的，球赛正在进行。我想，是比赛改在别的体育场举行了？但是这时屏幕上出现了球门和附近的背景，没错，就是这家体育场！我突然间感到害怕，先生，害怕极了。于是我开始跑动并叫唤起来，简直是晕头转向。

“我忽然感到有人正抓住我的手臂，当我使劲挣扎并张目四顾时，看到我背后有个人，就这么高，戴着眼镜，象位教授的样子。他向我作了个手势，因为周围喧闹得连一句话也听不到了，他指指我刚才出来的那扇门，于是我就跟他走了，因为我实在无处可去，先生。

“我们穿过一条走廊，拐了一个弯，里面有个大厅，四周全是大柜子，大厅中间，全息电视机正转播着球赛。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比分是多少，那教授模样的人又拉了我一下，于是我们就穿过大厅来到一间办公室内。

“这位教授让我就座并询问我是谁，来这儿干什么，而我就像向牧师作忏悔那样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不过这些事如果和他后来所告诉我的相比，就简直不值一提了，先生。

“关于他对我所讲述的一切，先生，如果我没有全部理解的话，也是全部记得的，我的记忆力不成问题。

“在从前，先生，足球场里总是挤满了蜂拥而来的上万名球迷。但是当电视刚一问世，观众的数量就显著减少了，而彩色电视又夺走了一批观众。最后当那要命的发明——大型全息立体彩色电视诞生以后，就只有疯狂入迷的观众才去体育场了，所有其他的人宁愿耽在家里看电视或者上咖啡馆去看全息。可以想象得出足球水平因此而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您想，当观众席上寥寥无几时，球员们怎么可能去卖命踢球呢？事态甚至严重发展到在球场比赛时，不得不放送预先录好的鼓掌加油声的录音带藉以助威的地步。

“是的，是有过这样的年代，先生。我自己就记得在十多年前公众对足球的兴趣大为降低。嗨，这种事居然发生在我们的国家里——要知道这原是一个连小孩子都梦想当球星的国家啊！请原谅，我有点儿离题了，还是言归正传，下面就是那位貌似教授的人告诉我的事。”

原来，足球托拉斯的老板已经发现，继续维持为数庞大的足球队员、教练员、随队医生的队伍显然得不偿失。他们决定采用别的形式来代替足球，这时有位聪明的小伙子向老板提出一项看似荒谬的建议，他说：“当只需要有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时候，你们干嘛还要保留这么多的球队呢？”就是说，人们只消向电脑输入足球的比赛规则，球员在场上的踢球动作，各个球星的独特风格等等，然后由计算机按照程序来自动编制对阵的形象过程，最后由全息电视来加以再现！

虽然一开始老板们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但这小伙子很快使他们明白其中是大大有利可图的！看来他是很早就已在研究这个课题并收集了一切应有尽有的足球资料：由足球场的场地尺寸一直到某位著名球星爱吃什么牌号的口香糖。当他花了两个星期把所有信息数据都输入到一台大型计算机以后，他请老板们观看了一场“人造足球赛”。这使老板们震惊万分，因为这简直不象是在赛球，而完全是足球史上一场创世纪的奇迹！这里有即使用言语也无法形容的绝妙传球，有闪电般的带球过人，然后是雷霆万钧的举脚怒射，还有无数的为胜利而舍身向前的冲刺加上举世无双的球技！

老板们当即决定搞一次“实况”转播。那时正好有两支著名的球队要举行比赛，但球员们都被通知说赛程有了变化，紧接着他们就被送往国外进行访问性的远征。同时，一台计算机却在依赖这两支球队的数据在编制比赛过程，还在售票处挂上“客满”的告示，于是这场比赛就“正式”举行了。

“关于这场球赛的细节我将不去细述。不过，后来整整有一年光景人们还在议论它并为之激动不已。连我也记得当时的情景，先生。

“半年以后，国内实际上已经没有一支甲级球队了。先生，当然还存在一些二流球队以及到处可见的在街头奔逐呼喊的少年球队，但真正的职业球队已经绝迹。所剩下的只是留在计算机里的回忆，放映给观众们看的只是若干球员踢球技巧的无穷组合，是取自于过去年代中最佳比赛的录像资料，甚至于连裁判以及观众的来源也统统如此，先生。

“在这位教授讲完以后，我曾问过他干嘛要告诉我有关的一切，他只是耸耸肩哼一声，说：他没法永远保持沉默，总得要找个活人来发泄一下。同时您可以想象得出我当时有多少愤慨！我对他说只要我能回到外面的大街上，就将大声疾呼地告诉群众说他们受骗了！我定将揭露这一切。

“但教授只是对我笑笑。他说有谁会来相信一个疯疯癫癫的小老头的话呢？——他就是这样来称呼我的，先生。他还说，如果抢走一个孩子最喜爱的玩具，或者对女孩说她玩了多年的娃娃只是一堆碎布、塑料和颜料组成时，事情将会怎样？同样，如果去告诉球迷，说他们视如神圣的足球运动原来只是计算机内某个部件中的若干个脉冲组合时，那最好还是趁没被狂怒的球迷们打死以前就自己去进疯人院为好。

“事情就是这样，先生。后来我怎么回家的也记不得了。不过在第二天我就卖掉了那台全息电视设备，停订了所有的体育报纸与杂志，弄得顾客们都纷纷来打听我出了什么事。但我牢记那位教授的话，对此缄口如瓶，只是承认由于年龄的关系，我改变了个人的爱好而已。

“现在您该明白，先生，为什么我选中您作为谈话对象了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我的故事只能使我直接进入精神病院的。好，故事讲完了。玛丽娅，给这位先生再来杯咖啡，算我的帐，还有这顿晚餐，因为您今天是我的客人，先生。”

打从这个晚上老板对我讲了以上一番话以后，我有好几天没再去这家小吃店。我现在也记不清是为了什么，是出了差呢还是换了家旅馆，但是老佩德罗所讲的故事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上。当我心中疑问越积越多时，我忍不住想再去那家小吃店来弄个明白。不料已是人去店空，既找不到他也找不他的妻子——玛丽娅。新店主对我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他说这家店是他从银行转手买下的，对原店主他一无所知。大厅正中间的全息电视开得震天价响，电视中的球员不是几乎要把球鞋踩进咖啡杯里，就是险些把球踢得要横扫餐桌。

当我回到马路时，有个流浪汉追上我，四下张望以后悄声对我说，老佩德罗已经被带走好几天了。

“那是警察干的，他们开来了一辆大车子，佩德罗老板和老板娘全被带到精神病院了。”

# 《组合人》作者：霍勒斯·戈尔德

当考察天琴座Ａ星球的地球探险队队员麦吉·萨渥德在医院里睁开眼睛的时候，丝毫没有失去记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来到这儿的。

他叫盖姆·比亚德。

他是在一个名叫多福尔的行星上土生土长的人。

他已经在一次采矿事故中死去。

答案似乎有点荒唐，而这荒唐的答案却使萨渥德感到非常恐惧。难道他疯了吗？他肯定是疯了，因为他的双臂被紧紧地固定在精神病人用的束缚架上，而且他嘴里填满了岩石的碎块。

萨渥德正在一点一点地咬着一块扁平的圆石，并把品尝过的圆石碎渣吐出来。

一个具有生命的锥形物正关切地注视着他。这个与萨渥德一般高的锥形物的头上长着一个尖尖的螺旋形的钻头，三只能做膝关节一样动作的手臂末端，有着两只长满了无数敏感纤毛的角质铲形手，在这铲形手的下方，又有一排带小孔的球形灯泡。他的一条腿，像弹簧似的，灵活而又富有弹性。

看到这些，萨渥德感到十分紧张、恐慌和厌恶，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怪物。

他就是外科医生钝克，是作为多福尔人的比亚德从小就熟悉了的。

“别烦恼。”钝克医生开口了，他那和蔼的目光里流露出异常的兴奋，“你认为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那不可能！我是一个地球人，我的名字是麦吉·萨渥德。”

“是的。”

“那么，我就不可能是在多福尔星球上土生土长的盖姆·比亚德。”

“而你却正是他。”

“我不是！”萨渥德大声说道，“我驾驶一架单人太空侦察机，偷偷越过天琴座Ａ星的警戒圈，投下了生物孢子弹。但是，Ａ星的防御系统把我的燃料耗光了，我已经不可能返回地球了。飞行中我发现了一个丘陵比我们的月球还要多的星球，我强行着陆了，不，应该说是坠落。”

钝克医生高兴地说：“太好了，看来你的记忆力完全没有受到损害。”

“不会吧！”萨渥德恐惧地说，“那么我怎么还会记得我曾死于一次矿井事故呢？我当时正用高速旋转的钻头去钻坚硬的无机矿石，当钻到美味可口的岩石时，我欣喜若狂。我用两只铲形手一个劲地向后推那些压碎的石头，而后一不小心正好撞上了岩石的断层……”

“那是柔软的页岩断层。”医生同情地补充道，“这是因为你钻得太快，感觉不出你前面矿石密度的差异。这是一次不幸的事故。”

“那么，我是死了。”萨渥德恐慌地又说，“死了两次！”

“哦，不不，只有一次。你的太空侦察机坠落时，你受了重伤。我们救了你的命，你没有死！”

萨渥德感到阵阵恐慌。他下意识地朝下看了看自己的躯体，但什么也看不到，因为他被一条长长的绷带紧紧地裹住了。

“别害怕。”钝克医生打开了一个用云母制成的容器，并把容器里的东西洒在萨渥德的头上和脸上。“我知道，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故，但你没有必要为这事过分惊慌。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里你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萨渥德觉得自己开始镇静下来了，恐惧感也渐渐地减弱了。这并不是钝克医生的医术高明，也不是因为钝克医生的保证，而是由于洒在他头上和脸上的液体起了作用。那是一种镇静剂，它能减轻大脑的压抑感，放松面部的肌肉。当这种液体慢慢地流到他的嘴里时，萨渥德感到这种物质带有一种很重的臭味，这种气味使他能辨别出它的性能。

它是润滑油。

作为一种润滑油，它对他起着镇静的作用。同时，它也是一种冷却剂，使他恐怖和厌恶的心情平静下来，使得他的思维能持续下去。

“情况不错吧？”钝克医生满怀希望地问。

“不错，我现在已经平静多了。”萨渥德答道。他这时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多了，而且好像井不是自己的声音——他在通过身上的一排闪耀发光的灯泡交谈。当他说话时，小灯泡能发出像萤火虫一样的冷光。“我想，我可以肯定，我的名字叫麦吉·萨渥德，由于我的太空侦察机坠落而受了伤，你给我换上的这个躯体是一个多福尔星球人的，对不对？”

“并不是多福尔人的完整躯体。”钝克医生的眼睛里充满了自信的神情，“只不过是确实需要替代的那一部分躯体。”

“那我身上究竟有多少部分是盖姆·比亚德的呢？”

“我想恐怕相当多。”医生列举了他身上的那些组成部分。

当然，这些组成部分是和地球上的人相对应的，包括大脑的一部分、脑壳、胸腔、内脏、腹部及大腿。萨渥德似乎是通过听同步翻译得知这些情况的，那就是通过外科医生钝克，再通过比亚德，再到他自己。

“那么我留下的又是什么呢？”萨渥德沮丧地叫喊。

“噢，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留下的是你头脑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喔！还有你的双臂。你的有些部位损伤得并不十分严重，但用其他材料取代以后，似乎更好一些。当然，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是非换不可的。你本来只适合食用一般的食物和饮料，可是多福尔星球上又不存在这样的食物。现在，你能够直接从这个星球的矿石和金属中得到食物和营养，就和我们一样。假如我不把你这些器官替换下来，那么，我虽然可以挽救你的生命，但最终你还是会饿死的。”

“让我站起来。”萨渥德惊恐地喊道，“我想知道我成了什么样子。”

钝克医生松开了那些绷带。

萨渥德站立起来，他摆动着那条弹簧腿，呆呆地望着自己。

其实，作为盖姆·比亚德，他不得不承认，他看上去相当英俊。他现在能用自己那条非常富有弹性的腿进行大幅度的跳跃，而且能够准确地用头顶着地；不管岩石有多硬，他都能迅速地钻入岩石里，一瞬间就从地面上消失。他的臂关节是相当牢固的，它们能带着他以惊人的速度自己开凿隧道飞跑。与此同时，他那角质的铲形手，能以同样快的速度将开出的矿石向后扒去。他现在除了原有的那两只柔软的手臂外，和他们几乎一个样了。

但是，萨渥德的情感迫使他难过地说道：“你们千万别把我完全变成像你们一样的人，你们只要能够挽救我的生命，使我能修理好我的太空侦察机再回到地球上去……”他伸开他所有的手臂——两只地球人的手臂，三只能像膝关节那样活动的手臂和两只长满敏感纤毛的铲形手。萨渥德凄凉地看着它们。“在地球上，我还有一位姑娘……”

钝克医生十分同情他，深情地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任务似乎很重要。可是，我把它忘了。不过，我们已经把太空侦察机修好了。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杰出的设计师。”

作为比亚德，他知道这里的地下矿区中有许多冶炼工和石油精炼工，有巨大的金属钻机，能为制造中心挖出所需要的矿石和原料。那里的矿工们不能直接听到命令，而要通过通信机传递信息。通信机能把命令绕过这个星球清晰地送到岩石的底层，甚至送到比它更远的地方去。比亚德深信，这里是一个文明的世界。而这些情况，萨渥德也感到了，他不得不承认，这里确实是一个文明世界。

“那么，我能正常起飞吗？”萨渥德突然激动地问。

“首先，有一个问题。”医生有些顾虑地说，“你说到你在你们那个称作‘地球’的地方有一位姑娘，我猜想她是个与你不同性别的人吧。”

“当然不同了，或者说，与过去的我的性别不同。”萨渥德忧郁地说，“但是，在我回到地球以后，我们那里有肢体和内脏器官库，那儿的医生能通过手术来替换我现在的身体，这一点是非常难办的，但他们可以做到，当然，我没有十分把握。”

“等等。”医生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他拉开了隐藏在墙上的石棉门帘。萨渥德看到在岩石壁上有一个洞，从里面蹦出来五六个小多福尔人，一个比一个大……“爸爸！”令人眼花缭乱的孩子们眨着眼睛喊道。

“夫君！”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普雷特·比亚德。

“你看。”医生一边向后退缩，一边对萨渥德说道，“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家庭。”

全体外科医生努力去控制萨渥德情绪上的剧烈反应，然而萨渥德依然非常恼火，他近乎疯狂地反对他们强加给他一个外星人家庭。即使用饱和剂量的润滑油也不可能使他镇静下来。

当然，如果是在地球上，他就会直接得到心理治疗，然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这类疗法。多福尔人具有如花岗石一般的硬朗身体和死寂的心理状态；他们从不需要内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勤勤恳恳地工作，养家糊口，就是他们的全部情感。因而萨渥德的那些情感，那些愤怒的情感、不满的情绪和想逃跑的愿望，完全超出了他们所能理解的范围。萨渥德从那些医生的激烈的争辩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现在看来，”那位最年老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说道，“问题在于如何帮助我们已经医治好的这位新兄弟适应这个世界的生活。”

“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萨渥德愤怒地吼道，“我必须回到地球去，告诉我的同伴们，我已经扔下了孢子弹。还有那位我曾提到过的姑娘，我要和她结婚。”

“你要成为她的丈夫吗？”老医生眨着眼睛粗声地发问，“这是你的决定吗？”

“是的，这也是她的决定。”

“那么，是不是一个人可以有几个配偶呢？”一个医生问。

“我们那里只许有一个。”

“那么，”老医生说，“事情很清楚，你有了一个家庭－－妻子普雷特·比亚德和孩子们。”

“我们尊重你的习惯，你也得尊重我们的习惯，这才是公正的。如果你在原来的地方也有一个家庭的话，就会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事实上，你不可能同时照顾两个家庭。但是，如果你没有家庭的话，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

“习惯？合法？”萨渥德问道。他深深地感到在努力理解外星人社会的过程中的某种失落感。

“一个再造过的多福尔人，”老医生说，“必须对装入其身体内的所有主要器官履行道义上的义务。你几乎全部是由比亚德遗留的器官装配起来的，所以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应该是你的，这是唯一正确的。”

“我决不会这样的！”萨渥德抗议道，“我有权利拒绝。”

“凭什么呢？”另一个医生礼貌地问。

“就凭我不是多福尔人。”

“从钝克医生开出的肢体和器官清单上可以看出，你身体的９４．７％是多福尔人的。你还有多少自身的个性可言呢？”

确实，在这个组合人的身上，比亚德占主要地位，而萨渥德只是“副产品”。医生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如何使萨渥德适应多福尔星球人的生活。此刻，萨渥德全面地估量了自己所处的境况，他在这里不可能得到法律上，或者道义上的帮助。如果他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借助自己的机敏和智慧；不然的话，他永远也不可能重新成为太空侦察机的飞行员了。

但是，医生们经过讨论，已经通过了对付他的简单方案。

这一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痛苦的意味，那就是要求任何人都不给他提供食物，也不能让他在任何的地下岩石公寓里睡觉。

“当他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回到矿区去的。”老医生告诉那位代理法官——一个当地的教师。他有权解决一些法律问题，而不需要经过高级法院的批准。“其实，比亚德的家就是萨渥德的家。如果他除了比亚德的家之外，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呆的话，那么，很自然地，在他对长时间的户外孤独生活感到厌倦了以后，就会回到家中。”

那位法官很赞赏这个方案，并给予了正式批准。

萨渥德并不介意自己被置于户外，但他远不是全部的萨渥德，还有比亚德的存在。比亚德一直很讨厌，不断地对萨渥德唠叨：回到妻子、孩子们身边去，回到他们舒适的住所去，同事们一定会带着大量的压缩润滑油前来祝贺的。萨渥德固执地拒绝了，尽管他发现自己馋涎欲滴，或者说几乎到了这个地步。

“快呀！”比亚德又在他的脑子里吵了起来，“为什么犹豫不决？咱们是一个矿工，矿工的生活与别人不同，开矿挖路，从矿石中吸取食物，这多么令人兴奋啊！矿工们得到的这些美味佳肴，你知道——那就是我们艰苦劳动和冒险的补偿。”

“补偿。”萨渥德冷冷地笑道。他渴望地翘首仰望着星空，期望着能驾驶太空侦察机在星空中遨游。

“现在，吃一顿铁矿石该有多好啊！是不是？”比亚德诱惑道，“我知道哪里有锡矿和硫矿，你没有发现它们就在地表层吗？”

“住嘴！”

“还有水银池，我承认，那不是大水银池，但我们一方面可用来与那些矿石一起吃，另一方面也可以提提神。”

抵制矿石的诱惑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因为萨渥德实在饿得发慌，而那池光滑、爽口的水银的引诱，更会唤起任何人的食欲。

“好吧，现在你说说那些矿石和水银池在哪儿。”他吼叫道，“我们马上去吃些东西，不过，我不打算回到你的家去，那是你的问题，与我无关。”

“潜入地下。”比亚德说，“我会给你指出方向的。”

萨渥德施展了数次跳跃的本领来加快速度，增加旋冲的力量，然后窜向空中，再用锥形头的尖端直刺下来，如同破水而入般地穿过松软的地表层。当他钻进矿石之中时，一股美好甜蜜的暖流传遍全身。他吃了一些石头，以便恢复体力，但还留出一些肠胃空间，以便美餐主食和点心。

“多惬意啊！不是吗？”当他们凿出一条通往比亚德的住所的舒适的隧道时，比亚德说道。

“安静！”萨渥德粗暴地命令道。但他不得不从心底里承认，这是非常愉快的。他的三只关节灵活的手臂使他以极快的速度向前钻进，而他那两只带角的铲形手，则将开出的岩石向后扒去。那排带孔的球状灯泡给了他足够的光亮，他判定那就是多福尔星球人最初的用途。利用这些灯光来进行信息交换，想必是他们迈向文明的第一步。

自从那次外科医生们碰头以后，萨渥德总是控制住自己的思想。他在考虑逃跑的事情，他将这想法深深地藏在心底。

因为他确信，比亚德会将这事泄漏出去，他总是不停地努力促使萨渥德回到矿区，回到那个家中。

去你的吧！现在萨渥德下了狠心，无论如何，他要返回地球。第一件事是做外科手术；第二件事是去麦琪那儿。

“锰。”比亚德突然说道，打断了萨渥德的思路，“我总喜欢来几大口，开开胃。”

那岩石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奇香，很像晚餐前享用的鸡尾酒。然后，他继续前进，带着这个多福尔人全神贯注地穿过一个又一个矿床，开辟自己的出路。

萨渥德思忖着要做的那件事，也就是要摸清楚停放那架太空侦察机的地方究竟在哪里。他猜测那架太空侦察机停放在某个金属制造中心，萨渥德不敢询问是哪一个中心。比亚德没有能力使他成为矿工，成为多福尔家族中的一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能力不顾比亚德的反对而逃跑。

萨渥德要找到那个停放太空侦察机的地方，关键是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现在的才智发挥得不能尽如人意，可是，一旦不能比这些吃石头的人更狡猾，他就会失去自由。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那架太空侦察机……

萨渥德必须要睡上一会儿，他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

“请下决心吧！”比亚德恳求道，“我再也熬不下去了。你这样到处乱闯会遇到麻烦的。”

“我懂，我懂。”萨渥德以不耐烦的口吻答道，“忘掉她，我不打算回她那儿去。”

“可是，那儿很舒服……”

“我警告你，不许再提她！”

“噢！”比亚德屈从地说，“可是，我们不可能再找到类似于我以前的睡眠圆石那样舒服的东西了。你知道吗？它是松软的石灰石，中间开了个槽，那正适合我们的身体，不论是谁，只要躺在那睡石上，就会立即进入梦乡……”

萨渥德企图阻止他说下去，可是他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

“看那儿！那就是睡石。”比亚德诱惑地说道，“如果你不喜欢回家，那么，我们就在这儿睡，够公平的吧！”

“我同意。”萨渥德承认。

至少可以说，那些砍劈而成的岩石房间是安静的，所有的人都已睡熟了。他必须躺一会儿，他可以在主人醒来之前离开这儿，而这段时间足够使他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意想不到的是，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普·比亚德和孩子们已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都张开三只手臂。在场的还有钝克医生、老外科医生和本地的代理法官，他们都在等待着询问他回家的时间和经过。

“你的办法成功了。”法官喜形于色，“他回来啦！”

“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老医生有些自鸣得意。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钝克医生热切地问萨渥德。

“不知道。意味着什么？”萨渥德小心翼翼地询问，但又害怕那种结论。

“你能回家来，本身就说明了你的情绪已经恢复了稳定。”

“你知道这些吗？”萨渥德对比亚德展开了无声的挑战。

“当然知道。”也是无声的回答。

“那么你为什么要诱骗我回到你的家里？”

“因为你使我迷惑不解，你讨厌我们的身体，而这儿的人一直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很动人的。你也不喜欢开矿，不喜欢和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你想干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正如你自己说的什么回地球去，和一个有怪名字的生物，叫什么‘麦琪’的结婚，是不是？我总是猜不透你是如何看待事物的。与一个外星智慧人生活在一起的确不容易。”

“你不必解释了，记住，我有同样的问题。”

“真的？”比亚德默默地同意了，“我担心你跟太空侦察机走了。我懂得的只有开矿，根本就不懂什么机械，或者机械制造中心之类的玩意儿。”

萨渥德抑制住自己的兴奋，因为比亚德知道得越少，对他可能去做的事的猜测也就越少，从而背叛萨渥德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你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如何驾驶你的那架太空侦察机？”法官说道，“你知道，这倒不是我们缺乏工程上的能力，只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复杂的飞机。当然，我们会有的——我肯定你会明白这一点，不过这样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出现罢了。我们是能够靠自己的力量造出来的，但是，如果有了你的指点可能更容易些。”

“在你情绪不稳的时候，叫你去操作那架飞机真叫人不放心啊！”老医生补充道，“你知道，我们还没完全肯定你是正常的。对于家庭，你有义务使自己……”萨渥德盯着普·比亚德和孩子们。

比亚德充满深情地望着他们，而萨渥德却俨然像一位凶恶的矿工工头那样面对着他们。他本想用拥抱的方式与他们告别，但他们却是那么猛烈地撞到他的身上。那怪模怪样的尖尖的锥形头竟然使他身上零零落落地掉下了几片东西。他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尤其是比亚德的那副该死的讨厌相，真叫人受不了。

“让我走吧！”他狂乱地对法官喊道，随即跟着法官潜入了一条高速的隧道。

比亚德还处在悲痛之中，而萨渥德却悄悄地制订了他的行动计划：当自己去看那架太空侦察机时，必须对维修工作说几句恭维话，假装着对如何操作控制器作一些解释。他必须耐心地等待机会，但只要一有机会，就立即起飞升空。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计划失败的话，他就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他会被迫离开飞机；其次，比亚德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引起比亚德的怀疑，他俩就会发生争执，从而使身体处于瘫痪状态。

这一计划经过精心筹划，萨渥德必须做的就是保持一丝不苟地控制住自己。

在他看到停放在布满凹坑的场地上的那架太空侦察机之前，他是这样做的。但当他真的看到时，他一下子便失去了控制。他鲁莽地跳进了太空侦察机的气压舱，穿过通道进入驾驶舱。

“等一下！等一下！”法官大声地喊叫着，其他人也从机械制造中心向太空侦察机这边跳过来。

萨渥德还没有来得及关闭气压舱的盖子，就跟比亚德干了起来。

比亚德惊慌失措地问：“你想干什么？”同时使身体僵化，萨渥德顿时动弹不得。

“你问我干什么吗？”萨渥德满腔怨恨地说，“我要离开你们这个讨厌的星球，到另一个世界去，那里的人生活得才像个人，而不像打地洞的鼹鼠！”

“我不懂你的意思。”多福尔人焦急地说，“但是，在我们的权威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我不会让你做任何事情。”

“你不可能阻止我！”萨渥德得意地说，“你可以控制住整个身体，但是你却无法控制住我的两条人类的手臂。”

当然啦，那两条手臂的作用，是他一直瞒着比亚德的最大秘密。

萨渥德按下了起飞的按钮，一声长鸣，太空侦察机迅速升入太空。

飞机开始旋转。

怎么？飞机竟突然翻转过来，以致命的速度向地面俯冲！

“他们在飞机上做了些什么小动作？”萨渥德喊道。

“小动作？”比亚德呆呆地重复着，“不是工作得很好吗？”

“但飞机应该向天上飞呀！”

“噢，不！”比亚德说，“我们的飞机从来不向天上飞，因为那里没有岩石。”

# 《最后的城堡》作者：[美] 杰克·范斯

陈立珍译

一

那年夏天，风雨交加。临近黄昏的时候，太阳终于从黑压压的云层里钻了出来。此时，杰耐尔城堡已经遭受重创，人员死伤无数。几乎到最后一刻，城堡里各个部落里不同派别的人还在争论不休。那些德高望重的绅士们对这些有损尊严的事视而不见，照常做着平日里做的事，没有表现出比平常更拘泥或更洒脱。一些年轻的军官，则表现得不顾一切，甚至接近于歇斯底里，他们拿起武器，准备反抗。还有另外一些人，约占了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吧，则选择了消极等待，几乎是欣欣然地准备要为人类赎罪了。

最终，无一人幸免。死亡，本质上就是个毫不优雅的过程，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要获得愉悦。那些自负的绅士们翻阅着包装精美的书，或是探讨着有着百年历史的香精的优劣，或是爱抚着最宠爱的小精灵。他们至死都不愿屈尊去看清事实。那些性格急躁的人则匆匆爬到城堡胸墙上方的土坡上。大部分人被埋在滚滚而来的碎石之下，但是也有一些人还有机会进行回击，直到他们自己被杀死，或是被兽车轧死。那些决心悔过的人呢，则摆出最经典的忏悔姿势，伏首，并双膝跪地。他们认为美克人只是表象，人类的罪恶才是真正的根源。最后，所有人都死了：绅士们、淑女们、棚子里的小精灵，还有马厩里的帕农人。居住在杰耐尔城堡的所有生物中，只有鸟儿得以逃生。这些粗鲁笨拙、叫声刺耳的东西，把尊严与信念抛在脑后，比起城堡的尊严，它们更关心自己的羽毛是否完好无损。

当美克人一窝蜂似的拥上城堡的胸墙时，鸟儿们纷纷离巢，尖叫着朝着东边的哈盖道恩城堡飞去。那是地球上仅存的最后一座城堡了。四个月前，美克人刚从海岛城堡大屠杀归来，就出现在杰耐尔城堡前。住在杰耐尔城堡里的绅士女士们，总共两千多人，都爬上塔楼和阳台，边在夕阳中漫步，边朝下观察着那些金棕色的武士。

杰耐尔城堡一直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它那两百英尺高的城墙，中间是黑岩熔成的，外面则是银蓝色的钢铁合金网丝。太阳能工作房为城堡提供能量，在紧急情况下，还能用二氧化碳和水来合成食物，并为小精灵、帕农人和鸟儿们提供糖浆。杰耐尔城堡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自保，只有在机器故障而又没有美克人修理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便。这种情况虽然有些烦人，但还不至于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天黑之后，美克人动用兽车及运土车，开始在杰耐尔城堡四周筑起一道堤防。刚开始，城堡里的人只是冷眼旁观，对此举很不理解。堤防建到了五十英尺高，土开始倒向城墙时，美克人的险恶用心终于显山露水了。市民们这才开始惴惴不安起来。

杰耐尔城堡的绅士们都至少在一个领域深有研究。有些人是高深的数学理论学家，有些则在物理学上造诣颇深。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对于帕农人的体力应用有着很详细的研究。他们本想对那些能量炮进行修整。可是这些大炮因为没有好好保养，很多部件已经被腐蚀或被破坏了。大家都认为可以从美克人工具房拿到零部件，可是所有人都对美克人的术语及储藏系统一无所知。有人提议派一些帕农人过去看看，也许能找出点什么。可是考虑到帕农人的智力情况，也只好作罢。所以修理能量炮的计划也就告吹了。

杰耐尔城堡的居民们饶有兴致地看着土堤越堆越高，形成像火山口一样的圆土墩。夏天已经到了尾声。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泥土和碎石终于漫过了城堡的胸墙开始进入庭院和广场。眼看杰耐尔城堡马上就要被淹埋在土下，里面的人即将窒息而亡。

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拿起武器，冲上了城墙边的斜坡。美克人开始用泥土和石头砸他们，但还是有些人有机会还击。

酣战十五分钟后，地上已全被雨水还有血水浸透了。开始的时候，年轻军官们还取得过不错的战果，把屋顶上的美克人都肃清了。若不是他们的一些同伴被压在碎石之下，似乎还可能扭转时局。但是美克人再次重整旗鼓，奋力向前。他们蜂拥至城跺处，开始了无情的屠杀。七百年来一直是英勇的绅士、优雅的淑女的居所的杰耐尔城堡，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美克人，乍一看有点像博物馆箱子里的标本。他们还保留着伊塔米第九星球居民的模样。粗糙的铜褐色的外皮闪着金属的光泽，看上去像涂了油或上了蜡一般。脊椎从背部伸到脖子及头皮部分则如金子般闪闪发光。不过，他们这儿的确覆盖了一层可导电的铜铬合金薄膜。美克人的感觉器官全部缩在一起，长在人类长耳朵的位置。当你走在路上，冷不丁撞上一个美克人，包准你要被吓个半死。他们的脸上全是凹凸不平的肌肉，看上去就是一个没有外壳的人类的脑袋。他们的胃是位于“脸”下方的一个不规则的孔。因为在他们肩膀的皮层下都安装有糖浆囊，胃实际上已成为了多余的配置。他们的消化器官也已经退化了。美克人一般是不穿衣服的，有例外的便是有的会在工作需要时系个围裙，或是背个工具袋之类的。他们铜褐色的肌肤在阳光下看上去异常美丽。

单个美克人，本质上和人类一样厉害，或者说比人类还要厉害，因为他们高度发达的大脑还能当无线电收发器使用。几千个美克人在一起工作时，看起来就显得平平，不那么值得令人惊叹了。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克人很乏味单调。可是哈盖道恩城堡里的克拉霍恩观点则恰恰相反。他说，美克人的感情和人类的感情迥然不同，而人类能理解的少之又少。在仔细地研究后，克拉霍恩还给美克人的感情做出了十几种分类。

研究归研究，美克人的暴动还是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每个人都不禁要问，为什么呢？他们长久以来一直都那么温顺，怎么会酝酿出这样一个残暴的杀人阴谋？然而最合理的原因看上去又是最简单的：他们对被奴役的状况不满，他们仇恨地球人把他们带离他们自己的星球。不赞同这种说法的人则称，这是把人的感情和态度加于非人类的生物上了。绅士们把他们从伊塔米第九星球上解放出来，不管怎么说美克人都应该感激涕零才是。

二

哈盖道恩城堡占据在一面峭壁的顶峰，南面是一个很宽阔的峡谷。比起杰耐尔来说，哈盖道恩要显得更大气、更壮观。环城一英里的城墙，高有三百英尺，把城堡保护得严严实实。城墙矗立在山谷上方九百英尺高处，炮楼、塔楼、瞭望台立得更高。峭壁背面，坡势稍缓，层层叠叠地种满了绿藤、洋蓟、野梨树，还有石榴树等。一条路从谷底盘着峭壁四周蜿蜒而上，通过一个入口可以进入中心广场。对面是一座宏伟的圆形建筑，

建筑两边是很高的房子，二十八个家族的人就住在这里。

最初的城堡坐落在现在广场的位置上，是人们初回到地球时建造的。第十任堡主聚集了大量帕农人及美克人建筑新的城墙，新墙建成之后旧墙也就拆除了。那二十八座的房子也都是那时建成的，距今已有五百年了。

广场下面分三层：最底一层是马厩还有车库，中间是美克人的车间及居所，最上面则是各式各样的工场、工具室等。

现任的，也就是第二十六任堡主来自奥弗惠尔家族。他的当选曾经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因为查尔在当选前一直表现平平，他的才能学识方面并无甚过人之处。

尽管委员会没有什么正式的权力，可是它的影响却无处不在。还有，当选堡主的绅士的风格必然影响到每个人。出于这个原因，评选堡主就变得举足轻重起来了。竞选过程中，虽然候选人没有明显表现出互相的敌意，但友谊还是不可避免要受到破坏。查尔的当选，也是在奥弗惠尔部落有幸分到竞选名额后在两个派系之间妥协的结果。

首先是来自泽恩贝尔德家族的加尔，他可以说是哈盖道恩城堡传统美德的典范：作为著名的香精鉴赏家，他着装品位很是考究。他总是对答如流，妙语连连，旁征博引。他的机智诙谐一旦被触发，总让人倾倒。他还擅长九弦琴，所以在“古袍会”上极受欢迎。

他在古董收藏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而且他知道旧地球上每个大城市的具体坐落位置，能就远古时代的历史滔滔不绝讲上好几个小时。在哈盖道恩，他的军事才能也只有一两个人能与之比肩。若问他有什么缺点或是失误呢，实在很少很少，除非你硬要把他的过分细心理解成是刻薄，或是把他的英勇无畏说成是残酷无情。

加尔在竞选中的对手是克拉霍恩家族的长者克拉霍恩。他和加尔一样学识渊博，但不及他多才多艺。克拉霍恩专攻美克人研究，包括生理学、语言方式，及社会模式等。克拉霍恩的谈吐要更深刻一些，但却不如加尔的风趣，也没有他犀利。他很少采用夸张的修辞或是一些暗示法（而这些恰恰是加尔语的语言特色），他更喜欢不加修饰的风格。克拉霍恩没有养小精灵，而加尔的小精灵可是大家共同的乐子。

但两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在哲学观上的分歧。加尔是一个传统主义者，绝对恪守信条。他从来不感到困惑，不为罪恶感所困扰。他满足于两千多名绅士淑女们安居乐业的现状，从不想要改变。克拉霍恩绝对不是救赎派，可是他却对哈盖道恩城堡的生活节奏很不满。但是由于他在争论时总是显得太过于较真，让人感到不舒服。

然而结果是，到了计票时，加尔和克拉霍恩的票数都不够。最后，职位落到了查尔身上。

六个月后的一个黎明破晓时分，哈盖道恩城堡的美克人驾着兽车，带上工具、武器及一些电子设备，离开了。显然，此举是经过长期谋划的，因为其他八座城堡的美克人在同一时刻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像其他城堡一样，堡主起先是感到不敢相信，然后就是极度的愤怒，再接着不祥之感便开始袭来。

新任的堡主和各部落的首领，还有其他一些能人达士马上聚集一堂，就这个事件进行讨论。他们围坐在一张覆盖着红色天鹅绒的大桌子前。堡主坐在首座，他的左边是桑顿和艾塞思，右边是奥弗惠尔、奥尔和伯德莱。在座的还有加尔、利鲁斯，伟大的数学理论家贝纳尔、著名的古物研究者怀亚斯。会议室还挤满了一些家族的长者： 马鲁恩、布顿恩、罗塞斯、艾迪尔斯、尤格斯、克拉霍恩等。

整整十分钟，众人只是静静坐着，整理各自的思绪，做出所谓“自省”的安静默思的样子。

最后堡主开腔了，他说：“美克人离开了。不消说，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不方便的情况进行调整。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他环顾四周。每个人都把手中的象牙板往前伸，表示赞同，除了克拉霍恩。但是他也没有把象牙板竖起来表示反对。

艾塞思是一个白发苍苍、面容严肃的老绅士。年届七十，却仍风度翩翩。他用很严厉的语气说：“我看再考虑推延都是多余了。我们要做的事很明确。我承认帕农人确实不是用来组成军队的好料。然而，我们还是需要召集他们，为他们配备全套武装，包括鞋服还有车，这样他们才不会丢我们的脸。然后还要为他们找个好的领导人，加尔或是桑顿。鸟儿们可以为我们追踪美克人，据此我们就可以命令帕农人们对其发动进攻，以尽快把他们赶回家。

桑顿只有三十五岁，作为一个部落的领导人显得过分年轻了。他说：“你的主意听起来很不错，但却不切实际。帕农人根本无法与美克人抗衡，不管我们怎么训练他们。”

他的话无疑是正确的。帕农人矮小羸弱，虽然不胆小但实在是无法做出有力的回击。

一阵可怕的沉默再次笼罩在桌子四周。终于，加尔打破了冷场：“那些恶狗盗取了我们的兽车，不然我们就可以驾车长驱直入，把他们赶回窝去。”

堡主说：“让人不解的是，糖浆的问题。他们肯定带走了很多。可是那些用完之后呢？他们会饿死吗？若再回到他们原来的饮食方式，也就是吃泥土，应该是不可能的吧？克拉霍恩，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说，美克人能再回到以泥土为生吗？”

“不可能！”克拉霍恩回答说，“因为他们成体的器官已经退化了，若是他们的幼子从小就以泥土为食，那么还有可能成活。”

“我也是这样想的。”堡主板着脸，低头盯着他自己紧握的双拳，以掩饰自己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提议。

这时，从门口进来一个穿着深蓝色衣服的绅士。他稳了稳神，举起右臂，向堡主鞠躬。

堡主站了起来，说：“不用多礼，有什么消息吗？”

“我们收到来自翠鸟城堡的消息，说美克人已经发起进攻。他们炮轰城堡，杀戮人类。无线电在一分钟前失去信号了。”

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有些人甚至跳了起来。

“杀戮人类？”克拉霍恩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估计翠鸟城堡现在已经没人了。”

克拉霍恩死死地坐着，两眼飘忽。其他人讨论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声音里带着恐惧。

最后是堡主把大家的思绪拉回会场，他说：“显然情况不容乐观。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最严重的一次。坦白说，我真的想不到什么好的对策。”

奥弗惠尔问道：“那其他城堡呢？都还安全吗？”

堡主转向罗巴茨说：“您是否能与其他城堡取得无线电联系，询问一下他们的状况？”

桑顿说：“其他城堡都和翠鸟城堡一样不堪一击吧。尤其是海岛和德洛拉，还有玛拉瓦尔也是。”

堡主说：“看样子，美克人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杀人狂了。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事态将会进一步恶化。”

“太空飞船！”桑顿突然叫了起来，他说，“我们必须马上检查一下太空飞船。”

“什么？” 伯德莱不解地问道，“什么叫检查一下？”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太空飞船，不能让它们有丝毫受损。它们可是我们和我们家园联系的纽带。那些负责维护的美克人可能还没有离开飞机修理场，如果他们企图摧毁我们的话，他们肯定要摧毁飞船。”

“要不，你带一队帕农人过去把飞机修理场控制住。”加尔建议说，语气多多少少带着一点讽刺。长期以来的敌对和互相仇恨还一直梗在他和桑顿之间，挥之不去。

“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桑顿说，“但是，叫我一个人怎么跟一队帕农人并肩作战呢？倒不如我一人先行飞往修理场侦察一番。同时，你和其他军事专家可以开始着手招募和训练帕农人了。”

“关于这个呢，”加尔说，“要等到我们商议结果出来。如果大家都认可这是最合宜的做法，我自然会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如果你自身的才能能在侦察美克人中充分发挥的话，我希望你务必也要全力以赴。”

两个人互相瞪了一下对方。

一年前，他们之间的互相仇视差点就要引发一场决斗。桑顿长得很高，手足匀称。他极具天赋，但是传统主义者则认为他行为举止稍嫌散漫，做事不够细心，因此他不是部落首领的最佳选择。

对加尔的话，桑顿的回答则显得温和有礼。他说：“我很乐意担当此任。我得抓紧时间，马上出发。希望能在明天就赶回来向你们汇报。”他站了起来，向堡主行了一个很隆重的鞠躬礼，又朝着议会的所有人致了礼，然后离开了会场。

三

桑顿来到了爱斯乐登楼区。他在十三层拥有一套四房的公寓。他现任的妻子，阿拉敏塔是一位来自昂温家族的女士。事实上，他对阿拉敏塔已经感到厌烦，而且他相信阿拉敏塔对他也是同样的感觉。他们没有生孩子。阿拉敏塔有一个和前夫所生的女儿是归她的。她的第二个孩子就记在桑顿名下。这样桑顿就不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了。哈盖道恩城堡的人口是确定的。每个绅士和女士只能有一个小孩。如果不小心多生了一个，那么要么找个还没生育的人来收养，或是找其他的方法把小孩送走。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把小孩交给救赎派们抚养。

桑顿脱掉他参会穿的衣服。在一个年轻的帕农人的帮助下，他穿上暗黄色的马裤，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靴子。他往自己头上扣上一顶黑色的软皮帽，然后在肩上搭上一个袋子。袋子里面是他的武器：一柄软刀、一把枪。

走出公寓之后他上了电梯，下到一层的兵工厂。原本，每次都会有一个美克人来伺候他的。这次，桑顿不得不自己走到柜台后面四处翻寻。美克人已经带走了大部分的能测定点位的来福枪，还有能量炮等。这可真的太糟糕了，桑顿心想。最后，他找到一个钢鞭，枪的备用燃料，一排手榴弹，还有一架高性能的单目望远镜。他回到电梯，在电梯里他很悲哀地想到，如果哪一天电梯坏了，到时没有美克人来修理，我们该要爬多长的楼梯呢？想象着那些传统派们会是怎样气急败坏，他笑了出声。往后可就是灾难的日子啦！电梯停在了顶楼，他穿过胸墙，来到无线电室。往常都是有三个美克人把线接到仪器上，接到信息后就打印出来。现在是罗巴茨站在那堆仪器前，拨弄着调谐度盘，满脸不确定的神情。他嘴角拧着，看来对这个工作很是不满甚至厌恶。

“有新消息吗？”桑顿问道。

罗巴茨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说：“在线那一端的人也同样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不熟悉。我只能偶尔听到一点声音。我认为美克人已经在攻打德洛拉了。”

跟在桑顿身后走进来的克拉霍恩失声问道：“我没听错吧？德洛拉城堡已经沦陷了吗？”

“还没。不过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太糟糕了！”桑顿咕哝着，“这些东西怎么能做出如此恶劣的事来？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研究研究，竟然还对他们一无所知！”讲完他才意识到自己说得有些过分，因为克拉霍恩可是花了大量时间研究美克人的。

“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出奇，”克拉霍恩马上就说，“在人类历史上，这已经发生过上千次了吧。”

桑顿有点惊讶，他没想到克拉霍恩会用人类历史来与当前的情况作比。他不禁问道：“你从没意识到美克人本质上的邪恶的这一面吗？”

“没有。真的从来没有。”

克拉霍恩也许过于敏感了，桑顿想。不过完全可以理解。他一贯宣扬的教条其实很简单，正如他的竞选宣言一样。可桑顿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或者完完全全认可过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不管怎么样，美克人的暴动让克拉霍恩的墙角坍塌了，他再也站不住脚了。也许加尔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暗喜吧，他可以为自己的传统主义学说辩护了。

克拉霍恩简洁地说：“我们过的生活不可能是永恒的，能持续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也许吧。”桑顿安慰道，“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谁知道呢，也许帕农人可能在我们的食物里下毒呢。我得走了。”他向克拉霍恩鞠了个躬，克拉霍恩朝他点点头算是回礼。桑顿走了出来，沿着螺旋形的楼梯走到鸟儿的窝。这儿，看上去毫无秩序，一片混乱。鸟儿们整天喋喋不休，争吵不停。对于鸟儿们的规则，每个人都想弄明白，可是从没有人能弄明白。

哈盖道恩城堡总共饲养了一百只鸟儿，由一群吃苦耐劳的帕农人看管。但是鸟儿却对这些帕农人十分鄙夷。这些鸟儿脖子很长，羽毛五颜六色，有红，有黄，有蓝的……鸟儿对别人的不尊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任何训练教导都只是白费工夫。

鸟儿上下打量着桑顿，粗鲁地叫嚣着：“有人想要让我们驮哦，胖仔……”

“为什么不让那些涂油抹彩、两条腿的东西也长一对翅膀？”

“朋友啊，可不要信任鸟儿！我们把你带上高空，可能一会儿就把你狠狠地摔个稀巴烂。”

“安静点！”桑顿朝它们叫道，“我需要六只安静一点的鸟跟我一起去执行一项任务。你们有谁能担当重任的？”

他再问了一次：“你们有谁能担当此重任的啊？”

“哎呀呀，我们可无法连续飞一个礼拜的。”

“安静？我们就把安静的给你。过来，黄鸟，还有黑鸟！”

“过来！你！还有你，你的眼睛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还有你，肩膀竖起来的那只。还有戴着绿色绒球的那只。”

被点到名的鸟儿们似乎很不情愿，它们大声嚷嚷着，嘴里不满地嘀咕，诅咒着帕农人。但还是让帕农人为它们的糖浆囊装上糖浆，然后飞到柳藤椅那儿，桑顿已经等在那了。他吩咐道：“到文斯恩的太空站。飞高一点，安静一些。敌人可到处都是。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太空船是不是被破坏了。”

“到太空站耶！”每只鸟儿都抓住绳子的一段，桑顿坐的吊椅被忽然一拽，他吓了一大跳。它们一路飞去，大声谈笑着，又彼此互相抱怨对方没有多出点力气。但最后它们还是安静下来，三十六只翅膀齐心协力扇动着，安安稳稳地朝目的地飞去，速度差不多控制在每小时五十到六十英里。桑顿松了口气。

夜幕降临。古老的乡村地带，曾有过多少人来人往，又有多少兴衰荣辱，现在只是隐在一片暮色中。 朝下看时，桑顿开始想，尽管人类才是这片土地的土著居民，尽管他的祖辈在此居住了七百余年，但地球看起来却更像一个外来的星球。

原因其实很简单。第六次星球大战之后，地球已整整三千年无人耕种，无人居住。几个在那次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可怜的人，几乎变成了四处游荡的半野人。七百年前，牵牛星上的一些贵族突发奇想，决定要搬回地球，这才有了这九个城堡和里面的居民。

桑顿脑海里突然呈现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地球上又重新住满了人类，土地再次被开发耕种，那些诺马人被赶回荒野之中。可是这个时候做这样的幻想似乎有些牵强。桑顿看着他身下旧地球的柔和的轮廓，又想起这次突如其来的美克人暴动。

克拉霍恩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说人类的生活无法保持永恒。他得出结论，这种生活越复杂，就越容易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情境下，哈盖道恩城堡里面奢侈而复杂的生活竟还能持续七百年之久，这本身已经是个奇迹了。

太阳开始下山。橘黄色的光洒在金属的城墙上，熠熠生辉。桑顿抬头朝鸟儿们叫道：“盘旋降落！飞低一点，不要让人发现！”

鸟儿张开翅膀，伸长脖子，往地上飞去，动作有些笨拙。桑顿做好心理准备要再接受一次大震动。鸟儿们载人时似乎从来不会好好降落，除非载的是它们自己的私人物品，那它们降落时可就一点没有震动。

桑顿很专业地保持住平衡，并没有像鸟儿们希望看到的左摇右晃。“糖浆你们都有了，”他说，“安静一点，不要吵闹。明天日落之时如果我没有到这儿，你们就回到堡主那儿去，跟他们说桑顿被杀了。”

“不用怕啦！”鸟儿们大声叫道，“我们会一直等下去的。”

“不管怎样都会撑到明天日落时候的。”

“如果你碰到危险，哎呀呀，就叫鸟儿哦。”

“哎呀呀，鸟儿可是很勇猛的呢……”

“希望你们说的都是真的。鸟儿一向以胆小懦弱出名。但是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真心。记住我的交代，最重要的是：保持安静！我可不想因为你们的喧哗而被杀死。”

鸟儿们无比愤慨地说：“不公平！不公平！我们可是和露珠一样安静的……”

“很好。”桑顿赶紧匆匆离开，怕它们还要再大叫一些什么建议或是试图让他放心的话来。

四

穿过树林之后，桑顿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的一端，差不多一百码远的地方就是第一修理场的后方。他停下来思考。首先，这些搞维护的美克人有金属外壳，所以无法收取无线电讯息，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暴动的事情。但是也有可能已经知道了，还是小心为好。第二，美克人不断地与自己的同伴交流，他们是一个集合有机体。集合体的功能要比单个部件齐全功能齐全多了。因此，多点心眼总是好的。第三，如果他们知道有人要靠近，他们肯定会加倍防守。于是，他决定在草地上再等十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飞机修理厂在落日余晖中显得很庞大。一切都静悄悄的。草地上，金黄色的草在清冷的风中招展。桑顿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大步向前走去。他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最近的一个修理棚。他把耳朵贴在金属墙上，没有听到什么。他走到角落里，朝边上看，还是什么都没有。

桑顿耸耸肩，继续往前走。他到了修理场的管理办公室的门口。反正害怕颤抖也没用，于是他推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空荡荡的。那些书桌，数世纪前是那些下属们办公、清理发票、计算账务的地方。现在呢，桌面上什么都没有，还擦得一尘不染。房间里的一切都好像是昨天刚装摆上去的。

桑顿走到玻璃窗前，俯视着修理场，只见整个修理场都罩在太空船的影子下。那儿一个美克人都没有。但是在修理场的地上却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排或是一堆堆的飞机零部件。桑顿走出办公室，到了修理场。太空船已经坏了，不能使用了。桑顿从一排又一排排列整齐的零件前看过去。其实很多城堡里面的那些学者都是研究太空时间转换理论的专家，只是没有一个绅士愿意放下身架，亲自来碰碰这些工具，所以，美克人是什么时候做的那些恶劣的事，也就不得而知了。

桑顿回到办公室，然后走出门。迎着暮色，他走到了另一个修理车间。同样没有美克人的影子，飞船的控制系统已经被破坏了。桑顿又到了第三个车间，也是同样的情况。

在第四个车间，他听到了一点轻微的声音。他走进办公室，透过玻璃窗往下看。下面有美克人在工作，动作一如平常轻快，但是却安静得出奇。

桑顿躲躲闪闪穿过树林，来到这儿，心情本来就已经很不快了，现在又看到东西遭到这样的破坏，更是愤怒了。于是他走了下来。为了吸引美克人的注意，他边拍着腿，边吼道：“把那些零件都各就各位！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恶劣？”

美克人只是把他们空洞的脸转向他，透过他们头部两侧的装着黑色眼珠的目镜打量着他。

“怎么？你们还犹豫？”桑顿大声喝道。他取出他的钢鞭，通常这只是摆摆样子而已，而不是真的惩罚工具。他狠狠地把钢鞭往地上甩：“你们还是顺从吧。那不可理喻的暴动已经到尽头了。”

美克人还在犹豫着。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可是在他们之间却有信息在传递着。也许还在估量着形势，尽量要达成共识。

桑顿可不允许他们这样浪费时间。他往前几步，挥动他的鞭子朝美克人脸部打去，这是他们唯一会感觉痛的地方。

“记住自己的责任！”他吼道，“你们可是维护人员，怎么倒更像是破坏人员了！”

美克人发出了低声的吼叫。他们向后退。这时桑顿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站在通向太空船的扶梯边上，这个美克人的身形比他以前见过的都要大，装束也不同。这个美克人举起枪瞄准桑顿的头。桑顿不慌不忙地用鞭子击退一个拿刀朝他扑过来的美克人，然后轻而易举用枪射中在扶梯那头的那个美克人。

美克人仍然不断地一拨一拨朝桑顿涌来。桑顿边朝太空船走去，边用枪击退他们。美克人开始撤退了。桑顿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采用新策略了：要么为了保护武器撤退，要么可能就是把他困在车间内。不管他们决定采取什么策略，桑顿觉得他在这儿也不会再有什么收获。他开始挥着他的钢鞭，退到办公室。美克人朝房间扔工具、金属棒，桑顿不予理睬。他轻松地穿过办公室，走进门外苍茫夜色中，没有回头。

一轮满月已经上来了，形成一圈橘黄色的光晕，像一盏古老的灯。美克人的眼睛在夜晚就不好使了，桑顿在门边等着。当他们从里面涌出时，桑顿就把他们的脖子一个个砍掉。他们后来退进去了。桑顿把剑擦干净，然后上了来时走的路。他突然想起那个拿枪要射他的美克人。他个头比别的要大点，肤色好像暗点。但更重要的是，他似乎表现出一种从容，甚至一种威严（尽管用这样的词来形容美克人是有点荒谬了）。另一个就是，一定有什么人策划了整个暴动，至少最初有人提出了暴动的想法。也许有必要延长侦察的时间。桑顿往回走，走到了美克人的住处。

他又一次皱皱眉头，感到很不快。这到底是什么世道，竟然叫一个绅士因为这些美克人而如此躲躲藏藏。他偷偷地溜到车间后头，看到几只兽车在那儿打盹。兽车和美克人一样，原先都是伊塔米第九星球上的沼泽动物，由一矩形外壳加里面矩形的肌肉组成。外加一层合成物以隔离太阳光及外来昆虫的攻击。身上糖浆囊与消化器官相连，且有电线与大脑相通。全身肌肉接在可旋转的手臂上，旋臂可用来发动车轮。兽车很温顺，且寿命极长，所以经济实用。常被用于负重、运土、耕田等其他重活。

桑顿查看了一下，发现都是同类型的兽车，外面一个金属外壳，带四个轮子，前面都有一个推土的叶片。他猜想周边肯定有糖浆储存。桑顿当即找到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很多瓶子。他拿了十几瓶放在离他最近的那只兽车上，然后用刀把其他的都撬开，糖浆流了一地。他想，美克人肯定会把糖浆另外藏起来的，应该就在他们住的地方。桑顿登上兽车，旋动标着“苏醒”的钥匙，按下“开动”的按钮，扳动后退的杆，兽车就朝后蹦了一下。桑顿把它停住，调整好方向使它正好对准美克人居住的房子。他又开了其他三只兽车过来，使他们也都一一对准美克人住的房子，然后全部开动。兽车往前开，把房子外的金属墙撞破，屋顶塌了下来。兽车继续往前，在屋子里乱扫，所轧到之物皆成为废物。

桑顿满意地点点头，回到他最先登上的那只兽车上面。他坐在座位上等着。却没有美克人出来。显然这里空无一人，所有美克人都在修理场忙乎呢。还好，他们的糖浆已经被毁了。这样他们中很多就会饿死。终于，从修理场方向走过来一个美克人，显然是被刚才的声音吸引过来的。

桑顿把身子缩起来。当美克人走近时，桑顿拿出鞭子套住他粗实的脖子。他猛一拉，美克人就摔到地上了。这也是个个头较大的美克人，桑顿还看清了他是不带糖浆囊的，保留着美克人原来的样子。怎么可能呢？那这东西要怎么存活呢？突然，好像有很多问题冒了出来。桑顿一脚踩在那个美克人的头上，拿出刀把美克人脑袋后面的那个天线切掉。这样，他就完完全全跟外界断了联系，成了绝缘体。这种情况下就是最最顽固的美克人也会变得没有理智了。

“站起来！”桑顿命令道，“到兽车后面去！”他甩了甩鞭子以示强调。

那个美克人起先想反抗，后来叫了两声就屈服了。桑顿登上兽车，起动后向北驶去。他想，鸟儿们也许拉不动我和这个美克人，也许它们还要争吵不休。也许它们没有等到我们约定的日落之后呢，也许它们在睡了一觉醒来后忽然心情郁闷，决定马上飞回哈盖道恩城堡呢。谁知道呢？

整个晚上兽车都在行驶，桑顿坐在座位上，他的俘虏则蜷缩在车的尾部。

五

月儿升得更高了。兽车沿着一条古老的路朝北驶去，它那混凝土的板层已经千疮百孔，在月色下发出苍白的光。那个被俘虏的美克人正坐着酝酿着什么，这点桑顿很清楚。他没了脑后的天线，肯定头脑一片混乱，但是桑顿还是提醒自己不能掉以轻心。

月亮已经到了中天的位置。美克人偷偷动了一下。桑顿根本不用转过去，他挥挥钢鞭，美克人就又安静了下来。整个晚上，兽车都在行驶着。不久，月亮隐入了远处的山里。太阳冉冉升起了。

这个时候，桑顿看到他的右方有一抹轻烟飘过。他把兽车停了下来，站在座位上，尽力伸长脖子往那个四分之一英里远的营地看。他看到总共有七八十座帐篷，大小不一。还有十几只已经坏死的兽车。他发现他们酋长的高高的帐篷上面有一个符号，觉得好像似曾见过那个符号。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就是不久前侵入哈盖道恩城堡、最后被加尔击退的那个部落。他在座位上坐定，整整衣服，然后发动兽车向营地驶去。

一百多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目不转睛地看他走近。他们又高又瘦，如雪貂一般。有几个扑上前来，引弓向他开射。桑顿不屑地瞥了他们一眼，直驱到酋长的帐篷前停下来。他跳下车，叫道：“酋长，你起床了吗？”

酋长掀开帐篷的帆布，往外瞧了瞧，过了一会儿才走出来。他和其他人一样穿着软质的黑衣，头和身体都包得严严实实的。他的方脸显得很开阔，眼睛不大，鼻子却长得很离奇，下巴也很长，似乎有点斜了。

桑顿朝他略点了点头。“你看，”他用大拇指指了指在兽车后面的美克人。酋长把视线转向美克人，约看了十分之一秒，又回到了桑顿的脸上来。桑顿说：“他的同类发起了暴动。事实上，他们杀了地球上的所有人。所以呢，我们城堡愿意为你们诺马人提供食品、衣物还有武器，你们都到我们那去吧，我们将对你们进行正规的战争训练后，我们一起努力把美克人驱逐出地球。战争结束后，我们会教你们技术，让你们以后可以在城堡里面找到有趣而又能赚钱的工作。”

酋长有好一会儿没有回答。他那沧桑的脸上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他开口说话的声音却控制得很好，让桑顿很是惊讶。他说：“你们养的那些畜生终于奋起反抗了！很可惜他们要酝酿这么久。其实对我们来说，不管你们还是美克人，你们都是外星人，总有一天你们的骨头都要一起腐化的。”

桑顿装做没听懂他的话，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是说我们在面对外星人攻击时，应该要并肩作战。而战争结束后，我们还是要互助互利、加强合作，对吗？”

酋长保持着笑容，说：“你们都不是人类。只有我们才是真正的人，我们有着地球的根。你们都是异类。祝愿在这场互相残杀中你们能获胜。”

“很好！”桑顿说，“现在我总算听明白了。看来要求你们的忠诚是不可能了。什么叫做自己的利益？美克人如果无法攻克城堡的话，他们就会转而攻击诺马人，像杀蚂蚁一样把你们都杀了。”

“如果他们真的攻击我们，我们就会反击，”酋长说，“如果我们失败了，他们想怎样就怎样吧。”

桑顿若有所思地看看天，说：“现在我们还可以接受一批诺马人到我们的城堡，建一所军官学校来培养更多战斗力强的军队。”

从另外一头传来一个诺马人的说话声，语气里净是嘲讽：“那你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背上缝上一个糖浆囊，装上你们的糖浆，是吗？”

桑顿平静地回答：“糖浆营养价值极高，它能提供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

“那你们自己怎么不用呢？”

桑顿不屑回答。

酋长说：“如果你们愿意为我们提供武器，好啊，我们会接受，然后用来对付威胁我们的所有人。可是不要妄想我们会来保护你们。如果你们怕死，你们就丢弃城堡和我们会一样当游民好了！”

“怕死？”桑顿不满地叫道，“简直是一派胡言！不会的，哈盖道恩永远是坚不可摧的，就像杰耐尔还有其他城堡一样。”

酋长摇摇头，说：“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我们就可以攻占哈盖道恩，然后把你们全杀了。”

“什么？”桑顿愤怒了，他嚷了出来，“你不是说真的吧？”

“当然是真的。只要在一个晚上，我们派人乘一个大风筝，降落到你们的城墙上，然后放下一条绳子，把梯子吊上去。那么只要十五分钟，城堡就为我们所有了。”

桑顿摸摸下巴，说：“果然是天才的想法，可惜太不实际了。我们的鸟儿会发觉风筝的，而且风力可能不够。总之，这是不可行的。再说美克人没有风筝。他们计划要反抗杰耐尔和哈盖道恩城堡，他们受挫之后呢，肯定是转向你们这些游民。”

酋长后退一步，说道：“那又怎样？我们不是也从哈盖道恩的攻击中逃生了。你们都是懦夫！要是单打独斗，武器设备相当的话，我们就能把你们打得像饿狗一样在趴在地上啃土。”

桑顿傲慢地扬扬眉，说：“恐怕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吧。你可是哈盖道恩城堡管辖之下的一个部落的酋长。我只是累了，不然肯定要用鞭子好好教训你一顿。”

“呸！”酋长朝他一个弓箭手做了个手势，“来，送这位无礼的老爷几支箭！”

弓箭手引弓放箭，但是桑顿早有准备。他拿出枪开射一一击中他们。他说：“我看我要教教你怎么对你的上级最基本的尊重，这就需要鞭子了。”他抓住酋长的头，用鞭子在他的脖子上绕了三圈。“这应该够了。我并不想逼你和我对战，但是至少我可以要求从你们这些猖狂的臭虫得到尊重。”他跳到地上，抓住酋长，把他拖到兽车的后方和美克人呆在一起。他掉转车头之后，直接开出了营地。

酋长挣扎着要站起来，掏出匕首。桑顿微微地别过头去：“当心！否则我就把你绑在车后面，那你就得跟在车后面尘土飞扬地跑了。”

酋长犹豫了一下，牙齿咬得吱吱响。他低头看看他的刀，把刀转过来然后收进鞘里。他恨恨地问：“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

桑顿把车停住，回答说：“就这儿了。我只是想比较体面地离开你的营地，不用对那些箭左躲右闪。你可以下车了。我想，你还是坚持不同意把你的人带到城堡来是吗？”

酋长再一次咬咬牙，说：“美克人摧毁城堡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摧毁他们的时候。那时地球就可永远平静了。”

“你们真是一群麻烦的东西。好吧，你下车吧，回你的地方去。下次要对哈盖道恩城堡的首领不敬时，可要先想清楚了。”

“哼！”酋长嘴里咕哝着，跳下车，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从始至终，都没回头看。

六

大约中午时分，桑顿抵达“遥谷”，这是一个位于哈盖道恩城堡疆界上的一个山谷。山谷附近有个村庄，居住着救赎派人。这些人对城堡里的人很是不满，是很挑剔的一群人。但在城堡里的人看来，他们这儿就是贫穷、堕落的地方。

村庄和城堡之间几乎没什么来往。偶尔有村庄的人会拿水果或是磨光的木头去换城堡里的工具、钉子、医药等。村庄里的人有时会举办个舞会之类的，城堡里的人会来观赏他们的歌舞。桑顿曾经来过几次，被他们不加修饰、淳朴天然的表演所折服。此刻，桑顿再次踏上这个地方。快到村庄时，他拐到旁边的一条小道。小道一边是黑莓围成的篱笆，另一边则是一小方草地，几只牛羊在啃着草。他把兽车停在树阴处，冲他所俘的美克人说：“如果你需要糖浆，你就自己倒。哦，不行，你没有糖浆囊，你装不了。那你要吃什么呢？泥土吗，那可太难吃了。恐怕这儿没有什么东西合你的口味吧。你就随便吃点糖浆，或是嚼点草也行。只是不要走离兽车，我可一直盯着你。”

那个美克人，仍然蜷在角落里，好像没有听懂，也没有表示要接受食物的意思。

桑顿走到一个水槽前，伸手从一个水管接水。他用手擦了把脸，然后喝了两口水。他转身时，发现有十几个村民朝他走来。其中有一个是他认识的。

桑顿朝他致礼，道：“菲利多阁下，是我，桑顿 。”

“桑顿 ，我当然认得你。只不过在我们这儿，没有菲利多阁下，只有菲利多。”

桑顿鞠了个躬，说道：“非常抱歉，我忘了你们这儿的规矩。”

“请恕我愚笨，”菲利多说，“你为什么给我们带来一个美克人？或许，又要我们领养？”最后的话暗指城堡里的人把多生的孩子往这儿送的事。

“难道你还没听到什么消息吗？”

“这儿总是消息最闭塞的。那些游民消息倒还比我们灵通。”

“也许听了你会感到吃惊。美克人造反了！他们摧毁了翠鸟城堡和德洛拉，并杀了那儿的所有人。现在说不定又有其他地方沦陷了。”

菲利多摇摇头，说：“我并不吃惊。”

“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吗？”

菲利多想了想，回答：“我们自己的计划从来都不太可行，现在看来更不实际了。”

“在我看来，”桑顿继续说，“你们所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而且迫在眉睫。美克人企图把人类所有痕迹都抹掉，你们也逃脱不了的。”

菲利多耸耸肩，说：“危险确实存在，我们马上就会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我有个提议，也许你会觉得不错，”桑顿说道，“当务之急，当然就是要镇压暴动。现在至少有十二个救赎派人聚集地，人口有两三千，甚至还要多。我提议我们招募一些人进行训练，建一个在哈盖道恩里高明的军事专家领导下的兵团，武器装备也由哈盖道恩提供。”

菲利多用怀疑的眼光盯住桑顿，问：“你们想让我们变成你们的士兵？”

“这不是很好吗？”桑顿直率地说，“反正你们都跟我们一样岌岌可危。”

“人只有一次生命。”

这一次轮到桑顿震惊了。他说：“什么？这可是曾经的哈盖道恩绅士说的话吗？这可应该是一个有尊严有勇气的人在面对困难时的表现？这可是从历史学来的教训吗？当然不是！我不需要对你说教，你和我一样很清楚。”

菲利多点点头，说：“我知道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人类技术成功，技艺娴熟，或是成功胜利的历史。它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是由万亿碎片拼合成的，是每个人良心上互相迁就融合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

桑顿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说：“你想得太单纯了。我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它们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你强调道德，可是道德最终还是要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能够促进生存的就是好的，反之导致灭亡的就是不好的。”

“说得很好！”菲利多当即表态，“但是让我跟你做个比喻吧。一个有着百万人口的国家会不会杀死一个将给他们带来致命病害的东西以自保？你会说，会。再一个，假设有十只饿兽追在你身后要吃掉你，你是否会杀了它们以自救？是的，你还是会这样做，尽管你杀死的比你拯救的数目要多。再有，一个人住在一个山谷的小屋里。一百架太空飞船从天而降，想要杀了这个人。这个人为了自保是不是要毁了所有飞船，尽管他只是一个人，而飞船上可是成千上万人？也许你还是回答，要。那么如果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以这个人为敌的话，他是否就要因此杀掉所有人？假设他就是第一个例子里面的那只给人带来致命病害的东西呢？我只是代表了我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道德，至少道德能使我安宁。因为，我没有杀死过什么，我没有破坏过什么。”

“呸！”桑顿鄙夷地说，“如果一队美克人攻进山谷，杀戮你的孩子，你能不保护他们吗？”

菲利多咬咬嘴唇，把头转向旁边。

另一个人开口说话了：“菲利多已经给道德下了定义。但有谁是完全道德的？菲利多，我，还是你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放弃道德的。”

菲利多问道：“看看你的四周。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桑顿往人群里扫了一眼。不远处站着一个白衣女子，长得天姿国色。她黑色的长发垂在肩上，旁边还别着一朵红花。

桑顿点点头，说：“嗯，我好像看到加尔想带入他家的那个女孩。”

“没错，就是她。”菲利多说，“你可还记得当时的情况？”

“我记得清清楚楚，”桑顿回答说，“当时很多城堡的名流都反对这个事，大多是不想让城堡里人口法律遭到破坏。加尔却一意孤行，想凌驾于法律之上。他说：‘我养了很多小精灵，我可以把这女孩当做小精灵养着。’我和一些人极力反对，差点引起决斗。最后加尔被迫放弃了。这个女孩归我监护，后来我把她送到了这里。”

菲利多点了点头，说道：“完全正确。当时我们极力劝阻加尔，可是他还是执意毫不退让，甚至威胁我们要发动三十个美克人来攻打我们。我们就撒手不的。”

“说得很好！”菲利多当即表态，“但是让我跟你做个比喻吧。一个有着百万人口的国家会不会杀死一个将给他们带来致命病害的东西以自保？你会说，会。再一个，假设有十只饿兽追在你身后要吃掉你，你是否会杀了它们以自救？是的，你还是会这样做，尽管你杀死的比你拯救的数目要多。再有，一个人住在一个山谷的小屋里。一百架太空飞船从天而降，想要杀了这个人。这个人为了自保是不是要毁了所有飞船，尽管他只是一个人，而飞船上可是成千上万人？也许你还是回答，要。那么如果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以这个人为敌的话，他是否就要因此杀掉所有人？假设他就是第一个例子里面的那只给人带来致命病害的东西呢？我只是代表了我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道德，至少道德能使我安宁。因为，我没有杀死过什么，我没有破坏过什么。”

“呸！”桑顿鄙夷地说，“如果一队美克人攻进山谷，杀戮你的孩子，你能不保护他们吗？”

菲利多咬咬嘴唇，把头转向旁边。

另一个人开口说话了：“菲利多已经给道德下了定义。但有谁是完全道德的？菲利多，我，还是你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放弃道德的。”

菲利多问道：“看看你的四周。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桑顿往人群里扫了一眼。不远处站着一个白衣女子，长得天姿国色。她黑色的长发垂在肩上，旁边还别着一朵红花。

桑顿点点头，说：“嗯，我好像看到加尔想带入他家的那个女孩。”

“没错，就是她。”菲利多说，“你可还记得当时的情况？”

“我记得清清楚楚，”桑顿回答说，“当时很多城堡的名流都反对这个事，大多是不想让城堡里人口法律遭到破坏。加尔却一意孤行，想凌驾于法律之上。他说：‘我养了很多小精灵，我可以把这女孩当做小精灵养着。’我和一些人极力反对，差点引起决斗。最后加尔被迫放弃了。这个女孩归我监护，后来我把她送到了这里。”

菲利多点了点头，说道：“完全正确。当时我们极力劝阻加尔，可是他还是执意毫不退让，甚至威胁我们要发动三十个美克人来攻打我们。我们就撒手不管了．

我们这样是道德吗？＂

桑顿说：“有些时候，不去管什么道德倒要好些。美克人的例子也一样的。他们可是在摧毁城堡、杀戮地球上的人啊。如果道德只是一味地消极接受，那道德必定要被抛弃。”

菲利多笑了笑，声音里似乎有点讽刺：“多么奇怪的情况呀！美克人也和帕农人、鸟儿，还有小精灵一样接受人类的奴役。事实上，这就是我们负疚的原因，所以我们才需要赎罪的。而现在你们竟然要我们也参与到这些罪恶当中。”

“对于过往的事思考太多本来就是不对的，”桑顿说，“如果你一定要思考的话，我建议你不如思考一下，是要选择与美克人作战，还是到城堡里来避难。”

“我是不会去的，”菲利多说，“也许有人会去吧。”

“你宁愿坐以待毙吗？”

“不！我和一些人到遥远的山林去避难。”

桑顿爬上兽车，说：“如果你改变你的主意的话，那你就到哈盖道恩来。”话毕，他就离开了。

七

桑顿开始向委员会报告他的收获。他说：“太空飞船已经都不能用了。美克人把它们全破坏了。而且，想从城堡外的人类那里得到援助的设想也行不通了。”

“这可真遗憾！”堡主露出一个很难看的表情，“还有什么吗？”

桑顿继续说道：“我回来时，碰到了一个游民部落。我召见了酋长，向他说尽了为我们城堡服务的好处。酋长坚决地拒绝了，最后不欢而散。我还拜访了‘遥谷’的救赎者，也给了他们同样的提议，情况也不乐观。他们虽不像诺马人那样无礼，可是他们太理想主义了。但二者都表示了会逃亡的意愿。救赎者说要逃到深山野林，而诺马人则说要逃到大草原去。”

伯德莱哼了一声，说道：“逃亡是救不了他们的。也许他们可以多争取一些时间，但最后美克人还是会把他们找出来的。”

加尔愤愤地说：“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我们能把他们组成一支有力的军队的。现在好吧，让他们都死了吧。我们是安全的。”

“是的，安全的，”堡主不无忧郁地说，“但是电力供应出现问题怎么办呢？电梯坏掉了什么办？当空调被切断时，我们是不是就要窒息，或是被冻死呢？”

加尔摇摇头，说：“我们必须要坚强而又从容地应对这一切。我们城堡里的机器都是无比精良的，要出现问题也不会那么快。我想至少也要个五年十年的。这么长的时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克拉霍恩一直慵懒地靠在椅子里，这时他出声了：“本质上来说，这只是消极想法而已。

加尔用极其礼貌的声音说：“我只是不想让一点小小的事情搞得人心惶惶。他怎么能冠之以‘消极’之名呢？莫非我们可亲可敬的克拉霍恩的首领有什么更高明的提议，能保住大家的身份、地位和尊严？”

克拉霍恩慢慢地点点头，微微笑了笑。这在加尔看来实在是可厌至极。克拉霍恩说道：“有一个简单而且有效的方法能够击败美克人。”

“太好了！”堡主叫出声来，“那还等什么？说出来听听。”

克拉霍恩环视了坐在覆着红色天鹅绒的圆桌前的每个人，接着摇摇头说：“这个时候我还不想把这个提议公开，因为我怕行不通。但我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怎样堡主已经不比从前了，我们也不一定能逃过此劫。”

“呸！”伯德莱愤愤道，“要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讨论美克人，实在是太没尊严，太可笑了。”

桑顿蹦了起来，说：“那是很讨厌的话题没错，可是要记住，翠鸟城堡已经被毁了，还有德洛拉，或许还有更多。我们不要把头埋进沙子，幻想着只要我们当做没看到美克人他们就会自动消失。”

“不管怎么样，”加尔说，“杰耐尔和我们都是安全的。其他的城堡里的人，除非已经被杀害的，若他们能放下逃跑会使他们蒙羞的顾虑，他们完全可以在困难的时候到我们这儿。我认为美克人很快就会接踵而至了。”

堡主沮丧地摇摇头，说：“整个事情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哎，我们还是先休会一下。”

城堡里庞大的电子及机械设备中，最先出现故障的是无线电系统。大家都没料到问题会来得这么快，一些专家，如哈德和尤格斯开始猜测是美克人在离开之前做了手脚。也有人说本来系统就一直不怎么可靠，美克人也曾经对着一堆开关、电线手忙脚乱。所以根本就是机器自身运行不顺而已。哈德和尤格斯对机器进行仔细检查，还是找不出故障的原因。经过半小时的磋商，他们认为要重修整个系统就需要重新设计，重新装备，然后建立检测和校准仪器，组成一个全新的系统。

“可是这明摆的是不可能的，”尤格斯在报告时这样说，“即使是最简单的系统整装也需要一些有经验的技术员。可是目前我们一个技术员都没有。”

“反思一下，”艾塞思，最年长的部落首领出声了，“显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够有远见。那些比我们地球人更精通算计的人肯定会维系好内部联系的。”

“缺乏远见或是不够精明都不是问题所在，”克拉霍恩宣称，“我们之所以缺乏交流是因为早期的贵族们不想让那些庸人来糟蹋地球。就这么简单。”

艾塞思哼了一声，正准备反驳，但是堡主马上就插进来说：“如桑顿所说的，太空船已经不能用了。尽管我们中的确有些人在理论研究上很精深，问题是谁去做那些苦活累活呢？即便是修理场回到我们手中又怎样？”

加尔大声说：“给我六排的帕农人，六只兽车，配备好高能量大炮，我就能收复飞机修理场。这没什么难的！”

伯德莱说：“很好，至少是个好开端。我会辅助训练帕农人。还有，虽然我对大炮一无所知，我还是可以提些好建议的。”

堡主看了大家一眼，皱皱眉头，伸手摸了摸下巴，说：“这个计划还是有点困难。首先，目前我们手中只有一只兽车，就是桑顿侦察时开回来那只。其次，我们的大炮在哪里呢？谁看见大炮了？大炮一直都是由美克人保管的，但是很可能他们又做手脚了。加尔，你是军事专家，关于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我最近都没有检查，”加尔回答道，“今天‘古袍会’将占用我们一些时间。”他看了下表，说：“也许现在可以休会了，等我得到关于大炮的详细消息后再开始。”

堡主重重地点了点头，问道：“的确挺迟了。今天你的小精灵有没有来？”

“只来了两个，”加尔回答说，“今天马克塞温的小精灵应该会是全场的焦点。”

堡主说：“我也听到其他人说了。对了，克拉霍恩，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的确是有些话，”克拉霍恩温和地说，“现在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我们最好要充分利用。我实在很怀疑用帕农人的可行性，如果说美克人是狼，他们就是兔子。可是我们需要的可不是兔子，而是黑豹啊。”

“没错，”堡主含糊不清地回答，“是的，是这样。”

“但是到哪里去找黑豹？”克拉霍恩用询问的眼神，环视众人，“既然找不到黑豹，我们就用兔子。让我们尽我们所能把兔子变成黑豹，马上。因此我建议：我们推迟所有的节日庆典还有演出，直到我们理清思路。”

堡主扬扬眉，欲言又止。他定定地看着克拉霍恩，似乎想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伯德莱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似乎我们博学多才的克拉霍恩被吓坏了。”

加尔说：“当然，高贵如我们，可不能被下人吓得乱了方寸。老讨论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尴尬了。”

“我可不觉得尴尬，”克拉霍恩说着，满脸自得之色，“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会觉得尴尬。现在我们已经危在旦夕，这种情况下，尴尬或什么的都不再重要了。”

加尔站了起来，朝克拉霍恩的方向敬了个很随便的礼，显然是故意要羞辱克拉霍恩。克拉霍恩也站了起来，敬了一个相同的礼表示反击。桑顿一向就不喜欢加尔，他看着大声笑了出来。

加尔琢磨了一下，如果这种情况下他再不依不饶的话便显得太没风度了，于是他大步走出了会议室。

“古炮会”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当日，小精灵都盛装打扮，在广场北面的圆形建筑里表演。大概有二分之一的绅士和近四分之一的女士养有小精灵。小精灵的祖先是居住在艾尔比诺星球的卫星上的洞穴里，经过数千年的选择驯养，她们都成了迷人的小舞仙了。她们不仅温顺，而且顽皮可爱，感情丰富。大部分绅士都很宠爱小精灵，可是时有谣言称有的女士会把最讨厌的小精灵浸在氨水酊剂中，让她们的皮肤失去光泽，永远失去美丽的薄纱。

“古袍会”与其说是“古袍会”，不如说是“小精灵会”。小精灵的主人坐在看台上，对自己的小精灵充满期望和骄傲。当有的表现尤其出色时，他们就会欢呼雀跃。但演出从来都不是明显的竞赛，甚至连正式的喝彩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观赏并自己在心里选出最迷人的小精灵。小精灵表演得好，她的主人也就跟着争光了。

当前的演出却因为美克人的叛变而推迟了半个小时，而且有些还是匆匆赶就的节目。但是城堡里的绅士们已经没心情挑剔了。

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帕农人悄悄地、不无笨拙地走到了圆形大楼里，急切地朝那个质问他的军官说些什么。军官马上就把他让进了堡主那个黑色的豪华观看棚里。堡主边听边点头，简要地说着什么，然后坐回座位，似乎刚收到的消息是无关紧要的。于是，看演出的绅士们好像吃了定心丸，他们宣布：“演出继续！”加尔的那一对尤物小精灵表演得实在太好了。不过普遍还是认为艾塞斯那个年轻的小精灵，虽是初次正式登台，表演却最为精彩。小精灵们最后全部出场，踩着还不是很娴熟的米奴哀小步舞，向观众行了个礼，然后离开了圆形大楼。

有好长一会儿，绅士、女士们都还坐在观看棚里，小啜着香精，讨论着演出，或处理事务。堡主却坐着绞着双手，眉头紧皱。突然，他站了起来。瞬时，整个圆形大楼都静了下来。

“我不想在这样一个开心的场合来宣布这个坏消息，”堡主说道，“可是我刚刚得到消息，现在美克人正发动数百只的兽车对杰耐尔进行攻击。他们用一堵堤防把城堡团团围住了，所以杰耐尔的能量大炮毫无用武之地。杰耐尔不会马上沦陷，它的城墙可有两百多英尺高，所以还搞不清美克人想达到什么目的。消息却是很严峻的，这意味着我们也要有所准备，美克人可能也对我们发起进攻了，虽然对于美克人将要怎么攻击我们，还无法得知。我们的饮用水源来自四口地上的大深井，我们有大量粮食储备，我们的能量取自太阳。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能从空气中压缩水，从空气中合成食物。但是这个事情，大家还是都好好思考一下，明天我们将召开会议。”

八

“好，”会议开始，堡主说道，“这一次，我们就不必拘礼。加尔，你说说，大炮情况怎么样了？”

加尔穿着华丽的绿灰相间的战袍。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把无面甲头盔放在桌上，让翎毛直竖着。他说道：“十二尊大炮中，有四尊是完好无损的，四尊已经被切断电线所以不能用了，另外四尊还没查明破坏的原因。我招募了六个会一点机械知识的帕农人，把细节都教给他们了。他们现在已经着手于电线的焊接工作了。这些就是我目前掌握的关于大炮的所有信息。”

“还算是一点好消息吧，”堡主说道，“那关于用帕农人来建设军队的事怎么样了？”

“计划正在进行中。可是说实话，我并不乐观。帕农人是一个温和而行动缓慢的民族，挖草也许在行，但就是没有打仗的天赋。”

堡主扫了众人一眼，问道：“还有其他看法的吗？”

伯纳尔愤愤地说道：“那些混蛋如果有给我们留下兽车，我们就能安好我们的大炮，然后开到杰耐尔把那些混蛋炸上天！”

“美克人可真是彻头彻尾的恶魔！”奥尔宣称，“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在经过了这么多世纪后，忽然就发疯了呢？”

“我们也都想知道，”堡主说，“桑顿，你侦察敌情时带回来的那个俘虏，你盘问他了吗？”

“没有，”桑顿回答，“说实话，我都忘了他了。”

“为什么不盘问一下他呢？也许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点信息。”

桑顿点头表示同意：“我可以试试。不过坦白说，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收获。”

“克拉霍恩，你是研究美克人的专家，”伯纳尔说道，“你可曾想到过这些东西能想出这么周全的阴谋？他们想得到什么，我们的城堡吗？”

“他们当然能想出这么周全仔细的计划，”克拉霍恩说道，“不过他们的残暴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没想过他们会觊觎我们的物质财富，而且他们也从没表现出能分辨感觉和情绪的倾向。我们自己的大脑一向以缺乏理性结构著称。我们思想的形成、登记、索引、回忆的过程这么随便，也许我们就是缺乏理性。思想就是一连串的本能而已。相反的，美克人的大脑看上去倒是精细周密的机器。他们的大脑接近立方体形状，里面是无数由有机小纤维连接起来的细微的细胞，每个细胞都是有微小阻电性的单丝分子。 每个细胞里面都有一层硅膜和一种既可导电又可绝缘的流质，尖头部分则是金属氧化物的混合物。他们这样的大脑可以存储大量信息。任何东西都不会丢失，除非他刻意想忘掉。除此之外，他们的大脑还能当做无线电接收器，可能还能用做雷达接收器和探测仪。不过这还只是我们的猜测。美克人的大脑缺陷就在于它太缺乏感情。我们能感觉到，他们没有任何个性的区别。很难想象，如果他们都个性鲜明这种系统还能运作下去吗？他们为我们工作一向高效，于是我们一厢情愿地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感觉，没有成就感，也没有厌恶感，更没有羞耻心。什么都没有。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我们很难相信他们的情感是真空的。我们人类总是思绪起伏，情感动荡。而他们就像冰粒一样，毫无感情。他们只是吃、住，用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着。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呢？我已经仔仔细细地考虑过了，但能找出来的唯一的原因似乎还是很不合理。因此我还不想把它当真。假若这真的是正确的原因……”他的声音慢慢小了下来。

“哦？”加尔不由分说地插了进来，“那会怎样？”

“不会怎样，还是一样。他们既然决定要摧毁人类，我的猜测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堡主转向桑顿，说道：“这些对你要做的盘问应该会有所帮助吧。”

“我正想建议克拉霍恩来帮我呢，因为他在这方面颇有研究。”桑顿说。

“随便你，”克拉霍恩说道，“虽然我个人觉得不管得到的是什么信息，也都不相干。我们当务之急应该是镇压他们，拯救我们自己。”

“你能不能造出个什么奇妙的武器，”堡主满怀希望地问道，“一种能在他们的大脑里建立电荷反应的仪器，或是什么类似的东西？”

“这不现实，”克拉霍恩说，“在他们大脑里，有一些器官就像超负荷的电闸。”

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又说：“不过谁知道呢？伯纳尔和尤格斯在这个方面深有研究，也许他们可以构造出这样一个东西呢？”

堡主有点疑惑地点点头，把眼光转向尤格斯：“这有可能吗？”

尤格斯皱皱眉，说：“‘构造’？我可能可以设计这样一个仪器，但是零件呢？在储藏室里零零乱乱的，有的能用，有的坏了。要做点有用的东西出来，我必须像学徒工那样，像个美克人吗？”他似乎被激怒了一般，语气变得很强硬，“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把我，把我的才能都看得如此的无足轻重吗？”

堡主连忙安抚他道：“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个人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的尊严。”

“我也没有！”克拉霍恩说道，“但是，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就算我们现在不伤害自己的尊严的话，最后还是要伤害自己的尊严。”

“很好！”尤格斯说道，嘴角有一抹微笑，但却又表情严肃，“你和我一起去储藏室。我会指出哪些是需要的零件，你要拿着，然后把他们装好。这些体力活都要你来做。你说怎么样？”

“我很乐意，只要这真的有帮助。但是我没办法同时为几个专家完成这些体力活，还有谁能跟我一块去的吗？”

没人回答。会场静得可怕，似乎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堡主刚要开口，克拉霍恩开口了：“对不起，堡主，我们碰到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现在我们一定要解决了。”

堡主无奈地看看众人，问道：“还有谁有相关的看法吗？”

“克拉霍恩一定是按他天生的本性行事的，”加尔轻轻地说道，“我没办法和他一样。我自己可不愿意给哈盖道恩城堡的绅士称号蒙羞。一旦我屈服了，我便是对绅士的嘲讽，也是对我自己的嘲讽。这儿可是哈盖道恩城堡，我们代表的是人类的最高文明。任何的妥协都是耻辱，任何暂时的屈尊也是可耻的。我听到你用‘紧急’，多可悲啊！那些耗子一样的美克人跳一跳，咬你几口，你就说那是紧急情况了，这简直是对哈盖道恩绅士们的侮辱。”

他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低声表示赞同。克拉霍恩靠在座椅上，像是在休息。他明蓝色的眼睛从每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最后回到加尔脸上。他心平气和地对加尔说：“很明显，你这些话是针对我的。我明白你的恶意。但这一点都不重要。”他抬头盯住那镶嵌着大块宝石和翡翠的枝形吊灯，继续说，“更重要的是，委员会似乎是站在你那边的，尽管我真诚地尽力要说服他们。我再也不劝阻你们，忠告你们，我要离开城堡了。我希望你们都能逃过美克人的攻击，虽然我对此有点怀疑。美克人是足智多谋的种族，他们可不会受疑虑或偏见的困扰。长久以来，我们都小觑他们的能力了。”

克拉霍恩站了起来，把象牙板插进套子里，说道：“诸位再见！”

堡主赶紧站起来，按住他的胳膊，恳求道：“不要就这样一走了之，克拉霍恩。请三思啊。我们都需要你的智慧，还有你的才能。”

“你们确实是需要，”克拉霍恩说道，“但你们更需要的却是按我的忠告好好去做。此时我们已经没有了共同的立场，进一步说下去也已经毫无意义。”他略略朝众人致了致礼，便走出了会议室。

堡主缓缓坐回他的位子，说：“我们会怀念克拉霍恩的，还有他的洞悉力，虽然有些另类。尤格斯，也许你要考虑一下那个仪器的事。桑顿，你要盘问一下那个美克人。加尔，你无疑就是要负责起大炮的事……可是，除这些具体的事外，我们还没有一个总体的方案来拯救自己或是杰耐尔城堡。”

马鲁恩出声了，他说道：“其他城堡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们都没有消息。我提议派鸟儿去各个城堡侦探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了。”

堡主点头称是：“这的确是明智的做法。要不你就负责一下这事？”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休会一下吧。”

马鲁恩把鸟儿派了出去，不久，它们陆陆续续回来了。它们报告的大同小异：

“海岛城堡成废墟了。大理石柱倒在海滩上，珍珠圆楼已经坍塌，‘水上花园’四处漂着尸体。”

“整个玛拉瓦尔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绅士们，帕农人，还有小精灵都死了。阿拉！甚至鸟儿也都死了。”

“德洛拉：哎呀呀，可怕的场面啊！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

“阿留姆城堡荒无人烟。那扇大木门已经被砸碎了，传说中永恒不灭的‘绿焰’也熄灭了。”

“翠鸟城堡什么都没有了。帕农人都被赶下了一个大坑。”

“唐堡：一片寂静。”

“晨光城堡：死亡。”

九

三天后，桑顿把六只鸟儿绑在一个吊椅上，吩咐它们先绕城堡飞一圈，然后朝南面飞到“遥谷”去。很快，他们到了。桑顿吩咐了降落的地方，但鸟儿却喜欢在离村庄更近一点的地方降落，因为这样它们就可以看清楚里面发生的事情。于是，它们又开始愤怒地叫嚣，粗鲁地把桑顿降落了下来。桑顿根本没有预料到，差点摔个跟头。桑顿顾不上风度，最后终于站稳。“在这儿等我！”他命令道，“不要走远，也不要在绳子周围嬉闹。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六只安静有序的鸟儿，绳子也没有绞在一起。记住，不要争吵！不要大声抱怨而引来别人的批评。照我说的做，知道吗？”

桑顿警告它们后，朝村里走去。路两边藤上长满了熟透的莓子，村里的少女们挎着竹篮在采摘。那个加尔曾想据为己有的少女也在其中。桑顿停下来，礼貌地致了个礼，说：“我们见过面是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少女笑了笑，说：“你的记性可真好。我们是在哈盖道恩见过。当时我是俘虏，是你把我送到这里。当时是晚上，我看不清你的脸，但我还记得你。”她把篮子递过来，问：“你饿吗，要不要吃点？”

桑顿伸手拿了一些。从谈话中他得知，少女名叫格丽斯。她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但应该是城堡里的人，他们多生了一个，就把她送人了。桑顿仔细地观察她，可还是看不出她跟城堡里的谁长得像。

“你可能是从德洛拉城堡来的吧。要我说，你可能是来自一向以女子美貌著称的科桑查斯家族。”

“你还没结婚吧？”她天真无邪地问。

“还没，”桑顿回答，事实上他是昨天才跟阿拉敏塔离了婚，“你呢？”

她摇了摇头：“如果我嫁人的话，我就不能在这儿采莓子了。这个工作只有没结婚的女孩能做。对了，你来‘遥谷’做什么？”

“有两个目的。一是来看你，”桑顿很惊讶自己说出这种话。但他的确说了，让他更惊讶的是，他还往下说，“我从来没好好跟你说过话，常想着，你是不是还美貌如初。”

女孩耸耸肩。桑顿不确定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绅士的恭维有时候会演变成遗憾的。

“还有呢，我来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找找克拉霍恩。”

“他在那儿。”她面无表情地说，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淡。她用手指着，“他就在那个屋子里。”然后就转身去做她的事了。桑顿鞠了个躬，朝女孩指给他的那个屋子走去。

克拉霍恩拿着一把斧头在劈木头。看到桑顿，他停下来靠在斧头上，用手抹了抹额头，说：“嗨，桑顿。见到你太高兴了。最近哈盖道恩那边的人好吗？”

“还是老样子。真没什么好报告的。”

“真的吗，真是这样吗？”克拉霍恩倚在斧头上，眼睛在桑顿脸上琢磨着。

“我们上次会议中，”桑顿继续说道，“我同意对那个美克人俘虏进行审问。我已经问了，很可惜你没在，不然就可以帮我解答一些疑问了。”

“你说，”克拉霍恩说，“也许我现在还能帮你解答。”

“会后我马上去到关看那个美克人的储物室。他很久没有吃东西，我就给了他糖浆还有一桶水。他慢慢地喝着，然后表示想要吃蛤肉末。我吩咐厨房做好送来，他马上吃了好多。我早说过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克人，他和我一样高，而且没有带糖浆囊。我把他移到另一个房间，命令他坐下。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那被我切掉的天线已经又长出来了，也许现在他可以从其他美克人那儿接收到信号了。他好像是比较高等的美克人，对我不卑不亢的，回答问题毫不犹豫。

“首先我问：‘城堡里的人可被美克人的叛乱震撼了。我们一直以为你们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我们错了吗？’‘是的。’我确定他是这么发音的，尽管我从没怀疑过美克人在任何方面的智慧。‘很好，在哪些方面？’‘当然很明显。我们再不愿按你们的要求做事，我们希望按我们自己传统的标准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他的回答把我镇住了，我从不知道美克人有什么标准，更不用说什么传统的标准。”

克拉霍恩点点头，说：“我也同样被美克人的智力吓住了。”

“我责怪他：‘可是为什么要杀害我们的人呢？你们要发展自己一定要杀戮我们吗？’说完这些我马上意识到我语气很不好。那个美克人也感觉到了吧，他回答得飞快，我听到的应该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行动要果断。是你们的草案逼我们这样做的。我们也可以回到伊塔米去，但是我们更喜欢地球。所以我们就要把地球占为己有，然后拥有我们自己的宽敞的下水滑道，自己的浴缸，还有自己的晒日光浴的躺椅。’

“这就很清楚了。但我还是感觉有一种什么预兆。我说，‘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杀戮，为什么要毁灭？你们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我们不会骚扰你们的。’

“‘这行不通，你们也知道。地球对于两个互相竞争的种族来说太拥挤了。你们会把我们送回伊塔米的。’

“‘荒谬！’我说，‘谬论！你当我是傻子吗？’

“‘不是。’那东西坚决地说，‘哈盖道恩城堡的两个绅士在奋力争取最高的位子。其中一个告诉我们，一旦他当选，他的终身目标就是把我们送回伊塔米。’

“‘不可理喻，肯定是误会，’我告诉他，‘一个人，一个疯子，根本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

“‘为什么不能？我们一个美克人可就代表所有美克人了。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人类不是这样的吗？’

“‘人类每个人都为他自己想。那个告诉你这些疯话的白痴是一个邪恶的人。但是至少现在事情终于清楚了。我们根本没有提议要把你们送回伊塔米。那你们能不能从杰耐尔城堡撤回，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不要干扰我们了？’

“‘不行。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将会摧毁所有人类。有一点还是没错的：一个地球对两个种族来说太拥挤了。’

“‘那很不幸，我必须把你杀了。’我告诉他，‘这非我所愿，但给你机会的话，你同样会杀我们很多人的。’听到这里，他朝我扑过来，当然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杀了。

“ 现在一切你都知道了。看来是你或加尔挑起这整个祸端的。加尔？似乎不大可能是他。所以，是你，克拉霍恩，是你！你的灵魂该为整个事负上沉重的包袱！”

克拉霍恩皱皱眉，低头看着斧子，说：“包袱，是有。但负疚，却没有。我直率，但我不邪恶。”

桑顿后退一步，说：“克拉霍恩，你的冷静把我吓着了！以前，一些像加尔那样的怀有恶意的人说你是疯子的时候……”

“不要激动，桑顿！”克拉霍恩不耐烦地嚷道，“这场行动太拙劣了。我做错什么了吗？我的错就在于我做了太多尝试。如果我成为堡主，我就把奴隶们遣送回去。我失败了，奴隶们造反了。别再说了，我对这个话题实在厌烦了。你的鼓眼睛让我很不舒服。”

“你可以厌烦，”桑顿叫了出来，“你可以嫌我的眼睛让你难受，可是那些成千上万的人呢，他们呢？”

“不管怎么样，他们又能活多久呢？我建议你省省力气吧，不要再责怪谁了。你知道吗，其实是有解决办法的。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向你保证我说的全是正确的，可是你别想从我这儿知道这个方法。”

“克拉霍恩，”桑顿说，“我飞到这里，就是要把你那自以为是的头从你身上扭下来的。”

但克拉霍恩不再理会他，转过身开始劈柴了。

“桑顿，到别的地方叫去吧。和你的鸟儿抗议去吧。”

桑顿抬脚走上了出村的路。

十

九月九日的晚上，杰耐尔城堡沦陷了。是鸟儿把消息带回哈盖道恩的。

无可奈何的堡主 ，自然又召开会议。

“我们现在是最后一座城堡了。美克人不可能伤害我们的，他们可以在我们城墙外围堤二十年，但也只是白费工夫。我们是安全的，只是想到我们竟然是住在这座城堡里的最后的一批人，真的很奇怪！”

桑顿用真诚的声音说道：“二十年对美克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要他们包围着我们，只要他们开始攻打，我们就完了。你们到底明不明白，现在已经是我们最后逃生的机会了，逃离这座城堡！”

“‘逃生’，桑顿？你说逃生，真是可耻！”加尔鄙夷地说，“你带上你的人，逃吧！去草原，还是去沼泽，悉听尊便！懦夫！你走吧。”

“加尔，自我成为一个‘懦夫’起，我就找到信念了。生存就是最高的道德，一个智者这样告诉我。”

“呸！谁告诉你这样？”

“菲利多，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

加尔用手掌拍前额，说：“你是说那个救赎主义者菲利多吗？他可是最极端的一个，他想拯救所有人呢！桑顿，请你理智点好不好？”

“我们将会有好几年的时间，”桑顿硬邦邦地回答，“如果我们离开城堡的话。”

“但城堡就是我们的生命！”堡主大声说道，“你说，没了城堡我们将变成什么？野兽？还是游民？”

“我们会活下去的。”

加尔不屑地哼了一声，转身去看一幅壁毯。堡主摇摇头，一脸怀疑与困惑。贝纳尔把双手高高举起，问：“桑顿，你让我们每个人都紧张兮兮的。你来这儿一直要我们认识到现在有多危急，何必呢？在城堡里，我们就像在母亲的怀里一样安全。我们抛下所有荣誉、尊严、舒适，潜逃到莽莽荒野又能得到什么？”

“我们也说杰耐尔是安全的。现在呢，杰耐尔成了什么，除了死亡、腐烂的衣服，还有什么？我们‘潜逃’能得到就是确保生存。而且按我的计划，我们不仅仅是‘潜逃’。”

“我能举出一百个例子来告诉你，死胜于生！”艾塞思忽然抛出这样一句话，“我一定要死得很没尊严吗？为什么我的余生不能好好度过？”

这时有人来报：“美克人已经朝我们这边来了。”

堡主匆匆扫了大家一眼，问：“怎么样，有没有统一的意见？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桑顿举起双臂，说：“我不再多说了，我已经说完了。堡主，是不是先休会一下，我们都处理好各自的事情。我就要‘潜逃’了。”

“我们先休会。”堡主宣布完，每个人都上了护墙。

通进城堡的大路上，帕农人成群结队走来，肩上背着行李。山谷那边，在巴塞洛缪森林的边沿上，是成堆的兽车，还有一批金褐色的美克人。

奥尔指着西边说：“看，他们从那过来了，‘长洼’那边！”

他转过身，朝东望去：“看，‘仓桥’那边也有美克人！”

大家一致朝“北脊”望去。加尔指着一队排列整齐的金褐色的队伍，说道：“他们在那等着呢，那些恶魔！他们已经把我们包围了，让他们等吧！”

第二天，美克人开始行动，而且成果赫赫。他们在城堡周围建满了工棚、仓库和营房。在超出了城堡的大炮射程之外，他们用兽车铲起一堆又一堆的土。经过一个晚上之后，这些土堆已经向城堡方向移近了。第二个晚上后，更近了。最后，堆那些土堆的意图很明显了——这是通往峭壁的隧道的一道屏障。

再接下来一天，很多土堆已经到了峭壁的底部。不久就可看见远处一队的兽车，车上装满了碎石。他们把碎石卸掉，马上又进了隧道。美克人一共建了八条这样的地上隧道，大量的从峭壁上挖下来的土石从这些隧道推走了。那些爬在胸墙上观察的人，最后总算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他们不是要把我们埋了，”堡主说，“他们只是要从下面把我们的峭壁挖空。”

包围的第六天，山坡的一边开始摇晃、塌陷。一方几乎直抵城墙基部的巨石的顶部塌了下来。

“如果这继续下去的话，”伯纳尔嘀咕着，“我们的活日甚至比杰耐尔还要短了。”

“来，”加尔忽然来了精神，“我们试一下我们的大炮吧，把他们见鬼的隧道炸开，看他们怎么办？”他走到最近的炮台，喊帕农人把防水油布揭掉。

桑顿正好站在他身边。“我帮你吧，”他掀开防水油布说，“你想开炮就开吧。”

加尔不解地看看他，然后走上去，旋转目镜对准一个土堆。但是二十英尺厚的土层保护得太好了，根本没法炸开隧道。而能量炮就像电路短路一样，发出一声怪响就熄火了。

加尔开始还很生气地检查着机器，后来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手势，走开了。显然，大炮的效力是很有限的。

两个小时后，东面的一处岩石也塌了。在快日落的时候，西面同样塌了一处。

半夜时分，桑顿和他几个亲信携家带口地离开了堡主城堡。六队的鸟儿载着他们飞往“遥谷”附近的草场。天还没亮，所有人都抵达了。只是没有人与他们作别。

十一

一周后，东面峭壁又有另一片坍塌，一根熔岩的柱子也跟着塌了下来。隧道的土堆上，被挖出来的碎石越垒越多，数量惊人。

南面是受影响最小的，东面和西面则都遭受重创。但是在受攻击的一个月后，南面忽然也塌下一大块，阻挡了道路的通行，也打翻了前人在沿路两旁栏杆立的雕像。

堡主召开会议。“情况呢，”他可能想要再幽默一下，可是却力不从心了，“很不妙啊。甚至比我们原来最不好的预想还糟糕！我承认，只要想到我自己的死亡，还有我的东西都被摧毁，我就很难受。”

奥尔做了个绝望的表情，说：“我也是。死有什么？每个人都得死！但是只要我想到我那些宝贵的财产啊，我就伤心。我的书将被践踏，我的花瓶被摔碎，我的战袍被撕毁，我的小精灵被扼死，我的家传的吊灯被扭弯……这些可都是我的噩梦啊！”

“你的财产也就跟其他的一样了，”伯德莱马上接茬，“再说，它们也没有生命。我们没在的时候，谁还在乎它们怎么样呢？”

马鲁恩不禁颤抖了一下：“一年前我刚储藏下两百多瓶最优质的香精，近一百五十罐的‘绿雨’，还有其他极品啊。如果你们要说悲剧，想想我这些吧！”

加尔不耐烦地跺跺脚说：“我们不要再悲叹了。还记得吗，我们还有个选择？桑顿曾经恳请我们和他一起逃难，现在他和他的一些亲信已经和救赎派们一起潜逃到北山那边了。我们选择了留守，我们也不知结果是好还是不好。事实证明，原来是不好的。但我们选择了，我们就该像真的绅士一样去面对现实。”

大家同意了这种观点。堡主拿出一瓶无价的极品香精，然后大方的开始倒呀倒，这以前可是从没有过的。“既然都没有未来了……”

那个晚上，在美克人的那个圆环内不时有骚乱发生：四个地方有火焰冒出，还有微微的喊叫声。第二天，美克人的行动似乎放慢了一些。

下午时分，东面峭壁的一大块塌了下来。不一会儿，东面的墙裂开了，然后坍塌下来。于是，六座大楼的后方都露在外面了。一小时后，一队鸟儿在飞行甲板上降落。桑顿跳下来，从环型的楼梯跑到胸墙，下到广场，在堡主的宫殿前停了下来。

一个随从把堡主叫出来。堡主不相信地看着桑顿，问道：“你在这儿做什么？你不是和那些救赎派们在北方好好的吗？”

桑顿说道，“他们已经加到我们中来了，我们正在战斗。”

堡主震得下巴差点掉下来：“战斗？绅士们和美克人战斗？”

“而且无比英勇。”

堡主摇头表示不相信：“救赎主义者呢，他们也来了？我以为他们要逃往北方。”

“是有些人已经逃了，包括菲利多。救赎主义者中也有分派的，就像我们这儿也是。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十英里远的地方，还有诺马人。有一些人已经坐着兽车逃走了，其他的则愤怒地战杀美克人。昨晚你看见我们的杰作了吧，我们烧了他们四个仓库，毁了他们的糖浆房，杀了一百多个美克人，还有十几只兽车。我们也遭受损失了，这于我们很不利，因为我们人少，美克人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原因，我们需要人手。和我们携手战斗吧！”

堡主转过身朝中心广场走去：“我把他们都叫出来，商量一下。”

鸟儿们因为彻夜工作来回运送人，本来正不快地抱怨着，现在呢，看到城堡濒危，也严肃起来，愿意竭尽所能为自身安危而战。顽固的传统主义者还是不愿尊而战。桑顿这样向他们保证：“那你们就呆在这儿吧，像那些逃窜的老鼠一样在城堡里走走。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有别人保护着你们呢。”

听到他这么说，很多人都悻悻然走开了。

桑顿转向堡主，问道：“你呢？留还是走？”

堡主长叹一声，说：“哈盖道恩城堡已经到头了。不管结果如何，我跟你走吧。”

情势马上发生了转变。美克人只是在城堡四周松散地围一圈，他们原以为乡村和城堡里都不会做任何反击的。所以他们建营房也只是图方便，而没考虑防御。因此，袭击破坏可以轻易地完成，然后又轻松撤退。

在“北脊”一线的美克人不断受到攻击，蒙受巨大损失。两天后，又有五座糖浆房被毁，美克人不得不后退了。他们放弃了正在建造的通向南面峭壁的两条隧道，只建立了一处似乎可行的防御阵地。他们不得不转攻为守了。在防御地带，美克人开始集中力量保护糖浆库、工具、武器、弹药等。天黑之后建筑地外也都灯火通明，美克人持枪把守，因此想要从前沿进攻已不可能了。

整整一天，袭击队都藏在周边果园里，对新形势进行评价，然后又有了一个新策略：临时准备六辆轻便车，里面装满轻质可燃油，各配一个手榴弹。每辆车配一人，用十只鸟儿拖曳，午夜时分飞上天空。

鸟儿高高飞着，在美克人营地上空扔下炸弹。瞬时，大火在营地蔓延开来。糖浆库烧着了，兽车被火惊醒，惊恐万分地来回奔走，轧死很多美克人，还碾过仓储房，或是互相撞来撞去，火势愈发大了。得以逃生的美克人跑进隧道。部分火被灭了，趁着情势混乱，人们赶紧破坏美克人在建的工程。一场恶战之后，人们杀了所有的哨兵，占领并控制了隧道口。此时所有幸存的美克人都在隧道里了。看上去美克人的暴乱被平复了。

十二

堡的、两百个是救赎派人，大约三百是诺马人，聚在隧道的入口处，商讨如何处理隧道里的那些美克人。日出时分，城堡的绅士回去接他们的妻儿老小。他们回来时，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些绅士：伯德莱、加尔、艾塞思、奥尔。他们向堡主、桑顿、克拉霍恩及其他同僚道喜。但是表情超然，看来他们还是认为把美克人当人来镇压是一种耻辱。

“接下来要怎样？”伯德莱问堡主。

“美克人被困在隧道中，问题是没办法把他们赶出来。他们兽车里极有可能有糖浆储备，那样他们要生存几个月也就不无可能了。”

加尔作为一个军事专家，他考虑了一下当前的形势，提出一个行动方案：“把大炮取出来，然后安装在兽车上。等那些恶魔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就把大炮打进去，把他们全部铲除，只留下一小部分为城堡所用。我们以前有四百个，留四百个应该差不多了。”

“哈！”桑顿应道，“这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克人活下来，他们要修理太空船，教会我们怎么维护太空船。然后我们要把他们和帕农人送回他们的星球去。”

“那你要我们怎么生存下去？”加尔冷冷地问道。

“你们有糖浆生产器。安上糖浆囊，喝糖浆去吧。”

加尔歪歪头，冷冷地盯住他，说：“这是你的观点，你个人的观点吧。我们还要听听别的。堡主，这也是你的观点吗，文明必定要消亡？”

“文明不会消亡，”堡主说，“只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保护它。奴隶却不能再有了，我深信这点。”

加尔转过身，朝着进城堡的路走去。一群思想传统的人跟在他身后。有一些走到旁边低声讨论着，脸上飘忽的忧郁表明他们是站在桑顿和堡主这边的。

忽然从城墙处传来一声大叫：“美克人！美克人攻占了我们城堡啦！他们从下面的过道上来了。救救我们！”

城下的人惊惶失措地朝上看。他们正看着，城堡入口的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怎么可能呢？”堡主惊问，“我明明看到他们全进了隧道了啊。”

“很明显，”桑顿悲痛地说，“他们开始破坏时就挖了一条地道通往下面的过道。”

堡主往前走，仿佛他要单独攻上峭壁一样，但后来顿住：“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绝不能让美克人占领我们的城堡！”

“可悲啊，”克拉霍恩说，“城墙把我们和美克人一起都挡在外面了。”

“我们可以用鸟儿送一些人进去。只要联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消灭他们。”

克拉霍恩摇摇头，说：“他们可以在胸墙上和飞行甲板上等候，等鸟儿一降落就把他们射落。若我们要坚守一个立足点，那必定要有一场血拼：我们死一个，他们也死一个。但这样，他们的人数还是我们的三四倍。”

堡主叹道：“只要想到他们在我们的领土上狂欢，践踏我们的衣物，痛饮我们的香精，我就难受！”

“听！”克拉霍恩说，“有些人，上了城墙了。”高处传来很多人的嘶喊声，还有能量炮的响声。

桑顿走近不远处的一群鸟儿身边，告诉它们：“把我载到城堡上，要避开子弹，但又要我能看见美克人的地方。”

“小心！要小心！”鸟儿喳喳地叫着，“城堡现在很危险啊。”

“没关系！快把我送到城墙上去。”

鸟儿载着他在城堡上方绕着峭壁大圈地飞，以避开美克人的弹雨。在那些还没来得及开动的大炮间，站着三十几个男男女女。其他在大炮无法到达的地方，则拥满了美克人。广场四处都是尸体。

加尔站在一门大炮上。当他看到桑顿时，他歇斯底里地怒叫一声，转动大炮马上发了一弹。鸟儿尖叫着，想要转到一旁，可是有两只被大炮击中。鸟儿，车，和桑顿开始坠落，情况混乱。不可思议的是，其他活着的四只鸟儿竟然在距地面一百英尺的高度保持住了平衡，盘旋了一周之后，降到了地面。大家跑过来。

“你没事吧？”克拉霍恩问道。

“没事，只是被吓坏了！”桑顿做了个深呼吸，找了块石头坐下。

“那儿怎么样？”克拉霍恩问。

“全都死了，”桑顿说，“只剩下二十几个了。加尔疯了，他竟然朝我开射。”

“看，美克人在胸墙那呢！”有人叫了出来。

“看那！”另外一个人叫道，“我们的人！他们跳下来了！……不，他们是被扔下来的！”

一些是人类，还有一些是被他们拽下来的美克人。他们慢慢地坠落，就这样走到他们生命的尽头。

最后再没人落下来了。哈盖道恩城堡被美克人占领了。

桑顿注视着这一切，城堡在他眼里忽然变得既熟悉，又陌生：“他们不可能控制我们的城堡的，我们只要破坏太阳能工作房，他们就无法合成糖浆了。”

“我们要马上去，”克拉霍恩说，“要赶在他们想到这个之前，不然又会有人把守了。鸟儿！”

他马上下达命令。四十只鸟儿，每只都攫着两块人头大小的石头，然后飞上天。它们绕飞城堡一圈，不久就回来报告说已经摧毁了太阳能工作房。

“马厩里的帕农人呢，我们的小精灵呢？”堡主绝望地问。

桑顿慢慢地摇了摇头，说：“以前不是救赎派的现在也都要变成救赎派了。”

克拉霍恩喃喃地说：“他们最多只能撑两个月。”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四个月过去了。

一天，城堡大门开了，一个面容憔悴的美克人踉跄地走上前来，说道：“人类听着！我们快饿死了。你们的财产我们都保护得好好的。让我们活命，不然我们会在我们死前把一切都毁了。”

克拉霍恩回答：“我们的条件是：我们让你们活命，但你们必须清理城堡，掩埋所有尸体。你们还必须修理好太空船，并把有关于太空船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我们将把你们送回伊塔米第九星球。”

“我们同意你们的条件。”

五年后，桑顿和格丽斯，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离开圣德河畔的家北上旅游。他们趁机重游了哈盖道恩城堡，发现那儿只剩下二三十个人了，堡主也在其中。他已经很老了，至少在桑顿看来是这样的。他已然白发苍苍，曾经真诚直率的脸，现在很瘦，几乎没有血色。桑顿看不懂他在想什么。

他们站在一棵胡桃树下，此时城堡和峭壁赫然耸立在他们身边。

“现在这儿是一个大博物馆，”堡主说，“我担任馆长。以后的堡主们也将都要担任馆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财富需要我们来保护。现在感觉到城堡已经悠然老去了。还有鬼魂们住在大楼里，我经常看见他们，特别是在节日的夜晚。”

“的确是，”桑顿摸摸两个孩子的头，说，“但是，我并不想看到他们。我们现在是人类，有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已经不是昔日的我们了。”

堡主表示同意，却好像有点遗憾。他抬头看着宏伟的城堡，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一般：“将来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哈盖道恩城堡呢？还有城堡里的财富，城堡里的书籍，城堡里的战袍？”

“他们会为之惊叹，”桑顿说，“就像我今天的感觉一样。”

“里面有太多让人惊叹的东西。你要不要进来看看？我们可还有一瓶瓶的极品香精。”

“谢谢，不用了。”桑顿回答，“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总要勾起往日的回忆。可是我们还要往前走，我想我们马上就要往前走了。”

堡主幽幽地点点头，说道：“我完全能理解。好吧，再见，祝你们旅途愉快！”

“好的，堡主。谢谢，再见 。”桑顿说着转身离去，走向人类的世界。

# 《最后的礁石》作者：[英] 加雷思·莱恩·鲍威尔

在咔咔嗒嗒声中，一辆方形摩托车孤独地穿越冰冷的火星沙漠，激起一股火星灰。在火星风的伴随下，自第一缕阳光照射大地起，津田健二已经开始前进了。穿着那身满是油污、风尘仆仆的白防护服，他看起来是如此的奇怪、引人注目。透过呼吸面罩，他警惕地审视着地平线，搜寻着任何一丝麻烦，不过一无所获。打破忧郁荒芜的穹顶，是那远处寥寥几座小山以及礁石基架发出的微弱光芒。

他通过车辆专用空气闸进入小镇大气穹顶里，单手倚着车把转上主干道。很多店铺和商店已经封死，宠物狗在阴凉处酣睡，小鸡们在灌木丛里忙乱地刨着，看着他经过的脸孔充满着多疑，数月来，这儿已经没接待过一名访客了。突然，他在小镇唯一幸存下来的旅馆前熄了发动机。

还有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他抬腿下了摩托车，有些僵硬地爬上旅馆那木制楼梯。口袋里的葛拉克就像熟睡中的动物一样移动着撞动他的大腿。那种感觉既让人熟悉又让人安心。他脱下面罩，取下皮带上挂着的水壶。啜吸了一口温温的水，漱去满嘴的砂粒。

“我来找杰克琳·鲁班斯基。”他说。

招待头也没抬，说：“五号房。”

劳瑞，德安穿着褪色的工作服和厚重的沙地靴来开门。她看起来憔悴、筋疲力尽的样子。看到他，她惊讶得几乎要跌倒了。

“感谢上帝，你们还在这儿。”

他从她身边挤进房间。房间地板是塑胶的，墙壁是粗糙的水泥墙。衣柜里堆着未洗的衣服，架子上放着的几盆吊兰早已枯死，风吹得那干枯的叶子沙沙作响。透过肮脏的玻璃，透过远方小镇的平屋顶，从穹顶远处的一座小山边，他可以看到礁石的边缘——它好像正在白炽的阳光下发着光。

杰克琳·鲁班斯基面对着窗户躺在床上。她看起来很糟糕，神情茫然。她前臂上挂着生理盐水点滴。一只瘦瘦的苍蝇爬上她面颊，她好像也没注意到。

他脱去自己那积满灰尘的保温夹克问：“她怎么样？”

“时好时坏。”劳瑞回答。她整理着棉被，重新把它拉起盖过杰克琳的胸部。

健二伸出一只手在杰克琳眼前挥动着，可是没有反应。他问：“她是不是甚至不知道我来这儿了？”

等杰克琳最终入睡，劳瑞把他带到人行道边一个咖啡厅里。说是咖啡厅，其实里面也就是几张不值钱的塑料桌子、一些做凳子用的陈旧箱子以及墙上开着个传东西的窗口而已。她要了两杯莫喜托，然后俩人坐下看着阳光的影子一点点地蔓延过主街道那紧实的风化层。头顶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火花闪过，标志着另一艘来自地球的太空船正减速进入火星轨道。

“别往心里去。”她说。

健二从玻璃杯里啜吸了一口——冰冻的朗姆酒里放了些压碎的薄荷叶，是当地的一种特产，问道：“她甚至没说起过什么吗？”

劳瑞耸耸肩，说：“她偶尔会讲几句，不过通常都没有太多意义。”

在苍白脸色的衬托下，她的眼睛有那种沙漠天空褪色后的色彩，脸庞带着倦容。

喝了两杯后，午后已变成朦胧的傍晚，她开始告诉他一切。在她倾吐的故事里包含着所有的孤独和恐惧。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努力着自己去应对，现在她需要找个人倾诉倾诉。

“我们是为礁石来的。”她说。

礁石是因为在星际无线网络中作为简单的通讯节点而开始拥有生命的。当网络尝试要升级以便拥有自我意识时，它给每个有能力处理它源代码的节点下载了它源代码的压缩拷贝。这些和小镇边上那个礁石一样的分离节点，把它们的实物形态和处理能力进行了彻底的改变，个别还进行了重新自启后拥有了自我意识。

“上百处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劳瑞说。迄今为止，她没有告诉健二任何新鲜东西。数年来，人类一直为类似的爆发和崩溃苦恼着，情况危险，却可以控制。在拥有意识不久，它们就会趋于把自己耗尽。人工智能一陷入这种盲目的速度进化的状态，它们很快就会对缓慢的外界宇宙失去兴趣，从而让自己消失在无穷尽的加速模拟状态中。

“在所有案例中，ＡＩ几乎都会消失进入一种超速捏槃状态，让人类无法驾驭也难以捉摸。这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主网络崩溃时，它暂缓了运行、暂缓了自己的活性特征。”她描述她和杰克琳所在的协会调查队如何第一个接近节点、如何发送远程探测器、如何发现这个仍充满着生命的结构；他们如何沿着礁石挖掘一条深深的壕沟以探测礁石的渗透有多深，他们如何慢慢地为它着迷，着迷到愿意尽一切所能来理解它，寻找支撑它坚强生存的潜在原因。

“杰克琳是第一个触摸到它的人。我们都穿着增压服，可是增压服没有防护装置。”劳瑞把脸转开去。“礁石吞没了她。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失去她了。”她描述礁石如何吞没了随后而来的救援队；描述礁石如何处理这些队员，再把他们吐出来；描述其中一些队员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那些构成礁石自身构造的淘气的纳米分子包如何重新排列组合他们。

有些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岁，另一些却彻底衰老了。一个女人像蝴蝶般出现，而她的翅膀却立刻在沙漠的太阳照射下干枯下去。另一些队员出来后拥有了八只手臂，却没有嘴或眼。有些队员被吐出来后，头骨成了水晶或者拥有了坚韧的银质皮肤。另一些被吐出来后拥有了怪异的能力，或者长了刺不透的盔甲，或者长了钢爪子。

总而言之，每个还没被改变过的疯子或者精神病人都想把他或她自己扔进礁石里，希望被改变。希望能变成比现在更好的样子。有些队员出来后说自己能看到发生在以前时空的事情，拥有更深层次的洞察力和见识。另一些人出来后却成了胡说八道的白痴，他们大脑里的知识和经历已经被完全抹去了。有些人是被熔合在一起后吐出来的；而另一些却被变成群群团团的小动物给吐了出来。

没有任何两个改变是完全相同的。

“杰克琳是昏睡着被吐出来的？”

劳瑞一口气喝完她的酒，说： “至少她回来了，有几个再也没有出现。”

健二伸展着身子，骑摩托车让他身体有些僵硬。他需要洗个热水澡。

“那她实际上有哪点不对？”

劳瑞说： “没有。至少这周围的医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甚至从生理上来说，她现在的身体处于最好状态，可以去跑马拉松了。”

“那心理上呢？”

“谁知道呢？我们得不到任何回应。”

“她说什么没有？随便任何一点？”

劳瑞用手掌扶着前额，说道：“就像我说的只是些片段，她出来后时不时会说些奇怪的话，不过没有什么意思。”

健二核对着时间，发现只剩下不足十九个小时了。他深吸一口气做出决定，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其中一把葛拉克，手倚在腿上举着它。

劳瑞回到自己坐的板条箱上。

他爱着杰克琳，可是她总在同自己的身体做着斗争，努力延缓不可避免的中年衰老。在协会分派的探险和野外任务的空闲时间，她每天还要锻炼两三次，无法忍受无所事事。她以咖啡和维他命为生。他常常在凌晨发现她站在浴室镜子前，检查皮肤是否松弛或者是否出现皱纹。

就在她去智利探险回来之后的几天，在这样的一个凌晨，她倒进他的怀抱。她仍爱着他，她哭述着，她却对他感到不满。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他没有野心。他是她的绊脚石，他拖她后腿。所以她打算离开他，去找其他某个人——某个她认识的人。

“甚至在她告诉我之前，我就猜到你们俩会在一个队。”在重新体会到往日的苦涩前，健二很快地说，“我曾看到你们俩在通报任务简报时交换眼神，在走廊里擦身而过，诸如此类的事。”

他把葛拉克从桌子上推过去。葛拉克发出刺耳的刮擦声。劳瑞就像一只落入陷阱的小鸟一样双手捂住自己的嘴。他可以看出她想说些什么，可是他打断了她。

“我想她爱你是因为你就代表着她所想拥有的，一切我可能从来也不能拥有的东西。”他倚向桌子。对此，他已经考虑很久了，可是真正说出来的感觉却很奇怪。他发现自己说得有些支吾、结巴，这几乎让人困窘不安。

“你年轻而且健康，”他说，“你值得信赖，而且你有野心。”

他调转枪口让枪把向着她，说：“这是给你的。”

当西边的太阳变红时，他们返回旅馆。尚未习惯把葛拉克塞进靴子里，劳瑞一直跌跌绊绊蹒跚着。

“我会教你如何开火的。”他说。

她停下看着他，下巴翘向另一边，说：“你确定要这样吗？”

他轻拍着大腿上的口袋一那儿仍装着他另一支手枪，说：“在我摩托车座下还有更多的弹药，油箱下还藏着一支散弹猎枪。”

她挠着自己脖颈后面，吸口气鼓起自己凹陷的面颊，说：“你要知道，一回到这儿，我就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中。” 他们到达旅馆，在走廊里停下。

“我生了很长时间的气。”健二承认。

他们沉默了一会，劳瑞把她那瘦骨嶙岣的双臂合抱在胸前，说：“我们已经陷在这儿很长时间了。” 他靠着走廊扶手，不敢去看她，他居然为没有尽快露面而有了意想不到的、强烈的犯罪感。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脚尖轻拍着木地板。

“看到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她说，“终于有人来帮助我们了。可是当你拔出那把枪时，我真的以为你要杀了我。”

因为感觉到一种突然的寒意，健二把自己的夹克拉得更紧些，说道：“六个月前我可能会那样做。”

她脚尖停止拍打，突然转身。他跟着她上楼进入房间。杰克琳仍沉睡在打开的窗子前，看起来像具尸体样安静。

“那么，你的意识究竟有什么改变了呢？”劳瑞低语着。

在离开礁石几天后，一些调换儿返回文明社会，有些出现在访谈节目里，另一些躺进了太平间。有些让人害怕。另一些却让人赞美。慢慢地，谣言开始在城镇与城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流传。随着流传。谣言也变得更生动。

“那是个机器，”人们会屏息对别人说，“不论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欲望，它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健二——通常是个怀疑论者——当罗德里格斯·布洛克把他叫进办公室，要求他来瞧瞧状况时，他才第一次明白那谣言是真的。

“他们已经在那地方布置了警戒线，他们正在议论要对其进行‘消毒’。如果我们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进去，那就没什么能阻止我们带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布洛克说，“我只是要你第一个去，偷偷地穿过封锁线，做下一般侦察，然后把任何看起来有用的东西做上标记就行了。”

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好几年了，但健二并不喜欢这个男人。那时候，布洛克是区域合作办公室里最年轻的执行主管，而现在的他已经变得肥胖、虚弱且自负。他傲慢自大，不过他的傲慢只是掩盖他内心恐惧、软弱、邪恶以及颓废的某种烟雾。

“我进去找什么？”健二问。最近十年，唐吉公司一直操控着协会的安全合同，使太阳系里数十个地方保护协会研究员们远离当地冲突以及工业破坏。如果他们现在想撕毁合同，那他们就必须期望冒这个险获得的潜在的收益是可观的。如果他们被抓了，处罚可是很严厉的。

布洛克对他质疑地咧嘴笑：“你和协会研究员们一起工作过。你知道要寻找什么。另外，你是我们最可信赖的人之一。”

健二双脚在办公室地毯上晃动着。他不想被卷进去，不想为随后成队受雇的盗墓强盗担当向导。太多风险和太多的情况可能让这个任务步入歧途。

布洛克似乎读懂了他的疑虑，说：“你还记得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犯下的小过失吗？如果你接受这个任务，你就可以认为大家都已经忘了那个过失了。”

该死！健二紧咬牙关，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还认为没人知道。

“那是自卫。”他说。

布洛克对此嗤之以鼻： “你被关了六天。”他用胖乎乎的手捋捋自己那稀薄的头发，嗓音里暗藏着威胁。他轻敲自己桌子上的虚拟键盘，把一个文件夹发送入健二的私人数据空间。健二浏览时偶然看到杰克琳的名字。刚看到那个名字就好像被电击一样。他阅读着，心脏好像被大铁锤猛烈敲打着，嘴巴干干的。

他感到布洛克的眼睛正紧紧瞪着他等待回答。

“如果你无法处理这种情况，津田，我会找其他能胜任的人去做。”

他们裹着毯子面对面坐在杰克琳床前的垫子上。劳瑞看他的表情说明她仍不相信他。

“你是怎么通过协会封锁线的？”

他转身平躺下来，看着天花板水泥破裂后露出的屋梁。长时间窝在方形摩托车车把后，身体僵硬，薄薄垫子下硬硬地板的感觉真好。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脊背正慢慢伸展回本来的样子。

“我坐航天飞机到海腊斯盆地，然后穿越城市。我们从同一条路走出去。”

劳瑞不安地晃动着身子，说：“你是说，在我们让你经受那一切后，你却走了这么远的路来救我们？”

健二打着哈欠，他已经非常疲倦了，眼皮沉重得张不开。他突然非常想睡觉，他不在乎她相信自己与否。

“事实是协会计划消除你的礁石，从轨道上消除，防止它继续扩散。在那发生之前，这个星系的每家公司都在想尽办法要对礁石或者是它接触过的任何东西插上一手。”健二回答。

“就像杰克琳？”

“就像你们俩。”他停止努力，希望自己的话能够表达出心中的焦虑。

那些因过度使用而损坏的节点残留物制成的人工制品和工艺品很值钱，各国政府和大企业同样在猎寻它们。作为唐吉公司的安全顾问，健二一直呆在协会位于从谷神星②到米兰达（天卫五）之间的工作场所。他一直同企业掠夺者、情报机构、私人武装组织奋战，所有这些人都决不愿意通过一年一度协会特权拍卖中竞标才得到那些礁石碎片。这块礁石的潜在商业价值——因为它还是活的——是天文数字。在协会禁运期间。各个公司就在等待时机。现在在轨道打击开始前，在一切还没有失去前。他们会为了获得他们能得到的一切，抢救任何他们能抢救的，用尽他们相信的任何办法来获取样本。

那就像亚马逊雨林的最后时光，重新再来了一遍。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几个星期前布洛克或许可以同他谈论一个像这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因为杰克琳也涉及其中，他就感到深受折磨。如果他能把它交给罗德里格斯·布洛克，这儿的礁石能让他挣的钱比他所能想象的还多。事实上，他有个怀疑，如果他想挽救他曾爱过的女人留下的东西——在协会毁坏这该死的东西时就能掩藏他留下的痕迹。或许他根本就不用跑路。

劳瑞走到梳妆台前，从靴子里拉出葛拉克，她轻柔地把它放在镜子前的一条叠起的丝质花手帕里。

“所以我们正等公司来吗？”她问，“那就是你为什么会给我这个的原因？”

他点点头，说：“他们随时可能会来。可能会是追捕队或者是全方位的军事入侵，很难说。我所知道的是，今天早上这个港口有很多人在买沙漠装备和弹药。”

他在坚硬的地板上时睡时醒，他们开着房间里唯一的那盏电灯。这儿的夜间不断进行灯火管制，电源会一再断开。当他设法睡时，他梦到了杰克琳，还和她往常一样，站在礁石前。

他梦到了他们曾在地球上住过的一个旅馆。他们的房间里充斥着大海的味道。窗户外面矮小的棕榈树在微风中瑟瑟作响；海鸥在屋顶鸣唱不断；房间的天花板吱吱作响。他们在水槽里用成袋的冰冰着他们偷运的啤酒，立体声广播里播放着西班牙音乐。杰克琳教他如何跳舞，如何在夜晚的灯光里摇摆。当他把她拉近，可以闻到她那银白色头发里香甜的花味，她那黑黑的眼睛迷住了他。他在热恋中，可他对她仍有点警惕，害怕有一天她会离开他、伤害他。

“你仍爱她，是吗？”在寒冷的黎明微光里，劳瑞问。

他们往方形摩托车上装着燃料。他脱下他戴的氧气瓶，摸着下巴上的胡茬——经过一个纷纷扰扰的夜晚后，他觉得痛心而且头昏眼花。

“生命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们不得不抢救一切我们能抢救的东西。”

他们在摩托车的行李架上为杰克琳装了个担架，可能她会感到不舒服，不过，那也无可奈何。

当他拉紧皮带调整杰克琳的气源时，他忍不住怀疑为什么她会看起来如此健康。劳瑞不是说她健康得足以跑马拉松吗？那怎么可能！他知道的杰克琳可是不得不一天锻炼一两个小时以防止体重增加的。

他后退了几步，用自己眼中的植入提取周围环境的可视地形图。植入是那种不值钱的打折货，是从太空港一个街边小贩那儿买来的。地形图是用一幅旧旅行图和从协会低空高速轨道监视卫星那儿弄来的图拼接而成的。

“我想我们可以跟着西边的山走，”他说，“山会掩护我们，而且看到来人时也能找个地方藏起来。”

劳瑞压好杰克琳的毯子。她用一条丝质花手帕缠在额头上，拉上自己的呼吸面罩，坐到摩托车后面。葛拉克在她那赭红色格斗服后隆出一个凸起。

“走南边怎么样？那儿有条峡谷。我们可以随着峡谷走上一半，然后去太空港。”她问。

健二摇摇头，说：“那里是他们第一个搜寻的地方。至少在山里，我们还会有机会。”

他拉上自己的面罩，迈腿坐上车子。她谨慎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腰上。他们通过穹顶车辆专用空气闸，低速驶离小镇，向山上走。

当他们通过礁石时，他减速停下。

“你要干什么？”她问。

健二没有回答。除了档案影像外，他还从未看到过一个活礁石。这个礁石就像块油腻腻的抹布般附着在节点接受盘的骨架上。在它周围有一条协会调查队挖掘的宽宽沟壑。偶尔，他会瞥见那川流不息的纳米分子形成一个几何形状、一个字母或者一个符号。健二无法转过脸去。他突然害怕背弃这个爆发在他世界里的不合规律的、奇异的东西。它让他记起第一次看到长颈鹿的情形。它看起来也是如此不合时宜的精致、畸形、易受攻击，可是它们这个种族能活下来、幸存下来而且茁壮成长。

在他身后，健二感觉到劳瑞的身子变得僵硬起来了。她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同时用手拍着他的肩。他跟随她的目光，回头看向小镇。在那穹顶上方，昆虫样的企业攻击飞船在上空盘旋着。尽管它们离得太远，看不清船壳上的标志，他仍能认出那是艘唐吉公司的飞船。他可以看到炮手舱侦察时露出的武器，以及从飞船腹部展开的武装掠行艇。

布洛克最终赶上他了。他已经知道健二背叛了他。

一艘掠行艇转向礁石，转向他们。

“我们怎么办？”劳瑞嘶声叫着。

此刻，他有点困惑，他本能地向着沟壑加大油门，尝试转到礁石后面去。

“他们在向我们开火！”劳瑞大叫。健二冒险瞥了一眼。掠行艇更近了。他可以看到里面的枪旋转着调整以瞄准目标。曳光弹一闪而过，刺进他们前面的地里。子弹让红土狂暴地喷发而起，而射来的子弹也一个比一个更接近他们。

“他们想阻止我们带走杰克琳。”他说。一连串猛烈的颠簸，一个轮胎成了碎片，车把扭曲，然后车子翻倒了。在他们翻向沟壑里时，劳瑞尖叫着，车子的保护装置也疯狂地号叫起来，然后就只剩下车子破裂的碎片，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不仅仅是猛击，还有黏在他呼吸面罩上死寂的沙土。

当唐吉的掠行艇摇摆着暂停攻击时，他刚刚有时间收拾起自己的东西，有一个飞行队员指示他离开沟壑。在海腊斯盆地迟暮时分，干燥的沙漠风吹起铁锈色的沙子横扫过那冰冻停机坪的跑道。

他猜到布洛克可能会跟踪他，可是他一离开太空港就已经设法让自己混在小镇人群中了。芳香狭窄的街道可以闻到洋葱和香料以及焊接燃烧的味道。那儿有便宜的牙医，地摊贩卖着假香水、土耳其进口棉衬衫和自制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也进行着地下交易。健二在交易市场选了几把枪。他抛下唐吉公司发的一流植入，从当地一个安着很多金牙的男人那儿挑了一个新的。他买了套新工作服，把自己原来那身扔在一个小巷里。

布洛克是怎么想的？他真的期望自己的威胁可以阻止健二挽救那个他曾经爱过的女人？他真的认为健二会帮忙把她带回来，把她用于研究和解剖？他是不是期望健二会出卖她或报复她，以摆脱她留给他的苦涩？或者他是在玩个不同的游戏，想测试健二的忠诚？

现在健二已经丢弃了唐吉植入，布洛克肯定会知道他已经背叛他了。

前方，他看到飞机底部停放着一辆方形机动车。他加快步调。葛拉克开始在他口袋里摇摆撞击。

健二好像过了一世才平躺下。在他后面。他能听到劳瑞在忙乱地呻吟；而劳瑞后面杰克琳喘息的声音像是肺被什么刺破了。机动车把他压在沟壁上，幸运的是，他的脖子还没断，只是左腿擦伤了而且扭伤了，他的面罩也撞了条裂缝。

他蠕动着，右手伸进口袋里握住葛拉克。在火星那稀薄的大气里，他可以听到正在逼近的掠行艇升起时的呜呜声。

劳瑞好像眩晕了，她撞伤了头，头发里还有滴着的鲜血，在她那苍白皮肤的衬托下呈黑紫色。她那丝质花手帕不知跑哪儿了，只有她的面罩还戴在原来的位置。杰克琳被压在沟壁与车子中间，身上的毯子已经被流出的血浸透了，肋骨几乎粉碎。

健二拖着变形的腿，不稳地向沟壑边扭动。尽管头部受伤，劳瑞还是为杰克琳做了她能做的一切。

“看起来不太糟。”她说。

他不理睬她，他知道杰克琳肋骨断了，知道如果不进行专业的医学治疗她可能会死。现在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逼近的掠行艇上。他听到它在减速，看到它螺旋桨倾斜时的改变。沟壑底上的沙砾刺进他双膝里。他手中的葛拉克有着坚实、让人安心的重量。

作为协会的安全顾问，他以前曾经面对过这种境况——蜷伏在研究员所挖的沟壑里，同武装交通工具对峙。然而现在他仍有不安感，有种掉进陷阱的感觉，因为这次不仅是他自己，还得考虑杰克琳。她受伤了，如果他现在舍弃她，她会死的。

他拉开葛拉克的安全保险，撑起自己的身体，让目光与沟壑边平视。掠行艇停在沟边二十米远处，它那流线型的前端向着小镇，好像随时准备飞快逃走一样。就在他察看时，驾驶员座舱像鳄鱼嘴一样张开了，两个人爬了出来。两人都穿着防高威胁环境服，那是专门设计用来防范礁石可能会带来的污染的服装。左边的人带着轻便机枪，右边拿着取样装置的人是布洛克。他那隆起的腹部和走路大摇大摆的架势是不会让人认错的。

健二深吸口气完全直立起来，让自己的头和肩露在地面上。随着膝盖伸直，他的手臂向前挥动。

两声枪声响过。他手中的葛拉克跳动着，拿机枪的人应声倒地，手臂和大腿颤搐着、扭动着。

环境服务质量很好，它们能防普通的子弹，可健二的子弹就像刀子滑过丝绸一样切开了环境服的盔甲。即使这个男人不死，他也会受到严重的内伤。

“津田。”布洛克看起来并不吃惊，声音却显得很失望。在他后面，其他掠行艇正从小镇上方升起，就像嗅到血的鲨鱼一样向这个方向转来。他无视健二手中的枪，向前跨出一步。

“只要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我读过你的档案，我知道杰克琳·鲁班斯基已经离开了你，背叛了你，让你丢尽了脸。”他的嗓音冰冷而愤怒。

健二用葛拉克指着他的面罩问：“那又怎样？”

布洛克又向前迈了一步，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做，为什么你会为那个女人抛弃你的事业？”

健二耸耸肩，他曾三十几次看到这个肥胖的已婚男人试图诱惑十七八岁的临时雇员，而动机只是为了证明他有这个能力。他回答：“你不会理解的。”

健二第一次遇到杰克琳是在复活节岛上一场不合时宜的倾盆大雨中。当时，夜间挖掘工作已经被放弃了，整个研究队被迫挤在他们那儿的充气帐篷里，希望黎明时分天气会好转。杰克琳在主帐篷里筛选土壤样本，她给健二展示他们白天的发现：石头工具和褐色骨骼，并且试着对他解释建造这些雕像的人们是什么种族。当她举着他们的发现靠近灯光时，她头发擦过他的肩膀，她肘部撞到他的前臂。

“你知道我在寻找什么。”她用手揉着自己的眉毛说。她手指上黏着的灰泥土有种成威的土腥味。远方，在平原的远处，他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她凝望着他，温柔地倚过来问：“你在寻求什么？”

当掠行艇停在他们周围，他那条伤腿再也支撑不住了，不得不紧紧抓住沟壁撑住身体。布洛克站在他面前，眼中满是轻蔑地说：“你真让我失望，津田。我本来对你期望更多。”

掠行艇里散出唐吉公司的安全部队。健二认识他们中的几个。四十八小时前，他们还是他的同事，而现在他们用武器指着他。如果对布洛克开枪的话，健二知道他们会杀了他的。他紧握着葛拉克的枪把，想从手枪中汲取安慰。他试着鼓起勇气扣下扳机，就在这时，他听到劳瑞大叫出声。

他转身发现杰克琳自己站了起来。她那防护服仍黏乎乎地满是血腥，可是她的胸部却不再下陷。她周围的大气就像静电一样有种蓝色的光环，她的眼睛里闪耀着极度强光。

“我不得不要求你们离开。”她说。她的嗓音很从容，话语在稀薄的大气里荡漾着。

正前进的部队停了下来，看着布洛克，等待指示，可布洛克却跌坐下来，手中的取样装置也给忘了。他凝视着杰克琳，眼神里混合着快乐和敬畏的神情。健二依次打量着两人，一会儿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等他明白过来，他觉得自己血管里的血都凝固了。

“你是个调换儿，”布洛克说， “一个强大的调换儿。”他表情带着掠夺性，“我们从其他调换儿那儿听到了关于你的传闻。我们知道你是第一个进去、第一个被改变的。你是整个谜团的关键。”

杰克琳缓慢地摇着头，眼睑低垂。

健二的腿很疼。膝盖的关节处钻心地疼，可能是软骨断了。他沿着沟壁向下滑，直到自己面对着她坐下。她一只手从一端向另一端缓慢地挥动着。在她身后，礁石的触须也随着她的每个动作和谐地舞动着。他向上看，布洛克也注意到了。他面罩后的眼睛里首先闪烁的是怀疑的神情。安全部队举着武器向后退下。劳瑞在车辆后不稳地扭动着，另一只葛拉克已经从她靴子里滑了出来，可是她却没想到去握起它。

“你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礁石仍还有活性？”杰克琳问。看到布洛克并没有回答，她转向健二。健二点点头。

她探下身去拂开他前额上一缕散乱的头发，说：“这很简单。在网络获得自我意识的非常时期，这个节点是进行程序自检的。当它重新自启时，它从其他节点那里学习，从它们的错误中学习。它限制自己的进程处理速度，拒绝让自己像它的其他兄弟那样进入虚拟的梦想世界。”

她直起身子，对礁石挥动着一只手。沟壑上面的布洛克向后退下，既着迷又惊骇地看着这一切。安全部队已经退回到他们的掠行艇那儿。他们不确定地停在那儿等待命令。

杰克琳怒视着布洛克，说：“我不能让你带走这个礁石，你还没有接受这个技术水平的准备。”

布洛克对此嗤之以鼻。他正努力镇定自己，在他人面前恢复自制能力。“为什么不能？”他咆哮着。

唐吉公司就是利用以往科技价值而繁荣昌盛起来的。在过去七年里，它获取了很多耗尽节点遗留物，掌控了上千个发明的使用专利。它在智能武器导航系统和超灵敏监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比其他任何公司的材料都要坚固。它的飞机和导弹也是最快、最耐用的。

杰克琳厌恶地撇着嘴。那是健二从未在她脸上看到过的表情，那表情一下子让他冷到骨子里。 “现在不是在辩论。”杰克琳说。

在礁石周界一百米远的地方，一队布洛克的部队正缓缓向前移动。他们中的一半人拿着样本盒子，另一半人手里举着盖盒子的盖子。

“我想我们会碰碰运气。”布洛克说。

她抬抬眉毛，眉毛和她的头发一样是银白色的。她做了个轻弹动作，周围传来了尖叫声。最靠近的部队倒下了，被强有力的触须像镰刀割草一样倒下。他们断裂的躯体在泥土里扭曲着，其余人开着火向后退下。

就好像周围所有的空气都被吸走似的，布洛克倒下了。然后，他愤怒地举起了枪。趁杰克琳注意力分散时，他用拇指滑开安全保险，然后垂下手臂对着健二的肚子连开两枪。

在他们分开几个星期后，杰克琳约他在他们公司巴黎办公室附近喝咖啡。他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他试着猜测她究竟想干什么？她是想要复合还是彻底地分开？

她似乎不想与他对视。她把散乱的一缕银发撩入耳后，吸着自己杯子上冒出的水汽。她肩后的柜台上，无声的电视屏已换成新闻频道。 他无意识地玩着袋糖，说：“劳瑞怎么样？” 她摇摇头，说：“我只是想见见你，确定你还好。”

他啜了一口咖啡，稍微向后靠些，说：“我很好。”

她嘴角猛然一动，他知道她不相信他的话。

“他们给我在去南方高地探险的探险队里留了个职位，”她说，“我们得到报告。那儿有活礁石。”

他把糖袋扔到桌子上。他从过去火星工作的安全合同中知道，她至少要离开三年。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问。

“明天晚上。”杰克琳回答。 他知道他可以给办公室打电话，要求布洛克安排他去探险队做安全顾问。他甚至考虑了一会儿这个问题，可是当他看到她眼睛深处，那目光冷冷地阻止了他。他突然意识到再也不可能把她拥入怀抱，他的皮肤刺痛起来。他再也触摸不到她了，他只是她完全切断自己同地球联系时的一件散在外面需要装进去的行李而已。在她内心深处，她已经离开，在太空的漆黑一片里倒退。

他向后倚到椅子里，不去想自己是否有让她离去的力量，问：“你想让我送你去太空港吗？”

她摇摇头，说：“我想让你继续自己的生活，接受另一个任务离开这儿。忘掉我。”

他拉开自己的手，说：“我永远不会忘掉你的。”

当他张开眼时，布洛克正站在他身边的沟壑边上。

“为什么你要背叛我，健二？”他用枪口点着自己肚子上腰带扣的地方，“你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如果你跟着我干，这个礁石应该足够我们一生花费。”他用枪指着健二的脸，“告诉我原因，你知道的，我只是不明白。”

健二不舒服地动动身子。他可以移动自己的腿，却有针扎样的刺痛感，他说：“我猜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什么人。”

布洛克转着眼珠子，好像这是他曾经听到过最荒谬的事情一样。“呃，”他拖着长腔看着自己的手表，“不过我想那也没什么关系。协会从轨道进行的轰炸现在已经开始发射了，这整个地方都会化为灰烬。”

就在他这么说时，健二听到掠行艇升空的呜呜声——部队已经撤离。

杰克琳突然回头盯着他们，问：“轰炸？”

布洛克身子向她倾去，伤感地咧嘴笑着，享受着自己成功的一刻。

“我们还有不到六分钟时间，亲爱的。我那儿有个多余的座位。想和我一起走吗？”

杰克琳闭上眼睛，前额因为集中精力而皱了起来。在她身后，附在礁石上的接受天线骤然一抽，猛然拉着升起。

“如果你想找到协会的飞船，对此我并不担心，”布洛克说，“那是艘军用战船，对你能做出的任何黑客进攻都进行了完全屏蔽处理。”

杰克琳咆哮着：“你就这么确定吗？”

她声音里充满愤怒，布洛克看起来是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惧了。健二畏缩着，期望那些触须会杀死他。然后一声枪声响过，布洛克就像被猛击似的哼着，一只手去捂臀部。臀部流出血来，他双腿开始摇晃，向前冲进泥土里，眼睛里充满怀疑和愤慨。

津田支起脖子四下看，看到劳瑞正举着冒烟的葛拉克，说：“也是你管管的时间了。”然后，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眼睑非常沉重，觉得模糊和迷惑，很难清醒思考。他最后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扭转身子，踢向布洛克头的一侧。

健二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在一间洁净的房间里。他躺在床上。床垫柔软，这还是他步出航天飞机后第一次感觉到的清爽和安逸。

杰克琳出现在门口，问：“你感觉怎么样？”

他轻拍着自己，对她表示满意。弹孔不见了。没有受伤的标志。而让他担心的麻木感也一去无踪。他问：“我们在哪儿？”

她向他走来，看起来很奇异：悦耳的声调、棕褐色皮肤以及她过去梦想拥有的一切。眼睛边的眼袋不见了，皮肤上的皱纹也消失无痕。她可能再次回到了二十岁。

“我们在礁石里。”她说。

杰克琳轻抚着健二的太阳穴，他立刻感觉到有知识顺着她的指尖传入自己大脑。她展示给他看大量滋生在沟壑里的纳米物质修补系统。她显示给他看：在他倒下的那一刻，它们如何开始运作、如何阻止了他伤口的疼痛感以及如何努力挽救他的生命。然后，当发现他伤势太严重时，她展示给他看：它们为了安全保护起见，把他的意识上传到礁石的主处理器里。

“这一切都是虚拟的？”即便他自己，也觉得问题听起来有点无力。

杰克琳微笑着走到床对面的墙边，说：“你想不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吗？”

布洛克仍活着。翻身趴在地上。劳瑞射伤了他，不过如果在接下来几分钟里，他能补好他的防护服并且得到治疗，他仍能活下去。在他旁边，健二躺在泥地里。纳米机械组成的卷须正推着他的耳朵、鼻子、嘴巴和眼睛。

劳瑞已经爬出沟沟，带着不确定的表情在杰克琳和等待着的掠行艇之间看着。

“走！”杰克琳命令道。

“你想她能逃开吗？”健二问。

礁石内杰克琳的虚拟图像点点头，说：“她会处在爆炸有效半径的边缘，不过，只要她不去关注后视镜的镜像，她应该没事。”

他们俩都站在洁净房间中心，墙壁显示出360度的全视图。

“导弹还有多久发射？”

“大约两分钟。”

纳米机械变形成了一条条绳子，绳子把布洛克捆着钉在地上，布洛克的眼睛狂野又狂怒地盯着天空，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歇斯底里的承诺和威胁。

“你不会让这些导弹发射的，是吗？”健二问。

杰克琳摇摇头，说：“我们无法阻止。”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虚拟身体，说：“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吗？”

“有一件，”杰克琳挥了一下手，外面的场景立刻定格了，“但是这有点风险。”

她伸出手触摸他的前额。当她传输更多信息在他虚拟大脑和礁石意识之间设置直接连接时，可以感觉到她的手指有种麻木的刺痛感。突然，他可以感觉到它的思想，体会到它的绝望。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它能存活这么长时间完全由于它严格限制自己的处理速度和虚拟发展水平。而现在，它必须撤掉所有限制以令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到逃跑的方法。健二曾经看到过其他耗尽节点的遗留物，对它的困境有一种无法抵抗的同情感。一方面，它害怕会步它们的后尘，而另一方面，它强烈的生存欲望，却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如果它这样做了真该死，可是如果它不做也该死。

“做吧。”他催促着。他心中礁石的图像现在已经和他记忆中的杰克琳缠绕在一起了。他想要她安全，想要她活下去。

她出现在他面前。“那并不容易，”她说，“我们不得不走正道了。”

他觉得自己脸上露出了微笑，说：“做吧。”

束缚消失，限制减退。杰克琳的眼睛好像陷入可怕昏厥状态一样闭起来。礁石的智力立刻向上千个方向冲击去——分散、重组、改变、加速。数百万个选择被考虑，无数的设想被运算，一个接着一个，可是所有的都不让人满意。

当虚拟世界继续加快它的步调时，外视图也好像慢了下来。 在这儿可能是过了数小时的处理时间，可是在外面世界里，走过的只是几秒钟。当健二向外看时，布洛克的脸仍凸现在墙壁上，因害怕和怀疑扭曲着。劳瑞的掠行艇已经升起入空，正以超过声速的速度向地平线飞行远去。

局限于模拟人类大脑的上限，健二无法跟上礁石的意识继续加速，不过他可以感觉到那始终吸引复杂的模拟智能逃避现实的吸引力对它扩展意识施加的影响。它对智能的冲击是猛烈而醉人的。他可以理解其他节点怎么会成为它的牺牲品了。他看到自己的尸体躺在沟壑底，旁边是布洛克被钉在地上正挣扎着的身体。

他不想再死一次。

他跨向杰克琳，摇着她肩膀。他知道这是在虚拟环境里，可他想不出能引起她注意的更好办法啦。片刻，她睁开眼睛，这儿突然安静起来，好像墙上所有机器都已经停止而转为等待。

“我们该怎么办？”他问。

接受盘继续转移着天线对着天空进行跟踪。礁石对围绕着行星赤道的GPS卫星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黑客攻击。然后它试图让自己嵌入几个商业新闻服务器，却发现自己反被一些反入侵软件、含有病毒的广告软件以及有问题的垃圾邮件猛烈攻击。

它再次向着天空猛伸天线，寻找任何信号。它需要一个能躲避危险的地方，而且要尽快。它的部分意识已经放弃，屈从于进入虚拟世界的欲望。它无可奈何地开始扫描红外线，希望能找到偷航的协会飞船。

“啊哈！”杰克琳拍拍手并把双手紧握一起。

“找到什么了？”

在最后几秒她看起来更瘦弱、更苍白。她的头发变成了微妙的黄色，然而现在她已经恢复了活力。她对搓手指，就立刻有一个星系出现在他们之间，并在距地板几英寸的地方缓慢地旋转着。

“这是我们的星系，通常大家都叫它银河。”她放大比例，“我们看到在这些星星的远处有些有趣的发光体。”他随她的手势看到大约一百光年外天空有一片空白。

“这儿有几个物体发射出红外线。”健二很迷惑地说。

她对他一笑，说：“我们似乎正在看成套‘俄国娃娃’发出的多余热量，”她指着那边连成一串的褐色星星，“在那里可能有更遥远的智力自由飘浮。”

健二吹口气问：“一个更先进的文明？”

“可能是几个。”

他把手伸进图像，看着那些星星消散后又重新形成图像，问：“你在说什么？你想向他们求救？”

她摇摇头，那银发就像海风中的窗帘一样在她脸上翻动着，“我们可以使用抛物面天线，”她说，“我们集中我们所有的能量形成一个毫微秒脉冲信号，向那些星星传送一份我们源代码的拷贝。”

“如果我们被唐吉公司或者协会拦截怎么办？”他头脑中突然浮现一个发现自己醒来后陷在唐吉公司审讯程序里的图像。

“不会的。协会的攻击只会有百分之一的成功率。我们的密集信号会在电磁脉冲开始前的瞬间冲出去。他们不会发现我们的。”她后退一步。尽管她在信誓旦旦，可她的眼睛却露出疲倦和困惑。

“你还好吗？”他问。

她摇摇头，说： “我看到自己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看到引诱其他网络上的陷阱。它真的很让人着迷。我几乎完全不能控制。”

健二伸出手拥她入怀，用他那人类迟缓的智力包围着她，说：“你曾说我拖你后腿。”

布洛克的脸仍充满愤怒地向着天空，他的四肢仍努力挣扎着要挣脱礁石触须的掌控。健二对他感到抱歉，几乎让自己确信自己现在这样不是那个肥胖、好色的家伙的错。然后，杰克琳挣脱了。她似乎更镇定、更能控制自己。

“是该走的时间了，”杰克琳说，“你要一起吗？”

“我有机会吗？”

杰克琳耸耸肩，说：“我想我们可以把你留在这儿。以全速运行的话，你可以自己在导弹击中前的几秒里度过人类一生的时间。”

健二深思着。他可以孤独地对着布洛克尖叫的脸度过接下来的几十年，或者他可以跟着杰克琳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

杰克琳几步走近他，说：“无论你做何决定，你都要知道我会始终迷恋劳瑞。”

“始终？”

杰克琳点点头，说：“恐怕如此。”

健二最后瞟了一眼布洛克，做出决定，说：“我走。”

杰克琳柔和地微笑着，轻轻吻着他的面颊。说： “我很高兴。”她退开，双手合成塔状说，“我得做些安排。”

他几步走近发射地，看着自己躺在沟壑里苍白的脸。破裂的面罩后的那张脸看起来如此死寂、如此空洞。

“我们到那儿要用多长时间？”健二问。

杰克琳抬头微笑着，说：“从主观上讲，完全不用任何时间，从客观上说，可能要一百年。”

健二不安地弯曲着自己的手指，手掌痒痒的。现在他愿意以任何东西来换把葛拉克，以获得某种熟悉的安全感。他可以感觉到礁石正在对导弹袭来的时间进行倒计时。

“所以不会再回到这儿了？”健二问。

杰克琳摇摇头，说：“不会。”

# 《最后的原生生物》作者：[美] 詹姆斯·范·佩尔特

耿辉译

在大卡车敞开的窗户外边，密西西比河平原在黑暗中滚滚而过。沼泽地把月亮挂在低矮的地平线上，它就像是一只银色的硬币，在绵延数英里的路程中，它的光线要么在高地的黑森林中闪烁，要么从围栏开裂的篱笆间渗透过来。空气闻起来既潮湿，又有一股陈腐的死鱼味，沉重得如同一条湿漉漉的手巾。然而这比炎热午后的动物圈里要强得多，在那个时候，太阳炙烤着遮篷，展出的动物们都缩在微弱的阴影里。在夜间上路才是走下去的办法。每隔几分钟特莱文就计算一下距离。他们很快就会离开罗克西，随后到达汉堡、麦克奈尔和哈里斯顿，并很快离开。在费特，有一个不错的餐车饭店，他们可以在那儿吃早餐，可是那意味着要驶下高速公路，而且，如果他们停下来就会碰上维克斯堡（1）早上最差的交通。不，应该一直行驶下去，驶向下一座城镇，在那里他们可以赶上时间进行一次展出。

他伸手越过座位去够放在他和凯普莱斯之间的杂物袋。她睡着了，婴儿般白肤金发的头部靠在车门上。她的小手握着一本打开的希腊文版（奥德赛）。如果她醒着，她可能会看一眼地图，然后准确地告诉他里梅厄斯韦尔（2）还有多少英里，以当前的速度他们要用多少分钟才能到达，在油箱里会剩下多少盎司的汽油。她小女孩一样的眼睛会逼得他无路可退：“你为什么不能自己计算出这些数据？”也许她看上去只有２岁，可她实际是１２岁，而且还具有一名中年税务代理的心智。

在袋子的底部，他找到了牛肉干。它尝起来多半是胡椒味，在里边，它具有一种金属的风味，他却试图不去这么想。谁知道这种牛肉干是由什么制成的呢？他不相信还有可以屠宰的原始形态的牛，即原生牛。

在一个长长的拐弯之后，城市限速标志隐约出现在黑暗中。特莱文踩了刹车，又换成了慢档。罗克西的警察因为他们的速度监视而臭名昭著，而且他的钱袋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行贿资金帮他摆脱一张罚单。在他的后视镜中可以看见另一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紧紧跟在后面，那里载着杂役哈代和他的一队工人。

在一个空旷的十字路口罗克西的交通信号灯闪耀着黄光，而关门的店铺则默默地立在几盏路灯下。向市中心行驶了几个街区之后，又有一英里长的道路，两旁满是残破的房屋和拖车；在煤渣砖砌成的路上，破洗衣机和皮卡点缀着月光笼罩下沿街的庭院。有什么东西在锁链连接的篱笆后面朝他叫个不停。为了看个清楚，特莱文放慢了车速。这是出于职业的好奇心。那家伙在门灯下看起来像一只原生狗，一只原生动物，一只年迈的动物，如果它僵硬的步态能说明什么的话。这种动物存活下来的已经不多了，倒不是因为基因突变的影响。特莱文想知道，如果邻居们心存嫉妒，那么在自家后院养了一只原生狗的主人们是否会和他们产生纠纷。

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声音说道：“爸爸，如果我们不能在梅厄斯韦尔赚２６００美元，我们就得卖掉一辆卡车。”

“永远不要叫我爸爸，”他沉默着开过一大段弯路。双向行驶的公路通常没有路肩，保持安全需要专心致志，“我刚才不知道你醒了。此外，１０００美元就够了。”

凯普莱斯合上了书。在驾驶室的黑暗中，特莱文看不见她的眼睛，可是他知道那双眼睛像极地的冰一样蓝。她说：“１０００美元买柴油当然够了，可我们已经拖了几周的工资，工人们不会容忍再一次的推迟了，不要晚过你在加尔夫港（3）承诺的时间。季度税收的延期也过去了，而且我们不能像对付其他债权人那样通过抵押几个月额外的物品来应付政府工作人员。我们已经有了供应大多数动物十天左右的食物，但是我们不得不给虎羚和鳄鼠（4）买新鲜的肉，否则它们就会死。有了２６００块我们才能渡过难关，可那只是勉强够用。”

特莱文沉下脸。自从他发现她的嗓音和发音特别可爱以来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几乎她说的每件事都有讽刺和批评的意味，这好像是为了他自己的自我怀疑而与一个小个的律师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需要的观众是……”他皱起了眉头，“２６００美元除以４．５……”

“５７８个人，这会留给你额外的一美元去喝一杯咖啡。”凯普莱丝说，“从去年秋天在弗瑞迪（5）开始，我们就从没挣过那么多钱了，那是因为纳齐兹（6）的啤酒节（7）提前结束了，幸亏有路易斯安那州的酒水法令（8）！我们得承认展出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还得分割财产、卖掉货物，然后付清帮工的薪水。”

她打开了从仪表板上伸出来的曲颈阅读灯，并且翻开了那本书。

“如果我们能坚持到罗斯代尔（9）……”他想起了上次在罗斯代尔摆脱困境。那是在七年以前，那个城市征召他去工作，让他发送信件和电子邮件。他们以一个委员会在新奥尔良（10）见他，那里边有一个黑美人在出去吃饭时曾在桌子底下紧按住他的大腿。

“我们办不到。”凯普莱丝说。

特莱文回忆起放在腿上的手感觉起来既舒适又温暖。当时他几乎从桌子旁跳起来，脸也涨得通红。

“大豆节会把人们吸引过来。每样东西都由大豆制成，大豆派、大豆啤酒、大豆冰淇淋。”他暗自笑道，“我们在那儿赚过钱，我曾和罗斯代尔的大豆女皇沿着中央大街一起行驶。”

“我们完了，收起你的豆子吧。”她头也不抬。

罗斯代尔的大豆女皇也曾是那么的友好，而且特别令人喜欢，所以他把动物园带到了城里。他想知道她是否还在那儿，他可以去拜访她。“不对，如果我们赶上大豆节就会干得不错。一场完美的展出，随后我们就会再次上路了。我会重新装饰我们的卡车。当我们播放着音乐来到城镇时，人们会爱上我们的。世界上最大的新奇动物园！你记得《新闻周刊》在什么时候发表的那篇报道吗？天哪，那真是个重要的日子！”他又朝窗外瞥了一眼，月亮正在地平线上随着他们前行，它足有一只沙滩充气球那么大，就像擦亮的轮毂罩随着他们在黑暗中滚动。沿着密西西比河向西行进32公里，他可以闻到流向大海的那条河流的气味。她怎么能怀疑他们会赚到大钱呢？我会在梅厄斯韦尔和罗斯代尔做给她看的，他想，让她脸上的傻笑一扫而光。钱会多得从桌子掉下来，我们得用麻袋来装。他一边咧嘴笑，一边在袋子的深处又挖出一块牛肉干。

１０：３０，特莱文把卡车开进了梅厄斯韦尔。他睁大了眼睛找寻他们的宣传海报和传单。两周前他送来了一箱子的海报和传单，假如他雇来的那个男孩完成了任务，它们应该被贴得到处都是。可他只看见了一张，而且还被撕去了一半。有几条标语欢迎垒球队来参加中南部春季垒球赛。旅馆打出了“客满”的标志，由此可见，人们注意力集中于此。他放上音乐，乐声从卡车顶上的扬声器里传了出去。动物园进城了，他想，来动物园观赏吧。但是，除了几个坐在理发店前的老人在他们经过时冷漠地看着他们，似乎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到来。

“凯普莱斯，他们不会一整天都打球的，嗯。在比赛的间隙他们得干点什么。”

她不屑地哼了一声。她的膝上电脑开着放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她正在傲账记录收入和支出情况。

集市位于城镇北部的边缘，紧靠着球场。一名停车场的管理员在门口迎住了他，然后又登上了行驶的汽车，于是他的脑袋正好出现在窗户的下方。

“停车的费用是１００美元。”他说道。他的脸藏在一顶宽边草帽下，那草帽看起来旧得如同周游了几次世界一样。

特莱文用手指敲打着方向盘，同时也保持着冷静：“我们先前为这地方付过钱了。”

管理员耸耸肩：“交１００美元，否则就去其他地方安顿自己。”

跪在座位上的凯普莱丝倾身越过了特莱文。她加粗了嗓音，尽量模仿特莱文：“我们把那张支票付给梅厄斯韦尔停车场还是伊萨克纳郡（11）？”

管理员大吃一惊。在凯普莱丝藏起来之前，他抬起了头。他的脸足有６０岁那么老，而且和他的草帽一样脏。“现金。不收支票。”

“我也是这么想的。”她从窗前退回去的时候对特莱文说， “给他２０块。那里最好有便携的尿壶和我们要的电气连接端口。”

特莱文朝他亮出一张钞票。

管理员在跳下行驶的汽车时干净利落地抓过钞票。“嗨，先生，”他说，“你的小女孩多大了？”

“老得不成样子，傻瓜。’特莱文说着踩下了离合器，大卡车向前驶去。“我告诉过你别露面。如果当地人知道我带着一个还保存着图书的突变异种，我们会麻烦不断的。他们有劳动法（12），你是知道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给他多少钱？我们可以用那些钱买来可供消耗一两天的肉。”

凯普莱丝跪着朝窗外看去：“他真是个名副其实的看门人。永远不要惹恼一个看门人。嗨，他们对这个地方清理了一番，上一次在我们和那条河之间曾经有一小片树林。”

特莱文倚在方向盘上：“你想要在你打垒球的地方附近有树林和灌木丛吗？你去追逐一个落进矮树丛的界外球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在集市的另一边，地势向大堤倾斜，越过大堤是流淌着的密西西比河，离这里不超过１００米远的地方是一块巨大泥泞的平原。在１０点钟左右的太阳底下，平原上点缀着数行缓慢漂流的泡沫。一条黑色驳船位于很远的地方，他听不见它逆流而上时发出的喀嚓声。在他们和河流之间，特莱文怀着赞许的心情注意到，一条３米左右高、用锁链连接的围栏延伸到无穷远处。谁知道从河里会爬出什么令神都感到敬畏的东西呢？

像往常一样，准备工作花去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在约２．４米的动物圈里，大型动物滚热的毛皮和未曾清洗的笼子底都散发着臭气。它们第一批下了半挂拖车。看起来既无精打采又虚弱不堪的虎羚是一只长腿、有蹄的动物，基因突变使它令人印象深刻的脸上长着马刀形状的牙齿，下面几乎没有脖子。当它的笼子被放在湿漉漉的地上，它几乎都抬不起头来。它轻轻地叫着。特莱文查看了一下。

“立即给它遮上一层帆布。”他对杂役哈勃说。

哈勃是一个爱发牢骚的大个子，他把一件摇滚音乐会的旧Ｔ恤里朝外穿在身上。

特莱文加了一句：“那拖车里有１２０度（13）。”

他爱怜地看着那只动物，想起了他从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农场里得到它时的情形。在基因突变被认识和命名并成为一种瘟疫之前，它是美国第一批突变体幼种之一。这只虎羚的姐姐几乎是怪物：粗壮的腿、鳞状皮肤和又细又长的脑袋使它活像一只杂交的赛狗。可是特莱文到达那里时，那个农夫已经把它杀了。它们的母亲就像你曾看过的普通的母牛，它怀着迷惑的心情呆滞地看着它的孩子们。

“我的牛到底怎么了？”农夫问了好几次，直到他开始讨价还价。

特莱文一付了钱，那个人就说道：“假如我有其他看起来怪异的动物，你想要我打电话给你吗？”

特莱文嗅到了其中的利益。

６月和７月，他在皮卡的后面展示虎羚，向每位观众收取２０美元，每星期净赚1万美元。他认为，我也许不太聪明，但我确实知道如何挣钱。夏季结束时，特莱文博士的奇异动物旅行展览馆诞生了。就在那一年，凯普莱丝在他旁边的儿童车座里随车同行，她妈妈在分娩的时候死掉了。

在８月，他们从西纳托比亚（14）出发，向北到达孟斐斯（15）。

凯普莱丝在１１个月大的时候说出了第一句话：“８０英里（约２８公里）没有超过速度限制吗？”甚至从那时起，她的声音里就带有嘲讽挖苦的语气。特莱文当时差点撞坏了卡车。

那只鳄鼠出来的时候，一边咆哮着，一边咬那些栏杆，它长有皮毛的鼻子有力地顶在金属上。它用自己２００磅的身体撞击着门，几乎使笼子从搬运工的手里翻倒。

“把你们的手放远点。”哈勃对他的手下厉声说道，“否则你们给妈妈写信时就得用铅笔敲打一支残指了。”

随后，其他的动物都被卸了下来。豪猪螈，一只牛蛙发生变异的孩子，它在每一块阴影下都会抖动潮湿多棘的皮肤；大约有一只野生火鸡那么大的独角鹅靠四条腿支撑着身体，在它珍珠一样闪光的角状物下边的周围，残破的羽毛正在脱落。其他的每一只动物都是突变异种，猫、松鼠、猴子和海豹们已经面目全非的后代，以及特莱文可以收集到的动物园里的其他所有动物。大型和小型的笼子、鱼缸和动物培养箱、小畜栏和鸟笼，以及拴动物的桩子——都卸了下来供展览使用。

到日落时，最后一只动物已经被安放好并且喂了食物。马戏团的旗帜在半挂卡车的顶部飘扬，扬声器就安放在他们的海报上方。

停车场的管理员在笼子间闲逛，他的双手深深地插在衣袋里，他友好和随便得如同在早晨时不曾想骗他们的钱。“如果你们在这里扎营住宿，那么太阳一落山，你们所有人最好呆在卡车里。”

特莱文怀疑地问：“为什么要那么做？”

那个人朝着河抬起了下巴，在落日的映照下，河流发出的红光像一块血污。“几天前水位上涨了，现在已经高过了那些围栏。大坝还在支持着，不过现在某种长满牙齿的突变异种也许正在我们这一带四处走动。既然如此，你们就不能走进那片泥塘，免得被什么东西咬上一口。民防志愿者每天在岸上巡逻，以寻找脾气更暴躁的生物，可是这条古老的河流太长了。你有枪支吗？”

特莱文耸了耸肩膀：“有棒球棒。也许我们运气好得能够在这个动物园里添些动物。你期望人们都来看垒球比赛？”

“有32支球队呢。我们额外又用船运来了看台。”

特莱文点点头。如果他在上午的早些时候播放音乐，也许会吸引等待比赛的人们，在炎热到来之前不如消遣一下嘛。几分钟后，停车场管理员离开了。特莱文很高兴他走开，特莱文获得的清晰印象是：他在找一些可以偷走的东西。

吃过饭，凯普莱丝爬到了上层的铺位上。她的短腿差点儿使她完不成这样的动作。特莱文把自己的毯子踢到了一边，即使已经过了１０点，气温仍在９０度（16）以上，而且还没有一丝的微风。大多数动物在笼子里安歇了，只有虎羚在叫，一声接着一声，如同猫头鹰一样颤抖而又冗长的叫声，却柔和而又充满旋律，这几乎和它凶猛的外表搭不上边。

“明天你躺下边。我不是在开玩笑。”特莱文在熄灯之后说道，“我不想你把人们赶走。”

凯普莱丝嗤之以鼻：“在一个变种动物园里我却不能霹面，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厌倦了像一个怪物一样躲得远远的。不管怎样，再过５０年将不会有你这样的人存在。你也应该接受这不可避免的事实，我就是未来，他们应该能够接受。”

特莱文把手放在脑后，盯着上面凯普莱丝的铺位。透过他安装在窗户上的纱窗，他可以听见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在拍打着堤岸。一只动物在远处刺耳地尖叫着。特莱文试图想象出是什么动物会发出那种声音。

最后，他说：“人们不喜欢人类的变种，至少不喜欢那些看起来像人类的变种。”

“为什么会这样？”她问道，所有的挖苦和讽刺一扫而光，“我不是一个坏人，假如他们逐渐了解我的话。我们可以谈论书籍，或者哲学。我具有思想，不仅仅是一副身躯。”

那只动物又在黑暗中叫了起来，声音延续着，直到不再尖利，它才停下。一个伴随着水花飞溅的沉重的落水声表明那个动物离开了。“我猜人类的变异令他们感到悲伤，凯普莱丝。”

“我令你感到悲伤吗？”在卡车驾驶室黯淡的内部空间里，她听起来确实像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特莱文知道她不是正常人，她永远不会“长大”，她的ＤＮＡ表明她不是人类。她曾傲慢地讲话并用布娃娃一样的眼睛使他觉得自己的愚蠢，他曾禁止她叫自己“爸爸”。他回忆起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她的小时候，然后他想，她有点儿像她母亲。他仍然保留着关于她的印象：她梳头、睡觉和张着嘴呼吸时的情形，就如同她的母亲一样。从他喉咙流露出的话语也镌刻着对那些时光的回忆。

“不，凯普莱丝，你没有令我感到悲伤。”

几个小时过去了，凯普莱丝早就睡着了，特莱文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连串的梦中。他被一条土耳其蒸气浴巾憋得透不过气来，当他把浴巾抛开时，他的债主们又把他围在了当中。他们拿着过期未付的债务通知，其中大多数是人类。

天亮前，特莱文就起床去给动物们喂食了。经营这个动物园的窍门多半在于分辨出那些动物们吃什么，这恰恰是因为，父辈是一只原生马并不意味着干草可以像预期的那样被当做饲料。凯普莱丝为他维护着一张详细的图表：动物的体重，消耗多少食物，以及补充哪些维他命最有用，这对管理一个动物园很有实用性。他往猪驼的笼子里倒了一桶玉米棒，猪驼喷着鼻息，蹒跚地从栖身的窝里爬出来。它看起来不像一只猪或者特莱文认识的其他动物。它把脸埋进食槽之前，感激地朝特莱文看了一眼，它的眼睛大得如同碟子一样。

特莱文沿着成排的笼子走过去。喂鸟的虫子装在一只笼子里，旁边是谷物，还有从屠夫那儿弄来的骨头，以及狗食、已经腐坏的鱼、面包、谷制品、不新鲜的蔬菜和燕麦片。虎羚品尝着他扔进去的一块烤牛臀肉，在撕下一小块细细咀嚼之前，它用猫一样灵巧的舌头舔了舔那块肉，还满足地发出咕咕声。

在这一排靠近河流的尽头，有两只笼子从展台上被撞倒在地，而且被砸了个稀巴烂，黑色的血和几小块肉还粘在扭曲的铁条上，笼子里装着的两只暗色皮质皮肤的鸟状生物都不见了。特莱文叹着气在笼子旁边走来走去，察看着四周的情况。在一块泥土地上，一个单独的带有四个深深的爪痕的蹼状脚印显示了穿过那里的肇事者的行踪。几个不完整的脚印从河那边延伸过来。特莱文把手指放进脚印里，它足有半英寸深。地面潮湿却很坚实，需要用力地向下压他才能把手指插进去半英寸。他惊异于那只动物的体重，同时还作了一个记录以提醒自己今晚得把小一些的笼子放在卡车里存放。这将意味着更多的劳动，他再一次叹了一口气。

８点的时候，停车场对面的垒球场已经挤满了人。比赛开始时，球员在围栏外做着热身运动。给他们提供住处和用来放食品的帐篷就坐落在附近。特莱文笑了笑，放出了音乐。挂在卡车上的横幅上写着：特莱文博士的奇异动物旅行展览馆。欣赏自然的奇迹！寓教于乐！到中午时，已经有15位顾客付钱参观了。

特莱文让哈代负责卖票，自己则装了一箱传单，又把一支射钉枪别在了腰带上，然后朝球场的方向走去，边走边散发传单。太阳像一个潮湿的炉子在散发着热量，只有球场上的运动员没有呆在帐篷里或遮阳伞下面。他们有几个人给他买了一杯啤酒——他喝了一口——可是由于潮湿而有些褶皱的传单却被扔在了椅子下边或者是冰箱后面。

“我们正在举行首个比赛日的特别优惠活动。”他说，“每人２元，交３元钱就可以和一个朋友一起参观。”他的衬衫紧贴在后背上，“我们将在太阳落山后开始营业，那时候会凉快一些。展览的动物不容错过啊，朋友们！”

有一个２０多岁的女人，她的脸颊被太阳晒得通红，金色的头发绑在脑后，她说：“该死，我没必要花钱去看一个暗示（17）！”她把传单团成一团扔掉了。

她的一个队友坐在地上，两腿间放着一杯啤酒，他（18）说：“祝他好运吧，多丽丝，他只是为了谋生。”

特莱文说：“《新闻周刊》报道过我们，你们也许读过。”

“也许我们过会儿会去，伙计。”坐在地上的球员说。

多丽丝打开一个易拉罐：“也许今天下午还会下雨呢！”

“也许吧。”特莱文迎合着说道。他又朝着集市另一边的城镇走去。太阳用灼人的炎热折磨着他的头顶。他走了１００米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戴上一顶帽子，可是天气热得使他无法回去取。

他把一张传单钉在了他遇到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好吧，”他对自己说，“一些小小的宣传，我们会把这些钱赚回来的！”

他走过一根又一根的电线杆的同时，人行道也在刺目的热浪中闪烁。他走过了五金店、酒馆、浸礼会（19）教堂——它的大帐篷上写着“让孩子们来吧”、撞球场，以及自助商店。他走进每个店铺请求老板张贴他的海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同意了。在中央大街后边坐落着几条街区的住宅，特莱文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张贴着海报，同时也认同地注意到布满窗口的铁丝网。

“现如今没法更加小心了。”他说。在炎热中，他觉得头晕目眩，太阳光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他的后背。展出取得成功需要的观众是５７８个，他想。它像一首歌一样在他心中打着节拍。把它当成６００吧，６００个人来参观动物园，来参观动物园，来参观动物园……

当他终于转身向集市走去时，太阳开始下山了。特莱文拖着沉重的双脚，而传单却一张也没有剩。

夜幕降临了，特莱文穿着动物园主人的制服等在剪票口，那件制服是带有金色肩章的红色宽肩礼服。零钱箱在叮叮当当的欢乐声中“砰”的一声弹开了，装门票的滚筒也准备好了。随着萤火虫开始在河流上空的黑暗里闪烁，扬声器里里轻柔地传出马戏团的音乐。有趣，他想，基因突变怎么会只影响较大型的脊椎动物，却不影响老鼠般大小的哺乳动物和小蜥蜴，也不影响小鱼、昆虫或者植物。一只昆虫又能突变成什么呢？它们本来就很怪异了。他嗤笑了两声，走在人行道上时唱的歌还在脑海里回响：６００个人，来参观动物园，来参观动物园，来参观动物园。

特莱文盯着从公路上经过的每一辆车，等待着能有一辆驶向集市。

从日落到午夜，只有２０几个人买票入场，大多数是发现梅厄斯韦尔没有多少夜生活的球员们。云彩飘了过来，远处的闪电放着光，如同闪亮的钢丝绒。

特莱文拨弄着装门票的转筒，使它在轴上来回地转动。一对穿着工装裤的年迈夫妇出来时拖着脚步从他身边经过，他们的衣裤上粘着富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泥土。

“你这里的一些动物很新奇，先生，”那位老先生说，他的妻子点点头，“却没有过去几年我在自己的田地里发现的动物奇怪，这都使我记不起原生动物什么样了。”

“离河流很近的那个地方，”她妻子说，“我们家就在那儿。”她指向一盏孤零零的灯下边的小型农舍，就在最后一块球场的旁边。特莱文奇怪他们是否曾在自家的门廊上拾到过本垒打击出的球。

钱箱里稀少的几张钞票在特莱文手指的拨弄下沙沙作响。钱应该多得桌子上都放不下，他想，我们应该被淹没在钱堆里。那对老年夫妇站在他旁边回头看着动物园。他们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表，而是他们纯粹的耐性。

他没有理由同他们交谈，可是手头又无事可做，于是他问：“我几年前来过这儿，以前的生活相当富足。到底发生了什么？”

妻子拉着丈夫的手，她说：“这个城镇正在消亡，先生，彻底地消亡。去年秋天他们关闭了小学，没有处在小学年龄的孩子了。如果你想看一场真正的动物展览，直接去伊萨克纳郡医院的小儿科好了。那都是对父母的惩罚，不过已经没有多少人有孩子了。”

“或者不管你把他们叫成什么。”老先生又加了一句，“你的动物园也在每况愈下啊。”

“可是我听说你有什么特殊的动物。”那女人胆怯地说道。

“你看到鳄鼠了吗？”特莱文问道，“关于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呢。还有虎羚，你们看见了吗？”

“看见了。”她看起来失望地说道。

老年夫妇登上了他们的皮卡，启动了好几次它才突突地打着了火。

“我在维克斯堡为卡车找到了买主。”凯普莱丝说。

特莱文急忙转过身。她正站在检票口旁边的阴影里，腋下还夹着一个笔记本。“我叫你不要露面的。”

“谁会看到我呢？即使打折你都无法招徕顾客！”她盯着那一片空地，“我们不用把卡车送过去，他下个星期来镇上办其他事。我会做好这笔交易的，交车、拿钱，全都通过互联网。”

那位农夫的皮卡有一只尾灯熄灭了，它从集市拐上一条土路，这条路通往他们不到２００米远的房子。“我们怎么处理那些动物？”他想哭。

“把不会伤人的动物放生，杀掉那些危险的。”

特莱文揉揉眼睛。

凯普莱丝跺着脚说：“瞧，没时间感伤了！动物园失败了，无论如何，你会很快失去这一切。假如你太固执而无法完全放弃，那就先卖掉一辆卡车，你就能再维持几个星期。如果我们节俭一些，或许能挨过整个夏天。”

特莱文不再看她，萤火虫依旧在河流上闪闪发光。“我得做一些决定了。”他沉重地说。

她掏出笔记本：“我已经做过了，这是一辆半挂卡车的配件，我已经让哈代和工人们按实物列一份配件清单，过后再填上日期。”

“工具和笼子怎么处理？”

“垃圾场就在这儿的北边。”

特莱文从她的声音中听出了一种取得胜利的腔调吗？他接过笔记本，凯普莱丝把手放回到身体两侧，仰起头注视着他。动物园的灯光在她的脸上映射出长长的影子。我该踢她一脚，他想。他的腿也随着这个想法颤抖了一秒钟。

他把笔记本塞进腋下：“上床睡觉。”

凯普莱丝张嘴想说些什么，然后又把话吞了下去，一转身离开了。

她消失在驾驶室里，良久，特莱文坐在凳子上，下巴枕在手中，膝盖支着臂肘，看昆虫围绕着灯光飞舞。虎羚用臀部蹲坐在地上，警觉地看着那条河流。特莱文想起他曾看过的一部可怕的动画片，几个干瘪的老太婆坐在一辆装满尸体四轮马车的座位上，一个握着缰绳的转身对另一个说：“你知道，一旦瘟疫不再肆虐，我们就失业了？”

虎羚站了起来，朝河流的方向注视着。它在笼子里目不转睛地踱着步，一直没有把头从那一片黑暗中转向别处。特莱文挺起腰，它在远处看到了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场景保持着，没有什么变化：昆虫在周围盘旋，轻声地嗡嗡作响的灯照耀着那些笼子，闪亮的金属映衬着周围的春光夜色，以及那只踱来踱去的虎羚，特莱文手扶着检票口磨光的木头，密西西比河清晰的流水声在背景中轻声地低泣。

在笼子的另一侧，一团来自河流的黑影从夜色中显现出来。特莱文被吸引住了，呆呆地眨着眼睛，所有的头发都在后脖颈上舞动。那只生物的前肢很短，站立着比一个人还要高，它眺望着动物园，然后像熊一样四肢着地，只是它的皮肤由于像蝾螈一样湿润而闪现着光芒。它的三角形脑袋在地面上嗅着，好像随着某种气味爬过了那片湿地。当河里的生物来到第一个笼子——一个装着鼬蛇的小笼子——时，它把前肢抬离了地面，用指间有蹼的爪子抓住了那只笼。一刹那间笼子就被扯坏了，鼬蛇也不见了踪迹。

“嗨！”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的特莱文喊道。

那只生物看着他。特莱文把手伸到检票口的下边，抓起那只球棒向前走去。那个怪物回身拿起了下一个笼子。

血液涌上特莱文的脸。“不，不，不。该死！”他向前走了两步，然后突然跑了起来，还把球棒举在了头顶，“滚开！滚开！”

随着一声巨大的闷响，特莱文用球棒砸在了那只动物的肩上。

它尖叫起来。

特莱文向后退去，还扔掉球棒，用双手堵住了耳朵。它又叫了一声，响亮得如同火车在鸣笛。很快，它就耸立在特莱文面前，伸展着爪子。接下来它似乎又失去了兴趣，来到第二个笼子旁，它在铁条上猛地一拉，就拆散了那个笼子。

特莱文的耳朵里嗡嗡直响，他从地上捡起球棒，挥舞着再次进攻。怪物用两只后腿站立着，露出了自己的牙齿，它们仿佛是锋芒毕露的针长在三角形的颌骨上。

特莱文向它的一侧打去，它用令人吃惊的灵活性向后躲开了，随后伸出利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特莱文再次挥动球棒却又没有打中。怪物猛击他的腿部，撕破了他的裤子，还几乎扭断了他的双脚。

那家伙笨拙地移动着，随着特莱文再次挥动棒子，它朝山下的大堤围栏跑去。这次还是没有打中。它嚎叫着，试图和特莱文兜圈子。于是他急速地跑向一边，小心地在湿滑的泥地里保持着平衡。然而，他竟然摔倒了！那家伙控制了局面，它张开嘴，却又在特莱文举起球棒时撤了回去，就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狗。

特莱文一边急促地喘息，一边用球棒的一端指着它，一直通迫着它远离动物园。在他身后，警笛大作，引擎轰鸣，可是他不敢回身看，他只能威胁地移动着并时刻准备好手中的球棒。

一系列佯攻之后，怪兽背靠在围栏上。噩梦停止了。就在特莱文用双手将球棒从头顶砸下来的时候，它弓着背站了起来。通过球棒，他感觉到头骨碎裂了，那个生物倒在泥浆中抖做一团。特莱文的脉搏狂跳不已，他的身体晃了晃，然后坐在了这只怪物的旁边。

山顶上，人们在动物园的灯光的笼罩下向黑暗中呼喊着。他们是垒球队员？还是市民？一辆警车的灯红蓝相间地闪烁着，还有三四辆警车亮着大灯停在卡车附近。显然他们看不见他，可是他也累得喊不出声音。他不顾地上的泥泞，仰面朝天躺下了。

死去的生物闻起来有一股血腥和河泥的气味。特莱文把一只脚搭在它身上，几乎为它的死感到遗憾。假如他能活捉它，那将会为动物园增加一只多么奇特的动物啊！渐渐地，他剧烈的心跳平和下来。泥浆既暖和又柔软，在头上，有些散开的云彩正在从一轮满月的表面掠过。

从动物园的方向传来了谈话声。特莱文抬头环顾四周，人们都聚在一起，手电筒的光刺穿了天空，他们开始从山上走下来。

特莱文发出一声叹息，他没能挽救动物园，他实在是做不到。

明天即将来临，他们得舍弃一辆卡车，几个月之内，这一切都将失去，另外一辆卡车，那些动物——最让他感到惋惜的是那只虎羚——旗帜招展、乐声悠扬地开车进城的情形和人们排队参观变异动物的场面，他再也没有理由穿上动物园主带有漂亮的金色肩章的制服，《新闻周刊》再也不会采访他，一切都没有了。假如他真的可以沉没在泥浆里并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他就不用眼看着自己的生活烟消云散。

他坐了起来，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他死了。当第一束光照在身上时，他挥了挥手，泥浆从他的上衣上滴下来。警察们最先来到了跟前。

“全能的主啊，这可真是只大家伙！”警察把光对准了那只河兽。

“我告诉过你那些围栏不会起作用的。”另一个警察说。

除了警察所有的人都站得远远的。先来的警察把尸体翻了个个儿，它后背着地，手臂落在了一边，远非大得令人感到可怕的样子。

更多的人聚集过来：有他不认识的城里人，来自球场对面农舍的那对老年夫妇，最后是凯普莱丝，手电筒看起来大得几乎令她拿不动。

先来的警察跪在了那个生物的旁边，把前额上的帽子向后推了推，然后用特莱文认为低得只能让另一名警察听到的声音说：“嗨，这不是安德森家的孩子吗？他们说已经把他闷死了。”

“他那时还没有这家伙的一半大，可我认为你是对的。”另一名警察脱下外套盖在了那个生物的脸上，然后站起来，看了它很长时间，“别对他们透露任何消息，好吗？玛吉·安德森是我妻子的表姐。”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乡亲们。”先来的警察用较大的声音宣布说，“这是一具死尸，你们都可以回家了。”

可是人们的注意力不在他们身上，手电筒都对准了凯普莱丝。

“一个小女孩！”有人说，而且人们靠得更近了。

凯普莱丝用手电筒的光扫过每一张面孔，然后，绝望呈现在她的脸上。她蹒跚地跑向特莱文，把脸埋在了他的怀里。

“我们该怎么办？”她低声说。

“别出声，按我说的做。”特莱文摸摸她的后脑，然后站了起来。腿部的一阵刺痛说明他拉伤了某个部位。四周都是明亮的光，他不能遮住眼睛，只好斜视着他们。

“她是你女儿吗，先生？”有人问。

特莱文把她抱得更紧了，她的小手在他的外套里攥成了一个拳头。

“我已经有１０年没看过一个小孩了！”另一个声音说。灯光又靠近了一些。

那位老年农妇走进了人群围成的圆圈，她的脸上突然间容光焕发。“我能抱抱你的小女儿吗，年轻人？仅仅是抱一下，可以吗？”她伸出了双臂，手还在颤抖。

“如果你让我抱抱她，我会给你50块钱。”在灯光后面，一个声音说道。

灯光聚在四周，特莱文慢慢地转动身体，直到他又一次面对那位老妇人。一幅图景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开始有些模糊，然而渐渐地清晰起来。一辆半挂卡车，拖车布置得如同一个孩子的房间——不，一个托儿所！小熊维尼的壁纸，一张婴儿床，一种和着音乐旋转的玩具，叫什么来着——音乐铃！还有一把小摇椅，伴随着儿歌。他们会经过每个城镇，横幅上会写着“最后一个原生女孩”。他可以向人们收费，是的，他会的，而且人们会排成长队。钱会多得桌子上都放不下！

特莱文把凯普莱丝从身边推开，她的手还牵着他的衣服。“没关系，乖女儿。这位和蔼的女士只是想抱抱你，我就呆在这里。”

凯普莱丝看着他，绝望的神情清楚地写在脸上。她能否已经看到载着托儿所的卡车？能否想象到那个横幅和途经小镇的无尽的旅程吗？

老妇人把凯普莱丝抱在怀里，仿佛她是一只珍贵的花瓶。“没事的，小姑娘，不要害怕。”她面对着特莱文留下了眼泪，“她就像是我一直想要的孙女！她会说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小孩的声音了，她会说话吗？”

“说吧，亲爱的凯普莱丝。对这位和蔼的女士说点什么。”

凯普莱丝盯着他。即使是面对这手电筒的光芒，他也能看见极地冰蓝色的眼睛。当他们驾车穿行于整个国家时，他能够夜夜听见她讥讽的话语。“继续这样下去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她用两岁小孩子的声音说，“我们应该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

她颤抖着嘴唇看着特莱文，同时把拳头举到了面前。人们全都一动也不动，特莱文甚至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吸声。

凯普莱丝把拇指放进了嘴里。“爸爸，”她吸着手指说道，“我害怕，爸爸！”

特莱文畏缩了一下，然后挤出了一个笑容：“好姑娘。”

“爸爸，我怕。”

虎羚在山上鸣叫着。就在围栏的另一侧，在手电灯光的映照下，密西西比河在汩汩声中如泣如诉地流淌着。

注释：

（1） 这里提到的一系列地名均为美国密西西比州城镇。

（2） 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村镇，是伊萨克那郡政府所在地。

（3） 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是哈里森郡首府，密西西比湾上的港口城市。

（4） 由病毒引起的基因突变产生的奇异动物，后文的豪猪螈、独角鹅、猪驼和鼬蛇亦是如此。

（5）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肯考迪娅教区（在路易西安那州内，教区就是郡的代称）的城镇。

（6） 美国密西西比州东南部城市。

（7） 源自德国的传统节日，节日庆典的内容除了啤酒还包括传统的德国民间舞和德国食品。

（8） 在美国的各个州，一个星期里允许出售酒精饮料的日子各不相同。由于密西西比州禁止在周日出售酒精饮料，所以纳齐。曾的啤酒节通常在周日结束，然而，相邻的路易斯安那州允许在周日出售酒精饮料，所以人们在这一天穿过边界去买酒喝，这种情况使特莱文的动物园从中受益。

（9）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城镇。

（10） 美国路易丝安那州东南部城市。

（11） 停车场既属于梅厄斯韦尔，又属于伊萨克纳郡。如果他们开支票，管理员就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12） 法律反对发生基因突变的异种拥有工作，所以如果别人知道了特莱文让凯普莱丝做正常人可以做的工作会有麻烦的。

（13） 华氏温度，相当于49摄氏度左右。

（14） 美国密西西比州城镇。

（15） 美国田纳西州西南部城市。

（16） 华氏温度，相当于３２摄氏度左右。

（17） 产生基因突变的病毒同样也会影响人类，多丽丝认为那些变异动物会令她想起自己无法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类孩子的事实。

（18） 多丽丝的队友是一名男性，这是因为他们参加的是男女混合的垒球比赛。

（19） 卫理公会教堂福音派新教的一员。

（20） 出自《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１０章第１４节。

# 《最后一次聚会》作者：Ｌ·Ｅ·卡罗尔

作者简介

Ｌ·Ｅ·卡罗尔是参加科幻作家写作竞赛的作者，也是在这套科幻故事丛书上两次发表作品的第一人。作为参加决赛者，她的妙趣横生的幻想故事“无翼”被选入。参加决赛者只有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后才能重新进入决赛。回此她不断地投稿，赢得了今年第一赛季的二等奖，下面将给你带来巨大乐趣的故事就是她这次的参赛作品。

卡罗尔博士近来还在她的专业领域——音乐和音乐史——方面从事广泛的写作：她曾被邀请为这一领域写了一本参考书。她在这方面的其他写作活动主要是为东海岸的剧院创作音乐剧。而在这些写作活动中最为引人入胜的一个成果就是她为费城的凯尔皮乌斯学会重构并改编了殖民地时期的第一部音乐剧。

她佩戴的艳丽的珠宝在我的汽车大灯的照射下反射出耀眼的闪光，把我的眼睛刺得难受。这道反射光使我及时看到了四肢伸开倒在我家私人车道前面的这个女人，没有压着她。要不是这样，我很可能会径直朝她身上碾过去，那么这个故事就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发现这一情况后，我立即踩了问，这使车身向一侧滑去：车身后端向右，车身前端向左，与躺在地上的人成了平行的位置。周围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只是从路对面的住宅里传来了强烈的吵闹声。汽车滑向一侧停了下来，我的心也砰砰地快跳到了嗓子眼。我打开车门下了车，在秋日潮湿的夜风中向躺在机动车道上的人走过去。

尽管是在秋季的寒气中，这个女人却只穿了一件很薄的、到膝盖的棉线短袖圆领衫。我们后来发现她只有十六岁，但在只有车灯照明的暮色中，再加上她佩戴的珠宝和涂抹的化妆品，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发现她还有呼吸使我松了一口气。我把她拖到人行道上——是在我们家这一侧，因为这是最近的距离，又把车停到我们的私人车道上，然后去找我的丈夫霍华德。

霍伊不是一个暴躁的男人，但正如他喜欢常说的那样：凡事要适可而上。尽管我极力让他压低声音并控制住火气，但谈到13号住宅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普通人找不到办法去制上他们时，他总是怒气冲冲，大嚷大叫，霍伊讲话就是这样。当他大嚷大叫时，那简直是无与伦比。

我和他一起向那具散发着酒气的人体走去。看过之后，霍伊回到住宅里去给警察打电话，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嚷着。我站在门口监视着，以确保那个女人在警察赶到之前不至溜掉，就像上次那样。

我们住宅斜对面的马洛里路１３号是问题的根源。周围的邻居们都把它称做“聚会屋”，但聚会还是危害最轻的（有些聚会甚至是要收入场费的！）。那座房子和新建住宅区的其他住房一样，是一座漂亮的有仿真百叶窗的错层式建筑。惟一不同的是，它窗户里射出的灯光在大多数夜晚要一直亮到清晨。那被有的人称为音乐的刺耳的噪音破坏了街上的寂静，烦扰着周围的居民。那天晚上１３号住宅里传出的噪音特别响，而霍伊对着电话听筒的喊叫更加剧了这片吵闹声。

“真该死，要适可而止！”他喊叫着。“喂，喂？谅你也不敢让我占线等着。马上给我接通警长。什么？我叫罗杰斯。你是什么意思？又一次？当然是又一次，直到你对此采取行动。是的，我不会挂断，但别太久了。莎伦，”他对我大声喊着，根本不屑去捂住电话听筒，“……从门口那里走开。我们不能再像上星期那样，让人闲逛着走进来……喂？”他又把注意力转向电话。“埃尔洛伊，是你吗？听着，我是霍伊·罗杰斯。听着，我……当然，是关于马洛里路１３号……我……不，我……听我说，真该死！这次又有一个人，而且它是躺在我们的草坪上。莎伦差一点压着它。她已经把那个人拖到了人行道上。”

“是个女人，霍威，”我纠正道，“是女性的‘她’。”

他没有理睬我。“那个人还躺在那里，”他说道，气冲冲地瞪着我。“快派你的人过来，不然的话我们将把它再放回到机动车道上去。不，它还活着。喝醉了酒。也可能吸了毒。赶快把它从这里弄走。此外，如果你们能办到的话，向13号住宅再送交一张扰乱治安的传票。这次的吵闹声比……”

他被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打断了，那声音是从他正在谈到的住宅里传来的，一块小东西打碎前窗飞到了大街上。

“真见鬼！埃尔洛伊，那里的局面已经失控了。赶快采取行动，现在就行动。他们在砸窗户。”他也以同样的方式重重地放下电话，电话机“叮铃”地响了一声，以示抗议。

在霍伊大喊大叫地打电话期间，而且是在窗玻璃打碎之前，贝蒂来到了我们的门廊下并挥着手让我过去。趁着霍伊在电话里大发怒气，我走过去和她站在一起望着马洛里13号住宅，即科恩宅邸。这座住宅有一个很大的、面对社区中学停车场的后院。从那里马洛里路向上延伸，然后转了个弯。在转弯处，马洛里路与克里尔维尤大街相交。我们的住宅就位干这个拐角上，正好与科恩宅邸成斜角线相对。

由于13号住宅突出到中学停车场内，因此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到住宅门前。他们在那里只停留二分钟。我们看到学生们在交了钱后接过一只只白色的小袋子。就像我们向警察报告在宅邸里举行的那些聚会一样，我们也向他们报告了这种交易。我们向他们抱怨那些被遗弃的汽车，那些倒在街上无人问津的酗酒者或吸毒者。埃尔洛伊·沃特森的回答则总是那一句话：“我们已将那个地方置于监控之下。”

科恩宅邸左右的邻居在恼怒之余都搬走了。这使情况变得更糟。那些空出来但还未售出的住宅成了过往人士适宜的过夜地点，学生们在酗酒和吸毒后在那里睡觉，天晓得还有其他的什么人在那里过夜。

如果你站在我们的主卧室里从窗户向外望去，你能清楚地看到一切，包括令人尴尬的各个细节。我曾主动提出让埃尔洛伊和那些警察来看看这个场面，但他们总是拒绝，只是说：“那地方已在监控之下。”可是他们是从哪里监控的呢？

我们都不愿相信——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埃尔洛伊是在受贿。我们只是认为，警察也很可怜，因缺编太多而无暇顾及此事。

这一带本来是一个美丽而安静的街区。现在可好，一小时后警车赶到，把那可怜的姑娘送往法尔菲尔德总医院。我知道在那些巡警试图叫醒她时，她吐了他们一身。至少这次没有像上星期所发生的那样吐在我家的长绒地毯上。

警察们说，那姑娘只是第四次犯未成年酗酒罪，于是她再次被缓刑。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在13号住宅买的酒，因此那宅邸再次脱身。在传票送达之后，那宅邸中的聚会再次像以前一样喧闹起来。

贝蒂和我们一起站在门廊上，目睹了全过程：警笛声，闪烁的顶灯和救护车。她不同寻常地保持着沉默，脸上显露出一种奇怪的、下定决心的表情。

她的儿子马克和我的女儿洛丽都在学校排练的话剧中担任角色，他们排练完回到家时正巧赶上救护车上的人把那姑娘抬上轮床。

“看样子好像是辛迪又喝醉了，是吗，妈妈？”洛丽见到我第一句便问道。

“辛迪？洛丽，你认识那姑娘？”我充满恐惧地问道。我与街对面的马洛里路13号为邻已经四年了，却仍有使我感到意外的事，这使我感到吃惊。

“当然认识。她和我在一个英语班，”洛丽解释道：“有时她借我的笔记。她还经常缺课。出了这种事她可能要被拘留整整一个周末。”

“整整一个周末？”我佯装对这一被认为是严厉的判决感到惊恐。

“是啊。这大糟糕了。她将错过死神音乐会。她特别喜欢死神。也许我可以把她的票买来。”

“喂，等一等。我……”她没等我说完就走了。

“晚安，妈妈。我得去做我的微积分作业了。今晚的排练搞得很晚。”说完她嘴里哼着曲子上楼回她的房间去了。

霍伊回到家时贝蒂已经走了，我坐在沙发上，绞扭着双手，模仿出一副麦克白夫人的表情。

“你瞧，洛丽都看到了，”霍伊说道。“这又一次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给她讲讲道理。我们可不能让她卷入那些活动而为她担忧。”

我没有告诉他，洛丽对整个这件事基本上无动于衷。事实上，她对能搞到一张死神音乐会的票暗自感到高兴。（这是个多么讨厌的名字，死神’我听了直发抖。）

那天晚上，尽管我像在13号住宅举行聚会的其他夜晚一样，堵上耳朵，蒙上面罩，服了安眠药片，但我还是睡不着，心里想着那个姑娘。我不时地看到她躺在机动车道上，但当我把她的身体翻过来时，看到的却是洛丽的脸。这可能吗？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孩子的身上吗？既然毒品、酒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街对面就可买到，而且那地方午饭休息时离学校又那么近，离自习楼也很近，洛丽真的具有免疫力吗？

第二天早晨我给贝蒂打电话，请她过来一起喝咖啡。我忘记了，她在星期五要授课。我在她的电话留言机上留了口信。我相信贝蒂会想出解决办法的。她在本市一所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任教。她还从事写作。在她丈夫与肺病做了长期斗争死去后，她靠写书挣来的钱帮助自己渡过了难关。

现在说说我自己。我工作的那家公司属于那类挨家挨户上门兜售的公司。在当今这到处是商品目录和商业街的时代，威利·洛曼的后代已很少见了。但在这里，在这远离市中心的荒凉的市郊，我们的销售所带来的便利仍是一些人所需要的。有一天贝蒂在家时正赶上我出间搞推销活动，我们见了面，并发现我们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年级学习。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

我已经离题了。

那天下午，在霍伊回来之前，贝蒂·马丁在电话上接到我的口信后来到了我家。我向她讲述了我的梦，讲述了我那真真切切的恐惧，担心我的女儿可能会陷入13号住宅那个罪恶的地方。并告诉她，那个可怜的姑娘辛迪和我的洛丽就在同一个英语班。

她默默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

“难道我就不为我的儿子马克担心吗？”最后她说道，声音很轻，脸上现出一丝带着倦意的微笑。

“你当然担心了。只不过一个姑娘更容易……”

“住嘴！”她打断了我的话。“不能这么说。他们都一样脆弱，莎伦。你是对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事实上，我从上星期以来就一直在努力构思着各个细节，当时那个可恶的男人从13号的聚会出来后逛进你们家，把你新买的长绒地毯吐得到处都是。”

接着她沉默了，眼中露出茫然的神情。

我试图把她吸引回来。“贝蒂？”我小心翼翼地叫了她一声。她向我转过脸来，用她的双手把我的双手握在一起。“我有一个计划，”最后她说道。“这计划很古怪，但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会成功的。这计划可能需要我们花些钱。”

“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噢，我知道。我们可以雇用一个侦探，对吗？一个像马格纳斯那样的，或者像斯宾塞那样的侦探？”

“好啦，莎伦，”她生气地说道：“现实一点！一个侦探能做什么呢？把所有的情况都报告给警察？不。这件事我们必须以一种谨慎的……嗯……非正统的方式去做。那么，你愿意和我一起干吗？”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首先必须发誓，不论发生什么事，不管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干，你决不把我将要对你说的话告诉任何人，甚至包括霍伊。起誓吧。”

“是什么违法的事情吗？两个违法者并不能使一件事合法。我不想做任何违法的事……”

“这计划不违法，至少不再是违法的了。我想在宾夕法尼亚是不违法的。只不过……只不过这计划有些不正统。起誓吧，莎伦，不然我就单独去干，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这不公平，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的好奇心。贝蒂是一位教授，一位作家，还是一个民俗学协会的大学者，我一直对她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噢，管它呢，我在心里暗自斟酌着，反正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埃尔洛伊“监视”那所住宅已经四年了。现在该改变一下了。

“好吧。”我说道。“哎哟！嘿，你这是在干什么？”一把小刀几秒钟内被她从小挎包里迅速地取出并放回，同时我的手指和她的手指都滴出了一滴血。

“起誓吧，”她再次说道，一边把她滴血的手指触到我的滴血手指上。现在我常问自己，如果我当初没有同意和她一起行动，她是否真的会开始实施那项计划。但归根结底，我们不是已实行了开始时设定的目标了吗？

贝蒂在我的书房开始干了起来。我在地下室腾出一个小房间，用来放我的电脑、产品样品和所有的文件。我把一些瓶子、洗液和其他小商品乱七八糟地放在架子上。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得闯入这间私人办公室。这是个非常理想的地方。贝蒂带来了软盘和一个小巧精美的文件盒，里面装满了她的打印材料、账单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

她是对的：这项计划花费很大。噢，当然不是在开始阶段。在开始阶段只需支付用调制调节器联机时间的费用。她说，在我们能够开始工作之前她做过大量的研究。我帮助整理笔记，不断向她提供咖啡和松饼，在能看懂的情况下浏览资料。她无疑在占用大量的存取时间：她敲入每一项可用库存文献，但也敲入很多不可用的库存文献。

她不断地找到假引导，描述性的冗词赘句和假许诺。

一天早上贝蒂宣布道：“我想我正在取得进展。一直查问到斯纳哥夫（Snagov）。这名字听起来不是有些耳熟吗？”

“嗯，”我一边思索着一边说道。“斯纳哥夫。他是一位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吗？”

“唉，莎伦，现实一点！”她厉声说道。“不对。斯纳哥夫是一座城市，在特朗夕法尼亚州。”

“特朗夕……”这名字突然在我脑子里变得清晰起来。“特朗夕法尼亚？吸血鬼！吸血鬼！”我小心谨慎地说道，声音很低。带着强烈的喘息，生怕那恐怖的东西真的显现出来。

“嗯，有几分像。斯纳哥夫就是埋葬弗莱德·德拉库拉的那座教堂所在的城市。德拉库拉是吸血鬼故事中的典范人物。

“一个吸血鬼！”我重复道。“我们将和一个吸血鬼打交道？噢，不行，贝蒂，我们不能要他。要是他不停地吸我们的血我们该怎么办？要是他……”

“不，不是这样，莎伦，请你现实一点！那个弗莱德·提比斯，被称作德拉库拉或魔鬼，并不是一个吸血鬼。他只是一个嗜杀成性、极其残忍的军阀。据说他业余作为爱好研究的是恶魔而不是蝙蝠。而且他追求的是权力和利益，而不是古怪的胃口。”

我在发抖。“那么，在斯纳哥夫我们要找谁呢？”

“不是‘谁’，莎伦，而是‘什么’。在斯纳哥夫修道院的旧档案中有我需要的文件。弗莱德·提比斯用过这些文件。”

我在等待他做进一步的说明，但她只是不停地在控制台上敲打着。

“唔，贝蒂，今晚我的确要用一阵我的计算机，”我支支吾吾地说道：“我有很多账目还没记，而且……”

她没有理我，那些日子里她总是这样。她在喃喃自语地说着，什么教长和特别的命令，并不真正违法；还有什么令人难以置信，在某某大学数据库中有复制件等等。

过了整整一个小时她才对我说话。她敲出了给打印机的命令。然后，当嘎嘎的响声表明打印机开始工作时，她离开电脑桌，坐到一把更舒服的椅子里伸展一下作为休息。

“我们已经和那里联接上了，莎伦。天哪，坐在一个地方不动就能做这项研究，这真叫人难以相信。现在我得到的是那种仪式所用的服饰的重复，其中有几件是高雅的精品。将信息调入将需要较长时间。我还将需要一些翻译，因为他们拥有全部信息都是用原文做成的缩微胶卷，但我们已大有进展了。”她突然站了起来。“现在我必须走了。打印机打印结束后，请你把纸卷搬到“Ｓ”的位置。我已将程序设定在存盘的状态。在我明天抽时间将信息查看一遍之前，请先不要动电脑。决不能抹掉任何信息。”说完她便离开了。

我摇了摇头走到打印机前，托起刚刚打印出来的第一联纸。上面部分内容是用拉丁文写的，另一部分则是用我不认识的一种文字写的。他们在斯纳哥夫讲的什么语言？在特朗夕法尼亚呢？我把打印纸联放下，上楼去为家里人做晚饭。

直到第二天我下楼去记账之前，我一直没有再去思考这件事。我打开控制台上的电源，贝蒂一直在查找的材料闪现在显示器上。

这次我花时间把信息读了一遍。内容和贝蒂所说的一样。她准备吁请邪恶大神消灭13号住宅里的小恶魔！我的天哪，她是当真的。

这些材料中有一些是我一直在为她标明相互参照条目的那种民俗学材料。然而，这些材料都是十分认真的。我借助于我的一本已经被翻烂了的旧卡塞尔字典，又参阅了我在天主教中学的笔记，读懂了一些拉丁文的内容。

这篇材料讲的是“小神”和“信徒”以及如何吁请“大神”消灭它们的内容。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需要用“吁请”的方式请来合适的大神。

我离开了电脑，忘记了记账，给贝蒂打了电话。她保证马上过来。她把下午的课安排给了一个研究生助教，这样她就可以完成对吁请的研究。

她气喘吁吁地赶来了。“好消息！泰德将帮助我们！”

我疑惑地望着她。“是他知道了我们正在做的事，因此要帮助我们的吗？”

“嗯，不是这样的。我不能告诉他。记住，这是我们发过誓的。”她显得有些茫然。“他会帮忙的，但他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莎伦，他会认为我有些疯疯癫癫的。自从……自从理查德死后，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人。我不想失去他。”她不大雅观地抽了抽鼻子。“不过，我只告诉他我需要这条信息来写我的一部新小说，而且我要知道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以便……以便完成需要做的那件事。他已告诉了我全部的操作过程。很简单。但愿这些电脑能正常运作。我只须把正确的软件装入１３号住宅的电脑内，并确定他们有调制调节器……”

我直盯盯地望着她。“电脑？用来搞魔法？这不是有些矛盾吗？等一等！”在我迟钝的脑子里闪过了几个念头。“你不是要把我的电脑搬过去吧……”

“不是你的。是他们的。”

“他们有电脑？”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吗？我还以为你从卧室的窗户能看清那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呢。”

“并非所有的东西。等一等。他们为什么需要一台电脑？从斯纳哥夫调入的都是些什么材料？”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将一头不均匀地点缀着白丝的浓密长发向后甩去，带着高傲的神气说道，“现在你该去做你的那份工作了，莎伦。你必须要让人信服。好啦，你必须做这样几件事……”

于是第二天我来到了１３号住宅前敲门，手里拿着样品盒，心里紧张得要命。

门开了，前来开门的是一个难以确定其年龄的女人，她头发的两侧做成了微微卷起的波浪形，一束浓密的三色头发从头顶支起向右偏斜，完全不顾引力定律和其他做发型的规则。

“什么事？到了女童子军活动的时间了吗？”

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恐惧，立即说起了已经准备好的话。“早上好，夫人！我给您带来了好消息。您已被计算机选中，参加我们对当代道德观的调查。”

“道德观调查？那是什么调查？哎，我说，你该不是警察吧？”她开始用力关门，要把我挡在外面。我装出一副最快乐的笑脸，带着几分难受的感觉硬把脚向门厅里挤进去一点儿。

“我只需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来回答我们的电脑调查所提的一些问题。您将免费得到一份精美的礼品，还可数次免费参加我们这次调查的抽奖大赛。”

“噢，我不知道，”她说道，一边挠了挠她那应该戴而没有戴乳罩的部位。“你肯定不是警察吗？”

“我只是个推销员，夫人。如果您不让我进去，您可以在这儿回答我的问题。”

她考虑了片刻。“好吧，这样谁也不妨碍谁。希德在睡觉。你说是免费赠送，对吗？”

我控制住自己并点了点头，同时感到有膝在发抖。

“问吧，”她说道，身体靠在门上。我注意到她身后的地毯上乱七八糟地满是啤酒罐，房间里弥漫着烟雾，其气味渗透到整幢住宅。我拿起写字板开始读起来。

“第一个问题，您是否拥有下列……”

当我读到像录像机、立体声音响和爆玉米花机这类东西时，她点一下头或含糊不清地“嗯”一声，但当我提到家庭电脑时，她却摇了摇头。

“没有。我要那东西有什么用？”

“噢。”我愉快地微笑着说道：“电脑妙不可言。我用我的电脑记账，保存名录，把各种信息都排列得井然有序，并且完全保密。”

“保密？”她轻蔑地哼了一声。“我看过那部电影，一个年轻人闯进了五角大楼的材料。别对我说什么电脑能保密。”

“不，不，”我安慰道，没有去理会她的错误用语。“那只是一个故事……”

“你是推销电脑的吧？”她又开始要关门。

“不，不。实际上，我经营的是其他一些商品。不过，我的确有一台电脑。我可以给任何一条信息编上密码，这样就有人能获得它，而我只要敲一个键就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抹掉。”有时我必须这样做，我暗自补充道，尽管我并不想抹掉。

她想了想。“是啊，我猜想这东西对……对记账是有帮助的。我必须把那些账都整理好，希德也不忙。帐目总是出错……”她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凝视着我。“你真的不是警察？也许我该叫醒希德，是吗？”

“如果你认为他会感兴趣，你当然可以叫醒他，夫人。”我在虚张声势。她歪着头看着我。

“不是，你不可能是警察。再说，要是我这么早把他叫醒，那麻烦可就大了。”还早？我的表已是十一点半了。“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她继续说道。

没过多久我就进了她的住宅，卖给她一瓶可在早晨消除脸部浮肿的面霜，一瓶眼睑除皱霜和其他几种色泽艳丽的眼部化妆品。我还把她的注意力又引回到那项“调查”上来”。

她并未感到难为情。如果有人问我那些；司题，我立即会晕过去的。贝蒂怎么能写出这些东西？这个女人对最直接涉及隐私的问题给予了最详尽的回答。她所感兴趣的是“奇异的性活动”，如调查所问和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极力控制着，使自己说话的声音平稳。

她对“一个最喜欢的电视节目”这一问题的回答倒并未使我感到吃惊：“那个女医生，你知道，就是那个治疗学家。我给她打了几次电话。她有很好的想法。我们想实验一下，希德和我。噢，我来告诉你如何……

但愿我没有脸红。贝蒂没有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一切，因此我只好继续下去，直到这项“调查”仁慈地结束。

作为“免费的礼物”，我给了她一张精美的烹任法卡片文件和一瓶“愤怒”牌新型香水。她咕哝了一声表示赞赏。

“噢，我差一点忘了”，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时说道。“您的对奖券”。我递给她一叠对奖券，让她从中抽取五张，她抽完后，又逐张填写上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嘿，也许我能赢一台电脑，对吗？”

“要是那样，我希望您买一个调制调节器。”

“一个什么？”

我向她解释了有关存取、联机时间、计算机网络这样一些术语的概念，我告诉她在网上她甚至可以找到她在调查中划了句的那些“奇异”的事情的有关信息。她似乎很感兴趣。

“好啦，祝您中奖。”我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想把名片留给她以免她要更多的面霜。我希望不等那瓶面霜用完她就死去。

“你去的时间够长的。”贝蒂在我家的后门问候道。“需要的那些信息你都弄到了吗？”

我颤抖得很厉害，只能点点头。

“干得漂亮，莎伦。我们开局顺利。”

“等一等！”她正要离开时我镇定下来叫住了她。“你难道不想解释一下吗？”

“别急，我会找时间解释的，”她回答道。

那天晚上晚饭后我给自己做了一阵面部按摩，以消除所谓忧虑的皱纹。这实际上不起作用。我走进书房整理搁置已久的账目。洛丽坐在我的电脑前，仔细地看着显示屏。

“这是什么东西，妈妈？”她头也不抬地问道。我跑到显示屏前，恐惧地看到了那篇用罗马罗亚拉丁文的手稿正显示在屏幕上，女儿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

“噢，我知道了，”她善意地打断了我的话，“是马丁夫人写下一部小说的素材，对吗？是研究材料？字迹真够匀称的。”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片空白。

“洛丽，”我指着一个本应打开但没有打开的开关尖声喊道。“风扇！唉，真该死。机器过热。这文件全丢失了。”

“别担心，妈妈。我把机器关掉，再重新启动。看那。这……”

“还是一片空白，洛丽！”

我坚决要她做出保证：绝不再动我的电脑，即使是她父亲在用她的电脑看《星际旅行》而不肯让她做作业也不行。然后我打发她回楼上去了。

我打了电话之后贝蒂过来了。

“别担心，”她安慰我说。“‘吁请’材料是在打印输出上。我们丢失了拉杜翻译的部分内容，但其中大部分的重要内容我都已经记住了，特别是吁请的条件，没问题。”

“没问题了？”我问道。“谁是拉杜？”

“我是在网上找到他的。他能翻译罗马尼亚语，也就是古罗马尼亚语。我告诉他这材料是用来写一部小说的——你知道，我也许可以用这材料写出一本书来，因为拉杜和泰德都……”

“贝蒂！”我尖声喊道。

“噢，是的。我只给了他几个互不关联的片断。如果他曾经好奇过，他也从未说过。莎伦，一切正常，”她重复道。“只是要保证这种情况再不能发生了。”

那天夜里洛丽班上的两个孩子驾车撞到了一根电话线杆子上。他们刚刚离开马洛里路１３号住宅的一次聚会。还有人发现三名高年级学生相互间隔开来在学校停车场附近闲逛。我真奇怪，他们的父母都到哪里去了？难道他们也像辛迪那样自暴自弃了吗？对此我们到底还能不能有所作为？

霍伊听到这消息后，还是像往常一样又呼叨了几句。可是接着他把我拉上了楼，给我看了一件下午他刚带回家的东西：一支枪。

“霍伊，你在想什么？你可不能用这东西！”我厉声说道。

“那你就帮帮我，莎伦，我要在他们把洛丽拐骗进去之前杀了他们。只要那些恶魔中的任何一个靠近她，我就……”

我抓住他的手。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这就是他的回答。我已经了解到了贝蒂的回答，不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回答。我祈祷着，希望她的计划成功，并尽快结束。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计划，我希望它能在霍伊感到必须试试那支枪之前结束。噢，主啊，我默默地祈祷着，让所有这一切快点结束吧。

第二天很平静，接下来的一天仍是那么平静。科恩一家没有电脑。贝蒂和我去了一家大工厂的直销商店，买了一台电脑的全套设备，包括调制调节器和其他功能部件。我们还买了几本杂志。尽管是按低价买的，但我所负担的这一半费用的总额还是超过了我原来打算为别人——特别是为像科恩一家这样的人——买电脑所花的钱数。不过这至少是我的钱，是我推销商品挣来的钱。霍伊是不会知道的。最近贝蒂和我已在存取时间上花了很多的钱。但贝蒂从未抱怨过，只是不断地为她那一半费用填写支票。“很快，你就会对我说，这里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她轻声细语地说道。

我们把全套电脑设备搬回了家。贝蒂又把它们摆弄了一阵。有一个附件是我没有的，但当我问起时她却支支吾吾的。对这种保密的事我一直感到头痛。

我们把一切又都重新包装好，并附上一封打印精美的信。信上告诉科恩夫人说，她赢得了此次“问卷调查抽奖大赛”的三等奖，因此她可以享有一台新电脑。贝蒂还在信内附上了一份详细的安装说明书，这说明书（据她说）一个初学者只要具备了懒洋洋地泡在水中的蛤蜊的那种智力就能读懂。随机还附带了许多由贝蒂亲自编程并贴有看上去像商用程序标签的软盘。我猜想这一定是泰德的技术专长在不知情地发挥着作用。

第二天，当ＵＰＳ公司的邮递货车把包裹送到马洛里路１３号时，我用霍伊的双筒望远镜观察着。这女人用了那面霜后若不起作用才见鬼呢！我特意亲自试用了那种产品，最近我的脸色已有些憔悴苍白了。

她根本就没有对送来的货发问，只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了进去。透过窗户我看到她打开全部包装并开始安装使用。贝蒂下课后也过来了，我们来到楼下我的书房里。贝蒂打开了电脑，于是从我们的显示器上可以看到科恩夫人正向她的电脑敲入的每一项内容。她调出一个菜单并选择了“成人娱乐”一项。然后她又选了“程序”。

“这系统在工作，”贝蒂欢呼起来。“我们联机成功了。”

“哇！”我十分敬佩地说道。“这东西你是怎么搞成的？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难道这就能把他们消灭掉吗？有什么办法让她跟踪到我这里来吗？”

“跟踪到这里来？噢，有可能。”贝蒂大笑起来。

“有可能？”我语调低沉地问道。

“没关系。这回用不着等很久了。只需一个星期吧。我们甚至可以要求得到一个满月。放松一些。”

“电脑还受到月亮的影响吗？”我问道。

“不是电脑，真蠢。是指那种仪式，那种吁请方式。”

贝蒂存入我的电脑中的那些仪式是由那些人们通常可料想到的东西统一合成的，诸如蜡烛、香等等。但其中有些东西——天晓得是怎么回事——被她贬斥为“不实用。”

“不实用？”我第二次阅读时便问道。“祭献山羊，把用独角兽的角磨成粉撒在老蝙蝠的肝上。而对这一切你只是说不实用？”

贝蒂只是耸了耸肩。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那么古怪。那些仪式、那套电脑设备。还是没有弄明白。那些仪式都要求“吁请”的读者出席。贝蒂为什么要通过电脑来传授性功能治疗法？这不合情理。

最后我断定她只不过是在为一部小说收集材料，正像她对泰德和拉杜所讲的。当我要就此责备她时，她发出嘘声让我安静，并指向电脑的显示器。

“快看，莎伦，她在用簿记程序。”

的确如此，我们的显示器正在显示13号住宅的电脑使用这一程序的情况。所有的信息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了：谁、什么时间、数量、甚至包括供货者，她的密码极易识破，这令人吃惊。

“愿上帝保佑你的泰德，”我说道。“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做的每一件事。”突然间，我感到心头一亮。“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我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贝蒂！那么说到底，这就是这一计划的全部意义所在。证据！看看这些证据！啊！我们已获得了证据！”接着我向她转过身去，生气地说道：“你为什么要对我说那些云山雾障、摸不着头脑的胡话，什么魔术、仪式和吁请之类？还有什么吸血鬼。我们已获得了真实的的证据。”

“不可接受的证据，”她宣判道。她抬起头看着我，眼中露出忧郁的神情。“搭线窃听是违法的。这证据我们不能给任何人看。”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莎伦，这件事已快要结束了……只需几天工夫。”她眯缝着眼睛，带着沉闷的语调，拖着长音说道，“莎伦，那些人是邪恶的，一定记住这一点。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记住这一点。以后再不要搞违法的行动了，好吗？”

我点了点头，感到困惑不解。

“好吧。就在星期四。据周围邻居们的内部传言，在１３号住宅没有安排聚会，因为将在星期五举行一次热闹的晚会。我不想让那些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到那里去。他们应该有第二次机会。我也不想让他们被抓住。”

“被抓住？”无论如何，我想她指的不是被警察抓住。

星期三早上我发现书房的门上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便条，上面是洛丽的字。按她的标准，便条内容算是很长的：

妈妈，我不得不用那台低级的电脑。爸爸正在看“克林根入侵”，不肯让出我的电脑。你真的应该买一台有内装风扇的电脑了。以后再谈。彩排要持续一星期。

洛丽。

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把便条归了档，等到以后再和贝蒂研究研究。

星期四的晚上我家的住宅里显得格外的清静。霍伊去参加一个俱乐部或是市政会议，洛丽则在参加彩排。贝蒂来了，拿着两件蒙着衣罩的衣服和一只小手提箱。

“在这儿过夜吗？”我问道。

她没有理会我的问题，径直走到电脑前。在调度程序上，科恩夫人已选择了她的“成人娱乐”程序。贝蒂回答时我在一边看着，她给出了一个设定为“两人参加的最后的聚会”的新的选择。正如我们所预料的，科恩夫人敲入了这个选择。实际上；她选择什么已无关紧要，因为贝蒂已将这程序设定好，可在任何一个名字下使用。她现在把这个选择敲入只是确保程序可在晚上九点半准备好。

“到那时天就黑了，”她解释道：“这一仪式需要黑暗。我们不能用毒品或酒——尽管用了那些东西可能会带来诗意，”她沉思着说道，“因为那样做会破坏气氛。如果拉杜的翻译可以信得过的话，那么这种仪式对某些特定条件是有很高要求的。在翻译那篇古老的文章时拉杜遇到过很多困难……”

我打断了她如醉的沉思，因为电脑上的指示灯显示，一条信息已为她联机保存下来。我把这一情况指给她看，她却不予理会。

“我想我们至少得把它读一读。”我极力劝道。

“没有时间。我们现在必须抓紧利用这段天时：这黑暗和这满月。”

“噢，这只需一分钟。在九点半之前我们毕竟还有一点时间。”我在键盘上敲出了那段信息。

“是拉杜发来的。贝蒂……看这个。”

字母一串串地显示到屏幕上：

忽略原来的译文。星期三的修正稿是正确的。用第二个备用词。３４：５段：不是“黑暗”，可能是“午夜”，也许是“拂晓”。不明确。４１：１４段中的“持续的”应为“未中断的，”也可能是“并非未中断的”。同样不明确。需要先行词。这里有你要的古代吁请。如果不准确跟踪，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看了一眼贝蒂，她此刻正阴沉着脸认真地读着。“星期三的修正稿？昨天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修正稿，对吗？”

我突然紧张起来。洛丽的笔记。我已把这件事忘了个干净。那修正稿碰上了没有风扇的电脑。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贝蒂。

“然而是哪一个呢？”她咕哝着说。“哪一个是未中断的？还有，究竟是‘必须是在午夜’，还是‘决不能在午夜’？”

“你在问我吗？好吧，游戏结束。我们也该收场了。”

“收场？”她悻悻地说道。她的眼里显露着焦躁。“不，不。我们必须做这件事……”

“不，收场吧。游戏已经结束，至少现在结束了。规划已经改变了，而修改后的规划我们又不知道。”

她敲打着键盘，调入一份材料，同时嘴里发疯似的念叨着。“准备就绪……程序被占用……不能再等另一次满月……不能把这件事拖至四个星期……必须现在就干……”

“听我说，”我极力想劝她理智一些。“至少可以给拉杜打个电话。”

她敲着键盘试图与他联机，但没有成功。

“贝蒂，”我劝道，“尽管我并不真的相信所有这些魔术的把戏，但我决不会让你在这种状态下做任何事情。去给拉杜打个电话，你不是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她打了电话，但接线员说这个号码从下午开始就已被掐断了。

贝蒂的眼神的确已显得狂躁不安了。“他们抓到了他！”她悲叹道。“他们还将抓到我们，除非我们先抓到他们。”

“你怎么啦，贝蒂？他们是谁？你看你的那些民间传说和小说看得太多了。好啦，我该收场了吧。”

“不！”她毫不动摇。“我们现在就干，莎伦。你还不明白吗？他知道了我们所知道的事。他抓到了拉杜。或许是他发来的信息。原来的译文一定是对的。根本没有修正稿。他……”

“贝蒂，你感觉还正常吗？看在上帝的份上……”

“是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但不是他的上帝。但我们知道，莎伦。我们可以利用他的力量，而且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但我们必须现在就干。我们不能再等到下一次月圆。”

这时我的确感到害怕了。害怕的不是“他”，管他是谁呢。害怕的也不是恶魔或黑暗。我害怕的是贝蒂的清醒。我为什么没有看出这一清醒的到来？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做什么好，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搅扰着房间里的沉寂和我那疲倦的神经。

“是罗杰斯夫人吗？”电话里的声音问道。“罗杰斯夫人，我是拜伦·肯特维尔，法尔菲尔德中学的戏剧教师。洛丽现在感觉不太好。她昏过去了。她身上很热，我猜想是在发烧。病情的确很重。她好像是在产生幻觉。我可以叫一辆救护车吗？”

一直站在我身后听着的贝蒂一把抢过电话，对着话筒尖声喊道：‘不许让任何人碰她。我们马上就到！”然后还没等我说话她便挂断了。

我们把洛丽接回了家。她在说胡话，身上烧得发烫。当然罗，霍伊恰好在我们把洛丽抬上楼时开完会回到了家。

“天哪！”他高声叫道。“他们勾引了她！她吸了毒！我非得杀了那些杂种不可！”

“霍伊，不行。我……”

没等我拦住他，他已找出枪向街对面跑去。我在一阵眩晕中看到他穿过大街，然后直接进了埃尔洛伊的警车。

埃尔洛伊拿着那支枪，给霍伊戴上了手铐，接着开始一本正经地讲起违反交通规则乱穿马路的行为。我简直难以相信这一切。我的心口疼得厉害。

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模糊了。霍伊坐在埃尔洛伊的车里离去了。

贝蒂把洛丽抱进楼上的客房，把三串玫瑰经念珠套在她脖子上，然后又把大量的香草撒在她身上，那数量足以供应我们一个月做饭时用的调味料。

“好啦，”贝蒂郑重地说道。“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已经快到九点半了。”

我的头仍感到一阵阵的跳痛。我跟着贝蒂下了楼，来到我的工作室。她敲打键盘，在电脑上给出了一组用于“两个人参加的聚会”的程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个女人一直在跟着她操作。贝蒂敲入了有关喝人参茶（很凑巧，那天早上我曾送去了一份人参茶样品）和用柠檬油洗澡的指令。最为重要的是，她指示他们穿白色长袍，并把头发梳开不要打结。

“贝蒂，这一切简直荒唐透了。霍伊进了监狱，至少是在警察局；洛丽在发烧；而你又怎么知道，科恩夫人将按你所说的这些去做呢？”

“整整一个星期了，她一直接我的指示去做。”

我撅了撅嘴。

“来，”她一边说一边把蒙有衣罩的一件衣服扔给了我。“把这件衣服穿上，快一点儿。”

“我？唉，等一等，这……”

“别再争辩了。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要赶在霍伊回来之前。快把你的化妆品抹掉，把你的头发全梳散开。”

“我不想到那里去。”

“你没必要非去不可。那台电脑可是在那里呢。”

说完这诡秘的话之后，她自己也穿上了一件长袍，并把头发梳散开来。很快我们两个就打扮得像逃亡的德鲁伊特或剩下来的“不请吃就捣蛋的万圣节顽童。

贝蒂跑进卧室，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起来。随后我也接过了望远镜。的的确确，科恩夫妇穿的衣服几乎和我们的一模一样，白色托加袍。这谁能相信呢？

贝蒂跑下楼回到电脑前。我在楼上继续观察了一会儿，随后跑下楼去向贝蒂报告。

他们在准确无误地按电脑指令行动着，其速度和贝蒂敲入这些指令的速度一样快。很快整座住宅的灯都熄灭了，所有的电器也都拉断了电源。在这之后我观察得很吃力。

科恩夫人拿出一盒白粉，将白粉撒成细线并形成一个大圆圈。她沿圆圈的外围摆放了五支小蜡烛，然后又点燃了几位香（那也是我送过去的样品）。

贝蒂把我喊下了楼。她仍在敲入不要离开圆圈的指令，然后离开电脑把我拉到一边。她用粉笔在我那漂亮光洁的油毛毡地板上画了一个圆圈。我对这种行为感到气恼，因为这油毛毡地板刚刚打过蜡；但同时还是要看着她，她在圆圈之内又画了一个五角星。然后贝蒂点燃了五支蜡烛，在五角星的每一个角上各放了一支。

电脑在图形范围以内。还有香在燃着，但香气却不是我送过去的那种香的气味。贝蒂又敲入了一些指令，又将房间里的灯调暗，然后把我拉到她跟前，在房间中央靠近电脑的地方，她闭上眼睛，眉头紧皱到一起。

她用一种语言喊叫着什么，这语言此刻我已能听出来了。是罗马尼亚语。

然后她向我命令道，“快，脱下长袍！”

“噢，等一等，这！……”我开始抗议，但她重复着她的命令。

“把它脱下来，快一点！”

她的长袍已被扔到离五角星形很远的地方。我恐惧地看到那长袍开始冒烟。我开始脱自己的长袍，当我触摸到那布料时，它竟奇怪地在变热。我将脱下的长袍扔到圈外。

贝蒂闭上眼睛，举起双臂，高声地背诵起一段演讲词，一半用拉丁语，一半用罗马尼亚语。这就是吁请仪式。

这时我已完全处于神经质的状态。我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贝蒂也同样赤裸着身体站在我的旁边，用那两种古代语言咿哩哇啦地背诵着。还有那些蜡烛、香和电脑。

我的女儿在楼上，天晓得她现在怎么样了，我的丈夫可能正被关在铁窗里。我似乎已看到了当地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法尔菲尔德区的抓捕女巫行动。

突然，一阵刺耳的吼叫打断了我的冥想。我们周围的大地在隆隆作响，房间里变得一片模糊。接着响起了一片尖叫声，那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般地尖叫声，是生命、死亡和痛苦的尖叫声。我真不知道有多少邻居听到了这些尖叫声。

几分钟后，房间里恢复了平静。我注意到了烟和舞动的阴影。在我的注意力被引开时那两件长袍已悄然地燃成了一团火。是从蜡烛飞出的火星引燃的吗？

贝蒂睁开眼睛。我则一动也不能动。她吹灭了蜡烛，收起长袍烧剩的灰烬，然后穿上了衣服。

“好啦，”她喊道。“都结束了。穿上衣服。”

我站着没动，看着她。“就……就像这样？结束了？”

“是的，你难道没有听见他们吗？”

“他们？”

“科恩夫妇。他们已经消失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平静地把上衣扣子扣好。

“你到底在他们的电脑中放入了什么？一枚炸弹？”

“莎伦，现实一点儿，”她厉声说道。“先穿上衣服，好吗？你不想去看看我们的成果吗？”

“不想看，除非你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歇斯底里地喊道，而这只发泄了我内心真正感觉到的歇斯底里的一小部分。

“别急，我马上就会告诉你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穿上衣服。”

“是不是我们杀死了他们？我们是不是成了谋杀者？和他们一样歹毒？”

“我们没杀任何人，快穿上衣服。”

她一边梳理着一边解释道，“是吁请。它必须在仪式的过程中，在……在邪恶大神面前被说出。我们两人谁也做不了这件事，因为吁请者会危及自己。我通过电脑网络将吁请发送出去，而实际上是我们送给科恩夫妇的带有电脑的声音合成器说出了吁请的那些话。如果是通过电脑装置，这吁请可以高音说出。我们安全地站在坚不可摧的五角星形内，因此我们安然无恙。不然的话，我们会被召去的。”

“被召去？被什么召去？被谁召去？”

“你真的想知道吗？”

“不，”我怒气冲冲地嚷道。“别对我讲。”

“真令人惊奇，”贝蒂沉思着说道，“吁请。然后最高的邪恶大神亲自来召回他自己的人。好啦，”她转向我，“请你穿上这些衣服好吗？”

我们匆匆穿过大街，消防车的警报声更加剧了我们的好奇心。科恩宅邸仍在冒着缕缕黑烟，消防车刚刚赶到。

一位叫弗莱德·桑德尔的邻居在１３号住宅的私人车道上遇见了我们。“你们听到那些尖叫声了吗？”他问道。“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被困在了里面？”

我们没有回答，只是望着带着呼吸面具进进出出的消防队员。他们在奋力扑灭住宅内的火。但不管他们向火上射去多少水，也不管他们向火上喷上什么化学剂，那住宅里的火焰却仍在猛烈燃烧。

然而几分钟过后一切都消失了。那火焰似乎仅仅是自消自灭的。埃尔洛伊将他的警车停在了宅前，霍伊坐在他的旁边。我向汽车跑了过去。

“埃尔洛伊，你听着，他决没有恶意。那支枪……”

“枪？”埃尔洛伊问道。

“莎伦，你是不是喝雪利酒喝多了？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望着他们两个人。“那你为什么把他带走呢？”

“是不是烟把她熏得发疯了，霍华德？”埃尔洛伊问道。他又对我说道。“你是知道的，罗杰斯夫人，我们是去开一次分区规划会议。”

贝蒂戳了戳我的肋骨，我便不再问了。

毫无疑问，我头疼得更厉害了。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和着我头部疼痛的节奏“砰砰”地跳动着。

消防队员们出来了，摇着头向埃尔洛伊走过去。“我见过的最古怪的事，”其中的一个说道。“只有一个烧过的大圆圈。圆圈以外的东西完好无损。”

后来，在官方调查中，这次失火的原因被归类为偶然的事故，可能是由起居室里的蜡烛引起的。令人奇怪的是，当消防队员去察看那所住宅时，那些蜡烛仍在原来的位置上燃烧着。

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谈论着这件事：晚上再也没有聚会了，这是件大好事，但失火本身难道不是件可耻的事吗？

洛丽现在很好。她对那天晚上的事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了。但我们接到了那位戏剧教师写的一封信。信上解释说，一个和洛丽同台演出的学生往排练时喝的水里掺了烈性酒，结果使她呕吐了。现在我家的客房里仍有荷兰芹和百里香的气味。

科恩夫妇被正式宣布已死亡，尽管没有发现他们的任何踪迹。他们的财产被拍卖掉了。洛丽所在的那所中学买下了那套电脑设备，因此这次事件似乎并未造成全部的损失。

当地的毒品和酒由此断了来源，虽然我可以肯定，那些想获得这种东西的孩子们会找到另一个新的来源的。在这一街区的１３号住宅或其他任何住宅再也没有举行过聚会。

贝蒂问我有没有春药。我告诉她那都是些骗人的东西。她只是耸了耸肩。

我希望搬进１３号左右两侧的住宅里的人们凭着良心去挣钱，我再不想为另一套电脑设备出资一半了。

我想就是这些了。但就在今天下午贝蒂来到了我的工作室，摇着头指了指那台电脑。她没有说出来什么，所以我还是看着他。

科恩夫人在询问有关最后聚会的进一步指令。那么她现在在哪里呢？是在学校买去的那台电脑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者是有谁在和我们开玩笑？我只得等待，直到贝蒂搞个水落石出时为止。

# 《最后一个地球人》作者：[美] 弗瑞德瑞克·布朗

这里有一个只有两个句子长的可爱的、短小的恐怖故事：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两个句子和一个省略号。当然，恐怖根本不在这两个句子之中，而在省略号后，它暗示你：什么东西在敲门？面对着未知，人类的意识里产生了一丝模糊的恐怖。

但那一点也不恐怖，真的。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或者是宇宙中，这关系不大——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是一个相当怪异的房间。他意识到了它的怪异，并发现了其怪异的原因。他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让他觉得恐惧，而是让他烦恼。

沃尔特·费兰绝不是一个轻易被吓倒的人，他已经是纳撒大学人类学的副教授了，直到两天前纳撒大学不复存在。无论再荒谬的想象，也不会把沃尔特·费兰想象成一个英雄人物。他身材瘦小，想法有点古怪。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外貌不怎么可观。

但现在不是他的外貌让他烦恼。事实上，此刻他没有什么感觉。他有点心不在焉，他知道两天前，在一个小时之内，人类已经被毁灭了，除了他，和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女人之外。那个问题丝毫没有让沃尔特·费兰分心。他可能永远看不到她，也没有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自从一年半以前玛莎去世之后，女人不再是沃尔特生活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玛莎不是一个好妻子——除了比较专横之外。是的，他曾深深地、用一种安静的方式爱着玛莎。他现在40岁，玛莎死的时候他只有38岁，但是，确实是那样，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想过女人。他的生活中只有书籍，他读过的和写过的书。现在已经没有可写的书了，但是他将用他的余生来读他写过的书。

没错，有个伴是一件不错的事，但他已经习惯没有人做伴了。也许不久之后他也会习惯某一个赞族人偶尔的陪伴的，尽管那有点难以想象。在他看来，他们的思维是那样的奇特，他和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以资交谈，尽管赞族人在某种程度上很聪明。

在某种程度上，蚂蚁也是聪明的，但是没有人曾与一只蚂蚁交流过。他想到了赞族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像超级蚂蚁，尽管他们看起来不像蚂蚁，但他有一种预感，赞族人看人类就像人类看普通的蚂蚁一样。当然，他们对人类所做的一切也像人类对蚂蚁窝做的一样——不过他们做起来效率更高。

但他们给了他很多书。他们很乐意给他书籍，他一说了他想要的，他们就把书带来了。而当他意识到自己注定要独自在这个房间度过余生的时候，他告诉了他们他的要求。他的余生，用赞族人那种文雅的说法就是：永——远！即使是十亿个大脑——显然赞族人有十亿个大脑——也有它的特质。赞族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已经学会了说地球人的英语，不过他们坚持分开一个个音节来说。我们好像离题了。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你已经听到了，但是没有省略号。而我将要让你看到那一点也不恐怖。

沃尔特·费兰说话了：“进来吧。”门开了。当然，来人是一个赞族人。他看起来和其他赞族人无异，如果他们身上有什么区别特征的话，那只能说沃尔特没有发现。他大概有１．２米高，看起来不像地球上的任何东西。

沃尔特说：“你好，乔治。”当他得知他们都没有名字之后，他决定都把他们叫乔治，赞族人看起来并不介意。

赞族人说：“你……好，沃……尔……特。”那是一种仪式，敲门和问候。沃尔特等着他开口说话。

“第一点，”赞族人说，“请你以后坐在椅子上的时候靠到另外一面墙上。”

沃尔特说：“我也这样认为，乔治。那堵平滑的墙是从另一边移植过来的，对吧？”

“它是移……植……过……来……的。”

“如我所料。我在一个动物园里，对吗？”

“没错。”赞族人叹气道。

“我知道。那堵平坦、裸露的墙，没有任何一件家具靠着它，是一些不同于其他墙壁的东西做成的。如果我坚持靠着它坐，将会怎样？你会杀了我？”我充满好奇地问道。

“我们会拿……走……你的书。”

“你们已经把书带到这里了，乔治。好吧，我坐着阅读的时候将面对着另一个方向。除了我之外，你们的动物园里还有多少其他动物？”

“216个。”

沃尔特摇头，说：“不完全，乔治。一个丛林联合会就可以抓到那么多，我是说，如果这里还有丛林联合会的话。你们是随意把它们采集来的吗？”

“是的，随……意的样……品。所有的物……种将会太多了。雄雌各108。”

“你们用什么来喂养它们？我是说那些肉食类的。”

“我们自己制造食物，人工合成的。”

“聪明！”沃尔特说，“那么植物呢？你们也采集了不少吧？”

“植物没有因振动波而损伤，它现在还在生长。”

“这样对植物很好。”沃尔特说，“你们对待植物没有像对待动物那么残忍。好了，乔治，你以‘第一点’开始，我猜想你还有第二点要说。是什么？”

“有……些……事我们搞不……清……楚。有两只其他的动物睡着了醒不过来，它们全身冰冷。”

“这种事即使在管理最完善的动物园里也会发生，乔治。”沃尔特说，“也许它们没有别的问题，它们只是死了。”

“死了？那意味着停止了。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让它们停止啊，它们每一个都是单独饲养的。”

沃尔特惊讶地瞪大双眼看着赞族人：“乔治，你是说你不知道自然死亡是什么？”

“死亡是被杀害后的一种状态，是指生命停止了。”

沃尔特眼睛闪烁着亮光，问道：“你多大年纪了，乔治？”

“16——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词。你的星球围绕着你们的太阳转大约7000次的时间。我还很年轻。”

沃尔特低声尖叫起来：“一个怀抱里的小孩。”他努力想了一阵子。“看，乔治，”他说，“你已经学到了一些你所在星球的东西了。这里有一个你们所在的地方没有的家伙徘徊着。那是一个长着胡子拿着镰刀和沙漏的老头。你们的振动波杀不死他。”

“他是什么？”

“我们叫他葛瑞恩·里爬（冷酷的收割者），乔治。老年死亡。我们的人类和动物一直活着，直到某个人——老年死亡——停止了他们生命的滴答做响。”

“是他停止了那两个生物？他会停止更多的动物吗？”

沃尔特张开嘴回答，但随即又闭上了。赞族人的声音里的某种东西预示着他的脸上将会出现担忧的皱眉，如果他有那样一张可以辨认出表情的脸的话。

“把我带到那些不会醒过来的动物那里怎么样？”沃尔特问道，“那会违规吗？”

“走吧。”赞族人说道。

那之后是第二天下年了。赞族人第二天早上就来到沃尔特房间里，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来的。他们开始搬动沃尔特的书和家具。搬完之后，他们把他也搬走了。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几百米之外一个更大的房间里。

在这个新的更大的房间里，他仍然坐着等待，门外响起敲门声，他知道来人是谁，礼貌地站了起来。一个赞族人打开门，站在一边。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沃尔特微微弯腰。“我叫沃尔特·费兰。”他说，“假如乔治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的话。乔治努力做到礼貌，但他们不懂得我们所有的礼节。”

那个女人看起来很冷静，他很高兴注意到这一点。她说：“我叫格蕾丝·伊范斯，费兰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

沃尔特饶有兴味地看着她说话的神情。她身材高挑，几乎和他一样高，身体比例也很匀称。她看起来30岁出头，像玛莎30多岁时候的样子。她有着和玛莎一样让他喜欢的冷静和自信，尽管那和他随和不拘谨的性格有些差异。事实上，他觉得她真的有点像玛莎。

“我想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不过我们先后退一点吧。”他说，“你知道此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是说他们已经——杀害了所有人？”

“是的。请坐。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吗？”

她坐到了她近旁的一张舒服的椅子上。“不知道，”她说，“那关系不大，对吧？”

“一点也没关系。但故事是这样的——据我所知，我和他们其中一个谈过，并把那些零碎的词语拼起来之后，得出了事实。总之，在这里，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我不知道他们居住的星球，赞族人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族群。但我认为那个地方在银河系之外。你看到了他们的飞船了吗？”

“是的，它像一座山那么巨大。”

“差不多。没错，飞船里有一种装置可以发送振动波——他们是这样叫的，在我们的语言里，我觉得它更像一种收音机的电波而不是声音的振动。那种振动毁灭了所有的生命。飞船本身是隔绝这种振动的。我不清楚它的规模是否大到可以瞬间杀死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又或许是他们进入了地球的轨道之后，再发射振动波。但确定无疑的是，它瞬间杀害了所有人和所有的生命，我希望他们死去的时候没有痛苦。我们和在这个动物园里的200多个动物没有被杀害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身处飞船之中。我们作为标本被采集起来。你知道这是一个动物园，对吧？”

“我——我猜想是。”

“前面那堵墙是从外面移植而来的。这些赞族人非常聪明，把每个小房间的内部装修得很适合它所容纳的生物的自然习性。这些小房间，像我们所在的这个，是用塑料做成的，他们有一种机器能在十分钟之内就制造出一个这样的小房间。如果地球上有那样的机器和程序，根本不会存在住房短缺问题。当然，现在不存在什么住房短缺问题了。我想人类——尤其是你和我——可以停止对原子弹和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担忧了。赞族人无疑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

格蕾丝·伊范斯微微笑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手术很成功，但是病人死了。情况曾经极度糟糕。你还记得被抓时的情景吗？我不记得了。一天晚上我睡过去了，醒来之后就在这个飞船之中了。”

“我也不记得了，”沃尔特说，“我的预感是他们首先用小频度的振动波，仅仅是把所有人弄晕。然后他们走一圈，随意地给他们的动物园采集或多或少的样本。他们采集够之后，或者是他们飞船的空间容纳不了之后，他们就把震动波开到极限。然后地球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直到昨天他们才意识到他们低估了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永生的，像他们一样。”

“那么我们是——什么？”

“他们是可以被杀死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自然死亡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不管怎样，昨天之前是不知道的。我们之中有两个死去了。”

“哪两个？天啊！”

“是的。他们的动物园里的我们的两个同类动物。一个是一条蛇，另一个是一只鸭子。两个物种不可挽回地灭绝了。无论如何，根据赞族人计算时间的方法，其余的每个物种最多只能活几分钟。他们以为那些动物是永生的物种。”

“你意思是说，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多么短寿的一种生命？”

“没错。”沃尔特说，“一个年轻的赞族人告诉我的。顺便跟你说，他们是雌雄同体的。他们大概每一万年生殖一次，或者大概这么长的时间。昨天他们知道我们地球人那荒谬的短暂的人生规划之后，心中大为震惊——如果他们有心脏的话。于是他们决定重新认识他们的动物园——把动物两个两个一起豢养。而不是单独豢养。他们认为我们两个人待在一起比单独待在各自的房间可能会活得长一些。”

“他们是想把我们一起锁在这个小房间吗？”

“这个房间还不至于太小；我们能凑合。我在这些加有厚软垫的椅子上就能睡得很舒服。而且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亲爱的。抛开所有的个人顾虑，我们对人类能做的最后的事就是让人类在我们手里灭绝，而不是让人类作为展览品永远生活在这个动物园里。”

她说：“谢谢你。”她的声音几乎听不到，脸上的红晕消退了。她的眼睛里露出愤怒，但沃尔特知道那不是对他的愤怒。她的眼睛那样闪烁着的时候，看起来很像玛莎，沃尔特这样想着。

他向她微笑了，说：“或者——”

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有一瞬间他以为她要走过来扇他一个耳光。她疲倦地坐回到椅子上：“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将会想办法——他们是可以被杀死的，你说呢？”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苦闷。

“噢，这个当然。我已经在研究他们了。他们看起来和我们完全不同，但我认为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新陈代谢，同样的循环系统，甚至可能是同样的消化系统。我觉得任何可以杀死我们的物质也可以杀死他们。”

“但你不是说——”

“啊，当然，这其中也有区别。人类身上任何导致衰老的因素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否则就是他们身上具有人类没有的分泌腺，某种更新细胞的物质。”

现在她已经忘掉了她的愤怒。她说：“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而且我知道他们感觉不到疼痛。”

“我希望如此。但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亲爱的。”

“我在我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段金属丝，我把它横着拉在门口。这样监守我的那个赞族人就会被绊倒。他确实绊倒了，金属丝划破了他的脚。”

“他流血了吗？”

“是的，不过伤口一点也没有让他苦恼。他没有因此而恼怒。甚至没有提起这件事。几个小时之后他再回来的时候，伤口愈合了。没错，伤口几乎看不出一点痕迹。我看到他的一个标记，确定他是同一个赞族人。”

沃尔特·费兰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当然不会生气，”他说，“他们没有情绪起伏。或许，即使我们杀了一个赞族人，他们也不会惩罚我们的。不过，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会把我们关起来，在一道围栏门后面给我们送吃的，就像人类对待动物园里杀害了饲养员的动物一样。他们仅仅是要确保它不会再伤害别的饲养员。”

“这里有多少赞族人？”她问道。

“我想，在这个奇怪的飞船里大概有２００个。但毫无疑问，他们所在的星球会有多得多的赞族人。我有预感，这仅仅是一支先头部队，被派遣来清理这个星球以便于赞族人的占领。”

“他们做得非常干净利落……”

门外响了敲门声，沃尔特·费兰说：“请进。”一个赞族人站在门外。

“你好，乔治。”沃尔特说。

“你……好，沃……尔……特。”赞族人说。

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同一个赞族人，不过他们总是同样的礼节仪式。

“你在想什么？”沃尔特问道。

“又一个……生……物睡着醒不过来了。一个小小的有皮毛的叫鼬鼠的动物。”

沃尔特耸耸肩：“这种情况会不时发生，乔治。老年死亡。我告诉过你的。”

“情况比这更糟糕。一个赞族人也死了。今天早上死的。”

“这么糟糕吗？”沃尔特殷勤地问道，“好吧，乔治，你们要习惯死亡，如果你们要待在这个星球的话。”

赞族人没有说话，他静静地站在那里。

最后，沃尔特说话了：“怎么啦？”

“对于鼬鼠，你也这样认为吗？”

沃尔特再次耸了耸肩：“死亡没有任何好处，但这是确定无疑的，不是吗？”

赞族人走了。沃尔特听到赞族人的脚步声消失在外面。他露齿而笑：“它会起作用的，玛莎。”

“玛——我叫格蕾丝，费兰先生。什么会起作用？”

“我叫沃尔特，格蕾丝。你也会慢慢习惯我的名字的。你知道，格蕾丝，你让我想起了很多关于玛莎的往事。她是我的妻子，两年前去世了。”

“我很抱歉……”格蕾丝说，“不过，请问，你是说什么会起作用？你跟赞族人都说了些什么？”

“明天我们就知道了。”沃尔特说。说完，格蕾丝从他嘴里再也掏不出一个字了。

四天之后赞族人终于出现了。

下一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这个赞族人到来的时候，将近中午。一贯的仪式过后，他站在门口，比以往看起来更加怪异。如果能向你描述他的表情将是非常有趣的，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

他说：“我们要撤离了。我们的议事会开会决定撤离地球。”

“你们当中又一个人死了？”

“昨晚死的。这是一个死亡的星球。”

沃尔特点头道：“你们做了你们应做的。在数十亿生物中，你们让２００多种动物活了下来。别急着撤离。”

“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吗？”

“是的，你们要快点去做。另外，你能让我们的门开着吗？但请不要打开别的门。我们会好好照顾其他动物的。”

某种东西敲在门上发出“滴答”声，赞族人走了。

格蕾丝·伊范斯站了起来，她的眼睛闪亮着。

她问道：“天啊，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等一下，”沃尔特接着说，“让我们听着他们飞船发射的气流声。我想记住那个声音。”

几分钟之后发射声响起来了。沃尔特费了好大的劲紧紧稳住自己激动的情绪，随后完全放松下来，瘫坐在椅子上。

“伊甸园里也有一条蛇，格蕾丝，那条蛇让人类陷入麻烦之中。”他深沉地说，“但这一条蛇补偿了它祖先的罪过。我是指前天死掉的那条蛇。那是一条响尾蛇。”

“你是说它杀死了那两个赞族人？但是……”

沃尔特点头：“这些赞族人在地球的森林里还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孩。他们带我去看第一批‘睡着了醒不过来’的生物之后，我发现其中有一条响尾蛇。我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格蕾丝。我想，或许地球上的有毒的生物是一个特殊的种类，因此赞族人不知道他们的特性。更进一步假设，赞族人的新陈代谢和我们的非常相似，这种毒素对他们来说也是致命的。无论如何，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或许，那两个假设被证明是对的。”

“你怎么让毒蛇毒死……”

沃尔特得意地笑起来，说：“我告诉他们什么是感染，他们不知道这个。我发现他们对延长剩下的那个动物的生命很感兴趣，他们在它死之前研究它的画像并记录下来。我于是告诉他们另外一个动物因为失去了同伴将会很快死去，除非它能经常地得到感染和拥抱。我用一只鸭子给他们做示范。幸好鸭子很驯服，我把它抱在怀里，抚摸它，告诉他们怎么做。然后我让他们用响尾蛇来演示。”

他站起来，舒展身体，然后以一个更舒服的姿势重新坐到椅子上。

“好吧，你看，现在可以由我们来设计这个世界了。”他说，“我们要把动物们从隔间里放出来，那需要好好想想该怎么进行。那些食草动物马上就可以放掉。至于那些家禽家畜，我们要饲养它们，我们需要它们。食肉动物嘛，我们得想好怎么做。但恐怕很难决定。”

他看着她，说：“至于人类种族的繁衍。我们得做个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她狠狠地瞪着他说。

他好像没有听到她的话一样。“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赛，尽管没有决出胜负。”他说，“现在比赛重新开始了，在人类得到喘息之前可能还要经过好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为人类的进化收集书籍，并把大部分知识完好无缺地整理好，保存起来。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

她站起来；走向门口，他停了下来。他想，他的玛莎也会那样做，在他追求她的时候，在他们结婚之前。

他说：“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亲爱的，时间不是问题。但请务必回来。”

门“砰”地关上了。他坐在那里等着，把要做的事情都好好想了一遍，但并不急着去做。一阵子之后，他听到她往回走的犹豫不决的脚步声。

他微微一笑。

看到了？故事一点也不恐怖，真的。

“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独自坐在房间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 《最后一劫》作者：威廉·奥斯汀

在第四十个超自然阶段的薄暮中，灰绿色的大地上，两个斗士像幽灵般移动着，手持利剑，身配坚盾，冷酷地逼进对方，直到能清楚地看清对方眼里的杀机。

突然，较黑的一个停下来，笑了笑，看起来很动人，带着某种魔力：“这之前，我们已经在４０个地方对抗过了，”他说：“然而，我们还没真正动过手，也没谈过话。我叫阿布根，战斗一开始他们就这么叫我了。过来，告诉我你的名字，在战斗了结之前，咱们谈谈吧。”

较白的一个迷惑地停住了脚步，在生前的４０次对抗中，在四十次被击败的战斗中，跟敌人谈话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没有时间考虑，在另外的阵营中，杀人的和被杀的也是人。

“我是布林，”白的未修面的一个说，“我杀死你之前，你有什么话要说？对我这个强者说什么，你这个地狱里来的魔鬼？”

“拜托，拜托，我的朋友。”阿布根低声嘀咕着，缓和了一下敌对的姿态，“我们开始之前能谈谈吗？这个游戏已经接近了最后的一掷，趁我们还活着，尽可能说明白吧。否则，胜利的一个除了自言自语恐怕无人对答了。”

布林考虑了一下：“在其他４０个血腥的日子里，你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且是那么难以启齿的残暴。在４０个血腥的地方，你已经开辟了一条到这个地步的路。现在你想谈谈？好吧，那么，快说吧。但是，别叫我朋友。因为你已经让我失去了那么多值得冠以朋友之称的朋友。在今天过去之前，我要为他们报仇。所以，快说，时间不早了。”

像是不理会对方的通牒，阿布根无法辩解地陷入沉默，同时插剑入鞘。这时，从这个较黑些的食品袋里掉下来个苹果，他可爱地笑了：“吃个苹果吧。”

“什么？”

“一个苹果。我从那儿捡回来的。”他朝远处的丛林方向点点了头，“想吃一个吗？”

“你，你们所有的人，说话注意了。”

“我又不是挑起这场战争的人。”阿布根强烈地反驳道，“除非你有更大的能耐没显示出来，否则，你在这场角逐中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他迅速地冷静下来，把手里拿的苹果掷向对手，“尝尝这个，真正的美味啊！”

布林躲开了他站的地方，满面怒容地瞪视着阿布根。

“如果你不愿享用生活中的一个苹果，那么你这么强烈地想要为保护它而战斗，又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一个男人是他为之奋斗的、他将对抗的战争的惟一主宰。”

阿布根噘了噘嘴：“为了成就你引以为傲的男子汉气概，你才想现在就杀了我吗？然而，我们从前交过手，你和我。你所了解的全部的我，就是在战场上，我曾提出休战，我曾提供你精美的食物。以你的标准，我必须承认自己糊涂了。那好吧，告诉我，你不反对谁呢？”

布林先是沉思，接着又喜形于色：“你提供的东西，在明理的人看来确实是好的，但是你的同伙已经那样做了，你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你用虚伪的言辞和形象，欺骗了我们，蒙蔽了我们。然后你突然袭击，让我们的人双倍地失去尊严和鲜血而死亡。我自己不也这么愚蠢地死过吗？”

“你的确已经死过。”阿布根意味深长地用力咀嚼着他手里的新鲜水果。布林把阿布根当成最厌恶的人啦。

“你怎么没精打采地站着呀，吃？吃吧，在这块被高尚的战争视为神圣的土地上吃。你不骄傲了吗？一点荣誉感没有了吗？”

阿布根耐心地听着，抬起袖子擦了一下讥诮似的湿嘴，“我们这群自视正义的家伙，总是迅速地杀开一条敌人的血路，然后用嘴角凝血去祭奠你们的战场。但那个光荣的地方只会对草和虫有些好处，因为他们吸血。你忘了在这个绿草如茵的地球阶段成堆的厮杀吗？”

“我没忘，那次我们赢了。”

阿布根又朝着果园点了点头，“苹果地，我相信那里叫苹果地。”

“是的，苹果。当然，你有一个扭曲的智慧，阿布根。”布林半笑着回答。

“那天，我们俩都死了。”阿布根接着说，没理会这些恭维。“第二天，我们的灵魂重新集结，我们，被击败的多数，反对你们，胜利了的少数。你断绝了与第二地球阶段的联系。你们是出色的斗士，那天，我们，所有的人，许多又死掉了。”

“只有那次，我的一方被打败了。我们又全部死了——除了阿诺尔，他逃了。”布林回忆。

“接下来的一天，”阿布根根据说，“我们灵魂再次集结，我们又奋战。这次，在第三阶段，我们人数更少，却更紧密配合。但是，你们又一次胜了。”

“胜的不是我们，阿布根。”布林若有所思地浅笑着。“当然不是，你又被杀了。”

“像你一样。”

“当然，我们的灵魂集结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战斗的每一天，双方都损失了许多原始的人数。胜利的少数人仍然处于胜利的阶段，在墓地埋葬倒下去死掉的人们。”

“每次死人堆越小，光荣就越小。”

“但战争总是毁灭了。”

“只有现在，”布林平静地看着阿布根，“最后轮到我们了，你们的人正迫求最后一击。”

阿布根突然一阵大笑，惊呆了布林。

“轮到我们是最合适的，轮到最可笑，最可怜的无用的东西——最差的两个斗士，在苹果地第一个邪恶的日子里。作为斗士，我们是最差中的最差，布林，你和我。”

“想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四十战争中，我们把生命互相交给了对方，反击再反击，然而总是徒劳。因为我们都被卷入到了不幸的仇杀中。现在，当我们为击败对方而徒劳了这么多后，我们仍然被那些我们从没见过，也不可能再见到的操纵仇杀的人期望成为持斧者，竭尽全力地互相拼杀到最后一刻，就为了拥有独自生存在这个阶段的特权，然而，最不幸的死者进入到了第四十一阶段。”

“你听起来这合情合理吗？布林？”

从会面以来，布林第一次把阿布根当作敌人以外的人。不知为什么，他们两个此时显得更年轻，更富有朝气了。

“差不多。”阿布根笑了。末了，若有所思地吮吸了一下苹果核。

“我建议活着。”他平静地说，“我建议我们互相提供仁慈，仍旧留在这个阶段。”

“作为光荣的斗士？我们能彼此信任呢？我们是四十场战斗中的友情杀手啊。”

“不要说我是一个友情杀手，即使可能真的是。说真的，我死过的次数要比我杀人的次数多。为了彼此信任，让我们另一个斗士的名义发誓吧。据说，他已经为时代和需要而工作了。”

布林思量了一会，最后说：“很好，立个誓言，你是……的斗士？”

阿布根惊讶的表情与布林迷茫的眼神相遇，他闭上了眼睛。“哪里的斗士？”

“不固定的。但我记不清，除了前进的脚步声，我记不得什么了。”

阿布根茫然顾自地沉默着，不象布林期待的那样。突然，阿布根问：“你从哪里来，光明斗士？”

布林笑了，又停了下来，心里没有答案。

最后，他们互相看了看，说：“斗士对斗士，我们不战了。”

布林捡起阿布根先前扔掉的苹果，举起来，谦恭地向他致意，阿布根从包里掏出一个，照样做了。他们咬着和平的果实，咧嘴笑了。最后的胜利，属于两个人。

阿布根抖掉了胡子里的一些苹果渣，他们都笑了，但是布林的笑开始变得略微神秘，阿布根对此不解。旋即，阿布根收敛了笑容，紧张起来，不知将会发生什么逆转。

只见布林摘下钢盔，露出了久藏在里面的金黄的辫子，她笑了。他们再次大笑。

四十一阶段的黎明就这么来临了。上帝看得出它是好的，对着四十阶段的地球的脸蛋微笑着。

# 《最后一只海豚》作者：[加] 萨拉·路易斯·米歇勒

王瑞译

露茜怀孕了。事实上，她随时都可能分娩。世界新闻网也已经确定这次事件将会刮起媒体的一阵旋风。同时有超过50亿的人可以通过英特网观看到这次事件的直播节目。今天，露茜是世界上仅存的一只海豚。明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也许将会有另外一只。

这次的怀孕是一个奇迹，一缕曙光，照穿了由于丑闻和失败几乎将整个遗传学研究院推向崩溃的乌云。现在，这个奇迹牵动了整个世界的心，仅仅是由它带来的商品促销权也价值几十亿美元。如果这次遗传学研究院可以将海豚从灭绝中挽救过来，那么，世界或许会原谅他们以往的过错，又或许那些数不清的人类悲剧永远不会被忘记。也正是那些悲剧，研究院竟被称为“畸形儿展会”。

米拉达·琼丝相信自己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她知道这整件事仅仅是一个公开宣传活动，一场闹剧，真正想要挽救的是研究院，而不是海豚。曾经，她一直相信，自己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可以把真相带给全世界。然而，九年的记者生涯证明她错了。真相就是，尽管那些政治上的陈词滥调，畸形人在生活中根本得不到一点好处。

研究院的衰败开始于三十年前，缘于一次最严重、最可憎的事故。他们试图用人类的基因材料来缓解海豚数量的减少，而用海豚的基因来提高人类的智力。于是，在研究院的一只海豚诞下了一对双胞胎：一只普通的海豚和一个半人类、半鲸目动物的畸形儿。在这之后，各种实验迅速被停止。

此刻，研究院里变安静了。采访已经结束，摄影师也回到影棚准备下一个拍摄的装置。夕阳倒映在海豚池的水面上，透过安全门，它像远方海面上烧红的金子般照耀着。

米拉达旋着轮椅来到露茜的饲养池边。坐在轮椅上，她几乎没办法看到水泥墙里面的水池。米拉达发出咔嗒一声，露茜马上游过来向她表示问候。海豚把下巴拖在墙上，这样米拉达就可以抚摩到它光滑、灰色的皮肤了。

可怜的露茜，她现在已经太老了，不能再继续做生孩子的机器了。米拉达可以看到它眼里的疲劳和那个本来是海豚特有的微笑却变成痛苦、无奈的表情。这只世界最后的海豚，在它的肚子里承载着它同类生存的巨大希望。

盖着那张遮掩她鱼尾的毯子，米拉达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她感觉到很热、很不舒服，恨不得跳进露茜的水池里，去感觉那清凉干净的水淌过自己干枯的皮肤。这种坐在轮椅上的痛苦是米拉达为保全隐私付出的代价，但有的时候她也忍不住会想自己是否被要价太高了。

“你还没有回家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米拉达转过轮椅，朝她身后那个手里提着拖把和水桶的年轻人笑了笑。他穿着一件印有海豚漫画的T恤，上面还有一条醒目的标语——“我爱露茜”。尽管对消费者疯狂行动的称赞，这个露茜的看护者恐怕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和米拉达一样关心、在乎海豚的人。

“丹，如果我错过这次分娩，我将会被解雇，”她说，“整个世界都在靠我传递信息。”

“我想不会是今天。”丹尼边说边放下他的桶。他叹了一口气，海豚仿佛察觉到他的悲伤，发出一阵沉沉的呻吟。

“你看起来对这次的分娩不是很高兴。”米拉达说道。

“的确，”他回答说，“这个婴儿存活的几率只有十分之一。”

米拉达点了点头。虽然她之前已经被告知要为这个新闻呈现一个乐观、快乐的报道。但是，在现实中，未来是根本没有指望的。露茜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已经怀孕了九次。每次不是流产就是胎死腹中，而这次将是最后的机会。

“鲸目动物永远不会在囚禁中健康成长的，”丹尼又说道，“它们变得……精神、心理上都很不正常，它们通常排斥自己的后代，拒绝喂养它们……”他哽咽了一下，“有时甚至吃了它们！”

米拉达朝丹尼皱了皱眉头：“你认为露茜疯了？”

“我不知道。”他把脸转向海豚，抚摩着它的鼻子。这时米拉达注意到他那双畸形的手，每只只有大拇指和一根手指的手，虽然这不是第一次。

“你怎么可以忍受为这个研究院工作？”她问道，“他们把你变成……这样。”她从来不使用“畸形人”这个词，除了提到她自己。

丹尼耸了耸肩：“我没想过谁会付工资给我，我唯一关心的是露茜的健康和快乐。”

“露茜的健康和快乐已经不能划等号了，”米拉达很心酸，“它成了一种市场资源。”

“那么你呢？”丹尼回答，盯着她那双冰蓝的眼睛，“你高贵的世界新闻网造成了现在的公共效应，如果不是因为你，那些人就不会来打扰它！”

米拉达望着他，那些语言刺痛了她，她感到有点生气，可是并没有反驳。毕竟，丹尼对她的事一无所知。米拉达的视线从他转移到了正在闲游的露茜身上。

“我申请这次的任务是因为一些私人原因，”米拉达轻轻地说，“我不仅仅只是个普通的畸形儿。”

“这是什么意思？”

米拉达没有回答而是掀开毯子，伸出她的尾巴。丹尼睁大了双眼，仿佛明白了什么，却什么也没说。

“我就是在这个水池里出生的，露茜是我的双胞胎姐姐。”

……

经过丹尼的多番劝说，米拉达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回家了。

可视电话的屏幕在黎明的曙光中忽明忽暗，米拉达眨了眨眼，仍旧睡意蒙眬。过一会儿她才清醒过来并且看清屏幕上丹尼的脸，但是他看起来压力很大也很难过。

“我想你最好来一下，”他轻轻地说，“就你一个人，不要带相机。”

米拉达点了点头，半个小时后她来到研究院，丹尼已经在门口等她。但是没有任何她原先期望的关于突然分娩的兴奋与紧急的迹象。反而，从丹尼红肿的眼睛，她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一切。

米拉达顿时感到口干舌燥，她开始颤抖：“露茜死了，是吗？”

丹尼微微点了点头，他跪在轮椅旁，用双手扶住米拉达的肩膀：“天啊！米拉达，我很抱歉。”

“那个婴儿呢？”米拉达低声地问。

丹尼摇了摇头：“都结束了，但是我想你应该看看。”

米拉达跟着他穿过静静的走廊。一阵浓浓的消毒剂气味迎面扑来，仿佛是在医院里。丹尼推开了一扇标有“病理学”的门。

米拉达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在钢床上被绿床单盖住的肉瘤。然后丹尼走到房间的尽头拉开了一个制冷橱柜，里面同样是用绿床单罩住的肉瘤，不过是很小的。

因为某些原因，米拉达对在绿床单下所看见的一点也不吃惊，唯一有的，只有恼怒。“天哪！”她说，“他们居然又这样做……”

一场围绕遗传研究院的倒闭及海豚灭绝的媒体风暴持续了六个月，并在摧毁研究院时达到顶峰。

米拉达·琼丝看着那些暴徒冲进来，她一动不动，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堆乱石残灰。然后她把脸转向数码摄像机的镜头，勉强给出了她最专业的微笑，她平静地叙述道：“随着遗传研究院的倒闭，参议院甚至现在才制定法规来防止六个月前在这里上演的悲剧重演。这条法规受到环境游说者们的广泛好评，但是公众认为它来得太迟，为它付出的代价也太高了。人们是否能从在这里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还言之过早。这里是世界新闻网，米拉达·琼丝为您报道。”

导演做了一个手势，米拉达终于可以放松了。许多观众上前来索要签名。她一边签，一边露出了微笑，这次是发自内心的。米拉达，一条美人鱼，已经成了全球知名的人。

丹尼走上前来，问候她，给了她一个吻。她轻轻握着他变形的手：“你看起来很累，亲爱的，你还好吗？”

米拉达点点头，却没有告诉他自己这三天来都不是很好。她把手放在自己的腹部，感觉到了里面有轻微的颤动。米拉达朝丹尼笑了笑。

“丹尼，”她轻声地说，突然感到有点紧张，“你爱我吗？”

“我当然爱你，亲爱的！”丹尼回答着，又给了她一个吻，“为什么这样问？”

“我……怀孕了！”

# 《最终兵器的漂流》作者：[日] 筒井康隆

李重民译

说什么拼死求生，就是自己被对方卡住要害处，却还要让对方伤筋动骨。凭这一点就已经是输了。

为了不至于到那个地步，我们S国有一件被称为最终兵器的王牌，被悄悄地埋藏在北极冰里。我和伊利亚负责看守着那件兵器。

在最终兵器的身边起居，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但我和伊利亚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也没有将它当回事。反正，它要是爆炸的话，这地球上一个人也活不了。

“喂！出事了！出事了！快起来！快起来！快醒醒！”

一天早晨，我正沉睡着，伊利亚把我摇醒。

我探起身子，一副睡眼惺忪的目光望着伊利亚·基莫契的络腮胡子，问道：“怎么了？”

“嘿，你到外面去看！”

我们的棚屋建造在冰上。我们从棚屋里走出来。在离棚屋几米远的地方，有一间安放最终兵器的四方形混凝土小屋，周围理所当然地被耸立着的冰山包围着。我们走到外面一看，北侧的冰山已经不见了。那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大海。

“那一边的冰山没有了！？”我惊讶地叫喊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冰山的山脚裂开了，我们好像正在朝着南边漂去。”

我打量着前后左右的冰山问道：“那座冰山的背后怎么了？”

“我刚才攀登上去看过，还是大海。”伊利亚说道，“以这小屋为中心大约一公里远的地方全都是大海。”

“如果往南边漂去，这冰山早晚会全部融化的！”我有些着慌了，“我们会被淹死的！”

“不！还有更糟糕的事，”伊利亚从口袋里取出《最终兵器便览》这本翻阅过无数次、已经破烂了的手册，说道，“第三十六条，最终兵器一碰到水就会启动。”

所谓的启动，就是指爆炸。

“出事了，马上向总部求助啊！”

我们慌忙返回棚屋，直通总部的无线电话机就安置在棚屋里。

跑到棚屋门口时，我们不由停下脚步。一头巨型雄性白熊正用爪子不停地搔着棚屋的门。

“白熊！”

“它也和我们一起在漂流啊！”

“看样子是想到棚屋里去呀。”

“让它进去的话就糟了。”我问伊利利亚，“你带着枪吗？我的枪放在棚屋里。”

“我的也放在棚屋里。”

我们正在惊慌失措时，白熊用力挤开门进到了棚屋里。

我们不知所措，惊恐地围着棚屋的四周打转着。不久，白熊慢吞吞地走到外面，朝着南侧冰山的方向走去。我们走进棚屋里，不由失声惊叫起来。白熊好像在棚屋里翻找食物，把棚屋里翻了个儿。床已断裂，食具已成粉末，无线电话机已被砸得稀烂。

“这下不能打电话了呀！”我哭丧道，“唉，已经完了，世界的末日。”

“白熊这家伙！”伊利亚取下挂在墙上的枪，冲出去追白熊，“我要把它杀了！”

我正在棚屋里整理着，伊利亚气急败坏地奔跑回来。

“不得了了！白熊想要捣毁放置最终兵器那间小屋的门！”

我慌里慌张地跑到外面一看，白熊好像以为放置最终兵器的混凝土小屋是盛放食物的仓库或是别的什么，用爪子不停地搔着铁门。

“让它进去的话就出大事了！”我吓得跳起来，朝着伊利亚大声嚷着，“喂！你在磨蹭什么！马上用枪打死它。赶快赶快！”

“我不能打枪！打偏的话，那铁门上就会打出洞来。”伊利亚取出手册读着，“第四十二条，最终兵器一接触外面的空气就会启动。”

所谓的启动，不用说就是指爆炸。小屋好像是密封的，里面处于真空状态。我们诚惶诚恐地注视着白熊的一举一动，时而捶胸顿足，时而挠腮搔头，时而全身僵直，时而无可奈何地蹲着。

这时，白熊大概是饿急了吧，它破罐子破摔，开始用身体“咚咚”地撞铁门。

“呀！不行了！”伊利亚呜咽着说道。

“什么不行？”

“你读读这个。”伊利亚取出手册让我看。

我呢喃着读着：“第八十条，最终兵器轻轻一震就会启动。”

“哇！”

我和伊利亚相互抱在一起瑟瑟发抖着。这时，白熊终于耗尽力气，死心了，摇摇晃晃地朝着冰山走去。

看来建筑物确实很坚固，即使白熊用身体撞也纹丝不动。

总算得救了！我们松了一口气，但这种轻松只是转瞬即逝。伊利亚回头朝身后的大海望去，不由发出了惊叫。

“冰山！还有一座冰山！朝这边漂来！”

冰山在南侧的大海上漂浮着，朝着我们这边漂流过来。这冰山虽然比我们的冰山小很多，但如果冲撞一下，这样的震动无疑足以使最终兵器发生爆炸。

“有没有办法避开它？”

“哪里来的办法！”

我们眼睁睁地盯着渐渐靠近的冰山，就像疟疾性发烧似的颤抖着，手脚缩成一团，一动也不敢动。下半身渐渐地暖和起来。伊利亚也一样，裤子上冒出了热气。

撞击非常激烈。

撞上来的小冰山嵌进我们这座冰山的一角，碎冰飞溅。我们被撞得人仰马翻跌倒在地。

“糟了！”我嚷着，躺在地上闭上了眼睛。

一分钟……两分钟……然而，爆炸没有发生。在知道爆炸发生时就理应死了，但我们好像没有死去。

“那颗炸弹看来是哑弹啊，”伊利亚趴在地上这么说道，“最终兵器是哑弹？”

“应该启动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发生却不爆炸，就是说，是哑弹。”

我们站起身走近混凝土小屋，从打开着的房门走进去。

里面是空的。

“最终兵器在哪里？”

“哪里都没有啊！”伊利亚陷入沉思。

“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最终兵器吧？难道是向欧美各国虚张声势的策略吧？”

“不！不会是那样的！”伊利亚握紧了拳头，“我渐渐地明白了。”

然而，我却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明白什么了？”

“最终兵器已经启动了。就是说，已经爆炸了。”

“你说爆炸了，是什么时候？”

“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

“那么，我们怎么还会这样活着？”

“最终兵器爆炸时的能量究竟有多大，你能想象得出吗？”

“想象不出吧。”

“是啊。爆炸时的能量太巨大了，因此只有爆炸中心一公里方圆的地方从理应爆炸的世界被刮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你说是另一个世界？”

“爆炸的能量不仅把爆炸中心地的空间，还把时间都搞乱了。”

“你是说，我们被刮到另一个时间里去了？”

“是那样吧。”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我读过描写这些状况的科幻小说。”

“太无聊了。不过，如果我们被刮到另一个时间里去，那到底是过去的世界，还是未来？”

“这种事，我能知道吗？”

我们走到外面。已经是黑夜了。

“恐怕不会是过去吧？”伊利亚说道。

“为什么？”

“因为假如是被刮到未来，那至少是一千年以上的未来。最终兵器的放射能应该经过一千年以上才会消失。但我们还活着，看样子不像是受到过放射能的污染。”

“呵呵，这不是很好吗？”我说道，“不管是被刮到过去还是未来，我们总算捡了一条命。”

“不，我们没有获救呢！”伊利亚这么说着，用手指着大海那边，“你看那个。”

跃入我眼帘的是一艘豪华巨轮的身影。它正从夜雾中朦朦胧胧地显现出来，向我们靠近，它的船舷写着“泰坦尼克号”的字样……

【－全书完－】